历代中医名著文库

名誉主编 张文康

学术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继兴　王忠川　王绵之　邓铁涛
史常永　吕炳奎　刘渡舟　李今庸
余瀛鳌　张灿玾　陈可冀　陈如岱
尚志钧　施杞　钱超尘　郭霭春
程莘农　黄建华　董树德　裴正学

总策划　王智勇　房书亭　张　伟

主　编　高文铸

副主编　李俊德　刘日一　张　伟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伯海　牛兵占　刘日一　伊广谦　刘更生
李俊德　张　伟　张年顺　张瑞贤　胡晓峰
徐又芳　高文铸　郭君双　黄龙祥　盛维忠
蒋力生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历代中医名著文库》序

高　文　铸

成功之道，读书为要。不管做任何学问，都是如此。古往今来，凡是在某一学科有成就的人，莫不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怎样读书？先哲早有明训：第一要精，第二要博。“精”就是专门深入，精研细读；“博”就是广泛浏览，博极群书。精博相兼，成功就在眼前。

学习中医当然也不例外。医圣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成《伤寒杂病论》千秋不朽；药圣李时珍“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著成《本草纲目》万代永传。要想成为一代名医，就要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古今一理，中外皆同。

科学是有继承性的，特别是中医这门实践性很强的学术，需要多少代人的不断摸索和积累。古人在实践中摸索积累的临证经验，主要依靠中医文献作为载体延续发展。书以记文，文以载道，道以育人。历世流传的中医典籍，便是仁人志士步入医学殿堂的阶梯。

学以致用，困知勉行。读书与实践，相辅相成，二者不可偏废。作为一个医生，读书必须结合临证，临证不能脱离读书。历观古今名医的成长道路，都毫不例外地把读书与临床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通过勤奋读书，反复实践，不断总结，又各自把读书心得和临证治验记录下来，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献宝藏。

面对这些浩如烟海的中医典籍，盲目阅读或漠然置之都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这些浩瀚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科学分析，深入钻研，由博返约，去粗取精，发扬光大。这样才能避开前人走过的弯路，把前人宝贵的经验继承下来，从面在更深的层次上探索未知的境界。尤其在受到西医的强烈冲击，中医临床实践机会相对减少的今天，师法古代名医名著则更加不可或缺。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广泛传播和充分利用祖国医学这份宝贵遗产，满足广大中医药工作者读书、临证的需要，在华夏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智钧先生、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张伟先生的精心策划和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张文康先生、中国中医研究院党委书记房书亭先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生、中国中医药学会副秘书长李俊德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国中医药学会文献分会、中国中医药文化研究会、全国医古文研究会联合聘请有关专家学者，在传世的近万种中医古籍中，经过反复论证，严格筛选，编纂了这套《历代中医名著文库》丛书。

《文库》以历代流传广、社会影响大、临床实用价值高为选书原则。根据中医学术发展的演变规律、当今中医药学的学科建制和中医药古典医籍的保存现状，共分为十二大类，计有《医经病源诊法名著集成》、《伤寒金匮温病名著集成》、《本草名著集成》、《方剂名著集成》、《针灸名著集成》、《内科名著集成》、《外伤科名著集成》、《妇科名著集成》、《儿科名著集成》、《五官科名著集成》、《综合类名著集成》、《医案医话医论名著集成》。所收著作均以中小部头为主，大部头著作则单本刊出。每类《集成》少则收书十余种，多则二十余种，基本上代表了本学科古典医籍中最精华的部分。

《文库》以完整保存古籍、方便今人阅读、有利于学术研究为整理准绳。每种入选书目均以初刻本或最佳版本为底本，保持内容的完整性，不删一字一图。整理以点校为主，校注文字力求简明扼要，不作繁琐考证。每种入选著作均写有点校说明，叙述本书的著述缘起、成书过程、书名由来、体例结构、内容梗概、学术源流、学术评介、版本流传，以及后世研究概况、本次点校方法。每类《集成》书前撰写前言一篇，充分叙述本学科的学术发展历史、所涵盖的内容和学术特点、主要典籍及其存亡流传演变，以及本次整理情况。每类《集成》书后附有“未收名著书目提要”，条贯群书，部次甲乙，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引导读者了解和利用更多的典籍。从整体上看，每类《集成》既是该学科历代医籍的选粹，又是研究该学科学术内容的文献通鉴，具有永久的收藏和使用价值。

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俗谚曰：“求人不如求己，求师不如求书。”

《历代中医名著文库》是您的良师益友，置诸座右，恒而学之，它将使您步步走向成功。即使博雅之士，大方之家，插架翻检，知而后读，亦为治医之一助。

1997年元旦于中国中医研究院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前　言

医案、医话、医论，是中医文献中三种不同形式的文体。由此而形成的三类著作，虽非构成中医文献的主要部分，但其作用和价值却不可忽视。诚如清末医家余听鸿先生所云："医书虽众，不出二义：经文、本草、经方，为学术规矩之宗；经验、方案、笔记，为灵悟变通之用，二者并传不朽。"由于医案、医话、医论，内容丰富，形式活泼，短小精悍，特色鲜明，能启心智、拓视野、广见闻，故而受到历代习医、研医、业医、慕医者的喜爱和重视。

医案，又称诊籍、脉案、方案、病案，是中医诊疗活动的记录；医话，是不拘体裁的医学随笔，凡与中医有关的内容，无论大小，均予收录或评议；医论，主要探讨中医药学术问题，涉及范围很广，重在抒发己见。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常常相互交融。如医案中常有议论，或兼记医家轶闻趣事，是案中有论、有话；医话信笔写来，亦记医案，亦发议论，是话中有案、有论；医论或由案而发，或以案证论，或叙医家医事，是论中有案、有话。因此，单就具体的一案、一话、一论而言，有时三者不易区分，亦不必细分。而就著作而言，古今学者亦多将三者归为一个大类。

（一）

中医医案，是中医理、法、方、药综合运用的具体反映形式，它不仅是医疗活动的真实记述，而且还反映了医家的临床经验及思维活动。由于医家所处时代不同，学识、爱好、修养等各异，因此历代医案的数量、形式、体裁、风格亦不尽相同。

中医医案起源很早，其萌芽可追溯到周代。据《周礼》记载，当时的医生已有关于疾病名称及治疗结果的记录，但其作用主要是用以评定医生的疗效，从而确定其等级，以发薪俸。此外，《左传》及先秦诸子著作中，也有散在的关于医家诊治疾病的记载，均可视为医案之雏型。现今所见最早有实际内容的医案，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所载扁鹊治赵简子、虢太子、齐桓侯三案及淳于意的诊籍。尤其后者，被视为后世医案之滥觞。淳于意诊籍共25则，每则载患者姓氏、住址、职务、病名、脉象、治法及预后等内容，涉及内、外、伤、妇、儿各科病证。诊法以脉为主，兼有病因病机分析。治法有药物、针刺、熏洗等，用药或汤或丸或酒。更可贵的是，除治愈者外，诊籍还记录了10个死亡病例，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反映了早期医案朴实无华的风格特点。

秦汉以降，医学崇尚方书，直至隋唐五代，医案未能取得突破性的发展。这一时期，医案散见于医籍和文史书中，数量少，内容简。如《千金要方》所载数案，多为孙思邈自治案，目的主要是用以证明某方、某药的疗效，缺乏对病证的详细描述及分析。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医案，仍有其朴实典雅、医文融会等可取之处，从中亦可得到启迪。

宋金元时期为医案空前发展的阶段。医案专著开始出现、医籍附案逐渐增多、医家立案蔚然成风、医案风格异彩纷呈，是这一时期医案发展的主要特点。宋·许叔微的《伤寒九十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案专著。该书将常见伤寒病证分为90种，每证一案。立案严谨，内容全面完整，且以《内经》、《难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为依据，对医案加以剖析，颇有启发。清代医家俞震称赞本书："所存医案数十条，皆有发明，可为后学楷模。"医籍附案虽起源很早，但较为零散，比较集中的医籍附案，实始于宋。如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卷中，载儿科医案23则，涉及病证十几种，或分析病因病机，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或阐明方药运用，充分体现了钱氏的儿科学术特点。此书不仅以论附案为其特点，而且也是最早的专科医案。此外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以及这一时期众多医家的医著，也大都附有医案。如杨介、孙兆、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陈自明、王好古、罗天益、滑寿等，均有医案传世。随着医案的增加，其形式、风格及叙案方式亦有所变化。如有的以论附案，有的夹论夹案，有的边论边案，但目的均在于以案证理。如张子和医案，见于《儒门事亲》，约200余则，其案记叙病因、辨证、治法、立方较详，用药多主寒凉，擅用汗、吐、下三法，体现了子和以攻邪为主的学术特点。李东垣医案，散见于《脾胃论》、《兰室秘藏》二书，叙案周详，辨证确切，处方药多量轻，擅用升阳益气之法，反映了东垣善于扶正祛邪、顾护正气的风格。朱丹溪医案，流传较多，多以夹叙夹议的写法，阐明其滋阴降火的学术观点。上述医案，不仅充分反映了各医家不同的学术观点、丰富的临床经验，同时也为后世医案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医案发展至明代，各方面均渐趋成熟。个人医案专著大量增加，医案类书出现，以及对医案开始进行研究，是这一时期医案成熟的重要标志。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明代个人医案专著约有30余种。较有代表性的如《石山医案》、《周慎斋医案》、《孙文垣医案》、《王肯堂医案》、《奇效医述》、《易氏医案》、《李中梓医案》等。此外医籍附案的数量和种类也大大超过前代，如《景岳全书》、《滇南本草》、《医宗必读》、《本草纲目》、《针灸大成》、《医学正传》、《外科正宗》、《一草亭目科》、《济阴纲目》等书，所附医案数量可观，涉及临床各科。在医案数量增加的同时，质量也有了明显提高，主要表现在：①内容完整、客观；②格式多样、规范；③说理透彻、详明；④文笔秀美、流畅。更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医案类书——《名医类案》。该书为江瓘编著，12卷，荟集明代以前历代医家医案及经史百家中所载医案近3000例，以病证分为205门。所载医案以内科为主，兼及外、妇、五官各科。每案记医者姓名及患者年龄、体质、症状、诊断、治法、方药等，而且许多医案附有夹注或按语，以"宣明往范，昭示来学，既不诡于圣经，复易通乎平俗"。该书不仅开我国医案类书之先河，而且也是第一部研究古代医案的专著。所载诸案，不仅反映了所辑前贤的精湛医术及临证经验，而且为研究这些医家的学术思想留下了宝贵资料。此期除了对医案的广泛性研究外，一些医家还开始对医案的书写格式与规范进行了专门研究。首先是《韩氏医通》提出医案要"望、闻、问、切、论、治六法必书"，并示以格式。其后吴崑在《脉语》中对此又作了修改和补充，提出了"七书一引"的书写方法，对医案的书写内容和格式做了更为详细的说明。这些观点的提出，起到了促进医案向规范化、科学化发展的作用，对后世医案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清代是医案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不仅有大量的医案问世，而且书写和编纂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理论与临床的结合更加紧密，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中医学术的发展。概括本时期医案的特点，约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医案大量涌现，形式种类多样。经初步统计，清代医家撰写的医案专著达200余种。就著作的形式而言，门类俱全，风格多样，既有个人医案、医案类书、医案丛书，又有专科医案、专题医案、会诊医案、医案评注及宫廷医案等。就编写形式而言，匠心独运，各具特色，如有的叙证简要，寓意深刻；有的详说细解，记叙明畅；有的善引经典，重在说理；有的强调治法，示人规矩；有的脉因证治，井然有序。其二，医家重视医案，立案已成风尚。清代医案之所以有所成就，在于医家们对医案的普遍关注。一方面医家对前贤医案倍加珍视，如余震曾云："成案甚多，医之法在是，法之巧亦在是，尽可揣摩。"（《古今医案按·序》）王燕昌亦云："名医立案，各有心得，流传既久，嘉惠无穷。盖临证多则阅理精，练事深则处方稳，此前贤医案所以可贵也。"（《王氏医存·凡例》）另一方面，医家对个人撰写医案格外重视，徐灵胎指出："故治病之法，必宜先立医案。"王达士《医权初编》亦云："医者立方，当先立案。"足见当时医家书写医案已蔚然成风。传世医案较有影响的如喻昌《寓意草》、马元仪《印机草》、尤在泾《静香楼医案》、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齐有堂《齐氏医案》、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王九峰临证医案》、顾晓澜《吴门治验录》、《吴鞠通医案》、王孟英《王氏医案》、蒋宝素《问斋医案》、谢映庐《得心集医案》、《费伯雄医案》、王旭高《环溪草堂医案》、余听鸿《诊余集》等等，枚不胜举，可谓名案辈出，各领风骚，各案虽风格有所差异，但都反映了各自独特的学术思想和诊疗经验，为后人所称道。其三，重视医案研究，大量合刊汇编。明末清初医家喻嘉言在《寓意草》中，除记载了60多则疑难杂证病案外，还于开篇"先议病后用药"之后，撰"与门人定议病式"。"议病式"在韩懋、吴崑等人的基础上，对撰写医案的内容与格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态度应严肃认真，内容应详尽（包括诊病时间、地点，患者一般状况、症状、脉象、辨证、治则、方药、预后等），理法方药应齐备。这一设想不仅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而且对于医疗经验的总结、医疗效果的提高、医学理论的发展，以及医疗档案的保存，均十分有益，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在类书的编纂方面，出现了现存篇幅最大的医案类书——《续名医类案》，该书是《名医类案》的姊妹篇，收集清乾隆及以前医案5000余首，计分345门，对《名医类案》多所补充。此外，清代还有许多合刊类医案问世，较著名者有《三家合刻医案》和《柳选四家医案》等。此类医案为编辑者精选汇辑而成，多能代表医家学术思想及治疗经验之精华，故虽载案数量不多，但质量和价值较高。在医案评注方面，亦较前代有长足进展。其中俞震的《古今医案按》为评注式医案中不可多得之作。该书以证统案，选辑上至仓公，下至叶天士共60多位医家的千余则医案，选加按语530余条，析疑解惑，画龙点睛，评论精辟，对于研习古今医案，大有裨益。后经王孟英择其优者再加评按，其参考价值更大。

清代以降，医案的发展未再出现新的高潮，但学者对医案的认识和评价，则较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如章太炎先生曾说："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寻，循此钻研，事半功倍。"又如张山雷在《古今医案评议》中说："医书论证，但纪其常，而兼证之纷淆，病源之递嬗，则万不能条分缕析，反致杂乱无章。惟医案则恒随见症为迁移，活泼无方，具有万变无穷之妙，俨如病人在侧，聲咳亲闻。所以多读医案，绝胜于随侍名医，直不啻聚古今之良医，而相与晤对一堂，从上下其议论，何快如之！"其言发自肺腑，颇为真切。在撰写风格上，或继承明清两代的特点，从传统的中医理、法、方、药着手，重点阐发病因病机、治法方药。或对传统医案加以变革，采用中西汇通的观点叙述医案。后者以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附案为代表。再如曹颖甫《经方实验录》，处方以仲景为宗，说理则中西兼融，颇具特色。民国时期徐衡之等所编《宋元明清名医类案》、何廉臣所编《全国名医验案类编》，均分类恰当，间有评议，有一定实用价值。

各个历史时期众多医家不同风格的医案，不仅是我国历代医家临床实践经验的结晶，也是祖国医学伟大宝库中的瑰宝。在众多的医案中，既有丰富的医学理论，又有大量的医疗经验；既有辨证方法，又有处方用药；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既有详明者令人百读不厌，又有简要者令人寻味无穷；既有一般病而诊疗别具一格，又有疑难证而处治独辟蹊径。总之，中医医案浓缩、涵盖了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各方面的知识，可谓博大精深。学习和研究医案，不仅能丰富和深化理论知识，而且可以提高临床诊疗水平，开阔视野，启迪思路。因此，医案对于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者来说，当是必修之学。

（二）

医话在中医文献中可谓"小品"，它不仅内容短小、部头较小，而且在浩繁的中医文献中所占比例也小。尽管如此，医话仍是医家、学者颇为喜爱的内容之一。

医话之所以能被人所喜，为人所爱，主要在于其与众不同的特点。其一，形式活泼，体裁不拘。医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话是有关医事的随笔记录，或摘抄转引，或论说评议，行文不拘一格：或分类，或不分类，无严格要求；或有题目，或无题目，无统一体例。而且不求理论系统，不作洋洋大观。其二，内容丰富，无医不话。由于无所拘束，故医话所及，几乎涉及中医学的各个方面，举凡谈古说今、评书论人、读书心得、考证纠错、掌故丛谈、轶闻珍言、临证所获、用药心得、验方举隅、医事杂记，不一而足。其三，言而有据，俱出心裁。医话看似信手拈来皆文章，但却"必有事实，乃有是文"，或古书所载，或师朋所述，或亲眼目睹，或亲身所历，一言一语有所本，一论一说有所凭。其四，医文兼通，文字流畅。医话之作，不限于医家，历代文人名士之随笔杂著，亦多涉于医，其中多有医话佳篇。由于医文交融，故医话之作，多具文彩，以文字简练、语言流畅而见长。因此，医话向被视为零金碎玉，弥足可珍。因其具有较强的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和真实性，故多读医话可以增长知识、广开视野，可谓开卷有益。

何廉臣先生曾云："唐王勃撰《医话序》一卷，即医话之鼻祖也。宋张杲《医说》十卷、明俞弁《续医说》十卷，即医话之导师也。迨前清作者如林。"（《存存斋医话稿》序）因《医话序》今佚，故医话著作成于何时，现尚不可详考。但医话之作，在唐代已初具规模，是无可置疑的，这从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封演《封氏闻见录》、柳宗元《龙城录》等许多文人随笔中，即可得以为证。

现存最早的医话著作，为宋·张杲所撰《医说》十卷。该书广泛收集南宋以前我国文史著作中有关医药的内容，及个人经历或耳闻之医事，分类编排，注明出处。此书内容广博，所载医家传略尤多，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宋代的医话著作，所存极少，大量的医话，散见于文人学士的笔记随笔中，如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夷坚志》、叶梦得《避暑录话》、庄季裕《鸡肋编》、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等，所载医学资料，翔实可信，颇有参考价值。

元明之际，同宋代一样，医话著作少而散见医话多。医话著作以俞弁《续医说》、黄承昊《折肱漫录》、冯时可《上池杂说》等影响较大。《续医说》十卷，仿《医说》体例而辑成是书，资料详明，编排有序，既补《医说》之未备，又多有发挥。黄承昊，字履素，万历进士，官至福建按察史，因多病而熟知医药，归田后著《折肱漫录》七卷。论医论药，宗李东垣、薛立斋，重视脾胃，力倡温补，其说可资养生及临证借鉴。《上池杂说》一卷，搜集各家医论27条，经试验方33首，论理有据，文字简练，亦有可取之处。此外，医话还散载于元·陶宗仪《辍耕录》，明·焦竑《焦氏笔乘》、李诩《戒庵老人随笔》、龙遵叙《食色绅言》、冯梦祯《快雪堂漫录》等杂文中，其中以养生内容为多。

医话著作的崛起，当在清末民初。此时不仅涌现出一批医话著作，而且质量亦有明显提高。较著名者，清代有魏之琇《柳洲医话》、计楠《客尘医话》、王孟英《潜斋医话》与《归砚录》、史典《愿体医话》、陆定圃《冷庐医话》、赵晴初《存存斋医话稿》、毛祥麟《对山医话》等，民初有《景景医话》、《上湾医话》、《止园医话》等。其中《冷庐医话》质量较高，影响较著。此外，日本学者亦撰有大量医话问世，如《先哲医话》、《医剩》等。散见于笔记杂文中的医话亦多不胜数，著名学者如顾炎武、俞樾、梁章钜、王士禛、纪昀等，多有医事别录。

医话虽"小"，但切于用而博于学，无论考订历代医事制度，或评述医家人物，或搜采佚文轶事，或发挥诸家理论，或记述临证经验，均足以补群经之缺，正先贤之误，发前人未发，启研究之思，广临证之野。

（三）

医论亦属医中"小品"，但与医话又有不同。其特点，一是体裁以论为主。医论为篇幅短小的医学论文，或阐发经旨，或辨别是非，或提出新论，或质疑旧说，均为专题讨论文章，重在探赜发隐，颇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似学术争鸣。二是内容以学术为主。医论的主题是学术探讨，如基础理论、辨证诊法、治疗原则、处方用药、临床各科证治等。偶亦论及医德医事、医家医著，但不占主流，且所论亦多围绕学术。三是形式统一。医论主题明确，一论一题，各自独立成篇。

医话多散见于文史杂著中，而医论则散见于各种医籍之内。除医论专著外，医经、诊法、本草、方书、医案、医话，以及临床各科医著中，均夹有大量医论。如《黄帝内经》实际上即是汇辑秦汉以前许多医论而成，只是因其被奉为经典，一般不作医论看待罢了。由此看来，医论的起源可上溯到秦汉之际。其后如《千金要方》、《三因方》、《儒门事亲》、《本草纲目》等众多医籍均载有医论，其数量、种类、质量等，当不在医论专著之下。

目前所能见到的医论著作，最早为南齐褚澄所撰的《褚氏遗书》。该书多为婚育之论，分为受形、本气、问子、平脉等十篇，所论偏重于基础理论，发气血阴阳之奥，重精血津液，主张晚婚。但有人怀疑本书系后唐萧渊伪托之作，甚至疑为宋人所著。

隋唐之际，尚未见有典型的医论著作。宋代，程迥《医经正本书》及太医局所编《太医局诸科程文》为该时期医论著作之代表。《医经正本书》一卷，14篇，包括唐医政、本朝医政、辨伤寒温病热病并无传染之理、论医书、辨弦脉属阴等，所论有独到见解。《太医局诸科程文》为太医局考试医学生的试题及答案，分墨义、脉义、大义、论方、假令、运气六个命题，逐年合计共47道。所论理法严谨，辨析精详，文字清晰流畅。

金元医家之医论，多散见于各家医学著作中。以著作行世者，主要有朱丹溪《格致余论》与《局方发挥》，王履《医经溯洄集》。因三书所论观点鲜明，理论上有所创见，故对后世影响较大，被视为现存医论著作刊行较早、质量较高和较为典型者。

明代医论著作流传较广者，有戴思恭《推求师意》、韩懋《韩氏医通》、孙一奎《医旨绪余》、王肯堂《灵兰要览》、赵养葵《医贯》、张介宾《传忠录》与《质疑录》等。此期医论，不仅数量明显增加，而且论及的学术范围及深刻程度亦有明显进步。医家们尤其注重对医学理论的阐发，并刻意突出个人的学术特点。如关于命门，在《医旨绪余》、《医贯》及《质疑录》中均有论及，而观点各不相同，但对后世均有重要影响。

自清以来，医家立论进一步增多，涉及范围进一步扩大，学术价值进一步提高，医论著作层出不穷。较著名者如张志聪《侣山堂类辨》、尤在泾《医学读书记》、徐大椿《医学源流论》与《医贯砭》、吴鞠通《医医病书》、王学权《重庆堂随笔》、莫文泉《研经言》、石寿堂《医原》、王燕昌《王氏医存》、周学海《读医随笔》等。此外，唐大烈撰辑的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期刊——《吴医汇讲》，也是一部医论杂著。清代医论不仅数量多，而且出现了一些质量高、影响大的典型医论著作，如《医学源流论》。但也有些医论，论辨性不强，形式以随笔为主，内容较杂，介乎医论与医话之间，或可视为不足之处。

历代医论的共同特点是，以学术为中心，以辨论为手段，以争鸣为特点，以提高为目的。通过辨论，不明者得以阐发，讹误者得以纠正，正确者得以弘扬。因此，医论对于推动中医学术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医案、医话、医论，是中医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学习和研究中医的重要内容。因此，对其加以研究，是整理发掘祖国医学遗产的重要任务。本丛书在筹划之际，即充分考虑到这一点，故将三者列为其中之一。今整理工作告竣，特将医案、医话、医论源流钩沉于前，并将本次整理的情况略陈于后。

第一，选书原则。本分册收录医籍共16种（合刊、附编等未计算在内），其中医案类8种，医话类4种，医论类4种。所选诸书均为各类著作中学术价值较高、历代影响较大、当代仍有实用价值而部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头较小者。因本书容量所限，尚有很多名著未能收入，不得不忍痛割舍。为了使读者能全面了解各类医著概况，特撰写“未收名著书目提要”附于篇末，所选范围则以本文中涉及到者为主。

第二，校注方法。本分册按本丛书整理要求进行校注，具体方法略示如下：

1. 选择内容完整、错误较少、校勘较精的版本为底本，并选择一二种较好的版本为校本。每书版本选择详见各书校注说明。

2. 对原书内容不增、不删、不改编。

3. 对原文重新句读，并采用新式标点。

4. 全书采用规范简化汉字横排。

5. 文中异体字、俗字改为通行规范字；古今字、通假字一般不改动，习见而易懂者亦不出注，冷僻稀见且有碍一般读者阅读者，于每书首见处注明；避讳字一般不改动，若有碍阅读，则出注说明；部分中药名称，按现通行写法适当予以规范，如山支—山栀，石羔—石膏，兔丝子—菟丝子。

6. 凡底本不误，校本误者，不出校记；底本中少数因抄刻而致的明显误字，迳改，不出校记；除此而外，凡底本误、脱、衍、倒而据校本正、补、删、乙者，均出校记。

7. 凡难字、僻字、容易误解的异读字，酌加注音并释义；凡文义费解，或有歧义，或有僻义的词汇，适当予以注释，但不作繁琐考证。

8. 校记、注记统一排序，置于当页之末。

9. 各书目录，均按校改后的正文标题重新编排，置于各书之前。

10. 各书点校说明，主要介绍该书作者、主要内容、书名由来、学术评介、版本流传及本次点校所据底本与校本等，校注方法本文未能具述而需补充者，亦说明之。

校注中医古籍是一项极为艰辛的研究工作，既要倾以全力，又须假以时日，且应具备一定的学识和必要的条件。然就本分册的整理工作而言，上述各条均有欠缺。尤其本人，谬承提携，忝为分册主编之职，但学识有限，经验不足，统筹无能，把关不严，疏漏谬误责当自负，亦敬祈方家不吝匡正。

此外，本分册在整理过程中得到诸多单位、朋友乃至家人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刘更生

1996 年初冬于山东中医药大学

二宿舍望佛楼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总目录

医案类

寓意草 …… (1)
临证指南医案 …… (53)
泗溪医案 …… (303)
王氏医案 …… (327)
王氏医案续编 …… (351)
诊余集 …… (409)
古今医案按选 …… (449)
柳选四家医案 …… (513)
　评选静香楼医案 …… (519)
　评选继志堂医案 …… (539)
　评选环溪草堂医案 …… (565)
　评选爱庐医案 …… (611)

医话类

柳洲医话 …… (619)
归砚录 …… (631)
冷庐医话 …… (679)
　附:冷庐医话补编 …… (748)
存存斋医话稿 …… (757)

医论类

格致余论 …… (781)
质疑录 …… (803)
医贯 …… (823)
医学源流论 …… (883)

附:未收医案医话医论名著提要 …… (923)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寓意草

清·喻昌　撰
李怀芝　校注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校注说明

《寓意草》，明末清初著名医家喻昌撰。昌字嘉言，新建（今属江西）人。新建古称西昌，故晚号西昌老人。幼颇聪颖，攻举子业，博览群书，兼通佛典。崇祯三年，以副榜贡生入京。后因上书言国事未允，遂长假而归，游历江南，与当时名士交游，并潜心于医。清顺治间侨居常熟，以医为业，“治疗多奇中，才辩纵横，不可一世。”著有《寓意草》、《尚论篇》、《医门法律》等。学说以“大气论”、“秋燥论”较著，于《伤寒论》多有阐发。

《寓意草》为喻昌临证验案笔录。书凡一卷，收载内科杂病及伤寒等疑难病证60余则。其中有处方者30余案，用《伤寒论》方者20余案。每案采用追忆式笔法，详述病因、病情，剖析辨证、治疗，并层层设问，阐明案中的关键和疑难之处。其“大气论”、“秋燥论”于案中亦有体现。此外，该书开篇首列“先议病后用药”及“与门人定议病式”。前者提出“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的观点，以示证治大法；后者议病式，实为病例书写格式，内容详尽，理、法、方、药悉备，为中医医案书写树立了典范，至今仍有借鉴意义。本书无论医案还是首篇所论，充分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和精神实质，故后世颇为推崇，仿其体例而立案者甚多，如《谢映庐医案》、《仿寓意草》等。《四库全书提要》云该书“较各家医案，但泛言某病用某药者，亦极有发明，足资开悟焉”。

本书成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由胡卢氏校刻印行。至清曾多次刊刻，并收入《喻氏医书三种》等丛书中，流传颇广。现存主要版本有明崇祯十六年刻本、清康熙刻本、乾隆集思堂刻本等。《喻氏医书三种》有清顺治文锦堂本、乾隆步月楼本、善成堂本、博古堂本等。此外，清末医家谢甘溯，有感于《寓意草》辞精理博、意深旨奥，故对该书加以注疏引伸，于1877年撰成《寓意草注释》四卷，以彰明喻氏心法。本书条分缕析，颇有发挥，为阅读喻氏原著较好的参考著作。

本次整理以山东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藏《喻氏医书三种》步月楼本为底本，以善成堂本为校本。校注方法依本丛书统一要求，另有以下问题需补充说明。其一，步月楼本刊刻于清乾隆年间，错讹较少，但有被后人以墨笔改易之处，其中个别辨认不清者，参照善成堂本改正，不再出校。其二，底本有部分眉批，多为泛词赞语，今删。其三，底本目录与正文题目出入较大，今按正文标题列目。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目　录

寓意草自序……（5）
先议病后用药……（6）
与门人定议病式……（6）
论金道宾真阳上脱之疴……（7）
金道宾后案……（7）
辨袁仲卿小男死症再生奇验并详海门人……（8）
辨黄长人伤寒疑难危症治验并详海门人……（10）
治金鉴伤寒死症奇验……（11）
辨徐国祯伤寒疑难急症治验……（11）
治钱仲昭伤寒发癍危症奇验……（12）
治伤寒坏症两腰偻废奇验……（12）
辨黄起潜黄曙修时气伤寒治各不同……（12）
辨王玉原伤寒后余热并永定善后要法……（13）
答门人问蒋中尊受病致死之因……（13）
论内伤转症宜防虚脱并治验……（14）
推原陆中尊症患病机及善后法……（14）
力争截症成胀临危救安奇验……（15）
详述陆半叔伤寒危症治验并释门人之疑……（16）
面议何茂倩令嫒病单腹胀脾虚将绝之候……（17）
辨痢疾种种受症不同随症治验……（17）
面议少司马李萍槎先生误治宜用急疗之法……（19）
面议陈彦质临危之症有五可治……（20）
论黄湛侯吐血暴症治验……（20）
论闻君求血症兼痰症治法……（21）
为倾枚先议失血症治并论病机……（21）
面论倾季掖乃室奇症治之奇验……（22）
面论姜宦人奇症与交肠不同治法迥异……（23）
治陆令仪尊堂肺痈奇验……（23）
议郭台尹将成血蛊之病……（24）
答门人问州守钱希声先生治法……（24）
李思萱乃室腑气危病治验附叶氏妇治验……（25）
辨黄恩旭乃室腑气危症用缓治法而愈……（26）
面议倪庆云危症再生治验……（26）
论吴叔宝无病而得死脉……（27）
面论大司马王岵翁公祖耳鸣用方大奇……（27）
直叙工岵翁公祖病中垂危复安始末……（28）
直推岵翁公祖病后再误贻患……（29）
直叙立刻救苏刘筠枝不终其用之故……（30）
论徐岳生将成痿痹之症……（30）
论江冲寰先生足患治法……（31）
论钱太封翁足患不宜用热药再误……（31）
论浦君艺喘病症治之法……（32）
论吴吉长乃室及王氏妇误药之治验……（33）
论鼎翁公祖颐养天和宜用之约……（33）
论受先先生漏症善后之宜……（34）
详胡太封翁疝症治法并及运会之理剿寇之事……（34）
详辨谏议胡老先生痰饮小恙并答明问……（36）
论顾鸣仲痞块锢疾根源及治……（37）
袁聚东痞块危症治验……（38）
论杨季蘅风发之症并答门人四问……（38）
治叶茂卿小男奇症效验并详海门人……（40）
议沈若兹乃郎肠澼危症并治验……（41）
辨治杨季登二女奇症奇验……（41）
直叙顾谨明二郎三郎布症为胥小所误……（42）
论刘筠枝长郎失血之症……（42）
论钱小鲁嗜酒积热之症……（43）
面论季继江痰病奇症……（44）
吴添官乃母厥巅疾及自病真火脱出治验……（44）
论体盛绝孕治法……（45）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华太夫人饵术方论 …… (45)
陆子坚调摄方论 …… (46)
与黄我兼世兄书 …… (46)
辨黄鸿轩臂生痈疖之症并治验 …… (47)
论士大夫喜服种子壮阳热药之误 …… (47)
论治伤寒药中宜用人参之法以解世俗之惑 …… (48)
论吴圣符单腹胀治法 …… (49)
详论赵二公令室伤寒危症始末并传海门人 …… (51)

琅嬛
福地
https://cnzyy.org

寓意草自序

闻之医者意也。一病当前，先以意为运量，后乃经之以法，纬之以方，《内经》所谓微妙在意是也。医孰无意？而浅深繇[1]是，枘凿繇是，径庭繇是，而病机之安危倚伏，莫不繇是。意之凝释，剖判荒茫，顾不危耶！《大学》诚意之功，在于格致，而其辨尤严于欺慊之两途。盖以杀机每随于阴幽，而生机恒苞于粹白。庄周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方一肺腑能语，升坠可怜，先儒人鬼关之辨精矣！昌谓医事中之欺慊，即众人之人鬼关也。奈何世之业医者，辄艳而称儒。儒之诵读无灵者，辄徒而言医。究竟无主之衷，二三杂揉，医与儒之门两无当也。求其拔类者，长沙一人而已。代有哲人，然比之仙释，则寥寥易于指数，岂非以小道自隘，莫溯三氏渊源乎？夫人生驱光逐景，偶影同游，欣慨交心，况于生死安危，忍怀侥幸！芸芸者物也，何以不格？昭昭者知也，何以不致？惟虚惟无，萌于太素者，意也。何以不诚？格一物即致一知，尚恐逐物求知。乃终日勘病，不知病为何物，而欲望其意之随举随当也，不亦难乎！昌于此道无他长，但自少至老，耳目所及之病，无不静气微心，呼吸与会，始化我身为病身，负影只立，而呻吟愁毒，恍忽而来，既化我心为病心，苟见其生，实欲其可，而头骨脑髓，捐之不惜。倘病多委折，治少精详，蚤[2]已内照。他病未痊，我身先瘁。渊明所谓情无假，以故不能广及。然求诚一念，多于生死轮上寂寂披回。不知者，谓昌从纸上得之。夫活法在人，岂纸上所能与耶！譬之兵法军机，马上且不能得，况于纸上妄说孙吴。但今此心勤密在先，冥灵[3]之下，神挺自颖。迩年先议病后用药，如射者引弓，预定中的之高下，其后不失，亦自可观。何必剜肠涤肺，乃称奇特哉。不揣欲遍历名封，大彰其志，不谓一身将老，世态日纷，三年之久，不鸣一邑。幸值谏议卣臣胡老先生建言归里，一切修举，悉从朝廷起见。即昌之一得微长，并蒙格外引契，参定俚案之近理者，命名《寓意草》。捐赀付梓，其意欲使四方周览之士，大破成局，同心愍痛，以登斯民于寿域，而为圣天子中兴燮理[4]之一助云。然则小试寓意，岂易易能哉！

崇祯癸未岁季冬月西昌喻昌嘉言甫识

---

1 繇(you 尤)：通"由"。

2 蚤：通"早"。

3 灵：原作"炅"，据善成堂本改。

4 燮理：调理。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寓意草

西昌喻昌嘉言著

先议病后用药

从上古以至今时，一一代有一代之医。虽神圣贤明，分量不同，然必不能舍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也。故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药者所以胜病者也。识病，则千百药中，任举一二种，用之且通神。不识病，则歧多而用眩。凡药皆可伤人，况于性最偏驳者乎！迩来习医者众，医学愈荒，遂成一议药不议病之世界，其天枉不可胜悼。或以为杀运[1]使然，不知天道岂好杀恶生耶？每见仕宦家，诊毕即令定方，以示慎重，初不论病从何起，药以何应，致庸师以模棱迎合之术，妄为拟议。迨药之不效，诿于无药。非无药也，可以胜病之药，以不识病情而未敢议用也。危哉！《灵枢》、《素问》、《甲乙》、《难经》无方之书，全不考究，而后来一切有方之书，奉为灵宝。如朱丹溪一家之言，其《脉因症治》一书，先论脉，次因，次症，后乃论治，其书即不行，而《心法》一书，群方错杂，则共宗之。又《本草》止述药性之功能，人不加嗜。及缪氏《经疏》，兼述药性之过劣，则莫不悬之肘后。不思草木之性，亦取其偏，以适人之用，其过劣不必言也，言之而弃置者众矣。曷不将本草诸药，尽行删抹，独留无过之药，五七十种而用之乎？其于《周礼》令医人采毒药以供医事之旨，及历代帝王，恐《本草》为未备，而博采增益之意，不大刺谬乎！欲破此惑，无如议病精详，病经议明，则有是病，即有是药，病千变，药亦千变。且勿论造化生心之妙，即某病之以某药者为良，某药为劫者，至是始有定名。若不论病，则药之良毒善恶，何从定之哉？可见药性所谓良毒善恶，与病体所谓良毒善恶不同也。而不知者，必欲执药性为去取，何其陋耶！故昌之议病，非得已也。昔人登坛指顾[2]，后效不爽前言：聚米如山[3]，先事已饶硕画。医虽小道，何独不然？昌即不能变俗，实欲借此榜样，阐发病机，其能用不能用何计焉。

胡卣臣先生曰："先议病，后用药，真《金匮》未抽之论。多将炀炀[4]，不可救药。是能议病者，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是能用药者。"

与门人定议病式

某年，某月，某地，某人，年纪若干？形之肥瘦长短若何？色之黑白枯润若何？声之清浊长短若何？人之形志苦乐若何？病始何日？初服何药？次后再服何药？某药稍效，某药不效？时下昼夜孰重？寒热孰多？饮食喜恶多寡？二便滑涩无有？脉之三部九候，何候独异？二十四脉中，何脉独见？何脉兼见？其症或内伤、或外感、或兼内外、或不内外，依经断为何病？其标本先后何在？汗、吐、下、和、寒、温、补、泻何施？其药宜用七方中何方？十剂中何剂？五气中何气？五味中何味？以何汤名为加减和合？其效验定于何时？——详明，务令纤毫不爽，起众信从，允为医门矜式，不必演文可也。

某年者，年上之干支，治病先明运气也。某月者，治病必本四时也。某地者，辨高卑燥湿五方异宜也。某龄、某形、某声、某气者，用之合脉，图万全也。形志苦乐者，验七情劳逸也。始于何日者，察久近传变也。历问病症药物验否者，以之斟酌已见也。昼夜寒热者，辨气分血分也。饮食二便者，察肠胃乖和也。三部九候，何候独异，推十二经脉受病之所也。二十四脉见何脉者，审阴阳表里无差忒也。依经断为何病者，名正则言

---

① 杀运：指不好的命运。

② 指颐：即手指目视。

③ 聚米如山：比喻指划形势，运筹决策。

④ 炀(hè 贺)炀：火势炽盛貌。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顺，事成如律度也。标本先后何在者，识轻重次第也。汗、吐、下、和、寒、温、补、泻何施者，求一定不差之法也。七方：大、小、缓、急、奇、耦、复，乃药之制，不敢滥也。十剂：宣、通、补、泄、轻、重、滑、涩、燥、湿，乃药之宜，不敢泛也。五气中何气，五味中何味者，用药最上之法。寒、热、温、凉、平，合之酸、辛、甘、苦、咸也。引汤名为加减者，循古不自用也。刻效于何时者，逐款辨之不差，以病之新久、五行定痊期也。若是则医案之在人者，工拙自定，积之数十年，治千万人而不爽也。

胡卣臣先生曰："如此条理始终，然智圣之事已备。"

论金道宾真阳上脱之症

金道宾之诊，左尺脉和平，右尺脉如控弦，如贯索，上中甚锐。予为之骇曰："是病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拔，必得之醉而使内也。"曰："诚有之，但已绝欲[1]三年，服人参斤许，迄今诸无所苦。惟闭目转盼，则身非己有，恍若离魂者然，不识可治与否？"予曰："可治。"再四令疏方，未知方中之意，归语门人，因请立案。予曰："凡人佳冶当前，贾勇以明得意，又助之以曲蘗[2]，五脏翻覆，宗筋纵驰，百脉动摇，以供一时之乐，不知难为继也。尝有未离女躯，顷刻告殒者矣。是病之有今日者，幸也！绝欲三年，此丈夫之行，可收桑榆者。但不知能之不为乎，抑为之不能乎？不为者，一阳时生，斗柄尝运；不能者，相安于无事而已。夫人身之阴阳，相抱而不脱，是以百年有尝。故阳欲上脱，阴下吸之，不能脱也；阴欲下脱，阳上吸之，不能脱也。即病能非一，阴阳时有亢战，旋必两协其平。惟大醉大劳，乱其常度，二气乖乏，脱离所争，不必其多，即寸中脱出一分，此一分便孤而无耦，使营魄不能自主。治法要在寻其罅漏，而缄固之。断鳌立极，炼石补天，非饰说也。若不识病所，而博搜以冀弋获，虽日服人参，徒竭重赀，究鲜实益。盖上脱者，妄见妄闻，有如神灵；下脱者，不见不闻，有如聋聩。上脱者，身轻快而汗多淋漓；下脱者，身重着而肉多青紫。昔有新贵人，马上扬扬得意，未及回寓，一笑而逝者，此上脱也。又有人寝而遭魇，身如被杖，九窍出血者，此下脱也。其有上下一时俱脱者，此则暴而又暴，不多经见者。其有左右相畸而脱者，左从上，右从下，魂升魄降同例也。但治分新久，药贵引用。新病者，阴阳相乖，补偏救敝，宜用其偏；久病者，阴阳渐入，扶元养正，宜用其平。若久病误以重药投之，转增其竭绝耳。引用之法，上脱者，用七分阳药，三分阴药而夜服，从阴以引其阳；下脱者，用七分阴药，三分阳药而昼服，从阳以引其阴。引之又引，阴阳忽不觉其相抱，虽登高临深无所恐，发表攻里无所伤矣。经云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正谓此也。善调者，使坎中之真阳上升，则周身之气，如冬至一阳初生，便葭管飞灰，天地翕然从其阳；使离中之真阴下降，则周身之气，如夏至一阴初生，便蓂蜩迭应，天地翕然从其阴。是身中原有大药，岂区区草木所能方其万一者耶！"

胡卣臣先生曰："言脱微矣，言治脱更微，盖天地其犹橐籥，理固然也。"

金道宾后案

金道宾前案，次年始见而问治焉。今再伸治法。夫道宾之病，真阳上脱之病也。真阳者，父母构精时一点真气，结为露水小珠，而成胎之本也。故胎在母腹，先结两岐，即两肾也。肾为水脏，而真阳居于其中，在《易》坎中之阳为真阳，即此义也。真阳既以肾为窟宅，而潜伏水中，凝然不动，嘿[3]与一身相管摄，是以足供百年之用。惟夫纵欲无度，肾水日竭，真阳之面目始露。夫阳者，亲上者也，至于露则魄汗淋漓，目中有光，面如渥丹，其飞扬屑越，孰从把握之哉！所谓神魂飘荡，三年未有宁宇也。故每岁至冬而发，至春转剧，盖无以为冬水收藏之本，无以为春木发生之基。以故腰脊牵强，督脉缩而不舒，且眩

---

① 欲：原作"恶"，据善成堂本改。

② 曲蘗(niè 聂)：酒母。也指酒。

③ 嘿：同"默"。暗暗地。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掉动摇，有风之象，总繇自伐其生生之根耳。夫生长化收藏之运，有一不称其职，便为不治之症。今奉藏者少，奉生者更少，为不治无疑矣。而仆断为可治者，以有法治之也。且再经寒暑，阴阳有渐入之机，而验之人事，三年间如处绝域，居围城，莫必旦夕之命，得于惩创者必深，夫是以知其可治也。初以煎剂治之，剂中兼用三法：一者以涩固脱，一者以重治法，一者以补理虚。缘真阳散越于外，如求亡子，不得不多方图之。服之果获大效。于是为外迎之法以导之，更进而治其本焉。治本一法，实有鬼神不觌之机，未可以言语形容者，姑以格物之理明之。畜鱼千头者，必置介类于池中，不则其鱼乘雷雨而冉冉腾散。盖鱼虽潜物，而性乐于动，以介类沉重下伏之物，而引鱼之潜伏不动，同气相求，理通玄奥也。故治真阳之飞腾屑越，不以鼋鳖之类引之下伏，不能也。此义直与莫玄圭而告平成，施八索以维地脉，同符合撰。前案中所谓断鳌立极，蚤已言之矣。然此法不可渎也，渎则鱼乱于下矣。其次用半引半收之法，又其次用大封大固之法。封固之法，世中无传，先贤多有解其旨者。观其命方之名，有云三才封髓丸者，有云金锁正元丹者，封锁真阳，不使外越，意自显然，先得我心之同矣。前江鼎翁公祖案中，盏中加油，则灯愈明，炉中覆灰，则火不息之说，亦蚤已言之矣。诚使真阳复返其宅，而凝然与真阴相恋，然后清明在躬，百年尝保无患。然道宾之病，始于溺情，今虽小愈，倘无以大夺其情，势必为情所坏。惟是积精以自刚，积气以自卫，积神以自王，再加平日之把持，庶乎参天之干，非斧斤所能骤伤者。若以其时之久，而难于需[1]耐也，彼立功异域，啮雪虏庭，白首始得生还者，夫独非人也欤哉！前案中以绝欲三年为丈夫行，可收桑榆者，亦蚤已言之矣。今以药石生之，更不得以苦言继之。仆不自度量，辄以一苇障狂澜也，其能乎否耶？

胡卣臣先生曰："妙理微机，一经抽发，真有一弹而三日乐，一徽[2]而终日悲者。"

辨袁仲卿小男死症再生奇验并详诲门人

袁仲卿乃郎，入水捉彭蜞为戏，偶仆水中，家人救出，少顷大热呻吟。诸小儿医，以镇惊清热合成丸散与服。二日，遂至昏迷不醒，胸高三寸，颈软，头往侧倒，气已垂绝，万无生理。再四求余往视。诊其脉，止存蛛丝，过指全无。以汤二茶匙，滴入口中，微有吞意。谓之曰："吾从来不惧外症之重，但脉已无根，不可救矣！"一赵姓医曰："鼻如烟煤，肺气已绝，纵有灵丹，不可复活。"余曰："此儿受症，何至此极！主人及客俱请稍远，待吾一人独坐，静筹其故。"良久曰："得之矣！"其父且惊且喜，医者愿闻其说。余曰："惊风一症，乃前人凿空妄谭[3]，后之小儿受其害者，不知几千百亿兆。昔与余乡幼科争论，殊无证据。后见方中行先生《伤寒条辨》后，附痉书一册，颛[4]言其事，始知昔贤先得我心，于道为不孤。如此症因惊而得，其实跌仆水中，感冷湿之气，为外感发热之病，其食物在胃中者，因而不化，当比夹食伤寒例，用五积散治之。医者不明，以金石寒冷药，镇坠外邪，深入脏腑，神识因而不清；其食停胃中者，得寒凉而不运，所进之药，皆在胃口之上，不能透入，转积转多，以致胸高而突。宜以理中药，运转前药。倘得证减脉出，然后从伤寒门用药，尚有生理。"医者曰："鼻如烟煤，肺气已绝，而用理中，得毋重其绝乎？"余曰："所以独坐沉思者，正为此耳。盖烟煤不过大肠燥结之征，若果肺绝，当汗出大喘，何得身热无汗，又何得胸高而气不逼，且鼻准有微润耶？此余之所以望其有生也。"于是煎理中汤一盏与服，灌入喉中，大爆[5]一口，果然从前二日所受之药，一齐俱出，胸突顿平，颈亦稍硬，但脉仍不

---

1 需：善成堂本作"忍"。

2 徽：弹奏之意。

3 谭：通"谈"。

4 颛：通"专"。

5 爆：善成堂本作"唉"。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出，人亦不苏。余曰："其事已验，即是转机。此为食尚未动，关窍堵塞之故。"再灌前药些少，热已渐退，症复递减。乃从伤寒下例，以玄明粉一味化水，连灌二次，以开其大肠之燥结，是夜下黑粪甚多。次早忽言一声云："我要酒吃。"此后尚不知人事，以生津药频灌，一日而苏。

胡卣臣先生曰："惊风一症，小儿生死大关，孰知其为外感耶！习幼科者，才虚心领会此案，便可免乎殃咎，若骇为异说，则造孽无极矣！"

〔附〕**沙宅小儿治验** 卫庠沙无翼，门人王生之表兄也。得子甚迟，然纵啖生硬冷物，一夕吐食暴僵，不醒人事。医以惊风药治之，浑身壮热，面若装朱，眼吊唇掀，下利不计其数，满床皆污。至寓长跽请救。诊毕，谓曰："此慢脾风候也。脾气素伤，更以金石药重伤，今以将绝，故显若干危症，本有法可救，但须七日方醒。"恐信不笃而更医无识，反得诿罪生谤，王生坚请监督其家，且以代劳，且以壮胆。于是用乌蝎四君子汤，每日灌一大剂，每剂用人参一钱。渠家虽暗慌，然见面赤退，而色转明润，便泻止而动移轻活，似有欲言不言之意，亦自隐忍。至第六晚忽觉手足不宁，揭去衣被，喜吞汤水，始极诋人参之害。王生先自张皇，竟不来寓告明，任其转请他医。才用牛黄少许，从前危症复出，而上一团死气，但大便不泻耳。重服理脾药，又五日方苏。

是役也，王生于袁仲卿一案若罔见，而平日提命，凡治阴病，得其转为阳病，则不药自愈。纵不愈，用阴分药一剂，或四物二连汤，或六味地黄汤，以济其偏，则无不愈。亦若罔闻，姑为鸣鼓之攻，以明不屑之诲。

门人问曰："惊风一症，虽不见于古典，然相传几千百年，吾师虽辟其谬，顽钝辈尚不能无疑，请明辨之，以开聋聩。"答曰："此问亦不可少，吾为子辈大破其惑，因以破天下后世之惑。盖小儿初生，以及童幼，肌肉筋骨，脏腑血脉，俱未充长，阳则有余，阴则不足，不比七尺之躯，阴阳交盛也。惟阴不足阳有余，故身内易至于生热，热盛则生痰、生风、生惊，亦所恒有。设当日直以四字立名曰热痰风惊，则后人不炫。因四字不便立名，乃节去二字，以惊字领头，风字煞尾。后人不解，遂以为奇特之病。且谓此病有八候，以其头摇手劲也，而立抽掣之名；以其牵口噤、脚挛急也，而立目邪心乱、搐搦之名；以其脊强背反也，而立角弓反张之名。相传既久，不知其妄造。遇见此等症出，无不以为奇特。而不知小儿之腠理未密，易于感冒风寒。风寒中人，必先中人太阳经。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入脑，还出，别下项，夹脊抵腰中，是以病则筋脉牵强。因筋脉牵强，生出抽掣搐搦，角弓反张，种种不通名目。而用金石药镇坠，外邪深入脏腑，千中千死，万中万死。间有体坚症轻得愈者，又诧为再造奇功。遂至各守颛门，虽日杀数儿，不自知其罪矣！百年之间，千里之远，出一二明哲，终不能一一尽剖疑关。如方书中有云，小儿八岁以前无伤寒，此等胡言，竟出自高明，偏足为惊风之说树帜。曾不思小儿不耐伤寒，初传太阳一经，蚤已身强汗多，筋脉牵动，人事昏沉，势已极于本经，汤药乱投，死亡接踵，何繇？见其传经解散耶！此所以误言小儿无伤寒也。不知小儿易于外感，易于发热，伤寒为独多，世所妄称为惊风者，即是也。小儿伤寒，要在三日内即愈为贵，若待经尽方解，必不能耐矣！又刚痉无汗，柔痉有汗，小儿刚痉少，柔痉多。世医见其汗出不止，神昏不醒，往往以慢惊风症为名，而用参、耆、术、附等药，闭其腠理，热邪不得外越，亦为大害，但比金石药为差减耳。所以凡治小儿之热，但当彻其出表，不当固其入里也。仲景原有桂枝法，若舍而不用，从事东垣内伤为治，毫厘千里，最宜详细。又新产妇人去血过多，阴虚阳盛，其感冒发热，原与小儿无别，医者相传，称为产后惊风，尤堪笑破口颊。要知吾辟惊风之说，非谓无惊病也。小儿气怯神弱，凡遇异形异声，骤然跌仆，皆生惊怖。其候面青粪青，多烦多哭，尝过于分别。不比热邪塞窍，神识昏迷，对面撞钟放铳，全然不闻者。细详勘验，自识惊风凿空之谬。子辈既游吾门，日引光明胜义，洗濯肺肠，忽然灵悟顿开，便与饮上池无二。若但于言下索解，则不能尽传者多矣！"

门人又问曰："伤寒原有一表一里之法，今谓热邪当从表出，不当令其深入，则里药全在所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摈矣，岂于古法有未合欤？”答曰：“此问亦不可少。古法甚明，但后人卤[1]莽不悟耳。盖人身一个壳子，包着脏腑在内。从壳子上论，即骨亦表。而从近壳子处论，即膀胱尾闾之间，亦出表之路也。在外以皮毛为表之表，在内以大小孔道为里之表，总驱热邪从外出也。惟有五脏之间，精神魂魄意之所居，乃真谓之里，而不可令外邪深入耳。如盗至人家，近大门则驱从大门出，近后门则驱从后门出，正不使其深入，而得窥寝室耳。若盗未至后门，必欲驱至，及已至后门，必欲驱从大门出，皆非自完之道也。试观心、肺、脾、肝、肾之内，并无血脉、皮毛、肌肉、筋骨也，而所主者乃在外之血脉、皮毛、肌肉、筋骨，则安得以在外者，即名为表耶！所以伤寒之邪入内，有传腑传脏之不同，而传腑复有浅深之不同。胃之腑外主肌肉而近大门，故可施解肌之法。内通大小肠而近后门，故间有可下之法。至胆之腑，则深藏肝叶，乃寝室之内，去前后门俱远，故汗下两有不宜，但从和解而已。若传至三阴，则已舍大门而逼近寝室，设无他证牵制，惟有大开后门，极力攻之，使从大便出耳。今之治伤寒者，误以包脏腑之壳子分表里，故动辄乖错。诚知五脏深藏于壳内，而分主在外之血脉、皮毛、肌肉、筋骨也，胸中了然矣。”门人又曰：“获闻躯壳包乎五脏，奉之为主之诲，心地顿开。但尚有一疑，不识人身之头，奉何脏为主耶？”答曰：“头为一身之元首，穹然居上，乃主脏而不奉藏者也。虽目通肝，耳通肾，鼻通肺，口通脾，舌通心，不过借之为户牖，不得而主之也。其所主之脏，则以头之外壳包藏脑髓。脑为髓之海，主统一身骨中之精髓。以故老人髓减，即头倾视深也。《内经》原有九脏之说，五脏加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神脏五，形脏四，共合为九，岂非脑之自为一脏之主耶。吾谓脑之中，虽不藏神，而脑之上为天门[2]，身中万神集会之所。泥丸[3]一宫，所谓上八景[4]也。惟致虚之极者，始能冥漠上通。子辈奈何妄问所主耶。凡伤寒显头痛之症者，用轻清药彻其邪从上出，所谓表也；用搐鼻药搐去脑中黄水，所谓里也。若热已平复，当虑热邪未尽，用下药时，大黄必须酒浸，藉酒力以上达，所谓鸟巢高巅，射而取之之法也。今世治大头瘟一症，皆从身之躯壳分表里，不从头之躯壳分表里，是以死亡莫救。诚知脑之自为一脏，而颛力以攻之，思过半矣。”

辨黄长人伤寒疑难危症治验并详诲门人

黄长人犯房劳，病伤寒，守不服药之戒，身热已退。十余日外，忽然昏沉，浑身战栗，手足如冰。举家忙乱，亟请余至。一医已合就姜附[5]之药矣，余适见而骇之。姑俟诊毕，再三辟其差谬。主家自疑阴症，言之不入，又不可以理服。只得与医者约曰：“此一病，药入口中，出生入死，关系重大。吾与丈各立担承，倘至用药差误，责有所归。”医者曰：“吾治伤寒三十余年，不知甚么担承？”余笑曰：“吾有明眼在此，不忍见人活活就毙，吾亦不得已也！如不担承，待吾用药。”主家方才心安，亟请用药。余以调胃承气汤，约重五钱，煎成，热服半盏。少顷，又热服半盏。其医见厥渐退，人渐苏，知药不误，辞去。仍与前药服至剂终，人事大清。忽然浑身壮热，再与大柴胡一剂，热退身安。门人问曰：“病者云是阴症见厥，先生确认为阳症，而用下药果应。其理安在？”答曰：“其理颇微，吾从悟入，可得言也。凡伤寒病，初起发热，煎熬津液，鼻干口渴，便秘，渐至发厥者，不问而知为热也。若阳症忽变阴厥者，万中无一，从古至今无一也。盖阴厥得之阴症，一起便直中阴经，唇青面白，遍体冷汗，便利不渴，身踡多睡，醒则人事了了，与伤寒传经之热邪，转入转深，人事昏惑者，万万不同。诸书类载阴阳二厥为一门，即明者犹为所混，况昧者乎！如此病先犯房室，后成伤寒，世医无不为阴症之名所惑，往往投以四逆等汤，促其暴亡，而

---

[1] 卤：通“鲁”。

[2] 天门：即天庭。

[3] 泥丸：脑神的别名。其神所居之处为泥丸宫。

[4] 八景：道教语，谓八类景色。

[5] 附：善成堂本作“桂”。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诿之阴极莫救。致冤鬼夜嚎，尚不知悟，总繇传派不清耳。盖犯房劳而病感者，其势不过比尝较重，如发热则热之极，恶寒则寒之极，头痛则痛之极。所以然者，以阴虚阳往乘之，非阴盛无阳之比。况病者始能无药，阴邪必轻，旬日渐发，尤非暴症，安得以厥阴之例为治耶！且仲景明言，始发热六日，厥反九日，后复发热三日，与厥相应，则病旦暮愈。又云：厥五日，热亦五日，设六日当复厥，不厥者自愈。明明以热之日数，定厥之痊期也。又云：厥多热少则病进，热多厥少则病退。厥愈而热过久者，必便脓血发痈，厥应下而反汗之，必口伤烂赤。先厥后热，利必自止。见厥复利，利止，反汗出咽痛者，其喉为痹。厥而能食，恐为除中。厥止思食，邪退欲愈。凡此之类，无非热深发厥之旨，原未论及于阴厥也。至于阳分之病，而妄汗妄吐妄下，以致势极。如汗多亡阳，吐利烦躁，四肢逆冷者，皆因用药差误所致，非以四逆、真武等汤挽之，则阳不能回。亦原不为阴症立方也。盖伤寒才一发热发渴，定然阴分先亏。以其误治，阳分比阴分更亏，不得已从权用辛热先救其阳，与纯阴无阳，阴盛隔阳之症，相去天渊。后人不窥制方之意，见有成法，转相效尤，不知治阴症以救阳为主，治伤寒以救阴为主。伤寒纵有阳虚当治，必看其人血肉充盛，阴分可受阳药者，方可回阳。若面黧舌黑，身如枯柴，一团邪火内燔者，则阴已先尽，何阳可回耶？故见厥除热，存津液元气于什一，已失之晚，况敢助阳劫阴乎！《证治方》云：若证未辨阴阳，且与四顺丸试之。《直指方》云：未辨疑似，且与理中丸试之。亦可见从前未透此关，纵有深心，无可奈何耳。因为子辈详辨，并以告后之业医者。”

胡卣臣先生曰：“性光自启，应是轩岐堂上再来。”

治金鉴伤寒死症奇验

金鉴春月病瘟，误治二旬，酿成极重死症。壮热不退，谵语无伦，皮肤枯涩，胸膛板结，舌卷唇焦，身踡足冷，二便略通，半渴不渴，面上一团黑滞。从前诸医所用之药，大率不过汗、下、和、温之法，绝无一效。求救于余。余曰：“此症与两感伤寒无异，但两感症日传二经，三日传经已尽，即死。不死者，又三日再传一周，定死矣。此春温症不传经，故虽邪气留连不退，亦必多延几日，待元气竭绝乃死。观其阴症阳症，两下混在一区，治阳则碍阴，治阴则碍阳，与两感症之病情符合。仲景原谓死症，不立治法。然口发表攻里，本自不同。又谓活法在人，神而明之，未尝教人执定勿药也。吾有一法，即以仲景表里二方为治。虽未经试验，吾天机勃勃[①]自动，若有生变化，行鬼神之意，必可效也。”于是以麻黄附子细辛汤，两解其在表阴阳之邪，果然皮间透汗，而热全清。再行附子泻心汤，两解其在里阴阳之邪，果然胸前柔活，人事明了，诸症俱退。次日即思粥，以后竟不需药。只此二剂，而起一生于九死。快哉！

辨徐国祯伤寒疑难急症治验

徐国祯伤寒六七日，身热目赤，索水到前，复置不饮，异尝大躁，将门牖洞启，身卧地上，展转不快，更求人井。一医汹汹急以承气与服。余诊其脉，洪大无伦，重按无力。谓曰：“此用人参附子干姜之症，奈何认为下症耶？”医曰：“身热目赤，有余之邪，躁急若此，再以人参附子干姜服之，逾垣上屋矣！”余曰：“阳欲暴脱，外显假热，内有真寒，以姜、附投之，尚恐不胜回阳之任，况敢纯阴之药，重劫其阳乎？观其得水不欲咽，情已大露，岂水尚不欲咽，而反可咽大黄、芒硝乎？天气燠蒸[②]，必有大雨。此症顷刻一身大汗，不可救矣，且既认大热为阳证，则下之必成结胸，更可虑也。惟用姜、附，可谓补中有发，并可以散邪退热，一举两得，至稳至当之法，何可致疑！吾在此久坐，如有差误，吾任其咎。”于是以附子、干姜各五钱，人参三钱，甘草二钱，煎成冷服。服后寒战，戛齿有声，以重绵和头覆之，缩手不肯与诊，阳微之状始著。再与前药一剂，微

① 勃勃：兴起。

② 燠(yù 郁)蒸：谓闷热如蒸。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汗，热退而安。

胡卣臣先生曰："雄辨可谓当仁。"

治钱仲昭伤寒发癍危症奇验

钱仲昭患时气外感三五日，发热头疼，服表汗药，疼止热不清，口干唇裂，因而下之，遍身红癍，神昏谵妄，食饮不入，大便复秘，小便热赤，脉见紧小而急。谓曰："此症全因误治，阳明胃经表里不清，邪热在内，如火燎原，津液尽干，以故神昏谵语，若癍转紫黑，即刻死矣！目今本是难救，但其面色不枯，声音尚朗，乃平日足养，肾水有余，如旱田之侧，有卞泉未竭，故神虽昏乱，而小水仍通，乃阴气未绝之征，尚可治之。不用表里，单单只一和法，取七方中小方，而气味甘寒者，用之惟如神，白虎汤一方，足以疗此。盖中州元气已离，大剂、急剂、复剂，俱不敢用。而虚热内炽，必甘寒气味，方可和之耳。但方虽宜小，而服药则宜频。如饥人本欲得食，不得不渐渐与之。必一昼夜频进五七剂，为浸灌之法，庶几邪热以渐而解，元气以渐而生也。若小其剂复旷其日，纵用药得当，亦无及矣！"如法治之，更一昼夜而病者热退神清，脉和食进，其癍自化。

胡卣臣先生曰："病与药所以然之地[1]，森森警发。"

治伤寒坏症两腰偻废奇验

张令施乃弟伤寒坏证，两腰偻废，卧床彻夜痛叫，百治不效，求诊于余。其脉亦平顺无患，其痛则比前大减。余曰："病非死症，但恐成废人矣。此症之可以转移处，全在痛如刀刺，尚有邪正互争之象。若全然不痛，则邪正混为一家，相安于无事矣。今痛觉大减，实有可虑，宜速治之。"病者曰："此身既废，命安从活？不如速死。"余蹙额，欲为救全，而无治法。谛思良久，谓热邪深入两腰，血脉久闭，不能复出，止有攻散一法。而邪人既久，正气全虚，攻之必不应，乃以桃仁承气汤，多加肉桂、附子二大剂与服。服后即能强起，再仿前意为丸，服至旬余全安。此非昔人之已试，乃一时之权宜也。然有自来矣，仲景于结胸证，有附子泻心汤一法，原是附子与大黄同用。但在上之症气多，故以此法泻心，然则在下之症血多，独不可仿其意，而合桃仁、肉桂以散腰间之血结乎！后江古生乃弟伤寒，两腰偻废，痛楚，不劳思索，径用此法二剂而愈。

胡卣臣先生曰："金针虽度，要解铸古熔今，始能下手。"

辨黄起潜黄曙修时气伤寒治各不同

黄曙修与乃翁起潜，春月同时病温。乃翁年老而势轻，曙修年富而势重。势重者，以冬不藏精，体虚不任病耳。余见其头重着枕，身重着席，不能转侧，气止一丝，不能言语，畏闻声响，于表汗药中，用人参七分。伊表侄施济卿，恐其家妇女得知，不与进药，暗赠人参人药，服后汗出势减。次日再于和解药中，赠人参一钱与服，服后即大便一次。曙修颇觉轻爽，然疑药下之早也，遣人致问。余告以此症表已解矣，里已和矣，今后缓调，即日向安，不必再虑。往诊，见老翁病尚未愈，头面甚红，谓曰："望八老翁，下元虚惫，阳浮于上，与在表之邪相合，所谓戴阳之症也。阳已戴于头面，不知者更行表散，则孤阳飞越，而危殆立至矣！此症从古至今，只有陶节庵立法甚妙，用人参、附子等药，收拾阳气，归于下元，面加葱白透表，以散外邪，如法用之即愈，万不宜迟。"其家父子俱病，无人敢主，且骇为偏僻之说。旋即更医，投以表药。顷刻阳气升腾，肌肤粟起。又顷刻寒颤咬牙，浑身冻裂而逝。翁虽海滨一氓，留心管晏富国之略，而赍志没[2]也，良足悼矣！其医于曙修调理药仍行克伐，致元气日削，谢绝医药，静养六十余日，方起于床。愈后，凡遇戚友家，见余用药，率多诋訾，设知当日解表和中，俱用有参，肯舍命从我乎？是其所以得全者，藉于济卿之权巧矣。

---

① 地：善成堂本作"故"。

② 赍(jī)志没：谓怀抱着未遂的志愿而死去。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附〕伤寒戴阳症　石开晓病伤风咳嗽，未尝发热，自觉急迫欲死，呼吸不能相续，求余诊之。余见其头面赤红，躁扰不歇，脉亦豁大而空，谓曰："此症颇奇，全似伤寒戴阳症，何以伤风小恙亦有之？急宜用人参、附子等药，温补下元，收回阳气。不然子丑时，一身大汗，脱阳而死矣！"渠不以为然，及日落阳不用事，愈慌乱不能少支。忙服前药，服后稍宁片刻，又为床侧添同寝一人，遍出其汗如雨。再用一剂，汗止身安，咳嗽俱不作。询其所繇，云："连服麻黄药四剂，遂尔躁急欲死，然后知伤风亦有戴阳症，与伤寒无别。"总因其人平素下虚，是以真阳易于上越耳。

胡卣臣先生曰："戴阳一症，剖析精详，有功来学。"

辨王玉原伤寒后余热并永定善后要法

王玉原昔年感症，治之不善，一身津液，尽为邪热所烁，究竟十年，余热未尽去，右耳之窍尝闭。今夏复病感，缠绵五十多日，面足浮肿，卧寐不宁，耳间气往外触。盖新热与旧热相合，狼狈为患，是以难于去体。医者不察，其绸缪胶结之情，治之茫不中窍。延至秋深，金寒水冷，病方自退。然浅者可退，深者莫繇遽退也。面足浮肿者，肺金之气，为热所逼，失其清肃下行之权也。卧寐不宁者，胃中之津液干枯，不能内荣其魂魄也。耳间大气撞出者，久闭之窍，气来不觉，今病体虚羸，中无阻隔，气逆上冲，始知之也。外病虽愈，而饮食药饵之内调者，尚居其半。特挈二事大意，为凡病感者，明善后之法焉。盖人当感后，身中之元气已虚，身中之邪热未净，于此而补虚，则热不可除，于此而清热，则虚不能任。即一半补虚，一半清热，终属模糊，不得要领。然舍补虚清热外，更无别法，当细辨之。补虚有二法：一补脾，一补胃。如疟痢后，脾气衰弱，饮食不能运化，宜补其脾；如伤寒后，胃中津液久耗，新者未生，宜补其胃。二者有胃壤之殊也。清热亦有二法：初病时之热为实热，宜用苦寒药清之；大病后之热，为虚热，宜用甘寒药清之。二者亦胃壤之殊也。人身天真之气，全在胃口，津液不足即是虚，生津液即是补虚。故以生津之药，合甘寒泻热之药，而治感后之虚热，如麦门冬、生地黄、牡丹皮、人参、梨汁、竹沥之属，皆为治法。仲景每用天水散以清虚热，止取滑石、甘草，一甘一寒之义也。设误投参、耆、苓、术补脾之药为补，宁不并邪热而补之乎？至于饮食之补，但取其气，不取其味，如五谷之气以养之，五菜之气以充之，每食之间，便觉津津汗透，将身中蕴蓄之邪热，以渐运出于毛孔，何其快哉！人皆不知此理，急于用肥甘之味以补之，目下虽精采健旺可喜，不思油腻阻滞经络，邪热不能外出，久久充养完固，愈无出期矣。前哲有鉴于此，宁食淡菇蔬，使体暂虚而邪易出，乃为贵耳。前药中以浮肿属脾，用苓术为治；以不寐责心，用枣仁茯神为治。总以补虚清热之旨未明，故详及之。

胡卣臣先生曰："伤寒后饮食药饵二法，足开聋聩。"

答门人问蒋中尊受病致死之因

门人问曰："崇明蒋中尊病伤寒，临危求肉汁淘饭半碗，食毕，大叫一声而逝，此何故也？"答曰："今人外感病，兼内伤者多，用药全要分别。如七分外感，三分内伤，则治外感药中宜用缓剂、小剂，及姜、枣和中为引，庶无大动正气汗血等累；若七分内伤，三分外感，则用药全以内伤为主，但加入透表药一味，而热服，以助药势，则外感自散。盖以内伤之人，才有些微外感，即时发病，不似壮盛之人，必所感深重，其病乃发也。蒋中尊者，向曾见其满面油光，已知其精神外用，非永寿之人也。人惟欿然[1]不足，方有余地，可以应世，可以当病。若夫神采外扬，中之所存，宁复有几耶？近闻其宦情与声色交浓，霄征海面，冒蜃烟蛟雾之氛，尚犯比顽之戒，则其病纯是内伤，而外感不过受雾露之气耳。雾露之邪，其中人也，但人气分清道，原不传经，故非发表攻里所能驱，培元气，厚谷气，则邪不驱而自

1. 欿(kǎn 坎)然：不满足貌。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出。设以其头晕发热，认为太阳之症，误表其汗，则内伤必转增，而危殆在所必致矣。且内伤之人，一饱一饥，蚤已生患，又误以为伤寒而绝其食，已虚益虚，致腹中馁惫，求救于食。食入大叫一声者，肠断而死也。此理甚明，如饥民仆地即死，气从中断，不相续也。又如膈病，展转不能得食，临危每多大叫而逝，以无外感之邪乱其神明，是以炯炯自知其绝也。果有外邪与正交争，其人未死前，先已昏迷不省矣，安得精明若是哉？子以望、闻、问、切之先，早清其鉴可矣。”

门人又问曰：“每见人之神采外扬者，病发恒多汗而躁急不识[1]，何药可以治之？”答曰：“上药在以神治神。盖神既外扬，必须内守，方可逆挽。老子所谓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真对症之药也。若夫草木之性，则取其气下达而味沉厚者，用之恒使勿缺，仿灌园之例，频频预沃之以水，而防其枯竭可也。”

门人又问曰：“临危索饭之时，尚有药可救否？”曰：“独参汤可以救之。吾尝治一孕妇伤寒，表汗过后，忽唤婢作伸冤之声，知其扰动阳气，急迫无奈，令进参汤，不可捷得，遂以白术三两，熬浓汁一碗与服，即时安妥。况人参之力百倍白术耶！”

论内伤转疟宜防虚脱并治验

袁继明素有房劳内伤。偶因小感，自煎姜葱汤表汗，因而发热，三日变成疟疾。余诊其脉，豁大空虚，且寒不成寒，热不成热，气急神扬，知为元阳衰脱之候。因谓其父曰：“令郎光景，窃虑来日疟至，大汗不止，难于救药。倘信吾言，今晚急用人参二两，煎浓汤频服防危。”渠父不以为意。次日五鼓时，病者精神便觉恍惚，扣门请救，乃觅参至，疟已先发矣。余甚徬徨，恐以人参补住疟邪，虽救急无益也，只得姑俟疟势稍退，方与服之。服时已汗出沾濡。顷之，果然大汗不止，昏不知人，口流白沫，灌药难入，直至日暮，白沫转从大孔遗出，余喜曰：“白沫下行可无恐矣。但内虚肠滑，独参不能胜任。”急以附子理中汤，连进四小剂，人事方苏能言，但对面谭事不清，门外有探病客至，渠忽先知，家人惊以为祟。余曰：“此正神魂之离舍耳！吾以独参及附子理中，驷马[2]之力追之，尚在半返未返之界，以故能知宅外之事。”再与前药二剂而安。

胡卣臣先生曰：“病情上看得委曲周至，大开生面。”

推原陆中尊疟患病机及善后法

陆六息先生体伟神健，气旺血充，从来无病。佐任以后，适值奇荒巨寇，忧劳百倍，因而病疟。食饮减少，肌肉消瘦，形体困倦，口中时时嗳气。其候一日轻，一日重，缠绵三月，大为所苦。察脉辨症，因知先生之疟，乃饥饱劳佚所感，受伤在阳明胃之一经。夫阳经受病，邪气浅而易愈，乃至为所苦者，缘不识病之所在，药与病邪不相值，反伤其正耳！诚知病邪专专在胃，则胃为水谷之海、多气多血之区，一调其胃，而疟立止矣。故饮食减而大便转觉艰涩者，胃病而运化之机迟也。肌肉消瘦者，胃主肌肉也。形体困倦者，胃病而约束之机关不利也。口中时时嗳气者，胃中不和而显晦塞之象也。至于一日轻而一日重者，此人所不经见之症，病机之最当发明者，其候亦阳明胃经之候也。《内经·阳明脉解篇》有曰：阳明之病，恶人与火，闻木声则惕然而惊。及《刺疟篇》又曰：阳明之症，喜见火，喜见日月光。何经文之自为悖谬耶？不知此正更实更虚之妙义，而与日轻日重之理相通者也。夫阳明得病之始，则邪气有余，故恶人恶火恶木音者，恶其助邪也。及其病久，则邪去而正亦虚，故喜火喜日月光者，喜其助正也。若是则时日干支之衰旺，其与人身相关之故，可类推矣。盖甲丙戊庚壬者，天时之阳也；乙丁己辛癸者，天时之阴也。疟久食减，胃中之正已虚，而邪去未尽，是以值阳日助正，而邪不能胜则轻，值阴日助邪，而正不能胜则重也。夫人身之病，至于与天时相召，亦云亟矣。使当日稍知分经用药，何至延绵

① 识：善成堂本作“宁”。

② 驷马：指同驾一辆车的四匹马。这里比喻药力大。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若是哉！迄今吃紧之处，全以培养中气为主。盖人虽一胃，而有三脘之分：上脘象天，清气居多；下脘象地，浊气居多；而其能升清降浊者，全赖中脘为之运用，一如天地定位，不可无人焉参赞之也。先生下脘之浊气，本当下传也，而传入肠中则艰，不当上升也，而升至胸中甚易者，无他，中脘素受饮食之伤，不能阻下脘浊气上干清道耳。试观天地间，有时地气上而为云，必得天气下而为雨，则二气和而晴爽立至。若一味地气上升，天气不降，则太空窒塞，而成阴曀之象。人之胃中亦犹是也。清浊偶有相干，顷当自定，设有升无降则逼矣。故中脘之气旺，则水谷之清气上升于肺，而灌输百脉，水谷之浊气下达于大小肠，从便溺而消，胸中何窒塞之有哉？此所以培养中气为亟亟也。中气旺，则浊气不久停于下脘，而脐下丹田之真气，方能上下无碍，可以呼之于根，吸之于蒂，深深其息矣。所用六味地黄丸，凝滞不行之药，大为胃病所不宜。况于浊气上干，反以阴浊之属，扬波助流，尤无所取。今订理中汤一方，升清降浊为合法耳。

胡卣臣先生曰："说病机处花雨缤纷，令观者得未曾有。"

力争截疟成胀临危救安奇验

刘泰来年三十二岁，面白体丰。夏月惯用冷水灌汗，坐卧巷曲当风。新秋病疟三五发，后用药截住，遂觉胸腹间胀满日增。不旬日外，腹大胸高，上气喘急，二便全无，饮食不入，能坐不能卧，能俯不能仰，势颇危急。虽延余至家，其专主者在他医也。其医以二便不通，服下药不应，商用大黄二两，作一剂。病者曰："不如此不能救急，可速煎之。"余骇曰："此名何病，而敢放胆杀人耶？"医曰："伤寒肠结，下而不通，惟有大下一法，何谓放胆？"余曰："世间有不发热之伤寒乎？伤寒病因发热，故津液枯槁，肠胃干结，面可用下药以开其结。然有不转失气者不可攻之戒，正恐误治太阴经之腹胀也。此病因腹中之气散乱不收，故津水随气横决四溢而作胀，全是太阴脾气不能统摄所致。一散一结，相去天渊，再用大黄猛剂大散其气，若不胀死，定须腹破。曷不留此一命，必欲杀之为快耶？"医唯唯曰："吾见不到，姑已之。"出语家人曰："吾去矣！此人书多口溜，不能与争也。"病家以余逐其医而含怒，私谓医虽去，药则存，且服其药，请来未迟。才取药进房，余从后追至，掷之沟中。病者殊错愕，而婉其辞曰："此药果不当服，亦未可知，但再有何法，可以救我？"其二弟之不平，则征色且发声矣。余即以一柬，面辨数十条，而定理中汤一方于后。病者见之曰："议论反复精透，但参、术助胀，安敢轻用？大黄药已吃过二剂，尚未见行，不若今日且不服药，捱[1]至明日，再看光景。"亦无可奈何之辞也。余曰："何待明日，腹中真气渐散，今晚子丑二时，阴阳交剥之界，必大汗晕眩，难为力矣。"病者曰："锉好一剂，俟半夜果有此症，即刻服下何如？不识此时服药，尚可及否？"余曰："既畏吾药如虎，煎好备急亦通。"余就客寝，坐待室中呼召，绝无动静。次早，其子出云："昨晚果然出汗发晕，忙服蓴剂，亦不见效，但略睡片时，仍旧作胀。"进诊，病者曰："服药后，喜疾势不增，略觉减可，且再服一剂，未必大害。"余遂以三剂药料作一剂，加人参至三钱，服过又进一大剂，少加黄连在内。病者扶身出厅云："内胀大减，即不用大黄亦可耐。但连日未得食，必用大黄些些，略通大便，吾即放心进食矣。"余曰："如此争辨，还认作伤寒病，不肯进食，其实吃饭吃肉，亦无不可。"于是以老米煮清汤饮之，不敢吞粒。余许以次日一剂，立通大便。病者始快，其二弟亦快，云："定然必用大黄，但前后不同耳。"次日，戚友俱至，病者出厅问药。余曰："腹中原是大黄推荡之泄粪，其所以不出者，以膀胱胀大，腹内难容，将大肠撑紧，任凭极力努挣，无隙可出。看吾以药通膀胱之气，不治大便，而大便自至，足为证验。"于是以五苓散本方与服，药才入喉，病者即索秽桶，小便先出，大便随之，顷刻泄下半桶。观者动色，竟称华佗再出，然亦非心服也。一月后，小患伤风，取药四剂，与葱酒杂投，及伤风未止，并谓治胀亦属偶然，竟没其功。

---

① 捱(ái 哀)：通"挨"。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然余但恨不能分身剖心，指引迷津耳，实无居功之意也！

胡卣臣先生曰："世间不少血性男子，然肝脑无补者多矣。此段转移，全在危疑关头着力，所以为超。"

详述陆平叔伤寒危症治验并释门人之疑

陆平叔文学，平素体虚气怯，面色痿黄，药宜温补，不宜寒凉，固其常也。秋月犹患三疟，孟冬复受外寒，虽逗寒热一班，而未至大寒大热。医者以为疟后虚邪，不知其为新受实邪也。投以参术补剂，转致奄奄一息。迁延两旬，间有从外感起见者，用人参白虎汤，略无寸效。昏昏默默，漫无主持。弥留之顷，昆弟子侄仓皇治木，召昌诊视，以决行期之早暮，非求治疗也。昌见其脉未大坏，腹未大满，小水尚利，但筋脉牵掣不停，因谓此病九分可治，只恐手足痿废。仲景有云：经脉动惕者，久而成痿。今病已廿三日之久，血枯筋燥，从可识矣。吾今用法，治则兼治，当于仲景之外，另施手眼。以仲景虽有大柴胡汤两解表里之法，而无治痿之法，变用防风通圣散成方，减白术，以方中防风、荆芥、薄荷、麻黄、桔梗为表药，大黄、芒硝、黄芩、连翘、栀子、石膏、滑石为里药，原与大柴胡之制相仿，但内有当归、川芎、芍药，正可领诸药深入血分，而通经脉。减白术者，以前既用之贻误，不可再误耳。当晚连服二剂，第一剂殊若相安，第二剂大便始通。少顷睡去，体间津津有汗。次早再诊，筋脉不为牵掣，但阳明胃脉洪大反加，随用大剂白虎汤，石膏、知母，每各两许，次加柴胡、花粉、芩、柏、连翘、栀子，一派苦寒，连进十余剂，神识始得渐清，粥饮始得渐加，经半月始起坐于床，经一月始散步于地。人见其康复之难，咸忧其虚。抑且略一过啖，即尔腹痛便泄，俨似虚证。昌全不反顾，但于行滞药中加用柴胡、桂枝，升散余邪，不使下溜而变痢以取愈。然后改用葳蕤、二冬，略和胃气，间用人参不过五分。前后用法，一一不违矩矱[1]，乃克起九死于一生也。门人不解，谓先生治此一病，藉有天幸。《内经》云：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先生今但责其邪盛，而不责其体虚，是明与《内经》相背也。余笑曰："吾非弩未忘本，此中奥义，吾不明言，金针不度也。缘平叔所受外邪，不在太阳，而在阳明，故不但不恶寒，且并无传经之壮热，有时略显潮热，又与内伤发热相仿，误用参、术补之，邪无出路，久久遂与元气混合为一，如白银中倾入铅铜，则不成银色，所以神识昏惑，嘿嘿不知有人理耳。又阳明者，十二经脉之长，能束筋骨而利机关。阳明不治，故筋脉失养，而动惕不宁耳。然经虽阳明，而治法迥出思议之表。仲景云：阳明居中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又云：伤寒欲再作[2]经者，针足阳明，使邪不传则愈。凡此皆指已汗、已下、已传经之邪为言，故中土可以消受。若夫未经汗下，未周六经，方盛之邪，中土果能消之否耶？所以仲景又云：阳明中风，脉弦浮大而短气，腹都满，胁下及心痛，久按之气不通，鼻干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黄，小便难，有潮热，时时哕，耳前后肿，刺之小瘥，外不解。病过十日，脉续浮者，与小柴胡汤；脉但浮无余证者，与麻黄汤。若不尿，腹满加哕者不治。平叔之脉，弦浮大而短气，鼻干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黄，过经二十余日不解，悉同此例。第其腹未满，小水尚利，则可治无疑。然治较此例倍难，以非一表所能办也。今为子辈畅发其义：夫天包地外，地处天中，以生以长，以收以藏，玄穹不尸其功，而功归后土，故土膏一动，百草莫不蕃茂，土气一收，万物莫不归根。仲景之言中土，但言收藏，而生长之义，在学者自会。设偏主收藏，则是地道有秋冬，无春夏，能化物而不能造物矣，治病之机亦然。平叔之病，举外邪而锢诸中土，则其土为火燔之焦土，而非膏沐之沃土矣，其土为灰砂打和之燥土，而非冲纯之柔土矣。焦土燥土，全无生气，而望其草木生之也，得乎？吾乘一息生机，大用苦寒，引北方之水，以润泽其枯槁，连进十余剂，其舌始不向唇外吮咂，所谓水到渠成。乃更甘寒一二

---

① 矩矱(huò 霍)：犹规矩法度。

② 作：善成堂本作"传"。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剂，此后绝不胃方者，知其饮食入胃，散精于脾，如灵雨霈霖[1]，日复一日，优渥[2]沾足，无藉人工灌溉，而中土可复稼穑之恒耳。必识此意，乃知吾前此滥用苦寒，正以培生气也。生气回而虚者实矣。夫岂不知其素虚，而反浚其生耶！”

面议何茂倩令嫒病单腹胀脾虚将绝之候

从来肿病，遍身头面俱肿，尚易治，若只单单腹肿，则为难治，此其间有所以然之故，不可不辨也。盖传世诸方，皆是悍毒攻劫之法，伤耗元气，亏损脾胃，可一不可再之药。纵取效于一时，倘至复肿，则更无法可疗，此其一也。且遍身俱肿者，五脏六腑，各有见症，故泻肝、泻肺、泻膀胱、泻大小肠之药，间有取效之时，而单单腹肿，则中州之地，久窒其四运之轴，而清者不升，浊者不降，互相结聚，牢不可破，实因脾气之衰微所致。而泻脾之药，尚敢漫用乎！此又其一也。且肿病之可泻者，但可施之西北壮盛，及田野农夫之流，岂膏粱老少之所能受？设谓肿病为大满大实，必从乎泻，则病后肿与产后肿，将亦泻之耶？此又其一也。且古方原载肿病五不治：唇黑伤肝，缺盆平伤心，脐出伤脾，背平伤肺，足底平满伤肾，此五者不可治矣。是其立方之意，皆非为不可治之症而设。后人不察，概从攻泻者何耶？惟理脾一法，虽五脏见不治之症，而能治者尚多，此又其一也。张子和以汗吐下三法，劫除百病，后人有谓子和之书，非子和之笔，乃麻征君文之者，诚为知言。如常仲明云：世人以补剂疗病，宜乎不效者，此则过信刘张之学，而不顾元气之羸劣耳。所以凡用劫夺之药者，其始非不遽消，其后攻之不消矣，其后再攻之如铁石矣！不知者见之，方谓何物邪气，若此之盛；自明者观之，不过为猛药所攻，即以此身之元气，转与此身为难者[3]，实有如驱良民为寇之比。所谓赤子盗兵，弄于潢池，亶[4]其然哉！明乎此，则有培养一法，补益元气是也；则有招纳一法，升举阳气是也；则有解散一法，开鬼门、洁净府是也。三法虽不言泻，而泻在其中矣，无余蕴矣。

胡卣臣先生曰：“胀满必从乎泻，然善言泻者，补之中无非泻也，观者须识此意，始得立言之旨。”

辨痢疾种种受症不同随症治验

胡太夫人，偶然肚腹不宁，泻下数行。医以痢疾药治之，其利转多。更引通因通用之法，用九蒸大黄丸三钱下之，遂扰动胃气胀痛，全不思食，有似闭口痢状。余诊之，见六脉皆沉而伏，应指模糊，亟曰：“此非痢疾之症，乃误治之症也。今但安其胃，不必治痢，而痢自止，不必治胀痛，而胀痛自止。”于是以四君子汤为主治，少加姜、蔻暖胃之药，用之二剂，痢果不作。但苦胃中胀痛不安，本欲加入行气之药，以冀胀消痛止，而速得进食。余固争曰：“宁可缓于食，不可急于药。盖以前因误药，引动胃气作楚，如治乱民，惟有安之之法。若再加行气，则胀痛必无纪极。”坚持前说，即用橘皮和中，亦须炒而又炒，绝不惹动其气。凡五日未得大便，亦不惹动其便，听其缓缓痛止、胀消、食进、便利，共七日全安。浑不见药之功，其实为无功之功也。噫！今之随主见而图可喜之功者，即生出事端，亦谓病之所有，非医之所造。谁悬明鉴，而令丝毫莫遁耶？此所以成时医之世界也。

张仲仪初得痢疾，三五行，即请往诊，行动如常，然得内伤之脉，而夹少阴之邪。余诊毕，即议云：“此症仍宜一表一里，但表药中多用人参，里药中多用附子，方可无患。若用痢疾门诸药，必危之道也。”仲仪以平日深信，径取前药不疑，然疾势尚未著也。及日西，忽发大热，身重如巨石，头在枕上，两人始能扶动，人事沉困，举家惶乱，忙忙服完表里二剂。次早诊时，即能起身出房，再与参附药二剂全安。若不辨症用药，痢疾门中，几曾有此等治法乎？况于疾未著而早见

---

① 霈霖(mamu 脉木)：小雨

② 优渥：浸润。

③ 者：原作“首”，据善成堂本改。

④ 亶(dǎn 胆)：实在；诚然。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乎？

周信用年七十三岁，平素体坚，不觉其老。秋月病痢，久而不愈。到冬月成休息痢，一昼夜十余行，面目脬肿，肌肤晦黑，求治于余。诊其脉沉数有力。谓曰："此阳邪陷入于阴之症也。吾以法治之，尚可痊愈，明日吾自袖药来面治。"于是以人参败毒散本方煎好，用厚被围椅上坐定，置火其下，更以布条卷成鹅蛋状，置椅褥上，殿定肛门，使内气不得下走。然后以前药滚热与服。良久又进前药，遂觉皮间有津津微润。再溉以滚汤，教令弩力忍便，不得移身。如此约二时之久，皮间津润总未干。病者心躁畏热，忍不可忍，始令连被卧于床上。是晚止下痢二次。已后改用补中益气汤，一昼夜止下三次。不旬日而全愈。盖内陷之邪，欲提之转从表出，不以急流挽舟之法施之，其趋下之势，何所底哉！闻王星宰世兄，患久痢，诸药不效，苏郡老医，进以人参败毒散，其势差减，大有生机，但少此一段斡旋之法，竟无成功。故凡遇阳邪陷入阴分，如久疟久痢久热等症，皆当识此意。使其缓缓久久透出表外，方为合法。若急而速，则恐才出又入，徒伤其正耳！

朱孔阳年二十五岁，形体清瘦，素享安逸。夏月因构讼，奔走日中，暑湿合内郁之火而成痢疾，昼夜一二百次，不能起床，以粗纸铺于褥上，频频易置。但饮水而不进食，其痛甚厉，肛门如火烙，扬手踢足，躁扰无奈。余诊其脉，弦紧劲急，不为指挠。谓曰："此症一团毒火，蕴结在肠胃之内，其势如焚，救焚须在顷刻，若二三日外，肠胃朽腐矣！"于是以大黄四两，黄连、甘草各二两，入大砂锅内煎，随滚随服。服下入事稍宁片刻，少顷仍前躁扰。一昼夜服至二十余碗。大黄俱已煎化，黄连、甘草俱煎至无汁。次日病者再求前药。余诊毕，见脉势稍柔，知病可愈。但用急法，不用急药，遂改用生地黄、麦门冬各四两、另研生汁，而以天花粉、牡丹皮、赤芍、甘草各一两，煎成和汁，大碗咽之。以其来势暴烈，一身津液，随之奔竭，待下利止，然后生津养血，则枯槁一时难回。今脉势既减，则火邪俱退，不治痢而痢自止，岂可泥滞涧之药，而不急用乎！服此药，果然下痢尽止，但遗些少气沫耳。第三日，思食豆腐浆。第四日，略进陈仓米清汁。缓缓调至旬余，方能消谷。亦见胃气之存留一线者，不可少此焦头烂额之客耳。

陈汝明病痢，发热如蒸，昏沉不食，重不可言，至第三日，危急将绝，方请余诊。其脉数大空虚，尺脉倍加洪盛。谓曰："此两症而凑于一时之症也。内有湿热，与时令外热相合，欲成痢症，尚不自觉，又犯房劳，而为骤寒所乘，以故发热身重，不食昏沉，皆属少阴肾经外感。少阴受邪，原要下利清白，此因肠中湿热，已蒸成猪肝鱼脑败浊之形，故色虽变而下利则同也。再用痢疾门药一剂，即刻不救矣！"遂忙以麻黄附子细辛汤一剂与之，表散外邪，得汗后热即微减。再以附子理中汤，连进二剂，热退身轻，能食。改用黄连理中汤丸，服至旬日全安。

叶茂卿幼男病痢，噤口发热十余日，呕哕连声不断。诊其关脉，上涌而无根，再诊其足脉，亦上涌而无根。谓其父曰："此非噤口痢之症，乃胃气将绝之症也。噤口痢者，虚热在胃，壅遏不宣，故觉其饱而不思食，治宜补虚清热两法。此因苦寒之药所伤，不能容食，治惟有颟顇温补一法而已。"于是以理中汤连投二剂，不一时痢下十余行，遍地俱污。茂卿恐药不对症，求更方。余曰："吾意在先救胃气之绝，原不治痢。即治痢，人之大小肠，盘叠腹中甚远，虽神丹不能遽变其粪。今藉药力催之速下，正为美事，焉可疑之！"遂与前药连服二日，人事大转，思食不哕，痢势亦减。四日后止便糟粕，以补中益气调理旬日，全安。此可见小儿之痢，纵啖伤胃者多，内有积热者少，尤不宜转用痢疾门中通套治法也。

浦君艺病痢疾，初起有表邪未散，而误用参术固表，使邪气深入，又误服黄连凉解，大黄推荡。治经月余，胃气不运，下利一昼夜百余行。一夕呕出从前黄连药汁三五碗。呕至二三次后，胃与肠遂打为一家，内中幽门、阑门，洞开无阻，不但粥饮直出，即人参浓膏才吞入喉，已汩汩从肠奔下。危急之中，诸昆玉及内戚俱探余曰："此症可无恐乎？"余曰："在此用药，便有可恃，吾岂不知疾势之危，但无别人可任，姑以静镇之，而殚

https://cnzyy.org

力以报知己耳。”于是以大剂四君子汤，煎调赤石脂、禹余粮二味，连连与服。服后其下奔之势少衰，但腹中痛不可忍　君艺曰：“前此下痢虽多，然尚不痛，服此药而痛增，未可再服矣！”余曰：“此正所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之说也。不痛则危，痛则安，何乐而不痛耶！”仍以前药再进，俟势已大减，才用四君子倍茯苓，十余剂全安。

胡卤臣先生曰：“闭门造车，出而合辙。使郡邑医学中，仿此议病，先衡量所造高下，然后用之则可矣。”

面议少司马李萍槎先生误治宜用急疗之法

老先生玉体清瘦，澹泊宁静以御神，病邪无从窃入，虽食饮素约，然三日始一更衣，出孔比入孔尤约，故精神有余，足以虑周当世，而中外倚毗壮猷也。偶因大便后寒热发作有时，颇似外感，其实内伤，非感也。缘素艰大便，努挣伤气，故便出则阴乘于阳而寒，顷之稍定，则阳复胜阴而热也。若果外感之寒热，何必大便后始然耶？此时但宜以和平之剂治内伤，辅养元气为上。加入外感药，驱导兼行，必致内伤转增。奈何先生方欲治肠中之燥，医家又欲除内蕴之湿，不思肠燥为相安之恒，可以不治。即治之不过润肠生血，亦无不可。若乃见为湿热，而用滑利之药以驱之则误甚矣！盖瘦人身中以湿为宝，有湿则润，无湿则燥。今指燥为湿，是指火为水也。且膀胱者，水道也；大肠者，谷道也。以三日一便之肠，误用滑药，转致僻出无度，犹不悔悟。每一大遗，辄矜祛湿之力，世间岂有湿从谷道而出之理哉！不过因主人暂快大肠之润，而谬饰其词耳。讵知沧海不足以实漏卮[1]，而元气日削乎？始之阴阳交胜者，渐至交离，而阴从泻伤，阳从汗伤。两寸脉浮而空，阳气越于上；关尺脉微而细，阴气越于下。不相维附，势趋不返矣。然汗出尚有时，而下利则无时，究竟阴阳之气，两竭于下，便出急如箭，肛门热如烙，此时尚以滑石、木通、猪苓、泽泻等，分利小水以止泄，不知阴虚自致泉竭，小便从何得来？止令数十年大肠之积蓄尽空，仰给于胃脘，食入毋俟停留，已挈柄而挹之下注。久久胃不能给，遂将肠中自有之垢，暗行驱下，其臭甚腥，色白如脓。垢尽而肠气亦不留，只是周身元气至宝，坐耗于空虚之府。非不服人参大补，然药力入胃则肠空，入肠则胃空，便出则肠胃俱空。繇是下空则上壅，胸膈不舒，喉间顽痰窒塞，口燥咽干，彻夜不寐。一切食物，惟味薄质轻者，胃中始爱而受之。此时尚图养血安神，调脾祛痰，旷日缓治，其不达时宜也甚矣！夫宣房瓠子之决，天子公卿，咸轻掷金马璧鸡奠之，以策群力，而襄底定。请以朝廷破格之法，而通于医药可乎？草野罔识忌讳，或者可与图功耳！

〔附〕**药议**　方用人参、白术、甘草、山茱萸、五味子、宣木瓜、白芍药、升麻、赤石脂、禹余粮。人参、白术、茯苓、甘草，为四君子汤，理脾胃之正药也。而不用茯苓者，以其淡渗，恐伤阴也。而用山茱萸以收肝气之散，五味子以收肾气之散，宣木瓜以收胃气之散，白芍药以收脾气及脏气之散。合之参术之补，甘草之缓，升麻之升，阴阳两和，俾元气上者下，而下者上，团聚于中不散，斯脉不至上盛，腹不至雷鸣，汗不至淋漓，肛不至火热，食饮自加，便泄自止。是收气之散，为吃紧关头，故取四味重复，藉其颛力。至于用涩以固脱，药味多般不同，此用禹余粮、石脂者，取其颛固下焦之脱也。况肠胃之空，非二味不填，肠垢已去，非二味不复。其粘着之性，所谓下焦有病人难会，须用禹余粮、赤石脂者，以是故也。又况误以石之滑者伤之，必以石之涩者救之，尤有同气相求之义耶！所以必用大剂药料，煎浓膏，调二末服下。恐药力清薄，不遂其留恋，故以啜羹之法用之，取其久停，又以饮醇之法用之，取其缓人，非谓一饮尽剂，强以所难也。先生弗解其意，见药剂过重，谓为难用。医者见二味涩药，又从旁破为不可用，不知十剂中涩居其一，如七曜经天，何可少一曜耶？且石脂不过土之赤者也，余粮不过土之外刚内柔者也。中州土病而引土为治，尚谓不宜，则诸草木之根荄，更无敢

---

① 卮(zhi 支)：盛酒的器具。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矣。东海西海，大下后世，有明者出焉。理自相同，光自不掩。必求行其所知，则贱者售，而病乃殆矣。谓之何哉！

先生闻名而请，极其敬重。及见议病方，反多疑意。不才即于方末慨叹数语，飘然而别。次日先生语戚友云：昨之论辨甚明，但石脂、余粮生平未曾服过，即娄中医者亦未曾用过，只得附未达不敢尝之义。华夫御孝廉荐治陈彦质之病，比先生更重几倍，石脂、余粮而收成功，其案具存，可覆阅也。其后往郡迎医，用补剂稍效。然不善于补，转致夜间健食，脾气泄露无余。肛门火烙，阳气下陷，久而不升，遂成臀痈，竟付外科治瘳。吁嗟！先生独何不身事视国也哉？

胡卣臣先生曰："萍槎司马扬历中外，清刚晓练。今之显允方叔也。从津门归，朝命再下，倚任方殷，司马淹留抱疴，竟至不起。使用嘉言之言，即以疆场死，不犹愈易簀家臣之手耶。"

面议陈彦质临危之症有五可治

陈彦质患肠风下血，近三十年，体肥身健，零星去血，旋亦生长，不为害也。旧冬忽然下血数斗。盖谋虑忧郁，过伤肝脾。肝主血，脾统血，血无主统，故出之暴耳！彼时即宜大补急固，延至春月，则木旺土衰，脾气益加下溜矣。肝木之风，与肠风交煽，血尽而下尘水，水尽而去肠垢，垢尽而吸取胃中所纳之食，汩汩下行，总不停留变化，直出如箭，以致肛门脱出三五寸，无气以收。每以热汤浴之，睁叫托入。顷之去后，其肛复脱一昼夜下利二十余行，苦不可言。面色浮肿，天然不泽，唇焦口干，鼻孔黑煤，种种不治，所共睹矣！仆诊其脉，察其症，因为借箸筹之，得五可治焉。若果阴血脱尽，则目盲无所视，今双眸尚炯，是所脱者下焦之阴，而上焦之阴犹存也，一也。若果阳气脱尽，当魄汗淋漓，目前无非鬼像，今汗出不过偶有，而见鬼亦止二次，是所脱者脾中之阳，而他脏之阳犹存也，二也。胃中尚能容谷些少，未显呕吐哕逆之症，则相连脏腑，未至交绝，三也。夜间虽艰于睡，然交睫时亦多，更不见有发热之候，四也。脉已虚软无力，而激之间亦鼓指，是禀受原丰，不易摧[1]朽，五也。但脾脏大伤，兼以失治旷日，其气去绝不远耳。经云：阳气者如天之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今阳气陷入阴中，大股热气，从肛门泄出，如火之烙，不但失所已也。所以犹存一线生意者，以他脏中未易动摇，如辅车唇齿，相为倚藉，供其绝乏耳。夫他脏何可恃也？生死大关，全于脾中之阳气，复与不复定之。阳气微复，则食饮微化，便泄微止，肛门微收。阳气全复，则食饮全化，便泄全止，肛门全收矣。然阴阳两竭之余，偏驳之药，既不可用，所藉者必参、术之无陂。复气之中，即寓生血，始克有济。但人参力未易办，况才入胃中，即从肠出，不得不广服以继之，此则存乎自裁耳！于是以人参汤调赤石脂末，服之稍安。次以人参、白术、赤石脂、禹余粮为丸服之，全愈。其后李萍槎先生之病，视此尚轻数倍，乃见石脂余粮之药，骇而不用，奈之何哉！

胡卣臣先生曰："似此死里求生，谁不乐从？其他拂情处，不无太直，然明道之与行术，则径庭矣。"

论黄湛侯吐血暴症治验

黄湛侯素有失血病。一晨起至书房，啼爆一口，倾血一盆，喉间气涌，神思飘荡，壮热如蒸，颈筋粗劲，诊其脉，尺中甚乱，曰："此昨晚大犯房劳，自不用命也。"因出验血，见色如太阳之红。其仆云："此血如宰猪后半之血，其来甚远。"不识痴人有此确喻。再至寝室，谓曰："少阴之脉，萦舌本。少阴者，肾也。今肾中之血，汹涌而出，舌本已硬，无法可以救急。"因谛思良久，曰："只有一法，不得已用丸药一服，坠安元气，若得气转丹田，尚可缓图。"因煎人参浓汤，下黑锡丹三十粒，喉间汩汩有声，渐下入腹。顷之，舌柔能言，但声不出。余亟用润下之剂，以继前药。遂与阿胶一味，重两许，溶化，分三次热服，溉以热汤，半日尽服。身热渐退，颈筋渐消，进粥与补肾

① 摧：原作"权"，据善成堂本改。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药，连服五日，声出喉清，人事向安。但每日尚出深红之血盏许，因时令大热，遵《内经》热淫血溢，治以咸寒之旨，于补肾药中，多加秋石，服之遂愈。

胡卣臣先生曰："此等治法，全在批郤导窾处用意，未许向痴人说梦。"

论闻君求血症兼痰症治法

闻君求有失血疾，时一举发，其出颇多。咳嗽生痰，上气，面青少泽。其脉厥阴肝部独伤，原于忿怒之火无疑。合色脉谛详，总是阴血不足也。但从前所用之药，本以生血，反滋其痰，本以驱痰，转耗其血，似是而非，谁其辨之？夫脉之充也，色之华也，皆气与血为之也。以脱血故，致令气亦易脱，每每上升胸膈，喘促胀闷，不利于语言行持。虽举发有时，然非细故矣。乃用行气药以取快，何异操刀使割耶！ 诚欲气不上升，无过于血日滋长，暗将浮游之气，摄人不息之途，乃为良治。然胸膈肺胃间，顽痰胶结，既阻循环，又难培养，似乎痰不亟除，别无生血之法矣。不知此症而欲除痰，痰未必除，气已先尽，不得之数也。从来痰药入腹，其痰不过暂开复闭，劳而无功。吾于此每用乘机利导之法，先以微阳药开其痰，继以纯阴峻投，如决水转石，亟过痰之关隘，迨至痰之开者复闭，所用生血之药，蚤已从天而下。日续一日，久久而血生，血生而气返血室，如浪子归家，转能兴家。所藉以驱胶结之痰者，即此气也。此际始加除痰之药，庶几痰去气存，累年之疾，至是始得安痊耳！ 然饮食最宜致慎，不但肥甘生痰，厚味伤阴已也。人身自平旦至日中，行阳二十五度，饮食易消，故不成痰。自日中至合夜，行阴二十五度，饮食不消，故易成痰。释教以过午戒食，其大药王护身之一则欤！进之调摄，尤为紧关。盖贤人尝以秋冬养阴。秋者于时为收，冬者于时为藏。法天地之收藏，而宁茹毋吐，宁拒毋迎，宁早卧，毋早兴。蛰虫尚知闭户，岂君子可无居室之功耶！况乎欲血不再脱，尤贵退藏于密耶！ 又况乎厥阴肝木受病，其憔悴之色，见于三时者，犹可诿之病色。至春月发荣之时，更何诿耶？然春月之荣，不自春月始也，始于秋冬收藏之固。设冬月水脏所储者少，春月木即欲发荣，其如泉竭，不足以溉苞稂何？ 故失此不治，至春病危始图之，则万无及矣。

胡卣臣先生曰："扪虱而谭，可惊四座。"

为顾枚先议失血症治并论病机

顾枚先年二十余岁，身躯肥大，平素嗜酒，迩来鳏居郁郁。壬午孟夏，患失血症，每晚去血一二盏，至季夏时，去血无算。面色不见憔悴，肌肉不见消瘦，诊其脉亦不见洪盛，昼夜亦不见寒热。但苦上气喘促，夜多咳嗽，喉间窒塞，胸前紧逼，背后刺胀，腹中闷痛，躁急多怒。医以人参、阿胶治失血成法，用之月余，逾增其势。更医多方，以图用膏子之润上，而气时降也，用牛膝、黄柏之导下，而血时息也，及服酒研三七少许，则血止而咳亦不作。但未久，血复至，咳复增，又以为龙雷之火所致，思用八味丸中之些微附桂，以引火归原，总繇未识病情也。请因是症而益广病机焉！人身血为阴。男子不足于阴，故以血为宝。是以失血之症，阴虚多致发热，面色多致枯黑，肌肉多致消瘦。今病者不然，岂其有余于血哉？以病为饮醇伤胃。胃为水谷之海，多气多血，二十余年，水谷充养之精华，以渐内亏，而外不觉也。胃脉从头至足，本下行也，以呕血之故，逆而上行，则呼吸之音，必致喘急矣。胃之气传入大小肠膀胱等处，亦本下行也，以屡呕之故，上逆而不下达，则肠腹之间，必致痛闷矣。胃气上奔，呕逆横决，则胸中之气必乱。至于紧逼痛楚，则乱之甚矣！ 胸中之位舍有限，已乱之气，无处可容，势必攻人于背，以背为胸之府也。至于肩髃骨空，钻如刀刺，则人之深矣。故一胃耳分为三脘，上脘气多，下脘血多，中脘气血俱多，今胃中既乱，气血混矣。不但胃也，胃之上为膈，其心烦多怒者，正《内经》所谓血并于膈之上，气并于膈之下致然，气血倒矣！ 所以《内经》又言：血并于阳，气并于阴，乃为热中。又言：瘅成为消中。瘅即热也。消中者，善食多饥，而肌肉暗减也。病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者之嗜[1]饮，为热积胃中，其不病消中，而病呕血者何耶？《内经》又以胃脉本宜洪盛，反得沉细者，为胃气已逆。若人迎脉盛，则热聚于胃，而内生痈。今胃脉已见沉细，其不成胃痈，而成呕血者，又何耶？不知病者呕血之源，与此两者同出异名耳！热积于中即为消，血积于中即为痈。而随积随呕，则为此症。揆其致此之繇，必以醉饱入房而得之。盖人身气动则血动，而构精时之气，有乾坤鼓铸之象，其血大动。精者，血之所化也，灌输原不止胃之一经。独此一经所动之血，为醉饱之余所阻，不能与他经之血，缉续于不息之途，是以开此脱血一窦。今者竟成熟路矣。欲治此病，不如此其分经辨症，何从措手乎？岂惟经也，络亦宜辨。胃之大络，贯膈络肺，不辨其络，亦孰知膈间紧迸，肺间气胀痰胶，为胃病之所传哉？当此长夏土旺，不惟母病，而子失养，抑且母邪尽传于子，至三秋燥金司令，咳嗽喘满之患必增，不急治之，则无及矣！今岁少阴司天。少阴之上，热气主之，运气热也。夏月适当暑热，时令热也。而与胃中积热，合煽其虐，不治其热，血必不止。然不难于血之止也，第患其止而聚也。聚于中为蛊、为痈，犹缓也。聚于上为喘、为厥，则骤也。惟遵《内经》热淫血溢，治以咸寒之旨为主治。咸能走血，寒可胜热，庶于消渴痈疽两患，可无妨碍。然必先除经病，务俾经脉下走，经气下行，后乃可除络中之病，譬沟渠通而行潦始消也，未易言也。

病者呕血经久，无法可止，父兄敦请仆往救治，告以必须议病不议药，方能用，予乃定是案。用玄明粉化水煮黄柏，秋石化水煮知母，以清解蕴热而消瘀化疽，加甘草以调其苦，独取咸寒气味，进四剂而血止，可谓神矣！医者果然破药性太寒，渠家果不终其用。延至八月，病者胸胁高肿数围，肺内生痈，寒热大作，喘咳不休，食饮不入，俯几不敢动移，以致臀肉磨穿，危在呼吸。百计强与医治，断不应命，父兄因生仇恨，再求为其所难，以曲尽人情，只得极力治之。变症蜂出，通计免于五死而得五生。病者不戒，兼啖生冷，肺复生痈。一夕呕痰，如猪胆状者，百十余枚。一脏两伤，竟至不起。仆焦劳百日，心力俱殚，第无如末流难挽何矣！

胡卣臣先生曰："向传顾病治愈，竟称神仙。其后未免以成败论矣。倘用咸寒时，遇有识者赞之，何至渴而穿井，斗而铸兵耶！然此案堪自传也。"

面论顾季掖乃室奇症治之奇验

顾季掖乃室，仲夏时，孕已五月，偶尔下血，医以人参、阿胶勉固其胎。又经一月，身肿气胀，血逆上奔，结聚于会厌胸膈间。食饮才入，触之痛楚，转下甚艰，稍急即连粒呕出，全如噎症。更医数手，咸以为胎气上逼，脾虚作肿，而成膈噎也。用人参之补，五味之收为治。延至白露节，孕期已八月，而病造极中之极，呼吸将绝。始请余诊，毫不泄露病状。其脉尺部微涩难推，独肺部洪大无伦，其喘声如曳锯，其手臂青紫肿亮，若殴伤色。余骇曰："似此凶症，何不早商？"季掖曰："昨闻黄恕旭乃室，有孕而膈噎，得遇良治而愈，是以请教。但内子身肿气急，不识亦可疗否？"余曰："此症吾视若悬鉴，不必明言，以滋惊恐，姑以善药一二剂，通其下闭上壅可也。"季掖必求病名。余曰："上壅者，以肺脉之洪大，合于会厌之结塞，知其肺当生痈也；下闭者，以肺脉之微涩，合于肉色之青肿，知其胎已久坏也；善药者，泻白散加芩桔之苦以开之，不用硝黄等厉药也。"服一大剂腹即弩痛，如欲产状。季掖曰："产乎？"余曰："肺气开而下行，数时闭拒，恶秽得出可也，奚产之云？"再进一剂，身肿稍退，上气稍平，下白污如脓者数斗，裹朽胎而出。旬余尚去白污，并无点血相间，可知胎朽腹中，已近百日，荫胎之血，和胎俱化为脓也。病者当时，胸厌[2]即开，连连进粥，神思清爽。然朽胎虽去，而秽气充斥周身，为青肿者未去也；胸厌虽宽，而肺气壅遏，为寒热咳嗽者未除也。余认真一以清肺为主，旬余果获安痊。

顾生升恒曰："先生议内子病，余甚骇，为不

① 嗜：原作"皆"，据善成堂本改。

② 厌：原作"胸"，据善成堂本改。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然。及投剂如匙开钥，其言果验。朽物既去，忽大肿大喘可畏。先生一以清肺药，批郤导窾，病邪旋即解散，不二旬，体复康平，抑何神耶！内子全而老母不至扪鬻，幼子不至啼饥，此身不致只影，厚德固难为报耳！因思谭医如先生，真为轩岐继后。世俗之知先生者，即谓之谤先生可也。然而自世之下，犹当有闻风兴起者矣！"昆庠晚学顾升恒季掖甫谨识于案末。

面论姜宜人奇症与交肠不同治法迥异

姜宜人得奇症，简《本草经疏》，治交肠用五苓散之说，以为神秘。余见之，辨曰：交肠一症，大小二便，易位而出，若交肠然。古用五苓治之，专为通前阴而设也。若此症闭在后阴，二便俱从前阴而出，拟之交肠，诚有似是而非者。况交肠乃暴病，骤然而气乱于中。此症乃久病以渐而血枯于内，有毫厘千里之不同，安得拟之。原夫疾之所始，始于忧思，结而伤脾。脾统血者也，脾伤则不能统摄，而错出下行，有若崩漏，实名脱营。脱营病宜大补急固，乃误认为崩漏，以凉血清火为治，则脱出转多。不思天癸已尽，潮泛已绝，万无是病。其年高气弱，无血以实漏卮者，毫不念也。于是胞门子户之血，日渐消亡，势不得不借资，不仰给矣。借资于大肠，转将大肠之血，运输而渗入胞囊。久之大肠之血亦尽，而大肠之气，附血而行者，孤而无主，为拳为块，奔疼涣散，与林木池鱼之殃祸同矣。又如救荒者，剥邻国为立尽之墟所不顾矣，犹未也。仰给于胃脘，转将胃脘之血，吸引而渗入胞囊。久之胃脘之血亦尽，下脱之血，始无源自止。夫胃脘之血，所以荣周身而灌百脉者，今乃暗归乌有，则苞稂失润，而黍离足忧。血尽而止，较之血存而脱，又倍远矣。故血尽然后气乱，气乱然后水谷舍故趋新，舍宽趋隘，江汉雨渠，并归一路，身中为之大乱，势必大肠之故道复通，乃可拨乱返治。与五苓一方，全无干涉。又况水谷蒸胃入肠，另有幽门泌别清浊，今以渗血之故，酿为谷道，是幽门辟为坦径矣，尚可用五苓再辟之乎？又况五苓之劫阴，为亡血家所深戒乎？今之见一病辄有一药横于胸中，与夫执成方奉为灵秘者，大率皆误人者也。若宜人之病，余三指才下，便问曰："病中多哭泣否？"婢媪曰："时时泣下。"乃知脏燥者多泣。大肠方废而不用也，交肠云乎哉？今大肠之脉，累累而现于指，可虞之时，其来春枣叶生乎！枣叶生而言果验。

胡卣臣先生曰："此等症他人不能道只字，似此河汉无极，而更精切不可移易，为难能矣！"

治陆令仪尊堂肺痈奇验

陆令仪尊堂，平日持斋，肠胃素枯，天癸已尽之后，经血犹不止，似有崩漏之意。余鉴姜宜人交肠之流弊，急为治之，久已痊可。值今岁秋月，燥金太过，湿虫不生，无人不病咳嗽。而尊堂血虚津枯之体，受伤独猛，胸胁紧胀，上气喘急，卧寐不宁，咳动则大痛，痰中带血而腥，食不易入，声不易出，寒热交作，而申酉二时，燥金用事，诸苦倍增。其脉时大时小，时牢时伏，时弦紧。服清肺药，如以勺水沃焦，无俾缓急。诸子徬徨无措，知为危候。余亦明告以肺痈将成，高年难任。于是以葶苈大枣泻肺汤，先通其肺气之壅。即觉气稍平，食稍入，痰稍易出，身稍可侧，大有生机。余曰："未也。吾见来势来太急，不得已而取快于一时，究竟暂开者，易至复闭。迨复闭，则前法不可再用矣。迨今乘其暂开，多方以图。必在六十日后，交冬至节，方是愈期。盖身中之燥，与时令之燥，胶结不解，必俟燥金退气，而肺金乃得太宁耳。"令仪昆季极恳颛力治之。此六十日间，屡危屡安，大率皆用活法斡旋。缘肺病不可用补，而脾虚又不能生肺。肺燥喜于用润，而脾滞又艰运食。今日脾虚之极，食饮不思，则于清肺药中，少加参、术以补脾；明日肺燥之极，热盛咳频，则于清肺药中，少加阿胶以润燥。日续一日，扶至立冬之午刻，病者忽然云："内中光景，大觉清爽，可得生矣。奇哉！"天时之燥去，而肺金之燥，遂下传于大肠，五六日不一大便，略一润肠，旋即解散，正以客邪易去耳！至小雪节，康健加餐，倍于曩昔。盖胃中空虚已久，势必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加餐，复其水谷容受之常，方为全愈也。令仪昆季咸录微功，而余于此症有退思焉。语云："宁医十男子，莫医一妇人。"乃今宁医十妇人，不医一男子矣！

胡卣臣先生曰："还丹不过九转，举世模之不就，陈诠可袭，活法难通也。"

议郭台尹将成血蛊之病

郭台尹年来似有劳怯意，胸腹不舒，治之罔效。茫不识病之所存也。闻仆治病，先议后药，姑请诊焉。见其精神言动，俱如平人，但面色痿黄，有蟹爪纹路，而得五虚脉应之。因窃疑而诘之曰："足下多怒乎？善忘乎？口燥乎？便秘乎？胸紧乎？胁胀乎？腹疼乎？"渠曰："种种皆然。此何病也？"余曰："外症尚未显，然内形已具，将来血蛊之候也。"曰："何以知之？"曰："合色与脉而知之也。夫血之充周于身也，荣华先见于面。今色黯不华，既无旧恙，又匪新痾，其所以憔悴不荣者何在？且壮盛之年，而脉见细损，宜一损皮毛，二损肌肉，三损筋骨，不起于床矣！乃皮毛肌肉步履如故，其所以微弱不健者又何居？是敢直断为血蛊。腹虽未大，而腹大之情状已著，如瓜瓠然，其日趋于长也易易耳。明哲可不见机于早耶？"曰："血蛊乃妇人之病，男子亦有之乎？"曰："男子病此者甚多，而东方沿海一带，比他处更多。医不识所繇来，漫用治气治水之法尝试，夭枉不可胜计，总缘不究病情耳。所以然者，以东海擅鱼盐之饶。鱼者甘美之味，多食使人热中；盐者咸苦之味，其性偏于走血。血为阴象，初与热合，不觉其病，日久月增，中焦冲和之气，亦积渐而化为热矣。气热则结，而血始不流矣。于是气居血中，血裹气外，一似妇女受孕者然。至弥月时，腹如抱瓮矣。但孕系于胞中，如熟果自落，蛊蟠于腹内，如附赘难疗，又不可同语也。究而论之，岂但东方之水土致然。凡五方之因膏粱厚味椒姜桂糈成热中者，除痈疽消渴等症，不尝见外。至胀满一症，人人无不有之。但微则旋胀旋消，甚则胀久不消而成蛊耳。倘能见微知著，宁至相寻于覆辙耶！要知人之有身，执中央以运四旁者也。今中央反竭四旁以奉其馆，尚有精华发见于色脉间乎，此所以脉细皮寒，少食多汗，胝羸之状，不一而足也。余言当不谬，请自揆之。"月余病成，竟不能用，半载而逝。

胡卣臣先生曰："议病开此一法门。后有作者，不可及矣。"

答门人问州守钱希声先生治法

门人问曰："州尊暴病，呕血数升，指尖微冷，喉间窒塞，声不易出，安危之机，关于医药。有用温补人参、阿胶之属者，有用凉血生地、玄参之属者，有用降火黄柏、知母之属者，漫难适从。请吾师确言其理，以开瞽聩。"答曰："古今论失血之症，皆混在痰火一门，是以言之不中肯綮。吾试为子详之。夫血病有新久微甚，无不本之于火。然火有阴阳不同，治法因之迥远。州尊虽旧尝失血，不过伤损之类，其原颇轻。今人春以来，忽尔呕血数盂，则出之暴矣。经云：暴病非阳，则其为火也。即非阳火，甚明。阳火者，五行之火，天地间经常可久之物，何暴之有？设其暴也，复可以五行之水折之，不能暴矣。惟夫龙雷之火，潜伏阴中，方其未动，不知其为火也。及其一发，暴不可御，以故载阴血而上溢。盖龙雷之性，必阴云四合，然后遂其升腾之势，若天青日朗，则退藏不动矣。故凡用凉血清火之药者，皆以水制火之常法，施之于阴火，未有不转助其虐者也。大法惟宜温补，而温补中之微细曲折，要在讲明有素。经曰：少阴之脉萦舌本。谓肾脉萦绕于舌根之间也。又曰：咯血者属肾。明乎阴火发于阴中，其血咯之成块面出，不比咳嗽痨症，痰中带血为阳火也。此义从前未有发明，惟汉代张仲景，为医中之圣，于伤寒症中垂戒一款云：误发少阴汗，动其经血者，下竭上厥为难治。后人随文读去，治下竭上厥之理，总置不讲。不知下竭者，阴血竭于下也；上厥者，阴气逆于上也。盖气与血两相维附。气不得血，则散而无统；血不得气，则凝而不流。故阴火动而阴气不得不上奔，阴气上奔，而阴血不得不从之上溢，阴血上溢，则下竭矣。血既上溢，其随血之气，散于胸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中，不能复返本位，则上厥矣。阴气上逆，不过至颈而止，不能越高巅清阳之位，是以喉间窒塞，心忡耳鸣，胸膈不舒也。然岂但窒塞不舒已哉？阴气久居于上，势必龙雷之火，应之于下。血不尽竭，不止也；气不尽厥，亦不止也。仲景所以断为难治者，其以是乎？但止曰难治，非谓不治也。仲景不立治法者，以另有《卒病论》十六卷，颛论暴病，后世散逸无传耳！吾为子大开其扃，则以健脾中之阳气为第一义。健脾之阳，一举有三善也：一者脾中之阳气旺，如天青日朗，而龙雷潜伏也；一者脾中之阳气旺，而胸中窒塞之阴气，如太空不留纤翳也；一者脾中之阳气旺，而饮食运化精微，复生其不竭之血也。况乎地气必先蒸土为湿，然后上升为云。若土燥而不湿，地气于中隔绝矣，天气不常清乎！今方书皆治阳火之法，至龙雷之火，徒有其名，而无其治，反妄引久嗽成痨，痰中带血之阳症，不敢用健脾增咳为例。不思咯血即有咳嗽，不过气逆上厥之咳，气下则不咳矣，况于原无咳嗽者乎！古方治龙雷之火，每用桂附引火归元之法，然施于暴血之症，可暂不可常。盖已亏之血，恐不能制其悍；而未动之火，恐不可滋之扰耳！究而论之，治龙雷之火，全以收藏为主，以秋冬则龙潜雷伏也。用收藏药不效，略用燥烈为乡导，以示同气相求之义则可。既已收藏，宁敢漫用燥烈乎？先生宿有损伤失血之病，值此上下交匮，功令森严，人心不逞，惴惴其不免，是劳伤又益以忧恐。恐则伤肾，而少阴之血，无端溢出，与仲景所谓误发少阴汗动其血者，初无少异矣！又况肝主谋虑，性喜疏泄，冬间肾气不藏，久已供肝木之挹取。今春令将行，而肝木居青龙之位，震雷之司，乘权用事，是以天时之龙雷未动，身中之龙雷先动，其血已暴涌而出。不识后此春夏十二气，龙雷大发之时，将何血以奉之耶？夫大病须用大药。大药者，天时春夏，而吾心寂然秋冬是也。昔人逃禅二字甚妙，夫禅而名之曰逃，其心境为何如哉？子后遇此病，必以崇土为先，土厚则阴浊不升，而血患自息。万物以土为根，元气以土为宅，不可不亟讲矣。”

胡卣臣先生曰：“今世失血一症甚夥，前后四案，发明无穷奥义，垂诲殷殷。此篇详论阴火原委，尤补千古阙失。”

李思萱乃室膈气危病治验
附叶氏妇治验

李思萱室人有孕，冬月感寒，至春而发，初不觉也。连食鸡面鸡子，遂成夹食伤寒，一月才愈。又伤食物，吐泻交作。前后七十日，共反五次，遂成膈症，滴饮不入。延诊时，其脉上涌而乱，重按全无。呕哕连绵不绝，声细如虫鸣，久久方大呕一声。余曰：“病者胃中全无水谷，已翻空向外，此不可救之症也。”思萱必求良治，以免余憾。余筹画良久，因曰：“万不得已，必多用人参。但才人胃中，即从肠出，有日费斗金，不勾西风一浪之譬，奈何？”渠曰：“尽在十两之内，尚可免备。”余曰：“足矣。”乃煎人参汤，调赤石脂末，以坠安其翻出之胃。病者气若稍回，少顷大便，气即脱去。凡三日服过人参五两，赤石脂末一斤，俱从大肠泻出。得食仍呕，但不呕药耳。因思必以药之渣滓，如粞粥之类与服，方可望其少停胃中，顷之传下，又可望其少停肠中。于是以人参、陈橘皮二味，剪如芥子大，和粟米同煎作粥，与服半盏，不呕。良久又与半盏。如是再三日，始得胃舍稍安。但大肠之空，尚未填实。复以赤石脂末为丸，每用人参汤吞两许。如是再三日，大便亦稀。此三日参橘粥内，已加入陈仓米，每进一盏，日进十余次，人事遂大安矣。仍用四君子汤丸调理，通共去人参九两全愈。然此亦因其胎尚未堕，有一线生气可续，故为此法以续其生耳。不然者用参虽多，安能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乡哉！后生一子，小甚，缘母病百日失荫之故。

叶氏妇，亦伤寒将发，误食鸡面鸡子，大热喘胀。余怜其贫，乘病正传阳明胃经，日间为彼双表去邪，夜间即以酒大黄、玄明粉，连下三次，大便凡十六行，胎仍不动。次早即轻安。薄粥将养，数日全愈。此盖乘其一日骤病，元气太旺，尽驱宿物以免缠绵也。设泥有孕，而用四物药和合下之，则滞药反为食积树党矣。

胡卣臣先生曰：“前治神矣，后治复不减。盖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前治明，后治良[1]也。行所明以持危扶颠，藉有天幸者多矣！此嘉言所以昭述其事，亦曰不得已欤！”

辨黄咫旭乃室膈气危症用缓治法而愈

咫旭乃室病膈气，二十余日，饮粒全不入口。延余诊时，尺脉已绝而不至矣。询其二便，自病起至今，从未一通，止是一味痰沫上涌，厌厌待尽，无法以处。邑庠有施姓者，善决生死，谓其脉已离根，顷刻当坏。余曰：“不然。《脉经》明有开活一款云：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不吐者死。是吐则未必死也。但得天气下降，则地道自通，故此症倍宜治中。以气高不返，中无开阖，因成危候。待吾以法缓缓治之，自然逐日见效。”于是始独任以观验否。乃遂变旋覆代赭成法，而用其意，不泥其方。缘女病至尺脉全无，则莫可验其受孕，万一有而不求，以赭石、干姜辈伤之，呼吸立断矣！姑阙疑。以赤石脂易赭石，煨姜易干姜，用六君子汤加旋覆花煎调，服下呕即稍定。其岳父见用人参，以为劫病而致憾。余曰：“无恐也。治此不愈，愿以三十金为罚，如愈一文不取。”乃全神照应，药必亲调，始与服之。三日后，渐渐不呕。又三日后，粥饮渐加，举家称快。但病者全不大便，至是已月余矣。一则忧病之未除，再则忧食之不运，刻刻以通利为嘱。余曰：“脏气久结，食饮入胃。每日止能透下肠中一二节，食饮积之既久，脏气自然通透。原议缓治，何得急图耶？”举家佥以余为不情，每进诊脉，辄闻病者鼻息之扬，但未至发声相詈耳！盖余以归地润肠之药，恐滞膈而作呕；硝黄通肠之药，恐伤胎而殒命。姑拂其请，坚持三五日，果气下肠通而病全瘳矣。病瘳而其家窃议曰：“一便且不能通，曷贵于医耶？”月余，腹中之孕，果渐形著。又议曰：“一孕且不能知，安所称高耶？”吁嗟！余之设诚而行，以全人夫妻子母，而反以得谤也，岂有他哉！惟余得谤，当世之所谓医者，然后乃得名耳！

胡卣臣先生曰：“议论入理之深，自然入俗之浅，如中无开阖之语，及脏气逐日渐通之语，岂堪向寻常索解耶！”

面议倪庆云危症再生治验

倪庆云病膈气十四日，粒米不入咽。始吐清水，次吐绿水，次吐黑水，次吐臭水。呼吸将绝，医已歇手。余适诊之，许以可救，渠家不信。余曰：“尽今一昼夜，先服理中汤六剂，不令其绝。来早转方，一剂全安。”渠家曰：“病已至此，滴水不能入喉，安能服药六剂乎？”余曰：“但得此等甘温入口，必喜而再服，不须过虑。”渠诸子或庠或弁，亦知理折。佥曰：“既有妙方，何不即投见效，必先与理中，然后乃用，此何意也？”余曰：“《金匮》有云，病人噫气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汤主之。吾于此病，分别用之者有二道：一者以黑水为胃底之水，臭水为肠中之水，此水已出，则胃中之津液，久已不存，不敢用半夏以燥其胃也；一者以将绝之气，止存一丝，以代赭坠之，恐其立断，必先以理中分理阴阳，俾气易于降下，然后代赭得以建奇奏绩。一时之深心，即同千古之已试，何必更疑？”及简仲景方，见方中止用煨姜而不用干姜，又谓干姜比半夏更燥，而不敢用。余曰：“尊人所噫者，下焦之气也；所呕者，肠中之水也。阴乘阳位，加以日久不食，诸多蛔虫，必上居膈间，非干姜之辣，则蛔虫不下转，而上气亦必不下转，妙处正在此。君曷可泥哉！”诸子私谓言有大而非夸者，此公颇似。姑进是药，观其验否。进后果再索药。三剂后，病者能言。云：“内气稍接，但恐太急，俟天明再服，后且转方为妥。”至次早未及服药，复请前医参酌。众医交口极沮，渠家并后三剂不肯服矣。余持前药一盏，勉令服之。曰：“吾即于众医前立地转方，顷刻见效，再有何说？”乃用旋覆花一味煎汤，调代赭石末，二茶匙与之。才一入口，病者曰：“好药，吾气已转入丹田矣！但恐此药难得。”余曰：“易耳！”病者十四日衣不解带，目不交睫，惫甚。因图脱衣安寝，冷气一触，复呕，与前药立止。思粥，令

---

① 良：善成堂本作“暗”。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食半盏。渠饥甚，竟食二盏，少顷已食六盏。复呕，与前药立止。又因动怒，以物击婢，复呕，与前药立止，已后不复呕。但困倦之极，服补药二十剂，丸药一斤，将息二月，始能远出，方悔从前少服理中之剂耳。

胡卣臣先生曰："旋覆代赭一方，案中屡建奇绩，但医家未肯信用。熟读前后诸案，自了无疑惑矣。"

论吴叔宝无病而得死脉

吴叔宝先生，因治长公圣符之暇日，无病索为立案，岂求隔垣早见，而撒土先防乎？仆未悉翁平素之脉，因尝药而吐泻交作，始为诊之。见脉躁而不静，劲而不柔，疑所伤甚大。乃翁漫不介意，无非恃体之坚固耳。及具道平昔，始知禀受元阳甚旺。从前所患，皆为热中之病。盖膏粱厚味之热，阳气载以俱升，势必发为痈疽疔毒，及脓贯斗许，毒尽而阳不乏，夫非得于天者厚耶！然屡费不赀，久从暗耗。况人身候转不常，始传热中，今传寒中矣。热中则一身之痰，俱变为热。痰热则走，故发为疮疡。寒中则一身之痰，俱变为寒。痰寒则凝，故结塞于胸膈，不易开散。一繇阳气高亢，一繇阳气卑微耳。今见脉中或三至一转，或五至一转，不与指相值，自为区别，虽名三五不调，其实阳气孤危已甚。翁弗病则已，万一病出，必匪舒徐纡缓，试即以冬时为譬，寒威凛冽，阴霾昼见，天日无光，或有之矣，能无虑乎！据所禀之厚，宜百年有常，乃今亦觉早衰，扶身药饵，有断不可缺者。服药而服返其驯，缉续阎间，尚可臻古稀之列，盖所禀之丰，如有国者祖功宗德之隆，即当衰季，复有中兴一段光彩耳。

翁见案不怿。至冬月果患胸腹紧痛，胀闷不堪，以滚酒热盐，内浇外慰，不止，服附子理中十数剂始安。次年四月，临丧过哀，呕血升余。服润滞药过多，饮食入胃，先痛后呕，大便粘滞而不坚燥，欲成痰膈。在郡更医十余手，杂投罔效。归用土医服观音对坐草，而胃气搜削殆尽。最后饮水恶热，乃胃中久失谷养，津液尽枯，一团真火内炽。凡病此症者，无不皆然。医者不审，痰膈与热膈异治，尚以牛黄、狗宝，漫图侥幸。仆以未病先识，不敢染指投剂。亦繇时辈媚嫉，欲借翁病为刀俎地，先以去年所用之药为谤端，是以即有旋覆、代赭成法可施，承赏不下耳。可胜悼哉！

胡卣臣先生曰："舆谤[1]易兴易息，出于公耳。独埙篪中之鬼域，造端微而贻祸远，可慨可慨。"

〔附〕**与门人论饮滚酒过多成膈症之故** 过饮滚酒，多成膈症，人皆知之，而所以然之理不达也。盖膈有二种：一者上脘之艰于纳，一者下脘之艰于出耳。然人之胃中，全是一团冲和之气，所以上脘清阳居多，不觉其热，下脘浊阴居多，不觉其寒，即时令大热，而胃中之气，不变为热，时令大寒，而胃中之气，不变为寒。气惟冲和，故但能容食，不能化食，必藉脾中之阳气入胃，而运化之机始显，此身中自然之造化也。曲蘖之性，极能升腾，日饮沸酒不辍，势必将下脘之气，转升于中上二脘，而幽门之口，闭而不通者有之，且滚酒从喉而入，已将上脘炮灼，渐有腐热之象，而生气不存，窄隘有加，止能咽水，不能纳谷者有之，此其所以多成膈症也。若夫热药之性，其伤人也必僭，以火曰炎上也；寒药之性，其伤人也必滥，以水曰润下也。不僭不滥，而独伤中焦冲和之气者，必无之理也。设果服附子能成膈患，去年劝勿饮热酒时，何不蚤言？而治钱州尊失血，大剂倍用，又何自庚耶？亦土不容朱砂，巧于用谮，此方之不我谷者，岂偶哉！

面论大司马王岵翁公祖耳鸣用方大奇

人身有九窍。阳窍七，眼耳鼻口是也；阴窍二，前后二阴是也。阳气走上窍，而下入于阴位，则有溺泄腹鸣之候；阴气走下窍，而上入于阳位，则有窒塞耳鸣之候。故人当五十以外，肾气渐衰于下，每每从阳上逆。而肾之窍开于耳，耳

① 舆谤：指民间毁谤的话。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之聪司于肾。肾主闭藏，不欲外泄，因肝木为子，疏泄母气，而散于外，是以谋虑郁怒之火一动，阴气从之上逆，耳窍窒塞不清，故能听之用不碍，而听远不无少碍。高年之体，大率类然。较之聋病，一天一渊。聋病者，窍中另有一膜，遮蔽外气，不得内入，故以开窍为主，而方书所用石菖蒲、麝香等药，及外填内攻等法者，皆为此而设。至于高年，阴气不自收摄，越出上窍之理，从无一人言及，反以治少壮耳聋药，及发表散气药，兼带阴虚为治，是以百无一效。不知阴气至上窍，亦隔一膜，不能越出窍外，止于窍中汩汩有声，如蛙鼓蚊罗，鼓吹不已。以故外人之声，为其内声所混，听之不清。若气稍不逆上，则听稍清；气全不逆上，则听全清矣。不肖悟明此理，凡治高年逆上之气，屡有奇效。方中大意，全以磁石为主，以其重能达下，性主下吸，又能制肝木之上吸故也。而用地黄、龟胶群阴之药辅之，更用五味子、山茱萸之酸以收之，令阴气自旺于本宫，不上触于阳窍，豁是空旷无碍。耳之于声，似谷之受响，万籁之音，尚可细聆，岂更与人声相拒，艰于远听耶！此实至理所在，但医术浅薄之辈，不能知之。试观人之收视而视愈明，返听而听愈聪者，然后知昌之斯言，非臆说也。谨论。

〔附〕**答峪翁公祖书** 捧读祖台钧论，耳中根原甚悉。且考究方书，揣察仲景，即深于医旨者，不能道只字。不肖昌竦然于金玉之音，从兹倍加深入矣。庆幸庆幸！昨方论中，明知左耳有一膜遮蔽，姑置未论。但论右耳，所以时清时混之故，在于阴气上触耳。盖人两肾之窍，虽开于耳，而肾气上入耳际，亦为膈膜所蔽，不能越于耳外，止于耳根下，少则微鸣，多则大鸣，甚且将萦耳之筋，触之跳动，直似撞穿耳轮之象者，然实必不可出也。设阴气能出耳外，而走阳窍，则阴阳相混，非三才之理矣。故耳之用，妙在虚而能受也。外人之气，随大随小，至耳无碍。惟内触之气，咭咭有声，所以外入之气，仅通其半。若郁怒之火动，内气转增，则外入之气转混，必内气渐走下窍，上窍复其虚而能受之体，然后清清朗朗，声入即通，无壅碍也。方书指为少阳胆，厥阴肝，二经热多所致，是说左耳分部。然少阳之气，能走上窍，其穴皆络于脑巅，无触筋中耳之理，不当与厥阴混同立说。其通圣散一方，汗下兼用，乃治壮火之法，丹溪所取，亦无确见。惟滚痰丸一方，少壮用之，多有效者。则以大黄、黄芩、沉香之苦，最能下气，而礞石之重坠，大药与磁石之用相仿也。不肖昌所以不用此方者，以其大损脾胃，且耗胸中氤氲之气也，至于肾虚耳鸣，指作膀胱相火上升，则阳火必能透出上窍，不为鸣也，尤见丹溪无据之谈。《易》言水中有火，原说真火。故坎中之一点真阳，即真火也。高年之人，肾水已竭，真火易露，故肾中之气，易出难收，况有厥阴之水，为之挹取乎！然则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如盏中加油，而灯焰自小，诚为良治。乃云作阴虚治不效者，知其泛论世人，不为老人立法也。夫收摄肾气，原为老人之先务，岂丹溪明哲而为此等议论乎！不肖昌昨方论中欲返祖台右耳十余年之聪，以仰答帝鉴，慰藉苍生耳，非为左耳数十年之锢论也。草野不恭，统惟亮宥。谨复。

胡卣臣先生曰："耳鸣之故，从来无人说透，此案方大开法门。"

直叙王峪翁公祖病中垂危复安始末

峪翁公祖，自春月论耳鸣后，见昌执理不阿，知为可用。至冬初以脾约便艰，再召诊视。进苁蓉、胡麻、首乌、山药等，四剂即润。盖缘肠中少血多风，与药适宜，故效敏耳。自是益加信悦，时沐杜驾就问，披衷相示。冬尽偶因饱食当风，忽然一吐，倾囊而出，胃气大伤，随召诊间。体中微似发热，左关之脉甚大。自云："始先中脘不舒，今觉气反攻左。始用梨汁，今用蔗浆稍定。不知此何症也？"昌因断曰："此虚风之候也。以胃中所受之水谷，出尽无留，空虚若谷，而风自内生，兼肠中久蓄之风，乘机上入，是以胃中不安。然风入于胃，必左投肝木而从其类，是以气反攻左，而左脉即为之大且劲。《内经》云：风淫于内，治以甘寒。梨汁蔗浆，俱甘寒对症之物，而一效一不效者，又可知胃中气虚已极，不耐梨性之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达下，而喜燕性之和中也。”于是以甘寒一派之药定方，人参、竹沥、麦门冬、生地黄之属，众议除参不用。服后腹中呱呱有声，呕出黄痰少许，胸中遂快。次早大便亦通，症似向安。然有可怪者，本是胃经受病，而胃脉反不见其病，只是上下两傍，心肾肝肺之脉，时时另起一头，不安其常。因为剖心争论，谓此非上下两傍之见病端也，乃中央气弱，不能四运，如母病而四子失乳，故现饥馁之象耳。观祖翁自云口中之味极淡，又云水到喉管，即注住不肯下行，明明是胃中之气不转，宿水挡住喉间，不能更吞新水耳。宜急用四君子汤以理胃气，则中央之枢轴转，而四畔之机关尽利，喉管之水气不逆，而口中之淡味亦除矣。如不见信，速请明者商之，不便在此羁时，误事也；然而言过激烈，反怪为故意惊骇。改召二医，有谓中风者，有谓伤寒者，见各不同。至于人参之不可用，则同声和之。谓症之轻而易疗，则同力担之。微用发表之药，即汗出沾濡，又同口赞之。曾不顾已竭之胃气，追之实难，反开关而纵之去，于是气高神荡，呃逆不休矣！再邀幸而投黄连一剂，将绝之系，加极苦以速其绝。二医措手不及，复召昌至，则脉已大乱，如沸如羹，频转频歇，神昏不醒，身强莫移，年寿间一团黑滞，其气出则顺，而人必哕，通计昼夜一万三千五百息，即得一万三千五百哕矣。二医卸祸，谓昌前所议四君子汤，今始可用。吁嗟！呼吸存亡，尚图雍容樽俎乎？据理答之曰：“气已出而不入，再加参、术之膩阻，立断矣！惟有仲景旋覆代赭石一方，可收神功于百一。”进一剂而哕势稍减，二剂加代赭石至五钱，哕遂大减。连连进粥，神清色亮，脉复休轻。再用参、苓、麦冬、木瓜、甘草，平调二日，遂康复如初。此盖祖翁少时纯朴不凋，故松柏之姿，老而弥劲，非尽药之功能也。即论药，亦非参之力，乃代赭引[1]参下行之力也。祖翁病剧，问昌何为不至，及病间，见昌进药，即鼓勇欣尝，抑何见知之深耶！而昌亦得藉阳药以行菽水之奉，快矣快矣！

“《左氏春秋》，无与于兵，而名将以为兵法之至精。见理不到，则一心之运用不出也。噫！难与俗人言。”卣臣先生评。

直推岵翁公祖病后再误贻患

岵翁公祖，深知医理，投剂咸中肯綮，所以长年久世。然苦耳鸣，不乐对客。其左右侍从，谁能究心医药之事？前病获安，竟以为人参之力。而卸祸者反得居功，谓其意中原欲用参，但不敢专主，姑进不肖商榷，以示详慎耳！于是善后之宜，一以诿之，曾不顾夫一误再误也。吁嗟！善后之图，遂果易谋乎哉？前所论虚风一症，昌才用甘寒药二剂稍效，俄焉更医，误以伤寒为治，而致危殆。昌虽用旋覆、代赭二剂回天，然前此虚风本症，尚无暇于驱除。而主家及医，其时方竞夸人参之力，谓调理更宜倍用，无俟参酌，曾不思虚风酝酿日深，他日再求良治，不能及矣！此际欲造庭力争，是谓生端，即上书陈说，又恐中格[2]，惟有抚膺展转太息而已。吁嗟！时事之不可为，大都若此矣。然虽不得借箸前筹，未可不列眉而论也。《内经》云：风者善行而数变。言风之为病，无定体也。又曰：病成而变。此则专言胃风所传之病，变症最多也。变症有五：一曰风成为寒热。以风气通肝，则木盛而侮脾胃，故生寒热也。祖翁前病时左关之脉独大，自云气反攻左，而每多寒热之候，致医辈视为外感者，是其征也。一曰厥成为巅疾。厥者逆也。谓胃气逆而上升，成巅顶之疾，如眩晕之类也。祖翁前病时，呃逆不休，时觉昏晕者，是其征也。一曰瘅成为消中。瘅者热也。热积胃中，善食而易饥，火之害也。祖翁胃中，素有积热，而多欲得食者，是其征也。一曰久风为飧泄。言胃中风炽，飧已即泄，不留停也。祖翁平素三四日始一大便，今当无故泄下数行，是其征也。一曰脉风成为病。言胃中之风，酝酿既久，则荣气腐而不清，肌肉之间，渐至溃烂，以胃主肌肉也。祖翁四末及脉道之间，惯生疮疡，浸淫为害者，是其征也。此五者，总为胃风之病。祖翁俱已见端，又喜飧羊肉、河豚以召致之。然亦不自繇也。盖风煽胃中，如

---

1. 引：原作“赭”，据善成堂本改。
2. 中格：中途搁置。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转丸之捷，食入易消，不得不借资于厚味。而不知胃中元气，久从暗耗，设虚风止熄，既清薄之味，尚不易化，况于肥甘乎！今之医者，全不究病前病后消息，明明语以虚风之症，竟不知虚风为何物，奈何言医耶！奈何言调摄耶！昌于此殆不胜古今国家之感矣！

案虽定，而狂瞽之言，未便呈览，兼值昌有浙游。旋日，祖翁复得重恙。召诊时，语昌云："一病几危，今幸稍可，但彻夜撰改本章不辍，神乱奈何？"昌对曰："胃风久炽，津液干槁，真火内燔，宜用知母一两，人参、甘草各一钱，日进二剂自安。"众议方中用参太少，且无补药佐之，全无取义，竟置不用。连进参、术大剂，不效。越三日，剂中人参竟加一两，服后顷刻气高不返而仙逝。八旬元老，勋勒鼎彝，子姓森森，绕榻三匝，夫复何憾！独昌亲承槭朴之化，于报称之心，有所未慊也。哀哉！

直叙立刻救苏刘筠枝不终其用之故

筠枝先生，创业维艰，大率得之节啬者多。然七旬御女不辍，此先天元阳固密，非人力之所为也。若能良贾深藏，可以百年用之不竭，奈何以御女之故，而数扰其阳耶？夫阳者亲上而卫外，易出而难收者也。在根基浅露之躯，毫不敢肆情纵欲。幸面根深蒂固，不易动摇，乃以房中之术，自伐其根，而重加栽接，致大命危于顷刻，岂误以节啬之方，而倒施之御女乎！夏月阳气在外，阴气在内，此时调摄之药，全以扶阳抑阴为主。翁偶不快，实[1]饮食起居如常，医者以壮年伤暑之药，香薷、黄柏、石膏、知母、滑石、车前、木通投之，即刻不支，卧于床褥。次早余见时，则身僵颈硬，舌强喉哑，无生理矣！余诊毕云："此症虽危，然因误药所致，甫隔一晚，尚可以药速追。急以大附子、干姜、人参、白术各五钱，甘草三钱，大剂煎服，可解此厄，万不宜迟。"渠诸子不能决，余忙取药自煎。众议姑以前方煎四分之一，服之安贴，再煎未迟，只得从之。药成送进，适前医再至，遂人诊良久，阻药不用。余面辱其医，进房亲督灌药。寸香之久，翁大呕一声，醒而能言，但声雌而细。呼诸子乳名，云："适才见州官回。"询其所繇，开目视之不语，转问医者何人。曰："江西喻。"遂抬手一拱。又云："被缝有风来塞塞。"余甚快，忙出煎所存三分之药以再进。维时姻族杂至，商以肩舆送余归寓。余断欲进药，众劝云："且暂回寓，或者明日再请。"其意中必惧吾之面折医辈耳。及他医进药，哑聩如前，越二日而逝。余为之叹惜不已焉！七旬御女不辍，斧斤于内，而假庸医以权，长子次子继夭；斧斤于外，而开姻族以衅。气机久动，尚自谓百年无患也，于人乎何尤！

胡卣臣先生曰："献玉而遭刖，认为顽石也；投珠而按剑，讵为不详也。至剖石得玉，转灾为详，尚然不识，则何见耶！医事固裂，亦所遇适穷耳。"

论徐岳生将成痿痹之症

徐岳生躯盛气充，昔年因食指微伤见血，以冷水濯之，遂至血凝不散，肿溃出脓血数升，小筋脱出三节，指废不伸。迩来两足间，才至秋月，便觉畏冷，重绵蔽之，外肤仍热，内揣独觉其寒。近日从踵至膝后筋痛，不便远行。云间老医，令服八味丸，深中其意。及仆诊，自云平素脉难摸索，乃肝肺二部反见洪大。大为病进，况在冬月木落金寒时，尤为不宜。方来之势，将有不可向迩者，八味丸之桂附，未可轻服也。何也？筋者肝之合也。附筋之血，既经食指之挹取，存留无几，不能荣养筋脉，加以忿怒，数动肝火，传热于筋，足跗之大筋，得热而短，是以牵强不便于行也。然肝之所主者惟肺。木性畏金，禀令拥戴，若君主然。故必肺气先清，周身气乃下行。今肺脉大，则肺气又为心主所伤，壅窒不清，是以阳气不能下达而足寒也。然则所患虽微，已犯三逆：平素脉细，而今脉大，一逆也；肝脉大而热下传，二逆也；肺脉大而气上壅，三逆也。设误以桂附治之，热者愈热，壅者愈壅，即日便成痿痹矣。

① 实：善成堂本作"于"。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此际用药，渊乎微乎，有寻常不能测识者。盖筋脉短劲，肝气内锢，须亟讲于金伐木荣之道。以金伐木，而木反荣，筋反舒，匪深通玄造者，其孰能知之？然非金气自竭，则木且奉令不暇，何敢内拒？惟金失其刚，转而为柔，是以木失其柔，转而为刚。故治此患，先以清金为第一义也。然清金又先以清胃为第一义。不清其胃，则饮酒焉，而热气输于肺矣；厚味焉，而浊气输于肺矣。药力几何，能胜清金之任哉？金不清，如大敌在前，主将懦弱，已不能望其成功。况舍清金，而更加以助火烁金，倒行逆施以为治耶，必不得之数矣！

翁见药石之言，漫无忌讳，反疑为张大其说，而莫之信，竟服八味丸。一月后，痿痹之情悉著，不幸所言果验。乃卧床一载，必不令仆一见。闻最后阳道尽缩，小水全无，乃肺金之气，先绝于上，所以致此。明明言之，而竟蹈之，奈何奈何！

胡卣臣先生曰："此治痿痹症之《妙法莲华经》也，不当作文字褒视。"

论江冲寰先生足患治法

庚辰冬，于鼎翁公祖园中，识先生半面。窃见身体重着，履步艰难，面色滞晦，语言迟缓，以为有虚风卒中之候也。因为过虑，辛巳秋召诊间，细察脾脉，缓急不调，肺脉劲大，然肝木尚平，阳气尚旺，是八风之邪，未可易中。而筋脉掣痛，不能安寝者，大率风而加之以湿，交煽其虐所致，以斯知尚可引年而施治也。何也？风者，肝之病，天之气也；湿者，脾之病，地之气也。天气迅疾，故发之暴。益以地气之迂缓，反有所牵制而不能暴矣！然气别则病殊，而气交则病合，有不可不明辨者。病殊者，在天气则风为百病之长，其来微，则随相克为传次，必遍五脏而始烈，其来甚，则不繇传次而直中，唯体虚之人，患始不测焉。在地气则湿为下体之患，其来微，则足跗肿大，然得所胜亦旋消，其来甚，则害及皮肉筋脉，以渐而上攻，亦唯阳虚之人，势始腾越焉！两者一本之天，一本之地。病各悬殊，治亦异法者也。病合者，天之气入于筋脉，地之气亦入于筋脉。时乎天气胜，则筋脉张而劲焉；时乎地气胜，则筋脉弛而缓焉。两者其源虽异，其流则同，交相酝结，蔓而难图者也。先生房中之风，始虽不可知，然而所感则微也。至若湿之一字，既以醇酒厚味而酿之于内，又为炎蒸岚瘴而袭之于外，是以足患日炽，虽周身筋脉舒展，亦不自如，究竟不若足间昼夜掣痛，疮疡肿溃，浸淫无已也。夫春时之风也，夏时之湿与热也，秋时之燥也，三时之气，皆为先生一身之患者也，而一身之患，又惟一隅独当之，亦良苦矣！设内之风湿热燥不攘，足患其有宁宇乎！所可嘉者，惟冬月寒水司令，势稍未减，而医者不识此意，每投壮筋骨之药酒，以驱其湿，不知此乃治寒湿之法，惟冬月病增者方宜。岂以风湿热湿，而倒行逆施，宁不重其困耶！况乎先生肺脉劲大，三四日始一大便，虽冬月亦喜形寒饮冷，而不尝近火，何所见其为寒湿也哉？所以孙真人入小竹沥等方，风、湿、热、燥、寒五治之药俱备，笼统庞杂，后人全不知用，若识此义为去取，则神而明之之事矣！然则不辨症而用方者，几何而不误耶！

胡卣臣先生曰："辨症纵横无碍，剑光烨烨逼人。"

论钱太封翁足患不宜用热药再误

钱叔翁太老先生，形体清瘦，平素多火少痰。迩年内蕴之热，蒸湿为痰。辛巳夏秋间，湿热交胜时，忽患右足麻木，冷如冰石，盖热极似寒，如暑月反雨冰雹之类。医者以其足跗之冷也，不细察其为热极似寒，误以牛膝、木瓜、防己、加皮、羌独之属温之，甚且认为下元虚惫，误用附桂河车之属补之，以火济火，以热益热。繇是肿溃出脓水，浸淫数月。踝骨以下，足背指踵，废而不用。总为误治而至此极耳！其理甚明，无难于辨。若果寒痰下坠，不过坚凝不散止耳，甚者不过痿痹不仁止耳，何至肿而且溃，黄水淋漓，腐肉穿筋耶？太翁不知为医药所误，乃委咎于方隅神杀所致，岂其然哉！此与伤寒坏症，热邪深入经络而为流注，无少异也。所用参膏，但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可颟理元气，而无清解湿热之药以佐之，是以未显厥效。以元老之官，不可以理繁剧。设与竹沥同事，人参固其经，竹沥通其络，则甘寒气味，相得益彰矣。徐太掖先生服人参以治虚风，误佐以附子之热，迄今筋脉短缩，不便行持，亦懿不识甘寒可通经络也。且太翁用参膏后，脾气亦既大旺，健运有加矣。此时倘能撙节[1]饮食，俾脾中所生之阳气，得颟力以驱痰驱热，则痰热不留行，而足患并可结局。乃日食而外，加以夜食，虽脾气之旺，不为食所伤。然以参力所生之脾气，不用之运痰运热，止用之以运食，诚可惜也！今者食入亦不易运，以助长而反得衰，乃至痰饮胶结于胸中，为饱为闷，为频咳而痰不应，总为脾失其健，不为胃行津液，而饮食反以生痰，渐渍充满肺窍，咳不易出。虽以治痰为急，然治痰之药，大率耗气动虚，恐痰未出，而风先入也。唯是确以甘寒之药，杜风消热，润燥补虚豁痰，乃为合法。至于辛热之药，断断不可再误矣！医者明明见此，辄用桂附无算，想必因脓水易干，认为辛热之功，而极力以催之结局耳。可胜诛哉！

胡卣臣先生曰："湿热伤足，自上而下也；足寒伤心，自下而上也。自上下者，先清其上；自下上者，先温其下。观此而民病伤国，可知治先在民矣！"

论浦君艺喘病症治之法

人身难治之病有百症，喘病其最也。喘病无不本之于肺。然随所伤而互开，渐以造于其极，惟兼三阴之症者为最剧。三阴者，少阴肾，太阴脾，厥阴肝也。而三阴又以少阴肾为最剧。经云：肾病者，善胀，尻以代踵，脊以代头。此喘病兼肾病之形也。又云：劳风发在肺下，巨阳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当咳出青黄浓浊之痰，如弹子者大，不出者伤肺，伤肺者死也。此喘病兼肾病之情也。故有此症者，首重在节欲，收摄肾气，不使上攻可也。其次则太阴脾、厥阴肝之兼症亦重，勿以饮食忿怒之故，重伤肝脾可也。若君艺之喘症，得之于髫幼，非有忿欲之伤，止是形寒饮冷，伤其肺耳。然从幼惯生疮疖，疮疖之后，复生牙痈，脾中之湿热素多，胃中之壮火素盛，是肺经所以受伤之原，又不止于形寒饮冷也。脾之湿热，胃之壮火，交煽而互蒸，结为浊痰，溢入上窍，久久不散，透开肺膜，结为窠囊。清气入之，浑然不觉；浊气入之，顷刻与浊痰狼狈相依，合为党援。窒塞关隘，不容呼吸出入，而呼吸正气，转触其痰，鼾齁有声，头重耳响，胸背骨间，有如刀刺，涎涕交作，鼻窦酸辛，若伤风状，正《内经》所谓心肺有病，而呼吸为之不利也。必俟肺中所受之浊气，解散下行，从前后二阴而去。然后肺中之浓痰，咯之始得易出，而渐可相安。及夫浊气复上，则窠囊之痰复动，窒塞仍前复举，乃至寒之亦发，热之亦发，伤酒伤食亦发，动怒动气亦发。所以然者，总由动其浊气耳。浊气本居下体，不易犯入清道，每随火势而上腾。所谓火动则气升者，浊气升也。胃[2]火动，则寒气升；脾火动，则湿气升；肝火动，则风气升也。故以治火为先也。然浊气既随火而升，亦可随火而降，乃凝神入气以静调之。火降而气不降者何耶？则以浊气虽居于下，而肺中之窠囊，实其新造之区，可以侨寓其中，转使清气逼处不安，亦若为乱者然。如寇贼依山傍险，蟠据一方，此方之民，势必扰乱而从寇也。故虽以治火为先，然治火而不治痰，无益也。治痰而不治窠囊之痰，虽治与不治等也。治痰之法，曰驱，曰导，曰涤，曰化，曰涌，曰理脾，曰降火，曰行气。前人之法，不为不详。至于窠囊之痰，如蜂子之穴于房中，如莲实之嵌于蓬内，生长则易，剥落则难。繇其外窄中宽，任行驱导涤涌之药，徒伤他脏，此实闭拒而不纳耳。究而言之，岂但窠囊之中，痰不易除，即肺叶之外，膜原之间，顽痰胶结多年，如树之有蘗，如屋之有游，如石之有苔，附托相安，仓卒有难于铲伐者。古今之为医者夥矣，从无有为此渺论者。仆生平治此症最多，皆以活法而奏全绩。盖肺中浊邪为祟，若牛渚怪物，莫逃吾燃犀之照者。因是旷观病机，异哉！肺金以脾土为母，而肺中之浊痰，亦以脾中之湿为母。

---

① 撙节：调节；节制。

② 胃：善成堂本作"肾"。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脾性本喜燥恶湿，迨夫湿热久锢，遂至化刚为柔，居闾用事。饮食入胃，既以精华输我周身，又我败浊填彼窍隧。始尚交相为养，最后挹此注彼，颛为外邪示，岂弟致使凭城凭社辈得以久遂其奸？如附近流寇之地，益以巨家大族，暗为输导，其滋蔓难图也，有繇然矣。治法必静以驭气，使二阴之火不上升，以嘿杜外援。又必严以驭脾，使太阴之权有独伸而不假敌忾，我实彼虚，我坚彼瑕，批瑕捣虚，迅不掩耳，不崇朝而扫清秽浊。乃广服大药，以安和五脏，培养肺气。肺金之气一清，则周身之气，翕然从之下降。前此上升浊邪，允绝其源。百年之间，常保清明在躬矣！此盖行所当然，不得不然之法，夫岂涂饰听闻之赘词耶？君艺敦请颛治，果获全瘳。益见仆言之非谬矣。

胡卣臣先生曰："岐黄论道以后，从不见有此精细快彻之谭。应是医门灵宝。"

又曰："君艺童年锢疾，非所易瘳。今疾愈而且得子矣。先议后药，功不俾耶。"

论吴吉长乃室及王氏妇误药之治验

吉长乃室，新秋病洒淅恶寒，寒已发热，渐生咳嗽，然病未甚也。服表散药不愈，体日厄羸。延至初冬，饮以参、术补剂，转觉厌厌欲绝。食饮不思，有咳无声，泻利不止，危在旦暮。医者议以人参五钱，附子三钱，加人姜、桂、白术之属，作一剂服，以止泻补虚，而收肾水之捷，吉长徬徨无措。延仆诊毕，未及交语，前医自外亟至，见仆在坐，即令疏方。仆飘然而出，盖以渠见既讹，难与语至理耳。吉长辞去前医，坚请用药，仆因谓曰："是病总繇误药所致。始先皮毛间洒淅恶寒发热，肺金为时令之燥所伤也，用表散已为非法。至用参术补之，则肺气闭锢，而咳嗽之声不扬，胸腹饱胀，不思饮食，肺中之热无处可宣，急奔大肠，食入则不待运化而直出，食不入，则肠中之垢污，亦随气奔而出，是以泻利无休也。今以润肺之药兼润其肠，则源流俱清，寒热咳嗽泄泻，一齐俱止矣。但取药四剂，服之必安，不足虑也。"方用黄芩、地骨皮、甘草、杏仁、阿胶，初进一剂，泻即少止。四剂毕，而寒热俱除。再数剂，而咳嗽俱全愈矣。设当日与时辈商之，彼方执参、附为是，能从我乎！又乡中王氏妇，秋月亦病寒热，服参、术后，亦厌厌一息。但无咳嗽，十余日不进粒米，亦无大便，时时晕去，不省人事。其夫来寓中，详述其症，求发补剂归服。余以大黄、芒硝、石膏、甘草四味，为粗末与之。彼不能辨，归而煎服。其妻云："此药甚咸。"夫喜曰："咸果补药。"遂将二剂连服，顷之腹中弩痛，下结粪数块。绝而复苏，进粥二盏，前病已如失矣。乡人致谢忱始知之。凡此素有定见于中，故不为临歧所炫也。姑存是案，为治病者广其识焉！

胡卣臣先生曰："毫厘有差，千里悬绝。案中治法，似乎与症相反，究竟不爽，大难大难！"

论鼎翁公祖颐养天和宜用之药

旧宪治公祖江鼎寰先生，望七之龄，精神健旺，脉气坚实，声音洪亮，晋接[1]不厌其繁，纷丝尚能兼理，不羡洛社耆英，行见熙朝元老矣。偶有胸膈弗爽，肺气不清，鼻多浊涕小恙，召诊曰兼患齿痛。谨饷以天冬、熟地、石枣、丹皮、枸杞五味等收摄肾气药四剂，入桂些少为引经，服之，齿痛顿止，鼻气亦清。第因喉中作干，未肯多服。门下医者素逢主，见治标热，不治本虚，特为辨曰："祖翁所禀先天阳气甚厚，冬月尚仍早兴晚寝，饮蔗啖梨，是以服药多喜清畏补。"然补有阴阳之不同，阳气虽旺于上，阴气未必旺于下。髭鬓则黑，步履则迟，其一征也；运臂则轻，举腰则重，其一征也；阳道易兴，精液难固，其一征也；胃能多受，胞弗久留，其一征也；下本不虚，下之精华，暗输于上，是以虚也；上本不实，清阳之分，为阴所凑，似乎实也。故阴凑于上，而开窍于目则为泪，开窍于鼻则为涕，开窍于口则为涎为唾。经云：五十始衰。谓阴气至是始衰也。阴气衰，故不能自主而从阳上行。其屑越者，皆身中之至宝。向非收摄归元，将何底极？是以事亲

[1] 晋接：进见，接见。

福地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养老诸方，皆以温补下元为务。诚有见于老少不同。治少年人惟恐有火，高年人惟恐无火。无火则运化艰而易衰，有火则精神健而难老。有火者老人性命之根，未可以水轻折也。昔贤治喉干，谓八味丸为圣药，譬之釜底加薪，则釜中津气上腾，理则然矣。可见下虚者，不但真阴虚，究竟真阳亦虚，何也？阳气以潜藏为贵，潜则弗亢，潜则可久，易道也。盏中加油，则灯愈明；炉中覆灰，则火不熄。与其孤阳上浮为热，曷若一并收归于下，则鼻中之浊涕不作，口中之清液常生。虽日进桂附，尚不觉其为热，矧清利[1]润下之剂，而反致疑乎？是为辨。

胡卣臣先生曰："吾乡诸老，享有遐龄者最多。鼎寰廉访年来绝欲忘机，怡情悦性，大药不籍草木之偏，上寿更无涯涘可测。此案第借为高年立法，理自不诬。"

论受先先生漏症善后之宜

旧邻治父母张受先先生，久患穿肠痔漏，气血大为所耗。有荐吾乡黄先生善敷割者，先生神其术，一切内治之药，并取决焉。不肖昌雅重先生文章道德之身，居瀛海时，曾令门下往候脉息，私商善后之策。大意谓先生久困漏疮，一旦平成，精气内荣，自可百年无患。然新造之区，尚未坚固，则有浸淫之虞。脏气久虚，肠蓄易澼，则有转注之虞。清气久陷，既服甘温升举矣。然漏下已多，阴血暗耗，恐毗于阳。水谷易混，既用养脏厚肠矣。然润[2]剂过多，脾气易溜，恐毗于阴。且漏孔原通精孔，精稍溢出，势必旁渗，则豢精一如豢虎。厚味最足濡脾，味稍不节，势必走泄，则生阴无取伤阴。盖人身脾气，每喜燥而恶湿。先后漏孔已完，而败浊下行者，无路可出，必转渗于脾，湿固倍[3]之。是宜补脾之阳，勿伤脾之阴，以复健运之常，而收和平之功云云。及至娄中，应如往诊。指下轻取，鼓动有力，重按，若觉微细，是阳未见不足，阴则大伤矣。先生每进补阴之药，则夜卧甚宁，肠澼亦稀。以故疡医妄引槐角、地榆，治肠风下血之法治之，亦不觉其误。其实漏病乃精窍之病，盖构精时，气留则精止，气动则精泄。大凡强力入房者，气每冲激而出，故精随之横决四射不尽，繇孔道而注，多精溢于精管之外，久久渐成漏管。今漏管虽去，而肉中之空隙则存。填窍补隧，非此等药力所能胜也。不肖姑不言其非，但于渠方中去槐角、地榆等，而加鹿角霜一味，所谓"惟有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缺"者是也。况群阴之药，最能润下，不有以砥之，则肠中之水，更澜聚可虞耶。然此特微露一斑耳！疡医不解，已沮为不可用。因思吾乡一治漏者，溃管生肿外，更有二神方。先以丸药半斤，服之令人阳道骤痿，俟管中肉满，管外致密，后以丸药半斤，服之令人阳道复兴，虽宜于少，未必宜于老。然用意亦大奇矣。不肖才欲填满窍隧，而黄生沮之，岂未闻此人此法乎？

胡卣臣先生曰："漏管果通精窍，敷治易而填补难。案中所说，确乎有见。"

详胡太封翁疝症治法并及运会之理剿寇之事

养中胡太老先生，精神内守，百凡悉处谦退。年登古稀，面貌若童子。盖得于天全，而不受人损也。从来但苦脾气不旺，食饮厚自撙节。迩年少腹有疝，形如鸡卵。数发以后，其形渐大而长，从少腹坠入睾囊甚易，返位甚难。下体稍受微寒即发，发时必俟块中冷气渐转暖热，始得软溜而缩入，不然则鼓张于隘口，不能入也。近来其块益大，发时如卧酒瓶于胯上，半在少腹，半在睾囊，其势坚紧如石，其气迸人，前后腰脐各道筋中，同时俱胀。繇是上攻入胃，大呕大吐；繇是上攻巅顶，战栗畏寒。安危正关呼吸。去冬偶见暴发光景，知为地气上攻，亟以大剂参、附、姜、桂投之，一剂而愈。已后但遇举发，悉用桂、附速效。今五月末旬，值吕他往，其症连日为累，服十全大补汤二十余剂，其效甚迟。然疑症重，

① 利：原作"则"，据善成堂本改。

② 润：善成堂本作"泄"。

③ 倍：善成堂本作"倚"。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不疑药轻也。值午家俞老先生督饷浙中，进议此症，亦谓十全大补用到百剂自效，乃决意服。至仲秋，其症复发。发时昌仍用姜、桂、参、附投之。令郎谏议自翁老先生，两疑而莫所从也。昌请纵谈其理焉。夫人阳不足则用四君，阴不足则用四物，阴阳两不足，则合四君四物，而加味为十全大补，此中正和平之道也。若夫浊阴之气，结聚少腹，而成有形，则阴盛极矣，安得以阴虚之法治之，助邪而滋疾乎？何以言之？妇女有娠者之病伤寒，不得已而用麻、桂、硝、黄等伤胎之药，但加入四物，则厉药即不能人胞而伤胎，岂欲除块中之邪，反可用四物护之乎？此一征也。凡生症瘕痞块者，驯至身羸血枯，百计除之不减，一用四物，则其势立增，夫四物不能生血活血，而徒以增患，此又一征也。人身之血脉，全赖饮食为充长。四物之滞脾，原非男子所贵。既以浊阴极盛，时至横引阴筋，直冲阳络，则地气之上陵者，大有可虑，何得以半阴半阳之药，蔓而图之，四物之不当用无疑矣！即四君亦元老之官，不可以理繁治剧，必加以姜、桂、附子之猛，始克胜病。何也？阴邪为害，不发则已，其发必暴。试观天气下降则清明，地气上升则晦塞，而人身大略可睹。然人但见地气之静，而未见地气之动也。方书但言阴气之衰，而未言阴邪之盛也。医者每遇直中阴经之病，尚不知所措手，况杂症乎？请纵谭天地之道以明之。天地之道，《元会运世》一书，论之精矣！至于戌亥所以混茫之理，则置之不讲，以为其时天与地混而为一，无可讲耳。殊不知天不混于地，而地则混于天也。盖地气小动，尚有山崩川沸，陵迁谷变之应；况于地气大动，其雷炮迅击之威，百年万亿，遍震虚空，横冲逆撞，以上加于天，宁不至混天为一耶！必至于而天开，地气稍下，而高覆之体始露也；必至丑而地辟，地气始返于地，而太空之体始廓也。其时人物尚不能生者，则以地气自天而下，未至净尽，其青、黄、红、紫、赤、白、碧之九气而外，更有诸般悍疾之气，从空注下者，动辄绵亘千百丈，如木石之直坠，如箭弩之横流，人物非不萌生其中，但为诸多暴气所摧残，而不能长育耳。必至寅而驳劣之气悉返冲和，然后人物得遂其生，以渐趋于繁衍耳。阴气之惨酷暴烈，一至于此，千古无人论及，何从知之耶？大藏经中，佛说世界成毁至详，而无此等论说者，盖其已包括于地、水、火、风之内，不必更言也。夫地、水、火、风，有一而非阴邪也哉！群阴之邪，酿成劫运，昌之所谓地气之混于天者，非臆说矣。堪舆家尚知趋天干之吉，而避地支之凶，奈何医之为道，遇地气上奔之症，曾不思避其凶祸耶？汉代张仲景，特著《卒病论》十六卷，禄山兵火以后，遂湮没不传，后人无繇获见，昌因悟明地气混天之理。凡见阴邪上冲，孤阳扰乱之症，陡进纯阳之药，急驱阴气。呱呱有声，从大孔而出，以辟乾坤而揭日月，功效亦既彰彰。如太翁之症，屡用姜、附奏绩者，毋谓一时之权宜，实乃万世经常之法也。但悍烈之性，似非居恒所宜服，即举发时服之，未免有口干舌苦之过，其不敢轻用者，孰不知之？而不知不得不用也。即如兵者，毒天下之物，而善用之则民从，不善用之则民叛。今讨寇之师，监而又监，制而又制。强悍之气，化而为软庚，不得不与寇为和同。至所过之地，抢劫一空，荆棘生而凶年兆，尽驱良民而为寇矣。庙堂之上，罢兵不能，用兵无策，大略类然。昌请与医药之法，互相筹酌。夫坚块远在少腹，漫无平期，而毒药从喉入胃，从胃入肠，始得下究，旧病未除，新病必起矣。于此而用治法，先以姜、桂、附子为小丸，曝令十坚，然后以参、术厚为外廓，俾喉胃间知有参、术，而不知有姜、桂、附子，递送达于积块之所，猛烈始露。庶几坚者削，而窠囊可尽空也。今监督之旄，充满行间，壮士金钱饱他人腹，性命悬他人手，其不能办寇，固也。而其大病，在以兵护监督，不以监督护兵，所以迄无成功耳。诚令我兵四面与寇相当，而令监督于附近贼界，坚壁清野，与土著之民，习且耕且战之法，以厚为我兵之外廓，则不至于絷骐骥而缚孟贲，我兵可以贾勇而前，或击其首尾，或捣其中坚，或昼息夜奋，以乱其乌合，而廓清之功自致矣！况有监督以护之于外，诸凡外人之兵，不敢越伍而哗。庶几民不化为寇，而寇可返为民耶！山泽之叟，何知当世，然聊举医法之一端，若有可通者，因并及之。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卣臣先生问曰："外廓一说，于理甚长，何以古法不见用耶？"答曰："古法用此者颇多。如用朱砂为衣者，取义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可以护送诸药而达于心也。如用青黛为衣者，取义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可以护送诸药而达于肝也。至于攻治恶疮之药，包入葱叶之中，更嚼葱厚罨而吞人，取其不伤喉膈，而直达疮所也。即煎剂亦有此法，如用大剂附、桂药煎好，再投生黄连二三分，一滚即取起，俟冷服之，则熟者内行下行，而生者上行外行，自非外廓之意耶。仲景治阴症伤寒，用整两附子煎熟，而人生猪胆汁几滴和之，可见圣神用药，悉有法度也。"卣臣先生曰："善！"

胡卣臣先生曰："家大人德全道备，生平无病。年六十，以冬月触寒，乃有疝疾。今更十年，每当病发，呕吐畏寒，发后即康好如旧。今遇嘉言救济，病且渐除，日安一日。家大人乐未央，皆先生赐矣！"

详辨谏议胡老先生[1]痰饮小恙并答明问

尚翁老先生，脉盛体坚，神采百倍，从无病邪敢犯。但每早浴面，必呕痰水几口。胸前惯自摩揉，乳下宗气，其动应衣。若夜睡宁，水道清，则胸中爽然。其候似病非病，遍考方书，广询明医，不得其解。昌谓是痰饮结于胸膈，小有窠囊。缘其气之壮盛，随聚随呕，是以痰饮不致为害。而膻中之气，则因呕而伤矣。夫膻中者，与上焦同位胸膈，经云：上焦如雾，言其气之氤氲如雾也。又曰：膻中者，臣使之官，言其能分布胸中之气而下传也。今以呕之故，而数动其气，则氤氲变为急迫上奔，然稍定则仍下布，亦不为害也。大率痰为标，气为本，治标易，而治本则难。非治本之难，以往哲从未言其治法，而后人不知所治耳。昌试论之。治气之源有三：一曰肺气。肺气清，则周身之气肃然下行，先生之肺气则素清也。一曰胃气。胃气和，则胸中之气亦易下行，先生之胃气则素和也。一曰膀胱之气。膀胱之气旺，则能吸引胸中之气下行，先生青年善养，膀胱之气则素旺也。其膻中之气，乱而即治，扰而即恬者，赖此三气暗为输运，是以不觉其累，即谓之无病也可。若三气反于胸膈之中，其为紧为胀，可胜道哉！故未形之病，可以不言，而屡动之气，不可不亟反于氤氲。先生但觉为痰饮所苦，昼日尝鼓呼吸之气，触出胸膈之痰，而未知痰不可出，徒伤气也。盖夜卧则痰聚于胃，晨起自能呕出。日间胃之津液，四达脏腑，即激之出不出耳。然而痰消则气自顺，是必以治痰为急，而体盛痰不易除，又必以健脾为先。脾健则新痰不生，其宿痰之在窠囊者，渐渍于胃，而上下分消，于是无痰则不呕，不呕则气不乱，气不乱则日返于氤氲矣。虽然，尚有一吃紧关头，当并讲也。人身胸中，空旷如太虚，地气上则为云，必天气降而为雨，地气始收藏不动。诚会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之意，则知云行雨施，而后沟渎皆盈，水道通决，乾坤有一番新景象矣。此义首重在膀胱一经。经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如人之饮酒无算而不醉者，皆从膀胱之气化而出也，盖膻中位于膈内，膀胱位于腹内，膀胱之气化，则空洞善容，而膻中之气得以下运。若膀胱不化，则腹已先胀，膻中之气安能下达耶！然欲膀胱之气化，其权尤在于葆肾，肾以膀胱为府者也。肾气动，必先注于膀胱，屡动不已，膀胱满胀，势必逆奔于胸膈，其窒塞之状，不可名言。肾气不动，则收藏愈固，膀胱得以清静无为，而膻中之气，注之不盈矣。膻中之气，下走既捷，则不为牵引所乱，而胸中旷若大空。昌更曰：气顺则痰不留，即不治痰而痰自运矣。谨论。

胡卣臣先生问曰："痰在膈中，去喉不远，每早必痛呕始出者何耶？"曰："道不同也。胸膈之间，重重脂膜遮蔽，浑无空隙，痰从何出？所出者胃中之痰耳！"曰："然则膈中之痰不出耶？"曰："安得不出，但出之曲耳。盖膻中之气，四布于十二经。布于手足六阳经，则其气从喉吻而上出；布于手足六阴经，则其气从前后二阴而下出。然

---

① 胡老先生：原作"胡老先"，目录作"胡卣臣先生"，今补"生"字。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从下出者无碍。从上出者，亦必先下注阳明，始得上越，是以难也。”曰：“若是则所论膀胱气化一段，渊乎微矣！但吸引之机权，从不见于经典，岂有所自乎？”曰：“内经有巨阳引精之义，缘无注解，人不能会。巨阳者，太阳膀胱也，谓膀胱能吸引胸中之气下行，而胸中之胀自消，此足证也。”曰：“胸中窠囊之说，确然无疑，世不知始于何因，结于何处，消于何时也？”曰：“人身之气，经盛则注于络，络盛则注于经，窠囊之来，始于痰聚胃口，呕时数动胃气，胃气动则半从上出于喉，半从内入于络。胃之络贯膈者也。其气奔入之急，则冲透膈膜，而痰得以居之。痰人既久，则阻碍气道，而气之奔人者，复结一囊，如蜂子之营穴，日增一日，故治之甚难。必先去胃中之痰，而不呕不触，俾胃经之气，不急奔于络，转虚其胃，以听络中之气，返还于胃，逐渐以药开导其囊，而涤去其痰，则自愈矣。此昌独得之见，屡试之法也！”曰：“所言身内病情消息，如宝鉴列眉，令人钦服。生平读医书，于五脏位置，不能无疑，请并明之。人身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居中宫，则心南肾北肝东肺西，乃定位也。乃肾不居正北，而分隶东北西北者何耶？”曰：“肾有两，故分隶两傍，而虚其在中之位以为用，所谓两肾中间一点明，正北方水中之真火，而为藏精宅神之本。其体虽分左右，而用实在中，故心肾交媾之所，各该三寸六分。设从两肾歧行而上，其去中黄，不大远乎？凡内观五脏，当观其用也。”曰：“肺为一身之华盖，如莲花舒叶于心之上，位正乎中，何以定其位于西南耶？诚如两肾之例，则西南可位，岂东南独不可位乎？”曰：“肺居心上，其募不与左连，但从右达，其用亦在西也。”曰：“其不与左连者，何也？”曰：“地不满东南，其位常空隙不用。设肺募得与左连，地无缺陷矣。”曰：“然则天不满西北，何以右肾居之耶？”曰：“两肾之用在中，此不过其空位耳。惟右肾为空位，故与三焦之有名无形者相配，而三焦则决渎之官，水道疏之而出，正以天不满西北也。”曰：“然则脾胃居右，其用亦在右耶？”曰：“胃居中，脾居右。胃中所容之水谷，全赖脾以运行，而注其气以输周身，其用即在中也。其用在中，故西方可容肺脾二藏。若脾之用在右，则置肺之用于何所乎？”曰：“然则肝之用何在耶？”曰：“肝木居于正东，东南为地之空位，其气既无主，东北为左肾之本位，其用又不存，故肝之气得以彻上彻下，全运于东方，其为用也大矣。”曰：“然则心之用何在耶？”曰：“心之外有包络，包络之外曰膻中。心者君主之官，膻中者臣使之官，是膻中为心之用也。”曰：“心之神明，其用何在耶？”曰：“神明之用无方无体，难言也。《道经》云太玄无边际，妙哉！《太洞经》曰太玄，曰无边际，曰妙哉！形容殆尽矣。《禅机》云：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旨哉斯言！惟无位乃称真人，设有位则仍为赤肉团矣。欲窥其倪，惟在感而遂通之界。”先生曰：“吾浅言之。人能常存敬畏，便可识神明之所起。”曰：“此尧竞舜业，而为允执者也。”昌多言反晦，先生一言逗出，诚为布鼓过雷门矣。因并记之。

胡卣臣先生曰：“每与嘉言接谭，如见刘颖川兄弟，使人神思清发。或体气偶有未佳，则陈琳一檄，枚氏七发，少陵五言诗，辋川几重图，无不备矣！观此论至明至正，至精至微，愧无马迁笔，为作仓公传也。”

论顾鸣仲痞块锢疾根源及治

顾鸣仲有腹疾近三十年，朝宽暮急，每一大发，腹胀十余日方减。食湿面及房劳，其应如响。腹左隐隐微高，鼓呼吸触之汩汩有声。以痞块法治之，内攻外贴，究莫能疗。余为悬内照之鉴，先与明之，后乃治之。人身五积六聚之证，心肝脾肺肾之邪，结于腹之上下左右，及当脐之中者，皆高如覆盂者也。胆、胃、大小肠、膀胱、命门之邪，各结于其本位，不甚形见者也。此症乃肾藏之阴气，聚于膀胱之阳经，有似于痞块耳。何以知之？肾有两旁，左肾之旁，从前通膀胱，右肾之旁，从后通命门。邪结于腹之左畔，即左肾与膀胱为之主也。六腑惟胆无输泻，其五腑受五脏浊气传人，不能久留，即为输泻者也。今肾邪传于膀胱，膀胱溺其输泻之职，旧邪未行，新邪踵至，势必以渐透人膜原，如革囊裹物者然。经曰：膀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然则肾气久聚不出，岂非膀胱之失其运化乎！夫人一团之腹，大小肠、膀胱俱居其中，而胞又居膀胱之中，惟其不久留输泻，是以宽乎若有余地。今肾之气，不自收摄，悉输膀胱，膀胱之气蓄而不泻，有同胆府之清净无为，其能理乎！宜其胀也，有与生俱焉者矣。经曰：肾病者善胀，尻以代踵，脊以代头。倘膀胱能司其输泻，何致若此之极耶！又曰：巨阳引精者三日。太阳膀胱经，吸引精气者，其胀止于三日。此之为胀，且数十年之久，其吸引之权安在哉？治法补肾水而致充足，则精气深藏，而膀胱之胀自消；补膀胱而令气旺，则肾邪不蓄，而输化之机自裕。所以然者，以肾不补不能藏，膀胱不补不能泻。然补肾易而补膀胱则难，以本草诸药，多泻少补也。经于膀胱之予不足者，断以死期，后人莫解其故。吾试揣之，岂非以膀胱愈不足则愈胀，胀极势必逆传于肾，肾胀极，势必逆传于小肠，小肠胀极，势必逆传于脾，乃至通身之气，散漫而无统耶！医者于未传之先，蚤见而预图之，能事殚矣。

胡卣臣先生曰："言腹中事，如张炬而游洞天，愈深愈朗。"

袁聚东痞块危症治验

袁聚东，年二十岁，生痞块，卧床数月，无医不投。日进化坚削痞之药，渐至毛瘁肉脱，而鬈发卷，殆无生理。买舟载往郡中就医，因虑不能生还而止。然尚医巫日费，余至则家计已罄。姑请一诊，以决生死远近耳，无他望也。余诊时，先视其块，自少腹至胁傍，分为三歧，皆坚硬如石，以手掷之，痛不可忍。其脉止两尺洪盛，余俱微细。谓曰："是病繇见块医块，不究其源而误治也。初起时块必不坚，以峻猛药攻至真气内乱，转护邪气为害。如人厮打，扭结一团，旁无解散，故逆紧不放，其实全是空气聚成。非如女子冲任血海之地，其月经凝而不行，即成血块之比。观两尺脉洪盛，明明是少阴肾经之气，传于膀胱。膀胱之气，本可传于前后二便而出，误以破血之药，兼破其气，其气遂不能转运，而结为石块。以手摩触则愈痛，情状大露，若是血块得手，则何痛之有。此病本一剂可瘳，但数月误治，从上至下，无病之地，亦先受伤。姑用补中药一剂，以通中下之气，然后用大剂药，内收肾气，外散膀胱之气，以解其相厮相结。约计三剂，可痊愈也。"于是先以理中汤，少加附子五分，服一剂，块已减十之三。再用桂附药一大剂，腹中气响甚喧，顷之三块一时顿没，戚友共骇为神。再服一剂，果然全愈。调摄月余，肌肉复生，面转明润，堆云之发，才剩数茎而已！每遇天气阴寒，必用重裀厚被盖覆，不敢起身。余谓病根尚在，盖以肾气之收藏未固，膀胱之气化未旺，兼之年少新婚，倘犯房室，其块复作，仍为后日之累。更用补肾药，加入桂附，而多用河车为丸，取其以胞补胞，而助膀胱之化源也。服之竟不畏寒，腰围亦大，而体加充盛，年余又得子。感前恩而思建祠肖像以报，以连值岁凶，姑尸祝于家庭焉。亦厚之道矣！

胡卣臣先生曰："辨症十分明彻，故未用药，先早知其功效矣。又早善其后，得心应手之妙，一一传之纸上，大有可观。"

论杨季蘅风发之症并答门人四问

季蘅翁，禀丰躯伟，望七之龄，神采不衰。近得半身不遂之症，已二年矣。病发左半，口往右㖞，昏厥遗溺。初服参、术颇当，为黠医簧以左半属血，不宜补气之说，几致大坏。云间施笠泽以参、附疗之，稍得向安。然概从温补，未尽病情也。诊得脉体，软滑中时带劲疾，盖痰与风杂合之症。痰为主，风为标也。又热与寒杂合之症。热为主，寒为标也。平时手冷如冰，故痰动易至于厥。然厥已复苏，苏已呕去其痰，眠食自若。虽冬月亦能耐寒，无取重裀复絮，可知寒为外显之假寒，而热为内蕴之真热。既有内蕴之热，自蒸脾湿为痰，久久阻塞窍隧，而卫气不周，外风易入，加以房帏不节，精气内虚，与风相召，是以杂合而成是症耳。及今大理右半脾胃之气，以运出左半之热痰虚风，此其间有微细曲折，非只温补一端所能尽者，何也？治杂合之病，必须用杂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合之药，而随时令以尽无穷之变。即如冬月严寒用事，身内之热，为外寒所束，不得从皮肤外泄，势必深入筋骨为害矣。故用姜、附以暂撤外寒，而内热反得宣泄。若时令之热，与内蕴之热相合，复助以姜附，三热交煽，有灼筋腐肉而已，孰是用药之权衡，可以一端尽耶？或者曰：左半风废，而察脉辨证，指为兼痰兼热似矣。痰者，脾湿所生，寄居右畔，是则先宜中右，而何以反中左耶？既已中左，明系左半受病，而何以反治右耶？不知此正病机之最要者，但为丹溪等方书说，病在左血多，病在右气多，教人如此认症，因而起后人之执着。至《内经》则无此说也。《内经》但言左右者，阴阳之道路。夫左右既为阴阳往还之道路，何尝可偏执哉！况左半虽血为主，非气以统之则不流；右半虽气为主，非血以丽之则易散。故肝胆居左，其气常行于右；脾胃居右，其气常行于左。往来灌注，是以生生不息也。肝木主风，脾湿为痰。风与痰之中人，原不分于左右。但翁恃其体之健，过损精血，是以八八天癸已尽之后，左半先亏，而右半饮食所生之痰，与皮毛所入之风，以渐积于空虚之府，而骤发始觉耳。风脉劲疾，痰脉软滑，惟劲疾故病则大筋短缩，即舌筋亦短而蹇于言。小筋驰长，故从左而㖞于右，从左㖞右，即可知左畔之小筋，驰而不张也。若左筋之张，则左㖞矣。凡治一偏之病，法宜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从左引右，从右引左。盖观树木之偏枯者，将溉其枯者乎，抑溉其未枯者使荣茂，而因以条畅其枯者乎？治法以参、术为君臣，以附子、干姜为佐使，寒月可恃无恐。以参、术为君臣，以羚羊角、柴胡、知母、石膏为佐使，而春夏秋三时，可无热病之累。然宜刺手足四末，以泄荣血而通气，恐热痰虚风，久而成疠也。

门人问曰："经文左右者，阴阳之道路。注解以运气之司天在泉，而有右间左间为训，遂令观者茫然。今先生贴以'往还'二字，与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天地生成之数，春秋自然之运，适相符契矣。但不知往于何始，还于何终，可得闻乎？"答曰："微哉问也！天地之道，春气始于左，而终于右；秋气始于右，而终于左；夏气始于上，而终于下；冬气始于下，而终于上。人身亦然。经云：欲知其始，先建其母。母者五脏相承之母也。又曰：五脏以生克而互乘。如右肺金，往左而生肾水克肝木，左之心火，往右而生脾土克肺金之类，其往还交织无端。然始于金者，生则终于土，克则终于火；始于火者，生则终于木土，克则终于水。此则交织中之次第也。推之十二经，如子时注少阳胆，丑时注厥阴肝之类，亦交织中之次第也。诚建其母推其类，而始终大略睹矣。"

又问曰："病机之左右上下，其往还亦有次第乎？"答曰："病机往还之次第，不过顺传逆传两端。顺传者传其所生，乃天地自然之运。如春传夏，夏传长夏，长夏传秋，秋传冬，冬复传春，原不为病，即病亦轻。可逆传者，传其所克，病轻者重，重者死矣！如春传长夏、长夏传冬、冬传夏，夏传秋、秋传春，非天地自然之运，故为病也。"曰："经言间传者生，七传者死，则间传为顺传，七传为逆传无疑？"曰："非也。注《难经》者，言间传是顺行，隔一位而传，误认病机但从右旋左，不从左旋右，皆繇不知左右往还之理，而以讹传讹。试讦以肾水间一位传心火，为逆传之贼邪，则无可置喙矣。故间传、七传，俱于逆传中分生死耳。间传者，心病当逆传肺，乃不传肺，而传肺所逆传之肝；肺病当逆传肝，乃不传肝，而传肝所逆传之脾。推之肝病、脾病、肾病皆然。此则脏腑不受克贼，故可生也。七传者，前六传已逆周五脏，第七传重复逆行，如心脏初受病，二传于肺则肺脏伤，三传于肝则肝脏伤，四传脾，五传肾，六传仍归于心，至七传再入于肺，则肺已先伤，重受贼邪，气绝不支矣。所谓一脏不两伤，是以死也。不比伤寒传经之邪，经尽再传，反无害也。《针经》云：善针者以左治右，以右治左。夫人身之穴，左右同也，乃必互换为治。推之上下，莫不皆然，于往还之机，益明矣！"

又问曰："半身不遂之病，原有左右之分，岂左右分属之后，病遂一往不返乎？而治之迄无成效者，何也？"答曰："风与痰之中人，各随所造，初无定体。病成之后，亦非一往不返也。盖有往有复者，天运、人事、病机，无不皆然。如风者，四时八方之气，从鼻而入，乃天之气也。痰有五谷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百物之味，从口而入，脾胃之湿所结，乃地之气也。势本相辽，亦当相兼，全似内伤之与外感，每夹杂而易炫。故风胜者先治其风，痰胜者先治其痰，相等则治风兼治痰，此定法也。《内经》云：风之中人也，先从皮毛而入，次传肌肉，次传筋脉，次传骨髓。故善治者，先治皮毛，其次治肌肉。繇此观之，乃从右而渐入于左也。皮毛者，右肺主之。肌肉者，右胃[1]主之。筋脉者，左肝主之。骨髓者，左肾主之。从外入者转入转深，故治皮毛治肌肉，不使其深入也。又曰：湿之中人也，先从足始，此则自下而之上，无分于左右者也。但内风素胜之人，偏与外风相召；内湿素胜之人，偏与外湿相召。内风之人，大块之噫气未动，而身已先伤。内湿之人，室中之础[2]磉未润，而体已先重。是以治病必从其类也。从外入者，以渐而驱之于外；从下上者，以渐而驱之于下。若任其一往不返，安贵其为治乎？”

又问曰：“从外入者，驱而之外，从下上者，驱而之下，骤闻令人爽然，不识古法亦有合欤？”答曰：“此正古人已试之法，但未挈出，则不知作者之意耳！如治风用大小续命汤，方中桂、附、苓、术、麻、防等药，表里庞杂，令人见为难用。不知用附、桂者，驱在里之邪也；用苓、术者，驱在中之邪也；而用麻、防等药独多者，正欲使内邪从外而出也。至于病久体虚，风入已深，又有一气微汗之法，一旬微利之法，平调半月十日，又微微驱散，古人原有规则也。至于治痰之规则，不见于方书。如在上者，用瓜蒂散、栀豉汤等方，在左者，用龙荟丸；在右者，用滚痰丸，以及虚人用竹沥达痰丸，沉寒锢冷用三建汤之类，全无奥义。岂得心应手之妙，未可传之纸上耶！吾今为子辈传之。盖五味入口，而藏于胃。胃为水谷之海，五脏六腑之总司。人之食饮太过，而结为痰涎者，每随脾之健运，而渗灌于经隧，其间往返之机，如海潮然，脾气行则潮去，脾气止则潮回。所以治沉锢之法，但取辛热，微动寒痰，已后止而不用，恐痰得热而妄行，为害不浅也。不但痰得热而妄行，即脾得热而亦过动不息，如潮之有去无回，其痰病之决裂，可胜道哉！从来服峻补之药者，深夜亦欲得食，人皆不知其故，反以能食为庆，曾不思爱惜脾气，令其昼运夜息，乃可有常。况人身之痰，既繇胃以流于经隧，则经遂之痰，亦必返之于胃，然后可从口而上越，从肠而下达，此惟脾气静息之时，其痰可返。故凡有痰症者，早食午食而外，但宜休养。脾气不动，使经隧之痰，得以返之于胃，而从胃之气上下，不从脾之气四迄，乃为善也。试观人痰病轻者，夜间安卧，次早即能呕出泄出。痰病重者，昏迷复醒，反能呕出泄出者，岂非未曾得食，脾气静息，而予痰以出路耶！是之喜用热药峻攻者，能知此乎？噫！天下之服辛热，而转能夜食者多矣，肯因俚言而三思否？”

胡卣臣先生：“知之深，故言之详，然皆根据《内经》，而非创说。又自有神悟，而非袭说。予向者极叹服王宇泰、缪仲淳，真是齐人知管、晏耳。”

治叶茂卿小男奇症效验并详诲门人

叶茂卿乃郎，出痘未大成浆，其壳甚薄，两月后尚有着肉不脱者。一夕腹痛，大叫而绝。余取梨汁入温汤灌之，少苏。顷腹痛绝，灌之又苏。遂以黄芩二两，煎汤，加梨汁与服，痛止。令制膏子药频服，不听。其后忽肚大无伦，一夕痛叫，小肠突出脐外五寸，交纽各二寸半，如竹节壶顶状，茎物绞摺长八九寸，明亮如灯笼，外症从来未经闻见，余以知之素审，仍为治之。以黄芩、阿胶二味，日进十余剂，三日后始得小水，五日后水道清利，脐收肿缩而愈。门人骇而问曰：“此等治法，顽钝一毫莫解，乞明示用药大意。”答曰：“夫人一身之气，全关于肺。肺清则气行，肺浊则气壅。肺主皮毛，痘不成浆，肺热而津不行也。壳着于肉，名曰甲错。甲错者多生肺痈。痈者壅也，岂非肺气壅而然与？腹痛叫绝者，壅之甚也。壅甚则并水道亦闭，是以其气横行腹之中，而小肠且为突出。至于外肾弛长，尤其剩事矣！吾用黄芩、阿胶清肺之热，润肺之燥，治其源也。气行而

① 胃：疑当作“肾”。

② 础：柱下石礅。下“磉”义同。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壅自通，源清斯流清矣。缘病已极中之极，惟单味多用，可以下行取效，而立方甚平，而奏功甚捷耳。试以格物之学，为子广之。凡禽畜之类，有肺者有尿，无肺者无尿。故水道不利而成肿满，以清肺为急。此义前人阐发不到，后之以五苓、五皮、八正等方治水者，总之未悟此旨。至于车水放塘，种种劫夺膀胱之剂，则杀人之事矣，可不辨之蚤欤！”

赵我完孝廉次郎，秋月肺气不能下行，两足肿溃，而小水全无，脐中之痛，不可名状。以手揉左，则痛攻于右，揉右，则痛攻于左，当脐揉熨，则满脐俱痛，叫喊不绝。利水之药，服数十剂不效。用敷脐法，及单服琥珀末，至两许，亦不效。昌见时弥留已极，无可救药矣。伤哉！

胡卣臣先生曰：“凡求同理者，必不求同俗。嘉言之韬光匿[1]采，宁甘讪谤，曾不令人窥识者，无意求之而得，闻之而有不心折者耶！”

议沈若兹乃郎肠澼危症并治验

沈若兹乃郎，因痘后食物不节，病泻，泻久脾虚，病疟，遂尔腹痛胀大。三年来服消导药无算，腹胀及泻利总不愈。去岁迎医，服参、苓、白术稍效，医去仍复如故。病本腹胀，更兼肠澼，肠澼者，大肠之气，空洞易走，胃中传下之物，总不停蓄，澼出无度，腥水不臭，十中五死五生之症也。今则病势转深，又加四逆矣：暮热朝凉，一逆也；大渴引汤救急，二逆也；气喘不能仰睡，三逆也；多汗烦躁不宁，四逆也。无病人腹中之气，运转收摄，是以身体轻快，大便省约。今为久泻，遂至气散不收，腹之胀，肠之鸣，便出之不自知，皆此故也。气既散而不收，又服行气利水之药，不愈增其散乎！无病人身中营卫，两无偏胜，故阳胜发热，阴盛则恶寒，病疟之时，寒热交作，犹是阴阳互战，迨泻久亡阴，整夜发热，一线之阴，为阳所乘，求其相战，不可得矣。内水亏竭，燎原之火自焚，不得不引外水以济急。然有形之水，不足以制无形之火，徒增胀泻，而重伤其阴气耳！医不清其源，以香燥之药，助火劫阴，如官桂肉、豆蔻等类，用之误矣。夫男子气海在于脐下，乃元气之舍，性命之根也。久泻则真气亦散，势必上干清道，而不下行。鼻中鼾鼾有声，不能仰卧，是其征也。夫此已散之气，必不能复归其处，但冀未散之气，不致尽散则可耳。屡服木香、槟榔、苏子、腹皮、厚朴等降气之药，尤误之误矣。至于汗出烦躁，则阴气虚尽，孤阳亦不能久留之兆也。总如岁运，有温热无寒凉，有生长无收藏，人物其免夭亡疵疠乎？于此而图旋转之功，亦难之难矣！

若兹见案，转托戚友，强恳用药，因以清燥润肺为主，阿胶、地黄、门冬等类同蜜熬膏三斤，渠男三年为药所苦，得此甘味，称为糖也。日争十余次服之，半月药尽，遂至大效。身中气平，不渴、不烦、不泻，诸症俱退，另制补脾药末善后，全愈。

胡卣臣先生曰：“久泻而用润药，与症相反，而究竟相宜。议病时先辟三种治法之误，已隐隐见大意矣，与吴吉长乃室治验，参看自明。”

辨治杨季登二女奇症奇验

杨季登二女，俱及笄将字。长女病经闭年余，发热食少，肌削多汗，而成痨怯。医见汗多，误为虚也，投以参、术，其血愈涸。余诊时，见汗出如蒸笼气水，谓曰：“此症可疗处，全在有汗。盖经血内闭，止有从皮毛间透出一路，以汗亦血也。设无汗而血不流，则皮毛干槁而死矣。宜用极苦之药，以敛其血入内，而下通于冲脉，则热退经行，而汗自止，非补药所能效也。”予是以龙荟丸日进三次。月余忽觉经血略至，汗热稍轻，始减前丸，只日进一次。又一月，经血大至，淋漓五日，而诸病全瘳矣。第二女亦病多汗，食减肌削。诊时手间筋掣肉颤，身倦气怯。余曰：“此大惊大虚之候，宜从温补者也。”遂于补剂中多加茯神、枣仁，投十余剂，全不对病。余为徘徊治法，因自计曰：“非外感也，非内伤也，非杂症也，虚汗振掉不宁，能受补药，而病无增减，且闺中处子，素无家难，其神情渐似丧败之余，此曷故

① 匿：原作“剂”，据善成堂本改。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耶?"忽而悟曰:"此必邪祟之病也。何为其父不言?甚有可疑。"往诊间,其面色时赤时黄。余曰:"此症确有邪祟.附人脏腑,吾有神药可以驱之。"季登才曰:"此女每晚睡去,口流白沫,战栗而绝.以姜汤灌至良久方苏,挑灯侍寝防之,亦不能止。因见所用安神药甚当,兼恐婿家传闻,故不敢明告也。"余曰:"何不蚤言?余一剂可愈。"乃以犀角、羚羊角、龙齿、虎威骨、牡蛎粉、鹿角霜、人参、黄芪等药合末,令以羊肉半斤,煎取浓汁三盏,尽调其末,一次服之,果得安寝.竟不再发。相传以为神异。余盖以祟附于身,与人之神气交持,亦逼处不安,无隙可出,故用诸多灵物之遗形,引以羊肉之膻,俾邪祟转附骨角[1],移从大便而出,仿上古遗精变气祝繇遗事,而充其义耳。吾乡熊仲纾先生,其幼男去疾,髫龄患一奇症,食饮如常,但脉细神呆,气夺色夭。仲翁曰:"此何病也?"余曰:"病名淹牒。《左传》所谓近女室晦.即是此病。彼因近女,又遭室晦,故不可为。令郎受室晦之邪,而未近女,是可为也。"即前方少加牛黄丸,服旬日而安。今壬午去疾已举孝廉矣。

胡卣臣先生曰:"辨症用药,通于神明,究莫测其涯涘!"

直叙顾谌明二郎三郎布痘为宵小所误

顾谌明公郎种痘,即请往看。其痘苗淡红磊落,中含水色,明润可爱,且颗粒稀疏,如晨星之丽天。门下医者,先已夸为状元痘。昌未知也,踌躇良久,明告曰:"此症热尚未退,头重颈软,神躁心烦,便泄青白,全是一团时气外感,兼带内虚,若用痘门通套药,必危之道也。"谌明毫不动念。适值二尹请同挨户查赈饥民,出街亲董其事。余茫[2]造其契戚家谓曰:"我观谌明公郎在家布痘,而精神全用于赈饥,虽仁人长者之事,然此等处,他人可代,乃自任不辞。明明言之,绝不回顾,此必有医者夸美献谀,而信之笃耳,不然,岂有倒行逆施之理哉!此痘必得一二剂药,先退其外感,则痘不治自痊。若迟二三日,缓无及矣。相烦速往朝阳门内外追寻,直达鄙意。"其戚闻言即往。余亦回寓修书投之,其辞激切,不避嫌疑。傍晚一仆携回书至,掷于几上,忿忿而去。余以为谌明之见责也。拆视,则云尊翁大人,必欲得方,始肯服药。余即定一方,并详论方中大意,令僮辈赍送。僮辈窃谓余之不智也.一日三四次奔走大人之门,是自忘其耻辱矣。吁嗟!余岂不自爱,但当群小蒙蔽时,倘得一拨立转,所全颇钜。于是亲送其方至门,则内户已扃,阍人收之,次早送进。余暗地独行,往返六里,以图心安。次日再托其戚,促之进药。则云:"既是状元痘,何必服药耶!"此后即欲一造其庭,未繇矣。吁嗟!朝庭之上,任者议者,不妨互用。使余得与其侧,此儿即不服药,亦必无死法。盖感症在身,而以虾、鱼、鸡、笋发痘之物杂投,误上加误,适所以促其亡耳!才至六日而坏,正应感症坏期。若痘出既美,即有意外变症,亦在半月一月矣。越二日,三公郎即发热布痘,仍夹时气外感,仍用前医,仍六日而坏。旬日间两儿为一医所杀,谌明引为己辜,设局施药于城隍庙。余偶见之,蹙然曰:"盛德之人,恐惧修省,皇天明神,岂无嘿庇,然赏善自应罚恶,而杀儿之医,宁无速夺其算耶!"一夕此医暴亡,余深为悚惕。然尚有未畅者,左右之宵人,未尝显诛也。

胡卣臣先生曰:"谗谄蔽明,邪曲害正,今古一辙。而幽愤所至,真足以动鬼神之吉凶。"

论刘筠枝长郎失血之症

筠翁长郎病失血,岁二三发。其后所出渐多,咳嗽发热,食减肌削,屡至小康,不以为意。夏秋间,偶发寒热如疟状,每夜达曙,微汗始解。嗣后寒热稍减,病转下利。医谓其虚也,进以参、术,胸膈迷闷,喉音窒塞,服茯苓、山药、预收红铅末,下黑血块数升,胸喉顿舒,而容亦转。筠翁神之,以为得竹破竹补之法也。加用桂、附二剂,于是下利一昼夜十数行,饮食难入,神识不清,

① 角:善成堂本作"肉"。

② 茫:善成堂本作"忙"。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病增沉剧。仆诊其脾脉大而空，肾脉小而乱，肺脉沉而伏。筠翁自谓知医，令仆疏方，并问此为何症？仆曰："此症患在亡阴，况所用峻热之药，如权臣悍帅，不至犯上无等不已。行期在立冬后三日，以今计之，不过信宿，无以方为也。何以言之？经云：暴病非阳，久病非阴。则数年失血，其为阳盛阴虚无疑。况食减而血不生，渐至肌削而血日槁。虚者益虚，盛者益盛，势必阴火大炽，上炎而伤肺金，咳嗽生痰，清肃下行之令尽壅。繇是肾水无母气以生，不足以荫养百骸，柴枯瘦损。每申酉时，洒淅恶寒，转而热至天明，微汗始退，政[1]如夏日炎蒸，非雨不解，身中之象，明明有春夏无秋冬。用药方法，不亟使金寒水冷，以杀其势，一往不返矣。乃因下利误用参、术补剂，不知肺热已极，止有从皮毛透出一路。今补而不宣，势必移于大肠，所谓肺移热于大肠，传为肠澼者是也。至用红铅末下黑血者，盖阳分之血，随清气行者，久已呕出，其阴分之血，随浊气行至胸中，为膜原所蔽，久瘀隔间者，得经水阴分下出之血，引之而走下窍，声应气求之妙也。久积顿宽，而色稍转，言笑稍适者，得其下之之力，非得其补之之力也。乃平日预蓄此药，必为方士所惑，见为真阳大药，遂放胆加用，桂附燥热，以尽劫其阴，惜此时未得止之。今则两尺脉乱，火燔而泉竭。脾胃脉浮，下多阴亡，阳无所附。肺脉沉伏，金气缩敛不行。神识不清，而魄已先丧矣！昔医云：'乱世溷浊，有同火化。'又以火济火，董曹乘权用事，汉数焉得不终耶！"

胡卣臣先生曰："论症论药，俱从卓识中流出，大有关系之作。"

论钱小鲁嗜酒积热之症

钱小鲁奕秋之徒也。兼善饮，每奕必饮，饮必醉，岁无虚日。辛巳秋，浩饮晚归，呕吐，寒热兼作，骨节烦疼，医以时行感冒表散药治之，不愈。更医知为酒毒，于寒凉药中用热药为乡导，治之亦不愈。卧床二十余日，始请余诊。其脉洪大促急，身要着席不能动展，左腿痛如刀刺，鼻煤，从病起至是，总未大便，此痈疽之候也。归语两门人。王生欣然有得，曰："迄今燥金司令，酒客素伤湿热，至此而发。金盛则木衰，是以筋骨疼痛，而不能起于床。脏燥而腑亦燥，是以津液干枯，而大肠失其润，以清金润燥治之可矣。"吴生曰："不然，酒毒大发，肠胃如焚，能俟掘井取水乎？是必以大下为急也。"余曰："下法果胜，但酒客胃气素为多呕所伤，药入胃中，必致上壅，不能下达，即敷脐导肠等法，无所用之。掘井固难，开渠亦不易，奈何奈何！吾为子辈更开一窦。夫酒者清冽之物，不随浊物下行，惟喜渗入者也。渗入之区，先从胃入胆，胆为清净之府，同气相交故也，然胆之摄受无几。其次从胃入肠，膀胱渗之，化溺为独多焉。迨至化溺，则所有者酒之余质，其烈性实惟胆独当之。每见善饮者，必慢斟缓酌，以俟腹中之渗。若连飞数觥，有倾囊而出耳。是以酒至半酣，虽懦夫有挥拳骂座之胆，虽窭人[2]有千金一掷之胆，虽狷士[3]有钻穴逾垣之胆，其至凶徒有抚剑杀人之胆，以及放浪形骸之流，且有一饮数斛，不顾余生之胆。以小鲁之赤贫，而胆不丧落者，夫非藉资于酒乎？其受病实有较他人不同者。盖胆之腑，原无输泻。胆之热，他人可移于脑，浊涕从鼻窍源源而出，亦少杀其势。若小鲁则阳分之阳过旺，阳分之阴甚衰，发鬓全无，直似南方不毛之地，热也极矣，肯受胆之移热乎？幸其头间多汗，脑热暗泄，不为大患。乃胆热既无可宣，又继以酒之热，时之燥，热淫内炽，脉见促急，几何不致极惫耶！故胆之热汁满而溢出于外，以渐渗于经络，则身目皆黄，为酒瘅之病，以其渗而出也。可转驱而纳诸膀胱，从溺道而消也。今独攻环跳之穴，则在胆之本属，可无驱矣。且其步履素为此穴所苦，受伤已久，气离血散，热邪弥满留连，服药纵多，有拒而不纳耳。何能取效？即欲针之，此久伤之穴，有难于抉泻者。设遇良工如古人辈，将何法以处此乎？吾更有虑焉！有身以后，全赖谷气充养。谷气即元气也。谷人素少之人，又即藉酒为元

① 政：通"正"。

② 窭(jù 具)人：穷苦人。

③ 狷(juàn 眷)士：洁身自好的人。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气。今以病而废饮，何所恃为久世之资耶？吾谛思一法，先搐脑中黄水出鼻，次针胆穴之络脑间者数处，务期胆中之热，移从脑鼻而出。庶乎环跳穴中，结邪渐运，而肠胃之枯槁渐回，然后以泻胆热之药入酒中，每日仍痛饮一醉。饮法同而酒性异，始得阴行而妙其用。盖以其生平之偏，造为坚垒，必藉酒转为乡导，乃克有济也。岂清金润燥与下夺之法，能了其局乎！”两生踊跃曰：“蒙诲治法，令人心地开朗，请笔之，以志一堂授受之快。”录此付渠子，令送商顾幼疏孝廉求救。小鲁竟阻之，或以余言为不然耶。

胡卣臣先生曰：“先写全神，后论治法，大是奇观。”

面论季继江痰病奇症

季继江三二年来，尝苦咳嗽生痰，胸膈不宽。今夏秋间卧床不起，濒亡者再。其人以白手致素封，因无子自危，将家事分拨，安心服死。忽觉稍安，亦心死则身康之一征也。未几，仍与家事，其病复作，然时作时止，疑为不死之病也。闻余善议病，托戚友领之就诊。见其两颐旁，有小小垒块数十高出，即已知[1]其病之所在。因诘之曰：“尔为何病？”曰：“咳嗽。”曰：“嗽中情状，试详述之。”曰：“内中之事，愚者弗知，是以求明耳！”余为哂曰：“尔寒暑饥渴，悉不自知耶！观尔脉盛筋强，必多好色，而喜任奔走，本病宜发痈疽，所以得免者，以未享膏粱之奉。且火才一动，便从精孔泄出耳！然虽不病痈，而病之所造，今更深矣！尔胸背肩髃间，巉岩如乱石插天，栉比如新笋出土，嵌空如蜂莲之房，芒锐如棘栗之刺，每当火动气升，痰壅紧逼之时，百苦交煎，求生不生，求死不死，比桁杨之罪人十倍过之，尚不自知耶！”渠变容顿足而泣曰：“果实如此。但吾说不出，亦无人说到耳。昔年背生痈疖，幸未至大害。然自疖愈，咳嗽至今，想因误治所成，亦未可知。”余曰：“不然。由尔好色作劳，气不归元，腾空而上，入于肝肺散叶空隙之间，膜原之内者，日续一日，久久渐成熟路，只俟肾气一动，千军万马，乘机一时奔辏，有入无出，如潮不返，海潮兼天涌至，倘后潮不熄，则前后[2]占今，冤于此病者，不知其几。但尔体坚堪耐，是以病至太甚，尚自无患。不然者久已打破昆仑关矣。尔宜归家休心息神，如同死去，俾火不妄动，则痰气不为助虐，如胸背之坚垒，始有隙可入。吾急备药，为尔覆巢捣穴，可得痊也。”渠骇然以为遇仙，托主僧请以五金购药，十金为酬而去。次日复思病未即死，且往乡征租，旬日襄事，购药未迟。至则因劳陡发，暴不可言，痰出如泉，声响如锯，面大舌胀，喉硬目突，二日而卒于乡。真所谓打破昆仑关也。其人遇而不遇，亦顾家不顾身之炯戒矣。治法详阴病论。

胡卣臣先生曰：“论病从外灼内，因流识源，精鉴全非影响。”

吴添官乃母厥巅疾及自病真火脱出治验

吴添官生母，时多暴怒，以致经行复止。入秋以来，渐觉气逆上厥，如畏舟船之状，动辄晕去，久久卧于床中，时若天翻地覆，不能强起，百般医治不效。因用人参三五分，略宁片刻，最后服至五钱一剂。日费数金，意图旦夕苟安，以视稚子。究竟家产尽费，病转凶危。大热引饮，脑间有如刀劈，食少泻多，已治木无他望矣。闻余返娄，延诊过，许以可救，因委命以听焉。余谓怒甚则血菀于上，而气不返于下者，名曰厥巅疾。厥者逆也，巅者高也。气与血俱逆于高巅，故动辄眩晕也。又以上盛下虚者，过在少阳，少阳者足少阳胆也。胆之穴皆络于脑，郁怒之火，上攻于脑，得补而炽，其痛如劈，同为厥巅之疾也。风火相煽，故振摇而热蒸。土木相凌，故艰食而多泻也。于是会《内经》铁落镇坠之意，以代赭石、龙胆草、芦荟、黄连之属，降其上逆之气；以蜀漆、丹皮、赤芍之属，行其上菀之血；以牡蛎、龙骨、五味之属，敛其浮游之神。最要在每剂药中，生入猪胆汁二枚。盖以少阳热炽，胆汁必干，亟

① 知：原作“出”，据善成堂本改。

② 后：原脱，据善成堂本补。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以同类之物济之，资其持危扶颠之用。病者药一入口，便若神返其舍，忘其苦口，连进十余剂，服猪胆二十余枚，热退身凉，饮食有加，便泻自止，始能起床，行动数步，然尚觉身轻如叶，不能久支。仆恐药味太苦，不宜多服，减去猪胆及芦、龙等药，加入当归一钱，人参三分，姜、枣为引，平调数日而全愈。母病愈而添官即得腹痛之病，彻夜叫喊不绝，小水全无。以茱连汤加玄胡索投之，始安。又因伤食复反，病至二十余日，肌肉瘦削，眼胞下陷。才得略宁，适遭家难，症变壮热，目红腮肿，全似外感有余之候。余知其为激动真火上焚，令服六味地黄加知柏三十余剂，其火始退。退后遍身疮痍黄肿，腹中急欲得食，不能少耐片顷，整日哭烦。余为勉慰其母曰："旬日后腹稍充，气稍固，即不哭烦矣。"服二冬膏而全瘳。此母子二人，皆极难辨治之症，竟得相保，不大快哉！

胡卣臣先生曰："二病最多，此案深足嘉惠来学。"

论体盛绝孕治法

友继室夫人，身体肥盛，经候虽调，从未孕育。令仆定方而施转移化机之药，虽从古医书所未载，然可得言也。盖山之不可葬者五：童、断、过、石、独。纵有明师，无所施其剪裁。以故女之不可孕，如方书所志生禀之殊，非人工所能改移者，可不更论。若夫生禀不殊，但为形躯所累，而嗣孕终不乏者，古今来不知凡几，第夫妇之愚，天然凑合之妙，虽圣神有不能传者，所以方书缺焉未备耳！仆试言之，地之体本重厚，然得天气以苞举之，则生机不息。若重阴沍寒之区，天日之光不显，则物生实罕。人之体中肌肉丰盛，乃血之荣旺，极为美事。但血旺易至气衰，久而弥觉其偏也。夫气与血，两相维附，何以偏衰偏旺耶？盖气为主，则血流，血为主，则气反不流，非真气之衰也，气不流有似于衰耳。所以一切补气之药，皆不可用，而耗气之药，反有可施。缘气得补则愈锢，不若耗之以助其流动之势，久而久之，血仍归其统握之中耳！湖阳公主，体肥受孕，然不能产也。进诸御医商之，得明者定一伤胎之方，服数十剂，而临产始得顺利，母子俱无灾害。盖肥满之躯，胎处其中，全无空隙，以故伤胎之药，止能耗其外之血肉，而不能耗其内之真元也，此用药之妙也。仆仿是意而制方，预为受胎之地，夫岂无术而杜撰乎！然而精诚之感，贯于金石，女之宜男者，先平其心，心和则气和，气和则易于流动充满也。其次在节食，仙府清肌，恒存辟谷，宫中细腰，得之忍饥，志壹动气，何事不成耶！而且为斋心积德，以神道之教，补药饵之不逮，有不天从叶应者乎！仆于合浦求珠，蓝田种玉之举，而乐道之。

胡卣臣先生曰："观此一论，不必问方，而已得其意之所存。破尽寻常窠臼矣。奇创奇创！"

华太夫人饵术方论

天御孝廉太夫人，宿有胸膈气胀小恙，近臻勿药矣。孝廉膝下承欢，不以三公易一日者，今而后喜可知也。然以太夫人福体凝重，惟恐日增一日，转为暮年之累，欲仆订方，及早图之。仆不觉悚然而动于衷曰："孝廉未尝习医，乃思治未病、消未萌，何其深于医旨若是，以知子道之贯彻者，无微不入矣！经曰：阴精所奉者其人寿。太夫人阴血有余，即年过百岁，而形不衰，此可不问而知者，然形盛须充之以气。而气者渐衰渐耗之物，必欲两得其平，所藉于药方不少耳！况气复有阴阳之别，身半已上阳主之，身半已下阴主之也。阴气过盛而乘阳位，则胸膈胀闷不舒，所谓地气上为云者是也。云生而天地之寥阔，顷刻窒塞矣！故阴气不可盛也。阴气盛，势不得不用耗散之药，气日耗，则体日重，又不能兼理之术也。湖阳公主以体盛难产，御医为制枳壳、厚朴等耗气之药，名曰瘦胎散，亦以当其壮年耳。若夫年高气弱之时，而可堪其耗散乎！我仆图之。至人服天气而通神明，只此一语，足为太夫人用药之准矣。盖天食人以五气者也，地食人以五味者也。以地之味养阴，不若以天之气养阳。药力既久，天气运而不积，挈地气以周旋，所谓载华岳而不重者，天气举之之谓也。方用茅山苍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术一味，取其气之雄烈，可驱阴邪而通天气。本草列之为上品，仙经号为山精者，诚重之也。每岁修事五七斤，每早百沸汤吞下三钱，秋月止服二钱，另用天门冬一钱煎汤吞下。初服一两月，微觉其燥，服至百日后，觉一日不可缺此矣。服至一年，身体轻健，服之三年，步履如飞，黑夜目中有光，可烛幽隐。所谓服天气而通神明者，其不诬如此。食物诸无所忌，但能稍远肥甘，白饭香疏苦茗，种种清胜尤妙。饵术以后，身健无病，今服三十余斤矣。

胡卣臣先生曰："此成方也。用之通天气以芭举乎地。觉制方之人，未必辨此。"

陆子坚调摄方论

子坚玉体清和，从来无病。迩因外感之余，益以饥饱内伤，遂至胸膈不快，胃中隐隐作痛，有时得食则已，有时得食反加，大便甚艰，小水不畅，右关之脉，乍弦乍迟，不相调适，有似锢疾之象。用药得当，驱之尤难，若岁久日增，后来必为大患。大意人身胃中之脉，从头前走于足者也。胃中之气，一从小肠而达于膀胱，一从小肠而达于大肠者也。夫下行之气，浊气也，以失调之故，而令浊气乱于胸中，干其清道，因是窒塞不舒。其始本于病时，胃中津液，为邪火所烁，至今津液未充，火势内蕴，易于上燎，所以得食以压其火则安。然邪火炽则正气消，若食饮稍过，则气不能运转其食，而痛亦增。是火不除则气不复，气不复则胃中清浊混乱，不肯下行，而痛终不免也。病属胃之下脘，而所以然之故，全在胃之中脘。盖中者，上下四傍之枢机，中脘之气旺盛有余，必驱下脘之气入于大小肠，从前后二阴而出。惟其不足，所以反受下脘之浊气而挠指也。夫至人之息以踵，呼之于根，吸之于蒂者也。以浊气上干之故，究竟吸入之气，艰于归根。且以痛之故，而令周身之气，凝滞不行，亦非细故也。为订降火、生津、下气、止痛一方，以为常用之药，尚有进者，在先收摄肾气，不使外出，然后浊气之源清，而膀胱得吸引上中二焦之气以下行，想明哲知所务矣。

胡卣臣先生曰："言一病即知其处。即知其处矣，又知其上下正反之因，犹珠玉之光，积而成照，非有意映重渊连赤极也。"

与黄我兼世兄书

尊夫人惊痰堵塞窍隧，肝肺心包络间，无处不有。三部脉虚软无力，邪盛正衰，不易开散，有欲用涌剂稍吐十分之三，诚为快事。弟细筹之，此法殆不可行。盖涌法政如兵家劫营之法，安危反掌，原属险道，况痰迷不过片晌耳！设以涌药投之，痰才一动，人即晕去，探之指不得入，咽之气不能下，药势与病势相扼，转致连日不苏，将若之何？无已，如丹溪所云，俱吐者宜消息下之乎，不知窍隧之痰，即导之下行，万不能导，徒伤脾气，痰愈窒塞，此法亦不可用也。为今之计，确以理脾为先。脾气者，人身健运之阳气，如天之有日也，阴凝四塞者，日失其所，痰迷不省者，脾失其权耳！理脾则如烈日当空，片云纤翳，能掩之乎。其次莫如清肺，肺为将帅之官，气清则严肃下行，气下行则痰之藉为坚城固垒者，方示以瑕，而可用其攻击之力，所谓攻坚则瑕者亦坚，攻瑕则坚者亦瑕是也。今四末肿麻，气壅已甚，尤不可不亟亟矣。其理脾之法，须药饵与食饮相参，白饭香蔬苦茗，便为佳珍。不但滑腻当禁，即粥亦不宜食，以粥饮之，结为痰饮易易耳！不但杂食当禁，即饭食亦宜少减，以脾气不用以消谷，转用之消痰，较药力万万耳！其辛辣酒脯，及煎爆日曝之物，俱能伤肺，并不宜食。至于用药，弟自有节次矩矱，俟日渐轻安，来春方奏全愈也。缘此病人不识治，前贤亦未见高出手眼。弟思之累日，窃以为要领在是。所以必欲持久者，与金城方略意同。且先除协从，后歼渠魁，自势所不易捷得之事，惟台兄裁酌进教，毋谓小恙过矜。迂远不切，幸甚幸甚！

惊痰之来，始于肝胆。冬月水气归根，不敢攻治，故但以理脾药平调。必至春月木旺，才用四君子汤加龙胆草、芦荟、代赭石、黄连、青黛等药为丸，服之痰迷之症，果获全瘳。此后不发。

胡卣臣先生曰："情形方略，指画无遗。古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名将中其求人，不可多得也。”

辨黄鸿轩臂生痈疖之症并治验

黄鸿轩手臂忽生痈疖，蔓肿无头，痛极莫耐。外科医者，咸谓热毒所致。揆之平素，淡泊明志，宁静居心，绝无生热致毒之因，究莫识其所起也。尊公我兼，谓昌善议病。盍舍樽俎而一代疱人乎？昌曰：“吾议此症，请先为致贺，后乃言之。疮疡之起，莫不有因。外因者，天行不正之时毒也，起居传染之秽毒也；内因者，醇酒厚味之热毒也，郁怒横决之火毒也。治火毒与治诸毒，原自天渊。盖火与元气，势不两立，以寒凉折之，则元气转漓矣！鸿轩于四者总无其因，不问知为胎毒之余也。凡人禀受天地之气，有清浊之不同，惟纯粹以精之体，其福泽寿算，俱不可限量。然从父母构精而有身，未免夹杂欲火于形骸。所赖者，惟在痘疮一举，暗将所藏欲火，运出躯外，复其粹精之恒体，如矿金相似，必经红炉煅炼，而渣滓与精莹，始分之为两。吾常以此法观出痘者之眸子，七八日后，眼开之时，黑白分明者，精金也，赤筋红膜包裹者，混金也，至于瞳人模糊，神光不现，则金非金矣。鸿轩幼时出痘太多，元气不能充灌，又为杂症所妨，脏腑中之火毒虽尽，而躯壳间之留滞犹存。所以痘痈之发，必于手足之委中曲池者，则以零星小毒，无处可容，而潜避于呼吸难到之处耳。今之痈疖，正当委中之穴，其为痘毒何疑？毒伏肘腋之下，原无所害，但粹精之体，微有夹杂，是亦宝鉴之纤尘，白璧之微瑕[1]也。日者太和元气，充满周身，将十五年前之余滓，尽欲化为脓血而出。他人见之为毒，吾蚤已卜其为兴者机矣！岂有畅于四肢，而不发于事业者哉？治法外用马齿苋熬膏，攻之速破；内用保元汤，托之尽出。仍以痘痈门药为治，即日自当痊愈，必不似疮毒之旷日持久。但不识症，而以治疮毒寒凉泻火诸药投之，适以增楚贻患耳。孰谓外科小恙，可无樽俎折冲之人耶？”如法治之，溃出脓水甚多，果不用生肌长肉而自愈。

胡卣臣先生曰：“以慧心辨症，竟出恒理。而降衷所以不齐，受衷所以相远之故，尽逗毫端。治火一法，矿金一喻，验目一诀，种种指示，俱足令人心开神爽。”

论士大夫喜服种子壮阳热药之误

人生有性分之乐，有势分之乐，有形体康健之乐。性分之乐，四时皆春，万物同体，虽环堵萧然，而乐在也，虽五官弗备，而乐在也，虽夷狄患难，而乐亦在也。溪山风月，有我便是主人；木石禽鱼，相亲悉为好友。何取溺情枕席，肆志淫佚也哉？即造物小儿，无所施其播弄矣。至于势分之乐，与康健难老之乐，惟福厚者，始兼有之。盖得贵之与得寿，其源若两分合两途。少年纯朴不漓，此寿基也，而嫌其精采不露，髫龀机神流动，此贵征也，而嫌其浑敦太凿，此其间半予天，半予人，而后天奉若之功，不知费几许小心，然后可凝体而永命。故在得志以后，既知此身为上大托畀之身，自应葆精凿神，以答天眷。若乃女爱毕席，男欢毕输，竭身中之自有，而借资于药饵，责效于眉睫，致宵小无知之辈，得阴操其祸人之术，以冀捷获。虽前代之覆辙皆然，而今时则益烈矣！盖今者雍熙之象，变为繁促，世运已从火化，复以躁急之药济之，几何不丧亡接踵乎？此道惟歧黄言之甚悉，但仕宦家不肯细心究讨耳！其云：凡阴阳之道，阳密乃固，两者不和，如春无秋，如冬无夏，是故因而同之，是谓圣度。此段经文，被从前注解埋没，不知乃是明言圣人于男女之际，其交会之法度，不过使阳气秘密，乃得坚固不泄耳。然而阴阳贵相和，有春无秋，是无阴也，有冬无夏，是无阳也。所以圣人但调其偏，以归和同，允为交会之法度而已。夫圣人太和元气，生机自握。我观夫调琴弄瑟，考钟伐鼓，虽闺壹之性情克谐，而况于己身之血气。礼陶乐淑，仁渐摩义，虽民物之殷阜坐致，而况于一人之嗣胤。所以凡为广嗣之计者其用药之准，但取纯正以召和，无取杂霸以兆戾也。而经文又

① 瑕：原作“类”，据善成堂本改。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云阴平阳秘四字，尤足互畅其义。盖阴得其平，而无过不及，然后阳得其秘，而不走泄也。此可见阳之秘密，乃圣神交会所首重。然欲阳之秘密，即不得不予其权于阴，正以阳根于阴，培阴所以培阳之基也。今人以峻烈之药，劫尽其阴，以为培阳，益以房帏重耗，渐至髓消肉减，神昏气夺，毛瘁色夭，尚不知为药所误。可胜道哉！向见一浙医宋姓者，在京师制成大颗弹丸，遍送仕宦，托名脐带胎发，其实用炼过硫磺在内，服之令人阳道骤坚可喜，未几燥病百出。吾乡诸大老受其祸者，历历可指。近游鹿城，闻张鸿一孝廉，以进红铅伤脑，而日夜精流不止。盖脑为髓海，脑热而通身之髓尽奔。究竟热未除而髓先竭，骨痿艰[①]行矣！至娄过天如先生旧宅，见鼻中浊涕凡落板壁者，深黄之色，透入木中，铲刷不除。询之，亦繇服种子热药所致。后以伤风小恙，竟至不起。噫嘻！脑热已极，蒸涕为黄，出鼻之热，尚能透木，曾不省悟。至热极生风，尚治外而不治内也，复何言哉！吾乡刘石间[②]先生，服热药而病消渴，医者邓橘存，坚令服六味地黄汤千剂，果效，盖得于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之旨也。高邮袁体仁《种子经验方》，皆用阴阳两平之药，盖得于阴平阳秘之旨也。此老于医而审于药者，因并表之。又方士取黑铅之水，名为神水金丹以惑人。凡痰火之病，初得其下行之力，亦觉稍爽，而不知铅性至燥，转致劫阴，为害反大。又有用蒸脐之药，名彭祖接命之法者，夫脐为人之命根，以麝香、硫黄、附子等大热散气之药，加艾火而蒸灼，幸而不中真气，尚无大害，若蒸动真气，散越不收，扰乱不宁，有速毙耳！闻娄中老医穆云谷，尝诲人曰："蒸脐一法，有损无益，断不可行。"旨哉言矣！亦并表之。

胡卣臣先生曰："艰嗣之故有五：一曰性偏刻，好发人阴私；一曰好洁，遇物多不适意处；一曰悭吝，持金钱不使漏一线；一曰喜娈童，非其所用，肝筋急伤；一曰多服热剂，铄真阴而尽之。嘉言此论，曲畅经旨，以辟方士之谬，而破轻信之惑，真救世之药石也！"

论治伤寒药中宜用人参之法以解世俗之惑

伤寒病有宜用人参入药者，其辨不可不明。盖人受外感之邪，必先发汗以驱之。其发汗时，惟元气大旺者，外邪始乘药势而出。若元气素弱之人，药虽外行，气从中馁，轻者半出不出，留连为困，重者随元气缩入，发热无休，去生远矣！所以虚弱之体，必用人参三五七分，入表药中，少助元气，以为驱邪之主，使邪气得药，一涌而去，全非补养虚弱之意也。即和解药中有人参之大力者居间，外邪遇正，自不争而退舍。设无大力者当之，而邪气足以胜正气，其猛悍纵恣，安肯听命和解耶？故和解中之用人参，不过藉之以得其平，亦非偏补一边之意也。而不知者，方谓伤寒无补法，邪得补弥炽，断不敢用。岂但伤寒一症，即痘疹初发不敢用，疟痢初发不敢用，中风、中痰、中寒、中暑，及痈疽产后，初时概不敢用，而虚人之遇重病，一切可生之机，悉置之不理矣。古今诸方，表汗用五积散、参苏饮、败毒散，和解用小柴胡汤、白虎汤、竹叶石膏汤等方，皆用人参，皆藉人参之力，领出在外之邪，不使久留，乃得速愈为快。奈何世俗不察耶？独不见感人体虚之人，大热呻吟，数日间烁尽津液，身如枯柴。初非不汗之，汗之热不退；后非不和之下之、和之，下之热亦不退。医者技穷，委身而去。不思《内经》所言，汗出不为，汗衰者死，三下而不应者死，正谓病人元气已漓，而药不应手耳！夫人得感之初，元气未漓也。惟壮热不退，灼干津液，元气始漓。愚哉愚哉！倘起先药中用人参三五七分，领药深入驱邪，即刻热退神清，何致汗下不应耶？况乎古今时势不同，膏粱藜藿异体。李东垣治内伤兼外感者，用补中益气，加表药一二味，热服而散外邪，有功于古，姑置不论，止论伤寒专科，从仲景以至于今，明贤方书充栋，无不用人参在内。何为今日医家，单单除去

① 艰：善成堂本作"先"。

② 间：善成堂本作"间"。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人参不用，以阿谀求容，全失一脉相传宗旨？其治体虚病感之人，百无一活。俟阎君对薄日知之，悔无及矣。乃市井不知医者，又交口劝病人不宜服参，日睹男女亲族死亡，曾不悟旁操鄙见害之也。谨剖心沥血相告，且誓之曰："今后有以发表和中药内，不宜用人参之言误人者，死入犁耕地狱。"盖不当用参而用之杀人者，皆是与黄耆、白术、当归、干姜、肉桂、大附子等药，同行温补之误所致，不与羌、独、柴、前、芎、桔、芷、芩、膏、半等药，同行汗和之法所致也。汗和药中兼用人参，从古至今，不曾伤人性命，安得视为砒鸩刀刃，固执不用耶？最可恨者，千百种药中，独归罪人参君主之药，世道人心，日趋于疾视长上，其酝酿皆始于此。昌安敢与乱同事，而不一一亟辨之乎？

〔附〕人**参败毒散注验** 嘉靖己未，五六七月间，江南淮北在[1]处，患时行瘟热病，沿门阖境，传染相似。用本方倍人参，去前胡、独活，服者尽效，全无过失。万历戊子、己丑年，时疫盛行，凡服本方发表者，无不全活。又云："饥馑兵荒之余，饮食不节，起居不常，致患时气者，宜同此法。"

昌按彼时用方之意，倍加人参者，以瘟气易染之人，体必素虚也。其用柴胡即不用前胡，用羌活即不用独活者，以体虚之人不敢用复药表汗也。饥馑兵荒之余，人已内虚久困，非得人参之力以驱邪，邪必不去。所以服此方者，无不全活。今崇祯辛巳、壬午，时疫盛行，道路相藉，各处医者，发汗和中药内，惟用人参者，多以活人。更有发瘢一症最毒，惟用人参人消瘢药内，全活者多。此人人所共见共闻者，而庸愚之人[2]，执着不破，诚可哀也！又有富贵人，平素全赖参、术补助，及遇感发，尚不知而误用。譬之贼已至家，闭门攻之，反遭凶祸者有之。此则误用人参为温补，不得借之为口实也。

胡卣臣先生曰："将伤寒所以用人参之理，反复辨论，即妇人孺子闻之，无不醒然，此立言之善法也。"

论吴圣符单腹胀治法

圣符病单腹胀，腹大如箕，紧硬如石。胃中时生酸水，吞吐皆然，经年罔效。盖繇医辈用孟浪成法，不察病之所起与病成而变之理，增其势耳！昨见云间老医煎方，庞杂全无取义。惟肾气丸一方，犹是前人已试之法，但此病用之，譬适燕而南其指也。夫肾气丸为肿胀之圣药者，以能收摄肾气，使水不泛溢耳！今小水一昼夜六七行，沟渠顺导，水无泛滥之虞也，且谓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耳。今酸味皆从火化，尚可更益其火乎？又有指腹胀为食积，用局方峻攻，尤属可骇。仆不得不疏明其旨。夫圣符之疾，起于脾气不宣，郁而成火。使当时用火郁发之之法，升阳散时，病已豁然解矣。惟其愈郁愈湮，渐至胀满，则身中之气，一如天地不交而成否塞，病成而变矣。症似无火，全以火为之根。不究其根，但治其胀，如槟榔、厚朴、莱菔子之类，皆能耗气助火，于是病转入胃，日渐一日，煎熬津液，变成酸汁。胃口有如醋瓮，胃中之热，有如曲蘗，蒸谷饮一人，顷刻酿成酢味矣。有时新谷方咽，旧谷即为逆出，若互换者。缘新谷芳甘未变，胃爱而受之，其酸腐之余，自不能留也。夫人身天真之气，全在胃口，今暗从火化，津液升腾屑越，已非细故，况土曰稼穑，作甘者也，木曰曲直，作酸者也。甘反作酸，木来侮土，至春月木旺时，必为难治。及今可治，又治其胀，不治其酸，曾不思酸水入腹，胀必愈增，不塞源而遏流，其势有止极耶！试言其概。治火无过虚补、实泻两法，内郁虽宜从补，然甘温除热泻火之法，施于作酸日，其酸转增，用必无功。故驱其酸而反其甘，惟有用刚药一法。刚药者气味俱雄之药，能变胃而不受胃变者也。参伍以协其平，但可用刚中之柔，不可用柔中之刚。如六味丸加桂附，柔中之刚也。于六味作酸药中，入二味止酸药，当乎不当乎？刚中之柔，如连理汤丸是也，刚非过刚，更有柔以

---

① 在：善成堂本作"等"。

② 人：原脱，据善成堂本补。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济其刚，可收去酸之绩矣。酸去而后治胀，破竹之势已成，迎刃可解，锢疾顿蠲，脾君复辟，保合太和，常有天命矣！谓用药者，后先铢两间，可无审乎！

善后多年，闻用黄柏、知母之属，始得全效。更奇！

刚柔诸药，为丸服之，胸中如地天交而成泰，爽不可言，胀病遂不劳余力而愈。

论善后之法 门人请曰："吾师治病，每每议先于药，究竟桴鼓相应，纤毫不爽。今果酸止胀消，脐收腹小，奏全绩矣，不识意外尚有何患？恳同善后之法，究极言之。"余答曰："悉乎哉问也！《内经》病机，刘河间阐发颇该。至于微茫要渺，不能言下尽传，吾为子益广其义。夫病有逆传顺传种种不同，所谓病成之机则然。至于病去之机，从来无人道及。前论圣符之病，乃自脾人传于胃。今酸去胀消，亦自胃复退于脾。故善后之法，以理脾为急，而胃则次之，其机可得言也。设胃气未和，必不能驱疾，惟胃和方酸减谷增，渐复平人容蓄之常。然胃喜容蓄，脾未喜健运，倦怠多睡，惟乐披摩者有之；受食一盏，身若加重，受食三盏，身重，若加一钧者有之；步履虽如常候，然登高涉险，则觉上重下轻，举足无力者有之；脾阳弗旺，食后喜溉沸汤，借资于有形之热者有之；其病之余，夏热为瘅，秋清为疟，燥胜脾灼，温胜脾泄者有之。故理脾则百病不生，不理脾则诸疾续起，久之乃人于胃也。至若将息失宜，饮食房劳所犯，脾先受之，犹可言也。设忿怒之火一动，则挟木邪直侵胃上，原病陡发，不可言也。语以一朝之忿，亡身及亲为惑，垂戒深矣。又其始焉酸胀，胃中必另创一膜囊，如赘疣者，乃肝火冲人，透开胃膜，故所聚之水，暗从木化变酸，久久渐满，膜囊垂大，其腹之胀，以此为根。观其新谷入口，酸物迸出，而芳谷不出，及每食饴糖，如汲筒人喉，酸水随即涌出，皆可征也。若非另一窠臼，则其呕时宜新腐俱出，如膈气之类，何得分别甚清耶！昨游玉峰，渠家时请授他医调摄之旨，及语以另辟膜囊，其医不觉失笑曰："若是，则先生真见隔垣矣。"吁嗟！下士闻道，固若此乎！订方用六君子汤，煎调赤石脂末。其医不解，岂知吾意中因其膜囊即空，而以是填之，俾不为异日患乎。吾昔治广陵一血蛊，服药百日后，大腹全消，左胁肋始露病根一长条，如小枕，然以法激之，呕出黑污斗许，余从大便泄去，始消。每患蛊胀，不论气血水痰，总必自辟一宇，如寇贼蟠据，必依山傍险，方可久聚。《内经》论五脏之积，皆有宅所，何独于六腑之聚久为患，如鼓胀等类者，遂谓漫无根柢区界乎？是亦可补病机之未逮。"

〔附〕窠囊证据 许叔微《本事方》曰："微患饮癖三十年。始因少年夜坐写文，左向伏几，是以饮食多坠边，中夜必饮酒数杯，又向左卧。壮时不觉，三五年后，觉酒止从左下有声，胁痛食减嘈杂，饮酒半盏即止。十数日必呕酸水数升。暑月止右边有汗，左边绝无。遍访名医及海上方，间或中病，止得月余，复作。其补[1]如天雄、附子、矾石，利如牵牛、甘遂、大戟，备尝之矣。自揣必有癖穴，如水之有科臼，不盈科不行。但清者自行，而浊者停滞，无路以决之，故积至五七日，必呕而去。脾土恶湿，而水则流湿，莫若燥脾以去湿，崇土以填科臼，乃制苍术丸服三月而疾除。"繇此观之，痰饮小患，尚有科臼，岂胀满大病，反无科臼乎？但许公酸水积至数升，必尽呕去，故不下渗于腹。若圣符则积之经年，腹中已容数斗，喉间连谷上涌者不过数口而已。向非吾先治胃中酸水，腹内再可加一年之积乎？然腹中之事，言之反涉于诞，其不以为功也，宜矣。昔贤自病三十年始悟，今之医辈，视人犹己者有几，况己病亦不知所繇耶！其更数手，而不能为善后计者，总之未透此一关耳！

胡卣臣先生曰："认病机处，溯流穷源，若河汉莫可纪极。然实凿凿有据，不涉影响。觉十年读书，三次折肱者，未必具此手眼。"

---

① 补：善成堂本作"温"。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详论赵三公令室伤寒危症始末并传诲门人

赵景翁太史，闻昌来虞谭医，求见[1]先之以驷马。昌心仪其贤，欲敬事而效药笼之用久矣。孟冬末，三公郎令室患伤寒，医药无功，渐至危笃。先日进白虎汤，其势稍缓，次日进人参白虎汤，其势转重。皇皇求医，因而召诊。昌闻其咳声窘迫，诊其脉数无力，壮热不退，肌肤枯涩，沉困不食。语景翁先生曰："此病大难为，惟不肖尚可悉心图成，以报知己。"疏方用仲景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四味。先生颇疑麻黄僭汗，因问："钱宗伯公郎服西河柳、犀角而疾瘳，今可用乎？"昌曰："论太阳阳明两经合病，其证颇似，但彼病秋热，此病冬寒，安得比而同治？况病中委曲多端，河柳、犀角，原非正法。惟仲景麻杏甘石一汤，久为此病天造地设，有一无二之良法。"先生韪之。其房中女伴，以不省其[2]话，兼未悉昌之生平，争用本地经验名家，乃至服河柳而表终不解，服犀角而里终不解，且引热邪直攻心脏，其颠忭无伦，较胃实谵语更增十倍。医者始辞心偏，不可救药。吁嗟！人心位正中央，皇建有极，而何以忽偏耶？伤寒膀胱蓄血，有如狂一证，其最剧者，间一发狂，旋复自定，即心脏最虚，元神飞越者，间有惊狂卧起不安一证，未闻有心偏之说也，而病者何以得此乎？未几阳反独留，形如烟熏，发直头摇，竟成心绝之候。此段疑案，直若千古不决，孰知有麻杏甘石为持危扶颠之大药也哉！门人请曰："麻杏甘石汤，不过一发表药耳，何以见其能起危困？万一用之罔效，又何以起后学之信从耶？"余曰："此渊源一脉，仲景创法于前，吾阐扬于后，如锥人木，如范熔金，所以称为天造地设，有一无二之法，用则必效确无疑也。盖伤寒一证，虽云传足不传手，其实足经而兼手经者恒多。医者每遇足经六传之病，尚尔分证模糊，至遇兼手十二经之证，鲜不五色无主矣！足经譬西北也，手经譬东南也，道理之近远不同，势自不能以飞渡。然乘衅召邪，阻险割据，岂曰无之！今病家为足太阳膀胱、足阳明胃两经合病。既已难任，更加两经之邪，袭人手太阴肺经，所以其重莫支。手太阴肺者，主统一身之气者也。气通则汗出，气闭则汗壅。从前发汗而不得汗，驯至肌肤枯涩，岂非肺主皮毛，肺气壅闭，津液不通，漫无润泽耶？任用柴胡、葛根、河柳辛凉解肌，如以水投石，有拒无纳，职此故耳。病者为通邑关府王澄川先生之女，孝敬夙成，皎然与女曜争光。澄川先生，尝患酒齄，诸女禀之，咸苦肺气不清，鼻间窒塞，所以邪易凑人。才病外感，便当蚤为足经传手之虑，通其肺气之壅，俾得汗出邪敝[3]，始称哲医。此病为足太阳膀胱、足阳明胃两经合病，则足太阳之邪，繇背而贯胸。足阳明之邪，繇胸而彻背。肺为华盖，覆于胸背之上，如钱孝廉素无肺患者，病时尚且咳嗽紧逼，岂居常肺气不清之体，可堪两经之邪交射乎？其用白虎汤，为秋令清肃之药，肺金所喜，故病在可持，才加人参五分，即转沉重，岂非肺热反伤之左券乎？至于犀角，乃手少阴心经之药，夏月心火炎[4]甚，间有可用，冬月水盛火衰，断非所宜。又况手少阴心经，与手太阴肺经，膜属相联，以手经而传手经，其事最便，所以才一用之，随领注肺之邪，直攻心脏，正如足太阳误用葛根，即领其邪传入阳明之例耳。不然，伤寒之邪，过经不解，蕴崇日久，不过袭人厥阴心胞络已耳，岂有直攻心脏之理哉！吾用麻黄发[5]肺邪，杏仁下肺气，石膏清肺热，甘草缓肺急，盖深识仲景制方之妙。颛主足经太阳者，复可治于手经太阴用之，一举而解手足两经之危，游刃太虚，恢恢有余，宁致手复传手，而蹈凶祸乎！乃知肺脏连心，正如三辅接壤王畿，误用犀角领邪攻心，无异献门迎贼。天之所弃圣君贤友，抑何惨耶！余非乏才无具者，而袖手旁观，不禁言之亲切，有如子规之啼血也已。

---

① 求见：原作"一且"，据善成堂本改。

② 其：原作"宜"，据善成堂本改。

③ 敝：善成堂本作"去"。

④ 炎：原作"光"，据善成堂本改。

⑤ 发：通"伐"。攻伐之意。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临证指南医案

清·叶桂　撰
更　生　李怀芝　王均宁　主校
杨宝文　张淑兰　孙　杰　参校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校注说明

《临证指南医案》，清·叶天士撰。天士名桂，号香岩，江苏吴县人。清代著名医家，温病学派的奠基人。一生诊务繁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生平无所著述"，该书"乃门人取其方药治验，分门别类，集为一书。"初由李国华"辑其晚年门人朱心传、吴厚存、张亮揆等日记医案"约三千余则，交与华岫云整理，邹滋九、邵新甫、华玉堂校勘，于1764年编辑而成，1766年刊行。

全书十卷，以病为纲分为89门。卷一至卷八为内科杂病及小量外科、五官病案，卷九为妇科，卷十为儿科。每门列案若干则，后附门人华岫云、邵新甫、邹滋九、姚亦陶、华德元所加评论，阐发叶氏证治大法。书末附有案中所用方剂，以便查阅。

《临证指南医案》为叶天士临床诊疗经验的汇集。其特点，一是创新理论，提出新说。叶氏不仅善于总结和利用前人经验，而且能够加以化裁，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如论治中风，在丹溪湿痰说、东垣气虚说、缪仲醇内风说的基础上，提出肝阳化风说，为中风证治开辟了新的思路。又如脾胃之论，认为"脾宜升则建，胃宜降则和"、"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为脾胃病的治疗另立法门。诸如此类，对后世影响颇深，为中医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二，经验丰富，颇切实用。叶氏临证技巧娴熟，诊断四诊合参，辨证周详细致，治法灵活变通，处方善加化裁，用药熨贴灵动。其许多治法方药均为后人所师法。如吴鞠通受其温病医案的启发，撰成《温病条辨》一书，其中桑菊饮、银翘散、清营汤、清宫汤等著名方剂亦从案中方药化出。此外，治内伤虚劳善用血肉有情之品，疗久伤人络以虫类搜剔等，亦为后人称道。由于本案具有较高的研究和实用价值，故后人多奉为圭臬，推为中医医案范本，甚至有"若要金针暗渡，全凭叶案搜寻"之赞语，足见其影响之巨。

本书刊行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其后多次印行，流传颇广。现存版本多达50余种，其中早期刻本有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卫生堂刻本、乾隆四十年(1775年)崇德书院刻本、乾隆友于堂刻本等。该书问世后，徐灵胎曾对其加以批注，与原书共传于世，其中以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苏州经锄堂朱墨套印本较佳。

本次整理，以乾隆三十三年卫生堂本为底本，以道光二十四年经锄堂本为校本，校注方法依据本丛书统一要求。另将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1. 底本原附《种福堂公选良方》，因不属医案内容，今删。

2. 原书眉批以仿宋小字接排各案案语之末。

3. 原书各卷均有"古吴叶桂天士著，游关李大瞻翰圃、锡山华南田岫云、邵铭新甫同较"字样，今删。

4. 方剂用法中的方位词"右"，按横排习惯改为"上"。

5. 原序无标题，今加姓氏，以示醒目。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临证指南医案目录

李序 …… (57)
嵇序 …… (58)
李序 …… (59)
邵序 …… (60)
高序 …… (61)
华序 …… (62)
凡例 …… (63)

卷一

中风 …… (65)
肝风 …… (70)
眩晕 …… (73)
头风 …… (74)
虚劳 …… (75)

卷二

咳嗽 …… (83)
吐血 …… (91)
失音 …… (105)
肺痿 …… (105)

卷三

遗精 …… (107)
淋浊 …… (110)
阳痿 …… (113)
汗 …… (113)
脱 …… (114)
脾胃 …… (115)
木乘土 …… (117)
肿胀 …… (122)

卷四

积聚 …… (130)
痞 …… (131)
噎膈、反胃 …… (133)
噫嗳 …… (135)
呕吐 …… (136)
吐蛔 …… (140)
不食 …… (141)
肠痹 …… (142)
便闭 …… (142)
肺痹 …… (146)
胸痹 …… (147)
哮 …… (148)
喘 …… (148)
呃 …… (150)
疸 …… (151)

卷五

风 …… (153)
寒 …… (153)
风温 …… (154)
温热 …… (155)
暑 …… (158)
湿 …… (163)
燥 …… (167)
疫 …… (168)
瘙痒疹瘰 …… (168)
痰 …… (170)
痰饮 …… (171)

卷六

郁 …… (178)
肝火 …… (180)
不寐 …… (181)
嘈 …… (182)
三消 …… (183)
脾瘅 …… (183)
疟 …… (184)
泄泻 …… (195)

卷七

痢 …… (200)
便血 …… (206)
脱肛 …… (210)
痿 …… (210)
痹 …… (213)
痉厥 …… (218)
惊 …… (222)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癫痫……（223）
卷八
衄……（225）
疝……（225）
头痛……（228）
心痛……（229）
胃脘痛……（230）
胁痛……（233）
腹痛……（234）
肩臂背痛……（236）
腰腿足痛……（237）
诸痛……（238）
耳……（239）
目……（240）
鼻……（242）
牙……（243）
咽喉……（243）
疮疡……（244）
卷九
调经……（248）
淋带……（252）
崩漏……（254）
胎前……（257）
产后……（259）
癥瘕……（268）
热入血室……（270）
卷十
幼科要略……（271）
痧疹……（280）
痘……（281）
疳……（286）
吐泻……（286）
痫痉厥……（287）
虫……（288）
集方……（290）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李　序

夫事之最切于日用者莫如医。故自轩岐道兴，而《灵》、《素》以下，代有名人，历有著述。卢扁以后，如仲景所著《伤寒》、《金匮》，直启灵兰之秘，泄玉版之文。至若河间、东垣、丹溪，亦迥出凡流，合仲景称为四大名家。伤寒暨杂证之治疗，法云备矣，世咸宗之。但仲景之书，辞义古奥，虽经诸名家之注疏，亦未能尽晰其理。近代以来，薛立斋、张景岳、喻嘉言等，皆本之《灵》、《素》，或作或述，其于诸证，皆有发明。迨柯韵伯所注《伤寒》，能独开生面，惜其书尚未广行于世。其他则间有心悟阐扬，亦不能无偏执之弊矣。我皇上仁育为怀，命太医院考核前贤精义，汇辑《金鉴录》一书，颁行海内，集诸贤之大成，开后人之心法，寿世福民，孰有善于此哉！夫医者意也，方者法也。神明其意于法之中，则存乎其人也。父子不相授受，师弟不能使巧也。吴阊叶君天士，禀赋灵明，造诣深邃，其于轩岐之学，错综融贯，处方调剂，立起沉疴，故名播南北。所遗医案与方，脍炙人口。华君岫云，婆心济世，辑而成帙，别类分门，将付剞劂，而请序于余。余翻阅再过，实足以启迪后人，使好学深思者，触类引伸，未必非济世之一助。至进而求其所以然，彼《灵》、《素》诸书具在，面心领神会，则又存乎其人也云尔。

乾隆二十九年岁次甲申秋七月既望吴江李治运题于太薇清署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嵇　序

医之为道微矣。七情六气之感，病非一端；温凉寒热之性，药非一类。非天资高妙者，不可以学医；非博极群书者，亦不足以语医也。今之医者，或记丑而不精于审脉，或审脉而不善于处方，或泥古而不化，或师心而自用，或临症不多，或狃于偏见，不能已疾而转以益疾，又乌可以言医哉？吴门叶天士先生，天分绝人，于书无所不读，终身不能忘。其视脉也，不待病者相告语，而推述病源。有病者思而后得之者，不啻日周旋于病者之侧，而同其寝兴饮食，熟其喜怒惊悲也。盖以其意深识病者之意，而又神明乎古人处方之精意，而直以意断之。故其处方也，一二味不为少，十余味不为多，习见不妨从同，独用不嫌立异，轻重系于杪忽之间，而其效在乎呼吸。及数十年之后，投之所向，无不如意，迎刃而解，涣然冰释。先生之名益高，从游者日益众，而先生固无日不读书也。尝记余乡人有患痼疾者，间诣先生所，为处方授之曰："服此百剂，终身不复发矣。"其人归，服至八十剂，盖已霍然者月余矣，乃止不服。逾年，病复发，复诣先生所。先生曰："是吾令服某方百剂者，何乃如是？"其人以实告。令再服四十剂，即永不发矣。卒如言。其神妙若是。是岂俗手之意为增损者可同年而语哉！今所存医方若干卷，皆门弟子所录存者。学者能读其书以通其意，则善矣。

乾隆丙戌嘉平锡山拙修嵇璜书于绚秋书屋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李　序

吾吴叶天士先生，以岐黄妙术，擅名于时者五十余年。凡一时得奇疾而医药罔效者，先生一诊视而洞悉源委，投以片剂，沉疴立起，远近之向风慕义者无间言。余旧居胥江，与叶氏世属通家。其门墙桃李，亦皆至戚旧交。心神其术，因录其方案成帙，藏之有年，方欲公诸天下。今锡山华君岫云为之分别门类，授之梓人。余喜君之与余有同心也，因任校雠编辑之役。书既成，君嘱余书其缘起。夫良医之功同良相，人所稔知也。然良医不能使其身寿同金石，而屡试其技于后人，亦势之无可如何者矣。今得同心者汇录其成案，而使后人有所取法观摩，其功顾不伟欤！使后有能者，得是编而神明变化之，则先生之遗泽流被于千百世而无穷，而先生不死矣。今因是书之成，爰书其大略如左。

乾隆岁次丙戌季秋李国华大瞻识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邵　序

天地之大德曰生，医者赞天地之生者也。上古三皇悯下民之夭扎，乃垂卦象，以明阴阳消长之机；辨气味，以审五行生克之理；著《灵》、《素》，以立万世医学之原。大哉至哉！非怀胞与之仁慈，禀天亶之圣智者，其孰能之？轩岐以后，亦代有明哲之士，穷理致知，阐扬斯旨。但理道渊深，其奥难窥。故虽悬壶之士如林，而洞垣之技罕觏。苟有能不盛盛虚虚而遗人夭殃者，则已幸矣。近代以来，古吴有世医天士叶君者，学本家传，道由心悟。吾乡与吴郡接壤，犹忆襄时凡知交患证，棘手濒于危者，一经调剂，无不指下回春。其声誉之隆，不特江左一隅，抑且名标列省。惟是应策多门，刻无宁晷，未遑有所著述，以诏后世。人皆为之惋惜。近有岫云华君，购其日诊方案，欲付之梓，以公诸世，请序于余。余虽习医有年，愧未能深知医理。然观其论证则援引群书之精义，拟法则选集列古之良方，始知先生一生嗜古攻研，蕴蓄于胸中者，咸于临证时吐露毫端。此即随证发明之著作也。其于阴阳虚实标本格致之功，实足以上绍轩岐，下开来哲。以此行世，凡医林之士见之，自必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迨将日造乎高明，庶不致临证有望洋之叹，则此帙实济世之慈航也。故为之序。

乾隆丙戌仲秋锡山邵新甫题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高　序

夫用药之道，譬若用兵。呼吸之间，死生攸系，固未易言也。是以军有纪律，方有法度，时有进退，事有成败。占风云之变，识草木之情，其机至神。又安可以小道视之哉！余不敏，窃慕范文正公之论，因师事吴门亮揆张先生　先生乃叶氏门墙桃李也，余因得窥叶派之一斑。观其议病疏方，动中窾綮。所谓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者也。拟印叶师之妙谛，以开后学之法门，其有待于他年乎！　出是归而读书，不与尘事。里有华君岫云者，好古之士也。过而与语甚洽，遂出一编示余，乃叶师之方案也。问所从来，曰："积数十年抄集而成。"其苦心济世，为何如耶？　噫！　叶师之方案至妙者，不可胜数，而散佚居多，此其剩事耳。然零珠碎玉，岁久弥湮，秘而不传，将终失也。请授之梓，以惠当世。华君然之。余嘉其非业医者而有是志，于是乎书。

时乾隆丙戌季冬锡城高梅题于乡山书屋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华 序

古人有三不朽之事，为立德、立功、立言也。盖名虽为三，而理实一贯。要之，惟求有济于民生而已。夫有济于民生，则人之所重，莫大乎生死。可以拯人之生死，虽韦布之士，亦力能为者，则莫若乎医。故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也。挽回造化，立起沉疴，此其立功也。阐发蕴奥，聿著方书，此其立言 也。一艺而三善咸备，医道之有关于世，岂不重且大耶！故上古圣帝辨析阴阳，审尝气味，创著《内经》，垂不朽之仁慈，开生民之寿域，其大《易》、《本草》、《灵》、《素》诸书，炳若日星，为万世不磨之典。厥后亦代有名贤，穷究其理，各有著述，开示后人，以冀其跻仁寿。无如后世习是业者，其立志存心，却有天理、人欲之两途。如范文正公虽不业医，而其所言“不为良相，即作良医”者，斯纯以利济为心者也。俗谚有云“秀才行医，如菜作畜”者，此浅视医道仅为衣食之计者也。夫以利济存心，则其学业必能日造乎高明。若仅为衣食计，则其知识自必终囿于庸俗。此天理人欲公私之判也。故每阅近代方书，其中有精研义理，发前人未发之旨者固多。亦有徒务虚名之辈，辄称与贵显某某交游，疗治悉属险证，如何克期奏效，刊成医案，妄希行世。不知此皆临证偶尔幸功，乃于事后夸张虚语，欺诳后人，以沽名誉，则其书诞谩不足信也。噫！欲求遵嘉言喻氏遗法，临病先议证、后立方，其于未用药之前，所定方案，无一字虚伪者，乃能征信于后人。但执此以绳世，诚不易多得也。惟近见吴阊叶氏晚年日记医案，辞简理明，悟超象外。其审证则卓识绝伦，处方则简洁明净。案中评证，方中气味，于理吻合，能运古法而仍周以中规，化新奇而仍折以中矩。察其学识，盖先生固幼禀颖绝之才，众所素稔。然徒恃资敏，若不具沉潜力学，恐亦未易臻此神化也。惜其医案所得无多，不过二三年间之遗帙。每细心参玩，只觉灵机满纸。其于轩岐之学，一如程、朱之于孔、孟，深得夫道统之真传者。以此垂训后人，是即先生不朽之立言也。故亟付剞劂，以公诸世。至其一生之遗稿，自有倍蓰于此。个中义理，必更有不可思议者，自必存在诸及门处，什袭珍藏，尚未以示人也。然吾知卞氏之玉，丰城之剑，其精英瑞气，断不至于泯没，自必终显于世，只在先后之间耳。倘有见余是刻，能悉将先生遗稿，急续刻行世，此岂非医林中之大快事，抑亦病家之大幸事也！谅亦必有同志者，余将翘企而望之。因以为序。

乾隆三十一年岁次丙戌季冬锡山华岫云题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凡 例

○此案出自数年采辑，随见随录。证候错杂，若欲考一证，难于汇阅，余不揣固陋，稍分门类。但兼证甚多，如虚劳、咳嗽、吐血，本同一证，今各分门，是异而同也；即如咳嗽有虚实、标本、六气之别，今合为一门，是同而异也。如暑湿而兼疟痢，脾胃病而兼呕吐肿胀，凡若此者，不可胜数。欲求分晰至当不易。余本不业医，且年已古稀，自谢不敏。专俟高明之辈，翻刻改正。

○一证之中有病源各异，如虚劳有阴虚、阳虚、阴阳两虚之不同，若再分门，恐有繁冗之叹。今将阴虚先列于前，继列阳虚，继阴阳两虚，使观者无错杂之憾。余门仿此。

○此案分门类时，已剔去十之二三。今一门之中，小异而大同者尚多，本应再为剔选，但细阅之，小异处却甚有深意，故不敢妄为去取。且如建中汤、麦门冬汤、复脉等汤，稍为加减，治证甚多。若再为删削，不足以见先生信手拈来，头头是道，其用方变化无穷之妙矣。

○每阅前人医案，治贫贱者少。盖医以济人为本，视贫富应同一体。故此案不载称呼，仅刻一姓与年岁。如原案已失记者，则以一某字代之。至于妇女之病，年高者但将一妪字，中年者以一氏字，年少用一女字别之。然有本系妇女，而案中未经注明者甚多，不敢臆度强为分别。

○医道在乎识证、立法、用方，此为三大关键。一有草率，不堪为司命。往往有证既识矣，却立不出好法者；或法既立矣，却用不出至当不易好方者。此谓学业不全。然三者之中，识证尤为紧要。若法与方，只在平日看书多记，如学者记诵之功。至于识证，须多参古圣先贤之精义，由博反约，临证方能有卓然定见。若识证不明，开口动手便错矣。今观此案，其识证如若洞垣，所用法与方，皆宗前贤，而参以己意，稍为加减之。故案中有并非杜撰之句。余愿业医者，于识证尤当究心。如儒家参悟性理之功，则临证自有把握，然后取此法与方用之，必有左右逢源之妙矣。倘阅是书者，但摭拾其辞句，抄袭其方药，藉此行道，为觅利之计，则与余刻是书之一片诚心大相悖矣。幸后之览者，扪心自问，切勿堕落此坑堑。

○此案须知看法。就一门而论，当察其病情、病状、脉象各异处，则知病名虽同而源不同矣。此案用何法，彼案另用何法；此法用何方。彼法另用何方，从其错综变化处，细心参玩。更将方中君、臣、佐、使之药，合病源上细细体贴。其古方加减一二味处，尤宜理会。其辨证立法处，用朱笔圈出，则了如指掌矣，切勿草率看过。若但得其皮毛，而不得其神髓，终无益也。然看此案，须文理清通之士，具虚心活泼灵机，曾将《灵》、《素》及前贤诸书，参究过一番者，方能领会此中意趣。吾知数人之中，仅有一二知音，潜心默契。若初学质鲁之人，未能躐等而进，恐徒费心神耳。

○此案惟缺火证一门。盖火有七情、六气、五志之不同，证候不一，难于汇辑，故竟不分门。至于伤寒，惟太阳初感风寒为甚少，寒既化热之后，种种传变之证，散见诸门者颇多，观者自能会意。勿谓先生长于治杂证，短于治伤寒。观其用仲景诸方，活泼泼地，即可以知其治伤寒之妙矣。

○案中治法，如作文之有平淡奇淡，诸法悉备。其用药有极轻清、极平淡者，取效更捷。或疑此法仅可治南方柔弱之质，不能治北方刚劲之体，余谓不然。苟能会悟其理，则药味分量，或可权衡轻重。至于治法，则不可移易。盖先生立法之所在，即理之所在。不遵其法，则治不循理矣。南北之人，强弱虽殊，感病之由则一也。其补泻温凉，岂可废绳墨而出范围之外乎？况姑苏商旅云集，案中岂乏北省之人哉！不必因其轻淡而疑之。或又曰：案虽佳，但未知当时悉能效否。余曰：万事不外乎理。今案中评证，方中议药，咸合于理。据理设施，自必有当。至于效与不效，安得人人而考核之哉？

○案中有未经载明，难于稽考处，如药味份量、炮制、丸方、煎方相混，与所服剂数多寡。若平补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之方，竟有连服百剂者，更有一人联用几方者。其间相隔日月远近，并四季时令，俱未注明，惜皆无考。全在观者以意会之可也。

每门之后，附论一篇者，因治法头绪颇繁，故挈其纲领，稍为叙述之，以使后人观览。又恐业医之辈，文才有浅深，遂约同志措辞不必高古。观者幸勿因其俚鄙而忽之。

案中所用丹丸，有一时不能猝办者，如紫雪丹、至宝丹、鳖甲煎丸、玉壶丸等类。若有丰裕好善之家，依方虔诚合就，售与病人，既可积德，亦不至于亏本。

此案之刻，不过一脔之味耳。本欲再为购求，广刻行世，奈无觅处。倘同志之士，有所珍藏，亦愿公诸于世者，恭俟再商续刻。然此案虽非全璧，实具种种良法，已足启发愚蒙，嘉惠来兹。学者苟能默契其旨，大可砭时医庸俗、肤浅、呆板、偏执、好奇、孟浪、胆怯诸弊。其于医学有功不小。

华岫云识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临证指南医案卷一

中 风

钱 偏枯在左，血虚不荣[1]筋骨，内风袭络，脉左缓大。肝肾虚内风动

制首乌四两，烘 枸杞子去蒂，二两 归身二两，用独枝者去梢 淮牛膝二两，蒸 明天麻二两，面煨 三角胡麻二两，打碎，水洗十次，烘 黄甘菊三两，水煎汁 川石斛四两，水煎汁 小黑豆皮四两，煎汁

用三汁膏加蜜，丸极细，早服四钱，滚水送。

陈四十七岁 肝血肾液内枯，阳扰风旋乘窍，大忌风药寒凉。

炒杞子 桂圆肉 炒菊花 炙黑甘草 黄芪去心 牡蛎

金 失血有年，阴气久伤，复遭忧悲悒郁，阳挟内风大冒，血舍自空，气乘于左，口㖞肢麻，舌喑无声，足痿不耐行走。明明肝肾虚馁，阴气不主上承。重培其下，冀得风熄。议以河间法。

熟地四两 牛膝一两半 萸肉二两 远志一两半，炒黑 杞子二两 菊花二两，炒 五味一两半 川斛二两四钱 茯神二两 淡苁蓉干一两二钱

加蜜丸服四钱。

沈四十九岁 脉细而数，细为脏阴之亏，数为营液之耗。上年夏秋病伤，更因冬暖失藏，入春地气升，肝木风动，遂令右肢偏痿，舌本络强，言蹇。都因根蒂有亏之症。庸俗泄气降痰，发散攻风，再劫真阴，渐渐神惯如寐。倘加昏厥，将何疗治？议用仲景复脉法。液虚风动

复脉汤去姜、桂。

又 操持经营，神耗精损，遂令阴不上朝，内风动跃，为痱中之象。治痰攻劫温补，阴愈损伤，枯槁日甚，幸以育阴熄风小安。今夏热益加发泄，真气更虚。日饵生津益气勿怠，大暑不加变动，再商调理。固本丸去熟地加北味。

天冬 生地 人参 麦冬 五味

金六九 初起神呆遗溺，老人厥中显然。数月来夜不得寐，是阳气不交于阴。勿谓痰火，专以攻消。乃下虚不纳，议与潜阳。

龟腹甲心 熟地炭 干苁蓉 天冬 生虎胫骨 淮牛膝 炒杞子 黄柏

卢 嗔怒动阳，恰值春木司升，厥阴内风乘阳明脉络之虚，上凌咽喉，环绕耳后清空之地，升腾太过，脂液无以营养四末，而指节为之麻木。是皆痱中根萌。所谓下虚上实，多致巅顶之疾。夫情志变蒸之热，阅方书无芩连苦降、羌防辛散之理。肝为刚脏，非柔润不能调和也。阳升热蒸液亏

鲜生地 元参心 桑叶 丹皮 羚羊角 连翘心

又 生地 阿胶 牡蛎 川斛 知母

汪五三 左肢麻木，膝盖中牵纵忽如针刺。中年后，精血内虚，虚风自动，乃阴中之阳损伤。阴中阳虚

淡苁蓉于二两 枸杞三两 归身二两 生虎骨二两 沙苑二两 巴戟天二两 明天麻二两 桑寄生四两

精羊肉胶阿胶丸，早服四钱，交冬加减，用人参丸服。

钱五八 用力努挣，精从溺管沥出，已经两耳失聪，肾窍失司，显然虚象。凡肾液虚耗，肝风鸱张，身肢麻木，内风暗袭，多有痱中之累。滋液熄风，温柔药涵养肝肾。经言"肝为刚脏"，而肾脏恶燥，若攻风劫痰，舍本求末矣。阴阳并虚

熟地 枸杞 苁蓉 石菖蒲 当归 沙苑 巴戟 远志

张四九 中风以后，肢麻言蹇，足不能行，是肝肾精血残惫，虚风动络，下寒，二便艰阻。凡肾虚忌燥，以辛润温药。

苁蓉 枸杞 当归 柏子仁 牛膝 巴戟 川斛 小茴

---

① 荣：疑为"荣"之讹。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陈五九　中络，舌喑不言，痛自足起渐上，麻木膜胀，已属痼疾。参、苓益气，兼养血络，仅堪保久。

人参　茯苓　白术　枸杞　当归　白芍　天麻　桑叶

周　大寒土旺节候，中年劳倦，阳气不藏，内风动越，令人麻痹，肉瞤心悸，汗泄烦躁。乃里虚欲暴中之象，议用封固护阳为主，无暇论及痰饮他歧。阳虚卫疏

人参　黄芪　附子　熟术

某　阳明脉络空虚，内风暗动，右肩胛及指麻木。胃虚表疏

玉屏风散加当归、天麻、童桑。

俞氏　寡居一十四载，独阴无阳。平昔操持，有劳无逸。当夏四月，阳气大泄主令，忽然右肢麻木，如坠不举，汗出麻冷，心中卒痛，而呵欠不已，大便不通，诊脉小弱。岂是外感，病象似乎痱、中。其因在乎意伤忧愁则肢废也。攻风劫痰之治，非其所宜。大旨以固卫阳为主，而宣通脉络佐之。卫虚络痹

桂枝　附子　生黄芪　炒远志　片姜黄　羌活

唐六六　男子右属气虚，麻木一年，入春口眼歪邪。乃虚风内动，老年力衰，当时令之发泄。忌投风药，宜以固卫益气。气虚

人参　黄芪　白术　炙草　广皮　归身　天麻　煨姜　南枣

凡中风症，有肢体缓纵不收者，皆属阳明气虚，当用人参为首药，而附子、黄芪、炙草之类佐之。若短缩牵挛，则以逐邪为急。

胡五六　阳明脉络已空，厥阴阳气易逆，风胜为肿，热久为燥，而热，喉舌干涸，心中填塞。无非阳化内风，胃受冲侮，不饥不纳矣。有年久延，颇虑痱中。风阳燥热

羚羊　连翘　丹皮　黑山栀　青菊叶　玄参　花粉　天麻

张五七　痱中经年，眩晕汗出，阳气有升无降，内风无时不动，此竟夜不寐，属卫阳不肯交于营阴矣。沉痼之症，循理按法，尚难速效，纷纷乱药，焉望向安？议用固阳明一法。胃虚阳升

桂枝木　生黄芪　川熟附　炒远志　龙骨　牡蛎　姜　枣

刘七三　神伤思虑则肉脱，意伤忧愁则肢废，皆痿象也。缘高年阳明脉虚，加以愁烦，则厥阴风动，木横土衰。培中可效。若穷治风痰，便是劫烁则谬。

黄芪　于术　桑寄生　天麻　白蒺　当归　枸杞　菊花汁

加蜜丸。

包　老年隆冬暴中，乃阴阳失交本病。脉左大右濡，内风掀越，中阳已虚，第五日已更衣，神惫欲寐。宗王先生，议阳明厥阴主治法以候裁。肝胃同治

人参　茯苓　白蒺藜　炒半夏　炒杞子　甘菊

某　阳明虚，内风动，右肢麻痹，痰多眩晕。

天麻　钩藤　半夏　茯苓　广皮

沈　风中廉泉，舌肿喉痹，麻木厥昏，内风亦令阻窍，上则语言难出，下则二便皆不通调。考古人吕元膺每用芳香宣窍解毒，勿令壅塞致危也。脘络热邪阻窍

至宝丹四丸，匀四服。

葛二八①　年未四旬，肌肉充盈，中病二年，犹然舌强言蹇，舌厚边紫，而纳食便溺仍好。乃心胞络间久积之热弥漫，以致机窍不灵，平昔酒肉助热动风为病。病成反聚于清空之络，医药之治痰治火，直走肠胃，是以久进多投无效。至宝丹。

程　脉濡无热，厥后右肢偏瘫，口喎舌歪，声音不出。此阴风湿晦中于脾络，加以寒滞汤药，蔽其清阳，致清气无由展舒。法宗古人星附六君子汤，益气仍能攻风祛痰。若曰风中廉泉，乃任脉为病，与太阴脾络有间矣。风湿中脾络

人参　茯苓　新会皮　香附汁　南星姜汁炒　竹节白附子姜汁炒

吕五九　阳邪袭经络而为偏痱，血中必热，艾灸反助络热，病剧废食。清凉固是正治，然须柔剂，不致伤血，且有熄风功能。艾灸络热

犀角　羚角　生地　玄参　连翘　橘红　胆星　石菖蒲

---

① 二八：经锄堂本作"三八"，据下文当是。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杨 中后不复，交至节四日，寒战汗泄，遂神昏不醒。是阴阳失于交恋，真气欲绝，有暴脱之虑。拟进回阳摄阴法。脱

人参　干姜　淡附子　五味　猪胆汁

又　人参三钱　附子三钱

又　人参　附子　五味　龙骨　牡蛎

龚五七　厥症，脉虚数，病在左躯。肾虚液少，肝风内动，为病偏枯，非外来之邪。肾阴虚肝风动

制首乌　生地　杞子　茯神　明天麻　菊花　川斛

徐四一　水亏风动，舌强肢麻。中络之象。当通补下焦，复以清上。

熟地　淡苁蓉　杞子　牛膝　五味　远志　羚羊角　茯苓　麦冬　菖蒲

蜜丸。

丁 大寒节，真气少藏，阳挟内风旋动，以致痱中，舌边赤，中有苔滞。忌投攻风劫痰。益肾凉肝，治本为法。

生地　玄参　麦冬　川斛　远志　石菖蒲　蔗浆

曾五二　脉弦动，眩晕耳聋，行走气促无力，肛痔下垂。此未老欲衰，肾阴弱，收纳无权；肝阳炽，虚风蒙窍，乃上实下虚之象。质厚填阴，甘味熄风，节劳戒饮，可免仆中。

虎潜去锁阳、知母，加大肉苁蓉炼蜜丸。

张 脉细小带弦，冬季藏纳少固，遂至痱中。百余日来，诸患稍和，惟语言欲出忽蹇，多言似少相续。此皆肾脉不营舌络，以致机窍少宣，乃虚象也。早用地黄饮子煎法以治下，晚用星附六君子以益虚宣窍。

某姬　今年风木司天，春夏阳升之候，兼因平昔怒劳忧思，以致五志气火交并于上，肝胆内风鼓动盘旋，上盛则下虚，故足膝无力。肝木内风壮火，乘袭胃土，胃主肌肉，脉络应肢，绕出环口，故唇舌麻木，肢节如痿。固为中厥之萌。观河间"内火召风"之论，都以苦降辛泄，少佐微酸，最合经旨。折其上腾之威，使清空诸窍，毋使浊痰壮火蒙蔽，乃暂药权衡也。至于颐养工夫，寒暄保摄，尤当加意于药饵之先。上午服：

金石斛三钱　化橘红五分　白蒺藜二钱　真北秦皮一钱　草决明二钱　冬桑叶一钱　嫩钩藤一钱　生白芍一钱

又　前议苦辛酸降一法，肝风胃阳已折其上引之威，是诸症亦觉小愈。虽曰治标，正合岁气节候而设。思夏至一阴来复，高年本病，预宜持护。自来中厥，最防于暴寒骤加，致身中阴阳两不接续耳。议得摄纳肝肾真气，补益下虚本病。

九制熟地先用水煮半日徐，加醇酒、砂仁再煮一日，晒干，再蒸，如法九次，干者炒存性，八两　肉苁蓉用大而黑色者，去甲切片，盛竹篮内，放长流水中浸七日，晒干，以极淡为度，四两　生虎胫骨另捣碎，研，二两　淮牛膝盐水蒸，三两　制首乌四两，烘　川萆薢盐水炒，二两　川石斛八两，熬膏　赤白茯苓四两　柏子霜二两

上药照方制末，另用小黑稆豆皮八两，煎浓汁法丸，每早百滚水服三钱。

议晚上用健中运痰兼制亢阳。火动风生，从《外台》茯苓饮意。

人参二两　熟半夏二两　茯苓四两，生　广皮肉二两　川连姜汁炒，一两　枳实麸炒，二两　明天麻二两，煅　钩藤三两　白蒺藜鸡子黄拌煮，洗净炒，去刺，三两　地栗粉二两

上末用竹沥一杯，姜汁十匙，法丸，食远开水服三钱。

又　近交秋令，燥气加临，先伤于上，是为肺燥之咳。然下焦久虚，厥阴绕咽，少阴循喉，往常口燥、舌糜，是下虚阴火泛越。先治时病燥气化火，暂以清润上焦，其本病再议。

白扁豆勿研，三钱　玉竹三钱　白沙参二钱　麦冬去心，三钱　甜杏仁去皮尖，勿研，二钱　象贝母去心，勿研，二钱　冬桑叶一钱　卷心竹叶一钱

洗白糯米七合，清汤煎。

又　暂服煎方。

北沙参三钱　生白扁豆二钱　麦冬三钱　于百合一钱半　白茯神一钱半　甜杏仁去皮尖，一钱半

又　痰火上实，清窍为蒙，于暮夜兼进清上方法。

麦冬八两　天冬四两　苡米八两　柿霜四两　长条白沙参八两　生白扁豆皮八两　甜梨汁二斤　甘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蔗浆二斤

水熬膏，真柿霜收，每服五钱，开水送下。

又 夏热秋燥，阳津阴液更伤，口齿咽喉受病，都属阴火上乘，气热失降使然。进手太阴清燥甘凉方法甚妥。其深秋初冬调理大旨，以清上实下，则风熄液润，不致中厥。至冬至一阳初复再议。

燕窝菜洗净，另熬膏，一斤 甜梨去皮核，绢袋绞汁熬膏，二十个 人参另熬收，三两 九制熟地水煮，四两 天冬去心，蒸，二两 麦冬去心，四两 黄芪皮生用，四两 炙黑甘草二两 五味二两，蒸 云茯神三两，蒸

又 左关尺脉，独得动数，多语则舌音不清，麻木偏着右肢，心中热炽，难以鸣状。此阳明脉中空乏，而厥阴之阳，挟内风以纠扰，真气不主藏聚，则下无力以行动；虚假之热上泛，为喉燥多咳。即下虚者上必实意。冬至后早服方，从丹溪虎潜法。

九制熟地照前法制，八两 肉苁蓉照前制，四两 天冬去心，蒸，烘，四两 当归炒焦，二两 生白芍三两 川斛熬膏，八两 黄柏盐水炒，二两 淮牛膝盐水蒸，三两

上为末，另用虎骨胶三两，溶入蜜捣丸，服五钱，滚水送。

又 太太诸恙向安，今春三月，阳气正升，肝木主乎气候，肝为风脏，风亦属阳，卦变为巽，两阳相合，其势方张，内风挟阳动旋，脂液暗耗，而麻痹不已。独甚于四肢者，风淫末疾之谓也。经云："风淫于内，治以甘寒。"夫痰壅无形之火，火灼有形之痰，甘寒生津，痰火风兼治矣。

天冬四两 麦冬八两 长白沙参八两 明天麻四两，煨 白蒺藜照前制，四两 甜梨汁一斤 芦根汁流水者可用，八两 青蔗浆一斤 鲜竹沥八两 柿霜四两

先将二冬、沙参、天麻、白蒺藜加泉水煎汁滤过，配入四汁同熬成膏，后加柿霜收。每日下午食远服五钱，百滚水调服。

又 下虚上实，君相火亢，水涸液亏，多有暴怒跌仆之虞。此方滋液救焚，使补力直行下焦，不助上热。议铁瓮申先生琼玉膏方。

鲜生地水洗净，捣自然汁二斤，绵纸滤清，随和入生白沙蜜一斤。另置一铅罐，或圆铅球，盛前药封坚固。用铁锅满盛清水，中做井字木架，放罐在上，桑柴火煮三昼夜，频添水，不可住火，至三日后，连器浸冷水中。一日顷取出，入后项药。

人参蒸烘，研细末，六两 白茯苓蒸研粉，十六两 真秋石银罐内煅，候冷研，一两

三味，拌入前膏，如干豆沙样，收贮小口磁瓶内，扎好，勿令泄气。每早百滚水调服五六钱。

又 立冬后三日，诊得左脉小弦动数，右手和平略虚。问得春夏平安，交秋后有头晕，左目流泪，足痿无力，不能行走，舌生红刺，微咳有痰。此皆今年天气大热已久，热则真气泄越，虚则内风再旋。经言"痿生大热"，热耗津液，而舌刺、咳嗽、流泪者，风阳升于上也。上则下焦无气矣。故补肝肾以摄纳肾气为要，而清上安下，其在甘凉不伤脾胃者宜之。

制首乌四两 杞子炒，一两半 天冬去心，二两 芜蔚子蒸，二两 黄甘菊一两半 黑稆豆皮二两 茯苓蒸，二两 川石斛熬膏，八两 虎骨胶二两，水溶

上末以川斛膏同溶化，虎骨胶捣丸，早上滚水服三四钱。

又 久热风动，津液日损，舌刺咳嗽。议以甘药养其胃阴。老年纳谷为宝。

生扁豆四两 麦冬四两 北沙参三两 天花粉二两 甘蔗浆十二两 柿霜二两 白花百合四两

熬膏，加饴糖两许，每服时滚水调服三四钱，晚上服。

又 液燥下亏，阳挟内风上引，阴不上承，舌络强则言蹇，气不注脉则肢痿乏力步趋。凡此皆肝肾脏阴本虚。镇补之中，微逗通阳为法。以脏液虚，不受纯温药耳。

水制熟地四两 阿胶二两 女贞实二两 稆豆皮二两 淡肉苁蓉一两 茯神二两 旱莲草二两 川石斛三两

用精羯羊肉胶为丸，早上滚水服四五钱。

又 暂服煎方。

生地 沙参 芜蔚子 黑稆豆皮 川斛 牛膝

又 晚服丸方。

九蒸桑叶八两 三角胡麻四两 九制首乌三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两 白茯神三两 人参二两 炙甘草一两 酸枣仁二两，炒 苡仁二两

上为末，桂圆肉三两煎汤法丸，每服三钱，白滚水下。

又 今年天符岁会，上半年阳气大泄，见病都属肝胃，以厥阴为风脏，而阳明为盛阳耳。阴阳不肯相依，势必暴来厥中。过大暑可免。以暑湿大热，更多开泄，致元气不为相接耳。然此本虚标实，气火升腾所致。经旨以苦寒咸润酸泄，少佐微辛为治。议进补阳明泄厥阴法：

人参一钱 生牡蛎五钱 生白芍二钱 乌梅肉四分 川黄连盐水炒，六分 熟半夏醋炒，清水漂洗，一钱

上午服。

丸方 人参二两 茯苓三两，生 盐水炒黄连五钱 半夏醋炒，水洗净，一两半 盐水炒广皮二两 枳实麸炒，一两半 白蒺藜鸡子黄制，一两半 生白芍一两半 乌梅肉蒸，一两

为末，竹沥法丸，早上服三钱，百滚汤下。

又 夏月进酸苦泄热，和胃通隧，为阳明厥阴治甚安。入秋凉爽，天人渐有收肃下降之理。缘有年下亏，木少水涵，相火内风旋转，薰灼胃脘，逆冲为呕。舌络被薰，则绛赤如火。消渴便阻，犹剩事耳。凡此仍属中厥根萌，当加慎静养为宜。

生鸡子黄一枚 阿胶一钱半 生白芍三钱 生地三钱 天冬去心，一钱 川连一分，生

上午服。

又 心火亢上，皆为营液内耗，先以补心汤理心之用：

人参同煎，一钱 川连水炒，六分 犀角二钱，镑 玄参二钱 鲜生地五钱 丹参一钱 卷心竹叶二钱

又 苦味和阳，脉左颇和，但心悸少寐。已见营气衰微。仿《金匮》酸枣仁汤方，仍兼和阳，益心气以通肝络。

酸枣仁炒黑勿研，五钱 茯神三钱 知母一钱 川芎一分 人参六分，同煎 天冬去心，一钱

陈 脉左数，右弦缓，有年，形盛气衰。冬春之交，真气不相维续，内风日炽，左肢麻木不仁，舌歪言蹇。此属中络，调理百日，戒酒肉，可望向愈。痰火阻络

羚羊角 陈胆星 丹皮 橘红 连翘心 石菖蒲 钩藤 川斛

又 羚羊角 玄参 连翘 花粉 川贝母 橘红 竹沥

又 丹溪云："麻为气虚，木是湿痰败血"。诊左脉濡涩，有年偏枯，是气血皆虚。方书每称"左属血虚，右属气虚"，未必尽然。

人参 半夏 广皮 茯苓 川身 白芍 炙草 桑枝

又 经络为痰阻，大便不爽，昨日跌仆气乱，痰出甚艰。转方以宣经隧。

炒半夏 石菖蒲 广橘红 茯苓 胆星 枳实 竹沥 姜汁

叶 初春肝风内动，眩晕跌仆，左肢偏矮，舌络不和，呼吸不爽。痰火上蒙，根本下衰。先宜清上痰火。

羚羊角 茯苓 橘红 桂枝 半夏 郁金 竹沥 姜汁

又 风热烁筋骨为痛，痰火气阻，呼吸不利。照前方去郁金、竹沥、姜汁，加白蒺藜、钩藤。

又 炒半夏 茯苓 钩藤 橘红 金石斛 石菖蒲 竹沥 姜汁

又 人参 半夏 枳实 茯苓 橘红 蒺藜 竹沥 姜汁

风为百病之长，故医书咸以中风列于首门。其论症，则有真中、类中，中经络、血脉、脏腑之分；其论治，则有攻风劫痰、养血润燥、补气培元之治。盖真中虽风从外来，亦由内虚，而邪得以乘虚而入。北方风气刚劲，南方风气柔和，故真中之病，南少北多。其真中之方，前人已大备，不必赘论。其类中之症，则河间立论云："因烦劳则五志过极，动火而卒中，皆因热甚生火"。东垣立论："因元气不足，则邪凑之，令人僵仆卒倒如风状，是因乎气虚"。而丹溪则又云："东南气温多湿。由湿生痰，痰生热，热生风，故主乎湿。"三者皆辨明类中之由也。类者伪也。近代以来，医者不分真伪，每用羌、防、星、半、乌、附、细辛以祛风豁痰，虚证实治，不啻如枘凿之殊矣。今叶氏发明内风，乃身中阳气之变动。肝为风脏，因精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血衰耗，水不涵木，木少滋荣，故肝阳偏亢，内风时起。治以滋液熄风，濡养营络，补阴潜阳，如虎潜、固本、复脉之类是也。若阴阳并损，无阳则阴无以化，故以温柔濡润之通补，如地黄饮子、还少丹之类是也。更有风木过动，中土受戕，不能御其所胜，如不寐不食，卫疏汗泄，饮食变痰，治以六君、玉屏风、茯苓饮、酸枣仁汤之属。或风阳上僭，痰火阻窍，神识不清，则有至宝丹芳香宣窍，或辛凉清上痰火。法虽未备，实足以补前人之未及。至于审症之法，有身体缓纵不收，耳聋目瞀，口开眼合，撒手遗尿，失音鼾睡，此本实先拔，阴阳枢纽不交，与暴脱无异，并非外中之风，乃纯虚症也。故先生急用大剂参、附以回阳，恐纯刚难受，必佐阴药，以挽回万一。若肢体拘挛，半身不遂，口眼㖞邪，舌强言蹇，二便不爽，此本体先虚，风阳夹痰火壅塞，以致营卫脉络失和。治法急则先用开关，继则益气养血，佐以消痰清火，宣通经隧之药。气充血盈，脉络通利，则病可痊愈。至于风痱、风懿、风痹、瘫痪，乃风门之兼症，理亦相同。案中种种治法，余未能尽宣其理，不过略举大纲，分类叙述，以便后人观览。余门仿此。华岫云

肝 风

某 内风，乃身中阳气之动变，甘酸之属宜之。肝阴虚

生地 阿胶 牡蛎 炙草 萸肉炭

王 阳挟内风上巅，目昏耳鸣不寐，肝经主病。

熟地炙 炙龟甲 萸肉 五味 磁石 茯苓 旱莲草 女贞子

蔺三二 辛寒清上，头目已清，则知火风由脏阴而起，刚药必不见效。缓肝之急以熄风，滋肾之液以驱热，治法大旨如此。

生地 阿胶 天冬 玄参 川斛 小黑豆皮

陈四五 操持烦劳，五志阳气，挟内风上扰清空，头眩耳鸣，目珠痛。但身中阳化内风，非发散可解，非沉寒可清，与六气火风迥异。用辛甘化风方法，乃是补肝用意。

枸杞子 桂圆肉 归身 炙草 甘菊炭 女贞子

陆四二 肝风阳气，乘阳明之虚上冒，牙肉肿痛。议和阳熄风。

生地 阿胶 牡蛎 天冬 茯神 川斛 旱莲草 女贞子

凌 交节病变，总是虚证。目泛舌强，脊背不舒，溲淋便涩，皆肾液不营，肝风乃张。当宗河间浊药轻服，名曰饮子。

熟地五钱 咸苁蓉八钱 炒杞子三钱 麦冬二钱 云苓一钱半 川石斛三钱 生沙苑一钱 石菖蒲一钱 远志肉四分

饮子煎法。

胡 缓肝润血熄风。

制首乌 杞子 归身 冬桑叶 三角胡麻 柏子仁 茯神 天冬 黑稻豆皮

蜜丸。

某 高年水亏，肝阳升逆无制，两胁聚聚如热，则火升面赤，遇烦劳为甚，宜养肝阴和阳为法。

九蒸何首乌四两 九蒸冬桑叶三两 徽州黑芝麻三两 小黑稻豆皮三两 巨胜子二两，即胡麻 浸淡天冬去心，一两 真北沙参二两 柏子仁一两半，去油 云茯神二两 女贞实二两

上为末，青果汁法丸，早服三钱，开水送。

张氏 肝阳虚风上巅，头目不清，阳明脉空，腰膝酸软。议养血熄风。

菊花炭 熟首乌 牛膝炭 枸杞子炭 黑稻豆 茯神

沈 冲气左升，当镇肝摄肾。肝肾阴虚

地黄 阿胶 萸肉 淡菜 茯苓

丁四三 因萦思扰动五志之阳，阳化内风，变幻不已。夫阳动莫制，皆脏阴少藏，自觉上实下虚。法当介以潜之，酸以收之，味厚以填之。偏寒偏热，乌能治情志中病？

熟地 萸肉 五味 磁石 茯神 青盐 鳖甲胶 龟版胶

即溶胶为丸。

朱妪 心中热辣，瘕烦不肯寐。皆春令地气主升，肝阳随以上扰，老年五液交枯，最有痫痉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之虑。

生地 阿胶 生白芍 天冬 茯神 小黑稆豆皮

程氏 伏暑深秋而发，病从里出，始如疟状，热气逼迫营分，经事不当期而来，舌光如镜，面黯青晦，而胸痞隐痛。正气大虚，热气内闭，况乎周身皆痛，卫阳失和极矣。先拟育阴驱热。肝风不旋，不致痉厥，五日中不兴风波，可望向安。

生地 阿胶 天冬 麦冬 麻仁 生牡蛎

金女 温邪深入营络，热止，膝骨痛甚。盖血液伤极，内风欲沸，所谓剧则癫疯，痉厥至矣。总是消导苦寒，冀其热止，独不虑胃汁竭、肝风动乎？拟柔药缓络热熄风。 复脉汤去参、姜、麻仁，生鳖甲汤煎药。

王氏 痛从腿肢筋骨上及腰腹，贯于心胸。若平日经来带下，其症亦至。此素禀阴亏，冲任奇脉空旷。凡春交，地中阳气升举，虚人气动随升，络血失养，诸气横逆，面赤如赭，饥不欲食，耳失聪，寤不成寐。阳浮，脉络交空显然。先和阳治络。

细生地 生白芍 生鳖甲 生龟甲 生虎骨 糯稻根

煎药送滋肾丸一钱半。

又 前用滋肾丸，痛缓，面浮跗肿。血气俱乏，内风泛越。经言："风胜则动，湿胜则肿。"阴虚多热之质，议先用虎潜丸，每服四钱，四服。

某五三 下元水亏，风木内震，肝肾虚，多惊恐。非实热痰火可攻劫者。

生地 清阿胶 天冬 杞子 菊花炭 女贞实

胡 久病耳聋，微呛，喉中不甚清爽。是阴不上承，阳挟内风，得以上侮清空诸窍。大凡肝肾宜润宜凉，龙相宁，则水源生矣。

人参一钱，秋石一分化水拌，烘干同煎 鲜生地三钱 阿胶一钱 淡菜三钱 白芍一钱 茯神一钱半

又 阴虚液耗，风动阳升，虽诸恙皆减，两旬外大便不通。断勿欲速，惟静药补润为宜。照前方去白芍，加柏子仁。

又 大便两次颇逸，全赖静药益阴之力。第纳食未旺，议与胃药。

人参 茯神 炒麦冬 炙甘草 生谷芽 南枣

又 缓肝益胃。

人参 茯神 生谷芽 炙甘草 木瓜 南枣

周 怒动肝风，筋胀胁板，喉痹。

阿胶 天冬 柏子仁 牡蛎 小麦

吴 脉弦小数，形体日瘦，口舌糜碎，肩背掣痛，肢节麻木，肤腠搔痒，月眩晕耳鸣，已有数年。此属操持积劳，阳升，内风旋动，烁筋损液，古谓壮火食气，皆阳气之化。先拟清血分中热，继当养血熄其内风。安静勿劳，不致痿厥。阳升血热

生地 玄参 天冬 丹参 犀角 羚羊角 连翘 竹叶心

丸方 何首乌 生白芍 黑芝麻 冬桑叶 天冬 女贞子 茯神 青盐

某姬 脉右虚左数，营液内耗，肝阳内风震动，心悸，眩晕，少寐。心营热

生地 阿胶 麦冬 白芍 小麦 茯神 炙草

吉三五 心悸荡漾，头中鸣，七八年中频发不止，起居饮食如常。此肝胆内风自动。宜镇静之品，佐以辛泄之味，如枕中丹。风阳扰神

王氏 惊悸，微肿，内风动也。

人参 龙骨 茯神 五味 煨姜 南枣

曹 肝胆阳气，挟内风上腾不熄，心中热，惊怖多恐。进和阳镇摄方法。

龟甲 龙骨 牡蛎 茯神 石菖蒲 远志

又 神识略安，夜不得寐，胸脐间时时闪烁欲动，乃内风不熄也。进补心法。

生地 丹参 玄参 茯神 枣仁 远志 菖蒲 天冬 麦冬 桔梗 朱砂

王氏 神呆不语，心热烦躁，因惊而后，经水即下，肉腠刺痛，时微痞，头即摇。肝风内动，变痉厥之象。血去阳升

小川连 黄芩 阿胶 牡蛎 秦皮

陈姬 虚风麻痹，清窍阻塞。风阳阻窍

天麻 钩藤 白蒺 甘菊 连翘 桑枝

包姬 右太阳痛甚，牙关紧闭，环口牵动，咽喉如有物阻。乃阳升化风，肝病上犯阳络，大便欲闭。议用龙荟丸，每服二钱。

又 肝风阻窍，脉象模糊，有外脱之危。今牙关紧，咽痹不纳汤水，虽有方药，难以通关。当刮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指甲末，略以温汤调灌，倘得关开，再议他法。另以苏合香擦牙。

郑三九　脉右弦，头胀耳鸣火升。此肝阳上郁，清窍失司。

细生地　夏枯草　石决明　川斛　茯神　桑叶

陈　夏季阳气暴升，烦劳扰动，致内风上阻清窍，口喝舌强，呵欠，机窍阻痹不灵，脉数，舌胎。忌投温散。乃司气所致，非表邪为病也。络热窍痹

犀角　羚羊角　郁金　菖蒲　胆星　钩藤　连翘　橘红　竹沥　姜汁

又　清络得效，火风无疑。忌投刚燥。

犀角　羚羊　郁金　菖蒲　连翘　生地　玄参　广皮　竹沥　姜汁

又　脉数，面赤。肝风尚动，宜和阳熄风。

鲜生地　玄参　羚羊角　连翘　菖蒲根　鲜银花　麦冬

汪　如寐舌暗，面赤亮，汗出，未病前一日，顿食面颇多，病来仓猝，乃少阴肾脏阴阳不续，厥阴肝风突起，以致精神冒昧。今七八日来，声音不出，乃机窍不灵。治法以固护正气为主，宣利上焦痰热佐之。若地冬养阴，阴未骤生，徒使壅滞在脘，急则治标，古有诸矣。挨过十四十五日，冀有转机。痰热阻窍

人参　半夏　茯苓　石菖蒲　竹沥　姜汁

江　左胁中动跃未平，犹是肝风未熄，胃津内乏，无以拥护，此清养阳明最要。盖胃属腑，腑强不受木火来侵，病当自减。与客邪速攻，纯虚重补迥异。肝胃阴虚

酸枣仁汤去川芎加人参。

又　诸恙向安，惟左胁中动跃多年，时有气升欲噫之状。肝阴不足，阳震不息，一时不能遽已。今谷食初加，乙癸同治姑缓。

人参　茯神　知母　炙草　朱砂染麦冬　调入金箔

又　鲜生地　麦冬朱砂拌　竹叶心　知母　冲冷参汤

席五七　脉来弦动而虚，望六年岁，阳明脉衰，厥阴内风暗旋不熄，遂致胃脉不主束筋骨，以利机关，肝阳直上巅顶，汗从阳气泄越，春月病发，劳力病甚，此气愈伤，阳愈动矣。法当甘温益气。攻病驱风，皆劫气伤阳，是为戒律。胃虚表疏

人参　黄芪　当归　炙草　冬桑叶　麦冬　地骨皮　花粉

孙氏　胃虚，肝风内震，呕痰咳逆，头痛眩晕，肢麻，汗出寒热。胃虚痰滞

二陈汤加天麻、钩藤。

沈五六　色苍形瘦，木火体质，身心过动，皆主火化。夫吐痰冲气，乃肝胆相火犯胃过膈；纳食日少，阳明已虚。解郁和中，两调肝胃，节劳戒怒，使内风勿动为上。滋肝和胃

枸杞子　酸枣仁　炒柏子仁　金石斛　半夏曲　橘红　茯苓

黄菊花膏丸。

梁　木火体质，复加郁勃，肝阴愈耗，厥阳升腾，头晕、目眩、心悸。养肝熄风，一定至理，近日知饥少纳，漾漾欲呕，胃逆不降故也。先当泄木安胃为主。泄肝安胃

桑叶一钱　钩藤三钱　远志三分　石菖蒲三分　半夏曲一钱　广皮白一钱半　金斛一钱半　茯苓三钱

又　左脉弦，气撑至咽，心中愦愦不知何由，乃阴耗阳亢之象。议养肝之体，清肝之用。

九孔石决明一具　钩藤一两　橘红一钱　抱木茯神三钱　鲜生地三钱　羚羊角八分　桑叶一钱半　黄甘菊一钱

沈　年岁壮盛，脘有气瘕，嗳噫震动，气降乃平，流痰未愈，睾丸肿硬。今入夜将寐，少腹气冲至心，竟夕但寤不寐，头眩目花，耳内风雷，四肢麻痹，肌腠如刺如虫行。此属操持怒劳，内损乎肝，致少阳上聚为瘕，厥阴下结为疝，冲脉不静，脉中气逆混扰，气燥热化，风阳交动，营液日耗。变乱种种，总是肝风之害，非攻消温补能治。惟以静养，勿加怒劳，半年可望有成。怒劳伤肝结疝瘕

阿胶　细生地　天冬　茯神　陈小麦　南枣肉

王五十　惊恐恼怒动肝，内风阳气沸腾，脘痹咽阻，筋惕肌麻。皆风木过动，致阳明日衰。先以镇阳熄风法。惊怒动肝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阿胶 细生地 生牡蛎 川斛 小麦 茯神

曹氏 离愁菀结，都系情志中自病。恰逢冬温，阳气不潜，初交春令，阳已勃然，变化内风，游行扰络，阳但上冒，阴不下吸，清窍为蒙，状如中厥，舌喑不言。刘河间谓："将息失宜，火盛水衰，风自内起，其实阴虚阳亢为病也。"既不按法论病设治，至惊蛰雷鸣，身即汗泄，春分气暖，而昼夜寤不肯寐，甚至焦烦，迥异于平时，何一非阳气独激使然耶！夫肝风内扰，阳明最当其冲犯。病中暴食，以内风消烁，求助于食。今胃脉不复，气愈不振，不司束筋骨以利机关，致鼻准光亮，肌肉浮肿。考古人虚风，首推侯氏黑散，务以填实肠胃空隙，庶几内风可息。奈何医者不曰清火豁痰，即曰腻补，或杂风药。内因之恙，岂有形质可攻？偏寒偏热，皆非至理。风阳扰胃

生牡蛎 生白芍 炒生地 菊花炭 炙甘草 南枣肉

大凡攻病驱邪，药以偏胜，如《内经》"咸胜苦，苦胜辛"之类，藉其克制，以图功耳。今则情志内因致病，系乎阴阳脏腑不和，理偏就和，宜崇生气，如天地间四时阴阳迭运，万物自有生长之妙。案中曰阳冒不潜，法当和阳以就阴：牡蛎体沉味咸，佐以白芍之酸，水生木也。地黄微苦，菊微辛，从火炒变为苦味，木生火也。益以甘草、大枣之甘，充养阳明，火生土也。药虽平衍无奇，实参轩岐底蕴。世皆忽略不究，但执某药治何病者多矣。经云："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故肝为风木之脏，因有相火内寄，体阴用阳，其性刚，主动主升，全赖肾水以涵之，血液以濡之，肺金清肃下降之令以平之，中宫敦阜之土气以培之，则刚劲之质，得为柔和之体，遂其条达畅茂之性，何病之有？倘精液有亏，肝阴不足，血燥生热，热则风阳上升，窍络阻塞，头目不清，眩晕跌仆，甚则瘛疭痉厥矣。先生治法，所谓缓肝之急以熄风，滋肾之液以驱热，如虎潜、侯氏黑散、地黄饮子、滋肾丸、复脉等方加减，是介以潜之，酸以收之，厚味以填之，或用清上实下之法。若思虑烦劳，身心过动，风阳内扰，则营热心悸，惊怖不寐，胁中动跃，治以酸枣仁汤、补心丹、枕中丹加减，清营中之热，佐以敛摄神志。若因动怒郁勃，痰、火、风交炽，则有二陈、龙荟。风木过动，必犯中宫，则呕吐不食，法用泄肝安胃，或填补阳明。其他如辛甘化风，甘酸化阴，清金平木，种种治法，未能备叙。然肝风一症，患者甚多，因古人从未以此为病名，故医家每每忽略。余不辞杜撰之咎，特为拈出，另立一门，以便后学考核云。华岫云

眩 晕

徐 脉左浮弦数，痰多，脘中不爽，烦则火升眩晕，静坐神识稍安。议少阳阳明同治法。痰火

羚羊角 连翘 香豆豉 广皮白 半夏曲 黑山栀

某 痰火风在上，舌干头眩。

天麻 钩藤 菊花 橘红 半夏曲 茯苓 山栀花粉

某 酒客中虚，痰晕。二陈加术、白蒺藜、钩藤、天麻。

汪五十 脉弦动，眩晕痰多，胸痹窒塞。此清阳少旋，内风日沸，当春地气上升，最虑风痱。内风挟痰

明天麻 白蒺 桂枝木 半夏 橘红 茯苓 苡仁 炙草

又 头额闷胀，痰多作眩。《外台》茯苓饮加羚羊角、桂枝、竹沥、姜汁法丸。

吴四五 诊脉芤弱，痰多眩晕。心神过劳，阳升风动，不可过饮助升。治痰须健中，熄风可缓晕。

九蒸白术 炒杞子 白蒺 茯苓 菊花炭

周 内风挟痰眩晕，吐出清水。

半夏 茯苓 广皮 天麻 钩藤 菊花

张 肝风内沸，劫烁津液，头晕，喉舌干涸。肝风

大生地 天冬 麦冬 黄肉 阿胶 生白芍

陈 肝风动逆不熄，头晕。

九制首乌四两 甘菊炭一两 枸杞子二两 桑椹子二两 黑芝麻二两 巨胜子一两半 牛膝一两半 茯神二两

青果汁法丸。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洪四十 内风逆，头晕。

经霜桑叶一钱 炒黄甘菊花炭一钱 生左牡蛎三钱 黑稆豆皮三钱 徽州黑芝麻二钱 茯神一钱半

某 两寸脉浮大，气火上升，头眩，甚则欲呕吐。厥阴上干，久则阳明失降，上被木克，脾胃俱伤。先当镇肝汤。

制首乌 稆豆皮 炒杞子 柏子仁 紫石英 茯神 天冬 南枣

某 操持惊恐，相火肝风上窜，目跳头晕，阴弱欲遗，脉左弦劲，右小平。

生地 白芍 丹皮 钩藤 天麻 白蒺 黄菊花 橘红

王六三 辛甘寒，眩晕已缓。此络脉中热，阳气变现，内风上冒，是根本虚在下，热化内风在上，上实下虚。先清标恙。络热

羚羊角 玄参心 鲜生地 连翘心 郁金 石菖蒲

又 照前方去菖蒲、郁金加川贝、花粉。

某二四 晕厥，烦劳即发。此水亏不能涵木，厥阳化风鼓动，烦劳阳升，病斯发矣。据述幼年即然，药饵恐难杜绝。阴虚阳升

熟地四两 龟版三两 牡蛎三两 天冬一两半 萸肉二两 五味一两 茯神二两 牛膝一两半 远志七钱 灵磁石一两

田二七 烦劳，阳气大动，变化内风，直冒清空，遂为眩晕。能食肤充，病不在乎中上。以介类沉潜真阳，咸酸之味为宜。

淡菜胶 龟版胶 阿胶 熟地 萸肉 茯苓 川斛 建莲

山药浆丸。

严四五 营虚，内风逆，心悸头晕。营血虚

炒杞子 柏子仁 三角胡麻 川斛 生左牡蛎 冬桑叶

李七三 高年颇得纳谷安寝，春夏以来，头晕，跗肿，不能健步。此上实下虚，肾气衰，不主摄纳，肝风动，清窍渐蒙。大凡肾宜温，肝宜凉，温纳佐凉，乃复方之剂。下虚

附都气加车前、淡天冬、建莲丸。

经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头为六阳之首，耳目口鼻皆系清空之窍，所患眩晕者，非外来之邪，乃肝胆之风阳上冒耳，甚则有昏厥跌仆之虞。其症有夹痰、夹火、中虚、下虚、治胆、治胃、治肝之分。火盛者，先生用羚羊、山栀、连翘、花粉、玄参、鲜生地、丹皮、桑叶，以清泄上焦窍络之热，此先从胆治也。痰多者，必理阳明，消痰如竹沥、姜汁、菖蒲、橘红、二陈汤之类。中虚则兼用人参，《外台》茯苓饮是也。下虚者，必从肝治，补肾滋肝，育阴潜阳，镇摄之治是也。至于天麻、钩藤、菊花之属，皆系熄风之品，可随症加入。此症之原，本之肝风，当与肝风、中风、头风门合而参之。华岫云

头 风

赵 右偏头痛，鼻窍流涕，仍不通爽，咽喉疳腐，寤醒肢冷汗出。外邪头风，已留数月，其邪混处，精华气血咸为蒙闭，岂是发散清寒可解？头巅药饵，务宜清扬。当刺风池、风府，投药仍以通法。苟非气血周行，焉望却除宿病？暑热上蒙清窍

西瓜衣 鲜芦根 苡仁 通草

煎送蜡矾丸。

何四一 右偏风头痛，从牙龈起。木火上炎

炒生地三钱 蔓荆子炒，一钱 黄甘菊一钱 茯苓一钱半 炒杞子二钱 冬桑叶一钱 炒丹皮一钱 川斛一钱半

王五一 中年阴中之阳已虚，内风偏头痛，冷泪出。阴中阳虚

还少丹。

徐四一 头风既愈，复发，痛甚，呕吐不已。阳明胃虚，肝阳化风愈动，恐有失明之忧。胃虚风阳上逆

炒半夏 茯苓 苦丁茶 菊花炭 炒杞子 柏子霜

朱五四 阳明脉弦大而坚，厥阴脉小弦数促，面赤，头痛绕及脑后，惊惕肉瞤，染染汗出，早晨小安，入暮偏剧。此操持怫郁，肝阳挟持内风，直上巅顶，木火戕胃为呕逆，阳越为面赤汗淋。内因之病，加以司候春深，虑有暴厥瘈痉之幻。夫肝为刚脏，胃属阳土，姑议柔缓之法，冀有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阳和风熄之理。复脉去参、姜、桂加鸡子黄、白芍。

王 始用茶调散得效，今宜养血和血。血虚邪痹

川芎 归身 白芍酒炒 白蒺藜炒 桑枝

朱三四 头风目痛昏赤，火风上郁最多，及询病有三四年，遇风冷为甚。其卫阳清气，久而损伤，非徒清散可愈。从治风先治血意。血虚

杞子 归身 炒白芍 沙苑 菊花 钩藤

头风一症，有偏正之分。偏者主乎少阳，而风淫火郁为多。前人立法以柴胡为要药，其补泻之间，不离于此。无如与之阴虚火浮，气升吸短者，则厥脱之萌，由是而来矣。先生则另出心裁，以桑叶、丹皮、山栀、荷叶边，轻清凉泄，使少阳郁遏之邪，亦可倏然而解。倘久则伤及肝阴，参入咸凉柔镇可也。所云正者，病情不一，有气虚血虚，痰厥肾厥，阴伤阳浮，火亢邪风之不同，按经设治，自古分晰甚明，兹不再述。至于肝阴久耗，内风日旋，厥阳无一息之宁，痛掣之势已极，此时岂区区汤散可解？计惟与复脉之纯甘壮水，胶、黄之柔婉以熄风和阳，俾刚亢之威，一时顿熄。予用之屡效如神，决不以虚谩为助。邵新甫

虚劳

王二二 此少壮精气未旺，致奇脉纲维失护。经云："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今纳谷如昔，当以血肉充养。阴虚

牛骨髓 羊骨髓 猪骨髓 茯神 枸杞 当归 湖莲 芡实

温三二 阴虚督损。六味加麋角胶、秋石、川石斛膏。

陈十七 痨劳在出幼之年，形脉生气内夺。冬月可延，入夏难挨。由真阴日消烁，救阴无速功，故难治。两仪煎。

陈二一 春病至夏，日渐形色消夺，是天地大气发泄，真气先伤，不主内守，为损怯之症。不加静养，损不肯复，故治嗽治热无用。交节病加，尤属虚象。脉左数甚，肛有漏疡，最难全好。

熟地 炒山药 建莲 茯苓 猪脊筋

徐四一 清金润燥热缓，神象乃病衰成劳矣。男子中年，行走无力，寐中咳逆。温补刚燥难投。

天冬 生地 人参 茯苓 白蜜

黄二六 阴伤劳损。

清阿胶 鸡子黄 生地 麦冬 麻子仁 炙甘草 南枣

某 摄阴得效，佐以益气，合补三阴之脏。

人参 熟地 炒杞子 五味 牛膝炭 建莲 炒山药 芡实

钱 阳外泄为汗，阴下注则遗。二气造偏，阴虚热胜。脑为髓海，腹是至阴，皆阳乘于阴。然阳气有余，益见阴弱，无以交恋其阳，因病致偏，偏久致损。坐功运气，阴阳未协，损不肯复，颇为可虑。今深秋入冬，天令收肃，身气泄越，入暮灼热，总是阴精损伤，而为消烁耳。

川石斛 炒知母 女贞子 茯神 糯稻根 小黑稻豆皮

又 暮夜热炽，阴虚何疑。但从前表散，致卫阳疏泄；穿山甲钻筋流利后，致经络气血劫撒，内损不复，卫阳藩篱交空，斯时亦可撑半壁矣。失此机宜，秋收冬藏主令，其在封固蛰藏耳。张季明谓"元无所归则热灼"，亦是。

丸方 人参 河车 熟地 五味 莲肉 山药 茯苓

食后逾时服六神汤。

张六七 有年呼气颇和，吸气则胁中刺痛，是肝肾至阴脏络之虚。初投辛酸而效，两和肝之体用耳。大旨益肾当温，复入凉肝滋液，忌投刚燥。

大熟地 天冬 枸杞 柏子霜 茯苓 桂圆肉 女贞子 川斛

蜜丸。

徐 今年长夏久热，伤损真阴，深秋天气收肃，奈身中泄越已甚，吸短精浊，消渴眩晕。见症却是肝肾脉由阴渐损及阳明胃络，纳谷减，肢无力。越人所云："阴伤及阳，最难充复。"诚治病易，治损难耳。

人参 天冬 生地 茯神 女贞 远志

钟二十 少年形色衰夺，见症已属劳怯，生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旺之气已少，药难奏功，求医无益，食物自适者，即胃喜为补、扶持后天，冀其久延而已。

鱼鳔 湖莲 秋石 芡实 金樱子

周七十 脉神形色，是老年衰惫。无攻病成法，大意血气有情之属，栽培生气而已。每日不拘用人乳、或牛乳，约茶盏许，炖暖入姜汁三分。

某女 交夏潮热、口渴，肌肤甲错。此属骨蒸潮热。

生鳖甲 银柴胡 青蒿 黄芩 丹皮 知母

汤女 天癸未至，入暮寒热。此先天真阴不足，为损怯延挨之病。腹膨减食。治在太阴厥阴。

熟白术二钱 生厚朴一钱 当归二钱 丹皮一钱半 淡黄芩一钱 生鳖甲五钱

此一通一补之法，白术补太阴，厚朴通阳明，当归补厥阴，丹皮泄少阳，黄芩清气分之热，鳖甲滋血分之热也。

陈十二 稚年阴亏阳亢，春阳化风地升，暮热晨汗，肌柔白，脉数虚。非客邪清解，仿仲景复脉法。 本方去姜、桂，加甘蔗汁。

王十二 稚年纯阳，诸阳皆聚于骨，阴未充长，阳未和谐，凡过动烦怒等因，阳骤升巅为痛，熟寐痛止，阳潜入阴也。此非外邪，常用钱氏六味丸加龟甲、知母、咸秋石，以滋养壮阴。

曹十三 肌肉苍赤，脉小数疾，童真阴未充长，囊下肛前，已有漏疮。阳独升降，巅窍如蒙，常与壮水制火，犹虑变幻损怯。生六味去萸肉，加生白芍、黄柏、知母，人中白蜜丸。

施三二 脉尺垂，少藏，唾痰灰黑。阴水内亏，阳火来乘，皆损怯之萌，可冀胃旺加餐耳。年岁已过三旬，苟能静养百天，可以充旺。

熟地 天冬 川斛 茯神 远志 山药 建莲 芡实 秋石

猪脊髓丸。

张 劳烦，夏秋气泄而病，交小雪不复元，咽中微痛，血无华色。求源内损不藏，阴中之阳不伏，恐春深变病。

熟地炭 清阿胶 川斛 浸白天冬 秋石二分

许三二 阴伤及阳，畏风外冷，午后潮热，舌绛渴饮，刚峻难进，腰脊坠，音哑，心嘈。姑与柔阳滋液。

首乌 枸杞 天冬 黑稆豆皮 茯神 建莲

黄 当纯阳发泄之令，辛散乱进，火升，咽干气促。病根在下焦，阴虚成劳，最难调治。

熟地 炒山药 五味 芡实 茯神 湖莲

又 照前方加人参。

宋 劳损三年，肉消脂涸，吸气喘促，欲咳不能出声，必踞按季胁，方稍有力，寐醒喉中干涸，直至胸脘。此五液俱竭，法在不治。援引人身脂膏，为继续之算，莫言治病。

鲜河车 人乳汁 真秋石 血余灰

吴二八 遗浊已久，上冬喉中哽噎，医投寒解，入夏不痊。缘肾阴为遗消烁，龙雷不肯潜伏，于冬令收藏之候，反升清空之所。《内经》以少阴之脉循喉咙，挟舌本，阴质既亏，五液无以上承，徒有浮阳蒸灼，柔嫩肺日伤，为痹为宣，不外阴虚阳亢楷模。但养育阴气，贵乎宁静。夫思烦嗔怒，诵读吟咏，皆是动阳助热。不求诸己工夫，日啖草木药汁，生气暗伤，岂曰善策！然未尝无药也。益水源之弱，制火炎之炽，早用六味减丹、泽，加阿胶、秋石、龟胶、牡蛎、湖莲肉之属以人下，介以潜阳，滋填涩固，却是至静阴药。卧时量进补心丹，宁神解热。俾上下得交，经年可冀有成。阴虚阳浮

沈 脉细涩，人尺泽，下元精亏，龙旺火炽，是口齿龈肿，皆下焦之虚阳上越。引火归窟，未尝不通，只以形瘦液少，虑其劫阴，致有疡痛起患，当预虑也。 虎潜去广归、锁阳，加山药、苁蓉、青盐，羊肉胶丸。

安 脉坚，咽阻心热，得暖气略爽，腰膝软弱，精滑自遗。必因惊恐，伤及肝肾，下虚则厥阳冲逆而上。法宜镇逆和阳，继当填下。

生白芍 桂枝木 生牡蛎 龙骨 茯神 大枣 小黑稆豆皮

郑 脉数、垂入尺泽穴中。此阴精未充早泄，阳失潜藏，汗出吸短，龙相内灼，升腾面目，肺受薰蒸，嘘涕交作。兼之胃弱少谷，精浊下注，溺管疼痛，肝阳吸其肾阴，善怒多郁。显然肾虚如绘。议有情之属以填精，仿古滑涩互施法。

牛骨髓四两 羊骨髓四两 猪脊髓四两 鹿角胶四两 熟地八两 人参四两 萸肉四两 五味三两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芡实四两 湖莲四两 山药四两 茯神四两 金樱粉三两

胶髓丸。

曹二一 精气内夺，冬乏收藏，入夜气冲呛逆，不得安寝。皆劳怯之末传，难治。

人参 鲜紫河车 茯苓 茯神 五味 紫衣胡桃肉

姚二三 脉左细右空，色夺神夭，声嘶。乃精伤于下，气不摄固，而为咳汗。劳怯重病，药难奏功，用大造丸方。

程 脉左弦搏，着枕眠卧，冷痰上升，交子后干咳。此肾虚阳不潜伏，乃虚证也。从摄固引导，勿骤进温热燥药。

熟地炭 生白芍 山药 茯苓 丹皮 泽泻 车前 牛膝 胡桃肉

蒋 脉细促，三五欲歇止，头垂欲俯，着枕即气冲不续。此肾脏无根，督脉不用。虚损至此，必无挽法。

熟地 五味 茯苓 青铅 猪脊髓

朱二九 真阴久伤不复，阳气自为升降，行动即觉外感。皆体质失藏，外卫不固矣。治在少阴，用固本丸之属，加入潜阳介类。

固本丸加淡菜、秋石、阿胶。

金二二 虚症五年，真阴既损不复，长夏阴不生成，阳扰升越巅顶而为痛胀。目患不痊，病根亦在肝肾。与潜阳以益乙癸。 磁石六味加龟甲。

胡 厥阳上冲，心痛振摇，消渴齿血，都是下焦精损。质重味厚，填补空隙，可冀其效。

熟地四两 五味二两 茯神二两 建莲二两 芡实二两 山药二两 人乳粉二两 秋石二两

生精羊肉胶丸，早服四钱。

程 今年厥阴司天，春分地气上升，人身阳气上举，风乃阳之化气，阴衰于下，无以制伏，上愈热，斯下愈寒，总属虚象。故龟胶、人乳，皆血气有情，服之小效者，非沉苦寒威也。兹定咸味入阴，介类潜阳法。

炒熟地 龟胶 阿胶 炒远志 炒山药 湖莲

六七日后，仍进琼玉膏减沉香。

蒋三五 肝厥，用咸味入阴，水生木体，是虚症治法。夏令大气主泄，因烦劳病发，势虽减于昔日，而脉症仍然。必静养经年，阴阳自交，病可全去。议介类潜阳，佐酸味以敛之。

熟地 柏子霜 萸肉 五味 锁阳 淡菜胶 海参胶 真阿胶 龟版胶 茯苓 湖莲 芡实 青盐

金 肝血肾精无藏，阳乏依附，多梦纷纭，皆阳神浮越。当以介属有情，填补下焦。

熟地 淡菜 阿胶 萸肉 小麦 龙骨 牡蛎

又 肾虚气攻于背，肝虚热触于心，都是精血内夺，神魂不主依附。此重镇以理其怯，填补以实其下，血肉有情，皆充养身中形质，即治病法程矣。

熟地 牡蛎 淡菜 五味 萸肉 龙骨 杞子

吴十八 诊脉细数，左垂尺泽，先天最素薄，真阴未充，当精通年岁，阴气早泄，使龙相刻燃，津液暗消，有虚怯根萌。药宜至静纯阴，保养尤为要旨。知柏六味去丹、泽，加龟甲、天冬，猪脊髓丸。

钱五十 据说热自左升，直至耳前后胀。视面色油亮，足心灼热，每午后入暮皆然。上年用茶调散，宣通上焦郁热不应。此肝肾阴火乘窍，却因男子精亏，阳不下交。经言："以滋填阴药，必佐介属重镇。"试以安寝，竟夜乃安。参阳动阴静至理。

熟地 龟版 萸肉 五味 茯苓 磁石 黄柏 知母

猪脊髓丸。

顾二二 阴精下损，虚火上炎，脊腰髀酸痛。髓空，斯督带诸脉不用。法当填髓充液，莫以见热投凉。

熟地水煮 杞子 鱼胶 五味 茯神 山药 湖莲 芡实

金樱膏为丸。

陈二十 喉痹，目珠痛，吸气短促，曾咯血遗精。皆阴不内守，孤阳上越诸窍。当填下和阳。

熟地 枸杞炭 旱莲草 菊花炭 女贞 茯苓

某三二 心烦不宁，目彩无光。少阴肾水枯槁，厥阳上越不潜。议用填阴潜阳。

人参一钱半 熟地五钱 天冬一钱 麦冬三钱 茯神三钱 龟版一两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某女　渴不欲饮，阴不上承，况寐醒神识不静，易惊汗出。法当敛补。

人参 熟地炭 萸肉炭 茯神 五味 炒远志

邵 精血伤，气不潜纳，阳浮扰神，则魂魄不宁，脏阴不安其位。

人参 炙草 建莲 茯神 龙骨 金箔

卢 有形血液，从破伤而损，神气无以拥护，当此冬令藏阳，阳微畏寒，奇脉少津，乏气贯布，行步欹斜，健忘若惯，何一非精气内夺之征。将交大雪，纯阴无阳，冬至一阳来复也。见此离散之态，平素不受暖补，是气元长旺。今乃精衰气竭之象，又不拘乎此例也。阳虚

人参 鹿茸 归身 炒杞子 茯苓 沙苑

马 阴精走泄于下，阳气郁冒于上，太冲脉衰，厥气上冲，陡然痛厥，阴阳既失交偶，内随阳掀旋，阳从汗泄矣。宜远房帏，独居静室。医治之法，从阴引阳，从阳引阴，大封大固，以蛰藏为要，百日可效，经年可以复元。

淡苁蓉 五味 远志 茯神 芡实 建莲 生羊腰子

孙四二　形躯丰溢，脉来微小，乃阳气不足体质。理烦治剧，曲运神机，都是伤阳之助；温养有情，栽培生气，即古圣春夏养阳。不与逐邪攻病同例，用青囊班龙丸。

某二十　少壮形神憔悴，身体前后牵掣不舒。此奇经脉海乏气，少阴肾病何疑。

淡苁蓉 甘枸杞 当归 牛膝 沙苑 茯苓

某 阴阳二气不振，春初进八味，减桂之辛，益以味、芍之酸，从阳引阴，兼以归脾守补其营，方得效验。兹当春升夏令，里虚藏聚未固，升泄主令，必加烦倦。古人谓"寒则伤形，热则伤气"，是当以益气为主，通摄下焦兼之。仿《内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为法，非治病也，乃论体耳。

夏季早服青囊班龙丸方法：

鹿茸 鹿角霜 鹿角胶 赤、白茯苓 熟地 苁蓉 补骨脂 五味子

晚服归脾，去木香，加枸杞子。

王氏　凡女科书，首篇必论调经，既嫁必究孕育。结褵十载，未能得胎，病在至阴之脏，延及奇经八脉。述经迟晨泄，心若摇漾，得食姑缓，肛疡久漏，都属下损。

人参 鹿茸 紫石英 茯苓 当归 补骨脂

枣艾汤泛丸。

汪氏　女科首列调经，今经不调和，耳鸣心漾，汗出，畏恐神痹，两足皆冷兼浮肿，冬至节交，病甚于前。都因肝肾内怯，阳不交阴所至。薛氏加减八味丸，淡盐汤送三钱。

万二七　诊脉数，左略大，右腰牵绊，足痿，五更盗汗即醒，有梦情欲则遗。自病半年，脊椎六七节骨形凸出。自述书斋坐卧受湿。若六淫致病，新邪自解。验色脉推病，是先天禀赋原怯，未经充旺，肝血肾精受戕，致奇经八脉中乏运用之力。乃筋骨间病，内应精血之损伤也。

人参一钱 鹿茸二钱 杞子黑炒，三钱 当归一钱 舶茴香炒黑，一钱 紫衣胡桃肉二枚 生雄羊内肾二枚

夫精血皆有形，以草木无情之物为补益，声气必不相应。桂、附刚愎，气质雄烈，精血主脏，脏体属阴，刚则愈劫脂矣。至于丹溪虎潜法，潜阳坚阴，用知、柏苦寒沉着，未通奇脉。余以柔剂阳药，通奇脉不滞，且血肉有情，栽培身内之精血。但王道无近功，多用自有益。

朱三六　辛温咸润，乃柔剂通药，谓肾恶燥也。服有小效，是劳伤肾真，而八脉皆以废弛失职。议进升阳法。阳虚奇脉兼病

鹿茸 苁蓉 归身 杞子 柏子仁 杜仲 菟丝子 沙苑

范二一　父母弱症早丧，禀质不克充旺，年二十岁未娶，见病已是损怯。此寒热遇劳而发，即《内经》阳维脉衰，不司维续，护卫包举，下部无力，有形精血，不得充涵筋骨矣。且下元之损，必累八脉，此医药徒补无用。

鹿茸 杞子 归身 巴戟 沙苑 茯苓 舶茴香 羊肉胶丸。

施 冲气贯胁上咽，形体日渐枯槁。此劳伤肝肾，而成损怯。由乎精气不生，厥气上逆耳。议以通阳摄阴，冀其渐引渐收，非见病治病之方法矣。阴阳并虚

苁蓉 熟地 五味 枸杞 柏子霜 茯苓 桑椹子 砂仁 青盐

羊肉胶丸。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王三十　阳虚背寒肢冷，阴虚火升烦惊，宿病偏伤不复，总在虚损一门。镇摄之补宜商。

早用薛氏八味丸。　晚归脾，去芪、木香。

某　肝肾损伤，八脉无气，未老衰惫大著。姑议通阳守阴一法，俟明眼裁之。

淡苁蓉　熟地炭　鹿角霜　五味子肉　柏子仁　茯苓

王二九　摇精惊恐，肝肾脏阴大泄，阳不附和，阴中百脉之气，自足至巅，起自涌泉，以少阴之脉始此。欲使阴阳翕阖，譬诸招集溃散卒伍，所谓用药如用兵。

熟地　枸杞　当归　五味　远志　龟版　鹿鞭　羊肉

某　脉虚细，夜热晨寒，烦倦口渴，汗出。脏液已亏，当春气外泄，宗《内经》"凡元气有伤，当与甘药"之例，阴虚者用复脉汤。

炙甘草七分　人参一钱　阿胶二钱　火麻仁一钱　生地二钱　麦冬一钱　桂枝三分　生白芍一钱半

某二四　阴伤及阳，加以春夏大地阳气主泄，真无内聚，形神萎靡。大凡热必伤气。固气，正以迎夏至一阴来复。

人参　熟地　五味　炒山药　芡实　建莲

张二四　脏阴久亏，八脉无力，是久损不复。况中脘微痛，脐中动气，决非滋腻凉药可服。仿大建中之制，温养元真，壮其奇脉，为通纳方法。

人参　生于术　炙草　茯苓　熟地　淡苁蓉　归身　白芍　真浮桂　枸杞　五味

蜜丸，服四钱。

许十九　善嗔，食减无味，大便溏泻。三年久病，内伤何疑？但清内热，润肺理嗽，总是妨碍脾胃。思人身病损，必先阴阳致偏。是太阴脾脏日削，自然少阳胆木来侮。宗《内经》补脏通腑一法。　四君子加桑叶、炒丹皮。

又　虚劳三年，形神大衰，食减无味，大便溏泻，寒起背肢，热从心炽。每咳，必百脉动掣，间或胁肋攻触。种种见症，都是病深传遍。前议四君子汤，以养脾胃冲和，加入桑叶、丹皮，和少阳木火，使土少侵。服已不应。想人身中二气致偏则病，今脉症乃损伤已极，草木焉得振顿？见病治病，谅无裨益。益气少灵，理从营议。食少滑泄，非滋腻所宜。暂用景岳理阴煎法，参入镇逆固摄。若不胃苏知味，实难拟法。

又　人参　秋石　山药　茯苓

河车胶丸。

张　汗多亡阳，是医人不知劳倦受寒。病兼内伤，但以风寒外感发散致误。淹淹半年，乃病伤不复。能食者以气血兼补。

人参　白术　茯苓　沙苑　苁蓉　归身　枸杞

张十九　阴伤成劳，因减食、便溏、寒热。姑从中治者，以脾为营，胃主卫也。　异功加五味子。

吴三六　虚损至食减，腹痛，便溏。中宫后天为急，不必泥乎痰嗽缕治。　异功散去术加炒白芍、煨益智仁。

杨氏　背寒心热，胃弱少餐，经期仍至。此属上损。上损及胃

生地　茯神　炒麦冬　生扁豆　生甘草

仲　久嗽，神衰肉消。是因劳倦内伤，医不分自上自下损伤，但以苦寒沉降，气泄汗淋，液耗夜热，胃口得苦伤残，食物从此顿减。老劳缠绵，讵能易安？用建中法。　黄芪建中汤去姜。

又　照前方加五味子。

又　平补足三阴法。

人参　炒山药　熟地　五味　女贞子　炒黑杞子

时二十　脉细属脏阴之损，平素畏寒怯冷，少年阳气未得充长，夏令暴泻，是时令湿热，未必遽然虚损若此。今谷减形瘦，步履顿加喘息，劳怯显然，当理脾肾。下损及中

早服加减八味丸，晚服异功散。

某　由阴损及乎阳，寒热互起，当调营卫。参芪建中汤去姜、糖。

某　入夏发泄主令，由下损以及中焦，减谷形衰，阴伤及阳，畏冷至下。春季进河车、羊肉温养固髓方法，积损难充，不禁时令之泄越耳。古人减食久虚，必须胃药。晚进参术膏，早用封固佐升阳法，长夏不复奈何？

鹿茸生研，一两　鹿角霜一两　熟地二两　生菟丝子一两　人参一两　茯苓一两　韭子二两　补骨脂胡桃蒸，一两　枸杞子一两　柏子霜一两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蜜丸，早服四钱，参汤送。

参术膏方 人参四两，另用泉水熬；九蒸于术四两，另用泉水熬。各熬膏成，以炭火厚掩干灰，将药罐炖收至极老为度。每用膏二钱五分，开水化服。

李二九 劳怯，形色夺，肌肉消，食减便滑，兼痰呛喉痛。知医理者，再无清咽凉肺滋阴矣。病人述心事操持病加，显然内损，关系脏真。冬寒藏阳，人身之阳，升腾失交，收藏失司，岂见病治病、肤浅之见识？据说食进逾时，必有痛泻。经言"食至小肠变化，屈曲肠间有阻"，常有诸矣。凡汤药气升，宜丸剂疏补。资生丸食后服。脾肾兼虚

晨服 人参 坎气 茯苓 黑壳建莲 五味 芡实 山药浆丸。

杨 发堕于少壮之年，能食不化，噫气，小溲淋浊，便粪渐细。少年脾肾损伤。宜暖下焦以醒中阳。济生丸三钱，开水送下。

陈十八 阴损于下，中焦运阳亦弱，见症少年损怯，先天不充，以后天维续。但食少难化，腻滞勿用。由阴损及阳，用双补丸。

某 久劳，食减，便溏不爽，气短促。异功加五味子。

王二四 脉如数，垂人尺泽，病起肝肾，下损延及脾胃。昔秦越人云："自下焦损伤，过中焦则难治。"知有形精血难复，急培无形之气为旨。食少便溏，与钱氏异功散。

蔡 久嗽气浮，至于减食泄泻，显然元气损伤。若清降消痰，益损真气。大旨培脾胃以资运纳，暖肾脏以助冬藏，不失带病延年之算。异功散兼服。

熟地炭 茯神 炒黑枸杞 五味 建莲肉 炒黑远志

山药粉丸。早上服。

叶三一 病损不复，八脉空虚，不时寒热，间或便溏，虽步履饮食如常，周身气机，尚未得雍和。倘调摄失慎，虑其反复。前丸药仍进，煎方宗脾肾双补法。

人参一钱 茯苓三钱 广皮一钱 炒沙苑一钱 益智仁煨，研，一钱 炒菟丝饼二钱

华二八 劳损，加以烦劳，肉消形脱，潮热不息，胃倒泄泻，冲气上攻则呕。当此发泄主令，难望久延。胃虚呕泻

人参 诃子皮 赤石脂 蒸熟乌梅肉 新会皮 炒白粳米

吕 冲年久坐诵读，五志之阳多升，咽干内热，真阴未能自旺于本宫。诊脉寸口动数，怕有见红之虑。此甘寒缓热为稳，不致胃枯耳。阴虚阳浮，兼胃阴虚

生地 天冬 女贞 茯神 炙草 糯稻根须

杜二一 阴精久损，投以填纳温润，入夏至晚火升，食物少减。仍属阴亏，但夏三月，必佐胃药。

参须 麦冬 五味 茯神 建莲 芡实

许 脉左坚，上下直行，精损，热自升降。

细生地 玄参心 女贞 川斛 糯稻根须

又 甜北沙参 天冬 炒麦冬 茯神 阿胶 秋石

又 人参 麦冬 生甘草 扁豆

胡四三 补二阴脏阴，是迎夏至生阴，而晕逆欲呕吐痰，全是厥阳犯胃上巅。必静养可制阳光之动。久损重虚，用甘缓方法。《金匮》麦门冬汤去半夏。

王 春半，寐则盗汗。阴虚，当春阳发泄，胃口弱极，六黄苦味未宜，用甘酸化阴法。

人参 熟地 五味 炙草 湖莲 茯神

某二一 诵读身静心动，最易耗气损营，心脾偏多，不时神烦心悸，头眩脘闷，故有自来也。调养溉灌营阴，俾阳不升越，恐扰动络血耳。营虚

淮小麦三钱 南枣肉一枚 炒白芍一钱 柏子仁一钱半 茯神三钱 炙草四分

某四十 脉弦，胁痛引及背部，食减。此属营损传劳。

桂枝木四分 生白芍一钱半 炙草四分 归身一钱半 茯神三钱 生牡蛎三钱 煨姜一钱 南枣三钱

某三十 脉软，不嗜食，腰酸无力，咳烦劳。营虚所致。

当归 生白芍 桂枝木 茯苓 炙草 饴糖 煨姜 南枣

汪 脉左小右虚，背微寒，肢微冷，痰多微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呕，食减不甘。此胃阳已弱，卫气不得拥护，时作微寒微热之状。小便短赤，大便微溏，非实邪矣。当建立中气以维营卫。东垣云："胃为卫之本，营乃脾之源。"偏热偏寒，犹非正治。

人参　归身米拌炒　桂枝木　白芍炒焦　南枣

陆　劳伤阳气，不肯复元，秋冬之交，余宗东垣甘温为法，原得小效，众楚交咻柴、葛、枳、朴是饵。二气散越，交纽失固，闪气疼痛，脘中痞结，皆清阳凋丧。无攻痛成法，唯以和补，使营卫之行，冀其少缓神苏而已。

人参　当归　炒白芍　桂心　炙草　茯神

又　右脉濡，来去涩。辛甘化阳，用大建中汤。

人参　桂心　归身　川椒　茯苓　炙草　白芍　饴糖　南枣

汪　劳倦阳伤，形寒骨热，脉来小弱。非有质滞着，与和营方。

当归　酒炒白芍　炙草　广皮　煨姜　大枣

程　脉左甚倍右，病君相上亢莫制，都因操持劳思所伤。若不山林静养，日药不能却病。劳伤心神

鲜生地　玄参心　天冬　丹参　茯神　鲜莲肉

颜三四　操持思虑，心营受病，加以劳力泄气，痰带血出，脉形虚小，右部带弦。议用归脾汤，减桂圆、木香、白术，加炒白芍、炒麦冬。

又　劳心营液既耗，气分之热自灼，手足心热，咽干烦渴。多是精液之损，非有余客热。前议归脾加减，乃子母同治法。今以滋清制亢之剂，理心之用，以复五液。

人参　生地　天冬　麦冬　丹参　茯神　灯心　竹叶心

某　神伤精败，心肾不交，上下交损，当治其中。中虚

参术膏米饮汤调送。

华三七　春深地气升，阳气动，有奔驰饥饱，即是劳伤。《内经》："劳者温之。"夫劳则形体震动，阳气先伤，此温字，乃温养之义，非温热竟进之谓。劳伤久不复元为损，《内经》有"损者益之"之文。益者，补益也。凡补药气皆温、味皆甘，培生生初阳，是劳损主治法则。春病人秋不愈，议从中治。据述晨起未纳水谷，其咳必甚。胃药坐镇中宫为宜。《金匮》麦门冬汤去半夏。

徐二七　虚损四年，肛疡成漏，食物已减什三，形瘦色黄。当以甘温培中固下，断断不可清热理嗽。

人参　茯苓　山药　炙草　芡实　莲肉

某　积劳，神困食减，五心热，汗出。是元气虚，阴火盛，宜补中。生脉四君子汤。

杨二八　内损，阴及阳分，即为劳怯，胃弱少纳。当以建中汤加人参。

朱二七　既暮身热，汗出早凉，仍任劳办事，食减半。色脉形肉不足，病属内损劳怯。人参小建中汤。

杨三二　知饥减食，外寒忽热，久病行走喘促，坐卧稍安。此劳伤不复。议从中以益营卫。

九蒸冬术　炙甘草　煨姜　南枣

汪三九　此劳力伤阴之劳，非酒色伤阴之劳也。胃口消鱼，生气日夺，岂治嗽药可以奏功？黄芪建中汤去姜。

仲三八　久劳内损，初春已有汗出，入夏食减，皆身中不耐大气泄越。右脉空大，色瘁黄，衰极难复。无却病方法，议封固一法。

人参　黄芪　熟于术　五味

严二八　脉小右弦，久嗽晡热，着左眠稍适。二气已偏，即是损怯。无逐邪方法，清泄莫进，当与甘缓。黄芪建中去姜。

又　建中法颇安，理必益气以止寒热。

人参　黄芪　焦术　炙草　归身　广皮白　煨升麻　煨柴胡

王二六　脉大而空，亡血失精，午食不运，入暮反胀。阴伤已及阳位，缠绵反复至矣。归芍异功散。

刘女　年十六，天癸不至，颈项瘿痰，入夏寒热咳嗽。乃先天禀薄，生气不来，夏令发泄致病，真气不肯收藏，病属劳怯，不治。戊己汤去白术。

某　阳伤背寒，胃伤谷减。小建中汤。

某　畏风面冷，卫外阳微。参芪建中去姜加茯神。

华二十　此劳怯损伤不复之病。已经食减，

福地 https://cnzyy.org

便溏，欲呕，腹痛，二气交伤，然后天为急，舍仲景建中法，都是盲医矣。 建中汤去糖加人参。

尹四九 中年衰颓，身动喘嗽，脉细无神，食减过半。乃下元不主纳气，五液蒸变粘涎，木老先衰，即是劳病。肾气不纳

人参 坎气 紫衣胡桃 炒菟丝子 茯苓 五味 炒砂仁

山药浆丸。

金七十 膂则心悸，步履如临险阻，子后冲气上逆。此皆高年下焦空虚，肾气不纳所致。八味丸三钱，先服四日。

淡苁蓉一两 河车胶一具 紫石英二两 小茴五钱 杞子三两 胡桃肉二两 牛膝一两半 五味一两 茯苓二两 沙苑一两半 补骨脂一两 桑椹子二两

红枣肉丸。

王 久客劳伤，气分痹阻，则上焦清空诸窍不利。初病在气，久则入血，身痛目黄，食减形瘦。由病患及乎元虚，攻补未能除病。思人身左升属肝，右降属肺，当两和气血，使升降得宜。若再延挨，必瘀滞日甚，结为腑聚矣。气血滞升降阻

旋复花汤加桃仁、归须、姜皮。

郁氏 失血咳嗽，继而暮热不止，经水仍来，六七年已不孕育，乃肝肾冲任皆损，二气不交，延为劳怯。治以摄固，包举其泄越。肝肾冲任皆虚

鲜河车胶 黄柏 熟地 淡苁蓉 五味 茯神 蜜丸。

屠二八 劳力伤阳，延三年，损伤延及中宫，状如反胃，诸气欹斜，交会失序，遂有寒热。脱力损伤脾胃，牛属坤土，当以霞天膏。劳力伤脾胃

朱十二 奔走之劳，最伤阳气，能食不充肌肤，四肢常自寒冷。乃经脉之气，不得贯串于四末，有童损之忧。劳动伤经脉

苁蓉二两 当归二两 杞子一两 茯苓二两 川芎五钱 沙苑五钱

黄鳝一条为丸。

邢四四 努力伤，身痛无力。归桂枝汤去姜加五加皮。

虚损之症，经义最详，其名不一。考《内经》论五脏之损，治各不同。越人有"上损从阳、下损从阴"之议。其于针砭所莫治者，调以甘药。《金匮》遵之而立建中汤，急建其中气。俾饮食增而津血旺，以致充血生精，而复其真元之不足。但用稼穑作甘之本味，而酸辛咸苦在所不用，盖舍此别无良法可医。然但能治上焦阳分之损，不足以培下焦真阴之本也。赖先生引伸三才、固本、天真、大造、桂枝龙骨牡蛎、复脉等汤，以及固摄诸方，平补足三阴法，为兼治五脏一切之虚，而大开后人聋聩，可为损症之一助也。夫《金匮》又云："男子脉大为劳，极虚亦为劳"。夫脉大为气分泄越，思虑郁结，心脾营损于上中，而营分萎顿，是归脾、建中、养营、四君、五味、异功等汤之所宜也。脉极虚亦为劳，为精血内夺，肝肾阴不自立，是六味、八味、天真、大造、三才、固本、复脉等汤，以及平补足三阴、固摄诸法所宜也。然仲景以后，英贤辈出，岂无阐扬幽隐之人？而先生以上，又岂无高明好学之辈？然欲舍仲景先生之法，而能治虚劳者，不少概见。即如东垣、丹溪辈，素称前代名医，其于损不肯复者，每以参、术为主，有用及数斤者，其意谓有形精血难复，急培无形之气为要旨，亦即仲景建中诸汤而扩充者也。又厥后张景岳以命门阴分不足，是为阴中之阴虚，以左归饮、左归丸为主；命门阳分不足者，为阴中之阳虚，以右归饮、右归丸为主，亦不外先生所用三才、固本、天真、大造等汤，以及平补足三阴、固摄诸法，而又别无所见也。故后人称仲景先生善治虚劳者，得其旨矣。邹滋九

久虚不复谓之损，损极不复谓之劳。此虚劳损三者，相继而成也。参其致病之由，原非一种；所现之候，难以缕析。大凡因烦劳伤气者，先生用治上治中，所以有甘凉补肺胃之清津，柔剂养心脾之营液，或甘温气味、建立中宫，不使二气日偏，营卫得循行之义。又因纵欲伤精者，当治下而兼治八脉。又须知填补精血精气之分，益火滋阴之异，或静摄任阴，温理奇阳之妙处。若因他症失调，蔓延而致者，当认明原委，随其机势而调之。揣先生之用意，以分其体质之阴阳为要领，上中下见症为着想，传变至先后天为生死断诀。若逐节推求，一一有根蒂可考，非泛泛然而凑用几味补药，漫言为治也。邵新甫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临证指南医案卷二

咳 嗽

某五三 寒伤卫阳，咳痰。

川桂枝五分 杏仁三钱 苡仁三钱 炙草四分 生姜一钱 大枣二枚

某三九 劳伤阳气，形寒咳嗽。桂枝汤加杏仁。

某四四 寒热咳嗽，当以辛温治之。桂枝汤去芍加杏仁。

某五十 形寒，咳嗽，头痛，口渴。桂枝汤去芍加杏仁、花粉。

某 咳嗽寒热。

杏仁三钱 嫩苏梗一钱 桔梗一钱 桑皮一钱 象贝母一钱 生甘草三分

王三一 脉沉细，形寒咳。

桂枝一钱 杏仁三钱 苡仁三钱 炙草五分 生姜一钱 大枣二枚

吴四一 咳嗽，声音渐窒，诊脉右寸独坚。此寒热客气，包裹肺俞，郁则热。先以麻杏石甘汤。寒包热

又 苇茎汤。

徐四七 疟属外邪，疟止声音不扬，必是留邪干于肺系，故咳嗽不已。纳食起居如常，中下无病。但以搜逐上焦，勿令邪结，可望病已。

麻黄 杏仁 生甘草 射干 苡仁

某二八 风邪阻于肺卫，咳嗽面浮。当辛散之。

麻黄先煎去沫，五分 杏仁三钱 生甘草三分 生石膏三钱

某三十 风袭肺卫，咳嗽鼻塞。当以辛凉解散。风

杏仁 嫩苏梗 桑皮 象贝 桔梗 苡仁

某女 风热上痹，痰多咳嗽。

杏仁 嫩苏梗 橘红 桑叶 白沙参 通草

夏五二 风郁，咳不止。

薄荷 前胡 杏仁 桔梗 橘红 桑皮 连翘 枳壳

方 烦劳卫疏，风邪上受，痰气交阻，清窍失和，鼻塞音低，咳嗽甚，皆是肺病。辛以散邪，佐微苦以降气为治。风邪阻窍

杏仁 苏梗 辛荑 牛蒡子 苡仁 橘红 桔梗 枳壳

项二一 风温，脉虚，嗽。风温

桑叶 薄荷 杏仁 象贝 大沙参 连翘

沈 脉右搏数，风温呛咳。

桑叶 杏仁 象贝 苡仁 瓜蒌皮 白沙参

某女 风温发热，咳。

薄荷 连翘 杏仁 桑皮 地骨皮 木通 黄芩 炒楂

某十岁 头胀，咳嗽，此风温上侵所致。

连翘一钱半 薄荷七分 杏仁一钱半 桔梗一钱 生甘草三分 象贝一钱

某十二 风温上受，咳嗽，失音，咽痛。

杏仁 薄荷 连翘 桔梗 生甘草 射干

邱 向来阳气不充，得温补每每奏效。近因劳烦，令阳气弛张，致风温过肺卫以扰心营，欲咳心中先痒，痰中偶带血点。不必过投沉降清散，以辛甘凉理上燥，清络热，蔬食安闲，旬日可安。风温化燥

冬桑叶 玉竹 大沙参 甜杏仁 生甘草 苡仁

糯米汤煎。

宋二一 脉右浮数，风温干肺化燥，喉间痒，咳不爽。用辛甘凉润剂。

桑叶 玉竹 大沙参 甜杏仁 生甘草

糯米汤煎。

某 积劳更受风温，咽干热咳，形脉不充。与甘缓柔方。

桑叶一钱 玉竹五钱 南沙参一钱 生甘草五分 甜水梨皮二两

文 风邪郁蒸化燥，发热后，咳嗽，口干喉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痒。先进清肺。

杏仁 花粉 苏子 象贝 山栀 橘红

薛三六 风热咳，经月不止。

活水芦根 桑叶 大沙参 生苡仁 地骨皮 象贝 滑石 橘红

某 风温客邪化热，劫烁胃津，喉间燥痒，呛咳。用清养胃阴，是上旺生金意。风温化燥伤胃阴

《金匮》麦门冬汤。

陆二三 阴虚体质，风温咳嗽，苦辛开泄肺气加病。今舌咽干燥，思得凉饮，药劫胃津，无以上供。先以甘凉，令其胃喜。仿经义"虚则补其母"。

桑叶 玉竹 生甘草 麦冬元米炒 白沙参 蔗浆

某 外受风温郁遏，内因肝胆阳升莫制，斯皆肺失清肃，咳痰不解，经月来，犹觉气壅不降，进食颇少，大便不爽。津液久已乏上供，腑中之气，亦不宣畅。议养胃阴以杜阳逆，不得泛泛治咳。

麦冬 沙参 玉竹 生白芍 扁豆 茯苓

某 温邪外袭，咳嗽头胀。当清上焦。温邪

杏仁 桑皮 桔梗 象贝 通草 芦根

某二六 咳嗽痰黄，咽喉不利。此温邪上侵，肺气不清故耳。

桑叶 川贝母 白沙参 杏仁 兜铃 鲜枇杷叶

某二八 阴亏，挟受温邪，咳嗽头胀。当以轻药。

桑叶 杏仁 川贝 白沙参 生甘草 甜水梨皮

某 脉细数，咳嗽痰黄，咽痛。当清温邪。

桑叶 杏仁 川贝 苡仁 兜铃 鲜芦根

又 照前方加白沙参、冬瓜子。

某四一 脉右弦大，咳嗽痰多黄。此属温邪上伏之故。

桑叶 杏仁 白沙参 南花粉 兜铃 甜水梨肉

王二六 脉小数，能食、干咳，暮甚。冬藏失纳，水亏温伏。防其失血，用复脉法。 复脉汤去参、姜、桂。

张十七 冬季温邪咳嗽，是水亏热气内侵，交惊蛰节嗽减。用六味加阿胶、麦冬、秋石，金水同治，是泻阳益阴方法，为调体治病兼方。近旬日前，咳嗽复作，纳食不甘。询知夜坐劳形，当暮春地气主升，夜坐达旦，身中阳气亦有升无降，最有失血之虞。况体丰肌柔，气易泄越。当暂停诵读，数日可愈。

桑叶 甜杏仁 大沙参 生甘草 玉竹 青蔗浆

杨二四 形瘦色苍，体质偏热，而五液不充。冬月温暖，真气少藏。其少阴肾脏，先已习习风生，乃阳动之化。不以育阴驱热以却温气，泛泛乎辛散，为暴感风寒之治，过辛泄肺，肺气散，斯咳不已。苦味沉降，胃口戕，而肾关伤，致食减气怯，行动数武，气欲喘急。封藏纳固之司渐失，内损显然，非见病攻病矣。静养百日，犹冀其安。阴虚感温邪

麦冬米拌炒 甜沙参 生甘草 南枣肉

冲入青蔗浆一杯。

王二五 气分热炽，头胀痰嗽。气分热

连翘 石膏 杏仁 郁金 薄荷 山栀

又 照前方去山栀加蒌皮、桔梗。

范四十 脉左弱，右寸独搏，久咳音嘶，寐则成噎阻咽，平昔嗜饮，胃热遗肺。酒客忌甜，微苦微辛之属，能开上痹。

山栀 香淡豉 杏仁 栝蒌皮 郁金 石膏

林氏 宿病营卫两虚，兹当燥气上犯，暴凉外侮，气馁卫怯，肺先受邪，脉浮数，咳喘欲呕，上热下冷。宜先清化上气，有取微辛微苦之属。

桑叶 杏仁 苏梗 山栀 象贝 苡仁

糯米汤煎。

王十岁 嗽缓，潮热。稚年阴亏，气热所致。

地骨皮三钱 青蒿一钱 知母一钱 生甘草三分 南沙参一钱 川斛三钱

某 嗽已百日，脉右数大。从夏季伏暑内郁，治在气分。

桑叶 生甘草 石膏 苡仁 杏仁 苏梗

史四十 湿郁温邪，总是阻遏肺气，呕咳脘痞，即《病形篇》中"诸呕喘满，皆属于肺。"不明口鼻受侵阻气之理，清中疏导，乃过病所，伐其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无病之地矣。热郁成[1]

鲜枇杷叶 杏仁 象贝 黑山栀 兜铃 马勃

又 轻浮苦辛治肺，咳呛颇减，咽痛红肿。皆邪窒既久，壅而成毒。嗌干不喜饮，舌色淡不红。仍清气分，佐以解毒。

鸡子白 麦冬 大沙参 金银花 绿豆皮 蔗浆

陆[2]　秋暑燥气上受，先干于肺，令人咳热。此为清邪中上，当以辛凉清润，不可表汗，以伤津液。暑

青竹叶 连翘 花粉 杏仁 象贝 六一散

又 脉右大，瘅热无寒。暑郁在肺，当清气热，佐以宣通营卫。　桂枝白虎汤加麦冬。

又 热止，脉右数，咳不已。

知母 生甘草 麦冬 沙参 炒川贝 竹叶

汪女　暑热入肺为咳。

花粉 六一散 杏仁 橘红 大沙参 黑山栀皮

某二九　咳嗽，头胀口渴。此暑风袭于肺卫。暑风

杏仁三钱 香薷五分 桔梗一钱 桑皮一钱 飞滑石三钱 丝瓜叶三钱

倪二三　两寸脉皆大，冷热上受，咳嗽无痰。是为清邪中上，从暑风法。

竹叶 蒌皮 橘红 滑石 杏仁 沙参

潘氏　久咳不已，则三焦受之，是病不独在肺矣。况乎咳甚呕吐涎沫，喉痒咽痛。致咳之由，必冲脉之伤，犯胃扰肺，气蒸薰灼，凄凄燥痒，咳不能忍。近日昼暖夜凉，秋暑风，潮热溏泄，客气加临，营卫不和，经阻有诸，但食姜气味过辛致病。辛则泄肺气助肝之用，医者知此理否耶？夫诊脉右弦数，微寒热，渴饮。拟从温治上焦气分，以表暑风之邪。　用桂枝白虎汤。

王三岁　暑风入肺，熇热咳嗽，防惊。

益元散 黄芩 竹叶 花粉 苡仁 地骨皮

张二五　形瘦脉数，骤凉暮热，肺失和为咳，小暑后得之。亦由时令暑湿之气。轻则治上，大忌发散。暑湿

大竹叶 飞滑石 杏仁 花粉 桑叶 生甘草

某　咳嗽喉痛，溺涩。

西瓜翠衣三钱 杏仁三钱 六一散三一钱 桔梗一钱 通草一钱半 桑叶一钱 川贝一钱半 连翘一钱半

曹　水谷不运，湿聚气阻，先见喘咳，必延蔓肿胀。治在气分。湿

杏仁 厚朴 苡仁 广皮白 苏梗 白通草

陆二二　湿必化热薰蒸为嗽，气隧未清，纳谷不旺。必薄味静养，壮盛不致延损。湿热

飞滑石 南花粉 象贝 苡仁 绿豆皮 通草

某　渴饮咳甚，大便不爽。

石膏 花粉 通草 紫菀 木防己 杏仁 苡仁

某　雨湿，寒热汗出，痰多咳嗽，大小便不爽，胸脘不饥，脐左窒塞。湿痰阻气

杏仁 莱菔子 白芥子 苏子 郁金 蒌皮 通草 橘红

朱五十　中虚少运，湿痰多阻气分，咳嗽舌白。

炒半夏 茯苓 桂枝木 炙草 苡仁

冯　脉右弦大而缓，形瘦目黄，久嗽声嘶而浊。水谷气蕴之湿，再加时序之湿热，壅阻气分，咳不能已，久成老年痰火咳嗽。无性命之忧，有终年之累。湿热痰火

芦根 马勃 苡仁 浙茯苓 川斛 通草

陈　秋燥，痰嗽气促。燥

桑叶 玉竹 沙参 嘉定花粉 苡仁 甘草 蔗浆

又 用清燥法。

桑叶 玉竹 沙参 苡仁 甘草 石膏 杏仁

施　脉沉弦为饮，近加秋燥，上咳气逆，中焦似痞。姑以辛泄凉剂，暂解上燥。

栝蒌皮 郁金 香豉 杏仁 苡仁 橘红 北沙参 山栀

胡六六　脉右劲，因疥疮，频以热汤沐浴，卫疏易伤冷热，皮毛内应乎肺。咳嗽气塞痰多，久则食不甘，便燥结，胃津日耗，不司供肺，况秋冬天降燥气上加，渐至老年痰火之象。此清气热以润燥，理势宜然。倘畏虚日投滞补，益就枯燥矣。

---

① 成：此下经锄堂本有"毒"字。

② 陆：原缺，据经锄堂本补。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霜桑叶 甜杏仁 麦冬 玉竹 白沙参 天花粉 甘蔗浆 甜梨汁

熬膏

某四十 脉弦，胸膈痹痛，咳嗽头胀。此燥气上侵，肺气不宣使然。当用轻药，以清上焦。

枇杷叶 桑叶 川贝 杏仁 冬瓜子 桔梗

某十九 舌白咳嗽，耳胀口干。此燥热上郁，肺气不宣使然。当用辛凉，宜薄滋味。

鲜荷叶三钱 连翘壳一钱半 大杏仁三钱 白沙参一钱 飞滑石三钱 冬桑叶一钱

某二五 邪烁肺阴，咳嗽咽痛，晡甚。

玉竹 南沙参 冬桑叶 川斛 玄参 青蔗浆

某二四 鼻渊三载，药投辛散，如水投石，未能却除辛辣炙爆耳。近复咳嗽音嘶，燥气上逼肺卫使然。

杏仁 连翘 象贝 白沙参 桑皮 兜铃

僧三十 脉右寸独大，气分咳，有一月。

桑叶 杏仁 玉竹 苡仁 沙参 茯苓

糯米汤煎。

某 脉右大，痞咳寐安，病在气分。

桑叶 川贝 知母 地骨皮 梨汁 蔗浆

熬膏。

朱女 肝阴虚，燥气上薄，咳嗽夜热。

桑叶 白沙参 杏仁 橘红 花粉 地骨皮

糯米汤煎。

陆女 燥风外侵，肺卫不宣，咳嗽痰多，不时身热。当用轻药以清上焦。

桑叶 杏仁 花粉 大沙参 川贝 绿豆皮

戎 咽阻咳呛，两月来声音渐低，按脉右坚。是冷热伤肺。

生鸡子白 桑叶 玉竹 沙参 麦冬 甜杏仁

吴七岁 燥气上逼，咳呛。以甘寒治气分之燥。

大沙参 桑叶 玉竹 生甘草 甜梨皮

某十二 燥热内伏，发热，咳嗽口渴。

桑叶 杏仁 白沙参 连翘 囫囵滑石 鲜芦根

费十一 久疟伤阴，冬季温舒，阳不潜藏，春木升举，阳更泄越，入暮寒热，晨汗始解，而头痛口渴咳嗽。阴液损伤，阳愈炽，冬春温邪，最忌发散，谓非暴感，汗则重劫阴伤，迫成虚劳一途。况有汗不痊，岂是表病？诊得色消肉烁，脉独气口空搏，与脉左大属外感有别。更有见咳不已，胶[1]为肺热，徒取清寒消痰降气之属，必致胃损变重。尝考圣训，仲景云："凡元气已伤，而病不愈者，当与甘药。"则知理阳气，当推建中；顾阴液，须投复脉，乃邪少虚多之治法。但幼科未读其书，焉得心究是理，然乎否乎？

炙甘草 鲜生地 麦冬 火麻仁 阿胶 生白芍 青蔗浆

又 由阴伤及胃，痿黄，食少餐。法当补养胃阴，虚则补母之治也。见咳治肺，生气日惫矣。《金匮》麦门冬汤。

某五一 脘痹咳嗽。

鲜枇杷叶三钱 川贝母去心三钱 桔梗一钱 川贝二钱 冬瓜子三钱 蜜炙橘红一钱

周三二 秋燥从天而降，肾液无以上承，咳嗽吸不肯通，大便三四日一更衣，脉见细小。议治在脏阴。

牛乳 紫衣胡桃 生白蜜 姜汁

吴 久嗽，因劳乏致伤，络血易瘀，长夜热灼。议养胃阴。胃阴虚

北沙参 黄芪皮 炒麦冬 生甘草 炒粳米 南枣

某 喉痹咳呛，脉右大而长。

生扁豆 麦冬 北沙参 川斛 青蔗浆

毛 上年夏秋病伤，冬季不得复元，是春令地气阳升，寒热咳嗽。乃阴弱体质，不耐升泄所致。徒谓风伤，是不知阴阳之义。

北参 炒麦冬 炙甘草 白粳米 南枣

某二六 病后咳呛。当清养肺胃之阴。

生扁豆 麦冬 玉竹 炒黄川贝 川斛

白粳米汤煎。

徐二七 形寒畏风冷，食减久嗽。是卫外二气已怯，内应乎胃，阳脉不用。用药莫偏治寒热。以甘药调，宗仲景麦门冬汤法。

张十七 入夏嗽缓，神倦食减，渴饮。此温邪延久，津液受伤，夏令暴暖泄气，胃汁暗亏，筋

---

① 胶：经锄堂本作"谬"。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骨不束，两足酸痛。法以甘缓，益胃中之阴。仿《金匮》麦门冬汤制膏。

参须二两 北沙参一两 生甘草五钱 生扁豆二两 麦冬二两 南枣二两

熬膏。

汤二四 脉左坚数促，冬温咳嗽。是水亏热升，治不中窾，胃阴受伤，秽浊气味，直上咽喉，即清肺冀缓其嗽，亦致气泄，而嗽仍未罢。先议甘凉益胃阴以制龙相，胃阴自立，可商填下。

生扁豆 米炒麦冬 北沙参 生甘草 冬桑叶 青蔗浆

钱氏 脉右数，咳两月，咽中干，鼻气热，早暮甚。此右降不及，胃津虚，厥阳来扰。《金匮》麦门冬汤去半夏加北沙参。

某十四 咳，早甚，属胃虚。

生扁豆 炒麦冬 大沙参 苡仁 橘红

陈 秋冬形体日损，咳嗽吐痰，诊脉两寸促数，大便通而不爽。此有年烦劳动阳，不得天地收藏之令，日就其消，乃虚证也。因少纳胃衰，未可重进滋腻。议用甘味养胃阴一法。《金匮》麦门冬汤。

钱 久咳三年，痰多食少，身动必息鸣如喘。诊脉左搏数，右小数，自觉内火燔燎。乃五液内耗，阳少制伏，非实火也。常以琼玉膏滋水益气，暂用汤药，总以勿损胃为上。治嗽肺药，凉无益于体病。

北沙参 白扁豆 炒麦冬 茯神 川石斛 花粉

范氏 两寸脉大，咳甚，脘闷头胀，耳鼻窍闭。此少阳郁热，上逆犯肺，肺燥喉痒。先拟解木火之郁。胆火犯肺

羚羊角 连翘 栀皮 薄荷梗 苦丁茶 杏仁 蒌皮 菊花叶

陆妪 脉小久咳，背寒骨热，知饥不食，厌恶食物气味。此忧思悒郁，皆属内损。阅方药，都以清寒治肺不应。议益土泄木法。郁火伤胃

炙甘草 茯神 冬桑叶 炒丹皮 炒白芍 南枣

尤氏 寡居烦劳，脉右搏左涩。气燥在上，血液暗亏，由思郁致五志烦煎，固非温热补涩之症。晨咳吐涎。姑从胃治。以血海亦隶阳明耳。

生白扁豆 玉竹 大沙参 茯神 经霜桑叶 苡仁

用白糯米半升，淘滤清入滚水泡一沸，取清汤煎药。

又 本虚在下，情怀悒郁，则五志之阳，上薰为咳，固非实火。但久郁必气结血涸，延成干血劳病。经候涩少愈期，已属明征。当培肝肾之阴以治本，清养肺胃气热以理标。刚热之补，畏其劫阴，非法也。

生扁豆一两 北沙参三钱 茯神三钱 炙草五分 南枣肉三钱

丸方 熟地砂仁末拌炒，四两 鹿角霜另研，一两 当归小茴香拌炒，二两 淮牛膝盐水炒炭，二两 云茯苓二两 紫石英醋煅水飞，一两 青盐五钱

另熬生羊肉胶和丸，早服四钱，开水送。

章二五 自服八味鹿角胶以温补，反咳嗽吐痰，形瘦减食，皆一偏之害。宜清营热，勿事苦寒。营热

鲜生地 麦冬 玄参心 甘草 苦百合 竹叶心

某二七 脉数，冲气咳逆。当用摄纳肾阴，滋养柔金，为金水同治之法。劳嗽

熟地四钱 白扁豆五钱 北沙参三钱 麦冬二钱 川斛三钱 茯神三钱

王三八 脉左尺坚，久嗽失音，入夏见红，天明咳甚，而纳谷减损。此劳损之症，急宜静养者。

麦冬 大沙参 玉竹 川斛 生白扁豆 鸡子白

某 久嗽，咽痛，入暮形寒，虽属阴亏，形瘦脉软，未宜夯补。

麦冬 南沙参 川斛 生甘草 糯稻根须

某 气急，咳频欲呕，下午火升。此上有燥热，下焦阴亏也。

早都气丸，晚威喜丸。

张 今年春季时疫，大半皆有咳嗽咽喉之患，乃邪自上干，肺气先伤耳。近日身动气喘，声音渐不扬，着左眠卧，左胁上有牵掣之状。此肝肾阴亏，冲气上触，冬藏失司，渐有侧眠音哑至矣。劳伤致损，非清邪治咳之病。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六味丸加阳秋石、阿胶、麦冬，蜜丸。

顾 真阴不旺，先后天皆亏。以填精实下为主。若清热冀图治嗽，必胃损减谷。

熟地 萸肉 山药 茯苓 湖莲 芡实 五味 人乳粉

金樱膏丸。

汤三三 脉左弱右搏，久有虚损，交春不复。夜卧着枕，气冲咳甚，即行走亦气短喘促。此乃下元根蒂已薄，冬藏不固，春升生气浅少。急当固纳摄下。世俗每以辛凉理嗽，每致不救矣。

水制熟地 五味 湖莲 芡实 茯神 青盐 羊内肾

某二七 气冲咳逆，行动头胀，下体自汗。都气丸。

乐二九 热病两三反复，真阴必伤，当戌亥时厥昏汗出者，乃虚阳上冒，肝肾根蒂不牢，冲脉震动，则诸脉俱逆，阳泄为汗耳。此咳嗽乃下焦阴不上承，非肺病也。急当收摄固纳。阅医苏子、钩藤，皆泄气锋芒之药，施于阴阳两损之体，最宜斟酌。 都气加青铅。

朱五三 吸气息音，行动气喘。此咳嗽是肾虚气不收摄。形寒怯冷，护卫阳微，肾气丸颇通。形气不足，加人参、河车。

王五十 气急，嗽逆，足冷。当用摄纳、水中藏火法。 薛氏加减八味丸三钱，淡盐汤送下。

郭二八 形瘦，脉垂尺泽，久嗽呕逆，半年不愈。是肾虚厥气上干，医药清寒治肺者不少，误人匪浅。

坎气 人乳粉 杞子 五味 胡桃肉 茯神 巴戟肉 萸肉

山药浆丸。

某六二 冬季咳嗽吐痰，渐至卧则气冲，喘急起坐，今三载矣。经以肺肾为俯仰之脏，是肺主出气，肾主纳气。老年患此，按脉右弦左沉，为肾气不收主治，不必因痔患而畏辛热。

肾气丸去牛膝、肉桂，加沉香蜜丸。

张三十 冬季喘嗽，似属外因，表散沓进，反致失音，不得着枕卧眠。今戌亥时浊阴上干而喘急气逆为甚。仍议引导纳气归肾。 六味加附子、车前、补骨脂、胡桃、沉香。

朱 虚劳，食减便泻。已无清肺治嗽之法，必使胃口旺，冀其久延。此非药饵可效之病。

人参秋石泡汤拌饭 茯神 山药 建莲 芡实 苡仁 诃子皮

用糯稻根须煎汤，煎药。

沈十九 劳嗽食减便泻，汗出。阴损已及阳腑，中宜扶胃，下固肾阴为治。大忌清肺寒凉，希冀治嗽。

熟地 熟冬术 五味 芡实 湖莲 山药

某 气弱，久嗽痰多，午前为甚。

早服都气丸三钱，午服异功散。

某 久咳，损及中州，脾失输化，食减神倦，肺无所资，至咳不已。诊得两手脉弦细数。精气内损，非泛常治咳消痰所可投。

熟地 阿胶 燕窝 海参 天冬 茯苓 紫石英 紫衣胡桃肉

孙 脉搏大，阳不下伏，咳频喉痹，暮夜为甚。先从上治。阴虚火炎

生鸡子白 生扁豆皮 玉竹 白沙参 麦冬 地骨皮

周四八 脉来虚芤，形色衰夺，久患漏疡，阴不固摄，经营劳动，阳气再伤，冬月客邪致咳，都是本体先虚。春深人夏，天地气泄，身中无藏，日加萎顿，理固当然。此岂治咳治血者，议补三阴脏阴方法。

人参秋石汤拌 熟地 麦冬 扁豆 茯神 白粳米

施氏 脉细数，干咳咽燥，脊酸痿弱。此本病欲损。

阿胶 鸡子黄 北沙参 麦冬 茯神 小黑稆豆皮

某 左脉弦数，遗泄，久嗽痰黄。当用填补。

炒熟地 芡实 扁豆 女贞 茯神 糯稻根须

丁六三 秋令，天气下降，上焦先受燥化，其咳症最多，屡进肺药无功。按经云："久咳不已，则三焦受之。"是不专于理肺可知矣。六旬又三，形体虽充，而真气渐衰。古人于有年久嗽，都从脾肾子母相生主治。更有咳久，气多发泄，亦必益气，甘补敛摄，实至理也。兹议摄纳下焦于早服，而纯甘清燥暮进，填实在下，清肃在上。凡药味苦辛宜忌，为伤胃泄气预防也。肾阴胃阴兼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虚

早服 水制熟地六两 白云苓乳蒸、四两 五味子去核、蒸烘、三两 建莲去心衣、三两 淮山药乳蒸、四两 牛前子三两 淮牛膝盐水拌、蒸烘、三两 紫衣胡桃肉霜连紫皮研、三两

上为末，用蒸熟猪脊髓去膜捣丸，服六七钱，开水送。

晚用益胃土以生金方法：

真北沙参有根有须者、四两 生黄芪薄皮三两 麦冬去心、二两 生白扁豆圈图连皮、四两 生细甘草一两 南枣肉四两

淡水煎汁，滤清收膏，临成加真柿霜 二两收，晚上开水化服五钱。

徐四八 色萎脉濡，心悸，呛痰咳逆。劳心经营，气馁阳虚，中年向衰病加。治法中宫理胃，下固肾真，务以加谷为安，缕治非宜。煎药用大半夏汤，早服附都气丸。中气虚

某 色白肌柔，气分不足，风温上受而咳，病固轻浅，无如羌、防辛温，膏、知沉寒，药重已过病所。阳伤背寒，胃伤减谷，病恙仍若，身体先惫，问谁之过欤？小建中汤。

又 苦辛泄肺损胃，进建中得安。宗《内经》"辛走气，以甘缓其急。"然风温客气，皆从火化，是清养胃阴，使津液得以上供。斯燥痒咳呛自缓，土旺生金，虚则补母，古有然矣。《金匮》麦门冬汤。

王 乱药杂投，胃口先伤，已经减食便溏，何暇纷纷治嗽？急急照顾身体，久病宜调寝食。异功去白术加炒白芍、炒山药。

高 甘药应验，非治嗽而嗽减，病根不在上，腹鸣便忽溏，阴中之阳损伤。

人参 冬白术 云茯苓 炙甘草 炒白芍 南枣

徐二六 劳损咳嗽，用建中法得效，乃无形之气受伤。故益气之药，气醇味甘，中土宁，金受益。然必安谷加餐，庶几可御长夏湿热蒸逼，真气致泄反复。 异功加归、芪、姜、枣。

某 内损虚症，经年不复，色消夺，畏风怯冷。营卫二气已乏，纳谷不肯充长肌肉。法当建立中宫，大忌清寒理肺，希冀止嗽，嗽不能止，必致胃败减食致剧。 黄芪建中汤去姜。

陈二七 脉细促，久嗽寒热，身痛汗出，由精伤及胃。 黄芪建中汤去姜。

许二七 久嗽不已，则三焦受之。一年来病，咳而气急，脉得虚数，不是外寒束肺，内热迫肺之喘急矣。盖馁弱无以自立，短气少气，皆气机不相接续。既曰虚症，虚则补其母。 黄芪建中汤。

李三四 久嗽经年，背寒，足跗常冷，汗多，色白，嗽甚不得卧。此阳微卫薄，外邪易触，而浊阴挟饮上犯。议和营卫，兼护其阳。 黄芪建中汤去饴糖加附子、茯苓。

任五六 劳力伤阳，自春至夏病加，烦倦神羸不食，岂是嗽药可医。《内经》有"劳者温之"之训，东垣有甘温益气之方，堪为定法。 归芪建中汤。

张二九 馆课诵读，动心耗气。凡心营肺卫受伤，上病延中，必渐减食。当世治咳，无非散邪清热，皆非内损主治法。 黄芪建中汤去姜。

吕 脉左细，右空搏，久咳吸短如喘，肌热日瘦，为内损怯症。但食纳已少，大便亦溏，寒凉滋润，未能治嗽，徒令伤脾妨胃。昔越人谓"上损过脾，下损及胃"，皆属难治之例。自云背寒忽热，且理心营肺卫。仲景所云："元气受损，甘药调之。"二十日议建中法。 黄芪建中去姜。

马 虚损脉弦，久嗽食减。 小建中去姜。

郑二七 脉来虚弱、久嗽、形瘦食减，汗出吸短，久虚不复谓之损。宗《内经》"形不足，温养其气"。 黄芪建中汤去姜加人参、五味。

某二四 脉弦右大，久嗽，背寒盗汗。 小建中去姜加茯神。

朱三九 五年咳嗽，遇风冷咳甚，是肌表卫阳疏豁。议固剂缓其急。 黄芪建中汤。

吴三六 劳力神疲，遇风则咳，此乃卫阳受伤。宜和经脉之气，勿用逐瘀攻伤之药。 当归桂枝汤合玉屏风散。

某 久咳神衰肉消，是因劳内伤。医投苦寒沉降，致气泄汗淋，液耗夜热，胃口伤残，食物顿减。 黄芪建中去姜。

某 脾胃脉部独大，饮食少进，不喜饮水，痰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多咳频，是土衰不生金气。建中去饴加茯神，接服四君子汤。

某 风温咳嗽，多劳，气分不充。 戊己汤。

人参 茯苓 于术 炙草 广皮 炒白芍

某 劳嗽，喜得辛暖之物。 异功加煨姜、南枣。

吴姬 病去五六，当调寝食于医药之先，此平素体质，不可不论。自来纳谷恒少，大便三日一行，胃气最薄，而滋腻味厚药慎商。从来久病，后天脾胃为要。咳嗽久非客症，治脾胃者，土旺以生金，不必穷究其嗽。

人参 鲜莲子 新会皮 茯神 炒麦冬 生谷芽

某 脉虚，久嗽减食。 四君子加南枣。

汪 初咳不得卧，今左眠咳甚，并不口渴欲饮，周身染染汗出。此积劳内伤，木反乘金，不饥不纳，滋腻难投。惟以培中土，制木生金，合乎内伤治法。劳倦阳虚

川桂枝 茯苓 淡干姜 五味子 生甘草 大枣

某二一 咳逆欲呕，是胃咳也。当用甘药。胃咳

生扁豆一两 北沙参一钱半 麦冬米拌炒，一钱半 茯神三钱 南枣三钱 糯稻根须五钱

某 伏邪久咳，胃虚呕食。殆《内经》所谓胃咳之状耶？

麻黄 杏仁 甘草 石膏 半夏 苡仁

王二七 脉沉，短气，咳甚，呕吐饮食，便溏泄，乃寒湿郁痹渍阳明胃，营卫不和，胸痹如闷，无非阳不旋运，夜阴用事，浊泛呕吐矣。庸医治痰顺气，治肺论咳，不思《内经》"胃咳之状，咳逆而呕"耶？ 小半夏汤加姜汁。

石 气左升，腹膨，呕吐涎沫黄水，吞酸，暴咳不已。是肝逆乘胃射肺，致坐不得卧。肝犯胃肺 安胃丸三钱。

范姬 久咳涎沫，欲呕，长夏反加寒热，不思食。病起嗔怒，气塞上冲，不能着枕。显然肝逆犯胃冲肺，此皆疏泄失司，为郁劳之症。故滋腻甘药，下咽欲呕矣。 小青龙去麻、辛、甘加石膏。

颜氏 久有痛经，气血不甚流畅，骤加暴怒，肝阳逆行，乘肺则咳。病家云"少腹冲气上干，其咳乃作"，则知清润肺药，非中窾之法。今寒热之余，咳不声扬，但胁中拘急，不饥不纳，乃左升右降，不司旋转，而胃中遂失下行为顺之旨。古人以肝病易于犯胃，然则肝用宜泄，胃腑宜通，为定例矣。

桑叶 丹皮 钩藤 茯苓 半夏 广皮 威喜丸三钱

某 脉弦右甚，嗽，午潮热，便溏畏风。以大肠嗽治之。大肠嗽

生于术一钱半 茯苓三钱 赤石脂一钱 禹粮石二钱 姜汁四分 大枣三枚

又 照前方加白芍、炙甘草。

又 脉数，右长左弦，上咳下溏。

生于术一钱半 茯苓三钱 炙草五分 木瓜一钱 姜汁四分 大枣肉四钱

石四三 咳嗽十月，医从肺治无效，而巅胀喉痹脘痞，显是厥阳肝风。议镇补和阳熄风。肝风

生牡蛎 阿胶 青黛 淡菜

某 昨议上焦肺病，百日未痊，形肌消烁，悉由热化。久热无有不伤阴液，拟咸补如阿胶、鸡子黄，复人芩、连苦寒，自上清气热以补下。虽为暂服之方，原非峻克之剂。细思手经之病，原无遽人足经之理。但人身气机，合乎天地自然，肺气从右而降，肝气由左而升，肺病主降日迟，肝横司升日速，咳呛未已，乃肝胆木反刑金之兆。试言及久寐寤醒，左常似闪烁，嘈杂如饥，及至进食，未觉胃中安适。此肝阳化风，旋扰不息，致呛无平期。即倏热之来，升至左颊，其左升太过，足为明验。倘升之不已，入春肝木司权，防有失血之累。故左右为阴阳之道路，阴阳既造其偏以致病，所以清寒滋阴，不能骤其速功。

阿胶 鸡子黄 生地 天冬 女贞实 糯稻根须

姚 胁痛久嗽。胁痛

旋复花汤加桃仁、柏子仁。

某 寒热，右胁痛，咳嗽。

芦根一两 杏仁三钱 冬瓜子三钱 苡仁三钱

福地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枇杷叶三钱 白蔻仁三分

咳为气逆，嗽为有痰。内伤外感之因甚多，确不离乎肺脏为患也。若因于风者，辛平解之；因于寒者，辛温散之；因于暑者，为薰蒸之气，清肃必伤，当与微辛微凉，苦降淡渗，俾上焦蒙昧之邪，下移出腑而后已；若因于湿者，有兼风、兼寒、兼热之不同，大抵以理肺治胃为主；若因秋燥，则嘉言、喻氏之议最精；若因于火者，即温热之邪，亦以甘寒为主。但温热犹有用苦辛之法，非比秋燥而绝不用之也。至于内因为病，不可不逐一分之。有刚亢之威，木扣而金鸣者，当清金制木，佐以柔肝入络。若土虚而不生金，真气无所禀摄者，有甘凉、甘温二法，合乎阴土胃阳。阳土以配刚柔为用也。又因水虚而痰泛，元海竭而诸气上冲者，则有金水双收、阴阳并补之治。或大剂滋填镇摄，葆固先天一气元精。至于饮邪窃发，亦能致嗽，另有专门，兼参可也。以上诸法，皆先生临证权衡之治，非具慧心手眼，能如是乎？邵新甫

吐 血

朱 形寒暮热，咳嗽震动，头中、脘中、胁骨皆痛，先经嗽红，体气先虚。此时序冷热不匀，夹带寒邪致病。脉得寸口独大。当清解上焦，大忌温散之剂。寒邪

桑叶 苏梗 杏仁 象贝 玉竹 大沙参

某 风温上受，吐血。风温

桑叶 薄荷 杏仁 连翘 石膏 生甘草

徐 阴虚风温，气逆嗽血。

生扁豆 玉竹 白沙参 茯苓 桑叶 郁金

顾四十 寸口脉搏指而劲，痰血能食。初因风温咳嗽，震动络血。以清心营肺卫之热。

小生地 黑山栀 地骨皮 天花粉 丹参 连翘 竹叶心

汪 右脉大，咽喉痒呛，头中微胀。此冬温内侵，阳气不伏，络热血得外溢。当调其复邪。冬温

桑叶 山栀皮 连翘 白沙参 象贝 牛蒡子

某 脉小而劲，少年体丰，真气易泄，经月咳呛。自非外感，因冬温失藏，咳频震络，痰带血出。当薄味以和上焦，气热得清，病患可却。

桑叶 山栀 杏仁 郁金 象贝 花粉

糯米汤代水。

王三五 脉右大，温邪羁络，咳痰带血。温热

桑皮 杏仁 山栀皮 花粉 大沙参 石膏

高 温邪上郁清空，目赤头胀，咳呛见血。此属客病，不必为内损法。

连翘 黑山栀 草决明 桑叶 薄荷梗 荷叶边 苦丁茶 花粉

药用急火煎。

唐二七 血后，喉燥痒欲呛，脉左搏坚。

玉竹 南花粉 大沙参 川斛 桑叶 糯米饮煎。

高二一 脉小涩，欲凉饮，热阻，气升血冒。仍议治上。

嫩竹叶 飞滑石 山栀皮 郁金汁 杏仁汁 新荷叶汁

某 春温嗽痰，固属时邪，然气质有厚薄，不可概以辛散。且正在知识发动之年，阴分自不足，以至咳呛失血。当以甘寒润降，以肃肺金。

鲜枇杷叶 甜杏仁 南沙参 川贝 甜水梨 甘蔗浆

郭 热伤元气，血后咳逆，舌赤，脉寸大。热

鲜生地 麦冬 玉竹 地骨皮 川斛 竹叶心

又 心眩，不饥，热灼气升。

鲜生地 玄参 丹参 郁金汁 银花 竹叶心 绿豆皮

某 脉涩，咳嗽痰血，不时寒热。此邪阻肺卫所致。寒热郁伤肺

苇茎汤加杏仁、通草。

孙二六 用力，气逆血乱，咳出腥痰浊血。用千金苇茎汤。

某 邪郁热壅，咳吐脓血，音哑。 麻杏甘膏汤加桔梗、苡仁、桃仁、紫菀。

倪二七 肛疡溃脓虽愈，阴气已经走泄，当阳气弛张发泄。今加嗽血痰多，胃纳减于平昔，脉数促，喘逆脘闷。姑清肃上焦气分。上焦气分蓄热

苏子 杏仁 香豉 黑栀皮 郁金 蒌皮 降香 桔梗

福地 https://cnzyy.org

汪七十　天明至午，嗽甚痰血。春暖阳浮，是肾虚不藏，闻咳音重浊不爽。先议轻清、治气分之热。

桑叶　南花粉　黑栀皮　桔梗　甘草　橘红

某　脉搏数，舌心灰，咳痰有血，频呕络伤，致血随热气上出。仍理气分。

桑叶　花粉　苡仁　川贝　黄芩　茯苓

方　夏热泄气，胃弱冲逆，失血。暑热

扁豆　茯苓　参三七　茜草

施　脉小数，舌绛，喉中痒，咳呛血。因暑热旬日，热入营络，震动而溢。凡肺病为手太阴经，逆传必及膻中。仍以手厥阴治。

竹叶心　生地　银花　连翘心　玄参　赤豆皮

高　脉数，汗出身热，吐血五日，胸脘不舒，舌色白。此阴虚本质，暑热内侵营络，渐有时疟之状。小溲茎中微痛。宣通腑经为宜。

鲜生地　连翘　郁金汁　滑石　竹叶　甘草梢

又　气阻不饥。

黑栀皮　香豉　蒌皮　郁金　杏仁　橘红

王氏　入夏呛血，乃气泄阳升，幸喜经水仍来，大体犹可无妨。近日头胀，脘中闷，上午烦倦，是秋暑上受，防发寒热。

竹叶　飞滑石　杏仁　连翘　黄芩　荷叶汁

江　积瘀在络，动络血逆。今年六月初，时令暴热，热气吸入，首先犯肺。气热血涌，强降其血，血药皆属呆滞，而清空热气，仍蒙闭于头髓空灵之所，诸窍痹塞，鼻窒瘪肉，出纳之气，都从口出，显然肺气郁蒸，致脑髓热蒸，脂液自下。古称"烁物消物莫如火"，但清寒直泄中下，清空之病仍然。议以气分轻扬，无取外散，专事内通。医工遇此法则，每每忽而失察。暑热郁肺阻窍

连翘　牛蒡子　通草　桑叶　鲜荷叶汁　青菊花叶

临服，入生石膏末，煎一沸。

某二三　以毒药熏疮，火气逼射肺金，遂令咳呛痰血，咽干胸闷，诊脉尺浮。下焦阴气不藏，最虑病延及下，即有虚损之患。姑以轻药，暂清上焦，以解火气。火气逼肺

杏仁三钱　绿豆皮三钱　冬瓜子三钱　苡仁三钱　川贝一钱半　兜铃七分

赵三三　咳逆自左而上，血亦随之。先以少阳胆络治。木火升逆，扰动阳络

生地　丹皮　泽兰　茯苓　降香末　荷叶汁

张三六　耳目昏蒙，甚于午前，此属少阳郁勃之升。呕恶痰血，多是络热。治以开泄，莫投滋腻。

桑叶　丹皮　黑栀　连翘　菊叶　蒌皮　川贝　橘红

董十七　色苍能食，脘有积气，两年秋冬，曾有呛血。此非虚损，由乎体禀木火，嗔怒拂逆，肝胆相火扰动阳络故也。

金斛　山栀　郁金　丹参　川贝　苏子　钩藤　茯苓

又　接用清气热，安血络方。

生地　麦冬　玄参　知母　花粉　百部　桔梗　川贝

蜜丸。

严四二　脉数涩小结，痰血经年屡发，仍能纳食应酬。此非精血损怯，由乎五志过动，相火内寄肝胆，操持郁勃，皆令动灼，致络血上渗混痰火。必静养数月方安。否则，木火劫烁，胃伤减食，病由是日加矣。

丹皮　薄荷梗　菊花叶　黑栀　淡黄芩　生白芍　郁金　川贝

颜　入夏阳升，疾走惊惶，更令诸气益升，饮酒、多食樱桃，皆辛热甘辣，络中血沸上出。议消酒毒和阳。

生地　阿胶　麦冬　嘉定花粉　川斛　小黑稆豆皮

沈　脉左坚上透，是肝肾病。血色紫，乃既离络中之色，非久瘀也。劳役暑蒸，内阴不生有诸。仿琼玉意，仍是阴柔之通剂。阴虚

鲜生地　人参　茯苓　琥珀末

张　血止，脉左大。

天冬　生地　人参　茯神　炙草　生白芍　女贞　旱莲草

顾二八　脉左坚，阴伤失血，致咳。　复脉去参、桂、姜加白芍。

凡咳血之脉，右坚者治在气分，系震动胃络所致，宜薄味调养胃阴，如生扁豆、茯神、北沙

https://cnzyy.org

参、苡仁等类；左坚者，乃肝肾阴伤所致，宜地黄、阿胶、枸杞、五味等类。脉弦、胁痛者，宜苏子、桃仁、降香、郁金等类。成盆盈碗者，葛可久化蕊石散、仲景大黄黄连泻心汤。一症而条分缕晰，从此再加分别，则临症有据矣。

赵四一　虚不肯复谓之损，纳食不充肌肤，卧眠不能着左，遇节令痰必带血，脉左细，右劲数，是从肝肾精血之伤，延及气分。倘能节劳安逸，仅堪带病永年。损症五六年，无攻病之理。脏属阴，议平补足三阴法。

人参　山药　熟地　天冬　五味　女贞

张四十　失血五六年，脉虚气喘，不运不饥。治在中下二焦，望其安谷精生，勿许攻病为上。

人参　炙草　白芍　茯神　炒熟地　五味

某二七　劳力血复来，冲气咳逆，当用摄纳为要。

熟地四钱　参三七一钱　大淡菜一两　牛膝炭一钱半　川斛三钱　茯神三钱

某四一　脉弦，胁痛已缓，血仍来。

大淡菜一两　参三七一钱　牛膝炭一钱半　茯苓二钱　川斛三钱　小黑稆豆皮三钱

某四七　失血后，咳嗽，咽痛音哑。少阴已亏耗，药不易治。

糯稻根须一两　生扁豆五钱　麦冬三钱　川斛一钱半　北沙参一钱半　茯神一钱半

早服都气丸，淡盐汤下。

某三四　脉虚数，失血，心悸头眩。

大淡菜五钱　牛膝炭一钱半　白扁豆一两　白茯苓三钱　藕节三枚，洗　糯稻根须五钱

某四九　血来稍缓，犹能撑持步履，乃禀赋强健者。且能纳谷，阳明未败可验。而脉象细涩，阴伤奚疑？

北沙参一钱半　扁豆一两　参三七一钱半　炒麦冬一钱　茯神三钱　川斛三钱

施二二　呛血数发，是阳气过动，诊脉已非实热。夏至一阴来复，预宜静养迎其生气，秋分后再议。生脉六味去丹、泽加阿胶、秋石蜜丸。

张　脉右弦数，左细涩，阴损，失血后久咳，食减便溏。

熟地炭　茯神　建莲　五味　芡实　炒山药

某四三　失音咽痛，继而嗽血，脉来涩数，已成劳怯，幸赖能食胃强。勿见咳治咳，庶几带病延年。

细生地三钱　玄参心一钱　麦冬一钱半　细川斛三钱　鲜莲子肉一两　糯稻根须五钱

沙三六　阴虚，血后痰嗽，必胃强加谷者，阴药可以效灵。形羸食少，滋腻久用，必更反胃。静养望其渐复。

熟地炭　萸肉　五味　川斛　茯神　芡实　建莲　山药

马五六　脉左坚右弱，木火易燃，营液久耗，中年春季失血嗽痰，由情志郁勃致伤，抑且少食胆羸。古语谓"瘦人之病，虑虚其阴。"

生地　阿胶　北沙参　麦冬　茯神　川斛

某女　脉左数，侧眠嗽血。

生地　阿胶　麦冬　淡菜　生白芍　炙草

金氏　脉细，左小促，干咳有血，寒热身痛，经水先期，渐渐色淡且少。此脏阴伤及腑阳，奇脉无气，内损成劳，药难骤效。

生地　阿胶　牡蛎　炙草　麦冬　南枣

卢氏　沉着浓厚，肝肾之血。

熟地炭　炒杞子　炒归身　牛膝炭　茯神　青铅　砂仁末

又　照前方去牛膝、青铅加桂圆肉、天冬。

缪二八　劳伤，血后咳，夜热，食少。　清骨散加生地。

耿三七　久损，交节血溢。　青铅六味去萸，加炒牛膝、川斛，冲热童便服。

某　脉细弦数，阴分不足，痰中带红，肠风。春温之后，再劫津液，以致上下失血。风淫于内，宜咸寒。

生地炭　阿胶　龟胶　玄参　白芍　女贞　茯苓　稆豆皮

陶二二　下虚，阳动失血。阴虚阳升

六味去丹、泽加阿胶、淡菜。

陈　日来寒暄不匀，烦劳阳升，咳呛，震动络血上沸，诊脉左数，五心热，知饥纳谷。议育阴和阳方法。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生地 清阿胶 大冬 麦冬 茯神 川斛 炒牛膝 青铅 童便

陈五一 形瘦，脉促数，吸气如喘，痰气自下上升，此属肾虚气不收摄。失血后有此，乃劳怯难愈大症。用贞元饮。

邹二一 内伤惊恐，肝肾脏阴日损，阳浮，引阴血以胃上窍，二气不交，日加寒热，骨热，咽干，不寐，阴分虚，其热甚于夜。阿胶鸡子黄汤。

沈 劳动阳升，血自左溢。

阿胶 参三七 甜北沙参 茯神 生白扁豆 炒麦冬

江二二 少壮情志未坚，阴火易动，遗精淋沥有诸，肾水既失其固，春木地气上升，遂痰中带血。入夏暨秋，胃纳不减。后天生旺颇好，不致劳怯之忧。但酒色无病宜节，有病宜绝，经年之内屏绝，必得却病。

熟地水制 萸肉 山药 茯神 湖莲 远志 五味 黄柏 芡实 金樱膏丸。

陆十六 知识太早，真阴未充，龙火易动，阴精自泄，痰吐带血。津液被烁，幸胃纳安谷。保养少动宜静，固阴和阳可痊。

熟地水制 萸肉 山药 茯苓 芡实 远志 五味 煅牡蛎 白莲须

蜜丸。

徐四二 心肾精血不安，火风阳气炽，失血眩晕，心悸溺精。若过用心作劳，不能复元矣。

熟地 萸肉 山药 茯神 芡实 远志 建莲 五味 海参胶

彭十七 阴虚有遗，痰嗽有血。诵读久坐阳升。

桑叶 生扁豆 北沙参 麦冬 霍山石斛 生甘草 苡仁 茯苓

吴二八 失血在五年前，咳频呕哕，气自上冲逆，乃下元精血之虚，非外邪寒热之咳。痰出腥气，亦从下出。节欲勿劳力，胃壮可免劳怯。都气丸。

周二七 左脉弦数，失血后，咳嗽音嘶少寐。阴亏，阳升不潜之候。当滋养为主。

生地炭三钱 生牡蛎五钱 阿胶一钱半 麦冬一钱半 茯神三钱 川斛三钱

周三四 屡屡失血，饮食如故，形瘦面赤，禀质木火，阴不配阳，据说服桂枝治外感，即得此恙。凡辛温气味宜戒，可以无妨。 六味加阿胶、龟甲、天冬、麦冬。

孙二三 形瘦脉数，寸口搏指，浮阳易动上冒，都属阴精不旺。幸胃纳尚佳，数发不致困顿。然须戒酒淡欲，怡情静养。水足火不妄动，络血自必宁静矣。 六味加龟甲、秋石。

赵二八 屡遭客热伤阴，逢夏气泄吐血，下午火升咳嗽。液亏，阴火自灼，胃口尚健。安闲绝欲可安。

熟地 萸肉 龟甲 淡菜胶 五味 山药 茯苓 建莲

蜜丸。

某 《内经》分上下失血为阴络阳络，是腑络取胃，脏络论脾。今饮食甚少，柔腻姑缓，上下交病，治在中焦。其午火升烦嗽，亦因血去阴伤。以胃药从中镇补，使生气自充也。

人参 茯苓 白术 炙草 扁豆 白芍 山药

又 因触胁气闪，络血复上，过戌亥时自缓，早上诊脉，细促无神，左目珠痛，假寐喉息有音，足胫冰冷。皆血冒不已，孤阳上升。从肝肾引阳下纳法。

人参 熟地炭 炒杞子 茯神 淡菜 炒牛膝 四服

又 每下午戌亥，少阴厥阴龙相上越，络中之血，随气火上升。考五行之中，无形有声，莫如风火。此皆情志之变动，必须阳潜阴固，方免反复也。

人参 河车胶 大熟地 五味 炒杞子 茯苓 炒牛膝

倘呛逆有声加青铅，喉痒痛加阿胶、秋石，火升用秋石汤煎药加女贞子，便秘加咸苁蓉、柏子仁。血止几日，或涉思虑恼怒，复有胁痛减食不甘，乃少阳木火犯脾，当泄胆益土，用四君加丹皮、桑叶。

徐二六 脉左垂右弦，阴精不足，胃纳亦少。初冬痰中见红，冬春寐有盗汗，难藏易泄，入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夏当防病发。诸凡节劳安逸，经年可望安康。

熟地 阿胶 五味 萸肉 秋石 山药 茯神 川斛

旱莲草膏丸。

又 脉左细数，肉消肌烁，气冲咳嗽，呕吐失血。是肝肾内损，下元不主纳气，厥阳上冒所致，非肺咳矣，当交夏气升血溢。姑以镇纳，望其血止。 青铅六味加牛膝、白芍。

又 脉两手已和，惟烦动恍惚欲晕。议静药益阴和阳。 三才汤加金箔。

叶 讲诵烦心，五志之阳皆燃，恰值芒种节，阴未来复，阳气升腾，络中血不宁静，随阳泄以外溢，午后上窍烦热，阴不恋阳之征，致头中微痛。主以和阳镇逆。

生地 阿胶 牛膝炭 白芍 茯神 青铅

杜二七 脉小数，人尺泽，夏季时令发泄，失血形倦。治宜摄固下焦。

熟地 萸肉 山药 茯神 建莲 五味 芡实 线鱼胶

金樱膏丸。

苏三九 脉左坚，冬令失血，能食而咳，脊痛腰酸。乃肾脏不固少纳，肾脉虚馁，五液不承，寐则口干喉燥。宜固阴益气。固本丸加阿胶、芡实、莲肉丸。

潘二二 形色充伟，脉长关搏。述冬季衄血痰血，交夏不病。盖夏月藏阴，冬月藏阳，阳不潜伏，升则血溢，降则遗精，乃禀阳体，而性情喜动之累耳。

生地 熟地 天冬 麦冬 龟腹甲心 秋石 龙骨 远志

梅二九 性情过动失血，失血贵宁静，不宜疏动，疏动则有泛溢之虞。瘦人阳有余阴不足，补阴潜阳法。 补阴丸。

某五十 脉数咳血，曾咯腥痰，若作肺痈。体质木火，因烦劳阳升逼肺，肺热不能生水，阴愈亏而阳愈炽，故血由阳而出也。当金水同治为主。

熟地四两 生地二两 天冬二两 麦冬二两 茯神二两 龟版三两 海参胶二两 淡菜胶二两 川斛膏四两 女贞一两半 北沙参二两 旱莲草一两半

胶膏丸。

邹二四 向有失血，是真阴不旺，夏至阴生，伏天阳越于表，阴伏于里，理宜然矣。无如心神易动，暗吸肾阴，络脉聚血，阳触乃溢，阴伏不固，随阳奔腾。自述下有冲突逆气，血涌如泉。盖任脉为担任之职，失其担任，冲阳上冲莫制。皆肾精肝血不主内守，阳翔为血溢，阳坠为阴遗，腰痛足胫畏冷，何一非精夺下损现症？经言："精不足者，补之以味。"药味宜取质静填补，重着归下。莫见血以投凉，勿因嗽以理肺。若此治法，元海得以立基，冲阳不来犯上。然损非旬日可复，须寒暑更迁，凝然不动，自日逐安适，调摄未暇缕悉也。

人参三钱 熟地炒松成炭，四钱，冷水洗一次 鲜河车膏一钱，和服 茯苓一钱半 炒黑枸杞子一钱半 北五味一钱，研 沙苑一钱半 紫石英五钱，生研

血脱益气，用人参熟地两仪煎方。谓人参同阴药则补阴；茯苓入阳明，能引阴药入于至阴之乡；河车血肉温养，同石英收镇冲脉，兼以包固大气之散越；五味酸收，领其五液；枸杞温润，同沙苑之松灵入肝络。参方中之药，应乎取味。况肝肾之病，同一治也。

刘二十 脉左数人尺，是真阴下亏，先有血症，毕姻后，血复来，下午火升呛咳。阴中阳浮，保扶胃口以填阴。

阿胶 淡菜 生扁豆 麦冬 炙草 茯神

娄二八 思虑太过，心阳扰动，吸伤肾阴，时时茎举。此失血皆矫阳独升，夜不得寐，归家谈笑怡情可安。

人中白 龟腹甲 知母 黄柏

钱 交夏阳气大升，阴根失涵，火升血溢，必在晡刻。冲年大忌，身心少持，必使阳和阴守为要。

生地 阿胶 淡菜 牛膝炭 茯神 川斛

某 口气腥臊，血色浑浊，下元无根，恐难接续还元。事已至急，与王先生同议摄阴阳法。

人参 川熟附 熟地 五味 炙草 青铅

某 脉动极无序，血涌如泉，汗出畏冷，少焉热躁。此无根之阳上冒，血凝成块，非凉药可止。

熟地炭 生龙骨 茯神 五味 浮桂 生白芍 盐水炒牛膝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又 人参 生龙骨 熟地炭 茯神 炒杞子 五味

华二五 阳动失血，皆系阴亏，如心悸咽干咳嗽，都是阳浮上亢，必久进填实脏阴，斯浮越自和、面亮油光，皆下虚少纳。 都气加龟版人乳粉，蜜丸。

徐 阴根愈薄，阳越失交，初夏发泄，血涌吸短，心腹皆热，岂止涩之药可疗？益气摄阴，乃据理治法。

人参 熟地 五味子

罗 上年胁痹，已属络伤。今夏四月，阳气升发，络中血沸上溢，阴分热蒸，下午乃甚，喉痒而呛，心中嘈杂。肝风内震显然。阴虚肝风动

鲜生地 阿胶 丹参 盐水炒牛膝 女贞子 川斛 童便

龚 咳嗽继以失血。经言："三焦皆伤，喉痛失音。"乃阴液无以上承，厥阳燔燎不已。病深难于奏功，凭理而论，镇胃制肝，乃和阳熄风之义。

淮小麦 南枣 阿胶 茯苓 北沙参 天冬

陆 脉数，血后咳甚，痰腥，肢肿。阳升内风鼓动，最属难治。

生地 阿胶 天冬 麦冬 生白芍 茯神

沈 味进辛辣，助热之用，致肺伤嗽甚，其血震动不息，阳少潜伏，而夜分为甚。清气热而不妨胃口，甘寒是投，与《内经》"辛苦急，急食甘以缓之"恰符。

生甘草 玉竹 麦冬 川贝 沙参 桑叶

又 肝阳易逆，内风欲沸，不得着左卧，恶辛气，喜甘润。治肝体用，润剂和阳。

生地 阿胶 天冬 茯神 牡蛎 小麦

罗十九 血去络伤，阳气上蒸，胸胁微痛，非有形滞浊，脉得左关前动跃如浮，头中微晕。阳气化风何疑？

鲜生地 玄参心 麦冬 地骨皮 知母 川斛

又 左脉形略敛仍坚，微晕，喉燥脘痛。热蒸，阳明津衰，厥阴阳风自动，而胃气欲逆，大便不爽，是其明征。熄风和阳，必用柔缓，少佐宣畅脘气，亦暂进之法。

鲜生地 麦冬 火麻仁 桑叶 郁金 生香附汁

又 复脉去参、姜、桂加白芍。

某 血后气冲，形寒。法当温纳。血后冲气上逆

茯苓三钱 粗桂枝八分 炙草五分 五味七分

何 早晨未进饮食，咳逆自下焦上冲，有欲呕之象，虚里左胁，呼吸牵引震动，背部四肢寒冷，入暮心腹热灼，而舌上干辣。夫阳虚生外寒，阴虚生内热。阳属腑气，主乎外卫；阴属脏真，主乎内营。由络血大去，新血未充，谷味精华，不得四布，知味容纳，而健运未能自然，胁右少舒，全系胃络，下焦阴精损伤，中焦胃阳不振，夏至初，阴不主来复，交节络血再动，总是既损难以骤复之征。大意下焦阴阳，宜潜宜固；中焦营卫，宜守宜行。用药大旨如此。至于潜心涤虑，勿扰情志，再于子午参以静功，俾水火交，阴阳偶，是药饵以外工夫，皆培植生气之助。阴阳并虚

养营汤去黄芪、远志。

又 自服养营汤，温补足三阴脏法。半月来诸症皆减，惟午余心腹中热未罢。凡精血久损，理必质重味厚填纳空隙，只因中焦运纳不旺，况长夏时令，热最耗气。议早进通阳守阴，晚用益中消暑，冀其生旺，非攻病也。

午服 生脉散。

早服 人参 熟地 杞子 当归 从蓉 肉桂 茯神 五味

某姬 操持悱郁，五志中阳动极，失血呛咳有年，皆缘性情内起之病，草木难以奏安。今形色与脉，日现衰惫，系乎生气克削，虑春半以后，地气升，阳气泄，久病伤损，里真少聚。冬春大冷主藏，总以摄补足三阴脏，扶持带病延年，就是人工克尽矣。

人参 炒白芍 熟地炭 五味 炙草 建莲

马四五 阅病原是肾虚嗽血，年分已久，肾病延传脾胃，遂食减腹膨。病是老劳，难以速功。行走喘促，元海无纳气之权。莫以清寒理嗽。急急收纳根蒂，久进可得其益。阴阳并虚，肾气上逆

人参 人乳粉 坎气 枸杞 沙苑 五味 茯苓 胡桃

宋 脏脉附背，督脉行身之背，足少阴真气不摄，睡中有血，吸气少人，而腰脊酸楚，寐泄魄

https://cnzyy.org

汗，皆真气内损。若加嗔怒，再动肝阳，木火劫烁脂液，春木日旺，调之非易。

水制熟地 蜜炙五味 女贞 茯神 川斛 炒山药 芡实 湖莲

袁三六 下虚，当春升之令，形软无力，嗽血复来。以甘温厚味，养其阴中之阳。阴中阳虚

枸杞 沙苑 归身炭 牛膝 巴戟 精羊肉

钱 一阳初萌，血症即发，下焦真气久已失固，亡血后，饮食渐减，咳嗽则脘中引痛，冲气上逆。乃下损及中，最难痊愈。拟进摄纳方法。下损及中

人参 熟地 五味 茯神 川斛 紫衣胡桃

调入鲜河车胶。

王十七 少年阴火直升直降，上则失血咳逆，下坠肛疡延漏，皆虚劳见端。食减至半，胃关最要，非可见热投凉，以血嗽泥治。

熟地炭 建莲 霍石斛 茯神 炒山药 芡实

某三二 诊脉数涩，咳血气逆，晨起必嗽，得食渐缓。的是阴损及阳，而非六气客邪，可通可泄。法当养胃之阴，必得多纳谷食，乃治此损之要着。

生扁豆五钱 北沙参一钱半 麦冬一钱半 川斛三钱 生甘草三分 茯神三钱 南枣肉一钱半 糯稻根须五钱

郑二八 虚损四五年，肛漏未愈，其咳嗽失血，正如经旨"阴精不主上奉，阳气独自升降"，奈何见血投凉？治嗽理肺，病加反复，胃困减食。夫精生于谷，中土运纳，则二气常存。久病以寝食为要，不必汲汲论病。

生黄芪 黄精 诃子肉 白芨 苡仁 南枣

淡水熬膏，不用蜜收，略饥用五钱参汤送。

某五五 向衰之年，夏四月时令，阳气发泄，遇烦劳身中气泄，络血外溢，脏液少涵，遂痰嗽不已。俗医见嗽，愈投清肺滋阴，必不效验。此非少年情欲阴火之比，必当屏烦戒劳，早进都气，晚进归脾，平补脏真，再用嗽药，必然胃减。脾肾兼虚

姜十九 自上年冬失血，渐形减气弱，精血内损，不肯再复，延成劳怯。填养精血，务在有情，庶几不夺胃气。肾胃兼虚

人参 鲜河车胶 水制熟地 五味 茯神 山药 芡实 黑壳建莲

顾二六 失血，血形浓厚，必自下先伤，胃减无力，气分亦损。此阴药中，必兼扶胃，非沉滞清寒所宜。

人参 熟地 建莲 芡实 山药 茯苓

邵六八 脉坚，形瘦久咳，失血有年，食物厌恶，夜寝不适，固以培本为要。所服七味八味汤丸，乃肝肾从阴引阳法。服之不效，此液亏不受桂、附之刚。当温养摄纳其下，兼与益胃津以供肺。

晨服 熟地 苁蓉 杞子 五味 胡桃肉 牛膝 柏子仁 茯苓

蜜丸。

晚服 人参 麦冬 五味 炙草 茯苓 鲜莲子 山药

胡四三 冬季失藏，吐血，四月纯阳升泄，病不致发，已属万幸，其痰嗽未宜穷治。用药大旨，迎夏至一阴来复，兼以扶培胃气为要。

人参 熟地 麦冬 五味 茯苓 山药

王十三 冲年形瘦，腹胀食减便溏，自上秋失血以来，日加孱弱，脉左坚右涩。虽阴虚起见，而中焦为急，此非小恙。劳伤中气虚

人参 茯苓 炙草 白芍 广皮 厚朴

席 半月前恰春分，阳气正升，因情志之动，厥阳上燔致咳，震动络中，遂令失血。虽得血止，诊右脉长大透寸部，食物不欲纳，寐中呻吟呓语。由至阴损及阳明，精气神不相交合矣。议敛摄神气法。

人参 茯神 五味 枣仁 炙草 龙骨 金箔

又 服一剂，自觉直入少腹，腹中微痛，逾时自安。此方敛手少阴之散失，以和四脏，不为重坠。至于直下者，阳明胃虚也。脉缓大长，肌肤甲错。气衰血亏如绘，姑建其中。 参芪建中汤去姜。

又 照前方去糖加茯神。

又 诊脾胃脉，独大为病，饮食少进，不喜饮水，痰多嗽频，皆土衰不生金气。《金匮》谓"男子脉大为劳，极虚者亦为劳。"夫脉大为气分泄越，思虑郁结，心脾营损于上中，而阳分萎顿；极虚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亦为劳，为精血下夺，肝肾阴不自立。若脉细欲寐，皆少阴见症。今寝食不安，上中为急。况厥阴风木主令，春三月，木火司权，脾胃受戕，一定至理。建中理阳之余，继进四君子汤，大固气分，多多益善。

徐四八 因积劳，久嗽见血，是在内损伤。先圣曰："劳者温之，损者益之。"温非热药，乃温养之称。甘补药者，气温煦，味甘甜也。今医见血投凉，见嗽治肺最多。予见此治法，胃口立即败坏者不少。 归脾去木香、黄芪加杞子。

杜二八 积劳思虑，内损失血，久病秋季再发，乃夏暑气泄，劳则气愈泄不收，络空动沸，此与阴虚有别。色脉胃减，凉降非法。 人参建中汤。

庞 血大去，则络脉皆空。其伤损已非一腑一脏之间矣。秋分寒露，天气令降，身中气反升越，明明里不肯收摄，虚象何疑！今诊脉弱濡涩，肢节微冷，气伤上逆，若烟雾迷离，熏灼喉底，故作呛逆。大旨以上焦宜降宜通，下焦宜封宜固，得安谷崇生[1]，再商后法。

人参 炒黑杞子 炒黑牛膝 茯神 生苡仁 炒山药

又 血止，纳谷甚少，不饥，泄泻，此脾胃大困，阴火上触，面赤忽嘈。先理中宫，必得加餐为主。大忌寒凉治嗽，再伐脾胃生气。

人参 茯神 新会皮 山药 炙草 炒白芍

又 脉右濡，左未敛。

人参 茯神 熟术 广皮 南枣

又 左脉静而虚，右如数，初进谷食。宜培中宫，霜降后五日，以丸剂摄下。

人参 茯神 熟术 广皮 南枣 炒白芍 炙草

陈 脉如数，痰嗽失血，百日来反复不已，每咳呕而汗出。此属气伤失统，络血上泛。凡寒凉、止血、理嗽，不但败胃妨食，决无一效。从仲景"元气受损，当进甘药"，冀胃土日旺，柔金自宁。

黄芪 生白芍 五味 炙草 南枣 饴糖

某 劳伤嗽血。

生黄芪皮三钱 茯苓三钱 炙黑甘草五分 黄精三钱 南枣三钱

钱四一 形神积劳，气泄失血，食减喘促。由气分、阳分之伤，非酒色成劳之比。 黄芪建中汤去姜、桂。

陆 脉细形瘦，血后久咳不已，复加喘促。缘内损不肯充复，所投药饵，肺药理嗽居多。当此天令收肃，根蒂力怯，无以摄纳，阴乏恋阳，多升少降，静坐勉可支撑，身动勃勃气泛。所纳食物，仅得其悍气，未能充养精神矣。是本身精气暗损为病，非草木攻涤可却。山林寂静，兼用元功，经年按法，使阴阳渐交，而生生自振。徒求诸医药，恐未必有当。 建中汤去姜加茯苓。

董三六 此内损症，久嗽不已，大便不实。夏三月，大气主泄，血吐后，肌肉麻木，骨痿酸疼，阳明脉络不用。治当益气，大忌肺药清润寒凉。

黄芪 炙草 苡仁 白芨 南枣 米糖

李三一 饮酒少谷，中气先虚，酒力温散助热，络血随热气以上沸，血止之后，顿然食减脘痞，显是中气已困败。静坐稍舒，烦言咳急。当以调中为急。若见血见咳，即投寒凉，清阳愈伤，日就败坏矣。虽酒客忌甘，然救其苦寒药伤，勿拘此例。 戊己去术加南枣。

王二八 脉软，形劳失血。小建中加玉竹。

顾二八 劳心，神耗营损，上下见血，经年日衰。今勉纳谷不饥，中焦因不至运。滋阴清肺，更令伤中。无却病好药，欲冀其安，须山居静养，寒暑无害，方得坚固。异功散

钱二七 形瘦，脉左数，是阴分精夺。自述谈笑或多，或胃中饥虚，必冲气咳逆。前年已失血盈碗，此下损精血，有形难复。以略精饮食，气返不趋。急以甘药益胃。中流砥柱，病至中不可缓矣。

人参 茯神 炙草 山药

许四八 劳倦伤阳，形寒，失血咳逆。中年不比少壮火亢之嗽血。黄芪建中汤。

徐二九 奔走五日，即是劳力动伤阳气，血从右起，夜有冷汗，乃阳络空隙而泄越矣。凡治吐血之初，多投凉血降气，以冀其止。孰知阳愈渗泄，益增病剧屡矣。

黄精 黄芪 炙草 苡仁 茯神

---

① 生：经锄堂本作"土"。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汪 肝风鹘张，胃气必虚，酒客不喜柔腻，肌柔色嫩，质体气弱，清明春木大旺，理必犯土。急宜培养中宫。中有砥柱，风阳不得上越，而血可止矣。

人参 炒黄芪 炒山药 茯苓 炒白芍 炙草

朱二二 秋暑失血，初春再发，诊脉右大，颇能纳食。《金匮》云："男子脉大为劳，极虚者亦为劳。"要之，大者之劳，是烦劳伤气；脉虚之劳，为情欲致损。大旨要病根驱尽，安静一年可愈。

生黄芪 北沙参 苡仁 炙草 白芨 南枣

某 劳力烦心失血，早食则运，暮食饱胀。疏补调中方。

人参 茯苓 炙草 生谷芽 广皮 白芍

冯四五 脉弦劲，按之空豁，久嗽，先有泻血，大便不实，近又嗽血。是积劳久损，阴阳两亏。今食不欲餐，先宜甘温益气。但贫窘患此，参、苓未能常继，斯为难调。

人参 黄芪 茯苓 炙草 苡仁 白芨

许四四 频频伤风，卫阳已疏，而劳怒亦令阳伤。此失血症，当独理阳明。胃壮则肝犯自少，脉右空大可证。若三阴之热蒸，脉必参于左部。胃阳虚卫疏

人参一钱 黄芪三钱 炙草五分 煨姜一钱 南枣二钱

又 甘温益胃，血止五日，食腥嗔怒，血咳复来，不独卫阳疏豁，络脉空动若谷，岂沉寒堵塞，冀获片时之效？倘胃口拒纳，无法可投。按脉微涩，议治心营肺卫。

人参 黄芪 炙草 南枣 白芨 茯神 枣仁

汤二三 脉细促，右空大，爪甲灰枯，久嗽，入春夏见红，食减身痛，形容日瘁。是内损难复，与养营法。营虚

人参 炒白芍 归身 炙草 桂枝木 广皮 煨姜 南枣

丁二七 夏季痰嗽，入冬失血，自述昼卧安逸，微寒热不来，则知二气已损伤，身动操持，皆与病相背。脉大无神，面无膏泽，劳怯不复元大著。温养甘补，使寝食两安。若以痰嗽为热，日饵滋阴润肺，胃伤变症，调之无益。 归芪异功散

陈二八 失血，前后心痛。 归建中去姜。

某 形瘦色枯，脉濡寒热，失血心悸，是营伤。归芪建中去姜。

某 脉芤，汗出，失血背痛，此为络虚。

人参 炒归身 炒白芍 炙草 枣仁 茯神

某氏 失血半年，心悸忡，胁下[1]。络脉空隙，营液损伤。议甘缓辛补。

枸杞 柏子仁 枣仁 茯神 炙草 桂圆

又 生地 阿胶 小麦 广三七 乌贼骨 菟丝子 茯神 扁豆

夜服三钱。

徐四九 馆课之劳，心脾营伤，食酸助木，中土更亏，春阳主升，血乃大吐。况茹素既久，当培土。营阴损极，热自内炽，非实火也。 归脾汤去参。

陈二三 先患失血，复遭惊骇，平素有遗泄，独处呓语，是有形精血、无形神气交伤。漫言治痰治血，真粗工卑陋矣。补精宜填，安神宜静。然无形真气为要，与心脾二经主治[2]。

人参一钱半 当归一钱半 茯神三钱 枣仁三钱 远志七分 炙草三分 桂圆二钱 龙齿二钱 金箔五张，冲入

宓 遇节血症反复，脉弱废食，胁痛胃软。无治咳止血之理，扶得胃口受纳，可商调理。

人参 炙黄芪 当归炭 枣仁 茯神 炙草 桂圆肉

又 归脾去木香、远志加枸杞子。

关三二 思郁伤于心脾，二脏主乎营血，营出中焦，脏阴受损，阴虚生热，熏蒸络脉，致血不宁静，食少痰多，色泽少华，皆虚象也。不宜久进凉润嗽药，当以钱氏异功散，间进归脾汤减木香。

马六七 上秋下血，今年涌血，饮橘饼汤甘辛，心中如针刺。营枯液耗，不受辛药，但以甘药柔剂，与心脾有益。

人参 黄精 茯神 柏子仁 炙草 南枣

某 老弱虚咳，失血。

---

① 下：此后经锄堂本有"动"字。

② 主治：原作"去活"，据经锄堂本改。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生黄芪皮 归身 煨姜 大枣

冯 诊脉左手平和，尺中微动，右手三部，关前动数，尺脉带数，夜卧不寐，咳呛有血，昼日咳呛无血，但行走微微喘促。夫阴阳互为枢纽，隆冬天气藏纳，缘烦心劳神，五志皆动，阳不潜伏，当欲寐之时，气机下潜，触其阳气之升，冲脉升动，络中之血，未得宁静，随咳呛溢于上窍。至于步趋言谈，亦助其动搏气火。此咳呛喘息失血，同是一原之恙，当静以制动，投药益水生金，以制君相之火。然食味宜远辛辣热燥。凡上实者必下虚，薄味清肃上焦，正谓安下，令其藏纳也。愚见约方，参末俟裁。劳心过度阳升

生扁豆一两，勿碎 麦冬二钱 川斛一钱半 上阿胶二钱 小根生地二钱 真北沙参一钱半

又 诊脉同前述，心中怯冷，交四更咽中干，咳呛连声，必血已盈口。论心营肺卫，皆在上焦。更拟敛心液滋肺津一法。

炒枣仁五钱，勿研 鲜生地三钱 天冬一钱 炒麦冬一钱 茯神一钱半 黑牛膝一钱半 茜草一钱 参三七一钱，磨冲

又 熟地四钱 生地二钱 天冬一钱 麦冬一钱 北沙参三钱 茯神一钱

卧时服天王补心丹。

查十二 舌辣，失血，易饥。心营热

生地 玄参 连翘心 竹叶心 丹参 郁金汁

陈 血止，脉两寸未和。仍议心营肺卫方。

生地 生扁豆 麦冬 北沙参 丹参 茯苓

陈 夜热，邪迫血妄行。议清营热。

犀角 鲜生地 丹皮 白芍

邵 营热失血。

生地 竹叶心 玄参 丹参 川斛 茯神

王二十 脉右大，失血知饥，胃阳上逆，咽干喉痒。胃阴虚

生地 扁豆 玄参 麦冬 川斛 新荷叶汁

某四九 脉右涩，初气冲失血，咳逆，能食无味，血来潮涌。乃阳明胃络空虚，血随阳升而然。法当填中为要着，莫见血治咳，而用肺药。斯症可图，正在此欤？

大淡菜一两 生扁豆五钱 麦冬三钱 川斛三钱 茯神三钱 牛膝炭一钱半

陶十六 色黄，脉小数，右空大，咳呕血溢，饮食渐减。用建中旬日颇安，沐浴气动，血咳复至。当以静药养胃阴方。《金匮》麦门冬汤去半夏。

郭 脉右部不鼓击应指，惟左寸数疾。昨晚失血之因，因于伛偻拾物，致阳明脉络血升。今视面色微黄，为血去之象，不宜凉解妨胃。仿古血脱必先益气，理胃又宜远肝。

人参秋石水拌烘 黄芪 阿胶 茯神 炙草 生白芍

王三六 肠红愈后，吐血一两月必发，此阳明胃络气血皆多，故吐后寝食如昔。久发阴亏，仍有内损之忧。宜养肺胃之阴以和阳。

生黄芪 北沙参 麦冬 生甘草 茯神

元米汤煎

程二七 吐血数发，肢震，面热汗出，寐中惊惕。盖阳明脉络已虚，厥阴风阳上炽，饮食不为肌肤，皆消烁之征也。

生黄芪 北沙参 生牡蛎 麦冬 小麦 南枣

程二一 脉左小数，右弦，食减不饥，易于伤风，大便结燥，冬春已见血症。夫胃阳外应卫气，九窍不和，都属胃病。由冬失藏聚，发生气少，遇长夏热蒸，真气渐困故也。急宜绝欲静养，至秋分再议。

参须 黄芪皮 鲜莲子 茯神 炒麦冬 生甘草

某 着右卧眠，喘咳更甚，遇劳动阳，痰必带血。经年久嗽，三焦皆病。麦门冬汤。

华三八 劳怒用力，伤气动肝，当春夏天地气机皆动，病最易发。食减过半，热升冲咽，血去后，风阳皆炽。镇养胃阴，勿用清寒理嗽。

生扁豆 沙参 天冬 麦冬 川斛 茯神

又 冲气攻腹绕喉，乃肝胆厥阳肆横；久久虚损，而呕痰减食，皆犯胃之象。若不静养，经年必甚。

甜北沙参 生白扁豆 生黄芪皮 茯神 炙草

白糯米半升，泡清汤煎药。

徐 阴脏失守，阳乃腾越，咳甚血来，皆属动象，静药颇合，屡施不应，乃上下交征，阳明络空，随阳气升降自由。先以柔剂填其胃阴，所谓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执中近之。《金匮》麦门冬汤去半夏加黄芪。

某五九 失血后，咳嗽不饥，此属胃虚。宜治阳明。

甜北参 生扁豆 麦冬 茯神 川斛

陆 食酸助木，胃土受侮，脘中阳逆，络血上溢。《内经》辛酸太过，都从甘缓立法。谷少气衰，沉苦勿进。

生扁豆 北沙参 炒麦冬 茯苓 川斛 甘蔗浆

又 甘凉养胃中之阴，痰少血止，两寸脉大，心烦脊热，汗出。营热气泄之征，议用竹叶地黄汤。

鲜生地 竹叶心 炒麦冬 建莲肉 川斛 茯神

陶四一 两年前吐血咳嗽。夏四月起，大凡春尽人夏，气机升泄，而阳气弛张极矣。阳既多动，阴乏内守之职司，络血由是外溢。今正交土旺发泄，欲病气候，急养阳明胃阴。夏至后，兼进生脉之属，勿步趋于炎燔烈日之中，可望其渐次日安。 《金匮》麦门冬汤去半夏。

王二八 见红两年，冬月加嗽，入春声音渐嘶，喉舌干燥。诊脉小坚，厚味不纳，胃口有日减之虞。此甘缓益胃阴主治。

麦冬 鸡子黄 生扁豆 北沙参 地骨皮 生甘草

卢四四 脉大色苍，冬月嗽血，纳谷减半，迄今干咳无痰，春夏间有吐血。夫冬少藏聚，阳升少制，安闲静养，五志气火自平，可望病愈。形瘦谷减，当养胃土之津以生金。

甜北参 麦冬 玉竹 木瓜 生扁豆 生甘草

某二二 脉右大左虚。夏四月，阳气正升，烦劳过动其阳，络中血溢上窍，血去必阴伤生热。宜养胃阴，大忌苦寒清火。

北沙参 生扁豆 麦冬 生甘草 茯神 川斛

某二九 脉搏，血涌，饥易纳食，风阳过动而为消烁。若不自保摄，饵药无益。

生地 天冬 丹参 茯苓 生扁豆 川斛

倪三一 阳明脉弦空，失血后，咽痹即呛。是纳食虽强，未得水谷精华之游溢。当益胃阴。

北沙参 生扁豆 麦冬 杏仁 生甘草

糯米汤煎。

徐三一 失血能食，痰嗽，色苍脉数。可与甘凉养胃中之阴，胃和金生。痔血便燥，柔药最宜。

生扁豆 生地 天冬 麦冬 银花 柿饼灰 侧柏叶

某 失血咽干。

稆豆皮三钱 丹参一钱 麦冬一钱半 川斛一钱半 藕汁一小杯

陈 胃虚，客气上逆为呃噫，痰带血星，咽中微痛。姑拟镇摄法。胃虚气逆

人参 熟地炭 五味 茯神 青铅

又 照前方去青铅加麦冬、川斛、远志炭。

孙三五 脉小弦，血去食减。服地黄柔腻，反觉呆滞，且不喜肥甘。议两和肝胃。肝胃不和

苏子 茯苓 金石斛 降香 钩藤 黑山栀

蔡三九 新沐热蒸气泄，络血上溢出口。平昔痰多，又不渴饮，而大便颇艰。此胃气不得下行为顺之旨。兼以劳烦嗔怒。治在肝胃。

金石斛 紫降香 炒桃仁 橘红 苡仁 茯苓

万 脉数左坚。当夏四月，阳气方张，陡然嗔怒，肝阴勃升，络血上涌。虽得血止，而咳逆欲呕，眠卧不得欹左。此肝阳左升太过，木失水涵，阴亏则生热，是皆本体阴阳迭偏，非客邪实火可清可降之比，最宜恬澹无为，安静幽闲。经年不反，可望转偏就和。但图药治，难减损怯矣。经云："吸咳之状，咳逆而呕。"木犯胃土贯膈，即至冲咽入肺，肺衰木反刑金。从《内经》甘缓以制其急。

米炒麦冬 糯稻根须 女贞子 茯神 生甘草 南枣肉

又 乙癸同治，益胃养阴。

人参秋石汤洗，烘干为末 生地 熟地 天冬 麦冬

以人参末收实。

某 血去胃伤，当从中治。况五年前劳怒而得病，肝木无不克土。医者温补竞进，气壅为胀，至夜咽干无寐，食物不思，杳不知味，为呕为咳，全是胃阳升逆。经云："胃不和，则卧不安。"而阳不潜降，似属浊气胶痰有形之物，阻挠升降而然。古人有"二虚一实，当先治实，以开一面"之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文，余从胃病为主，制肝救中，理气清膈，乃不足中有余圆通之治。此机勿得乱治。

人参 枳实 半夏 杏仁 甘草 竹茹 生姜 大枣

李 暴怒，肝阳大升，胃络血涌甚多，已失气下行为顺之旨。《仲淳吐血三要》云："降气不必降火。"目今不饥不纳，寒腻之药所致。

炒苏子 降香汁 山栀 炒山楂 郁金 茯苓 川斛 丹参

某 左脉细坚搏指，肝阳逆，失血，汗。

熟地 五味 炙草 牛膝 白芍 桂心 童便冲

李氏 脉细小如无。素多郁怒，经来即病，冬月胃痛，随有咯血不止，寒战面赤，惊惕头摇。显是肝阳变风，络血沸起，四肢逆冷，真气衰微。《内经》有"肝病暴变"之文，势岂轻渺！议用景岳镇阴煎法，制其阳逆，仍是就下之义。

熟地炭 牛膝炭 肉桂 茯神 生白芍 童便

又 经来血止，肝病何疑？

炒楂肉 当归 炒延胡 泽兰 桃仁 茯苓

沈氏 血后久咳，脘痛食减，经闭便溏。拟进疏泄肝气。肝气

苏子 炒丹皮 桃仁 郁金 钩藤 白芍

蔡三七 水寒外加，惊恐内迫，阴疟三年，继患嗽血，迄今七年，未有愈期。询及血来紫块，仍能知味安谷。参其疟伤惊伤，必是肝络凝瘀，得怒劳必发。勿与酒色伤损，乱投滋阴腻浊之药。恐胃气日减，致病渐剧。血络痹阻

桃仁三钱 鳖甲三钱 川桂枝七分 归须一钱 大黄五分 茺蔚子二钱

柴二五 劳伤，寒暖不匀，胁痛嗽血，食物不减。宜降气和络。

苏子 茯苓 降香 橘红 桔梗 苡仁 韭白汁

陆 交春分前五日，肝木升旺之候，涎血大吐，胸脘不爽。此久郁气火灼热，神志失守，遂多惊恐，络中之血，随火升气逆而上。当先降其气，不宜寒苦碍阻。

苏子 降香 丹参 楂肉 桃仁 郁金 茯苓 黑栀皮

吴 脉涩，能食，咳血。

降香 桃仁 郁金 苏子 炒山楂 苡仁 韭白汁冲入

姚四五 此劳伤身动失血，胁有瘕聚，因咳甚而血来。先宜降气。

苏子 苡仁 茯苓 黑山栀 丹皮 降香 荆芥炭 牛膝炭 藕汁

吴三四 形畏冷，寒热，左胁有宿痞，失血咳嗽。曾骤劳力，经年疟羸，药不易效。

旋复花 新绛 归须 炒桃仁 柏子仁 茯神

何三七 左乳傍胁中，常似针刺，汗出，心嘈能食。此少阳络脉，阳气燔灼，都因谋虑致伤，将有络血上涌之事。议清络宣通，勿令瘀着。

生地 丹皮 泽兰叶 桃仁 郁金 琥珀末

又 服通络方，瘀血得下，新血亦伤，嘈杂善饥。阳亢燔灼，营阴不得涵护也。仍以和阳熄风方法。

阿胶 鸡子黄 生地 麦冬 生甘草 生白芍

王二十 吐血后，不饥，胸背痛。

苏子 桔梗 郁金 蒌皮 山栀皮 降香

罗十八 因左脉坚搏，两投柔剂和阳益阴，血未得止，而右胸似痞，左胁中刺痛，此少阳络脉经由之所。夫胆为清净之腑，阴柔滋养，未能宣通络中，是痛咳未罢。议以辛润宣畅通剂。

桃仁 丹皮 归须 柏子仁 泽兰 降香末

又 照前方去降香末、泽兰加黑山栀皮。

又 辛润，痛嗽皆减，略进苦降，胁右皆痛。不但络空，气分亦馁。古人以身半以上为阳，原无取乎沉苦。

桃仁 柏子仁 鲜生地 玄参 鲜银花

程四一 脉左弦，右小濡。据病原起于忧郁，郁勃久而化热，蒸迫络脉，血为上溢。凝结成块者，离络留而为瘀也。血后纳食如昔，是腑络所贮颇富。况腑以通为用，血逆气亦上并。漉漉有声，皆气火旋动，非有形质之物。凡血病五脏六腑皆有，是症当清阳明之络为要。至于病发，当治其因，又不必拘执其常也。

枇杷叶 苡仁 茯苓 苏子 桑叶 丹皮 炒桃仁 降香末

某二八 努力咳血，胸背悉痛。当用仲淳法。

苏子 降香汁 炒丹皮 苡仁 冬瓜仁 炒桃仁 牛膝 川贝母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某 冬令过温，人身之气不得潜藏，阴弱之质，血随气逆，诊得阳明脉动，吐出瘀黑。络中离位之血尚有，未可以止涩为事。

生地 丹参 丹皮 降香 桃仁 牛膝 韭汁童便冲

某 肝逆失血。

苏子 郁金 降香汁 炒丹皮 钩藤 赤芍 丹参 茯苓

白糯米汤煎。

侯十九 胃脘当心、肝经交络所过，上布于肺，咳嗽胃旁作酸，腹膜胀，络气逆也，当虑失血。脉数能食。宜和络气。

生地 桃仁 桑叶 丹皮 麦冬 茯神

陈二七 吐血八日，脘闷胁痛，肢冷，络伤气窒。先与降气和血。血络痹，胸胁痛

苏子 郁金 杏仁 茯苓 桃仁 降香

翁二二 问诵读静坐，痰血夏发，入冬不已，胸胁痛引背部，脉小微涩，非欲伤阴火，夫痛为络脉失和，络中气逆血上。宗仲淳气为血帅。

苏子 苡仁 茯苓 山楂 桑叶 丹皮 降香末 老韭白

江 诊脉数，涕有血，嗽痰。冷热外因动肺，缘素患肝痹，左胁不耐卧着。恐阳升血溢，微用苦辛泄降，不宜通剂。

黑山栀 桑叶 花粉 知母 瓜蒌皮 降香

沈 左胁岑胀，攻触作楚，咳痰带血。无非络中不得宁静。姑进降气通络方。

降香汁 苏子 苡仁 茯苓 橘红 钩藤 白蒺 韭白汁

又 脉右长，呛血。仍宜降气。

苏子 苡仁 茯苓 山栀 丹皮 钩藤 郁金

金二九 饥饱劳力，气逆血瘀，胸痛频吐。此液耗阳升，上逆不已，血无止期。先宜降气通调，莫与腻塞。

苏子 降香 桃仁 丹参 韭白汁 山栀 茯苓

某四一 脉弦，失血，胁痛气逆。

枇杷叶三钱 冬瓜子三钱 苏子一钱 苡仁三钱 炒丹皮一钱 桃仁三钱 降香汁八分 牛膝炭一钱半

方四二 忧思怫郁，五志气火内燔，加以烟辛泄肺，酒热戕胃，精华营液，为热蒸化败浊。经云："阳络伤则血外溢。"盖胃络受伤，阳明气血颇富，犹勉强延磨岁月。至于阳明脉络日衰，斯背先发冷，右胁酸疼，而咳吐不已。胃土愈惫，肝木益横，厥阳愈逆，秽浊气味，无有非自下泛上。大凡左升属肝，右降属肺，由中焦胃土既困，致有升无降，壅阻交迫，何以着左卧眠，遏其升逆之威。且烦蒸热灼，并无口渴饮水之状，病情全在血络。清热滋阴之治，力量不能入络。兹定清养胃阴为主，另进通络之义。肝胆厥阳少和，冀其涎少胁通。积久沉疴，调之非易。

桑叶 丹皮 苡仁 苏子 钩藤 郁金 降香 桃仁

又 桑叶 枇杷叶 苡仁 大沙参 苏子 茯苓 郁金 降香

又 早服琼玉膏。

胡六七 有年冬藏失司，似乎外感热炽，辛散苦寒，是有余实症治法。自春入夏，大气开泄，日见恹恹衰倦，呼吸喉息有声，胁肋窒板欲痛，咯呛紫血，络脉不和。议以辛补通调，不致寒凝燥结，冀免关格上下交阻之累。

柏子仁 细生地 当归须 桃仁 降香 茯神

石三四 先有骨痛鼓栗，每至旬日，必吐血碗许，自冬入夏皆然。近仅可仰卧，着右则咳逆不已。据说因怒劳致病，都是阳气过动，而消渴舌翳，仍纳谷如昔。姑以两和厥阴阳明之阳，非徒泛泛见血见嗽为治。怒劳血痹

石膏 熟地 麦冬 知母 牛膝

又 石膏 生地 知母 丹皮 大黄 桃仁 牛膝

蒋六二 宿伤，怒劳动肝，血溢紫块。先以降气导血。

苏子 降香末 桃仁 黑山栀 金斛 制大黄

又 天地杞圆加枣仁、茯神。

某 形盛脉弦，目眦黄，咳痰粘浊，呕血。此胃有湿热胶痰，因怒劳动肝，故左胁中痛，血逆而上，非虚损也。当薄味静调，戒嗔怒，百日可却。

苏子 降香 广皮白 生姜 桃仁 郁金 金斛

六服后，接服海粉丸半斤。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某 向有背痛，尚在劳力，气逆咳血，乃劳伤病也。劳力伤

归建中去姜加茯苓。

某二八 努力伤络，失血面黄，口中味甜，脘中烦闷冲气。病在肝胃，勿以失血，治以滋腻。

旋复花 代赭石 半夏 淡干姜 块茯苓 南枣肉

吕二九 脉数上出，右胁上疼，则痰血上溢，必因嗔怒努力劳烦，致络中气阻所致。宜安闲静摄，戒怒慎劳。一岁之中，不致举发，可云病去。

降香末八分，冲 炒焦桃仁三钱 丹皮一钱 野郁金一钱 茯苓三钱 黑山栀一钱 丹参一钱 橘红一钱

吴氏 气塞失血，咳嗽心热，至暮寒热，不思纳谷。此悒郁内损，二阳病发心脾。若不情怀开爽，服药无益。郁

阿胶 麦冬 茯神 白芍 北沙参 女贞子

李氏 情志久郁，气逆痰喘，入夏咳血，都因五志阳升。况脘有聚气，二年寡居，隐曲不伸，论理治在肝脾，然非药饵奏功。

降香末 枇杷叶 苏子 郁金 瓜蒌皮 黑栀皮 茯苓 苡仁

吴氏 郁损，咳血频发，当交节气逆，呕吐肢冷厥逆。所现俱是虚劳末路，岂是佳景？勉拟方。

生白芍 乌梅 炙草 炒麦冬 茯神 橘红

张氏 失血，口碎舌泡。乃情怀郁勃内因，营卫不和，寒热再炽，病郁延久为劳，所喜经水尚至。议手厥阴血分主治。

犀角 金银花 鲜生地 玄参 连翘心 郁金

失血一症，名目不一，兹就上行而吐者言之。三因之来路宜详也。若夫外因起见，阳邪为多。盖犯是症者，阴分先虚，易受天之风、热、燥、火也。至阴邪为患，不过其中之一二耳。其治法总以手三阴为要领，究其病在心营肺卫如何。若夫内因起见，不出乎嗔怒郁勃之激伤肝脏，劳形苦志而耗损心脾，及恣情纵欲以贼肾脏之真阴真阳也，又当以足三阴为要领，再审其乘侮制化如何。若夫不内不外因者，为饮食之偏好，努力及坠堕之伤，治分脏腑经络之异。要知外因而起者，必有感候为先；里因而起者，必有内症可据。此三因根蒂用药，切勿混乱。大凡理肺卫者，用甘凉肃降，如沙参、麦冬、桑叶、花粉、玉竹、川斛等类；治心营者，以轻清滋养，如生地、玄参、丹参、连翘、竹叶、骨皮等类。以此两法为宗，随其时令而加减。若风淫津涸，加以甘寒，如芦根、蔗汁、薄荷、羚羊之品。若温淫火壮，参入苦寒，如山栀、黄芩、杏仁、石膏之品。若暑逼气分，佐滑石、鲜荷之开解。在营与银花、犀角之清芳，秋令选纯甘以清燥，冬时益清补以助藏。凡此为外因之大略。所云阴邪为患者，难以并言也。旧有麻黄人参芍药汤，先生有桂枝加减法。至于内因伤损，其法更繁。若嗔怒而动及肝阳，血随气逆者，用缪氏气为血帅法，如苏子、郁金、桑叶、丹皮、降香、川贝之类也。若郁勃日久而伤及肝阴，木火内燃阳络者，用柔肝育阴法，如阿胶、鸡黄、生地、麦冬、白芍、甘草之类也。若劳烦不息，而偏损心脾，气不摄血者，用甘温培固法，如保元汤、归脾汤之类也。若纵欲而竭其肾真，或阳亢阴腾，或阴伤阳越者，有从阴从阳法，如青铅六味、肉桂七味，并加童便之类也。若精竭海空，气泛血涌者，先生用急固真元，大补精血法，如人参、枸杞、五味、熟地、河车、紫石英之类也。凡此为内因之大略。至于不内不外因，亦非一种，如案中所谓烟辛泄肺、酒热戕胃之类，皆能助火动血，有治上治中之法，如苇茎汤、甘露饮、茅根、藕汁等剂，在人认定而用之可也。坠堕之伤，由血瘀而泛，大抵先宜导下，后宜通补。若努力为患，属劳伤之根，阳动则络松血溢，法与虚损有间，滋阴补气，最忌凝涩，如当归建中汤、旋复花汤、虎潜丸、金刚四斤丸，取其有循经入络之能也。凡此为不内外因之大略。但血之主司者，如心、肝、脾三脏；血之所生化者，莫如阳明胃腑。可见胃为血症之要道，若胃有不和，当先治胃也。《仁斋直指》云："一切血症，经久不愈，每每以胃药收功。"想大黄黄连泻心汤、犀角地黄汤、理中汤、异功散，虽补泻寒温不同，确不离此旨，所以先生发明治胃方法独多：有薄味调养胃阴者，如《金匮》麦冬汤及沙参、扁豆、茯神、石斛之类；有甘温建立中阳者，如人参建中汤及四君子加减之类；有滋阴而不碍胃、甘守津还者，如复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脉汤加减之类；其余如补土生金法、镇肝益胃法、补脾疏胃法、宁神理胃法、肾胃相关法，无分症之前后，一遇胃不加餐，不饥难运诸候，每从此义见长。源源生化不息，何患乎病之不易医也？邵新甫

失音

吴三六 外冷内热，久逼失音。用两解法。寒热客邪迫肺

麻杏甘膏汤。

宋三十 先失音，继喉痹，是气分窒塞。微寒而热，水饮呛出，咯痰随出随阻，此仍在上痹。舌黄口渴。议与苦辛寒方。

射干 麻黄 杏仁 生甘草 石膏 苡仁

陆二二 秋凉燥气咳嗽，初病皮毛凛凛，冬月失音，至夏未愈，而纳食颇安。想屡经暴冷暴暖之伤，未必是二气之馁。仿金实无声议治。

麻黄 杏仁 生甘草 石膏 射干 苡仁

乂 芦根汁 杏仁汁 莱菔汁 鲜竹沥

熬膏。

范三二 气燥，喉痹失音。少阳木火犯上，胆火烁喉

生鸡子白 冬桑叶 丹皮 麦冬 生白扁豆壳

某 喉干失音，一月未复，津液不上供，肺失清肃，右寸脉浮大。气分燥津液亏

枇杷叶一钱半 马兜铃八分 地骨皮一钱 桑皮八分 麦冬一钱 生甘草三分 桔梗六分 白粳米二钱

某 血后音哑，便溏。失血津液亏

生扁豆 炒白芍 炙草 川斛 山药 米糖 大枣

何 劳损，气喘失音，全属下元无力，真气不得上注。纷纷清热治肺，致食减便溏，改投热药，又是劫液，宜乎喉痛神疲矣。用补足三阴方法。阴虚

熟地 五味 炒山药 茯苓 芡实 建莲肉

孙二一 久咳，失音喉痹。

陈阿胶同煎，二钱 生鸡子黄同煎，一枚 炒麦冬一钱半 川斛三钱 甜北沙参一钱半 炒生地二钱 生甘草三分 茯神一钱半

夫宫商角徵羽，歌哭呼笑呻，此五脏所属之音声也。原其发声之本在于肾，其标则在乎肺。病有虚实，由咳嗽而起者居多；或肺有燥火，外感寒邪，火气郁而喑者；有肺金燥甚，木火上炎，咽干喉痹而喑者；有风热痰涎，壅遏肺窍而喑者；有嗔怒叫号，致伤会厌者；亦有龙相之火上炎，凌烁肺金，久咳不已而喑者；有内夺而厥，则为喑痱，此肾虚也。是即暴中之不能言者也。先生有"金空则鸣，金实则无声，金破碎亦无声"，此三言足以该之矣。有邪者，是肺家实也；无邪者，是久咳损肺，破啐无声也。其治法：有寒者散寒，有火者清火，有风痰则祛风豁痰。若龙相上炎烁肺者，宜金水同治。若暴中之喑，全属少阴之虚，宜峻补肝肾，或稍兼痰火而治之。其用药总宜甘润，而不宜苦燥，斯得之矣。华岫云

肺痿

洪三二 劳烦经营，阳气弛张，即冬温外因咳嗽，亦是气泄邪侵。辛以散邪，苦以降逆，希冀嗽止，而肺欲辛，过辛则正气散失，音不能扬，色消吐涎喉痹，是肺痿难治矣。仿《内经》气味过辛，主以甘缓。苦辛散邪伤肺胃津液

北沙参 炒麦冬 饴糖 南枣

查二四 脉细心热，呼吸有音，夜寤不寐，过服发散，气泄阳伤，为肺痿之疴。仲景法以胃药补母救子，崇生气也。《金匮》麦门冬汤。

徐四一 肺痿，频吐涎沫，食物不下，并不渴饮，岂是实火？津液荡尽，二便日少。宗仲景甘药理胃，乃虚则补母，仍佐宣通脘间之扞格。

人参 麦冬 熟半夏 生甘草 白粳米 南枣肉

沈 积劳忧思，固是内伤。冬温触人而为咳嗽，乃气分先虚，而邪得外凑。辛散，斯气分愈泄，滋阴非能安上。咽痛音哑，虚中邪伏，恰值春暖阳和，脉中脉外，气机流行，所以小效旬日者，生阳渐振之象。谷雨暴冷骤加，卫阳久弱，不能拥护，致小愈病复。诊得脉数而虚，偏大于右寸，口吐涎沫，不能多饮汤水，面色少华，五心多热，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而足背浮肿。古人谓"金空则鸣，金实则无声，金破碎亦无声，"是为肺病显然。然内伤虚馁为多，虚则补母，胃土是也。肺痿之疴，议宗仲景麦门冬汤。

王三十　溃疡流脓经年，脉细色夺，声嘶食减，咳嗽，喉中梗痛。皆漏损脂液，阴失内守，阳失外卫，肺痿之疴，谅难全好。液伤卫虚

人参　黄芪　苡仁　炙草　归身　白芨

顾三六　久咳神衰，气促汗出，此属肺痿。

黄芪蜜炙，八两　生苡仁二两　白百合四两　炙黑甘草二两　白芨四两　南枣四两

水熬膏，米饮汤送。

汤　肺气不降，咳痰呕逆。肺气不降

鲜芦根　桃仁　丝瓜子　苡仁

肺痿一症，概属津枯液燥，多由汗下伤正所致。夫痿者，萎也，如草木之萎而不荣，为津亡而气竭也。然致痿之因，非止一端。《金匮》云："或从汗出，或从呕吐，或从消渴、小便利数，或从便难，又被快药下之，重亡津液，故令肺热干痿也。"肺热干痿，则清肃之令不行，水精四布失度，脾气虽散，津液上归于肺，而肺不但不能自滋其干，亦不能内洒陈于六腑，外输精于皮毛也。其津液留贮胸中，得热煎熬，变为涎沫，侵肺作咳，唾之不已。故干者自干，唾者自唾，愈唾愈干，痿病成矣。《金匮》治法，责得其精意。大意生胃津，润肺燥，补真气，以通肺之小管；清火热，以复肺之清肃。故《外台》用炙甘草汤，在于益肺气之虚，润肺金之燥。《千金》用甘草汤及生姜甘草汤，用参、甘以生津化热，姜、枣以宣上焦之气，使胸中之阳不滞，而阴火自熄也。及观先生之治肺痿，每用甘缓理虚，或宗仲景甘药理胃、虚则补母之义，可谓得仲景心法矣。邹时乘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临证指南医案卷三

遗精

陈 厥后，吸短多遗。议摄下焦。阴虚阳动

熟地四钱 桑螵蛸二钱 覆盆子一钱 五味一钱 湖莲三钱 芡实二钱 茯神三钱 山药二钱

某四十 梦遗精浊，烦劳即发，三载不痊。肾脏精气已亏，相火易动无制，故精不能固，由烦动而泄。当填补下焦，俾精充阳潜，可以图愈。

熟地八两 麦冬二两 茯神二两 五味二两 线胶四两 川斛膏四两 沙苑二两 远志一两 芡实三两 湖莲三两 金樱膏丸。

马二二 阴虚体质，常有梦泄之疾。养阴佐以涩剂，仍参入通药可效。 六味去丹、泽加湖莲、芡实、五味、远志、秋石· 金樱膏丸。

张 阴精走泄，阳失依附，上冒为热，坎水中阳不藏。古人必以厚味填之，介类潜之，乃从阴以引阳，与今人见热投凉不同。

熟地 龟甲 淡菜 青盐 茯神 柏子仁 女贞子 山药 旱莲草

某三一 脉左弦右濡，梦遗，咳逆气急。

熟地 麦冬 萸肉 五味 牡蛎 茯神 女贞子 山药 湖莲 川斛膏 芡实

金樱膏加蜜丸，每服四五钱，淡盐汤下。

杨 脉垂入尺，有梦遗精。议填阴摄固其下。

熟地 萸肉 五味 山药 茯神 覆盆子 远志 线胶 湖莲 芡实

金樱膏丸盐汤下。

刘 先患目疾，流泪，嘈杂不欲食，内郁勃，阳气过动，阴虚不主摄纳，春半连次遗泄，腰脊酸楚，皆肝肾病矣。

熟地 龙骨 萸肉 茯神 丹皮 湖莲 芡实 远志

某 劳损漏疡，大便时溏，阴火上升，下则遗滑。

熟地 龟版 芡实 山药 女贞 建莲 炙草 稆豆皮

某 少年频频遗精，不寐心嘈。乃属肾中有火，精得热而妄行，日后恐有肾消之累。

焦黄柏 生地 天冬 茯苓 煅牡蛎 炒山药

某 脉虚色白，陡然大瘦，平昔形神皆劳，冬至初阳动，精摇下泄，加以夜坐不静养，暴寒再折其阳，身不发热，时时惊惕烦躁。从仲景亡阳肉瞤例，用救逆汤法。必得神气凝静，不致昏痉瘛疭之变。 救逆汤去芍。

费 色苍脉数，烦心则遗。阳火下降，阴虚不摄，有湿热下注，此固涩无功。阴虚湿热

萆薢 黄柏 川连 远志 茯苓 泽泻 桔梗 苡仁

吴二二 病形在肾肝，但得泻头中痛微缓，少腹阴囊亦胀。想阴分固虚，而湿热留着，致腑经之气，无以承流宣化，理固有诸。先泄厥阴郁热，兼通腑气再议。

龙胆草 胡黄连 萆薢 丹皮 茯苓 泽泻

又 阅病原，是脏阴阴精之亏，致阳浮头痛，兼有遗精，月数发。下虚上实，纯以补涩，决不应病。性不耐丸剂，与通摄两用。

龟版 秋石 熟地 女贞 远志 芡实 湖莲 茯苓 熬膏。

钱二十 脉右弦左垂，阴虚湿热，遗精疮蚀。

黄柏 知母 熟地 萆薢 茯苓 远志

蜜丸。

某 梦遗病，乃是阴气走泄，而湿热二气乘虚下陷，坠自腰中至囊，环跳膝盖诸处可见。久遗八脉皆伤，议用通药，兼理阴气。 猪苓汤。

又 熟地 五味 芡实 茯苓 湖莲 山药

宋二三 无梦频频遗精，乃精窍已滑。古人谓"有梦治心，无梦治肾"。肾阴久损，阳升无制，喉中贮痰不清，皆五液所化，胃纳少而运迟。固下必佐健中。下损及中，兼治脾胃

人参 桑螵蛸 生龙骨 锁阳 芡实 熟地 茯神 远志

https://cnzyy.org

金樱膏丸。

华二九 神伤于上，精败于下，心肾不交，久伤精气不复谓之损。《内经》治五脏之损，治各不同。越人有"上损从阳，下损从阴"之议。然必纳谷资生，脾胃后天得振，始望精气生于谷食。自上秋至今日甚，乃里真无藏，当春令泄越，生气不至，渐欲离散，从来精血有形，药饵焉能骤然充长？攻病方法，都主客邪，以偏治偏。阅古东垣、丹溪辈，于损不肯复者，首宜大进参、术，多至数斤，谓"有形精血难生，无形元气须急固"耳。况上下交损，当治其中。若得中苏加谷，继参人摄纳填精敛神之属。方今春木大泄，万花尽放，人身应之，此一月中，急挽勿懈矣。

参术膏 米饮调送。接进寇氏桑螵蛸散去当归。

此宁神固精，收摄散亡，乃涩以治脱之法。

又 半月来，服桑螵蛸散以固下，参术膏以益中，遗滑得止，其下关颇有收摄之机，独是昏夜将寝，心中诸事纷纷来扰。神伤散越，最难敛聚。且思虑积劳，心脾营血暗损，血不内涵，神乃孤独。议用严氏济生归脾方，使他脏真气，咸归于脾。今夏前土旺司令，把握后天，于理最合。归脾汤。

又 立夏四日，诊左脉百至余，颇有敛聚之意，右关及尺，扎动若革。按脐下过寸，动气似若穿梭。此关元内空，冲脉失养，而震跃不息。此女子胞胎、男子聚精之会也。大凡内损精血形气，其胃旺纳食者，务在滋填。今食减不纳，假寐片晌，必烦惊惕，醒而汗。自述五心热炽，四肢骨节热痿如堕。明是阴精内枯，致阳不交阴，转枯转涸，自下及中至上。前投桑螵蛸散，固涩精窍，遗滑经月不来，奈寝食不加，后天生气不醒，浓厚填补，于理难进。即参术甘温益气，又恐益其枯燥，宜参生脉以滋三焦，晨进人乳一杯，使气血阴阳，引之导之，迎夏至一阴来复。早用人乳一盏，隔汤炖热服。午后略饥，用生脉四君子汤。

又 一月来，虽经反复，参脉症形色，生阳颇有根蒂，近食蚕豆滞气，腹中微膨，食后口味酸浊。是久卧重着，脾阳运动之机尚少，而火升心烦，动气汗出遗精，虽减于昔，未得平复。总是内损已深。若调治合宜，只要精气复得一分，便减一分病象。长夏脾胃主令，培土助纳为要，而精气散越，仍兼摄固之法。刻下味酸微膨，补脾少佐疏胃，宜晚进，其早上另制补摄丸剂，益脏真以招纳散失之气。

晚服方 人参 茯苓 白术 炙草 广皮 麦冬 五味 神曲 麦芽 炒黄柏

早上丸方 人参 桑螵蛸 白龙骨 淡苁蓉 五味 芡实 茯神 枣仁 金箔

金樱膏丸，淡盐汤送三四钱。

又 形色有渐复之象，较之夏至，病去三四，但诊右脉弦大，尚少冲和，左脉细促未静，谷进运迟，有吞酸膜胀，寐中仍欲遗精。此中焦之阳宜动则运，下焦之阴固则能守，乃一定成法。午后服异功散加炒谷芽。

晨服 遗症固涩下焦，乃通套治法。想精关已滑，涩剂不能取效，必用滑药引导，同气相求，古法有诸。

牛骨髓 羊骨髓 猪脊髓 麋角胶 白龙骨 生牡蛎 熟地 黄肉 茯神 五味 山药 芡实 湖莲 远志 砂仁

胶髓代蜜丸，晨服四钱，秋石二分化水下。

毛二六 长夏暑湿热郁，都令脾胃受伤，色黄神倦，气分自馁，因有遗泄一症，在盛年阴虚为多，及询纳食未为强旺，遗发必劳烦而来，脉象非数搏。议以养脾立法，归脾去黄芪、桂圆，加益智、龙骨。

项 脉左弱右弦，色黄食少，腹胀便溏，常有梦遗泄。此非阴柔涩腻可服，用煦阳以涵阴。

生菟丝子 覆盆子 蛇床子 五味于 韭子 益智仁煨 补骨脂 龙骨

建莲粉丸。

丁[1] 阴精走泄，阳不内依，欲寐即醒，心动震悸。所谓气因精夺，当养精以固气。从前暖药不错，但不分刚柔为偏阳，是以见血。莫见血投凉。

龟版去墙削光，一两 桑螵蛸壳三钱 人参一

① 丁：此案经锄堂本有眉批："心肾兼治。"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钱 当归一钱 青花龙骨三钱，飞 抱木茯神三钱

姚二四 始于念萌不遂其欲，阳下坠而精泄。先梦者，心阳注肾，久则精血日损，不充养筋骨为痛。下损及中，食不运化，此非黄、地腻膈，以及涩精可效。 妙香散。

许十八 阴气走泄遗精，务宜滋填塞固。今纳谷少而不甘，胃气既弱，滋腻先妨胃口。议用桑螵蛸散，蜜丸服三四钱。

戈 遗精数年，不但肾关不固，阳明脉络亦已空乏。欲得病愈，宜戒欲宁心一年，寒暑更迁，阴阳渐交，用桑螵蛸散治之。

顾十九 滑精，用阴药顿然食减，药先伤胃。据述梦寐惊狂。精走无以护神，当固无形矣。

人参 生龙骨 桑螵蛸 益智仁 茯神 茯苓 远志 木香

吕三七 有梦乃遗，是心有所触而致。经营操持，皆扰神动心，说商贾客于外，非关酒色矣。妙香散。

俞三七 壮年形质伟然，脉来芤虚。述心悸怔，多畏惧，夜寐不甚宁静。此阳不易交于阴，过用劳心使然。用妙香散。

张二四 形壮脉小，自述心力劳瘁，食减遗精，仿景岳"精因气而夺，当养气以充精"，理其无形，以固有形。妙香散。

支二二 痰多鼻塞，能食，有梦遗精。医投疏泄肺气消痰，六十剂不效。问读书夜坐，阳气必升，充塞上窍，上盛下衰，寐则阳直降而精下注为遗。用补心丹。

黄三一 真阴损伤，而五志中阳，上燔喉痛，下坠为遗，精髓日耗，骨痿无力，必延枯槁而后已，药饵何足久恃。

早服补心丹，晚服桑螵蛸散。

胡 遗精四年，精关久滑不固，阴久伤，阳气不入阳跷穴，夜寤不寐。前以镇摄小效，独心中怔悸不已。以桑螵蛸散，从心肾治。

毕二六 有梦遗精，是心肾病。清心固肾，是为成法，得以水火交合，病当渐减。内伤病从内起，岂得与外来六气混治！

熟地 龙骨 远志 五味 茯神 芡实 建莲

金樱膏丸。

程 左脉刚坚，火升，神气欲昏，片刻平复，婉若无病。此皆劳心，五志之阳动，龙相无制，常有遗泄之状。先用滋肾丸三钱，淡盐汤送。

又 早服补阴丸，晚服三才加炒黄柏、砂仁。

又 交媾降，络中陡然热蒸，肢节皆麻，火风震动，多因脾肾液枯。议用二至百补丸意，斑龙二至百补丸加黄柏。

林十八 诊脉细涩，寐则遗精，心热口渴，不时寒热。此肾阴内损，心阳暗炽。 补心丹三钱四服。

某 冬令烦倦嗽加，是属不藏。阳少潜伏，两足心常冷，平时先梦而遗。由神驰致精散，必镇心以安神。犹喜胃强纳谷，若能保养，可望渐愈。

桑螵蛸 金樱子 覆盆子 芡实 远志 茯神 茯苓 龙骨 湖莲

煎膏，炼蜜收，饥时服七八钱。

杨十八 冲年遗精，知识太早，难成易亏，真阴不得充长，及壮盛未有生育，而久遗滑漏。褚氏谓难状之疾者，盖病伤可复，精损难复也。诊脉上动尺芤、心动神驰，神驰精散，草木性偏，焉得见长？务宜断欲百日，以妙香散、桑螵蛸散方，理心脾以交肾，固肾气以宁心，早晚并进，百日以验之。

吕二四 成婚太早，精血未满久泄，必关键不摄，初则精腐变浊，久则元精滑溢。精浊之病，巢氏分晰彰著，经言肾虚气漫为胀，咸为肾味，上溢口舌，皆下失摄纳之权。肾气不摄

生菟丝子粉 蛇床子 覆盆子 陕沙苑子 家韭子 五味子

鳗鱼胶丸。

许十九 脉虚芤，应乎失血遗精。先天既薄，更易泄少藏，正褚氏所云难状之疾。冲年须潜心静处，冀水火自交，可以精固。莫但图药饵，须坚守瞬刻强制之功。

鲜河车膏 九蒸熟地 五味 萸肉 山药 湖莲 砂仁 芡实

金樱膏丸。

李二五 脉小色白，失血遗精屡发，犹喜纳谷胃安，封藏固补，使其藏聚。若再苦寒泻火，胃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伤废食，坐以待困矣。

熟地 萸肉 五味 覆盆子 河车膏 生菟丝粉 山药 湖莲 茯苓 芡实

金樱膏丸。

某 脉左部数，有锋芒，初夏见红，久遗滑，入夜痰升胁痛。肝阳上冒，肾弱不摄。固摄助纳，必佐凉肝。

熟地 湖莲 芡实 生白龙骨 茯神 川石斛

章 脉数虚，气冲心热，呛咳失血，屡因嗔怒，肝阳升则血涌，坠则精遗，春末土旺，入夏正当发泄主令，暮热晨汗，阴阳枢纽失固。议进摄真，其清寒肺药须忌。兼失血

鱼鳔胶 生龙骨 桑螵蛸 芡实 茯苓 五味 秋石调入

陆二一 肌肉松柔，脉小如数，常有梦遗，阴精不固。上年冬令过温，温则腠理反疏，阳动不藏，诸气皆升，络血随气上溢，见症如头面热，目下肉胴，心悸怔仲，四末汗出，两足跗肿，常冷不温，走动数武，即吸短欲喘，何一非少阴肾气失纳，阳浮不肯潜伏之征？况多梦纷扰，由精伤及神气。法当味厚填精，质重镇神，佐酸以收之，甘以缓之，勿因血以投凉，莫见下寒，辄进燥热。恪守禁忌以安之，经年冀有成功。所虑冲年志虑未纯，贻忧反复。

水制熟地 人参秋石拌 白龙骨 炒杞子 五味 炒山药 茯神 牛膝炭

遗精一症，前贤各有明辨，其义各载本门，兹不复赘。大抵此症变幻虽多，不越乎有梦、无梦、湿热三者之范围而已。古人以有梦为心病，无梦为肾病，湿热为小肠、膀胱病。夫精之藏制虽在肾，而精之主宰则在心，其精血下注，湿热混摇而遗滑者，责在小肠、膀胱。故先生于遗精一症，亦不外乎宁心益肾、填精固摄、清热利湿诸法。如肾精亏乏、相火易动、阴虚阳冒而为遗精者，用厚味填精、介类潜阳、养阴固涩诸法；如无梦遗精、肾关不固、精窍滑脱而成者，用桑螵蛸散填阴固摄，及滑涩互施方法；如有梦而遗，烦劳过度，及脾胃受伤、心肾不交、上下交损而成者，用归脾汤、妙香散、参术膏、补心丹等方，心脾肾兼治之法；如阴虚不摄、湿热下注而遗滑者，用黄柏、萆薢、黄连、苓、泽等，苦泄厥阴郁热，兼通腑气为主；如下虚上实，火风震动，脾肾液枯，而为遗滑者，用二至百补丸，及通摄下焦之法；如龙相交炽，阴精走泄而成者，用三才封髓丹、滋肾丸、大补阴丸，峻补真阴，承制相火，以泻阴中伏热为主。又有房劳过度，精竭阳虚，寐则阳陷而精道不禁，随触随泄，不梦而遗者，当用固精丸，升固八脉之气；又有膏粱酒肉，饮醇厚味之人，久之脾胃酿成湿热，留伏阴中，而为梦泄者，当用刘松石猪肚丸，清脾胃蕴蓄之湿热。立法虽为大备，然临症之生心化裁，存乎其人耳。邹滋九

淋 浊

某三二 湿热下注淋浊。当分利。湿热

萆薢 淡竹叶 瞿麦 赤苓 细木通 扁蓄

某二八 湿热下注，溺痛淋浊。先用分利法。

萆薢 淡竹叶 木通 赤苓 茵陈 海金沙

魏 脉数垂，淋浊愈后再发，肛胀便不爽，余滴更盛。

萆薢 猪苓 泽泻 白通草 海金沙 晚蚕沙 丹皮 黄柏

又 滞浊下行痛缓。议养阴通腑。

阿胶 生地 猪苓 泽泻 山栀 丹皮

毛三四 壮盛体丰，当夏令湿热蒸迫，水谷气坠而有淋浊。服寒凉，腹胀；得固涩，无效。皆非腑病治法。予和桂苓饮。

又 前用甘露饮，淋浊已止，而头晕，左肢麻木，胃脘腹中饥则欲痛，咽喉中似有物粘着，咳咯咽饮不解，诊脉左劲右濡。据症是水弱木失滋涵，肝阳化风，过膈绕咽达巅，木乘胃土，阳明脉衰，不司束筋骨以利机关。脘腹中痛，得食则缓者，胃虚求助也。今壮年有此，已属痱中根萌。养肝肾之液，以熄虚风；补胃土，以充络脉。务在守常，勿图速效，可望全好。

制首乌 苁蓉 天冬 杞子 柏子霜 茯神 菊花炭 青盐

红枣肉丸服四钱，晚服猪肚丸方。

某 膏淋浊腻，湿热居多，然亦有劳伤肾伤，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下虚不摄者。今以酒客，腹中气坠，便积。苦辛寒分消治。

黄柏 茯苓 萆薢 海金沙 川楝子 青皮 防己 蚕沙

汪 脉左坚人尺，湿热下坠，淋浊痛。阴虚湿热

滋肾丸。

周二二 便浊茎痛。 滋肾丸三钱。

吴二四 久疮不愈，已有湿热；知识太早，阴未生成早泄，致阳光易升易降，牙宣龈血，为浊为遗。欲固其阴，先和其阳。仿丹溪大补阴丸，合水陆二仙丹，加牡蛎金樱膏丸。

黄 舌白气短，胸中痛，目暗，微淋。乃阴虚于下，气阻于上。暂停参剂，早上服都气丸三钱，晚服威喜丸二钱。

叶三八 脉数形瘦，素有失血，自觉气从左升，痰嗽随之。此皆积劳，阳气鼓动，阴弱少制，六味壮水和阳极是。近日便浊，虽宜清热，亦必顾其阴体为要。

生地 丹皮 甘草梢 泽泻 山栀 黑豆皮

某 阴虚，湿热在腑为浊。 六味去黄加车前、牛膝、黄柏、萆薢。

某 遗由精窍，淋在溺窍，异出同门，最宜分别。久遗不摄，是精关不摄为虚。但点滴茎中痛痒，久腹坚满，此属淋闭，乃隧道不通，未可便认为虚。况夏令足趾湿腐，其下焦先蕴湿热，热阻气不流行，将膀胱撑满，故令胀坚。议理足太阳经。 五苓散。

某四五 淋浊，溺短涩痛。先通阳气。下焦阳不流行

萆薢三钱 乌药一钱 益智五分 赤苓三钱 远志四分 琥珀末五分

蕭四一 脉沉淋浊。心火下陷

分清饮加山栀、丹皮、茯苓、猪苓。

某二三 淋浊，小便不利。当清利火腑。 导赤散，生地用细者，加赤苓、瞿麦。

黄 心热下遗于小肠，则为淋浊。用药以苦先入心，而小肠火腑，非苦不通也。既已得效，宗前议定法。

人参 黄柏 川连 生地 茯苓 茯神 丹参 桔梗 石菖蒲

王 淋属肝胆，浊属心肾，心火下陷，阴失上承，故溺浊不禁。

人参 川连 生地 茯神 柏子仁 远志

某氏 气闭成淋。气闭

紫菀 枇杷叶 杏仁 降香末 瓜蒌皮 郁金 黑山栀

又 食人痞闷，小便淋痛，照前方去紫菀、黑栀，加苡仁。

某三四 小溲短赤，带血。膀胱热血淋

导赤散加琥珀末五分、赤茯苓。

胡三五 热入膀胱，小溲血淋，茎中犹痛，非止血所宜。议用钱氏导赤散，加知、柏以清龙雷。

许十八 血淋，尿管溺出而痛，脉沉实，形色苍黑。治从腑热。

芦荟 山栀 郁李仁 红花 当归 酒大黄 龙胆草 丹皮

又 血淋未已，用坚阴清热。

小生地 粉丹皮 黄柏 知母 淡竹叶 山栀

祝五四 中年以后，瘦人阴亏有热，饮酒，湿热下坠，精浊痔血。皆热走人阴，则阴不固摄。前方宗丹溪补阴丸，取其介属潜阳，苦味坚阴。若用固涩，必致病加。精浊阴虚

水制熟地 龟版胶 咸秋石 天冬 茯苓 黄柏 知母

猪脊筋捣丸。

范二五 精走浊淋，脊骨生热，属阴虚。胃弱勿用腻滞。

龟腹甲心 覆盆子 五味 归身 鹿角胶 秋石 芡实

金樱膏丸。

戈四五 脉左细劲，腰酸，溺有遗沥，近日减谷难化。此下焦脏阴虚馁，渐及中焦腑阳。收纳肝肾，勿损胃气。肾气不摄

熟地 杞子 柏子仁 当归身 紫衣胡桃 补骨脂 杜仲 茯苓 青盐

蜜丸。

某六五 六旬有五，下焦空虚，二便不爽，溺管痹痛。姑与肾气汤主治。肾气汤细绢滤清服。

朱三六 血淋管痛，腑热为多，经月来，每溺或大便，其坠下更甚。想阴精既损，肾气不收故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也。

咸从莽 柏子仁 杞子 大茴 牛膝 茯苓

某 淋浊经年，阳损腰痛，畏冷。

熟地 杞子 鹿角胶 巴戟 杜仲 柏子仁 湖莲 芡实

叶二七 淋属肝胆，浊属心肾。据述病，溺出浑浊如脓，病甚则多。或因遗泄后，浊痛皆平；或遗后痛浊转甚。想精关之间，必有有形败精凝阻其窍，故药中清湿热通腑，及固涩补阴，久饵不效。先议通瘀腐一法。考古方通淋通瘀，用虎杖汤。今世无识此药，每以杜牛膝代之。败精浊瘀阻窍

用鲜杜牛膝根，水洗净，捣烂绞汁大半茶杯，调入真麝香一分许，隔汤炖温，空心服。只可服三四服，淋通即止。倘日后病发再服。

又 淋病主治，而用八正、分清、导赤等方。因热与湿俱属无形，腑气为壅，取淡渗苦寒，湿去热解，腑通病解。若房劳强忍精血之伤，乃有形败浊阻于隧道，故每溺而痛。徒进清湿热、利小便无用者，以溺与精同门异路耳。故虎杖散小效，以麝香入络通血，杜牛膝亦开通血中败浊也。

韭白汁九制大黄一两 生白牵牛子一两 归须五钱 桂枝木三钱，生 炒桃仁二两 小茴三钱

韭白汁法丸。

李 败精凝隧，通瘀痹宣窍已效。

生桃仁 杜牛膝 人中白 生黄柏 麝香二分，调入

徐五四 五旬又四，劳心阳动，阴液日损，壮年已有痔疡，肠中久有湿热，酒性辛温，亦助湿热，热下注为癃为淋。故初病投八正、五苓，疏气之壅也。半年不痊，气病渐入于血络。考古方惟虎杖散最宜。 虎杖散。

张 丹溪谓五淋症湿热阻窍居多，三年前曾有是病，月前举发，竟有血块窒塞，尿管大痛，不能溺出。想房劳强忍，败精离位，变成污浊瘀腐，且少腹坚满，大便秘涩，脏气无权，腑气不用。考濒湖《发明篇》中，有外甥柳乔之病，与此适符。今仿其义，参入朱南阳法。

两头尖 川楝子 韭白 小茴 桂枝 归尾

冲入杜牛膝根汁。

又 痛胀皆减，滴沥成淋。前投通浊已效，只要凝块全无，便不反复。阴药呆钝，桂附劫液，通阳柔剂为宜。

苁蓉 归尾 柏子仁 炒远志 杞子 茯苓 小茴

马 淋闭属肝胆居多，桂、附劫阴，与刚脏不合。诊脉沉涩无力，非五苓、八正可投。议用朱南阳法，仍是厥阴本方耳。

老韭根白一两 两头尖一百粒 小茴香五分 川楝子肉一钱 归须二钱 穿山甲末一钱

徐 由淋痛渐变赤白浊，少年患此，多有欲心暗动，精离本宫，腐败凝阻溺窍而成。乃有形精血之伤。三年久病，形消肉减，其损伤已非一脏一腑。然补精充髓，必佐宣通为是。自能潜心安养，尚堪带病延年。

熟地 生鹿角 苁蓉 炒远志 赤苓 牛膝

某 每溺尿管窒痛，溺后浑浊，败精阻窍，湿热内蒸。古方虎杖散，宣窍通腐甚妙。若去麝香，必不灵效。较诸汤药，更上一筹矣。

酒煨大黄 炒龙胆草 炒焦黄柏 牵牛子 川楝子 黑山栀 小茴 沉香汁

某 阴精上蒸者寿，阳火下陷者危。血淋久而成形窒痛，烦心，心火直升，老人阴精已惫，五液化成败浊，阻窍不通，欲溺必痛，得泄痛减。即"痛则不通，痛随利缓"之谓。故知柏六味及归脾、逍遥之属，愈治愈剧。其守补升补，滋滞涩药，决不中病。用琥珀痛减 益母草 女贞子 阿胶 琥珀 稆豆皮

顾二四 败精宿于精关，宿腐因溺强出，新者又瘀在里，经年累月，精与血并皆枯槁，势必竭绝成劳不治。医药当以任督冲带调理，亦如女人之崩漏带下。医者但知八正、分清，以湿热治，亦有地黄汤益阴泻阳，总不能走入奇经。奇脉病

鹿茸 龟甲 当归 杞子 茯苓 小茴 鲍鱼

夏六三 案牍神耗，过动天君，阳隧直升直降，水火不交，阴精变为腐浊，精浊与便浊异路，故宣利清解无功。数月久延，其病伤已在任督。凡八脉奇经，医每弃置不论。考孙真人九法，专究其事，欲涵阴精不漏，意在升固八脉之气。录法参末。

鹿茸 人参 生菟丝粉 补骨脂 韭子 舶茴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香 覆盆子 茯苓 胡桃肉 柏子霜

蒸饼为丸。

刘三九 脉缓涩，溺后有血，或间成块。晨倾溺器，必有胶浊粘腻之物，四肢寒凛，纳食如昔。病伤奇脉。

生鹿茸 当归 杞子 柏子仁 沙苑子 小茴

王五八 悲忧惊恐，内伤情志；沐浴熏蒸，外泄阳气。络中不宁，血从漏出。盖冲脉动，而诸脉皆动，任脉遂失担任之司，下元真气，何以固纳？述小便欲出，有酸楚如淋之状。诊脉微小涩。最宜理阳通补，用青囊斑龙丸。

淋有五淋之名，浊有精浊、便浊之别。数者当察气分与血分，精道及水道，确从何来。大凡痛则为淋，不痛为浊。若因心阳亢而下注者，利其火腑；湿热甚而不宣者，彻其泉源；气陷用升阳之法；营瘀进化结之方。此数端，人所易晓也。独不知厥阴内患，其症最急。少腹绕前阴如刺，小水点滴难通，环阴之脉络皆痹，气化机关已息。先生引朱南阳方法，兼参李濒湖意，用滑利通阳，辛咸泄急，佐以循经入络之品，岂非发前人之未发耶？若夫便浊之恙，只在气虚与湿热推求，实者宣通水道，虚者调养中州，若虚实两兼，又有益脏通腑之法。精浊者，盖因损伤肝肾而致，有精瘀、精滑之分。精瘀当先理其离宫腐浊，继与补肾之治；精滑者用固补敛摄，倘如不应，当从真气调之。景岳谓"理其无形，以固有形"也。然此症，但知治肝治肾，而不知有治八脉之妙。先生引孙真人九法，升奇阳，固精络，使督任有权，漏危自已。可见平日若不多读古书，而临证焉知此理？若不经先生讲明，予今日亦不知此方妙处。又尿血一症，虚者居多，若有火亦能作痛，当与血淋同治。倘清之不愈，则专究乎虚，上则主于心脾，下则从乎肝肾，久则亦主于八脉。大约与前症相同，要在认定阴阳耳。邵新甫

阳 痿

徐三十 脉小数涩，上热火升，喜食辛酸爽口。上年因精滑阳痿，用二至百补通填未效。此乃焦劳思虑郁伤，当从少阳以条畅气血。郁

柴胡 薄荷 丹皮 郁金 山栀 神曲 广皮 茯苓 生姜

仲二八 三旬以内，而阳事不举。此先天禀弱、心气不上下交于肾，非如老年阳衰，例进温热之比。填充髓海，交合心肾宜之。心肾不交

熟地 雄羊肾 杞子 补骨脂 黄节 远志 茯苓 胡桃 青盐

鹿筋胶丸。

王五七 述未育子，向衰茎缩。凡男子下焦先亏，客馆办事，曲运神思，心阳久吸肾阴，用斑龙聚精茸珠合方。劳心过度

男子以八为数，年逾六旬而阳事痿者，理所当然也。若过此犹能生育者，此先天禀厚，所谓阳常有余也。若夫少壮及中年患此，则有色欲伤及肝肾而致者。先生立法，非峻补真元不可。盖因阳气既伤，真阴必损，若纯乎刚热燥涩之补，必有偏胜之害，每兼血肉温润之品缓调之。亦有因恐惧而得者，盖恐则伤肾，恐则气下，治宜固肾，稍佐升阳。有因思虑烦劳而成者，则心脾肾兼治。有郁损生阳者，必从胆治。盖经云："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又云："少阳为枢。"若得胆气展舒，何郁之有？更有湿热为患者，宗筋必弛纵而不坚举。治用苦味坚阴，淡渗去湿。湿去热清，而病退矣。又有阳明虚，则宗筋纵。盖胃为水谷之海，纳食不旺，精气必虚。况男子外肾，其名为势，若谷气不充，欲求其势之雄壮坚举，不亦难乎！治惟有通补阳明而已。华岫云

汗

某二一 脉细自汗，下体怯冷。卫阳式微使然。卫阳虚

黄芪三钱 熟附子七分 熟于术一钱半 炙草五分 煨姜一钱 南枣三钱

朱三六 脉微汗淋，右胁高突而软，色瘁足冷，不食易饥，食入即饱。此阳气大伤，卫不拥护。法当封固。

人参 黄芪 制川附子 熟于术

孙五八 肉瞤筋惕，心悸汗出，头痛愈，畏风怕冷。阳虚失护，用真武汤。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某 劳伤，阳虚汗泄。

黄芪三钱 白术二钱 防风六分 炙草五分

顾氏 劳力怫怒，心背皆热，汗出，往时每以和阳治厥阴肝脏得效。今年春夏，经行病发，且食纳顿减。褚氏谓"独阴无阳，须推异治"。通补既臻小效，不必见热投凉。用镇其阳以理虚。

人参 半夏 茯苓 炙草 牡蛎 小麦 南枣

张五六 脉弦大，身热，时作汗出。良由劳伤营卫所致。经云："劳者温之"。营卫虚

嫩黄芪三钱 当归一钱半 桂枝木一钱 白芍一钱半 炙草五分 煨姜一钱 南枣三钱

某二一 脉细弱，自汗体冷，形神疲瘁，知饥少纳，肢节酸楚。病在营卫，当以甘温。

生黄芪 桂枝木 白芍 炙草 煨姜 南枣

某 汗出寒凛，真气发泄，痰动风生。用辛甘化风法。

生黄芪 桂枝 炙草 茯苓 防风根 煨姜 南枣

梅四三 案牍积劳，神困食减，五心汗出。非因实热，乃火与元气势不两立，气泄为热为汗，当治在无形。以实火宜清，虚热宜补耳。劳伤心神

议用生脉四君子汤。

方 茹素恶腥，阳明胃弱，致厥阴来乘，当丑时溅然汗出，少寐多梦。胃阴虚

人参 龙骨 茯神 枣仁 炒白芍 炙草

煎药吞送蒸熟五味子三十粒。

又 镇摄汗止，火升咳嗽，仍属阴虚难得充复。育阴滋液为治。

，熟地炭 人参 炒麦冬 五味 炒萸肉 川斛 茯神 女贞子

接服琼玉膏方。

经云："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又云："阳加于阴，谓之汗。"由是推之，是阳热加于阴，津散于外而为汗也。夫心为主阳之脏，凡五脏六腑表里之阳，皆心主之，以行其变化。故随其阳气所在之处，而气化为津。亦随其火扰所在之处，而津泄为汗。然有自汗、盗汗之别焉。夫汗本乎阴，乃人身之津液所化也。经云："汗者，心之液。"又云："肾主五液。"故凡汗症，未有不由心肾虚而得之者。心之阳虚，不能卫外而为固，则外伤而自汗。不分寤寐，不因劳动，不因发散，溱溱然自出，由阴蒸于阳分也。肾之阴虚，不能内营而退藏，则内伤而盗汗。盗汗者，即《内经》所云寝汗也。睡熟则出，醒则渐收，由阳蒸于阴分也。故阳虚自汗，治宜补气以卫外；阴虚盗汗，治当补阴以营内。如气虚表弱，自汗不止者，仲景有黄芪建中汤，先贤有玉屏风散；如阴虚有火、盗汗发热者，先贤有当归六黄汤、柏子仁丸；如劳伤心神，气热汗泄者，先生用生脉四君子汤；如营卫虚而汗出者，宗仲景黄芪建中汤，及辛甘化风法；如卫阳虚而汗出者，用玉屏风散、芪附汤、真武汤及甘麦大枣汤，镇阳理阴方法。按症施治，一丝不乱，谓之明医也。夫复奚愧。邹滋九

脱

陈 遗尿，目瞑口开，面亮汗油。阳飞欲脱，无药力挽。拟参附汤法，加人童便，图元真接续耳。阳脱

又 子丑为阴阳交界之时，更逢霜降，正不相续，后现脱象，进两摄阴阳方。参附汤加五味子。

又 阳回，汗止神苏，无如阴液欲涸，心热渴饮。姑救胃汁。

人参 麦冬 五味 茯神 建莲

又 肾真未全收纳，便溺自遗，无如咽燥喉痛。阳虽初回，阴气欲尽，难进温热之补，大意收摄真阴为治。

人参 麦冬 五味 熟地炭 茯神 远志炭 菖蒲根

又 胃虚，客气上逆为呃噫，痰带血腥，咽中微痛。用镇摄法。

人参 熟地 北味 茯神 青铅

周 脉革无根，左尺如无，大汗后，寒痉，头巅痛，躁渴不寐，此属亡阳。平昔饮酒少谷，回阳辛甘，未得必达，有干呕格拒之状，真危如朝露矣。勉议仲景救逆汤，收摄溃散之阳。冀有小安，再议治病。 救逆汤加参附。

徐 恰交第七日，鼾声呵欠，目瞑烦躁，诊脉微细而促。此皆二气不相接续，衰脱之征最速。是清神熄风方法，难以进商。急固根蒂，仿河间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地黄饮。阴阳并虚

熟地 附子 苁蓉 萸肉 杞子 远志 菖蒲 川斛

黄 肾脉不得上荣，肝风突起掀旋，呵欠鼾声，口噤汗出。阴阳不续，危期至速。地黄饮子极是。

熟地炭 萸肉炭 川斛 天冬 淡苁蓉 牛膝炭 五味 远志 茯神

饮子煎法。

凌 脉大不敛，神迷吃语。阴阳不相交合，为欲脱之象。救阴无速功，急急镇固阴阳，冀其苏息。

人参 茯神 阿胶 淮小麦 龙骨 牡蛎

又 阴液枯槁，阳气独升，心热惊惕，倏热汗泄。议用复脉汤，甘以缓热，充养五液。复脉去姜、桂，加牡蛎。

又 胃弱微呕，暂与养阳明胃津方。

人参 炒麦冬 炒白粳米 茯神 鲜莲子肉 川斛

又 人参秋石水拌，烘 熟地炭 天冬 麦冬 茯神 鲜生地

又 秋燥上薄，嗽甚微呕。宜调本，兼以清燥。

人参秋石水拌，烘 麦冬 玉竹 生甘草 南枣 白粳米

又 安胃丸二钱 秋石拌人参汤送。

某氏 脉如雀啄，色枯气促，身重如山，不思纳谷。乃气血大虚，虑其暴脱。

人参 生地 阿胶 麦冬 炙草 左牡蛎

又 补摄足三阴。

人参 熟地炭 枣仁 茯神 五味 鲜莲子肉

朱氏 久损不复，真气失藏，交大寒节，初之气，厥阴风木主候，肝风乘虚上扰，气升则呕吐，气降则大便，寒则脊内更甚，热则神烦不宁，是中下之真气杳然。恐交春前后，有厥脱变幻，拟进镇逆法。

人参 生牡蛎 龙骨 附子 桂枝木 生白芍 炙草

艾 自半月前，寒热两口，色脉愈弱，食减寝少，神不自持，皆虚脱之象。议固之涩之，不及理病。

人参 生龙骨 牡蛎 桂枝 炙草 南枣肉

又 脉神稍安，议足三阴补方。

人参 砂仁末炒熟地 炒黑杞子 茯神 五味 牛膝炭

脱即死也，诸病之死，皆谓之脱。盖人病则阴阳偏胜，偏胜至极即死矣。人之生也，负阴抱阳。又曰："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是故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其阴阳枢纽，自有生以至老死，顷刻不离，离则死矣。故古圣先贤，创著医籍，百病千方，无非为补偏救弊，和协阴阳，使人得尽其天年而已。夫脱有阴脱、阳脱之殊，《内经》论之最详。《难经》又言"脱阳者见鬼，脱阴者目盲"，此不过言其脱时之情状也，明理者须预为挽救则可，若至见鬼目盲而治之，已无及矣。今观先生之治法，回阳之中必佐阴药，摄阴之内必兼顾阳气，务使阳潜阴固，庶不致有偏胜之患。至于所脱之症不一，如中风、眩晕、呕吐、喘衄、汗多亡阳之类，是阳脱也；泻痢、崩漏、胎产、下多亡阴之类，是阴脱也；痧胀、干霍乱、痞胀痉厥、脏腑窒塞之类，是内闭外脱也。阳脱于上，阴脱于下，即人死而魂升魄降之谓也。总之，阴阳枢纽不脱，病虽重不死，然则阴阳枢纽何在，其在于命门欤？华岫云

脾胃

钱 胃虚少纳，土不生金，音低气馁。当与清补。胃阴虚，不饥不纳

麦冬 生扁豆 玉竹 生甘草 桑叶 大沙参

王 数年病伤不复，不饥不纳，九窍不和，都属胃病。阳土喜柔偏恶刚燥，若四君、异功等，竟是治脾之药。腑宜通即是补，甘凉濡润，胃气下行，则有效验。

麦冬一钱 火麻仁一钱半，炒 水炙黑小甘草五分 生白芍二钱

临服人青甘蔗浆一杯。

某二四 病后胃气不苏，不饥少纳。姑与清养。

鲜省头草三钱 白大麦仁五钱 新会皮一钱 陈半夏曲一钱 川斛三钱 乌梅五分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某三四 脉涩，体质阴亏偏热，近日不饥口苦。此胃阴有伤，邪热内炽，古称邪火不杀谷是也。

金石斛 陈半夏曲 生谷芽 广皮白 陈香豉 块茯苓

某 理肺养胃，进以甘寒。肺胃阴虚

甜杏仁 玉竹 花粉 枇杷叶 川贝 甜水梨汁

某 脉数，口渴有痰，乃胃阴未旺。

炒麦冬 生白扁豆 生甘草 白粳米 北沙参 川斛

陈二十 知饥少纳，胃阴伤也。

麦冬 川斛 桑叶 茯神 蔗浆

某 胃阳受伤，脏病以通为补，与守中必致壅逆。胃阳虚

人参 粳米 益智仁 茯苓 广皮 炒荷叶

某 食谷不化，胃无火也。

生白术[1] 厚朴 新会皮 益智仁 茯苓 砂仁

计三三 阳微痰黑，食入不化。

人参 生益智 桂心 茯苓 广皮 煨姜

高六八 脉软小带弦，知饥不欲食，晨起吐痰。是胃阳不足，宜用《外台》茯苓饮。

又 人参 白术 茯苓 广皮 半夏 枳实皮 白蒺藜 地栗粉

席二三 脉右濡，脐上过寸有聚气横束，几年来食难用饱，每三四日一更衣。夫九窍失和，都属胃病，上脘部位为气分，清阳失司，仿仲景微通阳气为法。

薤白 瓜蒌汁 半夏 姜汁 川桂枝 鲜菖蒲

某三二 脉濡自汗，口淡无味，胃阳惫矣。

人参 淡附子 淡干姜 茯苓 南枣

王 脉小右弦，病属劳倦，饮食不和，医投柴葛，杂入消导，升表攻里，致汗泄三日，脘中不饥。全是胃阳大伤，防有哕呃厥逆之变。

生益智仁 姜汁 半夏 茯苓 丁香 炒黄米

孙 长夏热伤，为疟为痢，都是脾胃受伤，老年气衰，不肯自复，清阳不肯转旋，脘中不得容纳，口味痰吐不清，脉弦右濡涩，下焦便不通调，九窍不和，都胃病也。此刚补不安，阳土不耐辛热矣。议宣通补方，如大半夏汤之类。大半夏汤加川连、姜汁。

又 小温中丸。

钱二二 壮年肌柔色黯，脉小濡涩，每食过不能运化，食冷物脐上即痛。色脉参合病象，是胃阳不旺，浊阴易聚。医知脐阳宜通，自有效验。

良姜 草果 红豆蔻 厚朴 生香附 乌药

汪 舌灰黄，脘痹不饥，形寒怯冷。脾阳式微，不能运布气机，非温通焉能宣达？脾阳虚

半夏 茯苓 广皮 干姜 厚朴 荜拨

周四十 脉象窒塞，能食少运，便溏。当温通脾阳。

生白术一钱半 茯苓三钱 益智仁一钱 淡附子一钱 干姜一钱 荜拨一钱

又 温通脾阳颇适，脉象仍然窒塞。照前方再服二剂，如丸方，当以脾肾同治着想。

吴 酒多谷少，湿胜中虚，腹痛便溏。太阴脾阳少健。

平胃合四苓加谷芽。

王五十 素有痰饮，阳气已微，再加悒郁伤脾，脾胃运纳之阳愈惫，致食下不化，食已欲泻。夫脾胃为病，最详东垣，当升降法中求之。脾胃阳虚

人参 白术 羌活 防风 生益智 广皮 炙草 木瓜

张十九 食加便溏，胃醒脾不运也。方药当以太阴阳明是调。异功散加甘松、益智。

周四二 脉缓弱，脘中痛胀，呕涌清涎，是脾胃阳微，得之积劳，午后病甚，阳不用事也。大凡脾阳宜动则运，温补极是，而守中及腻滞皆非。其通腑阳间佐用之。

人参 半夏 茯苓 生益智 生姜汁 淡干姜

大便不爽，间用半硫丸。

朱五四 阳微，食后吞酸。

茯苓四两 炒半夏二两 广皮二两 生于术二两 厚朴一两 淡干姜一两 荜澄茄一两 淡吴萸一两 公丁香五钱

水法丸。

---

① 生白术：经锄堂本作“生白芍”。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某二八 脉弦，食下膜胀，大便不爽，水谷之湿内着，脾阳不主默运，胃腑不能宣达。疏脾降胃，令其升降为要。湿伤脾胃

金石斛三钱 厚朴一钱 枳实皮一钱 广皮白一钱半 苦参一钱 神曲一钱半 茯苓皮三钱 麦芽一钱半

陈三八 厥阴二症半年，夏至节交，春木退舍，大寒热而倏解，病伤未旺，雨湿蒸逼外临，内受水谷不运，洞泄之后，而神倦食减。湿伤脾胃清气，用东垣清暑益气主之。清暑益气法。

洪妪 脉虚涩弱，面乏淖泽，鼻冷肢冷，肌腠麻木，时如寒凛微热，欲溺大便有不化之形，谷食不纳。此阳气大衰，理进温补，用附子理中汤。脾肾阳虚

赵三七 气分本虚，卫少外护，畏风怯冷。冬天大气主藏，夏季气泄外越，此天热烦倦一因也。是气分属阳，故桂附理阳颇投。考八味古称肾气，有通摄下焦之功，能使水液不致泛溢，其中阴药味厚为君，乃阴中之阳药，施于气虚，未为中窾。历举益气法，无出东垣范围。俾清阳旋转，脾胃自强。偏寒偏热，总有太过不及之弊。补中益气加麦冬、北味。中气虚

又 间服四君子汤。

宣三五 痛而纳食稍安，病在脾络，因饥饿而得。当养中焦之营，甘以缓之，是其治法。饥伤

归建中汤。

戈 小便短涩浑浊，大便频溏，不欲纳谷，此伤食恶食也。当分消土。食伤

生益智 广皮 茯苓 泽泻 炒白芍 炒山楂

脾胃之论，莫详于东垣，其所著补中益气、调中益气、升阳益胃等汤，诚补前人之未备。察其立方之意，因以内伤劳倦为主，又因脾乃太阴湿土，且世人胃阳衰者居多，故用参、芪以补中，二术以温燥，升、柴升下陷之清阳，陈皮、木香理中宫之气滞。脾胃合治，若用之得宜，诚效如桴鼓。盖东垣之法，不过详于治脾，而略于治胃耳。乃后人宗其意者，凡著书立说，竟将脾胃总论，即以治脾之药，笼统治胃，举世皆然。今观叶氏之书，始知脾胃当分析而论。盖胃属戊土，脾属己土，戊阳己阴，阴阳之性有别也。脏宜藏，腑宜通，脏腑之体用各殊也。若脾阳不足，胃有寒湿，一脏一腑，皆宜于温燥升运者，自当恪遵东垣之法。若脾阳不亏，胃有燥火，则当遵叶氏养胃阴之法。观其立论云："纳食主胃，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又云："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阳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也。仲景急下存津，其治在胃；东垣大升阳气，其治在脾。"此种议论，实超出千古。故凡遇禀质木火之体，患燥热之症，或病后热伤肺胃津液，以致虚痞不食，舌绛咽干，烦渴不寐，肌燥燔热，便不通爽，此九窍不和，都属胃病也，岂可以芪、术、升、柴治之乎？故先生必用降胃之法。所谓胃宜降则和者，非用辛开苦降，亦非苦寒下夺，以损胃气，不过甘平，或甘凉濡润，以养胃阴，则津液来复，使之通降而已矣。此义，即宗《内经》所谓"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以通为用"之理也。今案中所分胃阴虚、胃阳虚、脾胃阳虚、中虚、饥伤、食伤，其种种治法，最易明悉，余不参赘。总之，脾胃之病，虚实寒热，宜燥宜润，固当详辨。其于升降二字，尤为紧要。盖脾气下陷固病，即使不陷，而但不健运，已病矣。胃气上逆固病，即不上逆，但不通降，亦病矣。故脾胃之治法，与各门相兼者甚多。如呕吐、肿胀、泄泻、便闭、不食、胃痛、腹痛、木乘土诸门，尤宜并参，互相讨论，以明其理可也。华岫云

木乘土

某 肝厥犯胃入膈。肝胃

半夏 姜汁 杏仁 瓜蒌皮 金铃子 延胡 香豆豉 白蔻

鲍三三 情怀不适，阳气郁勃于中，变化内风，掀旋转动，心悸流涎，麻木悉归左肢。盖肝为起病之源，胃为传病之所，饮酒中虚，便易溏滑。议两和肝胃。

桑叶 炒丹皮 天麻 金斛 川贝 地骨皮

吴 脉左数，右滑，气塞心痛。养胃平肝。

半夏 茯苓 炒麦冬 柏子仁 川楝子 青橘叶

顾五一 脉弦，胃脘痹痛，子后清水泛溢，由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少腹涌起。显是肝厥胃痛之症。

吴萸五分 川楝子一钱 延胡一钱 茯苓三钱 桂枝木五分 高良姜一钱

某二九 脉左弦，右涩，中脘痛及少腹。病在肝胃。

川楝子 青皮 生香附 小茴 茯苓 南枣

甘三二 舌白恶心，液沫泛溢。病在肝胃，当通阳泄浊。

吴萸七分 干姜一钱 姜汁三分 茯苓三钱 南枣一枚

任三八 此情志不遂，肝木之气，逆行犯胃，呕吐膈胀。开怀谈笑可解，凝滞血药，乃病之对头也。

延胡 川楝子 苏梗 乌药 香附 红豆蔻

王四三 胃脘痛，高突而坚，呕清涎血沫，滴水不能下咽，四肢冷，肌肤麻木，捶背脊病势略缓。此属肝厥犯胃。

开口吴萸 金铃子 炒延胡 生香附 高良姜 南山楂

某 脉左弦，少寐。气从左升，泄肝和胃。

生左牡蛎五钱 川楝子肉一钱 化州橘红一钱半 茯苓三钱 泽泻一钱

某 脉缓，左弦，晨倦食减。在土旺之候，急调脾胃。 戊己汤去甘草加谷芽。

程五六 曲运神机，心多扰动，必形之梦寐。诊脉时，手指微震，食纳痰多。盖君相动主消烁，安谷不充形骸。首宜理阳明以制厥阴，勿多歧也。

人参 枳实 半夏 茯苓 石菖蒲

某 通补阳明和厥阴。

人参 茯苓 半夏 高良姜 吴萸 生白芍

某四一 肝逆犯胃，脘痛腹鸣，气撑至咽。

川楝子 桂枝木 淡干姜 川椒 生白芍 吴萸 乌梅 茯苓

程五二 操家，烦动嗔怒，都令肝气易逆，干呕味酸。木犯胃土，风木动，乃晨泄食少，形瘦脉虚。先议安胃和肝。

人参 半夏 茯苓 木瓜 生益智 煨姜

华二三 据说气攻胁胀，春起秋愈。此内应肝木，饱食不和，肝传胃矣。

焦白术 半夏 柴胡 枳实 生香附 广皮 干荷叶汤泛丸。

毛 目微黄，舌黄，烦渴，胁肋板实，呼吸周身牵掣。起于频吐食物痰饮，即胸脘痛胀。此肝木犯胃，诸气痹阻。虽平昔宜于温补，今治病宜宣通气分。

半夏一钱半 广皮白一钱 大杏仁十粒 白蔻仁八分 川楝子一钱 炒延胡一钱 生姜五分 土瓜蒌皮一钱

又 心中懊恼噎痛，气分热痰未平。用温胆法。

竹茹一钱，炒黄 炒半夏一钱 茯苓一钱半 枳实一钱 桔梗八分 橘红一钱 生姜三分

王十三 癖积，是重着有质。今痛升有形，痛解无迹，发于暮夜，冲逆，欲呕不吐，明是厥气攻胃，由恼怒强食，气滞紊乱而成病。发时用河间金铃子散，兼以宣通阳明凝遏可愈。

金铃子 延胡 半夏 瓜蒌皮 山栀 橘红

秦二七 面长身瘦，禀乎木火之形，气阻脘中，食少碍痛，胃口为逆，乃气火独炽之象。忌用燥热劫津，治以平肝和胃。

降香 郁金 山栀 橘红 枇杷叶 苏子 川贝母 姜皮

朱五十 半百已衰，多因神伤思虑，夏四月大气发泄，遂加便溏，长夏暑热，无有不大耗气分，寒热之来，乃本气先怯，而六气得以乘虚。今不思纳谷之因，皆寒热二气扰逆，胃脘清真受戕，所以致困莫苏，不烦不渴，胃阳虚也。凡醒胃必先制肝，而治胃与脾迥别。古称胃气以下行为顺，区区术、甘之守，升、柴之升，竟是脾药，所以鲜克奏效。

人参 茯苓 炒麦冬 大麦仁 木瓜 乌梅

董 病久，正气已衰，喜热恶寒为虚，诊得左脉尚弦。病在肝，但高年非伐肝平肝为事。议通补胃阳。

人参 茯苓 煨姜 新会皮 炒粳米 炒荷叶蒂

陆三六 咽属胃，胃阴不升，但有阳气熏蒸，致咽燥不成寐，冲逆心悸，震动如惊，厥阴内风，乘胃虚以上僭，胃脉日虚，肢肌麻木。当用十味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温胆合秫米汤，通摄兼进，俾肝胃阴和，可以烁安。

人参 茯苓 枣仁 知母 竹茹 半夏 黄色秫米

又 用泄少阳、补太阴法。 六君去甘草，加丹皮、桑叶，金斛汤法丸

郭 脉弦，心中热，欲呕，不思食，大便不爽，乃厥阴肝阳顺乘胃口，阳明脉络不宣，身体掣痛。当两和其阳，酸苦泄热，少佐微辛。

川连 桂枝木 生牡蛎 乌梅 生白芍 川楝子

芮 前议肝病入胃，上下格拒。考《内经》诸痛，皆主寒客，但经年累月久痛，寒必化热，故六气都从火化。河间特补病机一十九条亦然。思初病在气，久必入血。以经脉主气，络脉主血也。此脏腑经络气血，须分晰辨明，投剂自可入彀。更询初病因惊，夫惊则气逆，初病肝气之逆，久则诸气均逆，而三焦皆受，不特胃当其冲矣。谨陈缓急先后进药方法。《厥阴篇》云："气上撞心，饥不能食，欲呕，口吐涎沫"。夫木既犯胃，胃受克为虚。仲景谓制木必先安土，恐防久克难复，议用安胃一法。

川连 川楝子 川椒 生白芍 乌梅 淡姜渣 归须 橘红

《内经》以攻病克制曰胜方，补虚益体、须气味相生曰生方。今胃被肝乘，法当补胃，但胃属腑阳，凡六腑以通为补，黄连味苦能降，戴元礼云："诸寒药皆凝涩，惟有黄连不凝涩。"有姜、椒、归须气味之辛，得黄连、川楝之苦，仿《内经》苦与辛合，能降能通；芍药酸寒，能泄土中木乘，又能和阴止痛；当归血中气药，辛温上升，用须力薄，其气不升；梅占先春，花发最早，得少阳生气，非酸敛之收药，得连、楝苦寒，《内经》所谓"酸苦泄热"也。以气与热俱无形无质，其通逐之法迥异，故辨及之。

又 春分前七日，诊右脉虚弦带涩，左脉小弦劲而数，胃痛已缓，但常有畏寒鼓栗，俄顷发热而解，此肝病先厥后热也。今岁厥阴司天，春季风木主气，肝病既久，脾胃必虚，风木郁于土宫，营卫二气，未能流畅于经脉，为营养护卫，此偏热偏寒所由来矣。夫木郁土位，古人制肝补脾，升阳散郁，皆理偏就和为治，勿徒攻补寒热为调。今春半天令渐温，拟两和气血，佐以宣畅少阳太阴，至小满气暖泄越，必大培脾胃后天，方合岁气体质调理。定春季煎丸二方。

人参 茯苓 广皮 炙草 当归 白芍 丹皮 桑叶

姜、枣汤法丸。

同上两方 人参 广皮 谷芽 炙草 白芍 黄芩 丹皮 柴胡

卜 有年，冬藏不固，春木萌动，人身内应乎肝，水弱木失滋荣，阳气变化内风，乘胃为呕，攻胁为痛。仲景以消渴心热属厥阴，《内经》以叶涎沫为肝病。肝居左而病炽偏右，木犯土位之征。经旨谓肝为刚脏，非柔不和，阅医药沉、桂、黄、连，杂以破泄气分，皆辛辣苦燥，有刚以治刚之弊，倘忽厥逆瘈疭奈何？议镇阳熄风法。

生牡蛎 阿胶 细生地 丹参 淮小麦 南枣

又 内风阳气，鼓动变幻，皆有形无质，为用太过，前议咸苦入阴和阳，佐麦、枣以和胃制肝获效。盖肝木肆横，胃土必伤，医治既僻，津血必枯，唇赤舌绛咽干，谷味即变酸腻，显是胃汁受劫，胃阴不复。夫胃为阳明之土，非阴柔不肯协和，与脾土有别故也。

生牡蛎 阿胶 细生地 小麦 炒麻仁 炒麦冬 炙草

张 五七 脉小弦，纳谷脘中哽噎，自述因乎悒郁强饮，则知木火犯上，胃气不得下行所致。议苦辛泄降法。

黄连 郁金 香淡豆豉 竹茹 半夏 丹皮 山栀 生姜

又 前方泄厥阴，通阳明，为冲气吐涎、脘痞、不纳谷而设。且便难艰阻，胸胀闷，上下交阻，有年最虑关格，与进退黄连汤。

江 晨起腹痛，食谷微满，是清浊之阻。按脉右虚左弦，不思饮食，脾胃困顿，都属虚象。古人培土必先制木，仿以为法。

人参 淡吴萸 淡干姜 炒白芍 茯苓

周 五九 酒热湿痰，当有年正虚，清气少旋，遂致结秘，不能容纳，食少，自述多郁易嗔。议从

https://cnzyy.org

肝胃主治：

半夏 川连 人参 枳实 茯苓 姜汁

王五五 哕逆举发，汤食皆吐，病在胃之上脘，但不知起病之因由。据云左胁内结瘕聚，肝木侮胃，明系情怀忧劳，以致气郁结聚。久病全颇能安谷，非纯补可知。泄厥阴以舒其用，和阳明以利其腑，药取苦味之降，辛气宣通矣。

川楝子皮 半夏 川连 姜汁 左牡蛎 淡吴萸

唐 痞逆恶心，是肝气犯胃。食入卧着，痛而且胀，夜寐不安，亦是胃中不和。贵乎平肝养胃致其复。若见有形冲逆之状，攻伐兢进，有痞满成胀之患。

川连 神曲 吴萸 川楝子 楂肉 郁金

姚 寒热呕吐，胁胀脘痹，大便干涩不畅。古云："九窍不和，都属胃病。"法当平肝木，安胃土。更常进人乳、姜汁，以益血润燥宣通。午后议用大半夏汤。

人参 半夏 茯苓 金石斛 广皮 菖蒲

胡氏 经后寒热，气冲欲呕，忽又如饥，仍不能食，视其鼻准亮，咳汗气短。多药胃伤，肝木升逆，非上焦表病。

炙甘草 小生地 芝麻仁 阿胶 麦冬 白芍 牡蛎

又 照前方去牡蛎加人参。

又 冲阳上逆，则烦不得安，仍是阴弱。夫胃是阳土，以阴为用，木火无制，都系胃汁之枯，故肠中之垢不行。既知阴亏，不必强动大便。

人参 鲜生地 火麻仁 天冬 麦冬 炙草

徐氏 经候适来，肢骸若撤，环口肉瞤蠕动，两踝臂肘常冷。夫冲脉血下，跷、维脉怯不用，冲隶阳明，厥阴对峙，因惊肝病，木乘土位，以致胃衰。初则气升至咽，久则懒食脘痞。昔人有治肝不应，当取阳明。阳明不阖，空洞若谷，厥气上加，势必呕胀吞酸。然阳明胃腑，通补为宜，刚药畏其劫阴，少济以柔药，法当如是。

人参二钱 半夏姜汁炒，三钱 茯苓三钱 淡附子七分 白粳米五钱 木瓜二钱

胃虚益气而用人参，非半夏之辛，茯苓之淡，非通剂矣。少少用附子以理胃阳，粳米以理胃阴，得通补两和阴阳之义。木瓜之酸，救胃汁以制肝，兼和半夏、附子之刚愎。此大半夏与

张氏 肝病犯胃，心痛，干呕不能纳食，肢冷泄泻，腑经阳失流展，非虚寒也。 金铃子散加川连、乌梅、桂枝、生姜。

徐氏 屡屡堕胎，下元气怯，而寒热久嗽，气塞填胸，涌吐涎沫。乃郁勃嗔怒，肝胆内寄之相火风木，内震不息，犯胃则呕逆吞酸；乘胸侵咽，必胀闷喉痹，渐渐昏迷欲厥。久延不已，为郁劳之疴。此治嗽清肺、重镇消痰，越医越凶。考《内经》肝病主治三法，无非治用治体。又曰："治肝不应，当取阳明。"盖阳明胃土，独当木火之侵侮，所以制其冲逆之威也，是病原治法大略。安胃丸，椒梅汤送。

鲍妪 风泄已止，胃逆不纳食。

人参 川连 乌梅 木瓜 川斛 橘红

朱氏 嗔怒动肝，气逆恶心，胸胁闪动，气下坠欲便。是中下二焦损伤不复，约束之可失职。拟进培土泄木法，亦暂时之计。

乌梅 干姜 川连 川椒 人参 茯苓 川楝 生白芍

王氏 寡居多郁，宿病在肝，迩日暑邪深入，肝病必来犯胃，吐蛔卜利得止，不思谷食，心中疼热。仍是肝胃本症。况暑湿多伤气分，人参辅胃开痞，扶胃有益，幸无忽致疲可也。

人参 川连 半夏 姜汁 枳实 牡蛎

又 胃开思食，仍以制肝和胃。

人参 金石斛 半夏 枳实 茯苓 橘红

吕氏 季胁之傍，是虚里穴。今跳跃如梭，乃阳明络空也。况冲脉即血海，亦属阳明所管。经行后而病忽变，前案申说已著，兹不复赘。大凡络虚，通补最宜。身前冲气欲胀，冲脉所主病。《内经》所谓"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今也痛无形象，谅无结聚。只以冷汗跗寒，食入恶心，鼻准明，环口色青。肝胃相对，一胜必一负，今日议理阳明之阳，佐以宣通奇脉。仲景于动气一篇，都从阳微起见，仿以为法。

人参 茯苓 淡熟附子 生蕲艾 桂枝木 炒黑大茴 紫石英 生杜仲

朱氏 上冬用温通奇经，带止经转，两月间，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纳谷神安。今二月初二日，偶涉嗔忿，即麻痹干呕耳聋，随即昏迷如厥。诊脉寸强尺弱，食减少，口味淡，微汗。此厥阴之阳化风，乘阳明上犯，蒙昧清窍，法当和阳益胃治之。

人参一钱　茯苓三钱　炒半夏一钱半　生白芍一钱　乌梅七分，肉　小川连二分　淡生姜二分　广皮白一钱

此厥阴阳明药也。胃腑以通为补，故主之以大半夏汤。热壅于上，故少佐姜、连以泻心。肝为刚脏，参入白芍、乌梅，以柔之也。

又　三月初五日，经水不至，腹中微痛，右胁蠕蠕而动。皆阳明脉络空虚，冲任无贮，当与通补入络。

人参一钱　当归二钱　茺蔚子二钱　香附醋炒，一钱　茯苓三钱　小茴一钱　生杜仲二钱

又　照方去茺蔚、杜仲，加白芍、官桂。

某氏　久有痛经，气血不甚流畅，骤加暴怒伤肝，少腹冲气上犯，逆行于肺为咳，寒热声嗄，胁中拘急，不饥不纳。乃左升右降不可转旋，致失胃气下行为顺之旨。故肝用宜泄，胃腑宜通，为定例矣。

钩藤　丹皮　桑叶　半夏曲　茯苓　广皮白

又　威喜丸。

唐　积劳内伤，脘闷胁胀，呕吐格拒，眩晕不得卧，阳挟内风暴张，恐其忽然痿厥。议通胃平肝法。

小川连　姜汁　半夏　牡蛎　川楝子　生白芍

江　拒按为实，患日病来属肝，痛必多呕，大便秘涩。肝病及胃，当苦辛泄降，少佐酸味。

小川连　生淡干姜　半夏　枳实　黄芩　生白芍

顾五十　阳明脉衰，形寒，瘕，饥不食，心痛，洞泄兼呕。

人参　吴萸　茯苓　半夏　生姜　炒黄粳米

某　劳怒伤阳，气逆血郁致痛，瘕胀便溏，风木侮土。前方既效，与通补阳明厥阴。大半夏汤去蜜加桃仁、柏子仁、当归、姜枣汤法丸。

某　脉微小弱，是阳气已衰。今年太阴司天，长夏热泄气分，不食不运，味变酸苦，脾胃先受困也。稍涉嗔怒，木乘土中，益加不安。从东垣培土制木法。

人参　广皮　茯苓　益智　木瓜　淡姜渣

夏　通补阳明，开泄厥阴。

人参　半夏　茯苓　橘红　吴萸　白芍

汪氏　气滞脾弱。肝脾

逍遥散加郁金、砂仁末。

席　大便未结，腹中犹痛，食入有欲便之意，胃阳未复，肝木因时令尚横。用泄木安土法。肝脾胃

人参　木瓜　厚朴　茯苓　益智仁　青皮

江　镇冲任，温养下焦颇效。所议治嗽肺药，寒凉清火，背谬显然。

炒黑杞子　淡苁蓉　小茴香拌炒当归　沙苑　石莞建莲　茯神

紫石英煎汤，煎药。

又　动怒，脘下痛，不饮食。是肝厥犯脾胃，病外生枝，最非善调之理。理气皆破泄难用，议进制肝木、益胃土一法。

人参一钱　炒焦白芍一钱半　真伽南香汁冲，五小匙　炒焦乌梅三分，酸泄肝阳　茯苓五钱，切小块，甘淡益胃　化橘红五分，宣通缓痉

又　人参　嫩钩藤　明天麻　化橘红　炒乌梅肉　茯苓　伽南香

朱　胃弱痰多，补虚宜通；肝阳易升，左颊赤，佐泄少阳。肝胆胃

人参　炒半夏　茯苓　钩藤　经霜桑叶　煨姜　南枣

范五七　脾窍开舌，舌出流涎为脾病。克脾者少阳胆木，以养脾泄胆治。胆脾

人参　于术　大麻　姜黄　桑叶　丹皮

某　补太阴，泄少阳。

人参　茯苓　焦术　炙草　广皮　白芍　炒丹皮　桑叶

又　照方去甘草、桑叶加木瓜。

李五十　少阳木火，犯太阴之土。持斋淡薄，中虚热灼。以补脾和肝，为久长调理。　四君子加芩、芍、桑叶、丹皮。

金　能食运迟，舌纹裂，左颐肉肿，不喜饮水。太阴脾阳郁。法当补土泄木。

于术　茯苓　新会皮　炙草　煨益智　柴胡　丹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皮 白芍

张二七 脉小弱。是阳虚体质，由郁勃内动少阳木火，木犯太阴脾土，遂致寝食不适。法当补土泄木。

人参一钱半 白术一钱半 半夏一钱 茯苓三钱 甘草五分 广皮一钱 丹皮三钱 桑叶一钱 姜一钱 枣三钱

肝为风木之脏，又为将军之官，其性急而动，故肝脏之病，较之他脏为多，而于妇女尤甚。肝病必犯土，是侮其所胜也，本脏现症。仲景云："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又《内经》所载肝病，难以尽述。大凡其脉必弦，胁或胀或疼，偏寒偏热，先厥后热。若一犯胃，则恶心干呕，脘痞不食，吐酸水涎沫；克脾则腹胀，便或溏，或不爽，肢冷肌麻。案中治法，有阴阳虚实之殊，略举而叙述之。若肝阴胃阴未亏，肝阳亢逆犯胃，先生立法用药则远柔用刚，泄肝如吴萸、椒、桂，通胃如夏、姜汁、姜、附，加益智、枳、朴等，则兼运脾阳。中虚必用人参，故大半夏汤、附子粳米汤、进退黄连汤、泻心法、治中法、温胆等汤是也。若肝阴胃汁已虚，木火炽盛，风阳扰胃，用药忌刚用柔，养肝则阿胶、生地、白芍、麻仁、木瓜，养胃则人参、麦冬、知母、粳米、秫米等是也。至于平治之法，则刚柔寒热兼用，乌梅丸、安胃丸、逍遥散。若四君、六君、异功、戊己，则必加泄肝之品。用桑叶、丹皮者，先生云："桑叶轻清，清泄少阳之气热；丹皮苦辛，清泄肝胆之血热"。用金铃子散者，川楝苦寒，直泄肝阳；延胡专理气滞血涩之痛。此皆案中之纲领也。余另分此一门者，因呕吐不食，胁胀脘痞等恙，恐医者但认为脾胃之病，不知实由肝邪所致，故特为揭出，以醒后人之目耳。且世人但知风、劳、臌、膈为四大重症，不知土败木贼，肝气日横，脾胃日败，延至不救者多矣，可不究心于此哉！华岫云

肿 胀

某五一 食谷不运，膜胀呕恶，大便不爽，脉弦色黄。此胃阳式微，升降失司使然。法当温通阳气。冒加蜜

吴黄六分 半夏三钱 萆拨一钱 淡干姜一钱 生姜汁五分 广皮白一钱半

陈三一 诊脉右大而缓，左如小数促。冬季寒热身痛，汗出即解。自劳役饥饱嗔怒之后，病势日加，面浮足肿，呼吸皆喘，目泪鼻衄，卧着气冲欲起，食纳留中不运，时序交夏，脾胃主候，睹色脉情形，中满胀病日来矣。盖此症属劳倦致损，初病即在脾胃。东垣云："胃为卫之本，脾乃营之源。脏腑受病，营卫二气昼夜循环失度，为寒为热，原非痎邪半表半里之症。斯时若有明眼，必投建中而愈。"《经》言："劳者温之，损者益之。"建中甘温，令脾胃清阳自立，中原砥定，无事更迁。仲景亦谓"男子脉大为劳"，则知《内经》、仲景、东垣垂训，真规矩准绳全法。且汗泄积劳，都是阳伤，医药辛走劫阳，苦寒败胃，病人自述饮蔗即中脘不舒，顷之少腹急痛便稀，其胃阳为苦辛大伤明甚。又述咳频，冲气必自下上逆。夫冲脉隶于阳明，胃阳伤极，中乏坐镇之真气，冲脉动，则诸脉交动，浊阴散漫上布，此卧着欲起矣。愚非遥指其胀，正合《内经》"浊气在上，则生膜胀"、"太阴所至为腹胀"相符也。昔有"见痰休治痰，见血休治血"，当以病因传变推求，故辨论若此。

厚朴 杏仁 人参 茯苓 蜜煨姜 南枣

厚朴、杏仁，取其能降气；参、苓、姜、枣，取其建立胃中之清阳，而和营卫也。

吴二四 单胀溺少，温通颇适。当用大针砂丸一钱二分，八服。脾阳虚

某 食下膜胀，舌黄。当治脾阳。

生白术一钱半 广皮一钱 茯苓三钱 厚朴一钱 木瓜五分 淡附子七分

徐三九 攻痞变成单胀，脾阳伤极，难治之症。

生白术 熟附子 茯苓 厚朴 生干姜

钱 食入腹胀，已五十日，且痛必有形攻动，头中微痛、夫痞满属气，痛因气滞，二便既通，其滞未必在乎肠胃。从太阴脾阳伤，以辛温开泄主之。

桂枝 生白芍 淡干姜 厚朴

又 照方去白芍加生益智仁、茯苓。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杨五十 饮酒聚湿，太阴脾阳受伤，单单腹胀，是浊阴之气锢结不宣通，二便不爽。治以健阳运湿。

生茅术 草果 附子 广皮 厚朴 茯苓 苇拨 猪苓

吴四三 食下膜胀，便溏不爽，肢木不仁。此脾阳困顿，不能默运使然。温通中阳为主。

白术三钱 附子一钱 炮姜一钱半 桂枝木一钱 茯苓三钱 苇拨一钱

僧四七 俗语云："膏粱无厌发痈疽，淡泊不堪生肿胀。"今素有脘痛，气逆呕吐，渐起肿胀，乃太阴脾脏之阳受伤，不司鼓动运行。阴土宜温，佐以制木治。

生于术 茯苓 广皮 椒目 厚朴 益智仁 良姜

某六七 左脉弦，胀满不运，便泄不爽。当温通脾阳。

草果仁一钱 茯苓皮三钱 大腹皮三钱 广皮一钱半 青皮一钱 厚朴一钱半 木猪苓一钱半 椒目五分

吴 寒热伤中，腹微满，舌白。用治中法。

人参 益智 广皮 茯苓 泽泻 金斛 木瓜

周五五 久嗽四年，后失血，乃久积劳伤，酒肉不忌，湿郁脾阳为胀。问小溲仅通，大便仍溏，浊阴乘阳，午后夜分尤剧。

生于术 熟附子

陈五十 积劳，脾阳伤，食下胀，足肿。

生白术 茯苓 熟附子 草果仁 厚朴 广皮

某 躬耕南亩，曝于烈日，渍于水土，暑湿内蒸为泻痢。邪去正伤，临晚跗肿腹满。乃脾阳已困，清气不司运行，浊阴渐尔窃据。《内经》病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

生白术 草蔻 茯苓 厚朴 附子 泽泻

邹三九 深秋霍乱转筋，必有暴冷伤及脾胃。病机一十九条，河间皆谓热，亦属偏见。愈泻愈胀，岂是实证！夫酒客之湿，皆脾胃阳微不运，致湿邪凝聚，气壅成胀。见胀满彻投攻下，不究致病之因，故曰难调之症。

生白术 草果 熟附子 厚朴 广皮 茯苓

陈四四 苦寒多用，胃阳久伤，右胁痛，呕酸浊，皆浊阴上干。用辛甘温中补虚痛减，病人述早上腹宽，暮夜气紧微硬，大便不爽，有单腹胀之忧。脾胃阳虚

人参 生白术 茯苓 肉桂 归身 益智 广皮 煨姜

赵五四 胸腹胀满，久病痰多。

生白术二两 茯苓二两 厚朴一两 肉桂五钱 姜汁丸

本草云厚朴与白术能治虚胀，仿洁古枳术之意也，佐茯苓通胃阳，肉桂入血络，则病邪可却矣。

杨 脉沉小弦，中年以后，阳气不足，痰饮水寒，皆令逆趋，致运纳失和，渐有胀满浮肿。法以辛温宣通，以本病属脾胃耳。

人参一钱 茯苓三钱 白芍一钱半 淡附子一钱 姜汁三分，调

倪二十 腹软膨，便不爽。腑阳不行。

生益智 茯苓 生谷芽 广皮 砂仁壳 厚朴

又 六腑不通爽，凡浊味食物宜忌。

鸡肫皮 麦芽 山楂 砂仁 陈香橼

又 脉沉小缓，早食难化，晚食夜胀，大便不爽。此腑阳久伤，不司流行。必以温药疏通，忌食闭气粘荤。

生白术 附子 厚朴 草果 茯苓 广皮白 槟榔汁

浦四九 肾气汤，五苓散，一摄少阴，一通太阳，浊泄溺通，腹满日减，不为错误。但虚寒胀病，而用温补，阅古人调剂，必是通法。盖通阳则浊阴不聚，守补恐中焦易钝。喻氏谓能变胃，而不受胃变，苟非纯刚之药，曷胜其任！肾胃阳虚

议于暮夜服玉壶丹五分，晨进：

人参 半夏 姜汁 茯苓 枳实 干姜

陈六二 老人脾肾阳衰，午后暮夜，阴气用事，食纳不适，肠鸣膜胀，时泄。治法初宜刚剂，俾阴浊不僭，阳乃复辟。

人参一钱半 淡附子一钱 淡干姜八分 茯苓三钱 炒菟丝三钱 胡芦巴一钱

此治阳明之阳也。若参人白术、甘草，则兼走太阴矣。

某三七 肿胀由足人腹，诊脉细软，不能运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谷。当治少阴太阴。脾肾阳虚

生白术 厚朴 茯苓 淡附子 淡干姜 荜拨

马三六 暮食不化，黎明瘕泄。乃内伤单胀之症。脾肾之阳积弱。据理当用肾气丸。

顾四三 脉微而迟，色衰萎黄。蟹为介属，咸寒沉降，凡阳气不足者，食之损阳，其致病之由，自试二次矣。久利久泄，古云无不伤肾。今浮肿渐起自下，是水失火而败。若非暖下，徒见泄泻有红，为脾胃湿热，必致中满败坏。

生茅术 熟地炭 熟附子 淡干姜 茯苓 车前

某 脾肾虚寒多泻，由秋冬不愈，春木已动，势必克土，腹满，小便不利，乃肿病之根。若不益火生土，日吃疲药，焉能却病？

人参 白术 附子 生益智 菟丝子 茯苓

姚四八 据说情怀不适，因嗔怒，痰嗽有血，视中年形瘁肉消，渐渐腹胀跗肿，下午渐甚，阳气日夺。早服肾气丸三钱，昏服五苓散。肾阳虚

殷氏 行动气坠于下，卧着气拥于上，此跗肿昏甚，头胀夜甚，总是中年阳微，最有腹大喘急之事。 济生丸十服。

某 阳微阴结，肿胀。

附子 苡仁 白术 木防己 泽泻 细辛

朱 阳明胃逆，厥阴来犯。丹溪谓上升之气自肝而出，清金开气，亦有制木之功能，而痛胀稍缓。议以温胆加黄连方。肝胃不和

半夏 茯苓 橘红 枳实 竹茹 川连 生白芍

某二八 舌微黄，瘕逆，脘胸悉胀。当和肝胃。

桂枝木 干姜 青皮 吴萸 川楝子 炒半夏

秦 两年初秋发疡，脉络气血不为流行，而腹满重坠，卧则颇安，脐左动气，卧则尤甚，吐冷沫，常觉冷气，身麻语塞，肝风日炽，疏泄失职。《经》以肝病吐涎沫，木侮土位，自多膜胀。丹溪云："自觉冷者非真冷也"。两次溃疡之后，刚燥热药似难进商。议以宣通肝胃为治。有年久恙，贵乎平淡矣。

云茯苓三钱 干角胡麻捣碎，滚水洗十次，三钱 厚橘红一钱 嫩钩藤一钱 熟半夏炒黄，一钱半 白旋复花一钱

滤清，服一杯，四帖。

又 接服大半夏汤。

熟半夏炒，二钱半 云苓小块，五钱 姜汁调服，四分 人参同煎，一钱

方五九 诊脉百至，右缓滑，左弦劲，始而肠鸣泄气，由渐腹满膜胀，纳食几废，便难溺少。此皆情怀少旷，清气不转，肝木侵侮胃土，腑阳窒塞，胀满日甚。据云先因胃脘心下痛症，气郁显然，非旦晚图功之象。议河间分消法。肝郁犯胃兼湿

杏仁 厚朴 海金沙 陈香橼 郁金 莱菔子 木通 鸡肫皮

杨三七 食入不运，脘中膜胀，病由悒郁，经年不愈。视色黄形瘦，按脉小而涩，喜凉饮，欲恶热，大便未经通调。九窍不和，皆胃病矣。

川连 鸡肫皮 枳实 广皮 桔梗 瓜蒌实 半夏 莱菔子 郁金 杏仁

姜汁、竹沥丸。

杨四十 肝郁乘胃为胀，经年内结有形，用缓消一法。

生茅术 鸡肫皮 川连 生厚朴 淡姜渣 针砂制

椒目汤法丸。

毕 湿热，由腑滞及肠中，大便不爽，食入不适。平昔肝木易动，厥阴不主疏泄，少腹形胀，无非滞气之壅，久则凝瘀日踞。

小温中丸三钱，十服。

程三十 脉右弦，面黄，腹满，按之漉漉有声，每大便先腹痛，便不能干爽。此胃气不降，阳气自滞。由乎嗔怒不息，肝木横逆，疏泄失司，膜胀之来，皆由乎此。议泄肝通腑，浊宣胀减之义。

杏仁 紫厚朴 猪苓 郁金 椒目 槟榔汁

接服小温中丸。

某五七 不饥不运，少腹胃脘悉满，诊脉左弦。乃肝木犯胃，二腑不主流行，浊阴渐次弥漫，他日单胀之作，竟有难以杜患者。速速戒恼怒，安闲自在，诚治斯疾之良图。

小温中丸一钱五分，开水送下。

夏 夏四月，脾胃主气，嗔怒佛郁，无不动肝，肝木侮土，而脾胃受伤，郁久气不转舒，聚而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为热，乃壮火害气，宜乎减食腹胀矣。当作木土之郁调治。桂、附助热，萸、地滋滞，郁热益深，是速增其病矣。

钩藤 丹皮 黑山栀 川连 青皮子 紫厚朴 莱菔子 广皮白 薄荷梗

又 胀势已缓，脉来弦实。此湿热犹未尽去，必淡泊食物，清肃胃口，以清渗利水之剂，服五六日再议。

猪苓 泽泻 通草 海金沙 金银花 茯苓皮 黑稻豆皮

又 诊脉浮中沉，来去不为流利。气阻湿郁，胶痰内着。议用控涎丹六分，缓攻。

又 服控涎丹，大便通而不爽，诊右脉弦实，目黄舌燥。中焦湿热不行，因久病神倦，不敢过攻。议用丹溪小温中丸，每服三钱，乃泄肝通胃，以缓治其胀。

谢 形神劳烦，阳伤，腑气不通，疝瘕阴浊。从厥阴乘犯阳明，胃为阴浊蒙闭，肠中气窒日甚。年前邪势颇缓，宣络可效。今闭锢全是浊阴，若非辛雄刚剂，何以直突重围？胀满日增，人力难施矣。

生炮川乌头 生淡川附子 淡干姜 淡吴萸 川楝子 小茴香 猪胆汁

唐氏 紫菀 杏仁 通草 郁金 黑山栀

又 三焦不通，脘痹腹胀，二便皆秘。前方用开手太阴肺，苦辛润降，小溲得利；兼进小温中丸，泄肝平胃，胀势十减有五，但间日寒热复来，必是内郁之气，阳不条达，多寒战栗。议用四逆散和解，其小温中丸仍用。

生白芍 枳实 柴胡 黄芩 半夏 杏仁 竹茹 生姜

张妪 腹臌腹胀，大便不爽，得嗳气稍快，乃阳气不主流行。盖六腑属阳，以通为补，春木地气来升，土中最畏木乘，势猖炽。治当泄木安土，用丹溪小温中丸，每服三钱。

张氏 用镇肝逆理胃虚方法，脉形小弱，吐涎沫甚多，仍不纳谷，周身寒凛，四肢微冷。皆胃中无阳，浊上僭踞，而为腹胀。所谓食不得入，是无火也。肝犯胃阳虚

人参 吴萸 干姜 附子 川连 茯苓

丁三十 嗔怒，气血逆乱，右胁不和，夜食嗳噫腹胀，乃肝胃病。治以解郁，宣通气血。木郁气滞血涩

钩藤 丹皮 桑叶 生香附 茯苓 神曲 降香末 炒黑楂肉

徐 平素肝气不和，胁肋少腹胀。气血不调，痰饮渐聚。厥阴阳明同治。

桃仁 延胡 归尾 小茴 香附 半夏 茯苓 橘红 神曲

马三四 脉实，久病瘀热在血，胸不爽，小腹坠，能食不渴，二便涩少。两进苦辛宣腑，病未能却，此属血病，用通幽法。

桃仁 郁李仁 归尾 小茴 红花 制大黄 桂枝 川楝子

又 昼日气坠少腹，夜卧不觉，甚则头昏胸闷。今年五月，初用疏滞，继通三焦，续进通幽，其坠胀仍若。议辛香流气法。

川楝子 延胡 小茴 黑山栀 青木香 橘核 生香附磨汁法丸。

董 初因下血转痢，继而大便秘艰，自左胁下有形，渐致胀大坚满，小便自利。病在血分，久病两年，形瘦气短，不敢峻攻。若五积成例，议用占禹余粮丸，每日一钱。

郑氏 得食腹痛，上及心胸，下攻少腹，甚至筋胀，扰于周身经络之间，大便欲解不通畅。此乃肠胃气阻，故痛随利减。 神保丸一钱。

张 脉左弦，右浮涩，始因脘痛贯胁，继则腹大高凸，纳食减少难运，二便艰涩不爽。此乃有年操持素，虑太甚，肝木拂郁，脾土自困，清浊混淆，胀势乃成。盖脏真日漓，腑阳不运。考古治胀名家，必以通阳为务。若滋阴柔药，微加桂、附。凝阴浊浊，岂是良法？议用局方禹粮丸，暖其水脏，攻其秽浊。俟有小效，兼进通阳刚补，是为虚证内伤胀满治法。至于攻泻劫夺，都为有形而设，与无形气伤之症不同也。肝郁犯脾

局方禹余粮丸。

陈妪 久郁，伤及脾胃之阳，面无华色，纳粥欲呕，大便溏泄，气陷则跗肿，气呆则脘闷。有中满之忧，用治中法。肝犯脾胃

人参 生益智 煨姜 茯苓 木瓜 炒广皮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程女 脉数，恶心，脘胀。肝脾不和夹暑邪

炒半夏 广皮 藿香黄连一分，煎，水拌 茯苓 郁金

又 暑伤脾胃，则肝木犯土，左腹膨，泄泻。

人参 厚朴 广皮 炒泽泻 茯苓 木瓜 炙草 炒楂肉

又 人参 炒柴胡 炒白芍 炒黄芩 茯苓 炙草 生姜 大枣

宋 食入脘胀，此属胃病；视色苍形瘦，自述饮酒呕吐而得，又述耳鸣肉瞤。是木火犯中，郁勃病甚。议用逍遥减白术，合左金方。木火犯土

朱四三 瘰疬马刀，都是肝胆为病，病久延及脾胃，腹满便涩，舌黄微渴。非温补可服。泄木火以疏之，和脾胃以调之，冀其胀势稍减。

吴萸拌川连 生于术 川楝子 炒山楂 黑山栀 厚朴 青皮 椒目

唐女 气臌三年，近日跌仆呕吐，因惊气火更逆，胸膈填塞胀满，二便皆通，自非质滞，喜凉饮，面起瘅瘰。从《病能篇》骤胀属热。

川连 淡黄芩 半夏 枳实 干姜 生白芍 铁锈针

颜六三 今年风木加临，太阴阳明不及，遂为胗，小便不利，两跗皆肿，大便涩滞。治在腑阳，用分消汤方。肝犯脾胃，阳虚有湿

生于术 茯苓 泽泻 猪苓 厚朴 椒目

海金沙汤煎。

吴 金岁厥阴司天加临，惊蛰节，病腹满喘促，肢肿面浮，寒热汗出。皆木乘土位，清阳不得舒展，浊气痞塞僭踞，故泄气少宽。姑拟通腑以泄浊。

生于术 茯苓 椒目 紫厚朴 泽泻 淡姜渣

朱四九 郁勃久坐，中焦不运，寒热，小溲不通，腹膨胀满，脉小而涩。全是腑阳失司，与泄木通腑分消法。四苓加椒目、厚朴、大腹皮、青皮。

陈 壮盛年岁，形消色夺，诊脉右小促，左小弦劲。病起上年秋季，脘中卒痛，有形梗突，病后陡遇惊触，渐次食减不适，食入不运，停留上脘，腹形胀满，甚则胁肋皆胀，四肢不暖，暮夜渐温，大便旬日始通，便后必带血出，清早未食，自按脐上气海，有瘕形甚小，按之微痛，身动饮水，寂然无踪，天气稍冷，爪甲色紫。细推病属肝脾，气血不通，则为郁遏，久则阳微痹结，上下不行，有若否卦之义。阅医药或消或补，总不见效者，未知通阳之奥耳。肝脾不和，清阳痹结

薤白 桂枝 瓜蒌仁 生姜 半夏 茯苓

又 薤白汁 桂枝木 瓜蒌实 川楝子皮 半夏 茯苓 川须 桃仁 延胡 姜汁

二汁法丸。

某 胀满跗肿，小溲短涩不利，便泄不爽。当开太阳为主。湿浊凝滞，小溲不行，当开太阳

五苓散加椒目。

某六七 少腹单胀，二便通利稍舒。显是腑阳窒痹，浊阴凝结所致。前法专治脾阳，宜乎不应，当开太阳为要。 五苓散加椒目。

郑 两投通里窍法，痛胀颇减，无如阴阳不分，舌绛烦渴，不欲纳谷。想太阳膀胱不开，阳明胃不司阖，法当仍与通阳腑为要，但五苓桂术，断不适用。议用甘露饮意。

猪苓 茯苓 泽泻 寒水石 椒目 炒橘核

程 今年长夏久热，热胜阳气外泄，水谷运迟，湿自内起，渐渐浮肿，从下及上，至于喘咳不能卧息。都是浊水凝痰，阻遏肺气下降之司。但小溲不利，太阳气亦不通调。此虽阳虚证，若肾气汤中萸、地之酸腻，力难下行矣。

茯苓 桂枝木 杏仁 生白芍 干姜 五味 生牡蛎 泽泻

马五一 初起胸痹呕吐，入夏跗臁少腹悉肿，食谷不运，溲短不利。此阳气式微，水谷之湿内蕴，致升降之机失司。当开太阳，姑走湿邪。

猪苓三钱 桂枝木八分 茯苓皮三钱 泽泻一钱 防己一钱半 厚朴一钱

四帖。

邱六岁 六龄稚年，夏至湿热外薄，所食水谷之气，蒸为湿滞，阻遏气机，脾不转运，水道不通，腹笥满胀。幼科但知消导，不晓通腑泄湿，致脾气大困，泄泻不分阴阳。参、苓之补，仅救消涤之害，不能却除湿滞，故虽受无益于病。病根都在中宫，泄肝以安胃，分利以通腑，必得小溲频利，冀有中窾之机。

猪苓 泽泻 海金沙 通草 椒目

吴 平昔湿痰阻气为喘，兹因过食停滞，阴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脏之阳不运，阳腑之气不通，二便不爽，跗肿腹满，诊脉沉弦，犹是水寒痰滞，阻遏气分，上下皆不通调，当从三焦分治。顷见案头一方，用菟丝子升少阴，吴茱萸泄厥阴，不知作何解释，不敢附和，仍用河间分消定议 湿壅三焦，肺气不降

大杏仁 莱菔子 猪苓 泽泻 葶苈子 厚朴 桑白皮 广皮 细木通

又 三焦分消，泄肝通腑，二便不爽如昔，诊脉浮小带促，闻声呼息不利。是气分在上结阻，以致中下不通。喘胀要旨，开鬼门以取汗，洁净腑以利水，无非宣通表里，务在治病源头。据脉症参详，急急开上为法，合《金匮》风水反登义矣。

麻黄 杏仁 石膏 甘草 苡仁

朱 初因面肿，邪干阳位，气壅不通，二便皆少。桂、附不应，即与导滞，滞属有质，湿热无形，入肺为喘，乘脾为胀，六腑开合皆废，便不通爽，溺短浑浊，时或点滴，视其舌绛口渴，腑病[1]背胀，脏病腹满，更兼倚倒左右，肿胀随着处为甚。其湿热布散三焦，明眼难以决胜矣。《经》云："从上之下者治其上。"又云："从上之下，而甚于下者，必先治其上，而后治其下。"此症逆乱纷更，全无头绪，皆不辨有形、无形之误。姑以清肃上焦为先。

飞滑石一钱半 大杏仁去皮尖，十粒 生苡仁三钱 白通草一钱 鲜枇杷叶刷净毛，去筋，手内揉软，三钱 茯苓皮三钱 淡豆豉一钱半 黑山栀壳一钱

急火煎五分服。

此手太阴肺经药也。肺气窒塞，当降不降，杏仁微苦则能降；滑石甘凉，渗湿解热；苡仁、通草，淡而渗气分；枇杷叶辛凉，能开肺气；茯苓用皮，谓诸皮皆凉；栀、豉宣其陈腐郁结。凡此气味俱薄，为上焦药。仿齐之才"轻可去实"之义。

某 暴肿气急，小溲涩少。此外邪壅肺，气分不通。治当从风水皮水，宣其经隧，以能食能寝为佳，勿得诛伐无过之地。

前胡 蜜炙麻黄 牛蒡子 姜皮 紫菀 杏仁 茯苓皮 广皮

王 髀尻微肿，小腿下臁肿甚。乃腑阳不行，病甚于暮。宜辛香通其经腑之郁。下焦寒湿流经生于术 炮川乌 北细辛 茯苓 汉防己 川独活

又 中满用余粮丸获效，得暖下泄浊之力，腹胀已去，而髀尻足跗肌肉肿浮。夫脏寒生满病，暖水脏之阳，培火生土是法。究竟阳未全复，四末流行未布，前议幽香通其下焦经脉，果得肿减。议用加味活络丹。

炮川乌 干地龙 乳香 没药 北细辛 桂枝木

用油松节三两，酒水各半，煎汁法丸。

汪 肿自下起，胀及心胸，遍身肌肤赤瘰，溺无便滑，湿热蓄水，横溃经隧，气机闭塞，呻吟喘急。湿本阴邪，下焦先受，医用桂、附、芪、术，邪蕴化热，充斥三焦，以致日加凶危也。湿热壅塞经隧

川通草一钱半 海金沙五钱 黄柏皮一钱半 木猪苓三钱 生赤豆皮一钱半 真北细辛一分

又 前法肿消三四，仍以分消。

川白通草 猪苓 海金沙 生赤豆皮 葶苈子 茯苓皮 晚蚕沙

又 间日寒战发热，渴饮。此为疟，乃病上加病，饮水结聚，以下痛胀，不敢用涌吐之法。暂与开肺气壅遏一法。

大杏仁 蜜炒麻黄 石膏

又 湿邪留饮，发红瘰，胸聚浊痰，消渴未已。用木防己汤。

木防己一钱 石膏三钱 杏仁三钱 苡仁二钱 飞滑石一钱半 寒水石一钱半

通草煎汤代水。

陈 进神芎导水丸二日，所下皆粘腻黄浊形色。余前议腑气窒塞，水湿粘滞，浊攻犯肺为痰嗽，入溃脉隧为浮肿，大凡经脉六腑之病，总以宣通为是。《内经》云："六腑以通为补"。今医不分脏腑经络，必曰参术是补，岂为明理！然肢节足跗之湿，出路无由，必针刺以决其流，此内外冀可皆安。戊己丸三钱，用二日后，再进前药一服。

薛 十九 腹满下至少腹，三阴都已受伤；而周身疥疮，数年不断，脉络中必有湿热；就腹痛

① 病：原作"痛"，据经锄堂本改。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泄泻，腑阳不通，不独偏热偏寒之治。常用四苓散。

猪苓三钱 茯苓三钱 泽泻一钱半 生于术一钱 椒目五分

倪妪 湿热脚气，上攻心胸，脘中满胀，呕逆，乃湿土甚为热化。与苦辛先平在上之满胀，用泻心法。湿热脚气

川连 黄芩 枳实 半夏 姜汁 杏仁

汤 囊肿腹胀，此属疮蛊。湿郁疮蛊

茯苓皮 海金沙 白通草 大腹皮绒 厚朴 广皮 猪苓 泽泻

某三六 性躁，气有余便是火，肝胆中木火入络，成形为胀，便溺皆赤，喉痛声嘶痰血。肝病过膈犯肺，久延为单腹胀，难治。木火入络

小温中丸三钱。

吴五五 气逆膜胀，汩汩有声。已属络病，难除病根。气逆入络

老苏梗 生香附 厚朴 白蔻仁 土瓜蒌 桔梗 枳壳 黑山栀

汪 脉右涩，左弱，面黄瘦，露筋。乃积劳忧思伤阳，浊阴起于少腹，渐至盘踞中宫，甚则妨食呕吐。皆单鼓胀之象大著，调治最难。欲驱阴浊，急急通阳。阳虚单胀，浊阴凝滞

干姜 附子 猪苓 泽泻 椒目

又 通太阳之里，驱其浊阴，已得胀减呕缓，知身中真阳，向为群药大伤。议以护阳，兼以泄浊法。

人参 块茯苓 生干姜 淡附子 泽泻

又 阴浊盘踞中土，清阳蒙闭，腹满膜胀，气逆腹痛。皆阳气不得宣通，浊阴不能下走。拟进白通法。

生干姜 生炮附子 冲猪胆汁

黄三八 停滞单胀，并不渴饮，昼则便利不爽，夜则小溲略通。此由气分郁痹，致中焦不运。先用大针砂丸，每服一钱五分，暖其水脏以泄浊。

某 向有宿痞，夏至节一阴来复，连次梦遗，遂腹形坚大，二便或通或闭，是时右膝痈肿溃疡，未必非湿热留阻经络所致。诊脉左小弱，右缓大，面色青滞，鼻准明亮，纳食必腹胀愈加，四肢恶冷，热自里升，甚则衄血牙宣，全是身中气血交结，固非积聚停水之胀。考古人于胀症，以分清气血为主，止痛务在宣通。要知攻下皆为通腑，温补乃护阳以宣通。今者单单腹胀，当以脾胃为病薮，太阴不运，阳明愈钝，议以缓攻一法。

川桂枝一钱 熟大黄一钱 生白芍一钱半 厚朴一钱 枳实一钱 淡生干姜一钱

三帖。

又 诊脉细小，右微促，畏寒甚，右胁中气，触入小腹，着卧即有形坠着。议用局方禹余粮丸，暖水脏以通阳气。

早晚各服一钱，流水送八服。

又 脉人尺，弦胜于数。元海阳虚，是病之本；肝失疏泄，以致膜胀，是病之标。当朝用玉壶丹，午用疏肝实脾利水，分消太阳太阴之邪。

紫厚朴炒，一钱半 缩砂仁炒，研，一钱 生于术二钱 猪苓一钱 茯苓块，三钱 泽泻一钱

又 脉弦数，手足畏冷，心中兀兀，中气已虚，且服小针砂丸，每服八十粒，开水送，二服。以后药压之。

生于术 云茯苓 广皮

煎汤 一小杯，后服。

又 脉如涩，凡阳气动则遗，右胁汩汩有声，坠入少腹。可知肿胀非阳道不利，是阴道实，水谷之湿热不化也。议用牡蛎泽泻散。

左牡蛎四钱，泄湿 泽泻一钱半 花粉一钱半 川桂枝木五分，通阳 茯苓三钱，化气 紫厚朴一钱

午服。

又 脉数实，恶水，午后手足畏冷。阳明中虚，水气聚面为饮也。以苓桂术甘汤劫饮，牡蛎泽泻散止遗逐水。照前方去花粉加生于术三钱。

又 手足畏冷，不喜饮水，右胁汩汩有声，下坠少腹，脉虽数而右大左弦。信是阳明中虚，当用人参、熟附、生姜，温经补虚之法，但因欲回府调理数日，方中未便加减。且用前方，调治太阳太阴。

生于术三钱 左牡蛎生，四钱 泽泻炒，一钱 云苓三钱 生益智四分 桂枝木四分 炒厚朴一钱

午后食远服。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朝服小温中丸五十粒，开水送，仍用三味煎汤下之。

杨十六 味过辛酸，脾胃气伤结聚，食入则胀满。曾服礞石大黄丸，滞浊既下不愈，病不在乎肠中。前贤治胀治满，必曰分消，攻有形不效，自属气聚为瘕。疏胃宜清，调脾当暖，此宗前贤立法。脾胃气窒不和

生茅术 广皮 丁香皮 黄柏 草豆蔻 川黄连 厚朴 茯苓 泽泻

水法丸。

肿胀证，大约肿本乎水，胀由乎气。肿分阳水、阴水。其有因风、因湿、因气、因热，外来者为有余，即为阳水。因于大病后，因脾肺虚弱，不能通调水道；因心火克金，肺不能生肾水，以致小便不利；因肾经阴亏，虚火烁肺金而溺少；误用行气分利之剂，渐至喘急痰盛，小水短赤，酿成肿证。内发者为不足，即为阴水。若胀病之因更多，所胀之位各异，或因湿、因郁、因寒、因热、因气、因血、因痰、因积、因虫，皆可为胀；或在脏在腑，在脉络，在皮肤，在身之上下、表里皆能作胀；更或始因于寒，久郁为热；或始为热中，末传寒中。且也胀不必兼肿，而肿则必兼胀，亦有肿胀同时并至者，其病形变幻不一，其病机之参伍错综，更难叙述。故案中诸症，有湿在下者，用分利；有湿在上中下者，用分消；有湿而着里者，用五苓散通达膀胱；有湿郁热兼者，用半夏泻心法，苦辛通降；有湿热气郁积者，用鸡金散加减，消利并行；有气血郁积，夹湿热之邪，久留而不散者，用小温中丸，清理相火，健运中州；有湿热与水寒之气交横，气喘溺少，通身肿胀者，用禹余粮丸，崇土制水，暖下泄浊；有寒湿在乎气分，则用姜、附；有寒湿入于血分，则用桂、附；有湿上甚为热，则用麻、杏、膏、豉等味，清肃上焦之气；有湿下着为痹，则用加味活络等剂，宣通下焦之郁；有藉乎薤白、瓜蒌者，滑润气机之痹结于腹胁也；有藉乎制黄、归尾者，搜逐血涩之凝涩于经隧也；有藉乎玉壶、控涎、神保、神芎者，视其或轻或重之痰饮水积而驱之也。此皆未损夫脏气，而第在腑之上下、膜之表里者也。若有胃阳虚者，参苓必进；脾阳衰者，术附必投；更有伤及乎肾者，则又需加减八味、济生等丸矣。其他如养阳明之大半夏汤，疏厥阴之逍遥散，盖由证之牵连而及，是又案中法外之法也已。姚亦陶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临证指南医案卷四

积 聚

蔼 嗔怒强食，肝木犯土，腹痛，突如有形，缓则泯然无迹，气下鸣响。皆木火余威，乃瘕疝之属。攻伐消导，必变腹满，以虚中挟滞，最难速功。近日痛泻，恐延秋痢。木犯土，虚中挟滞

丁香 厚朴 茯苓 炒白芍 广皮 煨益智仁

又 下午倦甚，暮夜痛发。阳微，阴浊乃踞。用温通阳明法。

人参 吴萸 半夏 姜汁 茯苓 炒白芍

又 照前方去白芍加川楝、牡蛎。

白十四 疟邪久留，结聚血分成形，仲景有缓攻通络方法可宗。但疟母必在胁下，以少阳厥阴表里为病。今脉弦大，面色黄滞，腹大青筋皆露，颈脉震动，纯是脾胃受伤，积聚内起，气分受病，痞满势成，与疟母邪结血分，又属两途。经年病久，正气已怯。观东垣五积，必疏补两施，盖缓[1]攻为宜。脾胃伤，气分结痞

生于术 鸡肫皮 川连 厚朴 新会皮 姜渣

水法丸。

马三二 病后食物失和，肠中变化，传导失职，气滞酿湿，郁而成热，六腑滞浊为之聚。昔洁古、东垣辈，于肠胃宿病，每取丸剂缓攻，当仿之。气滞湿热腑聚

川连 芦荟箬叶上炙 鸡肫皮不落水去垢、新瓦上炙脆 煨木香 小青皮 莱菔子 南山楂 紫厚朴

蒸饼为小丸。

陈十八 湿胜脾胃，食物不化，向有聚积，肠腑不通，热气固郁。当进和中，忌口勿劳，不致变病。湿热食滞

黄芩 枳实 广皮 莱菔子 白芍 白术 苍术 鸡肫皮

水泛丸。

吴三一 右胁有形高突，按之无痛。此属瘕瘕，非若气聚凝痰，难以推求。然病久仅阻在脉，须佐针刺宣通，正在伏天宜商。痰凝脉络

真蛤粉 白芥子 瓜蒌皮 黑栀皮 半夏 郁金 橘红 姜皮

曹 着而不移，是为阴邪聚络。诊脉弦缓。难以五积肥气攻治。大旨以辛温入血络治之。血络凝痹

当归须 延胡 官桂 橘核 韭白

王三七 骑射驰骤[2]，寒暑劳形，皆令阳气受伤。三年来，右胸胁形高微突，初病胀痛无形，久则形坚以[3]梗。是初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盖经络系于脏腑外廓，犹堪勉强支撑，但气钝血滞，日渐瘀痹，而延癥瘕，怒劳努力，气血交乱，病必旋发。故寒温消克，理气逐血，总之未能讲究络病工夫。考仲景于劳伤血痹诸法，其通络方法，每取虫蚁迅速飞走诸灵，俾飞者升，走者降，血无凝着，气可宣通，与攻积除坚、徒入脏腑者有间。录法备参末议。

蜣螂虫 蛴虫 当归须[4] 川芎 生香附 煨木香 生牡蛎 夏枯草

用大酒曲末 二两，加水稀糊丸，无灰酒送三钱。

某 伏梁病在络，日后当血凝之虑。脉数左大，是其征也。伏梁

厚朴一钱 青皮八分 当归一钱 郁金一钱 益母草三钱 茯苓一钱 泽泻一钱

某 脉数坚，伏梁病在络。宜气血分消。

桃仁三钱，炒，研 郁金一钱 茺蔚子一钱 枳实七分 厚朴一钱 茯苓一钱 通草五分

自《难经》分出"积者阴气也，五脏所生；聚者阳气也，六腑所成"，后《巢氏病源》另立癥瘕

---

[1] 缓：原作"纯"，据经锄堂本改

[2] 骤：原作"聚"，其义未明，据经锄堂本改。

[3] 以：经锄堂本作"似"。

[4] 当归须：此下经锄堂本有"桃仁、川郁金"。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之名，以不动者为瘕，动者为瘕。究之，亦即《难经》积聚之意也。前贤有云："积聚者，就其肓膜结聚之处，以经脉[1]所过部分，属脏者为阴，阴主静，静则坚而不移；属腑者为阳，阳主动，动则移而不定"。故是案中又从而悟出云："着而不移，是为阴邪聚络。大旨以辛温入血络治之"。盖阴主静，不移即主静之根，所以为阴也。可容不移之阴邪者，自必无阳动之气以旋运之，而必有阴静之血以倚伏之，所以必藉体阴用阳之品，方能入阴出阳，以施其辛散温通之力也。又云："初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辄仗蠕动之物，松透病根，是又先生化裁之妙，于古人书引伸触类而得。若夫荟、朊之去热滞，芥、蛤[2]之豁凝痰，不过为先生用古处也。案中积症，第见伏梁，不能尽备。然宋时诸贤，于五积、九积治法，载在书籍者颇多，大略消补兼施，并以所恶者攻，所喜者诱。而业医者，自当知之稔也。姚亦陶

痞

宋 前议辛润下气以治肺痹，谓上焦不行，则下脘不通。古称痞闷都属气分之郁也。两番大便，胸次稍舒，而未为全爽，此岂有形之滞？乃气郁必热，陈腐粘凝胶聚，故脘腹热气下注，隐然微痛。法当用仲景栀子豉汤，解其陈腐郁热；暮卧另进白金丸一钱。盖热必生痰，气阻痰滞，一汤一丸，以有形无形之各异也。痰热内闭

黑山栀 香豉 郁金 杏仁 桃仁 瓜蒌皮 降香

另付白金丸五钱。

孙 寒热由四末以扰胃，非药从口入以扰胃。邪热津液，互胶成痰，气不展舒，阻痹脘中。治法不但攻病，前议停药，欲谬药气尽，病自退避三舍耳。

人参 川连盐水炒 枳实 半夏 郁金 石菖蒲

某 脉不清，神烦倦，中痞恶心。乃热邪里结，进泻心法。热邪里结

炒半夏 黄芩 黄连 干姜 枳实 杏仁

刘 热气痞结，非因食滞，胃汁消烁，舌干便难。苦辛开气，酸苦泄热，是治法矣。

川连 生姜 人参 枳实 橘红 乌梅 生白芍

顾 气闭久则气结，不饥、不食、不大便。气闭化热

川贝母 白蔻仁 郁金 杏仁 金银花 绿豆壳

又 气结必化热，乃无形之病，故徒补无益。

鲜省头草 川斛 甜杏仁 川贝母 麻仁

何三七 烦劳之人，卫气少固，雾露雨湿，伤其流行清肃，疮痍外涸，脘胁反痹。乃经脉为病，无关腑脏。

钩藤 生白蒺 郁金 白蔻仁 桑叶 橘红

又 气窒热郁，仍治上可以通痹。

杏仁 郁金 香附 瓜蒌皮 黑山栀 苏梗

周 寒热，呕吐蛔虫，自利，是暑湿热外因，因嗔怒动肝，邪气入于厥阴，胸满腹胀消渴。议以开痞方法。热邪入厥阴

泻心汤去参、甘，加枳实、白芍。

伊 因惊而得，邪遂入肝，故厥后热，神识昏狂，视得面青舌白，微呕渴饮，胸次按之而痛。此属痞结，乃在里之症。宗仲景以泻心汤为法。

川连 半夏 干姜 黄芩 人参 枳实

尤 面垢油亮，目眦黄，头胀如束，胸脘痞闷。此暑湿热气内伏，因劳倦，正气泄越而发。既非暴受风寒，发散取汗，徒伤阳气。按脉形濡涩，焉是表症？凡伤寒必究六经，伏气须明三焦。论症参脉，壮年同[3]非有余之质，当以劳倦伤、伏邪例诊治。暑湿伏邪夹食

滑石 黄芩 厚朴 醋炒半夏 杏仁 蔻仁 竹叶

又 胸痞自利，状如结胸。夫食滞在胃，而胸中清气，悉为湿浊阻遏，与食滞两途。此清解三焦却邪汤药，兼进保和丸消导。

淡黄芩 川连 淡干姜 厚朴 醋炒半夏 郁金 白蔻仁 滑石

送保和丸三钱。

---

① 经脉：原作"脉经"，据经锄堂本乙转。

② 芥、蛤：原作"介、合"，据经锄堂本改。

③ 同：经锄堂本作"已"。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谈氏 胸痞不饥，热不止，舌白而渴。此暑邪未尽，仍清气分。暑邪阻气

鲜竹茹 淡黄芩 知母 橘红盐水炒 滑石 桔梗 枳壳汁 郁金汁

某四一 恶寒泄泻悉减，胸脘仍闷。余暑未尽，胃气未苏故耳。

大麦仁四钱 佩兰叶三钱 新会皮一钱 半夏曲炒，一钱半 金斛一钱半 茯苓三钱

刘 湿热，非苦辛寒不解。体丰，阳气不足，论体攻病为是。胸中痞闷不食。议治在胃。湿热伤[1]胃

川连 炒半夏 人参 枳实 姜汁 茯苓 橘红

邱 脉濡而缓，不饥不食，时令之湿，与水谷相并，气阻不行，欲作痞结。但体质阳微，开泄宜轻。湿阻气分

炒半夏 茯苓 杏仁 郁金 橘红 白蔻仁

某三六 舌白脘痛，呕恶腹鸣。此湿阻气分，胃痹成痛，是不通之象。

炒半夏三钱 高良姜一钱 广藿香一钱 橘红一钱 乌药[2] 一钱 香附一钱半

沈[3]二四 精气内损，是皆脏病。萸、地甘酸，未为背谬。缘清阳先伤于上，柔阴之药，反碍阳气之旋运。食减中痞，显然明白。病人食姜稍舒者，得辛以助阳之用也。至于黄芪、麦冬、枣仁，更蒙上焦，斯为背谬极。议辛甘理阳可效。中阳不运[4]

桂枝汤去芍加茯苓。

汪 脉沉，中脘不爽，肢冷。

人参七分 淡干姜一钱 炒半夏一钱半 川熟附七分 茯苓三钱 草果仁八分

朱妪 目垂气短，脘痞不食。太阴脾阳不运，气滞痰阻。拟用大半夏汤。

人参 炒半夏 茯苓 伽楠香汁

又 脉微有歇，无神，倦欲寐。服大半夏汤，脘痛不安。不耐辛通，营液大虚，春节在迩，恐防衰脱。

人参 炒麦冬 北五味

某 舌白脘闷。中焦阳气不宣。

半夏 草果 厚朴 广皮 茯苓 藿香梗

张五二 胃寒涌涎，中痞。胃寒

泡淡吴萸 干姜 茯苓 半夏 橘红 川楝子

平 酒客脾胃阳微，下午阴气渐漫，脘中微痛，不饥。服苦降重坠辛燥，愈加不适者，清阳再受伤触也。宗仲景圣训，以转旋胸次之阳为法。胸次清阳不运

苓桂术甘汤。

某 气阻脘痹，饮下作痛。当开上焦。肺气不降，胸脘痹阻

枇杷叶 大杏仁 苏子 降香汁 白蔻仁 橘红

张 脉涩，脘痞不饥，口干有痰。当清理上焦。

枇杷叶 杏仁 山栀 香豆豉 郁金 瓜蒌皮 加姜汁炒竹茹。

陈三四 食进颇逸，而胸中未觉清旷。宜辛润以理气分，勿以燥药伤阴。

枇杷叶 大杏仁 橘红 黑山栀 香豉 郁金 瓜蒌皮

晨服。五剂后，接服桑麻丸。

杨 疟母用针，是泄肝胆结邪。瘦人疟热伤阴，梦遗，五心烦热，亦近理有诸。继患脘膈痞闷，不饥，食减，大便不爽。乃气滞于上，与前病两歧，焉得用滋阴凝滞之药？思必病后饮食无忌，中焦清浊不和所致。

杏仁 土栝蒌 桔梗 半夏 黑山栀 枳实 香附汁

俞女 脘痹身热。当开气分。

杏仁 瓜蒌皮 枇杷叶 广皮 枳壳汁 桔梗

王四三 劳伤胃痛，明是阳伤，错认箭风，钓药敷贴，更服丸药，心下坚实，按之痛，舌白烦渴，二便涩少，喘急不得进食。从痞结论治。寒热客邪互结

生姜汁 生淡干姜 泡淡黄芩 枳实 姜汁炒川连 半夏

案中六淫外侵，用仲景泻心汤；脾胃内伤，

---

① 湿热伤：原脱，据经锄堂本补。

② 乌药：原作"鱼药"，据经锄堂本改。

③ 沈：原脱，据经锄堂本补。

④ 运：原脱，据经锄堂本补。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用仲景苓姜桂甘法 即遵古贤治痞之以苦为泄、辛甘为散二法。其于邪伤津液者，用苦辛开泄，而必资酸味以助之；于上焦不舒者，既有枳、桔、杏、蒌开降，而又用栀、豉除热化腐，疏畅清阳之气。是又从古人有形至无形论内，化出妙用。若所用保和化食，白金驱痰，附姜暖中，参苓养胃，生脉敛液，总在临症视其阴阳虚实，灵机应变耳。姚亦陶

噎膈 反胃

吴 脉小涩，脘中隐痛，呕恶吞酸，舌绛不多饮 此高年阳气结于上，阴液衰于下，为关格之渐。当开痞通阳议治。阳结于上，阴衰于下，关格

川连 人参 姜汁 半夏 枳实汁 竹沥

卢 阴阳逆乱，已成关格。议用附子泻心汤，为上热下寒主治。

徐 七八 老人食入涎涌，吐痰，略能咽粥，二便艰少。是阳不转旋上结，阴枯于下便难，极难调治。勿用腥油膻味。脉弦大而搏。议妙香丸。

又 妙香丸仍服，每五日服大半夏汤。

毛 老年形消，不食不便，气冲涌涎，乃关格之症。议用进退黄连汤。

川连 淡干姜 半夏 姜汁 人参 茯苓 附子 生白芍

濮 七十 七旬有年，纳食脘胀，大便干涩，并不渴饮。痰气凝遏阻阳，久延关格最怕。

川连 枇杷叶 半夏 姜汁 杏仁 枳壳

杜 六四 老人积劳久虚，因渴饮冷，再伤胃阳，洞泄复加呕吐，不受汤饮食物。上不得入，下不得出，此为关格难治。

人参 半夏 川连 淡干姜

某 清阳日结，腹窄不能纳谷，阴液渐涸，肠失润，大便难。

桂枝 川连 半夏 姜汁 杏仁 茯苓

毕 五四 夏间诊视，曾说难愈之疴，然此病乃积劳伤阳，年岁未老，精神已竭。古称噎膈反胃，都因阴枯而阳结也。秋分后复诊，两脉生气口紧，交早咽燥，昼日溺少。五液告涸，难任刚燥阳药。是病谅非医药能愈。

大半夏汤加黄连、姜汁。

某 脉寸口搏大，按之则涩，形瘦气逆，上不纳食，下不通便。老年积劳内伤，阳结不行，致脘闭阴枯，腑乏津营，必二便交阻，病名关格，为难治。

人参 枳实 川连 生干姜 半夏 茯苓

苏 五四 向来翻胃，原可撑持，秋季骤加惊扰，厥阳陡升莫制，遂废食不便，消渴不已，如心热、呕吐涎沫，五味中喜食酸甘。肝阴胃汁，枯槁殆尽，难任燥药通关。胃属阳土，宜凉宜润；肝为刚脏，宜柔宜[1]和。酸甘两济其阴。肝阴胃汁枯

乌梅肉 人参 鲜生地 阿胶 麦冬汁 生白芍

某 阳明汁干成膈。

梨汁 柿霜 玉竹 天冬 麦冬 甜杏仁 川贝 生白芍 三角胡麻

王 五三 老年血气渐衰，必得数日大便通爽，然后脘中纳食无阻。此胃汁渐枯，已少胃气下行之旨，噎症萌矣。病乃操持太过，身中三阳，燔燥烁津所致，故药饵未能全功。议用丹溪法。烦劳阳亢，肺胃津液枯

麦冬汁 鲜生地汁 柏子仁汁 甜杏仁汁 黑芝麻汁 杵苏子汁 松子仁浆

水浸布纸，绞汁滤清，炖自然膏。

马 六十 劳心劳力经营，向老自衰，半日服饵桂、附、生姜二十年，病食噎不下膈吐出，此在上焦之气不化，津液不注于下，初病大便艰涩。按经云："味过辛热，肝阳有余，肺津胃液皆夺"。为上燥，仿嘉言清燥法。

麦冬 麻仁 鲜生地 甜水梨 桑叶 石膏 生甘草

某 脉涩左大，食入为噎。是属液亏，先宜理气，后用润剂。液亏气滞

半夏 云茯苓 枇杷叶 枳实 竹沥

程 舌黄微渴，痰多咳逆[2]，食下欲噎。病在肺胃，高年姑以轻剂清降。肺胃气不降

鲜枇杷叶 杏仁 郁金 瓜蒌皮 山栀 淡香

① 宜：原作"则"，据经锄堂本改。

② 逆：原作"也"，据经锄堂本改。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豉

沈 格拒食物，涎沫逆气，自左上升。此老年悒郁所致，必使腑通浊泄，仅可延年。议两通阳明厥阴之法。肝郁气逆

半夏 苦杏仁 茯苓 橘红 竹沥 姜汁

俞 酒热郁伤，脘中食阻而痛。治以苦辛寒。酒热郁伤肺胃

小川连 半夏 香豉 枳实 茯苓 姜汁

又 苦辛化燥，噎阻不舒，而大便不爽。治手太阴。

鲜枇杷叶 紫菀 苏子 杏仁 桃仁 郁金

某 忧思郁结，凝痰阻碍，已属噎塞之象。当怡情善调。忧郁痰阻

炒半夏一钱半 茯苓五钱 秫米三钱 枳实一钱，炒 姜汁三小匙，冲

杨四七 脉弦而小涩，食人脘痛格拒，必吐清涎，然后再纳，视色苍，眼筋红黄，昔肥今瘦。云是郁怒之伤，少火皆变壮火，气滞痰聚日拥，清阳莫展，脘管窄隘不能食物，噎膈渐至矣。法当苦以降之，辛以通之，佐以利痰清膈，莫以豆蔻、沉香劫津可也。

川黄连 杏仁 桔梗 土瓜蒌皮 半夏 橘红 竹沥 姜汁

朱五二 未老形衰，纳谷最少，久有心下忽痛，略进汤饮不安，近来常吐清水。是胃阳日薄，噎膈须防。议用大半夏汤，补腑为宜。胃阳虚

人参 半夏 茯苓 白香粳米 姜汁

河水煎。

白五六 少食颇安，过饱食不肯下，间有冷腻涎沫涌吐而出。此有年胃阳久馁，最多噎膈反胃之虑。饮以热酒，脘中似乎快爽，显然阳微欲结。所幸二便仍通，浊尚下泄，犹可望安。

熟半夏姜水炒，二两 茯苓二两 生益智仁一两 丁香皮五钱 新会皮一两 淡干姜一两

上药净末分量，用香淡豆豉一两，洗净煎汁法丸，淡姜汤服三钱。

吕六十① 劳倦饥饱，皆伤胃阳。年及花甲，最虑噎膈翻胃。此面饭酒肉重浊之物，与病不合。

半夏 姜汁 香豉 土瓜蒌皮 杏仁 橘红

冯六七 有年阳微，酒湿厚味，酿痰阻气，遂令胃失下行为顺之旨，脘窄不能纳物，二便如昔。病在上中，议以苦降辛通，佐以养胃，用大半夏汤。

半夏 人参 茯苓 姜汁 川连 枳实

又 胃属腑阳，以通为补。见症脘中窒塞，纳食不易过膈。肤浅见识，以白豆蔻、木香、沉香、麝，冀获速功。不知老人日衰，愈投泄气，斯冲和再无复振之理。故云岐子九法，后贤立辨其非。夏季宜用《外台》茯苓饮加菖蒲，佐以竹沥、姜汁，辛滑可矣。

顾四十 脉濡缓无力，中年胸胁时痛，继以早食晚吐。此属反胃，乃胃中无阳，浊阴腐壅。议仿仲景阳明辛热宣通例。

吴萸 半夏 茸拨 淡干姜 茯苓

又 辛热开浊，吐减，行走劳力，即吐痰水食物，阳气伤也。用吴萸理中汤。

尤 脉缓，右关弦，知饥恶食，食入即吐，肢浮，便溏溺少，不渴饮。此胃阳衰微，开合之机已废。老年噎膈反胃，乃大症也。

人参 茯苓 淡附子 淡干姜 炒粳米 姜汁

又 通胃阳法服，腑病原无所补，只以老年积劳伤阳之质，所服之剂，开肺即是泄气，芩、连苦寒劫阳，姜汁与干姜、附子并用，三焦之阳皆通耳。若枳、朴仍是泄气，与前义悖矣。

人参 茯苓 淡附子 淡干姜

刘五四 脉左小弦，右濡涩，五旬又四，阴阳日衰，劳烦奔走，阳愈伤，致清气欲结，食入脘痛，痰涎涌逆，皆噎膈反胃见症。其饮酒愈甚，由正气先馁，非酒能致病。

川连 枳实汁 茯苓 半夏 广皮白 黑山栀 姜汁 竹沥

包六十 胸脘痞闷，嗳逆，三四日必呕吐粘腻，或黄绿水液。此属反胃，六旬有年，是在重病。

川连 半夏 枳实 郁金 竹茹 姜汁

陆② 脉沉微，阳气大伤，阴浊僭踞，旦食不能暮食，周身掣痛，背胀。病状著难愈之症。

---

① 吕六十：原脱，据经锄堂本补。

② 陆：此案经锄堂本有眉批："阳虚阴浊凝滞"。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人参 附子 干姜 茯苓 泽泻

姚六二 腑阳不通降，浊壅为反胃，累遭病反。老年难以恢复，自能潜心安养，望其悠久而已。药不能愈是病矣。

人参 附子 干姜 公丁香 姜汁和丸。

某 积劳有年，阳气渐衰，浊凝瘀阻，脘中常痛，怕成噎膈便塞之症。阳衰脘痹血瘀

桃仁 红花 延胡 川楝子 半夏 橘红 郁金汁 瓜蒌皮

李 两关脉缓涩，食入气阻，吐涎稍通，前已吐过瘀浊胶粘。此皆久积劳倦，阳气不主旋运，为噎膈反胃之症。此病最多反复，必须身心安逸，方可却病，徒药无益耳。

半夏 姜汁 桃仁 韭白汁 香豉 瓜蒌皮 郁金

某 胃痛，得瘀血去而减，两三年宿病复起，食进痞闷，怕其清阳结而成膈。大意益气佐通，仍兼血络为治。

人参 半夏 茯苓 新会皮 木香 生益智 当归 桃仁

水法丸，服三钱。

张三三 早食暮吐，大便不爽。病在中下，初因劳伤胃痛，痰瘀有形之阻。

半夏 枳实 制大黄 桃仁 韭白汁

经云："三阳结谓之膈"。又云："一阳发病，其传为膈"。仲景云："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名曰胃反"。丹溪谓："噎膈反胃，名虽不同，病出一体，多因气血两虚而成"。然历观噎膈、反胃之因，实有不同。大抵饮食之际，气忽阻塞，饮食原可下咽，如有物梗塞之状者，名曰噎。心下格拒，饥不能食，或食到喉间，不能下咽者，名曰膈。食下良久复出，或隔宿吐出者，名曰反胃。夫噎膈一症，多因喜、怒、悲、忧、恐五志过极，或纵情嗜欲，或恣意酒食，以致阳气内结，阴血内枯而成。治宜调养心脾，以舒结气；填精益血，以滋枯燥。夫反胃乃胃中无阳，不能容受食物；命门火衰，不能薰蒸脾土，以致饮食入胃，不能运化，而为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治宜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补土通阳，以温脾胃。故先生于噎膈、反胃，各为立法以治之。其阳结于上，阴亏于下，而为噎膈者，用通阳开痞，通补胃腑，以及进退黄连、附子泻心诸法，上热下寒为治。其肝阴胃汁枯槁，及烦劳阳亢，肺胃津液枯而成噎膈者，用酸甘济阴，及润燥清燥为主。其液亏气滞，及阳衰血瘀而成噎膈者，用理气逐瘀，兼通血络为主。其胃阳虚而为噎膈反胃，及忧郁痰阻而成者，用通补胃腑，辛热开浊，以及苦降辛通，佐以利痰清膈为主。其肝郁气逆而为噎膈者，两通厥阴阳明为治。其酒热郁伤肺胃，气不降而为噎膈者，用轻剂清降，及苦辛寒开肺为主。而先生于噎膈、反胃治法，可谓无遗蕴矣。张景岳云："治噎膈大法，当以脾肾为主"。其理甚通，当宗之。又有饮膈、热膈及忧、气、恚、食、寒之膈，其主治各载本门，兹不复赘。邹滋九

是证每因血枯气衰致此，凡香燥消涩之药，久在禁内。案中虽有一二仿用辛热，而亦必谛审其为阳微浊踞者。其余或苦辛泄滞而兼润养，或酸甘化液而直滋清，或郁闷于气分而推扬谷气，或劳伤于血分而宣通瘀浊，总以调化机关，和润血脉为主。"阳气结于上，阴液衰于下"二语，实为证之确切论也。姚亦陶

噫 嗳

王二二 初用辛通见效，多服不应。想雨湿泛潮，都是浊阴上加，致胃阳更困。仿仲景胃中虚，客气上逆，噫气不除例。胃虚客气上逆

人参 旋复花 代赭石 半夏 茯苓 干姜

某 味淡，呕恶嗳气。胃虚浊逆。

白旋复花 钉头代赭 炒黄半夏 姜汁 人参 茯苓

汪三十 壮年饮酒聚湿，脾阳受伤已久，积劳饥饱，亦令伤阳，遂食入反出，噫气不爽。格拒在乎中焦，总以温通镇逆为例。

白旋复花 钉头代赭 茯苓 半夏 淡附子 淡干姜

徐 噫气不爽，食后甚。脾肺郁

杏仁 半夏曲 橘红 厚朴 郁金 枯梗

陈二十 多噎，胸膈不爽。胃阳弱，宜薄味。胃阳虚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生白术 茯苓 新会皮 半夏曲 益智仁 厚朴 生姜

某 嗳气，腹微痛。脾胃未和。脾胃不和

人参 焦白芍 茯苓 炙甘草

《内经》止有噫字，而无嗳字。故经云："五气所病，心为噫"。又云："寒气客于胃，厥逆从下上散，复出于胃，故为噫"。夫噫嗳一症，或伤寒病后，及大病后，多有此症。盖以汗吐下后，大邪虽解，胃气弱而不和，三焦因之失职，故清无所归而不升，浊无所纳而不降，是以邪气留连，嗳酸作饱，胸膈不爽，而为心下痞鞕，噫气不除，乃胃阳虚而为阴所格阻，阳足则充周流动，不足则胶固格阻矣。仲景立旋复代赭汤，用人参、甘草养正补虚，姜、枣以和脾养胃，所以安定中州者至矣。更以旋复花之力，旋转于上，使阴中格阻之阳，升而上达。又用代赭石之重镇坠于下，使恋阳留滞之阴，降而下达。然后参、甘、大枣，可施其补虚之功，而生姜、半夏，可奏其开痞之效。而前贤治噫嗳一症，无出仲景右矣。故先生于胃虚客气上逆，及胃阳虚、脾胃不和、肺气不降而为噫嗳者，每宗仲景法加减出入，或加杏仁、桔梗以开肺，智仁、朴、术以散满，甘草、白芍以和胃，靡不应手取愈，可谓得仲景心法矣。邹时乘

呕 吐

高四四 咽阻，吞酸痞胀，食入呕吐。此肝阳犯胃，用苦辛泄降。肝犯胃

吴萸 川连 川楝子 杏仁 茯苓 半夏 厚朴

钱三七 脉细，右坚大，向有气冲，长夏土旺，呕吐不纳食，头胀脘痹。无非厥阳上冒。议用苦辛降逆，酸苦泄热，不加嗔怒，胃和可愈。

川连 半夏 姜汁 川楝子皮 乌梅 广皮白

金四三 脉细小而弦，风木乘土，当春势张，食入不变，呕吐，得小便通少缓。治以通阳。

炮附子 人参 半夏 吴萸 淡姜 茯苓

又 脉右弦涩，阳微阴凝，食入则吐，胃痛胀甚，半月前用药得效后，反大便欲解不通。腑阳不利，浊乃上攻。先用玉壶丹七分，四服。

蒋三二 脉沉，食入呕吐，忌冷滞食物。

吴萸 半夏 姜汁 茯苓 公丁香柄 广皮白

顾 脉濡弱，左胁下久有聚气，纳食酿积于胃脘之中，两三日呕噫吞酸，积物上涌吐出。此皆怫怒动肝，肝木犯胃，胃中阳伤，不能传及小肠，遂变化失司。每七八日，始一更衣，为胃气不上下行故也。法当温胃阳，制肝逆。宿病纠缠，恐多反复。

淡附子 淡干姜 姜汁 生白芍 淡吴萸 白粳米

朱 胃中不和，食入呕吐，怒动而病。必先制肝，温胆合左金为宜，去甘草、茯苓加姜汁。

某 气自左升，腹中膨满，呕吐涎沫黄水，暴咳不已。是肝气逆乘，过胃犯肺。当制肝和胃。安蛔丸。

某 呕黑绿苦水。显属下焦浊邪犯胃。

人参 川椒 乌梅 茯苓 紫石英 桑螵蛸

沈 食过逾时，漾漾涌涎欲吐，诊脉濡涩。以胃虚肝乘，宗仲景旋复代赭法。

旋复花 代赭石 人参 半夏 茯苓 广皮

王四五 肝病犯胃呕逆，口吐清涎，头晕，乳房痛，肢麻痹。

人参二两 茯苓二两 桂枝木七钱，生 川楝子一两，蒸 川连盐水炒，七钱 乌梅一两半 当归一两半 生白芍一两半

某 冷湿伤胃，肝木上侮，冲气欲呕，腹痛。

淡吴萸 厚朴 草蔻 藿香梗 木瓜 茯苓

毛妪 因惊，肝气上犯，冲逆，呕吐涎，阳升至巅为头痛，脉右弱左弦。当从厥阴阳明治。

人参 川连 茯苓 川楝 川椒 乌梅 干姜 生白芍

某 脉弦虚，食已漾漾欲吐，咽阻。中痞有痰。

人参 吴萸 茯苓 半夏 广皮 姜汁

陆 鼻明，汤水下咽呕吐，右脉小欲歇。明是劳伤，肝乘胃反。 小半夏汤加檀香泥、炒白粳米。

颜氏 干呕胁痛，因恼怒而病，是厥阴侵侮阳明，脉虚不食，当与通补。 大半夏汤加姜汁、桂枝、南枣。

某 肥腻滞胃，肝木始得再乘土位，致气逆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上痰呕出，久病全节反剧，最属不宜。总是调摄未尽善奈何，暂与降逆平肝安胃一法。

降香 苏子 旋复花 茯苓 半夏 广皮 韭汁

范 胁痛人脘，呕吐黄浊水液。因惊动肝，肝风振起犯胃。平昔液衰，难用刚燥。议养胃汁，以熄风方。

人参 炒半夏 炒麦冬 茯神 广皮白 炒香白粳米

又 六味去萸换芍加麦冬、阿胶、秋石。

唐氏 动气肝逆，痰性凝寒滞胃，卒然大痛呕涎，乃逆滞上攻也。治肝厥以通例。

炒黑川椒 乌梅肉 生干姜 川桂枝木 人参 白芍

某 积劳伤阳，先已脘痛引背，昨频吐微眩，脉弱汗出。胃中已虚，肝木来乘，防有呃忒吐蛔，仿仲景"食入则呕者，吴茱萸汤主之"。

吴萸 半夏 茯苓 姜汁 粳米

王二四 早上水饮米粥，至晚吐出不化，知浊阴两戌升逆，瘕形痛而渐大，丸药吐出不化，胃阳乏极矣。两进平肝理气不效，法当辛热开浊。

吴萸 熟附子 良姜 川楝子 茯苓 草果

某 肝风犯胃，呕逆眩晕。苦降酸泄和阳，佐微辛以通胃。

川连 黄芩 乌梅 白芍 半夏 姜汁

李 厥吐，腹痛气冲。 安胃丸。

王 胃虚少谷，肝来乘克，呕吐不能受纳。盖脏厥象也。

人参 川连 附子 黄芩 干姜 枳实

张氏 勉强攻胎，气血受伤，而为寒热；经脉乏气，而为身痛。乃奇经冲任受病，而阳维脉不用事也。《内经》以阳维为病苦寒热。维者，一身之刚维也。既非外感，羌、苏、柴、葛三阳互发，世无是病。乂芩、栀、枳、朴之属，辛散继以苦寒，未能中病，胃口屡伤，致汤饮皆哕出无余，大便不通，已经半月，其吐出形色青绿涎沫。显然肝风大动，将胃口翻空，而肠中污水，得风翔如浪决，东西荡漾矣。熄风镇胃，固是定理，但危笃若此，明理以邀天眷耳。

淮小麦百粒 火麻仁一钱 阿胶二钱 生地二钱 秋石拌人参一钱 南枣肉一钱

陈氏 未病先有耳鸣眩晕，恰值二之气交，是冬藏根蒂未固，春升之气泄越，无以制伏，更属产后精气未复，又自乳耗血，血去液亏，真阴日损，阳气不交于阴，变化内风，上巅犯窍，冲逆肆横，胃掀吐食，攻肠为泻，袭走脉络，肌肉皆肿。譬如诸门户尽撤，遂致暴风飘漾之状。医者辛散苦降重坠，不但病未曾理，致阳更泄，阴愈涸，烦则震动即厥，由二气不能自主之义。阅王先生安胃一法，最为卓识。所参拙见，按以两脉，右手涩弱，虚象昭然；左脉空大，按之不实，亦非肝气肝火有余。皆因气味过辛散越，致二气造偏。兹以病因大旨，兼以经义酌方。

人参 茯苓 半夏 白芍 煨姜 炒粳米

周 痛从少腹上冲，为呕为胀。是厥阴秽浊致患。厥阴浊逆

韭白根 淡吴萸 小茴香 桂枝木 两头尖 茯苓

又 炒橘核 炙山甲末 韭白 归尾 川楝子 延胡索 小茴香

徐四六 气冲偏左，厥逆欲呕，呕尽方适。伏饮在于肝络，辛以通之。

吴萸泡淡，八分 半夏三钱 茯苓块三钱 淡干姜一钱 代赭石三钱 旋复花二钱

某 脉搏肢冷，呕逆下痢，白积生冷，水寒郁生，阳气上塞，心大痛，乃厥阴浊邪上攻。

吴萸 丁香 藿香 川楝子 木香 广皮 茯苓

褚二二 清涎上涌，食物吐出。乃饥饱伤及胃中之阳。禁鲜荤冷滑，经年可安。胃阳虚，浊阴上逆

半夏 厚朴 生益智 姜汁 生白术 茯苓

宋三四 阳微不运，水谷悍气聚湿，致食人即呕，周身牵掣不和。乃阳明之脉不用事也。久延恐致肿胀。苓姜术桂汤加厚朴、椒目。

陆十七 食已即吐，病在胃也。用辛以通阳，苦以清降。

半夏 川连 厚朴 茯苓 姜汁

曹四七 早食颇受，晚食必胃痛呕吐，阳气日微，浊阴聚则有形，夜痛至晓。阴邪用事乃剧。

半夏 姜汁 淡干姜 秦椒 厚朴 茯苓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王 诊脉右濡左弦，舌白不饥，瘀血·上吐下泻，胃阳大伤，药饵下咽则涌。前医用大半夏汤不应，询知所吐皆系酸水痰沫。议以理阳方法。

人参 茯苓 川椒 干姜

潘十八 食后吐出水液及不化米粒，二便自通，并不渴饮，五年不愈。宜理胃阳，用仲景法。

熟附子 半夏 姜汁 白粳米

又 泄浊阴，劫水饮，以安胃阳。服四日，腹胀吐水已减，知阳腑之阳，非通不阖。再宗仲景法。

真武汤加人参。

范 脉虚无神，闻谷干呕，汗出振寒。此胃阳大虚，不必因寒热而攻邪。

人参 茯苓 炒半夏 姜汁 乌梅 陈皮

又 脉微细小。胃阳大衰，以理中兼摄其下。

人参 淡熟附子 茯苓 炒白粳米 炒黄淡干姜

又 人参 茯苓 干姜 煨益智仁 广皮 生白芍

金 参药不受，皆浊阴在上，阻塞气机，几无法矣。勉与白通汤加人尿、猪胆汁，急进以通阳泄浊。

附子 生淡姜 葱白五寸 人尿 猪胆汁

沈二九 吹笛震动元海病，治宜填实下焦。但呛食吐出，又便溏不实，中无砥柱，阴药下未受益，中再受伤矣。仿补益中宫，仍佐镇逆一法。

人参 焦术 炒焦半夏 茯苓 旋复花 代赭石

吴 寒热邪气扰中，胃阳大伤，酸浊上涌吐出，脘痛如刺。无非阳衰，阴浊上僭，致胃气不得下行。高年下元衰惫，必得釜底暖蒸，中宫得以流通。拟用仲景附子泻心汤，通阳之中，原可泄热开导，煎药按法用之。

人参一钱半 熟附子一钱半 淡干姜一钱

三味另煎汁。

川连六分 炒半夏一钱半 枳实一钱 茯苓三钱

后四味，用水一盏，滚水一杯，煎三十沸，和人前三味药汁服。

江 脉弦迟，汤水不下膈，呕吐涎沫。此阳结，饮邪阻气。议以辛热通阳，反佐苦寒利膈，用泻心法。

人参 附子 干姜

先煎一杯，人姜汁四分。

川连 黄芩 半夏 枳实

滚水煎，和入前药服。

孙十四 食物随入即吐，并不渴饮。当年以苦辛得效，三载不发，今心下常痛如辣，大便六七日始通。议通膈上，用生姜泻心汤。

生姜汁四分，调 川连六分，炒 黄芩二钱，泡十次 熟半夏三钱，炒 枳实一钱 人参五分，同煎

又 间或不吐食物，腹中腰脊似乎气坠，自长夏起，心痛头重，至今未减。思夏热必兼湿，在里水谷之湿，与外来之热，相治结聚饮邪矣。当缓攻之。议用控涎丹五分，间日一用。

某五二 诊脉左弦右弱，食粥脘中有声，气冲涌吐。此肝木乘胃，生阳已薄，皆情怀不适所致。 大半夏汤。

某 中焦火衰，食下不运，作酸呕出。中阳虚

炒黄干姜一钱 川椒炒，三分 半夏一钱，炒茯苓块三钱 炒饴糖四钱

黄氏《灵枢经》云："中气不足，溲便为变"。是崩淋泄泻，皆脾胃欲败之现症。今汤水下咽，少顷倾囊涌出，岂非胃阳无有，失司纳物乎？奈何业医者中怀疑惑，但图疲药，待其自安，怕遭毁谤耳。此症一投柔药，浊升填塞，必致胀满。仲景于阳明满实，致慎攻下者，恐以太阴之胀误治耳。今舌微红微渴，皆是津液不肯升扬，脾弱不主散精四布，世岂有面色如白纸，尚不以阳气为首重也耶？

人参 熟于术 炙甘草 炮姜 茯神 南枣

张 呕吐胀闷。虚中气滞。

人参 茯苓 砂仁

某氏 脉微肢冷，呕吐清水，食不下化，带下脊髀酸软。阳气素虚，产后奇脉不固。急扶其阳，用附子理中汤。

附子 人参 生白术 炮姜 炙草

又 暖胃阳以劫水湿，带下自缓。 照前方加胡芦巴。

又 脉象稍和，已得理中之效。议用养营法。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养营去远志、黄芪、五味，即作丸方。

蔡姬 凡论病，先论体质、形色、脉象，以病乃外加于身也。夫肌肉柔白属气虚，外似丰溢，里真大怯。盖阳虚之体，为多湿多痰，肌疏汗淋，腭舌俱白，干呕胸痞，烦渴引饮，由乎脾胃之阳伤触，邪得僭踞于中，留蓄不解，正衰邪炽。试以脉之短涩无神论之，阳衰邪伏显然。况寒凉不能攻热，清邪便是伤及胃阳之药。今杳不纳谷，大便渐稀，若不急和胃气，无成法可遵。所谓肥人之病，虑虚其阳。参拟一方，仍候明眼采择。胃阳[1]虚，邪伏不食

人参 半夏 生于术 枳实 茯苓 生姜

吴三六 壮年形伟，脉小濡，恶闻秽气，食入呕哕，缘阳气微弱，浊阴类聚，口鼻受污浊异气，先入募原。募原是胃络分布，上逆而为呕吐。此病理标者用芳香辟秽，扶正气治本，以温土通阳。阳虚吸受秽浊气

藿香 草果 公丁香 茯苓 厚朴 砂仁壳 广皮 荜拨

又 人参 茯苓 生益智 胡芦巴 煨木香 煨姜

孙 寒郁化热，营卫气窒，遂发疮痍，食入即吐，胃中热灼。当忌进腥油，先用加味温胆汤。呕伤胃中，邪热劫津

鲜竹茹一钱半 半夏一钱半 金石斛三钱 茯苓一钱半 广皮白一钱半 枳实一钱 姜汁一匙，调

吴 两番探吐，脘痛立止，气固宣畅，胃津未能无损，风木来乘，外冷里热，诊脉右大，并不搏指。当少少进谷以养胃，多噫、多下泄气，调和中焦为宜。

炒竹茹 半夏 川斛 橘红 黑山栀 香豉

曹四三 少腹属肝，肝厥必犯阳明胃腑，故作痛、呕。二年来病人已不知因何起病，医徒见病图治，想肝肾必自内伤为病，久则奇经诸脉交伤。《经》谓"冲脉动，而诸脉交动"也。议温通柔润剂，从下焦虚损主治。肝肾虚冲脉气上逆[2]

淡苁蓉干一钱半 茯苓三钱 当归二钱 杞子二钱 炒沙苑一钱半 肉桂心五分 后加鹿角霜

何 寒热呕吐，胸中格拒，喜暖饮怕凉。平昔胃阳最虚，热邪内结，体虚邪实，最防痉厥。热邪内结

人参 黄芩 炒半夏 姜汁 川连 枳实

某 舌赤，浊呕，不寐，不饥。阳邪上扰，治以苦辛，进泻心法。

淡黄芩 川连 炒半夏 枳实 姜汁

某 郁热阻饮痹呕，有年最虑噎膈。

半夏 金斛 姜汁 茯苓 杏仁 广皮白

毛氏 旧有胃痛脘痹呕吐之病，秋前举发，已得小安，近痛呕复来，身体燔热。宿病未罢，而暑热秽气上窍侵人，三焦混淆，恐内闭变现痉厥。暑秽内结

川连 淡黄芩 半夏 姜汁 黑山栀 枳实汁

某 舌黄不渴饮，久嗽欲呕吐。前用《金匮》麦门冬汤养胃小效，自述背寒，口吐清痰。暑湿客邪未尽，虚体，当辅正醒脾却暑。

人参 茯苓 广皮 半夏 姜汁

郭五八 知饥能纳，忽有气冲，涎沫上涌，脘中格拒，不堪容物。《内经》谓"肝病吐涎沫"。丹溪云："上升之气，自肝而出"。木火上凌，柔金受克，咳呛日加。治以养金制木，使土宫无戕贼之害；滋水制火，令金脏得清化之权。此皆老年积劳致伤，岂攻病可效？肝火刑金

苏子 麦冬 枇杷叶 杏仁 北沙参 桑叶 丹皮 降香 竹沥

曹四五 劳倦嗔怒，呕吐身热，得汗热解，而气急不寐不饥。仍是气分未清，先以上焦主治，以肺主一身气化也。

杏仁 郁金 山栀 香豉 橘红 瓜蒌皮

呕吐症，《内经》与《金匮》论之详矣。乃后人但以胃火、胃寒、痰食、气滞立论，不思胃司纳食，主乎通降，其所以不降而上逆呕吐者，皆由于肝气冲逆，阻胃之降而然也。故《灵枢·经脉篇》云："足厥阴肝所生病者，胸满呕逆"。况五行之生克，木动则必犯土。胃病治肝，不过隔一之治，此理浅近易明，人乃不能察，而好奇之辈，反夸隔二隔三之治，岂不见笑于大方也哉！试观安胃丸、理中安蛔丸，所用椒、梅，及胃虚客气上逆

---

① 阳：原作"受"，据经锄堂本改。

② 上逆：原脱，据经锄堂本补。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之旋覆、代赭，此皆胃药乎？抑肝药乎？于此可省悟矣。今观先生之治法，以泄肝安胃为纲领，用药以苦辛为主，以酸佐之。如肝犯胃而胃阳不衰有火者，泄肝则用芩、连、楝之苦寒；如胃阳衰者，稍减苦寒，用苦辛酸热，此其大旨也；若肝阴胃汁皆虚，肝风扰胃呕吐者，则以柔剂滋液养胃，熄风镇逆；若胃阳虚，浊阴上逆者，用辛热通之，微佐苦降；若但中阳虚而肝木不甚亢者，专理胃阳，或稍佐椒、梅；若因呕伤，寒郁化热，劫灼胃津，则用温胆汤加减；若久呕延及肝肾皆虚，冲气上逆者，用温通柔润之补，下焦主治；若热邪内结，则用泻心法；若肝火冲逆伤肺，则用养金制木，滋水制火。总之，治胃之法，全在温通。虚则必用人参，药味皆属和平。至于治肝之法，药味错杂，或寒热互用，或苦辛酸咸并投，盖因厥阴有相火内寄，治法不得不然耳。但观仲景乌梅丸法，概可知矣　案辑六十有余，大半皆由肝邪为患，非先生之卓识，安能畅发此理乎哉！

华岫云

吐　蛔

王　厥阴吐蛔，寒热干呕，心胸格拒，舌黑，渴不欲饮。极重之症。胃虚肝乘

乌梅肉一钱半　桂枝木一钱　炒黑川椒四分　白芍一钱　小川连三分　黄芩一钱　生淡干姜一钱

席　脉右歇，舌白渴饮，脘中痞热，多呕逆稠痰，曾吐蛔虫。此伏暑湿，皆伤气分，邪自里发，神欲昏冒，湿邪不运，自利粘痰。议进泻心法。半夏泻心汤。

又　凡蛔虫上下出者，皆属厥阴乘犯阳明，内风入胃，呕吐痰涎浊沫，如仲景《厥阴篇》中先厥后热同例。试论寒热后，全无汗解，谓至阴伏邪既深，焉能隔越诸经以达阳分？阅医药方，初用治肺胃，后用温胆茯苓饮，但和胃治痰，与深伏厥阴之邪未达。前进泻心汤，苦可去湿，辛以通痞，仍在上中，服后胸中稍舒，逾时稍寐，寐醒呕吐浊痰，有黄黑之形。大凡色带青黑，必系胃底肠中逆涌而出。老年冲脉既衰，所谓冲脉动，则诸脉皆逆，自述呕吐之时，周身牵引，直至足心，其阴阳跷维，不得自固，断断然矣。仲景于半表半里之邪，必用柴、芩。今上下格拒，当以桂枝黄连汤为法，参以厥阴引经，为通里之使，俾冲得缓，继进通补阳明，此为治厥阴章旨。

淡干姜　桂枝　川椒　乌梅　川连　细辛　茯苓

又　肝郁不舒，理进苦辛，佐以酸味者，恐其过刚也。仿食谷则呕例。

人参　茯苓　吴萸　半夏　川连　乌梅

又　疟来得汗，阴分之邪已透阳经，第痰呕虽未减，青绿形色亦不至，最属可喜。舌心白苔未净，舌边渐红，而神倦困惫。清邪佐以辅正，一定成法。

人参　半夏　茯苓　枳实汁　干姜　川连

又　食入欲呕，心中温温液液，痰沫味咸，脊背上下引痛。肾虚水液上泛为涎，督脉不司约束。议用真武撤其水寒之逆，二服后接服：

人参　半夏　茯苓　桂枝　煨姜　南枣

又　别后寒热三次，较之前发减半，但身动言语气冲，涌痰吐逆，四肢常冷，寒热，汗出时四肢反热。此阳衰胃虚，阴浊上乘，以致清气无以转舒。议以胃中虚，客气上逆为噫气呕吐者，可与旋覆代赭汤，仍佐通阳以制饮逆，加白芍、附子。

又　镇逆方虽小效，究是强制之法。凡痰饮都是浊阴所化，阳气不振，势必再炽。仲景谓：饮邪当以温药和之，前方劫胃水以苏阳，亦是此意。议用理中汤，减甘草之守，仍加姜、附以通阳，并入草果以醒脾。　二服后接用：

人参　干姜　半夏　生白术　附子　生白芍

王　脉沉弦，腹痛呕吐，鼻煤舌绛，面带青晦色，夏秋伏暑发热，非冬月。乃误表禁食，胃气受伤，致肝木上干胃土，蛔虫上出，遂成重病，常有厥逆之虑。拟进泄肝和胃，得痛止呕缓，冀有转机。

川椒　川连　乌梅　干姜　人参　茯苓　生白芍　川楝子

程　大病后，胃气极伤，肝木乘土，蛔欲透膈，脘胁阵痛。是土衰木克，古以狐惑、虫厥，都以胃虚少谷为训。

安胃丸，人参川椒乌梅汤化送二钱。

周三一　两胁痛，尤甚于左，呕吐蛔虫，年前

福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好食生米。此饥饱加以怒劳，胃土不和，肝木来犯　试观幼稚有食米麦泥炭者，皆里滞久聚，初从湿热郁蒸而得。宜和阳宣腑，辛窜通络。湿去热走，腑络自和

川连　干姜　桂枝　金铃子　延胡　芦荟　白芍　枳实

乌梅丸服三钱。

李　身不壮热，二便颇通，已非风寒停滞之病。因惊动肝，厥气下泛，蛔虫上攻触痛，呕吐清涎。仲景云："蛔虫厥都从惊恐得之"。人参安蛔法。

又　古人云："上升吐蛔，下降狐惑"，皆胃虚少谷，肝脏厥气上干耳。既知胃中虚，客气上冲逆犯，斯镇逆安胃方，是遵古治法。

人参　代赭石　乌梅肉　川椒　川楝子　茯苓

又　人参　茯苓　炒当归　炒白芍　桂心　炙草　煨姜　南枣

又　忽然痛再发，诊脉微细，恰值立夏之交，正气不相接续，有复厥之虑。

人参　桂枝木　川楝子　炒川椒　生白芍　乌梅肉　川连　细辛

叶十七　热气上闭，耳聋身热，神识不清。当清心营肺也。湿热结于厥阴

竹叶心　飞滑石　连翘　川贝　石菖蒲根　生绿豆皮

又　暑湿热内蒸，吐蛔。口渴耳聋。

川连水炒，四分　半夏一钱半　枳实一钱　广皮白三钱　菖蒲一钱半　杏仁三钱

又　身热，三候不解，胸痞，入暮谵语，耳聋，吐蛔。此热结厥阴，症势最险。

川连　黄芩　干姜　枳实　半夏　姜汁　茯苓　菖蒲

吐蛔本属肝胃症，因厥阴之邪上逆，蛔不能安，故从上而出也　今所辑方案，皆因客邪病而致吐蛔者，虽有泻心汤、桂枝黄连汤、安胃丸等，然皆不离乎仲景之乌梅丸法，以苦辛酸寒热并用为治，当与呕吐门同参。至于幼稚有吐蛔、泻蛔及诸虫之病，治标则有杀虫之方，治本则温补脾胃，或佐清疳热。前人各有成法，不必重赘。华德元[1]

不　食

张　脉虚缓，不食不饥，形寒浮肿。胃阳虚

人参　生益智　广皮　半夏曲　茯苓　生白芍　煨姜

杨氏　胃伤恶食，络虚风动浮肿。先与荷米煎。

人参　新会皮　檀香泥　炒粳米　炒荷叶蒂

潘　不饥不食，假寐惊跳。心营热入，胃汁尽亏，调摄十口可愈。胃阴虚

鲜生地　麦冬　知母　竹叶心　火麻仁　银花

王　热损胃汁，不欲食谷。

麦冬　蜜炒知母　地骨皮　川贝母　竹叶心　嘉定花粉　生甘草　甜梨皮

陆二一　时病后，脉弦而劲，知饥不纳。胃气未和，当静处调养。

鲜省头草　鲜莲子　茯神　大麦仁　川斛　炒知母

郑四三　脉濡无力，唇赤舌干，微眩，不饥不饱。此天暖气泄，而烦劳再伤阳气。夫卫外之阳，内应乎胃，胃既逆，则不纳不饥矣。

炒麦冬　木瓜　乌梅肉　川斛　大麦仁

某　风湿气痹，不饥。上焦湿热阴气

杏仁　滑石　土萎皮　连翘　橘红　郁金

翁二二　夏季温热上受，首先入肺，河间主之。三焦极是。今世医者，初用非发散即消食，散则耗气，消则劫胃，究竟热邪未除，而胃汁与肺气皆索，故不饥不食不便，上脘似格似阻。酸浊之气，皆是热化。病延多日，苦寒难以骤进，先拟开提上焦气分。

苏子　杏仁　土瓜蒌皮　枇杷叶　黄芩　降香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故诸病若能食者，势虽重而尚可挽救；不能食者，势虽轻而必致延剧。此理亦人所易晓也。然有当禁食与不当禁食之两途。如伤寒之邪，传入阳明之腑，胃有燥热昏谵者，有干霍乱之上下不通，或正值吐泻之际，或瘾疹未达于表，或瘟

---

① 华德元：经锄堂本作"华玉堂"。下同。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疫之邪客于募原，或疟邪交战之时，或初感六[1]淫之邪，发热脘闷，邪气充塞弥漫，呕恶痞胀不饥，或伤食恶食等症，此虽禁其谷食可也。其余一切诸症不食者，当责之胃阳虚，胃阴虚，或湿热阻气，或命门火衰。其他散见诸门者甚多，要知此症，淡饮淡粥，人皆恶之；或辛或咸，人所喜也，或其人素好之物，亦可酌而投之，以醒胃气。惟酸腻甜浊不可进。至于案中治法，一览可尽，兹不重赘。华德元

肠 痹

张 食进脘中难下，大便气塞不爽，肠中收痛。此为肠痹。肺气不开降

大杏仁 枇杷叶 川郁金 土瓜蒌皮 山栀 香豉

夏二十 食下膈胀，旬日得一更衣。肠胃皆腑，以通为用。丹溪每治肠痹，必开肺气，谓表里相应治法。

杏仁 紫菀 冬葵子 桑叶 土瓜蒌皮

又 肠痹开肺不效，用更衣丸三钱。

吴 身重不能转移，尻髀板着，必得抚摩少安，大便不通，小溲短少，不饥少饮。此时序湿邪，蒸郁化热，阻于气分，经腑气隧皆阻，病名湿痹。

木防己一钱 杏仁二钱 川桂枝一钱 石膏三钱，研 桑叶一钱 丹皮一钱

又 舌白，不渴不饥，大便经旬不解，皮肤麻痒，腹中鸣动。皆风湿化热，阻遏气分，诸经脉络皆闭。昔丹溪谓"肠痹宜开肺气以宣通"，以气通则湿热自走。仿此论治。

杏仁 瓜蒌皮 郁金 枳壳汁 山栀 香豉 紫菀

沈二五 湿结在气，二阳之痹。丹溪每治在肺，肺气化，则便自通。

紫菀 杏仁 枇杷叶 土瓜蒌皮 郁金 山栀皮 枳壳汁 桔梗汁

蒋三一 肺痹，鼻渊，胸满，目痛，便阻。用辛润自上宣下法。

紫菀 杏仁 瓜蒌皮 山栀 香豉 白蔻仁

董 高年疟后，内伤食物，腑气阻痹，浊攻腹痛，二便至今不通。诊脉右部弦搏，渴思冷饮。昔丹溪大小肠气闭于下，每每开提肺窍。《内经》谓"肺主一身气化"，天气降，斯云雾清，而诸窍皆为通利。若必以消食辛温，恐胃口再伤，滋扰变症。圣人以真气不可破泄，老年当遵守。

紫菀 杏仁 瓜蒌皮 郁金 山栀 香豉

又 舌赤咽干，阳明津衰，但痰多不饥不食，小溲不爽，大便尚秘。仿古人以九窍不利，咸推胃中不和论治。

炒半夏 竹茹 枳实 花粉 橘红 姜汁

叶女 二便不通，此肠痹，当治在肺。

紫菀 杏仁 蒌皮 郁金 黑山栀 桔梗

又 威喜丸。

某 瘅疟肺病，未经清理，致热邪透入营中，遂有瘀血暴下。今诊舌白不渴，不能纳食，大便九日不通，乃气痹为结。宗丹溪"上窍闭，则下窍不出矣"。

杏仁 枇杷叶 瓜蒌皮 川郁金 香豉 苡仁

又 用手太阴药，即思纳谷，阳明气痹无疑。

紫菀 杏仁 枇杷叶 瓜蒌皮 郁金 黑山栀

肠痹本与便闭同类，今另分一门者，欲人知"腑病治脏、下病治上"之法也。盖肠痹之便闭，较之燥屎坚结、欲便不通者稍缓，故先生但开降上焦肺气，上窍开泄，下窍自通矣。若燥屎坚闭，则有[2]三承气、润肠丸、通幽汤及温脾汤之类主之。然余谓便闭之症，伤寒门中，当急下之条无几，余皆感六淫之邪，病后而成者为多。斯时胃气未复，元气已虚，若遽用下药，于理难进，莫若外治之法为稳。用蜜煎导法，设不通爽，虚者间二三日再导。余见有渐导渐去燥粪五六枚，或七八枚，直至二旬以外，第七次导去六十余枚而愈者。此所谓"下不嫌迟"也，学者不可忽诸。华德元

便 闭

叶二十 阳气郁勃，腑失传导，纳食中痞，大

① 六：原作"力"，据经锄堂本改。

② 有：此下原有"则"，据经锄堂本删。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便结燥。调理少进酒肉坚凝，以宣通肠胃中郁热可效。大便闭，郁热燥结

川连 芦荟 莱菔子 炒山楂 广皮 川楝子 山栀 厚朴姜汁炒 青皮

又 热郁气阻，三焦通法。

杏仁 郁金 厚朴 广皮白 芦荟 川楝子

李四九 诊脉如前，服咸苦入阴，大便仍秘涩；针刺一次，病无增减，可谓沉痼之疾。夫病着深远，平素饮酒厚味，酿湿聚热，渍筋烁骨，既已经年不拔，区区汤液，焉能通逐？议以大苦寒坚阴燥湿方法，参人酒醴引导，亦同气相求之至理。湿火

黄柏 茅术 生大黄 干地龙 金毛狗脊 川连 萆薢 晚蚕沙 川山甲 汉防己 仙灵脾 海金沙 川独活 北细辛 油松节 白茄根

黄酒、烧酒各半，浸七日。

吴姬 脉右如昨，左略小动。肝风震动，里气大燥。更议镇重苦滑，以通火腑。逾六时便通浊行，亦肝喜疏泄之一助。火腑不通

更衣丸一钱五分。

江 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盖太阴之土，得阳始运；阳明阳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仲景急下存津，治在胃也；东垣大升阳气，治在脾也。今能食不运，医家悉指脾弱是病。但诊脉较诸冬春盛大兼弦。据经论病，独大独小，斯为病脉。脾脏属阴，胃腑属阳，脉见弦大，非脏阴见病之象。久病少餐，犹勉强支撑，兼以大便窒塞，泄气不爽，坐谈片刻，嗳气频频。平素痔疮肠红，未向安适。此脉症，全是胃气不降，肠中不通，腑失传导变化之司。古人云："九窍不和，都属胃病"。六腑为病，以通为补。经年调摄，不越参、术、桂、附，而毫乏应效，不必再进汤药。议仿丹溪小温中丸，服至七日，俾三阴三阳一周，再议治之义。湿热小肠痹

小温中丸二两一钱。

朱 足麻倭废，大热阴伤，内郁，大便不通，由怀抱不舒病加。先用滋肾丸四钱，盐汤下四服。肾燥热

某 茂术守中，渐生满胀，小便少，大便窒，肠气亦滞。病久延虚，补汤难进。议以每日开水送半硫丸一钱五分，以通经腑之阳。虚风便闭

吴 有年，二气自虚，长夏大气发泄，肝风鸱张，见症类中。投剂以来，诸恙皆减，所嫌旬日犹未更衣，仍是老人风秘。阅古人书，以半硫丸为首方。今当采取用之。

半硫丸一钱，开水送三服。

陈三八 用苦药，反十四日不大便。肠中阳气窒闭，气结聚成形。非硝黄攻坚、半硫丸一钱二分。

又 阳气窒闭，浊阴凝痞，成氏称为阴结，口甜夜胀，清浊未分。每日用来复丹一钱五分。

甘五三 脉左微弱右弦，前议入夜反胃脘痛，是浊阴上攻。据说食粥不化，早食至晚吐出，仍是不变之形。火土不生，不司腐熟，温药一定至理，第气攻膈中，究泻不得爽，必肠间屈曲隐处，无以旋转机关，风动则鸣，议用半硫丸。

周三一 减食过半，粪坚若弹丸。脾胃病，从劳伤治。血液枯燥

当归 麻仁 柏子仁 肉苁蓉 松子肉

某 液耗胃弱，火升便难。三才加麦冬、茯神、川斛。

天冬 地黄 人参 麦冬 茯神 川斛

潘 肝血肾液久伤，阳不潜伏，频年不愈，伤延胃腑。由阴干及乎阳，越人且畏。凡肝体刚，肾恶燥，问大便五六日更衣，小溲时间淋浊，尤非呆滞补涩所宜。

炒杞子 沙苑 天冬 桂酒拌白芍 茯苓 猪脊筋

又 精血损伤，五液必燥，问六七日更衣，以润剂涵下，用后有遗精，而阳乘巅顶。法当潜阳固阴。

龟甲心 生地 阿胶 锁阳 川石斛

顾姬 阳明脉大，环跳尻骨筋掣而痛，痛甚足筋皆缩，大便燥艰常秘。此老年血枯，内燥风生，由春升上僭，下失滋养。昔喻氏上燥治肺，下燥治肝。盖肝风木横，胃土必衰，阳明诸脉，不主束筋骨，流利机关也。用微咸微苦以入阴方法。

鲜生地八钱 阿胶三钱 天冬一钱半 人中白一钱 川斛二钱 寒水石一钱

又 咸苦治下人阴，病样已减，当暮春万花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开放，阳气全升于上，内风亦属阳化，其下焦脂液，悉受阳风引吸，燥病之来，实基乎此。高年生生既少，和阳必用阴药，与直攻其病者有间矣

生地三钱 阿胶二钱 天冬一钱 麦冬一钱 柏子霜二钱 松子仁二钱

丸方 虎潜丸去锁阳加咸苁蓉、猪脊筋丸。

包 阳升风秘。

柏子仁 当归 红花 桃仁 郁李仁 牛膝

吴 液耗便艰，进辛甘法。

杞子 柏子仁 归身 茯神 沙苑 炒山楂

某 饥饱劳碌，中州受伤，中脘痛，两胁胀，嗳泄气宽，静则安，大便艰。

柏子仁 归须 菠菜 韭菜 五灵脂 桃仁 丹皮

某 高年下焦阴弱，六腑之气不利，多痛，不得大便，乃幽门之病。面白脉小。不可峻攻，拟五仁润燥，以代通幽，是正道之治。

火麻仁 郁李仁 柏子仁 松子仁 桃仁 当归 白芍 牛膝

李三六 脉小弱，形瘦，肠风已久，年来食少便难，得嗳噫泄气，自觉爽释。夫六腑通即为补，仿东垣通幽意。

当归 桃仁 红花 郁李仁 冬葵子 柏子霜 芦荟 松子肉

水熬膏，服五钱

金二十 汤饮下咽，嗳噫不已，不饥不食，大便干坚若弹丸。大凡受纳饮食，全在胃口。已经胃逆为病，加以嗔怒，其肝木之气，贯膈犯胃，斯病加剧。况平昔常似有形骨梗，脉得左部弦实，血郁血结甚肖，进商辛润方法。血结

桃仁 冬葵子 皂荚核 郁李仁 大黄 降香 郁金

李 据云两次服辛温药，瘀浊随溢出口，此必热瘀在肝胃络间，故脘胁痞胀，大便阻塞不通。芦荟苦寒通其阴，仅仅更衣，究竟未能却瘀攻病。有年久恙，自当缓攻；汤药荡涤，理难于用。议以桃仁承气汤为丸。

某三十 左脉弦数，溺短而痛。小便闭

导赤散加丹皮、赤苓。

某 舌白身热，溺不利。湿壅三焦

杏仁一钱半 桔梗一钱 滑石三钱 通草一钱半 连翘一钱半 芦根一两

汪 秋暑秽浊，由吸而入，寒热如疟，上咳痰，下洞泄，三焦皆热，气不化则小便不通。拟芳香辟秽，分利渗热，必要小溲通为主。

藿香梗 厚朴 檀香汁 广皮 木瓜 猪苓 茯苓 泽泻 六一散

又 昨进分消方，热势略减，小便略通，所有湿热秽浊，混处二焦，非臆说矣。其阴茎囊肿，是湿热甚而下坠入腑，与方书茎肿款症有间。议河间法。

飞滑石 石膏 寒水石 大杏仁 厚朴 猪苓 泽泻 丝瓜叶

又 川连 淡黄芩 生白芍 枳实 六一散 广皮白 生谷芽

陈 暑热不得解散，壅肿癃闭，宜通六腑。已现痉厥，非轻小症。

防己 茯苓皮 猪苓 通草 海金沙 苡仁

又 经腑窒热不通。治在气分，三焦之病何疑。

滑石 石膏 寒水石 猪苓 泽泻

蚕沙汤煎药。

又 定三焦分消。

葶苈 杏仁 厚朴 大腹皮 猪苓 泽泻

海金沙煎汤。

陈六七 昨用五苓通膀胱见效，治从气分，继而乱治，溲溺不通，粪溏。急当通阳。肾阳不通

生干姜 爆黑川附子

调入猪胆汁。

孔六二 膏粱形体充盛，壮年不觉，酿积既久，湿热壅痹，致小肠火腑，失其变化传导之司，二便闭阻日盛，右胁壅阻作疼。当以苦药通调，必臻小效。二便俱闭，小肠火结

芦荟 川楝子 郁李仁 炒桃仁 当归须 红花

夜服小温中丸二钱。

高 多郁多怒，诸气皆痹。肠胃不司流通，攻触有形，乃肝胆厥逆之气，木必犯土，呕咳恶心，致纳食日减。勉进水谷，小肠屈曲不司变化，为二便不爽。所谓不足之中而兼有余，医勿夸视。湿热小肠痹

丹溪小温中丸，每服二钱五分。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邵二三 气攻腹胁咽脘，得溲溺泄气乃安。此病由饥饱失和，小肠屈曲之处，不为转旋运行，二便皆致不爽。当用丹溪小温中丸

金 湿热在经，医不对症，遂令一身气阻，邪势散漫，壅肿赤块。初因湿热为泄泻，今则窍闭，致二便不通。但理肺气，邪可宣通。湿热肺气不降

苇茎汤去瓜瓣加滑石、通草、西瓜翠衣。

许 暑湿热，皆气分先病，肺先受伤，气少司降，致二便癃闭。此滋血之燥无效。今虽小安，宜生津清养胃阴。

麦冬 知母 甜杏仁 白沙参 三角胡麻

顾四二 腹满坚实，足跗胫痛肿，二便皆不通利。因湿热壅其腑气也。此非中虚，当以宣通为法。湿热壅腑

黄芩 黄连 厚朴 枳实 青皮 卜子 丹皮 山栀皮

某 少腹胀痛，二便皆秘。腑阳不行

玉壶丹。

李三四 能食知味，食已，逾时乃胀，小便不利，气坠愈不肯出，大便四日一通。治在小肠火腑。火腑不通

先用滋肾丸，每早服三钱，淡盐汤送。

某 腹中胀满，当通火腑。更衣丸一钱六分。

某 脉动数，舌干白，不欲饮水，交夏脐下左右攻痛，服米饮痛缓，逾时复痛，六七日大便不通，小溲甚少。部位在小肠，屈曲有阻乃痛，未便骤认虫病。凡六腑宜通，通则不痛。以更衣丸二钱，专通火腑之壅结。一服。

王 日来便难溺涩，是下焦幽门气钝血燥。议东垣通幽意。血液枯燥

咸苁蓉一两 细生地二钱 当归一钱半 郁李仁二钱，研 柏子霜一钱半 牛膝二钱

张四九 少腹微胀，小便通利方安，大便三四日一通，而燥坚殊甚。下焦诸病，须推肝肾，腑络必究幽门二肠。阅所服药，是香砂六君以治脾，不思肾恶燥耶？

当归 苁蓉 郁李仁 冬葵子 牛膝 小茴 茯苓 车前

蜜丸。

张六六 脉左弦如刃，六旬又六，真阴衰，五液涸，小溲血水，点滴[1]不爽，少[2]腹右胁聚瘕，此属癃闭，非若少壮泻火通利可效。

柏子霜 小茴 鹿角霜 茯苓 当归 从蓉

马三六 脉实，病久瘀热在血，胸不爽，小腹坠，能食不渴，二便涩少。两进苦辛宣腑，病未能却。此属血病，用通幽法。气血结痹

桃仁 红花 郁李仁 制大黄 归须 小茴 桂枝木 川楝子

薛妪 大小便不爽，古人每以通络，兼入奇经。六旬有年，又属久病，进疏气开腑无效。议两通下焦气血方。

川芎一两，醋炒 当归一两，醋炒 生大黄一两 肉桂三钱 川楝子一两 青皮一两 蓬术煨，五钱 三棱煨，五钱 五灵脂醋炒，五钱 炒黑橘肉一两 小香附醋炒，一两

上为末，用青葱白去根捣烂，略加清水淋滤清汁泛为丸，每日进食时服三钱，用红枣五枚，生艾叶三分，煎汤一杯服药。

王 远行劳动，肝肾气乏，不司约束，肛门痛坠。若是疡症，初起必然寒热，排毒药味苦辛寒燥，下焦阴阳再伤，二便皆涩，此为癃闭。背寒烦渴，少腹满胀。议通厥阴。厥阴热闭

老韭根 穿山甲 两头尖 川楝子 归须 小茴 橘红 乳香

又 驱浊泄肝，仅仅泄气，二便仍不得通。仿东垣治王善夫癃闭意。滋肾丸三钱三服。

又 气郁肠中，二便交阻。清理肠胃壅热。

川连 黄柏 川楝子 吴萸 黑山栀 青皮

通草五钱，海金沙五钱，煎汤代水。

又 苦辛已效，当约其制。

川连 黑山栀 丹皮 川楝子 吴萸 海金沙 飞滑石

按便闭症，当与肠痹、淋浊门兼参。其大便不通，有血液枯燥者，则用养血润燥；若血燥风生，则用辛甘熄风，或咸苦入阴。故三才、五仁、通幽、虎潜等法，所必用者也。若血液燥则气亦

---

1 滴：原脱，据经锄堂本补。

2 少：原脱，据经锄堂本补。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滞，致气血结痹，又当于养阴润燥中，加行气活血之品。若火腑秘结，宜苦滑重镇者，用更衣丸以通之。若老人阳衰风闭，用半硫丸温润以通之。腑阳不行，则用玉壶丹。阳窒阴凝，清浊混淆痞胀，用来复丹。若郁热阻气，则用苦寒泄热，辛以开郁，或用三焦通法。若湿热伤气，阻遏经腑，则理肺气以开降之。此治大便之闭也。小便闭者，若小肠火结，则用导赤。湿壅三焦，则用河间分消。膀胱气化失司，则用五苓。若湿郁热伏，致小肠痹郁，用小温中丸，清热燥湿。若肾与膀胱阴分蓄热致燥，无阴则阳无以化，故用滋肾丸，通下焦至阴之热闭。以上诸法，前人虽皆论及，然经案中逐一分析发明，不啻如耳提面命，使人得有所遵循矣。至若膏粱曲蘖，酿成湿火，渍筋烁骨，用大苦寒坚阴燥湿，仍用酒醴引导。又厥阴热闭为癃，少腹胀满，用秽浊气味之品，直泄厥阴之闭。此皆发前人未发之秘，学者尤当究心焉。大凡小便闭而大便通调者，或系膀胱热结，或水源不清，湿症居多。若大便闭而小便通调者，或二肠气滞，或津液不流，燥症居多。若二便俱闭，当先通大便，小溲自利，此其大略也。要之此症，当知肾司二便，肝主疏泄，辨明阴结阳结，或用下病治上之法，开提肺气，再考三阴三阳开、阖、枢之理。至若胃腑邪热化燥便坚，太阳热邪传入膀胱之腑癃秘，又当于仲景伤寒门下法中，承气、五苓等方酌而用之，斯无遗义矣。华岫云

肺 痹

某 肺气痹阻，面浮胸痞，寒热。上焦气分壅热

苇茎汤。

某 肺痹，卧则喘急，痛映两胁、舌色白，二便少。肺不开降

苇茎汤。

曹二二 清邪在上，必用轻清气药，如苦寒治中下，上结更闭。

鬼针 牛蒡子 桔梗 生甘草 杏仁 射干 麻黄

某 经热津消，咳痰痹痛。

桂枝 桑枝 木防己 生石膏 杏仁 苡仁 花粉

又 渴饮咳甚，大便不爽。余热壅于气分。

紫菀 通草 石膏 花粉 木防己 苡仁 杏仁

陆 偏冷偏热。肺气不和，则上焦不肃，用微苦辛以宣通。

薄荷梗 桑叶 象贝 杏仁 沙参 黑山栀

某女 温邪，形寒，脘痹。肺气不通，治以苦辛。

杏仁 瓜蒌皮 郁金 山栀 苏梗 香豉

曹氏 肺痹，右肢麻，胁痛，咳逆喘急不得卧，二便不利，脘中痞胀。得之忧愁思虑，所以肺脏受病，宜开手太阴为治。

紫菀 瓜蒌皮 杏仁 山栀 郁金汁 枳壳汁

某二七 温邪郁肺气痹，咳嗽，寒热头痛。开上焦为主。

活水芦根一两 大杏仁三钱 连翘一钱半 通草一钱半 桑皮一钱 桔梗一钱

某十岁 脘中稍爽，痰粘气逆，腹膨。开肺理气为主。

枇杷叶 厚朴 杏仁 滑石 茯苓皮 通草 白蔻仁 苡仁

王 脉搏劲，舌干赤，嗳气不展，状如呃忒。缘频吐胃伤，诸经之气上逆，填胸聚脘，出入几逆，周行脉痹，肌肉着席而痛转加。平昔辛香燥药不受，先议治肺经，以肺主一身之气化耳。

枇杷叶汁 杏仁

共煎汤，冲桔梗、枳实汁。

某 天气下降则清明，地气上升则晦塞，上焦不行，下脘不通，周身气机皆阻。肺药颇投，谓肺主一身之气化也。气舒则开胃进食，不必见病治病，印定眼目。

枇杷叶 杏仁 紫菀 苡仁 桔梗 通草

朱 风温不解，邪结在肺，鼻窍干焦，喘急腹满，声音不出。此属上痹，急病之险笃者。急急开其闭塞。

葶苈大枣合苇茎汤。

又 风温喘急，是肺痹险症。未及周岁，脏腑柔嫩，故温邪内陷易结。前用苇茎汤，两通太阴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气血颇验。仍以轻药入肺，昼夜竖抱，勿令横卧为要。用泻白散法。

桑白皮 地骨皮 苡仁 冬瓜仁 芦根汁 竹沥

某 风温化热上郁，肺气咽喉阻塞，胸脘不通，致呻吟呼吸不爽，上下交阻，逆而为厥。乃闭塞之症，病在上焦。幼科消食发散苦降，但表里之治，上气仍阻，久延慢惊，莫可救疗。

芦根 桑叶 滑石 梨皮 苡仁 通草

李 肺象空悬，气窒声音不出。舌乃心苗，热灼则舌本不展，以唇口肺微之病，乃辛热酒毒之痹。主以轻扬为治，乃无质之病。湿热伤肺

羚羊角 连翘心 竹叶心 野赤豆皮 川贝母 金银花

又 暮服威喜丸二钱。

唐 脉小涩，失血呕逆之后，脘中痞闷，纳谷膨胀，小便短赤，大便七八日不通。此怒劳致气分逆乱，从肺痹主治。怒劳气逆

鲜枇杷叶 土瓜蒌皮 黑栀皮 郁金 杏仁 杜苏子 紫降香 钩藤

又 更衣丸。

肺为呼吸之橐龠，位居最高，受脏腑上朝之清气，禀清肃之体，性主乎降。又为娇脏，不耐邪侵。凡六淫之气，一有所着，即能致病。其性恶寒恶热，恶燥恶湿，最畏火风，邪着则失其清肃降令，遂痹塞不通爽矣。今先生立法，因于风者，则用薄荷、桑叶、牛蒡之属；兼寒则用麻黄、杏仁之类；若温热之邪，壅遏而痹者，则有羚羊、射干、连翘、山栀、兜铃、竹叶、沙参、象贝；因湿则用通草、滑石、桑皮、苡仁、威喜丸；因燥则梨皮、芦根、枇杷叶、紫菀；开气则蒌皮、香豉、苏子、桔梗、蔻仁；其苇茎汤、葶苈大枣汤，一切药品，总皆主乎轻浮，不用重浊气味。是所谓微辛以开之，微苦以降之，适有合乎轻清娇脏之治也。肺主百脉，为病最多，就其配合之脏腑而言，肺与大肠为表里，又与膀胱通气化，故二便之通闭，肺实有关系焉。其他如肺痿、肺痈、哮喘、咳嗽、失音，各自分门，兹不重赘。华岫云

胸 痹

浦 中阳困顿，浊阴凝沍，胃痛彻背，午后为甚，即不嗜饮食，亦是阳伤。温通阳气，在所必施。胸脘清阳不运

薤白三钱 半夏三钱 茯苓五钱 干姜一钱 桂枝五分

华四六 因劳，胸痹阳伤，清气不运，仲景每以辛滑微通其阳。

薤白 瓜蒌皮 茯苓 桂枝 生姜

王 胸前附骨板痛，甚至呼吸不通，必捶背稍缓。病来迅速，莫晓其因。议从仲景胸痹症，乃清阳失展，主以辛滑。

薤白 川桂枝尖 半夏 生姜

加白酒一杯同煎。

谢 冲气至脘则痛，散漫高突，气聚如瘕。由乎过劳伤阳。

薤白 桂枝 茯苓 甘草

临服冲入白酒一小杯。

某六五 脉弦，胸脘痹痛欲呕，便结。此清阳失旷，气机不降，久延怕成噎格。

薤白三钱 杏仁三钱 半夏三钱 姜汁七分 厚朴一钱 枳实五分

徐六一 胸痹因怒而致，痰气凝结。

土瓜蒌 半夏 薤白 桂枝 茯苓 生姜

王五七 气逆自左升，胸脘阻痹，仅饮米汤，形质不得下咽，此属胸痹。宗仲景法。 瓜蒌薤白汤。

又 脉沉如伏，痞胀格拒，在脘膈上部，病人述气壅，自左觉热。凡木郁达之，火郁发之，患在上宜吐之。

巴豆霜一分、制 川贝母三分 桔梗二分

为细末服。吐后，服凉水即止之。

某二六 肺卫窒痹，胸膈痹痛，咳[1]呛痰粘。苦辛开郁为主，当戒腥膻。

瓜蒌皮 炒桃仁 冬瓜子 苦桔梗 紫菀 川贝母

华 阳气微弱，胸痹。 苓桂术甘汤。

---

[1] 咳：原则"咙"，据经纬堂本改。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某二十 脉弦，色鲜明，吞酸胸痹，大便不爽。此痰饮凝冱，清阳失旷，气机不利。法当温通阳气为主。

薤白 杏仁 茯苓 半夏 厚朴 姜汁

某三八 气阻胸痛。

鲜枇杷叶 半夏 杏仁 桔梗 橘红 姜汁

某 脉沉，短气咳甚，呕吐饮食，便溏泻。乃寒湿郁痹，胸痹如闷，无非清阳少旋。寒湿郁痹

小半夏汤加姜汁。

王三三 始于胸痹，六七年来，发必呕吐甜水黄浊，七八日后渐安。自述病发秋月。意谓新凉天降，郁折生阳，甘味色黄，都因中焦脾胃主病。仿《内经》辛以胜甘论。脾胃阳虚

半夏 淡干姜 杏仁 茯苓 厚朴 草蔻 姜汁 法丸。

某 痛久入血络，胸痹引痛。血络痹痛

炒桃仁 延胡 川楝子 木防己 川桂枝 青葱管

胸痹与胸痞不同。胸痞有暴寒郁结于胸者，有火郁于中者，有寒热互郁者，有气实填胸而痞者，有气衰而成虚痞者，亦有肺胃津液枯涩、因燥而痞者，亦有上焦湿浊弥漫而痞者。若夫胸痹，则但因胸中阳虚不运，久而成痹。《内经》未曾详言，惟《金匮》立方，俱用辛滑温通。所云寸口脉沉而迟，阳微阴弦，是知但有寒证，而无热证矣。先生宗之加减而治，亦惟流运上焦清阳为主。莫与胸痞、结胸、噎膈、痰食等症混治，斯得之矣。华德元

哮

王 受寒哮喘，痰阻气，不能着枕。寒

川桂枝一钱 茯苓三钱 淡干姜一钱 五味一钱，同姜捣 杏仁一钱半 炙草四分 白芍一钱 制麻黄五分

卜十九 哮喘，当暴凉而发。诊脉左大右平。此新邪引动宿邪。议逐伏邪饮气。 小青龙法。

徐四一 宿哮廿年，沉痼之病，无奏效之药。起病由于惊忧受寒，大凡忧必伤肺，寒入背俞，内合肺系，宿邪阻气阻痰，病发喘不得卧。譬之宵小，潜伏里闭，岩不行动犯窃，难以强执。虽治当于病发投以搜逐，而病去必当养正。今中年凉无大害，精神日衰，病加剧矣。肾气去桂、膝。病发时，葶苈大枣汤或皂荚丸。

陈四八 哮喘不卧，失血后，胸中略爽。 苇茎汤加葶苈、大枣。

某十三 哮喘久咳。

桂枝木 杏仁 橘红 厚朴 炒半夏 炒白芥子

马三二 宿哮痰喘，频发。哮兼痰饮

真武丸。

朱五一 宿哮咳喘，遇劳发。 小青龙去麻、辛加糖炒石膏。

邹七岁 宿哮肺病，久则气泄汗出，脾胃阳微，痰饮留着，有食入泛呕之状。夏三月，热伤正气，宜常进四君子汤以益气，不必攻逐痰饮。气虚

人参 茯苓 白术 炙草

哮与喘，微有不同。其症之轻重缓急，亦微各有异。盖哮症多有兼喘，而喘有不兼哮者。要知喘症之因，若由外邪壅遏而致者，邪散则喘亦止，后不复发。此喘症之实者也。若因根本有亏，肾虚气逆，浊阴上冲而喘者，此不过一二日之间，势必危笃，用药亦难奏功。此喘症之属虚者也。若夫哮症，亦由初感外邪，失于表散，邪伏于里，留于肺俞，故频发频止，淹缠岁月。更有痰哮、咸哮、醋哮，过食生冷，及幼稚天哮诸症，案虽未备，阅先生之治法，大概以温通肺脏，下摄肾真为主。久发中虚，又必补益中气。其辛散苦寒，豁痰破气之剂，在所不用。此可谓治病必求其本者矣。此症若得明理针灸之医，按穴灸治，尤易除根。噫！ 然则难遇其人耳。华德元

喘

伊 先寒后热，不饥不食，继浮肿喘呛，俛不能仰，仰卧不安。古人以先喘后胀治肺，先胀后喘治脾。今由气分腠郁，以致水道阻塞，大便溏泄，仍不爽利。其肺气不降，二肠交阻，水谷蒸腐之湿，横趋脉络，肿由渐加，岂乱医可效！粗述

大略，与高明论证。肺郁水气不降

肺位最高，主气，为手太阴脏。其脏体恶寒恶热，宣辛则通，微苦则降，若药气味重浊，直入中下，非宣肺方法矣。故手经与足经大异。当世不分手、足经混治者，特表及之。

麻黄 苡仁 茯苓 杏仁 甘草

某 气逆咳呛喘促。小青龙去桂枝、芍草加杏仁、人参。

某 气逆咳呛喘急。

淡干姜 人参 半夏 五味 茯苓 细辛

单 疮毒内攻，所进水谷不化，蒸变湿邪，渍于经隧之间，不能由肠而下，膀胱不利，浊上壅遏，肺气不降，喘满不堪着枕。三焦闭塞，渐不可治。议用中满分消之法，必得小便通利，可以援救。

葶苈 苦杏仁 桑皮 厚朴 猪苓 通草 大腹皮 茯苓皮 泽泻

汪 脉弦坚，动怒气冲，喘急不得卧息，此肝升太过，肺降失职，两足逆冷，入暮为剧。议用仲景越婢法。肝升饮邪上逆

又 按之左胁冲气便喘，背上一线寒冷，直贯两足。明是肝逆挟支饮所致。议用《金匮》旋覆花汤法。

旋复花 青葱管 新绛 炒半夏

姜 劳烦哮喘，是为气虚。盖肺主气，为出气之脏，气出太过，但泄不收，则散越多端。是喘症之属虚，故益肺气药皆甘，补土母以生子。若上气散越已久，耳目诸窍之阻，皆清阳不司转旋之机，不必缕治。中气虚

人参建中汤去姜。

沈二三 晨起未食，喘急多痰。此竟夜不食，胃中虚馁，阳气交升，中无弹压，下焦阴伤，已延及胃，难以骤期霍然。胃虚

黄精 三角胡麻 炙草 茯苓

吴 浊饮自夜上干填塞，故阳不旋降，冲逆不得安卧。用仲景真武法。肾阳虚浊饮上逆

人参 淡熟附子 生淡干姜 茯苓块 猪苓 泽泻

徐四二 色痿腠疏，阳虚体质，平昔喜进膏粱，上焦易壅，中宫少运，厚味凝聚蒸痰，频年咳嗽。但内伤失和，薄味自可清肃。医用皂荚搜攒，肺伤气泄，喷涕不已，而沉锢胶浊，仍处胸背募俞之间。玉屏风散之固卫，六君子汤之健脾理痰，多是守剂，不令宣通；独小青龙汤，彻饮以就太阳，初服喘缓，得宣通之意。夫太阳但开，所欠通补阳明一段工夫，不得其阖，暂开复痹矣。且喘病之因，在肺为实，在肾为虚。此病细诊色脉，是上实下虚，以致耳聋鸣响。治下之法，壮水源以熄内风为主，而胸次清阳少旋，浊痰阻气妨食，于卧时继以清肃上中二焦，小剂守常，调理百日图功。至于接应世务，自宜节省，勿在药理中也。肾气不纳

熟地砂仁制 萸肉 龟甲心 阿胶 牛膝 茯苓 远志 五味 磁石 秋石

蜜丸，早服。 卧时另服威喜丸，竹沥、姜汁泛丸。

张三十 幼年哮喘已愈，上年夏令，劳倦内伤致病，误认外感乱治，其气泄越，哮喘音哑，劳倦不复，遂致损怯。夫外感之喘治肺，内伤之喘治肾，以肾主纳气耳。

加减八味丸，每服二钱五分，盐汤下。 六服。

胡六十 脉沉，短气以息，身动即喘。此下元已虚，肾气不为收摄，痰饮随地气而升，有年，陡然中厥最虑。

熟地 淡附子 茯苓 车前 远志 补骨脂

吴 气不归元，喘急跗肿冷汗，足寒面赤。中焦痞结，先议通阳。

熟附子 茯苓 生姜汁 生白芍

王十九 阴虚喘呛，用镇摄固纳。

熟地 萸肉 阿胶 淡菜胶 山药 茯神 湖莲 芡实

翁四二 脉细尺垂，形瘦食少，身动即气促喘急。大凡出气不爽面喘为肺病，客感居多。今动则阳化，由乎阴弱失纳，乃吸气入而为喘，肾病何辞？治法惟以收摄固真，上病当实下焦。宗肾气方法意。

熟地 萸肉 五味 补骨脂 胡桃肉 牛膝 茯苓 山药 车前子

蜜丸。

沈二三 阴虚阳升，气不摄纳为喘。

熟地 萸肉 五味 海参胶 淡菜胶 茯神 山药 芡实 湖莲肉 紫胡桃

杨六一 老年久嗽，身动即喘，晨起喉舌干燥，夜则溲溺如淋。此肾液已枯，气散失纳，非病也，衰也。故治喘鲜效。便难干涸。宗"肾恶燥，以辛润之"。

熟地 杞子 牛膝 巴戟肉 紫衣胡桃 青盐 补骨脂

陈氏 咳喘则暴，身热汗出。乃阴阳枢纽不固，惟有收摄固元一法。

人参 炙草 五味 紫衣胡桃 熟地 萸肉炭 茯神 炒山药

又 摄固颇应。

人参 附子 五味 炙黄芪 白术

某 疮痍疥疾，致气喘咳出血痰，固是肺壅热气。今饮食二便如常，行动喘急，与前喘更有分别。缘高年下虚，肾少摄纳，元海不固，气逆上泛，是肿胀之萌，宜未雨绸缪。

六味丸加牛膝、车前、胡桃。

孙 望八大年，因冬温内侵，遂致痰嗽暮甚。诊脉大而动搏，察色形枯，汗泄，吸音颇促，似属痰阻。此乃元海根微，不司藏纳，神衰呓语，阳从汗出，最有昏脱之变。古人老年痰嗽喘症，都从脾肾主治。今温邪扰攘，上中二焦留热，虽无温之理，然摄固下真以治根本，所谓阳根于阴，岂可不为讲究？

熟地炭 胡桃肉 牛膝炭 车前子 云茯苓 青铅

某 热炽在心，上下不接，冲逆陡发，遍[1]身麻木，喘促昏冒。肾真不固，肝风妄动，久病汤药无功，暂以玉真丸主之。

喘症之因，在肺为实，在肾为虚。先生揭此二语为提纲，其分别有四：大凡实而寒者，必挟凝痰宿饮，上干阻气，如小青龙、桂枝加朴杏之属也。实而热者，不外乎蕴伏之邪，蒸痰化火，有麻杏甘膏、《千金》苇茎之治也。虚者，有精伤、气脱之分，填精以浓厚之剂，必兼镇摄，肾气加沉香，都气入青铅，从阴从阳之异也。气脱则根浮，吸伤元海，危亡可立而待。思草木之无情，刚柔所难济，则又有人参、河车、五味、石英之属，急续元真，挽回顷刻，补天之治，古所未及。更有中气虚馁，土不生金，则用人参建中。案集三十，法凡十九，其层次轻重之间，丝丝入扣，学者宜深玩而得焉。邵新甫

呃

某 面冷频呃，总在咽中不爽。此属肺气膹郁，当开上焦之痹。盖心胸背部，须藉在上清阳舒展，乃能旷达耳。肺气郁痹

枇杷叶 炒川贝 郁金 射干 白通草 香豉

王 脉微弱，面亮戴阳，呃逆胁痛，自利，先曾寒热下利，加以劳烦伤阳，高年岂宜反复？乃欲脱之象，三焦俱有见症。议从中治。阳虚浊阴上逆

人参 附子 丁香皮 柿蒂 茯苓 生干姜

陈 食伤脾胃复病，呕吐发呃，下利，诊两脉微涩。是阳气欲尽，浊阴冲逆。阅方虽有姜、附之理阳，反杂入芪、归呆钝牵制，后方代赭重坠，又混表药，总属不解。今事危至急，舍理阳驱阴无别法。

人参 茯苓 丁香 柿蒂 炮附子 干姜 吴萸

某 脉歇止，汗出呃逆，大便溏。此劳倦积伤，胃中虚冷，阴浊上干。

人参 茯苓 生淡干姜 炒川椒 炒乌梅肉 钉头代赭石

黄 脉小舌白，气逆呃忒，畏寒微战。胃阳虚，肝木上犯，议用镇肝安胃理阳。

人参 代赭石 丁香皮 茯苓 炒半夏 淡干姜

又 舌白胎厚，胃阳未醒，厥逆，浊阴上干为呃。仍用通法。

人参 淡附子 丁香皮 淡干姜 茯苓

又 照方加姜汁、柿蒂。

又 人参 炒川椒 附子 茯苓 淡干姜 炒粳米

呃逆一症，古无是名，其在《内经》本谓之

---

① 遍：经锄堂本作"偏"。

哕，因其呃呃连声，故今人以呃逆名之。观《内经》治哕之法："以草刺鼻嚏，嚏而已，无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惊之亦可已"。然历考呃逆之症，其因不一。有胃中虚冷、阴凝阳滞而为呃者，当用仲景橘皮汤、生姜半夏汤。有胃虚虚阳上逆，病深声哕者，宜用仲景橘皮竹茹汤。有中焦脾胃虚寒，气逆为呃者，宜理中汤加丁香，或温胃饮加丁香。有下焦虚寒，阳气竭而为呃者，正以元阳无力，易为抑遏，不能畅达而然，宜用景岳归气饮，或理阴煎加丁香。有食滞而呃者，宜加减二陈加山楂、乌药之属，或大和中饮加干姜、木香。凡此诸法。不过略述其端，其中有宜有不宜，各宜随症施治，不可以此为不易之法。故先生谓肺气郁痹及阳虚浊阴上逆，亦能为呃，每以开上焦之痹及理阳驱阴、从中调治为法，可谓补前人之不逮。丹溪谓呃逆属于肝肾之阴虚者，其气必从脐下直冲上出于口，断续作声，必由相火炎上，挟其冲气，乃能逆上为呃，用大补阴丸峻补真阴，承制相火。赤垣尝谓："阴火上冲，而吸气不得入，胃脉反逆，阴中伏阳即为呃，用滋肾丸以泻阴中伏热"。二法均为至当，审证参用，高明裁酌可也。邹时乘

疸

沈十九 能食，烦倦，手足汗出，目微黄，常鼻衄。夫热则消谷，水谷留湿，湿甚生热，精微不主四布，故作烦倦。久则痿黄谷疸。当与猪肚丸，苍术换白术，重用苦参。谷疸

张三二 述初病似疟，乃夏暑先伏，秋凉继受，因不慎食物，胃脘气滞生热，内蒸变现黄疸，乃五疸中之谷疸也。溺黄便秘。当宣腑湿热，但不宜下，恐犯太阴变胀。

绵茵陈 茯苓皮 白蔻仁 枳实皮 杏仁 桔梗 花粉

汪三九 饮酒发黄，自属湿热，脉虚涩，腹鸣不和，病后形体瘦减，起居行动皆不久耐，全是阳气渐薄，兼之思虑劳烦致损。议两和脾胃之方。酒疸

戊己加当归、柴胡、煨姜、南枣。

王 右胁高突刺痛，身面发黄，不食不便。瘀热久聚，恐结痈疡。湿热郁蒸

大豆黄卷 木防己 金银花 生牡蛎 飞滑石 苡仁

张 脉沉，湿热在里，郁蒸发黄，中痞恶心，便结溺赤，三焦病也。苦辛寒主之。

杏仁 石膏 半夏 姜汁 山栀 黄柏 枳实汁

黄 一身面目发黄，不饥溺赤，积素劳倦，再感温湿之气，误以风寒发散消导，湿甚生热，所以致黄。

连翘 山栀 通草 赤小豆 花粉 香豉

煎送保和丸三钱。

刘三九 心下痛，年余屡发，痛缓能食，渐渐目黄溺赤。此络脉中凝瘀蕴热，与水谷之气交蒸所致。若攻之过急，必变胀满，此温燥须忌。议用河间金铃子散，合无择谷芽枳实小柴胡汤法。脉络瘀热

金铃子 延胡 枳实 柴胡 半夏 黄芩 黑山栀 谷芽

蒋 由黄疸变为肿胀，湿热何疑？法亦不为谬。据述些少小丸，谅非河间、子和方法。温下仅攻冷积，不能驱除湿热。仍议苦辛渗利，每三日兼进滑川丸六七十粒。疸变肿胀

鸡肫皮 海金沙 厚朴 大腹皮 猪苓 通草

张三二 夏秋疸病，湿热气蒸而成，治法必用气分宣通自效。盖湿中生热，外干时令，内蕴水谷不化，黄乃脾胃之色，失治则为肿胀。今调治日减，便通利、主腑已通，薄味自可全功。平昔攻苦，思必伤心，郁必伤脾，久坐必升太过，降不及，不与疸症同例。疸后郁损心脾

归脾丸。

杨七十 夏热泄气，脾液外越为黄，非湿热之疸，继而不欲食，便溏。用大半夏汤通胃开饮，已得寝食，露降痰血，乃气泄不收，肃令浅。不必以少壮热症治。顺天之气，是老年调理法。脾液外越

人参 炙草 生扁豆 山药 茯神 苡仁

黄疸，身黄、目黄、溺黄之谓也。病以湿得之，有阴有阳，在腑在脏。阳黄之作，湿从火化，瘀热在里，胆热液泄，与胃之浊气共并，上不得

越，下不得泄，薰蒸遏郁，侵于肺则身目俱黄，热流膀胱，溺色为之变赤，黄如橘子色。阳主明，治在胃。阴黄之作，湿从寒水，脾阳不能化热，胆液为湿所阻，渍于脾，浸淫肌肉，溢于皮肤，色如薰黄。阴主晦，治在脾。伤寒发黄，《金匮》黄疸，立名虽异，治法多同，有辨证三十五条，出治一十二方。先审黄之必发不发，在于小便之利与不利；疸之易治难治，在于口之渴与不渴。再察瘀热入胃之因，或因外并，或因内发，或因食谷，或因酣酒，或因劳色。有随经蓄血，入水黄汗，上盛者，一身尽热；下郁者，小便为难。又有表虚里虚，热除作哕，火劫致黄。知病有不一之因，故治有不紊之法。于是脉弦胁痛，少阳未罢，仍主以和；渴饮水浆，阳明化燥，急当泻热；湿在上以辛散，以风胜；湿在下，以苦泄，以淡渗；如狂蓄血，势所必攻；汗后溺白，自宜投补；酒客多蕴热，先用清中，加之分利，后必顾其脾阳；女劳有秽浊，始以解毒，继之滑窍，终当峻补肾阴；表虚者实卫；里虚者建中；入水火劫，以及治逆变证，各立方论，以为后学津梁。若云寒湿在里之治，《阳明篇》中惟见一则，不出方论，指人以寒湿中求。盖脾本畏木，而喜风燥，制水而恶寒湿，今阴黄一证，外不因于六淫，内不伤于嗜欲，惟寒惟湿，譬以卑监之土，须暴风日之阳，纯阴之病，疗以辛热无疑矣。方虽不出，法已显然，故不用多歧，恐滋人惑耳。今考诸家之说，丹溪云："不必分五疸，总是如酱酱相似"。以为得治黄之扼要，殊不知是言也，以之混治阳黄，虽不中窾，不致增剧；以之治阴黄，下咽则毙，何异操刃？一言之易，遗误后人。惟谦甫罗氏，具有卓识，力辨阴阳，遵《伤寒》寒湿之指，出茵陈四逆汤之治，继往开来，活人有术。医虽小道，功亦茂焉。喻嘉言阴黄一证，竟谓仲景方论亡失，恍若无所循从，不意其注《伤寒》，注《金匮》，辨论数千言，而独于关键处明文，反为之蒙昧。虽云智者一失，亦未免会心之不远也。总之，罗氏可称勤求古训，朱氏失于小成自扭，嘉言喻氏病在好发议论而已。今观叶氏黄疸之案，寥寥数则，而于案中所云，夏秋疸病，湿热气蒸而成，其阳黄之治，了然于胸中。案中又有治黄也，而有非黄之论，揣其是病必求虚实，于是知其是病必辨阴阳。如遇阴黄，求治于先生者，决不以治阳之法治阴，而夭人长命也。苟非师仲景而薮丹溪，博览群贤之论，而不陷于一偏之说者，乌能及此？名不浮于实，道之得以久行也固宜。蒋式玉

临证指南医案卷五

风

某二七 风伤卫，寒热，头痛，脘闷。风伤卫

苏梗一钱 淡豆豉一钱 杏仁三钱 桔梗一钱 厚朴一钱半 连翘一钱半 通草一钱 滑石三钱

某二一 风邪外袭肺卫，畏风发热，咳嗽脘闷。当用两和表里。

淡豆豉一钱半 苏梗一钱 杏仁三钱 桔梗一钱半 连翘一钱半 通草一钱

江五六 劳倦过月，气弱加外感，头痛恶风，营卫二气皆怯，嗽则闪烁筋掣而痛。大凡先治表后治里，世间未有先投黄连清里，后用桂枝和表，此非医药。风伤营卫误治

当归建中汤。

沈 虚人得感，微寒热。体虚感风

参以桂枝汤加广皮。

经云："风为百病之长。"盖六气之中，惟风能全兼五气，如兼寒则风寒，兼暑则曰暑风，兼湿曰风湿，兼燥曰风燥，兼火曰风火。盖因风能鼓荡此五气而伤人，故曰百病之长也。其余五气，则不能互相全兼，如寒不能兼暑与火，暑亦不兼寒，湿不兼燥，燥不兼湿，火不兼寒。由此观之，病之因乎风而起者自多也。然风能兼寒，寒不兼风，何以辨之？如隆冬严寒之时，即密室重帏之中，人若裸体而卧，必犯伤寒之病，此本无风气侵入，乃但伤于寒，而不兼风者也。风能兼寒者，因风中本有寒气，盖巽为风，风之性本寒，即巽卦之初爻属阴是也。因风能流动鼓荡，其用属阳，是合乎巽之二爻三爻，皆阳爻也。如炎熇溽暑之时，若使数人搧一人，其人必致汗孔闭、头痛、恶寒、骨节疼等，伤寒之病作矣。斯时天地间，固毫无一些寒气，实因所搧之风，风中却有寒气，故令人受之，寒疾顿作。此乃因伤风而兼伤寒者也。故有但伤寒而不伤风之症，亦有因伤风而致兼伤寒之症，又有但伤风而不伤寒之症，有因伤风而或兼风温、风湿、风燥、风火等症，更有暑、湿、燥、火四气各自致伤，而绝不兼风之症。故柯韵伯所注《伤寒》云："伤风之重者，即属伤寒，亦有无汗、脉紧、骨节疼诸症。"此柯氏之书所以能独开仲景生面也。至仲景所著《伤寒》书，本以寒为主，因风能兼寒，故以风陪说，互相发明耳。学者看书，不可不知此理。若夫脏腑一切内外诸风，各有现症，具载《内经》，尤当详考。华岫云

寒

某二二 客邪外侵，头胀。当用辛散。寒邪客肺

苏梗 杏仁 桔梗 桑皮 橘红 连翘

某 寒热，头痛，脘闷。

淡豆豉 嫩苏梗 杏仁 桔梗 厚朴 枳壳

某五二 复受寒邪，背寒，头痛，鼻塞。风寒伤卫

桂枝汤加杏仁。

某十九 时邪外袭，卫痹发热，头痛。先散表邪。寒邪兼湿

淡豆豉 苏梗 杏仁 厚朴 木防己 茯苓皮

杨四二 太阳脉行，由背抵腰，外来风寒，先伤阳经，云雾自下及上，经气逆而病发，致呕痰涎，头痛，小溲数行病解，膀胱气通，斯逆者转顺矣。当通太阳之里，用五苓散。俾外感病发再议。寒客太阳膀胱经气逆

某二八 劳伤阳气，形寒身热，头疼脘闷，身痛。劳倦阳虚感寒

杏仁三钱 川桂枝八分 生姜一钱 厚朴一钱 广皮一钱 茯苓皮三钱

伤寒症，仲景立法于前，诸贤注释于后。先生虽天资颖敏，若拟其治法，恐亦不能出仲景范围。其所以异于庸医者，在乎能辨症耳。不以冬温、春温、风温、温热、湿温、伏暑、内伤、劳倦、瘟

疫等症，误认为伤寒。其治温热、暑湿诸症，专辨邪之在卫在营，或伤气分，或伤血分，更专究三焦，故能述前人"温邪忌汗，湿家忌汗"，"当用手经之方，不必用足经之药"等明训，垂示后人，此乃先生独擅见长之处也。若夫伤寒之书，自成无己注解以后，凡注疏者不啻数百家，其尤著者，如嘉言三书、景岳书、伤寒三注四注等篇。近有柯韵伯来苏集、伤寒论翼方翼、王晋三古方选注中所解一百十三方。诸家析疑辨义处，虽稍有异同，然皆或登仲景之堂，或造仲景之室者。业医者，当日置案头，潜心参究，庶乎临症可无误矣。华岫云

伤寒一症，《内经》云："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曰："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又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其症有六经相传，并病合病，两感直中。《难经》又言："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同。再加以六淫之邪，有随时互相兼感而发之病，且其一切现症，则又皆有头痛发热，或有汗无汗，成恶风恶寒，不食倦卧烦渴等，则又大略相同。故其症愈多，其理愈晦，毋怪乎医者临症时，不能灼然分辨。即其所读之书，前人亦并无至当不易之论，将《灵》、《素》、《难经》之言，及一切外感之症，逐一分晰辨明，使人有所遵循。故千百年来，欲求一鉴垣之士，察六淫之邪，毫不紊乱者，竟未见其人。幸赖有仲景之书，以六经分症，治以汗吐下和寒温诸法。故古人云："仲景之法，不但治伤寒，苟能悉明其理，即治一切六气之病与诸杂症，皆可融会贯通，无所不宜。"此诚属高论，固深知仲景者也。然余谓六淫之邪，头绪甚繁，其理甚奥，即汇集河间、东垣、丹溪及前贤辈诸法而治之，犹虑未能兼括尽善。若沾沾焉，必欲但拘仲景之法而施治，此乃见闻不广，胶柱鼓瑟，不知变通者矣。今观叶氏之书，伤寒之法，固属无多，然其辨明冬温、春温、风温、温热、湿温之治，实超越前人。以此羽翼仲景，差可嘉惠后学，观者幸毋忽诸。华德元

风 温

僧五二 近日风温上受，寸口脉独大，肺受热灼，声出不扬。先与辛凉清上，当薄味调养旬日。风温伤肺

牛蒡子 薄荷 象贝母 杏仁 冬桑叶 大沙参 南花粉 黑山栀皮

杨 脉左实大，头目如蒙，清窍不爽。此风温仍在上焦，拟升降法。

干荷叶 薄荷 象贝 连翘 钩藤 生石膏末

某 风温从上而入，风属阳，温化热，上焦近肺，肺气不得舒转，周行气阻，致身痛，脘闷，不饥。宜微苦以清降，微辛以宣通。医谓六经，辄投羌、防，泄阳气，劫胃汁，温邪忌汗，何遽忘之？

杏仁 香豉 郁金 山栀 瓜蒌皮 蜜炒橘红

叶 风温入肺，肺气不通，热渐内郁，如舌苔，头胀咳嗽，发疹，心中懊侬，脘中痞满。犹是气不舒展，邪欲结痹，宿有痰饮，不欲饮水。议栀豉合凉膈方法。

山栀皮 豆豉 杏仁 黄芩 瓜蒌皮 枳实汁

郭 风温入肺，气不肯降，形寒内热，胸痞。皆膜郁之象。辛凉佐以微苦，手太阴主治。

黑山栀 香豉 杏仁 桑叶 瓜蒌皮 郁金

秦六三 体质血虚，风温上受，滋清不应，气分燥也。议清其上。风温化燥热

石膏 生甘草 薄荷 桑叶 杏仁 连翘

又 照前方去连翘、薄荷加陈蒌皮、郁金、栀皮。

某 风火上郁，耳后结核，目眶痛。少阳风火

薄荷 牛蒡子 前胡 象贝 连翘 黑栀皮 赤芍 生甘草

某 风温热伏，更劫其阴，日轻夜重，烦扰不宁。风温伤阴

生地 阿胶 麦冬 白芍 炙草 蔗浆

马三五 风温热灼之后，津液未复，阳明脉络不旺，骨酸背楚。治以和补。

生黄芪 鲜生地 北沙参 玉竹 麦冬 归身 蜜丸

某 阴虚风温，气从左升。 桂枝汤加花粉、

杏仁。

风为天之阳气，温乃化热之邪，雨阳薰灼，先伤上焦，种种变幻情状，不外手三阴为病藪。头胀汗出，身热咳嗽，必然并见。当与辛凉轻剂，清解为先。大忌辛温消散，劫烁清津。太阴无肃化之权，救逆则有蔗汁、芦根、玉竹、门冬之类也。苦寒沉降，损伤胃口，阳明顿失循序之司，救逆则有复脉、建中之类。大凡此症，骤变则为痉厥，缓变则为虚劳，则主治之方，总以甘药为要，或兼寒或兼温，在人通变可也。邵新甫

温　热

某二十　脉数，暮热，头痛，腰疼，口燥。此属温邪。温邪入肺

连翘　淡豆豉　淡黄芩　黑山栀　杏仁　桔梗

某　温邪化热，肺痹喘急，消渴胸满，便溺不爽。肺与大肠见症。

淡黄芩　知母　鲜生地　阿胶　天冬　花粉

谢　积劳伤阳，卫疏，温邪上受，内入乎肺，肺主周身之气，气窒不化，外寒似战栗。其温邪内郁，必从热化，今气短胸满，病邪在上。大便泻出稀水，肺与大肠表里相应，亦由热迫下泄耳。用辛凉轻剂为稳。

杏仁　桔梗　香豉　橘红　枳壳　薄荷　连翘　茯苓

龚　褰裳吸入温邪，酿为肺胀危症。

芦根　桃仁　苡仁　冬瓜子

施　久患虚损，原寝食安舒，自服阴柔腻补，不但减食不寐，脘中常闷，渴欲饮凉。此口鼻吸入温邪，先干于肺，误补则邪愈炽，气机阻塞。弱质不敢开泄，援引轻扬肃上，兼以威喜丸，淡以和气。上焦得行，可进养胃法。

白沙参　苡仁　天花粉　桑叶　郁金

兼服威喜丸。

王　温邪发热，津伤，口糜气秽。温邪劫津

卷心竹叶　嘉定花粉　知母　麦冬　金石斛　连翘

某　春温身热，六日不解，邪陷劫津，舌绛，骨节痛。以甘寒熄邪。

竹叶心　知母　花粉　滑石　生甘草　梨皮

丁　口鼻吸入热秽，肺先受邪，气痹不主宣通，其邪热由中及于募原，布散营卫，遂为寒热。既为邪踞，自然痞闷不饥。虽邪轻未为深害，留连不已，热蒸形消，所谓病伤，渐至于损而后已。热伤胃津　桂枝白虎汤。

又　气分之热稍平，日久胃津消乏，不饥不欲纳食。大忌香燥破气之药，以景岳玉女煎，多进可效。忌食辛辣肥腻自安。

竹叶石膏汤加鲜枸杞根皮。

杨　伏邪发热，烦渴，知饥无寐。乃胃津受伤所致，拟进竹叶石膏汤加花粉。

叶　热伤气分，用甘寒方。

白虎汤加竹叶。

某　右脉未和，热多口渴，若再劫胃汁，怕有脘痞不饥之事。当清热生津，仍佐理痰，俟邪减便可再商。

麦冬　人参　石膏　知母　粳米　竹叶　半夏

叶二八　仲景云："阴气先伤，阳气独发，不寒痹热，令人消烁肌肉。"条例下不注方，但曰以饮食消息之。后贤谓甘寒生津，解烦热是矣。今脉数，舌紫渴饮，气分热邪未去，渐次转入血分。斯甘寒清气热中，必佐存阴，为法中之法。

生地　石膏　生甘草　知母　粳米　白芍　竹叶心

毛六十　温邪热入营中，心热闷，胁肋痛，平素痰火，与邪胶结，致米饮下咽皆胀。老年五液已涸，忌汗忌下。热入心营

生地　麦冬　杏仁　郁金汁　炒川贝　橘红

马　少阴伏邪，津液不腾，喉燥舌黑，不喜饮水。法当清解血中伏气，莫使液涸。

犀角　生地　丹皮　竹叶　玄参　连翘

陈姬　热入膻中，夜烦无寐，心悸怔，舌绛而干，不嗜汤饮。乃营中之热，治在手经。

犀角　鲜生地　黑玄参　连翘　石菖蒲　炒远志

又　鲜生地　玄参　天冬　麦冬　竹叶　茯神　金箔

乂　阳升风动，治以咸寒。

生地　阿胶　天冬　人参　川斛　茯神　麦冬

张 营络热，心震动。复脉汤去姜、桂、参加白芍。

陆六九 高年热病，八九日，舌燥烦渴，谵语。邪入心胞络中，深怕液涸神昏。当滋清去邪，兼进牛黄丸，驱热利窍。热邪入心包

竹叶心 鲜生地 连翘心 玄参 犀角 石菖蒲

胡 脉数，舌赤，耳聋，胸闷。素有痰火，近日冬温，引动痰病，加以劳复，小溲不利。议治胞络之热。

鲜生地五钱 竹叶心一钱 丹参一钱半 玄参一钱半 石菖蒲根六分 陈胆星六分

顾 温邪误表劫津，邪入胞络内闭。 至宝丹。

王 吸入温邪，鼻通肺络，逆传心胞络中，震动君主，神明欲迷，弥漫之邪，攻之不解，清窍既蒙，络内亦痹。幼科不解，投以豁痰降火理气，毫无一效。忆《平脉篇》，清邪中上，肺位最高，既入胞络，气血交阻，逐秽利窍，须藉芳香，议用局方至宝丹。

施 温邪如疟，阴气先伤，苦辛再伤阳及胃，内风肆横，肢掣瘛疭，邪闭心胞络中，痰潮神昏，乃热气蒸灼，无形无质，此消痰消食清火，竟走肠胃，与病情隔靴搔痒。速速与至宝丹三分，冷开水调服。若得神清，再商治法。

顾 饮酒又能纳谷，是内风主乎消烁。当春尽夏初，阳气弛张，遂致偏中于右，诊脉左弦且坚，肌腠隐约斑点，面色光亮面赤，舌胎灰黄。其中必夹伏温邪，所怕内闭神昏。治法以清络宣窍，勿以攻风劫痰，扶助温邪。平定廓清，冀其带病久延而已。

犀角 生地 玄参 连翘心 郁金 小青叶 竹叶心 石菖蒲

又 目瞑舌缩，神昏如醉，邪入心胞络中，心神为蒙，谓之内闭。前案已经论及，温邪郁蒸，乃无形质，而医药都是形质气味，正如隔靴搔痒。近代喻嘉言议谓芳香逐秽宣窍，颇为合理。绝症难挽天机，用意聊尽人工。 至宝丹四丸，匀四服，凉开水调化。

包 老年下虚，春温上受，痰潮昏谵，舌绛黄苔，面赤微痉。先清上焦。热邪闭窍神昏

天竺黄 金银花 竹叶心 连翘 竹沥

张 温邪自里而发，喉肿口渴，舌心灰滞。上焦热蒙，最怕窍闭昏痉。苦寒直降，攻其肠胃，与温邪上郁无涉。

连翘 黑栀皮 牛蒡子 杏仁 花粉 马勃 瓜蒌皮 夏枯草 金汁 银花露

张 周岁内，未得谷味精华，温邪吸人，上焦先受，头面颐颔肿浮，邪与气血混处，刀针破伤经络，温邪内闭热壅，蔓延三焦，昏寐痰潮，舌刺卷缩，小溲点滴浑浊，热气结锢在里，但膏、连、芩、栀之属，药性直降，竟由胃达肠。而热气如烟如雾，原非形质可荡可扫。故牛黄产自牛腹，原从气血而成，混处气血之邪，藉此破其蕴结，是得效之因由也。夫温热时疠，上行气分，而渐及于血分，非如伤寒足六经，顺传经络者。大抵热气鸱张，必薰塞经络内窍，故昏躁皆里窍之欲闭。欲宣内闭，须得芳香，气血久郁，必致疡毒内攻。谨陈大意参末议，用紫雪丹三分，微温开水调服。

褚 温邪中自口鼻，始而入肺，为咳喘，继传膻中则呛血，乃心营肺卫受邪。然邪在上焦，壅遏阻气，必聚为热，痰臭呛渴，是欲内闭。惜不以河间三焦立法，或谓伤寒主六经，或谓肺痈专泄气血，致热无出路，胸突腹大，危期至速矣。即有对病药饵，气涌沸腾，势必涌吐无余，焉望有济？夫温热秽浊，填塞内窍，神识昏迷，胀闷欲绝者，须以芳香宣窍，佐牛黄、金箔深入脏络，以搜锢闭之邪。今危笃若此，百中图一面已。 紫雪丹。

陈 温邪逆传膻中，热痰蔽阻空窍，所进寒凉消导，徒攻肠胃，毫无一效。痰乃热薰津液所化，膻中乃空灵之所，是用药之最难。至宝丹芳香，通其神明之窍，以驱热痰之结极是。但稚年受温邪，最易阴亏津耗，必兼滋清以理久伏温邪为正。

犀角 鲜生地 玄参 连翘心 丹皮 石菖蒲

化服至宝丹。

某 湿为渐热之气，迷雾鬲间，神机不发，三焦皆被邪侵，岂是小恙？视其舌伸缩如强，痰涎粘著，内闭之象已见。宜通膻中，望其少苏，无暇

清至阴之热。至宝丹四分，石菖蒲金银花汤送下。

王十八 夜热早凉，热退无汗，其热从阴而来，故能食，形瘦，脉数左盛，两月不解。治在血分。热陷血分

生鳖甲 青蒿 细生地 知母 丹皮 淡竹叶

许 温邪已入血分，舌赤音低，神呆潮热，即发斑疹，亦是血中热邪。误汗消食，必变昏厥。

犀角 细生地 玄参 丹皮 郁金 石菖蒲

张 舌绛裂纹，面色枯槁，全无津泽，形象畏冷，心中热焚。邪深竟入厥阴，正气已经虚极。勉拟仲景复脉汤，合乎邪少虚多治法。热入厥阴

复脉去人参、生姜加甘蔗汁代水煎。

又 热病误投，表散消导，正气受伤，神昏舌强，势如燎原。前进复脉法，略有转机，宜遵前方，去桂加参，以扶正气为主。复脉汤去桂加人参、甘蔗汁代水煎药。

又 进甘药颇安，奈阴液已涸，舌强音缩，抚之干板，较诸以前龈肉映血有间，小便欲解掣痛，犹是阴气欲绝，欲寐昏沉，午间烦躁。热深入阴之征，未能稳许愈期也。

生白芍 炙甘草 阿胶 鸡子黄 人参 生地 麦冬 炒麻仁

某 误下热陷于里，而成结胸，所以身不大热，但短气胸满烦躁。此皆邪热内燔，扰乱神明，内闭之象。棘手重恙。仿仲景泻心法，备参末议，再候明眼定裁。误下热陷成结胸

川连 黄芩 半夏 炮淡干姜 生姜 枳实

吴 神气如迷，不饥不食。乃苦辛消导发散，劫夺胃津所致。盖温邪手经为病，今世多以足六经主治，故致此。误治伤胃津液

细生地 竹叶心 麦冬 玄参心 连翘心 郁金

王姬 温热十三日，舌黄，心中闷痛。初病手经，不当用足经方。老人怕其液涸，甘寒醒胃却热。

鲜生地 竹叶心 麦冬 郁金 川斛 菖蒲根

吴十五 近日天未寒冷，病虚气不收藏，所感之邪谓冬温，参、苓益气，薄荷、桔梗、杏仁泄气，已属背谬，加补骨脂温涩肾脏，尤不通之极。自述夜寐深更，黎黎有汗。稚年阴不充，阳易泄，论体质可却病。冬温伤液

桑叶 大沙参 玉竹 苡仁 生甘草 糯米汤煎药

陈半岁 冬温入肺，胶痰化热。因未纳谷之身，不可重药消痰通利。

炒麦冬 桑叶 大沙参 甜杏仁 地骨皮

某 脉数右大，烦渴舌绛。温邪，气血两伤，与玉女煎。气血两伤

生地 竹叶 石膏 知母 丹皮 甘草

陈二三 阴虚温邪，甘寒清上。阴虚感温邪

白沙参 甜杏仁 玉竹 冬桑叶 南花粉 生甘草

关 阴虚挟温邪，寒热不止。虽不宜发散消食，徒补亦属无益。拟进复脉汤法。

炙甘草 阿胶 生白芍 麦冬 炒生地 炒丹皮

青甘蔗汁煎。

黄 体虚，温邪内伏，头汗淋漓，心腹窒塞，上热下冷，舌白烦渴。春阳升举为病，犹是冬令少藏所致。色脉参视，极当谨慎。

阿胶 生地 麦冬 生牡蛎 生白芍 茯苓

张五五 劳倦内伤，温邪外受，两月不愈，心中温温液液，津液无以上供，夜卧喉干燥。与复脉汤去姜、桂、参，三服后可加参。劳倦感温，阴液燥

汪 劳倦更感温邪，阳升头痛，寒热战栗，冷汗，邪虽外达，阳气亦泄，致神倦欲眠，舌赤黄胎，口不知味。当以育阴除热为主，辛散苦降非宜。 复脉汤去参、姜、桂、麻加青甘蔗浆。

曹 脉促数，舌白不饥，寒热汗出，初起腹痛，脐右有形，乃久伤劳倦，复感温邪。今病两旬又六，微咳有痰，并不渴饮，寒来微微齿痉。此营卫二气大衰，恐延虚脱。议固卫阳，冀寒热得平。劳倦感温，营卫胃阳兼虚

黄芪 桂枝 白芍 炙甘草 牡蛎 南枣

陈 热病后，不饥能食，不寐。此胃气不和。病退胃不和

香豉 黑山栀 半夏 枳实 广皮白

华五五 口鼻受寒暄不正之气，过募原，扰

胃系，寒热已罢，犹不饱不饥，舌边赤，中心黄。余邪未清，食入变酸，乃邪热不胜谷，以温胆和之。半曲温胆去甘草、茯苓、枳实，加郁金、黑山栀。

林氏 腹满已久，非是暴症，近日面颌肿胀，牙关紧闭，先有寒热，随现是象。诊脉右搏数，左小。乃温邪触自口鼻，上焦先受，气血与热胶固，致清窍不利，倏有痹塞之变。理当先治新邪。况头面咽喉结邪，必辛凉轻剂以宣通。若药味重浊，徒攻肠胃矣。仿东垣普济消毒意。热毒壅结上焦

连翘 牛蒡子 马勃 射干 滑石 夏枯草 金银花露 金汁

席 脉左数，右缓弱，阳根未固，阴液渐涸，舌赤微渴，喘促自利溲数，晡刻自热，神烦呓语。夫温邪久伏少阴，古人立法，全以育阴祛热。但今见症，阴分固有伏邪，真阳亦不肯收纳。议仿刘河间泄药轻投。不为上焦热阻，下焦根蒂自立。冀其烦躁热蒸渐缓。阴虚邪伏

熟地炭 茯苓 淡苁蓉 远志炭 川石斛 五味子

饮子煎法。

又 晚诊，阴中伏邪，晡时而升，目赤羞明，舌绛而渴。与育阴清邪法。

生地炭 玄参心 川石斛 炒麦冬 犀角 石菖蒲

又 脉左数，右软，舌干苔白，小溲淋沥，吸气喘促，烦汗。肾阴不承，心神热灼蒙闭。议以三才汤，滋水制热。三才加茯神、黄柏、金箔。晚进周少川牛黄清心丸一服。

又 昨黄昏后，诊脉，较诸早上，左手数疾顿减，惟尺中垂而仍动，呓语不已，若有妄见。因思肾热乘心，膻中微闭，神明为蒙，自属昏乱，随进周少川牛黄丸一服，俾迷漫无质之热，暂可泄降。服后颇安，辰刻诊脉濡小，形质大衰，舌边色淡，下利稀水。夫救阴是要旨，读仲景《少阴下利篇》，上下交征，关闸欲撤，必以堵塞阳明为治。以阳明司阖，有开无阖，下焦之阴，仍从走泄矣。议用桃花汤。

人参 赤石脂 炮姜 白粳米

又 晚服照方加茯苓。

又 脉左沉数，右小数，暮热微汗，时烦，辰刻神清。虚邪仍留阴分，议用清补。

人参 茯苓 川石斛 炙甘草 黑稆豆皮 糯稻根须

又 《金匮》麦门冬汤。

程二八 温热病，已伤少阴之阴，少壮阴未易复者，恰当夏令发泄，百益酒酿造有灰，辛热劫阴泄气，致形体颓然，药难见效。每日饵鸡距子生用，其汤饮用马料豆汤。邪热兼酒热伤阴

冬伤于寒，春必病温者，重在冬不藏精也。盖烦劳多欲之人，阴精久耗，入春则里气大泄，木火内燃，强阳无制，燔燎之势，直从里发，始见必壮热烦冤，口干舌燥之候矣。故主治以存津液为第一，黄芩汤坚阴却邪，即此义也。再者在内之温邪欲发，在外之新邪又加，葱豉汤最为捷径，表分可以肃清。至于因循贻误，岂止一端？或因气燥津枯，或致阴伤液涸，先生用挽救诸法，如人参白虎汤、黄连阿胶汤、玉女煎、复脉法，申明条例甚详。余则治痉厥以甘药缓肝，昏闭用幽芳开窍、热痰之温胆，蓄血而论通瘀，井井有条，法真周到。邵新甫

暑

某 大凡暑与热，乃地中之气，吸受致病，亦必伤人气分。气结则上焦不行，下脘不通，不饥，不欲食，不大便。皆气分有阻，如天地不交，遂若否卦之义。然无形无质，所以清之攻之不效。暑伤气分，上焦闭郁

杏仁 通草 象贝 栝蒌皮 白蔻 郁金汁

姚 奔走气乱，复饮烧酒，酒气辛热，有升无降，肺气腈郁，上下不通，舌白消渴，气结自胸及腹，澝澝自利不爽，周身肤腠皆痛，汗大出不解。无非暑湿热气，始由肺受，漫布三焦。群医消导苦药，但攻肠胃，在上痞结仍然。议淡渗佐以微辛，合乎轩岐"上病治上"之方。

西瓜翠衣 川白通草 大豆黄卷 马兜铃 射干 苡仁

范 伏暑阻其气分，烦渴，咳呕喘急，二便不

爽。宜治上焦。

杏仁 石膏 炒半夏 黑栀皮 厚朴 竹茹

又 痰多咳呕。是暑郁在上。医家乱投沉降，所以无效。

石膏 杏仁 炒半夏 郁金 香豉 黑山栀

王 舌白烦渴，心中胀闷。热邪内迫，气分阻闭，当治肺经。倘逆传膻中，必致昏厥。

杏仁 郁金 滑石 黄芩 半夏 橘红 栝蒌皮

陈四五 暑湿伤气，肺先受病，诸气皆痹，当午后阳升，烦喘更加。夫无形气病，医以重药推消，多见不效。

西瓜翠衣 活水芦根 杏仁 苡仁

又 酒客中虚，重镇攻消，清气愈伤。夫暑邪皆着气分，苟肺司清肃，则其邪不攻自罢。议仍以廓清为法。若雨露从天下降，炎熇自荡扫无余。 威喜丸 二钱十服。

某二二 身热，头胀，脘闷，咳呛。此暑邪外袭于肺卫，当清上焦。

丝瓜叶三钱 大杏仁三钱 香薷七分 通草一钱半 飞滑石三钱 白蔻仁五分

陈 脉左劲，右濡，头痛，脘闷，麻痹欲厥，舌白。此暑邪内中，蒙闭清空，成疟之象。平昔阴虚，勿犯中下二焦。

嫩竹叶 连翘 飞滑石 野郁金汁 大杏仁 川贝母

龚二四 脉寸大，头晕，脘中食不多下。暑热气从上受，治以苦辛寒方。

竹叶 杏仁 郁金 滑石 香豉 山栀

张四七 三疟之邪在阴，未经向愈，春季洞利不食。想春雨外湿，水谷内聚亦湿，即"湿多成五泄"之谓。疮痍仅泄经隧湿邪，而里之湿邪未驱。长夏吸受暑邪，上蒙清空诸窍，咳嗽耳聋，的系新邪，非得与宿病同日而语。

连翘 飞滑石 嫩竹叶 荷叶边汁 桑叶 杏仁 象贝 黑山栀

程三六 暑风必挟湿，湿必伤于气分，断疟疮发，即湿邪内发之征。湿伏热蕴，致气壅塞咽底脘中，及至进谷无碍，二便通调。中下无病显然。

白通草 西瓜翠衣 活水芦根 苡仁

吴 连朝骤热，必有暑气内侵，头热目瞑，吸短神迷。此正虚邪痹，清补两难。先与益元散三四钱，用嫩竹叶心 二钱，煎汤凉用三四小杯，常用绿豆煎汤服。

龚六十 暑必挟湿，二者皆伤气分，从鼻吸而受，必先犯肺，乃上焦病。治法以辛凉微苦，气分上焦廓清则愈。惜乎专以陶书六经看病，仍是与风寒先表后里之药，致邪之在上蔓延结锢，四十余日不解。非初受六经，不须再辨其谬。经云："病自上受者治其上。"援引经义以论治病，非邪僻也。宗河间法。

杏仁 栝蒌皮 半夏 姜汁 白蔻仁 石膏 知母 竹沥

秋露水煎。

又 脉神颇安，昨午发疹，先有寒战。盖此病起于湿热，当此无汗，肌腠气窒，至肤间皮脱如麸，犹未能全泄其邪，风疹再发，乃湿因战栗为解，一月以来病魔，而肌无膏泽，瘦削枯槁。古谓"瘦人之病，虑涸其阴；阴液不充，补之以味。"然腥膻浊味，徒助上焦热痰，无益培阴养液。况宿滞未去，肠胃气尚窒钝，必淡薄调理，上气清爽，痰热不至复聚。从来三时热病，怕反复于病后之复。当此九仞，幸加意留神为上。

玄参心 细生地 银花 知母 生甘草 川贝 丹皮 橘红盐水炒 竹沥

此煎药方，只用二剂可停。未大便时，用地芩汁膏；大便后，可用三才汤。

池 伏暑至深秋而发，头痛、烦渴、少寐。

薄荷 淡竹叶 杏仁 连翘 黄芩 石膏 赤芍 木通

张 病几一月，犹然耳聋，神识不慧，嗽甚痰粘，呼吸喉间有音。此非伤寒暴感，皆夏秋间暑湿热气内郁，新凉引动内伏之邪，当以轻剂清解三焦。奈何医者不晓伏气为病，但以发散消食寒凉清火为事，致胃汁消亡，真阴尽烁，舌边赤，齿板燥裂血，邪留营中，有内闭瘛疭厥逆之变。况右脉小数，左脉涩弱，热固在里。当此阴伤日久，下之再犯亡阴之戒。从来头面都是清窍，既为邪蒙，精华气血不肯流行，诸窍失司聪明矣。此轻清清解，断断然也。议清上焦气血之壅为先，不

投重剂苦寒，正仿古人"肥人之病，虚虚其阳"耳。

连翘心 玄参 犀角 郁金 橘红蜜水炒 黑栀皮 川贝 鲜菖蒲根 加竹沥

又 昨进清上焦法，诸症虽然略减，而神识犹未清爽。总由病久阴液内耗，阳津外伤，聪明智慧之气，俱被浊气蒙蔽。所以子后午前稍清，他时皆不清明。以阳盛时，人身应之也。拟进局方至宝丹，藉其芳香，足以护阳逐邪，庶无内闭外脱之虞。

至宝丹每服三分，灯心嫩竹叶汤送。

又 脉右缓大，左弱，面垢色已减，痰嗽不爽。良由胃中津液，为辛散温燥所伤，心营肺卫，悉受热焰蒸迫，致神呆喘急耳聋，清阳阻痹，九窍不利。首方宣解气血，继方芳香通窍，无形令其转旋，三焦自有专司。岂与俗医但晓邪滞攻击而已？今已获效，当与清养胃阴肺气。体素丰盛，阳弱不耐沉寒。然深秋冬交，天气降则上焦先受。试观霜露下垂，草木皆改容色。人在气交，法乎天地，兼参体质施治。

枇杷叶 炒黄川贝 橘红 郁金 茯苓 苡仁

王 暑风热气入肺，上热，痰喘嗽。暑风伤肺

石膏 连翘 竹叶 杏仁 桑皮 苡仁 橘红 生甘草

又 肺气壅遏，身热喘咳，溺少。 苇茎合葶苈大枣汤。

某二五 暑风外袭，肺卫气阻，头胀咳呛，畏风微热。防作肺疟。

丝瓜叶 大杏仁 香薷 桔梗 连翘 六一散

某 舌灰黄，头痛咳逆，左肢掣痛。此烦劳阳动，暑风乘虚袭人，最虑风动中厥。

鲜荷叶三钱 鲜莲子五钱 茯神一钱半 益元散三钱 川贝母一钱半 橘红一钱

杨女 暑热秽浊，阻塞肺部，气痹腹满。宜以轻可去实。

西瓜翠衣 白通草 活水芦根 生苡仁

临好，加人石膏末二钱。

周二三 暑风热，神呆。

鲜荷叶 苦丁茶 滑石 木通 杏仁 厚朴 广皮 白蔻仁

郁二六 暑热，头胀，咳喉痛。

鲜荷叶 杏仁 射干 橘红 桑皮 桔梗 木通 滑石

胡 不饥，不食，不便，此属胃病，乃暑热伤气所致。味变酸浊，热痰聚脘，苦辛自能泄降，非无据也。暑热阻气，中焦不运

半夏泻心汤去甘草、干姜加杏仁、枳实。

王 身热自汗，腹痛，大小便不利，脉虚，右大左小。暑热内闭，拟和表里法。

薄荷 枳实 黄芩 生白芍 竹叶心 黑山栀 通草 甘草

程四二 秽热由清窍入，直犯募原，初头痛肌胀，今不饥痞闷。以苦辛寒法。

杏仁 半夏 厚朴 橘红 竹叶 黄芩 滑石

又 脉虚，舌赤消渴。伏暑热气，过卫入营。治在手厥阴。

竹叶 犀角 生地 麦冬 玄参

某六一 舌黄，脘闷，头胀，口渴，溺短。此吸受秽气所致。

飞滑石三钱 白蔻仁七分 杏仁三钱 厚朴一钱半 通草一钱半 广皮白一钱半

某三三 秽暑吸入，内结募原，脘闷腹痛，便泄不爽。法宜芳香逐秽，以疏中焦为主。

藿香梗 杏仁 厚朴 茯苓皮 半夏曲 广皮 香附 麦芽

杨 秋暑内烁，烦渴，喜得冷饮，脉右小弱者，暑伤气分，脉必兼虚也。此非结胸症，宜辛寒以彻里邪。

石膏 知母 厚朴 杏仁 半夏 姜汁

沈二三 脉小色白，气分不足。兼之胃弱少食，闻秽浊要刮痧。阴柔之药，妨胃助浊，常以猪肚丸养胃。入夏令，热更伤气，每食远进生脉四君子汤一剂，恪守日服，可杜夏季客暑之侵。生[1]脉四君子汤。长服猪肚丸。

卜二八 春夏必吞酸，肢痿麻木。此体虚不耐阳气升泄，乃热伤气分为病。宗东垣清暑益气之议。

人参 黄芪 白术 甘草 麦冬 五味 青皮

① 生：原缺，据经锄堂本补。

陈皮 泽泻 葛根 升麻 黄柏 归身 神曲

任十六 冲年真阴未长，逢长夏湿热交迫。斯气泄烦倦，当静坐凉爽，过月凉飙至，炎燠去，乃却病之期。与清暑益气之属。 清暑益气汤。

徐十四 长夏湿热令行，肢起脓窠，烦倦不嗜食。此体质本怯，而湿与热邪，皆伤气分。当以注夏伺参，用清暑益气法。

人参 白术 广皮 五味 麦冬 川连 黄柏 升麻 葛根 神曲 麦芽 谷芽

干荷叶汁泛丸。

施四七 以烦劳伤阳，交长夏发泄令加，见症都是气弱，亦热伤气也。烦渴有痰，先治其胃。盖阳明经脉，主乎束筋骨以流利机关耳。烦劳伤暑胃虚

《金匮》麦门冬汤。

吴 诊脉肝胆独大，尺中动数。先天素弱，水亏，木少滋荣，当春深长夏，天地气机泄越，身中烦倦食减，皆热伤元气所致。进以甘酸，充养胃阴。少俟秋肃大降，培植下焦，固纳为宜。

炒麦冬 木瓜 北沙参 生甘草 乌梅

程 暑久人营，夜寐不安，不饥微痞。阴虚体质，议理心用。暑入心营

鲜生地 玄参 川连 银花 连翘 丹参

顾十三 阴虚遗热，小便淋沥。近日冒暑，初起寒热头痛，汗出不解，肌肉麻木，手足牵强，神昏如寐，成疟则轻，痉厥则重。

犀角 玄参 小生地 连翘心 竹叶心 石菖蒲 滑石

化牛黄丸，二服。

某 初病伏暑，伤于气分，微热渴饮，邪犯肺也。失治邪张，逆走膻中，遂舌绛缩，小便忽闭，鼻煤裂血，口疮耳聋，神呆。由气分之邪热，蔓延于血分矣。夫肺主卫，心主营，营卫二气，昼夜行于经络之间，与邪相遇，或凉或热。今则入于络，津液被劫，必渐昏寐，所谓内闭外脱。

鲜生地 连翘 玄参 犀角 石菖蒲 金银花

汪 暑风久人营络，微热忽凉。议用玉女煎。暑风入营

玉女煎去麦冬、牛膝加丹皮、竹叶。

金 热止，津津汗出，伏暑已解，只因病魔日久，平素积劳，形色脉象虚衰，深虑变病。今饮食未进，寤寐未宁，议以敛液补虚。暑病久延伤液

人参 茯神 麦冬 五味 炒白芍

块辰砂一两，绵裹同煎。

又 热久，胃汁被劫，不饥不便，亦病后常事耳。古人论病，必究寝食。今食未加餐，难寐，神识未清，为病伤元气，而热病必消烁真阴。议用三才汤意。

人参 天冬 生地 麦冬 五味子

顾 右脉空大，左脉小芤，寒热麻痹，腰痛冷汗。平素积劳内虚，秋暑客邪，遂干脏阴，致神迷心热，烦躁。刮痧似乎略爽，病不肯解。此非经络间病，颇虑热深劫阴，而为痉厥。张司农集诸贤论暑病，谓入肝则麻痹，入肾为消渴，此其明征。议清阴分之邪，仍以养正辅之。暑热深入劫阴

阿胶 小生地 麦冬 人参 小川连 乌梅肉

某 暑湿热气，触人上焦孔窍，头胀，脘闷不饥，腹痛恶心。延久不清，有疟痢之忧。医者不明三焦治法，混投发散消食，宜乎无效。暑湿弥漫三焦

杏仁 香豉 橘红 黑山栀 半夏 厚朴 滑石 黄芩

张 舌白罩灰黑，胸脘痞闷，潮热呕恶，烦渴汗出，自利。伏暑内发，三焦均受，然清理上中为要。

杏仁 滑石 黄芩 半夏 厚朴 橘红 黄连 郁金 通草

某二六 暑热郁遏，头胀脘痛，口渴溺短。当清三焦。

丝瓜叶 飞滑石 淡竹叶 茯苓皮 厚朴 藿香 广皮 通草

何 暑湿皆客邪也，原无质。故初起头胀胸满，但伤上焦气分耳。酒家少谷，胃气素薄，一派消导，杂以辛散苦寒，胃再伤残，在上湿热，延及中下，遂协热自利，三焦邪蒸，气冲塞填胸，躁乱口渴，瓜果下脘，格拒相斗。此中宫大伤。况进热饮略受，其为胃阳残惫，而邪结内踞可知矣。考暑门时风烦躁，清浊交乱者，昔贤每以来复丹五六十粒，转运清浊为先，攻补难施之际，望其效灵耳。 来复丹。

吴 目黄脘闷，咽中不爽，呕逆，寒少热多。

暑湿客气之伤，三焦不通，非风寒之症。

大竹叶 黄芩 杏仁 滑石 陈皮白 厚朴 半夏 姜汁

又 暑湿热，皆气也。并酿蓄浊痰于胃，遂口甜腻滞不饥。议以宣气理痰。

川贝母 栝蒌皮 杏仁 黑山栀 泽泻

另用二贤散。

某四一 诊脉弦，午后恶寒似热，不饥，溺涩短赤。暑热炎蒸，外袭肺卫，游行三焦，致气分窒痹而然。当用和法，宜薄滋味，庶杜疟患。

杏仁 香薷 木通 飞滑石 茯苓 厚朴 白蔻仁 淡竹叶

又 照前方去香薷，加半夏。

杨二八 暑热必挟湿，吸气而受，先伤于上。故仲景伤寒，先分六经；河间温热，须究三焦。大凡暑热伤气，湿蕴阻气。肺主一身周行之气，位高，为手太阴经。据述病样，面赤足冷，上脘痞塞，其为上焦受病显著。缘平素善饮，胃中湿热久伏，辛温燥烈，不但肺病不合，而胃中湿热，得燥热锢闭，下利稀水，即协热下利。故黄连苦寒，每进必利甚者，苦寒以胜其辛热，药味尚留于胃底也。然与初受之肺邪无当。此石膏辛寒，辛先入肺，知母为味清凉，为肺之母气。然不明肺邪，徒曰生津，焉是至理？昔孙真人未诊先问，最不误事。再据主家说及病起两旬，从无汗泄。经云："暑当汗出勿止。"气分窒塞日久，热侵人血中，咯痰带血，舌红赤，不甚渴饮。上焦不解，蔓延中下，此皆急清三焦，是第一章旨。故热病之瘀热，留络而为遗毒，注腑肠而为洞利，便为束手无策。再论：湿乃重浊之邪，热为薰蒸之气，热处湿中，蒸淫之气，上迫清窍，耳为失聪，不与少阳耳聋同例。青蒿减柴胡一等，亦是少阳本药，且大病如大敌，选药若选将，苟非慎重，鲜克有济。议三焦分清治，从河间法。初三日

飞滑石 生石膏 寒水石 大杏仁 炒黄竹茹 川通草 莹白金汁 金银花露

又 暮诊，诊脉后，腹胸肌腠，发现瘾疹。气分湿热，原有暗泄之机。早间所谈，余邪遗热，必兼解毒者为此。下午进药后，诊脉较大于早晨，神识亦如前，但舌赤，中心甚干燥，身体扪之热甚于早间。此阴分亦被热气蒸伤，瘦人虑其液涸，然痰咯不清，养阴药无往而非腻滞。议得早进清膈一剂，而三焦热秽之蓄，当用紫雪丹一二匙，藉其芳香，宣窍逐秽，斯锢热可解，浊痰不粘。继此调理之方，清营分，滋胃汁，始可瞻顾。其宿垢欲去，犹在旬日之外，古人谓"下不嫌迟"，非臆说也。 紫雪丹一钱六分。

知母 竹叶心 连翘心 炒川贝 竹沥 犀角 玄参 金汁 银花露

又 一剂后，用：

竹叶心 知母 绿豆皮 玄参 鲜生地 金银花

又 一剂后，去银花、绿豆皮，加人参、麦冬。

又 初十申刻诊，经月时邪，脉形小数。小为病退，数为余热。故皮腠麸蜕，气血有流行之义；思食欲餐，胃中有醒豁之机。皆佳兆也。第舌赤而中心黄苔，热蒸既久，胃津阴液俱伤，致咽物咽中若阻，溺溲尿管犹痛，咯痰浓厚，宿垢未下。若急遽攻夺，恐真阴更涸矣。此存阴为主，而清腑兼之。故乱进食物，便是助热，惟清淡之味，与病不悖。自来热病，最怕食复劳复，举世共闻，非臆说也。

细生地 玄参心 知母 炒川贝 麦冬 地骨皮 银花露 竹沥

又 脉症如昨。仍议滋清阴分余热，佐清上脘热痰。

照昨日方去地骨皮、银花露，加盐水炒橘红。

某 脉虚，伤暑，头重，脘闷，跗酸。

丝瓜叶三钱 大杏仁三钱 六一散三钱 茯苓皮三钱 汉防己一钱半 绵茵陈一钱 细木通一钱 白蔻仁五分

某 中恶暑厥。暑厥

苍术白虎汤加滑石。

王 暑邪寒热，舌白不渴，吐血。此名暑瘵重症。暑瘵

西瓜翠衣 竹叶心 青荷叶汁 杏仁 飞滑石 苡仁

万 暑邪不解，陷入厥阴，舌灰消渴，心下板实，呕恶吐蛔，寒热，下利血水。最危之症。暑邪

入厥阴

川连 黄芩 干姜 生白芍 川椒 乌梅 人参 枳实

江 暑邪深入厥阴，舌缩，少腹坚满，声音不出，自利。上下格拒，危期至速。勉拟暑门酸苦泄热，辅正驱邪一法。

黄连 淡干姜 乌梅 生白芍 半夏 人参 枳实

某十八 劳伤挟暑，肺气受戕，咳血口干。先清暑热。暑兼血症

鲜荷叶 白扁豆 大沙参 茯神 苡仁

朱三二 三伏中，阴气不生，阳气不潜，其头胀身痛，是暑邪初受。暑湿热必先伤气分，故舌白口渴身痛，早晨清爽，午夜烦蒸，状如温疟，沐浴绕动血络，宿病得时邪而来。仲景云："先治新病，后理宿病。"是亦阴气先伤，阳气独发也。

鲜生地 石膏 知母 玄参 连翘 竹叶心 荷叶汁

王三九 虽是咳痰失血，然强能食，不知饥，目黄晡热，舌心黄。已现暑热客邪症象。此先宜清理肺胃，莫因久恙而投腻补。

杏仁 象贝母 郁金 川通草 桑叶 石膏 橘红 苡仁

又 晚服枇杷叶膏，早六味加阿胶、麦冬。

又 阿胶 鸡子黄 小生地 麦冬 桑叶 炒黑丹皮

徐三六 劳伤挟暑，咳血不饥。

鲜荷叶汁冲 大沙参 生苡仁 六一散 绿豆皮 杏仁 橘红 白蔻仁

天之暑热一动，地之湿浊自腾，人在蒸淫热迫之中，若正气设或有隙，则邪从口鼻吸入，气分先阻，上焦清肃不行，输化之机，失于常度，水谷之精微，亦蕴结而为湿也。人身一小天地，内外相应，故暑病必挟湿者，即此义耳。前人有因动因静之分，或伤或中之候，以及入心入肝，为疟为痢，中痧霍乱，暴厥卒死，种种传变之原，各有精义可参，兹不重悉。想大江以南，地卑气薄，湿胜热蒸，当此时候，更须防患于先。昔李笠翁记中所谓使天只有三时而无夏，则人之病也必稀。此语最确。盖暑湿之伤，骤者在当时为患，缓者于秋后为伏气之疾。其候也，脉色必滞，口舌必腻，或有微寒，或单发热。热时脘痞气窒，渴闷烦冤，每至午后则甚，入暮更剧，热至天明，得汗则诸恙稍缓，日日如是。必要两三候外，日减一日，方得全解。倘如元气不支，或调理非法，不治者甚多。然是病比之伤寒，其势觉缓；比之疟疾，寒热又不分明。其变幻与伤寒无二，其愈期反觉缠绵。若表之汗不易彻，攻之便易溏泻，过清则肢冷呕恶，过燥则唇齿燥裂。每遇秋来，最多是症，求之古训，不载者多，独己任编名之曰秋时晚发，感症似疟，总当以感症之法治之。要知伏气为病，四时皆有。但不比风寒之邪，一汗而解；温热之气，投凉即安。夫暑与湿，为熏蒸粘腻之邪也，最难骤愈。若治不中窾，暑热从阳上薰，而伤阴化燥；湿邪从阴下沉，而伤阳变浊，以致神昏耳聋，舌干龈血，脘痞呕恶，洞泄肢冷，蜂手之候丛生，竟至溃败莫救矣。参先生用意，宗刘河间三焦论立法，认明暑、湿二气，何者为重；再究其病，实在营气何分。大凡六气伤人，因人而化，阴虚者火旺，邪归营分为多；阳虚者湿胜，邪伤气分为多。一则耐清，一则耐温，脏性之阴阳，从此可知也。于是在上者以辛凉微苦，如竹叶、连翘、杏仁、薄荷之类；在中者以苦辛宣通，如半夏泻心之类；在下者以温行寒性，质重开下，如桂苓甘露饮之类。此皆治三焦之大意也。或有所夹、又须通变。至于治气分，有寒温之别。寒者宗诸白虎法，及天水散意；温者从手二陈汤，及正气散法。理营分，知清补之宜。清者如犀角地黄，加入心之品；补者有三才、复脉等方。又如湿热沉混之苍术石膏汤，气血两燔之玉女法，开闭逐秽与牛黄及至宝、紫雪等剂，扶虚进参附，及两仪诸法。随其变幻，审其阴阳，运用之妙，存乎心也。附骥芜词，高明教正。邵新甫

湿

冯三一 舌白头胀，身痛肢疼，胸闷不食，溺阻。当开气分除湿。湿阻上焦，肺不肃降

飞滑石 杏仁 白蔻仁 大竹叶 炒半夏 白通草

王二十 酒肉之湿助热，内蒸酿痰，阻塞气分，不饥不食，便溏不爽。亦三焦病。先论上焦，莫如治肺。以肺主一身之气化也。

杏仁 桔蒌皮 白蔻仁 飞滑石 半夏 厚朴

吴五五 酒客湿胜，变痰化火，性不喜甜，热聚胃口犯肺，气逆吐食。上中湿热，主以淡渗，佐以苦温。

大杏仁 金石斛 飞滑石 紫厚朴 活水芦根

孔 心中热，不饥不寐，目黄自利。湿热内伏。

淡黄芩 连翘 炒杏仁 白通草 滑石 野赤豆皮

某二九 湿温阻于肺卫，咽痛，足跗痹痛。当清上焦，湿走气自和。湿温阻肺

飞滑石 竹叶心 连翘 桔梗 射干 芦根

周 病起旬日，犹然头胀，渐至耳聋。正如《内经·病能篇》所云："因于湿，首如裹。"此呃忒鼻衄，皆邪混气之象。况舌色带白，咽喉欲闭，邪阻上窍空虚之所，谅非苦寒直入胃中可以治病。病名湿温，不能自解，即有昏痉之变，医莫泛称时气而已。

连翘 牛蒡子 银花 马勃 射干 金汁

李三二 时令湿热之气，触自口鼻，由募原以走中道，遂致清肃不行，不饥不食。但温乃化热之渐，致机窍不为灵动，与形质滞浊有别。此清热开郁，必佐芳香以逐秽为法。湿热秽气阻窍

桔蒌皮 桔梗 黑山栀 香豉 枳壳 郁金 降香末

某 吸受秽邪，募原先病，呕逆；邪气分布，营卫皆受，遂热蒸头胀，身痛经旬，神识昏迷，小水不通，上中下三焦交病。舌白，渴不多饮，是气分窒塞。当以芳香通神，淡渗宣窍，俾秽湿浊气，由此可以分消。

苡仁 茯苓皮 猪苓 大腹皮 通草 淡竹叶

牛黄丸二丸。

吴 湿邪中伤之后，脾胃不醒，不饥口渴。议清养胃津为稳。湿热伤胃津

鲜省头草 知母 川斛 苡仁 炒麦冬

张妪 体壮有湿，近长夏阴雨潮湿，著于经络，身痛，自利发热。仲景云："湿家大忌发散，汗之则变痉厥。"脉来小弱而缓，湿邪凝遏阳气，病名湿温。湿中热气，横冲心胞络，以致神昏。四肢不暖，亦手厥阴见症，非与伤寒同法也。湿温邪入心胞

犀角 连翘心 玄参 石菖蒲 金银花 野赤豆皮

煎送至宝丹。

蔡 阳虚挟湿，邪热内陷，所以神识如蒙。议用泻心法。湿热内陷

人参 生干姜 黄芩 川连 枳实 生白芍

张六一 此湿蕴气中，足太阴之气不为鼓动运行，试以痞结胸满，仲景列于《太阴篇》中，概可推求其理矣。湿郁脾阳

半夏醋炒 茯苓 川连 厚朴

通草汤煎。

周 湿伤脾阳，腹膨，小溲不利。

茅术 厚朴 茯苓 泽泻 猪苓 秦皮

又 五苓散。

又 二术膏。

范 四肢乍冷，自利未已，目黄稍退，而神倦不语。湿邪内伏，足太阴之气不运。经言："脾窍在舌。"邪滞窍必少灵，以致语言欲蹇。必当分利，佐辛香以默运坤阳，是太阴里症之法。

生于术三钱 厚朴五分 茯苓三钱 草果仁七分 木瓜五分 泽泻五分

又 身体稍稍转动，语蹇神呆，犹是气机未为灵转，色脉非是有余。而湿为阴邪，不徒偏寒偏热已也。

生于术 茯苓 苡仁 郁金 炒远志 石菖蒲汁

又 脾胃不醒，皆从前湿蒸之累。气升咳痰，参药缓进。

炒黄川贝 茯苓 苡仁 郁金 地骨皮 淡竹叶

又 湿滞于中，气蒸于上，失降不得寐，口数白疳，仍不渴饮。开上郁，佐中运，利肠间，亦是宣通三焦也。

生于术五钱 苡仁三钱 寒水石一钱半 桔梗七分 猪苓一钱 泽泻一钱 广皮白一钱半

曹十三 肠胃属腑，湿久生热，气阻不爽，仍

以通为法。湿阻中焦阳气

生于术 川黄连 厚朴 淡生姜渣 广皮白 酒煨大黄

水法丸，服三钱。

李四五 脉小涩，痰多上涌，食入脘阻，大便不爽，上秋至今夏不愈。自述饥饱失和，曾病黄疸。以湿伤气痹主治。

大杏仁 苡仁 半夏 姜汁 茯苓 桔红 郁金香豉

俞五五 酒湿郁伤，脘中食阻而痛。治以辛苦寒。

小川连 半夏 姜汁 枳实 茯苓 香豉

某五九 舌白目黄，口渴溺赤，脉象呆钝。此属湿郁。

绵茵陈三钱 生白术一钱 寒水石三钱 飞滑石三钱 桂枝木一钱 茯苓皮三钱 木猪苓三钱 泽泻一钱

李 酒客中虚，粤地潮湿，长夏涉水，外受之湿下起；水谷不运，中焦之湿内聚。治法不以宣通经腑，致湿阻气分，郁而为热，自脾胃不主运通，水湿横溃于肌腠之间，二便不爽，湿热浊气，交扭混乱。前辈治中满，必曰分消。此分字，明明谓分解之义。但乱药既多，不能去病，就是脾胃受伤于药，蔓延腿肢，肿极且痛。病深路远，药必从喉入胃，然后四布。病所未得药益，清阳先已受伤，此汤药难以进商也。议用丹溪小温中丸三钱，专以疏利肠中，取其不致流散诸经，亦一理也。 小温中丸八服。

某三六 阳微体质，湿痰内聚，便溏脘闷，肌麻舌干。清理湿邪，气机升降自安。

金石斛 茯苓 半夏 广皮白 钩藤 白蒺藜

张 脉右缓，湿着阻气。

厚朴 广皮 煨草果 炒楂肉 藿香梗 炒神曲

某二二 不耐烦劳是本虚，脘闷便泄属湿邪。先治湿，后治本。

藿香梗 广皮 茯苓 大腹皮 厚朴 谷芽

陆 湿滞如痞。

山茵陈 草果仁 茯苓皮 大腹皮绒 厚朴 广皮 猪苓 泽泻

汪三三 舌黄脘闷。秽湿内着，气机不宣，如久酿蒸，必化热气，即有身热之累。

杏仁 藿香 茯苓皮 滑石 厚朴 广皮白

某 阅病源，皆湿热内停之象，当去湿清热为主。至于药酒蕴湿助热，尤当永戒。

生白术 赤小豆皮 绵茵陈 黄柏 茯苓 泽泻

某 脉濡，头胀，胸身重着而痛，寒热微呕。此湿阻气分。

厚朴 杏仁 白蔻仁 木通 茯苓皮 大腹皮 滑石 竹叶

某 长夏外受暑湿，与水谷之气相并，上焦不行，下脘不通，气阻，热从湿下蒸逼，不饥不食，目黄舌白。气分之结。

厚朴 杏仁 广皮 茯苓 半夏 姜汁

某 脉缓，身痛，汗出热解，继而复热。此水谷之气不运，湿复阻气，郁而成病。仍议宣通气分。热自湿中而来，徒进清热不应。

黄芩 滑石 茯苓皮 大腹皮 白蔻仁 通草 猪苓

方四四 形质颓然，脉迟小涩，不食不寐，腹痛，大便窒痹。平昔嗜酒，少谷中虚，湿结阳伤，寒湿浊阴鸠聚为痛。

炒黑生附子 炒黑川椒 生淡干姜 葱白

调入猪胆汁一枚。

王二五 冷湿损阳，经络拘束，形寒。酒客少谷，劳力所致。

桂枝 淡干姜 熟附子 生白术

莫五十 今年夏四月，寒热不饥。是时令潮渗气蒸，内应脾胃。夫湿属阴晦，必伤阳气。吞酸形寒，乏阳运行。议鼓运转旋脾胃一法。苓姜术桂汤。

某十六 地中湿气，自足先肿。湿属阴邪，阳不易复，畏寒，筋骨犹牵强无力。以《金匮》苓姜术桂汤。

陈五一 浊凝，气结有形，酒肉挟湿。

茸拨 生香附汁 木香 草果 茯苓 广皮白

江 脉缓，脐上痛，腹微膨，便稀，溺短不爽。此乃湿郁脾胃之阳，致气滞里急。宗古人导湿分消，用桂苓散方。

生茅术 宫桂 茯苓 厚朴 广皮白 飞滑石 猪苓 泽泻 炒楂肉

林五二 中年清阳日薄，忽然脘中痞闷，乃清阳不自转旋，酒肉湿浊之气，得以凝聚矣。过饮溏泻，湿伤脾胃，胃阳微，仲景法以轻剂宣通其阳。若投破气开降，最伤阳气，有格拒之害。苓桂术甘汤。

严三一 胸满不饥，是阳不运行。嗜酒必挟湿凝阻其气，久则三焦皆闭。用半硫丸，二便已通，议治上焦之阳。 苓桂术甘汤。

王六二 病人述病中厚味无忌，肠胃滞虽下，而留湿未解，湿重浊，令气下坠于肛，肛坠痛不已。胃不喜食，阳明失阖，舌上有白腐形色。议劫肠胃之湿。

生茅术 人参 厚朴 广皮 炮姜灰 生炒黑附子

胡二十 受湿患疮，久疮阳乏气泄，半年淹淹无力，食少，嗳噫难化。此脾胃病，法以运中阳为要。

茯苓 桂枝 生于术 炙草 苡仁 生姜

汪 夏令脾胃司气，兼以久雨泛潮，地中湿气上干，食味重浊少运。所谓湿胜成五泄也。古云："寒伤形，热伤气。"芒种夏至，天渐热，宜益气分以充脾胃。此夏三月，必有康健之理。 补中益气汤。

某五十 秽湿邪吸受，由募原分布三焦，升降失司，脘腹胀闷，大便不爽。当用正气散法。湿邪弥漫三焦

藿香梗 厚朴 杏仁 广皮白 茯苓皮 神曲 麦芽 绵茵陈

蔡 仲景云："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利者，血症谛也。"此症是暑湿气蒸，三焦弥漫，以致神昏，乃诸窍阻塞之兆。至小腹硬满，大便不下，全是湿郁气结。彼务医犹然以滋味呆钝滞药，与气分结邪相反极矣。议用甘露饮法。

猪苓 浙茯苓 寒水石 晚蚕沙 皂荚子去皮

某十四 脘闷，便溏，身痛，脉象模糊。此属湿蕴三焦。

厚朴 广皮 藿香梗 茯苓皮 大豆黄卷 木防己 川通草 苡仁

牛 向午积聚，误服燥热诸药，频与清夺推陈致新乃安。身处江南湿热之乡，饮啖仍用山右浓重之味，留热由肠升膈，三焦不清。议攻无形之热。 清心凉膈去芒硝加菖蒲。

韩三一 冷酒水湿伤中，上呕食，下泄脂液。阳气伤极，再加浮肿作胀则危。酒湿伤阳，郁生胃痛

人参 茯苓 熟附子 生于术 生白芍 生姜

又 酒湿类聚，例以分利，诊脉微。阳气已败，湿壅生热，至胃痛脉。清热则阳亡即死。术、苓运中祛湿，佐附迅走气分，亦治湿一法。

茯苓 熟附子 生白术 左牡蛎 泽泻 车前子

庞四四 湿久脾阳消乏，中年未育子，肾真亦惫。仿安肾丸法。阳衰湿伤脾肾

鹿茸 胡芦巴 附子 韭于 赤石脂 补骨脂 真茅术 茯苓 菟丝子 大茴香

张五四 阳伤痿弱，有湿麻痹，痔血。

生白术 附子 干姜 茯苓

某三八 舌白身痛，足跗浮肿，从太溪穴水流如注。此湿邪伏于足少阴，当用温蒸阳气为主。

鹿茸 淡附子 草果 菟丝子 茯苓

杨 厥阴为病，必错杂不一。疟痢之后，肝脏必虚。发症左胁有痞，腹中块垒外坚，胁下每常汩汩有声，恶虚就实，常有寒热，胃中不知饥，而又嗜杂吞酸，脉长而数。显然厥阴阳明湿热下渗前阴，阳缩而为湿热症也。议用升发阳明胃气，渗泄厥阴湿热，其症自愈。肝胃湿热

苍术 半夏 茯苓 橘红 通草 当归 柏子仁 沙蒺藜 川楝子 茴香

即丸方。

浦氏 胸膈迷漫，胃痛呕食，肢节屈曲处冷痛。经落后，来时周身腰脊不舒，脉弦沉，痛即便溏。此湿郁阻闭，气血不行。用药先须断酒。湿郁肢节冷痛

生茅术 炮黑川乌 姜汁 白芥子 厚朴 广皮 苇拨 茯苓

徐 温疟初愈，骤进浊腻食物，湿聚热蒸，缠于经络，寒战热炽，骨骱烦疼，舌起灰滞之形，面

目痿黄色。显然湿热为痹。仲景谓"湿家忌投发汗"者，恐阳伤变病。盖湿邪重着，汗之不却，是苦味辛通为要耳。湿热入经络为痹

防己 杏仁 滑石 醋炒半夏 连翘 山栀 苡仁 野赤豆皮

某四七 风暑湿混杂，气不主宣，咳嗽头胀，不饥，右肢若废。法当通阳驱邪。

杏仁三钱 苡仁三钱 桂枝五分 生姜七分 厚朴一钱 半夏一钱半 汉防己一钱半 白蒺藜二钱

某 汗多身痛，自利，小溲全无，胸腹白疹。此风湿伤于气分，医用血分凉药，希冀热缓，殊不知湿郁在脉为痛，湿家本有汗不解。湿郁经脉痛

苡仁 竹叶 白蔻仁 滑石 茯苓 川通草

湿为重浊有质之邪，若从外而受者，皆由地中之气升腾；从内而生者，皆由脾阳之不运。虽云雾露雨湿，上先受之；地中潮湿，下先受之。然雾露雨湿，亦必由地气上升而致。若地气不升，则天气不降，皆成燥症矣，何湿之有？其伤人也，或从上，或从下，或遍体皆受。此论外感之湿邪，着于肌躯者也。此虽未必即入于脏腑，治法原宜于表散，但不可大汗耳。更当察其兼症。若兼风者，微微散之；兼寒者，佐以温药；兼热者，佐以清药。此言外受之湿也。然水流湿，火就燥，有同气相感之理。如其人饮食不节，脾家有湿，脾主肌肉四肢，则外感肌躯之湿，亦渐次入于脏腑矣。亦有外不受湿，而但湿从内生者，必其人膏粱酒体过度，或嗜饮茶汤太多，或食生冷瓜果及甜腻之物。治法总宜辨其体质阴阳，斯可以知寒热虚实之治。若其人色苍赤而瘦，肌肉坚结者，其体属阳。此外感湿邪，必易于化热。若内生湿邪，多因膏粱酒醴，必患湿热、湿火之症。若其人色白而肥，肌肉柔软者，其体属阴，若外感湿邪，不易化热；若内生之湿，多因茶汤生冷太过，必患寒湿之症。人身若一小天地，今观先生治法，若湿阻上焦者，用开肺气，佐淡渗，通膀胱，是即启上闸，开支河，导水势下行之理也。若脾阳不运，湿滞中焦者，用术、朴、姜、半之属，以温运之；以苓、泽、腹皮、滑石等渗泄之。亦犹低窪湿处，必得烈日晒之，或以刚燥之土培之，或开沟渠以泄之耳。其用药总以苦辛寒治湿热，以苦辛温治寒湿，概以淡渗佐之，或再加风药。甘酸腻浊，在所不用。总之，肾阳充旺，脾土健运，自无寒湿诸症。肺金清肃之气下降，膀胱之气化通调，自无湿火、湿热、暑湿诸症。若夫失治变幻，则有肿胀、黄疸、泄泻、淋闭、痰饮等类，俱于各门兼参之可也。华岫云

燥

某 脉右数大。议清气分中燥热。气分热

桑叶 杏仁 大沙参 象贝母 香豉 黑栀皮

卞 夏热秋燥致伤，都因阴分不足。肺胃津液虚焦

冬桑叶 玉竹 生甘草 白沙参 生扁豆 地骨皮 麦冬 花粉

某 燥火上郁，龈胀咽痛。当辛凉清上。火郁上焦

薄荷梗 连翘壳 生甘草 黑栀皮 桔梗 绿豆皮

王六七 老人舌腐，肉消肌枯，心事繁冗，阳气过动，致五液皆涸而为燥。冬月无妨，夏月深处林壑，心境凝然，可以延年。心阳过动伤液

每早服牛乳一杯。

陈 秋燥复伤，宿恙再发。未可补涩，姑与甘药养胃。胃阴虚

麦冬 玉竹 北沙参 生甘草 茯神 糯稻根须

某 上燥治气，下燥治血，此为定评。今阳明胃腑之虚，因久病呕逆，投以辛耗破气，津液劫伤，胃气不主下行，致肠中传送失司。经云："六腑以通为补。"半月小效，全在一通补工夫，岂徒理燥而已！议甘寒清补胃阴。

鲜生地 天冬 人参 甜梨肉 生白蜜

张 脉数虚，舌红口渴，上腭干涸，腹热不饥。此津液被劫，阴不上承，心下温温液液。用炙甘草汤。热劫阴液

炙甘草 阿胶 生地 麦冬 人参 麻仁

某氏 心中烦热，正值经来，而热渴不已。若清肺气大谬，用复脉法。

炙甘草 生地 阿胶 麦冬 枣仁 蔗浆

某 阳津阴液重伤，余热淹留不解，临晚潮热，舌色若赭，频饮救亢阳焚燎，究未能解渴。形脉俱虚，难投白虎。议以仲景复脉一法，为邪少虚多、使少阴、厥阴二脏之阴少苏，冀得胃关复振。因左关尺空数不藏，非久延所宜耳。

人参 生地 阿胶 麦冬 炙草 桂枝 生姜 大枣

燥为干涩不通之疾，内伤外感宜分。外感者由于天时风热过胜，或因深秋偏亢之邪，始必伤人上焦气分。其法以辛凉甘润肺胃为先，喻氏清燥救肺汤及先生用玉竹、门冬、桑叶、薄荷、梨皮、甘草之类是也。内伤者，乃人之本病，精血下夺而成，或因偏饵燥剂所致，病从下焦阴分先起。其法以纯阴静药，柔养肝肾为宜，大补地黄丸、六味丸之类是也。要知是症，大忌者苦涩，最喜者甘柔。若气分失治，则延及于血；下病失治，则槁及乎上。喘咳痿厥，三消噫膈之萌，总由此致。大凡津液结而为患者，必佐辛通之气味；精血竭而为患者，必藉血肉之滋填。在表佐风药而成功，在腑以缓通为要务。古之滋燥养营汤、润肠丸、五仁汤、琼玉膏、一气丹、牛羊乳汁等法，各有专司也。邵新甫

疫

朱 疫疠秽邪，从口鼻吸受，分布三焦，弥漫神识，不是风寒客邪，亦非停滞里症，故发散消导，即犯劫津之戒，与伤寒六经大不相同。今喉痛，丹疹，舌如朱，神躁暮昏。上受秽邪，逆走膻中。当清血络，以防结闭。然必大用解毒，以驱其秽。必九日外不致昏愦，冀其邪去正复。疠邪入膻，渐干心胞

犀角 连翘 生地 玄参 菖蒲 郁金 银花 金汁

姚 疫毒，口糜丹疹，喉哑。治在上焦。

犀角 鲜生地 玄参 连翘 石菖蒲 银花 金汁 至宝丹

谭 口鼻吸入秽浊，自肺系渐干心胞络。初病喉痛舌燥，最怕窍闭神昏之象。疫毒传染之症，不与风寒停滞同法。

玄参 连翘 郁金 银花 石菖蒲 靛叶 射干 牛蒡

冲入真白金汁一杯。

杨 吸入疫疠，三焦皆受，久则血分渐瘀，愈结愈热。当以咸苦之制，仍是轻扬理上。仿古大制小用之意。

玄参 西瓜翠衣 金银花露 莹白金汁

金氏 人静则神昏，疠邪竟入膻。王先生方甚妙。愚意兼以芳香宣窍逐秽。 至宝丹。

疫疠一症，都从口鼻而入，直行中道，流布三焦，非比伤寒六经，可表可下。夫疫为秽浊之气，古人所以饮芳香，采兰草，以袭芬芳之气者，重涤秽也。及其传变，上行极而下，下行极而上，是以邪在上焦者，为喉哑，为口糜。若逆传膻中者，为神昏舌绛，为喉痛丹疹。今观先生立方，清解之中，必佐芳香宣窍逐秽，如犀角、菖蒲、银花、郁金等类，兼进至宝丹，从表透里，以有灵之物，内通心窍，搜剔幽隐，通者通，镇者镇。若邪入营中，三焦相涸，热愈结，邪愈深者，理宜咸苦大制之法，仍恐性速直走在下，故用玄参、金银花露、金汁、瓜蒌皮，轻扬理上。所谓仿古法而不泥其法者也。考是症，惟张景岳、喻嘉言、吴又可论之最详。然宗张、喻二氏，恐有遗邪留患。若宗吴氏，又恐邪去正伤。惟在临症权衡，无盛盛，无虚虚，而遗人夭殃，方不愧为司命矣。邹滋九

癍 痧 疹 瘰

张 伏气热蕴三焦，心凛热发，烦渴，遍体赤癍，夜躁不寐，两脉数搏。三焦伏热

羚羊角 犀角 连翘心 玄参心 鲜生地 金银花 花粉 石菖蒲

又 寒热，必有形象攻触，及于胃脘之下，口渴，喜饮暖汤。癍已发现，病不肯退，此邪气久伏厥阴之界矣。

桂枝 川连 黄芩 花粉 牡蛎 枳实

严 湿温杂受，身发斑疹，饮水渴不解，夜烦不成寐。病中强食，反助邪威。议用凉膈疏斑方法。湿温

连翘 薄荷 杏仁 郁金 枳实汁 炒牛蒡 山栀 石膏

又 舌边赤，昏谵，早轻夜重，斑疹隐约，是温湿已入血络。夫心主血，邪干膻中，渐至结闭，为昏痉之危。苦味沉寒，竟入中焦，消导辛温，徒劫胃汁，皆温邪大禁。议清疏血分轻剂以透斑，更参入芳香逐秽，以开内窍 近代喻嘉言申明戒律，宜遵也。

犀角 玄参 连翘 银花 石菖蒲

先煎至六分，后和入雪白金汁一杯，临服研入周少川牛黄丸 一丸。

江 温邪发疹，湿热内蕴，便闭不通。先开上焦。

杏仁 苏子 桔蒌皮 紫菀 山栀

某 风温发痧。风温

薄荷 连翘 杏仁 牛蒡子 桔梗 桑皮 甘草 山栀

某 风温发疹。

薄荷 赤芍 连翘 牛蒡子 桔梗 桑皮 甘草 山栀

费 暴寒骤加，伏热更炽，邪郁则气血壅遏，痧疹不肯外达，痰气交阻，神迷喘促，渐入心胞络中，有内闭外脱之忧。热注下迫，自利粘腻不爽。法当开其结闭，消毒，解其膻中之壅。必得神清，方保无变。热邪入胞络

连翘心 飞滑石 石菖蒲 炒金银花 射干 通草

煎化牛黄丸一丸。

朱十二 痧后痰多，咳嗽气急。湿热郁肺

芦根一两 杏仁一钱半 桔梗一钱 飞滑石一钱半 桑皮八分 通草一钱

某 痧后伏火未清，内热身痛。痧后阴伤

玉竹 白沙参 地骨皮 川斛 麦冬 生甘草

某 痧后热不止，阴伤。

生白芍 炙甘草 生扁豆 炒麦冬 川斛 谷芽

章 凉风外袭，伏热内蒸，秋金主令，内应乎肺，喘咳身热，始而昼热，继而暮热，自气分渐及血分，龈肉紫而肌垒发疹，辛寒清散为是。外寒为热

薄荷 连翘 石膏 淡竹叶 杏仁 桑皮 苡仁

吴 病在暴冷而发，肌表头面不透。是外蕴为寒，内伏为热。肺病主卫，卫气分两解为是。

麻黄 石膏 牛蒡子 枳壳汁 杏仁 射干 桔梗 生甘草

尹 坏口燥裂而痛，头面身半以上，发出癥疹赤纹，乃阳明血热，久蕴成毒，瘦人偏热，颇有是症。何谓医人不识？阳明血热

犀角地黄汤。

江 温邪自利，癥疹。温邪内陷

黄芩 连翘 牛蒡子 桔梗 香豉 薄荷 杏仁 橘红 通草

李二七 发瘰热肿，独现正面。每遇九十月大发，五六月渐愈，七八年来如是。因思夏令，阳气宣越，营卫流行无间，秋冬气凛外薄，气血凝滞，此湿热漫无发泄，乃少阳木火之郁，及阳明蕴蒸之湿，故上焦尤甚耳。法以辛凉，佐以苦寒，俾阳分郁热得疏，庶几发作势缓。胆火胃湿郁蒸

夏枯草 鲜菊叶 苦丁茶 鲜荷叶边 羚羊角 黑栀皮 郁金 苡仁

唐四五 麻木，忽高肿发瘰。必有风湿袭人皮膜，乃躯壳病。昔人每以宣行通剂。风湿

片姜黄 羚羊角 川桂枝 防芎 半夏 白芥子

某十九 风块瘙痒，咳嗽腹痛。邪着表里，当用双和。

牛蒡子 杏仁 连翘 桔梗 桑枝 象贝母

煎药送通圣丸。

瘖者，有触目之色，而无碍手之质，即稠如锦纹、稀如蚊迹之象也。或布于胸腹，或见于四肢，总以鲜红起发者为吉，色紫成片者为重，色黑者为凶，色青者为不治。盖有诸内而形诸外，可决其脏腑之安危，邪正之胜负也。殆伤寒瘟疫诸症，失于宣解，邪蕴于胃腑，而走入营中，每有是患耳。考方书之治，其法不一。大抵由失表而致者，当求之汗；失下而致者，必取乎攻；火甚清之；毒甚化之；营气不足者，助其虚而和之，托之。至于阴瘖一说，见象甚微。若必指定些些之瘖点为阴，犹恐不能无误。想前人此例，无非觉后人勿执见瘖为实热之义也。吾故曰：必参之脉象及兼证方妥。痧者疹之通称，有头粒而如粟象；瘾者，即疹之属，肿而易痒。须知出要周匀，

没宜徐缓，不外乎太阴阳明之患。故缪氏专以肺胃论治为精也。若先生之法，本乎四气，随其时令之胜复，酌以辛凉、辛胜及甘寒、苦寒、咸寒、淡渗等法而治之。凡吾幼科诸友，于此尤当究心焉。邵新甫

痰

汪五八 宿哮久矣不发，心悸震动，似乎懊恢之象。此属痰火。治以宣通郁遏，勿徒呆补。痰火

半夏 川连 石菖蒲 蛤粉 枳实 茯苓 川郁金 橘红

竹沥姜汁法丸。

刘 痰火郁遏，气滞，吸烟上热助壅，是酒肉皆不相宜，古称痰因气滞热郁。治当清热理气为先。

川连 白术 枳实 厚朴 茯苓 半夏

淡姜汤泛丸。

沈三四 痰火久嗽。海蛤丸。

张姬 痰火风眩晕，防仆跌。

明天麻 炒半夏 茯苓 橘红 羚羊角 钩藤 竹沥

陈姬 老年痰火咳逆，痰有秽气。

芦根 苡仁 桃仁 丝瓜子 葶苈 大枣

又 下虚不纳，浊泛呕逆，痰秽气。

熟地炭 紫衣胡桃肉 炒杞子 炒牛膝 川斛 茯神

某 痰火上逆蒙窍，耳鸣头晕。 二陈加天麻、钩藤、甘菊、羚羊、蒌皮。

某 夏至节，两关脉弦长，五火燔燎，而肝阳胃阳尤甚。动怒抽掣为肝病，食辛香厚味即病至，胃病使然。痰火根深，非顷刻可扫除。惟静养勿恚忿，薄味以清里。此病发之势必缓，由渐加功议药，乃近理治法。

羚羊角 犀角 川连 郁金 山栀 北秦皮 牛黄 胆星 橘红 生石膏 寒水石 金箔

方诸水法丸，竹叶灯心汤送。

何姬 诊脉右关弦滑，痰多，舌干微强，语言似蹇。盖因痰火上蒙，津液不得上承。高年颇虑风痰，宜清上宣通，勿进刚燥及腻滞之药。

半夏 金石斛 橘红 黑山栀 茯苓 郁金 生甘草 石菖蒲 竹沥 姜汁

张 昏昏如寐，神愦如迷。痰热内闭，势非轻渺。痰热内闭神昏

半夏 石菖蒲 桔梗 枳实 郁金 橘红 竹沥 姜汁

某 郁痰。郁痰

半夏曲 郁金 石菖蒲 明天麻 白蒺藜 橘红 茯苓 钩藤

陶 脉左弦坚搏，痰多，食不易运。此郁虑已甚，肝侮脾胃，有年最宜并怀，不致延及噎膈。

半夏 姜汁 茯苓 杏仁 郁金 橘红

又 脉如前，痰气未降。前方去杏仁加白芥子。

金四六 湿热内蒸，痰火日炽，根本渐怯，阳泄为汗，阴泄遗浊。酒客喜于爽口食物，医药中滋腻补方，决不适用也。湿热蒸痰

猪肚丸方。

叶 久寓南土，水谷之湿，蒸热聚痰，脉沉弦，目黄，肢末易有疮疾。皆湿热盛，致气隧不得流畅。法当苦辛寒清里通肌。仿前辈痰因热起，清热为要。

生茅术 黄柏 瓜蒌实 山栀 莱菔子 川连 半夏 厚朴 橘红

竹沥姜汁丸。

某 病后，厚味蒸痰。

风化硝 瓜蒌仁霜 枳实 郁金 生茯苓 姜汁炒山栀

竹沥法丸。

汪 脉胀，湿阻热痰。

半夏 茯苓 黑山栀 橘红 制蒺藜 远志 降香

徐 阳动内风，用滋养肝肾阴药，壮水和阳，亦属近理。夏季脾胃主司，肝胆火风，易于贯膈犯中，中土受木火之侮，阳明脉衰，痰多，经脉不利矣。议清少阳郁热，使中宫自安。若畏虚滋腻，上中愈实，下焦愈虚。二陈去甘草加金斛、桑叶、

丹皮。木火犯中，胃虚[1]

又 脉左浮弦数，痰多，脘中不爽，烦则火升眩晕，静坐神识安舒。议少阳阳明同治。

羚羊角 连翘 广皮 炒半夏曲 黑山栀皮 香豉

又 脉两手已和，惟烦动恍惚欲晕。议用静药，益阴和阳。

人参 熟地 天冬 金箔

汪 痰火上盛，肾气少摄。朝用通摄下焦，暮服清肃上焦方法。肝肾虚上有痰火

羚羊角 半夏 茯苓 橘红 黑栀皮 郁金

苦丁茶煎汤法丸暮服。

熟地 淡苁蓉 杞子 五味 牛膝 茯苓 远志 线胶

蜜丸，早服。

曹五一 色鲜明，属上有痰饮，盖上实则下虚，半百年岁，未得种玉。诊得脉左小不静，右部弦滑。法当清肺胃之热痰，益肾肝之精血。仿曼倩卫生方法。

燕窝胶 甜梨膏 人参 黄芪 麦冬 山药 茯苓 于术 黄节 黑节 鹿尾胶 羊内肾 淡苁蓉 故纸胡桃蒸 青盐

芮 向来痰多食少，而参术服饵未合。此禀质为阳，不受温热刚燥之剂。上年冬季温暖，人春痰愈多，体中微倦，由乎藏聚未固，春气自地升举之征。法当摄肾固真，乃治痰之本，方为有益。肾虚痰多

熟地 茯苓 补骨脂 胡桃肉 杞子 五味 牛膝 远志 车前

蜜丸。

痰症之情状，变幻不一。古人不究标本，每著消痰之方，立消痰之论者甚多。后人遵其法而用之，治之不验，遂有称痰为怪病者矣。不知痰乃病之标，非病之本也。善治者，治其所以生痰之源，则不消痰而痰自无矣。余详考之，夫痰乃饮食所化，有因外感六气之邪，则脾肺胃升降之机失度，致饮食输化不清而生者；有因多食甘腻肥腥茶酒而生者；有因本质脾胃阳虚、湿浊凝滞而生者；有因郁则气火不舒而蒸变者；又有肾虚水泛为痰者。此亦因土衰不能制水，则肾中阴浊上逆耳，非肾中真有痰水上泛也。更有阴虚劳症，龙相之火，上炎烁肺，以致痰嗽者，此痰乃津液所化，必不浓厚。若欲消之，不惟无益，而徒伤津液。其余一切诸痰，初起皆由湿而生。虽有风火燥痰之名，亦皆因气而化，非风火燥自能生痰也。其主治之法，惟痰与气一时壅闭咽喉者，不得不暂用豁痰降气之剂以开之，余皆当治其本。故古人有"见痰休治痰"之论，此诚千古之明训。盖痰本饮食湿浊所化，人岂能禁绝饮食？若专欲消之，由于外邪者，邪散则痰或可清。如寒痰温之，热痰清之，湿痰燥之，燥痰润之，风痰散之是也。若涉本原者，必旋消旋生，有至死而痰仍未清者矣，此乃不知治本之故耳。今观案中治法，有因郁因火者，必用开郁清火为君，以消痰佐之。有因湿因热者，则用燥湿清热，略佐化痰之品。若因肝肾虚而生痰者，则纯乎镇摄固补，此真知治痰之本者矣。若因寒因湿者，更当于痰饮门兼参而治之。华岫云

痰 饮

某六一 高年卫阳式微，寒邪外侵，引动饮邪，上逆咳嗽，形寒。仲景云："治饮不治咳，当以温药通和之。"外寒引动宿饮上逆

杏仁三钱 桂枝一钱 淡干姜一钱半 茯苓三钱 苡仁三钱 炙草四分

周 向有耳聋鸣响，是水亏木火蒙窍，冬阳不潜，亦属下元之虚。但今咳声，喉下有痰音，胁痛，卧着气冲，乃冲阳升而痰饮泛。脉浮。当此骤冷，恐有外寒引动内饮，议开太阳以肃上。

云茯苓 桂枝 干姜 五味同姜打 白芍 炙草

当午时服。

某二一 新凉外束，肺受寒冷，气馁不降，宿饮上干，而病发矣。法当暖护背心，宿病可却。

淡生姜粉 半夏 蛤蜊粉 茯苓 桂枝木

苡仁煎汤。

某五十 背寒咳逆，此属饮象。先当辛通饮

---

① 虚：此下经锄堂本有"生痰"二字。

邪，以降肺气。饮上逆肺气不降

鲜枇杷叶 杏仁 茯苓 橘红 生姜 半夏

某五二 脉右大弦，气喘，咳唾浊沫，不能着枕，喜饮汤水，遇寒病发。此属饮邪留于肺卫。如见咳投以清润，愈投愈剧矣。

葶苈子 山东大枣

徐氏 痰饮上吐，喘不得卧。乃温邪阻蔽肺气，气不下降，壅滞不能着右。议用宣通，开气分方法。

小青龙去细辛、麻黄加苡仁、白糖炒石膏。

沈姬 冬温，阳不潜伏，伏饮上泛。仲景云："脉沉属饮，面色鲜明为饮。饮家咳甚，当治其饮，不当治咳。"缘高年下焦根蒂已虚，因温暖气泄，不主收藏，饮邪上扰乘肺，肺气不降，一身之气交阻，薰灼不休，络血上沸。经云："不得卧，卧则喘甚痹塞，乃肺气之逆乱也。"若以见病图病，昧于色诊候气，必致由咳变幻，腹肿胀满，渐不可挽。明眼医者，勿得忽为泛泛可也。兹就管见，略述大意。议开太阳，以使饮浊下趋，仍无碍于冬温，从仲景小青龙越婢合法。

杏仁 茯苓 苡仁 炒半夏 桂枝木 石膏 白芍 炙草

方氏 冷暖失和，饮泛气逆，为浮肿喘咳，腹胀，卧则冲呛。议用越婢方。

石膏 杏仁 桂枝 炒半夏 茯苓 炙草

施四七 劳烦太甚，胃阳受伤，外卫单薄，怯寒畏冷，食物少运，痰饮内起，气阻浊凝，胸背皆痛。辛甘理阳已效，当此长夏，脾胃主令，崇其生气，体旺病可全好。脾胃阳虚

六君子加益智、木香。

黄三四 身居沿海，氛瘴雾露客邪，侵人清阳，阳伤畏寒，久嗽。病人不知却病护身，犹然用力承办，里结饮邪，沉痼不却病。茯苓桂枝汤。

胡四六 脉沉而微，微则阳气不足，沉乃寒水阴凝，心痛怔忡，渐及两胁下坠。由阳衰不主运行，痰饮聚气欲阻，致痛之来。其心震之谓，亦如波撼岳阳之义。议用《外台》茯苓饮合桂苓方。

人参 茯苓 半夏 枳实 桂枝 姜汁

白二六 脉沉小弦，为阴浊饮邪，禀质阳不充旺，胸中清气不得舒展旷达，偶触入寒冷，或误进寒物饮邪暴冷，凝结胸痞。当平日食物，忌用酒肉腥浊，便清阳流行，常服仲景苓桂术甘汤百剂。若病来因冷，即服大顺散。

戴 病去，神已爽慧，但本脉带弦。平素有饮，为阳气不足之体，年纪渐多，防有风痹，此酒肉宜少用，劳怒当深戒矣。议《外台》茯苓饮方。

人参 茯苓 广皮 枳实 半夏 金石斛

朱四九 烦劳太过，阳伤，痰饮日聚，阳跷脉空，寤不成寐，卫阳失护，毛发自坠，乃日就其衰夺矣。初进通饮浊以苏阳。接服《外台》茯苓饮。

吴氏 脉弦，背中冷，左偏微痛，食少欲呕，四肢牵强。此饮邪内结，议通阳气。

桂枝 茯苓 半夏 姜汁 炙草 大枣

某 眩晕恶心，胸脘不爽，脉右弦左弱，面色红亮。此乃痰饮上泛，有厥中之事。

炒半夏 制蒺藜 橘红 煨大麻 石菖蒲 茯苓 姜汁

尤 口中味淡，是胃阳虚。夫浊饮下降痛缓，向有饮湿为患。若不急进温通理阳，浊饮必致复聚。议大半夏汤法。

人参 半夏 茯苓 枳实 姜汁

张二七 酒客谷少中虚，常进疏散表药，外卫之阳亦伤。其痰饮发时，胸中痞塞。自述或饥遇冷病来，其为阳气受病何疑？不必见痰搜逐，但护中焦脾胃，使阳气健运不息，阴浊痰涎，焉有窃踞之理？脾阳不运

生于术 川桂枝 茯苓 淡姜渣 苡仁 泽泻

姜枣汤法丸。

王三二 脉沉为痰饮，是阳气不足，浊阴欲蔽。当以理脾为先，俾中阳默运，即仲景外饮治脾之意。苓桂术甘加半夏、陈皮，水法丸。

某三四 舌白，咳逆不渴，非饮象而何？宜宣温药和之。

杏仁 苡仁 半夏 干姜 粗桂枝 茯苓 厚朴 炙草

某 食后脘中痞阻，按之漉漉有声，手麻胁痛，心烦，耳目昏眩。是气不流行，痰饮内聚中焦。用桂苓丸，竹沥姜汁法丸。

又 桂枝 人参 茯苓 半夏 广皮 炙草

黄 味过甘腻，中气缓，不主运，延绵百天，聚气结饮。东垣云："病久发不焦，毛不落，不食

不饥，乃痰饮为患。”饮属阴类，故不渴饮。仲景五饮互异，其要言不繁：“当以温药和之。”通阳方法，固无容疑惑。大意外饮宜治脾，内饮治肾，是规矩准绳矣。议用苓桂术甘汤。

某 形体似乎壮实，阳气外泄，畏风怯冷，脾阳消乏，不司健运，水谷悍气，蒸变痰饮，隧道日壅，上实下虚。仲景谓“饮邪当以温药和之。”苓桂术甘得效，从外饮立方。

人参 淡附子 生于术 枳实 茯苓 泽泻

荆沥姜汁法丸。

某 老人久嗽妨食，议以外饮治脾。苓桂术甘汤。

王三四 脉沉，背寒，心悸如坠。形盛气衰，渐有痰饮内聚。当温通补阳方复辟，斯饮浊自解。脾肾阳虚

人参 淡附子 干姜 茯苓 生于术 生白芍

冯 阳虚则形寒汗出，痰饮痞聚。都是阴浊成形，乘阳气衰微，致上干窃踞。古人法则，必通其阳以扫阴氛，但宿病无急攻方，况平素忧郁，气滞血涩，久耗之体，不敢纯刚，防劫液耳。

人参 熟附子 淡干姜 炒川椒 川桂枝 乌梅肉 生白芍

另真武丸三两。

程四八 左脉沉静，右脉微弦，四旬清阳日薄，脾脏鼓运渐迟，加以烦心萦思，水谷悍气，蕴蒸痰饮。仲景谓“外饮当治脾阳”，况中年常有遗泄之患，按脉非龙相之动搏。议固下益肾，转旋运脾二方，分早晚服。早服从还少聚精七宝，参用丸方。

熟地 苁蓉 枸杞 五味 萸肉 茯神 山药 菟丝 覆盆 鱼胶 菖蒲 远志 龙骨 青盐

熟蜜同枣肉捣丸，早服五七钱。

茅术 于术 半夏 茯苓 广皮 生益智 白蒺 钩藤

姜枣汤泛丸，晚服三钱，开水下。

徐 清阳未展，浊阴欲踞，久延必结痰饮。议用真武丸二钱五分，人参一钱煎汤送。胃阳得震，浊当退避矣。十服。

某 脉沉弦，饮泛呛咳，乃下虚无以制上。议早服肾气丸，摄纳下焦散失，以治水泛之饮；午服《外台》茯苓饮，转旋中焦，使食不致酿痰。茯苓饮去术。

某七一 高年久嗽，脉象弦大，痼不成寐。乃阳气微漓，浊饮上泛。仲景云：“进温药和之”。脾胃阳虚饮逆咳呕

杏仁三钱 茯苓三钱 川桂枝一钱 生姜一钱 苡仁三钱 炙草四分 大枣二枚

顾二四 咳嗽数月，呕出涎沫。建中不应，已非营卫损伤。视其面色鲜明，饮食仍进，仿饮邪主治。 小半夏汤加桂枝、杏仁、姜汁。

李三八 劳伤阳气，内起痰饮，卧着气钝饮阻，其咳为多，痰出稍通势缓，且体常汗泄，非风寒表邪不解，并不热渴，亦非火炎烁金。仲景云：“饮家而咳，当治饮，不当治咳。”

茯苓 桂枝木 苡仁 炙草 姜汁

陈 脉涩小，舌白不渴，身动呕痰，身如在舟车中。此寒热攻胃致伤，逆气痰饮互结。通补阳明为正，白术、甘草守中，未能去湿，宜缓商。

人参汁 半夏 枳实汁 茯苓 竹沥 姜汁

马三四 肌肉丰溢，脉来沉缓，始发右季胁痛，汤饮下咽，汩汩有声，吐痰涎头痛。此皆脾胃阳微，寒湿滞聚。年方壮盛，不必介怀，温中佐其条达，运通为宜。

茅术 厚朴 半夏 茯苓 陈皮 淡姜渣 胡芦巴 炙草

姜汁泛丸。

马四十 甘缓颇安，辛泄不受。此阳分气衰，将来饮邪日聚，然卧着咳多，清气失旋。先用苓桂术甘汤，继进《外台》茯苓饮。

曹四七 中年阳气日薄，痰饮皆属阴浊，上干清道，为冲逆咳嗽。仲景治法，外饮治脾，内饮治肾，分晰甚明。昔年曾用桂苓泽术得效，是治支饮治法。数年真气更衰，古人谓饮邪当以温药和之，须忌治嗽肺药。 先用小青龙去麻辛，接服《外台》茯苓饮。

程五七 昔肥今瘦为饮，仲景云：“脉沉而弦，是为饮家。”男子向老，下元先亏，气不收摄，则痰饮上泛，饮与气涌，斯为咳矣。今医见嗽，辄以清肺降气消痰，久而不效，更与滋阴，不明痰饮皆属浊阴之化，滋则堆砌助浊滞气。试述着枕

咳呛一端，知身体卧着，上气不下，必下冲上逆，其痰饮伏于至阴之界，肾脏络病无疑。形寒畏风，阳气微弱，而藩篱疏撤。仲景有要言不烦曰：饮邪必用温药和之。更分外饮治脾，内饮治肾，不读圣经，焉知此理？脾肾阳虚饮逆咳呕

桂苓甘味汤 熟附都气加胡桃。

陈 痛久气乱，阳微，水谷不运，缊酿聚湿，胃中之阳日薄，痰饮水湿，必倾囊上涌，而新进水谷之气，与宿邪再聚复出，致永无痊期。仲景云："饮邪当以温药和之。"又云："不渴者，此为饮邪未去故也。"则知理阳通阳，诚有合于圣训，断断然矣。 真武汤。

张四一 痰饮喘咳，肌肉麻痹，痞胀不堪纳谷，冬寒日甚，春暖日减，全是阳气已衰，阴浊逆于犯上。肺药治嗽，无非辛泄滋润。盖辛散则耗阳，滋清助阴浊，浊阻在阳分，气不肃，为夜不得卧。小青龙意，主乎由上以泄水寒，直从太阳之里以通膀胱，表中里药也。仲景谓"饮邪当以温药和之。"驱阴邪以复阳，一定成法。

早肾气去萸换白芍、炒楂炭，水法丸。 晚《外台》茯苓饮，姜枣汤法丸。

程六十 肾虚不纳气，五液变痰上泛，冬藏失职。此病为甚，不可以肺咳消痰。常用八味丸，收纳阴中之阳。暂时撤饮，用仲景桂苓味甘汤。

孙 未交冬至，一阳来复，老人下虚，不主固纳，饮从下泛，气阻升降，而为喘嗽，发散寒凉苦泻诸药，焉得中病？仲景云："饮家而咳，当治饮，不当治咳。"后贤每每以老人喘嗽，从脾肾温养定论，是恪遵圣训也。

桂枝 茯苓 五味子

甘草汤代水，加淡姜枣。

李 肠红久病，不必攻治。今者气冲喘嗽，脘胁痞阻，是饮浊上僭，最宜究悉。

川桂枝七分 茯苓三钱 干姜一钱 五味子同姜合捣，一钱 杏仁一钱半 白芍一钱 炙草五分 生左牡蛎三钱

吴二七 壮年下元久虚，收纳气泄，每交秋冬受冷，冷气深人，伏饮夹气上冲，为咳喘呕吐，疏肺降气不效者，病在肾络中也。盖精血少壮不旺，难以搜逐，病根不去谓此。绝欲一年，小暑艾灸，静养一百二十天可愈。附都气加车前。肾阳虚饮逆喘咳呕

潘二九 劳力喘甚，肩背恶寒。饮泛上逆，皆系下元虚损，莫以喘用泻肺等药。薛氏八味丸。

王 秋深天气收肃，背寒喘咳。饮浊上泛，缘体中阳气少振，不耐风露所致。最宜暖护背部，进通阳以治饮。

茯苓 桂枝 半夏 姜汁 苡仁 炙草

又 早肾气丸；夜真武丸。

陈 脉虚微，春阳地升，浊阴上干，喘不得卧。治在少阴。

人参 淡熟附子 猪胆汁

又 照前方加淡干姜一钱半。

又 脉弦，暮夜浊阴冲逆，通阳得效。议真武法，以撤其饮。

人参 淡附子 生白芍 茯苓 姜汁

又 真武泄浊，脘通思食，能寐，昨宵已有渴欲饮水之状，考《金匮》云："渴者饮邪欲去也。"当健补中阳，以资纳谷。

人参 生于术 淡附子 茯苓 泽泻

又 早服肾气丸四五钱，晚用大半夏汤。

人参 半夏 茯苓 姜汁

董 脉弦右濡，阳微恶寒，饮浊上干，咳吐涎沫，且食减胃衰，寒疝窃踞，阴浊见症，岂止一端！喻嘉言谓："浊阴上加于天，非离照当空，氛雾焉得退避？"反以地黄、五味阴药附和其阴，阴霾冲逆肆虐，饮邪滔天莫制。议以仲景熟附配生姜法，扫群阴以驱饮邪，维阳气以立基本，况尊年尤宜急护真阳为主。

人参 茯苓 熟附子 生姜汁 南枣

戴 十二月间，诊得阳微，浊饮上干为咳，不能卧。曾用小青龙汤，减去麻黄、细辛，服后已得着枕而卧。想更医接用不明治饮方法，交惊蛰阳气发泄，病势再炽，顷诊脉来濡弱无神，痰饮咳逆未已。谅非前法可效，宗仲景真武汤法，以熟附配生姜，通阳逐饮立法。真武汤去白术加人参。

计 不卧呛喘，泛起白沫。都是肾病。议通太阳膀胱。肾阳虚膀胱气化不通降

茯苓 川桂枝 淡干姜 五味子 白芍 炙草

顾 饮邪泛溢，喘嗽，督损头垂，身动喘甚，

食则脘中痞闷，卧则喘咳不得息，肺主出气，肾主纳气，二脏失司，出纳失职。议用早进肾气丸三钱，以纳少阴；晚用小青龙法，涤饮，以通太阳经腑。此皆圣人内饮治法，与乱投膩补有间矣。小青龙去麻、辛、甘、芍，加茯苓、杏仁、大枣。

某 形盛面亮，脉沉弦，此属痰饮内聚，暮夜属阴，喘不得卧。仲景谓"饮家而咳，当治其饮，不当治咳。"今胸满腹胀，小水不利，当开太阳以导饮逆，小青龙去麻、辛合越婢。

桂枝 半夏 干姜 五味 杏仁 石膏 茯苓 白芍

某 服三拗汤，音出喘缓，可见苦寒沉降之谬。素多呕逆下血，中焦必虚，而痰饮留伏显然。议治其饮。 桂枝汤去甘草加杏仁、茯苓、苡仁、糖炒石膏。

某 太阳经气不开，小水不利，下肢肿浮渐上，着枕气塞欲坐，浊饮上干，竟有坐卧不安之象。医者但以肺病刻治，于理未合。急用小青龙法，使膀胱之气无阻碍，浊饮痰气自无逆冲之患矣。

桂枝 杏仁 干姜 五味 半夏 茯苓

章 伏饮阴浊上干，因春地气主升面发，呕吐不饥。自然脾胃受伤，六君于宣补方法，未尝不妙。今诊得吸气甚微，小溲晨通暮癃，足跗浮肿。其腑中之气开阖失司，最虑中满。夫太阳司开，阳明司阖，浊阴弥漫，通腑即是通阳，仿仲景开太阳一法。

牡蛎 泽泻 防己 茯苓 五味 干姜

张二七 呛喘哮，坐不得卧，神迷如呆，气降则清。水寒饮邪，上冲膻中，用逐饮开浊法。寒饮浊邪上冲膻中

姜汁炒南星 姜汁炙白附子 茯苓 桂枝 炙草 石菖蒲

某三四 咳缓，痰少，脘中不爽，肌腠瘙痒。皆湿邪未尽，痰饮窃踞之象，当用六安法。肺胃湿痰

杏仁 白芥子 炒半夏 茯苓 淡干姜 橘红

王 当年阳虚，浊饮上泛喘急，用真武汤丸而效。因平素嗜酒少谷，中虚湿聚，热蕴蒸痰，目黄龈血。未可为实热论治，议方用《外台》茯苓饮，减甘草佐以微苦，清渗理其湿热。以酒客忌甜故也。中虚湿热

茯苓四两 人参二两 苡仁四两 枳实一两 半夏二两 广皮二两 金石斛八两

煮汁为丸。

汪 面色鲜明，脘中漾漾欲呕，因郁勃热气，蒸为痰饮。宜暂缓参术，务清中焦热痰。中焦痰热

杏仁 枳实汁 橘红 瓜蒌皮 郁金 半夏曲 桔梗 黑栀皮

张氏 痰饮挟燥，咳，喉中痒。痰饮挟燥

杏仁 花粉 茯苓 象贝母 橘红 半夏曲

陈妪 痰饮挟气火上踞，脘痞胀不爽。宜理气热。气火不降

半夏 茯苓 瓜蒌皮 黑栀皮 橘红 郁金

某 脉弦右涩，面亮舌白，口干不喜饮，头重岑岑然，胸脘痹塞而痛，得嗳气稍舒。酒客谷少中虚，痰饮聚蓄，当此夏令，地气上升，饮邪挟气上阻清空，遂令前症之来。《金匮》云："脉弦为饮，色鲜明者为留饮。"口干不欲饮水者，此为饮邪未去故也。况染染汗出，岂是风寒？春夏温邪，辛温发散为大禁。自云身体空飘，年已六旬又四，辛散再泄其阳，不亦左乎？

半夏 姜汁 川连 吴萸 茯苓 枳实 竹沥

潘三八 远客路途，风寒外受，热气内蒸，痰饮日聚于脏之外，络脉之中。凡遇风冷，或曝烈日，或劳碌形体，心事不宁，扰动络中宿饮，饮泛气逆，咳嗽，气塞喉底胸膈，不思食物，着枕呛吐稠痰，气降自愈，病名哮喘伏饮。治之得宜，除根不速，到老年岁，仍受其累耳。哮喘伏饮

小青龙汤去细辛。

董五六 背寒，短气，背痛映心，贯胁入腰，食粥噫气脘痞，泻出黄沫。饮邪伏湿，乃阳伤窃发。此温经通络为要，缓用人参。饮伏经络

川桂枝 生白术 炒黑蜀漆 炮黑川乌 厚朴 茯苓

叶四十 脉右弦，舌黄不渴，当心似阻，昔形壮，今渐瘦，咳久不已，卧着则咳，痰出稍安。此清阳少旋，支脉结饮。议通上焦之阳。胸次清阳少

欬，支脉结饮

鲜薤白 瓜蒌皮 半夏 茯苓 川桂枝 姜汁

杨 头中冷痛，食入不消，筋脉中常似掣痛。此皆阳微不主流行，痰饮日多，气隧日结，致四末时冷。先以微通胸中之阳。

干薤白 桂枝 半夏 茯苓 瓜蒌皮 姜汁

又 微通其阳已效，痰饮阻气。用茯苓饮去广皮加姜汁。

程三三 支脉聚饮，寒月喘甚。初因寒湿而得，故食辛稍安。支脉结饮

杏仁 半夏 厚朴 苡仁 茯苓

姜汁法丸。

赵 支饮，胁痛咳逆。 小青龙去麻、辛。

汪氏 支脉结饮，阻气喘胀，人胁则痛，厥逆为眩。

茯苓 桂枝 半夏 杏仁 郁金 糖炒石膏

黄 支脉结饮，发必喘急，病发用。

桂枝 茯苓 五味 炙草

冯 悬饮流人胃中，令人酸痛，涌噫酸水。当辛通其阳以驱饮。悬饮

桂枝木 半夏 茯苓 炒黑川椒 姜汁

又 照前方加淡附子。

施 诊脉右虚，左小弦，面色黄，少华采，左胁肋痛，五六年未愈。凡久恙必入络，络主血，药不宜刚，病属内伤，勿事腻补。录仲景旋复花汤，加柏子仁、归须、桃仁。

又 初服旋复花汤，未应，另更医谓是营虚，用参、归、熟地、桂、芍、炙草，服后大痛。医又转方，用金铃、半夏、桃仁、延胡、茯苓，服之大吐大痛。复延余治，余再议方，谓肝络久病，悬饮流人胃络，致痛不已。议太阳阳明开阖方法。

人参 茯苓 炙草 桂枝 煨姜 南枣

服苦药痛呕，可知胃虚。以参、苓阖阳明；用草、桂开太阳，并辛香入络；用姜、枣通营卫；生姜恐伐肝，故取煨以护元气，而微开饮气也。

又 前方服之痛止。议丸方。

人参 半夏 川椒 茯苓 桂枝

煨姜南枣汤丸。

某 夏季阳气大升，痰多呛咳，甚至夜不得卧，谷味皆变，大便或溏或秘，诊脉右大而弦。议以悬饮流人胃络，用开阖导饮法。

人参 茯苓 桂枝 炙草 煨姜 南枣

又 早诊脉，两手皆弦，右偏大。凡痰气上涌，咳逆愈甚，日来小溲少，下焦微肿。议通太阳以撤饮邪。

人参 茯苓 桂枝 炙草 五味 干姜

又 脉弦略数，不渴不思饮，此饮浊未去，清阳不主运行。前方甘温，主乎开阖，能令胃喜；次法开太阳以撤饮邪，亦主阳通。据自述心下胃口，若物阻呆滞。其浊锢阳微大著，其治咳滋阴，适为阴浊横帜矣。议用大半夏汤法。大半夏汤加炒黑川椒。

《内经》止有积饮之说，本无痰饮之名。两汉以前谓之淡饮，仲景始分痰饮，因有痰饮、悬饮、溢饮、支饮之义，而立大、小青龙，半夏，苓桂术甘，肾气等汤，以及内饮、外饮诸法。可谓阐发前贤，独超千古。与后人所立风痰、湿痰、热痰、酒痰、食痰之法迥异。总之，痰饮之作，必由元气亏乏，及阴盛阳衰而起，以致津液凝滞，不能输布，留于胸中，水之清者悉变为浊，水积阴则为饮，饮凝阳则为痰。若果真元充足，胃强脾健，则饮食不失其度，运行不停其机，何痰饮之有？故仲景云："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乃后人不知痰饮之义，妄用滚痰丸、茯苓丸，消痰破气，或滋填腻补等法，大伤脾胃，堆砌助浊，其于仲景痰饮之法，岂不大相乖谬乎？然痰与饮，虽为同类，而实有阴阳之别。阳盛阴虚，则水气凝而为痰；阴盛阳虚，则水气溢而为饮。故王晋三先生取仲景之小半夏茯苓及《外台》饮三汤，从脾胃二经分痰饮、立治法；而先生又取仲景之苓桂术甘、《外台》茯苓饮、肾气丸、真武汤，分内饮、外饮治法，而于痰饮之症，无遗蕴矣。愚历考先生治痰饮之法，则又有不止于此者。然而病变有不同，治法亦有异，如脾肾阳虚，膀胱气化不通者，取仲景之苓桂术甘汤、茯苓饮、肾气、真武等法，以理阳通阳，及固下益肾，转旋运脾为主。如外寒引动宿饮上逆，及膀胱气化不通，饮逆肺气不降者，以小青龙合越婢等法，开太阳膀胱为主。如饮邪伏于经络，及中虚湿热成痰者，则有川乌、蜀漆之温经通络，《外台》茯苓饮去甘草，少佐苦

辛清渗理湿之法。其饮邪上冲膻中，及悬饮流入胃中而为病者，又有姜、附、南星、菖蒲、旋覆、川椒等，驱饮开浊，辛通阳气等法。丝丝入扣，一以贯之，病情治法，胸有成竹矣。非深于得道者，其孰能之？邹滋九

临证指南医案卷六

郁

于五五 郁损心阳，阳坠入阴为淋浊。由情志内伤，即为阴虚致病。见症乱治，最为庸劣。心藏神，神耗如愦，诸窍失司，非偏寒偏热药治。必得开爽，冀有向安。服药以草木功能，恐不能令其欢悦。郁损心阳

妙香散。

陆二六 心脾气结，神志不清

人参 桔梗 乌药 木香

各三分，磨汁。

又 夜服白金丸。

又 久郁，心脾气结，利窍佐以益气。

人参 石菖蒲 龙骨 枣仁 远志 茯神

胡四六 悲泣，乃情怀内起之病，病生于郁，形象渐大，按之坚硬，正在心下。用苦辛泄降，先从气结治。心下痞结

川连 干姜 半夏 姜汁 茯苓 连皮瓜蒌

季六九 老年情志不适，郁则少火变壮火，知饥，脘中不爽，口舌糜腐，心脾营损，木火劫烁精华，肌肉日消。惟怡悦开爽，内起郁热可平。但执清火苦寒，非调情志内因郁热矣。郁损心脾营内热

金石斛 连翘心 炒丹皮 经霜桑叶 川贝 茯苓

接服养心脾之营，少佐苦降法。

人参 川连 炒丹皮 生白芍 小麦 茯神

某 脘痛已止，味酸，乃肝郁也。肝郁

金石斛 黑山栀 丹皮 半夏曲 橘红 枇杷叶

某 初起左边麻木，舌强，筋吊脑后痛，痰阻咽喉。此系肝风上引，必由情怀郁勃所致。

羚羊角 连翘心 鲜生地 元参 石菖蒲 郁金汁

某 气郁不舒，木不条达，嗳则少宽。 逍遥散去白术加香附。

某 肝郁成热。 加味逍遥去白术加郁金。

某 郁热吞酸。温胆汤加山栀、丹皮、郁金、姜汁、炒黄连。

沈四三 脉虚涩，情怀失畅，肝脾气血多郁。半载不愈，难任峻剂。议以局方逍遥散，兼服补中益气，莫以中宫虚寒为泥。肝脾气血郁

吴四十 劳倦嗔怒致伤，病在肝脾，久有脑泄，髓脂暗损。暂以解郁，继当宣补。

钩藤 生香附 丹皮 桑叶 神曲 白芍 茯苓 广皮

叶氏 悒郁动肝致病，久则延及脾胃，中伤不纳，不知味，火风变动，气横为痛为胀，疏泄失职，便秘忽泻。情志之郁，药难霍然。数年久病，而兼形瘦液枯，若再香燥劫夺，必变格拒中满。与辛润少佐和阳。

柏子仁二钱 归须二钱 桃仁三钱 生白芍一钱 小川连三分 川楝子一钱

某 恼怒肝郁，思虑脾伤，面黄脉涩，寤不成寐。宗薛氏法治之。

人参 黄芪 熟于术 茯神 枣仁 桂圆肉 当归 炙草 黑山栀 丹皮 远志

戴氏 隐情曲意不伸，是为心疾。此草木攻病，难以见长。乃七情之郁损，以丹溪越鞠方法。

香附 川芎 小川连 茯苓 半夏 橘红 炒楂肉

神曲浆丸。

程姬 脉弦涩，外寒内热，齿痛舌干，无寐。乃肝脾郁结不舒。

郁金 钩藤 丹皮 夏枯草 生香附 薄荷 广皮 茯苓

吴四一 操持过动，肝胆阳升，胃气日减，脉应左搏。从郁热治。肝胆郁热

丹皮 黑山栀 薄荷梗 钩藤 广皮 白芍 茯苓 神曲

陆二四 郁伤，筋胀心痛。

钩藤 生香附 郁金 白蒺藜 丹皮 薄荷 广皮 茯苓

王六三 劳怒伤阳，气逆血郁致痛，痞胀便溏，风木侮土。前方既效，与通补阳明厥阴。肝犯胃气逆血郁

大半夏汤加桃仁、柏仁、当归，姜、枣汤法。

朱三二 因抑郁悲泣，致肝阳内动，阳气变化火风，有形有声，贯膈冲咽，自觉冷者，非真寒也。《内经》以五志过极皆火，但非六气外来，芩、连之属，不能制伏，固当柔缓以濡之。合乎肝为刚脏，济之以柔，亦和法也。肝郁风火升

生地 天冬 阿胶 茯神 川斛 牡蛎 小麦 人中白

熬膏。

赵四四 郁勃日久，五志气火上升，胃气逆则脘闷不饥，肝阳上僭，风火凌窍，必旋晕咽痹。自觉冷者，非真寒也，皆气痹不通之象。《病能篇》以"诸禁鼓栗属火"，丹溪谓"上升之气，从肝胆相火"，非无据矣。

生地 阿胶 玄参 丹参 川斛 黑稆豆皮

朱氏 脉弦右大，乳房刺痛，经阻半年，若遇劳怒，腹痛逆气上冲。此邪郁既久，少火化为壮火，气钝不循，胞脉遂痹。治以泄少阳、补太阴，气血流利，郁热可解。胆脾气血郁

人参 柴胡 当归 白术 丹皮 甘草 茯苓

吴三八 脉弦涩数，颈项结瘿，咽喉痛肿阻痹，水谷难下。此皆情志郁勃，肝胆相火内风，上循清窍，虽清热直降，难制情怀之阳，是以频药勿效也。木火上升喉肿痹

鲜枇杷叶 射干 牛蒡子 苏子 大杏仁 紫降香

朱 情怀悒郁，五志热蒸，痰聚阻气，脘中窄隘不舒，胀及背部。上焦清阳欲结，治肺以展气化，务宜怡悦开怀，莫令郁痹绵延。木火上升肺不肃降

鲜枇杷叶 杏仁 瓜蒌皮 郁金 半夏 茯苓 姜汁 竹沥

又 脉左大弦数，头目如蒙，背俞胀胀。都是郁勃热气上升。气有余便是火，治宜清上。

羚羊角 夏枯草 青菊叶 瓜蒌皮 杏仁 香附 连翘 山栀

又 苦辛清解郁勃，头目已清，而膈嗳气，颇觉秽浊。此肝胆厥阳，由胃系上冲所致。丹溪谓"上升之气，自肝而出"，是其明征矣。

川连 姜汁 半夏 枳实 桔梗 橘红 瓜蒌皮

吴氏 气血郁痹，久乃化热，女科八脉失调，渐有经阻瘕带诸疾。但先治其上，勿滋腻气机。郁热先清上焦

黑山栀皮 炒黄川贝 枇杷叶 瓜蒌皮 杏仁 郁金 橘红

徐氏 火升头痛，来去无定期，咽喉垂下，心悸，二便不爽，带下不已。固奇经，通补阳明，及养肝熄风，展转未能却病。病从情志内伤，治法惟宜理偏。议先用滋肾丸三钱，早上淡盐汤送，四服。阴火上炎

虞三四 脉数，舌白神呆，得之郁怒。郁热

犀角 羚羊角 野郁金 炒远志 鲜石菖蒲 炒丹皮 黑山栀 茯神

王三十 痰多咽痛，频遭家难，郁伤，心中空洞，呛逆不已。议与胃药。郁伤胃

《金匮》麦门冬汤。

陆二五 病起忧虑上损，两年调理，几经反复，今夏心胸右胁之间，常有不舒之象。此气血内郁少展，支脉中必有痰饮气阻，是宣通流畅脉络，夏季宜进商矣。郁损脉络痰饮阻气

天竺黄 茯神 郁金 橘红 远志 石菖蒲 丹参 琥珀

竹沥法丸。

赵六二 脉左涩，右弦，始觉口鼻中气触腥秽，今则右胁板痛，呼吸不利，卧著不安。此属有年郁伤，治当宣通脉络。血络郁痹右胁痛

金铃子 延胡 桃仁 归须 郁金 降香

王女 阴虚，齿衄肠血。未出阁，郁热为多，与养肝阴方。郁热伤肝阴

生地 天冬 阿胶 女贞子 旱莲草 白芍 茯神 乌骨鸡

张六六 情志连遭郁勃，脏阴中热内蒸，舌绛赤糜干燥，心动悸，若饥，食不加餐。内伤情怀起病，务以宽怀解释。热在至阴，咸补苦泄，是为医药。肝肾郁热

鸡子黄 清阿胶 生地 知母 川连 黄柏

许 厥阴少阴，脏液干涸，阳升结痹于喉舌，皆心境失畅所致。药无效者，病由情怀中来，草木凉药，仅能治六气外来之偏耳。肝肾液涸，阳升喉痹

熟地 女贞 天冬 霍山石斛 柏子仁 茯神

龙五六 久郁气血不行，升降皆钝，外凉内热，骨节沉痛，肌肿腹膨，肤腠无汗。用药务在宣通五郁六郁大旨。经络气血郁痹

香附汁 白蒺藜 钩藤 丹皮 山栀 抚芎 泽兰 姜黄 神曲

金 气血久郁成热，脘胁痹闷不通，常有风疹腹痛。瘀痹已深。发时宜用通圣一剂，平时以通调气热之郁。

土瓜蒌皮 枇杷叶 黑山栀 郁金 桃仁 杏仁

杨 惊惶忿怒，都主肝阳上冒，血沸气滞，瘀浊宜宣通以就下。因误投止塞，旧瘀不清，新血又瘀络中，匝月屡屡反复，究竟肝胆气血皆郁，仍宜条达宣扬。漏疡在肛，得体中稍健设法。

旋复花 新绛 青葱管 炒桃仁 柏子仁

赵氏 瘰疬，寒热盗汗，脘中瘕聚，经期不来，大便溏，呛咳减食。春深至冬未痊，此乃郁损成劳，难治之症。郁劳

香附 丹皮 归身 白芍 川贝 茯苓 牡蛎 夏枯草

胡氏 头项结核，暮夜寒热盗汗。此乃忧郁不解，气血皆虚，倘若经阻，便难调治。

炒当归 炒白芍 炙草 广皮 茯神 钩藤 南枣

张氏 据说丧子悲哀，是情志中起，因郁成劳，知饥不能食，内珠忽陷忽胀，两胁忽若刀刺，经先期，色变瘀紫。半年来医药无效者，情怀不得解释，草木无能为矣。

人参 当归 生白芍 炙草 肉桂 炒杞子 茯苓 南枣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言："五郁之发，乃因五运之气，有太过不及，递有胜复之变。"由此观之，天地且有郁，而况于人乎？故六气着人，皆能郁而致[1]病。如伤寒之邪郁于卫、郁于营，或在经、在腑、在脏；如暑湿之蕴结在三焦；瘟疫之邪客于募原；风寒湿三气杂感而成痹症。总之，邪不解散，即谓之郁。此外感六气而成者也，前人论之详矣。今所辑者，七情之郁居多。如思伤脾、怒伤肝之类是也。其原总由于心，因情志不遂，则郁而成病矣。其症心、脾、肝、胆为多。案中治法，有清泄上焦郁火，或宣畅少阳，或开降肺气，通补肝胃，泄胆补脾，宣通脉络。若热郁至阴，则用咸补苦泄，种种治法，未能按症分析详论。今举其大纲，皆因郁则气滞，气滞久则必化热，热郁则津液耗而不流，升降之机失度，初伤气分，久延血分，延及郁劳沉疴，故先生用药大旨，每以苦辛凉润宣通，不投燥热敛涩呆补，此其治疗之大法也。此外更有当发明者，郁则气滞，其滞或在形躯，或在脏腑，必有不舒之现症。盖气本无形，郁则气聚，聚则似有形而实无质。如胸膈似阻，心下虚痞，胁胀背胀，脘闷不食，气痛攻冲，筋脉不舒，医家不察，误认有形之滞，放胆用破气攻削，迨至愈治愈剧，转方又属呆补。此不死于病，而死于药矣。不知情志之郁，由于隐情曲意不伸，故气之升降开合枢机不利，虽《内经》有泄、折、达、发、夺五郁之治，犹虑难获全功。故《疏五过论》有"始富后贫，故贵脱势，总属难治"之例。盖郁症全在病者能移情易性，医者构思灵巧，不重在攻补，而在乎用苦泄热而不损胃，用辛理气而不破气，用滑润濡燥涩而不滋腻气机，用宣通而不揠苗助长，庶几或有幸成。若必欲求十全之治，则惟道家有一言可以蔽之，曰："欲要长生，先学短死"，此乃治郁之金丹也。华岫云

肝 火

龚氏 年前肝风眩晕，主以凉血分，和阳熄风，一年未发。今岁正月春寒，非比天暖开泄，此番病发，必因劳怒触动情志，至于呕逆，微冷倏热，交丑寅渐作耳鸣咽痹，食纳久留脘中。想少阳木火盛于寅、胆脉贯耳，犯逆之威，必向阳明

---

① 致：原作"功"，文义未属，据经锄堂本改。

而后上凭诸窍，脉右涩大，胃逆不降，食味不甘，而脘中逆乱，熏蒸日炽，营血内耗，无以养心，斯寤不肯寐，心摇荡漾，有难以鸣状之象。今头重脘痹，全是上焦为木火升腾，阻遏清阳。前方滋清，血药居多，必不奏功。今议汤剂方，以苦降其逆，辛通其痹，然汤宜小其制度，以久病体虚，初春若此，冬藏未为坚固可知。其丸剂当以局方龙荟丸，暂服半月再议。风火上郁

连翘一钱半 黑栀皮一钱 羚羊角一钱 鲜菊叶三钱 紫菀二钱 郁金八分 大杏仁去皮尖，勿研，六粒 上瓜蒌皮一钱 鲜菖蒲根四分，忌铁

午服。

沈女 腹痛少减，呕逆已止。上焦热，下焦冷，肝阳尚未和平。拟进当归龙荟法。

当归 龙胆草 川楝子 芦荟 川连 吴萸 大茴

黄氏 肝胆风火上郁，头面清空之筋掣不和。治以清散。

羚羊角 犀角 山栀 连翘 瓜蒌皮 荷叶梗 薄荷梗 青菊叶

郑氏 巅胀神迷，经脉抽痛，胀闷不欲纳食，一月经期四至。此郁伤气血成病。 龙荟丸二钱五分，三服。

叶氏 厥阳扰乱神明，经色已黑，肢冷面青便秘。 龙荟丸 一钱二分，十服。

阙十八 诵读吟咏，身虽静坐，而心神常动。凡五志之动皆阳，阳冒无制，清灵遂蒙，《易》旨以"蒙"乃外加之义。述病发之时，头中欲掐，脘欲抚摩，二便必不自利。此膈气之窒，由乎肝胆厥怫逆起见矣。议从手经上焦治。劳心阳动，木火上蒙

羚羊角 连翘心 元参 石菖蒲根 郁金 麦冬 竹叶

唐女 脉左涩右弦，气火不降，胸胁隐痛，脘不爽。最虑失血。气火郁脘痛

川贝 山栀 丹皮 郁金汁 钩藤 瓜蒌皮 茯苓 橘红

又 气火上郁，脘中窒痛，呕涎。先以开通壅遏。

香豉 瓜蒌皮 山栀 郁金 竹茹 半夏曲 杏仁

葛 嗔怒喧嚷，气火逆飞，致血痹咽痛，食物厌恶，耳前后绕肩闪刺。议解少阳。怒动胆火

夏枯草 丹皮 桑叶 钩藤 山栀 地骨皮

朱五四 头痛神烦，忽然而至，五行之速，莫如风火，然有虚实内外之因，非徒发散苦寒为事矣。如向有肝病，目疾丧明，是阴气久伤体质。今厥阴风木司天，春深发泄，阳气暴张，即外感而论，正《内经》"冬不藏精，春必病温"，育阴可使热清，大忌发散。盖阴根久伤，表之再伤阳劫津液。仲景谓"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矣。余前主阿胶鸡子黄汤，佐地、冬壮水，芍、甘培土，亟和其厥阳冲逆之威，咸味入阴，甘缓其急，与《内经》肝病三法恰合。今已入夏三日，虚阳倏上，烦躁头痛，当大滋肾母以苏肝子，补胃阴以杜木火乘侮，旬日不致反复，经月可望全好。肝肾阴虚，风阳上升

人参 熟地 天冬 麦冬 龟胶 阿胶 北味 茯神

陆 鼻左窍有血，左肩胛臂痛，皆君相多动，营热气偏，脉得右虚左数。先以清肝通络。络热

丹皮 山栀 羚羊角 夏枯草 蚕沙 钩藤 连翘 青菊叶

肝者将军之官，相火内寄，得真水以涵濡，真气以制伏，木火遂生生之机，本无是症之名也。盖因情志不舒则生郁，言语不投则生嗔，谋虑过度则自竭，斯罢极之本，从中变火，攻冲激烈，升之不熄为风阳，抑而不透为郁气，脘胁胀闷，眩晕猝厥，呕逆淋闭，狂躁见红等病，由是来矣。古人虽分肝风、肝气、肝火之殊，其实是同一源。若过郁者宜辛宜凉，乘势达之为妥；过升者宜柔宜降，缓其旋扰为先；自竭者全属乎虚，当培其子母之脏。至于犯上侮中乘下诸累，散见各门，可考。邵新甫

不 寐

倪 多痛阳升，阴液无以上注，舌涸赤绛，烦不成寐。当益肾水以制心火。心火

鲜生地 玄参 麦冬 绿豆皮 银花 竹叶心

吴 少阳郁火，不寐。胆火

丹皮 半夏 钩藤 桑叶 茯苓 橘红

程氏 上昏气逆填脘，子夜寤不肯寐，乃阳气不降。议用温胆汤。温胆去枳实加金斛，滚痰丸二钱五分。

顾四四 须鬓已苍，面色光亮，操心烦劳，阳上升动，痰饮亦得上溢。《灵枢》云："阳气下交入阴，阳跷脉满，令人得寐。"今气越外泄，阳不入阴，勉饮酒醴，欲其神昏假寐，非调病之法程。凡中年以后，男子下元先损，早上宜用八味丸，暇时用半夏秫米汤。阳跷脉虚

某 阳不交阴，夜卧寐躁。 小半夏汤。

赵氏 呕吐眩晕，肝胃两经受病，阳气不交于阴，阳跷穴空，寤不肯寐。《灵枢》方半夏秫米汤主之。

又 接用人参温胆汤。

某四二 脉涩，不能充长肌肉，夜寐不适。脾营消索，无以灌溉故耳。当用归脾汤意温之。脾营虚

嫩黄芪 于术 茯神 远志 枣仁 当归 炙草 桂圆 新会皮

某 肝阳不降，夜无寐。进酸枣仁法。胆液亏，阳升虚烦

枣仁 知母 炙草 茯神 小麦 川芎

某 不寐六十日，温胆诸药不效，呕痰不适。明系阳升不降，用《金匮》酸枣仁汤。

枣仁 知母 茯苓 川芎 炙草

陈 阴精走泄，复因洞泻，重亡津液，致阳暴升，胃逆，食入欲呕，神识不静无寐。议酸枣仁汤。

枣仁五钱 炙草五分 知母二钱 茯苓二钱

某三三 寤不成寐，食不甘味，尪羸，脉细数涩。阴液内耗，厥阳外越，化火化风，燔燥煽动。此属阴损，最不易治，姑与仲景酸枣仁汤。

枣仁炒黑，勿研，三钱 知母一钱半 云茯神三钱 生甘草五分 川芎五分

田 脏液内耗，心腹热灼，阳气不交于阴，阳跷穴空，令人寤不成寐。《灵枢》有半夏秫米法，但此病乃损及肝肾，欲求阳和，须介属之咸，佐以酸收甘缓，庶几近理。肝肾阴亏阳浮

龟胶 淡菜 熟地 黄柏 茯苓 萸肉 五味 远志

又 咸苦酸收已效，下焦液枯，须填实肝肾。

龟鹿胶 熟地 苁蓉 天冬 萸肉 五味 茯苓 羊内肾

不寐之故，虽非一种，总是阳不交阴所致。若因外邪而不寐者，如伤寒痉疾等暴发，营卫必然窒塞，升降必然失常，愁楚呻吟，日夜难安，当速去其邪，攘外即所以安内也。若因里病而不寐者，或焦烦过度，而离宫内燃，从补心丹及枣仁汤法。或忧劳愤郁，而耗损心脾，宗养心汤，及归脾汤法。或精不凝神，而龙雷震荡，当壮水之主，合静以制动法。或肝血无藏，而魂摇神漾，有咸补甘缓法。胃病则阳跷穴满，有《灵枢》半夏秫米汤法。胆热则口苦心烦，前有温胆汤，先生又用桑叶、丹皮、山栀等轻清少阳法。营气伤极，人参、人乳并行。阳浮不摄，七味、八味可速。余如因惊宜镇，因怒宜疏，饮食痰火为实，新产病后为虚也。邵新甫

嘈

某 阳升嘈杂。阳升

麦冬三钱 生地二钱 柏子仁一钱 川斛三钱 茯神三钱 黑稆豆皮三钱

某 心中烦热，头上汗泄，汗止自安，易嘈。心阳热

淮小麦 柏子仁 茯神 炙草 南枣 辰砂

程氏 血虚心嘈，咽呛。血虚

生地 天冬 麦冬 女贞子 生白芍 炙草 茯神 麻仁

某氏 经半月一至，夜嘈痛。肝阴虚

生地 阿胶 天冬 茯神 白芍 丹参

嘈有虚实真伪，其病总在于胃。经云："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又云："脾与胃以膜相连耳。"又云："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由此观之，脾属阴，主乎血；胃属阳，主乎气。胃易燥，全赖脾阴以和之；脾易湿，必赖胃阳以运之。故一阴一阳，互相表里、合冲和之德，而为后天生化之源也。若脾阴一虚，

则胃家饮食游溢之精气，全输于脾，不能稍留津液以自润，则胃过于燥而有火矣。故欲得食以自资，稍迟则嘈杂愈甚，得食则嘈可暂止。若失治则延便闭、三消、噎膈之症，治当补脾阴，养营血，兼补胃阴，甘凉濡润，或稍佐微酸，此乃脾阴之虚而致胃家之燥也。更有一切热病之后，胃气虽渐复，津液尚未充，亦有是症。此但以饮食调之，可以自愈。此二种，乃为虚嘈症。所谓实者，年岁壮盛，脾胃生发之气，与肾阳充旺，食易消磨，多食易饥而嘈，得食即止。此非病也，不必服药。以上皆是真嘈症。所云伪者，因胃有痰火，以致饮食输化不清，或现恶心，吞酸，微烦，眩晕，少寐，似饥非饥，虽饱食亦不能止。此乃痰火为患，治宜清胃，稍佐降痰。苦寒及腻滞之药，不宜多用。又有胃阳衰微，以致积饮内聚，水气泛溢，似有凌心之状，凄凄戚戚，似酸非酸，似辣非辣，饮食减少。此属脾胃阳虚，治宜温通，仿痰饮门而治之。此二种乃似嘈之伪症。若夫所云心嘈者误也，心但有烦而无嘈，胃但有嘈而无烦，亦不可不辨明之。今先生之法，仅有四案，倘好善之士更能搜采补入，则幸甚。华岫云

三 消

计四十 能食善饥，渴饮，日加瘪瘦，心境愁郁，内火自燃。乃消症大病。郁火

生地 知母 石膏 麦冬 生甘草 生白芍

王五八 肌肉瘦减，善饥渴饮。此久久烦劳，壮盛不觉，体衰病发，皆内因之症，自心营肺卫之伤，渐损及乎中下。按脉偏于左搏，营络虚热。故苦寒莫制其烈，甘补无济其虚，是中上消之病。烦劳，心营热

犀角三钱 鲜生地一两 玄参心二钱 鲜白沙参二钱 麦冬二钱 柿霜一钱 生甘草四分 鲜地骨皮三钱

又 固本加甜沙参。

杨二八 肝风厥阳，上冲眩晕，犯胃为消。肝阳犯胃

石膏 知母 阿胶 细生地 生甘草 生白芍

某 液涸消渴，是脏阴为病，但胃口不醒，生气曷振？阳明阳土，非甘凉不复。肝病治胃，是仲景法。

人参 麦冬 粳米 佩兰叶 川斛 陈皮

胡五七 元阳变动为消，与河间甘露饮方。阳动烁津

河间甘露饮。

钱五十 阳动消烁，甘缓和阳生津。

生地 炙黑甘草 知母 麦冬 枣仁 生白芍

杨二六 渴饮频饥，溲溺浑浊。此属肾消，阴精内耗，阳气上燔。舌碎绛赤，乃阴不上承，非客热宜此，乃脏液无存，岂是平常小恙？肾消

熟地 萸肉 山药 茯神 牛膝 车前

某 脉左数，能食。肾阴虚胃火旺

六味加二冬、龟版、女贞、旱莲、川斛。

王四五 形瘦脉搏，渴饮善食。乃三消症也。古人谓"人水无物不长，人火无物不消"，河间每以益肾水制心火，除肠胃激烈之燥，济身中津液之枯，是真治法。肾阴虚心火亢

玉女煎。

姜五三 经营无有不劳心，心阳过动，而肾阴暗耗，液枯，阳愈燔灼。凡人火之物，必消烁干枯，是能食而肌肉消瘪，用景岳玉女煎。

三消一症，虽有上、中、下之分，其实不越阴亏阳亢，津涸热淫而已。考古治法，唯仲景之肾气丸，助真火蒸化，上升津液；《本事方》之神效散，取水中咸寒之物，遂其性而治之。二者可谓具通天手眼，万世准绳矣。他如《易简》之地黄引子，朱丹溪之消渴方，以及茯苓丸、黄芪汤、生津甘露饮，皆错杂不一，毫无成法可遵。至先生则范于法，而不囿于法，如病在中上者，膈膜之地，而成燎原之场，即用景岳之玉女煎，六味之加二冬、龟甲、旱莲，一以清阳明之热，以滋少阴；一以救心肺之阴，而下顾真液。如元阳变动而为消烁者，即用河间之甘露饮，生津清热，润燥养阴，甘缓和阳是也。至于壮水以制阳光，则有六味之补三阴，而加车前、牛膝，导引肝肾，斟酌变通，斯诚善矣。邹滋九

脾 瘅

某 无形气伤，热邪蕴结，不饥不食，岂血分

腻滞可投！口甘一症，《内经》称为脾瘅，中焦困不转运可知。中虚伏热

川连 淡黄芩 人参 枳实 淡干姜 生白芍

某 口甜。是脾胃伏热未清。宜用温胆汤法。

川连 山栀 人参 枳实 花粉 丹皮 橘红 竹茹 生姜

口甘一症，《内经》谓之脾瘅。此甘，非甘美之甘。瘅即热之谓也。人之饮食入胃，赖脾真以运之，命阳以腐之，譬犹造酒蒸酿者然。倘一有不和，肥甘之疾顿发，五液清华，失其本来之真味，则淫淫之甜味，上泛不已也。胸脘必痞，口舌必腻，不饥不食之由，从此至矣。《内经》设一兰草汤，其味辛，足以散结；其气清，足以化浊；除陈解郁，利水和营，为奇方之祖也。夹暑夹湿之候，每兼是患，以此为君，参以苦辛之胜，配合泻心等法。又如胃虚谷少之人，亦有是症，又当宗大半夏汤，及六君子法，远甘益辛可也。邵新甫

脾瘅症，经言因数食甘肥所致。盖甘性缓，肥性腻，使脾气遏郁，致有口甘内热中满之患。故云治之以兰，除陈气也。陈气者，即甘肥酿成陈腐之气也。夫兰草即为佩兰，俗名为省头草。妇人插于鬓中，以辟发中油秽之气。其形似马兰而高大，其气香，其味辛，其性凉，亦与马兰相类，用以醒脾气，涤甘肥也。今二案中虽未曾用，然用人参以助正气，余用苦辛寒以开气泄热，枳实以理气滞，亦祖兰草之意，即所谓除陈气也。此症久延，即化燥热，转为消渴。故前贤有"膏粱无厌发痈疽，热燥所致；淡薄不堪生肿胀，寒湿而然"之论。余于甘肥生内热一症，悟出治胃寒之一法。若贫人淡薄茹素，不因外邪，亦非冷饮停滞，其本质有胃寒症者，人皆用良姜、丁香、荜拨、吴萸、干姜、附子等以温之，不知辛热刚燥能散气，徒使胃中阳气遏而外泄，故初用似效，继用则无功。莫若渐以甘肥投之，或稍佐咸温，或佐酸温，凝养胃阳，使胃脂胃气日厚，此所谓药补不如食补也。又有肾阳胃阳兼虚者，曾见久服鹿角胶而愈，即此意也。未识高明者以为然否？华岫云

疟

孙 阴气先伤，阳气独发，犹是伏暑内动。当与《金匮》瘅疟同例。瘅疟

竹叶 麦冬 生地 玄参 知母 梨汁 蔗浆

施 发热身痛，咳喘。暑湿外因，内阻气分，有似寒栗，皆肺病也。

竹叶 连翘 薄荷 杏仁 滑石 郁金汁

又 微寒多热，舌心干，渴饮脘不爽。此属瘅疟，治在肺经。

杏仁 石膏 竹叶 连翘 半夏 橘红

程 阴气先伤，阳气独发，有瘅热无寒之虑。

鲜生地 知母 麦冬 竹叶心 滑石

唐 未病，形容先瘦。既病，暮热早凉，犹然行动安舒，未必真正重病伤寒也。但八九日，病来小愈，骤食粉团腥面，当宗"食谷发热，损谷则愈"。仲景未尝立方。此腹痛洞泻，食滞阻其肠胃，大腑不司变化。究其病根，论幼科体具纯阳，瘦损于病前，亦阳亢为消烁。仲景谓"瘅疟者单热不寒"。本条云："阴气孤绝，阳气独发，热灼烦冤，令人消烁肌肉"，亦不设方，但云"以饮食消息[1]之"。嘉言主以甘寒生津可愈，重后天胃气耳。洞泻既频，津液更伤，苦寒多饵，热仍不已，暮夜昏谵，自言胸中格拒，腹中不和。此皆病轻药重，致阴阳二气之残惫。法当停药与谷，谅进甘酸，解其烦渴，方有斟酌。

又 鼻煤，唇裂舌腐，频与芩、连，热不肯已。此病本轻，药重于攻击，致流行之气，结闭不行，郁遏不通，其热愈甚。上则不嗜饮，不纳食，小溲颇利，便必管痛。三焦皆闭，神昏瘈疭有诸。

连翘心三钱 鲜石菖蒲汁一钱半 川贝母三钱 杏仁二十粒 射干二分 淡竹叶一钱半

又 自停狠药，日有向愈之机。胃困则痞闷不欲食，今虽未加餐，已知甘美，皆醒之渐也。童真无下虚之理，溲溺欲出，尿管必痛，良由肺津胃汁，因苦辛燥热烈气味，劫夺枯槁，肠中无以运行。庸医睹此，必以分利。所谓泉源既竭，当

① 息：原作"主"，据经纶堂本改。

滋其化源。九窍不和，都属胃病。

麦门冬三钱 甜杏仁四钱 甜水梨皮三钱 蔗浆一杯

张 舌赤，烦汗不寐，肢体忽冷。乃稚年痧疟，暑邪深入所致。

杏仁 滑石 竹叶 西瓜翠衣 知母 花粉

又 热甚而厥，幼稚疟症皆然。竹叶石膏汤去人参、半夏加知母。

某 风温阳疟。温疟

杏仁 滑石 连翘 黄芩 青蒿 淡竹叶

丁 脉右数，左小弱，面明，夏秋伏暑，寒露后发，微寒多热，呕逆，身痛。盖素有痰火，暑必挟湿，病自肺经而起，致气不宣化，不饥不食，频溺短缩。乃热在气分，当与温疟同例，忌葛柴足六经药。桂枝白虎汤加半夏。

胡 按仲景云："脉如平人，但热无寒，骨节烦疼，微呕而渴者，病名温疟，桂枝白虎汤主之。"桂枝白虎汤。

盖今年夏秋久热，口鼻吸暑，其初暑邪轻小，不致病发。秋深气凉外束，里热欲出，与卫营二气交行，邪与二气遇触，斯为热起。临解必有微汗者，气邪两泄，然邪不尽，则混处气血中矣。故圣人立法，以石膏辛寒，清气分之伏热；佐人桂枝，辛甘温之轻扬，引导凉药以通营卫；兼知母专理阳明独胜之热，而手太阴肺，亦得秋金肃降之司；甘草、粳米和胃阴以生津，此一举兼备。方下自注云：一剂知、二剂已。知者，谓病已知其对症；已者，中病当愈之称耳。

邓 寒少热多，胸中痞胀。温邪未解，漫言止截。

淡黄芩 炒半夏 姜汁 生白芍 草果 知母 乌梅

又 照前方去半夏、姜汁加鳖甲。

吴 间日寒热，目黄口渴。温邪兼雨湿外薄为疟。

滑石 杏仁 白蔻仁 淡黄芩 半夏 郁金

又 脉数，舌红口渴。热邪已入血分。

竹叶 石膏 生地 丹皮 知母 青蒿梗

又 饮食不节，腹中不和，疟邪攻胃。

鲜首乌 乌梅肉 生鳖甲 黄芩 丹皮 草果 知母 送保和丸二钱

又 人参 生谷芽 枳实汁 茯苓 广皮 炒半夏曲

朱 舌黄烦渴，身痛。心腹中热躁，暑热不解为疟。经言暑脉自虚，皆受从前疲药之累瘅。暑疟

石膏 知母 生甘草 炒粳米 麦冬 竹叶

何 劳倦伤气，遗泄伤阴，暑邪变疟，炽则烦冤最盛，分解使邪势轻。参、术、芪、附，皆固闭邪气也。

草果仁 知母 淡黄芩 川贝母 青蒿 花粉

冯 暑伤气分，上焦先受，河间法至精至妙，后医未读其书，焉能治病臻效？邪深则疟来日迟，气结必胸中混蒙如痞。无形之热，渐蒸有形之痰，此消导发散，都是劫津，无能去邪矣。

石膏 杏仁 半夏 厚朴 知母 竹叶

黄 脉数，目眦黄，舌心干白黄胎，口中粘腻，脘中痞闷，不思纳谷。由于途次暑风客邪内侵募原，营卫不和，致发疟疾。夫暑必兼湿。湿也，热也，皆气也。气与邪搏，则清浊交混，升降自阻，古称湿遏必热自生矣。圣帝论病，本乎四气，其论药方，推气味，理必苦降辛通，斯热气痞结可开。消导攻滞，香燥泄气，置暑热致病之因于不治，不识何解。

川连 黄芩 花粉 桔梗 白蔻仁 郁金 橘红六一散

又 苦降能驱热除湿，辛通能开气宣浊。已经见效，当减其制，仍祖其意。

川连 桔梗 白蔻仁 厚朴 茵陈 茯苓皮 银花 白通草

胡 间日疟，痰多脘闷，汗多心热。伏暑内炽，忌与风寒表药。

滑石 黄芩 厚朴 杏仁 通草 白蔻 半夏 瓜蒌皮 知母

又 黄芩 草果 知母 半夏 生白芍 乌梅

汪氏 微冷热多，舌白，脘闷呕恶。暑秽过募原为疟。

杏仁 郁金 滑石 厚朴 黄芩 炒半夏 白蔻 橘红

某 舌白脘闷，寒起四末，渴喜热饮。此湿邪

内蕴，脾阳不主宣达，而成湿疟。湿疟

厚朴一钱半 杏仁一钱半 草果仁一钱 半夏一钱半 茯苓三钱 广皮白一钱半

某二五 疟止，面浮渐及脘腹。

苡仁 桑白皮 茯苓 大腹皮 姜皮 广皮

某 间疟，寒热俱微。此属湿疟。

杏仁三钱 厚朴一钱 桂枝木五分 飞滑石三钱 草果八分 炒半夏一钱半 茯苓皮三钱 绵茵陈一钱半

牛四八 寒来喜饮热汤，发热后反不渴。间疟已四十日，今虽止，不饥不思食，五味入口皆变，初病舌白干呕。湿邪中于太阴脾络，湿郁气滞，喜热饮暂通其郁。邪蒸湿中生热，六腑热灼，津不运行，至大便硬秘。此为气痹湿结，当薄味缓调，令气分清肃，与脾约似同。但仲景气血兼治，此病却专伤气分。

炒黄半夏 生益智仁 绵茵陈 广皮 厚朴 茯苓

又 疟止，舌白，不饥，大便旬日不通。此皆留邪堵塞经腑隧道之流行，久延必致腹胀癥瘕。

杏仁 白蔻仁 半夏 厚朴 生香附汁 广皮 茯苓皮

接服半硫丸二钱。

某 脉右弦左弱，留邪未尽，大便粘稀，最防转痢，较七八日前，势减一二。但去疾务尽，苦辛寒逐其蕴伏，而通利小便亦不可少。

草果 知母 厚朴 茯苓 木通 滑石

曹 身痛，舌白口渴，自利。此湿温客气为疟，不可乱投柴、葛。仲景有"湿家忌汗"之律。湿热

飞滑石 杏仁 郁金 淡黄芩 白蔻仁 防己

又 湿甚为热，心痛，舌白便溏[1]。治在气分。

竹叶心 麦冬 郁金 菖蒲 飞滑石 橘红 化服牛黄丸

又 心下触手而痛，自利，舌白烦躁。都是湿热阻气分。议开内闭，用泻心汤。

川连 淡黄芩 干姜 半夏 人参 枳实

又 神气稍清，痛处渐下至脐。湿伤在气，热结在血，吐咯带血，犹是上行为逆，热病瘀留。必从下出为顺。

川连 黄芩 干姜 半夏 人参 枳实 白芍 炒楂肉

费 舌白渴饮，身痛呕恶，大便不爽，诊脉濡小。乃暑湿从口鼻入，湿甚生热，四末扰中，疟发脘痞胀痹。当以苦辛寒清上彻邪，不可谓遗泄而病，辄与温补助邪。

黄芩 知母 白蔻 郁金 蒌皮 厚朴 杏仁 半夏 姜汁 石膏

又 脉濡，口渴。余热尚炽。

人参 知母 石膏 竹叶 甘草 麦冬

又 热缓，不欲食。津液受烁，当和胃生津。

人参 五味 知母 橘红 炒白芍 半夏曲

张 疮家湿疟，忌用表散。苍术白虎汤加草果。

曹 寒从背起，汗泄甚，面无淖泽，舌色仍白。邪未尽，正先怯，心虚痉震，恐亡阳厥脱，议用仲景救逆法加参。阳虚

又 舌绛口渴，汗泄，疟来日晏，寒热过多。身中阴气大伤。刚补勿进，议以何人饮。

人参 何首乌

孙 阳虚之体，伏暑成疟，凉药只宜少用，身麻属气虚。用生姜泻心法。

半夏 生姜汁 茯苓 炙甘草 南枣肉

沈 阳微复疟。

桂枝 当归 黄芪 防风 鹿角屑 姜汁 南枣

范五三 劳疟人阴，夏月阳气发泄，仍然劳苦经营，以致再来不愈。用药以辛甘温理阳为正，但未易骤效耳。

人参 当归 肉桂 炙草 川蜀漆 生姜 南枣

方 寒甚于背，阳脉衰也。

人参 鹿茸 炒当归 炙草 鹿角霜 官桂 鳖甲煎丸

吴六一 背寒，舌白粉胎，知饥，食无味。此为无阳，温中下以托邪。

生白术 厚朴 桂枝 附子 草果仁 茯苓

又 照方去茯苓加人参、炙草、生姜。

程 寒热经月不止，属气弱留邪。以益气升

---

① 溏：原作"波"，据经锄堂本改。

阳，补中益气汤。

又 生鹿茸 鹿角霜 人参 归身 茯苓 炙草 生姜

某氏 建中法甚安，知营卫二气交馁。夫太阳行身之背，疟发背冷，不由四肢。是少阴之阳不营太阳，此汗大泄不已矣。孰谓非柴葛伤阳之咎欤？议用桂枝加熟附子汤。 人参桂枝汤加熟附子。

华氏 二十岁犬癸始通，面黄汗泄，内热外冷，先天既薄，疟伤不复。《内经》谓"阳维为病，苦寒热"，纲维无以振顿，四肢骨节疼痛。通八脉以和补，调经可以却病。

淡苁蓉 鹿角霜 当归 川芎 杜仲 小茴 茯苓 香附

顾氏 进护阳方法，诸症已减，寒热未止。乃久病阳虚，脉络未充，尚宜通补为法。

人参 生鹿茸 当归 紫石英 茯苓 炙草 煨姜 大枣

又 经邪不尽，寒热未止。缘疟久营卫气伤，脉络中空乏，屡进补法，仅能填塞络中空隙，不能驱除蕴伏之邪。拟进养营法，取其养正邪自却之意。

人参 当归 杞子 生白芍 茯神 桂心 炙草 远志 煨姜 南枣

袁姬 脉弦缓，寒战甚则呕吐噫气，腹鸣溏泄。是足太阴脾寒也。且苦辛寒屡用不效，俱不对病，反伤脾胃。

人参 半夏 草果仁 生姜 新会皮 醋炒青皮

又 《灵枢经》云："中气不足，溲便为变。"况老年人惊恐忧劳，深夜不得安寐，遂致寒战疟发。当以病因而体贴谛视，其为内伤实属七八。见疟通套，已属非法，若云肺疟，则秋凉不发，何传及于冬令小雪？ 当以劳疟称之。夫劳必伤阳气，宜乎四末先冷，疟邪伤中，为呕恶腹鸣矣。用露姜饮。

又 阳陷入阴，必目瞑欲寐，寒则肉腠筋骨皆疼，其藩篱护卫太怯。杳不知饥，焉得思谷？老年人须血气充溢，使邪不敢陷伏。古贤有取升阳法。

嫩毛鹿角 人参 当归 桂枝 炙甘草

又 前议劳伤阳气，当知内损邪陷之理。凡女人天癸既绝之后，其阴经空乏，岂但营卫造偏之寒热而已？故温脾胃，及露姜治中宫营虚。但畏寒不知热为牝疟。盖牝为阴，身体重着，亦是阴象。此辛甘理阳，鹿茸自督脉以煦提，非比姜、附但走气分之刚暴。驱邪益虚，却在营分。奇经曰：阳维脉为病发寒热也。

鹿茸 鹿角霜 人参 当归 浮桂 茯苓 炙草

又 正气和营，疟战已止。当小其制。

人参 鹿茸 当归 炒杞子 沙苑 茯苓 炙草

某 疟后，脾肾阳虚，便溏畏寒，肢体疲倦。当防肿胀。

附子 白术 茯苓 泽泻 苡仁 生姜 大枣

某 阴疟已乱，汗多。

桂枝 牡蛎 生黄芪 炙草 归身 五味 煨姜 大枣

某 脉沉，舌白，呃忒，时时烦躁，向系阳虚痰饮，疟发三次即止。此邪窒不能宣越，并非邪去病解。今已变病，阴浊痰浊阻塞于中，致上下气机不相维续。症势险笃，舍通阳一法，无方可拟，必得中阳流运，疟症复作，庶有愈机。

淡附子一钱半 生草果仁钱半 生白芍三钱 茯苓三钱 生厚朴一钱 姜汁五分

一剂，此冷香真武合剂。

某 伏暑冒凉发疟，以羌、防、苏、葱，辛温大汗，汗多，卫阳大伤，胃津亦被劫干，致渴饮，心烦无寐，诊脉左弱右促，目微黄，嗜酒必中虚谷少，易于聚湿蕴热，勿谓阳伤骤补。仿《内经》"辛散太过，当食甘以缓之"。胃阳虚湿聚

大麦仁 炙草 炒麦冬 生白芍 茯神 南枣

又 药不对症，先伤胃口，宗《内经》"辛苦急，急食甘以缓之"。仲景谓之胃减，有不饥不欲食之患。议用《金匮》麦门冬汤，苏胃汁以开痰饮。仍佐甘药，取其不损阴阳耳。 《金匮》麦门冬汤去枣米，加茯神、糯稻根须。

又 脉右大，间日寒热，目眦微黄，身痛。此平素酒湿，挟时邪流行经脉使然。前因辛温大汗，所以暂养胃口。今脉症既定，仍从疟门调治。

草果 知母 人参 枳实 黄芩 半夏 姜汁

项 疟已过月，形脉俱衰，平素阳虚，虚则邪难解散，腹胀，是太阴见症。治从脾胃。脾胃阳虚

人参一钱 半夏二钱 生于术二钱 茯苓二钱 草果仁二钱 淡姜一钱

陈 邪伏上里，积久而发，道路已远，未能日有寒热，汗出不解，攻表无谓。平昔肛垂骶痛，必有湿痰阻隧。舌白不喜饮。治在太阴阳明。

炒半夏 厚朴 草果 知母 姜汁 杏仁

某 遗泄损阴，疟热再伤阴，声嘶火升。乃水源不充，易怒神躁，水不涵木之象。用何人饮，佐清阴火。阴虚

制首乌 人参 天冬 麦冬 知母 茯苓

某氏 疟已半年，今但微热无汗，身弱自乳，血去伤阴，此头痛是阳气浮越。心痛如饥，晡热，都是阴虚成劳。若不断乳，经去不至为干血，则服药亦无用。

生地三钱 阿胶一钱半 生白芍一钱 炙黑甘草四分 麦冬一钱半 火麻仁一钱① 粗桂枝木三分

某 疟后，心悸气怯，便后有血。是热人伤阴。用固本丸加首乌、阿胶。

人参 生地 熟地 天冬 麦冬 制首乌 阿胶

某 阴液消亡，小溲短赤，皆疟热所伤。不饥不纳。阴药勿以过腻，甘凉养胃为稳。

人参 生地 天冬 麦冬 川斛 蔗浆

另服资生丸。

郑 自来阴虚有遗泄，疟邪更伤其阴，寐多盗汗，身动气促。总是根本积弱，不主敛摄。此养阴一定成法。阴虚热伏血分

熟地 生白芍 五味 炒山药 茯神 芡实 湖莲肉

张 脉数，疟来日迟，舌干渴饮。积劳悒郁，内伤居多，致邪气乘虚，渐劫阴气。热邪坠于阴，热来小溲频数，故汗多不解。议清阴分之热，以救津液。

活鳖甲 知母 草果 鲜生地 炒桃仁 花粉

翁 脉左弦，暮热早凉，汗解，渴饮。治在少阳。

青蒿 桑叶 丹皮 花粉 鳖甲 知母

沈十九 用力失血，无非阳乘攻络，疟热再伤真阴，肌消食减，自述夏暑汗泄，头巅胀大。都是阴虚阳升，清火皆苦寒，未必能和身中之阳也。

鳖甲 生白芍 天冬 首乌 炙草 茯神

某氏 疟热伤阴，小溲淋痛。

生地 鳖甲 丹皮 知母 茯苓 泽泻

朱十五 疟久后，阴伤溺血。 炒焦六味加龟甲、黄柏。

吴十四 阴疟后，内热。 清骨散。

项 阳气最薄，暑人为疟，先由肺病，桂枝白虎汤，气分以通营卫为正治。今中焦痞阻，冷饮不适，热邪宜清，胃阳亦须扶护，用半夏泻心法。热邪痞结

半夏 川连 姜汁 茯苓 人参 枳实

王 汗出不解，心下有形，自按则痛，语言气窒不爽，疟来鼻准先寒。邪结在上，当开肺痹。医见疟治疟，焉得中病？热邪痞结肺痹

桂枝 杏仁 炙草 茯苓 干姜 五味

又 汗少喘缓，肺病宛然，独心下痞结不通，犹自微痛。非关误下结胸，陷胸等法未妥。况舌白渴饮，邪在气分。仿仲景软坚开痞。

生牡蛎 黄芩 川桂枝 姜汁 花粉 炒黑蜀漆

又 照前方去花粉加知母、草果。

又 鳖甲煎丸一百八十粒。

王 舌白，不大渴，寒战后热，神躁欲昏，而心胸饱闷更甚。疟系客邪，先由四肢以扰中宫，痰嗽呕逆，显是肺胃体虚，邪聚闭塞不通，故神昏烦闷郁蒸。汗泄得以暂解，营卫之邪未清，寒热蔓延无已。此和补未必中窍，按经设法为宜。

白蔻仁 大杏仁 焦半夏 姜汁 黄芩 淡竹叶

又 寒热，疟邪交会中宫，邪聚必胀闷呕逆，邪散则安舒，当心胸之间，并无停食之地。夫不正之气为邪，秽浊弥漫，原非形质可以攻消，苟非芳香，何以开其蒙闭之秽浊？欲少望见效，舍此捷径，无成法可遵，道中知否耶？ 牛黄丸二服。

乐二九 热多昏谵，舌边赤，舌心黄，烦渴，

---

① 钱：原脱，据经锄堂本补。

脉弱。是心经热疟。医投发散消导，津劫液涸，痉厥至矣。心经疟

犀角 竹叶 连翘 玄参 麦冬 银花

陈 前方复疟昏迷，此皆阳气上胃。救逆汤去姜加芍。

又 镇逆厥止。议养心脾营阴，乃病后治法。

人参 炙草 杞子 桂圆 炒白芍 枣仁 茯神 远志

某四三 舌白渴饮，咳嗽。寒从背起，此属肺疟。肺疟

桂枝白虎汤加杏仁。

范 脉寸大，汗出口渴。伏邪因新凉而发，间日疟来。议治手太阴。

淡竹叶 大杏仁 滑石 花粉 淡黄芩 橘红

金氏 肺疟脘痞。

黄芩 白蔻仁 杏仁 橘红 青蒿梗 白芍

张姬 暑风入肺成疟。

淡黄芩 杏仁 滑石 橘红 青蒿梗 连翘

陈六岁 冷暖不调，夜热多汗，咳嗽。忌荤腥油腻，可免疳劳。温邪如疟，当治手太阴。

竹叶心 麦冬 粳米 飞滑石 知母 炙草

柳 暑湿都伤气分，不渴多呕，寒起四肢，热聚心胸，乃太阴疟也。仍宜苦辛，或佐宣解里热之郁。脾疟

川连 黄芩 炒半夏 枳实 白芍 姜汁

烦躁甚，另用牛黄丸一丸。

某 寒起呕痰，热久不渴，多烦。中焦之邪，仍以太阴脾法。

草果 知母 生姜 乌梅 炒半夏 桂枝木

早服鳖甲煎方。

葛 疟久，舌白泄泻，太阴脾伤，肌肉微浮。宜补中却邪，大忌消克发散。

人参 草果 白芍 茯苓 煨老姜 炙草

王 脉濡，不渴，呕痰不饥。是太阴脾疟，当辛温以理中焦之阳。

生于术 半夏 草果 紫厚朴 茯苓 姜汁

又 太阴脾疟，必有寒湿凝阻其运动之阳，所防久虚变幻，浮肿腹胀。人参未能多用，权以生术代之。但与络方少逊，佐以通药则无碍。

生于术 桂枝木 炒常山 茯苓 生鹿角 生姜汁

某二二 寒起四末，渴喜热饮。属脾疟状，先当温散。

杏仁 厚朴 草果仁 知母 生姜 半夏

金 既成间日寒热疟，呕吐痰涎，其疟邪大犯脾胃，故不饥不食，脉仍虚，舌白。治在太阴，不必攻表。

人参 半夏 草果 橘红 黄芩 知母 姜汁

沈十岁 脉濡，寒热，疟日迟，腹微满，四肢不暖。是太阴脾疟，用露姜饮以升阳。

人参一钱 生姜一钱

露一宿，温暖服。

华 用动药疟止，新沐疟来，阳弱失卫，外邪直侵入里。试以疟来不得汗，邪不从外解大著。厥阴疟

川桂枝 炮黑川乌 生白术 炒黑蜀漆 全蝎 厚朴

姜汁丸。

王五二 暑湿伤气，疟久伤阴，食谷烦热愈加，邪未尽也。病已一月，不饥不饱，大便秘阻，仍有潮热，全是津液暗伤，胃口不得苏醒。甘寒清热，佐以酸味，胃气稍振，清补可投。胃阴虚

麦冬 干首乌 乌梅肉 知母 火麻仁 生白芍

高 阴虚，温疟虽止，而腰独痛。先理阳明胃阴，俾得安谷，再商治肾。

北沙参 麦冬 木瓜 蜜水炒知母 大麦仁 乌梅

周 舌白，脉小，暑邪成疟，麻黄劫汗伤阳，遂变痉症。今痰咸有血，右胁痛引背部，不知饥饱。当先理胃津。

大沙参 桑叶 麦冬 茯神 生扁豆 苡仁

杨 高年疟，热劫胃汁，遂不饥不饱，不食不便，渴不嗜饮，味变酸浊。药能变胃方苏。胃逆不降

人参 川连 枳实 牡蛎 淡干姜 生姜

徐 脉数，左寸大，关弦，疟后食大荤太早，胃气受伤，不得下降，致痞闷恶心，痰多唇燥，大便不利。俱是腑气不宣之象。拟进温胆汤法，以和胃气。

炒焦竹茹 炒焦半夏 草果仁 生枳实 杏仁 橘红 金斛 花粉

黄 疟后不饥，咽即吐。此脘膈痰与气阻，胃不降，则不受纳。仿温胆汤意，佐以苦味降逆。

鲜竹茹 枳实 炒半夏 茯苓 橘红 川连 苦杏仁 郁金汁

李 不饥，口涌甜水 疟邪未清，肝胃不和。肝胃

川连 干姜 枳实 瓜蒌仁 半夏 广皮白 姜汁

又 口涌甜水，脾瘅。

川连 黄芩 厚朴 半夏 生干姜 广皮

煎送脾约丸。

又 橘半枳术丸。

金 寒自背起，冲气由脐下而升，清涎上涌呕吐，遂饥不能食。此疟邪深藏厥阴，邪动必犯阳明，舌白形寒，寒胜，都主胃阳之虚，然徒补钝守无益。

人参 半夏 广皮白 姜汁 川椒 乌梅 附子 生干姜

方 先厥而疟，蛔虫下出，呕逆腹鸣，脘痞窒塞。此厥阴疟疾，勿得乱治。

川连 淡干姜 姜汁 川桂枝 生白芍 乌梅肉 黄芩

秋露水煎药。

又 阳微寒胜，疟久不已。理胃阳以壮中宫，使四末之邪，不令徒犯脾胃。

人参 炒半夏 生姜 乌梅 草果 炒常山

秋露水煎。

又 辛酸两和肝胃，已效。

人参 草果 生姜 生白芍 乌梅 炙鳖甲

吴 体丰色白，阳气本虚。夏秋伏暑，挟痰饮为疟。寒热夜作，邪已入阴，冷汗频出，阳气益伤。今诊得脉小无力，舌白。虚象已著，恐延厥脱之虑。拟进救逆汤法。

人参 龙骨 牡蛎 炙草 桂枝木 炒蜀漆 煨姜 南枣

又 闽产，阳气偏泄，今年久热伤元，初疟发散，不能去病，便是再劫胃阳，致邪入厥阴，昏冒大汗。思肝肾同属下焦，厥阳挟内风冒厥，吐涎沫胶痰，阳明胃中，久寒热戕扰，空虚若谷，风自内生。阅医药不分经辨证，但以称虚道实，宜乎鲜有厥效。议用仲景安胃泄肝一法。

人参 川椒 乌梅 附子 干姜 桂枝 川连 生牡蛎 生白芍

又 诸症略减，寒热未止。尚宜实阳明，泄厥阴为法。

人参 炒半夏 淡干姜 桂枝木 茯苓 生牡蛎

又 天暴冷，阳伤泄泻，脉得左手似数而坚，口微渴，舌仍白。阴液既亏，饮水自救，非热炽也。议通塞两用，冀其寒热再缓。

人参 淡附子 桂枝木 茯苓 生牡蛎 炒黑蜀漆

蔡 恶进谷食，舌干龈胀，不饥不知味，寤多寐少。皆由疟汗呕逆，都令诸阳交升，胃气不降则不食，阳不下潜则无寐，肝风内震则火升心热。法当和胃阳，平肝气。肝平胃醒，必谷进能寝矣。

知母 北沙参 麦冬 新会皮 乌梅肉 新谷露冲

金七五 强截疟疾，里邪痞结，心下水饮，皆呕吐无余。病在胃口之上，老年阳衰，防其呃厥，舍泻心之外无专方。

人参 枳实 干姜 半夏 川连 黄芩

又 舌白，气冲心痛，嗳噫味酸，呕吐涎沫。皆胃虚肝乘。仿仲景"胃中虚，客气上逆，可与旋复花代赭石汤"。

旋复花 代赭石 人参 半夏 茯苓 姜汁 粳米

又 诸恙向安，寝食颇逸，平昔肝木易动，左脉较右脉弦长。味变酸，木侮土，秋前宜慎。

人参 半夏 茯苓 广皮 生谷芽 生白芍

马 疟半月不止，左胁下已有疟母，寒热时，必气痞呕逆。乃肝邪乘胃，有邪陷厥阴之象。拟进泻心法。

川连 黄芩 干姜 半夏 人参 枳实

朱女 厥阴冲气上攻，眩晕，间疟。 安胃丸三钱，椒梅汤送。

陈氏 疟母，是疟邪入络，与血气扭结，必凝

然不动。今述遇冷劳怒，冲气至脘，痛必呕逆，必三日气降痛缓，而后水饮得入。此厥逆之气，由肝入胃，冲脉不和，则经水不调。

延胡 川楝子 半夏 蓬术 蒲黄 五灵脂 姜汁

韩二七 痃不止，欲吐。

炒半夏一钱半 厚朴一钱 青皮一钱 炒焦知母钱半 草果仁一钱 橘红一钱

临服调入姜汁一钱。

吴 背寒，疟来渐晏，邪有入阴之意。此伏邪不肯解散，都因久积烦劳，未病先虚也。饮水少腹如坠，脘中痞结不舒。中焦屡受邪迫，阳气先已馁弱。议两和太阴阳明法。脾胃

草果 知母 半夏 厚朴 姜汁 乌梅 黄芩花粉

又 进两和阴阳，寒热已止，诊脉右濡。明是气衰。宜和胃生津，使余邪不攻自解。

人参 知母 炙鳖甲 生白芍 乌梅肉 大麦仁 炒丹皮

又 脉左数，舌绛暮渴。

炒麦冬 人参 首乌 白芍 丹皮 茯神

另更衣丸二钱。

陆六十 口涌清涎，不饥不食。寒热邪气，交会中焦，脾胃日困。

半夏 姜汁 茯苓 厚朴 炒常山 草果 乌梅

又 大半夏汤加草果、乌梅。

凌十三 疟久，脾胃气伤，不食倦怠，半年不肯复元。论理必用参、术益气，但贫窘岂能久用？然久延不苏，倘腹满浮肿，便难调治。白术膏加砂仁末。

某三一 疟邪由四末以扰中宫，脾胃受伤无疑。但寒暑更迁，病邪既久，脏腑真气自衰。两年来纳谷不运，渐觉衰微，不耐风冷之侵，并无凝痰聚气见症。此必胸中宗气自馁，致清阳不司转运。当以仲景苓桂术甘汤。

又 六君子汤去甘草加檀香泥、桂枝木。

吴 疟已复疟，溺浊淋痛，稚年脾疟，食物不慎，色黄，腹膨有滞，脾胃愈衰。东垣云："中气不足，溲便乃变。"初秋交冬，迭加反复，久则五疳劳瘵。当慎于食物，令脾胃气灵可效。宗《脾胃论》升降疏补法。

人参 茯苓 炙草 广皮 使君子 神曲 楂肉 麦芽 泽泻

祝 此劳伤阳气，更感冷热不正之气，身热无汗，肢冷腹热，自利，舌灰白，微呕。显然太阴受病。诊脉小、右濡，不饥，人夜昏谵语，但如寐，不加狂躁。论脾为柔脏，体阴用阳，治法虽多，从未及病。当遵前辈冷香缩脾遗意。

人参 益智仁 茯苓 新会皮 生厚朴 苡仁 木瓜 砂仁

又 脉右弦，来去不齐，左小软弱，舌边红、舌心白黄微约，鼻冷，四肢冷，热时微渴，不饥不思食。前议太阴脾脏受病，痃邪[1]从四末乘中，必脾胃受病。鼻准四肢皆冷，是阳气微弱，因病再伤，竟日不暖。但形肉消烁，不敢刚劫攻邪，以宣通脾胃之阳。在阴伏邪，无发散清热之理。

人参 草果 炒半夏 生姜 茯苓 新会皮 蒸乌梅肉

二帖后加附子，后又加牡蛎。

吴十七 疟伤脾胃，腹中不和，脉右涩，食入胀甚。前方通调气血，佐以泄木，服之积滞既下，痛随利减。仍宜制木安土，不可作阳虚温补治。

生于术 川连 椒目 麦芽 鸡肫皮 广皮 厚朴 炒山楂

陈四六 疟邪由四末以扰中，皆阳明厥阴界域。阳明衰，则厥阴来乘；津液少，斯内风必动。昔贤以麻属气虚，木是湿痰败血，今戊亥频热，行走淋汗，显然液虚阳动风生，脂液不得灌溉肢末，非湿痰气分之恙。肝风

冬桑叶九蒸 熟首乌 黑芝麻 柏子仁 茯神 当归 杞子 菊花炭

蜜丸。

李 脉左弦，呕吐，发热后脘中痞闷不爽。宜慎口腹，清肃上中二焦，不致再延成疟。进苦辛法。痞

杏仁 郁金 山栀 豆豉 白蔻 枳壳

孙 高年发疟，寒热夜作，胸闷不欲食，烦渴热频。最虑其邪陷为厥。进阳旦法。

---

① 邪：原作"宗"，文义未属，据经锄堂本改。

桂枝 黄芩 花粉 生白芍 生左牡蛎 煨姜 南枣

姬 疟脉沉涩，中脘痞结 此属里证，用泻心法。

半夏 川连 橘红 枳实 黄芩 生姜汁

又 脉沉，右关大，疟未止，寒热子后作，烦渴，中闷不欲食。

醋炒半夏 杏仁 黄芩 花粉 草果 生姜

陆 疟截，虚气痞结，成身痛。

桂枝 炒焦半夏 姜汁 广皮白 当归 茯苓

钱氏 暑热伤气成疟，胸痞结，呕吐痰沫。皆热气之结，前医泻心法极是。

人参汁 枳实汁 黄连 黄芩 炒半夏 杏仁 厚朴 姜汁

汪 此湿热与水谷交蒸，全在气分。尝得三焦分消清解，既成间日疟疾。邪正互争，原无大害。初误于混指伤寒六经，再谬于参、术守补，致邪弥漫，神昏喘急，谵妄痉搐。皆邪无出路，内闭则外脱，求其协热下利，已不可得。诊脉细涩，按腹膨满。夫痞满属气，燥实在血。今洞利后而加腹满，诸气皆结，岂非闭塞而然？溃败决裂至此，难望挽救。

细叶菖蒲根汁二钱 草果仁五分 茯苓皮三钱 紫厚朴一钱 绵茵陈三钱 辰砂益元散五钱 连翘心一钱半 金银花三钱

另用牛黄丸一服，用凉开水缓缓以茶匙挑化服。

潘氏 伏邪发热，厥后成疟，间日一至，咳嗽痰多，恶心中痞。其邪在肺胃之络，拟进苦辛轻剂。

杏仁 黄芩 半夏 橘红 白蔻 花粉

程氏 脉右大，寒热微呕，脘痞不纳，四末疟邪交于中宫。当苦辛泄降，酸苦泄热。邪势再减二三，必从清补可愈。

川连 炒半夏 姜汁 黄芩 知母 草果 炒厚朴 乌梅肉

毛氏 用玉女煎，寒热未已，渴饮仍然，呕恶已减，周身皆痛，诊脉两手俱数，舌色灰白边赤，汗泄不解。拟用酸苦泄其在里热邪，务以疟止，再调体质。

黄芩 黄连 草果 白芍 乌梅 知母

用秋露水煎药。

又 寒热由四末以扰中宫，胃口最当其戕害，热闷不饥，胃伤邪留。清热利痰固为要法，但有年气弱，兼之病经匝月，清邪之中，必佐辅正，议用半夏泻心法。

人参 半夏 黄连 黄芩 枳实 姜汁

方 劳疟再发。劳疟

人参 草果 生姜 乌梅

秋露水煎。

又 补中益气汤加草果、知母、姜、枣。

陈 络虚则痛，阳微则胀，左胁有疟母 邪留正伤，此劳疟。

人参 当归 肉桂 焦术 炙草 茯苓 广皮 生姜 南枣

四剂后，用五苓散一服。

某 劳疟畏寒，下虚不纳。 六味加肉桂、五味。

某 疟未止，热陷下痢，中痞不欲食。疟兼热痢

人参 川连 黄芩 生白芍 广皮 炒当归 炒山楂 干姜 枳实 银花

又 疟后劳复。

人参 当归 白芍 枣仁 茯神 广皮 牛姜 南枣

范三三 脉小涩，病起疟后，食物不和，仍诵读烦劳，遂至左胁连及少腹常有厥起，或攻胃脘，或聚腹中，凝着膜胀。古语云"疟不离乎肝胆"，亦犹"咳不离乎肺"也。盖肝得邪助，木势张扬，中土必然受侮。本气自怯，运纳之权自减。清阳既少展舒，浊阴日踞，渐为痞满。上年温养辛甘久进，未见病去，其治体之法，谅不能却。自述静处病加，烦动小安，其为气血久阻为郁 议用通络法，以病根由疟久，邪留络中耳。气血凝络

紫降香 桃仁 小香附 淡姜渣 神曲 鸡肫皮 南山楂

韭根汁法丸。

高 疟发既多，邪入于络。络属血分，汗下未能逐邪。仲景制鳖甲煎丸一法，搜剔络中留伏之邪，五六日必效。

早、午、暮各服七粒。

某 疟邪经月不解，邪已入络，络聚血，邪攻则血下，究竟寒热烦渴，目黄舌腻，溺赤短少，全是里邪未清。凡腥荤宜禁，蔬食不助邪壅。阅医药柴葛攻表，消导通便，与疟无与。用仲景鳖甲煎丸，朝十粒，午十粒，黄昏十粒，开水送。

费 疟邪迫伤津液，胃减不饥，肠燥便红，左胁微坚，有似疟母结聚。当宣络热，以肃余邪。

生地 知母 丹皮 麻仁 生鳖甲

某氏 疟邪内陷，变成阴疟，久延成劳。务以月经通爽，不致邪劫于血。

生鳖甲一两 桃仁三钱 炒丹皮一钱 穿山甲三钱 楂肉一钱半 生香附一钱半

顾 左胁有疟母，乃气血交结之故。治宜通络。疟母

鳖甲 桃仁 金铃子 牡蛎 丹皮 夏枯草

江 远客，水土各别，胃受食物未和，更遭嗔怒动肝，木犯胃土，疟伤，胁中有形瘕聚。三年宿恙，气血暗消。但久必入血，汤药焉能取效？宜用缓法，以疏通其络。若不追拔，致阳结阴枯，酿成噎膈难治矣。

生鳖甲 桃仁 麝香 蜣虫 韭白根粉 归须 郁李仁 冬葵子

熬膏。

吴二四 疟反复，左胁疟母。

生鳖甲 生牡蛎 炒桃仁 当归须 炒延胡 柴胡梢 桂枝木 炒楂肉 青皮

某 夏秋湿热疟痢，正虚邪留，混入血络，结成癥瘕疟母。夫湿气热气，本属无形，医治非法，血脉缠邪，故寒热间发。仲景立法，务在缓攻，急则变为中满，慎之！兼服鳖甲煎丸。

知母 草果 半夏 黄芩 乌梅 生姜

秋露水煎。

金十一 经年老疟，左胁已结疟母。邪已入络，与气血胶结成形。区区表里解散之药，焉得入络？通血脉，攻坚垒，佐以辛香，是络病大旨。

生牡蛎三钱 归须二钱 桃仁二钱 桂枝五分 炒蜀漆一钱 公丁香三粒

某三八 少阴三疟已久，当升阳温经。三日疟 阳虚

鹿茸 熟附子 人参 粗桂枝 当归 炒黑蜀漆

吕二四 阴疟一年方止，羸瘦妨食，食入不运，不饮汤水，四肢无力，诊脉微弱不鼓。屡进六君益气无效。当温里通阳，从火生土意。

人参 熟附子 生益智 茯神 白芍 生姜

吴四一 三疟愈后反复，寒多有汗，劳则阳泄致疟。议护阳却邪。

川桂枝 熟附子 生于术 炙草 生姜 南枣肉

某 阴疟汗多，下焦冷，用升阳法。

人参 鹿茸 桂枝木 当归 炙甘草 生姜 大枣

陆四七 邪深留阴，三日始有疟发，但热来必神昏谵妄，是膻中震动所致。议定未病两日，日进清心牛黄丸一服，试看后期，疟至何如。邪扰心营

蔡氏 三日疟，一年有余，劳则欲发内热。素有结痞，今长大攻走不定，气逆欲呕酸，经闭四载。当厥阴阳明同治。肝胃

半夏 川连 干姜 吴萸 茯苓 桂枝 白芍 川椒 乌梅

蔡五三 三疟，不饥不纳，恶心，渴喜热饮，诊脉沉细。脾阳困顿，不能送邪外出。治以四兽饮。脾阳虚

沈五二 三疟，腹胀，不渴呕水。邪在脾胃之络。温疏里邪，勿用表散。

草果 粗桂枝 生姜 厚朴 炒蜀漆 茯苓

又 温脾通胃得效。

生于术 淡附子 川桂枝 炒黑蜀漆 厚朴 生姜

某四五 三疟经年，至今复受湿邪，及发日来，舌白腻闷，渴喜热饮。当温太阴。

杏仁 草果 知母 桂枝 半夏 生姜 厚朴 乌梅

詹二九 三疟，脾发，用露姜法。寒止热盛，加入乌梅五分，取其酸味以和阴，谓其疟久，阴亦伤耳。

胡 阴疟，滞伤脾胃，用苦辛温得效，疟未已，腹胀便泄。议理中阳。

人参 益智 木香 茯苓 厚朴 广皮 生姜

钱三五 遇劳，疟发数午，初起即三阴。此伤损已在脏阴之络，最难速效。甘温益气，久进益气汤。

某四三 三疟早截，中阳窒塞，脘胀不运，背寒肢冷。

草果仁 杏仁 半夏 茯苓 桂枝 厚朴 广皮 生姜

某 脉滞，面黄舌白，脘中格拒，汤水皆呕，三日疟一至。据色脉诊，乃足太阴阳微饮结，当以温药和之。

半夏 草拨 丁香柄 草蔻 厚朴 姜汁

李 初病劳倦晡热，投东垣益气汤，未尝背谬，而得汤反剧，闻谷气秽，间日疟来，渴思凉饮。此必暑邪内伏，致营卫周流与邪触着，为寒热分争矣。故甘温益气、升举脾脏气血，与暑热异岐，胃中热灼，阳上愈燥，上脘不纳，肠结便闭。其初在经在气，其久入络入血，由阳入阴，间日延为三疟，奇脉蹻维，皆被邪伤。《内经》谓"阳维为病，苦寒热"也。维为一身纲维，故由四末寒凛而起，但仍是脉络为病，故参、芪、术、附不能固阳以益其虚，归、桂、地、芍无能养营以却邪矣。昔轩岐有刺疟之旨，深虑邪与气血混成一所，汗吐下无能分其邪耳。后汉张仲景推广圣经蕴奥，谓疟邪经月不解，势必邪结血中，有癥瘕疟母之累瘁，制方鳖甲煎丸。方中大意，取用虫蚁有四，意谓飞者升，走者降，灵动迅速，追拔沉混气血之邪。盖散之不解，邪非在表；攻之不驱，邪非着里；补正却邪，正邪并树无益。故圣人另辟手眼，以搜剔络中混处之邪。治经千百，历有明验。服十二日干枝一周，倘未全功，当以升其八脉之气，由至阴返于阳位，无有不告安之理。气血凝络

某 阴疟两月，或轻或重，左胁按之酸痛。邪伏厥阴血络，恐结疟母。议通络以逐邪。用仲景鳖甲煎丸，每早服三十粒，当寒热日勿用。

昌二四 三疟皆邪入阴络，故汗下为忌。经年疟罢，癥瘕疟母，仍聚季胁。邪攻血气之结，攻逐瘀聚，升降以通阴阳，乃仲景成法。但诊脉细微，食减神衰，攻法再施，恐扰中满。前与温补通阳颇安，然守中之补，姑缓为宜。疟母

人参 当归 淡附子 淡干姜 茯苓 肉桂

鳖甲胶丸。

诸疟由伏邪而成，非旦夕之因为患也。六淫之气，惟燥不能为害，而新凉收束，实属有关。考之圣训，独手三阳、手厥阴，却无其疟名。医者当辨其六气中所伤何气，六经中病涉何经。若小柴胡专主少阳，岂能兼括也！夫温疟、瘅疟、痰、食、瘴、疠诸疟，皆有成方，予不复赘。但此症春月及冬时间有，惟夏秋暑湿为患者居多。暑必挟湿，专伤气分。第一要分别其上焦、中焦之因，暑湿二气何者为重。若暑热重者，专究上焦肺脏清气。疟来时，必热重而寒微，唇舌必绛赤，烦渴而喜凉饮，饮多无痞满之患。其脉色自有阳胜之候。当宗桂枝白虎法，及天水散加辛凉之品为治。若湿邪重者，当议中焦脾胃阳气。疟来时，虽则热势蒸腾，舌必有粘腻之苔，渴喜暖汤，胸脘觉痞胀呕恶。其脉色自有阳气不舒之情状。当宗正气散，及二陈汤去甘草加杏、蔻、生姜之类主之，必要阳胜于阴，而后配和阳之剂，日后方无贻累。倘症象两兼，则两法兼之可也。大凡是症，若邪气轻而正不甚虚者，寒热相等，而作止有时；邪气重而正气怯者，寒热模糊，来势必混而不分。又云：邪浅则一日一发，邪稍深则间日一发，邪最深则三日一发，古称为三阴大疟，以肝脾肾三脏之见症为要领，其补泻寒温，亦不离仲景治三阴之法为根蒂。可知阳经轻浅之方，治之无益也。所云移早则邪达于阳，移晏则邪陷于阴，阴阳胜复，于此可参。若久而不已，必有他症之虞。太阴之虚浮胀满，有通补之理中法，开腑之五苓汤。少阴之瘘弱成劳，有滋阴之复脉汤，温养之升奇法。厥阴之厥逆吐蛔，及邪结为疟母，有乌梅丸与鳖甲煎法。又如心经疟久，势必动及其营，则为烦渴见红之累。肺经疟久，理必伤及其津，则为胃秘肠痹之候。一则凉阴为主，一则清降为宜。然而疟之名目不一，而疟之兼症甚多。若不达权通变，而安能一一尽善？即如暑湿格拒三焦，而呕逆不纳者，宗半夏泻心法。秽浊蒙蔽膻中，而清灵昧甚者，用牛黄清心丸。心阳暴脱，有龙、蛎之救逆。胃虚呕呃，有旋覆代赭

之成方。如表散和解，通阳补气，滋阴化营，搜邪入络，动药劫截，辛酸两和，营气并补，及阳症之后养胃阴，阴症之后理脾阳等法，已全备矣。汇集诸家，融通无拘。所谓用药如用兵，先生不愧良工之名也。邵新甫

泄 泻

周 因长夏湿热，食物失调，所谓"湿多成五泄"也。先用胃苓汤分利阴阳。暑湿热

胃苓汤去甘草。

温 长夏湿胜为泻，腹鸣溏少，腑阳不司分利。先宜导湿和中。胃苓汤。

又 向年阴分伤及阳位，每有腹满便溏。长夏入秋，常有滞下。此中焦气分积弱，水谷之气易于聚湿，或口鼻触入秽邪，遂令脾胃不和。是夏秋调摄最宜加意。拟夏秋应用方备采。天暖气蒸，南方最有中痧痞胀诸恙，未受病前，心怀疑虑，即饮芳香正气之属，毋令邪入为第一义。

藿香梗 白蔻仁 橘红 桔梗 杏仁 郁金 降香 厚朴

夏至后，热胜湿蒸，气伤神倦，用东垣益气汤。若汗出口渴，兼生脉散敛液。

某 秋暑秽浊，气从吸入，寒热如疟，上咳痰，下洞泄，三焦蔓延，小水短赤。议芳香辟秽，分利渗湿。

藿香 厚朴 广皮 茯苓块 甘草 猪苓 泽泻 木瓜 滑石 檀香汁

又 进药稍缓，所言秽浊，非臆说矣。其阴茎囊肿。是湿热甚而下坠入腑，与方书茎款症有间。议河间法。

厚朴 杏仁 滑石 寒水石 石膏 猪苓 泽泻 丝瓜叶

某 阴症久伤成损，俯不能卧，脊强，脉垂，足跗浮肿。乃督脉不用，渐至伛偻废疾。近日暑湿内侵泄泻。先宜分利和中。

厚朴 藿香 广皮 茯苓 泽泻 木瓜 炒扁豆 炒楂肉 炒砂仁

蔡二一 气短少续为虚，近日腹中不和，泄泻暑伤。先以清暑和脾，预防滞下。

厚朴 广皮 炙草 茯苓 泽泻 炒扁豆 麦芽 木瓜 炒楂肉 砂仁

又 香砂异功散。

叶五七 平素操持积劳，五志之火易燃，上则鼻窍堵塞，下有肛痔肠红。冬春温邪，是阳气发越，邪气乘虚内伏。夫所伏之邪，非比暴感发散可解，况兼劳倦内伤之体，病经九十日来，足跗日肿，大便日行五六次，其形粘腻，其色黄赤紫滞，小便不利，必随大便而稍通。此肾关枢机已废，二肠阳腑失司，所进水谷，脾胃不主运行，酿湿坠下，转为瘀腐之形。正当土旺入夏，脾胃主气，此湿热内淫，由乎脾肾日伤，不得明理之医，一误再误，必致变现腹满矣。夫左脉之缓涩，是久病阴阳之损，是合理也；而右脉弦大，岂是有余形质之滞？即仲景所云"弦为胃减，大则病进"，亦由阳明脉络渐弛，肿自下日上之义。守中治中，有妨食滋满之弊。大旨中宜运通，下宜分利，必得小溲自利，腑气开合，始有转机。若再延绵月余，夏至阴生，便难力挽矣。 四苓加椒目、厚朴、益智、广皮白。

又 服分消方法五日，泻减溺通，足跗浮肿未消。要知脾胃久困，湿热滞浊无以运行，所进水谷，其气蒸变为湿，湿胜多成五泻。欲使湿去，必利小便。然渗利太过，望六年岁之人，又当虑及下焦。久病入夏，正脾胃司令时候。脾脏宜补则健，胃腑宜疏自清。扶正气，驱湿热，乃消补兼施治法。 晚服资生丸，炒米汤送下。早服：

人参 广皮 防己 厚朴 茯苓 生术 泽泻 神曲 黄连 吴萸

朱 口腹不慎，湿热内起，泄泻复至。此湿多成五泄，气泻则腹胀矣。湿热

人参 茅术 川连 黄芩 白芍 广皮 茯苓 泽泻 楂肉

陈 脉缓大，腹痛泄泻，小溲不利。此水谷内因之湿，郁蒸肠胃，致清浊不分。若不清理分消，延为积聚粘腻滞下。议用芩芍汤。

淡黄芩 生白芍 广皮 厚朴 藿香 茯苓 猪苓 泽泻

张 脉缓涩，腹满，痛泻不爽。气郁滞久，湿凝在肠。用丹溪小温中丸。

针砂 小川连 苍术 白术 香附 半夏 广皮 青皮

神曲浆丸。

程 诊脉肝部独大，脾胃缓弱。平昔纳谷甚少，而精神颇好。其先天充旺不待言矣。目今水泻，少腹满胀。少腹为厥阴肝位，由阴阳不分，浊踞于下，致肝失疏泄。当以五苓散导水利湿。仿古急开支河之法。

黄 九岁 久泻兼发疮痍，是湿胜热郁。苦寒必佐风药，合乎东垣"脾宜升、胃宜降"之旨。

人参 川连 黄柏 广皮 炙草 生于术 羌活 防风 升麻 柴胡 神曲 麦芽

朱 三四 形瘦尖长，木火体质，自上年泄泻，累用脾胃药不效。此阴水素亏，酒食水谷之湿下坠，阴弱不能包涵所致。宜苦味坚阴，淡渗胜湿。

炒川连 炒黄柏 厚朴 广皮白 茯苓 猪苓 泽泻 炒楂肉

陈 寒湿已变热郁，六腑为窒为泻。

生台术 厚朴 广皮 白茯苓 益智仁 木瓜 茵陈 泽泻

某 三三 酒湿内聚痰饮，余湿下注五泄。常用一味茅术丸。

炒半夏 茯苓 薏仁 刺蒺藜 新会皮

王 氏 头胀，喜冷饮，咳呕，心中胀，泄泻不爽。此为中暑，故止涩血药更甚。舌色白。议清上焦气分。中暑

石膏 淡黄芩 炒半夏 橘红 厚朴 杏仁

王 二七 自春徂冬，泻白积，至今腹痛，小水不利，想食物非宜，脾胃水寒偏注大肠。当分其势以导太阳。胃苓汤主之。中阳湿滞

胡 二三 三疟劫截不效，必是阴脏受病。衄血热渴，食人不化、痛泻，二者相反。思病延已久，食物无忌，病中勉强进食，不能充长精神，即为滞浊阻痹。先以胀泻调理，不必以疟相混。

草果 厚朴 陈皮 木香 茯苓皮 大腹皮 猪苓 泽泻

郁 四八 经营劳心，纳食违时，饥饱劳伤，脾胃受病，脾失运化，夜属阴晦，至天明洞泻粘腻，食物不喜，脾弱，恶食柔浊之味。五苓通膀胱分泄，湿气已走前阴之窍，用之小效。东垣谓："中气不足，溲便乃变。"阳不运行，湿多成五泄矣。

人参 生白术 茯苓 炙草 炮姜 肉桂

某 五八 形寒便泻，舌白。

厚朴 广皮 半夏 茯苓皮 桂枝木 生姜

程 氏 寒湿腹痛，恶心泄泻。寒湿

厚朴 藿香梗 益智仁 广皮 炒茅术 煨木香 茯苓 泽泻

吴 氏 寒凝胃阳，腹痛泄泻。

草果 厚朴 茅术 广皮 吴萸 炒楂肉

程 氏 泻后腹膨。

人参 生益智 炮姜 茯苓 厚朴 广皮 砂仁

陆 姬 气滞为胀，湿郁为泻。主以分消。

炒厚朴 大腹皮 茯苓 泽泻 煨益智 广皮 炒楂肉

某 氏 雨湿凉气，乘于脾胃，泄泻之后，腹膨减食。宜健中运湿。

焦白术炭 厚朴 广皮 生谷芽 炒扁豆 木瓜 茯苓 泽泻

程 女 湿郁脾阳，腹满，肢冷泄泻。 四苓散加厚朴、广皮。

邹 姬 湿伤泄泻，小便全少，腹满欲胀，舌白不饥。病在足太阴脾，宜温中佐以分利。

生茅术 厚朴 草果 广皮 茯苓 猪苓 泽泻 炒砂仁

又 早服真武丸，姜汤送 二钱五分。 一两。

夜服针砂丸，开水送 一钱五分。 六钱。

又 人参 附子 枳实 茯苓 干姜 生白芍

某 氏 脉沉缓，肌肉丰盛，是水土禀质，阳气少于运行，水谷聚湿，布及经络，下焦每有重着筋痛，食稍不运，便易泄泻，经水色淡。水湿交混，总以太阴脾脏调理。若不中窾，恐防胀病。

人参 茯苓 白术 炙草 广皮 羌活 独活 防风 泽泻

倪 六七 阳伤湿聚，便溏足肿。

粗桂枝 生白术 木防己 茯苓 泽泻

又 脉紧，足肿便溏。阳微湿聚，气不流畅，怕成单胀。 照前方加茵陈。

又 晨泄肢肿。

生白术 桂枝木 淡附子 茯苓 泽泻

陆 五一 当脐动气，子夜瘕泄，昼午自止。是

阳衰寒湿沍凝，腑阳不运，每泻则胀减。宜通不宜涩。

制川乌 生茅术 茯苓 木香 厚朴 广皮

朱 消渴干呕，口吐清涎，舌光赤，泄泻，热病四十日不愈。热邪入阴，厥阳犯胃，吞酸不思食，久延为病伤成劳。肝犯胃

川连 乌梅 黄芩 白芍 人参 诃子皮

陶十八 病由春木正旺，中焦受克，先泄泻，继以腹痛，小便不利，食不思纳，皆是六腑不和所致。夫胃为阳土，肝属阴木，腑宜通，肝宜柔宜凉，治胃必佐泄肝，制其胜也。阅方呆补，不知脏腑阴阳，故辨及之。

泡淡黄芩 炒小川连 炒广皮 厚朴 生白芍 炒乌梅肉 猪苓 泽泻

杨 因惊而泻，腹痛欲呕。是为蛔厥。当用酸苦，忌进甜物。

川椒 乌梅肉 川连 淡干姜 金铃子 延胡索 桂枝木 生白芍

唐 胃中不和，不饥少寐，肝风震动，头迷，溏泄，高年经月未复。两和厥阴阳明。

炒半夏 人参 枳实 茯苓 炒乌梅肉

潘 入夜咽干欲呕，食纳腹痛即泻。此胃口大伤，阴火内风劫烁津液。当以肝胃同治，用酸甘化阴方。

人参一钱半 焦白芍三钱 诃子皮七分 炙草五分 陈仓米三钱

又 去陈米加南枣一枚。

又 咽干不喜汤饮，腹鸣溺浊。五液消烁，虚风内风扰于肠胃。

人参 木瓜 焦白芍 赤石脂 炙草

朱 经月减食泄泻，下焦无力。以扶土泄木法。

人参 焦术 炒益智 茯苓 木瓜 广皮

某 病后，阴伤作泻。

乌梅 白芍 炙草 广皮 茯苓 荷叶

王 霍乱后痛泻已缓，心中空洞，肢节痿弱。此阳明脉虚，内风闪烁，盖虚象也。 异功去参、术加乌梅、木瓜、白芍。

又 上吐下泻之后，中气大虚，身痛肢浮。虚风内动，以补中为法。 异功散加木瓜、姜、枣。

某 腹鸣晨泄，巅眩脘痹，形质似属阳不足；诊脉小弦，非二神、四神温固之症。盖阳明胃土已虚，厥阴肝风振动内起，久病而为飧泄。用甘以理胃，酸以制肝。

人参 茯苓 炙草 广皮 乌梅 木瓜

某 头痛损目，黎明肠鸣泄泻，烦心必目刺痛流泪，是木火生风，致脾胃土位日戕。姑议泄木安土法。

人参 半夏 茯苓 炙草 丹皮 桑叶

徐六六 自春季胸胁肌腠以及腹中疼痛，从治肝小愈，腹鸣泄泻不止。久风飧泄，都因木乘土位。东垣云："治脾胃必先制肝。"仿此。肝犯脾胃

人参 焦术 炙草 木瓜 乌梅 炒菟丝饼

程 劳损经年，食入腹胀痛泻，心中寒凛，肤腠热蒸。此阳不内潜，脾胃久困，万无治嗽清降之理。议用戊己汤，扶土制木法。

叶三六 左胁气胀，在皮膜之里。此络脉中病也。泄肝破气久服，脾胃受困，而为泄泻，得养中小愈。然以药治药，脉络之病仍在。

半夏 桂枝 茯苓 远志 归须 橘红

姜枣汤泛丸。

张姬 腹鸣膜胀，清晨瘕泄。先以熄肝风，安脾胃方。

人参 茯苓 木瓜 炒乌梅 炒菟丝子

又 泄肝醒胃方。

吴萸 生白芍 炒乌梅 人参 茯苓

某 脉右弦，腹膨鸣响痛泻，半年不痊。此少阳木火郁伤脾土，久则浮肿胀满。法当疏通泄郁，非辛温燥热可治。胆郁伤脾

黄芩 白芍 桑叶 丹皮 柴胡 青皮

吴 阳虚恶寒，恶心吞酸，泄泻。乃年力已衰，更饮酒中虚。治法必以脾胃扶阳。脾胃阳虚

人参 茯苓 附子 白术 干姜 胡芦巴

赵 晨泄难忍，临晚稍可宁耐，易饥善食，仍不易消磨。其故在乎脾胃阴阳不和也。读东垣《脾胃论》，谓"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援引升降为法。

人参 生于术 炮附子 炙草 炒归身 炒白芍 地榆炭 炮姜灰 煨葛根 煨升麻

又 肠风鸣震，泄利得缓，犹有微痛而下。都

缘阳气受伤[1]，垢滞永不清楚。必以温通之剂为法。

生茅术三钱 炙草五分 生炮附子一钱 厚朴一钱 广皮一钱 制大黄五分

金五八 能食不化，腹痛泄泻。若风冷外乘，肌肉着冷，其病顷刻即至。上年用石刻安肾丸，初服相投，两旬不效。知是病在中焦，不必固下矣。自述行走数十里，未觉衰倦，痛处绕脐。议用治中法，足太阴阳明主治。

生于术 生茅术 生益智 淡干姜 胡芦巴 茯苓 木瓜 荜拨

王三五 三年久损，气怯神夺。此温养补益，皆护元以冀却病。原不藉乎桂、附辛热，以劫阴液。今胃减咽干，大便溏泄经月。夏三月脾胃主候，宜从中治。

人参 炒白芍 炙草 煨益智 炒木瓜 茯苓 广皮

金 冲年遗恙，先天最薄。夏秋疟伤，食少不运，痞胀溏泻。都是脾胃因病致虚。当薄味调和，进治中法。

人参 益智 广皮 茯苓 木瓜 炒泽泻 谷芽 煨姜

李氏 脉沉，形寒，腰髀牵强腹鸣，有形上下攻触，每晨必泻，经水百日一至。仿仲景意。

茯苓 炮淡干姜 生于术 肉桂

某氏 阳微浊滞，吐泻心痛。当辛温开气，胃阳苏醒乃安。

炒半夏 厚朴 广皮 益智仁 煨木香 乌药 香附汁 姜汁

某二十 色白，脉软，体质阳薄，人春汗泄，神力疲倦，大便溏泄不爽。皆脾阳困顿，不克胜举，无以鼓动生生阳气耳。刻下姑与和中为先。脾阳虚

益智仁八分 广皮一钱 姜灰七分 茯苓三钱 生谷芽三钱

杨 小便不利，大便溏泄。补脾法中佐以淡渗，分其阴阳。

人参 熟术 茯苓 象牙屑 泽泻 苡仁 广皮 白芍

薛十三 水谷湿邪内着，脾气不和，腹膨不饥，便溏，四肢酸痹。

厚朴 茯苓皮 大腹皮 防己 广皮 泽泻 苡仁 桂枝木

又 肢酸，腹膨便溏。

木防己 生白术 苡仁 木瓜 桂枝木 泽泻

马四一 饮酒少谷，中气久虚，晨泄，下部冷，肾阳脾阳两惫，知饥少纳。法当理阳，酒客性不喜甘腻滋柔之药。脾肾阳虚

茯苓 覆盆子 生益智 炒菟丝饼 补骨脂 芡实

朱四十 酒湿内困，脾肾阳虚。用黑地黄丸蒸饼水煮和丸。

徐五九 晨泄病在肾，少腹有瘕，亦是阴邪。若食荤腥厚味，病即顿发，乃阳气积衰。议用四神丸。

席五四 阴疟初愈，不慎食物，清阳既微，健运失司，肠胃气滞，遂为洞泄，且足跗微肿，虑其腹笥欲满。夏季脾胃主令，尤宜淡薄，药以通阳为先，平时脾肾两治。 胃苓汤去白术、甘草，接服黑地黄丸去五味。

朱四一 久泻无有不伤肾者，食减不化，阳不用事。八味肾气乃从阴引阳，宜乎少效。议与升阳。

鹿茸 人参 阳起石 茯苓 炮附子 淡干姜

又 久泻必从脾肾主治，但痛利必有粘积，小溲短缩、不爽。温补不应，议通腑气。

厚朴 广皮 茯苓 猪苓 泽泻 川连 煨木香 炒山楂 炒神曲

僧五五 瘕泄一年，食减腹鸣，属脾肾阳衰。近腹中微痛，兼理气滞。用陈无择三神丸。

某 背部牵掣人胁，晨泻。苓桂术甘去甘加鹿角、姜、枣。

龚五二 诊脉两关缓弱，尺动下垂。早晨未食，心下懊恼，纳谷仍不易化。盖脾阳微，中焦聚湿则少运；肾阴衰，固摄失司为瘕泄。是中宜旋则运，下宜封乃藏，是医药至理。议早进治中法，夕用四神丸。

高氏 经来腹膨，脐脊酸垂，白秋季泄泻不已，脘痞妨食，用济生丸不应。

---

① 伤：原脱，据经锄堂本改。

鹿角霜 炒菟丝饼 生杜仲 淡从蓉 茯苓 沙苑 焦归身 炒黑小茴

陈氏 产育十五胎，下元气少固摄，晨泄。自古治肾阴自下涵蒸，脾阳始得运变。王氏以食下不化为无阳，凡腥膻沉着之物当忌。 早用四神丸，晚服埋中去术、草加益智、木瓜、砂仁。

张姬 泄泻，脾肾虚，得食胀。

人参 炒菟丝子 炒黄干姜 茯苓 煨益智 木瓜

某 泻五十日，腹鸣渴饮，溲溺不利，畏寒形倦，寐醒汗出。用温中平木法。

人参 胡芦巴 炮姜 茯苓 诃子皮 附子 粟壳

某 脾肾不摄，五更泻。

巴戟 菟丝子 五味 补骨脂 芡实 建莲 山药 炙草

某 久泻，脉虚。

人参 五味 禹余粮石

张氏 产后不复，腹疼瘕泻。

炒菟丝饼 鹿角霜 生杜仲 淡补骨脂 炒黑小茴 炒杞子 茯苓

顾氏 阅病原，是劳损，自三阴及于奇经，第腹中气升胃痛，暨有形动触。冲任脉乏，守补则滞，凉润则滑，漏疡久泻寒热，最为吃紧。先固摄下焦为治。

人参 炒菟丝饼 芡实 湖莲 茯神 赤石脂

某 肾虚瘕泄。

炒香菟丝子 生杜仲 炒焦补骨脂 茴香 云茯苓

又 阳微，子后腹鸣，前方瘕泄已止。

人参 炒菟丝子 炒补骨脂 湖莲肉 芡实 茯苓

顾 脾肾瘕泄，腹膨肢肿。久病大虚，议通补中下之阳。

人参 川熟附 茯苓 泽泻 炒黄干姜

某 肾虚瘕泄，乃下焦不摄，纯刚恐伤阴液，以肾恶燥也。 早服震灵丹二十丸。 晚间米饮汤调服参苓白术散二钱。 二药服十二日。

高 脉细下垂，高年久咳，腹痛泄泻，形神憔悴。乃病伤难复，非攻病药石可愈。拟进甘缓法。

中虚腹痛

炙甘草 炒白芍 炒饴糖 茯神 南枣

汪 过食泄泻，胃伤气陷，津不上涵，卧则舌干微渴。且宜薄味调摄，和中之剂，量进二三可安。

食伤

人参 葛根 生谷芽 炙甘草 广皮 荷叶蒂

泄泻，注下症也。经云："湿多成五泄，曰飧，曰溏，曰鹜，曰濡，曰滑。"飧泄之完谷不化，湿兼风也；溏泄之肠垢污积，湿兼热也；鹜溏之澄清溺白，湿兼寒也；濡泄之身重软弱，湿自胜也；滑泄之久下不能禁固，湿胜气脱也。是以胃风汤治有血之飧泄；清六丸疗肠垢之热溏；鹜溏便清溺白，中有硬物，选用理中治中；滑泄脉微气脱，洞下不禁，急投四柱六柱饮；惟濡泄有虚有实，或以胃苓，或以术附。至于脾泄、胃泄、肾泄、大肠泄、小肠泄、大瘕泄、痰泄、郁泄、伤酒伤食泄，古方古法，条载甚详。其急则治标，必使因时随症，理固然也；及其缓则治本，惟知燥脾渗湿，又有未尽者乎？盖脾同坤土，本至静之体，而有乾健之用，生万物而役于万物，从水从火，为寒为热。历观协热下利者，十不得一二；从水之寒泄者，十常八九焉。言当然者，主治在脾；推所以然者，必求之水火。因思人身水火，犹权衡也，一胜则一负。火胜则水负，水胜则火负。五泄多湿，湿水同气。水之盛，则火之衰也。于是推少阳为三阳之枢，相火寄焉，风火扇胃，而熟腐五谷。少阴为三阴之枢，龙火寓焉，熏蒸脏腑，而转输糟粕。胃之纳，脾之输，皆火之运也。然非雷藏龙驯，何能无燥无湿？势有冒明燎上之青。如果土奠水安，从此不泛不滥，定无清气在下之患矣。吾故曰：五泄之治，平水火者清其源，崇堤土者塞其流耳。今观叶氏诊记，配合气味，妙在清新，纵横治术，不离规矩。依然下者升，滑者固，寒者温，热者清，脉弦治风，脉濡渗湿。总之长于辨证立方，因而投剂自能辄效。所谓读古而不泥于古，采方而不执于方，化裁之妙，人所难能者。余友吴子翼文，昔在叶氏门墙，曾言先生洞达人情，谙练时务，使之应世，一人杰也，以故小道居此盛名。又闻其应酬之暇，好读两汉，出辞自必高古。惜乎著作长案，不能一见，令人叹息不忘耳。

蒋式玉

临证指南医案卷七

痢

沈 暑必挟湿，伤在气分，古称滞下。此滞字，非停滞饮食，言暑湿内侵，腑中流行阻遏而为滞矣。消导、升举、温补，暑邪无有出路，胸痞不饥、不食，粘腻未已，而肛门沉坠里结，三焦皆受邪蒸，上下浑如两截。延为休息痢疾，缠绵展转，岂旦晚骤愈之病。暑湿热

淡干姜 生姜 小川连 淡黄芩 人参 枳实

徐 夏季痢症，多是湿热食积。初起宜分消其邪，但肌柔白嫩，乃气虚之质，且性情畏药，只宜少与勿过。

槟榔汁 青皮 陈皮 厚朴 川连 黄芩 木香 炒黑山楂

又 湿热下痢，必用苦辛寒为治。粟壳涩肠止泻，久痢成方。当此热邪未清，宜通，斯滞可去。因色白气弱，未敢峻攻耳。

厚朴 黄芩 川连 木香汁 楂肉 炒银花 麦芽

卢 痢症湿热，皆是夏令伏邪。但以攻消，大伤胃气，不能去病。今微呕，不饥不寐，大便欲解不通。是九窍六腑不和，总是胃病。

人参一钱 吴萸炒川连四分 泡淡生干姜五分 茯苓三钱 川楝子肉一钱 生白芍一钱半

某女 舌色灰黄，渴不多饮，不饥恶心，下利红白积滞，小溲不利。此暑湿内伏，三焦气机不主宣达。宜用分理气血，不必见积，以攻涤下药。

飞滑石 川通草 猪苓 茯苓皮 藿香梗 厚朴 白蔻仁 新会皮

陆氏 经来暑秽痞胀，心烦，自利黑瘀。

淡黄芩 枳实 川连 石菖蒲 郁金 橘红

陈妪 泻痢两月，肢体浮肿，高年自属虚象。但胸脘痞闷，纳谷恶心，每利必先腹痛。是夏秋暑热，郁滞于中，虚体挟邪，焉有补涩可去邪扶正之理？恐交节令变疟，明是棘手重症矣。

人参 茯苓 川连 淡干姜 生白芍 枳实

某 脐上青筋突痛，太阴脾受伤，此前症也。近日腹痛白积，两旬不已。是新受夏秋暑湿，与病异歧。先理新病，导气分消主之。

藿香 厚朴 广皮 茯苓皮 川连 木香 木瓜 扁豆

某 痰哮宿病，正在初秋而发，又值寒热下痢血积，腹痛吐逆，脉来右弦左弱，目黄羞明。必是暑湿凝滞着里。以补虚之中，佐以清邪，乃通剂法。

人参 黄芪 白芍 广皮 石莲子 川连 楂肉 草决明 金银花

王 痢疾古称滞下，乃是湿热气薄肠胃，阻闭气分，故利仍不爽。河间、丹溪佥用清热导气者为此。湿热

黄芩 川连 草决明 炒黑楂肉 生白芍 石莲 丹皮 广木香汁

倪六十 面垢舌白，心下脘中，凄凄痛窒，至圊复便不爽。此水谷之湿，内蒸为热，气道阻闭，上热下冷。若外受客邪，既过募原，必有寒热矣。

淡黄芩 川连 淡竹叶 槟榔汁 白芍 厚朴 广皮白

某 湿温下痢，脱肛。五苓散加寒水石。

江 食物不调，肠胃蕴蓄，郁蒸积聚而滞下，三月不愈。清疏带补之。

人参 川连 炒白芍 炒楂肉 广皮 茯苓 炒当归 乌梅

陆 湿热内蕴，中焦痞结。阳气素虚体质，湿注自利不爽，神识昏乱，将变柔痉。

炒半夏 人参 枳实 川连 干姜 黄芩 姜汁

顾 得汤饮，腹中漉漉，自利稀水，平昔酒客留湿，湿胜内蕴，肠胃不爽，凝积。东垣清暑益气，亦为湿热伤气而设，但脾胃久病，仍能纳食，当苦味坚阴，芳香理脾。

---

③ 一钱：原缺，据经锄堂本补。

生茅术四两 炒黑黄柏二两 炒黑地榆二两 猪苓一两半 泽泻一两半

水法丸，服三钱。

葛四十 酒客，大便久泻，胁上曾发痈疡，春夏胁下有形，腹形满胀。此久蕴湿热，痢脓自利，未能泄邪，肠胃气痹，利频不爽。法当分消以去湿热。若攻劫太过，必伤脾胃。议用丹溪小温中丸。早进二钱五分，夜进二钱五分。三两。

某 潮热，自利，腹痛。

黄芩 生白芍 枳实 桔梗 槟榔汁 木香汁

徐 能食，腹痛，下痢。兼和其阴。

人参 生白芍 黄芩 枳实 川连 干姜

某十六 湿热内蒸，下利红积。

炒黑神曲 炒黑楂肉 茯苓皮 飞滑石 新会皮 厚朴 淡竹叶 扁豆叶

祝三八 十年久痢，须推饮食避忌。酒客湿滞肠中，非风药之辛，佐苦味入肠，何以胜湿逐热？久病饮食不减，肠中病也。

绵茵陈 香白芷 北秦皮 茯苓皮 黄柏 藿香

某 形瘦阴亏，湿热下痢，误投消食，反劫津液。邪未尽，津先耗，咽喉痛，且呛咳。所谓湿未罢，已上燥矣。

川连 银花 通草 黄芩 川贝 茯苓皮

某 湿热内阻气分，腹痛下痢，目眦黄，舌光不渴。议清里泄湿热。

黄芩 寒水石 川连 厚朴 秦皮 郁金

山五十 湿郁腹痛，利红如豆汁。

生茅术三钱 炒山楂一钱半 厚朴一钱 红曲一钱半 广皮一钱 猪苓一钱

某 夏秋痢疾，固是湿热伤气，脾胃气滞，后重里急不爽。古方香连丸，取其清里热，必佐理气，谓气行斯湿热积聚无容留矣。知母、生地，滋阴除热，治阴分阳亢之火，与痢门湿热大异。盖滋则呆滞，气钝窒塞，宜乎欲便不出。究竟湿热留邪仍在，桂、附热燥，又致肛坠，痛如刀割。补中益气，东垣成法，仅仅升举下焦清阳，未能直透肠中。再用大黄重药，兼知母、生地等味，更令伤及下焦。书义谓诸痢久都属肾伤。小腹痛坠，忌冷，显然是下症。议与升阳，亦须下治。

人参 茯苓 泽泻 炙草 防风根 羌活 独活 细辛 生姜 大枣

某 舌白，渴不欲饮，心腹热，每痢必痛，肛坠，痢又不爽，微呕有痰，口味有变，头中空痛，两颊皆赤。此水谷气蒸湿热，郁于肠胃，清浊交混，忽加烦躁，难鸣苦况。法当苦寒泄热，苦辛香流气渗泄利湿。盖积滞有形，湿与热本无形质耳。

川连 黄芩 郁金 厚朴 猪苓 槐米 秦皮

包[1] 先厥，下利脓血，腹痛呕恶。乃寒热互伤。厥阴伏热

淡黄芩 川连 丹皮 生芍 炮姜 炒银花

陈氏 温邪经旬不解，发热自利，神识有时不清。此邪伏厥阴，恐致变痉。

白头翁 川连 黄芩 北秦皮 黄柏 生白芍

又 温邪误表，劫津，神昏，恐致痉厥。

炒生地 阿胶 炒麦冬 生白芍 炒丹皮 女贞子

邱姬 进润剂，痛缓积稀。知厥阴下利，宜柔宜通，血虚有风显然。

生地 阿胶 丹皮 生白芍 银花 小黑稆豆皮

某 热渐入里，胸痞便泄。议酸苦泄热。

黄芩 川连 枳实 白芍 广皮白 滑石 甘草 谷芽

蔡 内虚邪陷，协热自利，脉左小右大，病九日不减。是为重症。议用白头翁汤方，加黄芩、白芍。协热痢

潘 时令暑湿，都从口鼻而受。气郁则营卫失于转运，必身热无汗。其邪自上以及中，必循募原，致肠胃亦郁，腹痛泻积，无非湿热之化。此分消利湿则可，若以表药，则伤阳气矣。

茯苓 陈皮 厚朴 木香 炒扁豆 炒山楂

又 协热下利，粘腻血水。是肠胃中湿热之化也。

北秦皮 白头翁 茯苓 泽泻 炒银花 益元散

某 春温内陷下痢，最易厥脱。

---

① 包：原缺，据经锄堂本补。

川连 阿胶 淡黄芩 炒生地 生白芍 炙草

王 热毒逗留不化，湖热下利。

川连 黄芩 炒白芍 茯苓 泽泻 木瓜

张三三 江南地薄气弱，夏季食物内蕴，时令热迫内聚，湿热赤痢，入冬不愈。皆饮食不忌之累。宜淡薄滋味。血痢

生茅术 厚朴 南山楂 草果仁 椿根皮 槐花 广皮 银花

又 痢血三月，昏痢夜止，肛门欲坠。以气陷门户不藏。

人参 当归 白芍 肉桂 炙草 白术 广皮 煨姜 南枣

某二四 血痢半载，少腹痛。六味地黄加炒楂肉、炒延胡。

某 血积痛痢，起于夏令，秋半不减，明是湿热滞于肠胃。久延，面色消夺，右脉搏大，乃痢症所大忌。稍通积聚，兼以和血。

酒炒大黄 川连 黄芩 丹皮 肉桂 归身 白芍 生甘草

袁二七 久痢，腹疼，下血。

生黄芪三钱 生白术三钱 炒归身一钱 炒楂肉二钱 炒地榆一钱半 广皮一钱 厚朴一钱 羌活五分 防风根五分

朱三九 下痢带瘀血，肛中气坠，腹不痛，

炒黑椿根皮一两 生茅术一钱 生黄柏一钱 炒黑楂肉三钱 炒黑地榆一钱半 炒焦银花一钱半 赤苓三钱 猪苓一钱半

某 痛痢不爽，已有血下。暑湿不独在气分，且积劳茹素，攻夺宜慎。

当归 白芍 南山楂 厚朴 草果 炮姜

某 脉缓，脐上痛，便稀溏短。此乃湿郁脾胃之阳，致气滞里急。宗古人导湿分消意。阳虚气滞

生茅术 广皮 厚朴 官桂 飞滑石 茯苓 猪苓 泽泻 炒山楂

张五七 脉沉伏，久痢腹痛，畏寒少食。气弱肠滞，以温通方法。

熟附子 生茅术 生大黄 茯苓 厚朴 木香

又 温下相投，肠滞不通。皆因脾阳微弱。古贤治痢，不离通涩二法。

当归 肉桂心 茯苓 厚朴 南山楂 生麦芽

王六二 平昔温补相投，是阳不足之体。闻患痢两月，不忌食物，脾胃滞窒，今加呕恶，夫六腑宜通，治痢之法，非通即涩。肛肠结闭，阳虚者，以温药通之。

熟附子 制大黄 厚朴 木香 茯苓皮

范二七 痢称滞下，谓有滞必先痛后下。况病起不慎口腹，阳气窒塞，积聚留着。试阅前方，宜通者有效，守补则病剧。六腑皆以宣通为用。

附子 大黄 茯苓 厚朴 生草果 广皮

又 温下已效，肠胃留滞，都因阳不主运。再佐理气兼之。

附子 制大黄 茯苓 广皮 厚朴 生益智 木香 猪苓

李 痢将两月，目微黄，舌白，口干，唇燥赤，腹满，按之软，竟日小便不通。病者自述肛门窒塞，努挣不已，仅得进出粘积点滴。若有稀粪，自必倾肠而多。思夏秋间暑湿内着为痢，轩岐称曰滞下，谓滞着气血，不独食滞一因。凡六腑属阳，以通为用；五脏皆阴，藏蓄为体。先泻后痢，脾传肾则逆，土克水意，然必究其何以传克之由。盖伏邪垢滞从中不清，因而下注矣。迁延日久，正气因虚，仲景论列三阴，全《太阴篇》中，始挈出"腹满"字样。脾为柔脏，惟刚药可以宣阳驱浊。但今二肠窒痹，气不流行，理中等法，决难通腑。考《内经》"二虚一实者治其实"，并其一面也。然必温其阳，佐以导气逐滞。欲图扭转机关，舍此更无他法。

制附子 生厚朴 木香 制大黄 炒黑大茴

又 懈弛半月，脾肾复惫。脾败不主健运，纳食皆变痰沫；肾真失司纳气，水液上泛阻咽。皆痢伤浊壅，变胀末传。脉见弦劲，是无胃气，小愈变病，最属不宜。人冬为藏阳之令，今阳渐潜散，而阴液枯槁，渴不多饮，饮不解渴，治阳必用刚药，其阴更涸矣。转展无可借箸，勉与脾肾分调，脾阳动则冀运，肾阳静可望藏。王道固难速功，揆之体用，不可险药。

早服炒焦肾气丸。午服参苓白术散加益智仁。

许三三 劳倦咳嗽失血，仍然不避寒暑，食

物腹中泻痢，病上加病。后感，法当先治。以分病有新旧。阳虚

厚朴 益智 广皮 茯苓皮 白芍 炙草 木瓜 炒扁豆

又 咳嗽泻痢，药治相背，治肺碍脾，治脾碍肺。方今交冬，治痢为要。病人说早食相安，晚食胀满。脾胃阳气已乏，勿徒消滞寒克矣，

白芍桂酒拌 益智 广皮 茯苓 焦白术 炙草 谷芽 砂仁壳

张 下痢泄泻之后，诊脉右弦大。胃虚少纳，阳弱不司运化。法当通腑之阳。

人参 益智仁 炒菟丝饼 炒砂仁末 茯苓 广皮白

陆二六 腹满自痢，脉来濡小，病在太阴。况小便清长，非腑病湿热之比。法当温之。

生于术 附子 茯苓 厚朴 干姜

许二四 痢疾一年，已浮肿溺涩。古称"久痢必伤肾"，月前用理阴煎不应，询及食粥吞酸，色瘁脉濡。中焦之阳日惫，水谷之湿不运。仍宗温以苏脾阳，佐以分利。用胃苓汤去甘草加益智。

陈 痢积虽然少缓，诸款不减，面色青晦，四肢厥冷。仍在险途，拟进益黄散法。

人参 煨益智仁 公丁香 茯苓 广皮 青皮 木瓜 炒冬米

某 脉微细，肢厥，下痢无度。吴茱萸汤，但能止痛，仍不进食。此阳败阴浊，腑气欲绝。用桃花汤。

赤石脂 干姜 白粳米

某 痢后大便不实，食不健运，色脉俱是虚象。此清阳失旷于中，阴气先走泄于下。先理中焦，再当摄阴。

人参 白术 茯苓 炙草 广皮 炮姜 益智

某 自利不渴者属太阴。呃忒之来，由乎胃少纳谷，冲气上逆，有土败之象。势已险笃，议《金匮》附子粳米汤。

人参 附子 干姜 炙草 粳米

某 长斋有年，土薄气馁，加以久痢少谷欲呕，脾胃之阳衰矣。由夏及今，半载不痊。倘忽肿胀，何法施治？

人参 白术 干姜 炮姜 丁香 茯苓

袁 中下阳微，呕呃下利。温中不应，恐延衰脱。夫阳宜通，阴宜守，此关闸不致溃散，春回寒谷，生气有以把握。候王先生主议。

人参 附子 炮姜 炒粳米 赤石脂 生白芍

某 春痢入冬，痢止，腹痛食少。童年那有淫欲之扰，此系寒热不和，脾胃受伤也。六君子汤加肉桂。

某 脉沉微，下痢红紫黑，舌胎粉白，并不渴饮。此太阴脾营虚寒也。仿理阴煎。脾营虚寒

当归头 白芍 炮姜 炙草 茯苓 益智

唐氏 下痢四十余日，形寒腹痛。

炒当归 生白芍 肉桂 炒山楂 青皮 茯苓

沈 议堵截阳明一法。阳明不阖

人参 炒白粳米 炮姜 赤石脂

某六四 高年下痢，痰多舌干，脉右空大，神困音低。乃脾肾两亏，二气交虚。有年致此，恐非宜。脾肾兼虚

人参一钱半 菟丝子一钱半 赤石脂三钱 炮姜一钱半 茯苓三钱 木瓜一钱

王五十 久痢久泻为肾病，下泻久而阴伤气坠。四神丸治脾肾晨泄，辛温香燥皆刚，佐入五味酸柔，不过稍制其雄烈。此肛坠尻酸，乃肾液内少而气陷矣。腥油肉食须忌。

熟地 禹余粮石 五味子

蒋五一 久痢用辛甘温而效，是脾阳久伤，治由东垣法极是。述食血腥，滑必便溏，四肢忽有肉疹。营卫内应脾胃，气血未得充复，五旬外，下亦怯，用脾肾两补。

人参 山药 茯苓 湖莲 芡实 补骨脂 苁蓉 萸肉 五味 巴戟 菟丝 覆盆子

某 下痢腹痛舌干，肛坠，痢伤阴也。痢伤阴液

熟地炭 炒归身 炒白芍 炒楂肉 茯苓 炙草

某 滞浊下行痛缓。议养阴通腑。

生地 阿胶 丹皮 山栀 猪苓 泽泻

孙 脉左数，下利，腹不甚痛，暮夜微热。所伏暑热，乘阴虚下陷。是清热理脾不效，当摄阴升阳。

熟地炭 当归炭 山楂炭 炒黑麦芽 炙黑甘

草 防风根 炒黑升麻

又 照方去山楂、麦芽加人参、焦白芍。

又 泻痢久必阴损液耗，此口渴微咳，非实火客邪，与甘酸化阴。

人参 山药 炙草 炒乌梅 木瓜 炒湖莲肉

蔡 脉右数，左细数，面垢舌燥，白苔点点，肌肤甲错，左胁动气，伏暑当秋凉而发。初病如疟，当从苦辛寒法。里邪炽烈，变为下痢，胃津被劫，阴液大耗。昔贤于热病液涸，急以救阴为务。苟胃关得苏，渐以冀安。否则犯喻氏所指"客邪内陷，液枯致危"之戒矣。复脉汤去姜、桂、麻。

又 酸甘化阴法。

人参 生地 乌梅 炙草 麦冬 木瓜

鲍 痢久，阴液消亡，无以上承，必唇燥舌干。奈胃关不和，善噫难饥。此由阴腻柔剂所致，择其不腻滞者调之。

人参 炙草 炒白芍 炒乌梅肉 炒麦冬 茯神

周五十 痢后气坠，都主阴伤，但嗔怒不已，木犯土，致病留连。摄阴都之中，聊佐和肝。

熟地 茯苓 炒山楂 炒乌梅 木瓜

某 阴液涸，则小水不通；胃气逆，则厌食欲呕。此皆痢之款症也。治以中下二焦为主，议理阴煎。

熟地 白芍 附子 五味 炮姜 茯苓

吴三十 痢久阴伤腹痛，肛门坠胀，秋病入冬不愈，已属休息症。和阴剂中，仍有升降，仿东垣法。

炒熟地 炒当归 炒白芍 炙草 生山楂 生谷芽

陈三七 泻痢久则伤肾，多见下焦沉坠。先伤在阴，刚药不效。久痢伤肾，下焦不摄

人参 鹿茸 菟丝子 茯苓 舶茴香 制补骨脂 砂仁

张五一 晨泄痢血属肾病，无痛坠等因，用黑地黄丸。

范 泻痢起于长夏，医谓时令湿热，胃苓汤、苓芍法，固非谬讹。因高年肾阳肝阴先亏，使客气内扰阻遏，中流乏砥柱坐镇，致狂澜滔天耳。病经两旬不减，重阴无阳，验诸神识尚清，其外邪为少，而内损为多。八脉无权，下无收摄，漏卮不已，理必生阳泄，下焦冷，此皆阴阳二气微绝。治病则分，治本为宜，非置之不理，实究天人而已。

人参二钱 鹿茸二钱 炒黑当归三钱 生杜仲三钱 生沙苑一钱 茯苓三钱

李五十 自痢五六年，即周身痛痹。盖肠胃病，致经络筋骨藩篱疏撤，阳失卫，药难效灵，书此代煎。

冬于术 苁蓉 熟附子 河水煎

吴四九 治痢大法，无过通塞二义。夏秋湿热固多，初痢不痛，已非湿热。色滞者，肠中陈腐也。至今痛而痢，痢后复痛，按之痛减属虚。小雪不愈，阳不来复。久痢治肾，然非滋腻。先用苓姜术桂汤。

某氏 治痢古法，不越通涩。经停有瘕，腹浮肿，八脉之病。医惑于见痢，认为脾胃症。议用济生肾气丸。

朱五七 痢久肛坠。是下焦肾虚，失于收纳，治脾胃药无功。

熟地炭 炒归身 赤石脂 五味子 炒楂肉

周四六 痢久必伤肾阴，八脉不固，肠腻自滑而下。但执健脾无用，病不在中，纳谷运迟，下焦坎阳亦衰，用三神丸。

五味子 补骨脂 肉果

某 痢久阴阳两伤，少腹肛坠，连两腰胯脊髀酸痛。由脏腑络伤，已及奇经。前议轻剂升阳颇投，仍从下治。

人参 鹿茸 附子 炒当归 茴香 菟丝子 杜仲

周 转方柔药相安，显然久痢伤及肾阴，当用理阴煎，兼用禹粮石脂丸，以摄固肠中。

熟地炭 归身炭 人参 炙甘草 五味子 炒楂肉

兼服禹粮赤石脂丸。

金氏 脉数劲，下痢腹鸣痛，后坠，卧则气冲，咳嗽吐粘涎，产后过月。显是下损至中。纳谷日少，形神日衰，势已延成蓐劳，难期速功。

熟地炭 人参 茯神 炒山药 建莲 赤石脂

某氏 休息痢，经二年，明是下焦阴阳皆

虚，不能收摄。经期不来，小腹抚摩有形上行，似乎癥瘕，其实气结。若不急进温补，恐滋扰肿胀之累也。

人参 附子 茯苓 炙草 五味 白芍

某 气虚下陷，门户不藏。气虚下陷

人参 黄芪 广皮 炙草 归身 炒白芍 防风 升麻

某 痢经五十日来，小愈再发，独见后重下坠。此为气陷，则门户不藏，亦胃弱内风乘袭。议陷者举之。

人参 归身 白芍 炙草 升麻 荷叶

石 疟邪热气，内陷变痢，延已三月，脾胃气衰，面浮肚膨，仍有里急欲坠之象。中虚伏邪，进以和解。疟变痢

黄芩 柴胡 人参 丹皮 炒当归 白芍 谷芽 炒山楂

蔡 神气索然，腹中动气，舌红嗌干，寒热日迟。平素积劳致虚，邪伏厥阴，脉促细坚。温清难用，勉议复脉汤，存阴勿涸，希图援救。复脉汤。

又 两投复脉，色脉略转，所言平素积虚，不但疟邪内陷，阴结于上则胸痞，阴走于下则频利。非徒开泄攻邪也。救逆汤去姜。

又 奔脉动气，皆是阳虚浊泛。当和营理阳。

人参 茯苓 归身 炙草 桂心 牡蛎 煨姜 大枣

又 冲气填塞，邪陷下痢。势非轻小，用泻心法。

人参 淡干姜 熟附子 川连 黄芩 枳实

又 人参 淡干姜 生地 炒桃仁

张 气衰热伏，腹痛下痢，脘中痞闷，不欲纳食。由疟变痢，经邪入腑。斯病势已重，清理湿热以开痞，延久必须扶正。

淡黄芩 川连 人参 生白芍 干姜 枳实

某 邪陷疟后变痢，伤及厥阴。症见气上撞心，饥不能食，干呕腹痛，全是肝病。肝为至阴之脏，相火内寄。仲景治法，不用纯刚燥热之药，以肝为刚脏故也。今正交上旺，土木为仇，五日内未为稳当。

人参 炒当归 炒白芍 炒乌梅肉 茯苓 淡吴萸 生香附汁 真北秦皮

孙 下痢无积，肛坠，肠间泊泊有声。此属肠风，当用摄固。肠风

熟地炭 萸肉炭 炒归身 炒杞子 川断 北味肉

煎药送赤石脂丸三钱。

某 当年久痢，用三神丸得效，是脾肾两因，兼理气分之滞。体质阳虚，遇冷病加。今病起长夏，小水不通，必系夏热阻其宣化，久则气血凝着而为肠红。先与桂苓甘露饮，分消其湿。

于术 茯苓 猪苓 泽泻 滑石 桂心

包 噤口痢。

川连 人参 黄芩 白芍 草决明 炒山楂 炒银花

又 噤口痢，乃热气自下上冲，而犯胃口，肠中传导皆逆阻似闭，腹痛在下尤甚。香连、梅、芍，仅宣中焦，未能泄下热燔燎。若不急清，阴液同归于尽。姑明其理，以俟高明备采。白头翁汤。

又 脉左细数，右弦，干呕不能纳谷，腹痛里急后重，痢积不爽。此暑湿深入着腑，势属噤口痢疾，症非轻渺。议用苦寒清解热毒。必痛缓胃开，方免昏厥之变。

川连 干姜 黄芩 银花 炒山楂 干姜 白芍 木香汁

又 下午病剧，乃阴气消亡之征。若但阴柔，恐生生不至。疏补胃药，正宜进商。

生地 阿胶 人参 生白芍 炒山楂 炒银花

矫 初起无寒热，即泻痢呕恶不食，乃噤口痢重病。夫暑邪之伤，由口鼻吸气而入，邪与水谷交混，蒸变湿热，酿为积滞脓血，肠胃气窒，欲解不能通爽，遂致里结后重。香、连苦辛，理气导湿清热，初用颇是。皆缘劳碌之人，非膏粱温养之质，淡薄积劳，中气易伤。四十日来，积少痛缓，医称病解，而食不下咽，不知饥饱。诊得脉弦，形衰，舌白，不渴饮水，日泻数行。全属胃倒气夺，中宫损极，下关不摄，谷不能咽，焉能承受汤药？药味气劣，胃衰必恶，久痢久泻，务在能食。古人非醒脾胃，即安肾摄纳，再洵粉浆下咽，或呛或噎。议以上脘宜通其清阳，下焦当固摄其滑脱。仿古方中参苓白术散末，当以米饮日服二

次，间以不腻滑之物，食些少勿多，以示胃之所喜为补。必得胃气渐醒，方有转危为安

人参二钱 焦术一钱半 茯苓一钱半 炙草五分 炒扁豆二钱 苡仁一钱半 桔梗一钱 砂仁七分，炒 炮姜炭一钱 肉豆蔻一钱

上药研细，秤准分两，每次用香粳米饮汤调服一钱五分。上药须日进二次。

鲍 舌心黄，边白，渴饮，水浆停胃脘，干呕，微微冷呃，自痢稀水，小便不利，诊脉坚劲不和。八旬又二，暑湿热邪内着，必脾胃气醒，始可磨耐，以高年不敢过清过消。用清暑益气方法。

川连 黄芩 石莲子 煨干葛 青皮 人参 茯苓 厚朴 猪苓 泽泻

又 口中干燥，小水全无，泉源已竭，阴液无以上承，痢症噤口。都是湿热壅于胃口，下元衰惫，冲脉气震高突。此攻病保真，理难捉摸矣。

川连 黄芩 草决明 石莲子 乌梅 白芍

痢症，古名滞下。惟夏秋暑湿挟积者居多，其次则风淫火迫寒侵也。推之燥气，独不为患。考前法，悉有定例，不必再述。至于暑者，有阴暑、阳暑之源，其邪必兼乎湿。夫阴暑由于人之阳气先亏，加以贪凉喜冷，郁折生阳，故主于温。阳暑由于天之热伏，阻气化浊，则重于清。而医之下手工夫，于此须细心认定。但邪之来也，似水之流，脏腑间一有罅隙，则乘虚而着。故有在气在血之分，伤脏伤腑之异。若表之邪郁，而气机下流不息者，喻氏论人参败毒散；里之积壅，而寒热交粘者，洁古立芍药汤；在气分，有苦辛调气，与辛甘益气等法；在血分，有酸苦行血，及咸柔养血诸方。若表症急，从乎三阳，有桂枝汤、葛根芩连汤、小柴胡汤；里势实，专究脾胃，有小承气汤、温脾汤。总之，治腑以三焦见症为凭，治脏以足三阴为要领，辨得虚实之情形，酌以或通或涩之法，则临症权宜，庶乎不错矣。但是症不治之条甚多，最难愈者，莫如休息痢，攻补之法非一，予亦不赞。最危险者，莫如噤口痢，却有两端——若因暑湿邪充，格拒三焦者，气机皆逆传而闭，上下之势，浑如两截。若治不得其要，则邪无出路，正立消亡。此丹溪立法最高，后世都宗其旨。先生又借用半夏泻心汤，减去守中之品，取补以运之，辛以开之，苦以降之，与病情尤为允协。所以先生之见长，是集之奥妙，每每在此。又因脾肾之阳素虚，阴邪从中而下者，先伤太阴，继伤少阴，关闸大开，痛泄无度。戊癸少化火之，机命阳无蒸变之力。此不饥不食，为呕为胀，理宜然矣。与邪多积热之候相比，绝然不同。参之仲景理中汤、肾气丸，及景岳理阴煎、胃关煎等法可也。吾乡姚颐真先生，化出捷径良法，以大剂苡蓉，配入参、归、姜、附、桂、制白芍之类治之，靡不应手而愈。想苡蓉之性，温能达下，咸可利胃，质之柔润，以补阳中之阴，较地黄、阿胶尤胜，与之肠膏竭尽、络脉结涩而痛者，堪称神品。自此推广，用治甚多。若曰某方某药，但治某症，不知活用，反称杜撰，则禁绝后人灵活之心，无从施发矣。邵新甫

便 血

郑 夏至后，湿热内蒸，肠风复来。议酸苦法。湿热

川连 黄芩 乌梅肉 生白芍 广皮 厚朴 荆芥炭 菊花炭

又驻车丸二钱。

某 脉右数，形色苍黑，体质多热，复受长夏湿热内蒸，水谷气壅，血从便下。法以苦寒，佐以辛温，薄味经月，可冀病愈。

茅术 川连 黄芩 厚朴 地榆 槐米

程 年前痰饮哮喘，不得安卧，以辛温通阳劫饮而愈。知脾阳内弱，运动失职，水谷气蒸，饮邪由湿而成。湿属阴，久郁化热，热入络，血必自下。但体质仍属阳虚。凡肠红成方，每多苦寒，若脏连之类，于体未合，毋欲速也。

生于术 茯苓 泽泻 地榆炭 桑叶 丹皮

俞 阳虚，肠红洞泻。议劫胃水。阳虚寒湿

理中换生茅术、生厚朴、附子、炭炮姜。

程十七 脉沉，粪后下血。少年淳朴得此，乃食物不和，肠络空隙所渗。与升降法。

茅术 厚朴 广皮 炮姜 炙草 升麻 柴胡 地榆

又 脉缓濡弱，阳气不足，过饮湿胜，大便溏

滑，似乎不禁，便后血色红紫，兼有成块而下。论理是少阴肾脏失司固摄，而阳明胃脉但开无合矣。从来治腑，以通为补，与治脏补法迥异。先拟暖胃通阳一法。

生茅术 人参 茯苓 新会皮 厚朴 炮附子 炮姜炭 地榆炭

程三一 食入不化，饮酒厚味即泻，而肠血未已。盖阳微健运失职，酒食气蒸，湿聚阳郁，脾伤清阳日陷矣。议用东垣升阳法。湿遏脾阳

人参 茅术 广皮 炙草 生益智 防风 炒升麻

某 阳虚体质，食入不化，饮酒厚味即泻，而肠血未止。盖阳微健运失职，酒食气蒸湿聚，脾阳清阳日陷矣。当从谦甫先生法。中虚湿下陷

人参二钱半 干姜二钱半，煨 附子三钱 茅术五钱 升麻三钱 白术二钱半 厚朴二钱半 茯神二钱半 广皮二钱半 炙草二钱半 归身一钱半 白芍一钱半 葛根二钱半 益智一钱半 地榆三钱半 神曲一钱半

上药各制，姜枣汤丸。

温 湿胜中虚，便红。

焦术 炒当归 炒白芍 炙草 防风根 煨葛根 干荷叶

刘六一 郁怒，肠红复来，木火乘腑络，腹中微痛。议与和阴。郁怒木火犯土

冬桑叶 丹皮 生白芍 黑山栀 广皮 干荷叶边 生谷芽

张 二年前冲气人脘，有形痛呕，粪前后有血。此属厥阳扰络，风动内烁，头巅皆眩痛。每日用龙荟丸。

叶 嗔怒动肝，络血乃下，按之痛减为虚。夫肝木上升，必犯胃口，遂胀欲呕；清阳下陷，门户失藏，致里急便血。参、术、炮姜，辛甘温暖，乃太阴脾药，焉能和及肝胃？丹溪云：上升之气，自肝而出。自觉冷者，非真冷也。驻车丸二钱。

程四六 少阳络病，必犯太阴，脾阳衰微，中焦痞结，色痿如痒，便后有血。论脾乃柔脏，非刚不能苏阳，然郁勃致病，温燥难投。议补土泄木方法。

人参 当归 枳实汁 炒半夏 桑叶 丹皮

参、归，养脾之营；枳、半，通阳明之滞；桑、丹，泄少阳之郁。

某 凡有痔疾，最多下血。今因嗔怒，先腹满，随泻血，向来粪前，近日便后。是风木郁于土中，气滞为膨，气走为泻。议理中阳，泄木佐之。木郁土中

人参 附子 炮姜 茅术 厚朴 地榆 升麻醋炒 柴胡醋炒

某 便红，脉数。大肠血热

生地三钱 银花三钱 黄芩一钱 白芍一钱半 槐花一钱

程二三 脉数，能食肠红，阴自下泄。肠腑热炽所致，非温补之症。

细生地 丹参 黄柏 黑稆豆皮 地榆炭 柿饼灰 槐花 金石斛

某三七 内热，肠红发痔。当清阴分之热。

生地 炒丹皮 酒炒黄芩 炒黑槐花 柿饼灰 玄参 银花 黑山栀

汪 嗽血已止，粪中见红，中焦之热下移，肠胃属腑，止血亦属易事。花甲以外年岁，热移人下，到底下元衰矣。

细生地 川石斛 柿饼灰 天冬

赵三六 劳倦，便后血。

炒黑槿根皮一两 炒黑地榆三钱 炒黑丹皮一钱 五加皮三钱 炒焦银花一钱半 苍术一钱 茯苓二钱 炒泽泻一钱

钱十八 阴虚内热，肠红不止。

炒黑槿根皮一两 炒生地三钱 炒银花一钱半 炒黑地榆二钱 归身一钱半 生白芍一钱半 炒丹皮一钱 茯苓一钱半

蔡三八 脉濡小，食少气衰，春季便血，大便时结时溏。思春夏阳升，阴弱少摄，东垣益气之属升阳，恐阴液更损。议以甘酸固涩，阖阳明为法。阳明不阖

人参 炒粳米 禹粮石 赤石脂 木瓜 炒乌梅

某 能食肠血，脉细色痿，肛痔下坠。议酸苦息风坚阴。

萸肉炭 五味炭 黄柏炭 地榆炭 禹粮石 赤石脂

吴二八 中满过于消克，便血，食入易滞。是脾胃病。血统于脾，脾健自能统摄。归脾汤嫌其守，疏腑养脏相宜。脾胃气滞

九蒸白术 南山楂 茯苓 广皮 谷芽 麦芽 姜枣汤法。

某二三 便血如注，面黄，脉小，已经三载。当益胃法。脾胃阳虚

人参一钱 焦术三钱 茯苓三钱 炙草五分 木瓜一钱 炮姜五分

李三十 上年夏季，络伤下血。是操持损营，治在心脾。心脾营损

归脾饴糖丸。

朱 入暮腹痛鸣响，睾丸久已偏坠，春正下血经月，颜色鲜明。此痛决非伤瘀积聚，乃营损寒乘，木来侮土，致十四载之缠绵。调营培土，以甘泄木，散郁宜辛，节口戒欲，百天可效。

人参 炒当归 炒白芍 肉桂 炮姜 茯苓 炙草 南枣

又 细推病情，不但营气不振，而清阳亦伤，洞泄不已。而辛润宜减，甘温宜加，从桂枝加桂汤立法。

人参 桂枝 茯苓 生白芍 炙草 肉桂 煨姜 南枣

又 仍议理营。

人参 于术 茯苓 炮姜 桂心 白芍 真武丸二钱

某十八 便后下血，此远血也。脾不统血

焦术一钱半 炒白芍一钱半 炮姜一钱 炙草五分 木瓜一钱 炒荷叶边二钱

方 脉小左数，便实下血。乃肝络热腾，血不自宁。医投参、芪、归、桂甘辛温暖，昧于相火寄藏肝胆，火焰风翔，上蒙清空，鼻塞头晕，呛咳不已。一误再误，遗患中厥。夫下虚则上实，阴伤阳浮冒，乃一定至理 血去阴伤、虚阳上冒

连翘心 竹叶心 鲜生地 玄参 丹皮 川斛

又 下血阴伤走泄，虚阳上升头目清窍，参、芪、术、桂辛甘助上，致鼻塞耳聋，用清上五六日，右脉已小，左仍细数。乃阴亏本象。下愈虚则上愈实，议以滋水制火之方。

生地 玄参 天冬 川斛 茯神 炒牛膝

又 脉左数，耳聋胁痛。木失水涵养，以致上泛。用补阴丸。

补阴丸五钱，又虎潜丸羊肉胶丸。

某 肠红粘滞，四年不痊，阴气致伤，肛坠刺痛，大便不爽，药难骤功，当以润剂通腑。阴虚血滞

生地 稻豆皮 楂肉 麻仁 冬葵子 归须

姚 劳伤下血，络脉空乏为痛；营卫不主循序流行，而为偏寒偏热。诊脉右空大，左小促。通补阳明，使开合有序。劳伤营卫

归芪建中汤。

唐四七 《内经》以"阴络伤，则血内溢。"盖烧酒气雄，扰动脏络聚血之所，虽得小愈，而神采爪甲不荣，犹是血脱之色，肛坠便甚。治在脾肾，以脾为摄血之司，肾主摄纳之柄故也。脾肾虚

晚 归脾去木香。早 六味去丹、泽加五味、芡实、莲肉、阿胶丸。

沈五五 酒湿污血。皆脾肾柔腻主病，当与刚药。 黑地黄丸。

凡脾、肾为柔脏，可受刚药，心、肝为刚脏，可受柔药，不可不知。谦甫治此症，立法以平胃散作主，加桂、附、干姜、归、芍，重加炒地榆以收下湿，用之神效，即此意也。

吴四二 腹痛下血，食荸荠、豆浆而愈，乃泄肺导湿之药。既愈以来，复有筋骨痿软，寒热，夜卧口干。乃湿去气泄，阳明脉乏，不主用事，营卫失度，津液不升之象。天真丸主之，去人参。

支五六 痔血久下，肌肉瘦黄，乃血脱气馁。渐加喘促浮肿，再延腹胀，便不可为。此症脏阴有寒，腑阳有热，详于《金匮·谷疸篇》中，极难调治。

人参 焦术 茯苓 炒菟丝子 广皮 牛益智 木瓜

杨四六 中年形劳气馁，阴中之阳不足，且便血已多。以温养固下。男子有年，下先虚也。肾阳虚

人参 茯苓 归身 淡苁蓉 补骨脂 巴戟 炒远志

生精羊肉熬膏丸，服五钱。

田三六 久矣晨泄腹痛，近日有红积。此属肾虚。

补骨脂 大茴香 五味 茯苓 生菟丝

陈三七 脉左虚涩，右缓大，尾闾痛连脊骨，便后有血，自觉惶惶欲晕，兼之纳谷最少。明是中下交损，八脉全亏。早进青囊斑龙丸，峻补玉堂关元；暮服归脾膏，涵养营阴。守之经年，形体自固。

鹿茸生，切薄，另研 鹿角霜另研 鹿角胶盐汤化 柏子仁去油，烘干 熟地九蒸 韭子盐水浸炒 菟丝子另磨 赤白茯苓蒸 补骨脂胡桃肉搽烂蒸一日，揩净炒香

上溶膏炼蜜为丸，每服五钱，淡盐汤送。

鹿茸壮督脉之阳，鹿霜通督脉之气，鹿胶补肾脉之血，骨脂独入命门，以收散越阳气，柏子凉心以益肾，熟地味厚以填肾，韭子、菟丝就少阴以升气固精，重用茯苓淡渗，本草以阳明本药，能引诸药，入于至阴之界耳。不用萸、味之酸，以酸能柔阴，且不能入脉耳。

胡十八 上下失血，先泻血，后便泻，逾月。阴伤液耗，胃纳颇安，且无操家之劳。安养闲坐百日，所谓静则阴充。肾阴虚

熟地 萸肉 茯神 山药 五味 龙骨

汪 肾虚，当春阳升动咳嗽，嗽止声音未震，粪有血。阴难允复，不肯上承，用阴药固摄。

熟地 白芍 茯神 黑稆豆皮 炒焦乌梅肉

陈三十 肾阴虚，络中热，肝风动，肠红三载不已，左胁及腹不爽，少阳亦逆，多以补中调摄，故未见奏功。姑用疏补，为益脏通腑。

熟地炭 炒当归 炒楂肉 炒地榆 炒丹皮 冬桑叶

又 益阴泄阳，四剂血止，但腰酸脘中痹，咽燥喜凉饮，肛热若火烙。阳不和平，仍是阴精失涵，用虎潜法。

熟地炭 白芍 当归 地榆炭 龟胶 知母 黄柏

猪脊髓丸。

某 沫血鲜红，凝块紫黑。阴络伤损，治在下焦。况少腹疝瘕，肝肾见症，前此精浊日久，亦令阴伤于下。

人参 茯神 熟地炭 炒黑杞子 五味 炒地榆 生杜仲

又 左脉小数坚，肛坠胀。

人参 茯神 湖莲肉 芡实 熟地炭 五味

陈氏 脉小，泻血有二十年。经云："阴络伤，血内溢。"自病起十六载，不得孕育，述心中痛坠，血下不论粪前粪后，问脊椎腰尻酸楚，而经水仍至，跗膝常冷，而骨髓热灼。由阴液损伤，伤及阳不固密。阅频年服药，归、芪杂人凉肝，焉是遵古治病？议从奇经升固一法。奇脉伤

鹿茸 鹿角霜 枸杞子 归身 紫石英 沙苑 生杜仲 炒大茴 补骨脂 禹余粮石

蒸饼浆丸。

张三九 劳力见血，胸背胁肋诸脉络牵掣不和。治在营络。劳力伤络

人参 归身 白芍 茯苓 炙草 肉桂

计五三 瘀血必结在络，络反肠胃而后乃下，此一定之理。平昔劳形奔驰，寒暄饥饱致伤。苟能安逸身心，瘀不复聚。不然，年余再瘀，不治。血瘀在络

旋复花 新绛 青葱 桃仁 当归须 柏子仁

宋氏 当年肠红，继衄血喉痛，已见阳气乘络，络为气乘，渐若怀孕者，然气攻则动如梭，与胎动迥异。倘加劳怒，必有污浊暴下。推理当如是观。

柏子仁 泽兰 卷柏 黑大豆皮 茯苓 大腹皮

便血一症，古有肠风、脏毒、脉痔之分，其见不外乎风淫肠胃、湿热伤脾二义，不若《内经》谓阴络受伤，及结阴之旨为精切。仲景之先便后血、先血后便之文，尤简括也。阴络即脏腑隶下之络，结阴是阴不随阳之征。以先后分别其血之远近，就远近可决其脏腑之性情，庶不致气失统摄，血无所归，如漏卮不已耳。肺病致燥涩，宜润宜降，如桑麻丸，及天冬、地黄、银花、柿饼之类是也。心病则火燃血沸，宜清宜化，如竹叶地黄汤及补心丹之类是也。脾病必湿滑，宜燥宜升，如茅术理中汤，及东垣益气汤之类是也。肝病有风阳痛迫，宜柔宜泄，如驻车丸及甘酸和缓之剂是也。肾病见形消腰折，宜补宜填，如虎潜丸及

理阴煎之类是也。至胆经为枢机，逆则木火煽营，有桑叶、山栀、柏子、丹皮之清养。大肠为燥腑，每多湿热风淫，如辛凉苦燥之治。胃为水谷之海，多气多血之乡，脏病腑病，无不兼之，宜补宜和，应寒应热，难以拘执而言：若努力损伤者，通补为主；膏粱蕴积者，清疏为宜。痔疮则滋燥兼投，中毒须知寒热。余如黑地黄丸以治脾湿肾燥，天真丸以大补真气真精，平胃、地榆之升降脾胃，归脾之守补心脾，斑龙以温煦奇督，建中之复生阳，枳术之疏补中土，禹粮赤脂以堵截阳明，用五仁汤复从前之肠液，养营法善病后之元虚，此皆先生祖古方而运以匠心，为后学之津梁也。邵新甫

脱　肛

翁六五　湿热皆主伤气，气下陷坠肛而痛。溲溺后，阴囊筋牵着于肛，其痛为甚。夫厥阴肝脉绕阴，按脉濡弱，决非疏泄主治。议进陷者举之，从东垣补中益气汤。湿热气虚下陷

孙　面色痿黄，腹痛下血，都因饮食重伤脾胃，气下陷为脱肛。经月不愈，正气已虚，宜甘温益气，少佐酸苦，务使中焦生旺，而稚年易亏之阴自坚，冀有向安之理。气虚下陷

人参　川连　炒归身　炒白芍　炙草　广皮　石莲肉　乌梅

又　肛翻纯血，不但脾弱气陷，下焦之阴亦不摄固，面色唇爪已无华色。此益气乃一定成法，摄阴亦不可少。然幼稚补药，须佐宣通，以易虚易实之体也。

人参　焦术　广皮　白芍　炙草　归身　五味　升麻醋炒　柴胡醋炒

某　便后，少腹痛，肛坠，溺则便滑。肾虚不摄。肾气不摄

熟地炭　五味　萸肉炭　茯苓　炒远志　炒菟丝子

某　肛坠尻痛，利多伤阴。

熟地炭　五味　茯神　炒山药　炒楂肉　炒菟丝子

煎送禹粮石脂丸。

王六二　阳气下陷，肾真不摄，肛坠气泄如风　向老下元阳惫，非升柴能举其陷。

人参　鹿茸　补骨脂　炒大茴香　茯苓

调入阳起石三分。

吴五六　脱肛漏血，遇劳即发，病经十六载，色萎黄，背脊痛，诊脉尺中下垂。法当升阳摄阴，兼理奇脉。斑龙丸加五味子，蜜丸。

脱肛一症，其因不一。有因久痢久泻，脾肾气陷而脱者；有因中气虚寒，不能收摄而脱者；有因酒湿伤脾，色欲伤肾而脱者；有因肾气本虚，关门不固而脱者；有因湿热下坠而脱者。又肛门为大肠之使，大肠受寒受热，皆能脱肛；老人气血已衰，小儿气血未旺，皆易脱肛。经曰："下者举之"。徐之才曰："涩可去脱"。皆治脱肛之法也。观先生治脱肛之症，亦不越乎升举、固摄、益气三法。如气虚下陷而脱者，宗东垣补中益气汤，举陷为主；如肾虚不摄而脱者，宗仲景禹粮石脂丸，及熟地、五味、菟丝辈，固摄下焦阴气为主；如肝弱气陷，脾胃气虚下陷而脱者，用摄阴益气，兼以酸苦泄热为主；如老年阳气下陷，肾真不摄而脱者，又有鹿茸、阳起石等，提阳固气一法。汪讱庵云：有气热血热而肛反挺出者，宜用芩、连、槐、柏，及四物、丹、柴之类。愚谓即或间有此症，终非可训之法。存之以质君子。邹滋九

痿

汤六三　有年偏痿，日瘦，色苍脉数，从《金匮》"肺热叶焦，则生痿躄"论。肺热叶焦

玉竹　大沙参　地骨皮　麦冬　桑叶　苦百合　甜杏仁

徐三岁　面瘰跗软。此属肺热痿躄。

连翘　花粉　黑山栀　赤小豆　桑叶　白通草

张　湿中伏热，沉着下焦。用苦胜湿，辛通气分，然必循经入络，渐次达及阳明。湿火

绵茵陈三钱　生茅术五分　黄柏一钱半　晚蚕沙一钱　寒水石三钱　茯苓皮三钱

又　色苍脉实，体质强壮，虽年逾四旬，气元

充旺。询知平日善啖酒醴甘肥，此酿成湿火，蕴结下焦。今少腹微肿硬，二便滞涩，自觉少腹气胀上冲，两足沉重，艰于步履，腿股皮中甚热。即《内经》所云"湿热不攘，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软短为拘，弛长为痿"也。更述曾因熬炼膏药，中有蜚虫、蜈蚣等物，吸受秽浊毒气，未始非与湿热纠蓄，沉伏下焦。前议苦辛寒燥，兹再佐以搜逐络隧。然此病从口而入，必茹素戒饮一二年之久，病根可拔，当恪守勿懈为要。

绵茵陈三钱 黄柏一钱半 川萆薢一钱 茯苓皮三钱 金铃子一钱半 穿山甲三钱 大槟榔汁一钱

又 绵茵陈 萆薢 茯苓皮 黄柏 蚕沙 汉防己 龙胆草 山栀 青黛

又 病去七八，常服二妙丸可也。

黄柏八两，略炒 茅山术米泔浸，切片，同乌芝麻拌饭上蒸三五次，去芝麻，焙干，三两

二味研末，水法丸，空心服三钱，开水下。

吴二十 雨湿泛潮外来，水谷聚湿内起，两因相凑，经脉为痹，始病继以疮痍，渐致痿软筋弛，气隧不用。湿虽阻气，而热蒸烁及筋骨，久延废弃有诸。湿热蒸烁筋骨

大豆黄卷 飞滑石 杏仁 通草 木防己

廉三二 诊脉论体，从遗精漏疡，继而环跳穴痛，遂不堪行走，脏阴伤及腑阳，阳气日加窒塞，经脉不司舒展，食入壅脘欲吐，大便旬日不通，痞阻日甚，而为痿症。《内经》论"治痿独取阳明"，无非流通胃气。盖胃脉主乎束筋骨、利机关窍也。议用加味温胆汤。胃气窒，筋骨不利

又 大便旬日不通，用更衣丸，取意小肠火腑，非苦不通，非下不夺也。

某五岁 头目口鼻㖞邪，继而足痿，此邪风入络所致。邪风入络

羚羊角 犀角 玄参 细生地 黄柏 川斛 川萆薢

俞 五旬又四，阳气日薄，阳明脉络空乏，不司束筋骨以流利机关。肩痛肢麻，头目如蒙，行动痿弱无力。此下虚上实，络热，内风沸起，当入夏阳升为甚。燥湿利痰，必不应病。议清营热以熄内风。阳明虚，营络热，内风动

犀角 鲜生地 玄参心 连翘心 冬桑叶 丹皮 钩藤 明天麻

陈 阳明脉空，厥阴风动，自右肩臂渐及足跗痿蹙。长夏气泄，秋半不主收肃，显然虚症。先用通摄方法。肝胃虚，内风动

淡苁蓉 熟地 杞子 川牛膝 川斛 茯苓 远志炒黑 石菖蒲

夏四四 自稚壮失血遗精，两交夏月，四肢痿瘫，不得转动，指节亦不能屈曲。凡大地间，冬主收藏，夏主发泄。内损多年不复元，阳明脉衰所致。肝胃虚

当归 羊肉胶 杞子 锁阳 菊花炭 茯苓 青盐

吴三九 下焦痿蹙，先有遗泄湿疡，频进渗利，阴阳更伤。虽有参、芪、术养脾肺以益气，未能救下。即如畏冷阳微，几日饭后吐食，乃胃阳顿衰，应乎外卫失职。但下焦之病，多属精血受伤，两投柔剂温通之补，以肾脏恶燥，久病宜通任督。通摄兼施，亦与古贤四斤金刚健步诸法互参。至于胃药，必须另用。夫胃腑主乎气，气得下行为顺。东垣有升阳益胃之条，似乎相悖。然芩、连非苦降之气味乎？凡吐后一二日，暂停下焦血分药，即用扶阳理胃二日，俾中下两固。经旨谓"阳明之脉，束筋骨以利机关"，谅本病必有合矣。胃阳督肾皆虚

鹿茸 淡苁蓉 当归 杞子 补骨脂 巴戟天 牛膝 柏子仁 茯苓 川斛

吐后间服大半夏汤加淡干姜、姜汁。

沈 长夏湿热，经脉流行气钝，兼以下元络脉已虚，痿弱不耐，步趋常似酸楚，大便或结或溏，都属肝肾为病。然益下必佐宣通脉络，乃正治之法。倘徒呆补，恐季夏后，湿热还扰，须为预理。湿热肝肾虚

鹿角霜 当归 生茅术 熟地姜汁制 茯苓 桑椹子 苁蓉 巴戟 远志 小茴

金毛狗脊三斤，酒蒸，水膏熬和丸，淡盐汤送下。

李四九 痿蹙在下，肝肾病多，但素饮必有湿热，热瘀湿滞，气血不行。筋缩，肌肉不仁，体质重着难移，无非湿邪之深沉也。若论阳虚，不

该大发疮痍。但久病非速攻，莫计效迟，方可愈疾。

细生地 咸苁蓉 当归须 牛膝 黄柏 生刺蒺 川斛 萆薢

包五三 寝食如常，脉沉而缓，独两腿内外肌肉麻木，五旬又三，阳脉渐衰，跷维不为用事，非三气杂感也。温通以佐脉络之流畅，仿古贤四斤金刚之属。

淡苁蓉 枸杞子 牛膝 茯苓 白蒺藜 木瓜 萆薢

金毛狗脊膏丸。

郭 两足痿弱，遇冷筋掣。三年久病，药力焉得速拔？况不明受病何因，徒见病而治，难期速功。据云精滑溺后，通纳下焦为宜。

淡苁蓉 茯苓 川斛 生茅术 生杜仲 金毛狗脊

沈四四 眩晕怔忡，行走足肢无力，肌肉麻木，骨骱色变，早晨腹鸣瘕泄。此积劳久伤阳气，肝风内动，势欲痿厥。法当脾肾双补，中运下摄，固体治病。脾肾阳虚

脾肾双补丸山药粉丸缘仲淳方

沈三六 寝食如常，仪容日瘦，语言出声，舌络牵强，手足痿弱，不堪动作。是肝肾内损，渐及奇经诸脉，乃痿痹之症，未能骤期速功。肝肾虚

地黄饮子去萸、味、桂。

席 雨水后，诊得右脉颇和，左关尺大，坚搏不附骨。春阳初萌，里真漏泄，有风动枯痿之虑。议乙癸同涵意。

熟地 淡苁蓉 杞子 五味 萸肉 牛膝 川斛 茯神 菊花

山药粉丸。

李氏 右肢跗足无力如痿，交子夜痰多呛嗽，带下且频。是冲脉虚寒，浮火上升，非治嗽清热。夫冲为血海，隶于阳明，女科八脉，奇经最要。《内经》论之，女子五七年岁，阳明日衰。今夫癸将绝年岁，脉络少气，非见病治病肤浅之见，愚意通阳摄阴以实奇脉，不必缕治。冲脉虚寒

薛氏加减八味丸 二两匀七服，盐汤送下。

许 金疮去血，乃经脉营络之伤。若损及脏腑，倏忽莫救。后此嗔怒动肝，属五志中阳气逆迸，与客邪化火两途。苦辛泄气，频服既多，阳遂发泄。形虽若丰盈，而收藏固摄失职，少腹约束，阳道不举，背脊喜靠，步履无力，皆是痿弱症端，渐至痿废。议以通纳之法，专事涵养生真，冀下元之阳，八脉之气，收者收，通者通，庶乎近理。肾阳奇脉兼虚

鹿角霜 淡苁蓉干 生菟丝粉 生杜仲粉 归身 五味 大茴香 远志 家韭子 覆盆子 云茯苓 蒜汁泛丸。

唐三四 脉左沉小，右弦，两足腰膝酸软无力，舌本肿胀，剂颈轰然蒸热，痰涎涌出味咸。此肾虚收纳少权，督脉不司约束，阴火上泛，内风齐煽，久延痿厥沉疴。病根在下，通奇脉以收拾散越之阴阳为法。虎潜去知、柏、归，加枸杞、青盐，羊肉胶丸。

万 脉濡弱，右大，心热烦渴，两足膝腰髀伸缩不得自如。此乃下焦阴虚，热烁筋骨而为痿蹙。下焦阴虚

生虎潜去龟广锁加玄参。

黄二四 冬藏精气既少，当春夏发泄，失血遗精，筋弛骨痿，不堪行走。精血内怯，奇脉中少气。三年久损，若不绝欲安闲，有偻废难状之疾。骨痿

鹿筋胶 羯羊肉胶 牛骨髓 猪脊髓 线鱼胶 苁蓉干 紫巴戟 枸杞子 茯苓 沙苑子 牛膝 青盐

某 病后，阴伤骨痿。

生杜仲 熟地 龟甲 黄柏 虎骨 牛膝 当归 巴戟

某 症如历节，但汗出，筋纵而痛，冬月为甚，腰脊伛偻形俯。据述未病前，梦遗已久。是精血内损，无以营养筋骨，难与攻迫。议香茸丸，温通太阳督脉。督阳虚

鹿茸三两 生当归二两 麝香一钱 生川乌五钱

雄羊肾三对，酒煮烂，捣丸。

经云："肺热叶焦，则生痿躄。"又云："治痿独取阳明。"以及脉痿、筋痿、肉痿、骨痿之论。《内经》于痿症一门，可谓详审精密矣。奈后贤不解病情，以诸痿一症，或附录于虚劳，或散见于

风湿、大失经旨。赖丹溪先生，特表而出之，惜乎其言之未备也。夫痿症之旨，不外乎肝、肾、肺、胃四经之病。盖肝主筋，肝伤则四肢不为人用，而筋骨拘挛。肾藏精，精血相生，精虚则不能灌溉诸末，血虚则不能营养筋骨。肺主气，为高清之脏，肺虚则高源化绝，化绝则水涸，水涸则不能濡润筋骨。阳明为宗筋之长，阳明虚，则宗筋纵，宗筋纵则不能束筋骨以流利机关，此不能步履、痿弱筋缩之症作矣。故先生治痿无一定之法，用方无独执之见。如冲任虚寒而成痿者，通阳摄阴，兼实奇脉为主；湿热沉着下焦而成痿者，用苦辛寒燥为主；肾阳奇脉兼虚者，用通纳八脉，收拾散越之阴阳为主；如下焦阴虚，及肝肾虚而成痿者，用河间饮子、虎潜诸法，填纳下焦，和肝熄风为主；阳明脉空，厥阴风动而成痿者，用通摄为主；肝肾虚而兼湿热，及湿热蒸灼筋骨而成痿者，益下佐以温通脉络，兼清热利湿为主；胃虚窒塞，筋骨不利而成痿者，用流通胃气，及通利小肠火腑为主；胃阳肾督皆虚者，两固中下为主；阳明虚、营络热及内风动而成痿者，以清营热熄内风为主；肺热叶焦而成痿者，用甘寒清上热为主；邪风入络而成痿者，以解毒宣行为主；精血内夺，奇脉少气而成痿者，以填补精髓为主。先生立法精详，真可垂诸不朽矣。邹滋九

痹

吴 风湿相搏，一身尽痛，加以喘水，外寒里热，痛极发厥，此属周痹。周痹

桂枝木 片姜黄 羚羊角 海桐皮 花粉 白蒺

又 照前方去姜黄、白蒺，加大豆黄卷、木防己。

鲍四四 风湿客邪，留于经络，上下四肢流走而痛，邪行四犯，不拘一处，古称周痹。且数十年之久，岂区区汤散可效？凡新邪宜急散，宿邪宜缓攻。

蜣螂虫 全蝎 地龙 穿山甲 蜂房 川乌 麝香 乳香

上药制末，以无灰酒煮黑大豆汁泛丸。

杜三三 温暖开泄，骤冷外加，风寒湿三气交伤为痹，游走上下为楚。邪入经隧，虽汗不解，贵乎宣通。

桂枝 杏仁 滑石 石膏 川萆薢 汉防己 苡仁 通草

又 经脉通而痛痹减，络中虚则痿弱无力，周身汗出，阳泄已多，岂可再用苦辛以伤阳泄气乎？《内经》以筋缓为阳明脉虚，当宗此旨。

黄芪 防风 白术 茯苓 炙草 桂枝 当归 白芍 苡仁

又 大凡邪中于经为痹，邪中于络为痿。今痹痛全止，行走痿弱无力，经脉受伤，阳气不为护持。法当温养通补，经旨春夏养阳，重在扶培生气耳。

黄芪四两 茯苓三两 生白术三两 炙草 淡苁蓉二两 当归三两 牛膝二两 仙灵脾二两 虎骨胶 金毛狗脊十二两，无灰酒浸半日，蒸熟膏

胶膏为丸。

刘三一 濒海飓风潮湿，着于经脉之中，此为周痹。痹则气血不通，阳明之阳不主司事，食腥膻遂不化为溏泻。病有六七年，正虚邪实，不可急攻，宜缓。

生白术 生黄芪 海桐皮 川桂枝木 羌活 防风根

周 痛势流走而肿，后感外邪，参药不可与也，从行痹治。

羌活 木防己 石膏 生甘草 海桐皮 杏仁

吴 寒入阴分，筋骨痛软，此为痹症。遗泄内虚，忌用表散劫真。

当归 沙苑 北细辛 桂枝木 生白术 茯苓

又 虎骨 当归 北细辛 生白术 茯苓

又 行痹入左足。

生虎骨[①] 草薢 苡仁 半夏 茯苓

某氏 风湿化热，萃于经脉，肿痛游走，病名行痹，世俗呼为历节风是也。

桂枝 羌活 石膏 甘草 杏仁 防风

又 行痹，腹中痛，便难，不知饥。

① 生虎骨：此下经锄堂本有"防己"。

瓜蒌皮 紫菀 杏仁 郁金 半夏 山栀 桑枝

俞 肩胛连及臂指，走痛而肿一年，乃肢痹也。络虚留邪，和正祛邪。肢痹

黄芪 防风 海桐皮 生白术 归身 川羌活 片姜黄 白蒺藜

李三四 脉小弱，当长夏四肢痹痛，一止之后，筋骨不其舒展。此卫阳单薄，三气易袭。先用阳明流畅气血方。

黄芪 生白术 汉防己 川独活 苡仁 茯苓

朱三二 肢痹痛频发。

羚羊角 木防己 川桂枝尖 晚蚕沙 川萆薢 白通草 生苡仁 茯苓

汪 冬月温暖，真气未得潜藏，邪乘内虚而伏。因惊蛰节，春阳内动，伏气乃发。初受风寒，已从热化，兼以夜坐不眠，身中阳气，亦为泄越。医者但执风寒湿三邪合成为痹，不晓病随时变之理。羌、防、葛根，再泄其阳，必致增剧矣，焉望痛缓？议用仲景木防己汤法。

木防己 石膏 桂枝 片姜黄 杏仁 桑枝

又 气中伏邪得宣，右肢痹痛已缓，血分留热壅着，左肢痛势未衰，足微肿。体质阴虚，仍以宣通轻剂。

羚羊角 桂枝木 片姜黄 花粉 木防己 杏仁 桑皮

顾 湿热流着，四肢痹痛。

川桂枝 木防己 蚕沙 石膏 杏仁 威灵仙

某 左脉如刃，右脉缓涩，阴亏本质，暑热为疟，水谷湿气下坠，肢末遂成挛痹。今已便泻减食畏冷，阳明气衰极矣。当缓调，勿使成疾。寒湿

生白术 狗脊 独活 茯苓 木防己 仙灵脾 防风 威灵仙

又 湿痹，脉络不通，用苦温渗湿小效。但汗出形寒泄泻，阳气大伤，难以湿甚生热例治。通阳宣行从通脉络，生气周流，亦却病之义也。

生于术 附子 狗脊 苡仁 茯苓 萆薢

黎十九 长夏湿胜气阻，不饥不食，四肢痹痛，痛甚于午后子前，乃阳气被阴湿之遏。色痿黄，脉小涩。以微通其阳，忌投劫汗。

茯苓 萆薢 木防己 晚蚕沙 泽泻 金毛狗脊

黎 肢腠麻痹，足膝为甚。

当归 杞子 生虎骨 油松节各二两 川萼 狗脊 萆薢 淮牛膝 仙灵脾 檀香泥 白茄根 沙苑各一两

火酒、醇酒各半，浸七日。

某三七 寒湿滞于经络，身半以下筋骨不舒，二便不爽。若非迅疾飞走，不能效。蠲痛丹。

某 劳力感湿，腰痹酸痛，四肢乏力。

生杜仲 生苡仁 沙苑子 茯苓 粗桂枝木 金毛狗脊 晚蚕沙 木防己

某 十五年中，痹痛三发。述痛久流及肢节骨骱，屈曲之所皆肿赤。此寒湿变热为欲解，病在躯壳筋骨，无害命之理。但病深沉下甚，已属阴邪，小腹胀，小溲全无。

川独活八分 汉防己八分 川熟附八分 粗桂枝木一钱 茯苓五钱 川萆薢一钱 木猪苓一钱

又 生白术三钱 茯苓三钱 川熟附一钱 川独活五分 北细辛一分 汉防己五分 猪苓一钱半 泽泻一钱

又 阳虚湿痹，痹愈，下焦无力。用斡旋其阳。

茯苓四两 生白术二两 泡淡生干姜一两 肉桂五钱

以上四味，生研末，滚水泛丸，每早服三钱，开水下。

何三六 脉沉，目黄舌肿，周身四肢疹发，胃痛，肢末皆肿强，遇冷饮凉即病。此久伏湿邪，阳气伤损。议温气分以通周行之脉。

川乌头 生白术 桂枝木 茯苓 半夏 姜汁

唐姬 右后胁痛连腰胯，发必恶寒逆冷，暖护良久乃温。此脉络中气血不行，遂至凝塞为痛。乃脉络之痹症，从阳维阴维论病。

鹿角霜 小茴香 当归 川桂枝 沙苑 茯苓

王 努力，经气受伤，客邪乘卫阳之疏而入，风湿阻遏经隧，为肿为痛，大汗连出，痛仍不止，而大便反滑。其湿邪无有不伤阳气者，固卫阳以却邪，古人正治。以湿家忌汗耳。风湿

生于术三钱 防风根五分 生黄芪三钱 片姜黄一钱 桂枝木五分 海桐皮一钱 羌活五分 独活五分

又 人参一钱 生于术二钱 黄芪三钱 炒当归一钱半 川桂枝一钱 炙甘草五分 煨姜七分 南枣二枚

又 风湿肿痹，举世皆以客邪宜散，愈治愈剧，不明先因劳倦内伤也。盖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参术益气，佐以风药，气壮托出其邪，痛斯止矣。病人自云手足如坠如无，讵非阳微不及行乎四末乎？此皆误治，致参药过费耳。

人参一钱 生于术二钱 黄芪二钱 归身一钱半 肉桂三分 炙甘草三分 煨姜一钱 南枣一枚

又 遗泄阴伤，兼以敛摄。

人参一钱 生于术二钱 黄芪三钱 归身一钱 炙草五分 熟地三钱 茯神三钱 五味五分 白芍一钱

丸方 人参二两 黄芪四两 茯神二两 杞子二两 鹿角霜二两 鹿茸二两 归身三两 炙草一两 菊花炭二两 炼蜜丸。

王 风湿痹痛。

防己 生于术 川独活 茯苓 炒黄柏 生苡仁

又 痹在四肢。

羚羊角 白蒺藜 海桐皮 滑石 大豆黄卷 苡仁

又 照前方去蒺藜、苡仁，加连翘、青菊叶、花粉。

又 羚羊角 犀角 连翘 海桐皮 大豆黄卷 花粉 姜黄 金银花

金 风湿热走痛，二便不通，此痹症也。

杏仁 木防己 寒水石 郁金 生石膏 木通

李 风湿肌肿而痛，畏热。

炒黄柏 茅术 制蒺藜 木防己 秦艽 钩藤

又 黄柏 防己 茯苓 苡仁 萆薢 虎骨

杨 四肢流走痹痛，风胜移走，湿凝为肿，下焦为甚。邪入阴分。蠲痛丹。

蒋氏 便溏食少，腰腹以下骨骱肢节沉痛。

人参 生于术 制白松香 茯苓 汉防己 北细辛 川独活 苡仁

王 身半以上属阳，风湿雨露从上而受，流入经络，与气血交混，遂为痹痛。经月来，外邪已变火化，攻散诸法，不能取效。急宜宣通清解，毋使布及流注。

防己 姜黄 蚕沙 杏仁 石膏 滑石

毛氏 风湿相搏，一身肿痛，周行之气血为邪阻蔽。仿仲景木防己汤法。

木防己 石膏 杏仁 川桂枝 威灵仙 羌活

洪四三 湿盛生热生痰，渐有痿痹之状。乃阳明经隧为壅，不可拘执左属血、右属气也。《金匮》云："经热则痹，络热则痿。"今有痛处，治在气分。湿热

生于术三钱 生黄芪三钱 片姜黄一钱 川羌活一钱 半夏一钱 防风五分 加桑枝五钱

又 芪、术固卫升阳，左肩胛痛未已。当治营中，以辛甘化风法。

黄芪 当归 炙草 防风 桂枝 肉桂

张 骨骱走注行痛，身体重着，不能转舒，此为湿痹。但阳虚之质，忌辛散苦寒药。

桂枝木 木防己 苡仁 羚羊角 大豆黄卷 杏仁 橘红

方 左脉弦大，面赤，痰多，大便不爽。此劳怒动肝，令阳气不交于阴，阳维、阳跷二脉无血营养，内风烁筋，跗�optional痹痛，暮夜为甚者，厥阴旺时也。病在脉络。

金斛 晚蚕沙 汉防己 黄柏 半夏 萆薢 大槟榔汁

又 痛右缓，左痛。湿热未尽，液虚风动也。

生地 阿胶 龟版 稆豆皮 茯苓 通草

某十九 舌白，目彩油光，腰痹痛。湿邪内蕴，尚未外达，必分利湿邪为主。

杏仁 苏梗 木防己 厚朴 茯苓皮 花粉 晚蚕沙 茵陈

吴氏 风湿化热，蒸于经络，周身痹痛，舌干咽燥。津液不得升降，营卫不肯宣通，怕延中痿。

生石膏 杏仁 川桂枝 苡仁 木防己

又 石膏 杏仁 木防己 炒半夏 橘红 黑山栀 姜汁 竹沥

石 脉数右大，温渐化热，灼及经络，气血交阻，而为痹痛。阳邪主动，自为游走；阳动化风、肉腠浮肿。俗谚称为白虎历节之谓。

川桂枝 木防己 杏仁 生石膏 花粉 郁金

又 照前方去郁金加寒水石、晚蚕沙、通草。

又 脉大已减，右数象未平，痛缓什七，肌肤甲错，发痒，腹微满，大便不通。阳明之气未化，热未尽去，阴已先虚，不可过剂。

麻仁 鲜生地 川斛 丹皮 寒水石 钩藤

某 久痹酿成历节，舌黄痰多。由湿邪阻着经脉。

汉防己 嫩滑石 晚蚕沙 寒水石 杏仁 苡仁 茯苓

宋 病者长夏毒天奔走，内踝重坠发斑，下焦痛起，继而筋掣，及于腰窝左臂。经云："伤于湿者，下先受之。"夫下焦奇脉不流行，内踝重着，阴维受邪，久必化热烁血，风动内舍乎肝胆，所谓少阳行身之侧也。诊得右脉缓，左脉实，湿热混处血络之中，搜逐甚难。此由湿痹之症失治，延为痿废沉疴矣。三年病根，非仓猝迅攻。姑进宣通营络，参之奇经为治。考古圣"治痿痹独取阳明"，惟通则留邪可拔耳。湿热入血络

鹿角霜 生白术 桂枝 茯苓 抚芎 归须 白蒺藜 黄菊花

某 初病湿热在经，久则瘀热入络，脓疡日多未已，渐而筋骨疼痛。《金匮》云："经热则痹，络热则痿。"数年宿病，勿事速攻。夜服蒺藜丸。

午服 犀角 玄参 连翘心 野赤豆皮 细生地 丹参 姜黄 桑枝

张二九 四肢经隧之中，遇天令阴晦，疼痛拘挛。痈疽疡溃脓，其病不发；疡愈，病复至，抑且时常衄鼽。经以"风寒湿三气合而为痹"。然经年累月，外邪留着，气血皆伤。其化为败瘀凝痰，混处经络，盖有诸矣。倘失其治，年多气衰，延至废弃沉疴。痰血壅塞经络

当归须四两 干地龙二两 穿山甲二两 白芥子一两 小抚芎一两 生白蒺二两

酒水各半法丸。

沈 从来痹症，每以风寒湿三气杂感主治。召恙之不同，由乎暑暍外加之湿热，水谷内蕴之湿热，外来之邪，着于经络；内受之邪，着于腑络。故辛解汗出，热痛不减。余以急清阳明，而致小愈。病中复反者，口鼻复吸暑热也。是病后宜薄味，使阳明气爽，斯清阳流行不息，肢节脉络舒通，而痹痿之根尽拔。至若温补而图速效，又非壮盛所宜 暑伤气湿热入络

人参 茯苓 半夏 广皮 生于术 枳实 川连 泽泻

竹沥、姜汁法丸。 葬服白蒺藜丸

某 冬月温舒，阳气疏豁，风邪由风池、风府流及四末，而为痹症，忽上忽下。以风为阳，阳主动也。诊视鼻明，阳明中虚可见。却邪之剂，在乎宣通经脉。卫阳疲，风邪入络

桂枝 羚羊角 杏仁 花粉 防己 桑枝 海桐皮 片姜黄

又 症已渐安，脉络有流通意。仲景云："经热则痹，络热则痿。"知风淫于内，治以甘寒，寒可去热，甘味不伤胃也。

甜杏仁 连翘 玄参 花粉 绿豆皮 梨汁

又 余热尚留，下午足寒，晨餐颈汗，胃未调和，食不甘美，因大便微溏，不必过润。

北沙参 麦冬 川贝 川斛 陈皮 谷芽

沈三七 用养肝血熄风方，右指仍麻，行走则屈伸不舒，戌亥必心热烦蒸。想前法不效，杞、归辛温，阳动风亦动矣。议去辛用咸，若疑虑途次痰邪未尽，致脉络留滞，兼以通逐缓攻亦妙。肝阴虚，痰邪入血络

熟地 龟胶 阿胶 秋石 天冬 麦冬 五味 茯神

蜜丸晨服。

桃仁 穿山甲 干地龙 抚芎 归须 丹皮 红花 沙苑

香附汁丸，夜服。

某 仲景以经热则痹，络热则痿。今痹痛多日，脉中筋急，热入阴分血中，致下焦为甚。所谓上焦属气，下焦属血耳。热入下焦血分

柏子仁 当归 丹皮 钩藤 川斛 沙苑

又 痹痛，右膝甚。

生虎骨 柏子仁 牛膝 萆薢 苡仁 茯苓

某四八 脉弦劲，右足踝臁肿痛，得暖得摩稍适。此风寒湿三气混入经隧而为痹也。当用辛温宣通经气为要。风寒湿入下焦经隧

活络丹一丸，陈酒下。

某 痹痛在外踝筋骨，妨于行走。邪留经络，须以搜剔动药。

川乌 全蝎 地龙 山甲 大黑豆皮

某 病后过食肥腻，气滞热郁，口腻粘涎，指节常有痹痛。当从气分宣通方法。气滞热郁①

苏梗 杏仁 姜皮 郁金 半夏曲 橘红

陈五四 劳动太过，阳气烦蒸，中年液衰风旋，周身痹痛。此非客邪，法宜两调阳明厥阴。肝胃虚滞

黄芪 生白术 制首乌 当归 白蒺藜 黑豇豆皮

张五三 烦劳郁勃之阳，变现热气内风。《内经》以热淫风消，必用甘寒。前议谓酒客不喜甘味，且痰多食少，亦忌甘腻滋滞。用清少阳胆热者，酒气先入肝胆也。酒汁湿蓄，肠胃受之。理明以通胃，胃肠气机流行食加，滑泄颇腻。今者气热，当午上冒，经络痹痛亦减于平日。主以和阳甘寒，宣通经脉佐之。肝胆风热

童桑 羚羊角 天门冬 枸杞子 白蒺藜 丹皮 茯苓 霍山石斛

共熬膏。

某氏 血虚风痹，骨骱肿痛。

羚羊角 细生地 元参 当归 桂枝 桑枝 白蒺藜

金三二 痹痛在下，重着不移。论理必系寒湿，但左脉搏数，经月遗泄三四，痛处无形，岂是六淫邪聚？然隧道深远，药饵未易奏功。佐以艾灸，冀得效灵。精血虚

枸杞子 肉苁蓉 虎骨胶 鹿角胶 杜仲 桑椹子 天冬 沙苑 茯苓

溶胶丸。

孙 脉右大，阳明空，气短，闪烁欲痛。气虚

人参 生黄芪 熟白术 炙草 广皮 当归 白芍 半夏 防风根 羌活

又 益气颇安，知身半以上痹痛，乃阳不足也。

人参 黄芪 熟于术 炙草 桂枝 归身 白芍 川羌

沈 痹痛在右，气弱有痰。

生于术 川桂枝 川独活 片姜黄 白茯苓 陈防己

王 辛香走窜，宣通经隧壅结气分之湿，有却病之能，无补虚之益。大凡药饵，先由中宫以布诸经。中焦为营气之本，营气失养，转旋自钝。然攻病必藉药气之偏，朝夕更改，岂是去疾务尽之道？另于暮夜进养营一帖。营虚

人参 茯苓 桂枝木 炙草 当归 炒白芍 南枣

吴三六 筋纵痛甚，邪留正痹。当此天暖，间用针刺以宣脉络。初补气血之中，必佐宣行通络之治。筋痹

生黄芪 防风 桂枝 炒黑常山 归身 青菊叶汁

某 痹痛偏左，入夜尤甚。血中之气不行。血中气滞

归须 桑枝 苡仁 白蒺藜 姜黄 木防己

刘三八 《周礼》采毒药以供医事，盖因顽钝沉痼，着于躯壳，非脏腑虚损。故必以有毒攻拔，使邪不留存凝着气血乃效。既效矣，经云："大毒治病，十去其五。"当此只宜爱护身体，勿劳情志，便是全功道理。愚人必曰以药除根，不知天地之气，有胜有复，人身亦然。谷食养生，可御一生；药饵偏胜，岂可久服？不观方士炼服金石丹药，疽发而死者比比。血虚络涩

何首乌 黑芝麻

桑枝桂枝汤泛丸。

某 脉沉小数，营中留热，骱骨尚有微疼。宜通经络，佐清营热。营中热

钩藤 细生地 当归须 白蒺藜 丹皮 片姜黄

此症与风病相似，但风则阳受之，痹则阴受之，故多重着沉痛。其在《内经》，不越乎风寒湿三气。然四时之令，皆能为邪；五脏之气，各能受病。其实痹者，闭而不通之谓也。正气为邪所阻，脏腑经络不能畅达，皆由气血亏损，腠理疏豁，风寒湿三气，得以乘虚外袭，留滞于内，致湿痰浊血，流注凝涩而得之。故经云："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又云："风胜为行痹，寒胜为痛痹，湿胜为着痹"，以及骨痹、筋痹、脉痹、肌痹、皮痹之义。可知痹病之症，非偏受一气足以致之也。然

① 郁：原缺，据经锄堂本补。

而病症多端，治法亦异，余亦不能尽述。兹以先生治痹之法，为申明一二。有卫阳疏，风邪入络而成痹者，以宣通经脉，甘寒去热为主；有经脉受伤，阳气不为护持而为痹者，以温养通补，扶持生气为主；有暑伤气湿热入络而为痹者，用舒通脉络之剂，使清阳流行为主；有风湿肿痛而为痹者，用参、术益气，佐以风药壮气为主；有湿热伤气，及温热入血络而成痹者，用固卫阳以却邪，及宣通营络，兼治奇经为主；有肝阴虚，痰邪入络而为痹者，以咸苦滋阴，兼以通逐缓攻为主；有寒湿入络而成痹者，以微通其阳，兼以通补为主；有气滞热郁而成痹者，从气分宣通为主；有肝胃虚滞而成痹者，以两补厥阴阳明为治；有风寒湿入下焦经隧而为痹者，用辛温以宣通经气为主；有肝胆风热而成痹者，用甘寒和阳，宣通脉络为主；有血虚络涩，及营虚而成痹者，以养营养血为主。又有周痹、行痹、肢痹、筋痹，及风寒湿三气杂合之痹，亦不外乎流畅气血、祛邪养正、宣通脉络诸法。故张景岳云："治痹之法，只宜峻补真阴，宣通脉络，使气血得以流行，不得过用风燥等药，以再伤阴气。"亦见道之言也。邹滋九

痉 厥

李 先因呕吐腹痛，随即昏迷。此气火痰上蒙清神为厥。先用乌梅擦牙，令牙关得开，然后用药。痰火上闭

至宝丹三分。

某 阳气暴张，精绝，令人煎厥。煎厥

细生地一两 阿胶三钱 出山铅打薄，五钱 调珍珠末一钱

又 煎厥者，下焦阴液枯燥，冲气上逆为厥。议用咸寒降逆，血肉填阴。

细生地 玄参 龟胶 阿胶 淡菜 蚌水

又 液涸消渴，都是脏阴为病。前议填阴，药汁浓腻不能多进，但胃口不醒，生气何以再振？阳明阳七，非甘凉不复。况肝病治胃，自来有诸。

人参 麦冬 川斛 新会皮 白粳米 干佩兰叶

王四一 经云："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令人煎厥。"夫劳动阳气弛张，则阴精不司留恋其阳，虽有若无，故曰绝。积之既久，逢夏季阳正开泄，五志火动风生，若煎熬者然，斯为晕厥耳。治法以清心益肾，使肝胆相火、内风不为暴起。然必薄味静养为稳。

连翘心 玄参心 竹叶心 知母 细生地 生白芍

某二九 肾厥，由背脊而升，发时手足逆冷，口吐涎沫，喉如刀刺。盖足少阴经脉，上循喉咙，挟舌本，阴浊自下上犯，必循经而至。仿许学士椒附意，通阳以泄浊阴耳。肾厥

炮附子 淡干姜 川椒 胡芦巴 半夏 茯苓

姜汁泛丸。

某 肾厥，气逆至头。玉贞丸二十粒。

盛四九 脐上心下热炽，咽喉间陈腐气，遂神昏仆厥，经时汗出而醒。病来口涌血沫，乃膻中热拥，以致心窍受蒙。若非芳香清透，不能宣通络中瘀痹。膻中热郁心窍蒙

生乌犀角一两 天竺黄一两 丹参一两 郁金一两 云茯神一两 石菖蒲五钱 麝香一钱 冰片五分

各生研，野赤豆皮煎汤泛丸，竹叶汤送下二钱，食后服。

谢女 热郁于内，则机窍不灵。春令升泄，木火化风旋扰，癫疯搐搦，有癫痫之虑。不可进通经，再劫其阴液。

细生地 郁金 犀角 丹参 石菖蒲 生白芍 竹沥

又 火淫于内，治以苦寒，佐以咸寒。

黄连 黄芩 黄柏 黑山栀 牡蛎 生地

冲入方诸水。

又 脉左坚，经阻半载，戌亥阴时，厥逆肢掣，逾时方苏，即欲渴饮。龙荟宣窍，咸苦清火未效，且大便两旬不解，定是热结在血。仿古人厥应下之义，用张子和玉烛散。玉烛散。

罗 温邪内陷，津液被劫，厥阳挟内风上逆，遂致痉厥。温邪劫液，风阳上逆

生牡蛎 阿胶 熟地炭 生白芍 炒远志 石菖蒲

又 厥阴误进刚药，五液劫尽，阳气与内风鸱张，遂变为痉。平昔内损，继以暴邪，本属难调。此阴气竭绝，戌亥当防。

熟地炭 磁石 生白芍 木瓜 远志 茯神

毛 瘦人而病温热，神呆舌赤。诊脉时，两手牵掣震动。此津液受劫，肝风内鼓，是发痉之原。议以养胃汁，熄肝风，务在存阴耳。用仲景复脉汤法，去参、姜、桂。

余 脉细促，神迷，舌缩言蹇，耳聋，四肢牵引，牙关不紧。病已月余，乃温邪劫液，阳浮独行，内风大震，变幻痉厥危疴。议以育阴熄风法，必得痉止神清，方有转机。

阿胶二钱 鸡子黄一枚 人参秋石拌烘，一钱 天冬一钱 细生地二钱 白芍一钱半

又 神气稍苏，脉来敛静。五液交涸，风阳尚动。滋液救其焚燎，清补和阳去热，用药全以甘寒，津液来复，可望向安。

阿胶 人参 淡菜 鲜生地 天冬 川斛

毛 少阴不藏，温邪深人，喘促汗出，渴不多饮，舌辛似缩。症非轻小，拟用复脉汤，为邪少虚多之治，去姜。

又 舌绛汗泄，齿燥痰腻。热劫津液，最防痉厥。复脉汤去姜、桂。

唐 积劳伏暑，欲寐时，心中轰然上升，自觉神魂缥缈。此皆阳气上冒，内风鼓动，所以陡然昏厥。暑邪内陷，胞络闭结

石膏 知母 甘草 粳米 生地 麦冬 竹叶心

方 热闭神狂，因乎食复，畏人与肢筋牵动。仍属暑病变痉。通三焦以清神明，冀有转机。紫雪丹二钱。

又 舌欲痿，肤燥筋掣。热劫脂液殆尽为痉。用河间甘露饮，再服紫雪丹一钱。

杨 暑由上受，先人肺络，日期渐多，气分热邪逆传人营，遂逼心胞络中，神昏欲躁，舌音缩，手足牵引。乃暑热深陷，谓之发痉。热闭在里，肢体反不发热。热邪内闭则外脱，岂非至急！考古人方法，清络热必兼芳香，开里窍以清神识。若重药攻邪，直走肠胃，与胞络结闭无干涉也。

犀角 玄参 鲜生地 连翘 鲜菖蒲 银花

化至宝丹四丸。

金 暑热结聚于里，三焦交阻，上则神呆不语，牙关不开；下则少腹冲气，小溲不利。邪结皆无形之热闭塞，渐有痉厥之状。昨大便既下，而现此象，岂是垢滞？议芳香宣窍，通解在里蕴热。紫雪丹一钱五分，开水化匀三服。

鲍 舌白，渴欲冷饮，气促，呛咳而呃，胸闷昏谵。此暑风湿热秽浊痹塞，宿垢尚在小肠，旬日间渐变痉厥，是为险机。议逐秽结，以冀稍清。

大杏仁 连翘心 竹叶心 川贝母 菖蒲根汁 辰砂益元散

煎药化牛黄丸一服。

蔡 暑湿热都着气分，乃消食苦降滋血乱治，热炽津涸，舌板成痉。究竟邪闭阻窍，势属不稳。

人参 生甘草 石膏 知母 粳米

潘 二八 肝阳化风，上冒为厥，风阳内烁，脂液涸而作痛。此非实证，刚燥忌用。肝风

生地 阿胶 牡蛎 天冬 茯神 生白芍

夏 五二 中年以后，阳气日衰，是下焦偏冷，阳不及护卫周身，气分更虚，右肢如瘘，当春地气上长，身中肝风大震，心嘈嗔怒，痰涌音哑，乃厥象也。皆本气自病，最难见效。

熟地 熟淡附子 牛膝炭 炒麦冬 远志炭 茯苓

马 面青皖白，人夜颧颊渐赤，耳聋，舌心干板而缩，并不渴饮，间有寒战后热。此厥阴肝脏液涸风旋，势成痉厥危症。勉从经旨之训："辛苦急，当食甘以缓之。"甘麦大枣汤加阿胶。

陆 面青，头痛动摇，手足搐搦牵掣，惊吓恼怒，病从肝起，如饥求食，昼夜无寐。都是肝风盘旋鼓舞，渐为痫厥。此乃五志之病。

阿胶 牡蛎 生地 天冬 小麦 生白芍

某 冲气巅胀厥。龙荟丸一钱二分。

顾 此痿厥也。盖厥阴风旋，阳冒神迷则为厥，阳明络空，四末不用，而为痿厥。午后黄昏，乃厥阴阳明旺时，病机发现矣。凡此皆属络病，《金匮》篇中有之。仲景云："诸厥宜下，下之利不止者死。"明不下降之药，皆可止厥，但不可硝、黄再伤阴阳耳。但积年沉疴，非旦夕速效可知矣。

活鳖甲 真阿胶 方诸水 鲜生地 玄参 青黛

又 照前方去玄参加天冬。

厥从肝起，其病在下，木必得水而生。阴水亏，斯阳风烁筋，而络中热沸即厥。拙拟血属介类，味咸入阴，青色入肝，潜阳为法。

又 阴络空隙，厥阳内风掀然鼓动而为厥。余用咸味入阴和阳，介类有情之潜伏，颇见小效。但病根在下深远，汤剂轻浮，焉能填隙？改汤为膏，取药力味重以填实之，亦止厥一法。

鲜鳖甲 败龟版 猪脊髓 羊骨髓 生地 大冬 阿胶 淡菜 黄柏

熬膏，早服七钱，午服四钱。

林 据说六七年前，惊骇起病，气从左胁有声攻及胸膈，心中胀极，气降胀减，必汗出溲溺。此属肝厥。凡烦劳动怒，即刻举发。肝木风火内寄，其来必骤，且有声音。久恙非汤药可投，缓调须用丸药，更发作自必轻减。

人参 干姜 附子 桂枝 川椒 小川连 川楝子 当归 白芍

乌梅肉丸。

顾 平昔肠红，阴络久伤，左胁下宿瘕，肝家风气易结，形瘦面青，阴虚，阳气易冒，血络不得凝静，诸阳一并遂为厥，冲气自下犯胃为呃，症似蓄血为狂，奈脉细劲，咽喉皆痛。真阴枯槁之象，水液无有，风木大震。此刚剂强镇，不能熄其厥冒耳。

生鸡子黄一枚 真阿胶二钱 淡菜泡洗，五钱 龟版五钱

冲入热童便一杯。

戴 酒客中虚多湿，阳明素虚，厥阴来乘，当谷雨上旺用事，风木与阳俱升逆，郁冒而厥。此平昔积劳内因，与外邪无涉。阅医多用风药，是再伤肌表护卫之阳，乃召风以致中耳。

川桂枝 羚羊角 炒半夏 橘红 明天麻 茯苓 当归 钩藤

吴三十 肝风痫厥，迅发莫制，都因肾真内怯，平素多遗。诊脉芤弱。议用固本丸。固本加五味、萸肉、龙骨、金箔蜜丸。

谢五八 有年下虚，春木自地而升，阳浮上蒙清窍 经云："下虚上实，为厥癫疾。"肝风内震，倘加恼怒，必致厥仆痱中。大忌攻痰祛风药。

熟地 天冬 萸肉 五味 牛膝 龟甲 磁石 茯神 远志 菖蒲

夏十九 少腹气攻有形，呕吐头胀，阴脉不至头，而厥阴脉上至巅顶，四肢逆冷，即厥象也。不是疟母宿冷，肝脉环绕阴器为遗泄。厥阴寒厥

炒黑川椒 川楝子 炒橘核 青木香 小茴香 茯苓

王 右脉已伏，左小紧，四肢冰冷，干呕烦渴。厥阴浊泛，胃阳欲绝，此属痛厥。姑以辛热，泄浊通阳。

泡淡吴萸 制附子 川楝子 延胡索 淡干姜 茯苓

又 脉微为无阳，下利冷汗，呕逆不食，肢厥不肯回阳。一团浊阴阻蔽，却有闭脘之危。议四逆之属，护阳驱浊。

人参 淡附子 枳实 茯苓 生淡干姜

又 肢厥，恶心，吞酸，胸满，大便不通有六日。

川连 淡干姜 人参 枳实 陈皮 半夏 茯苓

史 温热已入厥阴，阴伤，致风阳上巅，遂为痉厥。厥发丑寅，阳明少阳之阳震动。昨进咸苦，清其阴分之热已效，今复入镇阳以止厥。厥阴热邪

生地 天冬 阿胶 鸡子黄 生龙骨 小麦

蒋 眩晕，心痛胀，呕吐涎沫，周身麻木。此厥阴肝脏中阳，过胃贯膈，逆冲不已，有痉厥之意。

川连吴萸煮 干姜 川楝子 乌梅 牡蛎 白芍

又 开泄和阳入阴已效，当停煎药。龙荟丸。

程 厥邪热深，生姜性辛温，大泄肝阴，阳遂上冒，心热晕厥。但阴虚热炽，苦寒不可多进，以滋阴却热为稳。

生鳖甲 鲜生地 生白芍 知母 山栀 橘红

张 未病先有惊恐，先寒战，后发热，心中极热，干呕烦躁，渴饮冷，仍不解渴。诊脉小弦，舌白无胎，曾肢冷如冰。此热邪已入厥阴肝经。所谓"热深厥深"也。病全入里，极为棘手。议用紫

雪丹，开深伏之热结。取其芳香宣窍，冀得躁扰势缓，方有转机。紫雪丹二钱。

王 心中疼热，耳聋自利。热邪已入厥阴，三日不厥，方有好音。

郁金 川连 秦皮 黄芩 连翘心 石菖蒲汁

某 先发水痘，已感冬温，小愈不忌荤腥，余邪复炽，热不可遏，入夜昏烦，辄云头痛。邪深走厥阴，所以发厥。诊脉两手俱细，是阳极似阴。鼻煤舌干，目眦黄，多属邪闭坏败。谅难挽回，用凉膈散。

伍女 室女经来，冲脉自动，动则阳升，内风绕旋不息，为薄厥、煎厥。阳明虚，胃失降，厥阴热，肝愈横，风阳上冒，清空神迷，诸窍似阻，皆入夏大地发泄之征。本虚表实，先理其实，议用局方龙荟丸，纯苦直降，非汤饮留连肠胃之比，每服三钱，不拘二三次分服。接用复脉法，去参、姜、桂。肝风烁阴

施氏 诸厥属肝，肝病犯胃，为呕逆腹痛，乃定例也。诊脉虚小，望色㿠白。据述怀妊，病竟不发。思中流砥柱，斯肝木凝然，则知培植胃上，乃治病法程矣。肝逆胃虚

六君子去术皮加芍药、木瓜、煨姜、南枣。

某氏 厥属肝病，几番病发，都因经水适来。夫血海贮聚既下，斯冲脉空乏，而风阳交动，厥之暴至之因由也。咸寒濡润，亦和阳泄内风之义。治之未应，下焦独冷，喉哨胸痹。思冲脉乃阳明所属，阳明虚则失阖，厥气上犯莫遏。《内经》"治肝不应，当取阳明"，制其侮也。暂用通补入腑，取乎腑以通为补。 小半夏汤加白糯米。

龚三一 诸厥皆隶厥阴，疝瘕，心热胁胀，中消便难。乃肝阳内风，妄动消烁，犯及阳明矣。经言："治肝不应，当取阳明。"肝胃一脏一腑相对，不耐温补者，是肝用太过，肝体不及也。

九孔石决明 淮小麦 清阿胶 细生地 天冬 茯神

陈 嗔怒微厥，肝阳升举。宜益胃阴以制伏。怒

人参冷冲 麦冬 茯神 鲜莲子 竹叶心 生甘草

微温服。

叶氏 脉右大，热升风动，郁冒为厥。宗陈无择羚羊角散方。奇脉虚风阳动

羚羊角 小生地 玄参 丹参 连翘 黑豆皮

又 厥后惊惕汗泄。阳风无制，都缘阴枯不主恋阳。议用六味益阴和阳，炒六味去山药加人参、秋石。

又 渴不欲饮，阴不上乘，况寐醒神识不静，易惊汗出。法当敛补。

人参 黄肉炭 熟地 五味 茯神 远志

又 半月经水两至，痛自下焦冲突而厥。病由阴维冲任，盖八脉所司也。此养营仅到中宫，所以无效。

苁蓉 鹿角霜 当归 柏子霜 桂枝木 茯苓

又 前法已中病情，须从奇经治义。照前方去桂枝木加鹿角胶。

又 病去八九，仅以温补下元为法，不必穷治。

淡苁蓉 炒杞子 当归 柏子仁 茯苓 小茴香

陶氏 脉数，厥止。热在营中。心营热

犀角 玄参 丹皮 连翘心 胆星 橘红

王 口鼻触人异气，胃伤呕吐，土衰则木克，肝风内横，三虫扰动为痛。从蛔厥论治。蛔厥呕吐

川椒 干姜 桂枝木 川楝子 人参 川连 乌梅 生白芍

黄二十 据述十一年前夏秋间，多用井水盐梅，因此昏厥。已后三五日一发，病愈虽醒，日瘦日减，间有语言不自接续。想其至理，水盐梅酸，大泄肝肾脏阴。厥者，阳气逆乱。冒神愦愦，势成沉痼，非痫厥门治痰治火清窍者。是脏阴受病，脏主乎藏畜，医偏搜逐劫烁。凡阴涸欲绝，譬诸油尽，灯焰忽明忽昏，扑然息矣。先圣先贤从无成法，未敢凑药欺人。阴涸欲绝

常用人乳一杯。

某 脉左动如数，右小濡弱。病起嗔怒，即寒热汗出心悸，继而神魂自觉散越。夫肝脏藏魂，因怒则诸阳皆动。所见病源，无非阳动变化内风而为厥。故凡属厥症，多隶厥阴肝病。考《内经》治肝，不外辛以理用，酸以治体，甘以缓急。今精采散失，镇固收摄犹虑弗及，而方书泄肝、

平肝、抑肝方法尽多。至于补法，多以子母相生为治。此病全以肝肾下焦主法为正，所服医药，并无帅占之方，未识何见？

阿胶二钱半 鸡子黄一枚 人参一钱 生地三钱 金箔五片

某 冷自足上贯于心，初起周身麻木，今则口鼻皆有冷气。病起惊恐，内伤肝肾为厥。冲脉隶于肝肾，二脏失藏，冲气沸乱，其脉出至阴而上，故多冷耳。肝肾虚冲气逆

淡从蓉 熟地炭 五味子 紫石英 茯苓 牛膝

汪 胃阳伤残，浊气上攻，将为痛厥。当治阳明之阳。痛厥

吴茱萸 姜汁 半夏 茯苓 粳米

又 照前方去吴萸加广皮。

某 热甚而厥，其热邪必在阴分，古称热深厥深。病中遗泄，阴伤邪陷，发表攻里，断难施用。和正托邪，是为正法。痉厥

草果 知母 人参 半夏 姜汁 乌梅

厥者，从下逆上之病也。痉者，明其风强之状也。所以二字每每并言，原与伤寒门所载者有间。想是症，总由气血日偏，阴阳一并而成。譬如风雷之猛烈，郁极而发也。若发而渐复者，犹可转危为安。若发而转逆者，必至直拔根蒂乃已。斯存亡之机，在乎命脏之盈亏耳。考方书之名目不一，致病之因由亦繁。大抵可吐者，如痰食填塞于胸中，用瓜蒂散之类，及烧盐探引方法。可清可折者，如厥阳壮火升逆而莫制，用玉女煎、及宣明龙荟丸法。可升可降者，如气厥、薄厥，而形气暴绝，有五磨饮子，及蒲黄酒法。秽浊蒙神而昏乱无知，有牛黄、至宝，及苏合香丸之两法。飞尸卒厥，先宜酒醴以引导，并可按穴而施针法及灸法。若从虚而论者，如内夺而厥，则为喑痱，有地黄饮子之通摄下焦法。烦劳阳张，令人煎厥，有人参固本，加入金箔方诸水，为壮水制火法。血厥而阳腾络沸，参乎从阴从阳法。色厥而精脱于下，急与大剂挽元法。肾厥宗许学士之椒附以通阳。蛔厥有仲景之安蛔法。阳极用救阴峻剂。阴极有扶阳方法。种种规模，已为全备。及参案中，先生于是症独重在肝。盖肝者，将军之官，善干他脏者也。要知肝气一逆，则诸气皆逆。气逆则痰生，遂火沸风旋，神迷魂荡，无所不至矣。若犯于上者，不免凌金烁液，有门冬汤、及琼玉膏之补金柔制法。若犯于中，而为呕为胀者，用六君去术，加木瓜、姜、芍之类，及附于粳米汤加人参，为补胃凝肝法。若震及心脾，而为悸为消者，用甘麦大枣汤，合龙、蛎之属，为缓急重镇法。若挟少阳之威而乘巅摇络者，用羚羊、钩藤、玄参、连翘之剂，为熄风清络法。若本脏自病，而体用失和者，以椒、梅、桂、芍之类，为益体宣用法。若因母脏之虚，而扰及子脏之位者，用三才配合龟甲、磁朱，及复脉减辛味，复入鸡黄之属，为安摄其于母法。至于痿厥之治，尤觉神奇。取血肉介类，改汤为膏，谓其力味重实，填隙止厥最速。此岂非补前人之未备，开后学之法门者乎？参是案者，幸毋忽诸。邵新甫

惊

某 惊则气逆，阳泄为汗，用重镇压惊。气逆阳泄

川桂枝木五分 黄芪去心，二钱 人参一钱 龙骨煅，一钱半 左顾牡蛎煅，一钱半

某 惊恐伤神，不语。痰火阻[1]

建兰根汁 姜汁 金汁

共和一处，隔汤炖，徐徐服。

某 因惊外触，见症神怯欲迷，已经肢厥冷汗怕动。仿镇怯理虚。脏燥阳浮

人参 茯神 枣仁 生龙骨 石菖蒲 炙草 南枣 陈淮小麦

早上服。

杨氏 经血期至，骤加惊恐，即病寒热，心悸不寐。此惊则动肝，恐则伤肾，最虑久延脏燥，即有肝厥之患。

淮小麦 天冬 龙骨 牡蛎 白芍 茯神

陈二九 心中若烟雾，嗳则气散，少顷即聚，易惊恐畏惧，呕逆不渴，自述难鸣苦况。泻后亡阴，热药劫阴，前议和胃不应，主以镇之摄之。

---

① 阻：此下经锄堂本有"药"字。

炙甘草 淮小麦 大枣 枣仁 青龙骨

某 骤惊，阳逆暴厥，为肝胆病。昼则心悸是阳动，夜则气坠属阴亏。用收固肾肝可效。肝肾阴虚阳浮

生地五钱 萸肉一钱 龙骨三钱 牡蛎三钱 五味一钱 真金箔三张

经云："惊则伤胆，恐则伤肾。"大凡可畏之事，猝然而至者谓之惊。若从容而至，可以宛转思维者，谓之恐。是惊急而恐缓也。夫惊症，大人亦有之，小儿最多，因其神志未坚，胆气未充，故每遇稍异之形声，即陡然而惊矣。惊之所伤，由心猝及乎胆，由胆即及乎肝，遂致心主君火，兼肝胆中相火风木，骤然而起，症现搐搦瘛疭，神昏谵妄，肢冷厥逆，吐乳身热，目窜口噤，种种所患，无非心肝胆之现症，而实毫无外感之风邪。此因外受之惊，而动内之木火风也。故但当以一惊字，立为病名，斯乃切当。因其内风沸起，遂加一风字；因病来迅速，又加一急字。故遂有急惊风之病名，此已属牵强附会矣。至于今之混称为急惊风者，更属背谬。总因小儿阴气未充，外感之风温、风热、风火，以及寒邪化热，并燥火诸症，最易伤阴。阴伤则血不营筋，液伤则脉络滞涩，热盛亦能使内之木火风相继而起。所现之症，与受惊者类亦相同，然实非因受惊而起。其所治之法，大有区别。如果因惊者，治宜安养心神，镇惊定怯，甘凉清内热，柔润熄肝风；或少佐芳香，通其窍络，舒其结闭。至于刚热燥涩、表散之药，概不可用。若无惊而但感外邪者，有宜于凉散，有宜于温散，有宜于苦寒清火，有宜于甘温扶阳。或补或泻，自当按六淫之邪而施治，与惊字毫无关涉。奈今之医者，每遇非惊之症，因不能辨明六气中所伤何气，却定不出病名，遂强将一惊字混入，藉口漫称为急惊风症，掩饰欺人，病家亦酷信之，以为小儿防范难周，焉有无惊之理？其所订之方，错杂游移。不知治惊总以心肝胆为主，若治时邪，须兼肺胃脾肾、三焦营卫经络而论，大不相同也。更有一种称慢惊风之病名者，尤属怪诞不经，必当亟为驳正。有论在幼科吐泻之后，宜合观之。华岫云

癫痫

孙十八 神呆脉沉，因惊恐以致痫疾，语言不甚明了。此痰火阻其灵窍。深戒酒肉厚味，静室善调，经年可愈。惊恐痰火升

黄连 黄芩 山栀 枳实 橘红 胆星 菖蒲 远志

陈 动怒惊触，乃外加扰内，致五志阳越莫制。古人集癫痫狂辨，以阳并于阴、阴并于阳互异。今以阳逆狂乱，非苦药之降，未能清爽其神识也。当归龙荟丸三钱。

倪 骤然惊惕，阳气上逆，遂神呆不寐，倏尔叫喊，不食不饥不便，有癫痫之象。龙荟丸二服。

卢十四 痰病已成痫疾，难愈。

竹节白附子 天竺黄 陈胆星 石菖蒲 川连 郁金 茯神 橘红

汪 惊恐，阳升风动，宿痫遂发，吐痰呕逆不言，络脉失利也。阳气郁窍络阻

羚羊角 石菖蒲 胆星 远志 连翘 钩藤 天麻 橘红

曹十四 春病及长夏，痫厥屡发。前用龙荟丸意，苦泄肝胆，初服即泻。此久病阴分已虚，议理阴和阳，入酸以约束之。

生鸡子黄 阿胶 川连 黄柏 生白芍 米醋

金二十 痫厥，神呆肢强。

犀角 羚羊角 玄参 菖蒲 炒半夏 炒远志 郁金 橘红

吴 惊狂，乃木火扰动，虽得平静，仍心悸怔忡，夜卧不寐。诊脉虚细如丝，已非痰火有余。议补心丹，以理心之用。木火动心神虚

人参 茯神 枣仁 玄参 丹参 天冬 麦冬 生地 川连 柏子仁 菖蒲 桔梗 远志

叶氏 每遇经来紫黑，痫疾必发，暮夜惊呼声震，昼则神呆，面青多笑。火风由肝而至，泄胆热以清神，再商后法。木火郁血滞

丹皮 丹参 细生地 黑山栀 茺蔚子 胡黄连 调人琥珀末

张二二 人冬不寐，痫疾遂发。此阳不潜藏，治在肝肾。肝肾阳升

用虎潜法

某 癫疾，脉不鼓指，议交心肾，益神志。（心脏上肾下交）

生地 龟甲 黄柏 川连酒炒 菖蒲 茯神 远志 山栀 竹叶

叶二九 五志阳升，神识迷惑，忽清忽甚者，非有形质之邪，乃热气化风上巅，致于竟夜不寐。攻痰疏利，决不效验。先以极苦之药，冀其亢阳潜降。（风阳上亢）

生地 龙胆草 丹参 木通 山栀 芦荟 青黛 薄荷

某 平昔操持，身心皆动，悲忧惊恐，情志内伤，渐渐神志恍惚，有似癫痫，其病不在一脏矣。医药中七情致损，二千年来，从未有一方包罗者，然约旨总以阴阳迭偏为定评。凡动皆阳，当宗"静以生阴"是议。阳乘于络，脏阴不安。敛摄镇固，久进可效；家务见闻，必宜屏绝。百日为期。（劳心太过）

人参 廉珠 茯神 枣仁 炙草 生龙骨 黄肉 五味 金箔

天地，一阴阳也。阴阳和则天清地宁，一有偏胜，遂有非常之变。人身亦一阴阳也，阴阳和则神清气定，一有偏胜，自致不测之疴。故《内经》曰："重阳者狂，重阴者癫。"痫与癫，其原则同也。古人集癫痫狂辨，以为阳并于阴，阴并于阳，此诚不刊之论。言乎现症，狂则少卧不饥，妄言妄笑，甚则上屋逾垣，其候多躁而常醒　癫则或歌或哭，如醉如痴，甚至不知秽洁，其候多静而常昏。痫则发作无时，卒然昏仆，筋脉瘛疭，口中作声。后人因其声似，分马痫、牛痫、猪痫、羊痫、鸡痫五名，其候经时而必止。推其病因，狂由大惊大怒，病在肝胆胃经、三阳并而上升，故火炽则痰涌，心窍为之闭塞。癫由积忧积郁，病在心脾胞络，三阴蔽而不宣，故气郁则痰迷，神志为之混淆。痫病或由惊恐，或由饮食不节，或由母腹中受惊，以致内脏不平、经久失调，一触积痰，厥气内风，猝焉暴逆，莫能禁止，待其气反然后已。至于主治，察形证，诊脉候，以辨虚实。狂之实者，以承气、白虎直折阳明之火，生铁落饮重制肝胆之邪；虚者当壮水以制火，二阴煎之类主之。癫之实者，以滚痰丸开痰壅闭，清心丸泄火郁勃；虚者当养神而通志，归脾、枕中之类主之。痫之实者，用五痫丸以攻风，控涎丸以劫痰，龙荟丸以泻火；虚者当补助气血、调摄阴阳、养营汤、河车丸之类主之。狂、癫、痫三症治法，大旨不越乎此。今如肝风痰火者，苦辛以开泄；神虚火炎者，则清补并施；肝胆厥阳化风旋逆者，以极苦之药折之；神志两虚者，用交心肾法；劳神太过者，宗"静以生阴"意，为敛补镇摄。方案虽未详备，而零珠碎玉，不悉堪为世宝哉。医者惟调理其阴阳，不使有所偏胜，则郁逆自消，而神气得反其常焉矣。（龚商年）

临证指南医案卷八

衄

某 湿邪衄血。湿邪

连翘 玄参 淡黄芩 黑山栀皮 杏仁 郁金

某 风湿衄血。风湿

丹皮 玄参 连翘 赤芍 茅花 黑栀皮

某三四 此热蒸于水谷之湿，龈血鼽衄，纳谷如昔。治在阳明。湿热胃火上蒸

熟地 知母 石膏 玄参 牛膝

陈女 常有衄血，今夏忽起神识如呆，诊脉直上鱼际。大忌惊恐恼怒，天癸得通可愈。胆火上升，心营热

犀角 丹参 玄参 生地 连翘 知母

林二六 阳升，鼻衄不止。

细生地 乌犀角 炒知母 牛膝 黑山栀 川斛 丹皮 炒黑侧柏叶

某 努力伤，阳逆鼻衄。

犀角二钱，镑 细生地三钱 炒丹皮一钱 玄参一钱 炒牛膝一钱半 黑山栀一钱 炒黑侧柏叶五钱

临服冲鲜荷叶汁一小杯。

赵二十 脉左数，衄血火升。阴虚阳冒

生地 阿胶 天冬 麦冬 淡菜 生白芍 茯神 炒山药

程 从前衄血，都以养阴益气而愈，知非实热，皆劳役阳冒，以致阴血之动也。今壮年肌肉不充，身动气促如喘，口中腻涎浊沫，竟是肾精带伤，收纳失职之象。急急保养，远戒酒色，犹可向安。

熟地 人参 萸肉 湖莲 芡实 补骨脂

山药粉丸。

朱十七 脉数，阴亏阳升，头晕，心中烦杂，鼻衄。

生地 玄参 金银花 川斛[1] 丹皮 石决明

某 咳逆失音，衄血。

生地 龟版 丹皮 牛膝 山药 茯苓

某十岁 鼻衄时发。

生地 玄参 丹皮 山药 茯苓 泽泻 黄柏 人中白

某 食烧酒辛热，及青梅酸泄，遂衄血咳嗽，心腹极热。五味偏胜，膀阳脏阴为伤，此病以养胃阴和法。酒热伤胃

生白扁豆 北沙参 麦冬 白粳米

血行清道，从鼻而出，古名曰衄，与浊道之吐、咯者不同。清道，即指至高之分，由山根以上、睛明之次而来也。其穴乃手足太阳、足阳明、阴阳跷五脉之会，及冲脉交会其间，可见诸经皆能为衄，不独肺胃而然。诸书虽已详明，惟景岳辨之尤切。但衄之为患，总由乎火，外为六淫之变化，内因五志之掀腾，气血日为错乱，阴阳为之相乘，天人交感之处，虚实攸分矣。若风寒壅盛于经，阳气郁而迫营者，宜参麻黄桂枝症之大意。若温风暑热怫郁，而动血外溢者，用辛凉清润等剂，认定经络之高下。若火邪极甚，而载血上泛者，有苦寒、咸寒之法。审其原委之浅深，此外因主治法也。至于烦冗曲运，耗及木火之营，肝脏厥阳化火风上灼者，甘咸柔婉，理所必需。多劳过欲，病及天一之真，阳浮引阴血以冒上窍者，滋潜厚味，法从峻补。血脱则挽回元气，格阳则导火归源，因酒用和阳消毒之剂，因努力用培中益[2]下之方，此内因主治法也。学者惟审内外两因，庶乎施治无误矣。邵新甫

疝

某 七疝治法，最详子和。其旨辛香以泄肝，得气疏泄，而病缓矣。按法调理不愈，七味导引纳肾，益气升举脾阳，而坠气仍然。艾灸蒸脐，原

① 川斛：原作"川针"，据经锄堂本改。

② 益：原作"气"，据经锄堂本改。

得小安。《内经》:"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同为奇经主之。故疏泄诸方,能治气实;参术升补,仅治中虚下陷,与元海奇经中病无补。壮岁至老,病根不辍,下焦日衰,可知升阳一法,体症颇合。衰年仅可撑持,勿使病加可矣。督任阳虚

生鹿茸三钱 鹿角霜一钱 当归二钱 生菟丝子五钱 沙蒺藜一钱 川桂枝尖五分

饥时服。

朱二一 劳伤,温里已效,脐旁动气,少腹结疝,睾丸偏坠。皆阳气不自复,浊阴聚络,不宜急于育子。浊阴凝聚肝络

当归 船茴香 淡从蓉 枸杞子 安息香 茯苓

孙 疝坠于右,筋缩连小腹痛。此寒主收引,议进温通厥阴之络。

川楝子二两 穿山甲二两,炙 炮黑川乌五钱,去皮 炒黑小茴香一两 橘核二两,炒 乳香五钱

用老韭白根汁泛丸,饥时服二钱五分。

明 脐下少腹,形象横梗,发必痛绕胁腰,以及阴囊。此乃厥阴肝气不宣。议以苦辛加左金,佐通经脉之凝涩。

川连 吴萸 穿山甲 青木香 金铃子 延胡 青橘叶汤丸。

郁十七 肝病,络虚气聚,少腹滞胀。前用河间金铃子散,加牡蛎、橘叶,合咸苦辛胜法。小效,加食,述饥则胁腹鸣盛,而浊气下泄颇安。乃络虚不足中之有余,形质瘦怯,不可纯攻。

桃仁 当归梢 炒小茴 橘核 郁李仁 南山楂

葱白汁丸。

谢五七 七疝皆肝,少腹坚聚有形,是闭塞不通之象。百日久恙,血络必伤。古人治疝,必用辛香。助燥气胜之品,宜缓商矣。

归须 杜牛膝根 小茴香 川楝子 穿山甲 柏子仁

林 脉右弦,左涩,当脐痛连少腹,已属凝聚有形。呕吐黄浊,大便欲解不通,若患处漉漉有声,痛势稍减,惟卧着体不转移,其痛更加。此属肝气疝瘕。辛香流气,所称通则不痛耳。

炒桃仁 炒橘核 金铃子 炒延胡 韭白汁两头尖 小茴 青皮

此通泄厥阴气血方也。痛甚于下,浊结有形,非辛香无以入络,非秽浊无以直走至阴之域。以子和方合奉议意。

施四八 立冬前一日,寒战后热属厥阴,食蟹咸寒沉坠,浮肿囊大,溲溺甚少,至晚肿胀愈加,显然阳微浊聚。治从气分开泄冷湿。

粗桂枝 吴萸 川楝子 茯苓 生牡蛎 泽泻 磨青皮汁十匙。

唐三六 寒湿已入太阳之里,膀胱之气不利,阴囊茎肿。膀胱寒湿凝滞

五苓散加独活、汉防己。

某 肝风筋疝,怒劳致伤。宜通补熄风。筋疝

苁蓉 补骨脂 归须 小茴 韭子 茯苓 胡桃肉 青盐

羊内肾蒸熟和丸。

朱 动气疝瘕,绕脐汩汩有声,男子精气不充,是下焦损伤,温补勿过刚燥,须察八脉,以推病情。奇脉阳虚

淡从蓉 归身 炒枸杞 小茴 炒沙苑 茯苓 红枣肉

汪 自云郁怒不已,夏季忽起腹胀,医以快气疏滞汤药,其胀竟入小腹,下坠,青筋外突,胀甚延及肾囊,乃肝疝之症。议子和法。郁怒肝疝肿胀

归须 橘核 青木香 青皮 小茴 黑山栀 青葱管

周三六 久久劳怒,肝木内震。胁中少腹,皆肝脉游行之所。气凝聚为胀,聚久结形为瘕疝,情怀忧郁,永不能痊。以内起情志,不专草木微功耳。

炒小茴 黑山栀 川楝子 延胡 青木香 青皮 生香附 橘核

吴六十 味酸,食不化,涌吐,述少腹厥气上冲。下有宿疝,以肝浊攻胃。经云:"食出完谷,是无阳也"。肝疝犯胃

生炮黑附子 生淡干姜 猪胆汁 吴萸 川楝子

吴二四 疝结少腹，按之坚。凡过饥必冲突至脘，吐酸膜胀。述病从怒劳而得，内应乎肝，肝逆犯胃，饥则胃弱肝乘，上嗳下泄，气则减。

肉桂 真橘核 青木香 小茴 穿山甲 粗桂枝 李根白皮

项 寒胜疝坠，亦属厥阴。盖阳明衰，厥邪来乘，须胃阳复辟，凝寒自罢。

人参一钱半 炮乌头一钱 淡干姜一钱 吴萸泡淡，一钱 茯苓三钱

朱 七疝在肝，《内经》谓冲脉为病。但冲脉隶于阳明，肝木必乘克胃土，胃翻涌逆，致吐蛔呕涎，汤饮不入，呃忒不止，皆逆乱无已，为脏厥危疴矣。肝体本刚，相火内寄，一派热燥药饵，以刚济刚，竟有缺折之虞。欲泄其浊，拟用朱南阳法。

韭白根 两头尖 金铃子 延胡 归须 肉桂心

毛 疝发已过，肢冷潮热，其纳食减半。浊阴内进犯胃，无发汗攻表之理。议泄厥阴，以安阳明。

人参 炒黑川椒 附子 茯苓 川楝子 胡芦巴

詹 老年久疝，因嗔怒而肿大，热痛。肝失疏泄，火腑湿热蕴结不通，温补升阳固谬。盖肝性主刚，湿闭反从燥化，此龙胆苦坚不应。议柔苦制热，反佐辛热，以开血中郁痹。用东垣滋肾丸。久疝湿热郁

戴五二 湿热下注，久则囊肿形坚，下焦血多气少。子和法中，原有虎潜诸论，后医弃置不用，惜哉！

龙胆草 黄柏 芦荟 山栀 知母 海金沙 猪苓 泽泻 细辛

陈三五 疝多肝病，宜乎辛泄。但形体参脉，是湿热内蕴阻塞，二便不为通爽。先以通太阳方。

寒水石 海金沙 猪苓 泽泻 通草 木香汁

倪 疝瘕结聚少腹，大便闭阻，小溲短涩，舌白渴饮，不能纳谷。无对症方药，姑与滋肾丸尝服十粒，十服。

许三六 久有疝症，十年来，寒热劳形，则右胸胁中，一股气坠，直走少腹，凡大小便用力皆然，而赤亮，痰多，食腥腻更令病加。此湿热久壅隧中，缓攻为宜。

控涎丹四分，间日服，十服。

又 脉沉，痰多，手骱赤疮，宿疝在下，右胁气坠少腹。前议控涎丹逐痹未应，想久聚湿热沉痼，非皮膜经脉之壅，用浚川丸四十粒，匀二服，间日一进。竟通腑聚，然后再议。

又 通腑宣壅，粘痰既下，其疝仍聚于右，且盛于寒天冬月，卧安必有声自消，行走劳动必有形直坠阴囊。久病急攻无效，议辛甘化风方法。古人以疝为肝病，十居八九。

当归 鹿角 桂枝 肉桂 小茴 川芎 炙草 茯苓 生姜

羊肉胶丸。

张五九 痛自肾囊，渐踞少腹之左。夫厥阴之脉，绕乎阴器，操持谋虑，都主伤肝。一气结聚，变幻形象而痛，病名曰疝。疝分有七，暴疝多寒，久疝多热，泄气痛缓，宣通可以却病。只因下焦乃深远之乡，气热湿郁，概可知矣。

川连 小茴 黑山栀 橘核 川楝子 青木香 郁李仁 冬葵子

陈 脉沉弦，舌灰边白，腰跨气痛，肾囊睾丸肿大。此湿热为病，乱吃发散消导，湿热下坠为疝。治当分消。

萆薢 黄柏 山栀 茯苓 丹皮 防己 猪苓 泽泻

陈二二 辛香流气以治疝，未尝不通，服之五日，遍身疼痛，下午四肢浮肿，肌肤渐见高突块瘰。思走泄气胜，都是阳伤，芪附汤主之。疏泄伤卫阳

生黄芪一两 附子二钱

朱二五 厥阴三疟久延，邪攻肝经络脉，少腹痛渐硬，气串绕阴器筋痛，乃结疝瘕之象。病久，虽少壮，不可专于泄气。温肾宣肝为急。疝兼疟母

淡苁蓉 归身 枸杞子 炒黑小茴 穿山甲 全蝎

陆三九 疟母十年，沉痼宿疴，药不能效。夫疟邪既久，邪与气血两凝，结聚络脉，药难入络

耳。症不离乎肝胆，疝不外乎肝病。七疝，子和分剖大著，虚质不可专以辛香，下坠为其。议有情温通，以培生气。

鹿茸 大茴香 穿山甲 当归 水安息香 炮黑川乌 全蝎

用黑大豆炒赤，淋酒一杯，滤酒汁和丸，每服二钱，暖酒送。

经云："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又："督脉生病，从少腹上冲心而痛，不得前后为冲疝。"又曰："脾传之肾，病名曰疝瘕。"又曰："三阳为病，发寒热。其传为癫疝。"又曰："邪客于足厥阴之络，令人卒疝暴痛。"此《素问》言诸经之疝也。又《经脉》等篇云："足阳明之筋病，痈疝，腹筋急。足太阴之筋病，阴器纽痛，下引脐，两胁痛。足厥阴之经筋病，阴器不用。"此《灵枢》言诸经之疝也。后人因有筋、水、狐、癫、气、血、寒七疝之名，其主治各有专方，立法可谓大备。然其中不无错杂之处，终非可训之定法。惟仲景先生，独以寒疝为名，其所出三方，亦以温散祛寒，调营补虚为主，并不杂入气分之药。而子和治法又以辛香流气为主，谓肝得疏泄而病愈矣。其金铃、虎潜诸法，可谓发前人所未发。故疝病之本，不离乎肝，又不越乎寒。以肝脉络于阴器，为至阴之脏；足太阳之脉，属肾络膀胱，为寒水之经。故仲景所云"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腹满，脉弦而紧，恶寒不欲食，绕脐痛"，及胁痛里急，是内外皆寒气作主，无复界限。其乌头二方，专以破邪治标为急，虚实在所不论，是急则治标之义也。其当归羊肉一方，专以补虚散寒为主，故以当归、羊肉辛甘重浊，温暖下元，而不伤阴；佐以生姜，随血肉有情之品，引入下焦温散沉寒，是固本不治标也。于和所云"疝不离乎肝"者，以疝病有阴囊肿胀，或痛而里急筋缩，或茎中作痛，或牵引睾丸，或少腹攻冲作痛，或号笑忿怒而致。此皆肝经脉络之现症。其金铃散一法，以泄肝散逆为主，故以川楝导膀胱小肠之热，玄胡和一身上下诸痛，以肝主疏泄故也。其所取虎潜一法，以柔缓导引为主，故方中用虎骨熄肝风，壮筋骨，羊肉、龟版补髓填精；佐以地黄补肾，当归补肝；使以陈皮利气疏肝，芍药通肝调营，是治肝而顾及于肾也。及观先生治疝之法，又更有进焉者。其旨以"暴疝多寒，久疝多热"为疝病之大纲，其余随症施治。如气坠下结者，以鹿茸、鹿角升阳为主；其胀结有形，痛甚于下者，宗丹溪通阳泄浊为治；其火腑湿热郁结不通者，用柔苦制热，反佐辛热，以开血中郁痹为主；其寒湿下坠，太阳之里，膀胱之气不和，二便不为通利者，五苓散加减，通太阳膀胱为主；其湿热久聚，气坠少腹阴囊者，用控涎丹、浚川丸等，逐痹通腑分消，兼辛甘化风法为主；如下焦阴阳两虚者，用有情温通以培生气，兼通补熄风为主。而先生于治疝之法，可谓曲尽病情，诸法备矣。仲景又有狐疝一方，究非王道之品，兹不具赘。邹滋九

头 痛

徐六十 冬月呕叶之后，渐渐巅顶作痛，下焦久有积疝、痔疡，厥阴、阳明偏热。凡阳气过动，变化火风迅速，自为升降，致有此患。风火

连翘心 玄参心 桑叶 丹皮 黑山栀皮 荷叶汁

胡六三 脉左弦数，右偏头痛，左齿痛。

连翘 薄荷 羚羊角 夏枯草花 黑栀皮 鲜菊叶 苦丁茶 干荷叶边

某 高年气血皆虚，新凉上受，经脉不和，脑后筋掣牵痛，倏起倏静。乃阳风之邪，议用清散轻剂。

荷叶边 苦丁茶 蔓荆子 菊花 连翘

王六三 邪郁，偏头痛。

鲜荷叶边三钱 苦丁茶一钱半 连翘一钱半 黑山栀一钱 蔓荆子一钱 杏仁二钱 木通八分 白芷一分

郁五十 风郁头痛。

鲜荷叶 苦丁茶 淡黄芩 黑山栀 连翘 蔓荆子 木通 白芷

某四七 内风头痛，泪冷。肝风

炒杞子 制首乌 柏子仁 茯神 炒菊花炭 小黑稆豆皮

沈氏 痛在头左脑后，厥阳风木上触。

细生地 生白芍 柏子仁 炒杞子 菊花 茯神

孙二四 暑伏、寒热头痛。伏暑

鲜荷叶边 连翘 苦丁茶 夏枯草 山栀 蔓荆子 厚朴 木通

某 暑风湿热，混于上窍，津液无以运行，凝滞，遂偏头痛，舌强干涸。治宜清散。

连翘 石膏 生甘草 滑石 蔓荆子 羚羊角 荷梗 桑叶

程 既知去血过多，为阴虚阳实之头痛，再加发散，与前意相反矣。血虚阳浮

复脉去参、姜、桂加左牡蛎。

又 脉数虚而动，足证阴气大伤，阳气浮越，头痛筋惕。仍与镇摄之法。

牡蛎 阿胶 人参 生地 炙草 白芍 天冬

朱 据说就凉则安，遇暖必头痛筋掣，外以摩掐可缓。大凡肝风阳扰，胃络必虚，食进不甘，是中焦气馁，虽咸润介属潜阳获效，说来依稀想象，谅非人理深谈。聊以代煎，酸甘是商。且五旬又四，中年后矣，沉阴久进，亦有斫伐生气之弊。半月来，乏少诊之功，姑为认慎，用固本膏。肝阳犯胃上逆

徐 当年下虚，曾以温肾凉肝获效。春季患目，是阳气骤升，乃冬失藏聚，水不生木之征也。频以苦辛治目，风阳上聚头巅，肝木横扰，胃受戕贼，至于呕吐矣。今心中干燥如焚，头中岑岑震痛，忽冷忽热，无非阴阳之逆。肝为刚脏，温燥决不相安，况辛升散越转凶，岂可再蹈前辙？姑以镇肝益虚，冀有阳和风熄之理。

阿胶 小麦 麦冬 生白芍 北沙参 南枣

又 倏冷忽热，心烦巅痛，厥阳之逆，已属阴液之亏。前案申明刚药之非，代赭味酸气坠，乃强镇之品，亦刚药也。考七疝中，子和惯投辛香走泄，其中虎潜一法亦采，可见疝门亦有柔法。医者熟汇成法，苟不潜心体认，皆希图附会矣。今呕逆既止，其阴药亦有暂投，即水生涵木之法。议以固本成方，五更时从阳引导可也。加秋石。

叶妪 临晚头痛，火升心嘈。风阳上冒，防厥。

细生地 阿胶 牡蛎 茯神 麦冬 生白芍

史 头形象天，义不受浊。今久痛有高突之状，似属客邪蒙闭清华气血。然常饵桂、附、河车，亦未见其[1]害。思身半以上属阳，而元首更为阳中之阳。大凡阳气先虚，清邪上人，气血瘀痹，其痛流连不息。法当宣通清阳，勿事表散，以艾燃按法灸治，是一理也。厥阴气血邪痹

熟半夏 北细辛 炮川乌 炙全蝎 姜汁

又 阳气为邪阻，清空机窍不宣。考《周礼》采毒药以攻病，藉虫蚁血中搜逐，以攻通邪结，乃古法，而医人忽略者。今痛滋脑后，心下呕逆，厥阴见症。久病延虚，攻邪须兼养正。

川芎 当归 半夏 姜汁 炙全蝎 蜂房

张二二 太阳痛，连颧骨耳后牙龈，夏令至霜降不痊。伏邪未解，治阳明少阳。胆胃伏邪

连翘 羚羊角 牛蒡子 葛根 赤芍 白芷 鲜菊叶

头为诸阳之会，与厥阴肝脉会于巅，诸阴寒邪不能上逆，为阳气窒塞，浊邪得以上据，厥阴风火，乃能逆上作痛。故头痛一症，皆由清阳不升，火风乘虚上入所致。观先生于头痛治法，亦不外此。如阳虚浊邪阻塞，气血瘀痹而为头痛者，用虫蚁搜逐血络，宣通阳气为主；如火风变动，与暑风邪气上郁而为头痛者，用鲜荷叶、苦丁茶、蔓荆、山栀等，辛散轻清为主；如阴虚阳越而为头痛者，用仲景复脉汤、甘麦大枣法，加胶、芍、牡蛎，镇摄益虚，和阳熄风为主；如厥阳风木上触，兼内风而为头痛者，用首乌、柏仁、稆豆、甘菊、生芍、杞子辈，熄肝风，滋肾液为主。一症而条分缕析，如此详明，可谓手法兼到者矣。邹时乘

心 痛

田十三 脉细数，闻雷被惊，心下漾漾作痛。惊伤

逍遥散去柴胡加钩藤、丹皮。

宋 脉左涩伏，心下痛甚，舌白，不能食谷，

① 其：原作"兵"，据经纬堂本改。

下咽阻膈，痛极昏厥。此皆积劳损阳。前者曾下瘀血，延绵经月不止，此为难治。劳伤血滞

生鹿角 当归须 姜汁 官桂 桃仁 炒半夏

谭三五 心痛引背，口涌清涎，肢冷，气塞脘中。此为脾厥心痛，病在络脉，例用辛香。脾寒厥

高良姜 片姜黄 生茅术 公丁香柄 草果仁 厚朴

朱 重按痛势稍衰，乃一派苦辛燥，劫伤营络，是急心痛症。若上引泥丸，则大危矣。议用《金匮》法。营络伤急心痛

人参 桂枝尖 川椒 炙草 白蜜

厥心痛一症，古人辨论者，多且精矣，兹不复赘。但厥心痛与胃脘痛，情状似一，而症实有别。世人因《内经》"胃脘当心而痛"一语，往往混而视之。不知厥心痛为五脏之气厥而入心胞络，而胃实与焉。则心痛与胃痛，不得不各分一门。今先生案中，闻雷被惊者，用逍遥散去柴胡，加钩藤、丹皮治之，以其肝阳上逆，不容升达，为之养血以平调也。积劳损阳者，用归、鹿、姜、桂、桃仁、半夏治之，以其劳伤血瘀，无徒破气，为之通络以和营也。脾厥心痛者，用良姜、姜黄、茅术、丁香、草果、厚朴治之，以其脾寒气厥，病在脉络，为之辛香以开通也。重按而痛稍衰者，用人参、桂枝、川椒、炙草、白蜜治之，以其心营受伤，攻劫难施，为之辛甘以化阳也。方案虽未全备，然其审病之因，制方之巧，无不一一破的。果能举一反三，其义宁有尽乎。龚商年

胃脘痛

严二十 胃痛半年，干呕。肝犯胃

金铃子 延胡 半夏 茯苓 山栀 生香附

张 冲气上攻成形，痛呕，痛后则散。此厥阴顺乘阳明，阳明虚，筋骨亦掣痛。安蛔丸三钱，四服，椒梅汤送。

某三五 劳力，气阻胃痛。

川楝子 延胡 炒半夏 乌药 橘红 生香附汁

陈 宿病冲气胃痛，今饱食动怒痛发，呕吐。是肝木侵犯胃土，浊气上踞。胀痛不休，逆乱不已，变为先寒后热，烦躁面赤汗泄。此为厥象，厥阴肝脏之现症，显然在目。夫痛则不通，通字须究气血阴阳，便是看诊要旨矣。议用泻心法。

干姜 川连 人参 枳实 半夏 姜汁

吴三七 食仓痛发，呕水涎沫六年，久病入络。述大便忽闭忽溏，患处漉漉有声。议通胃阳，兼制木侮。

淡吴萸 良姜 半夏 延胡 炮川乌 茯苓 蒲黄

李氏 舌白胸痞，脘痛如束，干呕便难。气阻凝痰聚膈，当以泄降宣剂。若竟攻荡，当夏热土旺，伤及太阴，恐滋胀满之忧。

醋炒半夏 川楝子 延胡 橘红 杏仁 厚朴

王氏 气逆填胸阻咽，脘痹而痛，病由肝脏厥气，乘胃入膈，致阳明经脉失和，周身掣痛。夜甚昼缓者，戌亥至阴，为肝旺时候也。此症多从惊恐嗔郁所致，失治变为昏厥。

半夏 姜汁 金铃子 延胡 杏仁 瓜蒌皮 香豉 白蔻

又 痛缓，夜深复炽，前后心胸板掣，脉左数。病在血络中。

金铃子 延胡 桃仁 归须 郁金 白蔻仁

董氏 产后三年，经水不转，胃痛，得食必呕，汗出形寒，腰左动气闪烁，大便七八日始通，脉细弦，右涩，舌白稍渴，脘中响动，下行痛缓。病属厥阴顺乘阳明，胃土久伤，肝木愈横。法当辛酸两和厥阴体用，仍参通补阳明之阳，俾浊少上僭，痛有缓期。

人参同煎，一钱 开口吴萸滚水泡洗十次，一钱 生白芍三钱 良姜七分 熟半夏醋炒焦，二钱 云茯苓切块，三钱

顾氏 天癸当绝，仍来，昔壮年已有头晕，七年前秋起胃痛若嘈，今春悲哀，先麻木头眩，痛发下部，膝胫冷三日。病属肝厥胃痛。述痛引背胁，是久病络脉空隙，厥阳热气，因情志郁勃拂逆，气攻乘络。内风旋动，袭阳明，致呕逆不能进食。肝风犯胃液虚

九孔石决明 清阿胶 生地 枸杞子 茯苓 桑寄生 川石斛

某 胁痛入脘，呕吐黄浊水液。因惊动肝，肝

风震起犯胃。平昔液衰，难用刚燥。议养胃汁以熄风方。

人参 茯苓 半夏 广皮白 麦冬 白粳米

姚 胃痛久而屡发，必有凝痰聚瘀。老年气衰，病发日重，乃邪正势不两立也。今纳物呕吐甚多，味带酸苦，脉得左大右小。盖肝木必侮胃土，胃阳虚，完谷而出，且呃逆，沃以热汤不减，其胃气掀腾如沸，不嗜汤饮，饮浊弥留脘底。用药之理，远柔用刚，嘉言谓能变胃而不受胃变。开得上关，再商治法。肝犯胃，兼痰饮胸痹

紫金丹含化一丸，日三次。

又 议以辛润苦滑，通胸中之阳，开涤浊涎结聚。古人谓通则不痛，胸中部位最高，治在气分。

鲜薤白去白衣，三钱 瓜蒌实三钱，炒焦 熟半夏三钱 茯苓三钱 川桂枝一钱 生姜汁四分，调入

古有薤露之歌，谓薤最滑，露不能留，其气辛则通，其体滑则降，仲景用以主胸痹不舒之痛；瓜蒌苦润豁痰，陷胸汤以之开结；半夏自阳以和阴；茯苓淡渗；桂枝辛甘轻扬，载之不急下走，以攻病所；姜汁生用，能通胸中痰沫，兼以通神明，去秽恶也。

某氏 胃痛引胁。肝郁化火犯胃

川楝子 柴胡 黑山栀 钩藤 半夏 橘红

朱氏 苦寒辛通。

川连 土瓜蒌皮 白芥子 茯苓 炒半夏 姜汁 橘红 竹茹

又 肝厥胃痛，兼有痰饮，只因误用芪、术、人参，固守中焦，痰气阻闭，致痛极痞胀。更医但知理气使降，不知气闭热自内生，是不中窾。前方专以苦寒辛通为法，已得效验。况酸味亦属火化，议河间法。

金铃子 延胡 川连 黑山栀 橘红 半夏

张 老年郁勃，肝阳直犯胃络，为心下痛，久则液枯气结成格。

金铃子 延胡 黑山栀 淡豆豉炒香

张十九 壮年面色痿黄，脉濡小无力，胃脘常痛，情志不适即发，或饮暖酒暂解，食物不易消化。脾胃之土受克，却因肝木来乘。怡情放怀，可愈此病。郁伤脾胃阳虚

人参 广皮 半夏 茯苓 苡仁 桑叶 丹皮 桔梗 山栀姜汁炒

水泛丸。

某 味淡短气，脘中微痛。阳虚

人参 淡附子 桂枝 炒远志 煨姜

某 积滞久着，胃腑不宣，不时脘痛，已经数载。阳伤奚疑？

炒半夏 淡干姜 荜茇 草果 广皮 茯苓

汪五七 诊脉弦涩，胃痛绕背，谷食渐减。病经数载，已人胃络，姑与辛通法。

甜桂枝八分 延胡索一钱 半夏一钱 茯苓三钱 良姜一钱 蜜水煮生姜一钱半

张 阳微不司外卫，脉络牵掣不和，胃痛，夏秋不发，阴内阳外也，当冬寒骤加。宜急护其阳，用桂枝附子汤。

桂枝 附子 炙草 煨姜 南枣

戴三九 始于伤阴，继则阳损，脘痛似乎拘束，食物逾时不运。当理中焦健运二阳，通补为宜，守补则谬。

桂枝木 茯苓 生姜渣 炒焦远志 炒黄半夏 生益智仁

余三四 胃疼发，前后心冷，呕吐。

淡吴萸 炒半夏 荜茇 淡干姜 草果仁 厚朴 广皮 桂枝木

某 中州阳失健运，脘中痛，食不化。

益智仁 谷芽 广皮 炙草 茯苓 檀香汁 半夏曲 炒荷叶

顾五十 清阳失职，脘中痹痛，得嗳旷达。当辛以通之。

薤白 半夏 桂枝 茯苓 干姜

顾五一 营虚胃痛，进以辛甘。营络胃阳兼虚

当归一钱半 甜桂枝一钱 茯苓三钱 炙草五分 煨姜一钱半 南枣肉二钱

费二九 劳力，气泄阳伤，胸脘痛发，得食自缓，已非质滞停蓄。然初病气伤，久泄不止，营络亦伤，古谓络虚则痛也。攻痰破气，不去病即伤胃，致纳食不甘，嗳噫欲呕。显见胃伤阳败，当去

病[1] 甘温方。

人参 桂枝 茯苓 炙草 煨姜 南枣

某 胃痛已久，间发风疹。此非客气外感，由乎情怀郁勃，气血少于流畅。夫思虑郁结，心脾营血暗伤，年前主归脾一法，原有成效。今食减形瘦，当培中土，而理营辅之。 异功加归、芍，用南枣肉汤泛丸

程氏 脉软，背寒，食人脘痛。

人参 茯苓 当归 白芍 炙草 煨姜 南枣

某女 形寒脘痛，得食其，手按少缓。非有余客邪病，拟进和营卫法。 归桂枝去芍加茯苓。

蒋 阳微气阻，右脘痛痹。据云努力痛起。当两调气血。胃阳虚气滞血瘀

延胡 半夏 厚朴 橘红 桂枝木 良姜 瓜蒌皮 茯苓

某二八 努力，饥饱失时，好饮冷酒，脉弦硬，中脘痛。

熟半夏三钱 云茯苓三钱 桃仁去皮尖，炒，研，二钱 良姜一钱 延胡一钱 红豆蔻一钱，去壳

丸方 熟半夏三两，炒 云茯苓二两 生厚朴二两 小附子一两，炙 草果仁去衣，一两 高良姜一两，生

老姜汁法丸，每服二钱。

朱 痛固虚寒，吐痰泄气稍缓。当通阳明，勿杂多歧。阳虚痰滞

人参 半夏 姜汁 淡附子 茯苓 淡干姜

某姬 阳微痰滞，胃痰痛胀。用阿魏丸六分。

施六二 胃痛，浊痰上逆。阳虚阴浊凝阻

代赭石 炒半夏 淡吴萸 淡干姜 茯苓 广皮 荜拨 生益智仁

张四八 阳微浊凝，胃下疼。

炒黑川椒去目，一钱 炮黑川乌三钱 炮黑川附子三钱 炮淡干姜一钱半

高五十 素多郁怒，阳气窒痹，浊饮凝沍，汤饮下咽，吐出酸水，胃脘痛痹，已经三载，渐延噎膈。先与通阳彻饮，俾阳气得宣，庶可向安。

半夏 枳实皮 桂枝木 茯苓 淡干姜

又 脉右弦，不饥，纳谷不运，吞酸。浊饮尚阻，阳仍不宣。

半夏 良姜 桂枝木 茯苓 延胡 淡干姜

高 脉虚涩，胃痛久。治在血分。血络瘀痹

桃仁 当归 桂枝 伏神 远志 炙草

钱三六 酒肉滞气胃痛，乡人称为穿心箭风，方书所无，不可稽考。苦辛泄降可效。

延胡 川楝子 桃仁 蒲黄 五灵脂

盛三六 胃痛喜得暖食，肠中泄气则安。数年痛必入络，治在血中之气。

桂枝木 桃仁 韭白汁 归须 茯苓块

又 阳微胃痛。

当归 桂枝木 桃仁 炙甘草 煨姜 南枣

席 经几年宿病，病必在络。痛非虚证，因久延，体质气馁，遇食物不适，或情怀郁勃，痰因气滞，气阻血瘀，诸脉逆乱，频吐污浊而大便反秘。医见呕吐肢冷，认为虚脱，以理中加附子温里护阳。夫阳气皆属无形，况乎病发有因，决非阳微欲脱。忆当年病来，宛是肝病，凡疏通气血皆效。其病之未得全好，由乎性情、食物居多，夏季专以太阴阳明通剂。今痛处在脘，久则瘀浊复聚，宜淡味、薄味清养。初三竹沥泛丸仍用，早上另立通瘀方法。

苏木 人参 郁金 桃仁 归尾 柏子仁 琥珀 茜蔚

红枣肉丸，早服二钱。

秦 久有胃痛，更加劳力，致络中血瘀，经气逆，其患总在络脉中痹窒耳。医药或攻里，或攻表，置病不理，宜乎无效。形瘦清减，用缓逐其瘀一法。

蜣螂虫炙，一两 蛰虫炙，一两 五灵脂炒，一两 桃仁二两 川桂枝尖生，五钱 蜀漆炒黑，三钱

用老韭根白捣汁泛丸，每服二钱，滚水下。

潘氏 脉弦涩，经事不至，寒热，胃痛拒格，呕恶不纳。此因久病胃痛，瘀血积于胃络。议辛通瘀滞法。

川楝子 延胡 桂枝木 五灵脂 蒲黄 香附

吴氏 气火郁，胃痛。气火郁

川楝子 橘红 炒楂肉 郁金 黑山栀 香附

---

[1] 去病：经锄堂本作"以辛"。

江二十 胃疼缓，气逆不降。气逆不降少

鲜枇杷叶 杏仁 生香附 降香汁 厚朴 橘红 桔梗 白蔻

范氏 诸豆皆能闭气，浆凝为腐，宛是呆滞食物。食已脘痞痛胀，乃清气之阻。诊脉小涩，舌白粘腻。当理气以开旷胸中。

杏仁 厚朴 老苏梗 广皮白 白蔻仁 枳壳汁 桔梗汁

阳明乃十二经脉之长，其作痛之因甚多。盖胃者汇也，乃冲繁要道，为患最易。虚邪贼邪之乘机窃发，其间消长不一。习俗辛香温燥之治，断不容一例而漫施。然而是病其要何在？所云"初病在经，久痛入络"，以经主气，络主血，则可知其治气、治血之当然也。凡气既久阻，血亦应病，循行之脉络自瘀，而辛香理气，辛柔和血之法，实为对待必然之理。又如饱食痛甚，得食痛缓之类，于此有宜补不宜补之分焉。若素虚之体，时就烦劳，水谷之精微，不足以供其消磨，而营气日虚，脉络枯涩，求助于食者，甘温填补等法，所宜频进也。若有形之滞，堵塞其中，容纳早已无权，得助而为实实，攻之、逐之等剂，又不可缓也。寒温两法，从乎喜暖喜凉；滋燥之殊，询其便涩便滑。至于饮停必吞酸；食滞当嗳腐；厥气乃散漫无形；瘀伤则定而有象；蛔虫动扰，当频痛而吐涎；痰湿壅塞，必善吐而脉滑；营气两虚者，不离乎嘈辣动悸；肝阳冲克者，定然烦渴而呕逆；阴邪之势，其来必速；郁火之患，由渐而剧也。邵新甫

胁 痛

张六五 胁胀夜甚，响动则降，七情致伤之病。肝郁

橘叶 香附汁 川楝子 半夏 茯苓 姜渣

陈 气热攻冲，扰脘入胁。

川连 牡蛎 夏枯草 炒半夏 香附 炒白芥子

徐四九 劳怒阳动，左胁闪闪，腹中微满，诊脉弦搏，左甚。当先用苦辛。

郁金 山栀 半夏曲 降香末 橘红 金石斛

汤十八 气逆，咳血后，胁疼。金不制木

降香汁八分，冲 川贝一钱半 鲜枇杷叶三钱 白蔻仁五分 杏仁二钱 橘红一钱

丁 由虚里痛起，左胁下坚满，胀及脐右，大便涩滞不爽。用缓攻方法。湿热壅滞

小温散② 丸。

某 痰饮搏击，胁痛。痛兼痰饮

半夏 茯苓 广皮 甘草 白芥子 刺蒺藜 钩藤

沈五十 左胁下痛，食入则安。营络虚寒

当归桂枝汤加肉桂。

朱五二 左乳旁痛绕腰腹，重按得热少缓。此属阴络虚痛。十一年不愈，亦痼疾矣。

当归三钱 肉桂一钱 小茴七分 丁香皮五分 茯苓二钱 淡干姜一钱

尤四五 痛从中起，绕及右胁，胃之络脉受伤，故得食自缓。但每痛发，必由下午黄昏，当阳气渐衰而来，是有取乎辛温通络矣。

当归 茯苓 炮姜 肉桂 炙草 大枣

郭三五 痛必右胁中有形攻心，呕吐清涎，周身寒凛，痛止寂然无踪。此乃寒入络脉，气乘填塞阻逆。以辛香温通法。寒入络脉气滞

荜拨 半夏 川楝子 延胡 吴萸 良姜 蒲黄 茯苓

汪六八 嗔怒动肝，寒热旬日，左季胁痛，难以舒转。此络脉瘀痹，防有见红之事，静调勿劳可愈。血络瘀痹

桃仁 归须 五加皮 泽兰 丹皮 郁金

又 桃仁 归须 丹皮 桑叶 川楝子皮 黑山栀皮

又 络虚则热，液亏则风动，痛减半，有动跃之状。当甘缓理虚。

炙甘草汤去姜、桂。

又 痛止，便难，液耗风动为秘。议用东垣通幽法。

当归 桃仁 柏子霜 火麻仁 郁李仁 松子肉 红花

---

① 降：原脱，据经锄堂本补。

② 散：经锄堂本作"中"。

凌 肝着，胁中痛，劳怒致伤气血。

川楝子皮 炒延胡 归须 桃仁 生牡蛎 桂枝木

沈二一 初起形寒寒热，渐及胁肋脘痛，进食痛加，大便燥结。久病已入血络，兼之神怯瘦损，辛香刚燥，决不可用。

白旋复花 新绛 青葱管 桃仁 归须 柏子仁

王二四 左前后胁板着，食后痛胀，今三年矣。久病在络，气血皆窒，当辛香缓通。

桃仁 归须 小茴 川楝子 半夏 生牡蛎 橘红 紫降香 白芥子

水泛丸。

汪 痛在胁肋，游走不一，渐至痰多，手足少力。初病两年，寝食如常，今年入夏病甚。此非脏腑之病，乃由经脉，继及络脉。大凡经主气，络主血，久病血瘀，瘀从便下，诸家不分经络，但忽寒忽热，宜乎无效。试服新绛一方小效，乃络方耳。议通少阳阳明之络，通则不痛矣。

归须 炒桃仁 泽兰叶 柏子仁 香附汁 丹皮 穿山甲 乳香 没药

水泛丸。

程四八 诊脉动而虚，左部小弱，左胁疼痛，痛势上引，得食稍安。此皆操持太甚，损及营络，五志之阳，动扰不息。嗌干舌燥、心悸，久痛津液致伤也。症固属虚，但参、术、归、芪补方，未能治及络病。《内经》肝病，不越三法，辛散以理肝，酸泄以体肝，甘缓以益肝，宣辛甘润温之补。盖肝为刚脏，必柔以济之，自臻效验耳。

炒桃仁 柏子仁 新绛 归尾 橘红 琥珀

痛缓时用丸方：

真阿胶 小生地 枸杞子 柏子仁 天冬 刺蒺藜 茯神

黄菊花四两丸。

朱 肝络凝瘀，胁痛，须防动怒失血。 旋复花汤加归须、桃仁、柏仁。

李十九 左胁痞积攻疼。

生牡蛎 南山楂 炒延胡 川楝子 炒桃仁 归须 丹皮 桂枝木

蒋三六 宿伤，左胁腹背痛。

炒桃仁 归须 炒延胡 片姜黄 五茄皮 桂枝木 橘红 炒小茴

沈 暮夜五心热，嗌干，左胁痛。肝肾阴亏。肝肾阴虚

人参 生地 天冬 麦冬 柏子霜 生白芍

黄 左胁骨痛，易饥呕涎。肝风内震入络。肝风入络

生地 阿胶 生白芍 柏子仁 丹皮 泽兰

又 照前方去白芍、泽兰加桃仁、桑枝。

又 肝胃络虚，心嘈如饥，左胁痛，便燥，少血。

生地 天冬 枸杞 桂圆 桃仁 柏仁

熬膏，加阿胶收。

程 胁下痛犯中焦，初起上吐下泻，春深寒热不止。病在少阳之络。胆络血滞

青蒿根 归须 泽兰 丹皮 红花 郁金

胡三四 诊脉右弦，左小弱涩。病起积劳伤阳，操持索思，五志皆逆。而肝为将军之官，谋虑出焉，故先胁痛，晡暮阳不用事，其病渐剧。是内伤症，乃本气不足，日饵辛燥，气泄血耗。六味滋柔腻药，原非止痛之方，不过矫前药之谬而已。《内经》肝病三法，治虚亦主甘缓。盖病既久，必及阳明胃络，渐归及右，肝胃同病，入卧魂藏于肝，梦寐纷纭，伤及无形矣。议用甘药，少佐摄镇。肝肾皆虚

人参 枣仁 茯神 炙草 柏子仁 当归 龙骨 金箔

桂圆肉煮浓汁，捣丸。

胁痛一症，多属少阳厥阴。伤寒胁痛，皆在少阳胆经，以胁居少阳之部。杂症胁痛，皆属厥阴肝经，以肝脉布于胁肋。故仲景旋复花汤，河间金铃子散，及先生辛温通络，甘缓理虚，温柔通补，辛泄宣瘀等法，皆治肝着胁痛之剂，可谓曲尽病情，诸法毕备矣。然其症有虚有实，有寒有热，不可概论。苟能因此扩充，再加详审，则临症自有据矣。邹时乘

腹 痛

裴氏 脉数，按之涩，腹痛呕吐。恐痧秽格

拒，宜宣通气分。上中二焦气阻

白蔻仁 桔梗 黑山栀 香豉 半夏 广皮白

某四十 腰痛腹痛，得冷愈甚。阳气不通

桂枝木 茯苓 蕲艾 生香附 青皮 炒小茴

吴五三 当脐微痛，手按则止。此络空冷乘阳气久虚之质。自述戒酒谷增。不可因痛，再以破泄真气。

茯苓 生姜煨 熟术 肉桂

俞十九 腹痛六七年，每发必周身寒凛，吐涎沫而痛止。此诸气郁痹，得涌则宣之象。法当升阳散郁。郁伤脾阳

半夏 草果 金铃子 延胡 厚朴 生姜 苏梗

程 秽浊阻遏中焦，气机不宣，腹痛脘痹。当用芳香逐秽，兼以疏泄。秽浊阻气

藿香 厚朴 杏仁 莱菔子 半夏 广皮白

郑 脉沉微，腹痛欲大便。阴浊内凝，乃阳气积衰，通阳必以辛热。阴浊内阻，脐阳不通

生白术 吴萸 良姜 川熟附 茯苓 小茴

某 脐阳不通，腹痛，用禹余粮丸，暖下通消，二便通，胀缓，腹仄。此无形之气未振，宜疏补醒中。

生白术 厚朴 广皮 半夏 茯苓 生益智 姜汁

某 气结，腹痛食少，寒热。肝气郁

逍遥散去术加郁金、香附。

某氏 肝郁，腹痛有形，经不调。肝郁血滞

香附 川芎 当归 肉桂 五灵脂 木香 吴萸炒白芍

毕 小便自利，大便黑色，当脐腹痛，十五年渐发日甚，脉来沉而结涩。此郁勃伤及肝脾之络，致血败瘀留，劳役动怒，宿疴乃发。目今冬深闭藏，忌用攻下。议以辛通润血，所谓通则不痛矣。郁伤肝脾，络血凝瘀

桃仁 桂枝木 穿山甲 老韭白

煎送阿魏丸一钱。

徐四十 疹发五六年，形体畏寒，病发身不大热，每大便，腹痛里急。此皆气血凝滞，当以郁病推求。

当归 酒制大黄 枳实 桂枝 炙草 白芍

某 劳力伤气，浮肿，食入腹痛。姑用戊己调中。劳伤中阳

白芍二钱 炙草五分 当归炒焦，一钱半 生益智七分，研 广皮一钱 煨姜一钱 枣肉三钱

河水煎。

袁四五 当脐腹痛，发于冬季，春深渐愈，病发嗳气，过饥劳动亦发。宜温通营分主治。营分虚寒

当归 炙草 肉桂 茯苓 炮姜 南枣

华 腹痛三年，时发时止，面色明亮。是饮邪，亦酒湿酿成[1]。因怒左胁有形，痛绕腹中及胸背诸俞，乃络空饮气逆攻入络，食辛热痛止，复痛。盖怒则郁折肝用，惟气辛辣可解。论药必首推气味。郁怒饮气入络

粗桂枝木一钱 天南星姜汁浸，炮黑，一钱半 生左牡蛎五钱，打碎 真橘核炒香，打，一钱半 川楝子肉一钱 李根东行皮一钱

某 长夏腹胀减食，微痛。是暑伤在气分。东垣每调和脾胃，疏泄肝木，最属近理。若守中之补，及腻滞血药皆左。暑伤中气

人参 广皮 白芍 茯苓 谷芽 生益智仁

腹处乎中，痛因非一。须知其无形及有形之为患，而主治之机宜，已先得其要矣。所谓无形为患者，如寒凝火郁，气阻营虚，及夏秋暑湿痧秽之类是也。所谓有形为患者，如蓄血、食滞、癥瘕、蛔、蛲、内疝及平素偏好成积之类是也。审其痛势之高下，辨其色脉之衰旺，细究其因，确从何起。大都在脏者以肝脾肾为主，在腑者以肠胃为先。夫脏有贼克之情，非比腑病而以通为用也。此通字，勿执攻下之谓，古之建中汤、理中汤、三物厚朴汤及厚朴温中汤，各具至理。考先生用古，若通阳而泄浊者，如吴茱萸汤，及四逆汤法。清火而泄郁者，如左金丸，及金铃散法。开通气分者，如四七汤，及五磨饮法。宣攻营络者，如穿山甲、桃仁、归须、韭根之剂，及下瘀血汤法。缓而和者，如芍甘汤加减，及甘麦大枣汤法。柔而通者，如苁蓉、柏子、肉桂、当归之剂，及复脉加减法。至于食滞消之，蛔扰安之，癥瘕理之，内疝平之，痧秽之候以芳香解之，偏积之类究其

---

① 成：原作"胫"，据经鹤堂本改。

原而治之，是皆先生化裁之法也。若夫疡科内痈、妇科四症，兼患是病者，更于各门兼参其法而用之，则无遗蕴矣。邵新甫

肩臂背痛

徐 迩日天令骤冷，诊左脉忽现芤涩，痛时筋挛，绕掣耳后。此营虚脉络失养，风动筋急。前法清络凉剂不应，营虚不受辛寒。仿东垣舒筋汤意。痛绕耳后

当归 生黄芪 片姜黄 桂枝 防风 生于术

煎药化活络丹一丸。

某 劳倦，肩臂疼。肩臂痛

川桂枝木 木防己 五茄皮 茯苓 生苡仁 炒白蒺

涂六二 痛起肩胛，渐入环跳髀膝。是为络虚。

黄芪五钱 于术三钱 当归三钱 茯苓二钱 防己八分 防风根五分 羌活五分

又 照前方去防风、羌活加杞子、沙苑。

邹 五旬又四，阳明脉衰，肩胛筋缓，不举而痛。治当通补脉络，莫进攻风。

生黄芪 于术 当归 防风根 姜黄 桑枝

王四二 阳明气衰，厥阴风动，头眩目昏，右肩痛麻。胁下有聚气，足厥阴主治。

枸杞子四两 归身三两 羚羊角生研，二两 制白蒺去刺，三两 嫩黄芪皮四两 胡麻二两，煨

菊花二两熬汁、桑枝四两熬汁丸。

徐五二 左指胀痛引肩。男子血虚风动，病在肝，形脉不足，以柔药温养。

制首乌 枸杞子 归身 三角胡麻 菊花炭 柏子仁 刺蒺藜

桑枝膏丸。

俞姬 高年阳明气乏，肩胛痛难屈伸。法当理卫阳通补。

黄芪 桂枝 归身 片姜黄 海桐皮 夏枯草

孙四二 肾气攻背，项强，溺频且多，督脉不摄，腰重头疼，难以转侧。先与通阳，宗许学士法。背痛

川椒炒出汗，二分 川桂枝一钱 川附子一钱 茯苓一钱半 生白术一钱 生远志一钱

凡冲气攻痛，从背而上者，系督脉主病，治在少阴；从腹而上者，治在厥阴，系冲任主病，或填补阳明，此治病之宗旨也。

汪十二 肝浊逆攻痛至背。

淡干姜八分 炒黑川椒三分 炒焦乌梅肉五分 小川连三分 川桂枝木五分 北细辛二分 黄柏五分 川楝子肉一钱 生白芍二钱

陈氏《内经》论诸痛皆寒，时当冬腊，口鼻吸受寒冷，阻气隧之流行，痛自胸引及背，甚则手足厥冷。只宜两通气血主治。

川楝子 延胡 生香附 橘红 吴萸 乌药 红花 苏梗

沈氏 脉芤，汗出，失血，背痛。此为络虚。

人参 炒归身 枣仁 炒白芍 炙草 茯神

庄三四 督虚背疼，脊高突。

生毛鹿角切片，三钱 鹿角霜一钱半 杞子三钱 归身一钱 生杜仲一钱半 沙苑一钱 茯苓一钱半 青盐调入，三分

张三八 督虚背痛，遗泄。

生毛鹿角 鹿角霜 生菟丝子 生杜仲 沙苑子 白龙骨 茯苓 当归

肺朝百脉，肺病则不能管摄一身，故肺俞为病，即肩背作痛。又背为阳明之府，阳明有亏，不能束筋骨，利机关，即肩垂背曲。至于臂，经络交会不一，而阳明为十二经络之长，臂痛亦当责之阳明。但痛有内外两因，虚实迥异；治分气血二致，通补攸殊。如营虚脉络失养，风动筋急者，不受辛寒，当仿东垣舒筋汤之意，佐以活络丹；劳倦伤阳，脉络凝塞，肩臂作痛者，以辛甘为君，佐以循经入络之品；阳明气衰，厥阴风动，右肩痛麻者，用枸杞、归身、黄芪、羚羊、桑枝膏，为阳明厥阴营气两虚主治；血虚风动者，因阳明络虚，受肝脏风阳之扰，用首乌、枸杞、归身、胡麻、柏子仁、刺蒺藜等味，以柔甘为温养；失血背痛者，其虚亦在阳明之络，用人参、归身、枣仁、白芍、炙草、茯神，以填补阳明；若肾气上逆，则督虚为主病，宜用奇经之药以峻补真阳；至于口鼻吸受寒冷，阻郁气隧，痛自胸引及背者，宗《内经》"诸痛皆寒"之义，以温药两通气血。更有古法，如防

风汤散肺俞之风，指迷丸治痰流臂痛，控涎丹治流痹牵引，此皆从实证而治，所谓通则不痛也。医者不拘守一法，洞悉病源，运巧思以制方，而技于是进。龚商年

腰腿足痛

曹三九 湿郁，少腹痛引腰，右脚酸。腰痛

木防已 晚蚕沙 飞滑石 茯苓皮 杏仁 厚朴 草果 萆薢

俞五五 劳倦挟湿，腰疼。

川桂枝尖 木防己 生苡仁 茯苓皮 晚蚕沙 萆薢

何四七 腰痛，环跳穴痛痹。

沙苑 桂枝木 小茴 茯苓 桑寄生 炒杞子

翁三五 努力伤腰疼。

生杜仲 当归 五加皮 炒牛膝 枸杞子 茯苓 青盐 生羊腰子

吴氏 脉虚身热，腰髀皆痛，少腹有形攻触。脏阴奇脉交伤，不可作外感治。

当归 炒白芍 桂枝 茯苓 炙草 煨姜 大枣

汪二三 脉涩，腰髀环跳悉痛，烦劳即发。下焦空虚，脉络不宣，所谓络虚则痛是也。

归身 桂枝木 生杜仲 木防己 沙苑 牛膝 萆薢 小茴

某 便溏，腰痛无力。

术菟丸方。

朱 脉细色夺，肝肾虚，腰痛。是络病治法。

生羊肉肾 当归 枸杞子 小茴 紫衣胡桃 茯神

汪妪 老年腰膝久痛，牵引少腹两足，不堪步履。奇经之脉，隶于肝肾为多。腰膝痛

鹿角霜 当归 肉苁蓉 薄桂 小茴 柏子仁

王三五 脉迟缓，饮酒便溏，遗精数年不已，近日腰髀足膝坠痛麻木。此湿凝伤其脾肾之阳，滋填固涩，决不应病。先议用苓姜术桂汤，驱湿暖土，再商后法。

吴 舌白干涸，脘不知饥，两足膝跗筋掣牵痛，虽有宿病，近日痛发，必挟时序温热湿蒸之气，阻其流行之隧。理进宣通，莫以风药。膝腿足痛

飞滑石 石膏 寒水石 杏仁 防己 苡仁 威灵仙

蒋七岁 足膝肿，疼久不止，内热。

生虎骨 炒牛膝 萆薢 金毛狗脊 当归 仙灵脾

又 照前方加生鹿角、黄柏。

张四二 劳力伤，左腿骨麻疼。

生虎骨四两 当归二两 五茄皮二两 仙灵脾二两 牛膝二两 独活一两 白茄根二两 油松节二两 金毛狗脊八两

朱 痛着右腿身前，肌肉不肿，必在筋骨，且入夜分势笃。邪留于阴，间有偏坠。治从肝经。

生杜仲一两 当归须二钱 穿山甲二钱，炙 小茴香一钱，炒 北细辛三分 干地龙炙，一钱

某 呕逆吐涎，冲气攻心，足大拇指硬强而痛。足痛

淡吴萸 熟附子 独活 北细辛 当归 汉防己

某 两足皮膜，抚之则痛，由厥阴犯阳明，胃厥所致。脉弦而数。治当疏泄。

川楝子 延胡 青皮 黑山栀 归须 桃仁 橘红 炒黑楂肉

陆二四 饱食则哕，是为胃病。两足骨骱皆痛，阳明胃脉不司束筋骨，攻痛。议转旋阳气法。

苓姜术桂汤。

某 右足患处麻木，筋强微肿，老人气血不得宣通，冬病至长夏，食不加餐，脉小弱。主以温养。

虎胫骨生打，三钱 淮牛膝一钱 归身炒，一钱 杞子炒，三钱 生杜仲三钱 川斛三钱 萆薢一钱 白蒺藜炒，去刺，研，一钱

腰者，肾之府。肾与膀胱为表里，在外为太阳，在内属少阴，又为冲、任、督、带之要会，则腰痛一症，不得不以肾为主病。然有内因、外因、不内外因之别。旧有五辨：一曰阳虚不足，少阴肾衰；二曰风痹风寒，湿着腰痛；三曰劳役伤肾；四曰坠堕损伤；五曰寝卧湿地。其说已详，而景岳更增入表里虚实寒热之论，尤为详悉。夫内因治法，肾脏之阳有亏，则益火之本，以消阴翳；肾脏

之阴内夺，则壮水之源，以制阳光。外因治法，寒湿伤阳者，用苦辛温以通阳泄浊；湿郁生热者，用苦辛以胜湿通气。不内外因治法，劳役伤肾者，以先后天同治；坠堕损伤者，辨伤之轻重，与瘀之有无，为或通或补。若夫腿足痛，外感者，惟寒湿、湿热、风湿之流经入络。经云："伤于湿者，下先受之"。故当以治湿为主。其间佐温、佐清、佐散，随症以制方。内伤则不外肝脾肾三者之虚，或补中，或填下，或养肝，随病以致治。古来治腰腿足痛之法，大略如此也。然审症必如燃犀烛怪，用药尤贵以芥投针。今阅案中，有饮酒便溏，遗精不已，腰痛麻木者，他人必用滋填固涩等药，先生断为湿凝伤脾肾之阳，用苓桂术姜汤，以驱湿暖土；有老年腰痛者，他人但撮几味通用补肾药以治，先生独想及奇经之脉隶于肝肾，用血肉有情之品，鹿角、当归、苁蓉、薄桂、小茴，以温养下焦；有痛着右腿，肌肉不肿，入夜势笃者，先生断其必在筋骨，邪流于阴，用归须、地龙、山甲、细辛，以辛香苦温入络搜邪；有两足皮膜，抚之则痛者，似乎风湿等症，先生断其厥阴犯阳明，用川楝、延胡、归须、桃仁、青皮、山栀，以疏泄肝脏；有饱食则哕，两足骨骱皆痛者，人每用疏散攻劫，先生宗"阳明虚不能束筋骨"意，用苓姜术桂汤，以转旋阳气。种种治法，非凡手所及。要之治病，固当审乎虚实，更当察其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使第虚者补而实者攻，谁不知之？潜玩方案，足以补后人之心智也，岂浅鲜哉？
龚商年

诸 痛

陈 久痛必入络，气血不行，发黄，非疸也。血络瘀痹

旋复花 新绛 青葱 炒桃仁 当归尾

庞四八 络虚则痛。有年色脉衰夺，原非香蔻劫散可效。医不明治络之法，则愈治愈穷矣。

炒桃仁 青葱管 桂枝 生鹿角 归尾

此旋复花汤之变制也。去复花之咸降，加鹿角之上升，方中惟有葱管通下，余俱辛散横行，则络中无处不到矣。

又 辛润通络，病愈廿日。因劳再发，至于上吐下闭，是关格难治矣。且痛势复来，姑与通阳。阿魏丸四钱，分四服。

李四六 积伤入络，气血皆瘀，则流行失司，所谓痛则不通也。久病当以缓攻，不致重损。

桃仁 归须 降香末 小茴 穿山甲 白蒺藜 片姜黄 煨木香

韭白汁法丸。

杨三一 由周身筋痛，绕至腹中，遂不食不便。病久入络，不易除根。

归身 川桂枝 茯苓 柏子仁 远志 青葱管

章 痛乃宿病，当治病发之由。今痹塞胀闷，食人不安，得频吐之余，疹形朗发。是陈腐积气胶结，因吐，经气宣通。仿仲景胸中懊侬例，用栀子豉汤主之。

又 胸中稍舒，腰腹如束，气隧有欲通之象，而血络仍然锢结。就形体畏寒怯冷，乃营卫之气失司，非阳微恶寒之比。议用宣络之法。

归须 降香 青葱管 郁金 新绛 柏子仁

黄 痛则气乱发热，头不痛，不渴饮，脉不浮。非外感也。暂用金铃散一剂。

金铃子 炒延胡 炒桃仁 桂圆

又 痛而重按少缓，是为络虚一则。气逆紊乱，但辛香破气忌进。宗仲景肝着之病，用《金匮》旋复花汤法。

旋复花 新绛 青葱管 桃仁 柏子霜 归尾

汪姬 脉小涩，久因悒郁，脘痛引及背胁。病人血络，经年延绵，更兼茹素数载，阳明虚馁，肩臂不举。仓卒难于奏效，是缓调为宜。议通血络润补，勿投燥热劫液。

归须 柏子仁 桂枝木 桃仁 生鹿角 片姜黄

朱 头巅至足，麻木刺痛，热炽。阴分伏热

滋肾丸。

张 初受寒湿，久则化热，深入阴分，必暮夜痛甚。医用和血驱风，焉能直入阴分？议东垣滋肾丸，搜其深藏伏邪。

肉桂八钱，忌见火 黄柏四两 知母四两

俱盐水炒，水泛丸。

王 脉数而细，忽痛必热肿，且痛来迅速。思

五行六气之流行，最速莫如火风。高年脂液久耗，人身之气，必左升右降。相火寄于肝，龙火起于肾，并从阴发越。本乎根蒂先亏，内乏藏纳之职司矣。每日服东垣滋肾丸三钱，秋石汤送，以泻阴中伏热。

许二一 痛为脉络中气血不和，医当分经别络。肝肾下病，必留连及奇经八脉，不知此旨，宜乎无功。肝肾奇经脉络不和

鹿角霜 桑寄生 杞子 当归 沙苑 白薇 川石斛 生杜仲

范 病后精采未复，多言伤气，行走动筋，谓之劳复。当与甘温，和养气血。下焦痛，肝肾素虚也。肝肾虚下焦痛

人参 小茴香拌炒当归 沙苑蒺藜 茯神 炒杞子 菊花炭

经云："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夫心主君火，自当从热而论。然此乃但言疮耳。若疡科之或痈或疽，则有阴有阳，不可但执热而论矣。又如《举痛论》中所言十四条，惟热留小肠一条，则主乎热，余皆主乎寒客。故诸痛之症，大凡因于寒者，十之七八；因于热者，不过十之二三而已。如欲辨其寒热，但审其痛处，或喜寒恶热，或喜热恶寒，斯可得其情矣。至于气血虚实之治，古人总以一"通"字立法，已属尽善。此"通"字，勿误认为攻下通利讲解，所谓通其气血，则不痛是也。然必辨其在气分与血分之殊。在气分者，但行其气，不必病轻药重，攻动其血；在血分者，则必兼乎气治，所谓气行则血随之是也。若症之实者，气滞血凝，通其气而散其血则愈；症之虚者，气馁不能充运，血衰不能滋荣，治当养气补血，而兼寓通于补。此乃概言其大纲耳。若夫诸痛之症，头绪甚繁，内因七情之伤，必先脏腑而后达于肌躯；外因六气之感，必先肌躯而后入于脏腑。此必然之理也。在内者考内景图，在外者观经络图。其十二经游行之部位：手之三阴，从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凡调治立方，必加引经之药，或再佐以外治之法，如针灸、砭刺，或敷贴、熨洗，或按摩、导引，则尤易奏功。此外更有跌打闪挫，阴疽内痈，积聚瘕瘕，蛔蛲疝痹，痞胀中恶诸痛，须辨明证端，不可混治。今观各门痛证诸案，良法尽多，难以概叙。若撮其大旨，则补泻寒温，惟用辛润宣通，不用酸寒敛涩以留邪。此已切中病情，然其独得之奇，尤在乎治络一法。盖久痛必入于络，络中气血，虚实寒热，稍有留邪，皆能致痛。此乃古人所未及详言，而先生独能剖析明辨者。以此垂训后人，真不愧为一代之明医矣。华德元

耳

某 温邪上郁，耳聤右胀。风温上郁

薄荷 马勃 桔梗 连翘 杏仁 通草

某二二 先起咳嗽，继而耳聤胀痛，延绵百日不愈。此体质阴亏，触人风温，未经清理，外因伤及阴分，少阳相火陡起，故人暮厥痛愈剧。当先清降，再议育阴。

苦丁茶 鲜菊叶 金银花 生绿豆皮 川贝母 鲜荷叶梗 益元散

某女 风温发热，左耳后肿痛。

干荷叶 苦丁茶 马勃 连翘 杏仁 黑栀皮

毕三三 壮年脉来小促数，自春月风温咳嗽，继以两耳失聪。据述苦降滋阴不效，是不明虚实经络矣。《内经》以春病在头，膏粱之质，厚味酒醪助上痰火，固非治肾治肝可效。每晚卧时，服茶调散一钱。

又 鲜荷叶汁 羚羊角 石膏末 连翘 玄参 鲜菊叶 牛蒡子

午服。

又 照前方去牛蒡、菊叶，加鲜生地、鲜银花。

叶 火风侵窍，耳聋。

连翘 薄荷 甘菊 淡黄芩 苦丁茶 黑山栀

顾二二 暑邪窍闭，耳失聪。暑

鲜荷叶 鲜菊花叶 苦丁茶 夏枯草 蔓荆子 连翘 淡黄芩 黑山栀

某十八 左耳聤痛，舌白，脉数。体质阴虚，挟受暑风，上焦气热。宜用辛凉轻药。

鲜菊叶 苦丁茶 黑山栀 飞滑石 连翘 淡竹叶

某二五 暑热上郁，耳聤作胀，咳呛。当清气热

杏仁 连翘壳 淡竹叶 川贝 白沙参 六一散

宓 头重，耳聤胀，目微赤。少阳相火上郁，以辛凉清解上焦。胆火上郁

连翘 羚羊角 薄荷梗 丹皮 牛蒡子 桑叶

某 风木之郁，耳胀欲闭。

连翘 羚羊角 薄荷梗 苦丁茶 夏枯草花 黑山栀皮 小生香附

倪十三 因大声喊叫，致右耳失聪，想外触惊气，内应肝胆，胆脉络耳，震动其火风之威，亦能郁而阻窍。治在少阳，忌食腥浊。

青蒿叶 青菊叶 薄荷梗 连翘 鲜荷叶汁 苦丁茶

汪 耳聋咳嗽，形体日瘦，男子真阴未充，虚阳易升乘窍。书云："胆络脉附耳"。先议清少阳郁热，以左耳为甚故也。

桑叶 丹皮 连翘 黑山栀 青蒿汁 象贝母

丁 肾开窍于耳，心亦寄窍于耳。心肾两亏，肝阳亢逆，故阴精走泄，阳不内依，是以耳鸣时闭。但病在心肾，其原实由于郁。郁则肝阳独亢，令胆火上炎。清晨服丸药以补心肾，午服汤药以清少阳，以胆经亦络于耳也。郁伤心肾，胆火上炎

水煮熟地四两 麦冬一两半 龟版二两 牡蛎一两半 白芍一两半 北味一两 建莲一两半 磁石一两 茯神一两半 沉香五钱 辰砂五钱，为衣

煎方 夏枯草二钱 丹皮一钱 生地三钱 山栀一钱 女贞子三钱 赤苓一钱半 生甘草四分

姚三十 气闭耳鸣。气闭

鲜荷叶 杏仁 厚朴 广皮 木通 连翘 苦丁茶 防己

金三八 下虚，耳鸣失聪。肾虚

磁石六味去萸加川斛、龟甲、远志。

王 肾窍开耳，胆络脉亦附于耳。凡本虚失聪治在肾，邪干窍闭治在胆，乃定例也。今年已六旬，脉形细数，是皆肾阴久亏，肝阳内风上旋蒙窍，五行有声，多动真气火风，然非苦寒直降可效。填阴重镇，滋水制木，佐以咸味入阴，酸以和阳，药理当如是议。

熟地 龟版 锁阳 牛膝 远志 茯神 磁石 秋石 萸肉 五味

某 八十耳聋，乃理之常。盖老人虽健，下元已怯，是下虚上实，清窍不主流畅。惟固补下焦，使阴火得以潜伏。 磁石六味加龟甲、五味、远志。

肾开窍于耳，心亦寄窍于耳，胆络脉附于耳。体虚失聪，治在心肾；邪干窍闭，治在胆经。盖耳为清空之窍，清阳交会流行之所，一受风热火郁之邪，与水衰火实，肾虚气厥者，皆能失聪。故先生治法，不越乎通阳镇阴，益肾补心清胆等法，使清静灵明之气，上走空窍，而听斯聪矣。如温邪、暑热、火风侵窍而为耳聋痛胀者，用连翘、山栀、薄荷、竹叶、滑石、银花，轻可去实之法，轻清泄降为主。如少阳相火上郁，耳聋聤胀者，用鲜荷叶、苦丁茶、青菊叶、夏枯草、蔓荆子、黑山栀、羚羊角、丹皮，辛凉味薄之药，清少阳郁热，兼清气热为主。如心肾两亏，肝阳亢逆，与内风上旋蒙窍而为耳鸣暴聋者，用熟地、磁石、龟甲、沉香、二冬、牛膝、锁阳、秋石、山萸、白芍，味厚质重之药，壮水制阳，填阴镇逆，佐以酸味入阴，咸以和阳为主。因症施治，从虚从实，直如庖丁之导窾矣。邹时乘

目

某 风温上郁，目赤，脉左弦。当用辛以散之。风温

桑叶 夏枯草 连翘 草决明 赤芍

某二三 失血后，复受燥热，左目赤痛。当以辛凉清之。燥热

鲜菊叶 冬桑叶 生甘草 赤苓皮 绿豆皮 稆豆皮

鲍氏 秋风化燥，上焦受邪，目赤珠痛。

连翘 薄荷 黄芩 山栀 夏枯草 青菊叶 苦丁茶 桑皮

席 用淡渗渐安，是暑入气阻，热蒸湿郁。勿取大辛大苦之开泄，仿清邪中上治法。暑湿郁蒸

冬桑叶 谷精草 望月砂 苡仁 川通草 绿豆皮 茯苓

顾五四 头额闷胀，目赤。木火上郁

羚羊角 夏枯草 草决明 山栀皮 连翘 生香附

潘 戒饮，浊减十四，略可加谷。近日竟夕无寐，目珠赤痛。阳升不交于阴，暂停妙香散。

桑叶 丹皮 夏枯草 黑山栀 川贝 苡仁

陆姬 郁勃气火，翳遮目睛。高年苦辛难进。

夏枯草 谷精草 草决明 望月砂 生香附 连翘 山栀皮 丹皮

某 头面风肿，目起星。是气中热。

羚羊角 夏枯草 薄荷梗 谷精草 生香附 小生地 丹皮 望月砂 连翘 山栀

汪 脉左弦，左目赤痛，泪多。

桑叶 丹皮 草决明 小胡麻 夏枯草 谷精草 绿豆皮 黑稻豆皮

汪 目痛偏左，翳膜红丝，诊脉左弦涩。由肝胆气热所致。

草决明 冬桑叶 夏枯草 小胡麻 丹皮 谷精草

某十一 肝火上郁，目眶红肿。

连翘 赤芍 菊花叶 黑栀皮 苦丁茶 夏枯草

江 脉数右大，郁久热生，目障心痛。

夏枯草花 小生香附 金石斛 半夏曲 茯苓 橘红

某八岁 目胞浮肿，不饥不运。脾肺蕴湿

桑皮八分 茯苓皮三钱 大腹皮一钱 广皮一钱 姜皮五分 苡仁一钱半 通草一钱

王姬 高年目暗已久，血络空虚，气热乘其空隙，攻触脉络，液尽而痛，当夜而甚，乃热气由阴而上。想外科用酒调末药，必系温散攻坚，因此而痛，虚证可知。血络虚热

羚羊角 连翘心 夏枯草 青菊叶 全当归 川桂枝 丹皮

叶 微寒，汗大出，下有痔漏，左眼眶疼痛。此阴伤火郁，不可作时邪泛治。阴虚火郁

六味去萸加芍、蔓荆子，丹皮重用。

某三六 右目多泪，眦胀，心嘈杂。阳明空虚，肝阳上扰使然。当调补肝胃。胃虚肝风

嫩黄芪三钱 当归一钱半 白芍一钱半 茯神三钱 煨姜一钱 南枣一枚

祝四八 当夏形懒，不耐大气发泄，入冬两目无光，精气无收藏。凡五脏精华，皆聚于目，失藏失聚，内乏生真，不独一脏之损。当用养营汤。营阴虚

某三六 脉涩细，左目痛，泪热翳膜。此肝阴内亏，厥阳上越所致。肝阴虚

冬桑叶一钱 炒枸杞一钱半 小胡麻一钱半 望月砂三钱 制首乌三钱 石决明一具 黄菊花一钱 稻豆皮三钱

某三六 目痛无光。肝肾虚

制首乌六两 枸杞子二两 柏子仁一两 细生地二两 石决明四两 小胡麻三两 望月砂三两 刺蒺藜二两 冬桑叶一两半 黄菊花一两

用稻豆皮八两，谷精珠二两，煎浓汁泛丸，每服五钱，开水送。

某 眦胀目昏，心中嘈杂。当治肝肾。

熟地六两 枸杞子三两 桑椹子二两 沙苑二两 石决明二两 茯神二两 女贞子一两半 青盐一两 黄菊花一两 川斛四两

加蜜丸，早上开水送四钱。

某三六 脉涩，眦[1]痛，右目当风泪多。当治肝肾。

制首乌 枸杞子 炒归身 桑椹子 沙苑子 茯神

某二五 遗止，心嘈目泪。仍是阳气过动。当填阴和阳。

熟地 杞子 天冬 萸肉 五味 生地 茯苓 菊花 山药

蜜丸。

某 瞳神散大，左偏头痛，先损左目。是焦烦郁勃，阳升化风，劫伤血液使然。法当兼补肝肾。

熟地 枸杞子 山萸肉 五味 茯神 菊花 生神曲 谷精草 山药

眼科一症，古有五轮八廓、七十二问之辨，傅氏又分为一百零八症，因名目太多，徒滋惑乱。至于见症，杨仁斋已备论，具载景岳。但阴阳、虚实、标本施治，不可紊乱。经云："五脏六腑

① 眦：原作"背"，据经锄堂本改。

之精华，皆上注于目”。又云：“目者，肝之窍也”。肝与胆为表里，肝液胆汁充足，目乃能远视。故无论外感与内症，皆与肝胆有关系焉。夫六淫之邪，惟风火燥居多，兼寒兼湿者，亦间有。内起之症，肝胆心肾为多，他脏亦间有之。若夫论治，则外感之症，必有头痛、寒热、鼻塞、筋骨酸疼、脉见紧数，或浮洪，一切表症，方可清散。至于内因之症，有虚实之殊。实者肝胆之风热盛也。凡暴赤肿痛，胀闷难开，翳膜眵泪，酸涩作痒，斑疮入睛，皆实证也。当除风散热。虚者，肾经之水火衰也。凡久痛昏暗，青盲雀目，内障昏朦，五色花翳，迎风泪出，皆虚候也。治宜壮水益火。若阴血虽亏，而风热未尽，则当审其缓急，相参而治。若久服寒凉，虚阳转盛，则当补以甘温，从乎反佐。至于红色浅淡而紫者为虚热；鲜泽而赤者为实热；瞳神内涌、白睛带赤者为热证；瞳神青绿、白睛枯槁者为寒证；肿胀红赤，眼珠刺痛，夜则尤甚，目不能开，而视物犹见者，为邪火炽盛；若白翳遮睛，珠不甚痛，或全不痛，目仍能开，而视物不见者，为真火不足。当细察其形症色脉，因症而用药。此内治之大法也。若日久失调，致气血凝滞，火热壅结，而为赤肿腐烂，翳膜遮蔽，致成外障。譬之镜受污垢，必当濯磨，须用点药；若但服药，必不能愈。至于内障之症，但宜服药；倘用点药，徒伤其气血，必无益而有损。更当知目眦白珠属阳，故昼痛，点苦寒药则可效；瞳子黑睛属阴，故夜痛，点苦寒药则反剧。是外治之法，亦当以阴阳区别也。若夫偏正头风，属气虚痛者，朝重暮轻；血虚痛者，朝轻暮重。亦有外感内因之别。此症当以补养正气为主，略兼治表。倘概以风热而论，专于表散，最易损目。更有肝阴亏耗，木火上炎，头痛恶心，眉棱骨痛，不欲饮食，眼胞红肿，睛珠刺痛，眵泪如脓，白睛如酱，目珠上窜不下，不得寤寐，甚则巅顶脑后，如破如裂，此内发之风也。夫肝属木，木主风，热盛化风，其体必本阴亏。男子或有遗精白浊，肠风痔漏下血等疾，女子或犯淋带崩漏诸症。此系阴伤阳升，内风沸起，大忌发散，宜用育阴熄风，柔肝滋肾等法，或可救十中之四五。凡羌活、防风、川芎、细辛、藁本、升麻等药，皆不可用。倘或失治，必致胬伤低陷，青黄牒出，致成痼疾而不可救。专是科者，不可不留意焉。叶先生虽非眼目专科，观其案内诸法，真补前贤之未备。较之惯用苦寒升散，及概用点药者，不啻如霄壤之殊矣。学者当细心而参玩之。丁圣彦

鼻

鲍十七　两三年鼻塞不闻，清涕由口呛出，而气窒仍然。大凡头面诸窍，皆清阳交会通行之所。就外邪来乘，亦必雾露无质清邪。邪郁既久，气血失其流畅，进药攻治，必不效验。欲治其疴，须查手太阴自少商穴起，施针刺以泄邪流气，乃一法也。无方　清邪郁久，肺气窒塞。

徐四十　头面诸窍，皆清阳游行之所，邪处于中，则为堵塞。阳气不司流行，必畏寒形颓，内痹必郁而成热，有鼻柱鼽衄矣。论理当用通圣散，远处江外，仓猝就诊，不可轻投，用轻可去实。

苦丁茶　干荷叶边　蔓荆子　连翘心　飞滑石　白芷

毛十四　热壅。肺气失降，鼻柱窒痹。热壅肺气

知母　水梨肉　川贝母

水熬膏。

杨　咸降滋填，鼻渊止，得寐。用虎潜法，减当归、陈皮，加天冬、淡菜胶、脊筋丸。脑热鼻渊

沈氏　素有痰火气逆，春令地中阳升，木火化风上引巅顶，脑热由清窍以泄越，耳鸣鼻渊。甚于左者，春应肝胆，气火自左而升也。宜清热散郁，辛凉达于头而主治。

羚羊角　黑山栀　苦丁茶　青菊叶　飞滑石　夏枯草花

又　照方去滑石加干荷叶、生石膏。

又　性情躁急，阳动太过，气火上升，郁于隧窍。由春深病加，失其条达之性。经言：“春气病在头也”。考五行六气，迅速变化，莫若火风。脑热暗泄而为鼻渊，隧道失和，结成瘿核。夫东垣升阳散火，丹溪总治诸郁，咸取苦辛为法。然药乃片时之效，欲得久安，以怡悦心志为要旨耳。

连翘心　土贝母　海藻　昆布　黑山栀　川芎　小生香附　郁金　羚羊角　夏枯草　干荷叶边

生研末，青菊叶汁法丸，苦丁茶煎汤送二钱五分。

汪　形瘦尖长，禀乎木火。阴精不足，脑髓不固，鼻渊淋下，并不腥秽。暖天稍止，遇冷更甚。其为虚证显然明白。医者愈以风寒中脑主治，发散渗泄，愈耗正气。岂但欲愈，劳怯是忧。用天真丸。精虚鼻渊

人参　黄芪　白术　山药　苁蓉　当归　天冬　羊肉

经云："肺和则鼻能知香臭矣"。又云："胆移热于脑，令人辛頞鼻渊，传为鉗鑲瞑目"。是知初感风寒之邪，久则化热，热郁则气痹而塞矣。治法利于开上宣郁，如苍耳散、防风通圣散、川[1]芎茶调散、菊花茶调散等类。先生则佐以荷叶边、苦丁茶、蔓荆、连翘之属以治之。此外感宜辛散也。内热宜清凉者，如脑热鼻渊，用羚羊、山栀、石膏、滑石、夏枯草、青菊叶、苦丁茶等类，苦辛凉散郁之法也。久则当用咸降滋填，如虎潜减辛，再加镇摄之品。其有精气不足，脑髓不固，淋下无腥秽之气者，此劳怯根萌，以天真丸主之。此就案中大概而言之也，然症候错杂，再当考前贤之法而治之。华德元

牙

某　阴亏体质，温气上蒸，齿痛连及头巅。温邪

用玉女煎。

某　火郁，巅顶属厥阴，上结核，龈肿。火郁

犀角　羚羊角　玄参　知母　生甘草　连翘　黑山栀　银花　夏枯草

王四一　酒客牙宣，衄血痰血，形寒内热，食少。阴药浊味姑缓。阴虚火炎

小黑豆皮　人中白　旱莲草　川斛　左牡蛎　泽泻

徐二二　脉细数上出，体属阴虚，内热，牙痈后，颊车穴闭，口不能张。其病在络，药饵难效。拟进宣通络痹方。牙痈后络痹

羚羊角　僵蚕　川桂枝尖　煨明天麻　炒丹皮　黑山栀　钩藤

汪　风热上蒸，龈胀头痛。当用轻清上焦。风热

活水芦根　囫囵滑石　西瓜翠衣　生绿豆皮　连翘　银花

牙症不外乎风火虫虚，此但言其痛也。其他如牙宣、牙㾗、牙菌、牙疳、牙痈、穿牙毒、骨槽风、走马牙疳之类，皆由于湿火热毒，蕴结牙床。须分上下二齿，辨明手足阳明，及少阴之异，又当察其专科而任之。华德元

咽　喉

陆　风火上郁，项肿咽痛。风火

薄荷　连翘　射干　牛蒡子　马勃　绿豆皮

邵　风火上郁，咽痛头胀。宜用辛凉。

西瓜翠衣　滑石　连翘　桑皮　射干　杏仁

汪二三　左脉弦数，咽痛脘闷。阴亏体质，不耐辛温，当以轻药，暂清上焦。肺燥热

桑叶　生绿豆皮　白沙参　川贝　玄参　川斛

王二七　劳伤恐有瘀腐，进辛润宣血，初服身痛，继渐平复，但喉间紧痹，而呼吸饮食仍不觉其苦，眼白仍带黄。议清肺中气热治。

百部　大沙参　鲜枇杷叶　活水芦根　川贝　地骨皮　南花粉　苡仁

徐五六　老劳咽疼。

生鸡子白一枚　糯稻根须水洗，五钱　甜北沙参一钱半　炒麦冬三钱　川石斛一钱半　生甘草三分

杨　未病阴气走泄为虚，秽浊上受则实，咽喉肿痹，上窍邪蒙，日暮昏烦，阴伤日炽，肌肤柔白，气分不足。此医药虽宜凉解清上，但不可犯及中下。秽浊上受，喉肿痹

连翘　郁金　马勃　牛蒡子　竹叶心　黑山栀　杏仁　橘红

艾　上焦之病，都是气分。气窒则上下不通，而中宫遂胀。热气蒸灼，喉舌疳蚀。清气之中，

---

① 川：原作"用"，据经翰堂本改。

原书缺页

疮愈有泡，自面及肢体，至于右指掌屈伸皆痛。为脉络留邪，以致隧道为壅。前方辛凉入血，先升后降，已得小效。今制清脉络壅热，藉酒力以引导，通行营卫，亦一法也。

银花 连翘 犀角 生大黄 荆芥 丹皮 黄芩 川芎 当归 泽兰 羚羊角 大豆黄卷

用无灰酒十斤，浸。

金四六 血舍空隙，内风蠕动，外以热汤泡洗，湿热蒸袭肌窍，遂有裂脓流水。况周身渐加麻痹，阳脉亦衰。图治之法，清营以熄内风，疏利湿热以肃隧道，辛辣腥鲜勿进，尚可缓以计功。

制首乌 鲜生地 柏子仁 川斛 黑稆豆皮 虎骨 蚕沙 黄柏 萆薢

熬膏。

吴 疮痍之后，湿热未去，壅阻隧道，水谷下咽，亦化为痰，中焦受病，故不知饥饿，痰气上干，渐至喘闷矣。但服药四十剂，纯是破气消克，胃阳受伤，痰气愈不得去矣。

半夏 茯苓 紫老姜 炒粳米

又 疮痍大发，营卫行动于脉中脉外，可免腹满之累矣。第谷食尚未安适，犹是苦劣多进之故。胃阳未复，仍以通调利湿主之。

半夏 苡仁 金石斛 茯苓 泽泻

秦十七 久热疮痍五六年，环口燥裂，溺涩茎痛。

鲜生地 熟首乌 丹皮 丹参 芜蔚子 银花 地丁 紫草

共熬膏。

王 血热风动，肤痒。

荆芥 防风 地肤子 赤芍 银花 小生地 木通 甘草

张三四 初因呕吐，是肝胃不和致病，故辛香刚燥愈剧。然久病必入血络，热则久疮不愈矣。夫木火皆令燥液，易饥易饱，间有呕逆。斯胃病仍在，凡呆滞药味，皆非对症。

三角胡麻 冬桑叶 生首乌 杏仁 郁金 佩兰叶 茯苓 苡仁

熬自然膏。

杨十五 身瘦久疮，血分有热。精通之年，最宜安养，脉象非有病。

生首乌三两 三角胡麻一两五钱，捣碎，水洗 细生地四两 地骨皮二两 金银花二两 丹皮二两 生白芍二两 生甘草一两

蜜丸，早服。

王三九 脉来濡浮，久疮变幻未罢。是卫阳疏豁，不耐寒暄，初受客邪不解，混处气血，浸淫仅在阳分肌腠之患。议升举一法，气壮斯风湿尽驱。

人参 生黄芪 川芎 当归 防风 僵蚕 蝉蜕 炙草 生姜 大枣

蒋四岁 鼻疮，口疮，尿黄，肤热。

冬瓜皮 苡仁

邹四三 痰因于湿，久而变热，壅于经隧，变现疮疾疥癣。已酿风湿之毒，混在气血之中，邪正混处，搜逐难驱，四肢为甚。姑从阳明升降法。

连翘 赤芍 白僵蚕 白蒺皮 防风 升麻 滑石 酒浸大黄

汪氏 风热既久未解，化成疮痍。当以和血驱风。

当归 赤芍 川芎 夏枯草花 牛蒡子 制僵蚕

金 头巅热疖，未能泄邪。此身热皆成脓之象，辛凉兼理气血可愈。疖

连翘 犀角 银花 丹皮 玄参 生甘草 青菊叶

某 风热毒闭，项后肿。风热项肿

竹叶 滑石 芦根 牛蒡 马勃 薄荷叶 黑山栀 连翘 川贝 生甘草

王 疔毒，咯血失血，都是暑入阴伤。疔

竹叶心 玄参心 鲜生地 黑稆豆皮 麦冬 知母

屠三四 秋痢，半年未愈，瘰坚硬痛，疡脓。郁久成热，腑经病，可冀其愈。瘰病痰核

夏枯草 香附 茯苓 苡仁 川贝 丹皮

糜氏 颈项结核，腹膨足肿。肝木犯中，痰气凝滞。

夏枯草三两 牡蛎二两 泽泻一两半 茯苓二两 半夏炒，二两 厚朴一两半 橘红一两 神曲一两半

生香附一两，水磨汁泛丸。

某 气郁痰核。

夏枯草 生香附 丹皮 山栀 连翘 郁金 赤芍 橘红

王十四 脉左数右长，颈项结瘿，时衄。瘿[1]

生地三两 丹皮一两半 犀角二两 生夏枯草一两半 生钩藤一两半 黑山栀二两 上贝母二两 生薄荷五钱

陈 躁急善怒，气火结瘿，烁筋为痛，热郁化风，气阻痹塞，则腹鸣脘胀。苟非开怀欢畅，不能向安。

上贝母 山栀 瓜蒌皮 郁金 白芥子 海藻 昆布 夏枯草

沈氏 肝气郁遏，宿痞乳痈。乳

川楝子 夏枯草 薄荷梗 丹皮 黑山栀 瓜蒌实 青橘叶 香附汁

刘氏 乳房为少阳脉络经行之所，此经气血皆少，由情怀失畅，而气血郁痹，有形而痛。当治在络。恐年岁日加，竟成沉痼。非痈脓之症，以脉不浮数，无寒热辨之。

柴胡 夏枯草 归身 白芍 川贝 茯苓 甘草

某氏 乳房结核，是少阳之结。此经络气血皆薄，攻之非易，恐产育有年，酿为疡症耳。

青蒿 香附 橘叶 青菊叶 丹皮 泽兰 郁金 当归须

孙 因嗔忿失血以来，致颈项左右筋肿，痛连背部。此属郁伤气血，经脉流行失司，已经百日不痊，竟有流注溃脓延绵之忧。治在少阳阳明。流注

小生香附 夏枯草 鲜菊叶 薄荷梗 黑山栀 钩藤 丹皮 郁金

陈 脉左数实，血络有热；暑风湿气外加，遂发疹块；壅肿搔痒，是属暑疡。暑疡

杏仁 连翘 滑石 寒水石 银花 晚蚕沙 黄柏 防己

程 疡毒热症，与参芪不效，即当清解为是，消导亦是未合。今者身热正甚，神识欲昏，便溏溺赤烦渴。是暑气攻入，内侵肺胃，有痉厥之变。昨用宣肺解毒，虽与暑邪无益，然亦无害。若加黄芪，又属相反。大凡热气蒙闭清窍，都令神昏，当以牛黄清心丸，清痰气之阻，使其窍开。况暑门中大有是法，与解毒勿悖矣。

李六四 初病湿热在经，久则瘀热入络。脓疡日多未已，渐至筋骨热痛。《金匮》云："经热则痹，络热则痿"。数年宿病，勿事速攻。疡

犀角 连翘心 玄参 丹参 野赤豆皮 细生地 姜黄 桑枝

午服。 夜服蒌藜丸。

某三七 疮疡，服凉药，阳伤气阻，脘闷不运，腹膨。最怕疡毒内闭，急宜通阳。

厚朴 广皮 姜皮 茯苓皮 连皮杏仁 桂枝木 泽泻 大腹皮

某 服疡科寒凝之药，以致气冲作胀，喘急不卧。无非浊阴上攻，议来复丹。

顾五八 脉微小，溃疡半月，余肿未消，脓水清稀，浮肿汗出，呕恶恶食。此胃阳垂败，痈毒内攻欲脱。夫阳失煦，则阴液不承；元气撤，则毒愈弥漫。清解苦寒，究竟斫伐生阳。议甘温胃受，培植其本，冀陷者复振。余非疡医，按色脉以推其理耳。 加桂理中汤溃疡

姚姬 溃疡久不靥，气血耗尽，中宫营液枯涸，气不旋转，得汤饮则痰涎上涌，势如噎膈。况久恙若是，药饵难挽，勉拟方。

人参 炒麦冬 代赭石 化橘红

胡 纳食主胃，运化主脾，痈疡痛溃，卧床不得舒展，脏腑气机呆钝何疑？外科守定成方，芪、术、归、地，不能补托气血，反壅滞于里，出纳之权交失。且是症乃水谷湿气下垂而致，结于足厥阴手阳明之界，若湿热不为尽驱，藉补托以冀生机，养贼贻害，焉能济事？

金石斛五钱 槐米一钱半 金银花三钱 茯苓一钱半 晚蚕沙二钱 寒水石二钱

徐 营伤心辣，纳食无味。此伤痛大虚，当调其中。

人参 归身 炒白芍 木瓜 熟术 广皮 茯神 炙草

某 脓血去多，痛犹未息，胃伤，不嗜谷，口无味，左关尺细弱无力。正虚之著，据理进药，仍宜补托。

---

[1] 瘿：原脱，据经锄堂本补。

人参 熟地 玉竹 柏子仁 归身 丹参 茯神 枣仁 远志

某 疡溃脓血去多，元真大耗，脉无力；不嗜食，恶心，中州不振；寐则惊惕，神不守也。以养营法。

人参 熟术 广皮 茯神 炙草 归身 白芍 五味 枣仁

某八岁 疡损，能食身热。六味汤加青蒿节。

曹三四 因疡漏，过进寒凉，遂患腰痛，牵引脊膂，今晨起周身不得自如。乃经脉络脉之中，气血流行失畅。久病谅非攻逐，议两和方法。疡漏

羚羊角 当归 黄芪 白蒺藜 桂枝 桑枝

顾 溃疡不合成漏，脂液渗去，必肠[①] 络空隙，内风暗动，攻胃则呕逆吞酸，腹痛泄泻不食；津液不升，舌焦黑，不渴饮。内外兼病，难治之症。

人参一钱，同煎 炒乌梅肉五分 炒黑川椒三分 茯苓三钱 生淡姜五分 炒广皮一钱 白芍一钱半

顾 久损漏疡，胃减腹痛。议用戊己汤意。

人参 茯神 白芍 炙草 炒菟丝子

王四五 痛久，屈伸不得自如，经脉络脉呆钝，气痹血瘀，郁蒸上热，旬日频频大便，必有血下，复喘促烦躁，不饥不食，并无寒热汗出。全是锢结在里，欲作内痈之象。部位脐左之上，内应乎肝。痈者，壅也。血结必入于络，吐痰口气皆臭，内痈已见一斑矣。肝痈

炒桃仁 新绛 降香木 野郁金汁 紫菀 冬瓜子 金银花

某 脐旁紫黑，先厥后热，少腹痛如刀刮，二便皆涩，两足筋缩，有肠痈之虑。肠痈

老韭白 两头尖 小茴香 当归须 炙山甲。

某 舌焦黄，小腹坚满，小便不利，两足皆痿，湿热结聚，六腑不通，有肠痈之虑。

川楝子 小茴 丹皮 山栀 通草 青葱

某 壮热旬日，周身筋脉牵掣，少腹坚硬，小便淋滴，忽冷忽热，欲酿脓血。乃肠痈为病，仿孙真人牡丹皮大黄汤主之。

戴十九 痔疮下血，湿热居多。今色衰微，显是虚寒。无速效法则，当补脾胃。因痔疮犹痛，肿势尚存，佐以淡渗通腑。痔

生于术 生菟丝粉 生象牙末 生白蜡

外症本有专科，先生并非疡医，然观其凭理立方，已胜专科什柏矣。惜其案无多，法亦未备，余不叙述。大凡疡症虽发于表，而病根则在于里。能明阴阳虚实寒热、经络腧穴，大症化小，小症化无，善于消散者，此为上工。其次能审明五善七恶，循理用药，其刀针砭割，手法灵活；敷贴薰洗，悉遵古方；虽溃易敛，此为中工。更有不察症之阴阳虚实，及因郁则营卫不和，致气血凝涩，酿成疡症，但知概用苦寒攻逐，名为清火消毒，实则败胃戕生，迨至胃气一败，则变症蜂起矣。又有藉称以毒攻毒秘方，类聚毒药，合就丹丸、随症乱投，希冀取效于目前，不顾贻祸于后日，及问其经络部位，症之顺逆，概属茫然，此殆下工之不如也。至于外治之法，疡科尤当究心。若其人好学深思，博闻广记，随在留心，一有所闻，即笔之于书，更能博览医籍，搜采古法，海上实有单方，家传岂无神秘？其所制敷贴膏丹，俱临证历试百治百验，能随手应效者，即上工遇之，亦当为之逊一筹矣。华德元

① 肠：经锄堂本作"阳"。

临证指南医案卷九

调 经

张二九 经先期色变，肤腠刺痛无定所，晨泄不爽利，从来不生育。由情怀少欢悦，多愁闷，郁则周行之气血不通，而脉络间亦致间断蒙痹。例以通剂。愁郁气血滞

川芎 当归 肉桂 生艾 小茴 茯苓 生香附 南山楂

益母膏丸。

姚二二 久嗽背寒，晨汗，右卧咳甚，经事日迟，脉如数而虚，谷减不欲食。此情志郁伤，延成损怯，非清寒肺药所宜。后期，郁伤久嗽肺气虚

黄芪 桂枝 白芍 炙草 南枣 饴糖

肺为气出入之道，内有所伤，五脏之邪上逆于肺则咳嗽，此则久嗽背寒、晨汗，全是肺气受伤。而经事日迟，不但气血不流行，血枯肝闭，可想而知。脉数，虚火[1]也。虚则不可以清寒，况谷减不欲食，中气之馁已甚，可复以苦寒损胃乎？与黄芪建中，损其肺者益其气；而桂枝、白芍，非敛阴和血之妙品乎？

秦二一 气冲心痛呕涎，气坠，少腹为泻，经来后期，其色或淡或紫。病在冲脉，从厥阴、阳明两治。肝犯胃

川连 小茴 川楝子 归尾 炒半夏 茯苓 桂枝 橘红

华二三 郁伤肝脾，是因怀抱不畅，致气血不和。通遥散减白术，加山楂、香附，不欲其守中，务在宣通气血耳。今经来口迟，郁痹宜通，而气弱不主统血，况春深泄气之候，必佐益气之属，方为合法。郁伤肝脾

归脾汤。

又 向有郁伤肝脾，用逍遥散、归脾汤甚合。今因动怒，少腹气冲，过胃上膈，咽喉肿痹，四肢逆冷，遂令昏迷。此皆肝木拂逆，甚则为厥。夫肝脏相火内寄，病来迅速，皆动极之征，为肝用太过，宜制其用，前此芪术守补，不可用矣。 安胃理中丸去黄柏、细辛。

钱 脉涩，脘闷减食，经水来迟，腹痛坠。

柴胡 炒白芍 黄芩 郁金 香附 茯苓 苏梗 神曲

又 诸恙未减，腹但痛不坠。

逍遥散去白术、甘草，加郁金、香附、神曲。

许十八 经闭寒热，便溏腹痛。 加味逍遥散去山栀。

某 血虚内热，经不至。 加味逍遥散去术。

某 经迟腹痛，风疹。络血不宁，久郁成热，法当通利。血络郁热腹痛

凉膈去芒硝加丹皮、赤芍。

孙二九 奇脉下损，经迟腹痛。先用当归建中汤，续商八脉治法。奇脉虚寒滞

归建中汤。

又 久嗽，遇劳寒热。 归芪建中去姜。

谢三十 能食不运，瘕泄，经事愆期，少腹中干涸而痛，下焦麻痹，冲心呕逆，腹鸣心辣。八脉奇经交病。

人参 茯苓 艾叶 制香附 淡苁蓉 淡骨脂 肉桂 当归 鹿角霜 小茴香 紫石英

益母膏丸。

王三一 脉右缓左涩，经水色淡后期，呕吐痰水食物，毕姻三载余不孕。此久郁凝痰滞气，务宜宣通，从阳明厥阴立方。

半夏 广皮 茯苓 厚朴 茅术 淡吴萸 小香附 山楂肉

姜汁法丸。

又 三月中，用辛温宣郁方，痰瘀自下，胸次宽，呕逆缓。今喜暖食恶寒，经迟至五十余日，来必色淡且少。议用温养冲任，栽培生气方法。

---

① 火：原作“水”，文义未合，据经锄堂本改。

八珍去术、草、地，加小茴、肉桂、蕲艾、香附、紫石英、河车胶丸。

朱二六 经水一月两至，或几月不来，五年来并不孕育，下焦肢体常冷。是冲任脉损，无有贮蓄。暖益肾肝主之。肝肾虚寒

人参 河车胶 熟地砂仁制 归身 白芍 川芎 香附 茯神 肉桂 艾炭 小茴 紫石英

益母膏丸。

程三七 十三年不孕育，其中幻病非一。病人述经期迟至，来期预先三日，周身筋骨脉络牵掣酸楚，不得舒展。凡女人月水，诸络之血，必汇集血海而下。血海者，即冲脉也，男子藏精，女子系胞。不孕、经不调，冲脉病也。腹为阴，阴虚生热；肢背为阳，阳虚生寒。究竟全是产后不复之虚损，惑见病治病之误，有终身不育、淹淹之累。肝血阴虚，木火内寄，古人温养下焦，必佐凉肝坚阴，勿执经后期为气滞，乱投破气刚药劫阴。冲脉肝阴虚

河车胶 生地 枸杞 沙苑 杜仲 白薇 山楂 黄柏 白花益母草

朱 经云："阳维为病，苦寒热。"缘上年冰雪甚少，冬失其藏，春半潮湿，地气升泄，以肝肾血液久亏之质，春生力浅，八脉隶乎肝肾，一身纲维，八脉乏束固之司，阴弱内热，阳微外寒矣。脊脊常痛，经事愆期，血海渐涸，久延虚怯，情景已露。局方逍遥散，固女科圣药，大意重在肝脾二经，因郁致损，木土交伤，气血痹阻，和气血之中，佐柴胡微升，以引少阳生气，上中二焦之郁勃，可使条畅。今则入暮病剧，天晓安然，显是肝肾至阴损伤，八脉不为约束，故热无汗，至阴深远。古人谓阴病不得有汗也。当宗仲景甘药之例，勿取气辛助阳可矣。肝肾奇脉阴虚

炙甘草 阿胶 细生地 生白芍 麦冬 牡蛎

某 阴亏内热，经事愆期。阴虚

雄乌骨鸡 小生地 阿胶 白芍 枸杞 天冬 茯苓 芡蔚子 女贞子 桂圆

上十味，用青蒿汁、童便、醇酒熬膏，加蜜丸。

张四三 寒热间日，经来腹痛。痛经，郁伤气血滞

小生地 丹皮 知母 花粉 生鳖甲 泽兰

某二十 先腹痛而后经至，气滞为多。晨泄腹鸣，亦脾胃之病，与下焦瘕泄则异。

川芎 当归 香附 煨广木香 楂肉 茯苓

某二六 寒热无汗，经先腹痛，喉中燥痒咳逆，食物不思。此郁伤气血，八脉主病，姑先与泽兰汤。

归身 泽兰 丹参 白芍 柏子仁 茯神

周十七 室女经水不调，先后非一，来期必先腹痛，较之平日为重，饮食大减。始于初夏，入秋下焦常冷，腹鸣，忽泻忽结。究脉察色，是居室易于郁怒，肝气偏横，胃先受戕，而奇经冲任跷维诸脉，皆肝胃属隶，脉不循序流行，气血日加阻痹，失治必结瘕聚痃痞之累。

南山楂 生香附 延胡 当归 青皮 三棱 蓬术 牛膝 川楝子 泽兰 肉桂 炒小茴

葱白汁丸。

顾 经来筋掣腹痛，常有心痛干呕。此肝气厥逆，冲任皆病。务在宣通气血以调经，温燥忌用，自可得效。

川楝一钱 丹皮三钱 炒楂二钱 胡连八分 延胡一钱 泽兰二钱 归须二钱 生白芍一钱半

又 柏子仁丸。

吴 郁伤络脉，痛经。

川芎 当归 香附 小茴 乌药 茯苓 红枣

费 经水紫黑，来时嘈杂，脉络收引而痛，经过带下不断，形瘦日减，脉来右大左弱。上部火升，下焦冷彻骨中，阴阳乖违，焉得孕育？阅医都以补血涩剂，宜乎鲜效。议通阳摄阴法。

鲍鱼 生地 淡苁蓉 天冬 当归 柏子仁 炒山楂 牛膝 茯苓

红枣蕲艾汤法丸。

朱 脉数，右肩痛痿，经不调，经来气攻触。皆性躁，气分有热。气分热

细子芩 白芍 黑山栀 钩藤 茯苓 当归须 香附 芡蔚子 桑枝

李 酸涩入里，气血呆钝，痛自心胸，胀及少腹。昔经行三日，今四日犹未已，为凝涩所致，痛胀何疑？读《内经》遗意，以辛胜酸主治，但辛气最易入表，当求其宣络者宜之。食酸气血滞

非白汁 桃仁 延胡 小茴 当归须 川楝子

王三八 苦辛泄降，胸脘胀闷已舒。此嗽血，皆肝胆气火上逆，必经来可安。经闭，木火郁热

南山楂 桃仁 黑山栀 丹皮 橘叶 降香末 老韭白汁

朱 当节令呵欠烦倦，秋深进食，微有恶心，病起至今，月事不来。大冲任血海，皆属阳明主司，见症胃弱，此阴柔腻滞当停，以理胃阳为务。胃阳虚

人参 半夏曲 广皮白 茯苓 生益智仁 煨姜

某 脉数，形疲，咳，经闭半年，已经食减，便溏浮肿。无清嗽通经之理，扶持中土，望其加谷。脾胃阳虚

四君子汤。

某三六 经闭两月，脘痹呕恶。此气窒不宣，胃阳碍钝使然。当用和中为主。胃阳不运

半夏曲 老苏梗 茯苓 广皮 枳壳 川斛

某 夏令寒热经阻，少腹痛胀，血结洞泻不爽。乃内伤气血不和，兼有时令湿邪。湿滞腹痛泻

茯苓皮三钱 大腹皮一钱半 生益智一钱 厚朴一钱 蓬莪术五分 青皮子五分，炒研

又 服五剂后，气已略平。

葱白丸 用生蕲艾三分，红枣十五枚，煎清汤送。

某 脉数，经闭，腹胀足肿。气滞湿凝肿胀

茯苓皮 大腹皮 青皮 小香附 延胡 炒山楂 茺蔚子 炒砂仁

顾 经停四月，腹满，尻髀足肢尽肿，食纳胀闷不化，大便溏泻不实。女科认为胎气，恐未必然。方书谓先经断而后肿胀者，治在血分。

生白术 厚朴 大腹皮 茺蔚子 椒目 小黑稆豆皮

傅 大凡痞满在气，燥实在血，腹胀，经水仍来，大便微溏，固是气分病也。下之暂愈，气得泄也。继而腹胀，经水不来，气与血俱病也。病非轻渺，议中满分消方法。

生于术 猪苓 泽泻 椒目 鸡内金 青皮汁 厚朴

邹十八 腰以下肿，经闭四月，腹痛泻不爽。议开太阳，导其气阻水湿。

牡蛎 泽泻 猪苓 茯苓 生白术 防己 厚朴 椒目

何 经阻腹满，泻后变痢。 温中丸[1]。

王三一 居经三月，痞闷膨胀，无妊脉发现。询知劳碌致病，必属脾胃阳伤，中气愈馁，冲脉乏血贮注，洵有诸矣。气血虚滞兼湿

大腹皮绒 半夏曲 老苏梗 橘红 炒山楂 茺蔚子

又 经停，腹满便秘。

郁李仁 冬葵子 柏子仁 当归须 鲜杜牛膝

王十九 服阿魏丸，高突已平，痛未全止，经闭已有十余月，腹微膨。全属气血凝滞，若不经通，病何以去？气滞血涩

川芎 当归 延胡 桃仁 楂肉 香附 青皮 牛膝

益母膏丸。

石二二 人肝必麻木，诸厥皆厥阴，心痛，便燥。气痹血枯，乃劳怒情志不遂起见。

桃仁 当归须 炒延胡 生香附 茺蔚子 南山楂

又 辛润气药病减，血虚气滞，当以调经为要，见病理病为非。

桃仁 当归 山楂 茺蔚子 泽兰 柏子仁

某二二 心下有形不饥，经水涩少渐闭，由气滞渐至血结，左右隧道不行，大便坚秘不爽。当与通络。

炒桃仁 炒五灵脂 延胡 苏梗 生香附 木香汁 半夏 姜汁

姚 经闭一年，腹渐大，恐延血蛊沉疴。况聚瘕日久，形寒跗肿。议用大针砂丸，每服一钱二分，六服。血蛊

金 面无华色，脉右弦左涩，经阻三月，冲气攻左胁而痛，腹时胀，两足跗肿。是血蛊症，勿得小视。

桂枝 茯苓 泽泻 牡蛎 金铃子 延胡

吴三九 经阻两载，少腹坚硬，大便不爽，不时咯出紫血块。此属血蛊之象。

---

① 温中丸：经锄堂本作"小温中丸"。

鲜生地汁五钱 熟大黄一钱半 浔桂心五分 老生姜渣 炒桃仁三钱 郁李仁一钱半

四服。

某 经闭腹胀，渐成蛊。

香附 木香 青皮 乌药 赤芍 五灵脂 延胡 当归 郁金

王二十 脉右虚，左虚弦数，腹痛两月，胸痹咽阻，冷汗，周身刺痛，寒栗。此属内损，有经闭成劳之事。郁损营阴

桂枝汤加茯苓。

又 照前方加当归、肉桂。

又 内损情怀少畅，非偏寒偏热可以攻病。方中温养气血，以使条达，非因寒投热之谓。开怀安养为宜，勿徒恃药。继此可进养营法。

归桂枝去姜加茯苓。

潘二七 经水不来，少腹刺痛鸣胀，大便不爽，心中热痛，食辛辣及酒，其病更甚。不敢通经，姑与甘缓。脏燥

甘麦大枣汤。

某 阳升风动，眩晕心悸，鼻衄，经停两月。阴虚风阳动

生地 阿胶 麦冬 白芍 柏子仁 枣仁 茯神 炙草

顾二八 病起经阻，形容日瘦，嘈杂刻饥，心腹常热。此乃悲惋离愁，内损而成劳，阴脏受伤，阳脉不流，难治之症。必得怡悦情怀，经来可挽。但通经败血，断不可用。郁劳阴虚

生地 人参 茯苓 沉香汁 琥珀末调入

陈 自经阻寒热，延及浮肿腹膨，小溲日少，入暮心腹中热。此脏阴已涸，腑阳日痹，内因悒郁成劳，情志为病。当收肃司令，而病日加增，料难人冬。无成法可遵，勉拟回生丹，每次服半丸，冀通其壅痹气血，漫言治病也。

徐二三 经水久不来，寒热喉痛痹。郁劳，药难取效。 清阿胶丸，鸡子黄汤送。

董 脉数色夺，久嗽经闭，寒从背起，热过无汗。此非疟邪，由乎阴阳并损，营卫循行失其常度，经云"阳维为病，苦寒热"矣。症属血痹成劳，为难治。痹阻气分，务宜宣通。血痹成劳

生鹿角 川桂枝木 当归 茯苓 炙草 姜 枣

另回生丹二服。

仲二三 先因经阻，继以五心烦热，咳吐涎沫，食减微呕，面肿色瘁。乃肝阳化风，旋动不息，干血劳病，医治无益。阴虚肝风动干血劳

阿胶 生地 麦冬 牡蛎 小麦

王 面色白光白，脉来细促，久嗽不已，减食腹痛便溏，经闭半载。此三焦脏真皆损，干血劳怯之病，极难调治。俗医见嗽见热，多投清肺寒凉。生气断尽，何以挽回？营虚干血劳

归建中汤去姜。

尼十七 少年形色衰夺，侧眠咳血，天柱骨垂，经水已闭，皆不治见症。 归芪建中汤去姜。

某 脉弱无力，发热汗出，久咳形冷，减食过半。显然内损成劳，大忌寒凉清热治嗽。姑与建中法，冀得加谷经行，犹可调摄。

桂枝五分 生白芍一钱半 炙草五分 枣肉三钱 饴糖二钱 归身一钱半

程十九 干血劳病，百脉枯槁，渐至危笃，三月间诊脉一次，当面告辞。余非愦愦医流，不肯因循误事。 益母丸早晚服二三钱。

某 营虚寒热，咳血，经闭。

当归 炒白芍 丹参 枣仁 远志 茯苓 炙草 广皮 桂圆肉

顾三一 潮热经阻，脉来弦数。营血被寒热交蒸，断其流行之机，即为干血劳瘵，非小恙也。

桂枝三分 白芍一钱半 阿胶一钱半 生地三钱 炙草四分 麦冬一钱半 大麻仁一钱

朱女 冲年天癸未至，春阳升动，寒热衄血。平昔溺后腰痛，耳目甚聪明。先天质薄，阴本难充易亏，最多倒经之虑。倒经

雄乌骨鸡 生地 生白芍 茯神 天冬 知母 牛膝 菟蔚子 女贞子 阿胶

诸药除阿胶用水煎汁二次，其乌鸡去毛及翅足，另以童便一碗，青蒿汁四碗，醇酒二碗，米醋一碗，同煮，再加入前药汁收膏，入阿胶收，炖暖服五钱。

张 十七岁天癸不至，咳嗽失血。乃倒经重症，先以顺气导血。

降香末 郁金 钩藤 丹皮 苏子 炒山楂 黑

山栀

又 震动气冲，咳呛失血。

鸡子黄 阿胶 鲜生地 天冬 生白芍 炒牛膝

又 脉细数，腹痛，营热，经不通。

人参 天冬 鲜生地 白芍 丹参

调入琥珀末三分。

《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女子属阴，以血为主，故女科治法，首重调经。经，常也，如潮汐之有信，如月之盈亏，不愆其期，故曰经水，又曰月事，又曰月信。《内经》云："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景岳云："冲为五脏六腑之海，脏腑之血皆归冲脉。"可见冲脉为月经之本也。然血气之化，由于水谷。水谷盛，则血气亦盛；水谷衰，则血气亦衰。是水谷之海，又在阳明。可见冲脉之血，又总由阳明水谷所化；而阳明胃气，又为冲脉之本也。故月经之本，所重在冲脉，所重在胃气，所重在心脾生化之源耳。心主血，脾统血，肝藏血，凡伤心、伤脾、伤肝者，均能为经脉之病。《内经》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其传为息贲者，死不治。"不得隐曲，言情欲不遂，而病发心脾也。风消者，发热消瘦，胃主肌肉也。息贲者，喘息上奔，胃气上逆也。此虽言病发心脾，而实重在胃气。因心为胃之母，胃为脾之腑也。《内经》又曰："有病胸胁支满者，妨于食，病至则先闻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肢清，目眩，时时前后血，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时，有所大脱血，若醉入房中，气竭肝伤，故月事衰少不来也。治之以四乌鲗骨、一芦茹二物并合之，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为后饭，饮以鲍鱼汁，利肠中及伤肝也。"此段经文，全重在"气竭肝伤"四字，为通节之纲旨。胸胁，肝部也；支满，肝病也；妨于食，木邪凌土也；病则先闻腥臊臭，脾喜芳香，今脾土为木邪凌虐，病则先闻腥臊，乃肝之旺气也；出清液，脾虚不能敷化水精也；先唾血，脾伤不能统运营血也；四肢清，阳衰不能傍达四末也；目眩，阳不充而水上溢于经也；前后血，阴受伤而血内溢于络也；血枯，内有干血，血不归经，而结胞门也。良由年少不禁，气竭肝伤而致月事衰少，或不来也。治以乌鲗骨四分，取其味咸走肾，性温达肝，配以芦茹一分，取其辛散内风，温去恶血，二物并合，功专破宿生新；丸以雀卵，取其温补助阳，能调子脏精血；以五丸为后饭者，先药后饭，使药徐行下焦，力贵专功，五丸不为少也；饮以鲍鱼汁，利肠垢，和肝伤，取其臭秽之味，佐乌鲗骨而辟宿积之血也。《金匮要略》言调经之法甚详，后世如王节斋、薛立斋诸贤，论症透彻，用方精切，俱可为程式，兹不具赘。今观叶先生案，奇经八脉，固属扼要；其次最重调肝，因女子以肝为先天，阴性凝结，易于拂郁，郁则气滞血亦滞；木病必妨土，故次重脾胃；余则血虚者养之，血热者凉之，血瘀者通之，气滞者疏之，气弱者补之。其不治之症，直言以告之。诚一代之良工，女科之明鉴，学者当奉为典型。更能参考《内经》、仲景及诸贤案论，自然学业日进，登峰造极矣。秦天一

淋 带

某 温邪劫阴，带下火升，胸痞，脉小数。温邪伤阴

生地 阿胶 牡蛎 川斛 小麦 茯苓

某 阳明脉虚，手麻足冷，身动，带下如注。用通摄方。胃虚

人参 桂枝木 桑螵蛸 生杜仲 归身 茯苓

又 胸中似冷，热饮乃爽。 照前方去杜仲加白芍、炮姜。

陈二七 色苍脉数，是阴不足，心中泛泛，即头晕腹痛，经水仍来，兼有带下。肝阳内扰，风木乘土，法当酸以和阳，咸苦坚阴。风阳乘土

生白芍 细生地 清阿胶 牡蛎 楮根皮 黄柏

又 乌骨鸡 生地 阿胶 牡蛎 天冬 白芍 白薇 杜仲 川断 湖莲

蒋 带下不止，少腹内踝连痛，至不能伸缩。络脉不宣，最有结痈绵缠，不可不虑。医云肝气，岂有是理！血虚脉络滞痛

桂枝 生沙苑 远志 当归 鹿角霜 杞子 茯苓

龚 带淋日久，脂液垂溷，奇脉俱伤，营卫亦偏，内风自动，则中焦气夺，浮肿腹膨，为寒为热矣。暂以咸缓和阴。液溷风动

阿胶 牡蛎 苁蓉 柏子霜 郁李仁

袁 舌光赤，头胀身热，带下如注。此五液走泄，阳浮热蒸，当用摄剂。若与鹿角霜、沙苑，仍是升举动阳，则无效矣。阴虚阳浮

熟地炭 阿胶 芡实 茯苓 湖莲肉 炒山药

又 照前方去阿胶、山药加桑螵蛸、萸肉炭。

吴 崩带淋漓，阴从下走；晕厥汗出，阳从上冒。逢谷雨暴凶，身中阴阳不相接续，怕延虚脱，戌亥时为剧。肝肾病治。

人参 阿胶 生龙骨 生牡蛎 五味 茯神

又 血液去则脏阴失守，神不内附，致目中妄见。非鬼祟也。当先镇阳神为主。若骤用阴药，则有妨胃纳矣。

人参 龙骨 五味 茯苓 芡实 建莲肉

又 淋带黄白未净，五更心悸汗出。

人参 炒枸杞 五味 茯苓 芡实 湖莲肉

某二五 脉左细，前用通补，据述痛起，得按痛缓。八脉空虚昭然。舍此补养，恐反增剧矣。奇脉虚

当归 乌贼骨 紫石英 杜仲 杞子 柏子仁 沙苑 茯神

某 女科病，多倍于男子，而胎产调经为主要。淋带瘕泄，奇脉虚空，腰背脊膂牵掣似坠，而热气反升于上。从左而起，女人以肝为先天也。医人不晓八脉之理，但指其虚，刚如桂、附，柔如地、味，皆非奇经治法。先以震灵丹固之，每服一钱五分。

又 淋带瘕泄，诸液耗，必阴伤，此参、附、姜、桂，劫阴不效，而胶、地阴柔，亦不能效。盖脉隧气散不摄，阴药沉降，徒扰其滑耳。必引之、收之、固之，震灵丹意，通则达下，涩则固下，惟其不受偏寒偏热，是法效灵矣。后方常用。

人参一钱 鹿角霜一钱半 沙苑一钱半 桑螵蛸三钱 炒杞子一钱半 茯神三钱 炙草五分

丸方 人参二两，隔纸烘研 麋茸二两，切，烘研 生菟丝子二两，研 淡补骨脂一两半，炒 生紫石英一两二钱 生余粮石一两二钱 茯苓一两半 炒黑小茴五钱 炒黑远志五钱

晚服妙香三钱。

姚二三 自乳血耗，脉络空豁，脊膂椎髀酸软，带下不已。问下部已冷。阴虚及阳，速速断乳，不致延劳。

人参 鹿角霜 枸杞 桑螵蛸壳 杜仲 茯苓 沙苑 白薇

徐四十 经漏成带，下焦畏冷，眩晕。肝脏阳升，八脉空乏。

当归 炒白芍 炒黑枸杞 杜仲 海螵蛸 炒沙苑

杨三七 寡居，独阴，自多愁烦思郁，加以针黹，目注凝神，阳上巅为眩晕。八脉无气，自带下下冷，内风日动，痱疹麻木，常为隐现。以暖下柔剂和其阴阳，可得小效。

制首乌 三角胡麻 枸杞 甘菊花炭

用红枣捣丸，早上服四钱。

王二七 产后漏淋成带，入暮溺频不爽，惊恐神呆，骨骱尽痛。是肝肾内损，渐及奇经，不司束固，是产后虚在下。甘辛润补肝肾，不与燥药。以肾恶燥，肝忌刚也。

枸杞子炒黑 鹿角霜 归身 菟丝子炒香 生杜仲 沙苑子 茯苓 补骨脂盐水煎浇

某 少腹拘急，大便燥艰，淋带赤白。此属液溷。阴阳并虚

肉苁蓉 枸杞子 河车 当归 柏子仁 郁李仁

又 淋带年久，少腹拘急胀痛，溲不爽，大便艰涩，得泄气则胀宽，食物少纳，脘中不降，必抚摩始下。此病久脏阴腑阳皆伤，热药难受，以通阳固阴兼之。

早服 人参 归身 炒杞子 茯苓 麋茸 河车

暮服 震灵丹二十粒。

带下者，由湿痰流注于带脉，而下浊液，故曰带下。妇女多有之。赤者属热，兼虚兼火治之。白者属湿，兼虚兼痰治之。年久不止，补脾肾兼升提。大抵瘦人多火，肥人多痰，最要分辨。白带、白浊、白淫三种，三者相似，而迥然各别。白带者，时常流出清冷稠粘，此下元虚损也。白浊者，浊随小便而来，浑浊如泔，此胃中浊气，渗入

膀胱也。白淫者，常在小便之后，而来亦不多，此男精不摄，滑而自出也。至于淋症，由肾虚膀胱积热所致。肾虚则小便数，膀胱热则小便涩。淋有气、血、砂、膏、劳五者之殊，皆属湿热。气淋为病，小便涩滞，常有余沥不尽。血淋为病，遇热即发，甚则溺血，痛者为血淋，不痛者为尿血。砂淋为病，阴茎中有砂石而痛，溺不得卒出，砂出痛止是也。膏淋为病，溺浊如膏，败精结者为砂，精结散者为膏，又煮海为盐之义。劳淋遇劳即发，痛引气冲。大约带病惟女子有之，淋浊男女俱有。景岳云："妇人淋带，其因有六。心旌摇，心火不静而带下者，先当清火，宜朱砂安神丸、清心莲子饮之类；若无邪火，但心虚带下，宜秘元煎、人参丸、茯菟丸之类。欲事过度，滑泄不固而带下者，宜秘元煎、苓术菟丝丸、济生固精丸之类。人事不畅，精道逆而为浊为带者，初宜威喜丸，久宜固阴煎之类。湿热下流而为浊带，脉必滑数，烦渴多热，宜保阴煎、加味逍遥散；若热甚兼淋而赤者，宜龙胆泻肝汤。元气虚而带下者，宜寿脾煎、七福饮、十全大补汤；若阳气虚寒，脉微涩，腹痛多寒，宜加姜附、家韭子丸。脾肾气虚下陷多带者，宜归脾汤、补中益气汤之类。"上淋带辨症论治，仿佛已备。语云："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若求金针暗度，全凭叶案搜寻。秦天一

崩 漏

徐三三 肝脾郁损，血崩。郁损肝脾

人参逍遥散去柴、术、炙草加桑螵蛸、杜仲。

某 经漏不止，久风餐泄。肝风胃虚

人参 茯苓 木瓜 炒乌梅 赤石脂 余粮石

龚 脉数，寒热汗出，腹胁痛，病起经漏崩淋之后。是阴伤阳乘，消渴喜凉饮，不可纯以外邪论。和营卫调中，甘缓主治。营阴伤脏燥热

当归 白芍 淮小麦 炙草 南枣 茯神

文五五 产育频多，冲任脉虚，天癸当止之年，有紫黑血如豚肝。暴下之后，黄水绵绵不断。三年来所服归脾益气，但调脾胃补虚，未尝齿及奇经为病。论女科冲脉即是血海，今紫黑成块，几月 下，必积贮之血，久而瘀浊，有不得不下之理。此属奇经络病，与脏腑无与。考古云："久崩久带，宜清宜通。"仿此为法。奇脉虚血滞

柏子仁 细生地 青蒿根 淡黄芩 泽兰 樗根皮

接服斑龙丸。

张五十 五旬天癸当止，而经淋周身牵掣，右肢渐不能举。不但冲任督带损伤，阳明胃脉衰微少气，乃最难向安之病。冲任胃皆虚

人参 生黄芪 炙草 炒沙苑 炒杞子 炒归身

朱 崩漏两年，先有带下，始而半月发病。今夏季，每交申酉，其漏必至。思下午为阳中之阴，阴虚阳动，冲脉任脉皆动，下无堤防约束。夫奇经肝肾主司为多，而冲脉隶于阳明，阳明久虚，脉不固摄，有开无阖矣。医但以涩剂图旦夕苟安，未及按经论病，宜毫无一效。

海螵蛸 鲍鱼 茜草 生菟丝子 石壳广莲肉

接服乌贼鱼骨丸。

顾 髓虚，崩淋不止，筋掣痛，不能行。髓虚筋痛

苁蓉 枸杞 柏子仁 茯神 川斛 紫石英 羊内肾 青盐

成 冲任二脉损伤，经漏经年不痊，形瘦肤干畏冷。由阴气走乎阳位。益气以培生阳，温摄以固下真。冲任阳虚

人参 鹿角霜 归身 蕲艾炭 茯神 炮姜 紫石英 桂心

张四三 经漏十二年，五液皆涸，冲任不用，冬令稍安，夏季病加，心摇动，腹中热，腰膝跗骨皆热。此皆枯槁日著，方书谓"暴崩宜温，久崩宜清"，以血去阴耗耳。冲任阴虚

人参 生地 阿胶 天冬 人乳粉 柏子仁 茯神 枣仁 白芍 知母

蜜丸。

张 固补冲任，凉肝宁血。

丸方 人参二两 生地二两 阿胶二两 白芍二两 茯苓二两 鲜河车胶一两 石壳建莲肉四两

二胶如少，可加蒸熟山药捣浆为丸，早服四钱，参汤送；晚服二钱。

沈 天癸当止之年，经来淋漓不断，乃阴衰阳动。入秋深，夜寐甚少，汗泄四肢胸臆。夫冲脉隶于阳明，其气行乎身前。阳明脉空，阳越卫疏，阴火升举，当宗丹溪补阴丸，或虎潜丸之属。久病投汤太过，恐妨胃耳。 每早服丹溪补阴丸四钱，十服。

黄 长斋有年，脾胃久虚，疟由四末，必犯中宫。血海隶于阳明，苦味辛散，皆伤胃系。虽天癸久绝，病邪药味，扰动血络，是为暴崩欲脱。阅医童便、阿胶味咸润滑，大便溏泻，岂宜润下？即熟地、五味补敛阴液，咽汤停脘，顷欲吐净。滋腻酸浊之药，下焦未得其益，脘中先已受戕。议以仲景理中汤。血脱有益气之法，坤土阳和旋转，喜其中流砥柱，倘得知味纳谷，是为转机。重症之尤，勿得忽视。苦寒辛散伤中阳

理中汤。

某 停经三月，下漏成块，少腹膨痛。议通和奇脉。奇脉不和

鹿角霜 生杜仲 桂枝木 生沙苑 当归 茯苓 红枣

罗二四 病属下焦，肝肾内损，延及冲任奇脉，遂至经漏淋漓，腰脊痿弱，脉络交空，有终身不得孕育之事。肝肾冲任虚寒

制熟地砂仁制 河车胶 当归 白芍 人参 茯苓 于术 炙草 蕲艾炭 香附 小茴 紫石英

陈五十 五旬年岁，经漏如崩，继以白带绵绵。昔形充，今瘦损，当年饮酒湿胜，大便久溏，自病经年，便干不爽，夜热多汗，四肢皆冷，气短腹鸣，上噫气，下泄气，腰足跗酸软无力，食物日减，不知其味。此阳明脉衰，厥阴风木由乎血去液伤，冲任交损，内风旋转而为风消之象。病在乎络，故令久延。《金匮》谓"络热则痿"矣。液伤络热风消

人参 黄芪 苦参 茯神 牡蛎 小麦

滤清人参汤收。

张 外冷内热，食过如饥，唇燥裂，渴饮下漏。漏多则阴虚阳亢，便溏不实，不可寒润。阴虚阳亢

生地炭 阿胶 炒白芍 湖莲 樗根皮 茯神 蕲艾炭

又 消渴心悸。

阿胶 生鸡子黄 生地 天冬 生白芍 茯神

胡 心痛如饥，口吐膩涎浊沫，值经来甚多。因惊动肝，阳化内风，欲厥之象。治以咸苦，佐以微辛，使人阴和阳。

阿胶二钱 牡蛎三钱 川楝子一钱 小川连三分 川芎二分 当归一钱

又 和阳固阴，诸病大减。因经漏阴伤，阳易浮越，心怔悸，肢末痛。内风未熄，药以甘柔，使胃汁日充，则砥柱中流矣。

人参 阿胶 麦冬 生白芍 炙草 茯神

邱四四 经漏成带，年余医疗无功。乃冲任督带交病。古称久带久崩宜清，视其体丰松软，阳气久亏，与《内经》血脱方法。 乌鲗鱼丸鲍鱼汁丸。

又 照前方加阿胶、人中白。

某 经漏三年，诊色脉俱夺，面浮跗肿，肌乏华色，纳谷日减，便坚不爽，自脊膂腰髀酸楚如堕，入夏以来，形神日羸。思经水必诸路之血，贮于血海而下，其不致崩决淋漓者，任脉为之担任，带脉为之约束，刚维跷脉之拥护，督脉以总督其统摄。今者但以冲脉之动而血下，诸脉皆失其司，症固是虚。日饵补阳不应，未达奇经之理耳。考《内经》于胸胁支满妨食，时时前后血，特制乌鲗丸，咸味就下，通以济涩，更以秽浊气味为之导引，同气相需。后贤谓暴崩暴漏，宜温宜补，久漏久崩，宜清宜通，正与圣经相符。况乎芪术皆守，不能入奇脉，无病用之，诚是好药，藉以调病，焉克有济？夏之月，大气正在泄越，脾胃主令，岁气天和，保之最要。议以早进通阴以理奇经；午余天热气泄，必加烦倦，随用清暑益气之剂，顺天之气，以扶生生。安稳百日，秋半收肃令行，可望其藏聚气交，而奇络渐固。此久损难复，非幸试速功矣。奇脉阴虚风阳动

早上汤药议以通阴潜阳方法，早服。

龟甲心秋石水浸 鹿角霜 真阿胶 柏子霜 生牡蛎 锁阳

另煎清人参汤人清药，煎取五十沸。

鹿性阳，入督脉；龟体阴，走任脉；阿胶得济水沉伏，味咸色黑，熄肝风，养肾水；柏子芳香滑

润，养血理燥；牡蛎去湿消肿，咸固下，仲景云："病人腰以下肿者，牡蛎泽泻汤"；锁阳固下焦之阳气，乃治八脉之大意。 乌鳢丸方：

乌鳢骨四分米醋炙，去甲，另研，水飞 芦茹一两分

上为细末，用雀卵量捣为丸，每服三钱。用药前先饮淡鲍鱼汤一小杯为导引。

又 进潜阳颇投，但左耳鸣甚，肠中亦鸣。肝阳内风升动未息，减气刚用柔。 早服：

龟甲心照前制 真阿胶 柏子霜 天冬 女真实 旱莲草

另煎人参汤二钱，加入滤清药内，再煎五十余沸。

又 两进柔润清补颇投，询知病由乎悲哀烦劳，调理向愈。继因目病，服苦辛寒散太过，遂经漏淋带，年前七八日始净，今则两旬而止。此奇脉内乏，前议非诬。据述周身累现瘾疹痦累，瘙痒不宁。想脂液久渗，阴不内营，阳气浮越，卫怯少固，客气外乘。凡六淫客邪，无有不从热化，《内经》以疮痍诸病皆属于火，然内症为急，正不必以肌腠见病为治。刻下两三日间，又值经至之期。议进固脉实下，佐以东垣泻阴火意，经至之先用此方：

龟甲心 真阿胶 人参 桑螵蛸 生白龙骨 旱莲草 茯神 知母

早上服。

又 当经行，周身寒凛，腰酸腹膨，白疹大发。议用固气和血方。

人参 熟地 阿胶 川芎 当归 白芍 南山楂 蕲艾

早上服。

又 经来腹坠腰酸，疹现肌痒，鼻孔耳窍皆然。想阴血下注，必阳气鼓动，内风沸起，风非外来，乃阳之化气耳。昨因经至，用胶艾四物汤和补固经。今午诊脉，右大而涩，左小数，中有坚疾如刃之象。洵乎液枯风动，初定乌鳢鱼丸当进，其早上汤药，凡气味之辛裁去，虽为补剂，勿取动阳耗液也。早上服。

人参 生地 天冬 阿胶 生白芍 女贞子 旱莲膏 地榆

早上服。

又 两日早进清补柔剂，夕用通固下焦冲任，是月经来甚少，起居颇安，与先哲云"暴崩当温涩，久漏宜宣通"若合符节矣。连次候脉，必小弱为少安，则知阳动不息，内风必旋。芪、术呆守，归、艾辛温，守则气壅，辛则阳动，皆不知变化之旨，坐失机宜耳。余未能久候，焉有经年经月之恙，骤期速愈？故丸药创自《内经》七方之一，世多渺忽，实出轩岐秘奥。再议理阴熄风早用，谅不致误。拟长夏调理二法：晚服乌鳢丸三钱，晨进养肝阴和阳熄风以安胃。盖冲脉即血海，隶于阳明胃脉。乃仿经旨立方：

人参 阿胶 白芍 生地 旱莲膏 女贞子 桑寄生 咸秋石 细子芩 三角胡麻

药末，胶膏，再加熟蜜三两，捣千余杵，丸，宜细光，早上服四钱，小暑至处暑，生脉散送。

又 此番经后，带下仍有，久漏奇脉少固。前案申说已著，丸剂专司通摄冲任，恪守定然必效。但外来寒暄易御，内因劳嗔难调，余谆谆相告者为此。

人参 生地 阿胶 白芍 茯神 女贞子 旱莲膏 小黑稻豆皮

早上服。初十日

又 昨晚烦冗，阳动气升，头额震痛，经再下注。更定镇摄一法，久后亦可备用。

人参 生地 阿胶 龟甲心 生牡蛎 天冬 黑壳建莲

又 十二日午，诊脉，仍用初十日早服方法，去稻豆皮加生牡蛎。交小暑后骤热，午后另煎生脉散，微温，服一次。

卢 停经半载，雨水节后忽然暴崩，交春分节血止，黄白淋漓自下，寒则周身拘束，热时烦躁口干，晡至天明，汗出乃止，寐必身麻如虫行，四肢骨节皆痛。盖血既大去，冲任之脉伤损，而为寒为热，阴损及乎阳位矣。书云："崩中日久为白带，漏下多时骨髓枯。"由脂液荡尽，致形骸枯槁，延为瘵疾矣。天热气暖，所当谨慎。

乌贼骨 阿胶 生地 生白芍 茜草 小麦

程 暴冷阳微后崩。阳虚

附子理中汤。

崩如山冢岿崩，言其血之横决莫制也；漏如漏卮难塞，言其血之漫无关防也。经云："阴在内，阳之守也"，气得之以和，神得之以安，毛发得之以润，经脉得之以行，身形之中，不可斯须离也。去血过多，则诸病丛生矣。原其致病之由，有因冲任不能摄血者；有因肝不藏血者；有因脾不统血者；有因热在下焦，迫血妄行者；有因元气大虚，不能收敛其血者；又有瘀血内阻，新血不能归经而下者。医者依此类推，仿叶氏用笔灵活，于崩漏治法，无余蕴矣。秦天一

胎前

秦十七 经停三月，无寒热，诊脉大。系恶阻减食。恶阻

细子芩 知母 苏梗 砂仁 橘红 当归 生白芍

丸方 细子芩三两 苏梗一两，生研 砂仁五钱 白芍一两半 熟白术二两 当归一两半

青竺汤法丸。

某 怀妊将三月，肝气攻冲，胁痞，呕吐红痰。肝气

细条芩 生白芍 川楝子 瓜蒌皮 半夏曲 橘红 竹茹 生姜

程二六 殒胎每三月，是肝虚。肝虚滑胎

人参 阿胶 当归 白芍 川芎 桑寄生

钱三九 上年夏产，过月经转，今经停四个月，左脉弦滑流动，乃为妊象。此气急脘痞咳嗽，热气上乘，迫肺之征，形肉日瘦，热能烁阴耗气。议清金平气，勿碍于下。热伤肺阴

桑叶 川贝 桔梗 广皮 黑山栀 地骨皮 茯苓 甘草

杨 血液仅仅养胎，春阳升举，上焦易燥，喉咙心嘈，皆液亏阳亢。

鲜生地 茯神 白扁豆 玄参心 川斛

谢 始而热人阴伤，少腹痛，溺不爽，秋暑再伤，霍乱继起。今不饥不食，全是胃病。况怀妊五月，胎气正吸脾胃真气，津液重伤，致令咳逆。胃虚咳逆

人参 知母 炒麦冬 木瓜 莲子肉 茯神

金 怀妊五月得热病，久伤阴液，身中阳气，有升无降，耳窍失聪，便难艰涩。议用仲景复脉法，以生津液。热邪伤阴

炙甘草 人参 生地炭 阿胶 天冬 麦冬 生白芍 麻仁

某 怀妊百日，丙丁养胎，胎热，从戌亥时升，耳前赤痈刺痛。当养阴制火。

细生地 茯神 生白芍 建莲 桑叶 钩藤

某 脉右虚左弦，身麻肢冷，胎冲胀闷。五六月当脾胃司胎，厥阴内风暗动，不饥吞酸，全属中虚。肝风犯脾胃

人参 枳壳 半夏 姜汁 桔梗

胡 怀妊六月，阳明司胎，闪动络脉，环跳痛连腰膂。最防胎气。闪动络脉

归身 桂枝木 炒杞子 炙草 羊胫骨 白茯苓

某 气逆壅热子上，龈肿喉痹，胸闷腹肿。七月太阴司胎，法宜宣化清上。热壅上焦

川贝 牛蒡子 连翘 苏梗 杏仁 花粉 菊花 橘红

汪 娠八月，胎动不安，脘闷不饥。宜凉血调气，可以安适。气滞血热

黄芩 知母 橘红 生白芍 当归 砂仁

程 娠八月，形寒气逆，神烦倦无寐。乃肝阳乘中之征，拟进熄风和阳法。肝风

黄芩 当归 生白芍 生牡蛎 橘红 茯神

又 肝风眩晕，麻痹少寐。

熟首乌 炒黑杞子 白芍 女贞子 茯神 黑稆豆皮

王 先寒后热，咳呛，是春月风温肺病。风为阳邪，温渐变热，客气着人，即曰时气。怀妊九月，足少阴肾脉养胎，上受热气，肺痹喘急，消渴胸满，便溺不爽，皆肺与大肠为表里之现症，状若绘矣。芎、归辛温，参、术守补，肉桂沉香辛热，皆胎前忌用，致大热烦闷，势属危殆。议以清肺之急，润肺之燥，俾胎得凉则安，去病身安，自为不补之补。古人先治其实，实者邪也。热伤肺阴

泡淡黄芩 知母 鲜生地 花粉 阿胶 天冬

又 喘热减半，四肢微冷，腹中不和，胎气有

上冲之虑。昨进清润之方，染染有汗，可见辛燥耗血，便是助热。今烦渴既止，问初病由悲哀惊恐之伤。养肝阴，滋肾液为治，稳保胎元，病体可调。　复脉去桂、麻、姜、枣加天冬、知母、子芩。

朱　脉右涩小数，左弦促，纳食脘胀，常有甘酸浊味，微呕吐清涎。旬朝始一更衣，仍不通爽。询知病起情怀抑郁，由气郁化热，如《内经》"五志过极，皆从火化。"就怀妊恶阻，按徐之才逐月安养，亦在足少阳经，正取清热养胎。况肝胆相火内寄，非凉剂无以和平。古人治病，以偏救偏，幸勿畏虚以贻患。郁热

金石斛　黑山栀　茯苓　半夏曲　橘红　竹茹　枳实

某　恶阻，本欲恶心厌食，今夹时邪，头痛身热。当先清热。时邪发热

竹叶　连翘　生甘草　黄芩　花粉　苏梗

某　交节上吐下泻，况胎动不安，脉虚唇白。急用理中法。吐泻伤阳

附子　人参　于术　茯苓　白芍

周　病中怀妊泄泻。泄泻

焦术　炒白芍　炒黄芩　炒广皮

金　怀妊若患时症，古人重在保胎。今者喜暖恶寒，升则厥痛，坠微便痛绕腹。暖胎须避络伤以及奇脉，畏虑胎坠难挽。辛香温柔之补，冀其止厥。寒邪厥

鹿角霜　淡苁蓉　炒杞子　柏子仁　当归　炒沙苑　炒大茴　茯苓

某　固护胎元，诸症俱减，惟心嘈觉甚。阴火上升，营虚之征。营虚火炎

人参　桑寄生　熟地　阿胶　丝绵灰　条芩　白芍　当归　茯苓　香附

某　怀妊，痢滞半月，胃阴既亏，阳气上逆，咽中阻，饮水欲哕，舌尖红赤。津液已耗，燥补燥劫，恐阴愈伤，而胎元不保。议益胃和阳生津治之。痢伤胃阴

熟地　乌梅　白芍　山药　建莲　茯苓

用川石斛煎汤代水。

潘　血液护胎，尚且不固，心中如饥空洞，食不能纳，况又战栗呕逆。凡内外摇动，都是动胎。从来有胎而病外感，麻、桂、硝、黄等剂，必加四物，是治病保胎第一要法。热邪伤阴

小生地　白芍　阿胶　知母　黄芩　青蒿梗

王　临月下痢脓血，色紫形浓。热伏阴分，议用白头翁汤。热邪下痢脓血

又　苦味见效，知温热动血。以小其制为剂，可全功矣。

黄芩　黄柏　炒银花　炒山楂　茯苓　泽泻

某　胎漏鼻衄，发疹而喘。胎漏

淡黄芩　真阿胶　青竺

某　触胎下血，腹痛而坠。触胎下血

人参　炒白芍　炙草　广皮　熟地炭　炒砂仁末

加纹银一二两、青竺一两。

又　照前方去熟地加炮姜、熟术。

又　人参　熟地　炒归身　炒白芍　炙草　茯神　广皮　炒砂仁

陆十八　形瘦，脉数尺动，不食恶心，证象恶阻，腰痛见红。为胎漏欲坠。

青竺二钱　建莲五钱　纹银一两　砂仁七分　白糯米一钱

某　三月胎漏，用固下益气。

人参　熟术　熟地　阿胶　白芍　炙草　砂仁　艾炭

华　血下，殒胎未下，浊气扰动，晕厥呕逆，腹满，少腹硬，二便窒塞不通。此皆有形有质之阻。若不急为攻治，浊瘀上冒，必致败坏。仿子和玉烛散意。殒胎不下

川芎　当归　芒硝　茺蔚子　大腹皮　青皮　黑豆皮

调回生丹。

程　怀妊八月，子肿，腹渐坠。正气虚弱，补剂必须理气，预为临产之算。子肿

人参　茯苓　广皮　大腹皮　苏梗　砂仁末

《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此言气之始也。又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此言形之始也。人得父母之气，以生气生形，即禀此乾坤之气也。两仪既兆，五行斯彰。故天一生水，水属肾，肾脏先生。地二生火，火属心，心又次生。天三生木，木属肝，肝又次生。地四生金，金属肺，

肺又次生。天五生土，土属脾，脾又次生。天既以五行生五脏，而仁、义、礼、智、信之五德，亦即寓于其中。朱夫子所云："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此之谓也。因此古人重胎教，所以端其本也，而今不复讲矣。然六淫之感，七情之伤，妊妇禀气有强弱，小儿胎元有静躁，故安胎之法，不可不详。如恶阻、胎淋、胎晕、胎肿、胎悬及漏胎等症，古人言之甚晰，兹不具赘。今阅叶先生案，胎前大约以凉血顺气为主，而肝、脾、胃三经，尤为所重。因肝藏血，血以护胎，肝血失荣，胎无以荫矣。肝主升，肝气横逆，胎亦上冲矣。胎气系于脾，如寄生之托于菟桑，蔓与女萝之施于松柏。脾气过虚，胎无所附，堕滑难免矣。至于胃为水谷之海，妊妇全赖水谷之精华，以养身护胎。故胃气如兵家之饷道，不容一刻稍缓也。其余有邪则去邪，有火则治火，阴虚则清滋，阳虚则温补，随机应变，无所执着。学者更能引而伸之，触类而通之，安胎之法，可一以贯之，无余蕴矣。秦天一

产后

钦 初产汗出，眩晕，胸痞，腹痛，宜通恶露。新产，恶露瘀滞.

炒山楂 延胡 郁金 赤芍 炒牛膝 香附 童便冲

益母草汤代水。

又 腹痛少缓，但胸痞痰多。治从上焦。

炒山楂 郁金 丹参 橘红 炒川贝 甜花粉

程 冲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故奇脉之结实者，古人必用苦辛和芳香，以通脉络；其虚者，必辛甘温补，佐以流行脉络。务在气血调和，病必全愈。今产后体虚，兼瘀而痛，法当益体攻病。日期已多，缓治为宜。体虚兼瘀

生地 生姜 丹皮 琥珀末调入

此苦辛偶方，加丹皮以通外，琥珀以通内，所以取效。

又 回生丹 取米醋煮大黄一味，约入病所，不碍无病之所，故亦效。二法皆入络药。

又 小生地 归须 红花 郁李仁 柏子仁 茯神

又 照前方去红花、郁李仁，加泽兰。

某二五 恶露淋漓，痛由腰起，攻及少腹。此督带空虚，奇经气阻奚疑？奇经为病，通因一法，为古圣贤之定例。

当归 楂肉炭 炒丹皮 泽兰 川断 制首乌

唐 产后骤脱，参附急救，是挽阳固气方法。但损在阴分，其头痛汗出烦渴，乃阳气上冒。凡开泄则伤阳，辛热则伤阴，俱非新产郁冒之治道。尝读仲景书，明本草意，为是拟方于后，亦非杜撰也。郁冒

生左牡蛎一钱 细生地二钱 上阿胶二钱 炒黑楂肉三钱 茺蔚子一钱半

吴 新产阴气下泄，阳气上冒，日晡至戌亥，阳明胃衰，厥阴肝横，肝血无藏，气冲扰膈，致心下格拒，气干膻中，神乱昏谵。若恶露冲心则死矣，焉有天明再醒之理？回生丹酸苦直达下焦血分，用过不应，谅非瘀痹。想初由汗淋发热，凡外感风邪，邪滞汗解，此热昏乱，即仲景之新产郁冒也。倘失治，必四肢牵掣，如惊似风痫则危。议从亡阳汗出谵语例，用救逆法。

生龙骨三钱 生牡蛎三钱 桂枝五分 淮小麦百粒 炙甘草三分 南枣二钱

又 气从涌泉小腹中直冲胸臆，而心下痛，巅晕神迷。此肝肾内怯，无以收纳自固。每假寐必魂魄飞越，惊恐畏惧，非止一端。救逆法镇阳颇应，但少补虚宁神，益之固之耳。

人参二钱 龙齿三钱，捣 枣仁三钱 茯神三钱 炒黑杞子二钱 黑壳建莲肉五钱

用紫石英一两，捣碎，水三盏，煎减半，用以煎药。

又 两法皆效，下元虚损无疑。八脉无气把握，带下淋漓不止，梦魂跌仆，正经旨"下虚则梦坠"也。议镇固奇脉方。

人参二钱 龙齿三钱 枣仁三钱 茯神三钱 桑螵蛸炙，二钱 炒黑远志五分

用紫石英煎汤，煎药。

又 昨午忧悲嗔怒，大便后陡然头晕，继以呕逆。胸痞止，心洞嘈杂，仍不能食。子夜寒战鼓栗，寅刻津津微热，神昏妄见，巅痛乳胀，腹

鸣，短气呵欠，似乎叹息之声。此乃下元根蒂未坚，偶触心机，诸阳神飞旋动舞。仲景论"先厥后热，知饥不能食，干呕"列于《厥阴篇》中，盖危病初效，未沾水谷精华，则胃土大虚，中无砥柱，俾厥阴风木之威，横冲震荡，一如释典，混沌劫于地水，大风卒来莫御矣。当此医药，全以护阳固阴。但血舍耗涸，刚猛及滋腻总在难施之例。无暇理病，存体为要。

人参五钱 熟附子一钱 川桂枝木一钱 炮姜炭一钱 炙黑甘草五分 茯苓三钱

沈 此产后阴虚疟疾，鼻煤，喉燥舌干，脘痞不饥，大便窒塞不通。乃阳明津枯，不上供肺，下少滋肠。风阳游行，面肿耳聋。仲景谓"阴气先绝，阳气独发"，后人以饮食消息，取义甘寒，则知辛温逐瘀之谬。

人参 炒麦冬 枣仁 乌梅肉 蜜水炒黄知母

又 酸味泄肝，胃气乃降。大便通后，汗大出，心中刺痛。皆营液内耗，阳气冲突，仲景三病之郁冒见端矣。虽痰吐咯，无苦燥耗气之理。

人参 阿胶 生地 麦冬 生白芍 炙草

张 产后郁冒，汗出潮热，腹痛。

炒生地 炒山楂 丹参 茯神 浮小麦 黑稆豆皮

吴 产后十二朝，先寒战，后发热，少腹疠痛，腹膨满，下部腰肢不能转侧伸缩，小溲涩少面痛。此败血流入经络，延及变为疡症。议用交加散。败血入经络为疡

小生地 生姜 车前 牛膝 五灵脂 炒楂肉

调入琥珀末一钱。

又 十六朝，诸症稍减。每黄昏戌亥时，冲气自下而上，至胸中即胀闷，肢冷汗出，右腹板实。此厥阴肝脏，因惊气逆。今恶露未清，重镇酸敛均为暂忌。拟和血调血为稳。

归须 炒桃仁 延胡 炒楂肉 宣桂 香附 川楝 小茴

又 人参 当归 白芍 炙草 茯神 香附 桂心 广皮

程 脉濡，恶露紫黑，痛处紧按稍缓。此属络虚，治在冲任，以辛甘理阳。营络虚寒，恶露未清

炒归身 炒白芍 肉桂 茯苓 小茴 杜仲

又 脉濡空大，营络虚冷。

人参 炒归身 炒白芍 茯神 炙草 桂心

又 当归羊肉汤加茯苓、茴香。

许 产后阴虚，肝风动灼，喉干呛咳，晚则头晕。阴虚风阳动

阿胶 细生地 天冬 茯神 小麦 川斛

程 坐蓐过劳，肝风阳气动，面浮气短，腹膨。恶露未清，不可腻滞，须防痉厥。

小生地 丹参 泽兰 茯神 黑稆豆皮 琥珀末

又 血分既亏，风阳动泄，汗出心悸。此辛气走泄须忌，所虑痉厥。如已见端，议静药和阳意。

阿胶 鸡子黄 细生地 生牡蛎 丹参 茯神

某 产后下焦阴亏，奇脉不固，阳浮乃升，风动则飧泄嘈杂，液损必消渴骨热。治在肝肾，静药固摄。

熟地 湖莲 炙草 五味 芡实 山药 旱莲 女贞

某 新产后，阴分大虚，汗出胸痞潮热。阳浮卫不固，虽痰多咳频，忌用苦辛表散，恐久延蓐劳耳。阴虚阳浮汗泄

炒生地 炒麦冬 生扁豆 炙草 金石斛 丹参 茯神 甘蔗浆

某 产后身痛，少腹满。血虚寒滞

楂肉 川芎醋炒 延胡醋炒 泽兰 丹皮 艾叶小茴 香附醋炒 茯苓

益母膏丸。

又 当归 桂心 茴香 香附 紫石英 茯苓

羊肉胶丸。

孙 产难，伤力惊恐，面微浮，腹膨，小便不爽。气血滞兼湿

炒黑楂肉 大黑豆皮 大腹皮绒 生香附 茯苓 泽泻

白花益母草煎汤代水。

金 腹胀气滞，久泻，产后五日。气滞胀泻

於术 厚朴 茯苓 泽泻 南山查 延胡

凌 一岁四气之交，夏季发泄为甚。凡夏至一阴初复，未及充盈，恰当产期，为阴气未充先泄，暑热乘隙内侵，正如《内经》"最虚之处，便是容邪之处"矣。产科未明此旨，徒晓产后逐瘀成

药，苦辛破血，津液愈劫，所伏暑热，无由可驱，六气客邪，内迫脏腑，渐渐昏蒙内闭，攻热害正，养正邪留，药难立方调治。幼读仲景，揣摩圣诲，惟育阴可以除热。况乎暑必伤气，人参非益气之圣药乎？大队阴药，佐以人参，诚为阴分益气之法。服之热疖垒垒而起，恶露缓缓而下，扶正却邪，并行不悖。今谷食已安，凉无反复。难成易亏之阴，须安养可望图功，倘加情志感触，轻则奇损带淋，重则髓枯蔑损，莫道赠言之不详也。阴虚夹暑

雄乌骨鸡一只 人参二两，秋石拌 鲜生地三两 柏子仁一两半 天冬一两半 麦冬二两 阿胶二两 建莲肉三两 茯神二两

熬膏。

项 初病舌赤神烦。产后阴亏，暑热易深入，此亟清营热，所谓瘦人虑虚其阴。暑伤营阴

竹叶 细生地 银花 麦冬 玄参 连翘

张 产后十三朝，舌黄边赤，口渴，脘中紧闷，不食不饥，不大便。此阴分已虚，热入营中，状如疟症。大忌表散清克。议滋清营热，救其津液为要。

细生地 天冬 生鳖甲 丹皮 丹参 茯神

又 产后血络空虚，暑邪客气深入，疟乃间日而发，呕恶胸满，口渴。皆暑热烁胃津液也。此虚人夹杂时气，只宜和解，不可发汗腻补。

青蒿梗 淡黄芩 丹皮 郁金 花粉 川贝 杏仁 橘红

又 脉缓热止，病减之象，但舌色未净，大便未通。产后大虚，不敢推荡，勿进荤腻，恐滞蒸化热。蔬粥养胃，以滋清润燥，便通再议补虚。

生首乌 麻仁 麦冬 蜜水炒知母 苏子 花粉

某 浊阴上逆，恶心不食，冷汗烦躁，最防暴脱。不可但执恶露滞满，而专泻气攻血也。阳虚欲脱

人参 干姜 附子 泽泻

冲入童便。

某 脉无神，神倦欲昏，汗出，乃阳气走泄；泻利系阴气不守。产后见症，是属重虚，深恐节间暴脱而寒热、胸痞、腹痛，岂遑论及标末？

人参 制附子 人尿 猪胆汁

某二五 产后骤加惊恐，阳上瞀冒为厥，左肢麻木，耳窍失殖。皆阳挟内风，混入清窍，以上实下虚，镇阳填阴，味厚质静之药。产后阴虚阳浮发厥

熟地 龟甲心 天冬 萸肉 五味 磁石 茯神 黑壳建莲

某 产后去血过多，阴虚阳实，头中眩晕，汗出肉瞤，惊畏身热等症，最易昏厥，苦辛气味宜忌。

生地 小麦 炙黑甘草 麦冬 阿胶 伏神 生左牡蛎

顾三一 产后真阴不复，阳越风动，四肢麻木，先厥后热。

熟地 阿胶 炒杞子 生白芍 茯苓 菊花炭

徐 少腹冲及心下，脘中痛而胀满。若云肝气犯胃，必有呕逆。前法益阴和阳不应，显是产后下虚，厥气上攻。议用柔阳之药。冲任虚气上逆脘痛胀

炒归身 苁蓉 炒枸杞 柏子仁 小茴 茯神

又 冲逆震动而痛，是产后冲任空乏。按定痛减，尤为虚象。缘胃弱减谷，未便汤剂之多，防胃倒耳。

当归 苁蓉 紫石英 茯苓 河车 鹿角霜

又 冲脉逆，则诸脉皆动，天朗晴和少安，由阴分虚及阳分可征。前法包举大气，温养佐通，是为络方。日来春升，略有衄血，然无清寒可投，加咸味佐其人阴，从产后下焦先伤耳。原方减鹿霜、归身，亦恐升阳也。加枸杞、桂圆，以痛在左，故养肝是议。

虞三二 背寒心热，天明汗出乃凉，产后两三月若此。此属下焦真阴已亏，渐扰阳位，二气交乘，并非客症。头晕、耳鸣、心悸，寒热后必泻，内风震动，当与静药。六月二十日 阴虚风阳动

人参 炙草 白芍 麦冬 炒生地 炒乌梅

又 前法酸甘，益阴和阳，诸病皆减。然此恙是产后下焦百脉空乏，谓之蓐损。填隙固髓为止治。缘谷食未加，沉腻恐妨胃口，加餐可用丸药。七月初三

人参 炙草 阿胶 生地 麦冬

又 照前方加桂枝木、茯苓、南枣。八月初七

又 产后都属下焦先损，百脉空隙，时疗夏秋，天暖发泄加病，此扶阳益阴得效。今诸症向愈，寝食已安，独经水未至，其冲任奇脉不振，须脏阴充旺，脉中得以游溢耳。 九月初一

熟地水制 人参 阿胶 萸肉 远志炭 山药 茯神 建莲

乌骨鸡膏丸。

吴 坐蓐过劳，惊恐交迫，真阴既伤，经年不复，目暗昏花，烦动热升，皆肾阴不得自充，何以涵养肝木？厥仆眩晕，阳挟肝风直上无制，则当静药填阴，佐酸以收摄。

熟地 阿胶 五味 萸肉 北沙参 茯神 黑稆豆皮 秋石二分调入

陈二八 寒热时作，经岁不痊，且产后病起，阳维为病明矣。阳维病寒热

归桂枝汤。

郭二四 产后下元阴分先伤，而奇经八脉皆丽于下，肝肾怯不固，八脉咸失职司。经旨谓"阳维脉病苦寒热，阴维脉病苦心痛。"下损及胃，食物日减。然产伤先伤真阴，忌用桂附之刚温煦阴中之阳，能入奇经者宜之。下损及胃奇脉虚

人参 鹿茸 紫石英 当归 补骨脂 茯苓

陈四一 产后四月，腰痛牵引少腹，冷汗不食。营络虚寒腰腹痛

当归 羊肉 小茴 桂枝木 茯苓 紫石英

沈 产后动怒，气血皆逆，痛呕不卧，俯不能仰，面冷肢冷，口鼻气寒，痛必自下冲上。此属疝瘕厥痛。气血寒滞结瘕

淡吴萸 韭白 两头尖 川楝子 桂枝木 茯苓

吴二六 产后百日内，右胁下少腹痛坚膨。络空无血，气乘于中，有结聚癥瘕之累，延及变成胀满，经水不转，成大病矣。

当归 桂心 生桃仁 牛膝 山楂 炒黑小茴

陆 产后邪深入阴，气血胶结，遂有瘕疝之形，身体伛偻。乃奇脉纲维不用，充形通络可效。仿仲景当归羊肉汤意。

归身 苁蓉 杞子 小茴 茯苓 紫石英

羊肉胶丸。

某 产后胞损溺淋，筋脉牵掣。治当摄下。胞损

桑螵蛸 生沙苑 萸肉炭 炒黄柏 茯神

冯四二 产后两月，汗出身痛。营卫兼虚

归芪建中汤。

余 产后不复，心悸欲呕，遇寒腹痛。先议进和营卫，继当补摄。归桂枝汤加茯苓。

吴三八 胃痛三月不止，茹素面黄，产后吞酸少食。中焦阳惫，岂宜再加攻泄！与辛补血络方。胃痛①，血络瘀滞

桃仁 归须 公丁香皮 川桂枝 半夏 茯苓

某 产虚，下焦起病，久则延胃，不饥不食，乃阴损及阳，阳明脉空，厥阴风动掀旋。而头痛面浮，肢冷指麻，皆亡血家见象。阴损及阳，肝风犯胃

人参一钱 杞子炒焦，三钱 归身一钱 牛膝盐水炒焦，一钱 巴戟天一钱 浙江黄甘菊花炭五分 茯苓一钱半

丸方 人参二两，另研 茯苓二两，蒸 萸肉二两，炒焦 五味一两半 杞子二两，炒 桑螵蛸壳盐水煮，烘，一两 生白龙骨一两 浙江黄菊花一两，炙炭

蜜丸，早服四钱，开水送。

杨三一 自幼作劳，即患头眩，加之刮痧，一月之内，必发数次。前岁产后，体甚不健，右耳日夜响鸣，鸣即头眩，神色衰夺，唇黄舌白，带下，手冷脚肿，脉右大。是阳明空，气泄不固。暖下温中主之。胃虚下焦虚寒

人参二两 桑螵蛸三两，制 鹿角霜一两半 淡苁蓉一两半 炒杞子二两 柏子霜一两半 茯苓一两半 紫石英一两半，醋煅飞 白龙骨一两半

红枣四两，蕲艾五钱，水煮捣丸，服四钱。

某 胃痛欲呕，肢冷，痛引腰背，产后病发更甚。

当归 炒沙苑 炒黑杞子 炒黑小茴 鹿角霜

生精羊肉煎服。

丸方 人参 鹿茸 生杜仲 炒杞子 当归 鹿角霜 茯苓 沙苑 小茴

羊腰子蒸熟捣丸。

---

① 胃痛：此前经锄堂本有"阳虚"二字。

邹三二 阳不入阴，不寐汗出。产伤，阴先受损，继而损至奇经 前主温养柔补，谓阴伤不受桂、附刚猛。阅开列病情，全是阴虚阳浮。漏经几一月，尤为急治。夜进局方震灵丹五十粒，前方复入凉肝，益阴配阳，是两固法则。阴虚阳浮经漏

人参 麋茸 枸杞 天冬 茯神 沙苑

某 产后淋带，都是冲任奇脉内怯，最有崩漏劳损淹缠之虑。但固补实下，须通奇经者宜之。奇脉虚淋带

桑螵蛸 人参 茯苓 生杜仲 沙苑 芡实 湖莲

陈 产后百脉空隙，腰脊痛漏淋。

桑螵蛸 鹿角霜 龙骨 淡苁蓉 炒杞子 沙苑 茯苓

吴 阅病原，产后阴虚液亏，加以平时嗔怒，阳气暴升，络血不宁，奇空冲任少贮，带淋暗泄等症。

阿胶 天冬 当归 白芍 淡黄芩 青蒿膏 女贞子 茯神 乌骨鸡炙蜜丸。

赵 孽损八脉，经水不来，带下频频颇多。产后下焦先虚，继及中宫，乃血液脂膏之涸。桂、附热燥，更助劫烁。此温药，是温养之义，非温热之谓。

人参 河车 麋茸 鹿角霜 归身 茯苓 紫石英

杨 瘕泄起于产后，三年方愈。下损已极，经水几月一至，来必衰颓如病。奇经冲任交空，下焦畏冷，食冷则泻，心中疼热。暖下温经主之。虚寒痕泄

人参 鹿角霜 炒菟丝 生杜仲 炒杞子 熟白术 淡骨脂 茯苓

蒸饼丸。

金三八 经后即背寒不热，逾月不愈，嗽痰有血。自秋令产辟，屡屡若伤风咳嗽，正月至谷减。思产后不复是下虚，形寒减食。先调脾胃，即和营卫法、中虚

人参建中汤。

某 易饥易怒，腹塘气坠，知饥不进食，自胎前至今，两月不愈。并非客邪，用固摄升阳。督任虚寒

鹿茸 鹿角霜 熟地炭 当归 桂枝 五味 茯苓

某 产后十年有余，病发必头垂脊痛，椎尻气坠，心痛冷汗。此督任气乖，跷维皆不用。是五液全涸，草木药饵，总属无情，不能治精血之惫，故无效。当以血肉充养，取其通补奇经。

鹿茸 鹿角霜 鹿角胶 当归 茯苓 杞子 柏子仁 沙苑 生杜仲 川断

潘 胎前水溢浮肿，喘满不得卧。余用开太阳膀胱获效。既产浮肿自然渐退，女科不明产后下虚，专以破气宽胀，百日来腹大且满，按之则痛。此皆气散弥漫，丸药又补涩守中，益助其钝，气血凝涩，经候不来，为难治之病。议肾气汤，煅药成炭，取其气之通，勿令昧浊，兼调琥珀末以调其血涩。仿古法中之所有，非杜撰也。阳虚肿胀

桂七味加车前、牛膝，炒炭，水洗煎，临服调入琥珀末。

徐三六 产后九年，心中胀甚则泻甚，肌浮足肿，食减过半。凡胀必有喘，产后先伤在下，用薛氏济生丸三钱，十服。

某 产后血去过多，下焦冲任空虚，跗肿腹膨，形寒面黄，脉濡。当用温养。

鹿角霜三钱 补骨脂一钱 紫石英三钱 茯苓三钱 桂心四分 炒黑小茴七分

方三二 脉沉濡，产虚寒人，痛胀，腹鸣晨泄，病人述心痛呕逆。其实治下为是。

熟附子 胡芦巴 良姜 炒黑茴香 茯苓 广木香

朱四六 脉微弱，形无华色。据说病起产后，食减吐泻，是下焦不复，中焦又伤，渐加浮肿胀满，倏甚忽平。皆下焦厥逆上冲也。下虚于产后，刚剂难以专任，是病之不易取效者在此。

淡苁蓉 炒黑杞子 当归 小茴 茯苓 沙苑

又 济生肾气丸一两二钱。

某四五 产后未满百日，胸胁骨节收引，四肢肌肉麻木，浮肿腹胀，早轻夜重，食减，畏寒便

溏，脉得右迟左弦。先与理中，健阳驱浊。

人参 炮姜 淡附子 焦白术 枳实 茯苓

范 病胀起于产后，下焦先伤，浊阴犯中，不可以胀满为实症。夫脐阳不通，肾气散漫，吸气不入，息音如喘。此身动便喘，非外客之邪干肺。春半温气外侵，面肿颈项结核，曾以夏枯、菊叶辛解得效，乃一时兼邪治法。至于本病之腹满、洞泄、跗肿，未经调理，且胀势侵晨至午颇减，日暮黄昏胀形渐甚，中焦阳微，已见一斑。愚见胀满在中，而病根在下。仲景于产后失调，都从下虚起见。阅女科汤药一方，殊属不解，思半居咽干喉痹牙宣，肝肾真阴下亏，不敢刚药宣通。仿薛氏肾气法，减泄肝如牛膝、肉桂之辛，不致劫阴，仍可通阳为法。 六味去萸加芍药、附子、牡蛎，炒炭煎。

又 小满节，古云痛随利减，今便利仍痛，非是实症。肝失调畅，当理用以益水母。不取芍药之和阴，加当归、小茴香拌炒焦黑，以通肝脏脉络之阳，又辛散益肾也。照前方去芍，加茴香拌炒当归。

某 产后肿胀不愈，显系下虚，肝肾气不收摄，形寒痞闷，食少痰多，脉细肉消。治从阴分，非分和攻消者。 济生肾气丸，沉香汁冲开水送，接服金匮肾气丸。

王 胀满六年，产后小愈。今胀势复甚，兼脱肛淋症，大腿热如滚水滚泼，食入脐中作痛。议治其脐。湿热肿胀

小温中丸三钱，六服。

傅 风胜为肿，湿甚生热，乃经脉为病。但产后百日，精神未复，不可过劫。风湿

羚羊角 木防己 片姜黄 川桂枝 大杏仁 苡仁

方 产后腹大，半年不愈。近日有形冲突，肠如刀搅。据述坐蓐艰产，血去盆斗，而腹形即已胀满。想八脉不用，肾气散越不收，非瘀血积气为病。议用大全方乌鸡煎丸。奇脉虚肾气不摄肿胀

乌骨鸡 人参 苍术 附子 乌药 肉桂 陈皮 草果 红花 海桐皮 黄芪 白术 蓬术 川乌 延胡 白芍 木香 肉果 琥珀 丹皮

即以鸡捋去毛头嘴爪肠杂，将药放鸡肚内，贮砂锅中，以好酒一斗同煮，令干，去鸡骨，以油单盛焙令干，为末，蜜丸。

范 冲任伤，督带损，皆由产时劳怖，理难复元。固摄下真，兼理奇脉，治非背谬，但腹满膨痛，若徒固补，不以通调，恐滋胀肿。大意阳宜通，阴宜固，包举形骸，和养脉络，乃正治方法。病样多端，纷纭缕治，难以立方矣。

人参 鲜河车胶 淡苁蓉 砂仁制熟地 鹿角霜 归身 茯苓 紫石英 小茴香 羊腰子

某 产后下虚，血病为多。今脘中痞胀，减食不适，全是气分之恙。但调气宽中，勿动下焦为稳。气滞脘痞胀

香附 神曲 苏梗 白蔻仁 茯苓 桔梗

朱四十 产后冬月，右腿浮肿，按之自冷。若论败血，半年已成痈疡，针刺泄气，其痛反加。此乃冲任先虚，跷维脉不为用。温养下元，须通络脉。然取效甚迟，恪守可望却病。下焦脉络寒滞肿痛

苁蓉 鹿角霜 当归 肉桂 小茴 牛膝 茯苓 鹿角胶溶酒蜜丸。

某 产后必病，阴虚可知。两足跗中筋掣疼痛，不耐走趋。当温养肝肾，以壮筋骨。但食后脘中痞阻，按之漉漉有声，手麻胁痛，心烦，耳目昏眩。宛是阳气不主流行，痰饮内聚之象。处方难以兼摄，议用分治法。肝肾虚兼痰饮

中焦药，日中服。桂苓六君子，竹沥姜汁法丸。

下焦药，侵晨服，从四斤丸金刚丸参写。

苁蓉 牛膝 虎骨 生杜仲粉 大麻 木瓜 萆薢

蜜丸。

程 脉沉，喘咳浮肿，鼻窍黑，唇舌赤，渴饮则胀急，大便解而不爽。此秋风燥化，上伤肺气，气壅不降，水谷汤饮之湿，痹阻经隧，最多坐不得卧之虑。法宜开通太阳之里，用仲景越婢小青龙合方。若畏产后久虚，以补温暖，斯客气散漫，三焦皆累，闭塞告危矣。燥伤肺气，水气痹阻

桂枝木 杏仁 生白芍 石膏 茯苓 炙草 干姜 五味

陈三十 夏季坐蓐，秋月热病，半年来不寐

不便，无皮毛焦落之象。是痰饮为气所阻，以致升降失常，乃痹之基也。议宣肺以通肠。痰饮阻气，不燥不便

紫菀八钱 杏仁三钱 枳壳一钱 桔梗一钱 瓜蒌皮一钱 郁金一钱

陆 背寒，夜卧气冲欲坐，乃下元虚乏，厥浊饮邪皆令上泛。胎前仅仅支撑，产后变症蜂起，奈何庸庸者流，泄肺冀其嗽缓，宜乎药增病势矣。下虚饮浊上逆

桂枝 茯苓 炙草 五味 淡干姜

许 实喘属肺，虚喘属肾，产后下虚最多，痰饮易于上泛，喘嗽食减，有浮肿胀满，不得卧之忧，不可小视。

茯苓 生白芍 干姜 五味

王 产后未复、风湿入肺，舌白面肿，喘咳、泄泻，小水渐少，必加肿满，不易治之症。风湿客肺，饮邪上逆

芦根 苡仁 通草 大豆黄卷

又 淡渗通泄气分，肺壅得开而卧。再宗前议。

通草 芦根 苡仁 大豆黄卷 木防己 茯苓

又 过投绝产凝寒重药，致湿聚阻痰。两投通泄气分已效，再用暖胃涤饮法。

半夏 姜汁 黍米 茯苓

又 支饮未尽，溏泻不渴。神气已虚，用泽术汤。

生于术 建泽泻 茯苓 苡仁

某 脉小左弦，咳逆脘闷，小便不利，大便溏泻，不思纳谷，嗳气臭秽。此皆胎前气上逆冲，浊得盘踞膈间，肺失清肃降令，上窍痹，致下窍不利，汤食聚湿，气不宣行。怕延出浮肿腹满，喘急不卧诸款，不独以产后通瘀为事。湿浊踞膈，肺不肃降

郁金汁 杏仁 通草 桔梗 茯苓皮 苡仁

沈 产后未复，加以暑热上干，暑必伤气，上焦先受，头胀，微微呕恶，脘闷不晓饥饱，暮热早凉，汗泄不已，经水连至，热迫血络妄动。盖阴虚是本病，而暑热系客气。清上勿得碍下，便是理邪，勿混乱首鼠，致延蓐损不复矣。暑伤上焦气分

卷心竹叶 生地 炒川贝 连翘心 玄参 地骨皮

袁 二一 神识不其灵慧，陡然狂乱入井。夫暴病痰、火、风为多，今诊视色脉，产后未满百日，多惊怕，五味皆变。厥阴肝木，顺乘阳明，古称一阴一阳变乱为痫。先以清心胞解营热，食进便通，再酌调理。木火盛，心营热

犀角 生地 菖蒲 玄参心 羚羊角 郁金 竹叶心 连翘心

又 复脉汤去参、姜、桂。

某 三五 产后不复元，仍自乳抚育，损不能复，即是蓐劳。速速断乳，药力可扶。凡产必下焦先损，必以形质血气之属。莫以心热，再用寒凉，伐其生气。蓐劳

人参 当归 沙苑 杜仲 补骨脂 茯苓 羊肉肾 二枚

沈 时热，属下焦病，逾时自解，缘体质素薄，长夏坐蓐，不但肝肾阴伤，诸气皆为发泄。阴不主恋阳，冲脉上冲，而心热骨痿，总是阴亏不肯复元，久久延成损症。此与清润治肺之咳无预，法宜填补下焦，摄之固之，迎养秋收冬藏，胃纳有加，庶乎渐安。

鲜紫河车 人参 真秋石 茯神 水煮熟地归身 五味 芡实 山药

牛羯羊肉胶共河车胶，二共和丸。

姚 三十 面少华色，脉似数，按之芤涩。产后三年，从未经来，腹中有形，升逆则痛，肩背映胁，卒痛难忍，咳吐都是涎沫，著枕气冲欲坐，食减便溏，身动语言喘急。此乃蓐劳损极不复，谅非草木可以图幸。由下焦元海少振，惊恐馁弱，冲脉动，斯诸脉交动。拟益元气，充形骸，佐重镇以理怯。护持体质之义，非治病方药矣。

人参 杞子 白龙骨 茯苓 紫石英 羊肉

邹 二六 产后成劳损，先伤下焦血分，寒热数发不止，奇经八脉俱伤，欲呕不饥，肝肾及胃，有形凝瘕。议柔剂温通补下。

人参 当归小茴香拌炒 茯苓 沙苑 淡苁蓉 杞子 鹿角霜 生紫石英

汪 产后白口，寒热消渴、心痛恶食，溏泻。此蓐劳液涸，已属沉疴难治。拟酸甘化阴扶胃，望其小安而已。

人参 乌梅 炙草 赤石脂 木瓜 茯神 炒粳米

张二八 产后下虚，厥气上冲犯胃，食入呕胀。脉络日空，营卫两怯、寒热汗泄，淹淹为蓐劳之病，最难调治。

淡吴萸七分 桂枝五分 茯苓三钱 炮姜八分 炒木瓜一钱 南枣

黄 产后陡然惊恐，阴亏厥阳上逆，血涌吐痰，胸背胁俞大痛。乃八脉空乏之征，蓐劳重症延绵，最难全好。议镇固一法。

熟地炭 炒杞子 五味 紫石英 茯神 牛膝炭

又 脉少敛，痛止血缓、仍用镇纳。

熟地 炒杞子 五味 女贞子 芡实 茯神

又 眩晕，腹鸣脘痛。

熟地 炒杞子 五味 茯神 阿胶 萸肉 菊花炭 北沙参

又 乌骨鸡 阿胶 熟地 杞子 五味 桂圆 茯神 建莲

熬膏，人参汤送。

顾 小产三日，脉数，头痛，脘痞，小腹坠痛，欲厥。此属郁冒。小产郁冒

连翘 郁金汁 丹皮 钩藤 茯苓 炒山楂

益母草汤煎。

某二五 小产后，恶露淋漓。营血内亏，厥阳由是鼓动，头胀耳鸣，心中洞然，病在下焦矣。营血虚阳升

枸杞子三钱 柏子仁一钱 全当归一钱半 白芍一钱半 稆豆皮三钱 茯神三钱

朱 脉小，半产一日，舌白，频频呕吐青绿水汁涎沫，左肢浮肿，神迷如寐。此胃阳大虚，肝风内泛，欲脱之象。急急护阳安胃，冀得呕缓，再商治病。胃阳虚、肝风动、呕吐欲脱

人参 淡附子 炒焦粳米 煨老姜

又 虽得小效，必三阴三阳一周、扶过七日、其有愈理。

人参 淡附子 熟于术 炮姜 茯苓 南枣

某 小产不及一月，忽有厥逆痰潮。此阴分既虚，厥阳上冒。今二便已通，神志似属愦散，病虽已成癫痫、却非痰火有余。肝肾位远，治宜镇补、拟陈无择琥珀散。阴虚阳冒成癫痫

人参 白芍 铁落 辰砂 磁石 远志 菖蒲 牛黄 琥珀

孔 形畏寒凛凛，忽然轰热，腰膝坠胀，带下汗出。由半产下焦之损，致八脉失其拥护，少腹不和，通摄脉络治之。奇脉阳虚不升固

鹿角霜 炒当归 杜仲 菟丝子 小茴香 桂枝

陈 怀妊三月，小产半年不复，寒从背起，热起心胸，经水后期不爽，带下脉脉不断，脊膂腰髀痿坠酸疼，膝骨酸胫易冷无力。由冲任督带伤损，致阴阳维跷不用。调治非法，有终身不肯孕育之累。奇脉虚淋带

鹿角霜 炒枸杞 当归 炒沙苑 桂枝 小茴

顾 上年小产，下虚不复，冬令藏聚未固，春夏阳升，风温乘虚上受，清窍不利，耳失聪，鼻多塞、咽燥痰稠。悉见上焦不清、究竟下虚是本病。议食后用清窍、早上用镇纳。下虚上受风温

青菊叶三钱 羚羊角一钱 黑栀皮一钱 连翘心一钱半 玄参心二钱 苦丁茶一钱 磁石六味加龟胶、北味

程 久泻延虚，痛后而泻。气弱不司运行、病因小产而来。法当中下两调。阳气虚久泻

人参 炒菟丝子 木香 茯苓 炒白芍 炒补骨脂

汪 小产后，气冲结瘕，是奇经八脉损伤。医谓病尚有形，佥从瘀血施治。半年来肌肉大消，内热、咯痰带血，食过脘下，辄云腹痛。盖产后下焦真阴大亏，攻瘀清热，气味苦辛，是重虚其虚，药先入胃，既不中病，先戕胃口，致令饮食废矣。阴虚生热，经训灼然。只以胃口伤残，难与滋腻之药。此症延成蓐劳，必得饮食渐和，方有调病之理。见病治病，贻害岂可再循前辙？议肝胃两和方法。蓐劳

炒黑杞子三钱 云茯神一钱半 柏子仁三钱 生沙苑一钱 焦当归一钱 小茴七分、同当归合炒 紫石英五钱，先煎廿滚入药

某 三次两月胎漏而下，是厥阴失养、脉数右大，腹痛恶露未尽。肝虚血滞

柏子仁 炒楂肉 丹皮 泽兰叶 细生地

调入琥珀末。

倪 小产半月颇安，忽然腰腹大痛，或攒膝跗足底，或引胁肋肩胛，甚至汤饮药饵，呕吐无存。娠去液伤，络空风动。昔贤谓按之痛缓属虚，勿道诸痛为实。液虚风动

炙甘草 淮小麦 南枣 阿胶 细生地 生白芍

又 往常经候不调，乃癥瘕为痛。 葱白丸。

《金匮要略》云："新产妇人有三病，一者病痉，二者病郁冒，三者大便难。新产血虚，多汗出，善中风，故令病痉。亡血复汗，寒多，故令郁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难。"《心典》云："血虚汗出，筋脉失养，风入而益其劲，此筋病也。亡阴血虚，阳气遂厥，而寒复郁之，则头眩而目瞀，此神病也。胃藏津液而渗灌诸阳，亡津液，胃燥，则大肠失其润而大便难，此液病也。三者不同，其为亡血伤津则一，故皆为产后所有之病。即此推之，凡产后血虚诸症，可心领而神会矣。"张璐玉云："产后元气亏损，恶露乘虚上攻，眼花头晕，或心下满闷，神昏口噤，或痰涎壅盛者，急用热童便主之。或血下多而晕，或神昏烦乱者，芎归汤加人参、泽兰、童便，兼补而散之。又败血上冲有三，或歌舞谈笑，或怒骂坐卧，甚则逾墙上屋，此败血冲心，多死，用花蕊石散，或琥珀黑龙丹。如虽闷乱，不致癫狂者，失笑散加郁金。若饱闷呕恶，腹满胀痛者，此败血冲胃，五积散或平胃加姜、桂；不应，送来复丹。呕逆腹胀，血化为水者，《金匮》下瘀血汤。若面赤呕逆欲死，或喘急者，此败血冲肺，人参苏木，甚则加芒硝荡涤之。大抵冲心者十难救一，冲胃者五死五生，冲肺者十全一二。又产后口鼻起黑色而鼻衄者，是胃气虚败而血滞也，急用人参苏木，稍迟不救。"丹溪云："产后当大补气血，即有杂症，以末治之。一切病，多是血虚，皆不可发表。"景岳云："产后既有表邪，不得不解。既有火邪，不得不清。既有内伤停滞，不得不开通消导。不可偏执。如产后外感风寒，头痛身热，便实中满，脉紧数洪大有力，此表邪实症也。又火盛者，必热渴躁烦，或便结腹胀，口鼻舌焦黑，酷喜冷饮，眼眵，尿痛溺赤，脉洪滑，此内热实症也。又或因产过食，致停蓄不散，此内伤实症也。又或郁怒动肝，胸胁胀痛，大便不利，脉弦滑，此气逆实症也。又或恶露未尽，瘀血上冲，心腹胀满，疼痛拒按，大便难，小便利，此血逆实症也。遇此等实症，若用大补，是养虎为患，误矣。"以上四家之论，俱属产后治病扼要处，学者当细心体察，再参观叶先生医案，更能博考群书，以治产后诸病，易如反掌矣。否则如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如跛能履，不能以与行也。乌得称司命哉？秦天一

妇人善病，而病由产后者为更多，亦为更剧。产后气血大亏，内而七情，外而六气，稍有感触，即足致病。使治之失宜，为患莫测。朱丹溪曰："产后以大补气血为主，虽有他症，以末治之"。此语固为产后症之宗旨，而症实多端，论其常，未尽其变也。医者惟辨乎脉候，以明内外之因；审乎阴阳，以别虚实之异。病根透彻，而施治自效。慎毋以逐瘀为了事，亦毋以温补为守经。今观先生案中，凡内因之实症，未尝不用攻治之剂。然如热炽昏乱，有似恶露冲心者，先生则曰："阴气下泄，阳气上冒，从亡阳汗出谵语例，为救逆法。"如少腹冲及心脘，痛而胀满，有似肝气犯胃者，先生则曰："产后下虚，厥气上攻，惟用柔阳之药。"如头痛汗出烦渴，有似感冒风寒者，先生则曰："开泄则伤阳，辛热则伤阴，从仲景新产郁冒之治以立方"。至于奇经八脉，为产后第一要领。盖八脉丽于下，产后阴分一伤，而八脉自失所司，温补镇摄，在所必先，无奈世人罕知，即有一二讲论者，终属影响模糊。惟先生于奇经之法，条分缕析，尽得其精微。如冲脉为病，用紫石英以为镇逆；任脉为病，用龟版以为静摄；督脉为病，用鹿角以为温煦；带脉为病，用当归以为宣补。凡用奇经之药，无不如芥投针。若夫外因为病者，风温入肺，用苇茎汤甘寒淡渗，以通肺气。遇寒腹痛，用当归桂枝汤，辛甘化阳，以和营卫。暑气上干，则阴虚是本病，暑热是客气，清上勿致碍下，便是理邪。如湿伤脾阳，而饮邪阻气，用苦温淡渗之品，泽术汤治之。热蒸化燥而胃阻肠痹，用首乌、麻仁、麦冬、花粉清滋润燥之剂治之。热乘阴虚而入营中，则忌表散清克，惟育阴可以除热。更如邪入营络而成痉症，不得发汗腻

补，当以轻清和解为主。要之，先生于内因之症，一一寻源探本，非同俗手漫谓补虚；于外因之端，种种审变达权，不以产后自为荆棘。惟读书多而胸具灵机，故于丹溪本末二字，尤为神化无迹。此所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者，流散无穷"也。案中诸症甚多，学者果能悟焉，则一以贯之矣。龚商年

癥瘕

张 久痛在络，营中之气，结聚成瘕，始而夜发，继而昼夜俱痛，阴阳两伤。遍阅医药，未尝说及络病。便难液涸，香燥须忌。营络气聚结瘕

青葱管 新绛 当归须 桃仁 生鹿角 柏子仁

朱二六 辛润通络，成形瘀浊吐出。然瘀浊必下行为顺，上涌虽安，恐其复聚。仍宜缓通，以去瘀生新为治。无取沉降急攻，谓怒劳多令人伤阳耳。

当归 桃仁 茺蔚子 制蒺藜 生鹿角 茯苓

香附汁法丸。

周三十 瘕聚结左，肢节寒冷。病在奇脉，以辛香治络。

鹿角霜 桂枝木 当归 小茴 茯苓 香附 葱白

龚 脉症向安，辛甘化风方法非谬。据云痛时少腹满胀，其有形疝瘕，状亦略小。法宜益营之中，再佐通泄其气，古称"通则不痛"耳。

人参 当归 肉桂 吴萸 小茴 茯苓 青葱管

钦 疝瘕，少腹痛。

当归 生姜 羊肉 桂枝 小茴 茯苓

又 瘕痛已止，当和营理虚。

归身 紫石英 白芍酒炒 小茴 淡苁蓉 肉桂

丸方用养营去芪、术、桂，合杞圆膏。

朱四十 疝瘕，腹痛有形，用柔温辛补。

当归 生姜 羊肉

某 右胁攻痛作胀，应时而发。是浊阴气聚成瘕，络脉病也。议温通营络。

当归三钱 小茴炒焦，一钱 上肉桂一钱 青葱管十寸

谭 瘕聚有形高突，痛在胃脘心下，或垂岭腰少腹，重按既久，痛势稍定，经水后期，色多黄白。此皆冲脉为病，络虚则胀，气阻则痛，非辛香何以入络？苦温可以通降。气血凝络脘痛经阻

延胡 川楝 香附 郁金 茯苓 降香汁 莪蔚子 炒山楂 乌药

又 瘕聚痼结，痛胀妨食，得食不下，痛甚。今月经阻不至，带淋甚多。病由冲任脉络，扰及肝胃之逆乱。若不宣畅经通，日久延为蛊疾矣。

炒桃仁 当归须 延胡 川楝子 青皮 小茴 吴萸 紫降香 青葱管

柳四二 络血不注冲脉则经阻，气攻入络，聚而为瘕乃痛。冲脉是阳明属隶，痛升于右，胀及中脘，作呕清涎浊沫，操家烦怒。犯胃莫如肝，泄肝正救胃。

金铃子 炒延胡 蓬莪术 青橘叶 半夏 厚朴 姜汁 茯苓

又 葱白丸二钱，艾枣汤送。

某 脐下瘕形渐大，气塞至心胸及咽喉，饮不解渴，遂气攻至背部，经水百余日不来，小溲得利，大便不爽。气滞血瘀，皆因情志易郁，肝胆相火内灼，冲脉之血欲涸。丹溪谓"气有余便是火"，口甜，食后痞，用苦辛清降。木火郁，气滞血瘀

胡黄连八分 山栀仁一钱半 南山楂三钱 芦荟一钱 鸡肫皮不落水去垢，炙脆，五钱

化服回生丹半丸。

陆十六 经阻半年，腹形渐大，痛不拒按，溲短便通。据形色脉象，不是用通经丸者，下气还攻于络，有形若癥瘕，炒枯肾气汤。肾气不摄经阻腹痛胀

缪 脉弦左搏，数年胃痛不痊，发时手不可按，胁中拘急，少腹左旁，素有瘕聚之形，气自下焦冲起，为胀为呕。此乃惊忧嗔怒，致动肝木，乘其中土，胃伤失降，脉络逆并，痛势为甚。初起或理气获效，久发中衰，辛香气燥，脾胃不胜克伐矣。议疏肝木，安土为法。冀其渐缓，再酌后法。气血凝络肝逆胃痛呕

川楝子 川连 干姜 桂枝 当归 川椒 生白芍 乌梅

又　少腹疝瘕多年，冲起散漫，胃脘两胁痛甚欲呕，年前用安胃泄肝颇效，但下焦至阴，足跗发瘰裂水。久留湿热瘀留，经脉络中交病。若非宣通气血壅遏，恐非全理。

桃仁　柏子仁　川芎　当归　小茴　小香附　茯苓　山栀姜汁炒

为末，用青葱管百茎，加水一杯，取汁法丸。

某五十　数年左胁聚瘕，发作必呕吐涎沫、酸苦浊水，寤不成寐，便闭忽泻。始于悒郁，病由肝失畅达，木必传土，胃气受侮。病久入络，气血兼有，缓图为宜，急攻必变胀病。

生牡蛎　川楝子肉　延胡　桃仁　半夏　茯苓　橘红　白芥子　川连　吴萸

香附汁姜汁法丸。

赵　脉小，身不发热，非时气也。凡经水之至，必由冲脉而始下，此脉胃经所管，医药消导寒凉，不能中病，反伤胃口，致冲脉上冲，犯胃为呕，攻胸痞塞，升巅则昏厥。经言："冲脉为病，男子内疝，女子瘕聚。"今小腹有形，兼有动气，其病显然。夫曰结曰聚，皆奇经中不司宣畅流通之义。医不知络脉治法，所谓愈究愈穷矣。肝逆犯胃奇络虚滞

鹿角霜　淡苁蓉　炒当归　炒小茴　生杜仲　茯苓

用紫石英一两煎汤，煎药。

蒋四七　天癸将止之年，小腹厥阴部位起瘕，动则满腹胀痛，形坚，或时脊巅掣痛，必有秽痰血筋吐出。此起于郁伤，久则液枯气结，内风阳气烦蒸，则心热痞结咽阻。已属痼疾，治必无效。倘腹大中满则剧矣。郁伤液涸，阳升痛胀

牡蛎　生地　阿胶　小胡麻　茯苓　稆豆皮

沈四十　肢冷腹痛，有形为瘕，久泻。厥阴寒滞呕泻

当归炒黑　小茴炒黑　上肉桂　山楂炒黑　茯苓

又　冷利有瘕，遇冷则呕。

吴萸　炒小茴　延胡　茯苓　川楝子　生香附

某　脘中瘕聚。肝郁犯胃

川楝子一钱　延胡一钱　吴萸五分　青皮七分　良姜一钱　茯苓三钱

林　脉左弦涩，少腹攻逆，痛即大便。肝气不疏，厥阴滞积。

香附一钱半　鸡肫皮炙，一钱半　茯苓一钱半　麦芽一钱　香橼皮八分　青皮五分　炒楂肉二钱　砂仁壳五分

又　少腹瘕聚攻逆，身热，或噫，或浊气下泄，则诸恙悉舒，恼怒病发。厥阴肝木郁遏不疏，显露一斑。

川楝子一钱　小茴五分　生牡蛎三钱　桂枝木五分　生白芍一钱　青皮一钱

程　聚气疝瘕，大便不爽，必腹中疠痛。当通腑经气分。

葱白丸二钱五分，红枣汤送。

又　仿朱南阳意，以浊攻浊。

韭白根去须，五钱　两头尖一百粒　炒香橘核一钱半　小茴香七分　金铃子肉一钱半

又　瘕聚已解，用八珍丸，加香附小茴白花益母膏丸。

某　瘕聚在左胁中，肝病。

桃仁　川楝子　延胡　当归　橘红　香附

王四一　瘕聚季胁，渐加烦倦减食。入夏土旺气泄，用泄少阳，补太阴方。胆克脾，暑伤气

人参　茯苓　炙草　当归　丹皮　生地　鳖甲　泽兰膏

周　痛久在络，凝聚成形。仍属经病，议用河间法。痰气凝结

川楝子　瓜蒌皮　香附汁　延胡　生牡蛎

又　理气豁痰，痛止思食。仍以前法参用。

半夏　瓜蒌皮　香附汁　生牡蛎　橘红　香豉

葛四一　用丹溪小温中丸，胀利自减。知肠胃湿热，皆阻腑阳之流畅，水谷之气，不主游溢。瘕属气聚、癥为血结，由无形酿为有形，攻坚过急，药先入胃，徒致后天气乏，恐胀病必至矣。俗有痞散成蛊之说，可为治此病之戒律。湿热结癥

老韭根生晒，一两　桃仁一两　生香附一两　炒楂肉一两　当归须一两　山甲片一两　小茴香三钱　桂枝木三钱

胡二十　少腹聚瘕，能食，便不爽，腹微胀。湿热腹胀

小温中丸。

王二一 初病寒热，半年经水不来，少腹已有瘕形，食又减半。当此年犯干血劳虑。寒热食减干血劳

焦术 茯苓 广皮 香附 当归 南山楂 白芍

夫癥者征也，血食凝阻，有形可征，一定而不移。瘕者假也，脏气结聚，无形成假，推之而可动。昔有七癥八瘕之说，终属强分名目，不若有形无形之辨为明的也。二症病在肝脾，而胃与八脉亦与有责。治之之法，即从诸经，再究其气血之偏胜。气虚则补中以行气，气滞则开郁以宣通，血衰则养营以通络，血瘀则入络以攻痹，此治癥瘕之大略。古方甚多，而葱白丸、乌鸡煎丸尤为神效。癥瘕之外，更有痃癖、肠覃、石瘕、内疝等症，古人论之已详，兹不必赘。今参先生方案，如营伤气阻者，于益营之中，佐通泄其气；如络虚则胀，气阻则痛者，以辛香苦温入络通络。又如肝胃两病者，以泄肝救胃；肝胃脾同病者，则扶土制木；肝脏之气独郁不宣者，辛香专治于气；血瘀络逆失和者，辛香专理其血；病由冲任扰及肝胃之逆乱者，仍从肝胃两经主治，以疏降温通。凡此悉灵机法眼，药不妄投。总之，治癥瘕之要，用攻法，宜缓宜曲；用补法，忌涩忌呆。上逆则想肝脏冲病之源头；下垂则究中气阴邪之衰旺。吞酸吐水，必兼刚药；液枯肠结，当祖滋营。再辨脉象之神力，形色之枯泽，致病之因由，则治法自然无误矣。龚商年

热入血室

沈氏 温邪初发，经水即至，寒热耳聋，干呕，烦渴饮。见症已属热入血室，前医见咳嗽、脉数、舌白，为温邪在肺，用辛凉轻剂，而烦渴愈甚。拙见热深，十三日不解，不独气分受病，况体质素虚，面色黯惨，恐其邪陷痉厥，三日前已经发痉，五液暗耗，内风掀旋，岂得视为渺小之恙！议用玉女煎两清气血邪热，仍有救阴之能。

玉女煎加竹叶心，武火煎五分。

又 脉数，色黯，舌上转红，寒热消渴俱缓。前主两清气血，伏邪已得效验。大凡体质素虚，驱邪及半，必兼护养元气，仍佐清邪，腹痛便溏，和阴是急。

白芍 炙草 人参 炒麦冬 炒生地

又 脉右数左虚，临晚微寒热。

复脉汤去姜、桂。

吴氏 热病十七日，脉右长左沉，舌糜饮冷，心烦热，神气忽清忽乱。经来三日患病，血舍内之热气，乘空内陷。当以瘀热在里论病。但病已至危，从蓄血如狂例。蓄血

细生地 丹皮 制大黄 炒桃仁 泽兰 人中白

考热入血室，《金匮》有五法：第一条，主小柴胡，因寒热而用，虽经水适断，急提少阳之邪，勿令下陷为最；第二条，伤寒发热，经水适来，已现昼明夜剧，谵语见鬼，恐人误认阳明实病，故有无犯胃气及上二焦之戒；第三条，中风寒热，经水适来，七八日，脉迟身凉，胸胁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显无表症，全露热入血室之候，自当急刺期门，使人知针力比药力尤捷；第四条，阳明病，下血谵语，但头汗出，亦为热入血室，亦刺期门，汗出而愈，仲景无非推广其义，教人当知通变；第五条，明其一症，而有别因为害，如痰潮上脘，昏冒不知，当先化其痰，后除其热等语。所谓急者先除也，乃今人一遇是症，不辨热入之轻重，血室之盈亏，遽与小柴胡汤，贻害必多。要之，热甚而血瘀者，与桃仁承气，及山甲、归尾之属。血舍空而热陷者，用犀角地黄汤，加丹参、木通之属。表邪未尽，而表症仍兼者，当合乎和解。热轻而清药过投，气机致钝者，不妨借温通为使。血结胸有桂枝红花汤，参入海蛤、桃仁之治。昏狂甚，进牛黄膏，调入清气化结之煎。再观案中，有两解气血熏蒸之玉女法；热甚阴伤，有育阴养气之复脉法，又有护阴涤热之缓攻法。先圣后贤，其治总条分缕析，学者审症制方，慎毋拘乎柴胡一法也。邵新甫

临证指南医案卷十

幼科要略

按襁褓小儿，体属纯阳，所患热病最多。世俗医者，固知谓六气之邪，皆从火化；饮食停留，郁蒸变热；惊恐内迫、五志动极皆阳。奈今时治法，初则发散解肌，以退表热，仍混入消导；继用清热苦降，或兼下夺，再令病家禁绝乳食，每致胃气索然。内风来乘，变见惊痫，告毙甚多。附记世俗通套之方约于下，不可不知，不足取法也。

防风 荆芥 葛根 前胡 桔梗 木通 赤芍 卜子 厚朴 陈皮 山楂 麦芽 枳壳 神曲 钩藤 夏佐香薷 冬佐麻黄、羌活

两三日热不解：

柴胡 前胡 黄连 黄芩 山栀 连翘 薄荷 葛根 木通 钩藤 厚朴 枳实 瓜蒌实 丸剂必用大黄

四五日不解，但言食滞未尽，表里不和，总以柴芩小陷胸。若呕逆烦渴，用竹茹、黄连、半夏。若痰多喘促，即用葶苈、杏仁、苏子、卜子、胆星、贝母，甚者加牛黄。此皆套法，所当戒也。

屡清消不愈，便无方法。苟不变惊，必曰骨蒸疟劳。所用药饵，不分气血阴阳，但知见症施治。如早凉暮热，必用：

地骨皮 丹皮 生地 玄参 甘草 北沙参 石斛 知母

有痰，加：

苏子 杏仁 贝母 橘红 胆星 桔梗

其钩藤、石斛、茯苓、谷芽之属，每剂必用。总之，取无故疲药，待其自愈。倘有变症，希冀掩饰而已。

愚按：婴儿肌肉柔脆，不耐风寒；六腑五脏气弱，乳汁难化，内外二因之病自多。然有非风寒，竟致外感；不停滞，已属内伤，其故何欤？尝思人在气交之中，春夏地气之升，秋冬天令之降，呼出吸入，与时消息，间有秽浊吸入，即是三焦受邪，过募原直行中道，必发热烦躁。倘幼医但执前药，表散消导，清火通便，病轻或有幸成，病重必然颠覆。钱仲阳云："粪屐不可近襁褓小儿"，余言非无据矣。四十年来治效颇多，略述其概云。

夫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四时之序也。春应温而反大寒，夏应热而反大凉，秋应凉而反大热，冬应寒而反大温，皆不正之乖气也。病自外感，治从阳分。若因口鼻受[1]气，未必恰在足太阳经矣。大凡吸入之邪，首先犯肺，发热咳喘，口鼻均入之邪，先上继中，咳喘必兼呕逆膜胀。虽因外邪，亦是表中之里。设宗世医发散阳经，虽汗不解。幼稚质薄神怯，日期多延，病变错综。兹以四气常法列下。

伏气

春温一症，由冬令收藏未固。昔人以冬寒内伏，藏于少阴，入春发于少阳，以春木内应肝胆也。寒邪深伏，已经化热，昔贤以黄芩汤为主方，苦寒直清里热。热伏于阴，苦味坚阴，乃正治也。知温邪忌散，不与暴感门同法。若因外邪先受，引动在里伏热，必先辛凉以解新邪，继进苦寒以清里热。况热乃无形之气，幼医多用消滞，攻治有形，胃汁先涸，阴液劫尽者多矣。

备用方

黄芩汤 葱豉汤新邪引动伏邪 凉膈散 清心凉膈散

风温

风温者，春月受风，其气已温。经谓"春气病在头，治在上焦"。肺位最高，邪必先伤，此手太阴气分先病。失治则入手厥阴心胞络，血分亦伤。盖足经顺传，如太阳传阳明，人皆知之。肺

① 受：原作"穴"，据经锄堂本改。

病失治，逆传心胞络，幼科多不知者。俗医见身热咳喘，不知肺病在上之旨，妄投荆、防、柴、葛，加入枳、朴、杏、苏、卜子、楂、麦、广皮之属，辄云解肌消食。有见痰喘，便用大黄礞石滚痰丸，大便数行，上热愈结。幼稚谷少胃薄，表里苦辛化燥，胃汁已伤，复用大黄大苦沉降丸药，致脾胃阳和伤极，陡变惊痫，莫救者多矣。

按此症风温肺病，治在上焦。夫风温、春温忌汗，初病投剂，宜用辛凉。若杂入消导发散，不但与肺病无涉，劫尽胃汁，肺乏津液上供，头目清窍，徒为热气熏蒸，鼻干如煤，目瞑，或上窜无泪，或热深肢厥，狂躁溺涩，胸高气促。皆是肺气不宣化之征。斯时若以肺药，少加一味清降，使药力不致直趋肠中，而上痹可开，诸窍自爽。无如城市庸医，佥云结胸，皆用连、蒌、柴、枳，苦寒直降，致闭塞愈甚，告毙甚多。

按此症，初因发热喘嗽，首用辛凉清肃上焦，如薄荷、连翘、牛蒡、象贝、桑叶、沙参、栀皮、蒌皮、花粉。若色苍热胜烦渴，用石膏、竹叶辛寒清散。痉症亦当宗此。若日数渐多，邪不得解，芩、连、凉膈亦可选用。至热邪逆传入膻中，神昏目瞑，鼻窍无涕泪，诸窍欲闭，其势危急，必用至宝丹，或牛黄清心丸。病减后余热，只甘寒清养胃阴足矣。

备用方

苇茎汤 清心凉膈散 凉膈散 泻白散 葶苈大枣汤 白虎汤 至宝丹 清心牛黄丸 竹叶石膏汤 喻氏清燥救肺汤

夏 热

夏为热病，然夏至以前，时令未为大热。经以先夏至病温，后夏至病暑。温邪前已申明，暑热一症，幼医易眩。夏暑发自阳明，古人以白虎汤为主方。后贤刘河间创议迥出诸家，谓温热时邪，当分三焦投药，以苦辛寒为主。若拘六经分症，仍是伤寒治法，致误多矣。盖伤寒外受之寒，必先从汗解，辛温散邪是已。口鼻吸人之寒，即为中寒阴病，治当温里，分三阴见症施治。若夫暑病，专方甚少，皆因前人略于暑详于寒耳。考古如《金匮》暑暍痉之因，而治古以动静分中暑、中热，各具条理，兹不概述。论幼科病，暑热夹杂，别病有诸，而时下不外发散消导，加入香薷一味，或六一散一服。考《本草》香薷辛温发汗，能泄宿水。夏热气闭无汗，渴饮停水，香薷必佐杏仁，以杏仁苦降泄气，大顺散取义若此。长夏湿令，暑必兼湿，暑伤气分，湿亦伤气，汗则耗气伤阳，胃汁大受劫烁，变病由此甚多。发泄司令，里真自虚。张凤逵云："暑病首用辛凉，继用甘寒，再用酸泄酸敛，不必用下"。可称要言不烦矣。然幼科因暑热蔓延，变生他病，兹摘其概。

受热厥逆

夏令受热，昏迷若惊，此为暑厥。即热气闭塞孔窍所致。其邪入络，与中络同法，牛黄丸、至宝丹芳香利窍可效。神苏以后，用清凉血分，如连翘心、竹叶心、玄参、细生地、鲜生地、二冬之属。此症初起，大忌风药，初病暑热伤气，竹叶石膏汤，或清肺轻剂。大凡热深厥深，四肢逆冷，但看面垢齿燥，二便不通，或泻不爽为足，大忌误认伤寒也。

疳

幼儿断乳纳食，值夏月脾胃主气，易于肚膨泄泻，头热，手足心热，形体日瘦，或烦渴善食，渐成五疳积聚。当审体之强弱，病之新久。有余者当疏胃清热；食入，粪色白，或不化，当健脾佐消导清热；若湿热内郁，虫积腹痛，导滞驱虫微下之，缓调用肥儿丸之属。

口 疳

夏季秋热，小儿泄泻，或初愈未愈，满口皆生疳蚀，尝有阻塞咽喉致危者。此皆在里湿盛生热，热气蒸灼，津液不升，湿热偏伤气分。治在上焦，或佐淡渗。世俗常刮西瓜翠衣治疳，取其轻扬渗利也。

胀

夏季湿热郁蒸，脾胃气弱，水谷之气不运，温着内蕴为热，渐至浮肿腹胀，小水不利。治之非法，水湿久渍，逆行犯肺，必生咳嗽喘促，甚则

坐不得卧，俯不能仰，危期速矣。大凡喘必生胀，胀必生喘。方书以先喘后胀者治在肺，先胀后喘者治在脾，亦定论也　《金匮》有风水、皮水、石水、正水、黄汗，以分表里之治；河间有三焦分消；子和有磨积逐水，皆有奥义，学者不可不潜心体认，难以概述　阅近代世俗论水湿喘胀之症，以《内经》开鬼门取汗为表治；分利小便洁净府为里治；经旨《病能篇》谓"诸湿肿满，皆属于脾"，以健脾燥湿为稳治，治之不效，技穷束手矣。不知凡病皆本乎阴阳，通表、利小便，乃宣经气，利腑气，是阳病治法。暖水脏，温脾肾，补方以驱水，是阴病治法。治肺痹以轻开上，治脾必佐温通。若阴阳表里乖违，脏真日漓，阴阳不运，亦必作胀。治以通阳，乃可奏绩，如局方禹余粮丸。甚至三焦交阻，必用分消；肠胃窒塞，必用下夺。然不得与伤寒实热同例，攻投硝、黄、枳、朴，扰动阴血。若太阴脾脏饮湿阻气，温之补之不应，欲用下法，少少甘遂为丸可也。其治实证选用方法备采。备用方：

葶苈大枣汤　泻白散　大顺散　牡蛎泽泻散　五苓散　越婢汤　甘遂半夏汤　控涎丹　五子五皮汤　子和桂苓汤　禹功丸　茯苓防己汤　中满分消汤　小青龙汤　木防己汤

附记：一徐姓小儿，单胀数月，幼科自治无功，佥用肥儿丸、万安散、磨积丹、绿矾丸、鸡肫药俱不效。余谓气分不效，宜治血络，所谓络瘀则胀也。用归须、桃仁、延胡、山甲、蜣螂、蜜虫、灵脂、山楂之类为丸，十日全愈。

吐泻霍乱

吐泻一症，幼儿脾胃受伤，陡变惊搐最多。若是不正秽气触入，或口食寒冷，套用正气散、六和汤、五积散之类；正气受伤，肢冷呃忒，呕吐自利，即用钱氏益黄散；有痰用星附六君子汤、理中汤等；倘热气深伏，烦渴引饮，呕逆者，连香饮、黄连竹茹橘皮半夏汤；热闭神昏用至宝丹；寒闭用来复丹

食瓜果泄泻

稚年夏月，食瓜果水寒之湿，着于脾胃，令人泄泻。其寒湿积聚，未能遽化热气，必用辛温香窜之气。古方中消瓜果之积，以丁香、肉桂，或用麝香。今七香饼治泻，亦祖此意，其平胃散、胃苓汤亦可用。

疟

疟因暑发居多，方书虽有痰食寒热瘴疠之互异，幼稚之疟，都因脾胃受病。然气怯神弱，初病惊痫厥逆为多。在夏秋之时，断不可认为惊痫。大方疟症，须分十二经，与咳症相等。若幼科庸俗，但以小柴胡去参，或香薷、葛根之属，不知柴胡动肝阴，葛根竭胃汁，致变痿矣。幼科纯阳，暑为热气，症必热多烦渴。邪自肺受者，桂枝白虎汤，二进必愈。其有冷食不运，有足太阴脾病见症，初用正气，或用辛温，如草果、生姜、半夏之属。方书谓草果治太阴独胜之寒，知母治阳明独胜之热，疟久色夺，唇白汗多，馁弱，必用四兽饮。阴虚内热，必用鳖甲、首乌、知母，便渐溏者忌用。久疟营伤，寒胜加桂、姜。拟初中末疟门用药于下。

初病暑风湿热疟药

脘痞闷：枳壳、桔梗、杏仁、厚朴二味喘最宜、瓜蒌皮、山栀、香豉；头痛，宜辛凉轻剂连翘、薄荷、赤芍、羚羊角、蔓荆子、滑石淡渗清上，重则用石膏；口渴用花粉；烦渴用竹叶石膏汤；热甚则用黄芩、黄连、山栀。

夏季身痛属湿，羌、防辛温宜忌，宜用木防己、蚕沙。

暑热邪伤，初在气分，日多不解，渐入血分，反渴不多饮，唇舌绛赤，芩、连、膏、知不应，必用血药，谅佐清气热一味足矣。轻则用青蒿、丹皮汗多忌、犀角、竹叶心、玄参、鲜生地、细生地、木通亦能发汗、淡竹叶

若热久痞结，泻心汤选用。

又　夏月热久入血，最多蓄血一症。谵语昏狂，看法以小便清长者，大便必黑为是，桃仁承气汤为要药。

幼稚疟久，面肿腹膨，泄泻不欲食，或囊肿，或跗肿，必用东垣益气以升阳。倘脾阴消惫，前方不应，用理中汤或钱氏益黄散。得效二三日，

须投五苓散一二日，再与异功、参苓白术散之类，必全好。　徐忠可注《金匮》有云：幼儿未进谷食者，患疟久不止，用冰糖浓汤，余试果验。

疟多用乌梅，以酸泄木安土之意　用常山、草果，乃劫其太阴之寒，以常山极走，使正邪不相并之谓。用人参、生姜、白露姜饮，一以固元，一以散邪，取通神明去秽恶之气。总之，久疟气馁，凡壮胆气，皆可止疟，未必真有疟鬼。又疟邪既久，深入血分，或结疟母，鳖甲煎丸。设用煎方，活血通络可矣。

痢

痢疾一症，古称滞下。盖里有滞浊而后下也。但滞在气，滞在血，冷伤热伤，而滞非一。今人以滞为食，但以消食，并令禁忌饮食而已。

夫疟、痢皆起夏秋，都因湿热郁蒸，以致脾胃水谷不运，湿热灼气血为粘腻，先痛后痢，痢后不爽。若偶食瓜果冰寒即病，未必即变为热，先宜辛温疏利之剂。若脓血几十行，疼痛后重，初用宣通驱热，如芩、连、大黄，必加甘草以缓之，非如伤寒粪坚，须用芒硝咸以软坚，直走破泄至阴。此不过苦能胜湿，寒以逐热，足可却病。古云："行血则便脓愈，导气则后重除"。行血凉血如丹皮、桃仁、延胡、黑楂、归尾、红花之属，导气如木香、槟榔、青皮、枳、朴、广皮之属，世俗通套不过如此。盖疟伤于经，犹可延挨；痢关乎脏，误治必危。诊之大法，先明体质强弱，肌色苍嫩，更询起居致病因由。初病体坚症实，前法可遵；久病气馁神衰，虽有腹痛后重，亦宜详审，不可概以攻积清夺施治。聊附记一治验备考。

施姓子，年七岁，七月二十三日，天久雨阴晦，遂发泄泻数次，越日腹痛，下痢红白。延幼科二人，调治五六日，至初二日，余诊之，呕逆不食，下痢无度，都是血水。其腹痛昼夜无宁刻，两脉俱细，右涩欲歇，坐次鼻闻药气，乃大黄气，令其勿进。施云：有二医在，枉先生一商何如？余唯之，入书室索方。一医曰：下痢已来，全无糟粕，若非攻荡去积，无别法可投。余曰：肢冷、下血液七八日，痛不饮水，望面色枯白中极气黯，脉形细软，按之不鼓，明是冷湿中于太阴。仲景太阴几法，示不用下，乃急煎人参、炙草、炮姜、归、芍、陈皮，少佐肉桂，二剂，垢滞得下，痛痢大减；继以归芍异功散、参苓白术散，半月全安。

噤口不纳水谷、下痢，都因热升浊攻，必用大苦，如芩、连、石莲清热，人参辅胃益气，热气一开，即能进食。药宜频频进二三口。

小儿休息久痢，变为粪后下血，最难速愈。有因气弱下陷者，补中益气；虚寒饮食不化者，钱氏益黄散；湿热未净，气分延虚者，清暑益气汤；胃强善食者，苦寒清热。更节饮食，须善调经月。

久泻久痢，必伤及肾，以肾司二便也，必肛门后坠不已，与初病湿热里急下重不同。治以摄阴液，或佐疏补，久则纯与摄纳。

小儿热病最多者，以体属纯阳，六气着人，气血皆化为热也。饮食不化，蕴蒸于里，亦从热化矣。然有解表已复热，攻里热已复热，利小便愈后复热，养阴滋清热亦不除者，张季明谓元气无所归着，阳浮则倏热矣。六神汤主之。

秋　燥

秋深初凉，稚年发热咳嗽，证似春月风温症。但温乃渐热之称，凉即渐冷之意。春月为病，犹冬藏固密之余；秋令感伤，恰值夏热发泄之后，其体质之虚实不同。但温自上受，燥自上伤，理亦相等，均是肺气受病。世人误认暴感风寒，混投三阳发散，津劫燥甚，喘急告危。若果暴凉外束，身热痰嗽，只宜葱豉汤，或苏梗、前胡、杏仁、枳、桔之属，仅一二剂亦可。更有粗工，亦知热病，与泻白散加芩、连之属。不知愈苦助燥，必增他变。当以辛凉甘润之方，气燥自平而愈。慎勿用苦燥，劫烁胃汁。

秋燥一症，气分先受，治肺为急。若延绵数十日之久，病必入血分，又非轻浮肺药可医。须审体质症端，古谓治病当活泼泼地，如盘走珠耳。

翁姓子，方数月，秋燥潮热，咳嗽如疟。幼科用发散药二日不效，忙令禁乳。更医用泻白散，再加芩、连二日，昼夜烦热，喘而不咳，下痢粘腻，药后竟痢药水。延余诊之，余曰：稚年以乳食

为命，饿则胃虚气馁，肺气更不爽矣。与玉竹、甘草、炒广皮、竹叶心，一剂热缓；继与香粳米、南枣、广皮、甘草、沙参二剂，与乳少进，令夜抱勿倒，三日全愈。

冬寒

深秋入冬，暴冷折阳，外感发热，头痛身痛，呕恶，必从太阳。若渴能饮水者，里热见症，即非纯以表散。伤寒每以风伤卫用桂枝法，寒伤营用麻黄法，小儿肌疏易汗，难任麻、桂辛温，表邪太阳治用，轻则紫苏、防风一二味，身痛用羌活，然不过一剂。伤风症亦肺病为多，前、杏、枳、桔之属，辛胜即是汗药，其葱豉汤乃通用要方。若肢冷寒战，呕吐自痢，或身无热，即从中寒里证。三阴须分，但小儿科，太阴中寒最多，厥阴间有。若冬令应寒，气候温暖，当藏反泄，即能致病，名曰冬温。温为欲热之渐，非寒症得汗而解。若涉表邪一二，里热必兼七八。是瘾疹丹痧，非徒风寒，或外受之邪，与里邪相薄，亦令郁于经络，或饮醇厚味，里热炽烈，而卫气不与营分相和，或不正直人内侵，即有腹痛下痢诸症。其治法按症，必以里症为主，稍兼清散有诸。设用辛温，祸不旋踵矣。至于痧痘时疠，须分四气也。

看三关法

滑氏云："小儿三岁以内，看男左女右，手虎口三节，曰三关。纹色紫，热；红，伤寒；青，惊风；白，疳病；黄色淡红，乃平常小恙。其筋纹宜藏，不宜暴露。若见黑色，则为危险。再脉纹见下截风关为轻，中截气关为重，上截命关为尤重耳，直透三关为大危"。

痧疹（痧子吴音 瘄子浙江 疹北音 丹）

痧属阳腑经邪，初起必从表治。症见头痛，喘急，咳嗽气粗，呕恶，一日二日即发者轻，三五日者重。阳病七日外，隐伏不透，邪反内攻，喘不止，必腹痛胀秘闷，危矣。治法宜苦辛清热，凉膈去硝、黄。

方书谓足阳明胃疹，如云密布，或大颗如痘，但无根盘。方书谓手太阴肺疹，但有点粒，无片片者，用辛散解肌。冬月无汗，壮热喘急，用麻、杏，如华盖散、三拗汤。夏月无汗，用辛凉解肌，葛根、前胡、薄荷、防风、香薷、牛蒡、枳、桔、木通之属。

古人以表邪口渴，即加葛根，以其升阳明胃津；热甚烦渴，用石膏辛寒解肌，无汗忌用。

凡疮疹辛凉为宜。连翘辛凉，翘出众草，能升能清，最利幼科，能解小儿六经诸热。

春令发痧，从风温。夏季从暑风，暑必兼湿。秋令从热烁燥气。冬月从风寒。

疹宜通泄，泄泻为顺，下痢五色者亦无妨。惟二便不利者，最多凶症。治法大忌止泻。

痧本六气客邪，风寒暑湿，必从火化。痧既外发，世人皆云邪透，孰谓出没之际，升必有降，胜必有复，常有痧外发，身热不除，致咽哑龈腐，喘急腹胀，下痢不食，烦躁昏沉，竟以告毙者。皆属里证不清致变，须分三焦受邪孰多，或兼别病累瘁，须细体认。上焦药用辛凉，中焦药用苦辛寒，下焦药用咸寒。

上焦药，气味宜轻。以肺主气，皮毛属肺之合，外邪宜辛胜，里甚宜苦胜。若不烦渴，病日多，邪郁不清，可淡渗以泄气分。

中焦药，痧火在中，为阳明燥化，多气多血。用药气味，苦寒为宜。若日多胃津消烁，苦则助燥劫津，甘寒宜用。

下焦药，咸苦为主。若热毒下注成痢，不必咸以软坚，但取苦味坚阴燥湿。

古人以痧为经腑之病，忌温燥涩补。所谓"痘喜温暖，疹喜清凉"也。然常有气弱体虚，表散寒凉非法，淹淹酿成损怯。但阴伤为多，救阴必扶持胃汁；气衰者亦有之，急当益气。稚年阳体，纯刚之药忌用。幼科方书歌括曰："赤疹遇清凉而消，白疹得温暖而解"。此"温"字，即后人酒酿桂木、粗草纸、木棉纱之属，虽不可不知，然近年用者多无益。

痧疳湿盛热蒸，口舌咽喉疳蚀。若不速治，有穿腮破颊、咽闭喘促告毙矣。治之宜早，外治另有专方。若汤药方法，必轻淡能解上病，或清散亦可。

痧痢乃热毒内陷，与伤寒协热邪尽则痢止同法。忌升提，忌补涩。轻则分利宣通，重则苦

寒解毒。

痘

论痘首推钱仲阳、陈文中二家。钱用寒凉，陈用温热，确乎相左。丹溪祖钱非陈，分解毒、和中、安表为要，以犀角地黄汤为主方，举世宗之，莫敢异议。后之万氏以脾胃为主，魏氏以保元为主，皆从二家脱化。费建中救偏，悉以石膏、大黄；胡氏辄投汗下；松江东地，多宗秦镜明；京口江宁，咸推管柽保赤；吾苏悉遵翁仲仁《金镜录》，可谓家喻户晓者。其取长在看不在乎治，看法精确，有可以前知之巧妙。后之翟氏、聂氏，深以气血盈亏，解毒化毒，分晰阐扬钱、陈底蕴，超出诸家。因分别太多，读者目眩心愦，不若翁仲仁刍荛悦口也。然眼目之功，须宗翁氏；而汇治讲究，参之诸家可矣。姑举看法。

大凡发热三日，而后见标，是其常。即以热势参详见症，定其吉凶。翁仲仁《金镜录》甚明，兹不复赘。其未刻悉补入。

伤寒邪由外入，痘子热从内起，但时邪引动而出，与伤寒两途。

周岁小儿，初热即现惊搐昏迷之状最多，世俗谓惊痘最好，此言未必皆然。方书云："先惊后痘者生，先痘后惊者死"。频频惊厥，最多闷痘。盖痘由肾[1]至肝至心脾及肺，自里至外，自深及浅，未发之前，痘热先已内动，目现水晶光芒，肾热也。水生木而入肝，木生火而入心，火[2]生土而入脾，土生金而入肺。其先天痘毒，从至阴以达阳，全藉身中元气，领载充长，以化毒为浆。浆必浓厚苍老而始结痂，毒已外泄，元气内返，斯无变症。周岁以内，身小元弱，常有热一日即出，亦有顺痘，但须看神气静躁，热势轻重，见点徐徐而出，既出即长，热缓安乳，便是好症。若神气虽安，热亦不盛，痘点虽不多，形呆色钝，或作头软足落，脉懈不束筋骨，隐隐叹息，或短气如喘，或呕或泻，最多闷症。

若二三日间，痘苗已长，色亦颇好，竟夜终日，烦躁不止，最防隐处发疔，及发斑夹疹等症。发热烦躁、标点虽见，热躁愈加，细询无忽，再参兼症。为六气郁遏者，从时气治；为内伤停滞者，从里证治；亦有表里两解治；亦有下夺者。但下法寒凉之中，必须活血理气，防其凝涩冰伏。初起必三次而出，热止即齐。其赠点亦有陆续发出者，须看颜色灵活，生气顷刻转机变化为要。察形辨症，治法用药，表药活血疏肌，次则凉血解毒。实热便闭者，微下之。虚弱气怯者，忌进疏解寒凉。间有虚寒弱稚，初发身不大热，四肢皆冷，吐乳泻乳，痘点不长，闻声悠悠欲绝，望色惨淡无形，恰在一二朝间。余见程氏女，年甫半龄，布痘极多，痘形软，色淡白。前症迭见，近地幼科，令用荆、防、蒡、蝉、红花、楂肉、木通、胡荽、笋尖之属，方虽写而示以凶危。延余诊视，余曰：毒重气虚，法在不治。但身无热，见症虚寒，不因疠气表邪，焉用表药？考万氏始终以脾胃为主，以理中汤加丁桂与服一剂，肢暖呕止，再服利缓痘起，再用参、归、鹿茸二服，以钱氏异功散而愈。

凡看痘，先论儿体强弱，辨肌色。如色白多气虚，色苍多血热，形象尪羸有宿病，或渴乳。肌柔白嫩者，痘必鲜明；苍黑皮粗者，色必暗晦；羸瘦病质，色燥形枯，必须辨依期长养，内症安和。

病躯出痘，即平常无奇，亦难调理。歌诀云："形体羸瘦骨如柴，肌肉枯焦神思衰，遍体铺排如此痘，纵能浆足亦堪嗟"。

一初见腰痛足软，不能起立者死。此毒伏于肾。

一初见腹胀胸高，续增喘哕者死。

一初见目睛呆瞪，或暗无光，或黑白高低，皆属紧闷症。

一初见痘，烦躁不止，即防疔斑。疔必现于隐处，多死。

一初见痘，痘不续发，斑色深紫，渐变蓝黑，六日内死。

一初见痘，紫斑渐起，痘反隐伏，此名紫斑白闷。

一初见痘，痘斑间杂，若似洒朱点墨，必死。

以上皆论初见看法，以定凶危。发齐热退

---

① 由肾：原作"川壅"，据经锄堂本改。

② 火：原作"心"，据经锄堂本改。

后，皆无诸恶症。翁仲仁云："三日四日，痘出当齐。点至足心，势方安静。若论幼小之儿，气血易周，常有未及三日，而发齐者；年长之体，四日以外，犹有赠发者，痘子稀少，数不盈百，不必点至足心"。仲仁大意，谓发齐安静，无虑变症，然须辨明痘形痘色，是何等呈色。身体强壮，痘属上中，方可许其无虑。倘幼小弱质，或病后，或带别病而后布痘，未可见痘好浪许，再以冬夏气候审详，可以百千无误。

今世用方 初见宜解肌疏表通套法十六味

荆芥四日不用 防风三日不用 前胡三日不用 牛蒡四日不用 紫草二三日便滑忌 木通 红花 甘草 赤芍 天虫 楂肉 川芎 连翘 桔梗 广皮 蝉蜕三四日不用

方书中，未见点，用升麻葛根汤。今人不用。伍氏方法，见点忌升麻。后人谓葛根表疏亦忌。此轻扬升表通套药，若里证急，须两解。

伍氏方，一二日用羌防透肌汤。今人不用，恶其辛温气雄也。一二日壮热气促，烦渴便秘，痘粒不发。翁仲仁云："若非风寒壅遏，定是气虚不振"。愚谓近世布痘，每盛发于君相风木燥金司令。盖非火不发也。火郁发之，升阳散火是已。但前症若里热甚重，煎灼脂液，苟非苦寒下夺，佐以升表，不能用也。费建中方颇为中的。

石膏 大黄 连翘 赤芍 青皮腹痛用 楂肉 花粉 紫草 木通 丹皮辛凉入血 犀角辛凉通血

发齐后用黄连。

凡寒凉清火解毒，必佐活血疏畅，恐凝滞气血也。

实热便秘，通用凉膈、通圣、前胡枳壳汤、四顺清凉饮。

痘四日发足，伍氏遵古方，用牛蒡熟末三分，用荸荠汁酒酿炖热调匀，临服刺人生鸡冠血十余滴与服，毒轻者即起光润之色。世皆宗之。

发齐已四五日，用凉血解毒汤药，伍氏名四圣饮，非扁鹊原方。

生地 连翘 银花 红花 甘草 天虫 桔梗 紫草便滑用紫铵。

血热加丹皮、犀角，火盛加黄连、石膏、羚羊角，有斑加金汁、玄参，头面不起加川芎、鸡冠血，咽喉痛加射干、玄参、山豆根，狂乱躁扰加地龙汁，毒重血凝加猪尾血、冰片量儿大小用。近世凉血解毒多用地丁银花汤煎药。

凡看痘，初起要根盘，其痘易长绽。倘尖瘦不肥多险。成浆之后，务要根盘即化一线，圈红紧附，顶满滚圆，是为毒化。若顶陷顶皱，根盘黯僵，其毒与气血交凝，实宜攻，虚宜补。

实火宜清，攻不宜早。看来火色大赤，痘形色湿润，方可攻托。否则搔擦立至，干剥毒陷不治。

虚有血虚、气虚之分。血虚为热，气虚为寒。但虚热与实热不同，虚热用滋清方药。

痘顶属气，根盘属血，气领血载，毒得煅炼化浆。凡体强质实者多火，以清凉之剂，火解浆成，误补则痈。痈者，壅也。其气虚血弱，色必淡白，形不雄伟，或顶陷，或皮皱，内症则恶心，少食便溏，年少未进谷食者，肠胃薄劣，最多虚证。七日以来，元气用事，不能胜毒，使之外出，多有内陷致变者。余最究心是症，调之应手取效，魏氏保元汤、聂氏参归鹿茸汤、陈氏木香异功散。肠滑不禁，用七味豆蔻丸、白术散、理中汤，多获奇效。甚者必用三服。

大凡儿肌白嫩者多虚证，苍黑者多实火。虽为大概，亦属至要。白嫩发痘，色必鲜艳，勿谓便是善症。苍黑发痘，色必晦昧，勿便许为凶。总以神气安静，颜色日换，形象渐长便吉。

六七日，伍氏内托散。

生黄芪 甘草 陈皮 川芎 当归 白糯米 防风 天虫 角刺 银花

血热者不用芪、防、芎、归；表疏者去天虫、角刺；血热仍用丹皮、地黄、紫草、连翘、羚羊、猪尾、鸡冠、鸡鸣散达表之药，猪尾膏通里之药。

保元汤

人参 黄芪 炙草

加川芎、当归名芎归保元，虚寒加肉桂，升顶加鹿茸，气滞正气加广皮、厚朴，泻加木香、肉果，质弱加坎气、河车，呕逆加丁香、厚朴。

参归鹿茸汤

人参 当归 鹿茸 黄芪 龙眼肉 炙草

木香散

人参 木香 丁香 大腹皮 桂心 青皮 诃子 半夏 甘草 前胡 赤苓

异功散

人参 木香 官桂 广皮 当归 茯苓 丁香 白术 附子 肉果 厚朴 半夏

豆蔻丸

肉果 木香 砂仁 枯矾 诃子 龙骨 赤石脂

白术散 四君加藿香、木香。

七八九日，频用清凉，痘火色既退，浆不能透，或有半浆，顶有箬笠之形，不克充灌。今人多用桑虫浆生用，鸡冠血生用，同酒浆和服。倘攻起，少顷后呆滞者，须用补托。

伍氏攻发药用老人牙煅研极细，加麝香少许，每服二三分，名黑灵丹。

上天虫乃疏表风药；山甲乃攻经隧风药，一味为末，酒浆服，曰独胜散。

凡虫蚁皆攻，无血者走气，有血者走血，飞者升，地行者降。凡浆足声音哑者不妨，骤喘痰升者大忌。翁仲仁云："挫喉声哑，浆行饱满亦无妨。盖痘浆因热气以炼成，必升腾以达头面。肺位最高，热上蒸迫，肺先受损；是以声出不扬。倘喘急扶肚抬胸，乃火毒归肺，必不治矣。"

火毒归肺，幼科每用珠子、牛黄、膏、连之属，多不效。余遵孙真人苇茎汤，或仲景葶苈大枣汤，间有效者。肺气壅遏，苦寒直下，已过病所，故无效。

方书以六七日以前，寒战属肺热；六七日以后，寒战属气虚。六七日以前，咬牙属胃热；六七日以后，咬牙属血虚，亦属定论。

八九日痒塌咬牙，痘不起浆，或灰白，或陷或瘪，危险极矣。速速温补，亦可望生。翁仲仁云："塌陷咬牙，便实声清犹可治"。声清则上无热壅痰聚，便实则腑阳未至尽泄，所以温补得效耳。木香散、异功散。

八九日顺痘，浆色苍黄，毒气悉化，亦云垂成。须谨防护持。搔损流脓裂血，倘正气大泄，毒从虚陷，常有不治之患。斯时预嘱伴母勿懈，使痂靥干结，肌肉完固，便是全功。若痘已破碎，声不哑者，毒不陷也，无妨。

伍氏方用芍药汤

炒白芍 苡仁 茯苓 地骨皮 银花 白合 山药 建莲

十一二日，渐次成痂之际，极好之症，必有咳嗽，或夜暮身热。世俗幼科佥云毒气未尽，概投苦寒，多有胃减废食，酿成痘劳童怯者。吾尝论痘自肾脏骨髓之中，由肝主筋，心主血脉，脾主肌肉，肺主皮毛，从内之外，毒乃涣释。收疤之时，真气归里，肺合皮毛，是为末传。处位高，体清肃，从前灌胀成痂，蒸迫之气，受亏已极，气泄为咳矣。况投利湿下注药而结痂，其上焦已经转燥，若毒仍留伏，焉能收靥？此断断然也。再论幼稚，阳常有余，阴未充长，布痘至于结痂，一身脂液大损，其阴气告匮可知。故暮夜属阴时，为烦为热者，正《内经》云"阴虚生内热"也。昔西郊吴氏女，年甫四岁，痘系顺症，幼科调治，至浆满成痂之日，忽发烦躁，夜热不寐，晨起安然。医用保元及钱氏五味异功加芍药与服，热躁益加。又更一医曰："毒气未尽，乃误补之故"。用桑虫浆，暨凉解药，服后躁热甚，而添泄泻。邀余视之观浆痂形色，询平素起居，时日当午，即用六味地黄汤一服而安。此二条，人多忽而不究，故辨及之。旬朝后嗽，大法以甘寒生津胃药。

蔗浆 麦冬 沙参 绿豆皮 地骨皮 甘草 玉竹 甜杏仁

解余毒药，全以不伤胃气为主。若用芩连，必须酒制，翟、聂二氏辨之详矣。平和无奇，断不败事。如三豆饮之属，若金银花一味，本草称解毒不寒，余见脾胃虚弱者，多服即泻。伍氏用连翘饮子，亦取平和。

痘毒痈疡，热症十有七八，虚寒十有二三，甚至骨出腐败，亦有愈者。但外科大忌用火炼升药。其诊看之法，亦如疡毒，须分阴阳耳。

痘疳湿盛生热，强者用苦寒清降，以苦能去湿也。若阻咽废食，以及穿腮破颊者难治。

年长出痘，男女欲火已动。其初即现膝痛腰酸，咽喉窒痛欲闭，苦辛寒药，必不效验。宜甘咸寒，滋水制火，佐以解毒。六七日来，痛势日缓，聂氏有参麦清补方，余每用钱氏六味，加龟胶、玄参、秋石，获效者甚多。

若浆不肯起，频吐粘涎者凶。

凡恶痘，凶危瞬刻，如诸闷症，不过二五日，已发而缩，其危最速，总在七日内。再若蒙头、锁喉、悬镜、缠腰、蜘窠、蚕种等，为十恶症。其袁氏十八恶症，今人未尝齿及，如此等痘，治之无益，徒招怨尤。更有糖沙夹斑，十朝危期。又根枝虽好，布于岁内幼小之儿，必八九风波不治。半浆毒陷之变，必毙于十一二四之期。若能食者，十救一二。

痘至八九旬外无浆，则里毒不化，必呛哑搔痒，痰潮不食，眼开，条款难以尽言，危期速矣。常有忽然连串片片之痘，裂水形如松脂桃胶外露，转眼堆聚，内症渐安，变凶转吉。更有旬朝内外，干板涸如焦锅巴状，毫无生气，忽从地角承浆诸处，裂缝流臭水，渐升头额，堆肿高厚若糊脸，名曰发臭。毒泄即当补托，迟则气脱。

惊

小儿仓猝骤然惊搐，古曰阳痫。从热证治，古人用凉膈散为主方。

按急惊属阳，热病用凉膈，以清膈间无形之热。膈上邪热逼近膻中，络闭则危殆矣。此宣通乃一定之法，然必询病因、察时候治之。

幼科以痰热风惊四治，犹可说也。吾乡有专科，立方钩藤、连翘、木通、薄荷、前胡、枳壳、桔梗，加入表散消食，多不效验。

惊为七情，内应乎肝。肝病发惊咳，木强火炽，其病动不能静，且火内寄肝胆，火病来必迅速。后世龙荟、芩、连，必加冰、麝、硝、黄，取其苦寒直降，咸苦走下，辛香通里窍之闭也。如牛黄丸、至宝丹、紫雪，皆可选用。凡热邪塞窍，神迷昏愦者仿此。

钩藤、丹皮之属，仅泄少阳胆热，与急惊暴热内闭之症无益。若火热劫烁血液，苦寒咸寒不中与也。宜用犀角地黄汤之属。

方书有镇坠金石之药，有攻风劫痰之药，虽非常用，不可不考。

惊与厥，皆逆乱之象。仲景云："蛔厥都从惊恐得之"，凡吐蛔腹痛呕恶，明是肝木犯胃。幼医乱治，束手告毙。余宗仲景法每效。

慢惊古称脾痛，其治法总培脾胃，理中汤为主力。有痰呕吐，用南星、白附子、六君子汤；声音不出，开窍如竹沥、姜汁、菖蒲根、郁金之属。

是病皆他病致变，其因非一。有过饥禁食气伤，有峻药强灌伤胃，有暴吐暴泻、脾胃两败，其症面青唇白，身无热，虽热不甚，短气骨软，昏倦如寐，皆温补治之。惟呕逆不受乳食，温补反佐姜、连。连理汤、钱氏益黄散、钱氏异功散。

疳

稚年五疳，犹大方之五劳。虽方书有五脏之分，是症夏令为多，固从脾胃。盖小儿乳食杂进，运化不及，初断乳后，果腥杂进，气伤滞聚，致热蒸于里，肌肉消瘦，腹大肢细，名曰丁奚。或善食，或不嗜食，或渴饮无度，或便泻白色，久延不已，多致凶危。宜忌食生冷腥肥凝滞。治法初用清热和中分利，次则疏补佐运。常有继病，治之无效，待妊妇产过自愈者。

夏季霍乱吐泻，通用藿香正气散。

水泻宜分利，四苓散。寒加姜、桂，热用芩、连。

腹痛宜疏气，调气用木香、青皮。有滞加炒楂肉、厚朴，重则加莱菔子、槟榔。

腹痛有热，用芩、芍、枳实，有寒则用草果、砂仁、吴萸。

吐泻后，能食，便反秘结者愈。不能食，神怯色瘦者，防慢惊。治法调中温中。若有余热烦渴，甘寒或甘酸救津。故木瓜之酸，制暑通用要药。

春温　风温

春月暴暖忽冷，先受温邪，继为冷束，咳嗽痰喘最多。辛解忌温，只用一剂，大忌绝谷。若甚者宜昼夜竖抱勿倒三四日。夫轻为咳，重为喘，喘急则鼻掀胸挺。

春温皆冬季伏邪，详于大方诸书。幼科亦有伏邪，治从大方。然暴感为多，如头痛，恶寒发热，喘促鼻塞，身重，脉浮无汗，原可表散，春令温舒，辛温宜少用，阳经表药，最忌混乱。至若身热咳喘有痰之症，只宜肺药辛解，泻白散加前胡、牛蒡、薄荷之属，消食药只宜一二味。若二便俱通者，消食不用。须辨表里上中下何者为急施

治。

春季温暖，风温极多。温变热最速，若发散风寒消食，劫伤津液，变症尤速。

初起咳嗽喘促 通行用：

薄荷汗多不用 连翘 象贝 牛蒡 花粉 桔梗 沙参 木通 枳壳 橘红 桑皮 甘草 山栀泄泻不用 苏子泻不用，降气

表解，热不清。用：

黄芩 连翘 桑皮 花粉 地骨皮 川贝 知母 山栀

里热不清，早上凉，晚暮热，即当清解血分，久则滋清养阴。若热陷神昏，痰升喘促，急用牛黄丸、至宝丹之属。

按风温乃肺先受邪，遂逆传心胞。治在上焦，不与清胃攻下同法。吾乡幼科当此，初投发散消食，不应，改用柴、芩、瓜蒌、枳实、川连，再下夺不应，多致危殆。皆因不明手经之病耳。

若寒痰阻闭，亦有喘急胸高。不可与前法，用三白吐之，或妙香丸。

暑 热

暑邪必挟湿，状如外感风寒，忌用柴、葛、羌、防。如肌表热无汗，辛凉轻剂无误。香薷辛温气升，热伏易吐；佐苦降，如杏仁、川连、黄芩，则不吐。宜通上焦，如杏仁、连翘、薄荷、竹叶。暑热深入，伏热烦渴，白虎汤、六一散。

暑邪首用辛凉，继用甘寒，后用酸泄敛津，不必用下。

暑病头胀如蒙，皆湿盛生热，白虎竹叶。酒湿食滞，加辛温通里。

小儿发热，最多变蒸之热。头绪烦，不能载，详于《巢氏病源》矣。然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四季中伤为病，当按时论治。其内伤饮食治法，不宜混入表药，消滞宜用丸药。洁古、东垣已详悉。

痧 疹

袁 温邪痰嗽，气喘肚膨，四日不解，防发痧。温邪

连翘 山栀 牛蒡 杏仁 石膏

汪 痧将退，热未去，肺气不清，咳逆无痰。热邪留肺

前胡 桑皮 杏仁 橘红 桔梗 木通 苏子 象贝

王 痧隐太早，咳喘发热。宜开肺气。

薄荷 杏仁 象贝 连翘 桑皮 木通 紫菀 郁金

某 温邪发痧不透，热毒内陷深藏，上熏肺为喘，下攻肠则利，皆冬温火化之症。经云："火淫于内，治以苦寒"。幼科不究病本，不明药中气味，愈治愈剧，至此凶危。热邪内陷

川连 黄芩 飞滑石 炒银花 连翘 甘草 丹皮 地骨皮

蒋 喘为肺病，胀乃肝病。因时痧寒热未解，热邪内陷所致。王先生用苦辛酸法，极通。然浮肿、腹痛未减，得非经腑之湿热留着欤？

木防己 石膏 杏仁 大豆黄卷 通草 苡仁 连翘

艾 痧退后，呻吟不肯出声，涕泪皆无，唇紫掀肿，乃毒火未经清解，上窍渐闭，气促痰鸣。犹是温邪客气致此，自当清解务尽，其神识自和。奈何以畏虚滋肺，邪火愈炽矣。毒火未清

川连 玄参 杏仁 甘草 黄芩 连翘 桔梗 银花

王 痧后，及暮加喉痛，咳。

玄参 犀角 鲜生地 连翘 花粉 丹皮

邹 咽痛，鼻燥，唇肿，自利。风温热化发疹，上焦热炽，宜辛凉微苦以泄降。风温发疹

连翘 黄芩 犀角 桔梗 牛蒡 杏仁 玄参 通草

谭 六岁 温邪时疠，触自口鼻，秽逆游行三焦，而为麻疹。目赤鼻煤，吐蛔泻蛔，津津汗出，而喘渴欲饮，当与辛苦寒刘河间法。世俗不知，命曰发痧，仍以荆、防、蝉壳升提，火得风飏，焰烈莫遏，津劫至变矣。疠邪

凉膈去硝、黄加石膏、牛蒡、赤芍。

张 三岁 手足烦热，时发赤块。

绿豆壳 卷心竹叶

痘

程 见点若隐若现，神倦不宁，势如闷伏。表里俱不宣畅。双解固宜，再佐以芳香搜逐，使蕴伏之毒透发为主。见点闷症

紫雪丹。

周 热闭心胞络中，目绽、口开，舌缩、两手撮空，发痉、溺通便涩。血分大伤，九日险期，按法图幸。勉与紫雪丹 二钱，开水调缓缓下，用茶铫。倘得神苏痉舒，方有生机。

又 神醒，舌绛紫、音缩，渴饮不已。心胞热闭虽开，而在里脂液已涸。古人以心热消渴，多系脏阴现症，不可攻夺明矣。

鲜生地 竹叶心 玄参 知母 银花露 金汁

先用紫雪一钱。

龚 初起腰足俱软，肝肾蕴毒不得外越，目泛匝舌，继增喘促。是紧闷不治之症，诸医令用石膏、大黄，然此药仅通阳明胃腑之壅，未能搜逐肝肾至阴之脏。读宋医钱仲阳《直诀》，毒伏于阴，亦有下夺之法。其制方曰"枣变百祥丸"，乃百中望一二生全者。肝肾蕴毒闷症

红芽大戟五钱 红枣五枚

水煮，至枣熟，去核及大戟汤，但用枣肉研化，开水送。

某 毒伏不肯宣透，气滞血凝，焉能起绽成浆？七八险关，诊视肉肿疮枯，神躁不安。议疏利内壅，佐活血透肌法。

犀角 紫草 炒楂 鲜生地 酒浸大黄 红花 青皮 丹皮 连翘 牛蒡

茅根笋尖汤代水。

俞 发热五六日来，神烦不宁，腹膨咳逆。询知二三日前，眉间见点数粒，状如麸瘖，随即隐伏不见。乃毒重壅遏，闷伏景象，设或发出，亦属重险。且甫生六月，胃乏谷气，难进汤药。拟进紫雪须少，搜其蕴蓄之邪，使其神安再商。紫雪丹 一分。

高 点虽繁密，根脚绽立，寒凉药不宜太重，可以维持收功。

犀角 连翘 牛蒡 炒楂 紫草 丹皮 大虫 枯梗

庞二朝 神倦腹痛，点粒繁琐，地界不清。是时邪毒火兼重，急进双解法，使大便稍通，六腑气宣，则痘毒外透再商。

犀角 连翘 牛蒡 酒大黄 紫草 青皮 桃仁 炒楂 木通 生石膏 荆芥 笋尖

程 成片不立，顶焦黑滞，肝肺毒重，不能起胀，焉得化毒？今喘咳交加，九朝难过。

羚羊角 玄参 连翘 天虫 土贝 紫草 炒楂 丹皮

银花地丁汤代水。

钱三朝 虽未发齐，其点形繁密，色泽不润，重险何疑？今痧未全退，尚宜清解。

犀角 生石膏 炒楂 紫草 连翘 牛蒡 赤芍 桔梗 木通

程三朝 身小气弱，布痘繁稠，用药不宜寒凉，五日后受得补托，可冀有成。

连翘 牛蒡 炒楂 红花 大虫 川芎 归身 桔梗 炒干荷叶

毛 身小气弱，浆发惊窜，属虚。

人参 炒归身 炙草 广皮 炒白芍 炒黄米

童四朝 痘形粘着肌肉，不肯起绽高立，兼之繁红壳薄。乃时火毒火交炽，而元气素亏体质，目今六日前，时疫未彻。宜先清解活血提顶，希冀磊磊分成地界再究。

犀角 羚羊 玄参 丹皮 炒楂 秦皮 紫草茸 银花

郑 痘发犹然身热咳嗽，乃风温入肺未解。诊其点粒粘着不爽，温邪郁滞气血，更体质素虚。议开肺气以宣之，活血以疏动之，冀其形色充长。若一进沉降，恐无好音。

连翘 桔梗 红花 牛蒡 甘草 炒楂 郁金 丹皮 鸡冠血

又 昨进轻扬提顶活血，痘形颇长，所嫌色不光润，蓬松盘软，有干塌无浆之虑。今明时气将解，气血用事。况正欲纳谷，苦寒不但冰伏毒气，更防大伤胃口，古人于重症更加详慎者为此。

川芎 当归 大虫 桔梗 甘草 角刺 紫草茸 丹皮 炒楂

又六朝 进和气血法，形色略润。究不肥绽，焉得起胀成浆？议进升宣散法。

人参 川芎 归身 广皮 紫草茸 天虫 红花 白芷 甘草 桔梗

张四朝 船小重载，难许全功。勉议进鸡鸣散二分。

陆五朝 点虽不密，色滞形矮，痰多呛逆如嘶。是痘虽发出，毒犹在内，上冲心肺，故有喘咳不宁之象。进凉血透毒法。

羚羊 桔梗 甘草 紫草 丹皮 川贝 连翘 玄参 射干 天虫 西牛黄一分

朱四朝

炒黄米 炒山楂 红花 笋尖

又五朝 身小痘多，元气最薄，胃腑未纳谷味，汤药大过，须虑呕泄，宜少少与药，扶过八九风波，方得平安。

川芎 炒当归 桔梗 甘草 黄米 鸡冠血

又六朝 薄嫩无浆，仍宜内托。

黄芪 防风 归身 川芎 紫草茸 丹皮 天虫 桔梗 甘草 鸡冠血

宋五朝 颧颊形似红沙，余痘干枯不润。昨进清毒活血，续发点子盈千。仲仁谓"毒重壅闭气血，必干焦退缩"。今五朝形象，仅似初齐，痘以十二日为常数，已经壅遏未发三日矣。当此质薄神弱，恐难延多日，即或望其堆沙发臭，然必在旬日以外。目下总以解毒清凉，八九波涛汹涌，恐难人力稳全。

犀角 羚羊角 川连 炒楂 土贝母 紫草茸 玄参 鲜生地 连翘 丹皮 牛蒡子 猪尾血

吴五朝半 痘子分颗，原属纯正，所嫌色滞干枯。防八九痒塌，凉药兼以活血，是为平淮方法，看守勿懈为上。

羚羊角 丹皮 连翘 炒楂 紫草茸 黄连 玄参 天虫 生地 鸡冠血

孙 肌柔白嫩，体质是虚，但布痘必由时疠感触。地中六气，咸从火化，疠固客气，相混气血，若非清解，何以透达？今视色油红，按形松软怯，再视面部肌肉先肿，痘形未具起胀之象，体症未为合局。虑进锐退速，清凉解毒，佐以提顶，在五六日之法。然险症变迁不一，未可以经常定论。

羚羊角 连翘 丹皮 天虫 生甘草 紫草茸 川连 炒楂 桔梗

银花汤煎，和入鸡冠血数滴。

汪五朝 痘形繁琐成片，色紫滞，乃火毒重险症。藉身大气旺，扶持十四险关，冀其发臭堆沙，庶几可以图幸。

犀角 羚羊角 桔梗 炒楂 连翘 天虫 紫草茸 丹皮 石膏 银花 地丁 牛蒡 猪尾血 冰片

又六朝 虽血热毒重，犹幸八龄体坚，急清解活血，莫令痰阻废食，扶持堆沙，可望向安。照前方去石膏、地丁、天虫、牛蒡加川连、玄参、土贝。

查 痘子成浆，湿气蕴于皮毛，与热气相蒸，内应乎肺，发出罩痘疹。宜忌荤腥，轻清理肺，淡渗消其湿热。验其体质最薄，慎勿过剂。

苡仁 茯苓 连翘 地骨皮 通草 桑叶 白沙参 甘草

顾 痘发由络，其毒不化而转陷，亦归于络。当世略晓攻补而已，读古人书，辛香温煦，乃治毒陷大法。

人参 肉桂 炙草 丁香 厚朴 诃子皮 广皮 木香 前胡 茯苓

徐 未纳谷食，但以汤药，所以滑泄不止，头仰胸突，拥痰身热。肺热未清，不可骤补。翁仲仁有"泄泻安宁，大虚少毒"之议。姑以和中清咽再商。

桔梗 甘草 炒归 川芎 广皮 炒楂

炒黄米汤煎，冲鸡冠血。

又七朝 身小痘密，气弱难任。虽清浆三四，防护宜慎，八九日不致损破，可以有成。

人参 黄芪 炙草 紫茸 天虫 广皮 川芎 归身 厚朴 炒楂 加炒冬米

孙七朝 色娇皮薄，浆汁未灌。缘身小痘多，气血交亏，不能运毒化浆。八九日期，最有痒塌之虑。扶过十二朝无变，庶几可望有成。进参归鹿茸汤法。

人参 归身 鹿茸 生黄芪 炙草 广皮 厚朴 煨木香

又八朝 照前方加肉果、炒冬米。

又 浆清四五，不能充灌。因元气馁弱不振，不能煅炼毒气成浆，恐有内陷之虑。再进补托，冀其堆沙，或可回春。

人参 黄芪 广皮 炙草 木香 鹿茸 归身 肉果 坎气 官桂

又十三朝 腐痂甚薄，中凝血迹，兼之呛逆带呕，食入便有不化之形。此虚中有毒，非纯补纯清之症。

炒川贝 炒银花 茯苓 苡仁 甘草 地骨皮

杨八朝 阔塌瘪陷，浆色白滞不荣。谓之气衰毒陷，所冀堆沙加食，一线机耳。

人参 黄芪 川芎 归身 木香 炙草 广皮 桂心

又十一朝 浆满堆沙，四肢圆绽，但气弱恐其不肯收痂，必实脾利水为法。

人参 冬术 炙草 茯苓 新会皮 白芍

又十三朝 已经堆沙加食，都是向安之象。便溏滑腻，皆寒凉伤里，肠中脂垢自下。当脾胃药中，少佐固肠，以久延不已，尚贻变症。

人参 熟术 诃子 广皮 肉果 白芍 木香 炙草 茯苓

又十六朝 纳食不化，腹膨，便粪白色，要诸胃滞当消，脾弱宜补。古称痞满属气，气行滞通，但痘后虚体，纯消犹恐变症。

人参 焦术 炒楂 木香 焦麦芽 广皮 茯苓 泽泻

鲍九朝 浆不外达，毒欲内陷，已经咬牙，滑泻呕恶。内症诸款，皆属深畏。十二、十四，总属险关。痘子毒气，必气元旺，冀其托出。议以陈氏木香散，救里托毒。

人参 木香 丁香 官桂 炒归身 厚朴 广皮 肉果 诃子皮

孙 面肿目泛，头摇微呕。肝风离体，乘上逆攻，此乃变惊欲厥之象。夫相火寄于肝胆，气敛痘痂，宜进凉解清毒。倘得微热缓，仍进谷，方有佳音。

羚羊角 川连 钩藤 石菖薄 黑山栀 胆星 天麻 连翘

又 肝风势定，疳蚀亦缓。仍宜清热解毒，但不可犯胃。

羚羊角 连翘 胆星 丹皮 炒银花 金石斛 茯苓

诸十三朝 痘已收靥，然痂落太早，恐有余毒。今泻止溺短，宜进清凉，佐以分利。

生苡仁 百合 茯苓 川斛 白沙参 炒麦冬

某 已经回痂，不宜再进补剂，恐气血壅滞，致有余毒变幻。宗翁仲仁清凉以助结痂之法。

黄芩 银花 川贝 甘草 地骨皮 桔梗 连翘 苡仁

胡十五朝 虽然堆沙靥痂，咬牙发呛，毒气未尽，上冲心肺，补清皆在难进。扶过十八日后，痈毒尚可疗治。若发疳蚀，恐难全愈。

炒麦冬 白沙参 苡仁 川贝 炒银花 地骨皮

沈十三朝 浆未充满，忽然干涸，即是倒靥，咬牙寒战。元气大亏，非峻补难挽。

人参 鹿茸 炒当归 桂心 桂圆 煨木香

程 回痂太早，余毒流走四肢，臂腿肿痛。议活血解毒。

连翘 小生地 当归 赤芍 刺蒺藜 丹皮 夏枯草 银花 酒半小杯

吴十四朝 呛咳呕逆腹膨，都是余毒内闭。小便少，大便溏，不得爽。倘再加喘急，便是棘手。必得疡毒外发，可望挽回。

桑白皮 大腹皮 绿豆皮 茯苓皮 飞滑石 生甘草梢

查 痂后发痧，系肺热未清，宜辛凉佐以解余毒。

连翘 杏仁 桑皮 地骨皮 黄芩 木通 银花 牛蒡 夏枯草

吴十四朝 薄浆回痂，毒气未化，已有疳蚀之患，理进清解余毒。但勉进稀粥，溏泻未罢，胃未旺相，脾气积弱。议以渗利分消，仿古"痘毒当利小便"意。

桑皮 地骨皮 连翘 茯苓 川贝 苡仁 银花

某 痘未退痂，痧火内逼为喘。

川连 犀角 连翘 银花 玄参 大贝 丹皮 地骨皮

又 痧火未清。

川连 黄芩 山栀 连翘 银花 杏仁 甘草

沈 薄浆回痂，毒气未尽，只宜清肺解毒。

炒川贝 茯苓 苡仁 车前 炒泽泻 炒银花

徐十六朝 疳毒已发，咳呛未止，痂落如麸，肌色白光白。虽属气血交虚，但痘后余毒，未可骤补。议进和脾胃利湿方法。疳毒宜速调治，恐日久愈虚，致有慢惊之虑。

苡仁 川斛 茯苓 百合 广皮 炒泽泻

沈 二十一朝 痰呛失音，不嗜食物，昼则稍安，暮夜烦躁。此肺热未肃，磨耐多日，体气阳亢阴亏，肝风内炽，突起惊厥，可虑。

地骨皮 甘草 生地炭 绿豆皮 炒丹皮 炒川贝 川斛

李二十朝 纳食呕吐，脾胃不和，肝风内动，肢浮肉肿。治宜培土制木，以缓肝风，冀免惊疳之患。

人参 茯苓 炒芍 生谷芽 藿香 广皮 半夏曲

冯二十八朝 痂靥粘连，神气昏昧，亢为浆泄而乏，变幻慢惊欲脱，此皆稚年阳亢阴亏。羞明目窜，肝阴乏绝，恐难再振。

人参 茯神 枣仁 归身 炙草 炒杞子 生白芍

又三十七朝 阳极则烦，阴涸为躁，夜甚剧，自从阴分设法，益虚和阳为治。

人参 熟地 芡实 茯苓 建莲 远志 炒山药 五味

杨 点来不爽，顶有水痕微焦。此时气传染，胎毒未发，乃水赤之类痘耳。

连翘 牛蒡 丹皮 赤芍 飞滑石 木通 山栀 甘草

邵 痘中复感温邪，口鼻触人，由中道以布及络脉，目泛失明，左肢不举，少腹突起肿满，两足皆痿。询知痘见六日，陡然头摇烦躁而得。小便淋滴，大便渐塞，乃厥阴肝热，疝瘕失其疏泄，内风旋转，腑阳不通。经言"暴肿暴胀，皆风火变动"。至于迅速病来，其能食消运，热化自可杀谷。考古辛散、酸泄、甘缓三法，难图腑络壅结。仲景于厥阴条例，有"下之利不止者死"之大戒。议进咸苦以通在下结热。愚见若此，再与高明商酌良治。

川楝子 小茴 芦荟 山栀 橘红 龙胆草

方诸水七匙。

自古治痘名家，不啻廿数。各有精确卓识，以补前人之未备。虽各有所偏，实所以相济也。医者贵统汇群书，随宜施治，安可执偏隅管见，以应无穷之变哉？先生治痘，夙称神奇。观其案中，寒热攻补，不胶于一见。如毒火深伏，气血壅遏者，藉芳香以搜逐，用紫雪丹；气滞血凝，毒重火伏者，以酒大黄、石膏、青皮、桃仁、荆芥、犀角猪尾血之类主治；肝肺毒火不宣，气血有焦燔之势者，用犀角、羚羊、紫草、丹皮、石膏、鲜生地之类；元气不支，阳虚毒陷，而见灰白湿烂，泄泻呕恶等症者，用辛香温煦，如陈文仲之法为要；气血极虚，而浆清塌痒，全无实证相兼者，当峻补气血，用参归鹿茸汤，及坎气汤之类。气虚莫外乎保元及四君子，血虚不离于四物及补血汤。又有气虚血热者，补气之中兼凉血；血虚气滞者，补血之中佐辛香。用攻法须分部位经络，用补法当辨寒热燥湿。过清则有冰伏之虑，偏热则有液涸之虞。此皆先生采择先贤之法，因人见症而施治，可谓善法古者矣。夫痘虽以形色辨其吉凶，然内症尤为紧要。如痘点既起，或不慎风寒，而营卫凝涩；或纵恣饮食，而气机呆钝，以致身热不食，腹膨呕恶泄泻，浆水不行，不究治其病因，但执清寒腻补，常有凶危之变。亦有痘形虽重，若神宁安静，饮食二便如常，声音清响，调理得宜，亦可转危为安。大凡形老而色鲜明者，虽甚密，变幻恒少；形嫩而色晦滞者，虽稀疏，变幻恒多。表里相参，审症的确，然后设法处治，方无贻误。至于逆症条款已现，虽自昔名医，亦莫能挽救。小儿夭枉者，不可胜数，深可怜悯。迩年以来，幸有种痘一法，盛行于世，实可挽回造化。凡有小儿者，俟周岁后，即可选用种痘之苗，引而发之，百不失一。此诚补痘科之未备，而为最上一乘之法也。正痘有先贤诸成法，避险有种痘之良方，痘症于是乎大全矣。陆履安

痘之发也，一由乎胎毒内伏，一由于外感时邪之气引导而出。其症之顺逆，若内毒轻而外感之气亦轻者，痘必稀疏，此为顺症。若内毒轻而外感之气重者，虑其遏闷不齐，不易灌浆。若能

至灌浆，则时邪渐退、后易收功，此为先重后轻症。若内毒重而外感之气轻者，虑其灌浆以后、毒难尽泄，不易收靥结痂，恐发痘毒疳蚀之患，此为先轻后重症。若内毒重而外感之气亦重者，痘必稠密，色不鲜泽，发热见点之后，一路蹭蹬、难以收功，此为逆症。然胎毒之轻重，人皆易明；若外感之气，人莫能晓。夫天地间只有六气，气平则为和气，不平则有胜复，胜复至极，则为厉气，为瘟疫气、瘴气。更有道途中秽浊气，人若感之，不拘老幼俱病。今出痘所感之气，则异乎是。此气独与未泄胎毒之小儿两相感触，未闻痘症盛行之时，已出过痘之儿，亦染病患也。考是气，自古迄今，从未有人申说明白，确定为何气。故前贤于痘症一科，未尝不殚心瘁虑，立论著方。因不明其气之源，不无偏执之弊。有喜于寒泻者，有喜于温托者；有先用寒泻，而后用温补者；有先用温托，而后用清火解毒者；更有不审儿体之虚实寒热，俱宗费建中救偏琐言，每于发热见点时，概用大黄、石膏、黄连、犀角、羚羊、茅根、芦根等。不知费氏之书，名为救偏，乃救惯用热药之偏耳。若本不偏，而宗其法，则不偏者，反至偏矣。婴儿之命，其何以堪！幸古有种痘良法，相传至今，其法简易灵验，至稳至当。盖正痘因外感时邪而发，种痘则种于无病之时。故所出稀疏，轻者不过几十粒，此岂非避危就安之妙法乎？倘愚人不信，何不将自出与种出，彼此相较，其理自明。假使一村之中，有百儿出天花，未尝不延医服药，若能八九十[1]收功，人咸称为太平痘矣。甚有竭力调治，而损伤几及一半者，不闻其归咎于医生，惟有委命于天而已。今若种百儿之痘，设或损伤四五个，则必责罚种师，并不容其托足于此一村矣。人何笃信医生，而不相信种师耶？与其委命于天，孰若以人功挽之！以此相较，则当种与不当种自决矣。至于种法，全在乎好苗。夫苗者，即取他儿之痘痂也，必要用种出之痘，落下之痂，谓之种苗。此苗之中，毫无天行时毒之气在内，故放心可用。若自出天花之痂，谓之时苗。此苗之中，有时行之气，若不辨而用之，名虽为种，实与传染他儿天行时痘之气无异。此时苗之不可用也。然种苗之内，尚要拣择。必取痘粒稀少，其色红润，灌浆浓厚，所结之痂，厚实光泽尖圆者。此气血充足，阴阳合德，上好之苗也。俟痂落下，用纸包好，记明何日收得，收贮新磁瓶内，紧护其口，置清凉之处，勿触秽热之气。其苗在北方，天气凉，春月之苗，一月之内尚可种；冬月之苗，四五十日尚可种。南方气温，夏月之苗四五日，春月之苗二十日，冬月之苗三十日。若延日久，则气薄无力，恐种不出矣。欲觅此等种苗，先访有人家正在种痘之际，向彼明言其故，恳求四五粒，即可源源而种。或平日于同道种师内，相与一二位志诚老实者，议明彼此互借，则苗亦可不断。亦有胆大种师，于五六月中，觅贫家壮实之儿种之，不惟不索酬谢，反肯津贴银钱，次递传种三四个儿，延至七月，则苗亦可以不断矣。近有种师，因种苗已断，权取时苗种之，往往有种出稠密棘手重痘者，皆时苗之过也。不知时苗之性，即选上好者，亦必要传种过四五儿俱各顺当者，其苗性始和平，方能与种苗相等。至于下手种法，尤须详慎。凡种一儿，用痘痂三四粒，两儿则用六七粒，放于干净茶杯中，倾入清水四五茶匙，用小指尖在内三四搅，则痂已湿，急将水倾去，用柳木杵研，其杵约长四寸，粗如笔管，两头要光圆，研十数转足矣。如痂太干，加入清水一二滴，切不可太潮，只要研如干浆糊状，用弹熟新棉花，捏一小团，如枣核大，两头要圆，其长短粗细，量儿鼻孔之大小为之。其棉团不可太松软、松则苗气易往外泄，且见涕则缩小、易于脱出。将棉团只用一头，蘸痂末糊于上，塞儿鼻中，男左女右，塞不可太进，太进则儿不适意；亦不可太出，太出则易于脱落，总要宽紧浅深适中为妙。塞后勿放小儿用手拈出，若被喷嚏打出，急将苗仍塞入鼻。下苗后，以六个时辰为度，天气热，早取出数刻；天气寒，多留数刻。痘苗取出之后，其苗气渐次传遍五脏，至七日或八九日始发热，发热三日而见点矣，此诚至稳至当之种法也。种痘之苗，不过痘痂一味，今各处种师，诡称痘痂之外、尚要加他药为引导者，此系惑人谎语，切勿信之。既种后，将发

---

[1] 十：原作"廿"，据经锄堂本改。

热时，小儿颈项内，男左女右，必发一小块，状如疬核，此乃毒气结聚于此，故痘发必稀疏。此块不必医治，待落痂后，则块亦渐消矣。若用时苗种者，项中无块，当以此辨之。又间有惊痘，于发热时，小儿忽然惊搐，手足踡，不语，目上视，有片时即平复者，有发一二个时辰者，有发一次者，有发两次者，总属不妨。斯时切不可扰动叫唤之，待其自平即已，不必服药，须预对痘家说明，免其忧虑。以上诸论，皆时下种师之秘诀也。若夫辨儿之可种与不可种，须察儿体之虚实，及有无宿病。若调治之法，当节饮食，适寒温，防惊吓，此皆种师俱各明悉，兹不重赘。郑望颐

疳

沈 稚年歇乳进谷，脾胃气馁少运，腹膨目翳，是为五疳。夏日中土司令，久病投以补气，恰合调其脾胃。近日呕吐泄泻身热，乃寒暄失和，致食不易化，小溲既少，腑气不和。余幼科久疏，忆钱氏每以调中为主，而驱邪都主轻法，深虑脾土伤，则延惊痫耳。脾胃虚，腑气不和

益智仁 焦术 茯苓 广皮 藿香梗 厚朴 楂肉 泽泻

张四岁 五疳，腹胀数月。法当疏补。

人参 茯苓 麦芽 炒楂肉 广皮 半夏 湖莲

又 照前方去半夏、湖莲加泽泻。

陈五岁 宫人自汗，短气咳嗽。风温见症，肌腠有痤痱之形，与疹瘖腑病不同。但幼稚生阳充沛，春深入夏，形质日减，色脉是虚，而补脾辛甘不应，腹满，按之自软，二便原得通利，腹痛时发时止，痛已即能饮食。考幼科五疳，与大方五劳相类。疳必因郁热为积为虫，此饮食不充肌肤也。病来非暴，攻之由渐。再论疳热虫积，古人治肝治胃恒多，而洁古、东垣，于内伤夹滞，每制丸剂以缓治，取义乎渣质有形，与汤饮异歧。刻下温邪扰攘之余，聊以甘凉之属，清养胃阴，以化肺[①]热，其辛气泄表不宜进。内伤夹滞虫积

甜杏仁 麦冬 地骨皮 生甘草 冬桑叶 玉竹

和人青甘蔗汁一酒杯。

仿治疳热羸瘦，从阳明、厥阴，疏通、消补兼施。

丸方 人参 黄连 芦荟 川楝子 使君子 茯苓 白芍 广皮 胡黄连 南山楂

某七岁 食物不节，脾胃受戕，腹膨，大便不调。此属脾疳。食伤脾胃

焦术 茯苓 广皮 益智仁 大腹皮 木瓜 炮姜 炒神曲

吴九岁 能食，色枯形瘦，暮热泄泻，此皆口腹不慎，值长夏温热，脾胃受伤，将成五疳。

青葛梗 枳实炭 胡黄连 炒谷芽 炒白芍 炒山楂 广皮 茯苓 泽泻

王 五疳已久，脾胃受伤，食物不运，腹膨溏泻。此积聚未清，中焦先馁，完谷不化，肿胀皆至。难治之症。七香饼。

疳者，干也。小儿肠胃柔嫩，若乳食失调，甘肥不节，运化不及，停积发热，热久津干，此因积成疳者也。或五脏偏热，或因病后，或医药误下，致亡失津液，脾不输化，积滞不行，此因干致积者也。故五疳不离乎脾胃。其治法，胃滞当消，脾弱宜补，热者用苦寒清火，冷者宜辛温健运，有虫者兼用杀虫之品，其虚者各随本脏补其母，总宜丸剂缓调，不能旦夕速功。或用鸡肝纳入治疳药炖食，最为有效。陆履安

吐 泻

吴 身热，吐乳自利，温邪内扰脾胃，稚年防惊。温邪

藿香叶 飞滑石

王 未到周岁，热犯脾胃，呕逆下利，壮热不已，最多慢惊之变。

人参 川连 黄芩 藿香梗 广皮 生白芍 乌梅

某 暑邪犯肺，交土王用事，脾胃素弱，不运暑湿，腹鸣，泄泻，恶心，露睛，怕成慢惊。暑湿

人参 藿香 炒厚朴 木瓜 川连 茯苓 炒扁豆 泽泻

章 伤食一症，考古用五积散之义，取暖胃

① 肺：原作"防"，据经锄堂本改。

使其腐熟也。既上涌频吐，大便溏泻，胃气益伤，阳气坐困日甚，清不升，浊不降，痰潮于呕，腹鸣便遗，睡则露睛，龈黑唇紫，小溲竟无。阳不流行，津液自耗，有慢惊昏厥之危。议通胃阳。读钱氏、薛氏之书，能知此意。胃阳伤

人参 郁金 炒半夏 炒白附子 茯苓 菖蒲 炒广皮 炒粳米

又 阳明胃阳受伤，腑病以通为补，若与守中，必致壅逆。昨日用方，通胜于补获安。幼稚非真虚寒之病。

人参 茯苓 益智 广皮 炒荷叶 炒粳米

又 鼻明汗出，龈血。阳明虚，胃气未和，不宜凉降。 六神汤加炒广皮。

虞 面色痿黄，脉形弦迟，汤水食物入咽吐出，神气恹恹，欲如昏寐。此胃阳大乏，风木来乘，渐延厥逆，俗称慢脾险症。幼稚弱质，病延半月有余，岂可再以疲药玩忽？宗仲景"食谷欲呕者，吴茱萸汤主之"。

人参 吴萸 茯苓 半夏 姜汁

又 昨用泄木救胃土法，安受不见呕吐。然中焦阳气大虚，浊气上僭，则为昏厥；津液不升，唇舌干燥，岂可苦寒再伐生气？ 今如寐神倦，阳陷于阴何疑？仲景通阳理虚，后贤钱氏、薛氏，皆宗其义。

人参 炒半夏 茯苓 广皮 煨姜 南枣

苏 周岁幼小，强食腥面，身不大热，神气呆钝，上吐下泻，最防变出慢惊。此乃食伤脾胃，为有余，因吐泻多，扰动正气致伤耳。食伤脾胃

广皮 厚朴 茯苓 广藿香 生益智 木瓜

陈 凉风外受，内郁热伏，身发瘾疹，便解血腻，烦渴。得汗仅解外风，在里热滞未和，啾唧似痛，大便仍有积滞，清里极是。但半岁未啖谷食，胃弱易变惊症，少少与药。郁热内伏

藿香梗 川连 黄芩 生白芍 淡竹叶 广皮 滑石 炒楂肉

余 形神衰弱，瘦泄纯白，而痈疡疳蚀未罢，气喘痰升，总是损极。今胃虚纳减，倘内风掀动，惊厥立至，孰不知因虚变病也。胃阳虚

人参 炒粳米 茯神 炒广皮 炒荷叶蒂

吕十二 痰中带血，食已呕吐。因惊仆气逆，令胃不和，与黄连温胆汤。因年弱质怯，以金石斛代之。胃不和

温胆汤去甘草加金石斛、姜汁。

某九岁 久呕少食。胃虚气逆

人参 半夏 茯苓 广皮 姜汁

某 蛔厥，少腹痛，欲呕。安胃丸。

王九岁 久泻，兼发疮痍。是湿胜热郁，苦寒必佐风药，合乎东垣"脾宜升，胃宜降"之旨。湿热

人参 川连 黄柏 炙草 广皮 白术 神曲 麦牙 柴胡 升麻 羌活 防风

何十一 夏病入冬，仍腹痛下积。稚年不慎食物，肠胃窒滞，利久阴伤，身热发呛。先与理阴，疏腑滞浊。久病伤阴，积滞未清

熟地炭 当归炭 山楂 炮姜 炙草 茯苓 麦芽

世俗所称慢惊风者，不知起于何代。创是名者，其遗祸于婴孩，已不啻万亿矣。盖就其所指之病而论，如吐泻兼作，气怯神倦、虚烦搐搦，痰喘不食，脉虚无神，睡则露睛等症，乃与病名毫不相关。其所指之症，是或由外感未清，或诸病误治，或饮食失调，或由病后而成，以致吐则伤胃，泻则伤脾，土衰则不生金，中虚木必乘克，是皆肝脾肺胃之病。治宜急顾本原，扶土生金、安胃和肝，温养肾阳，犹虑弗及。若就其名而治之，医家胸中，先执"慢惊风"三字之名，概用重坠之药，镇惊定怯，或散风清火，豁痰破气，其遗祸可胜言哉？ 盖是症因中土已虚，风木已动，延久必现出似惊之状耳，实则并非因惊而起也，奈何竟以慢惊风名之，岂非指鹿为马乎？ 要之"慢"字，若以急慢而论，则凡病之缓者，皆可称为慢，惟惊乃属急症，不可以慢字加之。若以傲慢、肆慢而讲，于病名上，又甚荒唐。惟愿观幼科书者，当知其背谬不通，勿为其所惑，则幸甚。今观先生案中，并未尝用及惊药、风药，是明征也。此症更当兼参东垣、立斋、景岳诸法而治之，则无遗蕴矣。华岫云

痫痉厥

周 稚年痫厥，病发迅速，醒来二便自通。此

系阳气拂逆，阻其灵窍，姑与清络宣通方法。热邪阻窍

犀角 远志 胆星 黑山栀 玄参 菖蒲 连翘 竹叶心

唐十四 面青脉濡，神呆，舌缩不伸，语寂寂然，痫症，四肢皆震，口吐涎沫。此阴风已入脾络矣。阴风入脾络

人参 生术 蜈蚣 全蝎 姜汁炒南星 姜汁炒白附

某 伏邪经旬，发热不解，唇焦舌渴，暮夜神识不清。虑其邪陷心胞，有痉厥之变。邪逼心胞

犀角 卷心竹叶 鲜石菖蒲 连翘 玄参心 浙生地

又 化热液枯。

生地 竹叶心 丹皮 玄参 麦冬 生白芍

吴 冬月伏邪，入春病自里发。里邪原无发散之理，更误于禁绝水谷，徒以芩、连、枳、朴，希图清火消食，以退其热。殊不知胃汁再劫，肝风掀动，变幻痉厥危殆。诊视舌绛，鼻窍黑煤，肌肤甲错干燥，渴欲饮水，心中疼热，何非肝肾阴液之尽。谷水自救，风阳内烁，躁乱如狂，皆缘医者未曾晓得温邪从阴，里热为病，清热必以存阴为务耳。今延及一月，五液告涸，病情未为稳当，所恃童真，食谷多岁。钱氏谓幼科易虚易实，望其尚有生机而已。热邪伤阴，肝风动

阿胶 生地 天冬 川石斛 鸡子黄 玄参心

又 咸润颇安，其热邪深入至阴之地。古云"热深厥深"，内涸若此，阴液何以上承？虑其疳蚀阻咽，故以解毒佐之。

玄参心 真阿胶 真金汁 细生地 天冬 银花露

又 胃未得谷，风阳再炽，入暮烦躁。防其复厥。

生地 白芍 麦冬 金汁 阿胶 牡蛎 金银花露

又 神识略苏，常欲烦躁。皆是阴液受伤，肝风不息。议毓阴和阳。

生地 牡蛎 阿胶 麦冬 木瓜 生白芍

又 膻中热炽，神躁舌干，痰多咳呛。皆火刑肺金，宜用紫雪丹一钱。

小儿痫、痉、厥，本属险症，十中每死二三。奈今之患者，十中常死六七，其故何也？盖缘医者不察病情，概以芩、连、钩藤、菖蒲、橘红等，夹金石之药投之，以冀清火降痰而已。此医之不善治也。而最可恶者，尤在病家之父母。失于调治，有名为爱之，实以杀之之故。何也？小儿诸症，如发热无汗，烦躁神昏谵语之顷；或战汗大汗将止之时；或呕吐泄泻之后；或痉厥渐苏；或便久闭，而适然大便；或灌药之后，斯时正元气与病邪交战之际。若能养得元气一分，即退一分病邪。此际小儿，必有昏昏欲睡，懒于言语，气怯神弱，身不转动之状。此正当养其元神，冀其邪退正复。乃病家父母，偏于此际张惶惊恐，因其不语而呼之唤之；因其鼾睡而频叫醒之；因其不动而摇之拍之；或因微有昏谵，而必详诘之；或急欲以汤饮进之；或屡问其痛痒之处，哓哓不已，使其无片刻安宁。如此必轻变为重，重变为死矣。更有素富之家，延医数人，问候者多人，房中聚集者多人，或互谈病情病状，夜则多燃灯烛以照之，或对之哭泣不已，或信巫不信医，祈祷叠兴，举家纷扰，此非爱之，实以杀之也。试以大人之病情体贴之，抑好安然寂静乎？抑好喧哗动扰乎？此理概可知也。予曾见一孩，患暑湿初症，半月有余，病势甚重，医者投以苍术白虎汤，夜半发汗，至寅时身体渐凉，冷汗不止，默默倦睡，口不肯言，气息甚微。医云："六脉安静，并不烦躁，此病退之象也。"因戒其父母，切勿扰动。直至申时，汗止声出，而病已霍然矣。可见无论大人与小儿诸病，总宜安然寂静为主。其调养之法，有非笔墨所能罄者，惟在病家能细心体会，医者能谆谆告诫，勿以余言为迂，则幸甚。更有幼孩，发热昏迷，手足厥冷，窍络阻塞，哭不出声，药难下咽。斯时惟有请善于推拿者，可使立时苏醒，然后再议用药。至于治法，痫、痉、厥本属三症，与大方相类，兹不重赘。华岫云

虫

陈七岁 湿伤，脾胃失调，下注小肠，虫从溺窍而出，粪溏完谷。不可温补。湿热

黄柏 茯苓 猪苓 槐米 泽泻 萆薢

又 虫自小便而出，经月泻皆粘腻及不化食物。此非虚寒，皆湿蠹内蕴，运化失司。当苦药胜湿，兼理幼稚疳积。

黄连 黄柏 茅术 厚朴 泽泻 槐角子 木通 使君子 淡竹叶

三服后续进肥儿丸。

龚七岁 湿热生虫，腹痛，便溏，恶食。

川连 胡连 生白芍 乌梅 枳实 川椒 炒楂 青皮

水法丸。

许 肠有湿热生蠹虫。用苦寒引导小肠。

苦楝皮 北秦皮 槐角子 胡粉 黄柏 牡蛎

生研末，猪肚肠一条漂洁，煮丸。

张十三 丹溪云："小儿盗汗不须医，以体属纯阳，汗乃阳泄故也。"至于疮多，湿热浮肿胀满，得攻下而消，此六腑以通为补也。其少腹痛屡发，亦由湿热生虫生积。当以酸苦泄热。

川连 胡连 生白芍 鸡肫皮 炒楂肉 芦荟 枳实 苦楝皮

乌梅肉捣丸。

汪十六 肛漏时肿，泻过白虫。手足阳明热甚。阳明热

槐角子 黄柏 橘子肉 生茅术 楮根白皮 小川连 茯苓 炒地榆

蒸饼为丸。

虫类虽多，其源皆由饮食停滞，湿热郁蒸变化而成者也。凡面色痿黄，饮食不为肌肤，起伏作痛，聚散不定，痛止即能饮食者，皆有虫积。或从呕，或从小便，或从大便而出。治法当观其微甚。若虫势骤急者，当用攻逐之剂，如黑丑、槟榔、大黄、胡粉、山棱、莪术之类，虫去则调其脾胃；缓者用酸苦泄热燥湿，兼以相制相畏之品，如川连、胡连、芦荟、苦楝、乌梅、川椒、雷丸、芜荑、使君、橘肉之类，脾弱者兼运其脾，胃滞者兼消其滞。虫症治法，大略如此。陆履安

集 方

案中所用诸方，开载于后，以便实学之士查阅

桂枝汤

桂枝 白芍 炙草 生姜 大枣

桂枝加附子汤 即桂枝汤加附子。

苓桂术甘汤

茯苓 白术 桂枝 炙草

小建中汤

白芍 桂枝 炙草 生姜 大枣 饴糖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

桂枝 炙草 生姜 大枣 蜀漆 龙骨 牡蛎

生姜泻心汤

生姜 干姜 半夏 黄芩 黄连 甘草 人参 大枣

甘草泻心汤

甘草 干姜 半夏 黄芩 黄连 大枣

半夏泻心汤

半夏 黄芩 黄连 人参 炙草 干姜 大枣

附子泻心汤

附子 黄芩 黄连 大黄

黄芩汤

黄芩 白芍 甘草 大枣

黄连阿胶汤

黄芩 黄连 白芍 阿胶 鸡子黄

旋覆花代赭石汤

旋覆花 代赭石 人参 半夏 甘草 生姜 大枣

炙甘草汤又名复脉汤

炙草 桂枝 人参 麻仁 生地 阿胶 麦冬 生姜 大枣

乌梅丸

乌梅 人参 当归 黄连 黄柏 桂枝 干姜 蜀椒 附子 细辛

白虎汤

石膏 知母 甘草 粳米

白虎加人参汤 即白虎加人参。

竹叶石膏汤

竹叶 石膏 人参 麦冬 半夏 甘草 粳米

白头翁汤

白头翁 秦皮 黄连 黄柏

大黄黄连泻心汤

大黄 黄连

猪肤汤

猪肤 白蜜 白粉

四逆汤

甘草 干姜 附子

人参四逆汤 即四逆汤加人参

通脉四逆汤 即四逆汤加葱白。更有随症加法。

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 即四逆汤加猪胆汁。

白通汤

葱白 干姜 附子

白通加猪胆汁汤 即白通汤加猪胆汁、人尿。

术附汤

白术 附子 甘草 生姜 大枣

桂枝附子汤

桂枝 附子 甘草 生姜 大枣

理中汤丸同

人参 甘草 白术 干姜

吴茱萸汤

吴朱萸 人参 生姜 大枣

真武汤

茯苓 白芍 白术 附子 生姜

桃花汤

赤石脂 干姜 粳米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麻黄 杏仁 甘草 石膏

小青龙汤

麻黄 桂枝 白芍 干姜 细辛 五味子 甘草 半夏

栀子豉汤

栀子 香豉

桃仁承气汤

桃仁 桂枝 大黄 芒硝 甘草

四逆散

柴胡 枳实 白芍 甘草

白散

桔梗 贝母 巴豆

五苓散

猪苓 茯苓 泽泻 白术 桂

猪苓汤

猪苓 茯苓 泽泻 阿胶 滑石

牡蛎泽泻散

牡蛎 泽泻 海藻 蜀漆 葶苈 商陆根 瓜蒌根

上仲景《伤寒》中方。

鳖甲煎丸

鳖甲 乌扇 黄芩 柴胡 鼠妇 干姜 大黄 芍药 桂枝 葶苈 石苇 厚朴 丹皮 瞿麦 紫威 半夏 人参 廑虫 阿胶 蜂窠 赤硝 蜣螂 桃仁 煅灶下灰 清酒 《千金方》有海藻、大戟，无鼠妇、赤硝。

白虎加桂枝汤 即白虎汤加桂枝。

崔氏八味丸

干地黄 山茱萸 山药 丹皮 茯苓 泽泻 附子 桂枝

桂枝加龙骨牡蛎汤 即桂枝汤加龙骨、牡蛎。

酸枣仁汤

枣仁 甘草 知母 茯苓 川芎

黄芪建中汤 即小建中汤加黄芪。

皂荚丸

皂荚 蜜丸 枣膏汤送。

麦门冬汤

麦冬 半夏 人参 甘草 大枣 粳米

葶苈大枣泻肺汤

葶苈 大枣

《千金》苇茎汤

苇茎 薏仁 桃仁 瓜瓣

瓜蒌薤白白酒汤

瓜蒌实 薤白 白酒

赤石脂丸

蜀椒 乌头 附子 炮姜 赤石脂

附子粳米汤

附子 半夏 甘草 粳米 大枣

当归生姜羊肉汤

当归 生姜 羊肉

甘遂半夏汤

甘遂 半夏 芍药 甘草一本无

木防己汤

木防己 石膏 桂枝 人参

小半夏汤

半夏 生姜

《外台》茯苓饮

茯苓 人参 白术 枳实 橘皮 生姜

桂苓五味甘草汤

桂枝 茯苓 五味 甘草

越婢汤

麻黄 石膏 甘草 生姜 大枣

防己茯苓汤

防己 黄芪 桂枝 茯苓 甘草

大半夏汤

半夏 人参 白蜜

大黄牡丹汤

大黄 丹皮 桃仁 瓜子 芒硝

当归建中汤 即小建中汤加当归。

甘草小麦大枣汤

甘草 小麦 大枣

旋覆花汤

旋覆花 葱 新绛

肾气丸 与崔氏八味丸同。

上《金匮要略》中方。

六味地黄丸 即八味去桂、附。煎服名六味地黄汤。

都气丸 即六味丸加北味。再加附子，名附都气丸。

还少丹

熟地 山药 牛膝 枸杞 山萸 茯苓 杜仲 远志 五味子 楮实 小茴 巴戟 苁蓉 石菖蒲

丹溪**滋阴大补丸** 即还少丹去楮实

黑地黄丸

苍术 熟地 五味 干姜

虎潜丸

熟地 虎胫骨 龟版 黄柏 知母 锁阳 当归 牛膝 白芍 陈皮 羯羊肉

天真丸

精羊肉 肉苁蓉 山药 当归 天冬 黄芪 人参 白术

三才汤

天冬 熟地 人参

大造丸

紫河车 龟版 人参 熟地 天冬 麦冬 黄柏 牛膝 杜仲

人**参固本丸**

人参 天冬 麦冬 生地 熟地

天王补心丸

生地 人参 玄参 丹参 枣仁 远志 茯神 柏子仁 天冬 麦冬 当归 五味 桔梗 石菖蒲 辰砂

孔圣枕中丹

龙骨 龟版 远志 菖蒲

大补阴丸

黄柏 知母 熟地 龟版 猪脊髓

滋肾丸

黄柏 知母 肉桂

斑龙丸

鹿角胶 鹿角霜 熟地 菟丝子 柏子仁

玉贞丸

硫黄 硝石 石膏 半夏 姜汁糊丸

来复丹

玄精石 硫黄 硝石 五灵脂 青皮 陈皮

半硫丸

半夏 硫黄

黑锡丹

黑铅 硫黄

二至丸

冬青子 旱莲草

参苓白术散

人参 茯苓 白术 甘草 山药 扁豆 苡仁 建莲 砂仁 桔梗 陈皮

玉屏风散

黄芪 防风 白术

四君子汤

人参 茯苓 白术 甘草

六君子汤 即四君子加陈皮、半夏。

异功散 即四君子汤加陈皮。

四兽饮 即六君子汤加乌梅、草果、生姜、大枣。

六神散 即四君子汤加山药、扁豆，姜、枣煎。

补中益气汤

人参 黄芪 白术 甘草 陈皮 当归 升麻 柴胡 生姜 大枣

三拗汤

麻黄 杏仁 甘草

葱豉汤

葱白 淡豆豉

川芎茶调散

川芎 薄荷 荆芥 羌活 白芷 甘草 防风 细辛 为末，茶调服。

霞天膏

牛肉熬膏，加面。

防风通圣散

防风 荆芥 麻黄 连翘 薄荷 川芎 当归 白芍 白术 山栀 大黄 芒硝 黄芩 石膏 桔梗 甘草 滑石 姜 葱

温胆汤

陈皮 半夏 茯苓 甘草 枳实 竹茹

十味温胆汤 即温胆汤加人参、远志、枣仁、熟地。

逍遥散

柴胡 当归 白芍 白术 茯苓 甘草 煨姜 薄荷 本方加丹皮、山栀，名**加味逍遥散**。

六和汤

砂仁 藿香 厚朴 杏仁 半夏 扁豆 木瓜 人参 赤茯苓 白术 甘草 姜 枣

藿香正气散

藿香 紫苏 白芷 大腹皮 茯苓 白术 陈皮 半夏曲 厚朴 桔梗 甘草 姜 枣

驻车丸

黄连 阿胶 干姜 当归

越鞠丸

香附 苍术 川芎 神曲 山栀

四物汤

生地 当归 白芍 川芎

张子和玉烛散

归尾 生地 川芎 赤芍 大黄 芒硝 甘草

归脾汤

人参 白术 茯神 枣仁 龙眼肉 黄芪 当归 远志 木香 炙草 生姜 大枣

人参养荣汤

人参 茯苓 白术 甘草 当归 白芍 熟地 黄芪 肉桂 五味 远志 陈皮 加姜、枣。

犀角地黄汤

犀角 生地 白芍 丹皮

地黄饮子

熟地 巴戟 山萸 苁蓉 附子 官桂 石斛 茯苓 菖蒲 远志 麦冬 五味

活络丹 川乌 草乌 胆星 地龙 乳香 没药

附子理中汤 即理中汤加附子。

理中安蛔丸 即理中汤去甘草，加茯苓、川椒、乌梅。

连理汤 即理中汤加黄连、茯苓。

治中汤 即理中汤加青皮、陈皮。

四神丸

破故纸 五味 肉果 吴萸

清馨益气汤

人参 黄芪 白术 苍术 青皮 陈皮 神曲 甘草 麦冬 五味 当归 黄柏 泽泻 升麻 葛根 加姜、枣。

生脉散

人参 麦冬 五味

益远散

滑石 甘草 辰砂

大顺散

干姜 肉桂 杏仁 甘草

四苓散

猪苓 茯苓 泽泻 白术

桂苓丸

肉桂 茯苓 蜜丸。

胃苓散 即平胃散合五苓散。

加味肾气丸 即六味丸加附子、肉桂、车前、牛膝。

浚川散

黑牵牛 大黄 甘遂 芒硝 郁李仁 轻粉

草薢分清饮

川萆薢 石菖蒲 乌药 益智仁 甘草梢 食盐 茯苓

禹功散

黑牵牛 茴香 姜汁调，或加木香。

琼玉膏

地黄 茯苓 人参 白蜜 腊仙加琥珀、沉香。

通幽汤

当归 升麻 桃仁 红花 甘草 生地 熟地

白虎加苍术汤 即白虎汤加苍术。

凉膈散

连翘 大黄 芒硝 甘草 山栀 黄芩 薄荷

当归龙荟丸

当归 龙胆草 山栀 黄连 黄柏 黄芩 大黄 青黛 芦荟 木香 麝香 蜜丸，姜汤下。

左金丸

黄连 吴萸 水泛丸。

戊己汤

黄连 吴萸 白芍

甘露饮

生地 熟地 天冬 麦冬 石斛 茵陈 黄芩 枳壳 枇杷叶 甘草 一方加桂、苓，名**桂苓甘露饮**。

河间**桂苓甘露饮**，滑石、石膏、寒水石、甘草、白术、茯苓、泽泻、猪苓、肉桂，每服五钱。张子和去猪苓，减三石一半，加人参、干葛、藿香、木香，亦名**桂苓甘露饮**。

泻白散

桑皮 地骨皮 甘草 粳米

导赤散

生地 木通 甘草梢 淡竹叶

紫雪

黄金 寒水石 石膏 滑石 磁石 升麻 玄参

甘草 犀角 羚羊角 沉香 木香 丁香 朴硝 硝石 辰砂 麝香

清骨散

银柴胡 胡黄连 秦艽 鳖甲 地骨皮 青蒿 知母 甘草

二陈汤

半夏 陈皮 茯苓 甘草 生姜

二贤散

陈皮 甘草

控涎丹

甘遂 大戟 白芥子

滚痰丸

青礞石 沉香 大黄 黄芩 焰硝

白金丸

白矾 郁金

平胃散

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橘半枳术丸

白术 枳实 橘皮 半夏

保和丸

山查 神曲 茯苓 半夏 陈皮 卜子 连翘

水陆二仙丹

金樱膏 芡实

桑螵蛸散

人参 茯神 远志 石菖蒲 桑螵蛸 龙骨 龟版 当归

蜡矾丸

黄蜡 白矾

胶艾四物汤 即四物汤加阿胶、艾叶。

柏子仁丸

柏仁 牛膝 卷柏 泽兰 续断 熟地

上汪讱庵《医方集解》中方。

补阴益气煎

人参 当归 山药 熟地 陈皮 炙草 升麻 柴胡 生姜

两仪膏

人参 熟地 熬膏，白蜜收。

贞元饮

熟地 炙草 当归

玉女煎

生石膏 熟地 麦冬 知母 牛膝

理阴煎

熟地 当归 炙甘草 干姜 或加肉桂。

何人饮

何首乌 人参 当归 陈皮 煨姜

参附汤

人参 制附子

芪附汤

黄芪 制附子 加生姜。

青囊斑龙丸

鹿角胶 鹿角霜 柏子仁 菟丝子 熟地 茯苓 补骨脂

斑龙二至百补丸

鹿角 黄精 杞子 熟地 菟丝子 金樱子 天冬 麦冬 牛膝 楮实子 龙眼肉

已上药同鹿角熬成膏，加入炼蜜，调入后药末，杵合为丸。

鹿角霜 人参 黄芪 芡实 茯苓 山药 知母 熟地 萸肉 五味子

十味为细末，和前膏为丸。

秫米半夏汤

秫米 半夏

钱氏益黄散

陈皮 青皮 诃子肉 炙草 丁香

和中丸

白术 厚朴 陈皮 半夏槟榔 枳实 炙草 木香

东垣和中丸

人参 白术 炮姜 炙草 陈皮 木瓜

神保丸

木香 胡椒 干蝎 巴豆

子和导水丸

大黄 黄芩 滑石 黑丑

脾约丸[1]

大黄 杏仁 厚朴 麻仁 枳实

华盖散

麻黄 苏子 桑皮 杏仁 赤苓 橘红 甘草

---

① 脾约丸：《伤寒论》本方有芍药。

石刻安肾丸

附子 肉桂 川乌 川椒 巴戟 菟丝子 破故纸 赤石脂 远志 茯神 茯苓 苍术 山茱萸 杜仲 胡芦巴 石斛 韭子 小茴 苁蓉 柏子仁 川楝子 鹿茸 青盐 山药

王荆公妙香散

人参 龙骨 益智仁 茯神 茯苓 远志 甘草 朱砂

猪肚丸

白术 苦参 牡蛎 猪肚一具 刘松石方

威喜丸

茯苓 猪苓 黄蜡

交加散

生地 生姜

乌鲗鱼骨丸

乌鲗鱼骨 蕺菇即茜草根 雀卵 鲍鱼汤下。

三豆饮

大黑豆 赤小豆 绿豆 甘草水煮。

万氏牛黄清心丸

黄连 黄芩 山栀 郁金 辰砂 西牛黄

上《景岳全书》中方。

已上四部书，谅业医者必备，故但开药品，其分量、炮制、加减、服法以及治症，俱未载明。并内有峻利之方，所服不过几厘几粒者，须按方查阅，切勿草率臆度。且不遵古法，不惟无效，反有遗误。慎之。

清燥救肺汤

经霜桑叶三钱 杏仁七分，去皮尖，炒黄 麦冬一钱二分，去心 石膏二钱半 人参七分 阿胶八分 胡麻仁一钱，炒 甘草一钱 枇杷叶一片，去毛筋

水一碗，煎六分。食远服。

进退黄连汤

川黄连姜汁炒，一钱半 干姜炮，一钱半 人参人乳拌蒸，一钱半 桂枝一钱 半夏姜制，一钱半 大枣

上进法，用本方三味，不制。水三茶钟，煎减半，温服[1]。退法[2]，桂枝不用，黄连减半，或加肉桂五分。如上制，煎服。

当归桂枝汤 即桂枝汤加当归。

茯苓桂枝汤 即桂枝汤加茯苓。

参归桂枝汤 即桂枝汤加人参、当归。

人参建中汤 即建 中汤加人参。

参芪建中汤 即建中汤加人参、黄芪。

归芪建中汤 即建中汤加当归、黄芪。

吴萸理中汤 即理中汤加吴萸。

人参温胆汤 即温胆汤加人参。

黄连温胆汤 即温胆汤加黄连。

星附六君子汤 即六君子汤加制南星、白附子。

生脉四君子汤 即生脉散合四君子汤。

生脉六味汤 即生脉散合六味汤。

养营汤 即人参养营汤

六神汤 即陈无择六神散。即四君子加山药、扁豆。

戊己汤 即四君子汤加陈皮、白芍。

苓姜术桂汤 只此四味

五子五皮汤 即五皮饮加杏仁、苏子、葶苈、白芥子、卜子。

加桂理中汤 即理中汤加桂。

子和桂苓汤 即子和桂苓饮。

资生丸

人参 白术土炒 苡仁各三两 山查肉 神曲 橘红各二两 扁豆 莲肉 厚朴各一两 山药 茯苓 麦芽 芡实各一两半 桔梗 甘草炙 藿香各五钱 泽泻 川黄连 白豆蔻各二钱半

上制为末，炼蜜丸。每丸重二钱。每服一丸，醉饱后二丸。细嚼淡姜汤下。

聚精丸

黄鱼鳔胶一斤，切碎，蛤粉炒 沙苑蒺藜八两，马乳浸，隔汤煮一炷香

上为末，炼蜜丸。每服八十丸，白汤下。

禹余粮丸

蛇含石本草名蛇黄，大者三两，醋煅透 禹余粮石三两，层数多者佳，醋煅透 钢针砂五两，醋煅透

三物各研极细，配人下项药。

羌活 川芎 三棱 蓬术 白蔻 白蒺 陈皮

---

① 服：原作"将"，据经锄堂本改。

② 退法：原作"水法"，据经锄堂本改。

青皮 木香 大茴炒 牛膝 当归 炮姜 附子炮 肉桂各五钱

上制为末，入前药拌匀，神曲糊为丸，如桐子大。食前或温酒或白汤送下三十丸至五十丸。最要忌盐，一毫不可入口，否则病发愈甚。日三服。兼用温和调补药助之。此方又名**大针砂丸**。此方去附子、蓬术、青皮、加茯苓，叶氏名**针砂丸**。

小温中丸

白术二两 茯苓一两 陈皮一两 熟半夏一两 甘草三钱 神曲炒，一两 生香附一两半 苦参炒，五钱 黄连炒，五钱 针砂醋炒红，研如飞面，一两半

为末，醋水各半，打神曲糊为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白术六钱、陈皮一钱、生姜一片，煎汤下。虚甚者加人参一钱，本方去黄连，加厚朴半两。忌口。病轻服至六七两，小便长甚者服一斤，小便始长。

缪仲淳脾肾双补丸

人参 莲肉炒 山萸烘 山药炒，各一斤 五味子蜜蒸 菟丝子各一斤半 橘红 砂仁炒，各六两 车前子米泔洗 巴戟肉甘草汁煮，各十二两 肉豆蔻十两 补骨脂盐水浸二日，炒，一斤

上为末，炼蜜丸。如虚而有火者，或火盛肺热者。去人参、肉豆蔻、巴戟、补骨脂。忌羊肉、羊血。

阿魏丸

阿魏七钱 鳖甲二两 黄芪 广皮 枳实 柴胡 白术各一两 青皮 草果 黄芩 当归 茯苓各八钱 白蔻仁七钱 山查一两 神曲一两 延胡 水法丸。

又方

阿魏 连翘 胡黄连 山查 青皮 三棱 蓬术 陈皮 半夏 麦芽 厚朴 莱菔子 甘草

更衣丸

朱砂五钱，研 芦荟七钱，研

好酒和丸，每服一钱二分。

《**济生**》**肾气丸** 即八味丸加车前、牛膝。叶氏用茯苓八两为君，熟地只用四两。又薛氏济生丸分量不同。

海粉丸

蛤粉 瓜蒌实 杏仁各一两 广皮 紫苏各二两 白术 上贝母各四两 紫菀三两 木香五钱 炼蜜丸。

葱白丸

熟地四两 白芍 当归 川楝子 茯苓各二两 川芎 枳壳 厚朴 青皮 神曲 麦芽各一两半 三棱 蓬术各一两 干姜 大茴 木香各七钱 肉桂五钱 用葱白汁丸。

又方

人参 阿胶 川芎 当归 厚朴 用葱白汁丸。

安胃丸

乌梅 川椒 附子 桂枝 干姜各一两 黄柏二两 黄连五钱 川楝子肉 广皮 青皮各二两 白芍三两 人参量加，如有邪者可勿用

再用川椒、乌梅汤法丸。一方无广皮，有当归、细辛。

妙香丸

巴豆三百十五粒，去皮心膜，炒熟，研如面 牛黄研 龙脑研 麝香研 轻粉研，各三两 朱砂研飞，九两 真金箔九十片

右各研匀。炼黄蜡六两，入白蜜三分同炼，匀为丸，每两作三十丸。

海蛤丸

天冬 瓜蒌霜 海浮石 蛤粉 风化硝 桔梗 橘红 香附 竹沥 姜汁 蜜丸。

术菀丸

白术 芍菀丝子

又《景岳新方》**苓术菀丝丸**。

《局方》**龙荟丸** 即当归龙荟丸。

白蒺藜丸 即一味，用山栀汤制为丸。用大豆黄卷汤送下。

禹粮石脂丸 即二味为丸。

枳术丸 即二味为丸。

真武丸 即真武汤作丸。

归脾丸 即归脾汤料作丸。

桑麻丸

桑叶 黑芝麻 蜜丸。

浚川丸 即浚川散。

禹功丸 即禹功散。

生脉六味丸 即六味丸合生脉散。

肥儿丸 《景岳全书》中有四方。

益母丸 此方不一，总用益母草膏为君。有加四物、香附、山查者，有去山查加阿胶者，有加八珍、香附、砂仁、食肉者。

东垣**清心凉膈散**

连翘 薄荷 黄芩 山栀 桔梗 甘草 竹味水煎服。

金铃子散

金铃子即川楝子，去核，一两 延胡索一两

为末，每服三钱。酒调服，水煎服亦可。

虎杖散

杜牛膝根汁二三两，古方本用虎杖草汁，今人不识此草，故以土牛膝根汁代之 当门子麝香一分，研

上将麝香入汁中和匀，隔汤炖温服。

葛可久**花蕊石散**

花蕊石

煅存性，研如粉。以童便一盏，男人入酒少许，女人入醋少许，煎温，食后调服三钱，甚者五钱。能使瘀血化为黄水。后用独参汤补之。

归芍异功散 即异功散加当归、白芍。

鸡鸣散

牛蒡子炒香，研细，临服加入雄鸡冠血五匙，状元红酒少许调匀，以炒荆芥三分煎汤送

通圣散 即防风通圣散。

归芪异功散 即异功散加当归、黄芪。

香砂异功散 即异功散加木香、砂仁。

正气散 即藿香正气散。

玉壶丹 即扁鹊玉壶丸。治命门火衰，阳气暴绝，寒水臌胀，却有神效。古吴王晋三先生得异授制法，当宗之。

好硫黄八两，配真麻油八两。以硫打碎，入冷油内，炖炉上，炭火宜微勿烈。以桑条徐调，候硫溶尽，即倾入大水内，急搀去上面油水，其色如金。取缸底净硫，秤见若干两，仍配香麻油若干两，照前火候再溶再倾，连前共三转。第四转用真棉花核油配硫若干两，照前火候再溶。再倾入大水内，搀去上面油水，其色如绛。第五转用肥皂四两，水中同煮六时。第六转用皂荚四两，水中同煮六时，拔净制硫之油，搀去其水，其色如硫火之紫。第七转用炉中炭灰淋碱水制六时。第八转用水豆腐制六进，拔净皂碱之性。第九转用田字草出水芒稻中，其叶如田字，八九月采捣汁，和水煮六时。临用研如飞面。凡净硫一两，配炒糯米粉二两，或水法或湿捣为丸。每服以硫三分为准，渐加至一钱止。开水温下。

回生丹

大黑豆三升，用水浸，取壳，用绢袋盛壳同豆煮熟去豆不用，将壳晒干，其汁留用 红花三两，炒黄色，入好酒四碗，煎十余滚，去渣存汁听用 苏木三两，河水五碗，煎汁三碗听用 大黄一斤，为末 陈米醋九斤

上将大黄末一斤，入净锅。下醋三斤，文火熬。用长木箸不住手搅之。将成膏，再加醋三斤熬之。又加醋三斤。次第加毕，然后下黑豆汁三碗。次下苏木汁，次下红花汁，熬成大黄膏，取入瓦盆盛之。大黄锅焦亦铲下，入后药同磨。

人参二两 川芎 当归 熟地 茯苓 香附 延胡 苍术米泔浸炒 桃仁 蒲黄各一两 乌药二两半 牛膝 地榆 橘红 白芍 羌活 炙草 五灵脂 山萸 三棱各五钱 良姜 木香各四钱 木瓜 青皮 白术各三钱 益母草二两 乳香 没药各二钱 马鞭草五钱 秋葵子三钱

上三十味，并前黑豆壳共晒干，为细末，入石臼内，下大黄膏。再下炼熟蜜一斤，共捣千捶为丸。每丸重二钱七分。静室阴干二十余日，不可烘晒。干后止重二钱，外以蜡作壳护之，用时去蜡调服。一方无益母草、马鞭草、秋葵子三味，并不用蜜，醋止用八碗。

至宝丹

犀角镑 朱砂研水飞 雄黄 研，水飞 琥珀研 玳瑁各一两，镑 水安息香一两，无灰酒熬成膏，如无，以旱安息香代之 西牛黄五钱 麝香一钱 龙脑一钱 金银箔各五十片

为极细末，将安息香膏重汤煮，入诸药搜和，分作百丸。蜡护。临服剖，用参汤化下。

紫金丹

牛黄 冰片 狗宝 鸦片各六分 广木香二两

上为末，入乳丸。重五厘，金箔为衣。

震灵丹

禹粮石 赤石脂 紫石英 代赭石各四两 上四味作小块，入净锅中，盐泥封固。候子，用炭十斤煅，炭尽为度。入地出火气，必得二昼夜。研

细末。

乳香二两 没药二两 朱砂水飞，一两 五灵脂二两 为末，同前四味和匀，糯米饭丸。宜坚细。

四顺清凉饮

大黄 当归 芍药 甘草 各等分，水煎服。

露姜饮

人参 生姜

水煎，露一宿。空心隔汤炖温服。

子和**桂苓饮** 即桂苓甘露饮。

七香饼

香附一两二钱 丁香皮一两二钱 甘松八钱 益智仁六钱 砂仁二钱 蓬术二钱 广皮二钱①

阿胶鸡子黄汤非黄连阿胶汤 **河间中满分消汤 清阿胶丸 调痛丹 香连饮** 已上五方俟考。

按先生虽善用古方，然但取其法，而并不胶柱。观其加减之妙，如复脉、建中、泻心等类。至用牡蛎泽泻散，只取此二味。故案中有但书用某方，而不开明药味者，决非尽用板方，必有加减之处。观者以意会之可也。

论中所述诸方开列于后以便查阅。

麻黄人参芍药汤

桂枝 麻黄 黄芪 炙草 白芍 人参 麦冬 五味 当归

甘草汤

生甘草

生姜甘草汤

生姜 人参 甘草 大枣

调中益气汤 即补中益气汤去当归、白术，加木香、苍术。

升阳益气汤

羌活 防风 独活 白芍各五钱 广皮四钱 黄芪二两 人参 半夏 炙甘草各一两 柴胡 黄连各二钱 白术 茯苓 泽泻各三钱

每服三钱，加姜、枣煎。

桂枝黄连汤 即仲景黄连汤。

黄连 桂枝 干姜 人参 半夏 炙草

温脾汤

干姜 肉桂心 熟附子 炙草 枳实 厚朴各二两 大黄四钱

用一两，水煎服。

橘皮汤

橘皮 生姜

橘皮竹茹汤

橘皮 竹茹 大枣 生姜 甘草 人参

生姜半夏汤

半夏 生姜汁

苍术石膏汤

苍术 石膏 知母 甘草

滋燥养营汤

当归 生地 熟地 白芍 甘草 黄芩 秦艽 防风

兰草汤

兰草即省头草 水煎服。

洁古**芍药汤**

芍药 归尾 黄芩 黄连 大黄 木香 槟榔 甘草 肉桂

葛根芩连汤

葛根 甘草 黄芩 黄连

茅术理中汤 即理中汤白术换茅术。

厚朴三物汤

厚朴 大黄 枳实

厚朴温中汤

厚朴 陈皮 甘草 草蔻 干姜 茯苓

下瘀血汤

大黄 桃仁 䗪虫

舒筋汤

赤芍 海桐皮 当归 白术各钱半 片姜黄二钱 羌活 炙草各一钱

水姜煎，去渣，磨人沉香汁少许。食前服。

通气防风汤

柴胡 升麻 黄芪各一钱 防风 陈皮 羌活 人参 甘草各五分 藁本 青皮各三分 蔓仁二分 黄柏一分

玄参升麻汤

玄参 升麻 僵蚕 牛蒡 连翘 防风 黄芩 黄连 桔梗 甘草

芎归汤

---

① 二钱：原脱，据经锄堂本补。

川芎 当归

泽术汤

泽泻 白术

茵陈四逆汤

附子 干姜 炙草 茵陈

坎气汤即坎气丹

坎气 人乳粉 熟地 人参 枸杞子

酒酿、白蜜同炼捣丸。米饮送。

补血汤

黄芪 当归

黄连竹茹橘皮半夏汤

黄连 竹茹 橘皮 半夏

左归丸

熟地 山药 枸杞 山萸 牛膝 菟丝子 鹿角胶 龟胶

右归丸

熟地 山药 枸杞 山萸 菟丝子 鹿角胶 杜仲 当归 肉桂 附子

金刚丸

萆薢 杜仲 肉苁蓉 菟丝子

四斤丸

木瓜 犬麻 苁蓉 牛膝 附子 虎骨或加乳香、没药

柏子仁丸

柏子仁 人参 白术 半夏 北味 牡蛎 麻黄根 麦麸 枣肉丸。

五仁丸

火麻仁 郁李仁 柏子仁 松子仁 桃仁

指迷丸 茯苓丸 即指迷茯苓丸

清六丸

滑石 甘草 红曲

苏合香丸

苏合香 安息香 犀角 冰片 麝香 香附 木香 薰陆香 沉香 丁香 白术

炼蜜丸，朱砂为衣，外作蜡丸。

五痫丸

朱砂 真珠 雄黄 水银 黑铅

炼蜜丸如麻子大。每服三四丸。

朱砂安神丸

朱砂 黄连 生地 当归 甘草

人参丸

人参 茯苓 茯神 枣仁 远志 益智仁 牡蛎 朱砂 枣肉丸。

茯菟丸

茯苓 菟丝子 建莲

酒糊丸。或加五味子。

苓术菟丝丸

茯苓 白术 菟丝子 莲肉 山药 炙草 五味子 杜仲

《济生》固精丸

牡蛎 菟丝子 韭子 龙骨 北五味 桑螵蛸 白石脂 茯苓

家韭子丸

家韭子 鹿茸 肉苁蓉 牛膝 菟丝子 熟地 当归 巴戟 杜仲 石斛 肉桂 炮姜

乌鸡煎丸

乌骨雄鸡一只 乌药 蛇床子 丹皮 白术 人参 黄芪各一两 茅术米泔浸，一两半 海桐皮 红花 白芍 肉桂 附子炮去 川乌炮 莪术 陈皮各二两 熟地洗，焙 延胡 木香 肉果 草果 琥珀各五钱

上细锉，以乌鸡汤捋去毛及肠杂，将上药纳鸡肚内，用新磁瓶以好酒一斗同煮，令干。去鸡骨、以油单盛焙干为末，炼蜜和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随症用汤引下。

安蛔丸 即理中安蛔丸。

侯氏黑散

菊花 白术 防风 桔梗 黄芩 细辛 茯苓 牡蛎 人参 矾石 当归 干姜 川芎 桂枝

为散，酒服。

鸡金散

鸡内金 沉香 砂仁 陈香橼皮

天水散 即六一散。

《本事方》神效散

白海浮石 蛤粉 蝉蜕

为细末，用大鲫鱼胆七个，调服三钱。

人参败毒散

人参 羌活 独活 柴胡 前胡 川芎 桔梗 茯苓 甘草 枳壳 薄荷 生姜

瓜蒂散

瓜蒂 赤小豆 香豉

苍耳散

白芷 薄荷 辛夷 苍耳

为末，葱、茶汤调服。

《圣济》**透关散**

雄黄 猪牙皂荚 藜芦

等分研末。先含水一口，用药吹鼻，即吐去水。《备急》如圣散有白矾等分。

花蕊石散

花蕊石四两 硫黄一两

研细，泥封煅赤。服一钱，童便下。

失笑散

蒲黄 五灵脂

五积散

白芷 陈皮 厚朴 当归 川芎 芍药 茯苓 桔梗 苍术 枳壳 半夏 麻黄 干姜 肉桂 甘草 姜 葱

牛黄膏

牛黄二钱半 朱砂 郁金 丹皮各三钱 冰片一钱 甘草一钱 炼蜜丸如柏子大。每服一丸，新水化下。

三才封髓丹

天冬 熟地 人参 黄柏 砂仁 甘草

一气丹

河车一具 人乳粉四两 秋石四两 红铅五钱

蜜丸，每丸重七厘。

琥珀黑龙丹即黑龙丹

当归 五灵脂 川芎 良姜 熟地各二两，锉碎入砂锅内，纸筋盐泥固济，火煅过 百草霜一两 硫黄 乳香各一钱 琥珀 花蕊石各一钱

上为细末，醋糊丸如弹子大。每用一二丸，炭火煅红。投人生姜自然汁浸碎，以童便合酒调灌下。

左归饮

熟地 山药 枸杞 炙草 茯苓 山萸

右归饮 即左归饮去茯苓，加杜仲、肉桂、附子。

温胃饮

人参 白术 炮姜 扁豆 当归 陈皮 炙草

归气饮

熟地 茯苓 扁豆 炮姜 丁香 藿香 炙草 陈皮

大和中饮

陈皮 枳实 砂仁 麦芽 厚朴 山查 泽泻

四柱饮

人参 附子 茯苓 木香

六柱饮 即四柱饮加肉豆蔻、诃子。

五磨饮子

乌药 沉香 槟榔 枳实 木香

白酒磨服。

生铁落饮

生铁落 清水浸研澄，饮水。

普济消毒饮

黄芩 黄连 陈皮 甘草 玄参 连翘 板蓝根 牛蒡 薄荷 僵蚕 升麻 柴胡 桔梗 马勃 或加人参。便闭加大黄。

清心莲子饮

石莲肉 人参 黄芪 茯苓 柴胡 黄芩 地骨皮 麦冬 车前 甘草

七福饮

人参 熟地 当归 白术 枣仁 远志 炙草

胃关煎

熟地 白术 山药 扁豆 炮姜 吴萸 炙草

二阴煎

生地 麦冬 枣仁 甘草 玄参 茯苓 黄芩 木通

秘元煎

人参 伏苓 白术 炙草 枣仁 山药 芡实 五味 远志 金[1] 樱子

固阴煎

人参 熟地 山药 山萸 远志 炙草 五味 菟丝子

保阴煎

生地 熟地 白芍 山药 川断 黄芩 黄柏 甘草

寿脾煎

人参 白术 炙草 当归 山药 枣仁 炮姜 建莲肉 远志

---

① 金：原脱，据经锄堂本补。

玉钥匙

马牙硝一两 硼砂五钱 白僵蚕二钱半 冰片一字

为末，以纸管吹五分入喉中。

蒲黄酒

蒲黄一两，炒褐色 清酒十爵沃之。温服。

临证指南医案终

洄溪医案

清·徐大椿　撰
袁悦明　校注

校注说明

《洄溪医案》，一卷，清·徐大椿撰。大椿原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江苏吴江人。博学多能，凡天文、历算、军事、地理、音律、武技无所不通，而尤精于医。其医术悉本经典，又能融诸家之长，用药如神，每起沉疴。一生著述甚富，如《内经诠释》、《难经经释》、《伤寒类方》、《医学源流论》、《慎疾刍言》、《兰台轨范》等，均颇有影响。

本书为徐灵胎的医案专著。共载验案 91 则，包括内、妇、儿、外各科病证 56 种。每案均详患者居里姓氏、病因、病史、病证及治疗原则，语言以记实为主，通晓明畅，读案如临其境，反映了作者高深的医学造诣和丰富的临证经验。

该书虽收案不多，但却能充分体现徐氏的临证特点。如吐血四案，辨证灵活，治法多变；癃证二案，兼擅内外治法；痰喘亡阴观察毛公裕案，用药之法奇特而见解独到；暑证诈耕石案，不仅救危投方果敢，而善后以西瓜亦别开生面。该书的另一特点是，寓医理于医案之中，每于叙案的同时阐发医理，而且语言简捷明了，对于临证多有启迪。如痰喘亡阴苏州沈母案中云："盖亡阴亡阳相似而实不同，一则脉微，汗冷如膏，手足厥逆而舌润；一则脉洪，汗热不粘，手足温和而舌干。"又如暑邪热呃案云："盖呃本有二因，由于寒者，逆从脐下而起，其根在肾，为难治；由于热者，逆止在胸臆间，其根在胃，为易治。"此等议论，案中比比皆是，临证者如能仔细体会，定可获益。王孟英评其外科医案云："是编列案仅十余条，然各大证治法略备，洵痈疽家赤文绿字之书也，可不奉为圭臬哉！"其实，就全书而言，以此论之亦未过当。此外，案中所记医事活动颇详，关涉人物众多，故尚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该书约成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当时未即刊行。直至咸丰五年(1855 年)，王孟英发现该书抄本，观后十分赞赏，遂校对文字，加按刊行。孟英按语，或提示关键，或分析医理，或附个人验案，与原案相得益彰，可加深对原案的认识。

本书虽刊行较晚，但后世流传较广，刊本众多。现存主要版本有清·咸丰五年刻本、咸丰七年海昌蒋氏衍芬草堂刻本、同治三年彭氏刻本、光绪十五年湖北官书处刻本等，同时还收录于徐氏医书的多种刊本中。

本次整理以衍芬草堂本为底本，个别文字讹误处，以湖北官书处刻本(简称湖北本)校改。校注方法参照本丛书统一要求。由于水平及客观条件所限，校勘未精、注而未详之处，再所有之，望方家不吝教正。

目　录

洄溪医案序……（306）
中风……（307）
恶风……（308）
周痹……（308）
痱……（308）
伤寒……（308）
刖足作寒……（309）
外感停食……（309）
时证……（309）
游魂……（310）
失魂……（310）
祟病……（310）
瘟疫……（311）
暑……（311）
暑邪热呃……（312）
疟……（313）
痢……（313）
疟痢……（313）
畏寒……（313）
畏风……（314）
痰……（314）
痰喘……（315）
痰喘亡阴……（315）
饮癖……（316）
翻胃……（316）
呃……（316）
癃……（317）
水肿……（317）
消……（317）
虫痛……（317）
怔忡……（317）
亢阳……（318）
吐血……（318）
瘀留经络……（319）
肠红……（319）
血痢……（319）
崩……（319）
瘀血冲厥……（320）
胎中毒火……（320）
子利……（320）
试胎……（320）
产后风热……（320）
产后血臌……（321）
产后肠痈……（321）
恶痘……（321）
流注……（322）
肠痈……（322）
腿痈……（323）
臂疽……（323）
项疽……（323）
对口……（323）
发背……（324）
对心发……（324）
肺痈……（324）
乳疖……（325）
下疳……（325）
筋瘤……（325）
附刻许辛木农部札……（326）

洄溪医案序

袁简斋太史作灵胎先生传云：欲采其奇方异术以垂医鉴而活苍生。因仓卒不可得，仅载诜耕石、汪令闻数条，而语焉未详，余甚惜之。今夏吕君慎盦以《洄溪医案》钞本一卷寄赠，云得之徐氏及门金君复村者。余读之如获鸿宝，虽秘本而方药不甚详，然其穿穴膏肓神施鬼设之伎①，足以垂医鉴而活苍生。爰为编次，窃附管窥，用俟高明，梓以传世，余殷望焉。

咸丰五年岁次乙卯十月海昌后学王士雄

① 伎：通“技”。

洄溪医案

吴江徐大椿著　　海昌后学王士雄编

中　风

蓊门金姓，早立门首，卒遇恶风，口眼㖞邪，噤不能言。医用人参桂附诸品，此近日时医治风症不祧[1]之方也。趣余视之，其形如尸，面赤气粗，目瞪脉大，处以祛风消痰清火之剂。其家许以重赀，留数日。余曰：我非行道之人，可货取也。固请，余曰：与其误药以死，莫若服此三剂，醒而能食，不服药可也。后月余，至余家拜谢，问之，果服三剂而起，竟不敢服他药。惟腿膝未健，手臂犹麻，为立膏方而全愈。此正《内经》所谓虚邪贼风也，以辛热刚燥治之固非，以补阴滋腻治之亦谬。治以辛凉，佐以甘温，《内经》有明训也。

运使王公叙揆，自长芦罢官归里，每向余言，手足麻木而痰多。余谓：公体本丰腴，又善饮啖，痰流经脉，宜撙节为妙。一日忽昏厥，遗尿口噤，手拳，痰声如锯，皆属危证。医者进参附熟地等药，煎成未服。余诊其脉洪大有力，面赤气粗，此乃痰火充实，诸窍皆闭，服参附立毙矣。以小续命汤去桂附加生军一钱，为末，假称他药纳之，恐旁人之疑骇也，戚党莫不哗然。太夫人素信余，力主服余药，三剂而有声，五剂而能言。然后以消痰养血之药调之，一月后步履如初。

张由巷刘松岑，素好饮，后结酒友数人，终年聚饮，余戒之不止。时年才四十，除夕向店沽酒，秤银手振，秤坠面身亦仆地，口噤不知人。急扶归，岁朝遣人邀余。与以至宝丹数粒，嘱其勿服他药，恐医者知其酒客，又新纳宠，必用温补也。初五至其家，竟未服药，诊其脉弦滑洪大，半身不遂，口强流涎，乃湿痰注经传腑之证。余用豁痰驱湿之品，调之月余而起。一手一足，不能如旧，言语始终艰涩。初无子，病愈后，连举子女皆成立，至七十三岁而卒。谁谓中风之人不能永年耶？凡病在经络筋骨，此为形体之病，能延岁月，不能除根。若求全愈，过用重剂，必至伤生。富贵之人闻此等说，不但不信，且触其怒，于是谄谀之人，群进温补，无不死者，终无一人悔悟也。

西门外汪姓，新正出门，遇友于途，一揖而仆，口噤目闭，四肢瘫痪，舁归，不省人事。医亦用人参熟地等药。其母前年曾抱危疾，余为之治愈，故信余，求救。余曰：此所谓虚邪贼风也，以小续命汤加减。医者骇，谓壮年得此，必大虚之证，岂可用猛剂？其母排众议面服之。隔日再往，手揽余衣，两足踏地，欲作叩头势。余曰：欲谢余乎？颔点首。余止之，复作垂涕感恩状。余慰之，且谓其母曰：风毒深入，舌本坚硬，病虽愈，言语不能骤出，毋惊恐而误投温补也。果月余面后能言，百日乃痊。

东山席以万，年六十余，患风痹，时医总投温补，幸不全如近日之重用参附，病尚未剧。余诊之，脉洪而气旺，此元气强实之体，面痰火充盛耳。清火消痰以治标，养血顺气以治本。然经络之痰，无全愈之理，于寿命无伤，十年可延也。以平淡之方，随时增损，调养数载，年七十余始卒。此所谓人实证实，养正驱邪以调和之，自可永年。重药伤正，速之死耳。

叔子静素无疾。一日，余集亲友小酌，叔亦在座吃饭。至第二碗仅半，头忽垂，箸亦落。同坐问曰：醉耶？不应。又问：骨哽耶？亦不应。细视之，目闭而口流涎。群起扶之别座，则颈已歪，脉已绝，痰声起，不知人矣。亟取至宝丹灌之，始不受，再灌而咽下。少顷开目，问扶者曰：此何地也？因告之故。曰：我欲归。扶之坐舆内以归，处以驱风消痰安神之品，明日已能起，惟软弱无力耳。以后亦不复发。此总名卒中，亦有食厥，

---

① 祧(tiāo 挑)：超越、超出。

亦有痰厥，亦有气厥，病因不同。如药不预备，则一时气不能纳，经络闭塞，周时而死。如更以参附等药助火助痰，则无一生者。及其死也，则以为病本不治，非温补之误，举世皆然也。

[雄按]《资生经》云：有人忽觉心腹中热甚，或曰此中风之候，与治风药而风不作。夷陵某太守，夏间忽患热甚，乃以水洒地，设簟卧其上，令人扇之，次日忽患中风而卒，人但咎其卧水簟而用扇也。暨见一沣阳老妇，见证与太守同，因服小续命汤而愈。合而观之，乃知中风由心腹中多大热而作也。徐氏之论，正与此合。《易》曰：风自火出。谚云：热极生风。何世人之不悟耶？若可用参附等药者，乃脱证治法，不可误施于闭证也。

恶 风

湖州副总戎穆公廷弼，气体极壮，忽患牙紧不开，不能饮食，绝粒者五日矣。延余治之，晋接如常，惟呼饥耳。余启视其齿，上下止开一细缝，抚其两颊，皮坚如革。细审病情，莫解其故。因问曰：此为恶风所吹，公曾受恶风否？曰无之。既而恍然曰：诚哉！二十年前，曾随围口外，卧帐房中。夜半怪风大作，帐房拔去，卒死者三人，我其一也。灌以热水，二人生而一人死。我初醒，口不能言者二日。岂至今复发乎？余曰：然。乃戏曰：凡治皮之工，皮坚则消之，我今欲用药消公之颊皮也。乃以蜈蚣头、蝎子尾及朴硝、硼砂、冰、麝等药擦其内，又以大黄、牙皂、川乌、桂心等药涂其外，如有痰涎则吐出。明晨余卧未起，公启户曰：真神仙也，早已食粥数碗矣。遂进以驱风养血膏而愈。盖邪之中人，深则伏于脏腑骨脉之中。精气旺则不发，至血气既衰，或有所感触，虽数十年之久，亦有复发者。不论内外之证尽然，亦所当知也。

[雄按]皮肤顽痹，非外治不为功。此因其坚如革，故多用毒烈之品也。

周 痹

乌程王姓，患周痹证，遍身疼痛，四肢瘫痪，日夕叫号，饮食大减，自问必死，欲就余一决，家人垂泪送至舟中。余视之曰：此历节也，病在筋节，非煎丸所能愈，须用外治。乃遵古法敷之、搨之、蒸之、熏之，旬日而疼痛稍减，手足可动，乃遣归，月余而病愈。大凡营卫脏腑之病，服药可至病所。经络筋节，俱属有形，煎丸之力如太轻，则不能攻邪，太重则恐伤其正，必用气厚力重之药，敷搨熏蒸之法，深入病所，提邪外出，古之所以独重针灸之法。医者不知，先服风药不验，即用温补，使邪气久留，即不死，亦为废人。在在皆然，岂不冤哉？

[雄按]风药耗营液，温补实隧络，皆能助邪益痛。若轻淡清通之剂，正宜频服，不可徒恃外治也。

痱

新郭沈又高，续娶少艾，未免不节，忽患气喘厥逆，语涩神昏，手足不举。医者以中风法治之，病益甚。余诊之曰：此《内经》所谓痱症也。少阴虚而精气不续，与大概偏中风、中风、痰厥、风厥等病绝不相类。刘河间所立地黄饮子，正为此而设，何医者反忌之耶？一剂而喘逆定，神气清，声音出，四肢展动，三剂而病除八九，调以养精益气之品而愈。余所见类中而宜温补者，止此一人。识之以见余并非禁用补药，但必对证乃可施治耳。

[雄按]古云真中属实，类中多虚，其实不然。若其人素禀阳盛，过啖肥甘，积热酿痰，壅塞隧络，多患类中。治宜化痰清热，流利机关，自始至终，忌投补滞。徐氏谓宜于温补者不多见，洵阅历之言也。

伤 寒

苏州柴行倪姓，伤寒失下，昏不知人，气喘

舌焦，已办后事矣。余时欲往扬州，泊舟桐泾桥河内，适当其门。晚欲登舟，其子哀泣求治。余曰：此乃大承气汤证也，不必加减。书方与之，戒之曰：一剂不下，则更服，下即止。遂至扬，月余而返，其人已强健如故矣。古方之神效如此。凡古方与病及证俱对者，不必加减；若病同而证稍有异，则随证加减。其理其明，而人不能用。若不当下者反下之，遂成结胸，以致闻者遂以下为戒。颠倒若此，总由不肯以仲景《伤寒论》潜心体认耳。

刖足伤寒

嘉善黄姓，外感而兼郁热，乱投药石，继用补剂，邪留经络，无从而出，下注于足，两胫红肿，大痛，气逆冲心，呼号不寐。余曰：此所谓刖足伤寒也，足将落矣。急用外治之法，熏之蒸之，以提毒散瘀；又用丸散内消其痰火，并化其毒涎从大便出，而以辛凉之煎剂，托其未透之邪，三日而安。大凡风寒留于经络，无从发泄，往往变为痈肿，上为发颐；中为肺痈、肝痈、痞积；下为肠痈、便毒；外则散为斑疹疮疡；留于关节，则为痿痹拘挛；注于足胫，则为刖足矣。此等证，俱载于《内经》诸书，自内外科各分一门，此等证遂无人知之矣。

外感停食

淮安大商杨秀伦，年七十四，外感停食。医者以年高素封，非补不纳，遂致闻饭气则呕，见人饮食辄叱曰：此等臭物，亏汝等如何吃下？不食不寝者匝月，惟以参汤续命而已。慕名来聘，余诊之曰：此病可治，但我所立方必不服，不服则必死，若徇君等意以立方亦死，不如竟不立也。群问当用何药？余曰：非生大黄不可。众果大骇，有一人曰：姑俟先生定方，再商。其意盖谓千里而至，不可不周全情面，俟药成而私弃之可也。余觉其意，煎成，亲至病人所，强服。旁人皆惶恐无措。止服其半，是夜即气平得寝，并不泻。明日全服一剂，下宿垢少许，身益和。第三日侵晨，余卧书室中未起，闻外哗传曰：老太爷在堂中打地。余披衣起询，告者曰：老太爷久卧思起，欲亲来谢先生。出堂中，因果壳盈积，乃自用帚掠开，以便步履。旋入余卧所久谈。早膳至，病者观食，自向碗内撮数粒嚼之。且曰：何以不臭？从此饮食渐进，精神如旧。群以为奇，余曰：伤食恶食，人所共知，去宿食则食自进，老少同法。今之医者，以老人停食不可消，止宜补中气以待其自消，此等乱道，世反奉为金针，误人不知其几也？余之得有声淮扬者，以此。

时　证

西塘倪福征患时证，神昏脉数，不食不寝，医者谓其虚，投以六味等药。此方乃浙中医家，不论何病，必用之方也。遂粒米不得下咽，而烦热益甚，诸人束手。余诊之曰：热邪留于胃也。凡外感之邪，久必归阳明，邪重而有食，则结成燥矢，三承气主之；邪轻而无食，则凝为热痰，三泻心汤主之。乃以泻心汤加减，及消痰开胃之药，两剂而安。诸人以为神奇，不知此乃浅近之理，《伤寒论》具在，细读自明也。若更误治，则无生理矣。

[雄按]韩尧年年甫逾冠，体素丰而善饮，春间偶患血溢，广服六味等药。初夏患身热痞胀，医投泻心陷胸等药，遂胀及少腹，且拒按，大便旁流，小溲不行，烦热益甚，汤饮不能下咽，谵语昏狂。改用承气、紫雪，亦如水投石。延余视之，黄苔满厚，而不甚燥，脉滑数而按之虚软，不过湿热阻气，升降不调耳，以枳桔汤加白前、紫菀、射干、马兜铃、杏仁、厚朴、黄芩，用芦根汤煎。一剂谵语止，小溲行；二剂旁流止，胸渐舒；三剂可进稀糜；六剂胸腹皆舒，粥食渐加。改投清养法，又旬日得解燥矢而愈。诸人亦以为神奇，其实不过按证设法耳。

[又按]今夏衣贾戴七患暑湿，余以清解法治之，热退知饥，家人谓其积劳多虚，遽以补食啖之。三日后二便皆闭，四肢肿痛，气逆冲心，呼号不寐，又乞余往视。乃余邪得食而炽，壅塞胃府，府气实，则经气亦不通，而机关不利也。以苇

茎汤去薏苡，加蒌仁、枳实、栀子、菔子、黄芩、桔梗，煎调元明粉，外用葱白杵烂，和蜜涂之，小溲先通，大便随行，三日而愈。

游 魂

郡中蒋氏子，患时证，身热不凉，神昏谵语，脉无伦次。余诊之曰：此游魂证也，虽服药，必招其魂。因访招魂之法，有邻翁谓曰：我闻虔祷灶神，则能自言。父如其言，病者果言曰：我因看戏小台倒，几被压，受惊，复往城隍庙中散步，魂落庙中，当以肩舆抬我归。如言往招。明日延余再诊，病者又言：我魂方至房门，为父亲冲散，今日早魂卧被上，又为母亲叠被掉落，今不知所向矣。咆哮不已。余慰之曰：无忧也，我今还汝。因用安神镇魄之药，加猪心尖、辰砂，绛帛包裹，悬药罐中煎服。戒曰：服药得寝，勿惊醒之，熟寐即神合。果一剂而安，调理而愈。问之俱不知也。

失 魂

平湖张振西，壁邻失火受惊，越数日而病发，无大寒热，烦闷不食，昏倦不寐。余视之，颇作寒暄语而神不接。余曰：此失魂之证，不但风寒深入，而神志亦伤，不能速愈，亦不可用重剂，以煎方祛邪，以丸散安神，乃可渐复。时正岁除，酌与半月之药而归。至新正元宵，始知身在卧室间，问前所为，俱不知也。至二月身已健，同其弟元若来谢，候余山中，且曰：我昨晚脑后起一瘰，微痛。余视之惊曰：此玉枕疽也，大险之证。此地乏药，急同之归。外提内托，诸法并用。其弟不能久留，先归。明晨我子大惊呼余曰：张君危矣。余起视之，头大如斗，唇厚寸余，目止细缝，自顶及肩，脓泡数千，惟神不昏愦，毒未攻心，尚可施救。急遣舟招其弟。余先以护心药灌之，毋令毒气攻内，乃用煎剂从内托出，外用软坚消肿、解除毒提脓之药敷之。一日而出毒水斗余，至晚肿渐消，皮皱。明日舌口转动能食，竟不成疽，疮口仅如钱大。数日结痂。其弟闻信而至，已愈八九矣。凡病有留邪而无出路，必发肿毒。患者甚多，而医者则鲜能治之也。

扬州吴运台夫人，患消证，昼夜食粥数十碗，气逆火炎，通夕不寐。余诊之，六脉细数不伦，神不清爽。余曰：此似祟脉，必有他故。其家未信。忽一日，仆妇晨起入候，见床上一女盛妆危坐，以为夫人也，谛视，则无有。因以告，夫人曰：此女常卧我床内，以此不能成寐，而烦渴欲饮耳。服余药未甚效。一夕夜将半，病者大呼曰：速请三舅爷来，切不可启门，启门则我魂必走出。三舅爷者，即其弟唐君悔生也。卧室辽隔，呼之不能闻，女仆私启门邀之，魂即随出，遍历厅堂廊庑。及平昔足未经行者，遇唐君趋至，魂坚执其辫仍返房，见已身卧床上。唐君抚之，魂遂归附于身。问所寓目，皆不爽。细考所见之女，乃运台聘室也，未成婚而卒。卒之时嘱其父母，谓：吴郎必显贵，我死须恳其血食我，而葬我于祖墓。运台服官后，未暇办，故为祟，运台谓余曰：君言有为祟者，考果验，真神人也，将何以慰之？余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公当迎柩厝墓，立位而祀之可也。运台依余言以行，然后服药有功，而病根永除矣。

祟 病

同里朱翁元亮，侨居郡城，岁初，其媳往郡拜贺其舅，舟过娄门，见城上蛇王庙，俗云烧香能免生疮肿，因往谒焉。归即狂言，昏冒，舌动如蛇，称蛇王使二女仆一男仆来迎。延余诊视，以至宝丹一丸，遣老妪灌之。病者言此系毒药，必不可服，含药喷妪。妪亦仆，不省人事，舌伸颈转，亦作蛇形。另易一人，灌药讫，病者言一女使被烧死矣，凡鬼皆以朱砂为火也。次日煎药，内用鬼箭羽。病者又言，一男使又被射死矣，鬼以鬼箭为矢也。从此渐安，调以消痰安神之品，月余而愈。此亦客忤之类也，非金石及通灵之药，不能奏效。

林家巷周宅看门人之妻，缢死遇救得苏，余适寓周氏，随众往看，急以紫金锭捣烂，水灌之而醒。明日又缢亦遇救，余仍以前药灌之，因询其求死之故，则曰：我患心疼甚，有老妪劝我将

绳系颈，则痛除矣，故从之，非求死也。余曰：此妪今安在？则曰：在里床。视之无有。则曰：相公来已去矣。余曰：此缢死鬼，汝痛亦由彼作祟。今后若来，汝即嚼余药喷之。妇依余言。妪辄曰：尔口中何物，欲害我耶？詈骂而去。其自述如此。盖紫金锭之辟邪，神效若此。

同学李鸣古，性诚笃而能文，八分书为一时冠。家贫，不得志，遂得奇疾，日夜有人骂之，闻声而不见其形。其骂语恶毒不堪，遂恼恨终日，不寝不食，多方晓之不喻也。其世叔何小山先生甚怜之，同余往诊。李曰：我无病，惟有人骂我耳。余曰：此即病也。不信。小山喻之曰：子之学问人品，人人钦服，岂有骂汝之人耶？李变色泣下曰：他人劝我犹可，世叔亦来劝我，则不情甚矣。昨日在间壁骂我一日，即世叔也。何今日反来面谀耶？小山云：我昨在某处竟日，安得来此？且汝间壁是谁家，我何从人？愈辨愈疑，惟垂首浩叹而已，卒以忧死。

瘟　疫

雍正十年，昆山瘟疫大行。因上年海啸，近海流民数万，皆死于昆，埋之城下，至夏暑蒸尸气，触之成病死者数千人。汪翁大成，亦染此证，身热神昏，闷乱烦躁，脉数无定。余以清凉芳烈，如鲜菖蒲、泽兰叶、薄荷、青蒿、芦根、茅根等药，兼用辟邪解毒丸散进之，渐知人事。因自述其昏晕时所历之境，虽言之凿凿，终虚妄不足载也。余始至昆时，惧应酬，不令人知会。翁已愈，余将归矣，不妨施济。语出而求治者，二十七家，检其所服，皆香燥升提之药，与证相反，余仍用前法疗之。归后有叶生为记姓氏，愈者二十四，死者止三人，又皆为他医所误者，因知死者皆枉。凡治病，不可不知运气之转移。去岁因水湿得病，湿甚之极，必兼燥化，《内经》言之甚明，况因证用药，变化随机，岂可执定往年所治祛风逐湿之方，而以治瘟邪燥火之证耶？

［雄按］风湿之邪，一经化热，即宜清解，温升之药，咸在禁例，喻氏论疫，主以解毒，题矣。而独表彰败毒散一方，不知此方虽名败毒，而群集升散之品，凡温邪燥火之证，犯之即死，用者审之。

暑

同学赵子云，居太湖之滨，患暑痫甚危，留治三日而愈。时值亢旱，人忙而舟亦绝少，余欲归不能，惟邻家有一舟，适有病人气方绝，欲往震泽买棺，乞借一日不许。有一老妪指余曰：此即治赵某病愈之人也，今此妇少年，恋生甚，故气不即断，盍求一诊？余许之，脉绝而心尚温，皮色未变，此暑邪闭塞诸窍，未即死也。为处清暑通气方，病家以情不能却，借舟以归。越数日，子云之子来询之，一剂而有声，二剂能转侧，三剂起矣。

余寓郡中林家巷，时值盛暑，优人某之母，忽呕吐厥僵，其形如尸，而齿噤不开，已办后事矣。居停之仆，怂优求救于余，余因近邻往诊，以箸启其齿，咬箸不能出，余曰：此暑邪闭塞诸窍耳，以紫金锭二粒，水磨灌之，得下，再服清暑通气之方。明日，余泛舟游虎阜，其室临河，老妪坐窗口榻上，仿佛病者。归访之，是夜黄昏即能言，更服煎剂而全愈。此等治法，极浅极易，而知者绝少。盖邪逆上，诸窍皆闭，非芳香通灵之药，不能即令通达。徒以煎剂灌之，即使中病，亦不能入于经窍，况又误用相反之药，岂能起死回生乎？

芦墟连耕石，暑热坏证，脉微欲绝，遗尿谵语，寻衣摸床，此阳越之证，将大汗出而脱，急以参附加童便饮之，少苏而未识人也。余以事往郡，戒其家曰：如醒而能言，则来载我。越三日来请，亟往，果生矣。医者谓前药已效，仍用前方，煎成未饮，余至，曰：阳已回，火复炽，阴欲竭矣，附子入咽即危。命以西瓜啖之，病者大喜，连日啖数枚，更饮以清暑养胃而愈。后来谢述昏迷所见，有一黑人立其前，欲啖之，即寒冷入骨，一小儿以扇驱之曰：汝不怕霹雳耶？黑人曰：熬尔三霹雳，奈我何？小儿曰：再加十个西瓜何如？黑人惶恐而退。余曰：附子古名霹雳散，果服三剂，非西瓜则伏暑何由退？其言皆有证据，亦奇事

也。

[雄按]袁简斋太史作灵胎先生传载此案云：先投一剂，须臾目瞑能言，再饮以汤，竟跃然起。故张柳岭先生以为再饮之汤，当是白虎汤。今原案以西瓜啖之，因西瓜有天生白虎汤之名，而袁氏遂下一汤字，致启后人之疑，序事不可不慎，此类是矣。

毛履和之子介堂，暑病热极，大汗不止，脉微肢冷，面赤气短，医者仍作热证治，余曰：此即刻亡阳矣，急进参附以回其阳。其祖有难色，余曰：辱在相好，故不忍坐视，亦岂有不自信而尝试之理？死则愿甘偿命。乃勉饮之，一剂而汗止，身温得寐，更易以方，不十日而起。同时东山许心一之孙伦五，病形无异，余亦以参附进，举室皆疑骇，其外舅席际飞笃信余，力主用之，亦一剂而复，但此证乃热病所变，因热甚汗出而阳亡。苟非脉微足冷，汗出舌润，则仍是热证，误用即死。死者甚多，伤心惨目。此等方非有实见，不可试也。

[雄按]舌润二字，最宜切记。

阊门内香店某姓，患暑热之证，服药既误，而楼小向西，楼下又香燥之气熏烁津液，厥不知人，舌焦目裂。其家去店三里，欲从烈日中抬归以待毙。余曰：此证固危，然服药得法，或尚有生机。若更暴于烈日之中，必死于道矣。先进以至宝丹，随以黄连香薷饮，兼竹叶石膏汤，加芦根诸清凉滋润之品，徐徐灌之。一夕而目赤退，有声，神气复而能转侧。二日而身和，能食稀粥，乃归家调养而痊。

[雄按]此证已津液受烁，舌焦目裂矣，则用至宝丹，不如用紫雪，而香薷亦可议也。

常熟席湘北，患暑热证已十余日，身如炽炭，手不可近，烦躁昏沉，聚诸汗药，终无点汗。余曰：热极津枯，汗何从生？处以滋润清芳之品，三剂头先有汗，渐及手臂，继及遍身而热解。盖发汗有二法，湿邪则用香燥之药，发汗即以去湿；燥病则用滋润之药，滋水即以作汗。其理易知，而医者茫然。可慨也！

洞庭后山席姓者，暑邪内结，厥逆如尸，惟身未冷，脉尚微存，所谓尸厥也。余谓其父曰：邪气充塞，逼魂于外，通其诸窍，魂自返耳。先以紫金锭磨服，后用西瓜、芦根、萝卜、甘蔗打汁，时时灌之。一日两夜，纳二大碗而渐苏。问之，则曰：我坐新庙前大石上三日，见某家老妪，某家童子，忽闻香气扑鼻，渐知身在室中，有一人卧床上，我与之相并，乃能开目视物矣。新庙者，前山往后山必由之路，果有大石，询两家老妪童子，俱实有其事。此类甚多，不能尽述，其理固然，非好言怪也。

阊门龚孝维患热病，忽手足拘挛，呻吟不断，瞀乱昏迷，延余诊视，脉微而躁，肤冷汗出，阳将脱矣，急处以参附。方亲戚满座，谓大暑之时，热病方剧，力屏不用。其兄素信余，违众服之，身稍安，明日更进一剂，渐苏能言，余乃处以消暑养阴之方而愈。

郡中友人蒋奕兰，气体壮健，暑月于亲戚家祝寿，吃汤饼过多，回至阊门，又触臭秽，痧暑夹食，身热闷乱。延医治之，告以故，勉用轻药一剂，亦未能中病也，况食未消，而暑未退，岂能一剂面愈。明日复诊曰：服清理而不愈，则必虚矣。即用参附，是夕烦躁发昏，四肢厥冷，复延名医治之，曰此虚极矣，更重用参附。明日热冒昏厥而毙。余往唁之，伤心惨目，因念如此死者，遍地皆然，此风何时得息？又伤亲故多遭此祸，归而作《慎疾刍言》，刻印万册，广送诸人，冀世人之或悟也。

[雄按]《慎疾刍言》，今罕流传，海丰张柳岭先生加以按语，改题曰《医砭》。欲以砭庸流之陋习也。余已刊入丛书。

暑邪热呃

东山席士俊者，暑月感冒，邪留上焦，神昏呃逆，医者以为坏证不治，进以参附等药，呃益甚。余曰：此热呃也，呃在上焦。令食西瓜。群医大哗，病者闻余言，即欲食，食之呃渐止。进以清降之药，二剂而诸病渐愈。又有戚沈君伦者，年七十，时邪内陷而呃逆，是时余有扬州之行，乃嘱相好尤君在泾曰：此热呃也，君以枇杷叶、鲜芦根等清降之品饮之，必愈。尤君依余治之，

亦痊。盖呃逆本有二因，由于虚寒，逆从脐下而起，其根在肾，为难治；由于热者，逆止在胸膈间，其根在胃，为易治。轻重悬绝，世人谓之冷呃，而概从寒治，无不死者。死之后，则云凡呃逆者，俱为绝证。不知无病之人，先冷物，后热物，冷热相争亦可呃逆，不治自愈，人所共见，何不思也？

疟

洞庭姜锡常长郎佩芳，体素弱而患久疟。时余应山前叶氏之招，便道往晤，佩芳出诊，色夭脉微，而动易出汗。余骇曰：汝今夕当大汗出而亡阳矣，急进参附，或可挽回。其父子犹未全信。姑以西洋参三钱，偕附子饮之，仍回叶宅。夜二鼓，叩门声甚急，启门而锡常以肩舆来迎，至则汗出如膏，两目直视，气有出无入，犹赖服过参附，阳未遽脱。适余偶带人参钱许，同附子童便灌入。天明而汗止阳回，始知人事，然犹闻声即晕，倦卧不能起者两月，而后起坐。上工治未病，此之谓也。如此危急之证，不但误治必死，即治之稍迟，亦不及挽回。养生者，医理不可不知也。

痢

崇明施姓，迁居郡之盘门，其子患暑毒血痢，昼夜百余行，痛苦欲绝 嘉定张雨亭，其姻戚也，力恳余诊之。余曰：此热毒蕴结。治之以黄连、阿胶等药，一服而去十之七八矣。明日再往，神清气爽，面有喜色。余有事归家，约隔日重来。归后遇风潮，连日行舟断绝，三日后，乃得往诊。病者怒目视，余问以安否，厉声而对曰：用得好药，病益重矣。余心疑之，问其父曾服他人药否，隐而不言。余甚疑之，辞出，有二医者入门，因托雨亭访其故。其父因余不至，延郡中名医，仍进以人参、干姜等药，给病者曰：视汝脉者，此地名医，而药则用徐先生方也。及服而痛愈剧，痢益增，故恨余入骨耳，岂不冤哉！又闻服药之后，口干如出火，欲啖西瓜，医者云：痢疾吃西瓜必死。欲求凉水，尤禁不与。因给其童取井水嗽口，夺盆中水饮其半，号呼两日而死。近日治暑痢者，皆用《伤寒论》中治阴寒入脏之寒痢法，以理中汤加减，无不腐脏惨死，甚至有七窍流血者。而医家病家，视为一定治法，死者接踵，全不知悔，最可哀也。

东山叶宝伦，患五色痢，每日百余次，余悉治痢之法治之，五六月疾如故。私窃怪之，为抚其腹，腹内有块大小各一，俨若葫芦形。余重揉之，大者裂破有声，暴下五色浓垢斗许，置烈日中，光彩眩目，以后痢顿减，饮食渐进。再揉其小者，不可执持，亦不能消，痢亦不全止。令其不必专力治之，惟以开胃消积之品，稍稍调之，三四月而后块消痢止。大抵积滞之物，久则成囊成癖，凡病皆然。古人原有此说，但元气已虚，不可骤消，惟养其胃气，使正足自能驱邪。但各有法度，不可并邪亦补之耳。

疟 痢

东山姜锡常，气体素弱，又患疟痢，每日一发，寒如冰而热如炭，随下血痢百余次，委顿无生理。因平日相契，不忍委之，朝夕诊视，为分途而治之，寒御其寒，热清其热，痢止其痢，俱用清和切病之品，以时消息而最重者，在保其胃气，无使生机又绝。经云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诸证以次渐减而愈。或谓如此大虚，何以不用峻补？余曰：寒热未止，必有外邪；血痢未清，必有内邪。峻补则邪留不去，如此虚人，可使邪气日增乎？去邪毋伤正，使生机渐达，乃为良策。锡常亦深会此意，而医理渐明，嗣后小病皆自治之，所谓三折肱者也。

畏 寒

洞庭卜夫人，患寒疾，有名医进以参附，日以为常，十年以来，服附子数十斤，而寒愈剧，初冬即四面环火，绵衣几重，寒栗如故。余曰：此热邪并于内，逼阴于外。《内经》云：热深厥亦深。又云：热极生寒。当散其热，使达于外。用芦根数两，煎清凉疏散之药饮之。三剂而去火，十剂而

减衣。常服养阴之品，而身温。逾年附毒积中者，尽发，周身如火烧，服寒凉得少减，既又遍体及头面口鼻俱生热疮，下体俱腐烂，浓血淋漓，余以外科治热毒之法治之，一年乃复。以后年弥高而反恶热，与前相反。如不知其理，而更进以热药，则热并于内，寒并于外，阴阳离绝而死。死之后，人亦终以为阳虚而死也。

畏 风

嘉善许阁学竹君夫人，抱疾，医过用散剂以虚其表，继用补剂以固其邪。风入营中，畏风如矢，闭户深藏者数月，与天光不相接。见微风，则发寒热而晕，延余视。余至卧室，见窗槅[①]皆重布遮蔽，又张帷于床前，暖帐之外，周以帷单。诊其脉，微软无阳。余曰：先为药误，而避风太过，阳气不接，卫气不闭，非照以阳光不可。且晒日中，药乃效。阁学谓：见日必有风，奈何？曰：姑去其瓦，令日光下射晒之何如？如法行之，三日而能启窗户，十日可见风，诸病渐愈。明年阁学挈眷赴都，舟停河下，邀余定常服方。是日大风，临水窗候脉。余甚畏风，而夫人不觉也。盖卫气固则反乐于见风，此自然而然，不可勉强也。

[雄按]论证论治，可与戴人颉颃。

痰

嘉兴朱宗周，以阳盛阴亏之体，又兼痰凝气逆，医者以温补治之，胸膈否塞而阳道痿。群医谓脾肾两亏，将恐无治，就余子山中，余视其体丰而气旺，阳升而不降，诸窍皆闭，笑谓之曰：此为肝肾双实证。先用清润之品，加石膏以降其逆气；后以消痰开胃之药，涤其中宫，更以滋肾强阴之味，镇其元气，阳事即通。五月以后，妾即怀孕，得一女。又一年，复得一子。惟觉周身火太旺，更以养阴清火膏丸为常馔，一或间断，则火旺随发，委顿如往日之情形矣。而世人乃以热药治阳痿，岂不谬哉？

[雄按]今秋藩库吏孙位申，积劳善怒，陡然自汗凛寒，脘疼咳逆，呕吐苦水，延余诊之，脉弦软而滑，形瘦而黎，苔黄不渴，溲赤便难。以二陈去甘草，加沙参、竹茹、枇杷叶、竹叶、黄连、蒌仁为剂。渠云阳痿已匝月矣，恐不可服此凉药，余曰：此阳气上升，为痰所阻，而不能下降耳。一服逆平痛定，呕罢汗止，即能安谷。原方加人参，旬日阳事即通，诸恙若失。

苏州府治东首杨姓，年三十余，以狎游，私用父千金，父庭责之，体虚而兼郁怒，先似伤寒，后渐神昏身重。医者以为纯虚之证，惟事峻补，每日用人参三钱，痰火愈结，身强如尸，举家以为万无生理。余入视时，俱环而泣。余诊毕，又按其体遍身皆生痰核，大小以千计，余不觉大笑，泣者尽骇，余曰：诸人之泣，以其将死耶？试往府中借大板重打四十，亦不死也。其父闻之，颇不信，曰：如果能起，现今吃人参费千金矣，当更以千金为寿。余曰：此可动他人，余无此例也，各尽其道而已。立清火安神极平淡之方，佐以末药一服，三日而能言，五日而能坐，一月而行动如常。其时牡丹方开，其戚友为设饮花前以贺，余适至，戏之曰：君服人参千金而几死，服余末药而愈，药本可不偿乎？其母舅在旁曰：必当偿，先生明示几何？余曰：增病之药值千金，去病之药自宜倍之。病者有惊惶色。余曰：无恐，不过八文钱，买卜子为末耳。尚有服剩者，群取视之，果卜子也，相与大笑。其周身结核，皆补住痰邪所凝成者，半载方消，邪之不可留如此。幸而结在肤膜，若入脏，则死已久矣。

[雄按]今夏刘午亭年六十三岁，久患痰喘自汗，群医皆以为虚，补剂备施，竟无效。徐月岩嘱其浇余视之，汗如雨下，扇不停挥，睛凸鼻高，面浮颈大，胸前痞塞，脉滑而长。妻女哀求，虑其暴脱，余曰：将塞死矣，何脱之云？与导痰汤，加旋覆、海石、泽泻、白前，一饮而减，七日后，鼻门始平，匝月而愈。继有顾某，年五十六岁，肥白多痰，因啖莲子匝月，渐觉不饥，喘逆自汗无眠，以为虚也，屡补之，后气逆欲死，速余视之，苔黄溲赤，脉滑不调，以清肺涤痰治之而愈，旋以茯苓饮善其后。

---

① 槅(gé 隔)：房屋或器物之隔板。

痰　喘

松江王孝贤夫人，素有血证，时发时止，发则微嗽，又因感冒，变成痰喘，不能著枕，日夜俯几而坐，竟不能支持矣。是时有常州名医法丹书调治无效，延余至。余曰：此小青龙证也。法曰：我固知之，但弱体而素有血证，麻桂等药可用乎？余曰：急则治标，若更喘数日，则立毙矣。且治其新病，愈后再治其本病可也。法曰：诚然，然病家焉能知之？治本病而死，死而无怨，如用麻桂而死，则不咎病本无治，而恨麻桂杀之矣。我乃行道之人，不能任其咎。君不以医名，我不与闻，君独任之可也。余曰：然。服之有害，我自当之，但求先生不阻之耳。遂与服，饮毕而气平，就枕终夕得安，然后以消痰润肺、养阴开胃之方，以次调之，体乃复旧。法翁颇有学识，并非时俗之医，然能知而不能行者，盖欲涉世行道，万一不中，则谤声随之。余则不欲以此求名，故毅然用之也。凡举事一有利害关心，即不能大行我志，天下事尽然，岂独医也哉？

[雄按]风寒外束，饮邪内伏，动而为喘嗽者，不能舍小青龙为治。案中云感冒是感冒风寒，设非风寒之邪，麻桂不可擅用，读者宜有会心也。

痰喘亡阴

苏州沈母患寒热痰喘，浼其婿毛君延余诊视，先有一名医在座，执笔沉吟曰：大汗不止，阳将亡矣，奈何？非参、附、熟地、干姜不可。书方而去，余至不与通姓名，俟其去，乃入诊，脉洪大，手足不冷，喘汗淋漓。余顾毛君曰：急买浮麦半合，大枣七枚，煮汤饮之可也。如法服而汗顿止，乃为立消痰降火之方，二剂而安。盖亡阳亡阴相似，而实不同，一则脉微，汗冷如膏，手足厥逆而舌润；一则脉洪，汗热不粘，手足温和而舌干。但亡阴不止，阳从汗出元气散脱，即为亡阳。然当亡阴之时，阳气方炽，不可即用阳药，宜收敛其阳气，不可不知也。亡阴之药宜凉，亡阳之药宜热，一或相反，无不立毙。标本先后之间，辨在毫发，乃举世更无知者，故动辄相反也。

[雄按]吴馥斋令姊，体属阴亏，归沈氏后，余久不诊。上年闻其久嗽，服大剂滋补，而能食肌充，以为愈矣。今夏延诊云，嗽犹不愈。及往视，面浮色赤，脉滑不调，舌绛而干，非肉不饱，曰此痰火为患也，不可以音嘶胁痛，遂疑为损怯之末传。予清肺化痰药为丸噙化，使其廓清上膈。果胶痰渐吐，各恙乃安，其形复瘦，始予养阴善后。病者云：前进补时，体颇渐丰，而腰间疼胀，略一抚摩，嗽即不已，自疑为痰，而医者谓为极虚所致，补益加峻，致酿为遍体之痰也。

观察毛公裕，年届八旬，素有痰喘病，因劳大发，俯几不能卧者七日，举家惊惶，延余视之。余曰：此上实下虚之证。用清肺消痰饮，送下人参小块一钱，二剂而愈。毛翁曰：徐君学问之深，固不必言，但人参切块之法，此则聪明人以此炫奇耳。后岁余，病复作，照前方加人参煎。入而喘逆愈甚，后延余视，述用去年方而病有加。余曰：莫非以参和入药中耶？曰：然。余曰：宜其增病也。仍以参作块服之，亦二剂而愈。盖下虚固当补，但痰火在上，补必增盛。惟作块，则参性未发，而清肺之药已得力，过腹中而人参性始发，病自获痊。此等法，古人亦有用者，人自不知耳。于是君相叹服。

[雄按]痰喘碍眠，亦有不兼虚者。黄者华年逾五旬，自去冬因劳患喘，迄今春两旬不能卧，顾某作下喘治，病益甚。又旬日，迓余视之，脉弦滑，苔满布，舌边绛，乃冬温薄肺，失于清解耳，予轻清肃化药治之而痊。至参不入煎，欲其下达；与丸药噙化，欲其上恋，皆有妙义。用药者，勿以一煎方为了事也。又有虚不在阴分者。余治方啸山令秋患痰喘汗多，医进清降药数剂，遂便溏肢冷，不食碍眠，气逆脘疼，面红汗冷。余诊之，脉弦软无神，苔白不渴，乃寒痰上实，肾阳下虚也。以真武汤去生姜，加干姜、五味、人参、厚朴、杏仁，一剂知，二剂已。又治顾某体肥白，脉沉弱，痰喘易汗不渴，痰多，啜粥即呕，以六君去甘草，加厚朴、杏仁、姜汁、川连，盖中虚痰滞也，投七果愈。

饮癖

洞庭席载岳，素胁下留饮，发则大痛呕吐，先清水，后黄水，再后吐黑水，而兼以血，哀苦万状，不能支矣，愈则复发。余按其腹有块，在左胁下，所谓饮囊也。非消此，则病根不除，法当外治。因合蒸药一料，用面作围，放药在内，上盖铜皮，以艾火蒸之，日十余次，蒸至三百六十火而止。依法治三月而毕，块尽消，其病永除，年至七十七而卒。此病极多，而医者俱不知，虽轻重不一，而蒸法为要。

[雄按]今夏江阴沙沛生醳尹，患胸下痞闷，腹中聚块，卧则膊间有气，下行至指，而惕然惊寤。余谓气郁饮停，治以通降。适渠将赴都，自虑体弱，有医者迎合其意，投以大剂温补。初若相安，旬日后神呆不语，目眩不饥，便闭不眠，寒热时作，复延余诊，按其心下，则濯濯有声，环脐左右，块已累累，溺赤苔黄，脉弦而急。幸其家深信有年，旁无掣肘，凡通气涤饮，清络舒肝之剂，调理三月，各恙皆瘳。

翻胃

嘉兴朱亭立，曾任广信太守，向病呕吐，时发时愈，是时吐不止，粒米不下者三日，医以膈证回绝，其友人来邀诊，余曰：此翻胃证，非膈证也。膈乃胃腑干枯，翻胃乃痰火上逆，轻重悬殊。以半夏泻心汤加减治之，渐能进食，寻复旧。从此遂成知己。每因饮食无节，时时小发，且不善饭。如是数年，非余方不服，甚相安也。后余便道过其家，谓余曰：我遇武林名医，谓我体虚，非参附不可，今服其方，觉强旺加餐。余谓：此乃助火以腐食，元气必耗，将有热毒之害。亭立笑而腹非之，似有恨不早遇此医之意。不两月，遣人连夜来迎，即登舟，抵暮入其寝室，见床前血污满地，骇问故，亭立已不能言，惟垂泪引过，作泣别之态而已。盖血涌斗余，无药可施矣，天明而逝。十年幸活，殒于一朝，天下之服热剂而隐受其害者，何可胜数也？

[雄按]服温补药而强旺加餐，病家必以为对证矣。而孰知隐受其害哉？更有至死而犹不悟者，目击甚多，可为叹息。

娄门范昭，素患翻胃，粒米不能入咽者月余，胸中如有物蠢动，余曰：此虫膈也，积血所成。举家未信，余处以开膈末药，佐以硫黄，二剂后，吐出瘀血半瓯，随吐虫二十余枚，长者径尺，短者二寸，色微紫，其肠俱空，乃药入而虫积食之，皆洞肠而死者。举家惊喜，以为病愈，余曰：未也，姑以粥与之。连进二碗，全然不呕，更觉宽适，顷之粥停不下，不能再食。余曰：胃腑已为虫蚀，无藏食之地，无救也。辞不复用药，不旬日而卒。

呃

郡中陆某患呃逆，不过偶尔胃中不和，挟痰挟气，世俗所谓冷呃也，不治自愈，非若病后呃逆，有虚实寒热之殊，关于生死也。陆乃膏粱之人，从未患此，遂大惧，延医调治，医者亦大骇云：此必大虚之体，所以无病见此。即用入参、白术等药，痰火凝结，而胃络塞，呃遂不止。病者自问必死，举家惊惶，余诊视之，不觉狂笑，其昆仲在旁怪而问故，余曰：不意近日诸名医冒昧至此，此非病也，一剂即愈矣。以泻心汤加旋覆花、枇杷叶，果一剂而呃止。越一月，呃又发，仍用前日诸医治之，数日而死。其老仆素相熟，偶遇于他所，问其主人安否，因述其故，余曰：前儿死，我以一剂救之，何以蹈覆辙？曰：众论纷纷，谓补药一定不错，直至临死时欲来敦请，已无及矣。呜呼！岂非命耶？

[雄按]吴雨峰大令，年七十一岁，今秋患感发热，而兼左胁偏痛，舌色干紫无苔，稍呷汤饮，小溲即行，不食不便，脉洪且数。余知其平素津虚，脾约气滞痰凝，连予轻肃、宣濡之剂，热渐缓，胁渐舒，而舌色不润，仍不喜饮，溲赤便闭，呃忒频来，举家皇皇。余曰：无恐也，便行即止矣。逾二日，连得畅解，脉静身凉，舌色有津，呃仍不减，人皆谓高年病后之虚呃，议用镇补。余曰：此气为痰阻，升降失调，得食不舒。平时无

噫，是其征也。授以枳桔汤，加姜、薤、葛、茹、橘、半、柴胡。果一剂知，二剂已。

癃

学宫后金汝玉，忽患小便不通，医以通利导之，水愈聚而溺管益塞，腹胀欲裂，水气冲心即死，再饮汤药，必不能下，而反增其水，余曰：此因溺管闭极，不能稍通也，以发肿药涂之，使溺器大肿，随以消肿之药解之，一肿一消，溺管稍宽，再以药汤洗少腹而挤之，蓄溺涌出而全通矣，此无法中之法也。

木渎某，小便闭七日，腹胀如鼓，伛偻不能立，冲心在顷刻矣。就余山中求治，余以鲜车前根捣烂敷其腹，用诸利水药内服，又煎利水通气药，使坐汤中，令人揉挤之。未几溺迸出，洒及揉者之面，溺出斗余，其所坐木桶几满，腹宽身直，徜徉而去。

[雄按]两外治法皆妙。

水 肿

洞庭席君际飞，形体壮实，喜饮善啖，患水肿病先从足起，遂及遍身，腰满腹胀，服利水之药稍快，旋即复肿。用针针之，水从针孔出，则稍宽。针眼闭，则复肿，《内经》有刺水病之法，其穴有五十七，又须调养百日，且服闭药，而此法失传，所以十难疗一。余所治，皆愈而复发，遂至不救，虽因病者不能守法，亦由医治法不全耳。惟皮水风水，则一时之骤病，驱风利水，无不立愈，病固各不同也。

消

常熟汪东山夫人，患消证，夜尤甚，每夜必以米二升，煮薄粥二十碗，而溲便不异常人，此乃为火所烁也。先延郡中叶天士，治以乌梅、木瓜等药，敛其胃气，消证少瘥，而烦闷羸瘦，饮食无味。余谓此热痰凝结，未有出路耳，以清火消痰，兼和中开胃调之，病情屡易，随证易方，半年而愈。

虫 痛

苏州黄四房女，年十二，患腹痛，愈医愈甚。余偶至其家，昏厥一夕方苏，舌俱咬破，流血盈口，唇白而目犹直视，脉参错无常，余曰：此虫痛也，贯心则死，非煎药所能愈。合化虫丸与之，痛稍缓，忽复更痛，吐出虫二十余条。长者径尺，紫色，余长短不齐，淡红色，亦有白者，自此而大痛不复作，小痛未除，盖其窠未去也。复以杀虫之药，兼安胃补脾之方调之，而虫根遂绝。盖此证甚多，医者既不能知，惟认为寒与食，即以为虫，又无杀虫之方。在精力强旺者，久能自化；其不足者，变为丁奚、劳怯、痞臌等证，至死而人不能知，亦可哀也。余治此证不一，姑举其最剧者以明治法。

常州蒋公讳斌之孙，患心腹痛，上及于头，时作时止，医药罔效，向余求治，余曰：此虫病也。以杀虫之药，虫即远避，或在周身皮肤之中，或在头中，按之如有蠕动往来之象。余用杀虫之药为末，调如糊，到处敷上，而以热物熨之，虫又逃之他处，随逃随敷，渐次平安，而根终不除，遂授方令归，越二年书来，云虫根终未尽，但不甚为害耳，此真奇疾也。

怔 忡

淮安巨商程某，母患怔忡，日服参术峻补，病益甚，闻声即晕，持厚聘邀余，余以老母有恙，坚辞不往，不得已来就医诊视。见二女仆从背后抱持，二女仆遍体敲擦，呼太太无恐，吾侪俱在也，犹惊惕不已。余以消痰之药去其涎，以安神之药养其血，以重坠补精之药纳其气，稍得寝，半月余，惊恐全失，开船放炮，亦不为动，船挤喧嚷，欢然不厌。盖心为火脏，肾为水脏，肾气挟痰以冲心，水能克火，则心振荡不能自主，使各安其位，则不但不相克，而且相济，自然之理也。

长兴赵某，以经营过劳其心，患怔忡证，医者议论不一，远来就余。余以消痰补心之品治其

上，滋肾纳气之药治其下，数日而安。此与程母病同，而法稍异。一则气体多痰，误服补剂，水溢而火受克之证；一则心血虚耗，相火不宁，侵犯天君之证，不得混淆也。

亢 阳

姻戚殷之晋，年近八旬，素有肠红证，病大发，饮食不进，小腹高起，阴囊肿亮，昏不知人。余因新年贺岁候之，正办后事，余诊其脉，洪大有力，先以灶灰、石灰作布袋，置阴囊于上，袋湿而囊肿消，饮以知母黄柏泻肾之品。越三日，余饮于周氏，周与至戚，相近半里，忽有叩门声，启视之，则其子扶病者至，在座无不惊喜，同问余曰：何以用伐肾之药而愈？余曰：此所谓欲女子而不得也。众以为戏言。翁曰：君真神人也，我向者馆谷京师，患亦相似，主人以为无生理也，遂送我归，归旬日即瘥。今妻妾尽亡，独处十余年，贫不能蓄妾，又耻为苟且之事，故病至此，既不可以告人，亦无人能知之者。言毕凄然泪下。又阅五年而卒。盖人之气禀各殊，亢阳之害，与纵欲同。非通于六经之理，与岐黄之奥者，不足与言也。

[雄按]纵欲固伤阴，而亢阳亦烁阴，知柏泻肾者，泻肾火之有余，而保其不足之水也。

吐 血

平望镇张瑞五，素有血证。岁辛丑，余营葬先君，托其买砖灰等物，乡城往返，因劳悴而大病发，握手泣别，谓难再会矣。余是时始合琼玉膏，未试也，赠以数两而去，自此不通音问者三四载。一日镇有延余者，出其前所服方，问何人所写，则曰：张瑞五。曰：今何在？曰：即在馆桥之右。即往候之，精神强健，与昔迥异。因述服琼玉膏后，血不复吐，嗽亦渐止。因涉猎方书，试之颇有效，以此助馆谷所不足耳。余遂导以行医之要，惟存心救人，小心敬慎。择清淡切病之品，俾其病势稍减，即无大功，亦不贻害；若欺世徇人，止知求利，乱投重剂，一或有误，无从挽回，病家纵不知，我心何忍？瑞五深以为然，后其道大行，遂成一镇名家，年至七十余而卒。琼玉膏为治血证第一效方，然合法颇难，其时不用人参，只用参须；生地则以浙中所出鲜生地，打自然汁熬之，不用干地黄。治血证舍此，无有无弊者。

[雄按]行医要诀，尽此数语，所谓以约失之者鲜，学者勿以为浅论也。

洞庭吴伦宗夫人，席翁士俊女也，向患血证，每发，余以清和之药调之，相安者数年。郡中名医有与席翁相好者，因他姓延请至山，适遇病发，邀之诊视，见余前方，谓翁曰：此阳虚失血，此公自命通博，乃阴阳不辨耶？立温补方加鹿茸二钱，连服六剂，血上冒，连吐十余碗，一身之血尽脱，脉微目闭，面青唇白，奄奄待毙。急延余治，余曰：今脏腑经络俱空，非可以轻剂治，急以鲜生地十斤，绞汁煎浓，略加人参末，徐徐进之。历一昼夜，尽生地汁，稍知人事，手足得展动，唇与面红白稍分。更进阿胶、三七诸养阴之品，调摄月余，血气渐复。夫血脱补阳，乃指大脱之后，阴尽而阳无所附。肢冷汗出，则先用参附以回其阳，而后补其阴；或现种种虚寒之证，亦当气血兼补。岂有素体阴虚之人，又遇气升火旺之时，偶尔见红，反用大热升发之剂，以扰其阳而烁其阴乎？此乃道听涂[1]说之人，闻有此法，而不能深思其理，误人不浅也。

嘉兴王蔚南，久患血证，左胁中有气逆冲喉旁，血来有声如沸。戊子冬，忽大吐数升，面色白而带青，脉微声哑，气喘不得卧，危在旦夕。余以阿胶三七等药，保其阴而止其血，然后以降火纳气之品，止其冲逆，复以补血消痰，健脾安胃之方，上下分治，始令能卧，继令能食，数日之后，方能安卧。大凡脱血之后，断不可重用人参，升气助火，亦不可多用滋腻，以助痰滞胃。要知补血之道，不过令其阴阳相和，饮食渐进则元气自复，非补剂入腹，即变为气血也。若以重剂塞其胃口，则永无生路矣，况更用温热重剂，助阳烁阴而速之死乎？

---

① 涂：通“途”。

洞庭张姓，素有血证，是年为女办装，过费心力，其女方登轿，张忽血冒升余，昏不知人，医者浓煎参汤服之，命悬一息。邀余诊视，六脉似有如无，血已脱尽，急加阿胶三七，少和人参以进，脉乃渐复，目开能言，手足展动。然后纯用补血之剂以填之，月余而起。盖人生不外气血两端，血脱则气亦脱，用人参以接其气，气稍接，即当用血药，否则孤阳独旺，而阴愈亏，先后主客之分，不可不辨也。

瘀留经络

乌镇莫秀东患奇病，痛始于背，达于胸胁，昼则饮食如常，暮乃痛发，呼号彻夜，邻里惨闻，医治五年，家资荡尽，秀东欲自缢，其母曰：汝有子女之累，尚须冀念，不如我死，免闻哀号之声。欲赴水，其戚怜之，引来就医。余曰：此瘀血留经络也，因谓余子斆曰：此怪病也，广求治法以疗之，非但济人，正可造就己之学问。因留于家，用针灸熨搨煎丸之法，无所不备，其痛渐轻，亦渐短，一月而愈。其人感谢不置，余曰：我方欲谢子耳。凡病深者，须尽我之技，而后奏功，今人必欲一剂见效，三剂不验，则易他医，子独始终相信，我之知己也，能无感乎？

肠　红

淮安程春谷，素有肠红证，一日更衣，忽下血斗余，晕倒不知人，急灌以人参一两，附子五钱而苏。遂日服人参五钱，附子三钱，而杂以他药。参附偶间断，则手足如冰，语言无力，医者亦守而不变，仅能支持，急棹来招，至则自述其全赖参附以得生之故。诊其六脉极洪大而时伏，面赤有油光，舌红而不润，目不交睫者旬余矣，余曰：病可立愈，但我方君不可视也。春谷曰：我以命托君，止求效耳，方何必视？余用茅草根四两作汤，兼清凉平淡之药数品，与参附正相反，诸戚友俱骇。春谷弟凤衣，明理见道之士也，谓其诸郎曰：尔父千里招徐君，信之至，徐君慨然力保无虞，任之至，安得有误耶？服一剂，是夕稍得寝，二剂手足温，三剂起坐不眩，然后示之以方，春谷骇叹，诸人请申其说，余曰：血脱扶阳，乃一时急救之法。脱血乃亡阴也，阳气既复，即当补阴，而更益其阳，则阴血愈亏。更有阳亢之病，其四肢冷者，《内经》所谓热深厥亦深也；不得卧者，《内经》所谓阳胜则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也。白茅根交春透发，能引阳气达于四肢，又能养血清火，用之使平日所服参附之力，皆达于外，自能手足温而卧矣。于是始相折服。凡治血脱证，俱同此。

［雄按］治既明，而茅根功用，尤为发人所未发。

血　痢

洞庭葛允诚，患血痢五年，日夜百余次，约去血数石，骨瘦如柴，饮食不进，举家以为必无生理。余友姜君锡常次子尊芳，从余学医于山中，病者即尊芳妻弟也，锡常怜之，令同尊芳寄膳余家，朝夕诊视。余先用滋补之剂，以养其血脉，复用开胃之药，以滋其化源，稍健而能食。久痢至五载，大肠之内，必生漏管，遂以填补之品，塞其空窍。痢日减，饭日增，不半年，而每食饭必六七碗，至冬病全愈，丰肥强壮，归至家，亲戚俱不相识认，无不叹以为奇。

崩

徽州盐商汪姓，始富终贫，其夫人年四十六，以忧劳患崩证，服参附诸药，而病益剧。延余治之，处以养血清火之剂，而病稍衰，盖此病本难除根也。越二年夫卒，欲往武林依其亲戚，过吴江求方且泣曰：我遇先生而得生，今远去，病发必死耳。令为立长服方，且赠以应用丸散而去。阅十数年，郡中有洋客请治其室人，一白头老妪出拜余，余惊问，曰：我即汪某妻也，服先生所赠方药，至五十二而崩证绝。今已六十余，强健逾昔，我婿迎我于此，病者即我女也，不但求治我女，必欲面谢，故相屈耳。盖崩证往往在五十岁以前，天癸将绝之时，而冲任有火，不能摄

纳，横决为害。至五十以后，天癸自绝，有不药而愈者，亦有气旺血热，过时而仍有此证者。当因时消息，总不外填阴补血之法。不知者，以温热峻补，气愈旺而阴愈耗，祸不旋踵矣。此极易治之病，而往往不治，盖未能深考其理，而误杀之耳。

瘀血冲厥

东山水利同知，借余水利书，余往索，出署，突有一人拦舆喊救命，谓我非告状，欲求神丹夺命耳。其家即对公署，因往视。病者死已三日，方欲入棺，而唇目忽动，按其心口尚温，误传余能起死回生，故泥首哀求。余辞之不获，乃绐之曰：余舟中有神丹可救。因随之舟中，与黑神丸二粒，教以水化灌之，非能必其效也。随即归家，后复至山中，其人已生。盖此乃瘀血冲心，厥而不返，黑神丸以陈墨为主，而以消瘀镇心之药佐之，为产后安神定魄、去瘀生新之要品，医者苟不预备，一时何以奏效乎？

胎中毒火

南门陈昂发夫人，怀娠三月，胎气上逆，舌肿如蛋，色紫黑，粒米不能下，医者束手。延余治，余曰：此胎中有毒火冲心，舌为心苗，故毒聚于舌，肿塞满口，则饮食绝矣。乃用珠黄散，及解毒软坚之药，屡涂其舌，肿渐消而纳食，复用清凉通气之方，消息治之。或谓解毒清火，与胎有害。余曰：不然，胎气旺甚，愈凉愈安，但热毒伤阴，当滋养其血气耳。乃专服余药，挚生一子。后询其得病之故，乃曾听邪人之言，服不经之药，几致伤生，可为戒也。

子 利

烂溪潘开子表弟，其夫人怀娠患痢，昼夜百余次，延余视。余以黄芩汤加减，兼养胎药饮之，利遂减，饮食得进，而每日尚数十次，服药无效。余曰：此不必治，名曰子利，非产后则不愈，但既产，恐有变证耳。病家不信，更延他医，易一方，则利必增剧，始守余言，止服安胎药少许，后生产果甚易，而母气大衰，虚象百出。适余从浙中来，便道过其门，复以产后法消息治之，病痊而利亦止。盖病有不必治而自愈，强求其愈，必反致害。此类甚多，不可不知也。

[雄按]此所谓利，即是泄泻，古人名曰利下，非今之痢也。痢疾古名滞下，若胎前久痢不愈，产后其能免乎？

试 胎

余往候族兄龙友，坐谈之际，有老妪惶遽来曰：无救矣。余骇问故，龙友曰：我侄妇产二日不下，稳婆已回绝矣。问何在？曰：即在前巷。余曰：试往诊之。龙友大喜，即同往，浆水已涸，疲极不能出声，稳婆犹令用力迸下。余曰：无恐，此试胎也，尚未产，勿强之，扶令安卧，一月后始产，产必顺，且生男。稳婆闻之微哂，作不然之态，且曰：此何人？说此大话。我收生数十年，从未见有如此而可生者。其家亦半信半疑。余乃处以养血安胎之方，一饮而胎气安和，全无产意。越一月，果生一男，而产极易，众以为神。龙友请申其说，曰：凡胎旺而母有风寒劳碌等感动，则胎坠下如欲生之象，安之即愈。不知而以为真产，强之用力，则胎浆破而胎不能安矣。余诊其胎脉甚旺，而月分未足，故知不产；今已摇动其胎，将来产时必易脱，故知易产；左脉甚旺，故知男胎，此极浅近之理，人自不知耳。

产后风热

西濠陆炳若夫人，产后感风热，瘀血未尽，医者执产后属虚寒之说，用干姜熟地治之，且云必无生理，汗出而身热于炭，唇燥舌紫，仍用前药。余是日偶步田间看菜花，近炳若之居，趋迎求诊，余曰：生产血枯火炽，又兼风热，复加以刚燥滋腻之品，益火塞窍，以此死者，我见甚多，非石膏，则阳明之盛火不解。遵仲景法，用竹皮石膏等药。余归而他医至，笑且非之，谓自古无产

后用石膏之理，盖生平未见仲景方也。其母素信余，立主服之，一剂而苏。明日炳若复求诊，余曰：更服一剂，病已去矣，无庸易方。如言而愈。医者群以为怪，不知此乃古人定法，惟服姜桂则必死。

产后血臌

苏州顾某继室，产后恶露不出，遂成血臌。医者束手。顾君之兄掌夫，余戚也，延余治之，余曰：此瘀血凝结，非桃仁等所能下，古法有抵当汤，今一时不及备，以唐人法，用肉桂、黄连、人参、大黄、五灵脂成剂，下其瘀血。群医无不大笑，谓寒热补泻并相犯之药合而成方，此怪人也。其家因平日相信，与服，明日掌夫告余曰：病不可治矣。病者见鬼窃饮所服药，乃大呼曰：我不能食鬼之所吐也！先生可无治矣。余往验之，药本气味最烈之品，尝之与水无二。怪之，仍以前方煎成，亲往饮之，病者不肯饮，以威迫之，惧而饮，是夕下瘀血升余，而腹渐平思食。余以事暂归，隔日复往，其门首挂榜烧楮，余疑有他故，入门见者皆有喜色，询之，则曰：先生去之夕，病者梦其前夫人，怒曰：汝据余之室，夺余之财，虐余之女，余欲伤汝命，今为某所治，余将为大蛇以杀汝。即变为大蛇，大惊而醒，故特延僧修忏耳。盖前夫人以产后血臌亡，病状如一，而医者治不中病，遂致不起。盖一病有一病治法，学不可不博也。

产后肠痈

洞庭某妇，产后小腹痛甚，恶露不止，奄奄垂毙，余诊之曰：恶露如此多，何以其痛反剧？更询其所行之物，又如脓象。余曰：此乃子宫受伤，腐烂成痈也，宜令名手稳婆探之，果然。遂用绵作条，裹人生肌收口之药，而内服解毒消瘀之方，应手而愈。凡产后停瘀，每多外证，如此其多，不可不知也。

恶　痘

吴超士家僮已弱冠，随超士往戏馆观剧，因寒热作而先归，夜半呻吟不绝，至明旦往视，则匿于床下，口称群鬼欲杀之，拽出视之，细点如麸。余曰：此恶痘也。色暗紫，急以升麻、羌活、生地等药煎汤灌之。三日而痘形出，遍体无毫孔，头面结聚重叠，始终用滋养气血之品，不用时下恶药一味。二十余日，始结痂，焦黑成片，大如手掌，形如缸片，剥去之后，非复本来面目，见者俱不相识。可知痘证之必死者绝少，皆医以寒凉克伐之药误之也。毛履和之女患痘，医者曰：此闷痘也，五日而毙。举家扼腕，适余至，曰：先生亦治痘否？余曰：医者不肯治之痘则治。曰：已回绝矣。因入视，遍体大热，神昏不语，细点如鱼子，隐在肉中。余急以升麻羌活汤为主，而佐以养血透肌药饮之，三日而痘形显。前医群骇，告之以故，则又大笑曰：升麻羌活等药，岂入痘科？不知升麻汤乃痘证初起之主方，而医者不知也。继以养血解毒补气之品，其结痂也，额如覆釜，身如树皮，发连痂脱，三年始生。时医见此等证，必用大黄、石膏及恶毒之物，虚其里而增其毒，五日而死之言必验，病家亦以为医者断期如神，熟知非其识之高，乃其药之灵也。呜呼惨哉！

余同学沈冠云之女，痘密黑陷而无浆，医者束手，冠云告以故，余曰：姑处以补托之法。用地黄、归身、黄芪、人参等药，闻者咸笑。一服而浆来，至明日，以参贵停服。余曰：精力不充，毒发未尽，未尽必生痘毒。后果臂湾生二毒，复为治之而安。

余长孙女种痘，点密而色深赤，种痘之医束手，余用清发之药，并时含紫雪，赤色稍衰，将就寝，复往视，忽变灰白色而咬牙。余惊曰：证变虚寒矣，此所谓亢害承制也。即用人参鹿茸等托之，至三鼓而疮色复红，形渐高起，仍用清火养血之方，而浆成。盖病变无常，顷刻转易，故凡属危险之证，医当时时消息，不可片刻离也。但不明理之医，则偏僻固执，又方法绝少，不能肆应不穷耳。

流 注

苏州一小儿，甫九龄，颇聪慧，而患流注，肩背腰胁十余处，百端医治无效，余视之曰：此惟大活络丹能愈。服至三十余丸，未破者消，已破者收口，更服补气血之药而愈。盖流注一证，由风寒入膜所致，膜在皮中，旁通四达，初无定处，所以随处作患，此真脉络之病，故古人制大活络丹以治之，其余煎丸，皆非正治。所谓一病有一病之法，药不对证，总难取效也。

本邑刘近曾夫人，患虚痰流注，色㿠脉虚，发无定处，病极危险，非旦夕可奏功，余辞不能治。郡中一医，以百金包好，因留在家治之。闻余有不能治之说，笑曰：我医好后，更请徐君质之，当无言可对耳。月余，刘君之兄元谷招余诊，近曾出曰：流注之疾虽向愈，而未收口，托在相好，肯一观否？余因视之，肩后疮孔大如钱，内膜干空，与皮不连，气促脉微，诊毕而出。近曾求方，余笑不答，书"危在顷刻"四字，刘不信，少顷内呼，刘父子入，已气绝矣。群执包好之医，欲加以无礼，余晓之曰：此病本不治，非药误也，但不知生死，为无目耳。乃释之。盖流注之证，其类不同，大段皆津液枯而痰流膜内之证，当内外交治，而祛邪补虚，亦另有切病方药，蛮补无益也。

嘉善张卓舟，未弱冠，患流注五年，自胁及腰腿，连生七八孔，寒热不食，仅存人形。历年共服人参二三千金，万无生理。父母先亡，只有慈母[①]，其伯悉收其田产文契，专待其毙而取之。其从兄汪千造余家哀恳，余颇怜之，破格往视，半身几成枯骨。此乃虚痰流注，医者不能治其经络之痰，徒费重赀，而无一中病者，则药之误，而非病之真无治也。余用大活络丹为主，而外敷拔管生肌之药，医者闻之大笑曰：活络丹辛暴之药，岂可入口。盖彼惟知俗本所载乌头蚯蚓之活络丹，而不知古方五十余味之大活络丹也。盖流注之痰，全在于络，故非活络丹不效。以后脓稀肉长，管退筋舒，渐能起立，不二年而肌肉丰肥，强健反逾于常，呜呼！不知对病施药，徒事蛮补，举世尽然，枉死者不知其几也。

[雄按]大活络丹，治虚痰流注，深为合法，而外科不知也。若实痰，则控涎丹最妙。

肠 痈

长兴朱季舫少子啸虎官，性极聪敏，年九岁，腹痛脚缩，抱膝而卧，背脊突出一节，昼夜哀号。遍延内外科诊视，或云损证，或云宿食，或云发毒，当刺突出之骨，以出脓血。其西席茅岂宿力荐余治，往登其堂，名医满座，岂宿偕余诊视，余曰：此缩脚肠痈也，幸未成脓，四日可消。闻者大笑。时季舫为滦州牧，其夫人孔氏，名族之女，独信余言。余先饮以养血通气之方，并护心丸，痛遂大减。诸医谓偶中耳。明日进消瘀逐毒丸散，谓曰：服此又当微痛，无恐。其夜痛果稍加。诸医闻之哗然曰：果应我辈之言也。明早又进和营顺气之剂，痛止八九，而脚伸脊平，果四日而能步。诸医以次辞去，中有俞姓者，儒士也，虚心问故，余谓：杂药乱投，气伤矣。先和其气血自得稍安；继则攻其所聚之邪，安能无痛？既乃滋养而通利之，则脏腑俱安矣。

南濠徐氏女，经停数月，寒热减食，肌肉消烁，小腹之右，下达环跳，隐痛微肿，医者或作怯弱，或作血痹，俱云不治。余诊其脉，洪数而滑，寒热无次，谓其父曰：此瘀血为痈，已成脓矣，必自破，破后必有变证，宜急治。与以外科托毒方并丸散，即返山中。越二日，天未明，叩门甚急，启视，则徐之戚也，云脓已大溃而人将脱矣。即登其舟往视，脓出升余，脉微肤冷，阳随阴脱，余不及处方，急以参附二味，煎汤灌之，气渐续而身渐温。然后以补血养气之品，兼托脓长肉之药，内外兼治，两月而漏口方满，精神渐复，月事以时。大凡瘀血久留，必致成痈。产后留瘀，及室女停经，外证极多，而医者俱不能知，至脓成之后，方见外科施治，而外科又不得其法，以致枉死者，比比然也。

① 慈母：旧称养母为慈母。

腿 痈

横泾钱某之女，素有痞块，从腹入少腹，又从少腹入环跳之下，大腿外臁，变成大痈，脓水淋漓成管，管中有饭粒流出，真不可解，日渐狼狈，诸医束手。其父泣而告余曰：寒俭之家，服人参已费百金，而毫无效验，惟有立而视其死耳。余曰：人参不可长继，祛脓填漏，外科自有正方也。乃为合治漏之药，内服外敷。所服末药，亦有从疮口流口出者，继乃渐少，胃气亦开，肌肉内生。数月之后，痈结筋舒。前此从未生育，期年怀孕生子。凡治病各有对证方药，非可以泛治之方图侥幸也。

臂 疽

长兴周某之子，臂生疽，经年脓水不干，变为多骨，所食米粒，间有从疽中出者。奄奄待毙。余为内托外敷。所服末药，亦从疮口出，继而脓渐减少。所出碎骨，皆脓结成。出尽之后，肌肉日长，口收痈结而愈。

项 疽

郡中朱姓患项疽，大痛彻心，时时出血。延医施治，漫肿滋甚，神思昏迷，束手待毙。延余视，急用围药裹住根盘，敷以止血散，饮以护心丸，痛缓血止，神安得寝。明日前医来告以故，医谓：同一金黄散，我用无效，彼用神验，此命运不同，非药异也。彼盖不知围药每病各殊耳。疮口已定，乃大托其脓，兼以消痰开胃之品，饮食渐进，坐卧皆安，两月而愈。凡治痈疽之法，在视其人之肥瘠，瘦弱之躯，尤忌见血，疮口若大，则肌肉难生，所以最重围药，其方甚多，不可不广求而预备也。

同学沈自求，丧子忧愁郁结，疽发于项，调治无效。项二倍，疮口环颈长尺余，阔三寸，惟近咽喉处二寸未连，而枕骨直下之筋未断，血流不止。余辞不治，坚恳不已。先进护心丸二粒令毒不内攻，又付止血散止其血，外用围药厚涂束其根，更以珠黄等药，时时敷疮口上。其膏药长一尺三寸，再以黄芪四两，煎汤煎药服之。势定而饮食稍进，数日血止脓成，肌与腐肉，方有界限。疮口太大，皮肉不能合，以生肌等药，并参末厚涂而封之，月余口乃合。病家欲备人参斤许以待用，余曰：无庸也。诸痛痒疮，皆属于火；脓流肉腐，皆伤于阴。凡属外证，总以清火养阴为主，而加开胃健脾之药，人参止用钱许，数剂即止，此从古一定之法。其用温补，乃后世讹传之术，无不阴受其害，余凡治大证，无不神效，时人多不之信也。

苏州章倚文夫人，体质本弱，平时饮食绝少，忽患项毒，平漫不肿，痛辄应心，医者谓大虚之证，投以峻补，毒伏神昏，奄奄一息。延余视之，余曰：毒无补理。疮口不高，则以围药束之，饮以清凉养血之品，托毒于外，兼服护心丸，痛定而疮根渐收。余暂归，转托一医代治。医者强作解事，曰：围药不过金黄散之类，无益也，去之。用药亦意为改易，以炫己能。疮遂散大，血出不止，痛复甚而神疲。余再至大骇，询之，乃知其故，医者乃不复生议论。于是仍用前法，脓成食进，而后得安。盖外科病不治者绝少，皆由医之不得其道，所以动手辄误，病变日增，而药无一验，即束手无策矣。

对 口

白龙桥吴时臣，年七十余矣，患对口，痛欲绝，余视其外无围药，疮内反有插药五条，乃三品一条枪。此古方蚀顽肉之恶药，而近日医者，误以为必用之品，所以痛极昏迷。余悉拔去，掺以珠黄解毒散，其痛立除而神安，复用围药裹住其根，使疮头高而脓易出。或谓七旬之人，精力已衰，宜用温补。余曰：外证俱属火，苟非现证虚寒，从无用热药之理。进清凉开胃之剂，胃气开，则肌肉自生，调养月余而愈，精神较胜前矣。

平湖徐抡斋，阴毒对口，颈项漫肿而色紫，有头如痘者百余，神烦志乱，医者束手，就治于余，余曰：此乃阴毒，兼似有祟。其家为述患病之

后，鬼声绕屋，鬼火不断。余曰：且敷药试之。色稍鲜，肿亦稍消，明晨视之，色转淡红，其如痘者，俱出微脓而低软，中聚一头，亦不甚大，势已消其十之三，神亦渐清而思饮食。病虽属阴，亦不可用热药，以增邪火，惟和血通气，使营卫充盈，使血中一点真阳透出，则阴邪自退。若用热补，则反助毒火，而生机益绝。故治外科之阴证，非若伤寒之阴证，为外感之寒邪，可专用桂附以驱之也。今之号外科者，惟拾内科之绪论，以为热可御寒，则贻害不小矣。

发 背

洞庭吴姓，从徐州经纪返棹，背起粟粒，深紫色，而痛应心，周围肌肉皆不仁，知非轻证，未至家而就余治。余辞不能，再三恳求，姑用围药束之，稍定。病者谓：我尚未到家，当归处分家事，求借一廛，如果不治，死无余憾。归二日而复来，其疮不甚大，顶微高而坚黑，当用刀挑破，方可上药。以洋刀点之，洋刀坚利非凡，竟不能入，用力挑之，刀头折，乃用金针四面刺之，以泄毒气。内托外敷，其方屡变，然后脓从四旁出，顽盖自落，约深半寸，脊骨隐露，其尖亦腐去。急以生肌散填补之，内服峻补之剂，两月而肉满皮完，此九死一生之证，不早为外束内托，则焦骨攻脏，无生理矣。

周庄陆姓，疽发背，周径尺余，一背尽肿，头以百计，毒气内攻，沉闷昏迷，医者以平塌无头，用桂附托之，余曰：此疮止宜收小，若欲加高，则根盘如此之大，而更加高，则背驮栲栳[1]矣。此乃火毒，用热药必死。乃以束根提毒之药敷之，一夕而疮头俱平，皮肤亦润。止有大头如杯，高起于大椎骨之下，大三寸许。尚不思饮食，惟求食西瓜，医吓以入口即死，余令纵其所食。一日之内，连吃大西瓜两个。明日知饥，欲求肉饭，食肉四两，饭半碗，明日更加。始终用托毒清火之剂，而脓成口敛。余嘱曰：此疽初起盈背，背中脂膜皆空，非填补里膜，必有他变。有庸医献媚曰：病已全愈，为此说者，图厚谢也，我力能保之。病家利其省费，从之。至来年二月，忽旧疤中一细眼流血不止，放血斗余，两日而卒。盖其前一背尽肿，其中之脂膜，俱化成脓，从大口出尽。庸医安知治法，贪利误人，富贵之家，往往最信此等人，可不省察耶？

对 心 发

郡中唐廷发偶过余寓，时方暑，谓背上昨晚起一小瘰，搔之甚痒，先生肯一看否？余视之，骇曰：此对心发也。唐不甚信，曰：姑与我药。余曰：君未信余言，一服药而毒大发，反疑我误君矣。含笑而去。明日已大如酒杯，而痛甚，乃求医治。余曰：此非朝[2]夕换方不可，我不能久留郡寓，奈何？因就医余家，旦暮易法，其中变迁不一，卒至收口。其收口前十日，忽头痛身热，神昏谵语，疮口黑陷，六脉参差。余适出门，两日归而大骇，疑为疮证变重，几无可药。细询其仆，乃贪凉当风而卧，疮口对风，膏药又落，风贯疮中，即所谓破伤风也。乃从外感治法，随用风药得汗而解，身凉神清，疮口复起，仍前治法而痊。若不审其故，又不明破伤风治法，则必无效，惟有相视莫解而已。

肺 痈

苏州钱君复庵，咳血不止，诸医以血证治之，病益剧。余往诊，见其吐血满地，细审之，中似有脓而腥臭者，余曰：此肺痈也，脓已成矣。《金匮》云脓成则死，然有生者。余遂多方治之，君亦始终相信，一月而愈。盖余平日因此证甚多，集唐人以来治肺痈之法，用甘凉之药，以清其火；滋润之药，以养其血；滑降之药，以祛其痰；芳香之药，以通其气；更以珠黄之药，解其毒；金石之药，填其空，兼数法而行之，屡试必效。今治钱君亦兼此数法而痊，强健逾旧，几二十年。至乾隆三十年，家业日隆，因迁居大造，途

---

[1] 栲栳(kǎolǎo 考老)：用柳条编成的盛物器具，形似圈状。此形容背驮之状如栲栳。

[2] 朝：原作"明"，据湖北本改。

中相值，邀余视其新居。坐谈良久，辞出，见其右额有豆大黑点，问之，钱对曰：昨此处生一瘰，颇痒，无他苦也。余谛审之曰：此毒发于内，治之失宜，可以伤命，非轻疾也。钱笑而腹非之。余曰：本当为君竭力，但君未信，若一用药，而毒大发，则反以为病由药作，故不敢。但多年相好，不可不尽言，如五六日病势增重，当来相闻，勿为人误。越五日，遣人邀余山中，往则见其额肿目闭，哀号竟夕，方悔信余之不早。细视皮中有物，乃三品一条枪也。拔去五条。嗟乎！此乃腐烂死肌之恶药，好肉用上，其痛应心，况额上皮内即骨，横插皮中所以痛极。余既不能久留，又坏证难治，力辞归山。易以他医，面目俱腐而卒。嗟乎！前何相信之深，后何不信之至，岂非命乎？

乳疖

东洞庭刘某夫人，患乳疖，医者既不能消散成功之后，又用刀向乳头上寸余出毒，疮口向上，脓反下注，乳囊皆腐，寒热不食，将成乳劳。内外二科，聚议无定，群以为不治矣。延余诊之，曰：此非恶证，治不如法耳。尚可愈也，但须百日耳。其家戚族，皆少年喜事，闻余言欲塞群医之口，向病家曰：我辈公恳先生留山中百日，必求收功而后已。如欲归家，备快舟以迎送。余初不允，继勉承之，多方治之，至九十日而未见功。盖病者柔弱畏痛，既不敢于乳下别出一头，而脓水从上注下，颇难出尽，故有传囊之患。忽生一法，用药袋一个，放乳头之下，用帛束缚之，使脓不能下注；外以热茶壶熨之，使药气乘热入内；又服生肌托脓之丸散，于是脓从上泛，厚而且多，七日而脓尽生肌，果百日而全愈。后以此法治他证，无不神效，可知医之为术，全赖心思转变，刻舟求剑，终无一验也。

卜疳

濮院沈维德，患卜疳，前阴连根烂尽，溺从骨缝中出，沥灌肾囊中，哀号痛楚，肛门亦复烂深半寸，载至余家，止求得生为幸。余亦从未见此病，姑勉为治之，内服不过解毒养血之剂，而敷药则每用必痛，屡易其方，至不痛而后已，两月后结痂能行，惟阴茎仅留根耳。余偶阅秘本，有再长灵根一方，内用胎狗一个，适余家狗生三子，取其一，泥裹煨燥，合药付之。逾二年，忽生一子，举族大哗，谓人道已无，焉能生子？盖维德颇有家资，应继者怀觊觎[1]之心也。其岳徐君密询之，沈曰：我服药后，阳道已长，生子何疑？徐君乃集其族人共验之，阳道果全，但累生如有节而无总皮。再期又生一子，众始寂然，远近传之，以为奇事，今犹有述之以为异闻者。

附 再长灵根方五十日复生效

煅乳石三钱五分 琥珀七分 朱砂六分 人参一钱 真珠七分 牛黄四分 真水粉五分 胎狗一个 雄黄六分用灵仙、首乌、大力子、蓼草汁煮一昼夜，炒如银色。右为末，每服三匙，日进四服，卧又一服，俱以土茯苓半斤，阴阳水十二碗，煎五碗，连送五服，七日验。

[雄案]煮一昼夜而炒如银色之药品，即上文煅乳石等九味也。详玩文义，似宜移右字于用字之上，方顺。第胎狗煨燥必黑，全狗分两，又必数倍于诸药，同煮同炒，不知何以能如银色，是必煨时不令黑也。

筋瘤

苏州一小童，背上肿大如覆碗，俯不能仰，群谓驼疾也，或戏余曰：君能治奇疾，若愈此，则我辈服矣。其父母以余为果能治也，亦力求焉。余实不知其中何物，姑以腐药涂上。数日皮开肉烂，视其肉，如蚯蚓者盘结数条，细审之，乃背上之筋所聚也。余颇悔轻举，急以舒筋收口丸散，外敷内服。筋渐散，创渐平，肤完而身直矣。此筋瘤之一种也，哄传以余为能治驼疾，从此求治驼者云集。余俱谢不能，此乃幸而偶中。古人并无此治法。癸未人都，尚有人询及者，余谢无此事而已。存此以识异。

[雄按]洄溪神于外科，读其所评《外科正

---

① 觊觎(jì yú 计于)：非分之想。

宗》等书，已见一斑。是编列案仅十余条，然各大证治法略备，洵痈疽家赤文绿字之书也，可不奉为圭臬哉！

附刻许辛木农部札

惠书久不报，阙然于怀。承示医书二种奉缴，弟于此事茫然，《洄溪案》仅校出误字数处，即转寄吴葆山舍亲。葆山医学，与王君孟英在伯仲之间，亦极赞此书手眼通灵，即过录一本，奉为鸿宝。又校正数字，属转达左右，早付手民，以广其传，功德不细也。内有脱简，弟意得原本补之，大妙，无则于章末旁注一阙字，从郭公夏五之例，何如？复蒋中堂书，与医案无异，似宜附刻。与秦司寇书，则皆寒暄语，可删耳。《疡科选粹》批点，确是徐氏手笔，足与所批《正宗》相辅而行，已过录珍藏矣。

又

来书谓中多时俗口头语，弟意名医手笔，既未可辄改，又此等书取其活人而已，不当以诗文例绳之，正如药物牛溲马勃，止期有用，非若佳花美卉，有一残缺，便须摘去也。原本不分卷，亦可仍之，叶多则当分，叶不满百，可无分也。

此书原本传写多误，光炳与钱警石泰吉广文、许辛木楣农部两先生，商榷再四，始行付梓。兹摘录农部札如右，阙简已从原本校补，此外不敢增损一字，以见光炳于此，盖慎之又慎云。海昌蒋光炳附识。

王氏医案

（原名《回春录》）

清·王士雄　撰
清·周　铎　辑
杨俊杰　校注

校注说明

王士雄，字孟英，晚年改字梦隐，别号半痴山人。浙江海宁人。生活于清嘉庆、同治年间（约1808～1868年）。王门三世业医，曾祖学权、祖永嘉、父逮仓，皆有医名。孟英幼承庭训，十四岁父亡，遂立志继业，博览群书，潜心苦学，泛迹江海，勤于诊治，于温病学造诣精深，是清代杰出医家，与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齐名，并称温病四家。一生著述甚丰，计有《温热经纬》、《随息居重订霍乱论》、《归砚录》等十余种，并评注前人著作如《医砭》、《女科辑要》等十种，大多为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其医案由周光远等人汇辑而成，共十三卷，分正编、续编及三编。

《王氏医案》为正编，原名《回春录》，二卷，周光远辑。该书以年代先后为序，将王氏自道光四年至二十三年（1824～1843年）临证验案辑而成帙，案以内科杂病、外感、妇科为主。每案叙患者居里姓氏、病因病证、治疗经过、舌脉方药等。

孟英临证，溯因求源，辨证精当，论治灵活，疗效如神。其特点，一是析理超卓，阐发精辟。无论分析病情、判断预后、阐明治法、讲解药理，语多中的。张柳吟曾云："但使病者听孟英论病之无微不入，用药之无处不到，源源本本，信笔成章，已觉疾瘼过半。"可见其辨之精、析之微，竟有出神入化之妙。二是诊法全面，尤重脉舌。孟英诊病善从整体出发，全面考察病因，灵活运用四诊。对于脉诊常能悉心体察，明其常，通其变，析别于细微之中。对于舌诊，常以舌质鉴别邪之深浅，以舌苔辨邪之性质，强调辨苔施治、察舌用药。三是用药轻灵，反对滥施温补。孟英认为，温病"最忌补涩壅滞之品"，用药应轻清灵动，案中以轻药愈重疾者甚多，故后人称赞其"用药多平淡，而治病多奇中"。此外，由于病情变化多端，人的体质各异，故主张"有是病则用是药"，反对"执一药以论方"，临证用药灵活，毫不拘泥。

总之，孟英医案，于理、法、方、药均具卓识，且经验丰富，认真揣摩，对于临床辨证论治确有指导意义。诚如《续编·例言》所谓："孟英之案，不徒以某方治愈某病而已，或议病，或辨证，或论方药，或谈四诊，至理名言，随处阐发，或简或繁，或浅或深，别有会心，俱宜细玩。"

《王氏医案》辑成并刊行于道光二十三年，《续编》辑成并刊行于道光三十年。其后，杨素园将二书合刊，广为流传。由于孟英医案被视为临证必读之书，故学者对其关注有加，先是徐亚枝续辑三编，继之石念祖加以绎注，后有陆士谔将其分类。

《王氏医案》及《续编》版本众多，现存合刊本主要有清道光三十年浙江宝晋斋刻本、咸丰元年吟香书屋刻本、《潜斋医书》三种、五种、十四种本，以及清末多种石印、铅印本。

本次整理，以浙江宝晋斋刻本为底本，以《潜斋医书》五种、十四种本为校本。校注方法除遵循本丛书统一原则外，尚有以下几点需补充说明：

1. 底本原附《霍乱论》二卷，今删。

2. 底本行间小字注文，今以另体夹注于正文之中；原眉批移至每案之后，前标"[批]"以示之。

3. 底本各序原无姓氏，今据书口补之，以便检阅。

杨 序

才不足以包乎所业之外，则其业不精；心不足以周乎所业之中，则其业亦不精。羿之射、僚之丸、张旭之草书、公孙之舞剑，其人皆负不可一世之才，而俯首降心于一艺之微，研穷玩索，不能自已，迨其业之既成，而天下莫能尚。况乎医之为道，参天人之奥，操性命之权，其理至深，其责至重；而世顾以无才无识之人，挟不专不精之术，贸贸[1]施治，绝人长年，宜乎古人有"学医人费"之慨也。余自束发受书，笃嗜轩岐之学，以家贫无力致书，所蓄者，《灵》、《素》而外，立斋、景岳诸种而已。观其援引之繁富，议论之辨博，窃以为道在于是，而按法施治，辄为所困。嗣得西昌喻氏之书，伏而诵之，始有以识夫病情之蕃变，方剂之准绳，与夫寒暑阴阳之变化。其才大而学博，识高而法密，有非薛、张诸公所能仿佛者。然而《尚论》一编，犹袭三纲之谬；《春温》一论，混入伤寒之中。白璧微瑕，不能不为此老惜也。岁在乙巳，服官江右，广搜百氏之书。如叶天士之高超，尤在泾之切实，王晋三之精奥，张路玉之明达，以及吴又可、徐洄溪、柯韵伯、陈修园诸君子，罔弗各具精心，独抒伟论，灵兰之秘，阐发靡遗。然而宗古训者，矩矱[2]弗失，而不免于附会穿凿；崇妙悟者，化裁生心，而或涉于支离背谬。夫医主于愈病而已，偏执一途，而故持高论，纵名理湛深，与病情无与也。偶于坊间，得武林王君孟英所著《霍乱论》一帙，其理明，其词达，指陈病机，判然若黑白之不可混淆，以为饲鹤山人之流亚，私心窃向往之。己酉冬，余室人患痰饮胁痛，屡药弗痊，渐即沉困。适孟英来抚之金溪，视吴侯酝香之疾，亟走俾[3]相邀，惴惴然恐不得一当，乃孟英惠然肯来，投药五剂而大效，并出初刊医案《回春录》见示。因纵谈古今之同异，百家之得失，滔滔滚滚，折衷悉当，始知《霍乱》一论，不过孟英一端之绪余，而又窃幸余向之私心倾慕者为不诬也。询其近案，积有数卷，乃张柳吟、赵菊斋诸君子所辑定，而题其篇曰《仁术志》。余取而读之，喜其崇论闳议，足为世法，因易其名曰《王氏医案》，与《回春录》合为一篇，而附《霍乱论》于后，并谬加评点，付诸攻木之工，以广其传。盖医者，生人之术也。医而无术，则不足以生人。医而误用其术，则不惟不足以生人，而其弊反至于杀人。夫医虽至庸，未有忍于杀人者也。而才不足以应纷纭之变，学不足以穷古今之宜，识不足以定真伪之幻，则其术不精，斯曰杀人而不自知。故为医而无才、无学、无识，不可也；为医而恃才、恃学、恃识，亦不可也。必也，平心以察之，虚心以应之，庶乎其可也。夫古人因病而生法，因法而成方，理势自然，本非神妙，唯用之而当，斯神妙矣。今才如孟英，学如孟英，识力精超如孟英，而每临一证，息心静气，曲证旁参，务有以究乎病情之真而后已。宜乎出奇制胜，变化无方，著之医案，卓卓可传如是也。余读孟英之书于数年以前，以为迢迢二千里，山遥水阻，必无相见之期。乃吴君病而孟英来，孟英来而余室适病，宛转牵引，卒使数年来望风相思之友，把袂盘桓，倾吐肝鬲，极苔岑遇合之奇，夙世因缘，谅非浅鲜。孟英勉乎哉！异日者，撷众籍之精华，订群言之谬伪，删繁提要，勒为一书，以保全天下万世之民命，厥功甚巨，而为力亦甚艰，天末故人所企望于良友者，讵止斯医案一编而已耶？

道光二十年岁次庚戌知宜黄县事杨照藜书于吟香书屋

---

1 贸贸，蒙昧不明貌。

2 矩矱（huò 霍）：矱，尺度。矩矱，犹法度、规矩。

3 走俾（bèng 甭）：俾，使者。走俾，派遣仆从。

周 序

予友王君孟英，少年失怙，其尊人弥留之际，执孟英手而嘱曰："人生天地之间，必期有用于世，汝识斯言，吾无憾矣。"孟英泣拜而铭诸心版。然自顾家贫性介，不能为利达之人，将何以为世用耶？闻先哲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之语，因自颜其室曰"潜斋"，而锐志于轩岐之学，潜心研究，遂抉其微。年未冠，游长山，即纳交于予。每见其治病之奇，若有天授，而视疾之暇，恒手一编不辍也。继瞻其斋头一联云："读书明理，好学虚心。"可见苦志力学，蕴之胸中者，渊深莫测。乃能穷理尽性，出之指下者，神妙难言。二十年来，活人无算，岂非以用世之才，运其济世之术，而可垂诸后世者哉？今就予耳目所及之妙法，仿丁长孺刻仲淳案之例，录而付梓，名曰《回春录》。见闻有限，遗美极多，世之君子，必有如庄敛之、华岫云其人者，更为之远搜博采，以广其传，而予糠秕在前，有荣施矣。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冬十二月　愚弟周铼拜题

例　言

一、所录皆三十年来见闻所及，详载字姓，历历可征，间有逸其姓氏者，偶忘之耳。

一、浅易之证，寻常治法所能瘳者，概不泛录。

一、难辨之证，误药即成危候，而初病乃能洞烛，邃尔霍然，虽若无奇，不可不录。后学苟能留意，庶免以药酿病之辜。

一、病有虚实寒热，治分补泻温凉，更有补泻互投之法，寒热并用之宜者，以标本异情，证因错杂也。此录诸案具备，法无偏倚，不愧一代之良工矣！

一、六气皆从火化，凡外感之邪，虽伤寒必以顾阴为主；况温热暑燥之病，更多于伤寒，而热之灼阴，尤为势所必然耶？观案中治感多以凉润清解为法，是参天人一致之理以谈医，非泥古耳食之徒所能窥测也。

一、孟英可传之案，何仅止此，惜予未能穷搜广讨也。凡尚其再造之人，不妨陆续补刊，以推广仁术而嘉惠来兹，匪惟忠厚当然，即是心存济世。故不以上下分帙，而以卷一、卷二为次，盖欲卷数之递增无已耳。

一、案中辨证，固多发人之未发，他如论阿片之燥烈伤津，猪肉之柔润充液之类，尤为有功于世。是不仅某药治愈某病之案，读者须加咀嚼，勿囫囵咽下也。

一、孟英虽用药极平淡，而治病多奇中，故其辨证处方，同道莫不折服。兹所录案，已见一斑。附采玉芝丸数方，药易功优，更征立法之善。至烂喉痧方，虽从《金匮翼》录出，而孟英命其名曰锡类散，且闻授其方于庄芝阶、金愿谷两中翰，修合济人，救全不少，凡属外淫喉患，无不应手而瘳，不特烂喉痧藉以为神丹也，敢不附载，以广其传乎。

王氏医案卷一原名《回春录》

杭州王士雄孟英著　　同郡周镠光远辑录

甲申夏，予于登厕时，忽然体冷汗出，气怯神疲。孟英视之曰："阳气欲脱也。"卒不及得药，适有三年女佩姜一块，约重四五钱，急煎而灌之，即安。后用培补药，率以参、耆、术、草为主，盖气分偏虚也。

[批]干姜辛温，故用之以回阳气。若并此不得，则令壮盛人以气呵之，亦可救仓卒之变。

范庆簪年逾五十，素患痰嗽。乙酉秋在婺，骤然吐血，势颇可危。孟英诊曰："气虚而血无统摄也，虽向来咳嗽阴亏，阴药切不可服，然非格阳吐血，附、桂更为禁剂。"乃以潞参、耆、术、苓、草、山药、扁豆、橘皮、木瓜、酒炒芍药为方，五帖而安。继去甘草、木瓜，加熟地黄、黑驴皮胶、紫石英、麦冬、五味子、龙骨、牡蛎熬膏，服之全愈，亦不复发。后，范旋里，数年以他疾终。

丙戌春，仓夫郑德顺患急证，时已二鼓，丐孟英视之。见其扒床拉席，口不能言，惟以两手指心抓舌而已。孟英曰："中毒也。"取绿豆二升，急火煎清汤，澄冷灌之，果即霍然。诘朝[1]询其故，始言久患臂痛，因饵草头药，下咽后，即心闷不可耐，舌麻不能言，而旁人不知也。录此足以征孟英临证之烛照如神，亦可见草药之不可轻试也。

婺人罗元奎，丁亥夏，卒发寒热，旋即呕吐，不能立，自言胯间痛不可当。孟英视其痛处，微赤肿硬，形如肥皂荚，横梗于毛际之左。乃曰："此证颇恶，然乘初起，可一击去之也。"用金银花六两、生甘草一两、皂角刺五钱，水煎，和酒服之。一剂减其势，再剂病若失。逾年患伤寒，孟英切脉虚细已极，曰："此不可徒攻其病者，以阴分太亏耳。"与景岳法。以熟地、当归、酒炒白芍、炙甘草、橘皮、柴胡等药，一剂而瘳。此法予亦屡用获效，气虚者并可加参　但表药止柴胡一味，犹嫌力微。

[批]千每以此法治阳证疮毒，莫不应手取效，真妙方也。

予素患噫气，凡体稍不适，其病即至，既响且多，势不可遏。戊子冬，发之最甚，苦不可言。孟英曰："此阳气式微而浊阴上逆也。"先服理中汤一剂，随以旋覆代赭汤投之，遂愈。嗣后每发，如法服之辄效。后来发亦极轻，今已不甚发矣。予闻孟英常云："此仲圣妙方，药极平淡，奈世人畏不敢用，殊可陋也。"

[批]法本喻氏。

有患阴虚火炎者，面赤常如饮酒之态，非戴阳证。孟英士一味元参汤，其效若神，而屡试皆验。

[批]元参能滋水以制火，独用则力厚，取效倍捷。

黟人叶殿和，庚寅秋患感，旬日后，汗出昏瞀。热甚阴竭之象。医皆束手，乃甥余薇垣浼孟英勘之。曰："此真阴素亏，过服升散，与仲圣误发少阴汗同例。比例精当。下竭则上厥，岂得引亡阳为比，而以附、桂速其毙耶？"以元参、地黄、知母、甘草、白芍、黄连、茯苓、小麦、龟版、鳖甲、牡蛎、驴皮胶为大剂，投之得愈。

海阳赵子升，辛卯夏病疟，急延孟英诊之。曰："暑热为患耳，不可胶守于小柴胡也。"与白虎汤，专清暑邪。一啜而瘥。甲午秋，范丽门患温疟，孟英用白虎加桂枝以瘥之。清热兼驱风。丙申夏，盛少云病湿热疟，孟英以白虎加苍术汤而安。清热兼燥湿。己亥夏，予舅母患疟，服柴胡药二三帖后，汗出悸厥，妄语遗溺。或谓其体质素虚，虑有脱变，劝服独参汤。幸表弟寿者不敢遽进，乃邀孟英商焉。切其脉洪大滑数，曰："阳明暑疟也，与伤寒三阳合病同符。"处竹叶石膏汤，清热兼益气。两剂而瘳。庚子夏，滇人黄肖农，自福清赴都，道出武林，患暑疟，孟英投白虎汤加

---

[1] 诘朝：早晨。

西洋参，清热益气，与前方意同。数帖始愈。辛丑秋，顾味吾室人病瘅疟，孟英亦主是方而效。庄芝阶中翰张安人，年逾花甲，疟热甚炽，孟英审视再四，亦与竹叶石膏汤而安。闻者无不惊异。予谓："如此数证，体分南北，质有壮衰，苟非识证之明，焉能药与病相当，而用皆适宜哉"？

壬辰八月，范蔚然患感旬余，诸医束手，乃弟丽门恳孟英治之。见其气促音微，呃忒自汗，饮水下咽，随即倾吐无余。曰："伏暑在肺，必由温散以致剧也。盖肺气受病，治节不行，一身之气皆失其顺降之机，即水精四布，亦赖清肃之权以主之。气既逆而上奔，水亦泛而上溢矣。但清其肺，则诸恙自安。"乃阅前服诸方，始则柴、葛、羌、防以升提之，火藉风威，吐逆不已；犹谓其胃中有寒也，改用桂枝、干姜以温燥之，火上添油，肺津欲绝，自然气促音微。疑其虚阳将脱也，径与参、归、蛤蚧、柿蒂、丁香，以补而纳之，愈补愈逆，邪愈不出，欲其愈也难矣。亟屏前药，以泻白散合清燥救肺汤，数服而平。

[批]妙论！不独治暑为然，凡上而不下之证，皆可类推。

何叟，年近八旬，冬月伤风，有而赤气逆，烦躁不安之象。孟英曰："此喻氏所谓伤风亦有戴阳证也，不可藐视。"以东洋人参、细辛、炙甘草、熟附片、白术、白芍、茯苓、干姜、五味、胡桃肉、细茶、葱白，一剂而瘳。孟英曰："此真阳素扰，痰饮内动，卫阳不固，风邪外人，有根蒂欲拔之虞，误投表散，一汗亡阳，故以真武、四逆诸法，回阳镇饮，攘外安内以为剂也。不可轻试于人，致干操刃之辜，慎之慎之。"以此二语，印证前方，可知用法之周到。

癸巳秋，予在婺患疟，大为医人所误，初则表散，继则滋补，延及月余，肌肉尽削，寒热不休，且善呕恶食，溺赤畏冷，乃买棹旋杭，托孟英诊视。曰："足太阴湿疟也。"以金不换正气散，三啜而安。然元气为误药所伤，多方调补，甫得康健。次年秋，复患疟于婺，友人咸举医疗，予概却之。忆病情与前无异，即于箧中检得孟英原方，按序三帖，病亦霍然，闻者无不称叹。后归里为孟英述而谢之，孟英曰："疟情如是，恐其按年而作。"乃授崇土胜湿丸方，明年夏令，预服以堵御之，迄秋果无恙，后竟不发矣。

钟耀辉年逾花甲，在都患肿，起自肾囊，气逆便溏，诸治不效。急买车返杭，托所亲谢金堂邀孟英治之。切其脉微而弱，虚象显然。询其溺清且长。曰："都中所服，其五苓、八正耶？抑肾气、五皮也？"钟云："诚如君言，遍尝之矣，而病反日剧者，何哉？"孟英曰："此土虚不制水也。通利无功，滋阴亦谬，法宜补土胜湿。"此即张景岳所云理中加茯苓附子之证也。与大剂参术，果即向安。越八载，以他疾终。

金元章媳于甲午新寡后，患脓窠疥，大抵湿热之病耳。疡医连某，疑为遗毒，径作广疮疔，渐至上吐下利，不进饮食。另从内科治，亦无小效。延至末春，更兼腹痛自汗，汛愆肌削，诸医皆见而却走矣。王仲安荐孟英视之。曰："此胃气为苦寒所败，肝阳为辛热所煽，前此每服阳刚，即如昏冒，稍投滋腻，泄泻必增，遂谓不治之证，未免轻弃。"乃以四君子加左金、椒、梅、莲子、木瓜、余粮、石脂等，出入为方，百日而愈。第信犹未转也。诸亲友环议，再不通经，病必有变。孟英力辨此非经阻可通之证，惟有培养生化之源，使其气旺血生，则流行自裕。若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则砻糠不能榨油，徒伤正气，尽隳前功，岂不可惜！众议始息。恪守其方，服至仲冬，天癸至而肌肉充，康复如常矣。

朱某患呕吐，诸药不效，甚至大小便秘，粪从口出，臭不可当，自问不起矣。孟英用代赭旋覆汤加蜣螂虫服之而愈。上者下之之法，而意甚巧。

孟英邃于医学，从不侈谈脉理，足以见其欿[1]然不自足也。而脉理之最不易切者，莫如妊娠。予闻孟英于乙未春诊黄履吉室人之脉，曰："妊也。"是月天癸犹来，人皆不以为然。次月仍转，但不多耳。复邀孟英诊之，曰："果妊也，汛不断者，荫胎之血有余耳。"逾月，汛复行，觉更少矣，人犹以为妄也。四月后，经始停，娠亦显，娩如期，人始服其见老。丙申夏，满洲某选粤东盐场，携眷之任，过浙，主于李云台家，请孟英视其

[1] 欿(kǎn 坎)：不满足，不自满。

如君[1]之恙。孟英诊曰："非病也，熊罴入梦[2]矣。"某颇不信，谓经甫停，何以遽断为孕，而又必其为男乎？反生言过其实之疑。既而某延云台入幕，偕赴粤任。次年，云台丁家书中述及居停果得子，深叹孟英指妙。予荆人久无孕，辛丑秋，汛事偶愆。孟英一诊，即以妊断，且以男许。次夏果举一子，惜不育耳。邵鱼竹给谏仲媳怀妊，孟英于寅春初诊，即许抱孙，秋杪果应。表弟胡寿者室，偶有小忿，经事涩少，腰腹微胀，自以为怒气所滞也，延孟英调之。切其脉曰："怀麟矣。"初犹疑之，既而始信，卯春果弄璋[3]。吴云阶室年四十余，寅秋汛断，其腹日胀，医谓病也，治之罔效。迓孟英诊之，孕也。彼犹不自信，及腹中渐动，始服其言，至期产一女。癸秋，孟英治石诵羲室，脘痛甫愈，适汛逾期，即曰娠矣，既而果日形著。其指下之神妙如此。

[批]娠孕之脉，最为难凭，有初娠即现于脉者，有三四月始现于脉者，有始终不现于脉者。此与凭脉断证，有时可凭，有时不足凭，同一至理。予尝以此质之孟英，孟英亦以为然。可见真学问人，必不恃虚言以眩世也。

朱恒山久患胸痞多痰，诸药罔瘳。孟英诊曰："清阳之气不司旋运也。"与参、耆、苓、术之剂，豁然顿愈，因极钦服。后数年，果以汗脱。闻其垂危之际，口不能言，犹以左手横三指，右手伸一指加于上，作"王"字状，以示家人。有会其意者，急追孟英至，而他医之中风药，早灌入矣，遂以长逝。癸卯冬至前一日，管大中丞亦是气从溺脱，当以参、附挽回者，及孟英至，而痰药、痧药、风药灌之遍矣，脉仅若蛛丝过指，孟英坚不与方，须臾而卒。

无棣张柳吟封翁，于乙未夏，偕令嗣恒齐刺史赴滇南任，道出武林。其家人郑九者，封翁宠人之弟也，途次抱恙。抵杭日，招越医陈六顺诊治，服药后，汗出昏狂，精流欲脱。封翁大骇，躬诣孟英，以希挽救。孟英切其脉，既数且乱，沉取极细。乃语封翁曰："此证颇危，生机仅存一线，亦斯人之阴分素亏，不可竟谓附桂之罪也。"封翁闻言大悦，曰："长者也，不斥前手之非以自伐，不以见证之险而要誉。"相见恨晚，遂订忘年之交。彼此尽吐生平，始知封翁最喜谈医，岐黄之言，无所不览，惟不肯为人勘病，亦慎重之意耳。于是孟英以元参、知、柏、桑枝、龙、牡、生地、白芍、甘草、百合、石斛、栀子、盐水炒淡豆豉，为大剂灌之，下咽即安。次日去栀、豉、甘草，加龟版、鳖甲、盐水炒橘红，十余帖而康。

吴馥斋令姊，禀质素弱，幼时凤山诊之，许其不秀。癸巳失其怙恃，情怀悒悒，汛事渐愆，寝食皆废，肌瘦吞酸，势极可畏。孟英以高丽参、盐水炒黄连、甘草、小麦、红枣、百合、茯苓、牡蛎、白芍、旋覆花、新绛等治之，甘以缓之，苦以降之，酸以敛之，皆古圣之良法也。各恙渐已。继参、归、地滋阴，康强竟胜于昔。

一男子患喉痹，专科治之，甫愈，而通身肿势日甚，医者惊走。孟英诊之，曰："病药也。"投附子理中汤数剂而痊。予谓喉痹治以寒凉，法原不谬，而药过于病，翻成温补之证，是病于药也，非病于病也。尝闻孟英云："病于病而死者，十之三，病于药而死者，十之七。"以予观之，诚非激论也。吁！可叹已。

朱氏妇，产后恶露不行，而宿哮顿发，专是科者不能下手。孟英以丹参、桃仁、贝母、茯苓、滑石、花粉、桂枝、通草、蛤壳、苡仁、紫菀、山楂、丝瓜子、茜蔚子、旋覆、琥珀，出入为方，三日而愈。

局医黄秀元之舆人韩名谅者，有儿妇重身患热病，局中诸医，皆虑胎陨，率以补血为方。旬日后，势已垂危，浼人求孟英诊之。曰："胎早腐矣，宜急下之，或可冀幸。若欲保胎，则吾不知也。"其家力恳疏方，遂以调胃承气合犀角地黄汤，加西洋参、麦冬、知母、石斛、牛膝投之，胎落，果已臭烂，而神气即清，热亦渐缓。次与西洋参、元参、生地、知母、麦冬、丹参、丹皮、茯苓、山楂、石斛、豆豉、茜蔚、琥珀等药调之。粥食日加，旬余而愈。

---

[1] 如君：古代对妾的别称。

[2] 熊罴入梦：预祝生子的吉详语。典出《诗经》："维熊维罴，男子之详。"

[3] 弄璋：生男孩之谓。

一少年骤患遗精，数日后，形肉大脱，连服滋阴涩精之药，如水投石。孟英与桂枝汤加参、耆、龙、牡，服下即效，匝月而瘳。此阳浮于上，阴孤于下，故非滋阴涩精所能治。仲景桂枝龙骨牡蛎汤能调和阴阳，收摄精气，又复参、耆以建其中，故取效甚速。

家叔南山，于秋间患感，日治日剧，渐至神昏谵妄，肢振动惕。施、秦两医，皆谓元虚欲脱，议投峻补。家慈闻而疑之，曰："盍与孟英商之？"孟英诊曰："无恐也，通络蠲痰，可以即愈。"用石菖蒲、羚羊角、丝瓜络、冬瓜子、苡仁、桑枝、旋覆、橘络、葱须、贝母、钩藤、胆星为剂，化服方氏牛黄清心丸一颗，覆杯即安，调理半月而愈。

美政关毛内使，年逾花甲，而患喘嗽，医与肾气汤、全鹿丸等药，反致小溲涩痛，病日以剧。孟英诊之，与纯阴壮水之治。毛曰："我辈向吸阿片烟，岂敢服此凉药。"孟英曰："此齐东之野语也，误尽天下苍生，幸汝一问，吾当为世人道破机关，不致误堕火坑者，再为积薪贮油之举也。夫阿片本罂粟花之脂液，性味温涩，而又产于南夷之热地，煎晒以成土，熬煎而为膏，吸其烟时，还须火炼，燥热毒烈，不亚于砒。久吸之，令人枯槁，岂非燥烈伤阴之明验哉？"毛极拜，果得霍然。或问曰："阿片之性，始与酒相近乎？"孟英曰："曲蘖之性虽热，然人饮之，则质仍化水，故阴虚者饮之则伤阴，阳虚者饮之则伤阳，景岳论之详矣。若阿片虽具水土之质，而性从火变，且人吸之，则质化为烟，纯乎火之气焰，直行清道，烁人津液。故吸烟之后，口必作渴，久吸则津枯液竭，精血源穷，而宗筋失润。人因见其阳痿也，不察其所以痿之故，遂指阿片为性冷之物，抑何愚耶？凡吸阿片烟而醉者，以陈酱少许，渝汤服即醒。若熬烟时，少著以盐，即涣散不凝膏。吸时舌上预舐以盐，则不成瘾。虽瘾深者，但令舐盐而吸，则瘾自断。岂非润下之精，能制炎上之毒乎？"

金元章，年逾七旬，久患痂厥，每病于冬，以为寒也。服热药而暂愈，终不能霍然。孟英诊曰："脾肾虽寒，肝阳内盛，徒服刚烈，焉能中肯？"以参、术、枸杞、茯苓、茼香、当归、菟丝、鹿角霜、桂、茯苓、楝实、黄连、吴萸、橘核等药为方服之，今数年无恙矣。

丙申春，蜀人石符生将赴邓云厓司马之招，经杭抱病，侨于张柳吟之旧馆，亦为寓侧陈六顺治困。居停[1]主人知之，即告以柳吟仆病之事，石闻之悚然，亟遣人延孟英诊焉。脉沉而涩滞，模糊不分至数，肢凉畏冷，涎沫上涌，二便涩少，神气不爽。曰："此途次感风湿之邪，失于解散，已从热化，加以温补，致气机愈形窒塞，邪热漫无出路，必致烁液成痰，逆行而上。但与舒展气机，则痰行热降，诸恙自瘳矣。"以黄连、黄芩、枳实、橘皮、栀子、淡豉、桔梗、杏仁、贝母、郁金、通草、紫菀、竹茹、芦根汁等药，三服而起，调理匝旬遂愈。

夏间王某患感，越医谢树金治之，病虽退而能食矣，但不能起坐，类乎瘫痪。延已月余，人皆谓其成废。所亲钟某挽孟英视之。曰："此多服表散，汗出过分，气血两伤，肢骸失其营养。"脉微而细，舌亮无苔。与大剂参、耆、归、术、熟地、杜仲、菟丝、牛膝、枸杞、山药、木瓜、萸肉、萎蕤、续断、桑枝，数十帖而起。气血双补而补血之药重于补气，以汗为血液，阴分偏伤也。

一劳力人，阴分素亏，骤感风湿，两膝刺痛酸软，不能稍立。此证延久即成鹤膝风。孟英以六味地黄汤加独活、豆卷，精当。一剂知，二剂已。

张养之令正，饮食如常，而肌肤消瘦；信事如期，而紫淡不恒；两腓发热，而别处仍和；面色青黄而隐隐有黑气。叙证详明。俨似虚寒，多药不效。始逆孟英诊之。脉似虚细而沉分略形弦滑。曰："此阳明有余，少阴不足，土燥水涸，仲圣有急下存阴之法，然彼外感也，有余之邪，可以直泻。此内伤也，无形之热，宜以甘寒，义虽同而药则异也。"赠以西洋参、生地、生白芍、生石膏、知、柏、苓、栀、麦冬、花粉、楝实、丹皮、木通、天冬诸品，服至数斤，黑气退而肌渐充，腓热去而经亦调矣。

[批]孟英善用甘寒，投之此证尤宜。

姚氏妇产后，昏谵汗厥，肌肤浮肿，医投补虚破血、祛祟安神之药，皆不能治，举家惶怖，转

[1] 居停：寄居之所。

延孟英诊焉。询知恶露仍行，曰："此证医家必以为奇病，其实易愈也。昔金尚陶先生曾治一人，与此相似，载于沈尧封[1]《女科辑要》中，方用石菖蒲、胆星、旋覆、茯苓、橘红、半夏曲，名蠲饮六神汤。凡产后恶露行而昏谵者，多属痰饮，不可误设攻补，此汤最著神效。"如方服之良愈。

牙行王炳华妻，患舌疮，痛碍饮食，内治外敷皆不效。孟英视其舌色红润，脉形空数，曰："此血虚火浮也。"以产后发热例施之，用熟地、当归、酒炒白芍、炙甘草、茯苓、炮姜投之，其病如失。

一老人霍乱后，目闭呃忒，医谓脱陷在即，与桂附回阳之药，业已煎矣。适孟英至。询知溺赤口干，诊得脉形软数，而药香扑鼻，即曰："此药中有肉桂，叟勿服也，服之必死。"迫令将药倾泼，而与肃肺清胃之剂，果得渐安。

丁酉中秋夜，牙行张鉴录，年逾花甲，卒仆于地，急延孟英。脉之，弦滑而大，曰："痰、气、食相并而逆于上也。"先以乌梅擦开牙关，横一竹箸于口，灌以淡盐姜汤，随人鹅翎探之，吐出痰食，太息一声而苏，次与调气和中而愈。后数年，以他疾终。此案虽无奇，而辨证之明，不可不录。

姚树庭以古稀之年，而患久泻，群医杂治不效，佥以为不起矣。延至季秋，邀孟英决行期之早晚，非敢望愈也。孟英曰："弦象独见于右关，按之极弱，乃土虚木贼也。调治得法，犹可引年，何以遽尔束手乎？"乃出从前诸方阅之，皆主温补升阳，曰："理原不背，义则未尽耳。如姜、附、肉蔻、骨脂之类，气热味辣，难能温脏，反助肝阳，肝愈强则脾愈受戕，且辛走气，而性能通泄，与'脱者收之'之义，大相刺谬。而鹿茸、升麻，可治气陷之泻，而非斡旋枢机之品；至熟地味厚滋阴，更非土受木克、脾失健行之所宜。纵加砂仁酒炒，终不能革其腻滑之性。方方用之，无怪乎愈服愈泻，徒藉景岳'穷必及肾'为口实也。"与异功散加山药、扁豆、莲子、乌梅、木瓜、芍药、蒺藜、石脂、余粮，扶脾抑肝，加以收摄下焦，须看其与病证针锋相对处。服之果效，恪守百日，竟得康强。越三载，以他疾终。

[批]语语精义。由此类推，可以知用药之权衡矣。

戊戌春，张雨农司马必欲孟英再赴坏山。孟英因其受病之深，且公事掣肘，心境不能泰然，诚非药石之可以为力也，固辞不往。司马泫然[2]哀退，但冀偕行，旋署则任君去留可耳，并嘱赵兰舟再四代陈曲悃，孟英感其情，同舟渡江。次剡溪，司马谭及体气羸惫情形，孟英忽曰："公其久不作嚏乎？"司马曰："诚然有年矣，此曷故也？"孟英曰："是阳气之不宣布耳。古惟仲景论及之，然未立治法。今拟鄙方奉赠，博公一嚏如何？"司马称善。遂以高丽人参、干姜、五味、石菖蒲、酒炒薤白、半夏、橘皮、紫菀、桔梗、甘草为剂。舟行抵嵊，登陆取药，煎而服之，驾舆以行，未及二十里，司马命从人诣孟英车前报曰："已得嚏矣。"其用药之妙如此。

夏间，牙行倪怀周室，新产数日，泄泻自汗，呕吐不纳，专科谓犯三禁，不敢肩任。孟英诊脉，虚微欲绝，证极可虞，宜急补之，迟不及矣。用东洋参、耆、术、龙、牡、酒炒白芍、桑枝、木瓜、扁豆、茯神、橘皮、紫石英、黑大豆，投之四剂，渐以向安。予谓新产后用参耆大补，而又当盛夏之时，非有真知灼见者不能也。诚以天下之病，千变万化，原无一定之治，奈耳食[3]之徒，惟知执死方以治活病，岂非造孽无穷！亦何苦人人皆欲为医，而自取罪戾耶？

张养之令侄女，患汛愆，而饮食渐减。于某与通经药服之，尤恶谷。请孟英诊之，脉缓滑，曰："此痰气凝滞，经隧不宣，病由安坐不劳，法以豁痰流气，勿投血药，经自流通。"于某闻而笑曰："其人从不吐痰，血有病而妄治其气，胀病可立待也。"及服孟英药，果渐吐痰，而病遂愈，养之大为折服。予谓，世人头痛治头，脚疼疗脚，偶中而愈，贪为己功，误药而亡，冤将奚白？此《寓意草》之所以首列议病之训也。孟英深得力于喻氏，故其议病，迥出凡流。要知识见之超，总由读书而得，虽然，人存政举，未易言也。

---

[1] 封：原作"夫"，按《女科辑要》为清·沈尧封著，故改。

[2] 泫(xuàn 绚)然：伤心垂泪貌。

[3] 耳食：道听途说，不加省察。

毛允之戊冬患感，初治以温散，继即以滋阴，病日以剧。延至亥春，或疑为百日之劳，或谓是伤寒坏证。而凤山僧主升、柴、膏、术以补之，丁卯桥用轻粉、巴霜以下之，杂药遍投，形神日瘁。乃尊学周，延孟英视之。脉来涩数上溢，咽燥口腻，虽觉嗜饮，而水难下膈，频吐涎沫，便秘溺赤，潮热往来，少腹如烙、按之亦不坚满。曰："此病原属冬温，治以表散，则津液伤而热乃炽；继以滋填，热邪愈锢；再施温补，气机更窒；升、柴、膏、术，欲升其清，而反助其逆；巴霜、轻粉，欲降其浊，而尽劫其阴。病及三月，发热不是表邪，便秘旬余，结涩非关积滞。且脉涩为津液之已伤，数是热邪之留著，溢乃气机为热邪所壅而不得下行，岂非湿邪未去，得补而胶固难除，徒使其内烁真阴，上熏清道，以致一身之气，尽失肃清之令。法当搜剔余邪，使热去津存，即是培元之道；伸其治节，俾浊气下趋，乃为宣达之机。何必执参、茸为补虚，指硝、黄为通降哉？"以北沙参、紫菀、麦冬、知母、花粉、兰草、石斛、丹皮、黄芩、桑叶、栀子、黄连、木通、银花、橘皮、竹茹、芦根、橄榄、枇杷叶、地栗、海蛇等，出入为方，服之各恙递减，糜粥渐加。半月后始得大解，而腹热全消，谷食亦安，乃与滋阴善后而愈。

[批]清热生津，治法固善，然亦此人本元坚固，故屡误之后，犹能挽回，否则亦难为力矣。

张养之所亲李某，戊冬醉饮夜归，为查段巡员所吓，神志即以渐昏，治之罔效。至于不避亲疏，裸衣笑骂，力大无制，粪秽不知。己夏延孟英视之，用石菖蒲、远志、龙齿、龟版、犀角、羚羊角、元参、丹参、知、柏、栀子、龙胆草、枳实、黄连、竹黄、竹沥、石膏、赭石、黑铅、铁落，出入为方，十余帖，吐泻胶痰甚多，继与磁朱丸，渐以向愈。

[批]祛痰清热，滋阴镇惊，力量甚大。此必本虚标实者，故其方如此。

祝叟，年近古稀，己亥春赴席，忽仆地痰涌，肢强眼斜，舌蹇不语，外科王瑞芝荐孟英视之。投六君子加蝎梢、羚羊角、胆星、石菖蒲、竹沥、姜汁而瘳。扶脾、抑肝、驱痰，面面圆到。

茅家埠翁嘉润患腰疽，愈而复发者五年，费用不赀，诸疡医治之不效。盛少云嘱其求治于孟英。切其脉弦细以数，曰："子之幸也，此内损证，外科恶乎知？"肾俞发亦然。与大剂甘润滋填之药，匝月而痊，至今不发。

胡琴泉舅氏家一潘姬，年逾古稀，患霍乱转筋濒危，孟英用自制蚕矢汤而瘳。

一少妇分娩[1]，胞水早破，胎涩不能下，俗谓之沥浆生。催生药遍试不应。孟英令买鲜猪肉一二斤，洗净，切大块，急火煎汤，吹去浮油，恣饮之，即产，母子皆生。且云："猪为水畜，其肉最腴，大补肾阴，而生津液。予尝用治肾水枯涸之消渴，阴虚阳越之喘嗽，并著奇效。仲圣治少阴咽痛用猪肤，亦取其补阴虚而戢浮阳也。后贤不察，反指为有毒之物，汪讱庵非之是矣。惟外感初愈，及虚寒滑泻，湿盛生痰之证，概不可食，以其滋腻更甚于阿胶、熟地、龙眼也。然猪以浙产者为良，北猪不堪用。吾杭燥肉虽即猪皮为之，可以致远，入药尤为简当，不必泥于皮与肤之字面，而穿凿以夸考据也。"

秋初，家慈猝仆于地，急延孟英诊之。脉浮弦以滑，用羚羊角、胆星、牡蛎、石菖蒲、丹参、茯苓、钩藤、桑叶、贝母、橘红、蒺藜等，以顺气豁痰，息风降火而痊。癸卯春前数日，忽作欠伸而厥，孟英切脉微弱而弦，曰："病虽与前相似，而证则异矣。"以高丽参、白术、何首乌、山茱萸、枸杞、桑葚、石斛、牛膝、蒺藜、橘红、牡蛎等，镇补摄纳以瘳。予谓，此等证安危在呼吸之间，观前后卒仆数案，可见其辨证之神，虽古人不多让，况世俗之所谓医乎。家慈两次类中，予皆远出，微孟英吾将焉活？感铭五内，聊识数言，惟愿读是书者，体其济世之心，临证得能如是，将胥天下之沉痾而尽起矣。

张养之弱冠失怙后，即遘无妄之疾，缠绵七载，罄其赀财，经百十三医之手，而病莫能愈。因广购岐黄家言，静心参考，居然自疗而痊，然鼻已坏矣。抱此不白之冤，自惭形秽，乃闭户学书，专工作楷，其志良可悼也。孟英因与之交，见其体怯面青，易招外感，夏月亦著复衣，频吐白沫，

[1] 娩：原作"浼"，形讹，据《王氏医书五种》改。

询知阳痿多年，常服温辛之药，孟英屡谏之。而己亥九月间，患恶寒头痛，自饵温散不效，逆孟英诊之。脉极沉，重按至骨，则弦滑隐然。卧曲房密帐之中，炉火重裘，尚觉不足以御寒。且涎沫仍吐，毫不作渴，胸腹无胀闷之苦，咳嗽无暂辍之时。惟大解坚燥，小溲不多，口气极重耳。乃谓曰："此积热深锢，气机郁而不达，非大苦寒以泻之不可也。"养之初犹疑焉，及见方案，辨论滔滔，乃大呼曰："弟之死生，系乎一家之命，唯君怜而救之。"孟英慰之曰："我不惑外显之假象，而直断为实热之内蕴者，非揣度之见，而确有脉证可凭，但请放心静养，不必稍存疑畏。"及二三帖后，病不略减，诸友戚皆诋药偏于峻，究宜慎重服之。有于某者，扬言于其族党曰："养之之命，必送于孟英之手矣！"众楚交咻，举家惶惑。次日另延陈启东暨俞某并诊，孟英闻之，急诣病榻前谓曰："兄非我之知己也，则任兄服谁之药，我不敢与闻也。兄苟裕如也，则任兄广征明哲，我不敢阻挠也。今兄贫士也，与我至交也，拮据资囊，延来妙手，果能洞识病情，投剂必效，则我亦当竭力忘愚也。第恐虽识是病，而用药断不能如我之力专而剂大也。苟未能确识是证，而以无毁无誉之方，应酬塞责，则因循养患，谁任其咎也？或竟不识是病，而开口言虚，动手即补，甘言悦耳，兄必信之，我不能坐观成败，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也。今俞某之方如是，陈医殊可却之，速著人赶去辞绝，留此一款，以作药资，不无小补。况连服苦寒，病无增减，是药已对证，不比平淡之剂，误投数帖，尚不见害也。实由热伏深锢，药未及病，今日再重用硝黄、犀角，冀顽邪蕴毒，得以通泄下行，则周身之气机自然流布矣。"养之伏枕恭听，大为感悟，如法服之。越二日，大便下如胶漆，秽恶之气，达于户外，而畏寒即以递减，糜粥日以加增，旬日后粪色始正，百日后康健胜常。嗣后虽严冬亦不甚畏冷，偶有小恙，辄服清润之方，阳道复兴，近添一女。养之尝颂于人口："孟英之手眼，或可得而学也；孟英之心地，不可得而及也。我之病，奇病也，孟英虽具明眼，而无此种热情，势必筑室道旁，乱尝药饵，不能有今日矣！况不但有今日，而十余年深藏久伏之疴，一旦扫除，自觉精神胜昔，可为后日之根基，再生之德，不亦大哉！"

孙午泉进士患哮，痰多气逆，不能著枕，服温散滋纳药皆不效。孟英与北沙参、桂枝、茯苓、贝母、花粉、杏仁、冬瓜仁、丝瓜络、枇杷叶、旋覆、海石、蛤壳等药，覆杯即卧，数日而痊。

[批]此是热痰伏于肺络，故用药如此。

石符生随乃翁自蜀来浙，同时患疟。医者以小柴胡汤加姜、桂投之不效，改用四兽、休疟等法，反致恶寒日甚，谷食不进，惟饮烧酒姜汤，围火榻前，重裘厚覆，胸腹痞闷，喜以热熨，犹觉冷气上冲，频吐粘稠痰沫。延至腊初，疲惫不堪，始忆及丙申之恙，访孟英过诊。脉沉而滑数，苔色黄腻，不渴，便溏溺赤。曰："是途次所受之暑湿，失于清解，复以温补之品，从而附益之，酿成痰饮，盘踞三焦，气机为之阻塞，所以喜得热熨、热饮，气冲反觉如冰。若不推测其所以然之故，而但知闻问在切脉之先，一听气冷喜热，无不以为真赃现获。孰知病机善幻，理必合参，以脉形兼证并究，审病要法。则其为真热假寒，自昭昭若揭矣。"与大剂苦寒之药，而以芦菔汤煎，渐服渐不畏寒，痰渐少，谷渐增，继用甘凉善后，乔梓皆得安痊。

王氏医案卷二（原名《回春录》）

杭州王士雄孟英著　同郡周镕光远辑录

庚子春，戴氏妇产后，恶露不多，用山查、益母草酒煎，连服数日，遂发热自汗，口渴不饥，眩晕欲脱，彻夜不眠。孟英视之曰："此禀属阴亏，血已随胎而去，虽恶露甚少，但无胀痛之苦者，不可妄投药饵。酒煎益母、山查，不特伤阴，且能散气。而汗泄口干，津液有立竭之势，即仲圣所谓无阳也。盖人身天真之气谓之阳，阳根于津，阴化于液，津液既夺，则阳气无根而眩晕。阴血不生而无寐。若补气养阴，则舍本求末，气血不能生津液也。惟有澄源洁流，使津液充而气血自复，庶可无忧。"以西洋参、生黄耆、龙骨、牡蛎、萎蕤、白合、甘草、麦冬、生薏苡、生扁豆、石斛、木瓜、桑叶、蔗浆投之，一剂即安，数日而愈。后以滋填阴分，服之乃健。

王某久患吐血，体极孱弱。沈琴痴嘱其丐孟英治之，服药甫有小愈。而酷暑之时，陡患霍乱转筋，大汗如雨，一息如丝。孟英视曰："阴血久夺，暑热鸱张，吾《霍乱论》中之缺典也，姑变法救之。"用北沙参、枇杷叶、龙、牡、木瓜、扁豆、苡仁、滑石、桑叶、蚕砂、石斛、豆卷，投之良愈。调理每日仍服滋补，以治宿恙。越二载，闻服温补药，致血暴涌而亡。

赤山埠李氏女，素禀怯弱，春间汛事不行，胁腹聚气如瘕，减餐肌削，屡服温通之药，至孟秋加以微寒壮热，医仍作经闭治，势濒于危。乃母托伊表兄林豫堂措办[1]后事，豫堂特请孟英一诊以决之。孟英切其脉时，壮热烙指，汗出如雨，其汗珠落于脉枕上，微有粉红色，乃曰："虚损是其本也。今暑热炽盛，先当治其客邪，急则治标之法。庶可希冀。"疏白虎汤加西洋参、元参、竹叶、荷杆、桑叶。及何医至，一筹莫展，闻孟英主白虎汤，乃谓其母曰："危险至此，尚可服石膏乎？且本草于石膏条下致戒云：'血虚胃弱者禁用'，岂彼未之知也？"豫堂毅然曰："我主药，与其束手待毙，盍从孟英死里求生之路耶？"遂服二帖，热果退，汗渐收，改用甘凉清余热，日以向安。继与调气养营阴，宿瘕亦消，培补至仲冬，汛至而痊。次年适孙婺伯之弟。

张氏妇，患气机不舒，似喘非喘，似逆非逆，似太息非太息，似虚促非虚促，似短非短，似闷非闷，面赤眩晕，不饥不卧。补虚清火，行气消痰，服之不应。孟英诊之曰："小恙耳，旬日可安。"但须惩忿是嘱。与黄连、黄芩、栀子、楝实、鳖甲、羚羊角、旋覆、赭石、海蛇、地栗为大剂，送当归龙荟丸。未及十日，汛至，其色如墨，其病已若失。后与养血和肝调理而康。

牙行王炳华室，夏患臂痛。孙某曰风也，服参、耆、归、芍数帖，臂稍愈而脘痛；孙曰寒也，加以附、桂，痛不止而渐觉痰多；孙曰肝肾不足也，重用熟地、枸杞，令其多服取效，不料愈服愈剧，渐至昏厥。孙尚以为药力之未到，病体之久虚，前方复为加重，甚而时时发厥，始请孟英诊之。脉沉而有弦滑几数之象，乃谓炳华曰："此由过投温补，引动肝风，煽其津液为痰，痰复乘风而上，此晕厥之由来也。余波则奔流经络，四肢因而抽搐；阳气尽逆于上，宜乎鼻塞面浮；浊气不能下达，是以便滞不饥。"炳华曰："神见也，温补药服几三月矣，不知尚可救乎？"孟英曰："勿疑吾药，犹有望焉。"遂与大剂甘寒息风化饮，佐以凉苦泄热清肝，厥果渐止，各恙递减，两月后康复如常。予偶于旧书中检得无名氏钞本一册，所录多岐黄之言，内一条云："附桂回阳，在一二帖之间，万一误投，害亦立至，功过不掩。其性之毒烈也，概可见矣。奈世人不知药为治病而设，徒以贪生畏死之念，横于胸中，遂不暇顾及体之有病无病，病之在表在里，但闻温补之药，无不欣然乐从者。摸棱之辈，趋兢存心，知其死于温补而无怨悔也，乃衣钵相传，不必察其体病脉证之

---

[1] 办：原作"辨"，形讹，据文义改。

千头万绪，仅以温补之品二十余味，相迭为用，即成一媚世之方。且托足《金匮》之门，摹拟肾气之变，盖知熟地之阴柔，可缚附桂之刚猛，误投不致即败，偶中又可邀功。包藏祸心，文奸饰诈，何异新莽比周公，子云学孔圣哉！人以其貌古人而口圣贤也，多深信而不疑，迨积薪既厚，突火顿燃，虽来烂额焦头之客，其不至于焚身者幸矣。较彼孟浪之徒，误投纯阳药，致人顷刻流血而死者，其罪当加十等。诛心之论，救世之言，知我罪我，不遑计焉。”孟英见之，拜读千过，且曰：“剿汉学以欺世，由来久矣。徐灵胎之论，无此透彻，可与退之《原道》文并峙。当考其姓字，于仲景先师庙内建护圣祠以祀之。”予谓孟英如此称许，则其可传也奚疑？故附刊此案之后，以证。王氏妇温补药服及三月，即所谓阴柔束缚刚猛之故，致人受其愚而不觉者，后之人可以鉴矣。

庄半霞，芝阶中翰之三郎也。闱后患感，日作寒热七八次，神气昏迷，微斑隐隐。医者无策，始迎孟英视之。曰：“此平昔饮酒，积热深蕴，挟感而发，理从清解。必误投温补，以致热势披猖若是。”询之，果三场皆服参，且携枣子浸烧酒入闱。初病尚不至此，因连服羌、防、姜、桂，渐以滋甚。孟英曰：“是矣。”先以白虎汤三剂，斑化而寒热渐已。继且大苦寒之药，泻其结热，所下黑矢皆作枣子气。旬日后，与甘润滋濡之法，两月始得全愈。

金愿谷舍人次郎魁官，九月间患五色痢，日下数十行，七八日来，口噤不纳，腹痛呻吟，危在旦夕矣。有主人参以补之者，有主生军以荡之者，举家皇皇，不知所措。孟英视之，曰：“暑挟食耳，误服热药矣，攻补皆不可施也，轻清取之，可即愈焉。”以北沙参、黄连、鲜莲子、栀子、黄芩、枇杷叶、石斛、扁豆、银花、桔梗、山查、神曲、滑石为方。其家以为病深药淡，恐不济事。西席庄晓村云：“纵使药不胜病，而议论极是，定不致加病也。”竭力赞其居停投之，覆杯即安，旬日而起。予闻孟英尝曰：“莲子最补胃气，而镇虚逆，若反胃由干胃虚而气冲不纳者，但日以干莲子细嚼而咽之，胜于他药多矣。凡胃气薄弱者，常服玉芝丸，能令人肥健。至痢证噤口，皆是热邪伤其胃中清和之气，要言不烦。故以黄连苦泄其邪，即仗莲子甘镇其胃。今肆中石莲皆伪，味苦反能伤胃，切不可用。惟鲜莲子煎之，清香不浑，镇胃之功独胜。如无鲜莲，则干莲亦可用。或产莲之地，湖池中淘得人水不腐之老莲，即古所谓真石莲也，昔人治噤口痢多用此。然可不必拘泥，庶免作伪之人，以赝乱真，反致用而无效，徒使病不即愈也”。

[批]噤口痢，虚热在胃也，补虚则碍热，清热则妨虚，兹又加以食积，尤为棘手，须看其用药圆到处。

[附]玉芝丸孟英

猪腰[①]一具，治净，以莲子去心，入猪内，水煎糜烂，收干，捣为丸服。

陈中甫，禀质素弱，上年曾经吐血，今夏患感之后，咳嗽夜热，饮食渐减。医作损治，滋阴潜阳，久服不效。秋杪，孟英诊之，曰：“阴分诚虚，第感后余热逗留于肺，阻气机之肃降，搏津液以为痰，此关不清，虽与滋填培补之药，亦焉能飞渡而行其事耶？先清肺气以保胃津，俾治节行而灌溉输，然后以甘润浓厚之法，补实真阴，始克有济。”乃尊仰山闻之，击节叹服，如法施之，果渐康复。

[批]晡热夜热，原有肺热、血瘀二候，断非滋阴所能愈。况温病之后，咳嗽夜热，显为遗邪在肺，滋阴药愈没干涉矣。

胡蔚堂舅氏，年近古稀，患囊肿，小溲赤短，寒热如疟。孟英曰：“非外感也，乃久蕴之湿热下流，气机尚未宣泄。”与五苓合滋肾，加楝实、栀子、木通，两剂后，囊间出腥粘黄水甚多，小溲渐行，寒热亦去。继与知柏八味去山药、萸肉，加栀子、楝实、芍药、苡仁等，久服而愈。壬寅夏，感受暑湿，误投温散，以致谵语神昏，势濒于危，而肛前囊后之间，溃出腥脓，疮口深大，疡科以为悬痈也，敷治罔效。时孟英患疝[②]未痊，予固邀其扶病一诊。孟英曰：“悬痈乃损怯证，成之以渐。今病来迅速，腥秽异常，是身中久蕴厚味湿热之

① 腰(dù 睹)：同肚。

② 疝(shān 山)：疝疾。

毒，挟外受之暑邪，无所宣泄，下注而为此证，切勿敷药，以遏其外走之势。但舌强而紫赤，脉细而滑数，客邪炽盛，伏热蕴隆，阴分甚亏，深虞津涸。”卓识。先与清营之剂，二投而神气渐清；次以凉润阳明，便畅而热蠲脓净；改用甘柔滋养，月余溃处肌平；善后参人参膏，竟得康强如昔。

[批]用药次第可法。

汪吉哉久疟不愈，医谓元气已虚，杂投温补，渐至肌瘦内燔，口干咳嗽，寝汗溺赤，饮食不甘。孟英视之曰：“余邪逗留血分也。”与秦艽鳖甲散而瘳。其堂兄养余亦患疟数月，多医疗之罔效，肌瘦自汗，腰膝酸软，不能稍坐，极其畏冷。孟英曰：“此大虚证，胡反不补，犹以消导，是何居心？”与参、耆、术、草、熟地、白芍、五味、杜仲、山药、龙骨、牡蛎、桂枝、大枣、木瓜，服数十帖而起。

孟英治其令叔，高年痰嗽，喘逆碍卧，肢冷颧红，饮食不进，与真武汤而安。照戴阳例治法。

湖墅张春桥，素禀不坚，头眩脑鸣，频服温补药，其觉畏冷，人皆谓其体偏于寒也。辛丑春，始请孟英诊之，脉甚数，曰：“阴亏也，温补非宜。”改服滋水培元之剂，颇为有效。夏间，或劝以灸火，云可以除百病。盖未知灼艾之可以除百病者，谓可除寒湿凝滞、阳气不能宣通之证，非谓内伤外感一切之病，皆可灸以除之也。故仲景有微数之脉，慎不可灸之训，正以艾火大能伤阴也。灸后数日，即寒少热多，宛如疟疾，医者以为脾寒病，投以温散，日以滋甚。春桥知药治未符，坚不肯服，乃父与之询其故，漫曰：“要儿服药，须延王先生诊视。”与之遂邀孟英治之，切其脉滑数倍加，曰：“阴虚之体，内热自生；灸之以艾，火气内攻；时当溽暑，天热外烁；三者相交，阴何以堪？再投温散，如火益热，当从瘅疟治，专以甘寒息热，孟英长技，则阴津不致枯涸，而寒热不攻自去，所谓治病必求其本也。”竟不用一分表散药而治愈。

[批]眼前道理，而人多不悟，一经拈出，便成名论。此与以针治虚损者，同一悖谬。

牺流所司药隙芝田，于仲夏患感，诸医投以温散，延至旬日，神昏谵妄，肢搐耳聋，舌黑唇焦，囊缩溺滴，胸口隐隐微斑，一望而知其危矣。转邀孟英诊之，脉细数而促，曰：“阴亏热炽，液将涸矣。”遂用西洋参、元参、生地、二冬、知柏、犀实、石斛、白芍、甘草梢、银花、木通、犀角、石菖蒲，大剂投之。孟英能用大剂，故能起不治之证，亦古人所未有也。次日复诊，其家人云：“七八日来，小溲不过涓滴，昨药服六七个时辰后，解得小溲半杯。”孟英曰：“此即转机也。然阴气枯竭，甘凉滋润，不厌其多。”于前方再加龟版、鳖甲、白合、花粉，大锅煎之，频灌勿歇。如是者八日，神气始清，诸恙悉退。纯用滋阴之药，调治匝月而瘳。予谓孟英学识过人，热肠独具，凡遇危险之候，从不轻弃，最肯出心任怨以图之。如此案，八日后神气始清，若经别手，纵使治法不错，而一二帖后不甚起色，必规避坚辞，致病家惑乱，谋及道旁，虽不死于病，亦必死于药矣。此在医者之识老心坚，又须病家之善于择而任之专也。谈何易耶！且闻孟英尝云：“温热液涸神昏，有投犀角地黄等药至十余剂，始得神清液复者。”因温热案最夥[1]，不暇详录，姑识此以告司人之命者。

[批]一派甘寒之药，既可涤热，又以生津，真治温良法也。惟湿温证宜稍加斟酌耳。

江小香，病势危笃，浼人迎孟英诊之，脉虚弦而小数，头痛偏于左后，子夜热躁，肢冷欲呕，口干不欲饮，不饥不欲食，舌蹇言涩，溺黄而频，曰：“体属素虚，此由患感时过投温散，阴津阳气皆伤。后来进补而势反日剧者，滋腻妨其中运，刚烈动其内风，知此二语，方可论药。”以致医者佥云：“表之不应，补亦无功，竟成无药可治之证。虽然，不过难治耳，未可遽弃也。”与秋石水拌制高丽参、苁蓉、首乌、生白芍、牡蛎、楝实、盐水炒橘红、桑葚、石斛、蒺藜、茯苓，煎吞饭丸肉桂心五分，一剂躁平呕止，各恙皆减；连投数服，粥食渐安，乃去首乌、桂、楝，加砂仁末拌炒熟地、菊花、枸杞，半月而瘳。

[批]从阴引阳，从阳引阴，绝妙机轴。

溽暑之令，痧疹盛行，幼科仅知套药，升、柴、防、葛乱施，殆亦疫疠之病，造化默行其杀运

---

1 夥(huǒ 火)：多。

欤。陈仰山家，患此者十余人，其长郎书芾孝廉之女，势最剧，以痧甫出而汛至也，医者却走，始延孟英视之。脉滑而数，舌绛大渴，面赤失音，不食便泻。曰："此由发散太过，火盛风炽，气血两燔。气分之邪，由泻而略泄其焰；营分之热，由汛而稍解其焚。岂可畏其脱陷，妄投止涩耶？"与西洋参、石膏、知母、麦冬、犀角、生地、连翘、甘草、石斛、丹皮、桑叶、竹叶，大剂投之，二日而愈。养阴善后，遂以渐安。其余或轻或重，孟英一以清解而痊。

石诵羲夏杪患感，多医广药，病势日增，延逾一月，始请孟英诊焉。脉至右寸关滑数上溢，左手弦数，耳聋口苦，热甚于夜，胸次迷闷，频吐粘沫，啜饮，咽喉阻塞，便溏溺赤，间有谵语。曰："此暑热始终在肺，并不传经，一剂白虎汤可愈者，何以久延至此也？"乃尊北涯出前所服方见示，孟英一一阅之，"惟初诊顾听泉用清解肺卫法为不谬耳。其余温散升提，滋阴凉血，各有来历，皆费心思，原是好方，惜未中病！"而北涯因其溏泄，见孟英君石膏以为治，不敢与服。次日复诊，自陈昨药未投，惟求另施妥法。孟英曰："我法最妥，而君以为未妥者，为石膏之性寒耳。第药以对病为妥，此病舍此法，别无再妥之方。若必以摸棱迎合为妥，恐贤郎之病不妥矣。"北涯闻而感悟，颇有姑且服之之意，而病者偶索方一看，见首列石膏，即曰："我胸中但觉一团冷气，汤水皆须热呷，此药安可投乎？"坚不肯服。然素仰孟英手眼，越日仍延过诊，且告之故。孟英曰："吾于是证，正欲发明。夫邪在肺经，清肃之令不行，津液凝滞，结成涎沫，盘踞胸中，升降之机亦窒，大气仅能旁趋而转旋，是一团涎沫之中，为气机所不能流行之地，其觉冷也，不亦宜乎？且予初诊时，即断为不传经之候，所以尚有今日，而能自觉胸中之冷。若传入心包，则舌黑神昏，才合吴古年之犀角地黄矣。然虽不传经，延之逾月，热愈久而液愈涸，药愈乱而病愈深，切勿以白虎为不妥，急急投之为妙。"下是有敢服之心矣。而又有人云，曾目击所亲某，石膏甫下咽，而命亦随之，况月余之病，耳聋泄泻，正气已亏，究宜慎用。北涯闻之，惶惑仍不敢投，乃约翼[1]日，广征名士，会商可否。比孟英往诊，而群贤毕至，且见北涯求神拜佛，意乱心慌，殊可怜悯。欲与众商榷，恐转生掣肘，以误其病，遂不遑谦让，援笔立案云："病既久延，药无小效，主人之方寸乱矣！予三疏白虎而不用，今仍赴招，诊视者欲求其病之愈也。夫有是病则有是药，诸君不必各抒高见，希原自用之愚。古云，鼻塞治心，耳聋治肺，肺移热于大肠，则为肠澼，是皆白虎之专司，何必拘少阳而疑虚寒哉？放胆服之，勿再因循，致贻伊戚也。"坐中顾听泉见案，即谓北涯曰："孟英肠热胆坚，极堪倚赖，如犹不信，我辈别无善法也。"顾友梅、许芷卿、赵笛楼亦皆谓是。疏方以白虎加西洋参、贝母、花粉、黄芩、紫菀、杏仁、冬瓜仁、枇杷叶、竹叶、竹茹、竹黄，而一剂甫投，咽喉即利，三服后，各恙皆去，糜粥渐安。乃改甘润生津，调理而愈。予谓此案，不仅治法可传，其阐发病情处，识见直超古人之上。

[批]论亦根柢喻氏，而更加明透。

刘廉方，常州名士也。在西湖受暑，移榻于崔仲迁别驾处，医治垂危。庄芝阶舍人拉孟英往诊之。裸卧昏狂，舌黑大渴，溺赤便秘，脉数而芤，与犀角地黄汤加减服之，神识已清，略能进粥。次日复诊，颇知问答，大有生机，仍处甘凉法以赠之，并嘱伊格外谨慎。而越日，庄半霞诣孟英偕往诊视，见其目张睛瞪，齿露唇焦，气喘汗出，扬手掷足，而不可救药矣。众楚交咻，谓是寒凉药凝闭而然。孟英曰："病之宜凉宜热，汝辈不知也。脉乃皮里之事，汝等不见也，吾亦不屑为之争辨。惟目瞪唇焦，人所共睹，则其死于何药，自有定论。"遂拂衣出。半霞再三请罪，孟英曰："俗人之见，何足介怀，是非日后自明，于我心无惭焉。第斯人斯病，皆可惜也！"既而始知有人主热药以偾事，岂非命耶？仅二载而仲迁病，孟英闻之，曰："殆矣。"盖知其阴虚而受暑湿，恐主药者未必能悔悟于前车也。后果闻其广服温补之剂，以致真阴竭绝而死，覆辙相寻，迷而不醒，可哀也已！

陔镇孙总戎令郎楚楼，自镇江来浙，主于石

---

① 翼：通"翌"。

北泄家。途次即患寒热如疟，胁痛痰嗽。北泄见其面黧形瘦，颇以为忧，即延医与诊。医谓秋疟，与疏散方。北泄犹疑其药不胜病，复邀孟英视之。曰："阴亏也。"勿从疟治，以芍药汤加北沙参、熟地、桑叶、丹皮、海石、旋覆、贝母、枇杷叶为剂。北泄见用熟地，大为骇然！孟英曰："若虑彼药之不胜病，吾恐此病之不胜药。赠此凉肺润燥、滋肾清肝之法，病必自安。"楚楼闻之，叹曰："妙手也，所论深合病情，前在姑苏服疏散药，甚不相安，居停毋疑，我服王公之药矣。"果数日而疟，逾旬即东渡赴匾去。

姚雪蕉孝廉之太夫人，年逾花甲，患感两月，医皆束手，始延孟英诊之。身已不能转侧，水饮难于下咽，声音不出，便溺不通。曰："此热邪逗留不去，津液剥削始尽，计其受病之时，正当酷暑，岂即温补是投，但知其虚，而不知其病耶？"阅前服诸方，惟初手顾听泉从吸受暑邪，轻清开上立治，为合法耳。余方非不是起死回生之药，其如与病无涉何？而阮某小柴胡方服之最多。盖医者执此和解之法，谓不犯汗吐下三者之险，岂不稳当？病家见其参、胡并用，谓补正祛邪，其一举两全之美，最为上策。孰知和解足少阳传经伤寒之剂，不可以概和各经各气之各病，徒使参、胡提升热邪以上逆，致一身之治节，无以清肃下行，而姜、枣温腻湿浊于中焦，致运化之枢机，失其灌溉之布，气机愈窒，津液愈干。和解之汤愈进，而气愈不和，病愈不解。今则虽有良治，而咽喉仅容点滴，气结津枯，至于此极，英雄无用武之地矣。"雪蕉昆季力恳挽救，乃疏甘凉濡润之方，嘱其不限时刻，不计多寡，频以水匙挑入，使其渐渗下喉。而一日之间，仅灌一小杯许，其病势之危，于此可想。直灌至旬余，气机始渐流行，药可服小半剂矣。人见转机之难，不无议论旁生，赖孟英静镇不摇，乃得日以向愈，粥食递加。惟大解久不行，或以为忧。孟英曰："无恐也，水到渠成，谷食安而津液充，则自解矣。若欲速妄攻，则久不纳谷之胃，尚有何物以供其荡涤哉？"至九月下旬，始有欲解之势，孟英连与补气益血之药，尚不能下，于前方加蜣螂一对，热服即解。凡不更衣者，计及五十日矣，闻者莫不惊异。继以平补善后而痊。

仲冬大雪连朝，积厚丈许，严寒久冻，西湖可行车马。斯时也，盛少云患痰嗽夜热，自汗不寐，左胁痛如针刺，肌削不饥，自问不起矣，请孟英托以后事。及诊其脉，许以可生。盖病来虽恶，未经误药也，与固本加龟版、鳖甲、苁蓉、知、柏、青黛、石斛、花粉、白芍、楝实、海石、旋覆、贝母、蛤壳、牛膝、出人为大剂，投之即效，连服四五十帖而痊。予谓斯证患于斯时，若经别手，未有不投温补者。而少云能与孟英游，其亦具眼之人乎？此真所谓患难交，不可不留心于平日也。然亦不能人人而遇之，始佛氏所谓有缘存乎其间欤？

壬寅春，邵小墀室患汛愆，释医诊以为妊，广服保胎药，渐至腹胀跗肿，气逆碍卧，饮食不进。入夏，延孟英视之。曰："血虚气滞，误补成胀也。"先以黄连、厚朴、山查、鸡内金、橘皮、大腹皮、枳实、茯苓、栀子、楝实、杏仁、紫菀、旋覆等药，少佐参、术服之，先疏其滞以治胀，亦一定之法。气机渐运，胀去食安，渐入滋阴养血之法，数月经行而愈。

一人患晨泄有年，累治不效，而春间尤甚。孟英按其脉曰："汝虽苦泻，而泻后腹中反觉舒畅乎？"曰："诚然，苟不泄泻，又胀闷减食矣，而服四神、附、桂之药，其泻必加，此曷故也？"曰："此非温升补涩之证，乃肝强脾弱，木土相凌。"处一方令其常服，数帖即安，后竟无此患矣。方用白术、茯仁、黄连、楝实、桂枝、茯苓、木瓜、芍药、蒺藜、橘皮而已。

[批]扶脾抑肝，制方灵动。

一邵角竹给谏，起居食饮如常，惟仅能侧卧，略难仰睡，仰而寤，无恙也，稍一合眼，则惊窜而醒，虽再侧眠，亦彻夜不得寐矣。多年莫能治。孟英以三才合枕中丹加黄连、肉桂，服之良效。心肾交治，而以黄连、肉桂媾合之，用意甚巧。其长郎子旋久患痰多，胸膈满闷，连年发病，药之罔效。孟英脉之曰："气分偏虚，痰饮阻其清阳之旋运，宜法大之健以为方，则大气自强而流行不息，胸次乃廓然如太空矣。"与六君去甘草，加黄耆、桂枝、薤白、娄仁、石菖蒲、蒺藜、旋覆服之，满闷渐

舒，病亦不发矣。

[批]凡心肾不交之人，多不能仰卧，以仰则肾气不能上承，而心气愈浮也。

予荆人娩后，恶露不行，或劝服生化汤。适孟英枉顾，诊曰："阴虚内热，天令炎蒸，虽赤沙糖不可服也。"以生地、丹参、丹皮、豆卷、芜蔚子、茯苓、桃仁、山查、栀子、泽兰、琥珀，投之即效，且无别恙而易健。可见体质不齐，药难概用，况其致病之因不一，病机传变无穷。语云量体裁衣，而治病者可不辨证而施治耶？孟英常曰："凡产后，世俗多尚生化汤，是以一定之死方，疗万人之活病，体寒者固为妙法，若血热之人，或兼感温热之气者，而一概投之，骤则变证蜂起，缓则蓐损渐成。人但知产后之常有，而不知半由生化汤之厉阶。此风最盛于越，方本传于越之钱氏，自景岳采入八阵，遂致流播四海，人之阴受其害者，数百年矣。从无一人能议其非，今特为此长夜之灯，冀后人不致永远冥行，或可稍补于世。但景岳最偏于温补，而独于产后一门，力辨丹溪大补气血为主之非，可谓此老之一隙微明，惜犹泥于产后宜温之谬说，盖由未入仲圣之宫墙也"。

[批]不寒不燥，真阴虚血滞者之良剂。

通人之论，无论寒药热药，用不得当，皆足误人，不可不知。

戚媪者，年六十余矣。自幼佣食于黄莲泉家，忠勤敏干，老而弥甚，主仆之谊，胜于亲戚也。秋间患霍乱转筋，孟英视之，暑也。投自制蚕矢汤两服而安。三日后，忽然倦卧不能反侧，气少不能语言，不饮不食。莲泉惶惧，不暇远致孟英，即邀济仁堂朱某诊之。以为霍乱皆属于寒，且昏沉欲脱，疏附子理中汤与焉。莲泉知药猛烈，不敢遽投，商之于安伯。安伯云："以予度之，且勿服也。若谓寒证，则前日之药下咽即毙，吐泻安能渐止乎？"莲泉闻之大悟，著人飞赴孟英至，而切其脉曰："此高年之体，元气随泻而泄，固当补者，第余暑未清，热药在所禁耳。若在孟浪之家，必以前之凉药为未当，今日温补为极是，纵下咽不及救，亦惟归罪于前手寒凉之误也。设初起即误死于温补，而世人亦但知霍乱转筋是危险之证，从无一人能知此证有阴阳之异，治法有寒热之殊，而一正其得失者。此病之所以不易治，而医之所以不可为也。今君见姜附而生疑，安伯察病机之已转，好问者心虚，识机者智赡，二美相济，遂使病者跳出鬼门关，医者卸脱无妄罪。幸矣！幸矣！"乃以高丽参、麦冬、知母、姜蒌、木瓜、扁豆、石斛、白芍、苡仁、茯苓、蒺藜为方，服六剂始能言动，渐进饮食，调理月余而健。

七月十八日夜，予患霍乱转筋甚剧，仓卒间误服青麟丸钱许，比晓，急邀孟英诊之。脉微弱如无，耳聋目陷，汗出肢冷，音哑肌削，危象毕呈。药恐迟滞，因嘱家慈先浓煎高丽参汤，乘为接续，随以参、术、白芍、茯苓、附、桂、干姜、木瓜、苡仁、扁豆、莲实为方，一剂而各证皆减。次日复诊，孟英曰："气分偏虚，那堪吐泻之泄夺，误饵苦寒，微阳欲绝，昨与真武、理中合法，脾肾之阳复辟矣。刚猛之品，可以撤去，盖吐泻甚，而津液伤，筋失其养则为之转，薛生白比之痉病，例可推也。凡治转筋，最要顾其津液。若阳既回，而再投刚烈，则津液不能复而内风动矣。此治寒霍乱之用附、桂，亦贵有权衡而不可漫无节制，致堕前功也。"此一段议论极精微，凡用寒用热，俱宜具此权衡，方无过当之弊。否则药虽中病，而服之不止，反受其害矣！喻氏论中寒证，亦具此意。即于前方裁去姜、附、肉桂，加黄耆、石斛，服至旬日而愈。予谓此番之病，危同朝露，若非孟英恐不能救。常闻张柳吟云："但使病者听孟英论病之无微不入，用药之无处不到，源源本本，信笔成章，已觉疾瘳过半。古云檄愈头风，良有以也"。

[批]可见浙人禀赋之薄，若幽冀之人，即误服青麟丸数钱，亦不至如斯之甚也。

陈艺圃亦知医，其室人于仲秋患霍乱转筋，自诊以为寒也，投热剂，势益甚。延朱茂才视之，亦同乎主人之见也，病尤剧。始请孟英决之。曰："寒为外束之新邪，热是内伏之真病，口苦而渴，姜、附不可投矣。"与河间法，人皆不之信也。再与他医商之，仍投热药，乃至口鼻出血而死。极其悔叹！始服孟英之卓见。予谓霍乱一证，近来时有，而医皆不甚识得清楚，死于误治者极多，

孟英特著专论，虽急就成章，而辨晰简当，略无支漏，实今日医家首要之书，以其切于时用，不可不吸为熟读而研究也

顾云恽体丰年迈，患痉于秋，脉芤而稍有歇止。孟英曰："芤者，暑也；歇止者，痰湿阻气机之流行也。大忌温补以助邪气。"自注：及与清解蠲痰之法，病不少减，而大便带血。邪将去矣。孟英曰："暑湿无形之气，而半系多痰，邪反得以盘踞，颇似有形之病，清解不克胜其任，气血皆受其滋扰，必攻去其痰，使邪无依附，而病自去，切勿以高年而畏峻药。"伊侄桂生少府，亦精于医者也，闻之极口称是，遂以桃仁承气汤加西洋参、滑石、苓、连、橘红、贝母、石斛为方，送礞石滚痰丸。乃郎石甫孝廉云："此药在他人必畏而不敢服，我昔年曾患暑湿证，深悉温补之不可轻试，况高明所见相同，更何疑乎？"径服二剂，下粘痰污血甚多，痉即不作，仍以清润法善后而康

[批]此必别有外证可凭，故直断为暑与痰湿，未有专视脉之芤与歇止而如是定断者，读者勿被瞒过

此方可谓峻极，良由识高，非徒胆大

邵子受令壶[1]，患吐血，肌肤枯涩，口渴，脉虚大。孟英曰："气分之阴亏也，温补既非，滋填亦谬。"以参、耆、二冬、知母、百合、蒌蕖、石斛、桑叶、枇杷叶投之而愈。

[批]用补亦要用得其宜，方能奏效，非一味蛮补，即能愈疾也。案中诸治，可以为法。

九月间，张春桥患疟，寒少热多，间二日而作，甫两发，形即清瘦。孟英诊曰："脉弦而细，尺中甚数，疟作于子夜，口干嗜饮，乃足少阴热疟也，两发遽尔形消，胡可玩视？吾以妙药奉赠，可期即已，但请即服，不可商于人，而致生疑议也。"方用元参、生地、知母、丹皮、地骨皮、天冬、龟版、茯苓、石斛、桑叶。春桥以向所心折，遂服之。一剂，疟即止。再以滋阴善后而愈。予谓此证一帖而瘳，似乎轻易，但非真才实学，焉有此种妙治！设遇别手，非温补即提表，其祸可胜道哉！然天下之病，无论轻重，总贵初治得法，何致轻者重，而重者危耶？奈世俗之情，必使轻者重而后转安，始知医药之功，殊可叹也！按此证世人但知其为三阴症，笼统治以温补之法，从未闻有分经用药者。今提出少阴二字，创立清凉之剂，用药精当，取效敏捷，法似新奇，理自完足，所谓活人治活病，全以活泼运之也。可以启人慧悟，垂作典型。

金宽甫初冬患感，局医黄某，闻其向来不拘何病，总须温药而瘥，胸怀成见，进以姜、桂之方，渐至足冷面赤，谵语烦躁，疑为戴阳而束手矣。举家徬徨，延孟英诊焉。曰："此伏邪晚发，误与升提，热浮于上，清解可安。"宽甫犹以向不服凉药为疑，方中芩、连之类，坚不肯用，乃兄愿谷中翰，极力开导，督人煎而饮之，果得霍然。

周晓沧乃郎品方，患冬温，所亲顾听泉知其体属阴亏，病非风寒也。不犯一分温升之品，而证不能减，势颇可危，乃虚怀转邀孟英诊之，曰："所治良是也。"但于方中加贝母、杏仁、紫菀、冬瓜子等味，与之遂效。可见药贵对病，虽平淡之品，亦有奇功。孟英尝云："重病有轻取之法。"于此可见

癸卯春，邵秋子令堂，年近六旬，患寒热如疟者久矣。诸医杂治罔效，孟英视之曰："此湿邪久蕴，已从热化，误投提补，动其肝阳，痰饮因而上逆，与通降之法，寒热即减。"而包某谓疟久阴虚，理宜滋养，病家闻之近是。遂进首乌、鳖甲等药，渐至脉伏胸痞，呃忒自汗渴饮不食，颧赤便泄。包某束手，疏生脉散以塞责。举家徬徨，再求孟英诊之。曰："此滋腻阻塞气机，清阳不司旋运，痰饮闭滞隧络，喜见熟地者鉴之。非脱象也，补药不可进。"从栝蒌薤白合小陷胸，加菖蒲、竹茹、旋覆、贝母、杏仁、紫菀、枇杷叶投之，清热涤饮，旋转气机，以救滋腻之失。呃止脉出，大有转机。而郑某谓病固属痰，须温热以宣通，勿寒凉而凝遏。病家又惑焉，姜、桂频投。既而唇肿咽疼，不能进饮，舌干短硬，难出语言，复请孟英救疗，与犀角地黄汤，加元参、知母、银花、竹黄、花粉、胆星、石菖蒲、竹沥之类六七剂，甘寒生津，以救燥烈之失。吐出极臭胶痰甚多，粥饮渐进，此第二次

---

[1] 壶(kǔn 捆)：本指妇女居处的内室，后亦代称妻子

生机也。余狂澜莫障，邪说横行，辄以凉药不宜擅服，久病必定元虚，甘言悦耳，遂至升散温补，各逞所能，符咒乱方，罔不遍试，延至仲夏，腭腐龈糜，唇高数寸，竟成燎原莫救。仍恳孟英设法，乃坚辞不能措手，付局医黄某敷治，肿烂日甚而终。

上年秋燥冬暖，略无霜雪，河井并涸。吾杭自九月间起，天花流行，十不救五，小儿之殇于是者，日以百计。孟英曰："此痘疫也，治法当与常痘有异，惜幼科未之察耳。且天令发泄，不主闭藏，入春恐多喉患，特刊加味三豆饮方，俾未曾布痘者，预服免患，将出者恣饮冀轻。"又劝人频服青龙白虎汤，以杜春来喉恙。不料其言果应。三春不雨，喉疹甚多。医者犹不悟其致病之因，仅知发散，正如火上添油。孟英胸有成竹，以仲圣白虎汤为救焚主剂，若已及于营分者，用晋三犀角地黄汤相机加减　又刊青龙白虎汤暨锡类散方，广为印送，赖此以活者，不可胜数。

[批]痘原感疫而发，《医林改错》中言之甚详。

[附]加味三豆饮

生绿豆　生黄豆　生黑大豆或用生白扁豆亦可　生甘草　金银花　水煎服

孟英原刻自注云：古方三豆饮，为痘证始终可服之妙药，未出时常服，痘可使稀；将出时急服，重可冀轻；已出时恣服，逆可转顺；尽出时频服，毒可易清。俗传种痘，是密室烘花，更有初生小儿十八日内服药，令其出痘之法，是揠苗助长。此等矫揉造作，阴受其害者，古今来不知几恒河沙数矣！至于种种稀痘之方，皆无义意，或以毒药损人元气，或以秽物致生别恙，慎勿为其所惑。惟此方药极简易，性最平和，味不恶劣，易办易服，不必论其体质，久服无弊，诚尽善尽美之王道药也。杭人惑于患痘不食豆之说，甚属可鄙，今特辨明，冀人醒悟。凡小儿能啜饮后，即以此药日日代茶，诚保赤之首章焉。原方用赤豆，性燥伤阴，予以黑大豆易之，更有补阴之绩，虽燥令燥体，皆无碍矣。再益银花、甘草，而化毒之功尤胜。或疑银花性凉，似难久用，不知三豆皆谷也，性能实脾，得银花以济之，更觉冲和。况小儿体禀纯阳，极宜此甘凉补阴之味，岂特稀痘，尤能明目消疳，不生疮疖泄泻等病，其功未能殚述也。

[附]青龙白虎汤

橄榄　生芦根　水煎服

孟英自注云：此予自制方也。橄榄色青，清足厥阴内寄之火风，而靖其上腾之焰；芦根色白，化手太阴外来之燥热，而肃其下行之气。合而为剂，消经络留滞之痰，解膏粱鱼面之毒，用以代茶，则龙驯虎伏，脏腑清和，岂但喉病之可免耶？且二味处处皆有，人人可服，物异功优，久任无弊，实能弭未形之患，勿以平淡而忽诸。

[附]锡类散

象牙屑焙　真珠各三分　飞净青黛六分　梅花冰片二厘　壁钱二十个，俗名喜儿窠，木板上者勿用　西牛黄　人指甲各五厘，男病用女，女病用男，合送济人，须分别配之

共研极细粉，吹患处，流出恶涎即愈。

孟英自注云：此专治烂喉痧疹之神方也，尤鹤年附载于《金匮翼》，云：张瑞符传此方以救人而得了，故予[1]名之曰锡类散。

段春木之室烂喉，内外科治之束手，姚雪蕉孝廉荐孟英视之。骨瘦如柴，肌热如烙，韧痰阻于咽喉，不能咯吐，须以纸帛搅而曳之，患处红肿白腐，龈舌皆糜，米饮不沾，汛事非期而至，按其脉左细数、右弦滑。曰："此阴亏之体，伏火之病，失于清降，扰及于营。"先以犀角地黄汤清营分而调妄行之血；续与白虎汤加西洋参等，肃气道而泻燎原之火；外用锡类散扫痰腐而消恶毒；继投甘润药蠲余热而充津液，日以向安，月余而起。

吴雨峰明府家，嘱儿科为其仲郎所出之两孙种痘，下苗二三日，发热咽疼，医以为痘之将形也，投以升透之药，痘疹一门，以护咽为第一要义，一见喉痛，即急清降，大忌升提，何专科而不知此耶？赤斑似锦，喉烂如焚。半月之间，合家传染，诸医莫敢入其室。孟英往诊时，见其三郎耕石、四郎小峰尚未病，嘱曰："已病者固当图治，未病

[1]予：原作"子"，形讹，据《潜斋医书五种》改。

者尤宜防患。”传以青龙白虎汤代茶恣饮，竟得无恙。其令阃洪宜人及仲媳，皆为之治愈。此外如其长媳、其令爱、其二孙、其仆、其探病之女戚，殒于是病者七人焉。时雨峰、筠岩两乔梓咸宦于外，仲郎亦幕游江右，不料因种痘而酿此家祸。益信孟英劝人勿种痘之说为可训矣。

[批]种痘之法，以人巧而夺天工，原属妙法，但须慎于择时，若疫气流行之时，感其气者，尚有肿颐烂喉之酷，况又加以痘毒耶？此乃医之不明，未可尽归咎于种痘也。

潘洪畴托儿医为其仲郎春波所出之孙种痘，下苗三日，即咽痛，医与升散药，发热斑烂，七朝而夭。咽痛而复升之，即非种出之痘，亦必不免。春波及其弟祥衍皆染其病。春波之证，顾听泉治而愈矣。祥衍之恙，咽喉烂至于舌，胸膈痞塞不通，牙关紧涩，小溲淋痛，口流紫黑血块，人皆谓其脏腑烂焉。孟英视之曰：“恶血毒涎，正欲其出。”吹以锡类散，用碗承其口，流出涎血甚多，咽喉牙环胸膈皆得渐舒。投以犀角地黄汤加元参、银花、童溺、藕汁、竹黄、花粉、贝母、石菖蒲之类，渐以向安，继与生津填补而痊。

夏间，顾听泉邀孟英视其亲眉绿堂之恙。孟英曰：“阴生可虑。”果于夏至前五日而卒。眉之五令郎患痰嗽者数年，近因悲哀病作，徐某见其嗽甚则吐也，投以参、术之剂，病益甚。闰七月十七夜，绿堂忽示梦云：“汝病须延孟英诊视，服温养药可愈。”觉而异之，即迓过诊。孟英曰：“此阴虚劳嗽，嗽久而冲气不纳，则呕吐，非胃寒也。经言‘劳者温之’，亦温养之谓，非可以温补施之者。”病者见案，更为惊叹，始以父梦告焉，孟英亦为之肃然。方用西洋参、熟地、苁蓉、二冬、侠苓、坎版、牡蛎、紫石英、萎蕤、枇杷叶、橘皮，滋阴降气，加以镇摄，乃虚嗽良法，非兼外感者所可用。服之果安。予谓，凡事皆可以感天地、格神鬼，况医为性命之学耶！即此一案，可以知孟英之手眼通天，非幸获虚名者所能仰望也。

胡秋纫于酷热时，偶有不适，医以柴、葛、香薷散之，反恶寒胸痞，更医用枳、朴、槟榔以泻之，势日剧。延孟英视之，白汗不收，肢背极冷，奄奄一息，脉微无神，曰：“禀赋素亏，阳气欲脱，此必误认表证使然。”与救逆汤加参、耆，服之渐安。继以补气生津，调理匝月而痊。

陈芰裳患淋，久不愈，延至溽暑，邀孟英诊之。曰：“易事耳。”与补中益气汤而愈。其子荷官，病痞积腹胀，发热干呛，善食黄瘦，便溏溺赤，儿科药广服无功，已将绝望矣。孟英闻而怜之，曰：“吾于幼科虽未讨论，姑赠一方，或有生机也。”以黄连、白芍、牡蛎、鳖甲、鸡肫皮、五谷虫、霞天曲、木瓜、山查、楝实、橘皮、桔梗、旋覆、栀子、丹皮等药投之，作疳疾治。一剂知，旬余愈。

段尧卿之太夫人，患霍乱转筋，年逾七十矣。孟英投自制连朴饮，三啜而瘳。霍乱案甚夥，不遑广采，姑录数则，以示一斑。

石浦義室，久患痰嗽，诸医药之勿瘳。孟英切其脉，曰：“非伤风也。”与北沙参、熟地、百合、麦冬、贝母、紫菀、萎蕤、枇杷叶、盐水炒橘皮、燕窝，一剂知，数剂已。初秋又患脘痛，上及肩尖，向以为肝气，辄服破削之品，孟英曰：“亦非也。”以砂仁炒熟地、炙橘红、楝实、延胡、枸杞、当归、茯苓、桑葚、蒺藜为方，服之良效，继即受孕矣。

[批]合观二案，其人必阴虚肺燥之质，故用药如此。

石芷卿患感，张某连投柴葛药，热果渐退，而复热之后，势更孔甚，乃延孟英诊焉。先以栀、豉、芩、连等药，清解其升浮之热，俟邪归于府，脉来弦滑而实，径用承气汤下之。时其尊人北涯赴阙，无人敢主其可服否也，另招他医决之，以为太峻，且腹不坚满，妄攻虑变，举家闻之摇惑，暮夜复恳再诊。孟英辨论洋洋，坚主前议，服后果下黑矢。次日大热、大汗、大渴引饮，孟英曰：“此府垢行而经热始显。”与竹叶石膏汤一剂而安，继以育阴充液，调理而康。

朱某患痢于越，表散、荡涤、滋腻等药，备尝之矣，势濒于危，始返杭乞孟英诊之。神气昏沉，耳聋脘闷，口干身热，环脐硬痛异常，昼夜下五色者数十行，小溲涩痛，四肢抽搐，时时晕厥。曰：“此暑湿之邪，失于清解，表散荡涤，正气伤残，而邪乃传入厥阴，再以滋腻之品，补而锢之，遂成牢不可拔之势，正虚邪实，危险极矣。”与白头翁汤加楝实、苁蓉、芩、连、栀、芍、银花、石斛、

桑叶、橘叶、羚羊角、牡蛎、海蛇、鳖甲、鸡内金等药，大剂顿灌，一帖而抽厥减半，四帖而抽厥始息，旬日后哽色始止，溲渐清长，粥食渐进，半月后，脐间之硬始得尽消，改用养阴调理，逾月而康。

邻人江氏妇之父王叟，仲秋患痰嗽不食，气喘不卧，囊缩便秘，心摇摇不能把握，势极可危，毋女婿家慈招孟英救之，曰："根蒂欲脱耳，非病也。"以八味地黄汤去丹、泽，合生脉，加紫石英、青铅、龙、牡、胡桃肉、楝实、苁蓉投之，人解行而诸恙减，乃去苁蓉、麦冬，服旬日以瘳。初冬，邵可亭患痰嗽，面浮微喘，医谓年逾花甲，总属下部虚寒，进以温补纳气之药，喘嗽日甚，口涎自流，荃囊渐肿，两腿肿硬至踵，不能稍立，开口则喘逆欲死，不敢发言，头仰则咳呛咽疼，不容略卧，痰色黄浓带血，小溲微黄而长。许竹卿荐孟英视之，脉形弦滑有力，曰："此高年孤阳炽于内，时令燥火薄其外，外病或可图治，真阴未必能复，且平昔便如羊矢，津液素干，再投温补，如火益热矣。"乃以白虎汤合泻白散，加西洋参、贝母、花粉、黄芩大剂投之，并用北梨捣汁，频饮润喉，以缓其上僭之火。数帖后，势渐减，改投苇茎汤合清燥救肺汤，加海蛇、蛤壳、青黛、荸荠、竹沥为方。旬日外，梨已用及百斤，而喘始息。继加坎版、鳖甲、犀角，而以猪肉汤代水煎药，此却不必以病者难服也，何不易用之？大滋其阴，而潜其阳，火始下行，小溲赤如苏木汁，而诸证悉平，下部之肿随病递消，一月已来，共用梨二百余斤矣。适大雪祁寒，更衣时略感冷风，腹中微痛，自啜姜糖汤两碗，而喘嗽复作，口干咽痛，大渴舌破，仍不能眠，复用前方，以绿豆煎清汤代水煮药，始渐向安。孟英谓其乃郎步梅曰："《内经》云：'阴精所奉其人寿。'今尊翁阴液久亏，阳气独治，病虽去矣，阴精非药石所能继续。况年逾六秩，长不胜消，治病已竭人谋，引年且希天眷。予以脉察之，终属可虞，毋谓治法不周，赠言不早，致有他日之疑成败之论也。"

一卖酒人姓陆，极窘而又遭颠沛，久而患一异疾，形消善痒，虱从皮肤而出，搔之蠕蠕，医治莫效。孟英诊曰："悲哀劳苦，阳气受伤，曲蘖浸渫，乃从虫化。"与补气药加杉木、桑枝而愈。亦湿热生虫之法也。

陈斐堂之太夫人，陡患呕吐，彻夜不止，次早延孟英诊之，自述因寒而致。孟英知斐堂进场，家无主药之人，若明言属热，必致畏药不服矣，漫应曰："固寒也。"而疏方则芩、连、栀、楝，以大苦寒为剂，投之良愈。

张郑封室，娩后即发热，服生化汤二帖，热益炽而发赤疹，顾听泉诊之，即与清解，三剂不应，欲进犀角地黄汤，而恐病家之狃于产后以生疑也，乃拉孟英质之。诊其脉，弦滑而数，面赤热躁，胸闷善悲，肢肿而疼，两肘白疱如扁豆大者数十颗，舌上亦有一颗，痛碍水饮，大便不解已旬日矣。曰："此不但胎前伏暑，且有瘟毒，而误服生化汤，以助其虐，幸初手即用清解，尚不致于昏陷，犀角地黄极是治法，犹恐不能胜任。"乃与听泉商加西洋参、滑石、知母、银花、花粉、人中白、菱仁、竹黄、贝母、桑叶、栀子为剂。其所亲曰："高明断为热证，何以病者虽渴而喜热饮耶？"孟英曰："此方中所以多用痰药也。凡胸中有热痰阻碍气机者每如是，不可以其向不吐痰，而疑吾言之妄也，若因此而指为寒证，则祸不旋踵矣。"进四帖，始得大解，频吐稠痰，而各恙皆减，饮食渐加。孟英曰："病势虽稳，余热尚炽，苟不驱为清涤，而遽投补益，犹有蔀捐之虞。"其母家果疑药过寒凉，必欲招专科调治，幸将前方示彼，尚不妄施温补，然隔靴搔痒，纪律全无，旬日后余火复燃。郑封坚恳孟英设法，仍用甘寒疗之，周身肤蜕如蛇[1]皮，爪甲更新，其病之再生也可知，继与滋补真阴而起。

叶县三患咳逆上气，头偏左痛，口渴不饥，便泻如水。王瘦石荐孟英视之，曰："此肝阴胃汁交虚，时令燥邪外薄。"与育阴息风、清燥滋液之法，日以渐安，服及两月，大解反形干结而瘥。

郑某吐血盈碗，孟英脉之，右关洪滑，自汗口渴，稍一动摇，血即上溢。人皆虑其脱，意欲补之，孟英曰："如脱，惟我是问。"与白虎汤加西洋参、大黄炭，一剂霍然。

---

1 蛇：原作"蛲"，形讹，据上下文义改。

季秋，顾听泉邀孟英视康康侯副转之恙。切其脉滑数，而右歇左促，且肝部间有雀啄，气口又兼解索。望其面，宛如熏黄，头汗自出，呼吸粗促，似不接续，坐卧无须臾之宁，便溺涩滞，浑赤极臭，心下坚硬拒按，形若覆碗，观其舌色边紫苔黄，殊不甚干燥，问其所苦，曰："口渴甜腻，不欲饮食，苟一合眼，即气升欲喘，烦躁不能自持，胸中懊恼，莫可言状。"孟英曰："此由湿热误补，漫无出路，充斥三焦，气机为其阻塞而不流行，蔓延日久，津液为之凝滞而成痰饮，不啻入禽杂处，苗莠同畴，邪正混为一家。医见肢冷自汗，不知病由壅闭而然，欲以培正，而邪气方张，得补反为树炽，岂非资寇兵而赍盗粮哉？非其类者，锄而去之，乃为吃紧之治。"听泉曰："良是也。夏间起病，闻自心悸少寐，杨某以为虚而补之，时尚出差办事，暑湿外侵，受而不觉，迨阅差未竣，其病斯发。而诸医之药，总不外乎温补途，以致愈补愈剧，今拟温胆法，待君可否？"孟英曰："脉证多怪，皆属于痰，今胸痞如斯，略无痰吐，盖由痰能阻气，气不能运痰耳。宜于温胆中加薤白、蒌仁通其胸中之阳；又合小陷胸，为治饮痞之圣法；参以栀、豉，泄其久郁之热以除懊侬；佐以兰草，涤其陈腐之气而醒脾胃。"听泉深然之，连投二剂，各恙皆减，脉亦略和，而病者以为既系实证，何妨一泻而去之，连服大黄丸二次，承气汤半帖，孟英急止之，曰："畏虚进补固非，欲速妄攻亦谬。盖湿蒸为热，灼液成痰，病非一朝一夕而成，治以上下分消为是，不比热邪传府，可一荡而愈也。"越日，下部果渐肿。孟英曰："攻痞太速之戒，古人不我欺也。"与听泉商以前法加黄芩，合泻心意，再配雪羹投之。痰果渐吐，痞亦日消。而自腹至足，以及茎囊，肿势日加。孟英谓："势已如此，难以遽消，但从三焦设法，则自上而下，病必无虞。"与听泉商用河间桂苓甘露饮意。而姚平泉孝廉力主崇土胜湿之法，深以寒凉为不可用。众议仍投前日之药。孟英曰："前药原可服也，嫌力不足耳。"次日，痰中带血甚多。孟英曰："湿热熏蒸不已，自气及营矣。"与听泉暨王子能参军商，以知、柏、生地、犀角、鳖甲、白芍、薏仁、贝母、石斛、茅根、麦冬、滑石、栀子、藕汁、童溺，投之而止。逾数日又吐，肢冷自汗，心悸畏脱。姚平泉谓气不摄血，当主归脾汤以统之。举家皇皇，连请诊脉者二次。孟英曰："脉来屡变，陈芝江所以不能指实其病，而杨、阮诸人，皆疑为大虚之候也。然望、闻、问、切，不可独凭于指下。今溲如赭石汤，浑赤有脚，其为湿热之病，昭昭若揭，初伤于气分，则津液受灼以为痰，渐及于营分，则阴血不安而妄溢，邪气内盛，岂非病实？而真实类虚，吾不受病之欺也。"坚守前议，静镇不摇。服二剂，果止。孟英曰："血之复吐也，由于气分之邪以扰及也，欲清气道之邪，必先去其邪所依附之痰，盖津液既为邪热灼烁以成痰，而痰反即为邪热之山险也，不妨峻攻其实，而缓行其势。"初进滚痰丸三钱，得下泄气一次，副转云："四十日来，未有之通畅也。"连投数日，始解胶痰黑矢多遍，而小溲亦渐清长，苔色亦退，寝食遂安，惟下部之肿犹尔也。马香崖、陆虚舟皆主实脾行水之法。孟英曰："谛参脉证，病不在脾，况善饥便燥，口渴溺多，吾方虑转消证，岂投甘润之不逮，恶可渗利伤阴，补土劫液耶？且脾虚下陷之肿，与湿盛而肿之肿，其膝之上下内外形势，必然相贯。今膝之上下内外，凹凸迥判，毫不毗连。盖由湿热所酿之痰饮，既误补而痞塞中焦，复妄攻以流窜隧络，所谓不能一荡而蠲势，必旁趋四射，吾当以法取之。"会又咳痰带血，而精神食饮如常。孟英曰："无恐也，此乃前次嚼三七太多，兜涩留瘀，最不宜用，吐而去之极妙，但须金水同治，冀咳止而血络不震动为要耳。"与甘露饮加藕汁、童溺服之，四剂而止，咳嗽亦宁。于是专治其下部之肿，以固本加知、柏、贝母、花粉、旋覆、橘络、丝瓜络、羚羊角、楝实、葱须、豆卷、薏苡、竹沥，出入为剂，二三帖间，其高突隆肿之处，即觉甚痒，搔之水出如汗而作葱气。六七日后，两腿反觉干瘦燥痛，茎囊亦随之而消矣。孟英曰："用此润药消肿，尚且干痛咽燥，设从他议，而投燥脾利水之法，更当何如哉？盖寒湿则伤阳，热湿则伤阴。血液皆阴也，善后之法，还宜滋养血液，稍佐竹沥以搜络中未净之痰，使愈后不为他日之患，更属法中之法。"服之饮食中节，便溺有权，幸无消渴之

虞，而竟愈焉。

[批]前云不可妄攻，此又投峻下之剂，何也？盖前徒攻其热，故不中病，而致生他证。此则直攻其痰，始能与病相当也。

[孔愚司马，久患溏泄，而舌黑气短，自春徂冬，治而不效。孟英视之曰："劳心太过，阳烁其阴。人见其溏泄，辄与温中，不知肺受火刑，气失清肃，而短促于上，则水源不生，自然溺少便泻矣。"投以肃肺清心，凉肝滋肾之法，果得渐瘳。

周菊生令正，患少腹酸坠，小溲频数而疼。医投通利不效，继以升提温补，诸法备试，至于不食不寐，大解不行，口渴不敢饮水，闻声即生惊悸。孟英脉之曰："厥阴为病也，不可徒治其太阳。"先与咸苦以泄其热，续用甘润以滋其阴，毫不犯通渗之药而愈。

王氏医案续编

（原名《仁术志》）

清·王上雄医案

清·张　鸿等　辑

张　琨　张洪木　校注

校注说明

《王氏医案续编》，原名《仁术志》，为张柳吟、盛少云、赵梦岭、徐亚枝等人所辑的上孟英医案。该书仿正编体例，辑录孟英自道光二十四年至三十年（1844～1850年）的临证验案而成书。

全书共八卷，所载医案大致以年代先后为序，其中记述温热暑湿诸外感病案多而详明，充分体现了孟英长于温病诊治的特点。因本书是反映孟英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的重要著作，且颇补正编之不足，故一并加以校注整理。校注方法见《王氏医案》校注说明。

赵　序

古王者虑民之疾痛天札也，而设医官，予之禄，使士人为之，綦善也。降自后世，民不聊生，于是去而为医，以糊余口，问之医，盖茫如，此非生民之灾乎？孟英，志古之士也，尊甫谴[1]沧先生喜施予，捐馆[2]之日，家亦贫，赖母夫人以俭勤支拄。孟英孤露，辄思自异，精于医，非所志也。故尝披览坟素，慨慕古人，落落自喜，其胸次有如此。而余则窥其处己之私，有较然不欺者，如与弟同财，事母无私蓄，交友不负平生之言，数端者，于古人为难，其他隐德细行，可无论也。今年春，儿妇产后病剧，诸医罔效，孟英自江右归，而五阅月之锢患以释。夫自来操术之奇，或富有著述，或独行堪师，见诸志乘者，代不过数人，若孟英兼而有之，其必传无疑。顾予独慨乎今之世，去古日远，而士之有志于古者，不能不挟术以与今游，则儿何而不以今之医溷之也？然则孟英亦慎持此志乎哉？孟英向有《回春录》医案行世，张君柳吟复辑近案，名曰《仁术志》。余参与其事，今将续梓，谨以余所知其人者，录其大概焉。以序。庚戌七月仁和赵梦龄。

1　谴：音代(dài)

2　捐馆：古时对死亡的讳称。

庄　序

医之道难言矣！非有绝人之智，则不克澈其精深；非有济世之仁，则不肯殚其心力。仁且智矣，而无著述以传，则泽及一时，而勿能垂百世，此轩岐所以有著述也。古者，医必三世治尚十全，医者皆深通是道。故《内经》之书简奥不繁，至汉张机始备方，至宋许叔微始有医案。由后世以医为市业者多，而知者愈少，不得不详述医案，俾循途不误，亦仁人之用心也。叔微之后，张杲有《医说》，明孙泰来辑其父一奎之治验，陈桷记其师汪机之治验，并为医案，江瓘复有《名医类案》，国朝魏之琇续之，此皆宅心仁智，非炫世弋名者，故其书至今重焉。余家杭州五十载，阅医多矣，求其能通《内经》者盖鲜，能自述其治验者，则未尝有也。后交王君孟英而得见其书，心窃异之。今闻杨君素园，将为续梓，余不知孟英之学于仲景何如也，若以继叔微诸君之书，诚无愧矣，故为之序。孟英内行之笃，治术之精，已见杨、赵序中，不复赘云。庚戌七月既望秀水庄仲方。

例　言

一、孟英医案，周氏采自甲申，迄于癸卯，凡二十年治验，仅得二卷，其遗漏必多，然不遑补辑。兹起甲辰，仍仿编年之例，以便逐年采续。

一、详载姓字，信而可征，此前例当遵，非浪费笔墨。第见闻有限，难免遗珠，还望四方同志，广为搜罗也。

一、《回春录》所载，杂证之案为多，感证之案，间及而已，良以感证方治，每多相似，周氏不谙斯道，谅难鉴别。而孟英于内伤外感，无所不长，至于治温，尤推巨擘。兹编于温证治案，不忍多删，读者须于大同小异之中，澄心研究，自可悟其微妙也。

一、孟英之案，不徒以某方治愈某病而已，或议病，或辨证，或论方药，或谈四诊，至理名言，随处阐发，或繁或简，或浅或深，别有会心，俱宜细玩。

一、案中有直用古方者，是胸有成竹，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也；有不用古方之药，而用其意者，盖用药如用兵，不能执死方以治活病也；有竟不用古方者，乃良药期于利济，不必期于古方也。苟非读书多而融会贯通于其心，奚能辨证清，而神明化裁出其手，天机活泼，生面别开，不愧名数一一家，道行千里矣。

一、同人辑此，原为开医家之智慧，扩病者之生机，非有利心，翻刻不究，但须校对真确，庶不贻误后人。

王氏医案续编卷（原名《仁术志》）

浙西王士雄孟英医案　　山左张鸿柳吟手辑

高若舟偶患腹胀，医投温运，渐至有形如痞，时欲冲逆吐酸，益信为虚寒之疾，温补之药备尝，饮食日减，其痞日增，肌肉渐消，卧榻半载。甲辰春，迓孟英诊，脉沉弦而软滑，大解不畅，小溲浑短，唇色黄腻，乃肝郁气结，郁则生热，补则凝痰，与栀、楝、芩、连、元胡、乌药、旋、枳、鸡金、鳖甲、茹、橘、苓、夏等药服之，证虽递减，时发寒热，四肢酸痛。此少阳之气郁而欲伸之象，或疑为疟。孟英曰："此气机宜达，郁热外泄，病之出路，岂可截乎？"参以秦艽、柴胡、豆卷、羚羊、蚕砂、桑枝之类，清热凉饮，条达肝气，允协治法。迎而导之，人皆疑久病元虚，药过凉散，而若舟坚信不疑，孟英识定不惑，寒热渐息，攻冲亦止，按其腹尚坚硬，时从龙荟滚痰丸缓导之，峻药缓投法。饮食递加，渐次向愈。若舟善作隶，因集《诗品》书一联以赠孟英云："古镜照神，是有真宰；明漪绝底，如见道心。"盖颂其隔垣之视也。

赵听樵室，高若舟之妹也。去冬偶患脘痛，黄某治之，渐增头痛眩晕，气逆呕吐，痰多不寐，便溏不食，经事不行。脘痛而过投香燥，可能致此证，况误投温补乎？始谓其虚，三月后又疑为娠，诸药遍试，病日以进。若舟延孟英脉之，左弦而数，右滑以驶，曰："病药耳，旬余可瘳。"赵疑大病小视，不服其方。越半月，病者颈软头难举，医谓大柱已倒，势无望矣。若舟闻之，复恳援于孟英，疏方仍是前诊之法。赵问："此病诸医束手，大剂补药尚无小效，而君两次用药，皆极清淡，虽分两颇重，亦焉能有济乎？"孟英曰："子何愚耶！药惟对证乃克愈病，病未去而补之，是助桀也；病日加而补益峻，是速死也。原彼初意，非欲以药杀人，总缘医理未明，世故先熟，不须辨证，补可媚人，病家虽死不怨，医者至老无闻，一唱百和，孰能挽此颓风？今幸体质虽丰而阴虚有素，是以木少水涵，肝阳偏盛，上侮于胃，则为脘痛，斯时投以酸苦泄肝，甘凉养胃，叶氏独得之秘。数日而愈矣。乃温补妄施，油添火上，肺津胃液，灼烁无余，怒木自升，枢机窒塞，水饮入胃，凝结为痰，虽见证多端，皆气失下降，岂可指眠食废以为劳，月汛爽而为好耶？予以大剂轻淡之品，肃清气道，俾一身治节之令，肝胆逆升之火，胃府逗留之浊，枢机郁遏之热，水饮凝滞之痰，咸得下趋，自可向愈，不必矫枉过正而妄以硝黄伤正气。所谓药贵对证，而重病有轻取之法，非敢藐视人命，故将疲药塞责也。"赵极感悟。投七即效，逾旬果安。又一月经至，嗣与滋养，康复如常。越二载又病，复惑于黄某，而孟英之功尽隳，惜哉！

马某年三十余，素用力，患发热恶寒，肢振自汗，少腹气上冲胸，头疼口渴，孟英诊曰："卫虚风袭，而络脉久伤，肝风内动。"与建中去饴，加龙、牡、石英、苁蓉、楝实、桑枝，数帖而痊。建中之力在芍药，今去饴，仍是桂枝法。

[批]发热恶寒，头疼自汗，皆桂枝证。此人必津液素亏，因汗出而益耗其津，故肝失所养而上冲肺，胃失所养而口渴也。

李燕标参戎于癸夏将欲赴都，馆于石北涯家，项后患疽，外科佥云不治，孟英荐老医朱嵩年疗之渐安。孟英偶诊其脉，谓北涯曰："李证有可愈之机，脉难久享其年。"北涯惊问所以，孟英曰："左尺坚搏，真阴已伤，非善象也。"既而告痊北上，今春果卒于京。

李叟年越古稀，意欲纳妾，虽露其情而子孙以其耄且聩也，不敢从，因此渐病狂惑。群医咸谓神志不足，广投热补之药，愈服愈剧，始延孟英诊之，脉劲搏指，面赤不言，口涎自流，力大无制，曰："此禀赋过强，阳气偏盛，姑勿论其脉证，即起病一端，概可见矣。如果命门火衰，早已痿靡不振，焉能兴此念头？医见其老，辄疑其虚，须知根本不坚实者，不能享长年，既享大寿，其得

于大者必厚。况人年五十，阴气先衰，徐灵胎所谓千年之木，往往自焚，阴尽火炎，万物皆然。去冬苦治郎可亭孤阳喘逆，壮水清火之外，天生甘露饮灌至二百余斤，即梨汁也，病已渐平，仅误十两盏姜汤，前功尽堕。可见阴难充长，火易燎原。今附、桂、仙茅、鹿茸、参、戟、河车等药，服之已久，更将何物以生其涸竭之水，而和其亢极之阳乎？”寻果不起。

程燮庭乃郎芷香，今春病温而精关不固，旬日后陡然茎缩寒颤，自问不支，人皆谓为虚症，欲投参附。孟英曰：“非症也。平日体丰多湿，厚味酿痰，是以苔腻不渴，善噫易吐，而吸受风温，即以痰温为山险，乘其阴亏阳扰，流入厥阴其易，岂容再投温补，以劫液锢邪而速其痉厥耶？”伊家以六代单传，父母深忧之，坚求良治。孟英曰：“予虽洞识其证，而病情辐辏[1]，纵有妙剂，难许速功，治法稍乖，亦防延损，虽主人笃信，我有坚持，恐病不即瘳，必招物议，中途歧惑，其过谁归？倘信吾言，当邀顾听泉会诊，既可匡予之不逮，即以杜人之妄议。”程深然之。于是王、顾熟筹妥治，午后进肃清肺胃方，以解客邪、蠲痰湿而斡枢机。早晨投凉肾舒肝法，以靖浮越、搜隧络而守关键，病果递减。奈善生嗔怒，易招外感，不甘澹泊，反复多次，每复必萎缩寒颤，甚至齿缝见紫血瓣，指甲有微红色，溺短而浑黑极臭。孟英曰：“幸上焦已清，中枢已运，亟宜填肾阴、清肝热。”以西洋参、二冬、二地、苁蓉、花粉、知、柏、连、楝、斛、芍、石英、牡蛎、龟版、鳖甲、阿胶、鸡子黄之类，相迭为方，大剂连服二十余帖，各恙渐退。继以此药熬膏晨服，午用缪氏资生丸方，各品不炒，皆生晒研末，竹沥为丸，枇杷叶汤送下，服至入秋，始得康健。孟英曰：“古人丸药皆用蜜，最属无谓，宜各因其证而变通之，此其一法也。”

[批]此四损证之最重者，治稍不善，变证纷如，便不可保，此案深可为法。

翁嘉顺室娩后发热，竹林寺僧治之不应，温、龚二医皆主生化汤加减，病益剧。请孟英诊之，脉软滑微数，曰：“素体阴亏，热自内生，新产血去，是以发热，惟谵妄昏瞀，最是吓医之证，渴嘉热饮，宛似虚寒之据，宜其猜风寒而表散，疑瘀血以攻通，帖帖炮姜，人人桃桂，阴愈受劫，病乃日加。幸而痰饮内盛，津液未致涸竭。”与蠲饮六神汤去橘、半，加西洋参、生地、花粉、竹茹、知母、生白芍为剂，数日而瘳。逾旬复发热，或疑凉药之弊，或谓产蓐成劳，众楚咻之，病渐进矣。其小姑适吴氏者，向役于冥曹，俗谓之活无常，偶来探病，忽仆地而僵，口中喃喃。或问汝嫂病何如，答云须服王先生药，人皆异之。次日仍乞诊于孟英，曰：“脉浮数而弦，是风温也，与前病异。便泻无溺，肺热所迫，大渴无苔，胃汁受烁，亟与天生建中汤频灌，即庶汁也。”药主大剂甘凉，果得津回舌润，渐以痊可。病染于姑，孟英诊曰：“高年阴气太亏，邪气偏盛，《玉版论要》云：‘病温虚甚死’，言人之真阴甚虚，曷足以御邪热而息燎原？可虞在两候之期乎？”至十四天果殒。而嘉顺亦染焉，初发热即舌赤而渴，脉数且涩。孟英曰：“非善证也。盖阴虚有素，值忧劳哀痛之余，五志内燔，温邪外迫。不必由卫及气，自气而营。”急与清营，继投凉血，病不稍减。且家无主药之人，旁议哗然，幸其旧工人陈七颇有胆识，力恳手援。孟英曰：“我肠最热，奈病来颇恶，治虽合法，势必转重，若初起不先觑破，早已殆矣。吾若畏难推诿，恐他手虽识其证，亦无如此大剂，车薪杯水，何益于事？吾且肩劳任怨，殚心尽力以图之。”病果日重，昏瞀耳聋，自利红水，目赤妄言。孟英惟以胥三犀角地黄汤加银花、石膏、知、斛、栀、贝、花粉、兰草、菖蒲、元参、竹沥、竹茹、竹叶、鬼臼、海蛇等，出入互用。至十余剂，舌上忽布秽浊垢苔，口气喷出，臭难迴迩，手冷如冰，头面自汗，咸谓绝望矣。孟英曰：“生机也，彼阴虚热邪深入，予一以清营凉血之法，服已愈旬，始得营阴渐振，推邪外出，乃现此苔，惟本元素弱，不能战解，故显肢冷而汗仅出于头面，非阳虚欲脱也。”复与甘寒频灌。越三日，汗收热退，苔化肢温。自始迄终，犀角共服三两许，未犯一毫相悖之药，且赖陈七恪诚，始克起九死于一生。继以滋阴善后而康。

---

① 辐辏(jiāogé 交阁)：义同“胶葛”，纠缠交错之谓。

[批]凡痰饮内盛之人，服寒热药皆如石投水，人皆以为禀赋之异，不知皆痰饮为患也。

三江地气卑湿，天时温暖，伤寒之证绝少，最多湿温、风温之证。又人体质柔脆，不任荡涤之药，故惟以甘寒清解之剂，渐次搜剔，斯邪去而正不伤。若在北方刚坚之体，此等药虽服百剂，亦若罔知，非加硝黄荡涤，邪终不去。故叶氏之法，擅誉江浙，而吴氏之方，驰名幽冀，易地则皆然，亦智者之因地制宜也。

翁嘉顺之妹亦染病，势极危，因役于冥曹，自以为不起。孟英曰："年壮阴充，药治不谬，焉能死乎？昔人云，见理明者，阴阳五行不能拘，吾当以理胜数。"遂按法治之，病乃日减，且慎寒暄，节饮食，守禁忌，调治二旬，果然康健。又，其姑亦病温，初不服药，七日外始迓孟英诊之。曰："此病邪虽不盛，第频吐涎沫，不能出口，须以手撩，不饮不食，不便不眠，或多言不倦，或久问不答，是七情郁结，气久不舒，津液凝痰，邪得依附，治之中肯，尚难即愈，不药而待，病从何去？"遂于清解方中，寓蠲痰流气、通胃舒肝之品，交十四日而热退。又数日，痰沫渐少。又旬日，大解始行，粥食日加而愈。此治一法直贯到底，不但不犯一分温燥升补之药，而滋腻入血之品，亦皆避之，尚须三十剂奏绩。若病家不笃信，医者不坚持，旁人多议论，则焉克有济耶？然非乃媳前车之鉴，亦未必遽尔任贤不贰也。

沈东屏年逾八秩，患腹胀便秘，孟英诊曰："耄年脉实，天畀独厚，证属阳结，法宜清火。"与西洋参、石膏、白芍、知母、花粉、桑皮、杏仁、橘皮、枳壳、甘草，送更衣丸，四剂而愈。设投别药，势必迁延而败，人亦谓其天年之得尽，断不料其药治之误也。后四年始没。夏间，汪湘筠明府，因食肉病胀，医谓老年气弱火衰，辄投温补，直至腹如抱瓮，始延孟英视之，弥留已极，不可救药矣。

顾石甫宰娄县，患恙，医治日剧，解任归，求诊于孟英。脉见左寸如钩，曰："病不能夏矣。"许子双适至，闻而疑之，谓："此证气逆血溢，腹胀囊肿，宛似上年康康侯之疾，若以外象观之，似较轻焉，胡彼可愈而此勿治耶？"孟英曰："彼为邪气之壅塞，脉虽怪而搏指不挠，证实脉亦实也。此为真气之散漫，脉来瞥瞥如羹上肥，而左寸如钩，是心之真藏见矣。壅塞可以疏通，散漫不能收拾，客邪草木能攻，神病刀圭莫济，证虽相似，病判天渊，纵有神丹，终无裨也。"季春果殁。

孙氏女，年将及笄，久患齿衄，多医莫疗。孟英曰："六脉缓滑，天癸将至耳。"与丹参、生地、桃仁、牛膝、茯苓、白薇、滑石、茺蔚子，亦治倒经之法。一剂知，数日愈，寻即起汛，略无他患。

遂安余皆山贰尹，起复赴都，道出武林而患疟。范某云春寒所致，用辛温散之；来某谓酒湿之疴，治以五苓，且杂参归姜枣之类，病乃日甚。旬日后，脘闷腹胀，便秘气逆，躁渴自汗，昏瞀不瞑，亟迎孟英视之。曰："蕴湿固然，而温风外袭，已从热化，何必夏秋始有热疟耶？清解之法，十剂可安。"服之果效，旬日径瘥。

朱念民患泄泻，自谓春寒偶薄而饮烧酒，次日转为滞下，左腹起一痞块，痢时绞痛异常。孟英曰："阴虚木燥，侮胃为泄，误饮火酒，怒木愈张，非寒也。"哌屏辛温之物，用白头翁汤加芩、楝、栀、连、海蛇、银花、草决明、枳椇子、绿豆皮，十余剂而愈。

锁某弱冠吐血，杨医连进归脾汤，吐益甚。孟英视之，面有红光，脉形豁大，因问曰："足冷乎？"探之果然。遂与六味地黄汤送饭丸肉桂心一钱，覆杯而愈。

[批]此虚火上炎之证，归脾中参耆性皆上升，故吐益甚，易以引火归原之法斯愈矣。

沈裕昆室偶发脘痛，范某与逍遥法，痛颇止而发热咽疼。邀顾听泉视之，知感温邪，与清散法，疼已而热不退。七日后，目闭鼻塞，耳聋肢搐，不言语，不饮食。顾疑证险，愿质之孟英，而沈之两郎皆从王瘦石学，因请决于师，瘦石亦谓孟英识超我，当为汝致之。时已薄暮，乃飞刺追邀，比孟英往诊，见其外候如是，而左手诊毕即缩去，随以右手出之，遽曰："非神昏也。"继挖牙关，察其苔色白滑，询知大解未行，曰："病是风温，然不逆传膻中，而顺传胃府，证可无恐。听泉学问胜我，知证有疑窦而虚心下问，岂非胸襟过

人处？但温邪传胃，世所常有，而此证如是骇人者，因素有痰饮盘踞胃中，外邪入之，得以凭籍。苔色之不形黄燥者，亦此故耳，不可误认为寒。夫温为热邪，脉象既形弦滑以数，但令痰饮一降，苔必转黄。此殆云遮雾隐之时，须具温太真燃犀之照，庶不为病所欺。且昔人于温证，仅言逆传，不言顺传，后世遂执定伤寒在足经，温热在手经，不知经络贯串，岂容界限？喻氏谓伤寒亦传手经，但足经先受之耳。吾谓温热亦传足经，但手经先受之耳。一隅三反，既有其逆，岂无其顺？盖自肺之心包，病机渐进而内陷，故曰逆；自肺之胃府，病机欲出而下行，故曰顺。今邪虽顺传，欲出未能，所谓胃病则九窍不和，与逆传神昏之犀角地黄汤证，大相径庭。郭云台云，胃实不和，投滚痰而非峻，可谓治斯疾之真诠。”遂疏小陷胸合蠲饮六神汤，加枳朴，以芦菔煮水煎药，和人竹沥一杯，送下礞石滚痰丸四钱。沈嫌药峻，似有难色，孟英曰：“既患骇人之病，必服骇人之药，药不瞑眩，厥疾勿疗[1]，盍再质之瘦石、听泉乎？”沈颔之。王、顾阅方，佥以为是，且云如畏剂重，陆续徐投可也。翌日孟英与听泉会诊，脉证不甚减，询知昨药分数次而服。孟英曰：“是势分力缓之故也，今可释疑急进，病必转机。”听泉深然之，病家亦胆壮矣。如法服下，黎明果解胶韧痰秽数升，各恙即减，略吐语言，稍啜稀粥，苔转黄燥，药改轻清，渐以向安，嗣与育阴柔肝而愈。

朱氏妇素畏药，虽极淡之品，服之即吐。近患晡寒夜热，寝汗咽干，咳嗽胁痛，月余后渐至减餐经少，肌削神疲，始迓孟英诊之。左手弦而数，右部涩且弱，曰：“既多悒郁，又善思虑，所谓病发心脾是也，而平昔畏药，岂可强药，再戕其胃？诚大窘事。”再四思维，以甘草、小麦、红枣、藕四味，令其煮汤频饮勿辍。妙想可以益人神智。病者尝药大喜，径日夜服之，逾旬复诊，脉证大减。其家请更方，孟英曰：“毋庸，此本仲圣治脏躁之妙剂，吾以红枣易大枣，取其色赤补心，气香悦胃，加藕以舒郁怡情，合之甘麦，并能益气养血，润燥缓急，虽若平淡无奇，而非恶劣损胃之比，不妨久任，胡可以果子药而忽之哉？”恪守两月，病果霍然。

江某年三十余，忽两日发赤，牙龈肿痛，渐致狂妄，奔走骂人，不避亲长，其父惶惶求孟英诊焉。脉大而数，重按虚散，与东洋参、熟地黄、辰砂、磁石、龙齿、菖蒲、枣仁、琥珀、肉桂、金箔、龙眼肉为剂，投七即安，翌日能课徒矣。

[批]昔余友彭香林患此证，医虽知其虚而治不如法，竟以不起，今读此案，弥增惋叹。

金禄卿室，沈裕昆之女也，患温，顾听泉连进轻清凉解而病不减，气逆无寐，咳吐粘痰，舌绛咽干，耳聋谵语，旬日外始逆孟英诊焉。曰：“体瘦脉细数，尺中更乱，竟是阴气先伤，阳气独发，所谓伤寒偏死下虚人。譬之火患将临，既无池井，缸贮又空，纵竭心力，曷能有济？”再四研诘，乃知发热前一日陡然带下如崩，是真液早经漏泄矣，否则药治未讹，胡反燎原益炽？痉厥之变，不须旋踵。禄卿坚恳勉图，孟英以西洋参、生地、二冬、二至、元参、犀角、黄连、鸡子黄、知母为方，另用石斛、龟版、鳖甲各四两，左牡蛎一斤，煮汤代水煎药。顾听泉又加阿胶，且云：“我侪用此育阴镇阳，充液息风大剂，焉能津枯风动，痉厥陡生乎？”服两剂，果不能减。后惑旁言而祷签药，附桂干姜，罔知顾忌，径至四肢拘挛而逝，是误药速其毙而增其惨也。继而裕昆患湿温，亦犯重暍而亡。

一妪患右腰痛胀欲捶，多药不效。孟英视其形虽羸瘦，而脉滑痰多，苔黄舌绛，曰：“体虚病实，温补非宜，苟不攻去其疾，徒以疲药因循，则病益实，体益虚，糜帑劳师，养成寇患，岂治病之道哉？”先以雪羹加竹茹、楝实、绿萼梅、杏仁、花粉、橘红、茯苓、旋覆花，送控涎丹，服后果下胶痰，三进而病若失，嗣与调补获痊。

杨氏妇孀居患泻，久治不瘥。孟英曰：“风木行胃也。”彼不之信，另招张某，大进温补，乃致腹胀不食，夜热不眠，吐酸经闭，头疼如劈。复乞孟英视之，先投苦泄佐辛通以治其药。嗣以酸苦息风安胃，匝月乃愈。续与调补，汛至而康。

魏翊谷浼孟英视其郁甥之病，热逾半月，自

1. 疗：《孟子》作“瘳”。

胸次胀及少腹，痛而不可抚摩，便秘溺赤，舌黑口干，自汗烦躁，六脉弦强无胃。曰："此恙酷似伤寒大结胸证，结胸烦躁，无药可治。"越二日，便行而殁。孟英曰："伤寒之邪在表，误下则邪陷而成结胸，未经误下，不为结胸。温热之邪在里，逆传于心包而误汗，则内闭以外脱；顺传于胃府而误汗，则盘踞而结胸。前人但云误汗劫夺胃汁，而未及于结胸者，因结胸证不多见耳，然亦不可不知也，故谨识之。"邻病初起，某医用葛根一剂，继则胡某之柴葛羌防十余剂，酿成是证。

[批]温病忌误汗，不忌误下，以汗则津涸而热益炽，下则热势可藉以少减也。

施氏妇产后，四肢串痛，药治罔效，医谓其成瘫痪矣。延已逾月，丐孟英视之，膏药遍贴，呻吟不息，脉数而洪，舌绛大渴。曰："此非风湿为病，膏药亟为揭去。近日服药，谅皆温补祛风之剂，营血耗伤，内风欲动，势将弄假成真。且吾向见其体丰血旺，何以娩后遽患斯疾？必生化汤、砂糖酒之类所酿耳。"其父倪某目虽瞽，闻而笑云："君诚天医也，小女服过生化汤二帖，赤沙糖八斤，从此渐病，不识，尚可起废图全否？"孟英曰："幸其体足于阴，恢复尚易，若阴虚血少之人而蹈此辙，虽不即死，难免不成蓐损。"因投大剂凉润壮水之药，一剂知，旬日安，匝月起。

王士乾室，素多郁怒，气聚于腹，上攻脘痛，旋发旋安，花甲外病益甚，医治益剧。李西园荐孟英视之。曰："此非人间之药所能疗矣。"辞不与方。其夫、子及婿环乞手援，孟英曰："既尔，吾当尽力以冀延可也。然腹中聚气为瘕，攻痛呕吐，原属于肝。第病已三十载，从前服药，谅不外乎温补一途。如近服逍遥散，最劫肝阴，理中汤极伤胃液，名虽疗疾，实则助雠。用古方不可不知此意。人但知呕吐为寒，而未识风阳内煽，水自沸腾。专于炉内添薪，津液渐形涸竭，奈医者犹云水已不吐，病似渐轻，是不察其水已吐尽，仅能哕逆空呕，所以不能纳谷，便秘不行，脉弦无胃，舌痿难伸，蕴隆虫虫，何所措手？可谓女人亦有孤阳之病矣。"勉以西洋参、肉苁蓉，麦冬、蔵蛰、生白芍、石斛、竹茹、柏子霜、紫石英为方，猪肉煮汤煎药，和人青蔗浆、人乳，服后呕哕皆止，人以为转机。孟英曰："譬草木干枯已久，骤加灌溉，枝叶似转青葱，奈根荄槁矣，生气不存，亦何益耶？"继而糜粥渐进，颇思肉味，其家更喜，以为有望。孟英曰："且看解后何如。"越数日，大便颇畅，殊若相安，亟迓复诊。孟英曰："枉费苦心矣，脉不柔和，舌不润泽，审病者宜识此二语。虽谷进便行，而生津化液之源已绝，药石焉能于无中生有哉？"夏至后果殒。

五月下旬，天即酷热异常，道路受暑而卒死者甚多，即古所谓中暍也。而不出户庭之人，亦有是病，延医不及，医亦不识此证。虽死，身不遽冷，且有口鼻流血者。孟英曰："是暑从吸入，直犯心脏也。惟新产妇人，阴血大去，热邪易袭，故死者尤多。奈愚者不知因时制宜，尚扃其窗户，幕以帘帏，环侍多人，皆能致病。又粗工不察天时人秉之不齐，动辄生化汤，以致覆杯而毙者比比，即砂糖酒亦能杀人，不可不慎。"孟英曰："六一散既清暑热，又行瘀血，当此酷暑之令，诚为产后第一妙方，特为拈出，幸救将来。"孟英曰："吾闻姚氏妊已临月，腹中作痛，家人谓其将娩，急煎参汤令服，服后痛益甚，忙唤稳婆至，已浑身赤斑，喘逆昏狂，虽知受暑，竟不及救。又曹氏妇亦怀妊，临月腹痛，家人疑其欲产而煎参汤，迨汤成痛已止，察其情景，知不即娩。然炎威甚烈，参汤久存欲坏，其姑云：'妇既未娩，岂可服参滞胎？我体素虚，常服补剂，参汤定亦相宜。'遂服之。甫下咽，即觉气闷躁扰，霎时危殆，多方拯治，逾刻而终。"予按富贵人之死于温补者固为常事，当酷暑之令，漫不少惩，诚下愚之不可移矣。附录于此，以冀司命之士，鉴而戒之。

酷热之际，疟疾甚行。有储丽波患此，陆某泥今岁寒水司天，湿土在泉，中运又从湿化，是以多疟，率投平胃、理中之法，渐至危殆。伊表兄徐和圃荐孟英视之，热炽神昏，胸高气逆，苔若姜黄，溺如赭赤，脉伏口渴，不食不便。曰："舍现病之暑热，拘司气而论治，谓之执死书以困活人。幸其体丰阴足，尚可救药，然非白虎汤十剂不能愈也。"和圃然之。遂以生石膏、知母、银花、枳、贝、黄连、木通、花粉、茹、芩、杏、斛、海蛇、竹叶等，相迭为方，服旬日，疟果断。

外甥庄迪卿患疟，大渴而喜热饮，脘闷脉伏，苔腻欲呕。孟英曰："编湿内盛，暑热外侵，法当清解，然脉证如是，乃痰阻气道使然，清之无益，温之助桀，宜以礞石滚痰丸先为开导。"服后痰出甚多，脉即见弦滑而数，呕止胸舒，苔形黄燥，与石膏、知母、连、朴、杏、橘、半、茯、滑、斛、菖蒲、花粉等药而安。

[批]论证论治，俱极明透。

庄晓村，芝阶姐夫之侄孙也，馆于金愿谷舍人家，病疟。孟英曰："吸受暑热，清涤即瘳。"阅数日，疟作甚剧，目赤狂言，汗如雨下。居停大惊，闻服凉剂，疑为药误，亟速孟英至，正在披狂莫制之时，按其脉洪滑无伦，视其舌深黄厚燥，心疑其另服他药之故，而扑鼻吹来一阵姜枣气，因诘曰："得无服姜枣汤乎？"曰："恣饮三日矣。"孟英即令取西瓜一枚，解暑妙品。劈开任病者食之，方从白虎，而生石膏用一两六钱，病即霍然。逾六年，以他疾亡。继有陈仰山如君患疟，孟英连与清暑法，病不少减。孟英疑亦姜枣汤所致，询知果然，亟令屏绝，遂愈。余如汪子宽、魏云裳、胡秋纫等暑疟治案，皆以白虎化裁，案多不备载，录此以待读者之隅反焉。

陈某自黔来浙，一小儿发热肢搐，幼科与惊风药，遂神昏气促，汗出无溺。适孟英至而视之，曰："暑也。"令取蕉叶铺于泥地，与儿卧之，投以辰砂六一散，加石膏、知母、西洋参、竹叶、荷花露，一剂而瘳。继有胡氏女病略同，儿科云不治，因恳于孟英，亦以此法活之。

潘红茶方伯之孙翼廷，馆于许双南家。酷热之时，啜冷石花一碗，遂致必下痞闷，四肢渐冷而上过肘膝，脉伏自汗。方某诊谓阳虚阴暑，脱陷在即，疏大剂姜附丁桂以回阳。双南在苏，其三郎杏书骇，难主药，邀族人许芷卿诊而决之。芷卿云："此药断不可投，第证极危急，须逆孟英商之。"时夜已半，孟英往视，曰："既受暑热，复为冷饮，冰伏胸中，大气不能转旋，是以肢冷脉伏，二便不行。"速取六一散一两，以淡盐汤搅之，澄去滓，调下紫雪丹一钱，藉辛香以通冰伏之气，用意精妙。翼日再诊，脉见胸舒，溺行肢热，口干舌绛，暑象毕呈，化而为疟，与多剂白虎汤而愈。丙午举于乡。

[批]认证既确，治法又极精妙，真可为万世法程。

金晓耕发热二旬，医与表散，竟无汗泄，嗣投温补，而大解泄泻，小水不行，口干肌削，势濒于危。胡秋纫荐孟英诊之，右寸独见沉数，曰："暑热锢于肺经耳。"与白虎、苇茎、天水，加芩、桔、杏、贝为方，服后头面痞疹遍发，密无针缝，明如水晶光，人皆危之。孟英曰："此肺邪得泄也。"果肤润热退，泻止知饥。又服甘凉濡润二十余剂，痞疹始愈。亦仅见之证也。

[批]此温证之轻者，用药合法，故其愈甚速。

何永昌者，孟英之舆人也，其妻病疟，间二日而作。乃母曰："疟不可服官料药。"径服签方，旬日后，势甚危。永昌乞孟英救之，脉沉细而数，尺为甚，口渴目不欲张，两腰收痛，宛如锥刺，寒少热多，心慌不能把握。曰："异哉病也，此暑入足少阴之证，卓识，喻氏所谓汗下温三法皆不可行者。若病在别家，虑其未必我信，病在汝而求诊于我，事非偶然也。汝母云官料药不可治疟，此语出于何书？而药别官私，何人所创？既官料之勿服，则私料更不可妄试矣，殊属可嗤。然是证若延医诊，非表散即温补，不可谓非汝母之一得也。"疏方元参八钱，龟版、石斛各一两，地骨皮六钱，知母五钱，桑叶、金银花各四钱，花粉三钱，丹皮二钱，令用大砂锅煎而频服，不必限剂。服三日，疟断而各恙皆减，粥食渐进，不劳余药而起。

[批]暑邪入肾，必伤肾液，故重用滋阴之品以救之。

慎氏妇产后，腹胀泄泻，面浮足肿，医与渗湿温补，月余不效，疑为蓐损。孟英视之，舌色如常，小溲通畅，宛似气虚之证，惟脉至梗涩，毫无微弱之形，因与丹参、滑石、泽兰、茯苓、茺蔚、蛤壳、桃仁、海蛇、五灵脂、豆卷，亦行瘀利水之法。数服即瘥。

孙某患感，医投温散，竟无汗泄，延至十一日，始请孟英视之，业已神昏囊缩，面赤舌绛，目不识人，口不出声，胸膈微斑，便泻而小溲不行

者已三日，医皆束手。或议大投温补以冀转机，温病已至神昏，尚议温补，真盲论也。孟英急止之，曰："阴分素亏，而温散劫津，邪热愈炽，则营卫不行，岂可妄云漏底，欲以温燥竭其欲绝之阴乎？襄浦上林先生治予先君之病云：'泄泻为热邪之出路'，求之不可得者胡可止也？"以西洋参、生地、麦冬、丹皮、连翘、生芍、石菖蒲、盐水炒黄连、甘草梢、百合、茯苓、贝母、银花、紫菀为方，一剂即周身微汗而斑退，三剂始得小溲一杯而识人，四剂乃得大汗而身热退，面赤去，茎亦舒，复解小溲二杯。次日于方中减连翘、菖蒲、丹皮、黄连，加知母、葳蕤、竹叶投之，舌始润，神始清，知渴索水。孟英令将蔗梨等榨汁，频灌不歇，其汗如雨下者三昼夜始休。于是粥渐进，泻渐止，溲渐长，前方又去贝母、银花、紫菀，加石斛、龙眼肉，服之全愈。

汪子与病革，始延孟英视之。曰："阴虚之质，暑热胶锢，殆误投补药矣。"乃叔少洪云："侄素羸弱，医投熟地等药十余剂耳。"孟英曰："暑热证必看邪到血分，始可议用生地，何初病即进熟地？岂仅知禀赋之虚，未睹外来之疾耶？昔贤治暑，但申表散温补之戒，讵料今人于律外，更犯滋腻之辜。而一误至此，略无悔悟，不啻如油入面，如漆投胶，将何法以挽回哉？"越日果卒。夫小米舍人仅此一脉，完姻未久，遽尔珠沉，殊为惨然。冬间，吴忻山亦惟一子，素禀虚怯，滋补频投，医者不察其患温发热，佥谓阴虚，竟投腻滞培元之剂，乃至舌黑卷短，唇焦溺赤。孟英一诊，即云不救，顾听泉竭力图维，终不能愈。按，虚人受感，每蹈此辙，特录以为戒。

汪左泉病滞下，昼夜数十行，而即日须补岁考遗才，挽孟英商速愈之策。切脉弦滑，苔黄满布，曰："易事耳。"重用芩、连，佐以查、朴，送服青麟丸四钱，投匕而痊，略无他恙。

陈昼三病滞下，某进通因通用法，痛泄无度，呕恶不纳，汗出息微，脉弱眩晕。孟英曰："近多伏暑之痢，此独非其证也，元将脱矣。"急投大剂温补，脉候渐安，一月后甫得健复。

金朗然之母偶发脘疼呕吐，医与温补药，初若相安，渐至畏寒不寐，四肢不仁。更医云是风痹，仍投温补，因而不饥不食，二便不行，肌肉尽削，带下如溺，始延孟英诊之。曰："暑伏肺胃耳。其多投温补而不遽变者，以熟地等阴柔腻滞为之挟制也。然津气灼烁而殆尽，脂液奔迫以妄行，治节无权，阳明涸竭，焉能卫皮毛而畅四肢、利机关以和九窍哉？"与白虎汤加西洋参、竹茹、橘皮、丝瓜络、石斛、花粉、竹沥、海蛰，连进二十剂，始解黑矢而各恙渐安。嗣与和肝胃，调八脉以善后，遂愈。李某向患脘痛，孟英频与建中法获瘳。今秋病偶发，他医诊之，闻其温补相投，径依样而画葫芦，服后耳闭腿疼，不饥便滞，仍就孟英视之。曰："暑邪内伏，误投补药使然，治宜清涤为先。"彼不之信，反疑为风气，付外科灼灸，遂致筋不能伸而成锢疾。孟英曰："此证较金病轻逾十倍，惜其惑于浅见，致成终身之患，良可叹也！独怪谋利之徒，假河间太乙针之名而妄施毒手，举国若狂，竟有不惜重价求其一针，随以命殉之者，吾目击不少矣。夫《内经》治病，原有熨之一法，然但可以疗寒湿凝滞之证。河间原方惟羌活、黄连加麝香、乳香耳，主治风痹。今乃托诸鬼神，矜夸秘授，云可治尽内伤、外感、四时、十二经一切之病，天下有是理乎？况其所用之药，群集辛热香窜之品，点之以火，显必伤阴，一熨而吐血者有之，其不可轻试于阴虚之体与挟热之证也，概可见矣。吾友盛少云之尊人卧云先生误于此，而致周身溃烂，卧床数载以亡，仲圣焦骨伤筋之训，言犹在耳，操医术者胡忍执炮烙之严刑，欺世俗而罔利哉？"

[批]汪子与证误服熟地而不救，此证误服温补兼熟地而竟愈，盖体有虚实，治有迟早，邪有重轻，未可以一端拘也。

乔有南之侄甫五龄，发热数日，儿医与柴葛解肌汤一剂，肢搐而厥，目张不语，其母孀居，仅此一脉，遍求治疗，毫无寸效。所亲徐和甫托王瘦石访一擅幼科之长者，瘦石谓："宜求善于外感者，盖人有大小，病无二致，切勿舍大方而信专科，此喻嘉言活幼金针也。盍延孟英视之？"徐从之。孟英曰："病是暑邪，治以风药，热得风而焰烈，津受烁以风腾，乃风药引起肝风，再投俗尚惊风之剂，稚子根本不牢，而狂风不息，折拔

堪虞。”与王氏犀角地黄汤加羚羊角、生石膏、元参、桑叶、菊花、银花、牡蛎、知母、麦冬、竹叶诸药，数服而痊。

[批]清暑热、熄肝风，方极平允。

赵铁珊乃郎子善，康康侯之婿也，因事抑郁，凛寒发热。汤某作血虚治，进以归芎丹参之类，多剂不效。乃移榻康寓，延孟英诊之。脉涩而兼沉弦以数，然舌无苔，口不渴，便溺如常，纳谷稍减，惟左胁下及少腹自觉梗塞不舒，按之亦无形迹，时欲抚摩，似乎稍适。曰：“阴虚挟郁，暑邪内伏。夫郁则气机不宣，伏邪无从走泄，遽投血药，引之深入，血为邪踞，更不流行，胁腹不舒，乃其真谛。第病虽在血而治宜清气为先，气得宣布，热象必露，瘀滞得行，厥疾始瘳。”子善因目击去年妇翁之恙，颇极饮服，连投清气，热果渐壮，谵妄不眠，口干痰嗽。孟英曰：“脉已转为弦滑，瘀血伏邪皆有欲出之机，继此当用凉血清瘀为治，但恐旁观诧异，事反掣肘。”嘱邀顾听泉质之，顾亦云然，遂同定犀角地黄汤加味。而所亲陈眉生、许小琴暨乃兄子勉皆疑药凉剂重，纵是热证，岂无冰伏之虞。顾为之再四开导，总不领解，适病者鼻衄大流，孟英笑曰：“真赃获矣，诸公之疑可否冰释？”渠舅氏陈谷人嵯尹[①]云：“证有疑似，原难主药，鼻血如是，病情已露，毋庸再议，径煎而饮之。”次日，衄复至，苔色转黑，孟英曰：“三日不大便，瘀热未能下行也。”于前方加滑石、桃仁、木通、海蛇、竹沥、石斛、银花、知母、花粉之类，又二剂，大解始行，黑如胶漆，三日间，共下七十余次而止，乃去木通、桃仁辈，加西洋参、麦冬以生液。病者疲惫已极，沉寐三昼夜，人皆危之，孟英曰：“听之使其阴气之来复，最是好机。”醒后尚有微热谵语，药仍前法。又旬日，始解一次黑燥大便而各恙悉退，惟口尚渴，与大剂甘凉以濡之。又旬日，大解甫得复行，色始不黑，乃用滋阴填补而康。

[批]此证不遇孟英必成虚损，讫无知其为伏暑者，虽死亦不知前药之误也。

一圃人诣孟英泣请救命，诘其所以，云：“家住清泰门内马婆巷。因本年二月十五日卯刻，雷从地奋，火药局适当其冲，墙垣靡宇，一震泯然，虽不伤人而附近民房撼摇如簸。其时妻在睡中惊醒，即觉气不舒畅，半载以来，渐至食减形消，神疲汛少，惟卧则其病如失，药治罔效。或疑邪祟所凭，祈禳厌镇，亦属无灵，敢乞手援，幸无却焉。”孟英许之，往见妇卧于榻，神色言动，固若无恙。诊毕，病人云：“君欲睹我之疾也？”坐而起，果即面赤如火，气息如奔，似不能接续者，苟登圊溲便，必贲逆欲死。前所服药，破气行血，和肝补肺，运脾纳肾，清火安神，诸法具备，辄如水投石。孟英仿喻氏治厥巅疾之法用药，一剂知，旬余愈。

[批]仍是治肝之法。

高若舟之庶母，年逾花甲，体丰善泻，张某向用参术取效。今秋患白痢，张谓寒湿滞中，仍与理中加减，病遂日增。因疑老年火衰，蒸变无权，前药中复加附子，白痢果减而腹胀且疼，不食不溺，哕逆发热，势已危殆，始迓孟英视之，脉沉而滑数梗梗。曰：“暑热未清，得无补药早投乎？”与芩、连、杏、朴、曲、芍、滑、楝、银花、海蛇、鸡内金之类，一剂溺行痛减，而痢下仍白。其女为屠西园之室，乃云：“向服补药，白痢已止；今服凉药，白痢复作。盖病本久寒，凉药不可再用矣。”孟英曰：“言颇近理，使他医闻之，必改温补，但病机隐伏，测识匪易。前此之止，非邪净而止之止，乃邪得补而不行之止，邪气止而不行，是以痛胀欲死。夫强止其痢，遽截其疟，犹之乎新产后妄涩其恶露也。世人但知恶露之宜通，而不知间有不可妄通者。但知疟痢之当止，而不知邪未去而强止之，其害较不止为尤甚也。今邪未清涤，而以温补药壅塞其流行之道，以致邪不能出，逆而上冲，哕不能食，是痢证之所畏。吾以通降凉润之剂，搜邪扫浊，惟恐其去之不速，胡反以白痢复作为忧？岂欲留此垢滞于腹中，冀其化脂膏而填空隙，故若是之宝惜而不愿其去耶？”幸若舟深信，竟从孟英议，寻愈。

[批]通达之论，医所宜知。

十八涧徐有堂室病痢，医作寒湿治，广服温补之药，痢出觉冷，遂谓沉寒，改投燥热，半月

① 嵯(cuó 矬)尹：嵯，盐；尹，官吏。嵯尹，即盐吏。

后，发热无溺，口渴不饥，腹疼且胀，巅痛不眠。翁嘉顺嘱其求诊于孟英，察脉弦细，沉取甚数，舌绛无津，肌肉尽削，是暑热胶锢，阴气受烁。与北沙参、肉苁蓉、芩、斛、楝、芍、银花、桑叶、丹皮、阿胶合白头翁汤为剂，次日各患皆减，痢出反热。有堂不解何故，孟英曰："热证误投热药，热结而大便不行者有之，或热势奔迫而泄泻如火者有之，若误服热药而痢出反冷者，殊不多见也。无怪医者指为久伏之沉寒，吾以脉证参之，显为暑热。然暑热之邪，本无形质，其为滞下也，必挟身中有形之垢浊，故治之之道，最忌补涩壅滞之品。设误用之，则邪得补而愈炽，浊被壅而愈塞，耗其真液之灌溉，阻其正气之流行，液耗则出艰，气阻则觉冷。大凡有形之邪皆能阻气机之周流，如痰盛于中，胸头觉冷，积滞于府，脐下欲熨之类，皆非真冷，人不易识，吾曾治愈多人矣。"徐极叹服。仍议育阴涤热，病果渐瘳。

萧某素患痰多，常服六君子汤，偶延孟英诊之，脉细数而兼弦滑，曰："六君亟当屏绝，病由阴亏火盛，津液受灼而成痰，须服壮水之剂，庶可杜患将来。"萧因向吸鸦片烟，自疑虚寒，滋阴不敢频服。继患咽痛，专科治而不效，仍乞诊于孟英。因谓曰："早从吾策，奚至是耶？此阴虚于下，阳浮于上，喉科药不可试也。"大剂育阴潜阳，其痛日痊而喉腭皆形白腐。孟英曰："吸烟既久，毒气熏蒸之故耳。"令吹锡类散，始得渐退。愈后复患滞下，孟英曰："今秋痢虽盛行，而此独异于人，切勿以痢药治之。盖火迫津液，结为痰饮，酿以烟毒，熏成喉患。吾以燃犀之照，而投激浊扬清之治，病虽愈矣，内蕴之痰浊尚多，奈向来为温补药所禁锢于肠胃曲折之间而不得出，今广投壮水之剂，不啻决江河而涤陈莝，岂可与时行暑热之痢，同年而语耶？"治不易法，食不减餐，日数十行，精神反加。逾月之后，大解始正，计服甘凉约二百剂，肌肉复充，痰患若失。

外位申患感，证见耳聋，医者泥于少阳小柴胡之例，聋益甚。孟英视之，曰："伏暑也，与伤寒治法何涉？"改投清肺之药，聋减病安。将进善后法矣，忽一日，耳复聋，孟英诊之，莫测其故。因诘其食物，云："昨日曾吃藕粉一碗。"孟英曰："是矣，肆间藕粉半真，每以他粉搀混，此必葛粉耳，不啻误服小柴胡一剂。"复投肃清肺胃药，寻愈。录此以见其审证周详，所谓无微不入也。

顾宗武偶患微寒发热，医进温散法，热虽退而不饥不大便，复用平胃散数帖，腹渐胀而偏于右；尚疑其中气之虚寒也，遂与温运燥补诸药，胀乃日增，杳不进谷。或谓恐属痈疡，因招外科连某诊之，作胁疽治，病如故。黄某作肠痈论，以大黄泻之，亦不应。严某谓胁疽部位不对，肠痈症据不符，作内疝治，访子和活人之法，及当归龙荟丸相间而投，亦无效。乃延孟英视之，脉极弦细而促，舌绛大渴，小溲赤少，饮而不食者月余矣，证实脉虚，坚辞不治。其家问曰："此证究是何病？乞为指示。"孟英曰："据述，病人素慎起居而薄滋味，显非停滞与痈疽之患，良由暑湿内蕴，势欲外泄，是以初起有微寒发热之候。误与风寒药，热虽暂退于表，邪仍伏处乎中，不饥不便，肺胃失其下行；再加辛燥温补，气机更形窒滞，伏邪永无出路，津液潜消，胀胀日甚。以气血流行之脏腑，为暑湿割据之窠巢，补之不可，攻之不能，病虽不在膏肓，卢扁望而惊走。"逾旬径殁。

[批]杂药乱投，一何可笑。

黄莲泉家戚妪病痢，朱某以其年老而为舍病顾虚之治，渐至少腹结块，攻痛异常，大渴无溺，杳不知饥，昼夜百余行，五色并见，呼号欲绝，始延孟英诊之。脉至沉滑而数，因谓曰："纵使暑热深受，见证奚至是耶？此必温补所酿耳。夫痢疾古称滞下，明指欲下而涩滞不通也，顾名思义，岂可以守补之品更滞其气，燥烈之药再助其虐乎？少腹聚气如瘕，痢证初起，因于停滞者有之，今见于七八日之后，时欲冲逆，按之不硬，则显非停滞之可拟，实为药剂之误投，以致邪浊蟠踞，滋蔓难图。"及检所服诸方，果是参、术、姜、萸、附、桂、粟壳、故纸、川椒、乌梅等，一派与病刺谬之药。孟英曰："彼岂仇于汝哉？畏老而补之，见痢而止之，亦未尝不煞费苦心而欲汝病之即愈。惜徒有欲愈之心，未明致愈之道，但知年老元虚，不闻邪盛则实。彼亦年近古稀，悬壶多载，竟毕世沉迷于立斋、景岳诸书，良可叹也！

岂造化果假权于若辈乎？不然，何彼书彼术之风行哉？”戚云：“壬寅之病，赖君再生，今乃一误至此，恐仙丹不能救矣！”孟英曰：“幸未呕哕，尚可希冀……”遂与苏蓉、楝、芍、芩、连、橘、斛、查、曲、元胡、绿梅、鳖甲、鸡金、鼠矢、海蛰，出入互用，数帖渐安。继加驻车丸吞服，逾月始健。

[批]病疾初起即补，变成噤口者有之，延为休息者有之。邪因补而固结不解，虽有明手，无如之何，良可叹恨！

周某患疟，间二日而作，寒少热多，医谓老年三疟，放手温补，渐至杳不进谷。所亲李石泉孝廉嘱迎孟英诊之，脉细硬如弦，毫无胃气，右尺洪数，舌色光绛，大渴溺滴。曰：“此足少阴暑疟也，广服温补，津液尽劫，欲以草木生之，事不及矣。世但知治疟不善有三患：邪留肝络则为疟母，戕及脾元则为疟鼓，耗乎肾阴则为疟劳。而此证以药助邪，邪将劫命，求转三患，亦不能得，所谓热得补而更炽，阴受烁以速亡，阴愈亡则邪愈炽，何殊炮烙之刑！病者何辜？可惨！可惨！”逾日果殁。特录以为戒，医者鉴之。

一老广文，俸满来省验看，患眩晕，医谓上虚，进以参膏等药，因而不食不便，烦躁气逆。孟英诊曰：“下虚之证，误补其上，气分实而不降，先当治药，然后疗病。”与栀、豉、芩、桔、枳、橘、菀、贝一剂，粥进便行，嗣用滋阴息风法而愈。

上虞陈茂才患头痛，三日一发，发则恶寒，多药不效，饮食渐减，或拟大剂姜附，或议须投金石，葛仲信嘱其质于孟英。察脉甚弦，重按则滑，曰：“热暑伏厥阴也，温补皆为戈戟。”与左金加楝、芍、栀、桑、羚、丹、菊、橘为剂，兼吞当归龙荟丸，二服而减，旬日即痊。

关颖庵患寒热，医者泥于今岁之司天在泉，率投温燥，以致壮热不休。阮某用小柴胡和解之治，遂自汗神昏，苔黑舌强，肢掣不语，唇茧齿焦；张某谓斑疹不达，拟进角刺荆芥；越医指为格阳假热，欲以附子引火归原；许芷卿知为伏暑，而病家疑便溏不可服凉药，复逆孟英诊之。曰：“阴虚之体，热邪失清，最易劫液，幸得溏泄，邪气尚有出路，正宜乘此一线生机，迎而导之，切勿迟疑。”遂与芷卿商投普三犀角地黄汤，加知、麦、花粉、西洋参、元参、贝、斛之类，大剂服八九日，甫得转机，续与甘凉充液六七剂，忽大汗如雨者一夜，人皆疑其虚脱，孟英曰：“此阴气复而邪气解也，切勿惊惶。”嗣后，果渐安谷，投以滋补而愈。继有陈菊人明府乃郎，病较轻于此，畏犀角不敢服，竟致不救，岂不惜哉！

[批]因前医之误，而始思转计，已非良医所为。况明睹温燥表散之害，而仍蹈覆辙，焉足云医。余某年二十余，发热数日，医投凉解之法，遂呕吐自汗，肢冷神疲，顷延孟英诊之，脉微弱，曰：“内伤也，岂可视同伏暑而概治之？径不详辨其证耶？”与黄芪建中去饴加龙骨、生姜、茯苓、橘皮，投剂即安，续加参术，逾旬而愈。

钱氏妇怀妊四月而患寒热如疟，医与发散安胎，乃至舌黑神昏，大渴便泄，臭痰频吐，腰腹痛坠，人皆不能措手。孟英诊曰：“伏暑失于清解，舌虽黑而脉形滑数，痰虽臭而气息调和，是胎尚未坏，犹可治也。”重用气血两清之药，五剂而安，糜粥渐进，腰腹皆舒，胎亦跃跃。

方氏女久患泄泻脘痛，间兼齿痛，汛事不调，极其畏热，治不能愈。丁年初夏，所亲崔映溪为延孟英诊之，体丰脉不甚显，而隐隐然弦且滑焉，曰：“此肝强痰盛耳，然病根深锢，不可再行妄补”。渠母云：“溏泄十余年，本元虚极，广服培补，尚无寸效，再攻其病，岂不可虞？”孟英曰：“非然也，今之医者，每以漫无着落之虚字，括尽天下一切之病，动手辄补，举国如狂，日击心伤，可胜浩叹！且所谓虚者，不外乎阴与阳也，今肌肉不瘦，冬不知寒，是阴虚乎？抑阳虚乎？只因久泻，遂不察其脉证，而命疑为虚寒之病矣。须知痰之为病，最顽且幻，益以风阳，性尤善变，治必先去其病而后补其虚，不为晚也，否则养痈为患，不但徒费参药耳。”母不之信，遍访医疗，千方一律，无非补药，至今秋，颈下起一痰核，黄某敷之使平，更以大剂温补，连投百日，忽吐泻胶痰斗许而亡。予按此痰饮滋蔓，木土相仇，久则我不敌彼而溃败决裂，设早从孟英之言，断不遽死于今日也。

[批]凡病皆宜如此，不独痰饮为然

康康侯司马之夫人，泄泻频年，纳食甚少，

稍投燥烈，咽喉即疼，治经多手，不能获效。孟英诊曰："脾虚饮滞，肝盛风生之候也。"用参、术、橘、半、桂、苓、楝、芍、木瓜、蒺藜，健脾涤饮平肝，丝丝入扣 投之渐愈。今冬又患眩晕头汗，面热肢冷，心头似绞，呻吟欲绝，孟英以石英、从蓉、牡蛎、绿萼梅、苓、蒺、楝、芍、旋覆为方，仍是柔肝涤饮之法。竟剂即康。

盛墨庄冬患间疟，因腹胀畏寒，自服神曲姜汤，势益甚，延孟英视之。曰："暑湿内伏也。"以黄连、枳、朴、栀、苓、杏、贝、知、斛、旋、橘、兰草等为剂，芦菔煮汤煎药，清暑渗湿而无燥烈之弊，洵妙方也。三啜而瘳。

鲍继仲患哮，每发于冬，医作虚寒治，更剧。孟英诊之，脉滑苔厚，溺赤痰浓，与知母、花粉、冬瓜子、杏、贝、茯苓、滑石、栀子、石斛而安。孙渭川令侄亦患此，气逆欲死，孟英视之，口渴头汗，二便不行，径与生石膏、橘、贝、桂、苓、知母、花粉、杏、苑、海蛇等药而愈。一耳姓回妇病哮，自以为寒，频饮烧酒，不但病加，更兼呕吐泄泻，两脚筋掣，既不能卧，又不能坐。孟英诊曰："口苦而渴乎？泻出如火乎？小溲不行乎？痰粘且韧乎？"病者云："诚如君言，想受寒太重使然。"孟英曰："汝何愚耶！见证如是，犹谓受寒，设遇他医，必然承教，况当此小寒之候，而哮喘与霍乱，世俗无不硬指为寒者，误投姜附，汝命休矣！"与北沙参、生薏苡、冬瓜子、丝瓜络、竹茹、石斛、枇杷叶、贝母、知母、栀子、芦根、橄榄、海蛇、芦菔汁为方，一剂知，二剂已。

[批]哮证乃热痰伏于肺络也，至冬则热为寒束，故应时而发。古人治法，于未寒时，先以滚痰丸下之，使冬时无热可束则愈，但其法太峻，人多不敢用。今孟英以轻清通透之品搜络中之伏痰，斯有利而无弊，真可补古人所未及。

吴芸阁因壮年时患梅疮，过服寒凉之药，疮虽愈，阳气伤残，虚寒病起，改投温补，如金液丹、大造丸之类，始得获安。奈医者昧于药为补偏救弊而设，漫无节制，率以为常，驯致血溢于上，便泄于下，食少痰多，喘逆碍卧，两足不能屈伸。童某犹云寒湿为患，进以苓姜术桂汤多剂，势益剧，且溲渐少而色绿如胆汁，医皆不能明其故，延孟英诊之，脉弦硬无情。曰："从前寒药戕阳，今则热药竭阴矣。胃中津液皆灼烁以为痰，五脏咸失所养而见证如上；水源欲绝，小溲自然渐少；木火内焚，乃露东方之色。与章虚谷所治暑结厥阴，用来复丹攻其邪从溺出，而见深碧之色者，彼实此虚，判分天壤，恐和缓再来，亦难为力矣。"寻果殁。

戴氏妇年五十六岁，仲冬患感，初服杨某归柴丹参药一剂，继服朱某干姜、苍术、厚朴药五剂，遂崩血一阵。谓其热入血室，不可治矣，始延孟英诊之。脉形空软促数，苔黑舌绛，足冷而强，息微善笑，洵其汛断逾十载，曰："冬温失于清解，营血暴脱于下，岂可与热入血室同年而语耶？必由误服热药所致。"因检所服各方而叹曰："小柴胡汤与冬温何涉？即以伤寒论，亦不能初感即投。况以丹参代人参，尤为悖谬。夫人参补气，丹参行血，主治天渊，不论风寒暑湿各气，初感皆禁用血药，为其早用反致引邪深入也。既引而入，再误于辛热燥烈之数投，焉得不将其仅存无几之血，逼迫而使之尽脱于下乎？女人以血为主，天癸既绝，无病者尚不宜有所漏泄，况温邪方炽而阴从下脱，可不畏哉？"病家再四求治，孟英与西洋参、苁蓉、生地、犀角、石斛、生芍、银花、知母、麦冬、甘草、蔗浆、童溺两剂，足温舌润，得解酱粪，脉数渐减而软益甚，乃去犀角，加高丽参数帖，脉渐和，热退进粥，随以调补，幸得向安。

[批]即热入血室，亦岂不可治之证？可见此人并不知热入血室为何病，第妄指其名耳。

王开荣素患痰嗽，兼有红证，今冬病头疼发热，渴饮不饥，便溏溺少，谵语神昏，自述胸中冷气上冲。医见其面赤痰喘，欲投附桂黑锡丹等药，所亲翁嘉顺嘱勿轻服，为延孟英诊之。脉滑且数，曰："温邪挟宿饮上逆，法当清解。"与北沙参、冬瓜子、知母、滑石、花粉、石菖蒲、贝母、杏仁、芦根、葱白、淡豉、竹沥，两剂后，面赤退，乃去葱豉，加麦冬、桑叶、枇杷叶，数帖热去泻减，谵语止，头痛息，喘定神清；乃裁菖、滑，加梨汁、地栗、海蛇，服数日，痰渐少，谷渐安，渴止溺行，始进养阴之法，遂以霍然。

[批]此人肺气素不清肃，又兼阴虚挟饮，故感受温邪，弥见够辖，非此始终如法施治，殊难奏效也。

石子章患腹胀，朱某与大剂温补之药，殊若相安。孟英见而非之，彼云："服之略不助胀，正须多服图痊，君何疑焉？"孟英曰："形瘦脉数，舌色干红，此为阴虚热胀。昔年范次侯室暨杨改之如君之恙皆类此，医咸攻补遍施，病无小效，吾以极苦泄热，微辛通络之法投之，应手而瘳。今子病初起时胀不碍食，证非气分可知，而温补不助胀，遂服之不疑，不知阴愈耗，络愈痹，胀虽不加，而肌愈削，脉愈数，干呛气急，与女子之风消、息贲何以异耶？"寻果不起。予按，喻氏始言男子亦有血虚证，可见男女虽别，而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临证者不可胶柱以鼓瑟也。

沈某患脘痛呕吐，二便秘涩，诸治不效，请孟英视之，脉弦软，苔黄腻。曰："此饮证也，岂沈湎于酒乎？"沈云："素不饮酒，性嗜茶耳，然恐茶寒致病，向以武彝红茶熬浓而饮，谅无害焉。"孟英曰："茶虽凉而味清气降，性不停留，惟蒸遏为红，味变甘浊，全失肃清之气，遂为酿疾之媒，较彼曲蘖，殆一间耳。医者不察，仅知呕吐为寒，姜萸沉附不特与病相反，抑且更煽风阳，饮借风腾，但升不降，是以上不能纳，下不得通，宛似关格，然非阴枯阳结之候。"以连、楝、栀、芩、旋覆、竹茹、枇杷叶、橘、半、苓、泽、蛤壳、荷茎、生姜衣为方，送服震灵丹数剂而平，随月而起。

[批]此上有停饮，下元虚寒，故用药如此。

石芷卿骤患腹胀，旬日后脐间出脓，湿热积于小肠，外科视为肠痈，与温补内托之药，遂咳嗽不眠，腹中绞痛异常，痰色红绿，大便不行，乃延孟英商之。脉弦细以数，舌绛而大渴，曰："察脉候是真阴大虚之证，乃真阴为热药所耗，非本如是也。膏术归桂皆为禁剂。"以甘露饮加西洋参、花粉、贝母、杏仁、冬瓜子投之，痰咳即安。外科谓此恙最忌泄泻，润药不宜多服，此何恙也？而以为最忌泄泻，真呓语也。孟英曰："阴虚液燥，津不易生，虽求其泻不可得也，恶可拘泥一偏而不知通变哉？"仍以前法去杏、贝、花粉，加知母、百合、合欢为方，并嘱其另邀老医朱嵩年敷治其外。如法施之，果渐向安。久之，当脐痂落，如小儿蜕脐带状，脐内新肉莹然而愈。

[批]肠痈无温补内托之法。

清其上源而下流自清，亦喻氏法也。

袁某患噫，声闻于邻，俞某与理中汤暨旋覆代赭汤皆不效。孟英诊之，尺中虚大，乃诘之曰："尔觉气自少腹上冲乎？"病者云诚然，孟英曰："此病在下焦。"用胡桃肉、故纸、韭子、菟丝、小茴、鹿角霜、枸杞、当归、茯苓、覆盆、龙齿、牡蛎，服一剂，其冲气即至喉而止，不作声为噫矣，再剂寂然，多服竟愈。

沈春旸之母偶患咽喉微痛，服轻清药一剂，即觉稍安，且起居作劳如常，第五日犹操针黹至四鼓，第六日忽云坐立不支，甫就榻，即昏沉如寐。亟延王瘦石视之，用犀角地黄汤化万氏牛黄丸灌之。继邀徐小坡，亦主是汤，云恐无济，乃邀孟英决之。切其脉左数右滑，皆极虚软，曰："王、徐所见极是。但虽感冬温，邪尚轻微，因积劳久虚之体，肝阳内动，烁液成痰，逆升而厥，俨似温邪内陷之候，方中犀角靖内风，牛黄化痰热，不妨借用，病可无虞，今日不必再投药饵矣。"翼日复诊，神气虽清，苔色将黑，孟英与肃肺蠲痰、息风充液之剂，热退而苔色松浮。孟英曰："舌将蜕矣。"仍与前药。越宿视之，苔果尽褪，宛如脱液之舌，且呕恶时作，大解未行，孟英于甘润生津药内，仍佐竹茹、竹沥、柿蒂、海蛇，数剂呕止便行，而舌上忽布白腐之苔，以及齿龈唇颊，满口遍生，揩拭不去，人皆异之。此湿热熏蒸于肺也。孟英坚守肃清肺胃，仍佐茹、沥，加橄榄、银花、建兰叶，数剂白腐渐以脱下，舌色始露，惟啜粥则胸次梗梗不舒，夜不成寐。孟英曰："胃汁不充，热痰未净也。"仍守前议。病家疑之，复商于瘦石，瘦石云："勿论其他，即如满口腐苔，酷似小儿鹅白，大方证甚属罕见，苟胸无学识者见之，必按剑而诧。今医者有不惑之智，而病家乃中道生疑，岂求愈之道耶？"沈大愧服，一遵孟英设法。既而吐痰渐少，纳谷颇适，两胁又添辣痛，孟英诊脉，左关弦数，曰："必犯忿怒矣。"诘之果然。加栀、楝、旱莲、女贞、生白芍、绿萼梅等，数服各恙皆安，肤蜕成片，而右腿肿痛不能屈伸。

或疑风气，思用艾灸，孟英急止之，曰："此阴亏甚，误灸必成废疾，吾以妙药奉赠，但不许速效也。"疏方以西洋参、熟地黄、茯蓉、桑椹、石斛、木瓜、归、芍、二冬、杞、菊、楝实、牛膝，加无核白蒲桃干为剂，久服果得向愈。越三载，以他疾终。

孙执中于春前四日，忽患鼻衄如注，诸法莫塞，衾俊[1]请孟英视之，脉弦而数，曰："冬暖气泄，天令不主闭藏，今晚雷声大震，人身应之，肝阳乃动，血亦随而上溢，不可以其体肥头汗畏虚脱而进温补也。"投以元参、生地、犀角、牡蛎、知母、生白芍、牛膝、茯苓、侧柏叶、童溺诸药，一剂知，二剂已。既而胁痛流乳，人皆异之，孟英与甘露饮加女贞、旱莲、龟版、鳖甲、牡蛎而瘳。

---

[1] 衾俊(yin 银)夜：即深液。

王氏医案续编卷二 原名《仁术志》

古杭王士雄孟英医案
秀水盛钧少云
钱塘周镛光远 续辑

庄芝阶舍人之外孙汪震官，春前陡患赤痢，孟英诊之，脉滑数而沉，面赤苔黄，手足冷过肘膝，当脐鞭痛，小溲涩少，伏热为病也。与大剂芩、连、栀、楝、滑石、丹皮、砂仁、延胡、查、曲、银花、草决明等药，此大实证也，何不加大黄荡涤之？两服手足渐温，清热之效。而脚背红肿起疱如蒲桃大一二十枚，湿热下注也，若于前方加大黄荡涤，当不至此。四服后腹痛减，苔退而渴，于原方去查、曲、砂仁，加白头翁、赤芍、海蛰，旬日后，痢色转白而腿筋抽痛，热久伤阴也，古人急下存阴之法原以防此。乃去丹皮、滑石、赤芍、加鸡金、橘红、生苡、石斛，救法好。两服痛止溲长，粪色亦正，脚疱溃黄水而平，谷食遂安，改用养胃阴，清余热合法之法而愈。闻孟英治此证，每剂银花辄两许，尚须半月而瘳。设病在他家，焉能如此恪信？苟遇别手，断无如此重剂，况在冬春之交，诚古所未有之痢案，后人恐难企及。

[批]此案步步合法，特少一番荡涤之功，故觉少延时日耳。然凉剂已畏其寒，若加荡涤之品，必不敢服，此治病之所以难也。

吴馥斋室新产呕吐不止，汤水不能下咽，头痛痰多，苔色白滑，孟英用苏梗、橘、半、吴萸、茯苓、旋覆、姜皮、柿蒂、紫石英、竹茹，此痰饮挟肝气上逆也，故方以降气涤饮为治。一剂知，二剂已。

郑妪患咳嗽，自觉痰从腰下而起，吐出甚冷，医作肾虚水泛治，渐至咽喉阻塞，饮食碍进，即勉强咽之，而胸次梗不能下，便溏溲频，无一人不从虚论。孟英诊曰："脉虽不甚有力，右部微有弦滑，苔色黄腻，岂属虚证？"以苇茎汤合雪羹，加贝母、知母、花粉、竹茹、麦冬、枇杷叶、柿蒂等药，进十余剂而痊。

[批]此证明明虚寒，何以作虚寒治不效？盖虚寒乃此人之本体，而痰咳乃新受之外邪，不治其邪而专补其虚，则邪无出路，以致积补生热，此舌胎之所以黄腻也。孟英以清热化痰为治，尚是一半治病，一半治药误也。

满洲少妇怀娠漏血，医投补药漏如故，间或不漏则吐血，延逾二载，腹中渐动，孕已无疑，然血久溢于上下，甚至纳食即吐，多医不能治。孟英诊之，脉滑数有力，"是气实而血热也。证不属虚，补药反能助病，愈补愈漏，胎无血荫而不长。其所以不堕者，气分坚实耳。"与大剂清营药，血溢遂止，而稀沫频吐，得饮即呕，口渴心忡，气短似促，乃用西洋参、麦冬、知母、石斛、枇杷叶、竹茹、柿蒂、生白芍、木瓜，重加乌梅投之，清肺柔肝，益气生津，与证针锋相对。覆杯即安，次日能吃饭矣。

珠小辉太守令嫒，骤患颐肿，连及唇鼻，乃至口不能开，舌不得出。孟英视之，曰："温毒也。"此俗所谓虾蟆瘟也。用射干、山豆根、马勃、羚羊、薄荷、银花、贝母、花粉、杏仁、竹黄为剂，仿普济消毒饮意。并以紫雪搽于唇内，锡类散吹入咽喉，外将橄榄核磨涂肿处，果吐韧涎而肿渐消，诘朝即啜稀粥，数日而愈。

一男子患便血，医投温补，血虽止而反泄泻浮肿。延及半年，孟英诊之，脉数舌绛，曰："此病原湿热，温补翻伤阴液。"与芩、连、栀、芍、桑叶、丹皮、银花、石斛、楝实、冬瓜皮、龟甲、鸡金等药，旬余而愈。

陆厚甫室，陈芷浔主事之女也，产后经旬，偶发脘痛，专用与温补药，脘痛何以投温补？不问可知其误矣。因寒热气逆，自汗不寐，登圊不能解而卧则稀水自流，口渴善呕，杳不纳谷，佥云不起矣。乃父速孟英诊之，脉弦数而滑，曰："本属阴亏，肝阳侮胃，产后肝血大亏，所以阴虚；肝失血养，故阳独盛。误设温补涩滞之剂，气机仓不下降，以致诸证蜂起，医者见而却走，是未明其故也。"与沙参、竹茹、楝实、延胡、栀、连、橘、贝、

杏、斛、枇杷叶，为肃肺以和肝胃法，覆杯即安。但少腹隐隐作痛，于前方去杏、贝、竹茹，加知母、花粉、苡蓉、白芍、橘核、海蛇，乃解宿垢此脘痛之根而瘳。

周子朝患恶寒头痛发热，酷似伤寒，而兼心下疼胀，孟英脉之，右部沉滑，苔黄不渴，溲如苏木汁，先以葱豉汤加栀、连、杏、贝、蒌、橘为方。先解表。服后微汗而不恶寒，反恶热，虽汤饮略温，即气逆欲死。孟英曰："客邪解矣，清其痰热可也。"与知母、花粉、杏、贝、旋、滑、斛、橘、杷、茹、茅根、芦根、地栗、海蛇等药，后清里。果吐胶痰甚多，而纳食渐复。惟动则欲喘，于肃上之中佐以滋下，为善其后而瘥。

濮树堂室怀妊五月患春温，口渴善呕，壮热无汗，旬日后始浼孟英视之。见其烦躁谵语，苔黄不燥，曰："痰热阻气也，病不传营，血药禁用。"试令按其胸次，果然坚痛，而大解仍行，法当开上，用小陷胸加石菖蒲、枳实、杏、贝、茹、郁、栀、翘等药，芦菔汤煎服，服二剂神情即安，四帖心下豁然。惟心腹如烙，呕吐不纳，改投大剂甘寒加乌梅，频啜渐康。秋间得子，亦无恙。

[批]孟英于温热痰饮独有心得，故遇此等证如摧枯拉朽。合观诸案，可以得治温病之法。

胡振华以花甲之年患溺后出血水甚痛，自云溲颇长激，似非火证。孟英察脉有滑数之象，与元参、生地、犀角、栀、楝、槐蕊、侧柏、知母、花粉、石斛、银花、甘草梢、绿豆等药，旬日而痊。逾四载，以他疾终。

管氏妇自去秋患赤痢，多医罔效，延至暮春，孟英诊脉弦数，苔黄渴饮，腹胀而坠，日热夜甚，用白头翁汤合金铃子散，加芩、芍、栀、斛，吞驻车丸，浃旬而愈。

濮树堂室病，孟英甫为参愈，而树堂继焉。起即四肢厥逆，脉伏，恶寒发热，头痛左为甚，惟口渴，因与葱豉二帖解表；热虽退，脉仍伏，四肢冷过肘膝，大解频行，人皆疑为虚寒。孟英曰："此证俨似阴厥，然渴饮溲赤，真情已露，岂可泥于一起即厥而必定其为寒乎？"径投凉解，热果复发，而肢冷脉伏如故。幸病者坚信，服药不疑，至第七日，大便泻出红水，溺则管痛，呕恶烦躁，彻夜不瞑，人更危之。孟英曰："热邪既已下行，可望转机。"以白头翁汤加银花、通草、芩、芍、茹、滑、知、斛、栀、楝、羚角之类，投三日，红水始止，四肢渐和，颇有昏昏谵语，用王氏犀角地黄汤一剂，四肢热而脉显滑数，苔转灰黄，大渴遗溺。病人自述如卧烘箱上，于昨方加入元参、银花、竹叶、生石膏、知、贝、栀、斛，服一剂，夜间即安寐而苔转黑燥。于昨方复加花粉，服一剂，热退而头面汗多，阳越于上。懒言倦寐，小溲欲解不通，阴虚于下。诸戚友咸以为危，各举所知而群医佥云挽救不及。病已将愈，何危之有？病家皇皇，孟英曰："此证幸初起即予诊视，得尽力以为死里求生之举，非比他人之病，皆因误治致危，然不明言其险者，恐病家惶惑，而寻室于道旁也。今生机已得，不过邪去真阴未复，但当恪守予法，自然水到渠成，切勿二三其德，以致为山亏篑。"赖有一二知音，竟从孟英议，服西洋参、生地、苡蓉、麦冬、楝、芩、知、斛药，一剂溺行索粥，再服而黑苔退，三服而神清音朗，舌润津回。唯有韧痰不能吐，左偏头微痛，于原方加二至、桑、菊、贝母、牡蛎，又复五剂，得解硬矢一次，各患始安，眠食渐适而瘳。

[批]凡厥逆脉伏之证，其热深藏，多不易解，非卓识定力，不惑于证，亦必摇于众议矣。

陈足甫溲后见血，管痛异常，减餐气短，孟英以元参、生地、知母、楝实、银花、侧柏叶、栀子、桑叶、丹皮、绿豆为方，藕汤煎服，二剂病大减，乃去丹皮、柏叶，加西洋参、熟地，服之而瘥。

王开荣偶患腹中绞痛，伏暑在内。自服治痧诸药，香燥可以益热。而大便泻血如注。孟英诊之，左颇和，右关尺弦大而滑，弦滑者痰也，大者热也。面色油红，喘逆不寐，与苇茎汤合金铃子散，加银花、侧柏叶、栀、斛、芩、连。二帖后，面红退，血亦止，乃裁柏叶、银花，加雪羹、枯荷杆。又二帖，始发热，一夜得大汗周时，而腹之痛胀爽然若失，即能安寐进粥。改投沙参、知母、花粉、桑叶、杷叶、石斛、白芍、橘络、杏仁、冬瓜子、茅根、荷杆，三帖大解行而脉柔安谷。

陈叟久患痰嗽气逆，肺气不清。夏初因恶寒，热结在脏。自服理中汤，遂痰中带血，气喘而厥，

二便不通，冷汗腹胀。孟英察脉洪大，按腹如烙，与苇茎汤加栀、楝、旋、贝、花粉、海蛇，外以田螺、大蒜、车前草捣贴脐下，即溺行而平。

高某患两膝后筋络酸疼，略不红肿，卧则痛不可当，彻夜危坐。血不养筋。孟英切脉虚细，苔色黄腻，咽燥溺赤，阴虚于下，火炎于上。与知、斛、栀、楝、牛膝、豆卷、桂枝、竹沥为方，送虎潜丸，煎剂以治其上，丸药以培其下，井井有法。旬日而瘳。

杨某方作事，不知背后有人潜立，回顾失惊，遂不言不食，不寐不便，别无他苦。孟英按脉沉弦，以石菖蒲、远志、琥珀、胆星、旋、贝、竹黄、杏仁、省头草、羚羊角为剂，化服苏合香丸，二帖大解行而啜粥，夜得寐而能言，复与调气宁神蠲饮药，数日霍然[1]。

赵听樵令妹，每汛至则腹胀呕吐，肝气逆。腰脊酸疼，两腿肿痛，筋掣脘疼，甚至痉厥，肝血虚。多药不效。孟英以金铃子散合左金，加二陈、竹茹、枳实、桂、苓，数剂而愈。续用苁蓉、菟丝、淫羊、杜仲、桑椹、木瓜、续断、香附、归、芍、茴、楝调之，养血不用地黄，避其腻也，斯为收用补之利而去其弊。汛至如期，略无痛苦。初冬适杨子朴，寻即受孕。

[批]俱肝气横逆之证，其发于汛期者，肝失所养也。孟英先平肝驱痰，而后养血柔肝，亦先标后本之法。

濮东明令孙女素禀阴虚，时发夜热，少餐不寐，仲夏患感发疹，肺热。汛不当期而至，血热。孟英用犀、羚、知、贝、石膏、生地、栀、翘、花粉、甘草、竹叶、芦根等药，疹透神清。唯鼻燥异常，吸气入喉，辣痛难忍，肺中余热。甚至肢冷，复于方中加元参、竹茹、菊叶、荷杆，各患始减，而心忡叶沫，血因热而虚。彻夜不瞑，渴汗便泻，改投西洋参、生地、麦冬、小麦、竹叶、黄连、真珠、百合、贝母、石斛、牡蛎、龟版、蔗汁诸药而愈。季秋适姚益斋为室。

[批]病不甚重，治亦合法，而难收捷效者，以阴虚之体，不胜温热之气也。此即四损不可正治之例，设治不如法，则危矣。

金业伯廷尉簉室[2]产后恶露不行，渴泻痰多，孟英以北沙参、滑石、生薏苡、生扁豆、蛤壳、豆卷、石斛、竹茹、枇杷叶、琥珀、茯苓等药，数剂而愈。

顾竹如孝廉令嫒患感十余日，耳聋不语，昏不识人，而客未入室，彼反先知，热极而神外越。医以为祟，凡犀角地黄、牛黄清心、复脉等汤，遍服不效，药不误，特病重药轻耳。已摒挡[3]后事矣。所亲濮根厓嘱其延诊于孟英。脉至滑数，舌不能伸，苔色黄腻，遗溺便秘，目不交睫者已四昼夜，胸腹按之不柔，下证已悉备矣。与白虎汤去米、草，加石菖蒲、元参、犀角、龟甲、花粉、杏仁、竹叶、竹黄、竹沥，投一剂即谵语滔滔，渠父母疑药不对病。孟英曰："不语者欲其语，是转机也。"再投之，大渴而喜极热之饮，又疑凉药非宜，孟英姑应之曰："再服一剂，更方可也。"三投之，痰果渐吐。四剂后，舌伸便下，神识渐清，乃去菖蒲、石膏、犀角、鳖甲，加生地、石斛、麦冬、贝母。温病后阴必耗竭，宜急救其阴，转方甚合法。数帖热尽退，而痰味甚咸，又去杏、贝、竹黄，加西洋参、牡蛎、龟版、苁蓉，服之全愈。逾年失怙，继遭祝融[4]，郁损情怀，误投温补，至戊申年殒。

[批]叶氏云，温邪中人，首先犯肺，其次则入心，正此病也。

虽不用下剂，而通经透络之品大剂用之，亦足以荡涤邪秽。

邵鱼竹给谏患感，杨某作疟治不应，始迓孟英诊之，脉软，热为湿所持故脉软。汗多，热不甚壮，苔色厚腻，呕恶烦躁，痰多腿酸，显是湿温。因谓其令郎子旃曰："湿温者，湿蕴久而从时令之感以化热也，不可从表治，更勿畏虚率补。"与宣解一剂，各恙颇减，奈众楚交咻，谓病由心力劳瘁而来，况汗多防脱，岂可不顾本原，众医附和，遂服参、归、熟地之药，病日以剧。增湿益热，宜乎不救。最后吴古年诊之云："此湿温也，何妄投补剂？"然已末从挽救，交十四日而殒，始悔不

---

(1) 杨某……霍然：此案《潜斋医书五种》本有眉批作"惊则气乱，恐则气下，痰乘其虚而郁闭清道，故成此证，通其闭结，镇其惊恐，斯愈矣"。

(2) 簉(zào 造)室：古代称妾为簉室。

(3) 摒挡(bingdàng 并档)：同"屏当"，料理之意。

(4) 祝融：古代传说祝融为火神，此引申为火灾。

从王议。

康康侯司马之夫人，久伤谋虑，心火外浮，面赤齿疼，因啖西瓜，遂脘闷不舒，喜得热按，泄泻不饥，自觉舌厚数寸，苔色灰腻。此寒湿郁闭甘其热也，用辛通淡渗之剂，病愈矣。孟英与厚朴、滑石、葱白、薤白、枇杷叶、橘皮、薄荷、旋覆、省头草，一剂霍然。

叶杏江仲郎患发热泄泻，肺移热于大肠。医治十七日不效，骨瘦如柴，音嘶气逆，所亲许芷卿荐孟英诊之。脉数大渴，汗多苔黄，以竹叶石膏汤加减十余剂，渐以向愈，大解反极坚燥，继与滋养而康。

张某患发热，医知其非寒邪也，用清解药数帖，腿痛异常，身面渐黄。孟英诊之，脉滑实，腹胀口干，与茵陈大黄汤，两剂便行而各恙霍然。

魏女患脚肿呕吐，寒热便秘，孟英与龙胆泻肝汤而立效。继有孙氏妇患此，亦以是药获痊。

冯媪患左目胞起瘰，继而痛及眉棱额角，颠顶脑后，筋掣难忍，医投风剂，其势孔炽。孟英诊脉弦劲，舌绛不饥，与固本合二至、桑菊、犀羚、元参、牡蛎、龟甲、白芍、知母、石斛、丹皮、细茶等出入互用，匝月始愈。

[批]此亦肝经郁热之证，孟英善于调肝，故应手辄效。

濮妪于酷热之秋，浑身生疖如疔，痛楚难堪，小溲或秘或频，大便登圊则努挣不下，卧则不能收摄，人皆谓其虚也。未闻虚而生疖者。孟英诊脉滑数，舌紫苔黄而渴，与白虎加花粉、竹叶、栀子、白薇、紫菀、石斛、黄柏十余剂而痊。

姚小蘅太史令侄女，初秋患寒热而汛适至，医用正气散两帖，遂壮热狂烦，目赤谵语，其至欲刎欲缢，势不可制。孟英按脉洪滑且数，苔色干黄尖绛，脘闷腹胀拒按，畏明口渴，气逆痰多，与桃仁承气汤加犀角、石膏、知母、花粉、竹沥、甘菊，驱热入血宅勿治。人谓热虽炽而汛尚行，何必大破其血而又加以极寒之药哉？孟英曰："叟勿过虑，恐一二剂尚不足以济事。"果服两大剂始得大便而神清苔化，目赤亦退，改用甘寒以清之。继而又不更衣，即脉滑苔黄而腹胀，更与小承气汤一帖，便行而各恙遄已。数日后又如此，仍投小承气汤二帖。凡前后六投下剂，才得波浪不兴，渐以清养而瘳。季秋适江右上高令孙明府之子沛堂为室。

董晓书令正素患脘痛，甚至晕厥，今秋病腰疼腿木，胸闷气逆，不能卧。胡某进温补药而喘汗欲脱，杳不思谷。孟英切脉虚细中兼有弦滑，舌绛而渴，乃阴虚挟痰耳，与沙参、苁蓉、木瓜、石斛、蛤壳、蒺藜、石英、茯苓、紫菀、杏仁、楝实、首乌、牛膝诸药，滋阴调肝而不腻，祛饮利痰而不燥，此孟英独得之秘。旬日而安，继加熟地黄，服之全愈。

王苇塘患滞下，医投枳、朴、槟、杳之药，数服后肢冷自汗，杳不进谷，脘闷腹痛，小溲牵疼，举家皇皇。孟英视脉细涩，舌绛无津，"是高年阴亏，伏暑伤液，况平昔茹素，胃汁不充，加以燥烈之药，津何以堪？"因与沙参、银花、苁蓉、白芍、石斛、木瓜、甘草、楝实、扁豆花、鲜稻头，滋阴养液，兼调肝气。数剂痛闷渐去，汗止肢温，乃加生地、阿胶、麦冬、柿饼、蒲桃干等以滋之，居然而痢止餐加。惟舌色至匝月始津润复常，阴液之难充也如此。

沈绶斋令堂患滞下色白，医与温运，病势日剧，腹胀昏瞀，汤饮不下。孟英诊为伏暑，用芩、连、滑、朴等药。沈疑高年，且素患脘痛，岂可辄用苦寒？孟英再四剖陈，始服半剂，病果大减，为数帖即愈。按此等证甚多，余执迷不悟者，虽剀切言之不能解其惑，亦可哀也已。

一叟患滞下色白不粘，不饥不渴，腹微痛而不胀。孟英切脉迟微，进大剂真武汤加参而愈。

程秋霞子患脑漏，肺移热于肝。医与辛夷、苍耳之药，方书所载不过如此。渐有寒热，改用柴、葛、羌、防数帖，遂致寒热日发数次，神昏自汗，势甚可危。孟英用竹叶石膏汤一剂，肃清肺气，寒热退而神清进粥，继以甘凉清肃，复投滋润填阴，上病取下，旬日而健。

朱浚宣令堂患滞下，医闻色白而与升提温补，旬日后肢冷自汗，液脱肛坠，群医束手，虑其虚脱，因浼濮树堂乞诊于孟英。曰："药误耳。"与大剂行气蠲痰清热之药，果渐吐痰而痢愈。又其令弟同时患此，五色并见，神昏肢搐，大渴茎肿，

腹痛夜热，危险异常。孟英察脉细数，与白头翁汤加犀角、生地、银花、石斛、楝实、延胡、芩连、滑石、丹皮、木通、甘草梢等药，三帖后，热退神清，溺行搐止，乃去犀角、草梢、丹皮、滑石、木通，加砂仁拌炒熟地、山查炭，服之渐安，半月而愈。

姚小蘅大令患疟，寒微热甚，日作二次。汪某与柴胡药二帖，势遂剧，舌绛大渴，小溲全无。孟英曰："津欲涸矣。"与西洋参、生地、知母、花粉、石斛、麦冬、栀子、百合、竹叶，投之五剂而疟止。越三载，以他疾终。其箑室同时患此，呕吐胁痛，畏寒不渴，苔色微白，孟英与小柴胡汤，三饮而瘳。

孙渭川年逾七旬，脉象六阴，按之如无，偶患音嘶痰嗽，舌绛无津。孟英用甘凉清润法，音开而嗽不已。仍与前药，转为滞下，色酱溺赤，脐旁坚硬，按之趯趯[1]，舌犹枯绛，渴饮不饥，人皆危之。孟英曰："脏热由府而出，痢不足虑，此语甚精。第高年阴液难充，不能舍凉润为方，苟犯温燥，其败可必。"幸渠家平素恪信，竟服犀角、地黄、知母、银花、苁蓉、花粉、麦冬、白芍、石斛、楝实等药，十余剂痢止而脐旁柔软，因去犀角加西洋参。又服两旬，始解燥矢而溲澈胃苏。又服半月，复得畅解，舌亦润泽而愈。

王耕蓝室素患脘痛，近发寒热，此肝郁之证，非疟也。医与温补，渐至胸痞呕呃，谵语神昏，舌绛面赤，足冷自汗，疟仍不休。孟英用元参、犀角、石膏、石菖蒲、连翘、杏仁、贝母、旋覆、竹茹、枇杷叶、竹黄、柿蒂、竹沥、郁金诸药，化服万氏牛黄清心丸，全是救温补之误而开郁降气化痰，故本病亦愈。数服而愈。

潘祥行在外患疟，买舟归就孟英视。曰："苔腻脉软，伏邪所化，不与正疟同科，风寒药一味不可犯，姜枣汤一滴不可啜。"与知、芩、橘、半、滑、朴、杏、斛、花粉、省头草，一剂而病若失。此等案极多，姑载一二。

张与之令堂久患痰嗽碍卧，素不投补药，孟英偶持其脉，曰："非补不可。"与大剂熟地药，一饮而睡。与之曰："吾母有十七载不能服熟地矣，君何所见而重用颇投？"孟英曰："脉细痰咸，阴虚水泛，非此不为功。从前服之增病者，想必杂以参术之助气。昔人云'勿执一药以论方'，故处方者，贵于用药之恰当病情而取舍得宜也。"

陈足甫室，怀妊九月而患疟，目不能瞑，口渴自汗，便溏气短。医进育阴清解法，数剂不应，改用小柴胡，一帖而咽疼舌黑，心头绞痛。乃翁仰山闻之，疑其胎坏，延孟英过诊。曰："右脉洪滑，虽舌黑而胎固无恙也。病由伏暑，育阴嫌其滋腻。小柴胡乃正疟之主方，古人谓为和剂，须知是伤寒之和剂。在温暑等证，不特手足异经，而人参、半夏、姜、枣，皆不可轻用之药，虽有黄芩之苦寒，而仲圣于伤寒之治，犹有渴者去半夏加括蒌根之文。古人立方之严密，何后人不加体察耶？"投以竹叶石膏汤，四剂疟止，便秘口渴不休，与甘凉濡润法数帖，忽腹鸣泄泻。或疑寒凉所致，孟英曰："吾当以凉药解之。"人莫识其意，问难终朝，语多不备录，果以白头翁汤两啜而愈。迨季秋娩后，发热不蒸乳，恶露淡且少，家人欲用生化汤，孟英急止之，曰："血去阴更伤，岂可妄疑瘀停而攻之？"与西洋参、生地、苓茯、石斛、女贞、旱莲、甘草为大剂，数日而安。继因触怒，少腹聚气如瘕，酸痛夜甚，人又疑为凉药凝瘀所致，孟英力为辨析，与橘核、橘叶、橘络、楝实、苁蓉、木香、栀炭、乌药、丝瓜络、海蛇、藕、石斛、两头尖等药，外以葱头捣烂贴之，两帖后腹中雷鸣，周身汗出而痛止。人见其汗，虑为虚脱，急追孟英视之，曰："此气行而病解矣。但脉形细数，阴津大伤，苔黄苦渴，亟宜润补，奈枢机窒滞，滋腻难投，且以濡养八脉为法。"服之各恙皆蠲，眠食渐适。缘平素多郁，易犯痧气，频发脘痛，屡次反复，孟英竭力图维，幸得转危为安，渐投滋补而愈。

[批]疟亦分经而治，若阳明疟正以白虎汤为主剂，岂有专守一小柴胡而能愈病者？

胡季权子珍官甫六岁，月患内障，继则夜热痰嗽，小溲过多，医作童损治，服滋补数月，病日以甚。孟英持脉右大，口渴苔黄，曰："伏热在肺，法当清解。"及详诘其因，始言病起痘后，盖余

---

[1] 趯趯(tì tì 替替)：跳跃不安。

热未净而投补太早。与滑石、知母、花粉、桑叶、茅根、枇杷叶、芦根、冬瓜子、杏仁，服二剂，遍身发出斑块。又二剂，斑退苔化。乃去滑石，加沙参饵之，其热头面先退，次退四肢以及胸背，又数日甫退于腹。人皆讶其热退之异，孟英谓："热伏既久，复为半年之补药腻滞于其间，焉能一旦尽涤？其势必渐清而渐去也。"热退既净，溺亦有节，痰嗽递减，餐加肌润，而内障亦渐除矣。

顾奏云季秋患感，医作虚治，补及旬日，舌卷痉厥，腰以下不能略动，危在须臾，所亲石诵羲延孟英设死里求生之策。察脉虚促欲绝，先灌紫雪一钱，随溉犀角地黄汤二大剂，服下厥虽止而舌腭满黑，目赤如鸠，仍用前汤。三日间计服犀角两许，黑苔渐退，神识乃清，而呃忒频作。人犹疑其虚也，孟英曰："营热虽解，气道未肃耳。"以犀角、元参、石花、连翘、银花、竹茹、知母、花粉、贝母、竹叶为方服之，次日即下黑矢甚多，而呃忒止。又三剂，连解胶黑矢四次，舌色始润，略进米饮，腿能稍动。然臀已磨穿矣，与甘润育阴药，续解黑矢又五次，便溺之色始正，投以滋养，日渐向安。己酉举于乡。其弟翰云患左胯间肿硬而疼，暮热溺赤，舌绛而渴。孟英按脉细数，阴虚血热。径用西洋参、生地、麦冬、楝实、知母、花粉、银花、连翘、甘草、黄柏等药，服旬余而愈。

康康侯司马令郎尔九，在玉环暑中患心忡自汗，气短面赤，霎时溲溺数十次，澄澈如水。医佥谓虚，补之日剧，乃来省就孟英诊焉。左寸关数，右弦滑，心下似阻，因作痰火阻气，心热移肺，治用蛤壳、黄连、枳实、楝实、旋覆、花粉、橘红、杏仁、百合、丝瓜络、冬瓜子、海蛇、荸荠、竹茹、竹沥、梨汁等出入为方，服之良愈。而司马为职守所羁，尝患恙，函请孟英诊视者再四，竟不克往，继闻司马于冬仲竟卒于阃。乃知病而得遇良手，原非偶然，前岁遇而今岁不能致，岂非命也耶？

许自堂令孙子社患感，延至秋杪，证交二十八日，诸医束手，渠伯母鲍玉士夫人荐孟英诊之。左部数，右手俨若鱼翔，痰嗽气促，自汗痿软，苔色灰厚，渴无一息之停，垂危若是。而皓首之祖、孀母少妻，相依为命，环乞拯救，其可悯也。孟英曰："据脉莫能下手，吾且竭力勉图，第恐一齐众楚，信任不坚，则绝无可望之机矣。"其母长跽而言曰："唯君所命，虽砒鸩勿疑也。"于是先以竹叶石膏汤加减，至五剂，气平嗽减，汗亦渐收，苔色转黑，舌尖露绛，改投元参、生地、犀角、石膏、知母、花粉、竹叶、银花等药。又五剂，痿痪渐减，舌绛渐退。彼妇翁召羽士为其拜斗，飞符噀水，鼓乐喧阗，病者即谵妄不安，神昏如醉，羽士反为吓退。夤夜速孟英视之，与紫雪钱余，神即清爽，仍用前方，重加竹沥，服八剂，始解黑如胶漆之大便，而黑苔渐退，右脉之至数始清。惟烦渴不减，令其恣啖北梨，舌绕不燥，痰出亦多。又六剂，舌色乃淡，溲出管痛，热邪得从下行矣。凡十二日之间，共服大剂寒凉已二十四帖，计用犀角三两有奇，而险浪始平。续以前法缓制服六剂，又解黑矢五次，手足始知为己有。又五剂，筋络之振惕始定，略能侧卧，呓语乃息，渐进稀糜，继灌甘润充其汁。非此无以善其后。七八剂后，渴止知饥，脉皆和缓。又浃旬，谷食乃复。又旬余，便溺之色始正。前后共下黑矢四十余次，苔色亦净，授滋填善后而康。是役也，凡同道暨许之族人戚友，莫不以为秋冬之交，用药偏寒，况病延已久，败象毕呈，苟不即投峻补，必致失手。既闻鲍夫人云归许氏二十余年，目击多人，无不死于温补，此等病曾见之，此等盖未尝闻也。孰知如此之证，有如此之治，求之古案亦未前闻，传诸后贤亦难追步。盖学识可造，而肠热胆坚非人力所能及，此孟英所以为不世出之良医也。

段春木秋杪患发热，外感温邪。而腰腿痛如刀割，真阴内损。孟英视之，略不红肿，脉至细数，热伤少阴。苔色黑燥，溺赤便黑，与西洋参、麦冬、生地、犀角、银花、楝实、石斛、知母、甘草、竹沥、蔗汁，为大剂投之，热渐退，痛渐已，惟舌绛无津，阴亏也。仍与甘凉濡润为方。数日后，忽舌绛倍加，燥及咽膈，水饮不能下咽。孟英曰："真阴涸竭，药难奏绩矣。然窃疑其何以小愈之后骤尔阴枯，或者背予而服别药乎？"继其契友来询云，段死而舌出，此曷故欤？孟英闻之，爽然大悟，因撷伤寒女劳复之文示之。其人顿足云良然，彼于

小愈后曾宿于外，次日归即转剧，苟直陈不讳，或尚可治。孟英曰："未必然也，烧裩散、鼠矢汤，皆从足少阴以逐邪，不过热邪袭入此经，所谓阴阳易是也。今少腹无绞痛之苦，原非他人之病易于我，真是女劳之复，以致真阴枯涸，更将何药以骤复其真阴哉？然从此而女劳复与阴阳易，一虚一实有定论，不致混同而谈治矣。"

顾升庵参军之仲郎，久患多疑善恐，不出房者数年矣，食则不肯与人共案，卧则须人防护，痰之见证。寡言善笑，时或遗精，热之见证。多医广药，略无寸效。孟英切脉甚滑数，脉与证合。与元参、丹参、竹黄、竹茹、丹皮、黄连、花粉、栀子、海蛇、荸荠为剂，送服当归龙荟丸，从痰火治。四帖即能出署观剧，游净慈而登吴山。参军大喜，叹为神治，次年为之配室。

陈某偶患溏泄，所亲鲍继仲云："余往岁患泻，治不中肯，延逾半载，几为所困，今秋患此，服孟英方数剂霍然，故服药不可不慎也。盍延孟英治之？"陈因中表二人皆知医，招而视之，以为省便，辄投以温补健脾之药，数日后泻果减而发热昏痉，咽喉黑腐。热得补而不行。其居停瞿颖山疑病变太速，嘱其请援于孟英。孟英诊曰："迟矣，病起泄泻，何必为寒？正是伏邪自寻出路，而温补以固留之，自然内陷厥阴，不可救药。"果即殒焉。继有高小坨孝廉令弟雨生，因食蟹患泻，黄某用大剂温补药，泻果止而颈筋酸痛，舌绛呕渴，口气甚臭。孟英持脉沉数，曰："食蟹而后泻，会逢其适耳，脉证如斯，理应清润。"奈病人自畏凉药，复质于吴某，亦主温补，服及旬日，昏痉舌黑而毙。

金某久患脘痛，按之漉漉有声，便秘溲赤，口渴苔黄，杳不知饥，绝粒五日，诸药下咽，倾吐无余。孟英察脉沉弱而弦，用海蛇、荸荠各四两，煮汤饮之，径不吐，痛亦大减，继以此汤煎高丽参、黄连、槟实、延胡、栀子、枳椇、石斛、竹茹、柿蒂等药，送服当归龙荟丸，旬日而安。续与春泽汤调补收绩。盖其人善饮而嗜瓜果以成疾也。

[批]此肝气挟停饮上逆也，缘素嗜瓜果，胃阳久伤，故于平肝涤饮之中加参以扶胃气。

乔有南年三十九岁，患牝痃二旬，医治罔效。所亲徐和圃疑为伏暑，迓孟英往诊，脉微无神，倦卧奄奄，便秘半月，溺赤不饥，痰多口甘，稍呷米饮必揉胸捶背而始下，苔色黑腻而有蒙茸之象。乃曰："此精气神三者交虚之证，不可与时行伏暑晚发同年而语也，幸前手之药，法主运中，尚无大害。"与参、术、桂、附、沉香拌炒熟地、鹿角、石英、苁、杞、归、茯、杜仲、枣仁、菟丝、山茱、橘皮、霞天曲、胡桃肉等出人为大剂，投十余帖，寒后始有热，而苔色乃退，口不作渴，甘痰亦日少，粥食渐加，即裁桂、附、白术，加石斛，又服七剂，解黑燥大便甚多，凡不更衣者四旬二日矣，寒热亦断，安谷溲澄而竟愈。或谓："先生尝訾人温补之非，何一旦放手而大用？"孟英曰："温补亦治病之一法，何可废也，第用较少耳。世之医者，眼不识病，仅知此法可以媚富贵之人，动手辄用，杀人无算，岂非将古人活世之方，翻为误世之药，可不痛恨耶！"

陈媪患牝痃月余，腹胀便秘，嗳多不饥，口淡脉滑。孟英主连、朴、橘、贝、杏、茹、旋、苑、杷、蒌为方，数剂即瘳。

[批]此与前案虚实相反，正可对看。

孟英治其令弟季杰之篮室，因夜间未寐，侵晨饮酒解寒，适见人争谇，即觉心跳欲吐，家人疑其醉也，而欲吐不出，气即逆奔如喘，且肢麻手握，语言难出，乂疑为急痧而欲刺之。孟英闻而视之，脉象弦驶，曰："夜坐阳升，饮醇则肝阳益浮，见人争谇，是惊则气更上逆，不可刺也。"灌以苏合香丸一颗，下咽即瘥。

[批]此当是痰闭气结之故，苏合丸辛香通气故愈。若是肝浮气逆，益以香窜之药，安能愈乎？

黄履吉截疟后患浮肿，赵某闻其体素虚，切其脉弦细，遂用温补，驯致呃忒不休，气冲碍卧，饮食不进，势濒于危，请孟英决其及返余杭否？孟英曰："脉虽弦细而有力，子必误服温补矣，肯服吾药，犹可无恐。"因与栝蒌薤白合小陷胸、橘皮竹茹汤，加柿蒂、旋覆、苏子、香附、赭石、紫菀、杷叶为方，四剂而瘳。

吴馥斋室春间娩子不育，汛事亦未一行，

偶患呕吐发热，眩晕心嘈，大解溏泄，口渴溲痛，或疑其娠，或疑为损，孟英诊曰："产及一载而经不至，腹不胀，脉弦缓，非娠非损，乃血虚痰滞而感冬温也。"以羚羊、淡豉、竹茹、白薇、栀子、杷叶、知母、葱白、花粉投之，三剂热退吐止，去葱豉、羚羊，加生地、甘草、橘皮，调之而愈。

盛犀林广文之仆患血痢，自秋徂冬，半年罔效。孟英察脉细弱，而口干腰膝酸疼，与鹿角霜、苁蓉、枸杞、杜仲、菟丝、续断、血余、石脂、木瓜、砂仁末炒熟地黄，十余剂而痊。

徐月岩室患周身麻木，四肢瘫痪，口苦而渴，痰冷如冰，气逆欲呕，汛愆腹胀，频饮极热姜汤，似乎畅适，深秋延至季冬，服药不愈。孟英诊脉沉弦面数，曰："溺热如火乎？间有发厥乎？"病者唯唯。遂以雪羹、旋、赭、栀、楝、茹、斛、知母、花粉、桑枝、羚羊、橄榄、蛤壳为方，送下当归龙荟丸，服之递效，二十剂即能起榻，乃去羚、赭，加西洋参、生地、苁蓉、藕，投之渐愈。

张肖江妹暮冬患感，朱某进温散药数服，病日剧，比孟英视之，目瞪不语，面赤气逆，昼夜需人抱坐，四日不著枕矣。乃冬温挟痰误提而气不肃降也，以旋、赭、杏、贝、花粉、茅根、冬瓜子、紫菀、薤白、蒌仁、苏子、石菖蒲、竹沥为剂，芦菔汤煎，三帖大便行而能卧矣。自言胸中迷闷，改用小陷胸合三子养亲，加沙参、知母、旋、贝、竹茹、枇杷叶，数剂热退知饥而愈。嗣有王炳华子患感，叶某用温散药而气逆碍卧。四明老医王秉衡作肾虚不能纳气治，连服大剂温补，喘嗽益剧，面浮跗肿，抬肩自汗，大渴胁痛，乞治于孟英，已半月不交睫矣。诊其脉右部弦大而强，舌根黑苔如煤者两条，面黎形瘦，幸而大解溏泄，得能消受许多误药，经与旋、赭、黄连、枳实、括蒌、苏子、杏仁、紫菀、生石膏、芦菔汁，六大剂始能就枕，而大渴不止，脘腹反形痞胀，按之坚痛，乃去旋、赭，少加白芥子、半夏、薤白，兼令日啖北梨数十枚，服旬日，胸腹皆舒，苔色尽退，唯嗽未已，改用西洋参、杏、贝、芦根、知母、冬瓜子、花粉、柿霜、杷叶、竹沥，十许剂，嗽止而跗肿渴泻亦皆霍然矣。凡啖梨三百余斤，闻者莫不诧异。

王氏医案续编卷三原名《仁术志》

杭州王士雄孟英医案　　赵梦龄菊斋续辑

丙午春，高汉芳患滞下色酱，日数十行，年已七十七岁，自去秋以来，渐形疲惫，即服补药，驯致见痢。黄某经用温补，势乃剧。延孟英诊之，右脉弦细芤迟，口渴溲涩，时时面赤自汗，乃吸受暑邪，脉虚证实。误作虚治，幸其所禀极坚，尚能转痢，一误再误，邪愈盛而正反虚矣。以白头翁汤加参、术、银花、芩、芍、楝、斛、延胡，二剂即减，五剂而安，继与调补，竟得霍然。后三载，以他疾终。

叶昼三侄女适朱氏，上年四月分娩，七月患赤痢，其家谓产后之病，不敢服药，延至今春，肌消膝软，见食欲呕。昼三迓孟英诊之，左细软、右滑数，伏暑为病，幸未误药，与沙参、陈仓米、归、芍、续断、木瓜、扁豆、连、斛、石莲、荷蒂、柿蒂、枇杷叶、橘皮为方，送驻车丸而愈。

郑芷塘令岳母年逾花甲，仲春患右手足不遂，舌蹇不语，面赤便秘，医与疏风不效。第四日，延诊于孟英，右洪滑，左弦数，为阳明府实之候，疏石菖蒲、胆星、知母、花粉、枳实，蒌仁、秦艽、旋覆、麻仁、竹沥为方。或虑便泻欲脱，置不敢用，而不知古人"中藏宜下"之"藏"字，乃"府"字之讹，柯氏云"读书无眼，病人无命"，此之谓也。延至二旬，病势危急，芷塘挽童秋门复恳孟英视之，苔裂舌绛，米饮不沾，腹胀息粗，阴津欲竭，非急下不可也，即以前方加大黄四钱绞汁服，连下黑矢五次，急下存阴，合法。舌蹇顿减，渐啜稀糜，乃去大黄，加西洋参、生地、麦冬、丹皮、薄荷，滋阴生津，尤合法。服五剂，复更衣，语言乃清。专用甘凉充津涤热，又旬日，舌色始淡，纳谷如常。改以滋阴，渐收全绩。逾三载，闻以他疾终。

章养云室患感，适遇猝惊，黄、包二医皆主温补，乃至昏谵痉厥，势极危殆，棺衾咸备，无生望矣。所亲陈仰山闻之，谓云："去秋顾奏云之恙，仅存一息，得孟英救愈，子盍图之？"章遂求诊于孟英。证交三十八日，脉至细数无伦，阴将竭矣。两手拘挛，宛如角弓之反张，肝无血养。痰升自汗，渴饮苔黄，面赤臀穿，昼夜不能合眼，先与犀、羚、贝、斛、元参、连翘、知母、花粉、胆星、牛黄、鳖甲、珍珠、竹黄、竹叶、竹茹、竹沥为方，三剂，两手渐柔，汗亦渐收。又五剂，热退痰降，脉较和而自言自答，日夜不休，乃去羚、斛、珠、黄，加西洋参、生地、大块朱砂两许，太多。服之聒絮不减。或疑为癫，似有摇惑之意，孟英恐其再误，嘱邀许芷卿商之，芷卿极言治法之丝丝入扣。复于方中加青黛、龙牡，服二剂，仍喋喋不已。热在心而用肝肾药，宜乎不效。孟英苦思数四，经于前方加木通一钱，投七即效。次日，病者自云："前此小溲业已通畅，不甚觉热，昨药服后，似有一团热气从心头直趋于下，由溺而泄。"从此神气安谧，粥食渐加，两腿能动，大解亦坚。忽咽肿大痛，水饮不下，孟英曰："余火上炎也。"仍与前方，更吹锡类散而安。惟臀疮未敛，腿痛不已，乃下焦气血伤残，改用参、耆、归、芍、生地、合欢、山药、麦冬、牛膝、石斛、木瓜、桑枝、藕肉，数服痛止餐加，又与峻补生肌而愈。

[批]温病误补，未有能生者，孟英独出手眼，实发前人所未发。

用木通精当。凡心经蕴热，用犀角、黄连等药，必兼木通，其效乃捷，以能引心经之热从小肠出也。

吴酝香孝廉三令嫒患感，诸医首以升散，继进温补，至三月下旬，证交三十五日，昏痉谵语，六昼夜不交睫，旬日不沾米饮。许芷卿视之，俨似养云室证，即拉孟英暨顾听泉、赵笛楼会诊。脉弦滑而微数，齿不能开，窥其舌缩苔垢，孟英曰："尖虽卷，色犹红润，且二便不秘，尚有一线生机未绝也。揆其受病原不甚重，只因谬治逾月，误药酿成大证，势虽危险，吾侪当协力援之，第勿再犯一味悖药，事或有济。"酝香颇极信从。

孟英复询其服事婢媪曰："病已逾月，腰以下得毋有磨坏之虞乎？"皆曰："无之，惟数日前易其所遗，略有血渍，必月事之不愆也。"孟英颇疑之，嘱其再易之时，留心细察。疏方以犀角四钱、石菖蒲二钱、贝母二两、整块朱砂两许、朱砂不宜入煎剂、竹沥碗许，佐以竹叶、竹黄、竹茹、知母、花粉、元参、旋覆、丝瓜络、苇茎、银花、鳖甲，调下紫雪丹。次日，诸君复会，渠母徐夫人即云："王君明视隔垣，小女腰下果已磨穿，糜溃如柈①，婢媪辈粗忽，竟未之知也。昨药服后，证亦少减。"孟英仍主原方，四服后，夜始眠，痉才息，舌甫伸，苔乃黑。孟英于前方去鳖甲、朱砂、菖蒲，加生地、栀子，数服后，苔转黄，大便黑如胶漆且有痰色。盖从前大解黄色，似乎无甚大热，不知热由补药所酿，滞于肠胃曲折之地，而不能下行，势必熏蒸于上，致有内陷人脏之逆也。黑矢下而神识渐清，余热复从气分而达，痰嗽不爽，右脉滑搏，孟英主用竹叶石膏汤加减，四剂渐安，而外患痛楚，彻夜呻吟，虽敷以珠黄，滋以甘润，未能向愈。孟英令以大蝤蛑治净煮汤，煎育阴充液之药服之，果痛止肌生，眠食渐进，汛事如期而瘳。冬间，适张舟甫之子为室。或疑其病虽愈，而过饵凉药，恐难受孕，迨戊申夏已得子矣。

[批]非此大剂不足以起垂危之证②。

吴酝香之仆吴森在越患感，旋杭日，鼻衄数升，苔黄大渴，脉滑而洪，孟英投白虎汤二帖而安。遽食肥甘，复发壮热，脘闷昏倦，孟英以枳实栀豉汤而瘥。数日后，又昏沉欲寐，发热自汗，舌绛溺涩，仍求孟英诊之，左尺细数而芤，右尺洪大，是女劳复也，研诘之果然，与大剂滋阴清热药，吞猥鼠矢而愈。

王月锄令媳于庙见时忽目偏左视，扬手妄言。诸亲骇然，诘其婢媵，素无此恙，速孟英视之，脉弦滑而微数，苔黄脘闷。盖时虽春暮，天气酷热，兼以劳则火升，挟其素有之痰而使然也。与犀、羚、栀、翘、元参、丹参、薄荷、花粉，送礞石滚痰丸，三服而痰下神清，改投清养，遂愈。次年即诞子。

一妇患证年余，药治罔效。初夏延孟英视之，发热甚于未申，足冷须以火烘，痰嗽苔黄，间有谵语，渴饮无汗。亟令撤去火盆，以生附子捣贴涌泉穴，且嘱恣啖梨蔗，方用人参白虎汤投之。七帖而年余之热尽退，继与养阴药而瘳。

单小园巡检患右胁痛，医与温运药，病益甚，至于音喑不能出声，仰卧不能反侧，坐起则气逆如奔，便溺不行，汤饮不进者已三日矣。孟英诊其脉沉而弦，与旋覆、赭石、薤白、蒌仁、连、夏、茹、贝、枳实、紫菀，加雪羹服之，一剂知，数剂愈。

一妇患带下腰疼，足心如烙，不能移步，孟英投大剂甘露饮而瘳。

赵子善令爱患发热呕吐，口渴便秘，而年甫三龄，不能自言病苦。孟英视其舌微绛而苔色干黄，因与海蛇、鼠矢、竹茹、知母、花粉、杏、贝、栀、斛之药，二剂，果下未化宿食，色酱粘腻。设投俗尚温燥消导法，必致阴竭而亡。继往维扬，孟英临别赠言，谓其体质勿宜温补，次年偶病，果为参术殒命，惜哉！

许某于醉饱后腹中胀闷，大解不行，自恃强壮，仍饮酒食肉，二日后，腹痛，犹疑为寒，又饮火酒，兼吸洋烟，并小溲而不通矣，继而大渴引饮，饮而即吐，而起居如常也。四朝，走恳孟英诊之。脉促歇止，满舌黄苔，极其秽腻，而体丰肉颤，证颇可危，因婉言告之曰："不过停食耳，且饮山查神曲汤可也。"午后始觉指冷倦怠，尚能坐轿出城，到家气逆，夜分痰升，比晓胸腹额上俱胀裂而死。盖知下之不及，故不与药也。

何新之，亦儒医也，患感旬日，胡士扬诊谓势欲内陷，举家皇皇。渠表弟沈悦亭茂才亦工岐黄，而心折于孟英，因拉视之。呃忒苔腻，便秘痰多，心下拒按，持其脉，右手洪大滑数，与小陷胸加沙参、菖、贝、苑、蕹、茹、杏、旋、杷之剂，数帖而安。继以甘凉，二旬后得大解而痊。何乃执柯为王、沈联姻娅焉。

---

① 柈：通"盘"。

② 非此……之证：眉批每行六字，唯此三字，二行共六字"剂不足危之证"，显系脱文，两行共脱六字，据《潜斋医书五种》本补。

翁氏妇患目疾，自春徂夏，治不能瘳，渐至腹中痞胀，痛不可当，食不能下，便秘形消。孟英视之，乃肝郁痰滞而误补以致殆也，脉弦数而滑，与金铃子散合雪羹煎，吞当归龙荟丸暨礞石滚痰丸，三投即效。服至二十余日，各恙皆瘳，眠食如旧。

仲夏痘疹流行，幼科执用套药，夭札实多。有王子能参军所亲楚人刘某，仅一子，甫五龄，陆某见其痘点不绽，连进柽柳等药，壮热无汗，面赤静卧，二便不行。参军闻其殆，迎孟英视之，投犀羚白虎汤而转机。陆某力沮石膏不可再饵，仍进温散，以至气喘痰升，复加麻黄八分，欲图定喘而喘汗濒危，麻黄定喘，乃方脉中感受风寒之证，施之麻疹，何其不通。二便复秘。再恳孟英救之，投白虎加西洋参、竹叶而愈。继有房氏子，亦为陆某误用温散致剧，痰喘便秘，口渴神昏，溲碧肢瘛，孟英与大剂白虎汤加犀角、元参、竹叶、木通，调紫雪，四帖而始安。

[批]疹为阳邪，乃肺胃湿热所致。初宜辛凉发散，令其尽出，不宜骤用寒凉，恐冰伏热邪不能发出也，继即宜大清肺胃之药以解余毒。从未有温散之法，至麻黄尤为禁剂，何儿科之愦愦耶？

李新畬仲郎，痘未齐而痰壅气喘，疹中应有之证。苔色白滑，小溲不赤，或主犀角地黄汤加紫雪服而不效。热在气而清其肝，故不效。延孟英诊之，右脉洪滑面口渴，脉证相符。乃天时酷热，暑邪薄肺，挟其素有之痰，而阻其治节，所以气机不行，而疹不能达，苔不能化，溺不能赤也。温散大忌，凉血亦非，与竹叶石膏汤合苇茎，加杏、菀、旋、杷、海石投之，气平疹透，苔退舌红，小溲亦赤，数日而愈。

[批]治疹原以清肺为第一义。

杭城温元帅，例于五月十六日出巡遣疫。有魏氏女者，家住横河桥之北，会过其门，将及天晓，适有带发头陀由门前趋过，瞥见之，大为惊骇，注目视之，知为僧也，遂亦释然。而次日即不知饥，眩晕便秘，医谓神虚，投补数帖，反致时欲昏厥。不问何证，概投温补，何其愚耶！更医作中风治，势益甚。旬日后，孟英持其脉弦伏面滑，胸腹无胀闷之苦，旬余不更衣，是惊则气乱，挟痰逆升，正仲圣所谓诸厥应下者，应下其痰与气也。以旋、赭、栀、连、雪羹、楝、贝、金箔、竹沥、萝汁为方，并以铁器烧红淬醋，令吸其气，二剂厥止，旬日而瘳。

某媪年六十余，患腰腿串痛，闻响声即两腿筋掣不可耐，日必二三十次，卧榻数载，诸药罔效。孟英察脉沉弦，苔腻便秘，亦广服温补而致病日剧也。与雪羹、羚、楝、胆星、橘络、竹沥、丝瓜络，吞礞石滚痰丸及当归龙荟丸，四剂，大泻数十次，臭秽异常，筋掣即已。乃去二丸，加栀、连、羊霍，服六剂，即健饭而可扶掖以行矣。

[批]此人初病，必系血虚不足以养肝，因妄服温补，以致积痰蕴热，胶固不开。孟英治法，亦是救药误为多。愈后必继以滋养血液之药，方收全功。

姚令舆令郎，痘后两腿筋掣，卧则更痛，幼科作风治不通而愈剧，孟英以犀角、生地、木通、豆卷、藏蕻、桑枝、丹皮、栀子、丝瓜络，投之而效。

[批]此疹后血为热毒所耗，不足以养肝也，与前证大略相同，特未受温补之累耳。

徐艮生室，年四十余，于酷暑之时患痘，所亲沈悦亭连与清解不能杀其势，为邀孟英视之。体厚痰多，脉甚滑数，扬掷谵妄，舌绛面赤，渴饮便涩。乃与大剂白虎加犀角、元参、银花、花粉、贝母、竹黄、竹叶、竹茹、竹沥，送滚痰丸，服后大便下如胶漆，脉证渐和。数日后去丸药，其势复剧，甚至发厥，仍加丸药乃平。如是者三次，险浪始息。悦亭复以白金丸涤其膈下留痰，续用甘凉濡润法充津液而搜余热，渐以告愈。

[批]此大实证也，非峻攻不愈。

沈新予令岳母陡患昏厥，速孟英视之。病者楼居，酷热如蒸，因曰："此阴虚肝阳素盛之体，暑邪吸人包络，亟宜移榻清凉之地，随以紫雪丹一钱，新汲水调下可安。"而病者自言手足已受缧绁[1]，坚不肯移。家人惊以为祟，闻而束手。孟英督令移之如法，灌药果即帖然。

---

① 缧绁(léixiè 雷屑)：捆绑犯人的绳索，引申为束缚。

徐氏妇重身而患四肢疼痛，不可屈伸，药之罔效。或疑为瘫痪，任殿华令其舍专科而质于孟英。诊曰："暑热入于隧络耳，吾室人曾患此，愈以桑枝、竹叶、扁豆叶、丝瓜络、羚羊、豆卷、知母、黄芩、白薇、栀子者。"照方服之，果即得愈。

[批]吴天士《医验录》有寒中经济之证，与此正相对待，可见病证有寒即有热，不可执一而论也。

陈氏妇素无病，娩后甚健，乳极多而善饭。六月初，形忽遽瘦，犹疑天热使然，渐至减餐，所亲徐丽生嘱延孟英视之。脉细数，舌光绛，曰："急劳也，无以药为。夫乳者，血之所化也。乳之多寡，可征血之盛衰。兹乳溢过中，与草木将枯，精华尽发于外者何异？即令断乳，亦不及矣。"其家闻之，尚未深信，即日断乳服药，及秋而逝。

吴酝香孝廉令孙兑官，患发热洞泻，大渴溲少，涕泪全无。孟英曰："暑风行于脾胃也。"以沙参、生薏苡、生扁豆、银花、石斛、滑石、甘草、竹叶、冬瓜皮，澄地浆煎服，数日而痊。按此等证幼科无不作惊风治，因而夭折者多矣。

蒋北瓯二尹患疟，医与小柴胡、平胃散而渐甚。继以大剂温补，势濒于危。复用桂枝白虎，狂乱如故。所亲董兰初觌尹延孟英视之，曰："暑疟也。桂枝白虎用于起病之时则妙矣，今为温散补燥诸药助邪烁液，脉数无伦，汗渴不已，虽宜白虎，岂可监以桂枝助热耗津，而自掣其肘耶？"分别了亮。因与大剂白虎，加花粉、竹叶、西洋参、元参、石斛，服之即安。至十余帖，疟始瘳，而舌尚无苔，渴犹不止，与甘凉濡润三十余剂，始告痊。

孙心言以七十之年患滞下，胡某知为暑热，以清麟丸下之，治颇不谬，继则连投术、朴、夏、葛等药，渐至咽疼口糜，呃忒噤口。诸医进补，其势孔亟。伊婿童秋门迓孟英诊之，右脉滑数上溢，身热面赤，溲涩无眠，体厚痰多，时欲出汗，在痢疾门中固为危候，第以脉证参之，岂是阳虚欲脱，实由升散温燥之剂烁其阴液，肺胃之气窒塞而不能下行也。与大剂肃清之药，一剂知，二剂已，随以生津药溉之，痢亦寻愈。按此等痢呃，古书未载，而治法悬殊。世人但守成法，不知变通，治而不愈，诿之证危，况属高年，病家亦不之咎也，孰知有此随时而中之妙法耶？

曹泳之二尹将赴代理昌化任，而疟痢并作，寒少热多，滞下五色。逆孟英视之，面垢苔黄，干呕口渴，痛胀溺赤，汗出神疲，脉至洪数不清。与大剂芩、连、滑、朴、知母、花粉、银花、石膏、连翘、竹茹等药，投匕即减，三服而起。

陈邠眉令郎孟秋患感，医与表散温补，病随药剧，至八月初，渠叔祖陈鹭山延孟英视之，目瞪神呆，气喘时作，舌绛不语，便泻稀水，肢搐而厥，人皆以为必死矣。察其脉弦而软数，乃阴亏肝盛之质，提表助其升逆，温补滞其枢机，痰饮辏辐，风阳肆横，祷神驱祟，有何益哉？与鳖甲、龙、牡、旋、赭、芩、连、楝、贝、菖、茹、胆星、犀、羚等药，息风镇逆，清热蠲痰，数帖而平。

龚念匏室，故舍人汪小米之女也，患秋感，服温散药而日重，渠叔母韩宜人请援于孟英。脉见弦数软滑，苔黑肢瘛，疏方用沙参、元参、知母、花粉、犀、羚、茹、贝、栀、菖等药，曰："亟饵之，否将厥矣。"时念匏幕于江南，族人皆应试人场，侍疾者多母党，伊叔少洪疑药凉，不敢与服，迨暮果欲厥矣，众皆皇皇。幸彼女兄为故孝廉金访叔之室，颇具卓识，急煎孟英方灌之，遂得生机，次日复诊，脉较和，一路清凉，渐以向愈。

仲秋久雨，吴汾伯于乡试后患恙，自言坐于水号，浸及于膝，人皆以为寒湿之病。孟英切脉甚数，溲赤苔黄，口干燥呛，因谓其尊人酝香曰："病由暑湿，而体极阴亏，已从热化，不可以便泄而稍犯温燥之药。"先与轻清肃解，继用甘凉撤热，渐能安谷。半月后，热始退尽，而寝汗不眠，投以大剂滋填潜摄之药，兼吞五味子、磁朱丸，数十帖乃得康复。此证误治即败，少谬亦必成损，苟非识信于平日，焉能诚服于斯时？闻其寝汗不收，夜不成寐之间，旁言啧啧，孟英恐其摇动主意，必致全功尽弃，嘱其邀顾听泉、许芷卿质政，而顾、许咸是孟英议，于是主人之意益坚，而大病乃痊。吁！谈何易耶！

张慈斋室自春间半产后，发热有时，迄于季秋，广服滋阴之药，竟不能愈。其大父陈鹭山延孟英诊脉，按之豁然，投当归补血汤而热退，继

以小建中愈之。此众人用滋阴者，而孟英以阳和之品愈之，可见医在认证不在执方也。

俞博泉令郎患感，即兼腹痛而胀，胡某投以温散，二便不行，昏谵大渴，舌苔黑刺。孟英以犀、翘、楝、薄、栀、连、花粉、元参、大黄服之，便下神清，为去犀角，加丹皮、二帖苔化热退。惟少腹梗胀不甚知饥，改投栀、连、楝、蒌、延胡、橘核、苁蓉、花粉、制军诸药，连解黑矢，渐以向安。正欲养阴之际，而惑于旁言，另招金某服大剂温补药，以图元气骤复，不知余烬内燔，营受灼而血上溢，液被烁而肌渐消，犹谓吐血宜补，形瘦为虚，竟竭力补死而后已。

周同甫患疟多汗，医恐其脱，与救逆汤而势剧。孟英视之曰："湿疟耳，湿家多汗无恐也，况口渴溺赤，温补勿投。"与清解药渐安。继而乃翁秋叔病，初服温补病进，更医，知为伏暑，与药数剂，热果渐退。偶延孟英诊之，尺中甚乱，因谓其侄赤霞曰："令叔之证必不能起，吾不能药也。"已而果然。

许守存久患痰嗽，孟英主滋水舒肝法，以阴亏而兼郁也。业已向愈，所亲某亦涉猎医书，谓滋阴药不可过服，投以温补，已而咳嗽复作，渐至咽痛，冬初又延诊于孟英。曰："六脉皆数，见于水令，其不能春乎。"果验。世人不辨证之阴阳，但论药之凉热，因而偾事者多矣。

朱砥斋司李之夫人，屡患半产，每怀妊服保胎药卒无效。今秋受孕后病嗽，孟英视之，尽屏温补，纯与清肺。或诘其故，曰："胎之不固，或由元气之弱者，宜补正；或由病气之侵者，宜治病。今右寸脉滑大搏指，吾治其病，正所以保其胎，苟不知其所以然，而徒以俗尚保胎之药投之，则肺气愈壅，咳逆愈甚，震动胞系，其胎必堕矣。"朱极钦佩，服之良效。次年夏，诞子甚茁壮。

[批]通达之论，凡病俱宜如此看。

项肖卿家拥厚资，人极好善，年甫三十五岁，体甚壮伟，微感冬温，门下医者进以姜桂之剂，即觉躁扰。更医迎媚，经用大剂温补，两帖后发狂莫制。又招多医会诊，仅以青麟丸数钱服之。所亲梁楚生宜人闻其危，速孟英视之，业已决裂，不可救药。甚矣！服药之不可不慎也，富贵之家可为炯戒。

邵奕堂室以花甲之年，仲冬患喘嗽，药之罔效，坐而不能卧者，旬日矣，乞诊于孟英。邵述病原云："每进参汤则喘稍定，虽服补剂，仍易出汗。"虑其欲脱，及察脉弦滑右甚，孟英曰："甚矣，望闻问切之难，不可胸无权衡也。此证当凭脉设治，参汤切勿沾唇。"以括蒌、薤白、旋覆、苏子、花粉、杏仁、蛤壳、茯苓、青黛、海蛇为方，而以竹沥、藕汁和服，投匕即减，十余帖全愈。同时有石媪者，患此极相似，脉见虚弦细滑。孟英于沙参、蛤壳、旋覆、杏仁、苏子、贝母、桂枝、茯苓中，重加熟地而瘳。所谓病同体异，难执成方也。

许太常滇生之夫人，患腿痛而素多噫气，若指头一搓，或眉间一抹，其噫即不已，向以为虚，在都时，服补剂竟不能愈。冬间旋里，孟英诊脉弦滑，乃痰阻于络，气不得宣也，以丝瓜络、竹茹、旋复、橘络、羚羊、茯苓、豆卷、金铃、柿蒂、海蛇、荸荠、藕为方，吞当归龙荟丸而安。其媳为阮芸台太傅之女孙在都因丧子悲哀，患发厥，屡服补剂，以致汛愆。或疑为娠，孟英曰："脉虽弦数以滑，乃痰挟风阳而为厥也。"与大剂蠲痰息风、舒郁清营之剂，渐以获愈。

歙人吴永言于十年前读《论语》不撤姜食之文，因日服之，虽盛夏不辍。至三年前患大溢血，虽以凉药治瘳，而时时火升，迄今不愈。季冬就诊于孟英，身不衣绵，头面之汗蓬蓬也。且云服芩连则烦渴益甚，以苦能化燥也；用生地即闷滞不饥，以甘能缓中也，蔗梨入口亦然。按其脉，沉取滑数，是从前之积热深伏于内，与白虎汤去草、米，加竹叶、竹茹、花粉、海蛇、荸荠、银花，绿豆恣服，渐吐胶痰而愈。继闻赵秋舲进士令郎子循，每啖蔗则鼻衄必至。或疑蔗为大热之性，孟英曰："蔗甘而凉，然甘味太重，生津之力有余，凉性甚微，荡热之功不足，津虚热不甚炽者最属相宜，风温证中救液之良药，吾名之曰天生复脉汤。若湿热痰火内盛者服之，则喻氏所谓翻受胃变，从而化热矣。凡药皆当量人之体气而施，岂可拘乎一定之寒热耶？子循之体，水虚而火旺者也，蔗性不能敌，反从其气而化热，正如

蔗经火练则成糖，全失清凉之本气矣。枸杞子亦然。”

[批]精透之论，由斯类推，可以知药性之功能矣。

李华甫继室娠三月而崩，孟英按脉弦洪而数，与大剂生地、银花、茅根、柏叶、青蒿、白薇、黄芩、续断、驴皮胶、藕节、胎发灰、海螵蛸而安。奈不能安佚，越数日，胎堕复崩，孟英于前方去后六味，加犀角、竹茹、元参为治。或谓胎前宜凉，产后则否，乃招专科暨萧山竹林寺僧治之，咸用温药，且执暴崩宜补，服药数剂，虚象日著，时时汗出，昏晕畏闻人声，懒言息微，不食不眠，间有呃忒，崩仍不止，皆束手待毙矣。复邀孟英视之，曰：此执死书以治活病也。夫血因热而崩，胎因崩而堕，岂胎堕之后，热即化为寒乎？妙语解颐。参、术、姜、桂、棕灰、五味之类，温补酸涩，既助其热，血益奔流，又窒其气，津亦潜消，致现以上诸证，脉或不知，而苔黄黑燥，岂不见乎？”因与犀角、石膏、元参、知母、花粉、竹沥、麦冬、银花、栀子、石斛、旋覆、青蒿、白薇等，大剂投之，神气渐清。旬日后，各恙始平，继去犀角加生地，服两月全愈。

王氏医案续编卷四原名《仁术志》

杭州王士雄孟英医案　　山阴陈坤载安续辑

小　引

余承世业，幼读医书，而阅历三十年，愈觉斯道之难精。窃谓宋元以来，名家夥矣，无不立言有所偏倚，若薛立斋、张会卿、赵养葵、李士材之派，则其尤甚者也。国朝一切著述，莫不迈越前古，医林自喻氏崛起之后，群贤迭出，于斯为盛。然张路玉精于论温，而劳损之阴阳不别；徐灵胎通乎古今之变，而拘守柴胡以治疟。虽尺有所短，而瑕不掩瑜。彼柯韵伯之辨，而好为穿凿；黄坤载、陈修园之博，而偏于温燥。坐而言则可，起而行则碍。以吴鞠通之明，而混疫于温，致招章虚谷之议，更不知霍乱有寒热之分，则尤陋矣，此孟英《霍乱论》之所由述也。余读其书，神交数载，幸一苇可杭，复蒙寄示《回春医案》二卷，展绎之余，益信其抱有猷、有为、有守之才，故能铸古熔今，随机应变，可以坐而言，可以起而行，不愧为一代之名家。今春来越视樗里王姓之证，始得把臂，快慰平生，赏奇析疑，别聆妙悟，翻恨相见太迟，致余闻道之晚也。且知尚有《仁术志》一书，乃张、赵诸君辑其近案，犹未梓行，余不敏，敢不步尘续采，以当执鞭之忻慕乎？

丁未春，金朗然令堂陡吐狂血，肢冷自汗。孟英切脉弦涩，察血紫黯，乃肝郁凝瘀也，证虽可愈，复发难瘳，予丹参、丹皮、茺蔚、旋覆、苓、栀、柏叶、郁金、海蛇之方，覆杯果愈。然不能惩忿，逾二年复吐，竟不起。

张孟皋少府令堂，年逾古稀，患气逆殿屎，烦躁不寐，孟英切脉滑实，且便闷面赤，舌绛痰多，以承气汤下之霍然。逾年以他疾终。

王致青龂尹令正患痰喘，胡某进补肾纳气及二陈、三子诸方，证濒于危。顾升庵参军令延孟英诊之，脉沉而涩，体冷自汗，宛似虚脱之证，惟二便不通，脘闷苔腻，是痰热为补药所遏，一身之气机窒痹而不行也。与萎、薤、旋、赭、杏、贝、栀、菀、兜铃、海蛇、竹沥等以升降，覆杯即减，再服而安。

王汇涵室年逾六旬，久患痰嗽，食减形消，夜不能眠，寝汗舌绛，广服补剂，病日以增。孟英视之，曰："固虚证之当补者，想未分经辨证而囫囵颟顸[1]，翻与证悖，是以无功。"投以熟地、苁蓉、坎板、胡桃、百合、石英、茯苓、冬虫夏草等药，一剂知，旬日愈。以其左脉弦细而虚，右尺寸皆数，为阴亏气不潜纳之候。及阅前服方，果杂用耆术以助气，二陈、故纸、附桂等以劫阴也，宜乎愈补而愈剧矣。

张箴伯之室患感，连服温散，继邀顾听泉诊之，云有骤变，须延孟英商治，渠不之信。旬日后，倏然昏厥，自寅正至辰初不苏。病者之兄吴次瓯速孟英视之，脉伏而弦滑，与大剂犀、羚、茹、贝、知母、花粉、元参、银花，调局方至宝丹，灌下即安。

赵子循患喉痹，渠叔笛楼用大剂生军下之，病在上而用荡涤肠胃之药，殊未合法。而药不能入。孟英以锡类散吹之即开，与白虎法而瘥。

王雪山令媳患心悸眩晕，广服补剂，初若甚效，继乃日剧，时时出汗，肢冷息微，气逆欲脱，灌以参汤，稍有把握，延逾半载，大费不赀。庄芝阶舍人令延孟英诊视，脉沉弦且滑，舌绛而有黄腻之苔，口苦溲热，汛事仍行，病属痰热辏车

① 颟顸(mānhān 瞒酣)：糊涂，于理未明。

葛，误补则气机壅塞，与大剂清热涤痰药，吞当归龙荟丸，痰热体实者，此丸颇有殊功。服之渐以向安。仲夏即受孕，次年二月诞一子。惜其娠后停药·去疾未尽，娩后复患悸晕不眠，气短不饥。或作产后血虚治不效，仍请孟英视之，脉极滑数，曰："病根未刈也。"与豁痰清气法果应。

许子双令堂梁宜人，仲春之杪偶患微感，医与温散，热已渐退。孟英偶过，诊右寸脉促数不调，因谓子双曰："此风温证，其误表乎？恐有骤变。"渠复质之前医，以为妄论，仍用温燥。越二日，即见鼾睡。再延孟英诊之，促数尤甚，曰："鼻息鼾矣，必至语言难出，仲圣岂欺我哉？风温误汗，往往皆然，况在高年，殊难救药。"果涘旬而逝。

[批]此证虽经仲景指出，而人多不识，往往杂药乱投，卒至鼾睡而死，医家病家，两俱茫然。孟英此案，可为仲景之功臣矣。

姚某年未三旬，烟瘾甚大，适伊母病温而殁，劳瘁悲哀之际，吸受温邪，胁痛筋掣，气逆痰多，热壮神昏，茎缩自汗，医皆束手。所亲徐丽生嘱其速孟英诊之。脉见芤数，舌绛无津，有阴虚阳越，热炽液枯之险，况初发即尔，其根蒂之不坚可知。与犀、羚、元参、知母，壮水息风；苁蓉、楝实、鼠矢、石英，潜阳镇逆；沙参、麦冬、石斛、葳蕤，益气充津；花粉、栀子、银花、丝瓜络，豁痰清热。一剂知，四剂安，随以大剂养阴而愈。

[批]吸食鸦片之人，津液素亏，感受温邪，较平人倍重，非此标本并治之剂，必不救矣。

周光远无疾而逝，其母夫人年逾七旬，遭此惨痛，渐生咳嗽，气逆痰咸，夜多漱溺，口苦不饥。孟英曰："根蒂虚而兼怫郁也。"与沙参、甘草、麦冬、熟地、龟版、石斛、贝母、蛤壳、小麦、大枣而安。迨夏间，吸暑而患腹痛滞下，小溲热涩，其嗽复作，脉仍虚弦，略加软数，但于前方增滑石，去暑。吞香连丸治痢而瘳。因平昔畏药，既愈即停，至仲秋嗽又作，惟口不苦而能食，因于前方去沙参，加高丽参、五味、石英、牛膝，熬膏频服而痊。十月下旬，天气骤冷，陡患吐泻腹痛，肢冷音嘶，急邀孟英视之，脉微为寒邪直中，亟与大剂理中加吴萸、橘皮、杜仲、故纸、石脂、余粮而瘥。其夫人亦因悲郁而患崩漏，面黄腹胀，寝食皆废，孟英用龟版、海螵蛸、女贞、旱莲、贝母、柏叶、青蒿，白薇、小麦、茯苓、藕肉、莲子心而康。次年夏·其母夫人患温邪痰嗽，脘闷汗多，孟英投石膏、竹茹、知母、花粉、旋覆、贝母、蒌仁、紫菀等药，三十剂而愈。闻者无不叹异。

[批]滋阴解郁，丝丝入扣。

此因不兼外邪，故加五味、牛膝等药，径固其本。若少兼外邪者，断不可用。

胡季权令正，许子双之女弟也。初于乙巳患乳房结核，外科杂投温补，此乳岩之渐也，岂有用补之理。核渐增面疼胀日甚，驯致形消汛愆，夜热减餐，骨痿于床。孟英诊曰："郁损情怀，徒补奚益？"岂惟无益，愈增其病矣。初以豁痰开郁之剂吞当归龙荟丸，因误补之后，故用此丸，否则可以不必。痛胀递减，热退能餐，月事乃行，改投虎潜加减法，服半年余而起。凡前后计用川贝母七八斤，他药称是。今春因哭母悲哀，陡然发厥，与甘麦大枣加龙牡、龟鳖、磁朱、金箔、龙眼而安。

王小谷体厚善饮，偶患气逆，多医咸从虚治，渐至一身尽肿，酷肖《回春录》所载康付转之证，因恳治于孟英。脉甚细数，舌绛无津，间有谵语，乃真阴欲匮，外候虽较轻于康，然不能收绩矣。再四求疏方，与西洋参、元参、二地、二冬、知母、花粉、茹、贝、竹沥、葱须等药，三剂而囊肿全消，举家忻幸。孟英以脉象依然，坚辞不肯承手，寻果不起。

[批]脉至细数，则阴竭阳亢，不拘何病，均忌此脉，而虚劳为尤甚。

朱教书令爱患感，医投温散，服二剂，遍身麻猬，汛事适来，医进小柴胡汤，遂狂妄莫制，乞援于孟英。脉至洪滑弦数，目赤苔黄，大渴不寐，"是猬因温邪而发，所以起病至今，时时大汗，何必再攻其表？汛行为热迫于营，胡反以姜枣温之、参柴升之？宜其燎原而不可遏也。"与大剂犀角、元参、生地、石膏、知母、花粉、银花、竹叶、贝母、白薇，以清卫凉营，服后即眠，久而未醒。或疑为昏沉也，屡为呼唤，俗情可哂。病者惊寤，即令家人启箧易服，穿鞋梳发，告别父母，云欲往花神庙归位，此即一呼唤之效也。人莫能拦，

举家痛哭，急迓孟英复视。脉象依然，嘱其家静守勿哭，仍以前方加重，和以竹沥、童溲，灌下即安，继用养阴清热而愈。

[批]温散惟宜于伤寒，何可乱投，且既已见疹，则肺胃之热已现于外矣，与柴胡汤有何干涉？此医直是不通。

瞿颖山仲媳，许培之之妹也，患舌糜。沈悦亭知其素禀阴亏，虚火之上炎也，与清凉滋降之法及朱黄等敷药而不愈。乃兄延孟英往视，舌心糜腐黄厚，边尖俱已无皮，汤饮入口，痛不可当，此服药所不能愈者，令将锡类散糁之，果即霍然。或疑喉药治舌，何以敏捷如斯？孟英曰："此散擅生肌蚀腐之长，不但喉舌之相近者可以借用，苟能隅反，未可言罄，贵用者之善悟耳。且糜腐厚腻，不仅阴虚，要须识此，自知其故。"妙语可思。

高禄卿室，吴濂仲之妹也，孟夏分娩发热，初疑蒸乳，数日不退。产科治之，知挟温邪，进以清解而大便溏泄，此邪去之微，识力不坚，遂为所眩。遂改温燥，其泄不减。另招张某视之，因谓专科误用葵仁所致，与参、耆、姜、术、鹿角、肉果等药，泄泻愈甚，连服之，热壮神昏，汗出不止，势频于危。酝香孝廉徐夫人，病者之从母也，心慈似佛，有子十人，皆已出，闻其殆，黄夜命四郎季眉请援于孟英。按脉洪数七至，口渴苔黄，洞泻如火，小溲不行，因谓季眉曰："病犹可治，第药太惊人，未必敢服。"季眉坚欲求方，且云在此监服，乃疏白头翁汤加石膏、犀角、银花、知母、花粉、竹叶、栀、楝、桑叶与之。次日复诊，脉证较减，仍用前方，而病家群哗，以为产后最忌寒凉，况洞泄数日乎？仍招张某商之，张谓幸我屡投温补在前，否则昨药下咽，顷刻亡阳盲语。复定耆术之方，业已煎矣，所亲张芷舟孝廉闻之，飞告于酝香处。汾伯昆季即驰至病家，幸未入口，夺盏倾之，索孟英方煎而督灌，且嘱群季轮流守视，免致再投别药。孟英感其情谊，快舒所长，大剂凉解，服至七帖，泻全止，热尽退，乃去白头翁汤，加生地、元参、茹、贝，服半月始解黑色燥矢而眠食渐安。第腑脏之邪虽已清涤，而从前温补将热邪壅滞于膜络之间者，复发数痈于胸乳之间，孟英令其恪守前法，复入蒲公英、丝瓜络、橘叶、菊叶等药，服至百剂，始告全愈，而大癸亦至。孟英曰："世俗泥于产后宜温之谬说，况兼泄泻，即使温补而死，病家不怨，医者无憾也。或具只眼，谁其信之？此证苟非汾伯昆仲笃信于平时，而力排众论于危难之间，余虽见到不疑，亦恶能有济耶？余尝曰：'病不易识，尤不易患；医不易荐，尤不易任；药不易用，尤不易服。'诚宇宙间第一难事也，而世人浅视之，可不悲哉！"

[批]方遵古法，并不惊人，特读立斋、景岳书者，见之未免吃惊耳。

不意浙省名手，狃于温补如此，真不能不归咎于景岳、立斋诸公矣。

赵秋舲进士去秋患左半不遂，伊弟笛楼暨高弟许芷卿茂才，主清热蠲痰治之，未能遽效。邀孟英诊之，脉甚迟缓，苔极黄腻，便秘多言，令于药中和入竹沥一碗，且以龙荟、滚痰二丸相间而投，用药固甚合法，何于脉之迟缓处未见照顾？二丸各用斤许，证始向愈。如此而止，殊少善后之法。今春出房，眠食已复，而素嗜厚味，不戒肥甘，孟夏其病陡发，孟英诊之，脉形滑驶如蛇，断其不起，秋初果殁。

吴云门年逾花甲，素患脘痛，以为虚寒，辄服温补，久而益剧。孟英诊曰："肝火宜清。"彼不之信，延至仲夏，形已消瘦，倏然浮肿，胁背刺痛，气逆不眠，心辣如焚，善嗔畏热，大便时泻，饮食下咽即吐，诸医束手，乃恳治于孟英。脉弦软而数，与竹茹、黄连、枇杷叶、知母、栀、楝、旋、赭等药而吐止，饮食虽进，各恙未已，投大剂沙参、生地、龟版、鳖甲、女贞、旱莲、桑叶、丹皮、银花、茅根、茹、贝、知、柏、枇杷叶、菊花等药，出入为方二三十剂，后周身发疥疮而肿渐消，右耳出粘稠脓水而泻止，此诸经之伏热得以宣泄也。仍以此药，令其久服，迨秋始愈，冬间能出门矣。

[批]所现诸证俱属痰热，与弦数之脉相合，但软则根柢不坚，初方乃急则治标之法，次方乃顾及根本，亦不易之次第也。

比邱尼心能，体厚�straight，偶患眩悸，医以为虚，久服温补，渐至发肿不饥。仲夏延孟英视之，脉甚弦滑，舌色光绛，主清痰热，尽撤补药。彼不

之信，仍服八味等方，至季夏再屈孟英诊之，脉数七至，眠食尽废，不可救药矣。果及秋而荼毗[1]。

金叶仙大令病，其媳割股以进，因无效也，悲哀欲绝，遂发热。胡某治以伤寒药而神迷自汗，惊惕畏冷，改换补药，乃气逆不进水谷矣。孟英视之，七情有伤，痰因火迫，堵塞空灵之所也，与沙参、元参、丹参、丹皮、茯苓、麦冬、连翘、竹茹、竹叶、莲心、小麦，加以川贝母一两投之，数剂而瘥。

李竹虚令郎，初秋患感，医闻便溏而止之，乃至目赤谵妄，舌绛苔黄，溲涩善呕，粒米不能下咽。孟英先与犀角、石膏、竹叶、竹茹、枇杷叶、茅根、知母、花粉、栀子以清之，呕止神清，热亦渐缓，继以承气汤加减，三下黑矢，黄苔始退，即能啜粥。以其右关尺迟缓有力，故知有燥矢也，续投甘凉调理而痊。

朱养之令弟媳，初患目赤，服药后渐至满而红肿，壮热神昏，医者束手。孟英切脉洪实滑数，舌绛大渴，腹微胀，以酒洗大黄、犀角、元参、滑石、甘草、知母、花粉、银花、黄芩、连翘、薄荷、菊花、丹皮两下之，径愈。

都城售透土长寿丹，极言其功之大，能治诸疾而价甚廉，人皆称之。孟英谓勿论其所用何药，执一方以疗百病，无此治法。每以禀赋不齐，证因有别，劝人切勿轻尝。况以绿豆汤为引，必有热毒之品在内，不可不慎也。继而张孟皋少府饵之患疽，广粤亭司马服之咽烂，孟英投多剂甘寒而愈。王雪山久患下部畏冷，吞未百丸，齿痛目赤，诸恙蜂起，孟英察脉弦滑，与多剂石膏药，兼以当归龙荟丸频服，新疾既瘳，腿赤渐温，令其常饮柿饼汤以杜将来之恙。伊弟患腹胀而喜服温补，久而不效，孟英曰："湿热也，宜清化。"彼不信，因服透土丹，初颇应已，而血大溢，始得悔悟。志此数则，以为世之好服奇药者戒。

广孔愚司马之大公子，仲秋患间疟，寒少热多，而目甚黄，苔腻大渴，腹胀溺赤，仍能纳谷，且素嗜肥甘，不能撙节。孟英按其脉滑实而数，与承气加知、芩、半、贝、翘、连、滑石、石膏、大腹、花粉之类，二十余剂而始愈。是膏粱挟暑湿热之治也。

王瘦石禀属阴亏，卒闻惊吓之声而气逆肢冷，自汗息微，速孟英视之，身面皆青绿之色，脉沉弦而细，乃素伤忧虑而风阳陡动也。与牡蛎四两、鳖甲二两、蛤壳一两、石英五钱、龙齿、小麦、辰砂、麦冬、茯神、贝母、竹茹为方，一剂知，二剂已，续以滋养而瘳。

[批]凡阴虚之体，血不足以养肝，则肝阳易僭用，大剂镇逆养阴开郁，治法丝丝入扣，宜乎应手辄效也。

陈书伯庶常令弟保和，年未冠，患失音咽痛，孟英与犀、羚、石膏、元参、豆根、牛蒡、射干等大剂清肃之药，音开而咽糜。吹以锡类散，糜愈而疹点满布，左目及耳后皆肿。方中加以鲜菊叶二两，疹愈，痰嗽不已，仍主前法，服二十余帖而痊。此证脉滑且数，口大渴，初终未曾误药，故能愈。其庶母同时患喉糜而头偏左痛，肝风心悸欲呕，壮热烦躁，脉弦细数，孟英曰："此兼阴亏风动也。"初以犀、羚、元参、菊花、丹参、栀子、桑叶、马勃投之，外吹锡类散，咽愈热退，续用二至、二冬、生地、石英、苁蓉、龟版、茯苓，滋阴潜阳而瘳。善后之法，非此则细数之脉何以能复？又其二令妹亦患喉疹，汛事适行，四肢酸痛，略难举动，气塞于咽，孟英诊脉弦滑，以犀、羚、旋、赭、茹、贝、兜铃、牛蒡、射干、豆根、花粉、银花、海虫宅、竹沥、丝瓜络等出入为方，兼吹锡类散而瘥。此则专事清热蠲痰而已，须合三案而细参其同异处，方有会心。

[批]变证虽多，不外肺胃二经积热，得其主脑，尚非难愈之证。

吴尔纯八月下旬患滞下，腹痛异常，伊外祖许仲廉延孟英往诊。形瘦，脉数而弦，口渴音微溺涩，乃阴分极虚，肝阳炽盛，伏暑为痢，治法不但与寒痢迥异，即与他人之伏暑成痢者，亦当分别用药也。与白头翁汤加知母、花粉、银花、丹皮、金铃、延胡、沙参、芩连服之，亦通治伏暑成痢之方。次日复视，痢减音开，而右腹疼胀拒按，为

---

① 荼毗：巴利语音译，意译为"焚烧"。佛教僧人死后，将尸体焚烧，称荼毗。此案患者为尼姑，故以借指死亡。

加冬瓜子、乌药、鼠矢，三剂而消，滞下亦愈。惟薄暮火升，面赤自汗，重加介类潜阳而痊。此方颇及阴虚。

杨某患感旬日，初则便溏，医与温散，泻止热不退，昼夜静卧，饮食不进。孟英诊脉迟缓，浮取甚微，目眵，舌色光红，口不渴，溲亦行，胸腹无所苦，语懒音低，寻即睡去，是暑湿内伏而有燥矢在胃，机关为之不利也。先与清营通胃药二剂，热退舌淡，而脉证依然，加以酒洗大黄、省头草，即下坚黑燥矢甚多，而睡减啜粥。继以凉润，旬日而痊。

[批]此湿胜于热之暑证也，以其湿胜，故不甚现热证，最足眩人，断为暑湿，足征卓识。

陈春湖令郎子庄，体素弱，季秋患腹痛自汗，肢冷息微，咸谓元虚欲脱。孟英诊之，脉虽沉伏难寻，痛脉多沉。而苔色黄腻，口乾溺赤，当从证也，与连、朴、楝、栀、元胡、蚕砂、醒头草等药而康。次年患感，复误死于补。又夏酝泉延孟英视钱妪腹痛欲绝证，因见弦滑之脉，与当归龙荟丸而安。

朱湘槎令媳患小溲涩痛，医与渗利，反发热头疼，不饥口渴，夜不成眠。孟英诊之，脉细数，乃阴虚肝郁，化热生风，津液已烁，岂容再利？与白薇、栀子、金铃、知母、花粉、紫菀、麦冬、石斛、菊花，服之即愈。愈后仍当以滋阴善后。其侄新泉之室，怀娠患痢，医投温燥止涩，腹痛甚而遍身发黄，饮食不思。孟英视之："暑湿也。"与芩连、银花、茅根、桑叶、栀楝、竹叶、茵陈、冬瓜皮而愈。

吴酝香大令仲媳，汛愆而崩之后，脘痛发厥，自汗肢冷。孟英脉之，细而弦滑，口苦便涩，乃素体多痰，风阳内鼓，虽当崩后，病不在血，与旋、赭、羚、茹、枳、贝、薤、蒌、蛤壳为方，痛乃渐下，厥亦止。再加金铃、延胡、苁蓉、鼠矢，服之面愈。迨季冬因卒惊，发狂，笑骂不避亲疏，孟英察脉弦滑而数，与犀羚、元参、丹皮、丹参、栀子、菖蒲、竹叶、鳖甲、竹沥，吞当归龙荟丸，息风阳以涤痰热，果数剂而安然。平时喜服补药，或有眩晕，不知为风痰内动，益疑为元气大虚，孟英尝谏阻之，而彼不能从。至次年季春，因伤感而狂证陡发，毁器登高，更甚于昔。孟英视之，苔黑大渴，与前方加真珠、牛黄，服之苔色转黄，弦滑之脉略减，而狂莫可制。改以石膏、朱砂、铁落、菖蒲、青黛、知母、胆星、鳖甲、金铃、旋覆、元参、竹沥为大剂，送礞石滚痰丸，四服而平。继而脚气大发，腹痛便秘，上冲于心，肢冷汗出，昏晕欲厥，与连、楝、栀茹、小麦、百合、旋、贝、元胡、乌药、雪羹、石英、鼠矢、黄柏、藕等药而安。

[批]凡药中用朱砂者，宜另研冲服，不可同入煎剂。

徐氏妇怀妊患痢，医投温补，胸腹痛极，昏厥咽糜，水饮碍下。孟英诊之，脉洪数，舌绛燥，亟吹锡类散，灌以犀角、元参、海蛇、茹、贝、栀、菀、知、斛、豆根、射干、银花、楝实诸药，胎下已朽，咽腹之疾随愈，续用甘凉清热存津调之。

许培之令祖母，年逾七旬，久患淋漏，屡发风斑。孟英持其脉弦而滑，舌绛口乾，每以犀角、生地、二至、芩、蒿、白薇、元参、龟版、海螵之类息其暴，甘露饮增损调其常。人皆疑药过凉，孟英曰："量体裁衣，禀属阳旺，气血有余，察其脉色，治当如是。"病者乃云："十余年前，偶患崩，而广服温补，遂成此恙，始知先天阳气虽充，亦由药酿为病。"秋杪患寒热如疟，善怒不眠，苦渴易饥，不能纳食。孟英察脉弦数倍常，与清肺蠲痰、柔肝充液之法，渐以向安。今冬有荐吴古年诊治者，询知病原，作高年脱营论，而以血脱益气裁方，初服三四剂，饮食骤增，举家忻幸，已而血漏甚多，眠食欲废。复延孟英视之，仍主前议，果得渐康。

王天成牙行一妇，年五十余，初患左目赤，渐至发热，医投温散，便泄而厥，进以补剂，少腹宿瘕攻痛，势极危殆。丐孟英诊之，脉甚弦软，舌绛而渴，与苁蓉、橘核、当归、元胡、龟版、石英、螵蛸、茯苓、栀、楝、萸、连、数服而安。逾年以他病卒。

何新之令爱适汤氏，孟冬分娩，次日便泻一次，即发热痉厥，谵语昏狂，举家皇皇。乃翁邀孟英审之，脉弦滑，恶露仍行，曰："此胎前伏暑，乘新产血虚痰滞面发也。"与大剂犀羚、元参、竹叶、知母、花粉、栀楝、银花投之，遍身得赤疹而

痉止神清，乃翁随以清肃调之而愈。

[批]有是病则有是药，不拘拘于产后之元虚，此明医之所以异于庸医也。

胡秋谷令爱年甫笄，往岁患眩晕。孟英切其脉滑，作痰治，服一二剂未愈。更医谓虚，进以补药颇效，渠信为实。然今冬复病经服补药，半月后眠食皆废，闻声惊惕，寒颤自汗，肢冷如冰，以为久虚欲脱，乞援于孟英。脉极细数，阴已伤矣。目赤便秘，胸下痞塞如栅，力辨其非虚证，盖痰饮为患，乍补每若相安，具只眼者始不为病所欺也。投以旋、赭、茹、贝、蛤壳、花粉、桑、栀、蒌、薤、连、枳等药，数服即安。而晕不能止，乃去赭、薤、蒌、枳，加元参、菊花、二至、三甲之类，服匝月始能起榻。

[批]痰火为患，十人常居八九，而医书所载，皆治寒痰之法，十投而十不效。今得孟英大阐治热痰之法，真可谓独标精义矣。

汪氏妇自孟秋患痢之后，大解溏泄未愈，已而怀娠，恐其堕也，投补不辍，延至仲冬，两目赤障满遮，气逆碍眠，脘疼拒按，痰嗽不食，苦渴无溺，屈孟英诊之，脉甚滑数。曰："此温补所酿之疾也。夫秋间滞下，原属暑湿热为病，既失清解，逗留而为溏泄。受孕以来，业经四月，虑其堕而补益峻，将肺胃下行之令皆挽以逆升，是以胸次堵塞而疼，喘嗽不能卧。又恐其上喘下泄而脱也，补之愈力，治节尽废，溲闭不饥，浊气壅至清窍，两目之所以蒙障而瞽也。"与沙参、蛤壳、枇杷叶、冬瓜子、海石、旋覆、苏子、杏仁、黄连、枳实、海蛇、黄芩、栀子，重加贝母，服二剂即知饥下榻，目能睹物矣。

[批]论极透快，说尽庸医之弊。

黄履吉患痛吐，孟英已为治愈。仲冬复发，他医药之，已七日不进谷矣，二便秘涩，形肉遽消。再托孟英诊之，与旋、赭、茹、芩、萸、连、柿蒂、楝实、延胡等药，一剂知，三剂愈。

许仲笏患腹痛不饥，医与参、术、姜、附诸药，疼胀日加，水饮不沾，沉沉如寐。孟英诊脉弦细，苔色黄腻，投以枳、朴、萸、连、栀、楝、香附、蒺藜、延胡等药，二剂便行，脉起苔退，知饥而愈。

毕方来室患痰嗽碍眠，医与补摄而至涕泪全无，耳闭不饥，二便涩滞，干嗽无痰，气逆自汗。孟英切脉，右寸沉滑，左手细数而弦，乃高年阴亏，温邪在肺，未经清化，率为补药所锢，宜开其痹而通其胃，与蒌、薤、紫菀、兜铃、杏、贝、冬瓜子、甘桔、旋、茹之剂而安。亦少善后之法。逾二年，以他疾终。

赖炳也令堂，年近古稀，患左半不遂，医与再造丸暨补剂，服二旬，病如故。孟英按脉弦缓而滑，颧赤苔黄，音微舌蹇，便涩无痰，曰："此痰中也，伏而未化。"与犀、羚、茹、贝、菖、夏、花粉、知母、白薇、豆卷、桑枝、丝瓜络等药，服三剂而苔化，音渐清朗，六七剂腿知痛，痰渐吐，便亦通。既而腿痛难忍，其热如烙，孟英令涂葱蜜以吸其热，痛果渐止。半月后眠食渐安，二旬外手能握，月余可扶掖以行矣。

胡季权令郎珍官，右颧偶发紫斑一块，时当季冬，孟英与犀角、石膏凉解之药，二三帖后，始发热，斑渐透，犀角服二十帖始撤。素有目疾，余热复从目发，令以石膏药久服，居然渐愈，且能食，肌充，略无他患，闻者莫不异之。

赵春山司马向患痰嗽，自秋种以来，犀发寒热。吴古年从伏暑化痓治，颇为应手，而一旬半月之后，病必复至，延至季冬，董兰痴龁尹嘱其质于孟英。按脉滑数，舌绛苔黄，渴饮溲赤，动则喘逆，夜不成眠，痰多畏冷，自问不能起矣。孟英曰："无恐也，不过膏粱酿痰，温补助热，是为病根，迨夏吸暑邪，互相辏辐，秋半而发，势颇类痓，古年虽识其证，惜手段小耳。"因与羚羊、豆豉、连翘、薄荷、知母、花粉、竹茹、贝母、旋覆、海蛇、元参、栀子、醒头草、梨汁等药，服五剂，热退不畏冷，去前四味，加沙参、麦冬、葳蕤、枇杷叶，渐能安寐，各恙递减，再加生地，服匝月而体健胜昔，登高不喘。司马云："余昔曾服参茸大补之药而阳痿，今服君方而沉疴顿起，乃知药贵对证，不贵补也。"

王氏医案续编卷五原名《仁术志》

杭州王士雄孟英医案　武进董介谷兰初续辑

戊申元旦，陈秋槎参军大便骤下黑血数升，继即大吐鲜红之血，血为热迫而妄行。而汗出神昏，肢冷搐搦，心无血养故神昏，肝无血养故痉厥。躁乱妄言。速孟英至，举家跪泣救命，察其脉左手如无，虚在阴分。右弦软，按之数。热在气分。以六十八岁之年，念虑其脱，参汤煎就，将欲灌之，孟英急止勿服，曰："高年阴分久亏，肝血大去，而风阳陡动，殆由忿怒，兼服热药所致耶？"其夫人云："日来颇有郁怒，热药则未服也。惟冬间久服姜枣汤，且饮都中药烧酒一瓶耳。"孟英曰："是矣。"以西洋参、犀角、生地、银花、绿豆、栀子、元参、茯苓、羚羊、茅根为剂，冲入热童溲灌之，外以烧铁淬醋令吸其气，龙牡研粉扑汗，生附子捣贴涌泉穴引纳浮阳，两服血止，左脉渐起，又加以龟版、鳖甲介以潜阳法，服三帖，神气始清，各恙渐息，稍能啜粥，乃去犀羚，加麦冬、天冬、女贞、旱莲投之，眠食日安。半月后，始解黑燥矢，两旬外，便溺之色皆正，与滋补药调痊。仍充抚辕巡捕，矍铄如常，秋间赴任绍兴，酉秋以他疾终。

姚令舆室素患喘嗽而病春温，新旧合邪。医知其本元久亏，投以温补，痉厥神昏，肺原包心而生，故肺热必及于心。耳聋谵语，面青舌绛，痰喘不眠，皆束手矣。延孟英诊之，脉犹弦滑，曰："证虽危险，生机未绝，遽尔轻弃，毋乃太忍。"与犀角、羚羊、元参、沙参、知母、花粉、石膏以清热息风、救阴生液，佐苡蓉、石英、鳖甲、金铃、旋覆、贝母、竹沥以潜阳镇逆、通络蠲痰，三剂面平。继去犀羚、石膏，加生地黄，服旬日而愈。仲秋令舆病，竟误服温补，数日而殒，岂非命耶？

运粮千总马香谷溺秘欲死，所亲赵春山司马延孟英视之，脉坚体厚，口渴苔黄，投知、柏、栀、楝、犀、菀、蒌、茄之药，送当归龙荟丸而瘳，竟不复发。

谢某患嗽，卧难偏左，孟英切其脉右寸软滑，曰："此肺虚而痰贮于络。"以苇茎、丝瓜络、生蛤粉、贝母、冬瓜子、茯苓、葳蕤、枇杷叶、燕窝、梨肉，投之果愈。

许叔超令大母患疟，延孟英治之，脉弦滑而数，脘闷便秘，合目汗出，口渴不饥。或虑高年欲脱，孟英曰："此温邪挟素盛之痰所化，补药断不可投。"与知、芩、蒌、杏、翘、贝、旋、茹、连、斛、雪羹为方，服果渐效。

蒲艾田年逾花甲，陡患鼻衄，诸法不能止，速孟英救之。面色黑黯而有红光，脉弦洪而芤，询知冬间广服助阳药，是热亢阴虚之证，与大剂犀角、元参、茅根、女贞、旱莲、石斛、茯苓、泽泻、天冬、知母，投匕而安，续予滋阴药填补而康。

许少卿室，故医陈启东先生之从女也。夏初患感，何新之十进清解，病不略减，因邀诊于孟英，脉至弦洪豁大，左手为尤，大渴大汗，能食妄言，面赤足冷，彻夜不瞑。孟英曰："证虽属温，而真阴素亏，久伤思虑，心阳外越，内风鸱张，幸遇明手，未投温散，尚可无恐。"与龙、牡、犀、珠、龟版、鳖甲、贝母、竹沥、竹叶、辰砂、小麦、元参、丹参、生地、麦冬为大剂投之，外以烧铁淬醋令吸其气，蛎粉扑止其汗，捣生附子帖于涌泉穴。甫服一剂，所亲荐胡某往视，大斥王议为非，而主透疹之法，真盲人。病家惑之，即煎胡药进焉。病者神气昏瞀，忽见世父启东扼其喉，使药不能下嗌，且嘱云："宜服王先生药。"少卿闻之大骇，专服王药，渐以向愈，而阴不易复，频灌甘柔滋镇，月余始能起榻。季夏汛行，惟情志不怡，易生惊恐，与麦、参、熟地、石英、茯神、龙眼、甘麦大枣、三甲等药善其后。一定不易之法。秋杪归宁，微吸客邪，寒热如疟，孟英投以清解，已得向安，胡某闻之，复于所亲处云："此证实由夏间治法不善，以致邪气留恋，再服清凉必死无疑。"汤某复从而和之，总是病者该死，故一时是有此二妖孽。许氏即招汤某诊治。谓其阳气伤残，沉寒久伏，既已

沉寒，焉能作寒热？以理中汤加威灵仙、桂枝、半夏、厚朴、姜枣等药，勿论其认证之误与不误，即理中汤亦岂有此等加减法耶？病者颇疑，药太燥烈，汤复嘗吞拭舌，说得天花乱坠，病家惑之。初服胃气倍加，继而痰嗽不饥，黄苔满布，肌消汛断，内热汗多，心悸不眠，卧榻不起，病者坚却其药，然已进二十剂矣。再邀何新之商之，亦难措手，仍嘱其求诊于孟英。按脉弦细软数，篡患悬痈，纵有神丹，不可救药矣。

[批]服清解药致邪气留恋，岂服滋补药邪气反不留恋耶？此等人而亦自命为医，岂非怪物！

周鹤亭令郎，年甫五令，痘后月余，清凉药尚未辍，忽发壮热，幼科治之，势益张，肢瘈面赤，呕吐苔黄，渴而溺清，时或昏厥。证交六日，其外祖何新之邀英诊之，脉甚弦洪滑数，心下拒按，便秘汗多，投小陷胸加石膏、知母、花粉、竹叶、枇杷叶、贝母、雪羹，二剂，各恙皆减，溲赤便行，继与清养而安。

[批]凉药未辍而忽见如此之证，即不按脉，亦可知为新感温邪矣。

费伯元分司患烦躁不眠，医见其苔白也，投以温药，因而狂妄瘈疭，多方不应。余荐孟英视之，左脉弦细而数，右软滑，乃阴虚之体，心火炽，肝风动，而痰盛于中也。先以犀羚、桑菊息其风，元参、丹皮、莲心、童溲清其火，茹贝、雪羹化其痰，两剂而安。随与三甲、二至、磁朱潜其阳，甘麦大枣缓其急，地黄、麦冬养其阴，渐次康复。

何撝阶令正素患肝厥，仲夏患感，沈越亭按温证法治之，内风不至陡动，而大便泄泻，泄泻乃湿温应有之证，不足为异。脉细而弦，渴饮痰多，不饥不寐。因邀孟英商之，投白头翁汤加三甲、石斛、茯苓、竹茹而安，随以峻补善后而痊。

许氏妇患间疟，寒少热多，不饥大渴，善呕无汗，脉滑而弦。孟英投白虎汤加花粉、柴胡而愈。

吴酝香大令四令媳，时患腹胀减餐，牙宣腿痛，久治不效，肌肉渐消。孟英诊脉弦细而数，肝气虽滞而阴虚营热，岂辛通温运之可投耶？以乌梅、黄连、楝、芍、栀子、木瓜、首乌、鳖甲、茹、贝服之，果愈。继与甘润滋填，肌充胃旺，汛准脉和，积岁沉疴，宛然若失。

顾云萝令正，久患脚气，屡治屡发，驯致周身筋掣，上及于巅，龈痛指麻，腰酸目眩，口干食少，夜不能眠。孟英察其脉芤而弦数，真阴大亏，腿虽痛从无赤肿形之，脚气药岂徒无益而已？与二地、二冬、二至、知、柏、桑、菊、栀、楝、蒿、薇、龟版、鳖甲、藕等药服之，各恙渐减。盖因平素带下太甚，阴液漏泄而筋骨失其濡养也，故治病须澄源以洁流。秋间以海螵蛸粉、鱼鳔、黄柏、阿胶为丸，服之全愈。

石北涯令正，久患龈疼，渐至身面浮肿，或以为虚，或以为湿，病日以剧，气逆不饥。孟英察脉左洪数，右弦滑，阴分虽虚，先当清其肺胃之痰热者，投白虎加沙参、花粉、冬瓜皮、枇杷叶、栀子、竹茹、芦根服之，肿即消，继佐滋阴，龈疼亦止。

金畹香令媳，半产后营分不摄，淋漓数月，治之弗瘳。孟英于季夏诊视，两尺皆浮，左寸关弦，与三甲、二至、二地、蒿、薇、柏叶、螵蛸、黄柏为方，服之渐愈。仲秋诊其脉，即断受孕。渠谓怀娠必无病矣，而不知病久初痊，正须培养，虽即受孕，涵蓄无权，果至仲冬而胎堕矣。

[批]肝主疏泄，肾主闭藏。两尺浮而不沉，是肾失其闭藏之职矣；左寸关弦，是肝木太过独行其疏泄之权矣。填补肾阴，即以涵养肝木，加黄柏之苦以坚之，螵蛸之涩以固之，用药如法，故收效倍捷。

德清蔡初泉陡发寒热，咽痛大渴，脘闷舌绛。孟英诊脉甚数，经投大剂犀、羚、元参、丹皮、桑、栀、银花、花粉、翘、蒡之药，服后遍身发赤疹，而热退知饥矣。

歙人吴茂林，患右颊肿痛，颏下结核，牙关仅能呷稀糜，外科称名不一，治若罔知。孟英投以天麻、僵蚕、羚羊、石膏、醒头草、升麻、当归、秦艽、花粉、黄芩等药，祛肝风、清痰热之法。渐愈。

吴诵青室，年近五旬，天癸已绝，偶患腹胀。局医黄某知其体素羸也，投以肾气汤而寒热渐作，改从建中法，旬日后病剧而崩，愈补愈甚，乞援于孟英。脉洪而数，渴饮苔黄，是吸受暑邪，得

补而血下漏也，与犀角、元参、茅根、柏叶、栀、楝、知、斛、花粉、白薇等药，数剂始安。续加生地、二至、二冬，滋养而愈。次年患病，仍为误药而殒。

阮范书明府令正，患腹痛欲厥，医见其体甚弱也，与镇逆通补之法而势日甚。孟英察脉弦数左溢，是因忿怒而肝阳勃升也，便秘不饥，口苦而渴，与雪羹、栀、楝、旋、绛、元胡、丹皮、茹、贝，下左金丸而愈。逾年以他疾殁于任所。

海盐周子因工于画，体素弱，偶患间疟。黄某用首乌、鳖甲、姜枣等药，病日甚。加以参桂，狂躁妄言，始延孟英视之。面赤舌绛，溲涩便溏，渴饮汗多，脉形细数，是暑证也。与元参、银花、知、芩、茹、贝、竹叶、荷杆、莲心、西瓜衣为剂，寻愈。

吴薇客太史令堂患痰嗽喘逆，便秘不眠，微热不饥，口干畏热，年逾六旬，多药匆痊。孟英切其脉，右寸关弦滑而浮，左关尺细软无神，是阴虚于下，痰实于上，微兼客热也。攻补皆难偏任，与茹、贝、旋、斛、浮石、芦根、冬瓜子、枇杷叶、杏仁、花粉为剂，而以熟地泡汤煎服，则浊药轻投，清上滋下，是一举两全之策也。投七果应，再服而大便行，渐次调养获瘳。戊春患感证，比孟英自江西归，已不能治矣。

谢谱香室属阴亏，情志抑郁，因远行持重而患咳逆，左肋刺痛，寸步难移，杳不知饥，卧难著枕。延孟英诊之，脉象弦细软数，苔腻痰粘，便艰溲少，乃肾气不纳，肝气不舒，肺气不清，胃气不降。投以沙参、枇杷叶、茹、贝、旋、栀、龟版、鳖甲、丝瓜络、冬瓜子、青铅、白前、金铃、藕肉，而以熟地汤煎服，数剂而平，继渐滋填向愈。

叶承恩室，怀妊患感，昏谵不眠，善呕便秘，汗出不解，脉涩口干，乃营阴素亏，邪热内炽，以元参、石膏、知、芩、茹、贝、银花、枇杷叶、薇、栀、楝、斛，投数帖而愈。

江梦花如君患两目肿痛，不能略张，医投风药，昏痉欲厥。浼孟英诊之，脉至洪滑，大渴便秘，与白虎汤，二剂霍然。

潘馥堂令爱患感，沈悦亭治之渐愈，惟咽阻尤形，水谷碍下。孟英以竹叶石膏汤加紫菀、白前、旋覆、枇杷叶，以清肺热而降肺气，果即帖然。

吴西濠患疟，寒微热甚，旬余不愈，孟英诊之，脉滑而长，疏大剂白虎汤与之，渠兄濂仲云："沈、顾二君皆主是方，屡服无效。"孟英索方阅之，汤虽白虎，而石膏既少且煨，兼不去米，因谓其兄曰："汤虽同，君药已重用，而去米加花粉、竹茹等，其力不同科矣。"濂仲大悟，服之寻愈。此可以见服药不可徒有汤头之名也。

曹稼梅令爱，患眩晕脘痛，筋掣吐酸，渴饮不饥，咽中如有炙脔。朱某与温胃药，病日剧。孟英诊脉弦滑，投茹、贝、萸、连、旋、赭、栀、楝、枳、郁、雪羹之药，和肝开郁清痰。十余剂始愈。

夏氏妇怀娠患感，医投温散，渐至气冲不寐，时欲痉厥，脘闷呻吟，渴难受饮。所亲张养之延孟英诊之，脉滑数而溢，与小陷胸加旋、蒌、石膏、知、栀、茹、杏、腹皮、苏子、杵沥、海蛇大剂，投旬日而愈。设用轻浅之方，焉克有济邪？

沈悦亭令正齿衄，五日不止，去血已多，诸方不应。孟英脉之，弦滑上溢，投犀角、泽兰、元参、旋覆、生地、花粉、茯苓、牛膝、桃仁、泽泻而安。既而询其经事，本月果已愆期，盖即逆行之候也。继用滋阴清热，乃渐康复。

王雪山于上年误饵透土丹之时，孟英诊治向愈，即嘱其常饮柿饼汤，以杜关格于将来。迨今四月间，形体日瘦，张某进以导湿疏风补气之药，孟英偶见之，力劝其温补莫投，且以凡物遇火则干瘪，得滋则肥润为譬，雪山深韪之，奈为张某辈朝夕虚言所眩，仍服补剂，延至秋间，始延孟英视之。肋痛畏风，周身络胀，时欲敲朴，食少便难，日晡微有寒热，脉来弦涩而数，右寸关弦软以滑，是升降之令久窒，痰邪袭于隧络，关格之势将成。将断语与脉证合参，便知审病之法。再四求治，与沙参、茹、贝、薇、蒿、旋、斛、栀、楝、兰草、枇杷叶、丝瓜络、冬瓜子、芦根、茅根等，出入为方，服之寒热既蠲，胁痛亦减。雪山大喜，复请诊之，脉颇转和。第肝阴久为谋虑所伤，最怕情志不怡，必生枝节，小愈奚足为恃？嘱其另邀明眼图之。渠即招沈辛甫、顾听泉、吴卯君、任心柏诸君商之，方案皆与孟英相合，雪山转恳孟英设

法，且云："读君之案，洞彻病情，侥幸成全，足感再生之德，即使无效，我亦瞑目而亡。"孟英感其言，殚竭心力以图久延，无如嗔怒萦思，诸多枨触，颇有转关，屡生枝节，大便必极捶背尻而始解，上则吐痰恶谷，果成关格之候。肩至伊子旋杭，惑于谗言，反以竹茹、竹沥为药性太凉，而以不用温补为谤，求乩方径以麻黄、细辛、鹿角等药投之，遂至舌色干紫，津涸而亡。不知者未免以成败论，所谓道高谤多。然柿饼汤投于年余未病之前，其卓见已不可及，而见危受命，勉力图维，肠热心孤，更可钦也。特采其案，以为世之有识者鉴焉！

[批]此证即叶氏所谓下竭上结之候也。叶氏虽有方案，亦未知果能取效否，不知古名家遇此当作何治法，方书中迄无论及者。孟英此案，已是开人不敢开之口，至其悉当病情与否，则殊未敢轻论也。

徐梦香年近六旬，患手颤不能握管，孟英以通补息风药吞指迷茯苓丸而安。仲秋类中，遗溺痰升，昏聩妄言，汗多面赤，急延孟英视之，脉浮弦洪滑，盖吸受热邪，而连日适服参汤也。与羚羊角、石菖蒲、连翘、栀子、桑叶、菊花、楝、斛、知母、花粉、竹沥、银花、蒿、薇等药，一剂知，二剂神清，乃去羚、菖，加茹、贝、滑石投之，下利赤白如脓垢者数日，始知饥纳谷，渐以调理而愈。匝月即能作画，季秋仍幕游江右。

张月波令弟陡患腹痛，适饱啖羊肉面条之后，医皆以为食滞。连进消导，痛甚而渴，得饮大吐，二便不行。又疑寒结，叠投燥热，其病益加，呻吟欲绝，已四日矣。孟英视之，脉弦数，苔干微黄，按腹不坚，以海蛰一斤，皂此一斤，煎汤频灌，果不吐。令将余汤煎栀、连、楝、斛、茹、芩、枇杷叶、知母、延胡、柿蒂、旋覆为剂，吞龙荟丸，投七而溲行痛减，次日更衣而愈。

黄鼎如令堂，年七十七岁，季秋患间症，每发加剧，寒甚微而热必昏痉，舌不能伸，三发之后，人皆危之，孟英视之，颧赤目垂，鼻冷额颏微汗，唇色黄腻，舌根纯红，口渴痰多，不思粥饮，脉至弦数，重按少神，证属伏暑挟痰，而阴虚阳越。先与苁蓉、鳖甲、楝、斛、茹、贝、燕窝、藕，两剂而颧红颏汗皆瘳。继佐参、沥、蔗、麦、枇杷叶、旋覆，去竹茹、从蓉，投三帖而昏痉不作。又去蔗、楝，加生地、花粉，服五日而症休，饮食渐加，居然告愈。方症势披猖之际，鼎如、上水两昆仲颇以为忧，延诸名家议治，有主人参白虎汤者，有用犀角地黄汤者，有欲大剂温补者，有执小柴胡加减者，赖孟英力排众论，病家始有把握。与孟英意见相合者，何君新之也，忝愚参赞，与有功焉。

许芷卿患外寒须覆重衾，内热饮不解渴，仍能安谷，便溺皆行，或以为虚寒，或以为疡患，投以温散，即显咽疼。孟英脉之，沉弦而缓，作痰热内伏，投以犀羚、元参、丹皮、白薇、黑栀、茹、贝、旋、蒡之剂，两帖而寒渴咽疼皆减，乃去犀、羚、牛蒡，加二至、知母、花粉、银花，解酱矢而瘳。

韩组林年近古稀，孟冬患肢厥头肿，谵语遗溺，包某作虚风类，进以温补，势益剧。孟英脉之，脉弦数右滑溢，乃痰热内阻，风温外侵，与羚、贝、茹、栀、翘、薇、桑、菊、丹皮、花粉、旋覆，以芦菔汤煎服而瘳。

钱闻远仲郎患感，汤某进桂、朴、姜、柴等药，而痰血频咯神昏耳聋，谵语便溏，不饥大渴，苔黑溲少，彻夜无眠。范应枢、顾听泉叠进轻清，黑苔渐退，舌绛无津，外证依然不能措手。孟英诊之，脉皆细数，乃真阴素亏，营液受烁，不必以便溏不食而畏滋腻也。授以西洋参、生地、二至、二冬、龟版、燕窝、茹、贝、银花、藕汁、梨汁、蔗蔍、百合等药，二剂咯血渐止，痰出甚多，渐进稀糜，夜能稍寐。五剂热退泻止，渴始减，脉渐和。旬日后解燥矢而痊。

朱湘槎令郎留耕，忽于饱食后大吐而厥，冷汗息微。急延孟英视之，厥甫回而腹痛异常，口极苦渴，二便不行，脉来弦缓，乃痰滞而热伏厥阴，肝气无从疏泄也。投雪羹、栀、楝、元胡、苁蓉、黄、连、橘核、旋覆、竹茹、蔗汁之药，一剂痛减，再服便行而愈。

韩姬年近花甲，患三症于仲冬。朱某主温散，并以姜枣汤恣饮，旬日后，粒米不沾，症至大吐。黄某以热补进，势益甚。又浃旬，孟英视之，

胸中痞结如桦，苔黄苦渴，溲如热汤，脉弦滑右甚，带下如注，投小陷胸合温胆，加薤白，服后大吐胶痰。十余日，胸痞始消，改授甘凉，痉亦渐罢，递参滋阴，遂以霍然。

魏西林令侄女，娩后恶露延至两月，继闻乃翁条珊主政及两弟卒于京，悲哀不释，而为干嗽吐血，头痛偏左，不饥不食，不眠不便，渴饮而溲必间日一行，久治不效，孟英切脉虚弦豁大，与甘麦大枣加熟地、首乌、鳖甲、二至、菊花、旋覆、芍药、贝母、麻仁、青盐等药，服后脉渐敛，血亦止。七八剂，头疼始息。旬日后，便行安谷。逾年接柩悲恸，血复溢，误投温补而亡。

韩石甫大令令正，患感发疹，沈悦亭治以清解，热渐退而神气不爽，舌黑难伸，太息便秘，胸次拒按，脉弦缓而滑。投凉膈散加知母、花粉、枳实、竹茹，一帖而苔即退黄，再服而黑矢下，神气清，即以向愈。

陈赤堂令正患感，面赤不眠，烦躁谵语，口甘渴腻，溲涩而疼，顾听泉多剂清解未应。孟英切其脉，左弦洪而数，右滑而溢，胸次痞结，大解未行，肝阳上浮，肺气不降，痰热阻痹，邪乃逗留。与小陷胸合温胆、雪羹，加旋、薤投之，胸结渐开，乃去半、薤，而送当归龙荟丸，谵语止且能眠，参以通幽汤，下其黑矢。三次后，始进养阴和胃而痊。

翁嘉顺令正，娩后阴户坠下一物，形色如柿[1]，气虚不固。多疗之不收，第三日始求治于孟英。令以泽兰叶二两煎浓汤熏而温洗，随以海螵蛸、五倍子等分，研细粉糁之，果即收上。继而恶露不行，白带时下，乳汁全无，两腿作痛，前方只治其标，未治其本，故复发此患。又求方以通之。孟英曰："此血虚也，乳与恶露虽无，其腹必不胀，前证亦属大虚，合而论之，毋庸诊视。"因与黄耆、当归、甘草、生地、杜仲、大枣、糯米、脂麻、藕，浓煎羊肉汤煮药，服后乳汁渐充，久服乃健。

屠某患梦遗，久治不愈，耳出脓水，目泪难开，肩胁胸背酸疼，微有寒热，食减神疲。孟英察脉左弦数，右虚软，以三才封髓加龙、牡、黄耆、桑、丹、栀、菊，旬日而瘳。

李华甫令正患头震，孟英脉之弦滑，乃肝经郁怒火升也，投当归龙荟丸而痊。然不能惩忿，其病屡发之后，更兼溺秘腹胀，喘汗欲绝，亟邀孟英视之。脉甚弦涩，口苦苔黄，舌色紫黯，汛虽不愆，内有瘀滞也。以雪羹加金铃、旋覆、栀子、滑石、桃仁、茺蔚、车前子、木通，仍吞龙荟丸，外以田螺、大蒜，车前草，捣帖脐下，服后果先下黑血，溲即随通，继而更衣，粪色亦黑，遂愈。

① 柿：原作"肺"，形讹，据《潜斋医书十四种》改。

王氏医案编卷六原名《仁术志》

杭州王士雄孟英医案　　同郡凌霄九峰续辑

己酉春，胡孟绅山长患疑，坐卧不安，如畏人捕，自知为痰，饵白金丸吐之，汗出头面，神躁妄闻撩动猖狂之势。孟英切其脉弦滑洪数，不为指挠，投石膏、竹茹、枳实、黄连、旋覆、花粉、胆星、石菖蒲，加雪羹、竹沥、童溲，吞礞石滚痰丸，下其痰火，连得大解，夜分较安。惟不能断酒，为加绿豆、银花、枳椇子，吞当归龙荟丸。旬余，脉证渐平，神气亦静，尚多疑惧，改授犀角、元参、丹参、丹皮、竹叶、竹茹、贝母、百合、莲心、猪胆汁炒枣仁、盐水炒黄连，吞枕中丹，以清包络肝胆之有余，而调神志。又旬日，各恙皆瘥，即能拈韵，继与十味温胆法善其后。乃弟季权同时患黑斑，苔秽脉浑，气粗面垢，孟英即以凉膈散投之，大解得行，腕亦不闷，斑皆透绽，脉显滑数而洪，遂与大剂凉润清肃之药，直俟其旬日外大解不泻，药始缓授。复又沉卧不醒，人皆疑之，孟英曰："痰热尚炽也。"仍投大剂数帖，果频吐胶痰累日，而眠食渐安。是役也，当两病披猖之际，举家皇皇，他医或以前证为神不守舍，议投温补，后证则以为必败，闻者无不危之。赖季权之夫人独具卓识，任贤不贰，孟英始无掣肘之虑，而咸得收功也。

屠敬思体气素弱，去冬因子殇于痘，医与舒郁填阴，病日以剧，佥云不治，乃延孟英诊之。两关甚数，寸上洪滑，嗽逆痰多，卧不著枕，溺赤便难，极其畏冷，是冬温未罢，误补热郁之候。世间之死于劳损者，何尝尽是虚证？每为补药偾事。授以廓清肺胃之药，周身发疥，各恙渐安。蕴伏既清，始投滋养善后，不仅病愈，次年春更得一子。

许芷卿亦精于医，偶患外感，即服清散之药而证不减，或疑其非春温也，邀孟英质之。诊脉迟涩，二便皆行，筋掣不眠，畏寒能食，喉舌皆赤，血热之征。与大剂清营药，数服面瘥。迨夏两腿患疥，外科治之，久而不愈，孟英谓其平昔善饮，蕴热深沉，疡科药亟宜概屏，令以雪羹汤送当归龙荟丸，果得渐瘳。秋间其太夫人患感，连服温散，转为肢厥便秘，面赤冷汗，脉来一息一歇，举家惶惶，虑即脱变。肢厥而便秘面赤，可决其非脱症矣。孟英视其苔黄腻不渴，按其胸闷而不舒，且闻其嗅诸食物，无不极臭，断为暑湿内伏，挟痰阻肺，肺主一身之气，气壅不行，法宜开降，是虚脱之反面也。设投补药，则内闭而外脱，昧者犹以为投补迟疑而不及救，孰知真实类虚，不必以老年怀成见，世之愈补愈虚，以至于脱者，太半由此。总须以对证为良药。果一剂而脉至不歇，转为弦滑，再服汗止肢和，便行进粥，数帖而痊。方用紫菀、白前、竹茹、枳实、旋、贝、杏、蒌、兜铃、枇杷叶也。

沈辛甫善轩岐之学，其令正体素弱而勤于操作，年逾四秩，汛事过多，兼以便溏，冷汗气逆，参耆屡进，病日以危。孟英诊曰："心脾之脉尚有根，犹可望也。"与龙骨、牡蛎、龟版、鳖甲、海螵蛸、石英、石脂、余粮、熟地、茯苓为方，一剂转机，渐以向愈。

[批]亦下虚而误补其上者。应补之证，补不如法尚且致害，况不应补而补者乎？

陈舜延患疟久不愈，其体素亏，医皆束手。孟英视之，舌绛无津，微寒溲赤，原属春温化疟，体与病皆不是小柴胡之例，过投温散，热炽阴伤，与竹叶石膏汤撤热存津而愈。

谢再华室素患肝厥，孟英于癸卯岁授药一剂，六载安然。今夏偶患齿衄，继渐臭腐，头疼汛阻，彻夜无眠，盖秦某作格阳证治，进以肾气汤数服而致剧也。孟英与大剂神犀汤加知柏，旬日而瘳。

胡韵梅年已逾冠，因夜坐感寒，患头疼恶冷，呕吐肢冷，孟英视之，曰："舌绛脉数，斑疹之候，断非受寒也。"幸胡平昔钦信，遂与清透药服之。次日点形圆绽，细询果未出痘，但火势甚炽，

恐其惑于俗论，嘱请专科王蔚文会诊，所见略同。一路清凉，自起发至落痂，毫不杂一味温升攻托之药，而满身密布，形色粗紫，浆浓痂黑，便秘不饥，渴无一息之停，苟不如是用药，其能免乎？此建中[1]《琐言》之所以有功于世也。

[批]此大实之证，故治宜如此。予见一小儿出痘，自始至终，参茸不辍于口，稍停其药，即恹然不振，正与此案相对待。可见用寒用热，皆宜随证变通，未可执一而论也。

朱养心后人名大镛者，新婚后神呆目瞪，言语失伦，或疑其体弱神怯，与镇补安神诸药，驯致善饥善怒，骂詈如狂，其族兄已生邀孟英诊之，右脉洪滑，与犀角、石膏、菖蒲、胆星、竹沥、知母、吞礞石滚痰丸而愈。其大父患四肢冷颤，常服温补，延久不痊，孟英切其脉弦而缓，曰："非虚也。"与通络方吞指迷茯苓丸而瘥。

许安卿患咽痛，疡科黄秀元连与升散之药，延用龈肿，牙关不开，舌不出齿，自汗脉涩，绝谷濒危。其族兄辛泉逆孟英往甚，即洗去满颈敷药，而以菊叶捣涂，吹以锡类散，煎犀、羚、元参、射干、马勃、栀、贝、山豆根等药灌之，数日而痊。

[批]宜降而反升之，宜其病之增剧也。

庄芝阶舍人三令媳患搐搦，间日而作，孟英诊脉弦数，泛泛欲呕，口苦不饥，凛寒头痛，汛事愆期，溲热如火，乃厥阴暑疟也。投以大剂犀、羚、元参、栀、菊、木通、知、楝、花粉、银花之药，数日而愈。

仲夏淫雨匝月，泛滥为灾，季夏酷暑如焚，人多热病。有沈小园者，患病于越，医者但知湿甚而不知化热，投以平胃散数帖，壮热昏狂，证极危殆。返杭日，渠居停吴仲庄浼孟英视之，脉滑实而数，大渴溲赤，稀水旁流，与石膏、大黄数下之而愈。仲庄欲施药济人，托孟英定一善法，孟英曰："余不敢师心自用。考古惟叶天士甘露消毒丹、神犀丹二方，为湿温暑疫最妥之药，治气分，一治营分，规模已具，即有兼证，尚可通融，司天在泉，不必拘泥。今岁奇荒，明年恐有奇疫，但甘露二字，人必疑为大寒之药，消毒二字，世人或误作外证之方，因易其名曰普济解疫丹。"吴君与诸好善之家，依方合送，救活不知若干人也。

[附]**普济解疫丹**雍正癸丑叶天士先生定

飞滑石十五两　绵茵陈十一两　淡黄芩十两　石菖蒲六两　川贝母五两　木通五两　藿香　射干　连翘　薄荷　白豆蔻各四两

上药晒燥，生研细末。见火则药尽热。每服三钱，开水调服，日二次。或以神曲糊丸，如弹子大，开水化服，亦可。

孟英自注云：此治湿温时疫之主方也。按《六元正纪》五运分步，每年春分后十二日交二运，徵火旺，天乃渐温；芒种后十日交三运，宫土旺，地乃渐湿。温湿蒸腾，更加烈日之暑，烁石流金，人在气交之中，口鼻吸受其气，留而不去，乃成温热暑疫之病，则为发热倦怠，胸闷腹胀，肢酸咽肿，斑疹身黄，颐肿口渴，溺赤便秘，吐泻疟痢，淋浊疮疡等证。但看病人舌苔淡白，或厚腻，或干黄者，是暑湿热疫之邪尚在气分，悉以此丹治之立效。而薄滋味，家慈每于夏季茹素，且云，汝辈为医者当知之，吾见疫疠流行之岁，无论贫富，无可避之，总由不知坚壁清野之故耳。试看茹素者独可不染，岂非胃中清虚，邪不能留乎？旨哉斯言，特谨识之。远酒色，尤为辟疫之仙方，智者识之。医家临证，能准此化裁，自可十全为上。右参喻嘉言、张石顽、叶天士、沈尧封诸家。

[附]**神犀丹**

犀角尖磨汁　石菖蒲　黄芩各六两　直生地冷水洗净浸透，捣绞汁　银花各一斤，如有鲜者，捣汁用尤良　粪清　连翘各十两　板蓝根九两，无则以飞净青黛代之　香豉八两　元参七两　花粉　紫草各四两

各药生晒切忌火炒，研细，以犀角、地黄汁、粪清和捣为丸。切勿加蜜。如难丸，可将香豉煮烂。

每重三钱，凉开水化服，小儿用半丸。如无粪清，可加人中黄四两研入。

孟英自注云：温热暑疫诸病，邪不即解，耗液伤营，逆传内陷，痉厥昏狂，谵语发斑等证，但看病人舌色干光，或紫绛，或圆硬，或黑苔，皆以

---

① 建中：费启泰之字。建中为吴兴人，著有《救偏琐言》等。

此丹救之。若初病即觉神情昏躁而舌赤口干者，是温暑直入营分，酷热之时，阴虚之体，及新产妇人患此最多，急须用此，多可挽回，切勿拘泥日数，误投别药以偾事也。兼治痘疹毒重，夹带紫斑危证，暨痘疹后余毒内炽，口糜咽腐，目赤神烦诸证。上本叶氏，参治验。

姚禄皆在金陵，适遇大水，继而回杭，途次酷热患感。顾某诊为湿邪，与桂枝葛根药三帖，病乃剧。赵笛楼知其误治，连用清解，因见蓝斑，不肯承手。迓孟英视之，脉细数而体瘦，平昔阴亏，热邪藉风药而披猖，营液得温燥而干涸，斑色既绀，危险万分，勉投大剂石膏、知母、白薇、栀子、青蒿、丹皮、竹叶、竹沥、童溲之药，调以神犀丹，三服，大解下如胶漆，斑色渐退而昏狂遗溺，大渴不已，仍与前方，调以紫雪数剂，热退神清。而言出无伦，犹如梦呓，或虑其成癫，孟英曰："痰留包络也。"与犀角、菖蒲、元参、鳖甲、花粉、竹茹、黄连、生地、木通、甘草为方，调以真珠、牛黄始得渐安，改授存阴调理而愈。

陈缵泉陡患昏谵，夤夜乞诊于孟英，脉甚滑数，苔色腻黄，乃平素多痰，兼吸暑热，与清解药一剂，化而为痓，脉亦较平。或谓其体弱不宜凉药，须用人参，渠家惶惑，孟英坚持以为不可。盖暑脉颇类乎虚，而痰阻于肺，呼吸不调，又与气虚短促者相似，平昔虽虚，有病必先去病，况热能伤气，清暑热即所以顾元气也。何新之亦赞是议。遂连投白虎加减而愈。次年春，因丧妾悲悼，复感温邪，失于肃清，病日以甚，迨孟英自豫章归，诊已不可救药矣。

[批]暑证，人多不识此二层，昔人虽曾论及而无此明晰。

高若舟庶母患脱肛，孟英脉之弦而滑，溲涩苔黄，虽属高年，非虚证也。清其湿热而痊。

谢再华请孟英治乍浦人滞下证，昼夜百余行，不饥不渴而欲呕，腹痛上及于心胸，切其脉颇平和，是寒湿也，与时行暑湿痢大相径庭，投姜桂黄朴之剂，数服霍然。

赵子善患疟，畏冷不饥。孟英诊之，脉滑数，苔黄溲赤，脘闷善呕，投竹叶石膏汤加减以清伏暑而痊。

王一峰次郎患疟，多服姜枣温散之药，因致壮热耳聋，谵语殿屎，不寐昏狂，见人欲咬。顾听泉从伏暑治，亦不效。延至初冬，吴爱棠嘱其求诊于孟英，按脉皆滑，即以顾疏犀角等药内，加菖蒲、胆星、竹沥、珍珠、牛黄为剂，吞白金丸，大驱风痰，极为合法。一服即减，旬日霍然。继其令堂发热善呕，频吐粘沫，头疼如劈，口苦耳聋，神识昏瞀，脉弦而数，乃伏暑挟内风之鸱张，与犀角、元参、竹茹、花粉、知、翘、苓、斛、栀、菊、雪羹等药，七日而瘳。

王子能参军令正，久患吐血，医不能愈，延孟英视之。脉弦滑而搏指，右手较甚，渴喜冷饮，米谷碍于下咽，小溲如沸，夜不成眠，久服滋阴，毫无寸效。孟英以苇茎汤合雪羹，加石膏、知母、花粉、枇杷叶、竹茹、旋覆、滑石、梨汁，大剂投三十剂而痊。继而参军旋省，患久积忧劳，真阴欲匮，竟难救药，寻果仙游。

余郎斋令堂秋间患伏暑，孟英已为治愈。失于调理，复患气冲自汗，肢冷少餐，攻补不投，仍邀孟英治之，与填补冲任，清涤伏痰法，合甘麦大枣以补血而愈。

高瑞生令弟疟久不痊，形消不食，医谓虚也，投补药而更增自汗。孟英诊之，脉弦滑，脘下聚气，投小陷胸加竹茹、旋、枳，以开痰结，渐能纳谷，继以清养，病去肌充。

张篪伯纪纲[①] 李贵，患感数日，忽然昏厥，比沿途追求孟英往视，业已薄暮。主人谓自朝至此，一息奄奄，恐不及灌药矣，实不便屈诊。孟英曰："余既来，且视之。"见其面色灰黯，戴眼口开，按其脉尚不绝，与菖蒲、胆星、竹茹、旋覆等为剂，和人童溺，调以牛黄至宝丹灌之，覆杯而起。

吴酝香大令宰金溪，自春仲感冒而起，迨夏徂秋，痰多气逆，肌肉消瘦，延至初冬，诸证蜂起，耳鸣腰痛，卧即火升，梦必干戈，凛寒善怒，多医咸主补虚，迄无小效，卧理南阳已将半载。群公子计无所施，飞函至家，嘱大公子汾伯副车叩求孟英来署，已冬仲之杪日矣。诊脉弦细，而

① 纪纲：古称仆人曰纪纲。

左寸与右尺甚数，右寸关急搏不调，且病者颈垂不仰，气促难言，舌黯无苔，面黧不渴。孟英曰："病虽起于劳伤挟感，而延已经年，然溯其所自，平昔善饮，三十年来期在必醉，非仅外来之客邪失于清解，殆由内伏之积热久锢深沉，温补杂投，互相煽动，营津受烁，肉削痰多，升降愈常，火浮足冷，病机错杂，求愈殊难。既承千里相招，姑且按经设法。"以石膏、知母、花粉、黄芩等清肺涤痰，青蒿，鳖甲、栀子、金铃等柔肝泄热，元参、女贞、天冬、黄柏等壮水制火，竹茹、旋复、杷叶、橘红等宣中降气，出入为方，间佐龙荟丸直泻胆经之酒毒，紫雪丹搜逐隧络之留邪，服三剂面舌布黄苔，蕴热渐泄，服六剂面嗽减知饥，渴喜热饮，伏痰渐化。季冬八日，即能出堂讯案，十剂后，凛寒始罢，足亦渐温，肺气已得下降。望日出暑行香，继而兵火之梦渐清，夜亦能眠，迎春东郊，审结积案，亦不觉其劳矣。方中参以西洋参、生地、麦冬充其液，银花、绿豆、雪羹化其积。至庚戌岁朝，各处贺年，午后护日，极其裕如，且肌肉渐丰，面黑亦退，药之对病如是之神。调养至开篆时，起居如旧，各恙皆瘥。而孟英将赴宜黄杨明府之招，酝香为录其逐日方案，跋而帙之，兹特采其大略如此。

[批]蕴香之证，予于五月间曾为一视，知其感受温邪，投以清解，三服后颇觉轻减，又以赴饮而病复如故，然步履尚无恙也。后乃惑于温补之说，熟地、鹿胶等腻滞之药，恣服不辍。比孟英至而其势已棘，虽逐渐清解，大势向愈，然病久元虚，邪去而正亦随之，此所终于不起也。

定州杨素园明府宰宜黄，吏治有声，精于医学，其夫人多病，自治不痊，毗陵吴子和嘱其函恳酝香，屈孟英诊视。而孟英因母老急欲旋里，坚辞不往，即据来信所述病状，拟方立案云：细阅病原，证延二十余年，始因啖杏，生冷伤乎胃阳，肝木乘虚，遂患胁疼挛掣。身躯素厚，湿盛为痰，温药相投，是其效也，驯致积温成热，反肋风阳，消烁胃津，渐形瘦削。而痰饮者，本水谷之悍气，缘肝升太过，胃降无权，另辟窠囊，据为山险，初则气滞以停饮，继则饮蟠而气阻，气既阻痹，血亦愆其行度，积以为瘀，前此神术丸、控涎丹之涤饮，丹参饮、桃核承气之逐血，皆为杰构，已无遁情。迨延久元虚，即其气滞而实者，亦将转为散漫而无把握矣，是以气升火浮，颧红面肿，气降火息，黄瘦日增。苟情志不怡，病必陡发，以肝为刚脏，在志为怒，血不濡养，性愈俳张。胃土属阳，宜通宜降通则不痛，六腑以通为用，更衣得畅，体觉宽舒，是其征也。体已虚，病似实，虚则虚于胃之液，实则实于肝之阳，中虚原欲纳食，而肝逆蛔扰欲呕，吐出之水已见黑色，似属胃底之浊阴，风鼓波澜，翻空向上，势难再攻，承示脉至两关中取似形鼓指，重按杳然，讵为细故？际此春令，正鸢飞鱼跃之时，仰屋图维，参彻土绸缪之议，是否有当，仰就斤绳。

沙参八钱　鲜竹茹四钱　川椒红二分　乌梅肉炭六分　茯苓三钱　旋覆三钱　金铃肉二钱　柿蒂十个　仙半夏一钱　淡肉苁蓉一钱五分　吴萸汤炒黄连四分　冬虫夏草一钱五分

另用炙龟版、藕各四两，漂淡陈海蛰二两，鸟贝一两，赭石四钱，先煮清汤代水煎药。正月十四日。

右拟方案，来差星夜赍回，于十六日到宜，素园读案狂喜，以为洞见脏腑，必欲孟英一诊，以冀霍然，遂黄夜备舆，专丁持函，求孟英暂缓归期，酝香笃于寅谊，再四劝驾，并嘱四令郎季眉偕行，孟英迫于情不可却，二十二日抵宜署。初诊案云：证逾二十年，右肋聚气，有升无降，饮阻不宣，呕逆减餐，亦将半载，二便非攻不畅，容色改换不常，吐苦吞酸，苔黄舌绛，渴喜冷饮，畏食甘甜，甘能缓中，冷堪沃热，病机于此逗露，根深难即蠲除，标实本虚，求痊匪易。据述脉亦屡迁，似无定象，夫既流善幻，显属于痰。兹按脉左缓滑，右软迟，两尺有根，不甚弦涩，是汛愆因乎气阻，尚非阴血之枯。春令肝木乘权，胃土久受戕克，病已入络，法贵缓通，通则不痛，腑以通为补，法虽时变，不能舍通字以图功。布鼓雷门[1]，诸希教正。

沙参八钱　鲜竹茹四钱　青黛五分　旋覆三钱　酒炒黄连六分　白前一钱生白蒺三钱　紫菀

---

[1] 布鼓雷门：比喻在高手面前卖弄本领。

一钱　海石五钱　川楝肉三钱　川贝二钱　黑栀三钱

另以生蛤粉、生冬瓜子、芦根、芦菔各一两，丝瓜络五钱，漂蛰二两，柿蒂十个，先煮汤代水煎药，葱须二分后下。

再诊：左脉如昨兼弦，右寸亦转缓滑，中脘气渐下降，二便欲解不行。盖升降衍常，枢机窒涩，由乎风阳浮动，治节横斜，肺既不主肃清，一身之气皆滞也。轻可去实，先廓上游。

前方去海石，加括蒌三钱、枳实一钱。

三诊：脉来较静，小溲渐行，虽未更衣，已能安谷，浊得下降，导以清通。前方去贝、楝，加归尾钱半、桃仁十粒，送服导水丸十粒。

四诊：腿凉便滞，气少下趋，颧面时红，火炎上僭，两胁较热，络聚痰瘀。叠授清宣，更衣色黑，噫气渐罢，酸水不呕，纳谷颇增。脉稍和缓，法仍缓导，冀刈根株。前方去枳实、归尾，减导水丸五粒。

五诊：各恙皆减，眠食渐安，火犹易升，头疼面赤，颊酸结核，胁热未蠲，脉渐柔和，且参清养。前方去白前、青黛、紫菀、黄连，加银花、贝母、黄菊、丹参、陈细茶、橄榄。

六诊：积痰下降，颈核渐平，舌紫口干，卯辰热僭，阴虚木旺，气道尚未肃清。养血靖风，自可使其向愈。前方去陈茶、葱须，加石斛。

留赠善后方：便色转正用此。

沙参八钱　冬虫夏草二钱　女贞三钱　丹参三钱　鲜竹茹四钱　川斛五钱　盐水泡橘红八分　黄菊三钱　旋覆三钱　黑栀三钱　川贝四钱　金铃肉钱半

另以炙鳖甲、漂蛰各一两，丝瓜络五钱煮汤代水煎药。

又：诸恙尽瘳，用此滋养。

前方去橘红、菊花、金铃、栀子、旋覆，加石英、沙蒺、茯苓各三钱，苡蓉、当归各钱半，汤引去苇茎，加炙坎版一两，藕二两。

[批]予室人患痰饮胁痛二十年矣，初则畏寒喜热，颇宜健脾利气之品，至甲辰冬，服神术丸一料，夙患顿捐，渐不畏寒。己酉冬，因气恼而复病，误服游山散钱许，势遂披猖，得孟英诊视，始渐就安痊，但痰饮未能尽除，每日须按摩数百下，嗳气数十口，方觉稍快，否则胸痞异常，二便恒秘，而便出仍不干燥，偶有时二便通调，则为之体适者终日，正《内经》所谓得后与气则快然而衰也。明明痰饮之证，特以阴血久亏，既不任香燥，而气机素滞，又不利滋填，遂至莫可为计，安得孟英常加诊视而尽刈其株耶？

余侄森伯患发热面赤，渴而微汗，孟英视之曰："春温也。乘其初犯，邪尚在肺，是以右寸之脉洪大，宜令其下行，由腑而出，则即可霍然。"投知母、花粉、冬瓜子、桑叶、枇叶、黄芩、苇茎、栀子等药，果大便连泻极热之水二次，而脉静身凉，知饥啜粥，遂痊。设他人治之，初感总用汗药，势必酿成大证。

王氏医案续编卷七原名《仁术志》

浙西王士雄孟英医案　同郡沈宗淦辛甫续辑

谢谱香素体阴虚，忽患环跳穴痛，始而下及左腿，继而移于右腿，甚至两足转筋，上冲于腹间，或痛自乳起，下注于髀，日夜呼号，肢冷自汗，略难反侧，医见其血不华色，辄投补剂。迨仲春孟英自江西归，诊脉弦软微滑，畏热知饥，溲短便坚，舌红不渴，乃阴虚而痰气滞于厥阴也。以苁蓉、鼠矢、竹茹、丝瓜络、橘核、茴香汤炒当归、吴萸汤炒黄连、川椒汤炒乌梅、延胡汤炒楝实、海蛇、鬼臼为剂，一服即减，数啜而安，继与虎潜加秦艽而起。

陈建周令郎患春温，初起即神气躁乱，惊惧不眠，两脉甚数，孟英谓温邪直入营分也，与神犀丹佐紫雪两剂而瘥。夏间吴守旃暨高若舟令郎、胡秋纫四令爱患温，初起即肢瘈妄言，神情瞀乱，孟英皆用此法，寻即霍然。世人每执汗解之法为初感之治，孰知病无定体，药贵得宜，无如具眼人稀，以致夭枉载道，归诸天数，岂尽然欤？

鲍继仲于季春望日，忽然发冷而喘汗欲厥，速孟英视之，脉沉弦而软滑带数，是素患痰饮，必误服温补所致也。家人始述去冬服胡某肾气汤，颇若相安，至今久不吐痰矣。孟英曰："病在肺，肺气展布，痰始能行，虽属久病，与少阴水泛迥殊，辨证不明，何可妄治？初服颇若相安者，方中附桂刚猛，直往无前，痰亦不得不为之辟易。又得地黄等厚浊下趋之品，回护其跋扈跳梁之性。然暴戾之气，久而必露，柔腻之质，反阻枢机，治节不伸，二便涩少，痰无出路，愈伏愈多，一朝卒发，遂壅塞于清阳升降之路，是以危险如斯。须知与少阴虚喘，判分霄壤，切勿畏虚妄补。"投以蒌、娄、枳、杏、旋、赭、橘、半、菀、茹、芦根、蛤粉、雪羹之剂而平，继与肃清肺气而涤留痰，匝月始愈。

王皱石广文令弟患春温，始则谵语发狂，连服清解大剂，遂昏沉不语，肢冷如冰，目闭不开，遗溺不饮，医皆束手。孟英诊其脉弦大而缓滑，黄腻之苔满布，秽气直喷，投承气汤加银花、石斛、黄芩、竹茹、元参、石菖蒲，下胶黑矢甚多而神稍清，略进汤饮。次日去硝黄，加海蛇、芦菔、黄连、石膏，服二剂而战解肢和，苔退进粥，不劳余力而愈。继有张镜江邀治叶某，又钱希敏之妹丈李某，孟英咸一下而瘳。惟吴守旃之室暨郑乂侨皆下至十余次始痊。今年时疫盛行，医多失手，孟英随机应变，治法无穷，救活独多，不胜缕载。

[批]此正吴氏所谓凉药无涤秽之功而反冰伏其邪也。

吴又可之法，切于疫而不甚切于温，观此可见。

褚芹香女校书，患汛愆寒热，医以为损，辄投温补，驯致腹胀不饥，带淋便秘，溲涩而痛。孟英诊脉弦劲而数，乃热伏厥阴，误治而肺亦壅塞也。与清肃开上之剂，吞当归龙荟丸两服，寒热不作而知饥，旬日诸恙悉安。

闻氏妇孟夏患间疟而妊身八月，数发后热炽昏沉，腰疼欲堕，张养之嘱援于孟英。脉来洪滑且数，苔色黄腻垢浊，与黄芩、知母、竹茹、竹叶、银花、桑叶、丝瓜络、石斛、石膏、石菖蒲，一剂而痊。

[批]案中所载多温疟暑疟，故治多凉解。疟证多端，寒热俱有，不可执一而论。此证亦温疟也。

朱佳木令尊患间疟，年逾七旬，人颇忧之。孟英切脉弦滑，脘闷苔黄，曰："无恐也。"投清热涤痰药，数剂霍然。

李明府令正，年逾花甲，素患痰嗽，近兼晡热不饥，头疼不食，医治罔效。姚小荷荐孟英视之。脉滑数，乃痰火内伏，温热外侵，投石膏药二服而热退知饥，又数剂并宿恙而愈矣。

宋氏妇患感，反覆已经向痊，忽然腹胀上至

心下，气喘便泻溺闭，汤饮不能下咽，自汗不能倚息。家人皇皇，且极贫不能延诊，走乞孟英拟方挽救，因以桂枝、石膏、旋、赭、杏、朴、芩、半、黄连、通草为剂，果覆杯而病若失。张养之目击，叹为神治。

翁嘉顺之妇弟吴某，劳伤之后发热身黄，自以为脱力也。孟英察脉软数，是湿温重证，故初起即黄，亟与清解，大便渐溏，小溲甚赤，湿热已得下行，其热即减。因家住茅家埠，吝惜舆金，遽尔辍药，七八日后复热，谵语昏聋，抽痉遗溺，再恳孟英视之，湿热之邪扰营矣。投元参、犀角、菖蒲、连翘、竹茹、竹叶、银花、石膏泄卫清营之法，佐牛黄丸、紫雪丹而瘳。臀皮已塌，亟令贴羊皮金，不致成疮而愈。

朱惇书令正患感，吴某与表药二帖，发出赤疹，神气渐昏；叶某知其素患耳聋目障，为阴虚之体，改用犀角地黄汤，二剂而遗溺痉厥，始延孟英视之。曰："虽形瘦阴亏，邪易扰营，幸非湿盛之躯，尚可设法。但心下拒按，呃逆便秘，是痰热尚阻气分，误服升提，每成结胸，地黄滋滞，实为禁药，今人临证不能详审，往往用非所当用。本年败证甚多，余每见神未全昏，便不甚秘，惟胸前痞结，不可救药而死者，皆升提之误进，或滋滞之早投也。"石北涯在旁闻之，叹曰："无怪乎君素以犀角地黄汤奏奇绩，而他人效尤屡偾事，岂非能与人规矩，不能与人巧耶？"于是以犀角、元参、茹、贝、旋、婆、杷、菀、白前、菖蒲为方调紫雪，两服呃逆止，神渐清，而咽疼口渴；乃去紫雪、前、菖，加射干、山豆根、知母、花粉，吹以锡类散，二日咽喉即愈，胸次渐舒，疹回热退。去犀角、紫菀、射干、豆根，加银花、栀子、竹叶、海蛇、鬼茄，渐安眠食，唯大解久不行。孟英曰："腹无痛苦，虚体只宜润养。"佐以苁蓉、麻仁、当归、生地等药，多服而下，遂愈。

李德昌之母仲夏患感，医诊为湿，辄与燥剂，大便反泻。遂疑高年气陷，改用补上，驯致气逆神昏，汗多舌缩，已办后事，始乞诊于孟英。脉洪数无伦，右尺更甚，与大剂犀角、石膏、黄芩、黄连、黄柏、知母、花粉、栀子、石斛、竹叶、莲心、元参、生地之药，另以冷雪水调紫雪，灌一昼夜，舌即出齿。而喉舌赤腐，咽水其痛，乃去三黄，加银花、射干、豆根，并吹锡类散。二日后，脉证渐和，稀糜渐受，改授甘凉缓剂，旬日得坚黑矢而愈。

余朗斋形瘦体弱，患间日疟，寒少热多，二便涩滞，脘膈闷极，苔腻不渴。孟英切脉缓滑而上溢，曰："素禀虽阴亏，而痰湿阻痹，既不可以提表助其升逆，亦未宜以凉润碍其枢机。"投以滑、朴、茹、旋、通草、枇杷叶、苇茎、郁金、兰叶之方，苔色渐退，即去朴、郁，加连、枳、半夏，胸闷渐开，疟亦减，便乃畅。再去滑、半、连、枳，加沙参、石斛、橘皮、黄芩，浃旬而愈。

[批]运枢机、通经络，为孟英用药秘诀，无论用补用清，皆不离此意，细观各案自知。

董哲卿贰尹令正，胎前患嗽，娩后不痊，渐至寝汗减餐，头疼口燥，奄奄而卧，略难起坐。孟英诊脉虚弦软数，视舌光赤无苔，曰："此头疼口燥，乃阳升无液使然，岂可从外感治？是冲气上逆之嗽，初非伤风之证也。"与苁蓉、石英、龟版、茯苓、冬虫夏草、牡蛎、穞豆衣、甘草、小麦、红枣、藕，数帖嗽减餐加，头疼不作，加以熟地，服之遂愈。

庆云圃观察令郎恩荫堂司马，陡患偏坠，医与茴香、芦巴、乌药、荔核等剂，遂痛不可忍，浼赵棠村鳌尹邀孟英视之。按其脉肤甚热，曰："非疝也。睾丸肿痛必偏于右，此湿热时邪也，设以疝治之必成痈。"按法治之，果覆杯而痛减，三服而便行热退。因食羊肉，肿痛复作，再与清解，一享嘱慎口腹而瘳。

吴宪章年逾花甲患感，医知其为湿温也，投药不应，而仍能起榻理事。石北涯拉孟英视之，冀其勿致加剧，及诊脉左寸数疾，余皆软大，谷食略减，便溏溲少，苔色腻黄，舌尖独黑，孟英不肯予方，人咸诧之。因曰："证原不重，吾以脉象舌色察之，是平昔曲运心机，离火内亢，坎水不制，势必自焚，况兼湿温之感乎？"果数日而殒。

黄纯光年七十八岁患湿温，至旬余，脉形歇代，呃忒连朝，诸医束手而畏之。孟英诊曰："脉虽歇而弦搏有根，是得乎天者厚，虽属高年，犹为实象。参以病深声哕，原非小故，而二便窒涩，苔

腻而灰，似府气未宣，痰湿热阻其气化流行之道也。清宣展布，尚可图焉”何新之韪其议，因以旋、茹、栀、楝、杷、杏、萸、连、苑、婆、雪羹为剂，片通草一两煎汤煮药，投七即减。数服而大吐胶痰，连次更衣，遂安粥食。惟动则嗽逆，渐露下虚之象，予西洋参、龟版、牡蛎、苁蓉、石斛、牛膝、冬虫夏草、石英、茯苓、当归等药，而各恙递安，继加砂仁、熟地而起。

钱闻远自春间偶患痰嗽，医投苏、葛而失音，更医大剂滋补，渐致饮水则呛，久延愈剧，邀孟英诊曰：“左寸动数，尺细关弦，右则涩，乃心阳过扰而暗耗营阴，肺金受烁，清肃不行，水失化源，根无荫庇，左升太过，右降无权，气之经度既乖，血之络遂亦痹，饮水则呛，是其据也。金遇火而伏，其可虑乎？”继而瘀血果吐，纳食稍舒，老医严少眉以为可治，竭力图维，仍殒于伏。

汤西塍年逾花甲，感证初起，周身肤赤，满舌苔黄，头痛腰疼，便溏溲痛，伊亲家何新之诊为险候，嘱延孟英诊之。脉见弦细而软，乃阴虚劳倦，湿温毒重之证，清解之中，须寓存阴，以犀角、羚、苓、茹、银、翘、桑、苇、通草、竺叶为方，煎以冬瓜汤，服之遍身赤疹，而左眼胞忽肿，右臂酸疼不举，耳聋神不清爽，亟以元参、丹皮、菊花、栀子、桑枝、丝瓜络、石斛、竹叶、煎调神犀丹为剂。偶邀疡科视外患，亦知病因湿热，连进木通等药，脉更细弱，神益昏惫，饮食不进，溲涩愈疼，新之以为难挽矣。孟英曰：“急救阴液，尚可转机。”授复脉汤去姜、桂、麻仁，易西洋参，加知母、花粉、竹叶、蔗浆灌之，一剂神苏脉起，再服苔退知饥，三啜身凉溺畅，六帖后肤蜕安眠，月开舌润。或疑甘柔滑腻之药，何以能清湿热，孟英曰：“阴虚内热之人，蕴湿易于化火，火能烁液，濡布无权，频溉甘凉，津回气达，徒知利湿，阴气先亡，须脉证详参，法难执一也。”又服数剂后，忽然肢肿，遍发风块，搔痒异常。或又疑证之有变也，孟英曰：“此阴液充而余邪自寻出路耳。”与轻清药数帖果瘥。

赵菊斋仲媳素患阴虚内热，时或咯血，去年孟英已为治愈。既而汛事偶愆，孟英诊曰：“病去而孕矣。”今春娩后患泻，适孟英赴豫章之诊，专科进以温热之方而咳嗽乃作。更医改授养营之剂，则滑泄必加。签药乱方，备尝莫效。比孟英归，投之以甘麦大枣，配梅连之法，证渐轻减。继为其姻党尼之，多方蛮补，遂致腹痛减餐，日下数十行，皆莹白坚圆如白蒲桃之形，上萦血丝，菊斋悔闷，仍乞援于孟英。予仲景当归生姜羊肉汤，每剂吞雅胆仁二十一粒，以龙眼肉为衣，果两服而便转为溏，痛即递减。再与温养奇经之龟版、鹿霜、归、苓、杞、菟、甘、芍、乌鲗、从蓉、蒲桃、藕等药，调理而痊。

海盐任斐庭馆于关琴楚家，季夏患感，黄某闻其身热而时有微寒也，进以姜、葛、柴、枣等药，数帖热愈壮而二便不行。更医连用渗利之剂，初服溲略通，既而益秘，居停以为忧，始延孟英视焉。证交十四日，骨瘦如豺，脉弦缩而涩，舌色光紫，满布白糜，夜不成眠，渴不多饮，粒米不进，少腹拒按，势将喘逆，虽属下证而形脉如斯，法难直授。先令取大田螺一枚，鲜车前草一握，大蒜六瓣，共捣烂，加麝香少许罨脐下水分穴，外治法甚妥。方以元参、紫菀、栀子、知母、花粉、海蛇、鬼臼、苁蓉、牛膝、天冬为剂，加鲜地黄汁服之，其夜小溲即行，气平略寐。又两剂，大解始下，退热而渐进稀糜，乃去雪羹、栀、苑、苁蓉、膝、地黄汁，加西洋参、麦冬、石斛、干生地、竹茹、银花等药，又服十余帖，凡三解黑矢而舌色复于红润，眠食渐安而起矣。

庄芝阶舍人令爱，孀居在室，陡患气冲欲厥，脘痛莫当，自服沉香、吴萸等药，病益剧而呕吐发热，略有微寒。孟英按脉弦滑且数，苔色滑腻微黄，而渴喜冷饮，便秘溲热，眠食皆废，是伏痰内盛，肝逆上升，而兼吸受暑热也。予吴萸水炒黄连、枳实、竹茹、栝蒌、石膏、旋覆、赭石、知母、半夏、雪羹，服二剂吐止痛减，五剂热退而解犹不畅，旬日始得豁然。乃去石膏、知母、旋、赭，调之而愈。

陈书伯太史令弟妇，娩后三日，发热汗多，苔黄眩悸。孟英切脉弦细虚数，乃营阴素亏，酷热外烁，风阳浮动，痉厥之萌也。予元参、白薇、青蒿、生地、小麦、穞豆衣、石斛、鳖甲、竹叶，两剂热退知饥，悸汗不止，去蒿、薇，加龙牡、莲心、

龟版、石英而安。继又暑风外袭，壮热如焚，渴饮不饥，睹物尽赤，改授白虎加西洋参、竹叶、莲杆，一啜而瘳，仍与镇摄滋潜善其后而愈。

顾氏妇半产后，因吃饭脘痛，人以为停食也，进以消导，痛甚发热，卧则右胁筋掣难忍。孟英曰："此非发散攻消可疗。"予旋覆、丝瓜络、冬瓜子、莲杆、苇茎、竹茹、贝母、枇杷叶、兰叶、通草为方，一剂知，二剂已。

高氏妇因戒鸦片而服外洋丸药，诸无所苦，惟便秘不通，医治两月，迄不能下，且仍安谷，而而赤龈胀欲挑，每以银针嵌入齿缝，而拔出之时，银色已如煤黑。孟英诊脉滑数，予犀角、石膏、硝、黄、升麻、蜣螂为剂，和以鲜银花汁一杯，解毒妙品。服后夜间登圊三四行而病去及半，再予清解化毒而痊。

太仓陆竹琴令正陡患心悸，肢冷如冰，其子皇皇，浼吴江程勉耘恳援于孟英。察其脉浮弦而数，视其舌尖赤无苔，乃阴虚阳越，煎厥根萌，予元参、二至、三甲、龙齿、石英、生地、牛膝、茯神、莲子心而愈。

赵子循室娩后，服生化汤二帖，更因惊吓，三朝发热，连投四物、六合等汤，病日以甚，半月后始延孟英诊之。脉象左弦急，右洪滑数，苔黄大渴，谵语嗽痰，恶露仍行唇齿干燥，是因阴虚之体，血去过多，木火上浮，酷暑外烁，津液大耗，兼有伏痰之候也，亟与营卫两清，冀免他变。而母家极畏石膏，坚不与服，越三日，势益剧。计无所施，子循之叔笛楼与其表兄许芷卿，经以白虎加减投之，证有转机。翼日再迂孟英会同笛楼暨其舅氏许吉斋山长协商妥治，咸是王议，且以西瓜汁助其药力，热始日渐下行，二便如火。又数日，渐安粥食，神气亦清，起坐梳头，夜能静寐。然热蕴太多，下焦患痈，脓虽即溃，阴液漏伤，脉复空数浮大，便泄善嗔，口干多梦，皆木少水涵，烁津侮胃之见证也。孟英与笛楼商以白头翁汤加龙骨、二甲、甘草、木瓜以育阴潜阳，余粮石脂丸中加梅连以息风镇胃，果得疮口脓干，餐加泻止，脉柔热净，苔退神怡。正须善后，甫授滋填，不其酷热兼旬，甘霖忽降，窗开彻夜，复感风邪，身热微寒，鼻流清涕，而阴液久夺，外患未痂，培养碍投，又难发汗，肝风内应，瘛疭，噤旋形，九仞之功，遂成画饼。门外汉未免以成败论，然此案自堪传也。

[批]仍是阴血大虚，故变证如此，非尽由于风邪也。

陈某患嗽，嗽则先吐稀痰，次则黄浓甜浊之痰，继之以深红带紫之血，仍能安谷，别无所苦，多药不愈。孟英切其脉缓大而右关较甚，乃劳倦伤阳，而兼湿热蕴积也。予沙参、生薏苡、木瓜、茯苓、竹茹、桑叶、枇杷叶、生扁豆、苇茎、花粉为剂，吞松石猪胨丸而愈。

王瘦石夫人患滞下，腹痛微呕，不饥口苦，溲短耳鸣。孟英诊曰："脉见细弱之形，肌无华泽之色，汛不行而早断，舌紫黯以无津，是素质阴亏，情怀悒郁，二阳默炽，五液潜消，虽吸暑邪，莫投套药。"予白头翁汤加雪羹、银花、栀子、楝实，先清暑邪。数剂而减。继去雪羹，加生地、苡蓉、柿饼、藕汁而安。改授甘麦大枣加西洋参、生地、苡蓉、竹茹、归、芍、蒲桃干，而以藕汤煎服，调养体质以痊。

王氏医案续编卷八原名《仁术志》

杭州王士雄孟英医案　仁和徐然石亚枝续辑

《仁术志》者，海丰张君柳吟所题孟英之医案也，吾师赵菊斋先生暨庄舍人芝阶为之序，余以未与其事，深以为歉。秋间偶过孟英，适有陈姓者牵羊来谢，孟英颇疑之。其人曰："三月间，次媳患时感而气逆不能眠，医皆畏却，特延君诊。甫按脉，云：'甚滑疾，是为娠象，用药必须顾及。'此时次媳于去秋娩后，月事尚未一行，君为此言，阖家未尝不窃笑也。迨疾渐平，哺儿之乳亦不觉少，虽自问亦断断非孕。至六月间，腹渐胀，方谓有病。不料昨日倏产一孙，举家敬服高明，故来致谢耳。"孟英因谓余云："昨诊魏子恒之室，亦妊也。诸医作虚损治，脉虽虚微软数，而滑象仍形，病家深不以吾言为然者，缘病人之女兄二人皆死于虚劳也。然其伯仲之证吾皆诊焉，今已十余年矣，犹忆伯字于关氏，未嫁而卒，证非不治，亦为药误。病中阅吾方案，极为折服，且曰：'先生来暮，侬不能起矣。前此延致诸名家，徒曰虚证宜补而不治其所以虚，方则群聚补药，必以地黄为之冠，虽有参者亦列于后，即使用药不乖，而阳生阴长，气为血帅之旨，尚未分晓，况其他乎？'吾闻而愕然，何以闺中女子亦解谈医？细询始知为乾隆间名医吴颖昭先生之女孙也，尤为惋惜，仲适于陈少帘少府，的系损证。若季者，因其家怀先入之见，遂致医人迎合误事，岂不可叹？"迨秋仲果闻魏氏分娩，母子皆亡，方叹孟英之卓见为不可及也。爰采秋冬诸案之治法不同于寻常者，而续成一卷云。

便血至三十余年，且已形瘦腰疼，嗽痰气逆，似宜温补之法矣。而嘉定沈酝书患此濒危，求孟英以决归程之及否，比按脉弦数，视舌苔黄，询溺短赤，曰："痔血也，殆误于温补矣。肯服吾药，旬日可瘳。"酝书欣感，力排众论，经服其方，果不旬而愈。方用苇茎合白头翁汤，加枇杷叶、旋覆花、侧柏叶、藕，是肃肺祛痰，清肝凉血互用也。

[批]徐灵胎批叶案云："便血无至十余年者，惟痔血则有之。"今便血三十余年，不问可知为痔血矣。惟徐氏未尝出方，孟英此案足为程式。

产后诸证，首必通瘀，然有不可以常理测者。表弟周鹤庭室新产晕汗，目不能开，心若悬旌，毫无恶露。乃父何君新之按其脉有虚弦豁大之形，亟拉孟英图之，予以三甲、石英、丹参、琥珀、甘草、小麦、穞豆衣等药，滋阴镇逆，仍兼行血之品，斯灵动而不滞，覆杯即安，数服而愈。或诘其何以知非瘀血为患，曰："此阴虚之体，既产而营液大脱，风阳上冒，虽无恶露，胸腹皆舒，岂可误作瘀冲而妄投破血之药耶？

许季眉别驾室，归自维扬，仲秋患疟，自作寒湿治，势益剧。其从子芷卿以为挟风暑也，连进清解，病不减。邀孟英诊之，脉弦滑而洪，体丰多汗，苔黄便血，呕渴妄言，彻夜不瞑，欲卧于地，乃伏痰内盛，暑扰阳明也，投大剂石膏、知母、犀角、元参、石斛、银花、黄芩、花粉、竺叶、竹沥，三帖证始平。芷卿随以多剂肃清而愈。

庄芝阶舍人年七十矣，患间症，寒则战栗，热则妄言。孟英视之，脉弦数而促，苔黑口干，是素有热痰，暑邪内伏，予知母、花粉、元参、石斛、黄芩、竹茹、连翘、海蛇、芦菔、莲子心等药，数啜而瘳。至仲冬，因泛湖宴客，感冒风邪，痰嗽头疼，不饥寒栗，自服羌、苏、荆芥药二剂，势益甚而口渴无溺。孟英切其脉与季秋无异，但兼浮耳，证属风温，既服温散，所谓热得风而更炽也，舌绛无津，亟宜清化，以桑叶、枇杷叶、栀子、知母、冬瓜子、元参、菊花、花粉、贝母、梨汁为剂，投七即减，旬日而痊。

孙位申室，平昔阴虚肝滞，痛胀少餐，暮热

形消，咽疼喉癣，不孕育者九年矣。往岁汛愆，人皆谓将不起，而孟英切其脉尚不细，肤犹淖泽，许筹带病延年之策，果月事仍行而诸恙皆缓，且能作劳，惟饭食不过合米。今秋延孟英往诊云："经自三月至今未转，一切旧恙弥见其增，君术虽仁，恐难再延其算矣。"及举脉弦滑左甚，遽曰："岂仅可延其算哉，且有熊罴人梦矣。"其家闻之骇异迨季冬，果得一子，颇快而健。

翁嘉顺于去年秋间偶从梯半跌仆，初无所伤，旬日外陡发寒热，膝旁肿痛。外科汪某治之，溃后不能收功。另招许某疗之，识为伤络，应手渐效，翁极信服。然培补年余，虽纳食不减而肌肉渐削，面色黧黑，步履蹇滞，且一旬半月之间，必患处疼肿，大发寒热，卧榻数日，始能强起，大费不赀，愈发愈剧。至冬间，咽糜龈腐，睛赤音嘶，乃恳孟英以决吉凶。按脉滑数，舌绛便艰，口臭溲少，蕴隆虫虫，"良由疡医仅知温托一法，既溃之后，更以温补收功善后，竟未察其体气病情，以致平时所有之湿热痰火，一齐关住，病犹自寻出路，寒热频作，而医者不识，妄指为虚，补及逾年，人财两瘠，真谚所云瘠将钱买憔悴也，"予元参、黄柏、知母、甘草、银花、花粉、绿豆、栀子、海蛇、鬼臼为大剂投之，外吹以锡类散，且令日啖梨、蔗、麒麟菜、柿饼等物至五十日，诸恙悉蠲，体腴善步。

[批]孟英诸案，大抵救温补之失，故寒凉为多。然斟酌尽善，不以苦寒伤生气，则非他人所能学步也。

胎前产后，疑似极多，号曰专科，尚难措手。陈肖岩孝廉媳，屠仲如之女也，汛愆一度，次月仍行，方疑其病也，孟英诊曰："尺虽小弱，来去缓和，是娠也。"继而果然。仲如令弟子绿之室，经事稍迟，孟英偶诊，亦以孕断，寻验。甫三月，患胎漏，适孟英丁内艰①，遂不克保而堕，堕后恶露虽行，而寒热头疼，时或自汗，且觉冷自心中出，医谓类疟，与温化之药，病日甚。交八日，孟英始出门，即延诊之。脉来沉实而数，舌色紫黯，乃瘀血为患耳。予桃仁、泽兰、山查、茺蔚、旋覆、红花、丹参、通草、琥珀、蛤壳、丝瓜络之剂，服后腹大痛，下瘀血如肺者一枚，次日诸恙较减，乳汁大流，再以前方去通草，加麦柏投之，服后腹仍痛，复下瘀块累累，而诸恙若失。或问："先生尝言，产后腹无痛苦者，不可妄行其血，此证恶露已行，腹无疼胀，何以断为瘀阻而再行其血耶？"孟英曰："正产如瓜熟蒂落，诸经荫胎之血贯串流通，苟有瘀停，必形痛胀。堕胎如痈疡未熟，强挤其脓，尚有未化之根株，不能一齐尽出，所以胎虽堕而诸经荫胎之血萃而未涣，浅者虽出，深者尚留。况是血旺之躯，加以温升之药，挽其顺流之路，窒其欲出之机，未到腹中，胀疼奚作？吾以循经通络，宣气行瘀之法，导使下行，故出路始通，而后腹痛瘀来。然必有脉可征，非谓凡属堕胎皆有是证也。

[批]通血之剂，亦清灵无弊。

锁容亭令姊自太仓归宁，即患时疟，顾某一手清解，业已安谷下榻矣。忽然气逆肢寒，神疲欲寐，耳聋舌蹇，杳不知饥，大便仍行，别无痛苦，顾知其素患脱血，元气久虚，改用参附等药，势愈剧，以为欲脱矣。所亲吴久山嘱拉孟英图之，切脉弦缓，视苔黄腻，乃胎之初孕，阻气凝痰，窒碍枢机，治当宣豁，以石菖蒲、枳实、旋覆、半夏、黄连、茯苓、橘皮、葱白、海蜇、竹沥为方，投匕即效，三啜霍然。继而久山令妹为锁绳先之室，患疟而驯致脘痞呕恶，鼻冷自汗，不食不眠，脉来欹止，医者危之。孟英视之，亦痰为患耳，即以此方去葱、蛇、竹沥，加薤白、蒌仁、竹茹，投之果验。

高石泉仲媳，骨小肉脆，质本素虚，冬间偶涉烦劳，不饥不寐，心无把握，夜汗耳鸣，冯某连进滋阴法，病日甚。孟英察其左寸甚动，两关弦滑，苔色腻黄，乃心肝之火内燔，胃府之气不降，阴亏固其本病，滋填未可为非，然必升降先调，而后补之有益。精要语，业医者宜谨识。授盐水炒黄连、石菖蒲、元参、丹参、栀子、石斛、小麦、知母、麦冬、竹叶、莲子心等药，服之即应，续予女贞、旱莲、牡蛎、龟版、地黄善后而瘥。

古方书云：喘无善证，喘而且汗，尤属可危。潘肯堂室仲冬陡患气喘，医治日剧，何新之诊其

① 丁内艰：指母亲亡故。

脉无常候，嘱请孟英质焉。孟英曰："两气口之脉皆肺经所主，今肺为痰壅，气不流行，虚促虽形，未必即为虚谛。况所甫三旬，平时善饭，病起于暴，苔腻痰脓，纵有足冷面红，不饥不寐，自汗等证，无非痰阻枢机，有升无降耳。"遂与石膏、黄芩、知母、花粉、旋覆、赭石、蒌仁、通草、海蛇、竹沥、鲜汁、梨汁等药，一剂知，三剂平，乃去二石，加元参、杏仁，服旬日而安。俟其痰嗽全蠲，始用沙参、地黄、麦冬等，以滋阴善后。

室女多抑郁，干嗽为火郁，夫人而知之者。王杞庭之姐，年逾摽梅[1]，陡患干嗽，无一息之停，目不交睫，服药无功，求孟英诊焉。两脉上溢，左兼弦细，口渴无苔，乃真阴久虚，风阳上僭，冲嗽不已，厥脱堪虞，授牡蛎、龟版、鳖甲、石英、苁蓉、茯苓、熟地、归身、牛膝、冬虫夏草、胡桃肉之方。药甫煎，果欲厥，顿灌之即寐，次日黄昏，犹发寒痉，仍灌前药。至第三夜，仅有寝汗而已。四剂后，诸恙不作，眠食就安。设此等潜阳镇逆之方，迟投一二日，变恐不可知矣，况作郁治，而再用开泄之品耶？故辨证为医家第一要务也。

《寓意草》谓伤风亦有戴阳证，此为高年而言，然有似是而非者。黄鼎如令堂，年登大耋，季冬感冒，痰嗽气逆，额汗颧红，胸痞不饥，神情躁扰。孟英诊脉，左弦疾而促，右滑数而溢，苔色满布，系冬温挟痰阻肺，治节不伸，肝阳鼓舞直升，罗谦甫有治痰火类孤阳之案，颇相似也。以小陷胸汤加薤白、旋覆、赭石、花粉、海蛇、鱼枕、竹沥为大剂投之，痰活便通，数日而瘥。继有陈舜廷之父，年逾花甲，患痰嗽气逆，惟饮姜汤则胸次舒畅，医者以为真属虚寒矣，连投温补之剂，驯致咽痛不食，苔色灰刺，便秘无溺，求孟英诊之。脉至双弦，按之索然，略无胃气，曰："渴喜姜汤者，不过为痰阻清阳之证据耳，岂可妄指为寒，叠投刚烈？胃阴已竭，药不能为矣。"

东垣云，中年以后，已行降令，清阳易陷，升举为宜，吾师赵菊斋先生年逾花甲，偶因奔走之劳，肛翻患痔，小溲不行，医者拟用补中益气及肾气丸等法，孟英按其脉软滑而数，苔色腻滞，"此平昔善饮，湿热内蕴，奔走过劳，邪乃下注，想由强忍其肛坠之势，以致膀胱气阻，溲涩不通，既非真火无权，亦讵清阳下陷！"师闻而叹曰："论证如见肺肝，虽我自言无此明切也。"方以车前、通草、乌药、延胡、栀子、橘核、金铃子、泽泻、海金砂、调膀胱之气化而渗水，服之溲即渐行。改用防风、地榆、丹皮、银花、荆芥、槐蕊、石斛、黄连、当归，清血分之热而导湿，后治痔漏，肛痔亦平。设不辨证而服升提温补之方，则气愈窒塞，浊亦上行，况在高年，告危极易也。

许芷卿痞起季秋，孟英尝清其伏暑而将愈。其从母亦知医，强投以小柴胡一剂，势复剧。孟英予温胆汤去甘草，加生石膏、黄芩、知母、花粉、芦根而安。继因作劳太早而复发，适孟英丁忧[2]，赵君笛楼仍用清解而瘥。迨季冬，移居劳顿，疟复间作，且面浮跗肿，喘嗽易嗔，人皆以为大虚之候。孟英切脉左弦劲而数，右滑大不调，苔黄且腻，口渴溺多，乃肺胃之痰热有余，肝胆之风阳上僭，畏虚率补，必不能瘳，用西洋参，知母、花粉、竹茹、蛤壳、石斛、枇杷叶、青蒿、秦艽、白薇、银花、海蛇为方，连投四剂，大吐胶痰而各恙悉除。

《薛氏医案》每以补中益气汤与地黄丸并用为治，虽虑不远之贤，亦或效尤，其实非用药之法也。如果清阳下陷而当升举者，则地黄丸之阴凝滞腻非所宜也；设属真阴不足当用滋填者，则升柴之耗散不可投也。自相矛盾，纪律毫无。然上下分治，原有矩矱。屠敬思素属阴亏，久患痰嗽，动即气逆，夜不能眠，频服滋潜，纳食渐减，稍沾厚味，呕腐吞酸。孟英视脉左弦而微数，右则软滑兼弦，水常泛滥，土失隄防，肝木过升，肺金少降，良由久投滋腻，湿浊内蟠，无益于下焦，反碍乎中运，左强右弱，升降不调。"以苁蓉、黄柏、当归、芍药、熟地、丹皮、茯苓、楝实、砂仁研为末，藕粉为丸，早服温肾水以清肝；以党参、白术、枳实、菖蒲、半夏、茯苓、橘皮、黄连、蒺藜生晒研末，竹沥为丸；午服培中土而消痰；暮吞威喜丸，肃上源以化浊。三焦分治，各恙皆安。悉

---

① 摽(biào 标去声)梅：喻指女子已到结婚年龄。

② 丁忧：指父亲亡故。

用丸剂者，避汤药之助痰湿耳。

[批]方俱灵妙，可以为法。

本朝乾纲不振，雀顶尚红，冠饰朱缨，口燔烟草，皆为阳盛之象，是以火证偏多。夫药者补偏之物，医为救弊之人，岂可不识此大气运，而硜硜[1]然泥夫司天在泉以论治，何异痴人说梦耶？安徽人程某在余姑丈许辛泉典中司会计，仲冬患感，医者闻其病前一日曾啖生芦菔一枚，而大便又溏，苔色又白，今年又为湿土在泉，遂指为中虚寒湿之病，参术桂附，多剂率投，驯致舌黑神昏，尚疑为大虚之候。禾中沈柳衣见之，知其药误，另招张镜江诊之。曰："冬温也。"连与犀角地黄汤而无起色。二十日外，始乞孟英视焉，舌缩底绛，苔黑如漆，口干茎萎，脉细数而弦，右则按之如无，阴液尽烁，温毒深蟠，甘露琼浆，不能复其已竭之津矣。俄而果败。继有潘圣征于仲冬患感，至十四日退热之后，杳不知饥，群医杂治，迨季冬下旬，转为滞下五色，腿肿裂血，溲涩口干，始延孟英诊之。"左脉弦细而数，右弦滑而空，苔色黄腻根焦，时或自汗，乃气液两竭，热毒逗留之象，必从前过服温补之药，否则热退在十四日之期，何至延今五十余朝，而见证若是之棘手哉？"其弟鸿轩云："此番之病，补药不过二三剂，惟仲秋患疟时，医谓其苔白体丰，云是寒湿，当饵附桂数十剂，且日饮烧酒耳。"孟英曰："此即酿病之具矣。治病且难，何况有如许之药毒内伏，更将何法以生之耶？"坚不立方，其家必欲求药，以期扶持度岁。孟英曰："是则可也。"以白头翁汤加银花、绿豆、归身、白芍、陈米、燕根、兰叶、藕为剂，而以补中益气大料蒸露代水煎药，服后焦苔渐退，粪色亦正，举家喜出望外，复丐孟英图之，奈脉无转色，遂力辞之。又沈听松鳣尹太夫人，季秋患疟，孟英尝往诊之，曰："伏暑所化，且体属阳强而多痰火，切勿畏虚，辄从温补。"奈病者期于速愈，广证医疗，或以为证属三阴，或谓是子母疟，或指为老年胎疟，众楚交咻，病不能愈。延至季冬，亦转为痢，且肤肿臀疮，口糜舌疱，诸医束手，复请诊于孟英。脉与潘同，不可救药。

谢谱香体属久虚，初冬患嗽痰减食，适孟英丁艰，邀施某视之，云是肾气不纳，命火无权，叠进肾气汤月余，遂致呕恶便溏，不饥无溺，乃束手以为必败矣。季冬仍延孟英诊之，脉甚弦软，苔腻舌红，乃中虚而而健运失职，误投滋腻，更滞枢机，附桂之刚，徒增肝横，予党参、白术、茯苓、泽泻、橘皮、半夏、竹茹、栀子、薏苡、蒺藜、兰叶、柿蒂之剂，培中泄木，行水蠲痰，旬日而愈。

[批]古人"补肾不如补脾"、"补脾不如补肾"之说，均有至理。而用违其宜，亦均足致败。此医所以首贵认证也。

藁砧远出，妇病如狂，似属七情而亦有不尽然者。有陈氏妇患此月余，巫医屡易，所费既钜，厥疾日增。孟英切其脉弦而数，能食便行，气每上冲，腹时痛胀，询其月事，云病起汛后，继多白带。孟英曰："病因如是，而昼则明了，夜多妄言，酷似热入血室之候，径从瘀血治可也。"予桃仁、红花、犀角、菖蒲、胆星、旋覆、赭石、丹参、琥珀、葱白之剂，两服而瘀血果行，神情爽慧。继去桃仁、红花，加当归、元参，服数剂而瘳。

范廉居夫妇与其令爱一时患恙，旬日后咸剧，金粟香荐孟英视之。廉居则大解已行，热退未净，气逆不饥，呃忒自汗，脉形虚大，舌紫无苔，为上焦热恋，下部阴亏之象。予西洋参、旋覆、竹茹、枇杷叶、石斛、柿蒂、牡蛎、龟版、刀豆、牛膝之剂，两服即舌润知饥，呃汗皆罢，去刀豆、旋覆、柿蒂，加熟地、胡桃肉、当归投之而愈。其室则苔腻口酸，耳鸣不寐，不饥神惫，脘痛头摇，脉至虚弦，按之涩弱，以当归、白芍、枸杞、木瓜、楝实、半夏、石斛、茯神、竹茹、兰叶、白豆蔻为养营调气、和胃柔肝之法，数啜而瘳。渠女则壮热殿屎，二便皆秘，苔黄大渴，胀闷难堪，脉来弦滑数实，系府证也，投桃核承气加海蛇、芦菔，二剂而痊。廉居尊人颖禾曰："甚矣，服药之不可不慎也。三人之证，医者皆谓可危而治之日剧，君悉以一二剂起之，抑何神欤？因忆四十二岁时患疖，胡魁先用首乌太早，遂致客邪留恋，缠绵百日，大为所困，嗣后不敢服药，今四十年矣。昨

① 硜硜(kēng 坑)：持浅见而固执。

闻韩组林年虽七十，饮啖兼人，而平时喜服药，医以为老，辄用附桂参茸等药，以期可享遐龄，讵料初八日晚膳尚健饭，三更睡醒，倏寒栗发颤，俄而四肢瘛疭，越日云亡，得非即世人所谓之子午证耶？”孟英曰：“此老系阳旺之体，肥甘过度，痰火日增，年至古稀，真阴日耗，而久服此等助火烁阴之药，以致风从火出，立拔根荄，与儿科所云急惊风证，殆无异焉。”

古云，肥白之人多气虚。又云，痰饮须以温药和之。儒医顾听泉，体丰色白，平昔多痰，晨起必喘逆，饱食稍安，颇有气虚之象，季冬感冒，自服疏解未效，迓孟英诊焉。左关弦，寸滑如珠，尺细而干，舌尖甚绛，乃真阴素亏，水不涵木，风阳内炽，搏液成痰，谋虚操持，心阳太扰，肺金受烁，治节不伸，苔虽白而已干，热虽微而晴赤，忌投温燥，宜予轻清。用元参、石斛、栀子、竹茹、旋覆、蛤壳、贝母、枇杷叶、竹叶、兰叶、莲心为剂，三啜而安。自谓气虚，遽服党参、枸杞、当归等药，下咽之后，即觉火升气逆，渐至言语支离，溲频自汗，黄夜复迎孟英拯治。脉已虚促不调，即投牡蛎、龟版、鳖甲、女贞、旱莲、元参、甘草、小麦、竹叶、莲心，以和心肝之阳而镇龙雷之奋，一剂而平。继又作劳复感，仍授轻清之法。两剂后，又因怫怒萦思，肝阳复僭，颧红目赤，左耳时聋，夜不成眠，神情烦躁，越日陡然大汗，湿透衣衾，再速孟英图之。脉极弦数而细，仍为阴虚阳越，不可误认阳虚而妄旋附桂者，先令熏以炭醋，朴以蛎粉，随灌以大剂二至、二冬、三甲、元参、丹参、人参、黄连、童溲而瘳，继予多剂育阴清肝，始得全愈。又其媳新产之后，头痛甚剧，孟英按其脉右甚滑大，予清阳明法得大解而瘥。

跋

或疑孟英医案二种，虽证治多条，而善用清凉，短于温补，以之立法，毋乃偏乎？余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药则反是，凉解则人望而畏之，设以凉解生之而不感，温补则人狎而玩之，设以温补杀之而不怨。徇人欲而求合于世者，咸操此术焉。而孟英者，读书明道，知药为治病之具也，见是病，用是药，宜热宜凉，初无成见。然七情内动，即是火邪，六气外侵，皆从热化，自然热证浮于寒证，凉解多于温补，正是补偏救弊，随时而中之法，胡可谓之偏耶？再以余数十年来目击亲族之病而验之，大抵不死于温则死于补，即不遽死而渐成锢疾，亦迁延以死，言之痛心，指不胜屈。姑就余一家而言，胞叔偶于秋间发热，舌色黄腻，医以其七旬有余也，投温补而寻毙；余从母患痰火，医以其右尺之沉微无力也，而投温补，旋变癫狂，延数年毙；余长男周岁发热，医谓慢惊，投参术而殒；次男亦然，乃变痫证，久之亦殒。吁！可不惨哉！可不畏哉！迨季男患滞下，幼科治之渐剧，佥议参附挽回，余谓殷鉴不远，与其死于火，宁死于水，经投犀角等药多剂得生。考古有救溺死之方，即此可悟，又何疑欤？庚戌秋七月族兄燮瘦石谨跋。

甲辰春[1]，予馆于苏抚孙萸[2]谷亲家署中，偶见《回春录》二卷，乃吾畏友[3]王君之医案也。亟为卒读，因叹孟英抱用世之才，工寿世之术，周君辑而存之，其功大矣，其传必矣。或疑案中多引而未发之言，似非嘉惠来兹之道。余谓不然。夫医者意也，昔人云：吾意所解，口不能宣，讵有所吝而不言耶？录其已言，垂为后世法，辑案者之意也；求所未言，默契作者意，读案者之法也。试以此质之孟英，必以余为善读焉。后之览者，将更有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而为之注释其书，神明其法，以宏其寿世之道，奚止善读如余而已哉？惟余老矣，没世无称，圣人所疾，羡周君之先我著鞭，敢不勉为追步以期附骥而彰？爰采今年耳目所及之如干[4]案，志诸剞劂，且《回春》之名，似与《万病回春》相袭，乃题其篇曰《仁术志》。袁子所谓，尧舜之政，周孔之教，神农之药，皆术也，皆所以行其仁也。推广仁术，是所望于续刻之君子。

---

1 甲辰春：本文《潜斋医书五种》为"张序"，置于庄序、赵序之后。

2 萸：音 zī(yú)。

3 畏友：品行端庄、使人敬畏的朋友。

4 如干：犹若干。

诊余集

清·余景和　撰
王文玉　王均宁　校注

校注说明

《诊余集》，又名《余听鸿医案》，清末名医余景和撰。景和(1847～1907年)字听鸿，江苏宜兴人。早年习儒，因家贫而废读。咸丰间避居盂河，人药肆为学徒，暇时刻苦攻读医经。名医费兰泉见其勤谨，遂收为入室弟子。勤学精研，医道大进。约四十岁，徙居常熟，悬壶于市，既重医德，又每起危疾，名声大噪。著有《余注伤寒论翼》，并撰《历代伤寒书籍考》附于书末。另著《外证医案汇编》，收录本人内外两科兼症医案及陈学山、叶天士、徐灵胎等名医方论。晚年将历年治愈诸疑难重症，并部分师友验案，整理成帙，名《诊余集》。

书凡一卷，载关格、痿、肿胀、湿温、呃逆等内、妇、儿、外各科验案，凡92证，百余则医案。每案详述患者居里姓氏、起病原因、诊疗经过，并详析病因脉证、辨证用药及预后。其特点，约有以下数端：

一、行医以济困扶危为己责。听鸿临证，首重医德，敢于对病人负责，尝言："为医者，当济困扶危，死中求生，医之责也。若惧招怨尤，袖手旁观，巧避嫌疑，而开一平淡之方以塞责，不徒无以对病者，即清夜自问，能无抱惭衾影乎？"故凡诊治危急病证，常忘却己事，整日守护而不倦。又遇贫者求诊，常不计诊金，且赠以药。如关格首案"焦劳两月"，治痉厥"贴药资三千文"，反以为"生平一快乐也"，颇为可贵。

二、治病以识证为要务。听鸿认为，"治病以识证为第一"，临证只有辨证准确、诊断清楚，才能正确施治。否则，胸无定见，改弦易辙，常致偾事。因此，听鸿十分重视辨证，并积累了许多经验，如痿证在于"干湿"之辨，黄疸在于阴黄、阳黄之别，多得其要。

三、用药以立定主见为能事。"治病之方法，先要立定主见，不可眩惑，自然药必中病。"这是听鸿多年行医之心得。听鸿临证，每起沉疴，在于其"遇病细心推敲，用药再三斟酌"，故能胸有成竹，大胆投药，顺病情而不顺人情，不受患者、病家、他医、旁观者影响。立定主见并非拘执一方一药，听鸿施治，又每能"临证话变"，做到"药必中病"，此在各案中多有体现。

四、立案以有裨后学为指导。听鸿之案，语言朴实，清晰完整，读其案如亲临其境，如阴斑泻血案，洋洋两千余言，病情起始、治疗经过、用药得失、诊终所获等，均在其中。医案不仅记其成功之经验，亦述失败之教训。如肠痈，"有一人未能成功，自愧医学不精，刀针手法，缺少师承，听其内溃而死，至今顾影自惭，故录出以为后日之戒。"可见其实事求是之态度。此外，案中还较多地收载了其师友之案，多能启迪后学，如伤脾便血案、脱肛奇治等，示人以巧，别开生面。其师费氏善用吐法，亦可得见一斑。

此外，案中还提出"治外科必须通内科"、"吐之一法，不可弃而不用也"等，颇有见的，值得寻味。

《诊余集》成书于1906年，刊行于1918年，后曾数次印行，以叙案详明、辨证细致、用药慎重、施治灵活而受到欢迎。

本次整理，以1919年海虞寄舫首刊本为底本，按本丛书统一要求加以校注。由于水平所限，只对个别词句进行注释，于医理未敢添足，望读者见谅。

目　录

关格二则 …… (414)
关格兼痿…… (414)
痿二则 …… (415)
虚胀五则 …… (416)
肿胀二则 …… (417)
湿温…… (417)
呃逆…… (418)
暑风痉厥…… (418)
暑温…… (418)
暑犯厥阴…… (419)
战汗…… (419)
冬温咳嗽…… (420)
湿痹…… (420)
久痛入络…… (420)
戴阳…… (421)
脱症…… (421)
阴阳并脱…… (421)
上下并脱…… (422)
虚斑亡阳…… (422)
阴斑泻血…… (423)
阴斑热陷…… (424)
腹痛肝厥…… (425)
症犯厥阴…… (425)
厥阴伤寒…… (425)
痉厥…… (426)
食厥…… (426)
气厥…… (426)
肝阳吐血…… (426)
胆汁不清…… (427)
热极似寒…… (427)
热深厥深二则 …… (427)
呕泻虚痞…… (428)
结胸…… (428)
黄疸案二则 …… (429)
脾泄…… (429)
湿聚便血…… (429)
便血伤脾…… (430)
不食不便…… (430)
大便秘结…… (430)
小便癃闭…… (431)
遗精…… (431)
男子阴吹…… (431)
龙阳毒附肾虚面黑案一则 …… (431)
脱肛奇治…… (432)
温补成消…… (432)
食参目盲…… (433)
药积…… (433)
阳虚目疾…… (433)
孩食碎磁…… (433)
膈内生虫…… (433)
桃叶吐痰附疟案一则 …… (434)
尸厥…… (434)
祟病…… (434)
游魂…… (434)
子痫…… (435)
胞阻…… (435)
胞压膀胱…… (435)
胎前吐泻…… (435)
滑胎…… (436)
产后咳痫…… (436)
产后中暑…… (436)
产后气脱…… (437)
产后血脱…… (437)
产后血晕…… (437)
产妇溲难…… (437)
血分…… (438)
黄带…… (438)
阴痒…… (438)
小儿初生撮口…… (438)
骨槽风二则 …… (439)
瘰疬二则 …… (439)
时毒二则 …… (440)

齿衄……（440）
舌疡……（440）
咽喉五则 ……（441）
发背……（442）
流痰二则 ……（442）
胁痛……（443）
肺痿　肺痈五则 ……（443）
胃痛三则 ……（444）
肝痛二则 ……（445）
肠痛二则 ……（445）
肾俞发……（446）
悬痈……（446）
痔漏……（447）
前阴……（447）
截臂……（447）
额上生虫……（447）
菖蒲根洗痔……（448）

序

余外舅[1]听鸿先生为医数十年，有等身著作，本编独未刊。中所有者，虽寥寥短章，殆集众长，所谓取诸人以为善者也。人言先生操业，不断之于报酬，以为蔼然仁者，不知以术济人，其范围犹狭。著书立说，使后之学者知所折衷，其为仁乃大也。元彦丁年[2]荒嬉，虚糜岁月，不获负剑辟咡[3]，亲承教诲，今者得谬膺诊务。阅历略广，而所学乃益形不足。独居深念，辄凛虎尾春冰之惧。而先生则已为古人，仅得于遗编寻绎绪余。不及亲炙，是可憾也。家大人尝诏元彦曰：汝曹不知为学之甘苦，以有荫庇也。吾与汝岳皆以乱离之余，戛戛[4]独造，忧患人事，百端纷集，而卒底于成。然自古之有成者，罔不如此，不独医道为然。而蒙荫庇者，辄终身不闻道，可知荫庇之不足持也。退而自维，弥复自疚。而于外舅之为人，乃低徊往复，不能去怀，不独于其书珍惜有加也。内兄继鸿将以付梓，余亟怂恿之，固欲以永吾外舅之手泽，而亦愿使天下人共见之。书之传否，所谓文章公器，非戚族阿好所能左右，惟读是编者，知先生之用心。因知为医之当潜心研求，不因人事纷扰而中辍，不故步自封，而乐取于人以为善，则先生为不朽矣。医，仁术也，然非操此业者之为仁，乃能孳孳为学自立立人之为仁。孟子谓函人仁于矢人，其实今之为医者，不免以函人而为矢人之事。因于此书之付梓，谨述庭训所闻，及元彦对于是书之感想，以就正于世人之嗜此编者。

民国七年岁次戊午孟冬子婿丁元彦谨识

---

1. 外舅：《尔雅·释亲》："妻之父为外舅。"外舅，即岳父。
2. 丁年：成丁之年，即壮年。
3. 负剑辟咡：语出《礼记·曲礼》："负剑辟咡诏之。"负剑，提抱小儿状；辟咡，与人侧耳交谈。负剑辟耳，意耳提面命，聆听教诲
4. 戛戛(jiá 夹)：形容在困难的情况下而有所作为。

诊余集

关 格

琴川赵姓女，年十九，面色如常，毫无病容，脉见左弦右弱。余曰：木强土弱，肝木犯胃克脾。饮食作吐否？其父曰：然。即进疏肝扶土降逆之剂。明日又至，其父曰：昨日所服之药倾吐而尽。余即细问其病之始末。其父曰：此病有一年半矣。余曰：何不早治？其父曰：已服药三百余剂。刻下只能每日饮人乳一杯，已月余未得更衣。余乃细询其前服之方，皆进退黄连汤、资液救焚汤、代赭旋覆汤、四磨饮、五汁饮、韭汁牛乳饮，俱已服过。又云：不但服药，而川郁金磨服已有三斤，沉香磨服亦有四五两。余曰：今之郁金、实即莪述之子，大破气血。伽南香虽云理气，其质是木，有气无味。二味多服，津液愈亏，胃汁愈枯。脏腑日见干涩。此乃杂药乱投，大伤津液而成关格也。余细细思之，取大半夏汤加淡苁蓉、怀牛膝、金匮肾气丸绢包同煎，以取半夏之辛开滑降，甘草、人参生津养胃，生蜜甘润，甘澜水取其引药下行；增肉苁蓉之滑润肠腑滋膏，牛膝之降下而潜虚阳；再以金匮肾气丸温动真阳。云蒸雨施，藉下焦之阳，而布上焦之阴。服后仍倾吐而尽，余颇焦灼。问曰：人乳何以饮？其父曰：一杯作四五次，方能饮尽，惟金匮肾气丸，干者三四粒亦能下咽。余曰：得之矣。将原方浓煎，或置鸡鸣壶内，终日煨温。频频取服。令病人坐于门前。使其心旷神怡，忘却疾病之忧。将肾气丸四钱干者，每次三四粒，用药汁少些送之，一日夜尽剂。就余复诊，余曰：别无他治。仍将蜜作肾气丸干咽，以原方药汁送之。服三四剂，忽然神气疲倦，面色转黄，一月余未得更衣，忽下燥粪两尺，卧床不能起矣。举家惊惶。余曰：下关虽通，上关仍闭，饮食仍不得下，幸而干者能咽，尚有一线生机。将肾气丸四钱，和人蒸饭四两捣丸，将前方去苁蓉、牛膝，遵前法渐渐吞之。后仍前法再加蒸饭四钱照法吞之。数日后，胃得谷气，食管渐润，肾气丸每日加服一钱，渐加至饭三四两。皆用大半夏汤吞之，后以饭作丸，用清米饮吞之，一日能进饭丸四两。再食以干饭。上格已开，腑气亦润。后用润燥养阴之品，调理三月而愈。所以仲圣之法，用之得当，如鼓应桴。人云仲圣之法，能治伤寒，不能治调理者，门外汉也。关格皆属津枯，用香燥以取一时之快，此乃暗藏利刃，杀人于无形之地耳。余于此症，焦劳两月，始能治痊，亦生平一快事也。

又琴川东周墅顾姓，年三十余，素性好饮纵欲，肾虚则龙火上燔，呕血盆盆，津液大伤。他医以凉药遏之，后年余，大便秘结，匝月不解，食入即呕，或早食暮吐。又经他医投以辛香温燥，呕吐更甚。就余寓诊，余曰：大吐血后，津液已伤，又经辛香温燥，更伤其液。肝少血养，木气上犯则呕；肠胃干涩，津不能下降，则腑道不通，故而便坚阴结也。即进进退黄连汤，加苁蓉、枸杞、归身、白芍、沙苑、菟丝、柏子仁、麻仁、牛膝、肉桂、姜、枣等温润之品，服四五剂，即能更衣，其呕亦瘥。再加鹿角霜、龟版胶，又服二十余剂乃痊，至今已八年矣。或有发时，服甘温滋润药数剂即愈。此症如专以香燥辛温，耗烁津液，关格断难复起。汪讱庵曰：关格之症，治以辛温香燥，虽取快于一时，久之必至于死。为医者当如何慎之？

关格兼痿

庚午，余治琴川孝廉邵君蔓如，生平嗜饮过度，且有便血证，便血甚多。始则饮食渐少，继则四肢痿软，后即饮食不得入，手不能举，足不能行。邀余诊之，询其颠末，每日只能饮人乳一杯，米粉粥一钟而已。看前医之方，皆服芳香温燥。诊脉弦涩而空，舌津燥。余曰：此乃血不养肝，津液干涩，食管不利。关格症皆属津枯，刚燥之剂，

亦在所禁。痿属血少，不能荣养筋络。多服燥烈芳香，胃汁枯，津液伤，痿症已成，格亦难免。即进以养血润燥之品，服五六剂，格症渐开，余思草木柔润之剂，难生气血，亦不能入络。因其好酒，便血太多，后起此症。即进以血肉有情之品，虎骨、鹿骨、龟版等胶，牛筋、蹄筋、鹿筋、羊胫骨、鸡翅及从蓉、鱼线胶、枸杞、归身、巴戟、猪脊筋大队滋补重剂。服十余剂，关格大开，渐能饮食，手足痛势已舒，手略能举，步稍能移。后即将此方加羊肾、海参、淡菜共十七味，约四五斤，浓煎收膏。服四五料，步履如常，饮食亦复，手亦能握管矣。古人云：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言洵不诬也。后邵君赐余匾额"山中良弼"四字，虽不敢当，然余亦煞费苦心矣。愈后三年，因其不能戒酒远色，以慎保养，得中风症而逝。

痿

琴川小东门王姓，年约十七八，素有滑泄遗精，两足痿软，背驼腰屈，两手扶杖而行，皮枯肉削。彼云：我有湿气，已服三妙汤数十剂，罔效。予曰：瘦人以湿为宝，有湿则肥，无湿则瘦。观其两腿，大肉日削，诊脉两尺细软。《难经》曰：下损于上，一损损于肾，骨痿不能起于床。精不足者，补之以味，损其肾者益其精。如再进苦燥利湿，阴分愈利愈虚，两足不能起矣。进以六味地黄汤加虎骨、龟版、鹿筋、从蓉，大剂填下滋阴。服十余剂。两足稍健。再将前方加鱼线胶、鹿角霜等，服十余剂。另服虎潜丸，每日五钱。两足肌肉渐充，步履安稳。后问曰：前方何医所诊？曰：吾受业师某所书也，我习医已三年矣。余即劝其改业，不必习此小道。夫医之一业，功少过多，利小任重，有生计者，不必习也。

治痿诸法，《证治准绳》各书，言语甚为纷繁。以余思之，用法当简，惟干湿二字足矣。如花卉菜蔬，过湿则痿，过燥则痿。人之痿而不振亦惟干燥[1]二字尽矣。看痿之干湿，在肉之削与不削，肌肤之枯润，一目了然。如肉肿而润，筋脉弛纵，痿而无力，其病在湿。当以利湿祛风燥湿。其肉削肌枯，筋脉拘缩，痿而无力，其病在干。当养血润燥舒筋。余治痿症甚多，今忆两条，未尝不可为规则也。治翁府船伙钱姓，至上海，骤然两足痿软无力，不能站立，就诊于余。诊其脉带涩兼数，按之数更甚，口中臭气不堪，小便短赤，茎中涩痛。问其上海宿妓否？答曰：住宿两宵。可曾受湿否？曰：因醉后，在船蓬上露卧半夜，即两足痿软不能起立。余见其两足微肿，扪之微热，余曰：此乃酒湿之热内蒸，露湿之寒外袭，化热难出，又房事两宵，气脉皆虚，湿毒流注于经络。即进以萆薢、猪苓、赤苓、泽泻、苡仁、木通、黄柏、牛膝、土茯苓、丹皮、草梢、桑皮等，服三剂，两足渐能起立。后以北沙参、麦冬、石斛、苡仁、甘草、茯苓、萆薢、牛膝、知母、黄柏、桑皮、桑枝等，再服四五剂，步履如常。此治湿热流注之痿也。又治一干痿，常熟小东门外东仓街程均章，自四月寒热，经他医治至九月，先以牛蒡、豆豉、枳壳、厚朴等，至夏以藿香正气之类，至秋以厚朴、枳壳、赤苓、腹皮等，均系燥湿淡渗之品，服百余剂，以致遍身肌肉削脱，筋脉拘挛，四肢拳缩不能伸，手不能举，足不能立，十余日未能饮食，月余不能更衣。王姓医仍进以香燥淡渗。后邀余诊，见其口唇上吊，齿露舌干，不能吸烟，烟膏从齿缝中吞之，饮以稀粥，噎而难人，匝月不更衣。众皆谓不起之症，余笑曰：此症最易治，断断不死。众问故，余曰：精不足者，补之以味，损者益之，燥者润之。当先用老肥鸭一支，水海参一斤，猪蹄一斤，三物用大沙罐煨之糜烂，以布滤去渣滓，吹去油质，将此汁加以葱、姜汁少许，酱、酒和好煨温，随其量饮之，使其食管腑道润滑，再论服药。依法制服饮之数日，似乎喉间稍爽，能下稀粥。再以大剂虎潜法去锁阳，服四剂，其热已平。再立一方，熟地一两、淡苁蓉五钱、牛膝三钱、龟版一两、虎骨五钱、蹄筋五条、麦冬五钱、石斛五钱、陈酒二两、芝麻五钱，煎浓汁饮之，以鸭肉海参汁助之。服十余日，大便更燥矢数尺，胃纳渐醒。服至四十天，肌肤润滑，两足渐能起立行走。服至百余剂，胃气大苏，两手渐能举矣。后调理二百余天，手指仍然无力，尚不能握

① 燥：据上下文义，似当作"湿"字。

笞作小楷，肌肉虽充，肢尚少力。今已七年，尚未复元。如不以大剂滋润·籍灌溉之功，此症不死何待？服燥药百余剂，滋膏竭尽，医家、病家两不醒悟，岂非奇闻？余将痿症之干、湿两条，录之以质高明，未识然否？

虚 胀

朱云卿，洞庭山人，年三十六七，在琴川老吴市典为业。有气从少腹直冲胸膈，腹胀如鼓，坚硬脐突，屡服槟榔、枳壳、五皮等消导克伐之品，愈服愈胀，匝月未得更衣，两足渐肿，小便不爽，面上色泽渐枯，胃气日惫，欲回籍袖手待毙矣。吾友松筠张君偕至余寓就诊，余曰：脉迟涩而肌肤枯黯，腹硬而坚，不得更衣，此乃冲、任、足三阴肝、脾、肾阳虚，阴气之所结也。冲脉起于气街，挟脐而上；任脉起于中极之下，循腹里，上关元；足三阴之脉，从足走腹。冲脉为病，气逆里急；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肝脉为病，有少腹肿满，少腹气冲于上，此乃冲疝之类也。阳气虚不能运行，阴寒之气，蟠结于中，结聚不消。况下焦阴气上升，非温不纳，中宫虚馁，非补不行。投以东洋参、白术、鹿胶、附、桂、茴香、巴戟、苁蓉、枸杞、菟丝、姜、枣等温补滑润之品。服一剂，胀更甚。余曰：此气虚不能运药也，若更他法，则非其治。强其再服一剂，胀益甚，且气阻不爽。余再强其服一剂，忽然气从下降，大解坚粪甚多，其腹已松，气归于少腹角一块如杯。余曰：当将此方购二十剂，煎膏缓缓服之。服尽而愈。所以治胀病，当分虚、实、肿、膨为最要。此症若疑实胀，投以破气攻伐，断无生理矣。然不能辨之确，断之的，见投剂不效，即改弦易辙，有不致偾事者乎？故治病以识症为第一。按此胀属肝脾肾三经。

常熟西门俞义庄俞濂洲先生之少君瑞舒世兄，年二十三四。时正酷暑，邀余诊之，腹胀如鼓，足肿卧床。余问其病由，素有便血症，按脉极细，小便短赤。余曰：此乃久痢便血，脾肾两虚，土败之症也。观前医之方，大约槟榔、枳、朴、五皮、香砂、苓、泻之类，余曰：此症非大用温补，助火生土，断难有效。使其向虞山吉子坟上，取黄色泥土百斤，将河水搅浑澄清，煎药、炊茶、煮粥，均用此水，若水尽再换。泥一石，搅水两石，用尽再换。取土以补土之义。进参、术、附、桂、补骨脂、益智、黄芪、枸杞、巴戟、杜仲、熟地等大剂，腹上系绳紧束。服大补药三剂，以绳验之，约松三指许。后余恐其太补，方中稍加枳壳，所系之绳，仍紧如故。以此验之，破气之药，一毫不能用也。专以温补大剂服百余剂，其胀已消，约用去熟地四五斤。参、芪各四五斤，杞、仲、术等称是。起床后，服《金匮》肾气丸，并补剂而痊。至今六年，惟行路常有气喘耳。下焦之虚，不易填也。按此胀属脾肾。

常熟青果巷吴铸庵先生，年五十余，平素有便溏，清晨泄泻，后腹胀脐突，腰平背满，囊茎、腿足皆肿，两臂、胁肉渐削。余曰：便泻伤及脾肾，非温补不可。后进参、术等补剂，服三剂，腹胀仍然。一次邀余诊，见其案头有《临证指南》、《医方集解》等书，余曰：阁下知医？莫非更吾方乎？彼曰：实不相瞒，将方中略加枳、朴、香、砂等味耳。余曰：既然同道，若不依余，断难取效。余存之方，切不可更动，约服四五十剂，即可痊愈。仍进参、术、芪、草、益智、巴戟、仙灵脾、补骨脂、姜、枣、桂、附等，服四五十剂，便溏已止，胀势全消，至今四年，强健如昔。所以辨虚胀、实胀，大约在便溏、便坚之间，亦可稍有把握，庶不致见胀即攻伐克消乱投也。按此胀属脾肾。

常熟西弄少府魏葆钦先生之媳，因丧夫悒郁，腹大如鼓，腰平背满脐突，四肢瘦削，卧则不易转侧。余于壬午秋抵琴川，季君梅太史介绍余至魏府诊之，面色青而脉弦涩，余曰：弦属木强，涩为气滞，面色青黯，肢瘦腹大，此乃木乘土位，中阳不运，故腹胀硬而肢不胀也，中虚单腹胀症。虽诸医束手，症尚可挽。以枳、朴、槟榔等味，治木强脾弱，中虚之症，如诛罚无罪，岂不偾事？恐正气难支，急宜理气疏肝，温中扶土抑木。进以香砂六君汤，加干姜、附子、刺蒺藜、桂枝、白芍、红枣、檀香等，服五六剂，仍然。然终以此方为主加减出入，加杜仲、益智、陈皮等，服四五十剂，腹胀渐松，肢肉渐复，服药百余剂而愈。再服

禹余粮丸十余两，《金匮》肾气丸三四十两，腹中坚硬俱消，其病乃痊。今已十五年，其健如昔。吾师曰：胀病当先分脏胀腑胀、虚胀实胀、有水无水等因，寒凉温热、攻补消利方有把握。若一见胀症，专用枳、朴、查、曲、五皮等味，无故攻伐，反伤正气，每致误事耳。按此胀属肝脾。

常熟东门外颜港桥老虎灶内小童，年十岁，先因肾囊作胀，常熟俗名鸡肫臜，觅单方服之，延四十日后，肢瘦腹胀，脐突而高作喘，肾囊胀亮，茎肿转累，如螺如索，小便六七日未通，奄奄一息。余诊之，思如此危证，难于下手，急进《济生》肾气汤大剂，附、桂各一钱，倍车前、苓、泻，服两剂，小便渐通，一日数滴而已。后服之五六剂，小便渐畅，茎亦直而不转矣。再以原方减轻，服二十剂，腹胀亦消。惟形瘦不堪，后以参苓白术散，调理而痊。将近十龄之童，前后服桂、附各两余，所谓小儿纯阳一语，亦不可拘执也。按此胀属肾。

肿　胀

常熟县南街面店内某童，年十六七，冬日坠入河中，贫无衣换，着湿衣在灶前烘之，湿热之气，侵入肌肉，而浮足肿，腹胀色黄，已有三年。友怜其苦，领向余诊。余以《济生》肾气汤法：熟地一两、萸肉二钱、丹皮二钱、淮药三钱、泽泻二钱、茯苓三钱、牛膝钱半、车前二钱、附子一钱、肉桂一钱，余给以肉桂一支，重五钱。时正酷暑，人言附、桂恐不相宜，又云：胀病忌补，熟地当去。余曰：此方断不可改。服六剂，小便甚多，猝然神昏疲倦。人恐其虚脱，余曰：不妨，服六剂，有熟地六两，一时小便太多，正气下陷，未必即脱。待其安寐，至明午始苏，而肿胀全消。后服参苓白术散十余剂而愈。

治病之方法，先要立定主见，不可眩惑，自然药必中病。有一方服数十剂，一味不更而病痊者，非老于医者不能也。余在师处，见一童，年二十，尚未通精，身长仅三尺余，面黄色萎，腹胀脐平足肿，有戴姓偕来，吾师诊之，问曰：此是何人？戴姓曰：是寒舍之牧牛佣也。问曰：工钱一月若干？戴姓曰：三百文。吾师曰：不必开方，回去待毙可也。戴姓曰：此岂绝症耶？吾师曰：家贫不能服药，孙真人云亦不治也。若要病痊，非药资十千文不可，其工价每月止三百文，何得不死？戴姓曰：病若可痊，吾代出十千文，亦周全一命。吾师曰：吾当代赊，如十千之外，吾代偿可也。即进以《济生》肾气汤原方，熟地六钱、山萸肉二钱、丹皮钱半、山药二钱、茯苓四钱、泽泻二钱、车前二钱、牛膝钱半、肉桂一钱、附子一钱，服二十剂面色转红，腹肿渐消。吾师曰：再服前方。二十剂而腹膨足肿俱已退尽，诸恙霍然。吾问师曰：小儿童身，纯阳之体，前后共服桂、附八两，如炭投冰；四十剂不更一味，而病霍然，神乎技矣。师曰：胀之一症，宜分虚实、脏腑、上中下，最为准的。若健脾利水，是崇土制水法。脾土不能制水，土被水淹，水泛滔天，一息真阳，被其淹没，用《济生》肾气，水中取火，蒸动肾阳而消阴翳，保真阳而泄水邪，为开渠泄水法。水去而土稍旺，火旺土得生气，自然胃气苏，脾运健而水有所制矣。若专以崇土筑堤，恐堤高水溢，涨至胸膈，水无出路，气喘不休，其症危矣。所以方药对病，如指南之针，心中断不可疑惑。倘服二四剂不效，即更他方，病深药浅，往往误事。吾今其服四十剂，而病可痊，胸中早有成竹也。

湿　温

常熟灵公殿杨府，一小使周姓，无锡人，年十八九，壬午七月间病后，至八月间，又劳碌反复，发热面红，脉沉气促。有汪姓医以为虚阳上脱，服以参、附，热更甚，脉更沉，汗出不止。邀余诊之，以脉沉、面赤、气促论之，却似戴阳；视其正气，断非虚脱。太常杨公曰：虚实惟君一决。余曰：待余再诊，方可直决。再诊之，而目俱红，口中气臭，小便短赤，脉沉滞而模糊不清。余曰：此乃湿温化热，被参、附阻于气机，热郁不能分泄，逼阴外出，故反汗多气促。杨公曰：实热有何据？余曰：仲景试寒热，在小便之多、少、赤、白。口中气臭，断非虚热。温凉执持不定，必致偾事。若不用寒凉药，症必危矣。杨公不能决，余即书黄

柏、木通、栀皮、郁金、苡仁、通草、苓皮、竹叶、滑石、杏仁、藿香，令服之。明日复诊，热退汗止而神倦，余即以香砂、白术、二陈之类，令服之。杨公曰：昨寒凉，今温燥，何也？余曰：湿温症热去湿存，阳气即微，再服凉药，必转吐泻。昨以寒淡渗热，今以苦温化湿。服三剂，湿亦退。后服香砂六君五六剂而痊。症非危险，若执持不定，因循人事，仍用参附，不死何待？

曹秋霞，即余习药业之师也，颇知医理。庚申孟河城陷，粤匪蟠踞，避乱于太平洲。其母年逾六旬，发热不休，面红目赤，进以芩、栀等，热甚不解。再以生地、石斛大剂寒凉，其热更甚，彻夜不寐，汗出气喘，症已危险。邀吾师诊之，吾师曰：治病宜察气候、土宜，此处四面临江，低洼之乡，掘地不及三尺，即有水出，阴雨日久，江雾上腾。症由受湿化热，湿温症也。如物受潮，郁蒸化热，当曝以太阳，其湿一去，其热自清。进以寒凉，是湿蒸之热，沃以凉水，添其湿，即助其热矣。《内经》云：燥胜湿，寒胜热。湿淫所胜，平以苦热，以苦燥之，以淡泄之。进以茅术二钱、干姜一钱、赤苓一两、苡仁一两、黄柏钱半、猪苓三钱、桂枝一钱、车前二钱、滑石五钱，必须多服尽剂，方能退热，病家因热甚，不敢服。吾师曰：热而不烦，渴而不饮，舌苔黄腻而润，脉来模糊带涩不利，皆湿热之明征也。若再服寒凉，必致发黄，或吐呕，或下利，则不可救药矣。促而饮之，日晡时，饮尽一大碗。至天明，热退身安，即能安寐。吾师曰：五方异治，地有高下。湿温一症，风高土燥之处，未曾见惯。苦燥温热之品，内有味淡泄热，苦寒化热以制之，即丹溪二妙法也，虽重剂亦无妨。有几分病，进几分药，并非孟浪乱投重剂也，盖药必中病而已。

呃 逆

常熟慧日寺伤科刘震扬，始因湿温发疹，其人体丰湿重，医进以牛蒡、山栀、连翘等，已有十余日。邀余诊之，脉来涩滞不扬，舌薄白，神识如蒙，冷汗潺潺不断，身有红疹不多，溲少而赤，呃逆频频，症势甚危。余曰：肥人气滞，湿邪化热，弥漫胸中，如云如雾，充塞募原，神暗昏蒙。况呃之一症，有虚、实、痰、气、湿、血、寒、热之分，不可专言是寒。鄙见看来，上焦气机阻逆，断不可拘于丁香柿蒂之法，先立一清轻芳香，先开上焦，佐以降逆泄热。进以苏子梗、藿香梗、通草、郁金、沉香屑、杏仁、茯苓、薏仁、佩兰、半夏、橘皮、姜竹茹，另研苏合香丸汁，频频呷之。服后，神气日清，诊七八次，皆进以芳香苦泄淡渗法，而热退呃平，乃愈。此症若误疑呃逆为虚寒，投以温补，立毙。所以看病，当看全局，遇兼症并病，宜先立一着实主见，自不致眩惑彷徨。然非临证多者，不克臻此。

暑风痉厥

常熟大东门外余义大店伙余姓，年五十余，因暑天到浒浦，舟中受热受风，是晚回店，发热极盛。至晨，脉伏肢厥，二便皆秘，遍体无汗，项背几几，体寒。邀余诊之，曰：风袭太阳之表，暑湿热郁于里，急宜开表通阳，迟则恐成刚痉，叶天士曰：通阳莫如通小便。使膀胱一开，一身之阳气皆通。即进以五苓散，每服五钱，煎沸汤一大碗饮之。饮两次，小溲通畅，而汗出脉起厥回，体转热矣。此症虽轻，如作热深厥亦深，投以沉寒凉药，危矣。故志之以示后学。

暑 温

暑温、风温、热病，最忌大汗伤阴。苦温伤液，温补助热，俱可化火，为害最烈。叶天士曰：湿邪伤液，急则变为痉厥，缓则变为虚劳。前辈屡试之言，询不诬也。余见一某姓子，平素阴虚内热，是年壬午，君火司天，温邪极甚，六月间得热病。琴川有一四时风寒通套之方，豆豉、牛蒡、山栀、厚朴、枳壳、连翘、陈皮、山查、半夏、赤苓、通草、蝉衣、杏仁之类。热甚者，加入鲜石斛、鲜生地等品；不大便，则加瓜蒌仁、元明粉，或加凉膈散两许。无论四时六气，皆从此方加减。某医即以此方加减进之。然暑必夹湿，燥则化火，凉则湿凝，而甘淡微苦之法，全然不知，以致病人

津干舌绛，脘阻便溏，汗多。见其因表致虚，某又进参、芪、熟地、杞子、杜仲等温补之品。不知补则碍气助热，聚湿填中，病在垂危。延月余，邀余诊之，脉虚细而芤，舌绛如猪肝，汗出气促，不得平卧，手指战振，灼热津干不渴，咳嗽痰多，溲涩，已有缓变虚劳之势。余曰：此症古人云，不服药为中医，若再服药危矣。病家曰：此不治之症耶？余曰：非也。暑为阳邪，湿为阴邪，天地之气也。清邪先中于上，肺先受之，暑湿交阻，蒸化为热，用药若凉，则依湿一面，而化为寒，必转便溏、痞满、冷汗；用药若温，则依暑一面，而化为火，必转唇焦、舌黑、痉厥等症。故前辈治暑邪之方，最难着笔。要清热而不碍湿，化湿而不碍热者，惟有刘河间之天水散、三石汤，吴鞠通之清络饮、三仁汤；如补而不助热，不聚湿，则孙真人之生脉散。此诸方皆暑症之要方也。虽然平淡，却能消息于无形之间，以轻能去实也。又以甘凉淡渗，清热存阴，微苦泄热等轻剂，服五六十剂之后，病家问曰：若专于清轻之剂，病人正气恐难支持，亦可服大补否？余曰：人之养生，最冲和者，莫如谷食。既然热清胃苏，饮食大增，不必拘于温补。然热病不服温补，断不能收全功，直至十一月，方能服异功散、归脾汤之类而愈。

暑犯厥阴

人言医不认错。医岂有不错之理？错而合于理，情犹可恕；错而不合于理，不徒不自知其错，反自信其不错，斯终身陷于错中而不悟，其罪尚可问乎？余治常熟水北门叶姓妇，素有肝气胸痹，发时脘痛，屡进瓜蒌、薤白、半夏、枳实一剂，更衣即平，屡治屡验。是年夏杪，此妇雇船下乡，回城受暑湿而见寒热，胸脘阻格作呕。戴姓医进以胃苓汤加藿香、苏梗，此方亦属不错，而服之反甚。邀余诊之，脉滞而沉，汗冷作哕，脘中作鞭，按之甚痛而拒按。余视此症，乃热邪挟湿内陷，为小陷胸症无疑，进小陷胸汤法一剂。明日更重，诊脉仍滞不起，舌灰润，作哕频频，汤液不入，胸中格如两截，拒按作痛，且语言涩不出，汗冷撮空。余竟不解，问病家曰：大便何如？曰：大便已溏数日。余思小陷胸汤已错，又属太阴症矣。即进四逆加人参。余思此症，下利虚痞，作哕肢寒，显然浊阴上犯，虽不中病，谅亦不远，即将此方与服。余归即细心思之，因忆《温病条辨》下焦篇中，有暑邪深入厥阴，舌灰，心下板实，呕恶，寒热，下痢，声音不出，上下拒格者，有椒梅汤法，此症颇切。黄昏，病家至寓云：服药似乎肢温汗少，神识仍蒙，作哕、便溏不止。余曰：将二次药煎好，以仲景乌梅丸四钱，将药汁煎化灌之。服后，胸膈渐开，利止哕平，而能安寐。明午复诊，神清言爽，余即将乌梅丸原方改作小剂，服两剂痊愈。医学一道，岂易谈哉？戴姓之胃苓汤，似未必错；胸中拒按，余之小陷胸，亦切病情，乃皆不合；四逆加参，似错而反不远；合以乌梅丸，竟克两剂而痊。药不中病，百剂徒然；药能中病，一剂而安。仲景书岂可不读哉！

战汗

常熟阜北门外孙祠堂茶室妇，始因温邪未能透彻，延之四十余日。邀余诊之，脉细数郁于内，着骨始见，肌枯肉削干燥，灼热无汗，热亦不甚，耳聋舌强，言语涩蹇不清，溲少，大便泄泻如酱色，舌色底绛，而上有烟煤之色，眼白珠淡红，鼻干不欲饮，手足痉动。余曰：此乃温邪深入于里，汗未透彻，此症当战汗于骨髓之间，若不战汗，热不得泄，阴液烁尽亦死；若战汗不出亦死。且先以甘凉重剂养肺胃之阴，以作来日助其战汗之资，故先进生地、麦冬、元参、石斛、梨汁之类一剂，肌肤较润，泄泻亦稀。复诊，进以大剂复脉汤加鸡蛋黄二枚调服，生地黄一两、阿胶三钱、麦冬六钱、生白芍三钱、炙甘草二钱、石斛六钱、生牡蛎一两，煎浓汁服。余曰：此药服下，令其安寐，不可扰乱，到天明时，如能冷汗淋漓，手足厥冷，目反口张，遍体冷汗，切勿惊慌呼唤，倘战不透，亦死症也。若服此药，汗不止，腹膨无汗，此正不胜邪，战汗不出，亦不治矣。日晡服下，至四鼓，果然遍体冷汗，脉静肢冷，目反不语。举家因余预嘱，故静以待之。直至日中，汗收神醒，热退泻止。后服甘凉养胃，存阴泄热数剂而愈。所谓

战汗者，热伏于少阴、厥阴肝、肾之间，要从极底而出，故服大剂甘凉咸寒，使其下焦地气潮润，而雾气上腾为云，肺气滋润，天气下降为雨矣。若遇此等症，专于止泻、发汗、清热，必不能保全也。

冬温咳痰

常熟瞿桥倪万泰染坊何司务，于庚寅除夕得病，寒热，咳嗽痰多。他医进以豆豉、栀子、杏仁、蒌、贝、蛤壳、茅根之类，更剧，一日吐出柔腻之痰数碗。辛卯正月初四，邀余诊之，脉紧，肌燥无汗，咳喘，痰白如胶饴，日吐数碗，胁痛。余曰：此乃寒饮停胸，再服凉药，即危矣。进小青龙汤原方，略为加减，重加桂、姜。服三剂，症忽大变，猝然神识如狂，舌红口燥，起坐不安，即食生梨两枚。明晨又邀余去诊，症似危险，诊之脉紧已松，口渴舌红，又已化火，阳气已通，可保无虞。后转服化痰润肺之剂，仍每日吐柔腻白痰碗余。十余日后，再服六君子等和胃药十余剂而愈。庚寅冬温，愈于温药者多，死于凉药者广。然亦要临症活变，断不可拘执也。

湿痹

常熟大市桥王姓，年二十五六，面色青黄，足肿如柱，胀至腰，腰重不能举，足软不能行。其父背负而至，余问曰：此症起于何时？答曰：已一年有余，服药近二百剂，鲜效。余诊其脉，涩滞不利，下体肿胀，足弱不能行，腰重不能举。余曰：此症虽未见过，揣其情，即黄帝所谓缓风湿痹也。《金匮》云：着痹，湿着而不去，腰中如带五千钱。《千金》云：脚弱病，总名谓之脚气，甚则上冲心腹，亦能致命。此症服补剂，往往气塞而闭者甚多。服表药而死者，未之有也。断不可因久病而补之。余进以活命槟榔饮方，橘叶四钱、杉木片一两、陈酒三两、童便二两，水二碗，煎至一碗，调入槟榔末二钱，服后，将被温覆而卧，遍身汗出如洗，肿退一半。再服一剂，汗后肿即全退，足渐能步履。复诊，更《本事》杉木散方加味，杉木片五钱、大腹皮二钱、槟榔二钱、橘皮、橘叶各二钱、防己二钱、附子四分，酒二两，童便二两，服三剂，病痊。其父曰：药价极廉，不及百文，四剂即能愈此一年余之重症，神乎技矣。余曰：药贵中病，不论贵贱，在善用之而已。古人之方，不欺后学，所难者中病耳，如病药相合，断无不效验者。

久痛入络

诸痛之症，当分气血、寒热、脏腑、经脉，断不可笼统而混治之。邵镜泉，浙江会稽人，在常熟南门，开合泰糟坊。始以正坐，有友与之嬉，猝自后压其背，当时无所苦。后数月，咳嗽吐痰，其痰似乎从背脊上行，由肺咳吐而出也，旋腰间络脉如束带，收紧作痛，继则腹中攻痛，已而筋松痛舒。以手按之，不拘腰腹，其气即阻于掌下，而痛更甚，按久则掌下高突，气聚不散，而痛势更甚。伊服七厘散伤药之后，自此痛势不休，手按于何处，掌下即痛。腰中收束之痛，一日夜十余次，已有年余。后有医进以附、桂、杞子、鹿角、杜仲、党参等，服二十剂，不热不胀，痛势依然。邀余诊之，述其病情。余曰：气攻腹中，痛后即散者，《难经》云：气之不通，为聚为瘕。瘕者，假也，或有或无；聚者，气之所聚，或聚或散。久痛则入络，气窜于络，被瘀阻不通则痛。用手按之，掌下高突者，络中气至不能流通，其气聚于掌下，似觉皮肤高突也，手去则气道通而痛平；腰间如束带，收之则痛，松之则舒，此乃久痛伤络，累及奇经带脉之隧道，被气血阻滞，气行至此，不能通达，故脉络俱收紧，引东牵西也。吐出之痰，似乎在背脊、胸胁、肩臂诸经络出者，络虚则津液渗入，多服热药，则煎熬成痰，此经络病也，躯壳病也，气血病也，与中宫脏腑毫不相干。若服热药，反助火为痰，呆滞气血。以余鄙见，当从仲景虫蚁搜剔之法。细审鳖甲煎丸，即知其法。当先服指迷茯苓丸二两，作六天服，先去络中之痰。服后，痰咳渐少。后以地鳖虫一个、地龙一条、虻虫一个、蛴螬一个、僵蚕三条、鼠妇六个，六物炙脆为末；以丝瓜络一钱、橘络一钱、络石藤钱半，三味炙

炭为末；以高丽参一钱、沉香三分、降香三分、檀香三分、木香三分、郁金三分，六味俱用酒磨汁；又以青葱管一尺、韭菜根五钱，二物捣汁；又以红花五分、当归二钱、新绛五分、怀膝尾钱半，四味煎浓汁；用陈酒二两，将各汁和透，燉温，冲温前末。服三剂，痛去其半。后以原方加穿山甲钱半同煎，又加黄鳝血二钱，冲和服，服四五剂，痛减八九。后以理气和荣通络之剂调理而愈。后四年得胃痈症而逝。

戴　阳

常熟东门外叶泳泰布行一童子，名锦兰，年约十二三，吐泻止后，即就余诊，两尺皆伏，惟寸关脉浮，汗多气促。余曰：此症大有变局，进以和中分清、芳香淡渗之品。至明日又邀余去诊，汗如珠下，面红目赤，肢厥脉伏，口中要饮井水、雪水，烦躁不休。余曰：此症阳已外脱，若认为热症，一服寒凉即死。若畏其死，即无法矣。病家人曰：听君所为，死不怨也。余曰：吾开方后，不可再请他医。因他医以余方为是，死则归罪于彼；若以余方为非，而更立一方，死则其罪愈不能辞。症既危险，死生不如余独肩其任。即以干姜一钱、附片一钱、肉桂八分、猪胆汁一钱、童便二两，三物先煎，将汁滤清，和人胆汁、童便，沸一二次，冷服。此症本可用白通、四逆加人尿、猪胆汁为是，因症已危险，故去参、草之甘缓，恐其夺姜、附之功，加以肉桂之辛，如猛将加以旗鼓，万军之中，以夺敌帜。不料时已在晡，胆汁、童便，俱无觅处，病家先以姜、附、桂三味，煎而饮之，欲将胆汁、童便明晨再饮。余闻而大骇，即送字与其父曰：姜、附、桂阳药，走而不收，一误犹可；胆汁、童便阴药，守而不走，再误不可，一服即死。明晨速即将原方照服，或可挽回万一。明晨果照方服一剂。至午余又去诊之，汗止，口渴亦止，面目红色亦退，脉细如丝而已见。余曰：脉已微续，可无虑矣。即进四逆加人参、人尿，再一剂，而病霍然。吾友曰：如此酷暑，十余岁小童，服如此热药，倘一挽回不转，其咎何辞？余曰：不然。为医者，当济困扶危，死中求生，医之责也。若惧招怨尤，袖手旁观，巧避嫌疑，而开一平淡之方以塞责，不徒无以对病者，即清夜自问，能无抱惭衾影乎？

脱　症

吾幼时在孟河天宝堂药铺曹焕树先生之门下习业，其弟鲁峰素有咯血症。是年十月，忽起寒热，头痛身疼。治以桂枝、葛根汗之，寒热已尽，渐能饮食。停一日，忽然面红，汗出如珠，神静，脉浮而无力。即请马培之先生诊之，服药依然。至晚，汗出更甚，莫可为计。至二更，余看《医宗金鉴》少阴戴阳一条，即谓焕树先生曰：鲁峰叔之病，与戴阳相合，急宜引火归元。焕树恍然悟曰：此阳脱症也，非温纳不可。因其素昔吐血，最惧阳药，故畏缩面不敢专用，倘一差失，杀吾弟矣。余曰：阳无阴不敛，当阴阳并顾。与其不治而死，不如含药而亡。即以熟地四两、党参四两、黄芪四两、附子三钱、肉桂三钱，煎汁，加以童便三两，分三服。先进一服，静待半时，无所变，再服亦然。三服已尽，汗仍不收，面赤不退，不寐，不烦，不胀。后治法已乱。曰：既能受补而无他变者，恐病重药轻故也。再浓煎高丽参二两服之，又不胀。再以紫河车一具，东洋参二两，煎浓汁服之，约一时许，汗收，面红渐退而安寐，至明日始醒，宛如无恙。后费伯雄、丁雨亭先生诊之曰：此等治法，出乎医理之外，非自己为医不可。费伯雄先生曰：昨日阳脱而救阳，今日阳回当保阴。即服甘凉咸寒养阴之品，十余剂而愈。余见古书有云服参数斤者，于此益信古人之自有此法也。

阴阳并脱

丹阳贡赞溪在琴开豆腐店，始以温邪，有王姓医专以牛蒡、豆豉、柴胡、青蒿等，已服十余剂，阴液已尽，阳气欲脱，狂躁咬人，神识昏愦，痉厥皆至，舌黑而缩，牙紧不开，病已阴绝阳亡。余即进以复脉法，去姜、桂，加鸡蛋黄，大剂灌之。不料，明晨反目瞪口张，面青肉僵，脉沉而汗

出如珠，四肢厥冷。余曰：阴回战汗，阳不能支，欲脱矣。不必诊脉，先炊炉燃炭，急以桂枝龙骨牡蛎救逆法大剂，高丽参三钱、白芍三钱、甘草一钱、龙骨四钱、牡蛎一两、淮小麦一两、红枣三钱、茯神二钱，煎之，先灌以粥汤，含不能咽，即将药煎沸灌之。稍能咽，缓缓尽剂。不料，至晡汗收，而遍体灼热，狂躁昏厥，舌黑津枯。余曰：阳回则阴液又不能支矣。仍进复脉去姜、桂法，生地一两、阿胶三钱、麦冬五钱、白芍三钱、炙草一钱、麻仁四钱、鸡蛋黄二枚，服后至明晨，依然汗冷肢厥脉伏，目瞪口张不言语。余曰：阴回则阳气又欲脱矣。仍服前方桂枝救逆汤，至晡依然，舌黑短缩，脉数，灼热，仍用复脉去姜、桂法。如是者三日，症势方定。此症阴脱救阴，阳脱救阳，服药早温暮凉。若护阴和阳并用，亦属难救，故不得不分治也。后服甘凉养胃二十余剂而愈。治此症余挖尽心思，余素性刚拙，遇危险之症，断不敢以平淡之方，邀功避罪，所畏者苍苍耳。

上下并脱

同道徐宾之，金陵人，住常熟西门。始而寒热，继则下痢红白，三四日，后重不爽，小便少而涩。自服药数剂，不效。邀余治之，舌面白，舌心、舌边俱剥而红燥，脉来滞而不扬。进以胃苓汤意，理气而泄湿热。一剂，溲涩、后重俱爽，红积止而见薄粪，猝然遍体汗出如珠，自寅至酉，而起坐、言语、饮食一如平人，惟大便溏薄，日泻二三次，并不后重。自戌至寅，四时中烦躁汗多，额与指尖均冷，撮空呓语，喜怒之状不一，或以为祟。余曰：此乃阳脱之症，躁而不烦，是阳气虚竭。即以附子理中合桂枝加龙骨牡蛎法，急守中阳以固表阳，人参三钱、于术四钱、附子一钱、白芍一钱、桂枝二钱、龙骨三钱、牡蛎一两、炙草一钱、干姜一钱、红枣五枚，服之。人夜仍拈衣摸床，呓语汗出。明日原方再加重三成，加五味子五分，一服后，汗收神清，阳回利止，即饮食渐进，已能出外。因药贵，停服六七日，后服乱方，黄芩三钱、白芍三钱，服两剂，仍烦躁不休，冷汗淋漓，大便水泻，遍体如冰。再服扶阳固表，已无救矣。噫！生死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医究有理可评。黄芩苦寒，白芍泄脾，既自为医，反服乱方，其死宜哉。

虚斑亡阳

常熟阁老坊范云亭，是年暑天，先因寒热，遍体红斑满布，延某医治之，进以牛蒡、山栀、豆豉、厚朴、枳壳、凉膈散、石斛、生地、沙参等，琴川所谓三鲜汤加减是也。服五六剂，遍体冷汗淋漓，神识尚清，脉沉细，目珠上反，喉间痰声漉漉，气促咳嗽痰多，项背反折。是日请医七人，有用鲜生地、石斛、大黄、芒硝者，有用豆豉、牛蒡、山栀、连翘者，有用草果、厚朴、苍术、陈皮者，有用附子、人参、熟地、阿胶者，各有主见，议论纷纷，七人之中，余不在焉。余至，各医均散，余诊之曰：脉微欲绝，冷汗淋漓，阴凝于内，阳脱于外，舌底绛，白润而灰，下焦浊阴水气，皆泛于上，再拘执红疹宜服寒凉，阳即脱矣。若进枳、朴、苍术香燥者，亦决无是理。惟温补似乎合符，然熟地、阿胶，有痰饮阻格，决不能入。不如以甘温固表扶扬，参以酸敛之品收之，服一剂，明日邵聿修先生到琴，应有卓识。立方用党参、茯神、枣仁、桂枝、白芍、炙草、炒淮麦、五味子、煨姜、红枣。病家及旁人皆不肯用党参。余曰：此症当大服人参，既不相信，改北沙参可也。服一剂如故。至晨，邵君到，即书字来寓邀余并诊。余曰：先将昨方换人参，加龙骨、牡蛎，再服一剂，诊脉可也。聿翁曰：龙骨、牡蛎，前方已加，服过一剂，人参未也。余曰：何以不用人参？邵君笑而不答。余曰：君乃常昭之仰望，若亦依顺人情，而仍用北沙参者，云亭无生理矣，岂可比余之人微言轻乎？聿翁曰：用人参若干？余曰：此症人参宜以两计，然方上却难写，不如先用一钱。余使病家渐渐增进。即将原方去沙参，换人参一钱。服一剂，罔效。聿翁要往梅里，委余代看一日，余曰：代理一天犹可，如日久，恐病家不信，岂不误事？邵君去后，明日病人大汗如雨，痰升作厥。余曰：即服独参汤一味，以救其脱。另用五味子、枯矾二味，研细末，以人涎唾调烂，纳入病人脐中，用

膏药盖之。是日共服人参七钱，并未作胀、明晨汗稍收，气渐平，口中白糜布满。明日聿翁到琴，并诊之，斟酌一方，当舍表救里，不能顾其红斑，拟十四味建中加减主之，人参一钱、黄芪三钱、伏神二钱、炙草一钱、五味子五分、于术二钱、附子一钱、肉桂八分、干姜五分、白芍钱半、熟地四钱、杜仲四钱、杞子三钱、红枣五枚，煎服一剂，无效。原方再服一剂，忽觉泄泻，脉变外浮。聿翁曰：此症难矣。脉浮汗出，阳从上脱；又见泄泻，阴从下脱。阴阳两脱，又加白糜满口，痰塞咽喉，不死何待？余曰：病势虽危，尚有一线生机。能服人参两许，兼以大补之剂而不胀；服姜、附、桂而不燥，尚有正气能支，有阴分可烁。今脉沉而转浮者，乃阴脉转阳脉也。大便溏泄者，乃服温药行动先所服凉药之积也。仲景太阳篇有寒积太阴，阳动则腐臭秽不能内留而下者，即仲景桂枝加芍药条之文。然寒积遇温而下，不过两三日，若下之三日不止，汗更出，脉仍沉濡肢冷，则死定矣。如下之能汗收、脉缓、思饮，至第三日而痢止，即有生机矣。乃谓云亭之弟仲和曰：余二人之力，不胜此病，宜再请高明。仲和曰：医祷俱穷，二公再推诿，无他望矣。生死由命，决不怨也。即将前方去熟地，加白芍二钱、干姜五分，再进一剂，口中化燥，脉仍浮而痢更甚。以原方再服一剂，痢止，略思饮食，精神稍振。即将前方桂、附、姜、芍减半，加熟地、萸肉，另服独参汤。又两日，病已大有起色。聿翁回支塘，余为调理月余而痊。所调理之方，皆归脾、四君、生脉、桂枝加龙骨牡蛎、小建中诸法加减出入。此事已有五六年，刻下聿翁已作古人。今夏初有人来邀，云云亭病重，即过诊之，病已七八日，一日数医，所服皆牛蒡、山栀、豆豉、连翘、琴川三鲜汤、枳朴之类。诊其脉沉而下痢，痰声漉漉，汗冷，瞳神无光，阴躁。余曰：前次为凉药所误，不料今次又依样葫芦，惜哉！即写高丽参三钱、附子一钱、干姜一钱、于术三钱、炙草一钱等，服之如水投石。余曰：难矣。即起聿修于地下，亦无济矣。如此阳虚烟体，正虚邪陷，用清凉克伐而有生理者，未之有也。延三日而逝。

阴斑泻血

壬午七月，余至琴川，吾友沈芝卿劝余施诊。八月间，温热大行，病诊甚多，每日应接不暇。至腊月初五，因年事催迫，欲回孟河度岁，是晚与芝卿同饮于醋库桥，芝卿曰：吾腿上起红斑，已有两日，并无所苦。余视之，两股、两胫及手腕等处，起红斑如豆如粟，视肌肤稍高，色微紫而不鲜泽，有时作痒。谅由冬天温暖，风热所致，当时开一辛凉解肌之方。初六早解缆启行，过扬库之西塘市，河冰泊舟，五日冻解，一路耽搁，至十九日到常州，接得吾友胡少田之信云：芝卿病重。余半载未归，归心如箭。至二十日又接到少田信云：芝卿病危，即速回琴。斯时雪深冰坚，余即寄装于怡芬泰茶行，负絮被一条，趁航至锡山，连夜过航，至琴川，到已十二月廿三日午后矣。一见芝卿，形容十分狼狈，囚首丧面，色亦黧黑，发根上逆，大便血利滑泻，手足拘束，如同桎梏，身上红斑，皆聚成块，大骨骱处，及肩胛、尺泽、足膝、环跳、足胫等处，俱结红色一块，坐不能卧。余亦为酸鼻，即细问其病之始末。病家曰：初六日身起红斑，亦无所苦。至十一日，即胸中痞闷而呕，且有寒热，延裴姓医，进以高良姜、两头尖、吴萸、红豆蔻、官桂、香附、干姜等味两剂，后觉胸中更阻，大便秘结。至十五日大便后，猝然下血甚多，自此每日下血下剂，斑疹渐收聚于骨骱，而手足拘曲，寒热亦止，至今七八天，日夜下利无度。余诊其脉细而弦紧，舌苔白滑而润。余细思之：斑由冬温而来，热阻胸中，肺气不宣，则气逆而呕。被裴姓医辛热大剂劫动血络，阴络受伤，血从下溢。大便血后，血不能养筋，则筋拘束不伸。正气下陷，则斑疹随之而收束，聚于骨空节骱之处而成片。检近日所服之方，皆槐花、地榆、山查、银花、枳壳之类。余思此症，乃失表症也，若以人参败毒散服之，逆流挽舟，冀其斑透而痢止。服人参败毒散后，果能得汗。斑疹结聚，散布满体，痢仍不止，再服依然。虽属知己，余亦难自专主。即邀王简修诊之，用当归赤小豆散，加槐花、地榆之类；又邀沈心田

诊之，进以阿胶、地黄之类。皆在阴分一边，方俱难以惬意。余再诊其脉，仍如前，舌白不化，下利清谷。血脱则气亦脱，血脱先固气，当服温补似乎合符。故王、沈二君之方，俱未敢服。彻夜思维，服温补又恐有碍红斑，然阴斑虚疹，亦不忌温热。况事已如此，完谷不化，汤药入腹，即滑而出，断无再服阴药之理。当舍表救里为是。先进以四君子汤加木瓜、萸肉等消息之，调以赤石脂、米汁。服后即滑脱而下，亦无所苦，惟面红目红，夜不能寐，舌滑口和，俱少阴之见症。他医皆云下血太多，阴不敛阳，不如清热养阴。余专主此事，总不能听各医眩惑，若不升阳固气，利断难止。余进以重剂附子理中汤，党参五钱、白术三钱、干姜一钱、附子一钱、炙草一钱、红枣五枚，煎汁服之。虽无所苦，而舌转干黄，渴而不能饮，各人皆谓药不对症，余曰：治病当有药主，其权在我，若再服寒凉。岂有生理？再服原方一剂，舌苔又转焦黑，扪之如炭，脉仍沉迟不浮，而红目赤，夜仍不寐。余心焦灼，即着人请支塘邵聿修先生。时正天寒雪厚，邵先生不能来城。廿六日，年事匆匆，再服理中汤一剂，黑苔皆剥，舌变干绛色，胃气稍苏，利亦稍稀。余曰：阳分已回，稍顾其阴。原方加入生地、阿胶，服后利又甚，舌转薄白。余曰：阴药不能进，阳回而无依，如之奈何？二十八九日，又加呃逆，仍服附子理中加以丁香、代赭，去阴药不用，而利稍减。访得东乡丁姓医，颇有名望，遣人请之。是日已大除夕矣，余思元旦无市，即开单买药十余种，参、术、附、桂、苓、草之类，配而与服，服三剂，至正月初二，利已止。丁姓医到，看前诊诸君之方，无一不错。惟用山栀、连翘、桑叶、杏仁、蝉衣、芦根之属，谓此症极轻，服两剂，再邀复诊可也。病家亲戚辈，见此症面红目赤，舌绛而干，凉药最宜，心中反咎余用温热之药，口虽不言，而色见于面。余曰：既请丁君到此，不服其药，心必不甘，况丁君之言，津津有味，姑且煎好，服少些试之。先服一杯，便觉寒战，舌转白润，作哕不休，利下又甚。余即进以理中汤，哕止。病家仍不信余，再服丁药半杯，舌仍转润薄白，而呕又至。余曰：虚阳上戴，假热无疑。至初三夜，邵聿修先生到，诊之曰：舌干而绛，下血极多，血脱则气亦脱。若转服阳药，阴液何存？阳无所依，阴躁即见，岂其能久持？斟酌一方，用归脾汤合黄土汤去黄芩，阴药少而阳药多，可保无防。余亦以为然。邵先生即时返掉，照方煎服。病人云：觉背脊中寒凉。而药仍从大便流出。余曰：聿修先生为常昭两邑医生之冠，无出其右者，投剂无效，真束手无策。然既能纳温补，只能仍归温补。即进以鹿角、杜仲、枸杞、附、桂、党参、冬术、炙草、干姜、巴戟、红枣大剂，服三剂，利止，面红目赤仍不退，夜仍不寐。到初六卯刻，猝然冷汗如浴，呃逆频频，连续不止，已见欲脱之象。余曰：难矣。按脉仍沉而不浮，汗出如冰，此时亦无可奈何。余即以附子三钱、高丽参一两二钱，煎浓汁，作三次服。巳刻服一次，不觉胀热。申刻服二次，汗稍收，呃亦减。亥刻服三次，尽剂。又另煎潞党参四两，终日饮之，至尽剂，汗收呃止，而能安寐，面目红色亦退，从此转机。后暖气不休，是胃中新谷之气，与病之旧气相争，服仲景旋覆代赭汤十余剂而平。此症舌干而黑，目赤面红，且兼血利，能专主温补，一日夜服高丽参一两二钱、党参四两、附子三钱者，幸病家能信余而不疑，而余亦能立定主见而不移。若一或游移，进以寒凉养阴之品，不死何待？虽雪深三尺，日夜踌躇，衣不解带者半月，亦劳而无功。此治病之所以当胸有成竹也。

阴斑热陷

常熟大河镇道士王少堂，六月初，偕妻回里。十四日起寒热，遍体红疹满布。周姓医进以辛凉解肌之方，服后病增。至十七，病更剧。其岳母邀余诊之，脉极细而微，重按至骨，微见数象，神识颇清，遍体干燥，身无点汗，舌绛无津而又不渴，言语轻微，躁不能寐，红斑密布，无空隙之处。余思此乃正虚邪陷之阴斑也。余曰：初十晚到家，逐日所作何事？试一一述之。曰：十一至十三做法事，十四日忏事毕，结帐后，当夜即热。余曰：再去问之，初十有房事否？答言有之。初十日酷暑，坐船数十里，外风袭表，暑热逼蒸。至夜欲后，气脉皆虚，热邪即乘虚内伏。加之十

一至十三，身为法官，终日厚衣，汗出不止，汗多则外阳已虚，津液亦涸，腠理空豁，又高叫救令，中气亦虚，热邪易入，故见寒热。又被寒凉之药遏其阳气，故内热虽甚，无阳气蒸动，无津液化汗出表，若再服寒凉，表阳愈虚，热陷更深，阴斑无疑矣。用仲景桂枝汤加干姜、人参，重用甘草，服后再饮以米汤。余思汗多则阳弱阴伤，以桂枝汤和其表，以干姜合桂枝护其中阳，假甘草之多甘，合米饮之谷气，甘淡以助其胃津；得干姜之热，蒸动其胃津以上升；又赖桂枝之力，推之出表。若得汗出，则中阳动而表阳和，内伏之邪，亦可由外表而发。待其烦躁狂叫，或奔走越垣，方为佳兆。切不可与以凉药，恐火郁不能外达也。如服此药后，仍然不变，则难治矣。服药后，明午果然神识渐狂，声高而起坐不安，渴已能饮。病家惊惶，饮以蔗浆一碗，依旧静卧，声微脉细。至二鼓，余至其家，问之，曰：今午渐狂，声高，渴饮，不料服蔗汁后，依然如故。余曰：正欲其阴症转阳，由里出表，阳回而烦，方为佳兆，又为寒凉所遏，事属周折，仍从原方，加台参须服之。明午又见烦躁能饮，以温水饮之，汗出脉起矣。再进以甘凉之品，生胃阴而泄热助汗，托之外出，汗透而神静安寐，脉亦转和缓，能思饮食。余曰：汗后肌润，脉和思食，正能胜邪，病有转机矣。阳回以养阴为要，进以生脉法，加甘凉咸寒之品，数剂而痊。然症似少阴，究非伤寒可比，此是外邪内伏，无阳气阴液化汗以达表。所以读伤寒者，知有是病，即有是方，两言尽之矣。

腹痛肝厥

常熟西弄徐仲鸣幼女杏宝，年八岁，始以寒热，腹痛，痉厥。经某医以牛蒡、豆豉、枳实、槟榔等味，无效。又经一医以石斛、珠粉、钩藤、羚羊、石决等味，腹痛、痉厥更甚，腹痛即厥而痉，痛平则痉厥亦止，一日夜三四十次，症已危险。黄昏，邀余过诊，其脉细而微弦，舌心焦黑，舌边干白，目眶低陷，神倦音喑，两目少神，腹痛痉厥，时作时止，身无寒热。余细思热病痉厥，当神昏而腹不痛。若是寒厥，四肢厥冷，只有转筋而无痉。此乃腹痛痉厥并见，定是寒热阴阳杂乱于中。夫温病之厥，关乎手厥阴者，多宜寒凉；寒病之厥，关手足厥阴者，多宜温凉并进。此症皆不离厥阴一经。先煎仲景乌梅丸三钱，连渣灌下，越一时即吐出白痰半碗，再服又吐白痰半碗，再服再呕，约服药汁三分之二，而腹痛痉厥亦止，即能安寐。明日复诊，舌黑亦润，喜笑如常，惟腹中略痛而已，余即进以乌梅丸原法，再服小剂一剂，即饮食如常矣。

症犯厥阴

壬辰二月，余治常熟青龙巷口钱姓妇，始因肝气寒热，他医进以破气、消导、发散，而致呕吐，气上冲心，由下焦上升，即昏厥不知人事，气平则醒。邀余诊之，余曰：呕吐气上冲则厥，此是风邪犯于足厥阴肝经，破气温中，俱无益也。当以乌梅丸三钱，煎化连渣服。服后呕吐即止，气冲亦平。再调以平肝降逆之剂，二三剂而痊。大市桥孙姓妇亦脘痛，气冲胸膈，则肢厥神昏，呕吐，额汗。余以乌梅丸三钱，煎化服之，气冲厥逆渐平。后服仲景黄连汤加吴萸，三剂即痊。此二症皆春天少阳风热之邪，误服破气、消导、寒凉等品，而入厥阴者。所以病入于里，徒事发表、消导，无益也。

厥阴伤寒

常熟署刑席沈鲁翁之仆人某，始因深冬受寒，猝然寒热身痛。某医与以消导发散药两剂，后即少腹气冲撞心，心中疼热，面红咽痛，夜间烦躁，呕吐痰涎粘腻，盈碗盈盆，据云已有六七日。腹痛上冲，即有欲厥之状。鲁翁邀余诊之，备述病情。余曰：厥阴伤寒无疑矣，无怪发表、攻里俱罔效也。脉虽细弦，尚有微浮，兼有太阳未尽之表症；少腹气撞胸脘欲厥，呕吐粘涎甚多，心中疼热，咽痛面红烦躁，厥阴症已具。阳气被真寒外格，拟当归四逆汤加吴萸生姜加味主之。立方当归三钱、桂枝钱半、白芍二钱、细辛四分、半夏二钱、姜川连四分、吴萸四分、炙草五分、通草一

钱、大枣六枚，先煎化仲景乌梅丸三钱，连滓服下，以平肝安胃而止厥。再服前方汤药，散其寒。照方服两剂，诸症悉减。再以仲景黄连汤法，吞乌梅丸，加减出入三四剂，病去六七。后以小建中加参、椒、梅等加减，服十余剂而愈。此症若因咽痛面红烦躁，而服清凉必死。即浮泛不中病之方，亦难保全。柯氏云：有是病即有是方。洵不诬也。

痉 厥

常熟百岁坊戴姓女凤凤，约十八九岁，在灵公殿前曾府为使女，时正酷暑，饮井水两碗，后觉胸中痞闷。明晨忽腹中气上冲痛，痛则痉厥，目珠上反，角弓反张，四肢抽搐，时厥时苏，一日夜五十余次。前医作热厥，服以凉药，昏痉抽搐更甚。因贫不能服药，束手待毙。余曰：药资余不吝，然生死不能保也。病家曰：生死由天，求君救之。余心恻然，即进以至宝丹一粒，苏合香丸一粒，研细，菖蒲汁调服。再用针刺风池两穴，期门两穴，虎口两穴，肺俞两穴，无效，而痉厥更甚。余细思终夜，恍然悟曰：热时饮冷，阳气内伏，阴寒阻格于上，阳欲升而不能，阴欲散而不得，阴阳之气，逆乱于中。犯脾胃则为吐泻，犯肝胆则为痉厥。仲景肝胆同体，每以温凉并用。昏厥痉者，皆阴阳之气逆乱于中者多，用药亦须温凉驳杂，方克有济。此症在厥阴之表，少阳之里，着笔当在厥阴、少阳二经。即拟桂枝一钱、羚羊二钱、干姜五分、川连四分、吴萸四分、钩勾三钱、木瓜二钱、天麻一钱、僵蚕三钱、竹沥一两、石决一两、姜汁五分，煎好，缓缓服尽，气平痛止，即能安寐，痉厥、抽搐俱平。后服调肝脾药二十余剂而痊。余贴药资三千余文，愈此危症，亦生平一快事也。

食 厥

常熟星桥石姓妪，晨食油条一支，麻团一枚，猝然脘中绞痛如刀刺，肢厥脉伏，汗冷神昏。余诊之，曰：食阻贲门，不得入胃，阴阳之气，阻隔不通，清阳不能上升，浊阴不能下降，故挥霍撩乱，窒塞于中。宜用吐法，以通其阳。用生莱菔子三钱、藜芦一钱、橘红一钱、炒盐五分，煎之，饮后以鸡羽探喉吐之，再以炒盐汤饮之，吐二三次，痛止肢温，厥回汗收。惟恶心，一夜干呕不已。余曰：多呕，胃气上逆，不能下降。以乌梅丸三钱，煎化服之，即平。后服橘半六君子三四剂而愈。夫初食之厥，以吐为近路，其阳可通。若以枳实、槟榔等消食攻下，其气更秘，危矣。

气 厥

常熟大东门陶姓妪，暮年伤子，肝气久郁，又因有一人抵赖其子赊出之账，两相执持，陶姓妪猝然跌倒，气息全无。急邀余诊，脉来沉伏，目上反，口鼻之间呼吸气息全无，手足厥冷，其势已危。余曰：此乃肝郁气秘，痰阻灵窍。药不得入，惟用至宝丹、苏合香丸各一粒，用竹沥、姜汁、菖蒲汁、藜芦煎汁一杯，将诸汁和入灌之。以鸡羽三四支探喉，吐出白腻痰甚多，气息稍通，片刻后，又气息全无，再饮、再探、再吐，如是五七次，痰虽多而气仍不转。余疲甚，直至五更，气渐转而能呼吸，天明已能言语。咽痛三四日，调理而愈。余思木郁则达之，吐即达之之意也。如此症，不用吐法去其痰、通其阳，而能救者，吾不信也。又有百岁坊朱姓妪，因口角动怒，猝然昏厥不语，脉伏肢冷，呼吸不通。余即用炒盐汤，用鸡羽探吐，一哭即醒，醒则大哭不止。此郁极则发之也，如天地郁极，则雷霆奋发之义。余见肝厥、食厥、气厥等症，惟有吐为最速耳。所以吐之一法，不可弃而不用也。

肝阳吐血

常熟大东门外吾友谢荫庭，辛卯六月间，忽大吐血，每日约有碗余，半月不止。某医进以犀角地黄汤，加羚羊角、山栀、生地、石斛大凉之剂，罔效。半月以来，已有气随血脱之状，饮以井水亦不止。是夕三鼓，邀余诊之，脉来沉细，目瞑声低，言语轻微，肢冷汗冷，面红烦躁，欲寐不能

寐。余曰：事急矣，气随血脱，阳随阴脱，速宜引阳入阴，引气纳肾　先将陈酒十斤煮热，浸其两足两时许，再以生附子钱半、元寸五厘、萆薢子肉七粒，捣如泥，贴左足心涌泉穴。立方以中生地一两、元参四钱、麦冬四钱、浦黄炭二钱、阿胶四钱、生龟版一两、石斛六钱、生牡蛎一两、生石决一两、怀牛膝二钱、茜草炭二钱，煎好，再以鲜柏叶、鲜荷叶捣烂绞汁，人童便一茶杯，或秋石一钱，化水同冲，一气尽服之，血即止。后服沙参、麦冬、梨、藕、石斛甘凉养胃数剂而愈。其友问余曰：前医进犀角、羚羊角、生地、石斛等，可谓寒矣，何以半月不能止其血？今方服之即止，何也？余曰：实火宜凉，虚火宜补。此乃肝阳挟龙雷之火上腾，况吐血已多，阳随阴脱，下焦之阳，不安其位。方书云：在上者当导之使下，陈酒、附子是也。咸可下引，介可潜阳，童便、阿胶、龟版、牡蛎、石决是也。甘凉泄热存阴，生地、麦冬、元参、石斛是也。清血络，引血归经而止血，鲜柏叶、荷叶汁是也。若专服寒凉，是沸油中泼水，激之使怒，岂能望其潜降乎？

胆汁不清

浙江某大令彻夜不寐，已有年余。就诊孟河马省三前辈，用黄连八分，猪胆汁一钱拌炒山栀三钱，煎服，当夜即寐。大令曰：余服药近二百剂，安神养血，毫无效验，何以一剂而能平年余之疾乎？省三曰：此因受惊，胆汁上泛而浑，少阳之火上升不潜，故不寐也。当用极苦之药降之，使胆汁清澄。故取黄连之极苦，降上潜之阳；取山栀清肝胆之热，以胆汁炒之者，欲使其直入胆中也。胆热清，则胆汁亦清。其理甚明，并非奇异。大令曰：疾果因受惊而起，夜与友手谈，梁上鼠忽跌落在盘，子散满地，散局而卧，即不成寐。先生真神医也。前辈医道，岂后学所能望其项背乎？此症丁甘庵先生亲目见之，今特志之。

热极似寒

夫热极似寒之症，最难辨别。余诊同乡赵惠甫先生之孙卓士，是年九月间，忽起呕泻。邀余诊之，进以芳香理气，淡以分泄。至明日舌苔白而转红，脉滞而转滑，呕吐已止。再进以辛凉甘淡，存阴泄热。至黄昏忽然发狂，持刀杀人。至明日，阖家无策，余曰：热透于外，非泻不可。即进以三黄石膏法，黄连三钱、黄芩五钱、黄柏三钱、大黄二两、石膏二两、栀子五钱、淡豆豉五钱，煎浓汁两大碗。余曰：多备而少饮，缓缓作数次服之。服一杯，即泻稀粪。又服一杯，又泻稀粪。连服四杯，连泻四次。神识稍倦，狂躁略减，药已尽过半矣。扶之使睡，呓语不休，如痴如狂。即进以存阴清热之剂，生牡蛎四两、元参二两、麦冬二两、细生地二两、金石斛二两、鲜竹芯一两、石膏二两、竹沥二两、鲜沙参四两，大剂灌之，即能安寐。明日醒，仍呓语，神识或浑或清。后每日服竹叶石膏汤一剂，西洋参钱半、麦冬五钱、石膏一两、鲜竹叶四钱、姜半夏钱半、生甘草一钱、知母三钱、粳米二两，此方共服二十余剂，而神气亦清，呓语亦止。此症共服石膏二十余两而愈。病由呕、泻而起，《内经》云：热迫下注则为泻，胃热上沸则为吐。所以呕泻一症，亦有热秘呕泻，不可不防也。壬寅年之吐泻，有服凉药冷水而愈者。治病贵看症用药，不可拘于成见。如时邪之吐泻，泥于仲景之三阴症，用四逆、理中等法，其误事尚堪设想乎？

热深厥深

常熟大东门庞家弄颜姓，因失业后，室如悬磬，有病不能服药，延六七日。邀余诊之，脉沉如无，四肢厥冷，无汗，神识昏蒙，呓语撮空，遍体如冰，惟舌底绛而焦黑，干燥无津。余曰：此乃热深厥深，阳极似阴，热极似寒也。当时即进以银花露一斤，再进以大剂白虎汤，加犀角、生地、人中黄，煎好，调服至宝丹、紫雪丹，罔效。明日再饮以银花露二斤，仍服原方，犀角八分、生地一两、石膏八钱、知母二钱、生草一钱、人中黄二钱，粳米汤代水，调至宝丹一粒，紫雪丹五分，服两剂，如故。余思既是热深厥深，有此两剂，亦当厥回。如果看错，寒厥服此两剂，无有不死，何以不变

不动?正令人不解,至明日复诊,神识已清,肢体皆温,汗出淋漓。问其母曰:昨日服何药?曰:昨日服黄霉夫所积冷水五大碗,即时汗出厥回,神清疹透。余曰:何以能知服凉水可以回厥?其母曰:昔时先伯为医,每晚谈及是年热症大行,服白虎、鲜石斛、鲜生地等,往往不效,甚至服雪水方解。吾见先生服以银花露三斤,大剂凉药二剂,如果不对,宜即死,今无变动者,必系病重药轻。吾故斗胆以黄霉水饮之,凉可无虞,谁知竟即时转机。噫!余给药资数千,不若其母黄霉水数碗也。孔子曰:学,然后知不足。洵至言也。

治病之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余在师处,正值小暑之时,见一陈姓三岁儿,其母孀居,子系遗腹。偶有腹痛不甚,请屠姓医治之,以为虫痛,书花椒、干姜、乌梅、吴萸、雷丸等,其母偕儿在药肆中买药,置小儿于地,儿将腹贴地,覆面而卧。余见之,曰:此孩暑热入里,腹中热甚。其母不以为意,不料此儿服药后,即四肢面额俱寒冷,目睛上反,无汗,不啼不哭,脉伏气绝。其母哭之甚哀。他人曰:费兰泉先生看过否?其母曰:未也。即抱至吾师处,余代诊之,脉伏肢冷,遍体如冰,目反气绝,惟胸中尚热,牙关紧闭。余不能解,告吾师曰:昨见此孩覆地而卧,屠先生服热药,不料今日变症如此。吾师再三细视,曰:满目红丝,目珠上反,白珠属肺,火刑金也;瞳神属肾,目珠反白,肾阴竭也,此乃热深厥深之症。因西瓜尚早,若有西瓜,犹可一救。旁一人曰:戴姓庄房西席,有昨在常州带来西瓜。吾师即付钱二百,请其觅得西瓜一枚,即绞汁,将牙关撬开,频频灌人。约两时许,灌下瓜汁一碗,即进以人参白虎汤,西洋参三钱、生石膏八钱、知母二钱、生甘草一钱、粳米一两、麦冬三钱、五味子四分,曰:服西瓜汁后,可少缓进药。服后至四更,小儿始醒,啼哭数声,又厥。明晨仍抱至寓中,余诊其脉仍伏,目珠生翳,瞳神色白,惟四肢稍温,肌肤微热。吾师细看之,谓其母曰:再服两剂,可保无妨。即将前方去石膏,加鲜石斛一两、细生地五钱、元参三钱,服二剂,即厥回体和,瞳神转黑,饮乳如常矣。余问师曰:何以目白无光,断其不死?师曰:五脏六腑之津液,被热劫尽,精气不能上输于目,而无光矣。投以辛凉,火郁发之;佐以甘寒,保其津液胃汁,以五味子之酸,收其元神。故津液可复,精气上承,其目亦自明矣。吾师曰:不但此症,昔有小儿,痢疾一年,他医专以枳、朴、槟榔、曲、查等消导攻积,后痢久两目青盲,瞳神色白,以异功散、参苓白术散调理收功,后目光渐复,已二十余年,惟光线稍短耳。余至琴川张泾桥庙,有两儿,一七岁,一十三,痢已半年,两目青盲,瞳神色白,眼闭不能开,瘦削内热。眼科施以阴药,均不效。余曰:治痢为先,痢止则目亦可明。投以四君子,以党参换太子参、北沙参,加石斛、山药、莲子、红枣等,服二十余剂,兼服参苓白术散末,每日三四钱,匝月痢止。阴虚内热不清,服六味地黄丸,日久两目白而转黑,其光散而复收。治病必求其本,洵夫!

呕泻虚痞

常熟大步道巷余姓,年五十余,素嗜洋烟,时正酷暑,忽呕泻交作。邀余诊之,进以胃苓汤加藿香、半夏。明日呕、泻均止,脉静身凉,毫无所苦。惟神倦好寐,脘中坚硬,按之作痛拒按。病家以为病愈,余曰:病人阴藏,微见干哕。即进大剂附子理中汤加生姜之法,党参五钱、白术二钱、干姜一钱、附子八分、炙草五分,姜汁冲服一剂,觉脘中稍舒。再服一剂,而哕亦止,脘中已舒。吾友问曰:脘中拒按,何以反进参术?实所未解。余曰:吸烟之人,素体本弱,又经大吐大泻,断无食滞内停,其脘中坚硬者,乃中虚浊阴蟠踞,虚痞于上也。霍乱之后,太阴必虚,法用理中,吐者加生姜,腹满加附子,腹痛加人参。故轻用术而加附子、人参、生姜,俾阳气充足,浊阴自散,哕可止而痞满自除。断无大吐大泻之后,而有实结胸者。

结 胸

泰兴太平洲王姓妇,始而发热不甚,脉来浮数,舌苔薄白。因其初热,投以二陈、苏叶等,其舌即红而燥。改投川贝、桑叶等,其舌又白。吾

师兰泉见其舌质易变，曰：此症大有变端。使其另请高明。王姓以为病无所苦，起居如常，谅无大患。后延一屠姓医诊之，以为气血两虚，即服补中益气两三剂，愈服愈危。至六七剂，即奄奄一息，脉伏气绝。时正酷暑，已备入木。吾师曰：王氏与吾世交，何忍袖手？即往视之，见病人仰卧正寝，梳头换衣，备入木矣。吾师俯余细看，面不变色，目睛上反，唇色尚红，其形似未至死。后将薄纸一张，盖其口鼻，又不见鼓动，气息已绝，按脉亦绝。吾师左右踌躇，曰：未有面色不变，手足尚温而死者。后再按其足上太冲、太溪，其脉尚存，曰：未有见足脉尚存，而手脉已绝者，必另有别情。即将其衣解开，按其脘中，石硬而板，重力按之，见病人眉间皮肉微动，似有痛苦之状。吾师曰：得矣，此乃大结胸症也，非水非痰，是补药与热邪搏结而成，医书所未载也。即书大黄一两、厚朴三钱、枳实三钱、莱菔子一两、芒硝三钱、瓜蒌皮一两，先煎枳、朴、莱、蒌，后纳大黄，滤汁，再纳芒硝，滤清，将病人牙关撬开，用竹箸两支，插入齿中，将药汁渐渐灌入。自午至戌，方能尽剂。至四更时，病人已有气息。至天明，稍能言语，忽觉腹中大痛。吾师曰：病至少腹矣，当服原方。再半剂，腹大痛不堪，下燥矢三十余枚，而痛即止。后调以甘凉养胃。因胃气不旺，病家又邀屠姓医诊之。曰：被苦寒伤胃，即进以姜、附等温补之品，又鼻衄如注。仍邀吾师诊之，曰：吾虽不能起死回生。治之转机，亦大不易。尔何听信他人乎？即婉言谢之而去。嗟乎！有功受谗，亦医家之恨事耳。

黄 疸

阴阳黄疸，虽云难分，然细心辨之，最易分别。阴黄色淡黄而泛青，脉细，肢倦，口淡，舌白，小溲虽黄，而色不甚赤；阳黄如橘子色，脉实身热，舌底稍绛，苔腻黄厚，汗黄溲赤。虽诸疸皆从湿热始，久则皆变为寒湿。阴黄亦热去湿存，阳微之意也。惟女劳疸治法、看法俱异耳。又有肝气郁则脾土受制，肝火与脾湿，为热为疸，又非茵陈、姜、附、栀子、大黄可治，此又在调理法中矣。余同窗邹端生患黄疸日久，孟河诸前辈，始从湿热治之，进以黄柏、茵陈、四苓之类，不效。余适有事至孟河，诊之，脉细，色淡黄而青，舌白口淡，进以姜、附、茵陈、五苓合香燥之品，数剂而愈。此余未习医之时也。后有茶室伙，黄疸三年，亦以前法服二十剂而愈。有肝郁黄疸，忽然呕吐发热，遍体酸痛，热退则面目俱黄，此宜从疏肝理气，利湿健脾自愈，又不可用温热也。又有脾虚气弱，面目淡黄，用参苓白术等，服十余剂自愈。夫黄疸之症，始则湿热，而湿为阴邪，最易化寒，湿家又最忌发汗。余治黄疸数百人，用大黄、栀子者，百中仅有一二，用苦温淡渗芳香之品，虽误无妨。余每见误服栀、黄，即恶心、泄泻而胃惫。若误汗，即见气促汗多，因而偾事者多矣。治黄疸症，如欲汗、欲下，当千斟万酌，方可一施耳。

脾 泄

昭文广文杨镜翁云：其兄脾泄，便溏日久，服药无效。后有医传一方云：以山芋一个，约半斤，用黄土调烂包好，置灶内煨熟，去泥去皮食之，每日一个。依法行之，约食三四月，而脾气已健，大便亦坚。余思山芋一物，色黄而味甘淡气香，黄属土，甘入脾，淡去湿。以土包之，以土助土也；以火煨之，以火生土也。此等平淡之方而去疾者，妙在空灵，直在有意无意之间耳。为医立方，能到如此平淡，亦不易耳。

湿聚便血

常熟早北门李姓妇，始以泄泻鲜红血，顾姓医进以白头翁汤，服后洞泻不止，纯血无度。邀余诊之，脉沉欲绝，冷汗淋漓，舌灰润，色如烟煤，肢冷，畏热，欲饮不能饮，言语或蒙或清。余曰：下痢纯血，议白头翁汤，亦未尝不是。然厥阴下痢纯血，身必发热。太阴湿聚，下痢纯血，身必发寒。太阴为至阴湿土，非温燥不宜，兼之淡以渗湿为是。拟胃苓汤加查炭、炒黑干姜，一剂，尚未回阳，而神识稍清。再进白术二钱、猪苓二钱、

赤苓二钱、炒薏仁四钱、焦炭三钱、泽泻二钱、桂枝一钱、炮姜五分、藿香一钱、蔻仁五分、荷叶蒂三枚、姜、枣，服之，泄泻已止，痢血亦停，渐渐肢温汗收，神识亦清。后将原方更改，服二三剂而愈。此症本不甚重，此方亦不甚奇，若拘于方书，误用寒凉，难免呃逆，虚痞呕哕，汗冷肢逆，恶候丛生，往往不救。甚矣！辨症之难也。

便血伤脾

吾友邹培之便血三年，脾土极虚，面浮足肿，色黄，胃气索然，精神极疲，稍服清剂则泻，稍服补剂则胀，稍服清利则口燥舌干，用药难于措手。丁雨亭先生曰：每日用黄土一斤，清河水五六碗，煎沸澄清，候冷去黄土，将此水煎茶、煮粥。依法试行一月，脾土稍旺，饮食稍增，便血亦减。再服二三月，诸恙大减，浮肿俱退。后服健脾、养血、化湿等剂，数十剂而愈。余问曰：黄土一味，此方出于何书？丁雨亭先生曰：仲景黄土汤治便血，重用黄土为君药。土生万物，脾土一败，诸药不能克化。取黄土色黄而味淡甘，以土助土，味甘入脾，色黄入脾，味淡渗湿。湿去则脾健，脾健则清升。此乃补脾于无形之中，勿以平淡而忽之。盖平淡中自有神奇耳。

不食不便

太仓沙头镇陈厚卿，为人俭朴笃实，足不出户，身体肥胖。是年秋，觉神疲肢倦，胃纳渐减，平昔可食饭三碗，逐渐减至碗许。延医治之，进以胃苓汤、平胃散、香砂、枳术之类。后邀支塘邵聿修先生，以为胸痹，进薤白、瓜蒌等，不效。后又延直塘任雨人先生，进以参苓白术等，亦无效，四十余日，未得更衣，二十余日未食，脉见歇止。雨人曰：病久脉见结代，五日内当危。举家惊惶。吾友胡少田，即厚卿妹丈也，邀余去诊之。余见病人毫无所苦，惟脉三息一止，四息一止，而不食不便。余曰：人之欲死，其身中阳气，必有一条去路，或气促大汗，或下痢不休，或神昏陷塌。今病人一无所苦，五日之危，余实不解。脉之结代，以鄙见论之，系服燥药淡渗之品太多，肠胃枯涩，二十余日未食，四十余日未便。无谷气以生血脉，血脉干涩，不能流利，故脉见代结也，未必竟为死症。余立一方，以附子理中合建中法，通阳布阴，滑利肠胃，党参五钱、于术四钱、炙草一钱、干姜八分、附子四分、桂枝五分、当归四钱、肉苁三钱、淡苁蓉五钱、枸杞子四钱、饴糖五钱、红枣五枚、鹿角霜五钱。旁人见方哗然，曰：此方非食三碗饭者，不能服此药。且四十余日未大便，火气热结，再服桂、姜、附，是益其燥也。余曰：因其不能食，自然要服补药；因其大便不通，自然要服热药。如能食饭，本不要服补药；能大便，本不要服热药。药所以治病也，岂有能食能便之人，而妄服药者乎？人皆以余为妄言，余曰：余在此，候其服药，如有差失，自任其咎，与他人何涉？众始不言。照方服后，稍能食稀粥。旁人曰：昨日之方太险，宜略改轻。余诺之，将原方桂枝易肉桂，鹿角霜易毛角片，党参换老山高丽参。众人阅方曰：不但不改轻，且反改重。七言八语，余甚厌之，曰：延医治病，其权在医，旁人何得多言掣肘？又服两剂，再送半硫丸二钱，已觉腹痛，大便稀水淋漓。三日夜，共下僵硬燥屎四十余节，每节二三寸。以参附汤助之，大便之后，服归脾汤而愈。后旁人问余曰：大便既四十余日未更，而服如此热药，反能通者，何也？余曰：人之大便不通，如河道之舟不行。气不畅者，如舟之无风，当服以理气药；如河中水涸，舟不得行，当进以养血润肠药；如河中草秽堆积，当服以攻积导滞药；如有坝碍阻塞，当服以软坚攻下药。此症乃河中冰冻不解，不能行舟，若不服以温药，使暴日当空，春回寒谷，东风解冻，其舟断不能通，阴结之症，非温药安能奏效？若云大便不通，即服攻下之品，此人人能为之，延医何为哉？

大便秘结

常熟西门虹桥叶姓妇，正月间血崩，经蔡润甫先生服以参、芪等补剂，血崩止。余于二月间到琴，邀余诊之，胸腹不舒，胃呆纳减。余以异功

散、加香、砂、香附等进之，胸膈已舒，胃气亦苏，饮食如常矣。有四十余日未得更衣，是日肛中猝然大痛如刀刺，三日呼号不绝，精神困顿。有某医生谓生脏毒、肛痈之类。恐大肠内溃，后邀余诊，余曰：燥屎下迫，肛小而不得出。即进枸杞子、苁蓉、当归、麻仁、柏子仁、党参、陈酒、白蜜之类，大剂饮之。明晨出燥屎二枚，痛势稍减。后两日肛中大痛，汗冷肢厥，势更危险。他医以为肛中溃裂，余曰：如果肛中溃裂，何以不下脓血？经曰：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此乃清气与浊气团聚于下，直肠填实，燥屎迫于肛门，不得出也。当升其清气，使清阳之气上升，则肠中之气可以展舒，而津液可以下布。蜜煎胆汁虽润，亦不能使上焦津液布于下焦。进以大剂补中益气汤加苁蓉、杞子，煎浓汁两碗服之，又下巨粪如臂，并燥屎甚多，肛中痛已霍然。后服参苓白术散十余剂而愈。

小便癃秘

常熟大河镇李姓妇，孀居有年，年四十余，素体丰肥。前为争产事，以致成讼，郁怒伤肝，后即少腹膨胀，左侧更甚，小便三日不通。某医进以五苓、导赤等法，俱无效。就余寓诊，余曰：此乃肝气郁结，气滞不化。厥阴之脉，绕于阴器，系于廷孔。专于利水无益，疏肝理气，自然可通。立方用川楝子三钱、青皮二钱、广木香五分、香附二钱、郁金二钱、橘皮钱半、官桂五分、葱管三尺，浓汁送下通关丸三钱，一剂即通。明日来寓，更方而去。所以治病先求法外之法，不利其水而水自通，专于利水而水不行，此中自有精义存焉，非浅学所能领略也。

常熟西乡大市桥宗福湖，小便不通，延医治之，不外五苓、导赤、通草、滑石之类，无效，已十三日，未能小便，少腹高硬作痛，汗出气促，少腹按之石硬。余进通关法，加地黄，重用肉桂，一剂而通。溲仍未畅，少腹两旁仍硬，脐下中间三指阔已软，余曰：此阳气未得运化也。进以《济生》肾气汤大剂，少腹以葱姜水熏洗，三日，溲畅如前。《内经》云：膀胱为州都之官，气化则能出矣。若专于利水，而不挟以温药，则愈利愈塞矣。

遗精

老吴市陆少云，遗精，三四日一次，已有三年。养阴固摄，俱罔效。余诊之，脉细肢倦，神疲形寒。曰：初起之遗，在相火不静；日久之遗，在气虚不固。而龙骨牡蛎之固摄，但能固其精，未能固其气。治其病，当固其气于无形之中。进以韭菜子二钱、杞子二钱、菟丝子三钱、党参三钱、于术二钱、鹿角霜五钱、桑螵蛸三钱、黄芪三钱、仙灵脾钱半、巴戟肉二钱、炙草一钱、红枣五枚、煨姜两片，服三剂，觉身体轻健，四肢渐温，胃气亦旺。服至十剂，则遗精已止矣。

男子阴吹

女子阴吹，《金匮》治以发膏煎，即猪膏、乱发也。此因胃气下泄，阴吹而正喧，乃谷气之实也，故将此膏导之。此症《金匮》载在妇人杂病门，不料此症男子亦有之。孟河有一男，前阴茎中溺孔有气出，如转矢气而有声，两年余，亦无所苦。前辈张景和先生诊之，曰：男子阴吹，无须药，候猪行屠户杀猪时去毛之后，用刀刮下之皮垢，即名猪肤，将水漂净，曝干。将阴阳瓦用炭煅灰存性，研细，以陈酒每服三钱。三四服即疼。此方亦发膏煎所脱化也。今之用猪肤者，直用猪皮，误矣。其实肤外之垢也。

龙阳毒

富贵之人，广置姬妾，尚恐纵欲伤生，嬖优宿娼，乃正人之所唾弃。往往有富贵之躯，媾合下贱之质，或中毒而亏体辱亲，或绝嗣而耗财伤命。茫茫长夜，终古不旦，余实不解。吾师曰：孟河有某巨富，年逾六旬，喜渔男色。有一优伶，善于逢迎，嬖而狎之。不知此优广交多人，蕴毒已深，京谚所谓吹塘灰者，其毒气窜入溺孔中，中毒尤甚。后数日忽然寒热腹痛，少腹起青筋一条，直冲胸膈，约阔半寸，手不能按，体不能俯

曲，日夜疼痛不休。孟河诸先辈治之无效，再延常州法怀风先生治之，亦不效。诸医束手无策，即以千金聘丹徒王九峰先生。斯时九峰侨寓广陵，渡江到孟。诸医群集，九峰诊之，谓某富翁曰：君年近古稀，犹举动如此，何将高年有用之躯，自暴自弃，伤之于非命也？众咸不解，请问何症？九峰笑曰：数言之中，病原在内矣，使其自言可也。此老羞涩不言。九峰曰：此症是中龙阳妒精毒也。夫龙阳之毒，与妓女不同，女之前阴，时时小便，况淋带信水，出多入少，虽有毒不能久蕴于中。且女气属阴，阴气善伏而下流。即中妓女之毒，不过淋浊、横痃、下疳等症而已，少服清利之药，当时可去。即当时不发，伏于肾脏，至一二年化火，随督脉上升巅顶，脑髓热，天庭溃，鼻梁陷塌，治之合法，亦不至伤命。若中龙阳之毒，甚于妓女。男子体质属阳，二阳相并，虽不中毒，往往损目。后庭一日一便，启闭有时，火毒内蕴，毫无泄路，久郁如炉，以刚济刚，以火济火，阳者喜窜喜升，毒从肛中射出，直入茎中，如中毒矢，从冲任脉中，直冲于上，络中流利之气血，阻窒不通，气不通则痛，血不通则黑。诸医问曰：何以治之？九峰曰：高者抑之，寒者通之，着者去之，实者损之。无须多药，只以生大黄四两，用水煎两沸，绞汁服之，即愈。某翁因膏粱之体，服大黄恐有虚脱之虑，诸医议论不一。法怀风先生曰：以一二两加酒煎服，大势不妨。以一两用酒煎服，毫无动静。明日，九峰欲回，某翁曰：病未治痊，先生何以即回？九峰曰：不服吾药，请吾何为？既请吾治，当服吾药。仍用大黄四两，九峰亲视，依法煎好。曰：求吾治病，君欲命也，吾两人素无仇隙，断不致君于死地。强服之，服尽，即下黑血甚多，下一次，则黑筋下数寸；下数次，黑筋方消，而痛亦止。下紫黑血半便桶，翁已神疲力倦，饮以米粥止之。即欲回扬州，某翁留其调理，九峰曰：君虽允吾五十金一日，然家中门诊，每日百余号，就诊者舟舆车马之费，甚为浩繁，再留，他人费用不少矣，荐法怀风先生调理之可也。临行有一巢姓，满面起黑斑，面色黧黑，求诊焉。九峰看前方用六味地黄汤，即将前方加肉桂一钱，服百剂，黑色可退，此肾水上泛之症也。问巢姓曰：此方为谁所书？曰：马省三先生也。九峰曰：省三颇有心得，后日医道，不在吾下。果服百剂愈。省三者，即培之先生之祖也，至老年果医道大行，及今数世，尚盛而未艾也。九峰者，即昔日之王聋子，名震中夏，有此道术，不愧名医，岂欺世盗名者，所可同日语哉！

脱肛奇治

吴门某绅子，患脱肛数余，出二寸，不能收，痛苦万状，百药不效。就诊华墅姜姓医，将锈铁三斤，浓煎沸汤，置便桶内熏洗之；再将活吸铁石二两，煎浓汁饮之，其肛渐渐吸之而上。再服升提补托之品，调理月愈而痊。所以为医者，读书之余，又须广其见闻，此法可为巧夺天工矣。

温补成消

常熟南门大街衣店，有某成衣，因暑湿虐愈后，经王简修专于温补，服鹿角、巴戟、参、术、附、桂之类数十剂，又将前方加参、芪、杞子、杜仲等大剂膏滋药一料，胃气甚强，一日能啖饭十八九中碗，约米二三升，身体丰肥，面色黯黑，大便燥结，小便黄赤，临卧食饭三四碗，至明晨又饥，已有一年。就诊于余，问其病由，因述始末，为啖饭太多，欲胃纳减少耳。余曰：此乃胃热杀谷，痰火盘踞其中，当以大剂甘凉，清肺胃，豁痰热，此症为缓症，当以缓剂治之。温补聚热而成消，故消而不渴也。不须服药，每日服梨汁、蔗浆三中碗，大约以一斤半为度。服三四日，腹即作泻，泻出红水甚多，且热甚。连服、连泻十余日，胃纳少减。再减梨浆、蔗汁一碗，又服十余日，连泻十余日，啖饭只有十余碗矣。余曰：以每日三餐，约一餐二碗可止服。至月余，所啖每日不过八九碗矣。所以甘凉缓治之法，虽轻而不伤胃气，此等处不可不知。余亦从费伯雄先生食参日旨案中悟出耳。

食参目盲

国家无事，不可论兵。人身无病，不可论药。一载动兵，十载不平；一日服药，十日不复。治国保身，俱一贯也。余幼在孟河见有服参误事者，今志之，以昭后戒。有一广东郑姓，在申营业，将上好人参二两，用老鸭一支，洗净，以人参二两，纳鸭腹中，煮而食之。五日后，觉目光模糊。十日后，即两目青盲，不能视物。就诊费伯雄先生，述其缘因，曰：五脏六腑之精，上输于目。因食参太多，气机遏塞，清气不能上蒸，精气不能上注，故盲也。《内经》云：益者损之。时正在仲秋，孟城青皮梨甚多，伯庸先生曰：不须服药，每日服梨汁一碗，使大便每日利二三次。服十余日，两目见物。至一月，两目复元，能察秋毫矣。治法虽极平淡，非伯庸先生做不到。余后治常熟北乡某，年约十六七，体本丰盈，父母恐其读书辛苦，兑人参两余。服后，其童忽变痴状，所读之书，俱不能记忆。余诊之，脉弦实而滑，问其言，但微笑而已，面白体肥，不知何病。其父细述服参情由，余曰：能容各物者，其气必虚。其体本实，再充而益之，气有余即是火，煎熬津液为痰，清窍充塞不灵。即用化痰清热之品，以损其气，而其补自消。进以羚羊、川贝、竹黄、竹沥、胆星、山栀、菖蒲、远志、连翘、白金丸之类，再饮以蔗浆、梨汁等。服数十剂，神气日清，读书亦能记忆，然神情应对，总不若未服参前之玲珑也。噫！爱之适以害之。为父母者，不亦难哉？又顾吉卿子，自小在李军门长乐处，亦多服补药，至十六七岁，知识尚未大开，亦多服补剂之害也。又一人久疟，脾虚足肿，服高丽参一两，当夜即毙。此脾弱不胜补也。又一女子发疟，口渴索饮，适有桂元参汤，即取半碗与饮，明日即毙。此皆补药之害也。故药能中病，大黄为圣剂；药不中病，人参亦鸠毒。服药者可不慎乎？

药积

孟河有一人，面黄、腹膨、足肿，喜服药，每日服药一剂，方能安寐。无论寒、热、攻、补之剂，服之皆宜。后孟河贾先生诊之，用茯苓八两，桂枝一两，煎汤十余碗，令其欲饮则饮，欲溲则溲，必一夜服尽。溲出如屋漏水，色兼红紫，而腹膨、足肿俱消。再服异功散等健脾之剂，而病霍然。诸医不解，问之，贾先生曰：此药积也。问：用苓、桂何意？贾先生曰：病积在腑，药为无形之积，当洗其肠胃，涤而去之，并非奇法也。此事费兰泉师亲目见之，故嘱余志之。

阳虚目疾

太平洲沈姓，以赌博为生，终年彻夜不寐，兼嗜烟色。后眼白泛淡红色，目珠少光，至清晨则如行云雾中，日晡至天明，灯光之中，视物明亮如故。就诊吾师，吾师曰：晨暗夜明，是阴盛阳衰，虚阳上潜。天地惟火能烛物，水能鉴物，晨暗而夜明，是火不能烛物。清阳之气，不能上升，当服补中益气汤。十余剂后，服归脾汤十余剂而愈。《内经》云：五脏六腑之气，上输于目而为之精。精之精为瞳子，何脏虚，宜治何脏，徒退热清热无济也。

孩食碎磁

孟河巢姓孩，六七岁，腹痛日久，诸药不效。前辈张景和先生诊之，曰：此儿腹中，定有碎磁两块如豆大。不须多药，仅用王不留行五钱，炒香研末，砂糖调服。服后，果从大便而下碎磁两块。此症费士源前辈亲目所见。士源者，即吾师兰泉先生之祖也。吾师曰：孟城前辈张景和医道，神工鬼斧，而一身衣食难周。而后辈之略记脉诀数行，汤头数首，即锦衣肉食，出人乘舆。自鸣得意。较之前辈，能无愧死？

膈内生虫

余在师处，见吾师诊太平洲万安桥陈姓妇，年三十余岁，膈中时痛时止，时痛如针刺，止则亦无所苦，饮食如常，二便亦利，肌肉瘦削。吾师

曰：上膈空旷之地，无有形质之物可停；寒食闭塞，又不能饮食如常；既饮食如常，又不当肌肉瘦削；若云寒气痛，痛在络中，未必时痛时止，且痛如针刺。一定是食管有虫粘住不下，在至高之处，杀虫等药，又不能及。若以末药，又恐粘入食窍，填塞不通，有妨饮食。宜设一涌吐之法，不知可能得效否。嘱病家停三日再来取方。吾师乃穷思三日，得一吐法：先令病人以鱼肉等佳味下饭，使其食之极饱；再以香油煎蛋，煎之极香，使病人坐在煎蛋之炉前，吸煎蛋之香气，又以葱汁熏之；再令病人将所煎之蛋食下，约三枚，病人饱不堪言；再以雄黄五分，花椒三分，藜芦五分，为细末，调服之，后饮以炒盐汤，以鸡羽搅喉探吐，使其胃中谷食倾涌而出，探三次，胃中所食水谷，探之尽尽，以乌梅安胃丸一钱，煎汤止呕。所吐之水谷痰涎半桶，以清水淘净，拣出虫二十余条，形如年鱼，头阔尾锐，色紫有黑点，旁有两目，中有一日，其虫软而能伸缩，见风片刻即死，究不知何名。吾师云：此由食马蝗子粘在食管而生，食人血肉，久则长大，阻塞食管，而成痛格。所语亦想当然耳，然食管生虫，余所目击，若非吾师之巧思，虽读书万卷，亦徒然耳。孟子曰：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诚哉，是言也！

桃叶吐痰

余见吾师治一痰痫，终日喜笑怒骂，高歌狂喊，力能逾垣，走游街市，已有八九月，或时吐痰，神识稍清。吾师曰：痰久则坚而难出，虽消痰化热徒然，当用吐法以倾其痰窠，作痫疾治之。将鲜桃叶一二斤捣汁，和水灌之，用鸡羽探吐，吐出坚痰。连吐四五次，吐出粘痰数碗，又吐出痰块三枚，坚凝如卵，色青光亮。病人吐后，觉胸膈烦热，进以甘凉清热，化痰潜阳二十余剂，神识大清，调理半月而愈。余患三疟，将近四月，服蜀漆即甜茶也及槟榔，亦吐出粘涎两三碗而愈。吾师用吐法最多，并不执于瓜蒂、栀子，虽吐法一例，而随证施法，巧夺天工。今人于吐法废而不用，仲景六法中已少一法矣。

尸厥

常熟县署前星桥杨小溪妻，因母丧归宁，事毕而回，是日即神识如蒙，默默不语，语则所与言者，皆已亡人也，与食则食，与溲测溲，饮食、二便如常，与其言则不知也，已有十日。邀余诊之，脉亦平稳，气色如常。余曰：此非病也，病人必有异梦，病名尸厥。先以苏合香丸研末，吹入耳鼻中，再调如糊，涂膏肓、胸膈之间，再饮以苏合香汁，使其安寐。再煎服后药：虎头骨、龙齿、鬼箭羽、朱砂、琥珀、腰黄、鬼臼之类，和入苏合丸。明晨，病人云：即速付轿钱，有人将轿送我回矣。遂醒，恙已霍然。《左氏传》膏肓之疾，鬼语与医语如出一辙，其信有之耶，鬼神难知，医者只就病论病可矣。

祟病

常熟北门外抓扒湾李姓妇，先因风温，被某医进以枳、朴、槟榔之类，燥药伤阴，神识昏愦，耳聋烦躁。邀余诊之，进以甘凉咸寒存阴，芳香开泄，服三剂，神识已清，病已退。忽病人曰：即速做道场，我等无暇在此等候。语毕，即神昏不醒，忽然喜笑怒骂，或舌伸口外，或齿龂如食炒豆，或高声讴歌，或细语唧唧，千态万状。按其脉，则乍大乍小。余曰：此祟病也。先以鬼箭羽、朱砂、降香焚之，后以至宝丹一粒，苏合香丸一粒，化开，菖蒲、郁金汁调灌，尽剂，神识方醒，病若失。所以阳虚则阴气邪祟，乘虚凭之，《内经》立鬼床、鬼哭等穴，未必子虚也。

游魂

庞金时部曹[①]之夫人屈氏，述昔时病久神虚，魂常离壳，不得归舍。有日因其姑开吊，自觉房中飘然而出，至厅堂盘桓，厅中寂静无人，所悬挽章、挽联，细细读之。归房，始觉身卧于床。

① 部曹：明清时对各部司官的通称。

所读挽章、挽联，仍历历在目，以笔默之，一一无差误。夫魂者，阳气之精。正虚不能敛阳，神浮于外，不克内守。经曰：神去则死。若此魂不归，则成脱症矣。

子 痫

常熟寺前街李吉甫先生夫人，妊娠七月，痫下红白，他医治以利湿、清热、分消，痫更甚，肠滑后重，一日夜百余度。裴菊村前辈诊之，意欲治以补中益气汤，恐升提胎元；欲用温补，又恐胎前忌热。左右踌躇，邀余合诊。脉滑利而少力，腹中气机、湿滞已通，舌绛滑无苔，头眩耳鸣，虚热。余曰：治病不在胎前、产后，有病则病当之。《内经》云：陷者举之，当用升提；脱者固之，当用酸涩。若再用通套利湿之方，恐胎元滑脱矣。拟补中益气法，重用参、术，轻用升、柴，再以木瓜、肉果、煨姜，升提温涩。服数剂，略稀。余曰：滑脱太甚，非堵截之法不可。即以参附汤调赤石脂末，仍服前方。见其舌红渐渐转白，舌燥转润。余曰：清阳已经上升，而能布津于上矣。痫势渐减，再以五味子、木瓜、干姜等研末，和赤石脂，饭糊为丸，每日用附子一钱，高丽参三钱，煎汁，送丸四钱。服药三十余剂，每日痫下仍有十余次，胃气亦苏。分娩时，母子俱全。然痫尚有六七次，再服异功、参苓白术等收功。吉甫曰：此儿定然热体矣。余曰：母子同气，岂有母能服热药之寒体，而子乃为热体乎？此儿三四岁时，有痰哮喘病，非温不宜。母子同气之言，洵不谬也。

胞 阻

常熟长田岸某姓妇，妊娠四月，小溲点滴不通。某妇科进以鲜生地、龙胆草、青麟丸等寒凉之品，小溲秘之更甚，已有三日。余诊其脉，沉细而涩，少腹胀痛。余曰：此胞阻也。被寒凉凝滞膀胱，无阳不能化气而出。即将葱二斤，煎水熏洗少腹，略能小便，即进五苓散：桂枝一钱，猪苓、赤苓各二钱，泽泻二钱，白术二钱，研粗末，煎沸，滤清饮之。仍不能通畅，而少腹痛势稍减，将前方去桂枝，易肉桂一钱，服法依前，服后而小便大畅而愈。如曰胎前忌热，专用寒凉，杀人在反掌矣。

胞压膀胱

常熟花园浜王姓妇，妊娠九月，胞浆水已破之后，腹痛，浆水沥尽，小溲不通，已有三日，少腹不动，稳婆谓胎死腹中，或欲试手法，或欲下死胎方。邀余诊之，见产妇神情恬淡，并无所苦，唇舌均红，使稳婆按其少腹，温而不寒，脉来流利，软而无力。诊毕，稳婆问腹中小儿能保全否？余曰：腹中小儿，酣睡未醒。稳婆曰：何以不动？余曰：因睡而未醒，故不动也。主人曰：腹痛三日，小便不通，小孩不动，恐胎已死矣，请先生一断之。余曰：此名胎压膀胱，此方书所不载，必定是负重，或跌仆而损胎元，又因坐蓐太早，气挣于下，胞压膀胱，小溲不能出，溲阻而胀，兼之胎元下坠，两相挤轧，不能转动。如果子死，当唇红舌黑，少腹作冷。按脉未离经，未至临产之时，胎元断断不死。即问产妇：曾否有负重、跌仆之事？妇曰：三日前因有安息香两支在地，俯之不能拾，乃跪而拾之，起时胞浆已破。余曰：胞压膀胱无疑矣。可先将灯草刺鼻中，令产妇喷嚏，嚏则肺气开，上窍通则下窍泄，而小便可通。再吸洋烟三筒，将其胎提起，以免挤轧子门。小便通后，可让出地面，使小儿可以转身，临盆即不难矣。问服何药？余曰：不须服药。主人曰：可服催生药否？余乃进以胃苓汤加苏梗，利水行气而已。喷嚏之后，吸洋烟三筒，果然小便通畅，药将沾唇，小儿已下矣。若依稳婆手法，或服下死胎方，母子岂能保全？主人曰：君之催生方极灵，将来可传之于人。余曰：胃苓汤，是受湿泄泻之方，作催生方，误事不小。其功不在药，而在灯草、洋烟耳。

胎前吐泻

常熟支塘邵聿修先生，余忘年友也，医道之识见心思，超人一等，而喜《景岳》、《医通》两书，

偏于甘温。其生平为人，性直气爽，不谈人短，不攻同道，不恃己才，不耻下问，深可敬也。余每过之，作长夜谈，娓娓不倦。余有过，彼戒之；余有善，彼赞之。天不永其寿，丧我良友。余深惜之！前在范云亭处会诊，与余论医，谓治病贵乎镇静，不可轻投药石。治孕妇之病，尤宜加慎。前老妻妊娠七月，忽起吐泻，腹痛不堪，举家惊惶，即请稳婆，有曰欲小产矣，有曰欲坐草矣，有曰尚未及时，言语杂乱。余诊其脉，尚未离经，痛在胃脘当脐，并不在少腹，而腰亦不痛。令众人不必扰乱，且与洋烟吸三四筒，妊妇已醉，倦而酣睡，使人皆出房，听其安眠。至明午始醒，而诸恙霍然矣。过二月，举一男，今已十一岁矣。故妊娠有病，断不可杂药乱投也。

滑胎

余在师处，见一施姓妇，年未三旬，每受妊至三月，即小产，已经三次。是年受妊，近三月，恐其又滑，就诊吾师。此妇面色㿠白，而略兼青色，口淡不渴，饮食不能克化，脉细濡而形寒。吾师进以附桂八味汤，服十余剂，面色稍红，饮食稍进。谓其夫曰：不必服药，惟每日服附桂八味丸三钱，服至临产，自然母子俱安。后果无恙。余问师曰：方书所载：胎前忌热，产后忌凉，胎前忌泄，产后忌补。何以此妇胎前，反多服热药？师曰：譬如瓜果结实，贵在天气之温和。人之养胎，亦贵阴阳调和。人之体热火旺而滑胎者，如瓜果方结，曝日亢旱，雨露少滋，自然叶萎而果落，故宜用凉药以润之，使热去而果自可保。寒体滑胎，如花后结果，阴雨日久，天气寒凉，无阳和之气，果亦不克长成，故服热药，使其阳气舒发，阴寒去而果乃可保。若拘于成书治病，即无从下手矣。况安胎本无成方，热者清之，寒者温之，气血不足者固之、补之，气血有余者理之、和之。所谓大匠诲人，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也。

产后咳痢

常熟大东门外成兴祥茶叶铺执事胡少田先生之妻，素未生育，至三十九岁，始有娠。怀孕七月，始则咳嗽，继则下痢。初则不以为意，临产颇难，产下未育，心中悒郁，肝木乘脾，咳嗽、下痢更甚。邀余诊之，余曰：虽云新产，年近四旬，气血本弱，况产前咳嗽，本属土不生金，子反盗母气，脾胃反虚，清气下陷，转而为痢。咳、痢已有二月，又兼新产，名曰重虚。若多服益母草等味，再破血伤阴，《内经》所谓损其不足，且有无虚虚、无盛盛之戒。余进以十全大补汤去桂枝，加枸杞、菟丝、杜仲、饴糖等味。众曰：产后忌补，断断不可。余曰：放心服之，如有差失，余任其咎。服后当夜，咳、痢均减。明日再进，其姑曰：产后补剂，胜于鸩毒，必致殒命。余谓少田曰：既令堂不信，君可另请妇科开方，暗中仍服补剂，免得妇女多言，使产妇吃惊。同道董明刚曰：此计甚善。余即回城，托明刚依计而行。余回寓，使人赠少田人参二枝，曰：不服人参，下焦之气，不能固摄。少田即煎人参与服，其母知之，执持不可。后将《达生编》与众人阅看，产后并不忌补，其母始信，服后安然无恙。后再服数剂，咳痢均愈。此症若泥于产后忌补，或惑于妇人之言，冷眼旁观，以徇人情，免受人谤，将何以报少田之知己乎？然产后服人参败事者，亦复不少。惟药不论补泻，贵乎中病，斯言尽之矣。

产后中暑

昭文幕友[1]张筱洲之妻，生产正在酷暑，新产两朝，猝然神昏颠倒，言语错乱。余诊之，见喘息气粗，脉洪数极大，汗出如珠，口渴烦躁。余曰：此乃热中于里，逼阴外出而大汗，仲景白虎症也。即将席置地上，令产妇卧于地，用盆置井水于旁，使其安卧片时，神识渐清，气亦渐平，脉亦稍静。即拟仲景白虎合竹皮、竹叶之意，进以石膏、竹茹、竹叶、知母、白薇、鲜石斛、益元散、绿豆衣、丹皮、花粉、青荷叶、西瓜翠衣、甘蔗汁大队甘寒之品。服后至晡，神清热减。仍令其移

① 幕友：原指将帅府中的参谋，后指地方军政官延用的文书、刑名等佐助人员。

卧于床，进以稀粥，仍以甘凉之剂调理而愈。若拘于产后不可见风，不得服药，此症岂能挽回？琴地风俗，新产之后，往往窗户密闭，帏幕重遮，酷暑不异严寒，以致产妇汗多伤阴，而变为郁冒、痉厥者，或竟有触秽中热而死者，不亦大可异哉！

产后气脱

辛卯冬，余至五渠夏宅诊脉，回至舟中，有陆二官，余之仆也，其妻追至舟中云：家中侄媳病重，欲邀余诊，余因有别事，不能逗留。陆二夫妇匆匆回家，余亦反棹，已去里许。余在舟中忖之，看陆二夫妇惊惶失色，必病势危急，若袖手不救，于心何忍？即停舟步行至其家。见其家中聚集多人，病人势已临危。余即问其病情，因子子[①]胎难产，去血过多，气脱矣。余即诊其脉已绝，目瞪直视，牙关紧闭，用火刀撬之，舌缩色白，面色如纸，肢体俱冷。余即将艾叶炙其小足指外，两炷，稍能伸缩。余曰：未必竟死，此乃气随血脱也。若不急救，三四时气必绝矣。用黄芪四两，当归二两，炒枣仁三两，煅牡蛎四两，煅龙骨一两，炙甘草三钱，炒淮麦三钱，红枣三两，炒白芍六钱，桂枝钱半，桂圆肉二两，茯神二两，党参四两，给其药资一元，将大罐煎沸，以气熏其鼻，频频灌之。再添水煎，再熏再灌，共服十余碗，肢体渐渐转热，至四更始醒。此症若从市医产后忌补，聊将生化汤塞责，必死无疑。余之亲历产后，每每当补宜速补，决不敢因循误事，以致不救。

产后血脱

常熟塔前高姓妇，十一月二十九日生产，至十二月朔，下血甚多。请王姓医治之，进以当归、杏仁、冬瓜子等，又方加以肉桂。初五邀余诊之，脉芤而无力，面色㿠白，唇舌俱白，毫无华色，神气疲乏已极，口唇掣动。余诊之曰：此气随血脱，血虚则内风煽动。宜遵血脱先固气之法，非大补不可。立方：党参一两，黄芪一两，枸杞一两，当归三钱，白芍二钱，桂枝五分，炙草六分，龙骨三钱，枣仁五钱，茯神三钱，红枣十枚，桂圆肉十粒，服后神气略清，精神渐振。照方减半，又服二剂。惟小便自遗，大便不更，此系神气不固，血液亏损，津液不能敷布大肠。又改方：淡苁蓉三钱，杜仲三钱，杞子五钱，潼沙苑三钱，白芍二钱，菟丝子三钱，蒲黄炒阿胶二钱，红枣五枚，桂圆肉六枚，服后小便遗止，大便已通。后服和营理气，调养肝肾而痊。俗云产后忌补，不可执一而论也。

产后血晕

常熟吴恒和茶铺老太太云：其年轻时，产后必要血晕，连生数胎皆然。诸方中惟苏木煎汁，冲入陈酒、童便服之为最妙。因已亲试，故嘱余志之。

产后溲难

徐汉泉妻新产后，小溲涩少而艰难。邀数医治之，俱罔效。后请江阴周姓医，进以五苓加通草、瞿麦之类，服后小溲频数而极少，一夜数十行，出如箭速，而子门如烙，热痛非常，发热，口渴，烦躁，病势甚危。邀余诊之，余曰：仲景云：产后小溲少者，无血也。若以淡渗苦泄，更伤其阴液，则小便更少，而热更甚。急养其阴，自然溲长而虚阳亦潜。进复脉、增液合导赤汤法，生地一两，麦冬五钱，玄参四钱，阿胶三钱，天冬二钱，石斛五钱，生草梢一钱，生牡蛎一两，生龟版一两，西洋参二钱，煎浓汁饮之，小溲渐止，烦躁、发热渐安。服三剂，热、痛已平，小溲清长。后服甘凉咸寒十余剂而愈。所以产后温邪热病，伤阴劫液，以致水源竭涸，为医者又复用淡渗利水，何异操刀杀人乎？临症时急宜留意焉。

---

① 孖(zī 资)：双胎。

血　分

常熟旱北门吴姓女，十九岁，经停四月余，饮食如常，脉亦不涩，肌肉不削，不内热，不咳嗽。其父母恐停经而成干血，余曰：饮食如常，肌肉不削，少腹胀硬，此乃水寒与血，互相胶结于血室之中。若不趁其正气旺时攻之，待至日久，正虚难以再攻。即以瞿麦、桃仁、红花之类，罔效。再以归尾、红花、肉桂、山棱、莪术、延胡、五灵、炮姜、桃仁等品，服百余剂，不效。自六月至十月，少腹渐硬，诸药不效。至十二月，余适回孟河度岁，请某姓妇科，服以四物等汤，恐其血虚，经不能济，先养其血，少腹更硬。又延某医治之，曰：被余某破血太甚，急宜补之。进以四君、补中益气之类，少腹仍然。二月，余回琴，仍邀余诊，少腹胀硬，令其母扪之，其冷如冰，痛不可言，肢冷面青。余曰：水与血互结血室，下之亦死，不下亦死，既是血虚，岂有服山棱、莪术、归尾、桃仁等百余剂而不死者耶？余即进桃核承气汤：大黄四钱，桂枝一钱，炙草一钱，芒硝二钱，桃仁三钱，陈酒和水煎，分三次服。初次服下，小便中即下黄腻水。连服三次，连下三次，腹痛稍缓，神气极疲，少腹稍软。明晨，余恐其过下气脱，即进以活血理气之品，血仍不下，腹痛更甚。再进以桃仁承气汤，送下抵当丸，不料腹痛欲厥，即以艾味煎汤洗熨少腹，下黄腻水更多，又下紫血块数枚，而痛即止。两月后信水如常。至九月出阁，强健如昔。余读《金匮》，仲圣有瘀血在少腹，或水与血结于血室，大黄甘遂汤、下瘀血汤、抵当汤，皆非大黄不可，因大黄是血分之下药也。此症若不遵古训，而不用大黄，虽山棱、莪术千剂，亦徒然耳。所以仲景之书，不可不读也。

黄　带

常熟东乡某姓妇，就寓诊，云：带下黄腻水，终日淋漓甚多，且臭秽不可近。诊后椅垫皆湿，腥臭不堪。余思五脏五带，黄带属脾经湿热，清气下陷，不能固摄。然病已半年，亦难速效。姑拟补中益气法，原方去当归，加菟丝、龙骨、牡蛎，使其清气上升，脾有约束；以菟丝、龙骨、牡蛎堵截其下焦，亦杜撰不经之见。不料服三剂，病已霍然。余亦不解其妙。

阴　痒

余在业师费兰泉先生处，见师治一妪，年约五十余，阴痒半载，服黑归脾汤大剂，三十余剂而愈。余不其解，问之，师曰：治病所谓世传者，皆有祖父之遗法也。道光时，吾族中某太太，年近六旬，阴痒数月。此时吾孟医道正盛，每以利湿清热之剂，或以炙肝片夹之，其痒更甚，彻夜不寐。后延孟河北乡贾先生忘其名，即以党参四两，桂圆肉四两，煎浓汁，分申、戌、子三次服尽，即能酣寐。至明日日晡时始醒，其病霍然。众问故，贾先生曰：高年血燥生风，诸公用利湿之品，利去一分湿，即伤其一分阴，湿愈利而血愈虚，血虚愈，而风愈甚，其痒岂能止息？治法无奇，惟养血而已。众皆佩服。吾今日之用归脾者，亦东施之效颦耳。余后遇高年二人阴痒，亦宗归脾汤治之，无不应验。故志之以为世用，不敢负吾师之苦心耳。

小儿初生撮口

小儿初生，或三四日，或一二日，牙龈忽硬，不能吮乳，是谓撮口。余大儿渭川初生三日，即牙龈僵硬，不能吮乳，以针刺牙龈上下数十针，用棉拭其血，稍能吮乳。明日牙龈仍硬，连刺四五日，出血甚多。初生小儿，受此痛楚，为父母者皆不忍。余故留心此症，后得一法，果有效验。次男渭耕初生亦然，即看小儿之两乳内，皆有硬块，如小荞大，可先将小儿之乳吮之，后即轻轻挤其乳，果有白色如米浆之乳汁并出，一日夜挤五六次，乳汁挤尽，牙龈肿硬亦平，即无患矣。余亲阅历之事，故志之以保婴儿也。

附外科案

骨槽风

一妇三十余岁，气血素虚，痰饮喘咳时发。始以肝气入络，流走肢体，或痛或愈。后有气从左胁上窜颊车，引及项侧、额角抽掣极痛，按之燃热微肿。始皆疑体虚，外风引及内风窜络，骨槽风之见症也。初服清解、祛风、化痰，胸中痰饮、气逆咳喘俱甚。进以二陈、苓桂术甘、干姜、五味等服之，喘咳已平，胸膈舒畅，而颊颐作痛更甚，缠绵日久。余曰：肝为风脏，胆为相火，少阳之脉络，为水火升降之道路。阴分虚则肝热，虚风上扰，故升之则痛，降则痛止。肝血少，木失涵养，木旺克土，脾失运化，饮食积蓄，为停痰积饮。若顾此失彼，非其治也。当柔肝抑木，养荣健脾。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熄之意。用人参、当归、蒺藜、潼沙苑、制首乌、阿胶、煅牡蛎、枣仁、白芍、广皮、半夏、茯神、炙僵蚕、炙草、乌梅之类，服五十剂而愈。

吾同道某，始起吐泻，服理中汤而止，惟舌绛，遍体气窜攻痛，背脊两旁痛更甚，抽掣项后作强。正在太阳之脉，服桂枝法无效。后窜至胁，舌绛口糜，服祛风平肝、养血通络，少效。后窜入牙龈、颊车、项侧，极痛，牙关拘掣不利，躁而不烦，精神疲倦，症颇危险。即服人参、归身、黄肉、白芍、龟版、熟地、阿胶、麦冬、石斛、女贞等滋阴之品，渐渐痛止。余语之曰？医无成法，此等症医书皆未经见，若作骨槽风治之，危矣。

瘵疠

琴川东乡周姓农妇，早寡无嗣，有田面四亩，夫兄争之不休，忧郁而胁脘作痛，项颈两旁，起核坚硬。就诊于余，余曰：忧愁则气闭不行，思虑则气结，忿怒则肝火上犯，久则生失荣马刀，难治之症也。幸经水仍来，虽少未绝，犹可挽回。余劝其将田面让于夫兄，纺织亦可度日。惟贫病相连，无资服药。余劝其无事行坐，默念南无阿弥陀佛，可解愁绪，而绝忿争之念，使肝气条达，虚火不升，而可苟延岁月。以鲜芋艿切片，晒干，二斤，川贝母二两，姜半夏三两，共为细末，用淡海藻二两，昆布三两，煎汁泛丸，临卧用雪羹汤淡海蜇三钱，大荸荠五钱煎汁，送下三钱，再用归脾汤原方倍木香，加柴胡、白芍，三天服一剂。经三月余，项块渐消而软，胁痛已止，信水依时，诸恙霍然。后送余紫花小布一疋，因其诚，笑而受之。若不劝其让产念佛，终日扰攘不休，未必不死于郁症也。横泾有王姓妇，因其夫私有外遇，不顾家事，有儿女各一，男六岁，女三岁，夫妻反目，抄扰不休。气郁日久，左项紧硬，呕吐腹痛，经阻三月，医皆疑为妊。就余诊之，按脉坚硬而涩，面色青黯无华，断无妊娠之理。彼细述家事，余曰：气血久郁，防延变内热咳嗽，则难治矣。问其夫偕来否？曰：在寺前买物。使之先来，稍停即至也。其夫来寓，余曰：症由郁怒伤肝，非妊娠，干血劳，难治矣。察其夫面色略变，有徬徨之状，尚有不忍之心。余曰：若能依我三事，尚可挽回。若不能依，延他医治之。其夫问故，余曰：一要三月不出外，在家代其劳；二要顺其性，倘有加怒，不可违拗；三要殷勤服侍汤药，调理饮食寒暖。如能依此，一方可痊。其夫一一遵之。早服归脾丸三钱，晚服逍遥丸三钱，再用归芍六君汤加二陈、香附、柴胡，一月服十剂，用海蜇、紫菜等作羹食。调理三月余，项间肿硬已消，月事以时下，夫妻反好如初。后偕至余寓，拟一膏方，余见之欣喜。所以为医者，团人骨肉，口边功德，不可不积也。若七情郁症，不顺其性，十难愈一二耳。

常熟某，素性诚实俭朴，完姻数载，起马刀失荣，从耳后项左侧胀硬如臂，溃破浓水淋沥，咳嗽吐血，便溏，大肉皆削，皆谓不治。余曰：白发在堂，襁褓在抱，若弃而不治，于心何安？然贫病相连，寄不能服药，孙真人谓一不治也，有其内姊丈某解囊助药资，余璧[1]诊金，尽心调理。服甘温调脾，大便坚硬，咳甚痰多，即用甘凉清润，金土同调。咳减，便仍溏，更番金土而治。如斯者三月，脾胃渐旺，大便稍坚，纳增咳减。后以

---

① 璧："璧还"之省称。退还、归还。

归脾法，加疏通气血之品，再以和荣散坚丸兼服。卧床载余，项颈溃烂亦敛，坚硬全消，起复如故。倘医知难而退，亲戚不肯解囊，亦不治之症。所以为医当尽心，为亲戚当尽力，绝症亦可勉力挽回。

时　毒

常熟塔后孙姓妪，年六十余岁，始因寒热，子、媳不暇问及，至六七日头肿如斗，色红，满面水泡，大者如栗，小者如豆，两目合缝，舌黑神昏，撮空呓语，痉厥。皆欲以承气等下之，余曰：热邪温毒，先犯上焦。热熏膻中，如烟如雾，无质之邪，蒙蔽包络。苦寒直达，攻其肠胃，不能及上焦膈中之病，反使高年气弱，邪乘虚下陷，危矣。先将细磁碎块，择锋利者，夹在箸头上扎好，将面上泡砭尽，用棉拭干滋水，将芙蓉叶、青黛、大青叶、人中黄研末，鲜菊叶捣汁调敷，干则以菊叶汁润之，先研至宝丹一粒，井水调服，再以犀角、羚羊角、赤芍、连翘、中黄、栀皮、竹叶、石膏、紫草、忍冬花露等轻清之剂服之。一周时肿势全消，热去神清，再服白虎加人参汤，竹叶石膏汤，数剂而愈。

时毒、风痰、疟腮、蛤蟆胀、大头瘟等症，大江之南，春夏间最多，治亦不知凡几，绝无不救者。惟癸巳冬，见一异症，是冬无雨雪，亢旱而热。某宦上唇忽起一瘰，某医作疔治，用刀挑破，插以药条，痂结而愈，忽头面漫肿。群医毕集，有云大头瘟，有云游风毒，有曰疔走黄，有云面游风。各执一见，病家疑惑不决，不敢服药。延数日，胃气日惫，烟谷不进。后又一医曰：此疔毒窜于络中，非大寒退热不可。进以犀角、羚羊、金汁、玳瑁等品，另服梅花点舌丹四丸。有友与余言及此症，余素不谙外症，曰：无论大头瘟、疔毒、时毒、温毒，其病源则一也，不过以轻重之间分之耳。然人元气有虚实，体质有寒热，膏粱之体必虚，嗜烟之体必寒。梅花点舌丹香窜，必耗散真元；寒药过度，必损胃阴，热虽退，正气必不支矣。服药后头面肿渐退，元气日败，毒陷不起，两日出浓，耳鼻皆流血水，口吐血痰而毙。余思此症，不知作何治法，留质高明，倘遇此症，立定治法，庶不致病者太惨耳。是冬疫疠盛行，种过牛痘者，皆出天花，服寒凉僨事者极多。吾同乡方孝廉令郎二人，一十九岁，一十八岁，余俱以温补养元托浆，和脾胃，上浆结痂皆顺。虽云痘症当先去毒，余思年长及衰老出痘，非虚不能受此瘟邪，又兼深冬阳气潜藏，天寒秘蛰，非温补内托不可。若在春令阳气浮越之时，小儿体质强壮，有实热者，寒凉亦必需也，见病治病、随症立方，是为真的。专信陈言，拘执寒凉，偏于温补，即非上工。

齿　衄

常熟寺前毗陵人木梳店俞姓，年二十余岁，齿衄如注，血流盆碗，面红目赤，脉来虚浮兼数，重按无力，神静不烦，口不臭秽，言语轻微。余曰：此乃少阴龙火上燔，齿热则龈肉离脱，齿缝血出不止。手足清冷，急用肉桂五分，研末饭丸，先空心服下，食以糜粥，使其压之下焦。再进甘凉咸寒滋降，导龙入海；再将生附子、麝香作饼，贴左足心涌泉穴，一剂血止，两剂手足转温，脉渐敛，和平如常矣。

舌　疡

常熟东门老塔前卢姓太太，是晚至寓就诊，脉来浮数，满口出血盈碗，彼自谓出自齿缝。余灯下观之，血凝满口，不能清切。以齿衄治之，投以玉女煎，阳明少阴合治。明日出血更甚，邀余就诊其家，脉仍浮数，满口血糜模糊，吐血满盆。余令其用凉水漱口，将血拭净，细看其齿龈不胀，并无血出。见其舌上有血衣一层，用箸拨开，舌衄如注，舌上小孔无数，皆如针头。余曰：此乃心脾郁热，迫血妄行，舌衄也。急用蒲黄、槐花炭研末敷之，进犀角地黄汤加蒲黄炭、中白、青盐碱寒滋降等品，合四生饮一剂而愈。所以诊病，苟不细心，仍作齿衄治之，不效，血出过多，难免危险。常熟冲天庙贡某，先因湿温，漫热不寒，脉来滞涩，胸脘痞阻，溲赤作哕。邀余诊之，以温胆

汤加人淡渗苦泄之品，不能速效。病家又延某，即病家之至友也。病者商于医曰：若能下去宿垢，腹中痞阻可松。某徇病人之请，即于方中加凉膈散数钱，及瓜蒌仁、元明粉等，下之皆稀粪。明日漫热不止，腹中仍痞阻不舒。某因下之不效，代延其师诊之，仍用瓜蒌、芒硝、枳实等下之，不效。后两颔作胀，舌涩言语不清，停二三日，汤饮不能下矣。举家惊惶，其兄某来寓，商之于余。再往诊之，已有疡科某诊过，方案中有云：舌卷囊缩，鞭长不及马腹，不治之症矣。余脱病人裤，视其肾囊，纵而不收，并不缩。燃灯细视其舌，肿而且厚，虽短不瘪，以指扪之，强硬无津，所以饮不能入，语不能出也。或曰肾津告涸，非人参、五味不能救，或云非生地、阿胶不能滋。余曰：此症非津竭也。如津竭舌缩，其舌当瘪，皮皱色紫，颔下不胀。余扪其舌，强硬而厚，此乃热陷心脾，重舌、舌疔之类也。《内经》云：重舌，刺舌柱以披针也。《外科金鉴》[1]曰：重舌等将针刺其舌，血色红者生，色黑死。非针刺不可，阿胶、生地、人参五味，有虚实霄壤之殊，他人皆云好刺更妙，非君不可。余曰：事急矣，余虽非外科，且从权耳。将针一枚，用竹箸一支劈开，夹在其中，用线扎紧，露锋二三分，按舌刺之，共七八处，以纸拭之，血色尚红。再刺之，见舌上有白泡，以指掠出，看之，脓也。再尽力按之，脓渐溃出。进清热消肿之方，当夜喉间渐松，渐能进饮。数日渐消，能进稀糜。后手臂、伏兔等处起流痰数块，余曰：即请疡科治之。疡科治月余，皆曰脓尚未成。有江阴戚彦卿先生来常熟，荐其诊之，曰：脓皆成熟，若不开泄，伤筋烂骨矣。彦卿一一开之，进以补托，数月而痊。所以内外兼症，内外科各相推诿，延岩时日，鲜有不误事者也。

咽　喉

常熟南门鸿源衣庄查姓女，九岁，素体柔弱，忽起喉风，痰如拽锯，声哑言不能出，目眶微陷，幸而色不青。他医治之已有两日。邀余诊之，余曰：如急喉风，不过二三时，多者一日而已。既有两日，虽属危险，不致伤命。因其肺中未曾阻塞，尚有呼吸可通，急将开关散吹鼻数次，能得嚏二次，喷嚏之后，呼吸渐灵。再将白萝卜四两，鲜梨四两，鲜荸荠三两，鲜姜一钱，捣汁、竹沥五钱，和人风化硝一钱，频频呷之。用牛蒡、桔梗、甘草、中黄、马勃、翘、栀、元参、芦根、竹沥、川贝等服之，时时用灯心捎鼻管，使其喷嚏，吹以朱黄、中白、风化硝等开泄化痰等药。如此两日，痰声渐平，眼泪渐出。三日，微闻其音。后以清宣肺气、养阴滋降，三四日痊。此乃喉风之轻者也。

余在师处，见治一施姓小儿，喉中声如拽锯，音哑，涕泪皆无。吾师曰：马脾风症也。鼻孔扇动不息，以麻黄、芥子、黑白牵牛、大黄、杏仁、石膏等下之而痊。太平洲藜藿农家之子则可，若吴中柔脆之孩，医虽能用，病家必不肯服。即病家肯服，医家亦不肯书也。所以吴中喉症不治者多，临证最难。若以此法使之轻病弱体，不堪设想矣。古人云：药必中病。一言尽之矣。如百步穿杨，九十九步不及，百零一步太过矣。吾辈治病，若云药能中病，恐天下为医者，不敢言也。

喉症之始，苦寒之剂当慎。喉症在急，刀针不可不用。余同乡某宦使女喉痛，疡医进以苦寒直降。寒热猝止，喉肿秘塞不通。又以土牛膝汁等灌之，更不能入，饮不能入，言不能出，喉中痰鸣，已一日夜。是日邀余诊之，细视喉四围胀肿，无隙可通，呼吸将绝。与其饮，摇手而已；问其语，点首而已。药不得入，无法可施。余即将喉枪露锋一分半许，刺其两旁肿处十余刺，出其毒血。再用棉条，以筷两只，将棉条头夹住，卷紧筷上，用冷水湿软，拭去恶血，再将筷连湿棉条卷紧，探其喉作哕，吐出胶痰半碗。再刺，再探吐，共刺三十余刀，探吐三次，共呕吐血痰一碗，以凉水漱口，涤去血，饮以淡盐汤即可下，言语亦可出，肿亦渐消。此乃肿秘痰塞，若不动刀针，探吐血痰，挨延半日，呼吸不通，痰涎涌塞，岂有生理？喉科刀针，断不可缺，专恃汤药，点滴不入，无所用耳。

某宦女素系寒体，中阳不足，便溏气弱，因染疫，寒热，咽微痛，余进以辛凉微温开解法，觉

---

① 外科金鉴：即《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

发热略重，喉胀较甚，即更疡科，进以羚羊、山豆根、金锁匙、芩、栀等苦寒清热，寒热即止，脉细，红痧隐于皮肤之里，舌腻不渴，神烦昏愦，咽痛极甚，目珠上视，或目珠转旋，手足抽挛，背脊角弓反张，言语不出，已成痉厥之险。邀余诊之，即以至宝丹研细，以化痰开肺之品，合竹沥、姜汁调匀灌之，痉止厥平。后以化痰宣肺和解缓缓治之，七八日喉中吐脓血而痛缓，始终二十余日，未能见一寒热，红疹隐隐，未得透发，此早服寒药失表之症，后传染数人，余急先开表，辛凉外解，使其得汗，用喉刀刺其胀处出血，三四日得汗后，热止痧透，咽痛亦平，未有遭如此危险者。所以瘟毒温邪之始，苦寒当慎，恐热遏不透，变厥症也。

余同乡某，假馆广东，至京都朝考，广东岚瘴湿热，疫毒重蒸，又兼轮船煤气熏灼，饮食皆需煤火，热郁咽喉肿痛。京中之医治以玉女煎重剂，一服而平。朝考毕，回南，咽喉又痛，两旁作肿。余以轻扬解散，普济消毒加减饮之，觉发热较甚，喉痛亦增。病人云：素体阴亏，切不可服发散。因京中服玉女煎一剂而平，若不服生地、石膏等，断不得愈。余一时眩惑，徇病人之情，亦投以玉女煎，去牛膝，加甘凉之品。自此寒热止，舌腻，痧疹隐隐不出，脉变滞，晨清晡甚，至夜呓语，烦躁不寐，咽喉更痛，双蛾作胀。温邪蒙蔽，有作痉之势。余曰：先误于京医之玉女煎，遏热于里；再误于余之玉女煎，更秘其热。湿邪上泛，病变湿温。一徇病人之情，即遭此危险。治病其权在医，不可徇情，致生疑惑。即进二陈、温胆法，加枳、朴、藿香苦温芳香，三四剂，亦无大效。再将喉刀刺出毒血，将前方加以苦温化湿，淡以泄热，药内冲生姜汁半酒杯，服后喉痛即止。后服燥湿泄热十余剂而愈。用药一误，挽回如此费力，用药可不慎哉？

发背

孟河巢姓，巨富也，疽发背，大如覆盘，长尺余，阔七八寸，延沙达周先生治其外，延费士源先生治其内。士源，吾师之祖也。时正酷暑，疡症已溃，治之匝月，去腐生肌，颇为顺手，疮沿渐平，尚有尺余嫩红肉如珊瑚样，费先生所投之剂，皆和胃利湿清暑，极平淡之方。沙先生谓士源曰：君主治内，巢某年近耳顺[①]，气血已虚，当服补药，何以数十剂，皆系清热利湿之品？肌肉安能生乎？费笑曰：君虽疡科名手，内科尚欠功候。患者早食莲子、红枣一碗，午食海参煨肉一碗，胃气如此，其生肌长肉之功，胜于补剂多矣。况方书所载：膏粱厚味过度，湿热痰滞，壅阻聚热而成痈疽。《内经》云"膏粱之变，足生大疔"是也。又兼时正长夏，暑、热、湿三气熏蒸，每日为之利湿清热，尚恐不及。若再服温补，聚温聚热，必致胃呆气滞，热闭神昏，疮肉泛紫塌陷，功败垂成矣。沙先生深佩服之。共服药百余剂，未服一剂温补而痊。孟河沙达周先生，疡科名重一时，尚未讲究内科，几致误治，幸费先生执定主见，始克成功。所以习外科者，不可不习内科也。

流痰

孟河巢沛三先生，治一横桥开肉铺者，身上流痰十余块，久溃不愈，色紫黑而肉僵硬，不知痛痒，无脓流水，肌肉皆削，胃气索然。患者曰：我戒口多时，胃气惫败，不知能稍食荤腥否？沛三先生曰：思食胃气尚旺，肉鸭亦可食之。患者曰：若能开荤，死亦瞑目。看其病情，系多服寒凉，气血凝结所致。投以《金匮》肾气汤，月余，肌肉转红，渐软作痒。至两月后，先生再至横桥，有一人体肥貌丰，叩谢，先生茫然，几不识其人。问其原委，从开荤之后，胃日健旺，一方服六十余剂，疮平肌复矣。所以外症，以胃气为本。胃以食所喜为补，若各物禁之，再以寒凉克伐戕胃，或温补壅塞助火。孟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临证变通，方为上工。

壬午后，余至琴川，有张姓，身上数十孔，大如钱，色暗肉僵，流水无腥秽味，不知痛痒，肌肉削瘦，人皆谓杨梅疮。余曰：寒凉凝结。出前医

① 耳顺：《论语·为政》："六十而耳顺。"后以"耳顺"为六十岁之代称。

之方，俱苦参、黄柏、木通、翘、栀、芩、连、土茯苓等类。因戒口极尽，胃气呆钝，余令其开荤，从先生《金匮》肾气法十余剂后，服温通气血之品，二十余剂而痊。后遇类此者数症，莫不应手，皆食先生之德。故记于此，聊志感仰之意。

胁痈

壬午，余治琴川兴福卖糕团者，胁骨生痈，疡科谓外肺痈，开刀出毒，四十余日，疮口不敛，时流稀脓。家窘，听其不治。余诊之，脉来虚弦兼数，呛咳白痰，咳则稀脓流出，渐成疮劳，幸里膜未穿。与蜡矾丸，先护里膜，进以《金匮》旋覆花、《千金》苇茎汤，旋覆、新绛、枇杷叶、生冬西瓜子、薏米、淮山药、石斛、生扁豆、茯苓、川贝、鲜荷梗、橘叶、鲜百合、毛燕之类，肺胃并治。服三十剂，咳减纳增，脓出渐少而厚。先以提脓末药提之，再以生肌等药填之，两月余而愈。所以缓治平淡，久则自然有功。再服毛燕月余，咳止，疮口平复。如此症或医药寒凉温补乱投，或病家性急，不信服药，每弃而不治者多矣。

肺痿　肺痈

常熟西弄徐姓，金陵人，年五十余，因子不肖，动怒兼郁，咳嗽吐痰。延某医治之，进以木香、厚朴、豆豉、牛蒡等，咳更甚，面红，痰沫频吐，起坐不安。前医见其面红烦躁，进以鲜生地、鲜石斛、栀、翘、芩、连等，更甚。吾友仲鸣徐君，偕余往诊之，脉虚大无力，烦躁面赤，舌白底绛，频频吐痰，满地白腻如米饮，虽臭不甚。余曰：燥伤肺金，再进苦寒，中阳阻遏不通，肺无肃化之权，清阳不能上升，津液不能上承于肺，肺之蓄水不能下行，愈吐愈干，肺将痿矣。即用《千金》炙甘草汤原方，取姜、桂之辛散，开中宫阻隔之阳，引酸咸柔润之药下行，化津液救上之燥；取参、草、枣培土壮气，使土气可以生金；麦冬、麻仁润肺而柔阳明燥金；加薏仁泄上蓄之水下行，肺气清肃下降，津液方能上承。此方为《千金》治肺痿屡效之方，故补入《金匮》。后人用此方，每去姜、桂，畏其辛热也。不知大雨雪之前，必先微温。一派柔腻阴药，赖辛甘之味，可以通阳，藉其蒸化之权，下焦津液上腾，肺之清气，自可下降，云蒸雨施，始有效耳。照方服两贴，痰沫已尽，咳嗽亦止。后服甘凉清润，生黄芪、北沙参、百合、玉竹、川贝、枇杷膏、甘草，壮气润肺清热，十余剂而痊。今已五六年，强健逾昔。古人之方，不欺后学。人言将古方治今病，如拆旧屋造新房，使后人拟古酌今，非使后学不用古方也。

常熟鼎山高渭荣，春初咳嗽，至仲春，痰中带血，味兼腥秽。延他医治之，进牛蒡、豆豉、枳壳、厚朴等，服后逾甚。邀余诊，脉细数无力，咳嗽痰血味臭。曰：肺痈将成。胸有隐痛，络瘀尚未化脓，尚有壅塞，肺叶所坏无几。急速开提，使脓外出，不致再溃他叶。拟桔梗甘草汤、《金匮》旋覆花汤合《千金》苇茎汤，因其脓成无热，用芦头管干者一两，煎汤代水，服三剂。每日吐血脓臭痰一茶盏，至四日脓尽，而吐鲜血，臭味亦减，未尽。将前剂去桃仁、桔梗，加枇杷叶、绿豆皮等，服五六剂，血尽。再进以《金匮》麦门冬汤，《千金》甘草汤等，加沙参、石斛、百合等，清肺养胃而愈。再以甘凉培土生金，调理一月，强健如故。

后有常熟白龙港某，与高渭荣为友，二人酒肆中回，同日咳嗽，亦生肺痈，至高渭荣病愈，往探之，即邀余诊之。脉已伏，脓血臭甚，倾吐满地，裸体卧床，用扇扇之，口中闹要吃西瓜，饮冷水，他人摸之，体若寒冰。众人询问何如？余曰：肺已烂尽，一身之阳气，俱从外泄，危在顷刻，卢扁再生，亦无治法。至夜而殁。仲景谆谆告诫：成脓不救，使人早治。然将成未成时，不治必死。治不得法，亦多死。

某寺和尚，冬温咳嗽，每日饮橄榄芦根汤数十日，咳呛日久，痰臭不出。就诊于余，脉右寸关数大而硬，时有鼓指。余曰：喉中痰少而臭，脉见右大鼓指，肺痈已经成脓，急宜开提，使脓出，免溃他叶。以甘草桔梗、《千金》苇茎法，服后吐出臭腻黄色脓痰碗余。因其脓出太，气短纳少，余曰：久咳脓多，肺叶败坏，欲痿之势，进炙甘草

汤。他医见之，曰：此是酒劳。被其误治，先服桃仁，后服姜桂，皆非治法。不知古人立方，有奇、偶、佐、使。后延他医治之，迁延月余，吐脓不止而殁。

常熟东门某姓，年将周甲，素嗜饮，痰饮咳痰有年，余每以橘半六君、桂苓术甘等服之皆效。是年咳痰又发，有亲戚某略知医学，颇为关切，与服牛蒡、豆豉、枳、朴等六七剂，咳吐白痰不休，渐渐神昏目瞑，呓语，拈衣摸床，舌薄白，不渴饮。是晚邀余诊，脉虚缓无力，痰如米粥盈碗。余曰：此肺液也，吐多则成肺痿。喻嘉言先生曰：肺痿见其舌白，恣胆用燥药，令其煽煽自焚而死者，医罪加等。即与《千金》炙甘草汤服两剂，痰渐少。稍能言语进谷，神识亦清。后其亲至，因舌白不渴，腻药难进，投以芳香甘温，砂仁、枣仁、木香之类，两贴而逝。生死虽曰天命，岂非人事？甚哉！医道之难。我等既以是为业，为谋衣食计，无所推诿。遇一病必细心推敲，用药亦再三斟酌，尚恐不能取效，况稍涉猎医书，得其粗而遗其精，知其常而昧其变，未尝深思研究，阅历有得，病变百出，何从措手？虽云亲朋关切，岂堪轻试？语云：学医废人。能勿惧耶？徐灵胎先生医论中言之甚详，余不赘。长田岸有孩六岁，正吃饭，被母打一下，大哭，饭正满口，有饭粒呛入肺窍中，后即咳嗽，无寒热，饮食、二便如常。就余诊，服肃肺清散之品五六剂，见有寒热，饮食渐减，又停半月来诊，见痰中血丝色殷而少，胸中隐痛。服苇茎汤，合疏开气法，罔效。细询其病之始末，其母曰：吃饭大哭，呛咳而起。咳嗽月余，见血后，口中臭秽。余细视血中有白点，微黄脓也。余思食物呛入肺管，壅塞为痈。将灯心刺鼻孔，使其喷嚏。吹以皂角末，后得嚏，痰血稍多。再将旱烟喷之，使其咳更甚，咳甚大哭作呕，呕血块两枚，如蚕豆大，兼脓痰。余将血块拈起剔开，中有白色朽腐如饭米形。服以苇茎汤合《金匮》旋覆花意，另服皂荚丸，一日一粒，服药三剂，丸三粒，脓血清楚。再服麦门冬汤加枇杷叶、沙参、石斛之类而愈。故人饮食之间，不可多言喜笑。倘有物呛入肺管成痈，医不能知，自亦不知，酿成大患，可不慎欤？此孩幸是藜藿农家，听医所为。若绅宦之家，娇养柔嫩，即医肯尽心施治，病家未必信，即病家信，医家亦未必肯独任劳怨，治病之弊如此。故治病误于医者固多，病家自误者亦不少。余治肺痈，以宗《金匮》法为最多，芳香、金石之品，从来未敢轻试。

胃 痈

甘露镇华姓，年五十余，脘中痞硬，中脘穴高突，按之坚硬不痛。余曰：此气阻积滞壅塞，急宜化滞理气。用枳、朴、槟榔、麦芽、神曲、木香、栝蒌、砂仁、青皮之类，服两剂，下燥粪甚多，脘中平软如故。后服参苓白术散十余剂，胃苏而愈。

李仪藩，常熟毛家桥人，胃脘中坚硬如盘，约有六七寸。他医皆谓胃脘痈，治之罔效。就余诊之，脉来坚涩，饮食、二便、行动如常。余曰：饮食、二便如常，中宫无病，此非胃脘痈也，痞积症也。寒气夹痰阻于皮里膜外，营卫凝涩不通。况烟体阳虚，阴气凝结少阳，气失运化，非温补不可。进附、桂、鹿角、枸杞、杜仲、巴戟、茴香、当归、仙灵脾、参、术、木香、姜、枣等温补、通气、活血；外用附子、肉桂、阿魏、丁香、细辛、山棱、莪术、水红花、麝香、鹿角粉、木香、麻黄等品，研末，摊厚膏药贴之。服药五十余剂，贴膏药两月余，而硬块消尽，软复如旧。

福山塘谢姓，年逾知命，不咳嗽，吐脓血不甚臭。余曰：此胃痈也。成脓之后，速达于下。用《千金》苇茎法，去苇茎加瓜蒌、丹皮、酒制大黄、甘草，服后大便下脓血甚多。后进冬瓜仁、苡仁、丹皮、甘草、白术、橘白、生扁豆、石斛、竹叶等，待脓尽，服扶胃清热十余剂而愈。

邵镜泉，浙江宁波人，年五十余，在常熟设肆。壬午因遍体络脉抽痛，余为愈之。二三年，终日坐一小楼，饱食喜卧，日久胃脘阻硬不舒。延某姓医治之，云湿热，诊十余次，罔效。又延当时盛名之医治之，曰食滞湿热，立方服二十余剂，中脘高突。往苏省就马培之先生诊之，曰胃脘痈也。当留苏十余日，服药十余剂，待脓成熟，穿针泄毒，可不穿膜腐肠。邵服药两贴，少效。旋

常熟，五六日亦不服药，听其脘中高突。吾友松筠张君曰：既上年遍身络痛，是某治愈，何不邀诊？余诊其脉，来疾去迟，关寸见数，胃脘按之甚软，高突如覆杯。余曰：胃脘痈也。内脓已成，即向苏就马君处，或刀、或针刺穿，待其毒泄，免穿里膜腐肠胃，若迟则膜穿胃腐不救也。病者以余言太甚，怒色曰：胃若成脓，何以饮食、二便如常？口中及大便何以不出脓血？余曰：脏腑不和，疮发于外，营卫稽留，经脉血泣热胜，恐肉腐脓向内溃，腐烂肠胃。若不早开外泄，必贻后悔。病者曰：脏腑未坏，先戳穿肚皮，不敢将命试马君之艺，君勿言之。余曰：忠言逆耳，良药苦口。事有定数，敬谢不敏。后邀某外科治之，无效。经四十余日，回宁波，延医治之，不识何症。到宁波府城中，请著名外科视之，曰胃脘痈脓成，二百金包治，病者亦愿。不料已经内溃，出头三处，出脓数碗，渐渐胃败而殁。呜呼！医学难全者，即此也。内科不能刀针，尚可饰说。有号称有名外科，一见内痈，刀针手法，毫无把握，聊将膏药、敷药敷衍，酿痈成患，往往腐肠穿膜而毙，较内科方药误人何如耶？惟愿后贤于开内痈之法，能潜心考核耳。学内科者，内痈刀针，不能不学。若逢内痈，内、外科各相推诿，遗误尚堪问乎？

肝　痈

余治胁痈、肋痈等症甚多，皆肝之外候也。内消理气消瘀、虫蚁搜络，俱可取效。惟肝之本脏生痈，未曾遇见。忆昔在业师处，施姓妇素有肝气，丧夫后，因立嗣争产，不能决，后胁肋刺痛，经吾师治愈。经阻三月不通，觉左肋内，由脐旁引痛腰脊，肌肉不变，重按之，内觉极痛。吾师曰：此肝痈也。用延胡、柴胡、川楝、青皮、归尾、木香，合桃核承气法下之，下紫血片如鸡肝，一剂后痛大减。再进消瘀理气、疏肝解郁数十剂，经通、痛止而愈。吾师曰：若肝经络脉生痈，当用理气活血之轻药，取其轻可入络。若痈生于本脏，当用破血理气之重药，取药重力专，直攻本脏也。肝为藏血之脏，血壅气阻，叶胀成痈，故速下之，使肝中气血疏通，肿亦可消。治内痈虽属理气消瘀同一治法，然各脏引经之药，必须用之。倘不用引经之药，反伤他脏气血矣。

丁亥六月，余治常熟大河镇某姓妇，早寡，上有老姑，七十一岁，两代孀居，携子耕读安居。不料有某暗侵其产，事至成讼，幸邑尊[1]剖断如神，产业保全。结案后，左胁肋及少腹脐旁作痛，大便秘结，小溲不通，他医进以五苓、八正、导赤等渗利之品，罔效。就诊余寓，问病之始末，余曰：肝络系于二阴，肝主疏泄，少腹刺痛，是郁怒伤肝，恐生肝痈，急宜疏肝达下。用川郁金、金铃皮、香附、延胡、柴胡、木香、橘叶、归须、瓜蒌、厚朴合逍遥散等一剂，另服通关丸三钱，大便已通，小溲亦畅。后原方增减服两剂，痛渐愈。因姑有疾，即开船回家。余思此症日久必成肝痈，幸争讼得直，屈有所伸，怒有所泄，肝气尚可展舒，未致酿成大患，否则其害尚堪问乎？

肠　痈

余临症五年，遇肠痈数人，始萌未成脓者，或理气、消瘀、温通，服药而消者，茫不记忆。有一人未能成功，自愧医学不精，刀针手法，缺少师承，听其内溃而死，至今顾影自惭，故录出为后日之戒。余乙酉三月间，从孟河至琴川，余友仲鸣徐君过余寓，谈及其店中学生某，住南门外坛上切纸坊内，因腹痛已有三月未愈，烦子过诊。余往诊之，脉来滑数，一身肌肉尽削，发热，少腹左角作痛，日夜哀号。余细将其少腹按之，少腹左角一处独痛，细按掌下，惟痛处肌肉最热。问其原由，云：服热药、热物更痛，服凉药、凉饮稍舒。余细按其最热处，已郁郁有脓，涸涸有声，看其两足，能伸能屈。余曰：此乃内痈。经服药三月，未曾有言内痈者，吴萸、姜、附、桂热药过多，煅炼成脓。余不能刀针，使脓外泄，此脓在肠外膜里，若脓从大便出，肠必腐坏。若脓从脐出，里膜必穿。如有名手能开脓从原处而出，可望生机。若脓从大便、脐中出者，俱属不救。余写牡丹皮散合活肠败毒丹法主之，即辞曰：从速

---

① 邑尊：一邑之尊，即县令。

延疡科开之，尚有生机，迟则不救。当日即延著名疡科视之，逐日更医，皆束手。延至十余日，脐中溃脓，胃气渐败而逝。呜呼！疡科不能治内痈，听其自溃而不早治，酿成大患。何异援兵任人居危城之中，罗雀掘鼠，不能济之以粮，又不能突围救之，听其自毙乎？余思之，扪心自愧，未习刀针手法，误人性命。所以徐灵胎谓叶天士曰：内科不知外科，得医术之半。余谓内科不能识症，外症不能刀针，一遇内痈，皆如云中观月，雾里看花，挨延日久脓成，听其自溃而死，医者能诿为无过乎？甚矣！医术之难全也。

凡治内痈，妇女较男子更难。余忆在师处，有丹徒某大族新妇，经停三月，皆谓有娠。至四月，少腹作胀而痛，皆云妊娠而挟肝气，服金铃、左金等，痛更甚。后邀吾师，因天雨不愿往，令余代之。坐车十余里，又渡江四五里，喘息未定，宅内请诊脉矣。上楼，楼窗紧闭，病人坐幔中，色不能望，音不能闻，问亦不答，手在幔中伸出，切脉迟紧，重按亦涩。余曰：此血气被寒凝滞。问曰：腹中痛乎？旁人代答少腹左边甚痛。舌又不能看，余又问曰：二便如何？少腹痛处可硬？旁人皆不言。病者羞涩不答，余亦无可如何。尚未午餐，枵腹已甚，手软无力，即请纸书方。余曰：少腹作痛，气滞血凝，日久防成内痈。即用桃仁承气去芒硝加当归尾、延胡、香附等，闻有妇女在旁唧唧言曰：有妊四月，脉中尚看不出，反言内痈，明知此方决不服矣。饭毕回寓，与吾师述及情由，曰：望、何、闻、切，四字皆无，孙真人未诊先问，扁鹊见色知病，如此隔靴搔痒，余实不能。后延他医，皆安胎养血，云产前宜凉，方皆不离黄芩、白术，至经停五月，见寒热，少腹硬肿，后脓窜入腿缝，延外科治之。有曰横痃，有曰便毒，杂药乱投，脓水淋漓，胃气日败而毙。所以病家如此，医家如此，鲜有不误者也。此误不在医家，而在病家。奉劝富贵之家，有病延医，望、问、闻、切，当尽其技，病家受益多多矣。

肾俞发

余思肾俞发，皆属虚症，实症则百无四五。或其人正气本实，或膏粱、煎煿辛辣，饮食不节，瘀血积于肾经膜外，或有之，然余未见也。忆昔年在梁溪，遇王君者香，邀余诊视，脉来虚数，咳嗽多痰，肾俞痈平塌已溃两孔，脓稀粘腻，脂水淋漓。他医专以甘凉治肺止咳，余曰：水亏木旺，木扣金鸣，肾虚则水泛为痰，当先治肾，寒凉、温补宜并用，一清相火，一通肾阳，坎离既济，阳随阴长，阴随阳生。以肾气丸加知、柏、猪脊髓，为丸，每日三服，每服二三钱；另服甘温补剂，戒以屏劳绝欲，戒酒辛炙。至百日后，此痈肌肉已平，疮口亦合，胃气甚旺。后竟宴客纵欲，豪饮无度，旧疮后发，红肿，疮口溃裂，经疡科服牛蒡、银花等寒凉之品，疮色更红、高突，以致胃惫，面红汗出，痢下腹痛而殁。肾俞发将及一年，服滋补而瘥。因其纵欲阴伤，龙雷外越。余未见龙雷之火，而暴雨能制之者。服寒凉则虚阳更燔，戕脾胃生生之气，岂有不死者乎？

悬痈

外症与内症，看法虽异，其理则同。从中有假热假寒，最难明察。譬如伤寒之戴阳，寒极似热，面红目赤，口燥假渴，索饮冷水，仲景有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白通加人尿猪胆汁汤。如温病之热深厥深，陷入营分，肤冷肢厥，喜热饮不喜凉饮，反用紫雪丹、至宝丹、犀角地黄、白虎、竹叶石膏等汤。此皆内科之假寒假热也，外科亦然。有一种皮色泛红，阴分不足，虚阳外越，服温补，肿势渐平，红色渐退。亦有色白坚硬，平塌不起，外显虚象，乃是火毒凝结，气血不能通畅，一服凉散，皮色即红，肌肉渐松，此外症之假寒假热也。此等症最易误治，然细心者断不至误治。究竟有元气脉息，见症虚实可凭。余忆十余年前，余姨岳母，素有便血，本属早寡多郁，后起悬痈，生于谷道之前，溺道之后，先起块作痛。即至孟河诊之，皆云湿热，服苦参、黄柏、苡仁、萆薢等苦寒渗利数剂后，日见其甚。再复诊，服数剂，卧床不起，症势日剧。著余妇代看之，云皮色泛红，光亮如梨，按之甚热。用田螺水磨番木鳖，调冰片搽之，稍安，干则更痛，再搽。后邀疡科诊

之，曰：是痈溃后为海底漏，死症也。合家惊惶，正在岁终有事，无可如何。余曰：素有便血，本属脾虚，虽有肝气兼湿热，肝络系于二阴，补中益气汤最宜。此方之升麻、柴胡，即是疏肝之品，当归是养肝之品，东垣先生曰：治脾不若治肝，木气调达，土气自舒。参、草甘温助脾，白术、陈皮调胃祛湿。余将补中益气本方，加茯苓泄其已阻之湿，大剂三服，痛减、红退而肿收。再服两剂，而饮食渐增，肿退尽，痛亦止。后服归脾汤五六剂，平复如故，至今十余年，强健如昔。所以补中益气汤，人皆云升清，不知东垣先生方中有疏肝扶土之妙，鄙言以为何如？若依疡科用苦寒淡渗、利湿清热，此症决致不起。

痔　漏

《内经》云：因而饱食，筋脉横解。房室劳伤，肠癖为痔。风热不散，谷气流溢，传于下部，故令肛门肿满，结如梅李核，甚者变而为瘘也。五脏切宜保养，勿令受邪，既成痔漏，当调饮食，寡欲节劳，皆可带病延年。如插烂药，刀割，剪剪，线系，余见已多，收功者甚少。余三十岁时，肛侧外如李，溃脓后深寸余，插药条，逐日有脓，中按有孔，如豆大而深，余掺以海浮散，膏药盖之，内服调和气血之药，一月痊愈如故。后逢房室劳碌，即作脓流水。余即寡欲节劳，今已十五六年未发。若使外治，有不穿肛溃臀者几希矣。

前　阴

外科刀针手法，虽有传授，然心思灵敏，各具禀赋。闻之吾师曰：孟河奚大先生忘其名，刀针治法，巧夺天工，不愧名医。有上海世家某姓女，受湿阴门溃烂。外科敷以生肌药，后俱长合，仅余一小孔，惟能溲溺，生育无望矣。又请医剖开，仍敷以止血生肌药，长合如故。连剖数次而俱长合，痛苦万状，闻者惨然。偕其兄特到孟河就医于先生，述病情始末。奚某曰：甚易，一月可完璧归赵，奈其事实难，不能治也。其兄问故，奚某曰：此症非父子、母女、夫妇不避嫌疑，不可施治。若欲吾治，当拜吾为义父。兄妹允诺，数日后将此女携入内室，先服健脾、补气、养血、利湿等调理药十余剂，后用白蜡和生肌药置火上熬熔，将油纸剪方，拖满药汁，作夹纸膏百张，再将女前阴用刀破开，上止血药，以夹纸膏双叠折好，命病人正卧，夹入前阴缝中，溲则去之，溲后拭尽再夹，日三四次。约用去夹纸膏七八十张，两旁俱已完全长好。其巧思非他人所能想到，奚某可谓绝世聪明矣。

截　臂

后汉华元化刮骨疗毒，传为千古绝技。吾孟河马氏之刀针手法，素有家传。余见马日初前辈，治一小童，年十五岁，因割草为土灰蛇咬伤手背，漫肿干瘪，皮皱肉黑，臭不可近，黑色渐近尽泽。踵门求治，先生曰：肌肉已死，治亦无益，若再延下，黑至肩腋，毒攻入心，必死无疑，不如去之。先用参一两，煎汤与服。待半日许，饮以麻药，用红带两条，一扎上白肉处，一扎下黑肉处，俱扎紧，中空一寸，乃黑白交界之处。以锋刃将肉割开，上止血丹，割至露骨寸许，骨亦青黑，即用锉将骨四围锉断，取下其手，以止血生肌药敷之，包以玉红膏。调理一月，其肉长复。此等手法，较之古人，亦无愧色，疡科中有几人能望其项背哉？

额上生虫

常熟东乡某，额上至发际，下至眉心，三四寸许，痒痛非常，搔之流水。以麻丝刮之，指甲掐之，如虮虱有声。就诊于余，余曰：物朽则生虫，虫生于湿，额上药力难及，宜以末药擦之。用苍术、黄连、乌梅，等分研细末，痒时搔破，即擦以药末。十余日，痒止结痂，半月余痂落，平复如常。此等症服药无效，非外用末药不可。是以学内科者，不可不兼明外科也。

菖蒲根洗痔

毗陵曹青岩先生，讳禾，著有《医学读书志》三卷，上始轩、岐、伊尹，出汉、唐直至国朝，读书数百家，一一皆有评论。余读其书，深服先生无书不读，博学多闻，为医道中出类拔萃者也。一生耿直，粤匪陷常，御贼殉难，至今犹凛凛有生气。阳湖赵惠甫，先生之老友也，言及幼时痔漏，治之无效，问先生，先生曰：前有一典中司帐者，肛漏有数十孔，穿肛穿臀，更穿及股髀。百药不效，求治于余，亦不能治。过数月，忽见典伙行走如常，问用何药？笑而不答。遍访其中使役之人，知是用水菖蒲根一味，逐日煎水熏洗而愈。赵公试之，果验。因秘方不可淹没，故录之以俟后之试者。又一人用竹茹做椅垫，夏天坐之，亦验。又有一方，余屡试之亦验，用向东杨树根四两，白蜡一两，五倍子一两，槐花一两，生石膏末一两，胡桃壳四两，煎汤熏洗，亦效。但成漏管，则无用耳。青岩先生事迹，载在县志。

跋

是书为先君子手录历年治愈诸大症，兼及交游执友愈病之奇绩，经亦及门诸弟子者也。得者辄视为鸿秘，昔先兄幼鸿谓元曰：是书卷帙虽俭，展转抄录，谬误必多。且先人心力所寄，子孙不能广其传，亦复非是。余欲寿诸梨枣，而拙于资，他日吾兄弟孰有力者，当以是为先务。元谨应曰：诺。不幸先兄不禄[1]，今期月矣。此稿藏之行箧，惧其久而散佚，辄用惴惴，偶为妹倩丁君仲英言之，仲英引为己任，出资相助，遂得即付剞劂。元不肖，于先人绪余，不能发挥而光大之，不可为人子。苟非仲英成人之美，不知何时得竟先兄之志，更不可为人弟。今杀青矣，就所欲言者，书之卷末，所以永风木[2]之悲，与夫鸰原[3]之痛也。

民国七年岁次戊午乞巧节后五日

男振元谨识

诊余集终

---

① 不禄：古人对死的讳称。

② 风木：指父母死亡。

③ 鸰原：兄弟的代称，此指兄亡。

古今医案按选

清·余　震　纂辑
清·王孟英　选评
鞠建伟　张成博　张凤霞　校注

校注说明

《古今医案按》为清代医家俞震纂辑的一部评注式医案佳作。该书选辑历代名医医案六十余家、一千余则，按证列目，以证统案。医案大多选自《续名医类案》，或间采其他医著中之较优者。在精选的基础上，俞氏又对部分医案详加按语，共计530余条。按语对各家学术思想加以阐发，析其异同，褒贬分明；或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析疑解惑，指出辨证用药关键；或综述诸家证治大法，兼收并蓄，择善而从。所按每能切中肯綮，既发其微，又补其缺，对研究前人医案大有裨益。陆定圃称赞本书："选择简严，论说精透，可为医林圭臬。"孟英得见此书后，认为俞氏所辑，"虽不如《续案》之网罗繁富，而所附近案暨按语，颇可补魏氏之未逮。"故再选其优者，复加以按语，撰成《古今医案按选》。

《医案按选》初为二卷，梓行时改为四卷，列证85门，以内科杂病为主。每案依原貌录出（见于《名医类案》者从略），仍附俞氏按语，后附自己按语。本书不仅选萃俞氏医案及按语精华，而且孟英再按，能进一步阐明案中辨证之理，或指出精华所在，或道明不足之处，或提示证治要点，或评论方药得失，语言简捷，要而不繁。

本书写成于咸丰三年（1853年），但未即刊行，直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始由会稽董金鉴校刻问世。其间杨照藜又曾逐案评析，再加按语，使本书更为周祥细致，足资临证参考。

现存主要版本为清光绪三十年董氏刻本、《潜斋医书十四种》本及《珍本医书集成》本等。本次整理以1918年曹炳章手校《潜斋医书十四种》集古阁本为底本，并以《古今医案按》、《珍本医书集成》校改了部分讹字。

古今医案按选目录

古今医案按选序……（453）
原序……（454）
叙例……（455）
卷一
中风……（456）
伤风……（458）
伤寒……（458）
温热……（461）
瘟疫……（462）
暑……（463）
湿……（463）
消渴……（464）
火……（464）
泄泻……（465）
不食……（465）
疟……（465）
痢……（468）
疟痢……（469）
卷二
痉……（471）
疝……（471）
气冲……（472）
晕厥……（472）
虚损……（473）
劳瘵……（474）
发热……（475）
血症……（476）
便血……（478）
溺血……（479）
汗……（479）
七情……（479）
郁……（480）
痰……（480）
痞满……（481）
嘈杂……（482）
呕吐……（483）
噎膈……（483）
卷三
喑……（485）
咳嗽……（485）
喘……（486）
喘胀……（487）
肿胀……（487）
不寐……（488）
怔忡……（488）
颠狂……（488）
梦遗……（488）
便浊……（489）
五淋……（489）
小便不通……（490）
小便不禁……（490）
小便涩数……（491）
二便不通……（491）
大便秘结……（491）
交肠……（491）
卷四
骨鲠……（493）
头痛……（493）
心脾痛……（494）
腹痛……（495）
腰痛……（496）
背痛……（496）
胁痛……（497）
脚上诸证……（497）
面病……（498）
鼻……（498）
发……（498）
目……（499）
咽喉……（499）
唇……（499）
齿……（500）
黄疸……（500）

麻木……（500）
痛风……（500）
痿……（501）
癥瘕……（502）
积块……（502）
阳痿……（503）
脱肛……（504）
痔……（504）
女科……（504）
经水……（504）
崩漏……（505）
带下……（506）
恶阻……（506）
堕胎……（506）
产后癍疯……（507）
产后惊……（508）
产后泄泻……（508）
外科　痈痤……（509）
肺痈……（509）
胃痈……（509）
儿科……（509）

古今医案按选序

乾隆间，钱塘魏柳洲先生重校《名医类案》之后，复选《续类案》六十卷。脱稿未久，先生寻逝。幸已邀录四库馆书，不致散佚。定州杨素园大尹，意欲付梓，尝嘱余校订，奈四方多故，余亦疏陋尤以应，是以未果。今年春，秀水吕君慎庵，以其侄倩鲍君蕙谷所藏之俞氏《古今医案按》寄示。余展读数四，虽不如《续案》之网罗繁富，而所附近案暨按语，颇可补魏氏之未逮。爰不揆谫行，选其尤善者，参以一管之窥，用俟大方之教。

咸丰三年癸丑长至[1]日安化后人王士雄书于潜斋

乙卯夏，杨侯自京来，曾将此稿评点。携至南昌，欲授剞劂。讵江右频年扰攘，迄今未靖，赖徐君亚枝缮存副本，而各案仅摘其出。兹将鸠刻公世，胡君次瑶谓宜详载原案，俾览者瞭然。复向蕙谷谋之，云原书已佚，余其徬徨。吕君慎庵，访得嘉善吴君云峰家亦有藏本，遂蒙慨假补录。因笔之以志诸君子玉成之功。丁巳腊八日士雄又书于小亭溪归砚草堂。

---

[1] 长至：夏至的别称，一年中夏至为白昼最长的一天，故称。古或有称冬至为"长至"的，因冬至夜最长。

原 序

孟子言：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巧者何？变通之谓也。巧固不能使人，其实不出规矩。人可即规矩以求巧，而巧自无方，是亦不啻使之矣。医之道将毋同，自古迄今，医书多不胜纪。一病必列一门，一门必立数法。究之法有尽，病无尽。一病之变无尽，或萃数病于一人之身，其变更无尽，医之法于是乎几穷。盖以法也者，不过梓匠轮舆之规矩。病不依规矩以为患，医第循规矩以为治，常者生焉，变者死焉，转恨医之法未备也。不知法岂能备，要在乎用法者之巧耳。闻之名医能审一病之变与数病之变，而曲折以赴之，操纵于规矩之中，神明于规矩之外，靡不随手而应，始信法有尽，而用法者之巧无尽也。成案甚夥，医之法在是，法之巧亦在是，仅可揣摩。惜《名医类案》醇疵互收，一为去取，而巧者愈见，此余所以有古今医案之选也。惟是彼之所谓巧者，自今视之，犹规矩也。倘执巧以为巧，而不更加变通，则巧反成拙矣。故余于每条之下，妄据鄙见以按之，辨其真伪，别其是非，晰其同中之异，表其青出于蓝。或综数事为数语，以隐括其大略；或纂述旧说新说，以补诸案之未逮。随选、随录、随按，不惮烦词，窃附举隅之意。第恐载籍极博，见闻有限，譬诸审曲面势者，能免斫而小之之讥乎。然欲求巧于规矩，敢不择材以削锯。爰自甲午冬月为提笔之始，至戊戌春月乃得蒇事[1]。时年已七十，阅历既多，或片词之可取，因付剞劂，质诸同志。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春三月嘉善俞震

---

[1] 蒇(chán 产)事：事情办完、办好。

叙 例

鉴幼习于观巷田氏，田丈杏村中翰晋蕃以名孝廉，精岐黄术，尝谓近世医家，推王孟英先生为祭酒[1]。以时多热证，而先生善用凉药也。光绪辛丑，友人薛朗轩明经炳假馆省垣陈氏，临行田丈嘱求先生遗书。薛访得先生嗣子耕雨者杭州府诸生年六十余，往还数四，知先生手校诸书，半多散佚，惟《医案按选评》稿成未刻。而先生卒于上海，耕翁什袭藏之，从不示人。以薛君为人恳诚，因出与过录。原书间有虫蚀脱粘之处，薛君细心校定，另缮清本。予往杭，薛君为道其事，余请任剞劂焉。复请田丈批阅，丈以老病侵寻，遂不果。癸卯夏，丈亦作古。以书还薛君，仅有手校夹签一条，今亦附注其下。兹当校刻工竣，爰将得书缘起赘诸简端，而附录薛君写定凡例于左云。

一、此为先生癸丑年初稿，由徐亚之先生写定，而杨素园先生加以评点者也。丁巳将付剞劂，复从友人之请，补录原案，凡一万四五千字，更作后序一篇。则当时又有重定本，迁延未刻，稿亦无存，幸得初稿两册，及丁巳序文纸稿，得以想见此中曲折而已。

一、凡另纸粘附者，皆经先生于癸卯后陆续手补以气冲门末条有"乙卯补注"四字推之可见，今亦依次写入。

一、原本分上下两卷，嗣以页数颇多，改分四卷。其墨笔添注涂改之处，显然具在，今从其后定者而已。

一、原本眉批及旁批，均用朱笔，盖即杨素园先生评语以伤寒门谵语条徐君亚之语证之可见。凡遇有朱批处，辄于正文绝句之间，加一墨笔钩识，殆欲于誊真时将评语分行注入耳。今从其意，并加"杨曰"二字，以为识别。

光绪三十年岁次甲辰季冬之月会稽董金鉴识

---

[1] 祭酒：古代祭祀时酹酒的长者，后亦泛指某一领域的长者或位尊者。

古今医案按选卷一

嘉善俞　震东扶辑　定州杨照藜素园评
杭州王士雄孟英选　会稽董金鉴镜吾校

中　风

许允宗治柳太后案。【雄按】所列各案，已见江篁南《名医类案》者概不重录。以下仿此。

【俞按】书称允宗医术若神，曾曰：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即此条思虑巧矣。然仅可治真中风。《内经》所谓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也。邪从汗解故得语。若概试诸不能言者，决无效。如罗谦甫治史太尉案，乃风中阳明经之表证也。又治赵僧判案，乃中腑兼中脏之里证也。皆风邪实证也。又治张安抚案，【雄按】三案俱见江选。乃中经兼中腑，本虚标实之证也。许氏所治，亦系本虚标实者。但病起于暴，故用蒸法。亦如通关散之取嚏，稀涎散之探痰也。

丹溪治浦江郑君，年近六旬，奉养高粱，仲夏久患滞下，又犯房劳。一夕如厕，忽然昏仆，撒手遗溺，目上视，汗大出，喉如拽锯，呼吸甚微，其脉大而无伦次部位，【杨曰】将脱之象。可畏之甚。此阴虚阳暴绝也。急令煎人参膏，且与灸气海穴。艾壮如小指，至十八壮，右手能动。又三壮，唇微动。参膏成，与一盏。至半夜后，尽三盏，眼能动。尽二斤，方能言而索粥。尽五斤而利止，十数斤全安。

【俞按】此种病今常有之。医所用参不过一二钱，至一二两而止，亦并不知有灸法。无效则诿之天命。岂能于数月间用参至十余斤者乎。然十余斤之参，办之亦难矣。惟能办者，不可不知有此法。

【田杏村按】因餍高粱而成滞下，因久患滞下，遂致剥伤阴分。经言阴在内，阳之守也。故一犯房劳，阳即欲脱。案中"阴虚阳暴绝"五字，的中病根，故急以灸法回阳。但阳回之后，不有以弥补其阴，终在险途。《神农本草经》：人参味甘微寒，补五脏。经言脏为阴，腑为阳，气味甘寒而补脏，其为补阴之品无疑，因久患滞下而剥伤阴分，故非十余斤之参，不能复其阴。俞按尚是囫囵吞枣。

赵以德治陈敬初学士，因醮事[1]跪拜间就倒仆，汗如雨。诊之，脉空大而虚。年当五十，新娶少妇，今又从跪拜之劳役，故阳气暴散，正与丹溪治郑义士之病同。急煎独参浓汤，连饮半日。汗止，神气稍定，手足俱纵，喑而无声。遂于独参汤中加竹沥、开上涌之痰。次早悲哭不已，以言慰之遂笑，至五七日无已时。此哭笑者，为阴虚而劳火动其精神，魂魄之藏气相并故耳。正《内经》所谓五精相并者，心火并于肺则喜，肺火并于肝则悲是也。加连柏之属泻其火，更增荆沥并其闭。八日笑止手动，一月能步矣。

【俞按】此条与前条大同小异，而所以治其小异处，立言用药，绰有精义。可见古人善能模仿成法，又不蹈袭成法也。

【杨曰】前证遗溺上视，已现绝象，脉又几几欲脱，较此条证为重，非灸法则不及救。此条证稍轻，故不必灸。

【雄按】脉既空大而虚，证复汗出如雨，虽无新娶少妇之事，亦当急固阳气，是中风门脱证治法。设遇闭证，虽有新娶少妇之事，不可捕风捉影，辄投补剂。【杨曰】至言须切记。徐悔堂《听雨轩杂纪》云：蔡辅宜中暑，一名医见其室有少妾，遂以为脱证，云非独参汤不能救。家人不敢服，复邀邻医诊之。曰暑闭耳，进益元散而愈。故医者须有定见，而察脉证，以施治疗，不可胸怀成见，而妄为揣度也。然病家畏虚喜补，不识病情，医

[1] 醮事：道士设坛祈祷之事。

者避湿推干，但迎人意，不分闭脱，温补妄施，重者辄亡，轻者成锢[1]。是乃仁术，可如是夫。触目伤怀，言之可慨。

丹溪治一妇人，年六十余，手足左瘫，不言而健，有痰案。

【俞按】前条脱证，脉大无伦；此条闭证，脉伏而微。非有确见，敢用此两路重药乎？须知脉与证，宜合参。【杨曰】要诀。如此条左瘫不言矣，而健又有痰，其得闻在此。与浦江洪宅妇病痱无脉条相似。

虞恒德治一妇，年五十七，身肥白，春初中风暴仆案。

【俞按】此条与上丹溪案，俱以实邪治而效。可见辨证宜真，不得专守景岳非风之论，先有成见在胸也。如立斋善于用补，而治郭艾武一案见江选，亦用吐下而愈。故临斯证者，必须分别闭与脱二证，是下手第一要著。

【雄按】粗工每执肥白之人阳气必虚之说，不辨脉证，温补乱投，真杀人不以刃也。

立斋治车驾王用之案。

【俞按】此治中寒，寒痰壅塞气道之药。肥人脉沉伏，无火象者，可用之。若脉微细者，必加人参，实非中风药也。黄履素曰：三生饮施于中风之寒证，妙矣。或有虚火冲逆，热痰壅塞，以致昏愦颠仆者，状类中风，乌附非所宜服。立斋治上进十虚火妄动挟痰而仆，急灌童溺，神思便爽。案见江选。予从弟履中，痰升遭溺，状类中风，亦灌以童溲而苏。案见魏玉横《续名医类案》。此等证候，皆火挟痰而作，断非三生饮可投，并姜汤亦不相宜也。【雄按】不但三生饮不可服，虽当归、枸杞之类，亦不宜用。余治顾听泉一案可参。同一卒然昏愦，而所因不同，须细审之。《太平广记》载，唐梁新见一朝士，诊之，曰风疾已深，请速归去。其朝士复见鄜州高医赵鄂，诊之，言疾危与梁说同。惟云只有一法，请啖消梨，不限多少，咀嚼不及，绞汁而饮。【杨曰】甘寒息风法。到家旬日，依法治之而愈。此亦降火消痰之验也。【雄按】《资生经》亦云：凡中风，由心腹中多大热而作也。

喻嘉言治杨季衡案。见魏氏续选。

【俞按】偏枯，昔人谓左属血虚，右属气虚。自得喻氏之论，其理始明。而随时换药，及刺四末，尤见巧妙。因思幼读《内经·生气通天论》曰：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又云：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又曰：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是确指虚人而后中于虚风也。然犹系因虚受风。故《灵枢》又有"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之说。偏枯难疗，二语尽之。再读《通评虚实论》曰：凡治消瘅仆击仆击者，如人被击而仆，即今之卒倒也。偏枯痿厥，气满发逆，肥贵人则膏粱之疾也。此条暗包痰饮湿热、阴虚阳虚诸候，并未尝偏中于邪风矣。盖肥贵人自然慎避邪风，而膏粱之变，风从内生，刘、李、朱三家从此悟入。大凡治病必求于本，仆击偏枯，以虚为本也。后读刘宗厚《玉机微义》，暨王宇泰《灵兰要览》二书，益信塞外多真中，江南多类中。至缪仲淳立论，谓真阴亏而内热甚者，煎熬津液，凝结为痰，壅塞气道，不得通利，热极生风，亦致卒然僵仆，类乎中风。此即内虚暗风。初用清热顺气化痰，次用治本，或益阴，或补阳，其药以二冬、二地、菊花、枸杞、胡麻、桑叶、首乌、柏仁、蒺藜、花粉、参耆、归芍、鹿茸、虎骨胶、霞天膏、梨膏、竹沥、荆沥、人乳、童溺等出入互换，另出机杼。今《临证指南》中风一门，大半宗此，又可补刘、李、朱、张所未备矣。

又按中[2]有十种，曰中气、中食、中寒、中暑、中湿、中恶、中痧、中瘴，与痰中、虚中，散见诸书，当会萃而详辨之。其异于中风者，虽卒倒昏愦，而无偏枯㖞斜也。其治之异于中风者，惟虚中宜补，而余皆不宜补也。【雄按】此是名言。只在临证时，审其轻重浅深耳。至《名医类案》有虚风一门，《临证指南》有肝风一门，总不出缪氏"内虚暗风"四字。惟《指南》所载，泄木安胃，镇阳息风，浊药轻投，辛甘化风，种种妙义，直驾古人而上之，又洗缪氏之髓者矣。

【雄按】王清任云：人之行坐动静，全仗元气，元气藏于气管之内，分布周身，左右各得其

1　辄：通"痼"。痼疾。

2　中：《古今医案按》作"类中"。

半。若元气足则有力，元气衰则无力，元气绝则死矣。若十分元气，亏二分，剩八分，每半身仍有四分，则无病。若亏五分，剩五分，每半身只有二分半，此时虽未病半身不遂，已有气亏之证。因不疼不痒，人自不觉。而元气既亏，经络自然空虚，有空虚之隙，难免其气向一旁归并。如右半身之二分半归并于左，则右半无气，左半身之二分半归并于右，则左半无气。无气则不能动，不能动名曰半身不遂。不遂者，不遂人用也。此说甚创，然类中风内未尝无此证，即景岳所谓非风是也。而类中风内，亦未尝无实证。【杨曰】此条未经人道，足补昔贤之缺。所谓实者，其人素禀阳盛，过啖肥甘，积热酿痰，壅塞隧络。治宜化痰清热，流利机关，自始到终，忌投补滞。三十年来，如此治愈者，指不胜屈。故医者不必拘于西北多真中，东南多类中，及真中属实，类中属虚等说，以横于胸中。总须随证辨其虚实，而施治法也。【杨曰】凡病皆宜如此体认，不独中风为然。

伤　风

【俞东扶曰】伤风是轻病，然有伤风不醒即成劳之说。今人犯此者甚多，总由阴分先亏也。昧者峻用发散，不知人愈虚，邪更易入也。或径用滋补，不知邪未清，补之适以助长也。此中之权衡在于医者，此际之调理在于本人耳。

伤　寒

【俞东扶曰】仲景《伤寒论》，犹儒书之《大学》、《中庸》也，文词古奥，理法精深。自晋迄今，善用其书者，惟许学士一人而已。所存医案数十条，皆有发明，可为后学楷模。至《名医类案》有内伤一门，所列病证，皆与伤寒无异，则其病之为伤寒、为内伤，惟在医者之能辨耳，非另有一种情形也。东垣《内外伤辨》殊不足凭，诸案皆以脉为辨，大抵内伤之脉，皆虚大无力，或微数无力。其药不外补中益气汤，甘温为主，有风寒加入表药，有停滞加入消导，有火亦加一二味凉药，无他奇巧。盖外感风寒者伤其形，故曰伤寒；劳役过度、饮食失节者伤其气，故曰内伤。此言受病之原也。及其为病，一般发热头疼、恶风恶寒，甚则痞闷谵妄，岂可就其述病原而作凭据？医者见得真，乃能分晰之，曰彼是伤寒，此是内伤。亦如伤寒一门，为虚为实，为热为寒，头绪纷纭，听人审辨，焉能条分缕晰而各立一门耶。

吕沧洲治一人，伤寒十余日，身热而人静脉伏案。

又治一人，伤寒旬日，邪入于阳明案。

【俞按】阅二案而知发斑蓄血有脉伏之候。然窃思斑未出而脉伏，理或有之，斑既透矣，何以必待化斑脉始复耶？吴又可有脉厥之说，用承气微下则脉出，与此用白虎彷佛。但发斑脉伏，势亦可畏，上条妙在语言不乱，次条虽神昏如睡，由于误服真武，故皆凭证以治之。

王宇泰治一人，伤寒七八日，服凉药太过，遂变身凉。手足厥冷，通身黑斑，惟心头尚温。诊其六脉沉细，昏沉不知人事，并不能言，状如尸厥。遂用人参三白汤，加熟附子半枚，干姜二钱。服下一时许，斑色渐红，手足渐暖而苏。然黑斑有因余热不清者，又当以黄连解毒、竹叶石膏汤调之而愈。

【杨曰】观此可知白虎汤非正伤寒之方。盖伤寒在表则宜麻桂，在里则宜承气，用之得宜，其病立已。若误用白虎等凉药，冰伏其邪，则变证蜂起矣。

龚云林治一人，夏月因劳倦饮食不节，又伤冷饮得疾，医以时证治之不愈。至十日苦身体沉重，四肢逆冷，自利清谷，引衣自盖，气难布息，懒言语。此脾受寒湿，中气不足之病也。口干，但欲水不欲咽，早晨身凉而生粟，午时后烦躁不欲去衣，昏昏睡而面赤，隐隐红斑见于皮肤。此表实里虚，故内虚则外证随时而变。遂用钱氏白术散加升麻，合本方之干葛、甘草，以解其斑；少加白术、茯苓，以治其湿而利小便；人参、藿香、木香，以安脾胃，进饮食。两服而斑退、身温、利止。次服五味异功散、治中汤一二服，五日得平。此仿完颜小将军暑月内伤发斑治法也。

云间怀抱奇治一妇，夏月饮火酒，烦热面赤发斑。诊其脉绝无，怀曰：此火郁而热极。用栀

豉汤加葛根、厚朴、黄连清之，斑大出而脉遂见。此与吕沧洲案相似。【雄按】葛根用得最妙，解酒透斑，一举两得 厚朴尚可商。又治一人，伤寒过经不解，遍体黑斑，唇口焦枯，脉大便结，以三黄石膏汤饮之痊。此可与王宇泰案合观之。又治一妇，热入血室后发斑点，以小柴胡汤加生地获愈。又治一人，身热发斑，胃有停滞，胀闷不堪，用枳朴消导药而斑出热退。

【俞按】阅抱奇数案，益信朱奉议所云"凡见斑不可专以斑治，须察脉之浮沉，病之虚实而分别用药"，真至言也。

俞惺斋治叶念劬身热发斑不透，群用提斑药无效。俞见其吐涎不已，手足软不能动，脉大无力，是内伤发斑，用补中益气汤而愈。又治张素安室，身热足冷，目肿便溏，发斑不透，脉沉细无力，乃阴证发斑，用真武汤加人参而愈。此效法海藏与《准绳》之治法也。虽然，舌不燥，神不昏，故可用温补耳。若夏秋时行疫病，又多以大黄速下之而斑出者。盖内邪之壅塞得通而斑出，【雄按】初治得法，邪不壅塞，则不发斑。与虚寒之得温补以鼓舞而斑出，同一理也。【雄按】初治不误，何致发斑？不必温补鼓舞矣。【杨曰】语语精当，而孟英注语尤精。又生平见蓝斑二人，一则脉细神昏，辞不治，其蓝斑之大者如棋子，发烂而死。【雄按】此即毒瘴瘟也。一女人蓝斑，色如翠羽，咯血齿衄，舌红不干，神不昏，犹可扶而登圊，用犀角地黄汤，间以大黄微下之，后竟愈。

吕沧洲治张息轩案。

【俞按】此条以伤寒而变肠痈，虽不多见，亦不可不知。观其所告之言，两句出仲景《伤寒论》，两句出高阳生《脉决》。因思自明以前皆用此决，何近贤之痛诋不堪耶？

又治一妇伤寒阴隔阳症案。

【俞按】此为阴盛隔阳，亦曰下寒上热。吕翁以寒药裹里热药，与热药冷服义同，其理精矣。然阅各家医案，能识此证者亦不少。至如阴中伏阳，则惟有许学士用破阴丹一案。此与阴隔阳用参附者似是而非，从古无人论及，可不谓发仲景之未发哉！

陶尚文治一人，伤寒四五日，吐血不止案。

【俞按】经文衄字，向来止作鼻衄解，不知吐血为内衄，仲景原不当定鼻衄也，故活书不可死看。但麻黄汤虽为太阳经正药，苟非其时、非其经、非其人之质足以当之，鲜不为害，未可轻试也。【杨曰】凡药与病相违，皆能为患，不独麻黄为然。怀抱奇云：一医者素自负，秋月感寒，自以麻黄汤二剂饮之，目赤唇焦，裸体不顾，遂成坏证。一药客感冒风寒，用麻黄五钱服之，吐血不止而死。此二证亦进黄连解毒、犀角地黄汤解救之，终不挽回，可不鉴哉。

【杨曰】余见伤寒多矣。当邪在太阳时，用麻黄一啜即解，其效甚神。但从未有用至一钱外者，且不须与桂枝同用。若非其经、非其人，诚有如俞氏所云者，曾见一温病误服麻黄，两颐暴肿，竟溃烂而死，可畏也。

怀抱奇治一人，积劳后感寒发热。医者好用古方，竟以麻黄汤进，目赤鼻衄，痰中带血，继以小柴胡汤，舌干乏津。怀诊之，脉虚数无力，乃劳倦而兼阴虚候也。【杨曰】伤寒无虚数无力之脉。设投热药，能不动血而竭其液耶？连进地黄汤三剂，血止。神尚未清，用生脉散，加当归、枣仁、茯神、远志。神虽安，舌仍不生津，乃曰肾主五液，而肺为生化之源，滋阴益气，两不见效，何也？细思之，因悟麻黄性不内守，服之而竟无汗，徒伤其阴，口鼻虽见血，药性终未发泄，故津液不行。仍以生脉散加葛根、陈皮引之，遂得微汗，舌果津生。后以归脾汤、六味丸而痊。

【雄按】萧建廷秋月患感于归安，医进麻黄汤，汗透衣衾，奄奄一息。改用参耆术附等药，汗虽止而舌燥无津，神昏沉寐。所亲顾味吾亟为买棹送归，延余视之。脉来细软，睛赤唇焦，小溲全无，皮肤燥热，不食不便，懒语音低。灌以大剂西洋参、生地、麦冬、杞子、甘草、藏蕊、当归、花粉、藕汁、童溺等药，三剂神渐醒而舌润溺行。略啜稀粥，药不更方，旬日后身热始净，音亦朗爽，粥食渐加。半月后始更衣而脉和，月余能下榻矣。复于方内加熟地、天冬、牛膝、仙灵脾，令熬膏服之而健。

【杨曰】怀案用麻黄而未得汗，邪尚未去，故复用葛根饮之。此案汗已大出，止是伤津，故纯

以甘寒生津。

节庵治一壮年，夏间劳役后食冷物，夜卧遗精，遂发热痞闷，至晚头额时痛，两足不温，医不知头痛为火热上乘，足冷为脾气不下，误认外感夹阴，而与五积散汗之，则烦躁口干、月赤便秘。明日便与承气下之，但有黄水，身强如痉，烦躁转剧，腹胀喘急，舌胎黄色，已六七日矣。诊其脉六七至而弦劲，急以黄龙汤下黑物甚多，腹胀顿宽，躁热顿减。但夜间仍热，舌苔未净，更与解毒汤合生脉散加生地，二剂热除，平调月余而安。

【俞按】此案可使因遗精而认为阴症者释其疑。

【雄按】脾气升则无病，东垣治劳倦内伤脾气下陷者，以升柴佐参耆术草以升之，岂可以足冷为脾气不下乎？恐"脾"字是"肺"字之讹。【杨曰】卓识。俞氏从而和之，疏矣。

喻嘉言治陆平叔案。

【俞按】此案，其审病机，如武侯用兵，纶巾羽扇；其发明道理，如深公说法，顽石点头，真名医佳案也。

慎柔和尚治薛理还仆，远行忍饥，又相殴脱力，时五月初，遂发热谵语。服过补中益气及五苓数剂，不效。诊之，六脉俱无，乍有则甚细，外证则面赤口碎。一医曰：阳病见阴脉，证在死例。慎柔曰：当以阳虚，从脉舍证治之。用附子理中汤冷服，二帖脉稍见，四帖则脉有神而口碎愈矣，六帖则脉如常。但谵语未已，慎柔曰：脉气已完复，而谵语不休者，胃有燥矢。以猪肝汁导之，果下燥结，谵语遂平。

张路玉治范求先患伤寒，恶寒三日不止，已服过发散药二剂。至第七日，躁扰不宁，六脉不至，手足厥逆。张诊之，独左寸厥厥动摇，知是欲作战汗之候，令勿服药，但与热姜汤助其作汗。若误服药，必热不止，果如其言而愈。

【俞按】谵语有三路，一系邪传阳明，热邪与燥矢搏结而谵语，三承气合白虎之一路也。【杨曰】此自是三承气证，不必合白虎。一系内是虚寒，外象实热而谵语，王宇泰所述丹溪治卢兄、吕仲、陶明节三案【雄按】俱见江选内伤门之一路也。一系病本虚寒，恰挟宿食，因发热熯[1]为燥矢而谵语，慎柔案与阳旦证之一路也。医者孰有燃犀之照乎？投药一差，死生反掌。故伤寒及温热病均为大病，有今日许以无害，明日忽然溘逝者；有操券断其必死，淹延竟得全生者。不比风劳鼓膈，病虽危笃，尚可从容商其缓急。所以仲景自序云：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明示天下后世以伤寒难治、《伤寒论》难读也。苟非难读，何待寻乎？难乎难乎，可不寻乎？

【杨曰】《伤寒论》统论六气之邪，而后人误以为专论伤寒，故恒窒塞而不通。

【徐亚枝曰】热邪与燥矢搏结而谵语，自是三承气证。俞氏合白虎之说，是据三阳合病条而言。不知三阳合病之谵语，即后条王氏所云痰因热动，蒙蔽清明者是。俞氏与承气合为一路，甚欠分晰，杨氏正之是也。

【雄按】温热病之谵语，尚有心阳素扰之神不安者，热邪烁营之欲逆传者，痰因热动而蒙蔽其清明者，殆不止俞氏所云之三路也。至虚实寒热之的据，古人成案皆以脉为断。然伤寒温热，不比内伤杂证，往往脉难全恃，必须详审舌苔，按其胸腹，诘其二便，汇而参之，庶可得其真谛也。此古人隐而未露之秘，学者尤宜究心焉。

【杨曰】审察病机之法，一一指出，真救世苦心也。

【俞东扶曰】伤寒为大病，治法最繁，言之不胜言也。必熟读仲景书，再遍读后贤诸书，临证方有把握。仲景为叙和编次，或有差误，而聊摄注解殊觉稳当，续注者张卿子、王三阳、唐不岩、沈亮辰、张兼善、张隐庵、林北海诸人，总不越其范围。自方、程、喻三家，各以己意布署，而仲景原文，从此遂无定局。三注互有短长，大约程不及方，方不及喻。然喻注太阳经分三大纲，以误汗、误下、结胸、蓄血、发黄等证，分隶两门，似乎界限井然，谁知以之治病，全用不著。盖病初起时，必将营卫分别，过半月后，殊难追溯。何以指其此由中风传变，此由伤寒传变，此由风寒两伤营卫传变哉？传变之证，虚实寒热犹恐模糊，又要恰合三纲，此能言而不能行者也。【杨曰】此论

① 熯(hàn 汗)：干燥；烘烤。

甚通达。然余所见传变诸证，皆系伤寒。至中风一证，则或半月或一月仍是本证，并不传变。殆因其汁出不已，故不能郁热而传变耶。魏柏乡、周禹载、沈目南等俱宗之，亦徒悦服于空言，而未尝以之试验耳。卢子繇《疏钞金鍏》，不派三纲，添出气化、形层、标本、四大等说，愈觉支离，愈入迷网，其藏结诸案，几如牛鬼蛇神。柯韵伯将两家并讥，不亦宜乎？至《伤寒论翼》，固属出奇高论，所谓读书具只眼，不蹈前人窠臼者。微嫌其论六经尽翻前案，欲立异以惊人，究属纸上谈兵也。从来注伤寒论者，俱是顺文注释，若遇不可通处，或敷衍混过，或穿凿文饰，【杨曰】说尽著书家通病。既不明道理之是非，何以为临证之运用。惟程扶生经注，颇明白易晓，然亦不敢直指原文之差误。柯氏始敢放胆删改，虽觉僭妄，颇堪嘉惠后学。而以方名编次，又是一局。徐洄溪《伤寒类方》，实宗其式，简洁明净，以少许胜人多许，较之程郊倩之繁词，一可当百。沈尧封《伤寒论读》，亦以少胜多者，用六气为提纲，将平脉辨脉编入其中，别开生面。其论大青龙汤，发前人所未发，一洗风寒两伤营卫之陋说。【雄按】尤在泾已论之。《左传》云拔戟自成一队，此书似之，而删改本文，非其志也。予细绎柯氏删改处，万不及钦定《医宗金鉴·伤寒论》之精当。先刊仲景原文，另立正误、存疑二篇，应改者注小字于傍，可删者摘诸条于后，是非判然，智愚皆晓，真苦海之慈航，昏衢之巨烛也。江西舒诏《伤寒集注》，【杨曰】舒注甚谬，专用温燥，不足为训。大半庐为伪撰，并取数方痛加诋毁，别拟方以易之。此亦救世婆心，特未免于狂妄。以视汪琥将阴阳二候分为二编，各补后贤之方，其意均欲使初学者不泥古方以害人，而汪犹拘谨，舒则放纵矣。此外注家尚多，如钱氏《溯源集》、陈明伯集注尚有发明，其余碌碌因人，殊不足道。【雄按】黄[1]坤载之经注明白，入理最深。张路玉之剔清温热，迥出诸家。又倪冲之集成聊摄、赵嗣真、虞纯一、王三阳、张兼善、王宇泰、卢子繇、张卿子、林观子、程郊倩、沈尧宸、喻嘉言、王子律、张隐庵十四家精义，为《伤寒汇言》，亦可观也。兹举大各立格局，各竖议论者，叙述于右，以便同志者之诵习焉。要之，读书与治病，时合时离；古法与今方，有因有革。善读书斯善治病，非读死书之谓也；用古法须用今方，非执板方之谓也。专读仲景书，不读后贤书，譬之井田封建、周礼周官，不足以治汉唐之天下也；仅读后贤书，不读仲景书，譬之五言七律、崑体宫词，不可以代三百之雅颂也。故吴绥《蕴要》、节庵《六书》、王宇泰《伤寒准绳》、张石顽《伤寒绪论》，俱有裨于后人，即有功于仲景。学者诚能以所引诸书广为探索，则临证了如指掌矣。

温　热

林北海治一人，夏月远行劳倦，归患热证，下痢脓血，身如燔炭，舌黑而燥，夜多谵语。曰：此阳明病也，不当作痢治。但脉已散乱，忽有忽无，状类虾游，殆不可治。其家固请用药，林曰：阳明热甚，当急解其毒，在古人亦必急下之以存津液。然是证之源，由于劳倦，阳邪内灼，脉已无阴，若骤下之，则毒留而阴绝，死不治矣。勉与养阴，以冀万一。用熟地一两，生地、麦冬、归芍、甘草、枸杞佐之。戒其家曰：汗至乃活。服后热不减，而谵语益狂悖，但血痢不下，身有微汗，略出即止。林诊之，脉已接续分明，洪数鼓指。喜曰：今生矣。仍用前方，去生地，加萸肉、丹皮、山药、枣仁。连服六帖，谵妄昏热不减。其家欲求更方，林执不可。又二日，诊其脉始敛而圆。乃用四顺清凉饮于，加熟地一两、大黄五钱，下黑矢而诸证顿愈。越二日，忽复狂谵发热，喘急口渴，举家惶惑，谓今必死矣。林笑曰：岂忘吾言乎？得汗即活矣。此缘下后阴气已至，而无以鼓动之，则营卫不洽，汗无从生，不汗则虚邪不得外达，故内沸而复也，病从阳入，必从阳解。遂投白术一两，归、芍、干姜各三钱，甘草一钱，尽剂汗如注，酣卧至晓，病良已。

【俞按】此证疑难在于初末。初时脉类虾游，若援景岳证实脉虚之说，而用参术姜附，则必死。末后狂热复发，若引又可余邪注胃之说，而用白虎、承气，亦必危。此案见解、用药俱佳。然

[1] 黄：原作"王"，音近致讹。黄坤载，即黄元御，清代医家，阐释经典，颇有心得。

其得生处，在于养阴而血痢顿止，脉即应指耳。中间连服六帖，谵妄昏热不减，幸不见手足厥冷，尤幸不至声喑不语，绝谷不食也，则以脉之敛而圆故也。但白术一两，干姜三钱，以治狂热喘渴，殊难轻试。

又云温热病最怕发热不退，及痉厥昏蒙。更有无端而发晕，【雄按】此却不妨。及神清而忽问以狂言者，往往变生不测。遇此等证，最能惑人，不比阳证阴脉，阳缩舌卷，撮空见鬼者，易烛其危也。要诀在辨明虚实，辨得真方可下手，然必非刘河间、吴又可之法所能救。平素精研《伤寒论》者，庶有妙旨。至如叶氏之论，温热有邪传心包，震动君主，神明欲迷，弥漫之邪攻之不解，清窍既蒙，络内亦痹，豁痰降火无效者，用《局方》至宝丹，或紫雪，或牛黄丸，宗喻氏芳香逐秽宣窍之说，真足超越前贤，且不蹈用重药者一匙偶误，覆水难收之弊也。此翁聪明，诚不可及。

瘟　疫

壶仙翁治张文学病时疫，他医诊其脉，两手俱伏，曰阳证见阴不治，欲用阳毒升麻汤升提之。壶曰：此风热之极，火盛则伏，非阴脉也，升之则死矣。用连翘凉膈之剂，一服而解。

【俞按】此条是瘟疫病以证为则，勿专以脉为凭之一据。

【雄按】疫证将欲战汗之时，其脉多伏，即勘杂证，如痛厥、霍乱、食滞、痰凝，凡气道阻塞之暴病，脉亦多伏。俱宜以证为则，岂仅瘟疫不可专以脉为凭耶？粗工不知此理，乱投温补，因而致毙者多矣。

孙文垣有仆孙安，远行途次食面二碗，劳倦感疫，又加面伤，表里皆热，昏闷谵语，头痛、身痛、腹痛，医以遇仙丹下之，大便泻三四十行，邪因陷下而为挟热下利之候。舌沉香色，额疼口渴，烦闷昏愦，脉左弦数，右洪数，但不充指，知为误下坏证。以柴胡、石膏各三钱，白芍、黄芩、竹茹、葛根各一钱，花粉、甘草各五分，山栀、枳实各七分，葱白五茎，煎服。后半夜吐蛔一条，稍得睡。次早大便犹泻二次，呕吐酸水，腹犹痛，改用小柴胡加滑石、竹茹。夜热甚，【雄按】内有姜也。与丝瓜汁一碗，饮既神顿清爽，少顷药力过时，烦热如前。再以丝瓜汁一大碗进之，即大发战。孙谓此非寒战，乃作汗之征耳。不移时，汗果出而热依然。因忆《活人书》云：再三汗下热不退，以人参白虎汤加苍术一钱如神。迩此再加元参、升麻、柴胡、白芍、黄连，饮后身上发斑，先发者紫，后发者红，中夜后乃得睡而热散，斑寻退去，腹中微疼，肠鸣口渴，右脉尚滑，左脉已和。再与竹叶石膏汤加白芍、苍术，服后睡安，腹仍微痛，用柴胡、白芍各一钱，人参、黄芩、橘皮、半夏各六分，甘草三分，乌梅一个，腹痛渐减而愈。惟两胯痛不能转动，此大病后，汗多而筋失养之故，用参膏、白芍、枸杞、薏苡、木瓜、熟地、归身、黄柏、牛膝、桑寄生，调养全安。

【俞按】战汗后热不退，势亦危矣，引用《活人书》治法佳极。再看其石膏、人参之去取，并不执著。两胯疼痛之调养，方更周到，的是高手。

【雄按】文垣治案，佳者甚多，若此案尚有可议也。时疫挟面食之伤，下之原不为谬。惟以热药下之，则津液耗夺，邪热披猖，非下之误，乃以热药下之误耳。清解以救其误，不应杂入参、半、姜、枣之辛甘温。幸灌丝瓜汁之甘寒，始能战汗。又赖人参白虎之充津，始能发斑退热。可见前用清解之法，未能纯善，故愈后复有两胯疼痛也。

又治张孝廉患疫，头大如斗，不见项，唇垂及乳，【雄按】此恐言之过甚。色如紫肝，昏愦不知人事，见者骇退。诊其脉浮弦而数，初以柴胡一两，黄芩、元参各三钱，薄荷、连翘、葛根各二钱，甘草一钱。【杨曰】何不用普济消毒饮？服三剂，寒热退，脉转洪大，知其传于阳明也。改以贯众一两，葛根、花粉各三钱，甘草一钱，黑豆四十九粒，三剂而愈。

【雄按】仲圣小柴胡汤，虽用柴胡半斤，以今准之，亦止六钱零八厘，且分三服。此案柴胡用一两，而服三剂，恐未可为训也。

丁汉奇素嗜酒，腊初醉后，夜行二里许，次日咳嗽，身微热，两目肿，自用羌、芷、芎、芩等药，颐皆肿。又进一剂，肿至喉肩胸膛，咳频不爽，气息微急，喉有痰声，其肿如匏，按之热痛，

目赤如鸠，而便泻足冷。医谓大头瘟，而用普济消毒饮子。药未服，沈尧封诊之，六脉细数，右更细软，略一重按即无。曰：此虚阳上攻，断弗作大头天行治。病者云：内子归宁，绝欲两月矣，何虚之有？沈曰：唇上黑痕一条，如干焦状，舌白如傅粉，舌尖亦白不赤，乃虚寒之确据。况泄泻足冷，右脉软微，断非风热之象。况无痞闷烦热，躁渴不安之候。岂有外肿如此，而内里安帖如平人者乎？其为虚证，更何疑焉！遂以菟丝、枸杞、牛膝、茯苓、益智、龙骨，一剂而肿定，二剂而肿渐退，右脉稍起，唇上黑痕亦退。但舌仍白厚，伸舌即颤掉，手亦微振。乃用六君加沉香而肿大退，目赤亦减，嗽缓痰稀，舌上白皆去大半矣。次日再诊，右脉应指不微细，重按仍觉空豁，肝气时动，两颧常赤，口反微渴，复用参、苓、杞、芍、橘红、龙骨、沙蒺，补元益肾敛肝而全愈。

【雄按】此人不但虚阳浮动，且素有寒湿停饮，案中虽未明言其小便如何，然看其前后所用之药，必便溏而溺色清白者，故治法如是也。【炳按】小便"小"字，原作"二"，后改为"小"。

暑

【俞东扶曰】张洁古云：动而得之者为中暍，为阳证；静而得之者为中暑，为阴证。以暑、暍二字析为两项，殊属不然。夫夏之暑暍，犹冬之寒冷也。若指暍为阳，指暑为阴，亦将派冷作阳，派寒作阴耶。《内经》云：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明以时令别其病名耳。病暑之有阴有阳，一如伤寒之有阴有阳。大顺散、冷香饮之类，实为纳凉饮冷，因避暑而受寒，固暑月之阴证也，非中暑也。所以罗谦甫治参政商公泄泻、完颜小将军斑衄二案，俱用热药，俱不名之曰中暑。吴球治暑月远行之人，直曰中寒。三案俱见江选。恐后世误以热药治暑，乃举病因以称之，诚为名正言顺。故以动静分阴阳则可，以暑暍分阴阳则不可，惟以脉证辨阴阳斯可矣。近世叶氏治暑，每用滑石、芦根、通草、白蔻仁、杏仁等药，以暑气从鼻而吸人，必先犯肺，故用轻清之药，专治上焦。其西瓜翠衣、鲜荷叶、鲜莲子、绿豆皮、丝瓜叶、竹叶、银花露等，皆取轻清，以解暑邪之上蒙空窍。不犯中下二焦，殊有巧思。盖暑病必究三焦，非比伤寒。若来复丹、大顺散，案中偶一见之，又足征暑月阴证居多、阴证原少耳。

湿

【俞东扶曰】古人治湿病案，殊无高论奇方，惟《临证指南》佳案甚多，良足私淑。其除气分之湿，用滑石、白蔻仁、杏仁、半夏、厚朴、桔蒌皮为主，有热则加竹叶、连翘、芦根等，全取轻清之品，走气道以除湿。若湿热甚而舌白目黄，口渴溺赤，用桂枝、木泽泻、猪苓、滑石、茯苓皮、寒水石、生白术、茵陈，此从桂苓甘露饮加减。湿热作痞，神识如蒙，用人参、芩连、枳实、生干姜、生白芍，此从泻心汤加减。若脘中阻痛，大便不爽，用豆豉、枳实、黄连、姜汁、芩、半；热轻则去连加郁金、橘红、薏苡、杏仁，此湿伤气痹治法；热甚则用黄连、生术、厚朴、橘白、淡生姜、渣酒煨大黄水法丸服，此治气阻不爽，治脘宜通法。湿伤脾阳腹膨，用五苓散、二术膏。湿热横溃，脉腠腹满，用小温中丸，以及脘痞便溏之用苓桂术甘汤，吞酸形寒之用苓姜术桂汤，虽皆古人成法，而信手拈来，无不吻合。湿温身热神昏，用犀角、元参、连翘、石菖蒲、银花、赤豆皮煎送至宝丹，乃清热通窍，芳香逐秽法。更奇者，湿温之头胀耳聋，呃忒鼻衄，舌色带白，咽喉欲闭，谓邪阻上窍空虚之所，非苦寒直人胃中可治，而用连翘、牛蒡、银花、马勃、射干、金汁，此俗人梦想不到者也。不食不寐，腹痛便窒，脉迟小涩，谓由平素嗜酒少谷，湿结伤阳，寒湿浊阴鸠聚为痛，而用炒黑生附子、炒黑川椒、生淡干姜、葱白调人猪胆汁，此加味白通汤，亦神奇不可思议者也。更有嗜酒人胸满不饥，三焦皆闭，二便不通，用半硫丸；又有病中啖厚味者，肠胃滞，虽下而留湿未解，肛门坠痛，胃不喜食，舌上白腐，用平胃散去甘草，加人参、炮姜、炒黑生附。此二条不因酒肉认作湿热，竟以苦辛温药通阳劫湿，尤觉高超。至如阳伤痿弱，有湿麻痹，虽痔血而用姜、

附、茯苓、生术；舌白身痛，足跗浮肿，太溪穴水流如注，谓湿邪伏于足少阴，而用鹿茸、淡附子、草果、茯苓、菟丝以温煦阳气，均非浅识所能步武。湿久脾阳消乏，肾真亦惫，中年未育子，用伏、菟、苍术、韭子、大茴、鹿茸、附子、芦巴、故纸、赤石脂，仿安肾丸法，治病调元，化为合璧，益有观止之叹。湿门得此诸案，方法洵云全备。

消　渴

【雄按】消渴列于燥门，本诸河间《宣明论》。

【俞东扶曰】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也。江氏分类集案，不立燥之一门。缘诸病有兼燥者，已散见于各门，却无专门之燥病，可另分一类也。故于湿之下，火之上，间以消渴。盖消渴有燥无湿也，其见解极是，允宜配列于此。

东垣治安抚张耘夫案。

【俞按】古今治消渴诸方，不过以寒折热，惟苦与甘略不同耳。要皆径直无甚深义，独此方委蛇曲折，耐人寻味。

张肱治揭颖臣案。

【俞按】此人似消渴，实非消竭。张公之见识殊高，用药最巧。

石山治一妇年逾三十消竭案。

景岳治周公年逾四旬消竭案。

【俞按】此条与汪案略同，但无渴且不能饮，已具有虚无火之象。景岳喜用温药，然所谓养阳者，并不参以桂附，则知消而且渴，必非桂附所宜矣。余请下一转语曰：消有虚实，不得遽认为寒。

火

虞花溪治一妇，年四十余，夜间发热案。

【俞按】夜热脉数，的系阴虚，因其脉伏且牢，浮取不应，故用升阳散火得效，仍以阴药收功。然阴药用六味地黄及二地、二冬必不效，妙在芎归合知柏，及从治之炒干姜也。

【雄按】此血分有热，故以血药收功，与阴虚生热，可用阴柔者，治法有别，误用皆为戈戟。俞氏之论，尚欠明析也。

周慎斋治一妇，五月间身凉，自言内热，水泻二月，一日数次，小水绝无，自言上热极，下冻死，腰腿足俱冷，腹痛如冰，或一时发热不欲近衣，或一时怕冷遍身尽然，面目红肿，药之不愈。六脉洪大，此伏火也。火性炎上，故上热下冷耳。用四物汤加柴葛、升麻、甘草、芩栀、黄柏二帖，小水行，泻止。复发牙疼，三日不愈，用黄耆建中汤加附子，一服愈。

一人七月病，上辰[1]昏晕，下午不言昏睡，一日不醒，人叫不应，身凉不食，不寒不热，皆曰阴证，议用理中、四逆。慎斋诊其脉，沉小带伏，曰：内有火邪也，故小便一二日不解，延至夜不醒。其妻曰：前日房事，如何是火？周曰：夜有房事，内虚又劳热甚。【杨曰】恐有脱遗。夫干热从虚人，则阴气将绝，以水救之则可。取冷水一桶，饮至五碗，病者曰渴甚，饮至七碗，大汗如雨，病者曰饿，啜粥一碗。用补中益气汤，加炮姜、泽泻温中，泻冷水而愈。

一妇六月卒死，遍体俱冷，无汗，六脉俱伏，三日不醒，但气未绝耳。众用理中、四逆，亦不能纳。四日后，慎斋诊之，仍无脉。念人一二日无脉立死，今三日不死，此脉伏也，热极似寒耳。用水湿青布放身上，一时身热，遂灌冷水五六碗，反言渴，又一碗，大汗出，后用补中益气加黄柏十帖愈。

【俞按】慎斋之治上热下寒，腹痛如冰，粗工必引立斋治韩州同之例矣，乃与花溪升阳散火汤同轨合辙。此等案必须合看则有益，至于饮以冷水，覆以青布，亦是试火之真假。

【雄按】此三条论证设治，洵属可传。惟首条既伏火如是之甚，则泻甫止而牙疼，忌为余火上升，岂可用建中汤加附子哉？　服而愈，殊有可疑。次条饮冷水而大汗如雨，则水已外泄，何必以炮姜、泽泻泻其冷水耶？画蛇添足，此之谓也。

【杨曰】目光如炬，如此读书，方不被古人所瞒。

---

① 上辰：即上午。

泄 泻

庞从善治蓍作王公频泄利，诊之曰：两手三部中得脾脉，浮而弦，浮主风，弦主湿。【杨曰】湿不能弦。又弦为肝脉。病因风湿外伤，致肝木刑于脾土，而为洞泄，又名食泄也。《内经》云：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又云：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其利下物主浑白而元出是也。遂以五泄丸煎服之，数服而瘥。王公曰：从善年未四十，亦医之妙选，曾撰《脉法辨源论》一部，共二十篇，示愚观之，诚得叔和未尽之趣者也。

【俞按】庞公此条，已为张戴人导其先路矣。然余所阅历，凡直肠泻者多死，不可概许以风药能治也。读太仓公治赵章一案，可知矣。

黄子厚治一富翁案。

【俞按】《医说会编》注云：百会属督脉，居巅顶，为天之中，是主一身之气者。元气下脱，脾胃无凭，所以泄泻，是谓阁不得地。经云下者上之，所以灸百会穴愈者，使天之气复健行，而脾土得以凭之耳。《铜人经》谓百会灸脱肛，其义一也。余谓仲景《伤寒论》已言之矣，其曰少阴病下痢，脉微涩，呕而汗出，必数更衣，反少者，当温其上灸之。"上"字即指百会穴，何待子厚始悟出耶。及读《资生经》云：旧传有人年老而颜如童子者，盖每岁以鼠粪灸脐中神阙穴一壮故也。余尝久患溏利，一夕灸三七壮，则次日不如厕，连数夕灸，则数日不如厕。足见经言主泄利不止之验，是又与灸百会穴同一捷法。

【雄按】陷者举之，不过治泄泻之一法耳。有某妇者，年三十余，嫠居[1]数载，体素羸弱，月事按年一行。仲夏偶患泻，医知其虚也，即进六君子加味，反腹痛而下白垢。以为寒甚也，因灸之，痛利加剧。改用升阳法，遂呕吐痰嗽，不寐不饥，且利时觉腰内有冷风飒飒，于是理中、肾气、四神、乌梅等丸，及馀粮、石脂，遍试不效。至季秋，乃父金某浼[2]许某延余诊，脉甚弦涩，暮热晡寒，舌色鲜红，苔白口苦，小溲短少，吐水极酸。此由情志不舒，木乘土位，治不中窾[3]，煽动内风。予橘、半、苓、茹、芩、连、柏、芪、木瓜、芍药为方，服后二便如火、呕嗽腹痛、腰风皆止。三剂后复诊，弦涩渐退，荐化知饥，大便犹溏，日仅一二行，病者以为遇仙。乃以养胃和肝善其后。又治高又苏令姊，年十六岁，经甫行一次，遂患泻而月事不至，形日瘦。愈疑成损，妄通其血，而痛泻益剧，饮食不思，改用滋填亦无效。余诊脉微弱略弦。曰：此歇经也，泄泻乃脾弱耳。予参、耆、甘、芍、桂枝、山药而愈。

不 食

【俞东扶曰】因他病而不食者，不在此例。夫人身以胃气为本，经年累月，粥饭全废，似无不死者，然余曾见两家闺女，皆十余岁，皆无病，渐渐厌恶粥饭，每日略啖菱、栗、枣、橘、芝麻、落花生、薄脆豆腐干之类，或饮酒一二杯，或腐浆数口而止，其父母甚忧之。余视其形色不变，起居如常，六脉均平，乃许以无事，亦不处方，后皆出嫁。盖谷肉果菜均以养生，去谷而犹存三项，与绝食者原不同也。

【雄按】《星甫野语》云：吾师陆寅斋先生之配张孺人，病后忽辟谷。师精和扁术起家，而孺人之病不之识。阅十数年，孺人年六十余，以寿终。此尤奇也。

疟

王宇泰治其外祖母，年八十余，夏患疟，诸舅以年高不堪再发，议欲截之。王曰：一剂而已，亦甚易，何必截乎？乃用柴胡、升麻、羌活、防风、葛根之甘辛气清以升阳气，使离于阴而寒自已；以知母、石膏、黄芩之苦甘寒引阴气下降，使离于阳而热自已；以猪苓之淡渗分利阴阳，使不得交并；以穿山甲引之，以甘草和之。果一剂而止。

【俞按】《灵兰要览》载此方治疟屡效，又附随证加减法，最为精当，是金坛得意之作也。李

---

① 嫠(lí 离)居：嫠，寡妇。嫠居，犹寡居、独居。

② 浼(měi 美)：请求，托人。

③ 中窾(kuǎn 款)：窾，空处。中窾，犹中的。

上材治程武修案监本于此，惟以白蔻仁换穿山甲，亦其善用药处。

【雄按】此案但言夏月患疟，而不详脉证。所用升散之药五种，苦寒之药三种。虽为金坛得意之作，余颇不以为然。后人不审题旨，辄钞墨卷，贻误良多。邹润安云：据金坛云是使阴阳相离，非使邪与阴阳相离也。使邪与阴阳相离犹可言，人身阴阳可使之相离乎？斯为先得我心。余治门人张笏山之弟疟来痞闷欲死，以枳桔汤加柴、芩、橘、半，一饮而愈。是调其升降而使邪与阴阳相离也。

僧慎柔治淮安客年三旬外，季夏患瘅疟，但热不寒，连日发于午后，热躁谵语，至次日天明才退。数日后忽腹痛，昼夜无间，勺水不进，呼号欲绝，遇疟发时即厥去，医治不效。求慎柔诊之，脉弦细而软，乃谓弦细为虚为暑，而软为湿，盖暑邪成疟，湿热乘虚内陷而腹痛。用酒炒白芍一两，炙甘草一钱五分，水煎调下天水散五钱，一剂痛如失，次日疟亦不发。

【俞按】腹痛如是，遇疟即厥，恐戊己大水未必胜任也。

【雄按】湿热乘虚内陷而腹痛，亦非戊己所宜投。脉象弦细而软，固属暑湿，其腹痛，恐兼肝木凌脾，故此药一剂即瘳也。

高果哉治张习可五月间受微雨及风冷，遂患三疟，疟发于暮，热甚于夜。至九月中，诊得六脉虚数，此阴虚而暑入阴分，最难治，当先升举其阳。用生地、川芎、归芍、炙草、知母、干姜、干葛、升柴、姜枣煎服，四剂后加首乌、人参。又定丸方：首乌四两，生地三两，参术、当归、龟版、猪苓、知母、黄芩、山查各一两，柴胡一两六钱，牛膝一两五钱，干姜、穿山甲各一两，甘草五钱，活鳖一个，人砂仁末二两，煮取鳖肉，同药捣匀烘干，其骨亦炙为末加入，荷叶汤法丸，服完全愈。

【雄按】此暑湿兼风冷之邪，而入于营分也，故用此法治之而愈。其人虽属阴亏，并非暑邪入阴。设是暑热入于阴分，则升散燥烈之品，皆为戈戟。高君治法虽神，立案尚觉颟顸，学者须加咀嚼也。

又治高文甫三疟，有三月余，用首乌、生地、当归、白术、知母、青皮、枳壳、升柴、煅制穿山甲，姜枣煎服。过疟期三转，第一次用生地一两，老姜一两；第二次用当归一两，姜皮一两；第四次用白术一两，姜皮一两，每帖加桃叶七瓣。三转后检不破荷叶烘燥为末，三白酒调服五钱。又三转，疟渐止，但骨节腰膝疼酸，无力行走，腹上常热。老姜一两之故耳。乃用四物汤加首乌、枸杞、萸肉、杜仲、牛膝、白术、甘草、虎骨、麦冬、五味、贝母、橘红为末，活鳖一个煮取肉，捣药烘干，鳖甲骨俱炙燥为末加入，以酒蒸常山四两，煎浓汁煮枣为丸，姜汤送下三四钱。

【俞按】果哉乃王金坛之高弟，《淮绳》序中所谓嘉善高生隐从余游，因采取古今方论命高生次第录之者是也。著有《医林广见》及《杂证》二书，又有医案数卷，均未刊印。略选数条，以存吾邑之文献云耳。

【雄按】此条脉证俱不载明，不知疟属何因，难以垂训。观其用药，似系疟久邪人厥阴经者，然老姜用至每剂一两，殊为可议。至用桃叶，则未免惑于世俗之论，尤可陋矣。

【杨曰】疟久则正虚邪亦衰，用滋阴而愈者有之。若参入升柴姜枣，未免错杂不伦，宜孟英议之也。

沈尧封治一张姓少年，春间患寒热如疟，始服发散，继服养阴，已愈矣。越数日疟又作，且兼白浊不止，服小柴胡加首乌、生地、丹皮、萆薢等不应。又数日寒热渐重，不能起坐，口渴烦燥，舌赤唇焦，服白虎汤而热益甚，发晕昏沉几死，热气冲开二三尺，两目赤肿，目眵胶闭，舌红且干，唇焦面赤，两足如烙，惟大便泄泻。沈诊之，脉虚而软，遂用人参二钱，熟附子三钱，茯苓五钱，白芍一钱五分，一剂而热少定。连服旬余，惟以牡蛎、牛膝、枸杞、生地出入加减，粥进热退，病去六七。忽然腹痛大作，连泻二三十次，烦渴又作，懊恼迷闷不安。举家骇泣，沈曰：无恐，此久积之寒饮，因脾得参附之力以运动之，饮乃大下也。【雄按】所加之牛膝、枸杞、生地，未尽善美，宜以意改、泽泻、橘半之类佐之为妥。复用附子五钱，干姜二钱，芩芍、炙草，数剂而安，又用参术平补全愈。

【俞东扶曰】古云疟疾日作者轻，间日者重。此不可拘。若日作而寒热之时短，势又不甚，则诚轻。苟势甚而时又长，反不如间日者尚有休息之一日也，何可云轻？惟疟发渐早为易痊，渐晏为未止，乃一定之局。间有不一定者，如发渐早而热退不早，则其寒热加长矣，愈长则病愈进，不得引《内经》其气上行九日出于缺盆之中为据也。【雄按】经文难泥，病机甚活，有疟至将愈之时，其发陡重，大寒、大战、大热、大渴，遂大汗而解，其疟遂已者。有一日两发或数发，而其疟遂愈者。如发渐晏而热退不晏，则其寒热渐短矣，愈短则病愈衰，不得引昔贤自阳之阴者难愈为据也。【雄按】发渐晏，退渐早，则邪气渐衰，此疟愈之常也。隔二日曰三阴疟，较诸疟为最重，有二三年未愈者。【雄按】皆初治之误，或口腹不慎所致也。亦有二三月即愈者。【雄按】初治得法，何致延及二三月而始愈？俞氏之意谓二三月即愈，似是喜出望外之词，盖亦未知治疟之法也。只看其寒热之轻重短长，以辨病之浅深。然三阴疟无骤死之理，反不比日作与间日者有骤死之人也。【雄按】疟有经病，有腑病，有脏病，治不如法，轻者重而重者死矣。间二日而作者，脏病少而腑病尤少，经病络病为多，故骤死者罕耳。此皆就余生平所验而言之。大抵疟疾因风寒者多，初起无汗，必该发散，羌、苏、防、葛之类，若有汗则用桂枝、白芍，兼见热象则桂枝柴胡各半汤。深秋初冬，寒重无汗，口不渴，脉不数者，麻黄汤小剂用之，兼见热象则加石膏，即越婢法。【雄按】此正疟之治法，虚人可用建中汤加减，能食者饱啖羊肉酒饭，亦能汗解而愈。今人以此法概治诸疟，遂致轻者延绵，重者变证蜂起，殊可叹也！表证而挟里证，有痰食者加朴、半、麦芽之类。向有无痰不成疟、无食不成疟二说，皆不可废。疟疾因于暑者，必热多寒少，有汗口渴，桂枝白虎汤、竹叶石膏汤酌用。暑兼湿，则苍术白虎汤、桂苓甘露饮酌用。以上皆疟疾之表证药。而疟发每多呕逆痞闷，又须以草果、知母、藿香、枳朴、白蔻、姜汁、干姜、竹茹、芦根等，审其寒热加人，亦统属疟疾之实证药也。【雄按】外感为疟，原不外乎风寒暑湿，里证亦不外乎痰食二者。但疟疾本是感证，不过轻于伤寒耳，故伤寒有五，疟亦有五。今世正伤寒少，温热暑湿之病多，疟亦尔也。故善于治温热暑湿者，始知治疟之全体也。若素虚人，或病后疮后、产后，不可一例论。【雄按】虽如此说，然亦未尝无实证。古云无汗要有汗，散邪为主；【雄按】取汗之法，不止发散一端。有汗要无汗，扶正为先。【雄按】汗多者不独虚也，未可专以扶正为法。汗之一端，尚且严为分别，岂有虚证虚脉而可虚其虚乎？补中益气汤、人参养营汤、参茸归桂饮、理中、八味、真武等方，择其脉证相合者用之。盖温补温通，补脾补肾，方义微别耳。惟是大虚必挟寒，【雄按】阳分大虚必挟寒，阴分大虚必挟热，况温热之邪，尤易伤阴耶。昔贤治久疟用补者少加附子，其效如神，故虚疟之用桂附，与三阴疟之用丁香，俱有奇功可据也。【雄按】不可执死法以治活病，误用而致奇祸者不少也。然或虚疟不见寒证，却有热象，脉弦数或洪数者，势难投以温药。【雄按】邪分寒热，虚别阴阳，何必虚者皆属于寒？既见热象，而脉至弦洪且数矣，尚不知热邪伤阴，而为此无可奈何之言，曰势难投温，殊可笑也。则甘寒生津，如蔗浆、秋露水、梨、藕汁；壮水制火，如二地、二冬、阿胶，以及生脉散、何人饮，又堪供我驱策矣。复有虚实参半之热证，则小柴胡原方、人参白虎汤、半夏泻心汤、黄连汤，可以奏功。若虚实参半而寒者较易治，毋庸再赘。【雄按】昔贤论疟，多主风寒，今世之疟，多属时邪，故觉寒易治，而以热为难治矣。但寒热二字，全在凭之以脉，纵使热多，甚至但热无寒，而脉细软者，当以虚治，不得轻用白虎汤。【雄按】脉细软者，固不得轻用白虎，然壮火食气，竟有热极而脉反沉涩细软者，盖暑伤气脉多微弱，岂可遽认为虚乎？寒多甚至但寒无热，而脉洪实者，当以热治，不得便用姜桂，此妙诀也。夜疟皆云邪入血分，当用血药以提其邪，说固可通，景岳归柴饮、鼓峰香红饮，二方俱佳。然初在夜，嗣后不早不晏，始终发于夜者是也。设趱前渐近日昃，缩后已至日出，皆不得谓之夜疟矣。禁法与截法不同，禁是外为镇厌，其法甚多，效者亦多，即祝由之意也。然轻者效，重者不效，比之打仗，掠其残兵耳。设用药中綮，何藉此乎？截是服药以截止，常山最有奇效。截止后须谨慎调摄，否则复发增重。用砒者亦然，然砒必大吐，恐至伤人。【雄按】邪势方张，妄行劫截，虽能调摄，病必反加，不但砒恐伤人也。轻者原不须截，欲截则露姜饮最佳，虚加人参尤妙。缪仲淳谓疟由于暑，暑得露而解

也。【雄按】秋后白露降，始可取也。若秋前露自地升，露药无谓。余考古法露忌著火，叶氏用秋露煎药非也。【雄按】截者，劫去其病之谓也。欲行劫截，亦须审其病属何因。露姜饮能截之症，必有露姜饮能截之证据，并非露姜饮能截一切之症也。今云截症则露姜饮最佳，是囫囵吞枣矣，举世医家多犯此病。如徐宗可《金匮注》云：小儿未纳谷食者，以冰糖煎浓汤饮之极效。盖未纳谷食之儿，中虚可知，一味冰糖，即建中之意　又不苦口，胜于强灌苦汤而伤其脾胃也。世人不察，遂以冰糖为止症之药。闻其症久，竟不察其中之虚实、邪之盛衰，概用冰糖为引。邪衰中症者，未始不效。设痰湿暑热之邪，失于清解，而延久不愈者，服之能不更为邪气坚帜乎？露姜饮误用，其祸尤烈，叶氏《景岳发挥》，详言其弊矣。故医者用方，必先辨明证因也。外有胆汁二姜丸、蒜烧醨[1]、草果蒸参、常山炒参诸方，以及景岳云小柴胡汤加常山二钱，截症如神，皆在乎人之善用耳。【雄按】善用无他秘诀，在乎辨证明白耳。症母必用鳖甲煎丸，丸中除去人参为大谬。或以参汤送之，汤力已过，丸力才行，譬如悍卒无良将统驭，步伐岂能整齐。【雄按】此论深得用药之理。又此丸偏于寒削，若阳虚者宜用仲淳之症母丸为妙。三症虽属三阴，亦只要辨明寒热虚实，而应以温凉补泻。【雄按】此论极是，诸病皆宜如是。若谓阳经轻浅之方治之无益，必以仲景治三阴之法为根蒂，似属高谈，实门外汉也。总之医者多读书、多阅历，病者能调摄、能谨慎，斯四难并，二美合矣。

痢

叶先生名仪，尝与丹溪俱从白云许先生学。其记病云：岁癸酉秋八月，余病滞下，痛作绝不饮食，既而困惫不能起床。乃以衽席及荐阖其中，而听其自下焉。时朱彦修氏客城中，以友生之好，日过视余，饮余药。但日服而病日增。朋游哗然议之，彦修弗顾也。浃旬，病益甚，痰窒咽如絮，呻吟互昼夜。私自虞，与二子诀，二子哭。道路相传谓余死矣。彦修闻之曰：吁，此必传者之妄也。翼日天甫明，来视余脉。煮小承气汤饮余，药下咽，觉所苦者自上下，凡一再行，意冷然，越日遂进粥，渐愈。朋游因问彦修治法，答曰：前诊气口脉虚，形虽实而面黄稍白，此由平素与人接言多，多言者中气虚。又其人务竟己事，恒失之饥而伤之饱。伤于饱，其流为积，积之久，为此证。夫滞下之病，谓宜去其旧而新自图。而我顾投以参术、陈皮、芍药等补剂十余帖，安得不日以剧？然非浃旬之补，岂能当此两帖承气哉！故先补完胃气之伤，而后去其积，则一旦霍然矣。众乃敛衽而服。

【俞按】此与许学士治伤寒太阳病，因尺脉不应，用黄耆建中同法。见江选。彼先补而后散，此先补而后攻。但二公把握得定，故嫌疑不避。设麻黄、承气之用于后者不能愈病，则人之归咎难辞，而医之用药无路矣。

【雄按】此治饥饱劳伤之虚痢，故可先补而后攻，况其所谓补者，参术之中，仍佐陈皮、芍药，以调气破滞，并非后人之重浊蛮补药也。设暑热滞下，虽属虚人，必急去其邪，以存阴液，【杨曰】此层尤宜知。不可辄援此案为例也。而世人未悟其理，不辨何因，率引养正积自除之语，以售其温补之术，病家误信，贻害无穷，可哀也已。

缪仲淳治一少年贵介[2]，暑月出外，饮食失宜，兼以暑热，遂患滞下，途次无药，痢偶自止，归家腹痛不已，遍尝诸医之药，药入口，痛愈甚，亦不思食。缪视之曰：此湿热耳。其父曰：医亦以湿热治之而转剧。缪问：投何药？曰：苍术、黄连、厚朴、陈皮等。缪曰：误也。【杨曰】此可与上条对参。术性温而燥，善闭气，郎君阴虚人也，尤非所宜。【雄按】此昔人未发之旨，今世之体质如是者多，医者不可不知也。乃以滑石一两为细末，以牡丹皮汁煮之，别以芍药五钱，炙甘草二钱，炒黑干姜五分，煎调滑石末服之，须臾小便如注，痛立止。

高果哉治丁清惠公子告在籍，患痢里急后重，白积兼鲜血，昼夜十余次，饮食减少，两尺脉似有似无，两寸关弦数，小便短少。众医皆以望八高龄，当凭尺脉以投温补。高独谓禀赋素厚，宜从寸关而用清理，遂进黄芩、白芍、厚朴、槟榔、甘草、陈皮、阿胶、滑石、槐花、木香，四五剂

---

[1] 醨(lí 离)：薄酒。

[2] 贵介：尊贵、高贵。

全愈。

【俞按】此必兼有实证可据，及神气不衰，以断之也。

张路玉治春榜陈颖雍，暑月自都门归，抵家即患痢疾，半月以来，攻克不效，遂噤口，粒米不入，且因在京久食煤火，肩背发毒，不赤不疼，陷伏不起，发呃神昏，势日濒危。内外医科互相推诿，乃延石顽诊之，六脉弦细欲绝，面有戴阳之色，所下瘀晦如烂鱼肠脑，证虽危殆，幸脉无旺气，气无喘促，体无躁扰，可进温补。但得温补而瘫肿炽发，便可无虞，遂疏保元汤。每服人参三钱，生耆二钱，甘草、肉桂各一钱，伏龙肝汤代水煎服。一服粥饮稍进，二服后重稍轻，三服瘫毒赍起，另延疡科敷治其外。确守前方，又十余服而安，前后未尝更易一味也。

【雄按】痈毒滞下可用温补者，必见此等脉证，才为合法，然不多觏也。而医者亦不可不知有此法。设不辨其脉证，但崇景岳，动辄温补，杀人以刃与药，有以异乎？

孙见心治张玉堂，秋间下痢脓血，昼夜百余次，里急后重。前医见脉歇止，谓因积滞所致，用槟朴、青皮、枳壳、木香等。孙诊之，脉弦洪而数，或一二至，或三四至，或五六至辄一止。曰：毒及少阴矣，当急顾其阴明。【杨曰】用药与此语不相照顾。用生熟地各一两，【杨曰】嫌腻滞。归芍、丹皮、黄连各三钱，【杨曰】得效在此。甘草五分。群疑阴药太重，恐饱闷增剧。然服二帖，次数尚频，急重已除，脉之洪数亦减，至数相续，仍用前方，病去大半。又次日去生地、黄连，加参术、茯苓、山药。【杨曰】加减俱不如法。饮食大进。午后弦脉亦减，而至数复有止状。或骇曰：病退而脉复变，防其加重。孙曰：无妨也。歇止者，即古代结促之俗名耳。若冲气中绝，脏脉自见者危。今此证歇至，本以毒盛壅遏隧道，阴精不承，故一二至，或三四至，或五六至而止也。经曰：数动一代者，病在阳之脉也。泄及便脓血，今余去阴药过甚，进阳药太骤。【杨曰】自供缺失。中脏得补，则木土和而胃气安。故饮食进而毒尚未尽者，亦随壮气而旺，故复有止状也，于方中仍加生地、黄连即平矣。果验。

【俞按】洪数而歇止，是为邪壅。若细涩无神而歇止，则为冲气中绝矣，断不可治。

嘉善一妪常便血，时发时止，至五旬外，夏月便鲜血，里急后重，时或不禁，脉软不数。用五苓、建中转甚，因向宜凉血药，仍用四物加槐、榆、查、曲亦无效。叶天士以用生苍术、生厚朴、炒橘皮、炙甘草、鸡胜胵、砂仁壳、丁香柄丸服全愈。又有一童子患久痢，叶亦用此方而愈。人不解其故，俞惺斋云：此方名醉乡玉屑，治小儿食瓜果致痢久不愈者。见徐春甫《医统》。

疟　痢

孙文垣治董浔老家马厨案。

【俞按】古方中寒热并用者诚多，如仲景五泻心汤、黄连汤、乌梅圆、麻黄升麻汤，为后贤连理汤、左金丸诸方之祖。夷考其义，泻心汤用芩连之苦以泻痞热，姜夏之辛以散结气，即寒因热用也。黄连汤则以桂枝代柴胡，黄连代黄芩，干姜代生姜，喻氏所谓换小柴胡之和表里者为通上下法也。乌梅丸则以厥阴一经本阴标热，故用姜附之辛热，佐连柏之苦寒，柯氏引经文所谓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也。麻黄升麻汤以知母、石膏合麻、桂、干姜，犹是越婢汤成例。其参入归、芍、芩、术、天冬、葳蕤，则因邪陷厥阴，寒郁热伏，又为下药重亡津液，故以辛温升散其邪，必兼凉润以制药之燥。仲景诸方精义入神，岂如混沌汤清暑回阳一网兜乎！乃引附子泻心汤为证，不知大黄、芩、连以麻沸汤浸，而附子别煮取汁，是重剂固阳为君，略寓泄热之意为佐，法律固森然也。节庵之制回阳返本汤，以腊茶、黄连、地浆作为人参四逆之向导，方为妥帖。再考仲景证象阳旦条，厥逆咽中干，两胫拘急而谵语，亦是寒热并现，乃先与桂枝加附子汤，增桂令汗出。【杨曰】从来俱如此解，然桂枝实不能发汗。虽阳明内结，谵语烦乱，更饮甘草干姜汤，俟阳回足热，乃与芍药甘草汤以伸其脚，然后用承气汤以止其谵语。先后缓急之间，不为病所惑，而次第合节，方称仙手。若使孙公当此，应将四方合而煎饮之，不反笑仲景之跋涉耶。【杨曰】《伤寒论》中此条最不可解，

生平未见此证，古人案中亦未见用此法者。果兼有阳明内结之证，而先用姜桂附子，恐不待先生之用承气，而其人脚已伸矣。

【又按】孙公原案云：实者邪气实也，故以白虎汤、益元散应之。虚者，正气，虚也，故以理中汤应之。今考此方分两，纯是少阴经阴盛格阳治法，若果有暑邪，岂五钱之石膏、滑石，能与大剂参术姜附并取其效哉？案载脉洪大，不言有力无力，亦不载口渴与否、舌苔及小便若何，何以放胆用温补？若痢兼红白，腹痛恶心，面红汗多，寒热大作诸证，确系暑邪为病，温补殊属反背。若果能取效，则的系虚寒，其些微之知母、石膏，正如白通加人溺猪胆汁汤耳，不得牵扯暑邪二字以混之也。然病经二十余日，虚寒证早已亡阳矣，能待孙公用药耶？

【又按】虞花溪治妇人疫病，以三方合为一方，曰三合汤，不过于血药中加寒下药，欲是一路，与混沌汤风马牛不相及也。混沌汤之名，出于《白云集》，乃滑氏治陈伯英肺气胀满，而告之曰，病由多恣善饮，且殚营虑，中积痰涎，外受风邪，发即喘喝，痰咳不能自安，为制清肺泄满、降火润燥苦辛之剂。服之既安，众诘出何方书、名何汤散？滑应之曰：是为混沌汤。然观其制方之义，实非混沌，不似孙公之真混沌也。

【雄按】孙公之治，乃临证之变通；俞氏之说，乃论治之规矩。至谓少阴格阳，则不应寒热大作，汗淋淋下矣。暑邪忌用温补，却是正论。但既有瓜果寒凉之过度，则参术肉桂与石膏滑石辈并用，仍是桂苓甘露饮之例。即干姜附子，未始不可为寒冷伤中者补偏救弊。惟不可以御女一端，牵合阴证，致启东扶格阳之疑，岂皆未读喻氏书耶。若混沌汤之名，不过信口答俗人之问耳。难合之病，不妨以难合之药治之。必欲执古书以合今病，未免胶柱刻舟，是病不依规矩以为患，医第循规矩以为治矣，奚可哉？

【杨曰】俞氏之论，凿凿有据，读孟英此论，又爽然若失矣，可见学问无穷，在人之善悟耳。

又治金达泉疟兼痢，日夜四十余度，小腹痛甚，每登厕汗出如雨，下迫后重，小水涩痛，头疼口渴，下午发热，天明始退。左脉浮弦而数，右软弱，中部稍滑，此内伤饮食、外感风邪所致。先与柴苓汤一剂，小便即清不痛。疟发时寒多热少，晚与人参败毒散，去羌独，加葛根、防风、桂枝、白芍，次日头痛痢疾俱减，夜才起三次。改与补中益气汤，加酒芩、桂枝、白芍。【杨曰】先治外感，后治内伤，亦一定之序。其夜疟止，但微热，再改胃风汤，人参、白术、桂皮各二钱，白芍四钱，酒炒芩连各一钱，当归、茯苓、川芎佐之，炮姜、地榆为使，服后寒热殄迹，夜起一次是粪。前方去桂枝，再三剂而巾栉出户矣。

【俞按】此案用方妥当出色，可以效法，若王金坛治刘蓉川深秋患疟而洞泄不止，【雄按】洞泄与痢迥殊。欲去其一为快，乃用局方双解饮子，一服而二病俱愈，更觉神妙。是得法于《澹寮》，所谓用药多一冷一热，半熟半生，分利阴阳之义也。然窃思疟痢并作，初起者专用发散，如羌防柴葛等，【雄按】风寒为病，固当如是。温热暑温，不可概用。余治谭泳之一案宜参。佐以赤苓神曲。见血痢参人归身川芎，右关脉大可加厚朴，使在腑之邪提并于经而外解，最为捷法。倘或不应，审其挟寒挟热，而用表里分消之法，热者去羌防，加芩连、香薷、滑石；寒者去柴葛，加桂枝、干姜。若热甚者多实证，风药不宜矣，大柴胡汤加黄连、滑石；寒甚者多虚证，风药当戒矣，真武汤加桂枝、人参，此仍表里双解之法。至如人参败毒散、补中益气汤，虚证之表药也；理中汤、八味丸，虚证之里药也。表证之虚而挟热者，小柴胡汤；里证之虚而挟热者，连理汤。表证之虚而挟寒者，麻黄附子细辛汤；里证之实而挟寒者，温脾汤。以此诸法，将脉证配合审用，无不手到成功。【雄按】皆治风寒为病之法也。如此条右脉软弱为虚，疟发寒多热少亦为虚，【雄按】寒多热少，亦有不属虚者，总宜以脉证参看。故第二剂即用人参。但汗出如雨，而于败毒散去羌独加桂芍是矣。又加葛根防风，尚觉太过。

古今医案按卷二

嘉善俞　震东扶辑　定州杨照藜素园评
杭州王士雄孟英选　会稽董金鉴镜吾校

痉

周慎斋治一人，身热至六七日，医用地黄汤，遂致身体强鞕，六脉沉伏，目定口呆，气喘不能吸人。周曰：能呼不能吸，病由中焦实，脾不能运耳。用远志、茯神各一钱，附子四分，橘红六钱，磁石、苏梗各一钱五分，沉香二分，一帖身和，六帖而安。盖脾者为胃行其津液者也，脾不运，则胃阳不行于肌肉。肌肉无阳，所以强耳。醒其脾，则胃阳通而身和矣。

【俞按】议论甚佳，然不能解其制方之义。

【雄按】此所云中焦实者，殆痰湿盛于中也。地黄汤纯阴凝滞之剂，服后自然闭塞。方以六钱橘红为君，佐以沉香苏梗，皆是宣降并通之品。而磁石镇逆，远志舒郁，附子温运，茯神通心，制方之义如此，别无奥妙。其实橘红不必如是之重，尽可以枳实为君也。他如附子可易薤白，远志可易菖蒲，即沉香、磁石、茯神。亦可以旋覆、半夏、赭石、茯苓等易之也。慎斋好奇，专走僻径，故用药如此，而令人莫测其意耳。

【杨曰】绝世聪明，具此卓识，方许读古人书。

俞惺斋治文选金萃之，劳倦伤寒而发斑，斑出犯风遽隐，遂发痉，手定搐掉，不时跳跃，浑身震动，时欲昏晕。用牛蒡、僵蚕、土贝母、荆防、钩藤不应，其脉细而弦劲带数，改用虎膝、归芍、生地、钩藤、秦艽、荆芥、桑枝，痉跳减半。因思病属厥阴，当寒热兼施，乃以桂枝、羚羊角为君，仍佐血药，加竹沥姜汁，一服而愈。盖宗丹溪治少年痘后发痉之法也。

疝

吴心所治黄新阳案。

【俞按】叶氏云：子和法中原有虎潜诸论，后医弃诸不用。今观此案，后医亦有用之者矣。惟是叶案疝疾门集案甚少，而方法甚多、取材既富，运用又巧，更不可及。余乡方枫亭，乃莲幕老名宿，年近七旬，忽患癫疝，自检古方中三层茴香丸，恪遵其法，服一月而病全愈。以是知古方每有不可思议之妙，岂独虎潜丸哉！

常州尹文辉嗜火酒，能五斤。五月间入闽中，溪水骤涨，涉水至七里，觉腹痛甚，半月后右丸肿大，渐如斗形。闽中医与肝经之剂及温热之品，半载无功。归而就商于李士材，李曰：嗜火酒则湿热满中，涉大水则湿寒外束。以胃苓汤加栀子、黄柏、枳壳、茴香，十剂而略减。即以为丸，服至十五斤，全安而不发。

【俞按】此案若用三层茴香丸必不妥。观李公之论病，益信医贵变通也。

骆元宾患疝十年，形容枯槁。士材视之，左胁有形，其大如臂，以热手握之，沥沥有声，甚至上攻于心，闷绝者久之，热醋熏炙方苏。曰：此经所谓厥疝也。用治疝当归四逆汤，半月积形渐小。更以八味丸间服，半载不辍，积块消尽而不复发矣。

卢不远治陈孟材之父，六月自山东邸中受寒起，尚淹淹未甚也。至次年二月，忽小腹与腰急痛，即令人紧挽外肾，稍松便欲死。卢曰：此小肠腑病也。经云小肠病者，腰脊控睾而痛。乃以羌活入太阳小肠，佐黄柏、茯苓、肉桂等，并刮委中穴，痛立止，但足软。卢曰：病因六月伤寒，太阳有所未尽，故入腑而痛作。原以寒邪郁火，仍

需夏时则火力全而血脉通，邪始去也。果至五月天热，身发紫斑，有汗至足而始健。

【俞按】此条引经证病，毫不牵强，其用药及刮法俱佳。至因足软而溯病情之源流，真大有会心处。

气 冲

汪石山治萧司训案。

【俞按】此条仍合丹溪二说同用之，非专主气虚也。惟汪公于软缓脉多以参耆加麦冬黄柏，不加附子，想系一生得手处。至如陈皮加作七分，气即冲上，此尤气虚之显然者，前方可操券取效也。窃忆生平治气冲证，用熟地、归、杞、牛膝、石英、胡桃、坎气、青铅等药而愈者，不计其数。又有用肾气丸、补阴丸、三才丸而愈者，总不出丹溪之训。惟一陆姓书生，形瘦饮食如常，别无所苦，而气自脐下上冲，始仅抵胸，后渐至喉，又渐达巅顶，又渐从脑后由督脉及夹脊两旁而下，又渐至腰踝足心，仍入少腹。再复上冲，其冲甚慢，约一年而上下周到。谷食递减，肌肉愈削，凡两年半而其人方死。凡温凉补泻之药，靡不备尝。针灸祝由，无不遍试。余固不能愈之，就诊于天士、一瓢两先生，亦无寸效。恨其不遇张戴人、喻西昌诸公，听其议论，以开茅塞也。

马元仪治袁玉行，小腹厥气上冲即吐，得饮则吐愈甚，诸药不效。马诊之，两脉虚涩，右尺独见弦急。此下焦浊气上腾，则胸中阳气不布，故饮入于胃，上壅而不下达，宜通其地道，用调胃承所汤，下宿秽甚多，继渐培中气而愈。

【俞按】凡病皆有虚实，勿谓气冲证皆属阴虚气虚也，如此条可谓别开一例。然必是暴病，或便秘，乃从右尺脉印其机耳。昔年曾与杜良一先生治下焦肾虚上焦气冲者，杜用六味地黄汤合五磨饮子去木香，以汁和服而效，亦是新翻花样也。

【雄按】吴馥斋令正体腴皙，凡患恙，必延余诊。虽时感重证，投药三剂，无不愈者。惟二十八岁娩后，汛事遂绝，而别无所苦。余曰：此赋质使然，非病也，不必服药。迄今十载，形体如常。仲秋患痰嗽，气自少腹上冲至胸，即迷闷如痫，面目发黄，身热足冷，肤痛拒按。云气冲起于上年，曾发数次，但不如是之剧耳。今则稍食荤腥，气即上冲。余脉之软滑微弦，遂予雪羹、杏朴、连夏、竹茹、旋覆以开痰降逆，送下当归龙荟丸，直汇肝阳。一剂胸舒，再剂黄退，三剂便泄如火，诸恙霍然。

晕 厥

【俞东扶曰】眩晕有实有虚。如壮盛人实痰实火，脉滑大有力者，二陈芩栀；不恶心者，用酒制大黄二三钱，或加人，或为末，茶调下。如肥白人痰多气虚，脉软大或细软者，六君加耆附。又《内经》谓诸风掉眩皆属肝木。故因于外风者，二陈加荆防、钩藤、天麻；因於内风者。即类中之渐，宜虎膝、牡蛎、枸杞、首乌、桑叶、菊花、生地、人参。戴复庵曰：头脑挟风，眩晕之甚，抬头则屋转，眼常黑花，如见有物飞动，或见物为两，宜大追风散，或秘旨正元散加鹿茸。不效，一味鹿茸，每服五钱，酒煎去渣，入麝少许。盖鹿之阳气钟于头，故以类相从也。此即就风之一端而有虚实之分也。若在夏月，有冒暑而眩晕者，又不得概从风治。夫肝为风木之脏，故《内经》以眩晕专责之肝。若肾水亏少，肝枯木动，复挟相火上踞高巅，而眩晕者，近时最多。董载臣云：妇人患此更多。宜逍遥散为主，轻则合四物，重则合六味加黄连，极有效验。【雄按】如果肾水亏少，肝枯木动之眩晕，惟甘露饮、琼玉膏、集灵膏、固本丸等方为宜。逍遥、四物，如何有效？董氏所云，盖血虚眩晕耳。他如晨晕属阳虚，昏晕属阴虚，亦辨证之大旨，未可据以为准也。又按《内经》、仲景所谓厥者，手足逆冷耳，故有寒厥、热厥之辨。今人所谓厥者，乃晕厥耳。亦兼手足逆冷，而其重在神昏若死也。其证亦有数端，因怒而厥者，亦名肝厥；因瘀而厥者，亦名薄厥；虚厥之极者，即为脱厥；因痰而厥者，多兼气厥。【雄按】痛极而厥者曰痛厥，阴虚火动者曰煎厥。此外更有蛔厥、食厥、疟厥、风厥、寒厥、暑厥等证。又《星甫野语》云：湖州汤荣光解元，世精于医。有甲乙二人，凌晨忿争，互抱不释，故未尝斗殴也，甲忽卧

地而僵　汤视之，遍体无伤，脉息未绝，胸次尚温，面色青瘦，是虫证也。空腹用力，蚓升而厥。以川椒、使君子等味，煎而急灌，须臾即苏，下蛔升许而愈。

虚　损

丹溪治一老人头昏眩而重案。

【俞按】脉缓大，重按无力，参耆术是矣，连柏丸何耶？盖以其微渴，大便四日一行，是缓大为虚中有热也。

李士材治何金阳令郎患虚损，梦遗盗汗，羸顿已极。简其所服，以四物知柏为主，芩连、二冬为加减。诊其脉大而数，按之极软。李曰：中气大寒，反为药苦矣。乃以归脾汤人肉桂一钱、人参五钱。当晚得熟寐，居十日而汗止精藏。更以还少丹兼进补中益气，间服而瘳。

【俞按】脉大而数，按之极软，诚宜温补矣。然用补得数脉退则愈，数脉不退则仍不愈也。亦惟大而数，按之极软，故可温补。若细而数，按之极软，死期已近，温补何益耶？

【杨曰】分别精当。

吴门张饮光，发热干咳，呼吸喘急，服苏子降气不应，服八味丸，喘益急。迎士材视之，两颊俱赤，六脉数大。曰：此肺肝蕴热也。以消遥散，用牡丹皮一两，苡仁五钱，兰叶三钱，进二剂而喘止。以地黄丸料，加麦冬五味，熬膏服而痊。

又治主政唐名必劳心太过，因食海鲜，吐血有痰，喉间如鲠，日晡烦热。喜其六脉不数，惟左寸涩而细，右关大而软，思虚伤心脾也。以归脾汤大料加丹皮、生地、麦冬，二十剂而证减六七，兼服六味丸，三月而愈。

【俞按】上条以服温纳不应，悟其病因，此条于左寸右关得其病因。上条喜脉之数大，此条喜脉之不数。盖二人俱系新病，一实一虚，尚易辨也。

【雄按】两条凭脉论证，固有卓识，而用药皆未尽善也。

叶天士治一人，年二十岁，夏月咳嗽，时带血出，常发寒热，食减形瘦，口不渴，行动时或仆地，有日轻，有日重，【雄按】因此故断其当发疟。牙宣龈肿，晨起则血胶厚于齿龈上，脉细带数，群以弱证治。二地、二冬等滋阴药，遍尝不效。叶用芦根、滑石、杏仁、苡仁、通草、钩藤、白豆蔻，嘱云服二十帖全愈矣，若不满剂，后当疟也。其人服十帖已霍然，即停药。十月中果发疟，仍服此药而疟愈。

【俞按】此系伏暑，【雄按】暑兼湿也。似乎虚劳，故决以后当发疟。设遇立斋、景岳、慎斋、慎柔诸公，此人无生理矣。

【雄按】虚劳因误治而成者多，余案中屡言之矣。有高某者年逾冠，于去秋完姻之前，曾患吐血，治愈之后，患疥遍身，上及耳头，至今夏仲疮愈，血复上溢，医谓虚损也。迨血止后，痰嗽不已，寒热时形，或碍左眠，或妨右卧，形消食减，左胁聚瘕。诸药备尝，不能起榻矣。延余诊之，脉虽弦数而兼软涩，嗽必痰出而始松，舌色紫黯无津，汤饮下咽则胀，夜间不嗽，溺涩便艰，并非虚损。而病逾一载，初起必由吸受暑热，殆滋补早投，遂致血瘀于络，气滞于经，升降失调，机关窒塞，及宜通展，庶可渐瘳。予苇茎汤合雪羹，加沙参、旋覆、竹茹、冬虫夏草服之。病人云：前次所服，皆是滋润之药，下咽后，胸腹极其不舒，今服此剂，甚觉舒畅。二剂后腹微痛，解青粪一次，嗣后每服药，必下一次，其色渐黑，甚至如胶如漆，而各恙皆减，饮食渐加，继去桃仁、雪羹，加养阴之品，调理而愈。昔袁简斋太史云：人身气血贵乎流通，否则有余者为痈疽，不足者为劳瘵。杨素圆大令谓：袁公真绝代聪明人，虽不知医，而此二语，已将虚实诸病因，括尽无余。奈古今之以名医称者，竟未达此义也。

天士治黄公子劳病案曰：大凡精血内夺为虚，虚不能复为损，但须分析自上自下，从阴从阳起见，为调理。是病始于饮酒劳心，营气先伤，心阳下溜，肾阴不主涵蓄，素多梦遗。上年九月先有泄泻，继发痎疟，虽暑湿热六淫外侵，然邪之所凑，本气先虚，血附于络，络凡十五，络伤血溢，莫能堵御。皆是阳气动极无制，譬诸飓风波涛矣，阳和风息，势必渐缓。但既去难追，所谓血脱益气，以无形能生有形也，必须静形体，宁神志，令阴平阳秘，以收全功。用药亦本四时生气，

间有客邪标恙，惟投轻剂一二即止。【雄按】虚人受感，宜知此法，俾即解散，则本元不伤。昧者杂以温补，遂致外邪留恋，反致戕元。冬春两季按法，入夏色脉颇安，然里真未复，长夏阳泄地升，深抱复发之忧。果以霉湿潮蒸，骤暖郁勃，遂令诸脉中之气皆泄，络中之血大沸，一损再损。脏真少藏，奇经八脉乏气支持，冲任由前而升，咳逆烘热，跷维失护，督脉无权，炎焰日炽，脂液日消。急固护大气以包举，渐引渐收，冀其根蒂之把握。次则调和中土，以安谷知味，百日安静，再为斟酌。其清凉治嗽，热燥刚补，一概屏弃。天暑午后服生脉散，若便溏泻则停之。每晨服一气丹丸。遗滑必用桑螵蛸散。饮食不和用异功散，加炒黑神曲、炒黑麦芽。四君子汤兼参苓白术散间服。

【俞按】此论真虚损病之上池水也，其方亦虚损病之返魂丹也。较夫专于滋阴专用补阳者，偏陂平正，奚啻霄壤。

【雄按】上损下损，皆以脾胃为扼要，固治损之大旨也。然亦此人脾胃素弱，故病前先有泄泻，而病后调理，于天暑服生脉散时，独嘱云便溏则停也。设病属肝肾，真阴不足，能食便艰者，亦不能舍滋濡之药为治矣。故医者治病，必先辨证而后议药，不可因俞氏之言，以为凡治虚劳，概不可用滋阴补阳之药，而专以此数方，恃为返魂丹也。

喻氏治杨季登长女案。

【俞按】此条见识最高，用药甚巧，然幸不咳嗽，想其饮食虽少，未必大减，故以苦寒取效。【雄按】饮食大减，因于脾胃弱者，大忌苦寒。若因热郁气滞而减，则若药开泄，病去而食自加矣。但不知脉之数乎、大乎、有力乎？设脉至细数无力，兼见便溏食减，此方其可用乎？因思生平所见损怯证，大抵真阴亏损者居多。如此案之可用大剂苦寒，及可用大剂热补者殊少。【杨曰】此真阅历之言。盖阳虚易治，阴竭难治，譬之盆花，泥干根槁，日以一匙之水浇之，岂能望活。【雄按】惟根未全槁，尚有一线生气者，灌溉得宜，未尝不可转活。滋濡之法，理亦如是。惟灵雨霢霂，庶可复生。夫雨从何来？惟地气上而为云，斯天气降而为雨。但得脾胃健旺，嗜食善化，则水谷之精华上供于肺，可拟诸云。而肺以其精华下溉百脉，可拟诸雨。【杨曰】理虽极是，无如损之重者，多不能食，殊难望其脾胃健旺也。此虽老生常谈，实系养阴要旨也。

【雄按】此说极是，但真阴亏损之证，亦有虽能食而不可治者。曩诊闻步洲孝廉病，形虽消瘦，胃纳不减，且能肩舆出门。惟脉甚细数，而兼弦涩，坚辞不治。【杨曰】凡损症得细数脉，无不死者。逾月其同年商华伯谓余曰：君何指下有神耶？步洲并不上床，忽于食后释箸而逝。数日前医犹谓其能食可以无虑，此曷故也？余曰：真阴亏损，能食不充肌肤者，死证耳。

劳瘵

孙文垣治程道吾令眷，夜为梦鬼所惊，时常晕厥，精神恍惚。一日三五发，咳嗽面色青，不思谷食，日惟啖牛肉脯数块而已，时师屡治无功，吴渤海认为寒痰作厥，投以桂附而厥尤甚。孙诊之，左脉弦，右脉滑，两寸稍短，道吾先令眷二皆卒于瘵，知其为传尸证也，不易治之。乃权以壮神补养之剂消息调理，俟饮食进，胃气转，始可用正治之法。姑用参、苓、柏子仁、石菖蒲、远志、丹参、当归、石斛以补养神气，加陈皮、贝母、甘草、紫菀化痰治嗽，服半月而无进退。乃制太上混元丹，用紫河车一具，辰砂、犀角、鳖甲各一两，鹿角胶、紫石英、石斛各八钱，沉香、乳香、安息香、茯苓、紫菀、牛膝、人参各五钱，麝香五分，蜜丸赤豆大，每早晚盐汤或酒下三十六丸。又制霹雳出猎丹，用牛黄、狗宝、阿魏、安息香各一钱，虎头骨五钱，鸳俗名啄木鸟一只，獭爪一枚，败鼓心破皮三钱，麝香五分，天灵盖一个酥炙，炼蜜丸，雄黄三钱为衣，每五更空心葱白汤送下五分，三五日服一次，与太上浑元丹相兼服，才服半月，精神顿异，不似前之恍惚矣。但小腹左边一点疼，前煎药中加白芍一钱。服之一月，精神大好，晕厥再不发矣。次年生一女，其宅瘵疾亦不再传。

【俞按】比较袁州道士所授方更奇更好。盖彼则专于杀虫，此则杀虫而兼穿经透络、搜邪补

虚也。

喻氏治杨季登次女案。

又治熊仲纾幼男案。

【俞按】前案笺方释证，直造轩岐之堂；后案酌古斟今，足分和缓之座。

发　热

罗谦甫治王侍郎胥盗汗案。

【俞按】此论可为损怯病之秦镜，何以《类案》不收？【雄按】魏选已收。又罗君治韩子玉父六十病消渴，至冬添躁热，须裸袒以冰置胸腹乃快，其脉沉细而疾。罗亦门人身为主，时令为客。大寒之令，其热更甚。经谓当所胜之令而不能制，名曰真强，乃孤阳绝阴必死之证也。与此条义同。

【雄按】庚戌冬卜子安少府三令郎，久患虚嗽，医用引火归元法，频投桂附，驯致喘汗大热，不能著复衣，甚欲摇扇。延余诊之，脉洪数无序。曰：阴已竭，孤阳欲飞，天时犹不能胜，而况于药乎？辞不治，果交春而没。

立斋治王以道元气素弱，复以考试积劳，于冬月大发热，泪出随凝，目赤露胸，气息沉沉欲绝，脉洪大鼓指，按之如无，舌干如刺。此内真寒而外假热也，令服十全大补汤。嘱曰：服此药，其脉能收敛为善。少顷熟睡，觉而恶寒增衣，脉顿微细如丝，此虚寒之真象也。以人参一两，熟附三钱，煎服而安。夜间脉复脱，以人参二两，熟附五钱仍愈。后以大剂参术、归身、炙草等药调补而痊。

【俞按】见证皆是火象，惟气息沉沉欲绝是虚象，脉洪大按之如无，则可决其内虚寒而外假热矣。【雄按】其便溺必露虚寒之真谛，惜未载明。服温补后脉当收敛为善，此是格言，所当熟记。

李濒湖自记痰嗽肤如火燎案。见《本草纲目·黄芩》条下。

【俞按】此条与立斋治法，天渊之别。故病者如人面之不同，千态万状，无有定形。治病者能如以镜照面，使随其形而呈于镜，则妍媸自别，不至误认矣。

高果哉治陈几亭病身热，自卯辰以后上半身热，申酉时中半身热，亥子时下半身热，热至足底更甚。周而复始，一日一夜，循环无间。服药久而不效，展转沉重。高诊之，脉微无力，右尺脉伏而不起。因思尺脉沉伏者，肾虚也；日夜之热上下循环者，肾火之浮游也；至子时而足底大热，则肾火之归就于下也。若当归下之时，而能摄住其性，不使上走，则热自退矣，须效烧丹法治之。夫丹家用两个阳城罐，一盛水银丹药填塞其中，一则空而无物，以两罐封合其口扎住。盐泥封固，然后煅炼其上空罐。必用湿纸当烧红时搭于罐底，频以冷水润之。盖下罐丹药为火所逼，则渐渐望空罐中来矣，如升药之望上而飞也。但水银甚活，虽上入空罐，又能复入旧罐，必得凉冷之处，方能摄住其质，故用湿纸搭于罐底，丹必稳贴矣。今仿此法以制方。用童溺炙龟版一两，熟地、枸杞各七钱，麦冬五钱，萸肉四钱，此五味皆补肾滋阴之药，犹水银与丹药也。附子二钱，以从治而导火归元，犹炼丹之火也。又用黄柏七钱，以降其火，犹罐底之湿纸与水也。黄昏煎好，子时方服。从前服药，皆积于胸中而难下，服此药觉胸中易下。三剂而热除病愈。

【俞按】此案认为肾虚火不归元，大剂补肾，寒因热用，与证极合，与脉似有未合。然其讲理取譬，真堪嘉惠后人。

【雄按】阴虚阳浮，于大剂壮水之中，反佐附子以从治，立方甚佳。取譬之义，仍是阴[1]能摄阳、阳以阴为基之旨，并无新异也。

孙文垣治徐三泉令郎，每下午发热，直至天明，夜热更甚，右胁胀痛，咳嗽吊疼。以疟治罔效，延及二十余日热不退。后医谓为虚热，投以参术，痛益增。孙诊之，左弦大，右滑大搏指。乃曰：《内经》云：左右者，阴阳之道路。据脉肝胆之火为痰所凝，必勉强作文，过思不决，木火之性，不得能达，随而致疼，夜甚者，肝邪实也。初治只当通调肝气，一剂可瘳。误以为疟，燥动其火，补以参术，闭塞其气，致汗不出，而舌苔如沉香色，

① 阴：原缺，据《珍本医书集成》补。

热之极矣。乃以小陷胸汤，用大栝蒌一两，黄连三钱，半夏二钱，加前胡、青皮各一钱煎服。夜以当归龙荟丸微下之，遂痛止热退而安。

又治潘宅小价[1]，年十六七，发热于午后，医者以为阴虚，用滋阴降火药三十余剂，热益加，且腹中渐胀，面色青白，仍以六味地黄汤加知柏、麦冬、五味之类。又三十剂而腹大如斗，坚如石，饮食大减，发黄成穗，额亮口渴，两腿大肉消尽，眼大面小，肌肤枯燥，如松树皮，奄奄一骷髅耳。孙观其目之神尚五分存，乃曰：证非互候，为用药者误耳。譬之树木，若根本坏而枝叶枯焦，非力可生。今之焦枯，乃斧斤伤其枝叶，而根本未伤，设灌溉有方，犹可冀生【雄按】药无定性，总以对症者为良。故用失其宜，滋补即是斧斤；用得其宜，按攻伐亦为灌溉。世人昧此，不问何症，喜服补剂，至死不悟。可叹也！以神授丹日用一丸，煮猪肉四两伺之。十日腹软其半，热亦消其半，神色渐好。潘问此何证？孙曰：此疳积证也，误认为虚，而用滋阴之药，是以滞益滞，腹焉得不大不坚。况此热，乃湿热，由脾虚所致，补阴之药皆湿类，热得湿而益甚矣。盖脾属土，喜燥恶湿，令以大芦荟丸、肥儿丸调理一月全瘳。

【俞按】发热有两大局，一系外因，《内经》所谓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一系内因，《内经》所谓阴虚则发热也。然伤寒之类，已有风、暑、湿、风温、风湿、湿热、温病、热病、瘅疟、脚气十余种分别。若内因，自阴虚之外，如劳倦内伤、阴盛格阳、气虚血虚、火郁阳郁、停食伤酒、伏痰积饮、瘀血疮疡、头绪不更多乎？得其因又当分其经，而十二经之外，又有奇经，如阳维为病发寒热，此非可以症治者，故临证贵乎细辨也。即如孙公二案，一系肝经郁火，一系疳积似劳，非其明眼，安能奏功。

血 症

东垣治一贫病吐血案。

【俞按】此条认病制方，其义最精。药之分两甚轻者，因受病在卫在肺，皆系亲上部位。经云补上治上制以缓，缓则气味薄也。然系久虚之体，热为寒束，故用此法。若体不虚而热为寒束者。又当以麻杏甘膏汤加血药以治之。

孙文垣治臧六老案。

又治族侄明之作文过劳，痰火上逆，大吐痰沫，因而呕血，一涌数碗，昏晕汗出，奄奄而卧。略不敢动，稍动即呕吐而血随出，色鲜红。饮食汤水皆不敢入，入即吐而眩晕，血即随之。医谓血涌如泉，体热脉大，眩晕而药难入，似无佳兆。孙诊之曰：无妨。凡看证要圆活，勿拘泥。经云心主血、肝藏血，又云怒则气上，又云脉虚身热得之伤暑。今左脉弦大，右脉虚大，是不独作文劳心动火，且亦被怒伤肝，抑又为暑所逼，以致木火上升，眩晕作吐。经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呕吐逆皆属于火，又诸动属火。内为木火上冲，外为暑气所迫，故吐而汗多，血随吐出也。先以白丸子三钱解其暑气，清其痰饮，抑其冲逆，则吐可止，吐止气平，血自归经。服后果嗒然而睡，醒则吐止食进，眩晕寻已。继用滑石、香糯[2]【雄按】此味不要各三钱，黄连、扁豆各一钱五分，竹茹一钱，甘草五分，四帖而痊。

【俞按】上条胸背皆胀，服阴药胀更甚，合以两关脉之洪滑有力，尚易辨其非阴虚，况恼怒食犬，亦可问而知之。此条因作文过劳，呕血数碗，昏晕汗出，稍动即吐而血随至，势殊危矣，况右脉虚大，不认为虚而认为暑，竟合左脉之弦大，大剂清暑清肝，真妙手也。

【雄按】关琴楚令孙少西之证，与此略同。今年三十四岁，素善饮，夏季忽患发热呕吐腹痛。伊父母以为痧也，诸色治痧丹丸遍饵之。寻即气冲咳嗽，血涌如泉，不能少动，动即气涌，血亦随之。沈某但知其阴分素亏，遽从滋补，服之益甚。延余诊之，左脉弦洪而数，右洪大。曰：虽属阴虚，但饮醇积热于内，而暑火外侵，所服治痧诸药，无不香窜燥烈，诚如火益热矣。苟不亟为清解，则邪无出路，气何能平、血何能止乎？而家素畏凉药，连服滋补不应，遂求乩方服之。药虽离奇，并木鳖麝香亦信而不疑。旬日后吐血已尽，

① 小价(jiè 介)：仆人。

② 糯：《古今医案按》作"蕲"。

气出如奔，自汗形消热犹不退，彻夜无寐、舌绛无津，再求余治，脉已细数如丝，不能救药矣。

董元宰少妾吐血蒸嗽，先用清火，继用补中，俱无效。士材诊曰：两尺沉实，少腹按之必痛。询之果然。此怒后蓄血，经年勿去，乃为蒸热。热甚而吐血，阴伤之其也。以四物汤加郁金、桃仁、穿山甲、大黄少许，下黑血升余，少腹痛仍在。更以前药加大黄二钱煎服，又下黑血块如桃胶、蚬肉者三四升，腹痛乃止，虚倦异常，与独参汤饮之，三日而热减六七。服十全大补汤百余日而康。

【俞按】两尺沉实，决其少腹有瘀而蒸热，因蒸热而吐血，盖从脉象认得病根，故大下之而病根拔也。

喻氏治顾枚先案。

【俞按】此条议论制方，穷绝人寰，岂西昌真有隔垣之见如长桑、元化哉？亦惟熟于《内经》，而善于运用，则引集经义，证合病机，头头是道，无勉强附会之类矣。士材云：熟读而精灵自启，深思而神鬼可通。诚哉是言也。

周慎斋治陈姓人，年三十五岁，性嗜酒色。忽患吐血，一日三五次，不思饮食。每日吃粥一碗，滚酒反用数杯。次日侵晨再吃粥，前粥尽行吐出，吐后反腹胀，时时作痛割酸，昼夜不眠，饮滚酒数杯略可。来日亦如此，近七月矣。医人并无言及是积血者，俱言不可治。周诊之，六脉短数，曰：吐后宜宽反胀，吃滚通酒略可，此积血之证也。盖酒是邪阳，色亦邪阳，邪阳胜则正阳衰。又兼怒气伤肝，肝不藏血，思虑伤脾，脾不统血，中气大虚，血不归络，积血中焦无疑，宜吐宜利。但脾胃大虚，不使阳气升发，阴寒何由而消。先用六君子汤，白术以苍术制之。加丁香温胃，草蔻治中脘痛，三十余贴。再用良姜一两，百年陈壁土四两同煎，待土化切片，陈皮去白，草蔻、人参、白术、茯苓、甘草、胡椒、丁香各五钱，细辛四钱，共为末，空心清盐汤或酒送下二钱。此药专在扶阳，积血因阴寒凝结，阳王而阴自化。服药后血从下行者吉，乃血从上吐，约六七碗，胸中闷乱，手足厥冷，不省人事，急煎人参五钱，炮姜八分，遂静定。后胸中闷乱，脐下火起而昏，用茯苓补心汤一剂而安。后用六味加炮姜、人参而痊。

【俞按】此条认病有卓见，用药有妙解，与诸吐血治法绝不相关。因在血止后得吐反胀，当治其胀耳。案中邪阳胜则正阳衰，至言也。凡人遏欲，藉酒为助，自觉阳强可喜，不知仍靠命门真阳作主。追欲既遂而邪阳息，真阳始宁。欲火频起频息，真阳必渐用渐衰。或欲起而勿遂其欲，似与真阳无损，然如灯火本明，而于灯下另添一火以逼之，此火渐旺，则灯火渐灭，理更可悟。故凡中年之后，多病之人，必以闭关为福，尤以泊然不起欲火为大福也。

张路玉治陶震涵子，劳伤咳嗽失血，势如泉涌。服生地汁、墨汁不止，用热童溲二升而止。张诊其脉弦大而虚，自汗喘乏，至夜则烦扰不宁。与当归补血汤，四帖而热除。时觉左胁刺痛，按之漉漉有声，此少年喜酒负气，尝与人斗很所致。与泽术麋衔汤，加生藕汁调服，大便即下累累紫黑血块，数日乃尽。后与四乌鲗一藘茹为末，分四服，入黄牝鸡腹中煮啖，留药蜜丸，尽剂而血不复来矣。

【俞按】自汗喘乏，脉弦大而虚，不混投地黄汤、生脉散，高矣。用补血汤者，以其夜间烦扰不宁耳，至因胁痛想及斗很，则此人形色必壮实，故消瘀不补益最为得法。

【又按】吐血一证，近日最多，有有因而患之者，亦有无因而患之者。外因六淫之邪，动血犹轻；内因酒色忧愤，动血为重。及不内外因，作劳举重，忍饥疾行，皆失使血，然尚可求其因而治之。若与诸项并不相犯，无端而吐血，此则最重。《内经》谓地居太虚之中，大气举之也。大气偶泄，即有地震山崩之患，而水不安澜，或溢或竭。人身亦然，人气厚足以包固，纵犯三因，亦成他病，不至吐血。大气衰不能担护，如堤薄则水易漏，堤坍则水必决也。世人只守血热妄行一说，误矣。至缪氏治吐血三诀，举世奉为明训，实未细绎其义耳。首条云宜行血不宜止血固是，然行血之药，惟有大黄，所谓血以下行为顺也。又须看其血证之久新，与夫血之多少而去取之。盖宜下于妄行之初，不宜下于脱血之后也。今本文不

注明行血者何药，但云行血则血循经络，致近日有多服山羊血而死者，安知不误於此句？至于血来汹勇，必须止之，古方花蕊石散、十灰散，及童便、墨汁等，皆欲其止也。止之后或消或补，尚可缓商，任其吐而不思所以止之，何从求活？特是止血之法，贵于虚实寒热认得清，斯于补泻温凉用得当耳。本文云止之则血凝，血凝则发热恶食而病日锢。抑思今之吐血者，每多发热恶食，何尝由于血凝耶？果系血凝，则仲景大黄䗪虫丸尚可救之。只虑血去无算，阴虚则病。阴竭则死，奈之何哉？次条宜补肝不宜伐肝，注谓养肝则肝气平而血有所归，伐之则肝虚不能藏血，血愈不止，此说诚妙，然亦要看脉象若何。肝阴固宜养，肝阳亦宜制。设遇木火两亢，血随气逆者，则抑青丸、龙胆泻肝汤，醋制大黄、桃仁、枳壳、青铅、铁锈水等，何尝禁用？盖用得其道，则伐之即所以补之，不得其道，而徒奉熟地、当归、萸肉、枸杞等为补肝之药，则谬矣。【雄按】诸病皆然，医宜识此。末条宜降气，夫气有虚实，亦分寒热，血证之气虚者多，实者少，热者多，寒者少。惟恃强善怒之人，肝气实而吐血往往有之。抑肝清肝，宜降气，又宜降火矣。他如肺气虚而不降，则生脉散、观音应梦散；中气虚而不降，则四君子参橘煎；肾阳虚不能纳气而不降，则八味黑锡丹；肾阴虚不能纳气而不降，则大补阴丸、三才封髓丹。必求其所以不降之故而治之，斯为善降。乌可恃韭汁、苏子、降香为下气药耶。【雄按】凡用药之道，不论何病，皆当求其所以然之故而用之，不独此也。至不宜降火之句，医中狡狯者藉为口实，辄称吐血服生地麦冬必成劳病，随将假阿胶售人以代二物。【雄按】即不售假阿胶者，亦藉此为口实。不问其病因，辄用人参、熟地、甘草、干姜、附桂、黄耆等热补药以误人矣。不知世之一见血证，概用生地麦冬，诚应诃责。若将二物屏弃，岂非因噎废食乎！【雄按】岂但此耶，甚有凡属清凉之品，如沙参、竹茹等药，一概视同砒鸩者矣。余生平所见血溢上窍之人，合乎丹溪所谓阳盛阴虚，有升无降者，十居八九。合乎仁斋所谓阳虚阴必走者，百中一二而已。惟虚而有火者，清补并用；虚而无火者，气血兼培。或宜降火，或不宜降火，总无一定之法也。若谓服苦寒药必死，则仲景《金匮》之泻心汤，不几为罪之魁哉。

【杨曰】舒驰远于虚损失血，极斥滋阴之谬，陈修园亦主此说，或俱未见此等证乎。

便　血

丹溪治老妇下血案。

【俞按】此条脉证，似虚似实，非寒非热，甚为难辨。观其讲病源与用药法，及药之轻重去取，俱有精义，又极平和。十年之病，半月而愈，仙乎仙乎！

孙东宿治陈鹿塘有肠风脏毒之证，大便燥结，数日不能一行，痛苦殊甚，百医不效。其脉两寸皆数，两关皆弦而无力，两尺洪滑而左尤甚。孙曰：东垣谓大肠喜清而恶热，脾胃喜温而恶寒，以胃属土，而大肠属金也。今此乃胃寒肠热之证，【杨曰】以脉与症合参而得之。当以肠风脏毒之药为君，主外以养血之剂裹之，使不伤胃。【杨曰】巧法。盖药先入胃，而后传入大肠。入胃时裹药未化，及入大肠，则裹药化而君药始见，亦假途灭虢之策也。因以大黄酒浸九蒸九晒二两，木耳二两，槐花三两，郁李仁、皂角子、象牙屑、条芩各一两，血余、升麻、荆芥各五钱，为末，炼蜜丸；外以四物汤加蒲黄各一两为衣，空心午后各以米汤下二钱。果血止而大便不燥，饮食日加矣。

【俞按】裹药法以治肠风便燥颇相宜。盖裹药晒使坚干，诚可传入大肠。非比走经络及他脏腑，必由脾胃转送也。

周慎斋治一人患肠风，血大下不止，头晕倒地，三四年不愈，皆曰不可治。周诊脉左手沉细，右手豁大，此因内伤寒凉太过，致阳不鼓，故右脉沉细。血不归络，火浮于中，故尺脉豁大。用补中益气汤十帖，再用荆芥四两，川乌一两醋煮糊丸，空心服愈。

【俞按】此丸名乌荆丸，恰与脏连丸为对待之方。一热一寒，判如裘葛，用得其宜，神应无比。

洛阳一女子，年十七，耽饮无度，多食鱼虾，

蓄毒在脏，日夜二三十次，大便与脓血杂下，大肠肛门痛不堪任。医以止血痢药不效，又以肠风药则益甚，盖肠风有血无脓也。如此半年，气血渐弱，食渐减，肌肉渐消。稍服热药，则腹愈痛，血愈下；稍服凉药，则泄注气羸，粥食愈减；服温平药，则如不知。将期岁，医告术穷，待毙而已。或教服人参樗皮散，漫试之，一服知，二服减，三服脓血皆定，不十服而痊。乃求其方，云治大肠风虚，饮酒过度，挟热下利脓血，疼痛，多日不瘥。樗根白皮、人参各二两为末，每服二钱，空心温酒调下，不饮者温米饮下，忌油腻、湿面、青菜、瓜果、甜物、鸡鱼、蒜等物。

【俞按】此方治久病则可，治暴病则不可，以补涩之药，恐留锢病邪也。

【雄按】鸦胆仁治久痢、脱肛、肠风等证，为能去留锢之邪，而坚阴也，较此方尤为无弊。

嘉兴府尊王竺庐，因案牍劳神，而得便血证。服天王补心丹及玉女煎、知柏、地黄丸等方，屡愈屡发，至次年三月，渐剧，食减面黄形瘦，精神衰弱。无锡龚商年用补中益气汤，以醋炒升麻、当归而血止。半月后偶食青菜腐汤，血复下。龚谓寒湿伤脾，用苍术理中汤遂愈。十月中值府考阅卷过劳，血又大下，龚诊脉弦劲带数，腹胀不思食，易怒，进加味逍遥散不应，改用桃花散、归脾汤，转口干咳嗽。佐以阿胶、熟地，又溏泻肠鸣不食，困惫难支。胡灏轩自省中来，诊曰：归脾须合右归，重用人参则效。定方人参五钱，山药三钱，枸杞、菟丝、枣仁各四钱，茯神、白芍、文蛤炒各钱半，炙草、炮姜各七分，地榆炭八分，乌梅、大枣各二枚，一剂而血止。递加耆、术、熟地，再去地榆、文蛤，佐以附子，而谷食渐增，病遂全愈。

【杨曰】方与脉不相证对，既以此得痊，则脉象必别有可据处。

溺　血

【俞东扶曰】《内经》谓：胞移热于膀胱则溺血。故溺血证，属热者多。实热则脉洪数有力，宜导赤散加栀、芩、淡竹叶、鲜小蓟，调滑石末，冲生藕汁。虚热则脉洪数无力，宜生地、归芍、栀芩、牛膝、麦冬、黄连等，调发灰或茅根汁。若夏月有感暑热者，六一散加黄连、生地。若少年有血虚挟瘀者，阿胶、三七二味多服。若阻塞不通，并可加冬葵子、生蒲黄以化之。多怒人有肝火怫郁者，龙胆泻肝汤，甚则当归龙荟丸。惟久而不止则为虚，归脾、补中益气酌用。或老年及久病人，始虽热证，久变虚寒，并可用八味地黄丸、四味鹿茸丸等方。然用至此种药，小愈仍复发者多不救。【雄按】老年久病，有温补误投，虽至死不属虚寒者，不可不知也。

汗

慎斋治一人自汗足冷，不能行动，尺脉沉大。此脾气下陷也，故肺失养而汗出。足乃脾肾经行之地，脾阳不舒，肾气亦郁，所以冷也。以起脾养肺为本，温肾为标。用参、耆、山药补脾阴，固表扶肺，稍加桂温之面愈。

【俞按】自汗而足冷不能行动，显系下焦虚寒矣。尺脉当沉细，何反沉大？粗工舍脉凭证，必将温补肝肾，面用熟地、枸杞、苁蓉、鹿茸、桂附等药。即凭脉论证，亦将认为下焦湿热，而用二妙散、防己、黄耆等方，俱与脾气下陷隔一层也。

【又按】阳虚自汗，用参附、耆附、黄耆建中。阴虚盗汗，用当归六黄汤、地黄汤加白芍、牡蛎、小麦、糯稻根须。表虚用玉屏风散，心虚用归脾汤，肝火用左金、白芍、龙牡，胃火用凉膈散、白虎汤，风胜用桂枝汤，湿胜用羌活胜湿汤，痰用导痰、温胆，暑用清暑益气。【雄按】有宜清不宜益者，故所论诸方皆不可执也。以及麻黄根，败蒲扇，封脐药，外扑法，皆可择用。他如头汗、阴汗、心窝汗、饮食汗，方各另采。总宜多阅诸书，固难备述也。

七　情

王中阳治江东富商案。

【俞按】豁痰汤亦逸人自定，乃以小柴胡汤

去姜枣，加紫苏、薄荷、羌活、厚朴、陈皮、枳壳、南星。云治一切痰疾，为滚痰丸之副。或以前胡易柴胡。其泥金膏，则用阴地上蚯蚓粪三分，熟皮朴硝二分，同研细，水调敷。杖毒活血方，则用蛇床子，光草乌、火煅炉甘石、枯矾、槟榔、花粉、绿豆粉，凌霄花、赤石脂、白石脂、大蓟根叶、小蓟根叶为末，另煎大黄汁调敷，云治杖疮奇妙。

又治一富室子弟，因忧畏官事，忽患恶闻响声，鞋履作声亦即警怖，有事则彼此耳语而已。饮食自若，举动无差。王令服滚痰丸二次，即能起坐应酬。再以豁痰汤、分心气饮，相间服之而愈。分心气饮者，乃二陈加紫苏、羌活、桑白皮、肉桂、青皮、腹皮、木通、赤芍也。

又治一人，因相识官员，为事猝为当道直人其室搜索，男人即惊死，其妻须臾苏省，失志颠倒，弃衣摸空。王令服滚痰丸二次，下咽即睡，次夜又一服。仍用豁痰汤加枳实，服数日而愈。

郁

周慎斋治一人，六脉涩滞，胁痛，吐臭痰，恶心，食不下。盖胁者，少阳之分也，清气不升，浊气郁于少阳之络，故痛。浊气上逆，故吐臭痰而恶心，浊气故臭也，食不下者，少阳清阳之气不升，则肝不能散精也。用柴胡、白蔻各二分，黑山栀、甘草各五分，白芍、丹皮各一钱，茯苓、广皮各一钱五分，归身八分，麦冬二钱，十帖全愈。

【俞按】胁痛吐臭痰，昧者必妄认肺痈等证。得此论可与石山治臭痰一案，并垂不朽。

【雄按】余治一劳力男子，深秋患发热凛寒，咳嗽气逆，不能仰卧，痰出甚臭，嗽则左胁大痛，溺赤便闭，口渴苔黄，脉则弦滑而数。细询病因，其人平素嗜饮，醉饱后偏向左眠，是痰饮之积于左者，久而即臭，非内痈也，其发热谵语、胸闷不饥，是积痰因感而动也。遂予石菖蒲、旋覆、竹茹、蒌仁、冬瓜子、枇杷叶、省头草、滑石、黄芩、连翘、丝瓜络、杏仁、芦菔、海蛇为大剂投之，痰更大吐，大便亦行，数剂而平，然舌转光红少液，脉亦弦数而劲，随用甘凉养液涵阴，而食进病痊。

【杨曰】读此案，可知周案立论虽高，而用药尚不能丝丝入扣，勿谓后人不及古人也。

痰

李集虚劳而无度，醉而使内，汗出多痰，服宽膈化痰之药，转觉滞闷。李士材诊其脉沉而涩，两尺尤甚。因谓其婿曰：痰得涩脉，一时难愈，况尺中涩甚，精伤之象也。在法不治，勉用补中益气加半夏、茯苓，二剂有小效，众皆喜，余曰：涩象不减，脉法无根，死期近矣。果十余日而没。

【俞按】此与立斋所治梁厚斋同一涩脉，而死生不同者，彼惟尺脉浮大，按之则涩，此是六部沉涩，两尺尤甚，轻重自别也。况又云脉法无根，想是沉而细涩，按之欲绝耳。不然哮嗽门中顾明华案，见喘门。亦系涩脉，何以先补养而后吐下，仍能愈之耶？

【雄按】汗出精伤，脉法无根，固是死证，然不宜用此等药矣。

【杨曰】尺中既虚，何故复用升提？既患汗出，何故又用升柴？

又治秦景明素有痰饮，每岁必四五发，发即呕吐不能食。此病久结成窠囊，非大涌之弗愈也。须先进补中益气，十日后以瓜蒂散频投。涌如赤豆沙者数升，已而复得水晶色升许。如是者，七补之七涌之，百日而窠囊始尽。专服六君子、八味丸经年不辍。【雄按】脉证皆未详述，不知何故。

【俞按】人身本无所谓痰，痰因病而生耳。惟治其所以生痰之病，则痰自除。至方书所载，有风痰、寒痰、火痰、湿痰、燥痰、清痰、老痰、味痰、酒痰、郁痰、顽痰、惊痰、虚痰，种种名色。而变现诸证，千态万状，又似种种杂病，此又不得以种种杂病法治，但治其痰则病自去。盖标而本之，本而标之，总在医家之变通也。

【雄按】黄锦芳云：铅山张敬亭患痰喘，反覆颠倒，夜不能寐，不思饮食，舌苔甚滑，诊其脉洪数有力而左独甚，医者谓其痰白为寒，进广半川朴。余力止之曰：凡审病须兼众证，与脉并审，不

可专指痰色一证为据。若痰白而见气缓不促，脉数无力，或软滑，其白应作寒看。今则六脉皆数，皆数非火而何？又痰白而见胸腹不热而和，其白亦作寒看。今自脐至胸，有如火烙，非火而何？又气喘不急，痰出舒缓，其痰之白亦作寒看。今喘如雷鸣，急迫已极，非火而何？正如釜下火急，釜中之水被火逼迫上沸，滚为白沫，宜乎其痰白如银也。遂以六味地黄汤投之，两剂而沸略减，多剂而沸始平。雄谓世人但以痰色辨寒热，每多误治，何氏《医砭》尝论之矣。而此案审证须兼众证与脉并审一语，尤为临证要诀，不仅为辨痰而发也。第案中未辨其溲便如何，则兼证尚欠详晰。如兼见小溲短赤者，六味汤送下滋肾丸，必奏效更捷。

【杨曰】痰证极多，而古今方书所载，不过燥湿健脾而已。至治热痰之方，已不多见。若阴虚生痰，则绝无论及者。喻氏稍引其端，而不肯畅明其旨，致后人无径可寻，诚憾事也。

痞　满

孙文垣治陈松弈，五更胸膈[1]胀疼，寒热温凉遍尝不效。诊之右寸软弱，左平，两尺亦弱。孙曰：此肺肾二经之不足也，补而敛之，可无恙矣。以人参、破故纸、山茱萸各三两，鹿角胶、鹿角霜各五两，杜仲、巴戟、茯苓、车前各一两五钱，山药二两，鹿胶酒化为丸，空心淡盐汤送下。又以御米壳三两，去筋膜，蜜水炒，诃子面煨去核一两，陈皮一两五钱，蜜丸，五更枕上白汤送下一钱。服一月，病不再发。

【俞按】人参鹿胶之丸，人犹能用，粟壳诃子之方，梦想不到矣。与陈武塘噙化丸，可比熊掌猩唇，各一异味。

【雄按】此条不但脉象属虚也，膈胀只在五更，则余时不胀，显为虚证。人参鹿角之丸，佐以茯苓车前，是导之下行，以敛虚气之上逆，故不用蜜丸，而送以盐汤，粟壳诃子之方，丸之以蜜，服于枕上，是使其留恋胸膈，收敛肺化痰之绩，用药之法，真丝丝入扣也。

【杨曰】注语精极。

又治李古愚，每食后即大便，腹皮稍胀急，胸膈满闷。医与参术则痞闷愈甚，小水清而长。孙脉之，左寸涩，右寸滑，按之如黄豆大，且鼓指，关尺之脉皆弦小，左尺迢迢有神。【杨曰】列脉象甚明晰。据脉，乃积痰郁滞于肺莫能出，以致大肠之气不固也。法当效丹溪治乃叔用吐以去上焦痰积，而大便自实矣。先用苦梗、芦菔子各三钱，白蔻仁、橘红、山栀各一钱，川芎五分，生姜三片，葱白三茎，煎服探吐，不能尽出。又以芦菔子一合擂浆水，加蜂蜜，与半碗饮之，始吐胶痰二碗。半日每小水则大便并行，吐后小水始得独利。连行三四次，而胸腹宽舒。初亦以吐为惧，至是豁然称快，大便亦不频下矣。再以二陈汤加白术、旋覆花、麦芽调理全安。

【俞按】右寸滑而有力，故知肺有积痰。左尺迢迢有神，故可吐而不伤。

陈武塘曰：余长子揆，向患遗精，于天启丁卯冬，遗证大作，肾窍漏气出如烟雾，时作时止，眠食渐减，形瘁骨痿，大便艰涩，其色颇黑。用猪胆汁人大黄、皂角末导之，初用甚快利，并上部诸火亦觉清息。延至戊辰六月，则愈导愈秘。因思胆汁、大黄甘寒，皂角刮削脂膏，故求润而弥燥。乃以猪胆去汁人密，同温水满之以为导，导久而便，始不艰。然八月后不能起床，至己巳五月，肌肉愈瘦，眠食愈减，胸膈如有物踞之，腹则空虚，上则痞闷。每食少许，辄停留不下，隔六七时犹嗳，呼吸之气亦疑而不畅。以为因虚致滞，则服人参必增懊。以为稠痰蓄血，用疏快之剂，又无寸功。身常畏寒，夏令犹掩重帏。惟身不热，口不渴，声音虽轻而不变，面色白而不赤不黑。每日仅用粥饵二盏，或终日不食。旁人疑在旦暮，却已绵延两载。时名医高果哉、孙见心晨夕诊视无功，又延姑苏柯生。柯大言人也，乍闻其论不胜喜，及治罕效。乃追忆从前大肠气数不禁，遂觉胸膈痞闷，继因过防虺证，日饮童溺及滋清药过多，大便渐润。然大便后即觉腹中虚怯，而胸膈分毫不宽。若大便所下甚多，则胸膈痞闷愈甚。于是疏上补下，茫无措手。远延镇江

① 膈：同“膈”。

张承溪至，张诊二次，曰：男子久病，以太溪、冲阳脉决其死生。今六部无险，太溪、冲阳有根，必不死之脉也。其证名为下脱，凡阳气上绝、阴气不得上交于阳，则为下脱，阴窍漏气是也。阴气下绝，阳气不得下交于阴，则为上脱，耳中出气是也。方家以失血之证为错经妄行，而不知气证亦有错经妄行者。盖肾纳气，过泻成虚，则肾气不能自纳，遂错行而妄漏。经云醉饱入房，五脏反覆。五脏部位宁有反覆之理，正谓其气错乱也。今未能提其气复使归经，所以时漏不止，漏则气虚，气虚于下，则痰结于上。故饮食难化，而成郁结痞满之证。今用药，宜疏导郁滞，不宜误用滋阴，宜有提有降，合成疏通，不宜专用顺气。若认此为阴亏之证，遂谓虚不受补者不治，则大误也。阴虚生内热，岂有阴分大亏，卧床年半，而不发骨蒸潮热者乎？【雄按】可治之机在此。滋阴之药不惟无功，且于开胸膈、进饮食有大碍。今但使膈间日宽一日，谷气日增一日，则阴不补而自补矣，【雄按】论证论治，句句名言。起色可指日而待。煎方用苏子、山查各二钱，橘红、半夏曲各一钱五分，茯苓、乌药、香附、五谷虫各一钱，升麻八分，柴胡四分，临服人韭汁二匙。此方疏郁为主，而升降互用，其旨颇精。服二十剂，虽不大效，然视向之服一药增一病者，则霄壤矣。秋初张别去，余因其疏郁大旨，为之推广通变，自定噙化丸，用人参六钱，醋制香附、橘红各四钱，贝母、桔梗各三钱，松萝茶二钱，白蔹砂、西牛黄、干蟾炙存性各一钱，薄荷叶三分，以乌梅肉二钱蒸烂，同竹沥、梨膏为丸，每丸一钱。余因胸中结块，原起于午食后即卧，用噙化丸，使睡中常有药气，疏通肺胃之间，彼将欲结，药往疏之，新结不增，旧结渐解，卧时成病，以卧时治之。且病在膈上，不用汤之荡涤，丸之沉下。【雄按】胸膈痞塞者，坚硬之丸并不能沉下，徒增其病耳。而用噙化，徐徐沁入，日计不足，月计有余也。服六七十丸后，膈间渐宽。尔时医家疑气坠之证，恐深秋逾剧，以秋金主降也。余谓肺主气，气得其令，则降者自降，升者自升，各得本职，非谓有降而无升也。能使清升浊降，则气坠之病，正宜愈于深秋。【雄按】陈公因承溪之旨而推广变通，可谓善得师矣。其噙化丸中不用升药，洵为青出于蓝。论气数言，尤推卓见。至八月病人偶伤麦粉，下以沉香丸，忽去胶痰数升，胸膈顿爽，殆药力渐到，而元气渐回，邪无所容，而乘势自下也。然气弱形羸，长卧不起如故。冬底医家又防春来木旺，脾病转剧。余曰无忧，凡脾受肝克，则畏木气来侵。今乃脾困而非脾弱，冬气闭寒，脾困所畏，幸喜及春，方藉木气以疏通之。已而食果稍增，肌亦渐泽，五脏之情变化如此，执生克之常，几何而不误人？【雄按】即《内经》土得木而达也。庚午四月，张公复至，曰胶痰去，病根拔矣。骨痿不能自行立者，湿气留伏脾经故也。投以白术煎，用白术一斤，苍术四两，作膏服之，未终剂而起。此病奇而久，约费千日之医治，竟得全生，故备识之。

【俞按】陈公以搢绅先生而讲医理，却极精深，所论噙化丸，治法微妙，切合病机，虽老医见不到此。【雄按】《广笔记》庄一生曾用此法，宜参。至于张承溪之用术煎，不认骨痿为肾虚而为脾湿，见亦高人数等矣。【雄按】张公早洞悉其病源也，盖湿痿与阴虚痿见证相似，而病源迥异，须参脉色舌苔及便溺，自有分别。

嘈　杂

孙文垣治叶润斋案。

【俞按】嘈杂证，丹溪谓是痰因火动，乃噎膈之渐，故多用黄连、山栀、苍术、半夏、白芍之类。然亦有思虑伤血者，有肾阴虚而胃火旺者，又宜用生地、阿胶、柏子仁、麦冬、石斛、芦根之类，若此案乃虫蚀脂膏，嘈杂门中所未载者。【雄按】魏选列诸虫门。昔年曾见天士先生治一妇人，胸痞心嘈，用盐水煮石决明三钱，经霜桑叶二钱，丹皮一钱，黑栀一钱，三角黑胡麻二钱，细生地三钱，四帖而愈。此又肝火郁于胃之嘈杂也。

【雄按】余治高隽生孝廉令堂，嘈杂便溏，肠鸣少纳，脉至虚弦软滑，虽肝炎火而痰饮动，然脾脏受戕，舌色淡而无液，苦燥凉润，皆不可投。与潞参九蒸、白术、甘草、木瓜、薏苡、白芍、竹茹、建兰叶、茯神、盐水炒橘红、牡蛎为方，数剂而愈。

呕　吐

李士材治兵尊高元圃，久患呕吐，诊脉气口大而软。曰：此药气多，而谷气少也，且多犯辛剂，可以治表实，不可以治中虚；可以理气壅，不可以理气弱。用熟半夏五钱，人参三钱，陈仓米一两，白蜜五匙，甘澜水煮服，十剂而愈。

又治孙潇湘夏月食瓜果过多，得食辄呕，二十日勿止，困顿床蓐，手足如冰，举家惊惶。李曰：两尺按之有神，胃气缕缕不绝，只因中气本弱，复为寒凉所伤耳。遂用红豆丸，连进三服，至明日便能食粥。兼与理中汤加丁香、沉香，旬日之间，饮食如常矣。

孙文垣治邵姓者年五十，呕吐物如烂猪肺状，胸背胀。前医以翻胃治不效，反加潮热烦躁，饮食不入，因谓肺坏，辞不治。孙诊两寸滑数，左关尺涩，乃曰：若果肺坏，声音当哑，今音朗而独胸背作胀，由于酒后忿怒，瘀血痰饮，积于胸膈为病耳。以滑石、茜草、桃仁、小蓟、归尾、香附、贝母、栀子、枳壳、甘草，十帖而愈。

噎　膈

周慎斋治一人，年五十五，胸前微痛，无休息时，六脉俱无胃气，惟胃脉略缓。盖胸中受气于丹田，时时心下微痛，乃丹田阳气不到胸中，隔气无疑。脾脉微缓，调理脾胃，犹可迁延。保元汤加山药、沉香。

又治一女，喉间常起噎梗，饮食难消，舌上干燥，胸前痛，如有所伤，两腰无力，面上肉紧，六年矣。用六味汤加白芷、细辛。

又治一人饮食能进，遇子时则吐泻交作。慎斋谓其人必苦忧思，思则脾气结，不能散精于肺，下输膀胱，故津液直走大肠而泻也。吐者，脾不健运，不能传化幽门，宿食积于胃中，子时阳升，冲动陈垢故吐也。宜扶脾为主，用人参、白茯苓、山药各一钱，炙草五分，附子、制乌药三分，姜一片，煎服愈。

【俞按】此三条非真膈证。【雄按】首条是胸痹，治宜通阳；次条是水不涵木，宜从魏玉横峻补肝肾；末条是吐泻，治法颇合，皆不当列入膈证门。然治法新奇，可与喻氏分道扬镳。西昌载膈证三案，亦非真膈证。李思萱室，是胎前呕洞泄也；黄煜旭室，是胎前大呕痰沫，二便不通也；倪庆云是呕吐黑臭水，及噫气不绝也。此皆暴病，形似关格，与由噎而膈，以渐加重者悬殊。

张石顽治膈诸案。

【俞按】石顽治病，喜用古方杂以新药，能开后学之智慧。如此数条，虽皆昔贤成法，尤甚精义，亦足以广识见，然《金匮》只有反胃汤药，不载噎膈情形。岂真正膈证，虽医中之圣，亦无法以治之耶？

【杨曰】噎膈一证，昔人皆与反胃混同立论，其实反胃乃纳而复出，与噎膈之毫不能纳者迥异，不容强合也。即噎与膈亦有辨，噎则原能纳谷而喉中梗塞，膈则全不纳谷也。至为病之源，昔人分为忧、气、恚、食、寒，又有饮膈、热膈、痰膈、虫膈，其说甚纷。叶天士则以为阴液下竭，阳气上结，食管窄隘使然。其说原本《内经》，最为有据。徐洄溪以谓瘀血顽痰逆气阻隔胃气，其已成者无法可治。其义亦精，然以为阴竭而气结，何以虚劳证阴竭致死而阳不见其结？以为阴竭而兼忧愁思虑，故阳气结而为噎，则世间患此者，大抵贪饮之流，尚气之辈，乃绝不知忧者。而忧愁抑郁之人反不患此，此说之不可通者也。以为瘀血顽痰逆气阻伤胃气，似矣。然本草中行瘀化痰降气之品不一而足，何以竟无法可治？此又说之不可通者也。予乡有治此者，于赤日中缚病人于柱，以物撬其口，抑其舌，即见喉间有物如赘瘤然，正阻食管。以利刃锄而去之，出血甚多，病者亦困顿，累日始愈。以其治甚险，故多不敢尝试。又有一无赖垂老患此，人皆幸其必死。其人恨极，以紫藤鞭柄探人喉以求速死。呕血数升，所患竟愈。此二人虽不可为法，然食管中的系有形之物阻扼其间，而非无故窄隘也明矣。又河间献县人患此，临危嘱其妻剖喉取物以去其病。比死，其妻如所诫，于喉间得一物，非骨非肉，质甚坚韧，刀斧莫能伤，掷之园中树上，经年亦不损坏。一日其子偶之园中，见一物粘缀草

间，栩栩摇动，审视则其父喉中物也。异而伫目，半日许，物竟消化。遂采其草藏之，有病噎者，煎草与饮，三啜辄愈，遂以治噎擅名。如是十余年，后其草不生始止。是世间原有专治此证之药矣。余臆度之，此证当由肝过于升，肺不能降，血之随气而升者，留积不去，历久遂成有形之物。此与失血之证同原异派，其来也暴，故脱然而出为吐血；其来也缓，故流连不出为噎膈。汤液入胃，已过病所，必不能去有形之物，故不效。其专治此证之药，必其性专入咽喉，而力能化瘀解结者也。昔金溪一书贾患此，向余乞方，余茫无以应。思韭叶上露水善治噤口痢，或可旁通其意。其人亦自知医，闻之甚悦，遂煎《千金》苇茎汤，加入韭露一半，时时小啜之，数日竟愈。后未尝以治他人，未知其果能累试辄验否。偶举此以告孟英，以为可存，因附录之，以质世之深于此道者。

【雄按】近得一方，以新生小鼠，新瓦上焙干，研末，醇酒冲服，极有效。

古今医案按选卷三

嘉善俞　震东扶辑　定州杨照藜素园评
杭州王士雄孟英选　会稽董金鉴镜吾校

喑

吕元膺治一僧案。

丹溪治一中年男子案。

又治一五十余岁嗜酒吐血，舌不能言案。

【俞按】三条皆治舌喑。非喉喑也。首条化痰通窍是实证。次条伤寒五七日神昏而喑，岂无实热证用大黄、黄连、石膏者耶，而猥云作体虚有痰治也。魏注云：恐热传少阴心经，此案未可为训，极是。但细读之，案中不载舌干、苔黑、便秘、烦躁等证，则所谓神昏者，身热人静而默默耳，岂必有欲言不能言之状也，其脉必濡滑无力也。参蒿术服之数日，病无进退，即可知其对证。观于十二日舌始语得一字，又半月而舌能言，热乃退，全绘一虚证情形矣。凡遇伤寒舌喑者，宜以此条寻绎之，勿竟以陶氏热传手少阴心经，仪龙侗[1]为治。第三条吐血后不食，舌不能言，是虚证无疑矣。渴饮水，脉带数，不与滋阴，而与参术，见识岂不高哉！

又治一人遗精后失音案。

一男子年近五十，久病痰嗽，忽一日感风寒，食酒肉，遂厥气走喉，病暴喑。与灸足阳明别之丰隆二穴各三壮，足少阴照海穴各一壮，其声立出。信哉圣经之言也！仍以黄芩降火为君，杏仁、陈皮、桔梗泻气为臣，诃子泻逆，甘草和元气为佐，服之良愈。

一乡人力田辛苦，复饥甚，饮食骤饱，倦卧半晌，醒后忽喑哑不言，如是者二旬余矣，高鼓峰诊门：劳倦伤脾，饥饱伤胃，阴明之气遏而不升，津液不行，贲门壅涩。故语言不能出也。以补中益气汤十大剂与之。偶午睡觉，通身汗下，言语如常。

【雄按】脾足太阴之脉连舌本，当云饥饱伤胃，贲门壅涩，劳倦伤脾，脾气陷而不升，不能为胃行其津液，故语言不能出，补中益气，升举脾阳，则津液行而汗出周身，喑亦遂愈也。

张路玉治王惟一案。

【俞按】此四条皆是喉喑，而治法各异，其异处仍合于古训，切于病情，故能取效。若今人之用叫子芦衣等物，虽若新奇，而与病无涉，效何由得？

咳　嗽

李士材治史明荪，经年咳嗽，历治无效，自谓必成虚劳。李曰：不然。脉不数不虚，惟右寸浮大而滑，是风痰未解，必多服酸收，故久而弥盛。用麻黄、杏仁、半夏、前胡、桔梗、甘草、橘红、苏子，五剂止，十剂全愈。

孙东宿治许卓峰，多酒多怒人也，上吐血，下溲血，咳嗽声哑，医皆以为瘵。孙诊其脉，左关弦大，右寸下半指累累如薏珠。乃曰：此有余证也。病由嗜酒，酒属湿热，助火生痰，火性炎上，迫肺不降，积而生痰，壅于肺窍，以致失音。此痰壅之哑，非肺痿之哑也，性又善怒，怒气伤肝，故血妄行而不归经，以致吐血溺血。法宜清热开郁化痰，导血归源。若滋阴之药，反助其塞而益其热，声音何由而开？况血随气行，气不清，血又何得归原哉？【雄按】此与承溪之论错经妄行，可以互相发明。乃用滑石、青蒿解酒热为君，贝母、郁金、栀子、香附开郁为臣，杏仁、桔梗、丹皮、丹参、小蓟、甘草化痰清血为佐。服十帖，血果止。又以贝母一两，童便浸一日，为末，柿霜等分，时时抄

① 仪龙侗(lóng tóng 拢桶)：同"笼统"。

舌上化下，五日而声音爽矣。

张路玉治吴佩玉次女案。

【俞按】张公此论，曲尽时医丑态。然谓表药必兼桑皮芩粉，血证必用犀角地黄，恐不致众人皆醉如此。至于病随药变，实有其事，所以古有"不服药为中医"之说。若欲见病知源，投药辄效，随其寒热虚实应以温凉补泻，不执一法，不胶一例，变化生心，进退合辙者，其惟丹溪乎。丹溪则药随病变，病随药愈，宁有病随药变，药为病困之理哉！《临证指南》咳嗽门方法大备，温凉补泻皆全，而轻松灵巧处，与丹溪未易轩轾也。

喘

孙文垣治凌绎泉，年已古稀，原有痰火之疾。正月初旬，因劳感冒，内热咳嗽，痰中大半是血，鼻流清水，舌苔焦黄芒刺，语言强硬不清，二便不利，喘急碍卧，亦不能仰，以高枕安桌，日惟额伏枕上而已，医治半月不效。孙诊之，两手脉浮而洪，两关脉滑大有力，知其内有积热，痰火为风邪所闭，复为怒气所加，故血上逆。议者以高年见红，脉大发热为惧。孙曰：此有余证，诸公认为阴虚而用滋阴降火，故不瘳。法当先驱中焦痰火积热，后以地黄补血等剂收功可也。乃以栝蒌、石膏各三钱，半夏曲、橘红、桑皮、前胡、杏仁、酒芩、苏子水煎，冲芦菔汁一杯，一剂而血止，次日诊之，脉仍浮而洪大，尚恶寒，此因先时不解表，竟用滋阴，又加童溺降下太速，以致风寒郁而不散，故热愈甚也。改以定喘汤，一剂而喘减，二剂而热退不恶寒。再诊之，两手浮象已无，惟两关脉鼓指，此中焦痰积胶固，不可不因其时而疏导之。以清中丸同当归龙荟丸共二钱进之，其夜下稠粘秽积甚多。余忆丹溪有云：凡哮喘火盛者，白虎加黄连有功，正此证对腔法也。与十剂外，以清中丸同双玉丸夜服，调理而安。

【俞按】此人以富贵之体，古稀之年，不能卧又半月之久，亦甚危矣，乃竟用消痰发表清火行滞重剂收功。可见病无一定之局，只恐弃活著而走死著。又防活著认得不清，必以半攻半补、不攻不补为持重之法，仍是死著也。

张路玉治孙起伯肺胀案。

又治一尼案。

【俞按】此方加减最巧。上案用七气汤成方亦巧。观其论脉溯因，而细心体帖之，乃知其巧。

缪松心治嘉善范某，哮喘已久，向服金匮肾气，时效时不效。缪曰：伏饮内踞有年，明是阳衰浊泛，但绵延日久，五旬外，痰中杂以血点，阴分亦渐损伤。偏刚偏柔，用药两难措置。仿金水六君煎意，用熟地炭四钱，当归炭、青盐制陈皮各一钱，茯苓、淡菜漂杏仁去皮尖盐水炒各三钱，炙草四分，川贝一钱五分。半月后复诊，晨用金匮肾气丸以治本，晚用苓桂术甘加味以治标。生于术米泔浸切片晒，茯苓、鹿脊骨用麻黄四钱煎汤炙，各三两，粗桂木晒八钱，半夏炒二两，炙草六钱，杏仁霜一两六钱，北细辛二钱晒，水泛丸。此证向来背脊恶寒，甚则哮发，服此方而畏寒除。隔三年忽起淋浊，茎中胀痛，缪曰：此新病，以泻丙出壬为正治。但素有痰饮，滋腻之品，伤阳助湿，究非所宜，当变法治，庶与本证无碍。羊脊骨五钱，小木通一钱。盐水炒黄柏二分，赤白茯苓各一钱，甘草梢、水飞辰砂调各五分，三剂淋浊即愈。半年后改定丸方。曰：饮踞中焦，历年已久，前主温煦太阳寒水之脏，与病机极合，用药可无事更张。第溺管有精淋，由来已非旦夕，虽云肾气不坚所致，其降多而升少，亦非所宜。【雄按】然则前云三剂即愈者，虽愈而未全愈也，未必不是多服桂附所致。今造一方以兼顾之。嫩毛鹿角镑二两，羊脊骨炙黄打碎，生菟丝子晒，生于术米泔水浸晒干，茯苓晒各二两，北细辛晒、蜜炙麻黄各三钱，生黄耆皮晒、杏仁霜、炒黄半夏各一两五钱，粗桂木七钱晒，炙黑甘草五钱，橘红一两晒，为末，用薏苡仁煮浆湖丸。后隔数年，已六旬余，换丸方。用熟地水煮四两，归身、嫩毛鹿角、泽泻炒、半夏炒黄各一两五钱，茯苓、生白术米泔浸晒干、羊脊骨炙黄打碎、杏仁霜各三两，橘红晒一两，炙黑甘草五钱，熟附子七钱，怀牛膝一两四钱，生左蛎研细水飞二两，北细辛三钱，蛤蚧两对去头足炙为末，薏仁煮浆捣丸。

【俞按】所用诸方，摄纳肾阳，温通督脉，疏

刷肺气，开豁浊痰，本标悉能照顾，巧更极矣，宜乎服之而宿疾全瘳也。【雄按】哮喘属虚寒者，可仿此案设法。

喘 胀

罗谦甫治一贵妇年逾五十喘案。

程明佑治张丙案。

王中阳治富翁喘而囊腿肿案。江选列痰门。

【俞按】喘而兼胀，病势亟矣，必非轻剂所能治。此三条是实证治法，若虚寒证 当重用桂附。如天真丸、黑锡丹、金液丹之类，皆可类推，不得以五子、五皮、沉香、椒目等为稳当法也。

肿 胀

【俞东扶曰】《千金方》云：凡水病，总腹上出水，出水者一月死。故水分穴可灸不可针，惟水沟穴可针也。而今有专门治肿胀者，用铜管子从脐下刺入，出水如射，顷刻盈缶，腹胀即消，以此水露一夜，明晨视之，浮面者是清水，中央者是淡血，沉底者是脂膏。盖病者清浊不分，气血皆变为水，决而出之，去水即去其气血也，虽一时暂快，或半月，或一月，肿胀仍作。再针之亦死，不针之亦死矣。孙真人之言，预知有此诡术耳。

【杨曰】曾亲见一人如此而死。

孙一奎治马二尹，年五十五，过食鳗肉卷饼，心腹胀痛。市医遽用硝黄下之，大便不行，胀痛愈增。继至者以木香槟榔丸、大小承气汤连服十日，胀痛益甚，粒米不进，大便并不行，小水亦仅点滴。后医以硝黄不效，杂进备急丸、白饼子、十枣汤、黑白丑之属。服数日，不惟大便不行，并小便点滴亦无矣。胀不可言，众医大叫称怪。人为灸中脘三十壮，毫不为动，因断三日当死。孙至，观其色苍黑，神藏不露，声音亮，腹大如覆箕，不能反侧。诊其脉，两手皆滑大，两尺尤有力。询其病源，阅其前方，骇然以为未闻未见也。因思一治法，先进香砂六君子汤，参术各用二钱。众医皆惊。谓中满胀痛，二便俱闭，如何用补？况苍黑之人尤忌参术乎！孙曰：此非鼓胀证，乃内伤证也。当始伤时，犹在上膈，法当用吐，经所谓在上者因而越之也，不用吐而用下药以伤其脾，脾伤则失运动之职，是以愈下愈伤，愈伤愈胀，脾气全然不动，药亦全然不行矣。故用六君子以醒其脾，香砂以助其运动，再用吐法吐出前药，始有生机。此方非治病，乃治药也。且余非虑其大便不行，独虑行之不止耳。医谓求其行而不得，何以不止为虑？孙曰：君试思常人能服硝黄几何？巴豆、牵牛几何？今幸其未行，药性未动，尚可为计。一行而诸药性动，譬水底漏，其中能蓄点滴否？医又云：多服下药而大便不行何也？孙曰：此易知之，始为食伤，继为药伤，所伤在上中二焦，下元未损，故两尺脉尚有神气。《难经》曰：人之有尺，如树之有根也。《内经》曰：肾者胃之关。盖肾主二便，观其色苍黑，神藏气固，皆出根本未动，赖此犹可为耳。服药后腹中大痛，孙谓药力已动，改用参芦、防风芦、升麻、桔梗各三钱煎服，少顷用鹅翎探吐之，前服药物…涌而出数十碗。病者喜曰：目前有光矣。此巳时也，孙曰：酉时大便必行，可多备人参，以防不虞。至午进至宝丹一帖，以温中气，未申间腹中汩汩有声，浊气下滚，顷刻腹中宽数寸。至晚大便行一次，小水略通。孙即用人参、白术各五钱，炮姜三钱，茯苓二钱，陈皮一钱，木香、甘草各五分，令急煎服。四鼓又大便一次，小水继至，胀痛渐减。次日大便泻十余次，因以是方煎丸并进。计泻七十二日，服人参二斤余而收功。

【俞按】喻氏治袁仲卿子，以理中汤运转前药，可与此案颉颃。

张路玉治王庸若案。

李濒湖治士人妻案。

【俞按】金液丹、神秘汤，人所罕用，而善用之则各奏奇功。因思古方具在简策，特患寻不著对头帽子耳。又按神秘汤，乃生脉散合二陈汤，去麦冬、茯苓，加紫苏、桑皮、桔梗、槟榔，以生姜三片为引，施于此证恰好。加麻黄更好。并非八寸三分通行之帽也。

不 寐

【俞东扶曰】肝胆之不寐易治，心之不寐难疗。盖心藏神，肾藏精与志。寐虽由心，必赖肾之交，精以合神，阴能包阳，水火既济，自然熟寐。《内经》谓阳气满则阳跷盛，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又云阴跷、阳跷、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交于目锐眦。阳气盛则目痛，阴气盛则瞑目，此是不寐要旨，非肝胆之不寐也。如人并无外邪侵扰，亦无心事牵挂，而常彻夜不寐者，其神与精必两伤，大病将至，殊非永年之兆。虽投补心补肾之药，取效甚难，即《内经》秫米半夏汤，亦有效有不效，或初效继不效。而病者辗转床蓐，必求其寐，愈不肯寐，更生烦恼，去寐益远。慈山先生《老老恒言》云，寐有操纵二法。操者，如贯想头顶、默数鼻息、返观丹田之类，使心有所著，乃不纷驰，庶可获寐。纵者，任其心游思于杳渺无朕之区，亦可渐入朦胧之境。此诚慧心妙悟，可补轩岐所未逮。

【杨曰】二法均妙，确实可行，非悬揣之谈。

怔 忡

滑伯仁治一人，病怔忡善忘，口淡舌燥多汗，四肢疲软发热，小便白而浊。众医以内伤不足，拟进茸附等药未决。脉之虚大而数，曰：是犹思虑过度，厥阴之火为害耳。夫君火以名，相火以位，相火代君火行事者也。相火一扰，能为百病，百端之起，皆由心生。越人云：忧愁思虑则伤心。其人平生志大心高，所谋不遂，抑郁积久，致内伤也。服补中益气汤、朱砂安神丸，空心进小坎离丸，月余而安。

高果哉治铁塞庵怔忡不寐，心脉独虚，肝脉独旺。因述上年驿路还乡，寇盗充斥，风声鹤唳，日夜惊惧而致。遂用生地、麦冬、元参各五钱，人参三钱，龙眼肉十五枚，服数剂。又用夏枯草、羚羊角、远志、茯神、甘草、人参大效。仍以补心丹常服全愈。

颠 狂

叶天士治嘉善米怀音，初患颠狂，医用清痰清火药而愈。越三年复发，消痰清火不应，用天王补心丹而愈。越二年又发，进以前二法皆不应，用归脾汤而愈。越一年又发，发时口中哼哼叫号，手足牵掣搐掉，如线提傀儡，卧则跳起如鱼跃，或角弓反张，其喊声闻于屋外，而心却明白。但以颤掉之故，口欲语已将唇舌嚼坏。如此光景，半刻即止，止则神识昏瞀，语言谬妄，又半刻而发如前矣。吴某用人参、鹿茸、肉桂、熟地、龙齿、青铅、远茯等药，服之甚相安，然匝月不见效。叶诊曰：渠用贵重之药，必自信为名医，但多费病家之财，与病毫无干涉，即庸医也。吾以轻淡药二十剂当减半，四十剂当全瘳矣。因叩其掣掉则心明，止则神昏之故。曰：操持太过，谋虑不决，肝阴胆汁两耗。阳跷阴跷，脉空风动，非虚寒也。用白芍、萸肉各一钱五分，白石英、小麦、南枣肉各二钱，炙草五分。病人见其方，殊不信，旁人亦以药太轻淡。并两帖为一帖，服十日病减半，二十日果全愈，后遂不发。

梦 遗

叶天士治项某梦遗，色黄食少，腹胀便溏，用生菟丝、覆盆、蛇床、五味、韭子、益智、补骨脂、龙骨，以莲子粉丸，服之而愈。又治一人遗滑，月五六作，兼有腹痛。触冷即痛，痛极昏晕。初以荆公妙香散不应，乃用鹿茸二钱，人参一钱，雄羊肾十枚去膜研。茯神、龙骨各一钱五分，金樱膏三钱，十剂而愈。

【俞按】医书咸云：有梦而遗者，责之心火；无梦而遗者，责之肾虚。【杨曰】"虚"字、"火"字可删。盖心热而遗，未有不虚者；肾虚而遗，未有不热者。正不如责之肾、责之心之为简明无弊也。二语诚为括要。以余验之，有梦无梦皆虚也，不虚则肾坚精固，交媾犹能久战，岂有一梦即遗之理。故治此证者，惟湿热、郁热二项，勿以虚治。而二项又各分二种，曲蘖之湿热宜端本丸，膏粱之湿热宜猪

肚丸。积痰之郁滞，宜滚痰丸、神芎丸；伏火之郁滞，宜滋肾丸、猪苓丸。除此二项，必须人参。【雄按】此不可执，如阴虚水不涵木，肝阳盗泄母气而遗者，宜纯阴壮水之中，佐连柏以坚阴和阳。人参、远、芪皆忌。如荆公妙香散以治心虚，桑螵蛸散以治肾虚，三才封髓丹以治阴虚，固精丸以治阳虚。或分用，或合用。再参之以熟地、萸肉、湘莲、芡实、五味、牡蛎、线胶、金樱膏，而已无余蕴矣。然亦有效有不效，则因虚者之有小虚、有大虚，而虚者之心或有嗜欲、或无嗜欲也。人若于欲事看得雪淡，更极畏怕，则熟寐时亦能醒觉。先贤云：醉犹温克方称学，梦亦斋庄始见功。此为上乘。【杨曰】此说不的，余见愈畏愈遗者多矣。其人皆苦志读书之士也。若欲事过多，精滑而遗者，补之涩之，即可致愈，非难事也。其次则用刘海蟾"吸、撮、捉"三字，做运想工夫，先以"一擦一兜，左右换手。九九之数，真阳不走"之诀，继以"一吸便提，气气归脐，一提便咽，水火相见"之诀，久久行之，功成可以不泄。【杨曰】此法颇稳，而取效甚迟。尚有欲念，再于上床临睡时，以两手大肉擦热，反向背后擦肾俞三十六次，肾俞热则相火不作，夜无淫梦。【杨曰】阴虚火盛者用此法，其遗更甚。斯皆应验之金丹，殊胜呶咀之草药。故不惮饶舌以言之。

【杨曰】"一吸便提"四语中有口诀，须于密室中澄心定虑，便气息调匀，然后大张其口，则真气自满。切勿吸气致令风入，则为患不小。随即闭口用力咽下，以意送至丹田，降至两足，随即提起，从脊后升至泥丸，仍降至口中，放归丹田。此为一度，名曰火炼。随即漱津满口，用力咽下，照前提放，名曰水炼。如此四次而止。凡提气时，即握拳、曲股、耸肩，使气易上，降气时以渐舒放，使气易下。且用功完后，须用枕垫胁下，倚卧良久，左右更换，使气周流不滞。若觉火衰则多用火炼，水衰则多用水炼。每日按时为之，其功甚钜。然或误用，其患亦深，不可不防也。

【雄按】白鬓老人云：遗失之证，须用牵转白牛之法，其法不拘布帛，做一小兜，将外肾兜起拴在腰后跨带之上，此病自免。道家谓之张果老倒骑驴。

【杨曰】塞海底法，较此尤捷。其穴在谷道前有小坎，用手揣之即得，每早晚用指向后推百十下，即不遗泄，随用随效，真妙法也。

便浊

【俞东扶曰】医书向有精浊溺浊之分，以余验之，浊必由精，溺则有淋无浊也。凡患浊者，窍端时有秽物粘渗不绝，甚则结盖。溺时必先滴出数点，而后小便随之。小便却清，惟火盛则色黄，亦不浑浊。古云漩面如油，光彩不定，漩脚下澄如膏糊。此是膏淋与下消证，非白浊也。白浊之因，有欲心萌而不遂者，有渔猎勉强之男色者，有醉酒及用春方以行房忍精不泄者，皆使相火郁遏，败精瘀腐而成。故白浊多有延成下疳重候，岂溺病乎？《内经》渭水液浑浊皆属于热，热甚则为赤浊，或白浊久而血不及化为精，亦变赤浊，此则危矣。治法不外养阴清热，佐以坚肾利水。盖癸窍宜闭，壬窍宜通也。初起者，当兼疏泄败精之品，如滑石、冬葵子、牛膝、萆薢之类。日久者，当兼补元实下之品，如人参、熟地、湘莲、芡实之类。即湿痰湿热为患，虽非精病，然湿热内侵肾脏，则精不清而为浊。孙文垣治潘见所案及世人用腐浆冲滑石或白果浆者，去其湿热，精自固也。湿痰下注肾脏，则精不宁而为浊。丹溪治一妇年近六十之案、李士材治武科张姓案，消其湿痰，精自驻也。若系溺病，何以不用淋证门石苇散、八正散等方耶？即日久而元气下陷，有用补中益气汤者，亦以元气得补，才能升举其精，不使渗漏耳。惟夏月当暑便浊，用辰砂六一散，及筋疝之白物如精随溲而下，用龙胆泻肝汤。二条方是溺病。然与赤白浊情形原有别也。

五淋

孙文垣治丁耀文母案。魏选列郁门。

又治侄孙淋痛案。

【俞按】上条不用补，次条不用养阴，认证最清。设效立斋、景岳，狃于归脾汤、补中益气、六味、生脉者，必为二证之戈矛矣。

又治李寅斋患血淋，几二年不愈。每发十余日，小水艰涩难出，窍痛不可言。将发必先面热牙疼，后则血淋。前数日饮汤水欲温和，再二日欲热，又二日非冷如冰者不可。燥渴之甚，能饮井水二三碗。其未发时，大便燥结，四五日一行，发则泻而不实。脉左寸短弱，关弦大，右寸下半指与关皆滑大，两尺俱洪大。据此中焦有痰，肝经有瘀血也。向服滋阴降火，及淡渗利窍之剂皆无效。且年六十三岁，病已久，血去多，何可不兼补治？当去瘀生新，提清降浊。用四物汤加杜牛膝补新血[1]，桃仁消其瘀血，枳实、贝母以化痰，山栀仁以降火，柴胡升提清气，二十剂而诸证渐减。再以滑石、知母、黄柏各一两，琥珀、小茴、肉桂各一钱五分，元明粉三钱，海金砂、没药各五钱，茅根汁熬膏为丸，每服一钱，空心及晚，茅根汤送下而愈。

又治祝芝冈案。

【俞按】前案云"何可不兼补治"，而所谓补者，不过四物汤耳，其余则皆消瘀及清利药也。次方以滋肾丸加味，而重用滑石、元明粉、没药、海金砂，以茅根汁为丸，仍是清利兼消瘀。以六旬之老，二年之久，治法如此，信乎血淋之宜通不宜补矣。后案用肾气丸加黄柏、琥珀、海金砂，以杜牛膝汁熬膏为丸，是于温补下元药中，佐清利湿热，疏通瘀窍之法，较前案稍异，而煎方之芎、归、杜、牛膝，末药之滑石、海石砂、桃仁、麝香、韭汁、藕汁，仍是行瘀通窍，并无参、蓍、熟地等药，大旨约略可见。

张路玉治沈韩倬案。

【俞按】治淋如文垣诸案，经也；此案之治法，权也。经权合宜，皆审脉以为辨。《庄子》云：匠石觉而诊其梦。梦何以诊？诊之为言审也。向来但云诊脉，未达诊字之意。不知善诊即是善审，审得明白，病自显然。推之望闻问切，素称四诊，可见四件都要细审也。

小便不通

李士材治袁启莘，平素劳心，处事沉滞，时当二气，小便不通，用六一散不效，再用苓、泻、木通、车前等又不效。李诊脉两寸洪数，知为心火刑金，故气化不及州都也。用黄连、茯神、牛膝、人参、麦冬、五味，一剂而愈。

孙文垣治一富家妇，当中秋，大小便秘者三日。医以巴豆丸二服，大便泻而小便愈秘，胀闷，脐突二寸余，前阴胀裂，不能坐卧，啼泣欲自尽。此转胞病也。柏树东行根皮一寸，滑石三钱，延胡、桃仁、当归、瞿麦各一钱，水煎入韭汁半杯。服后食顷而小便稍行，玉户痛甚。小便非竭力努之则不出。改用升麻、桔梗、枳壳、延胡，煎成调元明粉二钱，乃提清降浊之意。二便俱行而愈。

慎柔治一妇，年五十。小便时，常有雪白寒冰一块塞其阴户，须以手抠出方溺，否则难。慎柔曰：此胃家寒湿，因脾胃虚寒凝结而下坠。至阴户口而不即出者，脾胃之气尚未虚脱，但陷下耳。用六君加姜桂，二十剂全愈。

小便不禁

张路玉治闵少江案。

【俞按】癃则淋涩，寐则溺遗，原与不禁有别，故以胞痹证治。其论药病不合处，理精义确，后来叶氏处方最讲此旨。再观其治黄元吉、亢仁轩二案，病情同而治法不同，用药俱有妙解。能细参之，庶不犯枳朴归芩到手便撮之诮。

孙文垣治南都大司马袁洪溪，冲暑理事，致发热燥渴。因食冰浸瓜梨新藕，【杨曰】又伤中气。遂成泄泻，小水短少，医以胃苓汤加滑石、木通、车前子利之而泻止。【杨曰】去湿热而未照顾中气。大便又因之结燥，艰涩不堪，乃用润肠丸，复泻不止。又进以前通利之剂，泻虽止而小水不能流通直遂，脐下胀急，立起解之，则点滴不出，卧则流之不竭。【杨曰】通利太过则中气愈陷。以频取溺壶，致通宵不寐。治半月余而精神削，寝食废。诸医俱不识，将认为癃则立解时点滴不出，认为闭则卧时涓涓而流。谓气虚下陷，心血不足，而补中益气与安神丸服皆无效。孙诊之两寸短弱，关缓大，两尺洪大，曰：此余暑未解，而素善饮，湿

[1] 补新血：此旁原有小字注"亦祛瘀"三字。

热流于下部也。今已下午，恐脉未准，俟明早细察定方。司马曰：望子久矣，姑求一剂，以邀夜间一睡。孙不得已，用益元散三钱，香薷汤调服，略无进退。次早复诊，六脉如昨。思之而恍然悟曰，此由溺窍不对也。【杨曰】英雄欺人语。司马曰：名出何书？孙曰：《内经》云：膀胱者腑之室也。腑中湿热下坠，故立解而窍不对，小水因不得出，卧则腑不下坠而溺渗出。膀胱亦以窍不对，虽涓涓而流，终不能通达直遂，故了而不了也。治惟提补上中二焦元气，兼清下焦湿热，斯得矣。又有一法，今气虚下陷已久，一两剂未能取效，安得睡耶？但此不寐非心血不足，因著意防闲小便而不敢寐也。暂将布袋衬于席上，任其流出而不必防闲，免取溺器，自然能寐矣。方用补中益气汤，加黄柏知母，如法果愈。

【俞按】立则溺闭，卧则不禁，与石顽治案证因又别。溺窍不对之说，从唐与正治吴巡检案悟来。

【杨曰】膀胱有上口无下口，与溺管相连，并非二物，岂有不对之理。仍是气虚下陷之证，所以服补中益气不效者，以遗却下焦湿热也。观其仍用此方加知柏即愈，可见矣。

小便涩数

【俞东扶曰】此证有热有虚，数而少为实热，宜渗之。频数不可略忍，又复短少，日数十次，或有余沥，为肾大虚之候。数而多，色黄者，为阴虚，宜滋阴；数而多，色白体羸者，为阳虚，升者少而降者多，宜补火。立斋诸案，具备诸法。

二便不通

【俞东扶曰】此证脉实者八正散倍大黄，或倒换散亦妙。若形弱及老人，或病后产后有此。悉从虚秘治，润燥养阴为主，下用导引法。【雄按】未尝无实证，须以脉候参看。若体健神旺，二便秘涩者，必脾胃气滞不转输，加以痰饮食积，阻碍浊道，脉沉实者，升柴二陈二术汤。他如王中阳治一人九日便溲俱不通，用外治法，及李濒湖治外甥柳乔案，并皆佳妙，可与东垣滋肾丸相为鼎足。

大便秘结

高果哉治温体仁初谢政归，患大便燥结不通，胸膈塞闷而有食，肾脉沉小而无神，以枳壳五钱，苁蓉二两洗净，水煎服即效。后又秘结，以当归、生首乌大剂煎服，遂全愈。

李士材治顾以贞，素有风疾，大便秘结，经年不愈。李曰：此名风秘，治风先治血，乃大法也。用十全大补汤，加秦艽、麻仁、杏仁、防风、煨皂角仁，半月而效，三月以后，永不患矣。

【俞按】花溪峻药缓攻，妙在蜡丸穿窍，治一妇年五十余，身材瘦小案。而香油解毒，妙在上吹下吹；治一男子痘后案。薛案、治一妇年七十三。汪案治一妇改醮。之用补，轻重不同；高氏、李氏之用润，淡浓微别；濒湖之牵牛皂角，疏通迥异硝黄；治宗室夫人。景岳之姜附参归，辛热远殊寒滑。治朱翰林夫人案 法云备矣，学者明之。

交肠

【俞东扶曰】余初习医时，有金姓缝人，年二十余岁，雨途道滑，臀仆坐地，亦无痛苦。次日腹中欲去大便，而矢气从前阴出，自觉大便不往后去，转向前走，茎中痛苦不堪，其粪逼细如稻秆而出。余师金尚陶先生用补中益气汤，一服即愈。四五日病复再发，用此汤不效矣。溺行并不带粪，粪来亦不杂溺，溺孔渐为干粪撑大，痛苦莫可名言，大肠竟废而不用。是时吴郡王、叶、薛诸公皆在，遍求之皆不能疗。吾师断其次年三月当死。届期人已羸瘠不堪，然犹能饮食，二便之迭从阳道出者，反习以为常，痛苦亦减，似可未死。忽一日小便顿闭，大便仍来，闭三日而小便从鼻孔涌出，其色黑，立死。似与喻氏论姜宜人证，病机仿佛。余近日治一舟人，蛔虫从阳具出，蛔活，有一一摺叠而出者，痛不可言。三日出蛔五条，从此阴吹甚暄，投以补中益气汤得愈。

【雄按】此证虽与姜宜人相似，然彼成于渐，

此起于暴。彼为血枯，此为气错，病机大不同也。魏柳洲谓姜病宜用集灵膏以濡其血，而大肠之故道可通。余谓此证初宜理气，继则亦当参以濡阳明之燥。盖气错既久，则血液不能循经而下，润于大肠也。润其肠可冀大便渐通，纵不能渐通，则润药频溉，粪必稀溏，虽从溺窍而出，亦可减其痛苦。观仲圣治阴吹用猪膏发煎，其义自见。盖转矢气之由前阴而泄，实因大肠之燥而转趋于前也。当时王、叶、薛诸公，不知用何治法，然其败也，小便顿闭，逆涌而从鼻出，则渐延枯燥可知。喻氏所谓有肺者有溺，无肺者无溺。鼻为肺窍，肺为水之上源，而大肠者肺之腑也。大肠既久闭而不用矣，腑不通则脏不安。脏不安，则失其肃化之权而不降。肺不降，则水源绝而溺闭，遂致溃败决裂，而溺由鼻涌以死也。丁未春，一童子十余岁矣，登梯失足，堕骑梯档，扶而下，寻患小便不通，少腹渐以痛胀。多医治之，溺仅滴沥如癃。既而于肛前囊后之间另辟一窍，溺杂脂血涓涓而漏。自此溺窍复闭，而别无痛苦，仍能饮食，惟形日瘁羸，以血液杂溺而漏泄也。数月后始就诊于余，已脉细色夺，淹淹一息，不能措手矣。又阅半月而毙。此与金缝人病因相同，而见证稍别，皆由卒然震跌，经气错乱所致。张承溪所谓气亦有错经妄行者，故便溺遂失其故道也。

【杨曰】怀抱奇云：交肠者，大肠与膀胱破裂也，必大肠所破之孔，与膀胱破孔相对，始成此证。云曾见一舆人，少腹生疮，溃出大肠而成此证。今观此二案，前一人似是大肠与膀胱俱破，后一人似是膀胱破而大肠无恙，故倾跌同而见证各异。

【雄按】《星甫野语》云：庐江姬氏妇，母女皆无谷道，便遗悉由前阴，而不害生育。其女嫁后，婿家因此涉讼，邑宰刘为干据其母供，麾令入内堂夫人质验而讼遂息。刘判有尾闾偶阙，无亏种玉之田云云。此虽异禀，医亦不可不知。

古今医案按选卷四

嘉善俞　震东扶辑　定州杨照藜素园校
杭州王士雄孟英选　会稽董金鉴镜吾刻

骨　鲠

窦梦麟曰，隆庆三年正月，盐商胡小溪家人媳妇，年二十三岁，怀妊九月矣，一日食鱼，鱼鲠喉间，至半日呕吐，继之以血碗许，鱼骨尚在喉中，忽吐出一条，约有二尺余，形如小肠，阔五分，内有所食鱼、菜、粉皮、饭未化。家人为推入口中。尚余五寸，其夫复纳入之，遂昏倦。自此呕吐不止，汤亦不能进。延余治之，即将炭火一盆放病榻前，以醋一碗沃之，使醋气盈其室，以清其神。用牛黄清心丸，一服觉腹有微疼，再用四物汤加人参、阿胶、红花、丹皮，五六帖病全愈。盖此妇所吐之肠，有类于肠耳。若肠出而断，顷刻立毙，岂有得生之理。此吐出者肺之系也，因呕吐太甚，被气冲逆而断，其连肺之一头，随吐而出，今既纳入，复吐不已，气不平耳。故用醋汤以醒其神，牛黄丸以清其心，煎剂以补其气血，自然安妥。医者意也，全在活法，书此以为世劝。

【俞按】此条活法虽佳，但云吐出者为肺系则谬。【杨曰】诚然。夫谷肉果菜，由食管入胃，岂由肺系入肺？即如刀伤者断食管可治，断气管必死。今云断其连肺之一头，则其入安能活哉？既能推纳入口，则原未断也。然究系何物？或即食管耶。【杨曰】是也。又不详明骨鲠何以脱去，殊多疏漏。因《类案》骨鲠门无有义理可取者，所载橄榄细嚼及核磨汁，与贯仲煎汁，或白饧糖吞咽之，治鱼骨鲠，俱叙其方之所自来耳。南蓬砂含咽，治火肉骨鲠亦然。然以此种入集，又不胜收矣。故鱼骨鲠者，有楮叶捣汁频咽，水老鸦翅羽烧灰水服，及其干矢研末水服，并以水和涂喉外，水獭爪爬喉咙下，皆妙法也。而皂角末吹鼻中得嚏即出为尤妙。昔贤云，凡诸骨并竹木刺鲠塞咽喉不出者，不可频以干物压下。若刺骨坚利者，愈压则愈深矣。惟以鹅翎微蘸桐油入喉探吐，则刺必随吐顺拔而出，为势最顺。或以韭菜勿切，煮半熟，略嚼咽下，少顷探吐，势必牵挂而出。窦公所治之证，其鲠骨谅亦随呕吐去，只存呕吐所伤之病，故如是治。

头　痛

孙文垣治蔡乐门令眷，头痛如破，发根稍动，则痛延满头，晕倒不省人事。逾半时乃苏，遍身亦作疼，胸膈饱闷，饮汤水停膈不下。先一日吐清水数次，蛔虫三条。原为怒起，今或恶风，或恶热，口或渴或不渴，大便秘，脉则六部皆滑大有力。孙曰：此痰厥头痛也。先以藿香正气散止其吐，继以牛黄丸、黑虎丹清其人事。头仍疼甚，又以天麻、藁本各三钱，半夏二钱，麻黄、薄荷、白芷、陈皮、生姜、葱白煎服，得少汗而头痛少止。至晚再服之，五更痛止大半，而人事未全清。孙谓：此中焦痰盛，非下不可。乃用半夏五钱，巴霜一分，面糊丸。每服三十丸，生姜汤送下。午后大便行三次，皆稠粘痰积也。由此饮食少进，余证瘥可。惟遍身仍略疼，改用二陈汤，加前胡、藁本、薄荷、黄芩、石膏、枳壳、石菖蒲，调理而安。

僧慎柔治一贵介，年三旬，因齿痛服石膏三钱，即满头皆肿痛，牙龈、上腭肿势尤甚。天明稍退，盖得阳气故也。诊之右关细涩，左关洪，左尺亦涩。曰：此须纳气下达，方得脉和。定方名羌活散火汤。【杨曰】既欲纳气下达，何故又参入风药。酒炒羌活五分，防风三分，酒连一分，酒芩二分，茯苓一钱，人参二钱，甘草五分，半夏一钱，破故

纸一钱，枸杞一钱。二剂脉渐粗大，是阳气下行矣。头痛稍止，可见前因下焦无阳，阴火上冲而痛剧也。服至八剂，头痛全止，龈肿未退，脉则渐和。曰：将愈矣，此阳气已至恙所。果四五日出脓少许而瘳。

【俞按】《类案》谦甫治柏参谋，是气虚头痛；戴人治一妇偏头痛五七年，是积热头痛；立斋治刘尚宝，是肝火头痛；士材治蒋恬庵，是肾虚头痛；文垣案是痰厥头痛；慎柔案是阳升不降头痛。六种之外，又有因风痛者，抽掣恶风，鼻塞眼胀；因寒痛者，恶寒战栗，面惨肢冷；因湿痛者，痛而且重，天阴转甚，或四肢疼重，面目浮肿。此皆外因也。【雄按】暑热为痛，亦是外因也。内因则气虚之外，血虚更多；积痰之外，积食亦有。丹溪云：肥人头痛，多是湿痰；瘦人头痛，多是血虚有火。斯诚要言。然因虽数端，靡不兼风，无风入，但作眩，不作痛也。【雄按】外风由于风入，内风由于火升。若内风及暑热头痛，均忌风药。故古方中川芎茶调散、大追风散，颇易取效。痛久则成头风，其方更繁，不能缕述。真头痛乃死证，外灸百会穴，内进参附汤、黑锡丹，或冀挽回，实未试验。寻常头痛亦有死者。高阳生云：头疼短涩应须死，生平曾见之矣。头与腹俱痛有五证：臭毒、伤酒、伤湿、不伏水土、疮毒入腹也。有头痛止则腹痛，腹痛止则头痛，此属脾阴虚，胃火随气上下，芎、归、芍药、木香、香附、黄连、葱白。又有头痛诸药不效，其痛更甚者，或因督脉为病，宜用茸珠丹，或香茸八味丸。复有雷头风，另是一项，乃内郁痰火，外束风热。大头风即大头瘟，或痛或不痛，或溃或自消，死生反掌。至于眉棱骨痛，系足少阳风热与痰，最能伤目，若两耳出脓则危矣，宜以浓茶一碗探吐之，次用清上药，如选奇汤、清空膏之类。妇人注月针绣，往往眉骨酸痛，此宜滋阴养血。

心脾痛

【雄按】系胃脘痛也

丹溪治一人以酒饮牛乳患心疼案。

又治一妇春末心脾疼案。

【俞按】二人脉象俱是虚寒，而皆以湿热治者，上条屡服热药不效，且年久饮食无碍，大便或秘或泄，知其为停饮也。后条以胸前畏热喜凉，及脉沉细涩为据。所谓稍重则绝者，以细涩故也。与阔大而软之虚寒不同矣，故加黄连、滑石。遍观丹溪案，凡脉弦细涩者，俱不用温药，想其阅历多而认得真也。

游以春治一嫠妇，年三十余，忽午后吐酸水碗许，至未时心前作痛，至申时痛甚晕去，不知人事，至戌方苏。每日如此，属治不效。游用二陈下气之剂亦不效，熟思之，忽忆《针经》有云：未申时，气行膀胱。想有瘀血滞于此经致然。遂用归尾、红花各三钱，干漆五钱，煎服，吐止痛定，晕亦不发。次日复进一帖，第三日加大黄、桃仁饮之，小便去凝血三四碗而痊。

【俞按】先吐酸水，然后心前作痛，医者必认胃病，而以痰气兼湿热治，或兼寒湿治耳。乃从所发之时，想到气行于小肠膀胱，果得小便去凝血而愈，《内经》所谓病在上求之下也，此岂庸手所能辨。

【雄按】还当以脉象别证兼参，未可谓未申时之痛厥，即是瘀滞膀胱，而可用峻药也。读者慎毋印定眼目。

吴人峰之室，胃脘作痛，两胁胀急，痛一阵则汗出一番，两颧红，唇口亦红，饮食入口即吐者三日夜矣。孙文垣诊之，两寸脉洪大，两尺沉微。孙以井水半碗，百沸汤半碗，名曰阴阳汤，调元明粉一钱五分服之，不惟不吐，痛减半矣，少顷大便行三次。因食豆腐及粥太早而痛复作，唇脸皆红，此必有虫，故如是也。与桂枝、白芍、甘草、乌梅、川椒、五灵脂、杏仁，水煎服，痛定大半。再以苍术、厚朴、山查、枳实、茯苓、延胡、香附，一帖痛全止。但心背皮肤外疼，不能著席而眠，以芎归、苓术、橘半、厚朴、腹皮、香附、甘草，调养全愈。

李士材治章鲁斋，暑月心中大痛，服香薷饮痛尤甚，寸口弦急，乃痰食交结也。服香砂二陈汤两帖，痛虽略减，因苦烦闷，更以胃苓汤加半夏二钱，大黄三钱，下黑矢数枚，痛减三四，再加大黄一钱，下胶痰十数碗始安。

嘉善一人胃脘痛，胸膈痞塞，向作痰治、气治，均不效。后服控涎丹，数日大泻不止，上稍舒而体倦甚，遂以六君子汤，数帖精神渐复，而痛胀如前矣。【雄按】先攻后补，原是治病法程，但中虚停饮，宜攻补并用。余治黄某久患此证，诸药不效，以六君去甘草，送服控涎丹，数剂而瘳。薛生白用千金子煎汤，磨沉香、木香、檀香、丁香，服一月而全愈。服时亦作泻，薛云无妨，故守其法而收功。【雄按】此方可名千金五[1]香饮。服此能痊，盖气郁饮停之病也。

杭州叶醴醇，少年时脘痛不能食，身极羸瘦。上海杜良一用《纲目》厚朴煎丸，每晨以人参二钱，煎送丸药三钱，服一月而痛除根，食大进，身遂肥硕。【雄按】此攻补兼施法也。

【俞按】《临证指南》治脘痛，大半是肝邪犯胃，或挟痰、或挟瘀、或兼寒、或兼热，再辨胃之虚实、肝之寒热，而错综参伍以为治，即紫金丹、桔蒌薤半桂枝汤、泻心加枳实汁、异功加归芍，总皆古法，不立新方。其用石决明、桑寄生、阿胶、生地、杞苓、石斛等以养胃汁，即鼓峰滋肾生肝法也。其用苏木、人参、桃仁、归尾、郁金、柏仁、琥珀、茺蔚，以红枣肉丸，即孙文垣治查良川法也，惟缓逐其瘀。或用蛀虫、䗪虫、灵脂、桃仁、桂枝、蜀漆、韭白汁丸，以虫豸入血搜逐为最巧。又阳微浊凝，用川椒、干姜、乌附大剂辛热驱寒，不加监制之药为最猛，惟此二方有大力量。然《指南》全部，亦仅数年之医案，岂足概先生之一生。自刊行以来，沾溉后学，被其惠者良多。而枵腹之辈，又藉此书易于剿[2]袭，每遇一证，钞其词句之精华，及药方之纤巧而平稳者以应酬，竟可悬壶。无论大部医书畏如望洋，即小部医书亦束之高阁，惟奉《指南》，乐其简便，而不知学之日益浅陋也。嗟乎！岂《指南》误人耶，抑人误《指南》耶？

腹　痛

丹溪治一人投渊取鱼案。

【俞按】小腹痛甚大汗，脉如循刀责责，昧者必认为真脏脉矣，否则认其病因是寒，惟用桂附耳。丹溪连以温药下之，殊不可及。最难者，痛止复作，不改前方，陡加桃仁，迫瘀下痛止，仍不改前方，又加附子，至愈后伤食复痛，忽变前方而用建中。总由指下认得真，故攻补毫无疑惑也。虞天民治一人冬月入水网鱼案，因受寒深重，又误于寒下，故先投温补及艾灸，而后进温下之药。与此皆确切不移，彼此难换。若认脉不清，必至两误。

虞天民治一妇，年五十余，小腹有块作痛二月余案。

【俞按】尺脉沉实，则为下焦结粪。今两尺绝无而断结粪，又见取脉之巧，非出一途。若死血则脉必涩，前已历载多案矣。

汪石山治一人，年五十余，瘦黑理疏腹痛案。

【俞按】汪公之察病情、讲病因，精细无比，故参耆、归地、麦冬、知柏、乳溺，并非腹痛门所列之方，而竟能奏功。愚者遇某病即于某病门检方以治。一望迷津，何尝得济？况诸书所载方法，此有彼无，彼详此略，将恃何种为宝筏耶？

嘉言治叶茂卿男案。

周慎斋治一人年二十余，房事不节，因食酒店饮食，遂火挟脐起，上入胸膈，腹内痛，外皮抽进，如有物闭住胸中。用消导者有之，用温补者有之，服药愈多而病愈凶，自分必死。周诊之，思相火自下冲上，直至头面，今火起于脐，至胸而止，乃色欲过度，真阳不足，丹田有寒也。作痛者，脾虚有寒，土无火生也。用乌药二钱，以制附子一枚，每用附子三分，水煎服。盖附子扶阳，乌药破滞，只此一味，煎汤极清，清则下行甚速，故五日见效，服附子百枚而愈。【雄按】既能五日见效，何待百枚始愈？"百"字疑误。

【俞按】喻氏以黄芩、阿胶日进十余剂，周公以乌药、附子每次用三分，皆五日见效，可称绝对。然服附子至百枚，以每次三分计之，功程毋乃太远乎？

1　五：作《珍本医书集成》"四"。

2　剿(chāo 抄)：同"钞"。

腰 痛

丹溪治徐质夫腰痛案。

【俞按】跌伤有瘀，似宜先逐瘀而后补。丹溪则以年之老，脉之散大，反先补而后逐瘀，是其学问之高也。昧者必以为补住恶血，惧不敢补，则尽力逐之，瘀终不去，而变端起矣！损伤且然，况内伤乎？观此案及叶先生痢疾案，而知补住邪气、补住恶血之为谬谈也。大抵元气果虚，则补药惟元气受之，而或邪或瘀不相干涉。或元气不虚，则补药为邪助长，为瘀增痛，诚非所宜。要在能辨其虚与不虚耳。

【雄按】亦当审其虚之微甚，邪与瘀之重轻，而后斟酌其先攻与先补之宜也。如此案虽宜先补，而以苏木驾驭参耆，自无补住恶血之虞。叶先生痢案，以陈皮芍药辅参术，亦非蛮补留邪之剂也。

李士材治方鲁儒精神困倦，腰膝异痛不可忍，皆曰肾主腰膝，而用桂附，绵延两月，愈觉四肢痿软，腰膝寒冷。遂恣服热药，了无疑惧。李诊之，脉伏于下，极重按之振指有力。因思阳证似阴，乃火热过极，反兼胜己之化，小便当赤，必畏热汤。询之果然。乃以黄柏三钱，龙胆草二钱，芩连栀子各一钱五分，加生姜七片为向导，乘势顿饮。移时便觉腰间畅快，三剂而痛若失矣。用人参固本丸，日服二两，一月而痊。

祝茹穹治张修甫腰痛重坠，如负千斤，惟行房时不见重。服补肾药，总不效。祝曰：腰者肾之府，肾虚斯病腰，然何以行房时不重？必瘀血滞之也。盖行房时肾摇而血行，行即不瘀，遂不见其重也。以知柏、乌药、青皮、红花、桃仁、苏木、穿山甲、木通各一钱，甘草五分，姜枣煎，二剂愈。

【俞按】瘀血腰痛，古人原有治法，而想到行房时肾摇血即不瘀，岂非明哲乎。然行瘀多用肉桂，此反用知柏，岂于脉中见相火之强耶？

【雄按】血因寒而瘀者，宜散以热，苟因热而瘀者，岂可谓必须肉桂乎？俞君固矣。

【杨曰】总因热则流行一语，印定眼目。

孙文垣治吴东星案。

【俞按】此条病情反复，孙公能随其病机曲折以赴之。就所录者，已有七次治法。惟始终汇载，方知其中间有效有不效，而终底于效，乃可垂为模范。苟逸其半而存其半，则不知来路之渊源，未明结局之成败，使以评骘其是非乎？因不禁慨然于临证指南矣。

背 痛

汪石山治一人年逾三十，季夏日午行房多汗，晚浴又近女色，因患白浊。医用胃苓汤，加右眼作痛，用四物汤入三黄服之。睡醒口愈加苦，又加左膝肿痛。仲冬不药浊止，渐次延至背痛不能转侧。日轻夜重。嚏则如绳索撮腰胁，痛楚不堪。呵气亦应背痛，时或梦遗。次年正月，汪诊之，脉皆缓弱无力，脾虚可知，左脉滑者，血热也。遂以参耆各二钱，苓术、归身、麦冬各一钱，牛膝、神曲、陈皮、黄柏各七分，甘草、五味各八分，煎服三十余帖。再以龟版、参耆、黄柏各二两，熟地、萸肉、枸杞、杜仲、归茯、牛膝各一两，丸服而愈。

卢不远治张二如病脊膂痛，艰于起拜，形伛偻楚甚。曰：此房后风入髓中，骨气不精，故屈伸不利。用龟鹿二仙胶，服三月，以填骨髓，佐透水丹二十粒，以祛肾风，遂愈。

祝茹穹治一人，患心重如千斤下坠。背弯不能直，每发时疼痛难忍，眼珠直出，舌皆咬碎，无药可疗。祝曰：此必打铜铁生理，终日用力，伤于饥饱，间以欲事，或因偷情为人所惊，精不得泄，用槌则弯背，惊则心血走，不泄则肾气逆，以气裹血，渗留包络，遂成是证。究之果打铜匠也。乃以麻黄、羌活各一钱，茯神、香附、归尾、赤芍各八分，甘草四分，两剂发汗而心轻。再以熟大黄三钱，赤芍、槟榔、枳实、黄柏、黄芩各一钱，两剂便通而背直。服八味地黄丸一料，而用力生理如常矣。

【俞按】江案养阴益气，卢案补精搜风，祝案汗下以通经，温纳以固肾，俱真实学问，非浅伎俩。再论背属太阳，若暴痛，则审其脉浮紧为伤

寒，脉沉缓为寒湿，麻黄汤、羌活胜湿汤可酌用也。脊系督脉，若久痛，则审其热而痛为阴虚，寒而痛为阳虚，麋茸六味、鹿茸八味可分用也。若肩背痛则兼肺经，腰背痛则兼肾经。又当各求其因而治之。更有胸与背互换作痛，项与背牵连作痛，背痛彻心，心痛彻背，散在诸书，均宜博考。

胁　痛

张戴人治一人危笃胁痛案。

【俞按】胁下结硬如石，的系积块。若宗养正积自治之说，而用参术，何异助纣为虐耶？幸遇戴人以涌法起其沉疴，亦赖脉之沉实有力耳。因知善于切脉者，则如礼乐与干戈，俱能戡乱致治也。

王宇泰曰：秦文山掌教每患胁痛，遇劳忍饿则发，因来求方。余以参耆、术地、芎归、黄肉、枣仁、牛膝、木瓜、石斛、苡仁、柏仁、桃仁之属，令常服之。后来谢云：自服药后，积久之疾，一朝而愈，不复发矣。闻魏崑溟吏部，亦以劳饿得胁痛，无大病也。误服枳壳、青皮破气之药，痛愈甚，不数日而殒，可不鉴哉！

孙文垣治李悦斋夫人，胸胁大腹作痛，谵语如狂，寅卯辰三时少轻，午后及夜，痛剧咬人，昼夜不睡，饮食不进者十八日。究其故，原有痰火与头疼、牙痛之疾，又因经行三日后头疼发寒热，医以疟治，因大恶热，三四人交扇之，而两手浸冷水中，口噙水而不咽，鼻有微衄。又常自悲自哭，目以多哭而肿，小水直下不固，喉梗梗吞药不下。脉则左弦数，右关洪滑。孙曰：热人血室也、误服刚燥之剂而动痰火，以致标本交作。诸人犹谓热入血室，惟夜间谵语如见鬼，何至胸胁疼剧咬人耶？孙曰：仲景云，经水适来适止，得疾皆作热入血室治。痛极咬人者，乃胃虚虫行求食而不得，故喉中梗梗然也。以小柴胡加桃仁、丹皮而谵语减。次日以安蛔汤与服，而疼止食进。

【俞按】痛极咬人，合以喉中梗梗，认为蛔饥求食，亦属偶然应验，若欲据以辨证，恐不可执。

【雄按】此证究属肝阴大亏，为其本病，善后之法，必用滋养肝肾为宜。

脚上诸证

孙文垣治一贫士，两足不酸不痛，每行动绝不听其所用，或扭于左而又坠于右，或扭于右而又坠于左，之玄而行，不能一步正走。此亦目之希觏，书所未载。余臆度之，由筋软不能束骨所致，故行动则偏斜扭坠也。夫筋者肝之所主，肝属木，木纵不收，宜益金以制之。用参耆、白芍以补肺金，苡仁、虎骨、龟版、杜仲以壮筋骨，加铁华粉以专制肝木，炼蜜丸，早晚服之而愈。

孙文垣治一人，生梅疮后，偶遭一跌，环跳脱出，不能复入窠臼，疼痛殊甚，两足因长短不齐。余思不能复入窠臼者，以瘀血流入窠臼，占满故窍，致骨不能复入也。今宜消去瘀血，必以行气活血之剂为主，以下行向导之剂佐之，庶可复原。用陈年窖中砖瓦，洗净煅过四两，生地、杜牛膝、骨碎补、丹参、赤芍各一两五钱，自然铜三两，蒲黄、车前子、苏木各一两，鹿角二两，元明粉五钱，各为末，以茅草根一斤，红花四两，煎膏拌晒前药，再以蜜丸，服之寻愈。

施笠泽治张侗初患足胫痛三年矣。诊之，脉沉细而涩。曰：此下焦元气不足，不能荣养筋骨。当用滋补舒筋之剂。服后微效，因劳旋作。再诊之，脉兼浮数，元气愈耗矣。为制人参膏，及河车天乙丸间服，元气渐壮。独两胫作楚不能忍，因制万灵膏，去樟脑加韶粉、苏合、麝香，以软帛紧系两胫。仍令饮甘草汤，不顷刻而痛若失。此膏良验，方载《本草纲目》。后用黄耆建中汤加参归，调理全愈。

何嗣宗治钟沧柱少年得脚弱病，酸楚无力，兼小便艰难，欲溺必久立之始通，大补肝肾药不应。何用六味地黄丸加黄牛腿骨髓一具而愈。以之治此者，道在迩而求诸远者。

【雄按】秀水沈岷源《奇证汇》云：一男子患脚跟骨脱落，动之则痛，艰于行步。叶天士先生视之曰：此湿伤筋络也。以苦萩苈四两炒，防己、木香、茯苓、木通、人参各二钱五分，为末，枣肉丸如桐子大，每三十丸，桑皮汤下，名圣灵丹。服

之果愈。

面 病

罗谦甫治一妇，三十余岁，忧思不已，饮食失节，脾胃有伤，面色黧黑不泽，环唇尤甚，心悬如饥，饥不欲食，气短而促。罗曰：人身心肺在上，行营卫而光泽于外，色宜显而不宜藏。肾肝在下，养筋骨而强壮于内，色当隐而不现。又必赖脾胃在中，传化精微以灌四旁，冲和而不息。若其气一伤，则四脏失所。今忧思不已，脾胃气结而不行，饮食失节，脾胃气耗而不足，故使阴气上溢于阳中，而黑色见于面。又经云：脾气通于口，其华在唇。今水反侮土，故黑色见于唇。此阴阳相反，病之逆也。《上古天真论》云：阳明脉衰于上，面始焦。可知阳明之气不足。乃用冲和顺气汤。以葛根一钱五分，升麻、防风各一钱，白芷、黄耆各八分，人参七分，甘草四分，白芍、苍术各三分，以姜枣煎。己午时前服，取天气上升之时，使人之阳气易达也。数服而愈。此阴出乘阳治法也。

【雄按】罗氏此论虽精，但此证乃脾胃虚而清阳不升，故面无华色，并非阴气上溢于阳中之色黑也。如果阴出乘阳，亟宜驱降浊阴，岂可再服升剂，以助其逆哉？更有多服温补之药，火气上升而面黑者，宜清解化毒为治。

【杨曰】议论与方不相照顾，古案多有之。当是病愈后补叙之案，故参差如此。非孟英发明其旨，几何不贻误后学耶！

鼻

祝茹穹治游成宇患一证，遍身畏寒，夏月亦须绵袄，夜即烘火，鼻中全然不闻香臭。鼻孔有一物，如豆大，痒极，若以手搔之，则又痛极。惟以黄泥入鼻，知为土气。常半月不开口，无医能治。祝曰：证有奇证，治有奇法。令觅一间极小房，四面砌砖，不许漏风，而四面俱锥一孔，地下掘一小坑，仅盘大，可容人面。然后锁闭病人于房内，用艾百斤，渐从四面孔内烧入。自辰至午，烧至三四十斤，烟塞满房，不能容鼻，遂伏地而寻空隙，得盘大之小坑，以鼻抵之，须臾觉鼻息通畅。自午至子，遍身热极，绵衣尽卸。天明开视，其鼻中赘疣已落，不胃风寒。服补中益气汤十剂全愈。究此病所以，因居楼上，木气太甚，冬月用火太多，无缝可泄，木又生火，积人成锢。热在脏腑，寒在皮肤。用艾以灸皮肤之寒，而通脏腑之窍。木人土而朽，火人土而烬。观其病时，惟闻有土气，固已得治法矣。

【俞按】此法固奇，然亦甚险，不可学也。夫人生于气，如鱼生于水，若以十笏小房闭人于内，四面糊之，不通一窍，半日而人死矣，以其与天地之气隔绝也。今虽四面有孔，孔既极小，又以艾烟熏人，掘地之坑，仅容人面，恐呼吸皆烟。闷极无逃，岂不危殆。

【雄按】祝氏诸案，立论颇新，然有意矜奇，不无过实，读者但师其意，毋泥其迹可也。

发

丹溪治一女子，十七八岁，发尽脱，饮食起居如常。脉微弦而涩，轻重皆同。此厚味成热，湿痰在膈间，复因多食酸梅，以致湿热之痰，随上升之气至于头，熏蒸发根之血，渐成枯槁，一时脱落。治须[1]补血升散，乃用防风通圣散去硝，其大黄酒炒二次，兼以四物合作小剂与之。月余诊其脉，知湿热渐解，乃停药。淡味二年，发长如初。

【俞按】发落补肾，宜兼补心，若眉落宜兼补肝，以眉兼[2]木气而侧生也。但肝为风脏，眉落多是患风之征，防成疠风，至于须落，必系肾虚，以须禀水气而下生也。《魏书》李元护为齐州刺史，姬妾十余，声色自纵，情欲既甚，肢骨瘦削，须长二尺，一时尽落。又《北史》载王颁痛父僧辨为陈武帝所杀，至隋灭陈后，召父时壮士潜发其陵，剖棺见陈武帝须皆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此虽赋形不同，亦可见肾气之独厚，故勇略殊常

---

① 须：原作“血”，据《古今医案按》改。

② 兼：《古今医案按》作“禀”。

也。

目

孙真人奉旨治卫才人眼疼，前众医不能疗，或用寒药，或用补药，加之脏腑不和。孙诊之，肝脉弦滑，非壅热也。乃年壮血盛，肝血并不通遂。问宫人月经已三月不通矣。用通经药，经行而愈。

【俞按】肝脉弦滑，能不误认为风痰病眼乎？因肝藏血而知其血盛不通，诚切当矣。然犹问宫人，始得停经三月之信，并不先言，据脉当停经也。真人尚如此，奈何讳疾者，每不言以责其断病耶？此正犯东坡所云：我欲困医，而我病亦适为医所困耳。

孙东宿治孙如亭令正，年过四十，眼偶赤肿，两太阳疼痛，大便不行者三日。平时汛期一月仅两日，今行四日未止。眼科治之，逾候肿赤不消，而右眼内眦突生一白疱，垂与鼻齐，大二寸余。医见而骇走，以为奇疾，莫能措剂。又见其呕吐眩晕，伏于枕上，略不敢动，稍动则眩愈甚。吐愈急，辞不治。孙诊之，两寸关脉俱滑大有力，两尺沉微。孙曰：此中焦有痰，肝胆有火，必为怒气所触而然。《内经》云，诸风掉眩皆属于木，诸逆冲上皆属于火。盖无痰不能眩也。眼眦白疱，乃火性急速，怒气加之，气乘于络，上而不行，故直胀出眼外也。古壮士一怒而目皆裂，与白疱胀出理同。肝为血海，故血亦来不止。治当抑其肝木，清镇痰火，则诸证自瘳。先用姜汁益元丸压其痰火，以止呕吐；再以二陈汤加酒连、酒芩、天麻、滑石、竹茹、枳实、吴茱萸，一帖眩吐俱定，头稍能动。改用二陈加芩连、谷精草、夏枯草、香附、苡仁、吴茱萸，四剂目疾全愈，血海亦净。

【俞按】此案见证甚怪，治法甚稳，因知医病只要明理，毋庸立异也。

张石顽治澄和尚案。

咽 喉

马铭鞠治倪仲昭案。

李昆阳治许某初起外感发热，继则左耳门生小疖溃腐。认为耳停耳，敷以药，溃腐不退，通耳肿赤，延及头面皆肿赤痛极，汗大出，身热反得凉，颇能进食，似觉稍安。越三日忽又发热，左耳前后连头面肿痛更甚，渐神昏谵语。盖因连日出门登厕，复受风邪所致。内外科皆以脉小而数，按之无力，虑其虚陷。李曰：此耳游风也，非致命之疮。重复冒风，故现险象。外敷以药，内用大剂风药散之，而肿痛身热俱退。惟神昏谵语不减，两日后昏谵更甚，汤粥入口即吐，手足厥冷，呃逆不止，势又危极。李以箸抉其口视之，则咽喉腐烂，悬雍赤紫，肿大如茄子下坠。脉仍细数，右手尤软。乃曰：连日不食，胃气大虚，故呕且呃。命以白米三升淘净，大锅煮粥，取锅面团结之粥油与食。【雄按】赵恕轩云：粥油能补人精。遂纳而不吐。复用药搅洗喉间之腐秽，【雄按】以锡类散糁入更妙。若未腐者，诸葛行军散亦佳。随以石膏四五两，竹叶一大把，煎汤与漱且服。服之竟夜，神昏始醒，呃止厥回。又进大剂芩连、白虎、栀翘等药，数日而全愈矣。

【俞按】此与景岳治王蓬雀案，冰炭相反，然蓬雀能受温补，故一剂即效。亦有证如蓬雀，虽投温补而不效者，即阳证阴脉之死候也，未可谓景岳之法概能活人，况许证之脉虽软小，而病非格阳。设从景岳之言，尚待问哉？故为医者，读古人书，断不可执其一说，自以为是也。

唇

高果哉治魏子一未发时，常患嘴唇干燥，自服麦冬一两，生地四钱，元参二钱，五味一钱，甘草六分，乌梅三个，虽有小效，而病根不去。果哉云：此证宜用神水，其法以铅熔化，散浇于地成薄片，取起剪作长条数块，以一头钻眼，悬吊于锅，锅内置烧酒，烧酒之上，仰张一盆，与铅片相近，使酒沸面气上冲于铅片，铅片上有水滴下盆

内，谓之神水。取服之，以此水从下而上，能升肾中之水，救上之干燥也。

【俞按】神水亦古方所载，得高公之释，其义始明。

【雄按】何西池《医碥》所云甑气水之功，似胜于此，而取之亦较易也。

齿

易思兰治一人患齿病案。

【俞按】此案医理讲得最精，由于脉象诊得的真，而更运以巧思，斯发无不中矣。清胃散之庸，诚不足责。即泛用滋阴药，亦难应手。只此三味，诠解甚明，信乎缺一味不可，多一味不必也。余乡有患齿痛数年，诸药不效者，叶天士先生用山萸肉、五味子、女贞、旱莲各三钱，牛膝、青盐各一钱，而全愈。此取酸咸下降，引肾经之火，归宿肾经，可与易公之方并垂不朽，而其义各别。

黄疸

仲淳曰：顾仲恭遭鼓盆之戚[1]，复患病在床，一医诊视，惊讶而出，谓其旦晚就木。因延余诊之，左手三部俱平和，右手寸尺亦无恙，独关部杳然不见。谛视其形色，虽疵羸，而神气安静。余询之曾大怒乎？曰然。余曰：此怒则气并于肝，而脾土受邪之证也。经云大怒则形气[2]绝，况一部之脉乎，甚不足怪。第脾有积滞，目中微带黄色，恐成黄疸。后果遍体发黄，服茵陈利水平肝顺气药，数剂而痊。

【俞按】《金匮》云：病疸当以十八日为期，治之十日以上瘥，反剧者为难治。就余生平所验，分毫不爽。有先因他病而后发黄者，有先发黄而后现他病者，必于半月一月之内退尽其黄，则他病亦可治。设或他病先瘥而黄不能退，至一年半载仍黄者，必复现他病以致死。大抵酒伤及有郁结与胃脘痛，皆发黄之根基，而泄泻肿胀不食，乃发黄之末路。若时行病发黄，亦多死证，谚曰瘟黄也。惟元气实者，审其为瘀血，为湿热，逐之清之，得黄退热亦退，乃可无虞。古人医案，俱未有说及久黄者，可为余言之一证。即如此条关脉不见，亦云数剂而痊。要知因于大怒，偶然不见耳。若并未动怒，关脉连日不见，目中微带黄色，即为脾绝之征，死无疑矣。

麻木

【俞东扶曰】麻多在于手足者，以四末道远气馁，则卫行迟而难到也。故麻不兼木必属气虚，否则风痰。凡脉浮而软，或大而弱者，气虚也。脉浮而滑，按之不衰者，风痰也。若麻木兼作，则有寒湿积痰死血之殊，其脉有沉迟滑实，与沉涩而芤之分矣。

【杨曰】语语精当，宜熟识之。

痛风

韩飞霞治一都司案。

【俞按】此证甚危，此论甚佳。乃以清燥汤一方收功者，盖五志过极，皆为火郁，此方连柏以清火，苍曲以散郁；郁热能蒸湿，二苓泽泻以渗湿；湿热甚则脾土衰，二术人参以助脾补元；湿热胜则肺金困，参膏、麦冬、五味助金以制木；使不生火，又火亢者水必亏，故兼归地养血，再合升柴之升清，苓泻之降浊，恰与经络奇邪吻合。所谓奇邪者，乃奇经之邪，故云非十二经中正疾也。

【杨曰】凡用成方，必须与病吻合，如此乃佳，否则必须加减。

孙文垣治孙质庵案。

【俞按】此案论治处方，俱极精当，叶案有蓝本于此者。

祝茹穹治闽闱典试[3]，半月前忽腿疼，两脚筋缩，脚根缩粘至腿，寸步不能行，将一月，屡药

---

1 鼓盆之戚：鼓盆，指丧妻，典出《庄子·至乐》。鼓盆之戚，即丧妻之痛

2 气：原作"色"，据《古今医案按》改。

3 典试：主持科举考试者。

无效。咸以此为痿痹证，祝曰非也。察其脉左寸忽洪忽涩，迟数无定栖。因其好饮冷酒，酒新则性热燥，冷饮又犯寒湿，寒热相搏，遂有此病。乃以川乌二钱去皮脐；麻黄二钱，两股梢，一股根；苍术一钱，以甘草汁拌炒；白蒺藜一钱，去刺酒蒸熟焙干；同为末，每服一钱二分，用老酒热服，盖被出汗。一服即能行动，三服而痊。

叶天士治嘉善周姓。体厚色苍，患痛风。膝热而足冷，痛处皆肿，夜间痛甚。发之甚时，巅顶如芒刺，根根发孔觉火突出，遍身躁热不安，小便赤涩，口不作渴，脉沉细带数。用生黄耆五钱，生于术三钱，熟附子七分，独活五分，北细辛三分，防己一钱五分，四剂而诸证皆痊。惟肿痛久不愈，阳痿不举，接用知柏、虎膝、龟版、苁蓉、牛膝不应，改用乌头、全蝎各一两，穿山甲、黄柏各一钱，防己一两五钱，麝香三钱，生马料豆二两，茵陈汤泛丸，每服一钱，开水下而愈。

【俞按】此与《指南》所载治鲍姓周痹，用蜣螂、全蝎、地龙、穿山甲、蜂房、川乌、麝香、乳香，以无灰酒煮黑大豆汁法丸者，各有妙义，非浅见寡闻者所能窥测。

痿

滑伯仁治一妇疟后善饥成痿案。

【俞按】东垣长夏湿热成痿法，即清燥汤也。用于此证最妥。合丹溪治一人春病痰气，至夏月足弱案观之。可为善用辛燥热药者戒。

石山治一人久坐腰痛案。

俞按此条讲病最精，用药则未敢深信。既云热多者筋急而痛，且现右齿面痛，何以重用参耆甘温之药？其些微之知柏，宁有益耶？

葛可久治同郡富人女案。

【俞按】香为脾臭，何以蚀脾？意者香能开窍，香极则诸窍大开，脉缓筋弛，关键尽撤，故身软目瞪不食也。畀人土坎者，诸毒得土而化。且土为万物之母，四肢百骸得土气，则生气自复也。仍合治痿独取阳明之义。

【雄按】香能开窍，气大发泄，发泄既久，脾气乃虚，故曰蚀也。盖脾胃主四肢，不但脾虚四肢不用，胃实亦有之。【杨曰】凡病虚实寒热，俱有对待之证。余治朱茂才疟愈之后，已服补剂，且能食肉，忽然卧床不起，四肢痿痹，不能自食，目瞪不语。医治四日，病如故。余诊之，脉弦细而软，苔薄微黄，大便不行，察其胸腹皆柔软，神气亦清，耳不聋，与之食亦食。此补之太骤，痰阻枢机，气郁不舒，非痿症也。予菖蒲、远志、胆星、枳实、茯苓、半夏、竹茹、橘皮、旋覆为方，芦菔汤煎服。一剂而更衣起榻，谈笑如常。故余先曾祖随笔中，谓治痿独取阳明，不专指虚证说。由此推之，即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亦不可泥不足为虚也。如湿热痰食，皆能阻滞脾胃，而中气窒碍，不足转输，致溲便变其常度，岂可概视为虚证乎。故读书必悟两面，临证庶免执一。

李士材治朱太学、倪文学、高兵尊三案。

【俞按】此三案精妙绝伦，以药对脉，确切不移。首案连用承气，继用参汤送寒下药，皆是独取阳明治法。末案补中益气与大黄补泻不同，总归乎取阳明也。

【又按】《临证指南》痿门，首列轻清治肺二方，实宗肺热成痿之旨。第恐力薄难效，其用二妙、茵陈、革薤、茯苓皮、蚕砂、海金砂、防己、龙胆、寒水石等，直清湿热，较之清燥汤反胜一筹。不涉虚者，允宜仿此。又有治下虚上实，而用犀角地黄汤去芍药，加元参、连翘、桑叶、钩藤，似乎专理上实，不顾下虚。然云头目如蒙，入夏阳升为甚，议清营热，以息内风，想其人脉必弦数，有热甚生风之象，未可兼顾下虚。或他日再诊而后滋填下焦，亦未可知。至于滋填下焦方，有用虎潜加减者，有用四物金刚健步及地黄饮子加减者，有用熟地、苁蓉、巴戟、远志、鹿角霜、桑葚、苍术、小茴，以狗脊酒蒸，熟水熬膏为丸者，有用苁戟杞膝、青盐、线胶、茯苓、沙苑、鹿筋胶、羊肉胶、牛骨髓、猪脊髓者，却无参术补阳明法，亦无承气泻阳明法。惟脾肾双补丸有入参，然其案重在晕麻瘛泄，尚未痿厥，非以治痿也。统观之，不外清湿热、益肝肾，岂二种病情偏多耶，或案有遗逸，未能详备耶？

癥瘕

仓公治临菑女子薄吾案。

【俞按】此条辨证最佳。上肤黄粗者，腹大而腹上肤黄粗也。循之戚戚然者，如以手摸老松树皮之枯燥也。其尺索刺粗者，亦是枯燥之象。然眉发皆润美，面色又光泽，知为虫病也。

【又按】《类案》所载偏嗜成瘕诸案，可助麈谈[1]，难充诊则，惟诸病名亦所当知。但嗜酒嗜茗，尚非怪异。如鲜于叔明嗜臭虫，权长孺嗜人爪，刘邕嗜疮痂，唐舒州刺史张怀肃、左司郎中任正名李栋服人精，贺兰进明好啖狗粪，明初僧宗泐嗜粪浸脂麻杂米煮粥，驸马都尉赵辉喜食女人阴精月水，南京祭酒刘俊喜食蚯蚓，吴江妇人喜食死尸肠胃。此种癖疾，惜无能治之者，遂作小说，传流至今，令人绝倒耳。春夏间蛇精及液沾菜上，误食之，腹内生蛇，须用赤头蜈蚣一条，炙为末，分二服，酒下。

【雄按】此血中气滞，郁而成热，热复耗营，气愈不宣，而成此证，故如此用药。血虚亦属阴虚，然与真阴虚者有别，学者辨之。

喻氏治袁序东案。

【俞按】此人克伐太过，换以温补，未足为奇。惟两尺脉洪盛，非此诠解，谁不面墙？至于桂附河车，同补肾药为善后计，则与肾气传膀胱之论，紧切不泛，非通套治痞成法可比。

李士材治于鉴如，每酒后腹痛，渐至坚硬，得食辄痛。李诊之，脉浮大而长。曰：脾有大积矣。然两尺按之软，不可峻攻。令服四君子汤七日，投以阴阳攻积丸三钱，但微下。更以四钱服之，下积十余次，皆黑而韧者。察其形不倦，又进四钱，于是腹大痛，所下甚多。仍服四君子汤十日。又进丸药四钱，去积三次。又进二钱，下积六七碗，脉大而虚，按至关部豁如矣。以补中益气汤调补一月而痊。

【俞按】脉浮大面长，为脾有大积，较之丹溪诸案，或沉涩而小且数，或微而短涩，或虚微短涩，或脉涩而弱者，大不同矣，须于临证时，能以古人各种脉法，俱为我之正鹄，庶期中的。若两尺按之软，不可峻攻，固是正理，然亦要看得灵变。盖两尺软为虚，则喻按之两尺洪盛，宁不认为实而峻攻之耶？故又当以形色及病情参讨也。

又治侯启东腹甲以嘈痛，按其左胁，手不可近，凡饮食到口，喉间若有一物接之者然。脉大而数，腹痛呕涎，面色痿黄，此虚而有湿，湿热相兼，虫乃生焉。当煎人参汤送槟黄丸以下虫积，虫若不去，虽补何益乎？病者畏不敢用，后竟不起。

【俞按】此是虫积，犹之饮积，俱无块者也。彼肯服攻积丸而愈，此不肯服槟黄丸而死。因知病之宜补宜攻，总贵用其所当用，诚不可专守洁古之说为稳着也。

积块

陈自明云，余族子妇腹中有大块如杯，每发痛不可忍。余诊之知为血瘕，投黑神丸。尽三丸，块气尽消，终身不复作。

【俞按】黑神丸载在《济阴纲目》。以弹子大一丸，分四服。据云痃气十服，膈气癥瘕五服，血瘕三丸当瘥。想系神效之方，并注漆有飞补之力。但世间有一种人，沾染漆气，即患漆疮者，若误投之，宁不为害，所当慎也！余又见一妇，先因痞块经闭，里医用生漆浓涂纸上，阴干煅灰，同诸行血药服之。数服后，顿下鲜血盈桶，遂困惫不堪。就余治，虽大进补剂，终淹成弱证而死。所谓飞补者，安在哉？

张三锡治一少年，体薄弱，且咳血，左边一块，不时上攻作痛，左金、芦荟俱不应。诊其脉三部虽强，而细涩不流利。因作阴虚治，四物加知柏、元参、丹皮，不六剂顿愈。此阴虚似肝积也，虽因部分名积，诊视之际，尤当详审，惟圆机者乃不昧此。

周慎斋治一妇素善怒，左胁下有块，身肥大，经将行，先一二日必吐下。此肝木乘脾，脾虚生痰不生血也。善怒、胁块，肝气亢也；吐下者，

---

① 麈(zhǔ 主)谈：麈即麈尾、拂尘也。古人清谈时常执麈尾，故称清谈为"麈谈"，后亦泛称闲谈、杂谈。

脾气虚也；身肥则多痰，痰盛者中焦多湿，故经行时气血流通，冲动脾湿，且吐且下也。久而不治，必变中满。宜理脾燥湿。白术一两，半夏五钱，生姜七钱，沉香三钱，共研末，白糖和服。又一人左胁下有块，右关脉豁大，用乌药一两，以附子五钱，浓煎制透，将乌药日磨二三分，酒送下。俟积行动，乃以补中益气汤加附子服之，后用六君子丸服全愈。

【俞按】慎斋云：凡积不可用下药，徒损真气，病亦不去。当用消积药，使之熔化，则除根矣。积去须大补。诚格言也。即此二案，亦平淡之神奇矣。

叶天士治一妇产后恼怒，左边小腹积一块，每发时小腹胀痛，从下攻上，膈间乳上皆痛，饮食入胃即吐，遍治不效。叶用炒黑茴香一钱，桂酒炒当归二钱，自制鹿角霜、菟丝子各一钱五分，生查肉三钱，川芎八分，水煎，送阿魏丸七分，八剂而愈。次用乌鸡煎丸原方半料，永不复发。又一人患疟补早，左胁成痞，连于胃脘，按之痛甚，用炒桃仁为君，佐以阿魏、穿山甲、龟甲、麝香，丸服全消。

【俞按】消积之方，如桃仁煎用大黄、蜜虫、芒硝，黑神丸用生漆、熟漆，东垣五积丸俱用川乌、巴霜，《局方》圣散子、三棱煎丸俱用硇砂、干漆。此皆峻厉之剂。用而中病，固有神效，若妄试轻尝，鲜不败事。《千金》硝石丸，人参硝黄并用，丹溪犹以为猛剂。治婢一案，每与补药迭进，此真善治病者也。丹溪治积聚诸案，轻重曲折，适至病所。如治方提领，用参术归芎等煎汤，下保和丸二十五、龙荟丸十五。治冯氏女，先用左金丸、青六丸，复用参橘桃芎丸。治卢子裕疟后食酒肉而成块在左胁，用参术柴苓枳壳煎汤，下阿魏五、保和十、抑青十、与点五、攻块五。攻块者，青皮、三棱、桃仁、桂枝、海藻，醋调神曲为丸也。治下邳钱郎，用保和二十，温中二十，抑青十，以白术木通三棱汤下。此等方法，皆补药与磨积相半，而必兼清肝之药，大抵因怒成块者多也，又治陈里长男，饱食牛肉、豆腐，成块在右胁，脉弦而数，即明告以此人必性急。块上不可按，按则愈痛，痛则必吐酸黄苦水。而用荔核、山查、枳实、山栀、茱萸、人参、姜汁以止痛，继用皂角煎汁、制半夏合黄连、石碱，用糖球膏为丸以消块。仍是治肝为主，磨积为助。学者能逐案细绎，自有悟处。再阅叶案积聚门，只用鸡肫皮、莱菔子、蛤粉、芥子、蜣螂、蜜虫、青朴等，并无古方狠药，其理尤可想见矣。又余目击杭州一妇患痞块，用黑补丸大效。每痛作呕胀不堪，服此即愈。数十服后，百苦皆除，半年外以他病暴亡。因思漆身为癞之言，脏腑岂能常漆耶。清纯冲和之气，耗丧于此药而不觉也。再按，阿魏丸方甚多，如医林阿魏十四味，内有石碱、风化硝；小阿魏丸七味，乃棱、蓬、胡、椒、青皮、木香、麝香；心统消积阿魏丸共八味，内有三棱、莪茶、牵牛、穿山甲；丹溪阿魏丸治肉积者只四味。又医林小阿魏，即丹溪治陈星长男之三味，却无阿魏，犹之琥珀膏只大黄朴硝各一两为末，以大蒜杵膏帖之，并无琥珀也，总须对证择用耳。

阳痿

周慎斋治一人，年二十七八，奇贫鳏居，郁郁不乐，遂患阳痿，经年不举。温补之药不绝，而证日甚，火升于头不可俯，清之降之皆不效，服建中汤稍安。一日读本草，见蒺藜一名旱草，得火气而升，能通人身真阳、解心经之火郁。因用斤余炒香，去刺为末，服之效。月余诸恙皆痊矣。

景岳治一少年遭酷吏之恐阳痿案。

【俞按】《巢氏病源》以肾间动气为人之根本，故老年能御女，七十岁至八十岁犹生子者，其动气之禀于生初者独厚也。厚则刚，阳自不痿。亦有未老而阳即痿者，必不能至大寿。须任其自然，绝意淫欲，尚可延龄。设以兴阳药内服外洗，求为御女之事，不数年而死矣。若壮年无病而阳痿，其人多夭。少年虚损而阳痿，其死立至。皆由肾间动气早衰也。动气即命门真火，所以生长元气，煦燠元阴，故气曰阳气，精曰阳精，其盈亏俱得于先天。盈者虽斫丧而无伤，亏者虽葆养而不足，并非药石所能扩充。乃《扁鹊新书》载王超老淫故事，而云保命之法，灼艾第一，丹药第二，附子第三。此说荒唐，断不可信。又

考宗筋聚于前阴，前阴者足之三阴，及阳明、少阳、冲、任、督、跷九脉之所会，而九脉之中，阳明为之长。《内经》云：阳明者，五脏六府之海，主润宗筋。【雄按】经言有极可征者，如马之鼻黑者阴茎亦黑，若鼻白者阴茎必白。盖鼻虽为肺窍，而位镇中央，实阳明脉之所钟也。所以胃强善啖之人，其于欲事必强，反是则痿而不举，或举而不坚。是胃气能为肾气之助。古云精生于谷，又云男子精盛则思其色，其道理可喻矣。《新书》之言，不过如宋人揠苗耳。况丹药之害，可胜言哉！

【杨曰】先天亏损者，非药石所能充。此语良是。然未始无葆养之法，人若于闲暇时，即静坐数息，绵绵降下丹田，则肾气自然强固。于静中或睡卧时，觉阳具自举，即正坐撮提谷道，使气从夹脊上升泥丸，仍复降至丹田。如此数次，阳气自回，每行一次，则精神增长一次。此元门不传之秘也。

脱 肛

俞惺斋治一人脱肛，肿痛出水，尺脉洪数。用樗根白皮、川柏、诃子肉、没石子、鳖头灰而愈。其人好酒形实，乃湿热下注，非气虚下陷也。

痔

俞惺斋治徐某，先患内痔，复生外痔。外则肿痛出脓血，内又胀痛异常。每登圊后，内痔堕出，欲掺之进内，碍于外痔，欲俟其自收，则相抵痛极。以致行坐不得，昼夜侧卧而已。内服芩连槐花等药，外抹熊胆及冰片田螺水等法，总不应。痛甚汗多困乏，稍进人参则痛益加。余诊之，右关尺沉大有力。令以莜麦[1] 面、猪胆汁为丸服。凡服猪胆二十枚，而内外之痔皆泯迹矣。

【俞按】酒煮黄连丸及脏连丸，皆治痔痛下血之正法。余如干柿烧灰饮下、四时取其方柏叶烧灰调服亦佳。慧禅师云，平直量骨脊与脐平处椎上灸七壮，年深者更于椎骨两旁各一寸，灸如上数，无不除根者。

女 科

叶杏林《指掌赋》曰：医学之传，首自黄农，女科之始，则由扁鹊。邯郸为带下之医，史迁所载；《产宝》者愈风之散，华陀所传。病机不等，巢元方之立论最详；精血攸关，褚侍中之遗书最善。热人血室，脏燥悲伤，胃气下泄而阴吹，【雄按】阴吹乃妇人常有之事。另无所若者，亦不为病，况系隐疾，医亦不知。相传产后未弥月而啖葱者，必患此，不可谓之病也。惟吹之太喧，而大便坚燥者，乃称为病。然亦但治其燥，不必治其吹。非张长沙孰能辨此；三十六病，转女为男，巧夺造化之枢机，舍孙真人其谁与归。唐白敏中访昝殷备集验方三百七十八首而为《产宝》，宋郭稽中补濮阳李师圣产论二十一篇以为产方。作《大全》，陈自明之勋最；补医案，薛立斋之功多。高宾刻《便产须知》，杜荛著《产育宝庆》。朱丹溪之《百问》可传，陈无择之《三因》宜读。搜罗众善，王宇泰之《女科准绳》；分晰群芳，武叔卿之《济阴纲目》。议论具备于《经纶》，方法谨承夫《家秘》。东垣河间各有名言，春甫养葵亦多妙义。诸书悉当诵习，临证自探渊微。学问思辨，不辞人十而己千；补泻寒温，可即一隅而反四。功行满则青城有望，怠堕久则白首无成。

【雄按】转女成男之术，验者甚少。惟有一法，每试有效，且甚简易。若停汛而确知其为受孕，即取红纸一张，本夫亲书"五更露结桃花实，二月春生燕子巢"十四字于上，书时，心中须默诵"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四句。书毕贴于卧床隐处，凡书时、帖时均不可令人见、并令人知，验后始可传人也。

经 水

丹溪治一妇，年二十余，形肥痞塞不食案。

【俞按】饮薄粥一碗，必吐水半碗，卧不能起，将认作大虚证矣。其辨在于痞塞，及经停之前，虽通而黑色也。此怒火食积，郁成湿热，上则

---

① 莜(qiáo 乔)麦：即荞麦。

饮停，下则瘀阻，实证似虚耳。辰时寸关脉滑有力者，辰为气血注胃之时、胃满甚而连及上焦。午后惟关脉滑，独显胃实之象矣。方主消痰消食，破气活血，加黄连滑石以清湿热，仍兼人参以鼓舞胃气。使诸药得行其疏通之力，再佐姜汁之辛以开道路，又治呕吐，此真纪律之师，有胜无败者也。然犹有病深药浅之虑，隔三日以二丸微下，则直捣贼巢，病根可拔矣。

石山治一人年逾四十，形色颇实，常患难产经不调案。

【俞按】人有一手无脉者颇多，若两手无脉者则少。此乃母胎中或襁褓时蹩挫其经隧，致脉不通，原非病也。石山又诊一妇，左手无脉，而动于腕臂外廉阳溪偏历之分。是即今所谓反关脉也。汪乃曰：左脉离其部位，其病难以脉知。诚然，反关脉多洪大，且可推动。果不足以审病情。又丹溪治一妇，久疟食少经闭，两手无脉，每日以三花神祐丸十余粒，津咽之，月余食进脉出，又半月脉愈，又一月经行。此则因病而无脉，非向来无脉也。

孙文垣治马二尹媳，每月汛行，子户旁辄生一肿毒，胀而不痛。过三五日，以银簪针破，出白脓盏许而消，不必帖膏药而愈，略无瘢痕，但汛行即发，或上下左右无定所，第不离子户也。内外科历治数年不效，且致不孕，因询于孙。沉思两日而悟曰：此中焦湿痰，随经水下流，壅于子户也。经下而痰凝，故化为脓，原非毒，故不痛。用白螺蛳壳，火煅存性为君，南星、半夏为臣，柴胡甘草为佐，面糊丸，早晚服之遂愈。

【俞按】孙公颖悟殊不可及。原非毒故不痛，亦格致名言。

沈尧封治一寡妇，体素弱，每逢月事声哑。盖肝肾之络，俱上连肺，精血下注，肺中必枯，故哑。用地黄、天冬、肉苁蓉、归身等大补精血，病反甚。加细辛五分，通厥少之络，才人口声即出，后用八味丸调理，经来不哑。

【俞按】今人称月事为天癸者，谬也。经云：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又云：男子二八而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若天癸即月事，丈夫有之乎？顾名思义，谓是天一之真水，乃精血之源头也。盖男女皆有精，易云男女构精可据。然指天癸谓精亦不妥，天癸为精，不该又云精气溢泻矣。后贤讲受孕之道，有阳精阴血、先至后冲等说，亦谬。夫男女交接，曾见女人有血出耶。交接出血是病，岂能裹精及为精所裹哉？大约两情欢畅，百脉齐到，天癸与男女之精偕至，斯人任脉而成胎耳。男胎女胎，则由夫妇之天癸有强弱盈虚之不同也。任脉督脉，皆起于前后两阴交之会阴穴。督总诸阳，任总诸阴，任隶足少阴，冲隶足阳明。所谓冲为血海，任主胞胎也。经云前阴总宗筋之所会，会于起街，而阳明为之长。阳明水谷之精华，变化成血，以灌输太冲。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矣。既孕则血聚以养胎，不能输入太冲，故月事不下。由此辨之，任脉通而天癸至，冲脉盛而月事下，明系两项矣。

【雄按】此说蓝本于沈尧封而加详者也。

崩　漏

汪汝洁治叶妇案。

【俞按】脉大而无力，乃气虚之确据，何可指定为血虚？况麻属气虚，先哲之成言也。气虚不能摄血则崩，参耆在所必用。惟左脉举之略弦，似有风邪，少加荆防亦是。第其议论拖沓，借司天运气以张大其说，反觉浮泛矣。孙文垣治潘敬斋媳，经水不调，医投安胎之剂，越七月经水忽大行，内有血块筋膜如手大者一二桶，昏冒困惫。其脉右关洪滑，左寸洪数，两尺皆洪大。病交夜分，咬牙乱语，手心热，口噤，时手足皆冷，心头胀闷不快，面色青，诸医皆谓难治。孙曰：无恐。此浊痰流滞血海，以误服安胎之药，益加其滞。血去多，故神魂无依。痰迷心窍，故神昏语乱。其发于夜半者，乃热痰在心包络与胆经，故每至其时而发。为之调气开痰，安神养血，可愈也。【杨曰】识力绝高。即以温胆汤，加石菖蒲、酒芩、天麻、枣仁、丹参与服，其夜证即减半。次日再服，每帖加竹茹五钱。【雄按】此经产及诸血证要药，故宜重用：即《金匮》之竹皮也。临睡又与黑虎丹数粒，诸证悉愈。

【俞按】此证不用脱血益气之法，其察脉审证高矣。然此时着眼在昏冒胀闷等证，非血去多而犹不止也。

【雄按】产后亦有此证，沈尧封《女科辑要》中。论之颇详。

施笠泽治祁君万之内崩中，服地榆续断等药不效。诊其脉，沉而结。曰：蓄血证也，得之汛至而怒。祁曰：然因怒经止，半月后即患崩证，今一月矣。乃用桃仁大黄行血破瘀。或谓失血复下，不导其势乎？施曰：血随气滞，蓄积不散，壅塞隧道，益而妄行，决壅去滞，则血自归经矣。不然，舍其本而治其末，何异随流塞水耶？服二剂果下衄血，汛亦旋至。

【雄按】治病总须察脉辨证，而后议治。设泥成说，但执暴崩宜补，必致酿成锢疾矣。

带 下

【俞东扶曰】妇人患此者十居八九，而此病之虚证亦十之八九，虚证挟肝火、挟湿热者，又十居八九，若不虚而但因肝火湿热者，仅十之一二而已。

恶 阻

【俞东扶曰】此证《千金》半夏茯苓汤最佳，二陈加生地、芎芍、旋覆、桔梗、细辛、人参、生姜也。有寒者，《千金》茯苓丸可用，六君加枳实、桂心、干姜、葛根也。橘皮竹茹汤治胃热，抑青丸治肝火。若诸法不应则停药，《金匮》所谓加吐下者则绝之也，过八十日自愈。【雄按】虽挟寒，姜桂不可轻试。

堕 胎

孙文垣治侄妇戴氏，孕已五月，忽血大下，午后发战，六脉俱数，左寸滑大，右关搏指，左关软弱。予以白芍二钱，生地、阿胶、人参、蒲黄各一钱，柴胡、香附、地榆、荆芥各七分，甘草五分，煎服。午后发寒热，每夜凡三次，头痛恶心，腹中硬块，所下血块甚多，心下怯力，此虚无疑也。以补中益气加阿胶、炮姜、白芍、乌梅。下午右眼白珠发一白泡，先肿下垂，而面亦肿。此虚火游行无制之证。其夜大发寒热，指抓皆黑，唇白，汗大出，腹中作痛，牵引两乳皆痛。仍以补中益气加阿胶、白芍、桂枝、五味、麦冬，服后热退汗止渴除，神气少定，乃有生意。次日咳嗽而胎坠，即以独参汤继服。其夜肠鸣，泻二次，以参术各三钱，炙草钱半，炮姜一钱，桂心、茯苓各五分，陈皮七分，莲子、大枣煎服。后因咳嗽，以四君加炮姜、五味、紫菀，调理而愈。

【俞按】胎甫堕而即进独参汤，一见泻即用参术至三钱，盖因未堕之前已是虚证，新堕之后何妨骤补。若庸流必主停参，且与消瘀矣。

【雄按】黄锦芳云：杜仲、续断二味，举世用以安胎，而不知续断味苦，专入血分，活血消肿，故乳痈、结肠风、痔瘘、金疮、跌仆一切血瘀之证，皆可用也。虽稍有涩性，行不至泄，然误施于气弱气陷之妇，则顺流而下，奔迫莫御，而有排山倒海之势，岂区区涩味所能止其万一者乎？杜仲色紫而润，辛甘微温，性专入肝，补气强筋，筋强则骨亦健。凡肾虚、肾寒、脚弱之病，用之最宜。若气陷、气弱之辈，断不可服。以其性最引气下行，而无上升坚固之意也。夫胎坠本忌血行气陷，其服此二味亦有奏效者。以人身气血贵乎温通，坠胎之因不一。亦有因肾气不温，经血凝滞，而胞胎失荫者，得此二味，则气煦血濡，不滞不漏，而胎自安矣。非为下虚上实之证设也，故胎坠而尺强寸弱者，动作少气者，表虚恶风汗时出者，心下悬饥得食则止者，一身之气尽欲下坠者，皆在禁例。奈作俑者既不分辨明晰，流传既久，遂以为安胎圣药。总缘医理不明，药性不晓，证候不知，见方号为神验。滑脱之妇，亦尔通用，岂知杜仲、续断，原或因于跌仆，或下寒挟瘀而胎动者之妙剂乎？苟不知审顾区别而妄用之，则不但不能安胎，反能催胎堕胎，甚有殒其母命者，可不戒哉？雄谓不察证因而执一方以治众病者，多犯此病。杜仲、续断二味，世人皆视为补药，而不详察其功用，黄氏此论，洵是发人未发。

黎西野治一妇，半产胎衣不下，连服行血催

衣之剂，点血不行，胸痛昏乱。黎曰：此脾失职也。先与黄芪、当归各一两，下咽而昏乱顿减。随用大剂参术、归芍、苓甘等药，一服而恶露渐至。众皆惊曰，恶露不行，胞衣不下，女科书中并无参耆之方，君独以补奏功何耶？黎曰：君等忧血之不下。吾正忧血之不止，故相反耳。盖此病本气血大亏而致，半产脾失统血之职，水湮土崩，冲决将至，故生昏乱。不为之修筑，而反加穿凿，是虚虚也，乌乎可？曰：今从子法，遂得免乎？曰：不能也。穿凿过当，所决之水已离故道，狂澜壅积，势无所归，故必崩。急服吾药，第可固其堤岸，使不致荡没耳。至第三日，诊尺内动甚。曰：今夜子时以前必崩。用补中益气加参耆各二两，嘱以血至即服。至黄昏果发，如其言得无恙。次用调补脾肾而愈。

【俞按】恶露不下，用参术归附等药而下者，生平经手颇多。然必脉象细软，口不燥渴，内不烦热，方为合治。此案不言脉象，但曰脾失其职，谅此妇平昔怯弱，以致胎堕。且连服行血催衣之药四帖，宁不反其道以治之耶？

产后癔疯

孙文垣治潘大司马嫂，年二十五，体素弱，语言端谨。因难产伤力，继以生女拂意，后又女死悲戚，即时晕厥。醒而神思迷昧，手足瘛疭，不可诊脉，目上视。细问之，自女落地，恶露绝无。有女医时与人参干嚼，及独参汤并粥乱进。参与粥皆壅塞膈上不下，以故神昏瘛疭不已也。孙教以手于喉中探而吐之，喜其随手吐出痰饮粥药盈碗，瘛疭方定。乃与川芎、山查、泽兰、陈皮、半夏、茯苓、香附进之，稍得睡。不虞女医又私与补药二帖。子丑时陡然狂乱，如降神之状，汉声官话，问答如流，其声壮厉，迥异平时。其家咸谓神附，祈祷百端。孙曰：此恶露不尽，乃蓄血如见鬼之证，非真有神佛相附也。以归尾四钱，川芎一钱五分，泽兰、益母、滑石等煎，和服热童便，连投二帖。狂乱少定而未除，意其胸中必有余痰作滞，前方无佐使之品，故药力未行也，大加山查为引，恶露消行，神思既静，嗣后稍睡片时，手足微动，或自以手掌其面，或自以手捶其胸，昏乱不息。诊其脉近虚，早间面红而光，申酉时面色白，此血行火退，故脉虚而当补矣。与人参、川芎、泽兰各一钱。当归、山查各二钱，茯苓、陈皮各八分，卷荷叶一片，琥珀末五分。服后嗳气二声，孙喜曰：此清阳升而浊阴降矣。自兹安静，恶露行，大便通，而索粥饮矣。

【俞按】此条前半段治法不难，盖得其参粥杂进之病情，自有消瘀及消痰食之方法，但探吐法尤捷耳。畜血如见鬼，知者亦多。后半段恶露稍行，神思即静，略睡片时，昏乱不息，仍是畜血形状，乃于轻剂消瘀之中，复用人参，并不以前曾误用而畏蹈故辙。此为高手，其讲脉与面色极是，但产后谵语昏狂，有纯因于痰者，又不可不知。【雄按】《女科辑要》论之最详。

【雄按】此证总不宜用川芎，而方方用之，是白璧之瑕也。至于嗳气，谓为清阳升而浊阴降，则误矣。其证既因痰瘀阻滞，气窒不行，故用多方通降而得愈，则是浊阴降而清阳始得升也，何可颠倒其词哉？

程石洲室，因产难子死忧闷，小腹有块作痛，下午发热，不思饮食。文垣诊之，脉右大于左者三倍，且数。与芎归汤加山查、泽兰、肉桂，次日下午，腰腹胀痛。诘之，晌午食龙眼一斤矣。从此小腹渐胀，大便三日未行。早晨鼻衄，夜间极热口渴，脉大无绪。势其危急。用芎归、红花、桃仁、青皮、槟榔、莪茶、山查水煎，调元明粉二钱，服后下结粪二枚，安而就寝。醒后进粥稍多，又复胀痛，腹大如斗，坚如石，气促不安，势危之至。乃与五灵脂、山查各四钱，凌霄花二钱，赤芍一钱，服后大便通，腹软气定，始可进粥。渐有生气，但脉仍鼓指。此腹中积滞尚多，不可不因其时而驱去也。用山查、大黄各三钱，桃仁二钱，桂心、红花各五分，炙草七分，煎调元明粉一钱五分。其夜下黑粪四次，热始退，上腹虽消，脐下仍大。仍以桃仁承气加山查、滑石、红花煎服，五更大便行，脐腹胀又减，复与积块丸调理全消。是役也，女科于初起发热腹痛之时，即以常套十全大补汤投之，岂知龙眼入腹，渐渐胀开，故腹亦因之大胀，且其味甘，尤能作滞，复加地黄参术，

宁不塞其塞哉?由是而成大坚之证,《内经》谓中满者泻之于内,良以此夫,彼亦泥乎丹溪产后须大补气血之误也。

马元仪治王氏妇,产后一月神气昏倦,胸满中痛,咳嗽喘促发热,服药反渐加重,势将治木。诊脉两手沉涩兼结,曰:此胎前已有伏邪,产后气血既虚,邪益内结,法宜表里两和,使邪从外达,气从内泄,病自愈矣。用桂枝、柴胡、苏梗、枳壳、半夏曲、腹子、杏仁、广皮透邪达滞之剂,服后病势偏安,脉亦稍舒。前医尚以气血两虚,遽投生地归芍敛滞之品,遂致彻夜靡宁,如丧神守。不知邪结于中,反行补法,如欲盗之出而反闭其门也。急改透邪散结法,用桂枝、炮姜、黄连、枳实、厚朴、广皮等,一剂而胸满中痛之证释。复用栝蒌实、柴胡、桂枝、半夏、枳实、杏仁、苏子、桔梗等,再剂而表热喘嗽之证平。但大便不行,此久病伤津液,肠胃失养之所致也。加生首乌一两,大便得解,余邪尽去。然正气大亏,继进滋补气血之剂而安。盖病有虚邪内结,而正气积亏者,当补正以托邪,而不知者,反治邪而伤正。有正气未伤,而邪势方张者,当去邪以安正,而不知者,反用补以滞邪。虚实莫辨,多致冤沉无诉而尚不觉也,岂不谬哉!

产后惊

戴元礼治乐元忠妻,产后病惊,身飘飘如在浮云中,举目则旋转,持身不定,四肢酸软,医以安神补虚治之转其。戴诊左脉芤涩,神色不变,是因惊致心包络积血耳。乃下血如漆者一斗遂愈。古云大实似羸者此也。

【俞按】此证必共认为虚矣。苟不辨其左脉之芤涩,岂能测其心包之血积耶?人但知惊是病,不知因惊而又致病,则治病无益也。可举此案,以例其余。

产后泄泻

金大文治一妇,产后三日发疹,细而成粒,不稀不密。用荆芥、蝉蜕、鼠粘等药,一剂头面俱退。越一日渐有回意,忽大便溏泻数次,即神昏不宁。问其所苦,曰热曰渴,语言颤怯如抖出者,脉来微细数有七至,外露但欲寐,少阴证据。曰:阳脱证也,属少阴。用生附子三钱,水洗,熯如炒米,炒干姜八分,炒甘草一钱,炒白芍一钱半,水煎,和入人溺一杯,青鱼胆汁四小茶匙,以代猪胆汁。服毕即睡,觉来热渴皆除。续用黄耆建中汤,加丹参、苏木,二帖而安。

沈尧封治一妇,产时去血多,随寒战汗出,便泻不止。用大剂真武汤,以干姜易生姜,两剂战定,而汗泻如故。又服两日,寒战复作,再用补中汤,无人参,加附子,两帖。病者云我肚里大热,口渴喜饮。然汗出下利,寒战不减。沈方凝思,其母云彼大孔如洞,不能收闭,又无力服参,谅无生理。沈用黄耆五钱炙,北五味四钱杵碎,白芍、茯苓各二钱各炒,归身、甘草各钱半各炒,大枣三枚,一剂病减,四剂全愈。

【俞按】此二案有大见识、大力量,故能起死回生。

【雄按】观沈案,则可见气虚不能收摄者,宜甘温以补之,酸涩以收之。不可以辛热走泄,助火食气也。

汪石山曰,余一日庄居,一乡人踵门哀恳,道其妻产后数日,喘促不能卧,痰与血交涌而上。日夜两人扶坐,稍侧身壅绝,乞救疗之。余以意度,新产后血气脾胃大虚顿损,故虚痰壅盛,而败血乘之。犀角、六君子加失笑散,一服痰血俱下,喘亦立止。次日来谢云,诸病皆去,止不能食耳。与参苓白术散,调理全愈。

【俞按】此证甚危,此方甚巧。若用六君而不加犀角、失笑散则不应,用犀角、失笑散而不合六君亦不应。但意度之,不凭脉象,固由汪公熟能生巧,而其病机在痰与血交涌而上,才侧身便壅绝,显系败血随痰上升。然非血气脾胃之大虚,败血何由随痰上升耶?此方所以恰对也,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先生之谓欤。

【又按】产科奇病甚多,奇方不少。如遇怪异证候,当于叶杏林所述诸书检求之。夫学医何难?不过多读书耳。《金史》载张洁古学医,夜梦有人用大斧长凿凿心开窍,纳书数卷于其中,自

是洞彻其术。因思天使此人为良医，尚须纳之以书，我侪既不梦斧凿开窍，必从目从口，将书纳之于心，纳之诚多，宁让洁古独步耶。设遇奇病，自有奇方，可向腹笥检求矣。

外　科

痈　痤

孙文垣治查景川遍身痈痤，红而燃痒，诸人以蒺藜、荆芥、升麻、葛根、元参、甘草、石斛、酒芩与之，不愈。又谓为风热，以元参、蝉蜕、羌防、赤芍、甘草、生地、当归、升麻、连翘、苍耳，服之饮食顿减，遍身发疮，痛痒不可言。孙诊之，两手脉皆缓弱，以六君子汤，去半夏，加扁豆、砂仁、薏苡仁、山药、藿香、黄耆，一服而饮食进，四帖而痛痒除，十帖疮疥如脱。

【杨曰】俱治此证之药，而服之益甚者，以未审其脉，故与其人之体气相违也。

肺　痈

王宇泰治一妇，感冒风寒，或用发表之剂，反咳嗽喘急，饮食少思，胸膈不利，大便不通。右寸关脉浮数，欲用通利之剂。王曰：此因脾土亏损，不能生肺金，若更利之，复耗精液，必患肺痈矣。不信，仍利之，虚证悉至，果吐脓。乃朝用益气汤，夕用桔梗汤，各数帖。又朝用益气汤，夕用十全大补汤，各五十帖，全愈。

胃　痈

石顽治谈仲安案。

儿　科

潜村治仙潭孙自范甥慢脾证，痰涎涌盛，咳嗽身热，四肢抽搐，自汗嗜卧，露睛撮空手振，屡进补脾兼消痰逐风药不应。以方就商于杨，杨曰：此诚风自内出，本无可逐，痰因虚动，亦不必消，但补脾土，诸证自退。然据所示兼证，则其面必晃白，眼必散大，舌必胖滑，色必嫩白，颈必软，而头必垂矣。【雄按】必如是者，乃可用此法也。曰：诚然。然救虚不应何耶？杨曰：诸证皆属寒，而诸方止救虚也。使天柱未倒，固能取效，尚须除去逐风消痰之品。今颈软头垂，则天柱已倒，而虚上加寒，确有显据，非炮姜肉桂，何以追已去之阳，而苏垂绝之气哉？乃写参附养营汤，嘱之曰：如阻以幼稚纯阳无补阳之法，则百不救一矣。服三剂竟愈，次用五味异功，加煨姜白芍，调理而健。

一女六岁，才发热一日，即腰脊中命门穴间骨节肿一块，如大馒头状，高三四寸，自此不能平身而立，绝不能下地行走。已半年，人皆谓龟背锢疾，莫能治，即以幼科治龟背古方亦不效。孙文垣曰：此非龟背，盖龟在上，今在下部，必初年乳母放在地上坐早之故。彼时筋骨未坚，坐久而背曲，因受风邪不觉，其渐入骨节间而生痰涎，致令骨筋胀满而大。不急治之，必成痼疾。今起未久，可用万灵黑虎比天膏帖之，外以晚蚕砂，醋炒绢包，于膏上热熨之，一夜熨一次。再以威灵仙为君，五加皮、乌药、红花、防风、独活水煎服，一月而消其半，骨节柔软，不复肿鞭，下地行，行走如初矣，人皆以为神奇。后三个月，蓦不能行，问之，足膝酸软，载身不起，故不能行。余知其病去而下元虚也。用杜仲、蚕砂、五加皮、薏苡、当归、牛膝、独活、苍耳子、人参、仙茅水煎服，二十帖行走如故。

【雄按】叶氏医案，乃后人所辑，不无错简，且有羼杂及门之案，放多纯疵不齐之处，惟《幼科要略》一卷，为先生手定，华氏刻于《临证指南》之后以传世。徐洄溪谓字字金玉，可法可传，得古人之真诠而融化之，不愧名家。乃大方视为幼科治法，不过附庸于此集，皆不甚留意。而习幼科者，谓此书乃大方之指南，更不过而问焉。即阐发叶氏如东扶、鞠通、虚谷者，亦皆忽略而未之及也。余谓虽为小儿说法，大人岂有他殊，故采其春温、夏暑、秋燥诸条，纂入《温热经纬》。学者举一反三，不仅为活幼之慈航矣。更闻其治痘多活法。尝于肩舆中见采桑妇，先生令舆人往搂之，妇大怒詈，其夫将扭舆人殴打，先生晓之

曰：汝妇痘已在皮膜间，因气滞闭不能出，吾特激之使怒，今夜可遽发，否则殆矣。已而果验。又…富家子患痘闭，诸医束手，先生命取新洁大漆桌十余张，裸儿卧于上，以手展转之，桌热即易，如是殆遍，至夜痘怒发得生。又先生之外孙甫一龄，痘闭不出，母乃抱归求救，先生视之甚逆，沉思良久，裸儿键之空室中，禁女勿启视，迨夜深始出之，痘已遍体，粒粒如珠。因空屋多蚊，借其嚙[1]肤以发也。又汪益美布铺伙友，壮年患痘闭，群医不能措手。先生令取鸡粪若干，以醇酒热调如糊，遍涂其身面手足，越宿鸡矢燥裂剥落，而痘已出矣。先曾祖云：此皆神而明之之治，殊可发人慧悟。然激之使发者，气闭也；展转于新漆之桌者，火闭也；假蚊口以撮之者，血闭也；涂之以鸡矢醴者，寒闭也。苟欲效颦，亦当审谛。又徐洄溪云，痘证因时而变。不但历代不同，隔数十年亦有小变。余谓痘证，每因时邪引动而发，万密斋尝言之，王清任亦论之，故不但数十年有小变，即一二年间亦有判然迥异者。盖痘有痘疫，瘡有瘡疫，儿科拘守古法，但可以治常痘，此建中《琐言》之所以为救偏良法也。后人不知此义，辄訾其浪用石膏大黄为偏。谓止可以救惯用热药之偏，岂为知人论世之言哉？若痘挟疫邪，非用费氏之法不可，惜幼科罕读其书。不识病因，往往阎境沿村，夭枉载道，诿诸天数，岂尽然欤。吾先慈幼时患痘，头面虽少，遍身密布，紫黑焦枯，略无润泽。诸医束手，老医包士安曰：此名螺疔痘。用大黄石膏多剂，毫无起色，奄奄一息，已绝望矣。偶亲串中遣一越人陈媪来探疾，见而嗤云：尚可图也。亟以银针将遍身之痘逐粒挑出如黑豆者一颗，随以珍珠八宝丹糁人，外用朱养心家碧玉膏一名铜绿膏。治一切痈疽疮毒，有神效。封之，即能进粥，不劳余药而生。又定州杨素园大令云，阜平赵功甫邃于医。凡一切丸散，人所不能辨其中为何药者，赵一嗅而知之，历试不爽，殆与离娄之明，易牙之舌，相鼎立也。生平长于治痘，痘始萌，一望而知其结局。虽极危之证，治之无不收功。自云一生疗痘，无药不用，而从未有用附子者，并识之以质治痘名家。【杨曰】余见赵功甫处方极轻，尝曰小儿之腹几何？须令其胃气足以运化药力，始能取效。亦至理也。

【又按】《幼科要略》后，郑望颐所述种痘之法甚详。泖溪极为赞美。徐氏《医学源流论》亦云种痘有九善，奈嗜利之徒，胆用时苗，害人不少，并令世人连种痘之法亦不信矣。更有以水痘痂为苗者，种出之时，痘极稀朗。并无稠密棘手之候。医者索谢而去，为父母者亦欢然放心矣。孰知真痘未出，迨时痘流行之岁，天花陡发，病家医家皆不预料，往往误指别证，妄投药饵。纵不误治，痘必危险。较彼妄用时苗之罪更深十倍，反得脱身事外。人不知之，然天地鬼神鉴察难逃。罚及子孙，噬脐何及。梁应来谓种痘始于宋真宗朝王文正公旦，其后各相授受，以湖广人为最。吾浙以德清人为最。今西洋夷酋啮哈呅善种痘，法以极薄小刀，微剔儿左右臂。以他人痘浆点人，不过两三处，越七八日即见点，比时行痘大两倍，儿无所苦，嬉戏如常。夷言本国虽牛马亦出痘，恒有毙者，因思得此法，由牛而施之于人，无不应验。于是其法盛传，然又必须此痘浆方得，他痘不能，故互相传种，使痘浆不绝，名曰牛痘，诚善法也。邱浩川云，外洋无痘，后由他处传染，患者滋多，惟畜牛取乳之家不染。医者玩牛乳旁有青蓝小疱，形与痘类，于是按古针刺法取牛痘之浆，种人两臂消烁、清冷二穴，旬日果于种处出痘数颗。按日灌浆满绽。按日结痂落靥，无一损伤，无一复出。以后即用小儿种出之浆，递传其种。嘉庆十年，由小吕宋载婴儿传至广东澳门，适浩川未出天花，身试果验。行之家人戚友，无不验者，于是洋行属浩川往会馆专司其事。历十数年，种者盈千累万，无一损失。按铜人图消烁穴去肩头四寸，清冷穴在肘上三寸，幼孩大小不等，以此类推。其刺穴种痘，用尖薄小刀长寸许。仿洋刀式。其取浆用象牙小簪，两头尖利，刺皮仅一纸薄，阔一分许。将苗浆连刺出微血注于穴中，自然奏效。种几颗，出几颗，从不至多。不拘寒暑，不用服药。如痘浆必不可得，亦有取靥作苗者，简妙无比。又海丰张雨农司马谓余云，鼻孔种痘，犹或十失其一，惟牛痘万无

① 嚙(zǎn 攒)：叮咬。

一失，其法传自夷医，由广东而渐及川黔闽楚各省。曩三儿曼臣尝种牛痘于先君屏南署中。欲出几粒，则种几粒，目击道存，允称神技。而三江不行其法者，一则痘医衣食于此，若证无平险，治无方药，则其道不重，其酬亦薄，必多方曲说以尼之。一则浆不易得，且有子之人，爱惜过甚，闻欲刀破其皮，不肯试种。其实微刺皮肤，殊不甚痛，凡欲保全子女身命者，慎勿惜分许之薄皮，而贻日后之大患也。然余近闻赵春山司马之孙，曾种牛痘于都城，而复出天花，是必传授不真，或奸人假托以图利，皆不可知。但如此鬼蜮，不仅害人，且令良法见疑于世，尤为罪不容诛矣。

柳选四家医案

清　尤在泾　曹仁伯　王旭高　张仲华　原著

清·柳宝诒　选评

高　萍　校注

校注说明

《柳选四家医案》，为晚清医家柳宝诒选编、评注的一部医案著作，由尤怡《静香楼医案》、曹仁伯《继志堂医案》、王泰林《环溪草堂医案》、张大燧《爱庐医案》合刊而成。

《静香楼医案》分上、下两卷，32门，载案207则。每案详叙脉证、理法、方药，分析病因病机，按病之标本缓急施治，立法严谨，方药稳贴。体现了尤氏善用经方且能灵活化裁，不蹈袭成方的特点。因尤氏医案除附刻于《医学读书记》31则外，别无刻本，故本书所选医案对于了解和学习尤氏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是十分宝贵的。

《继志堂医案》上、下二卷，23门，载案153则。每案详列病因、病机、病证、辨证、治法及方药，其中连续复诊医案较多，每更方必详其所以，有助于了解诊治的全过程。曹氏论治重视天人关系，善于从调理脏腑入手，辨证精细，立方平稳。所附咳喘证治括要，详细辨析咳喘证治方法，于临证多有裨益。

《环溪草堂医案》分上、中、下三卷，35门，载案255则。每案于分析病因病机中叙述脉症，辨证立法，对于连续复诊亦详加记录。论治说理明晰，擅于化裁古方，是本医案特点。此外王氏善治肝病于案中亦有体现。该书所选为王氏晚年自撰及其门人所录诸案，多属《王旭高医案》未载者，二者同是研究王氏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爱庐医案》原为两卷，因毁于兵燹，仅存18门，24案。案虽不多，但论病选药思路清晰，用法精到，常可独开生面，发前人所未发，故柳氏采而选之。

柳氏选评诸家医案亦颇费心机，首先，选案侧重于内科杂病，兼及妇儿诸科，重点突出；其次，选案理、法、方、药较为完备，以免读者费解；第三，编排有统一顺序，即将病证分为四十门，各家医案均按此排列，井然有序，便于检阅；其四，于各案后，选加按语，客观评述，或论证析义，或评方议药，或言其长，或道其短，简明中肯，切实不浮。诸家医案经柳氏编选评注，光彩益发，阅读顺利，因而受到后世推崇。如《留香馆医话》云："《柳选四家医案》为最合时宜之名，枸方案皆当时原本，不加雕琢，置之案头，亦一良导师也。"

该书约辑成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初刊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其后多次刊行。现存版本主要有光绪三十年惜余小舍刻本、光绪三十一年刻本、宣统二年时中书局石印本、及1941年上海千倾堂书局石印本。

本次校注以惜余小舍本为底本，校注方法悉依丛书统一要求。此外对以下问题作补充说明：

1. 底本只有总录，现据正文标题新增目录，原目录附后。

2.《爱庐医案》各门"案×条"原作大字，为了使全书风格一致，今改为小字。

柳选四家医案目录

评选静香楼医案

上卷

内伤杂病门…… (520)
类中门…… (521)
痿痹门…… (522)
内风门…… (522)
神志门…… (523)
痰饮门…… (523)
咳喘门…… (524)
失血门…… (525)
虚损门…… (527)
汗病门…… (527)
诸郁门…… (527)
呕哕门…… (528)

下卷

伏气门…… (530)
外感门…… (530)
湿病门…… (531)
疟疾门…… (531)
黄瘅门…… (531)
痹气门…… (532)
脘腹痛门…… (532)
瘕癖门…… (532)
肿胀门…… (533)
头痛门…… (534)
肢体诸痛门…… (534)
诸窍门…… (535)
脚气门…… (535)
遗精门…… (536)
小便门…… (536)
泄泻门…… (536)
痢疾门…… (536)
大便门…… (536)
外疡门…… (537)
妇人门…… (537)

评选继志堂医案

上卷

内伤杂病门…… (540)
中风门…… (543)
痿痹门…… (544)
神志门…… (544)
痰火门…… (545)
痰饮门…… (545)
咳喘门(附证治括要)…… (546)
失血门…… (548)
虚损门…… (551)

下卷

呕哕门…… (553)
湿病门…… (554)
痹气门…… (554)
脘腹痛门…… (554)
疝气门…… (557)
瘕癖门…… (557)
肿胀门…… (558)
头痛门…… (561)
肢体痛门…… (561)
遗精门…… (561)
小便门…… (562)
泄泻门…… (563)
大便门…… (563)
虫病门…… (564)

评选环溪草堂医案

上卷

内伤杂病门…… (566)
中风门…… (568)
痿痹门…… (569)
内风门…… (570)
神志门…… (571)
痰火门…… (572)
痰饮门…… (572)
咳喘门…… (573)

失血门……（577）
虚损门……（578）
消证门……（580）
诸郁门……（580）
中卷
呕哕门……（581）
伏气门……（583）
暑病门……（587）
疟疾门……（589）
黄瘅门……（590）
痹气门……（591）
脘腹痛门……（591）
疝气门……（592）
瘕癖门……（592）
下卷
肿胀门……（595）
头痛门……（597）
诸窍门……（597）
痧疫门……（597）
脚气门……（598）
遗精门……（598）
小便门……（598）
痢疾门……（599）
便血门……（601）
虫病门……（602）
内痈门……（602）
外疡门……（603）
妇人门……（605）
小儿门……（609）
评选爱庐医案
内伤杂病门……（611）
内风门……（611）
湿病门……（612）
失血门……（612）
消证门……（612）
呕逆门……（613）
外感门……（613）
伏气门……（614）
疫邪门……（614）
疟疾门……（615）
黄瘅门……（615）
腹痛门……（616）
肿胀门……（616）
瘕癖门……（616）
痢疾门……（616）
大便门……（617）
外疡门……（617）
妇人门……（617）

附:惜余小舍评选各家医案编目次序

内伤杂病 劳倦 七情 脾胃
类中 中风 类中
痿痹 痿躄 痹痛 麻木 拘挛
内风 肝风 痉厥 眩运
神志 颠 狂 痫 怔忡 惊悸 健忘 不寐
痰火
痰饮 饮证 痰闭
咳喘 咳嗽 喘哮 失音 喉痹 肺痈 肺痿
失血 咳血 衄血
虚损
汗
消
诸郁 气郁
呕哕 呕吐 噎膈 反胃 呃逆 嗳噫 谵杂
伏气 温热
外感 风温 冒寒 杂感
暑 中暑 伤暑 伏暑
湿 湿热 寒湿
痧疫 瘟疫 霍乱 时疹
疟疾
黄瘅
痹气 胸痹 肺痹 肠痹 胞痹
脘腹痛 脘痛 腹痛 少腹痛 厥痛
疝气
瘕癖 癥瘕 积聚
肿胀 鼓胀 痞满 浮肿
头痛 头风
肢体诸痛 肩、臂、胸背、胁肋、腰脊、腿膝、肢节诸痛
诸窍 七窍 咽喉
脚气
遗精
小便 淋浊 癃闭 溲血
泄泻
痢疾
大便 便血 痔漏 脱肛 便闭 交肠
虫 狐惑 诸虫 蛊毒
内痈
外疡杂证 疮疡
妇人 胎前 产后 经带 杂病
小儿

凡编选医案,其分列门类最难清楚,盖一病中每有兼证错见,既可列于此门,亦可入彼类也。此次拟定总目四十,而以子目分注于下。凡集中录案多者,标明总目分门编列,如录案无多,即不复分标门类,而编列前后则仍依此目为序,以便读者可依目检寻也。

四家医案跋

或问：医案古有之乎？曰：古有诊籍，《扁鹊仓公传》所记是也。曰：验乎？曰：古今不同，其品齐轻重，不可得而悉也。然则柳先生奚为辑是书也？曰：时近而文显，时近则阴阳之诊同，文显则质直而易晓，抑且商榷微眇，称量而出，不啻其自为之也。先生所辑者八家，今先刊者四种，其门人王君吉臣、柳君颂馀、金君兰升，匋[1]资成之。三君守师法，笃风义，良足称述。金君属叙于余，余不知医，勉赘数语，以质世之善读书者。时光绪甲辰四月，常熟翁同龢。

---

1. 匋(jiū 究)：通"鸠"。聚集之义。

评选静香楼医案两卷

此案为尤在泾先生所著。先生名怡，字在泾，自号饲鹤山人，江苏长洲县人。邃于医学，于仲景书尤能钻研故训，独标心得，时吴下以医名者如叶氏桂、徐氏大椿、王氏子接，均煊耀一时，先生与之联镳接轸，辉映后先，于医道中可谓能树一帜者。所著有《伤寒论贯珠集》、《金匮心典》、《医学读书记》，均刊行，惟此案未经授梓，其附刻于《读书记》后者，仅有三十余条，非全本也。此本为吾邑吴氏所抄藏，咸丰兵燹后，诒于詹文桥张氏斋头见之，假归抄录，复就其中选精粹者，得十之五，评录如左，分上下两卷。窃念近时医学荒废，其简陋剽袭、毫无心得者无论已，间有钻研古籍、不知通变者，动辄以仲景为家法，而咎今人不能用古方，目为庸陋，其实古方今病，往往枘凿不相人，执而用之，偾事者多矣。及读先生此案，而不觉憬然有悟也。先生博极群籍，尤服膺仲景之书，所著《伤寒论》、《金匮》两注，上溯仲景心传，得抒己见，读其书者，无不知先生之于仲景，不啻升其堂而人其室已。乃观此案，论病则切理餍心，源流俱澈，绝不泛引古书；用药则随证化裁，活泼泼地，从不蹈袭成方，可见食古期乎能化，裁制贵乎因时，彼徒执古书者，不且与王安石之《周官》，房琯之车战，其弊适相当哉！是故读他人之案，有不用古方者，或犹疑其服古未深，未能得力于仲景也，若先生则读书不可谓不多，用功不可谓不切，其沈酣于仲景之书，尤不可谓其不深，乃其论病之平易近情也如是，立方之妥帖易施也如是，是则此案不第为治病之良规，并可为读古之心法已。用书之以谘后之读此案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二月下旬，江阴后学柳宝诒识。

评选静香楼医案上卷

长洲尤 怡在泾 著
江阴柳宝治谷孙 选评

内伤杂病门

阴亏于下，阳浮于上，服八味丸不效者，以附子走窜不能收纳耳，宜加减法。

桂都气丸

诒按：议论精细，可为用药者开一悟境。

肝阳盛，肝阴虚，吸引及肾，肾亦伤矣。益肝体，损肝用，滋养肾阴，俾水木相荣，病当自愈。

生地 白芍 小蓟 赤芍 当归 血余 丹皮 阿胶 甘草 茅根

诒按：此必因肝火而见血者，故方药如此。

左关独大，下侵人尺，知肝阳亢甚，下吸肾阴，阴愈亏，则阳益张矣。滋水清肝，乃正法也。

知柏八味丸 加天冬 龟版 杞子

诒按：方中似宜再增清肝之品。

阴不足者，阳必上亢而内燔，欲阳之降，必滋其阴，徒恃清凉无益也。

生地 知母 甘草 黑栀 麦冬 元参 丹皮 地骨皮

诒按：案语精粹，有名隽气。

肾精不足，肝火乘之，故有筋挛骨痿，耳窍二阴气出等证，夫肝火宜泄，肾精宜秘，于一方之中，兼通补之法，庶几合理，然非旦夕所能奏功也。

生地 川楝子 茯苓 阿胶 丹皮 女贞子

诒按：论病深中肯綮[1]，方中可增白芍、牡蛎。

肝阴不足，肝火偏胜，伤肺则咳，自伤则胁痛。

阿胶 鬼铃 丹参 炙草 归身 白芍 玉竹 川斛

诒按：既有胁痛见证，似当兼与通络清肝，宜加丹皮、山栀、青皮、橘络、旋覆等味。

咯血胁痛，项下有核，脉数恶热，咽痛便溏，此肝火乘脾之证。反能食者，脾求助于食，而又不能胜之，则痞耳。治在制肝益脾。

白芍 茯苓 川连 牡蛎 炙草 木瓜 益智 阿胶

诒按：论病明快，方中拟加丹、栀、夏枯草。

饮食既少，血去过多，阴气之伤，盖已甚矣。兹复忧劳惊恐，志火内动，阴气益伤，致有心烦、体痛、头疼等证，是当滋养心肝血液，以制浮动之阳者也。

生地 石斛 麦冬 丹皮 元参 知母 茯苓 甘草

诒按：肝阴既亏，肝火上升，宜再加归、芍以滋养之，羚羊、菊、栀以清泄之。

肝脏失调，侵脾则腹痛，侮肺则干咳，病从内生，非外感客邪之比，是宜内和脏气，不当外夺卫气者也。但脉弱而数，形瘦色槁，上热下寒，根本已漓[2]，恐难全愈。

归身 白芍 炙草 茯苓 桂枝 饴糖

诒按：此内补建中法，宜于腹痛，而不宜于干咳，宜加清肝保肺之味，乃为周匝。

形盛脉充，两尺独虚，下体麻痹，火浮气急，此根本不固。枝叶虽盛，未足恃也。

熟地 山药 沙苑 杞子 丹皮 茯苓 桑椹 牛膝

诒按：如此脉证，似可参用肾气法，以温摄之。

真阳以肾为宅，以阴为妃，肾虚阴衰，则阳无偶而荡矣，由是上炎则头耳口鼻为病，下走则

---

[1] 綮：原作"胥"，据上下文义改。

[2] 漓：同"离"。背离，丧失。

膀胱二阴受伤，自春及秋，屡用滋养清利之剂，欲以养阴，而适以伤阳，不能治下，而反以戕中，《内经》所谓"热病未已，寒病复起"者是也。鄙意拟以肾气丸，直走少阴，据其窟宅而招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道也。所虑者病深气极，药入不能制病，而反为病所用，则有增剧耳。

肾气丸

诒按：立论透切，医案中仅见之作。

真阳气弱，不荣于筋，则阴缩；不固于里，则精出；不卫于表，则汗泄。此三者，每相因而见，其病在三阴之枢，非后世方法可治。古方八味丸，专服久服，当有验也。

八味丸

诒按：见识老到，议论明确，此为可法可传之作。

胃寒背冷，食入则倦，喜温恶清。以背为阳位，胃为阳土，土寒则食不运，阳伤则气不振也。治宜温养阳气。

人参 桂枝 益智仁 厚朴 炮姜 茯苓 炙草 白术

诒按：此温中和气、平正通达之方。

中气虚寒，得冷则泻，而又火升齿龈，古人所谓胸中聚集之残火，腹内积久之沉寒也。此当温补中气，俾土厚则火自敛。

四君子汤 加益智仁 干姜

诒按：议病立方，均本喻氏，近时黄坤载亦有此法。

类中门

类中偏左，于法为逆，犹幸病势尚轻，可以缓图取效。原方补少通多，最为合理，惟是阳脉则缓，阴脉则急，所以指节能屈不能伸，此亦病之关键处，不可忽也。经云：肝苦急，宜食甘以缓之。于前方中，增进阴药之甘润者一二，更为美备。

人参 茯苓 半夏 白术 炙草 橘红 麦冬 竹沥 姜汁

诒按：此六君加麦冬、竹沥、姜汁也。

再诊 加当归

脉虚而涩，左半手足麻痹，食不知味，此气血不能运行周体，乃类中之渐也。

桂枝 茯苓 川身 半夏 炙草 黄芪 天麻 首乌

诒按：滋养疏化，虚实兼到。

内风本皆阳气之化，然非有余也，乃二气不主交合之故，今形寒跗冷，似宜补阳为是，但景岳云：阳失阴而离者，非补阴无以摄既散之元阳。此证有升无降，舌绛牵掣，暗不出声，足蹩不堪行动，当与河间肝肾气厥同例，参用丹溪虎潜法。

熟地 萸肉 牛膝 锁阳 虎骨 龟版

诒按：持论明通，立方简当。

再诊 地黄饮子，去附子，加鹿鞭子，煎胶打丸。

热风中络，口歪舌蹇，咽痛，治以清滋。

羚羊角 元参 钩藤 甘菊 甘草 石菖蒲 生地 竹沥

再诊 生地 阿胶 麦冬 知母 贝母 甘菊 甘草 元参

三诊 咽喉干痛，滋清不愈，宜从降导。

肾气丸 淡盐汤送下

诒按：先清之，继滋之，终用引火下行之法。步伐井然，凌躐[1]急功者，可取法焉。

方书每以左瘫属血虚，右痪属气虚。据述频年已来，齿疼舌赤，常有精浊，纳谷如昔，卒然右偏肢痿，舌强口吗语蹇，脉浮数动，此乃肝肾两虚，水不涵木，肝风暴动，神必昏迷，河间所谓肝肾气厥、舌喑不语、足痱无力之证。但肾属坎水，真阳内藏，宜温以摄纳。而肝脏相火内寄，又宜凉以清之。温肾之方，参入凉肝，是为复方之用。

地黄饮子去桂附 加天冬 阿胶

诒按：即古法而化裁之，参详脉证，斟酌尽善。

寒热后，邪走手少阴之络，猝然不语，肩背牵引不舒，宜辛以通之。

菖蒲 远志 甘草 木通 当归 丹皮 丹参 茯苓

---

① 凌躐(liè 列)：超出寻常次序。

诒按：方法轻灵，恰合余邪入络治法。

脉濡，按之则弦，右肩及手指麻木，两腿酸痒，难以名状，此脾饮肝风，相合为病，乃类中之渐，不可不慎。

首乌 天麻 刺蒺藜 羚羊角 炙草 茯苓 半夏 白芍 丹皮 广皮 姜汁和竹沥泛丸

诒按：以二陈、姜汁、竹沥除痰饮，以丹、芍、羚、蒺、首乌、天麻治肝风，两层俱到。就见证论，归身、牛膝、橘络亦可加入。

痿痹门

脉虚而数，两膝先软后肿，不能屈伸，此湿热乘阴气之虚而下注，久则成鹤膝风矣。

生地 牛膝 茯苓 木瓜 丹皮 薏仁 山药 萸肉 泽泻 萆薢

诒按：正虚着邪，故补散宜并用，湿而兼热，故滋、燥不可偏，此以六味治阴虚，增入牛膝、木瓜、薏仁、萆薢以除湿热，所谓虚实兼顾也。

内风门

肢麻头运，此肝病也，便溏食减，脾亦病矣，宜节劳养气，毋致风动为佳。

羚羊角 白术 刺蒺藜 茯苓 炙草 天麻 白芍 广皮

诒按：肝脾两治，方法周到。

眩运呕恶，胸满，小便短而数，口中干，水亏于下，风动于上，饮积于中，病非一端也。

羚羊角 细生地 钩勾 天麻 茯苓 广皮 半夏 竹茹

诒按：病非一端，方却打成一片，非熟于制方之义者不能，拟再增生牡蛎。

再诊 前方去生地 加麦冬

三诊 人参 茯苓 麦冬 羚羊角 天麻 半夏 炙草 石斛 广皮

肝阴不足，则火动生风，脾失健运，则液聚成痰，调理肝脾，当渐愈也。

半夏 茯苓 广皮 钩勾 生地 竹沥 麻仁汁

诒按：案属通论，方中宜加用白芍，方能顾到肝经。

再诊 和养中气。

人参 陈皮 生谷芽 石斛 茯苓 木瓜

肝阳化风，逆行脾胃之分，胃液成痰，流走肝胆之络，右腿麻痹、胸膈痞闷所由来也，而风火性皆上行，故又有火升、气逆、鼻衄等证，此得之饥饱劳郁，积久而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治法清肝之火，健脾之气，亦非旦夕可图已。

羚羊角 广皮 天麻 甘草 枳实 半夏 茯苓 白术 麦冬

诒按：持论明通，立方周匝，看似平淡无奇，实非老手不办。亦当加入白芍。

此肝风挟痰上逆之证，肢冷自汗，有似阳脱，实非脱也，目与唇口牵引，时复歌笑，治宜先却邪气，而后养正。

羚羊角 白茯苓 竹茹 郁金 半夏 甘草 钩勾 橘红

诒按：治法的当。时复歌笑，是心脏受邪之象，菖蒲、远志、胆星、清心牛黄丸之类，均可选入。

肝属风木，性喜冲逆，其变动为振摇强直，其治法宜柔木熄风。

细生地 钩勾 归身 茯苓 阿胶 天麻 羚羊角 山药 柏子仁 刺蒺藜

诒按：此方可加木瓜、白芍。

脾失运而痰生，肝不柔而风动，眩运食少所由来也。

白术 天麻 首乌 广皮 半夏 羚羊角 茯苓 钩勾

诒按：案语简炼，方亦纯净。

四肢禀气于脾胃，脾胃虚衰，无气以禀，则为振颤，土虚木必摇，故头运也。

归芍六君子汤 加黄芪 天麻

诒按：案语说理朴实，立方以扶正为主，似宜再加熄风之品，其所加之黄芪，恐非肝风升动者所宜。

木旺乘土，土气不宣，痰涎郁聚，传走经络，故头旋脚弱，有似虚象，实则未可徒补也。

首乌 橘红 茯苓 薏仁 木瓜 钩藤 刺蒺藜 半夏 炙草

诒按：首乌似嫌其涩，不如用生于术为妥，拟再加牛膝、竹沥、姜汁。

神志门

骤尔触惊，神出于舍，舍空痰入，神不得归，是以有恍惚昏乱等证。治当逐痰，以安神脏。

半夏 胆星 钩藤 竹茹 茯神 橘红 黑栀 枳实

诒按：叙病如话如画，此等方案，非有切实功夫者不能，所谓成如容易却艰辛也。

惊悸易泄，腰疼足软，有似虚象，而实因痰火，盖脉不弱数，形不枯瘁，未可遽与补也。

半夏 炙草 秫米 橘红 茯苓 竹茹 远志 石菖蒲

诒按：此秫、夏合温胆加味也，认证既确，立方自然入彀。

搐搦厥逆，合目则发，此肝胆痰热，得之惊恐，病名痫厥。

半夏 橘红 竹茹 胆星 炙草 石菖蒲 枳实 茯苓

诒按：痰火之邪，因惊恐直犯肝胆，故见证如此。卧则阳气入于阴，合目则发，是阳气扰动阴脏，致痰火猝发而病作也。方中拟加羚羊角、黄连。

骤惊恐惧，手足逆冷，少腹气冲即厥，阳缩汗出，下元素亏，收摄失司，宜乎助阳以镇纳，第消渴心悸，忽然腹中空洞，此风消肝厥见象，非桂附刚剂所宜。

炒黑杞子 舶茴香 当归 紫石英 细辛 桂枝

诒按：风消肝厥之证，当于温养中，佐以滋阴。方中细辛一味，不识何意。愚意再加牛膝、白芍、牡蛎。

肝火挟痰上逆，为厥颠疾。

半夏 钩藤 茯苓 枳实 广皮 竹茹 郁金 羚羊角

诒按：方极清稳。

痰饮门

肺饮。

紫菀 半夏 桑皮 白前 杏仁

诒按：饮邪在肺，不及于胃，故专用肺药。

饮邪射肺为咳。

半夏 杏仁 干姜 北五味 白芍 炙草 茯苓 桂枝

诒按：此治饮正法也。

秋冬咳嗽，春暖自安，是肾气收纳失司，阳不潜藏，致水液变化痰沫，随气射肺，扰喉喘咳，不能卧息，入夜更重，清晨稍安，盖痰饮乃水寒阴浊之邪，夜为阴时，阳不用事，故重也。仲景云：饮病当以温药和之。《金匮》饮门短气倚息一条，分外饮治脾、内饮治肾，二脏阴阳含蓄，自然潜藏固摄，当以肾气丸方，减牛膝、肉桂，加骨脂以敛精气。若以他药发越阳气，恐有暴厥之虑矣。

肾气丸减牛膝 肉桂 加补骨脂

诒按：此案推阐病原，极其精凿。

往昔壮年，久寓闽粤，南方阳气易泄，中年以来，内聚痰饮，交冬背冷喘嗽，必吐痰沫，胸脘始爽，年逾六旬，恶寒喜暖，阳分之虚，亦所应尔。不宜搜逐攻劫，当养少阴肾脏，仿前辈水液化痰阻气以致喘嗽之例。

肾气丸减牛膝 肉桂 加北五味 沉香

诒按：议论明确，立方亦极精当。

久遗下虚，秋冬咳甚，气冲于夜，上逆不能安卧，形寒足冷，显然水泛而为痰沫，当从内饮门治，若用肺药则谬矣。

桂枝 茯苓 五味 炙草 白芍 干姜

诒按：古人云内饮治肾，据此证情，似可兼服肾气丸，以摄下元。

肝风与痰饮相搏，内壅脏腑，外闭窍隧，以致不寐不饥，肢体麻痹，迄今经年，脉弱色悴，不攻则病不除，攻之则正益虚，最为棘手。

钩藤 菖蒲 刺蒺藜 远志 竹沥 郁金 胆星 天竺黄 另指迷茯苓丸临卧服

诒按：病属难治，而立方却周匝平稳，非学

有本原者不能办此。

肝阳因劳而化风，脾阴因滞而生痰，风痰相搏，上攻旁溢，是以昏运体痛等证见也。兹口腻不食，右关微滑，当先和养胃气，蠲除痰饮，俟胃健能食，然后培养阴气，未为晚也。

半夏 秫米 麦冬 橘红 茯苓

诒按：审察病机，以为立方步伐，临证者宜取法焉。

咳喘门

风热不解，袭入肺中，为咳为喘，日晡发热，食少体倦，渐成虚损，颇难调治。勉拟钱氏阿胶散，冀其肺宁喘平，方可再商他治。

阿胶 茯苓 马兜铃 薏米 杏仁 炙草 糯米 芡实

再诊 青蒿 丹皮 鳖甲 茯苓 石斛 甘草 归身 广皮 白芍

诒按：此正虚而兼感外邪之证，乃内伤挟外感病也。

久嗽脉不数，口不干，未必即成损证，此为肺饮，郁伏不达故也。

厚朴 煨姜 桑皮 杏仁 广皮 甘草 半夏

诒按：此属饮寒伤肺，乃内因之实证也。

体虚邪滞，肺络不清，脉弦而细，幸不数耳。

沙参 桑叶 杏仁 茯苓 马兜铃 贝母 甘草 粳米

诒按：案语得看病之窍，最宜留意。

肺阴不足，肺热有余，咳则涕出，肌体恶风，此热从窍泄，而气不外护也，他脏虽有病，宜先治肺。

阿胶 贝母 沙参 马兜铃 杏仁 茯苓 炙草 糯米

诒按：此等证虚实错杂，若粗工为之，或与疏散，或与补涩，均足致损。

肺病以中气健旺、能食便坚为佳，兹喘咳已久，而大便易溏，能食难运，殊非所宜，诊得脉象与前无异，但能节饮食，慎寒暖，犹可无虞。

沙参 贝母 炙草 杏仁 薏仁 橘红 枇杷叶

又丸方 六味丸加五味子 肉桂

诒按：不刊之论，读者最宜记好。

咳嗽，食后则减，此中气虚馁所致，治宜培中下气法。

人参 半夏 粳米 南枣 麦冬 炙草 枇杷叶

诒按：此证不甚多见，学者须记之。

久嗽便溏，脉虚而数，脾肺俱病，培补中气为要，恐后泄不食，则瘦削日增也。

人参 白芍 扁豆 薏仁 广皮 茯苓 炙草 山药 蜜炙炮姜炭

诒按：此亦脾肺两治之法，较前数方为切实，亦以此证中气虚寒，无咽干溺涩等虚热亢炎之证，故用药稍可着力耳，然欲求效难矣。

阴虚于下，阳浮于上，咳呛火升，甚于暮夜，治肺无益，法当补肾。

熟地 杞子 天冬 白芍 茯苓 山药 丹皮 龟版

诒按：此方即胡桃、五味，均可加入。

干咳无痰，是肝气冲肺，非肺本病，仍宜治肝，兼滋肺气可也。

黄连 白芍 乌梅 甘草 归身 牡蛎 茯苓

诒按：方中少润肺之品，拟加北沙参、桑白皮。再肝之犯肺，必挟木火，栀、丹亦应用之药也。

风伤于上，湿伤于下，上为咳嗽痰多，下为跗肿酸痛。宜先治上，而后治下。

薄荷 杏仁 桔梗 旋覆花 甘草 象贝 连翘 前胡

诒按：肺主一身之治节，故以治肺为先。

咳甚于夜间，肌热于午后，此阴亏也。浊痰咳唾，鼻流清涕，是肺热也。病本如是，奏功不易。拟甘咸润燥法。

阿胶 燕窝 沙参 海浮石 瓜蒌霜 川贝 杏仁 甘草

诒按：此证痰必干粘，故用药如是。

内热与外热相合，肺胃受之，则咳而不能食，头胀肌热心烦，宜清上中二焦。

竹叶 芦根 花粉 杏仁 贝母 知母 桔梗 橘红

诒按：此外感温燥之咳，故专用清泄。

脉细数促，是肝肾精血内耗，咳嗽必吐呕清

涎浊沫，此冲脉气逆，自下及上，气不收纳，喘而汗出，根本先拔，药难奏功。医若见血为热，见嗽治肺，是速其凶矣。

人参秋石制 熟地 五味子 紫衣胡桃

诒按：此难治之证，在咳嗽门中，亦别是一种也。

脉虚数，颧红声低，咳甚吐食，晡时热升，多烦躁，此肝肾阴亏，阳浮于上，精液变化痰沫，病已三年，是为内损，非消痰治嗽可愈，固摄下焦，必须绝欲，以饮食如故，经年可望其愈。

都气丸加女贞子 枸杞子 天冬

诒按：用药颇为切实。

脉微小，形寒，久嗽失音，是气馁阳损，议固胃阳，取甘温之属。

蜜炙生姜 炙草 白芍 黄芪 大枣

诒按：此亦虚咳中另一法门。

咽痛声哑，有肺损、肺闭之分，所谓金破不鸣，金实亦不鸣也。此证从外感风热而来，当作闭治，温补非宜。所虑者，邪不外达而内并耳。

阿胶 杏仁 桔梗 贝母 牛蒡 元参 甘草 粳米 马兜铃

诒按：此钱氏补肺之类，乃虚实兼治之法。

用复脉甘润法，呛止音出，得益水濡润之力也，无如胃弱便溏，此药不宜再用，仿《金匮》麦门冬汤义，取养上之阴，以生肺金。

麦门冬汤

诒按：此用药转换法也。

久咳便溏腹满，脾肺同病，已属难治，况脉数、口干、潮热，肝肾之阴亦不足耶。

白芍 薏仁 茯苓 莲肉 炙草 广皮 扁豆

诒按：病重药轻，恐难奏效，且于肝肾亦未顾到，拟加用水泛六味丸一两，绢包入煎。

咳而吐沫，食少恶心，动作多喘，中气伤矣，非清肺治咳所能愈也。

人参 半夏 麦冬 炙草 茯苓 粳米 大枣

诒按：此胃虚咳嗽也，方宗《金匮》大半夏、麦门冬两汤之意。

咳而衄，阴不足、火内动也，恶心不食，宜先治胃。

竹茹 粳米 广皮 石斛 贝母 杏仁

诒按：既有火动而衄，见证宜兼清降。

浮肿咳喘，颈项强大，饮不得下，溺不得出，此肺病也。不下行而反上逆，治节之权废矣，虽有良剂，恐难奏效。

葶苈大枣泻肺汤

诒按：此痰气壅阻之证，故重用泻肺之剂。

脉寸关大而尺小，口干，上气不下，足冷不温，此阳气不潜，当用阴中阳药治之。

六味丸加牛膝 车前 五味 肉桂

诒按：此兼肾气、都气两方之意。

脉数减，咳亦缓，但浮气不得全归根本，宜补益下焦，以为吸受之地。

六味丸加五味子 菟丝子

又丸方 六味丸加五味子 杜仲 芡实 莲须 菟丝子 杞子 蜜丸，每服五钱

诒按：议论稳实，方亦妥帖。

气喘足冷至膝，唇口干，鼻塞，脉虚小，下气上逆，病在根本，勿以结痰在项，而漫用清克也。

肾气丸三钱 盐花汤送下

诒按：识见老当。

久咳喘不得卧，颧赤足冷，胸满上气，饥不能食，此肺实于上，肾虚于下，脾困于中之候也。然而实不可攻，姑治其虚，中不可燥，姑温其下，且肾为胃关，火为土母，或有小补，未可知也。

金匮肾气丸

诒按：拟再用旋覆代赭汤送下，则上中两层亦可关会矣。

两寸浮大，关尺沉小，气上而不下，喘咳多痰，肝肾之气上冲于肺，宜以肾气丸补而下之。

肾气丸

诒按：此治本之法。

下虚上实，当治其下，勿清其上，真气归元，痰热自降，宜以十味肾气丸主之。

十味肾气丸

诒按：识见卓老。

失血门

络热血溢，时气所触，非阴虚火浮之比，慎勿以滋腻治也。

荆芥 丹皮 茜蔚子 丹参 郁金 藕汁 细生地 小蓟炭

诒按：勘证用药，老眼无花。

吐血得劳与怒即发，脉小数，微呛，病在肝心，得之思虑劳心，宜早图之，勿使延及肺家则吉。

阿胶 丹皮 牛膝 丹参 小蓟炭 三七 藕汁 童便

诒按：此治吐血之正法，能止血而无留瘀之弊，最为稳当。

再诊 前方去丹参 三七 藕汁 童便 加生地 白芍 茜蔚子

又丸方 六味丸加阿胶 五味子 小蓟炭 莲须 水泛丸

失血咳逆，心下痞满，暮则发厥，血色黯，大便黑，肝脉独大，此有瘀血，积留不去，勿治其气，宜和其血。

制大黄 白芍 桃仁 甘草 当归 丹皮 降香

诒按：此专治瘀积之法。

病后失血，色紫黑不鲜，此系病前所蓄，胸中尚满，知瘀犹未尽也，正气虽虚，未可骤补，宜顺而下之。

小蓟炭 赤芍 生地 犀角 郁金 丹皮 茜蔚子 童便

诒按：此必尚有郁热见证，故方中用犀角，既有留瘀未尽，可加醋炙大黄炭。

凡有瘀血之人，其阴已伤，其气必逆，兹吐血紫黑无多，而胸中满闷，瘀犹未尽也，而舌绛无苔，此阴之亏也，呕吐不已，则气之逆也。且头重足冷，有下虚上脱之虑，恶寒谵语，为阳弱气馁之征。此证补之不投，攻之不可，殊属棘手。

人参 茯苓 三七 吴萸 乌梅 牡蛎 川连 郁金

诒按：论病则层层俱透，用药亦步步着实，此为高手。

失血后，气从下逆上，足冷头热，病在下焦，真气不纳。

六味丸加五味 牛膝 牡蛎

诒按：方亦妥当，若再进一层，可用金匮肾气法，以导火下行。

血去过多，气必上逆，肺被其冲，故作咳嗽，此非肺自病也，观其冲气甚则咳甚，冲气缓则咳缓，可以知矣。拟摄降法，先治冲气。

金匮肾气丸去肉桂 加牡蛎

诒按：认证独的，法亦老当。

脉寸静尺动，屡经失血，觉气从下焦上冲，则呛，劳动则气促不舒，此病不在肺而在肾，治嗽无益，宜滋肾阴。

熟地 天麻 牡蛎 茯苓 杞子 萸肉 五味子

诒按：病与上条相同，方中用天麻，不知何意。

心脉独大，口干易汗，善怒血逆，此心阴不足，心阳独亢，宜犀角地黄汤。

犀角地黄汤加茅根 甘草 山栀

诒按：方案均精简熨帖。

痰中有血点散漫，此心病也。口干心热，当是伤暑，因暑喜归心故耳。

生地 茯神 扁豆 甘草 丹皮 竹茹 麦冬 藕汁

诒按：方法清灵可喜。

葛可久论吐血治法，每于血止瘀消之后，用独参汤，以益心定志，兹以阴药参之，虑其上升，而助肺热也。

人参 沙参 生地 阿胶 牛膝 茯苓

诒按：此失血后服人参一定之法。

劳伤失血，心下痛闷，不当作阴虚证治，但脉数咳嗽潮热，恐其渐入阴损一途耳。

生地 桃仁 查炭 郁金 赤芍 制大黄 甘草 丹皮

诒按：此证如早服补涩，则留瘀化热，最易致损，须看其虚实兼到，绝不犯手。

阴不足而阳有余，肝善逆而肺多郁，脉数气喘，咳逆见血，胁痛，治宜滋降，更宜静养。不尔，恐其血逆不已也。

小生地 荆芥炭 白芍 童便 郁金 藕汁 小蓟炭

诒按：此亦气火上逆之证，可加牛膝、丹皮。

离经之血未净，而郁于内，寒热之邪交煽，而乱其气。是以腹满呕泄，寒热口燥，治当平其乱气，导其积血，元气虽虚，未可骤补也。

丹皮 查炭 泽兰 赤芍 郁金 丹参 牛膝 小蓟

诒按：此证挟外感之邪，可加荆芥炭、黑穞豆衣。

久咳见血，音喑咽痛，乍有寒热，此风寒久伏，伤肺成劳。拟钱氏补肺法，声出则佳。

阿胶 杏仁 马兜铃 牛蒡 薏仁 贝母 糯米

又膏方 阿胶 贝母 甘草 橘红 杏仁 苏子 米糖 白蜜 姜汁 紫菀 木通 梨汁 桔梗 牛膝 萝卜汁 茯苓

诒按：此正虚邪实之证，用药能两面兼顾，尚称稳适。

虚损门

虚损至食减形瘦，当以后天脾胃为要，异功散五六服，颇得加谷。今春半地气上升，肝木用事，热升心悸，汗出复咳，咳甚见血，肝阳上炽，络血遂沸。昨进和阳养阴之剂，得木火稍平，仍以前方加白芍，制肝安土。

生地 白芍 麦冬 阿胶 女贞子 甘草

诒按：方亦稳合，可加牡蛎、丹皮。

罗氏论虚劳之证，多因邪伏血郁而得，不独阴亏一端也。临晚寒热，时减时增，其为阳陷入阴可知，滋肾生肝，最为合法，略加损益，不必更张也。

熟地 白芍 茯苓 丹皮 山药 柴胡 炙草 鳖甲

诒按：于养阴中，加柴胡以达邪，佐鳖甲以搜阴，虚实兼到，极为灵巧。然既云邪伏血郁，似宜加当归。

再诊 热渐减，头中时痛，脉数不退，喉中痰滞不清。

青蒿 丹皮 熟地 鳖甲 炙草 牛膝 茯苓 小麦

诒按：似当兼清痰滞。两方中熟地，不如改用生地为稳。

三诊 体虽不热，脉仍细数，宜养阴气。

六味丸去萸肉 泽泻 加白芍 牛膝 青蒿 鳖甲

面黧形瘦，脉虚而数，咳嗽气促，腰膝无力，大便时溏，此先后天俱虚。虑其延成虚损，清润治肺之品，能戕中气，勿更投也。

紫河车 熟地 山药 萸肉 五味子 丹皮 茯苓 杜仲 泽泻 牛膝 加蜜丸，每服五钱

诒按：案语得治虚要旨，方亦精当。

络脉空隙，气必游行作痛，最虑春末夏初，地中阳气上升，血随气溢，趁此绸缪，当填精益髓。盖阴虚咳嗽，是他脏累及于肺，若治以清凉，不独病不去，而胃伤食减，立成虚损，难为力也。

熟地 金樱子膏 鹿角霜 五味子 湘莲子 萸肉 山药 茯苓 海参漂净熬膏

右为细末，即以二膏捣丸。

诒按：此必有遗精腰酸等证，故用药亦不重在咳嗽也。

汗病门

汗出偏沮，脉来不柔，时自歇止，知肝阳有余，而胃阴不足，于是稠痰浊火，扰动于中，壅滞于外，目前虽尚安和，然古人治未病不治已病，知者见微知著，须加意调摄为当。

人参 川石斛 麦冬 南枣 制半夏 丹皮 茯苓 炙草 小麦

诒按：此想系左半有汗、右半无汗之证，细绎案语，是防其将患偏瘫之意。

心阴不足，心阳易动，则汗多善惊；肾阴不足，肾气不固，则无梦而泄。以汗为心液，而精藏于肾故也。

生地 茯神 甘草 麦冬 川连 柏子仁 元参 小麦 大枣

诒按：案语心肾并重，方药似专重于心，再加五味子、牡蛎、沙苑等摄肾之品，则周匝矣。

诸郁门

中年脘闷，多嗳多咳，此气郁不解也，纳谷已减，未可破泄耗气，宜从胸痹例，微通上焦之阳。

薤白 瓜蒌 半夏 桂枝 茯苓 姜汁

诒按：方法轻灵。

郁气凝聚喉间，吞不下，吐不出，梅核气之渐也。

半夏 厚朴 茯苓 苏梗 旋覆花 橘红 枇杷叶 姜汁

诒按：此于《金匮》成方中，加旋覆、杷叶，最有巧思。

寒热无期，中脘少腹剧痛，此肝脏之郁也，郁极则发为寒热，头不痛，非外感也，以加味逍遥散主之。

加味逍遥散

诒按：此木郁达之之法。

病从少阳，郁入厥阴，复从厥阴，逆攻阳明，寒热往来、色青、颠顶及少腹痛，此其候也。泄厥阴之实，顾阳明之虚，此其治也。

人参 柴胡 川连 陈皮 半夏 黄芩 吴萸 茯苓 甘草

诒按：此从左金、逍遥化裁而出，若再合金铃子散，似更周到。

此血郁也，得之情志，其来有渐，其去亦不易也。

旋覆花 薤白 郁金 桃仁 代赭石 红花

诒按：此必因血郁而络气不通，有胸膈板痛等见证，故立方如此。

呕哕门

胃虚气热，干呕不便。

橘皮竹茹汤 加芦根 粳米

再诊 呕止热退。

石斛 茯苓 半夏 广皮 麦冬 粳米 芦根 枇杷叶

三诊 大便不通。

生首乌 元明粉 枳壳

四诊 大便通，脉和，惟宜滋养。

石斛 归身 秦艽 白芍 丹皮 炙草 茯苓 广皮

诒按：选用四方，运意灵巧，自能与病机宛转相赴。

下既不通，势必上逆而为呕，所谓幽门之气，上冲吸门是也，治法自当疗下，但脉小目陷，中气大伤，宜先安中止呕，呕定再商。

人参 茯苓 刺蒺藜 竹茹 半夏 广皮 芦根 石斛

诒按：似当兼通幽门，乃能止呕，拟加生枳实。

痛呕之余，脉当和缓，而反搏大，头运欲呕，胸满不食，神倦欲卧，虑其土隤[1] 木张，渐致痉厥，法当安胃清肝，亦古人先事豫[2] 防之意。

半夏 茯苓 广皮 白风米 钩藤 竹茹 枇杷叶 鲜佛手

诒按：议论极是，但恐药力不足以济之，然方却清稳。所谓清肝者，只不过钩藤、竹茹而已，拟再加木瓜、白芍，较似有力。

病从肝起，继乃及胃，兹又及于肺矣，然当以胃气为要，久病之体，必得安谷不呕，始可图功。

石斛 芦根 茯苓 麦冬 广皮 木瓜 枇杷叶 粳米

诒按：叙病简要清澈，非绩学者不能，方亦中窾[3]。

胃有火邪，故呕而不食，胆有热邪，故合日自汗。

橘皮竹茹汤 加石斛

诒按：山栀必不可少，以其专清胆热故也，川连亦在应用之列。

再诊 前方去石斛 加木瓜

嘈杂得食则已，此痰火内动，心胃阴气不足。

生地 山栀 半夏 麦冬 茯苓 丹皮 竹茹 炙草

诒按：阴虚而挟痰者，用药最难恰好，方中可加石斛、广皮。

痰气阻逆咽嗌，时自呕恶，此证利在清降，失治则成噎隔。

半夏 枇杷叶 旋覆花 竹茹 茯苓 麦冬 橘

---

① 隤(tuí 颓)：衰败。

② 豫：通"预"。

③ 窾(kuǎn 款)：规矩、法则。

红 郁金 生姜

诒按：用药灵动。

气郁痰凝，阻隔胃脘，食入则噎，脉涩难治。

旋覆花 代赭石 橘红 半夏 当归 川贝 郁金 枇杷叶

诒按：旋覆代赭为噎隔正方，食入则噎，肺气先郁，故加郁、贝、枇杷叶。惟脉涩者正虚，可加人参。

脉疾徐不常，食格不下，中气大衰，升降失度。

旋覆花 代赭石 麦冬 茯苓 半夏 广皮 人参 枇杷叶

诒按：此因中气大伤，故用参、麦。

朝食暮吐，肝胃克贼，病属反胃。

旋覆花 代赭石 茯苓 半夏 吴萸 生姜 粳米 人参 枇杷叶

诒按：此专治吐，故加姜、萸。

谷之不入，非胃之不纳，有痰饮以阻之耳。是当以下气降痰为法。代赭之用，先得我心矣。

旋覆代赭汤

诒按：识既老当，笔亦爽健。

因气生痰，痰凝气滞，而中焦之道路塞矣。由是饮食不得下行，津液不得四布，不饥不食，口燥便坚，心悸头运，经两月不愈，以法通调中气，庶无噎隔腹满之虑。

旋覆代赭汤加石菖蒲 枳实 陈皮

诒按：论病则源流俱澈，用药则标本兼到，细腻熨帖，传作何疑。

中气叠伤，不能健运，朝食暮吐，完谷不腐。诊得脉虚色黑，腰脚少力，知不独胃病，肾亦病矣。此岂细故哉！

人参 附子 川椒 茯苓 益智仁

再诊 前方去川椒 益智 加川连 肉桂

诒按：完谷不腐、色黑腰软，肾伤之征也。改方加桂、连，是交济法。

评选静香楼医案下卷

长洲尤 怡在泾 著
江阴柳宝诒谷孙 选评

伏气门

肝阴素亏，温邪扰之，发为痉病，神昏骷齿，瘛疭不定，法当滋养肝阴，以荣筋脉，清涤痰热，以安神明者也。若能应手，尚可无虑。

羚羊角 茯神 钩藤 贝母 阿胶 鲜菖蒲 竹沥

诒按：此证若表邪未解，当去阿胶，加小生地，或鲜生地。

又按：此系伏气发温之证，与外感风温，有外内之别。此证邪由少阴外发，渍入厥阴，故见证如此。羚羊角、钩藤熄风清热，皆治标之品也。若图其本，当从阴分托邪，俾得外达三阳，再与随经清泄，乃奏全功。病原治法，详载《温热逢原》中，兹不赘述。

热伤津液，脉细口干，难治。

芦根 知母 川斛 蔗浆 细生地 麦冬 甘草 梨汁

诒按：此存阴泄热之正法，所云难治，想因脉细之故。

热不止，头痛不已，紫斑如锦纹，咽痛，表里邪盛，最为重证。

犀角 豆豉 赤芍 元参 牛蒡 丹皮 黄芩 甘草

诒按：当加鲜生地。

再诊 去豆豉 丹皮 加桔梗 鲜生地 射干

热病十二日不解，舌绛口干，胸满气促，邪火为患亦已甚矣。宜景岳玉女煎，清热而存阴，否则神识昏冒矣。

鲜生地 石膏 麦冬 知母 竹叶 甘草

诒按：此气血两燔之治法

热病四日不汗，而舌黄、腹中痛、下利，宜先里而后表，不尔，恐发狂也。

大黄 柴胡 枳实 厚朴 赤芍

诒按：先里后表，因里证已急，于病机固当如是。

舌干脉数，汗为热隔，虽发之亦不得，唯宜甘寒养液，虽不发汗，汗当自出，然必足温而后热退，乃吉。

青蒿 知母 芦根 生地 蔗浆 竹叶

诒按：养液以为作汗之源，是治温要旨。

外感门

头面肿痛，此风邪上盛。宜辛凉解散。

荆芥 杏仁 桔梗 牛蒡 薄荷 甘草 马勃 苍耳子

风温挟痰，留滞上焦，辛凉解散，原为合法，时至自解，不足忧也。

牛蒡 连翘 薄荷 川贝 豆豉 杏仁 桔梗 葱白

诒按：此风温初起之方。

风温郁于肺胃，咳而胸满痰多，胁下痛，脉数口干。

芦根 薏米 瓜蒌 甘草 杏仁 红花 桃仁 贝母

诒按：桃仁、红花，因胁痛而用之，以和血络也。若邪郁，可加豉、蒡；口干，可加翘、芩。

脉右大，舌黄不渴，呕吐粘痰，神躁，语言不清，身热不解，此劳倦内伤，更感湿温之邪，须防变端。

厚朴 茯苓 滑石 陈皮 竹叶 薏仁 菖蒲根汁

诒按：此温邪而挟湿者，湿热上蒙，故证情如是，此方可以为法。

湿病门

脐中时有湿液腥臭，按脉素大，此少阴有湿热也，六味能除肾间湿热，宜加减用之。

六味丸去山药 加黄柏 萆薢 女贞子 车前子

诒按：六味治肾间湿热，前人曾有此论，借以治脐中流液，恰合病机。

疟疾门

暑风成疟，恶心胸满，和解则愈。

半夏 黄芩 茯苓 知母 厚朴 陈皮 竹叶 生姜

诒按：小柴胡法之和解，和其表里两歧之邪也。此之和解，和其湿热两混之邪也。姜、夏、朴、广，去其湿也；芩、知、竹叶，清其热也。两意兼用，故亦云和解也。

又按：此湿热并重者，故清燥兼用，此与下条皆暑湿内伏，发为时疟之病，苦辛宣泄，最为合法，若拘拘于疟疾之成方，概用柴胡、鳖甲，则误矣。

暑风相搏，发为时疟，胸满作哕、汗不至足，邪气尚未清解，当以苦辛温法治之。

藿香 半夏 杏仁 通草 厚朴 广皮 竹叶

诒按：此湿重于热者，故用药稍偏温燥。

疟发而上下血溢，责之中虚，而邪又扰之也，血去既多，疟邪尚炽，中原之扰，犹未已也，谁能必其血之不复来耶？谨按古法，中虚血脱之证，从无独任血药之理，而疟病经久，亦必固其中气，兹拟理中一法，止血在是，止疟亦在是，唯高明裁之。

人参 白术 炮姜 炙草

诒按：识见老确，议论精切，所立理中一法，诚属血脱益气、固中止血之要药。惟愚意所欲商者，疟来而上下血溢，必因疟疾之热扰及血络而然，于理中法内参用安营清络之意，似乎更为周到，且标本兼顾，于立方正意，亦不相刺谬也。

三疟是邪伏阴分而发，非和解可愈。久发不止，补剂必兼升阳，引伏邪至阳分乃愈。

人参 归身 鹿角胶 杞子 鹿茸 附子 茯苓 沙苑

诒按：阴疟本有此法，而不能概用此法，须相题为之。

疟病方已，遂得脾约，脾约未已，又增厥疼，心腹时满时减，或得身热汗出，则疼满立止，明系疟邪内陷于太阴、阳明之间，是必邪气仍从少阳外达，则不治疼而疼自止，不治胀而胀自消矣。

诒按：论病已得要领，惜方佚未见。

疟后，胁下积癖作疼，夜热口干溺赤，阴虚邪伏，宜鳖甲煎。

鳖甲 白芍 青皮 丹皮 首乌 柴胡 知母 炙草

诒按：此邪伏阴分之治法，当归亦可加入。

疟后，胁下积痞不消，下连少腹作胀，此肝邪也，当以法疏利之。

人参 柴胡 青皮 桃仁 茯苓 半夏 甘草 牡蛎 黄芩 生姜

诒按：此小柴胡法也。加青皮以疏肝，桃仁以和瘀，牡蛎以软坚，用意可云周到。惟少腹作胀，乃肝邪下陷之证，若再加川楝子、归尾、延胡，似更完密。

疟止复发，汗多作呕，中气虚逆，宜益阳明。

半夏 茯苓 广皮 人参 石斛 芦根 姜汁

再诊 寒热已止，汗呕并减，宜和养营卫。

人参 桂枝 石斛 广皮 归身 炙草 麦冬 白芍

诒按：此胃气虚体治法，两方俱清稳熨帖。

黄瘅[①]门

面黑目黄，脉数而微，足寒至膝，皮肤爪甲不仁，其病深人少阴，而其邪则仍自酒湿得之，及女劳也。

肾气丸

诒按：此证载在《金匮》，近于《爱庐医案》中

① 瘅：通“疸”。

见一方甚佳。此病兼有瘀血，不但湿也，肾气丸能否见效，尚未可定。

面目身体悉黄，而中无痞闷，小便自利，此仲景所谓虚黄也，即以仲景法治之。

桂枝 黄芪 白芍 茯苓 生姜 炙草 大枣

诒按：案明药当。

湿停热聚，上逆则咽嗌不利，外见则身目为黄，下注则溺赤而痛。

茵陈 厚朴 豆豉 木通 猪苓 橘红 茯苓 黑栀

诒按：论病能一线穿成，用药自丝丝入扣。

又按：咽嗌不利，可加桔梗、前胡之类。

痹气门

胸背为阳之分，痹着不通，当通其阳。盖阳不外行，而郁于中，则内反热而外反寒。通阳必以辛温，而辛温又碍于藏气，拟辛润通肺以代之。

紫菀三两煎汤服

诒按：此巧法也，特未知效否若何？

湿邪郁遏，阳气不宣，外寒里热，胸满溺赤，宜开达上焦。

紫菀 桔梗 郁金 白蔻 枳壳 杏仁 贝母 甘草

诒按：此治肺痹之正法。

气窒不散，便闭喘急，不能偃卧，猝难消散也。

紫菀 葶苈 厚朴 杏仁 橘红 郁金 枳壳

诒按：此证较前更急，兼有便闭，故用药从中焦泄降。

再诊 大黄 厚朴 槟榔 枳壳 杏仁

诒按：轻剂不效，故更与通腑以泄肺。

胸中为阳之位，阳气不布，则窒而不通，宜温通，不宜清开，愈开则愈窒矣。

桂枝 茯苓 干姜 炙草 益智仁

诒按：再参入开痹之品，如杏、苑、橘、桔等，似更灵动。

食入则胸背痞塞作胀，噫气不舒，此阳气不通，宜辛通之法。

草蔻仁 半夏 桂枝 茯苓 干姜 炙草

诒按：此证亦与胸痹相似。

脘腹痛门

蛔厥心痛，痛则呕吐酸水，手足厥冷，宜辛苦酸治之。

川连 桂枝 归身 延胡 乌梅 川椒 茯苓 川楝子 炮姜

诒按：此乌梅丸法也。

此肾厥也，心疼背胀，引及腰中，议用许学士香茸丸。

鹿茸 杞子 沙苑 大茴香 麝香

诒按：寒袭于肾，而气上逆，故用温养，胀及腰背者，督阳不用也。鹿茸温通督脉，麝香开泄浊阴，故以之为君。

脉弦小腹痛，食后胃脘痛，上至咽嗌，肝火乘胃。宜泄厥阴，和阳明。

川楝子 木通 茯苓 甘草 石斛 木瓜

诒按：拟加延胡、山栀仁。

心腹痛，脉弦，色青，是肝病也。

川楝子 归身 茯苓 石斛 延胡 木瓜

诒按：立方稳合。

癥瘕门

脐下积块，扪之则热，病者自言，前后二阴俱觉热痛，其为热结可知。况自来之病，皆出于肝郁，鄙见非泄厥阴，不能获效。

龙荟丸五十粒酒下

络病瘀痹，左胁板实，前年用虫蚁，通血升降，开发已效，但胸脘似是有形，按之微痛，前药太峻，兹用两调气血，以缓法图之。

醋炒延胡 姜黄 阿魏 桃仁 生香附 麝香归须 为末，蜜丸，每服二钱。

诒按：承前方来，虽曰两调气血，而仍以疏瘀为主。

脉虚数，色白不泽，左胁有块杯大，大便小便自利，病在肝家，营血不和，此为虚中有实，补必兼通。

白术 归身 炙草 白芍 生地 茯苓 琥珀 广皮 桃仁 红花 沉香 郁金

诒按:方治亲切不肤。

时病食复,至今不知饥饱,大便不爽,右胁之旁,虚里、天枢隐隐有形,此阳明胃络循行之所,多嗳气不化,并不烦渴,岂是攻消急驱实热之证耶?拟用丹溪泄木安土法。

小温中丸 如半月后有效,仍以前法。

诒按:此中焦湿积阻结之证。

左胁积块,日以益大,按之则痛,食人不安,凡痞结之处,必有阳火郁伏于中,故见烦躁、口干、心热等证,宜以苦辛寒药,清之开之,然非易事也。

川连 枳实 香附 川芎 神曲 茯苓 青皮 赤芍

诒按:胁块有形益大,则营络必窒,似宜兼通乃效。

大腹右有形为聚,脉大,食入即作胀,治在六府。

白术 茯苓 广皮 生香附汁 三棱 厚朴 草果 山查

诒按:方以疏通气分为主。

心下高突,延及左胁有形,渐加腹胀,思正月暴寒,口鼻吸受冷气,人胃络膜原,清阳不用,浊阴凝阻,胃气重伤,有单腹之累,殊非小恙。

厚朴 草果 半夏 干姜 茯苓 荜拨

另苏合香丸一粒化服。

诒按:寒邪闭于营络,故用温通,方中可加桂枝尖。

肿胀门

脉迟胃冷,腹胀,气攻胸胁,恶心、少食、泄泻,宜振脾胃之阳。

干姜 益智仁 半夏 厚朴 神曲 槟榔 川椒 茯苓

诒按:此温中调气法也。

命门阳衰,脾失温养、不克健运,食入辄胀,法当温补下焦。

肾气丸去桂 加沉香 椒目

诒按:此补火生土之法。

湿热内陷太阴而成胀。

茅术 川柏 厚朴 陈皮 桑皮 木通 泽泻 大腹皮 草果仁

诒按:此专治脾土湿热,古方小温中丸亦可服。

脉微迟,左胁宿痞,腹渐胀大,便溏溺少,此是浊阴上攻,当与通阳。

熟附子 远志 椒目 小茴香 泽泻 茯苓

诒按:此温通治胀之正法。

脾气本弱,而更受木克,克则益弱矣。由是脾健失职,食入不消,遂生胀满,脾愈弱则肝愈强,时时攻逆,上下有声,半载之疾,年逾六旬,非旦夕可图也。

人参 茯苓 川楝子 查核 甘草 木瓜 白芍 吴萸 橘核

诒按:此肝脾两治,而偏重于肝者,以其不特胀满而兼有攻逆之证也。

脉弦中满,病在肝脾。

人参 吴萸 木瓜 厚朴 广皮 半夏

诒按:此肝脾两治之正法,立方精简可法。

右关独大而搏指,知病在中焦,饮食不化,痞闷时痛,积年不愈,喉间自觉热气上冲,口干作苦,舌苔白燥,此脾家积热郁湿,当以泻黄法治之。

茅术 葛根 茯苓 石膏 藿香 木香

诒按:此痞满门中不常见之证,存之以备一格。

脉证合参,乃气结在上,津不运行,蒸变浊痰,由无形渐变有形,徐之才谓轻可去实,非胶固阴药所宜。

白蔻 薏仁 杏仁 厚朴 枇杷叶汁 降香汁

诒按:此方具有轻、清、灵三字之妙。

劳郁交伤,营卫不和,胸中满痛,时有寒热,与六淫外感不同,治宜和养气血。

逍遥散

诒按:再增枳、朴等宽中之品,则更周到矣。

脾以健运为职,心下痞不能食,食则满闷,脾失其职矣,但健运之品,迂缓无功,宜以补泻升降法治之。

人参 干姜 半夏 茯苓 川连 枳实 陈皮 生姜

诒按：此方仿泻心法加味。

胁下素有痞气，时时冲逆，今见中满，气攻作痛，吞酸呕吐，能俯而不能仰，此厥阴郁滞之气，侵入太阴之分，得之多怒，且善郁也，病久气弱，不任攻达，而病气久郁，亦难补养，为掣肘耳。姑以平调肝胃之剂和之，痛定食进，方许万全。

半夏 广皮 川楝子 橘核 茯苓 青皮 炙甘草 木瓜

诒按：审察病机，至为精细，立方亦周到熨帖。

胃阳衰惫，气阻痰凝，中脘不快，食下则胀，宜辛温之品治之。

草果仁 厚朴 茯苓 半夏 甘草 槟榔

诒按：此湿痰阻遏中宫之证。

热结气闭，腹胀便难。

厚朴 杏仁 滑石 黄芩 大腹皮 茯苓皮 木通

诒按：此运中兼泄热法也。

腹胀，面浮，跗肿，食不下，欲呕，脾虚受湿，健运失常，非轻证也。

茅术 茯苓 广皮 桑皮 木通 厚朴 泽泻 半夏 猪苓

诒按：此运中利湿法也。

面黑目黄，腹满，足肿囊肿，湿热壅滞，从脾及肾，病深难治。

苍术 制军 厚朴 陈皮 木通 茵陈 猪苓 椒目 泽泻

诒按：邪机壅滞，正气已伤，故云难治。

卧则喘息有音，此肿胀乃气壅于上，宜用古人开鬼门之法，以治肺通表。

麻黄 杏仁 薏仁 甘草

诒按：此兼喘逆，故专治肺。

风湿相搏，面浮，腹满足肿，大小便不利。

杏仁 苏子 厚朴 陈皮 猪苓 大腹皮 姜皮 木通

诒按：此表里两通法也。

肿胀之病，而二便如常，肢冷气喘，是非行气逐水之法所能愈者矣，当用肾气丸，行阳化水，然亦剧病也。

肾气丸

诒按：此病阳衰气窒，不治之证也。

头痛门

火升，头痛耳鸣，心下痞满，饭后即发，此阳明、少阳二经痰火交郁，得食气而滋甚，与阴虚火炎不同，先与清理，继以补降。

竹茹 茯苓 橘红 炙草 半夏 羚羊角 石斛 嫩钩藤钩

诒按：案语分析病机极其圆到，惟立方似未恰合，阳明药少，宜加知母、枳实。

头疼偏左，耳重听，目不明，脉寸大尺小，风火在上，姑为清解。

羚羊角 生地 甘草 菊花 丹皮 石决明 连翘 薄荷

诒按：此内风而兼外感者，故清散兼施。

风热上甚，头痛不已，如鸟巢高巅，宜射而去之。

制军 犀角 川芎 细茶

诒按：此虽前人成法，而选药颇精简。据此则大黄当用酒炒，以使之上行。

肢体诸痛门

风邪中人经络，从肩膊至项强痛，舌干唇紫而肿，痛处如针刺之状，此是内挟肝火，不宜过用温散，唯宜养阴熄肝火而已。

羚羊角 细生地 甘菊 黄芩 钩勾 秦艽 丹皮

诒按：因唇紫舌干，故知内挟肝火，方中黄芩，不若山栀为当。

项背痛，如刀割，治宜养血通络。

桂枝 钩藤 白芍 知母 羚羊角 阿胶 炙草 生地

诒按：拟去知母，加归须、刺蒺藜、丝瓜络。

身半以上，痛引肩臂，风湿在于太阴之分，行动则气促不舒，胸肤高起，治在经络。

大活络丹

诒按：拟用旋覆新绛汤送下。

脾肾寒湿下注，右膝肿痛，而色不赤，其脉当迟缓而小促，食少辄呕，中气之衰，亦已甚矣。此当以和养中气为要，肿痛姑置勿论，盖未有中气不复而膝得愈者也。

人参 半夏 木瓜 炒粳米 茯苓 广皮 益智仁

诒按：议论明通。

背脊为督脉所过之处，风冷乘之，脉不得通，则恶寒而痛，法宜通阳。

鹿角霜 白芍 炙草 桂枝 归身 半夏 生姜 南枣

诒按：方中半夏，无所取义，拟再加杜仲、狗脊以通阳。

身痛偏左，血不足，风乘之也。

半夏 秦艽 归身 广皮 茯苓 丹参 川断 炙草

诒按：案只一二句，却有简逸之致。

久咳胁痛，不能左侧，病在肝，逆在肺，得之情志，难以骤驱，治法不当求肺，而当求肝。

旋覆花 丹皮 桃仁 郁金 猩绛 甘草 牛膝 白芍

诒按：审证用药，巧力兼到。拟再加青皮、桑皮、紫苏、山栀、瓦楞子壳。

胁疼遇春即发，过之即止，此肝病也。春三月，肝木司令，肝阳方张，而阴不能从，则其气有不达之处，故痛。夏、秋、冬肝气就衰，与阴适协，故不痛也。

阿胶 白芍 茯苓 丹皮 茜草 炙草

鲍鱼汤代水

诒按：朴实说理，绝无躲闪，方用胶、芍、鲍鱼，滋肝配阳，亦觉妥帖易施。

风气乘虚人于肾络，腰中痛引背胁，宜寄生汤，补虚通络祛风。

生地 归身 黑大豆 独活 山药 白蒺藜 杜仲 炙草 桑寄生

诒按：立方妥帖，层析俱到。

脉数、耳鸣、吐痰，天柱与腰膝酸痛，两足常冷，病属阴亏阳升，法当填补实下。

熟地 鹿角霜 菟丝子 山药 萸肉 杞子 龟版胶

诸窍门

风热蓄于脑髓，发为鼻渊，五年不愈，此壅疾也。壅则宜通，不通则不治。

犀角 苍耳子 黄芩 郁金 杏仁 芦根

诒按：既欲其通，则辛夷、白芷似不可少。

肺之络，会于耳中，肺受风火，久而不清，窍与络俱为之闭，所以鼻塞，不闻香臭，耳聋耳鸣，不闻音声也，兹当清通肺气。

苍耳子 薄荷 桔梗 连翘 辛夷 黄芩 山栀 杏仁 甘草 木通

诒按：语云耳聋治肺，观此信然。

少阳之脉，循耳外，走耳中，是经有风火，则耳脓而鸣，治宜清散。

薄荷 连翘 甘菊 芍药 黄芩 刺蒺藜 甘草 木通

诒按：案既老当，方亦清灵。

肾虚齿痛，人暮则发，非风非火，清散无益。

加减八味丸 每服三钱，盐花汤下。

诒按：立方精到。

脚气门

厥阴之邪，逆攻阳明，始为肿痛，继而腹疼，胸满呕吐，此属脚气冲心，非小恙也，拟《外台》法治之。

犀角 槟榔 茯苓 枳实 杏仁 橘红 半夏 木通 木瓜

再诊 半夏 木瓜 广皮 芦根 枳实 茯苓 竹茹 枇杷叶

诒按：脚气一证，前人归入类伤寒中，必憎寒壮热，病与伤寒相似，甚则有冲心之患，故谓之重证。《外台》有大犀角汤及风引汤，后人有鸡鸣散等方，均为专治脚气之重剂。乃今时所谓脚气者，则以脚膝酸软而肿者，谓之湿脚气，不肿者谓之干脚气，专用防己、木瓜、牛膝、薏米等风湿之药治之，与前人所称者大相径庭，学者不可

不辨。

遗精门

遗精无梦，小劳即发，饥不能食，食多即胀，面白唇热，小便黄赤。此脾家湿热，流入肾中为遗滑，不当徒用补涩之药，恐积热日增，致滋他疾[1]。

萆薢 砂仁 茯苓 牡蛎 白术 黄柏 炙草 山药 生地 猪苓

诒按：此等证早服补涩，每多愈服愈甚者，先生此案可谓大声疾呼。

再诊 服药后遗滑已止，唇热不除，脾家尚有余热故也。

前方去砂仁 黄柏 加川连 苦参

诒按：唇热属脾。

少阴为三阴之枢，内司启闭，虚则失其常矣。法宜填补少阴，或通或塞，皆非其治。

六味丸去泻 加菟丝子 沙苑 杞子

诒按：此补肾之平剂，可以常服无弊。

遗精伤肾，气不收摄，入夜卧著，气冲上膈，腹胀呼吸不通，竟夕危坐，足跗浮肿清冷，小便渐少，此本实先拨，枝将败矣，难治之证也。

都气丸 加牛膝 肉桂

诒按：此阴阳两损，气不摄纳之重证，舍此竟无良法，然亦未能必效也。

阴亏阳动，内热梦泄。

六味丸 加黄柏 砂仁

诒按：六味合封髓法也，亦妥帖易施。

小便门

两尺软弱，根本不固，小便浑浊，病在肾脏，久久不愈，则成下消。

六味丸 加天冬 麦冬 杞子 五味子

诒按：方法稳切。

形伟体丰，脉得小缓，凡阳气发泄之人，外似有余，内实不足，水谷之气，不得阳运，酿湿下注而为浊病，已三四年矣，气坠宜升阳为法，非比少壮阴火自灼之病。

菟丝子 茴香 车前子 韭子 蒺藜 茯苓 覆盆子 蛇床子 黄鱼骨捣丸，每服五钱。

诒按：此证当以脾土为主，但与温养下元，尚非洁源清流之道。

又按：此与相火下注者不同，故用药如是。

烦劳四十余天，心阳自亢，肾水暗伤，阳坠入阴，故溲数便血，不觉管窒痛痹，实与淋证不同，其中虽不无湿热，而寝食安然，不必渗泄利湿，宜宁心阳，益肾阴，宣通肾气以和之。

熟地炭 人参 霍石斛 丹皮 泽泻 茯苓 远志 柏子仁 湖莲肉

诒按：此治本之方，由其论病亲切，故立方自稳。

泄泻门

恼怒伤中，湿热乘之，脾气不运，水谷并趋大肠，而为泄，腹中微疼，脉窒不和，治在中焦。

藿梗 川朴 神曲 泽泻 茯苓 陈皮 扁豆 木瓜

诒按：此方妙在木瓜一味，兼能疏肝，须知此意，乃识立方选药之妙。

又按：案中脉窒句，不甚明了。

痢疾门

暑湿外侵经络则为疟，内动肠脏则为痢，而所恃以攘外安内者，则在胃气，故宜和补之法，勿用攻削之剂，恐邪气乘虚，尽入于里也。

诒按：案语殊妙，惜此方之佚也。

大便门

气郁不行，津枯不泽，饮食少，大便难，形瘦脉涩，未可概与通下，宜以养液顺气之剂治之。

生地 当归 桃仁 红花 枳壳 麻仁 甘草 杏仁

诒按：此气阻液枯之证，拟加鲜首乌。

---

① 疾：原作"族"，形讹，据上下文义改。

大便闭结，水液旁流，便通则液止矣。

大承气汤 加甘草

诒按：据吴鞠通之论，用调胃承气法为稳。

再诊 前方加当归 白芍

三诊 改用制军 加浮桂 厚朴

下血后，大便燥闭不爽，继而自利，白滑胶粘，日数十行，形衰脉沉，必因久伏水谷之湿。府病宜通，以温下法。

生茅术 制军 熟附子 厚朴

诒按：自利胶滑，有因燥矢不行，气迫于肠，而脂膏自下者，当专行燥矢，兼养肠液，未可概以湿论也。

脾约者，津液约束不行，不饥，不大便，备尝诸药，中气大困，仿古人以食治之法。

黑芝麻 杜苏子

二味煎浓汁如饴，服三五日，即服人乳一杯，炖温，人姜汁二匙。

诒按：此无法之法也，良工心苦矣。

便血不独责虚，亦当责湿，所以滋补无功，而疏利获益也。兹足酸无力，其湿不但在脾，又及肾矣。当作脾肾湿热成痹治之。

萆薢 薏仁 白术 石斛 牛膝 生姜

诒按：案语明确，方亦简当。

泻痢便血，五年不愈，色黄心悸，肢体无力，此病始于脾阳不振，继而脾阴亦伤，治当阴阳两顾为佳。

人参 白术 附子 炙草 熟地 阿胶 伏龙肝 黄芩

诒按：此理中合黄土汤法也，方案俱切实不肤。

鼻痒心辣，大便下血，形瘦脉小而数，已经数年。

黄芩 阿胶 白芍 炙草

诒按：此阴虚而有伏热之证，方特精简。

外疡门

肝经液聚气凝，为项间瘰核，病虽在外，其本在内，切不可攻，攻之则愈甚矣。

首乌 象贝 白芍 牛膝 甘草 牡蛎粉 归身 生地 丹皮

诒按：议论平和，立方清稳。牡蛎粉一味，可以化痰消坚。

疡证以能食为要，兹先和养胃气。

石斛 茯苓 益智仁 谷芽 木瓜 广皮

诒按：案语片言居要，唯用药嫌少力量。

脉虚细数，阴不足也，鼠漏未愈，热在大肠。

六味丸 加杞子 天冬 龟版 黄柏 知母 五味子

诒按：此肛门漏也，名为鼠漏，未知所本，脉证已属损象，故以滋补肝肾为主。

妇人门

脾虚生湿，气为之滞，血为之不守，此与血热经多者不同。

白术 泽泻 白芍 广皮 炙草 茯苓 牛角角 恩灰 川芎

诒按：认证既的，药亦丝丝入扣。

腹满足肿，泄泻，此属胎水，得之脾虚有湿。

白术 茯苓 泽泻 广皮 厚朴 川芎 苏叶 姜皮 黄芩

诒按：方案俱老当。

胎前喘咳肿满，是脾湿不行，上侵于肺，手足太阴病也。治在去湿下气。

茯苓 陈皮 白芍 泽泻 厚朴 当归 苏梗 杏仁

诒按：方颇灵动，再加紫菀、枇杷叶何如？

产后恶露不行，小腹作痛，渐见足肿、面浮、喘咳，此血滞于先，水渍于后，宜兼治血水，如甘遂、大黄之例。

紫菀 茯苓 桃仁 牛膝 青皮 杏仁 山查肉 小川朴 延胡

诒按：用其例而易其药，因原方太峻也。

再诊 瘀血不下，走而上逆，急宜以法引而下之，否则冲逆成厥矣。

归身 滑石 蒲黄 通草 牛膝 瞿麦 五灵脂 赤芍

三诊 膈宽而腹满，血瘀胞中，宜以缓法下之。

大黄 青皮 炙草 丹皮 桃仁 赤芍 归身

又丸方

牛膝一两 赤芍 延胡 蒲黄 五灵脂 川芎 柱心 桃仁各五钱 归尾 丹皮各八钱

诒按：迭换四方，一层深一层，次序秩然，恰与病机宛转相赴。

胎前病子肿，产后四日，即大泄，泄已一笑而厥，不省人事。及厥回神清，而左胁前后痛满、至今三月余矣，形瘦脉虚，食少，少腹满，足肿，小便不利。此脾病传心，心不受邪，即传之于肝，肝受病，而更传之于脾也。此为五脏相贼，与六腑食气水血成胀者不同。所以攻补递进而绝无一效也。宜泄肝和脾法治之。

白术 木瓜 广皮 椒目 茯苓 白芍

诒按：此等证情，非胸中有古书者，不能道只字。

评选继志堂医案两卷

右《继志堂医案》两卷，曹仁伯先生所著也。先生讳存心，字仁伯，别号乐山，系常熟之福山人，幼时读书颖悟，长老咸目为令器，顾以家道不丰，一衿不足裕衣食，遂谋习医，从薛性天先生游。薛故郡中名宿，得先生剧赏之，谓将来光吾道者必曹生也。先生居薛所十年，帏灯粹掌，上自灵素，下逮薛、喻诸家，无不研求贯串，乃出应病者之求，辄奏奇效。先生尝言医者存心，须视天下无不可治之病，其不治者，皆我之心未尽耳。故其临病人也，研精覃思，直以一心贯乎病者之食息起居，而曲折无不周至，每有剧病，他人所弃而不治者，先生独能运以精思而以数剂愈之，古人谓生死肉骨，先生诚有之焉。先生又言每遇病机丛杂，治此碍彼，他人莫能措手者，必细意研求，或于一方中变化而损益之，或合数方为一方而融贯之，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苦心所到，必有一恰合之方，投之而辄效者。以是知医者之于病，稍涉危疑，即目为不治而去之者，其不尽心之过为不少也。嗟乎！先生之言如此，即先生居心之笃厚，与艺事之精能，盖皆即是而可见矣。先生所著，有《琉球百问》、《继志堂语录》、《过庭录》、《延陵弟子纪略》诸书，经先生之孙博泉玉年裒集镌行，杨太常滨石序之，先生之行谊，备详于许君廷诰所撰家传中。先生以医名著，继叶、薛诸公而起，德被吴中，名驰海外，至今人能道之。特其所著医案，于《过庭录》、《延陵弟子纪略》外，未有传本。今年夏，偶于友人处得见其门弟子所录存者，惜中多阙误，因假归钞录，为之次第整理，删其繁乱，撷其精粹，间或赘以评语，以发明其用意之所在，钞成上下两卷，俾后人读之，犹可想见其诊病时危坐构思，旁若无人之概云。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八月，江阴柳宝诒识。

评选继志堂医案上卷

常熟曹存心仁伯　著
江阴柳宝诒谷孙　选评

内伤杂病门

心营与肾水交亏，肝气挟肝阳上逆。胸中气塞，口内常干，手震舌掉，心烦不寐。即有寐时，神魂游荡，自觉身非己有，甚至便溏纳少，脾胃亦衰，脉形细小无神，而有歇止之象，逐证施治，似乎应接不暇，因思精神魂魄，必令各安其所，庶得生机勃勃，否则悠悠忽忽，恐难卜其旋元吉。拟许学士真珠母丸法。

石决明盐水煅，一两　人参一钱　归身半钱　犀角五分　龙齿三钱　茯神三钱　生地四钱　麦冬二钱　枣仁二钱　炙草三分　淮药三钱　沉香磨冲，三分　另珠粉四分先服

诒按：此方于肝气一层，嫌少理会，愚意去山药、甘草，加木香、陈皮，则胸中之气塞亦平矣。

又接服方

生地　白芍　人参　丹皮　橘红　茯神　枣仁　石决明　龙齿　秫米　佛手

再诊　脉之歇止向和，便之溏泄不作，气塞稍平，手震亦定。但寤多寐少，内藏之魂魄未安；胸痞脘闷，上壅之浊痰未降。容将通阳镇逆法参入前方，冀相与有成耳。

真珠母丸真珠母　熟地　当归　人参　枣仁　柏子仁　茯神　犀角　龙齿　沉香　去柏子仁　当归　加旋覆花一钱五分　代赭石三钱　陈皮七分　冬术七钱　炙草五分　白芍二钱　麦冬三钱　甘澜水煎，竹沥一两冲服。

诒按：案云通阳镇逆，方中用旋、赭镇逆，而术、芍、麦、草则未可谓之通阳也。

三诊　夜半得寐，心肾已交，肺魄肝魂，自能各安其舍，无如心易烦动，神反疲乏，气犹短促，胸还痞闷，脉仍细小，两足不安，脉虚证虚，是谓重虚，而兼有湿痰从之为患。夫痰即有形之火，火即无形之痰也。法当固本为主，消痰佐之。

人参固本丸　加龟版五钱，炙　茯神三钱　枣仁二钱　白芍三钱　淮麦三钱　陈皮一钱　旋覆花一钱五分　柏子仁一钱五分，去油　冬术钱半

另珠粉二分、竹油二十匙、鸡子黄一枚，和服。

诒按：于痰病重投冬、地，得无嫌其滋腻否？

四诊　风火痰三者之有余，留滞肝经，以致卧血归肝，魂不能与之俱归，筋惕肉润而醒，前次气短等证，莫不因此而又起于有年病后，气血两亏，何堪磨耐？所治之方，不出许学士法加减。现在脉息细小带弦，虽无止歇之形，尚有不静之意，究属难免风波，未可以能食为足恃也。

石决明盐水煅，三钱　麦冬二钱　犀角五分　柏子仁三钱　龙齿三钱　枣仁盐水炒，三钱　归身七分　大熟地浮石粉拌炒，六钱　羚羊角一钱　冬术一钱五分　白芍三钱　陈皮一钱　人参二钱　茯神三钱　银花一钱　薄荷五分　另金箔二张　竹沥一两　真珠粉三分　姜汁一匙冲服

诒按：方中用银花、薄荷两味，不识其意何居？

五诊　前夜熟睡，昨又变为少寐，寐之时，适在子时以后，肝胆两经，尚有余邪可知，更兼痰火阻气，时逆时平，其气逆时，必面赤心悸，甚则肉润筋惕，烦热不安，脉亦随之变异，所谓心火一动，相火随之是也。调治之外，必须静养，俾心火凝然不动，方可渐入坦途。

人参　丹参　麦冬　元参各二钱　旋覆花　冬术各一钱五分　橘红一钱　小麦五钱　枣仁川连煎汁拌炒　茯神　川贝各三钱　炙草四分　枇杷叶　竹茹各三钱　珠粉冲，三分

诒按：相火属少阳，即胆火也，方中川连、竹茹，恰合病机。

六诊 所患小恙，无一不除，盖以清之、化之、补之、养之，无微不至，而得此小效耳。所嫌者，寐非其时，寤非其时，心阳太旺，神气外驰，是卫气独行于阳，阳跷脉满，满则不入于阴，阴分之虚明矣，将滋阴之品参入前方，未识能弋获否？

前方加大生地五钱 陈胆星五分 另真珠母丸 朱砂安神丸各五十粒

诒按：此证不寐，乃肝胆有痰火所致，案中引《内经》阳跷脉满之文，本属强为牵合，至以经言阴虚，指为阴血之虚，尤非经文本旨。

七诊 人可以参天地之干者，莫贵于眠食如常，今食能知味，眠则未安，昨夜忽寐忽醒，醒则不爽，寐则不安，以昭卫气不得入于阴，独留行于阳之意按案语牵合支离，总由误认经文阴字，故说来总不入理。是阳跷脉满，营血不能充足，肌肉不能润泽，苟非阳生阴长，阴足恋阳，何以渐入佳境？然营中之血，既不生之于心，乌能藏之于肝，统之于脾？而欲藉草木之无情，俾血肉之有情者，以生以长，谈何容易？况当此痰火易烦，得食暂安，以及虚风内动，筋惕肉瞤，支体牵摇，大便难通之候，更难为力矣。急宜加意调理。

前方去元参 旋覆 珠粉 丹参 加黄芪一钱 远志三分 归身一钱 半夏一钱五分，猪胆汁炒 木香三分 圆眼肉三枚 另真珠母丸四十粒 朱砂安神丸三十粒

诒按：黄芪与此证不甚合，胆汁炒半夏，思路新颖。

八诊 彻夜好眠，神魂已定，是佳兆也。但脉形细小而兼滑数，数为有火，滑为有痰，细属阴虚，小属气弱，虚弱之中，兼有痰火，有时面红，有时咳嗽；有时气痞而短，有时烦热不安，更兼大便燥而小便短，筋惕肉瞤，支体动摇，神情困倦，语言无力等证，均未平复，还宜谨慎小心。

前方加柏子仁三钱

另朱砂安神丸三十粒 真珠母丸四十粒

诒按：此好眠是痰蒙所致，未必定是佳兆。

九诊 脏之为言，藏也。心之神，肝之魂，肺之魄，脾之意，肾之志，无不各得其藏，五脏和矣。即有不和，因藏真不足，盖有待也，而与脏相表里者为腑，腑以通为补，与脏之以塞为补者有间。因思胃主下行，肠主津液，津液不充，下行失令，故大便燥结而难通，此际不以滋养营阴，俾得施润泽，非计也，目前之治如此，将来或痰，或火，或惑，或伤，偶有违和，事难逆料，断无预定之理，随时斟酌为嘱。

麻仁 郁李仁 柏子仁 松子仁各三钱 桃仁七分 陈皮 人参 苏子各二钱

另朝服膏滋药，晚服丸药。

此王江泾王姓病也，是人素有肝火上升之病，想热病之后，必有余邪余火留于肝胆，乘虚窃发，气塞而不能卧起者，中有实痰，加于短气不足以息之体，神魂摇荡，身非己有，虚之甚矣。用真珠母丸法，先以犀角治实火，参地补气血，俾相火得清而莫安。第二方即参入陈皮、竹油、赭石、旋覆花，抉补抉化。第三方人参固本入龟版、芪、芍、鸡黄。第四方加入羚羊、银花，清药与补药，俱加倍用之。第五、六方竟是十味温胆，吃重痰火一层，用药心细手和，既沉着，亦灵敏，洵可法可师之作。

阴络重伤，咳无虚日，而于五更为甚，口干盗汗，溺赤便溏，脉数而身热，欲成损证也，咽中已痛，虑其加喘生变，权以清热存阴。

黄芩汤合猪肤汤加牡蛎

再诊 所见病情，与前无异，喜食藕汁，咽中干痛稍轻，大便溏泄更甚，虽属肺热下移于大肠，而实则中气已虚，失其所守也。

六味丸 加牡蛎 川贝 元参 淡芩

诒按：大便溏泄，虚证中所最忌者，此证始终大便不坚，故再三反复，终不复元也。

三诊 溏泄已止，咳嗽未除，咽痛盗汗，脉数，肺经尚有热邪。

补肺阿胶散 加白芍 生地 淡芩 元参 山药

四诊 便泄稀，身热轻，咽喉干痛，亦渐向愈，而咳嗽腹鸣，神疲纳少，脉小带数，想是风热递减，气阴两亏，而脾中之湿，又从而和之为患，补三阴、通三阳之外，更以崇土化湿佐之。

六味丸 加牡蛎 淡芩 于术 防风 陈皮 炙草

诒按：阴虚而挟脾湿，阳虚而挟肺火，邪实正虚，彼此相碍。凡治此等证，总须权其轻重缓急，又须心灵手敏，方能奏效。若稍涉呆滞，则效未见而弊先滋，如此证屡用六味，虽于证情亦合，究嫌落笔太重，少灵动之机括也。

五诊 气阴得补渐和，不意又有燥风外感，袭人湿痰之中，微有寒热，咽痛咳嗽不止，权以清养法。

六味丸去萸 加桑叶 杏仁 陈皮 川贝 炙草

六诊 发热恶风汗多，是属伤风之象，但伤于壮者，气行则已，伤于怯者，难免不着而为患也。大为棘手。

六味丸合玉屏风散 加桑叶 元参 川贝 橘红 甘草

七诊 多汗恶风之象渐轻，新风解矣。而咳嗽咽痛，大便溏，饮食少，仍是脾肺肾三脏皆虚之候，幸未气喘。

玉竹饮子玉竹、茯苓、甘草、桔梗、陈皮、川贝、紫菀、姜 合猪肤汤 玉屏风散 加麦冬 山药

八诊 脾虚则便溏，肺虚则咳嗽，肾虚则虚火上炎，咽喉干痛。脉弱无力，元气伤矣，急宜补气育阴。

人参 二冬 二地 黄芪 陈皮 阿胶 杏仁 百合 甘草

诒按：此方究非便溏所宜。

九诊 精生于谷，肾之精气，皆赖谷食以生之，而谷食之化，又赖脾土以运之，今便溏纳少，脾失运矣，急宜补脾为要。

都气丸合四君子汤 百花膏

另八仙长寿丸参汤下

诒按：此方亦嫌少灵活之致。

又按：此证前后方案九则，议论颇有精当处，唯用药未能面面照顾，总缘阴虚而兼便溏，彼此相碍，难于安置妥帖也。

先生之病素禀湿热，又挟阴虚之病也。湿者何？地之气也；热者何？天之气也。天地郁蒸，湿热生焉。湿热禀于先天者，与元气混为一家，较之内伤外感之湿热属在后天者，岂可同日语哉！设使薄滋味，远房帏，不过生疡出血而已，乃从事膏粱，更多嗜欲，斯湿热外增，阴精内耗，脏腑营卫，但有春夏之发，而无秋冬之藏，无怪乎风火相煽，而耳为之苦鸣也。当斯时也，静以养之，犹可相安无事，何又喜功生事，火上添油，致陡然头晕面赤，其一派炎炎之势，盖无非肝经之火、督脉之阳上冒而为患。近闻用引火归原之法，以为甘温能除大热，嗟乎！未闻道也。夫甘温除大热者，良以下极阴寒，真阳上越，引其火，归其原，则坎离交媾，太极自安。若阴虚湿热，蒸动于上者，投以清滋，尚难对待，况敢以火济火、明犯一误再误之戒乎？逮后，清已有法，滋亦频投，饮食能增，身体能胖，而坐立独不能久者，明是外盛中空，下虚上实，用药殊难。尝见东垣之清燥汤，丹溪之虎潜丸，润燥兼施，刚柔并进，张氏每赞此两方，谓必互用，始克有济，何故而不宗此耶？然犹有进于此者，治病必资药力，而所以载行药力者胃气也，胃中湿热熏蒸，致吐血痰嗽，鼻塞噫气，二便失调，所谓九窍不和，都属胃病也。然则欲安内脏，先清外腑，又为第一要着矣。至秋末冬初病甚者，十月坤卦纯阴，天已静矣，而湿热反动，肾欲藏矣，而湿热仍露，能勿令病之加剧乎！附方谨复。

青盐四两 甘草八两 荸荠一斤 海蛇二斤 革解一两 饴糖八两 刺猬皮一两五钱 霞天曲一两五钱 十大功劳叶一斤 橘叶五两

共为末，竹沥和水泛丸。每朝四钱，服完后，合虎潜丸全料，同合常服。按方中海蛇、荸荠、饴糖，不能作丸，此必有误。愚意用东垣清燥汤方合青盐以下数味为末，而用荸荠、海蛇煮汁和饴糖、竹沥泛丸，乃合。

原注 起手提清湿热之病，阴虚之体，发明先天素禀湿热之故。第二段一折，折出嗜欲膏粱，因此更加阴虚。第三段再折，折出动火伤阴。第四段，直辟用热之谬，下乃归到治病先治胃。通篇说理既精，笔力遒老，饶有古文笔意。

诒按：推论病原，指陈治法，言言切实，绝无模糊影响之谈，最后推出先清胃府一层，尤为洞中窾要，深合机宜，凡治阴虚湿热者，于此可悟

出法门矣。

身热，手心热，少力神倦，脉弦利脉濡，此脾阳下陷，阴火上乘，甘温能除大热，正为此等证设也。

补中益气汤 加鳖甲

诒按：此脾虚内热证也，用东垣法最合。

劳倦而招风湿，右脉濡小，左脉浮弦，舌苔薄白，溺赤便溏，肢体酸楚，神倦嗜卧，少纳口干。

升阳益胃汤参、术、芪、草、夏、陈、苓、泽、羌、独、防、柴、连、芍、姜、枣 加川朴 青皮

诒按：此与前证略同，故用药亦相似。

胃虚，则纳食无味；脾虚，则运化无常。

六君子汤合治中汤 加熟地 益智仁 粳米

诒按：脾喜温升，宜香燥；胃喜清降，宜柔润。脾阳健则能运，胃阴充则能纳。凡脾胃同治者，用药须识此意。愚意去熟地加石斛，似与胃虚者更宜。

五脏六腑，皆有营卫，营卫不调，则寒热分争，此病分争之后，肌肉暗消，因思脾主肌肉，肌肉暗消，正所以昭脾之营卫虚也，无怪乎脘痞纳少，力乏嗜卧，脉形软弱，有种种脾虚见象，于法当健脾为主，而八八已过之年，阳气必衰，又宜兼壮元阳，使火土合德，尤为要务。

乌龙丸合香砂六君丸 加首乌 当归

心脉宜大者，反小；肾脉宜沉者，反浮。浮则为伤，小则为虚。想是读书攻苦，心肾不交，失其封藏之职。夫心肾，即婴儿、姹女，欲其交者，须得黄婆为之媒合，黄属中央，脾土所主，舍补中宫之外，皆属徒然。

归脾汤

诒按：借丹诀以谈医理，原一贯也。此案说理颇精，惜未能指列病状。

昼为阳，阳旺应不恶寒；夜为阴，阴旺应不发热。兹乃日间恶寒，夜间发热，何以阴阳相反若是耶？此无他，阳虚则恶寒于日，阴虚则发热于夜。阴阳之正气既虚，所有疟后余邪，无处不可为患。足为之浮，腹为之满，溺为之短；一饮一食，脾为之不运；生饮生痰，肺为之咳嗽；脉从内变而为细弦。夫形瘦、色黄、舌白，阳分比阴分更亏，极易致喘。

桂枝加厚朴杏仁汤 加附子 干姜 冬术 半夏 橘红

原注 案则一线穿成，药则理中去参，以理其本，桂枝以和其标，二陈、朴、杏以化其邪，乃丝丝入扣之方。

脾为阴土，胃为阳土，阳土病则见呕恶，阴土病则见泄泻，二者互相为患，此平则彼发，令人应接不暇。现在呕止而泄，似脾病而胃不病，不知脾胃属土，木必乘之，不乘胃土而呕，必乘脾土而泄，治病必求其本，本在木，当先平木，必使阳土阴土皆不受所乘，方为正治。

理中汤 乌梅丸 吴仙散吴萸、茯苓 加白芍

诒按：推究病机，既能融会贯彻，斟酌治法，自然入彀。

舌乃心之苗，舌上之苔，剥落不生者久矣，是心阴不足，心阳有余也。

黄连阿胶汤去芩 加大生地

诒按：胃阴枯涸者，每有此病，心阴不足之说，亦可备一法也。

中风门

类中之余，足不任身，手难举物，尺脉无力，阴阳并弱，拟用河间地黄饮子法。

熟地 苁蓉 川附 牛膝 石斛 远志 巴戟 甘菊

再诊 手之举动稍和，足之步履如旧，盖缘阳气难于充足耳。

六君子汤 加熟地 巴戟 白芍 川附 虎骨

又膏方 归芍六君子丸 加虎骨 巴戟 菟丝 苁蓉 首乌 杜仲 萆薢

三诊 足部有力，步履不艰，补方得力可知，仍以前法。

地黄饮子地、巴、苁、黄、麦、斛、菖、苓、远、薄、味、附、桂 去麦、味、菖合异功散 加当归 与药蝎尾 竹油

诒按：此病之由乎虚者，故用药专以补养收功。从前并未用疏风化痰之药，案中亦无见证，至末方诸恙就痊，而忽加蝎尾、竹油二味，想必

另有风痰见证也。

怒则气上，痰即随之，陡然语言蹇涩，口角流涎，月余不愈，所谓中痰中气也，然痰气为标，阳虚为本，所以脉息迟弦，小水甚多，肢麻无力，法宜扶阳为主，运中化痰佐之。

六君子汤 加川附 白芍 麦冬 竹油 蝎梢

诒按：立方虚实兼到，所谓看似寻常最奇特也，勿以平易忽之。

左肢痿而不用，口歪流涎，舌苔起腻，便溏溺少，脉形弦迟，以中虚湿胜之体，易于生痰动风，内风既动，未有不招外风者也。

牵正散白附、蝎梢 合二陈汤 加川附 桂枝 白芍 制蚕

再诊 肢体稍和，流涎略减，仍以前方增减。

前方去芍 加首乌 川断 竹油

诒按：方案均切实不浮。

痿痹门

膝骨日大，上下渐形细小，是鹤膝风证，乃风寒湿三气，合而为病，痹之最重者也。三气既痹，又挟肺金之痰以痹肘，所谓肺有邪，其气留于两肘。肘之痹，偏于左，属血属阴，阴血久亏，无怪乎腰脊突出，接踵而来，至于咳嗽，鼻流清涕，小水色黄，肌肉暗削，行步无力，脉形细小，左关独见弦数，是日久正虚，风寒湿三气，渐见化热之象，拟用痹门羚羊角散加减。

羚羊角 归身 白芍 杏仁 羌活 知母 桂枝 薏米 秦艽 制蚕 茯苓 竹沥 桑枝

诒按：由膝而肘而脊，病情渐引渐深，方中于膝肘之邪，已能兼治，于脊突一层，似未能兼顾及之，拟再加鹿角霜、川怀牛膝等味。

素患鼻衄，人夏又发，下体酸软无力，咳嗽口干，溺黄肤热，想是鼻衄屡发，上焦阴液久耗，而胃中湿热之邪，熏蒸于肺，肺热叶焦，则生痿躄也。

清燥汤参、芪、草、术、归、橘、柴、麻、羌、地、连、猪、茯、麦、味、苍、柏、泻 去术、升、柴 加白芍 茅花 枇杷叶

诒按：此证自当滋清营液为主，东垣清燥汤，立法未纯，前人颇有议之者，用者当审之。案语阐发病情，极其熨帖。

人年四十，阴气自半，从古至今如是，唯尊体独异者，盖以湿热素多、阳事早痿耳，近又患臂痛之证，此非医书所载之夜卧臂在被外招风而痛，乃因久卧竹榻，寒凉之气渐入筋骨，较之被外，感寒、偶伤经络者，更进一层，所以阳气不宣，屈伸不利，痛无虚日，喜热恶寒。仲景云：一臂不举为痹。载在中风门中，实非真中，而为类中之机，岂容忽视，现在治法首重补阳，兼养阴血，寓之以祛寒，加之以化痰，再通其经络，而方中之制度，自有君臣佐使焉。

熟地八两 当归四两 白芍二两 虎掌一对 阿胶三两 半夏四两 橘红二两 枳壳二两 沉香五钱 党参四两 于术四两 茯苓八两 熟附一两 炙草一两 风化硝一两 桂枝一两 羌活一两 绵芪二两 姜黄一两 海桐皮[1]

共为末，用竹沥、姜汁和蜜水泛丸。

诒按：立方清切周到，可法可师。

神志门

神识不清，自言自语，起坐无常，瘈瘲失度，脉形小滑，舌苔白腻，此痰热内郁心包，无路可出，而作心风也。久久归入癫痫，毋忽。

导痰汤苓、夏、枳、星、梅、橘、姜、草 加菖蒲 远志 另白金丸

诒按：病情已属癫证，再加犀角、龙、牡等清镇之品，似更得力。

阳明之脉环于唇，唇起红筋，即发牵动而厥，厥醒吐沫，咳血鼻衄，二便失调，脉弦滑数，显系胃有积热，动血生痰，又被肝火所冲激，乃痫证之根，毋忽。

六味丸 加川贝 石决明

另虎睛丸虎睛一对，制军一两，远志五钱，犀角一两，黑栀一两，蜜丸，每服二十一粒。

诒按：既曰胃有积热，似非六味所能胜任，且方中如萸肉之酸温，亦宜避去。

---

① 海桐皮：此药用量原缺。

又按：积热者，蓄积之热也，与积滞之积不同，虎睛丸中大黄、黑栀，即为泄热而设。

痫证之因，未有不由乎龙雷之火上升，此则更有湿热之痰，从而和之为患。

六味丸 加龙齿 石决明 橘红 黑栀 川贝 川连 竹茹

诒按：连读痫证数案，皆以六味丸为主，查六味为通补三阴之方，先生习于《内经》重阴者癫[①]一语，谓痫证必挟龙雷之火，而以滋水柔木为主，故用药如此。其实痫证有因于胎惊者，有因于先天阴虚者，亦有因于惊痰内扰者，当随所因而治之，初非可执一端以论也。

惊则气乱，神出舍空，痰涎袭入，此心悸形呆、善忘不语所由来也。至月事不至，血从内并，用药亦须兼及。

茯苓 香附 沉香 半夏 橘红 远志 胆星 牛膝

另惊气丸白花蛇、蝎、蚕、脑、麝、辰砂、白附、麻黄、天麻、橘红、南星、苏子

诒按：拟加丹参、琥珀、归须等，兼顾血分，乃与案语相合。

心悸，初从惊恐得之，后来习以为常，经年不愈，手振舌糙，脉芤带滑，不耐烦劳，此系心血本虚，痰涎袭入也。

人参 元参 丹参 枣仁 天冬 麦冬 菖蒲 茯苓 茯神 当归 远志 五味 桔梗 半夏 生地 橘红 枳壳 柏仁 炙草 竹茹

原注 此天王补心丹合十味温胆法也，心血本亏，补心丹主之；痰涎袭入，十味温胆汤主之。

湿热生痰，留于手足少阳之府，累及心包，心惊胆怯，性急善忘，多虑多思，舌苔浊腻带黄，胸脘内热，清化为宜。

黄连温胆汤 加洋参 枇杷叶

原注 舌苔浊腻带黄，加入黄连一味，苦燥化湿，再加洋参补阴，枇杷叶清肺，想是火旺之体，肺液必亏，且以救二陈之过燥也。

神蒙善忘，包络之病为多，然左寸脉息上浮，关部独带弦数，右寸与关，小而带弦，白苔满布，大便久溏，肢体无力，倦怠嗜卧，脾经之湿痰，被肝火所冲激，累及心包也。

藿梗 党参 于术 半夏 陈皮 香附 砂仁 木香 沉香 远志 枳壳 葛根 菖蒲 竹油

诒按：此必兼有胀满之候，故方中多香燥和脾之品，用葛根、藿梗，乃兼清暑湿之意。

再诊 痰因湿酿，湿自脾生，脾若健运，则无湿以生痰，所患善忘等证，自可化为乌有，然则健脾一法，在所必需矣。

香砂六君子汤 加沙苑 远志 谷芽

原注 苔白、便溏、乏力、嗜卧，皆脾倦见证，故用健脾化湿法。

痰火门

胃为贮痰之器，上逆心包，轻则胸闷，重则神蒙。

导痰汤合温胆汤

另白金丸

诒按：此治痰蒙之正法也，在此证尚属轻剂。

曾经失血，现在内热吐痰，夜来大觅，脉象滑数，阴虚挟痰所致。

十味温胆汤 加麦冬 归身

诒按：阴虚挟痰之证，用药最难恰好。十味温胆汤，即温胆汤去竹茹，加参、地、枣仁、远志、五味，治寒涎沃胆，胆寒肝热，心悸不寐。

痰饮门

积饮成囊。

平陈汤

另丸方 茅术一斤 芝麻半斤 枣肉丸 如便血，山栀汤下。

诒按：此病不易除根，煎丸两方，极为熨帖，特未识能奏肤功否？

鼻血遗精，肺肾俱病，寒热盗汗，营卫并伤，必须大补为是，无如脉息细弦，舌苔满布，二便失调，饮食不舒，脾家又有湿痰为患，先宜化湿健脾，再商补剂。

---

① 重阴者颠：语出《难经·二十难》。

枳砂二陈汤 加乌梅 生姜

诒按：方中乌梅一味，似不入格，查《医通》载二陈汤古方，本有乌梅，取敛护胃阴之意，先生用此，其意或在是乎？

动则气喘，言则亦然，是下虚也，宜其俯仰不适矣。至于脘中拒按，隐隐作疼，筑筑而跳，脉息中部太弦，必有湿热痰浊交阻于胃，失下行为顺之常，未便独以虚治。

川贝 陈皮 茯苓 白芍 牛膝 海蛇 荸荠

另水泛资生丸

诒按：此必挟有痰饮，阻于中脘，宜从饮门用意。

再诊 俯仰自如，渐通之兆所见，言动之气喘，脘腹之拒按，已日轻一日，大妙事也，动气攻筑，独不能除，且兼气坠少腹，卧则可安，此则非胃气之能降，而实脾气之不升也。

香砂六君丸合雪羹 加神曲

另资生丸

诒按：立论精当明了，唯用药尚不甚得力。

咳喘门

年逾古稀，肾气下虚，生痰犯肺，咳喘脉微，当与峻补。

金水六君煎麦、地、橘、夏、苓、草合生脉散 加桃肉

另八仙长寿丸 肾气丸

原注 补命门之火以生土，清其生痰之原，则肺之咳喘自宁，煎方金水六君煎以治脾肾，生脉以养肺，桃肉以补命门。其奠安下焦之剂，另用丸药常服，斟酌可谓尽善矣。

气喘痰升，胸痞足冷，是中下阳虚，气不纳而水泛也，已进肾气汤，可以通镇之法继之。

旋覆代赭汤去姜、枣合苏子降气汤去桂、前、草、姜 加薤白 车前 茯苓 枳壳

诒按：于肾气后续进此方，更加旋赭以镇逆，薤白以通阳，用意极为周到。

交冬咳嗽，素惯者也，今春未罢，延及夏间，当春已见跗肿，入夏更增腹满，口燥舌剥，火升气逆，右脉濡数，左脉浮弦，风邪湿热，由上而及下，由下而及中，即经所云"久咳不已，三焦受之，三焦咳状，咳而腹满"是也。际此天之热气下行，小便更短，足部尚冷，其中宫本有痞象，亦从而和之为患，用药大为棘手，姑拟质重开下法，佐以和胃泄肝之品。

猪苓 鸡金 白术 石膏 寒水石 雪羹 肉桂 枇杷叶

原注 风邪归并于肺，脾气素虚者，由肺而陷入于脾，尚是一线，加以口燥舌剥，阴虚有火之体，更属难治，用河间甘露之意，质重开下，方则极妙，未识效否？

诒按：病情纷错，实难着手，以桂苓法增减出之，已属苦心经营，特于痞满一层，尚恐与两石有碍，方中茯苓、滑石似不可少。

寒热后，咳嗽痰浓，头疼口渴，舌红脉数，大便溏泄，冬温之邪郁于肺分，而从燥化，当泄之清之。

葳蕤汤葳蕤、石膏、青木香、薇、麻、芎、葛、羌、草、杏

原注 此冬温咳嗽也，麻、杏开泄外罩之凉风，羌活、葛根佐之，石膏清内伏之温热，白薇、玉竹佐之。冬温必头痛、便泄，青木香治便泄之药也。病比伤寒多一温字，方比麻黄去桂枝一味，加入石膏以治热，有因方成趾、遇圆为璧之妙。

诒按：此病既见痰浓口渴，则已有邪郁化热之征，方中羌、防、葛根似宜酌用。

寒必伤营，亦必化热，咳嗽不止，呕吐紫血，咽中干痛，苔白边青，脉紧而数，近更咳甚则呕，气息短促，肺胃两经皆失其清降也，郁咳成劳，最为可怕。

荆芥 杏仁 紫菀 桑皮 地骨皮 苏子 麦冬 金沸草 玉竹

再诊 白苔已薄，舌边仍青，痰出虽稀，咳逆未止，观其喘急呕逆，多见于咳甚之时，正所谓肺咳之状咳而喘，胃咳之状咳而呕也。

桑皮 骨皮 知母 川贝 淡芩 浮石 桔梗 甘草 紫菀 麦冬 芦根 莱菔汁

原注 风寒之邪，郁于肺胃，久而化火，遂至见血，先用金沸草散、泻白散以搜剔其邪，第二

案即加入芦根、知母，清营中之热，用法转换，层次碧清。

诒按：此证先曾吐瘀，加以舌边色青，似有瘀血郁阻，方案中何以并不理会及此？

伤风不醒，咳嗽呕恶，所见之痰，或薄或浓，或带血色，左关脉独见浮弦且数，小有寒热，此损证之根也。《千金》法治之。

苏叶 党参 川连 乌梅 橘红 川贝 柴胡 杏仁 桑皮 地骨皮

原注 此用柴前连梅煎意，《千金》法也。"咳嗽由来十八般，只因邪气入于肝"，即是此方之歌诀。此方效，转方加竹茹一味。

诒按：弦数独见于左关，故知其病专在肝。

咳嗽吐出青黄之痰，项强、恶风、音烁，寒热分争，是名劳风，服秦艽鳖甲而更甚者，当进一层治之。

柴前连梅煎柴胡、前胡、薤白、黄连、乌梅、猪胆汁、童便、猪脊髓

附秦艽鳖甲煎秦艽、鳖甲、地骨皮、柴胡、青蒿、归身、知母、乌梅

再诊 进前方咳嗽大减，所出之痰，仍见青黄之色，身热虽轻，咽中苦痛，脉形弦细数，风邪未尽，中下两虚，制小前方之外，参入猪肤法，一治身热、一治咽痛。

柴前连梅煎合猪肤汤 加党参 花粉

原注 此方治伤风不醒成劳，比秦艽鳖甲又进一层，其见证，每以咳吐黄绿青痰为据。

咳嗽时盛时衰，粉红痰后，变为青黄，劳风之根也。

柴胡 前胡 乌梅 川连 薤白 童便 猪胆汁 猪脊筋

诒按：童便易秋石，甚妙。

再诊 进劳风法，咳嗽大减，红痰亦无，但痰色尚带青黄，左关脉息弦硬不和，肝胆留邪，容易犯肺胃俞也，毋忽。

麦冬 沙参 淡芩 炙草 白芍 川贝 青黛 广皮

原注 此方极玲珑，先生用之每灵，大约风喜伤肝，风郁于肝，久而不出，必有青黄之痰，所谓劳风是也。

诒按：先生案中，治劳风一证，必用柴前连梅煎，自云法本《千金》，用之神效。查《千金方》所载劳风治法及所叙病原，与此不同，即所用之柴前连梅煎，仅见于吴鹤皋《医方考》，《千金方》中并无此方，先生偶误记耳。

右脉弦滑而数，滑为痰，弦为风，风郁为热，热郁为痰，阻之于肺，清肃不行，咳嗽自作。

金沸草 前胡 半夏 荆芥 甘草 赤苓 川芎 枳壳 紫菀 杏仁 桑白皮 蒌皮 竹沥

原注 方中芎、枳二味是升降法也，必有一团寒风化热，郁闭于肺，用芎之升、枳之降，以挑松其火，若火重者不可用，有阴火者更不可用，恐火升则血易动耳。

诒按：此金沸草散，去麻、芍，加芎、枳，以挑动之，苑、杏以宣泄之，桑、蒌以清降之。细玩其加减，可识其心思之细密，用意之周到矣，案语亦简炼老洁。

晨起咳嗽，劳倦伤脾，积湿生痰所致，久而不已，气喘畏风，金水因此而虚，补中寓化，一定章程。现在身热口干苔白，脉息细弦而紧，紧则为寒，寒风新感，必须先治新邪，权以疏化法。

香苏饮合二陈 加枳壳 桔梗 杏仁 通草

又接服方

麦门冬汤合二陈 加旋覆 冬术 牛膝

诒按：此即六君加麦冬、旋覆、牛膝也，恰合脾虚有湿痰，而伤及金水者之治。

《内经》云：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喻氏改作：秋伤于燥，冬生咳嗽。岂知初秋之湿，本从夏令而来，原为正气，若论其燥，则在中秋以后，其气亦为正令，二者相因，理所固然，势所必至，仲景早已立方，独被飞畴[①]看破，今人之用功不如古人远矣。

麦冬 半夏 甘草 玉竹 紫菀 泻白散

原注 此麦门冬汤也，先生以"肺燥、胃湿"四字提之，故此案以燥、湿二字为言。

去冬咳嗽，今春寒热，至秋令而咳嗽或轻或重，唯喉痒则一，所谓火逆上气，咽喉不利，此等证是也，最易成劳，未可以脉未促、气未喘为足

① 飞畴：清代医家张璐之次子，亦有医名。

恃。

麦门冬汤合泻白散 加橘红 茯苓 甘草 玉竹

再诊 内热已除，咳嗽亦减，气火之逆上者，渐有下降之意，静养为佳。

前方加枇杷叶

原注 此病必有舌苔，而不夜咳，所以与四阴煎证有异。

肺经咳嗽，嗽则喘息有音，甚则吐血，血已止，咳未除，右寸脉息浮弦，弦者，痰饮也，良以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而肺气虚者，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聚液为痰，积湿为饮，一俟诵读烦劳，咳而且嗽，自然作矣，补肺健脾，以绝生痰之源，以清贮痰之器。

麦门冬汤合异功散 加薏仁 百合

原注 此曲曲写出痰饮之所由来，用二陈以化痰，佐以薏米，用麦冬以养肺，佐以百合，用白术以健脾，佐以党参，味味切当熨帖，看似寻常，实是功夫纯熟之候。

诒按：以上数案均是麦门冬汤证，乃燥、湿互用之法。

附录 咳嗽证治括要

咳者，和谐声也，其音开口而出，仿佛亥字之音，故有声无痰为咳。嗽则如水之灌漱，然有物在喉，漾漾欲出，故从口从敕，后人遂以有痰为嗽。然则咳嗽之病，胡从生也？曰：病有万变，要不出内伤、外感两端。请先明外感。外感者，风、寒、暑、湿、燥、火，六者尽之，论其常，则各主一时为病；论其变，则四时皆可以受六淫之邪。今则即风寒论，感风者，鼻塞、身重、恶风、清涕，此证也；左脉浮弦，此脉也。感寒者，恶寒、体痛、发热、脉紧，此寒之证与脉也。而风之中又有辨，春则为温风，肝木用事，受风者，必伤肝，而又有中血、中气之别。风伤卫，则参苏饮；风伤营，则芎苏饮。夏则为热风，伤心包，而亦有凉、热之别，凉风香薷饮，热风鸡苏散。秋为凉风，伤肺，败毒散、金沸草散。冬为寒风，伤膀胱，桂枝厚朴杏仁汤、麻黄汤。倘冬时天热而感寒风，则当用葳蕤汤、阳旦汤，此冬温之邪也。唯秋分以后少暑湿，春夏无燥气。他如先伤风，而后伤热，为热包寒，葳蕤汤；肺素热而感寒风，为寒包热，金沸草散。…嗽而痰出稠粘者，脾湿胜，二陈之类。连嗽无痰者，肺燥甚，清燥救肺汤。此皆外感咳也，言风一端，而六气可类推矣。若夫内伤，大法唯痰饮、津伤两种。痰饮多阳虚，津伤多阴虚。其阳虚痰饮尚浅者，六安、二陈之类。有火者，温胆汤；夹阴虚者，金水六君煎。阳虚甚，兼夹痰火不可攻者，玉竹饮子。咸降法：喘者，降气汤、贞元饮，此阳虚痰饮一端也。他如阴虚者，阴火易于上升、胃气不清者，麦门冬汤。曾见血者，四阴煎。痰多而浓，无胃气者，六君子汤。痰少而嗌干，胃气未绝者，六味丸、都气丸、八仙长寿丸，此粗举内伤之一端也。此外又有劳风一门，咳吐浊涕青黄之痰，由劳碌伤风，恋而不化，最为难治，浅者秦艽鳖甲，表虚汗多者黄芪鳖甲，深则柴前连梅煎，《千金》法也，此皆劳风之治也。至于芎、枳二味，以治寒郁化火之咳，合二母以泻肺之母，泻白散以清泄肺脏，四物桔梗汤以引清血分，皆在所常用也。似此某证某方，条分缕析，须平日有格致功夫。试观先生临证之方，似乎夹杂，合之病人之证，则无一味可以增减。先生尝曰：吾门之病，如时文割截、隔章、隔节之题，他人无处下手，左支右拙，余能以心思灵空，贯串合凑一方，令病安稳，此无他，外感多与内伤同病，内伤每因外感而发。更遇杂药乱投之医，治丝而棼[1]，愈难就绪，治此者，不能不兼采众方，就中另出一方，其立方之意，在案中宣露明白。噫！执此意以寻先生之门径，思过半矣。

失血门

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此乃饮归于肺，失其通调之用，饮食之饮，变而为痰

---

① 棼(fén 坟)：纷乱，错乱。

饮之饮，痰饮之贮于肺也，已非一日，今当火令，又值天符相火加临，两火相烁，金病更甚于前。然则痰之或带血，或兼臭，鼻之或干无涕，口之或苦且燥，小水之不多，大便之血沫，何一非痰火为患乎。

旋覆花 桑皮 川贝 橘红 浮石 炙草 沙参 茯苓 麦冬 竹叶 丝瓜络

诒按：此证乃素有浊痰郁热，壅结熏蒸于内，再受时令火邪，熏灼肺胃所致，如此立论，似亦直捷了当，何必用饮食入胃及天符相火如许大议论耶？可参用苇茎汤。

再诊 接阅手书，知咳血、梦遗、畏火三者，更甚于前，因思天符之火行于夏时，可谓火之淫矣，即使肺金无病者，亦必暗受其伤，而况痰火久踞，肺金久伤，再受此外来火，而欲其清肃下降也，难矣！肺不下降，则不能生肾水，肾水不生，则相火上炎，此咳逆梦遗之所由来也，至于畏火一条，《内经》载在阳明脉解篇中，是肝火乘胃之故，法宜泻肝清火，不但咳血、梦遗、畏火等证之急者可以速平，而且所患二便不通，亦可从此而愈。悬而拟之，未识效否？

鲜生地 蛤壳 青黛 桑皮 龙胆草 川贝 地骨皮 黑栀 竹叶 大黄盐水炒

三诊 阳明中土，万物所归，现在肝经湿热之邪，大半归于阳明，以著顺乘之意，而逆克于肺者，犹未尽平，所以睡醒之余，每吐青黄绿痰，或带血点，其色非紫即红，右胁隐隐作痛，脉形滑数，独见肺胃两部，宜从此立方。

小生地 桑皮 羚羊角 阿胶 冬瓜子 薏米 蛤壳 川贝 杏仁 忍冬藤 青黛 功劳露 芦根 丝瓜络

原注 肝经久病，克于土者为顺乘，犯于肺者为逆克。

诒按：前方实做，不若此方之空灵活泼也。

四诊 痰即有形之火，火即无形之痰。痰色渐和，血点渐少，知痰火暗消，大可望其病愈。不料悲伤于内，暑加于外，内外交迫，肺金又伤，伤则未尽之痰火，攻逆经络，右偏隐隐作疼，旁及在胁，上及于肩，似乎病势有加无已。细思此病，暑从外来，悲自内生，七情外感，萃于一身，不得不用分头而治之法，庶一举而两得焉。

桑皮 骨皮 知母 川贝 阿胶 枳壳 金针菜 姜黄 绿豆衣 藕汁 佛手

原注 痰带血点，鼻干口燥，小水不多，大便血沫，总属痰火为患。第一方，用清金化痰，不效。第二方案，加咳血、梦遗、畏火，三证归于肝火，一派清肝，略加养胃。第三方，从肺胃立方，略佐清汗之意。第四方，全以轻淡之笔，消暑化痰。

诒按：统观前后四案，议病用药，均能层层熨帖，面面周到，于此道中，自属老手。唯所长者，在乎周到稳实，而所短者，在乎空灵活泼。此则囿乎天分，非人力所能勉强矣。第一方就病数衍，毫无思路。第二方清泄肝火，力量颇大。第三、四方则用药空灵不滞，是深得香岩师心法者。

咳嗽而见臭痰络血，或夜不得眠，或卧难着枕，大便干结，白苔满布，时轻时重，已病半年有余，所谓热在上焦者，因咳为肺痿是也。左寸脉数而小，正合脉数虚者，为肺痿之训，而右关一部，不唯数疾，而且独大、独弦、独滑，阳明胃经，必在湿生痰，痰生热，熏蒸于肺，母病及子，不独肺金自病，此所进之药，所以始效而终不效也。夫肺病属虚，胃病属实，一身而兼此虚实两途之病，苟非按部就班，循循调治，必无向愈之期。

紫菀一钱 麦冬二钱 地骨皮钱半 阿胶一钱 薏仁五钱 忍冬藤一两 川贝钱半 蛤壳一两 橘红一钱 茯苓三钱 炙草三分

诒按：论病选药，俱极精到，此方亦从苇茎汤套出，可加芦根。

再诊 诸恙向安，右脉亦缓，药能应手，何其速也，再守之，观其动静。

前方加水飞青黛三分

三诊 右关之大脉已除，弦滑未化，数之一字，与寸相同，湿热痰三者，尚有熏蒸之意，肺必难于自振。

前方加大生地蛤粉炒，三钱 沙参三钱 蜜陈皮一钱

四诊 迭进张氏法，肺金熏蒸，日轻一日，金性渐刚，颇为佳兆，然频振作，以著本来之清肃

乃可。

前方去薏米 加麻仁

五诊 夜来之咳嗽，尚未了了，必得肺胃渐通乃愈。

前方去蛤壳 茯苓 加川斛 百合

六诊 肺虚则易招风，偶然咳嗽加剧，而今愈矣。脉数，右寸空大，阴气必虚，自当养阴为主，然阳明胃经湿热熏蒸之气，不能不兼理之。

前方去百合 加知母

七诊 右脉小中带数，肺阴不足，肺热有余，其所以致此者，仍由胃中之湿热熏蒸也。

前方加丝瓜络 冬瓜仁 苇茎

八诊 肺属金，金之母，土也，胃土湿热未清，上焦肺部焉得不受其熏蒸，所谓母病及子也。肺用在右，右胸当咳作疼，未便徒补，必使其清肃乃可。

前方加薏仁 杏仁

九诊 来示已悉，因思动则生火，火刑于金则咳逆，火入于营则吐血，此十七日以后之病，失于清化，以致毛窍又开，风邪又感，咳嗽大作，欲呕清痰，血络重伤也。事难逆料，信然。悬拟以复。

桑皮 地骨皮 杏仁 甘草 淡芩 茅根 知母 川贝 苇茎 忍冬藤

两剂后去淡芩 加麦冬 沙参 生地

又丸方

大生地 白芍 丹皮 泽泻 沙参 茯苓 山药 麦冬 阿胶 用忍冬藤十斤煮膏蜜丸

原注 此病道理尽具于第一案中，先生平日所言，起手立定根脚，以下逐如破竹，大约此病，拈定"胃火熏蒸"四字，方中得力，尤在忍冬藤一味。

宿积黑血，从吐而出，胸之痞塞少和，肺之咳嗽略减，是瘀血也。从上出者为逆，究非善状。

瘀热汤旋、降、葱、苇、枇叶 参三七磨冲

诒按：可加酒炙大黄炭数分，研末冲服，以导血下行。

再诊 所瘀之血，从下而行，尚属顺证，因势导之，原是一定章程。

当归 丹参 桃仁 灵脂 蒲黄 茯神 远志

诒按：仍宜加牛膝、三七等导下之品。

昨日所溢之血，盈盆成块而来，无怪乎其厥矣。幸得厥而即醒，夜半得寐，其气稍平，今日仍然上吐，脉来芤数，火升颧红，咳逆时作，大便不爽而黑，阳明胃府必有伏热，防其再冒再厥。

犀角地黄汤 加三七 牡蛎 龟版 枇杷露

诒按：此与下条，皆木火亢盛、阴血沸腾之证。

久咳失血，鲜而且多，脉数左弦，苔黄心馈，金受火刑，木寡于畏，以致阳络被伤也。防冒。

犀角地黄汤 加二母 侧柏叶

另归脾丸

原注 吴鹤皋曰：心，火也；肺，金也。火为金之畏，心移热于肺，乃咳嗽，甚则吐血、面赤，名曰贼邪。是方也，犀角能解心热，生地能凉心血，丹皮、芍药性寒而酸，寒则胜热，酸则入肝，用之者，以木能生火，故使二物入肝而泻肝，此拔本塞源之治。

阳络频伤，胸前窒塞，咳逆不爽，舌红苔黄，脉形弦数，此系瘀血内阻，郁而为热，肺胃受伤，极易成损。慎之。

旋覆 猩降 葱管 芦根 枇杷叶 忍冬藤 苏子 桑皮 川贝 知母 广郁金 参三七 竹油 地骨皮

原注 前五味名瘀热汤，是先生自制之方，治瘀血内阻，化火刑金而咳，不去其瘀，病终不愈，此为先生独得之秘。

诒按：合二母泻白以清肺，佐苏、郁、三七以通瘀，立方周到之至。

脘胁痞结作痛，形寒如疟，苔浊不纳，渴欲热饮，神情惫乏，此血络凝泣，湿邪附之欲化热，而未能透出也。

瘀热汤 加香附 川连 归须 青皮 白芍 橘络

瘀血先阻于中，一经补味，胸中遂痞，紫黑之血，从此而来。

瘀热汤 加郁金汁

原注此方大效。

诒按：再加三七磨冲更妙。

虚损门

痧子之后，咳嗽四月，颈旁疬串，咳甚则呕，纳少形瘦，肤热脉细，想是余邪内恋，阴分大虚，欲成损证也。

四物汤 加香附 川贝 元参 牡蛎 麦冬 苏子一本作苏叶

诒按：方中元参、牡蛎，为项疬而设，无此证者可减也。

温邪发痧之后，咳嗽失血，血止而咳嗽不减，所吐之痰，或黄、或白，或稠、或稀，舌质深红，其苔满白，喉痒嗌干，脉弦带数，渐作痧劳之象。

四物汤 加紫苏 桑皮 骨皮 川贝 知母 前胡 淡芩

原注 此痧后余邪，留恋营分，而成咳也。先生尝云：余自制两方，一为瘀热汤，一为此汤，尚未立名，以治痧后咳嗽极效，盖四物是血分引经之药，将温散化痰之品，纳入其中，引入营血中，散邪清热，每用必灵。此可悟用四物之法。

咳嗽五月有余，黄昏为甚，肌肉暗削，肢体无力，容易伤风，或头胀，或溺黄，总由阴分下虚，浮火夹痰上扰所致。

四物桔梗汤四物加桔、柏 加桑皮 地骨皮 川贝 知母 甘草 青黛 蛤壳 枇杷叶

原注 此方之眼，在咳嗽黄昏为甚，毕竟风邪陷入阴分为剧，余目睹效者甚多。

诒按：此四物合泻白，加二母、蛤、黛法也。

金能克木，木火太旺，反侮肺金，金脏尚受木克，则其吸取肾水，疏泄肾精，更属易易，此梦遗咳嗽之所由作也。

天冬 生地 党参 黄柏 甘草 砂仁 白芍 龙胆草

原注 此三才封髓丹，加白芍、龙胆也，其人面必黑瘦，有一团阴火炽甚，克肺伤肾，用之极效。

诒按：此方以清泄肝火为主，竟不兼用肺药，所谓治病必求其本也。

子后咳嗽，天明而缓，脉形弦数，声音不扬，肝胆之火未清，金受其刑，水必暗亏也。

补肺阿胶汤合四阴煎泻白散 加川贝 青黛 海浮石 橘红 竹茹

诒按：此与前案，均属木火刑金之证。前方治肝而决不及肺，想因咳势不甚，而下注、遗泄之证却急，故用药如彼。此证则咳甚音低，肺金受损已深，故于清火之中偏重补肺。观乎此，而临证用药之权衡可识矣。

咳嗽失血，音烁咽干，近来小有寒热，头痛喉疼，脉浮促而数，肺阴久伤，又兼燥气加临，补肺之中，当参以辛散。

补肺阿胶汤 加桑叶 枇杷叶

再诊 头痛咽疼已止，寒热亦轻，新受之燥邪，渐得清散，无如金水两虚，失血久嗽，音烁嗌干等证，仍如损象，即使静养犹恐不及。

四阴煎合泻白散 加川贝 杏仁 阿胶 茯苓 石决明

原注 此病肺脏已损，再受燥邪，小有寒热，头痛咽疼，是其的据，先用补肺阿胶汤，以其中有牛蒡、杏仁，加桑叶、枇杷叶，去其燥邪外证，后用四阴煎加味，以图其本。

阳络频伤之后，咳嗽痰浓，内热嗌干，脉芤数，左关独弦，此肝火刑金，金气不清之候，容易成损，慎之。

四阴煎 加二母 羚羊

另琼玉膏地、冬、参、蜜、沉香、珀

原注 肝火刑金，于左关独弦见之，所以四阴更加羚羊。

失血后，咳嗽梦遗，脉数，左关弦急，必有肝火在里，既犯肺金，又泄肾气也。久延势必成劳。

四阴煎 加陈皮 川贝 海浮石 青黛 龙胆草 六味汤

原注 肝火上下交征，故加龙胆以泄之。

诒按：六味汤想系转方增入者，但其中有萸肉之酸温，专补肝阳，尚宜酌用。

失血久咳，阴分必虚，虚则不耐热蒸，食西瓜而稍退，脉数左弦，唇干苔白，色滞溺黄，加以咽痛，久而不愈，想是水不涵木，阴火上冲，胃气不清也，势欲成劳，早为静养，以冀气不加喘，脉不加促，庶几可图。

生地 白芍 茯苓 泽泻 丹皮 花粉 元参 甘草 猪肤 青蒿露 枇杷叶露

再诊 浊痰虽少，咳逆仍然，阴分之火上冲于肺，肺属金，金受火刑，水之生源绝矣，能不虑其脉促气喘乎？知命者自能静以养之。

八仙长寿丸 加元参 阿胶 陈皮 甘草 枇杷叶露

三诊 咳嗽夜来有或重或轻之象，想是阴火，静躁不同耳。

前方加洋参 龟版 杏仁

四诊 所进饮食，不化为津液，而变为痰涎，一俟水中火发，咳嗽作焉，权以化法。

玉竹饮子玉竹、苓、草、桔、橘、苑、贝、姜 合麦门冬汤 加阿胶 百合 款冬

原注 前两方六味加减法也，脉数左弦，咽痛，水不涵木，阴火上冲，唯苔白二字，为胃气不清之证，此病头绪甚繁，方中一一还他的对之药。

诒按：此等证，本无必效之方，似此斟酌妥帖，即使难期必效，亦觉心苦为分明矣。

脉形细数，细属阴亏，数为有火，火上刑金，水即绝其生源，未可以咳嗽小恙目之。幸而气息未喘，脉象未促，如能静养，犹可以作完人。

生地 麦冬 沙参 石决明 地骨皮 桑皮 阿胶 枇杷叶露

诒按：此清滋金水两脏之平剂，但患阴虚，而不挟别项邪机者，可仿此调之。

评选继志堂医案下卷

常熟曹存心仁伯　著
江阴柳宝诒谷孙　选评

呕哕门

上焦吐者，从乎气，气属阳，是阳气病也。胸为阳位，阳位之阳既病，则其阴分之阳，更属大虚，不言而喻，恐增喘汗。

吴萸 干姜 人参 川附 茯苓 半夏 木香 丁香 炙草 饴糟 食盐 陈皮

再诊 进温养法，四日不吐，今晨又作，想是阳气大虚，浊阴上泛，究属膈证之根，不能不虑其喘汗。

前方去干姜 加当归 生姜

原注 阳气大虚，浊阴上泛，此病之枢纽也，吴茱萸汤补胃阳，佐以熟附、丁香，温之至矣，辅以二陈燥其痰，饴糟去其垢，更加炙草以和中，食盐以润下，用意极其周密。

食则右胁下痛，痰自上升，升则得吐而安，右脉弦滑，左关坚急，寸部独小，此心气下郁于肝经，脾弱生痰为膈。放开怀抱，第一要义。

旋覆代赭汤去姜 加生于术 白芥子 炙草 广皮 竹油

另丸方 六君子汤 加当归 白芍 生地 从蓉 沉香 白芥子 竹油、姜汁泛丸

原注 心气下郁，脾弱生痰，方中于术、干姜、二陈、竹油，补脾化痰之药也，更有白芥子消膜外之痰，旋覆花开心气之结，赭石镇肝气之逆，用意层层都到。

食则噎痛，吐去浊痰而止，胸前常闷，脉象弦滑，舌苔满白，肌肉瘦削之人，阴血本亏，今阳气又结，阴液与痰浊交阻上焦，是以胃脘狭窄也，久则防膈。

干姜 薤白 炙草 杵头糠 神曲 丁香 木香 熟地 白蔻仁 归身 白芍 沉香 牛黄 竹油

再诊 胸前所结之邪，原有化意，无如阴之亏，阳之结，尚与前日相等，非一两剂所能奏效。

干姜 薤白 炙草 茯苓 丁香 木香 陈皮 麻仁 旋覆花 代赭石 归身 白芍 杞子 牛黄 竹油

诒按：此气结痰阻之证，用药极周到。

嗜酒中虚，湿热生痰，痰阻膈间，食下不舒，时欲上泛，年已甲外，营血内枯，气火交结，与痰相并，欲其不成膈也，难矣。

七圣散 加归身 白芍 薤白 代赭石 藕汁 红花

原注 嗜酒者，必多湿热，须用竹茹、连、蔻。又易挟瘀，参入藕汁、红花、薤白，辛而兼滑，又是一格，绝去湿热刚燥之品。先生曰：唯善用温药者，不轻用温药。信然。

向患偏枯于左，左属血，血主濡之，此偏枯者，既无血以濡经络，且无气以调营卫，营卫就枯，久病成膈，然一饮一食，所吐之中，更有浊痰紫血，此所谓病偏枯者，原从血痹而来，初非实在枯槁也，勉拟方。

每日服人乳两三次，间日服鹅血一二次。

诒按：偏枯已属难治，更加以膈，愈难措手矣。方只寥寥两味，而润液化瘀，通痹开结，面面都到，此非见理真切，而又达于通变者，不能有此切实灵动之方，愚意再增韭汁一味，似乎更觉亲切。

脉形细涩，得食则噎，胸前隐隐作疼，瘀血内阻，胃络不通，此膈证之根。

归须 白芍 白蜜 芦根 瓦楞子醋煅 韭汁 人参 桃仁

诒按：此瘀血膈也，脉证均合，用药亦专注在此。

瘀血挟痰，阻于胸膈，食则作痛，痛则呕吐，

右脉涩数，唯左关独大且弦，是痰瘀之外，更有肝经之气火，从而和之为患，乃膈证重候，慎之。

归身 白芍 芦根 瓦楞子 红花 丝瓜络 橘络 竹油 白蜜

原注 以上三病，皆瘀膈也。第一证，从偏枯中想出血痹，用人乳以润其枯燥，鹅血以动其瘀血，此证非特刚剂不受，并柔补之药，亦不可投，万不得已，而为此法，仍是润液化瘀之意，柔和得体。第二证，从胸前隐痛，而知其瘀阻胃络，用桃仁、醋煅瓦愣子，以化其瘀，此证血瘀液涸，无论干姜不可用，即薤白辛温通气，亦与此隔膜，然非辛不能通，计唯用濡润之韭汁以通之，蜜、芦、归、芍，奠安营分，以其液涸也，此病不见痰，所以纯从濡润去瘀之法。第三证，见痰，所以瓦楞子、红花外，又加竹油一味。

湿热生痰，阻于胃脘，得食则噎，噎甚则吐，此膈之根也。

半夏 陈皮 川连 竹茹 白蔻 生姜 鸡距子 枇杷叶 查炭

原注 指为湿热，想因苔带黄色也，用七圣散者，中有橘皮竹茹汤，又有温胆汤，两方在内，更加枇杷叶泄肺，查炭消瘀，鸡距子消酒积，总不外湿热二字，此犹是膈之浅者。

食已即吐，脉弦苔白，便溏溺清，湿痰内胜，被肝经淫气所冲。

旋覆花 代赭石 陈皮 半夏 莱菔子 生姜 茯苓 雪羹汤

再诊 吐逆大减，胸前尚痞，嗳气不舒。

旋覆代赭汤 雪羹汤

诒按：此证阴液未曾大亏，通阳开结，专理其痰，痰降而呕逆自减，尚非证之重者。

咽中介介，如有炙脔，痰气交阻为患。

苏叶 半夏 川朴 茯苓 竹茹 陈皮 石决明 牛膝

原注 此咽膈也，痰结于肺，用四七汤以理其气，合温胆汤以化其痰，去枳实，换牛膝者，欲其达下焦也。

得食多哕，许氏法主之。

丁香 陈皮 川朴 半夏 茯苓 甘草 枇杷叶 芽根

原注 此枇杷叶散去香薷一味也，此另是一种暑邪挟寒饮内停，或食瓜果，致中气不调而呕哕者，不当深求之里也。去香薷者，无表证也。

食已即吐，本属胃病，宜用温通，然口虽干，苔反白，将吐之时，其味先酸，此必有肝火郁于胃府，似与胃家本病有间。

左金丸合温胆汤 雪羹汤

诒按：辨证精细，用药妥切。

湿病门

脾阳不足，湿浊有余，少纳多胀，舌白脉迟。

茅术理中汤合四七汤

诒按：此湿滞而兼气郁之证。

痹气门

胸痛彻背，是名胸痹。痹者，胸阳不旷，痰浊有余也。此病不唯痰浊，且有瘀血，交阻膈间，所以得食梗痛，口燥不欲饮，便坚且黑，脉形细涩，昨日紫血从上吐出，究非顺境，必得下行为妥。

全瓜蒌 薤白 旋覆花 桃仁 红花 瓦楞子 元明粉 合二陈汤

诒按：方法周到，不蔓不支，拟加参三七磨冲。胸痹证，前人无有指为瘀血者，如此证纳食梗痛，乃瘀血阻于胃口，当归入噎膈证内论治矣。

心痛彻背，是名胸痹，久而不化。适值燥气加临，更增咳嗽咽干，痰中带红，脉形细小，治之不易。

瓜蒌 薤白 枳壳 橘红 杏仁 桑叶 枇杷叶

诒按：既因燥气加临，痰红嗌干，似当参用清润，如喻氏法，拟加旋覆花、南沙参、麦冬、桑皮。

脘腹痛门

心痛有九，痰、食、气居其三，三者交阻于胃，时痛时止，或重或轻，中脘拒按，饮食失常，痞闷难开，大便不通，病之常也。即有厥证，总不

离乎痛极之时。兹乃反是，其厥也，不发于痛极之时，而每于小便之余，陡然而作，作则手足牵动，头项强直，口目歪斜，似有厥而不返之形，及其返也，时有短长，如是者三矣。此名痫厥，良以精夺于前，痛伤于后，龙雷之火，挟痰涎乘势上升，一身而兼痛厥两病，右脉不畅，左脉太弦，盖弦则木乘土位而痛，又挟阴火上冲而厥，必当平木为主，兼理中下次之，盖恐厥之愈发愈勤，痛之不肯全平耳。

川椒七粒 乌梅三分 青盐一分 龙齿三钱 查炭三钱 神曲三钱 莱菔子三钱 延胡钱半 川楝子钱半 青皮七分 橘叶一钱 竹油一两

诒按：厥发于小解之时，其厥之关于肾气可知矣，用药似宜兼顾。立方选药，熨帖周到。

再诊 据述厥已全平，痛犹未止，便黑溺黄，右脉反弦，想诸邪都合于胃也。胃为府，以通为补，悬拟方。

芍药 青皮 陈皮 黑栀 川贝 丹皮 查肉 竹油 莱菔子 青盐 延胡

诒按：诸邪都合于胃，从右脉之弦看出，是病机紧要处。

三诊 痛厥已平，尚有背部隐疼之候，腰部亦疼，气逆咳呛，脉形细数，想肝肾阴虚，气滞火升，肺俞络脉因之俱受其伤也。

四物汤 旋覆花汤 二母 雪羹汤

四诊 腰脊尚疼，咳嗽不止，苔白底红，脉形弦细，是阴虚而挟湿热也。

豆卷 蒺藜 黑栀 川芎 归身 麦冬 沙参 甘草 雪羹汤 半夏

原注 此素有痰积，又肾虚而相火上冲于胃，胃中痰饮，阻滞窍隧，痫厥见焉。第一方，用泄肝和胃法，以化其阻滞，合金铃子散以清肝火，加查曲以消食，菔子、竹油以化痰。厥平而痛未愈，故第二方用景岳化肝煎，以代金铃子散，兼以化痰。第三方通其络。第四方，仿白蒺藜丸，专于治痰。

诒按：此证得力，全在前两方，疏肝化痰，丝丝入扣。

脾气素虚，湿郁难化，而木之郁于内者，更不能伸，所以酸水酸味，虽有减时，而灰白之苔，终无化日，无怪乎脉小左弦、脘胁胀痛也。此臌胀之根，毋忽。

附子理中汤合二陈汤 加川朴 香附 川芎 神曲

诒按：似可参用柴、芍辈，于土中泄木。

病分气血，不病于气，即病于血，然气血亦有同病者，即如此病，胃脘当心而痛，起于受饥，得食则缓，岂非气分病乎？如独气分为病，理其气即可向安，而此痛虽得食而缓，午后则剧，黄昏则甚，属在阳中之阴、阴中之阴之候，其为血病无疑。况但头汗出，便下紫色，脉形弦细而数，更属血病见证，但此血又非气虚不能摄血之血，乃痛后所瘀者，瘀则宜消，虚则宜补，消补兼施，庶几各得其所。

治中汤合失笑散

另红花 元明粉 为末和匀，每痛时服二钱

原注 分明两病，一是脾虚，气分不能畅达而痛，得食则缓，宜补可知，然人每疑痛无补法者，以痛必有痰气凝滞也。先生用理中以补脾，即加青皮、陈皮以通气。至便紫、脉弦数，肝家之血必有瘀于胃脘者，此时不去其有形之瘀滞，痛必不除，病根不拔也。此种病，世医不能治，往往以为痼疾，不知不去瘀，则补无力，徒去瘀则脾胃更伤，先生则双管齐下，立案清澈，度尽金针，非名家恶能如是？

胃脘当心而痛，少腹气升，呕吐酸苦痰涎，脉形弦数，显系寒热错杂之邪，郁于中焦，肝属木，木乘土位，所有积饮从此冲逆而上，病已年余，当以和法。

附子理中汤 加川连姜汁炒 川椒 黄柏 归身 细辛 半夏 桂枝 乌梅肉

原注 此连理汤合乌梅丸，吐涎酸苦，是胃中错杂之邪，用姜连、半夏以化之；逆冲而上之肝气，用乌梅法以和之。

诒按：半夏反附子，在古方多有同用者，然可避则避之，亦不必故犯也。

胃脘当心而痛，脉形弦数，舌绛苔黄，口干苦，小便赤，一派火热之象，气从少腹上冲于心，岂非上升之气，自肝而出，中挟相火乎。

化肝煎芍、青、栀、泽、丹、陈、贝

脘痛下及于脐，旁及于胁，口干心悸，便栗溺黄，脉弦而数，此郁气化火也。

化肝煎合雪羹

原注 此景岳化肝煎也，必肝有实火者可用，口干、脉数、溺黄，是其的证也。

中焦失治为痛，以治中汤为法，是正治也，不知中焦属土，土既虚，不能升木，木即郁于土中，亦能作痛，以逍遥散佐之，更属相宜。

治中汤 逍遥散 雪羹

诒按：此木郁土中之病，立方妥贴，易施。

瘀血腹痛，法宜消化，然为日已久，脾营暗伤，又当兼补脾阴为妥。

归脾汤去芪术 加丹参 延胡

诒按：此病用补，是专在痛久上着眼。

当脐胀痛，按之则轻，得食则减，脉形细小而数，舌上之苔，左黄右剥，其质深红，中虚伏热使然。

治中汤 加川连 雪羹

诒按：此等证不多见，立方亦甚难，须看其用药的当处。

少腹久痛未痊，手足挛急而疼，舌苔灰浊，面色不华，脉象弦急，此寒湿与痰，内壅于肝经，而外攻于经络也。现在四肢厥冷，宜以当归四逆汤加减。

当归小茴香炒 白芍肉桂炒 木通 半夏 苡仁 防风 茯苓 橘红

诒按：寒湿入于肝经，病与疝气相似，治法亦同。

再诊 少腹之痛已止，惟手冷挛急未愈，专理上焦。

蠲痹汤防、羌、姜黄、归、芪、草、赤芍去防 合指迷茯苓丸

少腹作痛，甚则呕吐，脉右弦左紧，俱兼数，舌苔浊腻，口中干苦，头胀溺赤，此湿热之邪，内犯肝经，挟痰浊上升所致，泄之化之，得无厥逆之虞，为幸。

施覆花汤 三子养亲汤苏子、白芥子、莱菔子 金铃子散

另乌梅丸

诒按：旋覆、金铃以止痛，三子以除痰，更用乌梅丸以泄肝，所以面面都到也。

再诊 呕吐已减，白苔稍化，头胀身热亦缓，惟腹之作痛，便之下利，脉之紧数，以及口中之干苦，小水之短赤，尚不肯平，肝经寒热错杂之邪，又挟食滞痰浊为患也，仍宜小心。

葛根黄芩黄连汤 加延胡 查炭 赤苓 陈皮 莱菔子

另乌梅丸

诒按：想因下利较甚，故用药如此转换。

三诊 余邪流入下焦，少腹气坠于肛门，大便泄，小便短，舌苔未净，更兼痔痛。

四苓散合四逆散 加黄芩 黄柏 木香

诒按：至此而内伏之湿热，从两便而外泄矣。

肝脉布于两胁，抵于少腹，同时作痛，肝病无疑，肝旺必乘脾土，土中之痰浊湿热，从而和之为患，势所必然。

逍遥散柴、荷、苓、术、归、芍、草，加栀、丹 合化肝煎

诒按：此治肝气胁痛，诚然合剂。案所云湿热痰浊，虽能兼顾，嫌未着力。

气结于左，自下而盘之于上，胀而且疼，发则有形，解则无迹，甚则脉形弦数，口舌干燥，更属气有余便是火之见证，急须化肝。

化肝煎

诒按：凡肝气上逆者，多挟木火为病，故化肝煎为要方。

中脘属胃，两胁属肝，痛在于此，忽来忽去，肝胃之气滞显然已历二十余年，愈发愈虚，愈虚愈痛，气分固滞，血亦因之干涩也，推气为主，逍遥佐之。

肉桂 枳壳 片姜黄 延胡 炙草 逍遥散

再诊 病势不增不减，诊得左脉细涩，右部小弱，气血久虚，致使营卫失流行之象，非大建其中不可。

肉桂 归身 白芍 川椒 饴糖 干姜 陈皮 炙草 砂仁

原注 前方严氏推气散也，先生谓左胁作痛是肝火，用抑青即左金以泻心平木；右胁作痛是痰气，用推气法以理气化痰。按姜黄入脾，能治

血中之气；蓬术入肝，能治气中之血，郁金入心，专治心胞之血，三物形状相近，而功用各有所宜。

诒按：久病中虚，故转方用大建中法。

腹左气攻胀痛，上至于脘，下及少腹，久而不愈，疝瘕之累也，痛极之时，手足厥冷，呕逆，当从肝治。

当归四逆汤归、桂、芍、草、辛、通、姜、枣 合二陈汤 吴仙散吴萸、茯苓

诒按：病偏于左，更加支厥，此肝病确据也。

再诊 痛势已缓，尚有时上时下之形，邪未尽也。

吴仙散合良附散 二陈汤 去甘草 加当归小茴香炒 白芍肉桂炒

疝气门

狐疝卧则入腹，立则出也。

补中益气汤

另金匮肾气丸合小安肾丸香附、乌药、茴香、橘目、川楝、熟地

原注 疝气一证，论其本末，有不由气虚而湿浊随之下陷者，故以补中益气汤为主方，俾脾之清气得以上升，则小肠膀胱之浊气自然下降，又有挟劳倦外感而发者，方中柴胡借用亦妙，寒加温药，湿火甚，加知柏。

诒按：此因下坠过甚，故用补中以升清气，其实亦非治疝正法也。

脾宜升，主健；胃宜降，主和。此病气升而呕，胃不降也。疝气下坠，脾不升也。而所以升降不调者，由脾虚下陷，湿痰中结，而冲逆于胃脘也。理其中阳，则上下自调。

六君子汤 加干姜 青皮 小茴香 蓽澄茄 九香虫

诒按：此因呕吐有上逆之势，故不用补中，而变法治之。

又按：此证若用乌梅丸，则上下均在治中，缘痛呕、疝气均由肝病故也。

再诊 治中胃痛已和，疝气仍然下坠，拟于补脾之外，佐以补肾，使其火土合德，则阳旺于中，而生气勃然，不升自升矣。

香砂六君丸合金匮肾气丸

诒按：此证从肝经着意，似较灵动，专补脾肾，犹恐涉于呆实。

狐疝，原属肝经之湿随气下陷，脾阳必衰，而今夏多食冷物，阳气又被所遏，苔白不干，指冷脉小，右睾丸胀大，当以温散。

大顺散干姜、肉桂、杏仁、甘草 加当归 木香 荔枝核

诒按：此因生冷伤中，故用大顺，亦非治疝正法。

瘕癖门

寒气客于肠外，与血沫相搏，脐下结瘕，胀大下坠，不时作痛，痛则气升自汗，脉形弦涩，此为鼓胀之根，毋忽。

吴萸 茯苓 当归 川楝子 橘红 乌药 香附 查肉

诒按：既因于寒，似可再加温通之品。既与血沫相搏，似宜兼和营血。

瘕聚脘中，久而不化，变为攻痛升逆，妨食便坚，理之不易。

川楝子 延胡 当归 白芍 陈皮 鳖甲 红花 血余 茯苓 牛膝 丹皮

诒按：此病之偏于血分者，故方中兼用疏瘀之品，特所叙病情，尚无瘀血的据。

最虚之处，便是容邪之处。肝络本虚，隐癖久踞，中宫又弱，隐癖潜人其间。欲治此病，培补肝脾为主，和化次之。

归芍六君子汤 加鸡内金

另小温中丸

诒按：此亦虚实兼治之法，然而收效甚难。

脉来细而附骨者，积也，已经半载，不过气行作响而已，而其偏于胁下者，牢不可破，是寒食挟痰，阻结于气分也，此等见证，每为胀病之根。

理中汤 加神曲 茯苓 半夏 陈皮 麦芽 旋覆花 枳壳 归身

再诊 胁下隐癖，牢不可破，其气或逆或攻，

必温化以绝胀病之根。

理中汤合二陈汤 加川朴 枳壳 神曲 竹油 旋覆花 白芥子

诒按：议论则见微知著，用药则思患豫防，此为高识。

食入而痛，是有积也，积非一端，就脉弦数、二便黄热、干咳不爽、面黄苔白言之，必有湿热痰食互相阻滞，经年累月，无路可出，无力以消。

茅术 川芎 查炭 神曲 川贝 山栀 赤苓 枇杷叶露 杏仁

诒按：此越鞠丸加味也，愚意再加白芍、枳实。

寒热后，脘左隐癖作疼，脉形弦细，舌苔浊厚，湿热痰食，交相为患。

二陈汤去甘草 合鸡金散砂、沉、陈、鸡、香圆[①] 加苏梗 查肉 青皮

诒按：此尚是初起实证，故用攻消法取效，立方亦极平稳。

再诊 脘左之隐癖渐消，舌上之浊苔渐化，仍宗前法，参入补脾之品。

前方去苏梗 加于术 炙草

另服水泛资生丸

隐癖踞于胁下，肝经病也

化肝煎

诒按：此亦初起之病，想由肝郁而起，故专从泄肝立法，但恐药轻不能奏效耳。

原注 前证湿热居多，此证肝火为重，相机而治，各有条理。

疟久，邪深入络，结为疟母，疟母在左，自下攻逆，加以右胁结癖，上下升降俱窒，无怪乎中宫渐满，理之不易。

鸡金散 加枳壳 姜黄 白芥子 竹油

另鳖甲煎丸

原注 左属血，属肝，疟邪滞于血中，主以鳖甲煎丸。右属气，属胃，或痰，或食，主以鸡金：推气，加竹油、白芥子。

诒按：此两层兼治之法。

肿胀门

营血本亏，肝火本旺，责在先天，乃后天脾气不健，肝木乘之，所进饮食，生痰生湿，贮之于胃，尚可从呕而出，相安无事，迟之又久，渗入膜外，气道不清，胀乃作焉。脾为生痰之源，胃为贮痰之器，若非运化中宫，兼透膜外，则病势有加无已，成为臌病，亦属易易。夫脾统血，肝藏血，病久血更衰少，不得不佐以和养，古人之燥湿互用，正为此等证设也。

归芍六君子汤 去参草 加白芥子 莱菔子 车前子 川朴 苏子 腹皮 竹油 雪羹

诒按：用药虚实兼到，亲切不浮。

诸腹胀大，皆属于热；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脾经湿热，交阻于中，先满后见肿胀，肤热微汗，口渴面红，理之不易。

防己 茯苓 石膏 腹皮 陈皮

再诊 湿热满三焦，每多肿胀之患，如邪势偏于下焦，小便必少，前人之质重并下者，原为此等证而设，然此病已久，尚盛于中上二焦，胡以中上两焦法施之，诸恙不减？或者病重药轻之故。将前方制大其剂。

竹叶 石膏 鲜生地 麦冬 知母 半夏 五皮饮

原注 此十二岁女子，腹暴胀大，面跗俱肿，面红口渴，小便黄，此证属热，所见甚少。

诒按：此等方治胀病，非有卓见者不能存之，为临证者增一见解。

脘腹膨胀，二便失调，经络酸痛，四肢无力，脉形弦细，舌苔白腻而厚，此湿邪内郁，当用苦辛宣泄。

茅术 川芎 香附 黑栀 神曲 腹皮 川朴 赤苓 泽泻 萎皮

诒按：此亦湿郁而化热者，故兼用栀、萎清泄之品。

再诊 诸恙向安，肢体无力，健脾为主。

① 陈、鸡、香圆：疑误。《医宗必读》鸡金散，由鸡内金、真沉香、砂仁、陈香橼组成，可参。

乔砂六君子汤

原注 此越鞠改方，而加胃苓之半，本方治湿郁，其眼在舌苔白腻而厚，在所必效，余每借以治黄疸亦效，挟痰头项痛亦效。

脾主湿，湿因脾虚而郁，郁蒸为热，所以隐癖僭逆中宫，大腹胀满，纳少便溏，面黄溺赤，咳嗽、身热时作，脉息弦细，极易成臌。

越鞠丸附、苍、芎、曲、栀 鸡金散 加赤苓 青蒿 黄芩 川朴

原注 此越鞠证，而兼隐癖湿化热者，故合鸡金消癖，芩、蒿化热。

原注 以上越鞠丸证，大约越鞠治无形湿热之痞，从泻心化出，鸡金治有形食积之癖，从陷胸化出。且如脘痛门中，郁痰作痛，脉数多渴者，用清中蠲痛汤山栀姜汁炒，干姜、川芎童便炒、黄连姜汁炒，苍术童便浸、切、麻油炒，香附醋炒，神曲姜汁炒，橘红，姜，枣治中脘火郁作痛，发即寒热。中以寒热为主，即越鞠加姜、连、橘、枣，可知此方治气、火、湿、食、血五者之郁，信极妙矣。说者以栀主火，术主湿，香附主气，芎主血，曲主食，分为五郁，似可不必，正如五音必合奏而始和也。

大腹胀满，已经四十余日，近来气更急促，足跗浮肿，溺黄口干，脉形弦数，湿热之邪因气而阻，因食而剧，理之不易。

廓清饮廓清饮用芥陈朴，枳泽茯苓同大腹、煎子生研壅滞通，气逆胀满均堪服。去芥枳 加黑栀 猪苓 苏梗 川连 香附

原注 温药留手处，在口干溺黄四字。

脾虚，则湿热内郁，为臌，从去郁陈莝例治之。

廓清饮去芥 加苏叶 香附 冬术

另小温中丸朝暮各钱半

诒按：腹满由于脾之不运，其所以不能运者，痰也、湿也、浊也、气也、瘀也。故方中多用疏气化痰、清利湿热之品。

大腹主脾，腹大而至脐突，属脾无疑，然胀无虚日，痛又间作，舌苔薄白，脉息沉弦，见于经期落后之体，显系血虚不能敛气，气郁于中，寒加于外，而脾经之湿，因而不消。

逍遥散合鸡金散 加香附

诒按：沉弦与沉细不同，沉细色萎，则理中证，此证拈住郁字，故用逍遥。

单腹胀，脾气固虚，久则肾气亦虚，大便溏者，气更散而不收矣，所用之药，比之寻常温补脾肾者当更进一层，然用之已晚，惜乎！

附桂理中汤 加肉果 当归 牡蛎 木瓜 茯苓 生脉散

诒按：案云较之寻常温补更进一层，观方中所加肉果、当归，是启峻法也。

大腹胀满，便溏，舌苔冷白，干喜热饮，肤热脉数，脾阳大虚，无力运化湿浊，而成臌也，理之棘手。

附桂治中汤 加木瓜 草果 当归

再诊 进温补四剂，腹胀渐和，其邪从下焦而泄，所以大便作泻，然肤热未退，小便未长，干欲热饮，胃不思谷，白苔已薄，舌质转红，中阳稍振，湿热未清。

理苓汤

原注 舌苔冷白，是桂附把柄，四剂而能便泄，邪从下出，中阳尚好，脾气尚未衰尽，更以舌质转红，知湿热壅甚，所以转方减去附、桂、参、术，已足扶脾，外加四苓驱湿而已。

大便作泻，小水又长，肝脾肾三经即有阴邪，亦可从而消，何以隐癖尚踞于中？腹胀不和，是阳虚也。

四君子汤 加黄芪 当归 桂枝 附子 陈皮 肉果 沉香 干姜 牡蛎 鳖甲 鸡内金

原注 此启峻汤也，附子理中加黄芪、当归、肉果，比附子理中更进一层。

太阴腹满，寒湿有余，真阳不足，脉弦，下体不温，干不欲饮，妨食气短，其势颇险，拟以温通化湿法。

附子茅术治中汤 加川朴 半夏

诒按：此亦通补兼施之法。

温补元阳，浮肿胀满，有增无减，阳之衰也极矣！脐平脉迟之候，非温不可，非补亦不可，然温补亦不见长，盖下泄者肾更伤耳。

附子理中汤合四神丸 来复丹

诒按：此法较肾气丸更进一层。

太阴腹满，寒湿使然，阳若不旺，势必成臌。

附子理中汤 加川朴 大腹皮 泽泻 猪苓

诒按：此脾阳不振，寒湿停滞之证，故用温化法。

中满者，泻之于内，其始非不遽消，其后攻之不消矣，其后再攻之，如铁石矣，此病虽不至如铁石，而正气久伤，终非易事也。

治中汤 五苓散

原注 以上皆理中加减法也。因记当年侍先生时，问理中之变换如何？曰：理中是足太阴极妙之方，如以中宫之阳气不舒，用干姜者，取其散；少腹之阳气下陷，用炮姜者，取其守。其变换在大便之溏与不溏。湿甚而无汗者，用茅术；湿轻而中虚者，用冬术。其变换在舌苔之浊与不浊。此本方之变换也。设脾家当用理中，而胃家有火则古人早定连理一方矣。设气机塞滞，古人早定治中一方矣。设脾家当用理中，而其人真阴亏者，景岳早有理阴煎矣。其肾中真阳衰者，加附子固然矣，其衰之甚者，古人又有启峻一方矣，此外加木瓜，则名和中，必兼肝病，加枳实、茯苓，治胃虚挟食，古人成方，苟能方方如此用法，何患不成名医哉？因附录之，以为用理中之法。

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因劳倦所伤，内湿与外湿，合而为一，郁于中中，致太阴之气化不行，治病必求其本，先以实脾法。

川附 于术 茯苓 陈皮 草果 大腹皮 乌药 木瓜 泽泻

诒按：案云实脾，而方中仍属温通之品，此非实脾正法也。

初起痞满，继增腹胀，脐突筋露，足跗浮肿，大便溏泄，此湿热内壅，中虚不化，势从下走也，用药最为棘手。且从口苦、舌红、小便短赤立方。

桂心 茯苓 猪苓 白术 泽泻 石膏 寒水石 滑石

诒按：此河间甘露饮也。用五苓以降湿，三石以清热。

咳而腹满，经所谓三焦咳也，苔黄干苦，卧难着枕，肢冷阳缩，股痛囊肿，便溏溺短，种种见证都属风邪湿热，满布三焦，无路可出，是实证也，未可与虚满者同日而语。

桑皮 骨皮 苓皮 婆皮 大腹皮 姜皮 防己 杏仁 苏子 葶苈子 车前子

诒按：湿热壅盛，脾不输运，肺不肃降，故立方专用疏化，仿五皮、五子法。

中阳不足，寒湿有余，脘痞纳少，舌白便溏，脉细小，法当温化，即平为妙。

茅术理苓汤 加大腹皮 鸡内金 葛花 川朴

再诊 温化不足以消胀满，阳之虚也甚矣！重其制以济之。

茅术钱半 川附钱半 干姜钱半 党参三钱 肉桂七分 防风二钱 茯苓三钱 五茄皮三钱 陈皮一钱

三诊 诸恙向安，仍守前法，以祛留湿

川附一钱 桂枝一钱 党参三钱 生于术钱半 干姜四分 茯苓钱半

诒按：茅术改于术，想重浊之白苔已化也。此证纯以温化得效，所谓阳运则湿自化也。

隐癖日久，散而为臌，所以左胁有形作痛，大腹渐满，便出红色垢积，更兼脘中因食而痛，久吐痰涎带瘀，元气益虚，竟有不克支持之象，收散两难，洵属棘手。

香圆皮 人中白 桃仁泥 鸡内金 炙鳖甲 射干 牡蛎 川贝母 陈皮 砂仁 雪羹

诒按：《别录》谓射干治老血作痛。

再诊 大便之红积已除，胃中之痰涎仍泛，大腹之胀满如此，何堪磨耐？

前方去陈、贝 加瓦楞子 延胡 丹参 鲜藕

原注 此癖散成臌，上下见血，分明有瘀，消瘀消癖，一定之理，无如此证元气大亏，不任攻消，又不可补，乃组织此化瘀化癖，不甚克伐之方，病虽减半，究属难痊。

素有隐癖，肝脾之不调可知，去年血崩于下，痞结于中，久未向愈，大腹胀满，溺赤舌黄，脉形弦细而数，湿热内聚，脾虚无力以消，极易成臌，毋忽。

归芍异功散 加川连 川朴 木香

另枳实消痞丸 小温中丸

诒按：立方稳实，惟归芍异功，似嫌补多消少。

胀者皆在脏腑之外，此病之胀，不从腹起，

自足跗先肿，而后至腹，是由下以及上，因脾虚不能运湿，湿趋于下，尚在本经，肿胀及中，又属犯本也，肿胀之处，按之如石，阳气大伤，理之棘手。

附桂治中汤 加肉果 当归 防己 牛膝

另肾气丸

诒按：方中防己外，无治湿之品，据证情论，似当兼参渗利。

隐癖僭逆中宫，脐虽未突，青筋渐露，势欲散而为臌，况大便时溏时结，脾气久虚，更属棘手。拟以攻补兼施法。

枳实消痞丸枳、连、朴、术、夏、苓、参、姜、麦芽、草 加鸡内金 当归 鳖甲 白芍 牡蛎

诒按：此已成胀病矣，而中宫先虚，又难攻克，此等证最费经营，而又最难得效。

头痛门

头痛，取少阳阳明主治，是为正法，即有前后之别，不过分手足而已。

石膏 竹叶 生地 知母 甘菊 丹皮 黑栀 橘红 赤苓 桑叶 蔓荆子 大麻

诒按：此头痛之偏于风火者，故用药专重清泄一面。

脉弦数大，苔厚中黄，头痛及旁，阳明湿热挟胆经风阳上逆也。

大川芎汤川芎、天麻 合茶酒调散芷、草、羌、荆、芎、辛、防、薄 二陈汤 加首乌 归身 白芍

诒按：此亦少阳阳明两经之病，但风阳既已上逆，似当参用清熄之意，乃合芎、辛、羌、芷，未免偏于升动矣。

高巅之上，唯风可到，到则百会肿疼且热，良以阴虚之体，阴中阳气每易随之上越耳。

生地 归身 白芍 羚羊角 石决明 煨天麻 甘菊 黑栀 丹皮 刺蒺藜

诒按：此阴虚而风阳上越者，故用药以滋熄为主。

肢体痛门

肝居人左，左胁不时攻痛，甚则厥逆，左关沉小带弦，是肝气郁而不升也，右脉弦滑，舌苔薄白，喜饮热汤，又有湿痰内阻，当兼治之。

推气散合二陈汤

诒按：用推气散以疏肝郁，合二陈汤以治湿痰，竟如两扇题作法。

脉沉弦滑，腿骱刺痛，腰部酸疼，背脊作响，诸节亦然，舌苔白浊，风湿痰三者，着于肝肾之络也。

肝着汤合肾着汤苓、术、姜、草 桂枝汤

诒按：此证病在于络，当从经络着意。

遗精门

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精之所以能安其处者，全在肾气充足，封藏乃不失其职，虚者反是，增出胫酸、体倦、口苦、耳鸣、便坚等证，亦势所必然，然左尺之脉，浮而不静，固由肾气下虚，而关部独弦、独大、独数，舌苔黄燥，厥阴肝脏又有湿热，助其相火，火动乎中，必摇其精，所谓肝主疏泄也。虚则补之，未始不美，而实则泻之，亦此证最要之义。

天冬 生地 党参 黄柏 炙草 砂仁 龙胆草 山栀 柴胡

诒按：此三才封髓丹，加胆、栀、柴胡，方与案若合符节。

再诊 大便畅行，口中干苦亦愈，左关之脉大者亦小，惟弦数仍然，尺亦未静，可以前方增损。

三才封髓丹 加茯神 龙胆草 柏子仁

三诊 久积之湿热，下从大便而泄，然久病之体，脾肾元气内亏，又不宜再泻，当以守中法。

异功散 加白芍 荷叶蒂 秫米

四诊 大便已和，脉形弦数，数为有火，弦上乎肝，肝经既有伏火，不但顺乘阳明，而且容易摇精，精虽四日未动，究须小心。

二才封髓丹 加陈皮 白芍

另猪肚丸苦参、白术、牡蛎、猪肚

原注 此证拈定左关独大、独弦、独数，所以重用胆草、黑栀，直折其肝家郁火，俾湿热之邪从大便而出。

金本制木，今木火太旺，反侮肺金，肺金尚受其克，则其吸取肾水、疏泄肾精，更属易易，此梦泄咳嗽之所由来也。

三才封髓丹 加白芍 龙胆草

再诊 接来札，知所言梦遗者，有梦而遗者也，比之无梦者，大有分别，无梦为虚，有梦为实，就左脉弦数而论，弦主肝，数主热，热伏肝家，动而不静，势必摇精，盖肾之封藏不固，由肝之疏泄太过耳。

三才封髓丹 加牡蛎 龙胆草 青盐

三诊 迭进封髓秘元，而仍不主蛰，细诊脉息，左关独见沉弦且数，肝经之疏泄显然。

萆薢分清饮菖、薢、草、乌药、益智、青盐去菖合三才封髓丹 加龙胆草

四诊 病已大减，仍守前法。

前方加白芍

原注 病得萆薢、瞿麦而大减，是湿重于火也。

诒按：首案遗泄咳嗽并提，方凡四易，而未曾有一味顾及咳嗽，想以肝火为本，治其本而标病可置之耳。

梦中遗泄，久而无梦亦遗，加以溺后漏精，近日无精，而小水之淋漓而下者，亦如漏精之状，始而气虚不能摄精，继而精虚不能化气。

三才封髓丹 加蛤粉 芡实 金樱子

诒按：此肾中精气两损之证，再合肾气聚精等法，较似精密。

曾经失血，现在遗精，精血暗伤，当脐之动气攻筑，漫无愈期，肢体从此脱力，语言从此轻微，饮食从此减少，无怪乎脉息扎而无神也，病情如此，虚已甚矣，而舌苔腻浊，中宫又有湿邪，治须兼理。

杞子 熟地 芡实 查炭 石莲子 当归 茯苓 金樱子 莲须

另清暑益气汤去术、泻、草

原注 此九龙丹也，吴鹤皋云主治精浊。

再诊 前方小效，小变其制。

九龙丹 加于术 半夏 茯苓 陈皮 五倍子

煎送威喜丸

诒按：阴虚而挟湿邪，最难用药，须看其两面照顾处。

白浊久而不痊，以致肾失封藏，梦遗更甚，少寐少纳，面萎脉小。

九龙丹合天王补心丹

另猪肚丸

原注 膏淋，有便浊、精浊两种。便浊，是胃中湿热渗入膀胱，与肾绝无相干；精浊，牵丝粘腻，不溺亦有，是肾虚，淫火易动，精离其位，渐渍而出，治宜滋肾清心，健脾固脱。九龙丹方中，杞、地、归滋阴以制阳，樱、莲、芡涩以固脱，石莲子苦寒清心，心清则火不炽，白茯苓甘平益土，以制肾邪，尤妙在山查一味，能消阴分之障。前一案，气虚挟湿热，故合清暑益气。后一案，心火挟湿热，故合补心猪肚。

气虚不能摄精，精虚不能化气，所进饮食，徒增痰湿。

六君子汤 加菟丝饼 炮姜炭 韭菜子

原注 纯从脾脏气虚立案。

诒按：案语简洁老当，方亦周到。

小便门

阴虚之体，心火下郁于小肠，传入膀胱之府，尿中带血，时作时止，左脉沉数，小水不利。

生地 木通 甘草 竹叶 火府丹

另大补阴丸

诒按：此用导赤散合火府丹以清心火，即用大补阴丸以滋阴，虚实兼到。

经曰：胞移热于膀胱，则癃溺血。又曰：水液浑浊，皆属于热。又曰：小肠有热者，其人必痔。具此三病于一身，若不以凉血之品，急清其热，迁延日久，必有性命之忧。

导赤散合火府丹 加灯心

又丸方 固本丸合大补阴丸 猪脊髓丸 加萆薢

诒按：火甚者，阴必伤，火清之后，随进丸药以滋其阴。

膏淋血淋同病，未有不因乎虚，亦未有不因乎热者，热如化尽，则膏淋之物，必且下而不痛，始可独责乎虚。

大补阴丸 加瓜蒌 瞿麦 牛膝 血余

诒按：议论隽爽，方亦切实。

再诊 所下之淋，薄且少矣，而当便之时，尚属不利，既便之后，反觉隐痛，肢膝不温，脉小弦，唇红嗌干，热未全消，虚已渐著。

瓜蒌瞿麦去附汤 加麦冬 萆薢 黑栀 猪脊筋

诒按：便后隐疼、膝冷、咽干，皆虚象也，似当兼用滋养。

曾患淋证，小便本难，近来变为癃闭，少腹硬满，小便肿胀，苔白不渴，脉小而沉，下焦温热，被外寒所遏，膀胱气化不行，最为急证，恐其喘汗。

肉桂五苓散 加木香 乌药 枳壳

另葱一杷，麝香二厘，捣饼贴脐。

诒按：此温通法也，唯由淋变癃，气分必虚，补中、肾气等法，亦可随宜佐用。

泄泻门

飧泄不由乎胃滞，即系乎阳弱，此乃兼而有之，脉迟嗳腐脘痛。

附子理中汤合二陈汤 加川朴 吴萸 防风

诒按：嗳腐脘痛，食滞颇重，拟去二陈，加神曲、砂仁、蕲子。

下利转泻，肾病传脾，脾因虚而受邪，温化为宜。

理中汤合四苓散 加陈皮 防风 伏龙肝

诒按：由利转泻，或有因湿邪未净者，方中用四苓、伏龙肝，即此意否？

发热之余，腹痛便溏，表邪下陷也。

小柴胡汤 加白芍 木香 茯苓 泽泻

诒按：此时邪下陷之证。

大便门

脾虚不能化湿，焉能统血？血杂于水湿之中，下注不止。

茅术 地榆皮 槐花炭 郁金

再诊 无毒治病，不必愈半而不取也。仍服原方可耳。

原注 此茅术地榆汤，其人便血，挟水而下，已及半载，人不困惫而面黄，大约湿热有余之体，此病两帖愈半，四帖全愈。

诒按：审证的确，用药精当，有以匙勘钥之妙。

肠澼便血，时重时轻，或痛或否，脉形细小，饮食少，此虚也，恐增浮喘。

归脾汤 加荠菜花 荷叶 粳米

诒按：此补脾摄血之正法也，稍加和胃之品，如广皮、砂仁辈，更为周密。

便血之前，先见盗汗，盗汗之来，由于寒热，寒热虽已，而盗汗便血之证不除，脉小而数，气阴两虚之病也。

归脾汤去桂圆 加丹皮 山栀 地榆 桑叶

诒按：此证营分中必有留热，宜于清营一边着意，但顾其虚犹未周到。

阴络伤，则血内溢，为日已久。阴分固伤，阳分亦弱，而身中素有之湿热，仍未清楚，恐增浮喘。

大熟地 伏龙肝 阿胶 白术 赤小豆 附子 黄芩 炙草 当归 地榆皮 乌梅肉

诒按：此《金匮》黄土汤加味，阴阳并治，而兼清湿热，立方颇为周到。

湿热伤营，腹臌便血，久而不愈，左脉细涩，右芤，寸大尺小，加以浮肿，气分亦虚，不但不能摄血，而且不能清化湿热，防喘。

黄土汤草、地、术、附、胶、芩、土 加大腹皮 桑皮 五茄皮 党参 槐花

原注 原方之妙，附子扶脾之母，黄芩清肝之热，熟地滋肾之阴，白术培脾之本，阿胶凉血之热，各脏照顾，非仲景不能作也。

诒按：增入之药，亦能与病机恰当。

红白痢变为便血，当时血色尚鲜，后又转为紫黑，或带血水，而不了结。暑湿深入营中，气虚无力以化，降而不升也。

驻车丸连、胶、姜、归 加广木香 党参 甘草 伏龙肝 荠菜花

诒按：此证血分中有留邪，尚宜参用和血之品。

再诊 血虽渐止，气犹降而不升。

补中益气汤去陈皮合驻车丸 加赤芍 伏龙肝

痔疾、下痢、脏毒三者，皆属下焦湿热为患。

地榆散合三奇散芪、防、枳壳 加广木香

诒按：立方精到，拟再增银花、丹皮。

大小便易位而出，名曰交肠，骤然气乱于中，多属暴病，此证乃久病，良由瘀血内阻，新血不生，肠胃之气无所附而失治，故所食之水谷，悉从前阴而出。所谓幽门者，不司泌别清浊，而辟为坦途，比之交肠证，有似是而实非者。此时论治，主以化瘀润肠，必大肠之故道复通，乃可拨乱而返之正。

旋覆花 猩绛 葱管 归须 首乌 柏子仁 荠菜花

另旧纱帽一只炙灰，每服一钱五分，酒下

原注 纱帽一发漆胶粘而成，其亦取通瘀之意耶？

诒按：论证用药，均有巧思，特未知效否何如？忆喻西昌《寓意草》中所载姜宜人交肠病，与此相似，特病原有虚实之异耳，学者当参观之。

虫病门

阳络曾伤，阴气素虚，更有湿热郁于营分，日久生虫，扰乱于上中下三焦，以致咳嗽喉痹，恶闻食臭，起卧不安，肛部不舒，舌质深红，其苔黄浊，即仲景所谓狐惑病是也。久延不愈，即入劳怯之途。

川连三分 犀角三分 乌梅五分 人中白一钱 百部一钱 丹皮一钱半 甘草三分

诒按：读《金匮》狐惑病一节，此证之原委乃明。

脘腹作痛，满腹苦热，初起得食则痛，继而不食亦痛，此肝胃不和，湿热生虫之状。

乌梅丸 加青皮 白芍 金铃子

诒按：初起得食即痛，得无兼有食积否？

再诊 服前方脘腹之痛而苦热者，时作时止，止则右胁下，必有一块攻筑，是属蛔未安也。

旋覆花汤合金铃子散 加杏仁 雷丸 榧子

诒按：蛔未安者，似宜仍用乌梅丸，此则因右胁攻筑，故用金铃子散以泄肝耳。

湿热挟风，生虫作痒，有似攻注之形，无处不至，难治之证也。

獭肝一钱，磨，开水冲服

再诊 攻注有形，而不攻注时无迹，湿热风虫，踞于痰中所致。

推气散枳壳、桂心、姜黄、草 加白芥子 橘红 羌活 獭肝 竹油

另《医通》沉香化气丸大黄、黄芩、沉香、六曲、辰砂、参、术、竹油、姜汁

诒按：獭肝治虫，法本《千金》，惟案中所云，攻注有形，无处不到，究竟或在肢体，或在腹里，均未叙明，无从揣测也。

人之涎下者何气使然？曰胃中有热则虫动，虫动则胃缓，胃缓则廉泉开，故涎下。

黄连丸连、黄、木香，诃子、龙骨 合乌梅丸

诒按：方案俱高简稳实。

评选环溪草堂医案三卷

《环溪草堂医案》三卷，梁溪王旭皋先生所著也。先生名泰林，字旭皋，世为无锡人。嘉道间有以疡医驰名江浙者，口高锦亭先生，著有《外科心得集》、《景岳方歌括》等书行世，即旭皋先生之舅氏也。高先生殁后，先生传其业，其始先以疡医行，逮后求治者日益多，寖及内科，无不应手奏效，于是遂专以内科行。门下士习业者，每年以十数计。先生读书，上自轩岐，下迄国朝诸家，无不精心贯串，于古书则研求故训，于后人书则必分别疑似。所著有《西溪书屋夜话录》、《医方歌括串解》及《环溪草堂医案》诸书，均未梓行。其医案为门弟子随时钞录，未经分别去取，不免繁复者多，余所得见者，盖有五六本，详略互异，因属及门诸子删其繁乱，重为钞辑，最后得王家桥顾君莲卿本，系先生晚年之作，又得方君耕霞新刊本，案甚繁富，颇有方案足取而为他本所未载者，一并补录，简其精粹，分为三卷，间有未尽之意，随加按语以阐明之，阅一年而竣事。先生居锡城，去余家不百里，余弱冠时，犹及见之。吾乡有疑难证，无不求治于先生者，先生必沉思渺虑，疏方与之，厥后或效或否，或有无力再往者，先生必访悉之，令其再诊，以竟厥功，故其所存方案，无不光坚响切，无模糊影响之谈，盖较近贤之专以灵变取巧者，不啻上下床之别矣。先生博极群书，所用诸法，如治小儿喘嗽之药枣，从葛可久之白凤丹化出；治上热下寒之八味丸，用紫雪为衣，从喻西昌外廓之论悟出，若此之类，不胜枚举，是皆因古法而变化出之，彼胸无古书者，每读之而猝难领会，余于此等处均为一一指出，学者苟能即是而得读书用古之法焉，则庶乎不负先生之苦心也夫。光绪二十六年重阳日，江阴柳宝诒谨识。

评选环溪草堂医案上卷

无锡王泰林旭高 著
江阴柳宝诒谷孙 选评

内伤杂病门

病将一载，肝气横逆而不平，中气久虚而不振，唯肝逆，故胸脘阻塞而攻冲，唯中虚，故营卫不和而寒热，凡大便溏，饮食少，右脉细，左脉弦，是其证也，四君子合逍遥加左金，是其治也。

党参 冬术 陈皮 茯苓 归身 神曲 白芍 柴胡盐水炒 香附盐水炒 川连吴黄炒 谷芽 玫瑰花

诒按：案语爽朗，方亦的当，拟再加沉香、郁金。

再诊 阳虚恶寒，阴虚发热，脾虚则便溏而乏力，木旺则脘痞而气塞，前方补中泄本，肝气已平，合以益火生土，气血双补。

党参 冬术 茯苓 鹿角霜 杞子 木香 菟丝子 归身 白芍 陈皮 茯苓 杜仲 砂仁 玫瑰花

诒按：肝气平后，续用培补，是一定层次，唯既有寒热见证，似可参用桂枝建中之意以和之。

三焦相火挟肝阳而上升，每日侵晨，则气自脐左而上冲，心胸痞塞，自觉胸中热，舌尖辣，面色红，过午则气渐下降，至夜则安，而火降则下或遗泄，此皆无形之火为患也。推其原，始由乎阴虚，今则相火妄行，蒸炼胃液成痰，所以吐痰粘腻灰黑，而咽嗌胃管之间，常觉不流利也。法当清相火，导虚阳而下归窟宅，更佐以化痰镇逆，病来已久，难期速效。

黄柏盐水炒，一钱二分 桂心三分 砂仁炒，三分 蛤壳一两 甘草三分 知母盐水炒，一钱二分 川连盐水炒，四分 茯苓三钱 元精石三钱 长流水煎

诒按：此方取交济封髓之法，用意极为精到，惟病因肝肾不摄，虚阳浮逆，拟再加牡蛎、龟版以摄下，旋覆、竹茹以清上，似于病情更为周匝。

痰之标在肺胃，痰之本在脾肾。肾虚则水泛，脾虚则湿聚，二者均酿痰之本也。经曰脾恶湿，肾恶燥。脾肾两虚，法当滋燥兼行，而痰恋肺胃，又宜标本同治。

熟地 茅术芝麻炒 陈皮 川贝 茯苓 半夏 紫菀

诒按：案语斟酌病机，切实不泛，用药亦丝丝入扣。用黑地黄法，以两补脾肾，合二陈以和胃，苑、贝以利肺，药品无多，而层层都到，非有简炼工夫不能作此。

凡脏邪，惟虚则受之，而实则不受，惟实者能传，而虚则不传，仲景云，肝病实脾，治肝邪之盛也。《内经》云肝病缓中，治肝体之虚也。此证肝气有余，肝血不足，法宜两顾为得。

归身 白芍 沙苑 杞子 冬术 茯神 青皮 陈皮 香附 金铃子 砂仁

诒按：议论确凿，非胸中有古书者不能道，方亦精到。方中归、芍、杞、苑所以养肝血，青、陈、香、铃所以疏肝气，药品看似平常，用意恰已周到。

肾水不足，君火上炎，相火下炽，心中如燔，舌光如柿，阳事易举，阴精易泄，拟清君火以制相火，益肾阴以制肝阳，所虑酷热炎蒸，恐药力无权，将亢阳为害而增剧耳。

川连盐水炒 黄芩 黄柏 阿胶 生地 甘草 鸡子黄

另大黄三钱研末，将鸡子一个破头，纳大黄三分蒸熟，每日服一个。

再诊 投苦咸寒，坚阴降火，以制亢阳，心中之燔灼，与舌色之光红，俱减三分之一，然上午之身热如燎者未退，幸纳食颇增，苦寒可进，再望转机为妙。

川黄连 阿胶 生地 元精石 黄芩 甘草 元参 蛤壳 鸡子黄

三诊 舌干红，知饥善纳，水亏阳亢，土燥于中，咸苦坚阴之剂，虽衰其燔亢之势，而未能尽除其焰，时当炎暑，湿热与相火蒸腾，拟复入清中固下祛湿之法，仍不出咸苦之例。

洋参 石膏 知母 甘草 麦冬 川连 阿胶 生地 蛤壳 黄柏 猪胆汁丸，每朝服三钱

诒按：君相交燔，肾阴被灼，所谓一水不能胜二火，此证是也。仅与壮水，犹难胜任，必得苦以泄之，咸以制之，而火乃退，更得苦以坚之、咸以滋之，而阴乃复。

营阴虚则气火易升，肝木横则脾土受侮，腹满头晕，肝脾之病，耳鸣喉燥，虚火之愆，阴虚生内热，肾虚故腰痛，拟补阴潜阳、扶土抑木法。

生地砂仁炒，四两 茯苓烘，三两 山药炒，三两 萸肉酒炒，三两 丹皮酒炒，二两 泽泻炒，三两 龟版炙，三两 沙苑盐水炒，三两 党参炒，三两 杜仲盐水炒，三两 归身酒炒，三两 白芍炒，二两 石决明煅，四两

右药为末，炼蜜打和为丸，晒干，泛上后药。

香附三两分三分一分盐水炒、一分醋炒、一分蜜水炒 陈皮盐水炒，七钱 沉香三钱 神曲一两

右药为末，用橘叶汤泛上前丸为衣。

诒按：以补药为丸，而以和气之药末泛上为衣，与喻嘉言药用外廓之意相合，虽无精义可取，而心思灵巧，可备一格。

夜凉昼热，热在上午，此东垣所谓劳倦伤脾之证也，上午热属气虚，用补中益气汤，补气升阳。

补中益气汤 加神曲 茯苓

诒按：论证立方，如开门见山，心目俱朗。

泄为脾病，呕为胃病，脾胃属土，居中而司升降。脾宜升，不升则泄；胃宜降；不降则呕。土衰则木横，木横而土益衰，高年当此，颇虑土败木贼，古人治肝，当先实脾，况兹土弱，尤当先补其中，稍佐平肝可也。

理中汤 加茯苓 橘饼

诒按：案语理明词达，方法切实不浮，但既有呕恶见证，则半夏似不可少，拟再加木瓜、白芍、砂仁。

有时惊悸，有时肌肉颜木，或一日溏泄数次，或数日一大便而坚干，惟小便常红，此心气郁结，脾气失运，失运则生湿，郁结则聚火，火则伤津，湿则阻气，而气机不利矣，拟荆公妙香散加味，以补益心脾。

山药 洋参 黄芪 茯神 赤苓 桔梗 炙草 远志 麝香 朱砂 木香 川连 麦冬

右药为末，与藿香陈皮汤泛丸，每服三钱，开水送下。

诒按：专主心脾立论，思路精确。

血不养心则心悸少寐，胃有寒饮则呕吐清水，虚火烁金则咽痛，肝木乘中则腹胀，此时调剂，最难熨贴，盖补养心血之药，多嫌其滞，清降虚火之药，又恐其滋，欲除胃寒，虑其温燥劫液，欲平肝木，恐其克伐耗气，今仿胡洽居士法，专治其胃，以胃为气血之乡，土为万物之母，一举而三善备焉，请试服之。

党参 冬术 茯苓 半夏 枣仁 扁豆 陈皮 山药 秫米

诒按：于无可措手中，寻出养胃一法，自属扼要之图，拟再加木瓜、白芍以和肝，竹茹、麦冬以清肺，似更周匝。

骨格瘦小，先天元气不足，夏秋寒热，至今不已。脉细数弱，气血两亏，头不痛而但身痛，或口沃清水，此胃阳虚惫也，当商温补，仿东垣法。

党参 茯苓 陈皮 桂枝 柴胡 黄芪 半夏 神曲 当归 干姜 砂仁

诒按：少阳生气被郁，故寒热不已，东垣升阳益胃法用之恰合，加干姜者，助胃阳也。

再诊 前方补中益胃，温卫气，开腠理，诸恙皆减，仍依前法。

前方去神曲 干姜 加白术 白芍

卫气虚，则洒洒恶寒；营气虚，则蒸蒸发热。营卫并出中焦，总以脾胃为主，补脾胃则金有所恃，不必治肝，而肝自驯矣。

党参 冬术 当归 川贝 黄芪 茯苓 白芍 陈皮 玫瑰花

诒按：为虚损证，探原立论，方亦精到。

营阴内亏，头眩心嘈，下午微寒内热，能食

无力，胃中有热，则消谷，脾虚气弱则无力也。

党参 沙苑 茯苓 川连 枣仁 知母 女贞子 白芍 冬术 麦冬 竹茹

诒按：此虚损初萌之候，因脾虚气弱，未便滋补耳。

左脉空大，肾水亏也，倦怠无力，脾气弱也，食少则阴虚，阴虚生内热，证属内伤。

补中益气汤加黑山栀 白芍

另六味丸每朝服四钱

诒按：补中益气补脾气，六味补肾阴，立法颇切实，惟左脉空大，方中升、柴两味，尚宜斟酌耳。

思虑伤脾之营，劳碌伤脾之气。归脾汤，补脾之营也；补中益气汤，补脾之气也。今将二方并合服之。

党参 黄芪 冬术 茯神 归身 炙甘草 砂仁 枣仁 升麻 柴胡 木香 半夏 陈皮

诒按：同是脾病，而病原用药，确有气、营之别，一经指点，便觉头头是道。

肾气虚逆，非滋不纳，脾弱运迟，滋则呆滞，然则如何而可？曰：补肾之阳，即可以转运脾气，从仲景肾气丸化裁。

熟地附子三分炒 五味子 茯苓 山药 肉桂心 麦冬元米炒 牛膝盐水炒 山萸肉 陈皮 紫石英 补骨脂盐水炒 胡桃肉

诒按：补肾即可以补脾，益火以生土也，用肾气丸恰合。

久病之躯，去冬常患火升，交春木旺，肝胆阳升无制，倏忽寒热，头面红肿，延及四肢，燃热痒痛，殆即所谓游火游风之类欤？匝月以来，肿势已减，四五日前，偶然偏体伤风，遂增咳嗽，音哑痰多，口干舌白，续发寒热，胃气从此不醒，元气愈觉难支，风火交煽，痰浊复甚，阴津消涸，阳不潜藏，此时清火养阴计非不善，抑恐滋则碍脾，化痰扶正，势所必需，又恐燥则伤液，立法但取其轻灵，用药先求其无过。

北沙参 知母 鲜生地 蛤壳 海浮石 蝉衣 豆卷 青果 海蛰 地栗 百合

另珠粉朝辰用燕窝汤送下三分

原注 右方《金匮》百合知母地黄汤，合《本事》神效雪羹，取其清火化痰，不伤脾胃，生津养液，不碍痰湿，酌古参今，归于平正。

诒按：议病用药，均归精细，躁心人不能领取也。

中风门

两手关脉，皆见一粒厥厥动摇之象，此土虚木胜，内风动跃之候也，左半肢体麻木不仁，头眩面麻，病属偏枯，虑延仆中。

首乌 当归 白芍 茯苓 陈皮 秦艽 菊花 天麻 石决明 钩钩 刺蒺藜 桑枝

再诊 动摇之脉大减，内风有暗熄之机，左手屈伸稍安，左足麻木未和，拟补肾生肝，为治本之计。

地黄饮子地、山萸、斛、苁、桂、附、麦冬、姜、五味、菖蒲、远志、茯、巴戟、枣 去桂、附

诒按：未雨绸缪，故易于奏效，两方用药，亦能与病机宛转相赴。

体肥多湿，性躁多火，十年前小产血崩，血去则阴亏而火亢，肝风暗动，筋络失养，已非一日，去秋伏暑后变三疟，疟久营卫偏虚，遂致风痰扰络，右半肢体麻痹，而为偏废之象，调理渐愈，今但右足麻辣热痛，痛自足大指而起，显系肝经血虚失养，据云腿膝常冷，足骱常热，此非足骱有火，而腿膝有寒也，想由湿火乘虚下注，故痛处觉热，而腿膝气血不足，则觉寒耳。至于左胫外廉皮肉之内，结核如棉子，发作则痛甚，此属筋箭，是风痰瘀血交凝入络而成。与右足之热痛麻辣不同，今且先治其右足。

生地 阿胶 五茄皮 归身 木瓜 天麻 冬术 独活 丝瓜络 牛膝 茯苓 革薢

诒按：论颇明透，方亦平稳。

年已六旬，肾肝精血衰微，内风痰涎走络，右偏手足无力，舌强言涩，类中之根萌也。温补精血，兼化痰涎，冀免偏枯之累，然非易事也，耐心调理为宜。

苁蓉 巴戟 茯神 木瓜 半夏 枸杞盐水炒 远志甘草汤制 海风藤 茱萸酒炒 牛膝 杜仲盐水炒

诒按：此与下条，均因有类中之萌，作未雨绸缪之计，故用药力求平稳，不敢喜事以邀功也。

肾藏精而主骨，肝藏血而主筋。肾肝精血衰微，筋骨自多空隙，湿热痰涎，乘虚入络，右偏手足无力，舌根牵强，类中之根，温补精血，宣通经络，兼化痰涎，守服不懈，加以静养，庶几却病延年。

苁蓉 党参元米拌炒 牛膝 半夏 杞子盐水炒 陈皮 续断 茯苓 巴戟 桑枝

又丸方

苁蓉二两，酒煮烂捣入 党参三两，元米炒 熟地四两，砂仁末、陈酒拌蒸烂捣入 麦冬二两，去心，元米炒 枣仁三两，炒研 巴戟三两，盐水炒 归身二两，酒炒 萆薢三两，炒 首乌四两，制炒 茯神三两 牛膝三两，盐水炒 半夏二两 天冬二两，去心，元米炒 陈皮二两，五钱 杜仲三两，盐水炒 虎骨三两，炙 菖蒲一两 杞子四两，盐水炒

右药各选道地，如法制炒，共研细末，用竹沥四两、姜汁三两，捣入，再将白蜜为丸，如黍米大，用磁器装好，每朝服五钱，开水送下。

痿痹门

先天不足，骨髓空虚，常以后天滋补，栽培脾胃，脾胃得补，湿热壅滞，形体骤然充壮，而舌本牵强，两足痿软，不能行走，上盛下虚，病属痿躄，经云湿热不攘，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软短为拘，弛长为痿是也。今拟法补先天之精气，强筋壮骨，以治其下，扶后天之脾胃，运化湿热，以治其中。然必耐心久服，确守弗懈，庶克获效，倘朝秦而暮楚，恐难许收功也。

熟地四钱，附子三分煎汁炒 茯苓三钱 牛膝一钱五分，盐水炒 桑枝一两 虎胫骨炙，三钱 川断二钱，酒炒 巴戟三钱，盐水炒 黄柏一钱，姜汁炒 苍术一钱五分 萆薢二钱，盐水炒 竹沥二十匙 姜汁一匙

另洗方

独活三钱 当归五钱 红花一钱 陈酒糟三两 猪后脚骨二只 葱白头三个 煎汤日洗一次

诒按：此等证本难奏效，其立方仍从丹溪虎潜法加味，用药固未尝不切当也。

伏热留于肺胃，胃热则消谷易饥，肺热则躄痿难行，热气熏于胸中，故内热不已，延今半载，节届春分，天气暴热，病加不寐，据述先前舌苔黄黑，今则舌心干红，其阴更伤，仿仲景意，用甘寒法。

生地三钱 知母一钱五分 茯神三钱 枣仁一钱五分 麦冬二钱 滑石三钱 夜合花五分 沙参三钱 百合一两 泉水煎服

诒按：《金匮》百合病篇，有以百合配知母、地黄、滑石等法，此方即用其意。

再诊 经云肺热叶焦，则生痿躄。前方清心肺而退热，已能起床步履，但夜不安寐，是肾气不交于心，阴虚阳亢故也，清金丽水，取坎填离为治。

生地 天冬 麦冬 枣仁 山药 元参 沙参 洋参 百合

另虎潜丸三钱

诒按：经云肺热叶焦，则生痿躄。又云治痿必取阳明。经训昭然，守此二语，治法不外是矣。

三诊 阴虚未复，夜寐未安，热退不清，仍宜养阴。自云腹中微微撑痛，此属中虚，治当补益脾阴，兼清心肺之热。

生地 沙参 洋参 山药 麦冬 枣仁 薏米 茯神 甘草 白芍 赤苓 百合

另归脾丸

冷雨淋背于先，竭力鼓棹于后，劳碌入房，挟杂于中。病起身热咳嗽，至今四十余日，痰气腥臭，饮食能进，卧床不起，形肉消脱，是肺先受邪，而复伤其阴也。经云阴虚者，阳必凑之。肺热叶焦，则生痿躄。又云一损损于肺，皮聚毛落，至骨痿不能起床者死。合经旨而互参之，分明棘手重证矣。

沙参 紫菀 茯苓 地骨皮 川贝 玉竹 薏仁

另八仙长寿丸四钱

再诊 肺为水源，百脉朝宗于肺，犹众水朝宗于海也。肺热叶焦则津液不能灌输于经脉，而为痿躄，卧床不能行动，形肉消削，咳嗽痰臭，舌红无苔，脉细而数，是皆津液消耗，燥火内灼

之象，考经论治痿独取阳明者，以阳明主润宗筋，胃为气血之源耳。今拟生胃津，以供于肺，仿西昌喻氏意。

沙参 阿胶 杏仁 甘草 元参 火麻仁 天冬 麦冬 玉竹 茯苓 桑叶 枇杷叶

诒按：议病立方，深合《内经》痿论之旨。

三诊 投清燥救肺法，病情稍安，仍宗前制。

桑叶 杏仁 麦冬 川贝 百合 元精石 阿胶 沙参 元参 枇杷叶 野茭白根

长斋廿载，精血久枯，大雨淋身，湿侵入骨，腿股酸重，不能举动，法以宣通关节，佐以养血生津。

麻黄 苍术 白芷 当归 川芎 白芍 防风 熟地 桂枝 独活 牛膝 桑枝

诒按：此从阳和汤增减，因系湿邪，故加苍术。

风寒湿三气，伏留于骨，骨节酸痛，自冬而起，所谓骨痹也。骨痹不已，内舍于肾，则发热淹缠，即成劳损。

秦艽 杜仲 五茄皮 生地 地骨皮 当归 续断 牛膝 萆薢 茯苓

诒按：邪郁化热，则伤及阴血，故易入损。方内再加丹皮、桂枝，更觉周到。

寒湿之气，从外而入于内，遍体历节疼痛，而又胸满呕痰。经云从外之内者治其外。又云胃为脏腑之长，束筋骨，利机关，皆胃气之流行。然则外通经络，内和胃气，便是治法之纲领矣。

川附 茯苓 南星 半夏 陈皮 木瓜 竹沥 姜汁

诒按：骨节痛与呕痰，自是两途之病，用药两面照顾，亦为合法。案中以胃气一层，牵合筋节，虽似有理，而实非《内经》本旨。方中木瓜、竹沥，是筋络药，拟再加桂枝、秦艽、独活、桑枝、牛膝。

内风门

病起肝风，继增痰饮吐酸，所以口目筋掣，而胸膈不利也。近因暑热上蒸，咽喉碎痒，暂投凉剂，喉患虽减，而胸脘愈觉撑胀。夫肝风之动，由于阴血之虚；痰饮之生，又系胃阳之弱。病涉两岐，法难并用，今且宣化胃湿以祛痰，稍佐平肝降逆之品。

半夏 茯苓 陈皮 旋覆花 麦冬 杏仁 川贝 郁金 丹皮 黑山栀 竹茹 薤仁

诒按：此等两碍之病，最难用药，须看其周到熨帖处。方中旋、郁、贝、杏，是兼参胸痹治法。

肝为风脏而主筋，心为火脏而主脉。心包络与三焦相为表里，俱藏相火，心包主里，三焦统领一身之络。此病起于病后，心中懵热，胸前跳跃，继而气攻，背脊如火之灼，或大或小，或长或短，皆在经络脊脉之中。良由病后络脉空虚，相火内风，走窜入络，非清不足以熄火，非镇不足以定风，然而络脉空虚，使非堵截其空隙之处，又恐风火去而复入，故清火、熄风、填窍三法，必相须为用也。第此证实属罕见，医者，意也，以意会之可耳。仿仲景法。

羚羊角 寒水石 滑石 紫石英 龙骨 石决明 生石膏 磁石 赤石脂 牡蛎 大黄 甘草各三钱

右药研末，每服一钱，一日三服。用大生地一两、百合一两，煎汤调服。

诒按：《金匮》中风门，有侯氏黑散、风引汤二方，其用意以填窍为主，喻西昌论之详矣。读者取喻氏之论观之，即识此方之意。

先呕数日，呕止而发痉厥，日三五次，此乃肝逆犯胃，聚液成痰，内风煽动，阳气偏张，痰亦从之为患，拟清熄风阳，兼和其胃。

羚羊角 钩钩 半夏 陈皮 茯苓 石决明 山栀 菊花 元参 竹茹

再诊 痉厥日数发，口噤不能言，而心中了了，病不在心而在肝。夫心为君主，肝为将军，当气逆火升风动之际，一如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君主虽明，安能遽禁其强暴哉！况胃为心之子，胃家之痰，与肝家之风火互结党援，相助为虐，今舌红碎痛，一派炎炎之势，渐迫心君，故欲化胃家之痰，必先清泄肝家之风火，而安镇灵台，使心君无震撼之虞，尤为要着。

羚羊角 鲜生地 犀角 茯神 山栀 元参 石决明 天竺黄 钩钩 枣仁川连炒 竹沥姜汁冲 金

箔

诒按：议论明快，立方熨帖。拟去犀角，加川连，更为亲切。

久患肝风眩运，复感秋风成痉，痉愈之后，周身筋脉跳跃，甚则发厥，此乃血虚不能涵木，筋脉失养，虚风走络，痰涎凝聚所致，拟养血熄风，化痰通络。

制首乌 紫石英 白蒺藜 半夏 茯神 羚羊角 石决明 煨天麻 枣仁 洋参 陈皮 竹沥 姜汁

诒按：归、芍似不可少。

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目之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故凡风邪中于项，入于脑者，多令目系急而邪视，或颈项强急也。此证始由口目牵引，乃外风引动内风，内风多从火出，其原实由于水亏，水亏则木旺，木旺则风生，至于口唇干燥赤碎，名恬唇风，亦肝风胃火之所成也。治当清火熄风，养阴为法。

大生地 丹皮 沙参 钩钩 桑叶 羚羊角 石决明 白芍 芝麻 蒌皮 梨皮 元参心 川石斛

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

生甘草一斤，研末 红枣一斤，煮烂，去皮核与甘草打和为丸，每服三钱，开水送下。

原注 此人并无表证，又不内热，一日数十痉，服此二料即愈。

诒按：前两方是风火致痉者通治之方。后一方，虽依经用药，但平实无灵机，如此重病，而服之竟效，奇哉！

神志门

上年夏季，痰火迷心，神呆语乱，治之而愈。至今复发，脉浮小弱，舌心红而苔薄白，语言错乱，哭笑不常，凭脉而论，似属心风，盖由风入心经，蕴热蒸痰所致，用《本事》独活汤法。

独活 防风 黄芩 山栀 元参 石菖蒲 胆星 茯苓 橘红 甘草 竹叶 鲜生地

诒按：论证确凿，此为学有本源。查许学士独活汤原方，仅有独活、防风、茯苓三味相同，此盖用其意而不袭其成方也。

情志郁勃，心肝受病，神思不安，时狂时静，时疑时怯，心邪传肺，则心悸不寐而咳嗽，肝邪传胆，则日定而振栗，其实皆郁火为患也。拟清心安神壮胆为主，平肝和脾佐之。

川连 茯神 菖蒲 龙骨 远志 北沙参 枣仁 胆星 川贝 铁落 石决明 猪胆一个，用川芎五分研纳入，以线扎好入煎

诒按：清心化痰，凉肝镇怯，立方周到熨帖。尤妙在川芎一味，入猪胆内，可以疏木郁，壮胆气，开后人无数法门也。

寡居十载，愁惕苦心，牙龈出血，有时若痫，其病已久。兹一月前，猝遭惊恐，遂神糊语乱，口吐紫血，腹胀不食，两脉模糊，难以捉摸，此乃惊动肝阳，神魂扰乱，血随气逆，是即薄厥之属，今两足常冷，阳升于上，急以介类潜阳，重以镇怯，冀其厥止再商。

川连吴黄炒 牡蛎 阿胶 茯神 枣仁 石决明 羚羊角 龙骨 茜草炭 紫石英 代赭石 白芍 金箔

诒按：病深且久，病气内涉于脏，实难取效，但就病论治，随证用药，已能处处熨帖，自属可存。

再诊 风阳稍熄，神志未安，仍从前法增损。

川连吴黄炒 石决明 牡蛎 茯神 龙骨 远志 羚羊角 紫石英 阿胶 枣仁 白芍 橘红 石菖蒲 金箔

另朱砂安神丸三钱

肝风胃湿，凝聚成痰，每逢劳碌，则气逆而痰涌，骤然昏迷，少顷复醒，醒后数日无力，此属痫类，其原总由水亏不能涵木所致，煎方无效，宜用丸药。

生地 茯神 山药 丹皮 枣仁 茯苓 萸肉 泽泻 磁石

右药为末，炼蜜拈作小丸，将后药泛上。

半夏 南星制 陈皮 青黛 蛤壳 郁金 石决明 沉香 琥珀

右药为末，泛上前丸为衣，晒干。每服五钱，淡盐花汤送下。

诒按：作丸之法，颇极精妙。

肝火痰涎，内蒙心窍，外窜经络，时发痫证。

洋参制，三两 天竺黄一两 明矾一两 首乌制，四两 茯神烘，三两 半夏一两 川贝二两 附子五钱 雄精五钱 辰砂五钱 南星制，一两 石决明煅，四两 川郁金一两 陈皮盐水炒 丹皮炒，各二两

右药为末，用金箔、濂珠、血珀、玳瑁、獭肝、羚羊角，另研细末，用钩钩三两，煎浓汤，冲入竹沥一杯，姜汁一杓，将上药末泛丸。每早服二钱，橘红汤送下。

诒按：前方兼顾水虚，此方专治痰火，见证不同，固各有所当也。

痰火门

心境沉闷，意愿不遂，近因患疟，多饮烧酒，酒酣之后，如醉如狂，语言妄乱，及今二日，诊脉小弦滑沉，舌苔薄白，小水短赤，大便不通，渴欲饮冷，昏昏默默，不知病之所的，因思疟必有痰，酒能助火，痰火内扰，神明不安，此少阳、阳明同病，而连及厥阴也，少阳为进出之枢，阳明为藏邪之薮，今邪并阳明，弥漫心包，故发狂而又昏昏默默也，仿仲景柴胡加龙牡汤主之。

柴胡 黄芩 半夏 茯苓 龙骨 甘草 牡蛎 铅丹 菖蒲 大黄 竹沥 姜汁

诒按：病之来原去路，一一指出，药亦的当。

寐中常坐起，而不自知，日间静则瞌睡，此浊痰迷闭清阳，阳气郁而不宣也。

胆星 川贝 茯苓 陈皮 枳实 半夏 党参 远志 菖蒲

再诊 体肥多湿之人，湿热蒸痰，阻塞肺胃，喉中气粗，呼吸如喘，卧寐之中，常欲坐起，仍然鼾睡，而不自知。所以起坐之故，盖痰阻气郁，蒙闭清阳，阳气郁极则欲伸，故寐中欲坐起也。病属痰与火为患，兹拟煎方，开其肺痹，另用丸药，化其痰火，痰火一退，清阳得伸，病自愈矣。

射干 橘红 冬瓜子 杏仁 桔梗 象贝 竹沥 姜汁 葶苈子 苏子 枇杷叶

另黑丑取头末，三钱 莱菔子炒，三钱 槟榔炒，三钱 大黄酒炒，三钱

研末，蜜丸作十二粒，每午后一丸，临卧一丸，噙化咽下。

诒按：审病既得其真谛，用药自然入彀。丸方中加入菖蒲、胆星、郁金、东丹等，以开郁坠痰，较似得力。

胆虚则神自怯，气郁则痰自凝，于是咽喉若塞，气短似喘，偶值烦劳，夜寐多魇。无形之气，与有形之痰，互相为患，遂至清净无为之府，与虚灵不昧之神，均失其宁谧之常，欲安其神，必化其痰，欲壮其胆，必舒其气，故清之化之，和之益之，必相须为用也。

沙参 枣仁川连炒 半夏 胆星 远志 茯神 神曲 石菖蒲 橘红 金箔 竹沥 姜汁

另胆星三钱 琥珀一钱 金箔五张 黑白丑取头末，各一钱五分

右药另研，和一处，共为细末。每服三分，橘红汤送下。

又方 党参姜汁炒 半夏 胆星 茯神 远志 枣仁 川贝 橘红 蛤壳 神曲 竹沥 姜汁

痰饮门

痰饮阻于胸中，咳而短气，心悸，用四君补气，二陈化痰，桂枝通阳，款冬止咳，加减成方，仍不越苓桂术甘之制。若舍仲景而别求良法，是犹废规矩而为方圆也，讵可得哉！

桂枝 茯苓 白术 甘草 半夏 陈皮 党参 款冬花

诒按：方论俱平正通达，可以取法。

再诊 用补气化痰，通阳蠲饮，咳而短气俱减，但心仍悸，参以益智。

茯苓 白术 甘草 党参 陈皮 半夏 桂木 款冬花 益智仁 枣仁

胸中之元阳不足，膻中之火用不宣，痰饮伏于心下，胸前如盘大一块，常觉板冷，背亦恶寒。三四年来，每交子后则气喘，阳气当至不至，痰饮阻遏其胸中，阳微阴胜故也。天明则阳气张，故喘平。至咳嗽心悸，易于惊恐，皆阴邪窃踞胸中之病。其常若伤风之状者，卫外之阳亦虚也。图治之法，当祛寒饮而逐阴邪，尤必斡旋其阳气，俾如离照当空，而后阴邪尽扫。用仲景苓桂术甘法，先通胸中之阳，再议。

茯苓细辛一分泡汤拌浸焙 桂木 冬术熟附二分煎汁拌炒 陈皮 甘草麻黄一分泡汤拌浸，焙 炮姜五味子五粒同焙 补骨脂盐水炒焦 党参姜汁炒 半夏 紫石英 胡桃肉 蛳螺壳

诒按：审证清切，方中以辛烈之品煎汁，收入甘平药内，用意颇巧，骨脂、桃肉，参入补肾之意，尤为周到。此证阳微饮踞，自属确不可易，惟所吐之痰，是否清稀，抑系干黄粘厚，案中未经叙明。其常若伤风之状，卫阳虚者，固有此候，亦有痰浊化热，蕴于肺中，以致招引外风者，亦多此证，不可不细为之辨。

咳嗽口不渴，当脐痛，而脉细，头常眩运，此乃手足太阴二经有寒饮积滞，阻遏清阳之气，不能通达，故一月之中，必发寒热数次，乃郁极则欲达也。病将四月，元气渐虚，寒饮仍恋而不化。先以小青龙汤，蠲除寒饮，宣通阳气，再议。

麻黄 桂枝 白芍 细辛 干姜 半夏 五味子 甘草

诒按：此内饮而兼外寒之方，一月中寒热数次，或因兼感外邪，则此方的对矣。

脉沉取之数，其阴内亏，其热在里，病延日久，劳损之候。证见咳唾白痰，脘腹时痛，痛则气满，得矢气则稍宽，病由肝郁而成。据云咳已三年，初无身热，是其根又有痰饮也，经训治病必求其根，兹从痰饮气郁例治之。

半夏 茯苓 桂木 丹皮 白芍 香附 沉香 神曲 归身 甘草 冬术 陈皮 金橘饼

诒按：此苓桂术甘合二陈，加归、芍、丹皮以养肝，沉、附、曲、橘以化气也，立方平稳熨帖。

痰饮咳逆，肺肾两虚，胃湿不化，用苓桂术甘汤，合二陈治其胃，都气丸治其肺肾可也。

苓桂术甘汤合二陈汤 加川贝 杏仁 沉香

另都气丸每服四钱，淡盐汤送下

诒按：虚实兼到，亲切不浮。

痰饮咳嗽已久，其源实由于脾肾两亏，柯氏云脾肾为生痰之原，肺胃为贮痰之器也。近增气急，不得右卧，右卧则咳剧，肺亦伤矣。肛门漏疡，迩来粪后有血，脾肾亏矣，幸胃纳尚可，议从肺脾肾三经同治。然年已六旬，宜自知爱养为要，否则虑延损证。

熟地砂仁炒 五味子 炮姜 半夏 陈皮 茯苓 阿胶蒲黄炒 款冬花 冬术 归身 川贝

原注 此金水六君煎合黑地黄丸，加阿胶、款、贝三味，直补金土水之虚，上能化痰，下能止血，其中虽有炮姜，勿嫌其温，盖有五味以摄之也。

诒按：此等病立方最难安放平稳，似此周到熨帖，自非老手不办。

饥饱劳碌伤胃，寒痰凝聚，气血稽留，阻于胃络，因而胃脘胀痛，呕吐粘痰，补起一发即平，后来发作愈勤，今则殆无虚日，饮食从此减少，病日益甚，胃日益虚，倘不加谨，恐延胀满，不易图治。

党参 炮姜 冬术 熟附 半夏 良姜 陈皮 茯苓 薏仁

再诊 温胃化痰，从理中、二陈、平胃三方化裁。

六君子汤 加川朴 熟附 炮姜 苍术

三诊 寒积中焦，胃阳不布，痰饮窃踞，为痛为胀，为吐为哕，法当温运中阳，但病根已深，必耐心久服乃效。

党参 炮姜 半夏 茯苓 陈皮 川椒 熟附 薏仁 白术

四诊 中虚非补不运，寒饮非温不化，盖火生土，通阳蠲饮，苓桂术甘汤主之，附子理中汤亦主之。

党参 桂木 炮姜 半夏 茯苓 熟附 冬术 陈皮 薏仁

五诊 病有常经，方不定法，药已见效，无事更张。袁诗云：莫嫌海角天涯远，但肯摇鞭有到时。

附子理中汤合二陈汤 加桂木 老姜

诒按：前后五方，看病的确，用药得当，案语亦亲切简老，于此道中，自推老手。

咳喘门

稚龄形瘦色黄，痰多食少，昼日微咳，夜寐则喉中嘅吼有声，病已半载，而性畏服药，此脾虚而湿热蒸痰，以阻于肺也，商用药枣法。

人参三钱 苍术土炒，一钱五分 茯苓三钱 川朴姜汁炒，一钱 橼子三钱 炙草一钱 陈皮盐水炒，一钱 川贝三钱 宋制半夏三钱 冬术三钱

右药各研末，和一处，再研听用。好大枣一百枚，去核，将上药末，纳入枣中，以线扎好，每枣一枚，大约纳入药末二分为准。再用甜葶苈一两，河水两大碗，同枣煮，俟枣软熟，不可大烂，将枣取出，晒干。每饥时，将枣细嚼咽下一枚，一日可用五六枚。余下枣汤，去葶苈再煎浓，至一茶杯，分三次，先温服。俟枣干，然后食枣。

原注 此平胃六君汤，加川贝、橼子，制法极好。以治脾虚湿热，蒸痰阻肺，喉中痰多者，极妙。此法从葛可久白凤膏化出，颇有巧思，此病服之，遂愈。

诒按：灵心巧想，可法可师。

肺为贮痰之器，脾为生痰之源。肺虚则痰不易化，脾虚则湿不能运，痰上逆而喘咳，湿下注而足肿，肿之与喘，无非气失升降，而乏运行之权也。今拟脾肺同治，冀痰湿运行乃吉。

党参 葶苈 杏仁 泽泻 大腹皮 半夏 赤苓 陈皮 通草 冬瓜子 枇杷叶 枣

诒按：论病用药，俱能得其要领。

年过花甲，肾气必亏，即使善自调摄，亦不过少病耳。及至既病，则各随其见证而施治焉。今咳嗽气升，食少倦怠，证形在于肺脾，自宜从肺脾求治。然气之所以升者，即肾水虚而不能藏纳肺气也。食荤油则大便溏者，即肾阳衰而不能蒸运脾土也。然则补肾，尤为吃紧，虽不治脾肺，而脾肺得荫矣。

党参 五味 山药 紫石英 补骨脂 萸肉 胡桃肉 茯苓

另金匮肾气丸三钱

诒按：立论颇能探入深处，用药亦亲切不浮。

气上逆而咳甚，舌心红而边白，此阴虚痰滞，下虚上盛之候也。病已月余，消痰恐劫其阴，养阴恐增其浊，拟以降气化痰，少佐益阴为法。

苏子降气汤去桂

另都气丸五钱

诒按：立方切当。

病将一载，咳嗽内热，行动喘促，少腹牵痛，此肾气虚而不纳也，仿都气法。

生地 萸肉 茯苓 丹皮 山药 五味子 泽泻 麦冬 川贝 沉香

诒按：立方精当。

再诊 壮水生金，补子益母。

前方加党参 胡桃肉

多年咳嗽，逢寒遇劳辄发，汗多气升，肺伤及肾，肾气虚而不纳矣。法当补肾以纳气。

熟地 怀牛膝 北沙参 半夏 陈皮 茯苓 麦冬 五味子 紫石英 蛤壳 沉香

再诊 寒入肺底，久而化热，同一痰喘，先后不同也。初病在肺，久必及肾，同一咳逆，虚实不同也。补肾以纳气，清肺以化热，须两层兼顾为稳。

北沙参 五味子 麦冬 川贝 杏仁 蛤壳 怀牛膝 地骨皮 熟地 梨皮 枇杷叶

诒按：前方用药切当，此方案语圆融。

痰饮咳喘，脘中胀满，时或微痛，虽脾肾肺三经同病，而法当责重乎脾，以脾得运而气化通，则痰饮有行动之机也。

干姜五味子同研炙 半夏 陈皮 茯苓 补骨脂 北沙参元米炒 杏仁 川朴 泽泻 胡桃肉

再诊 痰饮停于心下，上则喘咳，下则脘胀，多由清阳失旷，痰浊内阻，转胸中之阳以安肺，运脾中之阳以和胃，咳喘与胀满当松。

瓜蒌皮 枳实 干姜 川朴 半夏 陈皮 薤白头 茯苓 泽泻

诒按：此证咳胀两证并重，故治法亦脾肺兼顾。

痰饮久留于肺胃，或咳或喘，或脘胀，皆痰气之为病也。化胃中之痰，宜苓、半；化肺经之痰，宜橘、贝。从此扩充以立方。

二陈汤合苓桂术甘汤 加川贝 杏仁 蛤壳 紫菀

诒按：此病因有脘胀，而无肾虚见证，故始终以运脾化痰之法。

咳嗽痰多气急，其标在肺，其本在肾，历年既久，自浅及深，自肺及肾，法当治其本矣。

熟地 怀山药 怀牛膝 半夏 陈皮 茯苓 蛤

壳 五味子 紫石英 沙苑 胡桃肉

再诊 补肾纳气，水不泛而痰自化，培土运湿，湿不停而痰可降矣。

怀牛膝 怀山药 半夏 陈皮 茯苓 熟地 紫石英 银杏肉 杞子 五味子 胡桃肉

诒按：两方案语清简，用药切实。方中再加于术，于培土较似有力。

肾司纳气，而开窍于二阴，此病每因劳碌之余，必先频转矢气，而后气升上逆，短促如喘，饮食二便如常，其病在少阴之枢，宜补而纳之。

六味地黄丸合生脉散，加青铅。

诒按：肾为作强之官，过于劳动，则收摄无力，故见此证。与寻常喘促，又是一种，认证既确，立方亦切实不肤。拟再加砂仁、胡桃肉。

暑风从背俞而内薄于肺，湿热从胃脉而上熏于肺，外内合邪，其气并于胸中，气不得通，因而上逆，气升作咳，舌苔薄白，口腻不渴，治属饮家。

冬瓜子 半夏 茯苓 射干 通草 马兜铃 枳壳 杏仁 橘红 枇杷叶

诒按：此方轻灵可喜，拟再加滑石、薏仁，既有暑风内薄，宜再参用疏泄之品。

阅病原知由痰饮久留，脾肺肾三脏交伤，下则肾虚不能纳气，中则脾虚不能运气，上则肺伤不能降气，由是咳喘不得卧，肢肿腹膨，神气疲惫，虚亦甚矣，治上无益，当治中下。

熟地 怀牛膝 茯神 五味子 胡桃肉 沙苑 怀山药 蛤壳 紫石英 补骨脂 麦冬

另黑锡丹，每朝盐花汤送下一钱。

诒按：病候已造极深之域，用药如此，亦背城借一之计。

喘哮气急，原由寒人肺俞，痰凝胃络而起，久发不已，肺虚必及于肾，胃虚必累于脾，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痰恋不化，气机阻滞，一触风寒，喘即举发。治之之法，在上治肺胃，在下治脾肾，发时治上，平时治下，此一定章程。若欲除根，必须频年累月，服药不断，倘一暴十寒，终无济于事也。

发时服方 款冬花 桑白皮 紫菀 苏子 沉香 茯苓 杏仁 橘红 制半夏 黄芩

平时服方 五味子 紫石英煅 陈皮 半夏 茯苓 薏仁 蛤壳 胡桃肉 杜仲 熟地

诒按：论病则源流俱到，层析毕清，用药亦周到熨帖，绝不浮泛，洵非老手不能到此地位。

再诊 喘哮频发，脉形细数，身常恶寒，下焦阴虚，中焦痰盛，上焦肺弱，肺弱故畏寒，阴虚故脉数，喘之频发，痰之盛也，有所感触，病遂发焉。病有三层，治有三法，层层护卫，法法兼到，终年常服，庶几见效，否则恐无益也。

发时服方 桂枝生晒干 款冬花蜜炙 橘红盐水炒 杏仁霜 莱菔子 桑白皮蜜炙

右药共研末，用枇杷叶十片，去毛，煎汤，再用竹沥半茶杯，姜汁一酒杯，相和一处，将上药末泛丸。发喘时，每至卧时，服此丸二钱，薏仁橘红汤送下。

平时服方 熟地砂仁拌炒 丹皮盐水炒 山萸肉酒炒 茯苓 牛膝盐水炒 泽泻盐水炒 肉桂 山药炒 五味子盐水炒 磁石

右药为末，用炼白蜜捣和，拈作小丸，丸须光亮，俟半干，再用制半夏三两，陈皮二两，炙甘草一两，研极细末，泛为衣。每朝服二钱，发时亦可服。

心咳之状，咳则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状，甚则咽肿喉痹，盖因风温袭肺，引动心包之火上逆，故治法仍宜宣散肺经风邪，参入宁心缓火之品，仲景方法，略示其端，但语焉未详，后人不能细审耳。

前胡 杏仁 象贝母 桔梗 射干 麦冬 远志甘草汤制 沙参 小麦一两煎汤代水

诒按：心咳属心火刑金之病，宜略加竹叶、元参等清心之品，乃合。小麦汤代水，颇有巧思。

烦劳罢极则伤肝，肝伤则气逆而上迫，为胁痛，为咳嗽，秦氏所谓先胁痛而后咳者，肝伤肺也。治法不在肺而在肝，夏令将临，恐有失血之虞。

旋覆花 桃仁炭 杏仁 川贝 苏子 冬瓜子 黑山栀 丹皮 郁金 薏仁 枇杷叶

诒按：审证清切，立方谛当，愚意再加归须、桑白皮、白芍。

五脏皆有咳，总不离乎肺，肺为娇脏，不耐

邪侵，感寒则咳，受热则咳。初起微有寒热，必挟表邪，邪恋肺虚，脉形空大。前方降气化痰，保肺涤饮，俱无少效。据云得汗则身体轻快，想由肺气虽虚，留邪未净，补虚而兼化邪亦一法也，用钱氏法。

牛蒡子元米炒 马兜铃 杏仁 阿胶蛤粉炒 苏子 桑白皮 款冬花 炙甘草 茯苓 枇杷叶 桑叶

诒按：此肺虚受邪，虚实兼顾之法。

脉虚软而似数，内伤虚弱奚疑？夫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虚处受邪，其病则实。咳嗽虽由外感，而实则因于气虚，以为风寒，固不可以为虚损，亦未必可，玉竹饮子主之。

玉竹 杏仁 苏子 桑白皮 款冬花 象贝 橘红 沙参元米炒 旋覆花 枇杷叶

诒按：将虚实二字，说得六通四辟。此玉竹饮子加减，润肺疏邪，虚实兼到。

寒嗽交冬则发，兼患颈项强急。

熟地六钱，麻黄一钱煎汁浸炒松 茯苓三钱，细辛五分煎汁浸炒 胡桃肉四钱 五味子八分，干姜一钱同炒 陈皮二钱，盐水炒 半夏一钱五分 川贝三钱 款冬花三钱 薏仁四钱 杏仁霜三钱 归身三钱，酒炒 党参三钱，米炒

右药为末，炼蜜为丸。每晨开水送下三钱。

诒按：此阴虚而挟痰饮者，故用药如此。再增桂枝一味，则颈项强急亦在治中矣。

阴虚而兼痰浊，致为咳嗽，用金水六君煎。

半夏 陈皮 茯苓 炙草 当归 川贝 杏仁 紫菀 熟地砂仁拌炒松后，入略煎一两沸

原注 仿饮子煎法，浊药清投，取其益阴而不腻滞痰浊也。

诒按：阴虚而挟湿痰，最难用药，此亦无法中之一法。

咳嗽四年，曾经失血。今已音哑，脉形细弱，真阴元气皆亏，劳损根深，药难见效，犹幸胃气尚可，大便未溏，姑拟甘润养阴，希图苟安而已。

北沙参 麦冬 杏仁 川贝 玉竹 扁豆 生甘草 茯苓 橘饼 枇杷叶

再诊 咳嗽止而失血音哑，津液枯槁，劳损成矣。脉形细弱，精气两亏，《内经》于针药所不及者，调以甘药，《金匮》遵之，而用黄芪建中汤，急建其中气，脾得饮食增而津液旺，冀其精血渐充，复其真阴之不足，盖舍此别无良法也。

黄芪秋石水炒 白芍桂炒，去桂 北沙参生炙甘草 玉竹 麦冬 川贝 茯苓 橘饼

诒按：此与前方看似无聊应酬之作，其实精到熨帖，所谓舍此无良法也。

痰饮咳嗽，饱则安，饥则咳，乃胃虚也。

黄芪 甘草 冬术 陈皮 白芍 玉竹 茯苓 杏仁 桔梗

诒按：再加党参、薏仁，何如？

咳嗽月余，痰腥带血，气升呛逆，脉弦滑数，风温久恋，化火蒸痰，灼金耗液，证属肺痈，非轻候也。

冬瓜子 淡芩 薏仁 紫菀 川贝 桑皮 甜杏仁 苏梗 沙参 芦根尖

附录《张氏医通》云：薏仁根捣汁，顿热服之，下咽，臭痰即解，有虫者，虫即死出。薏仁为肺痈专药，然性燥气滞，服之未免上壅，不及根汁之立能下夺，已溃未溃，皆可挽回，陈芥菜汁温服，灌吐，最妙。一方用薄荷浓煎，稍入白蜜，已溃未溃，皆效。

再诊 咳热痰腥带血，脉形弦硬，面色暗晦，肺气失降，木火上逆，防加喘急。

羚羊角 鲜生地 川贝 甜杏仁 蛤壳 石决明 桑白皮 紫菀 枇杷叶 芦尖

咳吐臭痰如脓血，此属肺痈，舌苔浊厚，痰浊胶粘，仿仲景法。

葶苈子 冬瓜子 桃仁 桔梗 桑皮 瓜蒌仁 旋覆花 苏子 川贝 芦尖

诒按：此治肺痈初溃之主方。

又按：肺痈之病，皆因邪瘀阻于肺络，久蕴生热，蒸化成脓，故其证初起，病在此叶者，不及彼叶，初用疏瘀散邪泻热，可冀其不成脓也。继用通络托脓，是不得散而托之，使速溃也，再用排脓泄热解毒，是既溃而用清泄，使毒热速化而外出也。终用清养补肺，是清化余热，而使其生肌收口也。凡此皆肺痈治法之一定层次也。乃有一种外感咳嗽，其初起并非肺痈，只因浊痰蕴热，阻结于肺，复为外凉所束，或为油腻所粘，阻

窒窍隧，浊热蒸闷，蕴结不解，致吐痰臭秽，胸膈隐痛，甚则失音气促，蒸热喘汗，病情与肺痈无异，其初终治法，亦与肺痈相同，但肺痈多实证，而此则每涉于虚，最易流入损途，其难治较甚于肺痈。或以其虚而漫指为肺痿，其实与前人所论痈、痿均不相合，兹特表而出之，俾学者不至淆惑焉。

肺花疮，乃肺虚火炎，金受其戕，音哑咳呛，劳损之根，不易见效。

北沙参 元参 桑皮 杏仁 川贝 款冬花

失血门

脉数，血不止，胃气大虚，胸中痞塞，大便常溏，是痞为虚痞，数为虚数。咳血三月，今忽冲溢，唇白面青，断非实火。大凡实火吐血，宜清宜降，虚火吐血，宜补宜和。古人谓，见痰休治痰，见血休治血。血久不止，宜以胃药收功。今拟一方，援引此例，未知有当高明否。

人参 扁豆 川贝 茯神 藕汁 京墨

诒按：此方于扶胃药中，参以止血之意，固属正治。唯唇白面青，既见虚寒确据，似宜于此方中，参入炮姜等温摄之品，以敛浮阳而止血也。

再诊 脉数退，血少止，药病相当，颇得小效，而反恶寒汗出者，盖血脱则气无所依，气属阳，主外卫，虚则不固，故恶寒而汗出，最怕喘呃暴脱，措手莫及，犹幸胸痞已宽，稍能容纳。仿血脱益气之例，经曰阳生阴长，是之谓耳。

人参 扁豆 五味子 炙甘草 炮姜 山药炒 鲜藕汁

诒按：此与前方同意，以恶寒故加炮姜。

三诊 血脱益气，昔贤成法。今血虽大止，而神气益惫，唇白面青，怕其虚脱，欲牢根蒂，更进一筹。

人参 扁豆炒 五味子 熟地砂仁拌炒 附子秋石水炒 麦冬 冬术 炮姜 陈皮 伏龙肝汤代水

诒按：伏龙肝未审何意。此方大意，亦与第一方相似，渐参温补之意，以防其虚脱故耳。

四诊 肝肾之气，从下泛上，青黑之色，满于面部，阴阳离散，交子丑时防脱，勉拟镇摄，希冀万一。

人参 熟地 五味子 麦冬 茯神 坎气 肉桂 紫石英 青铅

诒按：此方急于固脱，故用药如是。

五诊 血止三日，而痰吐如污泥且臭，是胃气大伤，肺气败坏，而成肺痿。痿者，萎也，如草木之萎而不振，终属劳损沉疴，极难医治。《外台》引用炙甘草汤，取其益气生津，以救肺之枯萎，后人遵用其方，恒去姜、桂之辛热。此证面青不渴，正宜温以扶阳，但大便溏薄，除去麻仁之滑润可耳。

人参 炙甘草 麦冬 阿胶 生地 炮姜 肉桂 五味子 紫石英

诒按：痰如污泥，是必血液败腐，日久而然，并非肺痿，唯所用炙甘草汤，养血滋液，尚与病情不背。愚意加入薏仁、丹皮，略仿内痈治例似乎稍合。

六诊 病势依然，仍从前方加减。

前方加重炮姜，再加制洋参。

诒按：以后方，均是复脉加减。

七诊 连进炙甘草汤，病情大有起色，但咳呛则汗出，肺气耗散矣，散者，收之，不宜再兼辛热，当参收敛之品。

人参 熟地沉香末拌炒 炙甘草 阿胶 五味子 黄芪蜜炙 罂粟壳蜜炙 大枣

久咳失血，精气互伤，连进滋培，颇获小效，但血去过多，骤难充复。从来血证，肺肾两虚者，宜冬不宜夏，盖酷暑炎蒸，有水涸金消之虑耳，今虽炎暑未临，而已交仲夏，宜与生精益气，大滋金水之虚，兼扶胃气，则金有所恃，且精气生成于水谷，又久病以胃气为要也。

洋参 麦冬 五味 熟地 生地 党参 黄芪 山药 炙草 陈皮 茯神 扁豆

诒按：层层照顾，可谓虑周藻密，方中拟再加百合、沙参。

再诊 血止胃稍醒，仍以原法为主。

前方加蜜炙粟壳

另用白芨一味为丸，每朝盐花汤送下三钱

素患呕血，血止复发，现有胸痛，时时嗳气，

舌苔白腻，脉细而迟，此胃中有瘀血，挟痰浊为患也。

旋覆花 郁金 杏仁 紫菀 瓜蒌仁 代赭石 茯苓 贝母 降香 枇杷叶

诒按：血证中之变例，拟加丹参、桃仁。

血色紫而有块，此属肝火乘胃，瘀凝上泛也。仿缪仲淳法。

鲜生地 大黄醋炒 阿胶蒲黄炒 丹皮炒 黑山栀 苏子 白芍 扁豆炒 降香 枇杷叶 藕汁

诒按：此肝火冲激于血络所致，最易留瘀致病，故用药如此。若再加茜根炭、三七，似于瘀血一面，更为着力。

始由寒饮咳嗽，继而化火动血，一二年来，血证屡止屡发，而咳嗽不已，脉弦形瘦，饮邪未去，阴血已亏，安静则咳甚，劳动则气升，盖静则属阴，饮邪由阴生也，动则属阳，气升由火动也。阴虚痰饮，四字显然，拟金水六君同都气丸法，补肾之阴以纳气，化胃之痰以蠲饮，饮去则咳自减，气纳则火不升也。

生地海浮石拌炒 半夏青盐制 麦冬元米炒 五味子炒 诃子 紫石英 丹皮炭 牛膝盐水炒 怀山药炒 蛤壳打 茯苓 青铅 枇杷叶蜜炙

诒按：阴虚而兼痰饮，用药最难，须看其两不碍手处。

去秋咳嗽，些微带血，已经调治而痊。交春吐血甚多，咳嗽至今不止，更兼寒热，朝轻暮重，饮食少纳，头汗不休，真阴大亏，虚阳上亢，肺金受烁，脾胃伤戕，津液日耗，元气日损，脉沉细涩，口腻而干，虚极成劳，难为力矣。姑拟生脉六君子汤，保肺清金，调元益气，扶过夏令再议。

洋参 沙参 麦冬 五味子 扁豆 制半夏 茯神 陈皮 炙甘草

另枇杷叶露 野蔷薇露 各一杯冲服

原注 生脉散保肺清金，六君子去术，嫌其燥，加扁豆，培养脾阴，土旺自能生金也，不用养阴退热之药，一恐滋则滑肠，一恐凉则妨胃耳。从来久病，以胃气为本，经云有胃则生，此其道也。

诒按：此平正通达，调补方之久服无弊者。

咳嗽内伤经络，吐血甚多，脉不数，身不热，口不渴，切勿见血投凉。法当益胃，拟理中加味。

党参元米炒 扁豆炒焦 炙甘草 炮姜 归身炭 血余炭 丹皮炭 白芍 杏仁 陈粳米 藕节

诒按：见识老到，立方精卓。

内则阴虚有火，外则寒邪深袭，失血咳嗽，又兼三疟，病已数月，疟来心口酸痛，胸腹空豁难通，经云阳维为病苦寒热，阴维为病苦心痛。此阴阳营卫之偏虚也，拟黄芪建中法，和中藏之阴阳而调营卫，复合生脉保肺之阴，复脉保肾之阴，通盘打算，头头是道矣。

归身炭 炙甘草 大生地砂仁炒 五味子 鳖甲 黄芪 青蒿 沙参 白芍桂枝三分拌炒 阿胶 麦冬 煨生姜 红枣

诒按：正虚而兼有寒邪，故立方如是。

肝胃不和，脘痛呕酸，兼以酒湿，熏蒸于胃，胃为多气多血之乡，故吐出瘀血甚多，血止之后，仍脘中作胀，呕吐酸水，法宜调和肝胃，切戒寒凉。

制半夏 陈皮 茯苓 郁金 乌药 延胡 桃仁泥 炮姜炭 香附 鸡距子 苏梗

诒按：此与阴虚失血不同，更兼气阻湿郁，故用药如是。

少阴水亏，阳明火亢，鼻血不止，拟玉女煎合四生饮法。

生地黄 鲜地黄 龟版 石膏 知母 元参 北沙参 怀牛膝 茜草炭 血余炭 茅根汁 侧柏叶汁 鲜荷叶汁 艾叶汁

诒按：案方俱精洁不支。

虚损门

失血后，咳嗽音哑，气升则欲咳，乃肾虚不纳也。

熟地 阿胶 麦冬 沙参 川贝 紫石英 元参 藕

再诊 肾气稍纳，上气稍平，但咳尚未止，四支无力，真阴与元气虚而不复，时当炎暑，暑湿热三气交蒸，虚体最易幻变，保养为上，用景岳保阴煎。

生地 熟地 天冬 麦冬 沙参 玉竹 川贝

五味子 紫石英 阿胶 东白芍 百合煎汤代水

诒按：前方用紫石英以镇纳肾气，此方用百合以清保肺金，此用药谛当处，学者宜留意焉。

历春夏秋三季，血证屡发，诊脉虚弱，形容消瘦，年方十七，精未充而早泄，阴失守而火升，异日难名之疾，恐犯褚氏之戒，治当滋水降火，须自保养为要。

生地 阿胶蒲黄炒 麦冬 丹皮炒 山药炒 茯神 洋参 扁豆炒 茜草根 莲肉 茅根 鲜藕

诒按：案语撷古籍之华，方亦清稳。

先吐血，而后咳逆喘急，延及半载，寒热无序，营卫两亏，舌色光红，阴精消涸，不能右卧为肺伤，大便不实为脾伤，水落石出之时，难免致剧。

北沙参 茯苓 扁豆 玉竹 五味子 金石斛 川贝 百合 麦冬 功劳叶

诒按：上两案均属阴损已成之候，调治不易奏效。而此证大便不实，难进清滋，较前证更剧，然用药亦不过如此，少年自爱者，当慎之于早也。

阳维为病苦寒热，阴维为病苦心痛，阳维维于阳，阳气弱则腹痛而便溏；阴维维于阴，营阴虚则心痛而舌红也。脉微形瘦，阴阳并损，损及奇经，当以甘温。

黄芪 桂枝 当归 炙甘草 白芍 川贝 陈皮 砂仁 鹿角霜

再诊 但寒不热，便溏脉细，支体面目俱浮，悉属阳虚见象，唯舌红无苔，此属阴伤之候，但口不干渴，乃君火之色外露，治当引火归元。

附桂八味丸 加鹿角霜 党参 冬术

诒按：论病贯串，认证真切，至用药之浅深轻重，亦觉步步稳实。

先后天俱不足，痰多鼻血，阴亏阳亢之征，纳少腹疼，木旺土衰之兆，是以年将及冠，犹如幼稚之形，面白无华，具见精神之乏。治先天当求精血之属，培后天须参谷食之方。久久服之，庶有裨益，若一暴十寒，终无济也。

六君子汤去半夏 加山药 扁豆 砂仁 黑芝麻 莲肉 陈粳米

右药为末，米饮汤调服。或白洋糖汤、枣子汤调服亦可。

又丸方 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当求精血之属，治其肾也。

熟地 菟丝子 牛膝 白芍 龟版 杞子 山药 五味子 当归 杜仲 丹皮 黄柏 茯苓 鹿角胶 萸肉 天冬 泽泻

右药为末，用河车一具，洗净，煮烂，将药末捣和为丸。

诒按：煎丸两方，亦寻常调补之法，好在培补先后二天，选药精当，一丝不杂。

左寸关搏指，心肝之阳亢，右脉小紧，脾胃之虚寒，是以腹中常痛，而大便不实也。病延四月，身虽微热，是属虚阳外越，近增口舌碎痛，亦属虚火上炎，津液消灼，劳损何疑？今商治法，当以温中为主，稍佐清上，俾土厚则火敛，金旺则水生，古人有是论，幸勿为世俗拘也。

党参 于术 茯苓 甘草 炮姜 五味子 麦冬 灯心

诒按：此阴亏而虚火上炎之证也，方以理中合生脉法，温中清上，两面都到。所云土厚则火敛，金旺则水生，见理极精，非浅学所能学步。

北门之籥得守，则阳气固；坤土之阳得运，则湿浊化。湿浊化则津回，阳气固则精守。所嫌肌肉尽削，夫肌肉，犹城垣也，元气，犹主宰也，城垣倾颓，主宰穷困，是非大补元气不可。

人参 熟地 萸肉 杞子 杜仲 炙草 归身 山药 茯神 于术 陈皮 麦冬 半夏 苡蓉 谷芽炒

诒按：案语精切，此六君合景岳大补元煎之方也。脾肾两顾，用以填补则可，特嫌少灵光耳。

脾肾两虚，而湿热又甚，虽腰疼梦泄，自汗盗汗，而口腻味甜，大便溏薄，肾阴虚而不充，脾阳困而不振，进求治法，只可先运脾阳。

茅术炒黑 干姜 熟地 山药 五味 牡蛎 党参 茯神 枣仁 浮麦 红枣

诒按：此黑地黄丸加味，确合脾肾两补之法，方中干姜，宜炮黑用。

再诊 温运脾阳，补摄肾阴，仿缪仲淳双补丸法。

炮姜 牡蛎 党参 茯苓 补骨脂 熟地 杜仲

山药 首乌制 茅术制 浮麦 五味子 红枣

三诊 脾阳稍复，肾阴仍弱，节交夏至，阳盛阴衰之候，大剂养阴，以迎一阴来复，兼化湿热，以调时令之气。

熟地 生地 党参 冬术 茅术制 黄柏盐水炒 茯神 麦冬 五味 牡蛎 龙骨 杜仲

消证门

脉沉细数涩，血虚气郁，经事之不来宜也，夫五志郁极，皆从火化，饥而善食，小水澄脚如脓，三消之渐，匪伊朝夕，然胸痛吐酸，肝郁无疑，肝为风脏，郁甚则生虫，从风化也。姑拟一方，平中见奇。

川连一钱，吴黄炒 麦冬三钱，姜汁炒 蛤壳五钱 建兰叶三钱 鲜楝树根皮洗，一两

诒按：病属阴虚火旺，案中生虫一层，未免蛇足。

再诊 服药后大便之坚且难者，化溏粪而易出，原属苦泄之功，然脉仍数涩，究属血虚，而兼郁热，郁热日甚，脏阴日铄，舌红而碎，口渴消饮，所由来也，月事不至，血日干而火日炽，头眩目花带下，皆阴虚阳亢之见证，补脏阴为治本之缓图，清郁热乃救阴之先着，转辗思维，寓清泄于通补之中，其或有济耶？所虑病根深固，未易奏绩耳。

川连 黄芩 黑栀 生地 当归 阿胶 川芎 白芍 建兰叶

另大黄䗪虫丸每早晚服五丸

诒按：寓清于补，恰合病机。

三诊 诸恙皆减，唯内热未退，带下未止，经事未通，仍以前方增损。

川连 当归 洋参 白芍 女贞子 茯苓 生地 麦冬 丹参 沙苑

四诊 经云二阳之病发心脾，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风消者，火盛而生风，渴饮而消水也。先辈谓三消为火疾，久而不已，必发痈疽，余屡用凉血清火之药，职此故也。自六七月间，足跗生疽之后，所患消证，又稍加重，其阴愈伤，其火愈炽。今胸中如燔，牙痛齿落，阳明之火为剧，考阳明之气血两燔者，叶氏每用玉女煎，姑仿之。

鲜生地 石膏 知母 元参 牛膝 川连 大生地 天冬 麦冬 茯苓 甘草 枇杷叶

诒按：此亦消渴门中应有之证，不可不知。一水不能胜五火，火气燔灼，而成三消，上渴，中饥，下则溲多，形体消削，身常怕热，稚龄犯此，先天不足故也。

生地 北沙参 知母 花粉 石膏 甘草 麦冬 五味子 牡蛎 茯苓 川连

诒按：稚年患此，多在炎暑之时，其证有兼见风痉烦躁者，余尝以此法参用凉肝之品，以黄蚕茧煎汤代水，颇有效验。

诸郁门

血虚而有瘀，气虚而有滞；血虚则心跳，血瘀则少腹结块，且多淋带；气虚故无力，气滞故胸胀满也，补而化之，调而理之。

党参 川芎 茯神 陈皮 川断 归身 香附 白芍 木香 砂仁 玫瑰花

诒按：补而不滞，畅而不克，此之谓调理。此等方看似寻常，其实颇费斟酌。

营虚气郁，营虚则内热，气郁则脘胀，法以养营舒郁。

丹参 香附 川贝 茯苓 归身 枣仁 陈皮 牛膝 首乌制 续断 砂仁 红枣

诒按：此虚实互治之法。

心胸觉冷，经事数月一来，食入则腹中胀痛，寒痰气郁凝滞不通，当以辛温宣畅，遵熟料五积意。

半夏 茯苓 桂枝 苍术 白芍 川芎 丹参 归身 川朴 甘草 陈皮 枳壳 良姜

诒按：此照五积原方，去麻、桔、芷，加丹参，用药极其熨帖。

再诊 苦辛温通之剂，能调经散瘕，用之而效，益信古人言不妄发，法不妄立，在用者何如耳。

前方去良姜，加茺蔚子、砂仁。

评选环溪草堂医案中卷

无锡王泰林旭高　著
江阴柳宝诒谷孙　选评

呕哕门

胃阳虚，则水饮停；脾阳虚，则谷不化。腹中漉漉，胸胁胀满，纳入辄呕酸水清涎，或嗳腐气。以温通法，崇土利水。

炮姜 陈皮 苍术 半夏 茯苓 熟附 白术 党参 泽泻 枳实 薏仁 谷芽

诒按：中阳不运，痰湿易停，故用治中合二陈法。

胃中素有酒湿，适因斗殴恼怒，引动肝胆之火，与胃中之痰相搏，致心跳少寐，食入则呕，两手脉沉，是气郁也。用温胆加味。

半夏 石菖蒲 陈皮 甘草 枳实 枣仁 茯神 鸡距子 竹茹姜汁炒

诒按：既有木火内扰，则川连、栀、丹本不可少也。

再诊 温胆汤加沙参 川连 丹皮 旋覆花 黑栀 雪羹煎

坤土阳微湿胜，腹中不和，用平胃理中合剂。

焦术 川朴 陈皮 炙草 党参 炮姜 茯苓 延胡

原注 方中横插延胡一味，想其中兼有瘀凝也。

诒按：立方老洁。

再诊 前投温中运湿，腹中呱呱有声，朝食则安，暮食则滞，卧则筋惕肉瞤，时吐酸水，中上阳微，下焦浊阴之气上逆，病成反胃，温中不效，法当益火之源，舍时从证，用茅术附子理中汤，合真武汤意以治之。

茅术 附子 炮姜 炙草 陈皮 茯苓 生姜

诒按：较前方深一层，是亦一定步骤。

朝食暮吐，完谷不化，病成反胃，始由寒疝，腹中结块，气从少腹上攻，胃脘作痛，吐酸而起，此中下之阳气不振，肝木侮脾，脾不磨化，幽门不通，大便艰涩。法以温运通阳。

鲜茯苓漂淡去甲，一两五钱 半夏 陈皮 枳壳 沉香 柏子仁 桂心 牛膝 吴萸 干姜

腹中痛，甚则有块，平则无形，每每呕吐酸水，此属中虚，阳气不运。当与大建中汤。

党参 蜀椒 干姜 金橘饼

诒按：简明切当，如老吏断狱。

反胃而兼浮肿，小便茎中微痛，此中焦阳气不运，而下焦有湿热也。

荜拨磨汁三匙 姜汁三匙 韭根汁三匙 藕汁三匙 黄牛乳煎饮两杯

另用沉香末一钱 血珀一钱 研末分六服

再诊 《内经》云：三阳结，为之膈；三阴结，为之水。此证反胃而兼浮肿，是三阴三阳俱结也。阴阳俱结，治法极难，前方用荜拨牛乳饮，调服沉香、血珀末，拨动其阴阳俱结之气，幸反胃之势已半，是其三阳之结已解，今腹满虽宽，而腿足之肿仍若，是三阴之结犹未解也。盖太阴无阳明之阳，少阴无太阳之阳，厥阴无少阳之阳，则阴独盛于内，而阳气不通，阴气凝涩，膀胱不化，而水成焉。其脉沉细，盖重阴之象也，凡补脾崇上，温润通阳，如理中、肾气丸之属，固亦合法，然不若周慎斋和中丸之制为尤妙，以其用干姜，能回阳明之阳于脾，肉桂回太阳之阳于肾，吴萸回少阳之阳于肝，则三阳气胜，而三阴之结解，水自从膀胱出矣。

周慎斋和中丸

干姜二两切片作四分一分，用人参五钱煎汤浸拌，收干，炒黑；一分，用青皮二钱煎汤拌，炒黑；一分，用陈皮三钱煎汤拌炒黑；一分，用苏叶二钱五分煎汤

拌，炒黑 肉桂去皮一两切片作四分一分，用益智仁一钱五分研，同煮收干；一分，用泽泻二钱五分煎浓汤，同煮收干；一分，用茴香一钱五分同煮收干；一分，用补骨脂二钱五分研，同煮收干 吴萸五钱作二分一分，用薏仁五钱煎汤拌炒；一分，用青盐五钱煎汤拌，炒黄 党参元米炒，一两 茯苓焙，一两 制半夏炒，一两 甜杏仁一两 茅术三钱，用米泔同浸，煮干，去茅术

右药为末，用神曲二两磨粉，煮糊捣丸，每朝服一钱，暮服五分。用薏仁三钱、陈皮五分煎汤送下。

诒按：议论精当，方法亦清切灵活，此等方案，固自可法可传。案中论病，颇合机宜，惟所解《内经》三阴三阳等语，却与经旨不合。

气郁痰凝，胸中失旷，背寒脊痛，纳少哽噎，甚则吐出，膈证之根。

旋覆花 代赭石 桂枝 半夏 瓜蒌皮 薤白 杏仁 茯苓 竹茹

诒按：此证初起，痰气阻于上焦，故立方专从肺胃着意，以后五方，于用药层次，均能丝丝入扣。

再诊 诸恙仍然，痰稍易出。

桂枝 蒌皮 薤白 陈皮 鹿角 干姜 旋覆花 竹茹 枇杷叶

三诊 背为阳位，心为阳脏，心之下，即胃之上也，痰饮窃踞于胃之上口，则心阳失其清旷，而背常恶寒，纳食哽噎，是为膈证之根，盖痰饮属阴，碍阳故也。

川附 桂枝 薤白 丁香 杏仁 瓜蒌皮 白蔻 豆豉 神曲 旋覆花 竹茹 枇杷叶

四诊 服温通阳气之药，呕出寒痰甚多，未始不美，惟纳食未顺，哽噎之势未和，膈证之根尚在，仍以温通，再观动静。

川附 桂枝 薤白 半夏 陈皮 瓜蒌皮 杏仁 桃仁 姜汁 白蜜 韭菜根汁

五诊 上焦吐者从乎气，中焦吐者从乎积，此纳食哽噎，少顷则吐出数口，且多清水粘痰，是痰积在中焦故也。究属膈证之根，勿得轻视。

瓦楞子 白芥子 莱菔子 苏子 旋覆花 桃仁 川附 半夏 陈皮 苇茎 姜汁 白蜜

诒按：此证因痰气两阻，故用药始终如是。

痉后痰气阻滞，胃脘清阳不舒，气升作呃，纳食辄呕，已经半月，防成膈证。且与仲景法，化痰镇逆。

旋覆花 赭石 干姜 半夏 香附 赤苓 丁香 柿蒂

诒按：方案俱简当可法也。

据述病由丧子悲伤，气逆发厥而起，今诊左脉沉数不利，是肝气郁而不舒，肝血少而不濡也，右关及寸部，按之滑搏，滑搏为痰火，肺胃之气失降，而肝木之气上逆，将所进水谷之津液，熬酿为痰，阻塞气道，故咽喘胸膈之间，若有赘塞，而纳谷有时呕噎也。夫五志过极，多从火化，哭泣无泪，目涩昏花，皆属阳亢，而阴不上承之象，目今最要之证，乃胸膈咽噎阻塞，的系膈气根萌，而处治最要之法，顺气降火为先，稍参化痰，复入清佘，金清自能平木也。

苏子 茯苓 半夏 枳实 杏仁 川贝 沙参 橘红 麦冬 海蛰 竹茹 荸荠

原注 此七气汤、温胆汤、麦门冬汤三方增减，降气化痰，生津和胃。大抵病起于肝，戕及肺胃，故立方当从肺胃为主。

诒按：细勘病机，斟酌虚实，立方似觉平淡，实已惨淡经营。

七情郁结，痰气凝聚，胸膈不利，时或呕逆，证将半载，脾气大虚，前方四七、二陈，降气化痰，舒其郁结，今再参入理中，兼培中土，治标兼固本也。

四七汤夏、朴、苓、苏、姜、枣 合二陈汤 理中汤 加丁香 木香 蔻仁

诒按：此证痰气两层，必须兼到。

操劳抑郁，营虚火亢，胃液枯槁，饮食哽噎，嗌中一条如火之焚，有时呱呱作声，此气火郁结使然也，病关情志，非徒药力可瘳，宜自怡悦。

旋覆花 赭石 沙参 黑栀 茯苓 川贝 神曲 麦冬 甜杏仁 竹茹 枇杷叶

诒按：立方轻清稳适，缘病在上膈，且属气火无形，固非可以重剂邀功者也。方中焦曲可去之。

再诊 气火上逆，咽喉不利，痛至胸脘，饮食哽噎，呱呱有声，膈证已成，图之非易。况年逾六

旬，长斋三十载，胃液枯槁，草木无情，何能使之濡润？宜自开怀怡悦为佳。

前方加洋参 半夏

胃汁干枯，肠脂燥涸，所进饮食，尽化为痰，不生津血，是以纳食则吐，而痰随吐出，膈证之根渐深，高年静养为宜。

鲜苁蓉一两 茯苓 陈皮盐水炒 枳壳 青盐半夏 当归酒炒 沉香磨冲

诒按：此病已深，用药虽合，未必能愈矣。

再诊 津枯气结噎膈，苁蓉丸是主方。

前方加柏子仁炒 雪羹煎

每日用柿饼一个饭上蒸软，随意嚼咽。

吐血后呃逆，作止不常，迄今一月，舌苔白腻，右脉沉滑，左脉细弱，其呃之气，自少腹上冲，乃瘀血挟痰浊，阻于肺胃之络，而下焦相火，随冲脉上逆，鼓动其痰则呃作矣。病情并见，安可模糊，若捕风捉影，无惑乎其不效也。今酌一方，当必有济，幸勿躁急为要。

半夏 茯苓 陈皮 当归 郁金 丁香柄 水红花子七分 柿蒂二个 藕汁 姜汁

另东垣滋肾丸一钱 陈皮生姜汤送下

诒按：用煎剂以通肺胃之络阻，用丸药以降冲逆之相火，思路精细，自然熨帖。

纳食辄呕清水涎沫米粒，病在胃也，曾经从高堕下，胁肋肩膊时痛，是兼有瘀伤，留于肺胃之络，故呕有臭气。拟化瘀和胃，降逆止呕为治。

旋覆花 归须 郁金 杏仁 半夏 丹皮 查炭 茯苓 橘红 薏仁

诒按：此属初起轻浅之剂，病深者尚宜加重。

伏气门

舌干而绛，齿燥唇焦，痰气喘粗，脉象细数，无形之邪热熏蒸于膻中，有形之痰浊阻塞于肺胃，而又津枯液燥，正气内虚，恐有闭脱之变。拟化痰涤热以治其标，扶正生津以救其本，必得痰喘平，神气清，庶几可图。

羚羊角 鲜生地 元参 葶苈子 旋覆花 代赭石 苏子 杏仁 川贝 沉香 竹沥 姜汁 枇杷叶 茅根肉

另滚痰丸三钱 人参汤送下

诒按：虚实兼到，立方颇为详尽。方中药品已多，苏子、旋、赭可以去之。

再诊 头汗淋漓，痰喘不止，脉形洪大，面色青晦，舌红干涸，齿板唇焦，此少阴阴津不足，阳明邪火有余，火载气而上，肺不降而为喘，证势险危，深防厥脱。勉拟救少阴之阴，清阳明之火，益气以收其汗，保肺以定其喘，转辗图维，冀其应手为妙。

大生地海浮石拌炒 洋参 五味子 牛膝 麦冬 石膏 炙草 桑皮 川贝 陈粳米煎汤代水

另用人参一钱 煎汤冲服。

原注 此玉女煎合生脉散，盖温病以救阴为急也。

诒按：前后三案，均有齿垢唇焦见证，其胃府中有垢热可知，用玉女法清胃救肾，大致亦合，若于中稍参泄热之意，则见效更速矣。方中五味酸敛，炙草、粳米甘腻，均不相宜。

三诊 头汗稍收，痰喘稍平，脉大稍敛，但气仍急促，而心中烦躁，舌红干涸，齿垢唇焦，津液犹未回，虚阳犹未熄，上逆之气，犹未下降，虽逾险岭，未涉坦途。现今心腹似有透痞之象，是亦邪之出路，仍拟救少阴，清阳明，再望转机。

洋参 北沙参 元参 大生地蛤壳拌炒 鲜生地 五味子 麦冬 牛膝 豆卷 通草 竹叶 枇杷叶 陈粳米煎汤代水

诒按：此与前方同意。

四诊 阴津稍回，气火未平，仍宜步步小心，勿致变端为幸。

沙参 洋参 元参 生地 麦冬 鲜石斛 茯神 泽泻 石决明 天竹黄 芦根

诒按：仍以养阴之法收功。

温邪袭肺，肺失清肃，湿夹热而生痰，水载气而上逆，喘息痰嘶，舌干口腻。昨日之脉，据云弦硬，现诊脉象，小而涩数，阴津暗伤，元气渐馁，颇有喘汗厥脱之虑。夫温邪病隶手经，肺位最高，治宜清肃，痰随气涌，化痰以降气为先，气因火逆，降气以清火为要，姑拟一方，备候酌夺。

鲜斛 射干 杏仁 象贝 沙参 冬瓜子 桑皮

苏子 沉香 芦根 竹沥 枇杷叶 姜汁

原注 凡时证之脉，先大而后渐小，先强而后变弱，其热不退，而病反增者必死。此死证也，无能为力，立方用药，无甚深意。

诒按：此要诀也，最须记好。初病之脉硬大者，邪正相搏也，转为弱小，正气馁矣，而病象不退而反增，正气不能敌邪也，病日进而正日亏，不死何待？

温邪五日，舌苔干黄，壮热无汗，胸腹板满硬痛，手不可近，此属结胸，烦躁气促，口吐涎沫，防其喘厥。

瓜蒌仁 川连 枳实 柴胡 黄芩 元明粉 葶苈子 杏仁 豆豉 黑栀 大黄 皂荚子

原注 凡结胸证，最忌烦躁气促，此大柴胡、大小陷胸、栀豉汤合剂。

诒按：葶苈治痰喘之属实者，若身不热，而脉微者忌之。

再诊 下后结胸之硬满已消，而烦躁昏狂，略无定刻，舌苔干燥，渴欲饮冷，壮热无汗，邪气犹留于气分，以苦辛寒，清里达表，冀其战汗无变为幸。

豆豉 黑栀 黄芩 石膏 生草 石菖蒲 赤苓 天竹黄

另益元散五钱 薄荷汤送下

诒按：此三黄石膏汤合栀豉、鸡苏散也，幸其壮热无汗，可冀战汗，若汗出而仍壮热，则内陷矣。

三诊 战汗已得，脉静身凉，邪已解矣，舌黄未去，胃中余浊未清，尚宜和化。

豆豉炒香 黑栀 川贝炒 枳壳麸炒 连翘 赤苓 滑石 通草 竹茹

原注 凡战汗后，脉静身凉，用方大法不外乎此，总以和胃气、化湿热为主。

胸闷头痛，寒热往来，邪在少阳，有汗热仍不解，是伤于风也。舌心苔薄，边色干红，阴亏之体，邪未外达，而津液暗伤，渐有化燥之象，证经七日，中脘拒按，似欲大便，而不得出，少阳之邪，传及阳明，胃气将燥实矣。防其谵语，拟少阳、阳明两解法治之。

柴胡 黄芩 半夏 枳实 甘草 瓜蒌仁 豆豉 黑栀 桔梗 竹茹

另滚痰丸一钱五分

诒按：温邪深伏者，往往有汗不解，未必皆因于风也。少阳、阳明合病，是大柴胡证，想因将燥未燥，故不用大黄，稍用滚痰丸以示意也。

再诊 得汗得便，邪有松达之机，是以胸闷、心跳、烦懊等证悉除，而头痛略减也，虽自觉虚馁，未便多进谷食，亦未可即投补剂，但和其胃，化其邪，可耳。

豆豉炒香 豆卷 半夏 川贝炒 陈皮 赤茯神 郁金 石斛 通草 竹茹

诒按：方极妥洽。

三诊 得汗得便之后，用和胃化邪法，一剂颇安，两剂反剧，良以畏虚，多进谷食，留恋其邪，不能宣化，郁于心胃之间，湿蕴生痰，热蒸液烁，遂见烦躁、恶心、错语等证，两手寸关，脉细滑数，两尺少神，舌边干红，心苔黄腻，皆湿热郁蒸，将燥未燥，欲陷未陷之象，当此阴亏之体，能不虑其内陷乎？拟导赤泻心各半法，生津化浊，和胃清心。

犀角 川连 半夏 枳实 赤苓 鲜石斛 连翘 橘红 黑栀 生草 通草 郁金 竹茹 芦根

另万氏清心丸六分

诒按：推论病原，未尝不细意研求，但伏温之邪，每多一层，解后停一二日再造一层，且每有后一层之邪，更甚于前者，此证乃第二层之邪发作耳。观后数案，病情自明。若谓谷食恋邪，与以后病情不合矣，且不至有如此重候也。查万氏原方中，山栀、川连、郁金均已入煎剂，所少者，牛黄一味耳，且似此病情，可不必加用。

四诊 证交十二日，身热不扬，神昏、舌短，苔霉，邪入膻中，闭而不达，急急清泄芳开，希冀转机为妙

犀角 鲜生地豆豉四钱同打 连翘 元参 牛蒡子 枳实 郁金 天竹黄 石菖蒲 鲜石斛 鲜薄荷根 芦根

另紫雪丹五分

诒按：此按病情，大是可危。

五诊 神情呼唤稍清，语仍不出，邪欲达而未达也。胸胁红点稍现，迹稀不显，斑欲透而未

透也。口臭、便秘、矢气、阳明燥实复聚也。舌短心焦边绛，膻中邪火方炽也。芳香开泄之中，参与生津荡实，竭心力而图之，冀挽回于万一。

前方加沙参 生地 大黄 元明粉

诒按：服此方后，想已得有大解，气分之邪热得泄，故下方专于清营。

六诊 口臭喷人，胃火极甚，斑疹虽见，透而未足，目赤神糊，脉洪口渴，急速化斑为要，古法化斑以白虎为主，仍参人犀、地，清营解毒，再复存阴，又适合玉女煎法，未知能应手否？

鲜地豆豉同打 石膏薄荷头同打 犀角 天竺黄 知母 人中黄 麦冬 沙参 大生地 石菖蒲芦根

诒按：此方与后方，如仍加大黄以通胃府，则伏热得泄，可免后来许多周折。

七诊 目能识人，舌能出口，证势渐有生机，法以大剂存阴，冀其津回乃吉。

大生地 洋参 麦冬 鲜地 鲜斛 元参 北沙参 犀角 石膏 生草 蔗汁

诒按：至此始有转机，亦险矣哉。

八诊 黑苔剥落，舌质深红，阴津大伤，燥火未退，左脉细小，右脉洪数，是其征也。此际阴伤火旺，少阴不足，阳明有余，唯景岳玉女煎最合，一面泻火，一面存阴，守过三候，其阴当复。

鲜生地 石膏 元参 洋参 知母 生草 大生地 沙参 黑栀 连翘 芦根

诒按：有形之垢已去，无形之热犹存，用药仍宜虚实兼顾，不敢稍忽也。

九诊 频转屎气，咽喉干燥，燥则语不出声，此阳明燥火熏蒸，津不上承，重救其阴，兼通其府，再商。

大生地一两 鲜生地一两 沙参一两 麦冬三钱 海参二两 元参五钱 大黄酒浸二钱 元明粉三钱 生草四分

诒按：此吴鞠通增液承气法也，因府中垢热又聚，故用药如此。如前第六、七方中，仍兼大黄用之，则无此波折矣。海参腥秽，不堪入口，拟去之，仍加洋参、石斛。

十诊 下后阴液未回，急当养阴醒胃。

大生地 洋参 茯苓 橘红 麦冬 石斛 北沙参 元参 谷芽 蔗皮

十一诊 耳聋无闻，舌干难掉，阴津大伤，用复脉法。

大生地 阿胶川连末拌炒 麦冬 洋参 炙甘草 元参 鸡子黄

诒按：热去阴伤，此后可专意养阴矣，然耳聋未聪，则阴经尚有余热未泄也。

十二诊 迭进滋阴大剂，生津则有余，泻火则不足，今交三候，齿垢退而复起，神色已清，非阴之不复，乃燥火未清耳。贤者，观过知仁；智者，见微知著。今当转笔，法取轻清。

洋参 枳壳麸炒 川贝 橘红盐水炒 枣仁猪胆汁炒 赤苓 川连盐水炒 竹茹 雪羹煎

诒按：此方用意，不甚亲切，缘此时，仍宜养阴泄热，两层兼到，方合病机。

十三诊 诸恙向安，每啜稀粥，必汗出沾濡，非虚也，乃津液复而营气敷布周流也。小便涩痛，余火未清，惟宜清化而已。

冬瓜仁 甜杏仁 鲜石斛 黑栀 甘草梢 生谷芽 通草

诒按：小便涩痛，宜参导赤各半法，加生地、木通、连、柏。

十四诊 病退之余，日间安静，至夜发热神糊，乃余热留于营分也，小便热痛，心火下趋小肠，仿病后遗热例，用百合知母滑石汤合导赤散

鲜生地 木通 甘草梢 竹叶心 川百合 知母 滑石 泉水煮汤煎药

诒按：病后余波，亦题中应有之义，方亦轻清合度。

伏邪挟积，但热不寒，头痛鼻血，便泄稀水，表里两窒，而热甚于里，拟清里解表法。

葛根芩连汤加豆豉 连翘 枳实 黑栀

原注 鼻血、便泄稀水，知其为热，不用犀角者，其舌苔白也；不用大黄者，其脘腹按之不痛也。

诒按：此证专意解表，想因未得汗解故也。

阴虚挟湿之体，感受时令风邪，初起背微恶寒，头略胀痛，欲咳不爽，发热不扬，舌苔白腻，大便溏泄，此其常候也，峻投消散，暗劫胃津，以

致饥而欲食，嗜卧神糊，呃忒断连，斑疹隐约，证方八日，势涉危机。阅周先生方，洵称美善，鄙意僭加甘草一味以和之，其生津补中之力，未始非赞襄之一助也。若云甘能滋湿，甘能满中，孰不知之，须知苔薄白而光滑，胸不满而知饥，乃无形湿热，已有中虚之象，此叶氏所以深戒苦辛消克之剂也，幸知者察焉。

牛蒡子 石菖蒲 前胡 橘红 郁金 桔梗 大竺黄 川贝子 神曲 连翘 甘草 薄荷 竹茹 枇杷叶

诒按：审证精细，论亦透彻。苔白滑而光亮无津，此湿蕴津伤之候，专投香燥，每每涸液增变，案中议论，洵属阅历之言。

再诊 证逾旬日，的系温邪挟湿，病在气营之交，苔白腻而边红，疹透点而不爽，寐则谵语，寤则神清，呃声徐而未除，脉象软而小数。周先生清营泄卫，理气化浊，恰如其分，僭加一二味，仍候主裁。

犀角 天竺黄 川连盐水炒 橘红 鲜薄荷根 连翘 牛蒡子 通草 柿蒂 青盐半夏 丁香 竹茹 茅根 枇杷叶

三诊 热处湿中，神蒙嗜卧，呼之则清，语言了了，验舌苔之白腻，参脉象之软数，知非热陷膻中，乃湿热弥漫于上焦，肺气失其宣布耳。呃尚未除，胃浊未化，拟从肺胃立法。

旋覆花 代赭石 冬瓜子 射干 杏仁 川贝 桔梗 郁金 橘红 沙参 通草 竹茹 茅根 枇杷叶

诒按：论病清切。此时若误认入营，而投清营之品，则邪机愈遏，而增病矣。以中虚阴弱之体，患温邪挟湿之病，过投辛燥，则阴涸，过与消克，则中伤。若回护其虚，又恐助浊增病，此等证用药最难，观前后六案，论病亲切，用药清灵，疏邪扶正，虚实兼顾，自非老手不办。

四诊 呃忒已除，舌苔稍化，欲咳不扬，仍以前法加减。

前方去赭石 加蛤壳 赤苓 雪羹煎

五诊 前方去旋覆花 射干 桔梗 加豆卷

六诊 便泄数次，粘腻垢污，胃浊以下行为顺，未始不美，故连日沉迷嗜卧，昨宵便惺惺少寐，但少寐则神烦，自觉有不安之象，且屡起更衣，愈觉倦乏不堪耳，今便泄未止，舌苔仍白，身热已和，酒客中虚湿胜，拟和中化浊，仿子和甘露饮。

野于术 洋参 赤苓 泽泻 滑石 藿香 鸡距子 葛花 木香 橘红 通草 竹茹

七诊 病已退，湿未楚，前方加减。

前方加参须 神曲 谷芽

凡证于阴阳虚实，疑似之间，最当详审。此证音低、神倦似虚，而便泄臭水、中脘按痛，实也。肢冷脉细，似阴，而小便热痛，阳也。至于舌白谵语，乃痰蒙火郁之征，而日暮烦躁，为阴虚阳盛之兆。鄙意百般怪证，多属乎痰，痰蒙火郁，清化不解，须从下夺，即使正虚，而虚中夹实，亦当先治其实耳。

羚羊角 天竺黄 石菖蒲 胆星 鲜石斛 茯神 橘红 郁金 竹沥 姜汁

另滚痰丸

诒按：议论明快，立方切实，的是此道中高手。

再诊 风火炽盛，痰迷窍络，神昏不语，耳聋目张，痉厥之兆立至。证届两候，正在关节之期，勉拟一方，以尽人事。

犀角 羚羊角 鲜石斛 鲜生地 石决明 茯神 天竺黄 石菖蒲 元参 胆星

三诊 无形之风火鸱张，故神识昏蒙不醒，而有形之痰浊上泛，故舌苔反见浊厚，清开不应，拟进苦泄，再望转机。

川连 枳实 胆星 半夏 石决明 橘红 赤苓 滑石 竹沥 姜汁 羚羊角

另当归龙荟丸

四诊 有汗发痉，谓之柔痉，痉盛神昏，风淫火炽极矣。夫内风多从火出，欲熄其风，先须清火，欲清其火，必须镇逆。考古有风引汤一法，多用石药，其原论云：痉发不止，医不能疗，风引汤主之。良由风火炽盛，草木诸药，不能平旋动之威，非用石药之慓悍滑疾者，不足以胜之。故曰医不能疗也。病极凶危，医宜尽力，其然其否，尚祈高明裁正。

石膏 寒水石 紫石英 灵磁石 紫蛤壳 滑

石 石决明 生地砂仁拌炒 阿胶赤石脂拌炒 钩钩 牛膝炭 竹沥 姜汁

诒按：叠进清火豁痰三方，而病势未平，仍有昏痉之状，不得已而出此方。窃思温邪乃伏气内发之病，每多已发之邪，化热而为痉厥，未发之邪，仍旧郁伏不动，及外一层，经清化而解，然后内伏之邪，再逐层外露，故于清化之后，再用透托者有之，再用下泄者有之，再用清营通络者亦有之，此证病情如此，疑其尚有伏邪在内所致。《金匮》风引汤所治之证，究与时邪发痉之证有别，姑存之，以备一法可也。

素有肝胃病，适挟湿温，七日汗解，八日复热，舌灰唇焦齿板，口渴欲得热饮，右脉洪大数疾，左亦弦数，脘中仍痛，经事适来。静思其故，假令肝胃病，木来乘土，气郁而痛，若不挟邪，断无如此大热，又大便坚硬而黑，是肠胃有实热，所谓燥屎也。考胃气痛门，无燥屎证，惟瘀血痛门有便血，而此证无发狂妄喜之状，又断乎非蓄血也，渴喜热饮，疑其有寒似矣，不知湿与热合，热处湿中，湿居热外，必饮热汤，而湿乃开，胸中乃快，与真寒假热不同，再合脉与唇观之，其属湿温挟积无疑，《伤寒大白》云：唇焦为食积。此言诸书不载，可云高出千古。

豆豉 郁金 延胡 山栀 香附 瓜蒌皮 连翘 赤苓 竹茹

外用葱头十四个，盐一杯，炒热熨痛处。

原注 病本湿温挟食，交候战汗而解，少顷复热，为一忌；汗出而脉躁疾者，又一忌；适值经来，恐热邪陷入血室，从此滋变，亦一忌。故用豆豉以解肌，黑栀以清里，一宣一泄，祛表里之客邪。延胡索通血中气滞、气中血滞，兼治上下诸痛；郁金苦泄以散肝郁，香附辛散以利诸气，二味合治妇人经脉之逆行，即可杜热入血室之大患。瓜蒌通府、赤苓利湿，加竹茹、连翘，一以开胃气之郁，一以治上焦之烦。外用葱、盐热熨，即古人摩按之法，相赞成功。

诒按：此等证最易混淆，案语层层搜剥，可谓明辨以晰，惟既见挟积，方中似应加用枳实、山查。此证汗解复热，凡伏气发温，逐层外出之证，往往有此，不必疑其别有他邪也。用药两疏表里，大致亦合。惟既见舌灰唇焦，则中焦有浊积无疑，疏里之药，尚宜加重，倘苔灰而燥，即大黄亦可用也。

再诊 服药后大便一次，色黑如栗者数枚，兼带溏粪，脘痛大减，舌霉唇焦俱稍退，原为美事，惟脉数大者，变为虚小无力，心中觉空，是邪减正虚之象，防神糊痉厥等变。今方九日，延过两候乃吉。

香豉 青蒿 沙参 赤芍 川贝 郁金 黑栀 竹茹 稻叶 金橘饼

诒按：大解后热平，脉转弱小，倘内伏之热邪已净，或稍有余热，而不甚重，则从此各候俱平，只须清养而已，若停一二日，伏邪再炽，则脉随病变，或仍转数大亦未可知。若热势盛而脉虚小，是邪盛正虚之重候，仍当随见证治之，不得以九日两候等语为凭也。

暑病门

素有痰饮咳嗽，今夏五月，曾经吐血，是肺受热迫也，兹者六七日来，伏暑先蕴于内，凉风复袭于外，病起先寒栗而后大热，热势有起伏，表之汗不畅，清之热不退，所以然者，为痰饮阻于胸中，肺胃失其宣达故也。夫舌色底绛，而望之粘腻，独舌心之苔，白厚如豆大者一瓣，此即伏暑挟痰饮之证，而况气急痰嘶乎？据云廿六日便泄数次，至今大便不通，按腹板窒，却不硬痛，小水先前红浊，今则但赤不浑，此乃湿热痰浊，聚于胸中，因肺金失降，不能下达膀胱，故湿浊不从下注，而反上逆，为痰气喘嘎之证也。病机在是，病之凶险亦在是，当从此理会。涤痰泄热，降气清肺，乃方中必需之事，但清肃上焦，尤为要务耳。

葶苈子 枳实 郁金 杏仁 羚羊角 川贝 胆星 连翘 赤苓 竹沥 姜汁 枇杷叶 滚痰丸绢包入煎

诒按：案语精当，方药亲切，迥殊率尔操觚。

暑乃郁蒸之热，湿为濡滞之邪，暑雨地湿，湿淫热郁，唯气虚者受其邪，亦惟素有湿热者感其气，如体肥多湿之人，暑即寓于湿之内，劳心

气虚之人，热即伏于气之中，于是气机不达，三焦不宣，身热不扬，小水不利，头额独热，心胸痞闷，舌苔白腻，底绛尖红，种种皆湿遏热伏之征，显系邪蕴于中，不能外达，拟以栀豉上下宣泄之，鸡苏表里分消之，二陈从中以和之，芳香宣窍以达之，冀其三焦宣畅，未识得奏微功否？

六一散 黑栀 薄荷 豆豉 半夏 陈皮 石菖蒲 赤苓 郁金 蔻仁 通草 竹茹 荷梗

诒按：议论亲切，用药得轻、清、灵三字之妙

再诊 形体丰肥者必多湿，肌肉柔白者必气虚。况暑病必有湿邪遏伏，中气受戕，前用微苦微辛，宣通三焦，服后大便通调，胸中宽畅，原得小效，要知湿性濡滞，本难霍然即愈，若用辛雄燥湿，苦寒泄热，是亦一法，然恐非肥白气虚者所能胜任，拙见仍守前法，勿存欲速之心，反致耗气之弊，惟高明裁之。

前方去薄荷 加杏仁

三诊 白苔渐退，而舌心反见裂纹，是湿转燥矣，不饥不思食，小便仍不爽利，余热犹滞，三焦之气未尽宣达也，三焦者，一气之周流，而各司其职，上焦主纳而不出，下焦主出而不纳，中焦则输其出纳，清阳出上窍，浊阴走下窍，三焦自协于平，今议从中升降其上下，所谓升降者，亦升其清而降其浊耳。

葛根 杏仁 赤苓 陈皮 紫菀 苡仁 川贝炒黄 泽泻 血珀 竹茹 大麦 稻叶

外有寒热起伏之势，里有热结痞痛之形，上为烦懊呕恶，下则便泄溏臭，此新邪伏邪，湿热积滞，表里三焦同病也，易至昏呃变端。拟从表里两解，佐以芳香逐秽，冀其转机为炒。

柴胡 瓜蒌仁 黄芩 半夏 赤芍 蔻仁 枳实 石菖蒲 大黄 川连 郁金

诒按：颇合病机，药品亦切实不腻。

再诊 投两解法，得汗得便，竟得安然两日，昨已起床、照镜、启窗、看菊，须臾之间，渐渐发热，热甚神糊，两目上视，几乎厥脱，迨至黄昏，神识渐清，热势渐减，然脉沉不起。据述热时舌色干红，热退舌色黄腻，此乃湿遏热炽，将燥未燥，但阳证阴脉，相反堪虞。勉议河间甘露饮子，于涤热燥湿之中，更藉桂以通阳，苓以通阴，复入草果，祛太阴湿土之寒，知母清阳明燥金之热，未识得奏肤功否？

寒水石 石膏 茯苓 泽泻 茅术 桂枝 葱白头 猪苓 草果 知母 姜汁

诒按：此是正气已衰，余邪复聚之证，所拟之方，大致颇合，但嫌药味粗犷，未能丝丝入扣耳。

年过花甲，病逾旬日，远途归家，舟舆跋涉，病中劳顿，雪上加霜，欲询病原，无从细究。刻诊脉象沉糊，神识蒙昧，舌强色白，中心焦燥，身热不扬，手足寒冷，气短作呃，便泄溏臭。凭理而论，是属伏邪挟积，正虚邪陷之象，深恐有厥脱之虞。勉酌一方，还祈明正。

人参 大黄 附子 柴胡 半夏 茯苓 陈皮 黄芩 丁香 当归 枳实 柿蒂 泽泻 竹茹

诒按：虚寒积热，层层照顾，处处着力，此等方非学力极深者不能下笔。

再诊 证势尚在险重，拟方再望转机。

柴胡 桂枝 人参 白芍 半夏 川连姜汁炒 枳实 丁香 橘皮 炙草 蔻仁 竹茹

三诊 伏暑化燥，劫津动风，舌黑唇焦，鼻煤齿燥，神识昏糊，手指牵引，今早大便自通，据云病热略减，然两脉促疾无伦，阴津消涸，邪火燎原，仍属险象。

鲜生地 鲜石斛 犀角 元参 钩钩 连翘 天竹黄 北沙参 通草 芦根 竹叶 羚羊角 六一散 枇杷叶

另珠黄散冲服

诒按：幸得大便自通，尚有一线生机。

伏暑为病，湿热居多，阴虚之体，邪不易达，此其常也。然就阴虚而论，大有轻重之分，须知此证，虚亦不甚，邪亦不多，即据耳鸣眩悸，苔浊胸痞，微寒微热，脉形弦数，立方未便着手，大补亦不可重剂，攻邪但得脉情无变，可保无虞。慎勿徒自惊惶，反增他变。

洋参 茯神辰砂拌 甘菊 蔻仁 陈皮 青蒿 钩钩 刺蒺藜 半夏 秫米 豆卷 竹茹

诒按：不沾沾于补虚，不斤斤于泄邪，而所用药品，按之证情，无不丝丝入扣，所谓成如容

易却艰辛，非学识两深者不易办此。

余邪余积，虽留恋而未清；元气元阴，已耗损而欲竭。暂停苦口之药，且投醒胃之方。化滞生津，忌夫重浊；变汤蒸露，法取轻清。效东垣而化裁，希弋获以图幸。

清暑益气汤 加荷叶 稻叶

蒸露一日，温饮四五小杯

诒按：伏暑久淹，正虚邪恋，胃弱不胜重药者，此法当仿。

疟疾门

伏邪挟积，阻塞中宫，疟发日轻日重，重则神糊烦躁，起卧如狂，此乃食积蒸痰，邪热化火，痰火上蒙，怕其风动痉厥，脉沉实，而舌苔黄，邪积聚于阳明，法当通下。仿大柴胡例。

柴胡 黄芩 川朴 枳实 瓜蒌仁 半夏 大黄

诒按：脉舌与证合参，大柴胡是的对之药。

再诊 下后热净神清，竟若脱然无恙，惟是病退太速，仍恐变幻莫测，拟方再望转机。

川连姜汁炒 半夏 陈皮 豆豉 黄芩 枳实 瓜蒌仁 郁金 神曲 竹茹

原注 病退太速，仍恐变幻，老炼之言宜省。凡下后方法，总以泻心加减，仍用瓜蒌、枳实，想胸痞未舒，舌苔未化耳。

三诊 昨日疟来，手足寒冷，即时腹中气胀，上塞咽喉，几乎发厥，但不昏狂耳。此乃少阳疟邪，挟内伏之痰浊，上走心胞为昏狂，下乘脾土为腹胀。前日之昏狂，病机偏在阳明，故法从下夺。今腹胀、舌白、脉细，病机偏在太阴，法当辛温通阳，转运中枢为要矣。随机应变，急者为先，莫谓用寒用热之不伴也。

干姜炒黄 陈皮 茯苓 草果 熟附 川朴 蔻仁 槟榔 丁香 通草

原注 前方用寒，后方用热，随证用药，转换敏捷，不避俗嫌，的是一腔热血。

诒按：此人必中气素虚，故痰浊乘虚上僭也。

四诊 投果附达原、神香、二陈合剂，服药后，喉中汩汩有声，上逆之气即平，腹胀遂松，今脉缓大，神气安和，腹中微觉胀满，痰多粘腻，脾脏阳气虽通，寒湿痰涎未化，仍从前法，轻减其制。

前方去附子 槟榔 加大腹皮 半夏

五诊 腹中之气稍平，湿热余邪未尽，所以微寒微热，仍归疟象，头胀身疼，知饥能食，法拟疏化，兼调营卫。

青蒿 豆卷 半夏 陈皮 谷芽 秦艽 神曲 茯苓 姜 枣

陈无择云：疟家日久，必有黄痰宿水，聚于胸腹膈膜之中，须得脾土旺，而后宿水自行，元气复，而后湿痰自化。余见久疟，有泄水数次而愈者，即宿水自行之效也。

六君子汤加炮姜 木香 神曲 砂仁

诒按：前曾见治老疟之法，用逐痰泻水之药，入鸡子中煮服，得泄黄水即愈，其意与此正同，但用药有虚实之分耳。

三疟久延，营卫两伤，复因产后，下焦八脉空虚，今病将九月，而疟仍未止，腹中结块偏左，此疟邪留于血络，聚于肝膜，是属疟母，淹缠不止，虑成疟劳，夏至在迩，乃阴阳剥复之际，瘦人久病，最怕阴伤，趁此图维，迎机导窾，和阳以生阴，从产后立法，稍佐搜络，以杜疟邪之根。

制首乌 杞子 地骨皮 当归 白芍桂枝炒 冬术 川芎 青皮 香附 乌梅

另鳖甲煎丸

原注 用四物汤去地，换首乌，从产后血分立脚。

再诊 疟久结癖，夏至前投和阳生阴，通调营卫，参人搜络方法，节后三疟仍来，但热势稍减，癖块略小，然口渴心悸，营阴大亏，情怀郁勃，多致化火伤阴。木曰曲直，曲直作酸，疟来多沃酸水，盖肝木郁热，挟胃中之宿饮，上泛使然。夫养营阴，须求甘润，理肝郁，必用苦辛，久疟堪截，癖块宜消，唯是体虚胃弱，诸宜加谨为上。

党参 鳖甲醋炒 当归 茯神 枣仁 香附 川连吴萸炒 冬术 陈皮 牡蛎 三棱醋炒

诒按：因病化裁，颇不沾滞。方中白芍似不可少。

另用川贝一两 半夏一两 知母一两 研末，姜

汁、醋各半，泛丸。每服三钱，开水送下。

诒按：此半贝丸成法也，增入知母一味，嫌其偏于凉润，尚有可商。

但寒不热，此为牝疟，柴胡桂枝汤主之。

柴胡 桂枝 干姜 半夏 陈皮 茯苓 川朴 草果 炙草 姜 枣

再诊 疟发间日，但寒不热，口腻多涎，乃寒痰郁于心下，阳气不得宣越故也。

蜀漆 桂枝 半夏 陈皮 茯苓 羌活 石菖蒲

另用独头蒜一个 黄丹一钱 雄黄五分 共捣丸，朝向东方服。

三诊 舌白腻闷，背寒独甚，拟宣通阳气，以化痰浊。

麻黄 桂枝 杏仁 炙草 半夏 茯苓 陈皮 鹿角霜 石菖蒲

原注 以上三方，皆《金匮》法。

四诊 疟止，当和胃气。

半夏 茯苓 甘草 陈皮 白蔻 姜 枣

诒按：牝疟不多见，大略由乎阳虚痰聚，阻遏邪机，不得外越所致，用药总以通阳宣浊为主。

少阳过升，阳明失降，疟来烦闷痞呕，当变柴胡之制，而为泻心之法，和阳明即所以和少阳也。

川连姜汁炒 半夏 陈皮 薤仁 藿梗 生姜 竹茹姜汁炒

原注 此病舌色，左半边光红，右半边白苔，湿滑如水晶粉团之色，因过服柴胡升阳，以劫其营，而痰浊又变于胃，以致痞呕，故用泻心之法，初用生姜一片，无效，后加至三片，痞呕乃止，疟亦不来。

诒按：用古法而能通其意，心灵手敏，此为善读书人。

素有痰饮咳嗽，近复凉风外薄，食积内停，寒热似疟，脉弦数，额角痛，胸脘痞胀，大便不通，是有表复有里也，拟以疏里解表。

柴胡 黄芩 半夏 枳实 川朴 大腹皮 橘红 竹茹

诒按：立方用药，不深不浅，如初拓黄庭，恰到好处。

再诊 脉弦数，两手掌心独热，大便五日不通，舌苔薄白不黄，燥屎尚未全结，欲通其腑，缓法为宜。

川连姜汁炒 枳实麸冲 薏仁研 半夏 莱菔子炒 竹茹

诒按：先用缓法通腑，此亦病机所在，不可不知。

黄瘅[1]

三疟止而复作，腹满平而又发，今目黄脉细，面黑溺少，防延黑瘅，然瘅而腹满者难治，姑与分消。

茵陈 山栀 赤苓 滑石 陈皮 大腹皮 附子 通草 麦芽 瓜蒌皮

再诊 面色黧黑，腹满足肿，脉沉而细，此脾胃之阳不化，水湿阻滞于中，证防增重，且与通阳渗湿。

肉桂去粗皮研，五分 茯苓 猪苓 泽泻 大腹皮 白术 川朴 广皮 神曲 细辛 麦芽 香附

诒按：此肉桂五苓散加味，温中疏湿，前人所谓阴黄，想即指此等证而言。

两目及身体皆黄，小便自利而清，此属脾虚，非湿热也，名曰虚黄。

黄芪四两 白芍三两 地肤子二两 茯苓四两 酒浸服

诒按：此瘅病中另自一种，以小便清利为据，证不多见，录之以备一格。

伏暑湿热为黄，腹微满，小便利，身无汗，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

麻黄 连翘 豆豉 茵陈 赤苓 川朴 枳壳 通草 神曲 杏仁 赤小豆煎汤代水

诒按：此湿热在表而无汗者。

面黄无力，能食气急，脱力伤脾之证也。用张三丰伐木丸加味。

皂矾一两，泥土包固，置糠火中，煅一日夜，取出，候冷，矾色已红，去泥土净 川朴五钱 茅术一两，米泔浸切炒 制半夏一两 陈皮二两，盐水炒 茯苓一两 炙甘草五钱

共研细末，用大枣肉煮烂为丸，每服二钱，

井水送下。饮酒者，酒下。此方颇效。

诒按：此方以皂矾为君，合以平胃、二陈，明为消除垢积之剂。案云脱力伤脾，便与此方不合，当云脱力脾困，瘀湿不化，乃合。然此方用之颇灵，其攻效自不可掩。

痹气门[1]

胸中为阳之位，清阳失旷，则胸痹而痛，下午属阴，故痛甚也，用苓桂术甘汤加味。

茯苓 甘草 桂枝 白术 瓜蒌 薤白 半夏 陈皮 干姜 白蔻

诒按：方药均亲切不浮。

再诊 胸痹痰饮，脘痛，甚则呕酸，脉细，胃阳不布，先以通阳。

吴萸 干姜 白蔻 炙草 桂木 瓜蒌 薤白 枳实 半夏 茯苓 陈皮

诒按：胸脘阳微而窒，立方兼治上中，而以中焦为主。

三诊 胸痹腹痛，夜甚昏安，清阳不振，浊阴僭逆，法必通阳。

党参 茯苓 冬术 炙草 陈皮 半夏 桂木 川椒 干姜 川附

诒按：此六君加桂附姜椒也，用药可谓切实矣。

脘腹痛门

肝胃气痛，痛久则气血瘀凝，曾经吐血，是阳明胃络之血，因郁热蒸迫而上也，血止之后，痛势仍作，每发于午后，诊脉小紧数，舌红无苔，乃血去阴伤，而气分之郁热，仍阻于肝胃之络，而不能透达。宜理气疏郁，取辛通而不耗液者为当。

川楝子 延胡 郁金 香附 茯苓 陈皮 旋覆花 山栀姜汁炒 白蒺藜壳 左金丸

诒按：方法轻灵，自然中病。

肝气与饮邪，相合为病，脘腹作痛，呕吐酸水，拟苦辛泄木，辛温蠲饮。

川连吴萸炒 陈皮 木香 丁香 蔻仁 干姜 川楝子 延胡 香附 川椒

诒按：肝气病兼证最多，须看其立方融洽处。

脉双弦，有寒饮在胃也，脘痛吐酸，木克土也，得食则痛缓，病属中虚，当和中泄木祛寒，小建中汤加味主之。

白芍 桂枝 干姜 炙草 半夏 橘饼 川椒 党参 白术

诒按：大小建中合剂，方药稳切。

脘痛，肢冷脉伏，头汗淋漓，防厥。

金铃子 五灵脂 延胡 旋覆花 赭石 乳香 没药 丁香 蔻仁 香附

诒按：此肝气挟瘀之证，故立方如此。

再诊 脘痛，甚则防厥。

姜黄 半夏 陈皮 茯苓 香附 吴萸 旋覆花 赭石 蔻仁

肝木挟下焦水寒之气，乘于脾胃，脘痛攻胁，呕吐酸水，脉细而弦，拟温中御寒，扶土抑木方法。

炮姜 川椒 吴萸 党参 桂枝 白芍 白术 茯苓 香附 砂仁

诒按：此肝气挟感寒治法，用药颇精到。

素有肝胃气痛，兼有寒积，脘痛胀满，痛及于腰，刻不可忍，舌苔白腻，渴不欲饮，大便似利不利，脉象沉弦而紧，按证恐属脏结，颇为险候，非温不能通其阳，非下不能破其结，仿许学士温脾法。

干姜 附子 肉桂 川朴姜汁炒 枳实 大黄

再诊 脘腹胀满上至心下，下连少腹，中横一纹，如亚腰葫芦之状，中宫痞塞，阴阳格绝，上下不通，势频于危，勉进附子泻心法，通阳以泄浊阴，冀大便得通为幸，否则恐致喘汗厥脱，难以挽回。

附子 川连姜汁炒 川朴姜汁炒 大黄酒浸 长流水煎

再服备急丸干姜、大黄、巴豆霜七粒，砂仁汤下。

三诊 两投温下，大便仍然不通，胸腹高突，

---

[1] 门：原缺，据本书前后文例补。

汤水下咽辄呕，肢渐冷，脉渐细，鼻煽额汗，厥脱堪忧，按结胸脏结之分，在乎有寒热无寒热为别，下之不通，胀满愈甚，乃太阴脾脏受戕，清阳失于转运，崔行功有枳实理中一法，取其转运中阳，通便在是，挽回厥脱亦在是。

人参 枳实 炮姜 川附 陈皮 冬术

诒按：两投温通重剂，不得小效，枳实理中力量不及前方之大，恐未必能奏效也。阅《夜话录》中所载一证，与此相似，治之未效，后拟用温药下来复丹。未及试用，正可与此参观。

二四年来，腹痛常发，发则极甚，必数日而平，此脾脏有寒积，肝经有湿热，故痛发则腹中觉热，拟温脾法兼佐凉肝。

金铃子 延胡 陈皮 茯苓 白术 川椒 干姜 白芍吴萸炒 神曲 砂仁

再诊 腹中寒热错杂而痛，古方越桃散最妙，变散为丸，常服可耳，稍为加减，以合体气。

干姜 山栀 吴萸 白芍 炙草

共为末，神曲糊丸，每服三钱，开水送下。

原注 越桃散唯姜、栀二味，加吴萸、白芍者，复以戊己法也；甘草者，取其调和也。

诒按：病邪错杂，用药却须一线乃佳，如此丸方，即合法也。

腹痛便溏，脾阳弱也；周身疼痛，卫阳弱也。补中土，益卫气，黄芪建中汤主之。

黄芪 桂枝 白芍 白术 炙草

诒按：方案俱老到。

便血之后，余瘀凝于肝络，余热留于小肠，故少腹疼而小便热痛也。化瘀泄热为治。

桃仁炒黑 丹皮 鲜生地 木通 黑栀 滑石归身 查炭 生蒲黄 新绛

另回生丹一粒

诒按：理法双清。

用五积合通圣温通散寒，便通而痛未止，脉迟，喜食甜味，痛在当脐，后连及腰，身常懔懔恶寒，此中虚阳弱，寒积内停，拟通阳以破其沉寒，益火以消其阴翳。

四君子去甘草 加肉桂 附子 木香 乌药 茯苓 元明粉

诒按：方中元明粉一味，不甚妥洽，拟去之。

疝气门

中阳虚弱，厥阴寒疝僭逆，腹痛筋急，大便坚结，痛甚则呕吐，拟大建中汤。

川椒 炮姜 党参 附子 半夏 橘饼

诒按：此寒疝证之偏于虚者，故用药专于温理。

寒湿伏于厥阴，久则化热，两胯凹筋胀，左睾丸偏坠，发作则身有寒热，而囊皮肿胀出水，此谓湿疝也，屡发不已，防有囊痈之变。

川楝子巴豆二枚同炒焦去豆，三钱 茴香盐水炒 吴萸 黄柏 查炭 黑栀 橘核 萆薢 荔枝核

诒按：湿郁则化热，故须寒热互用，既属湿疝，似宜参用苍术、苡仁燥湿之品。

又疝气方

川楝子巴豆七粒同炒焦去豆，五钱 小茴香盐水炒，三钱 青皮炒，三钱 木香晒不见火，三钱 当归酒炒，三钱 全虫酒洗炙，七个 昆布漂淡炒，三钱 查炭三钱

共研末，用韭汁一杯 葱头汁一杯 丝瓜络煎浓汁二两泛丸。每日服一钱。

诒按：此方温肝通阳，驱邪理疝，用意颇佳，可以为法。

子和论七疝都隶于肝。近因远行劳倦，奔走伤筋，元气下陷，其疝益大。盖筋者，肝之合也，睾丸者，筋之所聚也，大凡治疝，不越辛温苦泄，然劳碌气陷者，苦泄则气益陷，当先举其陷下之气，稍佐辛温，是亦标本兼治之法。

补中益气汤加茯苓 茴香 延胡 全蝎 木香

又丸方

党参 白术 茯苓 吴萸 乌药 川楝子 木香 茴香 当归 从蓉 枸杞

诒按：论病亲切不浮。

癥瘕门

前年秋季患伏暑，淹缠百日而愈，病中即结癥积，居于左胁之下，入春以来，每至下午必微热，清晨必吐痰，食面必溏泄，此必当时热邪未

尽，早进油腻面食，与痰气互相结聚于肝胃之络，当渐消之，否则或胀或鼓，均可虑也。

柴胡盐水炒 青皮巴豆同炒黄去豆，一两 三棱醋炒，五钱 雄黄一两 大黄皂荚子三粒同炒黄去子，一两 莪术醋炒，五钱

右药为末，神曲糊丸，每服一钱，橘红汤下。午后服六君子丸三钱

诒按：用药思路可取。

少腹两旁结块，渐大渐长，静则夹脐而居，动则上攻至脘，旁及两胁，八九年来如是，据云当年停经半载，皆疑为孕，及产，多是污秽臭水，嗣后遂结此块，想系水寒气血，瘀聚而成，当溯其源，而缓图之。

甘遂面包煨，三钱 香附盐水炒，一两 三棱醋炒，一两 莪术醋炒，一两 桃仁炒，五钱 肉桂另研，一钱 五灵脂醋炒，五钱 地鳖虫酒浸，廿一个 川楝子巴豆七粒同炒去豆，五钱

共研末，炼蜜为丸，每服十丸，一日三服。

诒按：久病缓攻，方法颇稳。

脐以上有块一条，直攻心下作痛，痛连两胁，此属伏梁，为心之积，乃气血寒痰，凝聚而成，背脊热而眩悸，营气内亏，法以和营化积。

当归 半夏 瓦楞子 香附 丹参 茯神 陈皮 木香 川楝子 延胡 砂仁

诒按：方亦平稳熨帖。

再诊 投和营化积，伏梁之攻痛稍缓，而脊背之热亦减，久延络虚，当以缓图，无事更张，仍从前制。

前方去茯神 瓦楞子 木香 加茯苓 玫瑰

肝之积在胁下，名曰肥气，日久撑痛，痼疾难图。

川楝子 延胡 川连 青皮 查炭 归须 五灵脂 莪术 三棱 茯苓 木香 砂仁

诒按：用药精当。

再诊 左胁之痛已缓，夜增咳嗽寒热，邪气走于肺络，拟肺肝同治。

旋覆花 三棱醋炒 杏仁 茯苓 川楝子 猩绛 款冬花 莪术醋炒 半夏 陈皮 青葱管 归须

诒按：畅气疏瘀，平肝通络，此等证用药不过如是。

少腹结块，渐大如盘，上攻则痛，下伏则安，此属肠覃，气血凝滞而成，拟两疏气血法。

香附 丹参 红花 当归 泽兰 桃仁 延胡 广皮 砂仁 五灵脂

另大黄䗪虫丸，每服二十粒。

久患休息下痢，或作或辍，四月下旬，痢止数日，忽然气攻，胸脘板痛，上下不通，几乎发厥，及至大便稍通，板痛递减，匝月以来，大便仅通三次，今又不通十余日矣，而其脘中之板痛者，结而成块，偏于右部，是脾之积也，脉极细而沉紧，面色晦滞，阳气郁伏，浊阴凝聚，当与温通。

附子 干姜 川朴 陈皮 茯苓 香附 延胡 大腹皮

另东垣五积丸 沉香化气丸

再诊 大便已通，脘腹之块未化，脉象沉弦而紧，面色之晦滞已明，阳光一现[①]，阴凝渐通之象，仍以温通。

附子 干姜 陈皮 茯苓 木香 砂仁 通草 水红花子 白蒺藜壳

诒按：凡阳气郁伏者，与阳虚不同，于温药中，宜兼清泄之意乃妥。

脉迟细，脘中有块，纳食撑胀，腹中漉漉有声，嗳腐吞酸，大便坚结，此脾胃有寒积也，当以温药下之，仿温脾法。

茯苓 大黄 附子 干姜 桂木 川朴 陈皮 枳实 半夏

诒按：小承气合二陈，加姜、桂、附，驱寒饮，导积滞，立方简当。

脉右关滑动，舌苔黄白而腻，是痰积在中焦也，左关弦搏，肝木气旺，故左肋斜至胁下，有梗一条，按之觉硬，乃肝气入络所致，尺寸脉俱微缓。泄痢一载，气血两亏，补之无益，攻之不可。而病根终莫能拔，病根者何？痰积湿热肝气也，夫湿热痰积，须藉元气以运之外出，洁古所谓养正积自除，脾胃健，则湿热自化。原指久病而言，此病不为不久，攻消克伐，何敢妄施？兹择性味不猛，而能通能化者用之。

① 睍(xiàn 现)：《广雅》："睍，视也。"此指阳光照耀。

人参 茯苓 于术 青陈皮 炙草 泽泻 枳壳 神曲 茅术 当归土炒 白芍吴黄三分煎汁炒 黄芪 防风根

诒按：拟加金铃、延胡、木瓜以疏肝，较为周到。

又丸方

制半夏三两分六分一分，木香二钱煎汁拌炒；一分，白芥子二钱煎汁拌炒；一分乌药三钱煎汁拌炒；一分，金铃子三钱煎汁拌炒；一分，猪苓二钱煎汁拌炒；一分，醋拌炒。

炒毕，去诸药，仅以半夏为末，入雄精三钱研末，麝香一分、独头蒜三个打烂，用醋一茶杯打和为丸。每晨服一钱五分，开水送下。

诒按：丸药制法精巧，开后学许多悟境。

心之积，名曰伏梁，得之忧思而气结也，居于心下胃脘之间，其形竖直而长，痛发则呕吐酸水，兼挟痰饮，肝气为患也，开发心阳，以化浊阴之凝结，兼平肝气，而化胃中之痰饮。

桂枝 半夏 川连吴黄炒 茯苓 陈皮 蔻仁 郁金 延胡 川楝子 石菖蒲 瓦楞子

诒按：论病立方，精到熨帖。

病由肝气横逆，营血不调，腹中结瘕，脘胁攻痛，渐致食减内热，咳嗽痰多，当脐动跳，心悸少寐，口干肠燥，是皆血痹虚劳之象，极难医治。姑仿仲景法。

党参 茯苓 枣仁 乳香 没药 桃仁 当归 川贝 香附 地鳖虫酒炙 白蜜

再诊 前方养营化瘀，得下血块两枚，腹满稍软，内热咳嗽未减，今且和营启胃，退热止咳，再望转机。

党参 茯苓 丹参 陈皮 川贝 杏仁 当归 阿胶 血余炭 地鳖虫

诒按：前两方仿《金匮》血痹治法，确有见地，后来咳嗽不止，已属内热伤肺之象，腹中满痛，肝气不平也，愚意仍用润肺疏肝，清阴养血法治之。

评选环溪草堂医案下卷

无锡王泰林旭高　著
江阴柳宝诒谷孙　选评

肿胀门

病起咳嗽，咳止而反气升，入暮尤甚，面跗庞然浮肿，腹虽未满，而按之不软，此属肾风，盖风邪乘虚，而入于肾，肾气上逆，故入暮而气升为甚。用五苓通膀胱，导出肾中之邪，加细辛以彻少阴之寒风，晚上再进都气丸以安其肾，庶几久蕴之邪得解，而肾脏无伤。切弗轻视此病，须防腹满之虞。

五苓散 加大腹皮 陈皮 细辛 肉桂

另晚服都气丸，盐汤送下。

诒按：肾风之名，出于《素问·风论》，其所列证状，与此不甚符合，但理可相通。如案所立治法，亦颇有精意，盖邪入于脏，必借所合之府为出路，以五苓加味，治其膀胱，以导出肾邪，随用都气以培肾脏之本，邪正虚实之间，面面周到，率尔操觚者，固不能办此也。

风湿相搏，一身悉肿，咽痛发热，咳而脉浮，拟越婢法。

麻黄 石膏 赤苓 甘草 杏仁 大腹皮 通草

诒按：咳而咽痛，肺有郁热，故用越婢。

风水者，在表之风邪，与在里之水湿，合而为病也。其证头面肢体浮肿，心兼咳嗽，故为风水，更兼食积，其腹必满，三焦不利，法当开上疏中达下，若不避风，恐其增重。

羌活 防风 枳壳 莱菔子 杏仁 橘红 川朴 茯苓 泽泻 大腹皮 桑皮 葱 姜皮

诒按：证属外风，与内湿相合，故用药，从表里两解之法。

内有湿热，外着风邪，风与水搏，一身悉肿，此属风水，当发汗。

羌活 香薷 陈皮 防风 赤苓 焦六曲 通草 生姜 葱白

水肿自下而起，腿足、阴囊、大腹、胸膈、咽喉，无处不受其灾，水势泛滥，浩浩莫御矣，今先从上泻下，盖肺主一身之气，又曰水出高源，古人开鬼门，洁净府，虽曰从太阳着手，其实亦不离乎肺也。

葶苈子 杏仁 川朴 陈皮 茯苓 椒目炒出汗 姜 枣

另控涎丹每服七分姜汤送下

诒按：病象已剧，用药自须从猛，但控涎丹药力猛锐，不宜过于多服，须酌之。

病后脾虚气滞，浮肿食少，大便溏泄，法当温运脾阳。

党参 茯苓 泽泻 木香 冬术 炮姜 苡仁 神曲 砂仁 谷芽

诒按：病后浮肿属虚，故兼培补。以上诸案，均属浮肿之病，与鼓胀、单腹胀诸证之关乎脏气者，轻重浅深，迥乎不同，临证者当细意分别，勿混视也。其有脘腹坚硬结块者，须与积聚痞癖门各案参看。

湿热内阻肠胃之间，横连膜原，膜原者，脏腑之外，肌肉之内，膈膜之所舍，三焦决渎之道路，邪留不去，是为肿胀，胀属气，肿属水，是必理气，而疏决渎，以杜肿胀之萌。

黑白丑各五钱 莱菔子一两 砂仁一两 用陈葫芦一枚，将上三味纳入，再入陈酒一大杯，隔汤炖一柱香，取葫芦中药，炒研细末，再以葫芦炙灰，共研和，每服二钱。

诒按：立方取义颇佳，凡肿胀初起者，可以取用。

痢后阳虚，水湿不化，腹满、面浮、足肿，而色青黄，脉细，虑延鼓胀重证，拟温通脾肾之阳，疏利决渎之气，冀其胀消肿退为妙。

川附 肉桂 白术 泽泻 茯苓 猪苓 川朴 陈皮 通草 冬瓜皮

诒按：病后阳虚肿胀，故用胃苓法，加温运之品。

腹暴胀而足肿，纳食则胀益甚，湿热挟气，填塞太阴，鼓胀重证。

川朴 赤苓 大腹皮 青皮 泽泻 枳壳 炒炭黑丑 甘遂面包煨 通草 姜皮

再诊 腹满稍宽，足仍浮肿，运脾化湿，冀其渐平。

川朴 茯苓 大腹皮 椒目 泽泻 通草 陈皮 黑丑 苍术 神曲 枳壳 姜皮

三诊 腹满月余，得食则胀甚，两进攻消运脾之法，胃脘之胀已松，大腹之满未化，再议疏通消导。

旋覆花 五加皮 泽泻 鸡内金 赤苓皮 槟榔 木香 黑丑 通草 砂仁

诒按：此三方治腹胀之由乎湿积者，初起通用之法。

附录 叶天士按云：徐姓小儿，单胀数月，百药无效，余用肥儿丸、万安散、磨积丹、鸡肫、药俱不效，余谓气分不效，宜治血络，所谓络瘀则胀也，用归须、桃仁、延胡、山甲、蜣螂、蛴虫、灵脂、山查之类，为丸，十日全愈。

诒按：此等证本不多见，但已经治验，自可存之，以备一格。

附录 吴按云：肿胀久延，腰痛带下，浊阴尚盛，元气已衰，补则恐其助胀，渗则虑其伤元，拟早上服金匮炒焦方，但取其气，不取其味，亦有离照当空、阴霾四散之义；晚仍进清渗之方，以膀胱为气化运行之府也。表里兼治，渐次图功，庶木德盛行之候，不致加剧耳。

诒按：病难着手者，不可无此巧法，有以五苓、五皮煎汤，送炒黑金匮肾气丸者，正与此相似。

疟后，湿热内蕴于脾胃之中，热上蒸而为口糜，湿内蕴而为腹胀，拟和中清化湿热为法。

川连酒炒 川朴 焦曲 赤苓 枳壳 大腹皮 泽泻 陈皮 黑栀 砂仁

诒按：案方俱平正通达，特未知能否奏效耳。

病由肝郁，木横克土，湿热不化，先有淋浊，愈后渐渐腹胀，左胁微觉隐痛，身微有热，脉象细弦，木郁不达，虑延鼓胀，勿轻视之。

柴胡 茯苓 白术 香附 川芎 山栀 神曲 丹皮 白芍 青皮 川朴 香圆

另左金丸

诒按：立方精当，虽不见出色，而已恰到好处。

气郁于胸为膈，气滞于腹为鼓。饮食不纳，形肉顿瘦，阴气凝聚，阳气泪没，脉细如丝，将何疗治？姑与扶正培土，通阳化气为法。

党参 熟附 肉桂 泽泻 白术 茯苓 大腹皮

另来复丹一钱

诒按：病已造乎极重，此方药力之猛，足以制之，从此得效，尚可勉图。

痞块由大疟日久而结，多因水饮痰涎，与气相搏而成，久则块散腹满，变为臌胀，所谓癖散成臌也。脉细如丝，重按至骨，乃见弦象，是肝木乘脾也，口干，小便短少，是湿热不运也，匝月腹日加大，急宜疏通水道，泄木和中。

五苓散 加川朴 川连姜汁炒 青皮 陈皮 大腹皮 木香 车前子 通草

另服古方厚朴散 川朴姜汁炒，三钱 枳壳三钱，巴豆七粒合炒黄去巴豆 木香晒干研，三钱 青皮醋炒，三钱 陈皮盐水炒，三钱 甘遂面包煨，三钱 大戟水浸晒干炒，三钱 干姜炒黄，三钱

共为末，每服一钱用砂仁、车前子泡汤调下。

诒按：此治癖散成臌之妙剂，凡遇此等大证，必乘早图治，若日久正虚，便费周张矣。录此以为临证者一隅之取。

暑湿挟积，阻滞肠胃，中州不运，大腹骤满，腹中时痛，痛则大便粘腻，色红似痢，小水短少，诊脉沉而滑数，是积之征也，拟大橘皮汤，送下木香槟榔丸。

橘红 白术 赤苓 泽泻 猪苓 大腹皮 滑石 木香 砂仁 川朴

另木香槟榔丸三钱

诒按：病兼滞利，故须先从肠府疏导。

再诊 气与水相搏，大腹骤满，小便不利，大便欲泄而不泄，法以疏气逐水。

香薷 茴香 泽泻 枳壳 赤苓 莱菔子 甘遂 大戟 黑丑 白丑 生姜

诒按：此方专逐水积，力量颇猛，想其正气尚旺，故可放手用之。

头痛门

情怀郁勃，肝胆风阳上升，右目昏蒙，左半头痛、心嘈不寐，饥而善食，内风掀旋不熄，痛势倏忽无定，营液消耗，虑其痉厥，法以滋营养液，清熄肝阳，务宜畅抱，庶克臻效。

大生地 元精石 阿胶 天冬 羚羊角 石决明 女贞子 滁菊 钩钩 白芍

再诊 服滋阴和阳法，风阳稍熄，第舌心无苔，心嘈善饥，究属营阴消烁，胃虚而求助于食也，议滋柔甘缓。

大生地 石决明 麦冬 阿胶 火麻仁 女贞子 洋参 白芍 茯神 橘饼

诒按：此养阴柔肝之正法，与前人复脉、定风、阿胶鸡黄等法，用意相合。

诸窍门

郁怒伤阴，木火上乘窍络，耳生瘜肉，名曰耳菌，最属淹缠，久久不已，防有血出翻花之变。

生地 丹皮 北沙参 元参 远志 钩钩 羚羊角 石决明 刺蒺藜 滁菊

另用藜芦 腰黄 硇砂

上三味，皆少许，为细末，点入耳中，立效。

胆热移脑为鼻渊，肝热移肺为鼻痔，病根日久，难以卒效。

羚羊角 丹皮 黑栀 甘菊 元参 辛夷 苍耳子 石决明

另用雄黄、月石、冰片研末，搐鼻。

诒按：耳菌、鼻痔均属外证，须另用专方治之。先生长于外科，故用药自然丝丝入扣。

暑邪湿毒，走入营中，遍身骤发紫黑蓝斑，鼻血龈腐，此属发斑牙疳之险证。倘至壮热神昏，不可挽矣。

羚羊角 犀角 黑栀 丹皮 银花 连翘 鲜石斛 鲜生地 知母 芦根

诒按：此证于清营中，宜稍参疏透之意。

少阴肾水不足，阳明胃火有余，牙宣出血，晡时微寒壮热，而其脉极细，此素体之阴亏也，当凭证论治，用景岳玉女煎。

生地 知母 牛膝 川连 石膏 麦冬 薄荷 芦根

诒按：此证之脉细，想系素禀如是，若云阴虚，未必脉细也，总之，须见证确有可据，乃可舍脉从证，未可冒昧以将事也。

疡疫门

烂喉痧证，来势甚暴，甫周一日，丹疹密隐，咽喉已腐，壮热无汗，大便泄泻，烦躁渴饮，脘腹按之痛，邪不外达，炽盛于里，燎原之势，不可向迩，恐其邃尔内陷，昏喘生变。现在方法，辛凉透散，通同一律，无所短长，鄙见莫若且用凉膈散，上者上达，表者表达，里者下达，庶几热从外出而痧透，火从下泄而躁安。按《内经》病机，暴注下迫，皆属于热。仲景方论，急下之法，正以存阴。幸勿拘现患泄泻，而遂谓不可再下也。虽然智愚千虑，各有得失，尚祈高正是荷。

凉膈散 加牛蒡子 桔梗 枳实

诒按：既患丹痧，则营络中必有热邪，方中丹皮、鲜地、银花、元参等味，断不可少。

再诊 投凉膈散，烦躁略安，脘痛已止，胸膈之燔，稍衰其势，而咽喉红肿，干咳呛逆，上炎之火，未熄其威，况丹痧一片，点粒模糊，证交三日，正属邪张之际，尚在险途，未归坦境，拟方再望转机为妙。

犀角 连翘 元参 川贝 桔梗 鲜石斛 牛蒡子 鲜薄荷根 芦根

痧回热减，温邪初退之余，咽喉反腐，虚火又从而附之。良由久患喉痹，阴虚火亢，热淫摇动，亢焰复张，用方最宜加谨，过清恐伤脾胃，早滋恐恋余邪，姑拟甘凉法，平调肺胃，冀得上焦清肃。

鲜石斛 大贝 元参 生草 丹皮 沙参 羚羊角 扁豆 穞豆衣 雪梨

诒按：看似平淡无奇，实已斟酌尽善。

脚气门

暑雨潮湿，湿从下受，入于经络，两足腿股酸楚，不能屈伸，起卧转侧，均觉艰难，此属脚气。适值经行之际，少腹窒塞，小便涩痛，湿热自气伤营，故舌苔白而底绛，脉形濡，身微寒热，虑其有气逆冲胸之变，拟东垣防己饮加减。

防己 薏仁 萆薢 秦艽 独活 桑寄生 牛膝 木通 防风 归尾 延胡 威灵仙 泽兰 丝瓜络

诒按：此湿热注于经络之病，与载入类伤寒中之脚气，宜用鸡鸣散者不同。

再诊 两足稍能行动，湿热有流通之机，仍宗前法增损，兼参健步丸意。

防己 萆薢 独活 牛膝 杜仲 晚蚕砂 木瓜 当归 延胡 秦艽 桑枝 丝瓜络

遗精门

病由丧子，悲愤抑郁，肝火偏盛，小水淋浊，渐至遗精，一载有余，日无虚度，今年新正，加以左少腹睾丸气上攻胸，心神狂乱，龈血目青，皆肝火亢盛莫制也。经云肾主闭藏、肝司疏泄。二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为君火，君不制相，相火妄动，虽不交合，精亦暗流而走泄矣。治法当制肝之亢，益肾之虚，宗越人东实西虚，泻南补北例。

川连 黑栀 延胡 赤苓 沙参 川楝子 鲜地 知母 黄柏 龟版 芡实

另当归龙荟丸一钱开水送下

诒按：遗泄有专属乎肝者，此等证是也，此方可引以为例。

再丸方 川连盐水炒，一两 苦参烘，二两 白术米泔浸晒，二两 牡蛎煅，三两

共研末，用雄猪肚一个将药末纳入肚中，以线扎好，以水酒各半煮烂，将酒药末共打，如嫌烂，加建莲粉拌干作丸，每朝服三钱。

诒按：此刘松石猪肚丸方也，加川连一味。

左尺极细，寸关微而似数，右三部俱弦滑，下有遗精暗疾，肛门痒而出水，上则头弦目鸣，舌苔粉白，以脉合证，肾阴下亏，而湿热相火，下淫上混，清窍为之蒙闭，法当补肾之阴，以清相火，清金和胃，分利膀胱，以化湿热。

大生地蛤粉炒 龟版 牡蛎 怀山药 麦冬 萆薢 泽泻 赤苓 丹皮 知母 黄柏 半夏

诒按：病源分析极清，用药亦熨贴周到。

又丸方

大生地砂仁陈酒拌蒸 冬术土炒 黄连盐水炒 苦参 天麻 怀山药 丹皮盐水炒 牡蛎 麦冬元米炒 龟版酥炙 川芎 半夏 芡实 萆薢盐水炒 泽泻盐水炒 赤苓 黄柏盐水炒 知母盐水炒

右药为末，用建莲粉四两、神曲四两煮糊捣丸。

诒按：此方用丹溪大补阴丸，合封髓、猪肚、分清等法而成，肾虚有湿热者，用之颇合，或乃以苦寒疑之，是未识制方之妙义也。

小便门

先腹痛数日，遂至小便不利，少腹胀满如鼓，今已半月，屡用通利之药，小便虽通不爽，少腹胀满益甚，诊脉弦紧，舌苔白腻，饮食少纳，身无寒热，大便频泄，粘腻如痰，此中阳不足，水湿泛溢，膀胱气化无权，法当温土以御水寒，通阳以化湿浊。

干姜炒黄 肉桂 茯苓 泽泻 茅术 木香 茴香

诒按：因舌腻便痰，故知其为寒湿，唯先曾腹痛，则方中又宜兼通气分，拟再加牛膝、乌药。

再诊 张先生用平胃化胃中之湿浊，五苓通膀胱之气化，简净的当，无从增损，愚意复入半夏一味，暗合通澈阴阳之路，使水湿痰涎，从小便出，是亦古人加减成方之心法也。

半夏 茅术 川朴 陈皮 甘草 茯苓 猪苓 肉桂 泽泻

肾虚精关不固，湿热混于坎宫，精从溺后而

出，左脉虚细、右脉洪大，阴亏而相火胜也，补肾阴，化湿热，用凉八味法。

凉八味汤加萆薢

另威喜丸三钱、淡盐汤送下。

再诊 精浊稍止，而两足重堕无力，咳嗽胸痛，金水两亏、湿热不化，拟清暑益气，以化湿热、兼固肾阴。

洋参 黄芪 茯苓 五味 神曲 麦冬 苍术 白术 陈皮 前胡 通草

另知柏八味丸

三诊 精浊已止，腿足重堕无力，舌苔白而恶心，坎宫之湿热虽清，胃家之湿热犹恋，拟和中化湿法。

豆卷 半夏 茯苓 陈皮 麦冬 沙参 扁豆

另资生丸

四诊 肾虚胃湿、胸闷恶心、口沃清水，凡大便时则精窍自渗如膩浊，拟渗胃湿，固肾精。

熟地 五味 苍术 白茯苓 沙苑 炮姜 黄柏 建莲

另威喜丸

诒按：凡肾虚胃湿之病，用药甚难着手。第一方专顾肾，第二方肾胃兼顾，第三方专治胃，第四方两层合治，从黑地黄丸加味，最有巧思。

淋浊日久，不痛，口常甜膩，此肾虚而有湿热也。

苍术四两分作四分一分，用米泔水浸透晒；一分，用盐水炒；一分，用酒炒；一分，用破故纸三钱研末拌炒、去故纸 黄柏四两分作四分一分，盐水炒；一分，生晒；一分，酒炒；一分，用益智仁末三钱拌炒，去益智仁 莲蕊须 马料豆 制首乌 茯苓 生草

共研细末，怀山药粉煮糊为丸。

诒按：肾虚而兼湿热者，用药甚难，观此方取意极佳，唯于肾虚一面，尚可增入沙苑、菟丝、龟版之类。

肾开窍于二阴，前有淋浊之新恙，后有肠红之旧疾，皆由于阴虚而有湿热也，寓育阴于利水清热之中，猪苓汤合加味槐花散主之。

茯苓 猪苓 阿胶 生地 槐米 枳壳 六一散 血余炭 侧柏炭

诒按：两证贯串一线，用药自然亲切。

再诊 便血已止，淋浊未清，今当固本。

芡实 炙草 洋参 麦冬 黄柏 生地 茯苓 沙苑 砂仁 莲肉 怀山药

另八仙长寿丸每服三钱开水送下。

小便频数，溺后有血丝血块，此膀胱有热，肾虚有火，逼冲任之血而下走前阴也、法当通涩兼行、

生地炭 阿胶清黄炒 川连 龟版 赤苓 黄柏盐水炒 大黄醋炒成炭 血余 车前子 藕

另血余炭三钱、血珀一钱研末、分两服，鸡子清调下。

再诊 血止、小便频数，气坠，拟补阴升阳法。

生地 牡蛎 茯苓 龟版 怀药 丹皮 杜仲 党参 建莲 鹿角霜

诒按：两方用药，极为周到、所嫌者平实而已。

淋浊三年不止，肾虚湿热不化，阴头碎痒、筋骨微疼，六味补肾，能化湿热，耐心久服、莫计效迟。

大生地 怀药 茯苓 萸肉 丹皮 泽泻 五味 麦冬 益智仁 湘莲肉

诒按：六味能化湿热，其理颇精，拟再加黄柏、牡蛎。

又按：此证阴头碎痒，筋骨微疼，疑有疮毒内恋而然。

杂药乱投，诸病不除，中气早戕，故腹中不和，大便不畅。至于本病精浊淆混，亦脾虚湿热所致。

萆薢 益智仁 半夏 陈皮 党参 黄柏 乌药 石菖蒲 菟丝子

诒按：精浊淆混四字，将病情包括无遗，用药亦清灵不滞。

痢疾门

从来肺有积热者，大肠必燥，以相为表里故也。三五年来，屡发喉证，肺热可知。今秋龈肿出血，多服凉药及西瓜等物，遂患下痢赤白，常有干粪夹杂其中，延及百日，近见坚栗，而痢反

更其，此必有故。夫脾受瓜果之寒湿，既下流于大肠而为痢，则大肠之燥当除，今独不然，竟若燥与湿，各树旗帜，相为犄角之势，岂非以脾属中土而主湿，大肠属燥金而主津，津亏则燥益坚，脾虚则湿愈甚耶？昔秦氏论痢，有湿火伤气，燥火伤血之分，此则湿燥两伤，拟撰一方，润燥兼行，气血兼理，或通或塞，均非所宜。

全瓜蒌六钱 当归一钱五分 木香五分 川连酒炒，五分 甘草四分 升麻三分 藕一两 陈火腿足骨炙灰，一钱

诒按：论病切实不浮，方亦稳适，微嫌气分药尚少，恐机关不能灵动耳。

伏暑湿热之邪，挟积内蕴，胸痞呕恶，发热舌燥，通府之后，变为下痢，痢色红白腻冻，仍然痞塞呕恶，饮食不纳，势成噤口重证，须得胃开纳谷，痢减不呕为妙。阅诸高明方，层次转折，各有主意，姑拟一方商正。

川连酒炒，五分 黄芩酒炒，八分 白芍炒，钱半 青皮八分 川朴五分 陈皮盐水炒，八分 神曲三钱 茯苓三钱 北沙参四钱 砂仁八分 生熟谷芽各二钱 玫瑰花二朵

原注 此病嫌其两脉虚濡，脾胃元气大弱，似乎宜参入扶正为善。然下痢一证，古称滞下，起于湿热居多，早补早敛，往往受累，此河间苦辛宣通府滞之法，所以为痢门必采之方。若夫深刻工夫，补阴补阳，治脾治肾，都为久痢而设，尚非此时议论，所以宁落轻浅，不用深重之剂，盖行远自迩之意云尔。

诒按：阅是方者，有病重药轻之疑，故方后申言其意。

奔走远行，伤饥饮酒，脾胃受病，病成休息下痢，痢经两载不愈，许学士香茸丸最妙，但嫌其价昂，且药肆无此现成丸料，今姑师其意而变汤服。

木香 丁香 杜仲 当归 白芍 炮姜 茯苓 砂仁 鹿角霜 菟丝饼

诒按：此脾肾两治，而专重于肾者。查原方皆用鹿茸、沉香、麝香，无用丁香者，煎剂中宜改用沉香为稳。

《脉经》云：代则气衰，细则气少。多指阳气而言，今下痢而得是脉，脾肾之阳微特著，况形衰畏冷，而小便清长乎？唯下痢赤者，属血分；腹中痛者，为有积。立方当从此设想，盖寻其罅而通之、补之，亦治病之巧机也。

附子枳实理中汤送下驻车丸

诒按：看病于虚中求实，极其精审，方亦的当。

便痢白腻，如水晶鱼脑色，小便不利，少腹偏右板窒，诸医以为肠痈，固亦近是。然考肠痈为病，有寒有热，《金匮》并出二方，如大黄牡丹汤、薏仁附子败酱散，概可见矣。此证则属寒积，试观脉弦紧而不数，面色清而不渴，是其征也，鄙意宜用温通，备候商订。

肉桂五苓散 加砂仁 查肉

再诊 温通已效，仍从前法。

原方加炮姜 木香

三诊 欲溺不爽，溺后气向下堕，便痢白腻虽稀，然腰尻酸痛如折，全属阳虚气陷之象，仿东垣意，参人前法。

党参 升麻 肉桂 茯苓 泽泻 冬术 炮姜 木香 诃子煨 砂仁 鹿角

原注 此证并非肠痈，乃寒积下痢耳，因诸医皆云，余只得委曲周旋，但从肠痈为病，有寒有热，轻轻转笔，折入温通方法，既不碍诸医，又与病相合，不得不然之事也。此方连服三剂，大便白腻全无，脾胃已起。

诒按：认证已确，用药自然针芥相投。

休息下痢，延及半载，色红而粘，脉弦，是风邪久羁于肠脏营分之中，而莫能出，近日畏风身热，是又感新风于外也，补中升阳，兼凉血为法。

党参 白术 防风 蚕砂 茯苓 升麻 神曲 砂仁 陈皮 炙草 椿根皮炭

另驻车丸

诒按：方中于新感一层，未曾顾到。肠中有风邪，唯蚕砂能治之。煎方中宜加黄芪。

阳枢之痓邪，转入阴枢为痢，痢色红而后重气堕，肛门觉热，是下焦广肠有热也。白头翁法甚当，然今痓止又来，仍从阴枢达出阳枢立法，佐以和中，使以泄热。

四逆散 异功散 黄芩汤 加生熟谷芽

诒按：推论病机，转折极清，立方自然熨帖。

痢而滑脱，证已险逆，温固藏真，一定成法，然须得效，庶可回春。

熟地 杞子 龙骨 茯苓 萸肉 苁蓉 杜仲 乌梅 炙草 山药 鹿角胶赤石脂炒 龟版禹余粮炒 谷芽 煎汤代水

诒按：用药极其切当，唯病象已深，未识能挽回否。

红痢三年，腹中结块，板硬不移，按之则痛，漉漉有声，即便下利，此瘀凝寒积，久留于肠府，当以温通下之。

川附 当归 苍术炭 枳实炭 地榆炭 茯苓 通草 桃仁炒黑 大黄

诒按：温通瘀积，方极稳当，唯病久正伤，或再加扶正之品，更为周到。

疟邪挟积，内陷为痢，痢下红臞，腹中阵痛，舌苔黄腻[1]，疟势仍来，形容大削，元气内亏，虑有变端，治之不易。

神曲 川朴 茯苓 秦皮 川连 黄芩 白头翁 柴胡 白芍 枳实 炙草

诒按：此白头翁汤合四逆散，是由疟转痢，湿热挟积之的方。

红痢匝月，仍然腹痛后重，据云先曾发疟三次，此属中虚，表邪传里，现今脉细肢寒，中焦阳气已弱，小便艰难，膀胱气化又钝，拟连理兼化其湿热，柴苓以解其表邪，是亦表里两解之法也。

柴胡 桂枝 茯苓 泽泻 川连 木香 党参 白术 炮姜 炙草 砂仁

诒按：论病立方，均熨帖老到。此理中汤加香连，五苓散加柴胡。

肝胃不和，湿热积滞为痢，延及半截，仍然腹痛，脘胀恶心，治以苦辛泄肝和胃，佐以分消运化。

川连 茯苓 川朴 木香 查肉 陈皮 青皮 赤苓 白芍 砂仁

另驻车丸二钱、乌梅丸一钱和服

再诊 痢减，腹中犹痛，肝胃不和也。现值经来，脉弦，寒热，血虚木郁，拟以养血疏肝。

归身 白芍 香附 茯苓 冬术 木香 陈皮 神曲 川芎 生熟砂仁

另驻车丸一钱、乌梅丸一钱、归脾丸一钱和服

诒按：前后两方，均亲切不浮，此方中可加醋炙柴胡五分，醋炒青皮一钱。

便血门

痔血虽自大肠来，亦属脾虚湿热，至于大疟，古云"邪伏三阴"，薛立斋云：三阴者，脾也。上年疟止，直至今夜复作，未免又有暑邪内伏，近日痔血，相兼为患，拟用清暑益气汤加味，内化湿热，外解新邪，总以益气扶中为主，俾中枢一运，自然内外分消矣。

党参 炙草 黄芪 苍术 冬术 当归 麦冬 五味 青皮 陈皮 神曲 黄柏 葛根 升麻 泽泻 防风 蜀漆 赤苓 煨姜 大枣

诒按：宿病兼新邪而发，须先治新感，仍照顾宿病，乃能得手，此方是也。经云三阴疟疾，此三阴，专指太阴脾脏言，与统指肝脾肾三脏者不同。

再诊 素有便血之证，而患大疟日久。凡患大疟，其始必有寒邪，邪入三阴，大疟成焉。若阴虚之人，寒久必化为热，热陷三阴，便血作焉，而三阳之寒仍在也。温三阳之阳以少阳为始，清三阴之热以少阴为主，然血既由大肠而出，又当兼清大肠。方用棉子肉，内具生气，温少阳之阳也；鲜首乌性兼润血，清少阴之热也；柿饼灰性凉而涩，清大肠之血也。标本并治，虽不中不远矣。

棉子肉炒黑，四两 柿饼灰四两 二味研末用。

鲜首乌二斤捣自然汁，取汁去渣，以汁调。

神曲一两煮烂，将上药末捣丸。每服三钱，枣汤下。

诒按：凡久病气偏，寻常汤药性味，牵制不能奏绩，必用性味专简之方，乃能见效，此方即用此意。

脾虚不能摄血，便后见红，脾虚不能化湿，腹臌足肿，病根日久，肾阴亦伤，肾司二便，故小便不利，是皆脾肾二经之病也，法以温摄双调。

---

① 掯(kèn 垦去声)：牢固之意。

熟地 炮姜 茯苓 泽泻 陈皮 车前子 川朴 茅术 五味 丹皮 山药 阿胶

诒按：凡脾肾两伤者，当斟酌于润燥之间，用药极难，古方唯黑地黄丸最佳，方亦从此化出。

再诊 熟地 茅术炭 白头翁 黄柏盐水炒 炮姜炭 阿胶 五味 秦皮

三诊 山药 川连酒炒 泽泻 车前子 茯苓 川朴 陈皮盐水炒 伏龙肝 煎汤代水

炒黑肾气丸合黑地黄丸 加阿胶 虎骨 鹿角霜 益智仁

原注 第一方，用黑地黄丸加阿胶，治脾肾两虚，兼以摄其阴血。第二方，用白头翁汤，清厥阴之热，以止血。第三方，暗用平胃散以化湿，治其腹鸣外，合车前子、泽泻、山药，乃用六味地黄意补其肾，以利膀胱而通水道也，又再加伏龙肝，乃暗合黄土汤意，治少阴便血，层层回顾如此。

便血肠燥，脉大气虚，补气则清阳自升，清肠则便血自止。

黄芪炒黑 防风根 阿胶 地榆炭 当归炭 五味 荷蒂炭

另金银花炒黑，二两 柿饼灰一两 槐米炒，一两 猪胆汁泛丸，每朝服一钱。

诒按：立方用药，颇有思路可取，丸方尤佳。

肠胃有湿热，湿郁生痰，热郁生火，大便下血，晨起吐痰，热处湿中，湿在上而热在下，治上宜化痰理湿，治下宜清热退火，用二陈合三黄为法。

半夏 陈皮 茯苓 川连 黄芩 杏仁 胡黄连 地榆皮 侧柏叶 百草霜

诒按：两面周到，于此可得上下合治之法。

肠痔脱肛便血，其根已久，有时举发，而脉象细数，营阴大伤，面黄少神，脾气大困，兼之腹中鸣响，脾阳日不运矣，一切苦寒止血之药，非惟少效，抑恐碍脾，拟东垣黑地黄丸法。

熟地砂仁拌炒，一两 炮姜四分 黄芪炙，三钱 茅术米泔浸炒，一钱五分 五味炒，二钱五分 党参三钱 荷叶蒂两个

又原方 加阿胶 伏龙肝

诒按：方极正当，凡阴虚而脾阳困顿者，当取以为法。

虫病门

阅病原，是属虫病无疑，虫由脾土不运，湿热蒸化而生。其发于月底之夜，乃由脾胃虚寒，寒属阴，故夜发也。寒久化热，土虚木强，其发移于月初，必呕吐胸热，乳下跳动，虫随酸苦痰涎而出，多寡不一，时或见于大便，腹中微痛，虽渴甚不能咽水，水下复呕，呕尽乃平，至中旬则康泰无恙矣。所以然者，月初虫头向上，且病久多呕，胃阴亏而虚火上炎，故胸中觉热也，虚里跳动，中气虚也，中气者，乃胸中大气，脾胃冲和之气，皆归所统，今中气虚甚，故跳跃也。病延一载，虫属盘踞，未易一扫而除。图治之法，和中调脾，以杜生虫之源；生津平肝，以治胸热口渴；化湿热，降逆气，以治呕吐。久服勿懈，自可见功，欲求速效，恐不能耳。

川楝子 芜荑 党参元米炒 白术 使君子肉 半夏 陈皮 青皮 白芍 茯苓 焦六曲 干姜 榧子 薏仁

诒按：论病颇切实，惟立方专于顾本，似难取效，拟另服杀虫丸药以佐之。

喜食生米，积聚生虫，腹痛面黄，口流涎沫，虫之见证无疑，先拟健脾化虫。

茅术米泔水浸 青皮 鹤虱 榧子炒打 芜荑 槟榔 陈米炒黄

诒按：此治虫病初起最轻之方，痛时口流清水，是虫病的据。

内痈门

热在中焦部分，时吐红痰带臭，不甚咳嗽，病在于胃，有留热伏于中宫，法当清泄。

犀角 射干 桃仁 当归 薏仁 冬瓜子 连翘 银花 川贝 大黄 元明粉

再诊 不咳嗽，但吐红痰如脓，自觉灼热，在于胃脘之中，及三月，非肺痈也，乃瘀热留于胃中也，当以清化。

当归 薏仁 冬瓜子 沙参 连翘 川贝 石斛 银花 赤小豆 芦根

三诊 吐痰如脓已止，脘中之热已退，时觉微寒微热，余火未清，仍从前法加减。

党参 当归 薏仁 杏仁 沙参 冬瓜子 丹皮 黄芩 甘草 茅根 芦根 赤小豆

诒按：此病得力在第一方，故知其非肺痈，然红痰如脓而臭，究与脘痈无异，作胃脘痈治，当不致误。

暑邪挟积，阻滞肠胃，脘腹疼痛，大便泄出如脓如血，证属盘肠流注、非轻证也。

川连 木香 槟榔 当归 查肉 神曲 黄芩 枳壳 赤芍 砂仁

诒按：脓血痢而名流注，说颇新奇，阅方仍是治痢之药，忆蒋问斋《医略》中，论痢疾一证，谓是肠中作脓，当用外疡治法，与此案正相合也。

外疡门

多年湿毒，左足前臁腐烂，今则膝骨髀股，上及缺盆，疼痛而木肿，此湿得热而蔓延，循经窜络，病在阳明，名湿毒流注，口苦带腻，脉缓而小，湿胜于热，热伏湿中，仿防己饮法。

防己 苍术 黄柏 南星制 木通 威灵仙 防风 归身 独活 红花 萆薢 羚羊角 滑石

诒按：此治外疡正法，是疡证之偏于阳者。

再诊 前用防己法，宣通关节，以化湿热，膝股之痛稍缓，惟缺盆处，咳嗽引痛不平，拟参以清肺化痰。

前方去羚羊角 防风 木香 红花 加薏仁 杏仁 川贝 沙参

周身碎痒而痛，似疥瘰状，心中烦热，肤上出脓水，证属肺风。

马勃 象贝 荆芥 黄芩 杭菊 蒺藜炒

诒按：此湿热走于血分之病，当兼疏血络，拟加归须、丹皮、赤芍、忍冬藤、浮萍、细生地。

寒痰凝阻，颊车不利，高而肿硬，色白不红，此属阴寒骨槽，与色红身热者不同。

熟地 麻黄 桂枝 防风 制蚕 白芥子 当归 秦艽

诒按：此病挟肝火者，十之八九，此独不然，于此可悟辨证之不可胶执也。

湿久蕴于下焦，气血凝滞而结疡，生于合篆之旁，滋蔓肛臀之际，初起数日即溃，火甚毒甚可知，溃后烂孔极深，迄今四五十日，新肉虽生而嫩，肛臀余肿仍僵，久卧床褥，脾胃之转输自钝，刻当痛楚，形容之色泽尤枯。调治方法，自宜补益，高明见解，大略相同，愚意虚处固虚，而实处仍实，拟用煎丸二方，各走一经，虚实兼顾。

六君子汤去半夏 茯苓 加黄芪 归身 白芍 谷芽

又丸方

川连酒炒，一钱 胡连酒炒，一钱 苦参炒，一钱 黄柏一钱 当归三钱 乳香一钱 没药一钱 白芷一钱 犀黄二分 血珀四分 白矾三钱 刺猬皮炙，一钱 象牙屑三钱 海螵蛸三钱

共为末，用黄占烊化作丸。每朝服五分。

原注 凡极苦之药，直入下焦，坚阴而化湿热，用猬皮、牙屑之专消漏管者，引入患处，更用黄占以涩之固之，俾上中不受苦寒之药气，俾入下焦，其性始达。

诒按：丸方用意极精。

湿热结疝，初起肾囊红肿，渐至气上攻胁，胁肋肿痛，已及半月，防成肋痈，病在肝络，肝性善升，甚则恐致气升发厥，非轻证也。

川楝子 延胡 青皮 香附 查炭 枳壳 旋覆花 桃仁 赤苓 猩绛 葱管

诒按：方治疝气，而肋痈即在其中，内病外疡，一以贯之也。

木郁不达，乳房结核坚硬，胸胁气撑，腰脊疼痛，气血两亏，郁结不解，论其内证，即属郁劳，论其外证，便是乳岩，皆为难治。

党参 香附 川贝 当归 白芍 青皮 橘核 狗脊 杜仲 砂仁

诒按：论病简洁老当。

乳房结核坚硬，虽皮色不红，而推之松动，此非乳痰，仍属乳痈，肝郁所致，身微寒热，防滋蔓难治。

柴胡盐水炒 当归 白芍 黑栀 川贝 香附

瓜蒌皮

另金针菜炙脆，三钱 皂荚子炙，三钱 射干炙，三钱

研末，分三服，饮酒者酒下，否则砂仁汤亦可。

诒按：煎方用逍遥散，亦通套方也，好在有末药以佐之。

再诊 乳痈已溃，寒热亦止，第余块未化，惟和其气血，调其郁结而已。

当归 白芍 香附 川贝 远志 砂仁 丹参

肝郁结成乳痰，延及旬月，坚中带软，顶色转红，势将穿溃，溃后见脓乃吉，若血多脓少，非所宜也。

川楝子 当归 青皮 白芍 橘红 川贝 香附 茯苓 砂仁

再诊 乳痰穿破，有血无脓，乃气虚不能引血化腐为脓也，防变乳岩，不易收功。

党参 归身 白芍 茯神 枣仁 川贝 香附 陈皮 牡蛎 砂仁 甘草 橘叶

诒按：此等郁痰证，须正气不亏，更能旷怀自遣，乃可医治，二者缺一，不可治也。

又单方

川贝三钱 橘红五钱 莱菔子炒，三钱 莲蓬皮另炙灰，五钱

痰疬二载，自颈延胁，或已溃，或未溃，或溃而不敛，或他处续生，累累然如贯珠，如叠石，溃后色黑而脓稀，外软而内坚，诊脉不甚虚，饮食尚可，细询病由气郁而起，郁则肝胆三焦之火，循经上走于络，结成疬核，小则为疬，大则为痰，收功非易，必放开胸襟，旷观物理乃佳。

夏枯草五钱 昆布三钱 山茨菇三钱 远志甘草汤煮，三钱 元参二钱 川贝二钱 归身二钱 天葵草三钱 香附一钱五分 功劳叶二钱

诒按：此病亦与失营证相类，幸脉实能纳，故用药专从痰火着想。

翻花肾岩，法在难治，怡情安养，庶几可图，然非易事也。

鲜首乌一两 马料豆一两 银花一两 甘草梢一两 煎浓服

西黄一分 川连五分 血珀五分 药珠三分 灯心灰五分 大贝二钱 人中黄一钱

研末，分十服。每朝一服。

诒按：此肾虚而兼疮毒之变证也。

先天元气不足，胎中伏毒，因虚窜络，颈项结核，或已溃，或未溃，或溃而不敛，兼以耳聋，鼻塞，脑门遇阴雨则胀痛，咳呛，牙关不利，皆阴虚阳亢，毒邪上蒙清窍之见端也。若徒治其虚，伏毒何能宣化？拟养阴化毒。

北沙参三钱 花粉三钱 当归三钱 海螵蛸三钱 仙遗粮三钱 川贝二钱 防风一钱五分 银花三钱 穞豆衣三钱 珠粉一分 血珀五厘 西黄五厘

诒按：鼻塞脑痛，皆余毒内恋之象，拟再用化毒丹佐之。

广风自头而起，渐延遍体，湿热秽毒之邪，从鼻而受，为日既久，未易扫除，拟用金蟾脱甲酒意。

金银花三两 蟾蜍去肠，一只 苦参三两 大黄一两 皂夹子十粒 川芎一两 白蔹皮二两 一本有蛇脱一两 甲片二两

用陈酒五斤，浸七日，每日饮杯许。

诒按：此与前条之证，皆系余毒所致。

肝经郁火，乘犯阳明，牙龈痒痛出血，而发牙疳，舌红碎裂，头眩心烦，是营阴内亏，而纳谷气撑，又属脾气虚也，犹喜大便燥结，可用清滋法，先平其炎上之火。

羚羊角 鲜生地 鲜石斛 元参 麦冬 石决明 女贞子 茯苓 枣仁

诒按：立方专于养阴熄肝，愚意再加广皮、鸡内金，以健运脾气，似更周到。

阴亏火亢，绕颈生痰，寒热似疟，而实非疟也，少阴水亏，不能涵木，少阳火亢，更来烁金，金木交战，乃生寒热，饮食少，脾胃弱，虑延劳损。

六味地黄汤 加牡蛎 党参 麦冬 柴胡 白芍 五味

诒按：方以六味滋肾，生脉保肺，合柴、芍以清肝，立方周到熨帖。愚意拟去温肝之萸肉，再加清胆之茹、芩。

牙龈渗脓，二载不愈，此属牙漏，肾虚而胃有湿热所致。

六味丸三钱 资生丸二钱

柑和，每朝四钱，淡盐汤送下。

诒按：六味补肾固佳，资生清湿热似嫌力量不到。

本原不足，兼挟风温发热，颈间结核成痰，二十余日，不红不肿，不消散，亦不作脓，属半虚半实，慎柔方有良法，用四君子加牛蒡，世所未知，余曾验过。

四君子汤 加牛蒡子 象贝 桑叶

诒按：四君补虚，加蒡、贝以消风化痰，桑叶以清肺通络，虚实兼顾，绝不犯手。

再诊 昨用慎柔方，是托散法，服下若汗出热退，则数剂可消，若汗不出，仍发热，则数剂成脓，亦易溃敛。

前方 加钩钩

三诊 三岁孩童，但哺乳汁，不进谷食，脾胃虚弱可知，颈结痰核，而有寒热，必挟风温，属半虚半实，今将一月，热退复热，其块不消，不作脓，大便溏，脾胃不足，气血两虚。

党参 冬术 陈皮 荆芥 黄芪 归身 防风 葛根 砂仁 桑叶

诒按：因慎柔方不效，转拟此方，其实远不及前方之灵动也。

疡漏久而成管，用消管丸缓缓治之。

胡黄连一两 刺猬皮一两，炙 象牙屑一两 五倍一两，炙 蟾酥酒化，三钱 陈硬明角灯二两，炙

右药为末，炼蜜丸，用上好雄精三钱泛上为衣。每朝服三钱，金银花汤送下。

诒按：方意极佳，唯蟾酥大毒走窜之品，拟减半用之。

妇人门

目之乌珠属肝，瞳神属肾。病因经行后，腰痛口干，乌珠起白翳，怕日羞明，瞳神散大，此肝肾之阴不足，而相火上炎也。补阴之药极是，再稍参清泄相火之品。

女贞子 旱莲草 生地 杞子黄柏三分煎汁炒 潼沙苑 谷精草 丹皮 元参 桑椹子 黑芝麻

另磁朱丸

再诊 血虚则木旺，木旺则脾衰，脾衰则痰湿不化，肝旺则气火易升，是以腹中时痛，脐右有块，目中干涩，口常甜腻，舌苔白，而经水不调也。治法不宜制肝，制则耗其气，但当养阴以和肝，不可燥湿，燥则劫其阴，只宜和脾以运气。此仲景治肝补脾之要法也。

党参 当归 白芍 茯苓 冬术 半夏 陈皮 丹皮 香附 橘叶

三诊 脉轻按虚微，是为元气之虚，重按细数，是属营阴之损，左尺细弱，肾水亏也。历诊病情，每遇经来，其热辄甚，舌上即布白苔，良以胃中湿浊，因里热熏蒸而上泛也，少腹有块攻痛，聚散无常，是名为瘕，瘕属无形之气，隶乎肝肾为多，揆其致病之由，因目疾过服苦寒，戕伐生生之气，胃受寒，则阳气郁而生湿，肝受寒，则阴气凝而结瘕，阳气郁于胸中，故内热，阴气凝于下焦，故腹痛，经事过则血去而阴虚，故其热甚，其则蒸湿上泛，故舌苔浊厚也。刻下将交夏令，火旺水衰，火旺则元气耗而不支，水衰则营阴涸而失守，唯恐增剧耳。图治之法，补脾胃以振元气，培肝肾以养营阴，是治其本也，稍佐辛温，宣通下焦阴气，是兼治其瘕痛之标也。

党参 黄芪 冬术 茯苓 炙草 归身酒炒 萸肉酒炒 首乌 木香 白芍吴黄三分煎汁炒 马料豆 生熟谷芽

诒按：三案论病，则委曲周至，用药则细腻熨帖，看似平淡无奇，实则苦心斟酌以出之，诚以调理内伤久病，与治外感时邪不同，病久正虚者，病机必多错杂碍手之处，用药必非一二剂所能奏效，故立方必须四面照顾，通盘打算，不求幸功，先求无弊，此等功夫非老手不能擅场。

崩后不时寒热，腹中有块，口发牙疳，营虚有火，气虚有滞，调之补之。

党参 陈皮 当归 白芍 丹皮 茯苓 麦冬 元参 黑栀 女贞子 建莲肉

再诊 血虚木横，两胁气撑胀痛，腹中有块，心荡而寒热，病根日久，损及奇经，经云：冲脉为病，逆气里急；任脉为病，男疝女瘕；阳维为病，苦寒热；阴维为病，苦心痛。合而参之，谓非奇经之病乎？调之不易。

党参 黄芪 当归 白芍 沙苑 茯神 杞子 香附 陈皮 白薇 紫石英

诒按：拟再加牛膝、青皮、沉香。

三诊 和营卫而调摄奇经，病势皆减，唯腹中之块未平，仍从前法加减。

前方去杞子 加砂仁 冬术

诒按：古无专属奇经之病，亦无专入奇经之药。考《内经》八脉行度，及前贤议论，均谓十二经气血有余，则溢入奇经，有病者，亦必日久病深，由正经而侵入之。然则用药治病，自当仍以正经为主，学者须明此意，勿为近贤议论所蒙也。

内热日久，经停两月，投养阴调血通经之剂，得热减经行，可谓效矣，然犹未也，脉数不和，舌仍光赤，乃阴津未充，虚阳未敛也。仍宜小心安养为善。

生地 当归 白芍 丹皮 阿胶 香附 党参 茯苓 陈皮 地骨皮

诒按：平正妥帖。

再诊 脉数已和，舌色光红已退，但有时尚觉微热，仍从前法增损。

前方去丹皮 阿胶 加麦冬 狗脊

经事不来，足肿腹满，脐下偏左有块，上攻作痛，此瘀凝气滞，病属血分，虑延成臌。

三棱醋炒 莪术 香附 当归 神曲 查肉 延胡 砂仁

另大黄䗪虫丸，每服五粒，日三次。

诒按：此气血两疏之法，用药切实不浮，好在丸药缓攻，不嫌其峻。

再诊 经停腹满，形瘦色黄，气血瘀凝，防其成臌。

香附 延胡 枳壳 茯苓 苏梗 川朴 大腹皮 冬瓜皮

另大黄䗪虫丸

忧愁抑郁，耗损心脾之营，而肝木僭逆，胸中气塞，内热夜甚，经事两月不来，脉沉而数，热伏营血之中，拟用柴胡四物汤，和营血以舒木郁。

党参 冬术 生地 当归 白芍 香附 青蒿 白薇 生熟谷芽

诒按：此等证调治失当，最易入于损途。拟再加丹皮、丹参。

经后少腹痛连腰股，肛门气坠，大便不通，小便赤涩，拟泄肝经之郁热，通络脉之凝涩。

金铃子 延胡 郁李仁 归尾 黑栀 柴胡 龙胆草 大黄酒炒 旋覆花 猩绛 青葱管

诒按：病情于小便上得之。

经行后，少腹作痛，上及胸脘腰胁，内热口干，大便不通，小便热痛，此肝气挟瘀所致。

川楝子 延胡 桃仁 香附 山栀姜汁炒泽兰 川连吴萸炒 丹皮

另当归龙荟丸三钱 淡盐汤送下

诒按：病情与前条相似，方亦近之，惟当归龙荟丸用得太重，宜减半服之。

年将五十，经事频来且多，是冲脉不司收摄故也，防其崩决，补之摄之。

党参 黄芪 当归 于术 枣仁 陈皮 茯神 阿胶 荷叶蒂 藕

诒按：此方从归脾增减，补则有之，摄则未也，拟加牡蛎、龟版、茜草炭、乌贼骨以佐之。

病起当年产后，虽经调理而瘥，究竟营虚未复，是以至今不育，且经事乖而且多，亦营虚而气不固摄之故，自上年九秋，又感寒邪，入于肺为咳嗽，痰中带血，此谓上实下虚，血随气逆，蔓延旬日，加以内热，渐成劳损。姑仿仲景法，扶正化邪，以为下虚上实之法。

生地 党参 炙草 当归 豆卷 前胡 茯苓 怀药 麦冬 阿胶 川贝 杏仁 桂枝 枇杷叶

诒按：趋步古人，非胸罗经训者不能，时下随证敷衍，乌能望其项背。

再诊 进薯蓣丸法，补气血、生津液，彻风邪，咳嗽已减，所谓上实下虚，病情不谬。据云当年产后，腹中常痛，至今未愈，显见营分有寒，已非一日，但内热淹缠，心悸头眩，久虚不复，终为劳损。兹从八珍加减，复入通补奇经，王道无近功，耐心安养为是。

十全去芪芎 加阿胶 艾 炮姜 紫石英 陈皮 麦冬 款冬花 川贝 神曲 大枣

三诊 温补奇经，病情俱减，今仍前制。

十全去芪芎草 加阿胶 香附 炮姜 陈皮

吴萸

两次血崩之后，赤带连绵不断，迄今半载有余，脉象虚微，气血大亏，是以头眩、心跳、腰酸、足软等证均见也，近日腹痛食减，恐其复致崩决，拟方固摄奇经。

女贞子 乌贼骨 茜草炭 旱莲草 党参 茯苓 白芍 丹皮 阿胶 莲肉 荷叶蒂 藕节

另震灵丹二钱

再诊 固摄奇经，病情不减，崩漏不止，腹痛不已，用升阳固阴法。

鹿角霜 沙苑 龙骨 牡蛎 怀药 杜仲 女贞子 杞子 茯苓 棕炭

诒按：固摄不效，进用升涩，此用药转换，一定层次。

痛而经来，肝木横也，经事参前，血分热也，色黑有瘀，和而化之可也。

川楝子 延胡 丹皮 当归 白芍 泽兰 香附醋炒 木香 茯苓 查炭 砂仁

诒按：立方平善。

再诊 经来色黑而痛，当与化瘀。

生地 桃仁炒黑 红花 泽兰 黑栀 香附醋炒 当归 川芎 醋炙大黄炭

养血以调经，理气以止痛，补肝之虚，以平眩晕，助脾之运，以除恶心。

熟地六两分三分一分，砂仁拌炒松；一分姜汁炒焦；一分，陈酒煮烂 当归三两分三分一分，吴萸一钱煎汁炒；一分，茴香一钱煎汁炒；一分，酒炒 白芍二两分二分一分，肉桂一钱煎汁炒；一分，炙草三钱煎汁炒 香附四两分四分一分，黑栀三钱煎汁炒；一分盐水炒；一分醋炒；一分酒炒 川芎酒炒，一两 沙苑盐水炒，三两 茯苓三两，焙 陈皮盐水炒，一两五钱 党参炒，三两 丹参酒浸、晒干，再浸、再晒，如此七次，焙研，三两

诒按：此方制法精巧，养血理气，两擅其长，木香、砂仁亦可酌增。

咳嗽发热日久，前投补益脾胃之药六七剂，食谷加增，起居略健，但热势每交寅卯而盛，乃少阳旺时也，少阳属胆，与肝相为表里，肝胆有郁热，戕伐生生之气，肺金失其清肃，脾胃失其转输，相火日益炽，阴津日益涸，燎原之势不至涸极不止也。其脉弦数者，肝胆郁热之候也。刻下初交夏令，趁其胃旺加餐，拟进酸苦法，益阴和阳，清澈肝胆之郁热，考古方柴前连梅煎，颇有深意，录出备正。

柴胡猪胆汁浸炒，五分 川连盐水炒，五分 白芍一钱 前胡一钱 乌梅五分 麦冬二钱 党参三钱 秋石三分 炙草四分 薤白五分

原注 此方服后，热势竟退，此时已经停两月，以后或热或止，喜其能食，至四五月后，方知其有孕。

诒按：此等证最易认作虚损，得此议论，大开后人眼目。

又按：此必有微邪，伏于肝胆之间，挟木火而发，煎熬津液，日就干涸，古人所谓营风者，曹仁伯谓即是此证。

寒气客于下焦，瘀凝停于少腹，阻塞胞门，膀胱阳气失化，以致癃闭。产后八日，而小便不通，脉细肢寒，腹中觉冷，恐其气逆，上攻发厥。法以温通下焦，化瘀利水，冀其应手为妙。

当归八钱 川芎四钱 查炭五钱 炮姜五分 桃仁三钱 车前五钱

益母草汤同陈酒各一碗，代水煎药

另肉桂五分、血珀五分、甘遂三分，共研末，药汁调服。

诒按：末药方甚佳，煎方中拟加泽兰、牛膝、吴萸。此证甚急，用药能丝丝入扣，迥异肤浮家数。

再诊 小水癃闭已通，瘀凝未下，少腹仍然板满，再以温通泄浊。

肉桂 延胡 红花 桃花 丹参 两头尖 归尾 查炭 牛膝 炮姜 冬葵子 车前

前年小产，恶露数日即止，因而腹痛结块，心神妄乱，言语如颠，此所谓血风病也，胞络下连血海，上系心胞，血凝动火，火炽生风，故见诸证。诊脉弦搏，肝阳有上亢之象，防加吐血。治法当以化瘀为先，稍佐清火可也。

丹参 延胡 五灵脂 川连 川贝 赤苓 蒲黄 黑栀 茺蔚子 香附

另回生丹一粒

诒按：疏证病原，切实指点，与肤浮影响者

不同。

产后腹痛年余，营虚木郁，脾胃受戕，时作恶心，时沃酸水，用千金当归建中汤。

当归 白芍吴黄炒 炙草 炮姜 肉桂 川椒 南枣 橘饼

诒按：用药切当，无支凑帮贴之病，自是老手。

再诊 前投建中法，腹痛已止，复因经行之后，劳碌受寒，腹中又痛，加以晡热、饮食减少，舌苔干白，此属血虚肝郁，脾虚木横，用归脾法加减。

党参 黄芪 茯苓 陈皮 冬术 归身 炮姜 木香 砂仁 白芍吴黄炒 橘饼

产后瘀凝未净，新血不生，身热日久，少腹疼痛，小溲淋漓，带下血筋，此肝经郁热，兼挟凝瘀为患，殊非小恙。姑拟泄肝和营化瘀为法。

鲜生地姜汁拌炒焦，一两 生姜渣鲜地汁拌炒黄，三钱 黑栀 延胡 金铃子 龙胆草 丹参 赤苓 归须 猩降 甘草梢 青葱管

诒按：恰合病机，惟少腹痛者，于化瘀一层，尚须着意，拟加西珀、乌药、红花。

经事来多去少，似崩非崩，是血虚有热也，所谓天暑地热，则经血沸溢，用白薇汤加阿胶主之。

女贞子 白薇 阿胶米粉炒 黄芩醋炒炭 归身炭 沙苑盐水炒 黄柏 白芍 旱莲草 莲心

诒按：立方精到熨贴。

经停少腹痛，小溲淋漓有血缕，此肝火与凝瘀交阻，当导而通之。

龙胆草 小蓟炭 桃仁 大黄酒炒 山栀 冬葵子 延胡 车前子 丹皮 海金沙

诒按：立方切实。

经行后奔走急路，冷粥疗饥，少腹疼痛，连腰胁兼及前阴，此肝肾受伤，又被寒侵而热郁也。经云：远行则阳气内伐，热舍于肾，冷粥入胃，则热郁不得伸，故痛也。遵寒热错杂例，兼腹痛治法。

川连酒炒 炮姜 桂枝 白芍吴黄三分煎汁炒 全当归 木通 香附 查炭 黑栀 旋覆花 猩绛

诒按：推究病原，亲切不肤。

《内经》有石瘕、石水之证，多属阳气不布，水道阻塞之证，少腹有块坚硬者为石瘕，水气上攻而腹满者为石水。此证初起，小便不利，今反小便不禁，而腹渐胀满，是石水之象。考古石水治法，不越通阳利水，浅则治膀胱，深则治肾，久则治脾。兹拟一方备采。

四苓散去猪苓 加大腹皮 陈皮 桑白皮 川朴 乌药 桂枝 鸡内金

另朝服肾气丸二钱

诒按：煎方治膀胱，丸方治肾，方中桂枝拟改用肉桂。

体气素亏，频年屡患咳嗽，今春产后悲伤，咳嗽复作，背寒内热，气逆痰多，脉虚数，大便溏，延今百日，病成蓐劳。按产后血舍空虚，八脉之气，先伤于下，加以悲哀伤肺，咳嗽剧发，震动冲脉之气上逆。经云：冲脉为病，逆气里急，阳维为病，苦寒热。频进疏风清热，脾胃再伤，以致腹痛便溏，食减无味，斯皆见咳治咳之弊。越人谓上损及脾，下损及胃，俱属难治。姑拟通补奇经，镇摄冲脉，复人扶脾理肺，未能免俗，聊复尔尔。

熟地砂仁炒炭 当归小茴香三分拌炒 白芍桂枝三分拌炒 紫石英 牛膝盐水炒 茯苓 川贝

诒按：用熟地、归、茴、牛膝、紫石英，温摄冲任，用归、芍以调阳维，用药颇为亲切，拟再加胡桃、人参、山药、沙苑、牡蛎。

心胸觉冷，经事数月一来，食人则腹中胀痛，寒痰气郁，凝滞不通，当以辛温宣畅，遵熟料五积意。

半夏 桂枝 茯苓 苍术 白芍 川朴 川芎 归身 丹参 炙草 陈皮 枳壳 高良姜

再诊 苦辛温通之剂，而能调经散瘕，用之果效，益信古人言不妄发，法不虚立，在用者何如耳。

前方去良姜 加茺蔚子 砂仁

乳房属胃，乳汁，血之所化。无孩子而乳房膨胀，亦下乳汁，此非血之有余，乃不循其道，以下归冲脉，而为月水，反随肝气，上入乳房，变为乳汁，事出反常，非细故矣。夫血犹水也，气犹风也，血随气行，如水为风激而作波澜也，然则顺其气，清其火，熄其风，而使之下行，如风回波转

可也，正何必参堵截之法，涩其源而止其流哉！噫，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

元精石 赤石脂 紫石英 寒水石 牡蛎 大生地 白芍 归身 茯神 乌药 麦芽 郁李仁

诒按：此等议论，全是精心结撰，毫无依傍，非胸有积理者不能道。于乳汁变化之道，确凿指出，非见理精到者不能。方拟去石脂、郁李，加丹参、丹皮、牛膝。

小儿门

幼稚伏邪挟积，阻滞肠胃，蒸痰化热，肺气窒痹，是以先泻而后咳，更继之以发热也。今者便泄已止，而气急痰嘶，肺气阻痹尤甚，法当先治其肺。盖恐肺胀，则生惊发搐，其变端莫测耳。

葶苈子三钱 莱菔子三钱 六一散三钱 枇杷叶三片

再诊 痰嘶气喘逆平其大半，热势起伏，退而复作，时下多疟，须防转疟。

白萝卜汁一杯、鲜薄荷汁半杯，二味煎浓去上沫，加入冰糖三钱烊化、姜汁一滴冲服。

诒按：两方用药，俱清简可法，于小儿尤宜。

先痢而后疟，已经两载，面黄内热，腹满足肿，脾气大虚，舌红形瘦，阴液大伤，童劳证也。

党参 茯苓 于术 陈皮 黄芪 泽泻 川连 神曲 防风根

再诊 疟痢三年，脾胃元气大伤，脉数舌红，腹满足肿，小溲短少，前投升阳益胃，热势略减，今拟补益脾阴，兼以化浊。然童稚阴亏，病延日久，夏令防其增剧。

党参 怀药 冬术 麦冬 五味 白芍 陈皮 茯苓 砂仁 鸡内金

诒按：小儿虚证，自以后天脾胃为主，然脉数舌红，阴液亦损，亦当稍参养阴之意。

先天不足，三阴亏损，筋络空虚，两足蜷挛，身热骨瘦，童劳痼疾，难治。

生地 当归 牛膝 川断 狗脊 苡米 鳖甲 羚羊角 桑枝

诒按：用薏米、桑枝于补剂中，稍参风湿治法。

断乳太早，元气薄弱，咳嗽发热，已逾四月，形瘦骨立，疳劳重证，唇红而善食，肠胃有疳虫也。

川贝 杏仁 茯苓 百部 川连 党参 地骨皮 陈皮 芜荑 款冬花 桑白皮

诒按：此方专以杀虫为主，愚意当另拟培元之法以佐之。

马脾风，极重险证，危生倏忽，姑与牛黄夺命散。

大黄生切，四钱 槟榔一钱五分 黑牵牛三钱

共研末，分二服，白萝卜汁调服。

诒按：此古方也，病情急重，非此亦无法可挽，或有痰热壅甚者，服越脾或麻杏甘石汤亦效。

音哑喘咳，痰声嘅咯，风痰袭肺，肺胀夹惊险候。

麻黄 杏仁 射干 桔梗 枳壳 菖蒲 前胡 白前 紫菀 桑白皮

另白萝卜汁冲服。

诒按：此证风痰壅闭，与喉科中马脾风相类，治之稍迟，即不可救，学者最宜留意。

痧后挟积，移热于大肠，腹中热痛，每交寅卯二时则痛甚，拟开肺金之郁，仿丹溪论参越桃意。

良姜 桔梗 川连 通草 滑石 黑栀 查炭 砂仁 焦曲

再诊 痧后腹痛，甚于黎明，阳气为阴寒所遏，欲升而不得升，故痛甚于黎明也。前用温寒并进见效，今仍以前法加减。

桂枝 干姜 吴萸 木香 延胡 香附 查炭 槟榔 赤苓 黑栀 白蔻仁

诒按：此寒热错杂之证，大抵热为寒郁，故立方以寒热互用奏功。

评选爱庐医案二十四条

右爱庐医案若干条，胥江张大曦仲华所著也。仲华道光时人，以医术驰名江浙间。原刻上下两卷，共一百余案，咸丰时刻于苏州，未几毁于兵燹，遂少传本。甲午夏，诒于友人案头得见钞本，假归读之，见其论病选药、思路深细，用法精到，颇能独开生面，发前人所未发。惟刻意争奇，不肯稍涉平境，因之议论有过于艰深者，立方有流于纤巧者。窃念方药之道，动关性命，非如词章曲艺，可以随人好恶，各自成家，是必博稽精采，慎所从违，庶几可法可师，不致贻误来学，因就所钞本精选而加评焉。共得二十四条，令门人录而存之，后之学者，苟由此而触类旁通，随机应变，不至如赵括之读书也斯可矣。光绪己亥七月柳宝诒识。

评选爱庐医案

胥江张大曦仲华 著
江阴柳宝诒谷孙 选评

内伤杂病门案二条

病经匝月，表热解后，杳不思纳，脉静舌净，神倦言懒，既无外感留恋，又非老景颓唐，睛光流动，面色开旷，问所服之药，苦寒沉降者多矣，谅系胃气为药所困，非病也，亦非衰也，且进和中醒中，以悦脾胃，令其纳谷乃昌。

人参须五分 炒麦冬一钱 炒橘白五分 北沙参三钱 甘草三分 霍石斛三钱 生谷芽一两，煎汤代水 野蔷薇露一两，冲服

服药后，令煮糜粥，以备半夜病人思纳。切嘱不可多与。

诒按：此方清润有余，尚欠流动，如胃气呆钝，稍加香砂；胃有寒涎，稍增姜夏；欲专和胃，加扁豆、莲子；欲兼和肝，加木瓜、乌梅，均可于此方随宜增入也。

再诊 胃气乍醒，脉形软弱，久饥之后，脏腑之气尚微，纳谷以匀为稳，至于用药，尚利轻灵，须俟胃气日隆，方可峻补，盖凡投补剂，必藉胃气敷布故也。经云百病以胃气为本，又云安谷则昌，其斯之谓欤？

人参须一钱 益智仁四分 炙甘草三分 石斛三钱 茯神三钱 南枣两枚 北沙参三钱 炒麦冬一钱五分 橘白七分 香谷芽一两

诒按：名言至理，凡进补剂者，须识此意。

竟日悲思，半载纳减，询非恼怒感触所致，在病人亦不知悲从何来，一若放声号泣，乃能爽快，睡醒之际特甚，余如默坐亦然。韩昌黎云：凡人之歌也有思，哭也有怀，出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不平者乎。夫悲哀属肺，寐则气窒，醒则流通，想其乍醒之际，应通而犹窒焉，是以特甚。揆之脉象，右寸细数而小滑，伏火挟痰有诸，或更有所惊恐，惊则气结，结则成痹，痹则升降失常，出纳呆钝，胃气所以日馁耳。拟以开结通痹为先，毋急急于补也。

旋覆花一钱五分 元参一钱 炒竹茹一钱五分 瓜蒌皮一钱五分 薤白头三钱 紫菀七分 橘络一钱 安息香三枝 生铁落两许 用铁锤于擂盆内，和开水研至数百转，取汁冲入一小杯。

诒按：推想病情，思路曲折以达。

再诊 两进开结通痹之后，悲哀之态顿释，咯痰黄厚，胃纳稍思，脉之滑数亦缓，其为痰火痹结也，明矣。拟以清泄通降继之，补不可投，岂妄谈哉！

炙桑皮一钱五分 炒竹茹一钱五分 瓜蒌霜一钱五分 杏仁三钱 黑栀一钱五分 丹皮一钱五分 橘络一钱 冬瓜子三钱 紫菀五分 丝瓜络一钱

内风门案一条

眩晕多年，每发于湿蒸之令。今年初夏，潮湿过重，发亦频频。诊脉濡细，舌苔腻白，考古法眩晕一证，概从《内经》诸风掉眩，皆属于肝之论，大旨不外乎风阳上旋，更辨别挟火、挟痰以治之。今按脉证，乃湿郁上泛，挟浊痰膩膈所致，因前人未经论及，而临证亦罕见也，拟辛香运中，以化湿化痰主之。

制厚朴一钱 煨草果四分 炒苏子一钱五分 旋覆花一钱五分 茅术一钱 制半夏一钱五分 陈皮一钱 白芥子七分 椒目五分 赤苓三钱

诒按：所论病机极合，方中尚宜参入清泄肝阳之品，如白芍、蒺藜之类方稳，苏子似不必用。

又按：黄坤载《四圣心源》中，论此等证最详，每以木燥土湿为言，勿谓前人未及也。

再诊 眩晕不复作，舌白依然，脉濡便溏，脘

中较爽，信系体肥多湿，嗜酒多湿，卧于地坑之上亦感湿，好饮冷茶亦停湿，倘泥于古法，而投滋降，不亦远乎！再拟昨方加减，仍守太阴阳明主治。

茅术一钱 煨草果五分 制半夏一钱五分 土炒白术一钱五分 佩兰叶一钱五分 制厚朴一钱 旋覆花一钱五分 藿梗一钱五分 陈皮一钱 通草一钱

诒按：眩晕由于湿痰壅遏者，亦所时有，然其中必有木火内郁，为痰浊所蔽，治当于疏化湿痰之中，仍参清泄之品乃合。

湿病门案一条

形凛汗渍，脉濡神糊，舌如敷粉，沉睡痰迷，素系嗜酒之体，湿痰弥漫，蒙遏清阳，扰乱神明所致，非陷也，亦非闭也，慎勿开泄，拟达原饮意。

制厚朴一钱五分 煨草果五分 枳实四分，磨冲 炒陈皮一钱五分 茅术一钱五分 白芷一钱 法半夏一钱五分 山茨菇五分，磨冲

诒按：论病确凿，方亦的当，宜其效若桴鼓也。

再诊 汗渍已收，神志转清，药后呕痰盈碗，呕出渐醒，脉犹濡细，舌苔白腻，弥漫之势虽除，尚宜燥湿祛痰，从太阴阳明主治。

茅术一钱 煨草果三分 制半夏一钱五分 椒目五分 厚朴一钱 炒青皮一钱 白术一钱五分 陈皮一钱 通草一钱 白芥子一钱

失血门案一条

鼻衄盛发成流不止者，已三日，面赤，足冷至膝，脉数，寸关尤甚，血去过多，心荡神驰，阴亏内热之体，厥阳化火上逆，扰动脉络，血行清道，从高灌注而下，非若吐红之易定，血有几何，岂堪如此长流？拟仿志火升腾治例，用凉血滋降法。

犀角七分 炒女贞子一钱五分 黄连五分 熟地六钱 青铅一枚 炙龟版一两 旱莲草一钱 煨磁石五钱 阿胶一钱五分，蛤粉拌炒 咸水炒牛膝一钱五分

诒按：此证甚险，用药尚称得力。方中当加童便冲入。

再诊 鼻衄虽止，而面色唇口皖白，虚阳虽降，而额汗心悸畏明，脉虚而数，舌光而颤，气乏血涵，血无气护，阴阳有离脱之象，气血有涣散之险。急进双补法，庶几有所依附，再佐咸降酸收以摄之。

人参一钱 天冬一钱五分 炒枣仁三钱 秋石二分，烊入 熟地一两 枸杞炭三钱 白芍一钱五分 阿胶一钱五分 茯神三钱 大枣二枚

消证门案一条

乍纳又饥，消烁迅速，如火之燎于原，遇物即为灰烬。病此半月，肌肉尽削，询系失意事多，焦劳苦思，内火日炽，胃液日干，脏阳既损，而充斥之威，愈难扑灭耳。姑拟玉女煎加味。

大生地一两 麦冬三钱 元参一钱五分 阿胶一钱五分 知母二钱 石膏一两 炒白芍一钱五分 女贞子一钱五分 旱莲草一钱 甘草一钱

再诊 两进甘凉救液，大势仅减二三，渴饮反甚，溲浑而浊，上中之消，又转到肾消矣，三焦兼涉，津液必至告竭，证情极险，再拟从治之法，宗河间甘露法，必得十减七八乃幸。

熟地六钱 石膏七钱 肉桂五分 生地八钱 麦冬三钱 炙草五分 白芍一钱五分 人参一钱 咸水炒黄柏一钱五分

三诊 从治之法，始也依然，药三进而纳日退矣，小水浑浊转清，舌苔光红亦淡，拟宗前方小其制，仍与上中下三焦并治。

熟地八钱 乌梅三分 炙草五分 川连五分 川椒廿粒 生地四钱 肉桂三分 人参一钱 麦冬二钱

四诊 连进固本从治之法，并参苦辛酸安胃，允推应手。今胃纳安常，诸恙皆平，而津液受伤已极，善后之法，自当立中育阴，以冀其复。

人参一钱 熟地五钱 天冬一钱五分 洋参一钱五分 北沙参三钱 知母一钱五分 麦冬一钱五分 石斛四钱 炙草三分

诒按：第一方力量之大，二方立方之巧，三四方用意之周匝，随机而应，步伐井然，具此见解，庶可谈医，然已难其人矣。

呕逆门案一条

恼怒伤肝，木火犯胃入膈，支撑胸背，呕吐血块痰涎，不纳不便，舌白苔腻。胃为水谷之海，多气多血之府，性喜通降，所畏倒逆，经此气火冲激，湿浊乘机错乱，倘肆其猖狂，厥势立至，若再侮脾土，胀满必增，左脉弦硬，右脉细软，谷不沾唇者已五日，胃气惫矣，而呕尚甚，中无砥柱，何恃而不恐？诸先生所进苦寒沉降，盖欲止其呕，而顺其气，诚是理也，然《内经》云：百病皆以胃气为本。苦寒性味，又属伐胃，胃不能安，药力何藉？拙拟苦寒以制肝之逆，苦辛以通胃之阳，而必参以奠安中气，庶几倒逆之势得缓，幸勿拘于见血畏温之议。

人参一钱 吴萸二分 旋覆花一钱五分 川楝子七分 川椒二分 法半夏一钱五分 茯苓二钱 川连三分

另肉桂四分，酒炒龙胆草三分，二味同研，饭丸，煎药送下。

诒按：论病颇有卓见，立方亦稳，唯丸方肉桂合龙胆，一寒一热，似不如肉桂合川连，取交济之意更佳。

再诊 呕逆已止，胀痛亦缓，左脉弦硬固平，右脉歇止渐见，土德大残，中气亦竭，急进补中立中，仍参约脾制肝之法，惟望胃纳能醒是幸。

人参一钱五分 肉桂三分 炙甘草三分 白术一钱五分 茯苓三钱 炒白芍一钱五分

诒按：此建中合四君法。

三诊 胀痛大减，呕逆未平，稍能纳粥，脉俱濡细，胃气渐有来复之机，经云纳谷则昌，信不诬也。

人参一钱 煨肉果三分 白芍一钱五分 橘白七分 白术一钱五分 炙甘草三分 煨木香三分 茯神三钱 谷芽一两

诒按：此养胃和中，善后之方。

外感门案三条

得食则呕，已延月余，形神疲乏，宛如膈证，听其言、观其人，惟知明而动，晦而休，务农无怠者流。诊左关脉数，右关细软，舌白口苦，寒热往来，汗之有无，病者不知。盖少阳见证，原有呕恶，揆其病情，是任其呕逆，以致反胃厌谷，胃气日逆，似乎噎膈，实由邪蕴于少阳一经，胃被邪克，气不通达，据是脉证，宜先泄少阳之邪为要，拟小柴胡法，佐以辛通。

柴胡七分 制半夏一钱五分 制厚朴七分 苏叶七分 苏子一钱 炒川椒二分 橘皮一钱 青皮一钱 淡姜渣五分，后入

诒按：治病不难，难在探取病情能得真谛。

再诊 前方嘱服两剂，据述服后，壮热大汗，湿透衣被，即思纳粥，因其效验，连服一剂，今已吃饭，惟力不充耳。诊其脉，左关已软，右脉尚细，续与和中。

党参三钱 归身一钱 续断一钱 白术一钱 茯苓三钱 陈皮一钱 炙甘草三分 前胡三分 煨木香三分

诒按：方中归身、续断，似非此证所宜。

发热恶寒，头项强痛，无汗胸痞，脉浮紧细，证属正伤寒，南方所罕见，询系连朝营墓辛勤，届在严寒，又居旷野，太阳表证悉具，宗仲圣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

麻黄五分 桂枝五分 防风一钱 杏仁三钱 甘草四分 羌活七分 生石膏三钱 生姜五分 大枣二枚

诒按：证在初起，似不必遽用石膏，就案中所述，乃麻黄汤的证。

再诊 病甫两日，太阳证未罢，而阳明少阳证已悉具，可知南人禀赋柔弱，其传经之迅速若此，汗既未畅，拟三阳并泄。

麻黄四分 柴胡四分 白芷七分 葛根七分 羌活五分 杏仁三钱 连翘一钱五分 黑山栀一钱五分 姜渣五分 大枣三枚

三诊 汗畅热解，烦躁已除，脉转细小，形疲体酸嗜卧，而思纳谷矣。其发也凶悍，其传也迅

速，其退也亦易易，究属质弱者，易感易达，不若北方风气刚劲，禀赋厚而腠理实，必至传遍六经乃已，是证若宗三时六气治之，势必淹缠几候耳。拟和营卫法。

桂枝四分 橘白一钱 姜渣三分 防风七分 茯苓三钱 桑枝五钱 秦艽一钱五分 大枣两枚

诒按：南方少正伤寒证，方案虽平浅，宜存之，以扩闻见。

表热九日，有汗不解，舌绛起刺，烦渴引饮，间作寒战之象，热甚下午，至夜神志时糊，脉洪无力，阳明经分之邪，又传少阳，阳明府分之滞，灼伤津液，极似大柴胡证，而与脉情不符，细绎病情，正虚津竭，既非陷里之神糊，如何香开？致使内传，欲其府滞能通，必俟津回液复，拟宗仲圣人参白虎汤意，参入景岳柴胡煎，庶与脉证符合，诸先生以为何如？

参须一钱 柴胡四分 石膏七钱 鲜石斛七钱 元参一钱 竹叶三钱 麦冬一钱五分 黑山栀一钱五分 知母一钱五分

诒按：于虚实进退之间，惨淡经营，良工心苦。

再诊 汗热烦渴已减，舌绛淡而尖刺已少，津液稍回，正气较振，脉数未平，神志已爽，少阳阳明之表分既清既泄，而府分之滞，尚待清润育阴而下也，切勿因滞而遽投荡涤。审证二字，其难其慎，临时应变，平日之工夫也。

生地四钱 知母一钱五分 银花一钱五分 赤芍一钱五分 麻仁三钱 瓜蒌仁三钱 花粉一钱五分 丹皮一钱五分 鲜霍石斛一两

诒按：此取增液，以行宿滞之意。

伏气门案一条

表热四候，额汗如淋，汗时肤冷，汗收热灼，消滞、泄邪、清补诸法，已遍尝矣。诊脉虚细，惟尺独滑，舌苔已净，胃纳稍思，细绎脉证，病邪不在三阳，而在三阴。考仲圣有反发热一条，是寒邪深伏少阴之阳分，今乃湿温余邪，流入少阴之阴分，良由少年肾气不藏所致，治当宗其旨，变其法，拟补肾阴，泄肾邪，一举两得，庶可许热解汗收。

熟地五钱 枸杞炭一钱 独活一钱五分 茯苓三钱 五味子七粒 细辛三分 牛膝五分 丹皮一钱

诒按：能从对面勘出，此为善读书人，惟方中熟地似不如生地为得。

再诊 热解已净，自汗亦收，脉滑已和，纯乎软弱，神情向倦，而虚象旋著，拟转用补养。

参须一钱 枸杞子一钱 山药三钱 丹皮一钱五分 福泽泻一钱 熟地五钱 杜仲三钱 茯苓三钱 牡蛎七钱 萸肉一钱五分 炙草三分

疫邪门案一条

壮热神糊，陡然而发，脉数大，而混糊无序，舌垢腻，而层叠厚布，矢气频转，小溲自遗，脘腹痞硬，气粗痰鸣，既非寻常六气所感，亦非真中类中之证。观其濈濈自汗，汗热而不粘指，转侧自如，四体无强直之态，舌能伸缩，断非中风。设使外感，何至一发便剧，而安能自汗。倘守伤寒先表后里，下不嫌迟之例，是坐待其毙矣。亦曾读吴又可先里后表，急下存阴之论否？盖是证也，一见蓝斑，则胃已烂，而包络已陷，迅速异常，盍早议下，尚可侥幸，诸同学以为然否？

厚朴一钱 大黄八钱 黄芩一钱 枳实一钱 槟榔一钱 草果四分 知母一钱五分 陈皮一钱

诒按：论证明确，方亦老当，绝无帮贴肤凑之弊。

再诊 神志得清，表热自汗，腹犹拒按，矢气尚频，便下粘腻。极秽者未畅，小水点滴如油，脉数略有次序，舌苔层布垢浊，胃中秽浊蒸蕴之势，尚形燔灼，必须再下，俟里滞渐楚，然后退就于表，吴又可治疫之论，阐发前人所未备，其至有三四下而后退走表分者，若作寻常发热论治，岂不谬乎！

大黄五钱 枳实一钱五分 银花二钱 知母一钱五分 细川连五分 丹皮一钱五分 滑石三钱 元明粉一钱五分 厚朴一钱

诒按：此等证，有下至三四次而后清者，必须有胆有识，方能奏功。后二方亦层次井井，的是老手。

三诊 大腑畅通，悉是如酱如饴极秽之物，腹已软而神已爽，表热壮而汗反艰，舌苔半化，脉数较缓，渴喜热饮，小水稍多，此际腑中之蒸变乍平，病已退出表分，当从表分疏通，先里后表之论，信不诬也。

柴胡五分 枳实一钱 通草一钱 紫厚朴七分 法半夏一钱五分 连翘一钱五分 橘皮一钱 茯苓三钱 大腹皮一钱五分 藿香一钱

四诊 表热随汗就和，舌苔又化一层，脉转细矣，神亦倦矣，病去正虚之际，当主以和养中气，佐轻泄以涤余热，守糜粥以俟胃醒，慎勿以虚而早投补剂，补之则反复立至也。

桑叶一钱五分 石斛三钱 扁豆三钱 神曲一钱五分 丹皮一钱五分 豆卷三钱 甘草三分 橘白一钱 薏仁三钱 半夏曲一钱五分

疟疾门案一条

间疟止后复发，发不归期，或二三日，或七八日，发则寒战热甚，两三月如此，从无汗泄，脉沉而细，形瘦骨立，胃纳式微。证由久疟伤阴，阴损不复，其为劳疟显然。现届夏令，已得可汗之时，且服存阴泄邪，以冀汗泄于表，阴复于里，转准疟期，庶有畔岸可依，拟少阳少阴并治。

柴胡四分 大生地四钱 地骨皮三钱 黄芩一钱五分 鳖甲七钱 青蒿一钱五分 归须一钱 细辛三分 丹皮一钱五分

诒按：此病若认作虚证，而投腻补，则愈补愈热、不死不休矣，幸遇明眼人识破，乃能得此生机。

再诊 药四服而值疟来，寒战依然，热势转短，热退时，汗已畅达。脉沉转出，神气觉爽，而食物有味，察其转轻之象，皆从汗后，究由外感，乘虚蕴伏，愈伏愈深，延为怯象，兹有向外泄化之机，仍宗前议加减，必得转为间疟乃妥。

黄芩一钱五分 炒归须一钱五分 炒知母一钱五分 青蒿一钱五分 鳖血炒柴胡五分 丹皮一钱五分 炒秦艽一钱五分 小生地四钱 荆芥炭一钱 豆卷三钱

诒按：得汗即是生机，仍可用大生地、归身以助阴达邪。

三诊 疟准日作，解后有汗，寒热之势大减矣。脉形细小，舌不生苔，久疟阴伤，复其阴可耳。证属转机，已得坦途，凡腥膻鲜发以及麦食等，均须慎禁，拟清养法，参以泄化。

洋参一钱五分 桑叶一钱五分 炙鳖甲一两 石斛三钱 丹皮一钱 青蒿一钱五分 穞豆衣二钱 谷芽一两 秦艽一钱五分

诒按：此善后之法，凡归、地等养阴之品似不可少。

黄瘅门案一条

瘅证多种，黑者属肾，肾气过损者，曰女劳黑瘅，今肌肤舌质尽黑，手指映日俱黯，强壮之年，肾阳早已不举，体虽丰腴，腰软不耐久坐，脉弱神疲，纳减足冷，显属肾脏伤残太甚，尚谓北路风霜所致乎？昔有人患此，遍处医治，皆曰风毒，后遇顾西畴，道破证名，宗湿热流入肾经主治，试以此证较之，证虽同而虚实又异矣，现届深冬，姑先治本，需春暖阳和，再商他法。

血余四两 猪油一斤，熬至发枯，取油盛贮。一切食物中可以用油者，俱用之

煎方 制附子七分 炒枸杞一钱五分 炒黄柏一钱 菟丝子一钱五分 茯苓三钱 牡蛎七钱 茵陈一钱五分 杜仲三钱 熟地六钱

再诊 前方已服二十余剂，肌肤之黑半化，其势渐转阴黄，形神大振，胃纳加餐，且可耐劳理事矣。春令虽交，和暖未回，再拟补养脾肾，耐性摄养为属。

人参一钱 沙苑三钱 山药三钱 杜仲三钱 熟地一两 茯苓三钱 白术一钱五分 茵陈一钱五分 杞子一钱五分 续继三钱 菟丝二钱 泽泻一钱五分

诒按：此方中亦当再添温润之药。

三诊 肤色花斑，证转阴黄，较之黑瘅浅一层矣。培植脾肾之药，已进四十余剂，形神色脉，俱属平善，节令将交惊蛰，春暖之气已和，治当开泄腠理，以涤肤斑。《内经》云：必先岁气，毋伐天和。《易》曰：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拟宗仲圣茵陈四逆法加减，三剂即停，接服丸药可耳。

黑色退尽之时，当在夏初。

制附子五分 白术一钱五分 赤小豆三钱 麻黄五分 炒黄柏一钱 茵陈一钱五分 连皮苓五钱

诒按：此证即非冬时，亦当先以温煦脾肾为主，务使身中阳和之气，渐渐煦动，然后投以此剂，方能奏效。接服九方未见，拟八味丸去萸、桂，加术、柏，此病证情颇奥，治法亦奇。

腹痛门案一条

脾肾之阳素亏，醉饱之日偏多，腹痛拒按，自汗如雨，大便三日未行，舌垢腻，脉沉实，湿痰食滞，团结于内，非下不通，而涉及阳虚之体，又非温不动，许学士温下之法，原仲圣大实痛之例化出，今当宗之。

制附子五分 肉桂四分 干姜五分 生大黄四钱 枳实一钱五分 厚朴一钱

诒按：论病立方，如良工制器，极朴属徵至之妙。

再诊 大府畅行，痛止汗收，神思倦而脉转虚细，拟养胃和中。

北沙参三钱 甘草三分 橘白一钱 白扁豆三钱 丹皮一钱五分 石斛三钱 白芍一钱

肿胀门案一条

旬日内，遍体俱肿，肤色鲜明，始也原有身热，不慎风而即止，亦无汗泄，诊脉浮紧，气喘促，小便闭，舌白，不思饮，证系水湿之邪，藉风气而鼓行经隧，是以最捷。倘喘甚气塞，亦属至危之道，治当以开鬼门，洁净府为要著。

麻黄五分杏仁三钱 赤苓三钱 苏子二钱 桂木五分 薏仁三钱 紫菀七分 椒目五分 浮萍一钱五分 大腹皮一钱五分

外用麻黄、紫苏、羌活、浮萍、生姜、防风各五钱，闭户煎汤，遍体揩熨，不可冒风。

诒按：病名风水，立方清灵流动，颇得轻可去实之旨。

癥瘕门案一条

少腹块磊，上攻及脘，其力猛而痛势剧，转瞬之间，腹中鸣响，则块磊一阵，向下即平，证名奔豚者，因其性情踪迹行止类似江豚耳。然考其证有三，犯肺之贲豚属心火，犯心之贲豚属肾寒，脐下悸欲作贲豚者属水邪。今系肾水寒邪所发，体属阳亏所致，拟以真武汤参贲豚汤意。

茯苓五钱 川芎五分 小茴五分 归尾一钱 附子五分 白芍一钱 半夏一钱五分 橘核三钱 李根皮一两

诒按：案语明辨以晰，立方精切不浮。

痢疾门案二条

腹痛下痢，昼夜无度，汗冷肢冷，脉细舌白，暑湿热挟滞互结，病经五日不减，嗜酒中虚之体，邪不能化热外达，而见多汗伤阳，多痢伤阴之险。凡里急后重、腹痛者，治法宜通；口燥烦躁溲秘者，又当清渗。此证中阳先馁，不能托化，邪滞未动，虚波已至，诚属棘手，姑拟温清并进，宗泻心汤意，参以疏邪化滞。若正气、保和之类，何足恃耶？

制附子五分 厚朴七分 桂木五分 藿梗一钱五分 建曲一钱五分 赤苓三钱 木香三分 姜渣三分 酒炒黄连五分

诒按：此正虚不能托邪之证，若仅与苦寒香燥，痢门之套药岂能挽回？前后三方，扶阳托邪，选药俱丝丝入扣，所以奏效。

再诊 下痢减半，赤白相杂，肢冷较和，汗亦稀少，舌白苔腻不化，里急后重已缓，诊脉沉细，腹中犹痛，究属中虚湿胜，暑积阻结，不能藉阳和运动，尚非坦途，再拟温中运邪一法。

制附子五分 厚朴七分 黄连三分 白术一钱五分 淡干姜四分 防风一钱 木香三分 枳实七分 丹皮一钱 赤苓三钱

三诊 痢下大减，舌苔渐化，腹痛除而宿垢亦通，小溲赤而两三度，脉象起矣，谷食思矣，中阳既得运动，无虑邪滞不化也，尚当和中。

白术一钱五分 佩兰一钱 青皮七分 藿梗一钱五分 建曲一钱五分 厚朴七分 扁豆三钱 桔梗五分 肉果四分 滑石三钱 苡仁三钱

暑湿热病下痢，始系赤白垢腻，昼夜数十余次，旬日后，痢虽减，而纯下血矣，伤及肝肾，病情最深，非易治者。姑先清热存阴，宗厥阴下痢之条，拟白头翁汤，合黄连阿胶汤意。

白头翁三钱 秦皮一钱五分 丹皮一钱五分 黄连一钱 地榆炭二钱 白芍一钱五分 荷蒂三个 炒黄柏一钱 阿胶蛤粉拌炒，一钱五分

诒按：方论俱明当。

再诊 下血较昨减半，而其来必阵下，肠中滑泄已甚，关闸尽撤，肾气有下脱之虑，拟用昨方参桃花汤意。

赤石脂四钱 地榆一钱 干姜炭五分 白芍一钱五分 丹皮一钱 阿胶蛤粉拌炒，一钱五分 炙草三分 炒黄柏一钱 粳米四钱 黄连四分

诒按：病虽稍减，尚系紧要关头，不可松手。

三诊 血下缓而大减，脉微神倦，气阴并乏矣，堵塞存阴之药，尚不可撤，拟就昨方加立中意。

原方加入人参一钱，另煎冲入。

大便门案一条

大小便易位而出，证名交肠，当得之大怒大饱之后，气火错乱，升降失常，以致清浊混淆，水滓不按常道而行，久则难治。

明矾七分，敲如绿豆大，用腐衣五层包扎，淡盐汤送下 日三服，三日九服，可愈。

诒按：立方简当。

外疡门案一条

恼怒悒郁，内火自生，火能燥痰，则气结痰凝，火性上炎，则痰随之上窜，结核成串于左项，安保右项之不发？壮年朴实之体，而得斯疾，谅亦偏于性情之固执也，倘能暂抛诵读，专心舒闷畅怀为事，则疬痰之消，犹可计日而待，盖不若自戕本元者之水亏火旺，而燥痰成串也。设听其在络内四窜，久延必至于溃，则终身之累矣，后悔莫及，聊赠数言，然乎？否乎？

旋覆花一钱五分 橘络一钱 白芥子七分 杏仁三钱 苏子一钱 海藻一钱五分 昆布一钱五分 丹皮一钱五分 竹茹一钱五分 香附一钱五分

再诊 通络化痰，理气开郁之方，已投七服，左项痰核软而可推，余络未窜，脉仍弦数，大便五日不行，内火犹炽，再议化痰通络之法。

海藻一钱五分 鳖甲五钱 黑栀二钱 昆布一钱五分 丹皮一钱五分 旋覆花一钱五分 蒌皮一钱五分 炙甲片七分 白芥子七分 竹沥一两

三诊 前方五服，痰核已消三粒，所剩四粒，亦软而小，其势不至四窜矣，脉弦小软，大便已畅，再拟消痰，以冀速除，然方药虽效，亦半藉怡养工夫耳。

橘核一钱 川楝子一钱 炙山甲七分 上贝母三钱 昆布一钱 丹皮一钱五分 旋覆花一钱 海浮石三钱 黑栀一钱五分 竹沥一两

诒按：此案三方，药力不甚结实，而用意颇玲珑，在应酬方中，可云完善。

妇人门案三条

痛经数年，不得孕育，经水三日前必腹痛，腹中有块凝滞，状似癥瘕伏梁之类，纳减运迟，形瘦神羸，调经诸法，医者岂口无之，数载之中，服药无间，何以漠然不应？询知闺阁之时，无是病，既嫁之后，有是疾，痛之来源良有以也，是证考古却无，曾见于《济阴纲目》中，姑勿道其名目，宗其意而立方，不必于平时服，俟其痛而进之，经至即止，下期再服。

荆三棱一钱 莪术一钱 延胡一钱五分 香附一钱五分 制军一钱 归身一钱五分 丹皮一钱五分 川芎四分 桃仁二钱 枳实七分

再诊 前方于第二期，经前三剂，经来紫黑，下有似胎非胎一块，弥月不复痛，而经至矣，盖是证亦系凝结于胞中者，今既下矣，复何虑乎？

白芍一钱五分 石斛三钱 川芎五分 醋炒柴胡三分 橘白一钱 白术一钱五分 归身一钱五分 丹皮一钱五分 谷芽一两

经停三月，骤然崩冲，阅五月而又若漏卮，询系暴崩属虚，虚阳无附，额汗头震，闻声惊惕，多语神烦，脉微虚软，势将二气脱离，其危至速，拟同阳摄阴法，急安其气血。

附子五分 鹿角霜一钱五分 杞子炭一钱 熟地七钱 五味七粒 白芍一钱五分 人参一钱 龟版一两 天冬一钱五分 山药三钱

诒按：证情已急，须得重剂，方可挽回。方中选药甚合，特嫌分量太轻耳。

再诊 脱象既除，经漏较稀，脉尤濡细，神思尚怯，气血乍得依附，再宗暴崩属虚之例，拟温补法。

人参一钱 熟地一两 枸杞一钱五分 鹿角胶一钱五分 杜仲三钱 巴戟一钱五分 白芍一钱五分 归身一钱五分 阿胶一钱五分 天冬一钱五分

上腊严寒生产，受寒必甚，当时瘀露未畅，脐下阵痛，迄今五月未止，阅所服药，皆宗产后宜温之例，固属近是，惜未考经穴经隧耳，譬诸锁则买矣，何以不付以匙？买者不知，卖者当知，病者不知，医者当知，致使远途跋涉，幸遇善与人配匙者。

肉桂二钱 细辛五分 同研末，饭丸，匀五服，每晨一服。

诒按：方颇奇特。

柳洲医话

清·魏之琇　撰
清·王士雄　辑
更　生　校注

校注说明

《柳洲医话》，又名《柳洲医话良方》，为王士雄辑录清代医家魏之琇所著《续名医类案》中的按语及附方而成。因之琇别号柳洲，故名。

该书1卷，共辑魏氏按语85条，及29种病证的单方103则。条下及方后，间有孟英评按36条。魏氏按语，针对各家医案在辨证析因、立法制方等方面的利弊得失有感而发。或阐其病机，或陈其所误，而更多的则是补充自己的心得与经验。如评东垣补中益气汤，指出后人奉为金科玉律而仿之罔效，“非此方之谬，要知时代禀赋各殊耳。”又如：“余遇肝肾亏损，气喘吸促之证，必重投熟地、人参。无力之家不能服参者，以枣仁、杞子各一两代之，亦应如桴鼓。”而其所创一贯煎，更为世人所推崇。孟英按语，广征前贤诸说，重在阐发柳洲余蕴，使其更为明晰条达。如魏氏将肝喻为龙，龙之变化莫测，而肝病亦然，故以为肝为万病之贼。孟英按云：“肺主一身之表，肝主一身之里，五气之感皆从肺入，七情之病必由肝起。”由此魏氏对肝病的认识，得孟英之论面益显通达。总之，魏按及王按均简短明了，言辞中肯，于临证多有裨益。此外，所附29证单方，多为据验而录，简便宜行，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统观全书，论理简明精当，附方可师可法，且文辞流畅，体裁自由，无怪乎曹炳章称赞此书云：“洵医家要书也。”

本书辑成于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因篇幅较小，故多收录于各丛书之中，而很少单独刊行。现存主要版本有咸丰元年重庆堂《三家医话》本，《潜斋医学丛书》八种、十四种本，《中国医学大成》本等。本次校注以《三家医话》（重庆堂藏板）本为底本，以《中国医学大成》本为校本。校注方法除遵循本丛书统一要求外，尚有几下需补充说明者。

1. 底本原有目次，按语部分作“按语八十五条”，附方部分列29种病证名称，即“疟、痢、瘵、血证、筋骨疼、哮、呃、喘、头、目、鼻、齿、喉、心腹痛、足膝、疝、颠、鲠、蛊、虱、中毒、狐鬼、小儿、痈疽、打扑、金疮、汤火伤、竹木刺、诸咬”。因正文中主治病证较此为多，且未列题目，故检索价值不大，今只于此处说明，不再保留。

2. 附方中原有两条“雄按”作小字，今依全书前后体例，并改作大字。

3. 书中个别古今字、通假字等，前后使用不一，今按现通行规范字律齐。如差→瘥，傅→敷，括娄→括蒌。

柳洲医话序

魏柳洲先生辑《续名医类案》六十卷，脱稿未久，先生寻逝。辛已邀录四库馆书，不致散佚。《提要》病其编次潦草，盖未经删定之故也。雄不才，僭删芜复，而卷帙犹繁，未能付梓，爰先录其所附按语为《柳洲医话》，以示一斑云。

咸丰元年冬十一月后学王士雄书于潜斋

柳洲医话

钱塘魏之琇玉横著　后学王士雄孟英辑
徐然石亚枝校

伤寒邪结阳明，发为狂热，犹是宿食，宜吐之。非若燥粪便鞕，可下而愈也。

【雄按】凡下之不通而死者，多此类也。

伤寒邪热甚，则正馁，不可误认为虚。

【雄按】缪仲淳治姚平之案可证。

伤寒初愈，脏腑犹多热毒，时师不察，骤投参、耆、术、附温补，其遗患可胜言哉！

【雄按】《寓意草》伤寒善后法，学者最宜详玩。

凡诊病，浅见者反若深虑，多令病家无所适从。

【雄按】此评仲淳治虞吉卿案，或疑其虚而用桂附也。今则此辈尤多，误人愈广，不知疗病，但欲补虚，举国若狂，谁为唤醒？

龚子才治伤寒谵渴无汗，用大梨一枚，生姜一小块，同捣取汁，入童便一碗，重汤煮熟服。制方甚佳，愈于甘露、甘兔地黄之腻。

【雄按】余以梨汁为天生甘露饮，而昔贤已先得我心。若有汗者，生姜宜避。

伤寒发散过投，气微欲绝，虽有实证，亦宜独参猛进。贫者以重剂杞、地，少入干姜。

【雄按】热炽而气液欲脱者，干姜亦忌，宜易甘草。

实邪宜下，人便稀识，可为浩叹。

【雄按】学识浅者，皆为立斋、景岳诸书所囿也。

伤寒狂躁，脉至洪大无伦，按之如丝者，以全料六味减苓、泽，加麦冬、杞子，用大砂罐浓煎与之。必数杯而后，酣寝汗出以愈。古时此法未闻，惟仗人参之力取效。本阴竭之证，乃峻补其阳，使生阴而愈，故用参每多至数斤。设在今时，非猗顿[1]之家不可为矣。

【雄按】阴竭之证，今时尤多。人参之价，近日更昂。惟西洋人参性凉生液，最为可用。而时师辄以桂附、干姜治阴虚狂躁，益非魏君所能逆料矣。

内真寒而外假热，诸家尝论之矣。至内真热而外假寒，论及者罕矣。

景岳治王生阴虚伤寒燥渴，用凉水是矣，而又杂与桂附各数两，治法未能无疵，至舌胎成壳脱落，恐桂附使之然也。

【雄按】今人明知其阴虚而放胆肆用桂附者，皆效景岳之尤也。

喻氏"治伤寒以救阴为主"一语，为治传经证之秘旨。躁脉多凶，疫病热郁之极，脉亦躁也。

疫证脉双伏，或单伏，而四肢厥冷，或爪甲青紫，欲战汗也。宜熟记。

房劳外感，即谓阴证而与热药，杀人多矣。

虚人肝肾之气上浮，宛如痰在膈间，须投峻剂养阴，俾龙雷之火下归元海。

【雄按】叶香岩云：龙雷之起，总因阳亢，宜滋补真阴。今人反用热药，悖矣。详见《景岳发挥》。医者不可不读也。

凡病尸厥，呼之不应，脉伏者死，脉反大者死。

凡卒暴病，如中风、中气、中寒、暴厥，俱不得移动喧闹，以断其气。《内经》明言气复返则生。若不谙而扰乱，其气不得复，以致夭枉者多矣。盖暴病多火，扰之则正气散而死也。病家医士，皆宜知此。

余常见父母有肝病者，其子女亦多有之，而禀乎母气者尤多。

木热则流脂，断无肝火盛而无痰者。

---

[1] 猗顿：战国时大商人，以经营盐业致巨富（一说为人畜牛羊）。后因称巨富者为猗顿之家。

【雄按】此语未经人道。余每以雪羹、龙荟治痰，殊与魏君暗合。

张子和治新寨马叟之证，本因惊而得，尤不能无郁也。盖惊入心，心受之则为癫痫。今心不受而反传之肝，则为瘛疭。亦母救其子之义也。肝病则乘其所胜，于是生风生痰，怪证莫测。治以上涌下泄，乃发而兼夺之理，并行不悖，最合治法。

【雄按】马无胆而善惊，故惊字从马，似与恐惧怵惕之从心者异焉。古人虽曰惊入心，然非胆薄，断不患惊。凡病惊者，其色必青。肝胆相连，殆不必心不受而后始传入也。

肝火亦作头晕，不尽属之气虚也。经云诸风掉眩，皆属於肝，肝之脉上络巅顶。余尝以一气汤加左金，治此甚效。

补中益气汤，为东垣治内伤外感之第一方。后人读其书者，鲜不奉为金科玉律。然不知近代病人，类多真阴不足，上盛下虚者十居九焉。即遇内伤外感之证，投之辄增剧，非此方之谬，要知时代禀赋各殊耳。陆丽京曰：阴虚人误服补中益气，往往暴脱。司命者其审诸？

【雄按】东垣此方，谓气虚则下陷，升其清阳，即是益气。然命名欠妥，设当时立此培中举陷之法，名曰补中升气汤，则后人顾名思义，庶知其为升剂也，原以升药举陷。乃既曰补中，复云益气，后人遂以为参术得升柴，如黄耆得防风而功愈大。既能补脾胃之不足，又可益元气之健行，而忘其为治内伤兼外感之方，凡属虚人，皆宜服饵。再经薛氏之表章，每与肾气丸相辅而行。幸张景岳一灵未泯，虽好温补，独谓此方未可浪用。奈以卢不远之贤亦袒薛氏甚矣，积重之难返也。徐洄溪云：东垣之方，一概以升提中气为主，学者不可误用。然此方之升柴，尚有参耆术草之驾驭。若升麻葛根汤、柴葛解肌汤等方，纯是升提之品，苟不察其人之阴分如何，而一概视为感证之主方，贻祸尚可言哉？叶香岩柴胡劫肝阴、葛根竭胃汁之说，洵见道之言也。

凡素患虚损人，忽有外感，宜细审之。

【雄按】此处最易误人。拙案《仁术志》内曾论及之。

伤寒及感证日久，津液既枯，不能行汗，得大剂三才一气汤一服，乃蒸变为汗而愈矣。若曾多服风药及香燥者，药入必大作胀，一二时许，然后来苏。后贤以此为内托之奇，余谓仍是仲景啜粥法耳。后人安能越古人之范围哉！

伤风一证，殊非小恙。有寒燠不时，衣被失节而成者，此必鼻塞声重，咳嗽多痰。在元气平和之人，即弗药自愈。若在肾水素亏、肝火自旺者，不过因一时风寒所束，遂作干咳喉痛。此外邪本轻，内伤实重，医者不察，辄与表散，致鼓其风木之火上炎，反令发热头痛，继又寒热往来，益与清解，不数剂，而肝肾与肺三脏已伤损无遗。远者周年，近者百日，溘然逝矣。而世俗谈者，咸以伤风不醒便成劳为言。噫！彼劳者，岂真由伤风而成耶？愚哉言也！当易之曰：伤风误表必成劳耳。

【雄按】阴虚误表固然。若外邪未清，投补太早，其弊同也。《不居集》论之详矣，故徐洄溪有伤风难治之论也。

疟痢后饮食不运，多属气虚。然每有痢以下多而亡阴，疟以汗多而耗液，饮食难运，多由相火盛，真气衰。非大剂二冬二地投之，多见缠绵不已也。《寓意草》谓感后宜甘寒清热，说得极透彻，最中肯綮。

【雄按】世人治此，但知六君以补脾，桂附以益火，杀人最夥，可为寒心。

肺气败者，多见两足肿溃、小水全无二证。

【雄按】粗工但知为湿邪阻塞也。

阴虚证，初投桂附有小效，久服则阴竭而死，余目击数十矣。

【雄按】此真阅历见道之言。又徐洄溪曰：大热大燥之药，杀人最烈。盖热药有毒，其性急暴，一入脏腑，则血涌气升。若其人之阴气本虚，或当大时酷暑，或其人伤暑伤热，一投热剂，两火相争，目赤便秘，舌燥齿干，口渴心烦，肌裂神躁，种种恶候，一时俱发。医者及病家俱不察，或云更宜引火归元，或云此是阴证，当加重其热药而佐以大补之品。其人七窍流血，呼号宛转，状如服毒而死。病家全不以为咎，医者亦洋洋自得，以为病势当然。总之愚人喜服补热，虽死不

悔。我目中所见不一，垂涕泣而道之，而医者与病家无一能听从者，岂非所谓命哉？夫大寒之药，亦能杀人，其势必缓，犹为可救，不若大热之药，断断不可救也。愚谓此非激论，的是名言。今年春间，韩贡甫因患便血，误服热补，变证蜂起，业治木矣。其妇翁陈春湖嘱延余诊，已为治愈。迨季夏，其弟正甫患时疟，越医王某连进温燥药而剧，始邀余视之。乃腑实证，下之而瘥。既而贡甫令壻患感，凛寒身热，眩渴善呕。余曰暑也，宜从清解。彼不之信，仍招越医王某治之。连服苍术、厚朴、姜椒之剂，呕渴愈甚，汛事妄行，四肢不温，汗多不解。再邀余诊，脉渐伏。曰：此热深厥深也，温燥热补，切勿再投。彼仍不信，另招张某、黄某会诊，佥谓阴暑，当舍时从证。径用姜附六君加黄、桂、沉香等药服之，肢愈冷，药愈重。八剂后，血脱如崩而逝。即以春间所治之棺殓焉，岂非数耶？此病家不知悔悟之一证也。继有许兰屿室，患左季胁刺痛。黄某目击韩证之死，亦不愧悔。初诊即用桂附，愈服愈痛，痛剧则白带如注，渐至舌赤形消。彼犹曰温补之药力未到，方中桂附日增，其至痛无宁咎。如逆余诊，授以壮水和肝、养营舒络之方而愈。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谏，故附赘之。

热补药谓之劫剂。初劫之而愈，后反致重，世不知此，以为治验，古今受其害者，可胜数哉！

呕吐证，良由肝火上逆者极多。张景岳偏于温补，以为多属胃寒，其误人谅不少矣。

完谷不化，有邪火不杀谷，火性迫速，愈甚而愈迫者。发热之时，脉虽豁然空大，未可便断为虚寒也。

痢疾补涩太早，每成休息。

张景岳平生临证，遗憾多矣。观其治食停少腹一案，夫面角[①] 由胃入肠，已至小腹之角，岂能作痛如是，而又如拳如卵耶？必其人素有疝病，偶因面食之湿热发之，或兼当日之房劳，遂乃决张如是。故推荡之亦不应，得木香火酒一派辛热香窜而痛止耳。至谓食由小腹下右角而后出广肠，谓自古无言及者，更堪捧腹。经谓大小肠皆盘屈十六曲，则左旋右折可知。岂如简如袋而直下乎？嘻！

伤寒论病人素有痞积，及病传入三阴则死，谓之脏结。盖新邪与旧邪合并也。

苦楝根，取新白皮一握切焙，人麝少许，水二碗，煎至一碗，空心饮之，杀消渴之虫屡验。

孙文垣治吴肖峰室，善后不用滋水生木，弦脉安能退哉？

李士材治顾宗伯心肾两亏，用八味、十全，与后医之元参、知母，其失正均。惟集灵膏一方，真圣剂也。

【雄按】集灵膏见《广笔记》。方用人参、枸杞、牛膝、二冬、二地，或加仙灵脾。

凡治小儿，不论诸证，宜先揣虚里穴。若跳动甚者，不可攻伐，以其先天不足故也。幼科能遵吾言，造福无涯矣。此千古未泄之秘也，珍之贵之。

【雄按】大人亦然。小儿则脉候难凭，揣此尤为可据。

劳损病已不可为，服药得法，往往有骤效，乃虚阳暂伏也。数服后，证皆仍旧矣，临证者不可不知。

肺热之人，虽产妇误服人参，多致痰饮胶结胸中，为饱为闷，为咳嗽不食等证。

喻氏治郭台尹之证，多由醉饱人房，大伤真阴，绝其带脉，水亏木燥，乘其所不胜之脾成胀耳。鱼盐之论，恐未必然。

又治顾鸣仲之证，似属肝肾二经，与膀胱无干涉，乃舍肝而强人膀胱，便觉支离满纸。

火盛而郁者，多畏风畏寒。

【雄按】人但知伤风畏风，伤寒畏寒，能识此者鲜矣。

梅核证，由郁怒忧思，七情致伤而成，无非木燥火炎之候。古人多用香燥之剂，岂当时体质厚耶？

余遇肝肾亏损，气喘吸促之证，必重投熟地、人参。无力之家不能服参者，以枣仁、杞子各一两代之，亦应如桴鼓。

【雄按】枸杞一味，专治短气，其味纯甘，能补精神气血津液诸不足也。

---

① 角：大成本作"食"，或是。

缪氏谓阳明热邪传里，故身凉发哕，是金针也。

凡损证，脉见右寸厥厥然如豆，按之梗指，其病不起，以肺金败也。

杨介都梁丸治头痛，惟阳明风热宜之，余不可服。

【雄按】古方治病，皆当察其药所主之证而用之，不独都梁丸尔也，学者须知隅反。

《医学钩元》有目病不宜服六味辨，谓泽泻、茯苓、山茱萸不宜于目。余谓凡肝肾虚，皆不宜此三味。不惟目也。

【雄按】用药治病，须知量体裁衣，执死方以治活病，有利必有弊也。

景岳见燕都女子喉窍紧涩，而不能以左归合生脉救之，乃误用辛温解散。既而知其肺绝，又效粗工避谤，不敢下手。按丹溪云：咽喉肿痛有阴虚阳气飞越，痰结在上，脉必浮大，重取必涩，去死为近，宜人参一味浓煎，细细呷之。如作实证治，祸如反掌。观此，丹溪之学何可薄哉？《传忠录》之言，九原有知，宜滋愧矣。

戴人治一将军病心痛，张曰：此非心痛也，乃胃脘当心而痛也。余谓此二语，真为此证点睛。然余更有一转语曰：非胃脘痛也，乃肝木上乘于胃也。世人多用四磨、五香、六郁、逍遥等方，新病亦效，久服则杀人。又用肉桂亦效，以木得桂而枯也。屡发屡服，则肝血燥竭，少壮者多成劳病，衰弱者多发厥而死，不可不知。余自创一方，名一贯煎，用北沙参、麦冬、地黄、当归、枸杞、川楝六味，出入加减投之，应如桴鼓。口苦燥者，加酒连尤捷。可统治胁痛、吞酸、吐酸、痂瘕一切肝病。

【雄按】胸胁痛，有因于痰饮者，滋腻亦不可用也。

香附、郁金，为治肝要药，然用之气病则可，用之血病则与干将、莫邪[1] 无异也。慎之！

二地腻膈之说，不知始自何人，致令数百年来，人皆畏之如虎。俾举世阴虚火盛之病，至死而不敢一尝。迨已濒危，始进三数钱许，已无及矣。哀哉！

【雄按】此为阴虚火盛者说。若气虚湿盛、气滞痰凝者，误用则腻膈矣。

凡胁腹结块，隐现不常，痛随止作者，全属肝伤，木反克土，非实气也。时师多以香燥辛热治之，促人年寿。余治此多人，悉以一气汤加川楝、米仁、薏仁等，不过三五剂，其病如失。若立斋多用加味逍遥散，鼓峰、东庄辈，多用滋水生肝饮，皆不及余法之善也。逍遥散亦当慎用，缘柴胡、白术，皆非阴虚火盛者所宜也。

景岳生平于薛氏诸书似未寓目，至胁痛由于肝脉为病，至死不知，良可哀也。如案中载治其姻家胁肋大痛一证，全属谬论，幸得一灸而愈。此与呃逆病诸治不效，灸虚里立瘥正同也。

凡泄泻，火证极多。

带浊之病，多由肝火炽盛，上蒸胃而乘肺。肺主气，气弱不能散布为津液，反因火性迫速而下输膀胱之州都，本从气化。又肝主疏泄，反禀其令而行，遂至淫淫不绝。使但属胃家湿热，尤肝火为难，则上为痰而下为泻耳。古今医案于带浊二门独罕存者，亦以未达其旨而施治无验也。至单由湿热而成，一味凉燥，虽药肆工人亦能办此。

【雄按】此诚确凿之论。

胞痹，俗名尿梗病。香燥之药误投杀人，世罕知也。观张石顽治闵少江证，误服丹皮、白术即胀痛不禁，可见。

景岳治朱翰林太夫人证，乃阴虚阳越之风秘，亦类中之轻者。一跌而病，良有已也。未可归功姜附，不知"阴证"二字何以插入？其生平见解，大可知矣。

冯氏治崔姓风秘证，亦阴虚阳越之病，甚则为类中。其治法亦大醇而小疵耳。至云阴伏于内，逼阳子外，亦与景岳治朱太夫人谓为阴证同一模糊。盖缘风秘一条，人多不讲也。

伤寒疟痢之后患秘结者，皆由攻下表散失宜所致。究其由，则皆血燥为病。至若风秘一证，其病本由燥火生风，医者昧于风字，动用风药。死者已矣，存者幸鉴之。

【雄按】凡内风为病，不论何证，皆忌风药。

---

[1] 干将、莫邪：古剑名。阳剑曰"干将"，阴剑曰"莫邪"。

医不知风有内外之殊，以致动手便错。

观《医通》载妇科郑青山愤喜交集，因而发狂一事，业医者，亦可怜哉！有志之士，慎勿为此。彼云不可不知医者，非圣人之言也。

凡心腹痛而唇红吐白沫者，或好唉者，多属虫证。

阴虚火盛之人，初服桂、附、姜、萸等燥热刚药，始则甚得其力，所谓劫治也。昧不知止，久而决裂，莫可挽回。余目击其敝者，数十人矣。

二便俱从前阴出者，宜集灵膏，重用人参以补肺而润肠。盖肺与大肠相表里而主气，又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肺得养，斯大肠之燥可清。又得枸杞、二冬以滋其血槁，然后故道可复，而清浊自分矣。

近时专科及庸手，遇产后一以燥热温补为事，杀人如麻。

【雄按】非独产后也，如呕吐泄泻、疟痢哮喘、痿痹肿胀、痰饮腹痛、痞瘕诸证，粗工无不悉指为寒，而不知其属热者多也。

冯楚瞻之媳，胎前多服八味丸，所以生子百日内即患疡证。

产后恶露不下有二，一则瘀滞宜行，一则血虚宜补。

肝火病，其状如疟，盖胆为肝府，肝病则胆亦病矣。

产后病多属阴虚，治必养营。若气血兼补，杂以姜附刚剂，非担延[1]时日，即贻病者后患，临证者审之。

火极似水，乃物极必反之候。凡患此，为燥热温补所杀者多矣。哀哉！

立斋谓产后阴气大虚，正喜亡阳与阴齐等，云可勿药而愈。此正薛氏生平不能峻用养阴之缺处也。冯楚瞻治一产后头汗证，拘泥薛法而不与药，致病家属之庸手而败。是守而未化之过也。

【雄按】阴虚不敢救阴，亦泥于产后宜温之俗说。乃云正喜亡阳，是何言耶？非仅缺处，直是谬论。无怪乎徐洄溪以薛氏为庸医之首也。

患痘腰痛，曾有房事者，最称难治。余谓以大剂左归饮与之，必有可挽。

医学无真知而参末议，最能误人，智者慎之。

麻疹之发，本诸肺胃，治之但宜松透，一切风燥寒热之剂，不可入也。余常遇表散过甚，绵延不已者，一以生地、杞子、地骨、麦冬、蒌仁、沙参等味，三四剂必嗽止热退而安。若吕东庄之用桂附，因其苦寒过剂，故处方如是，非可一切试之也。

病危之家，亲宾满座，议论纷纭，徒乱人意，不可不知。

余尝诊一儿，见其左掌拳曲，询其由，乃小时患惊搐，为母抱持太急，病愈手遂不能伸舒。若初起即以大剂滋肝肾真阴与之，必能伸舒如故，惜世无知者。

肿证多湿热为患，虽云脾虚，必审其小便长短清浊，及大便溏燥浓淡，以施治法。若概云脾虚，参术蛮补，必致绵延不已。

肝脉挟胃贯膈，又曰是所生病者为胸满，故胸之痈疽，本由于肝。然此证最难别白，即《内经》所谓内有裹大脓血之证也。吾乡一名医自患此，同道诊之，不知为痈也。杂进参、附、丁、桂之剂，久之吐出臭脓乃省，已无及矣。

寸强尺弱之脉，多属阴虚火炎之候，误服八味丸，每致贻患。

不拘内外病，凡阴虚者服参耆诸气分药，非惟无益，而反害之。

诸病火盛而汗出者，若骤敛之，反增他证。

凡肝郁病误用热药，皆贻大患。

肝木为龙，龙之变化莫测，其于病也亦然。明者遇内伤证，但求得其本，则其标可按籍而稽矣。此天地古今未泄之秘，《内经》微露一言，曰"肝为万病之贼"六字而止，似圣人亦不欲竟其端委，殆以生杀之柄不可操之人耳。余临证数十年，乃始获之，实千虑之一得也。世之君子，其毋忽诸。

【雄按】肺主一身之表，肝主一身之里。五气之感皆从肺入，七情之病必由肝起。此余夙论如此。魏氏长于内伤，斯言先获我心。盖龙性难驯，

---

[1] 担延：大成本作"耽延"，义同，即拖延、耽误。

变化莫测，独窥经旨，理自不诬。

附方《续名医类案》简妙愈病之方，附采于左。

瘴疟，青蒿汁任饮之。并治蛔动痞痛。

久疟不愈，以枣一枚，安病人口上，咒曰：我从东方来，路逢一池水，水内一尊龙，九头十八尾。问他吃甚么？专吃疟疾鬼。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咒三遍，将枣纳入口中，令嚼食之，即瘥。

【雄按】此即上古祝由之意，必邪已渐衰始能有效。

又何首乌五钱，陈皮二钱，青皮三钱，酒一碗，河水一碗，煎至一碗，温服即愈。

又石首鱼恣啖可愈。

【雄按】邪未衰者忌之。

血痢久不瘳，乌梅肉、胡黄连、伏龙肝，等分为末，茶调下。

五色痢久不瘳，大熟括蒌一个，煅存性，出火毒，为末，作一服，温酒下。

热毒下痢脓血，痛不可忍，水浸甜瓜恣啖之。

噤口痢，牛乳频灌之。

传尸劳，宜先服玉枢丹，继以苏合丸，其虫即下。

吐血，用水澄蚌粉研细，入朱砂少许，米饮调下二钱。

衄血，用赤金打一戒指，带左手无名指上。如发病，将戒指捏紧箍住，则血止矣。或以蒜杵烂，贴涌泉穴。

又真麻油纸拈纤鼻中，打嚏即止。或以人乳挤入即止。

又用灯盏数枚，沸汤中煮热，安顶上，冷即易之。

牙衄，用苦竹茹四两，醋煮含漱，吐之。

舌衄，赤小豆一升杵碎，水三碗，和捣取汁，每服一盏。外以槐花末糁之。

筋骨疼如夹板状，痛不可忍者，以驴骡修下蹄甲，砂锅内炒为炭，研细末，酒或白汤下。

【雄按】此方并治臁疮久不愈，麻油调敷之，疮湿者糁之。

醋哮，用粉甘草二两，去皮破开，以猪胆六七枚取汁，浸二日，炙干为末，蜜丸。清茶下三四十丸。

怒后呃忒，用铁二斤烧红，淬水饮之。

痰喘久不痊，五味子、白矾等分为末，熟猪肺蘸末细嚼，白汤下。

偏头风，南星、半夏、白芷等分为末，生姜、葱白杵烂，和捏为饼，贴太阳上，一夕良已。

头疼如劈，目中溜火，酒制大黄为末，茶调服三钱。

偏头风，蓖麻仁同乳香、食盐捣贴。

头风畏冷久不愈，莜麦[1]面二升，水调作二饼，更互合头上，微汗即愈。

拳目倒睫，木鳖子一个，去壳为末，棉裹塞鼻中。左目塞右，右目塞左，一二夜即瘥。

烂弦风眼，黄连、淡竹叶各一两，柏树皮十者一两，如半湿者用二两。咬咀，水二斗，煎五合，稍冷，用滴目眦及洗烂处，日三四。

鼻痈，瓜蒂、细辛等分细研，以棉包豆许塞之，化水而消。或以瓜蒂研末，羊脂和敷亦妙。

胃火鼻赤，每晨以盐擦齿，噙水漱口，旋吐掌中，掬以洗鼻，月余而愈。

鼻流臭黄水，脑痛如虫啮，用丝瓜藤近根三五尺许，烧存性研细，酒调下。

食物从鼻中缩入脑中，介介痛，不得出，以羊脂如指头大纳鼻中吸入，须臾脂消，物随出。

齿肿痛，用黑豆以酒煮汁，漱之立愈。

蛀牙疼，川椒为末，巴豆一粒同研成膏，饭为丸，如绿豆大，以棉裹安蛀孔内，立效。

脱齿[2]，以酒饮之令醉，取皂角末吹入鼻中，嚏透即上。

咽喉壅塞，吹皂角末于鼻中取嚏，外以李树近根，磨水涂喉外。

急喉痹，口开不得者，巴豆仁拍碎，棉裹随左右塞鼻中，即吐出恶物，喉宽即拔去之。后鼻中生小疮，亦无害。

喉痛危困，令人以手用力揪其顶心发，即

---

[1] 莜(qiáo 桥)麦：莜，同"荞"。莜麦即荞麦。

[2] 脱齿(xie 械)：齿，上下牙齿相摩切。脱齿，即下颌关节脱位。

愈。无发者，用力撮其顶心皮。

心腹久痛，栀子炭 一两，生姜五片，煎服。

鹤膝风，乳香、没药各一钱五分，地骨皮三钱，无名异五钱，麝香一分，各为末，车前草捣汁，入老酒少许和敷患处。

脚气，袋盛赤小豆，朝夕践踏展转之，渐愈。

又樟脑排两股间，以脚绷系定。

脚气上攻，及一切肿毒流注，以甘遂研细，水调敷患处。另浓煎甘草汤服之。二物相反，须二人各处买，并不可安放一所，用之立效。

诸疝，以灰布门槛上，脱裤坐之，阴囊著灰，即有一印。左患灸左印，右患灸右印，须避四眼。五月五日灸尤效。

风颠神方，乌犀角四两，锉末；每用一两，清水十碗，砂锅内煎至一碗，滤净；再加水十碗，熬至二酒杯；另以淡竹叶四两，水六碗，煎二碗，去渣，加犀角汁同服，尽四剂即愈。

稻芒著喉，鹅涎灌之。

误吞铜钱，面筋置新瓦煅作炭，研细，开水调温服。未下咽者，即从口出，已咽下者，从大便出，神效。未下咽者，以生大蒜塞鼻中亦能出，尤简便。

误吞铁针，乳香、荔枝、朴硝为末，猪脂人盐和之，吞服。

防蛊毒，须袖中常带当归，遇饮食讫，即咀嚼少许。若有毒，即时呕吐。又法，食不辍醋，蛊不人肚。

解蛊毒，败鼓皮烧灰，服方寸匕，须臾自吐。

又生甘草五钱煎汁，半温饮之，入咽即吐。恐未尽，再一服。

又马兜铃藤十两，水一斗，酒二升，煮三升，分三服。

又升麻、郁金煎服，不吐则下，毒自去矣。

又玉枢丹，井华水调服。

阴毛生虱，生银杏杵烂敷之。

烟火熏死，芦菔捣汁灌之。

中砒毒，白扁豆生研细，新汲水下二二钱。

河豚毒，麻油灌之。

丹石毒，荼菜频煮食之。

狐媚，以桐油涂阴上，即绝迹。男女皆可用此法。

邪祟，玉枢丹频服之，并以烧烟于卧室，即愈。

鬼交，鹿角末三指一撮，清酒和服。

飞尸，玉枢丹以忍冬藤煎浓汤灌之。

走马牙疳，蚕退纸烧存性，入麝少许，蜜和敷。加白矾尤妙。

小儿好吃粽成积胀痛，白酒曲同黄连末为丸服。或以熬酒调曲末服亦可。

又吃鸭蛋不消，用砂仁末钱许，枣汤下。

小儿口禁不开，猪乳饮之立效。若月内胎惊，同朱砂、牛乳少许抹口中，甚良。

小儿惊风，导赤散煎汤送泻青丸，大妙。

小儿禁口痢，干山药半生用，半炒黄色，研细末，米饮下。

肿毒初起，用鸡子一枚，以银簪插一孔，用透明雄黄三钱，研极细末入之，仍以簪搅匀，封孔，放饭上蒸熟食之，日三枚，神效。

又方，麦粉即小粉，乃洗麸造面筋澄下者也不拘多少，陈醋和之，熬成膏，贴之即愈，陈久者愈佳。

又方，糯米饭乘热入盐并葱管，杵极烂如膏，贴之。

发背，玉枢丹内服外涂，即可得瘳。

翻花疮，藜芦末，生猪脂调涂。

腰疽未破者，新杀牡猪肝，切如疮大贴之，以布缠定，一周时即愈。肝色变黑，犬亦不食。

【雄按】一切痈疽，似亦可用。

痔疮，芦菔煎汤频洗佳。

又玉枢丹服之良。亦治便毒。

又先以木鳖子煎汤熏洗，后以葱涎、蜂蜜对调匀，敷之立效。

阴囊溃烂，紫苏末敷之。杉木灰亦可并用。

便毒，棉地榆四两，白酒三碗，煎一碗服，即愈。

臁疮，先以淡盬水洗净浥干[①]，次用驻车丸研极细，加乳香少许，干糁之。

---

① 浥(Yì 义)干：水下流貌。浥干，指水流尽而干，即凉干。

又烂捣乌齿苋敷之。并疗多年恶疮，百方不效者。

又松香一两，轻粉三钱，乳香五钱，细茶五钱，共打成膏。先以葱白、花椒汤熏洗净，用布摊膏厚贴，用绢缚定。黄水流尽，腐退生肌。

耳疔，夏枯草、甘菊、贝母、忍冬、地丁，大剂饮之。

髭疔，牙关紧急者，用患者耳垢、齿垢，并刮手足指甲屑，和匀如豆大，放茶匙内，灯火上炙少顷，取作丸。将银针挑开疔头抹入，外以棉纸一层津湿覆之，立愈。兼治红丝疔。

诸疔用陈年露天铁锈，碾如飞面。以金簪脚挑破疔头纳入，仍将皮盖好。少顷黑水流出，中有白丝如细线，慢慢抽尽，此疔根也，抽尽立愈。或用甘菊花并根叶捣汁，以酒下之。

诸癣，先以温浆水洗之，旧帛拭干，用芦荟一两，炙甘草半两，研细和匀敷之。

冻疮，黄柏烧存性研，鸡蛋清调涂，破者糁之。

一切恶疮，陈米饭紧作团，或用肥皂亦可，火煅存性，加腻粉研细，麻油调敷。

坐板疮，松香五钱，雄黄一钱，研细和匀，以棉纸包拈成条，腊月猪油浸透，点火烧著，取滴下油搽之立效。如湿痒者，加苍术末三钱同包。

下疳，生槐蕊，开水送三钱，日三服。

又小蓟、地骨皮每五两，煎浓汤洗净。鲜者更妙，久浸即溃。再以黄芩、黄柏、宫粉、珍珠、冰片，研末敷之。

梅疮，干荷叶浓煎代茶饮，甚效。

又松香、铅粉研末，麻油调涂。

打扑损伤肿痛，生姜自然汁、米醋、牛皮胶，同熬溶，入马勃末不拘多少，搅匀如膏，以薄纸摊贴患处，即效。

杖不知痛，三七、无名异、地龙共捣，白蜡为丸，酒服。或以白蜡一两，蛰虫一枚，酒服亦妙。

杖丹，水蛭为末，和朴硝少许，水调敷之。

被笞身无完肤者，骨碎补烂研取汁，酒调或煎服，渣敷患处。

箭镞炮子入肉，干苋菜研末，沙糖调涂。

金疮，黄牛胆煅存性，研细敷之。

汤火伤，松树皮自剥落而薄者更良阴干研细，入轻粉少许，生油调敷，如敷不住，纱绢缚之，或用地榆末糁。

又夏枯草研细，麻油调，厚敷之。

竹木刺，乌羊矢捣烂，水调厚罨之，即出。

蜂螫，蚯蚓矢涂之。

犬咬，栀子研末，芦荟汁调敷。猘犬咬者，服玉真散，玉真散即防风、天南星等分研末。并治金刃伤，打扑跌坠，及破伤风皆效。

疔疽发背，瘰疬恶疮，及毒蛇猘犬伤并宜以艾炙之。

【雄按】徐灵胎云：痈疽阳毒，及生头面者，皆不可炙。

归砚录

清·王士雄　撰
张太龙　赵炳武　校注

校注说明

《归砚录》，清王士雄（孟英）撰。王氏一生业医，尝奔走于钱塘、海昌、嘉兴、上海等地，对行医中的见闻、杂感、经验、医案等，辄加笔录，渐积成卷，于咸丰七年（1857年）整理成该书。孟英自谓："乃自余失怙后，即携一砚以泛于江、浮于海，荏苒三十余年，仅载一砚归籍。"故名其书曰《归砚录》。

书凡四卷。卷一论述饮食，如水、米、茶、姜等与健康的关系，鸦片与酒对人体的危害，并摘引各家有关饮食诸说。卷二首论阴阳，次叙名人轶事，继则指出魏之琇《续名医类案》讹误数十条，并对吴鞠通《温病条辨》详加评议，最后摘引分析各家之说。卷三收载《奇症汇》、《星甫野语》等书的部分医案，及耳闻目睹时人所治之疑难怪证、外科杂证，并收录了许多民间验方、单方。卷四为孟英个人验案，以外感及妇科医案为多，其中也包括孟英本人患病的病案。

本书内容虽杂，但立论平稳，辨析精详，如云凿井以洁水源、以税禁酒等，均切实可行。而评论诸家，则客观公允，如对《温病条辨》之评议，见解独到，确能启人心智。由于本书摘录颇丰，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如管荣棠的外科经验即赖以得见一斑。本书所载孟英医案，乃其个人手笔，叙证翔实，辨证明晰，较他人整理者，更为真实。以本书与孟英其他医著相互参阅，不仅能加深对其学术思想的理解，而且足以拓视野、广见闻，对于学医、研医不无裨益。

本书约于咸丰九年（1859年）刊行于世，后收入《潜斋医学丛书》中。现存主要版本有咸丰九年及同治元年归砚草堂刻本，《潜斋医学丛书十四种》本。

本次整理以1918年集古阁石印本《潜斋医学丛书十四种》中所收本书为底本。此本虽经曹炳章校刊，但仍有讹误之处，幸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又得见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所藏抄本，此本曾为裘吉生收藏，缮写精良，故据以校改了部分讹脱之处。另本书原无目录，今据正文增简目于前，以便查阅。

目 录

归砚录弁言…… (634)
归砚录序…… (635)
题归砚录…… (636)
跋…… (638)
重刊归砚录序…… (639)
卷一…… (640)
卷二…… (646)
卷三…… (659)
卷四…… (666)

归砚录弁言

吾族系出安化，籍录盐官。十四世祖迁于海盐之水北，十九世祖复归于原籍之旧仓。乾隆间，曾王父遭海溢之患，携吾祖、吾父侨居钱塘。嗣为吾父娶于杭，生余昆季六人，而殇其三，故虽行四而字孟英。尝忆吾父之归葬曾王父暨大父也，谓先世邱垄所在，意将挈家回籍而未逮。道光纪元，府君遽捐馆舍，时余甫十四，童昏无知。家无担石储，衣食于奔走有年，不获时省祖墓，罪戾实深，而敝庐数椽，地土数亩，亦遂悉为人侵，是以先府君之葬，势难归祔祖茔。因循多载，吾母命卜地仁和之皋亭山，以为海昌便道，子孙易于祭扫，余敬谨恪遵。先孺人弃养，即合葬焉。迨癸丑春，金陵失守，杭城迁徙者纷如。窃谓吾侪藉砚田以糊其口，家无长物，辛丑之警，有老母在，尚不作避地计，况今日乎！第省会食物皆昂，既非寒士之所宜居，而婚嫁从华，向平之愿亦不易了，倘风鹤稍平，可不继志以归籍耶？余虽未有子，而女已多，从子亦数辈，必乘其年尚幼稚，俾乡居以习于俭约，斯谓遗之以安。然族已久疏，恓难如愿。先是有嘉兴谢君再华者，端人也。家于杭之保佑坊，以白手致小康。甲辰春，余谓其地将有郁攸灾，嘱其移居，从之。及秋而不幸余言偶中。谢以获免感于心，至是曲为余筹之。久之，引一人来曰：此管君芝山也，与我为垂髫交，醇谨朴诚，一乡称之。世居海昌北乡之淳溪，地既幽僻，俗亦淳良，小有市廛，颇堪栖隐，距海较远，水患无虞。子欲归故乡，盍与结邻乎？余闻之慰甚，遂与订交。既而偕弟季杰，挈舟往访。至其地，如渔人之入桃源，且有朱姓旷宅，愿我赁，心益喜。返杭告庙而卜之吉，季杰复谋诸赵君笛楼，得壬占曰：利久居，宜子孙。而会垣僦居之屋适易主，爰谋吉携眷往家焉。时咸丰五年乙卯冬十月中浣三日也。回思先府君以四十九岁弃诸孤，余昨岁之病，几如汤睢阳与父同寿清康熙间，汤文正公斌，河南人，古睢阳郡，与父同寿。然而一事无成，虚延人世，霜侵两鬓，余年几何。赖良友启余，得以勉承遗志。谢君之德，曷敢以忘！而机缘相凑，殆亦先人之灵有以默相欤？设谓无田可归，必待买山有资，则岁不我与。赍此志而弗能偿者，举目皆是也。余窃悲之。乃余自失怙后，即携一砚以泛于江、浮于海，荏苒三十余年，仅载一砚归籍，人皆患之，而余载砚时游，亦足以行吾之痴，而乐吾余年，他非所知也。游时偶有所录，渐积成卷，题曰《归砚》。盖虽以砚游，而游为归之计，归乃游之本也。因识其归之所以于简端，以为序，并示我后人。

咸丰丁巳冬十一月下浣安化后人南渡
第二十七世半痴王士雄书于吴门归棹

归砚录序

盖闻天定胜人，人定亦能胜天。医相皆能挽造化之权，故先哲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之语也。迨世风日下，医道日衰，良者罕见矣。王公孟英，博雅君子也。储八斗之才，富五车之学，而尤长于医，疗疾之神，人莫能测。著有医学丛书十六种，阐明至理，井井指陈。其医案十四卷，治法益昭，发前人之未发，悟前人所未悟，上追《灵》、《素》，下纂诸家，抉其奥以显其幽，存其纯而纠其缪，道明世俗之风，说尽晦昧之弊，分混淆，别邪异，千古流弊，一旦而消，万世蔽蒙，一朝而破，功盖前贤，学垂后世，证无巨细，恻隐常存，卓识敦行，诚人所不能及也。往岁归隐海昌，惜兰女辈，未能负笈以从，而钦佩之心，不能自已。兹先生草《归砚录》以明志，因不揣谫陋而为之序。

时丙辰三月中浣仁和彭兰媛敬撰

题归砚录

挥手湖山意洒然，卜居林野爱幽偏。济时有道同良相，涉世无讥是散仙。重庆渊源宏旧绪，存仁著述富新编。相逢路较前时近，亭溪至余乡仅一舍耳。易棹王猷雪夜船。春初，先生两过余里，皆大雪。

丙辰春仲秀水愚弟曹大经海槎

喜从桑梓话樵渔，境僻溪环好结庐。非有闲情耽水石，每寻佳趣到琴书。折肱道契孙思邈，苦口言符陆敬舆。不尽忧时怀古意，且开小圃灌春蔬。

仁心古谊继忠州，千顷波涛一叶舟。远道有求诊者，先生每乘小艇夜行。书可活人常小试，才堪医国切先忧。艾溪老宿牵离绪赵菊斋先生隐居寿昌，秀水耆英慨旧游。庄芝阶先生甫即世。惆怅生平师友谊，灵根大爵要交修。

甘态模棱静里参，有时扪虱纵清谈。《灵兰》独悟能砭俗，甘蔗旁生祝梦男。把卷闲宜窗卧北，著书名若斗垂南。会当一遂缁衣好，一棹双桥益访三。

几岁疮痍未息兵，桃源小隐谢浮名。高文纵笔千言当，妙语挥犀四座倾。世外神仙留橘井，山中风味足莼羹。一编自有千秋业，不独归来砚可耕。

丁巳长夏宜春晚生袁凤桐敬民

回溯神交两载余，获亲光霁快何如。名山著述穷元奥，济世襟期赖发摅。妻子一廛甘小隐，丹黄四壁爱吾庐。新编借富规时意，许我先窥未见书。

戊午仲夏同邑教弟周在思二郊

曲水回环一碧流，亭溪地僻乐清幽。居非近市耽歌啸，家有藏书供校雠。良相救时同妙手，奇方获解豁双眸。先生此道肱三折，苦口言如药石投。

高旷襟期志气恬，不贪为宝励鸡廉。先生视病，不受贫者之酬。功深著作琳琅富，学究岐黄岁月淹。种杏成林追董奉，抚松归隐似陶潜。残躯一再叨仁术，黍谷回春勿药占。素病虚弱，屡邀诊治，渐次痊可。

戊午新秋归安女史章华徽

生不为相当为医，一扫寰宇之疮痍。吸水直须穷上池，洞烛癥结如燃犀。真宰上诉阊阖披，乃许司命侔神祇。我观毒药供医师，十失三四犹次之，食不制兮事不稽，无怪使我生狐疑。吁嗟乎！富贵溺心鼎炉欹，功利夺人龙虎飞，群魔欹正艰且危，乾坤不交坎离暌。世事如云类若斯，灵丹一粒珍刀圭。王君抱砚归亭溪，布衣蔬食甘掩扉，著书索隐探渊微，世人未见惊新奇。天鸡唳旦醒梦迷，名山一席传者谁！

己未春仲仁和赵梦龄菊斋氏

先生自是人中龙，二十八宿罗心胸。岐黄术欲追上古，卢医扁鹊将无同。偶然著作归砚编，阐扬至理开蚕丛。笑他世上争名客，蕉鹿繁华驹过隙。恬淡真如张季鹰，逍遥直似陶彭泽。转瞬沧桑事可悲，吴山看遍劫灰飞。申屠卓识先归隐，早向亭溪掩竹扉。辋川庄好春风静，扁舟似入桃源境。屋后时闻欸乃声，门前且看桑榆景。避乱重来访旧游，依然把酒话田畴。当年曾起膏肓疾，回首而今已

十秋。受恩深愧酬无力，坎壈愁常泪沾臆。往事凄凉不忍谈，故园今已生荆棘。何日三吴息战争，与君相约结比邻。砚田同作归耕计，对榻西窗论道经。

庚申孟夏仁和世侄胡耀曾荣甫

淳溪深处结茅庐，遍地疮痍孰疗除？惟此石交堪与共，归来且著活人书。

遁世逍遥寄睡乡，先生近号睡乡散人。回春妙手擅岐黄，编成小录千秋业，重庆遗书合瓣香。令曾祖有《重庆堂随笔》刊行于世。

把卷蓬窗动旅怀，申江一棹与君偕时同赴上海。思归已是无家客，凄绝当年赐砚斋。先文节公曾蒙宣庙赐砚，因以名斋。

同治元年仲夏钱塘后学戴穗孙

跋

是书镌于杭，托徐君亚枝校雠。庚申春，刻甫竣，而杭垣失守。迨援兵来，贼遁去，杭人虑其复至，率迁避，承胡子荣甫挈版畀余，顾僻乡无攻木之工，迄未修校。辛酉秋，海昌日蹙，余携以栖于濮院，改字梦隐。迨冬季，杭垣复陷，海昌亦溃，余不能归。今夏更携以至沪。有元和金君篁斋者，读余书有年，亦窜难在此，适霍乱大行，市医罔措，篁斋遍搜坊间《霍乱论》，大声疾呼以告人曰：指南在是，毋走歧途！因而救全者不少。且尝于乙巳年，辑《转筋证治》一书于姑苏，书中多采刍荛，惜板已毁，余亦未之知也。篁斋嗣与仁和周鹤庭茂才同寓，始知余在沪。六月十九日，遂来订交。善气迎人，使我如坐春风中。序齿长余两岁，乃殷殷然必欲执贽门下，余何敢当！而谦光下济，益可见其虚心好学之不可及矣。既而余有瀛洲之游，爰以此版托其修校。比返申，业已蔵事。余方快遇心交于萍寄之时，将出诸稿以质正之，并欲重订《霍乱论》，以补前刻之未备。讵八月二十八日一夜，陡患霍乱，诘朝吴县华君丽云速余往视，已形脉两脱，音嗄汗淋，亟投参、苓，莫从挽救。呜呼！余不觉涕下之如雨也。回忆亚枝于申春闭城后，溘然而逝；荣甫于酉冬城陷后，未闻下落；赠言诸君如海槎、菊斋、二郊，并归道山；敬民子身窜难来申，于六月十七日哭母身亡，年甫三十一，尤可伤也；彭、章两闺秀，亦已化去。是书之成，皆不及见。而余曩刻医书十种，版尚在杭，谅化劫灰。梦境如斯，能无感慨？且知已零落殆尽，更何从而析疑问难哉！因泚笔以识余痛。

同治元年八月梦隐又书于上海之随息居

重刊归砚录序

《归砚录》四卷，乃王君孟英壮游时偶有见闻所录，渐积成卷。其间议病论证，或表著前徽，或独摅心得，或采前贤未刊医案，或录平时自治验案。如摘评魏氏《名医类案》及《温病条辨》，虽不分体例，然皆能发前人所未发，悟前人所未悟，弗泥于古，弗徇于今，其著论以清，烛理以明，抉摘搜剔，厘然能去其非而存其是，千古流弊，一旦冰释，万世疑窦，一朝道破，奇情炒绪，层见叠出。杨素园有云：苟能勤学，不患无术研穷，欠而聪明出，阅历多，则相智生。第若于世医之不读书以祸世，及不善读书以误世也等云。吾谓行生敏而好学，能一思百虑，所以能具此完美之学理，诚有清一代医中之伟人。炳章素慕先生学，恨未能遍读其书。如《潜斋丛书》者，前购觅十余年不得见，渴望可谓至矣。民国四年，始见李氏排印之八种。民国六年夏末，得见抄本《归砚录》，是书由南京张君树药手录，赠余友裘君吉生，当时余亦见而过录一部，不期于是年秋，阅市中复购得《潜斋丛书十种》，较李印增《医案三编》、《归砚录》两种。余复将抄、印二种《归砚录》互相校勘，计校出张抄本讹误三十七字，故仍照木刻本付印，惟张氏抄本驴骡辨下，有树药先生评一条，语多经验阅历，故照增入，冠以"药按"二字，以期识别。余不文，校刊既竣，爰志其得书付印之缘起如此，是为序。

中华民国七年三月四明后学曹炳章序于和济药局

归砚录卷一

海昌王士雄孟英原著　　鄞县曹炳章赤电校刊

窃思人赖饮食以生，而饮食之烹饪，必藉于水。水之于人，顾不重欤？夫水以流动为性，以润下为德，故水无不流，流则不腐，所谓"合千派而不竭，纳众流而不污"者也。惟杭、嘉、湖、苏、常数郡之水，独异于他处。以地势坦夷，水极平衍，自古称为"泽国"，而支河万派，浜汊繁多，其大河之水既已平流，则浜汊之间竟如止水。居其所者，饮于斯，食于斯，濯粪秽于斯。若暑月旱年，则热毒蕴蓄，为害尤烈。考鄱阳章氏《饮食辨》云：止水藏垢纳污，饮之主多病。故此处居人，每患三疟，辄延绵不易愈，而患痈疡、脚气者为尤多，始信章氏之言为不诬也。欲康济斯民者，当以凿井为急务焉。奈水乡之人，以河汲既便，遂相沿成习而不察其弊，故罕知凿井之利。苟知疡、疟、脚气之甚于他处，而识其病源之在水，则救弊之策，曷可缓乎？况"凿井而饮"，古之训也，且可备旱。或曰：吾乡为荷叶地，不宜于井。噫，是何言欤？所谓荷叶地者，以四面环水，形如荷叶也。凡属水乡，大都若是，不独吾乡尔也。至水乡凿井及泉甚易，工省价廉，又何乐而不为耶？且闻每有湮塞之井，可见前人具有卓识，而后人废置，为可叹也。若能随处掘浚，较凿尤易。惟宜冬令为之，夏令地中冷，恐不能深人也。井口宜小，庶免堕溺之虞。但囿于习者，难与谋始。敢望大雅君子，仁心为质，广为传说，身先开凿，俾人人共饮清泉而免疾病，则井养不穷，同享王明之福，其阴德曷可量哉！士雄尝以泰西凿井法，附刊先曾祖《随笔》中。乙卯冬，挈眷回籍，居于停溪，复为此说以贻同志，奈为众议所格。丙辰夏秋亢旱，赤地千里，余复怂恿浚河，又格不行，而日汲几断。幸张君雪沂有方塘半亩，颇极渊深，农人欲购以垦田。张曰：吾将以此济一乡之饮者。竟不售。余家亦赖之。饮水思源，因撰楹帖一联以赠云："我泽如春，仁言利溥；上善若水，世德流长"。其时余尝遵陆游禾，一路乡民，咸忧渴死。石水贵至百钱，大户水费日以千计，无井故耳。有心有力者，不可境过辄忘也。

章杏云先生《饮食辨》云：凡米新者，香甘汁浓，养人为胜。试观作饧作酒，新者之力较厚，稍久则渐薄，岂非陈不及新之明验乎？木草言陈者良，是为病人言也。以新者力厚，恐贻食复[①]之患耳。又极言炒米之弊，余皆韪之。盖米愈陈则愈劣，纳稼大时，但宜藏谷，随时碾食，则香味不减而滑。乃嘉兴等处不谙藏谷之法，刈获之后，即舂而入囤，用糠蒸盦数月，米色变红，如陈仓之粟，名曰"冬舂米"，取其经久不蛀，宋人赞其不盦不腐，而不知其已无生气，故不蛀也。亦杜远方贩运，以惯食此米者，不出二百里之外也。志乘未载，不知何人作俑，而土人习之，翻以白米为味淡不香，何异醉人视醒人为醉之颠倒耶？然米经蒸变，不但色香味全失，而汁枯性涩，是去其精华，徒存糟粕也。故煮粥不稠，造饧、酿酒皆不成，与炒米相去一间耳。余偶食之，即腹胀便闭，必啜淖糜粥数日以濡之始愈。此与武彝人蒸茶为红者，同一矫揉造作。今奸商更有造发急冬舂之法，旬余即成，随时可作。米极易败，尤不宜人。红茶亦各处效尤，遍行宇内，嗜痂者众。二者之弊，殆不可革，然知味者固自有人也。又按钱塘龙井茶，甲于天下。迩年土人以秋采者造为红茶，颇获厚利，故圣人有鲜能知味之叹。凡艺茶亦须肥壤，昔人谓专藉雨露以滋培，不待人力之灌溉者，皆未经目击之谈也。

茶能清神醒睡，止渴除烦，有解风热、凉肝胆、吐风痰、利头目、去油垢、肃肺胃之功。口不渴者，可以勿饮。红茶既红蒸盦，失其清涤之性，更易停饮。昔人夸之者未免过当，毁之者殊失其中。章杏翁至谓为灾星厄运之媒，亦矫枉而失实

① 复：原作"后"，繁体形讹，据抄本改。

也。惟论姜茶治痢之弊，为发前人所未发。其辨云，杨氏立此方，谓东坡治文潞公有效。夫苏、文二公诚名士、诚贵人，服药治病，不论资格。苟药饵不当，恐二竖无知，非势力所能压也。医书所列诸方，尝有某帝王、某卿相试验之说，皆是游方术士虚张声势，哄骗乡愚之法，可鄙可笑。且潞公偶然患病，偶然服药，正史既所不书，稗官亦复未载，后世之医，何自而知？乃杨氏言之，李氏信之，尤为不值一笑。即使果有其事，所患必是寒痢，治而愈者，得力于姜也。设为热痢，而欲藉茶之凉，制姜之势，岂非梦梦！乃今之愚俗，虽目不识丁者，无不知姜茶为治痢之方。迨至百用而百误，而犹圭臬奉之，抑不思至此乎？愚谓产后之生化汤，亦同此弊。惟涸溪有产后禁姜之论，且曰馨证忌姜，虽与芩、连同用，亦有大害。正与章辨暗合。彼诗文字画，俗眼不辨妍媸，专尚纱帽，已属鄙陋。医药亦然，岂不更可哀哉！杏翁以谈笑而出之，其慨世深矣。

章氏云：《论语》记圣人饮食，不曰必以姜食，亦不曰无姜不食，而曰不撤姜食。撤字从手，检而去之也。盖指圣人作客而言。凡作客者，于主人所设，各随其便，不宜当食讲究烹调。《曲礼》曰：毋絮羹，毋歠醢。絮羹、歠醢，是临时加入调和，撤姜是临食时检出调和，皆非作客之礼。姜虽有害，少食亦自不妨。调和之内，业已有姜，圣人必不于食时令其检去，但不多食而已。然则此句当连下句成文，始为通贯，乃竟讲作无姜不食。其误不始于宋儒，汉、晋人已有"通神明，去秽恶"之说，汉人则本于《神农本草经》。秽恶作臭恶言，能去食物中腥恶之臭也。而通神明殊不可解，神明指人身何物？盖此书虽传自上古，其中为后人附益处甚多，须善读也。《朱子语录》亦云：秋姜天人天年。是亦明知其非佳物矣。夫偏于辛而无回味，即偏于热而无回性也。食之断不宜多，断不可久。人药亦止能散寒，苟无寒邪而误用之，则营血受伤，津液被劫，外感变而为内伤矣。虽有良药，无从解救。慎之！愚谓神明似指心脏而言，以心藏神，或为阴邪所侵，寒痰所蔽，则神为之蒙，而君主不明矣。并可灌以姜汁者，阴寒之病藉辛以通之，而神明自复也。因《论语集注》而误信以致人病者，余有治吴永言、徐乐亭两案可参。《檀弓》有云：丧有疾，食肉饮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为姜、桂之谓也。姜非古人日用之品，此说足以为证。二效附注。

又云：感冒客邪，如系风寒，温散故所当用，倘为温热初起，即宜清解。俗人不知，妄以胡椒、辣枚子即食菜茛，古人重九所佩者。欲名辣椒、辣茄、辣虎。之类，肆啖以为发散。不知此类止能温中，不能散表。数十年中，屡见食此过多，一二日即死者。未死时必唇焦舌黑，津液全无，此《灵枢》所谓阴竭也。阴竭者，血死也。又必昏昏无知，此元化所谓胃烂也。死后必遍身青紫，与中砒毒无殊。凡误死于热药者皆然也。更可恶者，俗传胡椒炒鸡，可以调经种子。岂不调、不孕，尽属血寒？即使果寒，温暖血室，鸡已足矣，何必助之以椒？遂致血枯经绝，即俗云干血痨是也，或崩漏、吐衄，即血热妄行也。无病求病，不死求死，良可悯也。愚谓俗传调经种子等方，大抵皆温热之品，世人不察体气病情，一概恣服，阴虚者必成干血痨，血热者必致妄行。章氏之言，允为名论。又凡妇女月信有妨于事，欲其暂缓者，先期以胡椒数粒，欲缓几日则用几粒。冷水逐粒吞下，汛即缓行，别无他患。盖月事将行，冷水能凝遏，使之不行，而胡椒极热，囫囵吞下，则性不遽发，数日之后，椒性作而冷气消，其汛始行也。逐粒吞者，一口冷水可缓汛期一日，而一粒胡椒能消一口冷水。观严寒时以胡椒水研墨，则砚不冰，则其性热伤营可见矣。故孕妇食之堕胎，而阴虚内热之人，一切辛烈之物皆当屏绝，举此可例其余也。

亚片烟之害，夫人知之，而吸之者率不肯戒，余窃怪之。故人张孝子养之谓余曰：吾尝闻诸吸者云，凡吸此烟，乐不可支，畅美达于骨髓，贤于房事远矣，故可以移酒色之荒，而沉迷于此，虽至死不忍弃，曷云戒乎？余闻之未能深信。既而杨大尹素园以《饮食辨》寄赠，其烟叶条下附载亚片，亦有"此烟一吸，其乐逾于登仙，虽死不悔"之说，信者其为淫药矣。又云：吸此烟者，初则壮健非常，至数年渐渐黧瘦，不久髓竭精枯而死。始因坐拥厚赀，身本无病而求快乐，讵知

乃以求死。更有富贵之家，有病不肯祛邪，惟喜立斋、景岳之言，乐于补塞，岂知其害较克伐尤烈？其死乃在一朝半日，或旬月之间，较之吸亚片烟为尤惨也。愚按吸入肾主之，又必卧而吸，卧则气归于肾，故初吸大能鼓舞肾气，令人不倦，久之则精华发越渐尽，逐致形枯神槁。李维镛谓其专伤肺气，甚属不然。始则富贵人吸之，不过自速其败亡；继则贫贱亦吸之，因而失业破家者众，而盗贼遍地矣。故余目之为妖烟也。亦有因衰病而误堕其中者，以其吸之入口，直行清道，顷刻而遍一身，壅者能宣，郁者能舒，陷者能举，脱者能收，凡他药所不能治之病，间有一吸而暂效者，人不知其为劫剂，遂诧以为神丹。而因病吸此，尤易成瘾，迨瘾既成，脏气已与相习，其后旧疾复作，必较前更剧，而烟亦不能奏效矣。欲罢不能，噬脐莫及，乃致速死。余见亦多，敢告世人，毋蹈覆辙。章氏以立斋、景岳之法，谓较亚片尤惨；吾乡前辈陈乾初先生以堪舆为异端之尤，谓地师之罪浮于佛、老。皆救世之药石也。读者切勿视为愤嫉，庶可共挽颓风。陈氏《葬书》，蒋君寅昉梓以行世。余谓此古今第一部葬书，最有功于天下后世者也。

泰西玛高温云：麦教师谓亚片之进中华，创自葡萄牙人。乾隆三十一年以前进口者，岁不过二百箱；至三十一年，有一千箱；三十七年，唪咭唎人始运亚片自天竺至中华；四十三年，英人复自天竺运来二千八百箱，但未尽卖，后即运至别处去矣。此时亚片交易尚未繁盛。至嘉庆二年，始有四千一百七十二箱进口，而交易从此渐大。以后每年加损不一。道光元年，有五千五百七十六箱进口；十年，有一万七千四百五十六箱进口；自十年至二十年，每年加多。于二十年间，有三万四千六百三十一箱进口。迨今咸丰五年，则尤多矣，有六万五千三百五十四箱进口。其价大土每箱计洋四百二十一元，小土每箱三百六十元，则今岁亚片进口，中华费银统计四百七十八兆六百十六千四百元。每箱斤两若干，较平算之，如每人吸一钱，则华人食此物者，不下二百万余人。噫，亚片进口逐渐加多，其害愈炽愈盛，伊于胡底！嘉庆二年至今六十载，进口之数若是之广，有心人闻之，有不为之痛哭流涕者耶？然此止就外国亚片进口而论，更可痛者，云、贵二省及浙之温、台等处，亦广种此物，将沃土之田，可以种谷养人者，反种此以毒人！合中华所产而计之，则吸此者当不止二百万余人矣。愚谓中华甘此鸩毒，而外邦为之痛哭，询从来未有之忠告，敢不昧为手录。又按徐松龛中丞云：天竺自六朝后皆称印度，今五印度为唪咭唎所辖。进口货物近以亚片为主，宇宙浮孽之气乃独钟于佛国，何其怪也！

沃土良田，原以种谷养人。今酿酒之米，种者愈增；而养人之谷，种者愈减：此举世所未觉也。余足迹所及虽不广，而到处咨询，凡藏尔一邑，岁费造酒之米必以万石计，无怪乎米价之日昂也！《先忧集》列税酒为救荒要务，诚为名论。按朱四辅云：世儒言及生财，辄以聚敛目之。但他物可以不税，而酒不可不税。盐有税而盐贵，民不能以淡食，盐贵则艰于食矣；布有税而布贵，民不能终岁不著衣，布贵则艰于衣矣。衣之于民必不可少，而且税之；酒之于民可多可少，而何不税之也？况彼煮海为盐，绩麻为布，采天生之物而为百货，皆化无用以为有用；而酒则糜费五谷以成糟粕，化有用以为无用也。就货物论之，而酒断当税矣。商贾作客，携千百两之本，以涉百千里之道途，有风波之恐，有盗贼之忧，而其利不能十一；酒户卖酒，则坐拥厚资，优游庭户，而其利且数倍也。就商而论，而酒益当税矣。如以税酒为聚敛之事，则夫理财非《大学》之务乎？请更辨之：凡民日食不过一升，而寻常之量辄饮斗酒，故一人之饮，足供数人之食；至于盛肴馔、多朋侣，其费又不可胜计也。酒之为物，勤俭多妨，是故税酒可以使民富。贞节之人以酒乱性，力学之人以酒废业，盗贼之徒以酒结伙，刚暴之徒以酒行凶，凡世间败德损行之事，无不由于酒者。此《书》之所以作《酒诰》，汉初所以三人群饮罚金四两也。酒之为物，志气两昏，是故税酒可以兴民教。富之教之，诚经国利民之善术，而安得谓小人之蠹政也哉？宋赵开称为善理财，其领四川财赋也，言蜀民已困，惟榷酤尚有盈余，遂大变酒法，四路岁课增至六百九十余万。宋儒胡致

堂，称为通达事理，其论酒禁之事也，曰知治体者，欲罢官榷酒，使民自为之，而量取其利，虽未尽合古法，亦裕民去奢之渐也。其他名臣如范、韩司马，名儒如朱文公、真西山等，论列政务，俱极详悉，而从未言酒税之非，亦足以见其为济时之要务矣。又陈潗六先生云：税酒之法，当行于平时；禁酒之令，当行于凶年。储一邑酒税之所入，即为一邑凶年之赈。必平时之税常令有余，而后凶年之赈无忧不足。安不忘危，以羡补不足之道也。税酒宜在城市、集镇，不宜在村落。村落之酒，米少水多，田家力作者流，聊以滋气血而和筋脉，非以沉湎也。一人不能耗米数石，一肆日卖不过数斗，税之则损贫人，且以病酒家矣。市廛既税酒，则宜禁私酿，不禁则酒家之入利少，而税不能取盈；村落则止禁醇酒，以毋令分市权也。造烧酒则最耗谷麦，凶年此当首禁。

章氏云：《诗》八谷禾、麻、菽、麦，后人以脂麻当之。夫脂麻本名胡麻，来自大宛，汉时始入中国，仅可榨油及作饼饵，不堪为饭，安得三代时即列于八谷？古人救饥用火麻，即《本经》之大麻，其为八谷之麻无疑。至医书、本草所载香油，皆谓脂麻油，俗以芸苔油为香油，大谬。愚按所辨皆是，若云芸苔油能使女人不孕，虽见古书，然世人以之为烹饪常食之物者广矣，其可尽信乎？惟肴馔所需，各有所宜耳。至论其性，则榧仁油、猪油最良，茶油、麻油、豆油次之，芸苔油为下，其余等诸自郐。凡麻、菜诸油皆香，而方言不同，或以麻油为香油，或以菜油为香油，习俗难移，用者贵审其宜。若笔之于书，必明言何油，庶免疑误。至乌桕子壳内之仁榨油，名青油，虽香而有毒，燃灯煤重，鼠亦不食，夏月合苏油、黄蜡造烛，不堪重按，而晒反坚，世人又往往与他油之久窖无脚名清油者相混。须知此曰青油者，所以别于壳外白皮之名白油也。白油色白如蜡，造烛最良，又名桕油、皮油。若皮与仁同榨者，曰绿油，造烛不佳，性冷利。凡疮药中用青油、白油，皆取其杀虫。并不可食，误食之必吐利。章氏谓为大热可食者，误也。桕烛以石灰收之，可久藏不坏。

《南中纪闻》云：茶油树叶四季常青，每于八九月间开化，色白而香，昼舒夜敛，结实凡十余月，直至次年六月，方采掇榨油。足备周岁之气，以故色味清和不滑，此食品中最宜脾胃者也。愚按衢严亦有其渣，可以浣衣去垢，故闺阁中以此油加香料蒸熟泽发，则发黑而不腻脂，盖诸油惟此最清也。

《饮食辨》云：咸能补肾，故有坚筋骨、令人壮健之功。观牛马食盐则肥健，橐驼嗜咸故多力，饲艾豭以盐则善交，则补肾之说信矣。凡血证、水证、消渴、喘嗽之外，皆不必申食盐之禁。愚按焚修之人食淡者，正虑肾得补而欲易动也。

又云：《月令》仲夏令民毋刈蓝以染。郑氏以为恐伤生养之气。夫生养之气，万物所共，何刈他草不禁，独禁蓝乎？至于字从监，或六书谐声之理，郑氏解为监禁，亦属牵强。盖蓝主解百种恶药毒，制百种恶虫毒，退一切大热，行一切败血。是以先王之世禁之者，以时当仲夏，炎燠正盛，毒虫正多，意在留此有用之物，以救民疾，观"以染"二字，可见言不当为染色之小用也。愚谓此辨诚前人之所未及，益见先王仁民之政之无微不至也。

又荷叶条下云：东垣诸方，不论温、凉、补、泻，必用升、柴、苍、葛等升散之药数味，乃至治天行疙瘩大头证，亦用升、苍、荷叶三味为清震汤，名其病曰雷头风。升麻、荷叶助其上盛之阳邪，苍术燥其垂竭之阴液，背道离经，至此而极。后世无目之人，犹亟称之，岂不悲哉！此证之来，其气最恶，死最速。回忆生平阅历，惟以退热、消风、解毒为主者，则十全八九，服清震汤者，则百无一生，尝目击数十百人矣。愚谓此言是也，何以于蒜因其能疗冻疮，遂谓其性大热，凡肺热嗽血、心热悸遗，并垂深戒，殆智者之一失也。夫治冻疮之品，如椒、蒜之类，固属辛热，然黄柏亦治冻疮，岂可概指为热药乎？又东垣普济消毒饮，用者亦须减去上升之药，庶免助邪之患。

又云：丹溪倒仓法，无理不通，乃自明以后，医书群附和之，我朝先辈谓其于人腹中作把戏是矣。况牛为稼穑之资，天子无故不忍宰，祭祀非天神不敢歆，岂可妄杀乎？及观《庄子》牛、耕牛之喻，知古人宰杀者惟牺牛，而耕牛必不杀

也。愚谓丹溪义乌人，彼地有豢牛以斗者，名曰操牛，斗胜则善价以争购，败则贱卖于屠而宰之。平时不事南亩，食稻饮醇，奉如上客，此他处所无者。其肉云极腴嫩，人皆嗜之。余失怙后，蒙父执金履思丈提挈，馆其地者将十载，因家规不食牛犬，故未染指。土人因豢牛而破家者不少，真陋俗也。不知元时已有此风否？诸书未载，故附录之。按《瀛环志略》云：西班牙有斗牛之戏。

驴、骡，马属也，而骡介驴、马之间。杨素园大尹云：牡驴、牝马交而生者曰马骡，形较马尤高；牡马、牝驴交而生者曰驴骡，形较驴为大。皆有牝而无牡。余谓骡既皆牝，再与驴马交而生者何名？杨云：骡性贞，从无与驴、马交者。余曰：然则《易》言利牝马之贞，当是骡也。有牝无牡，正合坤之纯阴，以其为马所生，仍为马类，故直谓之牝马耳。大令深颔之。【琦按】杨素园大尹云驴骡、马骡皆牝而无牡，孟英又谓骡既皆牝，再与驴、马交而生者何名，杨又云骡性贞，从无与驴、马交者云云，殊不知皆不然。驴骡、马骡，皆有牝有牡，按时（约在春季）相交，而牡者阳兴，牝者捭尾，食草少而无力，倘随其性而使交合之，性反驯良而力健。牝骡亦有生驹者，名曰特（音忒），形象在骡、马之间，不常见也。予家尝畜驴马，故知之详。又乾为马，马之牝者，犹是阳中之阴，惟骡行最健，虽骏马不能及，而性极调良，故曰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有君子攸行之象焉。世传骡之前阴，有骨如环，不能辟翕，故性贞而不交。余按女人有赋此形，而不能安贞如彼者，必遭产厄。襄仁和谢金堂先生云：有姚稳婆者，尝为其亲串家洗一女，即曰：此女骡形，长成慎勿嫁，可享长年。初不信，久亦忘之。后适某氏，孕而欲娩，诸稳婆莫能措手，母家遣人召姚。曰：我虽耄矣，犹忆二十年前，即嘱勿嫁，汝主岂不忆乎？辞不往。竟不产而亡。噫，此妪手眼可云精矣。故于初生时一扪，即知其交骨无缝也。古书讹骡为螺，致令费解，余已考正于《女科辑要》中。或云驴、马交非其匹，而骡性独贞，诚不可解。余谓人亦有之，目击屡矣，当以不解解之。

本草据《月令》，强分麋、鹿二角有补阴、补阳之别。纯庙谓木兰之鹿、吉林之麋，角皆解于夏，惟麈角解于冬，曾于南苑见之，特正其讹。于乾隆三十三年，改时宪书仲冬月令"麋角解"为"麈角解"。后之修本草者，当遵奉改注。

《蠡海集》云：凡鸟卵皆系著于脊，乃本于天者亲上也。脊系卵处，下生一肠，上口连属于系卵。卵既长足而产，则入于此肠，俗谓之花肠也。下口乃并于直肠，以通于后窍出焉。凡兽之胎，则系著于腹，而其结处为胎室。既长足则并膀胱下口，以通于前窍出焉。此本乎地者亲下也。

又云：天赋气，气之质无性情，雨、露、霜、雪，无性情者也；地赋形，形之质有性而无情，草、木、土、石，无情者也；天地交则气形具，气形具则性情备焉，鸟、兽、虫、鱼，性情备者也。涎、涕、汗、泪，得天之气；羽、毛、鳞、甲，得地之形。

又云：万物之所为生者，必由气，气者，金也。金受气，顺行则为五行之体者，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冬至起历之元，自冬而春，春而夏，夏而长夏，长夏而归于秋，返本归元而收敛也；逆行为五行之用者，金出矿而从革，于火以成材，成材则为有生之用，然火非木不生，必循木以继之，木必依水以滋荣，水必托土以止蓄，故木而水，水而土，是则四行之赖土以定位，故大挠作甲子，分配五行为纳音：初一曰金，二曰火，三曰木，四曰水，五曰土，乃知金者，受气居先也。所以金为气母，在天为星，在地为石，天垂象，地赋形，故石上云而星降雨，天地气交。星者气之精，石者气之形，精气合而水生焉，故曰金生水。《天文志》以星动摇而为风雨之候，石津湿而为雨水之应，岂非金生水乃气化之义欤？五行以气为主，是以五行之序以金为首也。又云天气主生，地气主成，水气主化，故曰三元。

又云：梨，春花秋实，有金木互交之义，故曰交梨。枣，味甘色赤，有阳土生物之义，故曰火枣。

周公谨云种竹法：每岁当于新竹成竿后，即移先一岁者为最佳。盖当年八月便可行鞭，来年便可抽笋，不过夏令早晚浇水，无不活者。若至立秋后移，虽无日晒之患，但当行鞭之际，或在行鞭之后，则可仅活，直至来年方可行鞭，后年春方始抽笋，比之初夏所移者，迟一年气候矣。

又云种葡萄法：十正月末，取葡萄嫩枝长四五尺者，卷为小圈，令紧实，先治地土，松而沃之以肥，种之，止留二节在外。候春气发动，众萌竞吐，而上中之节不能条达，则尽萃花于出土之二节，不二年成大棚，其实大如枣，而且多液也。愚谓此二物皆药中上品，宜广种之。

徐季方云：甘枸杞以甘州得名。河以西遍地皆产，惟凉州镇番卫瞭江石所产独佳。瞭江石在边外数百里，为番夷往牧之地。土人往取，率数十人结队，昼伏夜行，采不断掬即还，恐番夷劫掠也。道远而得之难，故甚贵。干者大如豆，赤如朱。即当时贵人，岁得亦止升合耳。黎愧曾为彼地观察，云仅二见。服食家以细小紫色者为甘枸杞，非也。余所见真者，大而赤，少子，即如川贝母，大如龙眼、川附子，八只重一斤，人多不识。然则燕石似玉，鱼目混珠，天下事以伪乱真者，大抵然也。

梁晋竹云：世传化州橘树乃仙人罗辨种于石龙腹上，共九株，各相去数武，以近龙井略偏一株为最，井在州署大堂左廊下，龙口相近者次之，城内又次之，城外则臭味迥殊矣。广西江树玉孝廉著《橘红辨》，谓橘小皮薄，柚大皮厚；橘熟由青转黄，柚熟透才转黄。间尝坐树下，细验其枝叶香味，明明柚也，而混呼之曰橘，且饰其皮曰红，实好奇之过云。又范吕男《粤中见闻》云：今售于外省之橘红，俱是增城香柚皮伪为之。其柚皮薄小而尖长，甚芬郁，不同别处所产，故可给人。愚谓世人贵耳贱目，喜以重价购伪药，橘柚易辨尚尔，况罕见之物乎。

包公剡云：黔中出九香虫，生涧水中。春夏出游水面者不可用，秋冬潜伏崖石下，土人掀石得虫，辄以售人。服之宜子，不但房术之需也。服法用十四枚，将七枚微火炒去壳、翅及足，生用[1]，每服一生一熟，作一次嚼食，白汤下，日二三次，用完十四枚而止。愚谓此虫性温助阳，而秋冬潜蛰，故为补肾宜男妙品，若春夏浮游水面者勿用也。今药肆中所售，用者鲜效，岂产非其地乎？抑乎非其时乎？

《峤南杂记》云：试龙涎香法：将结块者奋力投水中，须臾突起浮水面；或取一钱口含之，微有腥气，经宿其细沫已咽，余胶粘舌上，取出就淳，称之仍重一钱，又十之其重如故；虽极干枯，以银簪烧极热钻入，乘暖抽出，其涎引丝不绝。验果如是，不论褐白、褐黑色皆真。

又云：藤江口出青鱼胆，售者以黄藤膏混之，黄藤亦能行血去翳也。余过藤，询渔人获青鱼否，渔人以一尾来献，状似鲩而黑。取其胆悬之船窗上，越宿浆裂出过半。土人云：胆衣甚薄，浆发即裂，故难得全者。张七泽云：松江人谓草鱼为青，青鱼为乌青。草鱼今人浓池中用草蓄之者，即鲩也。愚按金华人谓青鱼即乌鲹，以其状似鲹而色黑也。谓鲩鱼为青鱼，则彼俗之讹也。盖各处方言不同，沿习既久，虽博雅者亦承讹而不自知。即此类推，博物难矣。至嘉兴人则谓鲩鱼为池鱼，最属可笑。夫池中可蓄之鱼甚多，何得独指于鲩耶？更有误鲩为鲜、为鲩者。一寻常食品，尚尔难辨，况遐方罕觏之药乎？青鱼善啖螺蛳，杭人以螺蛳青呼之最通，使人不致混淆也。

《笔谈》云：吴人嗜河豚鱼，有遇毒者，往往杀人，可为深戒。据本草，河豚味甘温无毒，补虚去湿气，理腰脚。因有此说，人遂信以为无毒，食之不疑，而不知本草所载河豚，乃今人之鲀鱼，亦谓之鲀鱼，即江浙之回鱼是也。吴人所食河豚，本名候夷鱼，又名吐肚鱼、规鱼、胡夷鱼，非本草所载河豚也，引以为注大误矣。愚按丁巳春，钱塘姚君欧亭宰崇明，招余往游，适余滞迹禾中，辞不能往，使者复来，初夏始去。姚云：来何暮？三月间河豚极美，为此地物产之最。余谓此物不吃也罢。姚笑曰：君惑矣。止须去其肝、子、眼三件，而洗净其血，并无所谓忌煤炲之说也。吾阊署大啖，试问曾有人中毒否？其西席张君心锄余戚也，今春至署，初不敢食，及见多人食之无恙，亦恣啖。且云谚谓"拚死吃河豚"之"死"字，乃"洗"字之讹。苟能拼用工夫，洗得净尽可吃也。鲀鱼则彼地亦有，余曾染指，惜河豚未尝其味，赘此以质博雅。然卫生者不可以余之所闻如此，遂纵尔口腹而不之慎也。

---

① 生用：此前抄本有"七枚去壳翅足"六字，据上下文义当是。

归砚录卷二

海昌王士雄孟英原著　　鄞县曹炳章赤电校刊

问：丹溪谓人身阴不足，景岳谓人身阳不足，君以为孰是？余曰：人身一小天地，试以天地之理论之。阴阳本两平而无偏也，故寒与暑为对待，昼与夜为对待。然雨露之滋、霜雪之降，皆所以佐阴之不足，而制阳之有余。明乎此，则朱、张之是非判矣。

周公谨云：北齐高纬以六月游南苑，从官暍死者六十人，见本纪。而《通鉴》书曰"赐死"，"赐"乃"暍"字之讹耳。《纲目》乃直书曰："杀其从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误甚矣。尹起莘巧为之说曰：此朱子书法所寓，且引《孟子》杀人以梃与刃而政之，说固善矣，然其实《通鉴》误之于前，《纲目》承之于后耳。纬荒游无时，不避寒暑，于从官死者尚六十人，则其余可知矣。据事直书，其罪自见，何必没其实哉！余按暑暍杀人，自古为烈。而儒者既误以"暍"为"赐"，医者又妄以暑属阴，几使卒死于暍者冤无可诉。叶天士先生尝云：热地如炉，伤人最速。可谓要言不烦，足以唤醒后人。

宋逸士刘卞云：人多以嗜欲杀身，以货财杀子孙，以政事杀百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吾无是四者，不亦快哉！愚谓学术杀天下后世，医书亦其一也，著术家当何如兢兢乎？

《醯海集》云：观心字之义，大有旨哉，其为象也，左点以配木，右点以配金，在上之点微挠而尖锐以配火，在下则曲钩而挠起以配水。盖元武之神，二物在下之象为多。肾亦二枚也。此四行岂不亲切乎？土亦寄下，以水、土同行耳。

又云：五行五气，死中有生之义存。如耳为肾窍属子，阳金死于子，而阴金生焉；鼻为肺窍属酉，阳火死于酉，而阴火生焉。是以耳能司听，鼻能司臭也。愚谓鼻塞治心，耳聋治肺，亦本此义。

又云：北斗位北而得七，为火之成数；南斗位南而得六，为水之成数。此乃阴阳精神交感之义也。日生于东，乃有西酉之鸡；月生于西，乃有东卯之兔，此阴阳魂魄往来之义也。人身之肝位在于右，而脉诊却见左手；脾位在左，而脉诊却见右手，此亦阴阳互藏其宅之义也。

又云：男子之气始于子，子在下起，坎为男而位北也，故男子气钟于外肾，外肾者，督、任二脉之交也；女子之气始于午，午在上起，离为女而位南也，故女子气钟于两乳者，肺、肝之脉始终也。

雷艾陵精理学，尝云欲亦原于天，舍欲不能独为理。夫有理有气，人得其理以成性，得其气以成形。有形而有欲，性即天之理，而欲者天之气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使无饮食男女之欲，则无所谓邪，又安有所谓正，而理亦无从附以见。又何殊于释氏绝色、声、香、味，而归于虚无寂灭之道哉！愚谓圣贤教人不过窒欲、节欲、寡欲而已，强人绝欲，则不近人情矣。艾陵所言，真通儒之论。

《星甫野语》云：庐江姬氏妇，母女皆无谷道，便遗悉由前阴，而不害生育。其女嫁后，婿家欲退婚而涉讼，邑宰刘公为于据其母供，麾令入内室，夫人质验而讼遂息。刘判有"尾闾偶阙，无亏种玉之田"云云。愚谓此异禀也，昔所未闻，故录之。

《四库全书提要》谓魏氏《续名医类案》网罗繁富，变证咸备，惜编次潦草，不免芜杂。愚按此书十一卷疟门，陆祖愚治陈雅初案后云：己丑长至后一日录是案。嗣考仁和胡书农学士《先友记》云：魏君没于乾隆壬辰。然则以六十卷之书，仅三年而蒇事，虽极敏捷，殆不过草创初就耳。倘天假以年，重以删定，断无以上诸病矣。兹录拙校数条，博雅正是。

卷四中寒门按语：余有凌二官案可参。愚尝通部展阅，并无凌二官之案，恐即热病门凌表侄案耳。前后称谓不一，如何参考？其为初创草稿，而非定本也，灼然可见。

厥门后二条是魏案。

凡属外淫，皆曰感证。魏氏所编虽首列伤寒、瘟疫二门，而风温、湿温阙然未备，乃于第六卷列感证一门，殊为含混，盖外感颇疏也。杨氏子至朱复华各案，皆其治验，率内伤挟感耳。

魏氏谓伤风误表，多成劳损，谆谆致戒。愚谓此特其一面也，亦有因邪未清而误补以成劳者。雍、乾间，歙人吴澄字师朗者，著《不居集》一书，专论外损，自成一家。虽用法未尽善，而其言不可废也。本门末条是魏案。

热病门喻案，面足浮肿云云。魏氏谓面肿可云，足肿则未确，终是血不配气耳。愚按肺主一身之气，而皮毛者肺之合也。感证后气复，而血虚足肿者固有之，而余热不清、肺气壅滞者则尤多也。观燥门赵我完次子案可知。若胃热不清，则津液不复，经云胃不和则卧不安也。又耳闭宜清肺，与耳鸣宜滋肾者有殊。至脾、胃分别论治，尤为开千古之君蒙，叶天士深得力于此，而为灵胎、润安所折服，乃魏氏一概非之何耶？惟"痢以下多而亡阴，疟以汗多而耗液"二语最精确。凌表侄一条是魏案。

火门石顽治张太史虚火证，魏评极是。

呕门自鲍绿饮以下皆魏案。

泻门自宋复华以下皆魏案。但复华之病，似肝木乘胃，故润药相宜。如果乘脾，则参、术是要药矣。

疟门施涣之、许怀民二条皆魏案。此门治法，于暑湿时疟，阙焉未及。惟缪氏解用白虎以治暑证，而乃初病即杂以牛膝、首乌等阴分之药，皆未可为轨则也。胎疟之称，尤为不典。魏君博雅，胡亦惑之？

痢门自张龙文以下皆魏案。

痢后风末一条是魏案，第此案宜入疟痢门。

消门胡天叙条是魏案。

黄疸门自徐环薇以下皆魏案。

内伤门末二条皆魏案。

吐血门末三条皆魏案。

衄血门末二条皆魏案。

便血门赵正为室人条系魏案。

痿门按语云：此证为肝经燥火郁于脾土而成，世罕知者。此诚不刊之论。所附黄澹翁案未见，盖此书脱误甚多也。冯楚瞻治李主政案，议论极精，治法未尽善，而冯氏最为柳洲所心折，故不觉推许过当也。末两条皆魏案。

膈门陈溶上以下皆魏案。末条竟是一篇祭文。

喘门叶石林家喘延四世，而愈病之药不同。夫一脉相传，病情尚尔。世之执死方以治活病，而不察其脏性、病因之各异者，皆盲医也。末四条皆魏案。

呃逆门末条是魏案。

汗门自詹渭丰以下皆魏案。

面病门后二条注云：自来选钞人，不知谁案。观此，则其书非魏氏一人辑选，不过总其成耳。且其中有注未入选而仍载人者，可见为草创之稿，面非定本。芜复脱简，宜乎不少。

目门自金封翁以下皆魏案。

耳门自朱、余二女以下皆魏案。阅先生自述耳病之由，士雄亦十四岁失怙，而废书服贾，虽困苦颠连，尚不致有疾者，以母氏掊拄家事也。读此既感少境之与先生相似，又恨学术空疏，不能起老母之危疴，为终身莫赎之罪。涕泪交流，为之掩卷。

鼻门自沈晋培以下皆魏案。

暗门自严钱桥以下皆魏案。

胁痛门自范康侯以下皆魏案。

腰痛门末条是魏案。

疝门末二条皆魏案。

五十九卷跌扑门，详列各证，可云备矣。面二十八卷不知何以先著跌扑诸条，此宜并入于后。又二十八卷之小儿门，皆鲠刺等病，亦宜改标鲠刺为是。

二十九卷既列诸虫，复列蛔证，蛔亦虫也，似可并入。至文垣所治马迪巷内人证，魏氏病其议论不经。夫伏痰挟火上冲，蛔虫因热而动，皆能使胸中跳跃，热降痰蛔并下，则病自安，未可厚非也。

中毒门刘立之治老妇案，方法可谓神矣。曷以知其服水银？竟不叙明何也。如其炼饵，当入丹石毒门；设云误服，不能病至历年。

奇疾门湖州邬阿□所患乃蛇缠症，非奇疾也，当入外科门。

经水门徐、范□条皆魏案。

崩漏门刘、姚□条皆魏案。

妊娠下疾自汪陛堂以下皆魏案。

妊娠虚损姚、胡□条皆魏案。

喻氏治李、黄□案，笠泽治吴元水妇案，皆不当列于心腹痛条。至黄恩旭室人病，魏氏谓喻君不知肝胃病治法。愚按柳洲独擅此长，云可概治诸证，未免矫枉过正。如吴元水妇病，断不可投以血药者，乌得专究肝肾，而不问其余耶？归、地滞膈而作呕，乃气分病之名论，曷可非哉！

妊娠下血，许、胡二条皆魏案。

产难门末二条皆魏案。

胞衣不下门末条是魏案。

产后血崩，自许竹溪夫人以下皆魏案。

产后血虚按语戒用姜、附刚剂，最为切贴，以养营为先生独得之心法也。末条是其治验。

产后火热自沈协兰室人以下皆魏案。

产后虚损，愚谓此证最多，何魏氏仅采温补数案耶？

产后颠狂条，忽自标魏玉璜治一妇云云，前此各门所附已案，皆不注明，故余一一点出，庶读者易知。本门丁润兄室条亦魏案。凡各门自案皆附于后，而此独羼杂其间，体例不符，显未编定也。

小儿伤寒袁仲卿子□病，喻云寒凉药皆在胃口之上，不能透入，魏氏骇其何以上云镇坠深入脏腑。愚谓镇坠之品，性皆重降，药虽停于胃口，邪则不能外解而深入矣。用理中汤运转前药，必以枳实等为佐。此种意在言表之处，皆须自有会心也。

小儿喘嗽条"嗽"字当删，以嗽证已列于前也。

小儿疳病末二条皆魏案

五十□卷肺痈肺痿门止标一"肺"字，脱下三字。

悬痈门魏案一条居首，痃癖门魏案一条居中，并宜移后。

五十八卷疮疡门吴性全案，乃魏氏治验。但各门附案，专滋肝肾，岂生平得力于此，而欲独竖一帜乎。

先曾祖《重庆堂随笔》下卷所附《洗冤录·人身骨节辨》，秀水庄芝阶先生读之，谓尚有未是处，因以襄平姚立斋大尹所著《洗冤录解》示余。据历验多案，方骨下之尾蛆骨名曰尾闾，一名骶端，一名穷骨，一名橛骨，俗名尾桩，实尾骶骨之末节，无窍无髓，或如菱角，或如人参芦，有连生于方骨下者，有与方骨断而不连者，原不足异，而与现行检骨格所言：男子九窍、女子六窍，实不符也。又云女子羞秘骨为《洗冤录补》附会之说，余检女骨从未见也，询之同官，亦无见者，且据老仵作云，妇人产子则交骨开，若有羞秘骨则不能开矣。盖架骨前胯青黑者，多有生前患疮，此说与《人身图说》横骨为发便毒之所论合。或服金石毒药使然，故踢伤致死条有此骨切不可检，恐误认青黑为伤云云。岂有因构精而致骨青黑之理哉？况舍一而起于二，尤为必无之事。若曰天理以此辨贞淫，则妇人再醮不得谓之淫，处子外遇安可谓之贞？苟不辨正，则妇女之下部受伤而死，转致污其名节者，岂不大可惨哉！愚谓推勘最细，而《人身说概》、《全体新论》诸书，皆不言女人有羞秘骨，余方疑矣，阅此始释然。亟录之，以志余陋。

太平戚鹤泉集中，有《书汉张太守仲景碑阴文》一首，因录于左，俾后世咸知医圣之当敬也。其文曰：南阳汉张太守仲景墓碑载：太守涅阳人，为今南召，故隶南阳。墓久沦没，无知者。崇正当作"祯"，避清世宗讳改。清世宗名胤禛，禛、祯同形似，故改"正"以避之。戊辰夏，兰阳诸生冯应鳌病，恍惚见神来，称故汉长沙太守某为疗，嘱应鳌为修某处墓。应鳌既愈，依所指南阳城东祠后七十步，迹至祝县丞园，境宛然，顾不见墓形。向祝求尺寸地，为太守封树，祝以无验呵斥之。应鳌计无所出，立石祠中，记其事而归。后三年，有人于园穿井见石碣，果太守墓。会寇乱，应鳌虽闻信不能往也。国朝戊子，应鳌选南阳郡属叶县校，乃亲至其地，已自祝而包而杨三易主。验葬

□子：原缺，据《续名医类案》补。

处虽实，墓犹在荒坎中。乃具始末陈于府，出金市杨地，重甓甃，并建墓祠，参议桑公为碑记。噫，如碑言，太守灵甚著矣。顾不示于南阳近地，必假之甚远之冯生，又于余年不一显，必迟至有明将易代之际，虽显晦有时，理固有难解者。而卒使遗蜕所存，不终沉没，林庙蔚然，令后人过而生敬，则事确有实，而言之非诬。呜呼，太守功在万世，当报者岂特冯生？而靳尺寸地不一封树如祝县丞，又安在哉？

长洲沈归愚尚书《香岩先生传》云：君名桂，字天士，号香岩。先世自歙迁吴，诸生隆山公曾祖也。祖紫帆有孝行，通医理，至君考阳生而精其术。范少参长倩无子，晚得伏庵太史，生无谷道，啼不止，延医视之，皆束手。阳生翁至曰：是在膜里，须金刀割之。割之而谷道果开。太史既长，为紫帆翁作传以报焉。君少从师受经书，暮归阳生翁授以岐黄学。年十四，翁弃养，君乃从翁门人朱君某，专学为医。朱君即举翁平日所教教之，君闻言即彻其蕴，见出朱君上，因有闻于时。君察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如见五脏症结。治方不执成见，尝云剂之寒温，视疾之凉热。自河间以暑火立论，专用寒凉；东垣论脾胃之火，必务温养，习用参、附；丹溪创阴虚火动之论，又偏于寒凉。嗣是宗彤溪者多寒凉，宗东垣者多温养。近之医者，茫无定识，假兼备以幸中，借和平以藏拙，甚至朝用一方，暮易一剂，而无定见。盖病有见证，有变证，有转证，必灼见其初终转变，胸有成竹，而后施之以方，否则以药治病，实以人试药也。持论如是。以是名著朝野，即下至贩夫竖子，远至邻省外服，无不知有叶天士先生，由其实至而名归也。居家顿伦纪，内行修备，交朋友信，人以事就商，为剖析成败利钝，如决疾然，洞中窾会。以患难相告者，倾橐拯之，无所顾惜。君又不止以医擅名者！没年八十。配潘孺人。子二：奕章、龙章。奕章亦善医，以君名掩。孙二人：曰堂、曰坚。曾孙三人，习儒业。食君之德，高大家声，将于是乎在。论曰：自太史公传仓公件系其事，陈承祚作《华佗传》因之，后戴九灵、宋景濂仿其体作名医传。君不欲以医自名，并不欲以医传世。临末诫其子曰：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又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毋轻言医。呜呼，可谓达且仁矣。

随园先生与薛寿角书云：谈何容易！天生一不朽之人，而其子若孙，必欲推而纳之于必朽之地，此吾所为悁悁而悲也。夫所谓不朽者，非必周、孔而后不朽也，羿之射、秋之奕、俞跗之医，皆可以不朽也。使必待周、孔而后可以不朽，则宇宙间安得有此纷纷之周、孔哉？子之大父一瓢先生，医之不朽者也。高年不禄，仆方思辑其梗概，以永其人，而不意寄来墓志，无一字及医，反托于与陈文恭公讲学云云。呜呼，自是而一瓢先生不传矣，朽矣！夫学在躬行，不在讲也。圣学莫如仁，先生能以术仁其民，使无夭折，是即孔子老安少怀之学也。素位而行，学孰大于是？而何必舍之以他求。王阳明勋业烂然，胡世宁笑其多一讲学。文恭公亦复为之，于余心犹以为非。然而文恭相公也，子之大父布衣也。相公借布衣以自重则名高，而布衣挟相公以自尊则甚陋。今执途人而问之曰：一瓢先生非名医乎？虽子之仇无异词也。又问之曰：一瓢先生其理学乎？虽子之戚有异词也。子不以人所共信者传先人，而以人所共疑者传先人，得毋以艺成而下之说为斤斤乎？不知艺即道之有形者也。精求之，何艺非道？貌袭之，道艺两失。燕啖子之何尝不托尧、舜以鸣高，而卒为梓匠轮舆所笑。医之为艺，尤非易言。神农始之，黄帝创之，周公使冢宰镇之，其道通于神圣。今天下医绝矣，惟讲学一流转未绝者何也？医之效立见，故名医百无一人；学之讲无稽，故村儒举目皆是。子不尊先人于百无一人之上，而反贱之于举目皆是其中，过矣。即或衰年无俚，有此附会，则亦当牵连书之，而不可尽没其所由来。仆之疾病性命危笃，尔时虽十周、程、张、朱何益？而先生独能以一刀圭活之，仆所以心折，而信以为不朽之人也。想此外必有异案良方，可以拯人，可以寿世者，辑而传焉，当高出语录陈言万万。而乃讳而不宣，甘舍神奇以就臭腐。在理学中未必增一伪席，而方伎中转失一真人矣。岂不悖哉！岂不惜哉！

故人沈君辛甫，端恪公曾孙也，尝病吴鞠通混疫于温。余谓不但此也，其《条辨》首列曰：温病者，有风温、有温热、有温疫、有温毒、有暑温、有湿温、有秋燥、有冬温、有温疟。凡九项，似于遗义，而不自知其题旨未清也。夫冬伤于寒，至春而发者曰温病，夏至后发者曰热病。冬春感风热之邪而病者，首先犯肺，名曰风温，其病于冬者亦曰冬温，病于春者亦曰春温，即叶氏所论者是也。夏至后所发之热病，在《内经》亦曰暑，以其发于暑令也。故仲景以夏月感暑成病者名曰暍，盖暑、暍者，皆热之谓也。今杜撰暑温名目，最属不通。至于疫证，更不可与温热同治，当从吴又可、余师愚两家为正鹄。而温之为毒为疟，乃温之节目矣。概而论之，宜乎愈辨愈不清矣。

其次条云：凡病温者，始于上焦，有手太阴。嘻，岂其未读《内经》耶？伏气为病，自内而发，惟冬春风温、夏暍、秋燥，皆始于上焦。若此等界限不清，而强欲划界以限病，未免动手即错矣。夫温热究三焦者，非谓病必在上焦始，而渐及于中下也。伏气自内而发，则病起于下者有之；胃乃藏垢纳污之所，湿温、疫毒，病起于中者有之；暑邪挟湿者，亦犯中焦；又暑属火而心为火脏，同气相求，邪极易犯，虽始上焦，亦不能必其在手太阴一经也。

第四条云：太阴风温、温热、温疫、冬温，初起恶风寒者，桂枝汤主之。夫鞠通既宗叶氏，当详考叶氏论案以立言，如《指南》温热门第三案云：温邪上受，内人乎肺，肺主周身之气，气窒不化，外寒似战栗，其温邪内郁，必从热化。风温门第五案云：风温入肺，气不肯降，形寒内热，乃肺实郁之象。用药皆是辛凉轻剂。至《幼科要略》，论三时伏气外感尤为详备。于春温证因外邪引动伏热者，必先辛凉以解新邪，自注用葱豉汤。垂训昭然，何甘违悖？意欲绍述仲圣乎，则祖上之门楣，不可夸为自己之阀阅也。在泾先生云：温病伏寒变热，少阴之精已被劫夺，虽有新旧合邪，不得更用用桂枝汤助热而绝其本也。岂吴氏皆未之闻乎？

中焦篇第一条自注云：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失治，则传中焦，始上焦，终下焦。嘻，是鞠通排定路径，必欲温热病遵其道而行也，有是理乎？彼犯肺之邪若不外解，原以下传于胃为顺，故往往上焦未罢，已及中焦；惟其不能下行为顺，是以内陷膻中为逆传。章虚谷亦昧此义，乃云火来克金，而肺邪反传于包络，故曰逆。夫从所胜来者为微邪，故可反以为逆？岂二公皆未读《难经》耶？其不始于上焦者，更无论矣。

书名《温热条辨》，而所列霍乱，皆是寒证，故余年少时辄不自揣，而有《霍乱论》之作也。沈辛老云：鞠通书蓝本叶氏，有前人未见及而补之者，如秋燥增入正化，痉瘛别为两条，谈理抑何精细。有前人已见及而忘之者，如霍乱证自具暑湿门，岫云未经摘出，而伊遂不知有热；疝气条当分暴、久治，香岩先生业已道明，而伊又惟知有寒。盖心思之用，固各有至不至，虽两间亦缺陷世界，而况人乎？又曰：鞠通所云之疝多系暴证，而久者又系宿瘕病，故可 -以温下取下。若疝虽有历久不痊，然聚则有形，散即无形，初非真有物焉，如瘀积腹中也。又云：干霍乱以生芋杵汁下咽即生，远胜盐汤探吐也。暑疡初起用丝瓜杵汁涂之，或荷花瓣贴之，皆妙，不必水仙根也。

中焦八十四条云：少阳疟如伤寒证者，小柴胡汤主之，此与温热何与，而乃烂入乎？辛老云：叶氏知暑湿时疟与风寒正疟迥别，融会圣言，惟从清解，所见甚超；而洄溪反以不用柴胡屡肆诋訾，食古不化。徐公且然，况其下乎？噫，辛老长余九岁，与余交最深，品学兼优，真古君子也。尝为余校《温热经纬》，而家贫无子，今墓草宿矣。遗稿未梓，偶于拙箧中检得数条，附录于此，亦可以见其读书具眼、立言忠厚也。

下焦篇之定风珠，一派腥浊浓腻，无病人胃弱者亦难下咽。如果厥哕欲脱而进此药，是速其危矣。

二十四至二十六条，皆冬寒内伏、春温初发之治，乃妄谓温热、温疫，自上、中传下之治，岂非梦呓？

四十二条自注，谓宋元以来，不明仲景一书专为伤寒而设。吴氏直未读《伤寒论》也。注《伤寒》者无虑数十家，皆以为专论伤寒之书，故恒

觉支离附会。考论中风、寒、温、暍、湿五气为病，古人皆曰伤寒，故《难经》云伤寒者有五，而仲圣以伤寒名其书也。此等大纲不清，岂可率尔著书！

五十一条，痰湿阻气之阴吹证，实前人所未道及。

五十五条，发明蚕砂功用，何其精切，故余治霍乱以为主药也。

吴氏此书不过将《指南》温热、暑湿各案穿插而成，惜未将《内经》、《难经》、《伤寒论》诸书溯本穷源，即叶氏《温热论》、《幼科要略》亦不汇参，故虽曰发明叶氏，而实未得其精奥也。至采附各方，不但剪裁未善，去取亦有未当。此余不得已而有《温热经纬》之纂也。

后三卷杂说，解产难、解儿难等篇，皆可传之作，远胜三焦条辨多矣。杂说中惟"霍乱不得吐泻，治以苦辛芳热"一语为可议。《条辨》中可议处甚多，姑举大略如右，庶读者勿随波而逐流也。

阴吹乃妇人常有之事，别无所苦者，自亦不知为病，况系隐微，医更不知。相传产后未弥月而啖葱则有此，不可谓为病也。惟吹之太喧而大便坚滞者，或由肠燥，或由瘀阻，或由痰滞，以致腑气不通，而逼走前阴也。然亦但宜润其燥，化其瘀，宣其痰，不必治其吹也。

转女成男之说，自古有之，而验者甚少。钱塘沈君西海云：有一法每试有效，且甚简易。若停汛而确知为孕，即取红纸一张，本夫亲书"五更露结桃花实，二月春生燕子巢"十四字于上，书时心中默诵："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四句，书毕，贴于卧床内隐处。凡书贴时，均勿令人见，并勿令人知，验后始可传人也。

黄锦芳云：杜仲、续断二味，举世用以安胎，而不知续断味苦，专人血分，活人消肿，故乳痈、瘿结、肠风、痔瘘、金疮、跌仆，一切血瘀之证，皆可用也，虽稍有涩性，行不至泄，然误施于气弱、气陷之妇女，则顺流而下，奔迫莫御，而有排山倒海之势，岂区区涩味所能止其万一者乎？杜仲色紫而润，辛甘微温，性专人肝，补气强筋，筋强则骨亦健，凡肾虚、肾寒脚弱之病，用之最宜，若气陷、气弱之辈，断不可服，以其性最引气下行，而无上升坚固之意也。夫胎坠本忌血行气陷，其服此二味亦有奏效者，以人身气血贵乎温通，胎坠之因不一，亦有因肾气不温，经血凝滞，而胞胎失荫者，得此二味，则气煦血濡，不滞不漏，而胎自安矣。止为下虚上实者设也。故胎坠而尺强寸弱者，动作少气者，表虚恶风汗时出者，心下悬饥得食则止者，一身之气尽欲下坠者，皆在禁例。奈作俑者既不分辨明晰，流传既久，遂以为安胎圣药，总缘医理不明，药性不晓，证候不知，见方号为神验，虽滑脱之妇，亦尔通用。岂知杜仲、续断原或因于跌仆，或下寒挟瘀而胎动者之妙剂，苟不知审顾区别而妄用之，则不但不能安胎，反能催胎、堕胎，甚有殒其母命者，可不戒哉！愚按此二药余不甚用，而世人皆视为补益之品，得黄氏此论，自信管见之未昏。

妇人临产，世俗每虑其饥寒，而不知饱暖以致难产。《治法汇》云：如饥宜食稀粥，勿令过饱，宜稍饥为佳，以饥则气下，气下则速产。若食肉及多食，或啖腻滞之物，则碍于上焦，气不得下，故产难，虽产下而食滞中焦，则生寒热。医者不察，乱投温补，多致危殆。辛亥春，山妻分娩，婢媪强劝多食致病，有案可参。隆冬浅屋，固宜遮蔽密实，添设火盆。若盛暑必择清凉之所，但须避风，切勿过暖，致生诸患。如无凉室，榻前可以新汲水盆贮映之。

《明史》载光宗谅闇，郑贵妃进美女四人，上不豫，内医崔文升用大黄药，一日夜三四十起，头目眩晕，不能动履。杨涟疏劾之云：有心之误耶？无心之误耶？有心则齑粉不足偿，无心则一误岂可再误！上宜涟人，目注久之。方从哲荐李可灼进红丸。上饮汤辄喘，药进乃受。上喜称忠臣者再，顷之传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复进一丸，明旦驾崩矣。从哲拟旨赏可灼银五十两，以干舜安疏改罚俸一年。于是言者蜂起，谓文升情罪不减张差，而可灼次之，并劾从哲。从哲疏辨，自请削夺，可灼遣戍，文升发遣南京。愚谓此胜国三大案之一，实千古之大疑案也。论者纷纷，迄未得其病情，以文人多不知医耳。吾友仁和徐君亚枝尝云：李可灼进红丸于光宗也，先有奄人

崔文升之用大黄，故尤悔庵拟《明史》乐府有"大黄一下法不治，红丸虽进补已迟"之句。其谓文升误下固然矣，而以红丸为补则非是。盖光宗之病，阳明实而太阳未罢之证也。史载进红丸后，圣体暖润舒畅，则前此用大黄时，必恶寒无汗、周身拘急之证悉具。大黄下之，汤饮不受，明是误下成结胸之证。红丸者丸而色红，莫知所用何药。余意必是开太阳兼陷胸之品，所以进后暖润舒畅。史载"上不豫"于"进美女"之下，或太阳经府均病，配红铅为经府双解之剂，故其丸色红，则仍是下法，不是补法。嘉言所谓得其下之之力，非得其补之之力者也。至于明旦驾崩，或因小愈而复犯女色，宫围邃密，外廷莫知，不然岂有得暖润舒畅之转机，未尝变证，而甫隔一夜遂能长逝乎？因慨文人谈医，每多谬误，如《两般秋雨庵随笔》载咏甘草云："历事五朝长乐老，未曾独将汉留侯"，皆未读医书之故也。愚谓虽读医书，而阅历未深者，尚有人为书囿之弊，故论病最非易事。

江阴陈定九《留溪外传》载前明崇明蔡指方于医，尝云医家心动气浮，志歧欲侈，讹审察之微，失参辨之宜，而用药舛谬，未有不杀人于顷刻者也。譬之良相治国，必举贤任能，因材器使。其心休休，其如有容，正己无私，然后鼎鼐和，矣阳燮，而天下治。如或心术匪端，志向偏趋，而用人失当，欲求竣其功业，终其令闻者鲜矣。故曰为医如为相，用药若用人。医道微矣，非绝欲无私，通神于微妙之乡，穷理尽性，研几于幽明之极者，不足以传也。

歙吴畹清太守，世精外科，以家传秘法刊行存世，名《攒花知不足方》。业处科者，当奉为圭臬也。又刻徐、陈两家《易简方》四卷于苏州。其凡例首条云：近来无论内外科，一病就诊，先求多衍时日，不肯使人速愈。在有力者虽不惜费，不知病久体之，受害端由于此。至于贫病，既不能一概送诊，务使早日痊愈，方可自食其力，若亦久延，必至无力调治，奄息待毙，甚且因病废业，举室饥寒，忍乎不忍？愿行道者心存利济，力返积习，定获善报。

吕君慎庵所辑拙案《三编》，卷二之第六页屠小苏令正案后附顾氏子证，蒙乌知汪谢城孝廉评云："覆杯即已"下宜删去，以言过当也　若然则藜藿人温证、暑证，亦可用辛温矣。此评甚是，余极佩服。第杭城之饮食起居甲于天下，虽苏、扬不及也，而席丰履厚人家之小儿，往往爱惜过分，因娇养而生饱暖之疾，亦甚于他处。非深历其境者，不能悉知。余发此论，亦有为而言也。故下文特著"栉风沐雨"四字，如果栉风沐雨之人，虽感温暑，似非一味清凉可治，当稍佐以辛散，始合机宜。又结以量体裁衣，勿胶葸柱，正虑印定眼目，不敢说然也。第九页高女案所用之交泰丸，系黄连、桂心二物。吕君未注，亦附及之。

襄武进[1]董兰痴龌尹、贡海门茂才、四明项君新桥，咸谓余为袁简斋先生后身，余闻之愧不敢当。以袁公之聪明孝友、政事文章，焉能望其万一，不过性情通脱有相类耳。定州杨素园明府云：袁乃旷代之名医也。君之治胡季槎茂材发背案，所引之语已括尽内外诸病治法，无余蕴矣，而千古无人会意。惟尊案不论用补、用清，悉以运枢机、通经络为妙用。兰痴诸君之说，殆以此也。余谓此愚者之一得，偶合袁公之见耳。至其集中论义，无非人理深谈。愚每因彼而悟此，事实有之。缘人身气贵流行，百病皆由愆滞，苟不知此，虽药已对证，往往格不相入，岂但不足以愈病已耶？故录存拙案，不厌烦琐，谆谆以此告人。设知此义，则平易之药，轻淡之方，每可以愈重证，纵必死之病，或可藉以暂缓须臾，乃昧者谓余妙术仁声，播于迩遐，而病情千态万状，多人苦思力索所不能中者，君辄以平淡常用之品而得之，毋乃医运之亨乎？余但笑而不答。然清夜扪心，惭无实学，而虚名幸获，隐匿殊多，遂伏处穷乡，欲期寡过。惟疾肠未冷，饶舌何辞。嘻，定有慧心人会吾意也。

余亲家戴雪宾、茂才之先德于斋先生，精于医，行道四十年。尝云医学一门，显则譬之有形之棋，应变无方，能者多而精者少；隐则譬之无形之道，神明莫测，行之易而知之难。可谓说尽

---

[1] 进：原脱，据抄本补。

此中微妙矣。故先生年逾花甲，即誓不临证，而乐善好施，虽家无储蓄，亦不倦也。寿至七十九而终。

山阴俞君仲华，下方桥陈念义之高第也。人极豪爽，有侠气，饮酒谈兵，轻财好客，兼佞佛。久寓省垣，与余交最深。惟谈医不合，闻余论景岳，辄怒形于色。余谅其信师过笃，不与较也。然遇时感重证，必嘱病家延余主治。而其二子皆误于温补，虽余与故孝子张君养子极口苦谏，奈乔梓皆不悟，和而不同如此也。俞尝撰《结水浒演义》一书，又名《荡寇志》，尊朝廷以诛盗贼，命意极正，惜笔力远逊耐庵，且误以扶阳抑阴之旨寓意于医，适形偏谬。杨大令素园尝著论非之。夫以仲华之才之学谈医，而犹走入魔道，医岂易言哉！故录之，愿后人勿轻言医。其次子极聪慧，善诗画，患咯血，乃翁专与桂、附药而殒。仲华没后，《荡寇志》未脱稿，其长子伯龙茂才与仁和邵循伯茂才续成之。伯龙极钝滞，恪守家传，患肝胃痛，自服温补致殆。惜哉！

扶阳抑阴，大《易》以喻君子小人，章虚谷谓但可以论治世，不可以论治病，韪矣。愚谓未尝不可以论治病，特扶阳抑阴不可专藉热药耳。何也？人身元气犹阳也，外来邪气犹阴也。故热伤胃液，仲圣谓之无阳。医者欲扶其阳，须充其液，欲抑其阴，须撤其热。虽急下曰存阴，而急下者下邪也，下邪即是抑阴，存阴者存正也，存正即是扶阳。苟知此义，则易道医理原一贯也。赵养葵未明此义，仅知温补为扶阳之药，而不知阴阳乃邪正之喻，故其法但可以治寒邪为病，阴盛格阳之证也。而乃书名《医贯》，以致后人惑之，误尽苍生，宜乎洄溪之力加呵斥也。

仁和许周生驾部云：吴台卿笃信乩言，长斋礼拜，忘其体之羸，又受道士戒，百日不语，方夏暑火郁肺，遂病血而死。因谓乩之术，始犹一二好事者信之，继则朴实之士信焉，继则聪明之士亦信焉。祸福以乩为筮，学问以乩为师，疾病以乩为医。背阳而入阴，杳昭昭而叩冥冥，其幽阴沉墨，足以消去人之精爽也。愚谓更有因此而遭横祸者，历历可稽焉。大抵惑于此者，总由义利不明，心有妄冀。近日乩坛愈广，乩术愈新，竟有不堪缕述者，尤可叹也。

《艮斋杂说》：惩忿则火不上升，窒欲则水不下泄，水火既济，鼎道成矣。君子读损之象，得养生焉。

疫疠伤人，莫过于《谈往》所云之崇正十六年，有疙瘩瘟、羊毛瘟等名，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八九两月，疫死数百万。十月间有闽人晓解病由，看膝湾后有筋突起，紫者无救，红则速刺出血可活。至霜雪渐降，势亦渐杀。愚谓此疫虽奇，杀人既速且多，然无非暑热毒气深入营分耳，故轻者刺之可活，而霜雪降病自衰也。考嘉兴王肱枕《蚓庵琐语》及桐乡陈松涛《灾荒记事》，皆云崇正十四年大旱，十五、十六经年亢旱，通国奇荒，疫疠大作。合三书而观之，则其为暑燥热毒之气可知。呼病即亡者，邪气直入于脏也。彼时设有余师愚其人者，或可救全一二也。

童柯庐云：镇海钟景龙先生，精于痧痘，经其治者，百不失一，逆证决期，从无爽口。所用之药，初服大黄者十居其五，后用补剂者十之七；至于攻发，惟僵蚕而已，全蝎、穿山甲、桑虫之类，从未一施。独地龙遇血热毒盛，百余条不嫌多。尝曰：小儿血气未充，脏腑娇嫩，痘疮不能起发，良由元虚不能足浆，浆不足则毒不泄，若再以毒攻毒，不但毒不肯出，而正气更受其害，未有正虚而毒能化者也。语简理微，真济世之格言。愚谓亦有因热极而浆不起者，以正气为壮火所食也。宜泻火，忌补托。至痘后生毒，多由妄投毒药，误用温补所致。

杨素园大尹云：余见阜平赵功甫处方极轻，尝曰：小儿之腹几何，须令其胃气足以运化药力，始能有效。亦至理也。愚谓赵先生虽论小儿，即大人之病，亦须量其胃气而后权方剂。凡脆薄之人，竟与小人同视可也。近世惟休宁汪广期，治小儿专用轻剂。

吾乡管君荣棠，少服贾，天资颖异，自知体弱，恐不永年，乃潜心于疡科者十余年，遂精其术，性慷慨，施药济人，能起危证。与余为莫逆交。丙辰季冬，忽患吐血而亡，年仅四十四，子才五龄耳。乡人咸惋惜之。余挽以一联云："频年冷处存心，施药施粮，共叹君肠之热；一旦红尘

撒手·斯人斯疾，可怜儿口犹黄。”其没前一月，适余养疴在里，尝携酒肴见饷，且以未定之稿示余。口痈疽之生，昔人谓有三因，其实从乳岩、瘰疬之外，无所谓内因也。凡外感六淫，先作内病，如伤寒发汗不彻，温热分解不情·余邪逗留，为内痈，为瘕结，为流注，为附骨疽，皆内有伏热，外被寒凝所致。即胸背等痈，亦由湿热上升而成。所谓营气不从，逆于肉里，发为痈肿。若云阴虚火炎而生痈疽者，千不得一。总之，疡证不外气血阻滞，即损伤致病，亦是血凝气滞使然。皆无补法。至服药之道，原不过为富贵人设法，以安其心耳。断不可通套徇俗，如见燃肿而投内疏黄连，毒必黑陷；投犀角地黄，舌必灰黑，脾胃受戕，变证因而蜂起。但此义无论病家不知，即医家自首其间，亦未悉原委·追证渐剧，亦不自咎其用非所宜，反谓病势利害，药须加重，虽至于死，彼此不悟，悲夫！即诸家所刻治案，剿袭[1]雷同，或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无足取法。若立斋辄用参、附，贫病则先倾其家，而命即随之矣。且今世疡医不知治法，但以书方为能事，更造不服药必遗毒为害之言以惑人，推其意，无非要誉以敛财，不顾其人生死。尝戏改《醉翁亭记》二句云：“医生之意不在病，在乎敛财而已矣。”一笑。自愧未尝学问，方剂药性，素所未谙，然每治人之坏证，均不从服药中得手也。余览之，钦其见道之深，而所言皆得我心，正欲析疑商榷，不料其卒然溘逝，天道不可尚矣。亟为节录如左，以传其人。

又云：从来外科诸书图形名状，设想于鱼、虫、鸟、兽，最为可笑。如头部之鳝螈头、蝼蛄串，唇部之龙泉疽、虎髭毒，手部之蛇头疔、蜣螂蛀，腿部之上水鱼、泥鳅疽，并无解说。更不通者，足跟之牛程蹇，以人比畜，近于谑矣。医者并不顾名思义，妄立名目，以惑病家，而病家反以医人能呼其名为有识。遂相沿成习，牢不可破。推其缘故，良由不能按穴立名，设此夜半之词以耸听耳。且改牛程蹇为“行程蹇”，其余均以穴道名之。如不入部位者，曰无名肿毒而已。若夫便毒，不尽生于怨旷，古书指为欲念不遂，殆不其然。即霉疮亦不仅淫毒为患，必先有湿热内伏，乘淫邪而发作。若其人本无湿热，虽日游邪径，亦不传染也。苟湿热内盛者，虽不狎邪，感着其气即染也。破伤风证亦然，皆不可执一而论。

又云：外科蜡矾丸，本草载之，极言其解毒护心护膜之功。夫蜡极难化，矾又伤心而涩肠。病者进以甘旨，尚难运化，反投以坚涩难化之物，必胃闭而不能食，证将因之而剧。即膜须蜡护，而吞入肠胃之间，蜡亦未必至膜。方书之言，可尽信哉！

又云：古书所载，有不尽然者。厚味生痈疽，膏粱之变，足生大疔，此“忌口”二字之所本也。余谓此为富贵之说法，非所以论大概也。《千金》、《外台》无不以慎口腹为要务。东垣云：痈疽食肉，乃自弃也。究之诸公当日所交游者，皆富贵也。王氏自谓我术但治贫病，然以刺史之尊，于民间日用疾苦，相离尚远，其所称贫病，非藜藿无告之贫也。若劳苦贫人，所患疡毒，皆由六淫外乘，而医者不知变通，甚至蔬腐不许入口，一餐之间，有许多禁忌，几有绝食之苦，病人何以堪此？因之胃闭而病不能愈。此由见理不明，操技不精，藉“忌口”二字为口实，以文过而饰非。及至用药，则蜈蚣、桑虫、甲片、蜂房、蛇蜕、角刺诸毒药，浪用无忌，何独于寻常食品而严申禁戒乎？习而不察，曷胜浩叹！若能于富贵人退之，贫苦人进之，庶乎两得其平。盖胃气充足，病必易愈，肌亦易生。设此义不知，亦焉能识病情而施妙治乎？

又云：考古治疾，无分内外。刀、针、砭、刺、蒸、灸、熨、洗诸法并用，不专主于汤液一端。今诸法失传，而专责之汤液，故有邪气隐伏于经络之间，而发为痈疽也。夫用药如用兵，若为将者，奉命伐暴，废其纪律，不以摧坚破贼为己任，徒从事于文檄簿书之间，虚应故事，以待贼之自毙，养奸玩寇，滋蔓难图，至使与国俱亡而后已，失其为将之道矣。乃医者治痈疽弃其刀针，不以决去脓腐为急务，徒从事于方剂汤液之间，以待疽之自溃，因循姑息，养痈贻患，至使与身俱亡而后已，失其为医之道矣。泗溪论外科曰：手法

① 剿(chao 抄)袭：剿，通“钞”(抄)。剿袭，即抄袭。

必求传授。此言是已，但颖悟者自能心得，否则虽授无益也。今针、砭诸法不行久矣。医者弃难而就易，病者畏痛而苟安，亦由今时之风气，尚虚声，喜浮誉，循名而不责实。世道所以愈趋而愈下者，时也，势也。秦缓曰：药之不达，针之不及。仲景治伤寒，用麻、桂以发汗，其汗之不彻者，针刺出血以代汗。今人谓麻、桂不可用而代之，又禁刺法，谤为泄气，以致留邪不去，发为遗毒。如史传所载，虽帝王将相之病而用刀针者，不胜屡指。试问今日遇之，尚敢出诸口乎？故曰时也势也。可见在昔内证尚须外治，今则疡科专以汤液治外疾，藉言补托，迁移时日，轻浅者糜帑劳师，深久者溃败决裂，或死无敛具，或残体破家。医者自谓谨慎，而不知杀人无迹；病者乐于苟安，而至死不悟。此即子产所论水软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也。不意于医道亦然，可不哀哉！彼医者岂设心欲杀人耶？实由不能辨其为脓为血也。亦有能辨之，而故缓之以敛财。亦有不能用刀针，仅藉汤液数方，貌为爱护之言，以愚病家，反訾刀针为险事，而自护其短，指蒸脓发热为内病，指重证为死证，果死则可以显我之有断，幸而不死，又可邀功而索谢。吾谁欺？欺天乎！古人有戒用刀针之说者，盖谓脓未成而戒其早用，非一概戒之也。然则决不可服药乎？曰：始则不外汗之则疮已，若疮家不可发汗，指既成而言也，亦非一概戒之也。善后不外理脾胃。数法之外，不必他求矣。愚谓外证初起，由于湿热内蕴，或痰饮留滞，以致气壅血凝者多，此宜疏通清化为先。汗之则疮已，待为外感不净而发者言也。

又云：《正宗》十日点破之说，不可泥定，总须辨其脓之成否为断。辨脓甚难，或一二日已有脓而皮色不变，或十余日无脓而皮色紫黑。"辨"之一字，谈何容易！刀针不敢轻用，由其审断不明也。始之以谨慎爱之者，终之以因误认之也。尝有破家废业，残损肢体，服药至累百盈千，挨延至数月之久，仍须刀决者，亦有不待决而径死者，其故在辨之不早辨也。如胸疽脓胀为患，不决必死；脏毒不早决，必成漏管；头、面、唇、口疔毒，不决不拨必死；喉疽既成，不决心死；疽发交骨，不决必成残废；青腿牙疳，不砭必不救；行程蹇、涌泉疽，不决成废而死；紫云风，不砭必死。

又云：《正宗》脱疽一证，在指则切之说，全无道理。涸溪论虫之说，亦属笑谈。虫，动物也，岂能隔皮杀之？若使遁往他处，犹之流寇滋蔓，必致遍地荆棘矣。石榴疽即翻花疮同类，大率由于伏热外越，血不归经所致，似与目中胬肉同义。昔人治一人目垂胬肉，刺委中及患处立瘥。余师其法，以治此证甚效。寒族中有患此者，内服外蚀而亡，治此者宜鉴之。瘰疽甚多，手指生满，逐枚破去其脓立愈。谁谓江浙所无，吾乡呼为"惹肥"。多骨疽有二：其一因脓老而干，渐坚如骨而不能出，久则成漏疮，出之即愈。亦有患处高起，脓与细骨并出不已者。又一种患处坚硬，十年五载，不痛不溃者，古书谓受孕月内，六亲骨肉交合而成，此等不经之谈，污蔑后世，诚可痛恨！而无识之医轻信之，妄肆讥诮，覆盆之冤，谁为雪之？余谓胎无二受，其为骈、为品者，皆一受而成者也。此证实由流痰滞血，阻于腠理，日久坚硬，其坚如骨，痛则骨欲出也。亦有几出复生，数出而后已者，尚得而为胎里疾乎？智者不惑，斯可以为医矣。余治四人皆愈。

又云：红肿属血，心主血，若执诸疮痛痒皆属心火之说，而用泻心汤、内疏黄连汤诛伐无过，往往有内陷者矣。去其脓腐，为外科要务。富贵者畏痛不欲去，贫者秽恶异常，医家托言不可去，因而蔓延不救者多矣。

吴俗好鬼，自吾乡以及嘉、湖、苏、松、常、镇等处，凡家有病人，必先卜而后医，而卜者别有传授，信口胡言，辄云有鬼，令病家召巫祈祷，必用鸡数只，豕首数枚。一二枚至五六枚不等。若市罕此物，即牵活猪而截其头，惨不可言耳。祷而未愈，则频卜频祷，故有病未去而家产已倾者，有人已死而殓葬无资者。不量贫富，举国若狂。其祷毕之际，所备牲物，必使亲朋啖尽，若在富宦之家，则使仆婢啖之，故大嚼之徒，每有因此致病者。病必亦卜亦祷，遂至蔓延不已。习俗相沿，即号为绅士者，亦复为之，陋俗殆不易革。惟望长民者严示卜人，凡占课但从《卜筮正宗》，不得擅用邪

书，妄言鬼祟，即欲徇俗祈祷，准以素食为供，庶可全民命而惜物力，洵有司之惠政也。拭目俟之。

《避暑录话》云：士大夫于天下事，苟聪明自信，无不可为，惟医不可强。如圣散子方，初不见于世间方书，巢谷自言得之于异人，子瞻以谷奇侠而取其方，序以传世，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言。事本不相因，而趋名者又至于忘性命而试其药，人之惑盖至是也。

又云：蔡子因之妻服陷冰丹，而齿皆焦落。遇按友人徐君亚枝之外姑，许丈亮耕室也，误服附子药一剂而齿尽落。禾中虞君梅亭患坐痿，医者不知其为湿热，而误认阳衰，与以雄蚕蛾而一齿陡折。

周公谨云：《和剂局方》乃当时精集诸家名方，凡经几名医之手，至提领以从官内臣参校，可谓精矣。然差舛之处不少，且以牛黄清心丸一方言之。凡用药二十九味，其间药味寒热讹杂，殊不可晓。尝见一名医云：此方止是前八味，至蒲黄而止，自干山药以后凡二十一味，乃补虚门中山芋丸，当时不知何故，误写在此方之后，因循不曾改正。凡此之类，贻误匪细。

杨素园大令云：余与半痴论膈证，谓噎必有物为梗，当有专治之药，能消其梗者，断非书中所云生地、当归等滋润之品所能治也。且余于此证，历考群言，均无定论，用药亦皆庸劣，惟戴人确有所见，但用药太峻，人不能从耳。至其病所由来，则必属于肝胆。试观患此证者，多忧思抑郁之人，或嗜酒之徒，是其故可思也。半痴颇不以为谬，命著一论，附诸《古今医案按选》之后。第愧学识浅陋，不能思一物以治之也。近竟得一方，以初生小鼠新瓦上焙干，研末醇酒冲服。万举万全，真是奇方。因录寄半痴，流传于世。愚曩辑《古今医案按选》成，而大令于乙卯初夏过杭，为余评点。别去经年，忽于军务倥偬之际，不远千里，以此方附包封递来，其仁民之心，可谓切矣。

余近采简妙单方一帙，名《蓬窗录验方》，又续采二卷，多医家宜备之药。可以应世，可以济贫。吾乡蒋生沐广文见而善之，已梓入汇刊经验方矣。

徐洄溪云：尝见一人头风痛甚，两目皆盲，遍求良医不效。有友人教以用十字路口及人家屋脚旁野苋菜，煎汤注壶内，塞住壶嘴，以双目就壶熏之。目渐见光，意得复明。愚谓此方药易而功奇，未入《录验方》，故附于此。考本草苋通九窍，其实主青盲明目，而苋字从"见"，益叹古圣取义之精。

古乡许君辛木重订《外科正宗》，附自制消核膏一方，治瘰疬、乳核、流注，及各种结核。施送多年，甚著奇效，惟已溃者勿用。其方用制甘遂、红芽大戟各一两，白芥子八钱，麻黄四钱，生南星、姜制半夏、僵蚕、藤黄、朴硝各一两六钱。凡九味，以麻油一斤，先入甘遂、南星、半夏，熬枯捞出，次下大戟，二下麻黄、僵蚕，四下白芥子，五下藤黄，逐次熬枯，先后捞出；六下朴硝，熬至不爆，用绢将油沥净；再下锅熬滚，徐投入炒透东丹搅匀，丹之多少，以膏之老嫩为度，夏宜稍老，冬宜稍嫩；膏成，乘热倾冷水盆内，扯拔数十次，以去火毒，即可摊帖，宜厚勿薄。且云膏之老嫩，各有所宜。凡溃疡诸证，膏勿太嫩，总以贴之即粘，揭之易落为度。摊勿过厚，嫩而过厚，则揭时非带脱皮肉，即粘住皮肉。凡寻常热疖，本可无疤，而或生妒肉，或如蟹镜者，非粘伤其肉，即膏药之过也。独消核膏宜稍嫩，但令贴时勿烊塌而已。摊时须极厚，盖此膏本以代敷药，嫩而厚则药气沉浸酝郁而能深入，又皮肉如常带脱，无虑粘住，可洗也。即煎膏亦有法度，药物坚脆不同，若一同投入，则脆者先枯，其势欲燃，不得不一同捞出，然坚者实未熬透，虽铢两较重，而味终未出也。如消核膏甘遂、南星、半夏最坚，故先下；大戟次之；麻黄、僵蚕更脆，故又次之；白芥爆油，又次之；藤黄多液少渣，又次之；朴硝无质，故最后下。凡煎他膏，亦当如此。愚谓凡结核多挟痰，故许君以控涎丹为君，而加行气散结为佐，宜乎施之辄效也。至所论膏之老嫩厚薄，及药物之坚脆分落锅之先后，尤为用法者之所当知。惜未有人道及，故亟录之。

萧山郁龙士《瑶史》云：到瘴疠之乡，一不可吃冷物，凡蛊毒皆下于冷物也；二不可近女色；

上不可过饱，饥则可治，饱则不可治也。若瘴气来，鼻闻异香，宜即卧地，口含土，即不受矣。又广中溪水不可饮，因山多铁梨，其叶落于山水中，渍之极毒。又多孔雀，其粪甚毒，惟井上掘泉为妙，左江至英德一路皆然。铁梨器用放热物受毒，误食即生痈疽。愚谓食毋求饱，乃养生却疾第一方。应休璉诗云"量腹节所受"是也。"强饭"二字，最为无理。世人因此致命者甚多，岂独瘴乡所忌哉！

《认字测》八十一篇，关中周子夫学著，以八十一字为题。阅其认"寿"字云：理寿莫如口，其说备于《易》之颐。颐者，养也。颐贞得养，得养斯寿，乃其归在慎言语，节饮食。言语能慎而出，饮食能节而入，颐贞莫如斯，理寿莫如斯矣。

芦菔可代粮救荒。《膳夫经》云：贫窭之家，与盐、饭偕行，号为"三白"。

《瑶史》又载治梦遗方：临睡时以朴硝些须放手心内，用唾调和，将龟头一擦，甚验。

蔬中之葱，功能甚广。跌打金疮，皆为圣药。其性与蜜相反，而外治藉其相济，更多神妙。凡痈疽初起，及热结肿痛、痞积诸病，涂之辄效。从此引伸触类，可得用药之巧。

芦菔之功，先曾祖《随笔》中已发明之矣。冬时采其叶，悬挂树上，或摊屋瓦上，至立春前一日收入瓮中，藏固；如不干燥，收挂屋内，候极燥入瓮。凡一切喉证，洗净浓煎，覆杯立已。并治时行、客感、斑疹、疟痢，及饮食停滞、胀、泻、疳、疰、敷、痞满诸证，无不神效。价廉功敏，极宜备之。又《瀛寰志略》云：佛郎西芦菔造糖，味同蔗。惜未传其法也。

海蛇，妙药也。宣气化瘀，消痰行食，而不伤正气。以经盐、矾所制，入煎剂虽须漂净，而软坚开结之勋则固在也。故哮喘、胸痞、腹痛、症瘕、胀满、便秘、滞下、疳、疸等病，皆可量用。虽宜下之证，而体质柔脆，不能率投硝、黄者，余辄重用，而随机佐以枳、朴之类，无不默收敏效。晋三先生但言协地栗以清肝热，岂足以尽其能哉！

余偶患睛赤肿疼，而素畏服药，亟以朴硝一味泡茶，乘热熏洗，日数作，不日痊。夫硝善涤垢浊，乘热则风、火、湿、热诸邪皆可清散。凡水乡农人，多患脚气，俗名大脚风，又名沙木腿，一肿不消，与寻常脚气发过肿消者迥殊，治之辄无效。此因伤络瘀凝，气亦阻痹，风、湿、热杂合之邪，袭人而不能出也。故病起必胯间结核而痛，憎寒发热，而渐以下行至足。初起宜吸用葱白杵烂，和蜜罨胯核痛处；浓煎海蛇、地栗二物，无地栗时以苦菜代。俟海蛇化尽，取汤乔当归龙荟丸三钱，俾即消散为妙。若已成者，以川黄柏一斤，酒炒研末，海蛇一斤，勿漂，煎烊，加葱须自然汁和匀，泛丸如绿豆大，茅根汤日送三钱；外用杉木刨花煎浓汤，入朴硝一两频洗，日以蓝布浸盐卤束之。以卤盐卤善清湿热、散风毒，凡洗鹅掌风、脚气并良也。忌一切辛热发物，尤忌蚕蛹。如此治愈数人矣。

次女定宜十四岁，患左腿足赤痛微肿，初不以为病也，既而时作，余令以黄柏研末，水泛丸，淡盐汤下，日一钱，服匝月而刈其根。舍弟季杰之妾，患带下如注，余知其肝热素炽也，亦令服此丸，日三钱，月余果愈。以此类推，不但药贵精而不贵多，并不贵贵也。故详录之。

营虚气夺，脉微欲绝者，仲圣主炙甘草汤以复其脉，故此方又名"复脉汤"，夫人而知之者。若客邪深人，气机痹塞，脉道不能流通，而按之不见者，名曰伏脉，此为实证，与绝脉判若天渊。苟遇伏脉而不顾从宣通开泄之始，则脉亦伏而渐绝矣。但此为邪闭之绝，彼为元竭之绝，不可同日而语也。闻一人素患脚气，今秋发之甚剧，兼有寒热、气逆、面浮等证，医切其脉沉伏难寻，以为年逾五十，宿恙时发，脉已欲绝，遂进炙甘草汤，冀复其脉，越日视之，果脉绝将死矣。或称其脉法精而善用古方，以告于余。因询其二便通乎？曰否。嘻，此邪闭而脉伏也。大实之候，误作虚治，滋腻妄投，径尔塞杀。死于病乎？死于药乎？可哀也已。

今年夏仲，仁和胡次瑶学博过访，云其从女适朱仲和茂才六令弟者，患肝胃痛，朱以省垣宇名手，为求乩方与服，大率多香燥伐肝之品，数服径死？何耶？余曰：肝胃痛亦有虚、实、寒、热

---

① 盐卤束之以：原脱，据抄本补。

之分，令侄爱想是阴虚血少之病。因检甲寅治徐君亚枝令媳案示之，胡始悟为药误。又云沈少莲孝廉七令弟，患两腿酸软，频饵鸡血藤膏，忽一日精流不止而亡。此易故也？余曰鸡血藤膏性热善走，专祛风湿而行瘀滞，沈乃瘦弱阴亏之质，此腿恙必肝肾之虚，治宜滋潜濡养，而误服燥热之品，故有此变，是阴精悉为迫逐也。又云余杭唐听江进士患疝，医投温补法，附子服至一两二钱，驯致二便不行，饮食碍进，复重用麝香等药，以开关格，而便不能通，乃至粪从口吐，狂叫而死。抑又何欤？余曰：昔唐设帐于会垣陈君雪舫家，余尝切其脉，亦属阴虚之体，此疝必非实病，亦非寒证，但宜温养少阴、清舒厥阴为治，而率投刚烈香散，已属非宜，况服之过多，则阴液尽劫，风火上腾，肠胃受燎原之焚，而失传导之职，颠倒反覆，故粪从口出，狂叫以死也。胡云：君盍笔此于书，以为世人惑鬼神、饵成药、喜温补之戒乎？余遂录之。

山妻将娩，已见红矣，胎忽上冲作呕。夤夜事急，余以酱油和开水一盏[①]与服，咸能润下，果人口即安。

① 盏：原作“钱”，据抄本改。

归砚录卷三

海昌王士雄孟英原著　鄞县曹炳章赤电校刊

汉军王爵字大封，博通今古，不求进取，而工医，能起死回生，危疾遇之罔不活。某军有大贵人，举家数百口皆疫，疫且将死，延之治。王逐一视脉投剂，皆立起。惟贵人不与疗，强之再，乃开方，大书云：砒霜三钱，火酒四两，煎服。贵人愕然，谓之曰：若是者不速死耶？王正色曰：若贵人者，不速死何俟？贵人曰：我何罪而至是耶？王曰：贵人身为大臣，不思致君泽民，乃以货利为心，横求苛索，八旗军士，痛恨人骨，一旦圣明知之，赐死西市，身首异处，家财籍没，妻孥人官，不若速饮余之砒酒，庶几完其头领，保全家口，此真良药也，宁以为毒而却之乎？于是贵人悚然受教，卒改其行。江阴陈定九《留溪外传》。

郡中朱姓，素有饮癖，在左胁下，发则胀痛呕吐。始发甚轻，医者每以补剂疗之，发益勤而甚。余戒之曰：此饮癖也，患者甚多。惟以消饮通气为主。断不可用温补，补则成坚癖，不可治矣。不信也。后因有郁结之事，其病大发，痛极呕逆，神疲力倦，医者乃大进参、附，热气上冲，痰饮闭寒，其痛加剧，肢冷脉微，医者益加参、附，助其闭塞。饮药一口，如刀箭攒心，哀求免服。妻子环跪泣求曰：名医四人合议立方，岂有谬误？人参如此贵重，岂有不效？朱曰：我岂不欲生？此药实不能受！使我少缓痛苦，死亦甘心耳？必欲使我痛极而死，亦命也。勉饮其半，火沸痰壅，呼号宛转而绝。大凡富贵人之死，大半皆然，但不若是之甚耳。要知中病之药，不必人口而知，闻其气即喜乐而欲饮；若不中病之药，闻其气则厌恶之。故服药而勉强若难者，皆与病相违者也。《内经》云：临病人问所便。此真治病之妙诀也。若《孟子》云：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此乃指攻邪破积而言，非一例也。余编《洄溪医案》，吾乡蒋寅昉大理欲以付梓，嘱友人缮清本，漏此一条，追刻竣始知之，不便补镌，故录于此。又按此人饮癖，亦素因肝热内炽而成，与中气虚寒饮停，宜温药和之者，症候迥别也。所云中病与否，闻气即知，最为有理。曩省中顾肇和大令室患暑，医者以其产后而泥用肉桂，病者闻之甚畏，坚不肯服，家人再四劝饮，遂致不救。不但药也，食物亦然。余性畏闻冬春饭气，故食之辄病。

邻人顾姓者，因少年勤内事，头皮血出如汗。此肝肾之火逆上，因血热甚，所以从发窍直出。盖汗乃血之液，从气化白。经有肌衄一条，因气散不能从化，故肌肤汗血。此证非气不能化，化亦不及也。与甘露饮而痊。

章御臣屡梦白人，持刀自割其头，至流血，即惊醒，渐至闭目即梦，众医莫措。松江沈鲁珍治之，曰：寐而见白人者，肺虚也。以独参汤，每剂一两，服之而愈。

当湖汪希生内政中年时，每食猪肉即体战栗，屡医不效。嗣因他病服逍遥散数剂，而旧疾亦瘳。后与余谈及此事，并询其故。余谓《素问》云：诸禁鼓栗，皆属于火。此必肝胆素有郁热，猪肉乃动风之物，能引动其病，而不能开其郁，故食之即发。逍遥散乃开郁散火之剂，所以偶服得愈。愚按钱塘吴君馥斋令正，每食猪肉少许，即腹痛气冲，神昏如寐，必呕吐而始舒，如是者经年。余亦作厥阴郁热治，以雪羹吞当归龙荟丸而瘥。

余郡一人，项边忽痒，渐起白痕一条，相延渐欲至喉，痒不可忍。群医莫识。一方士以刀轻开其痕，出白虱甚多而愈。曰：此虱瘤之类。凡皮内作痒，或起痕、或高起，皆其症也。

杭州周南溪，年三十余，体壮畏热，饮冷贪凉，至仲秋忽两腿筋脉掣痛，数日后牵掣至两臂，又数日手指一动即周身筋脉掣痛而绝，诸治不效。余脉之弦而急，弦为饮，急为寒，乃寒湿生痰，流入筋隧也。以半夏、茯苓各三钱，白芥子二钱，橘皮、木瓜各一钱五分，干姜一钱，生姜三片，煎送控涎丹一钱。服后手指可动，再服手足不复牵掣，改与六君子汤善后而愈。以上秀水沈

岷源《奇证汇》。

湖州汤荣光解元，世业伤科，接骨有奇效。其家佣者采桑于树，树折坠地，腹著枯桩而破，人即昏晕。汤闻之，令徒携药敷治。徒视疮口二寸余，已透膜，内系红肉，不见肠，故以线缝之，而形似口张不能合。徒以告汤，自往视之，果然，乃令舁归。佣少醒，复饮以药酒，使不知痛楚，随用刀割伤口使宽，以铁钩钩膜内红肉出，则其大如掌，乃宿患之疟母也。始如法敷治疮口而愈，宿疾顿除。

一富翁倾跌伤臂，骱脱，护痛不许人动摇，人皆技穷。汤令患者向隅立，卒取冷水泼其项。患者陡作寒噤，即乘势将臂一把，骨随人骱，愈矣。

一人因跌而脊骨脱骱者，下节错向内，无可著手。汤令其家密备栲栳一只，中安绵絮，置于旁，扶患者环柱走，走乏，卒推置栲栳[1]间，上身直而下身弯环，所脱脊骨稍凸出，遂以按人而愈。愚谓此等手法心思，非凡庸所及，苟能触类而通，则自无难题矣。以上《星甫野语》。

吕氏妇病两旬，延余视之。甫入室，病人裸衣而卧，神色不清，犹自掖被掩其胸，非热证神昏矣。及按脉，细而无神，目瞀内烦，咽痛不能容汤水，身冷如冰，汗出如洗。余思仲景云：大寒反汗出，身必冷如冰，咽痛目瞀者，龙雷之火上炎也。用熟地一两，桂、附各一钱，菊花三钱，煎成，冷水浸凉服之，诸病如失，即索粥饮，次日再一服，随以大补之药十余帖而安。愚按大寒反汗出，乃阴盛格阳于外也，故身冷如冰；咽痛目瞀者，阳戴于上也。凡格阳、戴阳，皆是虚阳外越，所谓内真寒而外假热，故可以桂、附引之内潜，不可误谓龙雷之火上炎也。夫春分龙见而雷乃发声，秋分龙蛰而雷乃收声。是龙雷之火，必炎于阳盛之时。人身一小天地，肝为角木，震为雷，龙雷之火即肝火也。必肾阴虚者，肝阳始炽，致生龙雷上炎诸症。治宜壮水制火，没昧此义，而妄援引火归元之说，不啻抱薪救火矣。古书辨别不清，贻误非浅。惟叶天士先生《景岳发挥》、何西池先生《医碥》，发明最畅，学者所当究心也。舍弟仲韶，于乙卯新秋陡患洞泻，数行即浑身汗出如洗，恹恹一息。黄夜速余往视，脉亦沉细，身凉不热，宛似虚寒之证，惟唇色黄赋，小溲全无，乃湿热病也。与桂苓甘露饮，一剂而瘳。附录于此，以便互勘。

友人洪岳山，用仙人杖炭与煅牛齿等分研末，柏子肉青油调，以箍脓甚效。后余治一肝郁为病，中脘胀滞作痛，腹渐大，欲成胀病，治以宣利疏养之法，二十余剂，腹中已觉宽畅，惟大腹仍空阜不瘪。思索再四，于原方加人仙人杖数寸，一剂果平。盖嫩竹出土自枯，取其自然之性，遂合病机，而收捷效。愚谓方药主治，皆可借用。有人因劳力后季胁作痛，诸药不愈，而问治于余，适徐君亚枝有保胎神佑丸寄送，余遂以三钱与之，竟尔霍然。继有因踢伤而腹痛时作者来乞药，亦用此丸一服，果下黑矢而平。

道光丁亥秋季，病寒热者中脘俱结块如覆碗，投以泻心、陷胸皆不效，死者不少。因阅《外台秘要》，载有增损理中丸方，主治纤毫不爽，余用以治此证，无不立应。间有一时不能消，仍作丸服以刈根株。凡余所治，其最剧者陕人王姓，群医杂治两旬，邪块较大，按之拒痛，四肢逆冷，形萎面青，齿枯，舌干无津，大便旬余不解，脉弱欲伏。余谓邪气搏结中宫，正气津气几已消涸，即师其法，用东洋参、白术各二钱，黄连、干姜各五分，牡蛎五钱，花粉三钱，枳实一钱五分，元明粉三钱。服后便行，块即渐减，脉亦稍起，四肢略温，仍以是方加减，十余剂而痊。

陈氏妇盛夏病霍乱吐泻，腹中疠痛，四肢厥冷，冷汗潺潺，转筋戴眼，烦躁大渴，喜冷饮，饮已即吐，六脉皆伏。余曰：虽霍乱，实脏厥也。经云：大气入脏，腹痛下注，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速宜救阳为急，迟则肾阳绝矣。以四逆汤：姜、附各三钱，炙甘草、吴萸各一钱，木瓜四钱，煎成冷服。日夜连服三剂，四肢始得全和，危象皆退，口渴反喜沸汤，寒象始露。即于方中佐以生津存液之品，两服而安。愚谓此案论证用药皆有卓识，惟不言苔色，尚欠周详。其真谛在喜冷饮而饮已即吐，若能受冷饮者，即为内真热而外

① 栲栳：以柳条编制的圆形盛物器。

假寒矣。

倪姓患霍乱吐泻，审知始不作渴，四肢不逆，脉不沉细，一医用大顺散两帖，渐至于此，因见四逆，复加附子，脉证更剧。余曰：此病一误再误，命将殆矣。若果属寒，投热自病已，今反四逆，脉转沉细欲伏，乃酿成热深厥深，与热邪传入厥阴者何异？即以竹叶石膏汤，人参易西洋参，加黄连、滑石，两剂而愈。同时有陆姓患此，医用回阳之剂，日夜兼进，厥逆烦躁日增，病人欲得冷水，禁绝不与，甚至病者自起拾地上痰涎以解渴，迁延旬日而死。噫，即使真属阴寒，阳回躁渴如是，热药之性，郁而无主，以凉药和之，病亦立起。不学无术，曷胜浩叹！

张氏女夏月患霍乱，医用姜、附、藿、朴、茱、连等药，呕吐虽止，腹痛不已，而痢五色。至第八日，始延余诊。两目胬翳，唇红舌绛，胸隔烦愧，口渴引饮，脉细数，沉部有力。是暑秽之毒，扰乱中宫而病霍乱，苦热虽欲开郁止呕，毕竟反助邪势，致变五色毒痢。此暑毒尚不甚重，而兼湿邪，故仅变五色痢。若无湿而暑毒内盛者，服姜、附即不可救矣。与子和桂苓甘露饮加黄连、银花、黑豆，两服翳退，而诸恙递减，胃亦稍苏，因畏药不肯再服。余谓余邪未净，留而不去，戕害脏腑，必转他病。乃与三豆汤加甘草代茶，频饮而愈。以上慈溪童杭庐存心稿。童为吴浩然及门，可谓青出于蓝矣。且知霍乱有阴阳二证，更非近人所能及，惜余未见其人也。

楝李陆集园，治寒湿暴侵，咳嗽不止，用猪肺管一条，入去节麻黄二三分，两头以线扎紧，配以杏、苑、橘、枳、苏子等品煎服，甚有巧思。

王燮庵乃郎痉病，角弓反张，儿医不能治。王自用当归四逆汤，一服汗解，亦可谓善读仲景圣书矣。然此必太阳风寒之邪，因血分不足而内犯厥阴，故宜此方，非凡痉皆宜此方也。

一成衣患三疟数年，继又痢下，后周身浮肿，待死而已。忽得一方，用新鲜楝树上蕈一枚，切碎煮熟，连汤淡服，一啜而三恙悉痊。

王燮庵幼时，痧后食酸太多，咳呛不止，年余骨立，五心烦热，已近童劳。一人教于每日黎明，以头窠鸡子一枚，打于余下，入盐少许，沸汤淪服，百日而痊。

黄氏妇崩血不止，大便泄泻，半身痹痛。余脉之，右濡、左浮弦略数，知其脾有积湿，肝有郁热，因外风内陷，入肠胃则泄，入血室则崩，窜络则痛也。与旋覆花汤加归须、桃仁、柏子仁润血和络，川芎、神曲以化湿，芩、防坚营散风，五服而三恙全愈。以上吴门薛瘦吟《医赘二笔》。

常州伍某素壮健，方啖饭，忽呼痛倒地，云胸膈如刀割，群医莫解。阅三日，恹恹待毙矣。一老人过问病人，令磨陈墨汁与啜，痛立止，病如失。因问此何证？曰：记少时邻人患病类此，一老医以此法治之而愈，谓误食天丝毒也。想墨汁无害，故令试之，不料其果合耳。

固始有人于元旦食汤圆讫，方出门贺岁，忽腹如火烧，痛不可忍，晕绝仆地，移时稍苏，而号痛声彻四邻。延医诊视，皆云脉细如丝，痛极脉多细状。不治。越日门外来一丐僧，家人辞以有病，僧云何不问我，家人苦无策，始令诊视。僧一望即曰：是误食蛇精也。于破囊中取药丸一粒，以水研灌。移时病者起，呕如雀卵者数枚，僧曰未也，复呕秽狼藉，出一物如鸡子大，僧曰是矣。剖试乃血裹中蟠一小蛇，见人遽动作势上下。病已若失，举家惊服。叩其所以，云多年陈谷，蛇交其上，余沥粘著，误入腹中，乃成此物，少停即洞胸腹出矣。僧径裹蛇而去。愚谓二证皆不易识。大凡腹中卒然大痛，在饮食后而无别证可凭者，无非中毒也。重用玉枢丹研灌，似亦有效。

海州刘氏子，五岁出痘，遍体疙瘩，大如瓯，凡三、四十颗盖，医皆不识。一老妪见之曰：此包痘也。吾所见并此而二，决无他虞。六七日疙瘩悉破，内如榴子，层层灌浆皆满，真从来未睹者。痘书充栋，亦未道及。可见医理渊微，即此一门，已难测识矣。以上武进汤芷卿《翼驷稗编》。

一妇免身后，脬肠内损，积秽碍塞，清浊混淆，而大小溲易位而出。以生黄丝绢、黄蜡、白芨、明矾、琥珀，锉末水丸，猪脬一具煎汤下，即愈。

一人无故舌出于口寸余，或以巴豆烟熏之，饮以清心脾之药，不效。余取鸡冠血涂之，使人持铜钲立其后，卒掷于地，声大而腾，病者愕顾，视其舌已收矣。或请其故。曰：无他，舌为心苗，

心土血，用从其类，必鸡冠者，清高之分，精华所聚；掷钲于地者，惊气先入心，治其原也。

富人冯氏者，寒热如疟，溲溺闭塞，少腹隐痛，汗出淋淳，医以为瘵，频服补剂，日益憔悴。余切其脉细，重按之沉紧而实。曰：此有积瘀而成小肠痈，于法当下。咸谓病久厄羸，下恐有害，且素逸处，安有积瘀。余曰：论脉如是，可询病者，曾持重物否。其人以告病者，初不省，既而曰：一月前会携镪方出，遭客至，勿遽复人，越日而寒热作，得毋是耶？药已遍尝而病不去，盍从其治！遂用桃仁承气汤，捣土牛膝根汁和服。次日腹下痛如刀割，殷血从溲溺出。如是数次，痛方已，病寻愈。

余视疾以之至先后为病，一日于众中瞥见一人，额端已起白色，急呼前，问所患。曰：臂有微肿。视之，仅一小疱。因潜谓同来者曰：此白刃疔，色已见额，可速归，危在顷刻矣，其人方出门，面部色渐趋口角，未至家而死。

有仆足跟肿，终日奇痒。余曰：此虱瘤也。破之，出黑白虱数百，痒止肿亦退。

一人患时疫，发狂谵语，若有物凭之，曰：不飨我，当取汝手骨。已而十指软堕如肠。余曰：是谓筋解，实痿症也。古人治痿独取阳明，脾主四肢，表里相应，投以桂枝白虎汤，神识顿清，手指无恙。

潘氏子肋下肿溃，窜孔甚巨，孔中作声，如婴儿啜泣。余曰：是名渊疽，法不得治。其母哀请曰：是子少孤，婚又未久，一脉之传，惟此而已。余闻之恻然，乃曰：但善调摄，更量力以行阴德，万分一得不死，专事医药，不足恃也。母子唯唯受教。余乃日夜属思，以谓证属大虚，固当补益，但疽孔作声，则内膜已破，气从旁出矣。非护其膜，补亦徒施！以参、白术、乌梅炭、白芨、白蜡、象牙屑、猪脊髓和为丸，令日三服，以固气；仍捣诸药，益以生肌之品，制若饼，塞疽口，丝绵裹青铅罨其外，大膏药盖之，阔布缠缚其体，三日一易；复用参麦六味加龙、蛎等品，煎汁饮之。如是二十余日，其声渐除，三月余而口敛。余初经治，不望其果奏效也。

镇洋郑秀才颈下出水，涓涓不绝，已数年矣。医谓串沥。余视之，溃口三四，皆甚深奥，曰：此古所谓蚁瘘也。用穿山甲炙存性研敷，果瘳。

有食阿芙蓉者，遍体发疱，痛痒交作，抑搔肤脱，终日昏聩，言语诞妄。余曰：此中毒之最盛者，寻常解法，恐不及济。用朱砂一两，与琥珀同研末，犀角磨汁，和三豆汤进之。神志顿清，而遍身无皮，痛不可忍，复磨石菖蒲、绿豆粉如尘粘席，乃得安卧，不半月愈。

一妇患三疟年余，忽转身发疮，大皆如钱，疡医治久转剧，饮食不进。余曰：此伏邪走泄为疮，三阴无恙矣，不可作疮治，而以寒凉伤胃也。以四君子加芪、归、白芷，数服即愈。以上吴江陈梦琴案。

昔在海门，有同事樊姓者，肩上患痈，医进荆防败毒散而寒热大作；又进仙方活命饮、外敷三黄散四五日，侠脊焮肿作痛，红晕满背，脊间高如覆碗；又饮内疏黄连汤、外涂铁箍等散，更日服蜡矾丸，至十朝黑陷，声嘶呕恶，汤水亦不能沾，十一朝昏晕不苏。前医皆云毒盛无可挽回，招之不至矣。有故游击杨公朝栋之孙忘其名，善治痈疽，因不识字，人皆轻之。樊证濒危，不得已邀彼来视。笑曰：此非阴证，被寒凉遏抑所致。用吾药而患处能高起者，尚可救。乃出药敷疮上，越日果高起。杨复视曰：能从吾言，此疾可生。第一不许服药，第二不许忌口。缘现在粒米不进，必停药三日，使胃中宿药渐消，自能进食。虽不识字而有如此见解，识字人皆当羞死。嘻，世之见病人不食，而强灌以药者宜鉴之。既能食，正宜投其所好，岂可强禁其口，而再绝其胃气哉？通人之论。如此则百二十日可以收功。后竟如其言而愈。至所用之药，留心揣测，终莫能识。然此证若于初起时，内以点舌丹汗之，顶上以蟾酥丸或白降丹泄其毒，使有出路，必无横溃决裘之祸。寒凉日进而胃闭不纳，蜡矾频服而声嘶作呕，酿成败证。设无杨公，人亦但知其死于病，恶知其死于药乎？举世梦梦，良可深悼。

壬寅，余在海门之东昌镇。有徐姓者，患胸铄，腐肉上至顶，下至颈，左右至两耳，医不能治。余悯其贫，为设法痊之。并不服药，凡百四十余日而收功。此开手第一证也，由是求治者踵

门不绝。余初亦未知不服药可愈病，因目击杨公之法，而私淑其意，治之果应。始悟世之外科，朝凉暮热，欺世盗名，杀人不可胜计，而无形迹可寻也。其始临证，则曰死证也，或他人治过之证，则曰前医误治，不可救矣。皆为日后邀功避谤之计耳，可叹也已。

余在海门，见沈氏司炊者患唇疔，自辰至午，口不能开，医投葱矾不能吞，用活命饮亦无济。易医屡进寒凉，遂硬肿至项，色白不变。最后一医砭肿处，出血筋一条，流血不止，知饥不能食，至三十一日而死。夫唇疔急症也，色白无红阴证也，发于手足阳明交会之所，误投寒凉克伐之药，内热为外寒所束可知。若初起时刺委中及阳明诸穴出黑血，进点舌丹汗之，外涂蟾酥，或有可救。惜诸医皆不知之。不然急症安能延至一月余之久？人不知死于药也，哀哉！

癸丑四月，桐乡屠甸镇张德祥令正，年八十一岁，患脑铄，医者皆云必死。余视之，疮已溃烂不堪，不卧者二十三日，不饮食者五日，平素体肥，肌已削尽，两耳绝不闻声，脉象弦数。性不喜药，一病至此，亦未尝一药也。诸医皆谓不服药以至于是，余谓溃败至此，尚可挽回者，幸未服药耳。但须从我言，行我法，则五、六十日可以收功。盖疮口已深，须开一孔泄其脓血。若不从我言，则下延及喉，虽有神丹，不可救矣。病家唯唯。遂开一孔，去黑血盏许，脓亦相等。明日头重如失，两耳能听，且进粥碗许。越五日复视，腐肉下半脱尽，新肉已生，细视上半黑处，尚未全死，用物挑起其皮，入药于内，令其每日抽换，果得粘连。凡九十日全愈。其满头之发皆白，而烂处复生之肉，新发皆黑。此人至今尚健，益信享高年者，不必服丸散也。嗣有于某等十余人，余悉治愈。是此证并无死法。襄上海望族王辑庭之嗣君，年六十一岁，患此证。素识医者谓曰：少忍痛，当为去之。不听，逾旬渐大，适道署延苏州陈某治疾，乃赫赫一时者，遂请视之。进以人参、鹿茸等药，疮势已甚，犹曰未也，乃杀鸡煎汤，煮药以进，一服而口眼皆合，头重如山，证随以败。凡富贵之家，死于此者甚多。始则畏少痛而逆忠言，继则慕虚名而受惨祸。非死于病，实死于医。愿天下人少察狂瞽之言，毋蹈前车之覆。

发背之极大者，所谓竟体发也。平湖郭湘屏，所谓竟体发也。始医者犀角、黄连，致成黑陷，后医者投桂、附而作淋渴，饮食不进。或断三日，或断一旬，更医数辈，技穷莫措。令郎肖屏茂才求余往视。被问曰：曾见此大证乎？余实未尝见如许大证，欲安其心，慰之曰：吾所见有大于此者，不足畏也。为此取去腐两碗许，病者即觉如释重负。其子请用十全大补，余晓之曰：尊翁之所以绝粒者，正坐补托之故，胸次宿药未消，今再峻补，生机绝也。俟三日后，宿药消尽，胃气自苏。此证本由湿热郁蒸而成，痈疽大抵皆尔，若绝虚，不过劳损而已，何致患疮？盖疡所以最忌温补攻虐，亦勿寒凉遏抑。寒凉以遏之，温补以锢之，宜其滋蔓日甚也。今惟导赤散驱其湿热下行，至溺清则止。不刊之论。越五日复视，已能自起，在床沿叩谢救命。凡百八十余日而全愈。在百日之间，曾患牙疳，与竹叶石膏汤而安。其人至今尚在。设依立斋上渴下淋而用十全、八味，安有生理？陈良甫云：既溃一毫冷药不可进，其可泥乎？

斜桥苏氏妇，年二十四岁，患乳肿如悬瓠，溃处日流水，医治二百余日，略不见效。冬初求治于余，视其面色青瘦，微嗽唇红，音朗不嘶，寒热暮甚，日进粥两盏、饭半盏。所服之药，洋参、鳖甲、丹皮之类，皆云疮劳已成，不过苟延时日也。余知其因循误药致此，以纸拈入药于疮孔，嘱到家自为抽换。妇云：胃气不佳，求赐一方。余曰：汝误药至此，尚不悟耶？停药五日，胃自苏矣。又问究成劳否？余绐之曰：后五日来，当赠汝妙药，决不成劳也。忻然而去。越五日来曰：奇哉，到家方暮，觉乳胀，抽去药线，出清脓碗许，是夜寒热顿减。近来抽换，日得清脓杯许，今不复如前肿硬矣。饭已可进两盏，固求赐方。余曰：煎剂费事，余有合就丸药，日服数钱可也。持去后，越旬复来曰：自服妙药，胃气胜于平时，惟脓水未净，月事未行，求一通经方。余见其肌肉丰润，两颊红晕，经已将至。若不与药，而另求内科通经，反恐误事，仍以前丸与之。后即全愈受孕。其实两次所用之药，皆饭焦磨末，少加橘皮而丸也。余治六七年不愈之乳证，无不用药线刀

针愈者，不胜仆数。即如此妇，若不插药，脓何由出？寒热何由止？胃气何由复？岂但疮劳而已，殆无生理矣！设不停药，肠胃津液被伐，必致绝粒。尝谓汉、唐方士以金石杀人，赖高贤救止，而草木延年补益诸说，牢不可破，真医道设而枉死者多矣。窃怪今之医生劝人服药，吾不知其居心何为。或问：断为死证而得不死，何也？曰：医之所谓死证，彼自有死之之法耳。断为死证而竟死，昧者必诧其术之神，而医者亦诩其断之准，而自鸣得意。悲夫，业医者知此有几人哉？

张德祥令孙患行程蹇，多医不效。上至小腿，肿如瓠，气喘声嘶，不食者九日，烦躁恶近人，近则热不可当。多医聚讼，或决之立毙，或决之成废。邀余往，已暮，执烛视之，近烛则痛如锥刺。乃父恐余用刀，屡述群医之说。余晓之曰：汝不欲此子之生，余不敢言。既邀余来，是欲其生也，岂可随声附和、袖手旁观耶？今之外科皆乡愿也，抄写成方，虚应故事，并无真知灼见。更可恶者，造作疑似之言，簧惑病家，有如奸胥猾吏造案，虽皋陶听之，犹以为杀无可宥。要知脚跟之皮，厚于牛领，不能下溃，必至上穿足面，则不可救矣。言未已，病者曰：怪道数日来骨缝锥痛难忍。其妻跪求请救，而一家数十口犹执不可。余曰：吾岂挟仇而欲害彼，若决之而毙，吾偿其命可也。众皆咋舌不收言，遂决之，出脓半盏，敷贴已，余至外厅晚膳，未毕，内报熟睡矣。如之何？余曰：觉来要啜粥矣。既而果然。三日后吃饭，四十日收功。然人情畏痛苟安者多，故庸医之言易于入耳。病无去路，上溃足面，腐及内外踝，而迁延以死者，比比也。

屠甸镇王某，先患疔毒，旋生背疽，高肿不红，医巫术尽，家破而病日剧。延余往视，肌肉全消，面无人色，脉至断续如丝，按其疮，虚软漫肿无红，证已七十六日矣。流泪被面，声言救命，音细如蜂，深堪悯恻，殊难措手。合家痛哭，而求设法。余索其方视之，先则犀角、牛黄，继则参、芪、归、术之类，皆谓内有瘀血，虚不化脓也。余静坐筹思，七十余日之瘀血，既不化脓，亦不消散，乃脾胃被伐，气弱难溃，内肌尽腐，皮厚难穿，日久力穷，势濒于殆，若不决则必死。设决之而斯须毙命，又当如何？乃谓其父曰：此证内肉尽腐，外皮甚厚，脓无出路，以致背重如山，肌肉日消，而脓日多，势必消尽而后已。吾今筹一死里求生之法，汝可导我复视，其父从之。因细按其皮，略无薄隙可乘，不得已久按以乱之，卒然一刺，得脓四大碗，幸不毙命，随以粥食调之。越五日复视，已能披衣起坐矣。以上数证，皆所谓养痈为患也。古人原有刀针不可轻用之戒，盖为手法不精，或轻浅之证，及脓未成时而言也。以决之之法，诚不易易，即辨脓亦甚难，脉决洪滑为脓成，而此证脉至如丝，刺脓至四大碗，脉岂可凭乎？然此证若诊于三十日内外，未始非洪滑也。惟医家误信补托可使自溃，孰知欲托其脓者，反能化肌肉以为脓，脓日多则气血日少，尚欲寻其洪滑之脉，安可得乎？千古明言，未经人道。与内科不先去病，而欲补正以托邪，遂致邪愈炽而正愈衰，其脉日渐细弱者同也。昧者犹訾刀针为蛮法。呜呼！此与谈性命而废武备，寇至不战，委而去之者，何以异耶？须知此脓不刺，必与此身同就木而已。余见如此毙命者，指不胜屈，故愤而为之，岂好为疡医哉！至腿上附骨疽，迁延补托，而脓随身敛者，则尤多也。

一妇渊疽，脓蓄不溃，下至腰，前至胸，形容骨立，声细如蜂，头晕身热，不食。延逾半载，求治于余。余亦不能措手，实深惭愧。然此二证，皆误于补托求溃，孰知终不可溃。元气未漓者，尚可决之求活；元气已漓者，脓必随身而殉。

一膀胱痈，胀痛求死，脓自小便而出。与八正散加琥珀、乳香、麝香而愈。

一男子小腿数日间全腐，疼痛难忍。与珠黄十宝而痛止腐脱。

一男子臂肿如腿，酸木而硬，医投消散如故。余与蠲痛丸二服，外敷解散之药于骼间，四面作脓而溃。此亦臂上附骨疽也。治不得法，即难收功。

一男子唇疔，既拔其一，复生其七。先用蟾酥丸，头面肿退，后用犀地加牛黄而愈。以上海昌管荣棠案。

壬子夏，余次子患干霍乱，身热不渴，舌燥无苔，六脉俱伏，痛在胃脘，连及胸胁，势甚汹

涌。余与地浆一碗，势少定，少顷复作，因径投大承气汤一帖，其痛即下行之脐间，又一帖，痛又下行，伏于少腹右角，按之始痛，不按则与平人无异，起病至此，已历周时，思食甚急，乃与绿豆煮粥食之。食后一切如常，惟少腹右角按之仍有小块，隐隐作痛，遂重用当归、杞子、蒌仁，佐以桃仁、红花，少加牛膝以导之。服一时许，腹中汩汩有声，下紫黑血一块，约五寸许，而少腹之痛块若失。此病治法，原出一时臆见，然竟已获痊，特录出质之潜斋，不知以为何如？愚谓霍乱证因于暑热者多，故感受稍重，极易入营分，古人刺以泄血，及内饮芜荑汤、藕汁、童便，此所以治营分之邪也。杨公子舌燥无苔而不渴，痛又及胁，必平日偶有络伤未觉，乃邪遂乘隙而入也。承气之硝、黄，并是血药，气行则瘀降，故痛得渐下，迨块在痛未蠲，而知饥能食，益见气分之邪已廓，而血分之邪尚踞，无庸承气之直攻，改从濡化而曲导。操纵有法，余服其手眼之超。定州杨素园案。原附《王氏医案三编》评本。

归砚录卷四 半痴附案

海昌王士雄孟英原著　　鄞县曹炳章赤电校刊

乙卯冬初，余挈眷回籍，卜居渟溪。秀水吕君慎庵邀余游新塍，视屠舜传之女适张氏者。据云病起产后，延已五年，久卧于床，势成瘫痪，广服补剂，迄不见功。及入室视之，病者尚着单衣，贴身仅铺草席，而窗户尽扃。因询畏热而喜暗乎？曰然。按脉弦而滑，执烛照之，面有赤色，苔甚黄腻。复询其胸闷气升乎？溲热易汗乎？亦曰然。且汛事仍行，饥不能食，耳鸣头晕，腿软痰多。病不在于血分，虽起自产后，而根株实不在是。细诘之，始云未嫁之前，宿有气升眩晕之疾，于今已十载矣。余曰是也，此固风阳内炽，搏液成痰之证，因娩而血大去，故发之较剧，医者不揣其本而齐其末，遂以为产后之虚，温补率投，升逆愈甚，下虚上实，致不能行。与清火降痰之剂而别。曰气得下趋，病可渐愈。后闻其西席钟君子安向慎庵云：服王药五帖，即能扶杖而出矣。

舜传之舅嫂，因用力拔针而患指痛，内外杂治，渐至痛遍一身，卧榻不起，食少形消。余诊之，脉细而数，口干舌绛。乃营阴大亏，无以营养筋骨。岂可因拔针起病，遂以为外伤而妄投燥烈之药乎？宜其病日以甚也。以集灵膏加减为方而愈。

谢君再华之室，偶患齿痛，日以加甚，至第五日，知余游武林，拉往视之，已呻吟欲绝，浑身肉颤，按脉不能准，问病不能答，苔色不能察，惟欲以冷物贴痛处。余谛思良久，令以淡盐汤下滋肾丸三钱；外以坎宫锭涂痛处、吴茱萸末醋调贴涌泉穴。次日复诊，已谈笑自若，如常作针黹矣。向余致谢曰：昨夜一饮即寐，而病如失，真仙丹也。余曰昨日大窘，若非素知为肝阳内炽之体，几无措手。今火虽降，脉尚弦数，宜用滋潜善后。以一贯煎方，嘱其熬膏服之，遂不复发。

仁和邵位西枢部令爱字许子双司马为媳者，在都患心悸头晕，渐不起榻，驯致不能出语。旋杭，多医治之，佥以为虚，广服补剂，遂减餐少寐，频吐痰涎，畏风怕烦，溲短便闭，汛愆带盛，以为不能过冬至矣。适余游武林，赵君菊斋嘱其邀诊。脉象弦数而滑，面白唇红，目光炯炯而眉蹙苔黄，羞明，乳裂，既非暗证，又非失音，强使出一二字，则艰涩异常，摇手点点，或以笔代口，且无妄见，亦非祟病。余谛审之，谓其必起于惊恐，而痰涎阻于窍隧。病者颔之。以起病时为一大瓶堕地，乍闻其声而一吓也。遂与清心肝胆胃之法，加舒络涤痰开郁之品。服后各恙渐减，眠食渐安。丙辰春，余复视之。仍卧于床，仍不出语。按钮氏《续觚剩》鼠魂一条，与此相似，彼特神其说耳。然余竟不能治之使语，殊深抱愧，录之以质高明。戊午季秋，复游武林往诊，尚如故。闻其仍服补剂，因力劝阻，而赠以清肺通络涤痰之品，制丸噙化。服至次年春仲，遍身发疹，频吐秽痰，语能渐出，乃蕴结外解，从此肃清，可期奏绩，初论尚不甚爽。

丙辰春初，余游梅泾，曹霭山茂才拉视其令郎之证。云起于往夏疟后，暮热鼻衄，善欠羞明，颔颊时酸，溲混有脚。先禀素弱，佥虑成劳，频服滋填，毫无寸效，久不起榻。及余诊之，脉软滑而微长，苔淡黄而不渴，仅能仰卧，反侧不能。曰此非虚劳也，乃热伏阳明，是以机关不利，筋骨不束，而见以上诸证。幸衄血频流，小溲混浊，热气尚有宣泄，而人不甚枯削，以阳明为多气多血之经也。与生槐蕊、知、柏、苓、栀、白薇、花粉、茅根、茹、斛、丝瓜络等药，久服果渐愈。

里中张君雪沂令正，三十七岁。于乙巳年患经行腹痛，医进胶艾汤多剂，痛乃日盛，而加以呕吐，迄今十载，诸药备尝。迩年经至益频，痛势益剧，满床乱滚，声彻比邻。乞余诊之，脉弦滑而数。曰：巅痛、口渴乎？带多、腰痛乎？汛色紫黑乎？病者惊以为神，惨容为之一展。余谓雪沂曰：此证不但温燥腻补不可用，即四物汤亦在禁例。

宜乎遍访女科，而竟无一效也。与芩、连、栀、胆、茹、柏、蒿、薇、乌贼、茅根、藕为剂，服至下月经行，即不吐，痛亦大减。此等药服逾半载，各恙悉蠲。

钱塘张君篪伯令郎韵梅茂才之室，自去年夏间娩后，虽不自乳，经亦未行。方疑其劳也，四月间患感，医进升散药，遂腹膨气逆，肢痉欲厥，或又疑其娠也。延余诊之，脉弦巅痛，乃营虚肝郁，微挟客邪，误投提表耳。以清解轻宣之品数剂而愈，继参养荣，月事亦至，人皆诧为神治，其实非大病也。

仁和胡次瑶教廉，北上未归，其令正于仲夏陡患肢麻昏晕，速余往视。面微红，音低神惫，睛微赤，舌苔微黄，足微冷，身微汗，胸微闷，脉微弦。乃本元素薄，谋虑萦思，心火上炎，内风随以上僭也。不可误以为痧闭，而妄投香燥辛散之品。以人参、龙、蚵、菖、连、石英、麦冬、小麦、竹叶、莲子心为方，两服而愈，寻与平补以善其后。

仁和戴君文叔令爱，年十二。患风斑睛赤，服升散药数帖，忽觉胸次不舒，饮食下咽即吐，时作时止，医皆莫措。六七日后，其作愈频，而有欲厥之势。其亲徐君乐亭，嘱延余诊。脉弦而数，夜不成眠，目赤未蠲，苔黄口苦。是发斑不由外感，乃稚质阴亏，风阳上越，助以温散，厥少陡升，肃降无权，因而吐逆。以连、柏、橘、半、栀、苑、茹、旋、海蛇，少加苏叶煎送当归龙荟丸。一剂知，二剂已。

桐乡冯诒斋广文，年二十七岁。自上年患疡，至今已十余枚，皆破而不敛，肌肉渐削，迨季夏渐形发热，而纳食阻隔，溲短便溏，气逆嗽痰，咽喉疼肿。诸医束手，秀水庄丈芝阶荐余诊之。脉数而左寸关兼弦大，是病由过扰心阳，兼伤谋虑，从前但从呆补，已成不治之证，近则吸受暑邪，犹日服滋填之剂，是以药造病也。而诒斋一见倾心，坚留数日。因谓其令兄静岩赞府曰：余仅许愈其新病也。以沙参、苡、斛、橘、半、蒿、薇、蛤壳、浮石、茯苓，煎吞香连丸。二剂而痛泻渐止，去香连加鳖甲。又二剂而热退，改用参、苓、橘、半、苡、蚵、古英、首乌、象牙屑、冬虫草等出入为主，卧时另制噙化丸，以肃上焦痰滞。服四帖已能起榻，眠食皆安，余遂归。秋杪闻其没于奥江外科家。少年博学，惜哉！余邮挽一联云："倾盖相知，讵成永诀；著书未竟，遽赴修文。"知渠方注顾亭林先生《肇域志》而即病也。其夫人即于秋杪起患赤痢，延至次年春杪，证已濒危。适余游鸳湖，往视之。昼夜三、四十行，汛断肌消，少腹素有聚瘕，跃跃而动，气冲胸下，绞痛难堪，仰不能眠，饥不能食，口干舌降，五热溺无，头项汗频，音低色夺，脉来细数，右软尺空。是久积忧劳，兼伤哀痛。真阴素弱，岂可与常痢同观。以沙参、熟地、黄连、黄柏、白头翁、秦皮、冬虫夏草、枸杞、橘核、白薇，用藕、苡、燕窝煮汤煎药，服二十剂。余游瀛洲转禾复诊，脉和痢减，安谷能眠，痛止溺行，面有华色。改用人参、熟地、龟版、归身、黄连、黄柏、枸杞、白薇、薏苡、砂仁，以藕汤煎成，入阿胶烊服而愈。

项君香圃患赤痢濒危，其亲庄嵋仙少府拉余往视。脉细不饥，口干舌绛，形消色瘁，不寐溺无。禾中医者以其素耽曲蘖，辄进苦燥渗利之药，而不闻景岳云：酒之为害，阴虚者饮之，则伤阴也。况病因暑热，不夹湿邪，温燥过投，阴液有立涸之虞。余将旋里，为定西洋参、生地、甘草、银花、石斛、麦冬、生白芍、扁豆花、枳椇子、藕汁一方，冬瓜汤煎，令其恣服。次年春，余往禾候庄芝阶先生之疾，有一人来拜谢，而如重逢，素昧生平，甚讶之。嵋仙曰：即香圃也，面色素赤，上年因病危而色脱，故先生不识耳。承惠之方，服十余剂而愈，今又善饮如昔矣。

角里街怡昌烛铺苏姬，年已六旬。偶患腹痛，医谓寒也，进以热剂，痛渐剧而腹胀便闭，按之甚坚，又以为肠痈，攻之而愈痛，遂绝粒不眠，呼吸将绝。挽余祝之，脉滑而数，舌绛苔黄，口臭溺无，热阻气也。以雪羹煎汤调益元散五钱徐灌之，即痛减气平。次日以雪羹汤送当归龙荟丸三钱，便行溺畅，随以轻清药数帖而痊。

七月中旬，余游槜李归，道出梅泾，吕君慎庵拉视沈则甫令正之恙。两年前曾患带下，嗣后便泻不已，今夏更剧，每晨尤甚，后又肠鸣，不饥不渴，畏热无汗，胸闷时呕，夜不成眠，形消色瘁，小溲通畅，脉软微弦，经事渐稀。乃中虚木

侮，生化无权，气久虚而血将涸矣。若刚燥则助风阳，滋腻更增滑溜，议砥柱中流，回狂澜而镇风轮。以潞党参、山药、石脂、馀粮各三钱，茯苓、白芍各一钱五分，煨诃子、橘皮各一钱，牡蛎八钱，乌梅肉炭八分，酒炒黄柏六分，熟附子、炙甘草各五分，甘澜水煎陈米汤煮药使浓厚，徐徐细呷，俾留恋中宫，不致直下为法。迨八月下旬，在曹蘧山茂才处晤则甫云：前方服至四帖，病即愈，今已色华能食矣。因以诗什、芽茶为赠。次年冬，闻患寒热亡。

山妻怀孕四月，患间疟，腹痛便溏，汗多呕闷，乃痰气内滞，风暑外侵，脉滑而弦。与枳、桔、苏、连、柴、芩、葛、夏，三剂而瘳。大女馥宜患微寒热炽，每发于夜，汛不当期而至，口渴便闭，目眩多汗，米饮不沾，暑热为疟也，脉洪数。以知、芩、橘、半、蒿、薇、鲜斛、元参、栀子、花粉，服六剂而热减大半；去蒿、半，加西洋参、麦冬、竹茹、楮叶，又六剂而便行疟止；随去元参、鲜斛，加归身调之而愈。季杰弟鲠窄之疟，日轻夜重，少腹觉有块，上冲则呕嗽并作，杳不进谷。余游禾归，已交八日矣。脉软以涩，是肝郁于内，暑侵其外也。用芩、夏、翘、滑、葛、蛤、苏、连、旋、橘、丝瓜络，服六帖，诸恙霍然，随与清养善后。仲秋二十八日，余游濮院归。是夜又陡患霍乱，腹痛异常。余起诊其脉，细数而弦，肢冷畏寒，盖覆甚厚，询其口不渴，而泻亦不热，惟小溲全无，吐者极苦，舌色甚赤，乃新凉束暑也。玉枢丹、绛雪灌之皆不受，泻至四五次，始觉渐热而口大渴，仍不受饮，语言微蹇。余令捣生藕汁徐灌之，渐能受，随以芩、连、芪、楝、栀、斛、桑叶煎服，痛即减，吐泻亦止，次日知饥，略受食，神惫已极，筋络酸疼，与清养法而痊。

硖石镇蒋寅昉大理令正，久患少腹聚气，时或上冲于胸而为脘痛，时或下坠而为腿肿，带多汛速，腹胀胸闷，口腻不渴，便虽溏而欲解不行，必啖盐而始畅。皆[1]为脾虚，率进补剂，病日以甚。迎余诊之，脉弦滑。以栀、芩、葛、枳、连、夏、茹、旋、雪羹清肝热以豁痰，滞气果下行至足，而胸腹渐舒。

管君幼斋令正，汛停七月，至仲秋经行不多，腹乃微胀，继则胸闷不饥，身有寒热。吕某以桂枝、黄连等药进，而痞闷转加，二便不行，口糜而渴，得饮即吐，夜不能寐，五内如焚。余诊之，脉弦软而细，面赤足冷，神惫不支。是营阴素亏，气机多郁，郁久生热，辛燥忌投。授沙参、蒌、薤、栀、茹、旋、苑、冬瓜子、枇杷叶，二剂而燥矢行，胸腹舒，知饥，吐止，继以宣养而瘥。其汛停良由血不足，非有血不行而阻也。

前月中旬，余过濮院，有香海寺前一妇患三疟求诊。面白唇红，舌绛而渴，寒微热盛，溲短便艰，汛事先期，不眠，脉数，乃暑邪侵营也。与元参、丹皮、知、薇、蒿、栀、花粉、鲜斛、竹叶之方。至八月下旬，再游其地，渠复求视，云前方服即病减，至二十剂而痊，乃子以为病后须服补药，才四帖，疟复作，遂不敢再进。余谓此必温补方也，阅之果然。仍授清化之剂，五服而瘳。

仲秋偶觉左乳微疼，按之更甚，始知有坚核如小豆大，外微肿，即取外科药围涂，而以纸盖之，迨药干，揭之甚痛，余不能忍。且佥云必破而不易收功，以其在乳盘之内也。余不畏死，而惧不能受此楚毒，因往求吕君慎庵。视之，曰无虑也，扫榻款留。日以葱白寸许，嵌入梅花点舌丹一粒，旋覆花三钱煎汤下；外用洄溪束毒围方载《潜斋医话》围之，亦以纸盖之，而药干自然脱落，略无粘肉伐毛之苦，此玉精炭之妙用也。凡十二日，核渐消尽，深佩吕君之德，谨录之以识其手眼之不可及，而方药之效验，俾后人亦有所征信也。

铁匠妇患感，杂治经旬，身热不退，不眠妄语，口渴耳聋，求治于余。脉来细数，唇红面白，肌瘦汗频。虽是贫家，却为娇质，神虚液夺，余暑未清。以西洋参、甘草、小麦、黄连、麦冬、石斛、丹参、莲心、竹叶为剂服之，神气遂安。自云心悸，因加红枣与紫石英，服之浃旬，竟以告愈。

九月初旬，蒋君寅昉招余治其令兄仲卿孝廉夫人之病。年五十九岁。平素操持，腹有聚气，脘痛时作，大便易溏。半月以来，身热耳聋，病泻不食，胸中痞塞，痰韧如胶，口腻欲呕，神情惫

① 为：抄本作“谓”。

甚，脉来虚弦而软，舌苔黄腻无津。乃营津久耗，气郁不舒，虽挟客邪，过投清散，以致本实欲拨也。与参、苓、橘、半、姜、薤、茹、连、菖、斛、燕窝、枇杷叶，用水露煎服，二帖后泻止痰稀，胸宽进粥。医见苔退舌红，惊为脱液。仲卿复延余往视，乃病退之象也。舌上无津，前案已述，今脉渐转，如何反为诧虑？于前方去姜、薤、连、半，加归、地、麦冬、藕，服之而愈。

朱氏妇患赤痢匝月，多医杂治。痢止三月矣，而起病至今，胸头痞胀，米饮不沾，口渴苔黄，瘦热而痛，凛寒身热，夜不成眠，神惫形消。诸医技穷，乞余往视，脉数而弦。伏暑未清，营津已劫，气机窒塞，首议清泄。南沙参、石菖蒲、姜、薤、栀、苓、茹、连、橘、半、白薇、紫菀，四剂而痰活胸舒，寒热大减，且能啜粥。改用北沙参、生首乌、柏子仁、冬瓜子、元参、姜、薤、菖、栀，二剂竖矢下，用清养法而痊。

钱君友琴，年五十九岁。曾于七月间患滞下，自服大黄一剂而瘥。季秋患寒热时作，自服柴、桂等药，病益甚，狂躁欲啖西瓜而服石膏。余诊之，脉滑右甚，苔色腻黄，便秘溲短，胸痞，不沾粒米，乃暑湿夹痰阻于气分，治宜开泄，白虎不可投也。用姜、薤、枳、朴、连、夏、茹、苓、菀、桔，服三剂，二便既畅，胸次豁然而愈矣。

方氏妇劳伤挟感，业已治愈，服补药数剂，渐形浮肿。或谓邪未净而补之早也，用消导、清解法皆不应，且兼咳逆碍眠，便溏溲涩，又谓肾气不纳，改从滋填，其势益增，遂束手矣。余视之，脉浮无汗，尺静经行，既非根蒂之虚，亦岂邪留误补，殆愈后复感风邪，肺气阻痹，水津失布，所谓皮水证也。与香薷、杏仁、紫苏、橘皮、兜铃、射干、紫菀、通草、葱白，天泉水、芦火煎服，覆杯而愈。

余虽挈眷闾籍，而会垣戚友，未能恝然[1]置之，故时往寓焉。今六月初二日刺船返里，欲避暑月应酬之繁也。嗣因亢旱河涸，舟楫不通，或以肩舆相招，余畏长途而却之。中秋后，河渐通，乃二十夜梦先慈以不必进省为训，初谓心有所忆也。至九月下旬，欲展墓于皋亭山，因赴杭视弟妹，舟人忘备白米，强啖冬舂米饭一餐，遂腹胀不饥。越日抵寓，身渐发热，徐君亚枝为余多剂清化，至十六日始解极坚燥矢，解后大渴喜饮，少顷则倾囊而吐，吐则气自少腹上涌，味极酸苦，甚至吐蛔。赵君笛楼诊云：十六日不食，中已大虚，一解之后，更无砥柱，故肝木乘而冲侮也。投参、苓、椒、梅、萸、连、橘、半、茹、姜等，四剂吐止，稍进饮食，然肌肉削尽，寐则肢惕，而稍一展动，则络痛异常，大解必旬日一行，极其艰涩。扶病而归，两踝皆肿，自知虚不易复，而性不受药，遂啖肥浓。至冬杪肿消，而大便始润，津液易夺而难复如此！月稍或烦劳，即作寒热。至次年三月，各恙始休，而步履如常，惟肌肉不能复旧，以脾主四肢，胃主肌肉，而束骨利机关也。余脾胃素弱，故畏药如虎，稍有恶劣之气者，饮之即吐，若吞丸药，则不能克化，生冷硬物，概不敢尝，最奇者冬春米饭之气，亦所素畏，偶食之辄小病，而未有如此之剧者，嗣后不敢略试矣。且深悔不遵先慈母梦示，遂息影穷乡，不复寓省，乃不知者径目余为神仙中人，盖余能安其痴也，而吴越之间，亦未尝不偶游焉。次年夏游武林，晤许贯之茂才，见其令爱璟姑，患疳膨聚气，云起于桐乡外家食冬舂米饭也。可见人之脾胃，有同于我者矣。

秋杪山妻怀孕已七月，又患疟，医从清解不应，半月后转为间作。时余卧病省垣，家人恐添忧虑，初不我闻。延至匝月，病渐颇危。钱君意山、管君芝山放棹迎余，扶病归来。诊脉软滑，而尺带虚弦，凡疟至一时之先，必大渴、背麻、脘闷，既热则头疼、腿足肿胀，寒不过一时，而热有七八时之久，骨瘦如豺，肌肤甲错，便坚溲涩，心悸无眠，目不见人，舌光无液。乃真阴素亏，水不涵木，风阳内炽，耗血伤津，兼挟劳伤而吸秋热，热茗频啜，米饭恶沾，腰痛而胎动不安，势已十分险恶。遂与西洋参、元参、知、薇、蒿、菊、菖、麦、栀、甘、桑叶、竹沥，两剂嗽痰甚多，渴闷稍减。去桑、菊、栀、蒿，加橘红八分，苏叶五分，葱白两茎，又两剂疟止，吐痰更多，舌色渐润。去元参、知、薇，加冬瓜子、茯苓、蛤壳，一剂嗽虽减，

---

[1] 恝(jiá 颊)然：淡然。

而左胁时疼，乃用北沙参、熟地、麦冬、蒌仁、楝实、石菖蒲、丝瓜络、十大功劳、藕，以养阴柔木而清痰热，服之甚妥。然目虽能视而早晨必昏卧如迷，遂增熟地，加白薇、归身，一帖寒热陡作，面赤气冲，或咎补早疟复，余曰非也，此不耐归身之窜动耳，即去此一味，加葱白、蒲桃干，服之果愈。随去葱白，加甘草、石斛，两帖嗽大减，胃渐和，更衣较润，惟手心如烙，两足不温，乃易沙参以西洋参，去蒌、楝而加生牡蛎一两，盐水炒橘红一钱，二帖足渐温，痰渐浓。而腰痛、胁痛未已，又加酒炒知母一钱，两帖痰出极多，昏卧始减。惟纳食如噎，火降即饥，舌辣腾干，小溲尚热，改用西洋参、二地、二冬、二至、知、柏、牡蛎、十大功劳，少佐砂仁为剂，服六帖各恙皆已，能起榻，而腿软腾干，神犹贸贸[①]，即以此方加白芍、木瓜、石菖蒲熬膏，服至冬至后，神气始爽而痊。

秀水董君枯瓠之夫人，余于秋仲偶诊其脉，知其八脉久亏，积劳多郁，故指下虚弦而涩，寒热时形，虚火易升，少眠善悸，性又畏药，不肯节劳。至冬令证类三疟，余以病未能往视。来信云：桐乡传一妙方，治三疟效验如神。方用甜茶、半夏各二钱，川贝、槟榔各三钱，橘皮、甘草各一钱五分，干姜一钱，木香五分，凡八味。已服三帖而瘳。余即函复云：此乃劫剂，仅可以治寒湿饮邪为患之实证。设虚证、热证，服之虽愈，必有后患。故抄传单方，最非易事，若好仁不好学，功过恐不相敌也。既面病果复作，较甚于前。余与吕君慎庵同议镇养柔潜之法，始得渐愈。后闻服此方者率多反复，乃郎味清茂才深佩余之先见云。

张宝商室患凛寒乍热，咳逆形消，面赤少餐，经尺眩运，医投补剂，盗汗带频，咸谓不能过春矣。余诊之，脉弦滑而数。本非虚劳，无须补药。乃肝阳内盛，搏液成痰，阻寒气机，法宜清展。以元参、丹参、紫菀、白薇、青蒿、黄柏、石菖蒲、菊花、竹茹、竹叶为方，每服送当归龙荟丸一分，二十剂遂健如初。

冯益三令正上年春汛偶愆，颇露虚象，群贤咸以为损，余诊为孕，秋季果举一男。至丁巳春初，产逾三月，既不自乳，汛亦未行，偶感客邪，医疗半月，渐至不饥不食，气自少腹上冲，似有聚瘕，呕恶腹痛，面黄形瘦，溲热便溏，口渴带多，面浮咳逆，佥云已成蓐损，复延余诊。脉滑而弦，遂以孕断。与沙参、苏叶、桑皮、冬瓜皮、黄芩、枳壳、石菖蒲、白薇、橘核、楝实，煎香连丸，三服霍然。后闻六月中旬产一女甚快。

郎氏妇崩后淋带，五内如焚，溲热口干，不饥脘闷，腰疼肌削，卧榻呻吟，头晕耳鸣，夜不能寐，脉来细数，少腹不舒。滋补杂投，皆不见效。余以菖蒲、沙参、斛、柏、薇、苓、蛤壳、冬瓜子、藕、十大功劳先为清展，服五帖热退渴解，脘舒安谷，且能起坐，夜亦能眠，其气机已调畅矣，参入潜阳养血而痊。

梅溪蒋君宝斋令堂，自上年夏秋间患痢之后，神疲少寐，不能起床，医谓其虚，率投补药，驯至惊疑善悸，烦躁呓言，胁痛巅疼，耳鸣咽痛，凛寒暮热，大汗如淋，晕厥时形，愈补愈殆。李君苍雨邀余诊之，脉弦滑而数，白睛微红，而眼眶如墨，舌绛无苔。因问胸闷乎？曰闷甚。便秘乎？曰秘甚。溺热乎？曰热甚。岂非气郁面痰凝，痰阻而气痹，肺胃无以肃降，肝胆并力上升，浊不下行，风自火出？虽年逾五旬，阴血不足，而上中窒塞，首要通阳。为处小陷胸加菖、蒺、旋、茹、苓、枳、郁李仁。群医谓是猛剂，无不咋舌。宝斋云：镇补滋敛，业已备尝，不但无功，病反日剧，且服之。果一剂知，三剂安。已而余有会垣之游，前医谓病既去，复进守补月余，仍便秘不眠，胸痞躁乱，加以发斑腹痛，人皆危之。时余在禾中，函乞往视。仍用前法加减，合雪羹投数剂，连得大解，率皆坚燥，改与柔养，更衣渐畅，粥食渐增，以潜镇舒养之剂善其后。

仁和彭君芝亭之三令爱，年甫逾笄。自去秋患痰嗽内热，渐至汛愆减食，咽烂音嘶，肌瘦便溏，不眠心悸。丁巳正月下旬，专人迎余往视。左脉细软而数，寸尤甚，右尺洪数，寸关不耐寻按。盖燥邪薄肺，初失肃清，阴分素亏，源流两涸，今胃气已败，万物发蛰之时，如何过去。其二令爱深谙医理，极以为然。适邵位西枢部持蒋大理之

① 贸贸：同"眊眊"，神智不清、昏昧不明。

函相召，余即解缆。嗣接赵君笛楼信云：彭女果殁于惊蛰前三日，抑何脉之神耶？余谓亦偶然事耳。如前年五月间，偶诊顾听泉明经之脉，即谓家猷伯茂才云：顾君不可以冬，盖死象已见也。后竟殁于立冬之时。今年二月诊庄丈芝阶脉，谓其文孙嵋仙少君云：恐难过夏。而立夏前三日竟逝。十月初游武林，访家瘦石兄，切其脉尽中微露浮弦，即谓其子曰：春令可虞。亦于次年惊蛰日无疾而终。脉之可凭者如是，而竟有不可凭者，此其所以为微妙之学乎？

蒋君寅昉太夫人患恙，适余在武林，专丁招往。病已七日，龈糜颐肿，寒热时形，脘闷头疼，不眠不食，苔黄便秘，脉数而弦。是冬令伏邪发为温病，血虚肝旺，禀赋使然。以枳、桔、羚、翘、栀、菖、葱头、兜铃、射干为前茅，三剂而热退肿消。以小陷胸合栀豉，加菖、苓、竹茹、雪羹开中坚，亦三剂而便畅胸舒，渐啜糜粥。以西洋参、肉苁蓉、麦冬、石斛、川贝母、竹茹、归身、知母、黄连为后劲，渐安眠食而痊。其庶祖母年八十六岁，患胸闷便秘，少腹瘕痛，夜分凛寒，两目更冷，不饮不食，口苦息粗，咸以高年为虑。按脉弦数而涩，此肝气素滞，食阻上焦，升降并愆，故脉涩而息不调也，岂可误以为正气之衰乎？进枳、桔、蒌、薤、菖、苑、苏、连、橘核、旋覆之方，投匕而瘥。次年春病复如是而较甚，余亦以此法瘳之。寅昉曾于去冬患血溢，与清舒肝胆而安。惟久患不眠，臂冷食少，自云服补心丹及知柏八味丸甚合。余曰：脉至弦细而缓，因赋质阴亏，心多思虑，五火内炽，烁液成痰，阻碍气机，故脉证如是。滋腻之药，不可再投。用沙参、丹参、丝瓜络、茅根、旋覆、橘、半、菖、苓，服十余剂而愈。

梅里任会嘉令正，年逾五旬，季春患证渐剧，访余视之。身热头疼，凛寒胸闷，气冲不寐，神惫音低，口渴嗽痰，干呕便闭，脉甚细软，延已旬余。咸以为虚，欲投补剂。余谓阴分虽亏，气郁痰滞，温邪留恋，胡可补邪？轻展清宣，庶乎合拍。以葱豉合小陷胸，加南沙参、射干、马兜铃、通草、竹茹，二剂而热退呕止；去葱、豉、兜、射，加栀、贝、苓、菖，三帖而便行胸适，得寐知饥，改投柔木涵阴而愈。

钱塘姚欧亭大令宰崇明，其夫人自上年九月以来，夜不成寐，佥以为神虚也，补药频投，渐不起榻，头重如覆，善悸便难，肢汗而心内如焚，多言，溺畅畏烦，而腹中时胀，遍治无功。其西席张君心锄，缄信专丁邀诊，余不得辞，初夏乘桴往视。左寸关弦大而数，右稍和而兼滑，口不作渴，舌尖独红。乃忧思谋虑扰动心肝之阳，而中挟痰饮，火郁不宣。温补更助风阳，滋腻尤增痰滞。至鹿茸为透生巅顶之物，用于此证，犹舟行逆风而扯满其帆也；明粉为芒硝所炼，投以通便，是认为阳明之实秘也。今胀能安谷，显非府实，不过胃降无权，肝无疏泄，乃无形之气秘耳。遂以参、连、旋、枳、半、芍、蛤、茹、郁李、麻仁、鬼芙、海蛇，两服即寐，且觉口苦溺热。余曰：此火郁外泄之征也。去哈壳，加栀子，便行胀减，脉亦渐柔；再去麻、郁、雪羹，加石英、柏子仁、茯苓、橘皮、小麦、莲子心、红枣核，三剂各恙皆安；去石英、栀子，加冬虫夏草、鳖甲为善后。余即挂帆归矣。然不能静摄，季夏渐又少眠，复遣丁谆请，余畏热不行，命门人张笏山茂才即渠西席之子也。往诊，遵前法而治，遂以告愈。

崇明邢幕吴江史励斋令正，久患少腹聚瘕，时欲攻痛，羞明心悸，汛速带频。向服补药，交夏发之更剧。医用胶艾汤加参、术、芪、茸峻补，痛益难支，遂成晕厥，不眠不食，业已四朝。屈余视之，脉来弦滑，苔黄苦渴，溺热便难。与沙参、石英、龟版、鳖甲、蒿、薇、苡、柏、鳓、蛇、茹、菖，一饮而病如失，眠食皆安，赠以清养柔潜而别。

余游瀛洲，有越人李姓，浼心锄茂才见余，云亲串中一妇人，因娩后嗽血，遂至两目无光，四肢举不能动，欲求一方。张谓如此大证，未审其脉，如何施治。余曰：吾知之矣，此肺热欲成痿躄也。遂以西洋参、桑皮、元参、百合、知母、苡仁、藕、茅根、枇杷叶为方，服六帖。闻余将归，李亟来署致谢云：病去大半矣，真仙丹也。欲再求一方，余为加葳蕤一味。然此由海外，因不知有"产后宜温"之谬说，故无人阻挠，而得偶然幸愈也。

枫泾程笙伯令正，半产之后，汛事先期，淋漓不断，时且痛胀，龈衄减餐，苦渴苔黄，脉弦而

数。频服补剂，久不能瘳。余投沙参、龟版、制香附、丝瓜络、茹、陈、菖、蒿、栀、薇、柏、藕十余帖，次月经即调，复来求诊，与柔养善其后。

细君上年病后，以清养药熬膏，服至岁杪，已康复胜常。孟春十八日，分娩亦快健。七日后，余即游武林，继返硖川，由梅溪而游嘉秀，至清明归，为展墓也。知其左乳裂疼，乳房亦痒，搔即水出，起已月余，初谓外恙不足虑，令取疡科善药敷之。余复鼓棹游梅泾而至槜李，又浮海游崇沙，迨归已届端阳矣。见其右目胞肿而甚赤，询其乳患，左加甚而更及于右，诸药久敷，皆不见效，且兼气冲痰嗽，口渴肤糙，盖津液悉从外患而耗也。察其脉滑而数，良由肺胃热炽使然。遂授元参、石膏、知、翘、甘、苡、蒌、栀、菖、菊、蛤壳、银花等，二十余剂而各恙并瘳。既而余游吴越间者月余，归见其遍身暑疖，形瘦少餐，食后神疲，二便不畅，脉则弦涩不调。与元参、丝瓜络、栀、连、菖、橘、蒌、苑、薇、苏，四帖而经月之病若失，亦因气郁热壅也。可见治病必探其源，勿徒遏其流，而故人曾君荣棠尝谓外证不宜服药，盖为服不得其当，及信书太过、泥用成方者言耳。若宣气清血之清，原不禁也。

沈雪江光禄年五十岁，于客腊偶患头晕，既而右手足麻木，医进再造丸十余颗，渐至挛曲不伸，针药无效。仲春余游槜李，吴门李君雨村招往视之。手足亦肿而疼，便坚溲赤，口干舌绛，准头一瘰磊然，脉象弦滑而数，平时屡有鼻衄。肝阳易动，曲运神机，体质性情，阴虚火盛，风自火出，烁液成痰，窜入络中，则为是证。初起若以竹沥一味灌之，可以渐愈。乃温补率投，遂成锢疾，幸而病在经络，停补尚可延年，苟欲望有转机，必与清通宣泄。拟方三剂，肿痛稍瘥。议者谓药太清凉，多服恐妨脾胃。更医复进温补，并雨村亦不延诊矣。迨四月中旬，大便忽秘，饮食不思，半月余，更衣极艰滞，面解后胸次愈形窒塞，遂不食，然参药不辍也。至五月十八日，复解燥矢，仍不思食，勉强啜粥辄呕吐，次日转为滞下，色如鱼脑，日数十行。医谓有出无入，脾肾两败矣，温补方再加固涩之品，遂鼻血如注，且有成块成条之坚韧紫血，自喉间涌出，虽米饮不能下咽，小溲涩滞不行，时欲呷茶以润口。或云已传关格，无药可施，而引火归元之法，愈用愈剧。诸医无策，眷属皇皇，业办后事矣。乃弟云峰待诏，余春日所嘱，浼人聘余往援。二十四日余抵禾，见其面色枯黧，牙关紧而舌不出齿，脉至右滑左弦细数，皆上溢而尺不应指。胸闷溺涩，阳宜通而不通，是滋腻阻塞气道也；血溢下利，阴宜守而不守，是温燥灼烁营液也。吾先慈所谓人身如欹器，满则必覆。半年蛮补，填满胃中，设不倾筐倒箧而出，亦必塞死，岂可不加揣测，而误认为神机化灭之出入废、关闸不禁之下利、阴盛格阳之吐衄，而再施镇纳堵截之药哉！古云：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不吐者死。今火炽上炎，鼻血大流，汤水不能下咽，有升无降，与吐何殊。况见证虽危，而呼吸不促，稍能安寐，皆是未绝之生机。考古下利而渴者属厥阴，白头翁汤主之；滞下不食者为噤口，参连汤主之。余合而用之，加石菖蒲宣气通阳，石斛、茅根生津凉血，一服而利减其半；次日去连、柏，加元参、犀角、童便，专治其衄，一服血渐少，利渐止；然离络之血，不可不使之出，未动之血，亟当使其各安丁位，故以西洋参、丹参、麦冬、茯苓、菖蒲、石斛、小麦、竹叶、栀子、甘草梢、燕窝等出入，三剂血既止，牙关渐开，苔色黄腻，啜饮必拍膈始得下行，因参以小陷胸法，数剂自觉自体略轻，手腕稍舒；改清肃肺胃，展气化以充津，苔渐退，渴亦减，脉较平；守至闰月二十二日，尺脉滑动，于方中加肉苁蓉、麻仁二味，夜间即解坚黑燥矢，而渐能进粥；随去麻、苁，加生地，服至六月初七日，口始不渴而吃饭。继因过饮西瓜汁，大便溏泻，复延余往。以六君去术、草，加苡、藿，数帖而安；随去藿，加首乌、络石、石斛、十大功劳，服二十剂渐能起坐，右腿可以屈伸，但软而无力耳。中秋后又邀余往，则胃气已复，右指已伸，皮肤色泽，而右臂未能动，右颊犹觉木硬，是络中之痰未净，肝脏之风易生，气血之灌溉流行，因有所阻碍，而不能贯注也。以养血息风、蠲痰宣气之方，加竹沥为向导，服后足渐能立。十月间食蟹过多，大解泄泻。余以六君加藕、木香、苏叶调愈。嗣余游盛湖转禾，适交至节，而天暖不藏，又因

劳怒，陡发头晕，呕吐痰涎，目闭不言，不食不便，举家无措。医者率主首乌、牡蛎等滋摄之治。余脉之弦而缓，是中虚不能御木，故内风上僭，阴柔之品徒滞中枢，不可服也。仍用六君去甘草，加菖蒲、黄连、旋覆花、姜皮、钩藤、三帖霍然。小寒后余游姑苏转禾，又因天暖而发鼻衄，改换养阴潜阳法而瘳。次年春季出门，因不节劳，至端阳复中而逝。

季夏余游槜李，陆君又溪邀视其友王姓之病。寒热时作，汗多不解，便溏不畅，溲赤妄言，面黑如煤，苔黄大渴，烦燥气逆，脉滑而洪，按其心胸，坚硬而痛，乃暑湿夹痰食也。群医但知时感，辄进寒凉，闻说胸次不舒，遂疑为疹，羚、犀、膏、地，力竭计穷，已嘱病家备后事。余曰：此非重证，何必张皇！撤被启窗，胜于服药，病家唯唯，而不甚信。余即手为揭被开窗。病人即曰：舒畅多矣。药以小陷胸加芩、枳、翘、茹、薤、菖、海蛇，数服而愈。继有里中张姓者，证相类，面不黑而红，舌无苔而干。诸医亦不察其气分之尚结，痰食之未行，屡进生地，唇齿渐焦，遂束手。余以以小陷胸加元参、海蛇、菖 、枳、芩、翘，一饮而脘舒得卧，齿舌皆津。盖结散邪行，则气通液布也。

乙卯六月，余三媳患感。身热头重，脘闷，频呕不食，耳聋。余投清解药一剂，病不少减，而汛事非期而至，邪虽尚在气分，但营阴素亏，恐易陷血室。亟逐半痴至，投小柴胡加减一帖，病少瘥，而虚象毕呈，少腹右角甚形掣痛，半痴于清解中即佐养营通络柔肝之品，服四帖，证交七日，得大战汗而愈。原方为三儿遗失，惟记后四帖重用干地黄为君，是血虚者必养血则得汗，而儿妇气分甚郁，苟不先行清展气机，则养血之药不能遽入，此因事制宜之所以不易也，要在先辨其体气与病情耳。更奇者，同时余内侄许贯之茂才室，体极清癯，似较余媳更弱，且娩已五次，而产后即发壮热。半痴视为暑证，投大剂凉解数帖，即战汗而瘥。无何胃气渐复，忽又壮热，便闭渴闷，不饥，或疑新产误饵凉药使然，幸病家素信，仍延半痴诊之。右甚滑实，曰食复也。诘之，果啖豆腐稍多，遂投枳实栀豉汤加姜、翘、桔、薄、芦菔汁，三啜而瘥，斯人斯证，使他医视之，必以为营阴大亏矣，而半痴独不顾及，恁证用药，应手而瘥，且愈后不劳培补，寻健如常。可见产后不必皆虚，而体气之坚脆，亦不能但恁于形色之间也。嘻，难矣。丁巳冬，余假馆潜斋，适半痴草《归砚录》，余读至"结散邪行，气通液布"二语，因追忆两案，笔之于此。又可见佳案之遗漏尚多，惟冀同志者钞存以期续采。仁和徐然石附识。

七月初旬，余游鸳湖归，二侄寿和陡患凛寒，身热筋瘛，面红，谵妄汗频，四肢厥冷。年甫六岁，其母危之。余察其苔色黄腻，口渴唇红，乃停食感冒耳。以枳实栀豉汤加菖蒲及冬干之芦菔叶，煎成调入玉枢丹五分灌之，次日谵疯皆减，而腹痛微有吐泻，寐醒则神犹昏乱，知其邪有外泄之机，治当迎刃而导，于前方加苏叶一分、黄连二分同炒煎服，连吐三五次，泻六七次，痛即减，第三日神情爽朗。余曰去疾莫如尽，再服原方一帖，遂愈。盖小儿之病，因于食滞者多，胃不和则卧不安，阳明实则谵妄，而世人辄作惊风治之，每致偾事。昧者更惑于巫瞽，而祭非其鬼，则尤可笑也。八月初，余游虎林归，二女定宜患感旬答余，热虽退而干咳无痰，不眠，不食，不便，胸腹无所苦，汤饮亦不思，五热形瘦，佥虑成劳。余按脉弦细，是痰阻而气不通也。以紫菀、白前、萎仁、薤白、橘红、半夏、菖蒲、竹茹、枳壳、桔梗，服数帖渐愈。三女杏宜年十四，因侍姊病过劳，且浃旬风雨，寒气外侵，而自恐不支，勉强纳食，起病则凛寒微热，腿肿而酸，泛泛欲呕，兼以微嗽。适余归之次日也。视其苔微黄而腻，尖微绛，脉缓滑。以枳实栀豉汤加前、苏、杏、芩、菔饮之。日晡余游南乡归，内子述服药后神情昏瞀，呕出药食，恐夹痧邪，曾为刮背。余谓此食滞上焦，浊未下行耳。追夜颇静，诘朝察之，胸仍拒按，原方加菖蒲、紫菀投之。余即游硖川，黄昏而归。内子云午后神复瞀乱，恐有变证，明日君毋他往也。余颔之。夜间亦静，次早问答如常，胸犹拒按，因其吐既未畅，大便未行，以前方合小陷胸为剂，外用朴硝罨其胸次。至巳刻又神昏如寐，引衣自覆，呼之不应，时或妄言，面色晦滞，

四肢时冷。内子对之下泪。余按脉如故，确系浊气上熏，清阳失布，既非寒邪深入，亦非温热逆传，原方再服一剂，病如故。余再四思维，径以薤白、石菖蒲各一钱，蒌仁三钱，煎成和入醇酒一杯灌之。外用葱白杵罨胸次，牙皂末吹鼻取嚏。时将薄暮，至初更始得微汗而肢和，寻即溏解一次而识人，夜分安眠。第四五胸日次已舒，略无谵语，乃目有妄见，寐即恶梦，时有潮热。余以蒌、薤、菖、茹、翘、薇、苑、半、栀、豉、省头草等约通府涤浊，连解三次，各恙皆平。改用清肝肃肺法，至七朝身凉全愈。继治蒋君寅昉五令郎全官，身热筋瘛，不啼不乳，神呆嗜卧，或疑惊风，夤夜逆余往视，乃风热夹食也。与开泄清解法数帖，便行而痰渐嗽出，病即渐瘥。此等虽非大证。设稍误治，告危极速，故连类录之，以备大匠木屑竹头之需。

管君芝山接余治其表嫂吴媪。年五十五岁。上年仲夏患癃二十余日，愈后小溲迄未通畅，已成锢疾。今秋分后，溺秘不行，医疗旬余，温如姜、桂、乌药，凉如栀、芩、黄柏，利如木通、滑石，皆不效，甚有用益智等以涩之者，渐至腰腹皆胀而拒按，胸高腿肿，不饥不食，大便不通，小便略滴几点，热痛异常，舌绛无津，渴喜沸饮，而不敢多啜以增胀满，呻吟待毙。脉软而微，乃阴虚气化无权也。以沙参、熟地、连、蒌、芩、泽、麦冬、紫菀、牛膝、车前，加附子一钱，桂心五分，煎成冷服，一周时溯出桶许，而大便随行，进粥得眠，口苦而喜凉饮，即去附子、桂、连、蒌、菀、膝，加知、柏、芍药、砂仁，数帖而起，缘境窘不复调理，锢疾闻犹存也。

盛泽王西泉丈仲郎巽斋刑部夫人，年未四旬，而十八年前诞子之后，汛即不行，医以为虚，频年温补，略无小效。董味青茂才嘱就余诊。脉弦滑而体甚丰，乃气郁生热，热烁津液以成痰，痰复阻其气道，不能化血以流行，以致行度愆期，腹形胀痛，肢背不舒，骨疼寐惕，渴不欲饮，间或吐酸，二便不宣，苔黄口苦，皆风阳浮动，治节横斜之故也。与沙参、蛤粉各四钱，丝瓜络、石菖蒲各一钱，紫菀、仙夏、旋覆、蒺藜各一钱五分，茯苓三钱，丹参二钱，黄连四分，海蛇二两，鬼茄一两，服十余剂，来转方云：胀痛蠲而腹背皆舒，夜寐安而二便亦畅，酸水不吐，痰出已松，是肝已渐柔，惟食少无味，骨节酸疼右甚，乃阳明虚无以束骨利机关也。拟通养法：参须、石菖蒲各一钱，茯神、络石各三钱，薏苡四钱，仙夏、竹茹各一钱五分，木瓜八分，姜汁炒黄连三分，十大功劳一两。仲冬招余往游复视，则诸恙皆安，惟右脚尚疼耳。即于通养方内加黄柏、仙灵脾，服之遂愈。

王西翁令孙芝生茂才室，久患汛行太速，头痛神疲，形瘦内烦，渴喜热饮，纳食滞腻，络胀少眠，脉至软滑虚弦，腿酸而有赤块甚痛，乃阴亏水不涵木，风阳内炽，气郁痰凝。议宣养清潜互用法，沙参六钱，鳖甲八钱，首乌三钱，茯神、菊花各二钱，栀炭、竹茹、桑叶各一钱五分，白薇、黄柏、丝瓜络各一钱，以藕二两，十大功劳一两，煮汤煎药。外用葱白杵烂，蜜调，涂腿上赤块。仲冬复视，烦减能眠，汛行较缓，头疼腿块均已渐瘥，乃与通补柔潜之剂。后信来服之甚效。

鸳湖吴君小渔令宠，数年前因娩后啖生菜而患便泻，久治不愈。仲秋余视之，脉弦数。曰：此非菜之罪也，乃土受木乘，而频年温补，益广病机，头痛带多，脘疼食少，吐酸痰嗽，五热不眠，无非八脉无权，风阳偏盛，授宣养清潜之法而愈。继其令妹适岳氏者，久患带下，去冬崩血，赤白并行，延今不已，卧榻数月，佥云无生理矣。余诊脉甚滑数，面赤口干。因问足冷乎？溲热乎？耳鸣无寐乎？向来辄服温补乎？皆曰然。幸能安谷，是药病也。幸涩之不止，药力尚有分势也。授以大剂清热坚阴之法，服数十剂。仲冬余复游禾，已能踵寓就诊矣。

秀水吴君小渔，年近七旬。平昔善饮，久患便泻带血，日夜十余次，溺不单行，广治罔效，聘余往视。脉软以弦，用神中益气汤去归、柴，加乌梅、黄柏、白芍、茯苓，不十帖而痊。其季郎雅轩，素有失血之患，近由穹窿山归，途次发热，兼以咳逆见血，医治两旬不应。余诊之，脉弦数而上溢，气冲则自觉血腥，喘汗睛红，面黧足冷，饥不能食，胁痛耳鸣，苔腻口干，小溲短赤，寤不成寐，痰色甚浓，乃禀赋阴亏，水不涵木，心火内

炽，肺金受戕，兼感客邪，胃浊不降。甚难措手，即欲辞归，而虞君梅亭、胡君春田力气疏方，勉图一二。爰以沙参五钱，蛤粉四钱，冬瓜子六钱，浮石、茯苓、石斛各三钱，桑皮二钱，竹茹、枇杷叶各一钱五分，丝瓜络、桃仁各一钱，芦根汤煎服。是清心肝以靖浮越之阳，肃肺胃而廓逗遛之热也。一帖脉色转和，气冲亦减。余留七日返棹，已热退便行，能安眠食，惟不能慎回腹，戒忿怒，故痰嗽胁痛未能尽蠲。逾二月，余游闻川过禾，因喉痛复邀过诊，仍是心肝之火上炎，为留三日，与龚萍江茂才内外协治而瘥。但病源匪浅，情性不柔，春令深时，恐兴险浪。临别与其友人余姚岑君九鼎言之，以为左券。

贤倡桥朱君兰坡令堂，年已六旬。素患跗肿，夏季患疟转痢，痢止而腹之疼胀不休，渐至脘闷面浮，一身尽肿，遍治罔效，卧床百日，后事皆备。闻余游禾，谆乞一诊。左极弦细，右弱如无，舌赤无津，呻吟呕沫，不眠不食，溲短目眵。系肝旺之体，中土受伤，运化无权，气液两竭。如何措手，勉尽人谋。方用参须、石菖蒲、仙夏各一钱，石斛、冬瓜皮、建兰叶各三钱，竹茹一钱五分，姜汁炒川连四分，陈米汤煎服。诘朝兰坡忻忻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已转机矣。求再诊。余往视，面浮已减。病者赧[1]然曰：胸腹中舒服多矣，故不呻吟。且进稀粥，按脉略起。遂于原方加冬虫夏草一钱，乌梅肉炭四分，服后连得大解，色酱而夹蠕蠕之虫盈万，腹之疼胀遂蠲，肢肿亦消，舌润进粥。又邀余诊，色脉皆和，喜出望外。初亦不知其虫病也，所用连、梅，不过为泄热生津、柔肝和胃之计，竟能暗合病情，殆兰趣孝心感格，故危险至是，可以一二剂取效。谨志之，以见重证不可轻弃，而余侥幸成功，实深渐愧。将返棹，留与善后方，惟加燕窝根、薏苡、白蒲桃干而已。冬初余再游禾，询其所亲，云已出房矣，因索原方案归录之。

邱氏妇年四十馀，患少腹瘕聚，时欲上冲，昏晕而厥，卧榻数月，足冷面红，寤不成寐，诸治不应。余按脉虚细而弦，口干无液。与大剂一贯煎，覆杯即愈。人咸诧异称神，余却愧钞来墨卷也。

秀水严小亭令正，五十八岁。因数年前家有讼事，屡遭惊吓而起疑病，自欲吞金，虽己衣不敢用钮扣，并时絷手足，即夫媳儿孙，皆屏绝不许入房，云恐自摘他人之衣扣环饰咽下也。仅留一媪，在室服侍，而饮食起居如常人。医皆谓其神虚，率投镇补。今秋患右腿青紫肿痛，牙龈臭腐。季秋延余视之，脉弦滑而数。曰：此病不在心而在胆，故能记忆往事而善谋虑，岂可指为神志不足乎？胆热则善疑，愈补则热愈炽，炽极则传于胃，胃热蕴隆，乃成青腿牙疳也。锢疾已六七年，宜先治其新病。以菖蒲、胆星、石膏、胆草、知母、元参、银花、栀子、白薇、竹茹、黄连煎调玉枢丹，并令购白马乳饮之。六剂而病减，半月新病愈。仲冬余又游禾，复诊脉较平，而胆亦稍和，盖白马乳善清胆胃之热也。

朱君庆雨次郎，夙有痫证，因劳伤之后，发冷吐酸，不饥神惫，服药数剂，遂致故疾日作数次，医者术穷。余脉之，弦细若伏，而肢冷如冰，苔白如砂，涎沫频吐，头疼而晕，重裘不知温。是热深厥深，误投热药，而饮邪内盛，故热邪隐伏不显也。询其小溲果甚赤，以导痰汤去草合雪羹，加芩、连、栀、茹、木通煎，吞当归龙荟丸，覆杯而愈。

管君锡棠仲郎兰谷之室，季秋患寒热，娠已八月矣。继因其子患惊，忧劳数月，遂兼痰嗽，而舌糜口臭。服药数帖而娩，其胎已腐，然寒热、咳嗽、口糜诸恙不减。医以其产后也，用药益无把握，驯致气逆自汗，面赤无眠，束手嘱备后事矣。适余游武原归，延诊。其脉寸关弦滑右大，恶露流通，二便无阻。是下焦无病，虽在产后而病与产后无涉。若云产后宜温，固是谬说，而此之口舌糜臭，亦非大热，毋庸重剂凉解。良由胎已早殒，失于早下，以致浊气熏蒸于肺胃，故见以上诸证。既见诸证而早为肃清，则源澄流洁，奚至是耶？设再误作产后虚喘而妄投补剂，则虽死而莫知其所以死也。爰以南沙参、省头草、厚朴、杏仁、菖蒲、桑皮、竹茹、枇杷叶、冬瓜子、丝瓜络为方，蔷薇叶、芦根煮汤煎服，两剂气顺嗽止，知饥

---

① 赧(chǎn 产)：笑貌。

进谷；去杏、朴、加苡仁、甘草，口舌随愈，寒热亦休，惟骨节酸疼，合日即汗，改清热养阴而起槁。腰足尚酸软，投滋补气血而痊。

管授青翁季郎蓉舫之室，初冬患寒热，耳聋胸闷，便秘，带下如注，呕渴不眠，粒米不沾者旬余矣，人皆危之。余按脉弦数，舌降无苔，气逆面红，自求速死。此肝郁深沉，木火内烁，耗津阻气，出入无权。小柴胡汤、逍遥散皆貌合而神离，误施必然决裂，此辨证用药之所以难也。幸其乔梓深信，遂以小陷胸加菖、茹、旋覆、栀、芩，芦根汤煎服，一剂胸渐舒，气渐平，再剂稍寐，三服呕止进粥，五剂便行溏畅，寒热亦休，苔布知饥，始改柔养而瘳。

金氏妇，自仲夏堕胎，迄今四月有余，恶露淋漓不断，两臀近复患疮，浑身肤痒，脉数而弦，多药罔效，亦为产后宜温之谬说所误也。用西洋参、银花各二钱，生地、龟版各四钱，冬瓜皮三钱，栀炭、竹茹各一钱五分，白薇、青蒿、黄柏各一钱，甘草六分，不十帖愈矣。

沈君雪江令爱，黎里徐少岩刑部之媳也。胎前患泻，娩后不瘳，半载以来，诸药莫效。余按脉弦数而尺滑，询知带盛口干，腰酸咽痛，溲热善噫，肢冷畏烦。乃肝热而风行于胃，液走则阴血日亏。与白头翁汤加徐粮、石脂、熟地、龟版、竹茹、青蒿、砂仁，频服而痊。

沈君云峰令正，诞子后患身热痰嗽，白痦头疼，腹痛便溏，不饮口渴。医者治此硬彼，专事模棱。至九朝，余抵禾，视脉滑数，苔微黄，胎前感受冬温也。主以清解法，或疑有硬便溏。余曰：便溏为肺热之去路，设便闭则将喘逆矣。况夏间余尝治其胎前溺涩，群医渗利而不应，余专清肺而得手，今虽产后，体脏未更，兼有客热外侵，所谓有病则病受也。连服多剂，果即向安。

仲冬余游姑苏，有长洲朱姓患久疟求诊。面肿目黄，声音不爽，溲赤腹胀，脉滑而弦，温热蕴隆，失于宣解，苔腻无汗，食少痰多。与清化方，嘱其慎口腹，戒甜腻。渠云此间名手皆曰药饵之外，须日饮糖汤，庶久疟易愈。余曰：渠但知表散可以发汗解邪，糖汤可以和中已疟，而愈散愈不解，愈和愈不已者，是执死法以限活病也。再信其言，必成疟臌。病人闻之悚然，亟服余方数帖，得汗而愈。

秀水怀某，三十五岁。自春前偶失血一口，嗣即频发，所吐渐多，延至季冬，聘余往视。左脉虚弦而数，右软大，气逆自汗，足冷面红，夜不成眠，食不甘味，音低神惫，时欲呕酸。此由心境不怡，肝多怫郁，而脉候如斯，有气散血竭之虞。坚欲返棹，然既邀余至，不得不勉写一方，聊慰其意。而病者强作解事，反以所疏舒郁之品为不然，执意要用五味、山萸、姜、桂之类。性情刚愎，此病之所由来，而执迷不悟，更为速死之道矣。既而其妻出诊，脉至弦细，顶癣头疼，心悸带多，不饥五热，亦是水亏木旺。退而谓其所亲曰：兹二人何郁之深耶？始知其无子，欲买妾而妻不许，遂以反目成病。及病成而妻乃忧悔交萦，因亦致疾。此与曩视省垣顾金城之病同，因家拥巨资，故壮年即虑无子，亦可谓欲速不达矣。而愚妇不知大计，径为一"妒"字，以致溃败决裂。此时虽亟为置妾，亦无济矣！即以身殉，亦何益乎？录之以垂炯戒。

一少年久患内热，鼻衄龈宣，溺赤便艰，睛红口渴。热象毕露，因阳萎经年，医者但知为阳虚之证，而不知有因热而萎之病。遂进温补，其热愈炽。父母不知，为之毕姻。少年大窘，求治于余。脉滑而数，曰无伤也。与元参、丹皮、知、柏、薇、栀、石菖蒲、丝瓜络、沙参、蛤壳、竹茹，服六剂，来报昨夜忽然梦遗。余曰：此郁热泄而阳事通矣。已而果然。

娼女荣瑛就诊于余。自述本良家子，十四岁而天癸至，二十二岁而适人，二十五岁初产，但觉腰腹微酸，于即堕地，三十二岁再产亦尔。兹又嫁二夫，向不自乳，而产育渐频，分娩渐慢，今春诞子为第十胎，腹痛逾四时而始生，在他人犹以为极快，而我已觉渐徐，且年虽五十，天癸不衰，锢疾全无，向不服药，素有微带，近年全无，惟每日吐痰，别无他苦，恐此后有难产之虞，求为设法。余闻而讶之，其貌虽不甚都，而粉黛不施，风致嫣然，肌肤尚似三十许人，真尤物也。始信鸡皮三少之说为不诬。按脉六部皆缓滑而长，左寸关带弦数，是聪明有寿之征，故年愈长而气

愈罔，是以分娩渐慢也。向有带而近有痰，以左寸关合之，火搏其液而不下趋也。嘱以六君子加减为常服之方，设再孕至七八月，以束胎饮频服，可期易娩。渠闻之忻然，受方而去。录之以见赋体之奇。

余口上齿下牙密排各十六，虽从无痛楚，而自幼不能决硬物。故侵晨必以盐擦而冷水漱之，无间寒暑。今年春夏以来，饭食日减，右之第六齿渐不能嚼，偶触坚韧之物，痛不可忍，且畏冷漱。以为去年一病，遂形衰象，初不介意。余天性不饮，而颇识杯中趣，曩侍先慈晚膳，辄陪一二杯。因去冬苦络虚不能转侧，戚友咸劝日余醇酒数杯，以和气血。遂习以为常，然不敢纵肆，未尝一醉也。十二月十八夜，寐中忽为右龈痛觉，诘朝即碍于饮食，而是日已订有青镇之游，遂携一针登舟，频刺痛处，出血不少，午后渐松。次日归，饮食如常，以为无患矣。二十一日立春，晨起痛胀复作，刺亦不应，继以凛寒身热，偏右之巅、额、颏、颔、颧、颐、颊，无不掣痛，苔色未露，谓是风火外侵，用芄、翘、蚕、芷、桑、薄等，二剂恶寒虽减，而足冷面热，溺赤苔黄，且鼻窍不塞，而右流浊涕如脓，时欲哼而出之，不则自上腾流下，臭苦不堪，右面尽肿，满口唇疮，肿处极其畏寒，须以热物熨之为快，而时时火升。自问素不服丸散，又不啖肥甘，的系饮酒经年，湿热久蕴而上熏。盖以酒之热归于胆，上移于脑则为鼻渊，其实移脑者即移胃也，故见证皆在少阳、阳明分野。遂以元参、桑叶、菊花、花粉、银花、枳椇子、丝瓜络、冬瓜子、芦根为剂，和人芦菔汁，调以玉枢丹，两服而苔化火平，二便亦畅，外用盐卤热洗右面而肿渐消。去玉枢丹又二服，可以嚼饭，日啖北梨，至戊午元旦，而臭浊之涕始稀。初五六连日出门，适大风，初七日午后右龈复痛，上连头角耳门，右之第六齿复长出而碍食，凛寒畏风。乃用桑叶、菊花、生甘草、绿豆皮、元参、苡仁、银花、栀炭、薄荷、钩藤，以清散风热，一服肿出痛减；去薄、钩，加枇杷叶，四剂痛平，而右之第六齿已内外分裂矣。其根仍固，但碍于嚼物，而龈肿直至夏初消尽。既而头面四肢遍发斑块瘰疬，肿而且痒，游行无定，手十指、足十指、两手掌、两足心无处不到，用力搔之，微出紫血，结痂坚黑，痛如痘疤，至秋杪始痊。痒时以盐卤洗之，内服银花、绿豆、生苡仁汤，戒口腹者八阅月。嘻，酒之为害如此！深愧悟之不早，从此一滴不敢沾唇。忆二十年前海丰张雨农司马招游东瓯，临行妹尝戒余勿饮酒，佩不敢忘，故向无酒病。年来自问衰颓，稍尔放溢，遂酿此恙，幸而资格尚浅，药治未误，不致延成锢疾。盖天性不饮者，虽少饮亦能为患也。详录之，以为世鉴。余妹天性孝友，又极贤明，幼佐先慈操井臼、理家务，有北宫婴儿之志，余强之适金氏，十载而鳏。余深悔之，附录以志余过。

余襁褓时患泻经年，迨三岁种痘，而痘科不知其天花已将出也，复以苗助之，遂及子险。先慈抱而膝行于床者五昼夜，赖任六嘉先生救全，因而体气甚弱，童年畏劳，稍动即鼻衄，故恒静坐。十二岁夏间患温甚剧，父母深忧之，病中见诸神将相谓曰：此一路福星也。遂醒而汗出以瘳。失怙后远游于婺，遵母氏之训，诸凡谨慎，弱冠后衄病始痊。隆冬可不挟纩，但略犯生冷即便泻，偶食炙煿则咽痛。己丑受室。甲午举家患疫，悉余治愈。既而自病甚危，梦一淡妆中年妇人，持合贮红药一丸，以药纳余口中而去，乃大汗而寤，口中尚有药香，病即已。复因作劳太早，倏然晕去，余妹甫十七岁，泣祷于天，欲割股以救，而余已醒，妹因卒吓遂吐血。至今思之，愧无以报也。嗣后冬始衣絮。壬寅病疟，热盛时梦日月并丽于天，而有带下垂，余手挽两带而撼之，日月皆动，遂惊醒，出汗而愈。丙午酷热，而酬应甚繁，始患满额暑疡，续患痢，又患疟，热时辄梦御风而行，告愈之时凌虚上至霄汉，忽坠渊一浴，汗出如涌而苏。丁未续娶。己酉夏，钱塘沈悦亭茂才邀视陈茂才疫证，势已垂危。余初不知其兼患霉疮也，略不经意，吸其秽毒，归而即病。虽服故孝子张君养之之药而愈，时梦身化异物，遍体鳞甲，游泳深渊，腾云而上，余体冬夏皆凉，而性嗜鱼。内子尝谓余为水族降生，有以夫。适雨声如注而觉，汗如沐雨，而天雨竟数日不止，江浙因以成灾，亦奇矣哉。此后始衣帛。乙卯挈眷回籍。丙辰秋杪，病于省寓。十月初六夜，梦法华山备冠

服、舆从，迎余赴职，余即忻然冠带而去，出钱塘门，过昭庆寺，见老少妇女数百人持香拦阻，因停舆，已而东岳传令送归，余遂反寓，甫到门，一跌而寤。此梦则更奇也，究不知后来何如？嗟乎，幸而免者屡矣。附录于此，以存梦境。

冷庐医话

清·陆以湉　撰
更　生　王维志　王竹梅　校注

校注说明

《冷庐医话》，清·陆以湉撰。以湉字敬安，号定圃，浙江桐乡人。自幼读书，习举子业，及长即开馆授徒。道光十六年(1836 年)中进士，并授以县令之职，然到任未久便辞归故里，仍以课徒为业。道光十九年(1839 年)改任台州教授，后因父亡而辞。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又被选为杭州府教授。晚年应浙江巡抚蒋益澧之聘，充任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兼任山长，但未几即逝，享年 65 岁。

定圃一生虽以教育为业，但博学多识，兼擅医学。其治学以博览群书为本，而且“凡研核学问，必穷理索奥”。所以于医学的理法方药，每具真识灼见。尝将读书所得、平时所闻，及自己的见解，随笔记述，分门别类，于咸丰八年(1858 年)撰成《冷庐医话》一书。

全书五卷，分 69 门。卷一 9 门，论述医范、医鉴、保生、诊法、用药等；卷二 4 门，评述古今医家、医书；卷三 25 门、卷四 19 门、卷五 12 门，叙述多种病证的治法、方药，以历代医家为主，间附自己的经验，涉及内、外、妇、儿、五官各科。

该书内容广博，凡古今医家、医事、医籍等，无所不有，或评得失，或论利弊，尤重医德，其旨在于以古鉴今，为学医者示以门径，为业医者示以准则，为养生者示以方法，为求医者示以要点。其论病证，每结合具体病例，推究虚实原委，深入浅出，有理有据。临证倡言四诊合参，尤以舌诊为最可凭。治疗博采众长，如治肝用高鼓峰的滋水法，治小儿用吴鞠通《温病条辨·解儿难》诸法。善用单方、验方，如治水肿的大剂黄耆粥即出自此书，至今仍用于临床。

《冷庐医话》以其内容博雅、言而有据、说理明畅、经验丰富等特点，为后人所称道，是医话类著作中颇有影响的一种。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乌程庞元澂见到该书抄本，对其大加称赞，云该书“专以辨证为主，凡述一证，必推究其虚实原委，而指摘医家利弊，言多精凿。”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刻板刊行于世，一时脍炙人口。其后又不断刊印，流传较广。1936 年曹炳章将该书收入《中国医学大成》中，并将定圃所著《冷庐杂识》中有关医药的内容辑出，编成《冷庐医话补编》，附刊于该书之后。

本书最早的刻本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乌程庞氏刻本，其后有清末苏州留云阁刻本、上海千顷堂书局石印本、大东书局铅印本及《中国医学大成》本等。

本次校注，以乌程庞氏刻本为底本，以千顷堂书局石印本(简称“石印本”)、《中国医学大成》本(简称“大成本”)为校本，并将《中国医学大成》中的《冷庐医话补编》附录于后。校注方法按本丛书统一要求。由于时间仓促，加之学识所限，校欠精审，注未明详，望读者见谅并指正。

目　录

冷庐医话自序

卷一

医范……（684）
医鉴……（685）
慎疾……（687）
保生……（688）
慎药……（689）
求医……（692）
诊法……（692）
脉……（693）
用药……（694）

卷二

古人……（697）
今人……（698）
古书……（702）
今书……（704）

卷三

形体……（712）
中风……（712）
伤寒……（712）
阴症阳症……（713）
暑……（713）
暑风……（714）
霍乱转筋……（714）
热……（715）
热入心胞……（716）
疫……（716）
痧……（717）
疟……（717）
三阴疟……（718）
痢……（718）
泻……（719）
疝……（719）
咳嗽……（719）
噎……（720）
吐……（721）
头痛……（721）
胁痛……（721）
腹痛……（721）
肝病……（721）
七情……（722）
不寐……（722）

卷四

吐血……（724）
诸血……（724）
汗……（725）
疸……（725）
肿……（725）
消……（725）
伤食……（726）
邪祟……（726）
疠……（726）
耳……（727）
目……（727）
喉……（728）
舌……（728）
齿……（729）
腿……（729）
杂病……（730）
妇科……（730）
胎产……（731）
乳……（733）

卷五

幼科……（734）
痘……（735）
疳……（735）
外科……（735）
疔……（737）
针灸……（737）
药品……（737）

食忌……（742）
酒……（742）
鸦片烟……（743）
杂方……（743）
质正……（745）
跋……（747）

附：冷庐医话补编

弁言
医范
医宗四大家……（748）
何书田……（748）
张梦庐……（748）
《赤水玄珠》……（749）
《难经经释》……（749）
《医学源流论》……（749）
选案
《续名医类案》……（749）
学医宜慎……（750）
录方
干霍乱治法……（750）
苦参子治休息痢……（750）
蜈蚣入腹……（750）
青腿牙疳方……（750）
目疾秘方……（751）
治疮秘方……（751）
汤火伤方……（751）
巴卿膏……（751）
五圣丹……（752）
沈妪传方……（752）
许秀山传方……（752）
家传单方……（752）
禁咒治病法……（753）
油污衣方……（753）
宜忌
食忌……（753）
药忌……（753）
饧……（753）
常食之物……（754）
饿饥饿解……（754）
博物
麒麟……（754）
麈角解……（754）
鼠……（754）
猴经……（755）
鲋鱼……（755）
蠼螋……（755）
苍耳子虫……（755）
孑孓虫……（755）
槟榔……（755）
槜李……（756）
火浣布凤首木火油……（756）
自然气化……（756）
须发早白……（756）

冷庐医话自序

医理至深，岂易言哉！抑自轩岐以来，代不乏人，既已详且尽矣，又奚待言？矧余小子，学疏识庸，莫究要妙，不亦可已于言乎？虽然，言必穷乎理之奥，则诚不能以几及。若惟摭拾闻见，以自达其意之所欲云，又何必不言？于是涉猎之余，随笔载述，聊以自娱。意浅而辞琐，殆所谓言之无文者欤？夫言之不能文，犹之可也；言而或悖于理，则言适足以招尤矣，是用不敢晦匿，求当代君子教正焉。

咸丰八年十二月陆以湉书于杭州学廨之冷庐

同邑后学周善祥潜庐甫校

同邑后学周家均宰平甫校

冷庐医话卷一

桐乡陆以湉定圃氏著

医 范

徐氏《医统》云：古医十四科中有脾胃科，而今亡之矣，《道藏经》中颇有是说。宋元以来止用十三科，考医政，其一为风科，次伤寒科，次大方脉科，次妇人胎产科，次针灸科，次咽喉口齿科，次疮疡科即今外科，次正骨科，次金镞科，次养生科即今修养家导引、按摩、咽纳是也，次祝由科《经》曰：移精变气者，可祝由而已。即今符咒、禳祷、道教是也。国朝亦惟取十三科，而已。其脾胃一科，终莫之续。《类经》云："医术十三科，曰大方脉，曰妇人，曰伤寒，曰疮疡，曰针灸，曰眼，曰口齿，曰咽喉，曰接骨，曰金镞，曰按摩，曰祝由。今按摩、祝由失其传。"二说微不同，而太医院所设十三科，则与《类经》之说同，详见《明史》。余按近有专业耳科者，是又在诸科之外矣。

钱塘名医金润寰望珂，治极难险症，从容处之。常云："古之名医者，曰和曰缓，仓遽奚为耶？"此语可为俗医针砭。

五世之医，北齐有徐之才，元有危亦林，国朝有陈治华亭人。三世之医，宋张杲、陈自明、倪维德、陆士龙为最著。近代亦多世其业者，青浦北门山何自元，至今已二十四世矣。

张子和云："古人以医为师，故医之道行；今以医譬奴，故医之道废。有志之士耻而不学，病者亦不择精粗，一概待之。常见官医迎送长吏，马前唱喏，真可羞也！由是博古通今者少，而师传遂绝。"吁！医官马前唱喏，乃以为可羞乎？今之官趋承上司，可羞之端更有甚于此者，而况于医乎！山阴陈载庵为其邑令治病获瘳，将荐之上司，使为医官于郡中，力辞。将著之勋籍，使弃医而为官，又力辞。此真过人远矣。

医人每享高龄，约略数之，如魏华佗年百余、吴普九十余，晋葛洪八十一，北齐徐之才八十，北周姚僧垣八十五、许智庄[①] 八十，唐孙思邈百余、甄权百三、孟诜九十三，宋钱乙八十二，金李庆嗣八十余、成无己九十余，元朱震亨七十八，明戴原礼八十二、汪机七十七、张介宾七十八，近代徐灵胎大椿七十九、叶天士桂八十。盖既精医学，必能深性命之旨，审颐养之宜，而克葆天年也。

叶天士治金某，患呕吐者数年，用泄肝安胃药年余，几殆。徐灵胎诊之，谓是蓄饮，为制一方，病立已见徐批《临证指南》。薛生白治蔡辅宜，夏日自外归，一蹶不起，气息奄然，口目皆闭，六脉俱沉。少妾泣于傍[②]，亲朋议后事。谓是痰厥，不必书方，且以独参汤灌。众相顾莫敢决。有符姓者，常熟人，设医肆于枫桥，因邀之入视，符曰："中暑也，参不可用，当服清散之剂。"众以二论相反，又相顾莫敢决。其塾师冯在田曰："吾闻六一散能祛暑邪，盍先试之？"皆以为然，即以苇管灌之，果渐苏。符又投以解暑之剂，病即霍然见徐晦堂《听雨轩杂记》。夫叶、薛为一代良医，犹不免有失，况其他乎！知医之不可为矣。然如符姓，素无名望，而能治良医误治之疾，则医固不可为而可为也。

震泽吴晓钲茂才剑森，言乾隆某年，吴门大疫，郡设医局，以济贫者，诸名医日一造也。有更夫某者，身面浮肿，遍体作黄白色，诣局求治。薛生白先至，诊其脉，麾之去，曰："水肿已剧，不治。"病者出，而叶天士至，从肩舆中遥视之，曰："尔非更夫耶？此蒸[③] 驱[④] 蚊带受毒所致，二剂可已。"遂处方与之。薛为之失色，因有"扫叶庄"、"踏雪斋"之举。二人以盛名相轧，盖由于

---

① 庄：《北史·许智藏传》作"藏"。

② 傍：通"旁"。

③ 蒸(ruò 若)：点燃，焚烧。

④ 驱：原作"躯"，形讹，据石印本改。

此。其说得之吴中医者[1]顾某，顾得之于其师，其师盖目击云。

徐灵胎《名医不可为论》，谓名医声价甚高，轻证不即延治，必病势危笃，医皆束手，然后求之，于是望之甚切，责之甚重，若真能操人生死之权者。如知病之必死，示以死期而辞去，犹可免责。若犹有一线生机，用轻剂以塞责，致病人万无生理，则于心不安；用重剂以背城一战，万一有变，则谤议蜂起，前人误治之责尽归一人，故名医之治病，较之常医倍难。此盖现身说法，犹为真名医言也。若获虚名之时医，既无实学，又切贪心，凡来求诊，无不诊视。其以重币招致者，临证犹或详慎。邻近里闾之间，寻常酬应，惟求迅速了事，漫不经心。余昔一弟一子，皆为名医误药而卒。弟以赢，中秋节玩月眠迟，次日恶寒发热。误谓冒寒，用桂枝、葛根、防风等味，致内陷神昏，不知实伏暑证也。子宝章，内风证误谓外风，而用全蝎、牛黄等味致变。由于匆匆诊视，不暇细审病情也。是以为名医者，当自揣每日可诊几人，限以定数，苟逾此数，令就他医，庶几可从容诊疾，尽心用药，不至误人性命。

《扬州府志》谓郑重光之医，克绍吴普；许叔微之脉，其不在滑寿下。《江都县志》以人《笃行传》，《仪征续志》虽入《方技》，面但以泛辞誉之。太史公为扁鹊、司马季主作传，必详述其技，盖人以技传，不详其技，不如不录其人也，此论最合著述之要。近代文人为医家作传，往往以虚辞称扬，不能历叙其治验，即叙治验而不详方案，皆未知纪述之体裁也。

王蓟亭先生友亮，作《叶天士小传》，谓年十二至十八，凡更十七师，闻某人善治某证，即往执弟子礼甚恭，既得其术，辄弃去，故能集众美以成名。善哉！转益多师是我师，艺之精不亦宜乎？

《绍兴府志》载山阴金太常兰之祖辂，精保婴术，终身不计财利，不避寒暑，不先富后贫。越俗医家多出人肩舆，辂年八十余，犹步行，曰："吾欲使贫家子稍受半褪[2]惠耳。"又山阴孙燮和，志切救世，专精岐黄，就医者不论贫富，详审精密，检阅方书，几废食寝。此皆可以为医者法也。

医非博物，不能治疑难之症，略举二事以证之。粤东吕某女，为后母尹氏所忌，佯爱之，北为濯衣，潜以樟木磨如粉，入米浆糊女衣裤，女服之，搔痒不止，全身浮突，酷类麻疯。延医疗治，经年不瘳，问名者绝踵不至，将送入疯林。吕不忍，复请名医程某治之。程察脉辨色，见其面无浊痕，手搔肌肤不辍，曰："此必衣服有毒所致。"令取其衣涤之，浆澄水底，色黄黑而味烈。程曰："樟屑舂粉，坏人肌肉所致，此必为浣衣者所药，非疯也。弃其衣勿服，病自可已。"如其言果然。吕询得其情，遂出尹氏事见东莞欧苏《瞿楼剩览》。余戚王氏女，遍体红瘰，痛痒不已，饮食为减。延医视之，以为疮也，治数旬不愈。后延名医张梦庐治之，审视再四，曰："此必为壁虱所咬，毋庸医也。"归阅帐枕等，检弃壁虱无数，果得瘳。

医鉴

临海洪虞邻《南沙文集》曰：余家有经纪人，劳苦呕血数升。延医视之，用川连、人参、大黄。余诘之曰："既补矣，又泻之何也？"答曰："古方所制者，因秽血未净，故泻之。"余曰："是速之死也。"亟命勿药。老米粥，厚滋味，令寝食数日，不一旬而强健如故。盖劳苦之人未尝享有饮食之美，数晨夕之安，得此胜于良药多矣，其愈也固宜。又有舆夫素无疾，忽腰痛肚饱不食，医进以大补药，其夜腰痛益甚，腹大气喘且死。翌日，医复视之，曰："此中鬼箭也，药物无所施，亟宜禳遣。"余叹曰："奈何嫁罪于鬼哉？是中寒伤食者。"饮以祛寒化食两大剂，第三日，其人抬轿如故。书之以告世之误信庸医者。余谓误信庸医，由于不谙方书，不能不求援于医耳。所可恨者，为医而不深究医理，强作解人，以致误事而不自知也。

吴郡某医，得许叔微《伤寒九十论》，奉为秘

---

① 医者：原作"者医"，据石印本乙转。

② 褪：疑当作"镪(qiǎng 抢)"。镪本指钱串，后亦泛指银子、钱币。

本。见其屡用麻黄汤。适治一女子热病无汗，谓是足太阳表证，投以麻黄，服之汗出不止而殒。盖南人少真伤寒，凡热病无汗，以紫苏、葱白、豆豉、薄荷等治之足矣，岂可泥古法乎？

朱子暮年脚气发作，俞梦达荐医士张修之诊视，云："须略攻治去其壅滞，方得气脉流通。"先生初难之，张执甚力，遂用其药。初制黄耆、粟壳等，服之小效，遂用巴豆、三棱、莪茂等药，觉气快足轻，向时遇食多不下膈之病皆去。继而大腑又秘结，再服温白丸数粒，脏腑通而泄泻不止矣。黄芽、岁丹作大剂投之，皆不效，遂至大故。蔡九峰《梦奠记》详载之。观此，知高年人治病，慎不可用攻药也。

详符县医生胡某，操技精良，当道皆慕名延致。都督某之女，与人私。偶感寒疾，招胡诊之。胡谓此孕脉也。某曰："先生之言信乎？"胡曰："非识之真，不敢妄言也。"某乃呼女出，以刀剖其腹，视之信然。胡大骇晕仆，良久始苏，归病数月即卒。胡之艺工矣，惜乎其不知顾忌也。先祖秋畦公宰密县时谙知此事，先生祖母顾太孺人恒为以谐言之。

近世医者，能读《内经》鲜矣，更有妄引经语致成笑端者，如治不得寐，引半夏秫米汤"覆杯则卧"，云是厌胜之法，令病者服药后覆盏几上，谓可安卧。治脚疔，引"膏粱之变，足生大疔"，以为确征，不知足者能也，非专指足面言。又有治瘅疟证，以"阴气先伤，阳气独发"为《己任编》之言，盖未读《内经》、《金匮》，第见《己任编》有是语耳。疏陋若此，乃皆出于悬壶而知名者也。

医贵专门，歙吴章侯太守端甫《撷花易简良方》中《劝行医说》，言之甚为切至，特录之：古法行医，各有专科。近见悬壶之辈，往往明日出道，今日从师，牌书内、外两师传授，甚至兼治痧痘、咽喉。探其根底，一无擅长，不过取门数之多，以博钱财。抑知赋质有限，何能兼善？病者不知，恒被贻误。曾见有人患风痧，医视为漆咬而误用清药。又有患火焰疔者，医视为热疮而误用发散诸品，几致不治。此皆不专门故也，可不慎哉！

苏州曹某，状修伟多髯。医名著一时，面声价自高，贫家延请每不至。巨室某翁有女，待年闺中，因病遣仆延曹。仆素憎曹，绐[1]以女已出嫁，今孕数月矣。吴俗大家妇女避客，医至则于床帏中出手使诊。曹按女脉，漫云是孕。翁大骇异。次日，延医至，使其子伪为女，诊之，复云是孕。其子褰帏启裤视之，曰："我男也，而有孕乎？诬我犹可，诬我妹不可恕也。"叱仆殴之，并饮以粪。跪泣求免，乃剃其髯，以粉笔涂其面，纵之去。归家谢客，半载不出，声望顿衰。太湖滨疡医谢某，技精药良，而居心贪黠，往往乘人之急以为利。邻村某农母患疽求治，以其贫拒之，疽溃遂死。某愤甚。谢有拳勇，数十人不能近。某持刀伏稻间，伺其出，突起刺其腰。谢以所制药敷治将痊，怒某之刺己也，亟诉之县。循例抬验，县官揭其衣，用力重，衣开皮裂，冒风复溃而卒。某按律抵罪，后遇赦得生。此二人医术皆良，乃一则以傲败名，一则以贪伤身，皆可为戒，故并志之。

徐灵胎《慎疾刍言》曰："少时见前辈老医，必审贫富而后用药，尤见居心长厚。况是时参价犹贱于今日二十倍，尚如此谨慎，即此等存心，今日已不逮昔人矣。"此言真可砭俗。近时所称名医，恒喜用新奇之药，以炫其博，价值之昂不计也。甚至为药肆所饵，凡诊富人疾，必人贵重之品，俾药肆获利，此尤可鄙。

《扬州府志》辨《高邮州志》称袁体庵班案脉极捷，以为医之切脉，以审慎为工。捷于案脉，乃市医苟且之为，班断不如是云云。吁！今之医者鲜不以捷为工，即延医者亦皆以捷为能，盍深味此言？

南方有割螳螂子之术，小儿蒙其害徐灵胎《兰台轨范》详辨之，谓即拓乳，法用青黛一钱、元明粉三钱、硼砂一钱、薄荷五分、冰片一分，同研细，擦口内两颐，一日四五次。北方有割瘩之术，妇人蒙其害，兼及小儿吴鞠通《温病条辨·杂说》辨之，谓"瘩"字，考之字书并无是字，焉有是病？。此皆庸俗伪造其名，而劣妇秘传其技，藉以欺世图利者，明识之人慎勿为其所惑！

吾人不能遍拯斯民疾苦，宜广传良方，庶几

① 绐(dài 代)：欺骗。

稍尽利济之心。每见得一秘方，深自隐匿，甚至藉以图利，挟索重资，殊堪鄙恶。唐白华秘发背方，遂遭虎厄；歙蒋紫垣秘解砒毒方，竟获冥谴，可以为鉴。

乌程钮龚梅福厚，由中书历官郎中，在都门十余年，声望翕然。咸丰八年三月，偶患风温，恶寒自足而起，渐及四肢，身热脉浮，舌胎白。医谓是风寒，用柴胡、葛根、防风、苍耳子等药，遂至神昏躁厥，胎黄便结。更医用石膏、大黄等药，病益危笃医皆都门有名者，而悖谬乃若此。更医又用理阴煎、复脉汤等，卒不能救而殁。年仅五十有六。龚梅为余舅氏周愚堂先生之婿，好学敦品，气度雍容，咸谓可享上寿而跻显秩[①]，乃为庸医所戕，亦可惜矣。余见风温、湿温等证，凡用风药升提，伏热陷入心胞，无不神昏厥逆而毙。当此即用清营汤、至宝丹、紫雪丹等，涓滴中窍，犹可挽回于万一。使认为阳明经腑症，一误再误，则生路绝矣。

作事宜从容详慎，为医尤甚。不特审病当然，即立方亦不可欲速贻误。杭州某医治热病，用犀角七分，误书七线，服药后胸痛气促而殒。病家将控之官，重贿乃已。某医治暑症，用六一散又用滑石，服之不效，大为病家所诟。此皆由疏忽致咎也。

治痈疽之法，不可轻用刀[②]。破脓针疾之法，必先精究穴道，一或不慎，适以伤人。过事有可以为鉴者：杭城行善者，设局延医，以拯贫人，外科李某与焉。农夫某脚生痈，李开刀伤其大筋，遂成废人，农夫家众欧李几毙。吾里有走方医人治某哮病，以针贯胸，伤其心，立时殒命，医即日遁去。

乌程周岷帆学士学源，才藻华美。咸丰九年，大考一等第二。由编修擢侍讲学士，旋丁外艰[③]，回籍十一年，避乱苕南。臀生瘤有年矣，因坐卧不便，就菱湖疡医费某治之，费谓可用药攻去，予以三品一条枪，大痛数日，患处溃烂翻花。复投五虎散，药用蜈蚣、蜣螂、全蝎等味，服后体疲神惫，遽卒，年仅四旬。往岁余馆湖城，及寓京邸，恒与岷帆谈艺论诗，昕夕忘倦，今闻其逝也，深恨庸医之毒烈无异寇盗。特书于此，以志恫焉是年余避难柳丝，有邻女陈桂姐手生痈毒，亦为费某开刀伤筋，痛甚，不能收口，就余医治得痊。大抵近世疡医，皆从《外科正宗》治法，专用霸功，误人甚多，学者当以为戒。

慎疾

王叔和《伤寒论·序例》云："凡人有疾，不时即治，隐忍冀瘥，以成痼疾，小儿女子，益以滋甚。时气不和，便当早言，寻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时治之，罕有不愈者。患人忍之，数日乃说，邪气入藏，则难可制。"徐灵胎《医学源流论》云："凡人少有不适，必当即时调治，断不可忽为小病，以致渐深。更不可勉强支持，使病更增，以贻无穷之害。"

余在台州时，同官王愚庵先生年五旬余，患时感症，坚守"不服药为中医"之戒，迁延数日，邪热内闭神昏。家人延医诊治，无及而卒。又余戚秀水王氏子，年方幼稚，偶患身热咳嗽，父母不以为意，任其冒风嬉戏，饮食无忌，越日疹发不透，胸闷气喘，变症毕现。医言热邪为风寒所遏，服药不效而卒。此皆不即调治所致也。

真空寺僧能治邝子元心疾，令独处一室，扫空万缘，静坐月余，诸病如失。海盐寺僧能疗一切劳伤、虚损、吐血、干劳之症。此僧不知《神农本草》、《黄帝内经》，惟善于起居得宜，饮食消息。患者往彼寺中三月半年，十愈八九。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莫要于怡养性真、慎调饮食，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

北方人所眠火坑，南方人用之，体质阴虚者多深人火气，每致生疾。吾邑张侯舫孝廉维，留寓京师，久卧火坑，遂患咳嗽。医者误谓肺虚，投以五味子、五倍子等药，竟至殒命。张贫而好学，品复端谨，中年不禄，士林惜之。

---

① 显秩：秩，指官吏的品级或职位。显秩，即高官、要职。

② 刀：原作"月"，形讹，据石印本改。

③ 丁外艰：古称父母丧亡为丁艰，亦称丁忧。丧父亦称丁外艰，丧母亦称丁内艰。

凡从高坠下而晕绝者，慎勿移动，俟其血气复定而救之，有得生者。若张皇扶掖以扰乱之，百无一生。余戚沈氏之女，年甫十岁，从楼堕地晕死，急延医视之，曰："幸未移动，尚可望生，否则殆矣。"乃以药灌之，移时渐苏而安。治跌损者，人尿煮热，洗之、灌之良。

读《续名医类案》，而知移动之禁非独坠跌者宜然也。备录之：张子和治叟年六十余，病热厥头痛。以其用涌药时已一月间矣，加之以火，其人先利。年高身困，出门见日而仆，不知人。家人惊惶，欲揉扑之，张曰："大不可扰。"与西瓜、凉水、蜜雪，少顷而苏。盖病人年高涌泄，则脉易乱，身体内有炎火，外有太阳，是以跌仆，若更扰之，便不救矣。汪石山治人卒厥暴死不知人，先因微寒发热，面色姜黄，六脉沉弦而细。知为中风久郁所致，令一人紧抱，以口接其气，徐以热姜汤灌之，禁止喧闹，移动则气不返矣。有顷果苏，温养半月而安。不特此症为然，凡中风、中气、中寒、暴厥，俱不得妄动以断其气。《内经》明言"气复返则生"。若不谙而扰乱，其气不得复，以致夭枉者多矣。魏玉璜曰：遇卒暴病，病家、医士皆宜知此，盖暴病多火，扰之则正气散而死也。余女年十八，忽暴厥，家人不知此，群集喧哄，又扶挟而徙之他所，致苏复绝，救无及矣。今录张、汪二案，五内犹摧伤也。

保 生

苏子瞻曰："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旨哉斯言！士大夫禄位既隆，更思快心悦志，往往昵近房帏，讲求方术，不知适以自促其生。偶见《野获编》所纪云："大司马谭纶华纶，受房术于陶仲文，时尚为庶僚，行之面验，又以授张江陵，寻致通显。谭行之二十年，一夕御妓女而败，时年甫逾六十，自揣不起，属江陵慎之。张用谭术不已，日以枯瘠，亦不及下寿而终。夫谭、张皆一代伟人，而犹纵欲殒身，可见色之易溺人也。自非脱然于情欲之私，而见之卓、守之坚，乌能不为所害哉？

凡人于情欲最难割断，观宋《李廿简集》中，客有见馈温剂，云可壮元阳，因感而作诗。窃叹其淡泊之怀、坚定之守，为不可及也。诗云："世人服暖药，皆云壮元阳；元阳本无亏，药石徒损伤。人生百岁期，南北随炎凉。君看田野间，父老多康强；茅檐弄儿孙，春陇驱牛羊；何曾识丹剂，但喜秫黍香。伊余十年谪，日闻贵人亡；金丹不离口，卯妙[1]常在傍；真元日渗漏，滓秽留空肠；四大忽分离，一物不得将；歌喉变哀音，舞衣换缞裳[2]。炉残箭镞砂，簏余鹿角霜；咄[3]哉此愚夫，取乐殊未央。我有出世法，亦如不死方；御寒须布帛，欲饱资稻粱；床头酒一壶，膝上琴一张；兴来或挥手，客至亦举觞；涤砚临清池，钞书傍明窗；日用但如斯，但觉日月长；参苓性和平，扶衰固难忘；恃药恣声色，如人蓄豺狼。此理甚明白，吾言岂荒唐；书为座右铭，聊以砭世盲。"读此可以见所养之纯，宜其久居瘴乡而神明不衰，克跻上寿也。士大夫能如公之守身，有不康强逢吉者乎？公又与萧德超书云："张全真在会稽搜求妙丽，丹砂茸附，如啖鱼肉，徒恣嗜欲耳。自谓享荣贵，得便宜，今为一蒿[4]枯骨，有甚便宜？到这里，便世尊诸大菩萨出来，也救不得，岂不哀哉！"此可为溺情燕私者当头棒喝。

养生家有行房禁忌日期，人每以为迂而忽之，不知世间常有壮年得病暴亡，未始不由于此。至于合婚吉期，往往不避分、至节气。少年恣欲，隐乖阴阳之和，病根或因之而伏，不可不留意也。

采战之术，乃邪说也。孙真人《千金方·房中补益篇》详房中之术，且谓能御十二女而不施泻者，令人不老、有美色；若御九十三女而自固者，年万岁。此等论说，疑是后人伪托。夫见色必动心，况交合之际，火随欲煽，虽不

---

① 卯（guàn 惯）妙：卯，年幼。卯妙，指年轻美貌之女子。

② 缞（cuī 催）裳：丧服。

③ 咄：大成本作"拙"。

④ 蒿：音义同"丛"。

施泻，真精必因之而耗，安能延年？又治阳不起壮阳道方，用原蚕蛾、蛇床子、附子等味。以此示人，必将假热药以纵欲，而贻害无穷，曾谓济物摄生如真人，而忍出此乎？男子破身迟则精力强固，凡育子者最防其知识早开，天真损耗，每至损身。当童蒙就傅之时，尤宜审择俦侣，勿令比匪致伤。余族侄某，成童时至亲戚读书，同塾六人，有沈氏子年最长，导诸童以淫亵事。数年后，诸童病瘵死者三人，侄亦一病几殆。又如俊仆韶婢，皆不宜使之相亲。长洲陈公子，甫婚而咯血，其母虑溺于燕婉，命居书室，一老奴、一稚童侍寝，老奴嗜酒，夜即酣睡，公子遂与僮私，病转增剧，比其母知之，则已沉痼，竟致不起。此所谓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可不鉴诸？沈氏子余曾见之，屡应童子试不售，四十余岁，潦倒以卒，殆薄行之报。

人至中年，每求延寿之术，有谓当绝欲者，有谓当服食补剂者。余谓修短有命，原不可以强求，如必欲尽人事，则绝欲、戒思虚，二者并重，而绝欲尤为切要。至于服食补剂，当审气体之宜，慎辨药物，不可信成方而或失之偏，转受其害也。

卢子繇《伤寒论疏钞金锞》云："人不见风，龙不见石，鱼不见水，鬼不见地，犹干禄者之不见害也。"余为续之曰："人不见风，龙不见石，鱼不见水，鬼不见地，犹好色者之不见病也。"盖人能不为财色所溺，则于保生之道，思过半矣。

行房忍精不泄，阻于中途，每致成疾，如内而淋浊、外而便毒等症。病者不自知其由，医者鲜能察其故，用药失宜，因而殒命者多矣，可不慎欤！

《史记·太仓公传》载其诊疾二十有四，得之内者有七，而死不治者有四，其一因于饮酒且内，其一因于盛怒接内，其一因于得之内而复为劳力事。养生者识此，当知所戒矣。

咽气不得法，反足为害。惟咽津较易，亦甚有益。每日于闲暇时，正坐闭目，以舌遍抵口中三十六次，津既盈满，分作三次咽下咽时喉中须咽咽作声，以意送至丹田。此法行之久久，大可却病延年。余表兄周荔园士煜中年便血，误服热药，遂成痼疾，身羸足痿，十载不痊。后乃屏弃方药，专行此法，一年之后，诸恙悉愈，身体亦强健如初。

杭州郎二松，十三岁患瘵垂危，闻某庵有道士功行甚高，征求治之。道士教以行八段锦法，谓能疗疾，并可延年。遵而行之，三月后，病去若失。

张景岳称，其父寿峰公，每于五更咽气，因作暖以提之使吐，每月行吐法一二次。阅四十余年，愈老愈健，寿至八旬以外。俞惺斋非之，以为阳明胃脉下行为顺，若吐则上逆，频吐理当损寿，何反益寿，殊未敢信。此说良是。夫古人汗、吐、下三法，皆治实证，若属虚证，均非所宜。张寿峰以吐而得寿，必体质强健，或素有痰饮，乃藉吐以推荡积垢，他人不得轻易效之。

慎药

乩方之风，于今尤甚。神仙岂为人治病。大率皆灵鬼耳，故有验有不验。余所目击者，都门章子雅患寒热，乩方用人参、黄耆，痰塞而殒；萧山李仪轩老年足痿，乩方用附子、熟地、羌活、细辛等味，失血而亡。彼惑于是者，效则谓仙之灵，不效则谓其人当死，乃假手于仙以毙之也。噫！是尚可与言乎？

药以养生，亦以伤生，服食者最宜慎之。秀水汪子黄孝廉同年燕、工诗善书，兼谙医术。道光乙未，余与同寓都城库堆胡同，求其治病者踵相接。丙申正月，汪忽患身热汗出，自以为阳明热邪，宜用石膏，服一剂，热即内陷，肤冷、泄泻、神昏，三日遽卒。医家谓本桂枝汤证，不当以石膏遏表邪也。嵊县吴孚轩明经鹏飞，司铎太平。壬寅六月科试，天气大热，身弱事冗，感邪遂深，至秋仲疾作，初起恶寒发热，病势未甚。绍台习俗，病者皆饮姜汤，而不知感寒则宜，受暑则忌也。服二盏，暑邪愈炽，遂致不救。又有不辨药品而致误者，归安陈龙光业外科，偶因齿痛，命媳煎石膏汤服之，误用

白砒，下咽腹即痛，俄而大剧，询知其误，急饮粪清吐之，委顿数日始安。犹幸砒汤仅饮半盏，以其味有异而舍之，否则殆矣。吾邑陈庄李氏子，夏月霍乱，延医定方，有制半夏二钱，适药肆人少，而购药者众，有新作伙者，误以附子与之，服药后腹即大痛，发狂，口中流血而卒。李归咎于医，医谓药不误，必有他故，索视药渣，则附子在焉。遂控药肆于官，馈以金乃已。

世俗喜服热补药，如桂、附、鹿胶等，老人尤甚，以其能壮阳也。不知高年大半阴亏，服之必液耗水竭，反促寿命。余见因此致害者多矣。

禽虫皆有智慧，如虎中药箭而食青泥，野猪中药箭食荠苨，雉被鹰伤贴地黄叶，鼠中矾毒饮泥汁，蛛被蜂螫以蚯蚓粪掩其伤，又知啮芋根以擦之，鹤之卵破以漏药缠之。方书所载，不可胜数。今人不辨药味，一遇疾病，授命于庸医之手，轻者重，重者致死，亦可哀已！

凡服补剂，当审气体之所宜，不可偏一致害。叶天士《景岳全书发挥》云：沈赤文年二十，读书明敏过人，父母爱之，将毕姻，合全鹿丸一料。少年四人分服，赤文于冬令服至春初，忽患浑身作痛，渐渐腹中块痛，消瘦不食，渴喜冷饮，后服酒蒸大黄丸，下黑块无数，用水浸之，胖如黑豆，始知为全鹿丸所化，不数日热极而死。同服三少年，一患喉痹，一患肛门毒，一患吐血咳嗽，皆死。此乃服热药之害也。叶天士《医验录》云：黄郎令六月畏寒，身穿重棉皮袍，头带黑羊皮帽，吃饭则以火炉置床前，饭起锅热极，人不能入口者，彼犹嫌冷，脉浮大迟软，按之细如丝。此真火绝灭，阳气全无之症也。方少年阳旺，不识何以至此？细究其由，乃知其父误信人云“天麦二冬膏，后生常服最妙”，遂将此二味熬膏，令早晚日服勿断，服之三年，一寒肺，一寒肾，遂令寒性渐渍入脏，而阳气寖[1]微矣。是年春，渐发潮热，医投发散药，热不退，而汗出不止，渐恶寒，医又投黄连、花粉、丹皮、地骨皮、百合、扁豆、贝母、鳖甲、萎蕤之类，以致现症若此。乃为定方，用人参八钱，附子二钱，肉桂、炮姜各二钱，川椒五分，白术二钱，黄耆三钱，伏苓一钱，当归钱半，川芎七分。服八剂，去棉衣，食物仍畏冷，因以八味加减，另用硫黄为制金液丹，计服百日后而后全愈。此则服凉药之害也。人之爱子者，可不鉴于此，而慎投补剂乎？

程杏轩治汪木工，夏间寒热呕泻，自汗头痛。他医与疏表和中药，呕泻止，而发热不退，汗多口渴，形倦懒言，舌胎微黄而润，脉虚细。据经言“脉虚身热，得之伤暑”，因用清暑益气汤加减。服一剂，夜热更甚，谵狂不安。次早复诊，脉更细，舌胎色紫肉碎，凝有血痕，渴嗜饮冷。此必热邪内伏未透，当舍脉从证，改用白虎汤加生地、丹皮、山栀、黄芩、竹叶、灯心。服药后周身汗出，谵狂虽定，神呆，手足冰冷，按脉至骨不见脉伏，可与壶仙翁治风热症参观，阖目不省人事，知为热厥。舌胎形短而厚，满舌俱起紫泡，大如葡萄，并有青黄黑绿杂色罩于上，辞以不治。其母哀恳拯救，乃令取紫雪蜜调涂舌，前方加人犀角、黄连、元参以清热，金汁、人中黄、银花、绿豆以解毒，另用雪水煎药。厥回脉出，舌泡消，苔退，仅紫干耳。再剂热净神清，舌色如常。是役也，程谓能审其阳证似阴于后，未能察其实证类虚于前，自咎学力未到，盖以初用清暑益气汤之误也。因思此汤最不可轻用，况因伤暑而脉虚，外见汗多口渴等症，则尤不当用也。

医家以丸散治病，不可轻信而服之。吾里有患痞者，求治于湖州某医，医授丸药服之，痞病愈而变臌胀以死。又有婴儿惊风，延某医治之，灌以末药不计数，惊风愈而人遂痴呆，至长不愈，其药多用朱砂故也。

世人喜服参、术，虚者固得益，实症适足为害。苏州某官之母，偶伤于食，又感风邪，身热不食。医者以其年高体虚，发散药中杂参、术投之，病转危殆。其内侄某知医，适从他方至，诊其脉，且询起病之由，曰：“右脉沉数有力，体虽惫而神气自清，此因伤食之后，为补药所

---

① 寖（qin 沁）同“浸”。渐渐。

误，当以峻药下之。”乃用大黄、槟榔、厚朴、莱菔子之属。一剂病如故，众疑其谬，某谓药力未到，复投二剂，泄去积滞无算，病遂瘳。此可为浪服补药之鉴。

世俗每谓单方外治者非比内服，可放胆用之，不知亦有被害者。《续名医类案》云：“一僧患疮疥，自用雄黄、艾叶燃于被中熏之，翌日遍体燃肿，皮破水出，饮食不入，投以解毒不应而死。盖毒药熏人腹内而散真气，其祸如此。”又云：“余举家生疮，家人亦用此方熏之，疮不愈。未几銮儿出痘，症极凶，药不能下咽而殁，殆亦受其毒耳。”窃意所患疮当是热毒，以热攻热，毒乃益炽。故凡用药，选宜审明阴阳虚实，不得谓外治无害而漫试之。

身躯肥瘦，何关利害，而随郡王子隆体肥，乃服芦茄丸[①]以消。名位升沉，何与荣辱，寇莱公望得相，乃服地黄兼饵莱菔。推之服金丹以求仙，反促其寿；饵春药以求子，转伤其生，皆逐末忘本者也。

鄱阳名医周顺，谓古方不可妄用，如《圣惠》、《千金》、《外台秘要》，所论病原、脉症，及针灸法，皆不可废，然处方分剂，与今大异，不深究其旨者，谨勿妄用。有人得目疾，用古方治之，目遂突出。又有妇人产病，用《外台秘要》坐导方，反得恶露之疾，终身不瘥。余谓古方固勿妄用，近世所传单方尤当慎择用之。朱子藩眉极少，方士令服末子药六七厘，眉可即生，戒以服药后须避风。服之夕即有汗，偶值贼至，乃出庭除，及归寝，大汗不能止，几至亡阳，后竟不寿见《折肱漫录》。湖州胡氏子患水肿，服药不效，有教以黑鱼一尾，入绿矾腹中，烧灰服之，服后腹大痛遽死。夫古方、单方，用之得当，为效甚速，但当审病症之所宜，且勿用峻厉之药，庶几有利而无弊耳。

士大夫不知医，遇疾每为俗工所误。又有喜谈医事，研究不精，孟浪服药以自误，如苏文忠公事，可惋叹焉。建中靖国元年，公自海外归，年六十六，渡江至仪真，舣舟东海亭下。登金山妙高台时，公决意归毗陵。复同米元章游西山，逭暑南窗松竹下。时方酷暑，公久在海外，觉舟中热不可堪，夜辄露坐，复饮冷过度，中夜暴下，至旦愈甚。食黄耆粥觉稍适，会元章约明日为筵，俄瘴毒大作，暴下不止。自是胸膈作胀，却饮食，夜不能寐。十一日发仪真，十四日疾稍增，十五日热毒转甚，诸药尽却，以参、苓瀹汤而气寖止，遂不安枕席。公与钱济明书云：“某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困惫之甚。细察病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用清凉药，已令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庄生‘闻在宥天下，未闻治天下也’。三物可谓在宥矣。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也。二十一日，竟有生意。二十五日疾革。二十七日上燥下寒，气不能支。二十八日公薨。余按病暑饮冷暴下，不宜服黄耆。迨误服之，胸胀热壅，牙血泛溢。又不宜服人参、麦门冬。噫！此岂非为补药所误耶？近见侯官林孝廉昌彝《射鹰诗话》云：“公当暴下之时，乃阳气为阴所抑，宜大顺散主之。否则，或清暑益气汤，或五苓散，或冷香引子及二陈汤，或治中，皆可选用。既服黄耆粥，邪已内陷，胸作胀，以为瘴气大作，误之甚矣。瘴毒亦非黄耆粥所可解。后乃牙龈出血，系前失调达之剂，暑邪内干胃腑，宜甘露饮、犀角地黄主之，乃又服麦门冬饮子及人参、茯苓、麦门冬三物，药不对病，以致伤生，窃为公惜之”云云。余谓甘露饮、犀角地黄汤用之此病固当，至桂、附等味，公之热毒如是之甚，亦不可用也。

用药最忌夹杂，一方中有一二味即难见功。戊午季春，余自武林旋里，舟子陈姓病温，壮热无汗，七日不食，口渴胸痞，咳嗽头痛，脉数，右甚于左。杭医定方，用连翘、瓜蒌皮、牛蒡子、冬桑叶、苦杏仁、黑山栀、象贝、竹叶、芦根，药皆中病，惜多羚羊角、枳壳二味。服一剂，病不减，胸口闷，热转甚。求余诊治，余为去羚羊角、枳壳，加淡豆豉、薄荷。服一剂，汗出遍体，即身凉能食。复去淡豆豉、牛蒡子，加天花粉，二剂全愈。因思俗治温热病，动手即用羚羊角、犀角，邪本在肺胃，乃转引之入肝心，轻病致重，职是故耳。

---

① 芦茄丸：据《南齐书·随郡王子隆传》“常服芦茹丸以自销损”，茄当系“茹”之讹。

陶谷《清异录》云："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故事服食，用硫黄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疱，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始亦见功，终致绝命。"以湉按白乐天诗中"退之服硫黄"句，昔人已辨其非昌黎公。陶氏此说，未必可信，然亦足征服食之当谨也。

求 医

汉郭玉曰："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夫玉为一代良工，而犹苦此，矧在中医，使临以威严，必畏栗失措，而诊治有误矣。薛立斋医案云：一稳婆止有一女，分娩时，巡街御史适行牌取视其室。分娩女因惊吓，未产而死。后见御史以威颜分付，迫视产母，胎虽顺而顾偏在一边，以致难产。因畏其威，不敢施手，由是母子俱不能救。即此推之，凡求医治病，断不可恃势分之尊也。

凡病不能自治，必求治于医者，而其要则有四焉。一曰择人必严。医者之品学不同，必取心地诚谨、术业精能者，庶可奏功。一曰说症必详。脉理渊微，知之者鲜，惟问可究病情，乃医之自以为是者，往往厌人琐语，而病家亦不能详述，此大误也。故凡求医诊治，必细述病源，勿惮其烦。一曰察药必慎。药之伪者不必论，即寻常品味，肆中人粗心，往往以他物搀混，必亲自检视，方免舛误。至炮煎诸法，亦宜精审，服之斯可获效。一曰录方必勤心。俗于医者所定之方，服药既讫，随手弃掷。余谓宜汇录一册，以备检阅，此不过举手之劳耳。有心人见之，则上工之治验，固可采以示法，中工之方案，亦可因以征学识之浅深、品谊之高下，而定其取舍矣。

《钱塘县志·方伎传》：沈好问，精小儿医，尤善治痘。江鲁陶子一岁，痘止三颗，见额上、耳后、唇旁。好问曰："儿痘部位心、肾、脾三经，逆传，土克水，水克火，宜攻不宜补，攻则毒散，补则脏腑相戕。"治至十四日，痘明润将成矣，好问曰："以石膏治之，恐胃土伤肾水。"俗医怜儿小，谬投以参，好问见之，惊曰："服参耶？不能过二十一日矣。"儿卒死。夫治痘已有成效，意为庸医所误，由于恒情皆畏攻而喜补也。此亦可为任医不专之戒。

赠医诗鲜有佳者，近阅临川李小湖回卿联琇《好云楼初集》，中有赠医士费晋卿明经诗，语殊警惕。咸丰中，回卿督学江苏，知江苏有二名医，一为阳湖吴仲山斐融，居印墅；一为武进费晋卿伯雄，居孟河城，遂并访之。吴以回卿未有子，投补剂为嗣育计；费谓回卿肝阳过旺，心肾两亏，投以养心平肝之剂。回卿主费说，因赠以诗云："儒林与文苑，千秋照简编，岂无艺术传，别表冠世贤，华佗许颖宗，妇孺惊若仙。本草三千味，难经八十篇。格致即圣学，名与精神传，况用拯危殆，能夺造化权，活人较良相，未知谁后先。莘渭不巷遇，只手难回天。孟城一匹夫，所值蒙生全，日济什百人，功德岁万千。大哉农轩业，托始尧舜前。"

诊 法

寇宗奭云："凡看妇人病，入门先问经期。"张子和云："凡看妇病，当先问娠。"又云："凡治妇病，不可轻用破气行血之药，恐有娠在疑似间也。"彭用光[1]云："凡看产后病，须问恶露多少有无"。此妇科要诀也。沈芊绿云："婴儿脏气未全，不胜药力，周岁内非重症，勿轻易投药，须酌法治之。即两三岁内，形气毕竟嫩弱，用药不可太猛，峻攻峻补，反受药累。"此幼科之要诀也。王洪绪云："痈与疽截然两途，红肿为痈，治宜凉解；白陷为疽，治宜温消。"又云："惟疔用刺，其余概不轻用刀针，并禁升降痛烂二药。"此外科要诀也。

《伤寒论》六经提纲，大半是凭乎问者，至如少阳病口苦咽干目眩，及小柴胡汤症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等，则

① 光：原作"先"，形讹，今正。

皆因问而知，此孙真人所以未诊先问也。

脉

大肠脉候左寸，小肠脉候右寸，此《脉诀》之言也。自滑伯仁候大、小肠于两尺，李士材称为千古只眼，后人遂皆信之。余考汪石山《脉诀刊误》，辨正叔和之说甚多，而独于左寸候心、小肠，右寸候肺、大肠，未尝以为非，谓以腑配腑，二经脉相接，故同一部也。又昌邑黄坤载元御，谓脉气上行者病见于上，脉气下行者病见于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大、小肠位居至下，而脉则行于至上，故与心、肺同候于两寸。其说亦精，可正滑说之误。

杨仁斋谓，脉沉细、沉迟、沉小、沉涩、沉微之类皆为阴；沉滑、沉数、沉实、沉大之类皆为阳。一或误施，死生反掌。余谓亦有不尽然者，按《名医类案·火热门》，壶仙翁治风热不解，两手脉俱伏。时瘟疫大行，他医谓阳证见阴不治，欲用阳毒升麻汤升提之，翁曰："此风热之极，火盛则伏，非时疫也，升之则死矣。"投连翘凉膈之剂，一服而解。又按《脉诀歌》谓伤寒一手脉伏曰单伏，两手曰双伏，不可以阳证见阴为诊，乃火邪内郁，不得发越，阳极似阴，故脉伏，必有大汗而解。时证见此脉不少，习医者宜审之，不可专主杨氏之说而为所误也。

仲景《伤寒》论："结胸热实，脉沉而紧，心下痛，按之石鞕者，大陷胸汤主之。"《金匮》论："寒疝绕脐痛，若发则白津出，手足厥冷，其脉沉紧者，大乌头煎主之。"同一沉紧之脉，一则属热，一则属寒，然则临证者岂可专凭脉乎？

《上海县志·艺术门》载：姚蒙善医，尤精太素脉。邹来学巡抚召之视疾。姚曰："公根器上别有一窍出汗水。"邹大惊曰："此余秘疾，汝何由知？"姚曰："以脉得之。左关滑而缓，肝第四叶有漏通下故也。"邹求药，曰："不须药，到南京便愈。"以手策之曰："今是初七，约十二日可到。"邹即行，果十二日晨抵南京而卒。大预决死期，脉理精者能之，至因关脉之滑而缓，知其有漏通下，恐无是事也。《志》书好为夸张之辞，往往若是。

李东璧《奇经考》云：凡八脉不拘制于十二正经，无表里配合，故谓之奇。盖正经犹夫沟渠，奇经犹夫湖泽，正经之脉隆盛，则溢于奇经。故秦越人比之天雨降下，沟渠溢满，霶霈妄行，流于湖泽。按此则"奇"字当读作"奇耦"之奇无表里配合，有读作"奇正"之奇者，非也。

脉象虚实疑似之间，最难审察。易思兰治一产妇医案有云：凡诊脉，遇极大极微者，最宜斟酌，如极大而无力，须防阳气浮散于外；如极微之脉，久久寻而得之，于指稍稍加力，按之至骨愈坚牢者，不可认作虚寒。今此症六部皆无脉，尺后则实数有力，所谓伏匿脉也。阳匿于下，亢之极矣，岂可泥于产后禁用寒凉哉？其辨别脉象，至为精细，为医者当熟复其言。

鬼祟之脉，忽大忽小，忽数忽迟；虫症之脉，乍大乍小，盖皆无一定之形也。至若气郁痰壅之症，每因脉道不利，迟数不调，最宜审察。虚者之脉亦有至数不齐者。汪石山医案：一人患泄精，脉或浮濡而驶，或沉弱而缓。汪曰："脉之不常，虚之故也。"用人参为君，加至五钱而病愈。

脉有六阴，亦有反关，诊病者均宜详审。吴郡某医有声于时，一达官新纳姬人，忽患心痛，痰涌手厥。某诊其两手无脉，辞不治。易医诊脉，知是反关，一剂而愈。某之名望顿减。

明王文恪公《震泽长语》云：徐文定公为詹事时，至苏城，闻王时勉明医也，令诊之。时勉既诊，以公脉有歇至，不敢言。公曰："吾脉素有异。"时勉曰："如是无妨。"然则脉又有歇至而非为病，临症者可不详察乎？钱塘梁氏《玉绳瞥记》谓近有人只一手有脉，一手无脉，此理殊不可晓。此又临症者所当知也。

汪石山医案载：王宜人产后因沐浴，发热呕恶，渴欲饮冷水瓜果，谵语若狂，饮食不进。体丰厚不受补，医用清凉，热增剧。石山诊之，六脉浮大洪数，曰："产后暴损气血，孤阳外浮，内真寒而外假热，宜大补气血。"与八珍汤加炮

姜八分，热减大半。病人自知素不宜参、耆，不肯再服，过一日复大热如火。复与前剂，潜加参、耆、炮姜，连进二三服，热退身凉而愈。此段病情脉象，无一可以用温补者，医安得不用清凉？迨服清凉而热增剧，始知其当用温补，然非如汪之有胆识，亦不能毅然用之。再其脉虽浮大洪数，而按之必无力，与易思兰所云见前相合，此可于言外得之。

元和江艮庭声《论语俟质》谓：孔子圣无不通，焉有不知医者。"自牖执手"，切其脉也；既切脉而知其疾不治，故曰"亡之，命矣夫"。其说未经人道，然《礼记》疏有《夫子脉决》之说，则江说亦自有因。况疾为子之所慎，岂漫以任之医人而不究其理乎？或谓孔子既知医，何以康子馈药而曰"未达"？余曰：药当是丸散之类，不知其为何物，即知之而莫辨其种之善否，故曰未达，不敢尝。

《魏书·术艺列传》：显祖欲验徐謇之所能，置诸病人于幕中，使謇隔而脉之，深得病情，兼知色候。后高祖疾大渐，謇诊治有验，酬赍甚渥，不诏有"诚术两输，忠妙俱至"之语。其艺可谓精矣。乃文诏皇太后之怀世宗也，梦为日所逐，化为龙而绕后，后寤而惊悸，遂成心疾，王显诊脉云："非有心疾，将是怀孕生男之象。"而謇则谓："是微风人脏，宜进汤加针。"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医道真不易言也。

脉数时一止为促，促主热，然亦有因于寒者，如"伤寒脉促，手足厥逆，可灸之"。注家谓真阳之气本动，为寒所迫，则数而促也。脉缓时一止为结，主寒，然亦有因于热者，如"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鞕，小便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抵当汤主之"。注家谓湿热相搏，脉缓为湿，所以里湿之脉当见沉结也。观此，益知临症者不可专凭脉矣。

用 药

徐子才十剂：宣、通、补、泄、轻、重、滑、涩、燥、湿。王好古补二种，曰寒可去热，大黄、芒硝之属是也；热可去寒，附子、官桂之属是也。药之用已无遗。《心印绀珠经》标十八剂之目曰：轻、解、清、缓、寒、调、甘、火、暑、淡、湿、夺、补、平、荣、涩、温、和，则繁而寡要矣。

郑康成《周官·疾医》注：五谷，麻、黍、稷、麦、豆。《素问》以麦、黍、稷、稻、豆为五谷，分属心、肝、脾、肺、肾，治病当从之。程杏轩《医案[1]辑录》治胸脘胀痛，泛泛欲呕，食面尚安，稍饮米汤，脘中即觉不爽。谓肝之谷为麦，胃弱故米不安，肝强故麦可受，当用安胃制肝法。此得《内经》之旨者也。

名家治病，往往于众人所用方中加一药味，即可获效。如宋徽宗食冰太过患脾疾，杨吉老进大理中丸，上曰："服之屡矣。"杨曰："疾因食冰，请以冰煎此药。"是治受病之源也，果愈。杜清碧病脑疽，自服防风通圣散，数四不愈。朱丹溪视之曰："何不以酒制之？"清碧乃悟，服不尽剂而愈。张养正治闻教谕羸疾，吴医皆用三白汤无效，张投熟附二三片，煎服即瘥。缪仲淳治王官寿遗精，闻妇人声即泄，瘠甚欲死，医者告术穷。缪之门人以远志为君，莲须、石莲子为臣，龙齿、茯神、沙苑疾藜、牡蛎为佐使，丸服稍止，然终不断。缪加鳔胶一味，不终剂即愈。叶天士治难产，众医用催生药不验。是日适立秋，叶加梧桐叶一片，药下咽即产。嘉定何弁伯患呕吐，医用二妙丸不效，徐灵胎为加茶子四两，煎汤服之遂愈。因其病茶积，故用此为引经药。略识数条，以见治病者必察理精而运机敏，始能奏捷功也。

邹润庵治一人暑月烦懑，以药搐鼻不得嚏，闷极，遂取药四五钱匕，服之，烦懑益甚，昏不知人，不能言语。盖以药中有生半夏、生南星等物也。邹谓南星、半夏之毒，须姜汁乃解，盛暑烦懑，乌可服姜汁？势必以甘草解之，但其味极甘，少用则毒气不解，服至一二钱，即不能更多，因以甘草一斤，蒸露饮之，饮尽而病退。凡病者畏药气之烈，恶药味之重，皆可仿用此法。陈载庵尝治一人，热甚喉痛，用甘

① 案：原作"业"，据大成本改。

草、桔梗、连翘、马勃、牛蒡子[1]、元参等味，其人生平饮药即呕，坚不肯服而病剧，又不能不进药，乃令以药煎露，饮二十余碗而全愈。

许允宗[2]治王太后病风不能言，以防风、黄耆煎汤数斛，置床下熏蒸，使口鼻俱受，此夕便得语。陆严治徐氏妇，产后血闷暴死，胸膈微热，用红花数十斤，大锅煮汤，盛木桶，令病者寝其上熏之，汤气微，复进之，遂得苏。此善师古法者也。李玉治痿，谓病在表而深，非小剂能愈。乃熬药二锅，倾缸内稍冷，令病者坐其中，以药浇之，逾时汗大出，立愈，则又即其法而变化之。医而若此，与道大适矣。

吴人畏服重药，马元仪预用麻黄浸豆发蘖，凡遇应用麻黄者，方书太黄豆卷，俾病家无所疑惧当时治病，皆于医家取药。徐灵胎治张某病，当用大黄，恐其不服，诡言以雪虾蟆配药制丸，与服得瘥。可想见良工心苦，非拘方之士所能及也。

病有因偏嗜食物而成者，非详问得之，奚由奏效？前人治验，略志数则，以资玩索。朱丹溪治叔祖泄泻，脉涩而带弦。询知喜食鲤鱼，以茱萸、陈皮、生姜、砂糖等药探吐胶痰而泻止。林学士而色顿青，形体瘦削，夜多惊悸。杜某询知喜食海蛤，味咸，故心血衰，令多服生津液药而病愈。富商患腹胀，百药无效，反加胃呕食减厄羸。一草泽医询知夏多食冰浸瓜果，取凉太过，脾气受寒，医复用寒凉，重伤胃气，以丁香、木香、官桂健脾和胃，肺气下行，由是病除。赵尹好食生米而生虫，憔悴萎黄，不思饮食，用苍术米泔水浸一夜，锉焙末，蒸饼丸，米汤下而愈。吴孚先治长夏无故四肢厥冷，神昏不语。问之曾食猪肺，乃令以款冬花[3]二两，煎汤灌之而痊。盖所食乃瘟猪肺也。沈绎治肃王嗜乳酪获疾，饮浓茶数碗，荡涤膈中而愈。薛立斋治一老人，似痢非痢，胸膈不宽，用痰、痢等药不效。询知素以酒、乳同饮，为得酸则凝结，得苦则行散，遂以茶茗为丸，时用清茶送三五十丸，不数服而瘥。吴廷绍治冯延已胸中痛，询知平日多食山鸡、鹧鸪，投以甘草汤而愈。杨吉老治杨立之喉痛溃烂，饮食不进，询知平日多食鹧鸪肉，令食生姜一片，觉香味异常，渐加至半斤余，喉痛顿消，饮食如故。梁新治富商暴亡，谓是食毒，询知好食竹鸡，令捣姜捩汁，折齿灌之而苏。某医治一妇面生黑斑[4]数点，日久满面俱黑，询知日食斑鸠，用生姜一斤切碎研汁，将滓焙干，却用生姜汁煮。糊丸食之，一月平复。盖山鸡、鹧鸪、竹鸡、斑鸠皆食半夏，故以解其毒也。沈宗常治庐陵人胀而喘，三日食不下咽，视脉无他，问知近日食羊脂，曰："脂冷则凝，温熨之所及也。"温之得利而愈。

治痼病、宿病有不能求速愈者，如朱丹溪治虚损瘦甚，右胁下痛，四肢软弱，用二陈汤加白芥子、枳实、姜炒黄连、竹沥，八十帖而安。祝仲宁治脚膝痹痛，服清燥汤百剂而愈。此类甚多。当初服数剂时，必不见效，非信任之深，谁能耐久乎？吁！世之延医治病，往往求甚速效，更易医者，杂投方药而病转增剧，盖比比然矣。

袁随园作《徐灵胎先生传》有云：张雨村儿生无皮，先生命以糯米作粉糁其体，裹以绢，埋之土中，出其头，饮以乳，两昼夜而皮生。此盖有所本也，元危亦林《得效方》：生子无皮，速用白早米粉干扑，候生皮方止。明葛可久治舟人生子身无全肤，令就岸畔作一坎置其中，以细土隔衾覆之，且戒勿动，久之生肤。盖其母怀妊舟中，久不登岸，失受土气故也。徐参用二法而得效，洵乎医之贵博览也。

治妇人肝症，每用疏泄攻伐之药，而不知阴受其伤。治小儿惊风，每用香窜镇重之剂，而不知隐贻之害。治肝莫善于高鼓峰之滋水法，治风莫善于吴鞠通之《解儿难》，洵可以挽积弊、拯生命也。

世人袭引火归源之说以用桂、附，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误，动辄误人。今观秦皇士所论，可

---

① 子：大成本作"射干"。

② 许允宗：即许胤宗。

③ 款冬花：《续名医类案·中毒》载此案作"忍冬花"。

④ 班：通"斑"。

谓用桂、附之准，特录于此：赵养葵用附、桂辛热药，温补相火。不知古人以肝肾之火喻龙雷者，以二经一主乎木，一主乎水，皆有相火存其中，故乙癸同源，二经真水不足，则阳旺阴亏，相火因之而发，治宜培养肝肾真阴以制之，若用辛热撮伏，岂不误哉？夫引火归源而用附、桂，实治真阳不足，无根之火为阴邪所逼，失守上炎，如戴阳阴躁之症，非龙雷之谓也。何西池曰：附、桂引火归源，为下寒上热者言之，若水涸火炎之症，上下皆热，不知引此火归于何处？此说可与秦论相印证。龙雷之火，肝肾之真阴不足，肝肾之相火上炎，水亏火旺，自下冲上，此不比六淫之邪天外加临，而用苦寒直折，又不可宗“火郁发之”而用升阳散火之法，治宜养阴制火，六味丸合滋肾丸，及家秘肝肾丸地黄、天冬、归身、白芍、黄柏、知母，共研细末，元武胶为丸之类是也。

病有上下悬殊者，用药殊难。《陆养愚医案》有足以为法者，录之：陆前川素患肠风便燥，冬天喜食铜盆柿，致谓脘当心而痛。医以温中行气之药疗其心痛，痛未减而肠红如注；以寒凉润燥之药疗其血，便未通而心痛如刺。陆诊其脉，上部沉弱而迟，下部洪滑而数，曰：“此所谓胃中积冷，肠中热也。”用润字丸三钱，以沉香衣其外，浓煎姜汤送下二钱，半日许，又送一钱。平日服寒凉药一过胃脘，必痛如割，今两次丸药，胸膈不作痛，至夜半大便行，极坚而不甚痛，血减平日十之六七。少顷，又便一次，微痛而血亦少，便亦不坚。清晨又解便溏一次，微见血而竟不痛矣。惟心口之痛尚未舒，因为合脏连丸，亦用沉香为衣，姜汤送下，以清下焦之热而润其燥。又用附子理中料为散，以温其中。饴糖拌吞之，以取恋膈，不使速下。不终剂而两症之相阻者并痊。此上温下清之治法也。卢绍庵曰：丸者缓也，达下而后溶化，不犯中宫之寒；散者散也，过咽膈即消溶，不犯魄门之热。妙处在于用沉香、饴糖。

陈曙仓室人咳嗽吐痰有血，夜热头眩，胸膈不舒，脚膝无力。医用滋阴降火药已半年，饮食渐少，精神渐羸。诊其脉，两寸关沉数有力，两尺涩弱而反微浮，曰：“此上盛下虚之症。上盛者，心肺间有留热瘀血也；下虚者，肝肾之气不足也。”用人参固本丸，令空腹时服之；日中用贝母、苏子、山查、丹皮、桃仁、红花、小蓟，以茅根煎汤代水煎药。服之十帖，痰清血止。后以清气养营汤茯苓、白芍、归身、川芎、木香、白豆蔻、陈皮、黄连与固本丸间服。三月后病瘥而受孕。此上清下补之治法也。

物性有相忌者，即可因之以治病。如铁畏朴硝，张景岳治小儿吞铁钉入腹内，用活磁石一钱、朴硝二钱，并研末，熬熟猪油加蜜和调，与之吞尽，遂裹护铁钉从大便解下。豆腐畏莱菔，《延寿书》云：有人好食豆腐中毒，医不能治，作腐家言莱菔入汤中，则腐不成。遂以莱菔汤下药而愈。菱畏桐油，《橘旁杂论》云：一医治某嗜菱，食之过多，身热胸满，腹胀不食，病势垂危。知菱花遇桐油气辄萎，因取新修船上油滞作丸，入消食行气药中与服，即下黑燥粪而痊。此类尚多，未能缕举，习医术者诚不可不博识多闻也。

冷庐医话卷二

桐乡陆以湉定圃氏著

古　人

京师先医庙，始于明嘉靖间按：元贞元间建三皇庙，内祀三皇，并历代名医十余人，至是始定为先医庙。本朝因之，中奉伏羲，左神农，右黄帝，均南面；句芒、风后，东位西向；祝融、力牧，西位东向。东庑僦贷季、天师岐伯、伯高、少师、太乙雷公、伊尹、仓公淳于意、华佗、皇甫谧、巢元方、药王韦慈藏、钱乙、刘宗素、李杲，皆西向。西庑鬼臾区、俞跗、少俞、桐君、马师皇、神应王扁鹊、张机、王叔和、抱朴子葛洪、真人孙思邈、启元子王冰、朱肱、张元素、朱彦修，皆东向。以北为上。岁以春、冬仲月上甲，遣官致祭。按韦慈藏名讯道，唐人，施药济世，因有药王之称。今世俗之祀药王者，塑像为卉服，而以“王”为“皇”，未知出何典故。渤海秦越人受桑君之秘术，遂洞明医道，以其与轩辕时扁鹊相类，乃号之为扁鹊，又家于卢国，乃命之曰卢医。世或以卢扁为二人，缪[1]矣。语见杨元操《集注难经》序。

凡为名医，必有传授之师，如孙文垣一奎之师黄古潭，张景岳介宾之师金梦石，此皆青出于蓝，而师之名转赖徒以传。汉张仲景称医中之圣，其师为张伯祖，自非仲景，谁复知有张伯祖哉？传道贵得其人，非独圣门为然矣。

张仲景，医中之圣也；华元化，医中之仙也。二人同时，范氏只为元化作传，乌得称良史乎？

明代以医名而为显官名列史传者有二人，曰许绅，曰王纶。许官尚书，因医而始显者也；王官巡抚，既显而犹医者也。然许能拯世宗于已绝，事见《明史》，而《野获编》、《今言》所载较详。《野获编》云：“嘉靖壬寅年，上寝于端妃所。宫婢杨金英等相结行弑，用绳系上，蒙布塞上口，以数人踞上腹，绞之已垂绝矣。幸诸婢不谙缩结之法，绳股缓不收。户外闻咯咯声，孝烈皇后率众人解之。”《今言》云：“西苑宫人之变，圣躬甚危。绅用桃仁、红花、大黄诸下血药，辰时进之，未时忽作声，去紫血数升，申时遂能言，又三四剂，平气活血，圣躬遂安。次年，绅以用药惊忧，病死。”而不能自疗其惊悸。《明史》：“绅得疾，曰：‘曩者宫变，吾自分不效必杀身，因此惊悸，非药石所能疗也。’”王所在治疾，无不立效，而不能自知服药之误。《续名医类案》：节斋得心腹疾，访峨眉道者治之，道者问：“公于服饵，有生用气血之物焙制未彻者乎？”曰：“有之，常服补阴丸数十年矣。中用龟甲，酒炙而入之。”曰：“是矣，宜亟归。”节斋遽投檄归，至吴阊，下赤色小龟无数而卒。医岂易为哉！

《元史·方伎传》医家仅列李东垣，言其学于伤寒、痈疽、眼目为尤长，而不及脾胃。载治验有六，皆不详其所用之药。史例大率如此，然而略矣。

道士知医而著名者，有崔紫虚；僧则有深师、荆山浮图师、慎柔和尚；宦官则有罗太无知悌；妇女则有胡宗仁之母徐氏、妻李氏。医任死生之重，而通性命之微，固无人不当学也，特非尽人所能学耳。

上古俞跗治病，能割皮解肌，湔洗肠胃，漱涤五脏，华元化犹传其术。史所称能刳破腹背、抽割积聚是也。华以后能之者无闻焉。虽有弟子吴普、樊阿，不尽其奥，岂神奇之术非其人勿传欤？

《续名医类案》卷三十奇疾门，钱国宾案注云：“钱塘人，万历时人。有《寿世堂医案》四十则，多奇疾，乃刻本。由杭太史董甫处借得。”凡三十二字，阁本无。魏氏家藏本有奇疾门，钱论“肉行”。一症，可补《瘟疫》诸书之缺云。癸亥冬，山海天行时疫，病者头痛发热，恶心口渴，神昏欲寐，四肢不举。其肉推之则一堆，

---

① 缪：通“谬”。

平之则如故。医有作伤寒者，有作时气者，投以发散药，无不加重，死者数百。时督师阁部孙及赞画各伤一仆。至乙丑春，钱之关门谒太师，谈次问及，曰："此症天行时疫，名'肉行'。人肉属土，土燥则崩，土湿则流。其邪感于血脉肌肉，不比伤寒所治。古今医集不载，止于《官邸便方》见此异症一款。因人血枯，而感天时不正之气，当大补血，用首乌、枸杞、归、地等味，少加羌活风药，足以应病矣。若经发散，立死无疑。"又治足跟响至头，声如雷，诊脉五部皆和，独肾尤大，举之始见，按之似无，乃肾败也。肾经自足走头，肾主骨，肾虚则体空，空则鸣，所以骨响。以六味丸加紫河车膏、虎骨膏、猪髓、枸杞、杜仲服之愈。又治两膊红十数条，头粗尾尖腹大，长尺许，阔寸许，曰：此青蛇异气，不急治，蛇形入腹而死。或生大、小腿，如头向上，攻[1]人腹亦死。以针挑破头尾，使其不走，流出恶血，又研明雄黄，唾调涂患处，内服清凉败毒散而愈防风、荆芥、白芷、羌活、黄芩、黄连、金银花、槐子、甘草、当归、生地各一钱。观此，则钱亦当时名手，而今罕有知之者，不有《续名医类案》，不几湮没无传乎？

《古今医案类按》云：高果哉先生，乃王金坛之高弟，《准绳》序中所谓嘉善高生隐士也。余童时习闻父老传诵其治病如神。著有《医林广见》及《杂症》二书，未曾刊印，得之者珍如拱璧。又有《医案》数卷，立方颇多奇巧，然险峻，亦难轻试。略选数条，以存吾邑文献。其卷七一条云：魏子一患嘴唇干燥，自服麦冬一两、生地四钱、元参二钱、五味一钱、甘草六分、乌梅三个，虽有小效，而病根不去。高云：此症宜用神水。其法以铅熔化，散浇于地成薄片，取起，剪作长条数块，以一头钻眼，悬吊于锅，锅内置烧酒，烧酒之上仰张一盆，与铅片相近，锅下燃火，使酒沸而气上冲于铅片，铅片上有水滴下盆内，谓之神水，取服之。以此水从下而上，能升肾中之水，救上之干燥也。按《本草纲目》所载神水，指五月五日午时竹竿中雨水，其主治亦异。此可以补方书之缺，特录之。

今 人

吾里张云寰先生季澜，桐乡县人，医学深邃，求治者门常如市。余表兄周士勋，夏日身热不退，脉虚自汗，医用消暑药不效。先生诊之曰："口不渴，舌少胎，且神气虚弱，乃大虚症也，再服清暑药脱矣！"投以八珍大补之剂获愈。其子铁胡上舍禾，亦精医理，诊病胆识绝人，有乡农病喘十余日，服药不效，登门求治，令服小青龙汤，乡农有难色，张曰："服此药二剂，仍不得卧者，余甘任其咎。"乡农去，家人讶其失言。张曰："彼喘而延至十余日不死，非实症不能，又何疑焉？"阅数日，乡农复来，则病果瘳矣。

临海洪蓝园孝廉裕封，精医理，尝言古方书如《伤寒》、《金匮》，今方书如《临证指南》，诚能专心玩索，诊疾自能奏功。台郡少良医，由于昧所适从，仅读《药性赋》、《汤头歌括》及《医宗必读》等书耳。其治病每以古方获效。文参军之子患暑症，初微恶寒，后壮热汗出，嗳气腹痞，口干渴，面肿头痛，大小便少。医用葛根、桔梗、制半夏、薄荷、佩兰、赤苓、通草、杏仁、芦根等药，渐觉气急神昏。蓝园诊之，谓脉大舌黄，是白虎汤症也。投一剂，诸症皆减，改用鲜石斛、黄连、生甘草、金银花、瓜蒌实等味而痊。张明经患春温，恶寒发热，喉烂，医用甘、桔、荆、防、牛蒡等味，病不减。蓝园投以黄芩汤加连翘壳、杏仁，一剂获愈。此真善用古方者。

嫡兄星槎先生瀚，少好学，以多病兼玩医书，久而精能。宰化县，年老罢官，贫不能归，乃悬壶于会城顺德县。县令徐某之子夏月泄泻，服清暑利湿药不效，渐至发热不食，神疲息微。徐年已暮，只此一子，计无所出，延兄求治。兄曰："此由寒药伤脾，阳虚欲脱，宜进温药以救之。"因用附子理中汤。徐疑不敢服，兄曰："此生死关头，前药已误，岂可再误？设此药有

① 攻：原作"故"，形讹，据文义改。

疏虞，我当任其咎。”服药诸症俱轻，连进数剂全愈。徐大喜，倾囊厚赠，复为乞援同寮，因得全家归里。兄著有《制方赘说》行世。

钱塘吕榛村司马震名，官湖北，有政声，忽动归思，侨居吴门，为人治疾多获效。潘太史遵祁病瘅，服茵陈汤不效，服平胃散又不效，脘中若藏井底泥，米饮至前辄哕。吕诊之曰：“湿固是已，此寒湿，宜温之。”与五苓散加附子。药下咽，胸次爽然。方氏子伤寒疾革，议用牛黄清心丸。吕曰：“邪在腑，上蒙心包，开之是揖盗也，宜急下存阴。”投以犀连承气汤，一服病愈。叶氏女周岁，遘疾将殆，仰卧，胸膈如阜，呻吟拒按。吕曰：“此结胸也。”服小陷胸汤立效。吕酷好医书，遍览百家，而一以仲景为宗。尝言仲景伤寒立法，能从六经辨症，则虽繁剧如伤寒，不为多歧所误，而杂症即一以贯之。其为医也，问切精审，不杂一他语，立方必起草，阅数刻始安。一家有病者数人，一一处之无倦容。暇则手自撰论，阐发仲景之学。著有《伤寒寻源》行于世。

青浦何书田其伟，家世能医，初为诸生，专于学，工古今体诗，未尝为医。自其父元长先生卒，念世业不可无继，稍稍为之，名大噪。有徐姓者，昏热发狂，力能逾墙屋。何曰：“是邪食交结也。”则其人果以酷暑食水浇饭，旋就柳阴下卧也。以大黄、枳实下之而愈。金泽镇某生，逾冠未婚，得狂疾，用牛黄清心加味法，而属[1]其家人于煮药时覆女子亵衣于其上，两剂而愈。门人疑之，何曰：“是阴阳易法，吾用之偶验耳。”尝作医论诗云：“治病与作文，其道本一贯，病者文之题，切脉腠理现，见到无游移，方成贯果断。某经用某药，一味不可乱。心灵则手敏，法熟用益便。随症有新获，岂为症所难。不见古文家，万篇局万变”。此可见其生平所得力矣。

表兄周乙藜学博士照，潜研医理。尝治分水典史王某之妻，两臂挛不能举，面色黯淡，脉沉缓。诸药不效。令服活络丹数服即愈。后以治手臂、足腿挛肿之属寒湿者皆效。乙藜之戚张氏妇，体弱恶食，月信已停八月，就诊于苏州名医何氏，诊之，云是经阻，令服通药。乙藜诊之曰：“六脉滑疾，右寸尤甚，是孕也，且必得男。”以安胎药与之，阅四月果生男。

乌程钮松泉殿撰福保之父，晴岚封翁芳鼎，精外科术，贫者求治不取钱，且赠以药。制药不惜重值，拯治危症甚多。殿撰尤好岐黄书，在京师，每为人治愈危疾。尝治其同年之母，高年患痢，医用芍药汤不效，转益困笃，身热不食。殿撰询知病前曾多食蟹。诊脉左弦数，右数而弱，舌胎中黑，腹痛喜按。力排众议，专主热药，用熟附子八分、炮姜一钱、白芍一钱、吴茱萸五分、焦白术三钱、茯苓三钱、肉桂八分、炙甘草一钱、砂仁五分、陈皮五分、生姜二片。一剂痢稀热减。去茱萸、陈皮，加丁香、木香，二剂痢止，改用补中益气汤，加附、桂、炮姜全愈。殿撰有诊治医案一册，名曰《春冰集》，盖言慎也。

吴江陈梦琴茂才希恕，家居芦墟。其曾祖为诸生者名策，得外科秘方于外家潘氏，始为医。茂才幼好学，有声庠序间。壮岁家中落，母令习家学，可养生，兼可治生，乃从其兄省吾上舍希曾学，期年而业成。生平所治疾，悉录成为书，积三百二十二卷，手撮其要为十册，以训子侄。其婿沈沃之学博曰富，择取之，为《妇翁陈先生治疾记》，篇长不备录，录其尤者：一人无故舌出于口寸余，他医遵古方熏以巴豆烟，饮以清心脾药，不效。先生命取鸡冠血涂之，使人持铜钲立其后，掷于地，声大而腾，病者愕顾，而舌收矣。或问其故，先生曰：“舌为心苗，心主血。用从其类，必鸡冠者，清高之分，精华所聚也。掷钲于地者，惊气先入心，治其原也。以愚按：周真治妇因产子舌出不收，以朱砂傅之，令以壁外堕瓦盆作声，而舌收。此盖从其法化出。

先生治疾，以至之先后为序。一日，忽于众中呼一人前，问所患，曰：“臂有微肿。”视之仅一小疱，先生潜谓同来者曰：“此白刃疔，试视其额端已起白色，速归矣，危在须臾。”其人方出门，面部白色渐趋口角，未至家死。

---

[1] 属：通“嘱”。

徐氏子年二十余，四肢不举，昏昏欲寐，食后益甚，莫识其症。先生曰："是见《肘后方》，名曰谷劳。由饱食即卧而得。"以川椒、干姜、焙麦芽为丸服之，遂瘳。有食鸦片烟者，遍体发疱，痛痒交作，抑搔肤脱，终日昏愦，语言诞妄。先生曰："此中毒之最甚者，寻常解法，恐不及济。"用朱砂一两，与琥珀同研末，犀角磨汁，和三豆汤进之，神志顿清。遍体无皮，痛不可忍，复磨菖蒲、绿豆为粉尘粘席，乃得安卧，不半月愈。

胡氏子咽痛气急，勺水不能下，或曰风温，或曰风痰。先生切其脉细微，手足清而脾滑，曰："虚寒喉痹也，用理中汤。"观者皆骇相顾，先生曰："急服之，迟将不及，苟无效，余任咎耳。"覆杯而平。

吾邑张梦庐学博千里，少工诗文，长精医术。家居后珠村，就诊之舟日以百计。医金所入，半赡亲友，不置生产，惟聚书数万卷而已。时长兴臧孝廉寿恭有文名，张延课诸子，臧亦通医理，尝问张曰："长洲叶氏忌用柴胡，吴江徐氏讥之，先生亦不轻用此味，得毋为叶说所惑？"曰："非也，江浙人病多挟湿，轻投提剂，瞑眩可必，获效犹赊。叶氏实阅历之言，徐氏乃拘泥之说，此河间所以有古法不可从之激论也。"臧曰："闻先生治疮疡不用升药何也？"曰："升药即汉之五毒药，其方法见'疡医'后郑注。自来疡医皆用之，然诸疮皆属于心，心为火脏；又南人疮疡皆由湿热，若更剂以刚烈垄[①]炼之药，弱者必痛伤其心气，强者必反增其热毒，此所谓不可轻用也。"张生平拯危疾甚多，尤著者，湖州归某，寒疝宿饮，沉绵四年，诸药不应，投一方立效，三易方全愈兹录于后。初诊云：肝阳郁勃，动必犯胃，久则胃气大伤，全失中和之用，以致肝之郁勃者聚而为疝，胃之停畜者聚而为饮。疝动于下，则饮溢于中，所以居常胃气不振，时有厥气攻逆，自下而上，懊恼痞满，必呕吐酸绿之浊饮，而后中阳得通，便溺渐行，此所谓寒疝、宿饮互为病也。病经数年，宜缓以图之，若得怡情舒郁，当可全愈。茯苓三钱、桂枝三分、生冬术一钱半、炙甘草四分，小川连三分、吴茱萸泡淡三分、干姜三分、制半夏一钱、枳实炒五分、白芍酒炒一钱半、生姜三分、竹茹七分。次诊云：寒疝宿饮，盘踞于中，久而不和，阳明大失中和之用。今肠渐通降，屡次所下黑黄干坚之矢，既多且畅，则肠腑之蓄积者得以渐去，肠通然后胃和，此数年来病之大转机也。盖饮疝互扰，皆在阳明，下流壅塞，则上流何能受盛传导，盆满必上溢，此理之易明者也。今宜专与养胃，以渐渐充复其受盛传导之职。机不可失，正在此时。至于痔瘘溺少，皆属阳明，可一贯也。党参三钱、橘皮钱半、茯苓二钱、制半夏一钱、麦冬去心钱半、火麻仁二钱、吙杏仁去皮尖二钱、白蒺藜炒去刺二钱、刀豆子炒研三钱、黑芝麻三钱、柿饼煨半枚、白粳米一撮。三诊云：病缠三四年，至今秋才得肠腑通润，燥矢渐来，继以溏润，然后胃脉不致上逆，呕吐止而饮食进。可见阳明之病以通为补也。今深秋燥令，痔必稍愈，仍宜柔养阳明，以期渐渐充复。党参三钱、橘皮钱半、茯苓二钱、制半夏一钱、麦冬去心钱半、秫米二钱、金石斛三钱、枣仁炒研二钱、生甘草四分、驴皮胶二钱、柿饼半枚、荷叶一角。

历代宰相通医理者，伊尹而后，狄梁公、陆忠宣公、范文正公是已。我朝山阳汪文端公亦谙医理，其评吴鞠通《温病条辨》有云：温热、湿温，为本书两大纲。温热从口鼻吸受，并无寒症，最忌辛温表散，但当认定门径，勿与伤寒混杂，再能三焦投药，辨清气血营卫，不失先后缓急之序，便不致误。湿温为三气杂感，浊阴弥漫，有寒有热，传变不一，全要细察兼证，辨明经络脏腑、气血阴阳、湿热二气偏多偏少，方可论治。又云：热症清之则愈，湿症宣之则愈，重者往往宣之未愈，待其化热而后清，清而后愈，一为阳病，一兼阴病，难易较然。观此，知公学识之精矣。

吾里孔行舟上舍广福善医，治外感尤精，尝云："噤口痢半因误药而成。医者治痢，辄用葛根，湿热提入阳明，遂至哕逆不食，变成险症，急投以黄连、干姜，庶克有济。"余见近世治外

① 垄（wǔ 五）：即黄垄，以黄土作成的瓦器，用于合和丹药。

感，不辨手足六经，辄用葛根、柴胡，温病遇之，鲜不轻者至重、重者至死，病家不识药性，以为疾不可治，而不知医实杀之也，可慨也夫！

《续名医类案》云：鲍纂饮年二十余，夏月至歙受热，鼻衄愈后，偶啖梨，遂得吐症，盖肝火而胃寒也。百治无效，闻说吐字，则应声而呕。后至吴门就叶氏诊，以其脉沉细，令服附子理中汤，参、姜、附俱用三钱。服后出门，行及半里，觉头重目眩，急归寓，及门而仆。其尊人谙药性，谓必中附毒，亟煎甘草灌之，良久乃苏。后去附子，仍服三剂，吐转甚。再往诊，仍令服前方，遂改就薛氏，告以故，薛用六君子汤，服四剂无验。冬月感寒增咳，缠绵至夏。余偶访知则病剧，询知为向患吐，近复二便秘，已七八日不食，惟渴饮茶水。更医数人，或言令以艾灸脐，俱不应。请诊之，见其面色青悴，脉弦伏而寸上溢。谓此缘脾阴大亏，木火炽盛，又因久咳肺虚，肝无所畏，遂下乘脾而上侮胃，致成关格，幸脉不数，易治也，宜先平其肝，俾不上冲而吐止，斯肺得下降而便行。令以黄连、肉桂各五分，隔汤蒸服饮下，觉吐稍止，即能食糕数块，然二便胀不可支，令以大田螺一枚捣烂，罨于丹田，以物系定，不逾时，二便俱行，所下皆青色，遂霍然而愈。时甲戌五月二十七日也。按：甲戌为乾隆十九年，叶天士卒于乾隆十年，诊疾者当是其后人。若出天士手，必不若是。后以六味加减，入沙参、麦冬等，咳嗽亦止。向后常服养荣之剂，吐不复作。余按鲍刊《名医类案》，魏为校正，鲍赋夕阳诗，魏亦和作，二人之交情非比寻常，盖有由然矣。

上元葛芝山布衣储，少孤极贫，读书僧寺，遇异人授书一卷，乃岐黄家言。其方甚秘，习之以治病，效如神。群小儿戏，一人张口而跳，蹶伏门限，舌断堕地；一人骑门限坐力猛，肾囊破，睾丸坠，葛悉为安之。自朝至日中，门庭如市，口讲手画无倦色。午后携百钱独游，或采药，或看花，或冒雨雪，提酒榼[1]，访知己。当道闻名，迎者沓至，则诡曰："葛某穷士，藉医苟活，实无伎俩，昨误杀人，群聚欧之，已遁矣。"其志趣如此。尤精砭法，凡病赤游风汗不得发，死者十八九，宜以血代汗，葛削竹夹瓷锋砭之，出血如珠，密排而不流，立愈。盖轻则皮不破、重则肉伤，无第二手也。咸丰癸丑三月，贼陷金陵，胁为内医官不从，十四日既夕，舁旧制两棺于厅事，出白金九锭，分赠邻里，且托身后事，遂与妻周氏纵饮沉醉，整衣冠，各入棺，呼其兄子盖而钉之。时夜将半，至四更，闻棺中格格然，盖气始绝也。其友当涂马鹤船学博寿龄，为作诗。余撮其略如此，惜不得其治验方云。

陈载庵坤，居山阴之柯桥，承其父梅峰先生灿之传，虚心临证，屡救危殆，犹复广搜书籍，研究忘倦。咸丰丁巳春，访余于武林，相见恨晚，各出所藏秘笈互钞。载庵之长子，幼时喉痛数日，遍身发疱如剥皮状，痛痒难堪，医者不识，载庵焦思无计，忽忆唐笠山《吴医汇讲》中曾载，名曰虏疮，须以蜜煎升麻拭摩，若不即疗，必死。乃即如法治之，蜜随涂随消，二昼夜用蜜数升遂愈。其好学之获效有如此。

杭人赵芸阁泰，勤求医理，洞烛病机。其戚有为医误治，服利湿药以致危殆者二人，赵皆拯治获痊。其一患淋症，小便涩痛异常，服五苓、八正等益剧，赵询知小便浓浊，曰："败精留塞隧道，非湿热也。"用虎杖散入两头尖、韭根等与之，小便得通而愈。其一膝以下肿，医用五苓，肿更甚。赵以其肿处甚冷，而面色白白，知是阳虚，令服金匮肾气丸而愈。夫南方湿病居多，此二症尤多挟湿者，兹独不宜于利湿药。可知治病不当执一，非学识之精者，焉能无误哉？

吾邑沈吟梅州判炳荣，熟精医理。官直隶时，曾治一妇，年二十八，因丧夫而得颠疾，时发笑声，用六味地黄汤加犀角一钱，服二剂即痊。盖笑主心，心生火，心郁则火愈炽而上升，故以此药交心肾，使火熄而病自已也。

---

① 榼（kē 科）：古时的酒器。

古书

医家著书，每为假托之辞，以炫其功能，如窦材《扁鹊心书》，则以为上天所畀；张景岳《全书》，则以为游东藩之野而遇异人；至陈远公《石室秘录》，乃竟托之于岐天师、雷公，尤属不经。《洪氏集验方》五卷，宋洪景严遵所辑。《本草纲目》采宋人方书甚多，独遗此书，盖失传久矣。嘉庆间，吴县黄莞圃丕烈，得宋刻本，乃重刊之，其书始传于世。黄序中谓："此书刊成，求序于独学老人谓石殿撰韫玉，有札示余曰：'昨所言交感丹，疑用香附太偏重，因查敝处所藏方书，乃是香附一个，配茯神四两；尊钞是香附一斤，窃意香附一个，无一斤重之理，恐系钞胥之误，能再查原本。此固慎重起见。'然余即以此方降气汤二条证之，一用半斤，一用五两，是递减用之，原方一斤非误。佞宋之癖如是，并附著之，以质之深于医理者，一正其是非云。"余按用药分两，有君臣佐使之不同，即如此书中苁蓉茸附丸，菟丝子六两，而沉香仅一分，以视一斤四两，更为轻重悬殊，且《瑞竹堂经验方》亦载是方，香附亦用一斤，《本草纲目》收入香附条下，分两悉合。然则黄说是也。

《苏沈内翰良方》沈存中自序有云："世之为方者，称其治效常喜过实，《千金》、《肘后》之类尤多溢言，使人不复敢信。"夫《千金》、《肘后》，为古方书之佳者，而犹若如此，况其他乎？即如此书中苏合香丸、至宝丹等素称神效，而统观全书，热药居多。至若止吐软红丸之用信砒、巴豆；治惊辰砂丸之用腻粉、龙脑，尤为峻厉，岂可轻视？又小柴胡汤为伤寒少阳症主方，而此书以为赤白痢尤效，且谓痢多因伏暑，此药极解暑毒，凡伤暑之人，审是暑痢，不问是何状，连服数次即解，是欲执此方以治一切暑痢症也，不又为圣散子之贻祸于世乎？是知方书非无可取之处，而不能尽善，在人精心审择，以定弃取耳。

宋董汲《旅舍备要方》，《四库全书题要》云："汲因客途猝病，医药难得，集经效之方百有余道。内如蚰蜒入耳，及中药毒，最为险急，而所用之药至为简易。其杂伤五方，古书中不少概见，今亦罕传，尤见奇特。盖古所谓专门禁方，用之则神验，至求其理，则和、扁有所不能解，即此类也。"今录其方以备用。

治蚰蜒入耳，胆矾末一匙，以醋少许滴灌之。须臾虫化为水。解中药毒，并虫毒，闷乱吐血烦躁，甘草一两生用、白矾五钱生、延胡索一两，右为细末，每服半钱，水一盏，煎至六分，去滓，放冷细细呷之。杂伤：治火伤，被火烧处，急向火灸之，虽大痛强忍之，少间不痛不脓。治犬马啮，及马骨刺伤人，及马血入旧疮中方：取灰汁热渍疮，常令汁器有火，数易其汁，勿令烂人肉，三数日渍之；有肿者，炙石令热熨之，日二次即止。治蛇咬久不效及毒气内攻疼痛方：雄黄、白矾等分研就，刀头上爆令熔下，便贴咬伤处，自瘥。治道涂[1]大醉仆地，或取凉地卧，为蛇人人穷方：见时急以手捻定，用刀刻破尾，以椒或辛物置破尾上，以绵系之，少刻自出。此蛇有逆骨，慎不可以力拔之，须切记。壁镜咬人立死，治之方：槟榔不拘多少，烧灰存性，先以醋淋洗，后以醋调贴之。又一方甚平易可用，并录之：治跋涉风土[2]，或道路误为细尘眯目，隐痛不能视物，随所眯目以手分开，自以唾搽之即愈。

偶从友人处见张叔承三锡《医学六要》，眉间评语甚佳，惜不知何人手笔，摘录数条于此：惟痰最易忽略，鄞医周公望治谢时素三十年不愈之泻，用滚痰丸三服顿除。又治一梦遗几死，百补不愈，以滚痰丸三服顿除。葛可久补髓丹，黄蜡与鸡同用，此二味不宜并食，录有明禁，当删去。一人嗜酒，醉后服葛花即解。一医曰："此人不久矣，疏利太过也。"果以风痹死。吞酸一症，东垣作寒证，河间、丹溪作热论，世人因有标本之说分属之。吾辈固当兼参，然治常得芩、连症，用姜、桂者甚少，岂东垣之法

① 涂：通"途"。

② 土：原作"二"，据石印本改。

可废哉？缘俗医治病，初多用温散，久久寒化为热，未有不从热治者耳。一娠妇小便偏数，多而溺少，涩而不通，余用补中益气汤吞六味丸四钱愈，《医贯》法也。次日令再服，病人以不惯丸药，且谓地黄泥隔，遂止。越二日病复作，必欲另一方，因以清心莲子饮与之，一服效。后视《伤寒准绳》，知古有成法也。妊妇转胞，由胎压膀胱，大抵虚陷所致。薛氏以补中益气汤举之，较丹溪四物、四君、二陈煎服探吐为稳。杭医陈月坡治鄞谢宣子室人，一剂而通。盖清气之陷，总因浊气不降耳，升之则降矣，降之则升矣。催生如柞木饮、兔脑丸、通明乳香等法，俱不足存，只一味独参汤妙甚。余第四女难产一昼夜，服参半斤而生。高鼓峰每用参、耆各一两，当归五钱，川芎三钱，冬月加桂以温之。

《四库全书·医家类存目》：《药镜》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题要》云：明蒋仪撰。仪字仪用嘉兴人，正德甲戌进士，其历官未详。是编前后无序跋，惟凡例谓《医镜》之镌，骈车海内，今梓药性，仍以"镜"名云云。此书余于咸丰七年，从武林书坊得刊本四卷，乃与王宇泰《医镜》四卷有仪用崇祯辛巳序文合刻者，前有仪用之弟云章彦文氏顺治丁亥序，及仪用康熙二年自序。各卷首刊嘉善蒋仪纂定，常醴参订彦文之序，谓仪用负宏济苍生之愿，出入场屋，见刖执事，郁郁不得志，以为无爵位而有功名，可以遂我宏济之愿者，莫若业医。后遍访名宿，遂得宗旨于王宇泰先生，发其杭秘，有《医镜》一书，镌传海内，学人奉为指南矣。然而用克镜医，必先镜药。岁在乙酉魏塘春夏，为宏光元年；魏塘秋冬，为顺治之二年，民之死于兵、死于疫者盖踵相望。仪用侧处北村，恻然心伤，益无意章句，乃集古今药性全书，并诸名家及金坛用药秘旨，手自删订编辑，缀方给药，全活乡党贫人。又与常子馨逸互相考论，砥琢词章，协以声韵，成书四卷，名曰《药镜》。又云：仪用近葺蓬编茨，驱儿辈及僮仆，督耕陇上，暇时买药归来，悬壶街市，袖古今医说，研穷探味，云以自老。据此，则仪用应试而未尝登第入本朝，业医以终。《题要》所云，乃据采进本之辞耳，及考《嘉兴府志·撰述门》，只有卜祖学《药镜》，无仪用名，当亦有误。特识于此，为吾郡征文献者告焉。

张介石谓《医贯》以六味治伤寒，其言如鸩。叶天士谓景岳以大温中饮治温邪时疫，言滋阴可以发汗，真医中之贼。盖赵氏喜用六味，张氏喜用参、桂，立言一偏，遂滋流弊。今二书盛行于世。读者必详察其失，而节取其长，斯可矣。

《史载之方》二卷，即《直斋书录解题》所云蜀人史堪《指南方》也。此书世少传本，余从新城罗镜泉学博以智借得钞本录之。洪景严《集验方》曾记载之治妇人气块刺痛二方，兼及其治验，盖亦能医之士也。然其书中之方，大半皆麻黄、独活、附子、官桂等药。其治疫毒痢之通神散，用麻黄、官桂、甘草、大芎[①]、白术、细辛、独活、桔梗、防风、芍药、白芷、牡丹皮、牵牛；第二方用诃子；第三方用硫黄。杨子建袭之，改为万全护命三方，并袭其说，如寒邪犯心，水火相战，所以先发寒热；水火相犯，血变于中，所以下赤痢云云。孔以立《痢疾论》深诋之，斥为不经之说，又谓不辨人体之强弱、脉息之虚实，擅用麻黄、术、桂、牵牛、诃子、硫黄，实乃杀人之事。其论良然。

宋灵泉山初虞世《古今录验养生必用方》，人间绝少。咸丰初年，杭州吴山陶氏宝书堂书坊偶得宋刊本于四明，湖州丁宝书以钱六千购之去。余友罗镜泉亦喜搜奇书，闻之大惊，急从丁君强借钞副本，余因得录一册。按《郡斋读书后志》谓是十六卷，《直斋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谓是三卷，《通志·艺文略》亦云三卷，又有《续必用方》一卷。此册分上中下三卷，前有绍圣五年宗室捐之重刊序文。书中记传方之人甚多，皆详其出处行谊，知亦有心人也。卷首论为医一条云：用药之法，先审有害无害，苟能无害，是为有利。盖汤丸一入不出，人死岂可复生，历劫长夜，永为冤对，无

① 大芎：大成本作"川芎"。

有免离，仁者鉴此，岂不勉旃？语简旨深，可为医门药石。

张戴人治病，专用汗吐下，然则其时病者竟无虚症当补者乎？医术虽高，不谓之偏不得也。其医案[1]中往往不详脉象，此出自麻知几辈之手，不免多附会失实。至如治劳嗽、治虚劳、治冻疮，皆以舟车丸、浚川散大下之；治临产病喘，以凉膈散二两、四物汤二两、朴硝一两，煎令冷服，且谓孕妇有病用朴硝，八月者当忌之，九月、十月内无碍，其说皆未可信。

雷公、扁鹊，皆上古时人。战国时秦越人慕扁鹊学，因称扁鹊。迨后宋雷敩《炮炙论》亦称雷公，窦材《心书》亦称扁鹊。《炮炙论》之称雷公，乃后世所传讹；《心书》之称扁鹊，则材直以之自称，从来著书家，未有如此夸大者。

秀水殷方叔仲春《医藏目录》一卷，就其生平所见医书，自上古以及近世咸载焉。分为二十函，函各数十种。首曰无上函，自《内经》、《神农本草》、《难经》诸书，外兼及《易经》、《洪范》、《繁露》，盖本孙思邈大医须兼识阴阳卜相之意。同时平湖陈懿典为作序，有云：方叔研讨方药，治病称神，户履常满。然萧然阛阓[2]中，不走五都，不游大人，而《医藏》一编，网罗悉人间未睹之书，议论阐古人未发之旨。考《嘉兴府志》，方叔有传，在"隐逸"门，是殆精于医而不以医名者。方叔又能诗，有《安老堂集》，惜未得见。

董氏琏《卫济宝书》，吴晓钲得袁永之影宋定本二十二篇，完善无缺，视文澜阁[3]之本多三之一。后有续添方，乃元人所辑，不知名氏。方多佳者，摘录于此：治毒蛇咬，先以麻绳扎伤处两头，次用香白芷细末掺子疮口，以多为妙。仍以新汲水调下半两许，毒气自消。一方用热酒调下。诸方皆用麦冬水，盖欲先护心气也。系瘤法兼去鼠奶痔出《集验方》，真奇药[4]也，芫花根洗净带湿，不得犯铁器，子木石器中捣取汁，用线一条，浸半日或一宿，以线系瘤，经宿即落，如未落再换线，不过两次自落，后用龙骨并诃子末敷疮口即合。依上法系鼠奶痔，屡用得效。《苏沈良方》亦有用蜘蛛者，然费力，不如此径捷。如无根，只用花泡浓水浸线亦得。赵氏尝用以系腰间一瘤，不半日即落，亦不痛。二圣散治咽喉风热缠喉、一切肿毒，鸭嘴胆矾二钱半、白僵蚕半两去丝嘴，共为细末。每用少许，以竹管吹入喉中，立效。来苏膏治惊邪风痫、心痒狂乱、积热痰涎上冲、破伤风搐牙关不开，无问远年近日，并皆治之。用干圆肥好无蛀皂角，去皮、弦、子捶碎，用清净酸浆水一碗，春秋浸五日，夏浸二日，冬浸七日，搓揉去滓澄净，用磁器内以文武火熬成膏药相似，摊以新夹纸上阴干。遇病人用时，取手掌大一片，用温浆水化于磁器内，将病人扶坐，用竹苇筒装药水，扶起病人头，吹入左右鼻孔内，扶定良久，涎出为验。此药治愈病人不计其数。大德六年，有行御史台彻里大夫舍人一十四岁，因风热痰涎潮搐，牙关紧闭，不省人事。二台医治疗无门，有台掾李受卿收此妙药，依法吹入左、右鼻孔内，须臾痰涎出及一碗余，立苏。

今书

魏玉璜先生之琇《续名医类案》，余既借录阁本全部，后又假得魏氏家藏钞本，校勘一过，视阁本多所更正。前有杭太史世骏、余太史集序文并目录，后有魏鉞跋。海宁王孟英士雄《潜斋医话》谓卷首无序无目，殆只据阁本言耳。今录跋语子此，云："《续名医类案》六十卷，乃先君校刊江氏《名医类案》而成，较篁南所辑为尤备。是书之优劣，《提要》、序文论之详矣。余小子，不敢赞一辞。书中兼援江氏例，临证诸案附见焉。乾隆甲午岁，恭逢朝廷开四库全书馆，父友朱先生明斋携此册入都，亟录副详校以进，幸蒙采录，此千载一时之恩遇，得以藉传不朽。原本仍发还本家，敬谨收藏。馆上

---

① 案：原作"业"，形讹。据文义改。

② 阛阓（huánhuì 环会）：阛，市区的墙；阓，市区的门。阛阓，即市区。

③ 文澜阁：原作"文劳同"，抄刻致误，据石印本改。

④ 药：原作"莲"，抄刻致误，据石印本改。

指驳数条，谨更正焉。经进后，鲍氏知不足斋拟刊未果，原本为先人手泽贻留，未敢出以示人，兹慎选楮毫，精钞全部，详校装潢，以冀当代大人君子布金刊板，广播艺林。诚于身心有裨，斌又何敢为独得之秘耶？时嘉庆丁丑冬日，临江草堂后人魏斌盥手拜跋。”

张景岳偏主温补，尊而信之者不少，近日攻击之者亦复有人，如叶天士、魏玉璜、章虚谷、陈修园，其最著也。叶天士《发挥》一书，尤为深切详尽。究之景岳之重扶阳，时势适然，亦以救弊，学者循览其书，必当与《发挥》参观，斯不为其所误。惟《发挥》为家藏之板，久不印行，余历年搜访，至丁巳岁，始于吴门购得一部，惜力绵未能重刊广传也。

如皋顾小澜[1]学博金寿，少擅才藻，壮岁贡入成均，屡困秋试。年四十，南归秉铎，遂绝意功名，专精医理，每遇宿学名师，不惜虚怀就正，求其精微。治一证必刻意精思，寝食俱废方定，卒起沉疴。晚岁弃官，家于吴门，求治病者踵相接门，弟子汇录方案，因选择百条付梓道光乙酉秋镌，名曰《吴门治验录》。其治病每用人所不恒用之药而奏捷效。妇女解郁调经，则以合欢皮煎汤代水；妇女反胃痰饮，则用东壁土墙、白螺蛳壳，人黑驴溺，连土阴干，研末入药。盖黑驴溺入肾，阴中至阴，善通水道，取其引火下行，最为神速。但气味过臊，胃虚者格格不入。白螺蛳能于水土中潜行成道，且可化阳明郁痰，通厥阴郁火，又得东壁土拌而阴干，既无气味，更得殊功。又治痰迷心窍，忽于数日所读之书皆不记忆，用茯神五钱、远志肉钱半、制半夏钱半、陈皮一钱、九节菖蒲五分、陈胆星五分、珍珠母三钱、生甘草五分，以惜字炉灰一两煎汤代水，煎服。获效，去胆星，加生益智仁一钱、醋煅灵磁石三钱，十服全愈。盖养营开窍化痰，特以字纸灰作引，复加益智启聪明，磁石交心肾，医以意会，亦由善思而后得之也。

吴县薛瘦吟福，能诗，精医理。流寓秀水之王江泾。著有《瘦吟医赘》，附录诗十数首，其自书吟稿后云：“离家十载感华颠，一检奚囊一黯然。未必书坊有陈起，江湖诗好定谁怜。”语殊清婉。吴江李显若王猷《闻湖诗续钞》、谓瘦吟治疾疏方，雄谈惊座，惟执于用古，持论虽透彻，而服其药者往往不效，以故门可罗雀，釜或生尘。年七十余，穷困以终。然观《医赘》所言，非尽不合时宜者，如云：今之伤寒，皆温热病也，若太阳之麻、桂、青龙等症尤有也。初起只须葱豉合凉膈散散表邪，兼清里热，令其微汗而解。又云：看温病先验舌之燥润，以渴不渴为要诀。又云：暑疟多燥，其治在肺，重者人参白虎，或竹叶石膏加厚朴；轻者杏仁、滑石、薏仁、丝瓜叶、芦根、米仁之属。湿疟多寒，其治在脾，宜苓、桂、术、姜，或消暑丸之属。又云：吾吴前辈吴正功，只教人看《医方集解》；徐炳南晚年，案头只两本《广笔记》；青蒲何元常以《临证指南》为忱中秘；角里牛孚亭于《己任编》亦然。可见心得处不在多也，然无心得者不得以此藉口，欲求心得，正非多读古书不可，盖不博亦断不能约也。此皆可为医学津梁，而其治病乃如此，俗所谓行医须运气者，殆非诬欤。

《医赘》所列单方有绝胜者，录之以广其传。取[2]鲜合欢皮两许，煎服，治鸡盲颇效。吐蛔，瓦松炙存性，等分，研细，和人制过炉甘石内，敷烂弦风眼，极有神功。凤尾草根背有金星，又名金星草洗去泥，打烂，同鸡子清研和如膏，入麝香少许后，敷脐上，一日一换，小便即长，退水肿甚速，不动脏腑，信良方也。疥疮，每日煎鲜首乌一两、川萆薢五钱，服一二十剂，重者二三十剂，无不效。小儿小水不通，胀急欲死，囫囵莲房一只，煎服即通，鲜者尤妙。金蟾化管丸：水银三钱、雄黄一两、大蟾一只、银硝一两、明矾一两，先以水银、雄黄，用火酒二斤渐煮渐添，酒尽为度。其末用纸包好，取大蟾去肠留肝、肺，以药纳入缝好。另银硝、明矾研末，入阳城罐，加水半茶钟，加火上熬干于底，放地上，入蟾于内，升文火二枝，中火一枝，武火一枝，候开看，刮下灵药，用蟾酥汁

① 顾小澜：亦作“顾晓澜”。

② 取：原作“鲜”，据大成本改。

为衣，如芥子大。凡管用一丸，放管口外，盖膏药，自人至底，虽弯曲处能到，嫩管自化，老管自退，七日见效。如不全退，再用一丸，无不除根。老马兰头饱吃，可治内痈。鼓证湿邪入络居多，消滞利水，徒伤气分，焉能奏绩？方用新绛钱半、蜣螂虫二钱、延胡索钱半、丝瓜络一枚、淡木瓜钱半、川通草一钱、路路通十枚、生米仁八钱、陈香橼皮半只、干佛手三片、川郁金一钱、远志八分，即此数味，出入加减，自能奏捷。至消滞莫如红曲、鸡内金，达下莫如车前子，降气莫如苏子、川贝。又瘦吟自载医案云：尝治一徽商，积虚痰喘，用金水六君加熟附、细辛、五味，煮米仁浆丸，外用水澄半夏、生姜二粉为衣，终剂，而十余年之病如失。后治数人，并效如神。

程氏钟龄《医学心悟》，篇幅虽隘，其方颇有佳者。余戚李氏妇患噎症绝粒，诸药不效，医告技穷，奄奄待毙。余检此书启膈散，令煎汤服之，北沙参三钱、丹参三钱、川贝二钱、茯苓钱半、砂仁壳五分、广郁金五分、荷蒂二个、杵头糠五分，四剂而能纳食，去郁金，加萎皮一钱，服四剂，复加味调理全愈。

南海何西池梦瑶《医碥》，余遍求之苏、杭书坊不可得。丁巳冬日，从严兼三借录一部。西池不负才名，学士惠公，称为南海明珠。生平笃嗜医学，成进士，为宰官不得志，乃归田行医。所著《医碥》七卷，刊于乾隆十六年。自序有云："或曰：方今《景岳全书》盛行，桂、附之烈，等于昆冈，子作焦头烂额客数矣。人咸谓子非医病，实医医。是书出，其时医之药石欤！'碥'当作'砭'，余笑而不敢言。"凡例有云：河间言暑火，乃与仲景论风寒对讲；丹溪言阴虚，乃与东垣论阳虚对讲，皆以补前人所未备，非偏执也。后人动议刘、朱偏用寒凉，矫以温补，立论过当，遂开酷烈之门。今日桂、附子之毒等于刀锯，梦瑶目睹其弊，不得不救正其失，初非偏执。书中时出创解，颇有裨于医学。

钱塘赵恕轩学敏《串雅内外编》，皆走方术，谓走方之药。上行者曰顶，多主吐；下行者曰串，多主泻；顶、串而外，则曰截。截，绝也，如绝害然。此即古汗、叶、下三法也。又谓走方有三字诀，一曰贱，药物不取贵也；二曰验，下咽即能去病也；三曰便，山林僻邑仓卒即有。能守三字之诀，便是能品。其自序谓：幼嗜岐黄家言，性尤好奇，闻走医中有顶、串诸术，操技神而奏效捷，以此获食。其徒侣多动色相戒，秘不轻授；又多一知半解，罕有贯通者，以故欲宏览而无由。宗子柏云，挟是术且老矣。戊寅航海归，质其道，皆有奥理；顾其方，旁涉元禁，琐及游戏，未免夸新斗异，为国医所不道，因取其所授，重加芟[1]订，存其可济于世，合余平昔所录奇方，汇成一编，名曰《串雅》，不欲泯其实也，并矫奇而归于雅，使后之习是术者不致为庸俗所诋忌云云。然观其所载，多兴阳之方，大半热药，如天雄、附子、草乌、肉桂、硫黄、阿芙蓉、淫羊藿、鹿茸、蚕蛾等味，用之必致为害，且导人以纵欲，亦非大雅所当言也。此书无刊本，好事者若以付梓，当更为芟订，庶几尽善。

傅氏女科书，道光丁亥张丹崖凤翔序刊，近复刊入潘氏《海山仙馆丛书》。王孟英谓文理粗鄙，剿[2]袭甚多，误信刊行，玷辱青主。余观此书，措辞冗衍，立方板实，说理亦无独得之处。尤可怪者，解妒有饮，谓可以变其性情；荡鬼有汤，且假托乎岐天师，更列红花霹雳散。成此书者，当是陈远公之流，而其学更不如远公，乃女科书之最下者。

《疡医大全》搜罗浩富，而不及虏疮见"今人"门陈载庵治案。虏疮出《肘后方》，采入《本草纲目》蜜门，《松峰说疫》纪载详备，而不及肉行见"古人"门钱国宾治案，可见著书之难。而习医者当博览群书，不得拘守一家之言，谓已尽能事也。

无锡沈芊绿金鳌《要药分剂》十卷，准徐子才十剂分类。凡四百余品，皆寻常日用必需之药，故曰要药。其宣剂五灵脂注云："寒号虫，

① 芟（shān 山）：删除。

② 剿（chāo 抄）：通"钞"。

四足，有肉翅，能飞，但不甚远。此虽名虫，既能飞则属鸟类矣。从前本草书多列虫部，恐非是，今故次于禽鸟之例。”余按五灵脂自虫部入禽部，始于《本草纲目》，岂沈未之见邪？

会稽章虚谷楠《医门棒喝》，谓春温症以黄芩汤为主方，必加柴胡、葛根为使，以邪伏少阴，乘少阳上升之气而发，郁勃既多，骤难宣达，其火内溃，或作暴泻，外灼则肢体疼痛，上炎则头痛喉痛，故加柴胡达少阳之气，再加葛根，入阳明而止渴解肌，则汗泄而热去。或见其热盛，过投寒凉，遏其欲出之势，热反甚而难退矣。窃思春温由于冬不藏精，热邪既炽，真阴必伤，何得更以柴、葛升提其阳，重耗津液。即欲宣达，加薄荷、牛蒡子、香豉等足矣。间有需柴、葛者，亦属偶然，不可云此症必加柴、葛也。

《景岳全书发挥》，世皆知为叶天士之书，按武进曹畸庵禾《医学读书志》谓此书为梁溪姚球所撰，坊贾因书不售，剜补桂名，遂致吴中纸贵。又谓陶氏《全生集》，山阴刘大化撰；《本草经解要》、《医效秘传》、《本事方释义》皆伪托叶氏。余观数书中，《景岳全书发挥》为最胜，惟尽情斥詈之处有伤雅道，知其非天士手笔也。

昌邑黄坤载元御，少耽典籍，三十岁左目红涩，为医误治，过服凉药失明，遂发愤习医，穷究义蕴。著书甚富。然渺视千古，毁谤前人。其作《素灵微蕴》，谓仲景而后惟思邈真人不失古圣之源。其余著作如林，无一线微通者。惊悸之症，在伤寒皆得之汗多阳亡，惟少阳相火郁发，或以汗下伤阴，甲木枯槁，内贼戊土，乃有小建中、炙甘草证，重用芍药、生地以清相火。至于内伤虚劳，惊悸不寐，俱缘水寒土湿，神魂不藏，无相火上旺而宜清润者，即偶有之，而脾肾终是湿寒。严用和贸昧而造归脾之方以补心血，薛立斋又有丹皮、山栀加味之法，张景岳、赵养葵、高鼓峰、吕用晦更增地黄、芍药之辈，复有无名下士，作天王补心丹，肆用一派阴凉，群儿醉梦不醒，成此千秋杀运，可恨极矣。夜热之症，因阴旺湿土，肺胃不降，君相失根，二火升泄。钱仲阳乃作六味汤丸以滋阴亏，薛氏推广其义，以治男女劳伤、各种杂病。张氏、赵氏、高氏、吕氏祖述而发扬之，遂成海内恶风，致令生灵夭札，死于地黄者最多，其何忍乎？下至二地、二冬、龟版、黄柏诸法，不可缕悉。究其源流，泄火之论发于河间，补阴之说倡于丹溪，二悍作俑，群凶助虐，莫此为甚。足之三阳，自头走足，凡胸胁壅满，上热燔蒸，皆足阳明、少阳之不降也，李东垣乃作补中益气之方，以升麻、柴胡升胆、胃之阳，谬矣，而当归、黄耆，亦复支离无当。风寒之症，仲景之法备矣，陶节庵作九味羌活之法，杂乱无律，而俗子遵行，天下同符云云。黄著作繁富，时抉精奥，惟所定诸方偏于扶阳，遗精症谓土湿阳衰，生气不达，乃用桂枝、附子；堕胎症谓命门阳败，肾水澌寒，侮土灭火，不生肝木，木气郁陷而贼脾土，乃用干姜、桂枝充其类。将生人绝无阴虚火旺之症，是徒知责人，而不知责己矣。

余杭稽留山石云院微尘[1]上人，以其家传经验奇方济世活人。年老惧失传，悉付之梓，名曰《石云选秘》，凡二卷。书中有接骨神方，用闹杨花子，烧酒浸一夜，煮酒，每服二分，亦可蒸透晒干为末，人虎骨五分，早上服，午间骨响，接上神效。余以庠说：天台叶氏售跌打损伤药致富，甚秘其方，后为佣工人窃得以传，乃用闹杨花子置灶边，得烟气熏蒸，二三年后，研为末，收藏勿泄气。每服二三分，酒下。治损伤立效，但力猛不可多服。石云方正与此同。

归安汪氏涵畴《笔花医镜》，谓程钟龄《女科》一卷，悉从诸大家论说中斟酌尽善而出之，字字毫发无憾，并无近时《临证指南》等纤巧习气，故依治每收实功。不知《临证指南》虽成于叶氏之门人，采录冗繁，诚为可议，然其审证立方，实多可法可传，即如女科之症必主奇经，洵能独出手眼，遵而用之，鲜不获效。程氏书岂能见及此耶？是故读程氏书可与立，不若读叶氏书可与权也。

秀水钱彦臞处士经纶，居王江泾。康熙间人

① 微尘：光绪三十二年《余杭县志稿》作“彻尘”。

也，医术精核。有人仲冬病寒，诸医杂治不效，独处士言伏暑，投青蒿一味而愈。治病受值，必视其贫富，贫者常谢不受，富人以厚币远来，则又却之，且谢曰："若币重，不难致他医，何必我？我邻里孤穷疾病者若而人，待我诊治，安能舍之他适哉！"或道逢他方人问钱先生安在？辄应曰："死久矣。"用是名不出乡里，而贫亦如故。殁后，乡人相传为土地神，历百余年未尝著灵怪，而祷祠下者不绝，盖隐君子之有德于乡闾者也。著有《脉法须知》三卷，咸丰五年，其同里计二田上舍光昕，为锓板以传。贻余读之，盖荟萃诸家之说，而出之以精确，非积学有得者不能也。其《问法要略》一篇，语约而意详，胜于张景岳之《十问》，备识于此：人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问便，慎之至也。问男女老幼贵贱，得病何日，受病何从，饮食便利，情怀劳逸，今昔何如，曾服何药，日夜起居，寤寐有无，痰嗽呕嗳，胀闷汗渴烦悸，头目耳鼻口咽喉胸胁腰背腹痛，手掌冷热，喜恶寒热，膝酸足肿，曾患何疾，疮伤中毒，痞血病久，或汗下过伤，所嗜何味何物，或纵酒，或长斋，或房室，或泄滑。问妇女月水，有孕果动否，寡妇室女气血凝滞，两尺多滑，非胎也。心腹痛当问新久，懒言惟点头，中气虚也。昏愦不知人，或暴厥，或久病；妇人僵厥，多中气，宜辨之。小便黄赤为温热，清之渗之；小便色白，无热也，不可治热，利则气顺，涩则痰滞。重坠牵掣为虚，烦闷拘急为实；喜热恶利为虚，喜利恶热为实。

嘉善名医俞东扶先生震《古今医案按》十卷，乾隆四十三年自序刊行。其书选择简严，论说精透，可为医林圭臬，惜坊间流传甚少。道光时，重修《嘉兴府志·方技门》不为先生立传，《撰述志》亦不载此书，缺点也。其书甚推尊叶氏，所录治案，多《临证指南》所未载，卷三《痢门》有曰：嘉善一妪，常便血，时发时止，至五旬外，夏月便鲜血，里急后重，时或不禁，脉软不数。用五苓、建中转甚。因向宜凉血药，仍以四物加槐、榆、楂、曲，亦无效。叶天士先生以生苍术、生厚朴、炒陈皮、炙甘草、鸡内金、砂仁壳、丁香柄，丸服全愈。又有一童子久痢，叶亦用此方全愈。人不解其故，震读徐春圃《医统》，因见此方，名醉乡玉屑，治小儿食瓜果致痢久不愈，乃服先生之典博也云云。余尝以此方加车前子、泽泻，治食伤水泻，亦多获效。

吴恕《伤寒指掌》十卷，见殷方叔《医藏目录》；皇甫中《伤寒指掌》十四卷，见《四库全书·医家类存目》。二书皆少传本。嘉庆初，苕南吴坤安贞，又著《伤寒指掌》四卷，以南方近日之伤寒大半属于温热，治法与伤寒不侔，伤寒人足经，而温邪兼入手经；伤寒宜表，而温邪忌汗；伤寒药宜辛温，而温邪药宜辛凉。苟不明辨，必有误治，故其书既述六经本病，而特参以温热立论，兼及类伤寒之症，先古法，后新法，条分缕晰，既精且详。余从乌程邵蔼人茂才楠借录一部，为蔼人之尊人仙根先生所评择，阐发曲畅，令阅者心开目明。仙根先生治病二十余年，屡拯危笃，盖得力于此书为多。

本朝医学极盛，医书亦大备。伤寒之书，喻嘉言《尚论篇》、柯韵伯《来苏集》、王晋三《古方选注》俱独出手眼，直抉心源。伤寒六经兼诸症，柯氏发其端；温热等病究三焦，叶氏宣其旨。苕南吴坤安荟萃群言，勒为成书《伤寒指掌》，而伤寒之学无余蕴矣。杂病之书，首称叶天士《临证指南》，而张石顽《医通》、秦皇土《证因脉治》次之。他若吴鞠通之温《温病条辨》，戴麟郊《广温疫论》、刘松峰《松峰说疫》、余师愚《疫症一得》之疫，吴师朗《不居集》之虚劳，萧慎斋《女科经纶》、沈尧峰《女科辑要》之女科，程凤雏之幼科《慈幼筏》，叶大椿之痘科《痘学真传》，顾世澄[1]之外科《疡医大全》，皆突过前贤。本草之书，刘若金《本草述》、卢子繇《本草乘雅半偈》、倪纯宇《本草汇言》、张隐庵《本草崇原》、张路玉《本经逢原》、邹润庵《本经疏证》、赵恕轩《本草纲目拾遗》，罔不领异标新，足资玩索。医案之书，魏玉璜之博大《续名医类案》，俞东扶之精深《古今医案

① 顾世澄：原作"顾澄江"。按《疡医大全》作者为顾世澄，字练江，故改。

按》，顾晓澜[①]之灵巧《吴门治验录》，并堪垂范来世。辨正之书，徐灵胎之《医贯砭》，孔以立之《医门普度》，刘松峰之《温疫论类编》，姚颐真之《景岳全书发挥》坊贾假托叶天士，其实乃姚所撰也，均可觉迷振惯。单方之书，毛达可之《济世养生集》、《便易经验集》，亦为医门珍笈，其余著述如林，尚难悉数。有志于学者诵习古书，而又潜研诸家，弃驳取纯，融会而贯通之，何患道之不明、不行。

高丽康命吉《济众新编》，采集众书而成，无甚创解，惟新增“管见”一条，论服人参、附子之害，语特精当，足以警世。录之：无论大人、小儿，人参、附子用之于热在阳分，则其害立至，医者即觉；若用之于热在阴分，则外似无害，或至数两而死，或至数斤而死，死亦不悔，医者、病者终不觉悟。盖病在阴分，用热药熬尽其津液，然后命尽故也。如此死者，频频见之。

西国医士合信氏《西医略论》，略内症而详外症，其割肉、锯骨等法，皆中国医人所不敢用者。内治之法亦与中国异，如治疟用信石酒，霍乱用雅片膏、樟脑滚酒和服，使中国医人用之悖矣。其诊脉至数验以时表，取其旋运有准，谓华人用鼻息呼吸，恐有迟速长短，不如时表之准也。

吴门顾松园靖远，少日有声黉序[②]，后因父患热病，为庸医投参、附所杀，于是发愤习医，寒暑靡间者阅三十年，求治者踵相接。曾供直御医院，以亲老归。著《医镜》十六卷。徐侍郎秉义为之序，称其简而明，约而该，切于时用而必效，非虚语也。尝治汪缵功患时感症，见症属阳明，因立白虎方，每剂用石膏三两，二服热症顿减。郡中著名老医谓遍身冷汗，肢冷发呃，非参、附勿克回阳，诸医和之，群哗白虎再投必毙。顾引仲景“热深厥亦深”之文，及嘉言“阳症忽变阴厥，万中无一”之说，谆谆力辩，诸医固执不从，投参、附回阳敛汗之剂，汗益多而体益冷，反诋白虎之害，微阳脱在旦暮。势甚危，举家惊惶，复来求诊。顾仍用白虎，用石膏三两，大剂二服，汗止身温，后仍用前汤加减，数服全愈。遂著《辨治论》，以为温热病中宜用白虎汤此说与余师愚《疫症一得》相合，学者当参观之，并不伤人，以解世俗之惑。顾有秘方，载在《医镜》，一为治膈再造丹：川黄连二两去毛切细，用水九碗，煎至六碗，又加六碗，煎至三碗，下赤金一锭，重二两，纹银一锭，重二两，浸汤内、大田螺五十枚仰放盘中，以黄连汁挑点螺眼，顷刻化为水，用绢滤收、莱菔子煎汁、韭菜汁、侧柏叶汁、梨汁、竹沥、童便各小半碗、人乳、羊乳、牛乳各一大碗，将黄连水同金、银、田螺汁煎至碗半，次下莱菔汁煎至碗半，次下韭汁，次下侧柏叶汁，次下梨汁，次下竹沥，次下童便，俱以煎至半碗为候，将金、银取起，下人乳煎，次下羊乳，次下牛乳，俱以煎至一碗为候，成膏，入磁罐内封口，埋土内一夜。每用一茶匙，白滚汤下。极重者三服全愈，如汤水不能进者，将膏挑置舌上，随津咽服，自能饮食。然愈后须食糜粥一月，方可用饭，此方清火、消痰、祛瘀、滋阴、养血、润燥，得之何氏按京江何培元《济生方》中有此方家传，谓能挽回垂绝之症，故以“再造”名之。一为治痧硫矾丸：明矾、硫黄各四两，先将二味为末，用豆腐浆在砂罐内煮一昼夜，取出，去豆腐渣，仍入罐，微火熬至干燥，贮入磁瓶，埋地深三尺，三日后取出，矾、硫化紫金色，最下一层有渣泥不用。再将茯苓、山药各三两，同蒸晒露一宿，酒炒当归、白蒺藜各四两，乌药、半夏炒各三两，杏仁焙一两半，陈皮去白、炒小茴香各一两，以上各药共研细末，枣泥为丸。清晨盐汤下一钱，临卧白汤下一钱。此方为断除痧根之神剂。有人病痧十年，或十日，或一季、半年，时一举发，痛不可忍，叫喊惊人，甚即晕去，或用探吐，或用醋炭熏攉，略得解醒，不能断除，后用此丸数服，而病霍然如失。此症深入骨髓，百无一救，幸得此方，竟可起死回生，且余屡经试验，其效若神，真千金不易之圣药，故亟为表示，以公诸世。顾又有治虚劳方，用生地、熟地、天

① 澜：原作“阑”，据本卷今书门改。

② 黉（hóng 洪）序：古代的学校。

冬、麦冬、龟版、桂圆、玉竹、茯苓、人乳、山药，《吴医汇讲》乃属之汪缵功，方中增人牛膝一味，岂顾著《医镜》一书，为汪氏所窃取耶？附志于此，俟后之君子详考焉。《医镜》一书世无刊本，其中自制方佳者甚多。己未岁，从直隶李参军晋恒假录全部。庚申，杭州遇乱失去，深可惋惜。

咸丰戊午冬月，吴晓钲应京兆试归，寄我《齐氏医案》六卷，乃四川叙州齐有堂秉慧所著，自序作于嘉庆十一年。内有效方数则，录之。救劳杀虫丹：鳖甲一斤酒醋浸透，茯苓五两，熟地、山药、沙参、地骨皮各一斤，山萸肉八两，白芥子、白薇各五两，人参二两，鳗鲡鱼重一斤余或二斤更好。先将鳗捣烂，和前药为细末，粳米饭碾成丸，梧子大。每夜五更时洗脸，北而向天念北斗咒北斗咒云：瘵神瘵神，害我生人，吾奉帝敕，服药保生，急急如律令。七遍，即以开水送丸五钱，服毕，南面吸生气人腹中，烧降香置床下。午时又依前法吞服。曾以此法治曹三思，服至半料，虫尽化水，由小便下，状若稀糊。半载而康，连生五子。按《仁斋直指》劳瘵方有北斗咒，其辞相同，其药则异。又有用天灵盖并咒，不若齐氏方之纯正。神应散：治时气缠喉，水药不下，牙关紧闭，不省人事等症。余以此方活人甚多。修合之，佩以济人，德莫大焉。用明雄黄水飞、枯矾煅研、藜芦生用、牙皂炙黄等分为末，磁瓶收贮。每用豆大一粒，吹人鼻内，取嚏吐痰神效。神仙通隘散：治咽喉肿痛，生疮声哑，危急之甚，并治虚劳声嘶咽痛，用硼砂、儿茶、青黛、寒水石各一钱，蒲黄、牙硝、枯矾、川连、黄柏各六分，冰片、潮脑各二分，共研极细末，磁瓶收贮。每用吹鼻立效。齐尝出游，舆夫发痧，昏晕欲绝，仓卒无药。一老翁告曰："可即透取烟管中油如豆大，放舌下，捧水饮之。"如法治之，少顷，舆夫起，曰："真灵丹也，我病去如失矣。"乃拾齐回家。老翁又言此法不特治痧，尤能治毒蛇咬伤，以烟管烧热，滴油擦患处立效。后以试用，果验。

大兴刘继庄献廷，负经世才，于学无不淹贯，所著《广阳杂记》，间有及医事者，述之以资多识。有妇人患小腹中痛，气冲上不得卧，百药不效。已骨立矣。有吴人诊曰："此乃经时不谨所致。"用白芍二两、香菌一两、猪外肾一对，煎汤，滑石、白矾各五分，共为末，以豆腐衣包之，煎汤送下，下黑血甚多，一剂而愈。亦奇方也。

龚首骧夫人病头风已数年矣，每发时痛欲死，骨节间格格有声，已坏一目，而痛不止。延余诊之，定一方，用酥炙龟版二钱，麻黄、藁本各一钱，甘草五分。后更为定一方，用何首乌、苡仁、牛膝，令服二剂而愈。

明末高邮袁体庵，神医也。有举子举于乡，喜极发狂，笑不止。求体庵诊之，惊曰："疾不可为矣！不以旬数矣。宜急归，迟恐不及矣。道过镇江，必更求何氏诊之。"遂以一书寄何。其人至镇江而疾已愈，以书致何，何以书示之，曰："某公喜极而狂，喜则心窍开张，不可复合，非药石之所能治，故以危言惧之以死，令其忧愁抑郁，则心窍闭，至镇江当已愈矣。"其人乃北向再拜而去。

太平崔默庵，医多神验。有一少年新娶，未几出痘，遍身皆肿，头面如斗。诸医束手，延默庵诊之。默庵诊症，苟不得其情，必相对数日沉思，反复诊视，必得其因而后已。诊此少年时，六脉平和，惟稍虚耳，骤不得其故。时因肩舆道远腹饿，即在病者榻前进食，见病者以手擘目，观其饮啖，盖目眶尽肿，不可开合也。问思食否？曰："甚思之，奈为医者戒余勿食何。"崔曰："症何碍于食。"遂命之食，饮啖甚健，愈不解。久之，视其室中床榻桌椅漆器熏人，忽大悟曰："余得之矣！"亟命别迁一室，以螃蟹数斤生捣，遍敷其身。不一二日肿消痘现，则极顺之症也。盖其人为漆所咬，他医皆不识云。

新安程云来林，博究群书。所著《医暇卮言》，乃深于格致之学者。余尤爱其论夜卧一则，有裨于养生，录之：夜卧能使气降，昼卧能使气升。人至暮劳极，眼白昏而带赤，静卧一宵，诘朝对镜，清澈如故，此气降之验也。昼倦当静坐片时，或散步玩物，睡愁自解。若因而沉寝，则初觉之时目白必赤，此因卧而气反升之验也。盖昼当与阳俱开，乃逆其候而闭之，譬

如夜当与阴俱闭，乃故狂呼豪饮，皆伤寿源。古人云："夙兴夜寐，出作入息，天之命，人之纪也。"愚一生劝人夙兴，不劝人夜坐。

吴门朱东樵纲，有《本草诗笺》。钱塘陆典三文谟，亦有《本草诗》，而陆为胜，征引亦较广博，药各系以七律，凡五百三十四首。录其第一首人参诗云："五叶三丫别样新，黄参上党味尤纯。瑶光星散天边宝，人体精成地底珍。开胃助脾能补气，宁心润肺自安神。元阳可唤春回转，虚实须教辨识真。"按人参功用固大，误服之害亦非细，末句命意深矣。

袁随园所为《徐灵胎先生传》，载治连耕石疾，阅之不甚了了。近观《涧溪医案》，乃始释然。《医案》云："芦墟连耕石，暑热坏症，脉微欲绝，遗尿谵语，寻衣摸床。此阳越症，将大汗出而脱。即以参、附加童便饮之。少苏而未识人也，余以事往郡，戒其家曰：'如醒而能言，则来载我。'赵三日来请，亟往，果生矣。医者谓前药已效，仍用前方，煎成未饮。余至，曰：'阳已回，火复炽，阴欲竭矣，附子入咽即危！'命以西瓜啖之，病者大喜，连日啖数枚，更饮以清暑养胃而愈。后来谢，述昏迷所见，一黑人立其前，欲啖之，即寒冷人骨。一小儿以扇驱之曰：'汝不怕霹雳耶？'黑神曰：'熬尔三霹雳，奈我何？'小儿曰：'再加十个西瓜何如？'黑神惶恐而退？余曰：'附子古名霹雳散，果服三剂。非西瓜则伏暑不消。'其言皆有证据，亦奇事也。"

冷庐医话卷三

桐乡陆以湉定圃氏著

形 体

鼻之下、口之上为水沟穴，名为人中。其说有二：一谓自此而上，目、耳、鼻皆双窍；自此而下，口及二便皆单窍。上三画阴，下三画阳，合成泰卦也。一则谓天气通于鼻，地气通于口。天食人以五气，鼻受之；地食人以五味，口受之，穴居其中，故名之曰人中。见程云来《医暇卮言》。

膀胱，或谓有上口无下口，或谓有下口无上口。张景岳、李士材亦主此说，人皆信之，而不知其非也。若无上下口，何以有交肠之病乎？吴县沈实夫果之，独谓上下皆有口，而上口常闭，水之入于膀胱，仍是三焦化人，而非从上口以人。若腑气大虚，则力乏而窍不能闭。或邪热伤腑，则主开泄，而窍亦不能闭。甚至有交肠之病，粪从小肠下口人膀胱上口，并随小便而出。譬如人身之外窍，脐孔与两耳、两乳，亦常闭而不开，有故则或出脓血，或通乳汁。膀胱之上口亦可以类推矣。此论最为近似。余按唐与正治吴巡按病不得溲，卧则微通，立则不能涓滴，询知常服黑锡丹，因悟结砂时铅不死，硫磺飞去。铅沙入膀胱，卧则偏重犹可溲，立则正塞水道，以故不能通，令取金液丹三百粒，分为十服，煎瞿麦汤下之。膀胱得硫磺，积铅成灰，从水道下，犹累累如细砂，病遂愈。观此，益可证膀胱之有上下口也。

中 风

中风最宜辨闭、脱二症。闭症口噤目张，两手固握，痰气壅塞，语言蹇涩，宜用开窍通络、清火豁痰之剂，如稀涎散、至宝丹之类。脱症口张目合，手撒遗尿，身僵神昏，宜用大补之剂，如参附汤、地黄饮子之类。然闭症亦有目合遗尿、身僵神昏者，惟当察其口噤、手拳、面赤、气粗、脉大以为别。脱症亦有痰鸣不语者，惟当辨其脉虚大以为别。至于闭症气塞，亦有六脉俱绝者，不得以其无脉而遂谓是脱症也。

伤 寒

徐灵胎《伤寒类方》白头翁汤注云："凡下重者，皆属于热。"按《金匮要略》云：小肠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是则下重不专属于热矣，特热症较多，当察脉症治之，不可执一。阳明主阖，故其病为胃家实；太阴主开，故其病为自利。胃家实者，是胃液燥竭也，故必渴，药用栀豉、白虎人参、竹叶石膏、承气等，以存津为主；自利者，是脾脏寒湿也，故不渴，药用理中、四逆等温中为主。

《伤寒论》桃花汤症，或以为寒，或以为热，或以为寒热不调，或以为先热后寒，持论不一。独沈棣怀《医学三书》论至为详确，备录之：阳病下利，便脓血，协热也。阴病下利，便脓血，下焦不约而里寒[①]也，与桃花汤固下散寒。成氏此注，深合仲景之旨。盖少阴传经热病，病于少阴之经，实结于胃；少阴直中之寒症，病在本脏，下焦虚寒，失闭藏之职，故用温补，以散里寒而固肠胃。《准绳》反以成氏释里寒为非，岂不思热而用固肠收涩之剂，则热何由去耶？吴绶谓此症三阳传来，纯是热病，赤石脂性寒，假干姜以从治之。彼盖见血为热，不知有形之血必赖无形之气以固之，下焦虚寒不能固血，非温补不能助阳以摄阴，何必阳病热而始便脓血哉？赤石脂性温，丹溪、东垣皆云，然吴绶何据而谓其寒？喻昌颇知仲景救阳之意，而于此

① 寒：原作"热"，据上下文义及《注解伤寒论》改。

条亦以为热症，乃云滑脱即不可用寒药，何以仲景于自下利者多用黄芩、黄连耶？白头翁又何为耶？其注支离矛盾，学者当细详之。以上恬按：下利热多寒少，其辨少阴寒利之法，汪苓友《伤寒辨症广注》言之最悉，附录于此：少阴里寒便脓血，色必黯而不鲜。乃肾受寒湿之邪，水谷之津液为其凝泣，酝酿于肠胃之中而为脓血，非若火性急速而色鲜明，盖冰伏已久，其色黯黑，其气必臭，其脉必微细，但神气静而腹喜就温，欲得手按之，而腹痛乃止。

阴症阳症

病症阴阳疑似，最难辨别。即如厥有阴阳二症，李士材谓阴厥脉沉弱，指甲青而冷；阳厥脉沉滑，指甲红而温，以此为辨。蒲城王竹坪先生梦祖《伤寒撮要》采之，以为此说最精，留心体验之，百不一失。然观《续名医类案·疫门》，载施幼升六月患时疫，口燥舌干，苔刺如锋，咽喉肿痛，心腹胀满，按之痛甚，渴思冰水，小便赤涩，得涓滴则痛甚，此当急下之症也。惟通身肌表如冰，指甲青黑，六脉如丝，寻之则有，按之则无。医者引陶氏《全生集》以为阳症，但手足厥逆，若冷过肘膝便是阴症，况通身微冷乎？又陶氏谓阴阳二症，全在脉之有力、无力中分，今已脉微欲绝，按之如无，比无力更甚，遂进附子汤，烦躁之极，不逾时竟殒。观此知阴症似阳，又未可以脉沉弱、指甲青冷为凭。余按成无己曰："凡厥，若始得之，手足便厥而不温者，是阴经受邪，阳气不足，可用四逆汤；若手足自热而至温，从四逆而至气厥者，传经之邪也，四逆散主之。"此说辨别，至为精审。又凡六气之感，异于伤寒之传经者，惟舌较为可凭，阴症亦有黑胎、焦黄胎，然其胎必浮胖，或滑润而不枯，此等处非细心体察，鲜不致误。上海王协中敬义《疫疠溯源》载：吴门汪姓，患疫症适当盛暑，体厥四肢冷极，脉虚，医用参、附并四逆等药，遂至危殆。及延余诊，见其咬碎唇舌，周身赤斑成片，形倦，而口中谵妄不成语句，脉参伍极乱，已无下手处矣。以此合魏案观之，知阳症阴脉，误投温热，必至杀人，可不惧哉！

右所述通身肌表如冷，指甲青黑，六脉如丝，进附子汤而殒，此阳症似阴，误作阴症治而死也，亦有阴症似阳，误作阳症治而死者。黄退庵《症治指要》云：一妇小产后，身作大热，舌黄脉大、口干，大便多日不解。医者不辨其假，而用白虎汤，一服便通热缓，病家大悦。余诊之，谓此乃格阳于上，其方不可再服，必当温补。问既系虚症，何昨日服药大便通、热势解耶？余曰：此大便之结，如寒月水泽，腹坚其通者，几微元阳为寒凉所逼而出；其热势减者，亦因寒凉灌濯，暂为退舍，脉象浮大。软如丝絮，急服八珍汤，尚恐无及。其家不信。医来复诊，见有应效，仍用前方加麦冬、五味子。服后两目直视，循衣摸床，一昼夜而终，悔无及矣。余按：凡寒在内而格阳于外，寒在下而格阳于上，此为无根之火，症见烦躁欲裸形，或欲坐卧泥水中，舌苔淡黄，口燥齿浮，面赤如微酣是为戴阳，或两颧浅红，游移不定异实热症之尽面通红者，叶天士谓戴阳之红，红而娇嫩带白。言语无力，纳少胸闷，渴欲饮水；或咽喉痛而索水，至前复不能饮，肌表虽大热，而重按则不热，或反觉冷，或身热反欲得衣，且两足必冷，小便清白，下利清谷亦有大便燥结者，脉沉细，或浮数，按之欲散，亦有浮大满指，而按之则必无力，是宜温热之剂，如八味丸等药，须凉服，从其类以求之也。

暑

陆丽京《医林新论》谓人之游于暑月而清明在躬者，恃有元气以胜之。世俗夏月辄服香薷饮，不知香薷味辛温，走散真气；厚朴气力辛猛，摧陷元阳，招暑引邪，无过于此。更有服六一散者，不知甘草性虽和平，而向有中满喘胀，及胸多积滞者，亦不宜概用；滑石利窍，表虚者服之则卫气不固，遗精者投之则精关不守，此又不可不审也。孙真人以为虚弱之人暑月当服生脉散，又云夏月常服五味子，以补五脏之气。余则以为寻常汤饮，须用乌梅沙糖汤；寻常水饮，须用梅浆水，此既补元，又能消暑，况兼爽口，贫者可以通行。又见有夏月施茶茗

者，其性寒凉消克，暑月之人元气已自摧残，而劳伤困惫，正藉资扶，乃更饮茶茗，重虚其虚，冷饮则腹痛泄泻，热饮则散表出汗，胃气一虚，不觉暑气透入，忽而长途昏倒，痧闷丛来，变生俄顷，皆此地之为，而人未之知也。此后有施汤饮者，热汤宜调入砂糖少许，冷水宜调入梅浆少许。如有梅浆，亦可入砂糖少许，收敛真气，大助元神，既饮之后，两目神明顿爽，两足精力涌出，饥即暂饱，渴亦生津，此可验也。不则宁用白滚汤或白水。丹溪云：淡食能多补，况太羹元酒，以无味为至味，故当知其利益耳。吾愿世之为善人长者之行者，其亟改而传广之。余谓香薷饮决不可服，六一散若于暑路远涉之后，胸痞恶食，饮之以解暑气，往往获验，特非常服之品。沙糖、梅浆，诚远胜于茶茗，然既受暑气之后，服之病必增剧，以此施舍，安得遍执途人而问之。窃谓养生家之服食，当效其法，若欲施之行路，转不如白滚汤之有利无弊。按章杏云《饮食辨》云：暑月力作及注夏之人，常饮糯米汤秫米亦妙代茶，能保肺气、固卫阳。此却人人可用，胜于沙糖、梅浆也。

方书有云：暑月中热卒死，姜汤、童便乘热皆可灌之，切勿饮以冷水，及令卧冷地，即至不救。今按暑症忌姜，尝有中暑而患干霍乱者，饮姜汤一盏即毙。治中热卒死，古方蒜泥井水法最良。吾里孔雅六学博宪采，言尝于酷暑中见一老妪倒地，口眼尽闭，鼻无气息。急令人以蒜头二颗研烂，取路上热七日晒处净土是也，污泥不可用。新汲井水一碗调匀，以箸启其齿灌之，五七匙后，始受而作呕，灌尽大吐有声息，手足亦渐舒动，至黄昏后方苏。自云烈日中行十余里，心烦口燥，啖麦饼晕闷而绝，不自知也。投以此方，暑食俱得吐去，而人乃苏。后屡治中暑者均效。

暑　风

表弟周克庵学正士燮，熟精医理。道光丙午夏，暑风甚剧，时疫大作，俱兼喉痛，亡者接踵，医皆束手。克庵家病者甚众，亲自疗治获痊。悯世医之寡识，为作论曰：暑风由口鼻而入，时冷秽气亦由口鼻而入，先伤上焦手太阴肺经。其始见症也，或喉痛而腐，或不腐，洒洒恶寒，蒸蒸发热，有汗不解，遍体现红晕，舌白腻。首用辛凉平剂，连翘、薄荷、荆芥穗、银花、淡豆豉、牛蒡子、苦桔梗、杏仁、元参、紫马勃、瓜蒌皮、白茅根、竹叶，可随症选用，以表泄表风，兼宣秽浊。其继也，但热不寒，喉痛仍在，痰涎稠腻，目红多眵，舌绛无苔，红痢杂以白疹，烦渴瞀闷，躁扰不安，寐则自语，醒则神清，状类犀角地黄及白虎汤证。不知肺卫与心营甚近，此系肺热侵逼包络，未尝竟入营分，以神不昏味辨之。此时遽与犀角，是开门揖盗也。或识蒙阻窍，犀角并牛黄清心丸、至宝丹亦不在禁例。至白虎证脉洪大，自汗不止，口渴无度，遵古法脉之诚无误，倘用不合法，恐肺经之邪热无出路，致下迫大肠而为痢也，宜用川郁金、黑山栀、瓜蒌皮、芦根、竹叶、桑叶、池菊之类，以廓清热邪，开泄秽气。如毒重者，甘草、人中黄、犬青叶、板蓝根，亦可随意加入。再兼症或有身痛肢软，即暑风流走肢体，参用防己、秦艽、桑枝一二味可也。总之，此症留恋手太阴肺经居多，故用药宜轻清宣解，不必用苦寒沉降之品，诛伐中、下二焦无过之地。

霍乱转筋俗称吊脚痧

山阴田雪帆明经晋元，著《时行霍乱指迷辨正》。世俗所称吊脚痧一症，以为此真寒直中厥阴肝经，即霍乱转筋是也。初起先腹痛，或不痛，泻利清水，顷刻数十次，少者十余次，未几即手筋抽掣，呕逆，口渴恣饮，手足厥逆，脉微欲绝，甚则声嘶舌短，目眶陷，目上视，手足青紫色，或遍身青筋硬凸如索，汗出脉绝，急者旦发夕死，夕发旦死，缓者二三日或五六日死。世医认为暑湿，妄投凉泻；或认为痧气，妄投香散十香丸、卧龙丹之类，鲜有不毙。宜用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当归二钱、炒白芍钱半、桂枝钱半、炙草一钱、通草一钱、吴萸钱半、细辛八分、生

姜三片、黑枣三枚，水煎冷服，轻者二三剂一日中须频进二三剂即愈，重者多服数剂，立可回生，百治百效，真神方也。如呕者，本方加姜制半夏三钱、淡干姜一钱；口渴恣饮、舌黄，加姜炒川连五分为反佐，经所谓“热因寒用”也；腹中绞痛，名转筋入腹，加酒木瓜三钱；手冷过肘膝，色现青紫，加制附子三钱。若声嘶目上视，舌卷囊缩，脉已绝为不治，服药亦无及，速用艾灸法脐下三寸关元穴，用附子捣烂，捏[1]作饼，如钱大，安穴上。以龙眼大艾炷加其上，灸十四壮，重者三十壮。呕泻止，厥回即愈。如无附子，用生姜切片如钱，贴灸亦可。无姜，贴肉灸亦妙。病入腹内知温，呕泻即渐止。量寸法，以病人中指中一节若干长为一寸，用草心候准量之，不可截断，只须折作三叠，即三寸矣。此症种种皆肝经现症，亦寒邪为病。可疑者口渴舌黄，喜冷饮，及不欲衣被两症耳。缘坎中真阳为寒邪所逼，因之飞越，所谓内真寒而外假热，但以脉辨之，自无游移矣。有习用温补之医，知此症为阴寒，治用附子理中、四逆等汤，温补脾肾，究非直走厥阴，仍不能奏效。余按此症自嘉庆庚辰年后患者不绝，其势甚速，医不如法，立时殒命，而方书罕有详载治法者，特备述之以贻世云。

许辛木云：治吊脚痧莫妙于来复丹。然硫黄须用真倭产，如用土硫黄即不验。用服此丹用小丸者，每即吐出，惟作大丸，临用舂作末服，虽吐亦不尽，再服再吐，少顷药性发，即不复吐而愈。用姜汤送下，须极浓极辣乃佳。道光辛巳，此症盛行，有捣浓姜汁频服而愈者。

热

发热有阳陷入阴者，有阳浮于外者。阳陷入阴者，其热自阴分达于阳分，与疟热相似，而实不同疟，为阴阳交争。此为阳陷于阴，故但热不寒，若独用表散药，则药力从阳分而泄，何由入阴分引阳邪而出？用宜孙真人柴胡梅连散。盖以梅、连摄柴胡入阴分而出之阳，其邪乃得去也说见《小儿诸热辨》。阳浮于外者，乃表里俱虚，阳气不归元而浮于外也，宜以六神散入粳米煎，和其胃气。阳气归内，身体自凉说见《慈幼筏》。此二症一系外感，一系内伤，临症宜详察之。柴胡梅连散：紫胡、前胡各三钱，胡黄连、乌梅各一钱。右㕮咀。每一钱，童便一盏、猪肚一枚、猪脊髓一条、韭根白半钱，同煎，不拘时温服。六神散：四君子加山药、扁豆姜水浸，去壳炒、煨生姜、大枣。

王孟英读书精细，最有卓识，如论虞花溪治夜热症，独能辨前人之误。详见《古今医案按选》，备录于此：虞花溪治一妇，年四十余，夜间发热，晨退，五心烦热无休止时。半年后，虞诊其脉，六部皆数伏而牢，浮取全不应。与东垣升阳散火汤妙，切记此法。今人则竟滋阴降火矣，四服热减大半，胸中觉清快胜前。再与二帖，热悉退。后以四物加知、柏，少佐炒干姜，服二十余帖愈。余按夜热脉数，的系阴虚，因其脉伏且牢，浮取不应，故用升阳散火得效。仍以阴药收功，然阴药用六味及二地、二冬必不效，妙在芎、归合知、柏，及从治之炒干姜也。王孟英云：此热在血分，而误治半年，其热愈伏愈深，故脉症如是。初用升阳散火，所谓“火郁发之”也；后以炒干姜佐四物、知、柏收功，乃血分受病之专剂，与阴虚生热当用阴药者治法有别，误用皆为戈戟。

江氏之注，俞氏之论，皆欠明晰，无怪庸庸者之议药不议病也。

冯楚瞻曰：潮热之症，有阴阳之分。平旦潮热自寅至申，行阳二十五度，诸阳用事，热在行阳之分，肺气主之；日晡潮热，自申至寅，行阴二十五度，诸阴用事，热在行阴之分，肾气主之。一以清肺，一以滋肾。若气虚潮热，参、耆、熟附，所谓“温能除大热”也；血虚潮热，归、芎、骨皮，所谓养阴退阳也。其论潮热颇详。如《伤寒论》所云日晡潮热，以阳明王于申、酉、戌之故。则所谓行阳主肺气、行阴主肾气，乃浑举之辞，不可执一。

---

① 捏：原作“揑”，文义未属，据石印本改。

热入心胞

大人小儿感证，热入心胞，神昏谵语者，有犀角、羚羊角、连翘、金银花、元参、生地、人中黄、生甘草等味，送下至宝丹，往往获效。其有热邪深入发痉者，亦宜以此疗之。世人遇小儿患此证者，妄谓惊风，用针挑之，走泄真气，阴阳乖逆，转至不救。

咸丰戊午秋日，仁和司训吴蓉峰之孙女十二岁，冒暑神昏，谵语发痉。余以前药投之。蓉峰之室人复延女医视之，谓是惊风，以针挑之，次日病势转剧而殒。余甚讶药之无灵，深以为歉。庚申秋日，避难北车塔村，村中陈氏儿发热神昏，谵语发痉，余仍以前药与之，服药后酣睡汗出，似有转机。忽其戚某医来视，谓是惊风，以针挑其胸腹，其汗遂敛，病益加重，至夜即毙。同时余又治二人，病情相同，皆用前药得痊，则皆不用针挑者也。始知前二人之死，非药之咎，实由误认惊风而用针挑耳，特志之以示戒。

疫

《内经》疗疫小金丹，古法，今不能用。近日所传治瘟之方，刘松峰之五瘟丹：制甘草甲、己年为君、黄芩乙、庚年为君、黄柏丙、辛年为君、栀子丁、壬年为君、黄连戊、癸年为君、香附去净细毛、苏叶凤头者、苍术米泔浸、陈皮以上四味为臣、明雄黄另研细、朱砂另研细。制甘草法：立冬日，取大青竹一头截去节，一头留节，纳生甘草于内，蜡封口，浸粪坑中，冬至日取出，晒干听用。前甘草五味，当以某年为君者多臣数之半，如甘草二两，则此外八味止用一两，雄、朱二味又减半，止用五钱。于冬至日将甘草等九味为末，雄、朱另研，以一半入甘草等药末中为丸，留一半为衣，再用飞金为衣。大人服者丸如梧子，小儿服者丸如黍米，雪水、生蜜为丸，面东服五十丸。病轻日浅者一服愈，病深日久者三四服愈。忌一切厚味。此方兼治暑月一切热症，又解痘疹毒。有力之家制丸施人，功德无量。至于避瘟之法，用乳香、苍术、细辛、生甘草、芸香、白檀香为末，枣肉丸，焚之。又以贯众浸厨房水缸用之。又雄黄二两，丹砂、鬼臼、石菖蒲各一两，共为末，井水调和，涂五心及额上、鼻中、耳门，辟瘟甚验。若入瘟家，以麻油涂鼻孔，出再取嚏，则不染，皆善法也。而握要之法，则如张景岳所云：必节欲节劳，仍忽忍饥而迎其气。尤为得之。

常州余师愚寓客中州时，父染疫，为群医所误。及奔丧归，视诸方皆不外治伤寒之法。思此症必有以活人者，公之于世，稍释隐憾，因读《本草》言“石膏性寒，大清胃热；味淡而薄，能表肌热；体沉而降，能泄实热”，恍然大悟，非此不足以治热疫。遇有其症，投之无不获效。历三十年，活人不少，遂著《疫症一得》二卷，于乾隆五十九年，自序刊行。大旨谓吴又可辨论伤寒、瘟疫甚晰，如头痛发热恶寒，不可认为伤寒表症，强为发汗，徒伤表气；热不退，又不可下，徒损胃气。斯语已得其奥妙，惟于从口鼻入不传于胃而传于膜原，此论似有语病。至用达原、诸承气，犹有附会表里之意。惟熊任昭首用败毒散，去其爪牙，继用桔梗汤，用为舟楫之剂，退胸膈及六经之热，确系妙法。余采用其法，减去硝、黄，以疫乃无形之毒，难以当其猛烈；重用石膏，直入戊己，先捣其窠巢之害，而十二经之患自易平矣。其方名清瘟败毒散，药用生石膏大剂六两至八两，中剂二两至四两，小剂八钱至一两二钱、小生地大剂六钱至一两，中剂三钱至五钱，小剂二钱至四钱、乌犀角大剂六钱至八钱，中剂二钱至四钱，小剂一钱至钱半、真川连大剂六钱至四钱，中剂二钱加至四钱，小剂一钱至钱半、生栀子、桔梗、黄芩、知母、赤芍、元参、连翘、竹叶、甘草、丹皮。以为疫症初起，恶寒发热，头痛如劈，烦躁谵妄，身热肢冷，舌刺唇焦，上呕下泄，六脉沉细而数，即用大剂；沉而数者，用中剂；浮大而数者，用小剂。如瘥一出，即用大青叶，量加升麻四五分，引毒外透，此内化外解，浊降清升之法，治一得一，治十得十，以视升提发表而愈剧者异

矣。其所载治验，俱用石膏数两，犀角、黄连数钱。归安江笔花《医镜》载治一时疫发痧，用石膏至十四斤而痧始退，盖即用其法也。近陈载庵亦仿之而获效。王学权《重庆堂随笔》云：吴又可治疫主大黄，盖所论湿温为病，湿为地气，即仲圣所云浊邪中下之疫，浊邪乃有形之湿秽，故宜下而不宜清。余师愚治疫主石膏，盖所论者暑热为病，暑为天气，即仲圣所云清邪中上之疫，清邪乃无形之燥火，故宜清而不宜下。二公皆卓识，可为治疫两大法门。允哉言乎！

痧

陈载庵云：《痧症全书》中涤痧丸，失载其方，余访得之，即是龚云林《万病回春》所载白虎丸。用千年石灰，刮去杂色泥土为末，水飞过，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再视病轻重加减，烧酒送下。此药顺气散血，化痰消滞，治青筋北方谓之青筋，南方谓之痧初觉头疼恶心，或腹痛，或腰疼，或遍身作痛，不思饮食，即进一服，当时血散而愈。若用砭刺之法，耗损其血，不若此方之神妙。《松峰说疫》亦采此方，谓霍乱、痧胀[1]皆治之，惟青筋多生冷寒湿所致，宜用烧酒，至热症或用冷水、冷茶送，随症变通可耳。又治心腹痛，及妇人崩漏、带下，或久患赤白痢，并一切打扑内伤，血不能散，服之皆大效。载庵言以此药施人治痧症，获效果捷。千年石灰不可得，用古墓中石灰可也。

长洲龙青霏柏《脉药联珠》，谓痧胀之症多属奇经。盖奇经为十二经之支流也。五脏之清气不升，六腑之浊气不降，譬犹五湖四渎，漫溢泛滥，尽入江河，而清浊已混，更水甚土崩，泥沙混扰，流荡不清，并俞壅塞，故其病有痧胀之名。痧胀者，犹沙涨也。痧胀总由十二经清浊不分，流溢入于奇经，而奇经脉现，则为痧症也。邪气滞于经络，与脏腑无涉，不当徒以药味攻脏腑，宜先用提刮之法及刺法，使经络既通，然后用药，始堪应手。其论痧症属奇经，未经人道，理实确而可信也。

咸丰六年夏秋之交，杭州人患吊脚痧，吐泻腹痛，足筋拘急，不即救，一二时即死。传有外治神方甚验，好善之家制药施送，救人不少，干霍乱症亦可治。七年八月，运司河下刘某患绞肠痧，势甚危险。其邻某知柴垛桥边夏家有此药，急往乞取，治之立愈。余目击其效，真神药也。兹录其方，并载药价，有力预备济人，功德无量。麝香五钱，钱十八千九百、母丁香一两，钱一百四十、猺[2]桂心去皮，一两二，换钱二千二百、生香附一两，钱十、倭硫黄三两五钱，钱二千五百。又合药工钱二百十，小痧药瓶五百三个，钱六百五十。共药七两五钱，每一瓶贮药一分五厘。每用一瓶，病重者二瓶。右药研极细末。分贮小瓶，黄蜡封口。用时先将暖脐膏药烘透，倒药末在中间，即向病者脐上贴住。一时即愈。此方救病甚速，然药性猛烈，断不可服，孕妇忌贴。

绞肠痧即干霍乱，《温病条辨》谓由寒湿，其驱浊阴以救中焦之真阳，方用附子、干姜等热药。《伤寒论汇言》谓此症得之夏秋间，设或见腹痛脉沉，误作阴寒治疗，一进热物、汤茶、酒药等，即刻闷乱而死。二说截然相反。余谓此症寒热皆有之，医者切宜审慎用药。其治之之法，有不论寒热皆可用者，外治则取委中穴腿弯处，多用热水急拍，红筋高起，刺之出血即愈；内治则用马粪年久弥佳，瓦上焙干末，滚水冲服一方加黄土，入淡黄酒煎服二三钱。不知，再作服。二法皆载《温病条辨》，实良方也。马粪并治霍乱吐泻，余曾疗治多人。

疟

周慎斋曰：治疟之法，升其阳使不并于阴，则寒已；降其阴使不并于阳，则热已。升其阳者，是散阳中之寒邪，柴、葛、羌之属，为散寒之品也；降其阴者，是泻营中之热邪，芩、知、乌[3]之属，为泻热之品也。盖并之则病，分之乃愈也。此盖本之王肯堂之治案。王之外祖母

① 胀：原作“挣”，据大成本改。

② 猺：同“瑶”。

③ 乌：大成本作“膏”。

年八十余，夏患疟，诸舅以年高不堪再发，议欲截之。王曰：欲一剂而已亦甚易，何必截乎？乃用柴胡、升麻、羌、防、葛根之辛甘气清，以升阳气，使离于阴而寒自已；以石膏、知母、黄芩之苦甘寒，引阴气下降，使离于阳而热自已，以猪苓之淡渗，分利阴阳，不得交并，以穿山甲引之，以甘草和之，果一剂而止。俞惺斋云：读《灵兰要览》，载此方治疟屡效，又附随症加减法，最为精当，是金坛得意之作。又谓李士材治程武修蓝本于此，惟以白豆蔻换穿山甲，亦其善用药处。余按近俗治疟多宗倪涵初，似逊此方，然以之治疟，亦不能尽效，知病有万变，未可执一。比见王孟英《古今医案按选》，论此最为精当，云："此案但言夏月患疟，而不详脉症，所用升散之药五种，苦寒之药三种，虽为金坛得意之作，余颇不以为然。后人不审题旨，辄钞墨卷，贻误良多。邹润安云：据金坛云，是使阴阳相离，非使邪与阴阳相离也。使邪与阴阳相离犹可言，人身阴阳可使之相离乎？斯言先得我心。余治门人张笏山之弟，疟来痞闷俗死，以枳桔汤加柴、芩、橘、半，一饮而瘳。是调其升降①，而使阴阳相离也。"

《左传》"齐侯疥，遂痁。《颜氏家训》改"疥"作"痎"，谓《说文》痎，二日一发之疟。痁有热疟，齐侯之病本是间日一发，渐加重，故为诸侯忧。今北方犹呼痎疟，痎音皆。俗儒云：病疥，令人恶寒变成疟，此臆说也，疥癣小疾，岂有患疥转作疟乎？余谓人之疾病无常，初患疥癣而继患疟，亦所时有，若以疥为痎，则亡占为有热疟，痎为二日一发之疟，亦何尝无热乎？

治疟有谓必当用柴胡者，以疟不离乎少阳，非柴胡不能截也。有谓不当概用柴胡者，以风寒正疟则宜之，若感受风温、湿温、暑热之气而成疟者，不可执以为治也。窃谓疟邪未人少阳，或无寒但热，或无热但寒，或寒热无定候者，原不得用柴胡。若既见少阳疟，必当用柴胡以升清肝胆之热，虽因于温热暑湿，亦何碍乎？

三 阴 疟

治三阴疟，震泽沈诒亭庆修传一方，用山查、槟榔、枳壳、甜茶各三钱，于疟发之日前二时，水煎服，一剂立愈，云试多人皆验。余谓此方药峻，黎藿之体及疟初起者宜之。吴晓钰言其六世祖山年公手稿录存，治久患三阴疟方，云传自外舅朱竹垞先生者，用生何首乌八钱，生黄耆、佩兰各四钱，水煎，临发前服三次，立愈。此方尤宜于膏粱之体。二方皆试验，而方书中不恒见，并录之。

痢

孔以立《痢疾论》谓：五色痢法当温补脾肾。余治一五色痢，用温而愈。然《冯氏锦囊》中有五色痢实症一条，想或有此症，余特未之见也云云。余曾治一小孩患五色痢，口渴发热，用万密斋《保命歌括》凤尾草方，一服即愈。此方主治赤白痢，而五色痢亦可治，可知其功效之神大抵五色痢有温寒之别，宜温者难治，宜寒者易治。录方于此：凤尾草竹林中与井边者极佳，如无，即产别地俱可用。连根一大握，一名鸡脚草、老仓米一勺、老姜带皮三片、葱白连须三根，用水三大碗，煎至一碗，去渣，人烧酒小半盏、真蜜三茶匙，调极匀，乘热服一小盏，移时再服，以一日服尽为度，忌酸味及生冷、煎炒、米面点心、难化等物。余按《本草》凤尾草性至冷，治热毒下痢。治利者确审非虚寒症，乃可用之。

痢以口渴、腹痛为实热。丹溪曰：口不渴，身不热，喜热手熨荡，是名挟寒。李士材曰：口渴更当以喜热、喜冷分虚实；腹痛更当以痛之缓急、按之可否、腹之胀与不胀、脉之有力无力分虚实。盖恐人概以口渴、腹痛为实热也。然则不口渴、腹痛者，果皆属虚实乎？又昔人谓先痢后泻者肾传脾，为微邪，易治；先泻后痢者脾传肾，为贼邪，难医。余尝持此说以临症，

① 升降：原作"阴阳"，据《古今医案按选》改。

遇有先泻后痢，口不渴、腹不痛者，几难辨其为实热、为虚寒，后见秦皇士《症因脉治》有云：湿热痢之症初起，先水泻，后两三日便下脓血，湿气胜，腹不痛；热气胜，腹大痛，肛门重滞，里急后重。又云：下痢红积而腹不痛，湿伤血分也，宜服河间黄连汤黄连、当归、甘草，始悟腹不痛者亦有实热，而口不渴可类推矣。自后凡遇夏秋痢疾，口不渴，腹不痛，而里急后重痢无不里急后重，小便少，脉数者，一以河间法治之皆效。

白槿花治赤痢甚效。余于杭郡学署植数株，秋间花开繁茂。凡患赤痢者，以花五六朵，置瓦上炙研，调白糖汤，服之皆愈。荷花池头陈某，秋间下痢月余，诸药不效，已就危笃，亦以此方获愈。采花晒干，藏之次年，治利亦效。

治噤口痢方，用人参倍用、黄连姜汁制、石莲肉炒，二味等分，水煎缓服。此方胃气虚者宜之，若热毒盛者，尚宜酌用。华治老少下痢，食人即吐，用白蜡方寸匕，鸡子黄一个，石蜜、苦酒即醋也、发灰、黄连末各半鸡子壳。先煎蜜、蜡、苦酒、鸡子黄四味令匀，乃纳连、发，熬至可丸乃止。二日服尽，神效无比。李濒湖谓此方用之，屡经效验。乃诸家方书罕见采录，知良方之见遗者多矣。陈氏藏器治小儿痢，用鸡子和蜡煎，盖本此方之意，然不若此方用药灵妙也。咸丰八年八月，罗镜泉患赤痢月余，诸医用温补药，日就沉重，延余治之，询知体倦头眩，不思饮食，腹不甚痛。诊其脉右关沉数有力，余脉皆虚。余谓尚有积滞在内，因用补太早，郁而不泄，然迁延逾月，体倦头眩，神已惫矣，未可峻攻也。乃用生地炭二钱、白芍二钱、归身炭七分、地榆炭钱半、荆芥穗炭五分、炒槐米一钱、丹皮炭一钱、酒炒黄芩一钱、制厚朴六分、麸炒枳壳一钱、山查钱半、神曲二钱、蛀黑枣二枚。服三剂，痢止能食，改方调理而痊。按此症初起腹不痛，口不渴，是以皆主温补，特未曾读秦皇士之书故耳。

泻

七味白术散，治小儿久泻脾虚者最灵。震泽泥水匠贺凤山孙二岁，泄泻两月，身热少食，面色痿黄，夜睡时惊。幼科用青蒿、扁豆、二苓、厚朴、枳壳、陈皮等药，日就危笃。求余治之，令服七味白术散党参二钱，焦白术、茯苓二钱，炙甘草四分[①]，木香四分，葛根四分，藿香七分，煨姜三分四剂，泻止身凉，改方去葛根，加炒扁豆二钱、炒苡仁三钱、砂仁三分、桔梗四分，四剂全愈。

疝

四苓散治疝有极验者，周克庵于丁巳岁病痰火痊后，忽睾丸起块如鸡卵，坚硬重坠不能行。始服治疝药，如川楝子、荔枝核等，反作痛。自揣是岁寓吴江时，常于酒后至茶肆，饮茶过多，殆水气流入膀胱所致，与肝经无涉，改服四苓散，泄泻数次而疝全愈。

咳嗽

《客尘医话》云：咳嗽大半由于火来克金，谓之贼邪，最难速愈。因风寒外袭，而内生实火，急宜泻之，若失于提解，久之传变生疾，误服阴药，反成劳瘵。此数语甚的。又云：如果系虚火，惟壮水一法，但养阴之药又皆阻气滞痰，是在治[②]之者灵也。如生脉六君汤、金水六君煎之类，最为妥当。余按金[③]水六君煎，景岳以治肺肾虚寒，水泛为痰，而《景岳全书发挥》訾其立方杂乱二陈、地、归，且谓水泛为痰而用二陈，于理不通，当用地黄汤。至壮水之法，六君汤亦非所宜。薛生白雪有案云：此由金水不相承揖，故咳久不愈，切勿理肺，肺为娇

① 分：此下原为墨盖，石印本作“煨”。
② 治：原作“台”，误脱偏旁，据石印本改。
③ 金：原作“君”，据文义改。

脏，愈理愈虚，亦不可泛然滋阴。方用整玉竹、川石斛、甜杏仁、生扁豆、北沙参、云茯神，迥胜于生脉六君汤、金水六君煎。余仿此以治久嗽阴伤，无不获效。

咳嗽有寒热之别，不可误治。感寒者，鼻塞流涕，或微恶寒，宜服生姜、葱白日二次，不宜常服。挟热者，夜嗽较甚，喉痒，口或微渴，宜服淡盐汤可常服代茶。初起服此者不致久延，余家用之恒验。

噎

《名医类案》载：绛州僧病噎不能食，语弟子死后可开胸喉，视有何物。弟子开视，得一物，似鱼而有两头，置钵中。时寺中刈蓝作靛，取置钵中，虫遂化为水。自是人以靛治噎疾多效。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以为此乃生瘕，非五噎比，后人因以蓝治噎误矣。盖噎亦有因瘕而成者，蓝能疗之，未可以概治噎症也。按《续名医类案》载：武昌僧患胃脘痛，其徒亦患之，师死，遗命必剖视吾心，果于心间得细骨一条，长七八寸，形如箸，插瓶中供师前。偶有贵客至，杀鹅，取骨挑鹅喉，凡染鹅血处即化。徒饮鹅血数日，胃疾竟除。此与绛州僧事相类。考《本草》鹅血治噎膈反谓，张石顽《医通》备述其法。僧之胃痛而生骨，殆亦噎类邪！然则鹅之功用实胜于蓝矣。

明蒋仪用《药镜·拾遗赋》注云："噎膈翻胃，从来医者、病者群相畏惧，以为不治之证。余得此剂，十投九效。不啻如饥荒之粟、隆冬之裘也，乃作歌以志之曰：谁人识得石打穿，绿叶深纹锯齿边，阔不盈寸长更倍，圆茎枝抱起相连，秋发黄花细瓣五，结实扁子[①]针刺攒，宿根生本三尺许，子发春苗随弟肩[②]，味苦辛平人肺脏，穿肠穿胃能攻坚，采搦花叶捣汁用，蔗浆白酒佐使全，噎膈饮之痰立化，津咽平复功最先。按石打穿，《本草》罕见，至《本草纲目拾遗》始载其功用，然世人识之者鲜，即或识之，亦未必信而肯服。余谓噎症初起，莫如《医学心悟》之启膈散。又秘传噎膈膏，程杏轩《医述》以为效如神丹人乳、牛乳、芦根汁、人参汁、龙眼肉汁、蔗汁、梨汁、姜汁，七味等分，惟姜汁少许，隔汤熬成膏，微下炼蜜，徐徐频服。至顾松园之治膈再造丹，谓能挽回垂绝之症见"今书"门。有此数方，何事更求僻药乎？

噎膈之症，定州杨素园大令照藜所论最为详核，见于王孟英《古今医案按选》中，备录于此：此证昔与反胃混同立论，其实反胃乃纳而复出，与噎膈之毫不能纳者迥异。即噎与膈亦有辨：噎则原能纳谷，而喉中梗塞；膈则全不纳谷也。至为病之源，昔人分为忧、气、恚、食、寒，又有饮膈、热膈、痰膈、虫膈，其说甚纷。叶天士则以为阴液下竭，阳气上结，食管窄隘使然，说本《内经》，最为有据。徐洄溪以为瘀血、顽痰、逆气阻隔胃气，其已成者无法可治，其义亦精。然以为阴竭而气结，何以虚劳症阴竭致死，而阳不见其结？以为阴竭而兼忧愁思虑，故阳气结而为噎，则世间患此者大抵贪饮之流、尚气之辈，乃绝不知忧者，而忧愁抑郁之人反不患此？此说之不可通者也。以为瘀血、顽痰、逆气阻隔胃气似矣，然《本草》中行瘀化痰降气之品不一而足，何竟无法可治？此又说之不可通者也。余乡有治此者，于赤日中缚病人于柱，以物撬其口，抑其舌，即见喉间有物如赘瘤然，正阻食管，以利刃锄而去之，去血甚多，病者困顿，累日始愈。以其治甚险，故多不敢尝试。又有一无赖，垂老患此，人皆幸其必死，其人恨极，以紫藤梗拗探入喉中，以求速死，呕血数升，所患径愈。此二人虽不可为法，然食管中的系有形之物阻拥其间，而非无故窄隘也明矣。又献县人患此临危。嘱其妻剖喉取物，以去其病。比死，其妻如所诫，于喉间得一物，非骨非肉，质甚坚韧，刀斧莫能伤，掷之园中树上，经年亦不损坏。一日，其子偶至园中，见一物粘缀草间，栩栩摇动，审视，则其父喉中物也，异而伫目半日许，

① 子：《本草纲目拾遗·草部下》引《药镜》作"小"。

② 肩：《本草纲目拾遗·草部下》引《药镜》此下有"大叶中间夹小叶，层层对比相新鲜"二句。

物竟消化，遂采其草藏之。有病噎者，煎草与饮，三啜辄愈，遂以治噎擅名，如是者十余年，后其草不生，始止，是世间原有专治此证之药矣。余臆度之，此症当由肝过于升，肺不能降王孟英云：片言断定，卓识真不可及，血之随气而升者留积不去，历久遂成有形之物，此与失血之证同源异脉。其来也暴，故脱然而出为吐血；其来也缓，故流连不出为噎膈。汤液入胃，已过病所，必不能去有形之物，故不效。其专治此症之药，必其性专入咽喉，而力能化瘀解结者也。昔金溪一书贾患此，向余乞方，余茫无以应，思韭叶上露善治噤口痢，或可旁通其意，其人亦自知医，闻之甚悦，遂煎千金苇茎汤，加入韭露一半，时时小啜之，数日竟愈。王孟英云：方妙。

吐

《千金方》治粥食汤药皆吐不停者，灸手间使穴三十壮。穴属手厥阴，在掌后三寸。今人罕[①]知用此法者。治吐汤药，虞天民方最善，用顺流水二盏，煎沸，汤泡伏龙肝研细搅浑，放澄清，取一盏，人参、苓、白术各一钱，甘草二分，陈皮、藿香、砂仁各五分，炒神曲一钱，陈米一合，加姜、枣同煎至七分，稍冷服。别以陈米煎汤，时时咽之。此法治胃虚不能纳食者皆效。又黄退庵治胃阴受戕，纳食即吐者，用人乳同糯米饮缓缓服之，亦应验如神。

头　痛

头痛属太阳者，自脑后上至巅顶，其痛连项；属阳明者，上连目珠，痛在额前；属少阳者，上至两角，痛在头角。以太阳经行身之后，阳明经行身之前，少阳经行身之侧。厥阴之脉会于巅顶，故头痛在巅顶；太阴、少阴二经虽不上头，然痰与气逆壅于膈，头上气不得畅而亦痛。其辨之之法，六经各有见症，如太阳项强、腰脊痛，阳明胃家实，少阳口苦、咽干、目眩之类是也。高士宗《医学真传》言头痛之症，只及太阳、少阳、厥阴，疏矣。

胁　痛

胁痛当辨左右，有谓左为肝火或气，右为脾火或痰与食丹溪则谓左属瘀血，右属痰；有谓左属肝、右为肝移邪于肺。余观程杏轩治胁痛在右而便闭，仿黄古潭治左胁痛法，用栝蒌一枚、甘草二钱、红花五分神效，以栝蒌滑而润下，能治插胁之痛，甘草缓中濡燥，红花流通血脉，肝柔肺润，其效可必，是肝移邪于肺之说为的也。又观薛立斋治右胁胀痛，喜手按者，谓是肝木克脾土，而脾土不能生肺金。则为脾为肺，固一以贯之矣。

腹　痛

医书言腹痛者，中脘属太阴，脐腹属少阴，小腹属厥阴。此指各经所隶而言，然不可执一而论。凡伤食腹有燥屎者，往往当脐腹痛不可按，或欲以手擦而移动之，则痛似稍缓。凡验伤食，舌胎、舌根色黄而浊。仲景《伤寒论》有云"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绕脐痛，烦躁，发作有时"，可以为证。

肝　病

今人所谓心痛、胃痛、胁痛，无非肝气为患。此有虚实之分，大率实者十之二，虚者十之八。余表兄周士熙，弱冠得肝病胃痛，医用疏肝之药即止，后痛屡发，服其药即止，而病发转甚。成婚后数月，痛又大发，医仍用香附、豆蔻、枳壳等药，遂加剧而卒。盖此症初起，即宜用高鼓峰滋水清肝饮、魏玉璜一贯煎之类，稍加疏肝之味，如鳖血炒柴胡、四制香附之类，俾肾水涵濡肝木，肝气得舒，肝火渐熄而痛自平。若专用疏泄，则肝阴愈耗，病安得痊？余尝治钮秬村学博福basin之室人肝痛，脉虚，得食稍缓，

① 罕：原为墨丱，据石印本改。

用北沙参、石斛、归须、白芍、木瓜、甘草、云苓、鳖血炒柴胡、橘红，一剂痛止。后用逍遥散，加参、归、石斛、木瓜，调理而愈。

赵养葵《医贯》，徐灵胎贬之是矣，然观其治木郁之法，先用逍遥散，继用六味地黄汤加柴胡、芍药以滋肾水，俾水能生木，此实开高鼓峰滋水清肝饮之法门六味加归身、白芍、柴胡、山栀、大枣，以治肝胃等症。血少者加味逍遥散加生地，再传而魏玉璜之治胁痛用一贯煎沙参、麦冬、生地、归身、枸杞、川楝子。口苦燥者加酒连。叶天士之治脘痛，用石决明、阿胶、生地、枸杞子、茯苓、石斛、白粳米等以养胃汁，则又化而裁之，法益详备，学者不可忘所自来也。

魏玉璜曰："带浊之现，多由肝火炽盛，上蒸胃而乘肺。肺主气，气弱不能散布为津液，反因火性速而下输。膀胱之州都，本从气化，又肝主疏泄，反禀其令而行，遂至淫淫不绝。使但属胃家湿热，无肝火为难，则上为痰而下为泻耳。"叶天士曰：肝主疏泄，侮所不胜，故亦下利。余尝治下利，但平肝而得效。余尝遵此法治素有肝痛病而下利脉弦者，果获效。是则肝之主病甚多，司命者不可不察也。

何西池曰"百病皆生于郁"，与"凡病皆属火"，及"风为百病之长"，三句总只一理。盖郁未有不病火者也，火未有不由郁者也。第郁而不舒，则皆肝木之病矣。此又可为肝病多之一证。

七 情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悲胜怒，恐胜喜，怒胜思，喜胜忧，思胜恐，此即五行生克之理也。古贤治病，若文挚之怒齐王，华元化之怒郡守，皆宗此旨。戴人、丹溪治案尤多。然亦有不拘克制之说者，如《邵氏闻见录》云：州监军病悲思，郝允告其子曰：法当得悸即愈。时通宁李宋卿御史严甚，监军向所惮也。允与子请于宋卿，一造问，责其过失，监军惶怖出，疾乃已。此恐胜忧。《簪云楼杂记》云：鹿邑李大谏，世为农家，获售子乡，父以喜故，失声大笑。乃举进士，其笑弥甚。历十年，擢谏垣，遂成痼疾，宵旦不休。太医院某，令家人绐其父曰：大谏已殁。其父恸绝几殒。如是者十日，病渐瘳，佯为邮语云：大谏治以赵大夫，绝而复苏。其父因不悲，而笑症永不作。此悲胜喜也。盖医者意也，苟得其意，不必泥其法，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不 寐

韩飞霞谓：黄连、肉桂，能交心肾于顷刻。震泽毛慎夫茂才元勋，尝用之而奏效。某年四十余，因子女四人痧痘连绵，辛勤百日。交小暑后，忽然不寐，交睡则惊恐非常，如坠如脱，叫呼不宁，时悲时笑。毛诊之，谓由卫气行于阳，不得入于阴，乃心肾不交之症，用北沙参、生地、麦冬、当归、远志、炙草、白芍、茯神、川连二分，肉桂一分，以甘澜水长流水扬之万遍，为甘澜水先煮秫米一两，去渣，将汤煎药，服之全愈。毛居黎里镇，读书三十年，中岁行道，名著一时。

汪春圃纯粹《医案》亦有以黄连、肉桂治不寐症者。丁俊文每日晡后发热微渴，心胸间怔忡如筑，至晚辄生懊恼，欲骂欲哭，昼夜不能寐，诸药不效。延至一载有余。汪诊其脉，左寸浮洪，两尺沉细，知属阴亏阳盛。仿《灵枢》秫米半夏汤，如法煎成，外用肉桂三钱，另煎待冷；黄连三钱，另煎，乘热同和入内。徐徐温服，自未至戌尽剂，是夜即得酣睡，次日已牌方醒。随用天王补心丹，加肉桂、枸杞、鹿胶、龟胶等味制丸，调理全愈。偶从杭城沈雨溥书坊购得《医学秘旨》一册，有治不睡方案云：余尝治一人患不睡，心肾兼通补之药遍尝不效，诊其脉，知为阴阳违和，二气不交。以半夏三钱、夏枯草三钱，浓煎服之，即得安睡，仍投补心等药而愈。盖半夏得阴而生，夏枯草得至阳而长，是阴阳配合之妙也。书系钞本，题曰西溪居士著，不知何许人，识以俟考。

不寐之症，由于思虑伤脾、繁冗劳心者，非专恃医药可治。《老老恒言》谓：不寐有操、纵

二法，操者如贯想头顶、默数鼻息、返观丹田之类，使心有所著，乃不纷弛，庶可获寐；纵者任其心游思于杳渺无朕之区，亦可渐入朦胧之境。余谓二法之中，纵法尤妙。盖操则心犹矜持，未极恬愉之趣，不若纵之游行自在也。特恐稍涉妄想，即难奏效，尤当寓操于纵为佳。余师归安沈鹿坪先生焯，官台州教授时，因阅文繁劳，患怔忡不寐，有人传一法云：每夜就枕后，即收敛此心，勿萌杂念，惟游思于平素所历山水佳处，任情一往，定而能静，久而久之，心渐即于杳漠之中，则不期寐而自寐矣。如法行之获效，是其能得纵法之要者。

冷庐医话卷四

桐乡陆以湉定圃氏著

吐 血

吴球治一少年吐血，来如泉涌，诸药不效，虚羸病危，乃取病者吐出之血，瓦器盛之，候凝入锅，炒血黑色，以纸盛放地上，出火毒，细研为末，每服五分，麦门冬汤下，二三服，其血遂止。此盖血导血归法也。余按近人传治暴起吐血方，以丝棉蘸吐出之血，火焙存性，研末服之，甚效。今观吴案，则不独初起者可用此法矣。

方书治吐血有用苦寒者，有戒用苦寒者。观顾晓澜治案，可以得其要矣。治案云：徐氏妇吐血倾盆，数日不止，目闭神昏，面赤肢软，息粗难卧，危如累卵，脉左沉右洪，重按幸尚有根。此郁火久蒸肺胃，复缘暑热外逼，伤及阳络，致血海不止，危在顷刻。诸药皆苦寒，是以投之即呕。借用八汁饮意，冀其甘寒可以人胃清上，血止再商治法，用甘蔗汁、藕汁、芦根汁各一酒杯，白果汁二匙，白萝蔔汁半酒杯，梨汁一酒杯，西瓜汁一酒杯，生冲，鲜荷叶汁三匙，七汁和匀，隔水燉热，冲人瓜汁，不住口缓缓灌之。服后夜间得寐，血止神清，惟神倦懒言，奄奄一息，脉虽稍平，右愈浮大无力，此自去过多，将有虚脱之患。经云血脱者益其气，当遵用之。人参七分，秋石水拌、黄耆七分、黄芩水炙黑、归身一钱，炒黑、怀山药钱半、茯苓三钱、大麦冬钱半，去心、蒸北五味七粒，和入甘蔗汁、梨汁、藕汁。服后食进神健而痊。门人问：血冒一证，诸方皆以苦寒折之，今以甘寒得效，何也？曰：丹溪云虚[①]火宜补，此妇孀居多年，忧思郁积，心脾久伤，复缘暑热外蒸，胃血大溢，苦寒到口即吐，其为虚火可知，故得甘寒而止。若果实热上逆，仲景曾有用大黄法；或血脱益气，东垣原有独参汤法，不能执一也。观此知实火吐血，原当用苦寒，然除实火之外，则概不宜用苦寒矣。今人吐血挟虚者，而医者动手辄用苦寒，宜乎得愈者少也。吐血戒用苦寒，更有治案可法：吴孚先治何氏女患吐血咳嗽，食减便溏，六脉兼数，左部尤甚。医用四物汤加黄芩、知母，吴曰：归、芎辛窜，吐血在所不宜；芩、知苦寒伤脾，在所禁用。乃与米仁、玉竹、白芍、枸杞、麦冬、沙参、川断、建莲、百合。二十剂，脉稍缓，五十剂而瘳。此方治阴虚咳嗽吐血最良，然必收效于数十剂后，谓非“王道无近功”乎？

又程氏式《医彀》，治李氏子吐血喘促，咳嗽浮肿，脚软不能行，诊脉浮涩微疾，此房劳所致也。用茯苓、白芍、苡仁、木瓜、丹皮、芡实、牛膝、贝母、百合、甘草。服十余剂，喘促稍定，浮退血止，前方加术，服二十余剂而愈。夫此病以凉止血，则浮喘必剧；以温止浮喘，则吐血必甚，总归不起，第于平淡中寓巧法，故能生耳。治血者知此，庶不为药所误。

方书每言童便治吐血之神，然须择强健之童而不食腥浊物者，有力者犹可购求，窭人[②]安能？

传有一方，丹参饭锅蒸熟，泡汤代茶，日饮之，甚效。

诸 血

肌衄即《内经》之血汗，古无验方。近人方案有极验者，录以备用。毛达可《便易经验集》云：一人左臂毛窍如针孔，骤溅出血，积有一而盆许，昼夜常流，面白无气。余用炒山甲片研细粉，罨之以帕，扎住，即止。随服补

① 虚：原作“实”。据大成本改。

② 窭（jù 据）人：窭，贫寒。窭人，贫穷之人。

血汤数剂而愈。后治一老农肾囊上有一针孔流血，盈至脚盆，诸药不效，自谓必死，余投以前法，立时痊愈，真神方也。顾晓澜《吴门治验录》云：余同事杨君，脑后发际忽出血不止，众皆骇然。余知其为肌衄也，令用一味黄芩，渍水涂之立愈，后竟未发。又见有胸前、背心两证，亦以前法治之立效。此方余友范董书所传，治鼻梁血出者，移治他处亦效。而《准绳》未见及此，可见著书之难也。

许辛木部曹之室人，自幼患鼻衄，于归后，无岁不发，甚者耳目口鼻俱溢出，至淡黄色始止。凡外治、内治之法无不历试。每发必先额上发热，鼻中气亦甚热。近二十年来每觉鼻热。辛木以喻嘉言清燥救肺汤投之，二三剂后，即觉鼻中热退不衄，或投之少迟，亦不过略见微红。盖此方最清肺胃之热，惟人参改用西洋参或加鲜生地，势已定则用干生地。喻氏此方，自言不用一苦药，恐苦从火化也。此制方妙处，医者不可妄加也。

汗

方书皆谓自汗属阳虚，盗汗属阴虚。余按何西池《医碥》云：伤寒始无汗，后传阳明即自汗，岂前则表实、后则表虚乎？又云：人寤则气行于阳，寐则气行于阴，若其人表阳虚者，遇寐而气行于里之时，则表更失所护而益疏，即使内火不盛，而阳气团聚于里，与其微火相触发，亦必汗出，是则自汗不第属阳虚，盗汗不第属阴虚矣。

疸

常州杨蕉隐参军振藩，能诗善画，兼谙医学。传一治黄疸病方：用活鲫鱼数枚，剪取其尾，贴脐之四围当脐勿贴，须臾黄水自脐出，鱼尾渐干，更易贴之。常有病黄疸甚剧，他人以手熨其身，手亦染黄色。用此治之，自朝至夕，贴鱼尾数次，水流尽即愈。曾目击其效。又言有草名并蒂珊瑚，叶似桂，高不及尺，每棵冬间结子二枚，色红如南天竺子，取子煎服，亦治黄病甚效。

肿

海宁许珊林观察槤，精医理。官平度州时，幕友杜某之戚王某，山阴人，夏秋间忽患肿胀，自顶至踵，大倍常时，气喘声嘶，大小便不通，危在旦夕，因求观察诊之。令用生黄耆四两、糯米一酒钟，煎一大碗，用小匙逐渐呷服，服至盏许，气喘稍平，即于一时间服尽，移时小便大通，溺器更三次，肿亦随消，惟脚面消不及半，自后仍服此方，黄耆自四两至一两，随服随减，佐以祛湿平胃之品，两月复元。独脚面有钱大一块不消，恐次年复发，力劝其归。届期果患前症，延绍城医士诊治，痛诋前方，以为不死乃是大幸，遂用除湿猛剂，十数服而气绝。次日将及盖棺，其妻见死者两目微动，呼集众人环视，连动数次，试用耆米汤灌救，灌至满口不能下，少顷眼忽一睁，汤俱下咽，从此便出声矣。服黄耆至数斤，并脚面之肿全消而愈。观察之弟辛木部曹楣，谓此方治验多人，先是嫂吴氏，患子死腹中，浑身肿胀，气喘身直，危在倾刻。余兄遍检名人医案，得此方遵服，便通肿消，旋即生产。因系夏日，孩尸已烂成十数块，逐渐而下，一无苦楚。后在平度有姬顾姓，患肿胀脱胎，此方数服而愈。继又治愈数人，王某更在后矣。盖黄耆实表，表虚则水聚皮里膜外而成肿胀，得黄耆以开通隧道，水被祛逐，胀自消矣。

消

治消渴证每用凉药，然观孙文垣治消渴，小便色清而长，其味甘，脉细数，以肾气丸加桂心、五味子、鹿角胶、益智仁，服之而愈。陆养愚治消渴喜饮热而恶凉，大便秘，小便极多，夜尤甚，脉浮按数大而虚，沉按更无力，以八味丸加益智仁，煎人参胶糊丸，服之而愈。其法本于《金匮》，由火虚不能化水，故饮一斗小

便亦一斗。凡见渴而水不消、小便多者，即当合参脉证，以此法治之。

伤 食

中食之证，往往状似中风，非详问病因，必难奏效。《明医杂著》有案可法，录之：一壮年人，忽得暴疾如中风，口不能言，目不识人，四肢不举，急投苏合香丸，不效。余偶过闻之，因询其由，曰：适方陪宾，饮食后忽得此证。遂教以煎生姜淡盐汤，多饮探吐之。吐出饮食数碗，后服白术、陈皮、半夏、麦芽汤而愈。

湖州某绅，老面鬓铄，食量兼人。暑月有馈盛馔者，快意加餐。次日蒸豚味变，不忍舍弃，复饱啖焉，遂得河鱼疾以卒。观此知高年胃强不足恃，且以见圣人“肉败不食”，诚养生之道也。

少壮时饭后作书，未尝有滞食之病，中岁以来，遂膺斯患。丁巳年，假得秘书数种，克期约还，又不敢假手于人，亲自钞录，日无暇晷，饱食后即倚案挥毫，因患腹痛，大便闭，数日不食，服保和丸及米灰等不效，投陆氏润字丸大黄一两，酒浸晒干，蒸半熟；制半夏、前胡、山查肉、天花粉、陈皮、白术、枳实、槟榔各钱二分五厘，每药须略炒，或晒干为末，姜汁打神曲糊为丸，梧子大始愈。自是饭后不敢作书。余服润字丸时，适陈载庵来，告以所患，问宜何药，载庵曰：《三世医验》中润字丸最稳最灵。余曰：鄙意正同，已服二钱许矣。载庵曰：不防再服一次。如其言，大便遂通。

伤食者往往发热口渴，有似外感，辨之之法，以皮硝二钱，用纸纸须厚而坚包固，缚置胃脘，静卧数刻，启纸视之，皮硝若湿，便是伤食。伤之轻者，此亦可以消化；伤之重者，其湿必更甚，乃服消食药可也。

邪 祟

杭州陈茂才福年，形状丰硕，气体素健。一日为其父诣市购药，忽仆于药肆门前，肆主为雇舆送归之，医救治不效，口鼻出血，未及半日遂卒，年仅三旬。按沈从先野《暴证知要》云：凡遇尸丧、玩古庙、人无人所居之室，及造天地鬼神坛场，归来暴绝，面赤无语者，名曰鬼疰，即中祟也，进药便死，宜移患人东首，使主人北面焚香礼拜之，便行火醋熏鼻法，则可复苏，否则七窍迸血而死。闻陈先生是日曾至人家吊丧，其所患岂即此耶？业医者遇此等症，慎勿猛浪投药。

袁随园《子不语》谓，《东医宝鉴》有法治狐，而不述其方。按是书邪祟门中有辟邪丹，治邪祟邪疾，及山谷间九尾孤精为患，方用人参、赤茯苓、远志、鬼箭羽、石菖蒲、白术、苍术、当归各一两，桃奴五钱，雄黄、朱砂各三钱，牛黄、麝香各一钱，为末，酒糊丸，如龙眼大，金箔为衣。每一丸，临卧以木香汤化下，诸邪不敢近体更以绛囊盛五七丸，悬床帐中尤妙。随园所云，殆即此欤。此方程杏轩《医述》采载，无牛黄，有甘草，赤茯苓改用茯神。

疬

疬即大风，又作癞。《论语》“伯牛有疾”注：“先儒以为癞也。”毛西河《四书剩言》云：包注“牛有恶疾”，按古以恶疾为癞。《礼》“妇人有恶疾，去”，以其癞也。故《韩诗》解《芣苢》之诗，谓蔡人之妻伤夫恶疾，虽遇癞而不忍绝。而刘孝标作《辨命论》，遂谓歌其芣苢，正指是也。又《淮南子》曰：“伯牛癞。”又芣苢草可疗癞，见《列子》注。余按芣苢即车前，《本草》为著其治疬功用。明沈之问《解围元薮》一书，专治疬风，方药甚多，而用车前者绝少，其所常用之药，乃大风子、苍耳子、蓖麻子，豨莶草、苦参、花蛇等是也。鲍云韶《验方新编》载治麻风白花蛇丸方云：丹阳荆上舍得麻风疾，一僧疗之而愈，以数百金求方不肯传。馆宾袁某窥藏纳衣领中，因醉窍录焉，用者多效。此与萧翼赚兰亭相似，皆以酒为饵者也。方用白花蛇一条、乌梢蛇一条并去头尾生用、防风、蝉蜕草鞋打碎，去泥土、生地、川芎、苦参、枸杞、槐花、银花以上各二两、白疾藜、全蝎醋浸一日，去盐味、

北细辛、蔓荆子、威灵仙、何首乌、胡麻仁炒香、金毛狗脊、川牛膝、乌药、天花粉、川连、黄芩、栀子、黄柏、连翘、牛蒡子以上各一两，炒，漏芦半斤，去节洗净，四两、荆芥穗一两五钱，上头面者加白芷一两，肌肤溃烂者加大皂角一两，共研末，米糊为丸，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茶送下，午后、临卧各一服一僧加风藤一两。

越郡有患疠风者，因至外祖家食鸡而得，其外祖乃患此症者也。后其人死，所畜之鸡肥大异常，邻人购食之，亦患此症而死。盖鸡食疠风者之痰，能染人也。谚曰："宁娶疯子妻，不食疯子鸡。"良有以也。

耳

乾隆时，杭州金氏，以耳科致富，止恃一秘方。今其家已式微，有人传得其方，用之甚效。取大蚌壳全个，中装人粪、千年石灰、野猪脚爪鸟猎店中有之，以铁丝匝紧蚌壳，外用泥涂，炭火煅至青烟起，置地上去火性，研细末，入瓷瓶秘藏。凡患耳中烂及耳聤流水等症，以此糁之立愈。此方天台余以痒传序所述，云不独可治耳疾，凡外症溃烂者，皆可用之，曾有人治裙边疮年久者亦效。

凡人于剃发之后，必取耳以快意，此由少时习惯，遂成自然，往往有取之过深，伤而出血者。《素辅医案》郑在辛著一则，尤堪警目，录之：贡武弁年二十余，取耳时为同辈所戏，铜挖刺通耳底，流血不止，延外科治之。初不以为楚，旬日间忽头痛，又延内科治之益甚。迎余往治，则头痛如破，体僵面赤烦躁，脉弦紧，口流脓血。检所服药，皆石膏、栀子、芩、连等味。病人自言脓血不自喉出。余曰："此脑中脓血，流入鼻内，渗于口中，的系破伤风矣。项强已属不治，幸未柔汗厥冷。"用小续命汤，重加桂枝、附子、干姜，去黄芩。一剂微汗，头痛减半。再剂颈柔，十数剂后，耳内结疤，脑涎亦不流，但其耳竟无闻矣。

目

目中起星，宜初起即治。《石室秘录》方最妙：白蒺藜三钱，水煎洗，日四五次。余二次皆用此获效。又一次以新橘子皮塞鼻中，不半日即退。又旧传一方，用山茨菇，人乳磨汁，入冰片末少许点之。并治翳障甚效。

人有患肝病者，重用柴胡，服之肝病愈而目瞽，以其竭肝阴也。大抵温散之品皆损目。友人某嗜饮烧酒，后竟失明。至如韭、蒜、椒、芥等耗目光，并宜远之。

一人患头风痛，两目失明，遍求医治无效，偶过茶肆小憩，有乡人教以用十字路口及乡村屋旁野苋菜煎汤，入沙壶中乘热熏之，日行数次，如是半月复明。许辛木说。

明目之方可久服者，枸菊丸第一专用二味，勿入六味丸内，黑小豆次之。《寿亲养老新书》云：李小愚取黑豆紧小而圆者，侵晨以井花水吞二七粒，谓之"五脏谷"，到老视听不衰。近人相传服法，晨用生小黑豆四十九粒，以滚水送下，久服勿间，则眼到老常明。余二十九岁患风火赤眼，愈后阅文攻苦，用目过早，遂至昏涩羞明，不能作字。又为眼科以赤药点之，转益增剧，于是谢去生徒，闭门静养，专服小黑豆，又每晨用明矾末擦齿，后以洗面水漱口，即将其水洗目，洗后闭目片时，俟其自干，如是半年，目乃复初。因服小黑豆勿辍，凡二十余年。迄今目光如归，灯下可作细字，未始非此方之力。凡人至中年而目昏花，即当服此。或因其性凉，不宜于寒体，则服枸菊丸可也。丁巳秋，见歙县吴端甫《攒花易简良方》，载服黑料豆法，并述功效，附录于此。云：每岁生吃一粒，自小服起，每年视岁数加减，永无眼患。余于壬子年入会闱，年仅四十二，而上灯后几不见卷格。南旋即得此方，无间服之，今历五稔[1]，目力倍于幼时，真奇方也。

明周定王橚《普济方》四百二十六卷，为方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首。余在杭州时欲借钞是

① 稔（rěn 忍）：同"年"。

书，需钱百余万，因而不果。咸丰九年，从坊友邱春生铖觅得刊本眼科书一册，即《普济方》之第三十一卷，计一百页。凡分类十有二，曰内外障眼，曰内障眼，曰外障眼，曰将变内障眼，曰内障眼针后用药，曰目生肤翳，曰目生丁翳，曰目生花翳，曰卒生翳膜，曰远年障翳，曰目昏暗，曰目见黑花飞蝇，曰目晕。类各有论，共五百八十八方。其内外障眼类中有去翳生血止痛方出《家藏经验方》，用蛴螬汁滴目中，及饴炙食之。下引陈氏《经验方》云：《晋书》盛彦母氏失明，躬自侍养，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病久，至于婢使，数见捶挞，婢忿恨，伺彦暂行，取蛴螬炙饴[1]之，母食以为美，然疑是异物，密藏以示彦，彦见之，抱母恸哭，绝而复苏，母目豁然，从此遂愈。《孟子》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于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本草》云：蛴螬汁滴目中，去翳障。余在曲江有将官以瞽离军，因阅《晋书》见此，参以《孟子》之言，证以《本草》之说，呼其子俾羞事而供，勿令父知，旬日后目明，趋庭伸谢，因录以济众。按此方他书罕见，特载于此，俾患障失明者采用焉。

钮兰畹说：湖城某妪，年四十余，目昏不能拈针黹。得一方：七月七日，采旱莲草捣汁，入食盐拌匀，日晒夜露，每日早起洗沐，以汁少许点目中，初微痛，后乃如常，目光遂渐明。嗣后至七十余岁，犹能于灯下缝纫。

喉

门人歙县吴子嘉茂才鸿勋，传治喉症方，名咽喉急症异功散。云得自苏州，灵验异常，历试不爽。用斑蝥四钱，去翅足，糯米炒黄，去米、血竭六分、没药六分，乳香六分、全蝎六分、元参六分、真麝香三分，共为细末，收藏磁瓶，封口，切勿走气。不论烂喉风、喉闭、双单喉蛾，用寻常膏药一张，取此散如黄豆大，贴项间，患左贴左，患右贴右，患中贴中，贴三四时即起泡，用银针挑破即愈。凡阴症起泡更速此方亦见《疫疡草》。

《金匮翼》烂喉痧方最为神妙。药用西牛黄五厘、冰片三厘、象牙屑三分，焙、人指甲五厘，男病用女，女病用男、真珠三分、青黛六分、去灰脚净、壁钱三十个，焙，即蟢子窠，土壁砖上者可用，木板上者不可用，共为极细末，吹患处。凡属外淫喉患，无不应手而瘳，不特烂喉痧奉为神丹也。惟药品修制不易，猝难即得，有力者宜预制备用。如一时不及修合，别有简便之法，用壁钱五六个，瓦焙为末，加人指甲末五厘、西牛黄三厘，亦效。又治喉蛾方：断灯草数茎，缠脂甲，就火熏灼，俟黄燥，将二物研细，更用火逼壁虱即臭虫十个，共捣为末，置银管，向患处吹之，神效。见黄霁青太守安涛《贤己编》。

舌

临症视舌，最为可凭，然亦未可执一。《正义》云：凡见黑舌，问其曾食酸、甜、咸物，则能染成黑色，非因病而生也。然染成之黑，必润而不燥、刮之即退为异。又惟虚寒舌润能染，若实热舌胎干燥，何能染及耶？凡临症欲视病人舌胎燥润，禁饮汤水，饮后则难辨矣。《重庆堂随笔》云：淡舌白胎，亦有热症；黄厚满胎，亦有寒症；舌降无津，亦有痰症，当以脉症便溺参勘。又白胎食橄榄即黑凡酸物皆然，食枇杷即黄。又如灯下看黄胎，每成白色。然则舌虽可凭，而亦未尽可凭，非细心审察，亦难免于误治矣。

黑舌胎有寒热之分，辨别不精，死生立判。汪苓友谓“舌胎虽黑，必冷滑无芒刺，斯为阴症无疑”，诚扼要之言也。舒驰远《伤寒集注》谓黑胎干刺为二症，一为阳明热结，阴津立亡，法主大黄、芒硝，急夺其阳，以救其阴，阴回则津回；一为少阴中寒，真阳霾没，不能熏腾津液，以致干燥起刺，法主附子、炮姜，急驱其阴，以回其

[1] 饴：大成本作“给”。

阳，阳回则津回。据此，则黑胎冷滑者必无阳症，而黑胎干刺者有阳症复有阴症矣，临症者可不慎欤？

舌现人字纹，多因误投寒药所致。杨乘六治沈姓感症危甚，舌黑而枯，满舌遍裂人字纹，曰："脉不必诊也，此肾气凑心，八味症也，误用芩、连，无救矣。"逾日果殁。

程杏轩治农人患伤寒数日，寒热交作，自汗如雨，脉虚神倦，舌胎白滑，分开两岐，宛如刀划。询知误服凉药，与六味回阳饮，服之有效。继进左、右二归饮数剂，舌胎渐退而安。又《伤寒金镜录》有裂纹如人字形者，因君火燔灼，热毒炎上而发裂，宜用凉膈散。此则舌见红色，又当细辨脉症，分别治之。

缪氏子年十六，舌上重生小舌，肿不能食，医以刀割之，敷以药，阅时又生，屡治不瘥，精力日惫。向余求药，检方书用蛇蜕烧灰，研末敷之不用刀割，立愈，后不复发。

齿

秀水新塍镇屠氏，人多耆寿，牙齿至老坚固不坏，有家传秘诀：自幼大、小便时，咬定牙齿，不令泄气法本张景岳，即有人询问。亦不答应，历久勿问，故牙齿从无堕落之患。余友郑拙言学博凤锵说。

江湖上女医有捉牙虫者，以箸尖向患处旋绕，投水碗中，似有虫者无数，云虫去齿痛当愈，顾往往不甚验。比阅程学博瑶田《通艺录》所载《亡室徐孺人行略》，始知其术皆伪。《行略》云：濠濠[1]间妇人能为龋齿医，行而卖其艺，治一人齿，能出虫多者以百数。孺人曰：吾生长和州，知之久矣。齿即生虫，他医莫能出，若乃能应手出乎？盖藜花虫也。

余久患齿痛，每勤劳火动，及食甜物即发。丙午年，周介梅表弟士焕传一方云：每日晨起，以冷水漱[2]口三次，不可间断，永无齿痛。介梅向患齿痛甚剧，行此得痊。余如法行之，齿痛遂不发。治齿痛神方：用青鱼胆风干，生明矾研末擦之，立止。又可治喉风，以上二味，加入指甲末、灯心灰吹之最妙。

腿

表兄周乙藜学[3]博士熙，于道光壬寅年患腿热，而按之不热，行步无力，不痛不肿。延医诊治。谓是湿热，重用防己，服之忽心悸不寐。别招医治，谓是阴虚，用熟地等药，心悸仍然，腿患益甚，腿肉日削，食少神惫，势就危殆。时乙藜家质库[4]中友朱光甫能医，乃令治之，曰：此痿病也，诚然是湿热，诚然是阴虚，然专治一端则误矣。投以清燥汤，病日减，继用虎潜丸法，出入增损，至三百剂始复原。乙藜因是潜玩医书，深究脉学，为人治病屡奏效。

方书言风胜则引，湿胜则肿，寒胜则痛，此未可泥也。道光己丑年，先君子芗畇公时年四十有九患两腿热痛，不能行步。医家用羚痹汤、巴戟天汤不效，反加剧，且肿，色青紫。又以为阴亏，用虎潜丸，痛益甚，饮食少进。乃至震泽，就吴雪香先生诊之，先生震泽县库生、中岁悬壶，审症精细，求治者盈门。切脉濡数，患处肿痛。询知酒户素火，谓是湿热致患，用苡仁、海桐皮、防己、蚕沙、川萆薢、秦艽、桑枝、牛膝、木通等药，日有起色，不一月全愈。余按痛而热，则不当用温药，羚痹汤等所以不效也，此犹理之显著者，而知之者鲜焉。甚矣，医道之难明也。

热病愈后，往往归之于足，发热肿痛，不治则痛甚而死，或致残废，如截足风之类。咸丰戊午春，余母周太孺人偶发寒热，忽患此症。时余在杭州，内人周婉霞在家侍奉，检医书得一方：用广胶一两，入糟、醋、姜、葱汁、四味烊化成膏，摊纸或布上，贴患处，痛立止。糟入醋中，将糟凿碎，调匀滤出汁，去糟渣勿用，姜汁不必多，只用少许，葱汁较姜汁多一半，糟、醋汁须三四倍于姜汁。

---

1 濠濠：疑为"濠梁"之误。

2 水漱：此二字原漫漶不清，据石印本改正。

3 学：原脱，据大成本补。

4 质库：当铺之别称。

庚申冬初，姬人李氏患伏暑，愈后两足肿而不红。其痛尤剧，服去湿清热药不效，用此方治之，痛亦立止，真神方也。因忆道光年间，邻人陈氏妇曾患此症，诸医莫能疗治，后以足浸冷水中，号呼痛绝而殒。惜当时未得此方拯之。特详志于此，愿有志者广传焉。

杂 病

余戚苕城沈姬，年七十四，忽头上右偏发中生一角，初起微痛，其后每觉痛则角稍大。阅三年，状如小指，角根之肉微肿，角坚如石，色微黄，角尖有三凹，纹色微黑如犀角。今已七十六岁咸丰八年记。按丹溪治郑经历嗜酒与煎煿，年五十余，额丝竹空穴涌出一角，长短大小如鸡距，稍坚。丹溪谓宜断厚味，先解食毒，针灸以开泄壅滞，未易治也。郑惮烦，召他医，以大黄、朴硝、脑子等冷药罨之。一夕豁开如酱蚶，径三寸，一二日后，血自蚶中溅出，高数尺而死。此冷药外逼，热郁不得发，宜其发之暴如此。今沈姬食贫茹苦，从不饮酒啖肉，其非食毒可知，不审何气使然，书之以俟识者。又按《南史》，孙谦末年，头生二肉角，各长一寸，此则有肉无骨，其形较异。又按《赵库记》云：梁武帝时，钟离人顾思远年一百十二岁，萧侯见其头有肉角长寸许（见侯传）。余亦曾见二人，一江兰皋，阳湖人；一徐姓，嘉兴人，头上皆有肉角高寸许，年亦皆九十余，盖寿相也。然二人皆贫苦，皆无子，则亦非吉征。此亦可以相证，附录之。

病有可预测其兆者，如手指麻木，知将患中风；一年前时时口干，手脚心热，或作渴思饮茶并水，或食已即饥，知将患发背；三年内眉眶骨痛，知将患大风疾，此有外症可凭者也。至于察神色，审脉象，而能先识其疴，则非神乎技者不能矣。

《医碥》谓真心痛、咬牙噤口，舌青而黑，汗出不休，手足寒过节。真头痛全脑连齿皆痛，手足寒至节，皆旦发夕死，不忍坐视。真心痛用猪肝煎汤，入麻黄、肉桂、干姜、附子服之，以散其寒，或可死中求生。真头痛急与黑锡丹，灸百会穴，猛进参、沉、乌、附，或可生。

本生祖秋畦公捐馆舍时年七十有八，猝发心痛不可忍，半日即长逝。其时延医诊视，只进治心痛通套药。使准此法以治，庶几稍可救药乎？

消渴、水肿、下疳、咳嗽、吐血等症，皆以戒盐为第一要义，若不能食淡，方药虽良，终难获效。

病有见于此而应于彼者，约略举之：如青腿牙疳之症，牙病而必见于腿上。咳不止，脉无神气，粪门生痿，此阳极而下，不治之症。疰腮之症亦名肿腮，初起恶寒发热，脉浮数，耳前后肿痛，隐隐有红色，肿痛将退，睾丸忽胀；亦有误用发散药体虚者，不任大表，邪因内陷，传入厥阴脉络，睾丸肿痛，而耳后全消者，盖耳后乃少阴胆经部位，肝胆相为表里，少阳感受风热，邪移于肝经也，若作疝症治之益误矣。此症惟汪蕴谷文绮《会心录》详言之，并立方云：肿腮体实者，甘桔汤加牛蒡、丹皮、当归之属，一二剂可消；体虚者，甘桔汤加何首乌、玉竹、丹皮、当归之属，二三剂亦愈；如遗毒为害，必须救阴以回津液，初元以生真气，俾邪热之毒从肿处尽发，方用救阴保元汤黑豆三钱，熟地二钱，麦冬钱半，丹皮、山药、南沙参、炙黄耆各一钱，炙甘草八分，水煎服。又虏疮之症，亦有先喉痛者，陈载庵之子所患，用《吴医汇[1]讲》中之法治之是也见“今人”门。

妇 科

《坤元是保》，宋薛仲昂轩所著，历代女科书皆未之采。书中不乏精要之论、易简之方，洵为女科秘笈。咸丰丁巳，吴晓铓以重值购自吴门，借余录之。摘录数条于此：

妇人有疾，两乳不嫌其大，月水不嫌其多，乃生机也。

治呕血及诸衄、下血等候，用猪腰子一具，童便二盏，陈三白酒一盏，贮新瓶内，密封泥

① 汇：原作“会”，音同致讹，据本书卷二“今人”门改。

口，日晚以慢火煨熟，至初更止，夜分后，更以火温之。发瓶毕食，即病笃者止一月效。平日瘦怯者，并宜服之。男女皆效，真以血养血之良方也。

医书云：先期为血热，后期为血寒。然有或前或后者，将忽寒忽热乎？大抵气者血之母，气乱则经期亦乱，故调经以理气为先。

孕六七月，因争筑著子死腹中，恶露直下，痛不能胜而欲绝者，佛手散主之当归三钱、川芎五钱，益母五钱，水酒各半碗煎服，停一二时再进一服。若胎不损，则痛止而子母俱安，既损则胎下而母全矣。

一胎不动而冷如冰，即非好胎。若以不动言之，好胎亦是伏而不动者，保可遂断其死胎也。宜服顺气活血药。

产后忌饮酒，但服童便可也。童便为临产仙药。晕眩败血中心，及血崩诸症，仓卒不及备药，惟儿初下地时，即与童便一盏，庶免诸症之患。一月之内，日服一盏，百病不生，他药皆不及此。

产后百病，三者最危、呕吐、盗汗、泄泻是也。三者并见，其命必危。数症并作，治其所急。见二凶多，一症轻者无害。

产后阴血虚耗，阳浮散其外而靡所依，故多发热。治法用四物汤补阴，姜通神明，炮干姜能收浮散之阳，使合于阴，故兼用之。然产后脾胃虚损，有伤饮食而发热者，误作血虚，则反伤矣，故必先问曾食何物、有何伤损。有恶血未净者，必腹痛而发热；有感胃外邪者，必头痛而发热。若发热而饮食自调，绝无他症者，乃血虚也，可以补血。若胸膈饱闷、嗳气恶食、泄泻等症，只随症治之。要知腹满而不痛者，断非恶血也，莫误。

产后用益母草锉一大剂三两，浓煎去渣，加芎、归末各二钱，陈酒、童便各一盏，服之至再，则腹痛、血晕之恶免，且大有补益，真治产之司总之。此方又名夺命丹，为产后圣药。

产后喜咸、爱酸而致咳嗽者，必致痼疾，终身须自慎之。

家传秘方有六，简易而神妙特奇，世世宝之。种子丸、五月五日，拔益母草带根阴干为末，炼蜜为丸，如弹子大。每朝二丸，百日必效。固胎丸、条芩、白术为末，每服三钱，砂仁汤下。连服数朝，而胎可永安。保安丸、五月五日，取益母草去根，晒干为末，炼蜜为丸，如弹子大。孕八九月，每朝一丸，砂仁汤下，服二三十朝，必无倒产之逆。催生丹、益母草四两，焦白芷、炒滑石、百草霜各二两。临产服四钱，芎归汤送下。益母丹、既产，用山查末三钱，浓煎益母草汤，陈酒和童便调下，第一日三服；第二日二服；第三日不服；第四、第五日山查末减半；第六、第七日去山查末，止服三味；第八日并三味一服，而百疾不生矣，历验。坤元是保丹。孕妇病则胎亦病，而堕则多两亡。此方能却胎病，使两无恙。青黛五钱、伏龙肝二两，二味研末，用井泥调匀，涂脐上当孕处二寸许，干则再涂。此丹止可施于伤寒极热之症，不可概施者也，切记切记，慎之慎之。余家有佣妇叶姓，阴下坠下一物，如初生孩儿头，卧则入腹，立则坠于外，行动不便，深以为苦。自云产后操作过早，屡至河埠蹲而洗衣，致有此患。坠下后产一男，仍不能收。俗名鱼袋，不知是否即子宫也。此症初起，若依丹溪法当或可疗，久则不能治矣。

丹溪治产妇阴户一物如帕垂下，俗名产颓，宜大补气以升提之，以参、耆、术各一钱，升麻五分，后用归、芎、甘草、陈皮调之。又治产妇阴户下一物如合钵状，此子宫也。气血弱，故随子而下。用升麻、当归、芎、耆，大剂服二次，后以五倍子作汤洗濯，皱其皮，觉一响而收入。

胎　产

妇人经止三月，以川芎末二钱，煎艾水调服，腹内觉微动是孕，不动者非也。此法妇科诸书皆载之，然未可轻试。余内人素患肝气，己丑岁怀孕三月，服川芎末少许，即动甚不安，是知成方不当泥也。又方书佛手散，用当归、川芎各五钱，水酒煎，治胎动。杭州儒医严兼三茂才尝谓此方暂服则安，常服之则屡生而不育，亲验，故知之。

秀水新塍镇陈氏女科，治胎前诸症，戒用川芎，以其能升，易动胎气也。又言桂圆产后

不可轻服，味甘易令人呕，恐瘀血因之而升也。余因思张景岳治胞衣不下，用本妇头发揽入喉中，使作呕，则气升血散，胞软自落。此法虽妙，然或因作呕而瘀血上升，转为害矣。

萧慎斋《女科经纶》谓：妊娠十月而生，其常也；其有逾期者，若唐尧之与汉昭是也；若云二年、四年，则怪诞不经矣。余按《元史·黄潛传》孕二十四月而生，此必非虚饰者。又仁和王学权《重庆堂随笔》载王大昌语云：老医辅沛霖治周缝人妻，经阻腹胀而硬，服药不效。至两年余，忽举一子，而胀病如失。其子甚短小，名曰关保，余常见之云云。然则胎孕阅数年之久，亦事之所或有，未可概以为不经也。

蔡松汀难产方，用黄耆、熟地各一两，归身、枸杞子、党参、龟版醋炙各四钱，茯苓三钱，白芍、川芎各一钱。无论胞衣已破未破，连服四五贴，但用头汁，取其力厚也。此方意主补助气血，以为服之者万无一失。冯楚瞻催生保产万全汤，则用人参三钱至五钱，归身三钱，牛膝梢二钱，川芎、干姜炒焦，各一钱，肉桂六分，桃仁十三粒，酒炒红花三分，补而兼通。谓不惟催生神效，产后更无瘀血凝滞百病。主蔡说者訾冯方温热，主冯说者议蔡方补滞。窃谓冯方惟秉质虚寒者宜之，否则必有遗患，当以蔡方为优。

孕妇服药，凡寻常所用如牡丹皮、赤芍、牛膝、薏苡仁、贝母、半夏、南星、通草、车前子、泽泻、滑石、槐角、麦芽、神曲、伏龙肝、归尾凡用归身当去尾、鳖甲、龟版等皆忌之，大抵行血、利气、通络、渗湿之品均在禁例，故王孟英谓胎前无湿，虽茯苓亦须避之。火酒、椒、蒜等皆不可食，以其助火铄阴也。固胎之物，南瓜蒂煎汤服最良，胜于诸药，黄牛鼻煅灰同煎尤妙。

《泊宅编》云：一妇人暴渴，惟饮五味汁。名医耿隅诊其脉曰：此血欲凝，非疾也。已而果孕。以占方有血欲凝而渴饮五味之症，不可不知也。按此说产科书罕见，录之以备诊家之一助。

江都葛晴峰自申《医易·脉部》，谓孕脉以阳人阴中，脉当短促。罗养斋以为发千古所未发。惜其书不传。

补脬散治产后交肠病，因脬肠有损，积秽凝塞，故大小便易位而出也。补脬散其效。方用生黄绢丝一尺剪碎，白牡丹皮、白芨各钱半，水一碗，同煮如饴，木槌研烂，空腹时顿服。服时不得作声，作声则不效。陈梦琴变通其法，用生黄丝绢、白芨、黄蜡、明矾、琥珀，水捶为丸，猪脬一，煮汤饮之，尤精密可法。

辨妊娠，古人形病脉不病为凭，沈金鳌更以嗜酸别之，何西池又以胎至五月则乳头乳根必黑，乳房亦升发为据。辨胎男女，古人以脉左大为男，右大为女；张路玉独谓寸口滑实为男，尺中滑实为女，两寸俱滑实为双男，两尺俱滑实为双女，右尺左寸俱滑实为一男一女。此皆扼要之诀也。

阳湖史生家俊，言其同乡名医周八先生诊一孕妇，左乳胀痛，谓左乳胀为男，右乳胀为女，后果生男。余按《千金方》云：左乳房有核是男，右乳房有核是女。又《坤元是保》以乳核先生验左男右女，殆即此义欤。

子死腹中，古法用下。验之之法，腹闷胸坠兼冷，略无动意，口中秽，面如土色，舌色青黑是也。治法服回生丹三丸，立下，产母无恙。如一时无此药，以平胃散一两生用，经火少不应，酒、水各半钟，煎好，入朴硝五钱，再煎温服，即化水而下。薛立斋云：胎死服朴硝下秽水，肢体倦怠，气息奄奄，急用四君子为主，佐以四物，加姜、桂调之。萧慎斋云：胎死必先验舌青、腹冷、口秽的确，方可用下，亦必先固妊妇本元，补气养血，而后下之。若偶有不安，未能详审，遽用峻厉攻伐，难免不测之祸。《保产要录》云："即不服药，人不慌忙逼迫，亦迟迟生下，而不伤母。盖人腹中极热，惟不忙迫，产母安心饮食，腹内热气熏蒸，胎自柔软腐死，或一二日，或三四日，自然生下，但所出秽气，令人难闻。"是可知死胎用下，乃不得已之治法，若产母病后及真元虚者，尤当审慎。程道承式《医毂》，治产妇气血弱而胎死腹中者其症腹胀作痛，一日不下，其脉两尺沉伏，微动无神，

熬益母膏，以川芎、当归、中桂、葵子煎汤，调服二三盏，胎即下，其治最善。吴鞠通治一妇死胎不下二日，诊其脉洪大而芤，问其症大汗不止、精神恍惚欲脱，曰：此心气太虚，不能固胎，不问胎死与否，先固心气，用救逆汤地黄、麦冬、白芍、阿胶、炙草、龙骨、牡蛎加人参，煮三杯，服一杯而汗敛，服二杯而神清气宁，三杯未服，而死胎下矣。下后补肝肾之阴，以配心阳之用而愈。此又可为治死胎者开一法门也。

《产宝》云：妊妇腹中脐带上疙瘩，儿含口中，因妊妇登高举臂，脱出儿口，以此作声。令妊妇曲腰就地如拾物状，仍入儿口中即止。王清任[1]驳之曰："初结胎无口时，又以何物吮血养生？"然余观程氏光治腹中儿啼，倾豆于地，令妇低头拾之即止。又方密斋治法，令妇作男子拜即止，则知口含之说近似有理，且惟有口始可含，何得以无口时相比较，况所谓含者，乃在氤氲一气之中，非必真吮血以养生也，王说似拘。

秀水计寿桥学博楠，博雅工诗，深谙医理，尤精妇科。自言诊胎产症二十余年，凡大险大危者十中挽回七八，皆以用补得宜，不随流俗，以治标逐瘀为先务也。所著《客尘医话》三卷，妇科居其大半，论堕胎、难产最中肯綮。录之：治堕胎往往用补涩，治难产往往用攻下，皆非正法，盖半产由于虚滑者半，由于内热者半。得胎之后，冲、任之血为胎所吸，无余血下行。血不足，胎必枯槁而坠，其本由于内热火盛，阳旺而阴亏，血益少矣。治宜养血为先，清热次之，若泥于腻补，反生壅滞之害。至于产育，乃天地生生化育之理，本无危险，皆人之自作也。用力太早，则胎先坠下，舒转不及，胞浆先破，胎已枯涩，遂有横生、倒产之虞。其治亦不外乎养血为主，血生则胎自出，若误用攻下之药，则胎虽已产，冲任大伤，气冒血崩，危在呼吸矣，慎之慎之。

齐氏翀《三晋见闻录》云：山西产妇既产，便饿不食物，惟以小米粥极薄，日饮数回，以一月为率。若旬日之内，或食米面，或食鸡豚，则不可治。安邑则旬日之内并不可睡。按产后因食伤致病而殒命者甚多，饮粥之法最妙，但不可使之饿，要在一饿即饮，饮不可多而已。至于旬日不睡，未免为期太多，神气疲惫。吾乡每令倚睡高枕，傍以人守之，寐稍久即呼之觉，阅四五日始任其睡，此法较善。

乳

《劝行医说》又有论乳吹一条，语亦详尽，并录于此：凡妇人乳吹初起，切勿先延医治。每见医家治乳，用黄色敷药调菊花叶涂之，内服皂角、甲末等味，速其成脓，待至红未熟，即用披针开入寸许，复以手硬出毒，其痛每至昏晕。而血多脓少，既难内消，复使其痛苦，多时不能收口，日久成漏，腐烂缠囊[2]，致病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而待哺之儿亦将失乳毙命。罪恶之重，擢发难数。在医者本意，只求多次相延，博取财物，或冀症久求愈，重索药资而已，亦知地狱中早虚左以待[3]乎？故乳吹、乳痈等症，初起只须内服逍遥散及六神丸、莲房灰末，福橘酒送，外煎紫苏、橘核、丝瓜络、川楝子、当归、红花、川乌、香附、官桂等水，用手巾两方，绞热替换焗[4]乳，轻者乳散乳通，如再不通，须病人忍痛，使一大婴孩重吮下积乳，随即吐去，吮三五次无不爽利，无庸延医诊视。至乳疽、乳岩、乳癖，症情不一，治法各殊，是在名家息心体认，以煎剂为主，尤非疡科所能奏功矣。

---

[1] 任：原作"臣"，按清任字勋垕，名字误混，故改。

[2] 囊：大成本作"绵"。

[3] 虚左以待：古代以左为上，空着左边的位置以待客，称虚左以待。

[4] 焗：未明何义，大成本作"暖"。

冷庐医话卷五

桐乡陆以湉定圃氏著

幼 科

小儿解颅者，因肾气虚弱，脑髓不实，不能收敛，而颅为之大也，宜急服地黄丸补之。万密斋《幼科发挥》云：一儿头缝四破，皮光而急，两眼甚小。万曰：脑者髓之海也，肾主骨髓，中有伏火，故髓热而头破，额颅大而眼楞小也，宜服地黄丸。其父母不信，至十四岁而死。余族一侄孙，幼时解颅头大，而面甚小，至十六岁竟死。余按龟版治小儿囟不合，加入地黄中煎服，似尤应验。

治小儿惊风砂雪丸，用朱砂、轻粉各一钱，僵蚕十个，蝎三个，以青蒿节中虫捣和为丸，研细，人乳调服。相传其方甚神。余按轻粉辛燥有毒，治之不得其法，则毒气窜入经络，变成他疾，为害非浅，不若用青蒿虫末和灯草灰调入人乳服之；或伺小儿睡时，以铜管吹青蒿虫末和灯草灰入其口中，法尤简妙。屡屡获效，不可忽视。

喻嘉言《温证朗照》[1]云："凡小儿发热呕吐者，倘未布痘，即须审谛，不可误用温胃之药。里中一宋侯，高年一子，恣啖不禁，每服香砂平胃散极效，一夕痘发作呕，误服前药，满头红筋错出，斑点密攒，筋露，所谓瓜藤斑也。上饶相公一侄，髫龄选贡，赴宴返寓，痘发作呕，乃父投以藿香正气丸，一夕，舌上生三黑疔，如尖栗形；舌下生四黄疔，如牛奶形，盖痘邪正出，阻截其路，凶变若此，当以为戒。余按小儿患病，挟热者多，温燥之药皆宜慎用，不特痘症宜防也。忆在杭州时，有府胥张某子十岁，夏月触暑，发热恶寒不食，医投以藿香正气丸，遂至热盛神昏，唇舌焦干，口鼻出血而殒。"聂久吾[2]《活幼心法》云："小儿多吐之后，胃气大虚，气不归元，阳浮于外，反有面赤头热、身热作渴而似热症者，俗医误认为热，投以凉药，杀人如反掌，故治吐泻而药不中病者，与其失之寒凉，宁失之温补。失之温补犹可救疗，失之寒凉，其祸甚速，不及救也。"余按此说与前条喻氏所论绝相反，参观焉而各有至理，惟在审症之的而已。盖凡症之初起，发热作渴而吐者，挟热居多；吐后复发热作渴者，往往有属虚寒者矣，司命者其审之！

吾邑孔雅六学博宪采长女，初生啼哭一声，后竟默不作声。查方书，捉猫一只，以袱包之，持向女耳边，隔袱咬猫耳，猫大嗥一声，女即应声而啼，后遂无他，今已出嫁生子矣。此即古之所谓禁方，其理莫能测也。《医学入门》云：初生月内多啼者，凡胎热、胎毒、胎惊皆从此而散，且无奇症。沈芊绿甚韪其说，因谓儿啼只宜轻手扶抱，任其自哭自止，切不可勉强按住，或令吮乳止之。若无他病，不必服药。余谓是固然矣，然有因他故而啼者，杭州乐怀谷女方襁褓，忽啼不止，拍之则愈啼，解衣视背，见绣针微露其绪，而针已全没。医治之，杂以药敷，肉溃而针终不出，延至百余日，卖酒家传一方，以银杏仁去衣心杵烂，菜油浸良久，取油滴疮孔中，移时针透疮口，而针则已弯，盖强拍入之也。又曾世荣于船中治王千户子，头疼额赤，诸治不效，动即大哭。细审知为船篷小篾刺人囟上皮肉，镊去即愈。然则小儿啼哭，苟有异于寻常，即当细心审察，固不必一概投药，亦不得任其自啼自止也。

---

① 温证朗照：当为《温热朗照》，清·缪遵义撰，误题为喻嘉言著。

② 吾：原作"可"。按《活幼心法》作者聂尚恒，字久吾，故改。

痘

《翼驷稗编》云：海州刘永有一子，年五岁，出痘遍体，疙瘩大如瓯。凡三四十医皆不识，有老妪年七十余，见之曰："此包痘也，吾所见并此而二，决无他虞。"六七日疙瘩悉破，内如榴子，层层灌浆皆满，真从来未睹者。痘书充栋，亦无人道及，可见医理渊深，即痘疹一门，已难测识矣。余按此可以补诸痘书之阙录云。

阜平赵功甫长于治痘，痘始萌，一望已知其结局。自云一生疗痘，无药不用，而从未有用附子者。今按曾世荣治侯自牧子痘，盛夏用附子；费养恒治冯宪付孙痘，亦用附子，皆采入《续名医类案》，然则治痘非无用附子之症，特不恒有耳。

崔默庵论痘症曰：今人治痘，率用升麻葛根汤，使毒气尽升头面，后多难治。戒升麻勿用，多用葛根及横解之剂，少加桂枝，令其毒尽散于四肢，即险逆之症亦可为矣。见刘继庄《广阳杂记》。

疳

治小儿疳病集圣丸人参、蝉蜕、川连各三钱，归身、川芎、陈皮、五灵脂、莱菔茂、夜明砂、使君子肉、芦荟、砂仁、木香各二钱，公猪胆一个，和药末为丸，如龙眼大，每服丸，不寒不热，亦补亦消，最为稳善。《名医类案》所载单方三，亦佳。一用山查一两、白酒曲一两，取多年瓦夜壶中人中白最多者，装入二物，炭火煅存性，研细末，每服六分，滚水送下。其一用鸡蛋七枚，轻去壳，勿损衣膜，以胡黄连一两、川黄连一两，童便浸，春、秋五日，夏三日，冬七日，浸透煮熟服之。其一用大虾蟆十数个，打死，置小口缸内，取粪蛆不拘多少，粪清浸养，盛夏三日，春末秋后四五日，以食尽虾蟆为度，用粗麻布袋扎住缸口，倒置活水中，令吐出污秽净，置蛆于烧红新瓦上焙干食之，每服一二钱。或用炒熟大麦面和少蜜作饼或丸，令儿食。此皆以人身气化之物，人消导药治之，可称灵妙。

小儿无辜疳，脑后项边有核如弹丸、按之转动，软而不疼，壮热羸瘦，头露骨高。有谓妖鸟一名夜行游女夜飞，其翼有毒，拂落于人家晒晾未收之襁褓衣上，儿著之则病。有斥其说为妄，谓"无辜"，鸟名，啼时两颔扇动，如瘰疬之项，小儿肝热目暗，颈核累累，其状相类，因以为名，宜用逍遥散加减治之；有谓因乏乳所致；又有谓饥饱劳役、风惊暑积八邪所致，宜用布袋丸治之。余谓妖鸟之说无论其是否，但见项边有核，即当挑刺，以药治之，若至大而溃脓，法不能疗。至其用药，则仍不外治疳病之法耳。

外 科

治脓窠疥疮，用大枫子五十粒、草麻子五十粒、蛇床子三钱。以上三味，研细另包、麻黄钱半、斑蝥去翅足，三个、雄猪油一两，先将麻黄、斑蝥二味，同入猪油内煎枯，去渣尽净，再将前三味放下，缓缓熬煎，待渣黑，然后取起，用绢袋包裹，向患处频频擦之。此方吴子嘉所传，云曾经试过甚效。

子嘉又传治发背、痈疽、一切无名大毒，以及疮疖等症神方，名迅风扫籁散，云得自常熟，屡试不爽。用穿山甲七片、蜈蚣去头足，七条、蝉退五钱洗、僵蚕炒去丝，二钱、乳香去油，二钱半、没药去油，二钱半、全蝎头、足要全，酒浸，去腹内肠，七个、斑蝥去翅足，糯米炒，七个、明雄黄五钱、麝香一钱、冰片八分、五倍子一两五钱，共为细末，曝干，勿令见火。掺于毒上，再以寻常膏药盖之，其效如神。若遇大毒，须加升丹少许，和药末同掺，其升丹必要自制，市中者不验。

升丹方：水银一两、白矾一两二钱、牙硝一两二钱，皮硝不可用。先将矾、硝二味研细，再入水银，用小广锅一只盛药，再以粗碗一只覆于锅上，用细白皮纸搓作纸索，醮水微湿，筑于碗口；另用细矾末掺纸上，再用生石膏粉满盖碗底，以铁秤锤压碗上毕，以大钉四枚钉入泥地，用硬炭烧三炷官香四围须用砖护住，火方有力，第

一炷火文，第二炷火武——二炷香间须防走漏．第三炷火大武，当以扇拂之。冷定开视，而丹成矣丹在碗上，药渣弃去，不可用．

方书所言内痈，在概详于肺、胃、大小肠，其他脏腑均略焉。吾乡有患肝痈者，医以为肺痈，服药后日就危笃．延张梦庐学博视之，识为肝痈误治，卒不能救药而殒。按《内经》云：期门隐隐痛者肝疽，其上肉微起者肝痈。又云：肝痈两胁满，卧则惊，不得小便。是其症亦尚易辨，特俗医不学，遂致杀人耳。陈远公云：肝痈在左而不在右，左胁之皮必见红紫色，而舌必见青色，治必平肝为主，佐以泻火去毒，宜化肝消毒汤，白芍、当归各三两，金银花五两，黑山栀五钱，生甘草三钱，水煎服。盖其治法与肺痈迥殊也。

王洪绪《外科全生集》论《冯氏锦囊》治阴疽以温补兼托，以为初起平塌，安可用托，托则成功。宜以溃为贵，即流注、瘰疬、恶核，倘有溃者，仍不取托，托则溃者虽敛，增者又何如耶？因立阳和汤以施治熟地一两、鹿角胶三钱、白芥子二钱、肉桂一钱、甘草一钱、麻黄五分、姜炭五分，遇平塌不痛大疽，倍加熟地。严兼三谓生平遵此法以治阴症，屡获奇验。尝于六月中治一男子，遍身热毒，而腹上独生一疽，平塌不痛。诊其脉沉微无力，乃用阳和汤加附子、黄耆服之，疽消而愈。盖热毒发于表，而表疽根于内，故必治其本焉。因思古方治一切痈疽，用仙方活命饮，未成者即消，已成者即溃，云是疮痈之圣药，然以治阴疽，则有银花、赤芍、花粉、贝母等凉药，不若阳和汤专用温补，能消患于未萌也。

海宁许辛木部曹楗精医理，尤长于外科，所制膏丹，必购求良药，亲自研练，拯治危症甚多。尝言瘰疬一症，服药最难见效，外治亦鲜良方，王氏《全生集》消核膏曾试用之，缠热重者转致红肿，盖药品多毒烈也。因以控涎丹为主，加入麻黄煎成膏药，普施甚效。故友汤绪云又加入数味，嗣后求者踵至。不独瘰疬，凡痰核、乳岩贴之，初起即消，久者纵不能消，亦不再大，妙在并无斑蝥、蜈蚣、全蝎等毒药，虽好肉贴之无损。石门某医之女，颈生瘰疬十余年．自为医治不效，且有溃者，闻部曹有自制消核膏，挽人求索。令未溃者贴此膏，已溃者贴阳和解凝膏见《全生集》，掺以九一丹。每次索膏必数十张，如是数月，未溃即消，已溃即敛，遂不复发，今嫁人有子女矣。此方治愈者众，其药用制甘遂二两、红芽大戟三两、白芥子八钱、麻黄四钱、生南星一两六钱、全蝎一两六钱、朴硝一两六钱、藤黄一两六钱、姜半夏一两六钱。九一丹，用降药九分，生石膏一分。

外科之症有与内科相似者，最宜详审。凡诸痈毒初起，恶寒发热，不可误认伤寒。又骨槽风不可误认牙痛，鹤膝风不可误认痛痹，痔血不可误认肠红，肺痈不可误认外感咳嗽，肠痈不可误认诸腹痛，此类尚多，不可悉数。

《质直谈耳》载：旧青浦镇疡医陈天士，名驰四方，就医者日不下数十人，其药最秘者手治之，岁久毒气熏炙，晚年中拇间生恶疽，知不可疗。闻南去百五十里，地名潭中，有一叟精于针砭，恒自晦，不欲以术自鸣，即易姓名疾赴其所乞治之。叟曰："此药毒也，君殆知医，向之中恶深矣，不发则已，发必难治，非吾力所及也，盍往质诸陈天士乎？"天士大恐，速归，疽遂溃，神昏而殁。余谓陈虽能医，技犹未精也。《秋灯丛话》云：北贾贸易江南，喜食猪首，兼数人之量。有精于岐黄者见之，问其仆，曰每餐如是，已十有余年矣。医者云："病将作，凡药不能治也。"俟其归，尾之北上，将以为奇货，久之无恙，复细询其仆，曰主人食后必满饮松锣茶数瓯。医爽然曰："此毒惟松萝可解。"怅然而返。使陈能如此贾之豫为防，何致成不治之症乎！

《外科正宗》一书，近世盛行，医者信而遵之，往往用披针[①]及三品一条枪等法，误人不少。是书徐灵胎有评本，余曾从陈载庵借录一过。后许辛木又加注释，属余为之校正，将以救世医之弊。已付刊矣，适逢寇乱中辍，余所

① 披针：《外科正宗》卷十二："披针……长二寸，阔二分半，圆梗扁身，剑脊锋尖，两边芒利……。"

录之本亦毁于兵燹。辛酉秋日，避难于东林山后，从汤欣庵借录副本，因摘录于此，俾习外科者观之，庶不为是书所误。《正宗》云："初起未成者，用披针当顶点入知痛处，出其恶血，通其疮窍，随插蟾酥条直至疮底见《脏疽论》后。"评云："此必死之法，误尽苍生，其不死者亦必卧床几月，服大补之药而后得安。"《正宗》云："披针当顶插入知痛处方止，随用蟾酥条插至孔底见神妙拔根方下。"又云："三日后加添插药，其根高肿作疼。"评云："凡疮未成者，一见血则毒走肌伤，轻者变重，重则必死，况又插入药条，以致痛极腐烂，断无消理，此等恶法，害人不浅。然此原云阴症当用此法，乃近人不知，不论阴症阳症、轻病重病，皆用此法，杀人无算。间有愈者，皆痛苦哀号，死里逃生。乃皆奉为金科玉律，举世皆然，无人救正，岂不伤心？"又评云："用此法者，我目中已见杀数十人矣，即真阴症亦不宜用，况阴症千不得一，非平塌者即为阴症也。"评三品一条枪后云："此治恶毒顽疮，间有可用。近日庸医不论何疮，俱用此法，杀人无算，深为可恨。制方之人原只用以治不知痛痒，及死肌顽肉，谁知后世恶人，竟为必用之品，不可不归咎于作俑人也。"余因思周岷帆学士患瘤，为费某用三品一条枪致死见"医鉴"门，由于未见徐评故耳。医者专主一家之言，不知虚怀好学，博采精研，而欲免于误人也，岂可得哉？

疔

《本草纲目》苍耳草虫治疔方，余以治多人，无不获效。其法于夏秋之交，取苍耳草茎憔悴有穴孔处，拍开取虫虫如蚕而小，长不过四五分，其行甚速，以纸包裹，置火炉上烘极干，藏瓶中，勿出气。用时研细末，掺在疔疮膏药药店有之中心，贴向疔疮头上先用银针向疔疮头上微挑开，当有水流出，阅六时许，疔根自拔。按《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有治一切疔肿神方：苍耳草根、茎、苗、子，但取一色便可用烧为灰，醋泔淀和如泥涂上，干即换之，不过十度，即能拔出根此法本《千金方》。又按刘云密《本草述》云：一切疔肿危困者，用苍耳根、叶捣，和小儿尿，绞汁冷服一升，日三服，拔根甚验。此二方余未经亲试，如用之获效，无事取虫伤物命矣，特识之。

痈疽宜灸，而疔独忌灸；痈疽药每用酒煎，而疔独忌酒，皆以其助火也。又治疔膏药忌用桐油纸，惟当有布；刺疔针忌用铜、铁，惟宜用银。

针　灸

"夏日宜灸"，汪石山驳正之，甚是。一近事尤堪为戒：钱塘陈氏子患哮，得一方，云夏日于日中灸背，当可见愈。如法行之，至深秋得伏暑症甚重，医治不效而卒。古者针灸之法与药并重，后世群尚方剂，投药无功，始从事于针灸，又往往不能获效，或转增重，则以精此技者甚少，且未审病之宜针灸与否也。叶天士谓"针灸有泻无补，但治风寒中穴之实症"见《来苏集》批本，此言信然。尝见有痈症挟虚，因针而转剧；痿症挟热，因灸而益重，是不可以不慎也。

《孟子》"求三年之艾"，赵氏注云："艾可以为灸人病，干久益善，故以为喻。"按《说文·火部》云："灸，灼也。从火久声。"俗读"炙"误也。

药　品

新绛，《金匮》旋复汤用之治肝着，亦治妇人半产漏下。《本草纲目》独遗之。黄坤载《长沙药解》言之较详，云：新绛味平，入足厥阴肝经，行经脉而通瘀涩，敛血海而止崩漏。又云：新绛利水渗湿，湿去则木达而血升，故能止崩漏。其诸主治，止崩漏、吐衄、泄痢诸血，除男子消渴，通产后淋沥。止血，烧灰存性研用；消渴、淋沥，煮汤温服。其云诸症消渴，皆缘上湿而不及于火，盖其生平深恶滋阴，故立言不免于偏也。

左牡蛎取壳以顶向北，腹向南，视之口斜向东者

为左顾。左顾者雄，右顾者雌。左盘龙鸽粪、左缠藤金银花，皆以左为贵。秦艽根有罗纹，亦以左旋者入药，右旋者令人发脚气病。卢子繇云："盖天道左旋，而人生气从之也。"

桃仁最易发胀。震泽某氏子甫十余岁，食之过多胀死，棺殓即殡之郊，逾年启棺焚葬，其尸覆卧棺中，手足皆作撑抵势。盖桃仁之性既过而苏，棺甚脆薄，得不闷死，转侧其身以求出，力微，卒不能破棺而死耳。

猪肤，王海藏以为鲜猪皮；吴绶以为焐猪[①]时刮下黑肤；汪石山谓："考《礼运》疏：革，肤内厚皮也；肤，革外薄皮也。则吴说为是。肤者肤浅之义。"谨按《御纂医宗金鉴》方解云：猪肤者，乃革外之肤皮也，其体轻，其味咸。轻则能散，咸则入肾，故治少阴咽痛，是以解热中寓散之意也。诠释详明，可以括诸家之说矣。

麦冬，通胃络不去心，入养肺阴药则宜去心。陈载庵说其生平治验如此。

凡木之花皆五出，惟桂花四出，栀子花六出。桂乃月中之木，栀子即西域之檐蔔也。桃、杏花六出者，子必双仁，食之杀人。

《伤寒论》之蜀漆，乃常山之茎也；《金匮要略》之泽漆，乃与大戟同类而各种也。今皆不以入药，惟草泽医人用以猫儿眼睛草治水蛊者，即泽漆也。

李东璧谓："香薷乃夏日解表之药，犹冬月之用麻黄，气虚者尤不可多服。今人谓能解暑，概用代茶，误矣。"程氏钟龄谓："香薷乃消暑要药，而方书称为散剂，俗称为夏月禁剂。夏既禁用，则当用于何时？此不经之说，致令良药受屈。"此二说程杏轩《医述》并载之。余谓李说为是，程说不可从香薷虽非夏日禁剂，然惟阳气为阴邪所遏，用以发越阳气则宜，其余中暑之病，均不可用。今人夏月又有以藿香代茶者亦误，夏月可常服以涤暑者，惟陈青蒿耳。余每于秋仲采青蒿洗晒收藏，次年夏人甑煎露，用以代茶殊胜。

连翘功专泻心与小肠之热，《本经》及诸家本草并未言其除湿，惟朱丹溪谓除脾胃湿热，沈则施谓从苍术、黄柏则治湿热，而吴氏《本草从新》又谓除三焦、大肠湿热，近世医家宗之，遂以为利湿要药。不知连翘之用有三：泻心经客热一也，去上焦诸热二也，为疮家圣药三也，此足以尽其功能矣。

枸杞子，诸家本草有谓其甘平者，有谓其苦寒者，有谓其微寒者，有谓其甘微温者，均未尝抉发其理。惟张石顽《本经逢原》谓：味甘色赤，性温无疑。缘《本经》根、子合论无分，以致后人或言子性微寒、根性大寒，盖有感子一本无寒热两殊之理。夫天之生物不齐，往往丰于此而啬于彼，如山茱萸之肉涩精，核滑精；当归之头止血，尾破血；橘实之皮涤痰，膜聚痰，不一而足。即炎帝之尝药，亦不过详气味形色，安有味色赤、形质滋腴之物性寒之理？其辨别独精胜于诸家。余壮岁服药，每用枸杞子必齿痛，中年后服之甚安。又尝验之肝病有火者，服枸杞子往往增剧，谓非性温之征耶？

张叔承《本草选》，谓方书所用大枣，不分黑白，细详之，乃是红枣之大者，若黑枣则加蜜蒸过者。又谓今人蒸枣多用糖、蜜拌过，久食最损脾胃，助湿热也。窃意红枣力薄，和胃则宜；黑枣味厚，补中当用，似不得混同施治，至助湿热之说，理不可易，是以多食则齿生虫而致损也。

《龙木论》治内障眼有五退散，用龙退蛇皮、蝉退、凤凰退乌鸡卵壳、佛退蚕纸、人退男子退发等分，一处同烧作灰，研为细末。每服一钱，用熟羊肝吃，不拘时候，日进三服。佛退、人退之名甚新，可补入药品异名中也。

竹琯从竹，而俗或从草作茹；青葙子从草，而俗或从竹作箱，皆误。

松之余气为茯苓，枫之余气为猪苓，竹之余气为雷丸，亦名竹苓。猪苓在《本经》中品，雷丸在下品，茯苓在上品，方药用之独多，以其得松之精英，久服可安魂养神、不饥延年也。又有橘苓，生于橘树，如蕈，可治乳痈，见赵恕轩《本草纲目拾遗》。

葛仙米乃山穴中石上为水所渍而成，楚、

① 焐（xún 寻）猪：将已宰杀的猪用开水烫后脱去毛。

蜀、越深山中皆有之。龙青霏《食物考》谓清神解热，疗痰火，久服延年。《本草纲目拾遗》则谓性寒，不宜多食。按此物不入药用，只宜作羹，味殊鲜美。凡煮食者先入醋少许，方以滚水发之，则大而和软。

木之用，桑为多，曰叶、曰枝、曰花、曰椹、曰根皮、曰汁、曰耳、曰瘿，曰油、曰虫、曰寄生、曰螵蛸，凡十有二。果之用，莲为多，曰蓏、曰节、曰苓、曰叶、曰蒂、曰须、曰花、曰房、曰实、曰薏、曰汁、曰粉，亦十有二。二物皆有丝，一禀金气，一得水精。《理虚元鉴》谓“物性有全身上下纯粹无疵者，惟桑与莲”，良有以也。

《金匮要略》王不留行散自注云：如风寒，桑东南根勿取之。后世注释家谓：风寒表邪在经络，桑根下降，止利肺气，不能逐外邪，故勿取之。吴鞠通推阐其义：桑根之性下达而坚结，由肺下走肝肾者也，内伤不妨用之，外感则引邪入肝肾之阴，而咳嗽久不愈矣。地骨皮为枸杞之根，入下最深，力能至骨，有风寒外感者亦忌用之。其说详见《温病条辨》，可补诸家本草之阙。近世医士能细辨药性者少矣。丙辰秋，余戚吴氏妇偶感风寒，咳嗽气急，某医诊之，用桑白皮为君，咳嗽转剧。急令勿服，改用杏苏散加减乃愈。

万历间，陆祖愚见《三世医验》治沈姓妻疫病垂危，其邻邵南桥助银两许，以备殡殓之资。陆谓以其半易人参，此妇尚可生。乃以白虎合生脉二剂，用人参五钱。服后病势减半，于前方加白芍，止用人参一钱，服四剂而愈。此可想见其时参价之贱，今之贫人遇病，如需一两钱参，非银十余两不可，虽有良医，将如之何？

杏仁润肺利气，宜汤浸去皮、尖，麸炒黄；若治风寒病，则宜连皮、尖生用，取其发散也。今人概去皮尖，殆未达此意耳。

服参不投者，服生莱菔。姚浣云《本草分经》谓服山查可解。《本草纲目拾遗》谓栗子壳煎汤服，解参之力尤胜。余谓疾之轻者犹可解，重则无药可解，要在审所当用，勿妄投而已。

玉簪、凤仙，《本草纲目》入毒草部。玉簪之毒在根，凤仙之毒在子，皆能透骨损齿。又如珍珠兰、茉莉等，其根亦皆有毒杀人。

烟草明季始有之，其种出于淡巴国，流入吕宋国，转入闽，闽石马镇产者最良。诸家《本草》皆载入毒草门。《汇言》谓：“偶有食之，其气闭闷，昏溃如死，其非善物可知。”《备要》谓：“火气熏灼，耗血损年。取其所长，惟辟瘴除秽而已。”今人嗜此者众，烟肆之多，几于酒肆埒。虽不若鸦片烟之为害甚烈，然能耗肺气、伤阴血，凡患咳嗽、哮喘、虚损吐血、气虚火炎等症，尤宜远之。

轻粉辛燥有毒，以治杨梅疮，奏效虽捷，而毒气窜入筋骨，变生他疾，为害无穷。大风子之治疠风亦然，制方药者其慎之。

《本草》谓栀子生用泻火，炒黑止血。《临证指南》治外感证多用黑山栀。黄退庵云：近多炒用，用生者绝少。余按仲景栀子汤，有“病人旧微溏不可与服”之禁，盖以其苦寒也，若炒黑则寒性减，无论旧溏与否，皆可服矣。此所以用生者少欤。

药物来自海外者甚多，中国之药亦有遐方所宝重者，如西戎之需茶，唐古忒之需大黄，日本之需僵蚕是也。又往时专城人贡者，特市土茯苓，一时价昂百倍。见《钱塘县志》。

薄荷气清轻，而升散最甚，老人、病人均不可多服。台州罗镜涵体质素健，年逾七旬，偶患感冒无汗，以薄荷数钱煎汤服之，汗出不止而死。舅氏周愚堂先生桢，患怔忡甫痊，偶啖薄荷糕，即气喘、自汗、不得寐，药中重用参、耆乃安。

药中所用橡实，其木之名称，《诗经》曰栎曰栩、曰柞曰棫不结实者名棫，《尔雅》又曰杼。橡实，一名皂斗，俗称野栗子，涩肠止痢，功胜罂粟。杭州学痢旁有一大株，夏日阴浓，藉以避暑，深秋结实繁茂，凉风吹堕，扑檐抛屋，终夜有声，颇耐清听。

卢子繇《本草乘雅半偈》备称茶之功用，采录古今名家论说以为谱，因谓常食令人瘦，去人脂，倍人力，悦人志，益人意思，开人聋瞽，畅人四肢，舒人百节，消人烦闷，使人能诵无

忘，不寐而惺寂。章杏云《调疾饮食辨》则谓茶耗人精血，有消无息，欲使举世不饮，实难劝喻，惟饮宜清，忌多忌浓，或以他草木之可煎饮者代之尤妙。若夫渴症及诸热症发渴者多饮之，病更难愈。又谓古不专以茶作饮，故《尔雅》注疏但云可作羹饮，并"代茶"两字无之。由是观之，《茶经》、《茶录》，明理人不屑垒挂诸齿颊矣。二说迥殊，当以章说为正，如不能以他草木代之，则"宜少宜清"之言切宜遵守。章又谓俗尚陈茶，仅隔年或二年止矣，乃竟有陈至五七年、一二十年者，能令人失音或暴死，盖凡物过陈者皆有毒也。此说亦世所罕知者。

杨希洛《本草经解要考证》，谓萎蕤、漆叶治阴虚，兼令人有子，即华佗漆叶青粘散。青粘世无能识，或云黄精之正叶，或云即萎蕤也。然吾乡有两老儒，先后服此方皆致殒。或云漆叶乃五加皮叶，《本经》名豺漆也。里有兵子臂痛不能挽弓，或教用萎蕤一斤、五加皮浸酒，饮尽自健旺胜常，岂古方正尔，《纲目》殆误附漆树耶。漆本有毒，《本经》久服轻身，及《抱朴子》通神长生，皆难信。有割漆人误覆漆，遍体疮，至莫救，向在山中亲见，况服食乎！陶宏景云"生漆毒烈"是也。古无用叶者，故气味缺，《纲目》殆因古方臆立主治耳。余按以五加皮叶为漆叶，前此所未闻，然二物气类迥别，是以应验亦殊，明理之士自当舍漆叶而取五加皮。究之古方药品，最宜详审，不可过信前人之说，为所误也。

《本草纲目拾遗》有鸡神水，云可明目去障，制法择大萝卜一个，开大孔，须近茎一头开，勿在根边方可活，孔内入鸡蛋一枚，种地上，使其叶长成。取鸡蛋内水点眼，其目如童。《重庆堂随笔》又载制赛空青法，冬至日取大萝卜一枚，开盖挖空，入新生紫壳鸡卵一个在内，盖仍嵌好，埋净土中，均四五尺深，到夏至日取出，用女人衣具包裹，藏瓷器中，否则恐遇雷电被龙摄去也。卵内黄白摇成清水，用点诸目疾，虽瞽者可以复明。二法并可试用，录之。

救逆汤之用蜀漆，柯韵伯疑之。邹润庵谓：脉浮，热，反灸之，此为实，实以虚治，因火而动，必咽燥吐血。可见脉浮被火，应至吐血，今更吐之，是速其血耳。矧《千金》、《外台》两书，非疫非疟，不用是物，则是方之有舛误无疑。吴中方大章燮，则谓蜀漆乃蜀黍之误，古漆字无水旁，与黍相似故也。黍为心谷，用以救惊狂起卧不安者，取其温中而涩肠胃，协龙、牡成宁神镇脱之功也。说见《瘦吟医赘》。

草药形状相类者甚多，如宕节似何手乌，钩吻似黄精，透山根似蘼芜，天葵[1]似石龙芮，鸡冠子似青葙子，赤柳草根似茜草根等，不胜枚举。良毒各殊，服食家均宜慎辨。

何首乌具人形者不可多得，得而服之，可以益寿，然亦有不尽然者。汤庄卿用中《翼驷稗编》云：吴江秀才某，见邻翁锄地，得二首乌如人形，以钱二千买之，用赤豆如法制食，未数日，腹泻死。此岂气体有未合欤？抑首乌或挟毒物之气能害人也。服食之当慎也，观于此而益信。

费星甫《西吴蚕略》所述头二蚕，较《本草》诸注家为详备，录于此：头二蚕即蚖珍也。《周礼·夏官》司马职禁原蚕。注云：原，再也。《字书》作"蜃"。《本草》有晚蚕沙、晚僵蚕等目，皆未详辨，遂误以初蚕再出为晚蚕、原蚕矣。不知其种迥别，凡二蚕茧蛾生种，谓之头二蚕种，次年清明后即养之，名头二蚕，时头蚕尚未出也。其眠、其老甚速，才两旬即收茧，时头蚕甫大眠也。出蛾生子，是谓二蚕种。凡养头二蚕皆甚少，无缫丝者，其茧壳、蛆黄、蚕沙皆入药。其僵者尤不可得，治痘有回生之功，盖时方春杪蚕，亦得清淑之气，故堪治疾，殆"珍"之名所尤起欤。《本草》所载专指此，即《周礼》"原"字之义未必不指此。又云：二蚕始称晚蚕，出于头蚕登簇之际，饲以二叶，自眠至老，皆值黄梅时候，郁蒸日甚，蝇蚋蛄嘬，臭秽生蛆，性偏热有毒，其茧、其丝价亦较廉。凡所弃余，仅以肥田，从未入药。余按今药肆所售蚕沙、僵蚕，大抵皆出于头蚕耳，药类鲜

① 葵：原作"炙"，据文义改。

真，此其一也。

獐乳性热补阳，虚寒体弱者服之，获效甚捷。余戚王祉亭居长兴和平山中，言其地产獐，取乳恒在夏月，土人伺有獐处，逐去母獐，捕乳獐杀之，以肠胃曝干，取乳凝结成块，每两可售钱一千。作伪者每以牛、羊等乳代之，求之肆中，鲜有真者矣。

表兄周星舫明经士煌，在洞庭东山授徒，言山中郑祉仪家兰花绝盛，传有治难产方最灵，采素心兰花阴干收藏，临用以一二泡汤饮之。又言山中有黄天竺子，泡汤饮之，治肝气极效。余按天竺子只见红色者，黄色则未之见，星舫言山中人亦甚贵重，此种不多得也。

辣茄性大热。章杏云《调疾饮食辨》以为近数十年群嗜之，食者十之七八父母嗜食辛热，其精血必热，故遗害于儿女。饮食以冲淡和平为正，酏农[①] 厚之味，久必伤生；毒劣之物，嗜之损寿。乃食此而不尽天者，以体无内热也，若有内热，死安能不速耶？其言可谓切至。以此推之，非独辣茄不当嗜也，凡胡椒、生姜、韭、蒜等辛温之品，皆足以劫阴而伤生，慎毋多食。

许辛木云：阿魏最难得真。诸书皆言极臭，恐防作吐，盖肆中皆以胡蒜白伪造也。余有友人贻以塔尔巴哈台阿魏精，其色黑中带黄，并不甚臭，舐之气味极清，不作恶心，乃知真品，因自不同。江浙去西番万里，而肆中所售阿魏甚贱，其伪可知，且极臭伤胃，有损无益，勿用可也。余谓药之无真，如桑寄生、川郁金、化州陈皮之类，求之肆中，悉皆他物，以之治病，必不见效，均当勿用。

冬雪水腊雪更佳救时疫大热症，获效最速。余在杭州，每遇冬雪，即取藏坛中。咸丰戊午四月，舆夫王姓发热身肿，呕吐不食，心口大热，似有一大块塞住胸间，病逾十余日，已危笃。其妻来求药，乃以雪水与之，饮一大碗，即安睡半时许，遍身大汗，身凉思食而痊。时其邻祝氏妇，怀孕数月，亦患热症甚剧，王氏妇以所余雪水令饮，亦即热退获痊。

方书言白果食满千枚者死，以其壅气也。由此推之，凡菱、芋、南瓜等滞气之物，俱不可多食，病人尤忌。

楝根皮出土者杀人。《续名医类案》中毒门，谓楝树根出土者杀人。朱氏子腹痛，取楝子东南根煎汤服之，少顷而绝。余按《本草》谓楝树雄者根赤，有毒杀人；雌者色白，入药用。是楝根之有毒，不得仅以出土者概之矣。

缪仲淳《广笔记》，方药有用紫河车、胎元、孩儿骨、化尸场烧过人骨等。其为《本草》注疏，复备言天灵盖、人胞、初生脐带之功效，未免有伤阴德，不若《本草纲目》之于人骨、人胞、天灵盖深以残忍为戒。然胪然列气味主治及方，似当概从删削，详述用之者有损而无益，庶几为仁人之言乎。

今之所云沙苑蒺藜，即古之白蒺藜；今之所云白蒺藜，乃古之茨蒺藜也。今之所云木通，即古之通草；今之所云通草，乃古之通脱木也。今之所云广木香，即古之青木香；今之所云青木香，乃古之马兜铃也。岐黄家用药，岂得泥古而不从今耶？

周乙黎尝患遍体发细瘰甚痒，以枸骨叶煎汤代茶，服之获痊。按枸骨一名猫儿刺，俗名十大功劳，味苦甘平，叶生五刺，九月结子，色正赤。《本草汇言》称其去风湿，活血气，利筋骨，健腰脚。《本经逢原》称其活血散瘀，又能填补髓藏，固敛精血。今方上每用数斤去刺，入红枣二三斤，熬膏蜜收，治劳伤失血痿软，往往获效，以其能调养气血，而无伤中之寒[②] 也。盖其功用至宏，而医者概不以入汤剂，屈此良药矣。

《广阳杂记》云：余昔在杭，遇一满洲老人，双目皆瞽，药不能立时奏效。有货空青者，其人酬以重价，将用之矣，始问之余，余曰：此物生铜坑中，必铜精也。铜性能伐肝，有余之症，目无不愈。今公年老而脉症俱虚，当用温补之品，若用此，当无益有损。其人且信且疑，乃破青取水，先点右目，一夜大痛，目精爆烁，始悔不用余言，而犹赖余获全其左目也。后用养

① 酏（nóng 农）：通“浓”。

② 寒：据文义似当作“患”。

肝滋阴之剂，将及一载，左目复明。观此益知审症用药，辨品宜精，未可轻用也。

梧桐入药者少，然有二方可传。泄泻不止，服诸药罔效者，用梧桐叶煎汤浴足，大有神效《海上仙方》。疝气，常食梧桐子效《齐有堂医案》。

神黄豆，诸家本草不载，惟见于叶大椿《痘学真传》，云：神黄豆种出云南，能稀痘，生熟各一，甘草汤咀服。然不若梁晋竹孝廉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所述为详，云神黄豆产滇之南徼西彝中，形如槐角子，视常豆稍巨，用筒瓦火焙去黑壳，碾细末，白水下之，可除小儿痘毒。服法以每月初二、十六日为期，半岁服半粒，一岁一粒，递加至三岁三粒，则终身不出矣。或曰按二十四气服之，以二十四粒为度。

芭蕉根汁，治疗走黄甚效。震泽钮某患疔，食猪肉走黄肿甚。其妻向余室人求方，令取芭蕉根捣汁一宫碗灌之，即肿消而痊，次日人市逍遥矣。且不独可治疔，凡热毒甚者，亦能疗之。妹婿周心泉家之姬唐姓，夏患热疖，至秋未已，自头至足，连生不断，令饮汁一茶钟，热毒渐消而愈。

粤人喜啖槟榔，谓可辟瘴，而不知其益少损多。吴人喜啖草麻子，往往种之成林，采曝炒食，此尤当戒，盖其性辛热，泻人元气，隐受其害者多矣此药本草列毒草门，且食此者一生不得食炒豆，犯之即胀死。乡愚无知，食之每习以为常，可慨也。

葱、蜜同食杀人，世皆知之；韭与蜜糖同食，亦能杀人，则知之者鲜矣见黄暗斋《折肱漫录》。

食忌

《本草》云：多食韭，神昏目暗；多食葱，神昏发落，虚气上冲；多食莱菔动气；多食芥菜，昏目动风发气。又云：虚人食笋多致疾；浙人食匏瓜多吐泻；马齿苋菜大者，妊妇食之堕胎。此类不可胜数，寻常蔬菜亦足为患，其他可知，养生家所以必慎食物也。

石门赵屏山明经宗藩自宁波旋里，过绍兴，访友于郡城。一仆家在城外，乞假归省，途中买鳝鱼至家，使其妻烹之，适其邻人来视，遂留共食，食毕皆口渴腹痛叫号，移时而死，其身化为血水，仅存发骨，识者谓误食斜耕而然。赵次日俟仆不至，遣人往问，始知其故，遂终身不食鳝。余按鳝身尾皆圆，斜耕身尾皆扁，口有二须，可以此为辨。然鳝有昂头出水二三寸者，为他物所变，其毒亦能杀人，养生家宜慎用之。

山谷产菌，种类不一，食之有种毒者，往往杀人，盖蛇虺毒气所蕴也。咸丰五年六月初三日，乌程县施家桥吴如玉之母，山中采菌甚多，族人吴聚昌之妻乞而分之，炒熟以佐夜饭，其子媳与女同食之，二更后，呕吐腹痛，至天明四肢抖缩，肉跳齿咬，四人同时殒命，如玉之母亦食之而死。鸡食吐出之物，顷刻即毙，剖视腹中，只有硬肝，余皆腐成青汁。夫山人食菌，本为常事，麦熟及寒露时，菌甚多，味极美，苏州有熬成油者，预为持斋过夏之需，取其鲜也。今吴姓家食菌而死者五人，可谓奇惨。乌程杨毅亭封翁炳谦，特为作记刊传以示戒，言若必欲食之，须用银器同煮须久置待冷试验，银有青黑色者，断不可食。如中其毒，饮以粪汁可解。又地浆水亦可解毒，其法于墙阴地掘二三尺深，以水倾人搅匀，取上面澄清水冷饮之。按《东林山志》云：五月雨水浸淫之时，蕈生于山谷，惟淡红色、黄色者无毒可食。寒露生者色白，名寒露蕈，亦无毒可食。其大红者、黑者有毒杀人，人或中之，食粪汁可解。又《卫生录》云：蕈上有毛，下面光而无纹者，及仰卷赤色者，或色黑及煮不熟者，并不可食。《物理小识》云：以灯心和蕈煮，或以银簪淬之，灯心与簪黑色者，即有毒。《清异录》云：湖湘习为毒药以中人，其法取大蛇毙之，厚用茅草盖罨，几旬则生菌，菌发根自蛇骨出，候肥盛采之，令干捣末，糁酒食茶汤中，遇者无不泉壤，世人号为休休散。观此，则菌之生自蕴毒者往往有之，服食家可不慎欤？

酒

许元仲《三异笔谈》，谓蔡孝廉煜素不饮酒

公车北上，苦寒饮烧春甘之，遂非此不饮，如是者二十余年。一夕扃户寝，晌午犹不起，家人抉扉而入，室中瀜然[1]，衾帐皆焦，半身尽矣，手犹握烟管，竟与《本草》所载倚马焚身事同。盖烟火引线，倏如爆竹之发耳。又会稽陈端甫学博庆僖言，其同乡某生，酒户甚大，一夕饮烧酒满罂，复吸水烟，忽火自腹发，骨肉半成焦炭，嗜烧酒者可以为戒。

鸦片烟

鸦片烟为害甚巨，有大土、小土之分。大土出于外国，《三异笔谈》述之详晰，云余在永嘉知库书，张元龙犯此，欲绳之，诉曰：已绝此二年，曾以办船料渡海，至苏禄国，亲见鸦片本质，故毅然不敢食耳。询知其详：云国俗皆裸葬，一亩之地，百族共之，积累百年，其地之值不资矣。造法，先掘土数丈，筑其底极坚，并四旁亦筑，取掘出之土捣之极细，筛之极净，曝之极干，乃于城中铺石灰一层，加土一层，罂粟瓣一层，糯米粥一层，覆以芦席，盖以毡，再压以板，自春徂秋而成，以金易土，价目倍蓰。然大约吸数百年前陈人之膏血，故一见誓死不再食也。绝之之法，以十全大补汤加鸦片灰，俟瘾[2]发时服之，初甚委顿，渐服渐愈，两月余复初。

吴晓钲言，其族叔椿龄，习岐黄家言。乙卯秋，以时疾卒。其司会计者曰吴梅阁，性不羁，吸洋烟。偶至友人倪梅岑家，倪适他出，假寐以俟，忽梦椿龄至曰："子将有难，能戒鸦片烟则免，余授此方。"出一红纸示之，上书"人参、枳椇子、赤糖各一钱，每日煎汤服之"十六字，戒曰："七日不见烟具，则瘾绝矣，毋蹈故辙也。"醒后依方服之，果效。晓钲素执无鬼论者，及闻梅阁口述是事，乃信史迁有物之言，洵不诬也。余按人参补肺气，赤糖消烟积，用之甚当；枳椇子世第知其解酒毒，然陈藏器言其解渴除烦，去膈上热，润五脏，功用同蜂[3]蜜，则其所长，不第能治酒病也。况鸦片烟性热燥烈，视酒尤甚，用此治之，殊有至理。

杂方

杭州汪铁樵士骥传方，用野鸡脚雌雄成对，瓦上焙干，研极细末，磁瓶收藏。凡脚跟为钉鞋迭伤而烂，及腿膝等处磕破者，以此敷之，即结痂而愈。因忆山东青驼寺吹津膏，治脚跟伤最灵，今得此方，无事远求矣。

太乙紫金锭方，出于《道藏》，元人所辑《卫济宝书》续添方中载之，名曰神仙解毒万病丸，则以为喻良能方、葛丞相传。方后详载各症治引，并可救自缢落水用冷不磨灌下云。绍兴府帅有施此药者，渠一子溺水已死，用其法救之遂苏。

治瘟疫浮肿大头温，用黑豆二合炒熟、炙草二寸，水二碗煎汤，时时呷之，即所谓靖康异人方也。靖康二年，京师大疫，有异人书此方。此外约略举之，如《圣济总录》治赤白痢，用黑豆半升，炒去皮，为末四合；甘草一两，绵裹，入湖水三升，煎一升，分二服。《洪氏集验方》治脚肿，用黑豆、甘草煎汤服之。《寿亲养老新书》治老人、小儿冬月诸热，用大黑豆三升洗净、甘草三两细锉，水六升，煮令烂熟，时时与三、五十颗与食之，汁亦可服。吴晓钲《活人一术》云：解丹药毒，以黑豆、甘草煎汤饮之。此方用之用甚广，皆取其解毒清热。刘松峰云"甘草炙则带补，宜用生者"，信然。

《圣济总录》大活络丹，与近世所传回生再造丸药味大同小异。大活络丹五十味，与再造丸异者八味：白花蛇、乌梢蛇、草乌、贯众、木香、沉香、水安息香、黄芩是也。再造丸五十六味，与大活络丹异者十四味：川芎一两、黄耆一两二钱、白芷一两、桑寄生一两、海南香一两、草薢仁一两、天竺黄一两、萆薢八钱、红花八钱、姜黄一两、朱砂一两、琥珀一两、蕲

---

[1] 瀜（wěng 翁上声）然：指酒气浓浊。

[2] 瘾：原作"瘕"。按瘕或通"癮"，或有癮之义，未明，今以通行字正之。

[3] 蜂：原作"蠭"，形讹，据文义改。

蛇四两、穿山甲四两是也。二方所皆有者四十二味：人参一两、白术八钱、茯苓一两、炙草一两、熟地一两二钱、赤芍八钱、当归一两、首乌一两、肉桂一两二钱、附子八钱、麻黄一两、防风一两、威灵仙一两、细辛一两、羌活二两、葛根一两、天麻一两、僵蚕一两、乳香一两、没药一两、丁香一两、藿香一两、香附八钱、青皮八钱、乌药八钱、松香六钱、白蒺仁八钱、骨碎补一两、元参八钱、川连一两、大黄一两、血竭八钱、胆星一两、龟版一两、虎胫骨一对、犀角八钱、两头尖一两、牛黄三钱、全蝎一两五钱、地龙八钱、冰片二钱、麝香八钱，制末蜜丸，每粒重一钱二分，金箔为衣，阴干蜡壳封固。此方治中风瘫痪、痿痹痰厥、拘挛疼痛、满身麻木、痈疽流注、跌扑损伤、小儿惊痫、妇人停经等症。《尊生八笺》曰：年过四十，当预服十数服，至老不生疯疾；年过六十不宜服。徐灵胎谓顽痰恶风、热毒瘀血人于经络，非此方不能透达，凡治肢体大症必备之药也。《洄溪医案》云：治虚痰流注均效。方书亦有活络丹，只用地龙、乳香等五六味，乃治实邪之方也。

余以痒寓杭州，以剃头为业，留心医学。言其先世习疡医，虽遗书散失，而记忆秘方尚多，有治脚蛀方最灵，用炉甘石六钱，象皮、龙骨各三钱，冰片一钱，轻粉三分，炉底少许外科烧升丹之炉底，杂货店有之，共研细末糁之，神效。脚烂而痒，有水，不能行步，俗名脚蛀，南方人多有此疾。脚蛀糁明矾末，痒不能止，反增疼痛。余家传方用老烟末糁之，燥湿止痒，亦颇应验。

同邑郑拙言学博凤锵，性喜单方，言其经验最灵者有四。道光壬寅年，馆乐平汪军门道诚家，粪门前、肾囊后起一坚块，渐觉疼痛，虚寒虚热时作，案头有《同寿录》，检一方云：跨马痈初起，用甘草五钱，酒、水各一碗煎服。如方服之，块渐软，次日略出清水，不数日全愈。从兄珊瑚家一婢，年十六七，忽身起红晕，有若热痱者，由背渐及胸，饮食少进。识者云："此蛇缠也，至心坎不可救矣。"偶检《回生集》，有一方，用粪杓俗呼料子上断箍取其年久用多，不必定欲断者，新瓦上煅存性，香油调抹。令试之，不数日痂脱，健饭如常。治喉风神效方，用青梅浸食盐出水，取大蜣螂入其中，不拘多少。甲午秋闱闻捷，日设馔以待报子，内一人忽喉痛如鲠，势甚危。取所制蜣螂梅令咽一枚，平复如常，晚间已能啖饭矣。端午日午时，收取晚蚕蛾俗名头二蚕不拘多少，置竹筒中，用纸密缄，挂当风处，须雨淋日晒，不到四十九日。后遇人有竹木刺入肉不能出者，用此研末，拌津唾涂患处，刺立出。同里蔡晴江家一媪，手被竹刺，疼痛不能洗衣，以此涂之即痊。

一新婚者患疾，诸医以虚治之，补剂杂进，体日殆。名医沈耿文桐乡县人，居后珠村视之，见卧室中妆奁甚多，皆新漆饰成，曰："此乃为漆气所伤俗名漆咬，非病也。"令于木工家取杉木屑煎汤洗之，复投解漆毒之药，不日霍然。按《坤元是保》云：尝有新婚人漆咬，认作发风毒症，不知乃新漆嫁事所触也，以明矾煎浓拭之，三四次即效。沈之见正与相同。

休宁汪生作云，年甫成童，忽患肠红，晨起必大下一次，血多粪少。阅两月余，日渐消瘦。有人传方：白木耳水煮淡食，日食一钱。未及一两全愈。药苟对症，何必以多为贵哉！

误食头发成癥，胸间如有虫上下去来，古方以人中旧木梳菌煎汤饮之，此物不可得。一主用雄黄五钱，水调服。辨是症者，更以好饮油为凭，每饮四五升方快意，盖以入胃中，血裹化为虫也。

先友钱林上舍耘，性至孝，母徐孺人素患风湿，频发不愈。石林百计医治，觅得海风藤花，配红枣，以陈酒煮饮，服之获效，遂常服焉，病不复发，寿至八十余。海宁蒋寅昉光焴，偶患火丹，两臂红肿而疼，诸药不效，后得一方，用百合研末，白糖共捣烂，敷之即痊。此方医者罕见，价廉而效速，可传也。

方书言肝胃气痛，用玫瑰花阴干冲汤代茶服。汤芷卿入龙眼肉成膏，愈吴洛生大令之母脘痛。一则入脾和血，一则入肝行血，补泄均宜，所以获效。

《保寿堂经验方》三卷，明刘天和撰。方皆精当，其治泄泻少进饮食方尤为简妙，用糯米

一升，水浸一宿，沥干燥，漫火炒令极热，磨细罗过如飞面，将怀庆山药一两，碾末入米粉内。每日清晨用半盏，再入沙糖一茶匙，胡椒末少许，将极滚汤调食，其味极佳，且不厌人，大有资补。久服之，精寒不能成孕者亦孕，盖有山药在内故也。此是一秘方，勿轻视之。

余家工人吴法才患大脚风。余母周太孺人传有单方，用海桐皮、防己、片姜黄、原蚕沙各三钱，苍术二钱，煎汤熏洗，日三四次，获愈此方治愈者已多。愈后因行路过多，两脚腐烂，诸药不痊，周太孺人令以古墓石灰细末掺之即愈。后以治烂腿，无不愈者。

古厌胜法有用以治病获效者，《百一选方》云：密以净纸书本郡太守姓名，灯上烧灰，汤调下即产。沈从先曰：余尝见书正人君子姓名，烧灰调下治产难，用净帐珍重束男左女右臂，治鬼疟最灵。又闽人迄今皆书龙江林先生姓名，诸怪症皆治，即《选方》遗意也。吴江徐娱亭传一治疟法亦效，以云片糕一片，书“黄帝颛顼之神位”七字，更以一片合之，勿使见字，令于发疟前二时食之。

质正

《宋史·庞安常传》、《明史·凌云传》，皆载治产妇胎不下，隔腹针儿手而得生。《扬州府志》之记殷矩、《嘉兴府志》之记孙浦，则产妇皆已死，见其血而令启棺，隔腹针之而复生。此于情理未合，不足深信。

《曲礼》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郑氏注云：“慎物齐也。”孔氏疏云：“凡人病疾，盖以筋血不调，故服药以治之。其药不慎于物，必无其征，故宜戒之。择其父子相承至三世也，是慎物调齐也。又说云：‘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女脉诀》，又云《夫子脉诀》。若不习此三世之书，不得服食其药’。然郑云‘慎物齐也’，则非为《本草》、《针经》、《脉诀》，于理不当，其义非也。”按此则所谓三世者，注疏因主父子相承之说也。近世有专主通于三世之书，而以三世相承为俗解之误，殆未读注疏耳。且经书文义虽古，而辞无不达，既谓通于三世之书，何以不明言之，而曰“医不三世”，故作此不了语以炫惑后世乎？

王朴庄谓：“古方一两者，今之七分六厘；一升者，今之六杓七抄。”《东医宝鉴》谓：“古方一两者，今之三钱二分五厘；一升者，今之二合五杓。”如仲景炙甘草汤，药料最多，共四十六两，用酒七升、水八升，准于王说，为今之三两四钱九分六厘，今之七合有零，则酒、水太少。如《东医宝鉴》之说，为今之十四两九钱五分，今之三升七合五杓，则药料太多。似当从王之两数、《东医宝鉴》之升数，乃为得之。

湖州费星甫《野语》云：儒医张梦庐之舅氏沈翁，以外科著，有女大腹隆起，中有结块，俨若私胎，迁延日久，腹益膨胪。梦庐诊其脉曰：“此乃肠痈，无术以治之，危矣。”沈遂悟，扶女足踹板凳之两头，出其不意，将女腹重踢，倒地昏晕，其痈内破，脓从大、小便出数斗，遂按法疗治获痊。余谓肠痈脓已成者，《金匮》、《千金》皆有成法可遵，何必出奇行险以治之，且经云：肠痈为病不可惊，惊则肠断而死。此女患痈日久，又加之以重踢，其肠有不断乎？此传讹之辞，未可信也。

《夷坚志》谓台州狱囚遭讯拷，肺伤呕血，用白芨为末，米饮日服。后其囚凌迟，刽者剖其胸，见肺间窍穴数十处，皆白芨填补，色犹不变。此说李东璧采入《本草纲目》，医家皆信之，独进贤舒驰远诏《伤寒集注》谓隔诸脊骨，不得伤肺，何肺拷坏而骨不坏耶？且白芨由食管入胃，不得由气管入肺，其谬显然云云。因思古方催生用鼠肾丸、兔脑丸，云其药从儿手中出，由舒氏之说推之，则胎在肠外，药入胃中，何以得入儿手乎？然观徐灵胎医案横泾钱氏女腿痈成管，管中有饭粒流出；长兴周氏子臂疽经年，所食米粒有从疽中出者。又《槐西杂志》治折伤接骨，用开元通宝钱烧而醋淬，研细为末，以酒调下，铜末自结而为圈，周束折处。曾以折足鸡试之果然。此皆理之不可解者，是则昔人之说，未可竟斥为非矣。

张鹭《朝野佥载》云：洛州有士人患应声，

语即喉中应之。良医张文仲令取《本草》读之，皆应，至其所畏者即无声，乃录取药，合和为丸服之，应时而止。其后《遁斋闲览》载杨酂腹中应声，读《本草》至雷丸不应，服数粒而愈。《泊宅编》载毛景喉中有物应声，诵《本草》至蓝不应，饮汁吐虫而愈。其说皆为方书所征引，窃意虫之应声，乖声所感，非有知觉之灵，岂能闻所畏之物而遂不作声乎？殆皆小说家附会之辞。

《灵枢经》谓人呼吸定息，气行六寸，一日夜行八百一十丈，计一万三千五百息。何西池以为伪说，人一日夜岂止一万三千五百息。余尝静坐数息，以时辰表验之，每刻约二百四十息，一日夜百刻，当有二万四千息。虽人之息长短不同，而相去不甚远，必不止一万三千五百息，然则何氏之说为不虚，而《经》所云未足据矣。"尽信书不如无书，"此之谓也。

哕、噫之说，诸家各异，王氏《准绳》援据《内经》，正李东垣、王海藏以哕为干呕、陈无择以哕为咳逆之误，而从成无己、许叔微之说，以哕为噫气，此可为定论。徐灵胎批《临症指南》噫噯篇云：噫，即呃逆，病者最忌；噯，为饱食气，非病也，何可并为一证？王孟英《潜斋医话》訾之，谓噫不读为如字，乃"于介"切，饱食息也。以噫、噯名篇，于义实赘。徐氏误作二种，殊失考。况噫有不因饱食而作者，亦病也。仲景立旋复代赭汤，治病后噫气。徐氏误噫为哕，谓即呃逆。盖此汤原可推广而用，凡呕吐、呃逆之属，中虚寒饮为病者皆可治。余尝以治噫气频年者数人，投之辄愈，益见徐氏之仅泥为饱食气未当也。是盖宗王氏之说，而其义更融澈矣。

跋

余于癸巳秋，得桐乡陆定圃先生《冷庐杂识》书板，既已补其残损，订正以行世矣。先生精于医，《识》中所采岐黄家言正复不少。窃以先生于医学必有所心得，爰益购求先生之遗书。于乙未春，得《再续名医类案》若干卷，继又得《冷庐医话》若干卷，俱手抄本未付梓者。《医案》采摭繁富，足补江、魏二书之未备；《医话》则专以辨证为主，凡述一证，必推究其虚实源委，而指摘医家利弊，言多精凿。自序谓“摭拾闻见，以自达其意之所欲云”。噫！岂易言欤！余以便取携。暇日拟再订正《医案》，续以行世。时光绪二十三年太岁在强圉作噩季冬之月，乌程庞元溉跋。

附：冷庐医话补编

弁　言

陆定圃，桐乡积学士，兼擅医术，识见超人。凡研核学识，必穷理索奥，务达其旨。于是随笔记述，分门别类，成《冷庐医话》五卷。光绪二十三年，乌程庞元澂为之刊行，早已脍炙人口。先生于咸丰五年时，又著《冷庐杂识》八卷。其中采摭岐黄家言，正复不少，俱心得实录，精凿可珍。爰为别类摘辑，间加附注发明，名曰《冷庐医话补编》，附刊其后，俾益臻美备，近辑《中国医学大成》，将正补全书，列入医话丛刊，以广其传，而于吾道尤不无小补焉。丙子三月编者志。

医　范

医宗四大家

新安罗养斋浩《医经余论》云：医宗四大家之说起于明代，谓张、刘、李、朱也。李士材辈指张为仲景，不知仲景乃医中之圣，非后贤所及，况时代不同，安得平列？所谓张者，盖指子和也。观丹溪《脉因症治》，遇一症必首列河间、戴人、东垣之说，余无所及。其断症立方，亦皆不外是，知丹溪意中专以三家为重。《格致余论》著补阴之理，正发三家所未发。由是攻邪则刘、张堪宗，培养则李、朱已尽，皆能不依傍前人，各舒己见，且同系金、元间人，四大家之称由是而得耳。此说足以正数百年相传之讹。

［炳章按］金元四大家，以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为是。仲景乃创始方剂疗病之祖，为医中之圣。四大家继起发明，亦不愧为医贤。且仲景学说，得中正之道，无偏寒偏热之弊。

何　书　田

青浦何书田茂才其伟，居北鞾山下。工诗，家世能医。书田益精其业，名满大江南北。侯官林文忠公则徐抚苏时，得软脚病，何治之获痊，赠以联云："菊井活人真寿客，鞾山编集老诗豪。"由是投分甚密，而何介节自持，未尝干以私，人皆重之。

［炳章按］何公法从叶派，善能变化。著有《医药妙谛》三卷，其自著方，皆从经验发明，叙病源病状，亦据实际。治虚痨各法，颇得叶氏心法，言简意赅，切合实用。炳拟刊入《续编医学大成》中。

张　梦　庐

同邑张梦庐学博千里，医名隆赫。道光间，应闽浙总督无锡孙文靖公之聘，至闽时，公患水胀已剧，犹笃信草泽医，服攻水之药，自谓可痊。张乃详论病情，反复数千言，劝其止药。私谓其僚属曰："元气已竭，难延至旬日矣。"越七日果卒。其论大略云："专科以草药为丸、为醴，峻剂逐水，或从两足滂溢，或从大肠直泻。所用之药虽秘不肯泄，然投剂少而见效速，其猛利可知。夫用药犹用兵，攻守之法，参伍错综，必主于有利而无弊。从未有病经两年，发已数次，不辨病之浅深、体之虚实，只以峻下一法为可屡投而屡效者。盖此症之起，初因饮啖兼人，胃强脾弱，继则忧劳过度，气竭肝伤。流之壅，由乎源之塞，若再守饮食之厉禁，进暴突之劫剂，不啻剿寇用兵，而无节制，则兵反为寇；济师无饷，而专驱迫，则民尽为仇。公

何忍以千金之躯，轻供孤注之掷耶？彼草泽无知，守一己之师传，图侥幸于万一，以治藜藿劳形之法，概施诸君民倚赖之身，效则国之福，不效则虽食其肉，犹可追乎？此余之所痛心疾首，而进停药之说也。”语殊切直，特录之以告世之溺惑于庸医者。张有谒孙宫保句云：“身思报国仔肩重，病为忧民措手难。”见所刊《闽游草》中。

［炳章按］梦庐医号千里，桐乡人，家居后珠村，少工诗文，长精医术，就诊之舟，日所百计，不事置产，聚书万卷，著有医案多种传世。

《赤水玄珠》

孙文垣《赤水玄珠》，阐发医理，有裨后学，惟载制红铅之法，为白圭之玷。又推重石钟乳，以《本草》有久服延年益寿之说，遂讥朱丹溪不可过服之言为非。不知《本草》称延年之药，如蒲黄、石龙刍、云母、空青、五石脂、菖蒲、泽泻、冬葵子等味，未必皆可久服。《本草》又称水银久服神仙不死，而服之者鲜不受其害。是岂可过泥其辞乎？善乎缪氏仲淳之言曰：自唐迄今，因服石乳而发病者，不可胜纪，服之而获效者，当今十无二三。经曰“石药之性悍”，真良言也。尊生之士，无惑方士有长年益寿之说，而擅服之，自取其咎也。大抵服食之品，宜取中和，方免偏胜之害。

［炳章按］孙公文垣，论病理则发明处甚多，如辨三焦命门，亦多单发深义奥理。唯论药，确有过泥古人夸奖之处，是其缺点耳。

《难经经释》

徐灵胎《难经经释》，辨正误谬，有功医学。其释“分寸为尺、分尺为寸”云：“关上分去一寸，则余者为尺；关下行去一尺，则余者为寸。”诠解明晰，可谓要言不烦。

［炳章按］徐灵胎，雍乾时人，笃信汉唐以前方书。《难经经释》，以经解经，参以实验发明，有功医林之作，乃雍正五年所注。

《医学源流论》

徐灵胎《医学源流论》云：“有病固当服药，乃不能知医之高下、药之当否，不敢以身尝试。莫若择至易轻浅、有益无损之方，以备酌用。如偶感风寒，则用葱白苏叶汤取微汗；偶伤饮食，则用山查麦芽汤消食；偶感暑气，则用六一散、广藿汤清暑；偶伤风热，则用灯心竹叶汤清火；偶患腹泻，则用陈茶佛手汤和肠胃。如此之类，不一而足，即使少误，必无大害。又有药似平常，而竟有大误者，如腹痛、呕逆之症，寒亦有之，热亦有之，暑气触秽亦有之。或见此症而饮生姜汤，如果属寒[1]，不散寒而用生姜热性之药，与寒气相斗，已非正治，然犹有得效之理，其余三症，饮之必危。曾见有人中暑，而服浓姜汤一碗，覆杯即死。若服紫苏汤，寒即立散，暑热亦无害，盖紫苏性发散，不拘何症，皆能散也。”按此论惩药误而发，微病用之，最为稳善，养生家不可不知。

［炳章按］《源流论》二卷，乃乾隆十九年时作，针砭陋俗，辨正谬误，可谓医医俗之良药，作庸医之棒喝。

选　案

《续名医类案》

钱塘魏玉璜之秀《续名医类案》六十卷，世无刊本。余从文澜阁借四库本录一部，凡六十六万八千余言，采取繁富，间有辨论，亦皆精当。玉璜自述医案数十，其治病尤长于胁痛肝燥、胃脘痛肝木上乘、疝瘕等证。谓医家治此，每用香燥药耗竭肝阴，往往初服小效，久则致死。乃自创一方，名一贯煎，统治胁痛、吞酸吐酸、疝瘕，及一切肝病，惟因痰饮者不宜。方用沙参、麦冬、地黄、归身、枸杞子、川楝子，六味出入加减，投之应如桴鼓。口苦燥者，加酒连尤捷。余仿其法治此数证，获效甚神，特表其功用，以告世之误用香燥药者。

---

① 寒：原作“热”，据《医学源流论》改。

[炳章按] 凡痰瘀袭络胁痛，肝郁血瘀，痰凝疝瘕，宜用叶氏辛润通络法，合金铃子散，为最效。以通化为要，此方粘补，恐非所宜。

学医宜慎

《程杏轩医案》历叙生平治验，颇有心得。惟治张汝功之女暑风，用葛根、防风等药，遂致邪陷心包，神昏肢厥，旋用清络热、开里窍之剂，而势益剧，变成痉证而殁。因谓暑人心包，至危至急，不可救药，而不知暑风大忌辛温升散。其初方用葛根、防风，劫耗阴津，遂臻热邪入里。观此可见学医之难。忆道光癸巳仲秋，三弟以灏年十五，患伏暑症，初见发热、恶寒、头痛，延同里某医治之。某医道负盛名，诊视匆遽，误为感寒，用桂枝、葛根、防风等药二剂，而神昏肢冷。余时方自郡城归，更延茅平斋治之，以为热邪入里，用生地、元参、银花、连翘、竹叶等味，竟不能痊。人皆归咎于茅，而不知实误于某也。并记于此，以明学医之宜慎焉。

[炳章按] 暑温暑风，伏热在内，皆忌辛温升散，劫耗阴津，苟误用之，邪必内陷入里，非寒在表、内无热之伤寒可比。

录 方

干霍乱治法

干霍乱心腹绞痛，欲吐不吐，欲泻不泻，俗名绞肠沙，不急救即死。治法宜饮盐汤探吐，外治刺委中穴亦妙。此证王宇泰《证治准绳》谓由脾土郁极不得发，以致火热内扰，阴阳不交。而吴鞠通《温病条辨》谓由伏阴与湿相搏，证有阴而无阳，方用蜀椒、附子、干姜等药，窃谓干霍乱亦如湿霍乱，有寒有热，当审证施治，不得专主热剂。吴氏书阐发治温病之法，辨论详晰，卓然成一家言，惟此论尚局于偏，恐误来学，特正之。

[炳章按] 干霍乱每多挟食挟痰，兼中温秽，探吐以通其上膈，针刺以通其经络，宣达二便以通下焦之塞，上下内外皆通畅，则病自愈矣。凡阴寒多是绵绵腹痛，暴痛甚少，临证宜审辨之。

苦参子治休息痢

鸦胆子治休息痢，歙程杏轩文囿医案甚称其功效。用二十粒去壳取仁，外包龙眼肉拈丸，每晨米汤送下一二服，或三四服即愈。此药味大苦而寒，力能至大肠曲折之处，搜逐湿热。《本草》不载，见于《幼幼集成》，称为至圣丹，即苦参子也，药肆多有之。吾里名医张云寰先生季瀛，亦尝以此方传人。吾母周太孺人，喜施方药，以治休息痢，无不应验，兼治肠风便血。凡热痢色赤，久不愈者，亦可治，惟虚寒下利忌之。

[炳章按] 苦参子仁治肠热便血，及热痢久不愈。余亦治验多人，惟余用每次十四粒，龙眼肉七枚，分包吞服，两服即愈。

蜈蚣入腹

明张冲虚，吴县人，善医。有道人以竹筒就灶吹火，误吸蜈蚣入腹，痛不可忍。张碎鸡子数枚，令啜其白，良久痛少定，索生油与咽，遂大吐，鸡子与蜈蚣缠束而下。盖二物气类相制，入腹则合为一也。事见《吴县志》。按明江氏瓘《名医类案》亦有一方，云取小猪儿一个，切断喉取血，令其人顿饮之，须臾灌以生油一口，其蜈蚣滚在血中吐出，继与雄黄细研，水调服愈。南方多蜈蚣，且家家用竹筒吹火，尝有是患，故录之。

[炳章按] 江瓘方取小猪儿切断喉取血，伤生物命，未免残忍。不如用张冲虚法，方理明切，效验必确，为便利也。

青腿牙疳方

咸丰乙卯年，吾邑皇甫湘山上舍岷患牙龈肿烂，两腿青胀，其势甚剧，诸医不效。乌程温醉白诊之，谓病名青腿牙疳，不必服药，惟食马乳可愈。如其言，一月全愈。又一戴姓妇人，病证相同，亦食马乳得痊。此证见于《御纂医宗金鉴》八十四卷外科门，长洲唐笠山大

烈所著《医宜博览论》曾述及之。吾乡罕有此证，医家知此者亦鲜矣。

［炳章按］青腿牙疳，清初关外发见此症，饮马乳得愈。故采入《医宗金鉴》。近年江浙间亦有之。

目疾秘方

患目赤者，小便是以指醮人目中，闭目俟其自干，日三四次即愈。惟当净洗手面，以免不洁之咎。此方载《医学纲目》，他书不恒见，屡试屡验，秘方也。又《石室秘录》治目中初起星，用白蒺藜三钱，水煎洗之，日四五次，星即退，此方亦神效。

［炳章按］目赤肿痛，用大青叶煎饮之，肿赤即退。或鲜野刺苋煎汁饮数次，红肿亦退。起星者，加木贼草同煎。起云翳者，加蝉衣同煎服，皆有良效。

治疮秘方

余姚吴蓉峰学博麟书，患脓窠疮，医久不痊，后有相识遗一方，云得自名医，为疗疮第一良药，如法治之果愈。余于庚戌年患此甚剧，亦以此方得痊，兹录于左：

厨房倒挂灰尘三钱，煅伏地气　松香一钱　茴香一钱　花椒一钱　硫黄煅，一钱　癞虾蟆一钱　枯矾一钱　苍术一钱　白芷一钱　朱砂一钱

右药共研细末，用鸡子一个，中挖一小孔，灌药其中，纸封固口。置幽火中煨熟，轻去其壳，存衣。再用生猪油和药捣烂，葛布包之，时擦痒处。

［炳章按］脓窠疮，发则奇痒，风湿壅毒，生有微生虫而作痒。故用硫、矾、松香、花椒燥湿杀虫之味，而即收效果。

汤火伤方

《镜花缘》说部，征引浩博，所载单方、以之治病辄效。表弟周莲史太史士炳，为余言之，因录其方以备用。余母周太孺人，喜施方药，在台郡时，求者甚众。道光癸卯夏，有患汤火伤，遍身溃烂，医治不效。来乞方药。检阅是书中，方用秋葵花浸麻油同涂。时秋葵花方盛开，依方治之立愈。乃采花贮油瓶中以施人，无不应手获效。

［炳章按］汤火伤，用矿灰一两五钱，清水一小碗，将矿灰投入水中，搅匀澄清。用清灰水取一杯，入桐油一杯，拌打百余次，则成黄白色，如稠膏，搽于汤火泡处即干，屡经试效。

巴鲫膏

外伯祖周悠亭先生向潮，兄弟三人，次春波先生踊潜，余外祖也；三葵园先生以清，俱好善乐施。贾人某负逋五百金，贫不能偿，焚其券，某感恩次骨，以家传痈疽秘方相赠。按方制送，获效甚神，录之以广其传。

仙专巴鲫膏奇方，治发背痈疽疔毒，一切无名肿毒，未成即消，已成即溃，力能箍脓，不至大患。

巴豆五钱，去壳　鲫鱼两个，重十二两以上者　商陆十两，切片　漏芦二两　闹羊花二两　白芨一钱，切　番木鳖五钱，切　蓖麻子三两，去壳　锦纹大黄三两，切　乌羊角二只　全当归二两，切　两头尖三两，即雄鼠粪　白蔹三两，切　穿山甲二两，切　黄牛脚爪一两，敲研　猪脚爪一两，敲研　虾蟆皮干二两　川乌五钱，切　草乌五钱，切　苍耳子四两　元参二两，切。鼠粪雌多雄少，雌者两头圆而无毛，雄者两头尖而有毛，不可混用。虾蟆干宜新，取其力猛也。

右药入大广锅内，用真麻油三斤半，浸三日，熬至各药焦黑，滤去渣，再熬沸，乃入后药：

飞净血丹廿四两

用槐、柳条不住手搅，熬至滴水成珠，熄火待稍冷，再入后药：

上肉桂五钱　乳香四钱，去油　没药四钱，去油　上轻粉四钱　好芸香四钱，去油

此五味，俱研极细，徐徐掺入，用铜箸搅匀，待凝冷，覆地上十余日，火毒退尽乃可用。

［炳章按］此膏痈疽初起，未成即散，已成即溃，能提毒外出。如阴疽结核，能渐渐化散，善拔疔毒，兼消流注瘰核，诚外科外提内消之

要方也。

五 圣 丹

癫狗、毒蛇咬人者多死。方书虽有治法，不甚著效。惟萧山韩氏所传五圣丹获效如神，救人不可胜数。韩氏惟制药施送，秘不传人。鄞拙言司铎开化，从其同寅汪睦斋学博世钤处，得此方见示。汪喜录单方，制药施人，此方得之于其至戚，乃自韩氏窃得者。汪按方制药以拯人，无不应手取效。因录之以广其传。

上号当门子一钱　梅花冰片一钱　火硝三分
上号腰面雄黄一钱　九制炉甘石一钱

右药共研细末，男左女右，用竹挖耳点近鼻处大眼角七次，隔一日再点七次。再隔一日，又点七次。虽重伤者自愈。若犬咬至二十日外者，亦不治。若用药后误吃羊肉，用药再治，迟至二十日外者亦不治。宜忌羊肉发物四十九日。兼治痧症闷死，时疫伤寒斑发不出者，亦用此药点眼角，男左女右。

［炳章按］类此之方，及用量多寡不同者甚多。余汇录癫狗伤补编内，宜互相参考。杭胡庆余堂，前董雪岩先生，名此方曰龙虎化毒丹。有龙虎二字，化写符箓焚化入药，又一法也。

沈姬传方

单方之佳者，不必出自方书，往往有乡曲相传，以之治病，应手取效者。吴江沈姬，服役余家，曾传数方，试之皆效，备录之。痔疮，用皮硝煎汤，乘热熏洗。此方治热毒皆效。小儿雪口疮，马兰头汁擦之。眼癣，大碗幕布，以晚米糠置布，燃糠，有汁滴碗，取抹患处。

［炳章按］痔疮未溃前，不论内外痔，用鲜土牛膝连根叶，捣碎煎汤，乘热先熏后洗甚效，屡经试验。

许秀山传方

临海许秀山布衣保，喜种花，尤爱兰、菊，种多至百余，每至花时，五色缤纷。先君子恒从乞种，因书联以赠云："啖淡饭，著粗衣，眷属团圆终岁乐；伴幽兰，对佳菊，花枝烂漫满庭芳。"又题其琴鹤图云："流俗不可侣，伴身惟鹤琴，山空凉月皎，亭古绿阴深。双翮有仙骨，七弦皆道心，幽居惬真赏，长此涤尘襟。"许精于医，为人诊病不计酬金。曾传余秘方，试之皆效，附录之以济世。治头风，用头风膏药，入草乌末少许，贴之。治牙痛，用北细辛五钱，薄荷五钱，樟脑一钱五分，置铜锅中，小覆小碗，纸糊泥封勿通气，暖火熏之，令药气上升至小碗，取涂痛处。治刀伤久烂，用生糯米于清明前，一日一换水，浸至谷雨日晒干，研末敷之。治火烧伤方，鸡子煮熟，去白取黄，猪油去膜，二味等分，捣匀抹之。

［炳章按］治牙痛方，虫牙痛最效。风火牙痛，亦可治之。虚火上炎牙痛，牙根浮长，外肉不肿，外涂无效，宜玉女煎。

家传单方

单方之神验者，可为世宝。余家传有数方，屡试屡效，济人多矣。恐久而失传，特志之。刀伤，用苎叶末糁之端午、夏至日，各采等分，晒干，俟霜降日磨末。受湿气烂腿，用松香不拘数，置釜中，用水慢火煮，以焚一炷香为度，取出松香取出松香，入冷水中，方能凝结，否则胶滞，换水再煮，如此换八次水，煮八炷香时候，松香之毒始尽，研极细末，人猪油捣烂调匀，用隔纸膏摊之。其法以长薄油纸，摺成两方块，一面凿满针孔，一面摊药，将两面合拢，药摺在里面，以凿针一面向患处贴上，线围扎之，勿著水，有脂流出自愈。一切疥疮，用槟榔、木鳖子、穿山甲、血余、雄黄、朱砂、黑砒、大风子肉，各二钱五分，研极细末，人土硫黄七两五钱，煮烊为锭，菜油磨搽，日三次。牙缝出血，名牙红，用元明粉研细末糁之。一切无名肿毒，用鲜桑枝火熬患处熏之。小儿头烂，名染癀头大，用铜青一钱，沥青一钱，松香一钱，蓖麻子肉四钱，同捣烂。以布一方，如染癀头大，摊药包患处。跌打损伤，用冬瓜子炒，研细末，温酒冲服三钱，日二次。

［炳章按］松香制八次治湿疮，《医宗金鉴》外科类，有九制松香膏法，加葱同制，宜

参考之。

禁咒治病法

禁咒治病，自古有之，往往文义不甚雅驯，而获效甚奇，殆不可以理测。余内人之乳母顾妪，其父曾习祝由科，传有二咒甚验。一治蜈蚣螫，咒云：止见七地神知载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治法：以右手按螫处，一气念咒七遍，即挥手作撮去之状，顷刻痛止。一治蛇缠，咒云：天蛇蛇，地蛇蛇，腾青地扁乌梢蛇。三十六蛇，七十二蛇，蛇出蛇进。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凡人影为蛇所啄，腰生赤瘰痛痒，延至心则不可救，名蛇缠。亦名缠身龙。治法：以右手持稻秆一枝，其长与腰围同。向患处一气念咒七遍，即挥臂置稻秆门槛上，刀断为七，焚之，其患立愈。又治蜈蚣螫方，急以手向花枝下泥，书田字，勿令人见，取其泥，向螫处擦之即愈。

[炳章按]祝由符箓治病，发原于上古。精其业者，湖南人为最多，只能温饱，不能藉此敛钱置产。故操此业者，多是游方谋食、无资产者流。如截疟符、骨鲠符，余目睹亦有效。

油污衣方

油污衣，面涂法最佳。用生麦粉入冷水调匀，厚涂污处。越宿干透，以百沸热汤，和皂角洗之，油化无迹。

宜 忌

食 忌

医书所载食忌，有无药可解者，录以示戒：痧症腹痛，误服生姜汤；疔疮误服火麻花；骨蒸似怯症，误服生地黄；青筋胀即乌痧胀，误认为阴症投药；渴极思水，误饮花瓶内水；驴肉、荆芥同食；茅檐水滴肉上食之；食三足鳖；着馔过荆林食之；老鸡食百足虫有毒，误食之；蛇虺涎毒，暗人饮馔食之。

[炳章按]食毒甚多，此其一斑耳。如徐忠可注《金匮要略》卷二十四、五，及《解毒编》、《食物本草》等书，如二物相合，有畏恶相反者，如动物异于常态者，苟误食之，轻则增病，重则中毒而死。有司命之责者，宜注意及之。

药 忌

吴江徐灵胎徵君大椿，谓医药为人命所关，较他事尤宜敬慎，今乃眩奇立异，欲骇愚人耳目，将古人精思妙法，反全然不考，其弊何所底止。略举数端，以示儆戒。人中黄肠胃热毒，偶有用入丸散者。今入煎药，则是以粪汁灌人而倒其胃矣。人中白飞净，入末药。若煎服，是以溺汁灌人矣。鹿茸、麋茸俱入丸药，外症、痘症偶入煎药。又古方以治血寒久痢。今人以治热毒时痢，腐肠而死。河车、脐带补肾丸药偶用，今入煎剂，腥秽不堪，又脐带必用数条。肆中以羊肠、龟肠代之。蚌水大寒伤胃，前人有用一二匙治阳明热毒，今人用一碗、半碗以治小儿，死者八九。蚯蚓痘症用一二条，酒冲，已属不典。今用三、四十条，大毒大寒，服者多死。蜈蚣、蛴螬即桑虫、蝎子、胡蜂皆极毒之物，用者多死，间有不死者，幸耳。石决明眼科磨光，盐水煮，入末药，今亦以此法入一切煎剂，何义？白螺壳此收湿糁药，亦入煎剂，其味何在？鸡子黄此少阴不寐引经之药，今无病不用。燕窝、海参、淡菜、鹿筋、丑筋、鱼肚、鹿尾此皆食品，不入药剂，必须洗浸极净，加以姜、椒、葱、酒，方可入口。今与熟地、麦冬、附、桂同煎，则腥臭欲呕。醋炒半夏、醋煅赫石、麻油炒半夏皆能伤肺，令人声哑而死。橘白、橘内筋、荷叶边、楮杷露、楂核、扁豆壳此皆方书所弃，今偏取之以示异。余按徐氏所指，诚切中要害，惟海参淡食，最能益人，尝有食之终身而康强登上寿者，惟不宜与熟地等药同煎耳。又楮杷露，治肺热咳嗽，获效颇速，似不当在屏弃之列。

[炳章按]如人中白必先漂出臭气，火煅用入煎剂，治口疳牙疳，颇有效。石决明镇肝阳亦颇效。唯毒性虫类，应当禁入汤剂为妥。

饧

临海洪金事若皋《南沙文集》，谓方书金、银、玉石、铜、铁，俱可和汤药，惟锡不入，间用铅粉，亦与锡异。锡白而铅黑，且须煅作丹

粉用之。明名医戴元礼，尝至京，闻一医家术甚高，治病辄效，亲往观之，见其迎求溢户，酬应不暇。偶一求药者既去，追而告之曰："临煎时，加锡一块。"元礼心异之，叩其故，曰："此古方尔。"殊不知古方乃"饧"字，饧，即今糯米所煎糖也。嗟乎！今之庸医，妄谓熟谙古方，大抵皆不辨锡、饧类耳。余谓今之庸医，不特未识古方也，即寻常药品，亦不能辨其名，有书新会皮作会皮，盖不知新会是地名也；有书抚芎作抚川芎，盖不知川与抚为二地也，此皆余所目见者。

[炳章按] 古方之饧，即今饴糖。用大麦芽或糯米蒸煮成之，调补胃气，如小建中汤所用，即是物也。

常食之物

医家谓枣百益一损，梨百损一益，韭与茶亦然。余谓人所常食之物，凡和平之品，如参、芩、莲子、龙眼等，皆百益一损也。凡峻削之品，如槟榔、豆蔻仁、烟草、酒等，皆百损一益也。有益无损者，惟五谷。至于鸦片烟之有损无益，人皆知之。而嗜之者日众，亦可悯矣。

[炳章按] 梨性寒液足，脾肾虚寒之体，多食则腹痛便溏，便是损也。若阴虚火旺，干咳无痰食之，则能润肺化痰，清火滋燥，乃益也。

饥饥饿解

谷不熟为饑，腹不实为饥，饥之甚为饿。饑、饥古异义，后人通用误也。

[炳章按] 又有菜不熟为馑，近人饑馑亦合用，为谷菜俱不熟可也，其义如此。

博 物

麒 麟

《明史》外国贡麒麟者甚多，阿丹国麒麟，前足高九尺，后六尺，颈长丈六尺，有二短角，牛尾鹿身。按《尔雅·释兽》：麟，麋身，牛尾，一角。注云：角头有肉。《京房传》云：麟，麋身，牛尾，马蹄，有五彩，腹下黄，高丈二。《明史》所言颈长如此，未见古书，且不言一角有肉，疑是别种，非真麒麟。

[炳章按]《野语》云：顺治辛卯山西平定州，牛产麒麟，遍体肉鳞，有光，四足有甲。康熙十七年，江西袁州，牛产麒麟。康熙二十八年，余姚北乡胡氏，牛产麒麟。《居易录》云：乌山胡氏，有牛产一麟，狼项马足，麋身牛尾，遍体肉鳞，金紫相差云。

麈 角 解

《时宪书》十一月，改麋角为麈角解，始于乾隆戊子年。高宗纯皇帝，以为木兰之鹿，吉林之麋，角皆解于夏，惟麈角解于冬。曾于南苑验之，特正其讹。又命《时宪书》纪年，仍增注六十一岁至百二十岁，使花甲环周，益绵寿世之庆，盖始于乾隆辛卯年云。

[炳章按] 麈产辽东宁古塔各地，头似鹿，脚似牛，尾似驴，背似骆驼，从全体观之，无一所似。故北人俗呼四不象，体大如小牛，毛淡褐，背稍浓，腹渐淡，角质坚，遍平而阔，莹洁有纹理，表面有凸凹，角基甚厚，从干分两叉，一向外，一向后，足颇大，蹄较小，体长，除尾七尺二三寸。性似鹿，常慢走，食植物，驰驱时比马尤速。每年五月产子，孕期八月，解角于长至节，长尾可为拂尘。此辨麈之形态也。

鼠

《尔雅》隶鼠于释兽，以四足而毛，谓之兽也。《埤雅》隶鼠于释虫，以其为穴，虫之长也。鼠之种，见于《尔雅》者十有四，有同名而异种者为鼫鼠。一在寓属，一在鼠属。有与鸟同穴者为鼯。至释鸟之鼸鼠，释虫之鼠负，则与寓属之鼫鼠，皆名鼠，而实非鼠矣。

[炳章按] 云南有香鼠，形似鼠，长仅寸许。周烁园云，密县西山中有香鼠，较凡鼠小，死则有异香，盖山中之鼠多食香草，亦麝之有香脐也。山中人捕之筐笥中，经年香气不散。《桂海志》云：香鼠不如指掌，穴于桂中，行地上疾如激箭，治疝甚效，亦鼠之异类也。

猴 经

药物中有猴经，乃牝猴天癸，治妇女经闭神效。李心衡《金川琐记》云：独松汛之正地沟，山高箐密，岩洞中猿猱充仞，土人攀悬而上，寻取所谓猴经者，赴肆贸易，多至百斤，此可以补诸家《本草》之阙。

［炳章按］猴经一名申红。《拾遗》云：深山群猴聚处极多，觅者每于草间得之，色紫黑成块，夹细草悄，云是母猴月水干血也。产广西者良，治干血劳甚效。

鲥 鱼

《尔雅》鲯当作鲳。郭璞注：今江东呼最大长三尺者为当鲳。邵氏正义，谓即鲥鱼。杭州鲥初出时，豪贵争以饷遗，价甚贵，寒窭不得食也。凡宾筵，鱼例处后，独鲥先登。胡书农学士诗云："银光华宴催登早，鲤味寒家馈到迟。"体物殊切。

［炳章按］鲥鱼鲊，取后不落阴干，凡遇疔疮，取鲊贴疔上，外膏药盖贴八时许，疔粘鲊上，能拔出之，亦奇方也。

蠼 螋

蠼螋音蘧搜，虫名。《玉篇》曰蛷螋，《博雅》曰蠐螬。昌黎诗："蜿垣乱蛷垣"即此。吾乡谷呼为蜣蝤，二须多足，状如小蜈蚣，而体较短阔，匿居隐处，尿射人影，令人生疮，如热痈而大，身作寒热。《千金方》法，画地作蠼螋形，以刀细取腹中土，以唾和涂之，再涂即愈。近又传一方云：人夜以灯照生疮处之影于壁，百滚汤浇之即愈。此皆以影治影之法，气类相感，抑何奇耶？

［炳章按］此等疗法，皆属心理疗法，如祝由科之类欤？然用之亦多奇效。合之科学实质，咸谓玄学邪说矣。

苍耳子虫

苍耳子草，夏秋之交，阴雨后梗中霉烂生虫，取就熏炉上烘干，藏小竹筒内，随身携带或藏锡瓶，勿令出气，患疔毒者，以虫研细末，置治疔膏药上贴之，一宿，疔即拔出而愈贴时须先以针微挑疔头出水。余在台州，仆周锦种之盈畦，取虫救人，屡著神效。比在杭郡学舍旁，苍耳草虫甚多，以疗疔毒，无不获效。同邑友人郑拙言学博凤锵，携至开化，亦救治数人。彼地无苍耳草，书来索种以传。又青蒿虫，治小儿惊风最灵。余孙荣霖，曾赖此得生。此二方皆见《本草纲目》，而世罕知其效，特志之。青蒿虫亦在梗中，焙干研末，和灯心灰汤，调送下。

［炳章按］苍耳虫，不独治疔疮有特效，凡阳痈红肿已成脓，以此虫一条，放于疮顶，外用清凉膏盖贴八小时，毒即咬通。余常于八九月采取，用麻油浸藏备用，可代刀针，真奇效也。

子 孓 虫

杭城水浊，人家皆接天泉水用之。日久往往生子孓虫。《以斋杂著》谓自天明至日未入接者为阳，日没至鸡鸣前接者为阴。阴阳水，各自为盎。孤阴不生，独阳不长，自无子孓虫之患。泾县胡子晖子贯附言，亦云午前之雨属阳，午后之雨属阴。独阳之水，取养金鱼子，不生虫孽。

［炳章按］天泉水生子孓，有因积蓄日久，或水分不洁而生为多。凡久晴实雨之水，必有屋上积尘冲下，应接出缸外，等后落之清净水，接置缸中。水缸底浊，常用吸筒吸出，使水清洁，自无此弊。

槟 榔

医书槟榔治瘴，川广人皆喜食之，近则他处亦皆效尤。不知其性沉降，破泄真气，耗损既久，一旦病作不治，莫识受害之由，嗜之者终无所警也。余按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有云：川广人皆食槟榔，食久，顷刻不可无之，无则口舌无味，气乃秽浊。尝与一医论其故，曰：槟榔能降气，亦能耗气。肺为气府，居膈上，为华盖，以掩腹中之秽。久食槟榔，则肺缩不能掩，故秽气升闻于辅颊之间。常欲啖槟榔以降

气，实无益于瘴，彼病瘴纷然，非不食槟榔也。”此论槟榔之害，最为切要。知非特无瘴之地不可食也，嗜槟榔者其鉴之。

［炳章按］槟榔种类甚多，有大腹槟榔、海南槟榔、鸡心槟榔、枣儿槟榔。闽粤人所嗜食槟榔，乃枣儿槟榔，或鲜槟榔，其味涩，其性消滞杀虫。如小儿腹内有虫，用槟榔煮黑枣食之，则虫泻下。然此消补并施法也。

樆　李

嘉兴本樆李地，所产李，即以是为名。色红肉脆，而味绝鲜。吾郡果品，以此为最，惜不可多得。皮有爪痕，相传为西施所掐，此殆饰说耳。而文人赋樆李者必及之。如朱竹垞赋云：传诸故老，一事矜奇。遇人吴之西子，胭脂之汇舟移。经纤指之一掐，量心赏之在斯。何造物之工巧兮？化千亿于来兹。虽彼美之云亡兮，仿佛若或睹之。金学博介复诗云：此邦书越绝，彼美忆西施。指点痕如捻，流传事不疑。

［炳章按］樆李为嘉兴地名，亦为嘉兴特产嘉品，故前哲有《樆李谱》之辑，亦志其异而且珍也。

火浣布凤首木火油

凡物遇火则焚，而火浣布、凤首木等，独得火不焦。又火油得水焰弥盛，钱武肃王尝用以胜淮师。

自然气化

龙易骨，蛇易皮，麋鹿易角，蟹易螯，人则易齿，此自然之气化也。

［炳章按］物理之变易，往往有难以常理解者。如鲎鱼变鹿，以鱼变兽，又如田鼠化为鴽，鹰化为鸠，腐草为萤，雀入大水为蛤，雉入大水为蜃。载在历书，皆非常人所可察也。

须发早白

气血衰则须发易白，每于此征年祚焉。余观《晋书·王彪之传》云：年二十，须发皓白，时人谓之王白须。而官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卒年七十三。此殆异禀，不可以常情测矣。又宋杜祁公衍，年过四十，须发尽白，卒年八十。

［炳章按］少年勤学，及操劳过度，血气耗伤，则须发早白。此因营养不足，色素不荣须发，其白必干燥无光泽。若具有异禀，须发早白，其白如银丝而有光泽，必面现红色，声如洪钟，清而且长。所谓童颜鹤发，为长寿富贵之征，如晋王彪、宋杜祁公衍之类欤！

存存斋医话稿

清·赵彦晖　撰
董建华　胡玉珍　校注

校注说明

《存存斋医话稿》，清·赵晴初撰。晴初原名光燮，后改彦晖，晴初乃其字，晚号存存老人，又号六三老人、寿补老人。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博学多才，诗词书画均能，而尤有医名。尝与医界名流如陆以湉、马培之、何廉臣、张畹香等交往，医业日进，声誉渐起，为晚清有名医家。著有《存存斋医话稿》、《存存斋教子学医法》、《存存斋本草杂识》等多种医书，然大多散佚，唯《存存斋医话稿》流传于世。

本书原为五卷，流传者仅上下二卷，共载医话74则，内容广泛，涉及医德、病机、辨证、方药等方面。各条标以序号，不分类别，不立标题，不拘体例。

赵氏认为："医非博不能通，非通不能精，非精不能专，必精而专，始能由博反约。"故其临证之余，博览群书，每有见闻及心得，辄加笔录，久之辑成是书。该书篇幅短小，而所论颇精，凡阐述医理、议论方药、指摘医家利弊、宪章先贤之言等，多有精凿之论。如云"学医犹学奕也，医书犹奕谱也"，及"阅历多则死书自能活用，读书多则临证自有权衡"，是强调读书之重要；又如"朴硝属水，味咸气寒，性下走，故能推荡肠胃积滞，折治三焦郁火。火硝属火，味辛带苦微咸，而气大温，性上升，故能破积散坚，治诸热病，升散三焦火郁。朴硝治热之结，火硝治热之郁。一就下，一达上也"，辨析尤精；再如"余每以两手大指次指后，验大肉之落与不落，以断病之生死，百不失一"，诚经验之谈。此外，该书强调辨证论治，指出设方立名在于规矩准绳，昭示来学，非谓某方一定治某病，某病一定用某药。这种观点，对指导临床辨证论治、灵活选方用药，颇有益处。由书中还可看出，赵氏临证，每能反复推详，选药审慎精巧，尤善用药露。总之，该书之论朴实无华，确有见地，有许多观点，为后人所重。陈锦于该书序中云："晴初之话医也，暴其短，不炫其长；幸其得，犹悔其失，粹然儒者之言。"

本书初刊于光绪七年（1881年），后又刊刻两次，并收入《珍本医书集成》中。本次整理以1915年绍兴裘氏刻本为底本，该本为裘吉生据初刊本校勘后刊印的，质量较高。校注方法依本丛书统一要求。由于水平所限，难免有错误之处，请读者教正。

重刻存存斋医话稿序

唐王勃撰《医话序》一卷，即医话之鼻祖也。宋张杲著《医说》十卷，明俞弁著《续医说》十卷，即医话之导师也。迨前清作者如林。史典著《愿体医话》，黄凯钧著《友渔斋医话》，王士雄编《柳洲医话》，著《潜斋医话》，毛祥麟著《对山医话》，陆以湉著《冷庐医话》，计楠著《客尘医话》，柳宝诒著《惜余医话》，丁福保著《医话丛存》，先祖秀山公纂《古医格言》。皆本各个人之阅历，或话所闻，或话所见，或话所心得，或转述师友之见闻，或指摘医家之利弊，或宪章先圣之名言。虽各话当年陈迹，而言多精凿。较之浏览医书，尤有趣味，且足长见识而益智慧。昔老名医赵晴初先生，得医中三昧，年七十余，犹著书不倦。亲自手录，作蝇头行楷。在中年时，最喜访道。申江与凌嘉六先生交相善，江苏与马培之先生谊尤深，曾为之跋《纪恩录》。晚年在绍，与余为亡年交，颇莫逆。与之谈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夜虽深，无倦意。尝谓余曰："医非博不能通，非通不能精，非精不能专。必精而专，始能由博而约。吾绍前辈金士哦、陈念义以《景岳全书》为枕中秘，任濑波案头只一册《临证指南》，俞根初案上只一册仲景《伤寒论》。可见心得处不在多也。然无心得者，不得以此籍口。欲求心得，正非多读古今医书不可。盖不博，亦断不能约也。"其言如此。可谓医林佳话矣。与余会诊时，亦不鲜见。其临诊辨证，反复推详。选药制方，心思周到。往往一味佐药，亦费几许时刻思想而得，一得即全方灵透，历验如神。尝著《奇偶方选》，约千余方，方解亦甚简明。医案一册，断证确切，方案明通，皆足为后学师范。惜无刊本。即《存存斋医话稿》五集，只有初、二两集，由孙瀛阶、陈昼卿两先生为之序，姚静安先生代为刊行。不久其版散失，迄于今各书肆已无从购觅。本地如此，他省可知。同社友裘君吉生恐其书湮没不传，遍觅原版，虽幸而购到，已缺多页。亟亟然为之重刻付印。兹于其将出板焉，嘱余略叙其巅末于简端，斯亦裘君表彰前哲之苦心也夫！中华民国四年十一月望日何廉臣印岩识于蠡城卧龙山麓之宣化坊。

序

余老友赵君晴初，生平手不释卷，尤邃于轩岐之学。初不以医自名，命剂辄效。有不可为者，顾能早决之。以是四方求治者，接踵无虚口。君犹虑耳目之隘也，虚心访道，不惮涉历。孜孜焉，汲汲焉，盖靡刻不留意于活人济世。余懵不知医，而乐与君游。尝聆其绪论，阐发义理，剀陈利弊，足以拓医家之胸臆，释病者之迷罔。非钻研深，阅历久，不克臻是。每举其所话，以话于朋辈中之从事于医及见困于病者，惟恐其传之不能遍也。又恐君之苦酬应，不遑燕居，而未尝笔之于书也。一日，见示是编，受而读之，则其活人济世之怀，俱蔼然流露于楮墨间。而知向之因其所话以觇其平日之钻研阅历者，犹只十一二焉。今年秋，其友姚静庵广文请付剞劂以行世。余亟忿恿之。爰不自揣谫陋，为缀数语于简端。且曩者欲遍布其话而不可得，而今乃得家置一编焉，并以志余之喜也。

光绪辛巳冬月同邑孙垓

序

事有古守其常而今穷其变者，法家例医家方其是已。夫事物变无穷也，有其备之变，更出所备外。故变无穷，穷其变者有穷；变无穷，穷其变者当与为无穷。自非挟百试之才，享神明之寿，多其阅历，神其颖悟，鲜有能相劘相守，以穷无穷之变者。古锦充囊，积羽折轴，而成书出焉。晴初赵子，精于医，无虚日，年且老，成医话一书。其言曰：意度者勿录也，道听者勿录也，袭古与违古勿录也。违古而适合乎古，食古而不泥乎古，时或拾古之遗，纠古之失，补古之阙，释古之疑，或日一得焉，或月一得焉，或积日月而竟无得焉，盖四十年于兹矣。夫岐黄而下至于仲圣，亦犹夫人耳。某药药某病，某病药某药，上古固无书读也，彼何师而得之与？得之病耳。问得其由、切得其象，而病诏我矣。问得其象中由，切得其由中象，而病又诏我矣。虽然，中一矢而曰吾善射，捷一战而曰吾善兵，是强狱隶著刑书也。神而明之存乎证，以问证切，以切证问，以甲证乙，以一证千，而同中之异出焉，夫是之为病证。证者，证也。法家所谓比例。例者，比也。无以比诸，乌乎例诸？无以证诸，乌乎治诸？如晴初者，可谓老于证治，而善读书者矣。顾自以为是焉可乎？误于两似而得其一真，悔于百非而衷于一是，是则穷其变而又善自变之说也。晴初之话医也，暴其短，不炫其长；幸其得，犹悔其失，粹然儒者之言。其临证也，如驾危樯行大川，守孤城御勍[1]敌，一不得当，而覆败随之。其生人杀人，不有甚于亭疑狱之平者乎？抑予更有感于天地之好生焉，虑阴阳饮食之杀吾生也，苦不自知，而脉也贡之。又博生万物，俾各能人人而药之。向非圣人，又谁与起病者而试尝之？此造物之所以大也。不明乎此，而假手于庸庸者流，儿何而不蹈杀人之律乎哉！呜呼危哉！予向不能医，不幸而先人皆痛于沉痼，其于病也，三折肱矣。读晴初书，为言天下事物之变之无穷而未易穷其变也，其见于一人之身者已如此。

时光绪癸未五月山阴陈锦作于蕺山讲舍

① 勍(qíng 擎)：强大。

存存斋医话稿卷一

会稽赵彦晖晴初　门人 鲁绍澧东川 贺锡祥吉人 同校

[一]医话不知始于何人，殆滥觞于诗话而有是目。余所见者，《愿体医话》、《友渔斋医话》、《柳洲医话》、《潜斋医话》凡四种。《愿体医话》中多载良方，惟前列医话十二则，故一名《愿体医话良方》。《友渔斋医话》则分一览延龄、橘旁杂论、上池涓滴、肘后偶钞、证治指南、药笼小品为六种。《柳洲医话》乃王孟英辑魏柳洲玉横《续名医类案》中按语、单方，为《柳洲医话》，故一名《柳洲医话良方》。《潜斋医话》则录简效方于前，载医话于后，故一名《潜斋简效方》。同一医话，其体例不同有如是。余自已冠后，喜读医书，有所见闻，随手识之，间附以心得，以备他日之参考。然已遗失者多矣。戊寅秋，杜门养疴，因检旧笥，得若干条，命儿子录出成帙，重为妥润之，标其名为医话稿。盖话所见，话所闻，并话所得，拉杂不分门类，亦全无体例也。称稿者，明非定本也。条首编以数目字者，欲教我者有可专指。且前条于理有误，后条可纠正；于义未尽，可重申；有意同者，可参合；有引证者，可披寻；所以清眉目也。引用书有购求数年而始得，有辗转借阅者，内有世少传本之书，均记作者姓氏年世，思存古书之名目也。先得二卷，友人姚静斋广文见而题之，以为可以问世，嘱乃弟秋岩付诸手民。余固辞不获，惟有道君子，指其谬疵，而进以高深，则幸甚。

[二]《愿体医话》曰："今创一议，无论内外大小，一年之中，岂无一二奇证。若怀之胸臆，则近于秘道不传；若登之枣梨，又碍于少难成帙。何不于三五知己中，每于岁底，各出所治奇病，观何证，服何药，如何疗，如何愈，共成一卷，以为医案。多年增广，亦是不朽之举。庶使后人有迹可循，而无识认不真之憾矣，功不在卢扁下也。然近日又有一种时弊，凡遇疾病危险，诸医会集，其中学术平常者，不过轻描淡写；而识见高明者，若欲另立意见，惟恐招人妒忌，万一不效，又虑损名。瞻前顾后，亦是人同小异了事。殊不知上天赋我聪明才智，若临证之际，不费一番思索，不用一番心血，代天宣化，救济苍生，只于此中求富贵，顾声名，以他人性命，痛痒无关，生死听天，清夜思之，能无自愧？按《愿体医话》一卷，扬州史揩臣典所著，皆时医药石之言，多急救生全之法，孳孳为善，可谓无微不至。陈文恭公谓"史君饱谙世故，曲体人情，其言质直而透切，智愚易晓。"偶录二则，蔼然仁者之言，切中时弊之论，窥见一斑矣。

[三]柯韵伯先生"气上腾便是水"一语，最足玩味。盖阳气凝结，津液不得上升，以致枯燥。治宜温热助阳，俾阴精上交阳位。如釜底加薪，釜中之气水上腾，而润泽有立至者。仲圣以八味肾气丸治消渴，亦此义。以肺为五脏六腑之华盖，下有暖气上蒸，即润而不渴。若下虚极，则阳气不能升，故肺干而渴。譬如釜中有水，以板盖之，下有火力，暖气上腾，而板能润；无火力，则水气不能上板，终不可得而润也。然枯燥由于阴竭者，则是泉源既竭，必须大剂濡养频服，如救焚然，始克有济。同一枯燥证，有阴凝、阴竭之分。二证霄壤悬殊，万一误投，死生立判，不可不细审也。

[四]痰属湿，为津液所化。盖行则为液，聚则为痰，流则为津，止则为涎。其所以流行聚止者，皆气为之也。庞安常有言：人身无倒上之痰，天下无逆流之水。故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余谓"不治痰而治气"一语，为治痰妙谛。盖痰之患由于液不化，液之结由于气不化。气之为病不一，故痰之为病亦不一。必本其所因之气，而后可治其所

结之痰。《医旨绪余》曰：治痰当察其源。倘以二陈统治诸痰，因于湿者固宜，使无湿则何以当之？如因于火，则当治火，火降金清，秋令乃行。水无雍遏，痰安从生？丹溪朱氏曰"黄芩治痰，假其下火"，正谓此也。余可类推。

[五]河间刘氏曰：肠胃郁结，谷气内发而不能宣通于肠胃之外，故善噫而或下气也。余谓噫与下气，即属宣通，所以肝胃病往往得噫与下气稍瘥也。虽不能宣通于肠胃之外，而独得宣通于肠胃之上下也。

[六]大黄同附桂用，是温下法。《叶氏医案》痢门：姚颐真用大剂肉苁蓉配姜附，是即温下法化为温滑法。泻心汤姜连并用，是苦辛开降法。马元仪《印机草》中干姜同栝蒌用，是即苦辛开降法化为辛润开解法。栝蒌润燥开结，荡热涤痰，为胸膈热郁之圣药。其性濡润，谓之滑肠则可，若代大黄作下药用则不可。吾乡章虚谷有蒌仁辨，言之甚详。

[七]余治一暑湿证，已热退神清，胃动进食矣。忽急柬邀诊，仍发热神昏，更加气喘。细询因吃粥油三四盏，遂致此。余力辞，病竟不起。阅《本草纲目拾遗》言：粥油能实毛窍，滋阴之功胜熟地。暑湿初愈服此，安得不复发而增剧耶？又袁了凡先生曰：煮粥饭，中有厚汁滚作一团者，此米之精液，食之最能补精。又紫竹林单方治精清不孕方：用粥油，日日取起，加炼过盐少许，空心服下，其精自浓。

[八]人知息道从口鼻出入，不知遍身毛窍俱暗随呼吸之气以为翕伏。所以外感表实证，毛窍阻而气机不能相引，则发喘。内伤表虚证，汗多亡阳，毛窍开而气机过泄，则息微。

[九]涸溪徐氏谓，天士叶氏每以络字欺人。其实徐氏躯壳脏腑经络论有云：人有皮肉筋骨，所谓躯壳也。而虚其中，则有脏腑以实之。其连续贯通者，则有经有络，贯乎脏腑之内，运乎躯壳之中，为之道路，以传变周流者也。是明知有络，而每诋之，何也？或云：徐批叶案非真本，乃托名者。

[十]朴硝、火硝咸名硝石。咸生卤地，假水火二大以为形质。朴硝属水，味咸气寒，性下走，故能推荡肠胃积滞，折治三焦邪火。火硝属火，味辛带苦微咸，而气大温，性上升，故能破积散坚，治诸热病，升散三焦火郁。朴硝治热之结，火硝治热之郁。一就下，一达上也。火硝投之火中则焰生，朴硝则否，其性从可知矣。紫雪丹中二硝并用，是热郁欲其达，热结欲其降也。濒湖李氏曰：火硝与硫黄同用，则配类二气，均调阴阳，有升降水火之功，治冷热缓急之病。煅制礞石，则除积滞痰饮。盖硫暖而利，其性下行；火硝暖而散，其性上行。礞石之性寒而下，火硝之性暖而上，一升一降，一阴一阳，此制方之妙也。奈汪讱庵《医方集解》中礞石滚痰丸，误以朴硝制礞石，药肆不察，竟遵其法。盖同名硝石，汪氏不及详考，而一字之讹，药性顿异，大背古人立方之意矣，用辨明之。

[十一]世间真虚损少，假虚损多，自患虚损者少，做成虚损者多。歙南吴师朗有鉴于此，著《不居集》一书。取《易传》"变动不居"之义而名其书也。书分上下二集。上集内损，以阴阳五脏内亏立论；下集外损，以六淫外人，似损非损立论。盖缘内外不分，真假莫辨，印定滋阴降火之一法，以治无定万变之病情。不虚而做成虚，不损而做成损，良可浩叹。是书纠缪绳愆，独开生面，厥功岂不伟哉！惜其论治立方，铺排门面，无甚精义可咀嚼，窍恐仿其法而施治，未必的有效验。然能唤醒病家医家，俾共知有外损之一途，不徒从事于蛮补。由是深思其故，神而明之，则此书安可不读？师朗名澄，其自序在乾隆四年，刊书在道光十五年。

[十二]《涸溪医案》治毛姓痰喘，乃上实下虚证。用清肺消痰饮，以人参一钱，切小块送下，二剂而愈。毛曰：徐君学术固深，但人参切块之法，此聪明人以之炫奇耳。后病复作，照前方加人参入煎，而喘愈甚。复延徐，谓服旧方而病有加。徐曰：得非人参与药同煎耶？曰：然。曰：宜其增病也。仍以参作块服之，亦二剂而愈。盖下虚固当补，但痰火在上，补必增剧。惟作块后入，则参性未发，而清肺之药已得力。迨过腹中，而参性始发，已达下焦，方有益而无害也。此等治法，古人有行之者，特不察耳。按清肺消痰饮加

人参，方也。参切块吞下，法也。古人有方必有法。如桂枝汤服已，须啜热稀粥，以助药力而取汗。附子泻心汤，附子用煎，三味用泡，扶阳欲其熟而性重，开痞欲其生而性轻。若此之类，不胜枚举。其方其法，丝丝入扣，细心体会，妙义始见。族侄柏堂谓余言：二十一岁时，酒后寐中受风，遍身肌肤麻痹，搔之不知痛痒，饮食如常时。淮阴吴鞠通适寓伊家，请诊，吴用桂枝汤。桂枝五钱，白芍四钱，甘草二钱，生姜三片，大枣两枚，水三杯，煮二杯，先服一杯，得汗止后服，不汗再服。并嘱弗夜膳，临睡腹觉饥，服药一杯。须臾啜热稀粥一碗，覆被取汗。柏堂如其法，只一服，便由头面至足，遍身漐漐得微汗，汗到处以手搔之，辄知痛痒，次日病若失。此用古方古法也。假令此证知用桂枝汤，而不知啜热稀粥，恐未必得汗，即使稍有汗。去病岂能若是之尽且速耶？

[十三]《慎斋遗书》曰：一妇泄泻，两尺无神，此肾燥不合也。医用茯苓、益智仁即发晕，因用肉苁蓉三钱以润之，五味子八分以固之，人参一钱以益其气，归身八分以养其血，白芍、甘草以和其中，炮姜二分以安其肾，二帖效；十帖愈。丸即前方加倍，蜜丸。张东扶曰：余因慎斋"肾燥不合"之语，因思精滑一证，理亦同情。盖肾属水，水亏则燥，水燥则无以养肝，木无水养，则燥而生火。肾既失其封蛰之职，不合而开，肝遂恣其疏泄之性，因开而泄。愈泄则愈燥，愈燥则愈开。此时徒清火，徒兜涩无益也。必用润药润其肾，则燥而不合者可以复合，而且肝得所养，火亦不炽，何致疏泄之性，一往不返哉？立方之法，润肾为君，而兼用清肺补肝之品。按"肾燥不合"一语，未经人道，似奇创，然具有至理。凡物润则坚密无缝，燥则绽裂有痕。肾开窍于二阴，肾耗而燥，其窍开而不合矣。

[十四]疟证以日作者轻，间日者重，此不可拘。若日作而寒热之时短，其势又不甚，则诚轻；倘势盛而时又长，反不如间日者尚有休息之一日也，胡可云轻？又疟发渐早为易痊，渐晏为未止，亦不可拘。如发渐早而热退之时照旧，则其寒热加长矣，愈长则正气愈虚而加剧；如发渐迟而热退之时照旧，则其寒热渐短矣，短则邪气愈衰而自止。又夜疟皆云邪入血分，当用血药，以提其邪，说固可通。景岳归柴饮、鼓峰香红饮，二方俱佳。然初起在夜，嗣后不早不晏，始终发于夜者是也。设趱前渐近日昃，缩后已至日出，皆不得谓之夜疟矣。此《古今医案按》中语也，此语亦未经人道。《古今医案按》，嘉善俞东扶震所著。嘉庆时人。

[十五]本草谓猪肉助火生痰，发风动气，于人有损无益。邹润安谓坎为豕，在地支则属亥，不但养胃，其补肾水有专能。本草损人之说，汪讱庵亦不以为然。惟脾虚湿盛之人，有酿痰滑泻之弊，时疫流行之际，有壅浊召疾之虞耳。制为兰薰，俗呼火腿。补虚开胃，病后最宜。按古人以猪肉作药物者不多见，《续名医类案》中一则，特录出。汪赤厓治张姓夏月途行受暑，医药半月，水浆不入，大便不通，唇焦舌黑，骨立皮干，目合肢冷，诊脉模糊。此因邪热熏灼，津血已枯，形肉已脱，亡可立待。若仅以草木根皮滋养气血，何能速生？嘱市猪肉四两，粳米三合，用汁一碗，又梨汁一杯，蜜半杯，与米肉汁和匀，一昼夜啜尽。目微开，手足微动，喉间微作呻吟。如是者三日，唇舌转润，退去黑壳一层，始开目能言。是夜下燥屎，脉稍应指。再与养阴。匝月而愈。《温热经纬》言：温设证邪火已衰，津不能回者，宜用鲜猪肉数斤，切大块，急火煮清汤，吹净浮油，恣意凉饮，乃急救津液之无上妙品。按此法必须用在邪火已衰之后。因忆族兄云涛病痰饮气喘，身躯肥胖，行不数武，辄喘甚。因偕同志聘吴鞠通来绍，时道光乙酉也。吴以大剂石膏半夏等，治之数月，喘渐平，痰亦少，身躯顿瘦，愈后即登高亦不作喘。案载《吴氏医案》中。鞠通归淮阴，濒行时，嘱弗食猪肉。后偶食之，即觉痰多，身躯复骤胖，嗣后终身不敢食猪肉。此痰湿证忌食猪肉之一征也。又失音证忌食火腿及皮蛋，余亲见患失音人食二物增剧。

[十六]营卫之气，出入脏腑，流布经络，本生于谷，复消磨其谷。营卫非谷不能充，谷非营卫不能化，是营卫者，生身之大关键。不特营卫自病当注意，即脏腑有病，亦当顾及营卫也。《内

经》谓"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生，是故守经隧焉"。夫所谓经隧者，非营卫所行之道路乎？出于经隧，以行血气者，是由内而外行于营卫。血气不和，百病乃生者，是由内而外行之血气。或行之不及，或行之太过，或偏于营，或偏于卫，皆为不和也。行之不及，则内不化而外不充；行之太过，则枝强而干弱。偏于营则阴胜，偏于卫则阳胜，百病乃生，自然之理也。是则营卫岂不为生身之大关键哉！医者治病，遵《内经》守经隧之训，加意于营卫可也。读《金匮要略》：营卫不利，则腹满胁鸣，相逐气转，营卫俱微，三焦无所御，四属断绝，身体羸瘦，益见荣卫之足重矣。即如痢疾一证，有寒热表证者咸知有关于营卫，此外则以病轻在腑，病重在脏，罔不谓内病也。而孰知王肯堂《证治准绳》论痢之旧积新积，归重于营卫。《内经》守经隧之一语，此其一端与？取其明白易晓，特拈出以印证之。其言曰：积有新旧之分。旧积者，气血食痰所化也；新积者，旧积已去，未几而复生也。然旧积宜下，新积禁下，其故何也？盖肠胃之熟腐水谷，转输糟粕者，皆营卫洒陈于六腑之功。今肠胃有邪，则营卫运行之度为之阻滞，不能施化，故卫气郁而不舒，营气涩而不行。于是饮食积痰停于胃，糟粕留于肠，与气郁血涩之积，相挟而成滞下矣。必当下之，以通其壅塞。既下之后，升降仍不得行，清浊仍不能分，则卫气复郁，营气复涩，又复成新积，乌可复下之乎？但理其卫气，并和其营血，以调顺阴阳，则升降合节，积亦不滞而自化矣。

[十七]短气与少气有辨。少气者，气少不足于言。《内经》云："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此夺气"是也。气短不能相续，似喘非喘，若有气上冲，故似喘而不摇肩，似呻吟而无痛是也。《金匮要略》曰：平人无寒热，短气不足以息者，实也。无寒热，无表邪，可知其短气不足以息者，非关邪束于外，毛窍有阻，而息道为之不利，盖由里气内邪而实，或痰或食或饮，碍其升降之气致然耳。此条当与第八条参看。

[十八]学医犹学奕也，医书犹奕谱也。世之善弈者，未有不专心致志于奕谱，而后始有得心应手之一候。然对局之际，检谱以应敌，则胶柱鼓瑟，必败之道也。医何独不然？执死方以治活病，强题就我，人命其何堪哉？故先哲有言曰："检谱对奕奕必败，拘方治病病必殆。"丹溪朱氏亦曰："古方新病，安有能相值者？泥是且杀人。"由是言之，世所传经验单方，往往仅标治某病，而不辨别脉证，其间清和平淡之品，即不对证，试用尚无大碍，若刚暴猛烈之药，用者尚其慎之。余亲见一妇人，用密陀僧截疟，一男子作蕲蛇酒治痛风，皆顷刻告殂，与服毒无异。又张石顽曰：或问近世治黄瘅病多用草头单方，在穷乡绝域，犹之可也，城郭愚民，亦多效尤，仁人鉴此，岂不痛哉？尝见有服商陆根、苦匏酒、过山龙、雪里青、鹿葱等汁，吐利脱元而死者，指不胜屈。曾有孕妇病黄，误用瓜蒂搐鼻，呕逆喘满，致胎息上冲，惨痛叫号而毙。设当此际，得何法以救之耶？答言：是皆宿孽使然，与飞蛾触火无异。欲救之者，惟广行刊布，垂诫将来，勿蹈前辙，庶不失仁人之用心。欲手挽已覆之车，吾未如之何也。按此则草头单方之误人，为祸尤烈。第瓜蒂搐鼻治黄，是仲圣法，因不知孕妇应忌，而误用致毙。拘方治病病必殆，斯言洵不诬矣。至用商陆根等，犹举其名，当其误用时，或能知何药之误，尚可设法解救。特有一种以草药治病者，辗转传授，谬称秘方，仅识其形状气色之草药，采而用之，在用者自己，尚不能举其名，而且先揉捣之，使人莫能辨识，故神其说以惑人。治或得效，则群相走告，诧为神奇。后凡遇是病，以为业经试验之方，放胆用之而不疑。一服未效，再服三服。殊不知效于此者，未必效于彼。以病有浅深，体有强弱，证有寒热虚实，断不能执一病之总名，而以一药统治之也。且草药之用，往往力专而性猛，药病偶或相当，其奏功甚捷；一不相当，亦祸不旋踵。深愿世之明哲保身者，守未达不敢尝之训，万弗以性命为试药之具。并转劝诫，俾共知用药治病，虽专门名家，尚须详细体察。讵可轻服草药。存侥幸之心，致蹈不测之祸哉！

[十九]娄全善《医学纲目》治血崩类用炭药，以血见黑则止也。香矾散用香附醋浸一宿，

炒黑为炭，存性。每一两，入白矾二钱，米饮空心调服。一法用薄荷汤更妙。许学士曰：治下血不止，或成五色崩漏，香附是妇人圣药。此气滞者用行气炭止之也。五灵脂散治血崩，用五灵脂炒令烟尽，为末，每服一钱，温酒调下。一法每服三钱，水酒童便各半盏煎服，名抽刀散。此血污者用行血炭止之也。荆芥散治血崩，用麻油点灯，多著类心，就上烧荆芥焦色，为末，每服三钱，童便调下。此气陷者用升药炭止之也。治崩中不止，不问年月远近，用槐耳烧作炭为末，以酒服方寸匕。此血热者用凉血炭止之也。如圣散治血崩，棕榈、乌梅各一两，干姜一两五钱，并烧炭存性，为细末，每服二钱，乌梅酒调下，空心服。久患不过三服愈。此血寒者用热血炭止之也。棕榈白矾煅为末，酒调服，每二钱，此血脱者涩血炭止之也。按同一血崩证，同一用炭药，而条分缕晰有如是。治病用药，首贵识证，可一隅三反矣。炭原本作灰。

[二十]《彻剩八编内镜》曰：身内有三贵，热以为生，血以为养，气以为动觉。故心肝脑为贵，而余待命焉。血所由生，必赖食化。食先历齿刀，次历胃釜，粗细悉归大络。细者可升至肝脑成血，粗者为滓。于此之际，存细分粗者脾、包收诸物害身之苦者胆，吸藏未化者肾脾也。胆也肾也，虽皆成血之器，然不如肝独变结之，更生体性之气，故肝贵焉。心则成内热与生养之气，脑生细微动觉之气，故并贵也。或问三贵之生气如何？曰：肝以窍体，内收半变之粮，渐从本力全变为血，而血之精分，更变为血露，所谓性体之气也。此气最细，能通百脉，启百窍，引血周行遍体。又本血一分，由大络入心，先入右窍，次移左窍，渐至细微，半变为露，所谓生养之气也。是气能引细血周身以存原热。又此露一二分，从大络升入脑中，又变而愈细愈精，以为动觉之气。乃合五官四体，动觉得其分矣。主制群微曰：人身湿热而已。热恒消湿，无以资养，则肤焦而身毁矣。故血者，资养之料也。血以行脉，脉有总曰络，络从肝出者二。一上一下，各渐分小脉至细微。凡内而脏腑，外而肤肉，无不贯串，莫定其数。脉之状似机，其顺者因血势而利导之，斜者留血毋退，横者送血使进也。脉之力又能存血，不合则坏。血合于痰，乃克顺流；合于胆，乃免凝滞；合于体性之气，乃启诸窍，导之无闭塞也。从心出者，亦有二大络，一上一下，细分周身，悉与肝络同。所不同者，肝引血存血，此专导引热势及生养之路耳。心以呼吸进新气退旧气，直合周身，脉与之应。少间不应，辄生寒热诸证。医者必从三部跃动之势，揣知病源，盖以此也。脑散动觉之气，厥用在筋。第脑距身远，不及引筋以达百肢，复得颈节脊髓，连脑为一，因遍及也。脑之皮分内外层，内柔而外坚，既以保存生身，又以肇始诸筋。筋自脑出者六偶，独一偶逾颈至胸下，垂胃口之前，余悉存项内，导气于五官，或令之动，或令之觉。又从脊髓出筋三十偶，各有细筋旁分，无肤不及。其与肤接处，稍变似肤，始缘以引气，入肤充满周身，无不达矣。筋之体，瓤其里，皮其表，类于脑，以为脑与周身连接之要约。即心与肝所发之脉络，亦肖其体，因以传本体之性于周身。盖心肝与脑三者，体有定限，必藉筋脉之势，乃能与身相维相贯，以尽厥职。否则，七尺之躯，彼三者何由营之卫之，使生养动觉各效灵哉！无可注曰：此论以肝心脑筋立言，是《灵》《素》所未发。以上二则，从钞本医书录出，未详作者姓氏，其说与泰西所著《全体新论》等书所言略同。而泰西诸书，与王勋臣所著《医林改错》所论亦略同。按泰西医书与《医林改错》，为医家所当参阅，以目稽胜于悬揣也。然其言脏腑之功用及气机之流行，不无可议处。《重庆堂随笔》评泰西书，信其可信，阙其可疑，两言韪矣。仁和徐然石书《医林改错》后曰：易云：天地定位，山泽通气。人身躯壳以内，物位之定也。饮食之化精、化液、化血、化大小便，气之通也。信先生明位之定而执之，窃疑先生未能扩气之通而充之也。此数言亦中肯。

[二十一]《内经》言："胃中悍气，循咽而上，冲头中，外行诸窍。"可知头汗出者，湿热随胃中悍气上蒸故也。又人逢饮食辄头汗出，甚者头上热气蒸腾如烟雾，俗谓之"蒸笼头"。此殆饮食入胃，饮气食气辄随胃中悍气上冲，是天禀然也。

[二十二]何西池《医碥》煎药用水歌曰："急

流性速堪通便，宣吐回澜水最宜即逆流水。百沸气腾能取汗，甘澜劳水意同之。黄庸水吐痰和食，霍乱阴阳水可医。新汲无根皆取井，除烦去热补阴施。地浆解毒兼清暑，腊雪寒冰热疫奇。更有轻灵气化水，奇功千古少人知，堪调升降充津液，滋水清金更益脾。"按甘澜水用水置盆，勺扬万遍，亦名劳水。古人言水性咸而体重，劳之则甘而清，取其不助肾气，而益脾胃也。又言扬之万遍，取动极而静之义。愚谓后说近是。试取仲圣所用甘澜水方细绎之，其义自见。气化水者，以水蒸汗，如蒸花露法。一名气汗水，一名水露。《内经》谓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上为云者，水化为气也；下为雨者，气化为水也。水化为气，则津液上腾，可润上燥；气化为水，则膏泽下布，可滋下涸。用水蒸气，气复化水，有循环之妙理，得升降之元[1]机，不但可取以煎药，燥火证口渴者，取而饮之，不亦宜乎？

[二十三]吴渭泉治大便燥结、粪后便血，用生豆腐浆七分，荸荠汁三分，约共一茶碗，将豆腐浆熬滚，和冰糖少许，冲荸荠汁，空心温服。盖荸荠甘寒而滑，开胃消食，除热止血。豆浆乃清热散血，下大肠浊气。又《鸡鸣录》治女人带下属湿盛者，松石猪肚丸每早淡豆腐浆送服三钱。又仁和何惠川辑《文堂集验方》治痰火年久不愈者，用饴糖二两，豆腐浆一碗，煮化多服即愈。又鸡蛋豆腐浆冲服，久则自效。盖鸡蛋能去喉中之风也。余治一幼童喉风证，与清轻甘凉法，稍加辛药，时止时发。后有人教服鸡蛋，顶上针一孔，每日生吞一枚，不及十枚，病愈不复发。此鸡蛋能去喉风之一征。

[二十四]《鸡鸣录》治噎膈方，用川黄连去毛，细切，二两，以水九碗，煎至六碗，再加水六碗，煎至三碗。下赤金、纹银各一锭，每重二两，浸汤内。大田螺五十个，洗净，仰置盘中。以黄连汁挑点螺厣，顷刻化水。用绢滤收半碗，将田螺水同黄连汁、金、银共入瓷锅内，煎至碗半。下芦菔汁小半碗，无芦菔时，以芦菔子煎取浓汁用。同煎至碗半。下韭汁小半碗，次下侧柏汁小半碗，次下甘梨汁小半碗，次下竹沥小半碗，次下莹白童便小半碗，俱以煎至碗半为候。将金银取起，下酽[2]白人乳一大碗，次下羊乳一大碗，次下牛乳一大碗，俱以煎至一碗为候。成膏，入瓷罐内，封口埋土内一伏时。每用一茶匙，开水调服，极重者三服必愈。如汤水不能进者，将膏挑置舌上，听其渗入咽喉，自能饮食。但愈后须食糜粥一月，方可用饭。此方清火消痰，去瘀下气，养营润燥。系京口何培元家秘传，能挽回垂绝之证，故《顾松园医镜》名曰再造丹。按《内经》曰："三阳结为之膈。"三阳结者，大肠小肠膀胱热也。小肠结热则血脉燥，大肠结热则后不圊，膀胱结热则津液涸。三阳俱结，前后秘涩，下既不通，必反上逆。此所以噎食不下，从下而逆上也。又昔人指噎膈为血液枯槁，沉痼之疾，非大剂无济于事。此方制法颇精，煎膏酿厚，药力甚大，正合嘉言喻氏所谓"能变胃而不受胃变"之义。良工调剂之苦心，有如是夫！

[二十五]《重庆堂随笔》谓：木通味苦，故泻心火由小肠出。诸本草皆云甘淡，或言微辛，岂诸君不但未经口尝，且刍荛[3]亦未询乎？按木通古名通草，今之通草，古名通脱木。云木通味甘淡，或通草之传误，未可知。其实今之水通味极苦且劣。世谓黄连是苦口药，殊不知黄连之味，苦而清；木通之味，苦而浊。《叶氏医案》以芦荟入汤剂，徐氏批曰：请自尝之，方知其苦。愿以斯语移之木通。且木通性极迅利，不宜多用。余友沈杏田言：曾见一小儿误服重剂木通汤药，小便遂不禁，继之以白膏，如精状，叫号惨痛而死。死后溺窍端，犹有精珠数粒。用木通者，其审慎之。

[二十六]人身内外作两层，上下作两截，而内外上下，每如呼吸而动相牵引。譬如攻下而利，是泄其在内之下截，而上截之气即陷。内上既空，其外层之表气，连邪内人，此结胸之根也。譬如发表而汗，是疏其在外之上截，而在内之气跟出。内上既空，其内下之阴气上塞，此痞闷之根也。识此在上禁过汗，在内慎攻下之法。后读

---

① 元：当作"玄"，因避清圣祖（玄烨）讳而改，后则以元通"玄"。

② 酽（nóng 农）：通"浓"。

③ 刍荛：割草曰刍，打柴曰荛。刍荛，即割草打柴之人

仲圣《伤寒论》结胸及痞塞诸证，则冰消雪化矣。此高学山《伤寒尚论篇辨似》中语。自昔名医，无不以阴阳升降，盈虚消长，而为剂量准。如上所云，误下变结胸，是阳凑于阴也；误汗作痞闷，是阴乘于阳也。盖阴阳各有定位，升降自有常度，此盈者彼必虚，此消者彼必长。医事之补偏救弊，变化生心，端在是矣。缪宜亭医案中引卢氏之言曰："不得横遍，转为竖窍。"此二语甚妙。横遍者自内而外，由阴出阳也。竖窍者，直上直下，过升过降也。此阴阳升降盈虚消长之理也。推此二语，为引申数言于后，质之高明：下既不通，必反上逆。不得上达，转为横格。上游塞阻，下必不通。中结者不四布，过泄者必中虚。

[二十七]黄连厚肠胃之说，窃尝疑之，以谓厚者对待薄者而言者也，必使薄者不薄，始可谓之厚。若谓黄连能除湿热，即是厚肠胃，其于厚字之义，终未安也。迨历临痢证，往往滓秽夹脂膜以俱下，名曰肠垢，亦名刮肠痢，乃恍然悟半人肠胃内本有脂膜，柔韧粘腻，紧贴於肠胃之四周，因病痢消烁逼迫而下，因下而肠胃内四周之脂膜渐薄。用黄连清湿热，去其消烁逼迫之源，俾脂膜仍旧紧贴肠胃之内，乃所谓厚耳。虽然，肠与胃原一气贯通，但胃是胃，肠是肠，讵可混言。痢疾下肠垢，未闻下胃垢也。有刮肠痢，未闻有刮胃痢也。而且肠势盘曲，中空无几，湿热一搅扰，易及周遭，或邪气刮脂膜而下行，或积秽曳脂膜以下出。若夫胃体广大，藏垢纳污，纵有湿热，未必伤及边际，剥及脂膜也。于是黄连厚肠胃之说，窃又疑之，疑胃字之未安也。及考《别录》则曰："调胃厚肠。"益恍然悟黄连厚肠胃之说。系后人混而称之，非《别录》之本文也。黄连能除胃中之湿热，使胃气复其冲和，故谓之调。黄连能除肠内之湿热，使肠内脂膜不致消烁逼迫而下，故谓之厚。于以知古人下语，一字不苟，其精切有如是。

[二十八]《千金方》言：凡人好患齿痛，多由月蚀夜餐饮之所致，识者深宜慎之。所以日月蚀未平时，特忌饮食。按此说知者不多，为拈出。又养生家言：今人漱齿，每以早晨，是倒置也。凡一日饮食之垢，积于齿缝，当于夜晚刷洗，则滓秽尽去。故云"晨漱不如夜漱"。

[二十九]《鸡峰普济方》五噎诸气论曰：此病不在外，不在内，不属冷，不属热，不是实，不是虚，所以药难取效。此病缘忧思恚怒，动气伤神，气积于内。气动则诸证悉见，气静则疾候稍平，手扪之而不得疾之所在，目视之而不知色之所因，耳听之而不知音之所发。故针灸服药，皆不获效。此乃神思原本作意字间病也。顷京师一士人家有此疾证，劝令静观内养，将一切用心力事委之他人，服药方得见效。若不如是，巩卒不能安。但依此戒，兼之灼艾膏肓与四花穴及服药，可以必瘥。孙真人云：妇人嗜欲多于丈夫，感病倍于男子，加以慈恋爱憎，嫉妒忧恚，染著坚牢，情不自抑，所以为病根深，疗之为难瘥。按神思间病，乞灵药物，窃恐卢扁亦谢不敏。凡遇此等病，苟非其人染著坚牢，总当谆切相劝，令其静观内养。推古昔仁人之用心，谅不仅书一纸方，便了厥事也。第静观内养四字，谈何容易！惟夙具根器者，始能领略耳。

[三十]静观内养之法，仁和何惠川所辑《文堂集验方》内一条，简切易行，录后以供众览。彦晖质鲁学浅，鲜有所知，尝举此条，质诸一二老友之喜谈心学者，谓条内"自审此念因何而起"一语妙谛无穷，却病其小焉者也。海内不乏明眼，然乎？否乎？《集验方》曰：凡虚损证，由劳力过度而成者，得安养药食之功，尚在易治。若由偏性七情六欲而成者，药力之功居其三，惟静养之功，方可回天。随分忘其家业，住于安闲之所，清心寡欲，去其酒色财气之私心。清晨醒即起，醒而再睡，易于神驰而昏乱。物我相忘，安神静坐。若有妄想，即徐步自审此念因何而起，如何而止，与身心无益之念去之。静则再坐，动则再步。如此行一炷香，少顷再行，必得心息相依，呼吸自然。坐时以口生津液，坐起周身筋骨舒畅为验。工夫下手，由浅入深，总以不间断为妙。即行住坐卧，皆要安神内守，行之半月，即有奇功。加之善愿助之，可以希仙矣。若徒服奇药，或逆气闭息，非徒无益而有害。

[三十一]《续名医类案》许宣治治一儿，十岁，从戏台倒跌而下，呕吐苦水，以盆盛之，绿如

菜汁。许曰：此胆倒也，胆汁倾尽则死矣。方用温胆汤加枣仁、代赭石正其胆腑，可名正胆汤。一服吐止。昔曾见此证，不知其治，遂不救。

[三十二]病证本轻，因药而重。药不对证，固令病重；即或对证，病轻药重，亦令重也。余治一妇人，恶心呕吐，头眩恶食。医药两月，降逆如左金丸、旋覆代赭汤；代赭石质重下坠，孕妇所忌。调气如砂蔻乌沉之类；补益如六君、四物等剂。转见心胸烦懑，恶闻食气，体重作痛，黄瘦倦卧，气息奄奄。一医谓血枯经闭，虚劳重证，嘱病家治后事矣。诊其脉，细弱之中终有动滑之象。详细询问，腹虽不大，而时有动跃，断为怀妊恶阻，本属妊妇之常疾，因过药伤胃，致现种种恶候。劝令停药，不肯信从，乃立疏气降逆养胃清和平淡之剂，服后胸膈稍宽。随后出入加减，总以轻剂，渐渐收功，数月后，竟举一男。《金匮》原有"医者治逆却一月，加吐下者则绝之"之明训。绝之者，绝止医药，俟其自安也。不肯绝药，姑以轻剂与之。

[三十三]海蛇一名海蜇头用一两，漂净，加大荸荠一名地栗四个，水二钟，煎八分服。名雪羹。见《绛雪园古方选注》。注曰：凡肝经热厥，少腹攻冲作痛，用以泄热止痛，捷如影响。王孟英《归砚录》曰：海蛇，妙药也。宣气化瘀，消痰行食，而不伤正气。以经矾盐所制，入煎剂虽复漂净，而软坚开结之勋固在也。故哮喘胸痞，腹痛癥瘕，胀满便闭，滞下疳黄等病，皆可量用。宜下之证，而体质柔脆不能率投硝黄者，余辄重用，随机佐以枳朴之类，无不默收敏效。按海蛇本水结成，故煮之仍化为水。人身之痰，有由火炼其水而成者，故为化火痰之专药。其性寒凉，清火散结，不伤正气。余每喜用之。若阳气衰少之体，寒多湿胜之病，不相宜也。小儿疳病，由于火盛致口臭便坚，腹胀内热者，令服雪羹屡效。

[三十四]《素问·痿论》曰：治痿独取阳明，阳明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王太仆注：宗筋，谓阴鬠中横骨上下之竖筋也，上络胸腹，下贯髀尻，又经于背腹，上头项，则宗筋不可以外肾言也。《厥论》曰：前阴者，宗筋之所聚。前阴，外肾也，为宗筋之所聚。则宗筋亦可以外肾言也。《痿论》又曰：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及为白淫。玩绎此节经义，上有入房太甚句，下有及为白淫句，则中有宗筋弛纵句，竟作阳痿解可也。此节宗筋两字，竟作外肾解可也。夫阳明胃府，位镇中宫，上合于鼻，下合外肾。验之于霉疮，毒蕴阳明，或上发而鼻坏，或下注而茎糜。验之于马，其鼻黑者，茎亦黑，鼻白者茎亦白。阳明与外肾关属，不更信而有征哉？是则治阳痿当遵《素问》"治痿独取阳明"之旨。弗徒沾沾于补肾壮阳焉可已。

[三十五]《杏轩医案》曰：新安程文圃观泉著经云：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是精藏于肾，非精生于肾也。譬诸钱粮虽储库中，然非库中自出。须补脾胃化源。余评《叶氏医案》有云：此等血肉有情之方，正合"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经旨。如果病人胃口伤残，未可遽投，正与杏轩先生之言暗合。盖补精必用浓厚之品，然总须胃化脾传，方能徐徐变精归肾。不过以浓厚之品，较清淡者变精为较易耳。断不能入口之后，辄变精而藏诸肾也，须补脾胃化源者。饮食增则津液旺，自能充血生精也。

[三十六]余合回生丹以救难产，及治产后瘀血为患等证，屡建奇功，而独不利于虚寒之证，以虚则当补，寒则当温也。一妇产后甫两日，恶露不行，腹痛作呕。服回生丹一丸，呕不除而转增泄泻，乃邀诊。面青唇淡，舌苔白滑，脉则右弦缓，左沉涩，疼[1]痛作呕，泄泻不爽。为疏半夏、代赭石、肉桂、琥珀、黑姜炭、延胡、桃仁、炙甘草等温行之品，呕止痛缓，而恶露亦稍行，左脉渐流利。再二剂，瘀行痛缓，泻亦止，胃口不开，体甚困乏。改用扶元和胃，温行血气，小剂缓调，数剂胃能纳谷，形色亦渐转，惟左小腹有块如拳大，不时攻触作痛。乃仿大黄䗪虫丸法，前方去半夏、代赭石，加当归、制穿山甲、酒醉地鳖虫即䗪虫，为末，捣入醋熬大黄膏，白蜜炼为丸，如桐子大。早晚每服三钱，不匝月块渐小，痛亦渐除。后与通补奇经，温养肝肾，病竟脱，体气复充。此证血因寒瘀而上冲于胃，冲胃者，为产后

---

① 疼(jiǎo 绞)：腹中绞痛。

三冲急证中之一一、回生丹治三冲急证本有专功，然能迅推瘀血下行，而不能治因寒凝结之瘀。凡用合成丸药，必须考核丸方药性功能，参合脉证。倘若饵食某丸可治某证而恣意用之，总属得失参半，此古人所以有"先议病。后议药"之训。

[三十七]水乡农人多患脚气，俗名大脚风，又名沙木腿。一肿不消，与寻常脚气发过肿消者迥殊。此因伤络瘀凝，气亦阻痹，风湿热杂入之邪袭人而不能出也。故病起必胯间结核而痛，憎寒壮热，而渐以下行至足。初起宜用葱白杵烂和蜜，葱蜜相并，至毒杀人，切勿入口。罨胯核痛处，再用海蛇俗名海蜇头、地栗即荸荠同煎。俟海蛇化尽。取汤吞当归龙荟丸三钱，此丸药肆多合成发售。能即消散为妙。若已成者，以黄檗酒炒研末八两，海蛇八两勿漂煎化。加葱须自然汁和匀，法丸绿豆大，茅根汤日送三钱。外用杉木刨花煎浓汤，人皮硝一两频洗，日以盐布浸盐卤束之。以盐卤善清湿热、散风毒，凡洗鹅掌风及脚气并良也。忌一切辛热发物，尤忌蚕蛹。虽愈后宜忌食蚕蛹数年。

[三十八]凡暴厥、卒中、痫魇及跌坠晕仆诸病，其身中气血扰乱未定，切勿张皇喧闹，妄为移动，以致气绝不返。总宜在原处量证设法，可以得生。如闭证宜取嚏，服玉枢丹、苏合丸之类以开之。虚证用炭醋熏之，或令人紧抱，以口接气，再灌以参汤、姜汤、童便之类，按证施治。俟其苏醒，然后移归卧室可也。世俗不知，往往扶掖他徙，多致不救，总由不知古法，赘此以冀仁心为质者传播于世也。如酷暑烈日之中，路途卒倒者，宜先移至阴凉之所，然后设法救治，不可拘于是说。凡见夏日路途卒倒之人，纵无药赠，但能移之阴处，即是一服清凉散也。何氏《济生论》曰：中暑闷乱，不可便与冷水及卧冷地，得冷则死，据此，则止可移至阴处，而不可移至冷地。

存存斋医话稿卷二

会稽赵彦晖晴初　门人 鲁绍澧东川 贺锡祥吉人 同校

[一]医事难矣哉！学识荒陋者无论矣，其在术精名重，日诊百十人，精神不逮，大意处辄复误人。盖晨夕酬应，无少息时，索索无精思，昏昏有俗情，虽贤哲不免也。徐悔堂《听雨轩杂记》云：乾隆壬申，同里冯姓馆于枫桥蔡姓家。夏日蔡自外归，一蹶不起，气息奄然，因以重金急延薛生白先生诊。至则蔡口目悉闭，六脉皆沉，少妾泣于旁，亲朋议后事矣。薛曰：虚厥也，不必书方，且以独参汤灌之，遽拱手上舆而别。众相顾，莫敢决。再延一苻姓医人视，苻曰：中暑也，当服清散之剂，参不可用。众以二论相反，又相顾莫敢决。冯曰："吾闻六一散能祛暑邪，盍先试之？"乃以苇管灌之，果渐苏。苻又投以解暑之剂，病即霍然。夫薛氏为一代之名医，只以匆匆诊，未遑细审，并致疑于少妾之在旁，误以中暑为虚脱，几伤其生。医事不诚难乎其难哉？又《类案》载：曾世荣先生治船中王氏子，头痛额赤，诸治不效，动即大哭。细审知为船篷小篾刺人囟上皮内，镊去即愈。苟不细心审视，而率意妄治，愈治愈坏矣。是故医家临诊辨证，最要凝神定气，反覆推详，慎毋相对斯须便处方药也。

[二]熊三拔《泰西水法》云：凡诸药系草木果瓜谷菜诸部具有水性者，皆用新鲜物料，依法蒸馏得水，名之为露。以之为药，胜诸药物。何者？诸药既干既久，或失本性。如用陈米为酒，酒力无多。若以诸药煎为汤饮，味故不全，间有因煎失其本性者。若作丸散，并其渣滓下之，亦恐未善。然峻厉猛烈之品，不得不丸以缓之。凡人饮食，盖有三化。一曰火化，烹煮熟烂。二曰口化，细嚼缓咽。三曰胃化，蒸变传化。二化得力，不劳于胃。故食生冷，大嚼急咽，则胃受伤也。胃化既毕乃传于脾，传脾之物，悉成乳糜。次乃分散，达于周身。其上妙者，化气归筋；其次妙者，化血归脉。用能滋益精髓，长养脏体，调和营卫。所谓妙者，饮食之精华也。故能宣越流通，无处不到。所存糟粕，乃下于大肠焉。今用丸散，皆干药合成。精华已耗，又须受变于胃，传送于脾，所沁人宣布，能有几何？其余悉成糟粕下坠而已。若用诸露，皆是精华，不待胃化脾传，已成微妙。且蒸馏所得，既于诸物体中最为上分，复得初力，则气厚势大，不见烧酒之味浓于他酒乎？按古人丸散汤饮，各适其用，岂可偏废？诸药蒸露，义取清轻。大抵气津枯耗，胃弱不胜药力者，最为合宜。其三化之说，火化口化，不必其论，胃化一言，深可玩味。盖饮食药物入胃，全赖胃气蒸变传化。所以用药治病，先须权衡病人胃气及病势轻重，此古人急剂、缓剂、大剂、小剂之所由分也。如骤病胃气未伤，势又危重，非用大剂、急剂不可，杯水车薪，奚济于事？一味稳当，实为因循误人。倘或病人胃气受伤，无论病轻病重，总宜小剂、缓剂，徐徐疏瀹，庶可渐望转机。以病人胃气已伤，药气入胃，艰于蒸变传化。譬如力弱人，强令负重，其不颠踣者几希。

[三]上条言诸药蒸露，为轻清之品，气津枯耗、胃弱不胜药力者，最为合宜。请更申其说焉。马元仪曰：阴虚有三：肺胃之阴，则津液也；心脾之阴，则血脉也。肝肾之阴，则真精也。液生于气，惟清润之品可以生之；精生于味，非粘腻之物不能填之；血生于水谷，非调中州不能化之。是则人身中津液精血，皆属阴类。津液最轻清，血则较浓，精则更加厚矣。读《内经》"腠理开发，汗出溱溱是谓津。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则知津与液较，液亦略为浓厚矣。窃谓津者，虽属阴类，而犹未离乎阳气者也。何以言之？《内经》云："三焦出气，以温肌肉，充皮肤，为其津。其流而

不行者为液。”岂非液则流而不行，津则犹随气流行者乎？《内经》又云：“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雾露所溉，万物皆润，岂非气中有津者乎？验之口中气呵水，愈足征气津之不相离矣。气若离乎津，则阳偏胜。即“气有余，便是火”是也。津若离乎气，则阴偏胜。即水精不四布，结为痰饮是也。蒸露以气上蒸而得露，虽水类而随气流行，体极轻清。以治气津枯耗，其功能有非他药所能及。泰西赞谓不待胃化脾传，已成微妙。余谓病人胃弱，不胜药力者，最为合宜。然其力甚薄，频频进之可也。其气亦易泄，新蒸者为佳。余治伤阴化燥证，清窍干涩，每用之获效。《内经》谓“九窍者，水注之器”。清窍干涩者，病人自觉火气从口鼻出，殆津离乎气，而气独上注欤？

[四]时毒瘟疫，口鼻吸受，直行中道，邪伏募原，毒凝气滞，发为内斑，犹内痈之类。其脉短滑，似躁非躁，口干目赤，手足指冷，烦躁气急，不欲见火，恶闻人声，耳热面红，或作寒噤，昏不知人，郑声作笑。治宜宣通气血，解毒化斑为主。得脉和神清，方为毒化斑解。但其斑发于肠胃嗌膈之间，因肌肤间不可得面见，往往不知为斑证而误治者多矣。

[五]治痰气壅塞：雪梨汁一杯，生姜汁四分之一，蜜半杯，薄荷细末一钱，和匀器盛，重汤煮一时，任意与食，降痰如奔马。此方出《幼幼集成》。甘寒辛润，邪袭于肺，泄肺降痰，试用良验。

[六]滑脉多主痰，以津液凝结故也。然有顽痰阻阂[1]气机，脉道因之不利，反见涩脉者。开通痰气，脉涩转滑，见之屡矣。又现证脉象的是痰证，而病人言无痰，服药后渐觉有痰，亦见之屡矣。阅孙文宿医案，治庞姓遭跌胁痛，服行血散血药多剂，痛不少减。孙诊脉，左弦右滑数，曰：“此痰火症也。”庞曰：“躯虽肥，生平未尝有痰，徒以遭跌积瘀血，于胁间作痛耳。”孙曰：“痰在经络间，不在肺，故不咳嗽，而亦不上出。脉书有云：滑为痰，弦为饮。据脉实痰火也。如瘀血，脉必沉伏，或扎或涩也，面色亦必带黄。前医以瘀血治者，皆徇公言，不以色脉为据耳。”乃用大瓜蒌带壳者二枚，重二两，研碎。枳实、甘草、前胡各一钱，贝母二钱，初服腹中漉漉有声，逾时大泻一二次，皆痰无血，痛减大半；再服，又下痰数碗许，痛全止；三服腹中不复有声，亦不泻。盖前由痰积泻也，今无痰故不泻。观此，则诊病虽须详问，又当色脉合参，不可徇病人之言，为其所惑。又嘉言喻氏亦谓：痰到胃始能从口吐出，到肠始能从下泻出。

[七]《本经》曰：五味子气味酸温无毒，主益气，咳逆上气，劳伤羸瘦，补不足，强阴，益男子精。卢子繇《乘雅半偈》曰：“五味俱全，酸收独重，故益降下之气。咳逆上气者，正肺用不足，不能自上而下以顺降人之令。劳伤羸瘦者，即《内经》云烦劳则张，精绝使人煎厥内铄也。此补劳伤致降令之不足，与补中益气之治不能升出者相反。能降便是强阴，阴强便能益精。设六淫外束，及肺气焦满，饵之反引邪人脏，永无出期。纵得生全，须夏火从中带出，或为斑疹，或作疮疡，得汗乃解。倘未深解病情，愿言珍重。”按此则五味子之功能，的在降人，凡病情涉于宜升宜出者，视为戈戟矣。盖肺统五脏六腑之气而主之，肾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肾气原上际于肺，肺气亦下归于肾，一气自为升降者也。故上而咳逆上气，由六淫外束，饵此则外邪不特不能升，不能出，直引之及肾，而渐成虚损。倘同熟地、麦冬等用，酸而兼腻，不啻锢而闭之。卷一第十一条所谓不虚而做成虚，不损而做成损者，此类是也。若六淫七气有以耗散之，致肺失其降，而不归肺之气，因耗散而日虚，肾之精，因不藏而日损，此际不用五味子而谁用乎？五味子能收肺气入肾，肺气收，自不耗散，入肾，则五脏六腑之精，肾得受而藏之矣。虽然，论药则得一药之功能，论方则观众药之辅相，凡药皆然。试即于五味子发其凡可乎？五味子之功能在降人，病情宜升宜出者不可用，固已。第执此说以论药则可，若执此说以论方，则《金匮要略》中射干麻黄汤、厚朴麻黄汤、小青龙加石膏汤等方之用五味子，其说遂不可通。殊不知古人治病用药，每于实中求虚，虚中求实，不比后人之见虚治虚，见实治

① 阻阂(hé 核)：阻碍，阻隔。

实，补者一味补，散者一味散，攻者一味攻也。故杂五味子于麻黄、细辛、桂枝、生姜诸表药中，杂五味子于射干、紫菀、款冬、杏仁、半夏诸降气降逆药中，杂五味子于石膏、干姜诸寒热药中，杂五味子于小麦、白芍、甘草、大枣诸安中药中。不嫌其夹杂，而于是表散药得五味子不致于过散，降气降逆药得五味子更助其降令，而且寒热药得五味子寒不伤正，热不劫津，安中药得五味子相得益彰。综而言之，用五味子意在保肺气，不使过泄，然皆辅相成方，非君药也。至桂苓味甘汤之治气冲，加减者四方：苓甘五味姜辛汤、苓甘五味姜辛半夏汤、苓甘五味加姜辛半夏杏仁汤、苓甘五味加姜辛半夏大黄汤。以小青龙方中虽有五味子辅相之，究竟辛散之力大，能发越外邪，亦易动人冲气。冲气者，冲脉之气也。冲脉起于下焦，挟肾上行者也。气既冲矣，非敛不降，桂苓能抑冲气，甘草坐镇中宫，而敛降之权，当属之五味子矣。所以四方减去者惟桂枝，而加味以治咳满，以去其水，以治形肿，以治胃热冲面。至于五味子收敛肾气，屹然不动，不使其气复冲。苓甘若为之辅相者，终不易也。以是知一药有一药之功能，一方观众药之辅相。不识药性，安能处方？不识方义，安能用药？凡药皆然，岂特一五味子。试即以五味子发其凡。词费之消奚辞哉！

[八]邹润安《本经疏证》论五味子与干姜同用，设为问答，曰：《伤寒论》中凡遇咳总加五味子、干姜，岂不嫌其表里无别耶？曰：经云脾气散精，上归于肺。是故咳虽肺病，其源实主于脾，惟脾家所散上归之精不清，则肺家通调水道之令不肃。后人治咳，但知润肺消痰，殊不知润肺则肺愈不清，消痰则仅能治脾，于留肺者，究无益也。干姜温脾肺，是治咳之来路，来路清，则咳之源绝矣。五味使肺气下归于肾，是开咳之去路，去路清，则气肃降矣。合两物而言，则为一开一阖。当开而阖，是为关门逐贼；当阖而开，则恐津液消亡。故小青龙汤、小柴胡汤、真武汤、四逆散之兼咳者，皆用之，不嫌其表里无别也。按此论颇透彻，嘉言喻氏谓干姜得五味能收肺气之逆，是浑而言之也，陈修园不论虚实证，遇咳辄用五味干姜，是浑而用之也。《金匮》桂苓味甘加干姜细辛，干姜为热药，服之当遂渴。干姜为热药，仲圣已有明文矣。外感之由于暑燥火，内伤之涉于阴亏，虽同五味或辅相药，终不宜用也。考《金匮》五味同干姜用者七方，皆有咳满证。不同干姜用者二方，射干麻黄汤证亦见咳而上气，虽不同干姜而同生姜用，其义仍在治肺。独桂苓味甘汤方治气冲，其义在治肾。然肺与肾一气，自为升降者也，治肺即所以治肾，治肾即所以治肺，不过因病处方，注意或在肺，或在肾耳。或曰：黑地黄丸中，五味干姜并用，治在肺欤？曰：论《金匮》方用五味意义，大抵如此。至后人用五味，其方不可胜数，岂能一一印证？若五味并熟地用，乌得谓不治肾？黑地黄丸乃治脾湿肾燥方，一刚一柔，一润一燥，熟地五味治肾燥，苍术干姜治脾湿，此分头治法也。熟地苍术益肾阴而兼运脾阳，苍术五味流脾湿，即以润肾燥，此交互治法也。嘉言喻氏谓此方超超元箸[①]，岂虚誉耶？若不综观全方，寻绎意义，徒沾沾于某药入某经，某药治某病，则自窒灵机矣。

[九]钱塘赵恕轩，名学敏，一字依吉，撰《利济》十二种。其《串雅》一种，书分内外两编，类皆草泽医所传诸方法，世所谓走方，手持虎刺游食江湖者是也。虎刺一名曰虎撑，以铁为之，形如环盂，虚其中窍，置铁丸周转，摇之有声。相传始于宋李次口行山逢虎，啮刺于喉，求李拔，置此器于虎口，为拔去之。其术乃大行，流传至今。其术治外以针刺蒸灸，治内以顶串禁截，取其速验，不计万全。药上行者曰顶，下行者曰串。顶药多吐，串药多泻。顶串而外，则曰截。截，绝也，如绝害然。走医以顶患截为三大法，末流妄定有九顶、十三串、七十二截等目外，又有九种、十三根等法，能拔骨髓诸毒外出。然不肖疡科，每窃以取利，种毒留根，变小成大，为害不浅。又有禁法，禁法之大，莫如水法。次则祝由，近于巫觋。且有变病法，如约脾丸中用木瓜露以闭溺窍，掩月散中用鲤脊鳞以遮瞳神，取贝母中之丹龙睛以弛髓脉，剔刺猬中之连环骨以缩骨筋；外科则

① 超超玄箸：指议论玄妙高明。

用白朱砂以种毒，蛇蜕灰以种疮，即九种、十三根之类。更有合扁豆膏以留疟，曼陀酒以留癞，甚则醉兽散之可以病马牛，金针丸之可以困花木，种种不仁，愈降愈甚。良由操技不精，欲藉此遂其罔利之心耳！恕轩取其所授，为芟订之，名曰《串雅》，不欲泯其实，并欲矫奇而俾归于雅也。且谓此书虽尽删其不经之法，而不能尽绝其传，故述其大概如是，业医者不可不知。《串雅》中方，多有散见于诸书者，如《内编》首列韩飞霞黄鹤丹、青囊丸，推为游方之祖方云。

[十]偶阅孙文垣《三吴治验医案》，次日有一人来就诊，其病情与孙案一则相彷佛，遂用其方治之，两帖愈。于以见古人对证发药，效如桴鼓。其案曰："倪姓右颊车浮肿而痛，直冲太阳，发寒热，两手寸关俱洪大有力，此阳明经风热交扇所致，以软石膏三钱，白芷、升麻各一钱，葛根二钱，生熟甘草一钱，薄荷、山栀、丹皮、连翘各七分，天花粉、贯众各一钱半，两帖肿痛全消。"

[十一]相传天士叶氏治痘多活法。一子病痘闭，诸医束手。先生命取新漆桌十余张，裸儿卧于上，以手转辗之，桌热即易，如是殆遍。至夜痘怒发得生。又尝于肩舆中见一采桑妇，先生命舆人往搂之，妇大怒詈，其夫将扭舆人殴。先生晓之曰："汝妇痘已在皮膜间，因气滞闭不能出，吾特激之使怒，今夜可遽发，否则殆矣。"已而果然。又一人壮年患痘闭，先生令取鸡屎若干，以醇酒热调如糊，遍涂其身面手足，越宿鸡矢燥裂剥落，而痘已出矣。又先生之外孙，甫一龄，痘闭不出。母乃抱归求救，先生视之甚逆，沉思良久，裸儿键置[①]空室中，禁女弗启视。诒夜深，始出之，痘已遍体，粒粒如珠。因空屋多蚊，借其嘬肤以发也。此虽"神而明之"之治，第寻绎其意旨之所在，转辗于漆桌者，火闭也；激之使怒者，气闭也；涂以鸡矢醴者，寒闭也；借蚊口以嘬之者，血闭也。咸有分别之妙义焉，录之亦可发人之慧悟。

[十二]孙文垣先生治潘姓患白浊，精淫淫下，三年不愈。脉来两寸短弱，两关滑，两尺洪滑。曰：疾易瘳，第必明年春仲，一剂可痊。问故，曰：《素问》曰：必先岁气，毋伐天和。所患为湿痰下流证也，而脉洪大见于尺部，为阳乘于阴，法当从阴引阳。今冬令为闭藏之候，冬之闭藏，实为来春发生根本。天人一理，若强升提之，是逆天时而泄元气也。后医者接踵，迄无效。至春分，孙以白螺蛳壳火煅四两为君，牡蛎二两为臣，半夏、葛根、柴胡、苦参各一两为佐，黄檗一两为使，面糊为丸，名端本丸。令早晚服之，不终剂而愈。按古名医治病，无不以阴阳升降为剂量准，卷一第二十六条已具言之。此案端本丸方义固佳，其持论则深明天人合一之理。读《内经》"冬三月，此谓闭藏，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逆之则奉生者少。"若伏者，若抱刍养蛰也；若匿者，若隐避踪迹也；若有私意者，恐败露也；若已有得者，韬晦[②]无觖望[③]也。凡所以重藏精也。有冬月之闭藏，然后有来春之发生。一味发扬，而无翕聚之本，譬诸无源之水，其涸可立而待。

[十三]白芥子气味辛温，善能利气豁痰。观治冷哮，用白芥子末涂肺俞、膏肓、百劳等穴，涂后麻胥疼痛。防痘入目，用百芥子末涂足心，引毒归下。外用功效如是，其性烈从可知矣。其末水发，擂人食品，食些少，辄令人目泪鼻涕交出。其性开发走液，亦从可知矣。缪仲醇《本草经疏》云：能搜剔内外痰结及胸膈寒痰冷涎壅塞者。然肺经有热，与阴火虚炎，咳嗽生痰者，法在所忌。奈世医狃于三子养亲汤一方，不论燥证火证，动辄用之，甚且用至数钱。其意原在利气豁痰，殊不知辛烈之品，烁液劫津，耗气动火，其害甚大。余尝见风温咳嗽证，误用白芥子，致动血见红，甚至喉痛声哑，但罔有归咎于白芥子者，损人而不任过，白芥子抑何幸欤？诸本草均云肺经有热虚火亢者忌用，岂未之见耶？

[十四]古人随证以立方，非立方以待病。熟察病情，详审用药。味味与病针锋相对，无滥无遗，适至其所，如写真焉，肖其人而止，不可以意增减也。千变万化之中，具有一定不易之理，活

① 键置：锁闭。

② 韬晦：隐藏形迹，不自炫露。

③ 觖(jué 决)望：企望。

泼圆机，有非语言文字所能解说，在学者心领神会而已。其所以设立方名者，规矩准绳，昭示来学，非谓某方一定治某病，某病一定用某方也。古方夥[①]矣，岂能尽记？纵能尽记，而未能变通，虽多奚益？即如桂枝汤一方，加桂枝分两，名曰桂枝加桂汤；加芍药分两，名曰桂枝加芍药汤；去芍药，名曰桂枝去芍药汤；桂枝甘草二味，名曰桂枝甘草汤；芍药甘草二味，名曰芍药甘草汤；甘草一味，名曰甘草汤。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一方可分为数方，数方可合为一方，增一药之分两，即所以减他药之分两，而另名为一方。取一味二味，即名为一方。药随病为转移，方随证为增减，因物付物，何容心焉？设悬拟一方，以治一病，印定后人眼目。天下岂有呆板之病证，待呆板之方药耶？奈何张景岳《新方八阵》及《黄元御八种》书内，自制之方，不一而足。岂以古方为不足用，而有待于新制乎？集数味药，辄名一方，方不可胜穷，徒眩人意耳！

[十五]王龙溪先生调息法曰：息有四种，一风，二喘，三气，四息。前三为不调相，后一为调相。坐时鼻息出入觉有声，是风相也；息虽无声，而出入结滞不通，是喘相也；息虽无声，亦无结滞，而出入不细，是气相也；坐时无声，不结不粗，出入绵绵，若存若亡，神资冲融，情抱豫悦，是息相也。守风则散，守喘则戾，守气则劳，守息则密。前为假息，后为真息。欲习静以调息为入门，使心有所寄，神气相守，亦权法也。调息与数息不同，数为有意，调为无意，委心虚无，不沉不乱。息调则心定，心定则息愈调，真息往来，呼吸之机，自能夺天地之造化。心息相依，是谓息息归根，命之蒂也。一念微明，常惺常寂，范圆三教之宗，吾儒谓之"燕息"，佛氏谓之"反息"，老氏谓之"踵息"，造化阖辟之元机也。以此征学，亦以此卫生，了此便是彻上彻下之道。阅智颉大师小止观中，有坐禅调息法，其说与龙溪先生同。汪讱庵《医方集解·勿药元诠》内，亦载调息法。余窃谓以药疗病，弗计其功，先防其弊，盖弊无，则其功乃为真功。修养何莫不然？调息法之功效，在行之者自知之，岂容悬揣？若言流弊，则断断无之，何也？出于自然，不出于勉强也。至《勿药元诠》内载"小周天"法，闭息运送，苟无口诀真传，不可依法乱做，恐稍不得法，流弊无穷。尝见妄做丹道工夫，多有致疾者。或发痈疽，或结癥瘕，或疝或淋，或癫或狂，盖以人身气血，升降出入，自然而然。盲修瞎炼，矫揉造作，精气拂乱，必随其所伤而致种种疾苦耳。惟得明师良友的真传，乃为有功无弊。

[十六]戊辰秋初，友人陶姓，暑热证来就诊，邪热表里充斥，病势颇重。乃仿三黄石膏汤意，为两解之剂。令服一剂，次日其兄来转方，述服药后，大渴大汗，汗至床席皆淋湿。余以为邪热在阳明经，白虎汤证也，竟与白虎汤一剂。隔日雇小舟来诊，病人忽发狂，舟将颠覆，急折回。乃邀诊。至则病大变，身重苔黑，如狂见鬼，大便不解，胸腹鞕痛。脉沉数促涩，模糊不清，时时发厥。余大骇异曰：奚至此乎？其兄曰：昨述汗流卧席，归后细询家人，乃小便，非汗也。余顿足曰：误矣误矣！小便多，岂得作大汗治哉？此等重证，本不能悬拟处方，况又误述乎！营热未透达，服白虎逼人血分矣。男子亦有热结血室证，所以证现如狂见鬼，小便自利，大便不通也。势急矣，奈之何？沉思久之，书犀角地黄汤合桃核承气汤与之，方内大黄令用醋拌炒黑。次日复赴诊，已便解疹透神清矣。详述药成已二鼓，才服半杯，胸腹骤痛不可忍，其父促饮之，尽一杯，则目瞪口噤，肢厥僵卧，奄然气尽。家人哭泣环守之。夜半，忽大喊，便坚黑粪累累，目开身略动。至天明，遍身发疹，胸背间无隙地，便神清思汤饮。诊其脉数滑，至数分明。余曰：险哉！幸年才二十余，正元充足，能运药力与邪战，一战而捷。不然，一去不复返矣。后与清热养阴，不匝月全愈。阅《三世医验》陆祖愚先生治董姓，因伤食纳凉，困倦熟寐，致头痛身热，骨节烦疼，胸腹痞满。医以丸药下之，表证未除，胸满兼痛。一医又行表汗，头痛瘥，胸痛更甚。似此或消导，或推逐，其痛渐下。病将两月，陆诊脉涩数，面色黄白，舌苔灰黑。按其胸腹柔软，脐下坚硬，晡时发热，夜夜半退，小水自利，大便不通，此畜血证

① 夥(huǒ 火)：多。

也。用桃核承气汤，下咽后，满腹搅刺，烦躁不安，求死不得。父母痛其决死，深咎药过，哭泣骂詈。陆心知其无妨，然再三解说，终不信。会天暮不得进城，下榻楼上。夜将半，闻步履声，其父携灯至榻前笑谓曰：适才大便，所去黑粪衄血约若干，腹宽神爽，诚再生之恩也。后改用调理之剂，半月渐愈。与余所治证，大略相同。特余不留宿，得不闻泣骂声，为幸多矣。陶姓现游幕，晤时道及此，犹言服药后，胸膈间痛如刀割，不可忍，渐次人腹，后痛极，遂不省人事。噫，瞑眩药人人口，腹若是哉！第此证倘与轻药，当无生理。记此又可见病家述病情，有疑似处，当反覆审问。余不敏，误听误药，几至病不救。而病家日夕侍病者之侧，切须熟察病情，以告医者。设或因误告，致误治，咎将安归耶？

[十七]古圣人治病之法，针灸为先。《灵》《素》所论，多为针灸而设。今时治病，用针者极少，用灸者尚多。但病非一概可灸也，大抵脉沉迟，阳气陷下者最宜，若阳盛阴虚者，断不宜灸。仲圣《伤寒论》云：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热，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脉见微数，则是阴虚而阳炽重，以火力追逐其血，有筋骨焦伤耳。又云：脉浮热甚，反灸之，此为实。实以虚治，因火而动，必咽燥吐血。脉浮热甚，阳气实也，反灸之，是阳实以阳虚治，火上加火，咽因火势上逼而枯燥，血随火势上炎而妄行，在所必至矣。此二条垂戒，虽在《伤寒论》中，然不专指伤寒而言，所以不言证而但言脉也。奈何阴虚血热，人甘受痛苦而妄灸，致阴益虚，而阳益炽也。吾乡不辨证而妄灸者，妇女居多，缘操是业者，皆女尼村妪之类，易为所惑耳。不可妄灸之说，他书具载，何用赘言？窃以为告诫之辞，冀人觉悟，再四丁宁[①]，不厌重复。拙稿中类是者颇多，阅者幸弗以剿袭旧说訾之。

[十八]萧山一士人，因戒鸦片烟瘾而求似续，购服秘制药水，极灵验。不但烟瘾除，胃口胜常，精神焕发，阳事倍于平时。未几，与友人立谈，攸觉下身无力，顿跌仆後，遂痿废，月余告毙。其所服药水中，大抵有硫黄等霸道药，所以得效甚捷，祸不旋踵。凡服些少药辄得骤效者，切须留心，盖非霸道药，服些少岂能得骤效？谨劝世人，慎弗误认为仙丹妙药，为其所惑，致祸发莫救。《阅微草堂笔记》云："艺花者培以硫黄，则冒寒吐蕊，然盛开之後，其树必枯。盖郁热蒸于下，则精华涌于上，涌尽则立槁耳。"观此，则服药后种种灵验，正谚所谓"尽根拔"也。

[十九]经验良方刊刻印送，救人疾苦，此诚仁人之用心也。第所集者，虽皆试验之方，而用方者未能确辨其证，往往检方试病不效，则更方再试。轻证轻方，当无大碍，若病涉深重，药属猛烈，其堪屡试乎？如近今《验方新编》，不胫而走，几至家置一编，其中不无庞杂，间有峻厉之方，意编书者似于医事未尝有精诣也。然善化鲍氏，费二十年心力，汇集诸方，校雠不倦，其活人济世之心，正足令人钦仰。原在用方之人，自己斟酌去取耳。昔李明之先生尝言："《苏沈良方》，犹唐宋类诗。"盖言不能诗者之集诗，犹不知方者之集方也。一诗之不善，诚不过费纸而已；一方之不善，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夫试验方岂有不善，不对证或适与证相反，乃为不善耳。愿集方者遇峻厉方，可删则删之，万不可删，则于方下详细注明病情现证，如何者可用，如何者不可用，庶几用者可以对证检方，不致轻试浪投。是亦古人慎疾之意欤？

[二十]古人治血积，每用虻虫水蛭，以其善吮血。然其性极毒，人多患之，不若改用夜明砂，以其食蚊而化者也。蚊之吮血，不减蛭虫，本草称其能下死胎，则其能攻蓄血明矣。此说出于《不居集》，录出备采。

[二十一]陆氏子，患咳失音，医治殆遍，不得效。乌程汪谢城孝廉，司铎会稽，因求诊。曰："此虫咳证也。"为疏杀虫方分量颇轻，并令服榧果，旬日全愈。失音嗄证，不出金实无声、金破无声之两途。此为医林中别开一法门也。

[二十二]古人煎药，各有法度。表药以气胜，武火骤煎；补药以味胜，文火慢煎。有只用头煎，不用第二煎者，取其轻扬走上也。有不用头

① 丁宁：同"叮咛"。

煎，只用第二煎、第三煎者，以煮去头煎，则燥气尽，遂成甘淡之味。淡养胃气，微甘养脾阴。为治虚损之秘诀。出《慎柔五书》。又煎药宜各药各铫，恐彼煎攻伐，此煎补益，此煎温热，彼煎清凉，有大相反者。譬如酒壶冲茶，虽不醉人，难免酒气也。

[二十三]周慎斋名子于，宛平太邑人，生正德年间。中年患中满疾，痛楚不堪。遍访名医无效，复广搜医方，又不敢妄试。一夕，强坐玩月，倏为云蔽，闷甚。少顷，清风徐来，云开月朗。大悟曰：夫云，阴物也；风，阳物也。阳气通畅，则阴翳顿消。吾病其犹是乎？遂制和中方丸，服不一月而安。后成名医。尝阅《本草钩元》卷首武进阳湖合志杨时泰传曰："自明以来，江南言医者，类宗周慎斋。慎斋善以五行制化，阴阳升降，推人脏气，而为剂量准。雍正以后，变而宗张路玉。则主于随病立方，遇病辄历试以方，迨试遍则束手。"于是购求慎斋先生书，见《医学粹精五种》，《周慎斋三书》，《查了吾正阳篇》，《胡慎柔五书》，《陈友松脉法解》，附《陈友松笔谈》。其《慎柔五书》，已见于《六醴斋丛书》。《脉法》亦是慎斋先生著，陈友松加解而已。查了吾、胡慎柔俱为慎斋先生弟子，三书者，皆先生弟子口授耳传，记录成编者也。其自制丸方录后。周慎斋学问，究不及张路玉。第宗张路玉不善，则有遇病试方之弊耳！和中丸，治鼓胀神效，用干姜四两，冬炒焦，夏炒黑。一两用人参一两煎汤拌炒，一两用青皮三钱煎汤拌炒，一两用紫苏五钱煎汤拌炒，一两用陈皮五钱煎汤拌炒；肉桂二两，一分用益智仁五钱煎汤拌炒，一分用泽泻五钱同煮，一分用小茴香三钱同煮，一分用破故纸五钱同煮；吴茱萸一两，一分用苡仁一两煎汤拌炒，一分用盐五钱同浸炒。右为末，紫苏煎汤，打神曲糊为丸，如桐子大。每服因证轻重，随证作汤送。红曲丸，治泻痢日久，用此补脾健胃，红曲三钱炒，锅巴一两，烧存性，松花三钱，炒褐色。右为末，人白糖霜，和匀服。红痢加曲，白痢加松花。蔻附丸治元气虚寒及脏寒泄泻，肉豆蔻面裹煨，白茯苓各二两，木香一两五钱，干姜炮，附子煨，各五钱，右为末，姜汁糊为丸，莲子汤下。通神散治嘈杂，胸中割痛，二服即愈，白术四两，黄连四钱，陈皮五钱，右为末，神曲糊为丸。临卧津咽三四十丸。

[二十四]诊脉以辨病证之顺逆，脉书言之详矣。大抵是病应得是脉者为顺，不应得是脉者为逆。此余三十余年阅历，为诊脉辨证之要诀。後阅查了吾先生述《慎柔和尚师训》曰："凡久病人脉大小、洪细、沉浮、弦滑，或寸浮尺沉，或尺浮寸沉，但有病脉，反属可治。如久病浮中沉俱和缓体倦者决死。且看其面色光润，此精神皆发于面，决难疗矣"一节，实获我心，不禁抚案称快。盖平人得和缓，为无病之脉。乃病久体倦，不应得此脉而竟得之，是为正元大漓之象，故决其死也。至若满面精神，岂久病人所宜有，世俗谓病人无病容者大忌，亦是此意。

[二十五]尤在泾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汤合论曰：见《医学读书记》"阳虚者气多陷而不举，故补中益气多用参芪术草甘温益气，而以升柴辛平助以上升。阴虚者气每上而不下，故六味地黄多用熟地、萸肉、山药，味厚体重者，补阴益精，面以茯苓、泽泻之甘淡，资之下降。气陷者多滞，陈皮之辛，所以和滞气；气浮者多热，丹皮之寒，所以清浮热。六味之有苓泻，犹补中之有升柴也。补中之有陈皮，犹六味之有丹皮也。其参芪归术甘草，犹地黄、萸肉、山药也。法虽不同，面理可通也。"此论方义上下升降颇精。而薛立斋、赵养葵数先生，专以六味、八味、补中益气等数方统治诸病，则失之执滞呆板，无怪为徐灵胎、陈修园诸先哲所诋论。周慎斋先生书中亦每以六味、八味、补中益气数方治病，盖先生尝就正于立斋先生之门。慎斋先生传曰：问难数日，证其初悟，豁然贯通。出谓人曰：立斋真名师也，理道甚明，惜其稍泥。犹不能脱薛氏窠臼。然三书言"补中益气汤若欲下达，去升柴，加杜仲牛膝"，又言："六味丸肾虚火动之药，丹皮凉心火，萸肉敛肝火，泽泻利肾经之火，从前阴而出。若火不甚炽者，只用山药、茯苓、熟地，单滋肾水而补脾阴。"乃知慎斋先生能变通用药，不执死方以治活病。

[二十六]脉见歇止，为病人所大忌，人尽知之。然余见痰食阻中及妇人怀孕，间见歇止脉，俱无大碍。盖以有形之物，阻滞脉道，故有时歇

止也。周慎斋先生《脉法》云："凡杂病、伤寒、老人见歇止脉者，俱将愈之兆，惟吐而见歇止脉者死。"陈友松解曰："歇止有结促两种，结者，迟而止也。病后阴血方生，阳气尚未充足，不能协济其阴，故有迟滞之象，缓行略止，俟阳气一充，全体皆春矣。促者，数而止也。以阳气独旺，阴分少亏，不能调燮其阳，故有奔迫之势，急行一止，俟阴血渐生，则五脏自然畅达矣。此皆将愈未愈之时，故见此疲困之象，待愈后却无是脉。所以杂病伤寒，庸医误治，或损其阳，或亏其阴，往往轻病变重，然而未至过伤，久之元气藉谷气以生，辄见此等之脉，乃阴阳渐长之机，非气血全亏之候。至老人年力就衰，或病后见歇止之脉，不过阴阳两虚，非凶脉也。可见诸脉俱不妨于歇止，惟呕吐一证，胃气逆而上行，将胃中有形之物，尽情吐出，此时脉若平和，犹可保元降气。倘见歇止，是肾气已绝于下，不能上供其匮乏，虽用药胃必不纳，故知其必死。"按陈友松所解非是。凡脉见结促，皆属凶候，岂可目为将愈之兆？慎斋先生所言，乃是和平脉中见歇止，方为近理。

[二十七]病人大肉已落，为不可救药，盖以周身肌肉瘦削殆尽也。余每以两手大指次指后，验大肉之落与不落，以断病之生死，百不失一。病人虽骨瘦如柴，验其大指次指之后有肉隆起者，病纵重可医。若他处肌肉尚丰，验其大指次指之后无肉隆起，而见平陷者，病不可治。《周慎斋先生三书》云："久病形瘦，若长肌肉，须从内眦眼下胞长起，以此处属阳明胃，胃主肌肉故也。"此言久瘦渐复之机，又不可不知。

[二十八]族孙诗卿妇患肝风证，周身筋脉拘挛，其脉因手腕弯曲作劲，不可得而诊。神志不昏。此肝风不直上巅脑，而横窜筋脉者。余用阿胶、鸡子黄、生地、制首乌、麦冬、甘草、女贞子、茯神、牡蛎、白芍、木瓜、钩藤、络石、天仙藤、丝瓜络等出入为治，八剂愈。病人自述病发时，身体如入罗纲，内外筋脉牵绊拘紧，痛苦异常。服药后，辄觉渐渐宽松，迨后不时举发，觉面上肌肉蠕动，即手足筋脉抽紧，疼痛难伸。只用鸡子黄两枚，煎汤代水，溶入阿胶二钱，服下当即痛缓，筋脉放宽，不服他药。旋发旋轻，两月后竟不复发。按阿胶鸡子黄法，本仲圣黄连阿胶汤。《伤寒论》曰："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以热入至阴，用咸苦直走阴分，一面泄热，一面护阴，阴充热去，阳不亢而心烦除，阳交阴而卧可得也。第彼以热邪，故兼苦寒清之。此则液涸筋燥，单取阿胶鸡子黄二味，血肉有情，质重味厚，以育阴熄风，增液润筋，不图效验若斯。古云："药用当而通神。"信哉！吴鞠通先生曰鸡子黄为定风珠，立有大定风珠小定风珠二方，允推卓识。古方用鸡子黄，俱入药搅匀，亦有囫囵同煎者。余用是物，每令先煎代水，取其不腥浊。鸡子黄一经煎过，色淡质枯而无味，盖其汁与味，尽行煎出故也。

[二十九]治痢证用木香以开郁滞，升降诸气，诚为佳品。然其气香而窜，其味苦而辣，宜于实证，而不宜于虚证；宜于寒湿，而不宜于暑热。其有湿热粘滞，稍加木香作佐，使宣通气液，未始不可。独怪近世治痢，不辨证脉，视木香为家常便饭，几至无方不用。甚且形消骨立，舌绛而光，阴涸显然，犹复恣用不已，寖至不救。目击心伤，特为拈出，医家病家，切须留意。吴鞠通先生言："近世以羌活代麻黄发汗，不知羌活之更烈于麻黄。试以羌活一两，煮于一室，两三人坐于其侧，其气味之发泄，弱者辄不能受。"余谓煎剂中有木香在药铛内，则满室皆闻木香气。如此雄烈之品，虚弱人燥热证曷克当之？一人患痢月余，更加食入作呕，阅前方统计服过木香六七钱，余用甘寒养胃加旋覆代赭石人参石莲肉等，先止其呕。继仿驻车丸法以除痢。《本草》言阴火冲上者忌木香，此证以多用木香致胃火上冲。

[三十]《内经》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又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是故心不受邪，受邪即死。凡外感证之病涉心者，皆在心包络与血脉也。盖包络为心主之宫城，血脉为心主之支派，邪入包络则神昏，邪入血脉亦神昏，但所入之邪有浅深，所现之证有轻重。如邪入包络，包络离心较近，故神昏全然不知人事。如入血脉，血脉离心较远，故呼之能觉，与之言，亦知人事。若任其自睡，面心放即昏沉矣。有邪在血

脉，因失治而渐入包络者，此由浅而入深也。有邪在包络，因治得其法，而渐归血脉者，此由深而出浅也。又有邪盛势锐，不从气分转入，不由血脉渐入，而直入心包络者，陡然昏厥，其证最凶。缓则不过一日，速则不及一时，当即告毙。以其直入包络而内犯心、犯心即死耳。章虚谷《伤寒本旨》有神昏谵语辨，谓得之于经历，古人所未道及，厥功甚大。盖邪闭血脉，外感病每多是证，医者未识其故，因而误治者多也。其论治法，邪闭血脉者，必须温通，重用桂枝，则太执着矣。温热暑湿证现邪闭血脉，设遇热盛之证，其可重用桂枝乎？即使佐以凉药，亦难用也。虚谷未始不见及于此，只以"必须温通。重用桂枝"两语，横踞胸中，是以上文云"如风寒等邪而不提出"。温热暑湿者，亦以重用桂枝，有所窒碍，未免自相矛盾，而姑以风寒等邪混言之耳。下一"等"字，以包括温热暑湿耳，不然，上文仲圣《伤寒论》中之神昏谵语，已辨之矣。此处何必再言风寒耶？总之闭者通之，此对待法也。桂枝可以通血脉之闭，桂枝究非热证所宜，但取能入血脉而具流利之品，或佐以辛温，加意防其闭遏血脉，则得之矣。倘医者遵信虚谷，执着必须温通重用桂枝之说，以治热证，何异抱薪救火？为明辨之，不敢为先辈讳也。

[三十一]《谈往》载崇祯十六年，有疙瘩瘟、羊毛瘟等名，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八九两月，疫死数百万。十月间有闽人晓解病由，看膝弯后有筋突起紫者无救，红则速刺出血可活。至霜雪渐繁，势亦渐杀。余谓此疫即前条所云邪盛势锐，直入心包络，内犯心主之证。所以呼病即亡，危期极速也。考嘉兴王肱枕《蚓庵琐语》及桐乡陈松涛《灾荒纪事》皆云：崇祯十四年大旱，十五、十六经年亢旱，通国奇荒，疫疠大作。据此，则其病由暑燥热毒深入血分可知，所以霜雪繁而病势杀，刺筋出血，而其人可活也。刺筋出血者，经云"血实宜决之"之旨也。邪入较浅，筋色尚红。速刺出血，则血脉松动，便有活路。筋紫则为血脉凝瘀已极，纵刺之，血亦不出，为无救耳。此证神识必然昏沉，其脉亦必涩滞模糊，或促或伏。若用药亦当遵"血实宜决之"之经旨，通利血脉主治。必使血脉渐渐松动，不致内犯心主，走死路，方为得法。病由暑燥热毒，若重用桂枝温通，万万不可。近时痧证，亦有顷刻告殂者。亦有刺舌底黑筋，刺两臂弯、两膝弯等处出血而愈者，但不若《谈往》所载既甚且多，为非常之疫疠耳。

[三十二]《潜村医案》乾隆时西吴杨云峰乘六著。姚绳其病痢，腹痛后重，脓血并见，继而便孔中解出断肠一段，长半尺许。延杨诊，杨曰：此非断肠也，若断肠则上下断头，必垂而不举，上下断口，必闭而不张，所断之半尺许者，何能进直肠而出肛门耶？且肠既断矣，何其人犹活，而便中之脓血仍相续而不绝耶？不知此乃肠内滑膩稠粘，如脂如膏，粘贴肠上之一层也。是即所谓阴也。腑气大伤，阴难维系，又为邪毒所压而下，其形外圆中空，有似乎肠而实非肠也，试以棒拨之必腐。若真肠虽烂而断，拨之不腐。家人拨之果腐。进诊，面无神气，脉甚细数弦劲，舌如镜面，胃气将绝，无救矣。逾数日，果殁。此与卷一第二十七条同一痢下脂膜。第整段而下，为罕有之证。

[三十三]药气入胃，不过借此调和气血，非入口即变为血气，所以不在多也。有病人粒米不入，反用腻膈酸苦腥臭之药，浓煎大碗灌之，即使中病，尚难运化。况与病相反，填塞胃中，即不药死，亦必塞死，小儿尤甚。此涸溪徐氏目击心伤，所以《慎疾刍言》有制剂之说也。拙稿本卷第二条言："用药治病，先须权衡病人胃气。"亦此意也。乃医家病家，往往不达此理，以致误药伤生，可慨已。涸溪一案，备录于后，足为世鉴焉。郡中朱姓，有饮癖，在左胁下，发则胀痛呕吐。始发甚轻，医者每以补剂疗之，发益勤而甚。余戒之曰："此饮癖也，患者甚多，惟以清饮通气为主，断不可用温补，补则成坚癖，不可治矣。"不信也。后因有郁结之事，其病大发，痛极呕逆，神疲力倦。医者乃大进参附，热气上行，痰饮闭塞，其痛增剧，肢冷脉微。医者益加参附，助其闭塞，饮药一口，如刀箭攒心，哀求免服。妻于环跪泣求，曰："名医四人，合议立方，岂有谬误？人参贵重，岂有不效？"朱曰："我岂不欲生？此药实不能受，使我少缓痛苦，死亦甘心耳！必欲使我痛极

而死，亦命也。”勉饮其半，火沸痰壅，呼号宛转而绝。大凡富贵人之死，大半皆然，但不若是之甚耳！要知中病之药，不必入口而知，闻其气即喜乐欲饮；若不中病之药，闻其气即厌恶之。故服药而勉强苦难者，皆与病相违者也。《内经》云：“临病人，问所便。”此真治病之妙诀也。若孟子所云：“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此乃指攻邪破积而言，非一例也。此案载王孟英《归砚录》。自注云：“余编《洄溪医案》漏此一条，追刻竣始知之，不便补镌，故录于此。”按《洄溪医案》为王孟英所编刻，其中疑有托名之案。又《慎疾刍言》一书，其序文与徐氏六书各序，文笔极不类，疑亦是托名者。然观古人书，立论处方，平正通达，便足师法。否则，即使真本，亦难信从，正不必辨其真伪也。

[三十四]单方治食羊肉成积，煮栗壳汤饮之，立效。壳用外层有毛刺者。阅《白云集》钱唐张绣虎贲著。载：姑苏钱禹功之父守默，疗病多神异。长洲王司寇一子对食羊肉，腹膨胀，气垂绝。令沸酒一石，徐沃其腹，饮栗壳汤，立愈。栗能令羊瘦，羊系栗下，食其壳则羸瘠。出杂志中，《本草》所无也。乃知单方亦有来历。又治一贵人患痫，笑不止。令满堂陈红氍毹[1]五色缯以相乐，顷之，一伧父突入，满身垢尽污之。贵人大怒，起逐，伧父绕堂走，逸去，不可得。贵人力惫，鼾卧三日夜，乃起，疾竟脱。贵人病在脾，性素悭[2]，激其怒，以肝胜之也。二案推究物理人情，深得古圣治病遗意。后一案不特激肝怒以治脾病，且使劳动之，动则阳生，所以治阴滞也。正《内经》“逸者行之”之旨也。

① 氍毹：(qúshū 渠书)：毛织地毯。

② 悭(qiān 牵)：吝啬。

格致余论

元·朱震亨　著
林绍志　校注

校注说明

《格致余论》，元·朱震亨撰。震亨字彦修，为金元四大医家之一，其学术思想被后世医家概括为“养阴派”。因其世居丹溪河畔，后人因敬仰其学术与医德，故多尊称为丹溪先生。

本书是丹溪的医学论集，也是其学术的代表著作。由于受到程朱理学的深刻影响，丹溪认为“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故书以“格物”名之。

该书1卷，载论42篇，内容涉及养生、诊法、治则、方药、临证、正误等诸多方面。每论虽篇幅短小，但论述明晰，且多附验案以取证，论案结合，颇具特色。全书立论以“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为指导思想，着重阐发了人体“阴气难成而易亏”的特点，以及内伤阴虚阴火热的病机，认为相火妄动、阴精亏损是导致各种疾病的关键。因此，在治疗上提出了抑制相火、保护阴精的基本法则，处方用药力倡滋阴降火、和血疏血，反对滥用《局方》辛燥之剂。全书自始至终均贯穿这一学术思想，书末指出“阴易乏，阳易亢，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可谓是对其学术思想的高度概括。书中“阳有余阴不足论”和“相火论”不仅是本书论述的重点，也是丹溪医学思想的核心。该论不仅发展和完善了刘河间的火热病机学说，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如明清以后滋阴学说的倡行及温病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均与其有关。此外论中提出的节饮食、戒色欲、养老慈幼、治病求本、不妄攻击等观点，及以气血痰郁论治杂病的理论，亦为后世医家所尊崇。

本书成书于至元七年（公元1347年），后世曾多次刊刻，流传颇广。现存版本主要有元刻本、明嘉靖梅南书屋刻本、明万历《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日本村上勘兵卫新刻本，及多种清代刻本。此外还收录于《东垣十书》、《四库全书》、《丛书集成初编》等丛书中。其中《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是经吴勉学校勘后的刊本，文字清秀，错讹较少，其后的大多数刊本多以此为宗。

本次整理以《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明万历二十九年刻本）中所收录的《格致余论》为底本，以云林阁本为校本，校注方法按本丛书统一要求。

目　录

饮食色欲箴序……（785）
　饮食箴……（785）
　色欲箴……（785）
阳有余阴不足论……（785）
治病必求其本论……（786）
涩脉论……（786）
养老论……（787）
慈幼论……（788）
夏月伏阴在内论……（788）
豆疮陈氏方论……（789）
痛风论……（789）
痰疟论……（790）
病邪虽实胃气伤者勿使攻击论……（790）
治病先观形色然后察脉问证论……（791）
大病不守禁忌论……（791）
虚病痰病有似邪祟论……（792）
面鼻得冷则黑论……（792）
胎自堕论……（792）
难产论……（792）
难产胞损淋沥论……（793）
胎妇转胞病论……（793）
乳硬论……（793）
受胎论……（793）
人迎气口论……（794）
春宣论……（794）
醇酒宜冷饮论……（794）
痈疽当分经络论……（795）
脾约丸论……（795）
鼓胀论……（795）
疝气论……（796）
秦桂丸论……（796）
恶寒非寒病恶热非热病论……（797）
经水或紫或黑论……（797）
石膏论……（797）
脉大必病进论……（798）
《生气通天论》病因章句辨……（798）
　太仆章句……（798）
　新定章句……（798）
倒仓论……（798）
相火论……（799）
左大顺男右大顺女论……（800）
茹淡论……（800）
呃逆论……（801）
房中补益论……（801）
天气属金说……（802）
张子和攻击注论……（802）

格致余论序

《素问》，载道之书也，词简而义深，去古渐远，衍文错简仍或有之，故非吾儒不能读。学者以易心求之，宜其茫若望洋，淡如嚼蜡。遂直以为古书不宜于今，厌而弃之，相率以为《局方》之学。间有读者，又以济其方技，漫不之省。医道隐晦，职此之由，可叹也！震亨三十岁时，因母之患脾疼，众工束手，由是有志于医。遂取《素问》读之，三年似有所得。又二年，母氏之疾以药而安。因追念先子[1]之内伤，伯考[2]之瞀闷，叔考之鼻衄，幼弟之腿痛，室人之积痰，一皆殁于药之误也。心胆摧裂，痛不可追。然犹虑学之未明，至四十岁复取而读之。顾以质钝，遂朝夕钻研，缺其所可疑，通其所可通。又四年，而得罗太无讳知悌者为之师。因见河间、戴人、东垣、海藏诸书，始悟湿热相火为病甚多。又知医之为书，非《素问》无以立论，非《本草》无以立方。有方无论无以识病，有论无方何以模仿？夫假说问答，仲景之书也，而详于外感；明著性味，东垣之书也，而详于内伤。医之为书，至是始备；医之为道，至是始明。由是不能不致疑于《局方》也。《局方》流行，自宋迄今，罔间南北，翕然而成俗，岂无其故哉！徐而思之，湿热相火，自王太仆注文已成湮没，至张、李诸老始有发明。人之一身，阴不足而阳有余，虽谆谆然见于《素问》，而诸老犹未表章，是宜《局方》之盛行也。震亨不揣芜陋，陈于编册，并述《金匮》之治法，以证《局方》之未备，间以己意附之于后。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故目其篇曰《格致余论》。未知其果是否耶？后之君子，幸改而正诸。

---

① 先子：古时自称已去世的父亲。

② 伯考：古时自称已去世的伯父。下文叔考，即已去世的叔父。

格致余论

金华朱彦修撰　　新安吴中珩校

饮食色欲箴序

传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予每思之，男女之欲，所关甚大；饮食之欲，于身尤切。世之沦胥[1]陷溺于其中者，盖不少矣。苟志于道，必先于此究心焉。因作饮食、色欲二箴，以示弟侄，并告诸同志云。

饮　食　箴

人身之贵，父母遗体。为口伤身，滔滔皆是。人有此身，饥渴荐[2]兴，乃作饮食，以遂其生。眷彼昧者，因纵口味，五味之过，疾病蜂起。病之生也，其机甚微，馋涎所牵，忽而不思。病之成也，饮食俱废。忧贻父母，医祷百计。山野贫贱，淡薄是谙。动作不衰，此身亦安。均气同体，我独多病，悔悟一萌，尘开镜净。日节[3]饮食，《易》之象辞。养小失大，孟子所讥。口能致病，亦败尔德。守口如瓶，服之无致。[4]

色　欲　箴

惟人之生，与天地参，坤道成女，乾道成男。配为夫妇，生育攸寄，血气方刚，惟其时矣。成之以礼，接之以时，父子之亲，其要在兹。眷彼昧者，徇情纵欲惟恐不及，济以燥毒。气阳血阴，人身之神，阴平阳秘，我体长春。血气几何？而不自惜！我之所生，翻为我贼。女之耽兮，其欲实多。闺房之肃，门庭之和。士之耽兮，其家自废，既丧厥德，此身亦瘁。远彼帷薄，放心乃收，饮食甘美，身安病瘳。

阳有余阴不足论

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血常不足。何以言之？天地为万物父母，天，大也，为阳，而运于地之外；地，居天之中，为阴，天之大气举之。日，实也，亦属阳，而运于月之外；月，缺也，属阴，禀日之光以为明者也。人身之阴气，其消长视月之盈缺。故人之生也，男子十六岁而精通，女子十四岁而经行，是有形之后，犹有待于乳哺水谷以养，阴气始成而可与阳气为配，以能成人，而为人之父母。古人必近三十、二十而后嫁娶，可见阴气之难于成，而古人之善于摄养也。《礼记》注曰：惟五十然后养阴者有以加。《内经》曰：年至四十阴气自半，而起居衰矣。又曰：男子六十四岁而精绝，女子四十九岁而经断。夫以阴气之成，止供给得三十年之视听言动，已先亏矣。人之情欲无涯，此难成易亏之阴气，若之何而可以供给也？经曰：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故阳道实阴道虚。又曰：至阴虚天气绝，至阳盛地气不足。观虚与盛之所在，非吾之过论。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所以圣贤只是教人收心养心，其旨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时，人之五脏六腑亦应之而衰旺。四月属巳，五月属午，为火大旺。火为肺金之夫，火旺则金衰。六月属未，为土大旺，土为水之夫，土旺则水衰。况肾水常藉肺金为母，以补助其不足，故《内经》谆谆于资其化源也。古人于夏必独宿而淡味，兢兢业业于爱护也。保养金水二脏，正嫌火土之旺尔。《内经》曰：冬不藏精者，春必病温。十月属亥，十一月属子，正火气潜伏闭藏，以养其本然

---

① 沦胥：相继；一个接一个。

② 荐(jiàn 剑)：同"荐"，犹"一再"、"屡次"。

③ 节：原作"即"，形讹，据云林阁本改。

④ 致(yì 义)：终止。《说文·攴部》："致，终也。"

之真，而为来春发生升动之本。若于此时恣嗜欲以戕贼，至春升之际，下无根本，阳气轻浮，必有温热之病。夫夏月火土之旺，冬月火气之伏，此论一年之虚耳。若上弦前下弦后，月廓月空，亦为一月之虚。大风大雾，虹霓飞电，暴寒暴热，日月薄蚀，忧愁忿怒，惊恐悲哀，醉饱劳倦，谋虑勤动，又皆为一日之虚。若病患初退，疮痍正作，尤不止于一日之虚。今日多有春末夏初，患头痛脚软，食少体热，仲景谓春夏剧秋冬差，而脉弦大者，正世俗所谓注夏病。若犯此四者之虚，似难免此。夫当壮年便有老态，仰事俯育一切隳[①]坏。兴言至此，深可惊惧。古人谓不见所欲，使心不乱。夫以温柔之盛于体，声音之盛于耳，颜色之盛于目，馨香之盛于鼻，谁是铁汉，心不为之动也？善摄生者，于此五个月出居于外。苟值一月之虚，亦宜暂远帷幕，各自珍重，保全天和，期无负敬身之教，幸甚！

治病必求其本论

病之有本，犹草之有根也。去叶不去根，草犹在也。治病犹去草。病在脏而治腑，病在表而攻里，非惟戕贼胃气，抑且资助病邪，医云乎哉。族叔祖年七十，禀甚壮，形甚瘦，夏末患泄利，至深秋百方不应。予视之日，病虽久而神不悴，小便涩少而不赤，两手脉俱涩而颇弦，自言膈[②]微闷，食亦减。因悟曰：此必多年沉积，僻在胃肠。询其平生喜食何物？曰：我喜食鲤鱼，三年无一日缺。予曰：积痰在肺。肺为大肠之脏，宜大肠之本不固也。当与澄其源而流自清。以茱萸、陈皮、青葱、葳苣根、生姜，煎浓汤和以沙糖，饮一碗许，自以指探喉中，至半时辰，吐痰半升许如胶，是夜减半。次早又饮，又吐半升而利止。又与平胃散加白术、黄连，旬日而安。东阳王仲延遇诸途，来告曰：我每日食物，必屈曲自膈而下，且硬涩作微痛，它无所苦，此何病？脉之右甚涩而关尤沉，左却和。予曰：污血在胃脘之口，气因郁而为痰，此必食物所致，明以告我。彼亦不自觉。予又曰：汝去腊食何物为多？曰：我每日必早饮点剂酒二三盏遏寒气。为制一方，用韭汁半银盏，冷饮细呷之，尽韭菜半斤而病安。已而果然。又一邻人年三十余，性狡而躁，素患下疳疮，或作或止。夏初患自利，膈上微闷，医与治中汤两贴，昏闷若死，片时而苏。予脉之两手皆涩，重取略弦似数。予曰：此下疳疮之深重者。与当归龙会丸去麝，四贴而利减；又与小柴胡去半夏，加黄连、芍药、川芎、生姜，煎五六贴而安。彼二人者，俱是涩脉，或弦或不弦，而治法迥别。不求其本，何以议药？

涩脉论

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一昼一夜，一万三千五百息，脉行八百一十丈，此平人血气运行之定数也。医者欲知血气之病与不病，非切脉不足以得之。脉之状不一，载于《脉经》者二十有四：浮、沉、芤、滑、实、弦、紧、洪、微、缓、涩、迟、伏、濡、弱、数、细、动、虚、促、结、代、革、散。其状大率多兼见。人之为病有四：曰寒、曰热、曰实、曰虚。故学脉者，亦必以浮、沉、迟、数为之纲，以察病情，此不易之论也。然涩之见，固多虚寒，亦有痼热为病者。医于指下见有不足之气象，便以为虚，或以为寒，孟浪与药，无非热补，轻病为重，重病为死者多矣。何者？人之所藉以为生者，血与气也。或因忧郁，或因厚味，或因无汗，或因补剂，气腾血沸，清化为浊，老痰宿饮，胶固杂糅，脉道阻涩，不能自行，亦见涩状。若重取至骨，来似有力且带数，以意参之，于证验之，形气但有热证，当作痼热可也。此论为初学者发，圆机之士必以为赘。东阳吴子方，年五十，形肥味厚，且多忧怒，脉常沉涩，自春来得痰气病。医认为虚寒，率与燥热香窜之剂，至四月间两足弱，气上冲，饮食减。召我治之，予曰：此热郁而脾虚，痿厥之证作矣，形肥而脉沉，未是死证。但药邪太盛，当此火旺，实难求生。且与竹沥下白术膏尽二斤，气降食进，一月后大汗而死。书此以为诸贤覆辙戒

① 隳(huī 灰)：毁坏。

② 膈：通"膈"。

云。

养 老 论

人生至六十、七十以后，精血俱耗，平居无事，已有热证。何者？头昏目眵，肌痒溺数，鼻涕牙落，涎多寐少，足弱耳聩，健忘眩运，肠燥面垢，发脱眼花，久坐兀睡，未风先寒，食则易饥，笑则有泪，但是老境，无不有此。或曰：《局方》乌附丹剂，多与老人为宜，岂非以其年老气弱下虚，理宜温补，今子皆以为热，乌附丹剂将不可施之老人耶？余晓之曰：奚止乌附丹剂不可妄用，至于好酒腻肉，湿面油汁，烧炙煨炒，辛辣甜滑，皆在所忌。或曰：子何愚之甚耶？甘旨养老，经训具在。为子为妇，甘旨不及，孝道便亏。而吾子之言若是，其将有说以通之乎？愿闻其略。予愀然[①]应之曰：正所谓道并行而不悖者，请详言之。古者井田之法行，乡闾之教兴，人知礼让，比屋可封。肉食不及幼壮，五十才方食肉。强壮恣饕，比及五十，疾已蜂起。气耗血竭，筋柔骨痿，肠胃壅阏[②]，涎沫充溢，而况人身之阴难成易亏。六七十后，阴不足以配阳，孤阳几欲飞越，因天生胃气尚尔留连，又藉水谷之阴，故羁縻面定耳。所陈前证，皆是血少。《内经》曰：肾恶燥。乌附丹剂，非燥而何？夫血少之人，若防风、半夏、苍术、香附，但是燥剂且不敢多，况乌附丹剂乎？或者又曰：一部《局方》，悉是温热养阳，吾子之言无乃缪[③]妄乎？予曰：《局方》用燥剂，为劫湿病也。湿得燥则豁然而收。《局方》用暖剂，为劫虚病也。补肾不如补脾，脾得温则易化而食味进，下虽暂虚，亦可少回。《内经》治法，亦许用劫，正是此意，盖为质厚而病浅者设。此亦儒者用权之意。若以为经常之法，岂不大误！彼老年之人，质虽厚，此时亦近乎薄；病虽浅，其本亦易以拔，而可以劫药取速效乎？若夫形肥者血少，形瘦者气实，间或有可用劫药者，设或失手，何以取救？吾宁稍迟，计出万全，岂不美乎？乌附丹剂，其不可轻饵也明矣。至于饮食，尤当谨节。夫老人内虚脾弱，阴亏性急。内虚胃热则易饥而思食，脾弱难化则食已而再饱，阴虚难降则气郁而成痰，至于视听言动，皆成废懒。百不如意，怒火易炽。虽有孝子顺孙，亦是动辄扼腕，况未必孝顺乎！所以物性之热者，炭火制作者，气之香辣者，味之甘腻者，其不可食也明矣。虽然肠胃坚厚，福气深壮者，世俗观之，何妨奉养，纵口固快一时，积久必为灾害。由是观之，多不如少，少不如绝，爽口作疾，厚味措毒，前哲格言，犹在人耳，可不慎欤！或曰：如子之言，殆将绝而不与，于汝安乎？予曰：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况施于所尊者哉！惟饮与食将以养生，不以致疾。若以所养转为所害，恐非君子之所谓孝与敬也。然则如之何则可？曰：好生恶死，好安恶病，人之常情。为子为孙，必先开之以义理，晓之以物性，旁譬曲喻，陈说利害，意诚辞确，一切以敬慎行之，又次以身先之，必将有所感悟而无扞格[④]之逆矣。吾子所谓绝而不与，施于有病之时，尤是孝道。若无病之时，量酌可否，以时面进。某物不食，某物代之，又何伤于孝道乎？若夫平居闲话，素无开导诱掖之言，及至饥肠已鸣，馋涎已动，饮食在前，馨香扑鼻，其可禁乎？经曰：以饮食忠养之。"忠"之一字，恐与此意合，请勿易看过。予事老母，固有愧于古者，然母年逾七旬，素多痰饮，至此不作。节养有道，自谓有术。只因大便燥结时，以新牛乳、猪脂和糜粥中进之，虽以暂时滑利，终是腻物积多。次年夏时，郁为粘痰，发为胁疮，连日作楚，痛兴陨获[⑤]。为之子者，置身无地，因此苦思而得节养之说。时进参、术等补胃、补血之药，随天令加减，遂得大腑不燥，面色莹洁，虽觉瘦弱，终是无病。老境得安，职此之由也。因成一方，用参、术为君，牛膝、芍药为臣，陈皮、茯苓为佐。春加川芎，夏加五味、黄芩、麦门冬，冬加当归身、倍生姜。一日或一贴或二贴，听其小水才觉短少，便进此药。小水之长如旧，即是去病捷法。后到东阳，因闻老

---

① 愀(qiǎo 悄)然：恭谨貌。

② 阏(è 呃)：阻塞不通。

③ 缪：通"谬"。

④ 扞(hàn 汗)格：相互抵触，格格不入。

⑤ 痛兴陨获：陨获，困苦不安。痛兴陨获，昼夜痛苦。

何安人性聪敏，七十以后稍觉不快，便却粥数日，单进人参汤数贴而止。后九十余无疾而卒。以其偶同，故笔之以求是正。

慈幼论

人生十六岁以前，血气俱盛，如日方升，如月将圆。惟阴长不足，肠胃尚脆而窄，养之之道，不可不慎。童子不衣裘帛，前哲格言，具在人耳。裘，下体之服。帛，温软甚于布也。盖下体主阴，得寒凉则阴易长，得温暖则阴暗消。是以下体不与帛绢夹厚温暖之服，恐妨阴气，实为确论。血气俱盛，食物易消，故食无时。然肠胃尚脆而窄，若稠粘干硬，酸咸甜辣，一切鱼肉、木果、湿面、烧炙、煨炒，但是发热难化之物，皆宜禁绝。只与干柿、熟菜、白粥，非惟无病，且不纵口，可以养德。此外，生栗味咸，干柿性凉，可为养阴之助。然栗大补，柿大涩，俱为难化，亦宜少与。妇人无知，惟务姑息；畏其啼哭，无所不与。积成痼疾，虽悔何及！所以富贵骄养，有子多病，迨至成人，筋骨柔弱，有疾则不能忌口以自养，居丧则不能食素以尽礼。小节不谨，大义亦亏。可不慎欤！至于乳子之母，尤宜谨节。饮食下咽，乳汁便通。情欲动中，乳脉便应。病气到乳，汁必凝滞。儿得此乳，疾病立至。不吐则泻，不疮则热。或为口糜[①]，或为惊搐，或为夜啼，或为腹痛。病之初来，其溯必甚少，便须询问，随证调治。母安亦安，可消患于未形也。夫饮食之择，犹是小可。乳母禀受之厚薄，情性之缓急，骨相之坚脆，德行之善恶，儿能速肖，尤为关系。或曰：可以已矣。曰：未也。古之胎教，具在方册，愚不必赘。若夫胎孕致病，事起茫昧，人多玩忽，医所不知。儿之在胎，与母同体，得热则俱热，得寒则俱寒，病则俱病，安则俱安。母之饮食起居，尤当慎密。东阳张进士次子二岁，满头有疮，一日疮忽自平，遂患痰喘。予视之曰：此胎毒也。慎勿与解利药。众皆愕然，予又曰：乃母孕时所喜何物？张曰：辛辣热物是其所喜。因口授一方，用人参、连翘、芎、连、生甘草、陈皮、芍药、木通，浓煎。沸汤入竹沥与之，数日而安。或曰：何以知之？曰：见其精神昏倦，病受得深，决无外感，非胎毒而何？予之次女，形瘦性急，体本有热，怀孕三月，适当夏暑，口渴思水，时发小热，遂教以四物汤加黄芩、陈皮、生甘草、木通，因懒于煎煮，数贴而止。其后，此子二岁，疮痍遍身，忽一日其疮顿愈，数日遂成痰疟。予曰：此胎毒也。疮若再作，病必自安。已而果然。若于孕时确守前方，何病之有？又陈氏女，八岁时得痫病，遇阴雨则作，遇惊亦作，口出涎沫，声如羊鸣。予视之曰：此胎受惊也。其病深痼，调治半年，病亦可安。仍须淡味以佐药功。与烧丹元[②]，继以四物汤入黄连，随时令加减，半年而安。

夏月伏阴在内论

天地以一元之气化生万物。根于中者，曰神机；根于外者，曰气血。万物同此一气，人灵于物，形与天地参而为三者，以其得气之正而通也。故气升亦升，气浮亦浮，气降亦降，气沉亦沉。人与天地同一橐籥。子月一阳生，阳初动也；寅月三阳生，阳初出于地也。此气之升也。巳月六阳生，阳尽出于上矣。此气之浮也。人之腹属地气，于此时浮于肌表，散于皮毛，腹中虚矣。经曰：夏月经满，地气溢满，人经络受血，皮肤充实。长夏气在肌肉，所以表实。表实者，里必虚。世言夏月伏阴在内，此阴字有虚之义。若作阴冷看，其误甚大。或曰：以手扪腹，明知其冷，非冷面何？前人治暑病，有玉龙丸、大顺散、桂苓丸、单煮良姜与缩脾饮用草果等，皆行温热之剂，何吾子不思之甚也？予曰：春夏养阳，王太仆谓春食凉，夏食寒，所以养阳也。其意可见矣。若夫凉台水馆、大扇风车、阴水寒泉、果冰雪凉之伤，自内及外，不用温热，病何由安？详玩其意，实非为内伏阴而用之也。前哲又谓：升降浮沉则顺之，寒热温凉则逆之。若于夏月火令之时，妄投温热，宁免实实虚虚之患乎？或曰：巳月纯阳，于

① 糜：原作"麋"，形讹，据文义改。

② 元：云林阁本作"丸"。按方名中"丸"、"圆"、"元"，古多通用。

理或通，五月一阴、六月二阴，非阴冷而何？予曰：此阴之初动于地下也，四阳浮于地上，燔灼焚燎，流金烁石，何阴冷之有？孙真人制生脉散，令人夏月服之，非虚而何？

豆疮陈氏方论

读前人之书，当知其立言之意。苟读其书，而不知其意，求适于用，不可得也。豆疮之论，钱氏为详，历举源流经络，明分表里虚实，开陈其施治之法，而又证以论辩之言，深得著书垂教之体。学者读而用之，如求方圆于规矩，较平直于准绳，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可为无穷之应用也。今人不知致病之因，不求立方之意，仓卒之际，据证检方，漫尔一试，设有不应，并其书而废之，不思之甚也。近因《局方》之教久行，《素问》之学不讲，抱疾谈医者，类皆喜温而恶寒，喜补而恶解利。忽得陈氏方论，皆燥热补剂，其辞确，其文简，欢然用之，翕然信之，遂以为钱氏不及陈氏远矣。或曰：子以陈氏方为不足欤？曰：陈氏方诚一偏论，虽然亦可谓善求病情者，其意大率归重于太阴一经。盖以手太阴属肺，主皮毛也；足太阴属脾，主肌肉。肺金恶寒而易于感，脾胃土恶湿而无物不受，观其用丁香、官桂，所以治肺之寒也；用附、术、半夏，所以治脾之湿也。使其肺果有寒，脾果有湿而兼有虚也，量而与之，中病则止，何伤之有？今也不然，徒见其疮之出迟者、身热者、泄泻者、惊悸者、气急者、渴思饮者，不问寒热虚实，率投木香散、异功散，间有偶中，随手获效。设或误投，祸不旋踵。何者？古人用药制方，有向导，有监制，有反佐，有因用。若钱氏方固未尝废细辛、丁香、白术、参、芪等，率有监制辅佐之药，不专务于温补耳。然其用凉寒者多，而于辅助一法，略开端绪，未曾深及。痴人之前，不可说梦，钱氏之虑至矣，亦将以候达者扩充推广而用。虽然渴者用温药，痒塌者用补药，自陈氏发之，迥出前辈。然其多用桂、附、丁香等燥热，恐未为适中也。何者？桂、附、丁香辈，当有寒而虚，固是的当，虚而未必寒者，其为害当何如耶？陈氏立方之时，必有挟寒而豆疮者，其用燥热补之，固其宜也。今未挟寒而用一偏之方，宁不过于热乎？予尝会诸家之粹，求其意而用之，实未敢据其成方也。试举一二以证之。从子[1]六七岁时，患痘疮发热，微渴自利。一小方脉视之，用木香散，每贴又增丁香十粒。予切疑焉。观其出迟，固因自利而气弱。察其所下，皆臭滞陈积，因肠胃热蒸而下也。恐非有寒而虚，遂急止之，已投一贴矣。继以黄连解毒汤加白术，与十贴以解丁香之热，利止疮亦出。其后肌常有微热，而手足生痈疖，与凉剂调补，逾月而安。又一男子，年十六七岁，发热而昏，目无视，耳无闻，两手脉皆豁大而略数，知其为劳伤矣。时里中多发豆者，虽不知人，与药则饮，与粥则食。遂教参、芪、当归、白术、陈皮大料浓煎与之，饮至三十余贴豆始出，又二十余贴，则成浓泡，身无全肤。或曰：病势可畏，何不用陈氏全方治之？余曰：此但虚耳，无寒也。只守前方，又数十余贴而安。后询其病因，谓先四五日恐有出豆之病，遂极力樵采，连日出汗甚多，若用陈氏全方，宁无后悔？至正甲申春，阳气早动，正月间，邑间豆疮不越一家，卒投陈氏方，童幼死者百余人。虽由天数，吾恐人事亦或未之尽也。

痛风论

气行脉外，血行脉内，昼行阳二十五度，夜行阴二十五度，此平人之造化也。得寒则行迟而不及，得热则行速而太过。内伤于七情，外伤于六气，则血气之运或迟或速，而病作矣。彼痛风者，大率因血受热已自沸腾，其后或涉冷水，或立湿地，或扇取凉，或卧当风，寒凉外搏，热血得寒，污浊凝涩，所以作痛。夜则痛甚，行于阴也。治法以辛热之剂，流散寒湿，开发腠理。其血得行，与气相和，其病自安。然亦有数种治法稍异，谨书一二，以证予言。东阳傅文，年逾六十，性急作劳，患两腿痛甚，动则甚痛。予视之曰：此兼虚证，当补血温血，病当自安。遂与四物汤加桃仁、陈皮、牛膝、生甘草，煎人生姜，研潜行散，热饮

---

① 从子：兄弟之子，即侄儿。

三四十贴而安。又朱宅阃内，年近三十，食味甚厚，性躁急，患痛风，挛缩数月，医祷不应。予视之曰：此挟痰与气证，当和血疏气导痰，病自安。遂以潜行散入生甘草、牛膝、炒枳壳、通草、陈皮、桃仁、姜汁，煎服半年而安。又邻鲍六，年二十余，因患血痢，用涩药取效，后患痛风，叫号撼邻。予视之曰：此恶血入经络证。血受湿热，久必凝浊，所下未尽，留滞隧[1]道，所以作痛。经久不治，恐成偏枯。遂与四物汤加桃仁、红花、牛膝、黄芩、陈皮、生甘草，煎入生姜，研潜行散，入少酒饮之数十帖。又与刺委中，出黑血近三合而安。或曰：比见邻人用草药研酒饮之不过数帖，亦有安者，如子之言，类皆经久取效，无乃太迂缓乎？予曰：此劫病草药，石上采石丝为之君，过山龙等佐之，皆性热而燥者，不能养阴却能燥湿。病之浅者，湿痰得燥则开，热血得热则行，亦可取效。彼病深而血少者，愈劫愈虚，愈劫愈深，若朱之病是也。子以我为迂缓乎？

痎疟论

《内经》谓：夏伤于暑，秋伤于风，必有痎疟。痎疟，老疟也。以其隔两日一作，缠绵不休，故有是名。前贤具有治法，然皆峻剂。有非禀受性弱，与居养所移者，所宜用也，惟许学士方有用参、芪等补剂，而又不曾深论，后学难以推测。因见近年以来，五十岁以下之人，多是怯弱者，况嗜欲纵恣，十倍于前。以弱质而得深病，最难为药。始悟常山、乌梅、砒丹等为劫痰之剂，若误用之，轻病为重，重病必死。何者？夫三日一作，阴受病也。作于子、午、卯、酉日，少阴疟也；作于寅、申、巳、亥日，厥阴疟也；作于辰、戌、丑、未日，太阴疟也。疟得于暑，当以汗解。或凉台水阁，阴木冷地，他人挥扇，泉水澡浴，汗不得泄，郁而成痰。其初感也，胃气尚强，全不自觉。至于再感，懵然无知，又复恣意饮食，过分劳动，竭力房事，胃气大伤，其病乃作。深根固蒂，宜其难愈。病者欲速愈，甘辛峻剂，医者欲急利，遽便将投。殊不知感风、感暑，皆外邪也，当以汗解。所感既深，决非一二升汗可除。亦有胃气少回，已自得汗，不守禁忌，又复触冒，旧邪未去，新邪又感，展转沉滞，其病愈深。况来求治者，率皆轻试速效。劫病之药，胃气重伤，吾知其难免于祸矣。由是甘为迟钝，范我驰驱，必先以参、术、陈皮、芍药等补剂，辅以本经之药，惟其取汗。若得汗而体虚，又须重用补剂以助之，俟汗出通身，下过委中，方是佳兆。仍教以淡饮食，省出入，避风就温，远去帷薄，谨密调养，无有不安。若感病极深，虽有大汗，所感之邪，必自脏传出至腑，其发也必乱而失期，亦岂是佳兆？故治此病，春夏为易，秋冬为难，非有他也，以汗之难易为优劣也。或曰：古方用砒丹、乌梅、常山得效者不为少，子以为不可用乎？予曰：腑受病者浅，一日一作。间一日一作者，是胃气尚强，犹可与也。彼三日一作者，病已在脏矣，在脏者难治。以其外感犹可治也，而可用劫药以求速效乎？前岁宪佥詹公，禀甚壮，形甚强，色甚苍，年近六十，二月得痎疟，召我视之。知其饫[2]于酖[3]肥者，告之曰：须远色食淡，调理浃月[4]，得大汗乃安。公不悦。一人从旁曰：此易耳，数日可安。与劫药三五贴病退，旬日后又作，又与又退，绵延至冬，病犹未除，又来求治。予知其久得药，痰亦少，惟胃气未完，又天寒汗未透。遂以白术粥和丸与二斤，令其遇饥时且未食，取一二百丸以热汤下，只与白粥调养，尽此药，当大汗而安。已而果然，如此者甚多，但药略有加减，不必尽述。

病邪虽实胃气伤者勿使攻击论

凡言治国者，多借医为喻。仁哉斯言也！真气，民也。病邪，贼盗也。或有盗贼，势须剪除而后已。良相良将，必先审度兵食之虚实，与时势之可否，然后动。动涉轻妄，则吾民先困于盗，次困于兵，民困而国弱矣。行险侥幸，小人所为。万象森罗，果报昭显。其可不究心乎？请举一二以

---

① 隧：原作"随"，音近致讹，据文义改。

② 饫(yù 玉)：饱食。

③ 酖：同"浓"。

④ 浃(jiā 嘉)月：满一月。

为凡例。永康吕亲，形瘦色黑，平生喜酒，多饮不困，年近半百，且有别馆。忽一日，大恶寒发战，且自言渴，却不饮。予诊其脉大而弱，惟右关稍实略数，重取则涩。遂作酒热内郁，不得外泄，由表热而不虚也。黄芪一物，以干葛汤煎与之，尽黄芪二两，干葛一两，大得汗，次早安矣。又叶先生患滞下，后甚逼迫，正合承气证。予曰：气口虚，形虽实而面黄稍白，此必平昔食过饱而胃受伤。宁忍一两日辛苦，遂与参、术、陈皮、芍药等补药十余贴。至三日后，胃气稍完，与承气两贴而安。苟不先补完胃气之伤，而遽行承气，吾恐病安之后，宁免瘦惫乎！又一婢，色紫稍肥，性沉多忧，年近四十，经不行三月矣。小腹当中有一气块，初起如栗，渐如炊饼。予脉之，两手皆涩，重取却有。试令按其块，痛甚，扪之高半寸，遂与千金消石丸。至四五次，彼忽自言乳头黑且有汁，恐有娠。予曰：非也，涩脉无孕之理。又与三五贴，脉之稍觉虚豁。予悟曰：药太峻矣。令止前药，与四物汤倍加白术，佐以陈皮。至三十贴，候脉完再与消石丸。至四五次，忽自言块消一晕[1]，便令莫服。又半月，经行痛甚，下黑血半升，内有如椒核数十粒，乃块消一半。又来索药，以消余块。余晓之曰：勿性急。块已开矣，不可又攻。若次月经行，当尽消矣。次月经行下少黑血块，又消一晕，又来问药。余曰：但守禁忌，至次月必消尽。已而果然。大凡攻击之药，有病则病受之。病邪轻而药力重，则胃气受伤。夫胃气者，清纯冲和之气也。惟与谷、肉、菜、果相宜。盖药石皆是偏胜之气，虽参、芪辈为性亦偏；况攻击之药乎？此妇胃气自弱，好血亦少，若块尽而却药，胃气之存者几希矣。议论此至，医云乎哉？

治病先观形色然后察脉问证论

经曰：诊脉之道，观人勇怯、肌肉皮肤，能知其情，以为诊法也。凡人之形，长不及短，大不及小，肥不及瘦。人之色，白不及黑，嫩不及苍，薄不及厚。而况肥人湿多，瘦人火多，白者肺气虚，黑者肾气足。形色既殊，脏腑亦异。外证虽同，治法迥别。所以肥人贵脉浮，瘦人贵脉沉，躁人疑脉缓，缓人疑脉躁，以其不可一概观也。试陈一二，可以例推。东阳陈兄，露筋，体稍长。患体虚而劳，头痛，甚至有决别之言。余察其脉弦而大带数，以人参、白术为君，川芎、陈皮为佐，至五六日未减，众皆讶之，以药之不对也。余曰：药力有次第矣，更少俟一二宿，当自安。忽其季来问曰：何不少加黄芪？予笑不答。又经一宿，忽自言病顿愈。予脉之，觉指下稍盛。又半日，病者言膈上满，不觉饥，视其腹纹已隐矣。予曰：夜来药中，莫加黄芪否？曰：然。止与三贴。遂速与二陈汤加厚朴、枳壳、黄连，以泻其卫，三贴而安。又浦江义门郑兄，年二十余，秋间大发热，口渴，妄言妄见，病似邪鬼。七八日后，召我治。脉之两手，洪数而实，视其形肥，而赤带白，却喜露筋，脉本不实，凉药所致。此因劳倦成病，与温补药自安。曰：柴胡七八贴矣。以黄芪附子汤，冷与之饮。三贴后，困倦鼾睡，微汗而解，脉亦稍软。继以黄芪白术汤至十日，脉渐收敛而小，又与半月而安。夫黄芪，补气药也。此两人者，一则气虚，一则气实，便有宜不宜存焉，可不审乎！

大病不守禁忌论

病而服药，须守禁忌，孙真人《千金方》言之详矣。但不详言所以守禁忌之由，敢陈其略，以为规戒。夫胃气者，清纯冲和之气，人之所赖以为生者也。若谋虑神劳，动作形苦，嗜欲无节，思想不遂，饮食失宜，药饵违法，皆能致伤。既伤之后，须用调补，恬不知怪，而乃恣意犯禁，旧染之证，与日俱积。吾见医将日不暇给，而伤败之胃气，无复完全之望，去死近矣。予族叔形色俱实，痰疟又患痢，自恃强健能食，绝无忌惮。一日召我曰：我虽病，却健而能食，但苦汗出耳。汝能止此汗否？予曰：痰疟非汗出不能愈也。可虑者正在健与能食耳！此非痢也。胃热善消，脾病不化，食积与病势已甚矣。此时节择饮食以养胃气，省出入以避风寒，候汗透而安。叔曰：世俗谓无饱死痢，我今能食，何谓可虑？余曰：痢而能食者，

① 晕：即一圈。

知胃气未病也，故言不死，非谓恣食不节择者。不从所言，恣口大嚼，遇渴又多啖水果，如此者月余后，虽欲求治，不可着手矣。淹淹又月余而死。《内经》以骄恣不伦于理，为不治之病。信哉！又周其姓者，形色俱实，患痢善食而易饥，大嚼不择者五日矣。予责之曰：病中当调补自养，岂可滋味戕贼！遂教之只用熟萝卜吃粥耳，少与调治，半月而安。

虚病痰病有似邪祟论

血气者，身之神也。神既衰乏，邪因而入，理或有之。若夫血气两亏，痰客中焦，妨碍升降，不得运用，以致十二官各失其职，视听言动，皆有虚妄。以邪治之，其人必死。吁哉冤乎！谁执其咎？宪幕之子傅兄，年十七八，时暑月，因大劳而渴，恣饮梅浆，又连得大惊三四次，妄言妄见，病似邪鬼。诊其脉，两手皆虚弦而带沉数。予曰：数为有热，虚弦是大惊，又梅酸之浆，郁于中脘，补虚清热，导去痰滞，病乃可安，遂与人参、白术、陈皮、茯苓、芩、连等浓煎汤，入竹沥、姜汁。与旬日，未效，众皆尤药之不审。余脉之，知其虚之未完，与痰之未导也。仍与前方，入荆沥。又旬日而安。外弟岁一日醉饱后，乱言妄语妄见，询之系伊亡兄附体，言生前事甚的。乃叔在边叱之。曰：非邪。食腥与酒太过，痰所为耳。灌盐汤一大碗，吐痰一二升，汗因大作，困睡一宵面安。又金氏妇，壮年。暑月赴筵，妇乃[1]姑询其坐次失序，遂赧然自愧，因成此病。言语失伦，其中又多间一句曰：奴奴不是。脉皆数面弦。余曰：此非邪，乃病也。但与补脾清热导痰，数日当自安。其家不信，邀数巫者，喷水而咒之，旬余而死。或问曰：病非邪而邪治之，何遽至于死？余曰：暑月赴宴，外境蒸热，辛辣适口，内境郁热，面况旧有积痰，加之愧闷，其痰与热，何可胜言。今乃惊以法尺，是惊其神而血不宁也。喷以法水，是审其体密其肤，使汗不得泄也。汗不泄，则蒸热内燔；血不得宁，则阴消而阳不能独立也。不死何俟？或曰：《外台秘要》有禁咒一科，庸可废乎？予曰：移精变气乃小术耳，可治小病。若内有虚邪，外有实邪，当用正大之法，自有成式，昭然可考。然符水气膈上热痰，一呷凉水，胃热得之，岂不清快，亦可取安。若内伤而虚，与冬严寒，符水下咽，必冰胃而致害。彼郁热在上，热邪在表，须以汗解。率得清冷，肤腠固密，热何由解？必致内攻，阴阳离散，血气乖争，去死为近。

面鼻得冷则黑论

诸阳聚于头，则面为阳中之阳，鼻居面中央，而阳明起于颃[2]中，一身之血运到面鼻，到面鼻阳部。皆为至清至精之血矣。酒性善行而喜升，大热而有峻急之毒。多酒之人，酒气熏蒸，面鼻得酒，血为极热，热血得冷，为阴气所搏，污浊凝结，滞而不行，宜其先为紫而后为黑色也。须用融化滞血使之得流，滋生新血可以运化，病乃可愈。予为酒制四物汤，加炒片茯苓、陈皮、生甘草、酒红花、生姜煎，调五灵脂末饮之。气弱者，加酒黄芪。无有不应者。

胎自堕论

阳施阴化，胎孕乃成。血气虚损，不足荣养，其胎自坠。或劳怒伤情，内火便动，亦能坠胎。推原其本，皆因于热。火能消物，造化自然。《病源》乃谓风冷伤于子脏而堕，此未得病情者也。予见贾氏妇，但有孕至三个月左右必堕。诊其脉，左手大而无力，重取则涩，知其少血也。以其妙年，只补中气，使血自荣。时正初夏，教以浓煎白术汤下黄芩末一钱，服三四十贴，遂得保全面生。因而思之，堕于内热而虚者，于理为多。曰热曰虚，当分轻重。好生之工，幸毋轻视。

难 产 论

世之难产者，往往见于郁闷安佚之人，富贵奉养之家，若贫贱辛苦者无有也。方书止有瘦胎

① 乃：云林阁本作“反”。

② 颃：原作“额”，据《灵枢·经脉》改。

饮一论，而其方为湖阳公主作也，实非极至之言。何者？见有此方，其难自若。予族妹苦于难产，后遇胎孕，则触而去之，余甚悯焉。视其形肥而勤于针指，构思旬日，忽自悟曰：此正与湖阳公主相反。彼奉养之人，其气必实，耗其气使和平，故易产。今形肥知其气虚，久坐知其不运，而其气愈弱。久坐胞胎因母气不能自运耳。当补其母之气，则儿健而易产。今其有孕至五六个月，遂于《大全方》紫苏饮加补气药，与十数贴，因得男而甚快。后遂以此方随母之形色性禀，参以时令加减与之，无不应者。因名其方曰大达生散。

难产胞损淋沥论

常见尿胞因收生者不谨，以致破损而得淋沥病，遂为废疾。一日有徐姓妇，壮年得此。因思肌肉破伤，在外者且可补完，胞虽在腹，恐亦可治。遂诊其脉，虚甚。曰：难产之由，多是气虚，难产之后血气尤虚，试与峻补，因以参、术为君，芎、归为臣，桃仁、陈皮、黄芪、茯苓为佐，而煎以猪羊胞中汤，极饥时饮之，但剂率用一两，至一月而安。盖是气血骤长，其胞自完。恐稍迟缓，亦难成功。

胎妇转胞病论

转胞病，胎妇之禀受弱者，忧闷多者，性急躁者，食味厚者，大率有之。古方皆用滑利疏导药，鲜有应效。因思胞为胎所堕，展在一边，胞系了戾不通耳。胎若举起，悬在中央，胞系得疏，水道自行。然胎之坠下，必有其由。一日吴宅宠人患此，脉之两手似涩，重取则弦，然左手稍和。余曰：此得之忧患，涩为血少气多，弦为有饮，血少则胞弱而不能自举，气多有饮，中焦不清而溢，则胞之所避而就下，故坠。遂以四物汤加参、术、半夏、陈皮、生甘草、生姜，空心饮，随以指探喉中，吐出药汁。俟少顷气定，又与一贴。次早亦然。如是与八贴而安。此法未为的确，恐偶中耳。后又历用数人亦效。未知果如何耶？仲景云：妇人本肥盛且举自满，全羸瘦且举空减，胞系了戾，亦致胞转。其义未详，必有能知之者。

乳 硬 论

乳房，阳明所经；乳头，厥阴所属。乳子之母，不知调养，怒忿所逆，郁闷所遏，厚味所酿，以致厥阴之气不行，故窍不得通，而汁不得出。阳明之血沸腾，故热甚而化脓。亦有所乳之子，膈有滞痰，口气煽热，含乳而睡，热气所吹，遂生结核。于初起时，便须忍痛，揉令稍软，吮令汁透，自可消散。失此不治，必成痈疖。治法：疏厥阴之滞，以青皮；清阳明之热，细研石膏；行污浊之血，以生甘草之节；消肿导毒，以瓜蒌子，或加没药、青橘叶、皂角刺、金银花、当归。或汤或散，或加减，随意消息。然须以少酒佐之，若加以艾火两三壮于肿处，其效尤捷。彼庸工喜于自炫，便用针刀引惹拙痛，良可哀悯！若夫不得于夫，不得于舅姑，忧怒郁闷，昕夕积累，脾气消阻，肝气横逆，遂成隐核，如大棋子，不痛不痒，数十年后，方为疮陷，名曰奶岩。以其疮形嵌凹似岩穴也，不可治矣。若于始生之际，便能消释病根，使心清神安，然后施之以治法，亦有可安之理。予族侄妇年十八时，曾得此病，察其形脉稍实，但性急躁，伉俪自谐，所难者后姑耳。遂以本草单方青皮汤，间以加减四物汤，行以经络之剂，两月而安。

受 胎 论

成胎以精血之后，先分男女者，褚澄之论，愚切惑焉。后阅李东垣之方，有曰经水断后一二日，血海始净，精胜其血，感者成男；四五日后，血脉已旺，精不胜血，感者成女。此确论也。《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夫乾坤，阴阳之情性也；左右，阴阳之道路也；男女，阴阳之仪象也。父精母血因感而会，精之施也。血能摄精成其子，此万物资始于乾元也；血成其胞，此万物资生于坤元也。阴阳交媾，胎孕乃凝，所藏之处，名曰子宫。一系在下，上有两岐，一达于左，一达于右。精胜其血，则阳为之主，受气于左子宫而

男形成；精不胜血，则阴为之主，受气于右子宫而女形成。或曰：分男分女，吾知之矣，男不可为父，女不可为母，与男女之兼形者，又若何而分之耶？余曰：男不可为父，得阳气之亏者也；女不可为母，得阴气之塞者也；兼形者，由阴为驳气所乘而成，其类不一。以女函男有二：一则遇男为妻，遇女为夫；一则可妻而不可夫。其有女具男之全者，此又驳之甚者。或曰：驳气所乘，独见于阴，而所乘之形，又若是之不同耶？予曰：阴体虚，驳气易于乘也。驳气所乘，阴阳相混，无所为主，不可属左，不可属右，受气于两岐之间，随所得驳气之轻重而成形。故所兼之形，有不可得而同也。

人迎气口论

六阳六阴脉，分属左右手。心、小肠、肝、胆、肾、膀胱在左，主血；肺、大肠、脾、胃、命门、三焦在右，主气。男以气成胎，故气为之主；女以血成胎，故血为之主。若男子久病，气口充于人迎者，有胃气也，病虽重可治；女子久病，人迎充于气口者，有胃气也，病虽重可治。反此者逆。或曰：人迎在左，气口在右，男女所同，不易之位也。《脉法》赞曰：左大顺男，右大顺女，何子言之悖耶？曰：《脉经》一部，王叔和谆谆于教医者，此左右以医者[①]为主而言，若主于病者，奚止千里之谬！

春 宣 论

春，蠢也。阳气升浮，草木萌芽，蠢然而动。前哲谓春时人气在头，有病宜吐。又曰：伤寒大法，春宜吐。宣之为言扬也，谓吐之法自上出也。今之世俗，往往有疮痍者、膈满者、虫积，以为不于春时宣泻以毒药，不可愈也。医者遂用牵牛、巴豆、大黄、枳壳、防风辈为丸，名之曰春宣丸。于二月、三月服之，得下利而止。于初泻之时，脏腑得通，时暂轻快。不知气升在上，则在下之阴甚弱，而用利药戕贼其阴，其害何可胜言！况仲景用承气汤等下药，必有大满、大实坚、有燥屎、转矢气、下逼迫而无表证者，方行此法。可下之证未悉具，犹须迟以待之。泄利之药，其可轻试乎？余伯考形肥骨瘦，味厚性沉，五十岁轻于听信，忽于三月半赍春宣丸一贴，服之下两三行。每年率以为常。至五十三岁时，七月初炎热之甚，无病暴死。此岂非妄认春宣为春泻，而致祸耶？自上召下曰宣，宣之一字，吐也明矣。张子和先生已详论之，昔贤岂妄言哉！详之审订无疑。后之死者，又有数人，愚故表而出之，以为后人之戒！

醇酒宜冷饮论

醇酒之性，大热大毒，清香美味，既适于口，行气和血，亦宜于体，由是饮者不自觉其过于多也。不思肺属金，性畏火，其体脆，其位高，为气之主，肾之母，木之夫。酒下咽膈，肺先受之。若是醇者，理宜冷饮，过于肺，入于胃，然后渐温肺，先得温中之寒，可以补气，一益也；次得寒中之温，可以养胃，二益也；冷酒行迟，传化以渐，不可恣饮，三益也。古人终日百拜，不过三爵，既无酒病，亦免酒祸。今余稽之于《礼经》，则曰：饮齐[②]视冬时。饮齐，酒也。视，犹比也。冬时，寒也。参之《内经》，则曰热因寒用。厥旨深矣！今则不然，不顾受伤，只图取快。盖热饮有三乐存焉，膈滞通快，喉舌辛美，盖行可多。不知酒性喜升，气必随之，痰郁于上，溺涩于下，肺受贼邪，金体必燥。恣饮寒凉，其热内郁，肺气得热，必大伤耗。其始也病浅，或呕吐，或自汗，或疮痍，或鼻渣，或自泄，或心脾痛，尚可发散而去之。若其久也，为病深矣，为消，为渴，为内疽，为肺痿，为内痔，为鼓胀，为失明，或喘哮，为劳嗽，为癫痛，亦为难明之病，倘非具眼，未易处治，可不谨乎？或曰：人言一盏冷酒，须二盏血乃得行，酒不可冷饮明矣。余曰：此齐东之语耳。今参之于经，证之以理，发之为规戒，子以为迂耶？

---

① 以医者：此处原为墨盖，据云林阁本改。

② 齐：通"剂"。

痈疽当分经络论

六阳经、六阴经之分布周身，有多气少血者，有少气多血者，有多气多血者，不可一概论也。若夫要害处，近虚怯薄处，前哲已曾论及，惟分经之言未闻也。何则？诸经惟少阳、厥阴经之生痈疽，理宜预防，以其多气少血，其血本少，肌肉难长，疮久未合，必成死证。其有不思本经少血，遽用驱毒利药，以伐其阴分之血，祸不旋踵矣。请述一二成败之迹，以告来者。余从叔父平生多虑，质弱神劳，年近五十，忽左膊外侧廉上起一小红肿，大约如栗。予视之曰：慎勿轻视，且生与人参大料作汤，得二三斤为好。人未之信，漫进小贴数服，未解而止。旬余值大风拔木，疮上起一道红如线，绕至背胛，直抵右肋。予曰：必大料人参少加当归、川芎、陈皮、白术等补剂与之。后与此方，两阅月而安。又东阳李兄，年逾三十，形瘦肤厚，连得忧患，又因作劳，且过于色，忽左腿外侧廉上一红肿，其大如栗。一医问其大腑坚实，与承气两贴下之，不效。又一医教与大黄、朱砂、生粉草、麒麟竭，又二三贴。半月后召予视之，曰：事去矣。又一李兄，年四十余，而面稍白，神甚劳，忽胁下生一红肿如桃。一人教用神剂，众笑且排，于是流气饮、十宣散，杂而进之。旬余召予视之。予曰：非惟不与补药，抑且多得解利，血气俱惫矣。已而果然。或曰：太阳经非多血少气者乎？何臀疽之生，初无甚苦，往往间有不救者，吾子其能治之乎？予曰：臀居小腹之后，而又在其下，此阴中之阴也。其道远，其位僻，虽曰多血，气运不到，气既不利，血亦罕来。中年之后，不可生痈，才有痛肿，参之脉证，但见虚弱，便与滋补，血气无亏，可保终吉。若用寻常驱热拔毒纾[①] 气之药，虚虚之祸，如指诸掌。

脾约丸论

成无己曰：约者，结约之约，胃强脾弱，约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输膀胱，故小便数而大便硬，故曰脾约。与此丸以下脾之结燥，肠润结化，津流入胃，大便利，小便少而愈矣。愚切有疑焉。何者？既曰约，脾弱不能运也，脾弱则土亏矣，必脾气之散，脾血之耗也。原其所由，久病大下、大汗之后，阴血枯槁，内火燔灼，热伤元气，又伤于脾，而成此证。伤元气者，肺金受火，气无所摄；伤脾者，肺为脾之于，肺耗则液竭，必窃母气以自救，金耗则木寡于畏，土欲不伤，不可得也。脾失转输之令，肺失传送之官，宜大便秘而难下，小便数而无藏蓄也。理宜滋养阴血，使孤阳之火不炽，而金行清化，木邪有制，脾土清健而运行，精液乃能入胃，则肠润而通矣。今以大黄为君，枳实、厚朴为臣，虽有芍药之养血，麻仁、杏仁之温润为之佐使，用之热甚而气实者，无有不安。愚恐西北二方，地气高厚，人禀壮实者可用。若用于东南之人，与热虽盛而血气不实者，虽得暂通，将见脾愈弱而肠愈燥矣。后之欲用此方者，须知在西北以开结为主，在东南以润燥为主，慎勿胶柱而调瑟。

鼓胀论

心肺，阳也，居上；肝肾，阴也，居下；脾居中，亦阴也，属土。经曰：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是脾具坤静之德，而有乾健之运。故能使心肺之阳降，肾肝之阴升，而成天地交之泰，是为无病之人。今也七情内伤，六淫外侵，饮食不节，房劳致虚，脾土之阴受伤，转输之官失职，胃虽受谷，不能运化，故阳自升阴自降，而成天地不交之否。于斯时也，清浊相混，隧[②]道壅塞，气化浊血瘀郁而为热。热留而久，气化成湿，湿热相生，遂生胀满。经曰鼓胀是也。以其外虽坚满，中空无物，有似于鼓。其病胶固，难以治疗，又名曰蛊。若虫侵蚀，有蛊之义。验之治法，理宜补脾，又须养肺金以制木，使脾无贼邪之虑；滋肾水以制火，使肺得清化之令。却盐味以防

① 纾(shū 舒)：舒缓。

② 隧：原作"隨"，据文义改。

助邪，断妄想以保母气，无有不安。医不察病起于虚，急于作效，炫能希赏。病者苦于胀急，喜行利药，以求一时之快，不知宽得一日半日，其肿愈甚。病邪甚矣，真气伤矣，去死不远。古方惟禹馀粮丸，又名石中黄丸，又名紫金丸，制肝补脾殊为切当，亦须随证，亦须顺时加减用之。余友俞仁叔，儒而医，连得家难，年五十得此疾，自制禹馀粮丸服之。予诊其脉，弦涩而紧数。曰：此丸新制，锻炼之火邪尚存，温热之药太多，宜自加减，不可执方。俞笑曰：今人不及古人，此方不可加减。服之一月，口鼻见血，色骨立而死。又杨兄，年近五十，性嗜好酒，病疟半年，患胀病，自察必死，来求治。诊其脉弦而涩，重则大，疟未愈，手足瘦而腹大，如蜘蛛状。予教以参、术为君，当归、川芎、芍药为臣，黄连、陈皮、茯苓、厚朴为佐，生甘草些少，作浓汤饮之。一日定三次，彼亦严守戒忌。一月后，疟因汗而愈。又半年小便长而胀愈。中间稍有加减，大意只是补气行湿。又陈氏年四十余，性嗜酒，大便时见血，于春间患胀，色黑而腹大，其形如鬼。诊其脉数而涩，重似弱。予以四物汤加黄连、黄芩、木通、白术、陈皮、厚朴、生甘草，作汤与之，近一年而安。一补气，一补血，余药大率相出入，皆获安以保天寿。或曰：气无补法，何子补气而获安，果有说以通之乎？予曰：气无补法，世俗之言也。以气之为病，痞闷壅塞似难于补，恐增病势。不思正气虚者不能运行，邪滞所著而不出，所以为病。经曰：壮者气行则愈，怯者著而成病。苟或气怯不用补法，气何由行？或曰：子之药，审则审矣，何效之迟也？病者久在床枕，必将厌子之迂而求速效者矣。予曰：此病之起，或三五年，或十余年，根深矣，势笃矣，欲求速效，自求祸耳。知王道者能治此病也。或曰：胀病将终不可与利药耶？予曰：灼知其不因子虚，受病亦浅，脾胃尚壮，积滞不痼而又有可下之证，亦宜略与疏导。若授张子和浚川散、禹功丸为例行速攻之策，实所不敢。

疝气论

疝气之甚者，睾丸连小腹急痛也。有痛在睾丸者，有痛在五枢穴边者，皆足厥阴之经也。或有形，或无形；或有声，或无声。有形如瓜[1]，有声如蛙。自《素问》以下，历代名医皆以为寒。盖寒主收引，经络得寒，故引不行，所以作痛，理固然也。有得寒而无疝者，又必有说以通之可也。予尝屡因门户雪上有霜，没胫之水，踢冰徒涉，不曾病此，以予素无热在内也。因而思之，此证始于湿热在经，郁而至久，又得寒气外束，湿热之邪不得疏散，所以作痛。若只作寒论，恐为未备。或曰：厥阴一经，其道远，其位卑，郁积湿热，何由而致？予曰：大劳则火起于筋，醉饱则火起于胃，房劳则火起于肾，大怒则火起于肝。本经火积之久，母能生子虚，湿气便盛。厥阴属木，系于肝，为将军之官，其性急速，火性且又暴，为寒所束，宜其痛之大暴也。愚见有用乌头、栀子等分作汤用之，其效亦敏。后因此方随证与形加减用之，无有不应。然湿热又须分多少而始治，但湿者肿多癃病是也。又有挟虚而发者，当以参术为用，而以疏导药佐之，诊其脉有其沉紧而大豁无力者是也。其痛亦轻，惟觉重坠牵引耳。

秦桂丸论

无子之因，多起于妇人。医者不求其因起于何处，遍阅古方，惟秦桂丸其辞确，其意专，用药温热，近乎人情，欣然授之，锐然服之，甘受燔灼之祸，犹且懵然不悔。何者？阳精之施也，阴血能摄之，精成其子，血成其胞，胎孕乃成。今妇人之无子者，率由血少不足以摄精也。血之少也，固非一端。然欲得子者，必须补其阴血，使无亏欠，乃可推其有余以成胎孕。何乃轻用热剂，煎熬脏腑，血气沸腾，祸不旋踵矣。或曰：春气温和，则万物发生，冬气寒凛，则万物消殒，非秦桂丸之温热，何由得子脏温暖而成胎耶？予曰：《诗》言妇人和平，则乐有子。和则气血不乖，平则阴阳不争。今得此药，经血转紫黑，渐成衰少，或先或后，始则饮食骤进，久则口苦而下，阴阳不平，血气不和，疾病蜂起，焉能成胎？纵使成

① 如瓜：原作“无爪”，文义未属，据云林阁本改。

胎，生子亦多病而不寿。以秦桂丸之耗损天真之阴也，戒之慎之！郑廉使之子，年十六，求医曰：我生七个月患淋病，五日、七日必一发。其发也大痛，扪地叫天，水道方行，状如漆和粟者，约一盏许，然后定。诊其脉轻则涩，重则弦。视其形瘦而稍长，其色青而苍。意其父必因多服下部药，遗热在胎，留于子之命门而然。遂以紫雪和黄柏细末，丸梧子大，晒十分干，而与二百丸作一服，率以热汤下，以食物压之，又经半日，痛大作，连腰腹，水道乃行，下如漆和粟者一大碗许，其病减十分之八。后张子忠以陈皮一两，桔梗、木通各半两，作一贴与之，又下漆粟者一合许遂安。父得燥热且能病子，况母得之者乎？余书此以证东垣红丝瘤之事。

恶寒非寒病恶热非热病论

经曰：恶寒战栗，皆属于热。又曰：禁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恶寒者，虽当炎月，若遇风霜，重绵在身，自觉凛凛。战栗、禁栗，动摇之貌。如丧神守，恶寒之甚。《原病式》曰：病热甚而反觉自冷，此为病热，实非寒也。或曰：往往见有得热药而少愈者，何也？予曰：病热之人，其气炎上，郁为痰饮，抑遏清道，阴气不升，病热尤甚。积痰得热，亦为暂退，热势肋邪，其病益深。或曰：寒热如此，谁敢以寒凉与之，非杀之而何？予曰：古人遇战栗之证，有以大承气下燥粪而愈者。恶寒战栗，明是热证，但有虚实之分耳。经曰：阴虚则发热。夫阳在外，为阴之卫；阴在内，为阳之守。精神外驰，嗜欲无节，阴气耗散，阳无所附，遂致浮散于肌表之间而恶热也。实非有热，当作阴虚治之，而用补养之法可也。或曰：恶寒非寒，宜用寒药，恶热[①]非热，宜用补药，甚骇耳目，明示我之法可乎？予曰：进士周本道，年逾三十，得恶寒病，服附子数日而病甚，求予治。诊其脉弦而似缓，予以江茶人姜汁、香油些少，吐痰一升许，减绵大半，周甚喜。予曰：未也，燥热已多，血伤亦深，须淡食以养胃，内观以养神，则水可生而火可降。彼勇于仕进，一切务外，不守禁忌。予曰：若多与补血凉热，亦可稍安。内外不静，肾水不生，附毒必发。病安后，官于婺城，巡夜冒寒，非附子不可疗，而性怕生姜，只得以猪腰子作片，煮附子，与三贴而安。予曰：可急归。知其附毒易发。彼以为迂。半年后，果发背而死。又司丞叔，平生脚自踝以下常觉热，冬不可加绵于上，常自言曰：我禀质壮，不怕冷。予曰：此足三阴之虚，宜早断欲事，以补养阴血，庶乎可免。笑而不答。年方五十，患痿半年而死。观此二人，治法盖可知矣。或曰：伤寒病恶寒、恶热者，亦是虚耶？予曰：若病伤寒者，自外人内，先贤论之详矣。

经水或紫或黑论

经水者，阴血也。阴必从阳，故其色红，禀火色也。血为气之配，气热则热，气寒则寒，气升则升，气降则降，气凝则凝，气滞则滞，气清则清，气浊则浊。往往见有成块者，气之凝也。将行而痛者，气之滞也。来后作痛者，气血俱虚也。色淡者，亦虚也。错经妄行者，气之乱也。紫者，气之热也。黑者，热之甚也。人但见其紫者、黑者、作痛者、成块者，率指为风冷，而行温热之剂，祸不旋踵矣。良由《病源》论月水诸病，皆曰"风冷乘之"，宜其相习而成俗也。或曰：黑，北方水之色也。紫淡于黑，非冷而何？予曰：经曰亢则害，承乃制，热甚者，必兼水化。所以热则紫，甚则黑也。况妇人性执而见鄙，嗜欲加倍，脏腑厥阳之火，无日不起，非热而何？若夫风冷，必须外得，设或有之，盖千百而一二者也。

石 膏 论

本草药之命名，固有不可晓者，中间亦多有意义，学者不可以不察。以色而名者，大黄、红花、白前、青黛、乌梅之类是也。以形而名者，人参、狗脊、乌头、贝母、金铃子之类是也。以气而名者，木香、沉香、檀香、麝香、茴香之类是也。以质而名者，厚朴、干姜、茯苓、生熟地黄之类是

① 热：原作"寒"，据云林阁本改。

也。以味而名者，甘草、苦参、淡竹叶、草龙胆、苦酒之类是也。以能而名者，百合、当归、升麻、防风、滑石之类是也。以时而名者，半夏、茵陈、冬葵、寅鸡、夏枯草之类是也。以石膏火煅、细研、醋调，封丹炉，其固密甚于脂，苟非有膏焉能为用。此兼质与能而得名，正与石脂同意。阎孝忠妄以方解石为石膏，况石膏其味甘而辛，本阳明经药。阳明主肌肉，其甘也，能缓脾益气，止渴去火；其辛也，能解肌出汗，上行至头。又入手太阴、手少阳。彼方解石者，止有体重、质坚、性寒而已。求其所谓有膏而可为三经之主治者焉在哉？医欲责效，不亦难乎！

脉大必病进论

脉，血之所为，属阴。大，洪之别名，火之象，属阳。其病得之于内伤者，阴虚为阳所乘，故脉大当作虚治之。其病得之于外伤者，邪客于经，脉亦大，当作邪胜治之。合二者而观之，皆病证方长之势也，谓之病进，不亦宜乎？海藏云：君侵臣之事也。孰为是否？幸有以教之。

《生通天通天论》病因章句辩

《礼记》曰：一年视离经。谓离析经理，在乎章句之绝。《内经·生气通天论》病因四章，第一章论因于寒，欲如运枢。以下三句与上文意不相属，皆衍文也。"体若燔炭，汗出而散"两句，当移在此。夫寒邪初客于肌表，邪郁而为热，有似燔炭，得汗则解。此仲景麻黄汤之类是也。第二章论因于暑。暑者君火为病，火主动则散，故自汗烦渴而多言也。第三章论因于湿。湿者土浊之气，首为诸阳之会，其位高而气清，其体虚，故聪明得而系焉。浊气熏蒸，清道不通，沉重而不爽利，似乎有物以蒙冒之。失而不治，湿郁为热，热留不去，大筋软短者，热伤血，不能养筋，故为拘挛。小筋驰长者，湿伤筋，不能束骨。故为痿弱。因于湿，首如裹，各三字为句，"湿热不攘"以下各四字为句，文正而意明。第四章论因于气，为肿。下文不序病证，盖是脱简。"四维相代"二句，与上文意不相属，亦衍文也。王太仆曰：暑热湿气三病，皆以为发于伤寒之毒，次第相仍，展转生病。五段通为一章，余有疑焉。暑病不治，伏而生热，热久生湿，湿久气病，盖有之矣。《内经》止有"冬伤于寒，不即病，至夏有热病"之言，未闻寒毒伏藏，至夏发于暑病。至于湿病，亦蒙上文之热，谓反湿其首，望[1]湿物裹之，望除其热，当以因于湿首为句。如裹湿又为句，则湿首之湿，裹湿之湿，皆人为也。与上下文列言寒暑之病因，文义舛乖，不容于不辩。或曰：先贤言温湿、寒湿、风湿矣，未闻有所谓湿热病者。考之《内经》，亦无有焉，吾子无乃失之迂妄耶？予曰：六气之中，湿热为病十居八九。《内经》发明湿热，此为首出。《至真要大论》[2]曰：湿上甚而热，其间或言湿而热在中者。或曰热而湿在中者，此圣人爱人论道之极致，使天下后世不知湿热之治法者，太仆启之也。君其归取《原病式》熟读而审思之，幸甚！

太仆章句

因于寒，欲如运枢，起居如惊，神气乃浮。

因于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体若燔炭，汗出而散。

因于湿首句，如裹湿句，热不攘句，大筋软短，小筋驰长，软短为拘，驰长为痿。

因于气为肿云云。

新定章句

因于寒，体若燔炭，汗出而散。

因于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

因于湿句，首如裹句，湿热不攘句，大筋软短，小筋驰长，软短为拘，驰长为痿。

因于气为肿云云。

倒仓论

经曰：肠胃为市。以其无物不有，而谷为最

① 望：《素问·生气通无论》王冰注作"若"。

② 至真要大论：原作"至真大要论"，据《素问》篇名改。

多，故谓之仓，若积谷之室也。倒者，倾去积旧而涤濯，使之洁净也。胃居中属土，喜容受而不能自运者也。人之饮食，遇适口之物，宁无过量而伤积之乎？七情之偏，五味之厚，宁无伤于冲和之德乎？糟粕之余，停痰瘀血，互相纠缠，日积月深，郁结成聚，甚者如核桃之穰，诸般奇形之虫，中宫不清矣，土德不和矣。诚于中形于外，发为瘫痪，为劳瘵，为蛊胀，为癫疾，为无名奇病。先哲制为万病丸、温白丸等剂，攻补兼施，寒热并用，期中病情，非不工巧，然不若倒仓之为便捷也。以黄牡牛，择肥者买一二十斤，长流水煮糜[1]烂，融入汤中为液，以布滤出滓，取净汁，再入锅中，文火熬成琥珀色，则成矣。每饮一钟，少时又饮，如此者积数十钟。寒月则重汤温而饮之。病在上者，欲其吐多；病在下者，欲其利多；病在中者，欲其吐下俱多。全在活法，而为之缓急多寡也。须先置一室，明快而不通风者，以安病人。视所出之物，可尽病根则止。吐利后，或渴不得与汤，其小便必长，取以饮病者，名曰轮回酒。与一二碗，非惟可以止渴，抑且可以涤濯余垢。睡一二日，觉饥甚，乃与粥淡食之。待三日后，始与少菜羹自养，半月觉精神涣发，形体轻健，沉疴悉安矣。其后须五年忌牛肉。吾师许文懿始病心痛，用药燥热香辛，如丁、附、桂、姜辈，治数十年而足挛痛甚，且恶寒而多呕。甚而至于灵砂、黑锡、黄芽、岁丹，继之以艾火十余万。又杂治数年而痛甚，自分为废人矣，众工亦技穷矣，如此者又数年。因其烦渴、恶食者一月，以通圣散与半月余，而大腑逼迫后重，肛门热气如烧，始时下积滞如五色烂锦者，如柏烛油凝者，近半月而病似退，又半月而略思谷，而两足难移，计无所出。至次年三月，遂作此法，节节如应，因得为全人。次年再得一男，又十四年以寿终。其余与约一妇人，久年脚气，吐利而安。又镇海万户萧伯善公，以便浊而精不禁，亲与试之有效。又临海林兄，患久嗽吐红，发热消瘦，众以为瘵，百方不应。召予视之，脉两手弦数，日轻夜重，计无所出，亦因此而安。时冬月也。第二年得一子。

牛，坤土也。黄，土之色也。以顺为德，而效法乎健，以为功者，牡之用也。肉者，胃之乐也。熟而为液，无形之物也。横散入肉络，由肠胃而渗透肌肤、毛窍、爪甲，无不入也。积聚久则形质成，依附肠胃回薄曲折处，以为栖泊之窠臼，阴碍津液气血，熏蒸燔灼成病。自非剖肠刮骨之神妙，孰能去之？又岂合勺[2]铢两之丸散，所能窍犯其藩墙户牖乎？窃详肉液之散溢，肠胃受之，其厚皆倍于前，有似乎肿，其回薄曲折处，非复向时之旧，肉液充满流行，有如洪水泛涨，其浮垄陈朽，皆推逐荡漾，顺流而下，不可停留。表者因吐而汗，清道者自吐而涌，浊道者自泄而去。凡属滞碍，一洗而定。牛肉全重厚和顺之性，盎然涣然，润泽枯槁，补益虚损，宁无精神涣发之乐乎？正似武王克商之后，散财发粟，以赈殷民之仰望也。其方出于西域之异人，人于中年后亦行一二次，亦却疾养寿之一助也。

相火论

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动而变，阴静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火内阴而外阳，主乎动者也，故凡动皆属火。以名而言，形气相生，配于五行，故谓之君；以位而言，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见，故谓之相。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见于天者，出于龙雷，则木之气；出于海，则水之气也；具于人者，寄于肝肾二部，肝属木而肾属水也。胆者，肝之腑；膀胱者，肾之腑；心胞络者，肾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肾之分，皆阴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天之火虽出于木，而皆本乎地。故雷非伏，龙非蛰，海非附于地，则不能鸣，不能飞，不能波也。鸣也，飞也，波也，动而为火者也。肝肾之阴，悉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或曰：相火，天人之所同，何东垣以为元气之贼？又曰：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然则，如之何

① 糜：通"糜"。

② 勺：原作"勾"，形讹，据云林阁本改。

而可以使之无胜负也?曰:周子曰,神发知矣,五性感物而万事出,有知之后,五者之性为物所感,不能不动。谓之动者,即《内经》五火也。相火易起,五性厥阳之火相扇,则妄动矣。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君火之气,经以暑与湿言之;相火之气,经以火言之,盖表其暴悍酷烈,有甚于君火者也,故曰相火元气之贼。周子又曰: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朱子曰: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此善处乎火者。人心听命乎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静。彼五火之动皆中节,相火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耳,何贼之有? 或曰:《内经》相火,注曰少阴、少阳矣,未尝言及厥阴、太阳,而吾子言之何耶?曰:足太阳、少阴,东垣尝言之矣,治以炒柏,取其味辛能泻水中之火是也。戴人亦言:胆与三焦寻火治,肝和胞络都无异。此历指龙雷之火也。予亦备述天人之火皆生于动,如上文所云者,实推广二公之意。或曰:《内经》言火不一,往往于六气见之,言脏腑者未之见也。二公岂它有所据耶?子能为我言之乎?经曰:百病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之动而为变者。岐伯历举病机一十九条,而属火者五,此非相火之为病之出于脏腑者乎? 考诸《内经》少阳病为瘛疭,太阳病时眩仆,少阴病瞀、暴喑、郁冒不知人,非诸热瞀瘛之属火乎? 少阳病恶寒鼓栗,胆病振寒,少阴病洒淅恶寒振栗,厥阴病洒淅振寒,非诸禁鼓栗如丧神守之属火乎? 少阳病呕逆,厥气上行,膀胱病冲头痛,太阳病厥气上冲胸,小腹控睾引腰脊上冲心,少阴病气上冲胸,呕逆,非诸逆冲上之属火乎?少阳病谵妄,太阳病谵妄,膀胱病狂颠,非诸躁狂越之属火乎?少阳病胕肿善惊,少阴病瞀热以酸,胕肿不能久立,非诸病胕肿疼酸惊骇之属火乎? 又《原病式》曰:诸风掉眩属于肝,火之动也;诸气膹郁病痿属于肺,火之升也;诸湿肿满属于脾,火之胜也;诸痛痒疮疡属于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为病,出于脏腑者然也,注文未之发耳。以陈无择之通敏,且以暖炽论君火,日用之火言相火,而又不曾深及,宜乎后之人不无聋瞽也,悲夫!

左大顺男右大顺女论

肺主气,其脉居右寸,脾、胃、命门、三焦,各以气为变化运用,故皆附焉。心主血,其脉居左寸,肝、胆、肾、膀胱,皆精血之隧道管库,故亦附焉。男以气成胎,则气为之主;女挟血成胎,则血为之主。男子久病,右脉充于左者,有胃气也,病虽重可治。女子久病,右脉于右者,有胃气也,病虽重可治。反此者,虚之甚也。或曰:左心、小肠、肝、胆、肾、膀胱;右肺、大肠、脾、胃、命门、三焦,男女所同,不易之位也。脉法赞曰:左大顺男,右大顺女。吾子之言,非惟左右倒置,似以大为充,果有说以通之乎? 曰:大,本病脉也。今以大为顺,盖有充足之义,故敢以充言之。《脉经》一部,谆谆于教为医者尔! 此左右当以医者为言。若主于病,奚止子千里之谬?或曰:上文言肝、心出左,脾、肺出右,左主司官,右主司府,下文言左为人迎,右为气口,皆以病人之左右而为言,何若是之相反耶? 曰:《脉经》第九篇之第五章,上文大、浮、数、动、长、滑、沉、涩、弱、弦、短、微,此言形状之阴阳。下文关前、关后等语,又言部位之阴阳。阴附阳,阳附阴,皆言血气之阴阳。同为论脉之阴阳,而所指不同若此。上下异文,何足疑乎! 赞曰:阴病治官,非治血乎? 阳病治脏非治气乎? 由此参考,或恐与经意有合。

茹 淡 论

或曰:《内经》谓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又曰:地食人以五味。古者年五十食肉,子今年迈七十矣,尽却盐醯,岂中道乎? 何子之神茂而色泽也? 曰:味有出于天赋者,有成于人为者。天之所赋者,若谷、菽、菜、果,自然冲和之味,有食人补阴之功,此《内经》所谓味也。人之所为者,皆烹饪调和偏厚之味,有致疾伐命之毒,此吾子所疑之味也。今盐醯之却,非真茹淡者,大麦与粟之咸,粳米、山药之甘,葱、薤之辛之类,皆味也。子以为淡乎? 安于冲和之味者,心之收,火之降也。以偏厚之味为安者,欲之纵火之胜也,

何疑之有?《内经》又曰: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非天赋之味乎? 阴之五宫,伤在五味,非人为之味乎? 圣人防民之具,于是为备。凡人饥则必食。彼粳米甘而淡者,土之德也,物之属阴而最补者也。惟可与菜同进,经以菜为充者,恐于饥时顿食,或虑过多,因致胃损,故以菜助其充足,取其疏通而易化,此天地生物之仁也。《论语》曰:肉虽多,不使胜食气。《传》曰:宾主终日百拜,而酒三行,以避酒祸。此圣人施教之意也。盖谷与肥鲜同进,厚味得谷为助,其积之也久,宁不助阴火而致毒乎?故服食家在却谷者则可,不却谷而服食,未有不被其毒者。《内经》谓久而增气,物化之常;气增而久,天之由也。彼安于厚味者,未之思尔。或又问: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何不言气补?曰:味,阴也;气,阳也。补精以阴,求其本也。故补之以味,若甘草、白术、地黄、泽泻、五味子、天门冬之类,皆味之厚者也。经曰虚者补之,正此意也。上文谓形不足者温之以气。夫为劳倦所伤,气之虚,故不足。温者,养也。温存以养,使气自充,气完则形完矣,故言温不言补。经曰劳者温之,正此意也。彼为《局方》者,不知出此,凡诸虚损证,悉以温热佐辅补药 ,名之曰温补,不能求经旨者也。

呃 逆 论

呃,病气逆也,气自脐下直冲,上出于口,而作声之名也。《书》曰:火炎上。《内经》曰:诸逆冲上,皆属于火。东垣谓:火与元气不两立。又谓:火,气之贼也。古方悉以胃弱言之,而不及火,且以丁香、柿蒂、竹茹、陈皮等剂治之,未审孰为降火,孰为补虚? 人之阴气,依胃为养。胃土伤损,则木气侮之矣,此土败木贼也。阴为火所乘,不得内守,木挟相火乘之,故直冲清道而上。言胃弱者,阴弱也,虚之甚也。病人见此似为死证,然亦有实者,不可不知,敢陈其说。赵立道,年近五十,质弱而多怒,七月炎暑,大饥索饭,其家不能急具,因大怒,两日后得滞下病。口渴,自以冷水调生蜜饮之甚快,滞下亦渐缓,如此者五七日,召予视。脉稍大不数,遂令止蜜水,渴时但令以人参、白术煎汤,调益元散与之,滞下亦渐收。七八日后,觉倦甚,发呃,予知其因下久而阴虚也,令其守前药。然滞下尚未止,又以炼蜜饮之,如此者三日,呃犹未止。众皆尤药之未当,将以姜、附饮之。予曰:补药无速效,附子非补阴者,服之必死。众曰:冷水饭多得无寒乎?予曰:炎暑如此,饮凉非寒,勿多疑。待以日数,力到当自止。又四日而呃止,滞下亦安。又陈择仁,年近七十,厚味之人也。有久喘病,而作止不常,新秋患滞下,食大减,至五七日后呃作,召予视。脉皆大豁,众以为难。予曰:形瘦者尚可为,以人参白术汤下大补丸以补血,至七日而安。此二人者虚之为也。又一女子,年逾笄,性躁味厚,暑月因大怒而呃作,每作则举身跳动,神昏不知人,问之乃知暴病,视其形气俱实,遂以人参芦煎汤。饮一碗,大吐顽痰数碗,大汗昏星,一日而安。人参入手太阴,补阳中之阴者也。芦则反尔,大泻太阴之阳。女子暴怒气上,肝主怒,肺主气。经曰怒则气逆,气因怒逆,肝木乘火侮肺,故呃大作而神昏。参芦喜吐,痰尽气降而火衰,金气复位,胃气得和而解。麻黄发汗,节能止汗。谷属金,糠之性热;麦属阳,麸之性凉。先儒谓物物具太极,学者其可不触类而长,引而伸之乎!

房中补益论

或问:《千金方》有房中补益法,可用否? 予应之曰:《传》曰吉凶悔吝生乎动。故人之疾病亦生于动,其动之极也,病而死矣。人之有生,心为火居上,肾为水居下,水能升而火能降,一升一降,无有穷已,故生意存焉。水之体静,火之体动,动易而静难,圣人于此未尝忘言也。儒者立教曰:正心、收心、养心。皆所以防此火之动于妄也。医者立教:恬淡虚无,精神内守。亦所以遏此火之动于妄也。盖相火藏于肝肾阴分,君火不妄动,相火惟有禀命守位而已,焉有燔灼之虐焰、飞走之狂势也哉?《易·兑》取象于少女。兑,说也。遇少男,艮为咸。咸,无心之感也。艮,止也。房中之法有艮止之义焉。若艮而不止,徒有戕贼,何补益之有? 窃详《千金》之意,彼壮年贪

纵者，水之体非向日之静也，故著房中之法为补益之助。此可用于质壮心静，遇敌不动之人也。苟无圣贤之心、神仙之骨，未易为也。女法水，男法火，水能制火，一乐于兴，一乐于取，此自然之理也。若以房中为补，杀人多矣。况中古以下，风俗日偷，资禀日薄，说梦向痴，难矣哉！

天气属金说

邵子曰：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附。《内经》曰：大气举之也。夫自清浊肇分，天以气运于外而摄水，地以形居中而浮于水者也。是气也，即天之谓也。自其无极者观之，故曰大气。至清、至刚、至健，属乎金者也。非至刚，不能摄此水；非至健，不能运行无息以举地之重；非至清，其刚健不能长上古而不老。或曰：子以天气为属金者，固《易》卦取象之义，何至遂以属金言之乎？善言天者，必有证于人；善言大者，必有譬于小。愿明以告我。曰：天生无物人为贵，人形象天，可以取譬，肺主气，外应皮毛。《内经》谓阳为外卫，非皮毛乎？此天之象也。其包裹骨肉、脏腑于其中，此地之象也。血行于皮里肉腠，昼夜周流无端，此水之象也。合三者而观，非水浮地、天摄水、地悬于中乎？圣人作《易》，取金为气之象，厥有旨哉！

张子和攻击注论

愚阅张子和书，惟务攻击。其意以为正气不能自病，因为邪所客，所以为病也，邪去正气自安。因病有在上、在中、在下、深浅之不同，立为汗、吐、下三法以攻之。初看其书，将谓医之法尽于是矣。后因思《内经》有谓之虚者，精气虚也；谓之实者，邪气实也。夫邪所客，必因正气之虚，然后邪得而客之。苟正气实，邪无自人之理。由是于子和之法，不能不致疑于其间。又思《内经》有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又思仲景有言：病当汗解，诊其尺脉涩，当与黄芪建中汤补之，然后汗之。于是以子和之书，非子和之笔也。驰名中土，其法必有过于朋辈者，何其书之所言，与《内经》、仲景之意，若是之不同也？于是决意于得名师以为之依归，发其茅塞。遂游江湖，但闻某处有某治医，便往拜而问之。连经数郡，无一人焉。后到定城，始得《原病式》、东垣方藁[①]，乃大悟子和之孟浪，然终未得的然之议论，将谓江浙间无可为师者。泰定乙丑夏，始得闻罗太无并陈芝岩之言，遂往拜之。蒙叱骂者五七次，趑趄[②]三阅月，始得降接。因观罗先生治一病僧，黄瘦倦怠，罗公诊其病，因乃蜀人，出家时其母在堂，及游浙右经七年。忽一日，念母之心不可遏，欲归无腰缠，徒而朝夕西望而泣，以是得病。时僧二十五岁，罗令其隔壁泊宿，每日以牛肉、猪肚、甘肥等，煮糜烂与之。凡经半月余，且时以慰谕之言劳之。又曰：我与钞十锭作路费，我不望报，但欲救汝之死命尔！察其形稍苏，与桃仁承气，一日三贴下之，皆是血块痰积方止。次日只与熟菜、稀粥，将息又半月，其人遂如故。又半月余，与钞十锭遂行。因大悟罗每日有求医者来，必令其诊视脉状[③]回禀。罗但卧听，口授用某药治某病，以某药监其药，以某药为引经。往来一年半，并无一定之方。至于一方之中，自有攻补兼用者，亦有先攻后补者，有先补后攻者。又大悟古方治今病焉能吻合？随时取中，其此之谓乎。是时罗又言：用古方治今病，正如折旧屋揍[④]新屋，其材木非一，不再经匠氏之手，其可用乎？由是又思许学士释微论曰：予读仲景书，用仲景之法，然未尝守仲景之方。乃为得仲景之心也。遂取东垣方藁，手自抄录。乃悟治病人，当如汉高祖踪秦暴，周武王踪商之后，自非发财散粟，与三章之法，其受伤之气，惓惓之人，何由而平复也。于是定为阴易乏，阳易亢，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以《局方》为戒哉！

---

① 藁：同“稿”。

② 趑趄（zījū 姿居）：亦作“次且”，进退两难。

③ 状：原作“壮”，据文义改。

④ 揍：音义同“凑”。

质疑录

明·张介宾　撰
韩　涛　校注

校注说明

《质疑录》，明·张介宾撰。此书系景岳晚年所著的一部医学杂论。景岳认为，古代医家之论不能无误，如一言之谬，每遗祸于后人，于是将前贤论中之可疑者，一一搜剔，依据《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对其质疑和辨论，而撰成本书。即所谓"取先圣之经，以辨前贤之误"。因本书重点在于质正前贤之误，故书名曰《质疑录》。

书凡一卷，载论45篇，内容涉及中医基本理论和临床诊断治疗的诸多问题。如属于基础理论探讨的，有"论阳常有余"、"论天癸非精血"；属于诊法辨证的，有"论见血无寒"、"论痢不专属湿热"；属于治则治法的，有"论伤寒无补法"、"论痢无止法"等。

该书每论仅数百言，但所论精当，颇多卓见，于经典能阐发精微，探究义蕴；于前贤能质正谬误，辨论是非。如伤寒一证，临证应辨虚实，治疗应攻补兼施，不可泥于伤寒无补法之论；中风半身不遂，不能以左为血、右为气论治，而必辨十二经；血证应先清外感，次理内伤，不可泥于张洁古"见血无寒"之说；论命门在两肾之中，子宫为命门，反对左肾右命门之说。各论体现了景岳重阳气、习用温补之剂以疗虚证的特点，对于研究中医基本理论和临证治疗，颇有参考价值。

本书现存最早刻本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东海石氏刻本，其后被王琦收入《医林指月》丛书中。本次校注以清康熙二十七年刻本为底本，以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医林指月》本为校本。校注方法依照本丛书统一要求进行。

目　录

序……（806）
张景岳传……（807）
论伤寒无补法……（808）
论真中风外有六经之形证……（808）
论中风半身不遂在左属血在右属气……（809）
论肝无补法……（809）
论见血无寒……（809）
论无痰不作眩……（809）
论无痰不作疟……（810）
论诸痛不宜补气……（810）
论关格是脉而非证……（810）
论疝不当专属肝经病……（811）
论疝与肾经绝无相干……（811）
论三消有寒不专主火……（811）
论阳常有余……（811）
论气有余即是火……（811）
论《原病式》病机十九条……（812）
论怪病多属痰……（812）
论右肾为命门……（812）
论痢不专属湿热……（812）
论痢有寒热不当以赤白分气血……（812）
论痢无止法……（813）
论赤痢自小肠来……（813）
论三日疟分子午卯酉口……（813）
论静而得之曰中暑……（813）
论小便不通用隔二之法……（813）
论伤寒传足不传经手经……（814）
论痰病类伤寒脚气类伤寒……（814）
论伤寒汗药宜早下药宜迟……（814）
论伤寒太阳经再传……（814）
论相火为元气之贼……（815）
论阴火为心乘土位……（815）
论子宫之胞与溲胞不同……（815）
论治病不出气血痰郁……（815）
论心肺远血肾肝近血……（815）
论在内为血在外为汗……（816）
论天癸非精血……（816）
论命门之火不可偏诊于右尺……（816）
论圣人止有三法无第四法……（816）
论三焦有几……（817）
论苦寒补阴之误……（817）
论伤寒阳证下早成结胸阴证下早成痞气……（818）
论伤寒春变温病夏变热病……（818）
论肺热还伤肺……（819）
论伤寒无阴证……（819）
论泻南补北不可以治痿取阳明……（819）
论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之误……（820）
跋……（821）

序

医无一定之法，而有一定之理。理无可疑，则虽庸工一得，断不以人废言；理有可疑，则虽前代宗匠、奕祀[1]之所奉为典型者，亦不护其所短，必为之摘发其疑，以质诸天下后世。盖医以寄生死，故不得不阐发其精微、深探其义蕴。此会稽张景岳先生《质疑录》一书之所由作也。粤稽[2]轩、岐二圣，化天地身，发菩提愿，著《灵枢》、《素问》诸经，创立医道，而斯民已登诸仁寿之域，厥德溥已；春秋时秦越人复有《难经》之作，汉文帝与淳于意问答若干条，脏腑之表里阴阳，病证之寒温虚实，言中机宜，了如指掌。此即后代质疑之权舆乎！厥后张仲景、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四先生，后先踵起，著述最富。或精于伤寒，或工于杂证，各立一家言，发前人之未发，大畅宗风，遂令医之一道，如日月经天，江湖丽地，昭垂宇宙，亘古如新。后之工于医者，又何疑之可质乎？虽然，愚者千虑，岂无一得？智者千虑，岂无一失？况医如用兵然，奇正变化，运用从心，不离乎法，而亦不泥乎法，岂得为前贤章句所埋，遂寄人篱下，而不思所以变通之也哉！先生天姿卓绝，复殚人工，其于岐黄之术，不啻三折肱矣，浙东西何止活万人。取先圣之经，以辨前贤之误。如伤寒一证，必辨虚实，攻补兼施，而不泥"伤寒无补法"之一言；中风则必辨十二经之见证，而不以治伤寒之法治之；血证必先清外感，次理内伤，而不泥沽古"见血无寒"之语。可疑者诸如此类，先生一一搜剔之，真可谓善读古人之书矣。惜生也晚，不获亲炙先生之门，然至今读其遗书，虽不能至心，窃向往之，篝灯披阅，以是质诸轩岐也可，质诸四大家也可，即以是质诸天地鬼神，亦无不可。于是知先生之为功，于天下万世也大，而工于医者，庶可以无疑矣。因先光梨枣，以公诸海内，若先生全集中，更有《杂证谟》、《伤寒典》、《妇人规》、《传忠录》、《本草类考》等书，嗣当谋诸同志君子，次第梓行，以共欣赏焉！

时康熙岁在丁卯蒲月[3] 东海石楷谨识

---

1 奕祀：世代，代代

2 奥稽：奥、古代作助词，用于句首或句中。稽、考核之意。

3 蒲月：阴历五月的别称。

张景岳传

二十年来，医家之书盛行于世者，张景岳《类经》、赵养葵《医贯》。然《医贯》一知半解耳。《类经》明岐黄之学，有王冰之所未尽者，即学士大夫，亦必累月而后能通之。昔在戊寅，曾于张平子座上识景岳，盖交臂而失之。己酉寓证人书院，有蒋一玖者，年八十矣，欲为其舅作传，则景岳也。景岳名介宾，别号通一子，越之山阴人也。其父为定西侯客。介宾年十四，即从游于京师，天下承平，奇才异士集于侯门。介宾幼而徇齐[1]，遂遍交其长者。是时金梦石工医术，介宾从之学，尽得其传。以为凡人阴阳，但以血气、脏腑、寒热为言，此特后天之有形者，非先天之无形者也。病者多以后天戕及先天，治病者但知有形邪气，不顾无形元气。自刘河间以暑火立论，专用寒凉，其害已甚，赖东垣论脾胃之火，必务温养，救正实多。丹溪出，立阴虚火动之论，寒凉之弊又复盛行，故其注本草，独详参、附之用。又慨世之医者，茫无定见，勉为杂应之术，假兼备以幸中，借和平以藏拙。虚而补之，又恐补之为害，复制之以消；实而消之，又恐消之为害，复制之以补。若此者，以药治药尚未遑[2]，又安望其及于病耶？幸而偶愈，亦不知其补之之力、攻之之力耶？及其不愈，亦不知其补之为害、消之为害耶？是以为人治病，沉思病原，单方重剂，莫不应手霍然。一时谒病者，辐辏其门[3]，沿边大帅，皆遣金币致之。其所著《类经》，综核百家，剖析微义，凡数十万言，历四十年而后成。西安叶秉敬谓之"海内奇书"。班孟坚赞孝宣之治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介宾此书，若非遭遇神宗之盛，亦莫能有也。又以应病如应敌，作《新方八阵》，为《八略》以破之。惜其书晚出，尚藏于家。介宾博学，于医之外，象数、星纬、堪舆、律吕，皆能究其底蕴。在辽阳道中，闻御马者歌声聒耳，介宾曰：此恶声也，不出五年，辽其亡矣。已而言验。所亲问以近事，介宾曰：我夜观乾象，宫车殆将晏驾，天下从此亦乱矣。未几，神宗崩。介宾遂返越，其年五十八，又二十年始卒。卒之日自题其像，召三子而诲之。其门人曰：先生乃死耶！吾先生故有不死者。介宾莞尔而逝。自太史公传仓公，件系其事，后之儒者每仿是体，以作名医之传。戴九灵、宋景濂其著也，而名医亦复自列其事，存为医案，以待后人遇有病之相同者，则仿而治之，亦盛心也。世风不古，以医负贩其术，无异于里闾俗师也，而不肯以里闾俗师自居，虽复杀人如草，亦点缀医案以欺人。介宾医案，散在《景岳全书》，予不叙于篇，恶夫蹈袭者之众也。赵养葵名献可，宁波人，与介宾同时，未尝相见，而议论往往有合者。

姚江黄宗羲太冲父撰

---

1 徇齐：敏慧。

2 遑(huang)：闲暇，空余。

3 辐辏其门：辐辏、汇集、聚集。辐辏其门，比喻病人集聚众多。

质疑录

医道肇于轩岐，而著书立言以发明之者，莫如张、刘、李、朱为最，以至陶、王、陈、薛，各有阐述，然亦有不能无弊者。如一言之谬戾，每遗祸于后人，是不得不取而辨论之，以正其失，非敢妄訾乎前贤也。将以为质疑之一助云尔！

论伤寒无补法

伤寒千态万状，只虚实二字尽之。一实一虚，则邪正相为胜负，正胜则愈，邪胜则死。若正气实者，即感大邪，其病亦轻；正气虚者，即感微邪，其病亦甚。故凡气实而病者，但去其邪，攻之无难，所可虑者，惟伤寒挟虚为难耳！最可恨者，有曰："伤寒无补法"，惑乱人心，莫此为甚。独不观仲景立三百九十七法，脉症之虚寒者一百有余；定一百十三方，用参者三十，用桂、附者五十余。孰谓伤寒无补法耶？矧今人患挟虚伤寒者，十尝六七，传诵"伤寒无补法"者，十之八九，虚而不补，且复攻之，不可胜纪。故力辨之，欲以救时弊，非好补也。即如表邪不解，屡散之而汗不出者，中虚无力，阴气不能达也。不知汗生于阴，补阴最能发汗。又如身热不退，屡清之而热犹炽者，阴不足也。人知惟寒可以去热，不知滋阴方能降火也。又如正气不足，邪气有余，正不胜邪，病必不解，但实中气，使正气内强，逼邪外出，荣卫渐平。此不散表而表自解，不攻邪而邪自退。今人不识虚实，见发热胸闷不退，动手便攻，邪气未去，而正气因攻先败。此皆守"伤寒无补法"一言误之也。

论真中风外有六经之形证

中风证宜从洁古、东垣之论，以中脏、中腑、中血脉为辨证之的。洁古云：中腑多着四肢，中脏多滞九窍。东垣亦云：中腑则肢节废，中脏则性命危，中血脉则口眼㖞邪。而方书所载，混言外有六经之形证，以大小续命汤为主。夫人身脏腑有十二经，手有三阳三阴，足有三阳三阴。中风之有六经形证也，手之六经乎？抑足之经乎？六经之证，惟伤寒有之。或谓中风六经形证，即是伤寒六经形证，至有引伤寒六经之证，以解中风六经之证。其言为大可嗤也。夫伤寒六经证，只伤足而不伤手，故一日巨阳，则有发热、恶寒、头项痛、腰脊强之证，而中风无有也；二日阳明，则有身热、目痛、鼻干、不得眠之证，而中风无有也；三日少阳，则胁痛、耳聋、口苦、寒热往来而呕之证，而中风无有也。此足三阳之见证也。至传入足三阴，四日有腹满、咽干、自利、不渴、腹痛之证，是足太阴之见证，而中风有之乎？五日有引衣蹈卧、舌干、口燥之证，是足少阴之见证也，而中风有之乎？六日有烦满、囊缩之证，是足厥阴之见证也，而中风有之乎？伤寒六经次第传变，故仲景有麻黄、桂枝、大小承气之法，若中风为猝暴病，一时猝倒昏迷，难分经络，而有脏腑、血脉之别，或中于足之六经，或中于手之六经，非若伤寒之有次第传焉者也。若谓中风六经形证，即是伤寒六经形证，是欲以治伤寒之法治中风，其不至于杀人也几希矣！若论中风，则十二经皆有见证，而不止于六经也。如四肢不收、手足拘挛者，风中足太阴脾也；口眼㖞斜、口噤不开，风中足阳明胃也；痰涎壅塞，声如曳锯，风中手太阴肺也；大便闭结，风中手阳明大肠也；舌喑不语，风中足少阴肾也；目瞀昏迷、不省人事，风中手少阴心与手厥阴包络也；瘛疭强直、角弓反张，风中足厥阴肝与足太阳膀胱也；耳聋、胁痛，风中足少阳胆也。此皆中风之形证，岂可以六经拘之乎？其不同于伤寒之六经也明矣！

论中风半身不遂在左属血在右属气

《内经》但言左右者，阴阳之道路，未尝以人身之气血分左右也。人之气血，周流于一身，气如橐籥，血如波澜，气为血行，血为气配，阴阳相维，循环无端，何尝有左右之分？自丹溪论中风证，半身不遂分左右，谓在左者属血虚，以四物为主，加竹沥、姜汁；在右者属气虚，以四君为主，加竹沥、姜汁。夫以脾肺在右，而右半身不遂者，主乎脾肺之为病；肾肝在左，而左半身不遂者，主乎肾肝之为病则可。若必主乎在右属气，在左属血，岂血仅行于左，而右半身无血；气仅行于右，而左半身无气？是气血在人身，已分离而不相属矣。夫气主呴之，血主濡之；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滞。血与气原相维，而何有左右之分？世医执此，以分左右气血治中风半身不遂之证，未有能愈人者也。果属血虚，亦当补气，以气有生血之功；果属气虚，亦当养血，以血有和气之力。若血自血，气自气，则阴阳乖格，岂云治病之权衡乎？

论肝无补法

凡一切痃癖、癥瘕、痞气、奔豚、腹中如杯如盘者，皆肝虚、金衰、木横之病，当滋肾水以救之，切不可用疏利伐肝之剂。

足厥阴肝为风木之脏，喜条达而恶抑郁，故经云木郁则达之是也。然肝藏血，人夜卧则血归于肝，是肝之所赖以养者，血也。肝血虚，则肝火旺；肝火旺者，肝气逆也。肝气逆，则气实，为有余；有余则泻，举世尽曰伐肝，故谓"肝无补法"。不知肝气有余不可补，补则气滞而不舒，非云血之不可补也。肝血不足，则为筋挛，为角弓，为抽搐，为爪枯，为目眩，为头痛，为胁肋痛，为少腹痛，为疝痛诸证。凡此皆肝血不荣也，而可以不补乎？然补肝血，又莫如滋肾水。水者，木之母也，母旺则子强，是以当滋化源。若谓"肝无补法"，见肝之病者，尽以伐肝为事，愈疏而愈虚，病有不可胜言矣。故谓"肝无补法"者，以肝气之不可补，而非谓肝血之不可补也。

论见血无寒

世人患吐衄者多，而沾古则曰：见血无寒。东垣亦云：诸见血皆责于热。丹溪亦曰：血无火不升。三家之论出，而世之治吐衄者，皆以滋阴降火为法矣。岂知《内经》论血溢、血泄，六淫皆有，故《纲目》序失血证，独载运气六淫之邪。王海藏云：六气能使人失血，不独一火。此语大发于古聋聩。夫六气使人失血，此为外感之邪言也。然外邪之来，未有不由于内伤者。如忧愁思虑则伤心，饮食劳倦则伤脾，持重远行则伤肝，形寒饮冷则伤肺，人房过度则伤肾。五脏有伤，而后外邪乘虚袭人。故凡治失血，必先审其为风、为寒、为暑、为湿、为燥、为火，先清外感，次理内伤，则邪易伏而易疗。若不先治标，而即救本，凡一切失血专主一火，日事芩、连、知、柏、山栀、牛地、丹皮为治，未见其能愈人也。血得热则行，得寒则凝。寒凉之剂日进，而血之愈止愈发者，往往而剧。此吐血之病之死，不死于病而死于医也。悲哉！

论无痰不作眩

眩者，头晕也，眼有黑花，如立舟车之上，而旋转者是也。刘河间专主于火，谓肝木自病。经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肝风动而火上炎也。故丹溪尝言无火不生痰，痰随火上，故曰无痰不作眩。夫眩，病也。痰，非病也。痰非人身素有之物。痰者，身之津液也。气滞、血凝，则津液化而为痰，是痰因病而生者也。若云无痰不作眩，似以痰为眩病之本矣。岂知眩晕之来也，有气虚而眩，有血虚而眩，有肾虚而眩。气虚者，阳气衰乏，则清阳不上升。经云"上气不足，头为之苦倾"是也。血虚者，吐衄、崩漏、产后血脱，则虚火上炎，眼生黑花。经云"肝虚则目眩目慌无所见"是也。肾虚者，房欲过度，则肾气不归元而逆奔

寸上。经云：徇蒙招尤[1]，目瞑，上实下虚，过在足少阴、巨阳。又云：髓海不足，目为之眩是也。风火之眩晕属外感，亡虚之眩晕本内伤。其云痰而作眩者，必内外合邪而后痰聚而为害，非竟主乎痰而可以为眩也。若一纯攻痰，而不大补气血、壮水滋阴，以救其本，病未有不毙者也。

论无痰不作疟

疟者，风、寒、暑、湿之邪，为外感三阳经病。故经云：夏伤于暑，秋成风疟。或先伤于寒，而后伤于风，则先寒后热；或先伤于风，而后伤于寒，则先热后寒。病属三阳，而寒热往来，则以少阳一经为主。初非有痰，以为疟邪之根也。疟邪随人身之卫气为出入，故有迟早，一日、间日之发，而非痰之可以为疟也。何也？人身无痰，痰者，人身之津液也。随其邪之所在，而血凝、气滞、停饮、宿食，则津液即化为痰，是痰从邪气而成病者也。乃严用和论疟，谓"无痰不作疟"，若指痰为疟邪之主，反以疟邪为痰病之客矣。岂有人身津液变痰，而为寒为热以成疟者乎？痰本因疟邪以生，而非因痰以有疟邪者。如痰生于脾，脾恶湿则痰动；痰本于肾，肾阴虚则水泛。疟病之痰，痰因风寒之邪而生者也。岂有无痰而便不作疟者乎？至杨仁斋、许叔微，更有以瘀血、停涎、黄水主为疟病之根，而后之治疟者，均以常山、草果、槟榔、砒信，为吐痰、消瘀、截疟之法，徒戕人元气，而败脾伤胃，以致夭枉也。

论诸痛不宜补气

《灵枢》云：病痛者，阴也。又云：无形而痛者，阴之类也。其阳完而阴伤之也，急治其阳，无攻其阴。夫阳者，气也，是痛病当先治气。顾气有虚有实。实者，邪气实。虚者，正气虚。邪实者，以手按之而痛，痛则宜通。正虚者，以手按之则止，止则宜补。丹溪猥云：诸痛不宜补气。夫实者，固不宜补，岂有虚者而亦不宜补乎？故凡痛而胀闭者多实，不胀不闭者多虚；痛而喜寒者多实热，喜热者多虚寒；饱而甚者多实，饥则甚者多虚；脉实气粗者多实，脉虚气少者多虚；新病壮年者多实，愈攻愈剧者多虚。痛在经者脉弦大，痛在脏者脉沉微，兼脉证以参之，而虚实自辨。是以治表虚痛者，阳不足也，非温经不可；里虚痛者，阴不足也，非养荣不可；上虚而痛者，心脾受伤也，非补中不可；下虚而痛者，脱泄亡阴也，非速救脾肾、温补命门不可。凡属诸痛之虚者，不可以不补也。有曰"通则不痛"，又曰"痛随利减"，人皆以为不易之法，不知此为治实痛者言也。故王海藏解"痛利"二字，不可以"利"为"下"，宜作"通"字训。此说甚善。明哲如丹溪徒曰"诸痛不可补气"，则失矣。

论关格是脉而非证

《素问》云：人迎与气口俱盛四倍以上，为关格。格之脉赢，不能极于天地之精气，则死。《灵枢》云：邪在六腑则阳脉不和，不和则阳脉盛；邪在五脏则阴脉不和，不和则阴脉盛。阳气太盛则阴气不得相营，故曰关；阴气太盛，则阳气不得相营，故曰格。关格者，不得尽命而死。此《灵》《素》之论关格，以脉言，而非证也。自仲景宗之，而谓在尺为关，在寸为格。关则不得小便，格则吐逆。夫人迎四倍，寸口四倍。则非尺寸之谓，而曰吐逆者，此隔食证也。曰不得小便者，此癃闭证也。自此叔和以后，俱莫能辨，悉以尺寸言关格。而洁古则曰：寒在上，热在下。夫脉两寸俱盛四倍以上，而可谓之寒在上、热在下乎？东垣则以清气反行浊道曰格，浊气反行清道曰关。丹溪但言膈中觉有所碍，不能升降，是有格而无关。元方以大小便不通为关格，其说尤为舛错。后丹溪竟以关格立证分门，致后学茫然莫辨。独马无台力辨诸子之非，谓关格非隔食、癃闭之证。夫巢、张、李、朱为医之宗，尚与《内经》相乖，况下工岂知关格为脉体，而非病名者哉！

---

1 徇蒙招尤(yáo 摇)：指目视不明，身体摇动。

论疝不当专属肝经病

巢氏序疝证，有厥疝、寒疝、气疝、盘疝、附疝、狐疝、瘕疝之名。子和非其谬立名色，以环阴器、抵少腹者，属足厥阴肝经部，是受疝处也。故凡疝，非肝木受邪，则肝木自其，皆属肝经，因立七疝之名，曰：寒、水、气、狐、筋、血、癫，治多用下法。丹溪以来，皆宗其说，而亦未得也。夫前阴小腹间，乃足三阴、阳明，冲、任、督三脉所聚，岂得独以厥阴经为言？但如本篇六疝，皆兼言风者，本非外入之风，风属肝，肝主筋，故凡病各经之疝，谓其病多在筋，皆挟肝邪则可，若谓必在厥阴一经，则不可也。

论疝与肾经绝无相干

以肺在上属阳，肾、肝在下属阴。肾者，肝之母；肝者，肾之子。肾肝同病，已癸同源之义也。故凡肝经有病，必推化源与肾。如疝为足厥阴肝经病，以其环阴器、抵少腹、控睾丸，而为痛者，皆肝之所属也。而《素问》又云：肾脉主病，从少腹上冲心而痛，不得前后，为冲疝。则疝未尝不本于肾经为病者，何丹溪乃曰疝主肝经，与肾经绝无相干？夫肾，水脏也，膀胱为之腑。膀胱为寒水所化，疝本寒湿之气所感，以寒召寒，其邪最速，而肾与膀胱为表里。经云：诸寒收引，皆属于肾。故疝之挛急而上冲心胃者，正肾邪之为病也。见今人病疝，一有房劳，则其病便发而不止。故《圣济总录》云：嗜欲劳伤，肾水涸竭，无以滋荣肝气，则留滞内结，发为阴疝，是疝之发于肾虚者多。若治疝不从化源，而日以伐肝疏导从事，则病益剧而难疗。临是证者，当以丹溪之言，专主肝经与肾虚而致者甚多，以参、术为君，疏导药佐之为得，而不可执肾经无干之言为据也。

论三消有寒不专主火

观刘河间三消论，一皆以燥热太甚。张子和二消俱从火断。二公之言详矣。然《内经》又曰：心移寒于肺，为肺消，饮一溲二，死不治。此元阳既亏，金寒水冷，则阴邪乘之；阳衰则气虚，阳不帅阴，则水不化气。故饮水少而便溺多，为肺肾之消，必以温剂散去寒邪，阳气渐回，则阴寒自退。此正所谓心移寒于肺，饮一溲二之证也。可见消有阴阳，不得尽称为火。

论阳常有余

二者，阴也，后天之形；一者，阳也，先天之气。神由气化，气本乎天，故生发吾身者，即真阳之气也；形以精成，精生于气，成立吾身者，即真阴之精也。经云：女子二七天癸至，男子二八天癸至。又曰：人年四十而阴气自半。所谓阴者，即吾之精，造吾之形也。人生全盛之数，惟二八后至四旬外，前后止二十余年，则形体渐衰。故丹溪引日月之盈亏，以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立补阴丸为神丹。不知天癸未至，本由乎气，而阴气自半，亦由乎气，是形虽属阴，而气则从阳也。故人身通体之温者，阳气也。及既死，则形存气去，此阳脱在前，阴留在后。可见生由乎阳，死亦由乎阳。非阳能死物也，阳来则生，阳去则死。故经云：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可见人之生，只此一息真阳为运行。孰谓阳常有余，而以苦寒之味伐此阳气乎？

论气有余即是火

人身捍卫冲和不息之谓气，扰乱变动妄行之谓火。火与气，二而一，一而二者也。顾人身之气，有正气，亦有邪气；人身之火，有少火，亦有壮火。少火生人之元气，是火即为气。此气为正气。壮火食人之元气，是气即为火。此气是邪气。邪气有余即为火，若正气有余，便是人身之元气。人身元气生于命门。命门者，精神之所舍，而为阳气之根也。故命门之火旺，则蒸糟粕而化精微，所谓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者是也。是火即是气，不可误认有余之邪气，为生人少火，立命之本也。若正气有余，不可便指为火。丹溪之言殊欠明白。

论《原病式》病机十九条

《内经》一十九条，实察病机之要旨，末言"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以答篇首"盛者泻之，虚者补之"之旨，总结一篇十九条之要法，此正先圣心传妙旨。刘河间略其颠末，遗此一十六字，独取其中十九条病机，著为《原病式》，偏言盛气实邪，俱归重于火者十之七八，至于不及虚邪，全不相顾。又云：其为治，但当泻其过甚之气，不可反误其兼化。立言若此，虚者何堪？如病机大要，各司其属。其在太过所化之病为盛。盛者，真气也。其在受邪所化之病为虚，虚者，假气也。故有其病化者，恐其气之假，故有者亦必求之。无其病化者，恐其邪隐于中，凡寒胜化火，燥胜化风，及寒伏反躁，热伏反厥之类，故无者亦必求之。其病之化似盛者，恐其盛之未的，故盛者亦必责之。其病之化似虚者，恐其虚之未真，故虚者亦必责之。此一十六字，为病机之要，今全去之，犹有舟无操舟之工，有兵无将兵之帅矣。实智士之一失也！

论怪病多属痰

孙真人言人身之病，四百有四。其载之《素问》、《灵枢》者，病能[1]已详八九。而病邪之来，外不过风、寒、暑、湿、火、燥六淫之气，内不过喜、怒、忧、思、惊、恐、悲七情之伤，变现于十二脏腑、经络、皮毛之间而为病。病亦安有所谓怪也？即有云怪病者，如人人庙登冢、飞尸、鬼击、客忤，亦由本人气血虚弱，邪乘虚人，见为谵妄邪祟，若有神灵所凭，而为怪耳！故《灵枢》亦有黄尸鬼、青尸鬼、白尸鬼、赤尸鬼、黑尸鬼之证，何一非五脏素虚，而为之见形也。庸工不晓病机，一遇不识之证，辄谓怪病，即以痰为推测，而曰："怪病多属痰"。夫痰，非病也。人身无痰，痰本身之津液，岂得指痰为怪以藉口？虽王隐君著痰病，见证种种，亦不过推原痰之变化不测，而未尝以为怪也。其以怪病而多属之痰者，实庸工不识病能，以藏拙也。悲夫！

论右肾为命门

《内经》初无命门之名，命门说始于越人之三十六难，而曰肾有两，左为肾，右为命门，男子藏精，女子之胞。夫右肾既藏男子之精，则左肾将藏何物？女子系胞何独偏系于右？此其说之不能无疑也。命门居两肾之中，而不偏于右，即妇人子宫之门户也。子宫者，肾脏藏精之府也，当关元、气海之间，男精女血皆聚于此，为先天真一之气，所谓坎中之真阳，为一身生化之原。此命门在两肾中间，而不可以独偏于右。两肾属水，有阴阳之分，命门属火，在二阴之中。故《脉经》以肾脉配两尺，但当曰左肾主真阴，右尺主真阳，而命门则为阳气之根，随三焦相火，以同见于右尺则可，若谓左肾则主于肾，而右肾偏为命门，此千古讹传之弊，而不得不驳正之者也。

论痢不专属湿热

疟、痢发于夏秋，本因溽暑，岂非湿热？但炎蒸之令出于天，苟能顺天之气，安能有病？惟因热求凉，过于纵恣，则病由于人矣。故凡风寒感于外者，其邪在经，病多为疟；生冷伤于内者，其邪在脏，病多为痢。痢之来也，暑湿郁久，则为湿热，然有瓜果生冷，凉风冰水，未必郁积，加以食相犯，触而成痢，则痢未有不本于寒湿生灾者，岂必专以湿热为患哉？

论痢有寒热不当以赤白分气血

痢以赤白分寒热，巢元方而下主之。此自古法，不为谬论。自河间以白者属肺，肺主气；赤者属心，心主血，亦属有理。丹溪因之，遂谓白痢自大肠来，赤痢自小肠来。愚谓赤痢亦有寒证，终是热多；白痢亦有热证，终是寒多。其有白而热者，脉证必热；赤而寒者，脉证必寒。若谓白必属肺，恐白痢非无血化；赤必属心，恐血痢不离乎

① 能(tài 态)：通"态"。

气。《局方》治痢，例用温热；河间治痢，专主苦寒。皆偏见也。

论痢无止法

痢必由下积滞，故曰："无积不成痢"。治痢初起，必用消积导滞，以推荡为法。此仲景治痢有十法，均主大、小承气。而河间亦曰："行气则后重自除，调血则便脓自止。"此盖为痢之有实邪者言也，所谓"痢无止法"是也。若久痢之后，元气已亏。如气本陷矣，而复行其气，后重不将甚乎？中本虚矣，而再攻其积，元气不将竭乎？湿热伤血，自宜调血，若过用推陈，血愈伤矣。积滞频下，谓当消导，久为克伐，积益多矣。此但知据见在者，为有形之疾病，而不知所伤者，皆无形之气血也。岂可执"痢无止法"一语，而口《内经》有"通因通用"之治，以致杀人也哉！

论赤痢自小肠来

白痢自大肠来，赤痢自小肠来，此丹溪以赤白分气血为言也。然大肠为传导之官，痢属动脏腑之脂膏，伤肠胃之血络，故赤白俱并大肠而下。若小肠则为出溺，而赤痢而何云自小肠来？谓心主血，心与小肠为表里，故赤痢本小肠之所化则可，若谓从小肠而来，未见小肠为下痢之腑也。其言不可以辞害意。

论三日疟分子午卯酉日

疟者，风寒之邪也，为三阳经受病；而三日一发，则云痎疟，为三阴经受病。故丹溪云：三日一发者，阴经受病也。此语为当。若谓作于子、午、卯、酉日者，少阴疟；作于寅、申、巳、亥者，厥阴疟；作于辰、戌、丑、未者，太阴疟。马仲化议为子、午虽曰少阴，而卯、酉则属阳明；巳、亥虽曰厥阴，而寅、申则属少阳；丑、未虽曰太阴，而辰、戌则属太阳。牵合附会为无理。夫疟邪之来无定期，何尝主于某日则定某经之疟？予谓丹溪之以地支分三阴经者，大约以十二时论，而非以日言也。如成无己云：疟分六经，以三时为解。太阳从巳至未，阳明从申至戌，少阳从寅至辰，太阴从亥至丑，少阴从子至寅，厥阴从丑至卯。以十二时分三阳三阴，阳主昼，阴主夜，三阴经疟，大抵发于子前午后者多，阳道常饶，阴道常乏也。丹溪以子、午、卯、酉分属三阴经者，此以时言，而非以日论也。

论静而得之曰中暑

洁古《此事难知》有曰：动而得之曰中热，静而得之曰中暑。此言不能无议。夫中热、中暑，均自夏月感受之热邪也。故中暑即是中热，初无有分，但其得之则有别者。如行人、农夫，奔走劳动于道途田野之间，此时热气充斥，一时昏闷猝倒，此谓中暑，即谓中热，是皆动而得之者也。若静而得之者，如安逸之人，乘凉于大厦高堂、凉亭水阁，一时阴寒之气遏郁，周身之阳气不得舒越，而肌肤粟栗、头疼、发热，此是夏月感寒病，而不得以中暑名之也。中暑者，中天令之热邪，岂有感受房室阴寒之气，而混以静时得之，亦名之曰中暑可乎？若静时感夏月之寒，而漫称曰中暑，使不正其名、辨其证，而以清暑寒凉之品，如彼白虎、益元投之，其祸人必矣！

论小便不通用隔二之法

小便不通者，热结膀胱而点滴不下也。经曰：膀胱不利为癃。此热邪入于膀胱而为病。膀胱为津液之府，气化能出，故三焦之气不化，则水道不能通调，而下输于膀胱为溺。丹溪隔二之治，以为水出高源，肺金者，肾之母，滋养肺金以生肾水，此法之善者也。若隔二之治，以脾湿不运，故精气不调，当燥脾健胃，补土以生金，生金以壮水，用二术、六君为治。夫气虚则宜补气以化水，若气热而反用燥气、闭气之剂，不几助邪以为病。此隔二之治，为迂而不切。

论伤寒传足经不传手经

伤寒传变，止言足经，不言手经，原本《内经》热病论中六节之文也。自草窗刘氏不明其理，创论伤寒只传足经，不传手经，诞妄欺人，莫此为甚。人之金、火两脏，不过以五行为分属，岂有真金、真火，故不能伤乎？至陶节庵易之以伤足不伤手。夫既不伤手，何手六经之见证，亦变见于伤寒证中也？再观本经云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受病，则手经亦在其中矣。故仲景有心、肝、肺、脾、肾五脏之绝证。顾本经不言手经者，以伤寒表邪也，欲求外证，但当察于周身。而周身上下脉络，惟足六经尽之，手经无能遍也。且手经所至，足经无不至，故但言足经，而手经即在其中。此本经止言足者，为察周身之表证也。疑义至今，皆惑于刘氏之妄言耳。况人身脏腑在内，经络在外，故脏腑为里，经络为表。在表者手足各有六经，是为十二经脉。以十二经脉分阴阳，则六阳属腑为表，六阴属脏为里。以十二经脉分手足，则足经之脉长而远，自上及下，遍络四体。故可按之以察周身之病；手经之脉短而近，皆出入于足经之间，故凡诊伤寒者，但言足经，不言手经也。

论痰病类伤寒脚气类伤寒

《活人书》有云：中脘有痰，令人憎寒壮热，胸膈痞闷，有类伤寒。又云：伤寒只传足经，不传手经。地之寒、暑、风、湿，皆作蒸气，足常履之，遂成脚气，所以病证与伤寒相类。此等议论，大是惑人。夫伤寒为热病，有六经传变之异。痰本人身津液，血凝气滞而成，未尝有六经之变证。至于脚气，为寒、湿、热三气之感，虽东垣有南北内外之分，而孙真人详脚气见证甚悉，亦未始有六经之别。何将此二证竟以类伤寒混同名之？似欲以治伤寒之法治痰与脚气耶？凡治病必正证之名，名不正则治疗无据矣。

论伤寒汗药宜早下药宜迟

伤寒之病，莫先于分表里。治表里之法，莫先于分汗、下。汗、下一差，变证百出，是以前人论治伤寒，有曰汗药宜早，下药宜迟。此二语虽云大纲，亦紧要法也。然曰宜早者，谓风寒之邪自表而入，即当速为发表，即仲景所谓觉病须臾，即宜早治，不避晨夜是也。其曰宜迟者，谓风寒之邪传入于里，攻下必须在正阳阳明之腑，即仲景所谓下早恐成痞气与结胸是也。此云"迟早"，论治法非论时刻也。而《此事难知》谓非预早之早，乃早晚之早，发汗当在午前阳分，非待久之迟，攻下当在巳后阴分。以迟、早二字，作日候之迟、早解，惑乱人心为甚，宜亟正之。

论伤寒太阳经再传

伤寒六经传变，自表入里，三阳为表，三阴为里，自浅而深，六经传尽，必无出而再传之理。成氏以六日厥阴传经已尽，七日当愈；七日不愈，再自太阳传出，复至厥阴；十三日不愈，谓之过经坏病。此等注释，谬戾殊甚。马元台辨之，谓太阳至厥阴，犹人入户升堂以入于室。太阳为三阳，最在外；阳明为二阳，在太阳之内；少阳为一阳，在阳明之内。此三阳之在表也。太阴为三阴，在少阳之内；少阴为二阴，在太阴之内；厥阴为一阴，在少阴之内。此三阴之里也。故一日始于太阳，二日传阳明，三日传少阳，四日传太阴，五日传少阴，六日传厥阴。经文之论次第相传，亦言其大概耳。所云七日不愈再传经者，七日行经未尽，仍在太阳一经故也。如仲景所谓太阳病头痛，七日以上自愈，以行其经尽也，若欲再作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可见太阳一经有行之七日以上者，则阳明、少阳亦可羁留过经不解。故针阳明中土，使经不传，此行其经未尽，未尝曰传其经尽也。若云六经传尽，复自厥阴出，而再传太阳，则有二阴、三阴、一阳、二阳以格之，容有自外入内，又自内而越于外之理？风寒之邪，入入脏腑，岂两阴交尽于里，复从皮毛

外而再入太阳以为害者耶？成氏之谬，千古大惑，请从辨之。

论相火为元气之贼

东垣一部《脾胃论》，俱以补中益气汤为主，无非培人后天元气之本。顾元气为生身之精气，而实祖于胃。故胃气有谷气、荣气、卫气、宗气、阳气之别名，要皆此元气之异称，而此气即《内经》所谓"少火生气"之气也。"少火生气"，即为真阳之气，乃生人立命之根。此火寄于肾、肝，名为相火。相火者，因君火不主令，而代君以行，故曰："相火以位"。则此火本非邪火，而何得云元气之贼？元气在两肾命门之中，随三焦相火以温分肉而充皮肤，蒸糟粕而化精微。是元气即相火之所化，而非贼元气之物。其贼元气者，乃壮火而非相火也。若谓相火为下焦包络之火，即指为元气之贼，而曰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则生元气者，更有何火耶？

论阴火为心乘土位

《内经》论火，止有君火、相火、少火、壮火、五志之火之名，而并无有以阴火名者，其以阴火名者，自东垣始。东垣谓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上系于心。夫心在膻中气海之中，为手厥阴包络之经，所谓阳中之太阳也，而何得以阴火名之？既指心火为阴火，心本在上焦，而何以云起于下焦？起于下焦，则不当指为心火矣。且上者，脾胃也。火为土之母，补土必先补火。上蒸丹田以腐熟水谷者，此心火也，既此阴火也。岂可谓阴火来乘土位，以伤脾胃生发之气乎？火乘土以伤脾土生发之气者，必阳邪之火，而非心君之阴火也。少阴心火，正补太阴脾土，此虚则补母之义，但不可大旺。夫旺则土反燥，又当壮水以制之。

论子宫之胞与溲胞不同

《阴阳别论》云女子胞，《气厥论》云胞移热于膀胱，《五味篇》云冲脉、任脉，皆起于胞中。凡此"胞"字，皆音包，以子宫为言也。《灵枢》云膀胱之胞薄以懦，音抛，以溲脬为言也。胞音有二，而字则相同，奈何后人不解其意，俱读为包，反因经语遂认膀胱与胞为二物，故在《类纂》则曰：膀胱者，胞之室。王安道则曰：膀胱为津液之腑。又有"胞居膀胱之室"之说，甚属不经。夫膀胱即脬，脬即膀胱也。焉得复有一物，居膀胱之内？以致后学之疑。

论治病不出气血痰郁

人身之病，变端无穷。其治法则千态万状，有不可以一例拘者。丹溪之治病也，总不出乎气、血、痰三者。三者之中，又多兼郁。气用四君子，血用四物汤，痰用二陈汤，郁立越鞠丸，以为定法。王节斋极言之。而庸工学步邯郸，亦遂执此，以为医之能事尽此矣。夫丹溪之言，不过挈其大纲论之耳。若谓气病治气，血病治血，痰病治痰，郁病治郁，医又何难哉？

论心肺远血肾肝近血

《金匮要略》论大便下血，分粪前为近血，粪后为远血。此以血来有迟早，而分远近，未尝主于心肺、肾肝之所出为远近也。丹溪乃言血在粪后者，出于心肺，心肺在上，故血来迟；血在粪前者，出于肾肝，肾肝在下，故血来早。夫心主血，肺则主乎气矣；肝藏血，肾则藏乎精矣。大便所下之血，本于湿热之气，伤于大肠而为病。此血总属大肠经来，故人有终年患之，而不见其形瘁体惫者。此湿热之邪，而非四脏所伤之血。若四脏有伤，而频下无度，必心肺损而色败，肾肝损而形瘁，而可以云无患乎？故以便下之血，以先后分远近则可，以便下之血分心肺与肾肝，则凿[1]矣！

---

① 凿：穿凿附会。

论在内为血在外为汗

方书多言血与汗异名而同类。丹溪因之，遂有在内为血，在外为汗之论。似乎血即是汗，汗即是血矣。岂知血与汗之由来，有不可以同类并言者。经云：心主血，血生于心。又云：肾主五液，入心为汗。又云：汗者，心之液。此言汗为心之液，而非自心之血。血生于心，统于脾，藏于肝，而其原则自水谷之精气，受于中焦，变化取汁，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以奉生身者也。若夫汗则为人身之津液，因腠理疏，皮毛不能外卫，风、暑、湿、热之邪干之，则蒸然发出，津津而为汗。是汗乃身之阳气所化，故曰阳加于阴谓之汗。当云在内为气，在外为汗。此可以气言，而不可以血类也。庸有在外之汗，而可以在内之血混言之乎？人之一身，有涕、泪、涎、唾、便、溺，皆属一水之化，而发于九窍之中。故鼻之所出曰涕，目之所出曰泪，口之所出曰唾、曰涎，二阴之所出曰便、溺，而皮毛之所泄则曰汗。汗可以血类之，则涕、泪、唾、涎、便、溺，亦可以血言之矣？

论天癸非精血

天癸之义，诸家俱以精血为解，是不详《内经》之旨也。玩本经云：女子二七天癸至，月事以时下；男子二八天癸至，精气溢泻。则是天癸在先，而后精血继之，天癸非即精血之谓明矣。天癸者，天一所生之真水，在人身是谓元阴，即曰元气。人之未生，此气蕴于父母，谓之先天元气；人之既生，此气化于吾身，谓之后天元气。但气之初生，真阴甚微，及其既盛，精血乃旺。然必真阴足而后精血化，是真阴在精血之先，精血在真阴之后。不然女子四十九，男子六十四，而天癸俱绝，其周身之精血，何以仍运行于荣卫之中，而未尝见其涸竭也？则知天癸非精血明矣。其以精血即为天癸者，王太仆、陈良甫以下之谬论也。

论命门之火不可偏诊于右尺

人生有两肾，两肾并诊于左右尺，而命门则居两肾之中。所谓命门之火者，即两肾中之元气也。元气生于命门，而不偏于右。自《难经》有云：肾有两，左为肾，右为命门。命门遂专属之右，而华元化因之，始分左肾属水，右肾属火，故以命门之火归之右肾。后世医者，不详其义，论命门之火，则必以右之尺部为诊，岂知两尺为两肾？肾者水也，俱藏精之舍也，故越人云：命门为男子藏精。精属水，不属火，火在水中，所谓一阳居二阴之间者是也。岂可以命门之火，偏诊于右尺耶？举世梦梦，是可嗤也。然则论命门之火者，当于何诊？仍诊之于两尺可也。以两尺之强弱，验命门之火之衰旺为得耳。若以右尺之肾论命门，而遗乎左尺之肾，是习俗之弊，不可不亟正者也。至有以男子之命门在右，女子之命门在左，而曰：丈夫以左为命门，左为肾；女子以左为命门，右为肾。则又颠倒乖离，而不可稽矣！

论圣人止有三法无第四法

张戴人论病非人身素有之物，或自外入，或自内生，皆邪气也。邪气加身，速攻之可也。立汗、吐、下三法以攻邪，邪去则元气自复。故曰圣人止有三法，无第四法。其论颇卓。故丹溪初阅子和书，惟务攻击，亦谓医之法尽是。后读《内经》有云：虚者，精气虚。实者，邪气实。实则泻，虚则补。何云圣人无第四法？于是不能不疑。子和之书，非子和之笔，而麻徵君伪为之者也。圣人之言，垂诸《灵》《素》，其主补虚、泻实者不一，而子和敢为非圣之书？赵以德叹《儒门事亲》书为：其词直，其义明，顾其一，不顾其二。后之读其书者，当得其法而善用之，毋执其法而偏溺之，则几矣！凡治病如权衡，高下轻重，随时变通，若偏矫一说，祸人不浅。

论三焦有几

人身十二脏腑经络，《灵枢》《素问》详辨，各有定名部分，独三焦之名，在经文亦多臆说。后贤之详其义者，更多旁杂，而无一定之论，是不能无疑，而为之考究，以正其指归。即如王海藏，为东垣高弟，亦致疑于三焦之名，而问之曰三焦有几，启其端而究未能定其说。是以总会经文与诸贤之论而详之，以知三焦有三三焦，而后之人不能明其义，故多歧而未有以正其名也。所谓三焦之有三三焦也，即以经文正之。《灵》《素》之论三焦，与《难经》之论三焦，已自不同矣。《灵枢》曰：三焦者，上合手少阳，出关冲，小指次指之端。三焦下腧，在足大指之前，少阳之后，出胭中外廉，足太阳以络于手少阳。此论手少阳三焦经脉之所行也。又曰：脐下膀胱至足，为足三焦。下焦别回肠，注膀胱以渗人。此论足太阳膀胱，为三焦一腑之所属也。手三焦之经为少阳，主于上；足三焦之腑为膀胱，主于下；是三三焦也。故《本脏篇》曰：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论勇[1]》曰：勇上，三焦理横；怯士，三焦理纵。而《素问·五脏别论》又曰：胆、胃、大小肠、三焦、膀胱五者，为天气之所主。夫三焦、膀胱，与胆、胃、大小肠四腑并言，而又有厚、薄、结、直、纵、横之意，此所谓三焦者，属之于腑，正有形有状之三焦也。若《灵枢》又曰：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此三焦为一气之所主，故《三十一难》因之曰：上焦在胃上口，主内[2]而不出，其治在膻中；中焦在胃中脘，主腐熟水谷，其治在脐傍；下焦在脐下，主分别清浊，出而不内。此三焦者，即《灵枢》所谓如雾、如沤、如渎之三焦也。故《难经》又继言之，三焦为水谷之道路，气之所以终始。三焦者，原气之别使。原气在两肾中间之动气，为人之生命，十二经之根本，主通行三气，经历于五脏六腑。此所谓三焦者，属之于气，正王叔和所谓有名无状之三焦也。是又一三焦也。论其经则手少阳三焦主之于上，论其腑则足太阳三焦主之于下，论其气则两肾原气之三焦以行于中。故曰《灵》《素》之论三焦，与《难经》之论三焦，名各不同也。《灵》《素》之论手少阳三焦与足太阳三焦，是有形之腑也。《难经》之论上中下之三焦，是无形之原气也。有形之腑，与胆、胃、大小肠为配；无形之气，游行于五脏六腑之中，温分肉而充皮肤，是即肾间之原气，自下而中，自中而上，东垣所谓有名无形，主持诸气，统领周身之气，熏肤、充身、泽毛者也。三焦之有三者，此也。王海藏问三焦有几，独能辨手少阳三焦主上，足太阳三焦主下，而不及《难经》所云原气之三焦为命门为别使，是以使后人疑而莫辨耳。故王叔和所云三焦无状空有名者，即是肾间原气之三焦也，不可谓尽非也。独是陈无择以脐下之脂膜为三焦；袁淳甫以人身著内一层，形色最赤者为三焦；虞天民以包涵肠胃之总司，指腔子为三焦；是皆说之不可稽者也。至金一龙舍手足之三焦不言，而易以前三焦、后三焦，尤诞妄而支离矣。予初注三焦论，漫引《灵枢》肺腧在三焦，心腧在五焦，膈腧在七焦，肝腧在九焦，脾腧在十一焦，肾腧在十四焦之间，以躯体之外称焦，而从虞天民包罗六腑五脏之脂膜，以证三焦之说。自马仲化以肺腧、心腧之"焦"为椎，则予之说要，亦可议而未有当焉也。

论苦寒补阴之误

凡物之死生，本由乎阳气。顾今人病阴虚者，十尝八九，不知此"阴"字，正阳气之根也。阴不可无阳，阳不可无阴。故物之生也，生于阳；而物之成也，成于阴。则补阴者，当先补阳。自河间主火之说行，而丹溪以苦寒为补阴之神丹，举世宗之。尽以热证明显，人多易见；寒证隐微，人或不知；且虚火、实火之间，尤为难辨。孰知实热为病者，十不过三四；而虚火为患者，十尝有六也。实热者，邪火也。邪火之盛，元气本无所伤，故可以苦寒折之，亦不可过剂，过则必伤元气。虚火者，真阴之亏也。真阴不足，岂苦寒可以填

① 论勇：原作"勇论"，据《灵枢》篇名改。

② 内：通"纳"。

补？人徒知滋阴之可以降火，而不知补阳之可以生水。吾故曰：使刘、朱之言不息，则轩岐之道不著。

论伤寒证阳证下早成结胸 阴证下早成痞气

仲景《伤寒论》有曰：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内虚因作痞气。又曰：阳证下之早者，为结胸；阴证下之早者，为痞气。夫结胸、痞气，因下早而成，固人人能明之，独阴阳二字，未有能确辨之者，不能不致疑其间也。其阴阳，指表里之阴阳言乎？抑指风寒气血之阴阳言乎？抑指三阳三阴经脏腑之阴阳言乎？其言阳证阴证也，抑以阳邪之热为阳证乎？阴邪之寒为阴证乎？如以阴阳为表里之阴阳也，以病发于阳为阳证属表之证，不宜下，误下成结胸，固矣。若以病发于阴为阴证属里之证，正宜下，何云误下反成痞？则知此阴阳，非以表里之阴阳言也。如以阴阳为风寒气血之阴阳也。风为阳，阳邪伤卫，卫主气，气伤反成结胸；寒为阴，阴邪伤荣，荣主血，血伤反成痞气。夫结胸为实邪，为证重；痞气为虚邪，为证轻。岂有阳邪伤无形之气，成结胸之实证；阴邪伤有形之血，反成痞满之虚证乎？则知此阴阳，非以风寒伤气伤血之阴阳言也。如以阳证阴证为三阳三阴经言也，夫三阳经证为属腑，如太阳、阳明、少阳为病在表，当汗不当下，误下则邪入里而成结胸是矣。但三阴经证则属脏，如太阴、少阴、厥阴为病在里，正当下，当下而又言误下遂成痞气，则知此阴阳，非以三阴三阳之脏腑言也。如以阳邪之热证为阳证，而下早成结胸是也，若谓阴寒之阴证下之则死，岂止于痞？则知此阴证，不可指为中寒之阴证言也。故阳证下早成结胸，此论固无庸辨，独阴证下早成痞一语，不能无疑。仲景亦无明文，而历代明医，自成无己、许叔微以下，未见有发明。或指阴证之阴，或指阴寒之阴，或指为荣血之阴，或指为在三之阴，纷纷拟议，而无定论。予反复思之，而知此阴证之阴，盖以经腑言也。三阳有经有腑，三阴亦有经有脏。病在经则可汗而不可下，若风寒尚在三阴之经，则邪留肌肉之表，故曰下早则成痞。是病在经而伤于脏，则邪入而成痞。故邪在三阴之经，则可汗，若入三阴之脏，则可下，其邪在经而尚未入脏，则不可下，故病发太阴者，尚发于阴之经也，发于阴经而反下之，则作痞矣。虽然此辨是矣，而所谓三阴者，太阴、少阴、厥阴也，然足厥阴为一阴，足少阴为二阴，足太阴为三阴，概曰三阴，抑太阴乎？少阴乎？厥阴乎？伤寒之邪，自三阳经足太阳膀胱为始，膀胱为三阳经之首，其邪在三阳经，则可汗，而反下之，故成结胸。三阴经足太阴脾为始，脾为三阴之首，若邪在三阴足太阴脾之经，则可汗而不可下，反下之则成痞气，则阴指太阴脾经言也。故王海藏与东垣论痞，谓从血中来，治痞独益中州。中州者，脾也。脾可补不可泻，当补而泻之，是以成痞。此之谓也。

论伤寒春变温病夏变热病

《内经》曰：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又曰：热病者，伤寒之类也。此之言热病，乃冬令严寒，人触冒之，感而即病之谓，而非夏时暑病为热病之比。夏时热病，今夏至后，天令暑热炎蒸之邪，感伤于人，与冬时伤寒之热病，大不侔[①]也。冬寒之热病，自表而入，夏暑之热病，自内而发。病不同时，故治法亦异。辛温发表与寒凉清解，有不可同日语矣。自王叔和序《伤寒论》而曰：中而即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夏至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斯言出，而后世医者，俱以春时之温病，由冬伤之寒而变；夏月之暑病，亦由冬伤之寒而变。是温病、热病，皆因冬时受寒，而至春、夏以变焉者也。其言不大谬乎？经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者，盖以冬时不藏精，触冒寒邪，则春时必有温病之证，非以春时之温病，必自冬寒而变也。又云：夏至后病热为暑。此本天令大热之气，即时感受而成，岂有寒毒藏于肌肤之中，至春不发，历过春三月，伏藏至夏至后，而又变为热，有

① 侔(móu 谋)：相同。

是理乎？叔和又云：三月、四月，其时阳气尚微，为寒所折，病热则轻；五月、六月，阳气已盛，为寒所折，病热则重。夫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之寒，此暴时之寒气也，与冬令严寒伏藏之寒不同。既曰春变为温，夏变为热，由冬时之寒传变而来，又云阳气已盛，为寒所折，则其变病为温、为热，其冬令之寒乎？抑时行之寒乎？立言为矛盾矣。夫风寒伤人，未发病已前，不能预知其客于某经络、某脏腑，及其发病已后，而后能审其为何因何感也。若谓冬时受寒，而必逆决为春之必变为温病也，夏之必变为热病也，则凿而不可稽矣。大约冬伤于寒而即病者，曰伤寒；冬不藏精而春病者，曰温病；夏伤于暑而病热者，曰热病。此三证本各以其时受病，而非寒变为温，变为热之谓也。

论肺热还伤肺

王节斋谓虚劳咳嗽证，戒服参、耆，服之者必死。继又曰：肺热还伤肺。斯言出，而世之治肺经劳嗽者，辄以人参为鸩毒矣。手太阴肺主一身之气，气有虚有实，实者邪气实，实则脉来洪数，按之有力，此而服参，势必气高而喘，胸热而烦，药助病邪，证必增剧，劳嗽之热，为虚乎？实乎？脉或数而必细，按之必虚而无力，证或见为烦热口渴，面赤气喘，而少气不足以息。此阴虚而相火刑金之虚证也。阴虚者，其热必炽，误认为实，而投以白虎、泻白、知柏补阴之剂，则立毙。此之虚热，非甘温不能除之也。人参味甘，气温，虽补五脏之元气，独入手太阴一经者为最，故劳瘵而成肺经嗽咳者，非人参不能疗。正丹溪所谓虚火可补，参、耆之属是也。则是人参为补肺药也，而乃云伤肺者，以其有热故也。然热则有虚热、实热之分，实热者宜戒，虚热者宜补。非补其火也，补肺中之气，以生肾水耳！火之刑金也，非火之有余，乃水之不足，故欲制相火，必壮肾水，欲壮肾水，必滋水之母，以清金保肺，肺气旺则水溢高源，而阴虚之火有制，则肺热可宁，舍人参不能以有济也。如不论肺之虚实，而执肺热伤肺之论，以人参为戒，虚劳病之不死也，几希矣！

论伤寒无阴证

经云：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是热病为汗病也，而何尝有所谓阴证哉？遍考《素问》《灵枢》诸经，并无阴证之名，故刘守贞论伤寒，无问三阴三阳，皆一于为热，而无有寒者。故曰伤寒无阴证，阴证乃杂病也。然而仲景则云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夫无热恶寒，则知无阳经之郁热，而发于阴，则知不从阳经之传入，故有四逆、理中之用。而谓伤寒之无阴证乎？不知伤寒之有阴证也。有真寒直中少阴经，而名为阴证者；有房欲伤肾、虚寒下上阴虚，而名为阴证者。此之阴证，不可以伤寒中混名之也。若三阳经热邪传入三阴经，而名之为阴证者，此阳经热证之阴证，而非直中、伤肾之阴证也。或谓伤寒传变三阴之阴证，仲景以四逆[1]、理中温热药治之，以其本热邪传经，由于寒凉误治，热变为寒，则其说尤为谬戾。夫三阳传经之邪热，入于三阴，其来本热，虽有寒药误治，岂有顿变阴寒为阴证，而用四逆、理中以温经散寒为治者乎？

论泻南补北不可以治瘵取阳明

《瘵论》云：五脏使人瘵，而本于肺热叶焦。终之曰：治瘵独取阳明。是瘵病原于手太阴一经，以热相传而成，而治之者，惟取足阳明一经以为要。阳明为五脏六腑之海，总宗筋而束骨以利机关。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手足不用而成瘵。是瘵之来，起于肺经，而治则取于阳明。后人谓独取阳明，此"取"字有教人补之意。是以丹溪独引越人泻南方、补北方之法，以发明"独取阳明"之旨。究未能尽所以取阳明之义，而意反有相戾者。夫南方，离火也；北方，坎水也。其言曰：金体燥而居上，主畏火；土性湿而居中，主畏木。泻南方，则肺金清而东方不实；补北方，则心火降而西方不虚。此其论似为肺热叶焦

① 逆：原作"物"，疑误，据上下文义改。

者发明之，而于治痿取阳明之法，反未之悉也。阳明者，胃土也。补火可以生土，而反云泻南；滋水则能助湿，而反云补北，则与取阳明之义有不合矣。夫足阳明为水谷之海，以为阳明虚而宗筋不用似矣，何以病痿之人，有两足不任身，而饮食如故，其啖物反有倍于生人者何也？岂阳明之气旺，而水谷入海，独不能运化精微，以强筋骨乎？何饮啖日盛，形体日肥，而足痿不能用也？则知阳明之虚，非阳明之本虚，而火邪伏于胃中，但能杀谷，而不能长养血气，生津液，以灌溉百骸，是以饮食倍于平人，而足反为之不用。此所谓"壮火食气"，而邪热不杀谷也。阳明之邪热，原是肺热中传来，故治痿独取阳明者，非补阳明也，治阳明之火邪，毋使干于气血之中，则湿热清而筋骨强，筋骨强而足痿以起。张子和尝言痿病皆因客热而成，断无有寒。丹溪亦云治痿以清热为主，不可作风治用风药。诚得取阳明之义者矣。

论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之误

此二句大意，全在"发""攻"二字。发者，逐之外也。攻者，逐之内也。寒邪在表，非温热之气不能散，故发表不远热。热郁在内，非沉寒之物不能除，故攻里者不远寒。然亦有用小柴、白虎、益元之类，而取汗愈病者何也？此因表里俱热，故当凉解，非发之谓也。又有用四逆、理中回阳之类，而除痛去积者何也？此因阴寒留滞，故当温中，非攻之谓也。所谓发者，开其外之闭；攻者，伐其内之实。今昧者，但见外感发热等病，不能察人伤于寒而传为热者，有本寒标热之义，辄用芩、连等药以清其标。岂知邪寒在表，药寒在里，以寒得寒，使内外合邪，遂不可解。此发表用寒之害也。故凡寒邪在表未散，外虽炽热，内无寒证，正以火不在里，最忌寒凉。此而误人，是不知当发者不可远热也。又如内伤喘、痛、胀、满等证，多有三阴亏损。今人但见此证，不辨虚寒，遽用硝、黄攻里。焉知有假实真虚之病，而复伐之，则病未去而元气伤。此而误人，是不知当攻者不可远寒也。二者之害颇多，不得不表出之以为戒！

跋

张景岳以医术著声于明万历、天启间，所辑《类经》暨《景岳全书》二种，流播宇内殆遍。惟《质疑录》一帙，虽已为东海石氏所刊，而人间见者甚少。其书于古名家，若刘、李、朱、张辈，所言稍有偏著，必加辩正。盖恐后之不善读者，守其一说，未得化裁之用，而因夭札生民之命，故不惮昌言剧论以明之。夫岂好于前人洗垢索瘢哉！考其所列诸论，有已见《全书》《类经》中者；亦有与《全书》《类经》之说少异，而悔畴昔[1]立言之未当者。人以此疑其为晚年未定稿，又以此知其所学愈老愈明，未尝自矜己得，而孜孜日求止于至当为可则也。就中惟"论伤寒春变温病夏变暑病"之非，此一条殊未是。盖亦智者千虑之一失耶。叶敬问为景岳作《类经》序，称为会稽杰士，幼禀明慧，六经诸子，无不考镜。鲁谦庵作《景岳全书》序，称其于书无所不窥。壮年好谈兵，思有所用于世。筮易得天山遁卦，始决意石隐。黄梨洲作《景岳传》，称其于象数、星纬、堪舆、律吕，皆能究其精蕴。至于辽阳之败亡，中原之扰乱，皆预决于数年之前，是其所学甚博，不特医术一端矣！

乾隆甲申孟陬[2]望日钱江王琦跋

---

1 畴昔：畴，助语，无义。畴昔，犹往昔、往日。

2 孟陬：阴历正月的别称。

医贯

明·赵献可　撰
华海清　李广华　徐光丕　校注

校注说明

《医贯》，明·赵献可撰。献可字养葵，因曾游历辽东医巫闾山，故自号“医巫闾子”。鄞县（今浙江宁波）人，约生活于16～17世纪。好学淹贯，善于《易》而精于医，学遵李杲、薛己，尤注重对命门的研究。著有《医贯》、《内经钞》、《素问注》、《经络考》、《正脉论》等书，其中《医贯》最负盛名。

该书六卷。卷一为玄元肤论，主要论述《内经》十二官、阴阳、五行；卷二为主客辨疑，主要论中风、伤寒、温病、郁病；卷三为绛雪丹书，主要论血证；卷四、卷五为先天要论，主要论六味丸、八味丸、滋阴降火、相火龙雷、阴虚发热，以及痰、咳、吐血等；卷六为后天要论，主要论补中益气汤、伤饮食、中暑伤暑等。

书中重点阐发了命门学说，对命门的部位、性质、作用、病理变化、治疗原则和方药等进行了系统论述。在论述过程中，集儒释道为一家，合天地人为一体，将命门比作人身太极，认为命门位于两肾各一寸五分之间，为真君真主。命门内含有真水、真火，二者需保持平衡，尤强调命门之火的重要性。在治疗上，注重协调命门真火与真水的关系，阴阳兼顾，称赞六味丸、八味丸二方为补命门水火的良方。赵氏命门学说，虽议论有片面之处，但理论完整，对后世影响颇大。明末清初医家如高鼓峰、吕留良、董废翁等均宗其说。尤其吕氏，对《医贯》大加赞赏，认为“所言皆穷源反本之论，拨乱救弊之功甚大”，奉为金科玉律。并对《医贯》加以评注，阐发赵氏学说。但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如清代医家徐大椿，曾著《医贯砭》一书，对《医贯》逐篇评论批驳，认为此书虽六卷，而所言不过阴虚用六味、阳虚用八味而已。并对赵氏重视温补、忌用攻下的治则提出非议。其说虽有一定道理，但言词过激，间有议论失当之处。

除命门学说外，《医贯》还论述了脏腑、阴阳等基础理论，以及中风、伤寒、血证等临床常见病证。每论广引诸家之说，并举前人有效治验，评以己见。如真中与类中、伤寒与中寒、伤暑与中暑，均加以明辨。所附方剂，亦多实用。

全书广征博引，论理深透，且以保养命门之火贯穿于养生、治疗等议论之中，故取名《医贯》。

本书约成书于明万历末年，后世流传颇广，刊本众多。现存版本主要有明崇祯元年刻本、书林张起鹏刻本，清顺治刻本、毓秀堂刻本、天盖楼刻本、保生堂刻本、文英堂刻本等。明代刻本多有残缺，清代刻本自康熙后多以吕氏评注本流传。本次校注以清顺治刻本为底本，以吕氏评注的天盖楼本为校本，校注方法参照本丛书统一要求。底本标题多省却“论”字，今据天盖楼本一并补齐，不再一一出校。另各卷有“逸士养葵赵献可纂著、太史青雷薛三才订正、郡博赞皇李梃详阅”字样，今删。

目　录

卷之一　玄元肤论……（827）
《内经》十二官论……（827）
阴阳论……（830）
五行论……（832）
卷之二　主客辨疑……（835）
中风论……（835）
伤寒论……（839）
温病论……（841）
郁病论……（842）
卷之三　绛雪丹书……（844）
血症论……（844）
卷之四　先天要论上……（851）
八味丸……（851）
张仲景八味丸用泽泻论……（851）
水火论……（851）
六味丸说……（852）
八味丸说……（852）
滋阴降火论……（852）
相火龙雷论……（853）
阴虚发热论……（853）
痰论……（854）
咳嗽论……（854）
吐血论……（855）
喘论……（856）
喉咽痛论……（857）
眼目论……（858）
卷之五　先天要论下……（860）
齿论……（860）
口疮论……（860）
耳论……（861）
耳疮论……（861）
消渴论……（862）
气虚中满论……（863）
噎膈论……（864）
泻利并大便不通论……（866）
小便不通并不禁论……（867）
梦遗滑精论……（868）
卷之六　后天要论……（870）
补中益气汤……（870）
伤饮食论……（872）
中暑伤暑论……（874）
湿论……（876）
疟论……（876）
痢疾论……（878）

医无闾子《医贯》序

凡人有所以生，而非形也；形有所以促，而非病也；病有所以治，而非药石也。中医以药石治病，上医借药石以治生。病病者不必不生，惟生生者病而生危，甚则促，故欲治生者原生。夫人何以生？生于火也。三统之说，人生于寅，寅生火也。火，阳之体也。造化以阳为命之根，人生以火为命之门。儒者曰：天开于水，子为元。医者曰：人生于水，肾为元。孰知子为阳初也，又孰知肾为火脏也。阴生于阳，故水与火为对名，而火不与水为对体。其与水对者，后天之火，离火也；其不与水为对者，先天之火，乾火也。夫乾，阳之纯也；夫阳，火之主也；夫水，火之原也。后天之火有形，而先天者无形。有形之火，水之所克；无形之火，水之所生。今夫艾台见日而火，方诸见月而水，此水火之大分也。然取水者迎月之光，而不迎其魄，何也？魄，阴也；而光借于日则阳也。水不生于水，而生于火明矣。是故土蒸而润，肤燠而泽，酿醅而溢，釜炊而汗，丹砂硫黄之所韫而汤也，汇焉温泉出焉，水之生于火也益信。火生乎水，亦还藏于水也，其象在坎。一阳陷于二阴之中，而命门立焉。盖火也而肾水寄之矣，其生乎水也，其象在乾，纯阳立于杂卦之先，左旋而坎水出焉，右旋而兑水纳焉，盖水也而阴阳之火，则分而寄之矣。此所谓后天中之先天也。有气而未始有形也，无形之火以阳生，阳寄位于心则为君，神明以宫，譬若火之光。以阳生阴，寄运于三焦则为相，腑脏以充，譬若火之焰。君火在上，而相火巽乎水而上行，譬若橐籥之转而未始停也，水乃升而火降，所谓既济者也。如是则生全。不则其生非者，反以克水。水为火所克，则水竭而火无所与藏，还以自克而生害，故养生莫先于养火。医无闾子曰：余所重先天之火者，非第火也，人之所以立命也。仙炼之为丹，释传之为灯，儒明之为德者，皆是物也，一以贯之也，故命其名曰《医贯》。其说具载于书，余不论，论其原生之大指若此。医无闾子姓赵氏，名献可，别号养葵，其为今称，盖有逃名之意焉。且以书成于幽州，若曰藏诸山以俟其人，刻而行之者，家伯兄司马公也。

赐进士第奉训大夫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撰述诰敕东宫日讲官甬东友人薛三省拜撰

卷之一　玄元肤论

《内经》十二官论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断决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禀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至道在微，变化无穷，孰知其原？窘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闵闵之当，孰者为良？恍惚之数，生于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

此《内经》文。

玩《内经》注文，即以心为主。愚谓人身别有一主，非心也，谓之君主之官，当与十二官平等，不得独尊心之官为主，若以心之官为主，则下文"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当云十一官矣，此理甚明，何注《内经》者昧此耶？盖此一主者，气血之根，生死之关，十二经之纲维，医不达此，医云乎哉？

或问：心既非主，而君主又是一身之要，然则主果何物耶？何形耶？何处安顿耶？余曰：悉乎问也。若有物可指，有形可见，人皆得而知之矣。惟其无形与无物也，故自古圣贤，因心立论，而卒不能直指其实。孔门之一贯，上继精一执中之统，惟曾子、子贡得其传。然而二子俱以心悟，而非言传也。若以言传，当时门人之所共闻，不应复有何谓之问也。后来子思衍其传而作《中庸》，天命之性，以中为大本，而终于无声无臭。孟子说不动心有道，而根于浩然之气。及问浩然之气，而又曰难言也。老氏《道德经》云：谷神不死，是为玄牝，玄牝之门，造化之根。又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佛氏《心经》云：空中无色、无受想形识，无眼耳鼻舌身意。又曰：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夫一也，中也，性也，浩然也，玄牝也，空中也，皆虚名也，不得已而强名之也。立言之士，皆可以虚名著论，至于行医济世，将以何味的为君主之药，而可以纲维一身之疾病耶？余一日遇一高僧，问之：自心是佛，佛在胸中也？僧曰：非也，在胸中者是肉团心，有一真如心是佛。又问僧曰：真如心有何形状？僧曰：无形。余又问：在何处安寄？僧曰：想在下边。余曰此可几于道矣。因与谈《内经》诸书，及铜人图，豁然超悟，唯唯而退。今将十二经形景图，逐一申示，俾学者按图考索，据有形之中，以求无形之妙，自得之矣。特撰形影图说于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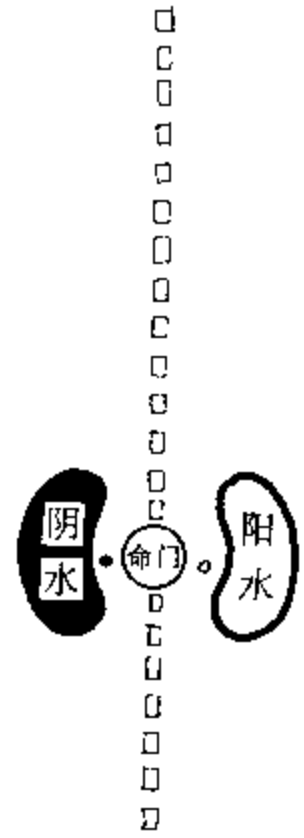
脏腑内景，各有区别，咽喉二窍，同出一脘，异途施化，喉在前主出，咽在后主吞。喉系坚空，连接肺本，为气息之路，呼吸出入，下通心肝之窍，以激诸脉之行，气之要道也。咽系柔空，下接胃本，为饮食之路。水谷同下，并归胃中，乃粮运之关津也。二道并行，各不相犯。盖饮食必历气口而下，气口有一会厌，当饮食方咽，会厌即垂，厥口乃闭，故水谷下咽，了不犯喉。言语呼吸，则会厌开张。当食言语，则水谷乘气，送入喉脘，遂呛而咳矣。喉下为肺，两叶白莹，谓之华盖，以覆诸脏，虚如蜂窠，下无透窍，故吸之则满，呼之则虚，一吸一呼，本之有源，无有穷也。乃清浊之交运，人身之橐籥。肺之下为心，心有系络上系于肺。肺受清气，下乃灌注。其象尖长而圆，其色赤，其中窍数多寡各异，迥不相同，上通于舌，下无透窍。心之下有心包络，即膻中也，象如仰盂。心即居于其中，九重端拱，寂然不动。凡脾胃肝胆两肾膀胱，各有一系，系于包络之旁以通于心。此间有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即如雾者是也。如外邪干犯，则犯包

络，心不能犯，犯心即死矣。此下有膈膜，与脊胁周回相著，遮蔽浊气，使不得上熏心肺。膈膜之下有肝，肝有独叶者、有二三叶者，其系亦上络于心包，为血之海，上通于目，下亦无窍。肝短叶中，有胆附焉。胆有汁藏而不泻。此喉之一窍也，施气运化，熏蒸流行，以成脉络者如此。咽至胃，长一尺六寸，通谓之咽门，咽下是膈膜，膈膜之下，有胃盛受饮食，而腐熟之。其左有脾，与胃同膜，而附其上，其色如马肝赤紫，其形如刀镰，闻声则动，动则磨胃，食乃消化。胃之左有小肠，后附脊膂，左环回周迭积，其注于回肠者，外附脐上，其盘十六曲。右有大肠，即回肠，当脐左回周迭积而下，亦盘十六曲。广肠附脊，以受回肠，左环迭积，下辟乃出滓秽之路，广肠左侧为膀胱，乃津液之府。五味入胃，其津液上升，精者化为血脉，以成骨髓。津液之余，流入下部，得三焦之气施化，小肠渗出，膀胱渗入，而溲便注泄矣。凡胃中腐熟水谷，其精气自胃口之上口，曰贲门，传于肺，肺播于诸脉。其滓秽自胃之下口，曰幽门，传于小肠。至小肠下口，曰阑门，泌别其汁。清者渗出小肠而渗入膀胱，滓秽之物则转入大肠。膀胱赤白莹净，上无所入之窍，止有下口，全假三焦之气化施行。气不能化，则闭格不通而为病矣。此咽之一窍，资生气血，转化糟粕，而出入如此。三焦者，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有名无形，主持诸气，以象三才，故呼吸升降，水谷腐熟，皆待此通达。与命门相为表里。上焦出于胃口，并咽以上贯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阴之分，而行传胃中谷味之精气于肺。肺播于诸脉，即膻中气海所留宗气是也。中焦在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谷，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为血液，以奉生身，莫贵于此。即肾中动气，非有非无，如浪花泡影是也。下焦如渎，其气起于胃下脘，别回肠，注于膀胱，主出而不纳，即州都之官气化则能出者，下焦化之也。肾有二，精所舍也，生于脊膂十四椎下两旁各一寸五分，形如豇豆，相并而曲附于脊，外有黄脂包裹，里白外黑，各有带二条，上条系于心包，下条过屏翳穴后趋脊骨。两肾俱属水，但一边属阴，一边属阳。越人谓左为肾，右为命门，非也。命门即在两肾各一寸五分之间，当一身之中，《易》所谓"一阳陷于二阴之中"，《内经》曰"七节之旁，有小心"是也，名曰命门。是为真君真主，乃一身之太极，无形可见。两肾之中，是其安宅也。其右旁有一小窍，即三焦。三焦者，是其臣使之官，禀命而行，周流于五脏六腑之间而不息，名曰相火。相火者，言如天君无为而治，宰相代天行化，此先天无形之火，与后天有形之心火不同。其左旁有一小窍，乃真阴，真水气也，亦无形。上行夹脊，至脑中为髓海，泌其津液，注之于脉，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以应刻数，亦随相火而潜行于周身，与两肾所主后天有形之水不同。但命门无形之火，在两肾有形之中，为黄庭，故曰五脏之真，惟肾为根。褚齐贤云：人之初生受胎，始于任之兆，惟命门先具。有命门，然后生心，心生血；有心然后生肺，肺生皮毛；有肺然后生肾，肾生骨髓；有肾则与命门合，二数备。是以肾有两岐也。可见命门为十二经之主，肾无此，则无以作强，而技巧不出矣；膀胱无此，则三焦之气不化，而水道不行矣；脾胃无此，则不能蒸腐水谷，而五味不出矣；肝胆无此，则将军无决断，而谋虑不出矣；大小肠无此，则变化不行，而二便闭矣。心无此，则神明昏，而万事不能应矣。正所谓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也。余有一譬焉：譬之元宵之鳌山走马灯，拜者、舞者、飞者、走者，无一不具。其中间惟是一火耳。火旺则动速，火微则动缓，火熄则寂然不动。而拜者、舞者、飞者、走者，躯壳未尝不存也，故曰汝身非汝所有，是天地之委形也。余所以谆谆必欲明此论者，欲世之养身者、治病者的以命门为君主，而加意于火之一字。夫既曰立命之门，火乃人身之至宝，何世之养身者，不知保养节欲，而日夜戕贼此火？既病矣，治病者，不知温养此火，而日用寒凉，以直灭此火，焉望其有生气耶？经曰：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以此养生则殃，戒之戒之！余今直指其归元之路而明示之。命门君主之火，乃水中之火，相依而永不相离也。火之有余，缘真水之不足也，毫不敢去火，只补水以配火，壮水之主，以镇阳光；火之不足，因见水之有余也，亦不必泻水，就于水中补火，益火之原，以消阴翳。所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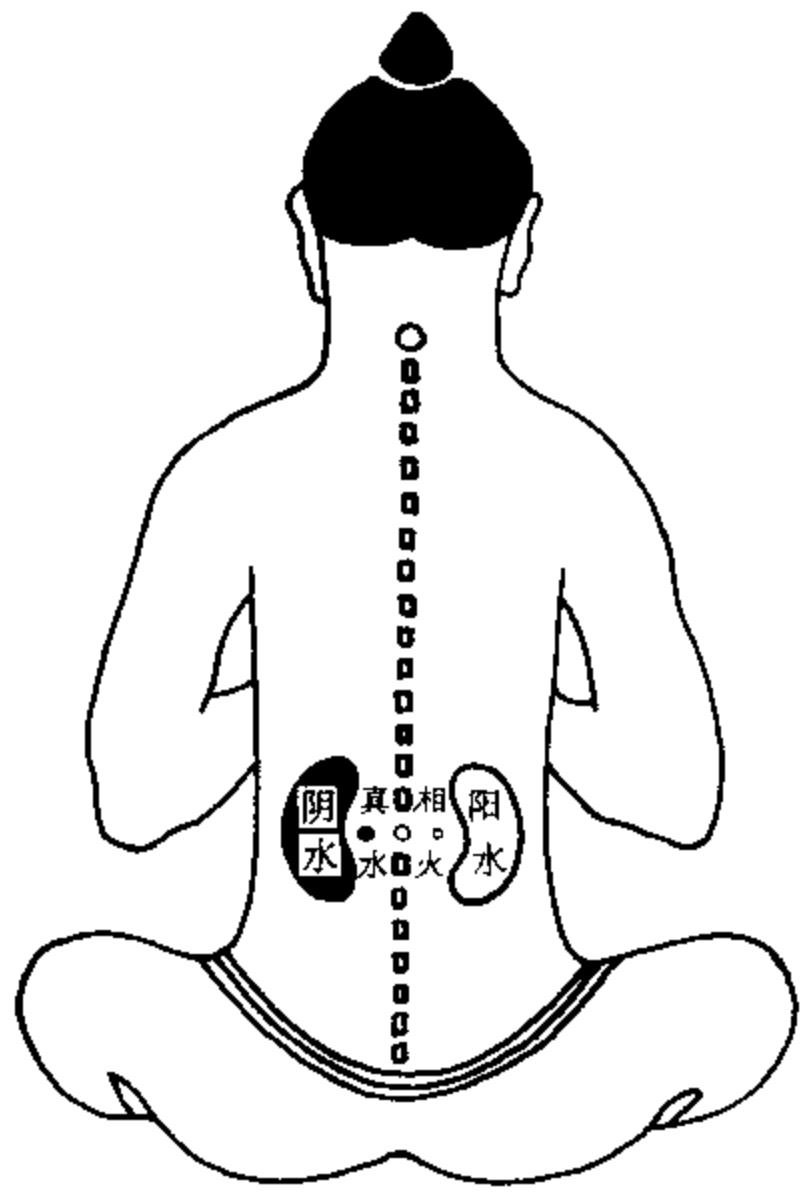
原与主者，皆属先天无形之妙，非曰心为火而其原在肝，肾为水而其主属肺。盖心脾肾肝肺，皆后天有形之物也，须有无形之火配无形之水，直探其君主之穴宅而求之，是为同气相求，斯易以入也。所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也。若夫风寒暑湿燥火之入于人身，此客气也，非主气也。主气固，客气不能入，今之谈医者，徒知客者除之，漫不加意于主气何哉？纵有言固主气者，专以脾胃为一身之主，焉知坤土是离火所生，而艮土又属坎水所生耶？明乎此，不特医学之渊源有自，而圣贤道统之传，亦自此不昧。而所谓一贯也，浩然也，明德也，玄牝也，空中也，太极也，同此一火而已，为圣为贤，为佛为仙，不过克全此火而归之耳。小子兹论，阐千古之未明，慎勿以为迂。

《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周子惧人之不明，而制为太极图。无极而太极，无极者，未分之太极；太极者，已分之阴阳也。一中分太极，中字之象形，正太极之形也，一即伏羲之奇，而圆之，即是无极，既曰先天太极。天尚未生，尽属无形，何为伏羲画一奇，周子画一圈，又涉形迹矣？曰：此不得已而开示后学之意也。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亦原具有太极之形，在人身之中，非按形考索，不能穷其奥也。

余因按古铜人图，画一形象，而人身太极之妙，显然可见，是岂好事哉，亦不得已也。试即命门言之。命门在人身之中，对脐附脊骨，自上数下则为十四椎，自下数上则为七椎。《内经》曰：七节之旁，有小心。此处两肾所寄，左边一肾属阴水，右边一肾属阳水，各开一寸五分，中间是命门所居之宫，即太极图中之白圈也，其右旁一小白窍，即相火也。其左旁之小黑窍，即天一之真水也。此一水一火，俱属无形之气。相火禀命于命门，真水又随相火，自寅至申，行阳二十五度；自酉至丑，行阴二十五度。日夜周流于五脏六腑之间，滞则病，息则死矣。人生男女交媾之时，先有火会，而后精聚，故曰火在水之先。“人生先生命门火”，此褚齐贤之言也，发前人之所未发。世谓父精母血，非也。男女俱以火为先，男女俱有精，但男子阳中有阴，以火为主；女子



两肾俱属水，左为阴水，右为阳水，以右为命门非也。命门在两肾中。命门左边小黑圈是真水之穴，命门右边小白圈是相火之穴，此一水一火俱无形，日夜潜行不息。两肾在人身中合成一太极，自上数下十四节，自下数上七节。



阴中有阳，以精为主，谓阴精阳气则可。男女合，此二气交聚，然后成形，成形俱属后天矣。后天百骸俱备，若无一点先天火气，尽属死灰矣。故曰：主不明则十二官危。

或又问曰，如上所言，心为无用之物耶？古之圣贤，未有不以正心、养心、尽心为训，而先生独欲外心以言道，恐心外之道，非至道也。余曰：子细玩经文，自得之矣。经曰神明出焉，则所系亦重矣，岂为无用哉？盍不观之朝廷乎，皇极殿是王者向明出治之所也，乾清宫是王者向晦晏息之所也，指皇极殿而即谓之君身可乎？盖元阳君主之所以为应事接物之用者，皆从心上起经纶，故以心为主。至于栖真养息，而为生生化化之根者，独藏于两肾之中，故尤重于肾，其实非肾而亦非心也。

阴阳论

阴阳之理，变化无穷，不可尽述，姑举其要者言之。夫言阴阳者，或指天地，或指气血，或指乾坤，此对待之体。其实阳统乎阴，天包乎地，血随乎气，故圣人作《易》，于乾则曰大哉乾元，乃统天；于坤则曰至哉坤元，乃顺承天。古人善体《易》义，治血必先理气，血脱益气，故有补血不用四物汤之论。如血虚发热，立补血汤一方，以黄芪一两为君，当归四钱为臣，气药多而血药少，使阳生阴长。又如失血暴甚欲绝者，以独参汤一两顿煎服，纯用气药，斯时也，有形之血不能速生，几微之气所当急固，使无形生出有形。盖阴阳之妙，原根于无也，故曰无名天地之始。生死消长，阴阳之常度，岂人所能损益哉？圣人裁成天地之化，辅相天地之宜，每寓扶阳抑阴之微权，方复而先忧七日之来，未济而预有衣袽之备[1]，防未然而治未病也。然生而老，老而病，病而死，人所不能免，但其间有寿夭长短之差，此岐黄之道所繇始。神农尝药，按阴阳而分寒热温凉辛甘酸苦咸之辨，凡辛甘者属阳，温热者属阳；寒凉者属阴，酸苦者属阴。阳主生，阴主杀，司命者欲人远杀而就生，甘温者用之，辛热者用之，使共跻乎春风生长之域，一应苦寒者俱不用。不特苦寒不用，至于凉者亦少用。盖凉者秋气也，万物逢秋风不长矣。或时当夏令，暑邪侵人；或过食炙煿辛热而成疾者，暂以苦寒一用，中病即止，终非济生之品。世之惯用寒凉者，闻余言而怪矣，幸思而试之，其利溥哉！若夫尊生之士，不须服食，不须导引，不须吐纳，能大明生死，几于道矣。生之门，死之户，不生则不死，上根顿悟无生，其次莫若寡欲，未必长生，亦可却病。反而求之，人之死，繇于生，人之病，繇于欲，上工治未病，下工治已病。已病矣，绎其致病之根，繇于不谨，急远房帏，绝嗜欲，庶几得之。世人服食以图长生，惑矣。甚者口服补药，以资纵欲，则惑之甚也！

天上地下，阴阳之定位，然地之气每交于上，天之气每交于下，故地天为泰，天地为否。圣人参赞天地，有转否为泰之道，如阳气下陷者，用味薄气轻之品，若柴胡升麻之类，举而扬之，使地道左旋，而升于九天之上；阴气不降者，用感秋气肃杀为主，若瞿麦、扁蓄之类，抑而降之，使天道右迁，而入于九天之下。此东垣补中益气汤，万世无穷之利，不必降也，升清浊自降矣。

春秋昼夜，阴阳之门户，一岁春夏为阳，秋冬为阴；一月朔后为阳，望后为阴；一日昼为阳，夜为阴。又按十二时而分五脏之阴阳。医者全凭此，以明得病之根原，而施治疗之方术。

春夏秋冬，非今行夏之时，当依周正建子。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此二至最为紧要。至者极也，阴极生阳，绝处逢生，自无而有；阳极生阴，从有而无，阳变阴化之不同也，若春分秋分，不过从其中平分之耳。然其尤重者，独在冬至，故《易》曰：先王以至日闭关。闭关二字，须看得广。观《月令》云：是月斋戒掩身，以待阴阳之所定，则不止关市之门矣。

或问：冬至一阳生，当渐向暖和，何为腊月大寒，冰雪反盛？夏至一阴生，当渐向清凉，何为三伏溽暑，酷热反炽？亦有说乎？曰：此将来者进，成功者退，隐微之际，未易以明也。盖阳复十

---

[1] 衣袽(rú 如)之备：袽，旧絮，可备之以塞舟漏。衣袽之备，即对潜伏的危机应有所戒备。

下，逼阴于上，井水气蒸，而坚冰至也；阴盛于下，逼阳于上，井水寒，而雷电合也。今人病面红、口渴、烦燥、喘咳者，谁不曰火盛之极，抑孰知其为肾中阴寒所逼乎？以寒凉之药进而毙者，吾不知其几矣，冤哉冤哉！

朔望分阴阳者，初一日为死魄，阴极阳生，初三日而朏，十三日而几望，十五则盈矣，渐至二十已后，月廓空虚，海水东流，人身气血亦随之。女人之经水，期月而满，满则溢，阴极而少阳生，始能受孕，故望以前属阳。

阳病则昼重而夜轻，阳气与病气交旺也；阴病则昼轻而夜重，阴气与病气交旺也。若夫阳虚病则昼轻，阴虚病则夜轻，阴阳各归其分也。治之者既定其时，以证其病。若未发之时，当迎而夺之，如孙子之用兵，在山谷则塞渊泉，在水陆则把渡口；若正发之时，当避其锐锋；若势已杀，当击其惰归，恐旷日迟久，反生他患也。至于或昼或夜，时作时止，不时而动，是纯虚之症，又不拘于昼夜之定候，当广服补药，以养其正，如在平川广漠，当清野千里。又以十二时分配五脏六腑，自子至午，行阳之分；自午至亥，行阴之分。仲景云：少阴之病欲解时，从子至卯，乘此阳道方旦之时而投之，药易以入。故仲景《伤寒论》中，逐时分治，不可不考。

年、月、日、时，皆当各分阴阳，此其大略也。独甲子运气，《内经》虽备言之，往往不验。当时大挠作甲子，即以本年、本月、本日、本时为始，统纪其数如此，未必能直推至上古甲子年甲子月日时为历元也。《内经》特明气运有如许之异，民病亦有如许之别如此，读《内经》者，不可执泥，譬如大明统历，选择已定，可信乎，不可信乎？

阳一而实，阴二而虚，盖阴之二，从阳一所分，故日秉全体，月有盈亏。人之初生，纯阳无阴，赖其母厥阴乳哺，而阴始生，是以男子至二八而精始通，六十四而精已绝；女子至二七而经始行，四十九而经已绝。人身之阴，止供三十年之受用，可见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况嗜欲者多，节欲者少，故自幼至老，补阴之功，一日不可缺。此阴字指阴精而言，不是泛言阴血，今之以四物汤补阴者误也。王节斋云：水虚成病者，十之八九；火虚成病者，十之一二。微得其意矣。褚侍中云：男子阴已耗，而思色以降其精，则精不出而内败，小便道涩如淋；阳已痿而复竭之，则大小便牵痛，愈痛则愈便，愈便则愈痛。玩褚、王二公之言，阴中有水有火，水虚者固多，火衰者亦不少，未有精泄已虚，而元阳能独全者。况阴阳互为其根，议补阴者，须以阳为主，盖无阳则阴无以生也。

男子背阳而负阴，女子背阴而负阳。人身劈中分阴阳左右，男子右属火而为气，左属水而为血；女子右属水，而左属火。凡人半肢风者，男子多患左，女子多患右，岂非水不能营耶。

此皆泛言阴阳之理，有根阴根阳之妙，不穷其根，阴阳或几乎息矣。谈阴阳者，俱口气血，是矣。讵知火为阳气之根，水为阴血之根？盍观之天地间，日为火之精，故气随之；月为水之精，故潮随之。然此阴阳水火，又同出一根，朝朝禀行，夜夜复命，周流而不息，相偶而不离。惟其同出一根，而不相离也，故阴阳又各互为其根，阳根于阴，阴根于阳，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从阳而引阴，从阴而引阳，各求其属而穷其根也。世人但知气血为阴阳，而不知水火为阴阳之根，能知水火为阴阳，而误认心肾为水火之真，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试观之天上，金木水火土五星见在，而日月二曜，所以照临于天地间者，非真阴真阳乎？人身心肝脾肺肾五行俱存，而所以运行于五脏六腑之间者，何物乎？有无形之相火行阳二十五度，无形之肾水行阴二十五度，而其根则原于先天太极之真。此所以为真也，一属有形，俱为后天，而非真矣、非根矣。谓之根，如木之根而枝叶所繇以生者也。

既有真阴真阳，何谓假阴假阳？曰：此似是而非，多以误人，不可不知。如人大热发燥口渴舌燥，非阳症乎？余视其面色赤，此戴阳也。切其脉，尺弱而无力，寸关豁大而无伦，此系阴盛于下，逼阳于上，假阳之症，余以假寒之药，从其性而折之，顷刻平矣。如人恶寒，身不离复衣，手足厥冷，非阴症乎？余视其面色滞，切其脉涩，按之细数而有力，此系假寒之症，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余以辛凉之剂，温而行之，一汗而愈。凡此

皆因真气之不固，故假者得以乱其真。假阳者，不足而示之有余也；假阴者，有余而示之不足也。既已识其假矣，而无术以投其所欲，彼亦捍格[1]而不入。经曰：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则异，其终则同，可使去邪，而归于正矣。

有偏阴偏阳者，此气禀也。太阳之人，虽冬月身不须绵，口常饮水，色欲无度，大便数日一行，芩、连、栀、柏、大黄、芒硝，恬不知怪；太阴之人，虽暑月不离复衣，食饮稍凉，便觉腹痛泄泻，参、术、姜、桂，时不绝口，一有欲事，呻吟不已。此两等人者，各禀阴阳之一偏者也，与之谈医，各执其性之一偏而目为全体，常试而漫为之，虽与之言，必不见信，是则偏之为害，而误人多矣。今之为医者，鉴其偏之弊，而制为不寒不热之方，举世宗之，以为医中王道。岂知人之受病，以偏得之，感于寒则偏于寒，感于热则偏于热，以不寒不热之剂投之，何以补其偏而救其弊哉？故以寒治热，以热治寒，此方士之绳墨也。然而苦寒频进，而积热弥炽；辛热比年，而沉寒益滋者何耶？此不知阴阳之属也。经曰：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诸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斯理也，惟王太仆能穷之。注云：寒之不寒，是无水也；热之不热，是无火也。无水者，壮水之主，以镇阳光；无火者，益火之原，以消阴翳。启玄达至理于绳墨之外，而开万世医学之源也。

阴阳者，虚名也；水火者，实体也。寒热者，天下之淫气也；水火者，人之真元也。淫气凑疾，可以寒热药施之；真元致病，即以水火之真调之。然不求其属，投之不入。先天水火，原属同宫，火以水为主，水以火为原，故取之阴者，火中求水，其精不竭；取之阳者，水中寻火，其明不熄。斯大寒大热之病，得其平矣。偏寒偏热之士，不可与言也。至于高世立言之士，犹误认水火为心肾，无怪乎后人之懵懵也。

五 行 论

以木火土金水，配心肝脾肺肾，相生相克，素知之矣。诸书有云：五行惟一，独火有二。此言似是而非。论五行俱各有二，奚独一火哉？若论其全，九行各各有五，五五二十五；五行各具一太极，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今以五行之阴阳生死言之，木有甲木属阳，乙木属阴。人身之胆是甲木，属足少阳；肝是乙木，属足厥阴。甲木生于亥而死于午，乙木生于午而死于亥。火有丙火属阳；丁火属阴。人身之相火属手少阳，心火属手少阴。丙火生于寅而死于酉，丁火生于酉而死于寅。水有壬水属阳，癸水属阴。人身之肾水属足少阴，膀胱属足太阳。壬水生于申而死于卯，癸水生于卯而死于申。土有戊土属阳，己土属阴。人身之胃土属足阳明，脾土属足太阴，戊土生于寅而死于酉，己土生于酉而死于寅。金有庚金属阳，辛金属阴。人身之肺金属手太阴，大肠金属手阳明。庚金生于巳而死于子，辛金生于子而死于巳。欲察病情者，专以时日之生旺休囚，而验其阴阳之属，如胆火旺，则寅卯旺而午未衰；肝火旺，则午未甚而亥子衰。五行各以其类推之。

独土金随母寄生，故欲补土金者，从寄生处而补其母。是以东垣有隔二之治，是从母也；有隔三之治，又从母之外家也。土金惟寄生，故其死为真死。惟水火从真生，故其死不死，绝处逢生矣。归库者，绝其生气而收藏也；返魂者，续其死气而变化也。况水火随处有生机。钻木可取，击石可取，圆珠可取；方诸取水，掘地取水，承露取水。若金死不救，土死不救，木死不救，是以余于五行中，独重水火，而其生克之妙用，又从先天之根，而与世论不同。

近世人皆曰水克火，而余独曰水养火；世人皆曰金生水，而余独曰水生金；世人皆曰土克水，而余独于水中补土；世人皆曰木克土，而余独升木以培土。若此之论，颠倒拂常，谁则信之？讵知君相二火，以肾为宫。水克火者，后天有形之水火也；水养火者，先天无形之水火也。海中之金，未出沙土，不经锻炼，不畏火，不克木，此黄钟根本。人之声音，出自肺金，清浊轻重，丹田所系。不求其原，徒事于肺，抑末也。今之言补肺者，人参、黄芪；清肺者，黄芩、麦冬；敛肺者，

---

① 捍格：抵御，阻止。

五味、诃子；泻肺者，葶苈、枳壳。病之轻者，岂无一效？若本源亏损，毫不相干。盖人肺金之气，夜卧则归藏于肾水之中，丹家谓之母藏子宫，子隐母胎。此一脏名曰娇脏，畏热畏寒。肾中有火，则金畏火刑而不敢归；肾中无火，则水冷金寒而不敢归。或为喘胀，或为咳哕，或为不寐，或为不食，如丧家之狗。斯时也，欲补土母以益子，喘胀愈甚；清之泻之，肺气日消，死期迫矣。惟收敛者，仅似有理，然不得其门，从何而入？《仁斋直指》云：肺出气也，肾纳气也。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本。凡气从脐下逆奔而上者，此肾虚不能纳气归元也，毋徒从事于肺，或壮水之主，或益火之原，火[1]向水中生矣。

若夫土者，随火寄生，即当随火而补。然而补火，有至妙之理。阳明胃土，随少阴心火而生，故补胃土者补心火，而归脾汤一方，又从火之外家而补之，俾木生火，火生土也；太阴脾土，随少阳相火而生，故补脾土者，补相火，而八味丸一方，合水火既济而蒸腐之。此一理也至理也，人所不知，人所不信，余特申言之。盖混沌之初，一气而已，何尝有土？自天一生水，而水之凝成处始为土，此后天卦位，艮土居坎水之次也。其坚者为石，而最坚者为金。可见水土金，先天之一原也。又有补子之义，盖肺为土之子，先补其子，使子不食母之乳，其母不衰，亦见金生土之义。又有化生之妙，不可不知，甲木戊土所畏，畏其所胜，不得已以己妹嫁之，配为夫妇，后归外氏成家，此甲已化土，其间遇龙则化，不遇龙则不化。凡化物以龙为主。张仲景立建中汤，以健脾土。木曰曲直，曲直作酸，芍药味酸属甲木；土曰稼穑，稼穑作甘，甘草味甘属己土，酸甘相合，甲己化土。又加肉桂，盖桂属龙火，使助其化也。仲景立方之妙类如此。又以见木生土之义，盖土无定位，旺于四季，四季俱有生理，故及之。至于木也者，以其克土，举世欲伐之。余意以为木借土生，岂有反克之理？惟木郁于下，故其根下克。盖木气者，乃生生之气，始于东方，凡不观之为政者，首重农事，先祀芒神。芒神者木气也，春升之气也，阳气也，元气也，胃气也，同出而异名也。我知种树而已，雨以润之，风以散之，日以暄之，使得遂其发生长养之天耳。及其发达既久，生意已竭，又当敛其生生之气，而归于水土之中，以为来春发生之本，焉有伐之之理。此东垣《脾胃论》中用升柴以疏木气，谆谆言之详也。但未及雨润风散，与夫归根复命之理。余于《木郁论》中备言之。总之申明五行之妙用，专重水火耳。

论五行各有五

以火言之，有阳火，有阴火，有水中之火，有土中之火，有金中之火，有木中之火。阳火者，天上日月之火，生于寅而死于酉；阴火者，炳烛之火，生于酉而死于寅，此对待之火也。水中火者，霹雳火也，即龙雷之火，无形而有声，不焚草木，得雨而益炽，见于季春而伏于季秋。原夫龙雷之见者，以五月一阴生，水底冷而天上热，龙为阳物，故随阳而上升，至冬一阳来复，故龙亦随阳下伏，雷亦收声。人身肾中相火，亦犹是也。平日不能节欲，以致命门火衰，肾中阴盛，龙火无藏身之位，故游于上而不归。是以上焦烦热、咳嗽等症，善治者，以温肾之药，从其性而引之归原，使行秋冬阳伏之令，而龙归大海，此至理也。奈何今之治阴虚火衰者，以黄柏、知母为君，而愈寒其肾，益速其毙，良可悲哉！若有阴虚火旺者，此肾水干枯而火偏盛，宜补水以配火，亦不宜苦寒之品以灭火。"壮水之主，以镇阳光"，正谓此也。如灯烛火，亦阴火也，须以膏油养之，不得杂一滴寒水，得水即灭矣。独有天上火入于人身，如河间所论六气暑热之病，及伤暑、中暑之疾，可以凉水沃之，可以苦寒解之。其余炉中火者，乃灰土中无焰之火，得木则烟，见湿则灭，须以炭培，实以温煨。人身脾土中火，以甘温养其火，而火自退。经曰"劳者温之，损者温之"、"甘能除大热"、"温能除大热"，此之谓也。

空中之火，附于木中，以常有坎木滋养，故火不外见。惟干柴生火，燎原不可止遏，力穷方止。人身肝火内炽，郁闷烦燥，须以辛凉之品发达之。经曰"木郁则达之"、"火郁则发之"，使之得遂其炎上之性。若以寒药下之，则愈郁矣；热

---

[1] 火：原作"虎"，据天盖楼本改。

药投之，则愈炽矣。

金中火者，凡山中有金银之矿，或五金埋瘞[1]之处，夜必有火光，此金郁土中而不得越，故有光辉发见于外。人身皮毛空窍中，自觉针刺蚊咬，及巅顶如火炎者，此肺金气虚，火乘虚而现，肺主皮毛也故也。经曰：东方木实，因西方金虚也；补北方之水，即所以泻南方之火。虽曰治金中之火，而通治五行之火，无余蕴矣。

以水言之，有阳水，有阴水，有火中之水，有土中之水，有金中之水，有木中之水。阳水者，坎水也，气也。希夷先生《阴阳消息论》曰：坎以一阳陷于二阴，水气潜行地中，为万物受命根本。盖润液也，气之液也。《月令》于仲秋云：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是水之涸，地之死也。于仲冬云：水泉动，是月一阳生，是水之动，地之生也。谓之火中之水可也，谓之土中水可也。阴水者，兑泽也，形也，一阴上彻于二阳之上，以有形之水，普施万物，下降为资生之利泽。在上即可谓雨露之水，在下即为大溪之水。人之饮食入胃，命门之火蒸腐水谷，水谷之气上熏于肺，肺通百脉，水精四布，五经并行，上达皮毛，为汗、为涕、为唾、为津，下濡膀胱，为便为液。至于血亦水也，以其随相火而行，故其色独红，周而复始，滚液不竭[2]。在上即可为天河水，在下即为长流水，始于西北天门，终于东南地户，正所谓"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故黄河海水，皆同色也。

金中之水，矿中之水银是也。在人身为骨中之髓，至精至贵，人之宝也。木中水者，巽木入于坎水而上出，其水即木中之脂膏。人身足下有涌泉穴，肩上有肩井穴，此暗水潜行之道。凡津液润布于皮肤之内者，皆井泉水也。夫水有如许之不同，总之归于大海。天地之水，以海为宗；人身之水，以肾为源。而其所以能昼夜不息者，以其有一元之乾气为太极耳。此水中之五行也。明此水火之五行，而土木金可例推矣。经曰：纪于水火，余气可知。

---

[1] 瘞(yì 义)：埋藏。

[2] 竭：原作"渴"，形讹，据天盖楼本改。

卷之二　主客辨疑

中　风　论[1]

王安道中风辨

人有卒暴僵仆，或偏枯，或四肢不举，或不知人，或死或不死者，世以中风呼之，而方书以中风治之。余考诸《内经》，则曰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疠风，或为偏枯，或为风也。其卒暴僵仆，不知人，四肢不举者，并无所论，止有偏枯一论而已。及观《千金方》，则引岐伯曰：中风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曰风痱，三曰风癔，四曰风痹。《金匮要略·中风篇》云：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寒虚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喎僻不遂。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腑，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沫。繇是观之，知卒暴僵仆，不知人，偏枯，四肢不举等症，固为因风而致者矣，故用大小续命、西州续命、排风、八风等诸汤散治之。及近代刘河间、李东垣、朱彦修三子者出，所论始与昔人异矣。河间主乎火，东垣主乎气，彦修主乎湿，反以风为虚象，而大异于昔人矣。以予观之，昔人三子之论，皆不可偏废，但三子以相类中风之病，视为中风而立论，故使后人狐疑而不能决。殊不知因于风者，真中风；因于火、因于气、因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风也。三子之所论者，自是因火、因气、因湿，而为暴病暴死之证，与风何相干哉？如《内经》所谓三阴三阳发病，为偏枯痿易，四肢不举，亦未尝必因于风而后然也。夫风、火、气、湿之殊，望闻问切之间，岂无所辨乎？辨之为风，则从昔人以治之，辨之为火、气、湿，则从三子以治之，如此庶乎析理明而用法当矣。惟其以因火、因气、因湿之证，强引风而合论之，所以真伪不分而名实相紊。若以因火、因气、因湿证分出之，则真中风病彰矣。

王氏之论甚妙，但类中风与真中风并论，无轻重缓急之分，亦不能无弊。愚意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内伤者间而有之"间"字，当作五百年间出之"间"，当专主虚论，不必兼风。河间、东垣各发前人所未发，至为精妙，但有论无方，后人何所依从？而彦修以阴虚立论，亦发前人所未发，惜乎以气血湿痰为主，而不及真阴，不能无遗弊于后世焉。

东垣云：有中风者，卒然昏愦，不省人事，痰涎壅盛，语言蹇涩等症，此非外来风邪，乃本气自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气衰之际，或忧喜忿怒伤其气者，多有此症，壮岁之时无有也。若肥盛者，则间而有之，亦是形盛气衰而如此耳。

观东垣之论，当以气虚为主，纵有风邪，亦是乘虚而袭。经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是也。当此之时，岂寻常药饵能通达于上下哉！急以三生饮一两，加人参一两，煎服即苏。夫三生饮乃行经治痰之剂，斩关夺旗之将，每服必用人参两许，驾驱其邪，而补助真气，否则不惟无益，适以取败。观先哲用芪附、参附，其义可见矣。若遗尿、手撒、口开、鼾睡为不治，然用前药，多有得生者，不可不知。

河间曰：所谓中风瘫痪者，非为肝木之风实甚而卒中之，亦非外中于风，良繇将息失宜，心火暴甚，肾水虚衰，不能制之，则阴虚阳实，而热气拂郁，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无知也。亦有因喜怒思悲恐五志有所过极而卒中者。夫五志过极，皆为热甚，俗云风者，言末而忘其本也。

观刘氏之论，则以风为末，而以火为本。世之尊刘氏者，专以为刘氏主火之说，殊不知火之有余，水之不足也。刘氏原以补肾为本，观其地黄饮子之方可见矣。故治中风，又当以真阴虚为本。

注云：舌喑不能言，足废不能行，此谓少阴

---

① 中风论：原缺，据目录补。

气厥不至，急当温之，名曰痱证。

但阴虚有二，有阴中之水虚，有阴中之火虚。火虚者专以河间地黄饮子为主。水虚者，又当以六味地黄为主。果是水虚，则辛热之药，与参芪之品，俱不可加。

河间、东垣专治本而不治风，可为至当不易之论。学者必须以阴虚阳虚为主。自后世医书杂出，而使后学狐疑不决。《丹溪纂要》曰：有气虚，有血虚，有湿痰。左手脉不足，及左半身不遂者，以四物汤补血之剂为主，而加以竹沥、姜汁；右手脉不足，及右半身不遂者，以四君子补气之剂，而佐以竹沥、姜汁，如气血两虚而挟痰盛者，以八物汤为主，而加南星、半夏、竹沥、姜汁之类。丹溪之论，平正通达，宜世之人盛宗之。但持此以治中风，而多不效，或少延而久必毙，何也？盖治气血痰之标，而不治气血痰之本也。人之有是四肢也，如本之有枝干也。人之气血，荣养乎四肢也，犹木之浆水，灌溉乎枝叶也。木有枝叶，必有根本，人之气血，岂无根本乎？人有半身不遂，而迁延不死者，如木之根本未其枯，而一边之枝干先萎耳。人有形容肥壮，忽然倒仆，而即毙者，如木之根本已绝，其枝叶虽滋荣，犹枯杨生华，何可久也？忽遇大风而摧折矣，观此则根本之论明矣。然所谓气血之根本者何？盖火为阳气之根，水为阴气之根，而火与水之总根，两肾间动气是也，此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之源，呼吸之门，三焦之根，又名守邪之神。经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名曰气立，气止则化绝。今人纵情嗜欲，以致肾气虚衰，根先绝矣，一或内伤劳役，或六淫七情，少有所触，皆能卒中。此阴虚阳暴绝也，须以参附大剂，峻补其阳，继以地黄丸、十补丸之类，填实真阴。又有心火暴甚，肾水虚衰，又兼之五志过极，以致心神昏闷，卒倒无知。其手足牵掣，口眼㖞斜，乃水不能荣筋急而纵也。俗云风者，乃风淫末疾之假象，风自火出也，须以河间地黄饮子峻补其阴，继以人参、麦门冬、五味之类，滋其化源。此根阳根阴之至论也。若夫所谓痰者，凡人将死之时，必有痰，何独中风为然？要之痰从何处来？痰者水也，其原出于肾。张仲景曰：气虚痰泛，以肾气丸补而逐之。观此，凡治中风者，既以前法治其根本，则痰者不治而自去矣。若初时痰涎壅盛，汤药不入，少用稀涎散之类，使喉咽疏通，能进汤液即止。若欲必尽攻其痰，顷刻立毙矣。戒之哉！戒之哉！

或问：人有半肢风者，必须以左半身属血，右半身属气，岂复有他说乎？曰：未必然。人身劈中分阴阳水火，男子左属水，右属火，女子左属火，右属水。男子半肢风者多患左，女子半肢风者多患右。即此观之，可见以阴虚为主。又有一等人，身半以上俱无恙如平人，身半以下，软弱麻痹，小便或涩或自遗，果属气乎？属血乎？此亦足三阴之虚证也，不可不知。

经曰：胃脉沉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得偏枯，男子发左，女子发右，不喑舌转可治，三十日起；其从者喑三岁起；年不满二十者，三岁死。盖胃与脾为表里，阴阳异位，更实更虚，更逆更从，或从内，或从外。是故胃阳虚则内从于脾，内从于脾则脾之阴盛，故胃脉沉鼓涩也。涩为多血少气。胃之阳盛，则脾之阴虚，虚则不得与阳主内，反从其胃，越出于部分之外，故胃脉鼓大于臂外也。大为多气少血。心者元阳君主宅之，生血生脉，因元阳不足，阴寒乘之，故心脉小坚急，小者阳不足也，坚急者阴寒之邪也。夫如是心、胃、脾三脉，凡有其一，即为偏枯者何也？盖心是天真神机开发之本，胃是谷气充大真气之标，标本相得，则胸膈间之膻中气海，所留宗气盈溢，分布四脏三焦，上下中外，无不周遍。若标本相失，则不能致其气于气海，而宗气散矣，故分布不周于经脉则偏枯，不周于五脏则喑。即此言之，是一条，可为后之诸言偏枯者纲领也，未有不因真气不周而病者也。

《乾坤生气》云：凡人有手足渐觉不遂，或臂膊及髀股指节麻痹不仁，或口眼歪斜，语言蹇涩，或胸膈迷闷，吐痰相续，或六脉弦滑而虚软无力，虽未至于倒仆，其中风晕厥之候，可指日而决矣，须预防之。愚谓预防之理，当节饮食、戒七情、远房事，此至要者也。如欲服饵预防，须察其脉证之虚实，如两尺虚衰者，以六味地黄、八

味地黄，培[1]补肝肾；如寸关虚弱者，以六君子、十全大补之类，急补脾肺，才有补益。若以搜风顺气，及清气化痰等药，适所以招风取中也，不可不知。

岐伯谓中风大法有四：

一曰偏枯，谓半身不遂而痛也。

如木之根本未甚枯，而一边枝干先萎者是也。言不变，志不乱，病在分腠之间，巨针取之，益其不足，损其有余，乃可复也。

二曰风痱，谓身无疼痛，四肢不收也。

如瘫痪是也。瘫者坦也，筋脉弛纵，坦然而不举也；痪者涣也，血气涣散而无用也。志乱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则不能言，不可治也。

三曰风癫，谓奄然忽不知人也。

咽中塞窒，舌强不能言，则是急中风。而其候也，发汗身软者生，若汗不出，身硬唇干者死。视其鼻，人中左右上下白者可治，一黑一赤、吐沫者死。

四曰风痹，谓诸痹类风状也。

经曰：风寒湿三气合而成痹。曰痛痹，筋骨掣痛；曰著痹，著而不行；曰行痹，走注疼痛；曰周痹，周身疼痛。又曰行痹属风，痛痹属寒，著痹属湿。

如正气不足之症，只补正气，不必祛邪；如邪气有余，若痹症之类，虽以扶正气为主，不可少用祛邪之法，如易老天麻丸之类。

口眼㖞斜

《灵枢》言足阳明之筋，其病颊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热则筋弛，纵缓不能收，故僻。是左寒右热，则左急而右缓；右寒左热，则右急而左缓。故偏于左者，左寒而右热；偏于右者，右寒而左热也。夫寒不可径用辛热之剂，盖左中寒，则逼热于右，右中寒，则迫热于左，阳气不得宣行故也。

口之㖞，灸以地仓；目之斜，灸以承泣。若不效，当灸人迎。夫气虚风入而为偏，上不得出，下不得泄，真气为风邪所陷，故宜灸。经曰"陷下则灸之"是也。

惟外中风邪者，方有㖞斜等证。若夫热则生风者，不可谓尽得病于窗隙之风，纵有㖞斜等证，乃假象也，亦不甚。盖火胜则金衰，金衰则木盛，木盛则生风。惟润燥则风自息，不必用前灸法。

《素问》曰：诸风掉眩，支痛强直筋缩，为厥阴风木之气。自大寒至小满，风木君火二气之位，风主动，善行数变，木旺生火，风火属阳，多为兼化。且阳明燥金，主于紧敛缩劲，风木为病，反见燥金之化，繇亢则害，承乃制。谓己极过，则反似胜己之化，故木极似金。况风能胜湿而为燥，风病势甚而成筋缩，燥之甚也。

此等症候，正所谓风淫所胜，治以清凉者也，不宜用桂附。

或问曰：当此之时，小续命汤可用乎？曰：未必然。小续命汤，此仲景《金匮要略》治冬月直中风寒之的方，即麻黄桂枝汤之变方也，其间随六经之形症，遂一加减，未便可按方统用其全方也。如太阳无汗，于本方中倍麻黄、杏仁、防风；如有汗恶风，于本方中倍桂枝、芍药、杏仁；如阳明无汗身热，不恶风，于本方中加石膏、知母、甘草；有汗身热不恶风，于本方中加葛根、桂枝、黄芩；如太阳无汗身凉，于本方中加附子、干姜、甘草；少阴经中有汗无热，于本方中加桂枝、附子、甘草。凡中风无此四证，六经混淆，系于少阳厥阴，或肢节挛痛，或麻木不仁，每续命八两，加羌活四两、连翘六两，此系六经有余之表症，须从汗解，如有便溺阻隔，宜三化汤，或局方麻仁丸通利之。虽然，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世间内伤者多，外感者间而有之，此方终不可轻用也。

许学士云：气中者，因七情所伤。

经曰：神伤于思虑则肉脱，意伤于忧愁则肢废，魂伤于悲哀则筋挛，魄伤于喜乐则衰槁，志伤于盛怒则腰脊重，难俯仰也。又曰：暴怒伤阴，暴喜伤阳。故忧愁不已，气多厥逆，牙关紧急，若作中风误治，杀人多矣。盖中风者，身温且多痰涎；中气者，身凉而无痰涎，宜苏合香丸灌之即苏。经曰：无故而暗，脉不至者，虽不治自已，谓气暴逆也，气复自愈。

---

① 培：原作"切"，文义未属，据天盖楼本改。

王节斋云：饮食过伤，变为异常急暴之病，人所不识。多有饮食醉饱之后，或感风寒，或著气恼，食填太阴，胃气不行，须臾厥逆，昏迷不省。若误作中风、中气，治之立毙，惟以阴阳淡盐汤探吐之，食出即愈。经曰：上部有脉，下部无脉，法当吐，不吐则死，详见《格致余论》木郁则达之条下。已上二条论，当与厥门互看。

有一等形体肥胖，平素善饮，忽一日舌本硬强，语言不清，口眼㖞斜，痰气上涌，肢体不遂。此肥人多中，以气盛于外而歉于内也，兼之酒饮湿热之证，须用六君子加煨葛根、山栀、神曲而治之。

有一人久病滞下，忽一日昏仆，目上视，溲注而汗泻，脉无伦。丹溪先生曰：此阴虚阳暴绝也，得之病后而酒且内。急治人参膏，而促灸其气海。顷之手动，又顷之唇动，参膏成三饮之而苏，后服尽数斤而愈。予观此，凡人大病后，及妇人产后，多有此证，不可不知

按：丹田气海与肾脉相通，人于有生之初，先生命门，胞系在脐，故气海丹田，实为生气之源，十二经之根本也，故灸而效。

有一妇人先胸胁胀痛，后四肢不收，自汗如雨，小便自遗，大便不实，口紧目直，饮食颇进，十余日，或以为中脏甚忧，请薛立斋先生视之。曰：非也。若风既中脏，真气既脱，恶症既见，祸在反掌，焉能延至十日？乃候其色，面目俱赤而或青，诊其脉左三部洪数，惟肝尤甚。乃知胸乳胀痛，肝经血虚，肝气否塞也；四肢不收，肝经血虚不能养筋也；自汗不止，肝经血热，津液妄泄也；小便自遗，肝经热甚，阴挺失职也；大便不实，肝木炽盛克脾土也。遂用犀角散四剂，诸症顿愈，又用加味逍遥散调理而安。后因郁怒，前症复作，兼发热呕吐，饮食少思，月经不止，此木盛克土而脾不能摄血也，用加味归脾为主，佐以逍遥散而愈。后每遇怒，或睡中手足搐搦，复用前药即愈。

唐柳太后病风不能言，脉沉欲脱，群医束手相视。许胤宗曰：是饵阳药无及矣。即以黄芪、防风煮汤数十斛，置床下，气腾腾如雾熏薄之，是夕语，更药之而起。

卢州王守道风噤不能语，王克明令炽炭烧地，上洒以药，置病者于其上，须臾小苏。

以上二法，病至垂绝，汤液不及，亦治法之变者也。

有人平居无疾苦，忽如死人，身不动摇，默默不知人，目闭不能开，口噤不能言，或微知人，恶闻人声，但如眩冒，移时方瘥。此繇已[1]汗过多，血少气并于血，阳独上而不下，气壅塞而不行，故身如死。气过血还，阴阳复通，故移时方瘥。名曰郁冒，亦名血厥，妇人多有之，宜白薇汤、仓公散。

厥

此厥与伤寒二厥不同，不可不知分辨。

阳气衰乏者，阴必凑之，令人五指至膝上皆寒，名曰寒厥，是寒逆于下也，宜六物附子汤主之。阴退则阳进，故阴气衰于下，则阳往凑之，故令人足下热也，热甚则循三阴而上逆，谓之热厥，宜六味地黄丸主之。肝藏血而主怒，怒则火起于肝，载血上行，故令血菀于上，是血气乱于胸中，相薄而厥逆也，谓之薄厥，宜蒲黄汤主之。诸动属阳，故烦劳则扰乎阳，而阳气张大。阳气张大，则劳火亢矣。火炎则水干，故令精绝，是以迁延辟积至于夏月，内外皆热，水益亏而火益亢，孤阳厥逆，如煎如熬，故曰煎厥，宜人参固本丸主之。五尸之气，暴注于人，乱人阴阳气血，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形气相离，不相顺接，故令暴厥如死，名曰尸厥，宜二十四味流气饮、苏合香丸主之。寒痰迷闷，四肢逆冷，名曰痰厥，宜姜附汤主之。胃寒即吐蛔虫，名曰蛔厥，宜乌梅丸加理中汤主之。气为人身之阳，一有拂郁，则阳气不能四达，故令手足厥冷，与中风相似，但中风身温，中气身冷耳，名曰气厥，宜八味顺气散主之。

余按：常病阳厥补阴，壮水之主；阴厥补阳，益火之源。此阴厥阳厥，与伤寒之阴阳二厥不同。伤寒阳厥，用推陈致新之法，阴厥则用附子理中，冰炭殊涂，死生反掌，慎之哉！慎之哉！

---

① 已：天盖楼本作"出"。

伤寒论

伤寒专祖仲景，凡读仲景书，须将伤寒与中寒分为两门，始易以通晓。为因年久残缺，补遗注释者，又多失次错误，幸历代考正者渐明。逮陶节庵《六书》、吴绶《蕴要》二书刊行，而伤寒之理始著。余于至理，未暇详辨，先将伤寒、中寒，逐一辨明，庶不使阴阳二证混乱。夫伤寒治之，得其纲领不难也，若求之多歧，则支离矣。先以阳症言之，夫既云伤寒，则寒邪自外入内而伤之也。其入则有浅深次第，自表达里，先皮毛，次肌肉，又次筋骨、肠胃，此其渐入之势然也。若夫风寒之初入，必先太阳寒水之经，便有恶风恶寒、头痛脊痛之证，寒郁皮毛，是为表证。若在他经，则无此证矣。脉若浮紧无汗为伤寒，以麻黄汤发之，得汗为解；浮缓有汗为伤风，用桂枝汤散邪，汗止为解。若无头疼恶寒，脉又不浮，此为表证罢而在中。中者何？表里之间也，乃阳明少阳之分。脉不浮不沉，在乎肌肉之间，谓皮肤之下也，然有二焉：若微洪而长，即阳明脉也，外证鼻干不眠，用葛根汤以解肌；脉弦而数，少阳脉也，其症胁痛耳聋，寒热往来而口苦，以小柴胡汤和之。盖阳明少阳不从标本从乎中治也。若有一毫恶寒尚在表，虽入中还当兼散邪，过此为邪入里，为实热。脉不浮不沉，沉则按之筋骨之间方是。若脉沉实有力，外症不恶风寒，而反恶热、诂语、大渴，六七日不大便，明其热入里而肠胃燥实也，轻则大柴胡汤，重则三承气汤，大便通而热愈矣。以阴证言之，若初起，便怕寒，手足厥冷，或战栗蹉卧不渴，兼之腹痛呕吐泄泻，或口出涎沫，面如刀刮，不发热而脉沉迟无力，此为阴证。不从阳经传入热证治例，更当看外证如何，轻则理中汤，重则姜附汤、四逆汤以温之。繇此观之，可见伤寒者，由皮毛而后入脏腑，初虽恶寒发热而终为热证，其人必素有火者；中寒者，直入脏腑，始终恶寒，而并无发热等证，其人必无火者。一则发表攻里，一则温中散寒，两门判然明白，何至混杂于中而使后人疑误耶。

寒伤荣，风伤卫。卫，阳也，风亦阳也，阳从阳之类，故风能伤卫；血，阴也，寒亦阴也，阴从阴之类，故寒能伤荣。辛甘发散为阳，风宜辛散，寒宜甘发，桂枝辛而热者，故能发散卫中之风邪；麻黄甘而热者，故能发散血中之寒邪。又桂枝、麻黄，气味俱轻，阳中之阳，故能入太阳经，散皮肤间之风寒也。此二方者，乃治冬月正伤寒之的方。霜降后至春分前，此时太阳寒水用事，房劳辛苦之人，其太阳寒水之气，乘虚而客入于太阳经，同气相求，故易以伤也。仲景特以杀气最重，故详言之。其余时月则无伤寒，则二方不可用也。今人医牌上多书治四时伤寒，名不正则言不顺矣。《活人》言头痛如破者，连须葱白汤，不可便与升麻葛根汤，恐太阳流入阳明，是太阳邪气入阳明，不能解也。未至少阳者，不可便与柴胡汤。如有恶寒症，本方加麻黄，恶风加桂枝；如正阳明腑病，不恶寒有汗而渴，当用白虎汤。

太阳经，表之表也，行身之背；阳明经，表之里也，行身之前；少阳经半表半里也，行乎两胁之旁。过此则少阴、太阴、厥阴，俱入脏而为里。

大凡伤寒邪热传里结实，须看热气浅深用药。今之医不分当急下、可少与、宜微和胃气之论，一概用大黄芒硝，乱投汤剂下之，因兹枉死者多矣。余谓伤寒之邪，传来非一，治之则殊耳。病有三焦俱伤者，则痞满燥实坚俱全，宜大承气汤，厚朴苦温以去痞，枳实苦寒以泄满，芒硝咸寒以润燥软坚，大黄苦寒以泄实去热，病斯愈矣。邪在中焦，则有燥、实、坚三症，故用调胃承气汤，以甘草和中、芒硝润燥、大黄泄实，不用枳实、厚朴，恐伤上焦元气，调胃之名，繇此立矣。上焦受伤，则痞而实，用小承气汤，枳实、厚朴之能除痞，大黄之泄实，去芒硝不伤下焦真阴，谓不伐其根本也。若夫大柴胡汤，则有表证尚未除，而里症又急，不得不下者，只得以此汤通表里而缓治之。尤有老弱及血气两虚之人，亦宜用此。故经云：转药孰紧？有芒硝者紧也，大承气最紧，小承气次之，柴胡又次之，其大柴胡加芒硝，方得转药，盖为病轻者设也。仲景云：荡涤伤寒热积，皆用汤药，切不宜用丸药，不可不知。如欲用此三方，须以手按病人，自胸至小腹，果有硬处，手不可近，方敢下手。然其至妙处，尤须辨

舌之燥滑若何，此《金镜录》三十六舌，不可不细玩也。

初病无热，便四肢厥冷，或胸腹中满，或呕吐、腹满痛、下利，脉细无力，此自阴症受寒，即真阴证，非从阳经传来，便宜温之，不宜少缓。经云：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治宜四逆汤。腹满腹痛，皆是阴症，只有微甚不同，治难一概，腹痛不大便，桂枝芍药汤；腹痛甚，桂枝大黄汤；若自利腹痛，小便清白，宜温中，理中、四逆看微甚用，轻者五积散，重者四逆汤，无脉者通脉四逆汤，使阴退而阳复也。

阴毒病，手足指甲皆青，脉沉细而急者，四逆汤；无脉者，通脉四逆汤、阴毒甘草汤，脐中葱熨，气海、关元著艾，可灸二三百壮，乃用温和补气之药，通其内外，以复阳气。若俱不效，死证也。

以上皆真阴证，人皆知之，至于反常，则不易晓。有发热面赤，烦躁揭去衣被，饮冷脉大，误为阳证投寒药，死者多矣。必须凭脉下药，不问浮沉大小，但指下无力，按至筋骨，全无力者，必有伏阴，不可与凉药；若已曾服过凉药，脉必鼓指而有力，脉又难凭矣。若一应茶汤，及寒热药俱吐者，此阴盛格阳，急用白通汤，加人尿胆汁，以通拒格之寒。所以仲景《伤寒论》中，传经与直中并论者，正谓有阳证似阴，阴证以阳，所宜详辨。但年久散乱，后人误相补集，致使不明。如太阳证头痛发热，当脉浮而反沉，又似少阴矣，故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如少阴证脉沉，应无热，而反发热者，又似太阳矣，须用干姜附子甘草汤。如阴证四肢厥逆，而阳证亦有厥逆者，此四逆汤与四逆散不同。又如阴证下利，而阳证又有漏底者，此理中汤与黄龙汤不同。若此之类，疑似难明，幸陶节庵《六书》已明分矣。予又有说焉：若读伤寒书，而不读东垣书，则内伤不明，而杀人多矣；读东垣书，而不读丹溪书，则阴虚不明，而杀人多矣；读丹溪书，而不读薛氏书，则真阴真阳不明，而杀人亦多矣。东垣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世间内伤者多，外感者间而有之。此"间"字当作五百年间出之"间"，甚言其无外感也。东垣《脾胃论》，与夫内伤外感辨，深明饥饱劳逸发热等证，俱是内伤，悉类伤寒，切戒汗下。以为内伤多，外感少，只须温补，不必发散；外感多而内伤少，温补中少加发散。以补中益气汤一方为主，加减出入，如内伤兼伤寒者，以本方加麻黄；兼伤风者，本方加桂枝；兼伤暑者，本方加黄连；兼伤湿者，本方加羌活，实万世无穷之利。东垣特发明阳虚发热之一门也，然世间真阴虚而发热者十之六七，亦与伤寒无异，反不及论何哉？今之人一见发热，则曰伤寒，须用发散。发散而毙，则曰伤寒之书法已穷，奈何？岂知丹溪发明之外，尚有不尽之旨乎！予尝于阴虚发热者，见其大热面赤口渴烦躁，与六味地黄大剂，一服即愈。如见下部恶寒足冷，上部渴甚燥极，或欲饮而反吐，即以六味汤中，加肉桂五味，甚则加附子冷饮，下咽即愈。予尝以此活人多矣，敢以私秘乎？因制《补天要论》一卷，以补前人之不逮，所望于高明者，再加裁夺，幸甚幸甚！且举伤寒口渴一证言之，邪热入于胃腑，消耗津液故渴，恐胃汁干，急下之，以存津液。其次者，但云欲饮水者，不可不与，不可多与，并无治法。纵有治者，徒知以芩、连、知、柏、麦冬、五味、天花粉，甚则石膏、知母以止渴，此皆有形之水，以沃无形之火，安能滋肾中之真阴乎？若以六味地黄大剂服之，其渴立愈，何至传至少阴，而成燥实坚之证乎？既成燥实坚之证，仲景不得已而以承气汤下之，此权宜之伯术。然谆谆有虚人、老弱人之禁，故以大柴胡代之，陶氏以六乙顺气汤代之，岂以二汤为平易乎？代之而愈，所丧亦多矣，况不愈者十之八九哉。当时若多用六味地黄饮子大剂服之，取效虽缓，其益无穷，况阴虚发热者，小便必少，大便必实，其上证口渴烦躁，与伤寒无异，彼之承气者，不过因亢则害，下之以承真阴之气也。予今直探其真阴之源而补之，如亢旱而甘霖一施，土木皆濡，顷刻为清凉世界矣，何不可哉？况肾水既虚矣，复经一下之后，万无可生之理，慎之慎之！吾为此惧，故于《补天要论》中详言之。

陶节庵亦悟此理，有云自气而至血，血而复之气者，大承气汤下之；自血而之气，气而复之血者，生地黄黄连汤主之。二者俱不大便，此是

承气汤对子，又与三黄石膏汤相表里，是皆三焦胞络虚火之用也。病既危急，只得以此汤降血中之火耳。陶以血为阴，故有此论，惜乎其不识真阴真阳之至理也。

合而言之，真知其为阳虚也，则用补中益气汤；真知其为阳虚直中也，则用附子理中汤；真知其为阴虚也，则用六味肾气汤；真知其为阴虚无火也，则用八味肾气汤。其间有似阴似阳之假证也，则用寒因热用之法从之，不可少误，惟以补正为主，不可攻邪，正气得力，自然推出寒邪，汗出而愈。攻之一字，仁人之所恶也。百战百胜，战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曰善战者服上刑。

温　病　论

夫伤寒二字，盖冬时严寒而成杀厉之气，触冒之而即时病者，乃名伤寒。不即发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既变为温，则不得复言其为寒，不恶寒而渴者是也，此仲景经文也。其麻黄、桂枝，为即病之伤寒设，与温热何与？受病之源虽同，所发之时则异。仲景治之，当别有方，缘皆遗失而无征，是以各家议论纷纷，至今未明也。刘守真谓欲用麻黄、桂枝，必加凉药于其中，以免发黄之病。张子和六神通解散，以石膏寒药中，加麻黄、苍术，皆非也。盖麻黄、桂枝辛热，乃冬月表散寒邪所宜之药，不宜用于春夏之时。陶氏欲以九味羌活汤，谓一方可代三方，亦非也。羌活汤易老所制之方，乃治感四时不正之气，如春宜温而反寒，夏宜热而反温，秋宜凉而反热，冬宜寒而反温，又有春夏秋三时为暴寒所折，虽有恶寒发之证，不若冬时肃杀之气为甚，故不必麻黄、桂枝以散寒，惟宜辛凉之药，通内外而解之。况此方须按六经加减之法，不可全用也。不若逍遥散为尤妙，真可一方代三方也。然则欲治温病者，将如何？余有一法，请申而明之。经曰"不恶寒而渴者"是也，不恶寒则知其表无寒邪矣，曰渴则知肾水干枯矣。盖缘其人素有火者，冬时触冒寒气，虽伤面亦不甚，惟其有火在内，寒亦不能深入，所以不即发，而寒气伏藏于肌肤，自冬至二四月，历时既久，火为寒郁，中藏亦久，将肾水熬煎枯竭。盖甲木，阳木也，藉癸水而生。肾水既枯，至此时强木旺，无以为发生滋润之本，故发热而渴，非有所感冒也。海藏谓新邪唤出旧邪，非也。若复有所感，表又当恶寒矣。余以六味地黄滋其水，以柴胡辛凉之药舒其木郁，随手而应，此方活人者多矣。予又因此而推广之，凡冬时伤寒者，亦是郁火证。若其人无火，则为直中矣。惟其有火，故腠皮毛而肌肉，肌肉而腑脏。今人皆曰寒邪传里，寒变为热。既曰寒邪，何故人内而反为热？又何为而能变热耶？不知即是本身中之火，为寒所郁而不得泄，一步反归一步，日久则纯热而无寒矣。所以用三黄解毒，解其火也；升麻葛根即火郁发之也，三承气即上郁则夺之，小柴胡汤木郁达之也，此理甚简而易。只多了传经六经诸语，支离多歧。凡杂症有发热者，皆有头疼、项强、目痛、鼻干、胁痛、口苦等证，何必拘为伤寒，拘伤寒方以治之也？余于冬月正伤寒，独麻黄、桂枝二方，作寒郁治，其余俱不恶寒者，作郁火治。此不佞之创论也，闻之者孰不骇然吐舌？及阅虞天民《医学正传·伤寒篇》云：有至人传曰，传经伤寒，是郁病。余见之，不觉窃喜，以为先得我心之同然。及考之《内经》，帝曰：人伤于寒，而传为热何也？岐伯曰：寒气外凝内郁之埋，腠理坚致，玄府闭密，则气不宣通，湿气内结，中外相薄，寒盛热生，故人伤于寒，转而为热，汗之则愈。则外凝内郁之理可知。观此而余以伤寒为郁火者，不为无据矣。故特著郁论一篇。

论阳毒阴毒

《金匮要略》云：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唾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

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死生如阳毒，升麻鳖甲汤并主之。

《千金》云：阳毒汤治伤寒一二日，变成阳毒，或服药吐下后，变成阳毒，身重，腰脊背痛，烦闷不安，狂言或走，或见鬼神，或吐血下利，其脉浮。

郁 病 论

《内经》曰：木郁则达之，火郁则发之，土郁则夺之，金郁则泄之，水郁则折之。然调其气，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谓泻之。

注《内经》者谓，达之，吐之也，令其条达也；发之，汗之也，令其疏散也；夺之，下之也，令其无壅凝也；泄之，谓渗泄、解表、利小便也；折之，谓制其冲逆也。予谓凡病之起，多繇于郁，郁者抑而不通之义。《内经》五法，为因五运之气所乘而致郁，不必作忧郁之郁，忧乃七情之病，但忧亦在其中。丹溪先生云：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又制为六郁之论，立越鞠丸以治郁，曰气、曰湿、曰热、曰痰、曰血、曰食，而以香附、抚芎、苍术，开郁利气为主。谓气郁而湿滞，湿滞而成热，热郁而成痰，痰滞而血不行，血滞而食不消化，此六者相因为病者也。此说出而《内经》之旨始晦，《内经》之旨，又因释注之误而复晦，此郁病之不明于世久矣。苟能神而明之，扩而充之，其于天下之病，思过半矣。且以注《内经》之误言之，其曰达之谓吐之，吐中有发散之义。盖凡木郁乃少阳胆经半表半里之病，多呕酸吞酸症，虽吐亦有发散之益，但谓无害耳，焉可便以吐字该达字耶？达者，畅茂调达之义，王安道曰：肝性急怒气逆，胁肋或胀，火时上炎，治以苦寒辛散而不愈者，则用升发之药，加以厥阴报使而从治之。又如久风人中为飧泄，及不因外风之人而清气在下为飧泄，则以轻扬之剂举而散之。凡此之类，皆达之之法也，此王氏推广达之之义甚好。火郁则发之，发之汗之也，东垣升阳散火汤是也，使势穷则止。其实发与达不相远，盖火在木中，木郁则火郁，相因之理，达之即所以发之，即以达之之药发之，无有不应者。但非汗之谓也，汗固能愈，然火郁于中，未有不蒸蒸汗出，须发之得其术耳。土郁夺之，谓下夺之，如中满腹胀，势甚而不能顿除者，非力轻之剂可愈，则用咸寒峻下之剂，以劫夺其势而使之平，此下夺之义也。愚意谓夺不止下，如胃亦土也。食塞胃中，下部有脉，上部无脉，法当吐，不吐则死。《内经》所谓高者因而越之，以吐为上夺，而衰其胃土之郁，亦无不可。东垣书引木郁于食填肺分，为金克木，何其牵强！金郁泄之，如肺气月贲满，胸臆仰息，非解利肺气之剂，不足以疏通之，只解表二字，足以尽泄金郁之义，不必更渗泄利小便，而渗利自在其中，况利小便是涉水郁之治法矣。独水郁折之难解，愚意然调其气四句，非总结上文也，乃为折之二字，恐人不明，特说此四句，以申明之耳。然犹可也，水之郁而不通者，可调其气而愈，如经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肺为肾水上源，凡水道不通者，升举肺气，使上窍通则下窍通，若水注之法，自然之理。其过者，淫溢于四肢，四肢浮肿，如水之泛滥，须折之以其畏也。盖水之所畏者，土也，土衰不能制之，而寡于畏，故妄行，兹惟补其脾土，俾能制水，则水道自通，不利之利，即所谓泻之也。如此说，则折字与泻字，于上文接续，而折之之义益明矣。《内经》五法之注，乃出自张子和之注，非王启玄旧文，故多误。予既改释其误，又推广其义，以一法代五法，神而明之，屡获其效，故表而书之。盖东方先生木，木者生生之气，即火气。空中之火，附于木中，木郁则火亦郁于木中矣。不特此也，火郁则土自郁，土郁则金亦郁，金郁则水亦郁，五行相因，自然之理，唯其相因也，予以一方治其木郁，而诸郁皆因而愈。一方者何？逍遥散是也。方中唯柴胡、薄荷二味最妙。盖人身之胆木，乃甲木少阳之气，气尚柔嫩，象草穿地始出而未伸，此时如被寒风一郁，即萎软抑遏，而不能上伸，不上伸则下克脾土，而金水并病矣。唯得温风一吹，郁气即畅达，盖木喜风，风摇则舒畅，寒风则畏。温风者，所谓"吹面不寒杨柳风"，木之所喜。柴胡、薄荷辛而温者，辛也，故能发散；温也，故入少阳。古人立方之妙如此。其甚者，方中加左金丸，左金丸止黄连、吴茱萸二味。黄连但治心火，加吴茱萸气燥，肝之气亦燥，同气相求，故入肝以平木，木平则不生心火，火不刑金，而金能制木。不直伐木，而佐金以制木，此左金之所以得名也。此又法之巧者，然犹未也。一服之后，继用六味地黄加柴胡、芍药服之，以滋肾水，俾水能生木。

逍遥散者，风以散之也；地黄饮者，雨以润之也。木有不得其天者乎？夫此法一立，木火之郁既舒，木不下克脾土，且土亦滋润，无燥煸之病，金水自相生。予谓一法，可通五法者如此。岂惟是哉！推之大之，千之万之，其益无穷。凡寒热往来，似疟非疟，恶寒恶热，呕吐吞酸，嘈杂，胸痛胁痛，小腹胀闷，头晕盗汗，黄疸温疫，疝气飧泄等症，皆对症之方。推而伤风、伤寒、伤湿，除直中外，凡外感者，俱作郁看，以逍遥散加减出入，无不获效。如小柴胡汤、四逆散、羌活、大同小异，然不若此方之响应也。神而明之，变而通之，存乎人耳。倘一服即愈，少顷即发，或半日或一日又发，发之愈频愈甚，此必属下寒上热之假症，此方不宜复投，当改用温补之剂。如阳虚，以四君子汤加温热药；阴虚者，则以六味汤中加温热药。其甚者，尤须寒因热用，少以冷药从之，用热药冷探之法。不则拒格不入，非惟无益，而反害之。病有微甚，治有逆从，玄机之士，不须予赘。

卷之三　绛雪丹书

血　病　论

客有问于余曰：失血一症，危急骇人，医疗鲜效，或暴来而顷刻即逝。或暂止而终亦必亡，敢问有一定之方，可获万全之利否？余曰：是未可以执一论也，请备言之。

凡血症，先分阴阳，有阴虚，有阳虚。阳虚补阳，阴虚补阴，此直治之法，人所共知。又有真阴真阳，阳根于阴，阴根于阳。真阳虚者，从阴引阳；真阴虚者，从阳引阴。复有假阴假阳，似是而非，多以误人。此真假二字，旷世之所不讲，举世之所未闻，在杂病不可不知，在血症为尤甚也，汝知之乎？

既分阴阳，又须分三因。风寒暑湿燥火，外因也过食生冷，好啖炙煿，醉饱无度，外之内也。喜怒忧思恐，内因也，劳心好色，内之内也。跌扑闪肭，伤重瘀蓄，不内外因也。

既分三因，而必以吾身之阴阳为主，或阴虚而挟内外因也，或阳虚而挟内外因也。盖阴阳虚者，在我之正气虚也；三因者，在外之邪气有余也。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不治其虚，安问其余！

客问曰：吐衄血者，从下炎上之火，暑热燥火，固宜有之，何得有风寒之症？曰：此六淫之气，俱能伤人，暑热者十之一二，火燥者半，风寒者半，而火燥之后，卒又归于虚寒矣。

《内经》曰：岁火太过，炎暑流行，肺金受刑，民病血溢血泄。又曰：少阳之复，火气内发，血溢血泄，是火气能使人失血也。而又云：太阳司天，寒淫所胜，血变于中，民病呕血、血泄、鮨衄、善悲；又太阳在泉，寒淫所胜，民病血见，是寒气能使人失血也。又云：太阴在泉，湿淫所胜，民病血见，是湿气使人失血也。又云：少阴司天之政，水火寒热持于气交，热病生于上，冷病生于下，寒热凌犯，能使人失血者也；太阴司天之政，初之气，风湿相薄，民病血溢，是风湿相搏血溢也。又云：岁金太过，燥气流行，民病反侧咳逆，甚而血溢，是燥气亦能使人血溢也。六气俱能使人血溢，何独火乎？况火有阴火阳火之不同，日月之火与灯烛之火不同，炉中之火与龙雷之火不同。又有五志过极之火，惊而动血者，火起于心；怒而动血者，火起于肝；忧而动血者，火起于肺；思而动血者，火起于脾；劳而动血者，火起于肾。能明乎火之一字，而于血之理，思过半矣。

刘河间先生特以五运六气暑火立论，故专用寒凉以治火。而后人宗之，不知河间之论，但欲与仲景《伤寒论》对讲，各发其所未发之旨耳，非通论种种不同之火也。自东垣先生出，而论脾胃之火，必须温养，始禁用寒凉。自丹溪先生出，而立阴虚火动之论，亦发前人所未发。可惜大补阴丸、补阴丸二丸中，俱以黄柏、知母为君，而寒凉之弊又盛行矣。嗟乎！丹溪之书不息，岐黄之道不著。余特撰阴阳五行之论，以申明火不可以水灭，药不可以寒攻也。

六淫中虽俱能病血，其中独寒气致病者居多，何也？盖寒伤荣，风伤卫，自然之理。又太阳寒水、少阴肾水，俱易以感寒，一有所感，皮毛先人。肺主皮毛，水冷金寒，肺经先受。血亦水也，故经中之水与血，一得寒气，皆凝滞而不行。咳嗽带痰而出，问其人必恶寒，切其脉必紧，视其血中间，必有或紫或黑数点，此皆寒淫之验也。医者不详审其证，便以为阴虚火动，而概用滋阴降火之剂，病日深而死日迫矣。余尝用麻黄桂枝汤而愈者数人，皆一服得微汗而愈。盖汗与血一物也，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余读《兰室秘藏》而得此意，因备记以广其传。

一贫者冬天居大室中，卧大热炕，得吐血，求治于余。余料此病大虚弱而有火，热在内，上气不足，阳气外虚，当补表之阳气，泻其里之虚热，是其法也。冬天居大室，衣盖单薄，是重虚其阳。表有大寒壅遏，里热火邪不得舒伸，故血出于口。忆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中一证，太阳伤寒

当以麻黄汤发汗而不与，遂成衄血，却以麻黄汤，立愈。

独有伤暑吐衄者，可用河间法，必审其症面垢、口渴、喜饮、干呕，腹痛或不痛，发热或不发热，其脉必虚，大汗出者，黄连解毒主汤之，甚者白虎汤。

《金匮方》云：心气不足，吐血衄血者，泻心汤主之。大黄二两，黄连、黄芩各一两，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之。此正谓手少阴心经之阴气不足，本经之阳火亢甚，无所辅，肺肝俱受其火而病作，以致阴血妄行而飞越，故用大黄泄去亢甚之火，黄芩救肺，黄连救肝，使之和平，则阴血自复而归经矣。

愚按暑伤心，心气既虚，暑气故乘而入之，心主血，故吐衄。心既虚而不能主血，恐不宜过用寒凉以泻心，须以清暑益气汤中，加丹皮、生地，兼犀角地黄治之。盖暑伤心，亦伤气，其人必无气以动，脉必虚，以参芪助气，使气能摄血，斯无弊也。

客问曰：既云须分阴阳，则吐衄血者，阴血受病，以四物汤补血是矣。参芪补气，奚为用之？而复有谓阳虚补阳之说何耶？曰：子正溺于世俗之浅见也。自王节斋制《本草集要》，有云阴虚吐血者，忌入参，服之则阳愈旺而阴愈消，过服人参者死。自节斋一言，而世之受病治病者，无问阳虚阴虚而并弃之若砒毒矣。冤哉冤哉！盖天地间之理，阳统乎阴，血随乎气，故治血必先理气，血脱必先益气，古人之妙用也。

凡内伤暴吐血不止，或劳力过度，其血妄行，出如涌泉，口鼻皆流，须臾不救即死，急用人参一两或二两为细末，入飞罗面一钱，新汲水调如稀糊，不拘时啜服。或用独参汤亦可。古方纯用补气，不入血药何也？盖有形之血，不能速生，无形之气，所当急固，无形自能生有形也。若有真阴失守，虚阳泛上，亦大吐血，又须八味地黄汤固其真阴，以引火归原，正不宜用入参。及火既引之而归矣，入参又所不禁。阴阳不可不辨，而先后之分，神而明之，存乎人耳。

凡失血之后，必大发热，名曰血虚发热。古方立当归补血汤，用黄芪一两，当归六钱，名曰补血而以黄芪为主，阳旺能生阴血也。如丹溪于产后发热，用参、芪、归、芎、黑姜以佐之。或问曰：干姜辛热，何以用之？曰：姜味辛，能引血药入气分，而生新血，神而明之。不明此理，见其大热，六脉洪大，而误用发散之剂，或以其象白虎汤证，而误用白虎，立见危殆，慎之哉！

客又问曰：阳能统阴，闻命矣；伤寒吐血，亦闻命矣。然除伤寒外，或者寒凉之药，不能不少加一二，以杀其火势，至于辛热之品，以火济火，恐一入口而直冲不止，奈何？宁和平守中，以免谤怨，何如？若丹溪产后用干姜者，为有恶露凝留，故用之以化其瘀，未必可为典要也。余见先生治血证，不惟不用寒凉，而反常用大辛热之药，屡以奏功，不已霸乎？曰：子之言，不读古书，不穷至理，不图活人之命者也。试简[1]古人已验之名言以示之。

《金匮方》云：吐血不止，柏叶汤主之，柏叶、干姜各二两，艾三把，以水五升，取马通一升，合煮取一升，分温再服。

凡吐血不已，则气血皆虚，虚则生寒，是故用柏叶。柏叶生而西向，乃禀兑金之气而生，可制肝木。木主升，金主降，取其升降相配，夫妇之道和，则血得以归藏于肝矣，故用是为君。干姜性热，炒黑则止而不走，用补虚寒之血；艾叶之温，能入内而不炎于上，可使阴阳之气反归于里，以补其寒，用二味为佐。取马通者为血生于心，心属午，于是用午兽[2]之通，主降火消停血，引领而行为使。仲景治吐血准绳，可以触类而长之。

《仁斋直指》云：血遇热则宣流，故止血多用凉药。然亦有气虚挟寒，阴阳不相为守，荣气虚散，血亦错行，所谓阳虚阴必走耳。外必有虚冷之状。法当温中，使血自归于经络，可用理中汤加南木香，或干姜甘草汤，其效甚著。又有饮食伤胃，或胃虚不能传化，其气逆上，亦能吐衄，木香理中汤、甘草干姜汤。出血诸证，每以胃药收功。

---

① 简：天盖楼本作"检"。

② 兽：原作"战"，据天盖楼本改。

《曹氏必用方》：吐血须煎干姜甘草作汤与服，或四物理中汤亦可，如此无不愈者。若服生地黄、藕汁、竹茹，去生便远。

《三因方》云：理中汤能止伤胃吐血，以其方最理中脘，分别阴阳，安定气血。按患人果身受寒气，口受冷物，邪入血分，血得冷而凝，不归经络而妄行者，其血必黑黯，其色必白而天，其脉必微迟，其身必清凉，不用姜桂而用凉血之剂，殆矣！临病之工，宜详审焉。

《褚氏遗书》云：喉有窍咳血伤人，肠有窍便血杀人。便血犹可治，咳血不易医。饮漉溺百不一死，服寒凉百不一生。血虽阴类，运之者其阳和乎。玩"阳和"二字，褚氏深达阴阳之妙者矣。

海藏云：胸中聚集之残火，腹里积久之太阴，上下隔绝，脉络部分阴阳不通。用苦热以定于中，使辛热以行于外，升以甘温，降以辛润，化严肃为春温，变凛冽为和气，汗而愈也。然余毒土苴[1]，犹有存者；周身阳和，尚未泰然。胸中微燥而思凉饮，因食冷物、服凉剂，阳气复消，余阴再作，脉退而小，弦细而迟，激而为衄血、吐血者有之，心肺受邪也；下而为便血、溺血者有之，肾肝受邪也。三焦出血，色紫不鲜，此重沓寒湿化毒，凝泣水谷道路，浸渍而成。若见血证，不详本末，便用凉折，变乃生矣。

客又问曰：吐血可用辛热，为扶阳抑阴，始闻命矣。然复有真阴真阳之说，可得闻乎？答曰：世之言阴阳者，气血尽之矣。岂知火为阳气之根，水为阴血之根乎？吾所谓水与火者，又非心与肾之谓。人身五行之外，另有一无形之火、无形之水，流行于五脏六腑之间。惟其无形，故人莫得而知之。试观之天，日为火之精，故气随之；月为水之精，故潮随之。如星家看五行者，必以太阳太阴为主。然此无形之水火，又有一太极为之主宰，则又微乎微矣。此天地之正气，而人得以生者，是立命之门，谓之元神，无形之火，谓之元气，无形之水，谓之元精，俱寄于两肾中间。故曰五脏之中，惟肾为真。此真水、真火、真阴、真阳之说也。

又问曰：真阴真阳，与血何干乎？曰：子但知血之为血，而不知血之为水也。人身涕、唾、津液、痰、汗、便溺，皆水也，独血之水，随火而行，故其色独红。肾中之真水干，则真火炎，血亦随火而沸腾矣。肾中之真火衰，则真水盛，血亦无附而泛上矣。惟水火奠其位，而气血各顺布焉，故以真阴真阳为要也。

又问曰：既是火之为害，正宜以水治之，而先生独曰火不可水灭，反欲用辛热何耶？曰：子但知火之为火，而不知火有不同也。有天上之火，如暑月伤暑之病是也，方可以井水沃之，可以寒凉折之。若炉中之火，得水则灭。在人身即脾胃之火，脾胃之中无火，将以何者蒸腐水谷，而分温四体耶？至于相火者，龙雷之火，水中之火也。龙雷之火，得雨而益炽，惟太阳一照，而龙雷自息，及秋冬阳气伏藏，而雷始收声，龙归大海矣。此火不可水灭，而用辛热之义也。当今方书亦知龙雷之火不可水灭，不可直折，但其注皆曰黄柏、知母之类是也。若是依旧，是水灭、直折矣。误天下苍生者，此言也。哀哉！

又问曰：黄柏、知母既所禁用，治之将何如？若与前所论，理中温中无异法，何必分真阴真阳乎？曰：温中者，理中焦也，非下焦也，此系下焦两肾中先天之真气，与心肺脾胃后天有形之体，毫不相干，且干姜、甘草、当归等药，俱入不到肾经，惟仲景八味肾气丸斯为对证。肾中一水一火，地黄壮水之主，桂附益火之原，水火既济之道。盖阴虚火动者，若肾中寒冷，龙宫无可安之穴宅，不得已而游行于上，故血亦随火而妄行。今用桂附二味纯阳之火，加于六味纯阴水中，使肾中温暖，如冬月一阳来复于水土之中，龙雷之火，自然归就于原宅，不用寒凉而火自降，不必止血而血自安矣。若阴中水干而火炎者，去桂、附而纯用六味，以补水配火，血亦自安，亦不必去火，总之保火为主。此仲景二千余年之玄秘，岂后人可能笔削一字哉！

客又问曰：假寒假热之说何如？曰：此真病之状，惑者误以为假也。经曰：少阴司天之政，水火寒热持于气交，热病生于上，冷病生于下，寒热凌犯而争于中，民病血溢、血泄。《内经》盖指

---

① 土苴(chǎzhā 衩贮)：渣滓，糟粕。

人之脏腑而言，言少阴司天者，肾经也。凡肾经吐血者，俱是下寒上热，阴盛于下，逼阳于上之假证。世人不识而为其所误者多矣。吾独窥其微，而以假寒治之，所谓假对假也。但此证有二：有一等少阴伤寒之证，寒气自下肾经，而感小腹痛，或不痛，或呕或不呕，面赤口渴不能饮水，胸中烦躁，此作少阴经外感伤寒看，须用仲景白通汤之法治之，一服即愈，不再作。又有一等真阴失守，命门火衰，火不归元，水盛而逼其浮游之火于上，上焦咳嗽气喘、恶热、面红、呕吐痰涎、出血，此系假阳之证，须用八味地黄引火归元。兹二方俱用大热之药。倘有方无法，则上焦烦热正甚，复以热药投之，入口即吐矣。须以水探冷，假寒驱之，下嗌之后，冷性既除，热性始发，因而呕哕皆除，此加人尿、猪胆汁于白通汤，下以通拒格之寒也。用八味汤者，亦复如是。倘一服寒凉，顷刻立化[1]，慎之哉！

客曰：真假之说，至矣精矣。吾何以辨其为假而识之耶？又何以识其为伤寒与肾虚而辨之耶？曰：此未可以易言也。将欲望而知之，是但可以神遇，而不可以目遇也；将欲闻而知之，是可以气听，而不可以心符也；将欲问而知之，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也，将欲切而知之，得之心而应之手，巧则在其人，父不能传之子也。若必欲言之，姑妄言乎，余辨之舌耳：凡有实热者，舌胎必燥而焦，甚则黑；假热者，舌虽有白胎而必滑，口虽渴面不能饮水，饮水不过一二口，甚者少顷亦吐出，面虽赤面色必娇嫩，身作躁而欲坐卧于泥水中，此为辨也。伤寒者，寒从下受之，女人多有此证。大小便闭，一剂即愈，此暴病也。阴虚者，大小便俱利，吐痰必多，此阴虚火衰之极，不能以一二药愈，男女俱有之。纵使引得火归，又须以参芪补阳兼补阴，岁月调理，倘不节欲，终亦必亡而已。余所传如此，此不过糟粕耳。所望于吾子者，得意而忘言，斯得之矣。

凡治血证，前后调理，须按三经用药。心主血，脾裹血，肝藏血。归脾汤一方，三经之方也。远志、枣仁补肝以生心火；茯神补心以生脾土；参、芪、甘草补脾以固肺气；木香者，香先入脾，总欲使血归于脾，故曰归脾。有郁怒伤脾、思虑伤脾者尤宜。火旺者，加山栀、丹皮；火衰者，加丹皮、肉桂。又有八味丸，以培先天之根，治无余法矣。

薛立斋遇星士张东谷谈命时，出中庭，吐血一二口，久有此症，遇劳即发。余意此劳伤肺气，其血必散，视之果然。与补中益气汤，加门冬、五味、山药、熟地、茯神、远志，服之而愈。翌早请见，云：服四物、黄连、山栀之类，血益多而倦益甚，得公一匕，吐血顿止，精神如故，何也？余曰：脾统血，肺主气，此劳伤脾肺，致血妄行，故用前药，健脾肺之气，而嘘血归元耳。

一男子咳嗽吐血，热渴痰盛，盗汗遗精，用六味地黄料，加门冬、五味治之愈。后因劳怒，忽吐紫血块。先用花蕊石散，化其紫血，又用独参汤渐愈。后劳则咳血一二口，脾肺肾三脉，皆洪数，用归脾汤、六味丸而全愈。

一童子年十四，发热吐血，余谓宜补中益气，以滋化源。不信，用寒凉降火愈甚，始谓余曰：童子未室，何肾虚之有，参芪用之奚为？余述丹溪云：肾主闭藏，肝主疏泄，二脏俱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为物所感，则易于动，心动则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其精已暗耗。又褚氏《精血篇》云：男子精未满而御女，以通其精，则五脏有不满之处，异日必有难状之疾。遂与补中益气、六味地黄而瘥。

愚谓童子之证，须看先天父母之气，而母气为尤重。凡惊风痘疹，肾虚发热，俱以母气为主。如母有火者，其子必有火；母脾虚者，子必多脾病；母火衰者，子必从幼有肾虚证。如齿迟、语迟、行迟、囟门开大、肾疳等证，皆先天不足，从幼填补，亦有可复之天。不必如上所言暗泄，方有血证。

客问曰：吐血衄血，同是上炎之火，一出于口，一出于鼻，何也？东垣云：衄血出于肺，从鼻中出也；呕血出于胃，吐出成碗成盆也，咯唾血者，出于肾，血如红缕，在痰中唾中，咳咯而出也；痰涎血者，出于脾，涎唾中有少血散漫而出也。

---

① 化：天盖楼本作"死"。

东垣论虽如此，然肺不特衄血，亦能咳血、唾血。不特胃呕血，肝亦呕血。盖肺主气；肝藏血，肝血不藏，乱气自两胁中逆而出之。然总之是肾水随相火炎上之血也。肾主水，水化液为痰为唾为血，肾脉上入肺，循喉咙，挟舌本，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故病则俱病也。但衄血出于经，衄行清道；吐血出于胃，吐行浊道。喉与咽二管不同也。盖经者走经之血，走而不守，随气而行，火气急，故随经直犯清道而出于鼻，其不出于鼻者，则为咳咯，从肺窍而出于咽也。胃者守营之血，守而不走，存于胃中，胃气虚不能摄血，故令人呕吐，从喉而出于口也。今人一见吐衄，便以犀角地黄为必用之药，然耶否耶？曰：犀角地黄乃是衄血之的方，若阴虚火动吐血与咳咯者，可以借用成功；若阳虚劳力及脾胃虚者，俱不宜。盖犀，水兽也，焚犀可以分水，可以通天。鼻衄之血，从任督而至巅顶，入鼻中，惟犀角能下人肾水，繇肾脉而上引；地黄滋阴之品，故为对征。今方书中所载云：如无犀角，以升麻代之。犀角、升麻，气味形性迥不相同，何以代之？曰：此又有说焉。盖缘任冲二脉，附阳明胃经之脉，亦入鼻中。火郁于阳明而不得泄，因成衄者，故升麻可代。升麻阳明药，非阳明经衄者，不可代。衄亦有阴虚火衰者，其血必点滴不成流，须用壮火之剂，不可概用犀角。有伤寒病五六日，但头汗出，身无汗，际颈而还，小便自利，渴饮水浆，此瘀血证也，宜犀角地黄汤、桃仁承气汤。看上下虚实，用犀角地黄汤治上，桃仁承气汤治中，抵当汤丸治下也。

有血从齿逢中，或牙龈中出，名曰齿衄，亦系阳明、少阴二经之证。盖肾主骨，齿者骨之标，其龈则属胃土。又上齿止而不动属土，下齿动而不止属水。凡阳明病者，口臭不可近，根肉腐烂，痛不可忍，血出或如涌，而齿不动摇，其人必好饮，或多啖炙煿肥甘，豢养所致。内服清胃汤，外敷石膏散，甚者服调胃承气汤，下黑粪而愈。或有胸虚热者，以补中益气加丹皮黄连亦得，少阴病者，口不臭，但浮动，或脱落出血，或缝中痛而出血，或不痛，此火乘水虚而出，服安肾丸而愈，余尝以水虚有火者，用六味加骨碎补，无火者八味加骨碎补，随手而应。外以雄鼠骨散敷之，齿动复固。又有齿痛连脑者，此系少阴伤寒，用麻黄附子细辛汤，不可不知。又小儿疳证，出血口臭肉烂者，芦荟丸主之。

有怒气伤肝，而成吐衄者，其人必唇青面青脉弦，须用柴胡栀子清肝散。

有郁气伤脾者，须用归脾汤，加丹皮、山栀。推而广之，世人因郁而致血病者多。凡郁皆肝病也，木中有火，郁甚则火不得舒，血不得藏而妄行。但郁之一字，不但怒为郁，忧为郁，怒与忧固其一也。若其人素有阴虚火证，外为风寒暑湿所感，皮毛闭塞即为郁，郁则火不得泄，血随火而妄行，郁于经络，则从鼻而出，郁于胃脘，则从吐而出。凡系郁者，其脉必涩，其人必恶风恶寒。不知者便以为虚而温补之，误矣！须视其面色必滞，必喜呕，或口苦，若口酸，审有如是证，必当舒散其郁为主，木郁则达之，火郁则发之是也。其方惟逍遥散为的药，外加丹皮、茱、连，随手而应。血止后，若不用六味地黄以滋其阴，翌日必发。余于五郁论中，言之详矣。

有饮酒过多，伤胃而吐血，从吐后出者，以葛花解醒汤，加丹皮，倍黄连，使之上下分消，酒病愈，血亦愈矣。

有过啖炙煿辛热等物而得者，上焦壅热，胸腹满痛，血出紫黑成块者，可用桃仁承气汤，从大便导之，此釜底抽薪之法。

已上二证，虽属内伤，犹作有余之证，可用前法。

有妇人发热，经水适来适止，诂语昼轻夜重，如见鬼，小便利或不禁，此名热入血室，须用小柴胡汤，加红花、生地、丹皮、官桂、归尾破血之剂。详见伤寒门。

有坠车坠马，跌扑损折，失血瘀蓄，肿痛发热者，先以桃仁、大黄、川芎、当归、赤芍、丹皮、红花，行血破瘀之剂，折其锐气，而后区别治之，以和血消毒之药。张子和尝以通经散、神祐丸，大下数十行，病去如扫，不致有瘫残跛躄之患。又尝以此法治杖疮痛肿发热绝者，十余行而肿退热消，真不虚语也。

有产后恶露未尽，儿枕作痛者，须用桃仁、

红花、当归、川芎、赤芍、丹皮等，行血破血之药，加姜桂辛热，以行其瘀。又有虚痛无瘀血者，当另行温补，不可概用破血之剂。且以今时之弊言之，夫人之吐衄，非阴虚则阳虚，余备言矣。今人一见血证，以为阴虚者，血虚也，舍四物何法乎，火动者热也，非芩、连、栀、柏何药乎？咳嗽者火也，非紫菀、百部、知母、贝母何物乎？丹溪、节斋，俱有明训，岂能外之？谁知阴虚之证，大抵上热下寒者多，始而以寒凉进之，上焦非不爽快，医者病者无不以为道在是矣。稍久则食减，又以为食不化，加神曲、山查。再久而热愈盛，痰嗽愈多，烦躁愈甚，又以药力欠到，寒凉增进，而泄泻腹胀之症作矣，乃以枳壳、大腹皮宽中快气之品进矣。至此不毙，将待何时？是故咳嗽吐血，时时发热，未必成瘵也，服四物、黄柏、知母之类不已，则瘵成矣。胸满膨胀，悒悒不快，未必成胀也，服山查、神曲之药不已，则胀成矣。面浮肿，小便秘涩，未必成水也，服渗利之药不已，则水成矣。

气滞膈塞，未必成噎也，服青皮、枳壳宽快之药不已，则噎成矣。成则不可复药及陷[1]于危，乃曰病犯条款，虽对证之药，无可奈何也！

附　方

中风

三生饮方

生南星一两　生川乌半两，去皮　生附子半两，去皮　木香二钱

每用共一两，加人参一两煎。

河间地黄饮子方

熟地　巴戟去心　山茱萸肉　肉苁蓉酒浸　附子　石斛　五味　茯苓　石菖蒲　远志去心　官桂　麦门冬去心

各等分，每服五钱，入薄荷少许，姜枣煎服。

易老天麻丸方

天麻六两，酒浸三日，焙干。除风　牛膝六两，酒浸三日，焙干。强筋　玄参六两，枢机管领　杜仲七两，使筋骨相着　萆薢六两，壮筋骨　当归二十两，和养血脉　附子一两，炮过。行诸经中之血　羌活十两，去骨间风　生淮地黄一斤，益真阴

诸书所载，名曰愈风丹，与此方相合，治诸风肢体麻木，手足不遂等症。但愈风丹无附子，加肉桂三两、淮地黄一斤。其余品数分两俱一般。

考补小续命汤

麻黄　人参　黄芩　白芍　防己　桂枝　川芎　防风　甘草　附子　杏仁　石膏　当归

本方无附子、防风、防己

厥

六味附子汤

附子　肉桂　防己各四钱　白术　茯苓各三钱　炙甘草二钱

蒲黄汤

蒲黄一两，炒褐色　清酒十大盏，热沃之

温服。

二十四味流气饮

丁香　肉桂　草果　麦门冬　赤茯苓　木通　槟榔　枳壳　厚朴　木瓜　大腹皮　青皮　陈皮　木香　人参　白术　蓬莪术　甘草　紫苏　香附　菖蒲

乌梅丸

乌梅三十个，去核　人参　细辛　香附　附子炮　桂枝洗净，炮，各六钱　黄连一两六钱，炒　干姜一两，炮　当归酒浸　蜀椒去目及闭口者，各四钱

共为丸，理中汤下。

八物顺气散

白芷　台乌　青皮　陈皮　白术　人参　茯苓　甘草

伤寒

桂枝汤　治太阳经伤风发热，自汗恶风。

桂枝　芍药　甘草

麻黄汤　治太阳经伤寒发热，无汗恶寒。

麻黄　桂枝　甘草　杏仁

小柴胡汤　治少阳胆经耳聋胁痛，寒热往来，口苦。

柴胡　黄芩　甘草

---

① 陷(diàn 店)：临近险境。

大柴胡汤 表证未除，而里证又急，汗下兼行。

柴胡 黄芩 芍药 半夏 人参 大黄 枳实

白虎汤 治身热大渴而有汗，脉洪大者。如无渴者，不可用此药，为大忌。倘是阴虚发热，服之者死。若五六月暑病者，必用此方，又当审其虚实。

石膏 知母 甘草 人参 竹叶 糯米

调胃承气汤 治太阳阳明，不恶寒反恶热，大便秘结而呕，口晡潮热者，阳明有二证，在经则解肌，入腑则攻下。

大黄 甘草 芒硝

小承气汤 六七日不大便，腹胀满闷，病在太阴无表证，汗后不恶寒，潮热狂言而喘者。

大黄 厚朴 枳实

大承气汤 治阳明太阴诂语，五六日不大便，腹满烦渴，并少阴舌干口燥，日晡发热，脉沉实者。

大黄 厚朴 枳实 芒硝

桃仁承气汤 治外证已解，小腹急，大便黑，小便利，为瘀血证。

四逆散 治阳气亢极，血脉不通，四肢厥逆，在臂胫之下，若阴证则上过乎肘，下过乎膝，以此为辨也。

柴胡 芍药 甘草 枳实

理中汤 治即病太阴，自利不渴，寒多而腹痛等证。

人参 甘草 干姜 白术

加附子，即为附子理中汤。

真武汤

茯苓 芍药 生姜 附子 白术

四逆汤

附子 干姜 甘草

术附汤

白术 甘草 附子

姜附汤

干姜 附子

回阳返本汤 此方治阴盛格阳，阴极发躁，渴而面赤，欲坐卧泥水中，脉来无力，或脉全无欲绝者。

熟附 干姜 甘草 人参 五味 黄连 腊茶

面戴阳者，下虚也，加连须葱白七茎，用澄清泥浆水煎。临服须以冷水探冷，人猪胆汁、人尿各一匙服。无脉者，脉渐出者生，暴出者死。

生地黄连汤

生地 川芎 当归 栀子 黄连 黄芩 芍药 防风

温

阳毒升麻汤

升麻半两 当归 蜀椒 雄黄 桂枝各一两

每服五钱，水一钟半，煎一盏温服，覆手足取汗，得吐亦佳。

阴毒甘草汤

甘草 升麻各半两 当归 川椒 鳖甲各一两

每服五钱，水一盏半，煎一盏服。

此二方，与《伤寒论》阳毒、阴毒特异之，故记之。是感天地疫疠非常之气，遍家传染，所谓时疫证者是也。

郁

古方逍遥散

柴胡 薄荷 当归 芍药 陈皮 甘草 白术 茯神

加味者，加丹皮、山栀。予以山栀屈曲下行泄水，改用茱萸炒黄连。

血

麻黄桂枝汤

人参益上焦元气不足而实其表也 麦门冬保肺气，各三分 桂枝辛甘发散寒气 当归和血养血，各五分 麻黄去根沫，主发散寒气 甘草味甘，发散寒气 黄芪实表益卫 白芍药已上各一钱 五味子五个，安其脉气

右以水三盏，先煮麻黄一味，令沸，去沫，至二盏，入余药同煎至一盏，去渣热服，只一服而愈，不再作。

卷之四　先天要论上

八　味　丸

治命门火衰，不能生土，以致脾胃虚寒，饮食少思，大便不实，或下元衰惫，脐腹疼痛，夜多溲溺等证症。

熟地黄八两，用真生怀庆、酒洗净，浸一宿，柳木甑砂锅上蒸半日，晒干再蒸，再晒，九次为度，临用捣膏　山药四两　山茱萸肉四两　丹皮三两　白茯苓三两　泽泻三两　肉桂一两　附子一两

制附子法：附子重一两三四钱，有莲花瓣，头圆底平者佳。备童便五六碗，浸五七日，候透润，揭皮切作四块，仍浸三四日。用粗纸数层包之，浸湿煨灰火中，取出切片，检视有白星者，仍用新瓦上炙热，至无星为度。如急欲用，即切大片，用童便煮三四沸，热瓦上炮熟用之。

八味丸，乃张仲景所制之方也，《圣惠》云能伐肾邪，皆君主之药，宜加减用。加减不依易老亦不效。今人有加人参者，人参乃是脾经药，到不得肾经；有加黄柏、知母者；有欲减泽泻者。皆不知立方本意也。

六味加五味子名曰都气丸，述类象形之意也。

钱氏减桂附，名曰六味地黄丸，以治小儿。以小儿纯阳，故减桂附。

杨氏云：常服去附子加五味，名曰加减八味丸。

丹溪有三一肾气丸，独此方不可用。

仲景有《金匮》肾气丸。

益阴地黄丸，治目病火衰者。

济阴地黄丸，治目病有火者。

二方见《原机启微》。易老云：八味丸治脉耗而虚，西北二方之剂也。金弱木胜，水少火亏，或脉鼓按之有力，服之亦效，何也？答曰：诸紧为寒，火亏也，为内虚水少、为木胜金弱，故服之亦效。

张仲景八味丸用泽泻论

出《东垣十书》

张仲景八味丸用泽泻，寇宗奭《本草衍义》云，不过接引桂附等归就肾经，别无他意。王海藏疑之。愚谓八味丸，以地黄为君而以余药佐之，非止为补血之剂，盖兼补气也。若专为补肾而入肾经，则地黄、山茱萸、白茯苓、牡丹皮，皆肾经之药，固不待夫泽泻之接引而后至也。其附子乃右命门之药，浮中沉，无所不至，又谓通行诸经引用药。官桂能补下焦相火不足，是亦右肾命门药也。然则桂附，亦不待夫泽泻之接引而后至矣。且泽泻虽曰咸以泻肾，乃泻肾邪，非泻肾之本也，故五苓散用泽泻者，讵非泻肾邪乎？白茯苓亦伐肾邪，即所以补正耳。是则八味丸之用泽泻者，非但为接引诸药泻肾邪，盖取其养五脏，益气力，起阴气，补虚损、五劳之功，寇氏又何疑耶？且泽泻固能泻肾，然从于诸补药之中，虽欲泻之，而力莫能施矣，其妙为何如！

余所以谆谆于此方者，盖深知仲景为立方之祖，的认此方为治肾之要，毫不敢私意增减。今人或以脾胃药杂之，或以寒凉加之，皆不知立方之本意也。余特将仲景立意之奥旨，阐发于各条门下。

水　火　论

坎，乾水也，气也，即小而井，大而海也；兑，坤水也，形也，即微而露，大而雨也。一阳陷于二阴为坎，坎以水气潜行地中，为万物受命根本，故曰润万物者，莫润乎水。一阴上彻于二阳为兑，兑以有形之水，普施于万物之上，为资生之利泽，故曰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明此二水，可以悟治火之道矣。心火者，有形之火也；相火者，无形之火也。无形之火内燥热而津液枯，以五行有

形之兑水制之者，权也，吾身自有上池真水，气也，无形者也。以无形之水沃无形之火，当而可久者也。是为真水真火，升降既宜，而成既济矣。

医家不悟先天太极之真体，不穷无形水火之妙用，而不能用六味、八味之神剂者，其于医理，尚欠太半。

陈希夷《正易消息》曰：坎，乾水也，气也，一阳陷于二阴为坎。坎以水气潜行地中，为万物受命根本，故曰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盖润液也，气之液也。《月令》于仲秋乃云：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是水之涸，地之死也。于仲冬乃云：水泉动，然而是月一阳生，是水之动，地之生也。由斯而观，不过欲人脱死地而求生地。凡举动先自潜固根本以待，后乃能万应而万举万胜，明其理也。

六味丸一名地黄丸　治肾虚作渴，小便淋秘，气壅痰涎，头目眩晕，眼花耳聋，咽燥舌痛齿痛，腰腿痿软等症，及肾虚发热，自汗盗汗，便血诸血，失音水泛。为痰之圣药，血虚发热之神剂。又治肾阴虚弱，津液不降，败浊为痰，或致咳逆。又治小便不禁，收精气之虚脱。为养气滋肾，制火导水，使机关利而脾土健实。

熟地黄八两，杵膏　山茱萸肉　山药各四两
牡丹皮　白茯苓　泽泻各三两

右为细末，和地黄膏，加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食前，滚盐汤下。凡服须空腹，服毕少时，便以美膳压之，使不得停留胃中，直至下元，以泻冲逆也。

六味丸说

肾虚不能制火者，此方主之。肾中非独水也，命门之火并焉。肾不虚，则水足以制火，虚则火无所制，而热证生矣，名之曰阴虚火动，河间氏所谓"肾虚则热"是也。今人足心热，阴股热，腰脊痛，率是此证，乃咳血之渐也。熟地黄、山茱萸，味厚者也，经曰味厚为阴中之阴，故能滋少阴、补肾水；泽泻味咸，咸先入肾。地黄、山药、泽泻，皆润物也，肾恶燥，须此润之。此方所补之水，无形之水，物之润者亦无形，故用之。丹皮者，牡丹之根皮也，丹者南方之火色，牡而非牝属阳，味苦辛，故入肾而敛阴火，益少阴，平虚热。茯苓味甘而淡者也，甘从土化，土能防水，淡能渗泄，故用之以制水脏之邪，且益脾胃而培万物之母。壮水之主，以镇阳光，即此药也。

八味丸说

君子观象于坎，而知肾中具水火之道焉。夫一阳居于二阴为坎，此人生与天地相似也。今人入房盛而阳事易举者，阴虚火动也；阳事先痿者，命门火衰也。真水竭则隆冬不寒，真火息则盛夏不热。是方也，熟地、山萸、丹皮、泽泻、山药、茯苓，皆濡润之品，所以能壮水之主；肉桂、附子，辛润之物，能于水中补火，所以益火之原。水火得其养，则肾气复其天矣。益火之原，以消阴翳，即此方也。盖益脾胃而培万物之母，其利溥矣。

滋阴降火论

节斋云：人之一身，阴常不足，阳常有余，况节欲者少，纵欲者多，精血既亏，相火必旺，火旺则阴愈消，而痨瘵、咳嗽、咯血、吐血等症作矣。故宜常补其阴，使阴与阳齐，则水能制火，而水升火降，斯无病矣。故丹溪先生发明补阴之说，谓专补左尺肾水也。古方滋补药，皆兼补右尺相火，不知左尺原虚，右尺原旺，若左右平补，依旧火胜于水，只补其左、制其右，庶得水火相平也。右尺相火，固不可衰，若果相火衰者，方宜补火。但世之人火旺致病者，十之八九，火衰成病者，百无一二。且少年肾水正旺，似不必补，然欲心正炽，妄用太过。至于中年，欲心虽减，然少年斫丧既多，焉得复实！及至老年，天真渐绝，只有孤阳。故补阴之药，自少至老，不可缺也。节斋先生发明先圣之旨，以正千载之讹，其功盛哉！但水衰者固多，火衰者亦不少。先天禀赋若薄者，虽童子尚有火衰之证，焉可独补水哉？况补阴丸中，以黄柏、知母为君，天、麦门冬为佐。盖黄柏苦寒泄水，天门寒冷损胃，服之者，不惟不能补

水，而且有损于肾，故滋阴降火者，乃谓滋其阴，则火自降，当串讲，不必降火也。然二尺各有阴阳水火互相生化，当于二脏中各分阴阳虚实，求其所属而平之。若左尺脉虚弱而细数者，是左肾之真阴不足也，用六味丸；右尺脉迟软，或沉细而数欲绝者，是命门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丸。至于两尺微弱，是阴阳俱虚，用十补丸。此皆滋其先天之化源，实万世无穷之利。自世之补阴者，率用黄柏、知母，反戕脾胃，多致不起，不能无遗憾于世。予特表而出之，以广前人之未备，使医者、病者加意于六味、八味二方云。

附录十补丸　治肾虚冷，足寒膝软。

五味子　附子各二两　山萸　山药　丹皮　桂心　茯苓　泽泻　制鹿茸各一两

相火龙雷论

火有人火，有相火。人火者，所谓燎原之火也，遇草而燔，得木而燔，可以湿伏，可以水灭，可以直折，黄连之属可以制之；相火者，龙火也，雷火也，得湿则焫，遇水则燔。不知其性而以水折之，以湿攻之，适足以光焰烛天，物穷方止矣。识其性者，以火逐之，则焰灼自消，炎光扑灭，古书泻火之法，意盖如此。今人率以黄柏治相火，殊不知此相火者，寄于肝肾之间，此乃水中之火，龙雷之火也，若用黄柏苦寒之药，又是水灭湿伏，龙雷之火愈发矣。龙雷之火，每当浓阴骤雨之时，火焰愈炽，或烧毁房屋，或击碎木石，其势诚不可抗，惟太阳一照，火自消灭。此得水则炽，得火则灭之一验也。

又问：龙雷何以五六月而启发，九十月而归藏？盖冬时阳气在水土之下，龙雷就其火气而居于下；夏时阴气在下，龙雷不能安其身而出于上。明于此义，故惟八味丸桂附与相火同气，直入肾中，据其窟宅而招之，同气相求，相火安得不引之而归原。即人非此火不能有生。世人皆曰降火，而予独以地黄滋养水中之火；世人皆曰灭火，而予独以桂附温补天真之火。千载不明之论，予独表而出之，高明以为何如？

震本坤体，阳自外来交之，有动乎情欲之象，是以圣人于卦中，凡涉乎震体者，取义尤严。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在复则曰先王以至日闭关，欲其复之静也；在随则曰向晦入晏，息欲其居之安也；在颐则曰慎言语、节饮食，欲其养之正也。明乎此义，而相火不药自伏矣。

阴虚发热论

世间发热类伤寒者数种，治各不同。伤寒、伤风及寒疫也，则用仲景法，温病及瘟疫也，则用河间法，此皆论外感者也。今人一见发热，皆认作伤寒，率用汗药以发其表。汗后不解，又用表药以凉其肌，柴胡、凉膈、白虎、双解等汤，杂然并进。若是虚证，岂不殆哉！自东垣出，而发内伤补中益气之论，此用气药以补气之不足者也。至于劳心好色，内伤真阴，真阴既伤，则阳无所附，故亦发热。其人必面赤烦躁，口渴引饮，骨痛脉数而大，或尺数面无力者是也。惟丹溪发明补阴之说，以四物汤加黄柏、知母，此用血药以补血之不足者也。世袭相因，屡用不效何耶？盖因阴字认不真，误以血为阴耳，当作肾中之真阴，即先天也。《内经》曰：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诸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王太仆先生注云：大寒而盛，热之不热，是无火也；大热而盛，寒之不寒，是无水也。又云：倏忽往来，时发时止，是无火也；昼见夜伏，夜见昼止，时节而动，是无水也，当求其属而主之。无火者，宜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无水者，宜壮水之主，以镇阳光。必须六味、八味二丸，出入增减，以补真阴，屡用屡效。若泥黄柏、知母苦寒之说，必致损伤脾阴而毙者，不可胜举。大抵病热作渴，饮冷便秘，此属实热，人皆知之。或恶寒发热，引衣蹉卧，四肢逆冷，大便清利，此属真寒，人亦易知。至于烦扰狂越，不欲近衣，欲坐卧泥水中，此属假热之证。其甚者，烦极发燥，渴饮不绝，舌如芒刺，两唇燥裂，面如涂朱，身如焚燎，足心如烙，吐痰如涌，喘急，大便秘结，小便淋沥，三部脉洪大而无伦。当是时也，却似承气证，承气入口即毙；却似白虎证，白虎下咽即亡。若用二丸，缓不济事。急以加减八味丸料一斤，内肉桂一两，以

水顿煎五六碗，冰冷与饮，诸证自退。翌日必畏寒脉脱，是无火也，当补其阳，急以附子八味丸料，煎服自愈。此证与脉俱变其常，而不以常法治之者也。若有产后，及大失血后，阴血暴伤，必大发热，亦名阴虚发热，此阴字正谓气血之阴。若以凉药止治立毙，正所谓象白虎汤证，误服白虎汤必死。当此之时，偏不用四物汤，有形之血，不能速化，几希之气，所宜急固，须用独参汤，或当归补血汤，使无形生出有形来。此阳生阴长之妙用，不可不知也。或问曰：子之论则详矣，气虚血虚，均是内伤，何以辨之？予曰：悉乎子之问也。盖阴虚者，面必赤，无根之火，载于上也；若是阳证，火入于内，面必不赤。其口渴者，肾水干枯，引水自救也。但口虽渴，而舌必滑，脉虽数而尺必无力，甚者尺虽洪数，而按之必不鼓，此为辨耳。虽然，若问其人曾服过凉药，脉亦有力而鼓指矣。戴复庵云：服凉药而脉反加数者，火郁也，宜升宜补，切忌寒凉，犯之必死。临证之工，更宜详辨，毫厘之差，枉人性命，慎哉慎哉！

痰　论

王节斋云：痰之本水也，原于肾；痰之动湿也，主于脾。古人用二陈汤，为治痰通用。然以治湿痰、寒痰则是矣，若夫阴火炎上，熏于上焦，肺气被郁，故其津液之随气而升者，凝结而成痰，腥秽稠浊，甚则有带血而出者，此非中焦脾胃湿痰、寒痰之所比，亦非半夏、枳壳、南星之所治，惟用清气化痰，须有效耳。噫！节斋论痰而首揭痰之本于肾，可为发前人所未发，惜乎启其端而未竟其说，其所制之方，皆治标之药，而其中寒凉之品甚多，多致损胃。惟仲景先生云：气虚有痰，用肾气丸补而逐之。吴茭山《诸证辨疑》又云：八味丸治痰之本也。此二公者，真开后学之矇瞆，济无穷之夭枉。盖痰者病名也，原非人身之所有，非水泛为痰，则水沸为痰，但当分有火、无火之异耳。肾虚不能制水，则水不归源，如水逆行，洪水泛滥而为痰，是无火者也，故用八味丸以补肾火。阴虚火动，则水沸腾。动于肾者，犹龙火之出于海，龙兴而水附；动于肝者，犹雷火之出于地，疾风暴雨，水随波涌而为痰，是有火者也，故用六味丸以配火。此不治痰之标，而治痰之本者也。然有火、无火之痰，何以辨之？曰：无火者纯是清水，有火者中有重浊白沫为别耳。善用者，若能于肾虚者，先以六味、八味，壮水之主、益火之原，复以四君子或六君子，补脾以制水。于脾虚者，既补中、理中，又能以六味、八味制水以益母，子母互相生克，而于治痰之道，其庶几矣。

庞安常有言：有阴水不足，阴火上升，肺受火侮，不得清肃下行，繇是津液凝浊，生痰不生血者，此当以润剂，如门冬、地黄、枸杞之属滋其阴，使上逆之火，得返其宅而息焉，则痰自清矣。投以二陈，立见其殆。有肾虚不能纳气归原，原出而不纳则积，积而不散则痰生焉，八味丸主之。庞公之见甚确，录之以为案。

《蒙筌》谓地黄泥膈生痰，为痰门禁药，以姜汁炒之。嗟乎！若以姜汁炒之，则变为辛燥，地黄无用矣。盖地黄正取其濡润之品，能入肾经，若杂于脾胃药中，土恶湿，安得不泥膈生痰？八味、六味丸中诸品，皆少阴经的药，群队相引，直入下焦，名曰水泛为痰之圣药，空腹服之，压以美膳，不留胃中。此仲景制方立法之妙，何必固疑！

咳　嗽　论

咳谓无痰而有声，嗽是有痰而有声，虽分六腑五脏之殊，而其要皆主于肺。盖肺为清虚之府，一物不容，毫毛必咳。又肺为娇脏，畏热畏寒，火刑金故嗽，水冷金寒亦嗽。故咳嗽者，必责之肺。而治之之法，不在于肺，而在于脾，不专在脾，而反归重于肾。盖脾者肺之母，肾者肺之子，故虚则补其母，虚则补其子也。

如外感风寒而咳嗽者，今人率以麻黄、枳壳、紫苏之类，发散表邪，谓从表而入者，自表而出。如果系形气、病气俱实者，一汗而愈。若形气病气稍虚者，宜以补脾为主，而佐以解表之药。何以故？盖肺主皮毛，惟其虚也，故腠理不密，风邪易以入之。若肺不虚，邪何从而入耶？古

人所以制参苏饮中必有参，桂枝汤中有芍药、甘草，解表中兼实脾也。脾实则肺金有养，皮毛有卫，已入之邪易以出，后来之邪无自而入矣。若专以解表，则肺气益虚，腠理益疏，外邪乘间而来者，何时而已耶？须以人参、黄芪、甘草以补脾，兼桂枝以驱邪，此予谓不治肺而治脾，虚则补其母之义也。

《仁斋直指》云：肺出气也，肾纳气也；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本。凡咳嗽暴重，动引百骸，自觉气从脐下逆奔而上者，此肾虚不能收气归元，当以地黄丸、安肾丸主之，毋徒从事于肺，此虚则补子之义也。余又有说焉：五行之间，惟肺肾二藏，母盛而子宫受邪，何则？肺主气，肺有热，则气得热而上蒸，不能下生于肾，而肾受邪矣。肾既受邪，则肺益病，此又何也？盖母藏于宫，子隐母胎，凡人肺金之气，夜卧则归藏于肾水之中，今因肺受心火之邪，欲下避水中，而肾水干枯有火，无可容之地，于是复上而病矣。

有火烁肺金而咳嗽者，宜清金降火。今之医书中，论清金降火者，以黄芩、天麦冬、桑白皮清肺金，以黄连降心火，石膏降胃火，以四物、黄柏、知母降阴火；谓枳、半燥泄伤阴，易用贝母、瓜蒌、竹沥、枇杷叶以润肺而化痰。已上治法，岂不平正通达耶？殊不知清金降火之理，似是而实非。补北方，正所以泻南方也；滋其阴，即所以降火也。独不观启玄子"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乎？予《相火论》及《滋阴降火论》中，已详言黄柏、知母之不宜用，与夫寒凉诸药之害矣。予又有说焉：王节斋云：凡酒色过度，损伤肺肾真阴者，不可服参芪，服之过多则死，盖恐阳旺而阴消也。自此说行，而世之治阴虚咳嗽者，视参芪如砒毒，以黄柏、知母为灵丹，使患此证而服此药者，百无一生，良可悲也。有能寡欲而不服药者，反可绵延得活。可见非病不可治，乃治病之不如法也。盖病本起于房劳太过，亏损真阴，阴虚而火上，火上而刑金故咳，咳则金不能不伤矣。予先以壮水之主之药，如六味地黄之类，补其真阴，使水升而火降；随即以参芪救肺之品，以补肾之母，使金水相生而病易愈矣。世之用寒凉者，肤浅庸工，固不必齿；间有知用参芪者，不知先壮水以镇火，而遽投参芪以补阳，反使阳火愈旺，而金益受伤，岂药之罪哉？此所谓不识先后着者也。

有脾胃先虚，土虚不能制水，水泛为痰，子来乘母而嗽者矣；又有初虽起于心火刑金，因误服寒凉，以致脾土受伤，肺益虚而嗽者。乃火位之下，水气承之，子来救母，肾水复火之仇，寒水挟木势而上侵于肺胃，水冷金寒故嗽。前病未除，新病愈甚。粗工不达此义，尚谓痰火难除，寒凉倍进，岂不殆哉！斯时也。须用六君子汤加炮姜，以补脾肺；八味丸以补土母，而引水归原。此等治咳嗽之法，幸同志者加之意焉。

《金匮》云：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射干麻黄汤主之。此论外感。

有嗽而声哑者，盖金实不鸣，金破亦不鸣。实则清之，破则补之，皆治肺之事也。又须知少阴之络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肺为之标，本虚则标弱，故声乱咽嘶，舌萎声不能前。出仲景伤寒书。

一男子年五十余岁，病伤寒咳嗽，喉中声如鼾，与独参汤。一服而鼾声除，至二三服而咳嗽亦渐退，服二三斤病始全愈。此阳虚之案

《衍义》云：有暴嗽服诸药不效，或教之进生料鹿茸丸、大菟丝子丸方愈。有本有标，却不可以其暴嗽而疑骤补之非，所以易愈者，亦觉之早故也。此阴虚之案

有一等干咳嗽者，丹溪云：干咳嗽极难治。此系火郁之证，乃痰郁其火，邪在中，用逍遥散以开之，下用补阴之剂而愈。

吐血论

问：吐血多起于咳嗽，咳嗽血者，肺病也，方家多以止嗽药治肺兼治血而不效，何也？曰：诸书虽分咳血、嗽血出于肺，咯血、唾血出于肾，余谓咳、嗽、咯、唾皆出肾。盖肾脉入肺，循喉咙，挟舌本；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故二脏相连，病则俱病，而其根在肾。肾中有火有水，水干火燃，阴火刑金，故咳；水挟相火而上化为痰，入于肺，肺为清虚之府，一物不容，故嗽。中有痰唾

带血而出者，肾水从相火炎上之血也，岂可以咳嗽独归之肺耶？《褚氏遗书·津润论》云：天地定位，水位乎中，人肖天地，亦有水焉，在上为痰，在下为水，伏皮为血，从毛窍中出为汗。可见痰也、水也、血也，一物也。血之带痰而出者，乃肾水挟相火炎上也。又云：服寒凉百不一生，饮溲溺百不一死。童便一味，可谓治血之要。然但暴发之际，用之以为降火消瘀之急剂则可，若多服，亦能损胃。褚氏特甚言寒凉之不可用耳。曰若是，则黄柏、知母既所禁用，童便又不宜多服，治之当如何？曰：惟六味地黄，独补肾水，性不寒凉，不损脾胃，久服则水升火降而愈，又须用人参救肺补胃药收功，使金能生水，盖滋其化源也。

又有一等肾水泛上，上侵于肺，水冷金寒，故咳嗽；肺气受伤，血无所附，故亦吐血。医见嗽血者火也，以寒折之，病者危而危者毙矣。须用八味丸补命门火，以引水归原；次用理中汤补脾胃，以补肺之母，使土能克水。则肾水归原，而血复其位矣。

以上论阴虚吐血者，用补天之法。若阳虚吐血，与夫六淫七情所致，各各不同，余另有《绛雪丹书》，专论血症，逐一可考，兹不能悉。今有一单方：只是节欲，不但节欲，直须绝欲。不绝欲，而徒恃乎药，未有能生者也。

喘 论

喘与气短不同，喘者，促促气急，喝喝息数，张口抬肩，摇身撷肚；短气者，呼吸虽数，而不能接续，似喘而不抬肩，似呻吟而无痛，呼吸虽急而无痰声。宜详辨之。丹溪云：须分虚实新久。久病是气虚，宜补之；新病是气实，宜泻之。

愚按：喘与短气分，则短气是虚，喘是实，然而喘多有不足者，短气间亦有有余者，新病亦有本虚者，不可执论也。

《金匮》云：实喘者，气实肺盛，呼吸不利，肺窍壅塞，若寸沉实，宜泻肺；虚喘者肾虚，先觉呼吸短气，两胁胀满，左尺大而虚，宜补肾。此肾虚证非新病虚者乎？

邪喘者，繇肺受邪，伏于肺中，关窍不通，呼吸不利，若寸沉而紧，此外感也。亦有六部俱伏者，宜发散，则身热退而喘定。此郁证，人所难知，非短气中之有余乎？

论人之五脏，皆有上气，而肺为之主，居于上而为五脏之华盖，通荣卫，合阴阳，升降往来，无过不及，何病之有？若为风寒暑湿所侵，则肺气胀满而为喘，呼吸迫促，坐卧不安，或七情内伤，郁而生痰，或脾胃俱虚，不能摄养，一身之痰，皆能令人喘。

真知其风寒也，则用仲景青龙汤；真知其暑也，则用白虎汤；真知其湿也，则用胜湿汤；真知其七情郁结也，则用四磨、四七汤。又有木郁、火郁、土郁、金郁、水郁，皆能致喘，治者察之。以上俱属有余之证

东垣云：病机云诸痿喘呕，皆属于上。辨云：伤寒家论喘，以为火热者，是明有余之邪中于表，寒变为热，心火太旺攻肺，故属于上。又云：膏粱之人，奉养太过，及过爱小儿，亦能积热于上而成喘，宜以甘寒之剂治之。饮食不节，喜怒劳役不时，水谷之寒。感则害人六腑，皆繇中气不足。其膜胀腹满，咳喘呕食不下，宜以大甘辛热之剂治之。《脉经》云：肺盛有余，则咳嗽上气渴烦，心胸满短气，皆冲脉之火行于胸中而作，系在下焦，非属上也。观东垣之辨，可见起于有余者，病机之邪；杂病者，不足之邪。自是标本判然条析。如遇标病，或汗或吐或下，一药而痰去喘定，奏功如神。粗工以其奏功如神也，执而概施之不足之证，岂不殆哉！娄全善云：凡下痰定喘诸方，施之形实有痰者神效。若虚而脉浮大，按之涩者，不可下之，下之必反剧而死。

经云诸喘皆属于上，又谓诸逆冲上皆属于火，故河间叙喘病在于热条下；华佗云肺气盛为喘；《活人书》云气有余则喘。后代集证类方，不过遵此而已。独王海藏辨云：气盛当作气衰，有余当认作不足。肺气果盛与有余，则清肃下行，岂复为喘？以其火人于肺，炎烁真阴，衰与不足而为喘焉。所言盛与有余者，非肺之气也，肺中之火也。海藏之辨，超出前人，发千古之精奥。惜乎起其端，未竟其火之所繇来。愚谓火之有余，

水之不足也；阳之有余，阴之不足也。凡诸逆冲上之火，皆下焦冲任相火，出于肝肾者也，故曰冲逆。肾水虚衰，相火偏胜，壮火食气，销铄肺金，乌得而不喘焉？丹溪云：喘有阴虚，自小腹下火起而上，宜四物汤加青黛、竹沥、陈皮，人童便煎服。如挟痰喘者，四物加枳壳、半夏，补阴以化痰。夫谓阴虚发喘，丹溪实发前人之所未发，但如此治法，实流弊于后人。盖阴虚者，肾中之真阴虚也，岂四物汤阴血之谓乎？其火起者，下焦龙雷之火也，岂寒凉所能降乎？其间有有痰者，有无痰者。有痰者，水挟木火而上也，岂竹沥、枳、半之能化乎？须用六味地黄，加门冬、五味大剂煎饮，以壮水之主，则水升火降，而喘自定矣。盖缘阴水虚故有火，有火则有痰，有痰则咳嗽，咳嗽之甚则喘。当与前"阴虚相火论"参看。

又有一等，似火而非火，似喘而非喘者。经曰：少阴所谓呕咳上气喘者，阴气在下，阳气在上，诸阳气浮，无所依归，故上气喘也。《黄帝针经》云：胃络不和，喘出于阳明之气逆。阳明之气下行，今逆而上行故喘。真元耗损，喘出于肾气之上奔，其人平日若无病，但觉气喘，非气喘也，乃气不归元也。视其外证，四肢厥逆，面赤而烦燥恶热，似火非火也，乃命门真元之火，离其宫而不归也。察其脉两寸虽浮大而数，而尺微而无力，或似有而无为辨耳。不知者以其有火也，少用凉药以清之，以其喘急难禁也；佐以四磨之类以宽之，下咽之后，似觉稍快，少顷依然。岂知宽一分，更耗一分。甚有见其稍快，误认药力欠到，倍进寒凉快气之剂，立见其毙矣。何也？盖阴虚至喘，去死不远矣，幸几希一线牵带在命门之根，尚尔留连。善治者，能求其绪，而以助元接真镇坠之药，俾其返本归原，或可回生，然亦不可峻骤也。且先以八味丸、安肾丸、养正丹之类，煎人参生脉散送下。觉气若稍定，然后以大剂参芪补剂，加破故纸、阿胶、牛膝等，以镇于下。又以八味丸加河车为丸，日夜遇饥则吞服方可。然犹未也，须远房帏、绝色欲，经年积月，方可保全，不守此禁，终亦必亡而已。予论至此，可为寒心，聪明男子，当自治未病，毋蹈此危机。

又有一等火郁之证，六脉微涩，甚至沉伏，四肢悉寒，甚至厥逆，拂拂气促而喘，却似有余，而脉不紧数，欲作阴虚，而按尺鼓指。此为蓄郁已久，阳气拂遏，不能营运于表，以致身冷脉微而闷乱喘急。当此之时，不可以寒药下之，又不可以热药投之，惟逍遥散加茱连之类，宣散蓄热，得汗而愈。愈后仍以六味地黄，养阴和阳方佳。此谓火郁则发之，木郁则达之，即《金匮》所云六脉沉伏，宜发散，则热退而喘定是也。经曰：火郁之发，民病少气，治以诸凉。或问：喘者多不能卧，何也？《素问·逆调论》云：夫不得卧，卧则喘者，水气之客也。夫水者，循经液而流也。肾者水脏，主津液，主卧与喘也。东垣云：病人不得卧，卧则喘者，水气逆行乘于肺，肺得水而浮，使气不得流通也。

仲景云：短气皆属饮。《金匮》云：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

以上详论阴虚发喘之证治。若阳虚致喘，东垣已详尽矣；外感发喘，仲景已详尽矣。兹为补天立论，故加意于六味、八味云。

喉咽痛论

喉与咽不同，喉者肺脘，呼吸之门户，主出而不纳；咽者胃脘，水谷之道路，主纳而不出。盖喉咽司呼吸，主升降，此一身之紧关橐籥也。经曰：足少阴所生病者，口渴舌干咽肿，上气嗌干及痛。《素问》云：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咽痛，不可纳食，又曰，足少阴之络，循喉咙，通舌本。凡喉痛者，皆少阴之病，但有寒热虚实之分。少阴之火，直如奔马，逆冲于上，到此咽喉紧锁处，气郁结而不得舒，故或肿或痛也。其证必内热、口干、面赤，痰涎涌上，其尺脉必数而无力，盖缘肾水亏损，相火无制而然，须用六味地黄、门冬、五味大剂作汤服之。又有色欲过度，元阳亏损，无根之火游行无制，客于咽喉者，须八味肾气丸大剂煎成，冰冷与饮，使引火归原，庶几可救。此论阴虚咽痛者，如此治法，正褚氏所谓上病疗下也。人之喉咽如曲突，曲突火炎，若以水自上灌下，曲突立爆烈矣。惟灶床下以盆水贮之，上炎

即熄，此上病燎下之一验也。其间有乳鹅、缠喉二名不同。肿于咽两旁者为双鹅，肿于一边者为单鹅，治法用鹅翎蘸米醋搅喉中，去尽痰涎，复以鹅翎探吐之，令着实一咯，咯破鹅中紫血即溃。或紫金锭磨下即愈。甚而不散者，上以小刀刺出紫血即愈。古方有刺少商穴法甚好。刀针刺血，急则用之，然亦有不宜用者。薛案云：一人年五十，咽喉肿痛，或针去血，神思虽清，尺脉洪数而无伦，次按之微细如无。余曰：有形而无痛，戴阳之类也，当峻补其阴。今反伤阴血必死，已而果殁。引此一案，以为粗工轻用刀针之戒。

缠喉风者，肿透达于外，且麻且痒且痛，可用谦甫**解毒雄黄丸**

雄黄一钱　郁金一分　巴豆十四粒，去油皮

醋糊丸，绿豆大。热茶送下，吐顽痰立苏，未吐再服。

古方有用巴豆油，摊纸作撚子，点火吹灭，以烟熏鼻中，即时口鼻流涎，牙关自开，即用此搐患处愈。有一等阳虚咽痛者，口舌生疮，遇劳益甚，其脉必浮大，此脾肺气虚，膀胱虚热，须以理中汤加山药、山茱萸服乃痊。有上焦风热者，用荆防败毒散效。有咽喉肿痛，作渴饮冷，大便秘结，六脉俱实，必下之乃愈，可用防风通圣散，今人虚热者多，实热者少，如此证不多得，此法不可轻用。又有急喉痹者，其声如鼾，痰如拽锯，此为肺绝之候，速熬人参膏，用竹沥、姜汁同调服。如未即得膏，速煎独参汤服。早者十全七八，次则十救四五，迟则不救。

丹溪云：咽喉肿痛，有阴虚阳气飞越，痰结在上者，脉必浮大，重取必涩，其去死不远，宜独参汤浓煎细细饮之。如作实证治，祸在反掌矣。仲景云：少阴客热咽痛，用甘草汤；少阴寒热相搏，用桔梗汤；少阴客寒咽痛，用半夏散及汤；少阴病咽中伤生疮，不能语言，声不出者，苦酒汤；少阴阴虚客热不利，咽痛胸满心烦者，猪肤汤。世人但知热咽痛，而不知有寒咽痛。经曰：太阳在泉，寒淫所胜，民病咽肿颔肿。陈藏器用附子去皮脐，炮裂切片，以蜜涂炙，令蜜入内，噙咽其津，甘味尽，再换一片呤噙之。

仲景云：下利清谷，里寒外热，脉微欲绝，面赤咽痛，用通脉四逆汤。盖以冬月伏寒在于肾经，发则咽痛下利，附子汤温其经则愈。又有司天运气，其年乡村相染，若恶寒者，多是暴寒折热，寒闭于外，热郁于内，切忌胆矾酸寒之剂点喉，反使阳郁结不伸，又忌硝黄等寒剂下之，反使阳下陷入里，则祸不旋踵矣。须用表散之剂，若仲景甘桔汤之类。

又有阳毒咽痛，用升麻汤；阴毒咽痛，用甘草汤。方见《金匮要略》及《千金方》中。

咽痛用诸药不效者，此非咽痛，乃是鼻中生一条红丝如发，悬一黑泡，大如樱珠，垂挂到咽门，而口中饮食不入。须用牛膝根直而独条者，洗净入米醋四五滴，同研细，就鼻孔滴二三点入内去，则红丝断而珠破，其病立安。又有喉间作痛，溃烂日久不愈，此必杨梅疮毒，须以革薢汤为主。

眼　目　论

经曰：五脏六腑之精，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肾藏精，故治目者，以肾为主。目虽肝之窍，子母相生，肾肝同一治也。

华元化云：目形类丸，瞳神居中而前，如日月之丽东南，而晦西北也。有神膏、神水、神光、真气、真血、真精，此滋目之源液也。神膏者，目内包涵膏液，此膏繇胆中渗润精汁，积而成者，能涵养瞳神，衰则有损。神水者，繇三焦而发源，先天真一之气所化，目上润泽之水是也。水衰则有火胜燥暴之患，水竭则有目轮大小之疾，耗涩则有昏眇之危。亏者多，盈者少，是以世无全精之目。神光者，原于命门，通于胆，发于心火之用事也。火衰则有昏瞑之患，火炎则有焚燥之殃。虽有两心而无正轮，心君主也通于大眦，故大眦赤者，实火也。命门为小心，小心相火也，代君行令，通于小眦，故小眦赤者，虚火也。若君主拱默，则相火自然清宁矣。真血者，即肝中升运滋目注络之血也。此血非比肌肉间易行之血，即天一所生之水，故谓之真也。真气者，即目之经络中往来生用之气，乃先天真一发生之元阳也。真

精者，乃先天[1]元气所化精汁，起于肾，施于胆，而后及瞳神也。凡此数者一有损，目则病矣。大概目圆而长，外有坚壳数重，中有清脆肉，包黑稠神膏一函：膏外则白稠神水，水以滋膏；水外则皆血，血以滋水。膏中一点黑莹，是肾胆所聚之精华，惟此一点，烛照鉴视，空阔无穷者，是曰水轮，内应于肾，北方壬癸亥子水也。五轮之中，惟瞳神乃照。或曰：瞳神水耶、气耶、血耶、膏耶？曰：非气、非血、非水、非膏，乃先天之气所生，后天之气所成，阴阳之妙蕴，水火之精华。血养水，水养膏，膏护瞳神，气为运用，神即维持，喻以日月，理实同之。男子右目不如左目精华，女子左目不如右目光彩，此皆各得其阴阳气血之正也。

许学士云：经曰足少阴之脉，是动则病坐而欲起瞋瞋，目瞋瞋如无所见。又曰：少阴所谓起则目瞋瞋无所见者，阴内夺，故目瞋无所见也。此盖房劳目昏也。左肾阴虚，益阴地黄丸、六味地黄丸；右肾阳虚，补肾丸、八味地黄丸。

东垣云：能远视不能近视者，阳有余，阴气不足也。海藏云：目能远视，责其有火；不能近视，责其无火。《秘要》云：阴精不足，阳光有余，病于水者。故光华发见散乱，而不能收敛近视，治之在心肾，心肾平，则水火调而阴阳和。夫水之所化为血，在身为津液，在目为膏汁。若贪淫恣欲，饥饱失节，形脉劳甚，过于悲泣，能斫耗阴精，阴精亏则阳火盛，火性炎而发见，阴精不能制伏挽回，故越于外而远照，反不能近之而视也。治之当如何？壮水之主，以镇阳光。东垣云：能近视不能远视，阳气不足，阴气有余也。海藏云：目能近视，责其有水；不能远视，责其无火。《秘要》云：此证非谓禀成近亏之病，乃平昔无病，素能远视，而忽然不能者也。盖阳不足，阴有余，病于火者，故光华不能发越于外，而畏敛近视耳，治之在胆肾。胆肾足则木火通明，神气宣畅，而精光远达矣。夫火之所用为气，在身为威仪，在目为神光。若纵恣色欲，丧其元阳，元阳既惫，则云霾阴翳，肾中之阴水，仅足以回光自照耳，焉能健运精汁，以滋于胆，而使水中之火，远布于空中耶？治之当何如？益火之原，以消阴翳。

已上之证，皆阴弱不能配阳，内障之病，其病无眵泪痛痒羞明紧涩之证，初但昏如雾露中行，渐空中有黑花，又渐暗，物成二体，久则光不收，遂为废疾。患者皆宜培养先天根本，乘其初时而治之。况此病最难疗，服药必积岁月，绝酒色淫欲，毋饥饱劳役，驱七情五贼，庶几有效，不然必废，终不复也。世不知此，始曰目昏无伤，略不经意。及病成，医亦不识，直曰热致，竟用凉药，殊不知凉药伤胃，况凉为秋为金，肝为春为木，又伤肝矣，往往致废而后已。病者不悟药之过，诿之曰命也；医者亦不自悟，而曰病拙，悲夫！

又有阳虚不能抗阴者。若因饮食失节，劳役过度，脾胃虚弱，下陷于肾肝，浊阴不能下降，清阳不能上升，天明则日月不明，邪害空窍，令人耳目不明。夫五脏六腑之精、皆禀受于脾土，而上贯于目。此"精"字乃饮食所化之精，非天一之元精也。脾者诸阴之首也，目者血气之宗也，故脾虚则五脏之精气皆失所司，不能归明于目矣。况胃气下陷于肾肝，名曰重强，相火挟心火而妄行，百脉沸腾，血脉逆上而目病矣。若两目暗昏，四肢倦怠者，用东垣益气聪明汤；若两目紧小羞明畏日者，或视物无力，肢体倦怠，或手足麻木，乃脾肺气虚，不能上行也，用神效黄芪汤；若病后，或日晡，或灯下，不能视者，阳虚下陷也，用决明夜光丸，或升麻镇阴汤。

张子和云：目不因火则不病。白轮变赤，火乘肺也；肉轮赤肿，火乘脾也；黑水神光被翳，火乘肝与脾也；赤脉贯目，火自甚也。能治火者，一句可了。但子和一味寒凉治火，余独补水以配火，亦一句可了。至于六淫七情错杂诸证，详倪仲贤《原机启微》。此书甚好，而薛立斋又为之参补，深明壮水之主，益火之原，甚有益于治目者也。

---

① 天：原作"后"，据天鉴楼本改。

卷之五　先天要论下

齿　论

《素问》曰：男子八岁，肾气实而齿生更，三八真牙生，五八则齿槁，八八而齿去矣。女子亦然，以七为数。盖肾主骨，齿者骨之标，髓之所养也，凡齿属肾。上下龂[①]属阳明，上[②]龂痛，喜寒而恶热，取足阳明胃；下龂痛，喜热而恶寒，取手阳明大肠。凡动摇袒脱而痛，或不痛，或出血，或不出血，全具如欲落之状者，皆属肾。经曰：肾热者色黑而齿槁，又曰：少阴经者，而黑齿长而垢。其虫疳龂肿不动，溃烂痛秽者，皆属阳明，或诸经错杂之邪，与外因为患，俱分虚实而治。肾经虚寒者，安肾丸、还少丹，重则八味丸主之。其冬月时，大寒犯脑，连头痛，齿牙动摇疼痛者，此太阳并少阴伤寒也，仲景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凡肾虚者多有之。如齿痛摇动，肢体倦怠，饮食少思者，脾肾亏损之证，用安肾丸、补中益气并服；如喜寒恶热者，乃胃血伤也，清胃汤；若恶寒喜热者，胃气伤也，补中益气汤。

凡齿痛遇劳即发，或午后甚者，或口渴面黧，或遗精者，皆脾肾虚热，补中益气送八味丸，或十全大补汤。

若齿龈肿痛，燉连腮颊，此胃经风热，用犀角升麻汤。

若善饮者，齿痛腮颊燉肿，此胃经湿热，清胃汤加葛根，或解酲汤。

海藏云：牙齿等龋，臭秽不可近，数年不愈，当作阳明蓄血治，桃仁承气汤为细末，蜜丸服之。好饮者多有此证，屡服有效。

凡小儿行迟、语迟、齿迟，及囟门开者，皆先天母气之肾衰，须肾气丸为上。

有一固齿方

雄鼠骨　当归　没石子　熟地　榆皮　青盐　细辛各等分

右研为细末，绵纸裹成条，抹牙床上，则永固不落矣。尝有人齿缝出血者，余以六味地黄加骨碎补，大剂一服即瘥，间有不瘥者，肾中火衰也，本方加五味、肉桂而愈。

口　疮　论

口疮，上焦实热，中焦虚寒，下焦阴火，各经传变所致，当分别而治之。如发热作渴饮冷，实热也，轻则用补中益气，重则用六君子汤；饮食少思，大便不实，中气虚也，用人参理中汤；手足逆冷，肚腹作痛，中气虚寒，用附子理中汤；日晡热，内热，不时而热，血虚也，用八物加丹皮、五味、麦门；发热作渴、唾痰、小便频数，肾水虚也，用八味丸；日晡发热，或从小腹起，阴虚也，四物、参、术、五味、麦门，不应，用加减八味丸；若热来复去，昼见夜伏，不时而动，或无定处，或从脚起，乃无根之火也，亦用前丸，及十全大补加麦门、五味，更以附子末唾津调，抹涌泉穴。若概用寒凉，损伤生气，为害匪轻。

或问：虚寒何以能生口疮，而反用附子理中耶？盖因胃虚谷少，则所胜者，肾水气之逆而乘之，反为寒中，脾胃衰虚之火，被迫炎上，作为口疮。经曰"岁金不及，炎火乃行，复则寒雨暴至，阴厥乃格阳反上行，民病口疮"是也。故用参、术、甘草补其土，姜、附散其寒，则火得所助，接引而退舍矣。

按《圣济总录》，有元脏虚冷上攻口舌者，用巴戟、白芷、高良姜末，猪腰煨服，又有用丁香、胡椒、松脂、细辛末，苏木汤调涂舌上，有用当归、附子蜜炙含咽。若此之类，皆治龙火上迫，心肺之阳不得下降，故用此以引火归原也。

---

① 龂：音义同"龈"。

② 上：原作"下"，据天盛楼本改。

耳　论

耳者，肾之窍，足少阴之所上。人身十二经络中，除足太阳、手厥阴、其余十经络，皆人于耳。惟肾开窍于耳，故治耳者，以肾为主。或曰：心亦开窍于耳，何也？盖心窍本在舌，以舌无孔窍，因寄于耳，此肾为耳窍之主，心为耳窍之客尔。以五脏开于五部，分阴阳言之，在肾肝居阴，故耳目二窍[1]，阴精主之；在心脾肺居阳，故口鼻舌三窍，阳精主之。《灵枢》云：肾气通乎耳，肾和则能闻五音。五脏不和，则七窍不通，故凡一经一络有虚实之气人于耳者，皆足以乱其聪明，而致于聋聩。此言暴病者也，若夫久聋者，于肾亦有虚实之异，左肾为阴主精，右肾为阳主气，精不足气有余，则聋为虚。若其人瘦而色黑，筋骨健壮，此精气俱有余，固藏闭塞，是聋为实，乃高寿之兆也。二者皆禀所致，不须治之。又有乍聋者，经曰：不知调和七损八益之道，早衰之节也，其年未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是可畏也。其证耳聋、面颊黑者，为脱精肾惫，安肾丸、八味丸、苁蓉丸、薯蓣丸，选而用之若肾经虚火，面赤口干，痰盛内热者，六味丸主之，此论阴虚者也。至于阳虚者，亦有耳聋。经曰：清阳出上窍。胃气者，清气、元气、春升之气也，同出而异名也。今人饮食劳倦，脾胃之气一虚，不能上升，而下流于肾肝，故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昧，邪害空窍，令人耳目不明。此阳虚耳聋，须用东垣补中益气汤主之。有能调养得所，气血和平，则其耳聋渐轻。若不知自节，日就烦劳，即为久聋之证矣。

又有因虚而外邪乘袭者，如伤寒邪入少阳，则耳聋胁痛之类，当各经分治之。

又有耳痛、耳鸣、耳痒、耳脓、耳疮，亦当从少阴正窍，分寒热虚实而治之者多，不可专作火与外邪治。耳鸣以手按之而不鸣，或少减者，虚也；手按之而愈鸣者，实也。王节斋云：耳鸣盛如蝉，或左或右，或时闭塞，世人多作肾虚治不效，殊不知此是痰火上升，郁于耳而为鸣，甚则闭塞矣。若其人平昔饮酒厚味，上焦素有痰火，只作清痰降火治之，大抵此证多先有痰火在上，又感恼怒而得，则气上少阳之火客于耳也。若肾虚而鸣者，其鸣不甚，其人必多欲，当见劳怯等证。惟薛立斋详分屡辨，云血虚有火，用四物加山栀、柴胡。若中气虚弱，用补中益气汤。若血气俱虚，用八珍汤加柴胡。若怒便聋而或鸣者，属肝胆经气实，用小柴胡加芎、归、山栀；虚用八珍汤加山栀。若午前甚者，阳气实热也，小柴胡加黄连、山栀；阳气虚，用补中益气汤加柴胡、山栀；午后甚者，阴血虚也，四物加白术、茯苓。若肾虚火动，或痰盛作渴者，必用地黄丸。

耳中哄哄然，是无阴也。又液脱者，脑髓消，胫瘦，耳数鸣，宜地黄丸。

肾虚耳中潮声、蝉声，无休止时，妨害听闻者，当坠气补肾，正元饮咽黑锡丹，间进安肾丸。肾脏风耳鸣，夜间睡着，如打战鼓，更四肢抽掣痛，耳内觉风吹奇痒，宜黄芪丸。肾者宗脉所聚，耳为之窍，血气不足，宗脉乃虚，风邪乘虚，随脉入耳，气与之搏，故为耳鸣，先用生料五苓散，加制枳壳、橘红、紫苏、生姜同煎，吞青木香丸，散邪风下气，续以芎归饮和养之。耳中耵聍，耳鸣耳聋，内有污血，宜柴胡聪耳汤。

其余耳痛、耳痒、耳肿等证，悉与薛氏论相参用之。《丹铅续录》云：王万里时患耳痛，魏文靖公劝以服青盐鹿茸煎雄附为剂，且言此药非为君虚损服之。曷不观《易》之坎为耳痛，坎水藏在肾，开窍于耳，而在志为恐，恐则伤肾，故耳痛。气阳运动常显，血阴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间，故坎为血卦，是经中已著病证矣，竟饵之而悉愈。

《圣惠》云：有一耳痒，一日一作，可畏，直挑剔出血稍愈。此乃肾脏虚，致浮毒上攻，未易以常法治也，宜服透冰丹，勿饮酒啖湿面鸡猪之属，能尽一月为佳，不能戒无效。

耳　疮　论

耳脓即聤耳。用红绵散、麝香散，内服柴胡

---

① 窍：原作"脏"，据天盖楼本改。

聪耳汤、通气散俱可。如壮盛之人，积热上攻，脓水不住，则上二散不宜用，恐收敛太过也，用三黄散有效。

薛氏云：耳疮属手少阳三焦经，或足厥阴肝经血虚风热，或肝经暴火风热，或肾经风火等因。若发热燃痛，属少阳厥阴风热，用柴胡栀子散；若内热痒痛，属前二经血虚，用当归川芎散；若寒热作痛，属肝经风热，小柴胡汤加山栀、川芎；若内热口干，属肾经虚火，用加味地黄丸，如不应，用加减八味丸。余当随证治之。

罗谦甫云：耳内生疮者，为足少阴，是肾之经也，其气上通于耳。其经虚，风热乘之，随脉入于耳，与气相搏，故令耳门生疮也。曾青散主之，黄连散亦可，内须食后[1] 黍粘子汤。

黄连散

黄连五分　枯矾七分

细末。同后法用。

曾青散

曾青五分　雄黄七分半　黄芩二分半

有脓水，搓胭脂拭干，细末一分，裹绵纳耳中。

有一小儿患耳脓，经年屡月，服药不效，殊不知此肾疳也，用六味丸加桑螵蛸，服之即愈。

黄芪丸方

黄芪一两　沙苑蒺藜炒　羌活各半两　黑附子大个　羯羊肾一对，焙干

右为细末，酒糊丸如桐子大。每服四十丸，空心食前，煨葱盐汤下。

柴胡聪耳汤　治耳中干耵，耳鸣致聋。

柴胡三钱　连翘四钱　水蛭半钱，炒，另研　虻虫三个，去翅足，研　麝香少许，研　当归身　炙甘草　人参各二钱

右除另研外，以水二盏，姜三片，煎至一盏，少热下水蛭等末，再煎一二沸，食少远热服。

透水散

川大黄去粗皮　山栀子去皮　蔓荆子去白皮　白茯苓去皮　益智于去皮　葳灵仙去芦头，洗，焙干　白芷各半两　香墨烧醋淬干，细研　麝香研，一钱　茯神去木，半两　川乌二两，用河水浸半月，切作片，焙干，用盐炒　天麻去苗　仙灵脾叶洗，焙，各三钱

右为细末，炼蜜和如麦饭相似，以真酥涂，杵臼捣万杵。如干，旋入蜜令得所，和成剂。每服旋丸，如桐子大，用薄荷自然汁同温酒，化下两丸。如卒中风，涎涌昏塞，煎皂荚白矾汤，温化两丸。

虫入耳痛，将生姜擦猫鼻，其尿自出。取尿滴内，虫即出而愈。

有一人耳内不时作痛，痛而欲死，痛止如故，就诊于立斋先生。诊之六脉皆安，非疮也。话间痛忽作，意度其有虫，令急取猫尿滴耳，果出一臭虫，遂不复痛。或用麻油滴之，则虫死难出。或用炒芝麻枕之，则虫亦出，但不及猫尿之速也。

消渴论

上消者，舌上赤裂，大渴引饮，《逆调论》云"心移热于肺，传于[2] 膈消"者是也，以白虎汤加人参治之。中消者，善食而瘦，自汗，大便硬，小便数，叔和云"口干饮水，多食肌肤瘦，成消中"者是也，以调胃承气汤治之。下消者，烦躁引饮，耳轮焦干，小便如膏，叔和云：焦烦水易亏，此肾消也，六味丸治之。古人治三消之法，详别如此。余又有一说焉：人之水火得其平，气血得其养，何消之有？其间摄养失宜，水火偏胜，津液枯槁，以致龙雷之火上炎，熬煎既久，肠胃合消，五脏干燥，令人四肢瘦削，精神倦怠。故治消之法，无分上中下，先治肾为急，惟六味、八味及加减八味丸，随证而服。降其心火，滋其肾水，则渴自止矣。白虎与承气，皆非所治也。

娄全善云：肺病本于肾虚，肾虚则必寡于畏，妄行陵肺而移寒与之，故肺病消。仲景治渴而小便反多，用八味丸补肾救肺，后人因名之曰肾消也。

《总录》谓不能食而渴者，末传中满；能食而渴者，必发脑疽、背痈。盖不能食者，脾之病。脾

① 须食后：天盖楼本作"服"。

② 于：《素问·逆调论》作"为"。

土浇灌四旁，与胃行其津液者也，脾胃既虚，则不能敷布其津液，故渴。其间纵有能食者，亦是胃虚引谷自救，若概以寒凉泻火之药，如白虎承气之类，则内热未除，中寒复生，能不末传鼓胀耶？惟七味白术散，人参生脉散之类，恣意多饮，复以八味地黄丸，滋其化源，经是治法，及能食而渴发疽者，乃肥贵人膏粱之疾也，数食甘美而肥多，故其上气转溢而为消渴，不可服膏粱芳草石药，其气慓悍，能助燥热。经曰治之以兰，消陈积也，亦不用寒凉，及发痈疽者，何也？经曰"膏粱之变，饶生大疔"，此之谓也。其肾消而亦有脑疽背痈者，盖肾主骨，脑者髓之海，背者太阳经寒水所过之地，水涸海竭，阴火上炎，安得不发而为痈疽也？其疮甚而不溃，或赤水者是。甚则或黑或紫，火极似水之象，乃肾水已竭，不治。或峻补其阴，亦可救也。

或曰：人有服地黄汤而渴仍不止者，何也？曰：此方士不能废其绳墨，而更其道也。盖心肺位近，宜制小其服；肾肝位远，宜制大其服。如高消中消，可以前丸缓而治之；若下消已极，大渴大燥，须加减八味丸料一升，内肉桂一两，水煎六七碗，恣意水冷饮之，熟睡而渴病如失矣。处方之制，存乎人之通变耳。

或问曰：下消无水，用六味地黄丸，可以滋少阴之肾水矣。又加附子、肉桂者何？盖因命门火衰，不能蒸腐水谷，水谷之气，不能腐蒸，上润乎肺，如釜底无薪，锅盖干燥，故渴。至于肺亦无所禀，不能四布水精，并行五经，其所饮之水，未经火化，直入膀胱，正谓饮一升溺一升，饮一斗溺一斗。试尝其味，甘而不咸可知矣。故用附子、肉桂之辛热，壮其少火，灶底加薪，枯笼蒸溽，木高禾得雨，生意维新。惟明者知之，昧者鲜不以为迂也。昔汉武帝病渴，张仲景为处此方，至圣玄关，今犹可想，八味丸诚良方也。疮疽痊后，及将痊口渴甚者，舌黄坚硬者，及未患先渴，或心烦燥渴，小便频数，或白浊阴痿，饮食少思，肌肤消瘦，及腿肿脚瘦，口齿生疮，服之无不效。一贵人病疽，疾未安而渴作，一日饮水数升。愚遂献加减地黄方。诸医大笑云：此药若能止渴，我辈当不复业医矣。皆用木瓜、紫苏、乌梅、人参、茯苓、百药煎等生津液之药止之，而渴愈甚。数剂之后，茫无功效。不得已而用前方，三日渴止，因相信。久服不特渴疾不作，气血亦壮，饮食加倍，强健过于少壮之年。盖用此药，非予敢自执鄙见，实有源流。薛氏家藏此方，屡用有验，故详著之，使有渴疾者信其言，专志服饵取效，无为庸医所惑，庶广前人之志。久服轻身，耳目聪明，令人皮肤光泽。

方内用北五味子，最为得力，独能补肾水降心气。其肉桂一味不可废，若去肉桂，服之不效。

一男子患此，余欲以前丸治之。彼则谓肉桂性热，乃私易之以黄柏、知母等药，遂口渴不止，发背疽而殂。彼盖不知肉桂为肾经药也。前证乃肾经虚火炎上无制为患，用桂导引诸药以补之，引虚火归元，故效也。成无己曰：桂犹圭也，引导阳气，若执圭以从使者然。若夫上消者，谓心移热于肺；中消者，谓内虚胃热，皆认火热为害。故或以白虎汤，或以承气汤，卒致不救。总之是下焦命门火不归元，游于肺则为上消，游于胃即为中消。以八味肾气丸，引火归元，使火在釜底，水火既济，气上熏蒸，俾肺受湿润之气而渴疾愈矣。

有一等病渴，惟欲饮冷，但饮水不过二三口，即厌弃，少顷复渴，其饮水亦如前，第不若消渴者之饮水无厌也。此证乃是中气虚寒，寒水泛上，逼其浮游之火于咽喉口舌之间。故上焦一段，欲得水救，若到中焦，以水见水，正其所恶也。治法如面红而烦躁者，煎理中汤吞八味丸，二三服而愈。若用他药，必不能济。

又有一等病，渴急欲饮水，但饮下不安，少顷即吐，吐出片刻，复欲水饮。至于药食，毫不能下。此是阴盛格阳，肾经伤寒之证也。予反复思之，用仲景之白通汤，加人尿、胆汁，热药冷探之法，一服稍解，三服全瘳。其在男子间有之，女子恒多有此证。陶节庵名之曰回阳返本汤

气虚中满论

中满者，其证悉与鼓胀水肿无异，何故属之气虚？请得明言之否？曰：气虚者，肾中之火气

虚也。中满者，中空似鼓，虚满而非实满也，大略皆脾肾两虚所致。海藏云：夫水气者，乃胃土不能制肾水，水逆而上行，传入于肺，故令人肿。治者惟知泄水，而不知益胃，故多下之强令水出，不依天度流转，故胃愈虚，食无滋味，则发而不能制也。莫若行其所无事，则为上计。何今之人，不知此等高论，举手便以为水肿，用《内经》去菀陈莝、开鬼门、洁[1]净府之法治之，如舟车丸、禹功散之类。若真知其为水湿之气，客于中焦，侵于皮肤，皮肤中如水晶之光亮，手按之随起者，以前药一服而退。若久病大病后，或伤寒疟痢后，女人产后，小儿痘后，与夫元气素弱者，概以前法施之，脾气愈泄愈虚，不可复救矣。故治肿者，先以脾土为主，须补中益气汤，或六君子汤温补之，俾脾土旺，则能散精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矣。或者疑谓喘胀水满，而又加纯补之剂，恐益胀满，必须补药中，加行气利水之品方妙。此论似深得病情，终非大方家体。盖肺气既虚，不可复行其气；肾水已衰，不可复利其水。纯补之剂，初时似觉不快，过时约力得行，渐有条理矣。

至于补肾以治肿，其说难明。盖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也，若一事疏凿，则失之矣。今人之治肾水者，牵牛、大戟，粗工之小智，正禹之所恶也。间有用五苓、五皮者，以为中正，亦转利转虚，肾气愈衰而愈不能推送矣，故须用补肾。经曰：肾开窍于二阴，肾气化则二阴通，二阴闭则胃胀胀，故曰肾者胃之关。关门不利，故水聚而从其类也。又曰：肾主下焦，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必待三焦之火化，始能出也。其三焦之经，在上者布膻中，散络心包；在下者，出于委阳，上络膀胱。上佐天道之施化，下佐地道之发生，与手厥阴为表里，以应诸经之使者也。是故肾虚者，下焦之火虚也。《宣明五气论》云：下焦溢为水，以水注之，斯气窒而不泻，则溢而为水也。经曰：三焦病者，气满小腹尤坚，不得小便，溢则水留而为胀。惟张仲景制《金匮》肾气丸，补而不滞，通而不泄，诚治肿之神方。国朝薛立斋先生，屡用屡效，详载之医案中。余依其案，亲试之甚效，故敢详著焉。世有患此者，幸毋诞之乎！

《金匮》肾气丸 此方藏于《金匮玉函》。

白茯苓三两 附子五钱 川牛膝一两 肉桂一两 泽泻一两 车前子一两 山茱萸一两 山药一两 牡丹皮二两 熟地四两

中满之病，原于肾中乏火，气虚不能行水。此方内八味丸为主，以补肾中之火，则三焦有所禀命，浩然之气，塞乎天地，肾气不虚而能行水矣。内有附子、肉桂辛热之品，热则流通，又火能生土，土实而能制水矣。内加牛膝、车前子二味，最为切当。考之本草，云车前子虽利小便，而不走气，与茯苓同功，强阴益精，令人有子；牛膝治老人失溺，补中续绝，壮阳益精，病人虚损，加而用之。方见《金匮要略》，故名《金匮》肾气丸。

前所论证治，乃脾肾两虚者。至于纯是脾虚之证，既以参芪四君为主，亦须以八味丸兼补命门火。盖脾土非命门火不能生，虚则补母之义，不可不知。

又有一等纯是阴虚者，其证腹大脐肿腰痛，两足先肿，小水短涩，喘嗽有痰，不得卧，甚至头面皆肿，或面赤口渴，但其人饮食知味，大便反燥。医见形肿气喘，水证标本之疾，杂用利水之药而益甚。殊不知阴虚，三焦之火旺，与冲脉之属火者，同逆而上。繇是水从火溢，上积于肺而嗽，甚则为喘呼不能卧，散聚于阴络而为跗肿，随五脏之虚者入而聚之，为五脏之胀。皆相火泛滥其水而生病也，以六味地黄加门冬、五味大剂服之。余亲试有验，故录。

又有一等火郁者，其症口苦、胁痛、恶寒、目黄、面黄、呕酸等证，须用逍遥散舒其郁，继以六味、肾气滋其阴。亦禁用分利。

噎膈论

噎膈、翻胃、关格三者，名各不同，病原迥异，治宜区别，不可不辨也。噎膈者，饥欲得食，但噎塞迎逆于咽喉胸膈之间，在胃口之上，未曾入胃，即带痰涎而出。若一入胃下，无不消化，不

① 洁：原作"泄"，据《素问·汤液醪醴论》改。

复出矣。唯男子年高者有之，少无噎膈。翻胃者，饮食倍常，尽入于胃矣，但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或一两时而吐，或积至一日一夜，腹中胀闷不可忍而复吐。原物酸臭不化。此已入胃而反出，故曰翻胃，男女老少皆有之。关格者，粒米不欲食，渴喜茶水饮之，少顷即吐出，复求饮复吐；饮之以药，热药入口即出，冷药过时而出；大小便秘，名曰关格。关者下不得出也，格者上不得入也，唯女人多有此证。

论噎膈，丹溪谓得之七情六淫，遂有火热炎上之化，多升少降，津液不布，积而为痰为饮。被劫时暂得快，不久复作，前药再行，积成其热，血液衰耗，胃脘干槁。其槁在上，近咽之下，水饮可行，食物难进，食亦不多，名之曰噎；其槁在下，与胃为近，食虽可入，难尽入胃，良久复出，名之曰膈，亦曰反胃。大便秘少，若羊矢然。必外避六淫，内节七情，饮食自养，滋血生津，以润肠胃，则金无畏火之炎，肾有生水之渐，气清血和，则脾气运健，而食消传化矣。丹溪之论甚妙，但噎膈翻胃，分别欠明。余独喜其"火热炎上之化"、"肾有生水之渐"二句，深中病源。惜其见尤未真，以润血为主，而不直探乎肾中先天之原，故其立方，以四物中牛羊乳之类，加之竹沥、韭汁化痰化瘀，皆治标而不治本也。岂知《内经》原无多语，唯曰"三阳结谓之膈"。三阳者，大肠、小肠、膀胱也；结谓结热也。大肠主津，小肠主液。大肠热结则津涸，小肠热结则液燥。膀胱为州都之官，津液藏焉，膀胱热结则津液竭。然而三阳何以致结热？皆肾之病也。盖肾主五液，又肾主大小便，肾与膀胱为一脏一腑，肾水既干，阳火偏盛，熬煎津液，三阳热结，则前后闭涩。下既不通，必反于上，直犯清道，上冲吸门喉咽，所以噎食不下也。何为水饮可入，食物难下？盖食入于阴，长气于阳，反引动胃口之火，故难入。水者阴类也，同气相投，故可入口。吐白沫者，所饮之水，沸而上腾也。粪如羊矢者，食人者少，渣滓消尽，肠亦干小而不宽大也。此证多是男子年高五十已外得之，又必其人不绝色欲。潜问其繇，又讳疾忌医，曰近来心事不美，多有郁气而然。予意郁固有之，或以郁故，而为消愁解闷之事，不能无也。此十有八九，亦不必深辨。但老人天真已绝，只有孤阴，只以养阴为主。王太仆云：食入即出，是无水也；食久反出，是无火也。无水者，壮水之主；无火者，益火之源。褚侍中云：上病疗下。直须以六味地黄丸料大剂煎饮，久服可挽于十中之一二。又须绝嗜欲，远房帏，薄滋味，可也。若曰温胃，胃本[1]不寒；若曰补胃，胃本不虚；若曰开郁，香燥之品适以助火，《局方发挥》已有明训。河间刘氏下以承气，咸寒损胃，津液愈竭，无如补阴，焰光自灭。世俗不明，余特详揭。

论反胃，《金匮要略》云：趺阳脉浮而涩，浮则为虚，涩则为伤脾，脾伤则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食不化，名曰反胃。予阅《函史列传》，有一医案云：病反胃者，每食，至明日清晨皆出不化，医以暖胃药投之罔效。脉甚微而弱，有国工视之，揆诸医所用药，无远于病而不效，心歉然未有以悟也。读东垣书，谓吐有三证，气、积、寒也，上焦吐者从气，中焦吐者从积，下焦从寒。今脉沉而迟，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小便利、大便秘，此下焦吐也，法当通其闭、温其寒。乃遂跃然，专治下焦散其寒，徐以中焦药和之而愈。观此可见下焦吐者，乃命门火衰，釜底无薪，不能蒸腐胃中水谷，腹中胀满，不得不吐也。王太仆所谓"食久反出，是无火也"是矣。须用益火之原，先以八味地黄丸补命门火，以扶脾土之母，徐以附子理中汤理中焦，万举万全。不知出此，而徒以山查、神曲、平胃化食，适以速其亡也。

论关格者，忽然而来，乃暴病也。大小便秘，渴饮水浆，少顷则吐，又饮又吐，唇燥，眼珠微红，面赤或不赤，甚者或心痛或不痛，自病起，粒米不思，滴水不得下胃，饮一杯吐出杯半，数日后脉亦沉伏。此寒从少阴肾经而入，阴盛于下，逼阳于上，谓之格阳之证，名曰关格。关格者，不得尽其命而死矣。须以仲景白通汤，用《内经》寒因热用之法。经曰：若调寒热之逆，冷热必行。则热物冷服，下咽之后，冷性既除，热性始发，繇是病气随愈，呕哕皆除。情且不违，而致大益。此

① 本：原脱，据天盖楼本补。

和人尿、猪胆汁咸苦寒之物，于白通汤中，要其气相从，可以去拒格之寒也。服药后，脉渐出者生，脉乍出者死。陶节庵《杀车槌》中，有回阳反本汤极妙。愈后须以八味丸常服，不再发。

又有一种肝火之证，亦呕而不入。但所呕者酸水，或苦水。或青蓝水，惟大小便不秘，亦能作心痛。此是火郁、木郁之证，木郁则达之，火郁则发之，须用茱连浓煎，细细呷之，再服逍遥散而愈。愈后须以六味丸调理。

泻利并大便不通论

脏腑泻利，其证多端，大抵皆因脾胃而作。东垣先生制《脾胃论》一篇，专以补中益气汤，升提清气为主。其间治脾泄之证，庶无余蕴矣，特未及乎肾泄也。是故以其湿也，利水以分之；以其风也，助风以平之；以其实也，下之；以其虚也，补之；寒则温之；热则清之；有食者化之；有积者祛之。凡五行之相胜，与六气之加临，莫不以生克制化之法治之。然而经年经月，不得一效者何耶？仲景云：下利不止，医以理中汤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也，此利在下焦，当以理下焦[①]法则愈矣。昔赵以德有云：予闻先师言泄泻之病，其类多端，得于六淫、五邪、饮食所伤之外，复有杂合之邪，似难执法而治。乃见先师治气暴脱而虚，顿泻不知人，口眼俱闭，呼吸甚微，几欲绝者，急灸气海，饮人参膏十余斤而愈。治积痰在肺，致其所合大肠之气不固者，涌出上焦之痰，则肺气下降，而大肠之虚自复矣。治忧思太过，脾气结而不能升举，陷入下焦而成泄泻者，开其郁结，补其脾胃，使谷气升发也。治阴虚而肾不能司禁固之权者，峻补其肾而愈也。凡此之类甚多。因问先生治病何神也？先生曰无他，圆机活法，《内经》熟之自得矣。

经曰：肾主大小便。又曰：肾司开阖。又曰：肾开窍于二阴。可见肾不但主小便，而大便之能开而复能闭者，肾操权也。今肾既虚衰，则命门之火熄矣，火熄则水独治，故令人多水泻不止。其泻每在五更天将明时，必洞泄二三次，此其故何也？盖肾属水，其位在北，于时为亥子。五更之时，正亥子水旺之秋，故特甚也。惟八味丸以补真阴，则肾中之水火既济，而开阖之权得宜，况命门之火旺，火能生土，而脾亦强矣。故古方有椒附丸、五味子散，皆治肾泄之神方，不可不考也。考之薛案云：脾胃虚寒下陷者，用补中益气汤，加木香、肉果、补骨脂；若脾气虚寒不禁者，用六君子汤，加炮姜、肉桂；若命门火衰，脾土虚寒者，用八味丸；若脾胃气血俱虚者，用十全大补汤，送四神丸；若大便滑利，小便闭涩，或肢体渐肿，喘嗽唾痰，为脾肾亏损，宜《金匮》加减肾气丸。

秦越人《难经》有五泄之分：曰胃泄，曰脾泄，曰大肠泄，曰小肠泄，曰大瘕泄。夫所谓大瘕泄者，即肾泄也。注云：里急后重，数至圊而不能便，茎中痛，世人不知此证，误为滞下治之，祸不旋踵。滞下即今所谓痢疾也。此是肾虚之证，欲去不去，似痢非痢，似虚努而非虚努。盖痢疾后重。为因邪压大肠坠下，故大肠不能升举而重，治以大黄、槟榔辈，泻其所压之邪而愈。又有久泻，大肠虚滑，元气下陷，不能自收而重，乃用粟壳等涩剂，以固其脱、升其坠而愈。其虚坐努责，此痢后积已去尽，无便而但虚坐耳，此为亡血过多，倍用归芎以和之而愈，惟肾虚后重者，亦数至圊而不能便，必茎中痛，或大便不能得，而小便先行而涩，或欲小便，而大便反欲去而痛。独褚氏《精血论》中云：精已耗而复竭之，则大小便道牵痛，愈痛则愈便，愈便则愈痛，须以补中益气汤，倍升麻送四神丸，又以八味地黄丸料，加五味、吴茱萸、补骨脂、肉豆寇，多服乃效。此等证候，以痢药致损元气，肢体肿胀而毙者，不可枚举。肾既主大小便而司开阖，故大小便不禁者责之肾。即此推之，然则大便不通者，独非肾乎？《金匮真言论》云：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故肾气虚，则大小便难，宜以地黄、苁蓉、车前子、茯苓之属，补其阴、利水道；少佐辛药，开腠理、致津液，而润其燥。洁古云：脏腑之秘，不可一概治疗，有热秘，有冷秘，有实秘，有虚秘，有风秘，有气秘。老人与产后，及发汗利小便

① 下焦：原脱，据天盖楼本补。

过多，病后气血未复者，皆能成秘，禁用硝、黄、巴豆、牵牛等药。世人但知热秘，不知冷秘。冷秘者，冷气横于肠胃，凝阴固结，津液不通，胃气闭塞，其人肠内气攻，喜热恶冷，宜以八味地黄丸料，大剂煎之，冷饮即愈。或《局方》半硫丸，碾生姜，调乳香下之，或海藏已寒丸俱效。海藏云：已寒丸虽热，得芍药、茴香润剂，引而下之，阴得阳而化，故大小便自通。如遇春和之阳，冰自消矣。然不若八味丸更妙也。

东垣云：肾主五液，津液盛则大便如常。若饥饱劳役，损伤胃气，及食辛热厚味而助火邪，伏于血中，耗散真阴，津液亏少，故大肠结燥。又有老年气虚，津液衰少而结者。肾恶燥，急食辛以润之是也。予尝法体[1]东垣之论，不用东垣之方，如润肠丸、润燥汤、通幽散之类俱不用，惟用六味地黄丸料，煎服自愈。如热秘而又兼气虚者，以前汤内加参芪各五钱立愈。此因气虚不能推送，阴虚不能濡润故耳。已上治法，予尝亲试而必验，且又不犯大黄、桃仁、枳壳等破气破血之禁，可以久服，永无秘结，故表而出之。

或问曰：何为不用四物汤？曰：四物汤特能补血耳，此是先天津液不足，故便难。经曰：大肠主津，小肠主液。又曰：肾主五液。津液皆肾水所化，与血何干？故不用四物汤。或又问曰：如干结之甚，硝黄亦可暂用否？曰：承气汤用硝黄，乃为伤寒从表入里，寒变为热，热入三阴，恐肾干枯，故用硝黄以逐去外邪，急救肾水。余独禁用者，乃是论老人、虚人及病后人，肾水原不足，以致于枯，若再用硝黄等药以下之，是虚其虚。今日虽取一时之快，来日必愈结；再下之，后日虽铁石亦不能通矣。倘有患此者，当劝慰之，勿令性急，以自取危殆。况老人后门固者，寿考之征，自是常事，若以六味、八味常服，永保无虞。

小便不通并不禁论

溲溺不通，匪细故也。小腹急痛，状如覆碗，奔迫难禁，期朝不通，便令人呕，名曰关格，又曰不通而毙矣。今人一见此证，除用五苓散之外，束手待毙。若盐熨丹田，蝼蛄、田螺鼈脐之法，抑末也。

若津液偏渗于肠胃，大便泄泻，而小便不通者，宜五苓分利之；若水停心下，不能下输膀胱者，亦用五苓渗泄之；若六腑客热，转于下焦而不通者，用益元散以清之；若气迫闭塞，升降不通者，宜升麻以提之，或探吐之，譬如水注之气，上窍开而下窍通也。

经曰：膀胱者，州县[2]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又曰：三焦者，决渎之官，水液出焉。可见膀胱但能藏水，必待三焦之气化，方能出水。有服附子热药太过，消尽肺阴，气所不化，用黄连解毒而通者。有用茯苓陈皮甘草汤，送下木香、沉香末而通者，此皆气化之验也。已上治法，皆有余之证，谓膀胱中原有水，或为热结，或气闭，有水可通而通之也。至于不足之证，乃虚劳汗多，五内枯燥，脂腴既去，不能生津，膀胱中原无水积而欲通之，如向乞人而求食，已穷而益穷矣。故东垣分在气在血而治之，以渴与不渴辨之。如渴而小便不利，此属上焦气分，水生于金，肺热则是清化之源绝矣，当于肺之分助其秋令，水自生焉。如天令至秋，白露降，须用清金之药，如生脉散之类为当。又有肺[3]虚者，盖因饮食失节，伤其胃气，陷于下焦，经所谓"脾胃一虚，令人九窍不通"。用补中益气汤，以参、芪甘温之品，先调其胃气，以升、柴从九原之下而提之，则清升而浊自降矣。清肺者，隔二之治也；补脾者，隔三之治也。东垣虚则补母之妙用，类如此，此皆滋后天之化源者。如不渴而小便不利，此属下焦血分。下焦者，肾与膀胱也，乃阴中之阴。阴受热，闭塞其下流，经曰：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若淡渗之药，乃阳中之阴，非纯阴之剂，阳何以化？须用滋肾丸，此气味俱阴，乃阴中之阴也。东垣先生治一人目睛突出，腹胀如鼓，膝已上坚硬，皮肤欲裂，饮食不下，便秘急危者，精思半夜而得之，投之即愈。此是阴虚阳无以化也。盖至于真阳真阴虚者，东垣未之论。如

① 法体：天益楼本作"体法"。

② 县：天益楼本作"都"，与《素问》同。

③ 肺：天益楼本作"脾"。

有真阴虚者，惟六味地黄以补肾水，滋肾丸又所当禁，黄柏、知母恐其苦寒泄水，又忌淡味渗泄之药。有真阳虚者，须八味丸。褚氏云：阴已萎而思色以降其精，则精不出而内败，小便道涩如淋。精已耗而复竭之，则大小便道牵痛，愈痛则愈便，愈便则愈痛。戴氏云：有似淋非淋，便中有如鼻涕之状，此乃精溺俱出。精塞溺道，故欲出不能而痛。宜大菟丝子丸、鹿茸丸。戴氏亦得褚氏之法也。若至于转筋喘急欲死，不问男女孕妇产后，急用八味丸料煎饮，缓则不救。或疑桂附辛热，不敢轻用，岂知肾气虚寒，水寒水冻之义，得热则流通，舍此更有何物能直达膀胱，而使雪消春水来耶？

丹溪治一老人患小便不利，因服分利之药太过，遂致秘塞，点滴不出。予以其胃气下陷，用补中益气汤，一服而通。因先多用利药，损其肾气，遂致通后遗尿一夜不止，急补其肾然后已。凡医之治是证者，未有不用泄利之剂，谁能顾其肾气之虚哉？予特表之，以为世戒。

后若有善法丹溪者，已明知其肺虚矣，乃以补中益气汤送肾气丸，岂不上下相须，子母相益耶？《灵枢》言手太阴之别，名曰列缺，其病虚则欠缺，小便遗数。肺为上焦，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肾又上连肺，故将两脏，是子母也。母虚子亦虚，自然之理。东垣云：小便遗失，肺金虚也，宜安卧养气，禁劳役，以黄芪、人参之类大补之，不愈当责之肾。经曰：膀胱不约为遗尿。仲景云：下焦竭则遗溺失便。又云：下焦不归则遗溲。盖下焦在膀胱上口，主分别清浊，溲小便。下焦不归其部，不能约制溲便，故遗溺。大抵天暖衣厚则多汗，天冷衣薄则多溺，多溺者寒也，至于不禁，虚寒之甚，非八味丸不效。古方如菟丝子丸、鹿茸散、三气丹，俱可选用。戴氏云：睡着遗尿者，此亦下元冷小便无禁而然，宜大菟丝子丸，猪胞炙碎煎汤下。凡遗尿皆属虚。刘河间谓热甚，客于肾部，干于足厥阴之经，廷孔郁结，甚而气血不能宣通，则痿痹，神无所用，故津液渗入膀胱，而旋溺遗失，不能收禁也。即《内经》"淫气遗溺，痹聚在肾"。此系热证，不可不知。考之薛按，有因劳发热作渴，小便自遗，或时闭涩，余作肝火血虚，阴挺不能约制，午前补中益气汤加山药、山茱，午后六味丸，月余悉退。

大抵不禁之病，虚寒多而实热少，倘以虚证误投泻火，顷刻危殆，慎之！

梦遗滑精论

治以肾肝为主。经曰：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夫所谓阳强者，乃肝肾所寄之相火强也；所谓阴绝者，乃肾中所藏之真阴绝也。肾为阴，主藏精；肝为阳，主疏泄。是故肾之阴虚，则精不藏；肝之阳强，则火不秘。以不秘之火，加临不藏之精，有不梦，梦即泄矣。或问曰：何故不为他梦，而偏多淫耶？曰：《灵枢经·淫邪发梦》篇云：厥气客于阴器[①]，则梦接内。盖阴器者，泄精之窍，主宗筋，虽太阴、阳明、少阴、厥阴之筋，与夫冲、任、督三脉之所会，诸筋皆结聚于阴器，而其中有相火寄焉。凡平人入房，而强于作用者，皆此相火充其力也。若不接内，不与阴气合，则精不泄。一接内，与阴相合，则三焦上下内外之火，翕然而下从，百体玄府悉开，其滋生之精，尽趋于阴器以泄，而肾不藏矣。若其人元精坚固者，淫气不能摇，久战而尚不泄，况于梦乎！纵相火动而成宵梦，梦亦不遗。此谓阴平阳秘，无病人也。今人先天禀赋原虚，兼之色欲过度，以致肾阴衰惫，阴虚则相火动。相火之系，上系于心为君火，感物而动，动则相火翕然而随，虽不交会，而精已离其位，即客于阴器间矣。夜卧时，当所寄之相火一遇，与接内时与阴气相合同，故卧而即梦，梦而即遗也。若肾不虚，则无复是梦，梦亦不遗矣。故治是证者，先以肾肝为主。或问曰：阴虚火动而梦遗，服丹溪补阴丸，以滋阴降火，则证与药相对，每依法服之，而不效何也？曰：此未得丹溪滋阴之本意也。盖《丹溪心法》第一方，原以肾气丸为滋阴之要药也。今人不会其意，以黄柏、知母为君，概用坎离丸固本之类，凡此俱是沉寒泻火之剂。苦寒极能泻水，

① 器：原作"气"，据《灵枢·淫邪发梦》改。

肾有补而无泻，焉能有裨于阴哉！独薛立斋发明丹溪之所未发，专用六味地黄以补肾，而治梦遗屡效。纵有相火，水能滋木，水升而木火自息矣。倘有脾胃不足，湿热下流者，以前丸为主，煎服补中益气以升提之。有用心过度，心不能主令，而相火代事者，亦以前丸为主，而兼用归脾汤。有命门火衰，元精脱陷，玉关不闭者，急用八味丸，或用金锁正元丹，以壮真阳，使之涵乎阴精而不泄。此其大略也。

归脾汤

人参　茯神　黄芪　白术　龙眼肉　酸枣仁炒研，各二钱半　木香　炙甘草各五分

用水二钟，生姜二钱，大红枣一枚，煎一钟服。薛新甫加当归、远志各一钱，亦妙。

昔赵以德云：予治郑鲁叔二十余岁，攻举子业，四鼓犹不卧，遂成此病。卧间玉茎但著被与腿，便梦交接脱精，惟悬空不着则不梦，饮食日减，倦怠少气。此用心太过，二火俱起，夜不得睡，血不归肝，肾水不足，火乘阴虚，人客下焦，鼓其精房，则精不得聚藏而欲走。因玉茎着物，厥气客之，故作接内之梦。于是上补心安神，中调脾胃升其阳，下用益精生阴固阳之剂，近三月乃痊。

昔吴茭山有治遗精得法论。一男子，因病后用心过度，遂梦遗多痰瘦削，诸医以清心莲子饮，久服无效。吴诊其脉紧涩，知冷药利水之剂太过，致使肾气独降，服此愈剧矣，随用升提之法。升坎水而济离火，降阳气而滋阴血，次用鹿角胶、人乳填补精血，逾月全愈。思得梦遗多端，难作一途施治。有因用心积热而泄者，有因多服门冬、茯苓、车前、知母、黄柏冷利之药而泄者，有久泄玉门不闭而泄者，治疗之法，积热者，当清心降火；冷利者，温补下元；肾气独降者，当升提，使水火交而坎离定位。

上二案，皆以肾为主，而兼治心脾者也。独有一等，肾不虚而肝经湿热火旺者，茎中作痛，筋急缩，或作痒，或肿，或挺纵不收，白物如精，随溺而下，此筋疝也，宜用龙胆泻肝汤。张子和曰：遗溺、闭癃、阴痿、脬肿痹、精滑、白淫，皆男子之疝也。若血涸不月，月罢腰膝上热，足蹩嗌干癃闭，而小腹有块，或定或移，前阴突出，后阴痔漏，此女子之疝也。惟女子不曰疝而曰瘕。

卷之六　后天要论

补中益气汤

黄芪一钱　当归　人参　炙甘草　陈皮　升麻　柴胡　白术

此方东垣所制，治内伤之方。古方止有黄芪一钱，其余各三分。薛立斋常用参芪各钱半，白术一钱，当归一钱，陈皮七分，升、柴各五分，进退加减，神应无穷。如病甚者，参芪或三钱、五钱，随证加用。凡脾胃喜甘而恶苦，喜补而恶攻，喜温而恶寒，喜通而恶滞，喜升而恶降，喜燥而恶湿，此方得之。

或问曰：古今称补中益气汤，为万世无穷之利，其义云何？曰：此发前人之所未发，继仲景、河间而立，意义深远也。世人一见发热，便以外感风寒暑湿之邪，非发散邪从何处解？又不能的见风寒暑湿对证施治，乃通用解表之剂，如九味羌活汤、败毒散、十神汤之类，甚则凉膈、白虎，杂然并进，因而致毙者多矣。东垣深痛其害，创立此方，以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内伤者多，外感者间有之，纵有外邪，亦是乘虚而入，但补其中益其气，而邪自退听。不必攻邪，攻则虚者愈虚，而危亡随其后矣。倘有外感，而内伤不甚者，即于本方中，酌加对证之药，而外邪自退，所谓仁义之师，无敌于天下也。至于饮食失节，劳役过度，胃中阳气自虚，下陷于阴中而发热者，此阳虚自病，误作外感而发散之，益虚其虚矣，为害岂浅哉？又有一种内伤真阴而发热者，与内伤阳气相似，此当补真阴，非四物汤之谓，又非坎离丸之类，详见《先天要论》中者。心肺在上，肾肝在下，脾胃处于中州，为四脏之主气者，中焦无形之气。所以蒸腐水谷，升降出入，乃先天之气，又为脾胃之主。后天脾土，非得先天之气不行。是方盖为此气因劳而下陷于肾肝，清气不升，浊气不降，故用升麻使繇右腋而上，用柴胡使繇左腋而上，非藉参芪之功，则升提无力。是方所以补益后天中之先天也。

或问曰：余见先生动辄以先天、后天立论，余考之《易》中先天、后天之图，乾南、坤北、离东、坎西等卦位，于医道中甚无所合，而先生屡言之不已，其义云何？曰：怪乎子之问也。余所谓先天者，指一点无形之火气也；后天者，指有形之体，自脏腑及血肉皮肤，与夫涕唾津液，皆是也。既曰先天，此时天尚未生，何况有乾南、坤北八卦对待之图乎？曰：然则伏羲此图，何为而设也？余曰：此非先天之图，乃中天八卦之图，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日出乎东，水源于西，风雨在天上，山雷在地下，人与万物位乎中。余尝见邵子排列如此，有中天八卦数，其当今所用者，止一文王后天图，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悦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乎艮，以春秋昼夜十二时相配，因以定阴阳，决生死，推而天文、地理、星相、医卜，无一不以此图为则。至于先天者，无形可见，即《易》中帝出乎震之帝，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之神是也。帝与神，即余《先天要论》中所称真君真主，本系无形，不得已而强立此名，以为主宰先天之体，以为流行后天之用。东垣先生独会其宗，而于补中益气方中，用柴胡、升麻者，正以升发先天之气，于脾土之中，真万世无穷之利。余所以谆谆为言也，盖人身以脾胃为主，人皆知之，而先天隐于无形者，举世置而弗论。故余既立"先天要论"矣，复于"后天论"中，发明东垣《脾胃论》，亦用先天无形者为主。读《脾胃论》者，读至人受水谷之气以生，所谓清气、营气、卫气、元气、谷气、春升之气，皆胃气之别名，则可见矣。饮食入胃，犹水谷在釜中，非火不熟。脾能化食，全藉少阳相火之无形者，在下焦蒸腐，始能运化也。此时若用寒凉之药，饮食亦不运化矣。盖脾胃中之火，土中之火，纳音所谓炉中火。养炉中火者，须频加煤炭，盖以热灰温养其火，而火气自存。一经寒水，便成死灰，将以何者蒸腐水谷，以何者接引灯

烛？举目皆地狱光景，可不戒哉！经曰：劳者温之，损者温之。正取温养之义也。

东垣曰：岐伯曰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而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举痛论》云：劳则气耗。劳则喘且汗出，内外皆越，故气耗。夫喜怒不节，起居不时，有所劳伤，皆损其气。气衰则火旺，火旺则乘其脾土。脾主四肢，故困热无气以动，懒于语言，动作喘乏，表热自汗，心烦不安。当病之时，宜安心静坐，以养其气，以甘寒泻其热火，以酸味收其散气，以甘温补其中气。经言"劳者温之，损者温之"是也。《金匮要略》云：平人脉大为劳。脉极虚亦为劳，夫劳之为病，其脉浮大，手足烦热，春夏剧，秋冬瘥，以黄芪建中汤治之。此亦温之之意也。盖人受水谷之气以生，所谓清气、营气、元气、卫气、春升之气，皆胃气之别名也。夫胃气为水谷之海，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若饮食失节，寒温不适，脾胃乃伤。喜怒忧恐，损耗元气，脾胃气衰，元气不足，而火独盛。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元气之贼也。壮火食气，少火生气，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脾胃气虚，则下流肝肾，名曰重强，阴火得以乘其土位，故脾证始得，则气高而喘，身热而烦，其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其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盖脾胃之气下流，使谷气不得升浮，是春生之令不行，则无阳以护其荣卫，遂不任风寒，而生寒热，此皆脾胃之气不足所致也。然与外感风寒之证，颇同而实异。内伤脾胃，乃伤其气，外感风寒，乃伤其形。伤其外则有余，有余者泻之；伤其内则不足，不足者补之。汗之、下之、吐之、克之之类，皆泻也；温之、和之、调之、养之之类，皆补也。内伤不足之病，苟误认作外感有余之证，而反泻之，则虚其虚也，实实虚虚，如此死者，医杀之耳。然则奈何？唯当以辛甘温剂补其中，而升其阳则愈矣。经曰：劳者温之，损者温之。又曰：温能除大热。大忌苦寒之药，损其脾胃。今立补中益气汤主之。夫因饥饱劳役，损伤脾胃；或专因饮食不调，或专因劳力过度；或饥饱之后，加之劳力；或劳力之后，加之饥饱，皆为内伤。脾胃一虚，肺气先绝，故用黄芪以益皮毛而闭腠理，不令自汗，损其元气。上喘气短，人参以补之。心火乘脾，须炙甘草之甘，以泻大热，而补脾胃中元气。若脾胃急痛，并大虚腹中急缩者，宜多用之。经曰：急者缓之。白术苦甘温，除胃中热，利腰脐间血。胃中清气在下，必加升麻、柴胡以引之，引黄芪、甘草甘温之气味上升，能补卫气之散解而实其表也，又缓带脉之缩急。二味皆苦平，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引胃中清气升于阳道，及诸经生发之气，以滋春气之和也。气乱于胸中，为清浊相干，用去白陈皮以理之，清升而浊自降矣。胃气虚不能升浮，为阴火伤其生发之气，荣血大亏，荣气不营，阴火炽起，日渐熬煎，血气日减，心主血，减则心无所养，致使心乱而烦，故以当归和之。如烦犹未止，加服地黄丸，以补肾水，水旺而心火自降。以手扪之，而肌表热者，表证也，只服补中益气汤一二服，得微汗则已。非止发汗，乃阴阳气和，自然汗出也。

如精神短少，倍加人参、五味子；如头痛，加蔓荆子；如头痛有痰沉重，乃太阴痰厥头痛，加半夏、天麻；如腹中痛者，加白芍药；如恶寒冷痛，更加桂心；如恶热喜寒热痛，更加黄连；如腹中痛，恶寒，而脉弦者，是木来克土也，小建中汤主之。盖芍药味酸，于土中泻木为君。如脉沉细腹痛，以理中汤主之，干姜味热，于土中泻水，以为主也。

脐下痛者，加熟地黄。如不已，乃大寒也，更加肉桂。凡小腹痛，多属肾气奔豚，惟桂泄奔豚，故加之。如胁痛，或胁下缩急，俱加柴胡、芍药；如体重肢节痛，或腹胀自利，脉来濡缓者，湿胜也，加苍术、厚朴主之；如风湿相搏，一身尽痛，加羌活、防风、藁本，别作一服，病去勿再服，以诸风药损人元气也。

如冬月恶寒发热无汗，脉浮而紧，本方加麻黄、桂枝如麻黄五分，用参、芪各一钱；如冬月恶风发热有汗，脉浮而缓，加桂枝、芍药。伤寒必恶寒，伤风必恶风，伤食必恶食。伤寒恶寒，烈火不能热，重绵不能温者；内伤者，得就暖处，着绵温火，便不恶矣。内伤饮食，口不知味，不思饮食；

伤寒者，虽不能食，未尝不知味也。劳力内伤者，身体沉重，四肢困倦，面节烦疼，必满气短，懒于言语；若伤寒者，太阳则头痛，少阳则胁痛，阳明则目痛，不若内伤之怠惰嗜卧也。伤寒发热，拂拂如羽毛之热，热在皮毛；内伤者，肌体壮热，扪之烙手，右手气口脉大于左手人迎三倍，其气口脉急大而数，时一代而涩。涩是肺之本脉，代是气不相接，乃脾胃不足之脉；大是洪大，洪大而数，乃心脉刑肺；急是弦急，乃肝木挟心火克肺金也。其右关脉属脾，比五脉独大而数，数中时显一代，此不甚劳役，是饮食不时，寒温失所，胃脉损弱，隐而不见，惟内显脾脉如此。若外伤，人迎脉大于气口也。

东垣以手扪热，有三法：以轻手扪之则热，重按之则不热，是热在皮毛血脉也；重按筋骨之间则热蒸手，轻摸之则不热，是热在骨髓也；轻手扪之不热，重手按之亦不热，不轻不重按之而热者，是热在筋骨之上，皮毛血肉之下，乃热在肌肉。肌肉间热者，正内伤劳倦之热也。若余于内伤真阴者，以手扪热，亦有二，扪之烙手，骨中如炙者，肾中之真阴虚也；扪之烙手，按之筋骨之下，反觉寒者，肾中真阳虚也。面必赤者，阴盛于下，逼阳于上也；口必渴者，肾水干枯，引水自救也。若口吐痰多，如清水者，肾水泛上为痰，口必不渴也。口咯痰如沫者，水沸为痰，阴火熬煎，口必渴也。腰胁痛者，肾肝虚也；足心如烙者，涌泉涸竭也；膝以下冷者，命门衰绝，上气必喘也；尺脉必数者，阴火旺也；尺脉数而无力，或欲绝者，真阳衰也；骨痛如折者，肾主骨，骨衰乘火也。此阳虚阴虚之辨。而阴虚之中，又有真阴、真阳之不同，其治法详于《先天论》中。

或问曰：丹溪云东南之人，阳气易以升，不可服补中益气汤。当今江以南之人，果尽不当服乎？曰：此东南指人之脏腑而言也，盖东方属肝，南方属心，肝与心有火者，不可服，恐木火愈旺也。若黄帝起四方之问，岐伯有四治之能，此东南西北方，指地位也。既不可服东南二方之剂，其人上盛者，必下虚，其肾气大虚矣，急须填补北方先天之元气为要。总而言之，先天后天不得截然两分。上焦元阳不足者，下陷于肾中也，当取之至阴之下；下焦真阴不足者，飞越于上部也，焉可不引而归原耶？是以补中益气汤，与肾气丸并用，朝服补阳，暮服补阴，互相培养。但先后轻重之分，明者知之，不必详述。

或问：肾气丸中，以地黄为君，恐其泥膈，或于脾胃有妨乎？曰：肾气丸中，尽是肾经的药，并无一味脾胃药杂其中，径入肾经，焉能泥膈？凡用药须要分得阴阳水火清净，如朝廷有六部，一部有一部之事，一部有一部用事之人。今欲输纳钱粮，而可与天曹用事之人同议乎？曰：若如所言，予正谓肾经水部，不可与脾经户部相杂之谓耳。曰：余所谓不杂者，谓肾水药中，不可杂脾土药，脾胃药中，不得杂肾经药。如四君子汤，脾经药也，杂地黄其中，则泥膈矣；八味地黄丸，肾经药也，加人参则杂矣。若论肾与脾胃，水土原是一气，人但知土之为地，而不知土亦水也。自天一生水，而水之凝成处，始为土，土之坚者为石，此后天卦位坎之后，继之艮，艮为山为土。艮土者，先天之土，水中之主也，土无定位，随母寄生，随母而补，故欲补太阴脾土，先补肾中少阳相火，若水谷在釜中，非釜底有火则不熟。补肾者，补肾中火也，须用八味丸。医不达此，而日从事于人参、白术，非探本之术，盖土之本初原是水也。世谓补肾不如补脾，余谓补脾不如补肾。

伤饮食论

《阴阳应象论》云：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人六腑。是饮食之伤，伤于寒热也。《痹论》云：饮食自倍，肠胃乃伤。是饮食之伤，自伤于饥饱也。古人治法，分上中下三等而治之，在上者因而越之，瓜蒂散之类主之；中者消化，神曲、麦芽、山查、三棱、广茂之类主之；在下者引而竭之，硝、黄、巴豆、牵牛、甘遂之类主之。古人又分寒热而治之，伤热物者，以寒药治之；伤寒物者，以热药治之。如伤冷物二分，热物一分，则用热药二停[①]，寒药一停，若备急丸是也。予意当随证加减，大抵饮食之病，伤寒物一边居多，以上法门，

① 停：份数。总数分为几份，其中一份叫一停。

未必可为典要也。

当今方家，以平胃散为主，出入增减，亦可为脾胃之准绳。平胃者，胃中有高阜，则使平之，一平即止，不可过剂，过剂则平地反成坎矣。今人以平胃散为常服补剂者，误也。不若枳术丸为胜。夫枳术丸，乃洁古老人所制，用枳实一两，白术二两，补药多于消药，先补而后消，以荷叶裹饭烧熟为丸。盖取荷叶色青，得震卦之体，有仰盂之象，中空而清气上升，烧饭为丸，以助谷气。谓洁古枳术一方，启东垣末年之悟，补中益气，自此始也。但洁古专为有伤食者设，今人以此丸为补脾药，朝服暮饵，更有益之橘、半、香、砂者，则又甚矣。吾恐枳实一味，有推墙倒壁之功，而人之肠胃中，既已有伤，墙壁不固，能经几番推倒乎？

至若山查、神曲、麦芽三味，举世所常用者，余独永弃。盖山查能化肉积，凡年久母猪肉，煮不熟者，入山查一撮，皮肉尽烂。又产妇儿枕痛者，用山查二十粒，砂糖水煎一碗服之，儿枕立化。可见其破气又破血，不可轻用。曲蘗者，以米与水在瓷缸中，必借曲以酿成酒，必借蘗以酿成糖。脾胃在人身，非瓷缸比，原有化食之能。今食不化者，其所能者病也，只补助其能而食自化，何必用此消克之药哉？大凡元气完固之人，多食不伤，过时不饥。若夫先因本气不足，致令饮食有伤矣，前药一用，饮食虽消，但脾既已受伤，而复经此一番消化，愈虚其虚，明后日食复不化，犹谓前药已效，药力欠多，汤丸并进，展转相害，羸瘦日增，良可悲哉！余痛此弊，因申言之，凡太平丸、保和丸、肥儿丸之类，其名虽美，俱不敢用。盖名之美者，其药必恶，故以美名加之，以欺人耳目，非大方家可用也。故医有贫贱之医，有富贵之医。膏粱之子弟，与藜藿之民不同；太平之民，与疮痍之民不同。乡村间巷顽夫壮士，暴有所伤，一服可愈；若膏粱子弟，禀受虚弱，奉养柔脆，概以此术施之，贻害不小。夫有医术，有医道，术可暂行一时，道则流芳千古。有古方，有今方，有圣方，有俗方。余以为今人不如古人，不敢自立一方。若脾胃惟东垣为圣，择而用之，以调中益气、补中益气二方，因人增减。真知其寒物伤也，本方中加热药，如姜、桂之类；热物伤也，加黄连之类。真知有肉食伤也，加山查数粒；酒食伤也，加葛花一味，随证调理。此东垣之法，方士之绳墨也。然以寒治热而热不去，以热治寒而寒不除，奈之何？经曰：寒之不寒，是无水也；热之不热，是无火也。壮水之主，益火之原，此东垣之未及也。

如有食填太阴，名曰食厥者，上部有脉，下部无脉，不治则死。急以阴阳盐汤，探吐其物即愈。如有食积，肠腹绞痛，手不可按者，不得不下，审知其为寒积，必用巴豆感应丸下；审知其为热积，必用大黄承气汤。下之不当，死生立判，慎之哉！

昔张子和动辄言下，盖下之当也。仲景三承气，审之详密，可下、不可下、急下，分毫不爽。如下血积，必用桃仁、红花；下水必用牵牛、甘遂；下水中之血，必用虻虫、水蛭。今人畏而不敢下者，不明之罪小；无忌而妄用者，杀人之罪大。医司人命，忌易言哉！

何柏斋云：造化生物，天地水火而已，主之者天，成之者地也，故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至于天地交合变化之用，则水火二气也。天运水火于地之中，则物生矣。然水火不可偏盛，太旱物不生，火偏盛也；太涝物亦不生，水偏盛也。水火和平而物生，自然之理。人之脏腑，以脾胃为主，盖饮食入于胃，而运以脾，犹地之土也。然脾胃能化物，实繇于水火二气，非脾所能也。火盛则脾胃燥，水盛则脾胃湿，皆不能化物，乃生诸病。制其偏而使之平，则治之之法也。

愚按："制其偏而使之平"一句，甚好。所谓制者，非去水去火之谓。人身水火，原自均平，偏者病也。火偏多者，补水配火，不必去火；水偏多者，补火配水，不必去水。譬之天平，此重则彼轻，一边重者，只补足轻之一边，决不凿去马子[①]，盖马子一定之数。今人欲泻水降火者，凿马子者也。

余于脾胃，分别阴阳水火而调之。如不思饮食，此属阳明胃土受病，须补少阴心火，归脾汤

① 马子：即码子，天平的砝码。

补心火，以生胃土也；能食不化，此属太阴脾土，须补少阳相火，八味丸补相火，以生脾土也。无非欲人培养一点先天之火气，以补土之母耳。若理中汤用干姜，所以制土中之水也；建中汤用芍药，所以制土中之木也；黄芪汤所以益土之子，使不食母之食也；六味丸所以壮水之主也；八味丸所以益火之原也。土无定位，寄旺于四时，无专能，代天以成化，故于四脏中兼用之。总之以补为主，不用克伐。脾气下陷，补中益气；肝木乘脾，加左金丸；郁怒伤脾，归脾汤；脾虚不能摄痰，六君子汤；脾肾两虚，四君、四神；阴火乘脾，六味丸；命门火衰，不生脾土，八味丸。先天之气足，而后天之气不足者，补中气为主；后天足而先天不足者，补元气为主。或曰：正当胸膈饱闷之时，数日粒米不下，陈皮、枳壳、木香、乌药，日夜吞咽，尚且不通，复可补乎？曰：此正因初先不知补益，擅用发散，克伐太过，虚否之病也。经曰：下焦虚乏，中焦否满，欲治其虚，则中满愈甚；欲消其痞，则下焦愈乏。庸医值此，难以措手，疏启其中，峻补于下。少用则邪壅于上。多用则峻补于下，所谓塞因塞用者也。善用者能以人参一两，或七八钱，少加升麻一钱，大剂一服即愈。此《内经》之妙用，不可不知也。

东垣云：酒者大热有毒，气味俱阳，乃无形之物也。若伤之，止当发散，汗出则愈矣。其次莫如利小便，乃上下分消其湿。今之病酒者，往往服酒癖丸大热之药下之，又有牵牛、大黄下之者，是无形元气受病，反下有形阴血，乖误甚矣。酒性大热，已伤元气，而复重泻之，亦损肾水真阴，及有形血气，俱为不足。如此则阴血愈虚，真水愈弱，阳毒之热大旺，反增其阴火，是元气消铄，折人长命，不然则虚损之病成矣。宜以葛花解醒汤主之。

葛花解醒方

青皮去瓤，三钱　木香五分　橘红　人参　茯苓各一钱五分　猪苓一钱五分　白豆蔻五分　葛花五分　砂仁五分　泽泻一钱　白术二钱　干姜一钱　神曲一钱

右为细末，每服三钱，白汤调下。得微汗则病去。此东垣原方，宜加减用。

中暑伤暑论

中暑者，面垢自汗口燥。闷倒昏不知人，背冷，手足微冷，或吐、或泻、或喘、或满是也。当是时，切勿便与冷水，或卧冷地。如行路暍死者，即置日中热地上，以小便溻热土上，取热土罨病人脐上，急以二气丹同苏合香丸，汤调灌下。如无二气丹，研蒜水灌之亦可。盖中伤暑毒，外阳内阴，诸暑药多用暖剂，如大顺散之用姜、桂，枇杷叶散之用丁香。蒜亦辛热之物，又蒜气臭烈，能通诸窍也。

东垣分阴阳动静而治之。

静而得之者，为阴证。或深堂水阁，过处凉室，以伤其外；或浮瓜沉李，过食生冷，以伤其内，所谓因暑而伤暑者也。其病必头痛恶寒，肢节疼痛而烦心，肌肤大热无汗，腹痛吐泻。为房室冷物之阴寒所遏，使周身阳气不得伸越，以大顺散主之。

动而得之者，为阳证。或行人或农夫，于日中劳役得之，为热伤元气。其病必苦头疼发燥恶热，扪之肌肤大热，必大渴引饮，汗大泄，齿燥，无气以动，乃为暑伤气，苍术白虎主之。若人元气不足，用前药不应，惟清暑益气汤，或补中益气汤为当。大抵夏月阳气浮于外，阴气伏于内。若人饮食劳倦，内伤中气，或酷暑劳役，外伤阳气者多患之，法当调补元气为主，而佐以解暑。若阴寒之证，用大顺散、桂、附大辛热之药。此《内经》舍时从证之良法，不可不知。今人患暑证殁而手足指甲或肢体青黯，此皆不究其因，不温其内，而泛用香薷饮之类所误也。夫香薷饮，乃散阳气、导真阴之剂也，须审有是证面服之，斯为对证。今人平日间恐患暑病，而先服此以预防，适所以招暑也。若人元气素虚，或房劳过度而饮之者，为祸尤不浅。若欲预防，惟孙真人生脉散，为夏令最宜。

暑乃六气中之一，即天上火，惟此火可以寒水折之，非比炉中火与龙雷火也。凡伤暑腹痛，吐泻交作者，一味冷井水，加清蒿汁饮之立愈。暑毒从小便中泄矣。名曰臭灵丹。

暑喜伤心，心属南方火，从其类也。小肠为心之腑，利心经暑毒，使繇小肠出，故青蒿、香薷为要。

有因伤暑，遂极饮冷水，或医者过投冷剂，致吐利不止，外热内寒，烦躁多渴，甚欲裸形，状如伤寒，此阴盛格寒，宜用温药。香薷饮中加附子，浸冷服。

又有因冒暑，吐极胃虚，百药不入，粒米不下，入口即吐，病甚危笃。急用人参一钱，黄连五分，姜汁炒焦，糯米一撮，水一钟，煎一小酒盏，候冷用茶匙徐徐润下，少顷再入一匙。得入数匙不吐，尽一小盏，便可投药食矣。

暑病与热病相似，但热病脉盛，暑病脉虚为辨耳。

二气丹　治伏暑伤冷，二气交错，中脘痞结，或吐或泻。

硝石　硫黄各等分

右为细末，石器内火炒令黄色，再研，用糯米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四十丸。

大顺散　治冒暑伏热，引饮过多，脾胃受湿，水谷不分，霍乱呕吐，脏腑不调。

甘草三两　干姜　杏仁　肉桂各四两

右先将甘草炒八分黄色，次入干姜同炒，令姜裂，次入杏仁同炒，令杏仁不作声为度，用筛筛净后，同作一处捣罗。每服二钱，水一钟，煎七分，温服。如烦躁，井花水调服，不拘时。

香薷饮　治伏暑引饮，口燥咽干，或吐或泻，并皆治之。

香薷半斤　白扁豆炒，四两　厚朴姜汁炒，四两　黄连姜汁炒，二两

右㕮咀。每服三钱，水一钟，入酒少许，煎七分温服。

十味香薷饮　消暑气，和脾胃。

香薷一两　人参　陈皮　白术　茯苓　黄芪　白扁豆　木瓜　厚朴姜汁炒　甘草炙　已上各半两

右为细末，每服三钱，冷水调下。

清暑益气汤

黄芪一钱　苍术钱半　升麻一钱　人参　白术　陈皮　神曲　泽泻各五分　甘草　黄柏　葛根　青皮　当归　麦门冬各三分　五味子九粒

水二钟，煎至一钟。

《内经》曰：阳气者，卫外而为固也，热则气泄。今暑邪干卫，故身热自汗，以黄芪甘温补之为君，人参、陈皮、当归、甘草微温补中益气为臣，苍术、白术、泽泻渗利而除湿，升麻、葛根苦甘平，善解肌热。又以风胜湿也，热则食不消，而作痞满，故以炒曲甘辛，青皮辛温，消食快气。肾恶燥，急食辛以润之，故以黄柏苦寒，借其气味，泻热补水。虚者滋其化源，故以麦门冬、五味子酸甘微寒，救天暑之伤庚金为佐。此病皆繇饮食劳倦，伤其元气，乘天暑而发也。元气不虚，暑邪从何处而入哉？

一小儿患呕吐泻利，烦躁搐搦，或以为惊，或以为风。余见其口燥，手指茶壶，腹中鸣，出对诸医曰：易治也，借药笼中三味药足矣。用黄连五分，甘草三分，人参五分，水煎冷服，下咽顷刻，即睡而安。或问曰：黄连、甘草解毒善矣，又加人参五分，谓何？余曰：若不用参，此儿当病气弱数日，得参明后日复如无病人矣。次日果然。

白虎汤

石膏　知母　甘草　人参　糯米

此方是暑月热病发热之正方，名曰白虎者，西方之金神也。将来者进，成功者退，使秋金之令行，则火令退听。石膏寒中之药，淡而辛，能汗能利，必审其人有大汗而渴、齿燥，其脉洪而长，时当夏月可用。若无汗不渴，脉虚而不洪长，或重按全无，虽壮热、口渴，象白虎汤证，此系脾胃气虚，元阳不足，误服白虎必死。又有一等大失血后，或妇人产后，壮热喘促，面赤引饮，脉虚，名曰血虚发热，最忌白虎，须用当归补血汤则安。

《夷坚甲志》云：昔虞丞相自渠川被召，途中冒暑，得疾泄痢连月。萝壁间有韵语云：暑毒在脾，湿气连脚，不泄则痢，不痢则疟。独炼雄黄，蒸饼和药，甘草作汤，服之安乐。别作治疗，医家大错。如方制服，其疾随愈。引此为例，余可类推。

湿 论

有在天之湿，雨露雾是也。在天者本乎气，故先中表之荣卫。有在地之湿，泥水是也，在地者本乎形，故先伤肌肉筋骨血脉。有饮食之湿，酒水乳酪是也。胃为水谷之海，故伤于脾胃。有汗液之湿，谓汗出沾衣，未经解换者是也。有太阴脾土所化之湿，不从外入者也。阳盛则火胜，化为湿热；阴盛则水胜，化为寒湿。其证发热恶寒，身重自汗，筋骨疼痛，小便秘涩，大便溏泄，腰痛不能转侧，跗肿肉如泥，按之不起。

经曰：因于湿，首如裹。湿气蒸于上，故头重。又曰：湿伤筋，故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软短为拘，弛长为痿。又曰：湿胜则濡泄。故大便溏泄，大便泄故小便涩。又曰：湿从下受之，故跗肿。又曰：诸湿肿满，皆属脾土。故腹胀肉如泥。湿气入肾，肾主水，水流湿，各从其类，故腰肾痛。

治法：在上者当微汗，羌活胜湿汤；在下者当利小便，五苓散。夫脾者，五脏之至阴，其性恶湿。今湿气内客于脾，故不能腐熟水谷，致清浊不分，水入肠间，虚莫能制，故濡泄，法当除湿利小便也。

东垣曰：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又曰：在下者引而竭之。圣人之言，虽布在方策，其不尽者，可以意求耳。夫湿淫从外而入里，若用淡渗之剂以除之，是降之又降，是复益其阴，而重竭其阳，则阳气愈削，而精神愈短矣；是阴重强阳重衰，反助其邪之谓也。故用升阳风药即瘥。以羌活、独活、柴胡、升麻各一钱，防风根半钱，炙甘草半钱，水煎热服。大法云：湿淫所胜，助风以平之。又曰：下者举之。得阳气升腾而愈矣。又曰：客者除之。是因曲而为之直也。夫圣人之法，可以类推，举一而知百也。

有脚气类伤寒，发热恶寒，必脚胫间肿痛，俱从湿治。《千金方》有阴阳之分：阴脚气，胫处肿而不红；阳脚气，肿而红者是也。

有湿热发黄者，当从郁治，凡湿热之物，不郁则不黄。禁用茵陈五苓散。凡见用五苓茵陈者，十不一生。当用逍遥散，方见《郁论》。

凡伤寒必恶寒，伤风必恶风，伤湿必恶雨。如伤湿而兼恶寒无汗，骨节疼痛者，仲景有**甘草附子汤**。

甘草炙，一钱　附子钱半　白术二钱　桂枝四钱

水煎，作一服。

《**金匮**》**防己汤**　治湿胜身重阳微，中风则汗出恶风，故用黄芪、炙甘草以实表，防已、白术以胜湿。

防己三钱　甘草钱半，炙　白术二钱　黄芪三钱半

加生姜、大枣，水煎作一服。

羌活胜湿汤　通治湿证。

羌活　独活　藁本　防风　甘草　川芎各一钱　蔓荆子三分

如身重腰痛沉沉然，经中有寒也，加酒防己五分，附子五分。

有一友宦游京师，病腿痛发热，不能履地，众以为腿痈。延予视之，扶掖而出见。予曰：非痈也。以补中益气汤，加羌活、防风各一钱，一服如失。次日乘马来谢。

余一日患阴丸一个肿如鸭卵，发热，以温热证治之，不效。细思之，数日前从定海小船回，有湿布风帆在座下，比登舟[①]始觉，以意逆之，此感寒湿在肾丸也。乃用六味地黄，加柴胡、吴茱萸、肉桂各一钱，独活五分，一服而热退，再服而肿消。后有患偏坠者，此方多妙。

疟 论

或问曰：经云夏伤于暑，秋必病疟。前人虽备言之，旨殊未畅，盍明示诸？曰：不发于夏，而发于秋，此亢则害承乃制，子来救母之义。盖暑令当权，君火用事，肺金必受伤克。火位之下，水气承之，肾水为肺之子，因母受火伤，子来承之，以制火救母。于是水火相战，阴阳交争，大胜则大复，小胜则小复，此阴阳胜复之常理，疟之所

① 登舟：天盖楼本作"上岸"。

由作也。然而有病有不病者。盖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故其人元气不固者，暑邪得以乘之。所以治疟，以扶元气为主。

发在夏至后处暑前者，此三阳受病，伤之浅者，近而暴也；发在处暑后冬至前者，此三阴受病，伤之重者，远而深也。

发在子半之后午之前，是阳分受病，其病易愈；发于午后者，是阴分受病，其病难愈。

或问曰：有一日一发，有间日一发，有三日一发，何也？曰：在阳则发早，在阴则发晏，浅则日作，深则间日。夫人荣卫之气，一日一周，历五脏六腑、十二经络之界分。每一界各有一舍，荣卫之有舍，犹行人之传舍也。邪气客于荣卫之舍，与日行之卫气相接，则病作，离则病退，故一日一周，有止发之定期。其间日而作者，气之舍深，内薄于阴，阳气独发，阴气内著，阴与阳争，不得出，故间日而作也；三日一作者，邪人于三阴也。作于子午卯酉日者，少阴也；寅申巳亥日者，厥阴也；辰戌丑未日者，太阴也。

凡治疟必先问其寒热多寡，而参之脉证。有寒多热少者，有热多寒少者。大抵寒热往来，皆属少阳经证，治法当以小柴胡为主。若寒多者，小柴胡加桂枝。有但热不寒者，名曰瘅疟；有但寒不热者，名曰牝疟。《金匮》云：阴气孤绝，阳气独发，则热而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瘅疟。邪气内藏于心肺，外舍于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脱肉。又云：温疟者，其脉如平人，身无寒但热，骨节疼烦，时时呕逆，以白虎加桂枝汤主之；但寒者，名曰牝疟，蜀漆散主之。此寒热多寡之定法也。然亦有不可执者，当察其脉之虚实何如。若但寒者，其脉或洪实或滑，当作实热治之；若但热者，其脉或空虚或微弱，当作虚寒治之。

仲景云：疟脉自弦。弦数者多热，弦迟者多寒。弦小紧者可下，弦迟者可温，弦紧者可发汗及针灸也。弦数者，风痰发也，以饮食消息止之。

凡疟将发之时，与正发之际，慎勿施治，治亦无效。必待阴阳并极而退，过此邪留所客之地，然后治之，且当病未发二三时前，迎而夺之可也。

古今治疟证候，有风寒暑湿不同治疗，有汗吐下各异方术，无虑千百，不能尽述。独"无痰不成疟，无食不成疟"，深得致疟之因。"无汗要有汗，散邪为主；有汗要无汗，扶正气为主"，深得治疟之法。以青皮饮一方，治秋时正疟，随证加减，屡用屡效。若胃中有郁痰伏结者，以草果饮一服即愈。

服前方不应，当以补中益气汤，倍柴胡加半夏、生姜，养正而邪自除。薛立斋先生云：凡人久疟，诸药不效，以补中益气汤内加半夏，用人参一两，煨姜五钱，此不截之截也，一服即愈。

仁斋云：有人脏腑久虚，大便常滑，忽得疟疾，呕吐异常。以二陈加人参、白豆蔻，进一二服，病人自觉气脉顿平，寒热不作。盖白豆蔻流行三焦，元气荣卫一转，寒热自平。继今遇有呕吐发疟之证，或其人素虚者，慎勿用常山等药。以上专论秋时正疟之法也。世间似疟非疟者多，世人一见寒热往来，便以截疟丹施治，一截不止则再截，再截而止，止而复发复截，以致委顿，其或因而致毙者有之。是不可不辨也。经曰：阳虚则恶寒，阴虚则恶热。阴气上人于阳中，则恶寒，阳气下陷于阴中，则恶热。凡伤寒后、大病后、产后劳瘵等证，俱有往来寒热，似疟非疟，或一日二三度发，并作虚治。但有阳虚阴虚之别，阳虚者补阳，如理中汤、六君子汤、补中益气汤加姜桂，甚则加附子。诸方中必用升麻、柴胡，以提出阴中之阳，水升火降而愈。医书中有论及之者矣。至于阴虚者，其寒热亦与正疟无异，而阴疟中又有真阴真阳之分，人所不知。经曰：昼见夜伏，夜见昼止，按时而发，是无水也；昼见夜伏，夜见昼止，倏忽往来，时作时止，是无火也。无水者，壮水之主，以镇阳光，六味汤主之；无火者，益火之原，以消阴翳，八味汤主之。世人患久疟而不愈者，非疟不可愈，乃治之不如法也。丹溪云：夜发者邪入阴分，宜用血药引出阳分，当归、川芎、红花、生地、黄柏治之。亦未及真阴真阳之至理。遍考诸书"疟论"，并未能露其意，且余常试有神验，故特表而出焉。余见发疟有面赤口渴者，俱作肾中真阴虚治，无不立应。凡见患者寒来如冰，热来如烙，惟面赤如脂，渴欲饮水者，以六味地黄加柴胡、芍药、肉桂、五味，大剂一服便

愈。

有渴甚者，每发时饮汤不绝，必得五六大壶方可。余以六味丸一料，内肉桂一两，水十碗，作四砂锅，煎五六碗，以水探冷，连进代茶，遂熟睡渴止而热愈。

又有恶寒恶热，如疟无异，面赤如脂，口渴不甚，吐痰如涌，身以上热如烙，膝以下自觉冷。此真阳泛上，肾虚之极，急以附子八味地黄汤，大剂冷饮而热退，继以人参建中汤调理。

加减地黄方 肾肝同治之法。

熟地四钱 山药二钱 山茱萸肉二钱 丹皮钱半 茯苓钱半 泽泻一钱 五味子一钱 柴胡一钱 芍药一钱 肉桂一钱

水三钟，煎一钟服。

八味地黄方，即如前六味分两，外加附子一钱、肉桂一钱。

补中益气汤加半夏方

人参 黄芪 甘草 当归 白术 柴胡 升麻 陈皮 半夏 加煨姜

六味丸方

熟地八两 山药四两 山萸肉四两 丹皮三两 茯苓三两 泽泻三两 加肉桂一两

建中汤方

人参一钱 芍药二钱 甘草一钱 肉桂七分 大枣 饴糖

又有一等郁证似疟者，其寒热与正疟无异，但其人口苦、呕吐清水或苦水、面青、胁痛、耳鸣、脉涩。须以逍遥散加茱、连、贝母，倍柴胡，作一服。继以六味地黄，加柴胡芍药调理而安。

至于三阴疟者，惟太阴疟，当用理中汤，必加肉桂，若少阴厥阴，非八味地黄不效。

逍遥散 治郁疟。

柴胡一钱 芍药一钱 陈皮一钱 牡丹皮一钱 茯神一钱 当归一钱 白术一钱 贝母一钱 薄荷七分 黄连五分，每一两用吴茱萸二钱，水拌炒焦色，合用

青皮饮

青皮 厚朴 白术 柴胡 草果仁 茯苓 黄芩 半夏 甘草

此方小柴胡为主，大抵寒热往来，属少阳经证，故用以为君。草果、厚朴所以化食，青皮、半夏所以祛痰。寒多者，可加肉桂；热多者，可加黄连。

草果饮 治脾胃有郁痰伏涎者，元气壮强者可用，虚者莫用。

草果 常山 知母 乌梅 槟榔 甘草 穿山甲

赵以德云：知母性寒，入足阳明药，用治阳明独盛之火热，使其退就太阴也。草果性温药，治足太阴独盛之寒，使其居于阳明也。二经合和，则无阴阳交错之变，是为君。常山主吐胸中痰结，是为臣。甘草和诸药，乌梅去痰，槟榔除痰癖，破滞气，是佐药。穿山甲者，以其穿山而居，遇水而入，则是出阴入阳，穿其经络于荣分，以破暑结之邪，为之使也。

白虎汤加桂方 治瘅疟。若脉虚弱，不宜。

石膏一斤 知母六两 甘草二两 桂枝去皮，三两 糯米二合

每服五钱。

蜀漆散 治牝疟，见《金匮》。

蜀漆烧去腥 云母烧三夜 龙骨各等分

右为散。未发前，以浆水服半钱匕。如温疟，加蜀漆一钱，临发时服一钱匕。

牡蛎汤 治牡疟。

牡蛎四两，熬 麻黄去节 蜀漆各三两 甘草二两

水八升，先煮蜀漆、麻黄去沫，得六升，纳诸药，煮取二升，温服一升，若吐则勿更服。

理中汤 此方专治太阴疟，必加肉桂一钱乃效。

人参二钱 白术二钱 干姜钱半 炙甘草一钱

痢 疾 论

痢者，古名滞下是也。里急后重，逼迫恼人，或脓或血，或脓血相杂，或无糟粕，或糟粕相杂，或肠垢，或痛或不痛，或呕或不呕，或发热或不发热。当详辨其阴阳寒热虚实而施治，不可偏执一见也。

《原病式》云：利为湿热甚于肠胃，怫郁而成，其病皆热证也，俗以白痢为寒误也。世有用辛热药而愈者，盖病微，得热则郁结开通，气和而愈；甚者其病转极。故治痢者，必用寒以胜热，燥以胜湿，少加辛热佐之，以为发散开通之用，如此无不愈者。

丹溪谓：仲景可下者，悉以承气汤下之。大黄之寒，其性善走，佐以厚朴之温，善行滞气，缓以甘草之甘，饮以汤液，荡涤肠胃，滋润轻快，积行即止。禁用砒、丹、巴、硇等药，恐其暴悍毒气，有伤肠胃清纯之气。又谓《局方》例用热药为主，涩药为佐，用之于下痢清白者犹可，其里急后重，经所谓"下重者，皆属于火"。又加湿热之药，非杀而何？按前论皆专主寒治之说，以为痢发于秋，是暑月郁热所致，其理甚著，其议论亦和平。但不详所以致郁热者，多因暑热酷烈，过饮冰水，过食生冷，热为寒郁，久而为沉寒积冷者，亦有之，不可泥定是热。当辨证切脉，真知其有热积，方可大黄。若系寒积而用大黄，不惟不行，反增痛极而危矣。大凡下热痢用大黄，下寒痢用巴豆，有是病则服是药，详按古人之成法，不容毫发差谬。《内经》通因通用，原有两条，有酒蒸大黄，有蜡丸巴豆，分析甚明，不可不考也。又谓湿[①]热之药，用于下痢清白者犹可，则谓纯红血痢者，必不可用温热矣。然王海藏有云：暑月血痢，不用黄连，阴在内也。《本草衍义》云：有一男子暑月患血痢，医以凉药逆治，专用黄连、木香、阿胶。此病始感便治则可，病久肠虚，理不可服，逾旬几至委顿，理当别治。此一段论，又见《证类本草·序》中。海藏云：杨师三朝三大醉，至醒发大渴，饮冷水三巨杯，次日又饮茶三碗，后病便鲜血，四次约一盆。先以吴茱萸丸，翌日又以平胃、五苓各半散，二大服血止。复白痢，又以感应丸，四服白痢乃止，其安如故。或问曰：何为不用黄连之类以解毒，而所用者温热之剂乎？予曰：若用寒凉，其疾大变难疗，寒毒内伤，复用寒凉，非其治也。况血为寒所凝，浸入大肠间而便下，得温乃行，所以用热药其血自止。经曰"治病必求其本"，此之谓也。胃既得温，其血不凝而自行，各守其乡矣。举此为例，可见不可偏执用寒之说。倘有遇血痢者，不可偏见以为热也。

大抵后重者宜下；腹痛者宜和；身重者宜除湿；脉弦者去风；脓血稠粘者，以重药竭之；身冷自汗者，以毒药温之；风邪内缩者，宜汗之；滑泄不及拈衣者，止涩之；鹜溏为利，宜温之而已。必当求其所因，辨其阴阳而治之，斯得之矣。

世人一见滞下，不分寒热阴阳虚实，便以大黄汤荡涤之，是重剂也；其次者黄芩芍药汤和之，是轻剂也。香连丸是常药也，当归、芍药和其血；槟榔、枳壳调其气。见有血色者，红花、生地、地榆以凉其血，黄连、黄柏以清其火。朝夕更医，出入增减，不过如此。已濒于危，犹曰血色依然，腹痛未减，谁敢温补，死而无悔，伤哉伤哉！

凡腹痛后重，小便短少，口渴喜冷饮，大肠口燥辣，是为挟热下痢，前法固宜，若腹痛口不渴，喜热饮，小便清长，身不热，腹喜热手熨者，是为挟寒下痢，须理中姜桂温之。至于初起受病，原系热痢，迁延日久，各证不减，或反加重，理当别治，竟作虚看，须用补中益气一升一补。倍加参芪温补，如小腹重坠，切痛奔豚，此兼属少阴症，急加吴萸、肉桂、破故纸、肉果，甚则加附子；如有纯血者，加炒黑干姜，虚回而利自止。若必待血清利止而后补，亦晚矣。

世间似痢非痢者多。东垣云：饮食有伤，起居不时，损其胃气，则上升清华之气，反从下降，是为飧泄。久则太阴传少阴，而为肠澼，里急后重，脓血相错，数至圊而不能即便者，专用补中益气汤为主，使升降之道行，其痢不治而自消矣。余法东垣，凡有热者，加姜炒黄连；有寒者加姜桂；兼小腹痛者，用建中汤；有风湿者，加防风羌活；肝气乘脾者，倍柴胡，加芍药、木香；滑泄者，加粟壳、诃子。如此温补不愈，又当别治。经曰：热之不热，是无火也。无火者，益火之原，急补命门之火，以生脾土之母。此万举万全之策也。

又有一等阴虚似痢者，即五泄中大瘕泄者是也。经曰：里急后重，数至圊而不能便，必茎中痛。褚氏云：阴已耗而复竭之，则大小便牵痛，愈

① 湿，天盖楼本作"温"。

痛则愈便，愈便则愈痛。其证红白相杂，里急后重，悉似痢疾，必小便短涩而痛，或不通而痛，或欲小便而大便先脱，或欲大便而小便自遗，两便牵引而痛，此肾虚之危证。急以八味地黄，加补骨脂、肉豆蔻、阿胶，兼理中汤加升麻、桂、附，相继间服，庶可挽回。世以痢药致毙者，不可枚举。特详见《先天要论》泄泻条内。

有一等积滞已少，但虚坐努责，此为下多亡血，倍用当归为主，生血药为佐，血生自安。此是血虚阴证。

后重有二：邪气坠下者，圊后不减；虚努不收者，圊后随减。此可以辨虚实。

有一等噤口痢者，汤药入口随出，在下缠住急迫，多因热毒炽盛，逆冲胃口，胃气伏而不宣。急用黄连以吴茱萸炒过，拣去茱萸，人参等分，加糯米一撮，浓煎一盏，细口一匙润下。但得二三匙咽下，便不复吐矣。如吐再服。

有一等寒气逆上者，用温补之药调之，其病易治。

有一等休息痢者，经年屡月，愈而复发，此系寒积在大肠底，诸药所不到。独巴豆一味研炒，蜡丸如龙眼大，空腹服之，再不复发。此亦通因通用之法也。

不肖体素丰，多火善渴，虽盛寒，床头必置茗碗，或一夕尽数瓯许。又时苦喘急。质之先生，为言此属郁火证，常令服茱连丸，无恙也。丁巳之夏，避暑檀州，酷甚，朝夕坐冰盘间，或饮冷香薷汤，自负清暑良剂。孟秋痢大作，初三昼夜下百许，次红白相杂，绝无渣滓，腹胀闷，绞痛不可言。或谓宜下以大黄，先生弗顾也，竟用参术姜桂渐愈。犹白积不止，服感应丸而痊。后少尝蟹螯，复泻下委顿，仍服八味汤，及补剂中重加姜桂而愈。夫一身历一岁间耳，黄连苦茗，曩不辍口，而今病以纯热瘥。向非先生，或投大黄凉药下之，不知竟作何状。又病室孕时，喘逆不眠，用逍遥散立安。又患便血不止，服补中黑姜立断，不烦再剂。种种奇妙，未易殚述。噫！先生隔垣见人，何必饮上池水哉！闻之善赠人者以言，其永矢勿谖者，亦以言。不肖侏儒未足为先生重，窃以识明德云尔。四明弟子徐阳泰顿首书状。

世有疟后痢，有痢后疟者。夫既为疟后发泄已尽，必无暑热之毒，复为痢疾，此是元气下陷，脾气不能升举，似痢非痢也。既为痢后下多则亡血，气又随痢散，阴阳两虚，阳虚则恶寒，阴虚则恶热，故寒热交战，似疟非疟也。俱作虚论，俱用补中益气加温补，其病自愈。

有一孕妇疟、痢齐发，医治两月余，疟止而痢愈甚，又加腹痛，饮食少进，延余视之。余曰：虚寒也。以补中益气加姜桂，一服痢止太半，再一服而反加疟病大作。主人惊恐。余曰：此吉兆也。向者疟之止，乃阴盛之极，阳不敢与之争。今服补阳之剂，阳气有权，敢与阴战，再能助阳之力，阴自退听。方中加附子五分，疟痢齐愈。大服补剂，越三月产一子，产后甚健。

大黄汤

用大黄一两，锉碎

好酒二大盏，浸半日，煎至一盏半，去渣，分作二服。痢止勿服。如未止再服，取利为度。

芍药汤

芍药一两　当归　黄连　黄芩各五钱　肉桂二钱半　大黄　甘草　槟榔各二钱　木香一钱

右九味，每服五钱，水二钟，煎至一钟。

香连丸

黄连净，二十两，用吴茱萸十两同炒焦，检去茱萸不用　木香五两，不见火

右为细末，醋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米饮下。

感应丸　新旧冷积并可治。此方神妙不可言，虽有巴豆不令人泻下，其积自然消化。

南木香　肉豆蔻　丁香各一两半　干姜泡，一两　百草霜二两　巴豆七十粒，去皮心膜，研去油　杏仁一百四十粒，去皮尖

右前四味为末，外入百草霜研，与巴豆、杏仁共研，七味同和匀。用好黄蜡六两，溶化成汁，以重绢滤去渣。更以好酒一升，于砂锅内，煮蜡数沸倾出。酒冷其蜡自浮于上，取蜡称用。丸用清油一两，铫内熬令香熟，次下蜡四两，同化成汁，就铫内乘热拌和前药末，捏作条子，丸如豆大。每服三十丸，姜汤空心送下。

杨子建云：世人有患疫毒痢，初得时，先发

寒热，忽头痛壮热，思入凉室，思吃冷水，狂言狂走，浑身肌肉疼痛，手不可着，忽下痢，或白或赤，或赤白相杂，此证难治。此系太岁中，其年春夏之内，多有寒肃之化，阳光少见，寒热二气，更相交争。忽于夏月多寒湿之化，寒邪犯心，水火相战，所以先发寒热；水火相犯，血变于中，所以多下赤痢。如紫草色，如苋菜色者，寒邪犯心之重也；白色者尚轻；赤色者渐重；赤白相杂者，气血相等，寒热之气相搏也。治诸证之法。先夺其寒，以后随证调理。

万全护命方

麻黄去根节　官桂去粗皮，各七钱半　大川芎　白术各二两　藁本　独活　桔梗　防风　芍药　白芷各半两　丹皮　甘草各二钱半　细辛三钱三分　牵牛一钱七分

右为细末，每服二钱，热汤调下，和渣热服。若服此药后，寒热已退，赤痢已消减，便修合第二方。

诃子五枚

用面裹，火煨熟，去核为细末，每服二钱匕，以米汤一盏半，煎取一盏，空心和渣服。

服前二方药病势已减，所下之物止余些小，或下清水，或如鸭溏，或只余些小红色，宜修合第三方，以牢固大肠，还复真气。

舶上硫黄二两，去砂，细研为末　薏苡仁二两，炒，研为末

右二味和匀，滴熟水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米汤下。

医学源流论

清·徐大椿　撰
张　琨　陈大为　校注

校注说明

《医学源流论》，清·徐大椿撰。本书是一部内容丰富而又独具特色的医学论集，作者针对当时医界的现状，以《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为本，结合诸家学说及自己的临证经验，指陈时医流弊以正异端邪说，推阐医学源流以明证治奥旨，故称《医学源流论》。

书为上、下两卷，分经络脏腑、脉、病、方药、治法、书论、古今7门，计99论。其中“经络脏腑”9论，主要论述经络脏腑之生理、病理及与证治的关系；“脉”3论，主要论述脉证关系；“病”16论，主要论述病因病机及辨证方法；“方药”24论，主要论述用药及用方之法；“治法”24论，主要论述治病方法及治法要点；“书论”13篇，评述《难经》、《脉经》诸书，附论妇、幼、祝由各科；“古今”10论，评论古今医家，兼及投医须知。

书中各论每不过千言，但阐理深刻，精凿有据，不仅反映了作者对中医学理、法、方、药的见解，而且体现了其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临证经验。在学术上，极力推崇《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著作，“言必本于圣经，治必遵乎古法”，学有根基；在诊断上，重视四诊相参，反对单凭于脉，主张因人审证、审证求因；在治疗上，提倡辨证用药、内治外治并重，不偏废单方、验方、针砭、按摩诸法，重视煎法、服法等细节。总之，本书所论，内容广泛翔实，或探索经旨、阐明医理，或驳正诸说、指斥时弊，每有卓见，颇能启迪后学。如“药性专长论”、“用药如用兵论”等诸多篇章被后人视为佳作。无论习医、研医，还是病家投医，读此均可获益。

由于作者崇古薄今，故论中或有偏激之词，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有欲救俗医之弊而矫枉过直者；有求古人之心，而大言失实者。故其论病，则自岐黄以外，秦越人亦不免诋诽；其论方，则自张机《金匮要略》、《伤寒论》之外，孙思邈、刘守真、李杲、朱震亨皆遭驳诘。”尽管如此，《提要》依然肯定“其切中庸医之弊者，不可废也”。持论当属公允。

此书写成并刊行于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其后曾多次刊刻，并收录于《四库全书》、《中国医学大成》及各种徐氏医书中。

本次整理以乾隆二十二年半松斋刻本为底本，以《徐氏医书八种》本为校本。校注方法悉依本丛书统一要求。

医学源流论目录

自叙
卷上
经络脏腑
元气存亡论……（888）
躯壳经络脏腑论……（888）
表里上下论……（889）
阴阳升降论……（889）
治病必分经络脏腑论……（889）
治病不必分经络脏腑论……（889）
肾脏精论……（890）
一脏一腑先绝论……（890）
君火相火论……（890）
脉
诊脉决死生论……（891）
脉症轻重论……（891）
脉症与病相反论……（891）
病
中风论……（892）
臌膈论……（892）
寒热虚实真假论……（892）
内伤外感论……（893）
病情传变论……（893）
病同人异论……（893）
病症不同论……（893）
病同因别论……（893）
亡阴亡阳论……（894）
病有不愈不死虽愈必死论……（894）
卒死论……（894）
病有鬼神论……（895）
肾虚非阴症论……（895）
吐血不死咳嗽必死论……（895）
胎产论……（896）
病有不必服药论……（896）
方药
方药离合论……（896）
古方加减论……（896）
方剂古今论……（897）
单方论……（897）
禁方论……（897）
古今方剂大小论……（898）
药误不即死论……（898）
药石性同用异论……（898）
剂论……（899）
制药论……（899）
人参论……（899）
用药如用兵论……（900）
执方治病论……（900）
汤药不足尽病论……（900）
本草古今论……（901）
药性变迁论……（901）
药性专长论……（901）
煎药法论……（902）
服药法论……（902）
医必备药论……（902）
乱方论……（903）
热药误人最烈论……（903）
薄贴论……（903）
貌似古方欺人论……（903）
卷下
治法
司天运气论……（905）
医道通治道论……（905）
五方异治论……（906）
病随国运论……（906）
针灸失传论……（906）
水病针法论……（907）
出奇制病论……（907）
治病缓急论……（908）
治病分合论……（908）
发汗不用燥药论……（908）
病不可轻汗论……（908）
伤风难治论……（909）

攻补寒热同用论…… (909)
临病人问所便论…… (910)
治病不必顾忌论…… (910)
病深非浅药能治论…… (910)
愈病有日期论…… (911)
治人必考其验否论…… (911)
防微论…… (911)
知病必先知症论…… (912)
补药可通融论…… (912)
轻药愈病论…… (912)
腹内痈论…… (913)
围药论…… (913)
书论(附科)
《难经》论…… (913)
《伤寒论》论…… (914)
《金匮》论…… (914)
《脉经》论…… (914)
《千金方》《外台》论…… (914)
《活人书》论…… (915)
太素脉论…… (915)
妇科论…… (915)
痘科论(附种痘说)…… (916)
幼科论…… (916)
疡科论…… (917)
祝由科论…… (917)
兽医论…… (917)
古今
四大家论…… (917)
医家论…… (918)
医学渊源论…… (918)
考试医学论…… (919)
医非人人可学论…… (919)
名医不可为论…… (919)
邪说陷溺论…… (920)
涉猎医书误人论…… (920)
病家论…… (920)
医者误人无罪论…… (921)

自　叙

医小道也，精义也，重任也，贱工也。古者大人之学，将以治天下国家，使无一夫不被其泽，甚者天地位而万物育，斯学者之极功也。若夫日救一人，月治数病，顾此失彼，虽数十里之近，不能兼及，况乎不可治者，又非能起死者而使之生，其道不已小乎？虽然，古圣人之治病也，通于天地之故，究乎性命之源，经络脏腑，气血骨脉，洞然如见，然后察其受病之由，用药以驱除而调剂之，其中自有玄机妙悟，不可得而言喻者，盖与造化相维，其义不亦精乎！道小则有志之士有所不屑为，义精则无识之徒有所不能窥也。人之所系，莫大乎生死，王公大人，圣贤豪杰，可以旋转乾坤而不能保无疾病之患，一有疾病，不得不听之医者而生杀唯命矣。夫一人系天下之重，而天下所系之人，其命又悬于医者下，而一国一家所系之人，更无论矣。其任不亦重乎？而独是其人者，又非有爵禄道德之尊，父兄师保之重，既非世之所隆，而其人之自视，亦不过为衣食口腹之计，虽以一介之微，呼之而立至，其业不甚贱乎？任重则托之者必得伟人，工贱则业之者必无奇士，所以势出于相违而道因之易坠也。余少时颇有志于穷经，而骨肉数人疾病，连年死亡略尽，于是博览方书，寝食俱废。如是数年，虽无生死肉骨之方，实有寻本溯源之学，几折臂而成医，至今尤信。而窃慨唐宋以来，无儒者为之振兴，视为下业，逡巡[1]失传，至理已失，良法并亡，怒[2]伤怀，恐自今以往不复有生人之术。不揣庸妄，用敷厥言，倘有所补所全者，或不仅一人一世已乎！

乾隆丁丑秋七月涸溪徐大椿书于吴山之半松书屋

1　逡巡，形容时间短暂，犹言"顷刻"、"须臾"

2　怒(nì 逆)：忧伤；忧思

医学源流论卷上

吴江徐灵胎洄溪著　男燧鼎和校

元气存亡论

养生者之言曰：天下之人，皆可以无死。斯言妄也。何则？人生自免乳哺以后，始而孩，既而长，既而壮，日胜一日，何以四十以后，饮食奉养如昔，而日日就衰？或者曰：嗜欲戕之也。则绝嗜欲，可以无死乎？或者曰：劳动贼之也。则戒劳动，可以无死乎？或者曰：思虑扰之也。则屏思虑，可以无死乎？果能绝嗜欲、戒劳动、减思虑，免于疾病夭札则有之，其老而毙，毙而死，犹然也。况乎四十以前，未尝无嗜欲、劳苦、思虑，然而日生日长；四十以后，虽无嗜欲、劳苦、思虑，然而日减日消，此其故何欤？盖人之生也，颐夏虫而却笑，以为是物之生死，何其促也，而不知我实犹是耳。当其受生之时，已有定分焉。所谓定分者，元气也，视之不见，求之不得，附于气血之内，宰乎气血之先，其成形之时，已有定数。譬如置薪于火，始然尚微，渐久则烈，薪力既尽，而火熄矣。其有久暂之殊者，则薪之坚脆异质也。故终身无病者，待元气之自尽而死，此所谓终其天年者也。至于疾病之人，若元气不伤，虽病甚不死；元气或伤，虽病轻亦死，而其中又有辨焉。有先伤元气而病者，此不可治者也；有因病而伤元气者，此不可不预防者也；亦有因误治而伤及元气者；亦有元气虽伤未甚，尚可保全之者，其等不一。故诊病决死生者，不视病之轻重，而视元气之存亡，则百不失一矣。至所谓元气者，何所寄耶？五脏有五脏之真精，此元气之分体者也，而其根本所在，即《道经》所谓"丹田"、《难经》所谓"命门"、《内经》所谓"七节之旁，中有小心"。阴阳阖辟存乎此，呼吸出入系乎此。无火而能令百体皆温，无水而能令五脏皆润，此中一线未绝，则生气一线未亡，皆赖此也。若夫有疾病而保全之法何如？盖元气虽自有所在，然实与脏腑相连属者也。寒热攻补不得其道，则实其实而虚其虚，必有一脏大受其害，邪入于中，而精不能续，则元气无所附而伤矣。故人之一身，无处不宜谨护，而药不可轻试也。若夫预防之道，惟上工能虑在病前，不使其势已横而莫救，使元气克全，则自能托邪于外。若邪盛为害，则乘元气未动，与之背城而一决，勿使后事生悔，此神而明之之术也。若欲与造化争权，而令天下之人终不死，则无是理矣。

躯壳经络脏腑论

凡致病必有因，而受病之处，则各有部位。今之医者曰：病必分经络而后治之。似矣，然亦知病固非经络之所能尽者乎？夫人有皮肉筋骨以成形，所谓躯壳也。而虚其中，则有脏腑以实之；其连续贯通者，则有经有络贯乎脏腑之内，运乎躯壳之中，为之道路，以传变周流者也。故邪之伤人，或在皮肉，或在筋骨，或在脏腑，或在经络，有相传者，有不相传者，有久而相传者，有久而终不传者。其大端则中于经络者，易传；其初不在经络，或病甚而流于经络者，亦易传。经络之病，深入脏腑，则以生克相传。惟皮肉筋骨之病，不归经络者，则不传，所谓躯壳之病也。故识病之人，当直指其病在何脏何腑，何筋何骨，何经何络，或传或不传，其传以何经始，以何经终，其言历历可验，则医之明者矣。今人不问何病，谬举一经以籍口，以见其颇识《内经》，实与《内经》全然不解也。至治之难易，则在经络者易治；在脏腑者难治，且多死；在皮肉筋骨者，难治，亦不易死，其大端如此。至于躯壳脏腑之属于某经络，以审其针灸用药之法，则《内经》明言之，深求自得也

表里上下论

欲知病之难易，先知病之浅深，欲知病之浅深，先知病之部位。夫人身一也，实有表里上下之别焉。何谓表？皮肉筋骨是也。何谓里？脏腑精神是也。而经络则贯乎其间。表之病易治而难死，里之病难治而易死，此其大略也。而在表在里者，又各有难易，此不可执一而论也。若夫病本在表而传于里，病本在里而并及于表，是为内外兼病，尤不易治。身半已上之病，往往近于热，身半已下之病，往往近于寒，此其大略也。而在上在下，又各有寒热，此亦不可执一而论也。若夫病本在上而传于下，病本在下而传于上，是之谓上下兼病，亦不易治。所以然者，无病之处多，有病之处少，则精力犹可维持，使正气渐充，而邪气亦去。若夫一人之身，无处不病，则以何者为驱病之本，而复其元气乎？故善医者，知病势之盛而必传也，豫为之防，无使结聚，无使泛滥，无使并合，此上工治未病之说也。若其已至于传，则必先求其本，后求其标，相其缓急而施治之，此又桑榆之收也。以此决病之生死难易，思过半矣。

阴阳升降论

人身象天地，天之阳，藏于地之中者，谓之元阳。元阳之外护者，谓之浮阳。浮阳则与时升降。若人之阳气，则藏于肾中，而四布于周身。惟元阳则固守于中，而不离其位。故太极图中心白圈，即元阳也，始终不动，其分阴分阳，皆在白圈之外。故发汗之药，皆鼓动其浮阳，出于营卫之中，以泄其气耳。若元阳一动，则元气漓矣，是以发汗太甚，动其元阳，即有亡阳之患。病深之人，发喘呃逆，即有阳越之虞，其危皆在顷刻，必用参附及重镇之药，以坠安之。所以治元气虚弱之人，用升提发散之药，最防阳气散越，此第一关也。全于阴气，则不患其升，而患其竭，竭则精液不布，下枯燥烈，廉泉玉英，毫无滋润，舌燥唇焦，皮肤粗槁，所谓天气不降，地气不升，孤阳无附，害不旋踵。《内经》云：阴精所奉其人寿。故阴气有余则上溢，阳气有余则下固，其人无病，病亦易愈，反此则危，故医人者，慎毋发其阳而竭其阴也。

治病必分经络脏腑论

病之从内出者，必由于脏腑；病之从外入者，必由于经络。其病之情状，必有凿凿可征者。如怔忡惊悸为心之病，泄泻臌胀为肠胃之病，此易知者。又有同一寒热，而六经各殊；同一疼痛，而筋骨皮肉各别。又有脏腑有病，而反现于肢节；肢节有病，而反现于脏腑。若不究其病根所在，而漫然治之，则此之寒热，非彼之寒热，此之痛痒，非彼之痛痒，病之所在，全不关着，无病之处，反以药攻之，《内经》所谓诛伐无过。则故病未已，新病复起。医者以其反增他病，又复治其所增之病，复不知病之所从来，杂药乱投，愈治而病愈深矣。故治病者，必先分经络脏腑之所在，而又知其七情六淫所受何因，然后择何经何脏对病之药，本于古圣何方之法，分毫不爽，而后治之，自然一剂而即见效矣。今之治病不效者，不咎己药之不当，而反咎病之不应药，此理终身不悟也。

治病不必分经络脏腑论

病之分经络脏腑，夫人知之，于是天下遂有因经络脏腑之说，而拘泥附会，又或误认穿凿，并有借此神其说以欺人者。盖治病之法多端，有必求经络脏腑者，有不必求经络脏腑者。盖人之气血，无所不通，而药性之寒热温凉，有毒无毒，其性亦一定不移，人于人身，其功能亦无所不到，岂有其药止入某经之理？即如参芪之类，无所不补；砒鸩之类，无所不毒，并不专于一处也。所以古人有现成通治之方，如紫金锭、至宝丹之类，所治之病甚多，皆有奇效。盖通气者，无气不通；解毒者，无毒不解；消痰者，无痰不消，其中不过略有专宜耳。至张洁古辈，则每药注定云独入某经，皆属附会之谈，不足征也。曰：然则用药

竟不必分经络脏腑耶？曰：不然也。盖人之病，各有所现之处，而药之治病，必有专长之功。如柴胡治寒热往来，能愈少阳之病，桂枝治畏寒发热，能愈太阳之病；葛根治肢体大热，能愈阳明之病。盖其止寒热、已畏寒、除大热，此乃柴胡、桂枝、葛根专长之事，因其能治何经之病，后人即指为何经之药，孰知其功能实不仅入少阳、太阳、阳明也。显然者尚如此，余则更无影响矣。故以某药为能治某经之病则可，以某药为独治某经则不可；谓某经之病当用某药则可，谓某药不复入他经则不可。故不知经络而用药，其失也泛，必无捷效；执经络而用药，其失也泥，反能致害。总之变化不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肾藏精论

精藏于肾，人尽知之，至精何以生、何以藏、何以出，则人不知也。夫精即肾中之脂膏也，有长存者，有日生者。肾中有藏精之处，充满不缺，如井中之水，日夜充盈，此长存者也。其欲动交媾所出之精，及有病而滑脱之精，乃日生者也。其精旋去旋生，不去亦不生，犹井中之水，日日汲之，不见其亏，终年不汲，不见其溢。《易》云：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其理然也。曰：然则纵欲可无害乎？曰：是又不然。盖天下之理，总归自然。有肾气盛者，多欲无伤，肾气衰者，自当节养。《左传》云：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若纵欲不节，如浅狭之井，汲之无度，则枯竭矣。曰：然则强壮之人而绝欲，则何如？曰：此亦无无益，惟肾气略坚实耳。但必浮火不动，阴阳相守，则可耳。若浮火日动而强制之，则反有害。盖精因火动而离其位，则必有头眩目赤、身痒腰疼、遗泄偏坠等症，甚者或发痈疽，此强制之害也。故精之为物，欲动则生，不动则不生。能自然不动则有益，强制则有害，过用则衰竭。仍其自然而无所勉强，则保精之法也。老子云：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之道，乃长生之诀也。

一脏一腑先绝论

人之死，大约因元气存亡而决，故患病者元气已伤，即变危殆。盖元气脱，则五脏六腑皆无气矣。竟有元气深固，其根不摇，而内中有一脏一腑先绝者。如心绝，则昏昧不知世事；肝绝，则喜怒无节；肾绝，则阳道痿缩；脾绝，则食入不化；肺绝，则气促声哑。六腑之绝而失其所司亦然，其绝之象，亦必有显然可见之处。大约其气尚存，而神志精华不用事耳，必明医乃能决之。又诸脏腑之中，惟肺绝则死期尤促。盖肺为脏腑之华盖，脏腑赖其气以养，故此脏绝，则脏腑皆无禀受矣。其余则视其绝之甚与不甚，又观其别脏之盛衰何如，更观其后天之饮食何如，以此定其吉凶，则修短之期可决矣。然大段亦无过一年者；此皆得之目睹，非臆说也。

君火相火论

近世之论，心火谓之君火，肾火谓之相火，此说未安。盖心属火，而位居于上，又纯阳而为一身之主，名曰君火，无异议也。若肾中之火，则与心相远，乃水中之火也，与心火不类，名为相火，似属非宜。盖阴阳互藏其宅，心固有火，而肾中亦有火。心火为火中之火，肾火为水中之火。肾火守于下，心火守于上，而三焦为火之道路，能引二火相交。心火动，而肾中之浮火亦随之；肾火动，而心中之浮火亦随之。亦有心火动而肾火不动，其患独在心；亦有肾火动而心火不动，其害独在肾。故治火之法，必先审其何火，而后用药有定品。治心火，以苦寒；治肾火，以咸寒。若二脏之阴不足以配火，则又宜取二脏之阴药补之。若肾火飞越，又有回阳之法，反宜用温热，与治心火迥然不同。故五脏皆有火，而心肾二脏为易动，故治法宜详究也。若夫相火之说，则心胞之火，能令人怔忡面赤，烦躁眩晕，此则在君火之旁，名为相火，似为确切，试以《内经》参之，自有真见也。

诊脉决死生论

生死于人大矣，而能于两手方寸之地，微末之动，即能决其生死，何其近于诬也？然古人往往百不失一者，何哉？其大要则以胃气为本。盖人之所以生，本乎饮食，《灵枢》云：谷入于胃，乃传之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寸口属肺经，为百脉之所会。故其来也，有生气以行乎其间，融和调畅，得中土之精英，此为有胃气，得者生，失者死，其大较也。其次则推天运之顺逆，人气与天气相应，如春气属木，脉宜弦；夏气属火，脉宜洪之类，反是则与天气不应。又其次则审脏气之生克，如脾病畏弦，木克土也；肺病畏洪，火克金也，反是则与脏气无害。又其次则辨病脉之从违，病之与脉，各有宜与不宜。如脱血之后，脉宜静细而反洪大，则气亦外脱矣；寒热之症，脉宜洪数而反细弱，则真元将陷矣。至于真脏之脉，乃因胃气已绝，不营五脏，所以何脏有病，则何脏之脉独现，凡此皆《内经》、《难经》等书，言之明白详尽，学者苟潜心观玩，洞然易晓，此其可决者也。至云诊脉，即可以知何病。又云人之死生，无不能先知，则又非也。盖脉之变迁无定，或有卒中之邪，未即通于经络，而脉一时未变者；或病轻而不能现于脉者；或有沉痼之疾，久而与气血相并，一时难辨其轻重者；或有依经传变，流动无常，不可执一时之脉，而定其是非者。况病之名有万，而脉之象不过数十种，且一病而数十种之脉，无不可见，何能诊脉而即知其何病？此皆推测偶中，以此欺人也。若夫真脏之脉，临死而终不现者，则何以决之？是必以望闻问三者合而参观之，亦百不失一矣。故以脉为可凭，而脉亦有时不足凭；以脉为不可凭，而又凿凿乎其可凭，总在医者熟通经学，更深思自得，则无所不验矣。若世俗无稽之说，皆不足听也。

症脉轻重论

人之患病，不外七情六淫，其轻重死生之别，医者何由知之？皆必问其症，切其脉，而后知之。然症脉各有不同，有现症极明，而脉中不见者；有脉中甚明，而症中不见者。其中有宜从症者，有宜从脉者，必有一定之故。审之既真，则病情不能逃，否则不为症所误，必为脉所误矣。故宜从症者，虽脉极顺而症危，亦断其必死；宜从脉者，虽症极险而脉和，亦决其必生。如脱血之人，形如死状，危在顷刻，而六脉有根，则不死，此宜从脉不从症也；如痰厥之人，六脉或促或绝，痰降则愈，此宜从症不从脉也；阴虚咳嗽，饮食起居如常，而六脉细数，久则必死，此宜从脉不宜从症也；噎膈反胃，脉如常人，久则胃绝而脉骤变，百无一生，此又宜从症不从脉也。如此之类甚多，不可枚举。总之脉与症分观之，则吉凶两不可凭；合观之，则某症忌某脉，某脉忌某症，其吉凶乃可定矣。又如肺病忌脉数，肺属金，数为火，火刑金也，余可类推，皆不外五行生克之理。今人不按其症，而徒讲乎脉，则讲之愈密，失之愈远。若脉之全体，则《内经》诸书详言之矣。

脉症与病相反论

症者，病之发现者也。病热则症热，病寒则症寒，此一定之理。然症竟有与病相反者，最易误治，此不可不知者也。如冒寒之病，反身热而恶热；伤暑之病，反身寒而恶寒；本伤食也，而反易饥能食；本伤饮也，而反大渴口干，此等之病，尤当细考，一或有误，而从症用药，即死生判矣。此其中盖有故焉，或一时病势未定，如伤寒本当发热，其时尚未发热，将来必至于发热，此先后之不同也；或内外异情，如外虽寒而内仍热是也；或有名无实，如欲食好饮，及至少进即止，饮食之后，又不易化是也；或有别症相杂，误认此症为彼症是也；或此人旧有他病，新病方发，旧病亦现是也。至于脉之相反，亦各不同，或其人本体之脉与常人不同；或轻病未现于脉；或痰气阻塞，营气不利，脉象乖其所之；或一时为邪所闭，脉似危险，气通即复；或其人本有他症，仍其旧症之脉，凡此之类，非一端所能尽，总宜潜心体认，审其真实，然后不为脉症所惑。否则徒执

一端之见，用药愈真而愈误矣。然苟非辨症极精，脉理至素明，鲜有不惑者也。

中 风 论

今之患中风偏痹等病者，百无一愈，十死其九，非其症俱不治，皆医者误之也。凡古圣定病之名，必指其实，名曰中风，则其病属风可知。既为风病，则主病之方，必以治风为本。故仲景侯氏黑散风引汤，防己地黄汤，及唐人大小续命等方，皆多用风药，而因症增减。盖以风入经络，则内风与外风相煽，以致痰火一时壅塞。惟宜先驱其风，继清痰火，而后调其气血，则经脉可以渐通。今人一见中风等症，即用人参、熟地、附子、肉桂等纯补温热之品，将风火痰气，尽行补住，轻者变重，重者即死。或有元气未伤，而感邪浅者，亦必迁延时日，以成偏枯永废之人。此非医者误之耶！或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故补正即所以驱邪，此大缪也。惟其正虚而邪凑，尤当急驱其邪，以卫其正。若更补其邪气，则正气益不能支矣。即使正气全虚，不能托邪于外，亦宜于驱风药中，少加扶正之品，以助驱邪之力。从未有纯用温补者。譬之盗贼入室，定当先驱盗贼，而后固其墙垣，未有盗贼未去，而先固其墙垣者。或云补药托邪，犹之增家人以御盗也。是又不然。盖服纯补之药，断无专补正不补邪之理，非若家人之专于御盗贼也，是不但不驱盗，并助盗矣。况治病之法，凡久病属虚，骤病属实。所谓虚者，谓正虚也；所谓实者，谓邪实也。中风乃急暴之症，其为实邪无疑，天下未有行动如常，忽然大虚而昏仆者，岂可不以实邪治之哉？其中或有属阴虚阳虚，感实感寒之别，则于治风方中，随所现之症加减之，汉唐诸法具在，可取而观也。故凡中风之类，苟无中脏之绝症，未有不可治者。余友人患此症者，遵余治法，病一二十年，而今尚无恙者甚多，惟服热补者，无一存者矣。

臌 膈 论

臌膈同为极大之病，然臌可治而膈不可治。盖臌者，有物积中，其症属实；膈者，不能纳物，其症属虚。实者可治，虚者不可治，此其常也。臌之为病，因肠胃衰弱，不能运化，或痰或血，或气或食，凝结于中，以致臌胀满。治之当先下其结聚，然后补养其中气，则肠胃渐能克化矣。《内经》有鸡矢醴方，即治法也，后世治臌之方，亦多见效。惟脏气已绝，臂细脐凸，手心及背平满，青筋绕腹，种种恶症齐现，则不治。若膈症，乃肝火犯胃，木来侮土，谓之贼邪，胃脘枯槁，不复用事，惟留一线细窍，又为痰涎瘀血闭塞，饮食不能下达，即勉强纳食，仍复吐出。盖人生全在饮食，经云：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今食既不入，则五脏六腑皆竭矣。所以得此症者，能少纳谷，则不出一年而死；全不纳谷，则不出半年而死。凡春得病者，死于秋；秋得病者，死于春，盖金木相克之时也。又有卒然呕吐，或呕吐而时止时发，又或年当少壮，是名反胃，非膈也，此亦可治。至于类臌之症，如浮肿水肿之类，或宜针灸，或宜泄泻，病象各殊，治亦万变，医者亦宜广求诸法，而随宜施用也。

寒热虚实真假论

病之大端，不外乎寒热虚实，然必辨其真假，而后治之无误。假寒者，寒在外而热在内也，虽大寒而恶热饮；假热者，热在外而寒在内也，虽大热而恶寒饮，此其大较也。假实者，形实而神衰，其脉浮洪扎散也；假虚者，形衰而神全，其脉静小坚实也。其中，又有人之虚实，症之虚实。如怯弱之人，而伤寒伤食，此人虚而症实也；强壮之人，而失血劳倦，此人实而症虚也。或宜正治，或宜从治，或宜分治，或宜合治，或宜从本，或宜从标，寒因热用，热因寒用，上下异方，煎丸异法，补中兼攻，攻中兼补，精思妙术，随变生机，病势千端，立法万变，则真假不能惑我之心，亦不能穷我之术，是在博求古法而神明之。稍执

已见，或学力不至，其不为病所惑者，几希矣。

内伤外感论

七情所病，谓之内伤；六淫所侵，谓之外感。自《内经》、《难经》，以及唐宋诸书，无不言之深切著明矣。二者之病，有病形同而病因异者；亦有病因同而病形异者；又有全乎外感，全乎内伤者；更有内伤兼外感，外感兼内伤者。则因与病，又互相出入，参错杂乱，治法迥殊。盖内伤由于神志，外感起于经络，轻重浅深，先后缓急，或分或合，一或有误，为害非轻。能熟于《内经》及仲景诸书，细心体认，则虽其病万殊，其中条理井然，毫无疑似，出入变化，无有不效。否则徬徨疑虑，杂药乱投，全无法纪，屡试不验，更无把握，不咎己之审病不明，反咎药之治病不应，如此死者，医杀之耳。

病情传变论

病有一定之传变，有无定之传变。一定之传变，如伤寒太阳传阳明，及《金匮》"见肝之病，知肝传脾"之类，又如痞病变臌，血虚变浮肿之类，医者可豫知而防之也。无定之传变，或其人本体先有受伤之处，或天时不和，又感时行之气，或调理失宜，更生他病，则无病不可变，医者不能豫知而为防者也。总之，人有一病，皆当加意谨慎，否则病后增病，则正虚而感益重，轻病亦变危矣。至于既传之后，则标本缓急先后分合，用药必两处兼顾，而又不杂不乱，则诸病亦可渐次平复，否则新病日增，无所底止矣。至于药误之传变，又复多端，或过于寒凉，而成寒中之病；或过服温燥，而成热中之病；或过于攻伐，而元气大虚；或过于滋润，而脾气不实，不可胜举。近日害人最深者，大病之后，邪未全退，又不察病气所伤何处，即用附子、肉桂、熟地、麦冬、人参、白术、五味、黄肉之类，将邪火尽行补涩，始若相安，久之气逆痰升，胀满昏沉，如中风之状，邪气与元气相并，诸药无效而死。医家病家犹以为病后大虚所致，而不知乃邪气固结而然也。余见其多，不可不深戒。

病同人异论

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惟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体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故医者必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而后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内经》言之极详，即针灸及外科之治法尽然，故凡治病者，皆当如是审察也。

病症不同论

凡病之总者，谓之病，而一病必有数症。如太阳伤风，是病也，其恶风、身热、自汗、头痛是症也，合之而成其为太阳病，此乃太阳病之本症也。若太阳病而又兼泄泻、不寐、心烦、痞闷，则又为太阳病之兼症矣。如疟病也，往来寒热、呕吐、畏风、口苦，是症也，合之而成为疟，此乃疟之本症也。若疟而兼头痛、胀满、噫逆、便闭，则又为疟疾之兼症矣。若疟而又下痢数十行，则又不得谓之兼症，谓之兼病。盖疟为一病，痢又为一病，而二病又各有本症，各有兼症，不可胜举。以此类推，则病之与症，其分并何啻千万，不可不求其端而分其绪也。而治之法，或当合治，或当分治，或当先治，或当后治，或当专治，或当不治，尤在视其轻重缓急，而次第奏功。一或倒行逆施，杂乱无纪，则病变百出，虽良工不能挽回矣。

病同因别论

凡人之所苦，谓之病，所以致此病者，谓之因。如同一身热也，有风有寒，有痰有食，有阴虚

火升，有郁怒、忧思、劳怯、虫症、此谓之因。知其因，则不得专以寒凉治热病矣。盖热同，而所以致热者不同，则药亦迥异。凡病之因不同，而治各别者，尽然，则一病而治法多端矣。而病又非止一症，必有兼症焉。如身热而腹痛，则腹又为一症，而腹痛之因，又复不同，有与身热相合者，有与身热各别者。如感寒而身热，其腹亦因寒而痛，此相合者也；如身热为寒，其腹痛又为伤食，则各别者也。又必审其食为何食，则以何药消之。其立方之法，必切中二者之病源而后定方，则一药而两病俱安矣。若不问其本病之何因，及兼病之何因，而徒曰某病以某方治之，其偶中者，则投之或愈，再以治他人，则不但不愈，而反增病。必自疑曰：何以治彼效，而治此不效？并前此之何以愈，亦不知之。则幸中者甚少，而误治者甚多，终身治病，而终身不悟，历症愈多而愈惑矣。

亡阴亡阳论

经云：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血属阴，是汗多乃亡阴也。故止汗之法，必用凉心敛肺之药，何也？心主血，汗为心之液，故当清心火。汗必从皮毛出，肺主皮毛，故又当敛肺气。此正治也。惟汗出太甚，则阴气上竭，而肾中龙雷之火随水而上，若以寒凉折之，其火愈炽，惟用大剂参附，佐以咸降之品，如童便牡蛎之类，冷饮一碗，直达下焦，引其真阳下降，则龙雷之火，反乎其位，而汗随止。此与亡阴之汗，真大相悬绝。故亡阴亡阳，其治法截然，而转机在顷刻。当阳气之未动也，以阴药止汗；及阳气之既动也，以阳药止汗，而龙骨、牡蛎、黄芪、五味收涩之药，则两方皆可随宜用之。医者能于亡阴亡阳之交，分其界限，则用药无误矣。其亡阴亡阳之辨法何如？亡阴之汗，身畏热，手足温，肌热，汗亦热而味咸，口渴喜凉饮，气粗，脉洪实，此其验也。亡阳之汗，身反恶寒，手足冷，肌凉汗冷，而味淡微粘，口不渴而喜热饮，气微，脉浮数而空，此其验也。至于寻常之正汗、热汗、邪汗、自汗，又不在二者之列。此理知者绝少，即此汗之一端，而聚讼纷纷，毫无定见，误治甚多也。

病有不愈不死虽愈必死论

能愈病之非难，知病之必愈、必不愈，为难。夫人之得病，非皆死症也。庸医治之，非必皆与病相反也。外感内伤，皆有现症，约略治之，自能向愈。况病情轻者，虽不服药，亦能渐痊；即病势危迫，医者苟无大误，邪气渐退，亦自能向安，故愈病非医者之能事也。惟不论轻重之疾，一见即能决其死生，难易百无一失，此则学问之极功，而非浅尝者所能知也。夫病轻而预知其愈，病重而预知其死，此犹为易知者。惟病象甚轻，而能决其必死；病势甚重，而能断其必生，乃为难耳。更有病已愈而不久必死者，盖邪气虽去，而其人之元气，与病俱亡，一时虽若粗安，真气不可复续，如两虎相角，其一虽胜，而力已脱尽，虽良工亦不能救也。又有病必不愈，而人亦不死者，盖邪气盛而元气坚固，邪气与元气相并，大攻则恐伤其正，小攻则病不为动，如油入面，一合则不可复分，而又不至于伤生。此二者，皆人之所不知者也。其大端，则病气入脏腑者，病与人俱尽者为多；病在经络骨脉者，病与人俱存者为多，此乃内外轻重之别也。斯二者，方其病之始形，必有可征之端，良工知之，自有防微之法，既不使之与病俱亡，亦不使之终身不愈，此非深通经义之人，必不能穷源极流，挽回于人所不见之地也。

卒死论

天下卒死之人甚多，其故不一，内中可救者，十之七八，不可救者，仅十之二三，惟一时不得良医，故皆枉死耳。夫人内外无病，饮食行动如常，而忽然死者，其脏腑经络本无受病之处，卒然感犯外邪，如恶风秽气、鬼邪毒厉等物，闭塞气道，一时不能转动，则大气阻绝，昏闷迷惑，久而不通，则气愈聚愈塞，如系绳于颈，气绝则死矣。若医者能知其所犯何故，以法治之，通其气，驱其邪，则立愈矣。又有痰涎壅盛，阻遏气道

而卒死者，通气降痰则苏，所谓痰厥之类是也。以前诸项，良医皆能治之，惟脏绝之症则不治。其人或劳心思虑，或酒食不节，或房欲过度，或恼怒不常，五脏之内，精竭神衰，惟一线真元未断，行动如常，偶有感触，其元气一时断绝，气脱神离，顷刻而死，既不可救，又不及救，此则卒死之最急而不可治者也。至于暴遇神鬼，适逢冤谴，此又怪异之事，不在疾病之类矣。

病有鬼神论

人之受邪也，必有受之之处，有以召之，则应者斯至矣。夫人精神完固，则外邪不敢犯，惟其所以御之之具有亏，则侮之者斯集。凡疾病有为鬼神所凭者，其愚鲁者，以为鬼神实能祸人；其明理者，以为病情如此，必无鬼神，二者皆非也。夫鬼神，犹风寒暑湿之邪耳，卫气虚则受寒，营气虚则受热，神气虚则受鬼。盖人之神属阳，阳衰则鬼凭之。《内经》有五脏之病则现五色之鬼，《难经》云：脱阳者见鬼。故经穴中有鬼床、鬼室等穴，此诸穴者，皆赖神气以充塞之，若神气有亏则鬼神得而凭之，犹之风寒之能伤人也。故治寒者壮其阳，治热者养其阴，治鬼者充其神而已。其或有因痰、因思、因惊者，则当求其本而治之。故明理之士，必事事穷其故，乃能无所惑而有据，否则执一端之见，而昧事理之实，均属愦愦矣。其外更有触犯鬼神之病，则祈祷可愈。至于冤谴之鬼，则有数端，有自作之孽，深仇不可解者，有祖宗贻累者，有过误害人者，其事皆凿凿可徵，似儒者所不道，然见于经史，如公子彭生伯有之类甚多，目睹者亦不少，此则非药石祈祷所能免矣。

肾虚非阴症论

今之医者，以其人房劳之后，或遗精之后，感冒风寒而发热者，谓之阴症。病者遇此，亦自谓之阴症，不问其现症何如，总用参术附桂、干姜地黄等温热峻补之药，此可称绝倒者也。夫所谓阴症者，寒邪中于三阴经也。房后感风，岂风寒必中肾经？即使中之，亦不过散少阴之风寒，如《伤寒论》中少阴发热，仍用麻黄、细辛发表而已，岂有用辛热温补之法耶？若用温补，则补其风寒于肾中矣。况阴虚之人而感风寒，亦必由太阳入，仍属阳邪，其热必甚，兼以燥闷烦渴，尤宜清热散邪，岂可反用热药？若果直中三阴，则断无壮热之理，必有恶寒倦卧、厥冷喜热等症，方可用温散，然亦终无用滋补之法。即如伤寒瘥后，房事不慎，又发寒热，谓之女劳复。此乃久虚之人，复患大症，依今人之见，尤宜峻补者也，而古人治之，用竹皮一升，煎汤服，然则无病而房后感风，更不宜用热补矣。故凡治病之法，总视目前之现证现脉。如果六脉沉迟，表里皆畏寒的系三阴之寒证，即使其本领强壮，又绝欲十年，亦从阴治。若使所现厥证，的系阳邪，发热烦渴，并无三阴之症，即使其人本体虚弱，又复房劳过度，亦从阳治。如《伤寒论》中阳明大热之证，宜用葛根、白虎等方者，瞬息之间，转入三阴，即改用温补，若阴症转阳症，亦即用凉散，此一定之法也。近世惟喻嘉言先生，能知此义，有《寓意草》中黄长人之伤寒案可见，余人皆不知之，其杀人可胜道哉？

吐血不死咳嗽必死论

今之医者，谓吐血为虚劳之病，此大谬也。夫吐血有数种，大概咳者成劳，不咳者不成劳。间有吐时喁咳者，当其吐血之时，狼狈颠甚，吐止即痊，皆不成劳，何也？其吐血一止，则周身无病，饮食如故，而精神生矣。即使亡血之后，或阴虚内热，或筋骨疼痛，皆可服药而痊。若咳嗽则血止而病仍在，日嗽夜嗽，痰壅气升，多则三年，少则一年而死矣。盖咳嗽不止，则肾中之元气震荡不宁，肺为肾之母，母病则子亦病故也。又肺为五脏之华盖。经云：谷气入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是则脏腑皆取精于肺。肺病，则不能输精于脏腑，一年而脏腑皆枯，三年而脏腑竭矣，故咳嗽为真劳不治之疾也。然亦有咳嗽而不死者，其嗽亦有时稍缓，其饮食起居不甚变，又其人善于调摄，延至

三年之后，起居如旧，间或一发，静养即愈，此乃百中难得一者也。更有不咳之人，血症屡发，肝竭肺伤，亦变咳嗽，久而亦死。此则不善调摄，以轻变重也。执此以决血症之死生，百不一失矣。

胎产论

妇科之最重者二端，堕胎与难产耳。世之治堕胎者，往往纯用滋补；治难产者，往往专于攻下，二者皆非也。盖半产之故，非一端，由于虚滑者，十之一二，由于内热者，十之八九。盖胎惟赖血以养，故得胎之后，经事不行者，因冲任之血，皆为胎所吸，无余血下行也，苟血或不足，则胎枯竭而下堕矣。其血所以不足之故，皆由内热火盛，阳旺而阴亏也，故古人养胎之方，专以黄芩为主。又血之生，必由于脾胃，经云：营卫之道，纳谷为宝。故又以白术佐之。乃世之人专以参芪补气，熟地滞胃，气旺则火盛，胃滞则不运，生化之源衰，而血益少矣。至于产育之事，乃天地化育之常，本无危险之理，险者千不得一。世之遭厄难者，乃人事之未工也。其法在乎产妇，不可令早用力。盖胎必转而后下，早用力，则胎先下坠，断难舒转，于是横生倒产之害生。又用力，则胞浆骤下，胎已枯涩，何由能产？此病不但产子之家不知，即收生稳妇，亦有不知者。至于用药之法，则交骨不开，胎元不转，种种诸症，各有专方，其外或宜润，或宜降，或宜温，或宜凉，亦当随症施治。其大端以养血为主，盖血足则诸症自退也。至于易产强健之产妇，最多卒死。盖大脱血之后，冲任空虚，经脉娇脆，健妇不以为意，轻举妄动，用力稍重，冲脉断裂，气冒血崩，死在顷刻。尤忌举手上头，如是死者，吾见极多，不知者以为奇异，实理之常。生产之家，不可不知也。

病有不必服药论

天下之病，竟有不宜服药者，如黄疸之类是也。黄疸之症，仲景原有煎方，然轻者用之俱效，而重者俱不效，何也？盖疸之重者，其胁中有囊以裹黄水，其囊并无出路，药只在囊外，不入囊中，所服之药，非补邪，即伤正，故反有害。若轻病，则囊尚未成，服药有效。至囊成之后，则百无一效。必须用轻透之方，或破其囊，或消其水，另有秘方传授，非泛然煎丸之所能治也。痰饮之病，亦有囊，常药亦不能愈。外此如吐血、久痞等疾，得药之益者甚少，受药误者甚多，如无至稳必效之方，不过以身试药，则宁以不服药为中医矣。

方药离合论

方之与药，似合而实离也。得天地之气，成一物之性，各有功能，可以变易血气，以除疾病，此药之力也。然草木之性，与人殊体，入人肠胃，何以能如人之所欲，以致其效。圣人为之制方以调剂之，或用以专攻，或用以兼治，或相辅者，或相反者，或相用者，或相制者，故方之既成，能使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操纵之法，有大权焉，此方之妙也。若夫按病用药，药虽切中，而立方无法，谓之有药无方；或守一方以治病，方虽良善，而其药有一二味与病不相关者，谓之有方无药。譬之作书之法，用笔已工，而配合颠倒，与夫字形俱备，而点画不成者，皆不得谓之能书。故善医者，分观之，而无药弗切于病情；合观之，而无方不本于古法，然后用而弗效，则病之故也，非医之罪也。而不然者，即偶或取效，隐害必多，则亦同于杀人而已矣。至于方之大小奇偶之法，则《内经》详言之，兹不复赘云。

古方加减论

古人制方之义，微妙精详，不可思议。盖其审察病情，辨别经络，参考药性，斟酌轻重，其于所治之病，不爽毫发，故不必有奇品异术，而沉痼艰险之疾，投之辄有神效，此汉以前之方也。但生民之疾病，不可胜穷，若必每病制一方，是曷有尽期乎？故古人即有加减之法，其病大端相同，而所现之症或不同，则不必更立一方，即于是方之内，因其现症之异而为之加减。如《伤寒论》中，治太阳病用桂枝汤，若见项背强者，则用

桂枝加葛根汤；喘者，则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白芍汤；更恶寒者，去白芍加附子汤，此犹以药为加减者也。若桂枝麻黄各半汤，则以两方为加减矣。若发奔豚者，用桂枝为加桂枝汤，则又以药之轻重为加减矣。然一二味加减，虽不易本方之名，而必明著其加减之药。若桂枝汤倍用芍药而加饴糖，则又不名桂枝加饴糖汤，而为建中汤。其药虽同，而义已别，则立名亦异，古法之严如此。后之医者，不识此义，而又欲托名用古，取古方中一二味，则即以某方目之。如用柴胡，则即曰小柴胡汤，不知小柴胡之力，全在人参也。用猪苓泽泻，即曰五苓散，不知五苓之妙，专在桂枝也。去其要药，杂以他药，而仍以某方目之，用而不效，不知自咎，或则归咎于病，或则归咎于药，以为古方不可治今病。嗟乎！即使果识其病而用古方，支离零乱，岂有效乎？遂相戒以为古方难用，不知全失古方之精义，故与病毫无益，而反有害也。然则当何如？曰：能识病情与古方合者，则全用之；有别症，则据古法加减之；如不尽合，则依古方之法，将古方所用之药，而去取损益之，必使无一药之不对症，自然不倍[1]于古人之法，而所投必有神效矣。

方剂古今论

后世之方，已不知几亿万矣，此皆不足以名方者也。昔者，圣人之制方也，推药理之本原，识药性之专能，察气味之从逆，审脏腑之好恶，合君臣之配偶，而又探索病源，推求经络，其思远，其义精，味不过三四，而其用变化不穷，圣人之智，真与天地同体，非人之心思所能及也。上古至今，千圣相传，无敢失坠，至张仲景先生，复申明用法，设为问难，注明主治之症，其《伤寒论》、《金匮要略》，集千圣之大成，以承先而启后，万世不能出其范围，此之谓古方，与《内经》并垂不朽者。其前后名家，如仓公、扁鹊、华佗、孙思邈诸人，各有师承，而渊源又与仲景微别，然犹自成一家，但不能与《灵》、《素》、《本草》，一线相传，为宗枝正脉耳。既而积习相仍，每著一书，必自撰方千百。唐时诸公，用药虽博，已乏化机；至于宋人，并不知药，其方亦板实肤浅；元时号称极盛，各立门庭，徒骋私见；迨乎有明，蹈袭元人绪余而已。今之医者，动云古方，不知古方之称，其指不一。若谓上古之方，则自仲景先生流传以外无几也；如谓宋元所制之方，则其可法可传者绝少，不合法而荒谬者甚多，岂可奉为典章？若谓自明人以前，皆称古方，则其方不下数百万。夫常用之药，不过数百品，而为方数百万，随拈几味，皆已成方，何必定云某方也？嗟嗟！古之方，何其严！今之方，何其易！其间亦有奇巧之法，用药之妙，未必不能补古人之所未及，可备参考者，然其大经大法，则万不能及。其中更有违经背法之方，反足贻害。安得有学之士，为之择而存之，集其大成，删其无当，实千古之盛举，余盖有志而未遑矣。

单方论

单方者，药不过一二味，治不过一二症，而其效则甚捷，用而不中，亦能害人，即世所谓海上方者是也。其原起于本草，盖古之圣人，辨药物之性，则必著其功用，如逐风逐寒、解毒定痛之类。凡人所患之症，止一二端，则以一药治之，药专则力厚，自有奇效；若病兼数症，则必合数药而成方。至后世药品日增，单方日多，有效有不效矣。若夫内外之感，其中自有传变之道，虚实之殊，久暂之别，深浅之分，及夫人性各殊，天时各异，此非守经达权者，不能治。若皆以单方治之，则药性专而无制，偏而不醇，有利必有害，故医者不可以此尝试，此经方之所以为贵也。然参考以广识见，且为急救之备，或为专攻之法，是亦不可不知者也。

禁方论

天地有好生之德，圣人有大公之心，立方以治病，使天下共知之，岂非天地圣人之至愿哉？

[1] 倍：通"背"。

然而方之有禁，则何也？其故有二，一则惧天下之轻视大道也。夫经方之治病，视其人学问之高下，以为效验。故或用之而愈，或用之而反害，变化无定，此大公之法也。若禁方者，义有所不解，机有所莫测。其传也，往往出于奇人隐士，仙佛鬼神，其遇之也甚难，则爱护之必至，若轻以授人，必生轻易之心，所以方家往往爱惜，此乃人之情也。一则恐发天地之机也。禁方之药，其制法必奇，其配合必巧，穷阴阳之柄，窥造化之机，其修合必虔诚敬慎，少犯禁忌，则药无验，若轻以示人，则气泄而用不神。此又阴阳之理也。《灵枢·禁服》篇黄帝谓雷公曰：此先师之所禁，割臂歃血之盟也。故黄帝有兰台之藏，长桑君有无泄之戒，古圣皆然。若夫诡诈之人，专欲图利，托名禁方，欺世惑众，更有修炼热药，长欲道淫，名为养生，实速其死，此乃江湖恶习，圣人之所必诛也。又有古之禁方，传之已广，载入医书中，与经方并垂，有识者自能择之也。

古今方剂大小论

今人以古人气体充实，故方剂分两甚重，此无稽之说也。自三代至汉晋，升斗权衡，虽有异同，以今较之，不过十分之二。余亲见汉时玄六升铜量，容今之一升二合。如桂枝汤，伤寒大剂也，桂枝、芍药各三两，甘草二两，共八两，古术药用方寸匕，不过今之六七分，今服三四钱矣。为一剂，在今只一两八钱，又分三服，则一服不过五钱三分零。他方有药品多者，亦不过倍之而已。况古时之药，医者自备，俱用鲜者，分两以鲜者为准，干则折算。如半夏、麦冬之类，皆生大而干小。至附子，则野生者甚小，后人种之，乃肥大，皆有确证。今人每方必十余味，每味三四钱，则一剂重二三两矣，更有熟地用至四两一剂者，尤属可怪。古丸药如乌梅丸，每服如桐子大十丸，今秤不过二三分，今则用三四钱矣至七八钱。古人用药，分两未尝从重。《周礼》遗人凡万民之食，食者人四鬴，六斗四升曰鬴，四鬴共二石五斗六升，为人一月之食，则每日食八升有余矣，盖一升只二合也。二十年来，时医误阅古方，增重分两，此风日炽。即使对病，元气不胜药力，亦必有害，况更与病相反，害不尤速乎？既不考古，又无师授，无怪乎其动成笑柄也。

药误不即死论

古人治法，无一方不对病，无一药不对症，如是而病犹不愈，此乃病本不可愈，非医之咎也。后世医失其传，病之名亦不能知，宜其胸中毫无所主也。凡一病有一病之名，如中风总名也，其类有偏枯、痿痹、风痱、历节之殊。而诸症之中，又各有数症，各有定名，各有主方。又如水肿，总名也，其类有皮水、正水、石水、风水之殊。而诸症又各有数症，各有定名，各有主方，凡病尽然。医者必能实指其何名，遵古人所主何方，加减何药，自有法度可循，乃不论何病，总以阴虚阳虚等笼统之谈概之。而试以笼统不切之药，然亦竟有愈者，或其病本轻，适欲自愈，或偶有一二对症之药，亦奏小效，皆属误治，其得免于杀人之名者，何也？盖杀人之药，必大毒如砒鸩之类，或大热大寒峻厉之品，又适与病相反，服后立见其危。若寻常之品，不过不能愈病，或反增他病耳，不即死也，久而病气自退，正气自复，无不愈者。间有迁延日久，或隐受其害而死；更或屡换庸医，遍试诸药，久而病气益深，元气竭亦死；又有初因误治，变成他病，辗转而死；又有始服有小效，久服太过，反增他病而死。盖日日诊视，小效则以为可愈，小剧又以为难治，并无误治之形，确有误治之实，病家以为病久不痊，自然不起，非医之咎，因其不即死，而不之罪，其实则真杀之而不觉也。若夫误投峻厉相反之药，服后显然为害，此其杀人，人人能知之矣。惟误服参附峻补之药而即死者，则病家之所甘心，必不归咎于医。故医者虽自知其误，必不以此为戒，而易其术也。

药石性同用异论

一药有一药之性情功效，其药能治某病，古方中用之以治某病，此显而易见者。然一药不止

一方用之，他方用之亦效，何也？盖药之功用，不止一端。在此方，则取其此长，在彼方，则取其彼长，真知其功效之实，自能曲中病情，而得其力。迨至后世，一药所治之病愈多，而亦效者，盖古人尚未尽知之，后人屡试而后知，所以历代本草所注药性，较之《神农本经》所注功用，增益数倍，盖以此也。但其中有当有不当，不若《神农本草》，字字精切耳。又同一热药，而附子之热，与干姜之热，迥乎不同；同一寒药，而石膏之寒，与黄连之寒，迥乎不同，一或误用，祸害立至。盖古人用药之法，并不专取其寒热温凉补泻之性也，或取其气，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所生之方，或取者好之偏，其药似与病情之寒热温凉补泻若不相关，而投之反有神效。古方中如此者，不可枚举，学者必将《神农本草》，字字求其精义之所在，而参以仲景诸方，则圣人之精理，自能洞晓，而己之立方，亦必有奇思妙想，深人病机，而天下无难治之症也。

劫剂论

世有奸医，利人之财，取效于一时，不顾人之生死者，谓之劫剂。劫剂者，以重药夺截邪气也。夫邪之中人，不能使之一时即出，必渐消渐托而后尽焉。今欲一日见效，势必用猛厉之药，与邪相争，或用峻补之药，遏抑邪气。药猛厉，则邪气暂伏，而正亦伤；药峻补，则正气骤发，而邪内陷，一时似乎有效，及至药力尽，而邪复来，元气已大坏矣。如病者身热甚，不散其热，而以沉寒之药遏之；腹痛甚，不求其因，而以香燥御之；泻痢甚，不去其积，而以收敛之药塞之之类，此峻厉之法也。若邪盛而投以大剂参附，一时阳气大旺，病气必潜藏，自然神气略定，越一二日，元气与邪气相并，反助邪而肆其毒，为祸尤烈，此峻补之法也。此等害人之术，奸医以此欺人而骗财者，十之五；庸医不知，而效尤以害人者，亦十之五。为医者，可不自省，病家亦不可不察也？

制药论

制药之法，古方甚少，而最详于宋之雷敩，今世所传《雷公炮炙论》是也。后世制药之法，日多一日，内中亦有至无理者，固不可从，若其微妙之处，实有精义存焉。凡物气厚力大者，无有不偏，偏则有利，必有害，欲取其利而去其害，则用法以制之，则药性之偏者，醇矣。其制之义，又各不同，或以相反为制，或以相资为制，或以相恶为制，或以相畏为制，或以相喜为制。而制法又复不同，或制其形，或制其性，或制其味，或制其质，此皆巧于用药之法也。古方制药无多，其立方之法，配合气性，如桂枝汤中用白芍，亦即有相制之理，故不必每药制之也。若后世好奇眩异之人，必求贵重怪僻之物，其制法大费工本，以神其说。此乃好奇尚异之人，造作以欺诳富贵人之法，不足凭也，惟平和而有理者，为可从耳。

人参论

天下之害人者，杀其身，未必破其家；破其家，未必杀其身。先破人之家，而后杀其身者，人参也。夫人参用之而当，实能补养元气，拯救危险，然不可谓天下之死人，皆能生之也。其为物，气盛而力厚，不论风寒暑湿痰火郁结，皆能补塞。故病人如果邪去正衰，用之固宜；或邪微而正亦惫；或邪深而正气怯弱，不能逐之于外，则于除邪药中投之，以为驱邪之助，然又必审其轻重而后用之，自然有扶危定倾之功。乃不察其有邪无邪，是虚是实，又佐以纯补温热之品，将邪气尽行补住，轻者邪气永不复出，重者即死矣。夫医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无悔者，何也？盖愚人之心，皆以价贵为良药，价贱为劣药，而常人之情，无不好补而恶攻。故服参而死，即使明知其误，然以为服人参而死，则医者之力已竭，而人子之心已尽，此命数使然，可以无恨矣。若服攻削之药而死，即使用药不误，病实难治，而医者之罪，已不可胜诛矣。故人参者，乃医家邀功避罪之圣药也。病家如此，医家如

此，而害人无穷矣　更有狡者，或以用人参为冠冕，或以用人参为有力量，又因其贵重，深信以为必能挽回造化，故毅然用之。孰知人参一用，凡病之有邪者即死；其不死者，亦终身不得愈乎！其破家之故，何也？盖向日之人参，不过一二换[1]，多者三四换，今则其价十倍，其所服，又非一钱二钱而止，小康之家，服二三两，而家已荡然矣。夫人情于死生之际，何求不得，宁恤破家乎？医者全不一念，轻将人参立方，用而不遵，在父为不慈，在子为不孝，在夫妇昆弟，为忍心害理，并有亲戚朋友，责罚痛骂，即使明知无益，姑以此塞责。又有孝子慈父，幸其或生，竭力以谋之，遂使贫窭之家，病或稍愈，一家终身冻馁，若仍不救，棺殓俱无，卖妻鬻子，全家覆败。医者误治杀人可忠，而逞己之意，日日害人破家，其恶甚于盗贼，可不慎哉？吾愿天下之人，断不可以人参为起死回生之药，而必服之。医者必审其病实系纯虚，非参不治，服必万全，然后用之，又必量其家业尚可以支持，不至用参之后，死生无靠，然后节省用之。一以惜物力，一以全人之命，一以保人之家，如此存心，自然天降之福。若如近日之医，杀命破家，于人不知之地，恐天之降祸，亦在人不知之地也，可不慎哉？

用药如用兵论

圣人之所以全民生也，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而毒药则以之攻邪。故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之类也。古人好服食者，必生奇疾，犹之好战胜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故病之为患也，小则耗精，大则伤命，隐然一敌国也。以草木偏性，攻脏腑之偏胜，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后无丧身殒命之忧。是故传经之邪，而先夺其未至，则所以断敌之要道也；横暴之疾，而急保其未病，则所以守我之岩疆也；挟宿食而病者，先除其食，则敌之资粮已焚；合旧疾而发者，必防其并，则敌之内应既绝；辨经络而无泛用之药，此之谓向导之师；因寒热而有反用之方，此之谓行间之术；一病而分治之，则用寡可以胜众，使前后不相救，而势自衰；数病而合治之，则并力捣其中坚，使离散无所统，而众悉溃；病方进，则不治其太甚，固守元气，所以老其师；病方衰，则必穷其所之，更益精锐，所以捣其穴；若夫虚邪之体，攻不可过，本和平之药，而以峻药补之，衰敝之日，不可穷民力也；实邪之伤，攻不可缓，用峻厉之药，而以常药和之，富强之国，可以振威武也。然而选材必当，器械必良，克期不愆，布阵有方，此又不可更仆数也。《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执方治病论

古人用药立方，先陈列病症，然后云某方主之。若其症少有出入，则有加减之法，附于方后，可知方中之药，必与所现之症，纤悉皆合，无一味虚设，乃用此方，毫无通融也。又有一病而云某方亦主之者，其方或稍有异同，或竟不同，可知一病并不止一方所能治。今乃病名稍似，而其中之现症，全然不同，乃亦以此方施治，则其药皆不对症矣。并有病名虽一，病形相反，亦用此方，则其中尽属相反之药矣。总之，欲用古方，必先审病者所患之症，悉与古方前所陈列之症皆合，更检方中所用之药，无一不与所现之症相合，然后施用，否则必须加减，无可加减，则另择一方。断不可道听涂说，闻某方可以治某病，不论其因之异同，症之出入，而冒昧施治，虽所用悉本于古方，而害益大矣。

汤药不足尽病论

《内经》治病之法，针灸为本，而佐之以砭石、熨浴、导引、按摩、酒醪等法。病各有宜，缺一不可。盖服药之功，入肠胃而气四达，未尝不能行于脏腑经络。若邪在筋骨肌肉之中，则病属有形，药之气味，不能奏功也，故必用针灸等法。即从病之所在，调其血气，逐其风寒，为实而可据

[1] 换：旧时称黄金与货币的比价

也。况即以服药论，止用汤剂，亦不能尽病。盖汤者，荡也，其行速，其质轻，其力易过而不留，惟病在荣卫、肠胃者，其效更速。其余诸病，有宜丸、宜散、宜膏者，必医者豫备，以待一时急用，视其病之所在，而委曲施治，则病无遁形。故天下无难治之症，而所投辄有神效，扁鹊、仓公所谓禁方者是也。若今之医者，只以一煎方为治，惟病后调理，则用滋补丸散，尽废圣人之良法，即使用药不误，而与病不相人，则终难取效。故扁鹊云：人之所患，患病多；医之所患，患道少。近日病变愈多，而医家之道愈少，此痼疾之所以日多也。

本草古今论

本草之始，仿于神农，约止三百六十品。此乃开天之圣人，与天地为一体，实能探造化之精，穷万物之理，字字精确，非若后人推测而知之者。故对症施治，其应若响，仲景诸方之药，悉本此书，药品不多，而神明变化，已无病不治矣。迨其后药味日多，至陶弘景，倍之而为七百二十品。后世日增一日，凡华夷之奇草逸品，试而有效，医家皆取而用之，代有成书。至明李时珍，增益唐慎微《证类本草》为《纲目》，考其异同，辨其真伪，原其生产，集诸家之说，而本草更大备。此药味由少而多之故也。至其功用，则亦后人试验而知之，故其所治之病益广，然皆不若《神农本草》之纯正真确。故宋人有云：用《神农》之品无不效，而弘景所增，已不甚效，若后世所增之药则尤有不足凭者。至其诠释，大半皆视古方用此药医某病，则增注之；或古方治某病，其药不止一品，而误以方中此药为专治此病者有之；更有以己意推测而知者；又或偶愈一病，实非此药之功，而强著其效者，种种难信。至张洁古、李东垣辈以某药专派入某经，则更穿凿矣。其详在"治病不必分经络脏腑篇"，故论本草，必以《神农》为本，而他说则必审择而从之，更必验之于病而后信，又必考古人方中所曾用者，乃可采取，余则止可于单方外治之法用之。又有后世所增之奇药，或出于深山穷谷，或出于殊方异域，前世所未尝有者，后人用之，往往有奇效。此乃偏方异气之所钟，造物之机，久而愈泄，能治古方所不能治之奇病，博物君子，亦宜识之，以广见闻，此又在本草之外者矣。

药性变迁论

古方所用之药，当时效验显著，而本草载其功用凿凿者，今依方施用，竟有应有不应，其故何哉？盖有数端焉。一则地气之殊也。当时初用之始，必有所产之地，此乃其本生之土，故气厚而力全，以后传种他方，则地气移而力薄矣。一则种类之异也。凡物之种类不一，古人所采，必至贵之种，后世相传，必择其易于繁衍者而种之，未必皆种之至贵者，物虽非伪，而种则殊矣。一则天生与人力之异也。当时所采，皆生于山谷之中，元气未泄，故得气独厚，今皆人功种植，既非山谷之真气，又加灌溉之功，则性平淡而薄劣矣。一则名实之讹也。当时药不市卖，皆医者自取而备之，迨其后，有不常用之品，后人欲得而用之，寻求采访，或误以他物充之，或以别种代之，又肆中未备，以近似者欺人取利，此药遂失其真矣。其变迁之因，实非一端。药性既殊，即审病极真，处方极当，奈其药非当时之药，则效亦不可必矣。今之医者，惟知定方，其药则惟病家取之肆中，所以真假莫辨，虽有神医，不能以假药治真病也。

药性专长论

药之治病，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如性热能治寒，性燥能治湿，芳香则通气，滋润则生津，此可解者也。如同一发散也，而桂枝则散太阳之邪，柴胡则散少阳之邪；同一滋阴也，而麦冬则滋肺之阴，生地则滋肾之阴；同一解毒也，而雄黄则解蛇虫之毒，甘草则解饮食之毒，已有不可尽解者。至如鳖甲之消痞块，史君子之杀蛔虫，赤小豆之消肤肿，薏仁生服不眠，熟服多睡，白鹤花之不腐肉而腐骨，则尤不可解者。此乃药性之专长，即所谓单方秘方也。然人止知不可解者

之为专长，而不知常用药之中，亦各有专长之功。后人或不知之，而不能用，或日用而忽焉，皆不能尽收药之功效者也。故医者，当广集奇方，深明药理，然后奇症当前，皆有治法，变化不穷。当年神农著本草之时，既不能睹形而即识其性，又不可每药历试而知，竟能深识其功能，而所投必效，岂非与造化相为默契，而非后人思虑之所能及者乎？

煎药法论

煎药之法，最宜深讲，药之效不效，全在乎此。夫烹饪禽鱼羊豕，失其调度，尚能损人，况药专以之治病，而可不讲乎？其法载于古方之末者，种种各殊。如麻黄汤，先煮麻黄去沫，然后加余药同煎，此主药当先煎之法也；而桂枝汤，又不必先煎桂枝，服药后，须啜热粥以助药力，又一法也；如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则以甘澜水先煎茯苓；如五苓散，则以白饮和服，服后又当多饮暖水；小建中汤，则先煎五味，去渣而后纳饴糖；大柴胡汤则煎减半，去渣再煎；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则煎药成而后纳大黄。其煎之多寡，或煎水减半，或十分煎，去二三分，或止煎一二十沸，煎药之法，不可胜数，皆各有意义。大都发散之药，及芳香之药，不宜多煎，取其生而疏荡；补益滋腻之药宜多煎，取其熟而停蓄，此其总诀也。故方药虽中病，而煎法失度，其药必无效。盖病家之常服药者，或尚能依法为之，其粗鲁贫苦之家，安能如法制度？所以病难愈也。若今之医者，亦不能知之矣，况病家乎？

服药法论

病之愈不愈，不但方必中病，方虽中病，而服之不得其法，则非特无功，而反有害，此不可不知也。如发散之剂，欲驱风寒出之于外，必热服而暖覆其体，令药气行于荣卫，热气周遍，挟风寒而从汗解；若半温而饮之，仍当风坐立，或仅寂然安卧，则药留肠胃不能得汗，风寒无暗消之理，而荣气反为风药所伤矣。通利之药，欲其化积滞而达之于下也，必空腹顿服，使药性鼓动，推其垢浊从大便解；若与饮食杂投，则新旧混杂，而药气与食物相乱，则气性不专，而食积愈顽矣。故《伤寒论》等书服药之法，宜热宜温，宜凉宜冷，宜缓宜急，宜多宜少，宜早宜晚，宜饱宜饥，更有宜汤不宜散，宜散不宜丸，宜膏不宜圆，其轻重大小，上下表里，治法各有当，此皆一定之至理，深思其义，必有得于心也。

医必备药论

古之医者，所用之药，皆自备之。《内经》云：司气备物，则无遗主矣。当时韩康卖药，非卖药也，即治病也。韩文公《进学解》云：牛溲马渤，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医师之良也。今北方人称医者为卖药先生，则医者之自备药可知。自宋以后，渐有写方不备药之医，其药皆取之肆中，今则举世皆然。夫卖药者不知医，犹之可也，乃行医者，竟不知药，则药之是非真伪，全然不问，医者与药不相谋，方即不误，而药之误多矣。又古圣人之治病，惟感冒之疾，则以煎剂为主，余者皆用丸散为多。其丸散有非一时所能合者，倘有急迫之疾，必须丸散，俟丸散合就，而人已死矣。又有一病止须一丸而愈，合药不可止合一丸。若使病家为一人而合一料，则一丸之外，皆为无用。惟医家合之，留待当用者用之，不终弃也。又有不常用、不易得之药，储之数年，难遇一用，药肆之中，因无人问，则亦不备，惟医者自蓄之，乃可待不时之需耳。至于外科所用之煎方，不过通散营卫耳，若护心托毒，全赖各种丸散之力，其药皆贵重难得，及锻炼之物，修合非一二日之功，而所费又大，亦不得为一人止合一二丸。若外治之围药、涂药、升药、降药，护肌腐肉，止血行瘀，定痛煞痒，提脓呼毒，生肉生皮，续筋连骨，又有熏蒸烙灸吊洗点渴等药，种种各异，更复每症不同，皆非一时所能备，尤必须平时豫合。乃今之医者，既不知其方，亦不讲其法，又无资本以蓄药料，偶遇一大症，内科则一煎方之外，更无别方，外科则膏药之外，更无余药，即有之，亦惟取极贱极易得之一二味，以为应酬之

具，则安能使极危极险极奇极恶之症，令起死回生乎？故药者，医家不可不全备者也。

乱方论

世有书符请仙而求方者，其所书之方，固有极浅、极陋、极不典而不能治病，且误人者，亦有极高极古、极奇极稳，以之治病而神效者。其仙或托名吕纯阳，或托名张仲景，其方亦宛然纯阳、仲景之遗法，此其事甚奇，然亦有理焉。夫乱者机也，人心之感召，无所不通，既诚心于求治，则必有能治病之鬼神应之。虽非真纯阳、仲景，必先世之明于医理，不遇于时而死者，其精灵一时不散，游行于天地之间，因感而至，以显其能，而其人病适当愈，则获遇之。此亦有其理也。其方未必尽效，然皆必有意义，反不若世之时医，用相反之药以害人。惟决死生之处，不肯凿凿言之，此则天机不轻泄之故也。至于不通不典之方，则必持乩之术不工，或病家之心不诚，非真乩方也。

热药误人最烈论

凡药之误人，虽不中病，非与病相反者，不能杀人；即与病相反，药性平和者，不能杀人；与病相反，性又不平和而用药甚轻，不能杀人；性既相反，药剂又重，其方中有几味中病者，或有几味能解此药性者，亦不能杀人；兼此数害，或其人病甚轻，或其人精力壮盛，亦不能杀人。盖误药杀人，如此之难也，所以世之医者，大半皆误，亦不见其日杀数人也。即使杀之，乃辗转因循，以至于死，死者不觉也。其有幸而不死，或渐自愈者，反指所误用之药，以为此方之功效，又转以之误治他人矣，所以终身误人，而不自知其咎也。惟大热大燥之药，则杀人为最烈。盖热性之药，往往有毒，又阳性急暴，一入脏腑，则血涌气升，若其人之阴气本虚或当天时酷暑，或其人伤暑伤热，一投热剂，两火相争，目赤便闭，舌燥齿干，口渴心烦，肌裂神躁，种种恶候，一时俱发。医者及病家俱不察，或云更宜引火归元，或云此是阴症，当加重其热药，而佐以大补之品。其人七窍皆血，呼号宛转，状如服毒而死，病家全不以为咎，医者亦洋洋自得，以为病势当然。总之愚人喜服补热，虽死不悔，我目中所见不一，垂涕泣而道之，而医者与病家，无一能听从者，岂非所谓命哉？夫大寒之药，亦能杀人，其势必缓，犹为可救，不若大热之药，断断不可救也。至于极轻淡之药，误用亦能杀人，此乃其人之本领甚薄，或势已危殆，故小误即能生变，此又不可全归咎于医杀之也。

薄贴论

今所用之膏药，古人谓之薄贴，其用大端有二，一以治表，一以治里。治表者，如呼脓去腐、止痛生肌，并摭风护肉之类，其膏宜轻薄而日换，此理人所易知。治里者，或驱风寒，或和气血，或消痰痞，或壮筋骨，其方甚多，药亦随病加减，其膏宜重厚而久贴，此理人所难知，何也？盖人之疾病，由外以入内，其流行于经络脏腑者，必服药乃能驱之。若其病既有定所，在于皮肤筋骨之间，可按而得者，用膏贴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其腠理，通经贯络，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较之服药尤有力，此至妙之法也。故凡病之气聚血结而有形者，薄贴之法为良。但制膏之法，取药必真，心志必诚，火候必到，方能有效，否则不能奏功。至于敷熨吊渴种种杂法，义亦相同，在善医者通变之而已。

貌似古方欺人论

古圣人之立方，不过四五味而止。其审药性，至精至当，其察病情，至真至确，方中所用之药，必准对其病，而无毫发之差，无一味泛用之药，且能以一药兼治数症，故其药味虽少，而无症不该。后世之人，果能审其人之病，与古方所治之病无少异，则全用古方治之，无不立效。其如天下之风气各殊，人之气禀各异，则不得不依古人所制主病之方，略为增减，则药味增矣。又或病同而症甚杂，未免欲兼顾，则随症增一二

味，而药又增矣。故后世之方，药味增多，非其好为杂乱也，乃学不如古人，不能以一药该数症，故变简而为繁耳。此犹不失周详之意，且古方之设，原有加减之法，病症杂出，亦有多品之剂，药味至十余种，自唐以后之方，用药渐多，皆此义也。乃近世之医，动云效法汉方，药止四五味，其四五味之药，有用浮泛轻淡之品者，虽不中病犹无大害。若趋时之辈，竟以人参、附子、干姜、苍术、鹿茸、熟地等峻补辛热之品，不论伤寒暑湿，惟此数种轮流转换，以成一方。种种与病相反，每试必杀人，毫不自悔，既不辨病，又不审药性，更不记方书，以为此乃汉人之法。呜呼！今之所学汉人之方，何其害人如此之毒也！其端起于近日之时医，好为高论以欺人，又人情乐于温补，而富贵之家尤甚，不如是，则道不行，所以人争效尤，以致贻害不息，安有读书考古，深思体验之君子，出而挽回之，亦世道生民之大幸也。

医学源流论卷下

吴江徐灵胎洄溪著　男燧鼎和校

司天运气论

邪说之外，有欺人之学，有耳食之学。何谓欺人之学？好为高谈奇论，以骇人听闻，或剿袭前人之语，以示渊博，彼亦自知其为全然不解，但量他人亦莫之能深考也，此为欺人之学。何谓耳食之学？或窃听他人之说，或偶阅先古之书，略记数语，自信为已得其秘，大言不惭，以此动众，所谓道听涂说是也，如近人所谈司天运气之类是矣。彼所谓司天运气者，以为何气司天，则是年民当何病，假如厥阴司天，风气主之，则是年之病，皆当作风治。此等议论，所谓耳食也。盖司天运气之说，黄帝不过言天人相应之理，如此其应验先候于脉。凡遇少阴司天，则两手寸口不应；厥阴司天，则右寸不应；太阴司天，则左寸不应。若在泉，则尺脉不应，亦如之。若脉不当其位则病，相反者死，此诊脉之一法也。至于病，则必观是年岁气胜与不胜，如厥阴司天，风淫所胜，民病心痛胁满等症。倘是年风淫虽胜，而民另生他病，则不得亦指为风淫之病也。若是年风淫不胜，则又不当从风治矣。经又云：相火之下，水气乘之；水位之下，火气承之。五气之胜皆然，此乃亢则害，承乃制之理。即使果胜，亦有相克者乘之，更与司天之气相反矣。又云初气终三气，天气主之，胜之常也；四气尽终气，地气主之，复之常也。有胜则复，无胜则否。则岁半以前，属司天；岁半以后，又属在泉。其中又有胜、不胜之殊，其病更无定矣。又云厥阴司天，左少阴，右太阳，谓之左间、右间，六气皆有左右间，每间主六十日，是一岁之中，复有六气，循环作主矣。其外又有南政、北政之反其位，天符、岁会、三合之不齐，太过、不及之异气，欲辨明分晰，终年不能尽其缊。当时圣人，不过言天地之气，运行旋转如此耳。至于人之得病，则岂能一一与之尽合，一岁之中不许有一人生他病乎？故《内经》治岁气胜复，亦不分所以得病之因，总之见病治病，如风淫于内，则治以辛凉，六气皆有简便易守之法。又云治诸胜复，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湿者清之，清者温之，无问其数，以平为期，何等划一。凡运气之道，言其深者，圣人有所不能知，及施之实用，则平正通达，人人易晓，但不若今之医者所云，何气司天，则生何病，正与《内经》圆机活法相背耳。

医道通治道论

治身犹治天下也。天下之乱，有由乎天者，有由乎人者。由乎天者，如夏商水旱之灾是也；由乎人者，如历代季世之变是也。而人之病，有由乎先天者，有由乎后天者。由乎先天者，其人生而虚弱柔脆是也；由乎后天者，六淫之害，七情之感是也。先天之病，非其人之善养，与服大药，不能免于夭折，犹之天生之乱，非大圣大贤，不能平也。后天之病，乃风寒暑湿燥火之疾，所谓外患也；喜怒忧思悲惊恐之害，所谓内忧也。治外患者，以攻胜，四郊不靖，而选将出师，速驱除之可也。临辟雍而讲礼乐，则敌在门矣，故邪气未尽，而轻用补者，使邪气内入而亡。治内伤者，以养胜，纲纪不正而崇儒讲道，徐化导之可也。若任刑罚而严诛戮，则祸益深矣。故正气不足，而轻用攻者，使其正气消尽而亡。然而大盛之世，不无玩民，故刑罚不废，则补中之攻也。然使以小寇而遽起戎兵，是扰民矣，故补中之攻不可过也。征诛之年，亦修内政，故教养不驰，则攻中之补也。然以戎首而稍存姑息，则养寇矣，故攻中之补，不可误也。天下大事，以天下全力为之，则事不堕；天下小事，以一人从容处之，则事不扰。患大病以大药制之，则病气无余；患小病以小方处之，则正气不伤。然而施治有时，先后

有序，大小有方，轻重有度，疏密有数，纯而不杂，整而不乱，所用之药各得其性，则器使之道，所处之方，各得其理。则调度之法，能即小以喻大，谁谓良医之法，不可通于良相也？

五方异治论

人禀天地之气以生，故其气体随地不同。西北之人，气深而厚，凡受风寒，难于透出，宜用疏通重剂；东南之人，气浮而薄，凡遇风寒，易于疏泄，宜用疏通轻剂。又西北地寒，当用温热之药，然或有邪蕴于中，而内反甚热，则用辛寒为宜。东南地温，当用清凉之品，然或有气随邪散，则易于亡阳，又当用辛温为宜。至交广之地，则汗出无度，亡阳尤易，附桂为常用之品。若中州之卑湿，山陕之高燥，皆当随地制宜。故人其境，必问水土风俗而细调之，不但各府各别，即一县之中，风气亦有迥殊者。并有所产之物，所出之泉，皆能致病。十人皆有极效之方，皆宜详审访察。若恃己之能，执己之见，治竟无功，反为士人所笑矣。

湖州长兴县，有合溪。小儿饮此水，则腹中生瘕。土人治法，用线挂颈，以两头按乳头上，剪断。即将此线挂转，将两头向背脊上一并拽齐，线头尽处，将黑点记脊上。用艾灸之，或三壮，或七壮，即消，永不再发，服药无效。

病随国运论

天地之气运，数百年一更易，而国家之气运亦应之。上古无论，即以近代言，如宋之末造，中原失陷，主弱臣弛。张洁古、李东垣辈立方，皆以补中宫，健脾胃，用刚燥扶阳之药为主。《局方》亦然。至于明季，主暗臣专，膏泽不下于民，故丹溪以下诸医，皆以补阴益下为主。至我本朝，运当极隆之会，圣圣相承，大权独揽，朝纲整肃，惠泽旁流，此阳盛于上之明征也。又冠饰朱缨，口燔烟草，五行惟火独旺。故其为病，皆属盛阳上越之症。数十年前，云间老医知此义者，往往专以芩连知柏，挽回误投温补之人，应手奇效。此实与运气相符。近人不知此理，非惟不能随症施治，并执宁过温热、毋过寒冷之说，偏于温热，又多矫枉过正之论。如中暑一症，或有伏阴在内者，当用大顺散、理中汤，此乃千中之一。今则不论何人，凡属中暑皆用理中等汤。我目睹七窍皆裂而死者，不可胜数。至于托言祖述东垣，用苍术等燥药者，举国皆然。此等恶习，皆由不知天时国运之理，误引旧说以害人也。故古人云：不知天地人者，不可以为医。

针灸失传论

《灵》《素》两经，其详论脏腑经穴疾病等说，为针法言者，十之七八，为方药言者，十之二三。上古之重针法如此。然针道难，而方药易，病者亦乐于服药，而苦于针。所以后世方药盛行，而针法不讲。今之为针者其显然之失有十，而精微尚不与焉。两经所言，十二经之出入起止，浅深左右，交错不齐，其穴随经上下，亦参差无定。今人只执同身寸，依左右一直竖量，并不依经曲折，则经非经而穴非穴。此一失也。两经治病云某病取某穴者固多，其余则指经而不指穴，如《灵·终始》篇云：人迎一盛，泻足少阳，补足厥阴[1]。《厥病篇》云：厥头痛，或取足阳明太阴，或取手少阳足少阴，耳聋取手阳明，喘干取足少阴，皆不言某穴。其中又有泻子补母等义。今则每病指定几穴。此二失也。两经论治，井荥[2]输经合最重，冬刺井、春刺荥，夏刺输，长夏刺经，秋刺合，凡只言某经，而不言某穴者，大都皆指井荥五者为言。今则皆不讲矣。此三失也。补泻之法，《内经》云：吸则内针，无令气忤；静以久留，无令邪布。吸则转针以得气为故，候呼引针，呼尽乃去，大气皆出，为泻；呼尽内针，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候吸引针，气不得出，各在其处，推阖其门，令神气存，大气留止为补，又必迎其经气，疾内而徐出，不按其痏为泻；随其经气徐内而疾出，即按其痏为补。其法多端。今则转

1. 厥阴：原作"太阴"，据《灵枢·终始》改
2. 荥：原作"营"，据针灸学五输穴名称改。

针之时，以大指推出为泻，搓入为补。此四失也。纳针之后，必候其气，刺实者，阴气隆至乃去针。刺虚者，阳气隆至乃出针，气不至无问其数，气至即去之，勿复针。《难经》云：先以左手压按所针之处，弹而努之，爪而下之，其气来如动脉之状，顺而刺之得气，因而推纳之，是谓补，动而伸之，是谓泻。今则时时转动，俟针下宽转，而后出针，不问气之至与不至。此五失也。凡针之深浅，随时不同，春气在毛，夏气在皮肤，秋气在肌肉，冬气在筋骨。故春夏刺浅，秋冬刺深，反此有害。今则不论四时，分寸各有定数。此六失也。古之用针，凡疟疾、伤寒、寒热、咳嗽，一切脏腑七窍等病无所不治。今则止治经脉、形体、痿痹、屈伸等病而已。此七失也。古人刺法，取血甚多，《灵枢·血络论》言之最详，而头痛、腰痛，尤必大泻其血。凡血络有邪者，必尽去之，若血射出而黑，必令变色，见赤血而止，否则病不除而反有害。今人则偶尔见血，病者医者，已惶恐失据，病何由除？此八失也。《内经》刺法，有九变、十二节。九变者：输刺、远道刺、经刺、络刺、分刺、大写刺、毛刺、巨刺、焠刺。十二节者：偶刺、报刺、恢刺、齐刺、扬刺、直针刺、输刺、短刺、浮刺、阴刺、傍刺、赞刺。以上二十一法，视病所宜，不可更易，一法不备，则一病不愈。今则只直刺一法。此九失也。古之针制有九：镵针、员针、锲针、锋针、铍针、员利针、毫针、长针、大针，亦随病所宜而用，一失其制，则病不应。今则大者如员针，小者如毫针而已，岂能治痼疾暴气？此十失也。其大端之失，已如此，而其尤要者，更在神志专一，手法精严。经云：神在秋毫，属意病者，审视血脉，刺之无殆。又云：经气已至，慎守勿失，深浅在志，远近若一，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又云：伏如横弩，起如发机。其专精敏妙如此。今之医者，随手下针，漫不经意，即使针法如古，志不凝而机不达，犹恐无效，况乎全与古法相背乎！其外更有先后之序，迎随之异，贵贱之殊，劳逸之分，肥瘦之度，多少之数，更仆难穷。果能潜心体察，以合圣度，必有神功。其如人之畏难就易，尽违古法，所以世之视针甚轻，而其术亦不甚行也。若灸之一法，则较之针所治之病，不过十之一二。知针之理，则灸又易易耳。

水病针法论

凡刺之法，不过补泻经络，祛邪纳气而已。其取穴甚少。惟水病风痒肤胀，必刺五十七穴。又云皮肤之血，尽取之。何也？盖水旺必克脾土，脾土衰，则遍身皮肉皆肿，不特一经之中有水气矣。若仅刺一经，则一经所过之地，水自渐消，而他经之水不消，则四面会聚，并一经已泻之水，亦仍满矣。故必周身肿满之处，皆刺而泻之，然后其水不复聚耳。此五十七穴者，皆藏之阴络，水之所客也。此与大禹治洪水之法同。盖洪水泛溢，必有江淮河济，各引其所近之众流以入海，必不能使天下之水，只归一河以入海也。又出水之后，更必调其饮食。经云：方饮无食，方食无饮欲使饮食异居，则水不从食以至于脾土受湿之处也。无食他食百三十五日，此症之难愈如此。余往时治此病，轻者多愈，重者必复肿。盖由五十七穴未能全刺，而病人亦不能守戒一百三十五日也。此等大症，少违法度，即无愈理，可不慎哉？

出奇制病论

病有经有纬，有常有变，有纯有杂，有正有反，有整有乱，并有从古医书所无之病、历来无治法者。而其病又实可愈，既无陈法可守，是必熟寻《内经》《难经》等书，审其经络脏腑受病之处，及七情六气相感之因，与夫内外分合、气血聚散之形，必有凿凿可征者，而后立为治法。或先或后，或并或分，或上或下，或前或后，取药极当，立方极正，而寓以巧思奇法，深入病机，不使扞格，如庖丁之解牛，虽筋骨关节之间，亦游刃有余。然后天下之病，千绪万端，而我之设法，亦千变万化。全在平时于极难极险之处，参悟通澈，而后能临事不眩。否则一遇凝难，即束手无措，冒昧施治，动辄得咎，误人不少矣。

治病缓急论

病有当急治者，有不当急治者。外感之邪，猛悍剽疾，内犯脏腑，则元气受伤，无以托疾于外，必乘其方起之时，邪人尚浅，与气血不相乱，急驱而出之于外，则易而且速。若俟邪气已深，与气血相乱，然后施治，则元气大伤。此当急治者也。若夫病机未定，无所归着，急用峻攻，则邪气益横。如人之伤食，方在胃中，则必先用化食之药，使其食渐消，由中焦而达下焦，变成渣秽而出，自然渐愈。若即以硝黄峻药下之，则食尚在上焦，即使随药而下，乃皆未化之物，肠胃中脂膜，与之同下。而人已大疲，病必生变。此不当急治者也。以此类推，余病可知。至于虚人与老少之疾，尤宜分别调护，使其元气渐转，则正复而邪退。医者不明此理，而求速效，则补其所不当补，攻其所不当攻，所服之药不验，又转求他法，无非误伐无过。至当愈之时，其人已为药所伤，而不能与天地之生气相应矣。故虽有良药，用之非时，反能致害，缓急之理，可不讲哉？

治病分合论

一病而当分治者，如痢疾腹痛胀满，则或先治胀满，或先治腹痛。即胀满之中，亦不同，或因食，或因气，或先治食，或先治气。腹痛之中，亦不同，或因积，或因寒，或先去积，或先散寒，种种不同，皆当视其轻重而审察之。以此类推，则分治之法可知矣。有当合治者，如寒热腹痛，头疼泄泻，厥冒胸满，内外上下，无一不病，则当求其因何而起，先于诸症中择最甚者为主，而其余症，每症加专治之药一二味以成方，则一剂而诸症皆备。以此类推，则合治之法可知矣。药亦有分合焉。有一病而合数药以治之者，阅古圣人制方之法自知；有数病而一药治之者，阅本草之主治自知。为医者，无一病不穷究其因，无一方不洞悉其理，无一药不精通其性，庶几可以自信，而不杆杀人矣。

发汗不用燥药论

驱邪之法，惟发表、攻里二端而已。发表所以开其毛孔，令邪从汗出也，当用至轻至淡、芳香清冽之品，使邪气缓缓从皮毛透出，无犯中焦，无伤津液。仲景麻黄、桂枝等汤是也。然犹恐其营中阴气，为风火所煽，而销耗于内，不能滋润和泽，以托邪于外，于是又啜薄粥，以助胃气，以益津液。此服桂枝汤之良法，凡发汗之方，皆可类推。汗之必资于津液如此，后世不知，凡用发汗之方，每专用厚朴、葛根、羌活、白芷、苍术、豆蔻等温燥之药，即使其人津液不亏，内既为风火所熬，又复为燥药所烁，则汗从何生？汗不能生，则邪无所附而出。不但不出，邪气反为燥药鼓动，益复横肆，与正气相乱，邪火四布，津液益伤，而舌焦唇干、便闭目赤，种种火象自生。则身愈热、神渐昏，恶症百出。若再发汗，则阳火盛极，动其真阴，肾水来救，元阳从之，大汗上泄，亡阳之危症生矣。轻者亦成痉症，遂属坏病难治。故用燥药发汗而杀人者，不知凡几也。此其端开于李东垣，其所著书立方，皆治湿邪之法，与伤寒杂感无涉。而后人宗其说，以治一切外感之症，其害至今益甚。况治湿邪之法，亦以淡渗为主，如猪苓、五苓之类，亦无以燥胜之者。盖湿亦外感之邪，总宜驱之外出，而兼以燥湿之品，断不可专用胜湿之药，使之内攻，致邪与正争，而伤元气也。至于中寒之症，亦先以发表为主，无竟用热药以胜寒之理。必其寒气乘虚陷入，而无出路，然后以姜附回其阳，此仲景用理中之法也。今乃以燥药发杂感之汗，不但非古圣之法，并误用东垣之法，医道失传。只此浅近之理，尚不知，何况深微者乎！

病不可轻汗论

治病之法，不外汗下二端而已。下之害人，其危立见，故医者、病者皆不敢轻投。至于汗多亡阳而死者，十有二三，虽死而人不觉也。何则？凡人患风寒之疾，必相戒以为宁暖无凉，病者亦

重加覆护，医者亦云服药必须汗出而解。故病人之求得汗，人人以为当然也。秋冬之时，过暖尚无大害，至于盛夏初秋，天时暑燥，卫气开而易泄，更加闭户重衾，复投发散之剂，必至大汗不止而阳亡矣。又外感之疾，汗未出之时，必烦闷恶热，及汗大出之后，卫气尽泄，必阳衰而畏寒，始之暖覆，犹属勉强，至此时，虽欲不覆而不能。愈覆愈汗，愈汗愈寒，直至汗出如油，手足厥冷，而病不可为矣。其死也，神气甚清，亦无痛苦，病者医者，及旁观之人，皆不解其何故而忽死，惟有相顾噩然而已。我见甚多，不可不察也。总之，有病之人，不可过凉，亦不宜太暖，无事不可令汗出，惟服药之时，宜令小汗。仲景服桂枝汤法云，服汤已，温覆令微似汗，不可如水淋漓，此其法也。至于亡阳未剧，尤可挽回。《伤寒论》中，真武、理中、四逆等法可考。若已脱尽，无可补救矣。又盛暑之时，病者或居楼上，或卧近灶之所，无病之人，一立其处，汗出如雨。患病者必至时时出汗，即不亡阳，亦必阴竭而死。虽无移徙之处，必择一席稍凉之地而处之，否则神丹不救也。

伤风难治论

凡人偶感风寒，头痛发热，咳嗽涕出，俗语谓之"伤风"，非《伤寒论》中所云之伤风，乃时行之杂感也。人皆忽之，不知此乃至难治之疾，生死之所关也。盖伤风之疾，由皮毛以入于肺。肺为娇脏，寒热皆所不宜。太寒，则邪气凝而不出；太热，则火烁金而动血；太润，则生痰饮；太燥，则耗精液；太泄，则汗出而阳虚；太涩，则气闭而邪结。并有视为微疾，不避风寒，不慎饮食，经年累月，病机日深，或成血证，或成肺痿，或成哮喘，或成怯弱，比比皆然。误治之害，不可胜数。谚云"伤风不醒变成劳"，至言也。然则治之何如？一驱风，苏叶、荆芥之类；二消痰，半夏、象贝之类；三降气，苏子、前胡之类；四和营卫，桂枝、白芍之类；五润津液，麦仁、元参之类；六养血，当归、阿胶之类；七清火，黄芩、山栀之类；八理肺，桑皮、大力子之类。八者随其症之轻重而加减之，更加以避风寒、戒辛酸，则庶几渐愈，否则必成大病。医者又加以升提辛燥之品，如桔梗、干姜之类。不效，即加以酸收，如五味子之类，则必见血。及见血，随用熟地、麦冬，以实其肺，即成劳而死。四十年以来，我见以千计矣。伤哉！

攻补寒热同用论

虚症宜补，实症宜泻，尽人而知之者。然或人虚而症实，如弱体之人，冒风伤食之类；或人实而症虚，如强壮之人，劳倦亡阳之类；或有人本不虚，而邪深难出；又有人已极虚，而外邪尚伏，种种不同。若纯用补，则邪气益固；纯用攻，则正气随脱。此病未愈，彼病益深。古方所以有攻补同用之法。疑之者曰：两药异性，一水同煎，使其相制，则攻者不攻，补者不补，不如勿服。若或两药不相制，分途而往，则或反补其所当攻，攻其所当补，则不惟无益，而反有害，是不可不虑也。此正不然！盖药之性，各尽其能，攻者必攻强，补者必补弱。犹掘坎于地，水从高处流下，必先盈坎而后进，必不反向高处流也。如大黄与人参同用，大黄自能逐去坚积，决不反伤正气；人参自能充益正气，决不反补邪气。盖古人制方之法，分经别脏，有神明之道焉，如疟疾之小柴胡汤。疟之寒热往来，乃邪在少阳，木邪侮土，中宫无主，故寒热无定。于是用柴胡以驱少阳之邪，柴胡必不犯脾胃；用人参以健中宫之气，人参必不入肝胆，则少阳之邪自去，而中土之气自旺，二药各归本经也。如桂枝汤，桂枝走卫以祛风，白芍走营以止汗，亦各归本经也。以是而推，无不尽然。试以《神农本草》诸药主治之说细求之，自无不得矣。凡寒热兼用之法，亦同此义，故天下无难治之症。后世医者不明此理，药惟一途，若遇病情稍异，非顾此失彼，即游移浮泛，无往而非棘手之病矣。但此必本于古人制方成法而神明之，若竟私心自用，攻补寒热，杂乱不伦，是又杀人之术也。

临病人问所便论

病者之爱恶苦乐，即病情虚实寒热之征，医者望色切脉而知之，不如其自言之为尤真也。惟病者不能言之处，即言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则赖医者推求其理耳。今乃病者所自知之病，明明为医者言之，则医者止可因其言，而知其病之所在以治之。乃不以病人自知之真，对症施治，反执己之偏见，强制病人，未有不误人者。如《伤寒论》中云：能食者为中风，不能食者为中寒。则伤寒内中风之症，未尝禁其食也。乃医者见为伤寒之症，断不许食；凡属感症，皆不许其食：甚有病已半愈，胃虚求食，而亦禁之，以至因饿而死者。又《伤寒论》云：欲饮水者，稍稍与之。盖实火烦渴，得水则解，未尝禁冷水也。乃医家凡遇欲冷饮之人，一概禁止。并有伏暑之病，得西瓜而即愈者，病人哀求欲食，亦断绝不与，至烦渴而死。如此之类，不可枚举。盖病者之性情气体，有能受温热者，有能受寒凉者，有不受补者，有不禁攻者，各有不同，乃必强而从我意见，况医者之意见，亦各人不同，于是治病之法，无一中肯者矣。《内经》云：临病人问所便。盖病人之所便，即病情真实之所在。如身大热而反欲热饮，则假热而真寒也；身寒战而反欲寒饮，是假寒而真热也。以此类推，百不失一。而世之医者，偏欲与病人相背，何也？惟病人有所嗜好，而与病相害者，则医者宜开导之。如其人本喜酸，或得嗽症，则酸宜忌；如病人本喜酒，得湿病，则酒宜忌之类，此则不可纵欲以益其疾。若与病症无碍，而病人之所喜，则从病人之便，即所以治其病也。此《内经》辨症之精义也。

治病不必顾忌论

凡病人或体虚而患实邪；或旧有他病与新病相反；或一人兼患二病，其因又相反；或内外上下，各有所病，医者踌躇束手，不敢下药，此乃不知古人制方之道者也。古人用药，惟病是求，药所以制病，有一病则有一药以制之。其人有是病，则其药专至于病所，而驱其邪，决不反至无病之处以为祸也。若留其病不使去，虽强壮之人迁延日久，亦必精神耗竭而死，此理甚易明也。如怯弱之人，本无攻伐之理，若或伤寒而邪入阳明，则仍用硝黄下药，邪去而精气自复。如或怀妊之妇，忽患癥瘕，必用桃仁大黄，以下其瘕，瘀去而胎自安。或老年及久病之人，或宜发散，或宜攻伐，皆不可因其血气之衰，而兼用补益。如伤寒之后，食复、女劳复，仲景皆治其食，清其火，并不因病后而用温补，惟视病之所在而攻之，中病即止，不复有所顾虑。故天下无棘手之病。惟不能中病，或偏或误，或太过，则不病之处亦伤，而人危矣。俗所谓有病病当之，此历古相传之法也。故医者当疑难之际，多所顾忌，不敢对症用药者，皆视病不明，辨症不的，审方不真，不知古圣之精义者也。

病深非浅药能治论

天下有治法不误，而始终无效者，此乃病气深痼，非泛然之方药所能愈也。凡病在皮毛营卫之间，即使病势极重，而所感之位甚浅，邪气易出。至于脏腑筋骨之痼疾，如劳怯、痞隔、风痹、痿厥之类，其感非一日，其邪在脏腑筋骨，如油之入面，与正气相并。病家不知，屡易医家。医者见其不效，杂药乱投。病日深而元气日败，遂至不救，不知此病非一二寻常之方所能愈也。今之集方书者，如风痹大症之类，前录古方数首，后附以通治之方数首，如此而已。此等治法，岂有愈期。必当遍考此病之种类，与夫致病之根源，及变迁之情状，并询其历来服药之误否，然后广求古今以来治此症之方，选择其内外种种治法，次第施之，又时时消息其效否，而神明变通之，则痼疾或有可愈之理。若徒执数首通治之方，屡试不效，其计遂穷，未有不误者也。故治大症，必学问深博，心思精敏，又专心久治，乃能奏效。世又有极重极久之病，诸药罔效，忽服极轻淡之方而愈。此乃其病本有专治之方，从前皆系误治，忽遇对症之药，自然应手而痊也。

愈病有日期论

治病之法，自当欲其速愈。世之论者，皆以为治早而药中病，则愈速；治缓而药不中病，则愈迟。此常理也，然亦有不论治之迟早，而愈期有一定者。《内经·藏气法时论》云：夫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胜而甚，至其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其他言病愈之期不一。《伤寒论》云：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又云：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此皆宜静养调摄以待之，不可乱投药石。若以其不愈，或多方以取效，或更用重剂以希功，即使不误，药力胜而元气反伤。更或有不对症之药，不惟无益，反有大害，此所宜知也。况本原之病，必待其精神渐复，精神岂有骤长之理？至于外科，则起发、成脓、生肌、收口，亦如痘症有一定之日期。治之而误，固有迁延生变者。若欲强之有速效，则如揠苗助长，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乃病家医家皆不知之。医者投药不效，自疑为未当，又以别方试之，不知前方实无所害，特时未至耳。乃反误试诸药，愈换而病愈重。病家以医者久而不效，更换他医。他医遍阅前方，知其不效，亦复更换他药，愈治愈远，由是断断不死之病，亦不救矣。此皆由不知病愈有日期之故也。夫病家不足责，为医者岂可不知，而轻以人尝试乎？若医者审知之，而病家必责我以近效，则当明告之故，决定所愈之期。倘或不信，必欲医者另立良方，则以和平轻淡之药，姑以应病者之求，待其自愈如更不信，则力辞之，断不可徇人情而至于误人。如此则病家一时或反怨谤，以后其言果验，则亦知我识高而品崇矣。

治人必考其验否论

天下之事，惟以口舌争而无从考其信否者，则是非难定。若夫医，则有效验之可征，知之最易，而为医者，自审其工拙亦最易。然而世之择医者，与为医者，皆愦愦而莫之辨，何也？古人用药，苟非宿病痼疾，其效甚速。《内经》云：一剂知，二剂已。又云：覆杯而卧。《伤寒论》云：一服愈者，不必尽剂。可见古人审病精而用药当，未有不一二剂而效者。故治病之法，必宜先立医案，指为何病，所本何方，方中用某药专治某症，其论说本之何书，服此药后，于何时减去所患之何症。倘或不验，必求所以不验之故，而更思必效之法。或所期之效不应，反有他效，必求其所以致他效之故。又或反增他症，或病反重，则必求所以致害之故，而自痛惩焉。更复博考医书，期于必愈而止。若其病本不能速效，或其病只可小效，或竟不可治，亦必豫立医案明著其说，然后立方，不得冒昧施治，如此自考，自然有过必知，加以潜心好学，其道自进矣。今之医者，事事反此，惟记方数首，择时尚之药数种，不论何病何症，总以此塞责，偶尔得效，自以为功，其或无效，或至于死，亦诿于病势之常。病家亦相循为固然，全不一怪。间有病家于未服药之前，问医者服此药之后，效验若何。医者答云：且看服后何如，岂有预期之理？病家亦唯唯自以为失言。何其愚也！若医者能以此法自考，必成良医；病家以此法考医者，必不为庸医之所误，两有所益也。

防微论

病之始生浅，则易治；久而深入，则难治。《内经》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药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伤寒论·序》云：时气不和，便当早言，寻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时治之，罕有不愈。患人忽之，数日乃说，邪气入脏，则难可制。昔扁鹊见齐桓公，云病在腠理，三见之后，则已入脏，不可治疗而逃矣。历圣相传，如同一辙。盖病之始入，风寒既浅，气血脏腑未伤，自然治之甚易。至于邪气深入，则邪气与正气相乱。欲攻邪则碍正，欲扶正则助邪。即使邪渐去，而正气已不支矣。若夫得病之后，更或劳动感风，伤气伤食，谓之病后加病，尤极危殆。所以人之患病，在客馆道途得者，往往难治。非所得之病独重也，乃既病之后，不能如在家之安适而及早治之，又复劳动感冒，致病深

入而难治也。故凡人少有不适，必当即时调治，断不可忽为小病，以致渐深，更不可勉强支持，使病更增，以贻无穷之害。此则凡人所当深省，而医者亦必询明其得病之故，更加意体察也。

知病必先知症论

凡一病必有数症，有病同症异者，有症同病异者，有症与病相因者，有症与病不相因者，盖合之则曰病，分之则曰症。古方以一药治一症，合数症而成病，即合数药而成方。其中亦有以一药治几症者，有合几药而治一症者。又有同此一症，因不同，用药亦异，变化无穷。其浅近易知者，如吐逆用黄连、半夏，不寐用枣仁、茯神之类，人皆知之。至于零杂之症，如《内经》所载，喘咳唌噫语、呿欠嚏呕、笑泣目瞑、嗌干、心悬善恐、涎下涕出，啮唇啮舌、善忘善怒、喜握多梦、呕酸魄汗等症，不可胜计。或由司天运气，或由脏腑生克，或由邪气传变，《内经》言之最详。后之医者，病之总名亦不能知，安能于一病之中，辨明众症之源流？即使病者身受其苦，备细言之，而彼实茫然不知古人以何药为治，仍以泛常不切之品应命，并有用相反之药以益其疾者。此病者之所以无门可告也。学医者，当熟读《内经》，每症究其缘由，详其情状，辨其异同，审其真伪，然后遍考方书本草，详求古人治法。一遇其症，应手辄愈，不知者以为神奇，其实古圣皆有成法也。

补药可通融论

古人病愈之后，即令食五谷以养之，则元气自复，无所谓补药也。黄农仲景之书，岂有补益之方哉？间有别载他书者，皆托名也。自唐《千金翼》等方出，始以养性补益等，各立一门，遂开后世补养服食之法。以后医家，凡属体虚病后之人，必立补方，以为调理善后之计。若富贵之人，则必常服补药，以供劳心纵欲之资。而医家必百计取媚，以顺其意，其药专取贵重辛热为上，无非参、术、地黄、桂、附、鹿茸之类，托名秘方异传。其气体合宜者，一时取效，久之必得风痹阴涸等疾，隐受其害，虽死不悔。此等害人之说，固不足论，至体虚病后补药之方，自当因人而施，视脏腑之所偏而损益之。其药亦不外阴阳气血，择和平之药数十种，相为出入，不必如治病之法，一味不可移易也。故立方只问其阴阳脏腑，何者专重而已。况膏丸合就，必经月经时，而后服完，若必每日视脉察色，而后服药，则必须一日换一丸方矣。故凡服补药，皆可通融者也。其有神其说，过为艰难慎重，取贵僻之药，以为可以却病长生者，非其人本愚昧，即欲以之欺人耳。

轻药愈病论

古谚有"不服药为中医"之说，自宋以前已有之。盖因医道失传，治人多误，病者又不能辨医之高下，故不服药，虽不能愈病，亦不至为药所杀。况病苟非死症，外感渐退，内伤渐复，亦能自愈，故云"中医"。此过于小心之法也。而我以为病之在人，有不治自愈者，有不治难愈者，有不治竟不愈而死者。其自愈之疾，诚不必服药，若难愈及不愈之疾，固当服药。乃不能知医之高下，药之当否，不敢以身尝试，则莫若择平易轻浅，有益无损之方，以备酌用。小误亦无害，对病有奇功，此则不止于"中医"矣。如偶感风寒，则用葱白苏叶汤取微汗；偶伤饮食，则用山查麦芽等汤消食；偶感暑气，则用六一散、广藿汤清暑；偶伤风热，则用灯心竹叶汤清火；偶患腹泻，则用陈茶佛手汤和肠胃。如此之类，不一而足，即使少误，必无大害。又有其药似平常，而竟有太误者，不可不知。如腹痛呕逆之症，寒亦有之，热亦有之，暑气触秽亦有之，或见此症而饮以生姜汤，如果属寒，不散寒，而用生姜热性之药，与寒气相斗，已非正治，然犹有得效之理。其余三症，饮之必危。曾见有人中暑，而服浓姜汤一碗，覆杯即死。若服紫苏汤，寒即立散，暑热亦无害，盖紫苏性发散，不拘何症，皆能散也。故虽极浅之药，而亦有深义存焉，此又所宜慎也。凡人偶有小疾，能择药性之最轻淡者，随症饮之，则服药

而无服药之误，不服药而有服药之功，亦养生者所当深考也。

腹内痈论

古之医者，无分内外，又学有根柢，故能无病不识。后世内、外科既分，则显然为内症者，内科治之；显然为外症者，外科治之。其有病在腹中，内外未显然者，则各执一说，各拟一方，历试诸药，皆无效验，轻者变重，重者即殒矣。此等症，不特外科当知之，即内科亦不可不辨明真确。知非己责，即勿施治，毋至临危束手，而后委他人也。腹内之痈有数症，有肺痈，有肝痈，有胃脘痈，有小肠痈，有大肠痈，有膀胱痈。惟肺痈，咳吐腥痰，人犹易辨，余者或以为痞结，或以为瘀血，或以为寒痰，或以为食积，医药杂投，及至成脓，治已无及。并有不及成脓而死者，病者医者，始终不知何以致死，比比然也。今先辨明痞结、瘀血、寒痰、食积之状。凡痞结、瘀血，必有所因，且由渐而成。寒痰则痛止无定，又必另现痰症；食积则必有受伤之日，且三五日后，大便通即散。惟外症则痛有常所，而迁延益甚。《金匮》云：诸脉浮数，应当发热，而反渐渐恶寒。若有痛处，当发其痈。以手按肿上，热者有脓，不热者无脓。此数句乃内痈真谛也。又云：肠痈之为病，身甲错，腹皮急，按之濡如肿状，腹无积聚，身无热是也。若肝痈则胁内隐隐痛，日久亦吐脓血；小肠痈与大肠相似，而位略高；膀胱痈则痛在少腹之下，近毛际着皮即痛，小便亦艰而痛；胃脘痈则有虚实二种。其实者易消，若成脓，必大吐脓血而愈。惟虚症则多不治，先胃中痛胀，久而心下渐高，其坚如石，或有寒热，饮食不进，按之尤痛，形体枯瘦。此乃思虑伤脾之症，不待痈成即死。故凡腹中有一定痛处，恶寒倦卧，不能食者，皆当审察，防成内痈，其毋因循求治于不明之人，以至久而脓溃，自伤其生也。

围药论

外科之法，最重外治，而外治之中，尤重围药。凡毒之所最忌者，散大而顶不高。盖人之一身，岂能无七情六欲之伏火，风寒暑湿之留邪，食饮痰涎之积毒？身无所病，皆散处退藏，气血一聚而成痈肿，则诸邪四面皆会。惟围药能截之使不并合，则周身之火毒不至矣。其已聚之毒，不能透出皮肤，势必四布为害，惟围药能束之使不散漫，则气聚而外泄矣。如此，则形小顶高，易脓易溃矣。故外治中之围药，较之他药为特重，不但初起为然，即成脓收口，始终赖之，一日不可缺。若世医之围药，不过三黄散之类，每试不效，所以皆云围药无用。如有既破之后，而仍用围药者，则群然笑之。故极轻之毒，往往至于散越而不可收拾者，皆不用围药之故也。至于围药之方，亦甚广博，大段以消痰、拔毒、束肌、收火为主，而寒热、攻提、和平、猛厉，则当随症去取。世人不深求至理，而反轻议围药之非，安望其术之能工也？

《难经》论

《难经》非经也。以经文之难解者，设为问难以明之，故曰《难经》，言以经文为难而释之也。是书之旨，盖欲推本经旨，发挥至道，剖晰疑义，垂示后学，真读《内经》之津梁也。但其中亦有未尽善者。其问答之词，有即引经文以释之者，经文本自明显，引之或反遗其要，以至经语反晦，或则无所发明，或则两经相背，或则以此误彼，此其所短也。其中有自出机杼，发挥妙道，未尝见于《内经》，而实能显《内经》之奥义，补《内经》之所未发。此盖别有师承，足与《内经》并垂千古。不知创自越人乎？抑上古亦有此书，而越人引以为证乎？自隋唐以来，其书盛著，尊崇之者固多，而无能驳正之者。盖业医之辈，读《难经》而识其大义，已为医道中杰出之流，安能更深考《内经》，求其异同得失乎？古今流传之载籍，凡有舛误，后人无敢议者，比比然也，独《难经》乎哉！余详余所著《难经经释》中。

《伤寒论》论

仲景《伤寒论》，编次者不下数十家，因致聚讼纷纭，此皆不知仲景作书之旨故也。观《伤寒·叙》所述，乃为庸医误治，而设所以正治之法，一经不过三四条，余皆救误之法，故其文亦变动不居。读《伤寒论》者，知此书皆设想悬拟之书，则无往不得其义矣。今人必改叔和之次序，或以此条在前或以此条在后，或以此症因彼症而生，或以此经因彼经而变，互相诟厉。孰知病变万端，传经无定，古人因病以施方，无编方以待病。其原本次序，既已散亡，庶几叔和所定为可信。何则？叔和《序例》云：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症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则此书乃叔和所搜集。而世人辄加辨驳，以为原本不如此。抑思苟无叔和，安有此书？且诸人所编，果能合仲景原文否耶？夫六经现症，有异有同。后人见阳经一症，杂于阴经之中，以为宜改入阳经之内，不知阴经亦有此症也，人各是其私，反致古人圆机活法，泯没不可问矣。凡读书能得书中之精义要诀，历历分明，则任其颠倒错乱，而我心自能融会贯通。否则，徒以古书纷更互异，愈改愈晦矣。

《金匮》论

《金匮要略》乃仲景治杂病之书也，其中缺略处颇多。而上古圣人，以汤液治病之法，惟赖此书之存，乃方书之祖也。其论病，皆本于《内经》，而神明变化之；其用药，悉本于《神农本草》，而融会贯通之；其方，则皆上古圣人历代相传之经方，仲景间有随症加减之法；其脉法，亦皆《内经》及历代相传之真诀；其治病，无不精切周到，无一毫游移参错之处，实能洞见本源，审察毫末。故所投必效，如桴鼓之相应。真乃医方之经也！惜其所载诸病，未能全备，未知有残缺与否？然诸大症之纲领，亦已粗备，后之学者，以此为经而参考推广之，已思过半矣。自此以后之书，皆非古圣相传之真诀，仅自成一家，不可与《金匮》并列也。

《脉经》论

王叔和著《脉经》，分门别类，条分缕晰，其原亦本《内经》，而汉以后之说，一一无所遗。其中旨趣，亦不能画一，使人有所执持。然其汇集群言，使后世有所考见，亦不可少之作也。愚按脉之为道，不过验其血气之盛衰寒热，及邪气之流在何经何脏，与所现之症，参观互考，以究其生克顺逆之理，而后吉凶可凭。所以《内经》《难经》，及仲景之论脉，其立论反若甚疏，而应验如神。若执《脉经》之说，以为其病当见某脉，某脉当得某病，虽《内经》亦间有之，不如是之拘泥繁琐也。试而不验，于是或咎脉之不准，或咎病之非真，或咎方药之不对症，而不知皆非也。盖病有与脉相合者，有与脉不相合者，兼有与脉相反者。同一脉也，见于此症为宜，见于彼症为不宜。同一症也，见某脉为宜，见某脉为不宜。一病可见数十脉，一脉可现数百症，变动不拘。若泥定一说，则从脉而症不合，从症而脉又不合，反令人徬徨，无所适从。所以古今论脉之家，彼此互异，是非各别，人持一论，得失相半，总由不知变通之精义，所以愈密而愈疏也。读《脉经》者，知古来谈脉之详密如此，因以考其异同，辨其得失，审其真伪，穷其变通，则自有心得。若欲泥脉以治病，必至全无把握。学者必当先参于《内经》《难经》，及仲景之说，而贯通之，则胸中先有定见，后人之论，皆足以广我之见闻，而识力愈真。此读《脉经》之法也。

《千金方》《外台》论

仲景之学，至唐而一变。仲景之治病，其论脏腑经络，病情传变，悉本《内经》，而其所用之方，皆古圣相传之经方，并非私心自造，间有加减，必有所本，其分两轻重，皆有法度。其药悉本于《神农本草》，无一味游移、假借之处，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药不能成此方，精微深妙，不可思议。药味不过五六品，而功用无不周。此乃

天地之化机，圣人之妙用，与天地同不朽者也。《千金方》则不然，其所论病，未尝不依《内经》，而不无杂以后世臆度之说；其所用方，亦皆采择古方，不无兼取后世偏杂之法；其所用药，未必全本于《神农》，兼取杂方单方，及通治之品。故有一病而立数方，亦有一方而治数病。其药品有多至数十味者，其中对症者固多，不对症者亦不少，故治病亦有效有不效。大抵所重专在于药，而古圣制方之法不传矣。此医道之一大变也。然其用意之奇，用药之巧，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之处。至唐王焘所集《外台》一书，则纂集自汉以来诸方，汇萃成书，而历代之方，于焉大备。但其人本非专家之学，故无所审择，以为指归，乃医方之类书也。然唐以前之方，赖此书以存，其功亦不可泯。但读之者，苟胸中无成竹，则众说纷纭，群方淆杂，反茫然失其所据。故读《千金》《外台》者，必精通于《内经》、仲景、本草等书，胸中先有成见，而后取其长而舍其短，则可资我博采之益。否则反乱人意，而无所适从。嗟乎！《千金》《外台》且然，况后世偏驳杂乱之书，能不惑人之心志哉？等而下之，更有无稽杜撰之邪书，尤不足道矣。

《活人书》论

宋人之书，能发明《伤寒论》，使人有所执持而易晓，大有功于仲景者，《活人书》为第一。盖《伤寒论》，不过随举六经所现之症以施治，有一症而六经皆现者，并有一症而治法迥别者，则读者茫无把握矣。此书以经络病因，传变疑似，条分缕晰，而后附以诸方治法，使人一览了然，岂非后学之津梁乎？其书独出机杼，又能全本经文，无一字混入己意，岂非好学深思，述而不作，足以继往开来者乎？后世之述《伤寒论》者，唐宋以来，已有将经文删改移易，不明不贯。至近代前《条辨》《尚论编》等书，又复颠倒错乱，各逞意见，互相辨驳，总由分症不清，欲其强合，所以日就支离。若能参究此书，则任病情之错综反覆，而治法乃归一定，何必聚讼纷纭，致古人之书，愈讲而愈晦也。

太素脉论

诊脉以之治病，其血气之盛衰，及风寒暑湿之中人，可验而知也。乃相传有太素脉之说，以候人之寿夭穷通、智愚善恶，纤悉皆备。夫脉，乃气血之见端。其长而坚厚者，为寿之征；其短小而薄弱者，为夭之征；清而有神，为智之征；浊而无神，为愚之征。理或宜然。若善恶已不可知，穷通则与脉何与？然或得寿之脉，而其人或不谨于风寒劳倦，患病而死。得夭之脉，而其人爱护调摄，得以永年。又有血气甚清，而神志昏浊者；形质甚浊，而神志清明者。即寿夭智愚，亦不能皆验，况其他乎？又书中更神其说，以为能知某年得某官，某年得财若干，父母何人，子孙何若，则更荒唐矣！天下或有习此术而言多验者，此必别有他术以推测而幸中，借此以神其说耳。若尽于脉见之，断断无是理也！

妇科论

妇人之疾，与男子无异，惟经期胎产之病不同，且多癥瘕之疾。其所以多癥瘕之故，亦以经带胎产之血，易于凝滞，故较之男子为多。故古人名妇科谓之带下医，以其病总属于带下也。凡治妇人，必先明冲任之脉。冲脉起于气街在毛际两旁，并少阴之经，挟脐上行，至胸中而散；任脉起于中极之下脐旁四寸，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又云冲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背里，为经脉之海。此皆血之所从生，而胎之所由系。明于冲任之故，则本原洞悉，而后其所生之病，千条万绪，可以知其所从起。更参合古人所用之方，而神明变化之，则每症必有传受，不概治以男子泛用之药，自能所治辄效矣。至如世俗相传之邪说，如胎前宜凉，产后宜温等论。夫胎前宜凉，理或有之，若产后宜温，则脱血之后，阴气大伤，孤阳独炽，又瘀血未净，结为蕴热，乃反用姜桂等药，我见时医以此杀人无数。观仲景先生于产后之疾，以石膏、白薇、竹茹等药治之，无不神效。或云产后瘀血，得寒则凝，得热则行。此大谬也！

凡瘀血凝结，因热而凝者，得寒降而解；因寒而凝者，得热降而解。如桃仁承气汤，非寒散而何？未闻此汤能凝血也。盖产后瘀血，热结为多，热瘀成块，更益以热，则炼成干血，永无解散之日。其重者，阴涸而即死，轻者成坚痞、褥劳等疾。惟实见其真属寒气所结之瘀，则宜用温散。故凡治病之法，不本于古圣，而反宗后人之邪说，皆足以害人。诸科皆然，不独妇科也。

痘科论

今天下之医法失传者，莫如痘疹。痘之源，藏于脏腑骨脉，而发于天时。所谓本于脏腑骨脉者，凡人受生之初，阴阳二气，交感成形，其始因火而动，则必有渣滓未融之处，伏于脏腑骨脉之中，此痘之本源也。然外无感召，则伏而不出。及天地寒暑阴阳之气，疹戾日积，与人身之脏腑气血相应，则其毒随之而越，此发于天时者也。而天时有五运六气之殊，标本胜复之异。气体既禀受不同，感发又随时各别，则治法必能通乎造化之理，而补救之，此至精至微之术也。奈何以寒凉伐之、毒药劫之哉？夫痘之源，不外乎火，固也。然《内经》云：火郁则发之。其遇天时炎热、火甚易发者，清解固宜。若冬春之际，气为寒束，则不起发；发而精血不充，则无浆；浆而精血不继，即不靥。则温散、提托、补养之法，缺一不可，岂得概用寒凉？至其用蚯蚓、桑虫、全蝎等毒药，为祸尤烈。夫以毒攻毒者，谓毒气内陷，一时不能托出，则借其力以透发之。此皆危笃之症，千百中不得一者，乃视为常用之药，则无毒者，反益其毒矣。病家因其能知死期，故死而不怨。孰知服彼之药，无有不死，非其识见之高，乃其用药之灵也。故症之生死，全赖气血。当清火解毒者，则清火解毒；当培养气血者，则温托滋补，百不失一矣。呜呼！谬说流传，起于明季，至今尤甚。惟以寒药数品，按日定方，不效则继以毒药，如此而已。夫以至变至微之病，而立至定至粗之法，于是群以为痘科最易，不知杀人亦最多也。

附 种痘说

种痘之法，此仙传也，有九善焉。凡物欲其聚，惟痘不欲其聚，痘未出而强之出，则毒不聚，一也；凡物欲其多，痘欲其少，强之出必少，二也；凡物欲其大，痘欲其小，强之出必小，三也；不感时痘之戾气，四也；择天地温和之日，五也；择小儿无他病之时，六也；其痘苗皆取种出无毒之善种，七也；凡痘必浆成十分，而后毒不陷，种痘之浆五分以上即无害，八也；凡痘必十二朝成靥，并有延至一月者，种痘则九朝已回，九也。其有种而死者，深用悔恨，不知种而死者，则自出断无不死之理，不必悔也。至于种出危险之痘，或生痘毒，此则医家不能用药之故。种痘之人，更能略知治痘之法，则尤为十全矣。

幼科论

幼科古人谓之哑科，以其不能言，而不知病之所在也。此特其一端耳。幼科之病，如变蒸、胎惊之类，与成人异者，不可胜举，非若妇人之与男子异者，止经产数端耳。古人所以另立专科，其说精详明备。自初生以至成童，其病名不啻以百计；其治法立方，种种各别。又如人之与男子，病相同者治亦相同，若小儿之与成人，即病相同者，治亦迥异。如伤食之症，反有用巴豆硼砂，其余诸症，多用金石峻厉之药，特分两极少耳。此古人真传也。后世不敢用，而以草木和平之药治之，往往迁延而死，此医者失传之故。至于调摄之法，病家能知之者，千不得一。盖小儿纯阳之体，最宜清凉，今人非太暖，即太饱，而其尤害者，则在于有病之后，而数与之乳。乳之为物，得热则坚韧如棉絮，况儿有病，则食乳甚稀。乳久不食，则愈充满，一与之吮，则迅疾涌出，较平日之下咽更多。前乳未消，新乳复充，填积胃口，化为顽痰，痰火相结，诸脉皆闭而死矣。譬如常人平日食饭几何，当病危之时，其食与平时不减，安有不死者哉？然嘱病家云：乳不可食，则群相诟曰：乳犹水也，食之何害？况儿虚如此，

全赖乳养，若复禁乳，则饿死矣。不但不肯信，反将医者诟骂。其余之不当食而食，与当食而反不与之食，种种失宜，不可枚举。医者岂能坐守之，使事事合节耶？况明理之医，能知调养之法者，亦百不得一，故小儿所以难治者，非尽不能言之故也。

疡科论

疡科之法，全在外治，其手法必有传授。凡辨形察色，以知吉凶，及先后施治，皆有成法。必读书临症，二者皆到，然后无误。其升降围点、去腐生肌、呼脓止血、膏涂洗熨等方皆必纯正和平，屡试屡验者，乃能应手而愈。至于内服之方，护心托毒，化脓长肉，亦有真传，非寻常经方所能奏效也。惟煎方，则必视其人之强弱阴阳，而为加减，此则必通于内科之理，全在学问根柢。然又与内科不同，盖煎方之道相同，而其药则有某毒主某药，某症主某方，非此不效，亦另有传授焉。故外科总以传授为主，徒恃学问之宏博无益也。有传授，则较之内科为尤易。惟外科而兼内科之症，或其人本有宿疾，或患外症之时，复感他气，或因外症重极，内伤脏腑，则不得不兼内科之法治之。此必平日讲于内科之道，而通其理，然后能两全而无失。若不能治其内症，则并外症亦不可救，此则全在学问深博矣。若为外科者不能兼，则当另请名理内科，为之定方。而为外科者，参议于其间，使其药与外症无害，而后斟酌施治，则庶几两有所益。若其所现内症，本因外症而生，如痛极而昏晕，脓欲成而生寒热，毒内陷而胀满，此则内症皆由外症而生，只治其外症，而内症已愈，此又不必商之内科也。但其道甚微，其方甚众，亦非浅学者，所能知也。故外科之道，浅言之，则惟记煎方数首，合膏围药几料，已可以自名一家。若深言之，则经络脏腑、气血骨脉之理，及奇病怪疾，千态万状，无不尽识；其方亦无病不全；其珍奇贵重难得之药，亦无所不备；虽遇极奇极险之症，亦了然无疑。此则较之内科为更难。故外科之等级高下甚殊，而人之能识其高下者，亦不易也。

祝由科论

祝由之法，《内经·贼风篇》岐伯曰：先巫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又《移精变气论》岐伯云：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今人虚邪贼风，内着五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由此观之，则祝由之法亦不过因其病情之所由，而宣意导气，以释疑而解惑。此亦必病之轻者，或有感应之理，若果病机深重，亦不能有效也。古法今已不传，近所传符咒之术，间有小效，而病之大者，全不见功。盖岐伯之时已然，况后世哉！存而不论可也。

兽医论

禽兽之病，由于七情者少，由于风寒饮食者多，故治法较之人为犹易。夫禽兽之脏腑经络，虽与人殊，其受天地之血气，不甚相远，故其用药亦与人大略相同。但其气粗血浊，其所饮食，非人之饮食，则药亦当别有主治，不得尽以治人者治之矣。如牛马之食，则当用消草之药；犬豕之食，则当用消糠豆之药是也。又有专属之品，如猫宜乌药，马宜黄药之类。而其病亦一一兽有一兽独患之病，此则另有专方主治。余则与人大段相同，但必剂大而力厚之方，取效为易。其中又有天运时气之不同，变化多端，亦必随症加减。此理亦广博深奥，与治人之术不相上下。今则医人之医尚绝传，况兽医乎！

四大家论

医道之晦久矣。明人有四大家之说，指张仲景、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四人，谓为千古医宗。此真无知妄谈也！夫仲景先生，乃千古集大成之圣人，犹儒宗之孔子。河间、东垣，乃一偏之学，丹溪不过斟酌诸家之言，而调停去取，以开学者便易之门。此乃世俗之所谓名医也。三子之于仲景，未能望见万一，乃跻而与之并称，岂

非绝倒？如扁鹊、仓公、王叔和、孙思邈辈，则实有师承，各操绝技，然亦仅成一家之言。如儒家汉唐诸子之流，亦断断不可与孔子并列，况三人哉！至三人之高下，刘则专崇《内经》，而实不能得其精义；朱则平易浅近，未睹本原；至于东垣，执专理脾胃之说，纯用升提香燥，意见偏而方法乱，贻误后人，与仲景正相反。后世颇宗其说，皆由世人之于医理全未梦见，所以为所惑也。更可骇者，以仲景有《伤寒论》一书，则以为专明伤寒，《金匮要略》则以为不可依以治病。其说荒唐更甚。吾非故欲轻三子也，盖此说行则天下惟知窃三子之绪余，而不深求仲景之学，则仲景延续先圣之法，从此日衰，而天下万世，夭札载途，其害不小。故当亟正之也。

医家论

医之高下不齐，此不可勉强者也。然果能尽智竭谋，小心谨慎，犹不至于杀人。更加以诈伪万端，其害不可穷矣。或立奇方以取异；或用僻药以惑众；或用参茸补热之药，以媚富贵之人；或假托仙佛之方，以欺愚鲁之辈；或立高谈怪论，惊世盗名；或造假经伪说，瞒人骇俗；或明知此病易晓，伪说彼病以示奇。如冬月伤寒，强加香薷于伤寒方内而愈。以为此暑病也，不知香薷乃其惑人之法也。如本系热症，强加干姜于凉药之内而愈。以为此真寒也，不知彼之干姜乃泡过百次，而无味者也。于外科则多用现成之药，尤不可辨。其立心尤险，先使其疮极大，令人惊惶而后治之，并有能发不能收，以至毙者。又有偶得一方，如五灰膏、三品一条枪之类，不顾人之极痛，一概用之，哀号欲死，全无怜悯之心，此等之人，不过欲欺人图利。即使能知一二，亦为私欲所汩没，安能奏功？故医者能正其心术，虽学不足，犹不至于害人。况果能虚心笃学，则学日进，学日进则每治必愈，而声名日起，自然求之者众，而利亦随之，若专于求利，则名利必两失。医者何苦舍此而蹈彼也？

医学渊源论

医书之最古者《内经》，则医之祖乃岐黄也。然本草起于神农，则又在黄帝之前矣。可知医之起，起于药也。至黄帝，则讲夫经络脏腑之原，内伤外感之异，与夫君臣佐使，大小奇偶之制，神明夫用药之理，医学从此大备。然其书讲人身脏腑之形，七情六淫之感，与针灸杂法为多，而制方尚少。至伊尹有汤液治病之法，然亦得之传闻，无成书可考。至扁鹊仓公，而汤药之用渐广。张仲景先生出，而杂病伤寒，专以方药为治，遂为千古用方之祖。而其方，亦俱原本神农黄帝之精义，皆从古相传之方，仲景不过集其成耳。自是之后，医者以方药为重，其于天地阴阳，经络脏腑之道，及针灸杂术，往往不甚考求，而治病之法，从此一变。唐宋以后，相寻弥甚，至元之刘河间、张洁古等出，未尝不重《内经》之学。凡论病必先叙经文，而后采取诸家之说，继乃附以治法，似为得旨。然其人皆非通儒，不能深通经义，而于仲景制方之义，又不能深考其源，故其说非影响，即支杂，各任其偏，而不归于中道。其尤偏驳者，李东垣为甚，惟以温燥脾胃为主，其方亦毫无法度。因当时无真实之学，盗窃虚名，故其教至今不绝。至明之薛立斋，尤浮泛荒谬，犹圣贤之学，变而为腐烂时文，何尝不曰：我明经学古者也！然以施之治天下，果能如唐虞三代者乎？既不知神农黄帝之精义，则药性及脏腑经络之源不明也。又不知仲景制方之法度，则病变及施治之法不审也。惟曰某病则用某方，如不效，改用某方，更有一方服至二三十剂，令病者迁延自愈者，胸中毫无把握，惟以简易为主。自此以言，流弊日甚，而枉死载途矣。安得有参《本草》，穷《内经》，熟《金匮》《伤寒》者，出而挽救其弊，以全民命乎！其害总由于习医者皆贫苦不学之人，专以此求衣食，故只记数方，遂以之治天下之病，不复更求他法，故其祸遂至于此也。

考试医学论

医为人命所关，故《周礼》医师之属，掌于家宰，岁终必稽其事而制其食。至宋神宗时，设内外医学，置教授及诸生，皆分科考察升补。元亦仿而行之，其考试之文，皆有程式。未知当时得人何如，然其慎重医道之意，未尝异也。故当时立方治病，犹有法度，后世医者，大概皆读书不就，商贾无资，不得已而为衣食之计，或偶涉猎肆中剿袭医书，或托名近地时医门下，始则欲以欺人，久之亦自以为医术不过如此。其误相仍，其害无尽，岐黄之精义几绝矣。若欲斟酌古今考试之法，必访求世之实有师承，学问渊博，品行端方之医，如宋之教授，令其严考诸医，取其许挂牌行道。既行之后，亦复每月严课。或有学问荒疏，治法谬误者，小则撤牌读书，大则饬使改业。教授以上，亦如《周礼》医师之有等。其有学问出众，治效神妙者，候补教授。其考试之法，分为六科，曰针灸，曰大方，曰妇科，曰幼科兼痘科，曰眼科，曰外科。其能诸科皆通者，曰全科；通一二科者，曰兼科；通一科者，曰专科。其试题之体有三，一曰“论题”，出《灵枢》《素问》，发明经络脏腑，五运六气，寒热虚实，补泻逆从之理；二曰“解题”，出《神农本草》《伤寒论》《金匮要略》，考订药性，病变制方之法；三曰：“案”，自述平日治病之验否，及其所以用此方治此病之意。如此考察，自然言必本于圣经，治必遵乎古法，学有渊源，而师承不绝矣，岂可听涉猎杜撰，全无根柢之人，以人命为儿戏乎？

医非人人可学论

今人学医者，皆无聊之甚，习此业以为衣食之计耳。孰知医之为道，乃古圣人所以泄天地之秘，夺造化之权，以救人之死，其理精妙入神，非聪明敏哲之人，不可学也。黄帝、神农、越人、仲景之书，文词古奥，搜罗广远，非渊博通达之人不可学也。凡病之情传变在于顷刻，真伪一时难辨，一或执滞，生死立判，非虚怀灵变之人，不可学也。病名以千计，病症以万计，脏腑经络，内服外治，方药之书，数年不能竟其说，非勤读善记之人，不可学也。又《内经》以后，支分派别，人自为师，不无偏驳，更有怪僻之论，鄙俚之说，纷陈错立，淆惑百端，一或误信，终身不返，非精鉴确识之人，不可学也。故为此道者，必具过人之资，通人之识，又能屏去俗事，专心数年，更得师之传授，方能与古圣人之心，潜通默契。若今之学医者，与前数端事事相反，以通儒毕世不能工之事，乃以全无文理之人，欲顷刻而能之，宜道之所以日丧，而枉死者遍天下也。

名医不可为论

为医固难，而为名医尤难。何则？名医者，声价甚高，敦请不易。即使有力可延，又恐往而不遇。即或可遇，其居必非近地，不能旦夕可至。故病家凡属轻小之疾，不即延治，必病势危笃，近医束手，举家以为危，然后求之。夫病势而人人以为危，则真危矣。又其病必迁延日久，医易医家，广试药石，一误再误，病情数变，已成坏症。为名医者，岂真有起死回生之术哉？病家不明此理，以为如此大名，必有回天之力，若亦如他医之束手，亦何以异于人哉？于是望之甚切，责之甚重，若真能操人生死之权者，则当之者难为情矣，若此病断然必死，则明示以不治之故，定之死期，飘然而去，犹可免责，倘此症万死之中，犹有生机一线，若用轻剂以塞责，致病人万无生理，则于心不安；若用重剂以背城一战，万一有变，则谤议蜂起，前人误治之责，尽归一人。虽当定方之时，未尝不明白言之，然人情总以成败为是非，既含我之药而死，其咎不容诿矣。又或大病瘥后，元气虚而余邪尚伏，善后之图，尤宜深讲。病家不知，失于调理，愈后复发，仍有归咎于医之未善者，此类其多。故名医之治病，较之常医倍难也。知其难，则医者固宜慎之又慎，而病家及傍观之人，亦宜曲谅也。然世又有获虚名之时医，到处误人，而病家反云此人治之而不愈，是亦命也。有杀人之实，无杀人之名，此必其人别有巧术以致之，不在常情之内矣。

邪说陷溺论

古圣相传之说，揆之于情，有至理；验之于疾，有奇效。然天下之人，反甚疑焉。而独于无稽之谈，义所难通，害又立见者，人人奉以为典训，守之不敢失也。何也？其所由来久矣。时医之言曰：古方不可以治今病。嗟乎！天地之风寒暑湿燥火犹是也，生人七情六欲犹是也，而何以古人用之则生，今人用之则死？不知古人之以某方治某病者，先审其病之确然，然后作其方治之。若今人之所谓某病，非古人之所谓某病也。如风火杂感，症类伤寒，实非伤寒也，乃亦以大剂桂枝汤汗之，重者吐血狂躁，轻者身热闷乱，于是罪及仲景，以为桂枝汤不可用。不自咎其辨病之不的，而咎古方之误人，岂不谬乎！所谓无稽之邪说，如深秋不可用白虎。白虎乃伤寒阳明之药，伤寒在冬至以后，尚且用之，何以深秋已不可用？又谓"痢疾血症，皆无止法"。夫痢血之病，属实邪有瘀者，诚不可以遽止，至于滑脱空竭，非止不为功，但不可塞其火邪耳。又谓"饿不死之伤寒，吃不死之痢疾"。夫《伤寒论》中，以能食不能食，验中寒、中风之别，其中以食、不食辨症之法，不一而足。况邪方退，非扶其胃气，则病变必多；宿食欲行，非新谷入胃，则肠中之气，必不下达。但不可过用耳。执"饿不死"之说，而伤寒之禁其食而饿死者多矣。谓痢疾为吃不杀者，乃指人之患痢非噤口，而能食者，则其胃气尚强，其病不死，故云然，非谓痢疾之人，无物不可食。执"吃不杀"之说，而痢疾之过食而死者多矣。此皆无稽之谈，不可枚举。又有近理之说而谬解之者，亦足为害。故凡读书议论，必审其所以然之故，而更精思历试，方不为邪说所误。故圣人深恶夫道听涂说之人也。

涉猎医书误人论

人之死，误于医家者，十之三；误于病家者，十之三；误于旁人涉猎医书者，亦十之三。盖医之为道，乃通天彻地之学，必全体明，而后可以治一病。若全体不明，而偶得一知半解，举以试人，轻浅之病，或能得效，至于重大疑难之症，亦以一偏之见，妄议用药，一或有误，生死立判矣。间或偶然幸中，自以为如此大病，犹能见功，益复自信，以后不拘何病辄妄加议论，至杀人之后，犹以为病自不治，非我之过，于是终身害人而不悔矣。然病家往往多信之者，则有故焉。盖病家皆不知医之人，而医者写方即去，见有稍知医理者，议论凿凿，又关切异常，情而甚重，自然听信。谁知彼乃偶然翻阅，及道听涂说之谈。彼亦未尝审度从我之说，病者如何究竟，而病家已从之矣。又有文人墨客，及富贵之人，文理本优，偶尔检点医书，自以为已有心得，旁人因其平日稍有学问品望，倍加信从。而世之医人，因自己全无根柢，辨难反出其下，于是深加佩服。彼以为某乃名医，尚不如我。遂肆然为人治病，愈则为功，死则无罪。更有执一偏之见，恃其文理之长，更著书立说，贻害后世，此等之人，不可胜数。嗟乎！古之为医者，皆有师承，而又无病不讲，无方不通，一有邪说异论，则引经据典以折之，又能实有把持，所治必中，故余人不得而参其末议。今之医者，皆全无本领，一书不读，故涉猎医书之人，反出而临乎其上，致病家亦鄙薄医者，而反信夫涉猎之人，以致害人如此。此其咎，全在医中之无人，故人人得而操其长短也。然涉猎之人，久而自信益真，始误他人，继误骨肉，终则自误其身。我见甚多，不可不深省也。

病 家 论

天下之病，误于医家者固多，误于病家者，尤多。医家而误，易良医可也；病家而误，其弊不可胜穷。有不问医之高下，即延以治病，其误一也。有以耳为目，闻人誉某医，即信为真，不考其实，其误二也。有平日相熟之人，务取其便，又虑别延他人，觉情面有亏，而其人又叨任不辞，希图酬谢，古人所谓以性命当人情，其误三也。有远方邪人，假称名医，高谈阔论，欺骗愚人。遂不复详察，信其欺妄，其误四也。有因至亲密友或势位之人，荐引一人，情分难却，勉强延请，其误

五也。更有病家戚友，偶阅医书，自以为医理颇通，每见立方，必妄生议论，私改药味，善则归己，过则归人[1]。或各荐一医，互相毁谤，遂成党援，甚者各立门户，如不从己，反幸灾乐祸以期必胜，不顾病者之死生，其误七也。又或病势方转，未收全功，病者正疑见效太迟，忽而谗言锋起，中道变更，又换他医，遂至危笃，反咎前人，其误八也。又有病变不常，朝当桂枝，暮当芩连。又有纯虚之体，其症反宜用硝黄；大实之人，其症反宜用参术，病家不知，以为怪僻，不从其说，反信庸医，其误九也。又有吝惜钱财，惟贱是取，况名医皆自作主张，不肯从我，反不若某某等和易近人，柔顺受商，酬谢可略。扁鹊云：轻身重财不治。其误十也。此犹其大端耳，其中更有用参附则喜，用攻剂则惧；服参附而死，则委之命；服攻伐而死，则咎在医者，不敢对症用药。更有制药不如法，煎药不合度，服药非其时，更或饮食起居，寒暖劳逸，喜怒语言，不时不节，难以枚举。小病无害，若大病，则有一不合，皆足以伤生。然则为病家者，当何如？在谨择名医而信任之，如人君之用宰相，择贤相而专任之，其理一也。然则择贤之法若何？曰：必择其人品端方，心术纯正，又复询其学有根柢，术有渊源，历考所治，果能十全八九，而后延请施治。然医各有所长，或今所患，非其所长，则又有误。必细听其所论切中病情，和平正大，又用药必能命中，然后托之。所谓命中者，其立方之时，先论定此方所以然之故，服药之后如何效验，或云必得几剂而后有效，其言无一不验，此所谓命中也。如此试医，思过半矣。若其人本无足取，而其说又怪僻不经，或游移恍惚，用药之后，与其所言全不相应，则即当另觅名家，不得以性命轻试。此则择医之法也。

医者误人无罪论

人命所关亦大矣，凡害人之命者，无不立有报应。乃今之为名医者，既无学问，又无师授，兼以心术不正，欺世盗名，害人无算，宜有天罚以彰其罪。然往往寿考富厚，子孙繁昌，全无殃咎。我始甚不解焉。以后日与病者相周旋，而后知人之误药而死，半由于天命，半由于病家。医者不过依违顺命，以成其死，并非造谋之人。故杀人之罪，医者不受也。何以言之？夫医之良否，有一定之高下，而病家则于医之良者，彼偏不信；医之劣者，反信而不疑。言补益者，以为良医；言攻散者，以为庸医；言温热者，以为有益；言清凉者，以为伤生。或旁人互生议论，或病人自改方药。而医者欲其术之行，势必曲从病家之意，病家深喜其和顺。偶然或愈，医者自矜其功；如其或死，医者不任其咎。病家亦自作主张，隐讳其非，不复咎及医人。故医者之曲从病家，乃邀功避罪之良法也。既死之后，闻者亦相传以为某人之病，因误服某人之药而死，宜以为戒矣。及至自己得病，亦复如此。更有平昔最佩服之良医，忽然自生疾病，反信平日所最鄙薄之庸医，而伤其生者，是必有鬼神使之。此乃所谓命也。盖人生死有定数，若必待人之老而自死，则天下皆寿考之人，而命无权。故必生疾病，使之不以寿而死。然疾病之轻重不齐，或其人善自保护，则六淫七情之所感甚轻，命本当死，而病浅不能令其死，则命又无权。于是天生此等之医，分布于天下，凡当死者，少得微疾，医者必能令其轻者重，重者死，而命之权于是独重。则医之杀人，乃隐然奉天之令，以行其罚，不但无罪，且有微功，故无报也。惟世又有立心欺诈，买弄聪明，造捏假药，以欺吓人而取其财者，此乃有心之恶，与前所论之人不同，其祸无不立至。我见亦多矣。愿天下之人细思之，真凿凿可征，非狂谈也。

---

[1] 过则归人：此下疑脱“其误六也”。

附

未收医案医话医论名著提要

刘更生　撰

医 案 类

1.《伤寒九十论》

宋·许叔微撰。成书于1132年。一卷。本书以作者经治的九十个典型病案为题，并结合《内经》、《伤寒论》等理论，对伤寒常见病证加以探讨，以案证理，阐明辨证要点、类证鉴别及用药关键。理论联系实际，剖析详明，多有创见，充分反映了许氏尊古不泥、通常达变的特点，对后世有所启迪。该书为许氏运用经方的医验实录，可视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案专著，但由于其内容以伤寒为主，且以"论"名书，故多将其归于伤寒著作类。现存版本主要有清咸丰木活字琳琅秘室丛书本、光绪崇文斋刻本等。此外，还收录于《丛书集成初编》、《中国医学大成》等丛书中。

2.《**石山医案**》

明·汪机撰，正德十四年(1519年)由其弟子陈桷编辑成书。三卷，附录一卷。全书以医案为主，兼有部分论述。上卷除论述营卫气血外，为内科杂病医案；中卷为外、妇、儿科医案；下卷为答银台宋公书。汪氏学宗丹溪，施治灵活。临证特点，一是善用补气，尤擅用参芪，认为参芪"不惟补阳，而亦补阴"。二是重视四诊合参，尤长于脉诊与望诊，案中于患者形体、色泽等记述尤明。附录载门人陈钥总结的参芪用法二则，及李汛所撰汪机小传一篇，有助于对医案的理解。现存版本主要有明嘉靖十年陈桷校刻本、崇祯六年汪惟校刻本、日本大坂涩川清右卫门刻本等。此外，还收录于《四库全书》及《汪石山医书八种》中。

3.《**名医类案**》

明·江瓘编，成书于1522年，后由其子应宿增补问世。十二卷。辑录明代以前历代医著及经、史、子、集中所载医案"变法稍出奇者"，分类汇编，以证类案，共计205门，2300余案。内容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诸科。每案载医家姓名及患者年龄、体质、症状、诊断、治疗等，个别医案间有编者按语，阐发要点，评论得失。该书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医案类书，其特点是搜集广博、选案严格、分类明确、按语得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本书："可为法式者固十之八九，亦医家之法律矣。"现存版本主要有明万历十九年刻本、日本猪子梅寿刻本、清乾隆知不足斋刻本等。此外，亦收录于《四库全书》等丛书中。

4.《**孙文垣医案**》

又名《生生子医案》、《赤水玄珠医案》。明·孙一奎撰，门人余煌、其子泰来、明来同编。成书于万历元年(1573年)，五卷。收载医案290余则，按经治地区分为三吴、新都、宜兴三类，类下列病证子目。该案于脉因证治叙述详明，尤以辨证为精。用药师古而不泥，既能融前人学术经验，又有个人见解。阐释医理每以问答形式，持论有据，辨证灵活，子临证多有参考之处。现存版本主要有明万历刻本、民国成都昌福公司铅印本。此外，还收录于《中国医学大成》及《赤水玄珠全集》中。

5.《**奇效医述**》

明·聂尚恒撰。成书于1616年。二卷。收载生平验案50余则，取"医而效，效而奇者详述而录之"之意名书。每案详载时间、姓氏、证候、诊断、辨证、方药及炮制服法，末附经验方6首。叙案清晰完整，"俾览者咸知某病已危，用某药得宜而获安；其病濒死，用某药中窾而回生，庶令后之病证有相类者，可以触类而通，合宜而用。"故对临证有一定参考价值。现存版本主要有日本方治刻本、明万历刻本等。

6.《**易氏医案**》

明·易大艮(思兰)撰。成书于1644年。一卷。载产后呕吐、血崩、寒热、腹满等18则验案。每案详述证候、病史、诊断、辨证、方药，据脉求因，审因辨证，据证立方。案后自拟问答以剖析病情，分析病因、病机、病位、脉理、辨证要点等，

阐释精详缜密，尤精于脉理。治法以开郁为先，补益随后。末附自制方11首，亦有参考价值。该书内容较少，故多刊于丛书中，如《医林指月》、《医种子》、《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等。

7.《**医机草**》

又名《马氏医案》。清·马俶(元仪)撰。成书于1713年。不分卷次。以证分类，其中伤寒、杂病及妇科医案为多。每案叙证全面，理法精密，辨证精细，用药严谨。其治伤寒受其师张石顽影响，而长于苦辛温散。现存版本主要有乾隆间观成堂刻本及咸丰张芸轩抄本。此外，该书曾经周学海评点，题为《评点印机草》，收入《周氏医学丛书》。

8.《**续名医类案**》

清·魏之琇编。成书于1770年。36卷，分345门。本书为续补《名医类案》之阙漏而编，体例与《名医类案》相似，选案以明以后各家医案为主，收录温病医案较多。书中每述一病，常列数家医案，以示变法多端，颇能启发临证思路。魏氏所加按语，亦精当切要。该书影响较大，流传颇广。现存主要版本有清咸丰刻本、同治著易堂刻本、光绪刻本及多《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合刊本。

9.《**古今医案按**》

清·余震撰。成书于1778年。十卷。选辑历代名医医案，上自仓公，下至叶天士，共计60余家，1060余则，以证分类。该书不仅精选医案，而且对各家医案详加评析，加按530余条，析疑解惑，辨别异同，指示辨证与处方用药关键，论说简明，切中肯綮。为研究前人医案较好的参考著作，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现存版本主要有乾隆四十三年酌古堂刻本、光绪九年庞氏刻本、光绪二十四年李氏刻本等。

10.《**奇症汇**》

清·沈源撰。成书于1786年。八卷。搜集历代医籍、杂著奇疾怪症近400余则，按头、目、耳、鼻等人体部位分类，并加以阐发，对于研究和治疗疑难杂病有一定参考价值。现存版本主要有乾隆五十一年刻本。

11.《**吴鞠通医案**》

清·吴瑭撰。约成书于1798年。四卷(一作五卷)。卷一为温病、伤寒，卷二、三为杂病，卷四为妇、儿科。该书按病分类，每病列案若干则，充分反映了吴氏的证治规律。该案特点，一是收载温病医案较多，每能注意舌脉变化，治以调畅气机为主；二是收载复诊医案较多，从中可以看出吴氏常能根据病情变化而处以相应的方药。此外，温病医案与《温病条辨》相互印证，妇、儿科医案亦与《条辨》中的"解产难"、"解儿难"相呼应。此书成书虽早，但未刊行，早期以抄本流传，直至1916年始由裘吉生校刊印行。除裘本外，尚有上海世界书局铅印本和校经山房石印本等，并收入《中国医学大成》中。

12.《**吴门治验录**》

清·顾金寿(晓澜)撰。成书于1822年。四卷。所辑医案以内科杂病为主，如吐血、便血、健忘、半身不遂等，共102则。每案先记诊治过程，案后以问答形式，详析病因病机及方药，重在阐明立法之理。其临证经验丰富，治法灵活，勘病脉证合参，谈理探本寻源，用药巧思灵变。清代医家陆定圃认为该书以灵巧见长，可与《续名医类案》、《古今医案按》相提并论。现存版本主要有道光三年黄鹤刻本、道光五年澄怀堂刻本、光绪十二年文富堂刻本等。

13.《**三家医案合刻**》

清·吴金寿编辑。成书于1831年。此书包括清代苏州著名医家叶桂《叶天士医案》一卷、缪遵义《缪宜亭医案》一卷、薛雪《薛生白医案》一卷。附《医效秘传》一卷、《温热赘言》一卷。三家医案均以杂证为主，辨证精详，用药纤巧灵活，案语秀美，反映了三位医家的学术思想和治疗经验，同时可见清代苏医之用药风格。现存版本主要有道光贮春仙馆刻本、文聚堂刻本等，亦

收入《中国医学大成》中。

14.《**诊余举隅录**》

清·陈莉生(廷儒)撰。成书于1897年。二卷。取举一反三之意,将所治疑难杂证集为本书。医案以证分类,计有伤寒、湿病、咳喘、泄痢、诸痛等54种。每证先概述病因病机及治则,次则详述医案,后再总结辨证施治之理。临证重视患者的体质因素及天人相参,善用四诊八纲,辨证较精,施治灵活。全案夹叙夹议,理论联系实际,颇为可取。现存版本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铅印本、1933年苏州国医社铅印本,并见于《珍本医书集成》。

15.《**宋元明清名医类案**》

徐衡之、姚若琴辑。成书于1933年。分正续二编。正编收载许叔微、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罗谦甫等29家医案,续编收载叶天士、马元仪、薛生白、尤在泾、吴鞠通等17家医案。正编之末附有章太炎先生医论14篇,续编附上海国医学院医案讲议及346味中药气味功用剂量表。该案特点是:①精选各家医案;②编排以医家为纲,以病证为目;③每家案首有医家小传,读此可了解其师承,寻绎其源流;④案中间有评议,且引有古人评注,有助于对各家医案的理解。有1934年、1936年上海国医印书馆铅印本。

医 话 类

1.《**医说**》

宋·张杲著。成书于1189年。十卷。该书广泛搜集了南宋之前多种文史杂著中有关医学典故或传说,及个人耳闻目睹之医事,共计900余则,以类分为49门。卷一载三皇至宋历代名医160人之简略传记;卷二为医论,分别论述医书、医之渊源、方书、本草、针灸等问题;卷三至卷十记述诊断及伤寒、诸风、痰证等各科证治,亦涉及服饵、养生、药忌等内容。该书为笔记体裁,所述注明出处,而且采收繁富,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现存版本主要有宋刻本及多种明清刻本。

2.《**续医说**》

明·俞弁撰。十卷。该书仿《医说》体例,将耳目所及之医事辑而成书。卷一原医,记述明代医学、古代良医、医儒同道等,并评述十部宋元医书;卷二记古今名医;卷三辨惑,论述脉诊、三焦、方药等;卷四释异法方宜、正治反治等医学术语;卷五为养生杂言;卷六至卷九论述内、妇、儿等各科病证;卷十述药性,专论23种药物性味功用。全书分37门,载医话228则。内容丰富,叙述简练,编排有序,出处明确,既补《医说》之未备,又多有阐发。现存版本主要有明嘉靖刻本及1911年文明书局铅印本。

3.《**折肱漫录**》

明·黄承昊撰。成书于1636年。七卷。卷一至卷三为医药篇,卷四至卷六为养形篇,卷七为续医药篇。黄氏一生多病,自云六十多年"药品十尝四五,无日不在病中",故而知医,并将见闻心得集为本书。学术上推崇李东垣、薛立斋,主张以脾胃为本,脾肾并重,力倡温补,反对应用苦寒之药。本书内容虽为短篇杂论,但观点鲜明,可资借鉴。现存版本主要有明崇祯八年与十年刻本、清乾隆五十九年刻本、光绪十七年广州儒雅堂刻本等,亦收录于《六醴医书》(十种)中。

4.《**客尘医话**》

清·计楠撰。刊行于1803年。三卷。卷一为杂证述略,卷二为妇科述略,卷三为产后述略。全书重点阐释温病、内科杂病、妇产科病的病因病机与证治,间有采摘古籍或名医之论。治法偏重于补,不随世俗以逐瘀为先务,于临证有一定参考价值。现存版本有嘉庆八年(1803年)刻本、1918年大东书局影印本、《中国医学大成》本等。

5.《**友渔斋医话**》

清·黄凯钧撰。医话丛书,共由六种组成。

①《一览延龄》一卷，记述养生导引诸法；②《橘旁杂论》二卷，辨论历代医书大意，证治大法；③《上池涓滴》一卷，论述五脏功能及病证治疗；④《肘后偶钞》二卷，载治验医案，随得随录；⑤《证治指要》一卷，概括证治要点为"表里脏腑气血寒热虚实"；⑥《药笼小品》一卷，载常用药320种，辨明性味功效。所论多从心得而来，杂而不乱，简而切用。现存版本主要有嘉庆十年(1812)刻本及《中国医学大成》本。

6.《**愿体医话**》

又名《愿体医话良方》，清·史典撰，俞世贵参补。一卷。首载医话12则，记述医药及养生等心得，内容简略。次载解诸毒、诸物鲠、吞五金，及咽喉急证、牙疳、霍乱急症等二十多种急症的简易疗法。所载方法，简便易行，便于救急。后经俞氏逐条补充或评议，于道光十二年(1838年)刊行。咸丰元年(1851年)王孟英将该书收入《三家医话》，后又被收入《潜斋医书十四种》及《中国医学大成》中。

7.《**潜斋医话**》

清·王士雄撰。成书于1838年。一卷。本书为医话、医案合编。其内容约分为四个方面：首为医籍评述，主要订正徐灵胎对《临证指南医案》批评之谬，并逐条评议吴鞠通《温病条辨》，推崇叶天士，贬吴鞠通。其次论医理，对痨病、瘴疫、夏伤寒等病，详论其病机治法。又次考药品，从采集、炮制、功用等，详加记载。最后为医案，以温热病为主，辨治方法宗叶氏之卫气营血。全书评议中肯，颇有卓见，有裨后学。现有版本主要有清咸丰元年重庆堂刻三家医话本、1933年上海千倾堂铅印本，及《中国医学大成》本。

8.《**对山医话**》

又名《毛对山医话》。清·毛祥麟撰。四卷，补编一卷。此书为作者平时研究医学之随笔，收录有关医理、脉理、诊治、方药之心得，兼及医药典故、医林轶事、民间疗法、养生炼丹等杂抄。或引经据典申明理义，或结合经验阐发己见，内容丰富，经验独到。该书撰成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曾由曹炳章手校收入《中国医学大成》，复经卢育和节录，勒为一卷，收入《三三医书》中。除《中国医学大成》及《三三医书》外，尚有1905年医报馆铅印本。

医 论 类

1.《**褚氏遗书**》

原题南齐褚澄撰。一卷。系唐人从褚氏墓中发现并整理而成。该书分受形、本气、平脉、津润、分体、精血、除疾、审微、辨书、问子十篇。其论宗《素问》、《灵枢》，多发气血阴阳之奥。辨病源，重精血、津液，并提出血证戒饮寒凉、寡妇僧尼有异于妻妾之疗等论点，多为后人所引用。此外，该书较早地提出了晚婚之论，对后世影响较大。本书作者，或疑为萧渊托名之作。现存版本主要有明万历刻本、清嘉庆励志斋刻本、光绪石林书屋刻本等，亦收录于《四库全书》及《六潭斋医书》等丛书中。

2.《**局方发挥**》

元·朱震亨撰。成书于1347年。一卷。该书针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种种弊端，以问答形式加以评析和论述。涉及《局方》只列主治证候、不论病因病机，用药偏于香燥等问题30多个，分析方剂128首。所论不拘旧说，力倡养阴液、戒燥热，反应了丹溪滋阴降火的学术特点，对后世影响较大。现存版本主要有元刻本、明嘉靖梅南书屋本等，并收入《东垣十书》、《古今医统正脉全书》等多种丛书中。

3.《**医经溯洄集**》

元·王履撰。成书于1386年。一卷。该书为王履的医学论文集，载有医论21篇。内容主要为对《内经》、《伤寒论》等医著的研究心得，对温病与伤寒的辨析，对临床问题的探讨，以及对丹溪学术的争鸣等。其中"亢则害承乃制论"、"四气所伤论"、"张仲景伤寒立法考"、"伤寒温病热病说"、"泻南方补北方论"等，观点鲜明，发

前人所未发，对中医学术既有继承又有批判，精切不凡。该书不仅是研究王履学术思想的唯一著作，而且对研究中医理论亦较有价值。现存版本主要有明初刻本、清光绪云林阁刻本等。此外还多见于《东垣十书》、《古今医统正脉全书》等丛书中。

4.《**医旨绪余**》

明·孙一奎撰。约成书于1573年。二卷。上卷载医论44篇，下卷26篇。书中论述了阴阳五行、脏腑气血、三焦包络、命门相火、经络腧穴、脉象诊法，以及内伤杂病的诊断与治疗，并对张仲景、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等各家作了公允的评论。其中命门、相火、论火、论气等学说对后世影响较大。《郑堂读书记》评论该书："钩索灵之隐，察变病之因，辨证明之异同，明经络之逆顺，畅往哲已发所未尽，摭前贤遗漏所未言。简册虽约，而其远宗之正，近取之周，考核之精，兼冲之度，一集而四善具焉。"现存版本主要有明万历刻本、清顺治刻本，并收入《赤水玄珠全集》及《四库全书》。

5.《**传忠录**》

明·张介宾撰。三卷。本书为《景岳全书》的第一部分，共载医论34篇。上卷包括明理、阴阳、虚实、十问、论治、气味等11篇；中卷包括神气存亡论、君火相火论、先天后天论、标本论等14篇；下卷包括命门余义、误谬论、辨河间、辨丹溪等9篇。该书为景岳学术思想的代表著作之一，论证精辟，晰理透彻，许多论点为后世所推崇。如提出阴阳为医道之纲领，"六变"为医中之关键。又如十问篇，详细论述问诊顺序及内容，示人以规矩准绳。再如论述"阳非有余，阴常不足"，强调治病求本，临证善于温补，亦有独到见解。对于研究中医理论及景岳学术思想，有重要参考价值。该书见于《景岳全书》的各种版本。

6.《**侣山堂类辨**》

清·张志聪撰。成书于1663年。三卷。本书为张氏集同学弟子于侣山堂讲学、研讨中医学术之文集。上卷载医论60篇，多以问答形式论辨医理，内容涉及脏腑、经络、病因、病证、证治等，亦有医籍评论、质疑纠谬等。下卷主要论述40余种药物的功效、主治，并载方约论10余篇。所论以《内经》、《伤寒论》等为准则，重在辨别学术之异同、是非，于临证强调气化学说，对后世影响较著。王琦称赞本书云："观其准古衡今，析疑纠谬，足为后学规矩准绳。"现存版本主要有康熙、乾隆年间刻本数种，并收录于《医林指月》中。

7.《**慎疾刍言**》

又名《医砭》，清·徐大椿撰。成书于1767年。一卷。该书为指责医家流弊，以期医家谨慎治疾而作。分为补剂、用药、中风、咳嗽、吐血、等19篇，对于误用补剂、内科杂病误治、不同患者如老人、妇女、小儿在治疗上的区别、外科病证的治法等加以论述，倡导因病施治。所论简切实用，颇多临证体会。不仅对医者临证有所裨益，而且对病家求诊亦多指导。本书成书后，曾"刻印万册，广送诸人，冀世人之或悟也"（《洄溪医案》）。后由张柳吟加按，改题《医砭》，并收入王孟英《潜斋医书》中。现存版本主要有乾隆半松斋刻本、道光涵虚阁刻本等30余种，且见于各种《徐氏医书》本及《中国医学大成》。

8.《**吴医汇讲**》

清·唐大烈（笠山）纂辑。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期刊，于乾隆五十七年至嘉庆六年（1792～1801）陆续刊行十一卷。该书辑入江南40余位名医的近百篇文章，不分门类，不拘体裁，内容丰富。有经典著作的注疏阐发，有学术理论的争鸣，有临床治验的记录，有关于方药的考证。其中叶天士的《温证论治》、薛生白的《日讲杂记》、王绳林的《考正古方权量说》、唐笠山的《读书十则》、周省吾的《阴阳常变论》等，均具卓识，洵为医论名著。此外，该书记有医家小传，有一定史料价值。现存版本有乾隆唐氏问心草堂刻本、扫叶山房刻本，嘉庆校经山房刻本等。

9.《研经言》

清·莫枚士(文泉)撰。成书于1856年。四卷。本书为莫氏研究《内经》、《伤寒》、《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著作的论文集,载论百余篇。主要以论、说、解、辨等体裁发明经旨,重点在于考释经文,阐明医理,订正前人错谬,对生僻字词正音释义。全书内容丰富,引征广博,不仅有助于学习和研究经典,而且对于解释脉证含义、辨别疑似病证、指导临床辨证及用方遣药,均有所帮助。后人对本书评价较高,如称"洵乎仲景之功臣,而俗医之针砭矣。"(本书陆序)"凡所论述,不特不故示高深,且不标新立异,洵为启迪后学之作。"(《中国医学大成》本书提要)现存版本主要有光绪莫氏刻本、1916年绍兴医药学报社刻本,及《中国医学大成》、《医药丛书十一种》本。

10.《医原》

清·石寿堂撰。成书于1861年。二卷。载医论20篇,内容涉及阴阳五行、脏腑气血、营卫行度、证治大法、用药大略,以及内、妇、儿诸科。所论遵古不泥,敢于创新,引文广博,深入浅出。如"人身一小天地论"、"阴阳互根论"、"望病须察神色论"、"燥气论"、"湿气论"、"用药大要论"等,于理论、临床多有发挥,独具特色。而且每论能推本求原,即"因病之原,探医之原,并探其原中之原"。故潘霨称赞本书:"探原之论,济人济世,诚善本也。"现存版本主要有咸丰十一年(1861年)留耕书屋刻本、光绪十七年(1891年)铅印本,亦见于《中国医学大成》。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医案医话医论名著集成
作者=刘更生主编
页数=930
SS号=11175445
出版日期=1997年01月第1版